中華大典

文學典

隋唐五代文學分典

中華大典

文學典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主　任：李　彥

副主任：朱新均　伍　杰　常　平　張文康　劉　杲
劉積斌　潘震宙

委　員：于志斌　石洪印　石啓忠　邢良俊　朱新均
伍　杰　任慧英　安平秋　杜　克　李　彥
李正培　李樹人　吳江江　邱久欽　何卓新
沈望舒　武兆令　林被甸　金良年　周和平
段文桂　宮曉衛　馬大謀　夏劍欽　高明光
高紀言　陳金安　孫　顯　孫安邦　孫鑫亭
常　平　許華應　張文康　張光華　楊牧之
賈鴻鳴　劉　杲　劉積斌　潘震宙　蕭欣橋
魏同賢　羅鑒宇　龔存玲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主　任：

任繼愈

副主任：

席澤宗　程千帆　戴　逸

委　員：

卞孝萱　方詩銘　任繼愈　多杰才旦

李明富　李國鈞　李學勤　林仲湘　郁賢皓

馬繼興　袁世碩　席澤宗　唐嘉弘　陳美東

陳鼓應　黃永年　戚志芬　章培恒　張永言

張晉藩　葛劍雄　董治安　程千帆　曾棗莊

湯一介　趙立勛　趙振鐸　劉乃和　劉家和

潘吉星　蕭萐父　冀淑英　錢伯城　戴　逸

繆啓愉　龐　樸

《中華大典》 前言

《中華大典》是運用我國歷代漢文古籍編纂的一部大型工具書。其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準確詳實、便於檢索的漢文古籍分類資料。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幾千年來纂寫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國歷代都有編纂類書的優良傳統，具有代表性的《永樂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現存《古今圖書集成》編就距今也已數百年。爲了適應今天和以後研究和檢索的需要，一九八八年海内外三百多位專家學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議，在已有類書的基礎上，用現代科學方法編纂一部新的類書《中華大典》。

國務院在關於編纂《中華大典》問題的批覆中指出，編纂《中華大典》「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項文化出版工程」。本書所收漢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約三萬種，達七億多字，分爲二十二個典，近百個分典，内容廣博，規模宏大，前所未有。

《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堅持科學態度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儘量採用古精校精刻本，優先採用我國建國後文獻學和考古學的優秀成果。對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不同學派的資料，兼收并蓄。運用現代圖書分類的方法，對收集到的資料，精選、精編，力求便於檢索、準確可信。

這項工作從開始起就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分別爲《中華大典》題詞。江澤民的題詞是：「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認真編好中華大典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李鵬的題詞是：「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國務委員李鐵映也作了重要指示，要求抓緊辦理。一九九零年五月，國務院批准

《中華大典》爲國家重點古籍整理項目。一九九二年九月，正式成立了《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和《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召開了《中華大典》工作、編纂會議。自此，《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由試點轉入正式啓動，逐步鋪開。

編纂《中華大典》，學術性很强，工作量很大，工程十分艱巨，全賴廣大專家學者和全國各有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圖書館、出版單位的鼎力支持與積極參與。大家本着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心願，發揚奉獻精神，克服各種困難，團結協作，給這部巨大類書的出版提供了根本保證。在此謹表示誠摯的謝意。

對本書的批評與建議，我們將十分歡迎。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四月

《中華大典》編纂通則

一、性質：《中華大典》（以下簡稱《大典》）是對漢文古籍（含已翻譯成漢文的少數民族古籍）進行全面的、系統的、科學的分類整理和匯編總結的新型類書，是在繼承歷代類書優良傳統、考慮漢文古籍固有特點的基礎上，借鑒和參照近代編纂百科全書的經驗和方法編纂而成。編纂《大典》的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各種分門別類的、準確詳細的古代漢文專題資料。

二、規模和體例：《大典》所收古籍的時限，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全書共收各類漢文古籍三萬餘種，約七億字。全書體例，着重汲取清代《古今圖書集成》所採用的經目和緯目相交織這一統一框架結構的模式，同時參照現代科學的學科、目錄分類方法，并根據各類學科內容的實際情況，一般將每一大類學科輯爲一典，也有將幾個相關學科共輯爲一典的。對各典名稱，均以現代學科命名，對於所收入的各種古籍資料，亦儘可能納入現代科學分類體系之中。

三、經目：大典共分二十二個典，即哲學典、宗教典、政治典、軍事典、經濟典、法律典、教育體育典、語言文字典、文學典、藝術典、歷史典、歷史地理典、其他社會科學典、數學物理化學典、天文地學典、生物學典、醫藥衛生典、農業水利典、林業典、工業典、交通典、文獻目錄典。典以下以分典、總部、部、分部分級，分部之下的標目根據各學科特點由各典自行擬定。

四、緯目：共設置九項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內容：

① 題解：對有關學科的名稱、概念、涵義、特點等作總體介紹的資料。

② 論說：有關理論部份的資料。

③ 綜述：有關學科或事物的系統性資料，凡有關學科或事物的性狀、制度、範疇、特點及學科地位、發展情況等具體內容均編入此緯目中。

④傳記：有關人物的傳記資料。

⑤紀事：有關學科或事物的具體活動或事例的資料。

⑥著錄：重要人物或文獻的有關著作資料，如專集介紹、序跋、藏書題記，以及有關著作的成書經過、版本源流等。

⑦藝文：有關屬於文學欣賞性的散文或韵文。

⑧雜錄：凡未收入以上各緯目，而又有較高參考價值的資料，均入雜錄。

⑨圖表：根據有關經目的內容需要，圖與表附於相關專題之下，或集中匯總於某級經目之後。

《大典》以內容分類安排各級緯目，各級緯目的正文，一般以原書爲單位，按時代順序排列。每一條資料前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以利讀者核對原書。

五、書目：每分典後附有該分典所收書之書目，書目包括書名、作者、時（年）代、版本等內容。時代以成書時代爲準，成書時代不詳者，以作者主要活動時代爲準，并遵從歷史習慣。

六、版本：《大典》在選用版本時儘量採用古人的精校精刻本，亦採用學術界通用的近、現代整理圈點本及現代學者校點整理本。

七、校點：爲儘可能保存古籍原貌，《大典》祇對底本中明顯的脫、訛、衍、倒進行勘正。古本中的避諱字一般不作改動，祇對缺筆字補足筆劃。後人刻書時避當朝人諱而改動的字，據古本改回。《大典》採用新式標點法。

一九九六年八月

《中華大典・文學典》編纂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主　編： 程千帆

副主編： 卞孝萱　吳志達　黃進德　張伯偉　董治安
曾棗莊

委　員： 王水照　卞孝萱　吳志達　郁賢皓　周紹良
袁行霈　陳貽焮　黃進德　曹道衡　張伯偉
董治安　程千帆　曾棗莊　詹　鍈　霍松林
王季思　王運熙　余冠英　林　庚　施蟄存
錢仲聯　繆　鉞

顧　問：

《中華大典·文學典》序

程千帆

中華民族是漢民族和蒙、回、藏、維吾爾、壯、滿等五十多個少數民族的集合體，中國文學是以漢民族文學爲主幹部份的各民族文學的共同體。

以漢語爲主要表現媒介的中國文學，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學之一，它經歷了長達三千多年的沒有中斷過的發展歷程，以其輝煌的成就和鮮明的民族特徵而成爲全人類文明史上的瑰寶，這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絶無僅有的。同時，它對於周邊國家文學的巨大影響，也使得中國文學曾在東亞文學中起過種子與核心的作用。

由於經歷了漫長的封建社會時期，并且以農業自然經濟爲主要的經濟形態，這就決定了中國文學具有穩定、凝固等特徵。中國文學雖然也處於不斷地發展變化的過程中，但這種過程較爲緩慢，有些重要的文學觀念和文學樣式延續了很長的歷史時期。前者如儒家重視文學的政治教化功能的思想，幾乎在整個封建時代都占據着統治地位；後者如文言散文和五七言詩這兩種文學樣式，分别走過了兩千多年和一千五百多年的歷程。

中國疆域遼闊，方言複雜，不同的自然環境和風俗習慣也造成了不同的文學風貌。就差異較大者言之，地域上的東西之别遠不及南北之异來得顯著。人們常常將《詩經》和《楚辭》分别作爲南北文學的代表，這雖然是一種極爲粗略的劃分，但已經顯示了人們對中國文學的地域性演變特徵的認識。文學上的南北之分，也一直延續到清代。不過，從秦漢以來基本上作爲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帝國，也就相應地使人們産生了大一統的政治觀念，由此而使得中國文學呈現出强烈的統一性。南北文學一方面有差异，另一方面也有交融。尤其是當國家政權處於統一而不是分裂的狀況下，文學的地域性特徵常常祇呈現在整個文學長河中的某些支流之中。

作爲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之一，中國文學具有中華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特徵。首先，它具有特别鮮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即使在上古神話中，先民所崇拜的也不是如希臘、羅馬諸神那樣的天上神靈，而是具有神奇力量并建立了豐功偉績的人間英雄，如女媧、羿、大禹等神話人物，其原型就是古代杰出的氏族首領，他們的神格其實就是崇高、

偉大人格的升華。他們以巨大的力量克服了自然界的種種灾難，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中國古代的英雄崇拜，其實是先民對自身力量的崇拜，神話傳說則是先民對自身集體力量充份自信的藝術體現。因此，中國的古代神話多少具有史話的傾向。這種具有鮮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的特徵，也貫穿於整個的中國文學。在古代中國，無論是抒情文學還是叙事文學，作家們總是把目光朝向人間而不是天國，他們關注的是現實世界中的悲歡離合，而不是屬於彼岸的天堂來世。宗教觀念在中國文學中的比重較輕，即使在佛、道二教興盛之時，它們對文學的影響也主要體現爲作家世界觀和思維方式的多元化，而没有造成文學主題在整體上偏離現實的轉移。

其次，中國文學具有强烈的教化色彩。以儒家學説爲主體的傳統思想對中國文學有着深遠的影響，建功立業、治國平天下是大多數古代作家的共同人生目標，「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互補的價值取向則是他們的共同心態。在這種背景下，以文學爲道德教化的功用觀成爲古代最重要的文學思想，「文以載道」是中國文學的基本精神。這種傳統對中國文學産生了正、負兩方面的重大影響：既爲中國文學注入了政治熱情、進取精神和社會使命感，使文學重視道德規範和對國家、人民群體利益的自覺維護，另一方面，它也使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主體意識，淡化了其個性自由。

第三，中國文學最重要的功能是抒情，最重要的表現手法是寫意。儘管抒情述志和叙事寫實這兩大功能在中國文學中都發展得非常充份，但中國文學最引人注目的仍是抒情：以抒情爲主要功能的各體詩歌是中國文學史上發展得最爲純熟的樣式，各種叙事體的文學也同樣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如史傳文學《史記》、元雜劇《西厢記》和小説《紅樓夢》等。所以中國文學既是中華民族的生活圖卷，更是他們的心靈記錄，是人們瞭解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最好窗口。

第四，中國文學追求中和簡約之美。儒家倡導的中庸精神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深刻的。這被概括爲「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在文學作品中有節制地宣泄感情。中國文學在批判現實時多採怨而不怒、婉而多諷的方式，在抒發内心情感時則追求委婉曲折、含蓄深沉。同時，道家思想的影響使中國文學强調簡約的表現手法，崇尚樸素自然的風貌和完整渾成的精神境界。所以中國文學在總體上具有情思宛轉、意味雋永的藝術特徵。這是中華民族平和、寬容、樸實的文化性格特徵在文學中的積澱。

第五，中國文學的主要載體是漢語言文字。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具有單文獨義、一字一音等特徵，所以中國文學在形式上也具有獨特之美：字詞的簡單排列能組成涵義深永的意象，對稱手法的大量運用（以駢文和律詩中的對仗

最顯著），由四聲的變化產生抑揚頓挫、迴環往復的聽覺美感，等等。中國文學中的賦、駢文和律詩、詞、曲，都堪稱世界上形式最精美嚴整的美文形式。

第六，中國文學由於作者群體及讀者群體的差异，可分爲雅文學和俗文學兩類。前者的主要作者是封建士大夫，後者則産生於平民之手。這兩類文學之間的關係雖然也有互相排斥的一面，但主要的則體現爲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互補關係。大致上説，源遠流長的詩和散文被視爲雅文學；而從宋元時代開始産生的白話小説和戲曲則是俗文學的主要形式，它們經過充份的發展後，終於與詩文并列而成爲中國文學中最重要的文體。

這幾個互相依存和滲透的特徵呈現在長達數千年的創作中，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其中詩歌、散文和叙事文學各有其獨特的發展軌迹，雖然這些軌迹有時是重合交叉的。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至遲在公元前六世紀就已編定，其形式主要是四言詩。到公元前四世紀，在中國南方興起了另一類的詩歌——楚辭，其基本形式爲雜言體。到了漢代，五言詩和七言詩開始興起，經過魏晉南北朝詩人的不斷努力，在聲律和儷偶兩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大分裂後形成了大統一，唐代在匯聚南北方文化的基礎上，使五、七言律詩的格律成熟了，這種格律主要着眼於以漢字四聲來諧調詩歌的聲調，體現其相間相重的形式美。唐以後又出現了詞、曲等新的詩歌樣式，在聲律和節奏方面，顯示出越來越朝向自然和自由的發展趨勢，從而最終導致二十世紀初白話新詩的出現。

中國散文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商代的甲骨卜辭與稍後的銅器銘文。專門記錄商周時代王公的言辭、政令的《尚書》，標志着古代散文的形成。《尚書》之後，散文分别向偏重於記述的歷史散文和偏重於論説的諸子散文兩個方向發展。秦漢以後的散文在形式上發展爲古文和駢文兩大類。這兩類文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大體説來，魏晉六朝是駢文形成并逐漸占據文壇主導地位的時期，而自中唐古文運動以後，古文又漸漸地確立了其統治地位，直至近代白話文興起爲止。秦漢以後的散文除了叙事、論説之外，又增加了抒情的功能。在一些優秀的作家手中，散文的三種功能都得到很好的體現，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中國叙事文學的源頭可推至上古神話和史傳作品，但真正的文學創作則始於魏晉小説。到了唐代，傳奇小説奇峰突起，在情節結構、人物描寫等方面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與此同時，民間的説話藝術也開始發展，到宋代就産生了成熟的白話話本小説。明清時代出現的優秀長篇章回小説，標志着古典小説達到了高峰。叙事文學的另一門類是戲曲，

萌芽於漢代百戲，經過唐戲弄和宋金雜劇的階段，到元雜劇而臻於成熟，以後又進一步演變爲明清傳奇和近代戲曲。

中國文學批評也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徵。首先，中國文學批評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除了少數體系完整的著作如《文心雕龍》以外，大量的文學批評表現爲詩話（文話、賦話、詞話、曲話）以及形式較爲特殊的評點、論詩詩等，而歷代作家的筆記、序跋、書信中，也往往保存着重要的文學批評資料。它們雖然帶來了零散、體系性不强的缺點，但同時也具有靈活、準確、精警等優點。其次，中國的文學批評家大多數都是作家，他們的文學批評是以自己的創作經驗爲基礎的，所以與文學現象之間的關係特別密切，很少有脫離創作實際的抽象理論。這還使得中國文學批評往往以文學作品的面目出現，自身具有美文的特徵。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文學批評有着自己的完整體系，產生了一整套獨特的理論範疇，這些範疇往往是擬象取譬以供參悟，具有多義性和不確定性，例如「神」、「氣」、「風骨」、「意境」等等。與西方的文學批評相比，中國文學批評的範疇定義不夠明確，但含義則更加豐富、微妙，它們是根據中國文學的獨特發展過程而歸納出來的，并規範和影響了中國文學的實際進程。中國文學批評特別重視審美感受，所以它和它的批評對象之間，保持着一種極爲和諧而且互相滲透的關係。

以上是對我國古代文學的一個極爲簡略的回顧。

這些文學作品及史實均由其歷代載體保存下來，先民們也已注意到如何方便地使用這些寶貴的文獻。早在三國時代，已經出現類書，從宋到清，都曾由政府主持編出規模日益宏大、編纂日益精審的這類著述。《中華大典》也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進行的。作爲大典的組成部份，《文學典》總體上是依照大典的體例和框架的，同時也按照本學科的特點和實際情況，作了某些調整。比起過去的類書，材料更爲豐富，結構更爲合理，檢索也更爲方便。但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闕漏錯誤重複之處也還不免，希望讀者隨時見教，以便將來有機會改正。

《中華大典·文學典》凡例

一、《中華大典·文學典》以《中華大典》的編纂宗旨爲依據，匯編從先秦到清末的關於中國文學的文獻，以供文學工作者和一般讀者參考和檢索。限於篇幅，《文學典》主要收錄關於作家、作品和文學理論的資料性文獻，不收作品本身。

二、《文學典》分爲六個分典，它們是：《先秦兩漢文學分典》、《魏晉南北朝文學分典》、《隋唐五代文學分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明清文學分典》、《文學理論分典》。分典之下設部，部之下設如下經目：

（一）總論：關於同一時期文學創作的系統性全面性資料。

（二）總集：以集名標目。

（三）體類：必須是約定俗成世所公認者。

對跨越兩個朝代以上的總集、體類，在最後一代朝代立目。

（四）作家：以人名標目，大體上按年代順序排列，并遵從歷史習慣。年代不詳者，置於同期作家之末。作家帶作品。

對跨越兩個朝代的作家，按其主要的創作活動時間定其歸屬。

（五）其它：對作家不詳之作品，以集名或篇名標目。

三、依照《〈中華大典〉編纂通則》，結合《文學典》的特點和實際情況，各分典設置六項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内容。

（一）論述：下設綜論、分論二項。對總集、體類、作家的綜合性評論資料，收錄於綜論。對具體作品的評

論資料，收錄於分論。分論以篇名標目。標題相同或原爲失題者，加標首句。

前人對文學作品的創作時間等方面所作的重要考證，酌收於相應的分論。

（二）傳記：下設碑志、傳狀、年譜、考證四項。碑志、傳狀均選錄記載較早、較詳、較可靠者，避免內容重複。年譜篇幅較大者，可摘錄或存目。此外，前人對作家的籍貫、生卒年、家世、科名、官職、交游等方面所作的重要考證，酌收於考證項下。不同的考證結論兼收并蓄。

（三）紀事：下設作家逸事、作品本事二項。作家逸事指碑志、傳狀、年譜之外關於作家各種事迹的記載，作品本事指評論之外關於作品創作背景的記載，均擇要收錄。異説紛紜者，如實反映。

（四）著錄：主要收錄序、跋、藏書題記中關於成書經過、版本源流的資料。其中有涉及對作家、作品的評論者，收錄於論述緯目。

（五）藝文：下設唱和、紀念、敷演三項。唱和的詩詞、紀念性的詩詞文章，均作精選，并區別於論述、傳記、紀事等緯目的内容。敷演指後世描摹前代人物事件，供欣賞而非實錄的小説、戲曲等。以上三項，均予以摘錄或存目。

（六）雜錄：下設雜記、雜考二項。凡未收入以上各緯目，而又具有較高參考價值的資料，均予以編入。

以上經目、緯目，各分典有則設之，無則不設。

《文學理論分典》的經目和緯目，按理論系統另行擬定。

四、《文學典》的收錄範圍，包括古代長期在中國居住的外國人用漢語寫成的，以及中國境内非漢族作家用漢語寫成的作品記述及評論，其他外國人用漢語寫成的作品不錄。

五、由於《文學典》不收作品，所以凡是作品已經亡佚或作品尚存而作者姓名已經亡佚的，收錄有關的記述、評論。易言之，《文學典》的收錄標準不是根據作品是否存在而定，而是根據有無相關的資料而定。

六、《文學典》對於所收錄的作家的資料，祇編選與文學有關的部份，凡是關於作家的政治、技藝等與文學無關

的内容，一概從略。

七、《文學典》的性質是資料選編而不是全編，所以不能涵蓋中國文學的全部作家、作品，對於已經收入的作家的資料，則按照大家取精、小家取全的原則處理。

八、資料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對卷帙浩繁、編制複雜之巨著，兼標卷次及篇名，以利讀者查核。爲避免混淆，對异書同名者，兼標作者名。對作者、書名皆同，而内容不同者，兼標編輯者名。一書之前刻後刻内容不同者，則標明刻本。

九、校勘：脱，在方括號内中寫出補入的字。訛，將錯字寫在圓括號中，後面寫出改正的字，加上方括號。衍，將衍字寫在圓括號中。倒，將該字的正確位置按脱字的辦法用方括號補上，其錯誤的位置用圓括號作爲衍字處理。通用字、假借字和古今字，一律不改。

一〇、對古籍的省略處，用【略】標出。古籍中的原注，用圓括號標出。書名號用於正規書名、篇名及其簡稱。

一一、數字符號：對古籍的卷次，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〇標出，不用十、百、千、萬。

一二、以上是《文學典》六個分典的通例。各分典在必要時，可依據實際情況加以補充，并在適當地方附加説明。

中華大典・文學典

隋唐五代文學分典

主　編：卞孝萱

副主編：吳企明　郁賢皓

黃進德　蹇長春

編纂說明

（一）本分典是《中華大典·文學典》六個分典之一。

（二）經目：本分典設置緒論、隋文學部、唐文學部一、唐文學部二、唐文學部三、唐文學部四、五代文學部七個一級經目。

（1）「緒論」收錄隋唐五代時期內有關文學發展的論說、綜論各體文學及各類作家的評說。

（2）「隋文學部」至「五代文學部」下設總論、總集、體類、作家四個二級經目。

「總論」收錄各部時限內有關文學的綜合性評論。

「總集」以隋唐五代人所編者為限，以集名立目，按集中作家之時代，分置於相對應的各部。

「體類」須約定俗成者。跨兩段之總集、體類，一般置於後一段。

「作家」以人名立目，大體上按時代順序排列，并遵從歷史習慣。對跨越隋、唐或唐、五代兩個時期之作家，按其主要的創作活動時間歸類。年代不詳者，置於同期作家之末。

（三）緯目：本分典設置論述、傳記、紀事、著錄、藝文、雜錄六個一級緯目。

（1）「論述」下設綜論，分論兩個二級緯目。

「綜論」收錄總集、體類、作家之總體評論，範圍較廣，以文學成就為重點。

「分論」收錄總集、體類、作家具體作品之評論，酌收考證，涉及本事而以評論為主者亦酌收之。以作品之篇名立目，其排列次序，一般先詩（詞）後文，并按《全唐詩》、《全唐文》之標題及次序。一題多首者，標明序次；標題相同者或「無題」詩，標出首句。如一條材料涉及多篇作品，其短者可重收，過長者酌在一處收錄。

（2）「傳記」下設碑志、傳狀、年譜、考證四個二級緯目。

「碑志」、「傳狀」一般選錄記載較早、內容較詳、撰者較有權威性的一篇，其餘摘錄或存目。碑志、傳狀中有評論、著錄等資料者，分別收入有關的經目。

「年譜」一般摘錄或存目。

「考證」酌收前人對總集、體類、作家所做的重要考證成果。不同的考證成果兼收之。

（3）「紀事」下設作家逸事、作品本事兩個二級緯目。兼及評論而以紀事為主者，亦入此類。異說紛紜者兼收之。

（4）「著錄」選收總集、別集及含文學資料的筆記等之成書經過、版本源流、收藏情況等資料。綜合性著錄祇酌收。前人之序、跋、藏書

題記中涉及作家、作品之評論者，分別收入有關的經目。

（5）「藝文」下設唱和、紀念、敷演三個二級緯目。須精選，可摘録或存目。以隋唐五代作家為題材之小説戲曲，一般不收。

（6）「雜録」下設雜記、雜考兩個二級緯目。選收與作家有關，具有一定參考價值而不便歸入以上各緯目的資料。

以上一、二級緯目，根據資料實際情況，有則設，無則闕。資料少者，可不標緯目，一般按緯目順序排列。

（四）除個別彙評類書籍外，本書所收資料，大體上按時代順序編排。每條資料前，均標明出處：書籍標書名、卷次（或篇名）。單篇詩（詞）文標作者、篇名。卷帙浩繁、體例複雜之書籍，標書名、卷次、篇名。異書同名者，書名前加作者名。作者、書名皆同而内容不同者，書名後加編輯者名。一書之初刻、複刻内容不同者，標明版本。

（五）本書所收資料，一依底本，祇勘正明顯的脱、訛、衍、倒。脱，將所補字加方括號。訛，將原錯字加圓括號，改正之字加方括號。衍，加圓括號。倒，在原錯誤位置加圓括號，改正之位置加方括號。

對避諱字的回改，須有確據。通假字、假借字、古今字一律不改。

（六）本書一律採用新式標點，但不用破折號、省略號、專名號、着重號、連接號。所録資料有省略者，用【略】標出。古籍中的自注、原注加圓括號。

（七）對古籍的卷次，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〇標出，不用十、百、千、萬。

（八）全書之末，附總集、體類、作家索引及主要引用書目。索引包括總集、體類、作家所在之册、頁。主要引用書目包括書名、作者（編者）、版本等内容。本書從實用出發，對一部古籍，不限於一種版本，擇善而從。

（九）本書為集體編纂。除卞孝萱任分典主編外，各部的具體分工為：卞孝萱任緒論主編，郁賢皓任隋文學部及唐文學部一主編，吴企明任唐文學部二主編，蹇長春任唐文學部三主編，黄進德任唐文學部四及五代文學部主編。參加本書編纂、搜集資料、校對工作者近百人。書中重點作家資料特邀有關的專家學者負責編纂。除在本書之後附有全體編纂人員名單外，在此一併表示衷心感謝。

（一〇）本分典同人深感編纂此巨型類書任務的光榮和艱巨，對全書的框架結構、經緯目設置、版本篩選、資料取捨編排等，進行過周詳的斟酌和反覆的探討。本分典主編、副主編不屬於一個單位，工作條件艱苦，同人均以奉獻之精神，積十年之努力，完成全書。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書中不足之處，懇請讀者見教，以便將來有機會改正。

總目

緒論（第一册）
隋文學部（第一册）
唐文學部一（第一册）
唐文學部二（第二册）
唐文學部三（第三册）
唐文學部四（第四册）
五代文學部（第四册）
附：索引（第四册）

緒論

論述

《文鏡秘府論・南卷》引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序》 皇朝學士褚亮貞觀中奉敕與諸學士撰《古文章巧言語》，以爲一卷。【略】余以龍朔元年，爲周王府參軍，與文學劉（禎）〔禕〕之、典籤范履冰，時東閣已建，期竟撰成此錄。王家書既多缺，私室集更難求，所以遂歷十年，末終兩卷。今剪《芳林要覽》，討論諸集，人欲天從，果諧宿志。【略】余於是以情緒爲先，（其）直置爲本，以物色留後，綺錯爲末，助之以質氣，潤之以流華，窮之以形似，開之以振躍。或事理俱愜，詞調雙舉，有一於此，罔或孑遺。時歷十代，人將四百，自古詩爲始，至上官儀爲終。

盧藏用《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至於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

顏真卿《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序》 漢、魏以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事興，既馳騁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略】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頹波，雖無害於過正，權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爲乎緜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略】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

于邵《與裴諫議虬書》 齊、梁、陳、隋，乃至流遁矣。國家受命，煥乎文明，開元、天寶，於斯爲盛。格高體正者，君臣之義，天人之際，畢備於斯矣，先覺後進，其誰間焉。屬三十年來，兵戈不息，【略】考之文章，東不流於海，南不集於江，萬方行紀，安可得哉。

賈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 宋、齊、梁、隋，盪而不返。昔延陵聽樂，知諸侯之興亡，覽數代述作，固足驗夫理亂之源也。皇唐紹周繼漢，頌聲大作，神龍中興，朝稱多士，濟濟儒術，煥乎文章，則我李公，傑立當代。於戲！斯文將喪久矣，習《鄭》《衛》者，難與言《咸》、《護》之節，被氈裘者，難與議周公之服，而公當頹靡之中，振洋洋之聲，可謂深見堯、舜之道，宣尼之旨，鮮哉希矣。

殷璠《河嶽英靈集序》 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寔由主上惡華好朴，去僞從眞，使海內詞人，翕然尊古，有周《風》《雅》，再闡今日。

又《集論》 齊、梁、陳、隋，下品實繁，專事拘忌，彌損厥道。夫能文者，匪謂四聲盡要流美，八病咸須避之，縱不拈綴，未爲深缺。

《詩式》卷一并序 今從兩漢已降，至於我唐，名篇麗句，凡若干人，命曰《詩式》，使無天機者坐致天機。若君子見之，庶有益於詩教矣。詩有五格：不用事第一，作用事第二，（其有不用事而措意不高者，黜入第二格。）直用事第三，（其中亦有不用事，而格稍下，貶居第三。）有事無事第四，（比於第三格中稍下，故入第四。）有事無事情格俱下第五。（情格俱下可知也。）

又卷二 作用事第二格：隋煬帝《飲馬長城窟》：「縱金止行陣，鳴鼓興士卒。千騎萬騎勁，飲馬長城窟。」氣也。又《冬日乾陽殿受朝》：「北陸隆冬盛，南移晷漏長。端拱朝萬國，守文繼百王。」德也。宋之問《晦日宴昆明池應制》：「舟陵石鯨度，槎拂斗牛回。象溟看落景，燒劫辨沈灰。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意也。閑也。又《入崖口寄李適》：「路極奇謂盡，勢迴趣轉綿。人遠草木秀，山深雲景鮮。時扳乳竇憩，屨薄天窗眠。夜絃響松月，朝檄弄苔泉。」靜也。又《大薦福寺應制》：「爲龍太子去，駕象法王歸。水入禪心定，雲從寶思飛。欲知星劫遠，初降六銖衣。」德也。又《早發韶州》：「綠樹秦京道，青雲洛水橋。故園常在目，魂夢不須召。」思也。又《梁王挽歌》：「隴日寒無影，郊雲重不飛。君王留此地，駟馬欲何歸。」悲也。沈佺期《樂安郡主滿月侍宴應制》：「除夜子星迴，天孫滿月盃。詠歌麟趾合，簫管鳳雛來。」德也。意也。又《答甯處州書》：「書報天中赦，人從海上聞。九泉開白日，六翮奮青雲。」又《從幸故青門應制》：「漢皇建都邑，渭水對青門。朝市俱東逝，墳陵共北原。荒涼蕭相宅，蕪沒邵平園。」悲也。李嶠《奉和皇帝上禮撫事述懷》：「垂旒滄海晏，解網法皇空。雲散天五色，春還日再中。」德也。又《登州城南樓寄遠》：「四氣分寒少，三光置日偏。」意也。

楊師道《詠雨贈上官侍郎》：「雲暗蒼龍闕，沈沈殊未開。窗臨鳳皇沼，颯颯雨聲來。」靜也。孟浩然《彭蠡湖中廬山》：「中流見匡阜，勢壓九州雄。黯黮凝黛色，崢嶸當曙空。鑪峰日初上，瀑布噴成虹。」氣也。力也。又《登鹿門山懷古》：「隱跡今尚存，高風邈已遠。白雲何時去，丹桂空偃蹇。」靜也。杜審言《送李大夫撫巡河東途臨汾晉》：「六位乾坤動，三微歷數遷。謳歌移火德，圖讖在今天」云云。「舜畊餘草木，禹鑿舊山川。」「飛霜遙度海，殘日逈臨邊。」意也。遠也。閻朝隱《奉送金城公主》：「鹵簿山川暗，琵琶道路長。迴瞻父母國，日出在東方。」悲也。王維《送晁監還日本》：「向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鼇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遠也。

又卷三　直用事第三格：庾抱一《詠史得韓非》：「《說難》徒有美，孤憤竟無申。定是名傷命，非關犯逆鱗。」孔紹安《別徐元秀》：「金湯既失險，玉石乃同焚。墜葉還相覆，落羽更爲群。」劉萼才《述懷》：「百年未過半，萬事良可知。無益崑崙壞，空繞鄧林枝。」【略】李君武《詠泥》：「焚椒塗香氣，溢芝封璽文。色遂梨陽紫，名隨蜀道青。一丸封漢塞，數斗濁秦涇。不分高樓妾，特況別離情。」虞世基《和越公出塞》：「煙霧暗無色，霜旗凍不翻。耿介持長劍，日落風塵昏。」隋煬帝《步虛辭》：「縣居燭日月，天步役風雲。」賀若弼《伐陳因贈韓擒虎》：「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盧思道《齊文帝挽歌》：「乘雲去閶闔，按節下蓬萊。爲悲弓劍遠，空畏軒轅臺。」【略】李元操《陪汎玄洲苑應令》：「龍導九河通，鼇負三山出。聲唱雲夔動，棹發歌船疾。」周若水《別江令公》：「東海一朝變，南冠悲獨歸。何當治露草，還濕舊臣衣。」【略】虞世基《奉和望海應詔》：「清蹕臨溟漲，巨海望滔滔。十洲煙霧遠，三山波浪高。」【略】唐太宗《過舊宅馬上作》：「一朝辭此地，四海遂爲家。」又《帝京篇》：「望古茅茨約，瞻今蘭殿廣。人道惡高危，虛心誠盈蕩。六五誠難繼，四三非易仰。庶得淳風敷，萬祀雲亭響。」又《傷遼東戰亡》：「鑿門初奉律，杖節始臨戎。扼鱗方躍浪，騁翼正凌風。未展六奇術，無虧一簣功。防身豈乏智，徇命有餘忠。」又《還陝述懷》：「慨然撫長劍，濟世豈邀名。星旗紛電舉，日羽肅天行。徧野屯萬騎，臨原駐五營。登山麾武節，背水縱神兵。在昔戎戈動，今來宇宙平。」宋之問《御幸三會寺應令》：「六飛迴玉輦，雙樹謁金仙。瑞鳥呈書字，神龍吐浴泉。」又《端州別王侍御》：「客醉山月靜，猿啼江樹深。」又《衡山縣》：「沓嶂連夜猿，平沙覆陽鴈。」又《明河篇》：「洛陽城闕天中起，長河夜夜千門裏。複道連甍共蔽虧，畫堂瓊戶特相宜。雲母帳前初汎濫，水精簾外持逶迤。」又《則天挽歌》：「象物行周禮，衣冠集漢都。誰憐事虞舜，萬里泣蒼梧。」又《鄧國太夫人挽歌》：「鸞死鉛妝歇，人亡錦字空。悲端若能滅，渭水亦應窮。」又《漢江宴別》：「漢廣不分天，舟移杳若仙。林虹映殘月，江鶴弄晴煙。」沈佺期《古鏡》：「莓苔翳清池，蝦蟆蝕明月。埋落今如此，照心未嘗歇。願垂拂拭恩，爲鑒玄雲髮。」又《早朝》：「鷄鳴朝謁滿，露白禁門秋。爽氣臨旗戟，朝光映冕旒。」陳子昂《別崔司議》：「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岑德潤《詠魚》：「劍影侵波入，珠光帶水新。蓮東自可戲，安用上龍津。」閻朝隱《奉和登驪山應制》：「龍行踏絳氣，天半語相聞。混沌疑初判，洪荒若始分。」又《三日侍宴》：「聖澤如東海，天文似北辰。」崔融《則天挽歌》：「前殿臨朝罷，長陵合葬歸。」又：「陰日霾中道，軒皇落太微。空餘天子孝，松上景雲飛。」崔融《傳張光祿是王子晉後身》：「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天仗紛旄節，朝容閒羽衣。」崔顥《別人》：「青山滿蜀道，淚水向荊州。」章玄同《流所贈張錫》：「黃葉因風下，甘從洛浦限。白雲何所爲，還出帝鄉來。」陳子昂《西還答喬補闕》：「葳蕤蒼梧鳳，嘹唳白露蟬。羽翰本相匹，結交何獨全。」王昌齡《述情》：「朝爲抱良策，獨倚江城樓。」又：「南渡洛陽津，西望十二樓。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又：「慶雲從東來，泱莽抱日流。」又：「曠野饒悲風，颼颼黃蒿草。繫馬倚白楊，誰知我懷抱。」張九齡《早發蒲津關應制》：「龍負王舟度，人占仙氣來。河津會日月，天仗役風雷。」又《經孔子舊宅應制》：「丘門太山下，不見登封時。徒有先王法，今爲明主思。」《贈澧陽韋明府》：「君有百鍊劍，能斷七重犀。誰言太阿匣，持剖武城雞。竟與尚書佩，還應天子提。何時遇操剸，當使玉如泥。」《啓綦毋學士》：「旬雨不愆期，由來若自思。爾無言郡政，吾豈欲天欺。」《酬宋使君作》：「時來不自意，宿昔謬樞衡。翼聖負明主，妨賢愧友生。」《和蘇侍郎小園夕霽寄諸弟》：「清風閶闔至，軒蓋承明歸。雲月愛秋景，林塘開夜扉。」《秋晚登南樓望月》：「秋來颯衰鬢，孰去飄華纓。櫪馬苦跲跼，籠禽念遐征。歲陰恐晼晚，日夕空屏營。」《出豫章郡次廬山》：「紛吾嬰世網，數載忝朝簪。孤根自靡託，量力況不任。多謝周身防，常恐橫議侵。豈匪鵷鴻列，惕如淵壑臨。」陳子昂《感寓》：「荒哉穆天子，好與白雲期。宮女多怨曠，層城蔽

蛾眉。」王維《送別》：「秋風正蕭索，客散孟嘗門。故驛通槐里，長亭下槿原。征西舊從此，旌節向河源。」又《休假還舊業便使》：「入門乍如客，休騎非暫止。中飲拘王程，疾憂從此始。」《冬日遊覽》：「丞相過列侯，群公餞光祿。相如今老病，獨歸茂陵宿。」祖詠《蘭峰頂上張九皋郎中》：「遠樹低蒼壘，孤峰出草城。寒疏清禁漏，夜警羽林兵。搘頤笑來客，頭上有朝簪。」錢起《和范郎中宿直曉翫新池》：「漲來知聖澤，清處見天心。」杜甫《哀江頭》：「杜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又：「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嚙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祖詠《又賦得終南山殘雪》：「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朱放《和蕭郎中遊蘭若》：「愛彼雲外人，來取澗底泉。風吹芭蕉折，鳥啄梧桐穿。」僧靈一：「水國日未出，蒼蒼如夢中。」錢起《新昌言懷》：「夜月霽來好，雲泉堪夢歸。如何建章漏，催著早朝衣。」又《送王相公》：「擁傳星還去，過池鳳不留。惟知飲冰節，稍淺別家愁。落葉淮邊雨，孤峰海上秋。」韓翃《送王相公赴范陽》：「不改周南化，仍分趙北憂。雙旌過易水，千騎入幽州。」劉長卿《山鸛鴿歌》：「青雲杳杳無力飛，白露蒼蒼抱枝宿。」

又卷四　有事無事第四格：隋煬帝《塞外行》：「旌旗挂龍虎，壯士慕鷹鸇。」尹式《別宋常侍》：「游人杜陵北，征客漢川東。無論去與住，終是一飄蓬。愁鬢含霜白，衰容寄酒紅。」【略】劉臻《詠江邊枯柳》：「無復凌雲勢，空餘激浪根。」又：「可嗟摧折盡，詎得上河源。」虞世基《詠栖鵲》：「風栖葉難隱，月宿影常危。驚心不自定，還繞暗中枝。」又《零落桐》：「零落三秋幹，摧殘百尺柯。空餘寸心在，生意漸無多。」又《昆明織女石》：「支機就餘石，拂鏡取池灰。」又《述懷》：「去國嗟人事，反袂豈須論。嶺外無春草，何處覓王孫。」明餘慶《詠死烏》：「暮空長罷噪，箭急不知驚。賴餘琴曲裏，猶有夜啼聲。」李巨仁《詠鏡》：「無波菱自動，不夜月常明。非惟照佳麗，復得厭山精。」岑德潤《詠塵》：「漠漠素塵揚，靄靄滿康莊。無由裨峻岳，暫得遶歌梁。」【略】孫萬壽《詠庭中枯樹》：「庭前生意盡，井上半心空。匠石無勞顧，臃腫甚難工。」魏彥〔深〕《詠雛燕》：「欲舉翅無力，思鳴聲不囀。徒結銜泥心，未有凌風便。」【略】盧思道《從軍行》：「寒風蕭蕭度水來，歸鴈翩翩映天沒。」明餘慶《從軍行》：「劍花寒不落，弓月曉逾明。會取淮南地，持作朔方城。」李百藥《昆明池》：「大鵬方遠擊，沈灰獨未然。知君嘯儔侶，短翮從連翩。」【略】王胄《悲秋雲》：「簷喧猶有燕，陂靜未來鴻。」薛道衡《春閨怨》：「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略】尹式《送晉熙公》：「太行君失路，扶搖我獨飛。無復紅顏在，空將白髮歸。色移三代服，塵化兩京衣。」又：「氣隨流水咽，淚逐斷絃揮。」【略】虞世基《初渡江》：「伎策暫回首，掩涕望江濱。無復東南氣，空隨西北雲。」王眘《七夕》：「天河橫欲曉，鳳駕儼應飛。落月依妝鑑，浮雲動別衣。」宋之問《渡漢江》：「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又《入龍州》：「夜雜驪龍睡，晨披鬼魅行。」又《謁二妃廟》：「送以金屋貴，留茲寶席尊。江鳥嘯風雨，山鬼哭朝昏。」《初發荊府贈崔長史》：「仍隨五馬謫，載與兩禽奔。明主無由見，群公莫與言。幸君逢聖日，何惜理虞翻。」又《贈嚴侍御》：「受脤清邊服，乘驄歷塞塵。當聞漢雪恥，羞共虜和親。」又《至韶州謁能禪師》：「願以有漏軀，幸薰無生慧。物用益冲曠，心源日閑細。」又：「坐禪羅浮中，尋異南海裔。何辭禦魑魅，自可乘炎厲。回首望故鄉，雲林浩虧蔽。不作別離苦，歸期多年歲。」《題梧州陳司馬山齋》：「青林暗換葉，紅蕊續開花。春至聞山鳥，秋來見海槎。」沈佺期《春日昆明池侍宴》：「我后光天德，垂衣文教成。黷兵非帝念，勞物豈皇情。」又《春雨應制》：「周原五稼起，雲海百川歸。願比零陵燕，專隨征旆飛。」《送司馬二侍郎北征》：「雲迎出塞馬，風卷度河旗。」又《禁省歎獄中無燕》：「拾蕊和叢棘，銜泥怯死灰。不如黃雀語，能雪冶長猜。」又《題銅柱》：「自昔聞銅柱，行來向一年。不知林邑地，猶隔通明天。思君無限淚，堪作日南泉。」又《出塞》：「飢烏啼舊壘，疲馬思空城。辛苦皋蘭北，胡霜犯漢兵。」褚亮《禁苑餞別應令》：「大藩初錫瑞，出牧邇皇京。暫以綠車重，言乘朱傳榮。」孫逖《餞許評事攝御史巡南軍》：「議獄持邦典，臨戎假憲威。風從閶闔去，霜入洞庭飛。」又《遊盧山》：「野桐出爐上，山花落鏡前。」陳子昂《詠燕昭王》：「南登碣石坂，遙望黃金臺。近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賀朝《宿雲門寺》：「蛛網防栖鴿，紗燈護夕蟲。」喬知之《疲驂篇》：「扣冰朝飲黃河源，拂雪夜食天山草。」董思恭《昭君怨》：「漢日正南遠，燕山直北寒。」崔國輔《古意》：「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孔德紹《經太華山》：「疏峰起蓮

葉，危塞越桃林。」庾抱一《駿馬》：「迴鞍拂桂白，赬汗類塵紅。滅沒雖留影，無由圍漢宮。」孔紹安《詠葉》：「早秋驚葉落，飄零似客心。翻飛未肯下，猶言惜故林。」郭元振《昭君怨》：「聞道河南使，傳言殺畫師。始知君念重，更遣惜蛾眉。」弘執恭《秋池一株蓮》：「秋至皆零落，凌波獨吐紅。託根方得所，未肯即隨風。」杜淹《詠門雞應秦王教》：「雖言百鬥勝，會自不論功。」綦毋潛《題高峰院》：「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徐伯藥《賦得班去趙姬昇》：「今日持團扇，非是爲秋風。」包融《詠阮公嘯堂》：「至今來清風，時時動林樹。」裴延《隔壁聞妓奏樂》：「徒聞絃管切，不見舞腰迴。賴有歌梁共，塵飛一半來。」孔德紹《照鏡見白髮》：「誰分菱花影，還看蓬鬢秋。」孔紹安《詠石榴》：「可憐中庭樹，移根逐漢臣。只爲來時晚，花開不及春。」張九齡《望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王泠然《迴山寺》：「林狖欺童子，山精試老僧。」杜審言《早春遊望》：「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長孫無忌《灞橋待李將軍》：「颯颯風葉下，遙遙煙景曛。灞陵無醉尉，誰滯李將軍。」張九齡《湘中言懷》：「歸去田園老，謫來軒冕清。江間稻正熟，林裏桂初榮。魚意思在藻，鹿心懷食苹。時哉苟不達，取樂遂吾生。」又《西山祈雨是日輒應》：「茲山蘊靈異，走望良有歸。某禱雖已久，毗心難重違。遲明申藻薦，先夕旅巖扉。獨宿雲峰下，蕭條人吏稀。我來不外適，且抱此中微。靜入南風奏，涼生松柏圍。」又《從駕潼關》：「函谷雖云險，黃河已復清。聖心無所隔，空此置關城。」李嶠《從駕出都》：「雷奮六合開，天行萬乘出。芒鞏雲外來，咸秦霧中失。」宋之問《則天挽歌》：「還應鼎湖劍，千載忽同歸。」又《楊將軍挽歌》：「亭寒照苦月，隴暗積愁雲。今日山門樹，何處有將軍。」又《別杜審言》：「卧病人事絕，嗟君萬里行。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王維《隴頭吟》：「長城少年游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月迴臨關，隴上行人夜吹笛。」又：「蘇武纔爲典屬國，節旄空盡海西頭。」《從蓬萊道中遇雨》：「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游重物華。」又《田家》：「雀乳青苔井，雞鳴白板扉。柴車駕羸犢，草履牧青豯。多雨紅榴折，新晴綠芋肥。」又：「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又《早春行》：「紫梅花發徧，黃鳥聲猶澀。誰家折楊女，弄春如不及。」又《勅賜百官櫻桃》：「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春櫻出上欄。自是寢園新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又《和晉公扈從》：「天子幸新豐，旌旗渭水東。寒山天仗外，溫室洛城中。」又：「山遊逢牧馬，羅獵見非熊。」又《早朝》：「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又：「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到鳳池頭。」《送劉司直赴安西》：「苜蓿隨天馬，蒲萄逐漢臣。當令外國恨，不敢覓和親。」《送李太守赴上洛》：「丹泉通號略，白羽抵荆岑。若見西山爽，應知黃綺心。」《漢江臨泛》：「楚塞三湘接，荆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題李山人壁》：「人事皆如夢，狂來止自歌。問年松樹老，有地竹林多。」又：「翻嫌枕席上，無奈白雲何。」《被黜濟州》：「微官易得罪，謫去濟州陰。執政方持法，明君照此心。」奚賈詩：「眠磴花自落，步林鳥不飛。」又：「谿谷何蕭條，日入人獨行。」又：「落日下平楚，孤煙生洞庭。」常建《弔王將軍墓》：「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又：「山人彈琴處，石上青蘿盤。」祖詠《歸汝墳莊別盧象》：「漚麻入南澗，刈楚向東菑。對酒雞黍熟，閉門風雪時。」又《渡淮河寄武平一》：「天色混波濤，斥陰庇村墅。」又：「微微漢祖廟，隱隱江陵渚。雲樹森已重，時明鬱相拒。」《寄王長史》：「汝潁俱宿好，往來託層巒。終日何寂寞，遶籬生蕙蘭。」《宿李明府客堂》：「旅宿倦愁卧，空堂聞曙更。風簾搖燭影，秋雨帶蟲聲。」《登薊邱》：「燕臺一望客星驚，簫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長樂驛留別盧象裴總》：「朝來已握手，宿別更傷心。灞水行人少，商山驛路深。」錢起《空宗寺哭玄上人》：「陰階明片雪，寒竹響空廊。寂滅應爲樂，塵心徒自傷。」又《贈閣下閻舍人》：「二月黃鶯飛上林，春城紫禁曉陰陰。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湘靈鼓瑟》：「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駕避狄歲送韓雲卿》：「白髮壯心死，愁看國步移。關河慘無色，親愛忍驚離。影絕龍分劍，聲哀鳥戀枝。茫茫雲海去，相憶不相知。」《宿畢侍御宅》：「落葉遶秋竹，叢蘭思暗蟲。薄寒燈影外，殘漏雨聲中。」嚴維《代宗挽歌》：「波從少海息，雲自大風開。」皇甫冉《早春登徐州城》：「落日憑危堞，春風似故鄉。江流通楚塞，山色遠徐方。」又《寄李侍御》：「長在府中持白簡，豈知天外有青山。」神迴《懷歐陽山人嚴秀才》：「鴈鳴東牖曙，草秀南湖春。」

又卷五　有事無事情格俱下第五格：陸季覽《詠桐》：「搖落依空井，生死若爲心。不辭先入爨，誰恨少知音。」岑德潤《詠灰》：「建章煨燼末，昆明劫燒餘。欲然愁獄吏，棄道畏刑書。」又：「未得逢強悍，輕舉欲焉如。」李

百藥《春眺》：「疲痾荷拙慮，淪躅合幽貞。棲息在何處，邱中鳴素琴。」【略】宋之問《在荊州重赴嶺南》：「夢澤三秋日，蒼梧一片雲。還將鶴鴿羽，重入鷓鴣群。」薛曜《送道士入天台》：「洛陽陌上多離別，蓬萊山下足波瀾。碧海桑田何處在，笙歌一聽一遙看。」王泠然《詠八陣圖送皇甫冉》：「陳兵劍閣山將動，飲馬珠江水不流。」盧照鄰《相如琴》：「雲疑作賦客，花影聽琴人。」張說《釋奠》：「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孟浩然《九日同諸公登峴山》：「獻壽先浮菊，尋幽或藉蘭。煙虹鋪藻翰，松竹挂衣冠。」又：「叔子神如在，山公興欲闌。」上官儀《從駕閭山馬上》：「桂香塵處滅，練影月前空。定惑由關吏，徒嗟塞上翁。」許圉師《詠牛應制》：「逸足還同驥，奇毛自偶麟。欲知花跡遠，雲影入天津。」陳述《詠美人照鏡》：「插花枝共動，含笑靨俱生。衫分兩處彩，釧響一邊聲。就中還妬影，恐效可憐名。」張文恭《佳人照鏡》：「倦采蘼蕪葉，貪憐照膽明。兩邊俱拭淚，一處有啼聲。」裴延《詠翦花》：「花寒未聚蝶，色豔且驚人。懸知陌上柳，應妬手中春。」張若虛《秋月》：「遮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唐怡《述懷》：「萬事皆零落，平生不可思。惟餘酒中趣，不減少年時。」陳子昂《題徐著作壁》：「白雲蒼梧來，氛氳萬里色。聞君太平代，栖泊靈臺側。」李嶠《送別》：「白雲度汾水，黃河遶晉關。」褚亮《贈杜侍御》：「神羊既不觸，夕鳥欲依人。」袁暉《長門怨》：「愁眠羅帳曉，泣望金閨暮。獨有夢中魂，猶言意如故。」沈如筠《閨怨》：「鴈盡書難寄，愁多夢不成。願隨孤月影，流照伏波營。」又：「隴底嗟長別，流襟一動君。何言幽咽所，更作死生分。」鄭愔《哭郎著作》：「詩禮康成學，文章賈誼才。已年人得夢，庚日鳥爲災。」沈千運《古歌》：「北邙不種田，但願松與柏。松柏未生處，留待市朝客。」孟雲卿《古挽歌》：「北邙路非遠，此別終天地。臨穴頻撫棺，至哀反無淚。」包融《送別》：「春夢隨我心，悠揚逐君去。」沈千運《汝墳示弟妹》：「近世多夭傷，喜見鬢髮白。」錢起《送王諫議之東京》：「暮天雙闕靜，秋月九門空。且喜成周地，詩人播國風。」又《題王山人壁》：「一逕入溪色，數峰連竹陰。藏虹辭晚日，驚隼落殘禽。」《和李舍人溫泉宮扈從》：「雪霽山門迎瑞日，雲開水殿候飛龍。輕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熏仗外峰。」《送王相公使范陽》：「受脤仍調鼎，爲霖更洗兵。幕開丞相閣，旗總貳師營。」「去鎮關河靜，歸看日月明。」《憶山中舊遊》：「樹深雲不散，溪靜鷺忘飛。更憶東巖趣，殘陽破翠微。」皇甫冉《和袁郎中破賊後經剡上太尉》：「節比全疏勒，功當雪會稽。旌旗回剡嶺，士馬躍靈谿。」《送王司直》：「人心勝潮水，相送過潯陽。」《遊法華寺》：「羣峰爭彩翠，百谷會風煙。」《送權五兄弟》：「淮海風濤起，江關幽思長。同悲鵾遠樹，獨作鴈隨陽。山暝雲和雪，汀寒月照霜。」《寄李補闕》：「微官同侍蒼龍闕，直諫偏推白馬生。」《送王相公使范陽》：「遮虜關山靜，防秋鼓角雄。」嚴維《九日宴相里使君江亭》：「漁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樹色入秋窗。」又《夏日送皇甫拾遺歸朝》：「三伏軒車動，堯心急諫官。名通內籍貴，立近御冰寒。」《獻歲喜皇甫侍御至》：「湖上新正見故人，羹藜飡稻當羞貧。明朝別後門還掩，脩竹千竿一老身。」《和皇甫大夫夏日遊法華寺》：「初地華嚴會，王家少長行。到官龍節駐，禮塔鴈行成。」《張侍御孩子三月》：「五毛驚鳳彩，千里象驄威。」張南史《送李使君貶柳州》：「竹符辭漢守，桂酒奠湘君。」李嘉祐《少年行》：「白馬撼金珂，紛紛侍從多。身居驃騎幕，家住滹沱河。」《自蘇臺至望亭驛人家盡空寄舍弟》：「南浦菰蔣覆白蘋，東吳黎庶逐黃巾。野棠自叢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薛業《客舍寄柳博士》：「去年燕巢主人屋，今年花發路傍枝。年年爲客不歸去，舊國存亡那得知。」徐凝《京都還汴口作》：「亂後見淮水，歸心忽超遙。」又《觀競渡》：「乍疑鯨噴浪，忽似鷁凌風。呀呷汀洲動，喧闐里巷空。」朱長文《宿僧房》：「夜靜忽知身似夢，更聞寒雨灑芭蕉。」楊衡《答崔錢二補闕》：「賢人處霄漢，荒澤自耕耘。」又：「隴首降時雨，雷聲出夏雲。」楊凌：「南國桃李花落盡，春風寂寞搖空枝。」鄭昉：「早春見花枝，朝朝恨發遲。又看花落盡，卻憶未開時。以此方人世，彌令感盛衰。始知山簡達，頻向習家池。」李嘉祐《江上曲》：「可憐應是陽臺女，坐對鸕鷀嬌不語。掩面羞看北地人，回身忽作空中雨。」

獨孤及《唐故左補闕安定皇甫公集序》　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之間，雖已樸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大羹遺味之歎。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雅》寖遠，其麗有過於古者，亦猶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也。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顥、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人也。補闕諱冉，字茂政。

又《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　帝唐以文德興祐於下，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則天太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者浸而嚮方。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復起，振中古之風，以宏文德。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爲泉源，抒情性以託諷，然後有歌詠，美教化，獻箴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辯天下公是非，然後有論議。至若記序編錄銘鼎刻石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於時文士馳騖，颺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折楊》、《皇華》而窺《咸池》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啓之。公名華，字遐叔，趙郡人。

李舟《獨孤常州集序》　天后朝，廣漢陳子昂，獨泝隕波，以趣清源，自茲作者稍稍而出。先大夫常因講文，謂小子曰：「吾友蘭陵蕭茂挺、趙郡李遐叔、長樂賈幼幾，洎所知河南獨孤至之，皆憲章六藝，能探古人述作之旨。」

顧況《禮部員外郎陶氏集序》　唐詞臣姓陶氏，諱翰，【略】綦毋著作潛、王龍標昌齡則其勍敵。登公之門，李膺之門也。鮑、馬二京兆，中書謝舍人良弼、良輔，侍御史李封，殿中劉全誠名自公出。【略】大抵文體十年一更，有體病而才贍，有言紆而事直，有文勝而理乖，雅艷殊致。雲和之源，杳以無窮，折爲萬派。

又《戴氏廣異記序》　國朝燕公《梁四公傳》，唐臨《冥報記》，王度《古鏡記》，孔愼言《神怪志》，趙自勤《定命錄》，至如李庾成、張孝舉之徒，互相傳說。譙郡戴君孚幽贖最深，【略】此書二十卷，用紙一千幅，蓋十餘萬言。

樓穎《國秀集序》　近秘書監陳公、國子司業蘇公，嘗從容謂芮（侯）〔侯〕曰：風雅之後，數千載間，詞人才子，樂大壞，諷者溺於所譽，志者（乘）〔乖〕其所之，務以聲折爲宏壯，勢奔爲清逸，此蒿視者之目，聒聽者之耳，可爲長太息也。運屬皇家，否終復泰。優游闕里，唯聞子夏之言，惆悵河梁，獨見少卿之作。及源流浸廣，風雲極致，雖發詞遣句，未協風騷，而披林擷秀，揭厲良多。

杜確《岑嘉州集序》　自古文體變易多矣。梁簡文帝及庾肩吾之屬，始爲輕浮綺靡之詞，名曰「宮體」。自後沿襲，務於妖艷，謂之摛錦布繡焉。其有敦尚風格，頗存規正者，不復爲當時所重。諷諫比興，由是廢缺。物極則變，理之常也。聖唐受命，斲雕爲樸。開元之際，王綱復舉。淺薄之風，茲焉漸革。其時作者，凡十數輩，頗能以雅參麗，以古雜今，彬彬然，燦燦然，近建安之遺範矣。

高仲武《唐中興間氣集序》　暨乎梁昭明，載述已往，撰集者數家，推其風流，《正聲》最備，其餘著錄，或未至焉。何者？《英華》失于浮游，《玉臺》陷于淫靡，《珠英》但記朝士，《丹陽》止錄吳人。此繇曲學專門，何暇兼包衆善，使夫大雅君子，所以對卷而長嘆也。唐興一百七十載，屬方隅叛渙，戎事紛綸，業文之人，述作中廢。粵若肅宗先帝，以殷憂啓聖，反正中原，伏惟皇帝，以出震繼明，保安區宇，《國風》、《雅》、《頌》，蔚然復興，所謂文明御時，上以化下者也。

權德輿《兵部郎中楊君集序》　唐興幾二百歲，紹聞周漢之逸軌，以人文華國，猶雲漢之爲章于上，江、漢之爲紀于下，九功成焉，百度貞焉，王澤浹洽，故斯文煥發。秉筆之士，皆欲泝末流而挹清源，坡堮壍而棲顯氣。至若詞合雅，言中倫，疏通而不流，博富而有節，潔靜夷易，得其英華者，其宏農楊君歟。君諱凝。【略】自天寶以還，操文柄而爵位不稱者，德輿先大夫之執曰趙郡李公遐叔、河南獨孤公至之，狎主時盟，爲詞林龜龍。【略】屬者亡友安定梁肅寬中，平夷朗暢，傑邁間起，博陵崔鵬元翰博厚周密，精醇不雜。

又《左武衛胄曹許君集序》　建安之後，詩教日寢。重以齊、梁之間，君臣相化，牽於景物，理不勝詞。開元、天寶以來，稍革頹靡，存乎風興。然趨時逐進，此爲棄籥。紳佩之徒，以不能言爲恥。至於吟詠性情，取適章句者，鮮焉。

李益《詩有六義賦》　自天未喪斯文也，以至於皇唐。於是抑文尚質，崇儉去奢，振六藝以補化，秉一言之無邪。

梁肅《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序》　唐興，按前代澆醨之後，承文章顛墜之運，王風下扇，舊俗稍革。不及百年，文體反正。其後時寖和溢，而文亦隨之。天寶中，作者數人，頗節之以禮。洎公爲之，於是操道德爲根本，總禮樂爲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興，《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辭。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爲實

錄，天下凜然復睹兩漢之遺風。

又《補闕李君前集序》 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公張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熾。若乃其氣全，其辭辨，馳騖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

柳冕《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去年，又續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爲相，不能反之於質，誠如高論。又以文章承徐庾之弊，不能反之於古，愚以爲不然，故追而論之，以獻左右。且今之文章，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略】於是風雅之文，變爲形似；比興之體，變爲飛動；禮義之情，變爲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故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荀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詞；房、杜雖明，不能變齊、梁之弊。是則風俗好尚，繫在時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略】今風俗移人久矣，文雅不振甚矣，苟以此罪之，即蕭、曹輩皆罪人也，豈獨房、杜乎。相公如變其文，即先變其俗。文章風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

韓愈《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略】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略】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

又《薦士》 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闖奧。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

劉禹錫《唐故相國李公集紀》 天以正氣付偉人，必飾之使光耀於世。粹和絪縕積于中，鏗鏘發越形乎文。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繫於訏謨宥密，庸可不紀。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羣慝既讋，驟示以文。韶英之音，與鉦鼓相襲。故起文章爲大臣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馬高唐以智略奮，岑江陵以潤色聞。無草昧汗馬之勞，而任遇在功臣上，唐之貴文至矣哉。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繇是，釋筆硯而操化權者十八九。

又《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之士，公孫弘條對第一，席其勢鼓行人間，取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弘發也。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張公說以詞標文苑徵。玄宗朝，曲江張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德宗朝，天水姜公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垍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淳以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僧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爲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

又《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集紀》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彫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

又《董氏武陵集紀》 （董侹）嘗所與游，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盧員外象，杜員外甫），高韻如包、李（包祭酒佶，李侍御紓），迭以章句揚於當時。【略】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肩，唱和相發，【略】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爲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寖息。樂府協律不能足新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寂寥無紀。

又《澈上人文集紀》 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么弦孤韻，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興晝公能備衆體。晝公後，澈公承之。

白居易《與元九書》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略】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迍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略】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

愛重，必待身後，然人貴之。【略】足下興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

又《策林六十八・議文章》　國家以文德應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選賢，以文學取士，二百餘載，煥乎文章，故士無賢不肖，率注意於文矣。然臣聞大成不能無小弊，大美不能無小疵。是以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有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讚、詠之製，往往有虛美者矣，有愧辭者矣。

柳宗元《楊評事文集後序》　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彖、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

又《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屠之形以爲高。其學浮屠不能愿慤者，則又托文章之流以爲放。以故爲文章浮屠，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

元稹《敘詩寄樂天書》　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玩激烈，即日爲《寄思玄子詩》二十首。【略】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爲詩。

又《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　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又《樂府古題序》　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賸。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略】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

又《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因有戲贈》　喜聞韓古調，兼愛近詩篇。玉磬聲聲徹，金鈴箇箇圓。高疏明月下，細膩早春前。花態繁於綺，閨情軟似綿。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欲得人人伏，能教面面全。延之苦拘檢，摩詰好因緣。七字排居敬，千詞敵樂天。（侍御八兄能爲七言絕句，贊善白君好作百韻律詩。）殷勤閑太祝（張君籍），好去老通川（自謂）。莫漫裁章句，須饒紫禁仙。

皇甫湜《答李生第二書》　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爲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

又《諭業》　夫比文之流，其來尚矣。自六經子史，至于近代之作，無不備詳。當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自燕公已降，試爲子論之：燕公之文，如楩木枝幹，締構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變陰陽、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許公之文，如應鐘鼗鼓，笙簧鍾磬，崇牙樹羽，考以宮縣，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玄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貙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資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則如金鞶玉鞏，雕龍綵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體骨不饑。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峰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傾倒谿壑，然而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崖州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震威厲，動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愼。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宏敞，廊廡廣廠，戶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竦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大注，千里一道，衝飄激浪，汙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

喉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嘗然高遠。故友沈諮議之文，則如隼擊鷹揚，滅沒空碧，崇蘭繁榮，曜英揚蕤，雖迅舉秀擢，而能沛艾絕景。其他握珠璣奮組繡者，不可一二而紀矣。若數公者，或傳符於玄宰，或受命於神功，或鳳翥詞林，或虎踞文苑，或抗轡荀、孟，攘袂班、揚，皆一時之豪彥，筆硯之麟鳳。

又《題浯溪石》 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叙，約潔有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載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

《大唐新語·文章》 後孫翌撰《正聲集》，以（劉）希夷爲集中之最。

又 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說、堅二人存焉。說手書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爲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峰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爲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爲俳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

又《著述》 貞觀中，紀國寺僧慧靜撰《續英華詩》十卷，行於代。慧靜嘗言曰：「作之非難，鑒之爲貴。吾所搜揀，亦《詩》三百篇之次矣。」慧靜俗姓房，有藻識。今復有詩篇十卷，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於今朝，以類相從，多於慧靜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

又 江淮間爲《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徵爲弘文館學士。憲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賜帛三百疋。憲以仕隋爲秘書，學徒數百人，公卿亦多從之學，撰《文選音義》十卷，年百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秘書正字呂延祚、吳興丞公孫羅、左衛胄曹參軍李善、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李邕、崇賢館學士陸善經、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蘿蔔。」院中學士向挺之、蕭嵩撫掌大笑。智明等學術非深，素無修撰之藝，其後或遷，功竟不就。

《唐國史補》卷下 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

又 初，詼諧自賀知章，輕薄自祖詠，顓語自賀蘭廣、鄭涉。近代，詠字有蕭昕，寓言有李紆，隱語有張著，機警有李舟、張彧，歇後有姚峴、叔孫羽，訛語影帶有李直方，獨孤申叔，題目人有曹著。

姚合《極玄集自序》 此皆詩家射鵰手也。合於衆集中，更選其極玄者，庶免後來之非。凡念一人，共百首。

陳標《寄友人》 杜甫在時貪入蜀，孟郊生處卻歸秦。如今始會麻姑意，借問山川與後人。

杜牧《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 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

裴敬《翰林學士李公墓碑》 唐朝以詩稱，若王江寧、宋考功、韋蘇州、王右丞、杜員外之類，以文稱者，若陳拾遺、蘇司業、元容州、蕭功曹、韓吏部之類，【略】以學行文翰稱者，虞秘監。唐之得人，於斯爲盛。翰林，其以詩稱之一也。

李商隱《樊南甲集序》 人或目曰：韓文杜詩，彭陽章檄，樊南窮凍。

顧陶《唐詩類選序》 國朝以來，人多反古，德澤廣被，詩之作者繼出，則有杜、李挺生於時，群才莫得而幷。其亞則昌齡、伯玉、雲卿、千運、應物、益、適、建、況、鵠、當、光羲、郊、愈、籍、合十數子，挺然頹波間，得蘇、李、劉、謝之風骨，多爲清德之所諷覽，乃能抑退浮僞流艷之辭宜矣。爰有律體，祖尚清巧，以切語對爲工，以絕聲病爲能，則有沈、宋、燕公、九齡、嚴、劉、錢、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實繁其數。皆妙於新韻，播名當時，亦可謂守章句之範，不失其正者矣。然物無全工，而欲篇詠盈千，盡爲絕唱，其可得乎。雖前賢纂錄不少，殊途同歸，《英靈》、《間氣》、《正聲》、《南薰》之類，朗照之下，罕有孑遺，而取捨之時，能無少誤？

未有遊諸門而英菁畢萃，成篇卷而玷類全無。詩家之流，語多及此，豈識者寡，擇者多，實以體詞不一，憎愛有殊，苟非通而鑒之，焉可盡其善者。由是諸集悉閱，且無情勢相託，以雅直尤異，成章而已。或聲流樂府，或句在人口，雖靡所紀錄，而關切時病者，此乃究其姓家，無所失之，或風韻標特，譏興深遠，雖已在他集，而汩沒於未至者，亦復掇而取焉，或詞多鄭、衛，或音涉巴歈，苟不虧六義之要，安能間之也。既歷稔盈篋，搜奇略罄，終恨見之不偏，無慮選之不公。始自有唐，迄於近歿，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分爲二十卷，命曰《唐詩類選》。篇題屬興，類之爲伍而條貫，不以名位卑崇，年代遠近爲竟。騷雅綺麗，區別有可觀，寧辭披揀之勞，貴及文明之代。

又《唐詩類選後序》　余爲《類選》三十年，神思耗竭，不覺老之將至。今大綱已定，勒成一家，庶及生存，免負平昔。若元相國稹，白尚書居易，擅名一時，天下稱爲元白，學者翕然，號元和詩。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今共無所取，蓋微志存焉。所不足於此者，以刪定之初，如相國令狐楚，李涼公逢吉，李淮海紳，劉賓客禹錫，楊茂卿，盧仝，沈亞之，劉猛，李涉，李璆，陸暢，章孝標，陳罕等十數公，（詩）〔時〕猶在世，及稍淪謝，即文集未行，縱有一篇一詠，得於人者，亦未稱所錄。僻遠孤儒，有志難就，粗隨所見，不可殫論，終愧力不及心，庶非耳目之過也。近則杜舍人牧，許鄂州渾，洎張祜，趙嘏，顧非熊數公，並有詩句，播在人口，身沒纔二三年，亦正集未得。絕筆之文，若有所得，別爲卷軸，附於二十卷之外，冀無見恨。若須待見全本，則撰集必無成功；若但泛取傳聞，則篇章不得其美。已上並無採摭，蓋前序所謂「終恨見之不偏」者矣。唯歙州敬方，才力周備，興比之間，獨與前賢相近，亡歿雖近，家集已成三百首，中間錄律韻八篇而已。雖前後夐接，或畏多言，而典型具存，非敢遐棄，又前所謂「無慮選之不公」者矣。嗟乎，行年七十有四，一名已成，一官已棄，不懼勢逼，不爲利遷，知我以《類選》起序者，天也。取捨之法二十通在，故題之於後云爾。

孫樵《與賈希逸書》　天地鼈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

陸希聲《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明帝後，文體寖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嫣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其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

又《北户録序》　噫，近日著小説者多矣，大率皆鬼神變怪荒唐誕妄之事，不然，則滑稽詼諧以爲笑樂之資。離此二者，或強言故事，則皆詆訾前賢，使悠悠者以爲口實，此近世之通病也。如君所言，皆無有是。

皮日休《松陵集序》　逮及吾唐開元之世，易其體爲律焉，始切於儷偶，拘於聲勢。《詩》云：「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其對也工矣。《堯典》曰：「聲依永，律和聲。」其爲律也甚矣。由漢及唐，詩之道盡矣。【略】昔周公爲詩以遺成王，吉甫作頌以贈申伯，詩之酬贈，其來尚矣。後每爲詩，必多以斯爲事。咸通七年，今兵部令狐員外在淮南，今中書舍人弘農公守毗陵，日休皆以詞獲幸，悉蒙以所製命之和，各盈編軸，亦有名其首者。十年，大司諫清河公出牧於吳，日休爲郡從事。居一月，有進士陸龜蒙字魯望者，以其業見造，凡數編。其才之變，眞天地之氣也。近代稱溫飛卿、李義山爲之最，俾生參之，未知其孰爲之後先也。

又《劉棗强碑》　吾唐來，有是業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眞非世間語者，有李太白。百歲有是業者，彫金篆玉，牢奇籠怪，百鍛爲字，千練成句，雖不追躅太白，亦後來之佳作也，有與李賀同時者劉棗强焉。

又《魯望昨以五百言見貽過有褒美内揣庸陋彌增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叙相得之歡亦迭和之微旨也》　吾唐革其弊，取士將科縣。文星下爲人，洪秀密於縄。大開紫宸扉，來者皆詳延。日晏朝不罷，龍姿歡輘輘。於焉周道反，由是秦法悛。射洪陳子昂，其聲亦喧闐。惜哉不得時，將奮猶拘攣。玉壘李太白，銅隄孟浩然。李寬包堪輿，孟澹凝漪漣。埋骨採石壙，留神鹿門埏。俾其羈旅死，實覺天地孱。猗與子美思，不盡如轉輇。縱爲三十車，一字不可捐。既作風雅主，遂司歌詠權。誰知秉陽土，埋卻眞神仙。當於李杜際，名輩或泝沿。良御非異馬，由弓非他弦。其物無同異，其人有媸妍。自開元至今，宗匠紛如烟。爽若沆瀣英，高如崑崙巔。百家囂

浮說，諸子率寓篇。築之爲京觀，解之爲牲牷。各持天地維，率意東西牽。競抵元化首，爭扼眞宰咽。或作制誥藪，或爲宮體淵。或堪被金石，或可投花鈿。或爲輿隸唱，或被兒童憐。烏壘虜亦寫，雞林夷爭傳。披猖覆載樞，捭闔神異鍵。力掀尾閭立，思軋大塊旋。降氣或若虹，耀影或如蠉。萬象瘡復痏，百靈瘠且癬。謂乎數十公，筆若明堂椽。其中有擬者，不絕當如綖。齊驅不讓策，並駕或爭駢。所以吾唐風，直將三代甄。被此文物盛，由乎聲詩宣。采彼風人謠，輶軒輕似鸝。麗者固不捨，鄙者亦爲銓。其中有鑒戒，一一堪雕鐫。乙夜以觀之，吾君無釋焉。遂命大司樂，度之如星躔。播於樂府中，俾爲萬代蠲。吹彼圓丘竹，誦茲清廟弦。不惟娛列祖，兼可格上玄。

陸龜蒙《襲美先輩以龜蒙所獻五百言既蒙見和復示榮唱至於千字提奬之重蔑有稱實再抒鄙懷用伸酬謝》 吾唐揖讓初，陛列森咎夔。作頌媲吉甫，直言過祖伊。明皇踐中日，墨客肩參差。岳淨秀擢削，海寒光陸離。皆能取穴鳳，盡擬乘雲螭。邇來二十祀，俊造相追隨。余生落其下，亦值文明時。【略】鹿門先生才，大小無不怡。就彼六籍內，說詩直解頤。顧我迷未遠，開懷潰其疑。初看鑿本源，漸乃疏旁支。邃古派泛濫，皇朝光赫曦。揣摩是非際，一一如襟期。李杜氣不易，孟陳節難移。信知君子言，可竝神明蓍。枯腐尚求律，膏肓猶謁醫。況將太牢味，見啗逋懸饑。

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 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中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學哉。賈閬仙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蹇澀，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

又《與王駕評詩書》 國初，上好文章，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敻，若清沈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浪仙、無可、劉德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徒褊淺矣。

又《題柳柳州集後序》 金之精蠹，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愚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銜其工於不朽。亦猶力丘而鬥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勍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抶電，奔騰於天地之間，物狀奇變，不得不鼓舞而狥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所作亦爲遒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玩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睹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顧雲《唐風集序》 大順初，皇帝命小宗伯河東裴公掌邦貢。【略】公揖生謂曰：聖上嫌文教之未張，思得如高宗朝拾遺陳公，作詩出沒二《雅》，馳驟建安，削苦澀僻碎，略淫靡淺切，破艷冶之堅陣，擒雕巧之酋帥，皆摧撞折角，崩潰解散，掃蕩辭場，廓清文祲，然後有戴容州、劉隨州、王江寧率其徒揚鞭按轡，相與呵樂，來朝於正道矣。

《琉璃堂墨客圖》 陳子昂（詩〔仙〕） 王（孝）〔季〕友 王昌齡（詩（夫）〔天〕子） 孟浩然 李白（詩宰相） 王維 皇甫琳 高適 張謂 綦毋潛（詩大夫） 薛據 李邕 常建 劉眘虛 祖詠 李嘉祐 陸鴻漸 崔顥 朱放 儲光羲 崔輔國 盧象 杜甫 陶翰 郎士元 李頎 史青 戴叔倫 錢起 嚴維 李〔季〕蘭。

張爲《詩人主客圖序》 若主人門下處其客者，以法度一則也。以白居易爲廣大教化主，上入室楊乘，入室張祜，羊士諤，元稹，升堂盧仝、顧況、沈亞之，及門費冠卿、皇甫松、殷堯藩、施肩吾、周元範、況元膺、徐凝、朱可名、陳標、童翰卿。以孟雲卿爲高古奧逸主，上入室韋應物，入室李賀、杜牧、李餘、劉猛、李涉、胡幽正，升堂李觀、賈馳、李宣古、曹鄴、劉駕、孟遲，及門陳潤、韋楚老。以李益爲清奇雅正主，上入室蘇郁，入室劉畋、僧清塞、盧休、于鵠、楊洵美、張籍、楊巨源、楊敬之、僧無可、姚合，升堂方干、馬戴、任蕃、賈島、厲玄、項斯、薛濤，及門僧良乂、潘誠、于武陵、詹雄、衛準、僧志定、僧虛、朱慶餘。以孟郊爲清奇僻苦主，上入室陳陶、周朴，及門劉得仁、李溟。以鮑溶爲博解宏拔主，上入室李群玉，入室司馬退之、張爲。以武元衡爲瓌奇美麗主，上入室劉禹錫，入室趙嘏、長孫佐輔、曹唐，升堂盧頻、陳羽、許渾、張蕭遠，及門張陵、章孝標、雍陶、

周祚、袁不約。

《雲谿友議・巫詠難》　秭歸縣繁知一，聞白樂天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蘇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白公睹題處悵然，邀知一至，曰：「歷陽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詩於此，怯而不爲。罷郡經過，悉去千餘首詩，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絕唱也。而人造次不合爲之。」沈佺期詩曰：「巫山高不極，合沓狀新。闇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潮滿九江春。爲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王無競詩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荊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霽雲無處所，臺館曉蒼蒼。」李端詩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虛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渡水，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皇甫冉詩曰：「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白公但吟四篇，與繁生同濟，竟而不爲。故太尉李德裕鎮渚宮，嘗謂賓侶曰：「余偶欲遙賦『巫山神女』一詩，下句云『自從一夢高唐後，可是無人勝楚王。』晝夢宵征巫山，似欲降者，如何？」段記室成式曰：「屈平流放湘沅，椒蘭友而不爭，率葬江魚之腹，爲曠代之悲。宋玉則招屈之魂，明君之失，恐禍及身，遂假高唐之夢以惑襄王，非眞夢也。我公作神女之詩，思神女之會，唯慮成夢，亦恐非眞。」李公退慙，其文不編集於卷也。

又《四背篇》　劉長卿郎中，皆謂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李。劉君曰：「李嘉祐、郎士元，焉得與予齊稱也！」每題詩，不言其姓，但「長卿」而已，以海內合知之乎。士林或之譏也。宋雍初無令譽，及嬰瘧疾，其詩名始彰。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有眼作無眼之句，宋雍無眼作有眼之詩。詩流以爲四背，或云四倒，然辭意悉爲佳致乎。盧公詩曰：「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清江上人詩曰：「唯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隨州詩曰：「細雨濕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宋君詩曰：「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資暇集・非五臣》　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爲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尚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題元注人之姓字，或有迂闊乖謬，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興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分別。既存元注，例皆引據，李續之雅，宜殷勤也。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之。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唯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因此而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中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引憑證，細而觀之，無非率爾。

吳融《禪月集序》　國朝能爲歌爲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爲稱首。蓋氣骨高舉，不換《頌》詠《風》刺之道。厥後白樂天爲《諷諫》五十篇，亦一時之奇逸極言。昔時爲作詩圖五層，以白氏爲廣大教化主，不錯矣。至於李長吉以降，皆以刻削、峭拔、飛動、文彩爲第一流，而下筆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詭怪之間，則擲之不顧。邇來相敬學者，靡漫浸淫，困不知變。嗚呼，亦風俗使然。君子萌一心，發一言，亦當有益於事。矧極思屬詞，得不動關於教化。

齊己《寄洛下王彝訓先輩二首》一　賈島存正始，王維留格言。千篇千古在，一詠一驚魂。

又《還人卷》　李白李賀遺機杼，散在人間不知處。聞君收在芙蓉江，日門鮫人織秋浦。金梭割割文離離，吳姬越女羞上機。鴛鴦浴煙鸞鳳飛，澄江曉映餘霞輝。仙人手持玉刀尺，寸寸酬君珠與璧。裁作霞裳何處披，紫皇殿裏深難覓。

又《謝荊幕孫郎中見示樂府歌集二十八字》　長吉才狂太白顛，二公文陣勢橫前。誰言後代無高手，奪得秦皇鞭鬼鞭。

黃滔《與王雄書》　夫以唐德之盛，而文道之衰，嘗聆作者論近日場中，或尚辭而鮮質，多閣下能揭元次山、韓退之之風。故天所以否其道，窒其數，使若作《騷》演《易》，皆出於窮愁也，復何疑焉。【略】願閣下脂轄躍轡，薦計貢闈，高取甲乙，然後使人人知斯之寶貨，異於是也，元次山、韓退之之風，復行於今日也。無令鄭濬、孫泰、李瑞、閔廷言、陳嶠數公寂寞而已。

又《答陳磻隱論詩書》　咸通季，初責於小宗伯。【略】是時張喬、許彬、林希劉皆咸有詩名，而退飛不已。【略】大唐前有李杜，後有元白，信若滄溟無際，華嶽干天。然自李飛數賢，多以粉黛爲樂天之罪，殊不謂三百

五篇，多乎女子，蓋在所指說如何耳。【略】逮賈浪仙之起，諸賢搜九伋之泉，唯掬片水，傾五音之府，只求孤竹。雖爲患多之所少，奈何孤峰絕島，前古之未有。咸通乾符之際，斯道隙明，鄭衛之聲鼎沸，號之曰「今體才調歌詩」。援雅音而聽者憎，語正道而對者睡。噫，王道興衰，幸蜀移洛，兆於斯矣。詩之義大矣哉。

牛希濟《文章論》 兩漢以前，史氏之學猶在。齊梁以降，《國風》、《雅》、《頌》之道委地。今國朝文士之作，有詩、賦、策、論、箴、判、贊、頌、碑、銘、書、序、文、檄、表、記，此十有六者，文章之區別也。制作不同，師模各異。然忘於教化之道，以妖艷爲勝，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見矣。古人之道，殆以中絕，賴韓吏部獨正之於千載之下，使聖人之旨復新。今古之體，分而爲四：崇仁義而敦教化者，經體之制也。假彼問對，立意自出者，子體之制也。屬詞比事，存於褒貶者，史體之制也。又有釋訓字義，幽遠文意，觀之者久而方達，乃訓誥雅頌之遺風，即皇甫持正、樊宗師爲之，謂之難文。今有司程式之下，詩賦判章而已。唯聲病忌諱爲切，比事之中，過於諧謔。學古文者，深以爲慚。晦其道者，揭袂而行，又屈、宋之罪人也。【略】且時俗所省者，唯詩賦兩途，即有身不就學，口不知書，而能吟詠之列，是知浮艷之文，焉能臻於理道。今朝廷思堯、舜治化之文，莫若退屈、宋、徐、庾之學。

王贊《玄英先生詩集序》 風雅不主於今之詩，而其流涉賦。今之詩蓋起於漢、魏、南齊五代，文愈深，詩愈麗。陳、隋之際，其君自好之，而浮靡淫濫，流於淫樂。故曰：音能亡國，信哉。唐興，其音復振。陳子昂始以骨氣爲主，而寖拘四聲五七字律。建中之後，其詩彌善，錢起爲最。杜甫雄鳴於至德、大曆間，而詩人或不尚之。嗚呼，子美之詩，可謂無聲無臭者矣。吳越故多詩人，末有新定方干，擅名於杭越，流聲於京洛。【略】先是丹陽有南陽有張祜，差前於生，其詩發言橫肆，皆吳越之遺逸。予嘗較之，張祜升杜甫之堂，方干入錢起之室矣。

韋莊《乞追賜李賀皇甫松等進士及第奏》 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霑一命於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群玉、陸龜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德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詞，偏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爲冥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惟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級。便以特勅，顯示優恩。俾使已升冤人，皆霑聖澤；後來學者，更勵文風。

又《又玄集序》 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內，時紀一章；或全集之中，微徵數首。但掇其清詞麗句，錄在西齋；莫窮其巨派洪瀾，任歸東海。總其記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誦得者，名詩三百首。長樂暇日，陋巷窮時，聊撼牙以書紳，匪攢心而就簡。此蓋詩中鼓吹，名下笙簧。擊堯氏之鐘，霜清日觀；淬雷公之劍，影動星津。雲間分合璧之光，海上運摩天之翅，奪造化而雷雲噴湧，役鬼神而風雨奔馳。但思其食馬留肝，徒云染指；豈慮其烹魚去乙，或致傷鱗。自慙乎鼷腹易盈，非嗜其熊蹯獨美。然則律者既採，繁者是除，何知黑白之鵝，強識淄澠之水，左太冲十年三賦，未必無暇；劉穆之一日百函，焉能盡麗。是知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雖遺妍可惜，而備載斯難。亦由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但汲甘泉。等同於風月烟花，各是其檍梨橘柚。昔姚合撰《極玄集》一卷，傳於當代，已盡精微。今更採其玄者，勒成《又玄集》三卷。記方流而目眩，閱麗水而神疲，魚兔雖存，筌蹄是棄。所以金盤飲露，唯採沆瀣之精；花界食珍，但享醍醐之味。非獨資於短見，亦可貽於後昆。採實去華，俟諸來者。

韋縠《才調集序》 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天海混茫，風流挺特。遂採摭奧妙，並諸賢達章句，不可備錄，各有編次。或閑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韻高而桂魄爭光，詞麗而春色鬬美，但貴自樂所好，豈敢垂諸後昆。今纂諸家詩歌，共一千首，每一百首成卷，分之爲十，目曰《才調集》。庶幾來者，不謂多言，他代有人，無嗤薄鑒云爾。

歐陽炯《花間集序》 有唐已降，率土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艷，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常娥。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四首，近代溫飛卿復有《金筌集》，邇來作者，無愧前人。今衛尉少卿趙崇祚，以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機杼之功，廣會衆賓，時延佳論，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分爲十卷。

孫光憲《白蓮集序》 議者以唐來詩僧，惟貫休禪師，骨氣混成，境意卓異，殆難儔敵。至於皎然、靈一，將與禪者，並驅於風騷之途，不近不遠

也。江之南，漢之北，緇侶業緣情者，靡不希其聲彩。自非雅道昭著，安能享茲大名。

《鑒誡録・四公會》　長慶中，元微之、劉夢得、韋楚客同會白樂天之居，論南朝興廢之事。樂天曰：「古者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今羣公畢集，不可徒然，請各賦金陵懷古一篇，韻則任意擇用。」時夢得方在郎署，元公已在翰林。劉騁其俊才，略無遜讓，滿斟一巨杯，請爲首唱，飲訖，不勞思忖，一筆而成。白公覽詩曰：「四人探驪，吾子先獲其珠，所餘鱗甲何用。」三公於是罷唱。但取劉詩吟味竟日，沈醉而散。劉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鏁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荒苑至今生茂草，古城依舊枕寒流。而今四海歸皇化，兩岸蕭蕭蘆荻秋。」長安慈恩寺浮圖，起開元，至大和之歲，舉子前來登遊題紀者衆矣。文宗朝，元稹、白居易、劉禹錫唱和千百首，傳於京師，誦者稱美，凡所至寺觀臺閣林亭，或歌或詠之處，向來名公詩板潛自撤之，蓋有媿於數公之詠也。會元、白因傳香於慈恩寺塔下，忽睹章先輩（八元）所留之句，命僧拂去埃塵，二公移時吟味，盡日不厭，悉令除去諸家之詩，唯留章公一首而已。樂天曰：「不謂嚴維出此弟子。」由是二公竟不爲之，詩流自慈恩息筆矣。章公詩曰：「十層突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卻怪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迴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落日鳳城佳氣合，滿城春樹雨濛濛。」

又《卓絶篇》　陳羽秀才題破吳王夫差廟，汪遵先輩詠絶萬里長城。程賀員外因詠君山得名，時人呼爲「程君山」。劉象郎中因詠仙掌得名，時人呼爲「劉仙掌」。已上名公，稱爲卓絶，千百集中，無以加此。陳秀才題夫差廟云：「姑蘇臺上千年木，刻作夫差廟裏神。幢蓋寂寥塵土滿，不知簫鼓樂何人。」汪先輩詠史詩曰：「秦築長城比鐵牢，蕃戎不敢過臨洮。雖然萬里連雲際，不及堯階三尺高。」程員外詠君山曰：「曾遊方外見麻姑，說到君山此本無。云是崑崙山頂石，海風飄落洞庭湖。」劉郎中詠仙掌曰：「萬古亭亭倚碧霄，不成奇尠不成招。何如掬取蓮池水，灑向人間救旱苗。」

《舊唐書・元稹白居易傳論》　舉才選士之法，尚矣。自漢策賢良，隋加詩賦，罷中正之法，委銓舉之司。由是爭務雕蟲，罕趨函丈，矯首皆希於屈、宋，駕肩並擬於《風》、《騷》。或侔箴闕之篇，或效補亡之句。咸欲鎔鉄《採葛》，糠粃《懷沙》，較麗藻於碧雞，鬥新奇於白鳳。暨編之簡牘，播在管弦，未逃季緒之詆訶，孰望《子虛》之稱賞。【略】國初開文館，高宗禮茂才，虞、許擅價於前，蘇、李馳聲於後。或位昇台鼎，學際天人，潤色之文，咸布編集。然而向古者傷於太僻，徇華者或至不經，齷齪者局於宮商，放縱者流於鄭、衛。若品調律度，揚搉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

又《文苑傳序》　爰及我朝，挺生賢俊，文皇帝解戎衣而開學校，飾賁帛而禮儒生，門羅吐鳳之才，人擅握蛇之價。靡不發言爲論，下筆成文，足以緯俗經邦，豈止雕章縟句。韻諧金奏，詞炳丹青，故貞觀之風，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詳延，天子賦橫汾之詩，臣下繼柏梁之奏，巍巍濟濟，煇燦古今。如燕、許之潤色王言，吳、陸之鋪揚鴻業，元稹、劉蕡之對策，王維、杜甫之雕蟲，並非肆業使然，自是天機秀絶。若隋珠色澤，無假淬磨，孔璣翠羽，自成華彩，置之文苑，實煥綢圖。【略】今採孔紹安已下，爲《文苑》三篇，覬懷才憔悴之徒，千古見知於作者。

孟賓于《碧雲集序》　然六藝之旨，《二南》之風，後來未甚窮目，沈淪者怨刺傷多，取事者雅頌一貫。亂後，江南鄭都官、王貞白，用情創志，不共轍，不同塗，俱不及矣。今觀淦陽宰隴西李中字有中，緣情入妙，麗則可知，出示金編，備多奇句。【略】今之人祇儔方干處士、賈島長江，何須第一者哉。

柳開《答梁拾遺改名書》　始其愚之名肩愈也，【略】復以紹先字之，【略】又其言文之最者，曰元、韓、柳、陸也。【略】樂與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仲塗。

孫復《答張泂書》　自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摩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艷邪侈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編滿集，發而視之，無一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瞽言徒污簡策者乎。至於終始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而已。

王禹偁《東觀集序》　洎三王道喪，五伯風行，有位之人以彊兵爲事業，在野之士以小辯爲文章。雖兩漢遏其頹波，而六朝蕩其餘燼。天未厭德，付于李唐。然而三百年間，聖賢相會，事業之大者，貞觀、開元，文章之盛者，貞元、長慶而已。咸通而下，不足徵也。

又《左銜僧録通惠大師文集序》　時錢氏公族有若忠懿王諱、宣德節度偁、奉國節度使億、越州刺史儀、金州觀察使儼，故工部侍郎昱，與大師以文義切磋。時浙中士大夫有若衛尉卿崔仁冀、工部侍郎愼知禮、内侍致仕楊惲，與大師以詩什唱和。又得文格于光文大師彙征，受詩訣于前進士龔霖，由是大爲流輩所服。時錢塘名僧有若契凝者，通名數一支，謂之「論虎」。常從義者，文章俊捷，謂之「文虎」。大師多毗尼著述，謂之「律虎」。故時稱四虎焉。

又《孟水部詩集序》　蓋古之詩人，多求水部，何遜、張籍是也。唐之詩流，多出孟氏，浩然、東野是也。

又《贈朱嚴》　誰憐所好還同我，韓柳文章李杜詩。

孫何《送朱嚴應進士舉序》　唐試進士，觀理于策論，呈才于詩賦。策論高者，稍近于仁義。詩賦精者，未離于彫篆。【略】歷觀貞元、元和之際，垂文章大名于後者，未始不兼善其事。故其發策決科，如取諸左右前後。自長慶已降，則文、賦，詩離爲三家，專門自高，迭相謗斥，洎束于程試，則狼狽顛頓，失其所負。至有聲華籍甚，而垂白場屋者，得非見有所未至乎。

又《評唐賢論議》　夫治世之具，莫先乎文，文之要，莫先乎理。文必理而方工者，惟論議爲最。然繇斯而談，則駕說立言者，不得不以爲己任也。【略】魏、晉已降，文體卑賤，固不足論。若乃羽姬冀孔，卓爾大得，根仁柢義，動爲世法者，獨唐賢爲最。所著論議，傑然尤異者，若牛相僧儒《從道善惡無餘》，皇甫湜《紀傳編年》、《夷惠清和》，獨孤常州及《吳季札》，權文公德輿《兩漢辯亡》等論，高僕射郢《魯用天子禮樂》，韓吏部愈《范蠡與大夫種書》，呂衡州溫《功臣恕死》，白宮傅居易《晉恭世子》等議，或意出千古，或理鎖羣疑，或重定褒貶之誤，或再正名教之失。無之足以惑後人，有之足以張吾道云云。

又《碑解》　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爲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迨李翺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于石。是直以繞紼麗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事，不當如此。

又《文箴》　陵夷怠惰，至于江左。輕淺淫麗，迭相唱和。聖心經體，盡墜於地。千詞一語，萬指一意。縫煙綴雲，圖山畫水。駢枝儷葉，顛首倒尾。治亂莫分，興亡不紀。齊幀梁絕，陳傾隋圮。奕奕李唐，木鐸再揚。文之紀綱，斷而更張。鉅手魁筆，磊落相望。凌轢百代，直趨三王。續《典》紹《謨》，韓領其徒。還雅歸頌，杜統其衆。土德既衰，文復喧卑。制誥之俗，儕于四六。風什之訛，鄰于謳歌。懷經囊史，孰遏頹波。出入五代，兵戈不稱。

又《讀杜子美集》　《楚詞》休獨步，周《雅》合重刪。李白從先達，王維亦厚顏。【略】元白詞華窄，錢郎景象慳。

《寓簡》卷五　昔中書舍人孫何漢公著論曰：唐有天下，科試愈盛。自武德、貞觀之後，至貞元、元和已還，名儒鉅賢，比比而出。有宗經立言如丘明、馬遷者，有傳道行教如孟軻、揚雄者，有馳騁管、晏，上下班、范者，有凌轢顏、謝，詆訶徐、庾者。如陸宣公、裴晉公，皆負王佐之器，而猶以舉子事業，飛騰聲稱。韓退之、柳子厚，皇甫持正，皆好古者也，尚剋意雕琢，曲盡其妙。持文衡者，豈不知詩賦不如策問之近古也。【略】惟詩賦之制，非學優才高，不能當也。

陳彭年《故散騎常侍東海徐公集序》　魏、晉名士，咸重玄言。梁、隋諸公，始興宮體。兹風一扇，踰數百年。唐氏儁乂爲多，比百王而雖盛，文章所尚，方三古而終殊。於是韓吏部獨正其非，柳柳州輔成其事。千齡旦暮，斯豈誣哉。

姚鉉《唐文粹序》　厥後徐、庾之輩，淫靡相繼，下逮隋季，咸無取焉。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繇是沈、宋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變至道。洎張燕公以輔相之才，專譔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羣聽。蘇許公繼以宏麗，丕變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辭本述作，常、楊以三盤之體演絲綸，郁郁之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遂古，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陵轢轢，首唱古文，遏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翺、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然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楊、孟，斯得之矣。至於賈常侍至、李補闕翰、元容州結、獨孤常州及、呂衡州溫、梁補闕肅、權文公德輿、劉賓客禹錫、白尚書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貞元、元和之間，辭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今世傳

唐代之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閒氣》、《極玄》、《又玄》等集，賦則有《甲賦》、《賦選》、《桂香》等集，率多聲律，鮮及古道。蓋資新進後生干名求試者之急用爾。豈唐賢之文，跡兩漢，肩三代，而反無類次以嗣于《文選》乎。鉉不揆昧懵，徧閱群集，耽玩研究，掇菁擷華，十年于茲，始就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議表奏傳錄書序，凡爲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目。止以古雅爲命，不以雕篆爲工。故侈言蔓辭，率皆不取。觀夫群賢之作也，氣包元化，理貫六籍，雖復造物者，固亦不能測研幾而窺沈慮，故英辭一發，夐出千古，琅琅之玉聲，粲粲之珠光，不待泛天風，澈海波，而盡在耳目。於戲，李唐一代之文其至乎。

《南部新書》丙　李白爲天才絕，白居易爲人才絕，李賀爲鬼才絕。

《龍學文集》卷一四引祖士衡《西齋話記》　古人作詩，引用故實，或不原其美惡，但以一時中的而已。如李端於郭曖席上賦詩，其警句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善則善矣，而鑄錢乃比鄧通爾，既非令人，又非美事，何足算哉。大凡用故事，多以事淺語熟，更不思究，便率爾而用之，往往有悞矣。只如李商隱《路逢王二十入翰林》詩云：「定知欲報淮南詔，急召王褒入九重。」漢武帝以淮南王安屬爲諸父，善文辭，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褒是宣帝時人。

李虛己《進明良集表》　唐室多文，獨載景龍之方冊。

又《真宗御集序》　貞觀、開元，成集並垂，理愧于辭，駁亡以議。

孫僅《讀杜工部詩集序》　公之詩，支而爲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贍博，皆出公之奇偏爾，尚軒軒然自號一家，赫世煊俗。後人師擬不暇，矧合之乎。風騷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唐之言詩，公之餘波及爾。

孫沖《重刊絳守居園池記序》　唐室承齊、梁、陳、隋餘弊，其文章最微弱，又變其體，使有聲韻偶對。唐享年尤遠，緜是鼓而成風。其間忽有韓愈獨與張籍、皇甫湜、李翺輩更迭文體，高出秦、漢，亦大爲當時衆口排擯，謂之無用之文。韓愈死，其道彌光。後來有學韓愈氏爲文者，往往失其旨，則汩沒爲人所鄙笑，今則尤甚。

智圓《謝吴寺丞撰閑居編序書》　若夫前世之賢爲僧作序者多矣，至如吴翰林融之序《禪月》，包中丞之序晝公，而但指在歌詩，豈能辨明文教。

又《聯句照湖詩序》　古之爲詩，辭句無所羈束，意既盡矣，辭亦終焉，故無邪之理明，麗則之文著。洎齊、梁而下，限以偶對聲律。逮于李唐，拘忌彌甚。故有辭有餘而理不足，理可觀而辭無取，兼美之難，不其然乎。有以見古之詩也易，今之詩也難。

又《松江重祐和李白姑熟十詠詩序》　夫詩之道本于《三百篇》也，所以正君臣、明父子、辨得喪、示邪正而已。洎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後世屈、宋、李、蘇，建安諸子，南朝群公，降及李唐，作者不一，而辭彩屢變，騁殊軌轍。得之者雖變其辭，而且無背于《三百篇》之道也。失之者但務嘲詠風月，寫狀山水，拘忌聲律，綺靡字句，于《三百篇》之道無乃蕩盡哉。故李百藥論詩，而文中子不答。唐朝李謫仙得之者也。其爲詩，氣高而語淡，志苦而情遠，其辭與古彌異，其道與古彌同。

又《讀中説》　唐賢悉謂剽竊《論語》，故仲淹之道、《中説》之辭沒然不稱，唯陸龜蒙、皮日休、孫郃稍道其美，而尚未能禦其侮以闡其幽也。

穆脩《唐柳先生集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爲勝，而號雄歌詩，道未極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密，製述如經。能卒然聳唐德于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先生之文則誰與。

种放《退士傳》　（退士）又條自古之文精粹者，漢則揚子雲、隋則王仲淹、唐則韓退之。然以退之當子雲而先仲淹，次則蜕之文，樵之《經》《緯》，皮氏《文藪》，陸氏《藂》，皆句句明白，剔奸塞回，無所忌諱。使學者窺之，則有列聖道德仁義之用。彼刻章斷句補綴偶儷者徒爲戲爾。

石介《尊韓》　孟軻氏、荀況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五賢人，吏部爲賢人之卓。

又《上趙先生書》　唐之初，承陳、隋剝亂之後，餘人薄俗，尚染齊、梁流風，文體卑弱，氣質叢脞，猶未足以鼓舞萬物，聲明六合。逮章武皇帝負羲軒之姿，懷唐虞之材，卓然起立於軒墀之上，武功戡定海内，刮疵剔瑕，乾清坤寧，以文德化成天下，驚潛燭幽，雷動日烜。韓吏部愈，應期會而生。學獨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己，乃以《空桑》、《雲和》，千數百年希闊泯滅已

亡之曲，獨唱於萬千人間。衆人耳慣，所聽惟鄭、衛淫濫之聲，忽然聞其太古之上無爲之世雅頌正始之音，恍惚茫昧，如喪聰，如失明，有駭而亟走者，有陋而竊笑者，有怒而大罵者。叢聚嘲噪，萬口應答，聲無窮休。愛而喜、前而聽、隨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湜、李翺、李觀、李漢、孟郊、張籍、元稹、白樂天輩，數十子而已。吏部志復古道，奮不顧死，雖擯斥摧毀，十百千端，曾不少改所守；數十子亦皆協贊附會，能窮精畢力，效吏部之所爲。故以一吏部數十子力，能勝萬百千人之衆，能起三數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於日月，渾渾灝灝，浸如江海，同於三代，駕於兩漢者，吏部與數十子之力也。

夏竦《與柳宜論文書》 某嘗聞之于師曰：文章盛于三代，先聖刊爲六經。《春秋》之外，則《戰國策》、《國語》，迨于《史》、《漢》。《詩》、《書》之後，則《荀》、《孟》導仁義之流，《離騷》振章句之秀。兩漢去聖猶近，故文壯而氣雅。魏、晉世態滋弊，故詞奇而理駁。由齊、宋而降，格調輕靡。李唐龍興，世有良士。雖體不諧古，而氣梗文潤。其後國政陵遲，文亦旋弱。五代之亂，幾不墜地。

范仲淹《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 士有氣吞芝蘭，才奔風雲，精貫乎天人，神馳於古今，燭治亂興亡之機，席法度教化之倫，道通巖廊，跡墜林壑，遺沒於麋鹿之群者衆矣。如近代之陸龜蒙、陳陶，今朝雍丘邢敦、錢唐林逋，或執節堅介，或放詞雅遠，皆四方之聞人。

又《尹師魯河南集序》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醨迭變，代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貞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於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

又《唐異詩序》 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靦閔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之清苦，薛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哀爲主，風流不歸。

又《賦林衡鑑序》 降及近世，尤尚斯文。律體之興，盛於唐室。貽于代者，雅有存焉。可歌可謠，以條以貫。或祖述王道，或褒贊國風，或研究物情，或規戒人事，煥然可警，鏘乎在聞。【略】所舉之賦，多在唐人，豈貴耳而賤目哉，庶乎文人之作，由有唐而復兩漢，由兩漢而復三代。

滕宗諒《岳陽樓詩集序》 古今才人鉅公，登臨寄傲，流嘆聲藻，散在編簡。或傳誦於人口者，纔不過一二。惟唐相張燕公文字最著，詢之耆舊，則曰：樓得名，始命於公矣。【略】李唐恢宇，享祚甚宏遠，岳去長安尤僻，在當時，名賢輩出，能至此者，率自遷謫而來，故所屬篇，類多《離騷》嘆惋之意，然於徘徊幽覺，未嘗出盈厭之語。殊俗移人，果如是乎。

宋祁《南陽集序》 大抵近世之詩，多師祖前人。不丐奇博於少陵，蕭散於摩詰，則肖貌樂天，祖長江而摹許昌也。

《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引宋祁《淮海叢編集序》 詩爲天地蘊，予常意藏混茫中，若有區所，人之才者，能往取之：取多者名無窮，少者自高一世，顧力至不至爾。然造物者吝之，其取之無限，則輒窮躓其命，而佛戾所爲。予略記其近者：王摩詰顯於盜，愁苦僅脫死，杜子美客巴蜀，入沅湘，寒饑不自存；李太白踣於貶，白樂天偃蹇不得志，五十餘分司；元微之爲衆排詆，終身恨望；劉夢得流擯，抵老弗見容。是皆章章信驗者。

《新唐書·韓愈傳贊》 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鞮俚混幷。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僞以眞。【略】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略】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又《儒學傳上·曹憲》 曹憲，揚州江都人。【略】憲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句容許淹者，自浮屠還爲儒，多識廣聞，精故訓，與羅等並名家。

又《文藝傳序》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眞，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

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之，夫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還，恃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僞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且闡繹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爲《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又《文藝傳上・杜甫傳贊》　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愼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梅堯臣《讀邵不疑學士詩卷杜挺之忽來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輒書一時之語以奉呈》　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澹難。【略】既觀坐長歎，復想李、杜、韓。願執戈與戟，生死事將壇。

田錫《貽宋小著書》　錫以是觀韓吏部之高深，柳外郎之精博，微之長於制誥，樂天善於歌謠，牛僧孺辨論是非，陸宣公條奏利害，李白、杜甫之豪健，張謂、呂溫之雅麗。錫既拙陋，皆不能宗尚其一焉。

歐陽修《蘇氏文集序》　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

又《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兩得，況其下者乎。

又《洛陽牡丹記・花釋名》　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草，計有若今之異者，彼必形於篇咏，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咏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萬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

又《書梅聖俞稿後》　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

又《集古録跋尾・唐元次山銘》　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之弊。既久而後，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又難也。次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可謂特立之士哉。

契嵩《書文中子傳後》　慨房、杜、溫、魏、王勃皆不書一字以傳文中子之賢，而《隋書》復失書之，後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韓子文興，天下學士宗韓，以韓愈不稱文中子，李翺又薄其書，比之《太公家教》，而學者蓋不足取文中子也。

韓琦《五賢贊并序》　又圖孟、荀、揚、王、韓五賢於書樓之北壁。○《文中子》：擾焉及隋，人命將絕。時亦有文，甚乎剽竊。人不知非，萬塗一轍。大道之鬱，幾乎息滅。伊我仲淹，獨參聖哲。○《文公》：有唐之隆，天下一宇。滯焉以興，弊焉以補。獨時之文，蕩無所主。不淪沈、謝，則入徐、庾。其徒實繁，罔不自許。獨吾文公，惟聖是矩。挺然一變，而至於古。道古之道，語古之語。學者靡然，始師而附。

又《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陽公墓誌銘》　自唐室之衰，文體隳而不振，陵夷至於五代，氣益卑弱。

李覯《上宋舍人書》　魏、晉之後，【略】滅去義理。俾元元之民，雖有耳目弗能復視聽矣。賴天相唐室，生大賢以維持之。李、杜稱兵於前，韓、柳主盟於後。誅邪賞正，方內嚮服。堯、舜之道，晦而復明；周、孔之教，枯而復榮。

趙褒《鼂刊印初學記等書詔》 國子監見刊印《初學記》、《六帖》、《韻對》等書，皆鈔集小說，無益學者，罷之。

張田《荆門軍景德玉泉禪院唐賢留題詩序碑》 軍守曲臺謝公，好古博雅君子也，喜田之遊，且曰：玉泉，予之境土，恨守符未能往前。使寺僧錄唐賢留題，自曲江而下，止近代浮圖齊己，才得八篇。

文同《黄先生詩集序》 余居常敢言，唐人風調涉五代衰季，已淪委而不振。

又《南陽集跋》 同自學詩，嘗患唐人風格歷五代，遂淺弱無意緒，不入人省覽。

司馬光《答陳師仲司法書》 文章自魏、晉衰微，流及齊、梁、陳、隋，羸憊纖靡，窮無所之。文公傑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驚照今古。自班、張、崔、蔡，不敢企仰，況潘、陸以降，固無足言。

又《文中子補傳》 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寡，獨李翺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

又《王平甫文集序》 漢興，文學猶爲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李謫仙》 荆公云：「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

又《杜少陵九》引《鍾山語録》 杜甫固奇，就其分擇之，好句亦自有數。李白雖無深意，大體俊逸，無疏繆處。劉禹錫操行極下，内結宦官，外結柳子厚，作賦甚佳，詩但才短思苦耳。

楊蟠《刻王荆公百家詩選序》 夫自古風騷之盛無出於唐，而唐之作者不知幾家。【略】於唐選百家，特録其警篇，而杜、韓、李所不與，蓋有微旨焉。

《中山詩話》 唐詩賡和，有次韻（先後無易），有依韻（同在一韻），有用韻（用彼韻，不必次），吏部《和皇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劉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絶，何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砧衣。」兩詩偶似次韻，皆奇作也。

又 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務多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唐人爲詩，量力致功，精思數十年，然後名家。杜工部云：「更覺良工用心苦」，然豈獨畫手心苦耶。

又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近年能詩者，亦時有佳句。

蘇頌《小畜外集序》 竊謂文章末流，由唐季涉五代，氣格摧弱，淪於鄙俚。

鄭獬《文瑩師詩集序》 浮屠師之善於詩，自唐以來，其遺篇傳於世者班班可見。縛於其法，不能閎肆而演漾，故多幽獨衰病枯槁之辭。予嘗評其詩如平山遠水而無豪放飛動之意。

《陳輔之詩話》 楚老云：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語言，已被樂天道盡。然李贊皇云：譬之清風明月，四時常有，而光景常新。又似不乏也。

又 柳遷南荒有云：「愁向公筵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太白云：「我似鷓鴣鳥，南遷懶北飛。」皆編忮躁辭，非畎畝惓惓之義。杜詩云：「馮唐雖晚達，終覬在皇都。」又：「愁來有江水，焉得北之朝。」其賦張曲江云：「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其乃心王室可知。

徐積《還崔秀才唱和詩》 元白有餘勢，孟韓無困辭。子美骨格老，太白文采奇。當時大道久破碎，人人文字萎芬而支離。天生數子將卓卓，鴟鴞正成羣，一鸑鷟天飛。

江端禮《節孝語録》 公言：人之爲文，須無窮愁態乃善。如杜甫則多窮愁，賈島則尤甚，李白又近於放言。此皆貧賤之所忌。故退之欲人輟一飡之費而活己，又感二鳥而作賦，甚不可也。若孟子，人不知，亦囂囂，直能受貧賤而不枉道矣。

《夢溪筆談·藝文一》 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其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眼所驚耳。如貫休《富貴（詩）〔曲〕》云：「刻成箏柱雁相挨。」此下里鼈彈者有之，何足道哉。又韋楚老《蚊詩》云：「十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紅綃爲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腳，此所謂不曾近富兒家。

又　小律詩雖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盡一生之業爲之，至於字字皆鍊。得之甚難，但患觀者滅裂，則不見其工，故不唯爲之難，知音亦鮮。設有苦心得之者，未必爲人所知。若字字皆是無瑕可指，語（音）〔意〕亦淡麗，但細論無功，景意縱全，一讀便盡，更無可諷味。此類最易爲人激賞，乃詩之《折楊》、《黄華》也。譬若三館楷書作字，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此病最難爲醫也。

又《藝文二》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略】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人）〔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輩詩，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

又　晚唐、五代閒，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

又　河中府鸛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者甚多，唯李益、王（文）〔之〕奐、暢諸三篇能狀其景。

王得臣《**增註杜工部詩集序**》　唐興，承陳、隋之遺風，浮靡相矜，莫崇理致。開元之間，去雕篆，黜浮華，稍裁以雅正。雖絺句繪章，人得一概，各爭所長。如大羹元酒者，則薄滋味，如孤峰絕岸者，則駭廊廟；穠華可愛者乏風骨，爛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之詩，周情孔思，千彙萬狀，茹古含今，無有端涯，森嚴昭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蕩人耳目。非特意語天出，尤工於用字，故卓然爲一代冠，而歷世千百，膾炙人口。

《**麈史・詩話**》　杜子美善於用事及常語，多離析或倒句，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是也。白樂天工於對屬，寄元微之曰：「白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然不若杜云「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尤佳。

又　王銍性之嘗爲予言曰：王荆公當集四家詩，蔡天啓嘗問：「何爲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蓋什八九。」

程頤《**答朱長文書**》　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　自東漢已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

又《**書吴道子畫後**》　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顔魯公，畫至於吴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

又《**書黄子思詩集後**》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顔、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淩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

又《**跋退之送李愿序**》　歐陽文公嘗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以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一篇而已。

又《**書諸集僞謬**》　唐末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坐貌彌精。」語既凡惡，而字無法，眞亞栖之流。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謂頗獲遺亡，而有《贈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下詞格。二人皆號有識知者，故深可怪。如白樂天《贈徐凝》、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託，尤不足多怪。

又《**書學太白詩**》　李白詩飄逸絕塵，而傷於易。學之者又不至，王川子是也，猶有可觀者。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謫仙，準律，不應從重。又有崔顥者，曾未及豁達李老，作《黄鶴樓詩》，頗類上士游山水，而世俗云李白，蓋當與徐凝一場決殺也。醉中聊爲一笑。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國風漢魏六朝**》引《**雪浪齋日記**》　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照、謝靈運。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欲清深閒淡，當看韋蘇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詰、賈長江。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李白。欲法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知詩之源流，當看《三百篇》、《楚詞》、漢、魏等詩。前輩云：「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前輩所取，其

難如此。予嘗與能詩者論：書止於晉，而詩止於唐。蓋唐自大曆以來，詩人無不可觀者，特晚唐氣象衰茶耳。

蘇轍《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貞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閎其頹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

《揚州芍藥譜·後論》 揚之芍藥甲天下，其盛不知起於何代。觀其今日之盛，想古亦不減於此矣。或者以謂自有唐若張祜、杜牧、盧仝、崔涯、章孝標、李嶠、王播，皆一時名士而工於詩者也。或觀於此，或遊於此，不爲不久，而略無一言一句以及芍藥，意其古未有之，始盛於今。未爲通論也。海棠之盛，莫甚於西蜀，而杜子美詩名，又重於張祜諸公。在蜀日久，其詩僅數千篇，而未嘗一言及海棠之盛。張祜輩詩之不及芍藥，不足疑也。

李之儀《跋吳師道小詞》 長短句于遣詞中最爲難工，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覺齟齬。唐人但以詩句而下用和聲抑揚以就之，若今之歌《陽關》是也。至唐末，遂因其詩之長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變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間集》中所載爲宗，然多小闋。

黃裳《陳商老詩集後序》 讀杜甫詩，如看羲之法帖，備衆體而求之無所不有，大幾乎有詩之道者。自餘諸子，各就其所長，取名於世。故工於書者，必言羲之。工於詩者，必取杜甫，蓋彼無所不有，則感之者各中其所好故也。然使諸子才之靡麗者不至於元稹，率易者不至於居易，新奇飄逸者不至於李白，寒苦者不至於孟郊，譎怪奇邁者不至於賀、牧、商隱輩，亦無足取者，安能得名於世哉。故無諸子則不知有杜，無杜則亦不知諸子，各有得焉。

又《書子虛詩集後》 人固有識高而才短者，其勢易爲古淡。才高而識短者，其勢易爲豪華。夫能用其所長，處其所易，已足以爲智者。有才識兼至而學爲古今體者，趣古淡則爲陶潛，趣飄逸則爲李白、杜牧，何可以爲常哉。

《臨漢隱居詩話》 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倖，天子捨妖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爲無輝。」白居易曰：「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嘻！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意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禮矣。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乃見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官軍何預焉。《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句凡下，比說無狀，不足道也。

又 人豈不自知耶。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劉禹錫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喔喔晨雞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爲盡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載，四海重見昇平年。」爲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兩聯爲何等語也。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而一吟淚下也。楊衡自愛其句云「一一鶴聲飛上天」，此尤可笑也。

又 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

又 杜甫善評詩，其稱薛稷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美矣。又稱李邕《六公篇》恨不見之。皇甫湜題《浯溪頌》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亦善評文者。若白居易殊不善評詩，其稱徐凝《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又稱劉禹錫「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皆常語也。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爾。

又 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吊古戰場文》曰：「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蓋愈工於前也。

黃庭堅《與王觀復書三首》 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略】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又《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七　文章韓、杜無遺恨，草詔陸贄傾諸公。

吕南公《韋蘇州集序》　初余未讀韓退之、杜子美集，時適讀薛許昌、鄭守愚詩。【略】其後余年二十三，始能讀昌黎文。又明年，亦讀少陵詩矣。【略】異時更讀孟東野、王摩詰、張文昌、李太白等詩，迺至汎讀沈、李以來，至于晚唐詩人集本焉。【略】最後讀松陵唱和編。【略】夫入宫者，自坂而門，自門而屏，自屏而庭而廡而階，然後堂奥可至。今不容薛、鄭，又笑皮、陸，而特喧然稱韓、杜之高，此何以異於不涉門庭，而已至堂奥者耶。諒非鬼物，恐不能至也。【略】熙寧三年，予歸自建康，始讀韋蘇州集於舟中，愛而歎焉。

又《書盧仝集後》　唐三百年文儒爲盛，然莫盛於元和以來，韓退之其名教宗主歟，而懇懇推道柳宗元、皇甫湜、李翺、李觀、張籍、孟郊、侯喜、歐陽詹、盧仝輩，遜服卑卑，如不足者，退之豈眞宜坐其下哉，斯以見韓之大賢也。數君皆能自致於有聞，然各有終身之蔽，又當時於韓各有輕侮處，不聞韓以爲間，益見韓之賢也已。

《珩璜新論》卷三　孔子爲文宣王，隋長孫覽祖雍爲太師，亦謂之文宣王。唐蘇珦、白居易、韋湊、韋叔夏、馬懷素、褚無量、劉子玄、劉知柔、盧從愿、權德輿、王（超）〔起〕、令狐楚、崔融，皆謚文，惟韓退之爲韓文公，獨顯焉；李翺爲李文公，又次之。

張耒《答李文叔爲兄立謚簡》　如王通死，門人私謚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謚以貞曜。然後讀通所著書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爲學者發笑。郊以餓士偶工於詩爾。世之言通與郊之實，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

又《答李推官書》　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于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

又《答李援惠詩書》　唐人作詩，用思甚苦，而所得無多，至有終身習之，而但一章數句便名世者。

晁補之《海陵集序》　至於詩，又文學之餘事，始漢蘇、李流離異域困窮仳別之辭，魏、晉益競，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爲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而經生法吏咸以章句刀筆致公相，兵家鬬士亦以方略膂力專斧鉞，詩如李白、杜甫，於唐用人安危成敗之際，存可也，亡可也，故世稱詩人少達而多窮。由漢而下枚數之，皆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

又《變離騷序上》　唐李白詩文，最號不襲前人，而《鳴皋》一篇，首尾《楚詞》也。【略】王維生韓、柳前纔數十年，雖淺鮮未足與言義，然低昂宛轉，頗有楚人之態矣。元結振奇，自成一家，其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諧於里耳，而可尋玩，要曰羣言之異味，亦可貴也。顧況文不多，約而可觀。《問大鈞》理勝，《招北客》詞勝，《阿房宫》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皆唐賦之不可廢者也。皮日休《九諷》，專效《離騷》，其反《招魂》，靳靳如影守形，然非也，竟離去畫者謹毛而失貌。嗚呼，《離騷》自此散矣。

晁説之《謝邵三十五郎博詩卷》　不有鮑與謝，白也胡婉娩。苟無阮與陶，蘇州曷息偃。上下曹、劉來，少陵自益損。【略】大兒誇蘇豪，小兒爭黄謇。詎知韓、柳先，學大忘赫烜。餘事五七言，朝鸞參暮鸝。又如萬伎姿，松嚴絕蘭畹。

又《和陶引辨》　如（鍾）嶸之論，則彭澤爲隱逸詩人之宗，而曹、劉、鮑、謝、李、杜者，巖廊詩人之宗也。竊嘗譬之，曹、劉、鮑、謝、李、杜之詩，五經也，天下之大中正也。彭澤之詩，老氏也，雖可以抗五經，而未免爲一家之言也。嗟夫，應璩之激，左思之放，本出於劉而祖於曹，未易容後來者勝之也，又安得而措一言於李、杜間耶。【略】韋蘇州、白樂天之所効者，皆極閒遠之所致，亦皆優於曹、劉、鮑、謝、李、杜耶。

又《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　苟不務實而務名，則當時王維之名出杜之上，蓋有天子宰相之目，且衆方才李白而多之也，是天寶間人物特盛，有如高適、岑參、孟浩然、雲卿、崔顥、國輔、薛據、儲光羲、綦毋潛、元結、韋應物、王昌齡、常建、陶翰、秦系、嚴維、暢當、閻防、祖詠、皇甫冉、弟曾、張繼、劉眘虛、王季友、李頎、賀蘭進明、崔曙、王灣、張謂、盧象、李嶷之詩，粲然振耀於世，未肯少自屈，而人亦莫敢輕之也。非湜、籍輩於韓門比，然有良玉必有善賈，厚矣韓文公之德吾工部也，自是而工部嶷嶷絕去一代頡頏不可撓屈之士而嶽立矣，然猶惜也，何庸李白之抗也。昔夫子錄秦詩而不錄楚詩，【略】李則楚也，亦不得與杜並矣，況餘子哉。彼元微之讒諂小人也，身不知裴度、李宗閔之邪正，尚何有於李杜之優劣也邪。然前乎韓而詩名之重者錢起，後有李商隱、杜牧、張（祜）〔祜〕，晚惟司空圖，是五子之詩，其源皆出諸杜者也。以故杜之獨尊於大夫學士，其論不易

矣。

又《題黃龍山僧送慧澄上人詩卷》 益嘆劉夢得善論僧家之詩也：「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辭，故粹然以麗。」【略】雖然夢得知其正而未知其助也久矣。有正必待夫有助也。釋門諸公挹山川之英，而絕塵垢之外，其翛然粹然者，豈非學士大夫爲之助歟。湯休之詩，實自於鮑明遠。靈一律師之詩，既學潘、阮、江、謝，而又得李華、朱放、張繼、皇甫冉、張南史以遊焉。皎然禪師實謝靈運之裔孫，其相從則顏魯公、韋蘇州、孟襄陽、李袁州、陸長源、皇甫曾、陸羽、張志和。廣宣則韓吏部、柳柳州、劉、白。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杜少陵四》引《瑤溪集》 《文選》是文章祖宗，自兩漢而下，至魏、晉、宋、齊，精者斯採，萃而成編，則爲文章者焉得不尚《文選》也。唐時文弊，尚《文選》太甚。李衛公德裕云家不蓄《文選》，此蓋有激而說也。老杜於詩學，世以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觀其詩，大率宗法《文選》，掇其華髓，旁羅曲採，咀嚼爲我語。至老杜體格無所不備，斯周詩以來，老杜所以爲獨步也。

王鞏《聞見近録》 黃魯直嘗問王荊公：「世謂四家選詩，丞相以歐、韓高于李太白耶？」荊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閒簽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集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荊公之說同。今人乃以太白下歐、韓而不可破也。

《蔡寬夫詩話》 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惟韋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遠甚。大和後，風格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皆自言師淵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公固不刊。」谷詩云：「愛日滿階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

又 唐自景雲以前，詩人猶習齊、梁之氣，不除故態，率以纖巧爲工。開元後，格律一變，遂超然越度前古。當時雖李、杜獨據關鍵，然一時輩流，亦非大和、元和間諸人可跂望。如王摩詰，世固知之矣，獨賈至未見深稱者。

又 文章變態，固亡窮盡，然高下工拙，亦各繫其人才。子美以「盤渦驚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爲吳體，以「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爲俳諧體，以「江上誰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疏籬」爲新句，雖若爲戲，然不害其格力。李義山「但覺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鸞鸞」，謂之當句有對，固已少貶矣。而唐末有章碣者，乃以八句詩率側各有一韻，如「東南路盡吳江伴，正是窮愁暮雨天。鷗鷺不嫌斜雨岸，波濤欺得送風船。偶逢島寺停帆看，深羨漁翁下釣眠。今古若論英達算，蹋夷高興固無邊。」自號變體，此尤可怪者也。

又 子美詩善叙事，【略】然荊公作《四家詩選》，而長韻律詩，皆棄不取。如《夔府書懷一百韻》，亦不載。退之詩豪健雄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南溪始泛》三篇，乃末年所作，獨爲閑遠，有淵明風氣，而《詩選》亦無有。皆不可解，公宜自有旨也。

又 大抵唐人歌曲，本不隨聲爲長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詩，歌者取其辭與和聲相疊成音耳。予家有古《涼州》、《伊州》辭，與今遍數悉同，而皆絕句詩也。豈非當時人之辭，爲一時所稱者，皆爲歌人竊取而播之曲調乎。

又 詩家有假對，本非用意，蓋造語適到，因以用之。若杜子美「本無丹竈術，那免白頭翁」，韓退之「眼穿長訝雙魚斷，耳熱何辭數爵頻」，借「丹」對「白」，「爵」對「魚」，皆偶然相值，立意下句，初不在此。而晚唐諸人，遂立以爲格。賈島「卷簾黃葉落，開戶子規啼」，崔峒「因尋樵子徑，得到葛洪家」爲例，以爲假對勝的對，謂之高手，所謂凝人面前不得說夢也。

《王直方詩話》 《賓護尚書故實》云：「牡丹蓋近有，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云：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予觀文忠公所爲《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以後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者，如沈宋元白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必形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詩，但云一叢千朵，亦不云其美且異也。」然余猶以此說爲非，「惟有牡丹眞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豈不云美也。白樂天詩：「人人散後君須記，歸到江南無此花。」又唐人詩云：「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豈得爲無人形於篇什。

《李希聲詩話》 余亡友李秉彝德叟嘗爲余曰：家藏唐邵謁詩八十篇，甚工。【略】如李太白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世以爲工矣。謁詩云「不知天上月，曾照幾多人」，造語尤更省力。

惠洪《題橘巽中詩》 世稱唐文物特盛，雖山林之士輒能以詩自鳴。以余觀之，如雙井茶品格雖妙，然終令人咽酸冷耳。

《冷齋夜話》卷四　詩有句含蓄者，如老杜曰「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宮詞》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於水，卧看牽牛織女星」，又《嘲人》詩曰「怪來妝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宮怨》詩曰「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是也。

又卷五　舒王以李太白、杜少陵、韓退之、歐陽永叔詩，編爲《四家詩集》，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曉其意。舒王嘗曰：「太白詞語迅快，無疏脱處，然其識汙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歐公，今代詩人未有出其右者，但恨其不修《三國志》而修《五代史》耳。」

又卷六　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物，謂之象外句。

《石門洪覺範天厨禁臠》卷中　律詩拘于聲律，古詩拘于句語，以是詞不能達。夫謂之「行」者，達其詞而已，如古文而有韻者耳。自唐陳子昂一變江左之體，而歌行暴于世，作者輩能守其法不失爲文之旨唯杜子美、李長吉。【略】行者詞之遣無所留礙，如雲行水流，曲折溶曳，而不爲聲律語句所拘，但于古詩句法中得增辭語耳。如李賀《將進酒》、《致酒行》、《南山田中行》，杜甫《麗人行》、《貧交行》、《兵車行》。【略】歌者亦古詩之流，但有卓絕之事可以歌詠者，至節要處任其詞爲抑揚之語，如李賀《鼇篴歌》、《採玉歌》、《莫舞歌》，杜甫《醉時》、《樂游園歌》、《山水障歌》。

《唐子西文録》　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爲題者，直當代其人而措詞，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詞，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

又　過岳陽樓觀杜子美詩，不過四十字爾，氣象閎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輩率爲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杜詩雖小而大，餘詩雖大而小。

《潛溪詩眼》　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遒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爲近古者也。一變而爲晉、宋，再變而爲齊、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

又　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當理與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入于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爲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

葛勝仲《陳去非詩集序》　世言詩能窮人。唐李太白號謫仙，然以樂府忤妃子，卒阨窮不振。劉夢得坐「種桃」句，黜刺連州。白樂天坐《新井》篇，黜佐溢浦。孟浩然、賈閬仙輩，俱有能詩聲，然以詩忤明皇、宣宗，終坎壞州縣。故言詩能窮人者，取是爲左驗。

《石林詩話》卷中　唐詩僧，自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爲當時所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數聯，僅見文士所錄而已。陵遲至貫休、齊己之徒，其詩雖存，然無足言矣。中間惟皎然最爲傑出，故其詩十卷獨全，亦無甚過人者。

又卷下　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嘗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所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體大也。

《邵氏聞見後録》卷一五　東坡於古人，但寫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柳子厚之詩。爲南華寫柳子厚《六祖大鑒禪師碑》，南華又欲寫劉夢得碑，則辭之。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晁無咎》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並著，最盛於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略】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已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偏舉。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

周紫芝《古今諸家樂府序》　至唐而諸君子出，乃益可喜。余嘗評諸家之作，以謂李太白最高，而微短于韻。王建善諷，而未能脱俗。孟東野近古而思淺，李長吉語奇而入怪，唯張文昌兼諸家之善，妙絕古今。

又《溪堂文集序》　昔人以文章爲小技，謂天之付與，于君子小人無定

分，唯能者得之。唐之文士班班，詞藻精至，妙絕一世者，非無其人，而責以君子之行或鮮焉。雖高才如柳子厚、劉夢得、元微之之流，皆附非其人，進不以正，則蒙躁進浮薄之譏，其它固所不論也。求文章操行兼脩並立，如韓退之、白樂天輩，且未易得，況立節明義，于刀鋸鼎鑊之下，不吝一死，以負其平生，顧不難哉。

又《詩八珍序》 紹興元年春，避地山間，不能盡挈群書以行，攜古今諸人詩，唯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黃魯直、杜子美、張文潛、陳無己、陳去非，皆適有之，非擇而取也。使小兒輩抄爲小集，日誦于山中，行住坐卧，必以相隨，嘗號爲「詩八珍」。【略】杜少陵云：「御廚絡驛送八珍。」夫八珍如天酪酏，此豈人間之味哉。【略】今僕于世俗之所享而甘焉者，未嘗得以染指其間，獨以他人之言語文字爲天下之美味而樂之。吁，亦異矣哉。

又《書·見王提刑》 某嘗觀漢李少卿一變風雅五字，更魏以來，詩人班班不絕，然去當代益遠，惟唐爲最近。唐之詩人，自宋之問、沈佺期、杜甫、李白唱之於前，至元和、長慶間諸子並作，韓、柳、元、白、劉夢得之輩，其風流騷雅，清艷俊發，自有體制，讀之可喜，味之無窮。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參寥》引《西清詩話》 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略】余以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於羅隱、貫休，得意於偏霸，誇雄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者。

又《後集·張芸叟》引蔡絛《詩評》 柳子厚詩雄深簡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王摩詰詩渾厚一段，覆蓋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杜少陵詩自與造化同流，孰可擬議，至若君子高處廊廟，動成法言，恨終欠風韻。【略】韋蘇州詩如渾金璞玉，不假雕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過處，大似村寺高僧，奈時有野態。劉夢得詩典則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見少拙。白樂天詩自擅天然，貴在近俗，恨如蘇小雖美，終帶風塵。李太白詩逸態凌雲，照映千載，然時作齊梁間人體段，略不近渾厚。韓退之詩山立蝟碎，自成一法，然譬之樊侯冠佩，微露粗疏。柳柳州詩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非輕蕩也。薛許昌詩天分有限，不逮諸公遠矣，至合人意處，正若芻豢，時復咀嚼自佳。【略】杜牧之詩風調高華，片言不俗，有類新及第少年，略無少退藏處，固難求一唱而三歎也。

李綱《讀四家詩選四首序》 介甫選四家之詩，第其質文以爲先後之序。予謂：子美詩閎深典麗，集諸家之大成。永叔詩溫潤藻豔，有廊廟富貴之氣。退之詩雄厚雅健，毅然不可屈。太白詩豪邁清逸，飄然有凌雲之志。皆詩傑也。其先後固自有次第。誦其詩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乃知心聲之發，言志詠情，得於自然，不可勉強到也。

又《五峰居士文集序》 歐陽文忠公有言：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信哉。士達則寓意於功名，窮則潛心於文翰。故詩必待窮而後工者，其用志專，其造理深，其歷世故險阻艱難，無不備嘗故也。自唐以來，卓然以詩鳴於時，如李、杜、韓、柳、孟郊、浩然、李商隱、司空圖之流，類多窮於世者。或放浪於林壑之間，或漂沒於干戈之際，或遷謫而得江山之助，或閒適而盡天地事物之變，冥搜精鍊，抉摘杳微，一章一句，至謂能泣鬼神而奪造化者，其爲功亦勤矣。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非偶然也。

又《書四家詩選後》 子美之詩，非無文也，而質勝文。永叔之詩，非無質也，而文勝質。退之之詩，質而無文。太白之詩，文而無質。介甫選四家之詩而次第之，其序如此。又有《百家詩選》，以盡唐人吟詠之所得。然則四家者，其詩之六經乎，於體無所不備，而測之益深，窮之益遠。百家者，其詩之諸子百氏乎，不該不偏，而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覽者宜致意焉。

李正民《與祝師龍書》 漢之作者多矣，傳於世者，相如、史遷、揚雄、班固而止耳。唐之作者多矣，傳於世者，韓愈、柳子厚、李太白、杜甫而止耳。其餘綴文之士，多者百餘篇，少者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或僅有傳者，而磨滅散亡，百無一二存焉，是可不爲歎息哉。

又《覽新達詩卷有感》 杜陵、太白困羈旅，孟郊、賈島亦不逢。【略】升沈富貴何定道，名聲顯赫摩蒼穹。

《童蒙詩訓》 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

又 徐師川言：【略】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爲流麗。

計有功《唐詩紀事序》　唐人以詩名家，姓氏著于後世，殆不滿百，其餘僅有聞焉，一時名輩，滅沒失傳，蓋不可勝數。

李彌遜《舍人林公時勇集句後序》　自風雅之變，建安諸子，南朝鮑、庾、謝輩至唐，以詩鳴者，何止數百人，獨杜子美上薄風騷，盡得古今體勢，其它旁門異派，如沈、宋、韓、柳、賀、白、韋應物、劉禹錫、李商隱、杜牧、張籍、盧仝、韓偓、溫庭筠之流，其精深、雄健、閒淡、放逸、綺麗、軟美、變怪，各自爲家，而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後世或以爲譏，乃欲奴僕命之，拔其尤，揉而置之關紐間，使出一口，如將狼，如探虎，如陣市人，噫，可以爲難矣。

《珊瑚鉤詩話》卷一　李唐羣英，惟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賈休輩效其顰，張籍、皇甫湜輩學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然退之《南山詩》，乃類杜甫之《北征》，《進學解》乃同於子雲之《解嘲》，《鄆州溪堂》之什依於《國風》，《平淮西碑》之文近於《小雅》，則知其有所本矣。

又卷三　古今詩體不一，太師之職，掌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備焉。三代而下，雜體互出。漢唐以來，鐃歌鼓吹，拂舞矛渝，因斯而興。晉宋以降，又有回文反復，寓憂思展轉之情，雙聲疊韻，狀連駢嬉戲之態。郡縣藥石名六甲八卦之屬，不勝其變。古有采詩官，命曰「風人」，以見風俗喜怒好惡。皮日休云：「疏杉低通洞，冷鷺立亂浪。」此雙聲也。陸龜蒙嘗曰：「膚愉吳都姝，眷戀便殿宴。」此疊韻也。劉禹錫曰：「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杜詩曰：「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又曰：「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此皆風言。又戲作俳優體二首，純用方語云：「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舊識難爲態，新知已暗疏。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西歷青羌坂，南留白帝城。於菟侵客恨，粔籹作人情。瓦卜傳神語，畬田費火耕。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

《歲寒堂詩話》卷上　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專以詠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略】阮嗣宗詩專以意勝，陶淵明詩專以味勝，曹子建詩專以韻勝，杜子美詩專以氣勝。然意可學也，味亦可學也。若夫韻有高下，氣有強弱，則不可強矣。此韓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詩，後世所以不能及也。世徒見子美詩多粗俗，不知粗俗語在詩句中最難，非粗俗，乃高古之極也。自曹、劉死，至今一千年，惟子美一人能之。中間鮑照雖有此作，然僅稱俊快，未至高古。元、白、張籍、王建樂府，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然其詞淺近，其氣卑弱。至於盧仝，遂有「不唧溜鈍漢」、「七椀喫不得」之句，乃信口亂道，不足言詩也。近世蘇、黃亦喜用俗語，然時用之亦頗安排勉強，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子美之詩，顏魯公之書，雄姿傑出，千古獨步，可仰而不可及耳。

又　韻有不可及者，曹子建是也。味有不可及者，淵明是也。才力有不可及者，李太白、韓退之是也。意氣有不可及者，杜子美是也。【略】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三人，才力俱不可及。而就其中退之喜崛奇之態，太白多天仙之詞，退之猶可學，太白不可及也。至於杜子美，則又不然，氣吞曹、劉，固無與爲敵。

又　《國風》云：「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其詞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貴也。《古詩》云：「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李太白云：「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皆無愧于《國風》矣。杜牧之云：「多情卻是總無情，惟覺尊前笑不成。」意非不佳，然而詞意淺露，略無餘蘊。元、白、張籍，其病正在此，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盡則又淺露也。

又　蘇黃門子由有云：「唐人詩當推韓、杜。韓詩豪，杜詩雄。然杜之雄亦可以兼韓之豪也。」此論得之。詩文字畫，大抵從胸臆中出。子美篤於忠義，深於經術，故其詩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俠，喜神仙，故其詩豪而逸。退之文章侍從，故其詩文有廊廟氣。退之詩正可與太白爲敵，然二豪不並立，當屈退之第三。

又　韋蘇州詩，韻高而氣清。王右丞詩，格老而味長。雖皆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無優劣。以標韻觀之，右丞遠不逮蘇州。至于詞不迫切，而味甚長，雖蘇州亦所不及也。

又　世言白少傅詩格卑，雖誠有之，然亦不可不察也。元、白、張籍詩，皆自陶阮中出，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本不應格卑，但其詞傷于太煩，其意傷于太盡，遂成冗長卑陋爾。比之吳融、韓偓俳優之詞，號爲格卑，則有間矣。若收斂其詞，而少加含蓄，其意味豈復可及也。蘇端明子瞻喜之，良有由然。皮日休曰：「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恬然。天下皆悶悶，樂天獨舍旃。

仕若不得志，可爲龜鑑焉。」此語得之。

又　韋蘇州律詩似古，劉隨州古詩似律，大抵下李、杜、韓退之等一等，便不能兼。隨州詩，韻度不能如韋蘇州之高簡，意味不能如王摩詰、孟浩然之勝絕，然其筆力豪贍，氣格老成，則皆過之。與杜子美並時，其得意處，子美之匹亞也。「長城」之目，蓋不徒然。

又　張司業詩與元白一律，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張思深而語精，元體輕而詞躁爾。籍律詩雖有味而少文，遠不逮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然籍之樂府，諸人未必能也。

又　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三人，筆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七言尤工，五言微弱，雖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孟之高致也。義山多奇趣，夢得有高韻，牧之專事華藻，此其優劣耳。

又　韓退之之文，得歐公而後發明。陸宣公之議論，陶淵明、柳子厚之詩，得東坡而後發明。子美之詩，得山谷而後發明。後世復有揚子雲，必愛之矣，誠然誠然。

又　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龍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惟杜子美則不然，在山林則山林，在廊廟則廊廟，遇巧則巧，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舊，一切物，一物事，一切意，無非詩者。故曰「吟多意有餘」，又曰「詩盡人間興」，誠哉是言。

許尹《黃陳詩注原序》　由漢以來，詩道浸微，陵夷至於晉、宋、齊、梁之間，哇淫甚矣。曹、劉、沈、謝之詩，非不工也，如刻繪染穀，可施之貴介公子，而不可用之黎庶。陶淵明、韋蘇州之詩，寂寞枯槁，如叢蘭幽桂，可宜於山林，而不可置於朝庭之上。李太白、王摩詰之詩，如亂雲敷空，寒月照水，雖千變萬化，而及物之功亦少。孟郊、賈島之詩，酸寒儉陋，如蝦蟹蜆蛤，一啖便了，雖咀嚼終日，而不能飽人。惟杜少陵之詩，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藹然有忠義之氣，後之作者，未有加焉。

王銍《四六話序》　唐天寶十二載，始詔舉人策問外，試詩賦各一首，自此八韻律賦始盛。其後作者如陸宣公、裴晉公、呂溫、李程，猶未能極工。逮至晚唐，薛逢、宋言及吳融，出於場屋，然後曲盡其妙，然但山川草木雪風花月，或以古之故實爲景題賦，於人物情態爲無餘地，若夫禮樂刑政典章文物盛德，略未備也。

《四六話》上　文章有彼此相資之事，有彼此相須之對，有彼此相須而實不及當時事，此所以助發意思也。唐人方有此格，謂之互換格，然語猶拙，至後人襲用講論，而意益妙。

謝伋《四六談塵原序》　先唐以還，四六始盛，大約取便於宣讀。

《碧雞漫志》卷一　西漢時，今之所謂古樂府者漸興，晉、魏爲盛，隋氏取漢以來樂器、歌章、古調，併入清樂，餘波至李唐始絕。唐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在聲律則鮮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名耳。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爲今曲子，其本一也。後世風俗益不及古，故相懸耳。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詞之變。

又　或問：元次山補伏羲至商十代樂歌，皮襲美補《九夏歌》，是否？曰：名與義存，二子補之無害，或有其名而無其義，有其義而名不可強訓，吾未保二子之全得也。次山曰：「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盡亡古音，樂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亡古辭。」次山知之晚也。孔子之時，三皇五帝樂歌已不及見，在齊聞《韶》，至三月不知肉味。戰國、秦火，古器與音、辭亡缺無遺。

又　晉以來，新曲頗衆，隋初盡歸清樂。至唐武后時，舊曲存者，如《白雪》、《公莫舞》、《巴渝》、《白紵》、《子夜》、《團扇》、《懊憹》、《石城》、《莫愁》、《楊叛兒》、《烏夜啼》、《玉樹後庭花》等，止六十三曲。唐中葉，聲辭存者，又止三十七，有聲無辭者七，今不復見。唐歌曲比前世益多，聲行于今，辭見于今者，皆十之三四，世代差近爾。大抵先世樂府，有其名者尚多，其義存者十之三，其始辭存者十不得一，若其音則無傳，勢使然也。

又卷二　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極矣，獨樂章可喜，雖乏高韻，而一種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襲。在士大夫猶有可言，若昭宗「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豈非作者。諸國僭主中，李重光、王衍、孟昶，霸主錢俶，習於富貴，以歌酒自娛，而莊宗同父興代北，生長戎馬閒，百戰之餘，亦造語有思致。

又　李戡嘗痛元白詩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破壞，流於民間，子父母女，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二公集

尙存，可考也。元與白書，自謂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衣服修廣之度，及匹配色澤，尤劇怪豔，因爲豔詩百餘首。今集中不載。元《會眞詩》，白《夢遊春》詩，所謂纖豔不逞，淫言媟語，止此耳。溫飛卿號多作側辭豔曲，其甚者：「合歡桃葉終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亦止此耳。

《捫蝨新話・李杜韓柳優劣》　唐世詩稱李杜，文章稱韓柳。今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有與杜子美詩，只有「飯顆」一篇，意頗輕甚，論者謂以此可知子美傾倒太白至矣。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剗除異端，自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矣。然學者至今但雷同稱說，其實李、杜、韓、柳豈無優劣。達者觀之，自可默喻。

《西溪叢語》卷上　殷璠爲《河嶽英靈集》，不載杜甫詩。高仲武爲《中興間氣集》，不取李白詩。顧陶爲《唐詩類選》，如元、白、劉、柳、杜牧、李賀、張祜、趙嘏皆不收。姚合作《極玄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

《彥周詩話》　六朝詩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鍛鍊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也。退之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此語我不敢議，亦不敢從。

又　張籍、王建，樂府宮詞皆傑出，所不能追逐李、杜者，氣不勝耳。

又　高秀實又云：「元氏艷詩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

《墨莊漫錄》卷五　唐人詩，行役異鄉懷歸感嘆而意相同者，如賈島云：「客舍幷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幷州是故鄉。」竇鞏云：「風雨荊州二月天，問人初雇峽中船，西南一望雲和水，猶道黔南有四千。」柳宗元云：「林邑山聯瘴海秋，牂牁水向郡前流，勞君更問龍池地，正北三千到錦州。」李商隱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時共剪西窗燭，卻語巴山夜雨時。」皆佳作也。

又卷六　又（李）文叔又嘗雜書論文章之橫云：【略】自漢後千年，唯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略】夫其橫乃其（事）〔自〕得而絕俗（雜）〔離〕畦徑間者，故衆人不得不疑，則人之行道文章，恐人不疑耳。

又　七言絕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

張邦基《墨莊漫錄跋》　稗官小說，雖曰無關治亂，然所書者必勸善懲惡之事，亦不爲無補於世也。唐人所著小說家流，不啻數百家，後史官採摭者甚衆。然復有一種，皆神怪茫昧，肆爲詭誕，如《玄怪錄》、《河東記》、《會昌解頤錄》、《纂異》之類，蓋才士寓言以逞辭，皆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比，無足取焉。

《藏海詩話》　老杜句語穩順而奇特。至唐末人，雖穩順，而奇特處甚少，蓋有衰陋之氣。

又　看詩且以數家爲率，以杜爲正經，餘爲兼經也。如小杜、韋蘇州、王維、太白、退之、子厚、坡、谷、四學士之類也。如貫穿出入諸家之詩，與諸體俱化，便自成一家，而諸體俱備。若只守一家，則無變態，雖千百首，皆只一體也。

又　有大才，作小詩輒不工，退之是也。子蒼然之。劉禹錫、柳子厚小詩極妙。子美不甚留意絕句。子蒼亦然之。子蒼云：絕句如小家事，句中著大家事不得。

嚴有翼《柳文序》　唐之文章，無慮三變。武德以來，沿江左餘風，則以綺章繪句爲尙。開元好經術，則以崇雅黜浮爲工。至於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周、漢，渾然爲一王法者，獨推大曆、貞元間。是時雖曰美材輩出，其能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者，不過韓退之而止耳，柳子厚而止耳。

《風月堂詩話》卷上　魏曹植詩出於《國風》，晉阮籍詩出於《小雅》，其餘遞相祖襲，雖各有師承，而去《風》、《雅》猶未遠也。自魏、晉至宋，雅奧清麗，尤盛於江左。齊梁以下，不足道矣。唐初尙矜徐、庾風氣，逮陳子昂始變。若老杜則凜然欲方駕屈、宋，而能允蹈之者。其餘以詩名家尙多，有江左體制。至五季則掃地無可言者。唐人尙不能及，況晉、宋乎。晉、宋尙不能及，況《風》、《雅》乎。

又卷下　王介甫在館閣時，僦居春明坊，與宋次道宅相鄰。次道父祖以來藏書最多，介甫借唐人詩集日閱之，過眼有會於心者，必手錄之，歲久殆遍。或取其本鏤行於世，謂之《百家詩選》。既非介甫本意，而作序者曰：「公獨不選杜、李與韓退之，其意甚深。」則又厚誣介甫而欺世人也。不知李、杜、韓退之外，如元、白、夢得、劉長卿、李義山輩，尙有二十餘家。以予

觀之，介甫固不可厚誣，而世人豈可盡欺哉，蓋自欺耳。

王十朋《**潛溝巖閣梨文集序**》　然古之高僧，皆能垂名於不朽，蓋其所與游，盡當世知名之士，如晉、宋、李唐道林、道安、惠遠、惠休、文暢、皎然之徒，其所與游，則王逸少、謝安石、習鑿齒、謝靈運、鮑明遠、柳子厚、韋應物諸公，皆一時選，議論所加，天下以爲輕重，遂能使幽潛隱遁之迹，闐然發揮於當世而垂耀於無窮。

又《**論文説**》　（客曰：）子不見君家名勃者乎，《滕王閣序》最膾炙人口，「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當時以爲神，殊不知此乃少年麤豪之氣，俳優之雄者，以勃之天資英秀，不使早死，其文之進，殆未可量，他日見所謂神句者，寧不汗背耶。韓退之文章之古者，後世莫（德）〔得〕而疵之，然《感二鳥賦》乃少年所作，學識未逮，故有二鳥不如之歎，李漢序其文爲篇什之首，非深知退之者也。予善其説，遂退而記之。

又《**游天衣詩序**》　寺有唐人李泰和、徐季海、元微之、白樂天、李公垂諸作者詩文，其碑刻尚無恙。

又《**陳郎中公説贈韓子蒼集**》　唐、宋詩人六七作，李、杜、韓、柳、歐、蘇、黄。近來江西立宗派，妙句更推韓子蒼。

林光朝《**示成季**》　《百家詩》抹一過，只有孟浩然詩踏著實地，謝玄暉、陶元亮輩中人，名不虚得也。怪見杜子美，每每起敬，子美豈下人者。如孟東野、劉賓客、韓、柳數家，又如韋蘇州、劉長卿等輩，皆不在百家數中，卻別有説。

張敦頤《**韓柳音釋序**》　唐初文章，尚有江左餘習。至元和間，始粹然返於正者，韓、柳之力也。

韓元吉《**張安國詩集序**》　自唐以來，詩人寖盛，有得於天才之自然者，有資於學問而成之者。然才之不足，不能卓越宏大，則失之淺近而無法，學之不至，不能研深雅奥，則失之蹈襲而無功。捨李、杜而降，咸有可議者矣。

《**艇齋詩話**》　唐人詩用「遲」字皆得意。其一：「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嚴維詩也。其一：「鑪烟添柳重，宫漏出花遲。」楊巨源詩也。又韋蘇州《細雨》詩：「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亦佳句。

又　前人詩言落花，有思致者三：王維「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李嘉祐「細雨濕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荆公「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又　古人於前輩，未嘗敢忽。雖不逮於己者，亦不敢少忽也。以韓退之之於文，杜子美之於詩，視王楊盧駱之文，不啻如俳優，而王續之文，於退之猶土苴耳。然退之於王勃《滕王閣記》、王績《醉鄉記》，方且有歆豔不及之語。子美於王楊盧駱之文，又以爲時體而不敢輕議。古人用心忠厚如此，異乎今人露才揚己，未有寸長者，已譏議前輩，此皇甫持正所以有衙官老兵之論。（衙官非持正語。）

又　劉夢得「神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鷄」，溫庭筠「鷄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皆佳句，然不若韋蘇州「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餘」。

又　絕句之妙，唐則杜牧之，本朝則荆公，此二人而已。

《**韻語陽秋**》**卷二**　陳去非嘗爲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蟾蜍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之類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逸步。後之學詩者，倘或能取唐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連胸之術也。」

又卷三　省題詩自成一家，非他詩比也。首韻拘於見題，則易於牽合，中聯縛於法律，則易於駢對，非若游戲於烟雲月露之形，可以縱横在我者也。王昌齡、錢起、孟浩然、李商隱輩皆有詩名，至於作省題詩，則疏矣。

又卷四　唐朝人士，以詩名者甚衆，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公先達，爲之游談延譽，遂至聲聞四馳。「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錢起以是得名。「故國三千里，深宫二十年」，張祜以是得名。「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孟浩然以是得名。「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韋應物以是得名。「野火燒不盡，東風吹又生」，白居易以是得名。「敲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李益以是得名。「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賈島以是得名。「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王勃以是得名。「華裾織翠青如葱，入門下馬氣如虹」，李賀以是得名。然觀各人詩集，平平處甚多，豈皆如此句哉。古人所謂嘗鼎一臠，可以盡知其味，恐未必然爾。杜子美云：「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則是凡子美胸中流出者，無非驚人之語矣。讀其集者，當知此言不妄，殆非前數公之可比倫也。

《**玉林詩話**》　葉水心誌徐山民墓云：「山民有詩數百，琢思尤奇，皆横

絕欻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踔憀慄，肯首吟嘆不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蓋魏、晉名家，多發興高遠之言，少驗物切近之實。及沈約、謝朓永明體出，士爭效之，初猶其艱，或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束字十餘，五色彰施，而律呂相應，豈易工哉。善爲是者，取成于心，寄妍于物，融會一法，含受萬象，狶苓桔梗，時而爲帝，無不按節赴之，君尊臣卑，賓順主穆，如丸投區，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厭之者謂其纖碎而害道，淫肆而亂雅，至于庭設九奏，廣袖大舞，而反以浮響疑宮商，布縷謬組綉，則失其所以爲詩矣。然則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之言唐詩者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卿之一快也。」今按水心所謂「驗物切近」四字，於唐詩無遺論矣。然與嚴滄浪之說相反，故錄於此，與詩流商略之。

《庚溪詩話》卷下　古今以體物語形於詩句，或以人事喻物，或以物喻人事。如唐許渾《題崔處士幽居》云：「荊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語亦工矣。及觀柳子厚《過盧少府郊居》云：「蒔藥閑庭延國老，開樽虛室值賢人。」則語尤自在而意勝。

洪适《跋歐書唐瑾碑》　唐初文章，承五代之衰，務以駢儷爲工，碑誌之作，多浮靡而無事實，惟世系子孫官封名字可以考據。

洪邁《唐黃御史公集序》　叙曰：詞章關乎氣運，於唐尤驗云。唐興三百年，氣運升降其間，而詩文因之。自晉陽舉義開館宮西，以延文學，竟用詞賦取士。士以操觚顯者，無慮數百家。大都始沿江左頹習，競於絺繪，軼披靡而乏氣骨。伯玉奮然洗刷，沈、宋、燕、許輩出振響，以至貞元、長慶經術大明，脩古彌衆，于時墨儒詞匠所爲詩若文，咸矩矱自然，不以彫飾爲工，相與贊翊道眞，賡颺鴻化，斯爲鏘鏘爾雅。故文盛於韓、柳、皇甫，而其衰也，爲孫樵，爲劉蛻，爲沈、顏。詩盛於李、杜、劉、白，而其衰也，爲鄭谷，爲羅隱，爲杜荀鶴。御史生最晚，而獨不然。其文贍蔚有典則，策扶教化，其詩清淳豐潤，若與人對語，和氣郁郁，有貞元、長慶風概。

又《楚東酬倡序》　次韻作詩，於古無有。春秋時，列國以百數，聘問相銜於道，拜賜告成，責言藏事，周旋交際，蓋未嘗不賦詩，然所取正在《三百篇》中，初非抒意作也。蘇、李河梁之別，建安之七子，潘、陸、顏、何、陶、沈、二謝，洞庭瀟湘之閟，池草澄江之句，曲水斜川之集，聯翩迭出，重酬累贈，雙聲疊韻，浮音切響，法度森嚴，圓轉流麗，獨未聞以韻爲工者。高蜀州、嚴鄭公、韋（近）〔迢〕、郭受，來往杜少陵間，有唱必報，率不過和意而已。韓詩三百七十一，唯《陸渾山火》一篇曰次韻，而與孟東野變化上下者乃四之。十聯句中使其以工韻爲勝，吾知其神施鬼設，百出而百不窮，磊隗吞容，靡紫青而擲膠葛也。自夢得、樂天、微之諸人，兹體稍出。

《容齋隨筆・淺妄書》　俗間所傳淺妄之書，如所謂《雲仙散錄》、《老杜事實》、《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

又《唐重牡丹》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而諷諭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花之妖艷，至有「遂使王公與卿士，游花冠蓋日相望」，「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又《寄微之》百韻詩云：「唐昌玉蘂會，崇敬牡丹期。」注：「崇敬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詩云：「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醉歸盩屋》詩云：「數日非關王事繫，牡丹花盡始歸來。」元微之有《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韻，《和樂天秋題牡丹叢》三韻，《酬胡三詠牡丹》一絕，又有五言二絕句。許渾亦有詩云：「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徐凝云：「三條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看牡丹。」又云：「何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好物華。」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也。

又《詩中用茱萸字》　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細看。」王維云：「插遍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爲優。予觀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餘家，漫錄于後。王昌齡：「茱萸插鬢花宜壽。」戴叔倫：「插鬢茱萸來未盡。」盧綸：「茱萸一朵映華簪。」權德輿：「酒泛茱萸晚易曛。」白居易：「舞鬢攏落茱萸房。」「茱萸色淺未經霜。」楊衡：「強插茱萸隨衆人。」張謂：「茱萸凡作幾年新。」耿湋：「髮稀那敢插茱萸。」劉商：「郵筒不解獻茱萸。」崔櫓：「茱萸冷吹溪口香。」周賀：「茱萸城裏一尊前。」比之杜句，眞不侔矣。

又《朋友之義》　朋友之義甚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而至朋友之交。故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略】漢、唐以來，猶有范張、陳雷、元白、劉柳之徒，始終相與，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心。

又《唐詩戲語》 士人於棋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譚笑，大抵皆唐人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李涉詩也。「只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啼得血流無歇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家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朝廷疑之，徙鎮荆南，作《風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又《唐詩人有名不顯者》 《溫公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渙、暢諸二詩，二人皆當時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予觀少陵集中所載韋迢、郭受詩，少陵酬答，至有「新詩錦不如」、「自得隨珠覺夜明」之語，則二人詩名可知矣。然非編之杜集，幾於無傳焉。又有嚴惲《惜花》一絕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前人多不知誰作，乃見於皮、陸《唱和集》中。大率唐人多工詩，雖小說戲劇，鬼物假託，莫不宛轉有思致，不必顯門名家而後可稱也。

又《和詩當和意》 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爲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取杜集數篇，略紀於此。高適寄杜公云：「魏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詩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逕欲教鋤。」杜公寄嚴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嚴答云：「卧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迢云：「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雁，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答云：「藥裏關心詩總廢。」皆如鐘磬在簴，扣之則應，往來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

《容齋續筆・唐人詩不傳》 韓文公《送李礎序》云：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又《盧尉墓誌》云：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任登封尉，盡寫所爲詩，投留守鄭餘慶。鄭以書薦於宰相。觀此，則李盧二子之詩，多而可傳。又裴迪與王維同賦輞川諸絕，載於維集，此外更無存者。杜子美有《寄裴十》詩云：「知君苦思緣詩瘦。」乃迪也，其能詩可知。今考之《唐史・藝文志》，凡別集數百家，無其書，其姓名亦不見於他人文集，諸類詩文中亦無一篇。白樂天作《元宗簡集序》云：「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至悼其死，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謂其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今世知其名者寡矣，而況於詩乎？乃知前賢遺稿，湮沒非一，眞可惜也。

又《唐詩無諱避》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爲罪。如白樂天《長恨歌》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詞》，始末皆爲明皇而發。杜子美尤多，如《兵車行》《前後出塞》《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行》《悲青阪》《公孫舞劍器行》，終篇皆是。其它波及者，五言如：「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是時妃嬪戮，連爲糞土叢。」「中宵焚九廟，雲漢爲之紅。」「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爐。」「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潺湲。」「御氣雲樓啟，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固無牽白馬，幾至著青衣。」「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兵氣凌行在，妖星下直廬。」「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鬬雞初賜錦，舞馬更登牀。」「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殿瓦鴛鴦坼，宮簾翡翠虛。」七言如：「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爲忙。」「天子不在咸陽宮，得不哀痛塵再蒙。」「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如此之類，不能悉書。此下如張祜賦《連昌宮》《元日仗》《千秋樂》《大酺樂》《十五夜燈》《熱戲

樂》《上巳樂》《邠王小管》《李謨笛》《退宮人》《玉環琵琶》《春鶯囀》《寧哥來》《容兒鉢頭》《邠娘羯鼓》《耍娘歌》《悖拏兒舞》《華清宮》《長門怨》《集靈臺》《阿鵲湯》《馬嵬歸》《香囊子》《散花樓》《雨霖鈴》等三十篇，大抵詠開元、天寶間事。李義山《華清宮》《馬嵬》《驪山》《龍池》諸詩亦然。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又《詩文當句對》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辭》蕙蒸、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枻，斲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如王勃《宴滕王閣序》，一篇皆然。謂若襟三江、帶五湖，控蠻荊，引甌越，龍光、牛斗，徐孺、陳蕃，騰蛟起鳳，紫電青霜，鶴汀鳧渚，桂殿蘭宮，鐘鳴鼎食之家，青雀黃龍之軸，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天高地迥，興盡悲來，宇宙，盈虛，丘墟，已矣之辭是也。于公異《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卧鼓偃旗，養威蓄銳；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貙兕作威，風雲動色；乘其跆藉，取彼鯨鯢，自卯及酉，來拒復攻，山傾河泄，霆鬬雷馳，自北徂南，輿尸折首，左武右文，銷鋒鑄鏑之辭是也。杜詩：「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清江錦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班。」「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犬羊曾爛漫，宮闕尚蕭條。」「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象牀玉手，萬草千花」「落絮遊絲，隨風照日」「青袍白馬，金谷銅駝」「竹寒沙碧，菱刺藤梢」「長年三老，捩柁開頭」「門巷荆棘底，君臣豺虎邊」「養拙干戈，全生麋鹿」「捨舟策馬，拖玉腰金」「高江急峽，翠木蒼藤」「古廟杉松，歲時伏臘」「三分割據，萬古雲霄」「伯仲之間，指揮若定」「桃蹊李徑，梔子紅椒」「庾信羅含，春來秋去」「楓林橘樹，複道重樓」之類，不可勝舉。李義山一詩，其題曰《當句有對》云：「密邇平陽接上蘭，秦樓鴛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但覺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三星自轉三山遠，紫府程遙碧落寬。」其他詩句中，如「青女素娥」對「月中霜裏」，「黃葉風雨」對「青樓管絃」，「骨肉書題」對「蕙蘭蹊徑」，「花鬚柳眼」對「紫蝶黃蜂」，「重吟細把」對「已落猶開」，「急鼓疏鐘」對「休燈滅燭」，「江魚朔雁」對「秦樹嵩雲」，「萬戶千門」對「風朝露夜」，如是者甚多。

又《試賦用韻》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叙，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爲韻是也。有四韻者，《蓂莢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天廷」，《丹甑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貞」爲韻是也。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爲韻是也。有六韻者，《止水》、《魍魎》、《人鏡》、《三統指歸》、《信及豚魚》、《洪鐘待撞》、《君子聽音》、《東郊朝日》、《蠟日祈天》、《宗樂德》、《訓胄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再中》、《射己之鵠》、《觀紫極舞》、《五聲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二平六側者，《六瑞賦》以「儉故能廣，被褐懷玉」，《日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符土德」，《徑寸珠賦》以「澤浸四荒，非寶遠物」爲韻是也。有三平五側者，《宣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臣肅，謹擇多士」，《懸法象魏》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玄酒》以「薦天明德，有古遺味」，《五色土》以「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臺》以「洪臺獨出，浮景在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久不絕」，《日月合璧》以「兩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爲韻是也。有五平三側者，《金用礪》以「商高宗命傅說之官」爲韻是也。有六平二側者，《旗賦》以「風日雲舒，軍容清肅」爲韻是也。自大和以後，始以八韻爲常。唐莊宗時嘗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后從諫則聖》爲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大爲識者所誚，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

《容齋三筆・唐賢啓狀》 故書中有《唐賢啓狀》一冊，皆泛泛緘題。其間標爲獨孤常州及、劉信州太眞、陸中丞長源、呂衡州溫者，各數十篇，亦無可傳誦。時人以其名士，故流行至今。獨孤有《與第五相公書》云：「垂示《送丘郎中》兩詩，詞清興深，常情所不及。『陰天聞斷雁，夜浦送歸人。』醲麗閒遠之外，文句窈窕悽惻，比頃來所示者，才又加等。但吟誦嘆詠，大談於吳中文人耳。」又云：「昨見《送梁侍御》六韻，清麗妍雅，妙絕今時，掩映風騷，吟諷不足。」按第五琦乃聚斂之臣，不以文稱，而獨孤獎重之如此。觀表出十字，誠爲佳句，乃知唐人工詩者多，不必專門名家而後可稱也。

又《六言詩難工》 唐張繼詩，今人所傳者唯《楓橋夜泊》一篇，荆公《詩選》亦但別詩兩首，樂府有《塞孤》一篇。而《皇甫冉集》中，載其所

寄六言曰：「京口情人別久，揚州估客來疏。潮至潯陽回去，相思無處通書。」冉酬之，而序言：「懿孫，予之舊好，祇役武昌，有六言詩見憶，今以七言裁答，蓋拙於事者繁而費。」冉之意，以六言爲難工，故衍六爲七，然自有三章曰：「江上年年春早，津頭日日人行。借問山陰遠近，猶聞薄暮鐘聲。」「水流絕澗終日，草長深山暮雲。犬吠鷄鳴幾處，條桑種杏何人。」「門外水流何處，天邊樹繞誰家。山絕東西多少，朝朝幾度雲遮。」皆清絕可畫，非拙而不能也。予編唐人絕句，得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爲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

《容齋五筆・作詩旨意》　《詩》三百篇中，其譽婦人者至多。【略】魏、晉、六朝，流連光景，不可勝述。唐人播之歌詩，固亦極摯。若「態濃意遠淑且眞，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翠微匐葉垂鬢唇，珠壓腰衱穩稱身」，「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窗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樓上樓前盡珠翠，昈轉熒煌照天地」。此皆李、杜、元、白之麗句也。予獨愛朱慶餘《閨意》一絕句上張籍水部者，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細味此章，元不談量女之容貌，而其華豔韶好，體態溫柔，風流醞藉，非第一人不足當也。歐陽公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工。」斯之謂也。【略】張籍酬其篇云：「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沉吟。齊紈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直萬金。」其愛之重之，可見矣。然比之慶餘，殊爲不及。

又《唐賦造語相似》　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爲奇。杜牧《阿房宮賦》云：「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其比興引喻，如是其侈。然楊敬之《華山賦》又在其前，叙述尤壯，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鷄往來，周東西矣。蟣蠓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繭栗，祖龍藏矣。」後又有李庾者，賦西都云：「秦址薪矣，漢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爲墟矣。代遠時移，作新都矣。」其文與意皆不逮楊、杜遠甚。高彥休《闕史》云敬之「賦五千字，唱在人口」。賦內之句，如上數語，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常所誦念。牧之乃佑孫，則《阿房賦》實模仿楊作也。彥休者，昭宗時人。

又《絕句詩不貫穿》　永嘉士人薛韶喜論詩，嘗立一說云：老杜近體律詩，精深妥帖，雖多至百韻，亦首尾相應，如常山之蛇，無間斷齟齬處，而絕句乃或不然。五言如「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鑿井交棕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裘纜，小徑曲通村」，「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鵾鷄」，「釣艇收緡盡，昏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籬。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七言如「穆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雉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之類是也。予因其說，以唐人萬絕句考之，但有司空圖《雜題》云：「驛步堤縈閣，軍城鼓振橋。鷗鳴湖鴈下，雪隔嶺梅飄。」「舴艋猿偷上，蜻蜓燕競飛。樵香燒桂子，苔溼挂莎衣。」

又《唐人草堂詩句》　予於東圃作草堂，欲采唐人詩句書之壁，而未暇也，姑錄之於此。杜公云：「西郊向草堂」，「昔我去草堂」，「草堂少花今欲栽」，「草堂塹西無樹林」。白公有《別草堂》三絕句，又云：「身出草堂心不出。」劉夢得《傷愚溪》云：「草堂無主燕飛回。」元微之《和裴校書》云：「清江見底草堂在。」錢起有《暮春歸故山草堂》詩，又云：「暗歸草堂靜，半入花源去。」朱慶餘：「稱著朱衣入草堂。」李涉：「草堂曾與雪爲鄰。」顧況：「不作草堂招遠客。」郎士元：「草堂竹徑在何處。」張籍：「草堂雪夜攜琴宿。」又云：「西峰月猶在，遙憶草堂前。」武元衡：「多君能寂寞，共作草堂游。」陸龜蒙：「草堂祗待新秋景。」又云：「草堂盡日留僧坐。」司空圖：「草堂舊隱猶招我。」韋莊：「今來空訝草堂新。」子蘭：「策杖吟詩上草堂。」皎然有《題湖上草堂》云：「山居不買剡中山，湖上千峰處處閒。芳草白雲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關。」

《能改齋漫録・樂府塵土黃詞》　殿中侍御史劉公次莊中叟【略】作樂府《塵土黃》並譯箋，凡三章。其序曰：崔徽、霍玉、愛愛等事，昔人歌之，非特爲二三子而作也，然遺語序情，雖爲詩曲，而參比樂府，則失古遠矣。

故自唐以來，杜甫則壯麗結約，如龍驤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則飄揚振激，如浮雲轉石，勢不可遏。李賀則摘裂險絕，務爲難及，曾無一點塵嬰之。張籍則平易優游，足有雅思，而氣骨差弱。世異才殊，體隨之變，亦其勢也。

《觀林詩話》　《樹萱錄》云：杜工部詩，世傳骨氣高峭，如爽鶻摩霄，駿馬絕地。又唐人謂李賀文體，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又《摭言》載趙牧效李長吉歌詩，自謂璧金結繡，而無痕跡。

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略】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固不爲無人。東漢以來猥幷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于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

孫覿《浮溪集原序》　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爲難工，由漢迄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爲文章，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而自立于不朽者，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大，雄跨百代，爲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荀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杜少陵二》　苕溪漁隱曰：律詩之作，用字平側，世固有定體，衆共守之。然不若時用變體，如兵之出奇，變化無窮，以驚世駭目。如老杜詩云：「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闢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聲交歡。」此七言律詩之變體也。韋蘇州云：「南望青山滿禁闈，曉陪鴛鷺正差池。共愛朝來何處雪，蓬萊宮裏拂松枝。」老杜云：「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此絕句律詩之變體也。【略】又有七言律詩，至第三句便失粘，落平側，亦別是一體。唐人用此甚多，但今人少用耳。如老杜云：「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嚴武云：「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鷓鴣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韋應物云：「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鴈初晴下朔風。爲報洛橋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此三詩起頭用側聲，故第三句亦用側聲。老杜云：「暮春三月巫峽長，皛皛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山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回去，燕子銜泥溼不妨。飛閣卷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韋應物云：「與君十五侍皇閽，曉拂爐煙上玉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今猶在，仙駕飄颻不可期。此日相逢非舊日，一杯成喜亦成悲。」此二詩起頭用平聲，故第三句亦用平聲。凡此皆律詩之變體，學者不可不知。

又《杜少陵四》　苕溪漁隱曰：律詩有扇對格：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第四對。如少陵《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云：「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略】又唐人絕句，亦用此格，如「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夭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頻嘶」之類是也。

又《六一居士下》　苕溪漁隱曰：歐公《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喜咏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彼必形於篇什，而此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余謂歐公此言非是，觀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三人，其以牡丹形於篇什者甚衆，烏得謂之寂無傳焉。劉夢得乃是《詠渾侍中牡丹》，非詠魚朝恩宅者，此亦歐公誤記耳。【略】非獨但云一叢千朵而已。【略】余嘗謂二李（李白、李正封）之詩，詞格騷雅，眞可壓倒元、白，歐公亦遺之而不言，獨稱劉夢得有此詩，殊不可曉也。

又《後集・楚漢魏六朝下》　苕溪漁隱曰：古今詩人，以詩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聯，或只一篇，雖其餘別有好詩，不專在此，然播傳於後世，膾炙於人口者，終不出此矣，豈在多哉。如「池塘生春草」，則謝康樂也；「澄江靜如練」，則謝宣城也；「壠首秋雲飛」，則柳吳興也；「風定花猶落」，則謝元貞也；「鳥鳴山更幽」，則王文海也；「空梁落燕泥」，則薛道衡也；「楓落吳江冷」，則崔信明也；「庭草無人隨意綠」，則王胄也；凡此皆以一句名世者。溫庭筠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嚴維有「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常建有「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杜荀鶴有「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韋蘇州有「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孟浩然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賈島有「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張祜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周朴有「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劉筠有「雨勢宮城闊，秋聲禁樹多」。【略】省題詩如楊巨源有「爐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滕

元發有「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以至「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乃王維也；「殘星數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乃趙嘏也；「禪伏詩魔歸靜域，酒衝愁陣作奇兵」，乃韓偓也；「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乃崔塗也；「煙橫博望乘槎水，月上文王避雨陵」，乃唐彥謙也；「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卧開花」，乃鄭文寶也，【略】鄭谷《詠海棠》云：「穠艷最宜新着雨，妖嬈全在欲開時。」【略】凡此皆以一聯名世者。「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此韓翃也。「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礙星邊織女機。橫玉叫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此崔魯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此李商隱也。「蠟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此薛能也。「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張繼也。「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此劉夢得也。「芳草和煙暖更青，閑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此羅鄴也。「鳴鶴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聲更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此柳如京也。【略】「百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此華亭船子也。「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玄眞子也。「迥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此暢諸也。「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此王之渙也。「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此李賀《將進酒》也。幷白樂天《琵琶行》、盧仝《月蝕詩》、杜牧之《華清宮詩》、石曼卿《籌筆驛詩》、郭功甫《金山行》，皆篇長不錄。凡此皆以一篇名世者，余今姑叙其梗概如此。若唐之李、杜、韓、柳，本朝之歐、王、蘇、黃，清辭麗句，不可悉數，名與日月爭光，不待摘句言之也。其餘詩人，佳句尚多，猶恐一時記憶有遺忘者，繼當附益之。

又《長短句》 苕溪漁隱曰：唐初歌辭，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

葉世傑《讀柳集叙説》 唐以詩文取士，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韓、柳二人而已。柳稍不及，止又一韓。能詩者亦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李、杜二人而已。李頗不及，止又一杜。世之至寶，非獨造物所悋惜，而亦造物所難成。

范浚《寄上李丞相書》 唐世人物，視秦、漢而下爲最盛。蓋其始也，隋王通以儒術興於河汾，學者戴經抱籍以從之遊，如房玄齡、杜如晦、魏徵、薛收、李靖、溫大雅等，舉出其門，而皆爲王佐，勳名卓然。其後韓愈起文弊於乖微，爲諸儒標的。有從愈者，號稱韓門弟子。於是唐之文章，鬱然有西漢餘風。學古之士，肩摩跡接，繼愈而作，爭以所長，焜燿於時。此唐世人物，所以視秦、漢而下爲最盛，實通、愈之力也。

趙次公《杜工部草堂記》 六經皆主乎教化，而詩尤關六經之用。【略】自孔、孟微言之既絕，而詩之旨不傳。區區惜別，已失於漢。華麗委靡，又失於六朝。唐自陳子昂、王摩詰，沈涵醇隱，稍爲近古，而造之未深，其明教化者無聞焉。至李、杜，號詩人之雄，而白之詩，多在于風月草木之間，神仙虛無之説，正何補於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負王佐之才，有意當世，而骫骳不偶，胸中所蘊，一切寫之以詩。

《郡齋讀書志·玉臺後集》 右唐李康成采梁蕭子範迄唐張赴二百九人所著樂府歌詩六百七十首，以續（徐）陵編。

又《續古今詩苑英華集》 右唐僧惠淨撰。輯梁武帝大同年中《會三教（編）〔篇〕》，至唐劉孝孫《成皐望河》之作，凡一百五十四人，歌詩五百四十八篇。孝孫爲之序。

又《麗則集》 右唐李氏撰。不著名。集《文選》以後至唐開元詞人詩，凡三百二十首，分門編類。貞元中，鄭餘慶爲序。

又《瑶池新集》 右唐蔡省風集唐世能詩婦人李季蘭至程長文二十三人，詩什一百十五首。各爲小序於其前，且總爲序。其略云：「世叔之婦，脩史屬文；皇甫之妻，抱忠善隸。蘇氏雅於回紋，蘭英擅於宮掖。晉紀道蘊之辯，漢尚文姬之辭。況今文明之盛乎。」

又《附志·拾遺·唐賢絶句》 右莆田柯夢得所選李白、杜甫、元結、王維、韋應物、賀知章、岑參、靈徹、張繼、郎士元、盧綸、司空文明、韓愈、柳宗元、張籍、賈島、陳羽、劉禹錫、元稹、白居易、杜牧、竇庠、竇鞏、張祜、徐凝、王建、于鵠、朱絳、許渾、雍陶、陳陶、李播、劉商、羊

士謂、楊敬之、司空圖、薛能、鄭谷、王涯、李涉、楊憑、崔櫓、劉昭（屬）〔禹〕、陸龜蒙、狄歸昌、章碣、劉得仁、許纏、吉師老、張顗、杜荀鶴、吳融、韓偓、韋莊五十四人之作。白止四首，甫六首，愈八首，宗元四首，惟牧二十五首云。

又《衆妙集》　右汴人趙師秀編沈佺（期）、盧象、王維、孟浩然、錢起、周賀、于武陵、李頻、秦系、劉長卿、李嘉祐、楊巨源、劉得仁、朱慶餘、雍陶、郎士元、崔塗、皇甫曾、皇甫冉、包佶、司空曙、耿緯、嚴維、李端、韓翃、戴叔倫、盧綸、祖詠、綦毋潛、方干、靈一、無可、護國、貫休、岑參、張衆甫、張南史、周朴、張螯、張祜、李季蘭、許渾、張祐、馬戴、張循之、張繼、章八元、李益、張喬、呂溫、于鵠、崔顥、項斯、崔峒、包何、竇常、趙嘏、薛能、劉威、鄭谷、韓偓、羅隱、李羣玉、皮日休、杜荀鶴、張籍、任藩、劉商、楊發、處默、戎昱、于良史、王灣、林寬、劉禹錫、王貞白七十六人之作。

又《後志・唐賦》　右唐科舉之文也，蕭穎士、裴度、白居易、薛逢、陸龜蒙之作皆在焉。

陸游《長短句序》　風雅頌之後，爲騷爲賦爲曲爲引爲行爲謠爲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製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歎哉。

又《趙秘閣文集序》　漢孝武帝好文，淮南王安以高帝孫爲諸侯王，而學問文辭在漢庭諸儒甲乙中。其所著大小山，至與《雅》、《頌》、《離騷》並。魏陳思王，唐太白、長吉，則又以帝子及諸王孫，洪筆妙古今，冠冕百世。河出崑崙虛，首四瀆，經天下以入于海。彼源委固自不同，無足異也。

又《跋呂成叔和東坡尖叉韻雪詩》　右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之而不盡同，有用韻者謂同用此韻耳。後乃有依韻者，謂如首倡之韻，然不以次也。最後始有次韻，則一皆如其韻之次。自元、白至皮、陸，此體乃成，天下靡然從之。

又《跋花間集二》　《花間集》皆唐末五代時人作。方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歎也哉，或者亦出於無聊故耶。

又　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趣淺薄，其間傑出者，亦不復有前輩閎妙渾厚之作，久而自厭，然梏於俗尚不能拔出。會有倚聲作詞者，本欲酒間易曉，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此集所載是也。故歷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蓋天寶以後，詩人常恨文不逮，大中以後，詩衰而倚聲作，使諸人以其所長格力施於所短，則後世孰得而議，筆墨馳騁則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

又《記夢》　夜夢有客短褐袍，示我文章雜《詩》、《騷》。措辭磊落格力高，浩如怒風駕秋濤。起伏犇蹴何其豪，勢盡東注浮千艘。李白、杜甫生不遭，英氣死豈埋蓬蒿。晚唐諸人戰雖鏖，眼暗頭白眞徒勞。何許老將擁弓刀，遇敵可使空壁逃。肅然起敬豎髮毛，伏讀百過聲嘈嘈。惜未終卷雞已號，追寫尚足驚兒曹。

又《與兒輩論李杜韓柳文章偶成》　吏部、儀曹體不同，拾遺、供奉各家風。未言看到無同處，看得同時已有功。

又《讀唐人愁詩戲作》　清愁自是詩中料，向使無愁可得詩？不獨僧窗孤宿夜，即還山驛旅游時。

又《六言雜興》　廣平作《梅花賦》，少陵無海棠詩。正自一時偶爾，俗人平地生疑。

又《宋都曹屢寄詩且督和答作此示之》　古詩三千篇，刪取財十一。每讀先再拜，若聽清廟瑟。詩降爲《楚騷》，猶足中六律。天未喪斯文，杜老乃獨出。陵遲至元、白，固已可憤疾。及觀晚唐作，令人欲焚筆。此風近復熾，隙穴始難窒。淫哇解移人，往往喪妙質。苦言告學者，切勿爲所怵。杭川必至海，爲道當擇術。

又《入蜀記》卷四　簡棲爲此碑，駢儷卑弱，初無過人，世徒以載於《文選》，故貴之耳。自漢、魏之間，駸駸爲此體，極於齊、梁，而唐尤貴之，天下一律。至韓吏部、柳柳州大變文格，學者翕然慕從。然駢儷之作，終亦不衰。故熙載、鍇號江左辭宗而拳拳於簡棲之碑如此。

周必大《跋太和樂南金所藏樂史慈竹詩》　慈竹亦名桃枝竹。唐王勃、喬琳皆嘗爲賦。勃云：「叢生枝茂，天長地久。萬柢爭盤，千株競糾。如母子之鉤帶，似閨門之悌友。」琳謂：「九族睦叙，孝友威儀，是竹必滋。五服相殘，骨肉攜離，是竹必衰。苟自家而刑國，亦觸類而增思。」其于摹寫諷諭，固已略備。

又《劉彦純和陶詩後序》　唐人鮮不能詩，雖體格或不同，而各能成其材，是無他，不強所短而揠焉，不棄所長而盡焉，因其性而加之習，茲所以

名家也歟。

又《朱新仲舍人文集序》 藝之至者不兩能，故唐之詩人，或略於文，兼之者杜牧之乎。苦心爲詩，自其所長，至於議論切當世之務，制誥得王言之體，賦序碑記，未嘗苟作。予每讀其書而愛之，恨不與之同時。

又《杉溪居士文集序》 登文章之籙固難矣，詩於其中抑又艱哉。劉夢得曰：「心之精微，發而爲文，文之神妙，詠而爲詩。」司空表聖亦云文之難而詩尤難。又嘗諭以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之二說者，前輩有取焉。

又《文苑英華序》 惟《文苑英華》士大夫家絕無而僅有。蓋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間存一二。是時印本絕少，雖韓、柳、元、白之文尚未甚傳，其他如陳子昂、張說、九齡、李翺等諸名士文集世尤罕見，故修書官於宗元、居易、權德輿、李商隱、顧雲、羅隱輩或全卷取入。當眞宗朝，姚鉉銓擇十一，號《唐文粹》，由簡故精，所以盛行。

《二老堂詩話·程祁陳從古梅花詩》 近歲有同年陳從古，字希顏，哀古今梅花詩八百篇，一一次韻。其自序云：在漢、晉，未之或聞。自宋鮑照以下，僅得十七人，共二十一首。唐詩人最盛，杜少陵才二首，白樂天四首，元微之、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各一首，自餘不過一二，如李翰林、韋蘇州、孟東野、皮日休諸人，則又寂無一篇。

尤袤《文選宋刻原序》 今是書流傳於世，皆是五臣注本。五臣特訓釋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獨李善淹貫該洽，號爲精詳。

晁公武《全唐詩話序》 唐自貞觀來，雖尚有六朝聲病，而氣韻雄深，駸駸古意。開元、元和之盛，遂可追配《風》《雅》。迨會昌而後，刻露華靡盡矣。

《說郛》卷三一引《藝圃折中·詩》 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則麟遊靈囿，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施諸工用，則力牛服箱，德驥駕軺，李亦不能爲也。【略】孟東野則秋蛩草根，白樂天則春鶯柳陰。皆造化中一妙。餘皆象龍刻鳳，雖美不情，無取正焉。

楊萬里《李去非愚言序》 文之遠者傳必僞，不必先秦之書也，李、杜之詩，韓、柳之文，亦近爾，猶病乎僞也。

又《黃御史集序》 詩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蓋當時以此設科而取士，士皆爭竭其心思而爲之，故其工後無及焉。時之所尚而極無其工，後雖有作，詩非文比也，必詩人爲之，如攻玉者必得玉工焉。使攻金之工代之琢圭鏤璋，而或者挾其深博之學，雄雋之文，於是槩栝其偉辭以爲詩，五七其句讀而平上其音節，夫豈非詩哉。至於晚唐之詩，則寖而誹之，曰鍛鍊之工，不如流出之自然也。誰敢違之乎。

又《唐李推官披沙集序》 予於天下士大夫家及入三館傳唐詩數百家，多至百千篇，寡至一二篇，自謂三百年間奇瓌詭寶略無遺矣。晚識李兼孟達於金陵，出唐人詩一編，乃其八世祖推官公《披沙集》也。【略】《國風》之遺音，江左之異曲，其果弦絕而不可煎膠歟。然則謂唐人自李、杜之後有不能詩之士者，是曹丕火浣之論也。謂詩至晚唐有不工之作者，是桓靈寶哀梨之論也。

又《頤菴詩藁序》 嘗食夫飴與荼乎？人孰不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於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勝其甘。詩亦如是而已矣。【略】《三百篇》之後，此味絕矣，惟晚唐諸子差近之。《寄邊衣》曰：「寄到玉關應萬里，戍人猶在玉關西」，《弔戰場》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折楊柳》曰：「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三百篇》之遺味，黯然猶存也。

又《周子益訓蒙省題詩序》 唐人未有不能詩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極矣。後有作者，蔑以加矣。而晚唐諸子，雖乏二子之雄渾，然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猶有《國風》、《小雅》之遺音，無他，專門以詩賦取士而已，詩又其專門者也，故夫人而能工之也。

又《三近齋餘錄序》 予昔與尤延之同侍光宗東宮講讀，一日入講尚蚤，輦未出，因與延之縱觀几案上御覽書策，有孟（皓）〔浩〕然、賈島等詩集，二人相視而歎曰：二子之詩，一也，不見知於當時而見知於今日，何也？可以弔二子之生前而賀之於身後矣。

又《書王右丞詩後》 晚因子厚識淵明，早學蘇州得右丞。忽夢少陵談句法，勸參庾信謁陰鏗。

《誠齋詩話》 五言長韻古詩，如白樂天《遊悟眞寺一百韻》，眞絕唱也。五言古詩，句雅淡而味深長者，陶淵明、柳子厚也。如少陵《羌村》、後山《送內》，皆是一唱三歎之聲。

員興宗《歌兩淮引》　事以詩叙者，唐人累累有焉。然有之而工，工而有傳，惟少陵、樂天二氏乃已也。蓋少陵以嚴，樂天以詳，兩公於事皆工，於道達事，然矣，語未嘗不然，則人之從之，亦信乎其然也。

又《陳子昂韓退之策》　所謂歐陽，則韓愈似之。所謂柳氏，則子昂似之。文傳太原盧藏用，藏用傳蘇源明，源明則退之所師友也。不知者以退之倡古文於唐，知者以爲無陳而無以爲之也。故其言非苟也，爲可傳也，其道非妄也，爲可繼也。故盧藏用曰：道喪百五歲而起子昂，其此之謂與。雖然，君子獨行則無徒也，獨唱則無和也。其後善繼則退之之力也。故杜牧曰：唐三百歲而有退之，其此之謂與。蓋常辯之，學正則識正，識正則文無往而不正也。故子昂《貽夷碣》爲辨議之正，《徐君之議》爲箋表之正，《神鳳》之章爲辭章之正，其《感遇》則正於詩者也。蓋子昂之文，惟正則取，不正，不學也。然則相承而至退之，亦其有力哉。故退之亦畏之，蓋嘗曰：唐興，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杜甫、李白，皆其善鳴者。此之謂也。雖兩君之才，縱橫顛倒，而卒亦可貶，何者？以其才可窮也。退之窮於識，子昂窮於權。窮於識，其弊也講之不精。窮於權，其弊也處之不智。講之不精，故知斥佛老，不知斥墨也。處之不智，故不死於國，而死於下吏也。嗚呼！通於大道而識進退存亡者，惟三代之英，與二子何預焉。

李洪《橅株集序》　詩於文章爲一體，必欲律嚴而意遠，模寫物狀，吟詠情性，象外之象，境外之境。昔人謂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其難如是。前輩用心之專，終身不以爲易。繇建安至六朝，莫盛于唐。三百年間，作者衆多，傳于今尚百家，而言詩者必以李、杜爲宗，豈非專于所長乃能名家耶。

朱熹《答鞏仲至（豐）》　坡公病李、杜而推韋、柳，蓋亦自悔其平時之作而未能自拔者，其言似亦有味，不審明者視之以爲如何也。

又　然因此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閒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

又　荆公《唐選》，本非其用意處，乃就宋次道家所有而因爲點定耳，觀其序引有「費日力於此，良可惜也」之嘆，則可以見此老之用心矣。夫豈以區區掇拾唐人一言半句爲述作而必欲其無所遺哉。且自今觀之，其所集錄，亦只前數卷爲可觀，若使老僕任此筆削，恐當更去其半，乃厭人意耳。不知此說，明者又以爲如何也。

又《王梅溪文集序（代劉共父作）》　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爲人。

又《跋病翁先生詩》　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頲著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略相效，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到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效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

又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卻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昌黎、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

又　唐僧多從士大夫之有名者，討詩文以自華。

陳造《吴門芹宫策問二十一首》　問：業文，非古也，至漢頗以是命官。爾後以文取士，立爲定制。文而弊，古無是也，至東漢漸衰，極於晉、宋、齊、梁、陳、隋。唐初，猶踵徐、庾駢儷纖艷之病。韓、柳提衡而作，貞元、元和之文，乃無愧西漢。自武德、貞觀以來，凡更三變，乃始近古。其難哉。

樓鑰《答綦君更生論文書》　唐三百年，文章三變而後定，以其歸於平也。而柳子厚之稱韓文公，乃曰「文益奇」，文公亦自謂「怪怪奇奇」，二公豈不知此，蓋在流俗中以爲奇，而其實則文之正體也。宋景文公知之矣，謂

其「粹然一出於正」，至其所自爲文，往往奇澀難讀，豈平者難爲工，奇者易以動，文人習氣，終未免耶。

又《跋書答李希岳啓》 少嘗問從兄編修景山：「老杜、韓、柳洎本朝歐、蘇、半山、山谷諸公，晚而詩文益高，何耶？」兄曰：「文章精神之發也，學問既充，精神有養，故老而日進。」余嘗佩服斯言。

浩然子《吟窗雜録序》 逮于李唐，作者非一。韓文公所推許者，惟李、杜二人。若燕、許、元、白四子，尚不及數，他何望焉。

陸九淵《書·與程帥》 詩亦尚矣。【略】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爲之中興。自此以來，作者相望。

王炎《松窗醜鏡序》 自漢而下，以文鳴者雖接踵，而古人秀傑之氣、渾厚之質、蕭散之趣衰矣。至有唐，詩稱李、杜，文稱韓、柳，然後唐之文方駕乎漢之文。

又《懶翁詩序》 詩文當論工拙，不當論窮達。達者未必皆工，窮者未必不工也。唐人尚詩，士以能詩取高科登達宦者接踵。然王昌齡、孟浩然、孟郊、賈島之徒，其身至窮而言語之妙有不可揜沒者。文章天下公器，其品級高下當定於公論，非私意所能翕張。富貴利達則其言語常重，貧賤隱約則其言語常輕，乃區區世俗之論，識者顧安取此。

《雲麓漫鈔》卷八 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爲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也。王荆公取而刪爲唐百家詩。或云，荆公當刪取時，用紙帖出付筆吏，而吏憚於巨篇，易以四韻或二韻詩，公不復再看。余嘗取諸家詩觀之，不惟大篇多不佳，餘皆一時草課以爲贄，皆非其得意所爲，故雖富而猥弱。今人不曾考究，而妄譏刺前輩，可不謹哉。

又卷一四 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其略云：古文衰於漢末，先秦古書存者，爲學士大夫剽竊之資。五言之妙，與《三百篇》、《離騷》爭烈可也。自李、杜之出，後莫能及，韓、柳、孟郊、張籍諸人，自出機杼，別成一家。元和之末，無足論者，衰至唐末極矣。然樂府長短句，有一唱三歎之音。

袁燮《蠙衣生傳》 唐人最工于詩，苦心疲神以索之，何其辛苦也！古逾遠。獨杜少陵，雄傑宏放，兼有衆美，可謂難能矣。然「爲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子美所自道也。詩本言志，而以驚人爲能，與古異矣。後生承風薰染，積習甚者，推敲二字，毫釐必計。或其母憂之，謂是兒欲嘔出心乃已，鑱磨鍛鍊，至是而極。孰知夫古人之詩，吟詠情性，渾然天成者乎。

葉適《王木叔詩序》 木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近歲唐詩方盛行，聞者皆以爲疑。夫爭妍鬥巧，極外物之變態，唐人所長也。反求于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

又《習學記言》卷四七 後世詩：《文選》集詩，通爲一家，陶潛、杜甫、李白、韋應物、韓愈、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各自爲家；唐詩通爲一家，黃庭堅及江西詩通爲一家。【略】韓愈稱皐、夔、伊、周、孔子之鳴，其卒歸之於詩。詩之道固大矣，雖以聖賢當之，未爲失，然遂謂魏、晉以來無善鳴者，【略】則尊古而陋今太過。而又以孟郊、張籍當之，則尤非也。如郊寒苦孤特，自鳴其私，刻深刺骨，何以繼古人之統。又況如無本者乎。愈欲以絕識高一世，而不自知其無識至此，重可歎爾。

又 五七言律詩：【略】其後浸有聲病之拘，前高後下，左律右呂，勻緻麗密，哀思宛轉，極於唐人，而古詩廢矣。杜甫強作近體，以功力氣勢，掩奪衆作，然當時爲律詩者不服，甚或絕口不道。

《野客叢書·唐人言牡丹》 歐公謂牡丹初不載文字，【略】苕谿漁隱引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引開元時牡丹事，以證歐公所謂則天已後始盛爲信然。近時《容齋隨筆》，亦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謂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容齋蓋未見漁隱所言故爾。僕嘗取唐六十家詩集觀之，其爲牡丹作者幾半。僕不暇縷數，且以《劉禹錫集》觀之，有數篇，《渾侍中宅看牡丹》、《唐郎中宅看牡丹》，自賞牡丹，皆有作，豈得謂惟有一篇，歐公不應如是鹵莽，得非或者假歐公之說乎。二公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誤，要未廣也。【略】陸農師作《埤雅》，拾歐公之說，亦謂牡丹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如沈、宋、元、白之流，寂無篇什，惟劉夢得一篇，亦不深攷耳。

趙汝譡《水心先生文集序》 備衆文，名一家言者，在唐始著，前不多

見也。

張鎡《雜興》　唐家盛詞華，培本自武德。投戈闢文館，英士來翼翼。訪政討典墳，分夜亡倦極。當時瀛洲日，意氣寧偪仄。言詩到李、杜，騷、雅並區域。爲文至韓、柳，秦、漢等風力。後世不推原，第賞紙上墨。焉知昔人心，求效非頃刻。

又《題尚友軒》　作者無如八老詩，古今模軌更求誰。淵明次及寒山子，太白還同杜拾遺。白傅、東坡俱可法，涪翁、無己總堪師。胸中活底仍須悟，若泥陳言卻是癡。

敖陶孫《臞翁詩評》　因暇日，與弟姪輩評古今諸名人詩：【略】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槃，無補多慾；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醵獻自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略】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戴復古《昭武太守王子文日與李賈嚴羽共觀前輩一兩家詩及晚唐詩因有論詩十絶子文見之謂無甚高論亦可作詩家小學須知》一　文章隨世作低昂，變盡風騷到晚唐。舉世吟哦推李、杜，時人不識有陳、黄。

又六　飄零憂國杜陵老，感寓傷時陳子昂。近日不聞秋鶴唳，亂蟬無數噪斜陽。

《永樂大典》卷八〇八引《拙軒初藁》　陸三山《和宋都曹》詩云：「古詩三千篇，刪取財十一。每讀先再拜，若聽清廟瑟。詩降爲楚騷，猶足中六律。天未喪斯文，杜老乃獨出。陵遲至元、白，固已可憤疾。及觀晚唐作，令人欲焚筆。此風近復熾，隙冗殆難窒。淫哇解移人，往往喪妙質。苦言告學者，切勿爲所怵。杭川必至海，爲道當擇術。」三山此詩當矣。葉水心《序王木叔詩卷》云：近歲唐詩方盛行，聞者皆以爲疑。夫爭妍鬥巧，極外物之變態，唐人所長也。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此又與之分辨。

徐鹿卿《跋杜子野小山詩》　若夫五穀以主之，多品以佐之，則又在吾心自爲持衡。少陵，五穀也。晚唐，多品也。學詩，調味者也。評詩，知味者也。

又《跋黃瀛父適意集》　大抵義到則辭到，辭義俱倒，味到而體製實矣。故有豪放焉，有奇崛焉，有平易焉，有藻麗焉。而四體之中，平易尤難工。就唐人論之，則太白得其豪，牧之得其奇，樂天得其易，晚唐得其麗，兼之者少陵，所謂集大成者也。

《梁谿漫志・唐詩工靡麗》　唐人詩偏工靡麗，雖李太白亦十句九句言婦人。其后，王建、元稹、韓偓之徒皆然。如裴說者，蓋未嘗以詩名，至作《寄邊衣》詩，則美麗可喜。蓋當時詞章習尚如此，故人人能道此等語也。

真德秀《跋彭忠肅文集》　漢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爲尤盛。然其發揮理義，有補世教者，董仲舒氏、韓愈氏而止爾。

又《跋秘閣太史范公集》　諸葛武侯文采不艷，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至今爲學者膾炙，有志之士，擊節讀之，有至吁歔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穠華纖巧，極其琱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爲文，豈必多且麗乎哉。

又《文章正宗綱目・詩賦》　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古法，始皆大變矣。

魏了翁《程氏東坡詩譜序》　或曰：唱酬之用韻，當少陵時，未知其有亡也，烏得而譜？余曰：不然。賡歌答賦，其源尚矣。下逮顏、謝，各有和章見於集。雖聲韻不必皆同，然更唱迭和，具有次第。逮唐人始工於用韻。韓退之和皇甫持正《陸渾山火》，張籍和劉長卿《餘干旅舍》，劉、白和元（微）〔微〕之《春深》題二十篇，蓋同出一韻。少陵之有無此例，誠不得而知，然其集中有酬李都督、寇侍御、韋韶州等篇，既謂之酬，豈無得唱，集所不錄，姑置勿論。如高常侍、岑補闕，乃少陵之所納交者，嚴鄭公又少陵所依者，而補闕寄少陵之詩見於集者一，常侍、鄭公所與少陵之詩見於集者三，何其微也。呂、蔡固不以唱酬具載爲例設因事而併識之，如賈舍人早朝詩，與和者三人皆在，豈不益詳且盡哉。矧惟文忠公之詩，益不徒作，莫非感於興衰治亂之變，非若唐人家花車斜之詩，競爲廋辭險韻以相勝爲工也。

又《跋胡復半野詩稿》　余觀昔人蓋有序他人文集者矣。如蕭穎士之於

李翰，權德輿之於陸贄，劉禹錫之於柳宗元，李漢之於韓愈，皆以其行成言立，故爲紀述其事，以傳世示後耳。

又《唐文爲一王法論》 任斯道之託以統天下之異，則不可無以尊其權。天下惟一王之法，最足以一天下之趨向。彼其慶賞刑威之用於天下，而天下莫與之抗者，以其法之所存故也。君子任斯道於一身，以正天下之不正。裁節矯揉，而不使之差跌於吾規矩準繩之所不能制。則一王之法，豈獨有天下者司之，而斯文獨無之哉。聖人不作，學者無歸往之地。重之以八代之衰，而道喪文敝，後生曲學之於文，僅如偏方小伯，各主一隅，而不睹王者之大全。或主於王、楊，或主於燕、許，非無其主也，然特宗於伯爾。有韓子者作，大開其門，以受天下之歸，反刓劌僞，堂堂然特立一王之法，則雖天下之小不正者，不於王將誰歸。史臣以唐文爲一王法而歸之韓愈之倡是法也，惟韓愈足以當之。天下莫不有所主，江海能爲百谷主也，而後百川歸之。太山能爲羣嶽主也，而後羣目仰之。【略】不幸聖人沒而王法絕，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之間。間有文人才士，以主持斯文，攘臂鼓吻，以自立其說，然目《離騷》爲奴婢，指屈、宋爲衙官，罵宋玉爲罪人，呼阮籍爲俗吏，其摽立氣勢則有之矣，而王法則吾不知也。有唐之興，絺章繪句，尚存江左之失，未宗燕、許，如翠微宮之頌，啓母碣之銘，洛寶書之頌，周受命之頌，皆迎合揣摩之文也。未得王、楊，則韓休之薄滋味，張九齡之窘邊幅，王勃之多玷缺，許景先之乏風骨，皆未能粹然一出於正也。是何也？主王、楊之伯，主燕、許之宗，則蕞爾之國，不足以一天下之異也。有昌黎韓愈者出，刊落陳言，執六經之文，以繩削天下之不吾合者。《原道》一書，汪洋大肆，《佛骨》一表，生意凜凜。正聲勁氣巍然，三代令王之法且遜之。其始也，王、楊爲之伯，天下安其伯而不敢辭，以爲文章之法出於王、楊也。及其久也，燕、許爲之宗，則天下宗其文而不敢異，以爲文章之法，出於燕、許也。最後，愈之爲文，法度勁正，迫近盤誥，宛然有王者之法，下視燕、許諸人，直猶淺陋之曹檜，皆大國之一方爾。則凡天下之爲文者，誰敢不北面厥角以聽王法之予奪哉。雖然天下之習，沉涵浸漬之久，則其弊非一朝之可革。變齊僅可以至魯，變魯僅可以至道，以聖人之才量，豈不能直變一齊而且革之以漸焉。況唐之文敝，漸靡晉、宋之餘習，自貞觀後，王師旦黜張昌齡、裴、盧、駱賓王等輩，雖太宗、高宗主之，而斯文之弊，且不能盡革。使文章之變，非燕、許諸人爲之先，則一韓愈豈能以一髮挽千鈞哉。雖然，立一王之法以裁（大）〔天〕下之異習，此上之人爲之，愈何與焉。大曆、貞元，徒事姑息，而元和、長慶，戾吾道尤甚焉。立唐文章之王法，不出於時君，而出於愈，愈亦甚不得已也。雖然，史臣之說，雖論愈也，亦規唐也。

《直齋書録解題·總集類》 《姚氏殘語》云：殷璠爲《河嶽英靈集》，不載杜甫詩，高仲武爲《中興間氣集》，不取李白詩，顧陶爲《唐詩類選》，如元、白、柳、劉、杜牧、李賀、張（祐）〔祜〕、趙嘏，皆不收，姚合作《極玄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隨齋批注。）

又 《唐百家詩選二十卷》。王安石以宋次道家所有唐人詩集選爲此編。世言李、杜、韓詩不與，爲有深意，其實不然。按此集非特不及此三家，而唐名人如王右丞、韋蘇州、元、白、劉、柳、孟東野、張文昌之倫，皆不在選。意荆公所選，特世所罕見，其顯然共知者，固不待選耶？抑宋次道家獨有此一百五集，據而擇之，他不復及耶？未可以臆斷也。

又 《四家詩選十卷》。王安石所選杜、韓、歐、李詩。其置李於末而歐反在其上，或亦謂有所抑揚云。

又 《唐絕句選五卷》。莆田柯夢得東海編。所選僅一百六十六首，去取甚嚴。然人之好惡，亦各隨所見耳。

又《別集類下》 《浮溪集六十卷》。【略】四六偶儷之文，起於齊、梁，歷隋、唐之世，表章、詔、誥多用之。然令狐楚、李商隱之流號爲能者，殊不工也。本朝楊、劉諸名公猶未變唐體。

又《詩集類上》 《杜必簡集一卷》。【略】唐初沈、宋以來，律詩始盛行，然未以平側失眼爲忌。

《滄浪詩話·詩辨》 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

皆非第一義也。【略】試取漢、魏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晉、宋之詩而熟參之，次取南北朝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詩而熟參之，次獨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之，又取大曆十才子之詩而熟參之，又取元和之詩而熟參之，又盡取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本朝蘇、黃以下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其眞是非自有不能隱者。

又《詩體》《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

又以時而論，則有：【略】唐初體，（唐初猶襲陳、隋之體。）盛唐體，（景雲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大曆體，（大曆十才子之詩。）元和體，（元白諸公。）晚唐體。【略】

又以人而論，則有【略】沈宋體，（佺期、之問也。）陳拾遺體，（陳子昂也。）王楊盧駱體，（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張曲江體，（始興文獻公九齡也。）少陵體，太白體，高達夫體，（高常侍適也。）孟浩然體，岑嘉州體，（岑參也。）王右丞體，（王維也。）韋蘇州體，（韋應物也。）韓昌黎體，柳子厚體，韋柳體，（蘇州與儀曹合言之。）李長吉體，李商隱體，（即「西崑體」也。）盧仝體，白樂天體，元白體，（微之、樂天，其體一也。）杜牧之體，張籍王建體，（謂樂府之體同也。）賈浪仙體，孟東野體，杜荀鶴體。【略】後山體，（後山本學杜，其語似之者但數篇，他或似而不全，又其他則本其自體耳。）王荊公體，（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黃、陳之上，而與唐人尙隔一關。）【略】楊誠齋體。（其初學半山、後山，最後亦學絕句於唐人。已而盡棄諸家之體而別出機杼，蓋其自序如此也。）

又又有所謂：選體，（選詩時代不同，體製隨異，今人例謂五言古詩爲選體，非也。）柏梁體，（漢武帝與羣臣共賦七言，每句用韻，後人謂此體爲「柏梁體」。）玉臺體，（《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艷者爲「玉臺體」，其實則不然。）西崑體，（即李商隱體，然兼溫庭筠及本朝楊、劉諸公而名之也。）香奩體，（韓偓之詩，皆裾裙脂粉之語。有《香奩集》。）宮體。（梁簡文傷于輕靡，時號「宮體」。其他體製，尙或不一，然大概不出此耳。）

又有古詩，有近體，（即律詩也。）有絕句，有雜言，有三五七言，（自三言而終以七言，隋鄭世翼有此詩：「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爲情。」）有半五六言，（晉傅玄鴻雁生塞北之篇是也。）有一字至七字，（唐張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又隋人應詔有三十字，凡三句七言、一句九言，不足爲法，故不列於此也。）有三句之歌，（高祖《大風歌》是也。古《華山畿》二十五首皆三句之詞，其他古詩多如此者。）有兩句之歌，（荆卿《易水歌》是也。又古詩有《青驄白馬共戲樂》、《女兒子》之類，皆兩句之詞也。）有一句之歌。（《漢書》「枹鼓不鳴董少年」，一句之歌也。又漢童謠「千乘萬騎上北邙」，梁童謠「青絲白馬壽陽來」，皆一句也。）有口號，（或四句，或八句。）有歌行，（古有鞠歌行、放歌行、長歌行、短歌行。又有單以歌名者，行名者，不可枚述。）有樂府，（漢武帝定郊祀，立樂府，採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以其音詞可被于絃歌也。樂府俱備衆體，兼統衆名也。）有《楚詞》，（屈原以下倣《楚詞》者，皆謂之《楚詞》。）有琴操，（古有《水仙操》，辛德源所作。《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有謠，（沈炯有《獨酌謠》，王昌齡有《箜篌謠》，《穆天子傳》有《白雲謠》也。）曰吟，（古詞有《隴頭吟》，孔明有《梁父吟》，文君有《白頭吟》。）曰詞，（《選》有漢武《秋風詞》，樂府有《木蘭詞》。）曰引，（古曲有《霹靂引》《走馬引》《飛龍引》。）曰詠，（《選》有《五君詠》，唐儲光羲有《羣鴟詠》。）曰曲，（古有《大堤曲》，梁簡文有《烏栖曲》。）曰篇，（《選》有《名都篇》《京洛篇》《白馬篇》。）曰唱，（魏武帝有《氣出唱》。）曰弄，（古樂府有《江南弄》。）曰長調，曰短調。有四聲，有八病。（四聲設于周顒，八病嚴于沈約。八病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之辨。作詩正不必拘此，檢法不足據也。）又有以歎名者，（古詞有《楚妃歎》、《明君歎》。）以愁名者，（《文選》有《四愁》，樂府有《獨處愁》。）以哀名者，（《文選》有《七哀》，少陵有《八哀》。）以怨名者，（古詞有《寒夜怨》《玉階怨》。）以思名者，（太白有《靜夜思》。）以樂名者，（齊武帝有《估客樂》，宋臧質有《石城樂》。）以別名者。（子美有《無家別》《垂老別》《新婚別》。）有全篇雙聲疊韻者，（東坡經字韻詩是也。）有全篇字皆平聲者，（天隨子《夏日詩》四十字，皆是平。又有一句全平，一句全仄者。）有全篇字皆仄聲者，（梅聖俞《酌酒與婦飲》之詩是也。）有律詩上下句雙用韻者，（第一句，第三五七句押一仄韻，第二句，第四六八句

押一平韻。唐章碣有此體，不足爲法，漫列于此，以備其體耳。又有四句平入之體，四句仄入之體，無關詩道，今皆不取。）有轆轤韻者，（雙出雙入。）有進退韻者，（一進一退。）有古詩一韻兩用者，（《文選》曹子建《美女篇》有兩「難」字，謝康樂《述祖德詩》有兩「人」字，後多有之。）有古詩一韻三用者，（《文選》任彥昇《哭范僕射詩》三用「情」字也。）有古詩三韻六七用者，（古《焦仲卿妻詩》是也。）有古詩重用二十許韻者，（《焦仲卿妻詩》是也。）有古詩旁取六七許韻者，（韓退之「此日足可惜」篇是也。凡雜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歐陽公謂退之遇寬韻則故旁入他韻，非也。此乃用古韻耳，於《集韻》自見之。）有古詩全不押韻者，（古《採蓮曲》是也。）有律詩至百五十韻者，（少陵有百韻律詩，白樂天亦有之，而本朝王黃州有百五十韻五言律。）有律詩止三韻者。（唐人有六句五言律，如李益詩「漢家今上郡，秦塞古長城。有日雲常慘，無風沙自驚。當今天子聖，不戰四方平」是也。）有律詩徹首尾對者，（少陵多此體，不可概舉。）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盛唐諸公有此體，如孟浩然詩：「挂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舳艫爭利涉，來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赤城標。」又「水國無邊際」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偶者。）有後章字接前章者，（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之詩是也。）有四句通義者。（如少陵「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是也。）有絕句折腰者，有八句折腰者。有擬古，有連句，有集句，有分題。（古人分題，或各賦一物，如云送某人分題得某物也，或曰探題。）有分韻，有用韻，有和韻，有借韻，（如押七支韻，可借八微或十二齊一韻是也。）有協韻，（《楚詞》及《選》詩多用協韻。）有今韻，有古韻。（如退之「此日足可惜」詩，用古韻也，蓋《選》詩多如此。）有古律，（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體。）有今律。有頷聯，有頸聯。有發端，有落句。（結句也。）有十字對，（劉昚虛「滄浪千萬里，日夜一孤舟」。）有十字句，（常建「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等是也。）有十四字對，（劉長卿「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是也。）有十四字句。（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又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是也。）有扇對，（又謂之隔句對，如鄭都官「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消花謝夢何如」是也。蓋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有借對，（孟浩然「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太白「水春雲母碓，風掃石楠花」，少陵「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是也。）有就句對。（又曰當句有對，如少陵「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李嘉祐「孤雲獨鳥川光暮，萬里千山海氣秋」是也。前輩於文亦多此體，如王勃「龍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乃就句對也。）

又　論雜體則有：風人，（上句述其語，下句釋其義。如古《子夜歌》《讀曲歌》之類，則多用此體。）藁砧，（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僻辭隱語也。）五雜俎，（見樂府。）兩頭纖纖，（亦見樂府。）盤中，（《玉臺集》有此體。蘇伯玉妻作，寫之盤中，屈曲成文也。）迴文，（起于竇滔之妻，織錦以寄其夫也。）反覆，（舉一字而誦皆成句，無不押韻，反覆成文也。李公《詩格》有此二十字詩。）離合，（字相析合成文，孔融「漁父屈節」之詩是也。雖不關詩之輕重，其體製亦古。）建除，（鮑明遠有《建除詩》，每句首冠以建、除、平、定等字。其詩雖佳，蓋鮑本工詩，非因建除之體而佳也。）字謎、人名、卦名、數名、藥名、州名，（如此詩只成戲謔，不足爲法也。）又有六甲十屬之類，及藏頭、歇後等體。（今皆削之。近世有李公《詩格》，泛而不備。惠洪《天廚禁臠》，最爲誤人。今此卷有旁參二書者，蓋其是處不可易也。）

又《詩評》　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如此見，方許具一隻眼。

又　五言絕句：衆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王荊公是一樣，本朝諸公是一樣。

又　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概耳。

又　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爲唐人今人矣。

又　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又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求。

又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

又　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歡。

又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諷》，不足爲騷。

又　釋皎然之詩在唐諸僧之上。唐詩僧有法震、法照、無可、護國、靈一、清江、無本、齊己、貫休也。

又　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適、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

又《考證》　王荊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人《英靈》《間氣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韋述之詩，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孟浩然止增其數，儲光羲後，方是荊公自去取。前卷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至於大曆已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況唐人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物、孫逖、祖詠、劉眘虛、綦毋潛、劉長卿、李長吉諸公，皆大名家。李、杜、韓、柳以家有其集，故不載。而此集無之。荊公當時所選，當據宋次道之所有耳。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荊公所選，斂衽而莫敢議，可歎也。

《懷古録》卷上　（絕句）唐三百年詩萬餘首之多，近時柯東海只揀百六十首，其去取雖不能無得失，然大概多是。如於李、杜只取八九首，皆有定見。李、杜雖爲唐詩之宗師，好絕句直是少。然唐絕句多，好者亦不過二、三人而已。如李商隱、杜牧之、劉禹錫之外，則白樂天之類是也。

劉克莊《唐詩》　瀛洲學士風流遠，中葉唐慚貞觀唐。靈武拾遺脱羈旅，開元供奉老佯狂。戲苔翡翠非倫擬，撼樹蚍蜉不揣量。賴有元和韓十八，騎驎被髮共翱翔。

又《雜詠六言八首》一　退之效玉川體，子美和《春陵行》。古訓後生可畏，俗語文人相輕。

又《序・趙寺丞和陶詩》　自有詩人以來，惟阮嗣宗、陶淵明自是一家。【略】淵明多引典訓，居然名教中人，終其身不踐二姓之庭，未嘗諧世，而世故不能害，人物高勝，其詩遂獨步千古。唐詩人最多，惟韋、柳其遺意。李、杜雖大家數，使爲陶體，則不近矣。

又《竹溪詩》　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

又《韓隱君詩》　古人不及見後世之偶然比興，風刺之作，至列於經。後人盡誦讀古人書，而下語終不能髣髴風人之萬一。余竊惑焉。或古詩出於情性，發必善，今詩出於記問，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於是張籍、王建輩稍束起書帙，剗去繁縟，趨於切近，世喜其簡便，競起效顰，遂爲晚唐，體益下，去古益遠。豈非資書以爲詩，失之腐，捐書以爲詩，失之野歟。

又《徐先輩集》　世謂推故事，參駢語，起於唐。不知自西京鄒、揚輩已然，至唐尤甚爾。及韓、柳出而後天下知有古文，然韓、柳能變文字之體製，而不能變科舉之程度。上以此取，下以此應，雖賢豪之士，不能自拔，吳子華、韓致光之倫是也。【略】方唐之亡也，士大夫貴顯而全節者，惟司空表聖、韓致光二公。阨窮而自守者，惟公與羅隱、隱依錢氏，公依王氏，猶子美客劍南之意也。

又《送謝阡》　蓋詩至唐尤盛，人主以此拔士，得戴叔倫，韓翃之流焉。主司以此取士，得錢起、徐凝之流焉。藩鎮以此取士，得李商隱、羊士諤之流焉。迨至唐衰，錢鏐、王審知父子猶能收羅隱、徐寅於幕府。

又《唐絕句續選》　蓋六言尤難工，柳子厚高才，集中僅得一篇，惟王右丞、皇甫補闕所作絕妙。

又《林子羽》　五言詩《三百五篇》中間有之，逮漢、魏蘇、李、曹、劉之作，號爲選體，及沈休文出，以浮聲切響作古，自謂靈均以來未睹斯閫，一唱百和，漸有唐風。唐初如陳子昂《感（寓）〔遇〕》，平揩《騷》、《選》，非開元、天寶以後作者所及。李大家數，姑置勿論。五言如孟浩然、劉長卿、韋蘇州、柳子厚，皆高簡要妙。雖郊、島才思拘狹，或安一字而斷數髭，或先得上句，經歲始足下句，其用心之苦如此，未可以唐風少之。

又《題跋・李耘子詩卷》　唐世以賦詩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詩，故唐人詩工而賦拙。「湘靈鼓瑟」、「精衛填海」之類，雖小小，皆含意義，有王回、曾鞏之不能道。本朝亦以詩賦設科，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賦，故本朝賦工而詩拙。今之律賦，往往造微入神，溫飛卿、李義山之徒，未必能髣髴也。

又《方寧孫樂府》　昔之名家，惟張籍、王建、李賀。然唐人于籍云：「業文三十春」，於建云：「白頭王建在」，以齒宿而工也。賀母憂賀嘔出心肝，以思苦而傳也。

又《林去華雪鴻詩》古詩有以句擅名者，「滿塘生春草」、「黃花如散金」之類是也。有以一聯擅名者，「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斷橋荒辭合，空院落花深」之類是也。有以結句擅名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何慙《刺客傳》，不著報讎名」之類是也。蓋一篇之內，不能皆工，僅得十字焉。十字又不能皆工，僅得五字焉。至於一篇皆工，不多得也，雖郎士元、錢起所作皆然。

又《宋氏絕句詩》元、白絕句最多，白止取三二首，元止取五言一首。惟寶氏兄弟曰群、曰牟、曰鞏，所作極少，然皆可存。

又《柯崑文詩》觀人言語，可以驗其通塞。郊、島詩，極天下之工，亦極天下之窮。方其苦吟也，有先得上句，經年始足下句者，有斷數鬚而下一字者，做成此一種文字，其人雖欲不窮，不可得也。元、白變其體，求以諧俗，茗坊酒壚，往往傳送，詩稍濫觴矣。然元至宰相，白亦侍從。余所謂通塞之驗非耶。

又《程垣詩卷》竊知君喜姚合所編《極玄集》，而自方賈島。余謂姚、賈縛律，俱窘邊幅。【略】（任）華與李、杜游，（盧）仝客于昌黎文公之門，故有奇崛氣骨。

又《葉介文卷》然予觀古人名世之作，或以一字而傳，梁鴻之「噫」是也。或以二字三字而傳，元道州之「欸乃」，魯山之「于蔦于」是也。

又《錢忠懿王帖》唐人崇尚文墨，臺閣公卿未有不工此者。風俗既成，雖蕃帥節將如于頔、高駢之流，皆以吟詠自喜。如羅紹威、王智興則兼逞詞翰，當時有「李陵章句右軍書」之佞。頔、智興一字不傳，無以驗工拙。駢、紹威所作存者信工。予讀《絳帖》，有錢忠懿王使院律詩一首，練句結字，不在駢、紹威之下。

又《楊補之詞畫》藝之至者不兩能。善畫者不必妙詞翰，有詞翰者類不工畫。前代惟王維、鄭虔兼之。維以詞客畫師自命，虔有三絕之名。

《後村詩話新集》卷一 編詩自唐人，有「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之句。余既以此四君子冠篇首，然以輩行歲月較之，則陳拾遺在四君子之上。

又卷二 國初盛稱二孫之文，苦不多見。僅序杜詩云：「公詩支爲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贍博。」此數語亦近似。但郊謂之得杜氣骨可也，烏有所謂豪健哉？能詩非此數人，不可謂得杜。豪健之中，韓詩沈著痛快，又時出杜所未有。

又卷五 自唐以來，李、杜之後，僅見韓、蘇二公。韓詩沈著痛快，又時出杜所未有。但以氣爲之，直截者多，雋永者少。

《吹劍錄》 詩可以爲，可以不爲。有其才，有其時，有其興，則爲之可也。志於功名，志於事業，則不可爲也。詩不可無體，亦不可拘於體。蓋詩非一家，其體各異，隨時遣興，即事寫情，意到語工則爲之，豈能一切拘於體格哉。近世詩人好爲晚唐體，不知唐祚至此，氣脈浸微，士生斯時，無他事業，精神技倆，悉見于詩，局促于一題，拘攣于律切，風容色澤，輕淺纖微，無復渾涵氣象。求如中葉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長章大篇之雄偉，或歌或行之豪放，則無此力量矣。故體成而唐祚亦盡，蓋文章之正氣竭矣。

姚鏞《題戴石屏詩卷後》 詩盛於唐，極盛於開元、天寶間。昭、僖以後，則氣索矣。世變使然，可與識者道也。

《荊溪林下偶談·陳元爲杜韓之先驅》 唐之古詩，未有杜子美，先有陳子昂；唐之古文，未有韓退之，先有元次山。陳、元蓋杜、韓之先驅也。至杜、韓益彬彬耳。

《環溪詩話》卷上 環溪自岳陽回，始往見張右丞，奉詩一冊，以書序慕效四子之意云：「某方其幼也，情性虛靜，無事營爲，則慕淵明；及其少長，志氣稍動，務爲飄逸，則慕太白；辭色一縱，非大快無已也，則慕盧仝；覺其狂甚，稍歸純正，則慕樂天。自是出此入彼，罔知攸濟。又念四子之才，不能無累。如淵明得之清而失之澹，太白得之豪而失之放，盧仝得之狂而失之怪，樂天得之和而失之易且不雅。所謂詩者，止於此乎，又有大於此也。」

又卷中 環溪從兄常從容謂：「古今詩人既多，各是其是，何者爲正？」環溪云：「若論詩之妙，則好者固多；若論詩之正，則古今惟有三人，所謂一祖二宗：杜甫、李白、韓愈是也。」仲兄云：「唐詩惟稱李、杜，吾弟又言韓愈，何也？」環溪云：「李、杜是韓愈所伏者，韓愈又是後來所伏者。」仲兄云：「三公所長何如？」環溪云：「杜甫長於學，故以字見功；李白長於才，故以篇見功，韓愈長於氣，故十數篇見功。」仲兄云：「近時荊公作《四家詩選》，如何添永叔？」環溪云：「荊公置杜甫於第一，韓愈第二，永叔第三，太白第四，蓋謂永叔能兼韓、李之體而近於正，故選焉耳。又謂李白無篇不

說酒色，故置格於永叔之下，則此公用意，亦已深矣。」

又　前輩作詩皆有法，近體當法杜，長句當法韓與李。

又卷下　或謂胸中無料，不可作詩。殊不知李賀七歲作《高軒過》，不知所用何事。如唐詩《二妙集》、《衆妙集》，多不知所用何事而作。大家數如李杜【略】，卻是用事也如空說，非初學所敢仰望。作詩且以《二妙集》、《極玄集》、《衆妙集》熟看，亦差可見矣。

王柏《題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後》　文以氣爲主，古有是言也。文以理爲主，近世儒者嘗言之。李漢曰：「文者，貫道之器。」以一句蔽三百年唐文之宗，而體用倒置不知也。

又《古賢像贊・韓昌黎》　唐文三變，至公而止。

周弼《三體唐詩選例・七言截句》　一、後對：此體唐人用者亦少，必使末句雖對，而詞足意盡，若未嘗對，方爲擅場。

又《七言律詩》　一、四實：其說在五律，但造句差長，微有分別，七字當爲一串，不可以五言泛加兩字，最難飽滿，易疏弱，又前後多患不相照應。自唐人中工此者亦有數，可見其難矣。〇一、詠物：唐末爭尚此體，不拘所咏，別入外意，而不失摹寫之巧，有足喜者。

又《五言律詩》　一、四實：中四句全寫景物，開元、大曆多此體，華麗典重之中，有雍容寬厚之態，是以難也。後人爲之，未免堆垛少味。〇一、四虛：中四句皆寫情思，自首至尾，如行雲流水，空所依傍，元和以後，流于枯瘠，不足采矣。

《鶴林玉露・以學爲詩》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夫以詩爲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摛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爲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爲詩，其胸中之不醇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略】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矣。此論得之。

《藏一話腴内編》卷下　作詩作文，非多歷貧愁者，決不入聖處。三閭阨而騷獨步；杜少陵愁而詩冠古今；退之欲人輟一飲之費以活己，而文起八代，上窺至關；孟郊斫山耕水，賈島薪米俱無，窮尤甚焉，其詩清絕高遠，非常人可到，良有以也。

趙孟堅《凌愚谷集序》　文章至唐而體備，其情態宛委，肌理豐澤，腴而密，婉而麗，斯亦世代至此而盛乎。故自貞元、元和而上，李、杜、韓、柳以至乎長慶元、白，皆唐文之懿也。大中以降，瑣瀝滋過，固一病也，而又浸淫於以俗爲雅之流，代號作者或不免是，況浸淫於末流者乎。杜荀鶴於詩接五季之碑碣，可概觀矣。然則論唐文者，不得因其流而訾其源也。

又《趙竹潭詩集序》　自賡歌《國風》《雅》《頌》而《離騷》，皆歸於正之詩也。杜工部詩言愛君憂國，不失此正，所以獨步於詩家者流也。由漢蘇、李五言，建安七子，晉宋之清虛，齊梁之靡麗，至唐而歌行吟謠怨嘆詞曲等此而律生焉，詩之體備而詩亦變矣，然忠厚而歸於正者未嘗絕響。

《深雪偶談》　詩無不本于性情，自詩之體隨代變更，由是性情或隱或見，若存若亡，深者過之，淺者不及也。【略】當其代殊體變，性與情之隱見、存亡、淺深，雖其一時之名能詩者，亦不能自必其所至之然也。唐風既昌，一聯一句，滿聽清圓，流波雋永，首肯變踔，性情信在是矣。然詞藻勝則糟粕，律度嚴則拘窘。能不脂韋于二蔽之間，而脫穎奇焉，則天成、自得，超然，何得無之。至於作止雍容，聲容惋穆，視溫柔敦厚之教，庶幾無論漢、魏，顧晉以後諸人，自靖節翁之外，似未諭也。

趙汝回《瓜廬詩序》　晉、宋詩稱陶、謝，唐稱韋、杜，當其時，人人皆工詩。詩非不盛也，而四人者獨首稱，豈非侯鯖爽口，不若不致之羹；鄭聲悅耳，不若遺音之瑟哉。

《詩人玉屑・唐人句法》　朝會：「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杜甫）「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杜甫《晚出左掖》）「碧霄傳鳳吹，旭日在龍旗。」（楊巨源《春日獻聖壽》）「爐煙添柳重，禁漏出花遲。」（同前）「鈎陳霜騎肅，御道雨師清。」（皇甫冉《東郊迎氣》）「御爐香焰暖，馳道玉聲寒。」（竇叔向《春日應制》）「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崔灝《早朝》）「花明劍珮星初沒，柳拂旌旗露未乾。」（同前）宮掖：「春風開紫殿，天樂下珠樓。」（李白《宮中行樂詞》）「鶯歌聞太液，鳳吹繞瀛洲。」（同前）「鐘來宮轉漏，月過閣移陰。」（喻坦之《宿省中》）「鶯歸漢宮柳，花隔杜陵煙。」（郎士元《春宴》）「玉階聞墜葉，羅幌見飛螢。」（沈佺期《長門怨》）「綉戶香風暖，紗窗曙色新。」（李白）「夢裏君王近，宮中河漢高。」（劉方平

《長信宮》）「竹外仙亭出，花間輦路分。」（喬知之《應制》）「一聲啼鳥禁門靜，滿地落花春日長。」（王隨）「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錢起《關下贈裴舍人》）懷古：「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杜甫）「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杜甫《琴臺》）「江山九秋後，風月六朝餘。」（杜牧《企望》）「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杜甫《玄元皇帝廟》）「輦路江楓暗，宮潮野草春。」（司空曙《金陵懷古》）「峴首羊公愛，長沙賈誼愁。」（孟浩然《送王昌齡之嶺南》）「二女竹上淚，湘妃水底魂。」（韓愈《泊三江口》）「碑已無文字，人猶敬子孫。」（任藩《經墮淚碑》）「野廟向江春寂寂，斷碑無字草芊芊。」（李羣玉《黃陵廟》）「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萋萋鸚鵡洲。」（崔顥《登黃鶴樓》）送別：「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李白《別宋之悌》）「飲中相顧色，送後獨歸情。」（韓愈）「人由戀德泣，馬亦別羣鳴。」（韓愈《寄王中丞》）「九江春水闊，三峽暮雲深。」（陳陶《溫城贈別》）「住接猿啼處，行逢鴈過時。」（許渾《送客歸峽州》）「塞草連天暮，邊風動地秋。」（張侶《送王相公赴幽州》）「楊柳北歸路，蒹葭南渡舟。」（許渾《泊松江渡》）「落葉淮邊雨，孤山海上秋。」（錢起《送人》）「長亭叫月新秋鴈，官渡含風古樹蟬。」（武元衡《送韋秀才赴滑州》）「蟬聲驛路秋山裏，草色河橋落照中。」（韓翃《送人歸青州》）地名：「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杜甫。魚龍鳥鼠皆地名。）「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岑參《送李太保充渭北節度》）「雲送關西雨，風傳渭北秋。」（岑參《客舍寄許嚴二山人》）「秋草靈光殿，寒雲曲阜城。」（韓翃《送故人歸魯》）「明月雙流水，清風八詠樓。」（嚴維《送人入金華》）「樓看滄海日，門聽浙江潮。」（宋之問《天竺寺》）「人離京口日，潮送岳陽船。」（周賀《送楊岳歸巴陵》）「江流幡冢雨，帆入漢陰山。」（方干《金州客舍》）「瓜步早潮吞建業，蒜山晴雪照揚州。」（朱文長《春眺》）「樹隔五陵秋色早，水連三晉夕陽多。」（張喬《題鸛雀樓》）人名：「草生元亮徑，花暗子雲居。」（王績《田家》）「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皇甫冉《巫山高》）「春山子敬宅，古木謝敷家。」（朱文長《贈別》）「江山清謝朓，草木媚丘遲。」（張子容《贈張司勳》）「去思今武子，餘教昔文翁。」（釋皎然《送李中丞入朝》）「暮雨揚雄宅，秋風向秀園。」（李郢《園居》）「黃霸初臨郡，陶潛未去官。」（李嘉祐《江陰道中作》）「阮籍生涯懶，嵇康意氣疏。」（王績《思家》）「江邊武侯籌筆地，雨昏張載勒銘山。」（唐彥謙《興元沈氏莊》）「劉琨坐嘯風清塞，謝朓裁詩月滿樓。」（武元衡《酬嚴司空見寄》）寫景：「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李白）「樹交花兩色，溪合水重流。」（蔣別《南溪別業》）「鳥歸沙有跡，帆過浪無痕。」（賈島《江亭晚望》）「江樹臨洲晚，沙禽對水寒。」（劉長卿《七里灘》）「秋應爲紅葉，雨不厭蒼苔。」（李義山）「霜空極天靜，寒月帶江流。」（張說）「風度蟬聲遠，雲開鴈路長。」（隋王胄《雨晴》）「草木窮秋後，山川落照時。」（杜牧《寄友人》）「就暖風光偏着柳，辭寒雪影半藏梅。」（馬懷素《應制》）「春融只恐乾坤醉，水闊深知世界浮。」（羅隱《春日湘中題岳麓寺》）詠物：「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杜甫《嚴公廳事岷山沱江圖》）「綠攢傷手刺，紅墮斷腸英。」（朱〔餘慶〕餘慶）《薔薇》）「影高羣木外，香滿一輪中。」（張薦《月中桂》）「氣蒙楊柳重，寒勒牡丹遲。」（劉得仁《春雨》）「小葉風吹長，寒花露濯鮮。」（符子珪《芳樹》）「千載白衣酒，一生青女霜。」（羅隱《詠菊》）「雲凝巫峽夢，簾閉景陽粧。」（《牡丹》）「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杜甫《孤雁》）「花間燕子棲鳩鵲，竹下鵾鷄繞鳳凰。」（蘇頲《寓直》）「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方干字字有功）造理：「病知新事少，老別故交難。」（崔塗《別故人》）「馬爲賒來貴，童因借得頑。」（姚合）「雪晴山脊見，沙淺浪痕交。」（章八元《江行》）「樓高驚雨闊，木落覺城空。」（李洞《聽白公話舊》）「興因樽酒洽，愁爲故人輕。」（張繼《春夜皇甫冉宅勸酒》）「徑轉危峰逼，橋斜缺岸妨。」（杜審言《山池》）「爲月窗從破，因詩壁重泥。」（項斯《題令狐處士溪居》）「寺遠僧來少，橋危客過稀。」（許渾《題韋處士山居》）「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羅鄴《牡丹》）「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鄭谷《十日菊》）入畫：「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杜甫）「天晴一鴈遠，海闊孤帆遲。」（李白《送張舍人》）「松門天竺寺，花洞若耶溪。」（張籍《送盧處士遊吳越》）「山昏函谷雨，木落洞庭波。」（許渾《送人南遊》）「山遠疑無樹，湖平似不流。」（韋承慶《浮江》）「曉煙平似水，高樹暗如山。」（雍陶《塞上》）「桑柘晴川口，牛羊落照間。」（呂溫《宴別》）「驛道青楓外，人煙綠嶼間。」（孫逖《楊子江樓》）「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韋應物《滁州西澗》）「綠樹遶村含細雨，寒潮背郭捲平沙。」（溫庭筠《送人》）典重：「上公周太保，副相漢司空。」（岑參《送李太保》）「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杜甫）「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孟浩然《洞

庭》）「黃閣開帷幄，丹墀拜冕旒。」（錢起）「地控吳襟帶，才光漢縉紳。」（皇甫冉《送常君赴昇州》）「聖藻垂寒露，仙杯落晚霞。」（沈佺期《應制》）「星月懸秋漢，風霜入曙鐘。」（李嶠《餞駱四》）「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暢當《登鸛雀樓》）「鑾輿迴出仙門柳，閣道遙看上苑花。」（王維《和御製》）「簾捲青山巫峽曉，煙開碧樹渚宮秋。」（武元衡《酬嚴司空見寄》）清新：「小桃初謝後，雙燕恰來時。」（鄭谷《杏花》）「貞爲臺裏栢，芳作省中蘭。」（包何《寓直》）「一宵猶幾刻，兩歲欲平分。」（曹松《除夜》）「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白居易《聞蟬》）「野色寒來淺，人家亂後稀。」（羅隱《秋浦》）「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王維《入山》）「曉日尋花去，春風帶酒歸。」（李廓《少年行》）「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白居易《途中感秋》）「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杜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崔塗）奇偉：「戟枝迎日動，閣影助松寒。」（劉禹錫《春日退朝》）「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杜甫）「蟄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杜甫）「風流峴首客，花豔大堤倡。」（韓愈《送李尚書赴襄陽》）「水聲巫峽裏，山色夜郎西。」（李嘉祐《送人》）「秦地吹簫女，湘波鼓瑟妃。」（韓愈《涼國公主挽詩》）「蓋海旗幢出，連天觀閣開。」（韓愈《送鄭尚書赴南海》）「壁壘依寒草，旌旗動夕陽。」（郎士元《早春登城》）「殘星數點隔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趙嘏）「玉節在船清海怪，金函開詔拜夷王。」（姚合《送源中丞赴新羅》）綺麗：「御鞍金騕褭，宮硯玉蟾蜍。」（杜甫《贈李祕書》）「風爭吹玉柱，露井凍銀床。」（杜甫《謁玄元皇帝廟》）「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嚴維）「舞鬢金翡翠，歌顊玉蟾蜍。」（白居易《獻裴令公》）「錦帳郎官醉，羅衣舞女嬌。」（李白《寄王漢陽》）「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杜荀鶴《春宮怨》）「酒綠市橋春，漏閒宮殿午。」（李正封《清明日》）「露曉紅蘭重，雲晴碧樹高。」（許渾《曉發寄李師晦》）「急管晝催平樂酒，春衣夜宿杜陵花。」（韓翃《贈張千牛》）「歌繞夜梁珠宛轉，舞嬌春席雪朦朧。」（羅隱《商於驛東望有感》）刻琢：「露菊班豐鎬，秋蔬影澗瀍。」（杜甫《夔府詠懷》）「墜露清金閣，流螢點玉除。」（喬備《長門怨》）「苦調琴先覺，愁容鏡獨知。」（王適《古離別》）「道進愁還淺，年加睡卻輕。」（盧得仁《秋夜寄友人》）「雲蔽望鄉處，雨愁爲客心。」（戴叔倫《清溪館作》）「杜魄呼名叫，巴江學字流。」（李遠《送友人入蜀》）「雲迎出塞馬，風捲渡河旗。」（沈佺期《送人北征》）「雀聲花外暝，客思柳邊春。」（溫庭筠《江岸》）「五夜有心隨暮雨，百年無節待秋霜。」（無名氏《嘲失節婦》）「三台位缺嚴陵卧，百戰功高范蠡歸。」（溫庭筠《和友人題壁》）自然：「只應松上鶴，便是洞中人。」（杜荀鶴《訪道者不遇》）「今宵一別後，何處更相逢。」（于武陵《與故人別》）「飛來南浦水，半是華山雲。」（于武陵《贈王隱人》）「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杜甫《收京》）「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杜荀鶴《春宮怨》）「共看今夜月，獨作異鄉人。」（張溢《寄友人》）「有僧飛錫到，留客話松間。」（冷朝陽《遊華嚴寺》）「羞將新白髮，卻對舊青山。」（于武陵《西歸》）「卻從城裏攜琴去，許到山中寄藥來。」（賈島《送胡道士》）「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閒。」（薛能《獻僕射相公》）寒苦：「興幽松雪見，心苦硯冰知。」（李洞《感知上李侍郎》）「暮隨江鳥宿，寒共嶺猿愁。」（許渾《送客歸南溪》）「夜蛩偏傍枕，寒鳥數移柯。」（劉長卿《月下呈章秀才》）「澗冰妨鹿飲，山雪阻僧歸。」（張喬《山中冬夜》）「水聲冰下咽，沙路雪中平。」（劉長卿）「風冷衣裳脆，天寒筆硯清。」（姚合《秋月山中》）「雪嶺無人迹，冰河足鴈聲。」（盧綸《從軍行》）「塞迥連天雪，河深徹底冰。」（馬戴《邊將》）「冰橫曉渡胡兵合，雪滿窮沙漢騎迷。」（趙嘏《平戎》）「夜長簷霤寒無寢，日晏廚煙冷未炊。」（《窮窘》）豪壯：「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杜甫《玄元皇帝廟》）「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杜甫《洞庭湖》）「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峰。」（李白《送溫處士》）「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李白）「虹截半江雨，風驅大澤雲。」（王貞白《雨後登庾樓》）「閶闔連雲起，巖廊拂霧開。」（沈佺期《元旦早朝》）「楚闊天垂草，吳空月上波。」（張蠙《送人東歸》）「太液天爲水，蓬萊雪作山。」（宗楚客《遇雪應制》）「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杜甫）「帆飛楚國風濤闊，馬渡藍關雨雪多。」（杜荀鶴《辭鄭員外入關赴舉》）工巧：「浦轉山初盡，虹斜雨半分。」（顧飛熊《住杭州》）「木落山城出，潮生海棹歸。」（喻坦之《晚泊富春》）「古樹老連石，急泉清露沙。」（溫庭筠《處士盧岵山居》）「芋葉藏山徑，蘆花間渚田。」（岑參《晚泊五渡》）「岩狖牽垂果，湍禽接迸魚。」（顧飛熊《天河閣到啼猿閣即事》）「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悟清》）「樹勢連巴沒，江聲入楚流。」（方干《送姚合赴金州》）「水落金沙淺，雲高玉葉疏。」（沈君道《應令》）「暗香惹步澗花落，晚影逼簾溪鳥回。」（羅鄴《滄浪峽》）「野寺山邊斜

有徑，漁家竹裏半開門。」（李嘉祐《送宋中書遊江東》）精絕：「月明三峽曙，潮滿二江春。」（張循之《巫山高》）「風清江上樹，霜灑月中砧。」（僧貫休）「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于良史《冬月晚望》）「客尋朝磬至，僧背夕陽歸。」（崔峒《崇福寺》）「客帆和鴈落，霜葉向人飛。」（羅隱《東歸途中作》）「雪侵帆影落，風逼鴈行斜。」（趙嘏《江行》）「晚秋淮水上，新月楚人家。」（劉方平《淮上秋夜》）「晚色寒蕪遠，秋聲候鴈多。」（權德輿《送人》）「楊柳風多潮未落，蒹葭霜在鴈初飛。」（趙嘏《長安與友生話舊》）「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皇甫冉《秋日東郊》）閒適：「水春雲母碓，風掃石楠花。」（李白《送內尋盧山女道士》）「硯和青靄凍，簾對白雲垂。」（喻坦之《寄姚少府》）「湖聲蓮葉雨，野色稻花風。」（張籍《送人及第歸越》）「子能渠細石，吾亦沼清泉。」（杜甫）「趁鐘開靜戶，帶葉卷殘書。」（周賀《酬吳處士》）「浥露收新稼，迎寒葺舊廬。」（皇甫冉《送王山人歸別業》）「竹引携琴入，花邀載酒過。」（孟浩然《山池》）「地深新事少，官散故交疏。」（周賀《贈盧長史》）「閒花半落猶邀蝶，白鳥雙飛不避人。」（方干《題睦州環溪亭》）「蒼苔濁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杜甫《漫興》）幽野：「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李白《訪戴道士》）「樹停沙島鶴，茶會石橋僧。」（周賀《贈朱（餘慶）〔慶餘〕》）詹前花覆地，竹外鳥窺人。」（祖詠《清川別業》）「寺分一泓水，僧鎖半房山。」（裴說《道林寺》）「泉湧階前地，雲生戶外峰。」（僧靈一《宿天柱觀》）「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杜甫）「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常建《破山寺》）「窗接停猿樹，巖飛浴鶴泉。」（溫庭筠《寄僧》）「澄江月上見魚躍，荒徑葉乾聞犬行。」（周賀《江館書事》）「隔岸雞鳴春耨去，隣家犬吠夜漁歸。」（方干《山中言事》）羈旅：「雞聲荒戍曉，鴈過古城秋。」（許渾《泊松江渡》）「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溫庭筠《早行》）「寒樹鳥初動，霜橋人未行。」（劉禹錫《途中早發》）「客淚題書落，鄉愁對酒寬。」「對酒惜餘景，問程愁亂山。」（戴叔倫《逢董校書》）「燈影秋江寺，篷聲夜雨船。」（溫庭筠《送僧》）「見鴈思鄉信，聞猿積淚痕。」（岑參《巴南舟中即事》）「衆鳥已歸樹，旅人猶過山。」（任藩《旅次》）「楚水晚涼催客早，杜陵秋思傍蟬多。」（周賀《遊南塘寄王知白》）「鴈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夏寶松《宿江城詩》。因號爲夏江城。）佳境：「岩花點寒溜，石磴掃春雲。」（權德輿《宿栖岩》）「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常建《破山寺》）「碧溪風濤態，若樹雨餘姿。」（杜牧《途中作》）「煙峰高下翠，日浪淺深明。」（唐太宗《春日登眺》）「江村片雨外，野寺夕陽邊。」（岑參《曉發五渡》）「溪中雲隔寺，夜半雪添泉。」（項斯《寄石橋僧》）「露曉蒹葭重，霜晴橘柚垂。」（許渾《曉發寄人》）「河漢秋生夜，杉梧露滴時。」（馬載《宿僧房》）「輕煙不入宮中樹，佳氣常薰仗外峰。」（錢起《從駕幸甘泉宮》）「樹色漸分雙闕裏，漏聲遙在百花中。」（皇甫曾《早朝》）警策：「竹陰行處密，僧臘別來高。」（張喬《僧房》）「川迴吳岫失，塞闊楚雲低。」（皇甫冉《送人》）「鴈斷知風急，湖平得月多。」（白居易《松江亭》）「樹隔朝雲合，猿窺曉月啼。」（李嘉祐《送人》）「草礙人行緩，花繁鳥度遲。」（盧照鄰《山行》）「山帶新晴雨，溪留閏月花。」（戎昱《閏春宴溪莊》）「客爲忙多去，僧因飯暫留。」（白居易《贈韋山人》）「樹隔高關斷，天連大漠空。」（李頻《送人往塞北》）「鴈行雲接參差翼，庭樹風開次第花。」（章孝標《贈劉侍御三子弟同時及第》）「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楊汝士壓倒元白之句）引帶：「春山和雪靜，寒水帶冰流。」（趙嘏《送人歸覲》）「飛花隨蝶舞，豔曲伴鶯嬌。」（李嶠《春日應制》）「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劉長卿《餘干旅舍》）「疏簾看雪捲，深戶映花關。」（韓翃《題僧房》）「溪浪和星動，松陰帶鶴移。」（杜荀鶴《宿僧院因贈》）【略】「凍柳含風落，寒花照日鮮。」（劉孝（標）〔孫〕）「巢鶴和鐘唳，詩僧倚錫吟。」（鄭谷《題興善寺》）「月轉碧梧移鵲影，露低紅葉濕螢光。」（許渾《宿望亭驛寄蘇州同遊》）「橋通小市家林近，山帶平湖野寺連。」（韓翃《送冷朝陽歸上元》）連珠（句中字相對）：「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四年三月半，新笋晚花時。」（元稹《題褒城驛》）「遠山芳草外，流水落花中。」（司空曙《鮮于秋林園》）「千峰孤燭外，片雨一更中。」（韓翃《夜宴》）「空城流水在，荒澤舊村稀。」（李嘉祐）「萬水千山路，孤舟盡日程。」（賈島）「窗燈寒几淨，簷雨曉階愁。」（楊衡）「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沈佺期詩）「疊嶂懸流平地起，危樓曲閣半天開。」（劉憲《山莊應制》）「積水長天迷遠客，荒城極浦足寒雲。」（皇甫曾《送李錄事》）合璧（句中意相關）：「舟移城入樹，岸闊水浮村。」（岑參《泛渼陂》）「沙平寒水落，葉脫晚枝空。」（褚亮《喜霽》）「霧捲晴山出，風恬晚浪收。」（李嶠《初霽》）「徑滑苔粘履，潭深水沒篙。」（白居易《獻裴令公》）「砌冷蟲喧坐，簾疏月到床。」（岑參《送鄭侍御》）「山曉雲和

雪，汀寒月照霜。」（皇甫冉《送權驊》）「海曙雲浮日，江遙水合天。」（劉滄《發浙江》）「簷燕酬鶯語，庭花雜絮飄。」（姚合）「風傳鼓角霜侵戟，雲捲笙歌月上樓。」（許渾《將南行陪崔尚書宴》）「三春月照千山路，十日花開一夜風。」（溫飛卿《寄苗紳》）眼用活字（五言以第三字爲眼七言以第五字爲眼）：「孤燈燃客夢，寒杵擣鄉愁。」（岑參《客舍》）「夜燈移宿鳥，秋雨禁行人。」（張螢《經荒驛》）「危峰入鳥道，深谷富猿聲。」（鄭世翼《巫山高》）「白沙留月色，綠竹助秋聲。」（李白《題苑溪館》）「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鄭谷《村舍》）「風枝驚散鵲，露草覆寒蛩。」（戴叔倫《客舍》）「草砌消寒翠，花缸斂夜紅。」（駱賓王《初秋》）「反照開嵐翠，寒潮蕩浦沙。」（趙嘏《江行》）「萬里山川分曉夢，四鄰歌管送春愁。」（許渾《贈何押衙》）「鶯傳舊語嬌春日，花學嚴粧妒曉風。」（章孝標《古宮行》）眼用響字：「青山入官舍，黃鳥出宮牆。」（岑參《送鄭少府赴滏陽》）「荷香銷晚夏，菊氣入新秋。」（駱賓王《晚泊》）「靜窗尋客話，古寺覓僧碁。」（姚合《寄王度》）「片帆通雨露，積水隔華夷。」（李益《使新羅》）「遠帆春水闊，高寺夕陽多。」（許渾）「春流無舊岸，夜色失諸峯。」（曹松《九松書事》）「煙蕪斂暝色，霜菊發寒姿。」（權德輿《九日宴》）「路轉青山合，峯迴白日曛。」（陳子昂《入峽》）「沙頭宿鷺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剌鳴。」（杜甫）「長承密旨歸家少，獨奏邊機出殿遲。」（王建《贈王守澄內侍》）眼用拗字：「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于良史《春山》）「渡口月初上，人家漁未歸。」（劉長卿《餘干旅舍》）「殘雪入林路，暮山歸寺僧。」（皇甫曾《送僧》）「孤雁背秋色，遠帆開浦煙。」（周賀《送楊岳歸巴陵》）「雁惜楚山晚，蟬知秦樹秋。」（司空曙《題江陵臨沙驛樓》）「殘影郡樓月，一聲關樹雞。」（劉滄《早行》）「雲卷四山雪，風凝千樹霜。」（許渾《早發路中次甘水》）「樹密早蜂亂，江泥輕燕斜。」（杜甫）「寒林葉落鳥巢出，古渡風高漁艇稀。」（杜牧《五湖館水亭懷別》）「卷簾陰薄漏山色，欹枕韻寒宜雨聲。」（秦韜玉《竹》）眼用實字：「夜潮人到郭，春霧鳥啼山。」（張凡《贈薛鼎臣》）「旅愁春入越，鄉夢夜歸秦。」（白居易《避地越地江樓望歸》）「後峯秋有雪，遠澗夜鳴泉。」（司空曙《寄僧》）「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韓翃《秋夜即事》）「野渡波搖月，寒城雨翳鍾。」（方干《從兄韋郎》）「古寺碑橫草，陰廊畫雜苔。」（顧況《廢寺》）「殘暑蟬催盡，新秋雁帶來。」（白居易《宴散》）「雪夜書千卷，花時酒一瓢。」（許渾《寄友人》）「半夜臘因風捲去，五更春被角吹來。」（曹松《除夜》）「朝登劍閣雲隨馬，夜渡巴江雨洗兵。」（岑參《奉和相公發苕昌》）實字粧句：「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杜甫）「樹翳樓臺月，帆飛鼓角風。」（周繇《送薛尚書》）「沙岸江村近，松門山寺深。」（孟浩然《送人》）「茶爐天姥客，碁席剡溪僧。」（溫庭筠《宿僧寺》）「銀龍銜燭燼，金鳳起爐煙。」（蕭放《冬夜對妓》）「冰城朝浴鐵，地道夜銜枚。」「殘藥沾雞犬，靈香出鳳麟。」（顧況）【略】「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杜甫《早朝》）「潮生水國蒹葭響，雨過山城橘柚疏。」（許渾）虛字粧句：「長貧惟要健，漸老不禁愁。」（張籍《寄王中丞》）「已行難避雪，何處合逢花。」「身外唯須醉，人間半是愁。」（司空曙）「飄颻搏擊便，容易往來遊。」（杜甫）「未滿先求退，歸閒不厭貧。」（李嘉祐《送房明府》）「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錢起）「與世長疏索，唯僧得往還。」（朱慶餘）「只憂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李敬方《飲酒》）「豔麗最宜新着雨，嬌饒全在欲開時。」（鄭谷《海棠》）「漸老更思深處隱，多閒惟借上方眠。」（賈島）首用虛字：「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杜甫）「無人花色慘，多雨鳥聲寒。」（李嘉祐《江陰道中》）「以吾爲世舊，憐爾繼家風。」（李嘉祐《送張秀才》）「出關逢落葉，傍水見寒花。」（李嘉祐《送韋九往濠州》）「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高。」（僧處默《吳越紀事》）「似煖花消地，無聲玉滿堂。」（李景《春雪》）「載酒尋山宿，思人帶雪過。」（司空曙《贈李端》）「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杜甫）「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怨落暉。」（杜牧之《九日》）上三下二（七言上五下二）：「野店寒無客，風巢動有禽。」（周繇《送宇文虞》）【略】「送終時有雪，歸葬處無雲。」（任藩《哭友人》）「永夜角聲愁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杜甫《宿府》）輕重對（意高則不覺）：「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漢江》）「獨來成悵望，不去泥欄干。」（唐彥謙《惜花》）「自當舟楫路，應濟往來人。」（張衆甫《三州渡》）「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杜甫《屏跡》）「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杜甫）「門臨莽蒼經年閉，身遠嫖姚幾日歸。」（李嘉祐）

又《評鮑謝諸詩》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照、謝靈運。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欲清深閒淡，當看韋蘇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詰、賈長江。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李白。欲法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

知詩之源流，當看《三百篇》及《楚詞》、漢、魏等詩。前輩云：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前輩所取，其難如此。予嘗與能詩者論書止於晉，而詩止於唐。蓋唐自大曆以來詩人，無不可觀者，特晚唐氣象衰薾耳。（《雪浪齋日記》）

陳必復《山居存稿序》 予愛晚唐諸子，其詩清深閒雅如幽人野士，冲澹自賞，要皆自成一家。及讀少陵先生集，然後知晚唐諸子之詩，盡在是矣，所謂詩之集大成者也。

陳著《史素正詩集序》 嘗謂文與世變升降，而詩爲甚。三代以上，四詩一惟眞實正大而已。爾後，其深淺厚薄，隨時不同，然時也有人焉，君子不謂時也。晉、宋間如陶、謝諸人，唐如李、杜、韓、柳、劉禹錫輩，皆卓卓於風流之外。

又《跋孝門吳子舉瘦稿》 然聞古之詩《三百篇》，人心天理流動充滿自然而然有不容禦。下逮杜少陵、韓昌黎，或於其忠愛，或於其事實，皆非餘子所可及。流而晚唐，以瘦爲本，弊斯極矣。瘦其膚淺之異名乎。

姚勉《秋崖毛應父詩序》 杜子美、李太白、白樂天，唐詩人之冠冕者，各以其詩傳，不以元微之、李陽冰序傳也。

又《梅澗吟稿序》 梅之在澗，其碩人之在澗乎。有詩人於此，踏雪於凍曉，立月於寂宵，無非天地間詩思。郊寒島瘦，由淺溪橫影得之。庾新鮑逸，由疏花冷蕊得之。李太白出語皆神仙，由軼塵拔俗之韻得之。杜子美一生寒餓，窮老忠義，由禁雪耐霜之操得之。果能是，則可與言詩矣。然則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梅，觀梅於梅，不若觀梅于澗。

方逢辰《邵英甫詩集序》 詩不必工，工於詩者泥也，（諸）〔詩〕所以吟咏性情，足以寄吾之情性之妙，可矣，奚必工。前輩有以放而詩者，謝靈運是也。有以狂而詩者，李太白是也。有以寓而詩者，陶淵明是也。有以窮而詩者，郊、島是也。有以怨而詩者。屈平是也。以文爲詩者，昌黎。以史爲詩者，少陵。【略】放也，狂也，寓也，窮也，怨也，文也，史也，雖其爲詩有不能，皆出於情性之正者，而其所以詩，則亦各寄其情性而已。

衛宗武《柳月澗吟秋後稿序》 詩之盛莫如唐，而詩之工者，亦莫如唐。李、杜以天授之才，閎中肆外，窮幽極渺，浩博爲洪源巨流，雄秀爲崇崖疊嶂，夭矯爲龍驤鳳躍，變幻莫測，固非後學可到。其他善吟者，或以平澹、或以豪逸、或婉麗而清圓、或醞藉而閒雅，以至尚寒苦，務奇怪，凡負尺寸之能，擅一偏之美，靡不揚英於時，流芳於後。前輩之說曰：不強所短而揠焉，不棄所長而晝焉，故各得以名其家，豈不信然。學詩而至於唐，其庶幾乎。

謝枋得《書·與劉秀岩論詩》 凡人學詩，先將《毛詩》選精深者五十篇爲祖。次選杜工部詩、五言選體、七言古風、五言長篇、五言八句四句、七言八句四句，八門類編成一集，只須百首。次於《文選》中選李陵、蘇武以下至建安、晉、宋五言古詩、樂府編類成一集。次選陶淵明、韋蘇州、陳子昂、柳子厚四家詩各類編成一集。次選黃山谷、陳後山兩家詩各編類成一集，此二家乃本朝詩祖。次選韓文公、蘇東坡二家詩共編成一集。如此揀選編類到二千詩，詩人大家數，盡在其中。

又《唐詩絕句序》 幽不足動天地、感鬼神，明不足厚人倫，移風俗，刪後眞無詩矣。韓退之以三代文章自任，詩則讓李、杜。《三百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名言也。唐人學子美多矣，無其志，終無其聲音，獨絕句情思幽妙，可聯轡齊驅於變風境上。章泉、澗泉二先生誨人學詩，自唐絕句始，熟於此，杜詩可漸進矣。

何夢桂《王樵所詩序》 先輩謂杜工部以詩爲史，韓吏部以文爲詩，繇其胸中儲貯博碩，然後信筆拈出，自成宮商，非抉摘刻削，求工於筆墨言語以爲詩也。太白豪放，發於氣。郊、島窮悴，迫於時。降是無以議爲矣。

又《姪煜之詩序》 古之詩人，名蓋一時而流芳百代，惟杜工部一人，後世雌黃所不敢到。若元輕白俗，郊寒島瘦，率不免譏議，況其下者乎。

又《羅濟川詩集序》 世之評詩者，取少陵夔州以後詩，昌黎潮州以後詩，豈非以其氣老識老，而詩隨之。至於王勃滕王閣之句，李賀古樂府之辭，又皆其妙齡絕筆，遂謂詩之工不係於老少，抑不知其後日所作，視前又當何如，二君亦當遜韓、杜爲丈人行矣。

又《宋梅堂詩序》 子厚以謫而文工，屈原以放而騷工，杜子美以蹇而詩工。嗚呼，文以窮而工，文之不幸也甚矣。

又《章明甫詩序》 詩，志至焉，氣次之，志百變而不折，故氣亦百變而不衰。知此，可與言詩矣。杜少陵在秦、夔，柳子厚在永、柳，坡翁在惠，山谷在宜，皆窘束不自聊賴，而所爲詩益浩漫峻厲，是豈無故而然耶，其養

完，故其發碩茂如此。

又《琳溪張兄詩序》 古今評詩者稱盛唐，蓋開元上下諸公也。唐詩自陳子昂一唱，至李、杜大成，爲不可及已。其他諸作，視魏建安七子與晉陶、謝數子，又彼此一時也，況晚唐以下詩乎。

林景熙《胡汲古樂府序》 唐人《花間集》，不過香奩組織之辭，詞家爭慕傚之，粉澤相高，不知其靡，謂樂府體固然也。一見鐵心石腸之士，譁然非笑，以爲是不足涉吾地，其習而爲者，亦必毀剛毀直，然後宛轉合宮商，嫵媚中繩尺，樂府反爲情性害矣。樂府，詩之變也。詩發于情，止乎禮義，美化厚俗，胥此焉寄，豈一變爲樂府，乃遽與詩異哉。

又《王脩竹詩集序》 《三百篇》，詩之祖也。世自盛入衰，《風》自正入變，《雅》、《頌》息矣。風、雅、頌，經也。賦、比、興，緯也。以三緯行三經之中，六義備焉。一變爲《騷》，再變爲《選》，三變爲五、七字律，蓋自晉、宋、齊、梁而下，義日益離。李、杜手障狂瀾，離者復合，其他掇拾風煙，組綴花鳥，自謂工且麗，索其義蔑如。

又《馬静山詩集序》 詩起於康衢之謠，而暢於《三百》，雅歌頌沈，王風蔓草，繫於時矣。杜少陵自天寶末年，感時觸景，花淚鳥驚，非復和聲以鳴其盛，然而猶有唐也。

王正德《餘師録》卷三《李朴》 李朴《送徐行中序》云：吾嘗論唐人文章，下韓退之爲柳子厚，下柳子厚爲劉夢得，下劉夢得爲杜牧，下杜牧爲李翺、皇甫湜，最下者爲元稹、白居易。蓋元、白以澄澹簡質爲工，而流入於鄙近，譬如哇淫之歌，雖足以快心便耳，而類乏韶濩。翺、湜優柔泛濫，而詞不掩理。杜牧清深勁峻，而體乏步驟。夢得俊逸麗縟，而時窘邊幅。子厚雄健飄肆，有懸崖峭壑之勢，不幸不發於仁義，而發於躁誕。至退之而後淳粹溫潤，駸駸乎爲六經之苗裔。何則？文章者，天地之奇氣，造物者常嗇於與人，故愚者終身而不得，智者得其幽微之思，勇者得其果敢之氣，辨者得其玲瓏之聲，巧者得其藻繪之容。是數者，雖能得而不能盡，然猶足以取高於斯世。蓋必有兼是數者之才，而後得其純全中正之氣，經緯五藏，雕鏤萬化，明以寓物象之形容，幽以露鬼神之奇怪，小而歌詠乎蟲魚鳥獸之情，大而羽翼乎禮樂刑政之具，隨時抑揚爲歌頌譏刺之音，以舒發其歡愉愁嘆塤篪之志，而始終出入於仁義，爲禹稷之《謨》，伊周之《訓》，箕子之《疇》，伏羲之《易》，孔子之《春秋》，而天地之蘊始盡矣。○書《柳子厚集》云：子厚文辭淳正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絕，亦退之所不及。然子厚論著，大抵非怨憤必刺毀，《辨論語下篇》尤害道；論天地陰陽，猶果蓏草木，不能賞功罰罪。雖詼諧之詞，施於仁義教化，其蟊螣歟！至若傳河間、李赤事，以譏切當世，屬意明白。而卒身自蹈其弊，豈所謂工於詞人而拙於用己耶？吾不寶夫論之如是也。○《謁顧子敦侍郎書》云：文章涉秦、漢而病，【略】歷晉、魏、齊、梁而光沉氣塞，埋藏腐蝕，頹波橫流，淫靡一轍。唐興，三光五嶽之氣不分，文風復起，韓愈得其溫淳深潤以爲貫道之器；柳子厚得其豪健肆雄飄逸果決者，僅足窺馬遷之藩鍵，而類發於躁誕。下至孫樵、杜牧，峻峰激流，景出象外，而裂窘邊幅。李翺、劉禹錫，刮垢見奇，清勁可愛，而體乏雄渾。皇甫湜、白居易閑澹簡質，斲去雕篆，而拙迹每見，回宮轉角之音，隨時間作，類乏《韶夏》，皆淫哇而不可聽。

又《蘇籀》 公論唐人開元燕、許云文氣不振，倔強其間，自韓退之一變復古，追還西漢之舊。然在許昌觀《唐文粹》，稱其碑頌，往往愛張、蘇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正《諭業》云所譽燕、許文極當。文奇則涉怪，施之朝廷，不須怪也。蓋亦取燕、許矣。

又《葉夢得》 葉夢得云：【略】文章自東漢後頓衰，至齊、梁而掃地，豈惟其文之衰，觀當時人物立身謀國，未有一特然出羣者，何以獨能施之於文。至唐，終始三百年，僅能成一韓退之。使退之如王、楊、盧、駱之徒，亦不能爲矣。

又《王彦輔》 評至韓、柳、元結、孫樵。又作原，如《原道》、《原性》之類，又作讀，如《讀儀禮》、《鶡冠》之類，又作書，如《書段太尉逸事》，訟如《訟風伯》，訂如《訂樂》等篇。嗚呼！文之體可謂極矣。

又《王履道》 作《鄄城杜澤之詩集序》云：【略】李太白、杜子美它文不多見於世，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文冠百代，其詩皆天下之奇作，而言詩者終不以先李、杜，則李、杜於詩專故也。論人者以全，論詩者以專，全者不千一，而專者吾何疾焉。

蔡正孫《詩林廣記原序》 甚矣詩之難言也久矣，蓋自《國風》、《雅》、《騷》而下，以迄於今，上下千數百年，其間騷人韻士，嘐嘐然曰詩云詩云者，無慮數十百計。然求其爲大家數，則自陶、韋、李、杜、歐、蘇、黄、

陳而下，指蓋未易多屈。信矣詩之不可以易易言也。

《對牀夜語》卷二　周伯弜冠云：言詩而本於唐，非固於唐也。自《河梁》之後，詩之變，至於唐而止也。謫仙號爲雄拔，而法度最爲森嚴，況餘者乎。立心不專，用意不精，而欲造其妙者，未之有也。元和蓋詩之極盛，其實體製自此始散，僻字險韻以爲富，率意放詞以爲通，皆有其漸，一變則成五代之陋矣。

又　周伯弜選唐人家法，以四實爲第一格，四虛次之，虛實相半又次之。

又　七言律詩極不易，唐人以詩名家者，集中十僅一二，且未見其可傳。蓋語長氣短者易流於卑，而事實意虛者又幾乎塞。用物而不爲物所贅，寫情而不爲情所牽，李、杜之後，當學者許渾而已。周伯弜以唐詩自鳴，亦惟以許集諄諄誨人。

又卷三　吳融「見多鄰犬遙相認，來慣幽禽近不驚」，與雍陶「初歸山犬翻驚主，久別江鷗卻避人」之句同。白樂天「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語頗直，不如王建「家中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思家時」有曲折之意。劉商《柳》詩「幾回離別折欲盡，一夜春風吹又長」，不如樂天《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語簡而思暢。或又謂樂天此聯，不如「春入燒痕青」之句。

又　吳融《秋樹》詩云：「曉烟散去陰全薄，明月臨來影半空。」姚倫：「亂聲千葉下，寒影一巢孤。」或許其有摹寫之工。劉方平有「萬影皆因月，千聲各爲秋」，亦佳，但不題樹。然起句云「林塘夜泛舟，蟲響荻颼颼」，引帶而下，頓覺精彩。盧綸《山中古木》云：「墜葉鳴荒竹，斜根擁斷蓬。半侵山影裏，長在水聲中。」思致亦不淺。

又卷四　唐人絕句，有意相襲者，有句相襲者。王昌齡《長信宮》云：「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孟遲《長信宮》亦云：「自恨輕身不如燕，春來還遶御簾飛。」王建《綺岫宮》云：「武帝去來紅袖盡，野花黃蝶領春風。」鮑溶《隋宮》云：「煬帝春遊古城在，壞宮芳草滿人家。」張喬《寄維揚友》云：「月明記得相尋處，城鎖東風十五橋。」杜牧《懷吳中友》云：「惟有別時今不忘，暮烟秋雨過楓橋。」韋應物《訪人》云：「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王涯《宮詞》云：「共怪滿衣珠翠冷，黃花瓦上有新霜。」又杜牧《沈下賢》云：「一夕小敷山下路，水如環珮月如襟。」白樂天《暮江吟》云：「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眞珠月似弓。」劉長卿《送宋放》云：「莫道野人無外事，開田鑿井白雲中。」韓偓《即目》云：「須信閑中有忙事，曉來衝雨覓漁師。」此皆意相襲者。又杜牧《送隱者》云：「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高蟾《春》詩云：「人生莫遣頭如雪，縱得春風亦不消。」賀知章《還家》云：「兒童相見不相識，卻問客從何處來。」雍陶《過故宅看花》云：「今日主人相引看，誰知曾是客移來。」賈島《渡桑乾》云：「客舍幷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幷州是故鄉。」李商隱《夜雨寄人》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此皆襲其句而意別者。若定優劣，品高下，則亦昭然矣。

又　七言仄韻，尤難於五言。長孫佐輔有詩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遶籬野菜飛黃蝶。」好事者或繪爲圖。柳子厚云：「南州溽暑醉如酒，隱几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言思爽脫，信不在前詩下。南駢云：「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硃點《周易》。」駢爲呂用之所紿，至於殺身亡家而不悟，固無足取，然此等辭語，決非塵埃人可道。

又　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釣雪》一詩之外，極少佳者。今偶得四首，漫錄於此。《玉階怨》云：「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拜月》云：「開簾見月時，便即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蕪城懷古》云：「風吹城上樹，草沒城邊路。城裏月明時，精靈自來去。」《秋日》云：「返照入閭巷，憂來與誰語？古道無人行，秋風動禾黍。」前二篇備婉孌之深情，後兩首抱荒寂之餘感。

又　詩人發興造語，往往不約而合。如「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王維也。「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樂天也。司空曙有云：「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句法王而意參白，然詩家不以爲襲也。

又卷五　詩用生字，自是一病。苟欲用之，要使一句之意，盡於此字上見工，方爲穩帖，如唐人「走月逆行雲」，「芙蓉抱香死」，「笠卸晚峰陰」，「秋雨慢琴絃」，「松涼夏健人」，「逆」字「抱」字「卸」字「慢」字「健」字，皆生字也，自下得不覺。

又　唐僧詩，除皎然、靈徹三兩輩外，餘者率皆衰敗不可救，蓋氣字不宏而見聞不廣也。今擇其稍勝者數聯於後。清塞云：「叢桑山店迥，孤獨海

船深。」「寒扉關雨氣，風葉隱鐘音。」「飢鼠緣危壁，寒狸出壞墳。」齊己云：「只有照壁月，更無吹葉風。」（《聽泉》）「湘水瀉秋碧，古風吹太清。」（《聽琴》）貫休云：「好山行恐盡，流水語相隨。」「壑風吹磬斷，杉露滴花開。」子蘭云：「疏鐘搖雨腳，積水浸雲容。」懷浦云：「月沒棲禽動，霜晴凍葉飛。」亦足以見其清苦之致。

錢象祖《**書濶水集後**》　襲先祖觀文【略】曰：予讀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見由漢、唐以來，士之有德行文章功名事業，載於金石，不見於傳記，不可勝言，後世泯絕無聞者多矣，豈眞無聞耶，蓋繫乎幸不幸也。

胡稷《**簡齋詩箋又叙**》　詩者，注情之谿也。有所感發，則軼入之不可遏也。其正始之源，出於《風》、《騷》，達於陶、謝，放於孟、王，流於韋、柳，而集於今簡齋陳公。

謝堯仁《**張于湖先生集序**》　文章有以天才勝，有以人力勝，出於人者可勉也，出於天者不可強也。今觀賈誼、司馬遷、李太白、韓文公、蘇東坡此數人皆以天才勝，如神龍之夭矯，天馬之奔軼，得躡其蹤而追其駕，惟其才力難局於小用，是以亦時有疏略簡易之處，然善觀其文者，舉其大而遺其細可也。若乃柳子厚專下刻深工夫，黃山谷、陳後山專寓深遠趣味，以至唐末諸詩人雕肝琢肺，求工於一言一字間，在於人力固可以無恨，而槩之前數公縱橫馳騁之才，則又有間矣。故曰人可勉也，天不可強也。

李兼《**天台集原序**》　一日州士李槩昆仲，出其先公御史所裒文集四帙以爲貺。已而州學諭林師蔵又示唐、宋詩三百餘篇。【略】不出戶庭而盡睹海山之勝，不費探討而坐獲巾笥之藏。

陳文蔚《**送徐仁伯之官序**》　後世科目之設，則自鄉舉里選之法壞，始有所謂明經、進士。雖曰明經，漢儒則專訓詁，唐人則記帖括，不求聖人所以作經之意。進士雖以文章議論取，然文章不足以經國，議論無補於濟時，徒事翻藻言詞，膾炙人口，以追媚時好而已。宜乎人心日漓，世變日下，使斯民不得蒙至治之澤，以復三代之隆也。

《**詞源**》**卷下**　古之樂章、樂府、樂歌、樂曲，皆出於雅正。粤自隋、唐以來，聲詩間爲長短句。至唐人則有《尊前》、《花間集》。

黃昇《**花庵絕妙詞選序**》　長短句始於唐，盛於宋。唐詞具載《花間集》，【略】而《復雅》一集，又兼采唐、宋。

趙以夫《**虛齋樂府自跋**》　唐以詩鳴者千餘家，詞自《花間集》外不多見，而慢詞尤不多。

《**密齋筆記**》**卷三**　杜子美《說旱》上嚴武，尤爲偉論。孟郊《上盧使君養生書》，李義山作《李賀小傳》、《白樂天墓碑》、《劉（義）〔乂〕傳》，文體奇逸，不應止取其詩。

《**文章精義**》　唐人文字，多是界定段落做，所以死。惟退之一片做，所以活。（柳子厚文字，便有界畫得斷者。）

又　《選》詩惟陶淵明，唐文惟韓退之，自理趣中流出，故渾然天成，無斧鑿痕。餘子止字煉句煆，鏤刻工巧而已。今人言詩動曰《選》，言文動曰唐，何泛然無別之甚。

又　西漢文字尚質，司馬子長變得如此文，終不失其爲質。唐文尚文，韓退之變得如此質，終不失其爲文。

李龔《**唐僧弘秀集原序**》　古之吟詠情性，一本於詩。詩至唐爲盛，唐之詩僧亦盛。唐一代爲高道，爲內供奉，名弘材秀者，三百年間，今得五十二人，詩五百首，或取於各僧本集，或出於諸家纂錄，皆有拔山之力，搜海之功，風製不塵，一字弗贅，發音雄富，群立崢嶸，名曰《唐僧弘秀集》。不敢藏於巾笥，刊梓用傳識者。第毫殘松管，燈焰蘭膏，截錦揚珠，神愁鬼毒，詩教湮微，取以爲緇流砥柱，藝苑規衡，非假沽名鼓吹於江湖也。兼禪餘風月，客外山川，千古之下，一目可見耳。

趙孟奎《**分門纂類唐歌詩序**》　唐文爲一王法，而詩尤工，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柳子厚人誦其言，家有其集，不必類聚而傳也。間有一吟一詠，散落人寰，殘碑斷碣，異聞雜紀，何可勝計。【略】是集之編，蒐羅包括，靡所不備。凡唐人所作，上自聖製，下及俚歌，郊廟軍旅，宴饗道塗，感事送行，傷時弔古，慶賀哀挽，遷謫隱淪，宮怨閨情，閑居邊思，風月雨雪，草木禽魚，莫不類聚而昕分之，雖不足追思無邪之盛，要皆由人心以出，非盡背於情性之正者也。【略】得一千三百五十三家、四萬七百九十一首，大略備矣。

陳仁子《**唐詩序**》　唐以詩取士，士亦以詩名家，韻人才士，露穎掞奇，或犖若冰雪，或膩若瑚璉，或蒼古若巖柏，或眩怪若海濤，或綺麗縝密，若罽帳流蘇，千載而下，嚅嚌涵泳，竟莫闖其藩。世人觀盛唐詩，云是一種言

語，晚唐又別是一種。一代翻作，果異乎哉。家以詩名，詩以家異：李豪，韓贍，韋滄，柳遒，白俗，杜渾成，果果行世，戶刻人誦。它有長篇短聯，擅長吟囿，浩如煙海。編綴類刊，人自爲集，俾得與諸老並行宇宙間。飲水知冷暖，當知各爲一大家數。

趙秉文《答李天英書》 嘗謂古人之詩，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若陶淵明、謝靈運、韋蘇州、王維、柳子厚、白樂天得其冲淡，江淹、鮑明遠、李白、李賀得其峭峻，孟東野、賈浪仙又得其幽憂不平之氣，若老杜可謂兼之矣。然杜陵知詩之爲詩，未知不詩之爲詩。而韓愈又以古文之渾浩，溢而爲詩，然後古今之變盡矣。太白詞勝於理，樂天理勝於詞，東坡又以太白之豪、樂天之理合而爲一，是以高視古人，然亦不能廢古人。足下以唐、宋詩人得處雖能免俗，殊乏風雅，過矣。所謂近風雅，豈規規然如晉、宋詞人蹈襲用一律耶。若曰子厚近古，退之變古，此屏山守株之論，非僕所敢知也。詩至於李、杜，以爲未足，是畫至於無形，聽至於無聲，其爲怪且迂也甚矣。其於書也亦然。足下之言，措意不蹈襲前人一語，此最詩人妙處，然亦從古人中入，譬如彈琴不師譜，稱物不師衡，上匠不師繩墨，獨自師心，雖終身無成可也。故爲文當師《六經》、左丘明、莊周、太史公、賈誼、劉向、揚雄、韓愈。爲詩當師《三百篇》、《離騷》、《文選》、《古詩十九首》，下及李、杜。學書當師三代金石、鍾、王、歐、虞、顏、柳。盡得諸人所長，然後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於專師古人也，亦非有意於專擯古人也。自書契以來，未有（撰）〔離〕古人而獨立者。若揚子雲不師古人，然亦有擬相如四賦。韓退之「惟陳言之務去」，若《進學解》則《客難》之變也，《南山》詩則子厚之餘也。豈遽汗漫自師胸臆，至不成語，然後爲快哉。然此詩人造語之工，古人謂之一藝可也。至於詩文之意，當以明王道、輔教化爲主。《六經》吾師也，可以一藝名之哉。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子雲、韓愈、歐陽、司馬溫公，大儒之文也，僕未之能學焉。梁肅、裴休、晁迥、張無盡，名理之文也，吾師之。太白、杜陵、東坡，詞人之文也，吾師其辭，不師其意。淵明、樂天，高士之詩也，吾師其意，不師其辭。

《滹南詩話》卷一 崔護詩云「去年今日此門中」，又云「人面祇今何處去」，沈存中曰：「唐人工詩，大率如此，雖兩【今】字不恤也。」劉禹錫詩云「雪裏高山頭白早」，又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云：「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二義殊。」二山老人曰：「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二說，何其相反歟。予謂此皆不足論也。

元好問《東坡詩雅引》 五言以來，六朝之唐，謝、陶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厚最爲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爲之，詩之亡久矣。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

又《楊叔能小亨集引》 詩與文，特言語之別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咏情性之謂詩，其爲言語則一也。唐詩所以絕出於《三百篇》之後者，知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略】唐人之詩，其知本乎？何溫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幽憂憔悴，寒饑困憊，一寓於詩，而其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於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不能自揜，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優柔饜飫，使人涵泳于先生之澤，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學者之得唐人爲指歸也。

又《新軒樂府引》 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爲之。

又《陶然集詩序》 詩家所以異於方外者，渠輩談道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詩家聖處不離文字，不在文字。唐賢所爲，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

《永樂大典》卷九〇一劉秉忠《讀唐人詩》 風雲飄逸意何速，金玉鏗鏘聲自清。蜀錦正驚裁剪碎，溫針還解貫穿成。苦吟應有秋蟲和，好句定隨春草生。六義班班《風》《雅》變，賴斯陶寫古今情。

又《焉覺大中言詩》 李、杜、蘇、黃、韓與柳，六家詩體混中殊。篇篇得在功夫外，字字成於鍛鍊餘。便許後人翻格律，須將前輩作規模。擬心要到縱橫地，下手先開萬卷書。

郝經《文說送孟駕之》 西漢古學，文學之分，其弊則極於江左冗矯之談，浮屠之法，《玉樹後庭》之曲，而苻秦、元魏、高齊而下，血漂禹跡，寄斯文於霆擊之餘，風燼之外，邈乎葬於九原也。厥後有唐，杜氏文乎詩而風雅復萌，韓氏文乎儒而《六經》方熠，又屬以晚唐弊俗，五季繁運，而有宋氏興，歐、蘇、周、邵、程、張之徒，始文乎理而復乎本，猶不能比隆三五，去殺勝殘，致頌聲，興禮樂者，百千祀之蔽，不可一日而擴也。

又《答友人論文法書》 折衷南北七代，則有文中子之說。至李唐，則韓、柳氏爲規矩大匠。如韓之《答李翊》、《上于襄陽》、《答尉遲生》、《與馮宿》，柳之《與楊京兆》、《答韋中立》、《報陳秀才》、《答韋珩》、《復杜溫

夫》及與友人等作，加之以李翺之《答王載言》、《寄從弟正辭》、皇甫湜之《答李生》、《復答李生》，下逮歐、王、蘇、黄之論議，則窮原極委，無所不至其極，無法復可說，百世有餘師矣。

又《與撫彦舉論詩書》　觀聖人之所刪定，至于今而不亡，詩之所以爲詩，所以歌詠性情者，祇見《三百篇》爾。秦、漢之際，騷、賦始盛，大抵怨譎煩冤，從諛侈靡之文，性情之作衰矣。至蘇、李贈答，下逮建安，後世之詩始立根柢，簡靜高古不事夫辭，猶有三代之遺風。至潘、陸、顔、謝則始事夫辭。以及齊、梁，辭遂盛矣。至李、杜氏，兼魏、晉以追風雅，尚辭以詠性情，則後世詩之至也，然而高古不逮夫蘇、李之初矣。至蘇、黄氏而詩益工，其風雅又不逮夫李、杜矣。蓋後世辭勝，儘有作爲之工而無復性情，不知風雅有沉鬱頓挫之體，有清新警策之神，有振撼縱恣之力，有噴薄雄猛之氣，有高壯廣厚之格，有叶比調適之律，有雕鎪織組之才，有縱入横出之變，有幽麗靜深之姿，有紆餘曲折之態，有悲憂愉怏之情，有微婉鬱抑之思，有駭愕觸忤之奇，有鼓舞豪宕之節。若夫言外之意、意外之味、味外之韻，知之者鮮，又孰能爲之哉。先爲辭藻，茅塞思竇，擾其興致，自趨塵近，不能高古，習以成俗，昧夫風雅之原矣。嗚呼，自李、杜、蘇、黄已不能越蘇、李，追三代，矧其下乎。於是近世又儘爲辭勝之詩，莫不惜李賀之奇，喜盧仝之怪，賞杜牧之警，趨元稹之艷。又下焉，則爲溫庭筠、李義山、許渾、王建，謂之晚唐。轟轟隱隱，啅噪喧聒，八句一絶，競自爲奇，推一字之妙，擅一聯之工，嘔啞嘲拉於齒牙之間者，祇是天地風雷，日月星斗，龍虎鸞鳳，金玉珠翠，鶯燕花竹，六合四海，牛鬼蛇神，劍戟綺繡，醉酒高歌，美人壯士等，磨切鎔鑠，偶韻較律，鬬飣排比而以爲工，驚嚇喝喊而以爲豪，莫不病風喪心，不復知有李、杜、蘇、黄矣，又焉知三代、蘇、李性情風雅之作哉。

又《一王雅序》　隋大業間，文中子依放《六經》，續爲詩書，騁驥騄而追絶軌，甚有意於先王之道，乃今墜滅而不傳。李唐一代，詩文最盛，而杜少陵、李太白、韓吏部、柳柳州、白太傅等爲之冠。如子美諸懷古及《北征》、《潼關》、《石壕》、《洗兵馬》等篇，發秦州、入成都、下巴峽、客湖湘、《八哀》九首、傷時詠物等作，太白之《古風》篇什，子厚之《平淮雅》，退之之《聖德詩》，樂天之《諷諫集》，皆有風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中聲盛烈，止乎禮義，抉去汙穢，備述王道，馳騖於月露風雲花鳥之外，直與《三百五篇》相上下。惜乎著當世之事，而及前代者略也。

又《原古録序》　唐之陳子昂、張説、蘇頲、李白、杜甫、元結、李華、賈至、楊炎、常袞、李翺、皇甫湜、劉禹錫、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牛僧孺、皮日休、杜牧、陸龜蒙、司空圖【略】則鼓吹風雅，鋪張篇什，藻飾綸綍，列上書疏，敷陳利害，詰竟論議，雕繪華采，琱琢章句，掊抉造化，窮極筆力，精覈義理，照耀竹帛，剸刻金石，撼摇天地，陵轢河山，剴切星斗，推盪風雲，震疊一世，作爲文章，皆有書有集，有簡有策，名家傳後。

又《述擬》　李唐以來，對屬切律，遂爲四六，謂之官樣。或爲高古，以則先漢，依放盤誥，則以爲野而非制，故皆模寫陳爛，謹守程式，不遺步驟。至於作者，如韓、柳、歐、蘇，亦不敢自作。強勉爲之，而世謂之畫葫蘆。行之千有餘年，弗可改已。然而點化《詩》、《書》、《六經》，雜用先秦、二漢，暢如陸贄，質如吏部，富如文饒，情如封敖，雄如東坡，工如彦章，學經作句，亦足自爲。要之，典雅古贍，情實感激，得體而已。

張養浩《牧庵姚文公文集序》　嘗謂唐三百年，其文爲世所珍者，李邕、韓愈二人，或所酤若市，或酬金初門。

釋英《言詩寄致祐上人》　作詩有體製，作詩包六藝。名世能幾人，言詩豈容易。淵明天趣高，工部法度備。謫仙勢飄逸，許渾語工緻。郊、島事寒瘦，元、白極偉麗。休、己、碧雲流，顯、洪（雪竇顯、覺範洪）大法器。精英炯胸臆，芳潤沃腸胃。發爲韶濩音，淨盡塵俗氣。禪月懸中天，古風扇末世。專門各宗尚，家法非一致。參幻習唐聲，雕刻苦神思。竭來入禪門，忽得言外意。長吟復短吟，聊以寄我志。匪求時人知，眩鬻幻名利。始信文字妙，妙不在文字。食蜜忘中邊，無味乃眞味。寒山題木葉，此心頗相似。霜重千林空，啼螿四壁起。古人不復作，三歎而已矣。

黄庚《月屋漫稿原序》　唐以詩爲科目，詩莫盛於唐，而詩之弊至唐而極。宋以文爲科目，文莫盛於宋，而文之弊至宋而極甚矣。【略】嗚呼，自孔子刪定繫作以來，《詩》、《書》、《易》、《春秋》之文僅存，而其道則泯矣。以言乎詩，自《三百篇》訖於戰國，詩之脈幾絶，而《騷》續之，故《騷》有功於詩。《騷》之下有《選》，由《選》而至於唐，惟杜少陵爲備。以言乎文，獲麟絶筆之餘，諸子百家蜩興蠭起，不有孟子之書，聖人之道晦矣。故

孟子功不在禹下。至若荀、揚之賛毀聖言，班、馬之戾觸古史，歷三國、六朝、隋、唐之世，斯文微如一髮，而韓昌黎力挽古學，沿唐而宋，則歐陽出焉。嗚呼，盛者乃所以爲衰也。然詩盛於唐，唐之詩脈自杜少陵而降，詩以科目而弊極於五代之陋。文盛於宋，宋之文脈自歐陽諸公而降，文以科目而弊極於南渡之末年。

方回《瀛奎律髓序》 夫詩貴活，其說出呂居仁。貴響，其說出潘邠老。近世爲詩者，七言律宗許渾，五言律宗姚合，自謂足以符水心、四靈之好，而鬬飣粉繪，率皆死語、啞語，試令作七言大篇如蘇、黃、李、杜，五言短篇如韋、陶、三謝、嵇、阮、建安七子，則皆縮手不能。

又《名僧詩話序》 李、杜、韓、柳、歐、王、蘇、黃排佛好佛不同，而所與交游多名僧，尤多詩僧則同，許元度於支遁，陶淵明於惠遠，韋蘇州於皎然，劉禹錫於靈澈，【略】極一時斤堅磁鐵之契，流風至今。

又《楊初菴詩卷序》 蓋唐三百年以詞章取士，而知道者無聞焉。老杜自比稷契，昌黎力闢佛老，近乎知道云耳。

又《汪斗山識悔吟稿序》 古詩以漢、魏、晉爲宗而祖《三百五篇》、《離騷》，律詩以唐人爲宗而祖老杜，沿其流止乾淳，泝其源止洙泗，律爲骨，意爲脈，字爲眼，此詩家大槩也，然尚有小節當審訂焉。

又《婺源黃山中吟卷序》 唐詩承陳、隋流□之餘，沈、宋始槩括爲律體，而古體自是幾廢，然陳子昂、元次山、韋應物及李、杜、韓、柳諸公，追劉、陶、曹、謝之伍，亦未嘗盡廢也。今之詩人，專尚晚唐，甚者至不復能爲古體。

又《送俞唯道序》 大槩律詩當專師老杜、黃、陳、簡齋，稍寬則梅聖俞，又寬則張文潛，此皆詩之正派也。五言古陶淵明爲根柢，三謝尚不滿人意，韋、柳善學陶者也。七言古須守太白、退之、東坡規模。絕句唐人後惟一荆公，實不易之論，但不當學姚合、許渾，格卑語陋，恢拓不前。唐二孟，近世呂居仁、尤、蕭、楊、陸，但可爲助。

又《送佛陀恩歸雲門寺詩序》 厥後曹子建上《責躬詩》表文甚富，即所謂自序也。至唐老杜自序《八哀詩》，自序《覽元道州賦退示宮吏詩》。而元道州自序尤詳。於是自作詩而自作序，莫盛於韓、柳。韓《送孟東野序》不見詩，《送李愿歸盤谷序》與詩遠。柳《送（韓）〔薛〕存義序》無詩，《送文暢》至《漫士人》八詩僧序，詩當俱見[illegible]

又《跋無名子詩》 王維輞川別業自孟城坳至椒園二十絕，維唱而裴迪和，無一言及世故，此蓋幽尋僻處所賦，法政當爾。昌黎爲劉給事賦二十一詠，乃刺史州宅也，然專道林泉閒興趣，於外務不毛髮沾。【略】然必具道眼、識詩法者，始知昌黎爲善立言。譬之曾點舍瑟異乎三子者之撰也。

又《跋馮膚居（恪）詩、又跋》 詩，有韻之文也，而爲《六經》之一。孔子定《書》自堯始，而存明良之一歌，刪詩至平王東遷而止，而「思無邪」一語，門人以紀於魯論。此古之所謂詩也。漢有建安四子，晉有陶淵明，唐有李、杜、陳、韋、韓、柳，此後世之所謂詩也。予獨悲夫近日之詩，組麗浮華祖李玉溪，偶比淺近尚許鄂州，詩果如是而已乎。

又《劉元輝詩評》 唐詩固是杜陵第一。然陳子昂、宋之問初爲律詩，杜之所宗。李太白、元次山，杜之所畏。韓、柳又豈全不足數乎。【略】唐太宗身致太平而尚有徐、庾，未幾即有陳、宋，至開元而有李、杜。然杜陵不敢忽王、楊、盧、駱，李邕、蘇源明、孟浩然、王維、岑參、高適，或敬畏之，或友愛之，未始自高。蓋學問必取諸人以爲善，杜陵集衆美而大成，謂有一杜陵而天下皆無人可乎。只如韓、柳以後，元、白而下，晚唐漸漸凋零，歷五代至於歐陽公，文風始大變革，蘇、梅詩一掃九僧體，豈可不考。

又 柳子厚學陶，其詩刻峭束縛、羈縶無聊之意殊可憐，形似之而精神非也。韋應物學陶，其詩登山臨水，僧交道侶，語意瀟淡，然本富貴宦達之人，燕寢兵衛，豈眞陶乎，兼少年豪俠，形似之而胸腑非也。回嘗謂老杜初學選體，有幾詩步步曹、劉，後來縱橫變化，自爲一體。爲拾遺棄官而後，不用古樂府題，篇篇自撰新名，《北征》而下，秦川、蜀道，歷歷如畫，夔峽湘湖，筆尤老健，瘦鐵屈盤而哀怨痛快。太白初學選體，第一卷《古風》是也，第二卷古樂府以後及諸五言，有建安，有嵇、阮，有陶，有謝，神出鬼沒，不可捕捉。

又《讀張功父南湖集序》 詩至於老杜而集大成。陳子昂、沈佺期、宋之問律體沿而下之。麗之極，莫如玉溪以至西崑；工之極，莫如唐季以至九僧。《三百五篇》有麗者、有工者，初非有意於麗與工也，風、賦、比、興，情緣事起云耳，而麗之極、工之極，非所以言詩也。

又《學詩吟十首》六 《離騷》謂絕響，此道傳人心。外物有鼎革，能

言無古今。曹、劉與陶、謝，五柳擅正音。李、杜與韓、柳，一字直萬金。

又《詩思十首》三　萬古陶兼杜，誰堪配饗之？赦還儋耳海，謫死瘴城宜。無已玉堂凍，去非榕嶺馳。更添韓與柳，欲築八賢祠。

又《贈邵山甫學説》　古之《經》，皆文也，皆詩也。後世下筆未易及《經》，則分爲兩途：文自先秦、西漢而後始有韓昌黎，次則柳子厚，又其後有歐、曾、蘇。詩自《離騷》降爲蘇、李，而建安四子，晉、宋間至唐，參以律體，其極致莫如杜少陵，若陳子昂、李太白、韋、柳皆其尤，宋則歐、梅、黄、陳，過江則呂居仁、陳去非，至乾淳猶有數人。今之學者必也所得既飽，而後於此用力，取其文若詩倣之，初如書字摹臨古帖，至其熟，則不必摹臨而似之矣。

又《仇仁近百詩序》　降及西都蘇、李，東都建安七子，晉、宋陶、謝，律體繼興。自盛唐、中唐、晚唐而及宋代，有作者雖未盡合宮商鐘呂之音，不專主怨刺諷譏之事，而詩號爲能言者，往往相與筆傳口授於世而不朽，此其何故也？氣有所抑而難宣，意有所未易喻，時有所觸，物有所感，事有所不可直指，形之爲詩，則一言片語而盡之矣。故擊華爲實，鍛粗爲精，文約而義博，辭近而旨遠，惟詩爲然。

又《虚谷桐江續集序》　古體詩，其始慕韓昌黎而懼乎博之過，慕柳柳州而懼乎褊之過，慕元道州而懼乎短澀之過，慕韋蘇州而懼乎諄譫之過。

又《吴雲龍詩集序》　詩詞之學，自建安迄晚唐，一學也，雖各自名家，而求其言之合於義理，號爲知道君子，則鮮其人。

又《唐長孺藝圃小集序》　詩以格高爲第一。【略】予於晉，獨推陶彭澤一人，格高足方嵇、阮。唐惟陳子昂、杜子美、元次山、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韋應物。

又《恢大山西山小藁序》　皋歌，詩之始，孔刪，詩之終，屈《騷》，詩之變。論今之詩，五七言古律與絕句凡五體。五言古：漢蘇、李，魏曹、劉，晉陶、謝。七言古：漢柏梁、臨汾、張平子《四愁》。五言律、七言律及絕句，自唐始盛。唐人杜子美、李太白兼五體，造其極。王維、岑參、賈至、高適、李泌、孟浩然、韋應物，以至韓、柳、郊、島、杜牧之、張文昌，皆老杜之派也。宋蘇、梅、歐、蘇、王介甫、黄、陳、晁、張、僧道潛、覺範，以至南渡呂居仁、陳去非，而乾淳諸人，朱文公詩第一，尤、蕭、楊、陸、范，亦老杜之派也。是派至韓南澗父子、趙章泉而止。别有一派曰崑體，始於李義山，至楊、劉及陸佃絕矣。炎祚將訖，天喪斯文，嘉定中忽有祖許渾、姚合爲派者，五七言古體並不能爲，不讀書亦作詩，曰學四靈，江湖晚生皆是也。

《瀛奎律髓》卷一　陳拾遺子昂，唐之詩祖也。不但《感遇》詩三十八首爲古體之祖，其律詩亦近體之祖也。【略】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俱同時，而皆精於律詩。孟浩然、李白、王維、賈至、高適、岑參與杜甫同時，而律詩不出則已，出則亦足與杜甫相上下。唐詩一時之盛，有如此十一人，偉哉。

又卷二二　着題詩中梅、雪、月最難賦，【略】中秋月尤難賦。「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僧貫休句也。【略】然則月詩五言律，無出於杜少陵。

又卷二五　拗字詩在老杜集七言律詩中謂之「吴體」，【略】今江湖學詩者，喜許渾詩「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宫殿高」、「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以爲丁卯句法。殊不知始於老杜，如「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龍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之類是也。如趙嘏「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亦是也。唐詩多此類，獨老杜「吴體」之所謂拗，則才小者不能爲之矣。五言律亦有拗者，止爲語句要渾成，氣勢要頓挫，則換易一兩字平仄，無害也，但不如七言「吴體」全拗爾。

又卷三七　唐、宋以來，挾一藝游公卿之門，因詩以得名者不少焉，豈可以小技易視之哉。

又卷三八　遠人慕化而來，使人將命而出，以柔以撫，其事不一。形諸賦詠，詭異譎觚，於唐爲多，宋亦不無也。

又卷四二　盛唐人詩氣魄廣大，晚唐人詩工夫纖細，善學者能兩用之，一出一入，則不可及矣。

又卷四三　遷客流人之作，唐詩中多有之。

又卷四七　老杜詩無人敢議。「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程夫子以爲不然。自齊、梁、陳、隋以來，專於風、花、雪、月、草、木、禽、魚，組織繪畫，無一句淡雅。至唐猶未盡革。而晚唐詩料，於琴、棋、僧、鶴、茶、酒、竹、石等物，無一篇不犯。

王義山《章貢劉愛山詩集序》　夫愛，七情之一也。詩者，情動於中而

形之言也。本陸草木之蕃，可愛者甚多，李唐以來，多愛牡丹，愛富貴者也，所謂下焉者。

戴表元《張仲寔詩序》 詩自盛古至於唐，不知幾變，每變愈下，而唐人者變之稍差者也。

又《余景游樂府編序》 詞章之體累變而爲今之樂府，猶字書降於後世累變而爲草也。【略】宋、梁之間，詩有律體，而繼之作者，遂一守而不變，聲病偶儷，歲深月盛，以至於唐人之哀，而詩始自爲家矣。其爲樂府者，又溢而陷於留連荒蕩杯酒狎邪之辭，故學者諱而不言，以爲必有託焉。陳禮義而不煩，舒性情而不亂，其事寧出於詩。劉夢得有言，五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樂府之道，豈端使然。

又《千峰酬倡序》 故友謝羽皐嘗爲余言，唐詩人在江東者，郡最多不過三四人，而獨新定自元和至咸通間，施處士肩吾、方先生干、李建州頻、章協律八元之屬以十計。余攷之信然。豈其山巉水駛，風氣疏爽，士大夫得之而爲清能靈解，往往有非他郡所可幾及耶。

又《題陳强甫樂府》 少時閱唐人樂府《花間集》等作，其體去五、七言律詩不遠，遇情愫不可直致。輒略加檃括以通之，故亦謂之曲，然而繁聲碎句，一無有焉。

張伯淳《湖廣行省平章安南國王陳公詩序》 唐韓子直以爲和平之音淡泊，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又謂文章之作，每發于羈旅。若將以所遇爲工拙者。以余觀之，體之不同，由所稟與見聞之異，豈皆緣所遇哉。杜子美稱特進汝陽王爲詞華哲匠，退之之于馬兆平稱其變化魁傑。至于裴司空之佳句，馬僕射之天平篇什，所以贊美之者甚至。遐想當時，讙愉和平之意多，未必愁思，而決非窮苦者也。

又《玉芝吟藁序》 晉、宋以前，不可尚已。近體自唐來，多工思致，然所到皆是凌厲光景，繁花野草，快睹美瑞，爲之洞心駭目。

劉銑《夏道存詩序》 詩之爲體，《三百篇》之後，自李陵、蘇武送別河梁至無名氏《十九首》、曹魏、六朝、唐韋、柳爲一家，稱爲古體。自漢柏梁秋風詞，馴至唐李、杜爲一家，稱爲歌行。古體非筆力遒勁高峭不能，歌行非才情浩蕩雄傑不能。

劉壎《新編絶句序》 詩至律難矣，至絶句尤難矣，至五言絶句又大難矣。辭彌寡，意彌深，格彌嚴，味彌遠，豈比夫大篇長歌，可以浩蕩縱橫衍之而多者。唐人翻空幻奇，首變律絶，獨步一時，廣寒霓裳，節拍餘韻，飄落人間，猶挾青冥浩邈之響。後世乃以社鼓漁榔，欲追僊韻，千古吟魂，應爲之竊笑矣。詩至於唐，光岳英靈之氣，爲之匯聚，發爲風雅，殆千年一瑞。

又《跋石洲詩卷》 詩不易作，亦不可苟作，且當使胸中有數百卷書，韻度不俗，乃可下筆。子歸，試取《六經》子史精讀之，又取諸傳記百家雜說博讀之，又取《騷》、《選》、陶、韋、柳與李、杜、盛唐諸作，國朝黃、陳諸作熟讀之。

又《詩説》 小谿翁曰：昔在行都，訪白雲趙宗丞參詩法，因問何以有盛唐、晚唐、江湖之分。趙公曰：此當以斤兩論，如「齊魯青未了」，如「乾坤繞漢宮」，如「吳楚東南坼」，如「天兵斬斷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坤軸」，如「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等句，是多少斤兩，比「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即輕重見矣，此盛唐、晚唐之分，江湖不必論也。

《隱居通議·詩歌一·蒼山序唐絶句》 若劉禹錫之標韻，李商隱之深遠，杜牧之之雄偉，劉長卿之凄清，元、白之善叙導人情，蓋唐之尤長於絶者也。老杜鈞樂天籟，不可與諸子並，惟山谷絶近之。半山清遠韻度獨步輩流，昌黎云：「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遥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絶勝烟柳滿皇都。」意半山絶句機，此其發也。變化而神用之，此半山所長者。選五言中曰：「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又曰：「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曉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前輩謂作詩機在此，緩視微吟，其信矣。

又《桂舟評論》 （謝祐）又序律詩，有曰：詩有律古矣。【略】惜漢、魏降至陳、隋，亡國之音著，而詩之律已絶響，悲夫。經幾百年而後風飄律呂，律中鬼神，始振響於浣花溪上。杜牧諸賢，又復振遺響於開元、天寶之後。元和以來，詩之律始大備於唐矣。嘗謂五十六字，乃一篇有韻之文，分寸節度，有一字位置不安，即不純熟，此又陰有合五音六律自然之妙也。

又《詩歌三·律選》 律詩始於唐，盛於唐，然合一代數十家而選其精純高渺，首尾無瑕者，殆不滿百首，何其難也。劉長卿、杜牧、許渾、劉滄實爲巨擘。極工而全美者，亦自有數人。

又《詩歌五·劉玉淵評論》 太白以天分驅學力，少陵以學力融天分，淵明俛太白而差婉，山谷跂子美而加嚴。〇刪後詩四家：淵明詩之佛，太白

詩之仙，少陵仙佛備，山谷可仙可佛，而儼然以《六經》禮樂臨之，雖有作者，莫可及矣。〇詩家門戶，李、黃微若可尋，陶、杜未易湊泊，而陶爲尤甚，故李、杜視陶，又有分數。〇唐自少陵外，大抵風興工。江西作者，大抵雅頌長。

又《無名好詩》　嘗記人誦一、二詩，皆好，而不知其姓名。《上元》詩云：「天碧銀河欲下來，月華如水浸樓臺。誰將萬斛金蓮子，聚向層城午夜開。」《茶》詩云：「山谷雲濃春雨多，曉來四野布干戈。鎗旗不染匈奴血，留與人間戰睡魔。」又《感時》一首云：「莫厭追歡買笑頻，沈思離亂可傷神。閒時屈指從頭數，得到清平能幾人。」此唐末、五代時人所作，讀之殊愴然也。

又《詩歌六・吟咏誅姦》　一代之亡，必有一誤國者，爲人所指目，見於吟咏。自唐以來，賦者多矣，雖機軸不免相同，然誅姦諛於既死，誠千古之一快，不可議其蹈襲也。

鄧文原《頭陀師李大方詩集序》　唐僧類能詩，往往以空玄爲工，視世故若不屑。然吾觀古之善學佛者，一垢淨，齊喧寂，等物我，不間有無，不著苦樂，必以空者爲工，是猶滯於一偏，而非其道之至也。

胡祇遹《高吏部詩序》　詩學至唐爲盛，多者數千篇，少者不下數百，名世者幾百家。觀其命意措辭，則人人殊，亦各言其志也。裁之以義理性情，則淺深高下，自有等級。故東坡有「郊寒島瘦，元輕白俗」之評。王荊公工於詩者也，《百家詩選》，後賢以謂後五卷非前五卷之比，精粗固有間矣。

趙孟頫《左丞郝公注唐詩鼓吹序》　鼓吹者何？軍樂也。選唐詩而以是名之者何？譬之於樂，其猶鼓吹乎，遺山之意則深矣。中書左丞郝公，當遺山先生無恙時，嘗學於其門，其親得於指授者，蓋非止於詩而已。【略】唐人之於詩美矣，非遺山不能盡去取之工；遺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發比興之蘊。世之學詩者，於是而紬之繹之厭之飫之，則其爲詩，將見隱如宮商，鏘如金石，進而爲詩中之韶濩，此政公惠後學之心，而亦遺山裒集是編之初意也耶。

吳澄《鄧性可刪藁序》　唐人佳篇，世共嗟賞，觀其全集，輒令人弛然，雖詩中數大家，猶不無可揀擇去取，所存至簡而至精。

又《蔡思敬詩序》　唐人詩數百家，一集中可觀者無幾。

又《詩府驪珠序》　嗚呼，言詩，《頌》《雅》《風》《騷》尚矣，漢、魏、晉五言訖于陶，其適也。顏、謝而下勿論，浸微浸滅。至唐陳子昂而中興，李、韋、柳因而因，杜、韓因而革。律雖始於唐，然深遠蕭散，不離於古爲得，非但句工語工字工而已。

又《皮照德詩序》　詩之變，不一也。【略】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以其才，各成一家，信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均爲大巧之一巧。

又《唐詩三體家法序》　言詩本於唐，非固於唐也。自河梁之後，詩之變至於唐而止也。於一家之中則有詩法，於一詩之中則有句法，於一句之中則有字法。謫仙號爲雄拔，而法度最爲森嚴，況餘者乎。立心不專，用意不精，而欲造其妙者，未之有也。元和蓋詩之極盛，其體製自此始散，僻事險韻以爲富，率意放辭以爲通，皆有其漸，一變則成五代之陋矣。異時厭棄纖碎，力追古製，然猶未免陰蹈元和之失，大篇長什未暇深論，而近體三詩法則先壞矣。

又《蕭獨清詩序》　陳拾遺《感（寓）〔遇〕》三十八，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超然爲唐詩人第一。李翰林仙風道骨，神遊八極，其詩清新俊逸，繼拾遺而勃興，未能或之先者，非以其清故。朱子論作詩，亦欲淨洗腸胃間葷血腥羶而漱芳潤，故曰詩也者，乾坤清氣所成也。

又《周栖筠詩集序》　世有學術貫千載，文章妙一世，而詩語或不似者，唐、宋六七百年間，有學有文而又能詩，不過四五人而已，茲事豈易言哉。

又《胡助教詩序》　《頌》、《雅》、《風》、《騷》而降，古祖漢，近宗唐，長句如太白、子美，絕句如夢得、牧之，此詩之上品也。

又《谷口樵歌序》　唐初創近體詩，字必屬對偶，聲必諧平仄，由是詩分二體，謂蕭《選》所載漢、魏以來詩爲古體，而近體一名律詩。善古體者詆之曰：古體之律，尤精也，近體惡得專律之名哉。予解之曰：彼所謂律，非謂詩法也，特以其有對偶、平仄之拘而謂之律爾。若以詩法爲律，則二體詩各有律，近體誠不得專其名也。

又《劉復齋詩序》　唐、宋詩人，烟山如海，其追躡《風》、《騷》者，固已卓然名家，然有之廉益，無之靡損者，亦總總而是。

又《丁叔才詩序》　唐、宋以來之爲詩，出沒變化以爲新，雕鏤繪畫以爲工，牛鬼蛇神以爲奇，而《周南》、《樛木》等篇，何新之有，何工之有，何奇之有。

又《題李緯翁雜藁》　噫！唐、宋六百年間，雄才善學之士山積，能者七人而已，不其難乎。

又《題李伯時九歌圖後并歌詩一篇》　琴操、樂府，古有其名，亦有其辭，而其辭鄙淺，初蓋出于賤工野人之口，君子不道也。韓退之作十琴操，李太白諸人作樂府諸篇，皆承襲舊名，撰造新語，猶屈原之《九歌》也。

又《題汪龍溪行詞手藁後》　自唐以來，代言之臣，至宋二三文儒，殆蔑以加，未能齊先漢也，而駸駸近之，間有才氣之高，溢出法度之外，不無傷於渾厚，然視全句對偶用事砌甃以誇精致者，相去遼絕也。

方鳳《山村遺集序》　余謂作詩當知所主，久則自成一家。唐人之詩，以詩爲文，故寄興深，裁語婉。本朝之詩，以文爲詩，故氣渾雄，事精實。四靈而後，以詩爲詩，故月露之清浮，烟雲之鮮麗。

劉因《敘學》　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後強，歐、蘇、黃其至者也。故作詩者不能《三百篇》，則曹、劉、陶、謝。不能曹、劉、陶、謝，則李、杜、韓。不能李、杜、韓，則歐、蘇、黃。而乃効晚唐之萎薾，學溫、李之溫新，擬盧仝之怪誕，非所以爲詩也。至於作文，【略】魏而下，陵夷至於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忠）〔宗〕元之光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縟，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華、皇甫湜之溫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開濟。

劉將孫《天下同文集序》　唐劉夢得叙柳子厚之集曰：「文章與時高下，政庇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太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振。」作者概以爲知言。予獨嘗謂：夢得之辭則高矣，美矣，以其時考之，則未也。唐之盛時在貞觀、開元間，其時稱歐、虞、褚、薛，最後稱燕、許大手筆，今其文可睹也。至貞元、元和來，以韓、柳著，比至德爲盛，而去混一之初則有間矣。才未必皆稱，稱亦何必其才，國使人聘諸侯，擇有辭者，蓋取其適也。此則所謂時也。

趙著《雙溪醉隱集原序》　武德再造，徐、庾淫靡尚且存焉。爲陳子昂，一變而至于魯。爲李太白、杜子美，再變至于道。退之後來，使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于文章愼許可，至于歌詩獨推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及乎天寶亂息，大曆、元和詩律再變，以至今日矣。嗚呼！風雅不可復得，見唐人之餘烈斯可矣。《雪浪齋日記》有云，建安纔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則所取其難如此。又云，書止於晉，詩止於唐，誠不誣矣。若李若杜若韓若柳，豈愧六朝諸賢歟。

程端禮《道士吳友雲集序》　古人一家篇句聲韻風度老少自不能似。謝不似陶，杜不似李，建安、大曆、元和諸家各不相似。

胡炳文《程草庭學藁序》　嗚呼，孔門學詩，致中和也，理性情也。後世學詩，藝焉而已矣。白樂天、劉禹錫下至李益、崔顥，皆負詩名於唐者，《長恨》一歌，褻語誨淫，豈可與可觀者。《看花》二絕，召鬧取謗，豈可羣可怨者。顥娶妻惟擇美者，俄復棄之。益防妻過嚴，人謂之妬。彼謂《周南》、《召南》爲何事。【略】蓋後世以詩爲學者，惟章句之末，心雖錦，口雖繡，而身不免爲狼疾人，吾固斷然謂流於一藝也。孔門學詩，端豈若是哉。

王惲《會玉簪花詩序》　玉簪，花之名品也，然唐、宋以來騷人賦客歌詠不多見，豈花之種昌於近代歟。

又《題三百家詩選後》　自簡古而發穠纖，由穠纖而出議論，此小詩所以最難工者也。且唐詩名世者千有餘家，此特三百而已。【略】且書學成于晉，歌詩極于唐，而論解之學盛于宋，雖然非數百年涵養積習之久，不克成就如是，迹其所以然，蓋皆自上之所好中來。何則？嘗觀《初學記》，載太宗文皇帝御製，無題無詩，及其文子文孫，例能賦詠。又唐之士人，不能是者，不復清流比數，習俗安得不從風而靡哉。

又《跋山谷所書王建宮詞後》　唐人詩，風雅意韻，陵跨百代。況建之宮體，爲世絕唱。

吳善《牧庵集原序》　文章有一代之宗工，其出也，秉山川之靈，關天地之運，所謂百年幾見者也。漢四百年，惟司馬遷父子、揚雄、班固四人。兩晉、魏、隋之間，則無聞矣。唐三百年，惟韓愈、柳宗元二人。宋三百年，

惟歐陽修、蘇軾二人。當是時，非無作者雜出其間，與三四君子相與度長而挈大，並駕而齊驅焉，然皆掇拾剽竊，不能成一家之言，負當代宗工之任，此山川之氣，天地之運，誠有時而或息。

姚燧《**唐詩鼓吹注序**》　鼓吹，軍樂也。【略】取以名書，則由高宗退居德壽，嘗纂唐、宋遺事爲《幽閒鼓吹》，故遺山本之，選唐詩近體六百餘篇，亦以是名，豈咏歌之其聲亦可齒是歟。

程鉅夫《**李雪菴詩序**》　古今詩僧，至齊己、無本之流非不工，而超然特見，高出物表，徑與道合，未有若寒山子之詩、雲頂數之頌。

又《**跋梅花集**》　梅花之詠，萌於六朝，達於唐，盛於宋。以吟爲事者，謂無「梅」字爲俗，故有作者必曰梅，何其多也。然廣平一賦無傳，後來傑作膾炙人口者，亦止一聯半韻耳，又何寡也。

徐明善《**槃澗先生文集序**》　宋文章不及唐，唐專門多，宋惟六一、南豐、半山、二蘇數人而已，以《文粹》比《文鑑》可見矣。

又《**西洲詩集序**》　予嘗論詩，自漢、魏以降，大抵沉浸乎《山樞》《蟋蟀》，其托物引興，以紓長懷，寄永慨，皆祖《離騷》，變《小雅》之遺聲也。【略】又降而唐晚，束字五七，而雕飾無遺巧，於是「楊柳依依」之遺聲，乃復盡散，而雅幾乎絕，賴唐杜氏、韓氏詩行世不泯。

又《**題跋・劉通甫吟稿**》　詩莫工於唐，唐詩工且多莫如劉氏。夫束字十餘，欲五色爛而八音諧，未易能也，而唐人能之，劉氏又多能之，異哉。若希夷、若商、若長卿、若言史，皆精拔奇警，膾炙衆口。若得仁、若滄、若威、若駕晚出，亦皆流麗帖妥，如「香銷南國美人盡，怨入東風芳草多」，後來者不得望塵焉。況夢得沈著痛快，雄渾老蒼，爲盛唐冠冕邪。

又《**齊子幸故家大雅集**》　自王迹熄而南國有《騷》，正統微而江南有《選》，厥後混一爲唐、宋，然祖《騷》宗《選》到於今不異。

又《**齊子幸昭代殊珍集**》　昔荆公選唐詩，其初人各如干首，至李、杜、韓、柳、韋蘇州、劉、白，不復去取。禹錫所謂大振政此詩也。

袁桷《**陳元吉韻海序**》　按魏李登始爲聲韻，增益衍廣，實原七均。七均之說，成於江左。江左之文綺而萎，其於韻，若法律爲師，條分目析錙銖之不可混也。降於隋、唐，守其說而莫之變。

又《**仰高倡酬詩卷序**》　古之言倡酬者曰元、白，其次莫若皮、陸。彼皆因其事物之偶然有合於風雲泉石之清適，故麗者流於情，羈者鄰於怨。

又《**書鄭潛庵李商隱詩選**》　李商隱詩，號爲中唐警麗之作，其源出於杜拾遺，晚自以不及，故別爲一體，玩其句律，未嘗不規規然近之也。拾遺愛君憂國，一寓於詩，而深譏矯正，不敢以談笑道。若商隱，則直爲訕侮，非若爲魯諱者。【略】私以爲近世詩學頓廢，風雲月露者幾於晚唐之悲切，言理析指者鄰於禪林之曠達。詩雖小道，若商隱者未可以遽廢而議也。

又《**書番陽生詩**》　詩盛於唐，終唐盛衰，其律體尤爲最精，各得所長，而音節流暢，情致深淺，不越乎律呂，後之言詩者不能也。

又《**書薛嚴二道士雙清編**》　余幼好讀《黄庭》、《眞誥》二書，私謂學古調詩，當準其音節程度。後讀陳子昂、李太白諸賢詩，飄飄然清逸冲遠，纖言腐語刊落俱盡，則知二書要其標準矣。

劉岳申《**張文先詩序**》　韋蘇州固富貴中人，有豪俠氣，其《逢楊開府》本非創奇，其《寄全椒道士》亦非謾語，其胸懷本趣，薄富貴，厭紛華，故其詩以盛麗爲簡寂，以疏宕爲幽雅，如神仙足官府，如佛相具莊嚴，故言詩者曰陶韋。【略】人有常言，詩人莫窮於子美，而善言富貴，古今未有如子美之工者，又不獨「杜位宅守歲」、「三月三日長安水邊」此時此語爲富貴，乃其「許稷契」、「致君堯舜」，直欲使天下皆爲壽富康寧之民，此子美本志，常常諷道之者，然則詩必窮者而後工，亦非通論也。柳子厚《賀王參元》語憤激。

張之翰《**秋聲集序**》　因思古今騷人多寓意秋聲中，由宋玉《九辨》而下，如李太白有「紫極宮何處聞秋聲」詩，劉禹錫、歐陽永叔有《秋聲賦》，率皆悲時之易失，嗟老之將至，狀其淒清蕭瑟而已。

又《**跋林野叟詩續藁**》　詩僧莫盛於唐、宋，唐、宋纔百餘人，求其傳世大家數不過如皎然、靈澈、貫休、齊己、惠崇、參寥、洪覺範，餘則一詠、一聯而已。

又《**跋王吉甫直溪詩藁**》　近時東南詩學，問其所宗，不曰晚唐，必曰四靈，不曰四靈，必曰江湖。蓋不知詩法之弊，始於晚唐，中於四靈，又終江湖。

大訢《**曹文貞公續集序**》　嘗讀唐房、杜、王、魏傳，咸稱其善屬文，而文逸不傳，特著其相業與善諫諍之尤焯然者，至今人人稱頌，而以不得全

集觀之爲恨。【略】惟古國史采詩以觀民風，漢、魏、晉、唐而下，詩益盛，猶必擇夫名家之傳世者，然後人誦而家藏之。

陳櫟《和詩說》 詩歌有唱和尚矣，自舜作歌皐賡歌始。春秋時，賦詩必答，然不過賦古人詩耳。孔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即賡也、答也。降而李陵、蘇武，詩體雖變，唱答則同。又降而至盛唐，詩體又變，唱答不變，杜、韓諸集，班班可考，然有和意不和韻，尚有古意。又降而白樂天、元微之之徒，則和韻矣，全失古意，然如車、斜、家、花韻尚可押，愈降愈下，以至於今，波頹風靡，益可厭惡。

陳崳《雲林集原序》 自建安、黃初以及盛唐、晚唐，由宋至元，作者迭出，其有名公達官所撰雄詞傑句，往往爲人所採輯，梓行於世，或有爲子孫所珍藏，閣而不顯者，亦多有之，是殆不如山林處士釋老之徒，其文字反得託諸汗竹以傳，甚可嘅也。

王結《讀唐百家詩選》 《風》、《雅》變漢、魏，近古猶可取。六朝傷綺靡，道喪亦已久。子昂振高風，《感遇》傳不朽。李杜俄繼興，英名擅星斗。芙蓉照初日，亦有韋與柳。衆賢復炳耀，升堂窺戶牖。森然群玉府，煥若春花囿。嗟嗟大曆還，制作半好醜。端爲垂世規，區別豈容後。荆公選詩眼，政如經國手。自用一何愚，美惡頗雜揉。驪珠時見遺，魚目久爲寶。唐詩觀此足，誣人何太厚。

《詩法家數·總論》 詩要鍊字，字者眼也。如老杜詩：「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檐虛。」鍊中間一字。「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鍊末後一字。「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鍊第二字。非鍊「歸」「入」字，則是兒童詩。又曰「暝色赴春愁」，又曰「無因覺往來」。非鍊「赴」「覺」字，便是俗詩。如劉滄詩云：「香消南國美人盡，怨入東風芳草多。」是鍊「消」「入」字。「殘柳宮前空露葉，夕陽川上浩烟波」。是鍊「空」「浩」二字，最是妙處。

范梈《翰林楊仲弘詩集序》 余嘗觀於《風》、《騷》以降，漢、魏下至六朝弊矣。唐初，陳子昂輩，乘一時元氣之會，卓然起而振之，開元、大曆之音，由是不變，至晚宋又極矣。

《李翰林詩·橫江詞》五范梈評 絕句，一句一絕，乃其本體。其次，句少意多，極四句而反復論議。含歌行之風波，使人詠嗟之，有無窮之思。此唐人所長也。諸家非不佳，然視李、杜，氣格音調異，熟復之當見也。

《木天禁語·樂府篇法》 張籍爲第一，王建近體次之，長吉虛妄不必效，岑參有氣，惜語硬，又次之。張、王最古。上格如《焦仲卿》《木蘭詞》《羽林郎》《霍家奴》《三婦詞》《大垂手》《小垂手》等篇，皆爲絕唱。李太白樂府，氣語皆自此中來，不可不知也。

《詩法正宗》 唐陳子昂《感遇》諸篇，出人意表。李太白古風，韋蘇州、王摩詰、柳子厚、儲光羲等古詩，皆平淡蕭散，近體亦無拘攣之態，嘲嗤之音，此詩之嫡派也。杜少陵古律各集大成，漸趨浩蕩，正如顏魯公書一出而書法盡廢，蓋其渾然天成，略無斧鑿，乃詩家運斤成風手也，是以獨步千古，莫能繼之。其他唐人宋賢奇作大集，固當徧參博采，難以徧學。韓詩太豪難學，白樂天太易不必學，晚唐體太短淺不足學。

王沂《題胡士恭濠上藁》 嗜欲熾則神疲而意昏，憂患集則氣折而語陋，囿二者之累而求詩之工，難矣哉。蜕氛埃，處閒曠，日與逸人勝士游，固無嗜欲之惑。遠聲光，遺勢利，遐想夫灝氣之初，太素之始，又絕乎憂患之撓。【略】與夫柳宗元、韋應物、李太白、陳子昂上下乎清都之境，翱翔乎白雲之鄉。

吳萊《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漢、魏以降，大樂官一皆賤隸爲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在江左，雖若淫哇綺靡，猶或從容閒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之，以爲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巾、拂等四舞皆存。唐長安中，工技漸缺，其能合于管絃，去吳音寖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歌其一曲耳，時俗所知，多西涼龜茲樂，倘其辭之淪缺，未必止存一曲，豈其聲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造辭，而徒欲以其辭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世，又以古體爲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斑》等曲，古者以爲標題，下則皆述別事，今返形容二禽之美以爲辭，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尚何以樂府爲哉。傳有之，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詩之與樂，固爲二事，詩以其辭言者也，樂府以其聲言者也。今則欲毀樂府而盡爲古詩，以爲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令樂府從此而遂廢也。【略】吾願以李杜爲法。太白有樂府，又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之或其聲之有似者。少陵則不聞有樂府矣。

又《樂府類編後序》　嗚呼，今之去漢，則又遠矣，故今或觀樂府之詩者，一切指爲古辭，雖其浮淫鄙倍，不敢芟夷，殘訛缺漏，不能附益，顧獨何哉？誠以古辭重也。魏、晉以降，蓋惟唐人頗以詩自名家，而樂府至雜用古今體。當其初年，江左齊、梁宮闈粉黛之尚存，及其中世，代北蕃夷風沙戰伐之或作，是則古之所謂亂世之怨怒、亡國之哀思者，而唐人之辭爲盡有之。欲求其如漢、魏之古辭者少矣。雖然，漢承百王之敝，治不及古，唐之於漢，則又不及於漢者遠甚。是故秦、虢列第，國忠秉政，妖淫蠱惑，養成禍亂，而天下之俗日趨於弊，蕃戎搆難，隴右陷沒，侵陵侮辱，蹙我疆場，而天下之勢，卒以日趨於危，擐甲執兵，無有休息。唐之盛時，雖若未見其喪敗亂亡之戚，及其既衰，而遂不能救。然則唐世之治，固有以致之，而唐人之辭，亦於是乎有以兆之者矣。嗚呼，世道之盛衰，時政之治亂，蓋必於詩之正變者得之，豈不然哉。然而上自朝廷，下至閭閻委巷，苟觀其詩者，則又必因其言辭之所至，聲音之所發，而悉悟其心術之所形，氣數之所至。【略】嗚呼，詩本所以爲樂也，詩殆難言矣乎。

又《春秋纂例辨疑後題》　自唐世言文者，一變而王、楊、盧、駱，再變而燕、許，三變而韓、柳。雖其文振八代之弊，及見當世經生攻訓詁、治義疏，則深敬之。

黃溍《徐氏詠史詩後序》　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迹，章聯句續，至於累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

虞集《楊叔能詩序》　吾嘗以此求諸昔人之作，得四家焉，則陶處士、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學詩于憔悴之餘，子厚精思于竄謫之久，然後世慮銷歇，得發其過人之才，高世之趣于寬閒寂寞之地，蓋有懲創困絕而後至于斯也。右丞冲澹，何愧于昔人，然而一旦患難之來，遽失所守，是有餘于閒逸，不足于事變，良可嘆也。必也大義所存，立志不貳，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處士者，其知道之言乎。

又《易南甫詩序》　《詩》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以降，作者代出，制作之體，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有聲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別之曰古賦。古賦詩有樂歌，可以被之樂府。其後也，轉爲新聲，豪於才者，放爲歌行之肆，長於情者，變爲傷淫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別之曰古樂府。時非一時，人非一人，古近之體不一。

又《會上人詩序》　而浮圖氏以詩言者，至唐爲盛。世傳寒山子之屬，音節清古，理致深遠，士君子多道之。迺若舍風雲月露花竹山水琴鶴舟笻之外，一語不措者，就令可傳，亦何足道哉。

又《傳與礪詩集原序》　詩之爲學盛於漢、魏者，三曹、七子，至於諸謝儕矣。唐人諸體之作，與代終始，而李、杜爲正宗。子美論太白，比之陰常侍、庾開府、鮑參軍，極其風流之所至，贊咏之意遠矣。淺淺者未足以知子美之所以爲言也。崔顥人品非雅馴，太白見其「黃鶴」之篇，自以爲不可及，至金陵而後彷彿焉。其高懷慕尚如此，誰謂其恃才傲物者乎？求諸子美之所自謂，盛稱《文選》而遠師蘇、李，詠歌之不足者，王右丞、孟浩然，而所與者，岑參、高適，實相羽翼，後之學杜者多矣，有能旁求其所以自致自得者乎？

又《唐音原序》　襄城楊伯謙好唐人詩，五言七言古詩律詩絕句，以盛唐中唐晚唐別之，凡幾卷，謂之《唐音》。音也者，聲之成文者也，可以觀世矣，其用意之精深，豈一日之積哉。蓋其所錄，必也有風雅之遺，騷些之變，漢、魏以來樂府之盛，其合作者則錄之，不合乎此者，雖多弗取，是以若是其嚴也。

楊士弘《唐音原序》　夫詩莫盛於唐。李杜文章，冠絕萬世，後之言詩者，皆知李杜之爲宗也。至如子美，所尊許者則楊、王、盧、駱，所推重者則薛少保、賀知章，所讚詠者則孟浩然、王摩詰，所友善者則高適、岑參，所稱道者則王季友。若太白，登黃鶴樓獨推崔顥爲傑作，遊郎官湖復歎張謂之逸興，擬古之詩則彷彿乎陳伯玉。古之人不獨自專其美，相與發明斯道者如是，故其言皆足以沒世不忘也。余自幼喜讀唐詩，【略】日夕涵泳，於是審其音律之正變，而擇其精粹，分爲始音、正音、遺響，總名曰《唐音》，九十五卷，共詩一千三百四十一首。始於乙亥，成於甲申。嗟夫！詩之爲道，非惟吟咏情性，流通精神而已，其所以奏之郊廟，歌之燕射，求之音律，知其世道，豈偶然也哉。觀是編者，幸恕其僭妄，詳其所用心，則自見矣。

歐陽玄《鈐南道士歐陽寅寶詩集序》　嘗有客論詩，言「古今僧之能詩者甚多，道之能詩者絕少。」予曰：「軒轅彌明奈何？」客曰：「或以爲崆峒道士鄒訢類也。」予曰：「嵇叔夜、陳子昂、李太白爲詩，識者謂其辭有飄飄凌雲之氣，蓋道家者流之餘風焉。道士學之，其爲詩何以加。」

全關《待制集原序》　唐之盛也，則有文中子、韓子之文。中葉而下，則敝而不足觀也。

《吳禮部詩話》　時天彝詩，其書《唐百家詩選》後諸評，深知唐人詩法者也，悉錄於後。【略】自儲光羲而下，王建、崔顥、陶翰、崔國輔皆開元、天寶間人，詞旨淳雅，蓋一時風氣所鍾如此。元和以後，雖波濤闊遠，動成奇偉，而求其如此等邃遠清妙，不可得也。（第四卷）【略】盧仝奇怪，賈島寒澀，自成一家。張祜樂府，時有美麗。趙嘏多警句，能爲律詩，蓋小才也。朱慶餘，張籍門人，傳其詩法，然獨以《閨怨》一篇知名于時，此集乃不錄。于鵠、曹唐，僅如候蟲之自鳴者耳。（第十五卷）

《古賦辯體》卷七　嘗觀唐人文集及《文苑英華》所載唐賦，無慮以千計，大抵律多而古少。夫古賦之體，其變久矣，而況上之人選進士以律，誘之以利祿耶。蓋俳體始於兩漢，律體始於齊、梁。俳者律之根，律者俳之蔓。后山云：「四律之作，始自徐、庾。俳體卑矣，而加以律。律體弱矣，而加以四六。」此唐以來進士賦體所由始也。雕蟲道喪，頹波橫流，光鍹氣燄，埋鏟晦蝕，風俗不古，風騷不今，後生務進干名，聲律太盛，句中拘對偶以趍時好，字中揣聲病以避時忌，孰肯學古哉。退之云：「時時應事，作俗語下筆，令人慚。及以示人，大慚以爲大好，小慚以爲小好，不知古文眞何用於今世。」斯言也其傷今也夫，其懷古也夫。是以唐之一代，古賦之所以不古者，律之盛而古之衰也。就有爲古賦者，率以徐、庾爲宗，亦不過少異於律爾。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詩爲古賦者，或以四六句之聯爲古賦者，不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果古賦之體乎。宋廣平，大雅君子也，其爲《梅花賦》，皮日休尚稱其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他可知矣。且古賦所以可貴者，誠以本心之情，有爲而發，六義之體，隨寓而行，如雲之行空，風之行水，百態橫生，爲變不測，縱橫顚倒，不主故常，委蛇曲折，略無留礙，有不齊之齊，焉用俳，有不調之調，焉用律。及爲俳體者則不然，駢花儷葉，含宮泛商，如無鹽嫫母沐爲容，而又與西施鬬美，然天下之正色終自有在。子美詩云：「詞賦工無益。」其意殆爲俳律者發。李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難除，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燄，時作奇語，只是六朝賦爾。惟韓、柳古賦，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外。韓子之學，自言其正葩之《詩》，而下逮於《騷》。柳之學，自言其本之《詩》以求其恆，參之《[illegible]》，[illegible]之《阿房宮賦》，古今膾炙，但大半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爲賦矣。[illegible]律之過，而特尚理以矯其失與。或疑《詩序》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言情言理而不言辭。豈知古人所賦，其有理也，以有其辭。其有辭也，以其有情。其情正，則辭合於理而正。其情邪，則辭背於理而邪。所謂辭者，不過以發其情而達其理，故始之以情，終之以禮義，雖未嘗言辭，而辭實在其中。蓋其所賦，固必假於辭而有不專於辭者。去古日遠，人情爲利欲所汨，而失其天理之本，然情涉於邪而不正，則以游辭而釋之，理歸於邪而不正，則以強辭而奪之。易係六辭，軻書四辭，固不出於理之正，而亦何莫不從心上來。吁！辭者，情之形諸外也，理者，情之有諸中也。有諸中故見其形諸外，形諸外故知其有諸中。辭不從外來，理不由他得，一本於情而已矣。若所賦專尚辭，專尚理，則亦何足見其平時素蘊之懷，他日有爲之志哉。

陳旅《宋景濂文集序》　大哉文乎，不可無淵源乎。西京而下，唯唐、宋爲盛。宋姑不論，以吳興姚鉉所集《唐文粹》觀之，奚啻三百餘姓，雖張、蘇、蕭、李、常、楊之流，氣逸辭雄，各自名家，終不能返于古，何哉？無所宗也。獨韓愈氏吐詞持論，一本之六經，然後斯文煥然可觀。故凡經其指授者，往往以文知名于一世。夫渾涵瀰綸之道，淳龐冲雅之音，欲藉是以宣揚之，使其文字各從職而不紊，苟不傳之於師，奚可哉。

又《靜觀齋吟藁序》　《三百篇》而下，漢、魏諸詩弗可及已，晉、宋間則陶淵明爲最高，後世之務爲平澹者多本諸此，然而甚難也。蓋平則貌凡，澹則味薄，爲平澹而貌不凡、味不薄，此以爲甚難也。唐大名家如杜少陵諸人，不得專以是體論之，若韋蘇州輩，其亦平而不凡、澹而不薄者乎。蓋其天趣道韻之妙，有非學力所能致者，鮑溶輩固徒苦耳。

傅若金《詩法正論》　唐海宇一而文運興，於是李、杜出焉。太白曰「大雅久不作」，子美曰「恐與齊、梁作後塵」，其感慨之意深矣。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詩自爲一體。子美學優才贍，故其詩兼備衆體，而述綱常繫風化爲多，《三百篇》以後之詩，子美其大成也。昌黎後出，厭晚唐流連光景之弊，其詩又自爲一體，老泉所謂蒼然之色、淵然之光是也。唐人以詩取士，故詩莫盛於唐。然詩原於德性，發於才情，心聲不同，有如其面。故法度可學而神意不可學，是以太白自有太白之詩，子美自有子美之詩，昌黎自有昌

黎之詩。其他如陳子昂、李長吉、白樂天、杜牧之、劉禹錫、王摩詰、司空曙、高、岑、賈、許、姚、鄭、張、孟之徒，亦皆各自爲體，不可強而同也。【略】法度既立，須熟讀《三百篇》而變化以李、杜，然後旁及諸家，而詩學成矣。【略】或又謂古詩徑叙情實，去《三百篇》爲近，律詩率於對偶聲律，去《三百篇》爲遠，其亦有優劣乎？先生曰：此詩體正變也。自《選》體以上皆純乎正，唐陳子昂、李太白、韋應物之詩猶正者多而變者少，杜子美、韓退之以來則正變相半。變體雖不如正體之自然，而音律乃人聲之所同，對偶亦文勢之必有，如子美近體佳處，前無古人，亦何惡於聲律哉。但人之才情各有所近，隨意所欲皆可成家，二者固並行而不悖也。

朱晞顔《跋周氏塤篪樂府引》　舊傳唐人《麟角》、《蘭畹》、《尊前》、《花間》等集，富艷流麗，動蕩心目，其源蓋出於王建《宮詞》，而其流則韓偓《香奩》、李義山西崑之餘波也。五季之末，若江南李後主、西川孟、蜀王，號稱雅製，觀其憂幽隱恨，觸物寓情，亡國之音，哀思極矣。

涂幾《俟菴集序》　（李存）先生嘗誨人曰：「《六經》、三代之文，漢、唐可以無作。漢、唐之文，後世可以無言。」嗚呼，知言哉。

蘇天爵《西林李先生詩集序》　夫自漢、魏以降，言詩者莫盛於唐。方其盛時，李、杜擅其宗，其他則韋、柳之沖和，元、白之平易，溫、李之新，郊、島之苦，亦各能自名其家，卓然一代文人之製作矣。

來復《蛻菴集原序》　然自刪後至於兩漢，正音猶完。建安以來，寖尚綺麗，而詩道微矣。魏、晉作者雖優，不能兼備諸體。其鏗鍧軒昂，上追《風》、《雅》，所謂集大成者，惟唐而後有之，降是無足采焉。

楊彝《金臺集跋》　且詩自漢、魏而下，至唐爲盛，而其間獨推杜甫氏，以爲不失風人之旨，然其時先後，若陳子昂、高適、韋應物、劉禹錫輩，亦各名家。蓋詩由人情生也，情非有古今者，特有至有不至爾。

又《子淵詩集原序》　至唐而後陳子昂首恢雅道，及杜甫出而集百氏之成，雖後有作者，蔑以尚茲。要之，本人情、明物理、美刺哀樂，庶幾《三百篇》之遺矣，非直以其辭而已，是可槩以晉、宋而下爲可廢哉。

鄭玉《胡孟成文集序》　唐之盛時，韓昌黎、柳子厚皆以文名，驚動一世，而杜少陵之詩，實《三百篇》後所未曾有。故當時同遊之士，至今傳世不朽者，至不能以一二數，蓋昌黎遂以起八代之衰，文章之作始濫觴矣。唐亡，天下遂大亂，士氣益卑下，詩尚晚唐，文用俳體。

吴海《梅花莊詩叙》　惟夫山林邱壑之間，空虚寥寂，世之遠聲利、薄世故者，乃能居之。賀知章之鑑湖，鄭子眞之谷口，司空圖之王官，彼皆自得其所而人莫與之爭。

李繼本《傅子敬紀行詩序》　唐之興也，以神武翦積世之亂，三光五岳之氣復混，士之生也，鍾乎天地之英，其爲志岸然不淆於俗，其爲詩炳然上麗乎古，其擅名於後先若陳子昂、孟浩然、崔顥、李白輩是已，至杜甫氏起，遂大振絶響，志則皐、夔、稷、契之志，詩則虞、周、楚、漢之詩，藻發乎天趣，聲繫乎風教，詩與志混然不鑿也。

周霆震《張梅間詩序》　近時談者尚異，糠粃前聞，或冠以虞邵菴之序而名《唐音》，有所謂始音、正音、遺響者，孟郊、賈島、姚合、李賀諸家，悉在所黜。或托范德機之名選少陵集，止取三百十一篇，以求合於夫子刪詩之數，一唱群和，梓本散行，賢不肖靡然師宗，以爲聖人復起，殆不可易。

又《劉遂志詩序》　魏、晉以降，變而辭游氣卑而聲促。唐初始革其敝，至開元而極盛，李、杜外又各自成家。宋世雖不及唐，然半山、東坡諸大篇，蒼古慷慨激發頓挫抑揚，直與太白、少陵相上下，後來作者其能仿佛之邪？

戴良《夷白齋稿序》　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運隨之。故自周衰，聖人之遺言既熄，諸子雜家並起而汩亂之。漢興，董生、司馬遷、揚雄、劉向之徒出，而斯文始近於古。迨其後也，曹、劉、沈、謝之刻鏤，王、楊、盧、駱之纖艷，又靡然於當時。至唐之久，而昌黎韓子以道德仁義之言，起而麾之，然後斯文幾於漢。奈何元氣僅還，而剝喪戕賊，已浸淫於五代之陋。

又《皇元風雅序》　魏、晉而降，三光五嶽之氣分，而浮靡卑弱之辭遂不能以復古。唐一函夏，文運重興，而李、杜出焉。議者謂李之詩似《風》，杜之詩似《雅》，聚奎啓宋歐、蘇、王、黄之徒，亦皆視唐爲無愧。然唐詩主性情，故於《風》、《雅》爲猶近，宋詩主議論，則其去《風》、《雅》遠矣。【略】劉禹錫謂「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豈不信然歟。

李祁《周德清樂府韻序》　古之詩未有律也，而律詩自唐始。精於律者固已有之，至杜工部而雄傑渾厚，掩絶今古，然以比之漢、魏諸作，則意趣風格蓋亦有不然者矣。古之賦未有律也，而律賦自唐始。朝廷以此取士，鄉老以此訓子，兢兢焉較一字於毫忽之間，以爲進退予奪之機，組織雖工，俳

儷雖切，而牽制局促碎裂以盡人之才，故自律賦既作，迨今六七百年之間，而曾無一篇可傳於後世，曾無一字可益於世教，凡若此者，皆韻書之貽患也。

倪瓚《拙逸齋詩稿序》 五言若陶靖節、韋蘇州之冲淡和平，得性情之正。杜少陵之因事興懷，忠義激烈，是皆得《三百五篇》之遺意者也。夫豈流連光景，歲鍛月鍊，而爲縟麗誇大之辭者，所可比哉。

又《謝仲野詩序》 《詩》亡而爲《騷》，至漢爲五言吟咏，得性情之正者，其惟淵明乎。韋、柳冲澹蕭散，皆得陶之旨趣，下此則王摩詰矣。何則？富麗窮苦之詞易工，幽深閒遠之語難造。至若李、杜、韓、蘇，固已烜赫焜煌，出入今古，踰前而絕後。校其情性，有正始之遺風，則間然矣。

又《樵海詩集小引》 古人有言，詩貴眼前句。又曰詩忌矜持。【略】至於《離騷》九辨、建安以逮乎陶、鮑、李、杜、韓、韋，未有一言之不由乎實，而事乎虛文者也。

王禮《蕭伯循詩序》 劉夢得有云：「心之精微，發而爲文。文之神妙，咏而爲詩。」司空表聖亦曰：「文之難而詩尤難。」二賢深于詩道者也，味斯言也，詩果可以易視耶。

辛文房《唐才子傳引》 詩，文而音者也。唐興尚文，衣冠兼化，無慮不可勝計。擅美于詩，當復千家。歲月冉冉，遷逝淪落，亦且多矣。【略】唐幾三百年，鼎鐘挾雅道，中間大體三變，故章句有焦心之人，聲律有穿楊之妙，於法而能備，於言無所假。及其逸度高標，餘波遺韻，臨高能賦，閑暇微吟，舊格、近體、古風、樂府之類，芳沃當代，響起陳人。淡寂無枯悴之嫌，繁藻無淫妖之忌，猶金碧助彩，宮商自協，端足以仰緒先塵，俯謝來世。清廟之瑟，薰風之琴，未或簡其沉鬱，兩晉風流，不相下於秋毫也。

《唐才子傳·包融》 夫人之於學，苦心難，既苦心，成業難，成業者獲名不朽，兼父子兄弟間尤難。歷觀唐人父子如三包、六竇，張碧、張瀛，顧況、顧非熊，章孝標、章碣，公孫如杜審言、杜甫，錢起、錢珝，溫庭筠、溫憲，兄弟如皇甫冉、皇甫曾，李宣古、李宣遠，姚係、姚倫等，皆聯玉無瑕，清塵遠播。芝蘭繼芳，重難改於父道，《騷》、《雅》接響，庶不慊於祖風。四難之間，揮麈之際，亦可以爲美談矣。

又《李季蘭》 論曰：《詩》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故古詩之道，各存六義，然終歸於正，不離乎雅。是有昔賢婦人，散情文墨，雖繁簡殊論之：後來班姬傷秋扇以暫恩，謝娥詠絮雪而同素，大家《七誡》，執者修省；蔡琰《胡笳》，聞而心折。率以明白之操，徽美之誠，欲見於悠遠，寓文以宣情，含毫而見志，豈泛濫之故，使人擊節霑灑，彈指追念，良有謂焉。噫，筆墨固非女子之事，亦在用之如何耳。苟天之可逃，禮不必備，則詞爲自獻之具，詩有妬情之作，衣服酒食，無閑淨之容，鉛華膏澤，多鮮飾之態：故不相宜矣。是播惡於衆，何《關雎》之義哉。歷觀唐以雅道獎士類，而閨閣英秀，亦能熏染，錦心繡口，蕙情蘭性，足可尚矣。中間如李季蘭、魚玄機，皆躍出方外，修清淨之教，陶寫幽懷，留連光景，逍遙閑暇之功，無非雲水之念，與名儒比隆，珠往瓊復。然浮豔委託之心，終不能盡，白璧微瑕，惟在此耳。薛濤流落歌舞，以靈慧獲名當時，此亦難矣。三者既不可易，如劉媛、劉雲、鮑君徽、崔仲容、道士元淳、薛逭、崔公達、張窈窕、程長文、梁瓊、廉氏、姚月華、裴羽仙、劉瑤、常浩、葛鵲兒、崔羣、譚意哥、戶部侍郎吉中孚妻張夫人、鮑參軍妻文姬、杜羔妻趙氏、張建封妾盼盼、南楚材妻薛媛等，皆能華藻，才色雙美者也。或望幸離宮，傷寵後掖；或以從軍萬里，斷絕音耗；或祇役連年，迢遙風水；或爲宕子妻，或爲商人婦。花雨春夜，月露秋天，玄鳥將謝，賓鴻來屆，搗錦石之流黃，織迴文於綃綺，魂夢飛遠，關山到難：當此時也，濡毫命素，寫怨書懷，一語一聯，俱堪墮淚。至若閒以豐麗，雜以纖穠，導淫奔之約，叙久曠之情，不假綠琴，但飛紅紙，中間不能免焉。尺有短而寸有長，故末欲椎埋之云爾。

又《道人曇一》 論曰：自齊、梁以來，方外工文者，如支遁、道邃、惠休、寶月之儔，馳驟文苑，沉淫藻思，奇章偉什，綺錯星陳，不爲寡矣。厥後喪亂，兵革相尋，緇素亦已狼藉，罕有復入其流者。至唐累朝，雅道大振，古風再作，率皆崇衷像教，駐念津梁，龍象相望，金碧交映。雖寂寥之山河，實威儀之淵藪。寵光優渥，無逾此時。故有顛頓文場之人，憔悴江海之客，往往裂冠裳，撥矰繳，杳然高邁，雲集蕭齋。一食自甘，方袍便足。靈臺澄皎，無事相干。三餘有簡牘之期，六時分吟諷之隙。青峰瞰門，綠水周舍。長廊步屧，幽徑尋眞。景變序遷，蕩入冥思。凡此數者，皆達人雅士，夙所欽懷。雖則心侔跡殊，所趣無間。會稽傳孫、許之玄談，盧阜接謝、陶於白社。宜其日鍛月鍊，志彌厲而道彌精，佳句縱橫，不廢禪定，巖穴相邇，

更唱迭酬，苦於三峽猿，清同九皋鶴，不其偉歟。與夫迷津畏途，埋玉世慮，蓄憤於心，發在篇詠者，未可同年而論矣。然道或淺深，價有輕重，未能悉採。其喬松於灌莽，野鶴於雞羣者，有靈一、靈徹，皎然，清塞，無可，虛中，齊己，貫休八人，皆東南產秀，共出一時，已爲錄實。其或雖以多而寡稱，或著少而增價者，如惟審、護國、文益、可止、清江、法照、廣宣、無本、修睦、無悶、太易、景雲、法振、栖白、隱巒、處默、卿雲、棲一、淡交、良乂、若虛、雲表、曇域、子蘭、僧鸞、懷楚、惠標、可朋、懷浦、慕幽、善生、亞齊、尚顏、栖蟾、理瑩、歸仁、玄寶、惠侃、法宣、文秀、僧泚、清尚、智暹、滄浩、不特等四十五人，名既隱僻，事且微冥，今不復喋喋云爾。

又《獨孤及》　嘗讀《選》中沈、謝諸公詩，有題《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及《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修竹》及《田南樹園激流植援》、《齋中讀書》、《南樓中望所遲客》、《晚登三山還望京邑》等數端，皆奇崛精當，冠絕古今，無曾發其韞奧者。逮盛唐，沈、宋、獨孤及、李嘉祐、韋應物等諸才子集中，往往各有數題，片言不苟，皆不減其風度，此則無傳之妙。逮元和以下，佳題尚罕，況於詩乎？立題乃詩家切要，貴在卓絕清新，言簡而意足，句之所到，題必盡之，中無失節，外無餘語，此可與知者商榷云。因舉而論之。

又《韋應物》　詩自沈、宋之下，日益靡嫚，鍛章刻句，揣合浮切，音韻婉諧，屬對藻密，而閑雅平淡之氣不存矣。獨韋應物馳騁建安以還，各有風韻，自成一家之體。清深雅麗，雖詩人之盛，亦罕其倫，甚爲時論所右，而風情不能自已。如贈米嘉榮、杜韋娘等作，皆杯酒之間，見少年故態，無足怪矣。

又《皮日休》　夫次韻唱酬，其法不古，元和以前，未之見也。暨令狐楚、薛能、元稹、白樂天集中，稍稍開端，以意相和之法漸廢。間作逮日休、龜蒙，則颺流頓盛，猶空谷有聲，隨響即答。韓渥、吳融以後，守之愈篤，汗漫而無禁也。於是天下翕然，順下風而趨，至數十反而不已，莫知非焉。夫才情斂之不盈握，散之彌八紘，遣意於詞間，寄興於物表，或上下出入，縱橫流散，游刃所及，孰非我有，本無拘縛恣懣之忌也。今則限以韻聲，莫違次第，得佳韻則了不相干，岨峿難入，有當事則韻不能強，進退雙違：必至窘束長才，牽接非類，求無瑕片玉，千不遇焉，詩家之大弊也。更以言巧稱工，誇多鬥麗，足見其少雍容之度。然前脩有恨其迷途既遠，無法以救之矣。

又《周繇》　嘗謂禪家者流，論有大小乘，有邪正法，要能具正法眼，方爲第一義，出有無間。若聲聞、辟支、四果，已非正也，況又墮野狐外道鬼窟中乎？言詩亦然。宗派或殊，風儀必合。品則有神妙，體則有古今，才則有聖凡，時則有取舍。自魏、晉以降，遞至盛唐，大曆、元和以下，逮晚年，考其時變，商其格製，其邪正了然在目，不能隱也。經云：「過而不能改，是謂過矣。」悟門洞開，慧燈深照，頓漸之境，各天所賦。觀於時以「詩禪」許周繇，爲不入於邪見，能致思於妙品，固知其衣冠於裸人之國。昔謂「學詩如學仙」，此之類歟。

又《殷文圭》　唐季文體澆瀉，才調荒穢。稍稍作者，強名曰詩。南郭之竽，苟存於衆響，非復盛時之萬一也。如王周、劉兼、司馬札、蘇拯、許琳、李咸用等數人，雖有集相傳，皆氣卑格下，負魚目唐突之慚，竊碔砆韞櫝之濫，所謂「家有弊帚，享之千金，不自見之患也」。文圭稍入風度，間見奇崛，其殆庶幾乎。

陳繹曾《文説》　一、古賦：【略】唐、宋諸賦，未可輕讀。有唐古賦，當讀《文粹》諸賦，《文苑英華》中亦有絕佳者。有唐律賦，備見《文苑英華》。〇一、詔：【略】唐詔，當選取《文苑英華》所有之精者讀之。〇一、誥：【略】唐誥，當取《文苑英華》中精者讀之。〇一、章：【略】唐章取《文粹》。〇一、表：【略】唐表取《文苑英華》。〇一、策：書坊漢、唐策亦可觀，但分開，章自章，策自策，不宜混雜。【略】白居易諸策，止可體面。

《修辭鑑衡・詩體之變》　詩自河梁之後，詩之變至唐而止，元和之詩極盛。詩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

又《爲文當從三易》　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奥。樊宗師爲文，澀不可讀，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

《金石例・論作文法度》　詩當得《風》、《雅》、《頌》之旨趣，因事感發性情之正。《騷》、《選》以下，宜取其體製。唐律當學他格式嚴整，至於淫艷，乃所當戒。

又《學文凡例・擬詔之始》　唐封敖作慰邊將詔曰：「傷居爾體，痛在

脫躬。」聽李德裕制曰：「謀皆爭尚，言不他惑。」李德裕草詔賜王元逵何宏敬曰：「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皆切中事情。

又《擬露布之始》 張昌齡爲崑丘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于公異爲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曰：「臣既肅清宮禁，祗奉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德宗咨嘆焉。（薛收爲露布，或馬上占辭。封常清于幕下潛作捷布。）

又《擬檄之式》 晉檄亦用散文。【略】隋、唐以來，方用四六，如祖君彥、駱賓王檄，鄭畋移檄藩鎮。

《東坡文談録》 文至于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斂華而實也。」至於五代而冗極矣，歐、蘇振之曰：「化腐而新也。」

《南村輟耕録·文章宗旨》 盧疏齋先生《文章宗旨》云：【略】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爲大家，夫孰不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揚雄，名教罪人，其文古。唐文，韓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爲苦澀，非古。【略】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行文言道，人人殊面目，首尾決不再行蹈襲。【略】説則出自己意，横説豎説，其文詳贍抑揚，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説》是也。眞公編次古文，自西漢而下，他並不録，迄唐惟尊韓公四記、柳公游西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楊維楨《鹿皮子文集序》 言有高而弗當，義有奥而弗通，若是者，後世有傳焉？無有也。又況言脞而弗律，義淫而無軌者乎。自孔氏後，立言傳世者，不知幾人焉，其滅没不傳，卒與齊民共腐者，亦不知幾人焉。姑以唐人言之，盧殷之文凡千餘篇，李礎之詩凡八百篇，樊紹述著《樊子》書六十卷，雜詩文凡九百餘篇，今皆安在哉。非其文不傳也，言脞義淫，非傳世之器也。

又《王希賜文集序》 故司文者不以輕屬妄庸戛戛乎難其人者，誠以利器之雄偉不（當）〔常〕而有摧陷廓清之功者也。自今求其人於六籍而下，【略】唐二人通、愈，【略】之數人之文，實代之利器，而利之當於人者也，皆雄偉不（當）〔常〕而有摧陷廓清之功者也。

又《趙氏詩録序》 評詩之品，無異人品也。人有面目骨骼，有情性神氣，詩之醜好高下亦然。《風》、《雅》而降爲《騷》，《騷》降爲十九首，十九首而降爲陶、杜，爲二李，其情性不墜，神氣不群，故其骨骼不庳，面目不鄙。嘻！此詩之品在後無尚也。下是爲齊、梁，爲晚唐、季宋，其面目日鄙，骨骼日庳，其情性神氣可知已。嘻！學詩於晚唐、季宋之後，而欲上下陶、杜、二李，以薄乎《騷》、《雅》，亦落落乎其難哉。

吴復《鐵崖古樂府原序》 君子論詩，先情性而後體格。老杜以五言爲律體，七言爲古風，而論者謂有《三百篇》之餘旨，蓋以情性而得之也。劉禹錫賦《三閭》，石介作《宋頌》，後之君子又以黍離配《三閭》，清廟猗那配《宋頌》，亦以其所合者情性耳。然則求詩於刪後者，既得其情性，而離去齊梁、晚唐、季宋之格者，君子謂之得詩人之古可也。

宋濂《題獨冷齋卷後》 天氣有陰陽，陽氣則熱而陰氣則冷，初何關於人事。唐人往往借以爲喻，謂登樞要者爲熱官，守閑曹者爲冷官。見諸詠歌、形於紀載者，何其多乎哉。

又《答章秀才論詩書》 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頹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眞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并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仿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壹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黄初，詩道於是爲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窈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艷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韵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澀。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蔓，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

逮，況廁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

劉基《**蘇平仲文集序**》　東漢班孟堅之外，雖無超世之文，要亦不改故尙，故亦不失西京舊物。下逮魏、晉，降及於隋，駁雜不一，而其大槩，惟日趨於綺靡而已。是故非惟國祚不長，而聲敎所被，亦不能薄四海，觀國風者，盍於是乎求之哉。繼漢而有九有，享國延祚最久者，唐也。故其詩文，有陳子昂而繼以李、杜，有韓退之而和以柳，於是唐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

陳謨《**郭生詩序**》　稱詩之軌範者，蓋曰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短章貴淸夐纏綿，涵思深遠，故曰寂寥，造其極者，陶、韋是也。大篇貴汪洋閎肆，開闔光焰，不激不蔓，反覆（綸）〔詳〕至，故曰春容，其超然神動天放者，則李、杜也。不及乎寂寥者，爲柳子厚、王摩詰、儲光羲、孟浩然，而六朝之靡靡以淫，促促以簡者弗與焉。過乎春容者，爲韓退之、蘇子瞻。韓公慷慨論列，如河出崑崙，極海而止，其忠憤激切，殆與少陵一飯不忘君者同機。蘇公雄渾傑特，元氣淋漓，引星辰而抉雲漢，眞可與太白神遊八極之表。

朱右《**羽亭稿序**》　唐興，以詩文鳴者千餘家，其間足以名後世而表見者，惟李白、杜甫、韓愈而已。詩其可易言哉。何則？李近於風，杜近於雅，韓雖以文顯，而其詩正大從容，亦彷佛古頌之遺意，以故傳誦後世，而人宗師之。

王禕《**練伯上詩序**》　唐初襲陳、隋之弊，多宗徐、庾，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皆溺於久習，頹靡不振。王、楊、盧、駱始若開唐（晉）〔音〕之端，而陳伯玉又力於復古，此又一變也。開元、大曆杜子美出，乃上薄《風》《雅》，下掩漢、魏，所謂集大成者。而李太白又宗《風》《騷》而友建安，與杜相頡頏。復有王摩詰、韋應物、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以及錢、郎、苗、崔諸家，比比而作。既而韓退之、柳宗元起於元和，實方駕李、杜，而元微之、白樂天、杜牧之、劉夢得咸彬彬附和焉。唐世詩道之盛，於是爲極，至，此又一變也。然自大曆、元和以降，王建、張籍、賈浪仙、孟東野、李長吉、溫飛卿、盧仝、劉叉、李商隱、段成式，雖各自成家，而或淪於怪、或迫於險、或窘於寒苦，或流於靡曼，視開元遂不逮。至其季年，朱慶餘、項子遷、鄭守愚、杜彥夫、吳子華輩，悉纖弱鄙陋而無足觀矣，此又一變也。

又《**張仲簡詩序**》　秦、漢以下，詩莫盛於唐。而唐之詩，始終蓋凡三變焉。其始也，承陳、隋之餘風，尙浮靡而寡理。至開元以後，久於治平，其言始一於雅正，唐之詩，於斯爲盛。及其末也，世治既衰，日趨於卑弱，以至西崑之體作而變極矣。由是觀之，謂文章與時高下，而唐之詩始終凡三變，豈非然哉。然唐之盛也，李、杜、元、白諸家，制作各異，而韋、柳之詩，又特以溫麗靖深自成其家。蓋由其才性有不同，故其爲詩亦不同。而當時治化之盛，則未嘗不因是可見焉。

又《**浦陽戴先生詩序**》　《三百篇》而下，莫古於漢、魏，莫盛於盛唐，齊、梁、晚唐，有弗論矣。

又《**盛修齡詩集序**》　詩至於唐盛矣。然其能自名家者，其爲辭各不同，蓋發於情以爲詩，情之所發，人人不同，則見於詩，固亦不得而苟同也。是故王維之幽雅，杜牧之俊邁，張籍之古淡，孟郊之悲苦，賈島之淸邃，溫庭筠之富艷，李長吉之奇詭，元、白之平易典則，韋、柳之溫麗靖深，蓋其所以爲辭者，即其情之寓也。

高啓《**獨菴集序**》　詩之要（有）〔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辯其體，意以達其情，趣以臻其妙也。體不辯則入於邪陋，而師古之義乖。情不達則墮於浮虛，而感人之實淺。妙不臻則流於凡近，而超俗之風微。三者既得，而後典雅、沖淡、豪俊、穠縟、幽婉、奇險之辭，變化不一，隨所宜而賦焉。如萬物之生，洪纖各具乎天，四序之行，榮慘各適其職。又能聲不違節，言必正義，如是而詩之道備矣。夫自漢、魏、晉、唐而降，杜甫氏之外，諸作者各以所長名家，而不能相兼也。學者譬此詆彼，各師所嗜，譬猶行者埋輪一鄉，而欲觀九洲之大，必無至矣。蓋嘗論之，淵明之善曠而不可以頌朝廷之光，長吉之工奇而不足以詠丘園之致，皆未得爲全也。故必兼師衆長，隨事摹擬，待其時至心融，渾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執之弊矣。

錢塘木訥《**歸田詩話序**》　古詩《三百篇》，孔子取「思無邪」一言以蓋之。夫思無邪者，誠也。人能以誠誦詩，則善惡皆有益。學詩之要，豈有外於誠乎。余觀歷代工詩者，在漢、魏、晉則有曹、劉、陶、謝輩，在唐則

春秦之樸，樗咀李鑿，在宋則有歐、蘇、黃、秦，在元則有虞、楊、揭、范輩。【略】觀諸錄中所載先生誦少陵詩，謂有識大體之稱。誦太白詩，則有大胸次之美。誦唐人採蓮詩，則美其用意之妙。誦晦菴感興詩，則知其闢異端之害。誦東野詩，而服前人窮苦終身之論。誦晏元獻詩，則歎斯人富貴氣象之豪。

《歸田詩話·黃鶴樓》　崔顥題黃鶴樓，太白過之不更作。時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譏。及登鳳凰臺作詩，可謂十倍曹丕矣。蓋顥結句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而太白結句云：「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愛君憂國之意，遠過鄉關之念，善占地步矣。然太白別有「搥碎黃鶴樓」之句，其於顥未嘗不耿耿也。

又《鶯鶯傳》　元微之當元和、長慶間，以詩著名。傳入禁中，宮人能歌詠之，呼爲「元才子」，風流醞藉可知也。其作《鶯鶯傳》，蓋託名張生。復製《會眞詩》三十韻，微露其意，而世不悟，乃謂誠有是人者，殆癡人前說夢也。唐人叙述奇遇，如《后土傳》託名韋郎，《無雙傳》託名仙客，往往皆然。惟沈亞之《秦泉夢記》，牛僧孺《周秦行記》乃自引歸其身，不復隱諱。然《周秦行記》與僧孺所著《幽怪錄》，文體絕不相類，或謂乃李德裕門下士所作，以暴僧孺之犯上無禮，有僭逆意，蓋嫁禍云爾。理或然也。

蘇伯衡《古詩選唐序》　李唐有天下三百餘年，其世蓋屢變矣，有盛唐焉，有中唐焉，有晚唐焉。晚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中唐之詩也。中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盛唐之詩也。然盛唐之詩，其音豈中唐之詩可同日語哉。中唐之詩，其音豈晚唐之詩可同日語哉。昔襄城楊伯謙選唐詩爲《唐音》，【略】自李唐一代之詩觀之，晚不及中，中不及盛。伯謙以盛唐、中唐、晚唐別之，其豈不以此乎。然而盛時之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之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也。其亦異乎大小《雅》、十三《國風》之所以爲正爲變者矣。【略】（林敬伯之言曰）而況唐之詩，近古而尤渾噩，莫若李太白、杜子美。至於韓退之，雖材高，欲自成家，然其吐辭暗與古合者，可勝道哉。而《唐音》乃皆不之錄，今則不敢不錄焉。

朱同《送副使丁士温赴召詩序》　然時有治忽，政有汙隆，則詩亦不能不隨之升降，其亦囿於氣化之中，而不自知其然耶。間有傑然而出者，唐之陳子昂、李白、杜甫輩，其冠也。然數子者，豈獨長於詩哉。有其才而未盡用於世，於是發而爲詩。向使推其蘊以庸於時，則其政事之美，必有絕出人者。後之學者，徒知步驟其句讀，而不知所以爲高者，有不在乎句讀之間，是以學之愈工而愈不能及也歟。

馬德華《唐詩品彙叙》　天地元氣之精英鍾乎人，發而爲詩，至唐贏六百家。作者固難，選者尤難耳。唐歷三百餘年，有始終淳漓之異，故聲文亦隨而降。【略】嘗觀《英靈》、《間氣》、《極玄》、《三體》等集，非無足觀法，然得於此，而或遺於彼，繼是而選者落落也。近世襄城楊士弘所編《唐音》，始終正變區別特異諸選，然亦未免遺珠之嘆。信乎知言之難也。【略】詩自《三百篇》而下，正聲不傳久矣。唐反純正，足以契《二南》、薄《風》《雅》，而軌範時俗，其盛矣乎。

王偁《唐詩品彙叙》　選唐詩者非一家，惟殷璠之《河嶽英靈》、姚合《極玄集》，有以知唐人之三尺，然璠、合固唐人也，而選又專主于五言，以遺乎衆體，寂寥扶疏，不足以盡其妙奥。下此諸家所選，皆私于一己之見，見之陋，則選之得其陋者。雖以王荆公號稱知言，而《百家選》偏得晚唐刻削爲奇，盛唐冲融渾灝之風，在選者戛戛無幾，他蓋可知矣。及至近代襄城楊伯謙《唐音》之選，始有以審其始終正變之音，以備述乎衆體之制，可以掃前人之陋識矣，然其中不能無詳略之可議者。故今吾龍門漫士之《品彙》出焉。於乎，自有唐詩以來，七八百年，至是方無棄璧遺珠之恨，士之獲遇於知己也，難哉。

林慈《唐詩品彙叙》　詩自《三百篇》而下，莫盛于唐，蓋唐以詩設科取士，故當時士大夫輩，多以詩鳴。今誦其詞，審其音，溫厚和平，本乎性情，諧于風雅，兼備兩漢魏晉六朝諸體，眞所謂集大家者。降是無足取焉。

高棅《唐詩品彙總叙》　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往體近體長短篇五七言律句絕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陊之於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

工部之沈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眞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曆、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冲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谿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羣玉輩，尚能追勉氣格，將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是皆名家擅場，馳騁當世，或稱才子，或推詩豪，或謂五言長城，或爲律詩龜鑑，或號詩人冠冕，或尊海內文宗，靡不有精麤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觀者苟非窮精闡微，超神入化，玲瓏透徹之悟，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壺奧矣。今試以數十百篇之詩，隱其姓名，以示學者，須要識得何者爲初唐，何者爲盛唐，何者爲中唐，爲晚唐，又何者爲王、楊、盧、駱，又何者爲沈、宋，又何者爲陳拾遺，又何爲李、杜，又何爲孟，爲儲，爲二王，爲高、岑，爲常、劉，韋、柳，爲韓、李、張、王、元、白、郊、島之製，辯盡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余夙耽於詩，恆欲窺唐人之藩籬，首踵其域，如墮終南萬疊間，茫然弗知其所往。然後左攀右涉，晨躋夕覽，下上陟頓，進退周旋，歷十數年，厥中僻蹊通莊高門邃室，歷歷可指數。故不自揆，竊願偶心前哲，採摭羣英，芟夷繁蔓，裒成一集，以爲學唐詩者之門徑。載觀諸家選本，詳略不侔：《英華》以類見拘，《樂府》爲題所界，是皆略於盛唐，而詳於晚唐。他如《朝英》《國秀》《篋中》《丹陽》《英靈》《間氣》《極玄》《又玄》《詩府》《詩統》《三體》《衆妙》等集，立意造論，各該一端。唯近代襄城楊伯謙氏《唐音》集，頗能別體製之始終，審音律之正變，可謂得唐人之三尺矣。然而李、杜大家不錄，岑、劉古調微存，張籍、王建、許渾、李商隱律詩載諸正音，渤海高適、江寧王昌齡五言稍見遺響，每一披讀，未嘗不歎息於斯。由是遠覽窮搜，審詳取捨，以一、二大家十數名家，與夫善鳴者，殆將數百，校其體裁，分體從類，隨類定其品目，因目別其上下，始終正變，各立序論，以弁其端。爰自貞觀至天祐，通得六百二十人，共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分爲九十卷，總題曰《唐詩品彙》。嗚呼！唐詩之偁，弗傳久矣，唐詩之道，或時以明。誠使吟咏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辯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本乎始以達其終，審其變而歸於正，則優游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云。

又《唐詩拾遺序》　予既愛唐詩，喜編錄，初採衆作，裒爲一集，曰《唐詩品彙》。凡得唐諸家六百二十人，共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分爲九十卷。【略】復增作者姓氏六十有一、詩九百五十四首，爲十卷，題曰《唐詩拾遺》，附于《品彙》之後，足爲百卷以成集。或曰：唐詩於此盡矣。吁，尚何能盡之哉。蓋唐世以詩取士，士之生斯世也，孰不以詩鳴，其精深閎博，窮極興致，而瓌奇雅麗者，往往震發散落天地間，篇什之多，莫可限量。

《唐詩品彙・凡例》　先輩博陵林鴻，嘗與余論詩，上自蘇、李，下迄六代，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殊欠秋實，唯李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神秀聲律，粲然大備，故學者當以是楷式。予以爲確論。後又採集古今諸賢之說，及觀滄浪嚴先生之辯，益以林之言可徵，故是集專以唐爲編也。其爲凡例見諸左方云。【略】〇一、諸體集內定立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傍流諸品目者，不過因有唐世次文章高下而分別諸卷，使學者知所趨向，庶不惑亂也。〇一、大略以初唐爲正始，盛唐爲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爲接武，晚唐爲正變，餘響，方外異人等詩爲傍流。間有一二成家特立與時異者，則不以世次拘之。如陳子昂與太白列在正宗，劉長卿、錢起、韋、柳與高、岑諸人，同在名家者是也。

又《五言古詩叙目・正變》　唐詩之變漸矣。隋氏以還，一變而爲初唐，貞觀、垂拱之詩是也。再變而爲盛唐，開元、天寶之詩是也。三變而爲中唐，大曆、貞元之詩是也。四變而爲晚唐，元和以後之詩是也。

又《傍流》　唐世詩學之盛，上自帝王公卿，下至山林韋布，以及乎方外異人閨閣女子，莫不願學焉。其篇什之多，不可勝紀。若夫大方名家騷人墨客，各以世次收品從彙，他若諸集附載道人衲子宮闈仙怪，及有姓氏、無世次可考者，往往有述，多非全集所得，故不收入類，若棄而不錄，又何以見斯人之徒歟。

又《長篇》　五言長篇，自古樂府《焦仲卿》而下，繼者絕少，唐初亦不多見。逮李杜二公始盛。至其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

靜意曲折，隨位稱機，人皆專攻乎諱忌，我則回護其褒貶，此少陵所長也。太白又友之。韓愈晚出，力追前人。先輩嘗謂《南山》詩與少陵《北征》互有優劣，斯言近之。善乎嚴滄浪有云，李、杜、韓三公之詩，如金鴟擘海，香象渡河，龍吼虎哮，鼉翻鯨躍，大鎗大刃，君王親征，氣象各別。

又《七言古詩敘目・歌行長篇（附）》 歌行長篇，唐初獨駱賓王有《帝京篇》《疇昔篇》，文極富麗。至盛唐絕少，李杜間有數首，其詞亦不甚敷蔓，大率與常製相類。已混收從彙不復摘去。迨元和後，元稹、白居易始相尚此製，世號元白體。其詞欲贍欲達，去離務近，明露肝膽。樂天每有所作，令老嫗能解則錄之，故格調扁而不高。然道情敘事，悲歡窮泰，如寫出人胸臆中語，亦古歌謠之遺意也。豈涉獵淺才者所能到耶。

又《五言絕句敘目・六言（附）》 六言始自漢司農谷永。魏、晉間曹、陸間出。至唐初，李景伯有回波樂府，亦效此體。逮開元、大曆間，王維、劉長卿諸人，相與繼述，而篇什稍屢見，然亦不過詩人賦咏之餘矣。

又《五言排律敘目・長篇》 長篇排律，唐初作者絕少。開元後，杜少陵獨步當世，渾涵汪洋，千彙萬狀，至百韻千言，力不少衰。及觀杜審言《和李大夫嗣眞》之作，乃知少陵出自其祖，益以信「詩是吾家事」矣。次則高達夫數首可法。元和後，張籍、楊巨源各一首，格律亦可取。【略】若韓、柳輩，雖肆才縱力，工巧相矜，往往不愜人意。

《唐詩正聲・凡例》 嘗謂《風》、《騷》輟響，五言始興。漢氏既亡，文體乃散。魏、晉作者雖多，不能兼備諸體。齊、梁以還，無足多得。其聲律純完，上追《風》、《雅》，而所謂集大成者，唯唐有以振之。

羅大已《靜思集原序》 漢、魏而下，詩之合作，莫盛於唐，然凡稱名家，文章雖有淺深高下，不可一槩論，而未有不本於性情，掩卷讀之，使人自辨，未有不得其人之彷彿者，此不可強同之驗也。

梁寅《玉笥集原序》 韋應物雖專城美祿，而詩多泉石之趣。孟浩然屏居草野，無郊廟之著作，而其詩亦顯。

戴正心《玉笥集原序》 古今論詩，以平淡爲貴，然欲造平淡者，非工夫深至不能也。若陶淵明、韋應物、柳子厚三家，世所謂詩之平淡者也，以今觀之，狀難寫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其風調高古，而辭旨簡遠者，非區區模擬所易到，謂可謂深造自得者歟。或有以淺近視之，是猶見玉器之天成，而以爲無事乎椎鑿也，其可乎哉。

劉嵩《鳴盛集原序》 六代以還，尚綺藻之習，失淳和之氣。唐興，陳子昂氏作，障厥狂瀾，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李嶠，又從而嘆之。至開元、天寶間，有若李白、杜甫、常建、儲光羲、孟浩然、王維、李頎、岑參、高適、薛據、崔顥諸君子，各鳴其所長，于是氣韻聲律粲然大備。及列而爲大曆，降而爲晚唐，愈變而愈下。

林環《白雲樵唱集原序》 聞吾閩之長樂，有王先生恭者，以詩鳴。【略】因坐與之談詩。其論五七言長歌律絕句，則一欲追唐開元、天寶、大曆諸君子。而五言五選，則時或祖漢、魏、六朝諸作者而爲之。宋、元而下不論也。

張宇初《雲溪詩集序》 逮六朝鮑、謝、顏、張出而音韻柔嫚，體格綺麗，則《風》《雅》之淳日漓矣。暨唐初宋、杜、陳、劉，盛唐韋、柳、王、孟作，而氣度音節雄逸壯邁，度越於前者也。而集大成者必曰少陵杜氏。在當時，如高、李、岑、賈亦莫之等焉，則杜氏之于窮達欣戚發乎聲歌者，有合乎《風》、《雅》，而足爲楷法矣。

方孝儒《與趙伯欽三首》 故聖賢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恆言卑論，亦可爲後世法，非剽襲以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以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

又《張彥輝文集序》 下此魏、晉至隋，流麗淫靡，浮急促數，殆欲無文。惟陶元亮以沖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爲雕刻，其道意也達，其狀物也駾，稍爲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傑善辨說，故其文開陽闔陰，奇絕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爲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爲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賓激烈善持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甚於魏、隋之間。

又《時習齋詩集序》 唐之杜拾遺、韓吏部，皆深於詩。其所師，則周公、吉甫、衛武公、史克之徒也。其體則唐也，而其道則古也。世之言詩者而不知道，猶車而無輪，舟而無柁也，雖工且美，奚以哉。

楊士奇《玉雪齋詩集序》　若天下無事，生民乂安，以其和平易直之心，發而爲治世之音，則未有加於唐貞觀、開元之際也。杜少陵渾涵博厚，追蹤《風》《雅》，卓乎不可尚矣。一時高材逸韻，如李太白之天縱，與杜齊驅。王、孟、高、岑、韋應物諸君子，清粹典則，天趣自然。讀其詩者，有以見唐之治盛於此，而後之言詩道者，亦曰莫盛於此也。

又《書唐才子傳後》　《唐才子傳》，西域辛文房著，十卷，總三百九十七人，皆有詩名。當時其見於《唐書》者共百人。蓋行事不關大體，不足爲勸戒者不錄，作史之體也。而讀其詩，欲知其人，於辛所錄宜有取。然唐以詩取士，三百年間以詩名者，當不止於辛之所錄。如郭元振、張九齡、李邕之徒，顯於時矣，而猶遺之，況在下者乎。而辛所錄者，又間雜以臆說，觀者當擇之。

又《杜律虞注序》　律詩非古也，而盛於後世。古詩《三百篇》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詠，以感發人心，何有所謂法律哉。【略】至沈、宋而律詩出，號近體，於是詩法變矣。律詩始盛於開元、天寶之際，當時如王、孟、岑、韋諸作者，猶皆雍容蕭散，有餘味可諷詠也。若雄深渾厚，有行雲流水之勢，冠冕佩玉之風，流出胸次，從容自然，而皆由夫性情之正，不局於法律，亦不越乎法律之外，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爲詩之聖者，其杜少陵乎。厥後作者代出，雕鎪鍛鍊，力愈勤而格愈卑，志愈篤而氣愈弱，蓋局於法律之累也。不然則叫呼叱咤以爲豪，皆無復性情之正矣。觀水者必於海，登高者必於嶽。少陵其詩家之海嶽歟。

又《題東里詩集序》　《國風》、《雅》、《頌》，詩之源也。下此爲《楚辭》，爲漢、魏、晉，爲盛唐，如李、杜及高、岑、孟、韋諸家，皆詩正派，可以泝流而探源焉。

梁潛《雅南集序》　詩以道性情，而得夫性情之正者嘗少也。《三百篇》風雅之盛，足以見王者之澤，及其變也，王澤微矣，然其憂悲歡娛哀怨之發，咏歌之際，尤能使人動盪感激，豈非其澤入人之深者，久猶未泯耶。自漢、魏以降，其體屢變，其音節去古益遠。至唐作者益盛，然皆有得乎此，而後能深於詩也。

又《跋唐詩後》　唐諸家之詩，自襄城楊伯謙所選外，幾廢不見於世。雖予亦以爲伯謙擇之精矣，其餘雖不見無傷也。然而學詩者於名家之作，固當觀其全也，況夫珠璧之產，汰棄瑕疵之餘，精英奇絕之未泯，尚有足愛而不忍棄者，讀者要知所擇可也。

黃淮《楊處士挽詩集序》　挽詩之作尚矣。漢有《薤露》、《蒿里》，叙哀以代哭泣。至李延年，分而爲二：《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夫庶人。因命執紼者歌以勸力，故又謂之紼謳者。陶潛自制挽詩，但言死生永隔，無復傷悲，以寓其曠達之意。杜甫作《八哀》悼王思禮等輩，備述出處履歷行業，文章長篇累牘，言不厭是，後作挽詩者多倣效焉。誠以盛德在人，既沒而著其思，思之而發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豈宜紼謳而已哉？

又《杜律虞注後序》　詩至於律，其變已極，初唐、盛唐，猶存古意，馴至中唐、晚唐，日趨於靡麗，甚至排比聲音，摩切對偶以相誇尚，詩道幾乎熄矣！

又《與節庵論唐人詩法因賦長律三十五韻（附注愚意於下者便於求正也）》　粵自盛唐推渾厚，迄於季氏謾雕鎪。楊、王聯軌方前邁，盧、駱長驅亦並遊。李白詞鋒曾陷敵，少陵家法善貽謀。岑參、高適相追逐，賈至、王維迭唱酬。格老趣高儲與孟，律嚴義正耿兼劉。郊寒島瘦難殊論，柳淡韋醇豈易儔。鍊句義山工麗密，摛辭用晦尚清脩。子昂近古居然別，餘輩爭先未暇周。一代文章垂汗簡，三千禮樂著嘉猷。驪黃能識同還異，軒輊從知是與不（此言初唐盛唐以及晚唐）。何事頹風起萎薾，漸看姿媚逞嬌羞。蜂腰鶴膝徒爭誚，鬥靡誇多總贅疣（此言晚唐以後）。要使春容歸大雅，須教敦厚更溫柔。陽春一曲雖難和，也落詩家第二籌（詩本性情，終歸於正）。

解縉《說詩》　漢、魏質厚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具文質之中，得華實之宜，惟唐人爲然。故後之論詩以唐爲尚。

陳璉《送鍾震會試序》　世以文章取士尚矣。至隋、唐有聲律之科，而靡曼剽奪之伎興，古之作者不可復見。

又《注唐詩三體序》　近代選唐人詩者，無慮數十家，惟周伯弼《唐詩三體》，蓋有益於學者，故能盛傳於世，有非他人可到。【略】嗚呼，唐之詩人何止千百計，其得名於世者無幾，選詩固難，注詩尤難，非學識大過於人焉能及此哉。若伯弼、天隱，蓋不易得也。

又《嶺南聲詩鼓吹序》　昔元遺山選唐人七言近體，通五百餘首，題曰《唐詩鼓吹》，趙文敏公嘗序之，盛傳於世。

《文章辨體序說・集府》下至隋、唐，前後區劃，舉無足觀矣。自時厥後，惟唐、宋享國最久，故其辭亦多純雅。

又《郊廟歌辭（吉禮）》 秦、漢以降，代有制作，然唯漢、唐、宋爲盛者，蓋其混一既久，功德在人，雖其道不能比隆成周，然其致治制作之懿，終非秦、魏、晉、隋、南北、五季之可比也。

又《橫吹曲辭》 古辭多亡，後人取六朝唐人詩，以補觀覽，然皆近體，殊失古義。

又《古詩・五言》 唐初，承陳、隋之弊。惟陳伯玉專師漢魏以及淵明，復古之功，於是爲大。迨開元中，有杜子美之才贍學優，兼盡衆體；李太白之格調放逸，變化莫覊。繼此則有韋應物、柳子厚，發穠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有非衆人之所能及也。自是而後，律詩日盛，而古學日衰矣。

又《七言》 馴至唐世，作者日盛。然有歌行，有古詩。歌行則放情長言，古詩則循守法度，故其句語格調亦不能同也。

又《歌行》 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模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篇，無復倚傍。厥後元微之以後人沿襲古題，倡和重複，深以少陵爲是。

又《制誥》 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曰「發敕」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即所謂「告身」也。

又《表》 唐、宋以後，多尚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殊，則其辭亦各異焉。

又《露布》 唐、宋雖有傳者，然其命辭，全用四六，蓋與當時表文無異。

又《判》 按唐制，凡選人入選，其選之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爲留，不得者放。蓋凡進士登第及諸科出身，皆以此銓擇。

又《律賦》 律賦起於六朝，而盛於唐、宋。凡取士以之命題，每篇限以八韻而成，要在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爲工。

又《律詩》 律詩始於唐，而其盛亦莫過於唐。考之唐初，作者蓋鮮。中唐以後，若李太白、韋應物猶尚古多律少。至杜子美、王摩詰則古律相半。迨元和而降，則近體盛而古作微矣。

又《聯句詩》 按聯句始著於《陶靖節集》，而盛於退之、東野。考其體，有人作四句，相合成篇，若《靖節集》中所載是也。又有人作一聯，若子美與李尚書之芳及其甥宇文彧聯句是也。復有先出一句，次者對之，就出一句，前人復對之，相繼成章，則昌黎、東野《城南》之作是也。其要在於對偶精切，辭意均敵，若出一手，乃爲相稱。

魏驥《陳御史詩集序》 詩，本情性，該物理，《三百篇》之作，非徒作也。有訓誡之存，是以可興，可觀，可群，可怨，使人誦之，一倡三嘆而有餘音焉。漢、魏而降，以及唐、宋，作者非一。雖大名家之所賦，亦不免有流連光景，模寫物象爲可議，由是而知，詩豈可易言者邪。故後之作者，非但於《三百篇》不可及，求其音響，能步驟唐人者亦鮮。

《西江詩法・詩家模範》 嘗觀沈約詩已似唐人，韓昌黎詩已似宋人，何歟？由悟入有邪正。韓非不求至沈，自不期而然者也。且詩家者流，各有師效，謂少陵爰何遜，太白類陰鏗，豈無旨哉。苟得其矩度，則閉門造車，天下合轍矣。

又 唐人律詩，只是眼前景物眼前說話，即事起興，寫將出來，便自有高下。有清新富麗者，有雄渾飄逸者，有纖巧刻削寒陋者。體製不一，音節亦異。大抵學者要分別得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及宋、元人詩，某也如何，某也如是。看得多，識得破，吟詠得到，審其音聲，則而象之，下筆自然高古。若拘拘法度，得其形而不得其神，無超脫變化，千章一律，抑又次焉。

又 五言古詩，自漢、魏、兩晉而下，經梁昭明所選，則謂之選詩。至盛唐，乃謂之古詩。始陳子昂、李、杜諸大家出，一掃六代之纖弱，以渾厚之風倡於天下，而後世斷以唐詩爲宗，何也？無蹈襲雷同之弊，非流連光景之文。

《詩宗正法眼藏》 學詩宜以唐人爲宗，而其法寓諸律。心神節制，字數經緯，小能使大，大能使小。遠能使近，近能使遠。下抗高抑，變化無窮。龍合成章，斤運成風。謂之微妙玄通，何可以匆匆求之乎。我法如是，有謂不必然者，卿用卿法。然詩至唐方可學，欲學詩且須宗唐諸名家。諸名家又當以杜爲正宗。

王直《虞邵菴注杜工部律詩序》 詩之變屢矣。《三百篇》之後而五七言繼作。至於有唐沈、宋之流，又作爲律詩，詩變至是極矣。開元、天寶以

來，作者日盛，其中有奧博之學，雄傑之才，忠君愛國之誠，閔時恤物之志者，莫如杜公子美。其出處勞佚憂悲愉樂感憤激烈，皆於詩見之。粹然出於性情之正，而足以繼《風》、《雅》之什。至其觸事興懷，率然有作，亦皆興寄深遠，曲盡物情，非他之所能及。元微之嘗謂詩人未有如子美者。信哉，斯言也。

又《蕭宗魯和三體詩序》　夫言者心之聲，而詩則聲之成文者也。心所感有邪正，則言之發者有是非。非涵養之正，學問之充，才識之超卓，有未易能也。是以觀其言則可以知其人。故曰「詩可以觀」。若夫唱和之作，乃所以各言其志，虞廷賡歌是已。自是以至盛唐皆如之，初未嘗拘韻也。依韻以逞詞，蓋自元、白始。

《霏雪錄》卷下　唐人絕句，有疊用兩韻者。如高適《玉眞公主歌》：「常言龍德本天仙，誰謂仙人每學仙。」

又　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高下疾徐皆合律呂，吟而繹之，令人有聞韶忘味之意。宋人詩，譬則村鼓島笛，雜亂無倫。

又　或問余唐、宋人詩之別。余答之曰：唐人詩純，宋人詩駁。唐人詩活，宋人詩滯。唐詩自在，宋詩費力。唐詩渾成，宋詩餖飣。唐詩縝密，宋詩漏逗。唐詩溫潤，宋詩枯燥。唐詩鏗鏘，宋詩散緩。唐人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人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

又　唐人詠物詩，於景意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傳，必心領神會始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如陸魯望《白蓮》詩云：「素藕多蒙別艷欺，此花眞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妙處不在言句上，宋人都曉不得。

又　唐人絕句，有重複字而不邮者。如杜常《華清宮》云：「曉風殘月入華清。」又曰：「朝元閣上西風急。」皇甫冉《酬張繼》云：「落日陰以問音信。」又曰：「寒潮惟帶夕陽還。」此等別是一例。

又　唐人作詩，盡一生心力爲之，故能名世傳後。如「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如「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如「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如「欲識吟詩苦，秋霜若在心。」如「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如「纔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鬚。」如「蟾蜍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如「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如「詩思入冥搜。」如「搜天斡地覓詩情。」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閒，心與身爲仇」之類是也。惟知者可以語此。今人以鹵莽滅裂之心，率爾出言便欲過人，恐無此理。

又　唐人七言絕句，有上五字下二字成句者，此類甚多。如樂天《重宿驛感題》云：「羨君猶夢見兄弟。」王建《題蔡中郎碑》云：「不向圖經中舊見。」郎士元《聞吹楊葉者》云：「此時應卷盡驚沙。」司空圖《白菊》云：「今朝第七十重陽。」鮑溶《懷仙》云：「曾見周靈王太子。」齊己《偶作寄毛秘書》云「借問秘書郎此意。」裴誠《添聲楊柳枝詞》云：「願作琵琶槽那畔。」成文幹《柳枝詞》云：「草澤無人處也新。」漢州朱衣人《題崇聖寺》云：「緬想十年前往事。」賈島《送于總持歸京》云：「別來二十一春風」之類也。此亦一例。

又　七言絕句，有上三字下四字成句者。退之「纔到城聞打鼓聲」，禹錫「添鑪火欲薰衣窮」是也。

又　唐人七言絕句，首句第七字用「也」字法，如徐凝《回施先輩見寄》云「紫河車裏丹成也」是也。五言絕句，落句第五字用「也」字法，如王昌齡《題灞池》云「垂綸幾年也」是也。

《草木子・談藪篇》　唐以詩文取士，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韓、柳二人而已。柳稍不及，止又一韓。能詩者亦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李、杜二人而已。李頗不及，止又一杜。

又　傳世之盛，漢以文，晉以字，唐以詩，宋以理學，元之可傳獨北樂府耳。

又　唐之辭不及宋，宋之辭勝於唐，詩則遠不及也。

又　又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過」，正好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王荊公亦嘗云：杜甫詩「當面輸心背面笑」，可對其《結交行》「翻手爲雲覆手雨」。又溫公云：石曼卿對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月如無恨月常圓」，皆頗中的。

杜瓊《書陸夢庵香奩詩後》　謂義山《無題》五首，較之六義所謂比也，以婦人懷君子如人臣不忘其君，世之淺丈夫乃以閨幃情昵識之。噫，是烏足以言詩也哉。此夢庵之說也，予則以爲未然。夫王少伯《秋宮詞》「空懸明月待君王」之語，比興則有之矣。義山之詩未見其爲比也。如「蓬山」、「青

興之所至，體亦具之。或有以時名者，若【略】大曆、（唐年號。十才子諸公之詩。）元和、（唐年號。元、白諸公之詩。）元祐（宋年號。蘇、黃、陳諸公之詩。）之稱。以代名者，若【略】六朝、（通南北朝、隋言之。）唐初、盛唐、中唐、晚唐、宋、元之別。以人名者，若【略】沈佺期、宋之問、陳拾遺（子昂）、張曲江（九齡）、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岑參、王維、二李（太白、長吉）、二杜（子美、牧之）、元微之、白樂天、韋應物、柳宗元、韓愈、高適、孟東野、賈浪仙、孟浩然、杜荀鶴、盧仝、劉叉、溫飛卿、李商隱、張籍、王建、韓渥、許渾（幷唐人。）【略】之輩。以事名者，若柏梁（漢武帝與群臣宴柏梁臺，共賦七言，每句押韻。）玉臺、（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號《玉臺集》。或但謂纖艷者爲此體，其實不然。）西崑、（即李商隱體，然兼溫庭筠及宋楊、劉諸公之作名之。）香奩、（韓渥有《香奩集》，皆裙裾脂粉之語。）宮體、（梁簡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禁體（詠雪有此體。禁用粉白黛綠之語，起於宋。）之名。以聲律者，若雙聲疊韻、（同音不同韻，如「互」、「護」同爲唇音，而不同韻，爲雙聲；同音又同韻，如「磽」、「碻」之類，爲疊韻。）轆轤、（謂一詩用兩韻，雙出雙入。如先兩聯用「山」字，後兩聯用「寒」字，取其音協者。）進退、（謂一詩用兩韻，單出單入。）葫蘆（謂一詩用兩韻，先二後四。以上三體，並唐鄭谷等共定今體詩格云。）之說。蓋因世代之汙隆，曲盡體裁之變置。又如五平、（如「枯桑知天風」之類，唐陸龜蒙有《夏日》詩，四十字皆平聲。）五仄、（宋梅聖俞《寄晏元獻》詩，四十字皆仄聲。）平仄各押韻（唐章碣有詩云：「東南路盡吳江畔，正是窮愁暮雨天。鷗鷺不嫌斜雨岸，波濤欺得逆風船。偶逢島嶼停帆看，深羨漁翁下釣眠。今古若論英達筭，鴟夷高興固無邊。」）之類，皆詩人波瀾之餘，不足以爲常法。至如省題、（唐省中出題試進士，如錢起《湘靈鼓瑟》詩之類。）聯句、（齊梁間有此體。各賦數句，聯屬成篇。唐韓昌黎最工，如《城南》、《鬥鷄》等篇之類。）不過取僥倖於一時，寓興懷於頃刻耳。甚則離合、（字相拆合成文。如孔融「漁父屈節」之詩是也。）建除、（宋鮑照有此詩，句內用建、除、平、滿等十二字。）數名、（鮑照有此詩，句內用一、二、三、四等十字。）字謎、（鮑照有此詩，每句包一字。）回文、（起於漢竇滔之妻，織錦回文，宛轉可讀。）反覆、（舉一字而誦皆成句，無不押韻，反覆成文。宋人多作。）藥名、（如唐張籍「黃葉霜前半夏枝」之類。）人名、（如唐權德輿「藩宣秉戎寄，衡石崇勢位」之篇之類，暗藏人名於句中。）集句、（湊集前人詩句成篇，唐號「四體」，宋人多作。）卦名、州名、六甲、十屬等，又皆以詩爲戲，無足取法。乃若正格、（謂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偏格（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之例，發語、（起聯也。）頷聯、（第二聯也。）落句（末聯也。）之分，今韻、（即今之唐韻。）古韻、（韓昌黎「此日足可惜」之篇用古韻，取其聲相通者。今謂之協韻。）借韻（如押「微」韻，起句可借押之類。）之語，擬古、（晉、宋多作。如陸士衡《擬行行重行行》之類。）分題、（六朝已有，至唐尤盛，謂各分一題賦詩。如韋蘇州「分得暮雨送李胄」之類。）分韻、（人各分一韻。唐已有之，宋、元尤盛。）和詩、（如唐岑參《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類，止和其意，不次韻。）次韻（依元唱之詩逐一次其韻，不和詩意。唐盛於元、白，宋、元尤重之。）之云，亦詩家之名義也。有平頭、（第一字二字不得與第六、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歡」皆平聲也。）上尾、（謂第五字不可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也。）蜂腰、（謂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臣身，竊欲自修飭。」「君」、「臣」皆平聲，「欲」、「飭」皆入聲也。）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大韻、（如「聲」、「鳴」爲韻，上九字不得用「驚」、「傾」、「清」等字。）小韻、（除本韻一字外，九字中不得兩字同韻。如「遙」、「條」不同句。）旁紐、正紐（謂十字內兩字雙聲爲正紐，若不共一字而有雙聲，爲旁紐。如「流」、「六」爲正紐，「柳」、「流」爲旁紐。梁沈約選八種，唯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謂之八病。皆宗詩者不可不知。若名篇之有不同，亦各有說。大抵放情曰歌，體如行書曰行，通乎俚俗曰謠，適乎情性曰詠，叙述其意曰詞，委曲盡情曰曲，悲如蛩螿曰吟，暢乎懷抱曰唱，敷陳辭語曰篇，備載始末曰引。謳，則有可謳之音，弄，若可播弄之意。曰怨，曰樂，曰別，曰思，不過因其義而取其名。樂府，則可薦之宗廟；琴操，則以寫之音徽。此皆原其立名之意，後世作者豈必盡然。至其屬對，必有其法。唐上官儀嘗云：詩有六對：一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類對，花葉草芽是也。三曰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四曰雙聲對，黃槐綠柳是也。五曰

疊韻對，彷徨放曠是也。六曰雙擬對，春樹秋池是也。又曰：詩有八對：一曰的名對，「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是也。二曰異類對，「風織池邊樹，蟲穿草上文」是也。三曰雙聲對，「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四曰疊韻對，「放曠千般意，遷延一介心」是也。五曰連綿對，「殘河若帶，初月如眉」是也。六曰雙擬對，「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是也。七曰回文對，「情新因意得，意得遂情新」是也。八曰隔句對，「相思復相憶，夜夜淚沾衣。空嘆復空泣，朝朝君未歸」是也。古今詩格具述如上。

又《命題》　作詩命題，大爲要事，或有先立題後賦詩者，或有因詩成而綴題者，隨其賦興有此二端。然自有詩以來，命題之語，代各不同，視其題語之純駁，則知所作之高下，而可以窺其識見之淺深也。【略】漸流至唐，愈加精密矣。嘗觀唐人之作，一詩之意具見題中，更無罅隙。其所長者，雖文采不加而意思曲折，叙事甚備而措辭不繁。所以覺唐見周人，詩無閑句。蓋唐詩以法律名家，故其規矩謹嚴，不少放縱。如杜少陵《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有吳道子書五聖圖》，又《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又《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李太白《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博平鄭太守自廬山千里相尋入江夏北市門見訪卻之武陵立馬贈別》，又《聞丹丘子於城北營石門幽居中有高鳳遺跡僕離群遠懷亦有棲遁之志因叙舊以寄之》，又《翫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達曙歌吹日晚乘醉看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崔四侍御》，王維《同盧拾遺過韋給事東山別業二十韻給事首春休沐維已陪遊及乎是行亦預聞命會無車馬不果斯諾》，韋蘇州《張彭州前與緱氏馮少府各惠寄一篇多故未答張已云沒因追哀叙事兼遠簡馮生》，柳子厚《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夜泊得韶州書並附當州生黃茶一封率然成篇代意之作》，武元衡《和楊三舍人晚秋與崔二舍人張秘監苗考功同遊昊天觀時中書寓直不得陪隨因追往年曾與舊僚聯遊此觀紀題在壁已有淪亡書事感懷輒以呈寄兼呈東省三給事之作楊君見徽酈詞因以繼和》，劉長卿《送馬秀才移家京洛便赴舉》，錢起《七盤嶺阻寇聞李端公先到南楚因以贈之》，如此之類，不能枚舉。至無可書，始有題曰：送某人、寄某人、遊某地、詠某物、述某事而已。但有餘意必形於題。

又《述作上・總論諸體》　詩自賡歌既作，有琴操焉，始於虞舜《南風》之歌，其後如文王《羑里》之作，高陵《別鶴》之操，商山四皓《紫芝》之曲，異代同符，寫之音徽，宮、商脗合，蓋亦詩之流也。魏、晉以來，詩曲日盛，斯作遂湮。至唐，始有昌黎韓子所擬《將歸》等操，非特獨步有唐，直欲翱翔兩漢之上，後世莫之與京。元朝李季和極力模仿，有《擇木》等數篇足以追配，可謂有志於古。然非熟於三代、秦、漢之作，眞有得其心者，不能然也。是則琴操舍三代、秦、漢將何取式哉。琴操之後，樂府繼興，由漢及唐，爲體不一。漢、魏古辭，沉潛渾龐，爾雅典古。晉代之音，猶有似焉。齊、梁、六朝，綺靡雕錯，誇誕矜驕。至唐之盛年，作者尤衆，然皆各具一長，若杜子美之典重，李太白之豪放，白樂天之指實，溫飛卿之纖穠，盧仝之怪，劉駕之悲，長吉之鬼仙，義山之風流，皆足名家。至其詞語沉著，情緣周致，元微之、張籍、王建其尤也。蓋三子之作，思遠格幽，材俊巧拙，唯題適從，各當其可；至於鋪叙轉換，斷論出場，莫不曲妙，眞所謂出類拔萃者耶。若唐之樂府，自足名家。要之，不必與漢、魏幷論矣。元代宋運，聲詩中興，學太白者有陳剛中，學子美者有李子構、揭曼碩，學樂天者有馬易之，學飛卿者有薩天錫，學張、王者有李季和。此數公皆達而在上，人所共慕。若窮處山林岩穴之士，呻吟謳謠之聲，豈無學古若寧戚之歌，興悲如劉駕之什。亦有膏粱子弟、錦繡才人，逞風流如義山，效鬼仙如長吉者。又豈無奇崛之輩，感憤之徒，詭行放言若盧仝、劉叉之怪者乎，固未暇遍索而枚舉也。百年之間，文獻可徵若此。大抵郊天地薦鬼神之歌，必取式於兩漢；諷君上刺美惡之詞，或效顰於魏、晉；叙事實、騁材華之作，當踵武於有唐。若擬舊題，必各仿其始製之體，此爲妙訣。樂府而後，有長短句，（本出漢樂章，見《漢書・郊祀志》。）七言古詩，（即《秋風詞》之類。）二體雖皆起於漢世，然尚不若五言之甚著。開元以後，始極盛矣，李、杜集中，率多賦此。宋之問《明河篇》、白樂天《長恨歌》、元微之《連昌宮辭》、王昌齡《箜篌引》、韓退之《石鼓歌》、李義山《元和碑》、盧仝《月蝕詩》、劉叉《冰柱》、《雪車》，皆傑然之作，足可師法。【略】五言長篇，漢已有《焦仲卿妻》等詩，至唐始盛於李、杜，少不下二三十韻，多至百韻。其後詞人踵作，遂成一體。五七言既著，於是乎有律詩焉。有律詩，遂有排律。排律，即律詩排叙者也。須先將己之胸次放闊，以次取詩之指意，展開鋪陳錯綜，

有條不紊。天吳紫鳳，粲然盈幅，及其冠冕佩玉，球琳鏗鏘，擲地當金石之聲。五言者，唐人須推杜工部爲第一，如《上韋左丞》之類，當反覆詳味，更以盛唐、中唐諸家參取之。七言者，唐詩亦不多見，杜工部《贈鄭廣文虔》一詩可取爲式。比之五言句語，特加清新雅健耳。絕句，亦律詩之流。絕，猶截也，謂八句截爲兩章也。以八句截爲兩章，非四句而何？五言四句，漢已有之，如《蒿砧》之詩是也。後如陶淵明、四景之作，及三謝、陰、何諸集中往往而有，但不拘聲律，猶古詩耳。至唐，始被以聲律，即今之所謂絕句。終始雖止二十字，亦未易佳。須一句趁一句，不得閑緩。詞欲有餘，意須充足。如劉長卿賦《秦系頌以家事獲謗因出舊山每荷觀察崔公見知欲歸未遂感其流寓詩以贈之》，首云：「初迷武陵路，復出孟嘗門。」只此二句，已盡題意。可見其因家事出山，荷崔見知。末云：「回首江南岸，青山與舊恩。」只就題意寫出，可見其欲歸未遂之情。只此二十字，將題中事掇拾無餘。言有盡而意無窮。又如王維《山中送別》詩云：「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中間多少情思。彼一讀而盡者，何其陋哉。七言絕句，全假一段精神。杜牧之、劉禹錫、武元衡，最長於此。如杜牧之《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孫氏霸業繫此一舉。使非因風縱火，當時孫公兵氣已餒，即周郎必不能破操，而二喬爲操有矣。吳之子女爲操所有，吳之社稷可復保乎？此正詩中深意。劉禹錫《烏衣巷》詩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武元衡《汴州聞角》詩云：「何處金笳月里悲，悠悠邊客夢先知。單于城上關山曲，今日中原總解吹。」此等極有涵蓄，作者要當如此。

又《述作中・專論五言古詩》　唐初五言，猶循六朝。景雲以後，風氣稍變，至開元、大曆之間，自成一體。觀其詞語充贍，理氣通暢，雖不及魏、晉之隱微，而其據事直書，展轉開闔，各盡一長，律以風雅，得六義之賦焉，有不必求之漢、魏也。其間若李太白《古風》五十首，杜子美秦蜀紀行諸詩，率皆古雅，又非陳子昂《感遇》之可及。獨韋應物、柳子厚二家，情思蕭散，意趣冲澹，最能興發，尤當熟玩。蓋韋得《選》爲多，柳得陶爲近。

又《述作下・專論唐律》　律詩，必截然祖於唐人。蓋唐以前，未有此體；景雲以後，此體始出，中唐尤盛。謂之律者，猶法律然，有五等之刑、三千之條爲之約束，少失繩墨，即是犯法，爲詩家之罪人矣。然又不可爲法律纏，當如王者之民，皞皞然若不知有法律者，其實未嘗敢逃乎法律之外也。大略先以起、承、轉、合爲一詩之主，既起端於首聯，頷聯便須接其意，頸聯又須宛轉斡旋，至末聯將一詩之意復合而爲一矣。唐人律詩，尤重五言，如岑參、王維、武元衡聲口典重，法度持正，甚可師法。他若錢起之清新，張籍之俊逸，許渾之蒼翠，皆足起興。唯劉長卿興趣優遊，理意充足，指事切實，命意周圓，最當枕藉，以爲終南之捷徑，極是得力。起句先欲拆破題意，令觀者即知此篇爲何而作；中間一聯證實，一聯妝點，互相答應。結語貴有出場，貴有深意，看到盡處，使人不忍讀竟。譬則一段話，初說已見心事，中間愈說愈滋味精神意思。末後敷揚，以爲收合，庶可令衆聳聽，不然則淆亂無序，言者煩而聽者厭矣。假如劉長卿作《巡去岳陽卻歸鄂州使院留別鄭洵侍御侍御先曾謫居此州》起云：「何事長沙謫，相逢楚水秋。」只此二句，已盡包括題意。頷聯「暮帆歸夏口，寒雨對巴丘。」此二句特承上句之景以實此。頸聯云：「帝子椒漿奠，騷人木葉愁。」此二句就鄂州事物上變換出，以模寫題意，妝點此詩。結云：「誰憐萬里外，離別洞庭頭。」只就本題中拈出此二句，收合一詩之意，以爲出場。又如《見秦系離婚後出山居作》云：「豈知惜老病，垂老絕良姻。郤氏誠難負，朱家自愧貧。綻衣留欲故，織錦罷經春。何況蘼蕪綠，空山不見人。」一起便見題意。頷聯只於題意內引兩事，以證實之。頸聯就此題模寫目前之事，以爲妝點。一結尤清新俊逸，而深意寓其中，悽惋之情，惻然見於詞氣之表，將秦系心中所蘊寫盡。數百載之下讀之，如身親見秦事。唐人中稱長卿詩爲「五言長城」，信不誣也。七言律詩至難作，在唐人中亦歷歷可數。杜工部最爲渾成，中間卻有太平易處，當擇其精好。如《秋興》、《諸將》、《明妃村》、《蜀相》之類學之。杜牧之冠冕佩玉，盡有可學，亦有一二不合者，須擇而去之也。如岑參、王維等皆有唐之風，若劉長卿溫和而醞藉，錢起清新而葩藻，李商隱情悰而瑰邁，許渾哀思而詞華，皆不失唐人風致，及劉禹錫、羅隱輩皆可取。要當立二杜、岑、王及盛唐名家爲標準，以諸子爲衡衛可也。其法要一句接一句，脈絡須貫通，不可歇斷，纔歇斷，意便不接，中間有說景處雖似歇斷，而言外之意，其脈絡自然貫通連屬，題詠猶貴乎相著，又不可一向粘皮帶骨。欲令脫灑，不可淺近，淺近則語俗；不可纖巧，纖巧則氣弱；不可氣餒，即是晚唐；不可氣

變，便類宋、元。須教渾成，渾成中卻欲詞華典雅，氣象深沉，全藉韻度，全藉性情，從容涵泳，感嘆無窮。假如杜子美《蜀相》詩首云：「丞相祠堂何處尋」，便接以「錦官城外柏森森」，而承之以「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可見武侯於蜀有許多大功，而今皆忘之，唯有碧草自能春色，黃鸝空復好音而已。因而思其往事，乃云：「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轉此一意，已斷武侯之出處，言因當日先主三顧之勤，故武侯所以報施之效，非圖身後之事。而千載之下蜀人之思不思，焉足繫武侯之重輕哉。若此則先主之顧，乃爲天下之計；武侯之報，實歷事兩朝，老臣之心又可見。當時君臣皆公天下之心，非私心也。結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以收合上文句意。謂當時君臣際遇如此之篤，似可中興漢室，而漢之興與否，只在武侯一人，惜其出師未捷而先死矣，所以千載之下英雄爲沾襟也。多少筆力，多少意思，杜詩謂之史者，非以此乎？又如杜牧之《長安雜題》云：「觚棱金碧照山高，萬國珪璋捧赭袍。舐筆和鉛欺賈、馬，贊公論道鄙蕭、曹。東南樓日珠簾捲，西北天宛玉勒豪。四海一家無事日，將軍攜鏡泣霜毛。」一起直是氣概。非此頷聯，何由承接得住？更無頸聯，亦俄貼不起。一結尤高妙，雖只眼前事，他人決不能寫。句句光彩，字字精神。或有以一篇著名者，若崔顥《黃鶴樓》，鄭谷《鷓鴣》，夏寶松《宿江城》，羅鄴《牡丹詩》之類，以一句著名者，如李嘉祐「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楊汝士「文章舊價連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即壓元、白之句。）崔塗「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趙嘏「殘星數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劉威「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蕖無路通。」來鵬「侵堦草色連朝雨，滿地梨花昨夜風。」皆爲世所稱道。【略】余故斷以律詩必取唐人爲法，識者試以五言辨之。

又《品藻》 嘗觀古今藝苑，具載名勝歌詩。緣其才調，各殊是致，詞華頓別。雖見評於月旦，或未愜於雌黃，梱摭陳言，裨增新議。珠顆益增其光耀，瑜瑤不掩於瑕疵，明鑒既眞，妍媸自出。【略】沈佺期如閶闔連雲，巖廊拂霧。宋之問如明河亘空，江潮入海。陳子昂如珊瑚映水，顏色本家。張九齡如蚌蛤懷胎，光華莫揜。王勃如佩玉鳴鑾。楊炯如調絲弄竹。盧照鄰如吳牋在几。駱賓王如蜀錦舒床。李嶠之思眞才子。王績之語誠隱倫。杜審言如華林擷秀。李嘉祐如遊絲惹絮。岑參如龔黃典郡，愷悌慈祥。王維如裴度立朝，公平正大。高適如宦遊前輩，步驟端莊。崔顥如宇宙達人，襟懷灑落。李翰林之蘊如仙家鷄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踪迹。杜工部之作如臺閣老臣，深知典故，動靜自然，操持太熟。王昌齡如洛陽日暖，林卉相敷。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韋蘇州如孤桐浮磬，暗合音徽。柳刺史如霜管冰絃，共矜節奏。武元衡廟堂宰相，氣象寬宏。杜牧之中朝貴公，行藏特達。劉隨州如湘江芳草，楚畹滋蘭，秀色清香，出人意表。錢考功如花堤舞燕，柳岸啼鶯，麗景佳辰，在吾目下。白樂天如父老行鄉，指陳實事，謠聲俗語，時見乎言。元微之如村士入城，寒溫款話，暴言麤氣，不掩其容。項斯如周室之遺民，尚懷遺俗。戎昱如秦家之黔首，悉變故風。韓翃如上苑餘花，尚宜賞玩。耿湋如紺園夕照，尤助行吟。盧綸如鶯啼別院。高駢如鶴唳喬林。李益如絕塞征人，劉駕如倦途孤客。韓昌黎如韓信背水陣，惟彼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慾。溫飛卿如七珍九寶，自非常有，歸之富麗才華。李商隱如八璉四瑚，雖不適用，要亦瑰邁奇古。孟郊如凝冰積雪，凜爾生寒。賈島如木落山空，淡然自瘦。嚴維如柳塘春水。鄭谷如菊徑秋香。羅隱如蚓響蛩悲，清吟入夢。許渾如江光山色，空翠逼人。張籍如子弟擅場，風流舉止。王建如優工作戲，絕倒詼諧。盧仝如木客恁身，滔滔怪語。薛能如老翁曝背，亹亹常談。陸龜蒙如鄉中愿人，取憎士輩。杜荀鶴如村間學究，見鄙儒林。皇甫冉如夜月之當花。司空曙如斜陽之在樹。劉禹錫如柳絮因風，悠揚飄逸。權德輿如春潮入浦，周洽汪洋。顧況如雨濕梨梢。李頻如泉鳴雲竇。李咸用如閭閻朋黨，甚怯衣冠。韓致堯如市肆佳人，不通閨閣。姚合如秋蟲篆葉，春蟻鏤花。唐求如野鳥入山，林僧出定。晉、唐之間，名世之士固不止此，特於其中舉其所長，略其所短，粗陳梗概，不假支離。夫宋以來，豈無作者，時代既殊，聲韻不協，已無取式，何必繁文。

又《通論》 前後論詩者多矣，或泛而不切，或僻而不當，使學詩之士無以遵守。余竊取其中於理者，叙而論之。夫詩者，吟詠性情者也。及其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然則，詩豈易言哉？唯其言之不易，故其作之有法。學者先務立志堅確，必欲造乎古人然後已。於是凝心定氣，聚精會神，求古人所以用心。漢詩之所以爲漢詩，唐詩之所以爲唐詩，三代之所以不可及，與夫宋人之所以不可學者，何爲而然。然後命意措辭，直欲追及古人，及與不及，姑置未問，但當如此。初時好惡未辨，連篇累牘，肆筆而成，不暇改抹，

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縱橫紛錯，隨吾所用，天人一矣。須在看多、做多、商量又多，推敲改抹，字字句句，不容苟且，日煅月煉，期於必傳。用字不可粘湊，押韻不可牽強，句語不可尋常，首尾不可各別，故事不可不謹用。要如水中著鹽，飲水乃鹽味。舊詩不可盜襲，但可脫胎換骨，默會方知本元。不可令有村俗氣，不可令有斧鑿痕。詞忌直，意忌淺，脈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篇章忌堆積，亦忌貼儇。發端忌作舉止，收拾貴有出場。意貴通透，語貴脫灑，語忌須除，語病必去。認處要眞，做處要著，聲口要和，斤兩要停，說理要簡易，說事要圓活，說景要微妙。血脈相通，辭理俱到。不可切切，不可泛泛，不可罵詈，不可叫噪，不可徒作，不可強爲。氣高而不可怒，才贍而不可疏。欲宛而不得刻，欲奇而不得怪。欲情緣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須是本色，須是當行。小篇欲器局闊大，意趣充足；大篇欲首尾停勻，腰腹肥滿。長篇讀之不覺其長，惟恨盡之太速；短章讀之愈覺意趣深遠，耽玩不休。其間波瀾開闔，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若兵家之陣，方以爲正，又復是奇，方以爲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而法度不亂。難處尤在收拾，譬若番刀，須用北人結裹，南人便非本色。中間必能狀寫物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然後爲至。【略】觀古人之詩，亦當取其所長，舍其所短。如杜工部排律大篇，開闔展轉，是其所長；短律絕句，麤率極多，乃其短處。李太白詩，長篇闊幅，縱橫放逸，是其所長；片言雙字，時有疏脫，乃其短處。韓昌黎以文爲詩，是其所長；好押險韻，遂至辭意不貫，乃其短處。李商隱善於用事，是其所長；然用之太多未免詞艱氣弱，乃其短處。豈可謂古人名盛所作皆是，毋論妍媸，追隨其後，往往如此而至紕繆者多矣。若論其妙，在於雄渾自然、幽柔深遠、蕭散高妙、宛轉蘊藉、典重爾雅、精深圓健、清新俊逸、祈辭造理。其偏處，則豪放奇怪、平易綺麗、寒苦幽野；其失處，雕巧刻露、麤俗率直、寂寥簡短、散漫、鄙俚、陳腐。要當精思力學，乃自得之。嗟夫，詩之爲藝至矣，古今未嘗不同也。何今人之不古若哉？由其志之立與否也。昔李長吉苦吟，其母謂：「是兒必欲嘔出心乃止。」李洞以金鑄爲賈島，師之以自力。陶淵明、阮嗣宗、杜審言、柳子厚等，僅百數篇，卒不能磨滅，非其立志堅確，妙悟入神，何以傳遠。

倪謙《盤泉詩集序》　詩者，言之有音節者也。言之有音節，一皆本於自然而不容已焉。【略】惟陶、韋之冲逸，李、杜之典則，膾炙人口，世爭傳誦之，以至於今。豈不以其音節自然，有得於《風》《雅》之遺者乎。

劉定之《雜志・李杜韓柳》　以詩言，杜比跡於李。以文言，柳差肩於韓。而以人言，則杜、韓陽淑，李、柳陰慝，如冰炭異冷熱，薰猶殊芳臭矣。子美當安史作難時，徒步從肅宗，其詩拳拳於君臣之義。太白於其時從永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棄宗社，作《猛虎行》云：「挾旌纚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其辭意視祿山、思明反噬其主，比於劉、項敵國相爭，尚安知君臣之大倫歟。微之謂太白不能窺子美藩籬，況其堂奥，得之矣。退之懷忠事主，闢邪宗聖，固有本原。其稱子厚，謂「斥不久，其文必不能傳於後如今無疑」，蓋惟稱其文而已。其阿附伾、文，胡致堂謂忌憲宗在儲位，有更易秘謀，未及爲而敗，後又託河間淫婦無卒者以詆憲宗，得免於大戮爲幸。由是言之，文雖美，而若斯過惡，固非可湔滌者也。朱文公楚辭載子厚謫居時《懲咎賦》，取其有自悔之言。噫，既悔己，又詆主，則亦非眞悔也，奚足錄哉。

烏斯道《劉職方詩集序》　昔王子安、李長吉弱齡之詩，非不鳴於時，第王子安傷於弱，李長吉傷於怪，又豈不足徵歟。

《謳言長語》　選唐者非一，世以《唐音》爲尚。及范德機云：詩當取裁於漢、魏，而音律以唐人爲得其宗。舊有《唐音輯釋》，丹陽顏潤卿註，宋祭酒訥爲序。平陽劉敬伯輯《古詩選唐》，蘇平仲序之云：楊伯謙《唐音》盛時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時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并謂之遺響。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異乎十三《國風》、大、小《雅》之所以爲正變者矣。《唐音》去取，出其嗜好也。予觀虞伯生序《唐音》，謂知言之難，不爲無意。故王永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葉水心云：爭妍鬬巧，極物外之變態，唐人所長也。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心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宋眞西山集古之詩文曰《文章正宗》，其於詩必關風教而後取。廬陵趙儀可譏之曰：必關風教云乎，何不取《六經》端坐而誦之，而必於詩。詩之妙，正在艷冶跌宕。梁石門寅辯趙之言爲非。由是言之，詩學漢、魏、盛唐有關風教，去艷冶跌宕等而上之，其惟《三百篇》乎。康衢

之誥，慶廷賡歌五子之歌，洪範數語，又《三百篇》之權輿也，古詩之祖也，讀詩者不可不知。

又　唐以詩取士，故舉進士者多以詩名家。四明烏斯道序王子與詩云：詩嚴於文，故文與詩不能兼工。

又　《三體唐詩》，有實接虛接用事前後對等目。謝疊山批點《文章軌範》，有放膽小心幾字句等法。竊恐當時作詩時，遇景得情，任意落筆，而自不離於規矩耳。若一一拘束，要作某體某字樣，非發乎性情，風行水上之旨。

又　予嘗私論之曰：漢之文，唐之詩，宋之性理，元之詞曲。試以漢之文言之，果有出於董、賈之策乎。以唐之詩言之，果有出於李、杜之什乎。以宋之性理言之，果有出於濂、洛、關、閩之論乎。以元之詞曲言之，果有出於《陽春白雪》之所載者乎。況四代人物，又不止於此乎。

又　詠物詩亦難。唐人池鷺、鷓鴣，無以加矣。

葉盛《書唐律體格後》　右《盛唐律詩體格》一冊，得之江西參議嚴陵方輔，蓋其族祖前元至順進士國史編修道睿所編也。此書徐舫嘗爲之而未盡，道睿正其所未精，足其所未備。以唐人律詩分爲八體，曰：前四句互應體，中四句互應體，前六句互應體，八句互應體，後四句互應體，二聯分應體，後聯總應體，結句總應體。各著其說於下，而以名人詩證實之，可謂有功於舫矣。夫唐人詩自周伯弜氏有「三體」之說，識者未嘗不病其拘，以古人爲詩，本乎性情，出於肺腑，未必一一於某體某體若是其作意也。然觀方氏之作，其精備切當，可喜可玩，似有出乎伯弜之上者。學者講明問學之功，其亦不可少哉。

《水東日記·俗語見唐詩》　今時俗語，事物紀名，相傳莫知所自，而見諸唐人詩最多。近讀王建詩，如「鹵簿分頭入太常」，「銀帶排方獺尾長」，「恐防天子在樓頭」，「射生宮女宿紅妝」，「地衣簾額一時新」，「御廚不食索時新」，「家常愛著舊衣裳」，「浴堂門外抄名人」，「爲逢好日先移入」，「直無鴉鵲到園中」，「暗中頭白沒人知」，「空閑地內人初滿」，「薔薇不似巳前春」，「勞動先生遠相示」，「百方回避老須來」，「文案把來看未會」，「向晚臨階看號簿」，「眼前風景任支分」，「當直巡更近五雲」，「自執金吾長上直」，「侍女常時教合藥」，「立地階前賜紫衣」，「宮女月中更替立」，「誰家將息過今春」，「美人開池北堂下」，「漸覺生衣不著身」，「上皇生日出京城」，「蠶生騰藥篋」，「近來身不健」，「近來年紀到」，「斬新衣踏盡」，「知道縣家閑」，「時時一窠蓬」，皆是也。惟「分頭」作「分投」，非。他如昌黎之「老翁眞箇似童兒」，韋莊之「近來中酒起常遲」，甚多，當別錄焉。

又《錄諸子論詩序文》　《七言集句詩序》：予嘗欲以唐人七言絕句分爲十類，如王建《宮詞》：「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繡幙珠簾窣地垂，微風吹動萬年枝。金籠鸚鵡耽春睡，忘卻新教御製詩。」凡此類謂之臺閣。王建《林亭》：「綠樹重陰蓋四鄰，蒼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杜牧《漢江》：「溶溶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凡此類謂之山林。司空圖《歸山》：「水閣風驚去路危，孤舟欲上更遲遲。鶴羣長繞三株樹，不借人間一隻騎。」杜牧《贈鄭瓘》：「廣文遺韻留樗散，鷄犬圖書共一船。自說江湖不歸去，阻風中酒過年年。」此類謂之江湖。岑參《送封大夫》：「漢將承恩西破戎，捷書先奏未央宮。天子預開麟閣待，只今誰數貳師功。」「官軍西出過樓蘭，營幔傍臨月窟寒。蒲海曉霜凝馬尾，葱山夜雪撲旌竿。」此謂之邊塞。杜牧《宮詞》：「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雖朝不是恩。銀鑰卻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張籍《秋思》：「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此類謂之閨閣。韓翃《送齊山人》：「舊事仙人白兔公，掉頭歸去又乘風。柴門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萬木中。」許渾《送道士》：「賣藥修琴歸去遲，山風吹盡桂花枝。世間甲子須臾事，逢着仙人莫看棋。」此類謂之神仙。李涉《開聖寺》：「宿雨初收草木濃，群鴉飛散下堂鐘。長廊無事僧歸院，盡日門前獨看松。」秦系《明惠山房》：「簷前朝暮雨添花，八十胡僧飯熟麻。人定幾時還出定，不知巢燕污袈裟。」此類謂之僧釋。趙嘏《靈岩》：「館娃宮畔千年寺，水闊雲多客到稀。聞說春來倍惆悵，百花深處一僧歸。」杜牧《秦坑》：「竹帛烟消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此類謂之懷古。王建《玉蕊花》：「一樹龍葱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階前碎月明。」錢起《歸雁》：「瀟湘何事等閑回，水碧沙明兩岸苔。二十五弦彈夜月，不勝清怨卻飛來。」此類謂之體物。凡此十類，引而伸之，詩之格律概不越乎此矣。諸體之詩，以此求之，無有出於範圍之外者矣。唐

詩世有見本，學者按此成例，自加編較可也。七言律詩篇帙尤繁，今擇其精粹明白、人所傳誦者，亦以十類，括爲集句，凡若干首，其未完者，則以同類他詩足之，期於成章而已。予居秘府時，見唐人八百家詩，洪容齋編《唐人七言絕句》，且一萬首，撐梁柱棟，不暇遍覽，間嘗信手抽閱，其音響節奏亦與今行世者無異，則窮鄉晚進，固不必以未見爲多恨也。又有晏窩先生者《梅花集句》，凡五百首，《宋人早朝集句》三十餘首，文丞相天祥集杜句亦百餘首。雖其玩物喪志，不爲醇儒莊士所稱，然其獵涉弘博，亦可謂至矣。【略】洪武庚申十月既望，翰林典籍迪功佐郎五羊孫黃仲衍書於西菴。○《律詩類編序》：近代言詩者，率喜唐律五七言，而唐律之名家者，毋慮數十人。以予觀之，大都有四變：其始也，以稍變古體而就聲病，宜立於辭焉爾；其次也，則風氣漸完，而音響亦以之盛，其於辭焉弗論也固宜；又其次也，作者踵繼之，音響寖微，然猶以其出之興致者，成之寄寓也，雖不皆如向之所謂盛者，而猶不專於其辭也；又其次也，則辭日趨工，而音響日益以下也又宜。況於宋氏徒以學識而聲律之，元人徒以意氣而韻調之，則夫其變愈宜其未已也。然則善言詩者，必於其辭其音而觀之焉，而古今之變，不其可論也歟。【略】永樂十三年仲春下辭史宮林誌序。○《和唐詩正音序》：襄城楊士弘集《唐音》行於世，其論次以初唐爲始音，盛唐爲正音，晚唐爲遺響。然初唐尚有六朝氣習，體制未純；盛唐則辭氣混厚，不求奇巧，自然難及；晚唐則有意於奇，語雖艱深，意實短淺。就唐音中此三等之異，就三等中又人自爲異，大抵盛名之下無虛士，名之盛者其言工，其餘互有得失。永樂初，嘗見朱中書季寧先生手抄五百家唐詩，凡語意精良者，已傳於世，其不傳者，可略也。今人學唐者，多以三體爲法。律詩貴乎敦厚渾融，遇巧則失之流麗，絕句則貴乎字少意多，淺近則失之忽略。誦之皆能使人歆動，有風人之體，特所感有淺深邪正之不同耳。【略】正統二年秋九月九日致仕行在翰林院修撰同修國史事承務郎東吳張洪序。○我朝詩道之昌，追復古昔，而閩、浙、吳中尤爲極盛。若孫西庵，嶺南才子，國初著大名，而林尚默、張宗海，皆近時名士，已上序文三首，亦不可謂爲無見。他如蘇平仲以《唐音》編選未精，王止仲以元遺山《鼓吹》偏駁之甚，而尤罪趙子昂，若劉子高不取宋詩，而浦陽黃容極非之，容又并楊廉夫、高季迪而疵議之。又有錢塘瞿宗吉則爲《鼓吹續音》，蓋以宋、金、元律詩并稱，至云舉世宗唐，恐未公爲言。數子者之言皆行世，必有知詩者明辨而去取之。黃容一文傳者恐不多，茲亦錄之於左。○《江雨軒詩序》：理之所在，倚形寓物，必有天機，遇感而動，則氣血者尤焉。鳥之春音，蛩之秋韻，誰使之耶？匹夫匹婦鬬臣賤妾之悲忻喜怒，勞逸慘舒，發於歌謠嘆咏，皆有感於天機不能已者，而洩其鳴。繇於天理自然之公平易和，正無穿鑿詭怪偏曲之私，足以形是理之妙。先王采聖賢之格言，《雅》《頌》并列，爲感善懲惡之具。故詩之作，無不本諸此。然世降末流之異，昔人論虞夏之下，晉魏以上，氣格未相遠也，晉宋顏、謝至唐初，高下雖殊，古法未大變。律詩出後，至於大盛，參以仝、賀、郊、島、元、白之譎怪寒瘦鄙俚之風興，沿流門靡，勁晚唐之論，此何也？蓋諸子才氣豪放，窮思遠索，務求人所未道，以快其高，不知繇其豪放窮思遠索穿鑿之私，遂與古法平易遐矣。至宋蘇文忠公與先文節公，獨宗少陵、謫仙二家之妙，雖不拘拘其似，而其意遠義賅，是有蘇黃并李杜之稱。【略】歲癸巳浦陽黃容述。

何喬新《經科・論詩》　論詩於三代之上，當究其體製之異。論詩於三代之下，當辨其得失之殊。蓋究其體製，則詩之源流可見。辨其得失，則詩之高下可知矣。【略】如元微之之雄深，韋應物之雅澹，徐陵、庾信之靡麗華藻，白樂天、柳宗元之放蕩嘲怨，其詩非不美也，然誇耀煙雲，無關政體。求其愛君憂國者，唐之杜甫而已。觀其《杜鵑》之詩，忠愛之心見於言外，《北征》之詩，憂國之意見於終篇，又豈可與浮靡者例論耶。

又《唐律群玉序》　詩自《風》、《雅》、《騷》、《選》之後，莫盛於唐。選唐詩者數十家，惟周伯弼之《三體》，楊伯謙之《正音》，石溪周氏之《類編》，新寧高氏之《正聲》，盛行於時。予嘗取四家所選而考之，或精而不博，或博而不精，讀者不能無憾焉。乃即所選，拔其尤可喜者，得五言律詩一百七十二，五言長律四十四，七言律詩二百三，五言絕句三十，七言絕句一百一十四，析爲十有六卷。雨雪之朝，風月之夕，居閒處獨之時，沉潛而玩之，從容而諷之，若游虞庭而聞夔擊之音，若入周廟而睹琬琰之列，若登元圃而得蒲穀之質也，故命之曰《唐律羣玉》。或曰：「孔子之刪《詩》，子朱子之註《騷》，劉坦之之註《選》，皆取其可興、可觀、可羣、可怨，而有裨於風化者也，唐之律詩，其音響節族已蕩然無復《騷》《選》之遺音矣，況於《風》《雅》之旨乎，而子何取於此哉。」予以爲不然。夫詩者，人之性情也。

唐之律詩，其音響節族雖與古異，然其本於性情而有作則一而已。讀者因其辭，索其理，而反之身心焉，則可興、可觀、可羣、可怨，而有裨於風化者，豈異於《風》、《雅》、《騷》、《選》哉。遂書以冠其篇云。

陳獻章《認真子詩集序》 甚矣，詩之難言也。李伯藥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南朝姑置勿論，自唐以下幾千年於茲，唐莫若李、杜，宋莫若黃、陳，其餘作者固多，率不是過。烏虖，工則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贊毀歟。發乎天和，不求合於世歟。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辨得失，不爲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故曰詩之工，詩之衰。【略】世之能詩者，近則黃、陳，遠則李、杜，未聞舍彼而取此也。學者非歟，將其所謂大儒者工於道不工於詩歟。將未至於詣乎天，其言固有不至歟，將其所謂聲口弗類歟。言而至者，固不必其類於世。或者又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古之可與言詩者果誰歟。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霸之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小技云乎哉。

又《夕惕齋詩集後序》 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而詩家者流，矜奇眩能，迷失本眞，乃至旬鍛月煉，以求知於世，尙可謂之詩乎。晉、魏以降，古詩變爲近體，作者莫盛於唐，然已（限）〔恨〕其拘聲律，工對偶，窮年卒歲爲江山草木雲烟魚鳥粉飾文貌，蓋亦無補於世焉。若李、杜者，雄峙其間，號稱大家，然語其至，則未也。

羅璟《敬庵詩集序》 夫奇高深而卑淺近，論詩之通病也。以性情、禮義爲主而不論其高深淺近焉，達於論詩者也。【略】若李太白、黃山谷非不高深也，陶淵明，白樂天非涉於淺近也。然君子皆錄而不棄焉。何也？夫性情止於禮義，則不流而淫，不流而淫，則其爲詩也，固《風》《雅》之遺意矣。然則高深者，吾取之，非取其高深也，取其禮義也。淺近者，吾取之，非取其淺近也，取其禮義也。

吳寬《夜讀白樂天詩集二首》一 何物燈前消夜長，一編入手坐焚香。俚言卻許朱絃和，眞味似將玄酒嘗。前輩任他爲李、杜，近時知己得王、楊（楊君謙携此集來，濟之錄畢，予從借觀）。從今謝絕閒賓客，晤語惟容白侍郎。

又《後同聲集序》 予嘗觀古詩人莫盛於唐，其間如元白、韓孟、皮陸，生同其時，各相爲偶，固其人才之敵，亦惟其心之合耳。合則其言同，同則其聲自有不得不同者。然君子小人莫不有聲，其聲之同，亦各以其類。

又《樵樂存藁序》 蓋言詩之盛者，必以唐爲首，若輞川之有王右丞，香山之有白太傅，浣溪之有杜子美，樊川之有杜牧之，其尤著者也。是故市廛之塵埃，孰比乎烟霞之勝，閭巷之人蹟，不若乎泉石之佳。發乎興致，蕩乎胸懷，景美而意自奇，蹟爽而趣自妙，不期乎詩而詩隨之。

又《完菴詩集序》 夫詩自魏、晉以下，莫盛於唐。唐之詩，如李、杜二家，不可及已，其餘誦其詞，亦莫不清婉和暢，蕭然有出塵之意。其體裁，不越乎當時，而世似相隔。其情景，皆在乎目前，而人不能道。是以家傳其集。論詩者必曰唐人、唐人云。抑唐人何以能此，由其蓄於胸中者有高趣，故寫之筆下往往出於自然，無雕琢之病。如韋、柳又其首稱也。世傳應物所至，焚香掃地，而子厚雖在遷謫中，能窮山水之樂，其高趣如此，詩其有不妙者乎。

楊守阯《瘦齋詩稿序》 詩瘦之說，始自崔浩之友，一言之戲，遂爲後來詩家之口實。李白嘲杜甫：「爲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杜甫《寄裴迪》：「知君苦思緣詩瘦。」僧齊己《寄鄭谷》：「常聞病亦吟，瘦應成鶴骨。」其後又有謂「郊寒島瘦」者。夫李杜文章，火焰萬丈，而裴、鄭、賈、孟，亦各名家，豈可以一時善謔名之乎。

周瑛《跋陳可軒詩集》 古者之詩，大要以養性情爲本。自後世觀之，唐詩尙聲律，宋詩尙理趣，元詩則務爲綺麗以悅人。

程敏政《咏史絕句序》 《詩》美刺與《春秋》褒貶同一扶世立教之意，後世詞人遂有以詩咏史者。唐杜少陵之作，妙絕古今，號詩史。第其所識者皆唐事，且多長篇，讀者未能遽了。胡江東有《咏史絕句》，則自上古以至南朝，分題紀要，殆庶幾矣，顧其詞意併弱，作者未有取焉。

桑悅《庸言》 吾詩根于太極，天以高之，地以下之，山以峙之，水以

流之，庶物以飛潛動植之，日月宣其明，雷霆發其震，雨露播其潤澤，散之則同元氣流行，收之于心，發之于言，被之管弦，則可以感天地，動鬼神，詩之功用大矣哉。乾坤毀，日月息，詩迺收聲，復歸太極，功用始隱。後世詩莫盛于唐，若李、杜大家，咏傷月露，搜盡珠璣，果知是理否耶？故曰：刪後無詩。

又《唐詩分類精選後序》　右《唐詩分類精選》二十卷，凡五千餘首，四明呂侯尹吉水時所選。將繡梓以廣其傳，其子尚清過予西昌之棲雪軒，求一言于後。予常注意《三百篇》，而知其意。古人之詩運意而已，辭略點綴而意自明，往往餘意出于句字之外。【略】大抵《三百篇》以後，取其詩之上薄《風》《雅》，當味其意之淺深何如，不可專論其辭之平不平也。曾南豐曰：自文、武而後又千餘年而有太宗之治，唐詩之和順清適，太宗之治釀之，其盛、中、晚之外，又唐業隨之可考也。就其中傑出者四家，曰陳子昂氏，曰李太白氏，曰杜少陵氏，曰韓昌黎氏，間有數詩略存漢、魏比興而頗解古人用意轂率。然一篇數十言中，其意不如《風》《雅》中之數言，則又似唐之制度，文爲足以凌駕三代，而先王之眞德實意僅存絲髮也。詩可以易觀耶？然後世學詩之士，多捨四家而他師，豈不以王摩詰、劉長卿、韋應物之流皆意隨句絕而平順易見哉。詩猶海也，《三百篇》爲其蓬島，漢、魏、晉爲其弱流，而唐則猶其中之亶、夷諸洲，學操舟之士至海門而震疊，苟望洲之畔岸心意俱飽，更何有希冀者乎。呂侯之選此詩，蓋剪其荆棘，去其旁歧，誘人至止是洲，而予申以是言，又欲過此而往，直遡弱流而至蓬島也。

又《跋唐詩品彙》　唐人好吟咏，傳凡三百餘家，眞有盛、中、晚之殊，唐業隨之可考也。楊仲弘等所選，俱得其係熟之一體，唐人詩技要不止此。國朝閩人高廷禮有《唐詩品彙》五千餘首，雖分編定目，有「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音」、「旁流」之殊，要其見亦仲弘之見。是詩盛行，學者終身鑽研，吐語相協，不過得唐人之一支耳。欲爲全唐者，當于三百家全集觀之。

又《又跋唐詩品彙》　唐人詩三百餘家，大抵賦多而比興少，句多而意少，其傑出者陳子昂、李太白、杜子美、韓昌黎四家耳。併唐三百餘家之意，不如陳、李、杜、韓之四家。併陳、李、杜、韓四家之意，又不如晉阮籍《咏懷詩》、漢《古詩》之數十首。併漢、晉數十首之意，又不如《清廟》、《生民》之數篇。《清廟》《生民》之詩，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者也。

李東陽《擬古樂府引》　予嘗觀漢、魏間樂府歌辭，愛其質而不俚，腴而不艷，有古詩言志依永之遺意，播之鄉國，各有攸宜。嗣是以還，作者代出，然或重襲故常，或無復本義，支離散漫，莫知適歸，縱有所發，亦不免曲終奏雅之誚。唐李太白才調雖高，而題與義多仍其舊。張籍、王建以下，無譏焉。

又《再贈（彭民望）三首用前韻》　吾愛李太白，金鑾供奉回。釣船坐明月，宮錦賜新裁。騎鯨忽不見，懷抱向誰開。舉杯問青天，恐被浮雲猜。明月千載恨，謫仙千克才。古風坐掃地，此事亦堪哀。我非能詩者，君意莫徘徊。吾憐賈浪仙，寂寂長安居。黎羹與糲飯，婢僕日相俱。出門寡儔侶，獨跨短尾驢。年年祭詩卷，忽忽歲仍除。濁醪不過牆，故人但空書。梁肉者誰子，斯人食無餘。古來風流士，棄置天一隅。荆山有抱玉，滄海有遺珠。吾憐孟東野，詩思老愈僻。一吟雙眉皺，見者意不適。偶逢韓昌黎，傾倒慰孤寂。【略】永懷苦雨夕，聯句意可採。三復《鬬鷄》篇，斯人今安在。

《麓堂詩話》　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眞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于黏皮帶骨，至于江西詩派極矣。

又　宋詩深，卻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卻近。

又　陳公父論詩專取聲，最得要領。潘禎應昌嘗謂予，詩宮聲也。予訝而問之，潘言其父受于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爲最優，蓋可以兼衆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爲宮，韓退之之詩爲角，以此例之，雖百家可知也。」

又　選唐詩者，惟楊士弘《唐音》爲庶幾。次則周伯弜《三體》，但其分體于細碎。而二書皆有不必選者。趙章泉絕句，雖少而精。若《鼓吹》，則多以晚唐卑陋者爲入格，吾無取焉耳矣。

又　唐律多于聯上著工夫，如雍陶《白鷺》、鄭谷《鷓鴣》詩二聯，皆學究之高者。至于起結，即不成語矣。如杜子美《白鷹》起句、錢起《湘靈鼓瑟》結句，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豈易得哉。

又　唐士大夫舉世爲詩，而傳者可數。其不能者弗論，雖能者亦未必盡傳。高適、嚴武、韋迢、郭受之詩附諸杜集，皆有可觀。子美所稱與，殆非

[illegible]

[illegible]華廣李白重稱，而集一字可傳，豈非有幸不幸耶。

又　輓詩始盛於唐，然非無從而涕者。

又　作山林詩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臺閣詩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蓋惟李杜能兼二者之妙。若賈浪仙之山林，則野矣，白樂天之臺閣，則近乎俗矣，況其下者乎。

又　天文惟雪詩最多，花木惟梅詩最多。雪詩自唐人佳者已傳不可僂數，梅詩尤多于雪，惟林君復「暗香」、「疏影」之句爲絕倡，亦未見過之者，恨不使唐人專詠之耳。杜子美才出一聯曰：「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格力便別。

又　風雨字最入詩，唐詩最妙者，曰「風雨時時龍一吟」，曰「江中風浪雨冥冥」，曰「筆落驚風雨」。他如「夜來風雨聲」，「洗天風雨幾時來」，「山雨欲來風滿樓」，「山頭日日風和雨」，「上界神仙隔風雨」，未可僂數。

又　李太白集七言律止二三首，孟浩然集止二首，孟東野集無一首，皆足以名天下傳後世。詩奚必以律爲哉。

王鏊《題元人書》　予嘗評古今詩，唐以格高，宋以學勝，至元乃頗出入二者之間，其實似宋，其韻似唐，而世變之高下，則有不可彊者矣。

《震澤長語・文章》　吾讀《柳子厚集》，尤愛山水諸記，而在永州爲多。子厚之文，至永益工，其得山水之助耶。及讀《元次山集》，記道州諸山水，亦曲極其妙。子厚豐縟精絕，次山簡淡高古，二子之文，吾未知所先後也。唐文至韓、柳始變，然次山在韓、柳前，文已高古，絕無六朝一點氣習，其人品不可及歟。

又　世謂詩有別才，是固然矣，然亦須博學，亦須精思。唐人用一生心於五字，故能巧奪天工。今人學力未至，舉筆便欲題詩，如何得到古人佳處。

又　余讀《詩》至《綠衣》、《燕燕》、《碩人》、《黍離》等篇，有言外無窮之感。後世唯唐人詩，尚或有此意。如「薛王沉醉壽王醒」，不涉譏刺而譏刺之意溢於言外。「君向瀟湘我向秦」，不言悵別而悵別之意溢於言外。「凝碧池頭奏管弦」，不言亡國而亡國之痛溢於言外。「溪水悠悠春自來」，不言懷友而懷友之意溢於言外。「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興亡而興亡之感溢於言外。得風人之旨矣。

又　唐人雖爲律詩，猶以韻勝，不以飣餖爲工。

林俊《送別序》　周公、孔子，大聖人也，流言于管蔡，毀于叔孫武叔，而其道益明。下而司馬子長、班孟堅、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蘇子瞻諸賢，率以德業詩文名，名天下，楷模後世，與三代而上幾頡頏。然皆遭迴蹇踣，時遭貶竄，容或滯一官。夫蹇其時，嗇其位，咈其志，故德業益盛而詩文益以昌。

又《嚴滄浪詩集序》　《詩》寫物窮情，嘅時而繫事，寄曠達，托幽憤，三經三緯備矣。降而《離騷》，一變也。而古詩、樂府、蘇、李、張、酈，一變也。曹、劉、張、陸，又一變也。若宋、若齊、若梁，氣格漸異，而盡變於神龍之近體。至開元、天寶而盛極矣，而又變於元和、於開成。迨宋以文爲詩，氣格愈異，而唐響幾絕。山谷詞旨刻深，又一大變者也。

又《畏齋存稿序》　文章自秦、漢而下，作者益衆。唐人詩至六百餘家，然渾金粹玉，無越徐鉉、呂祖謙、楊士弘、高棅諸家之所選定，至《正宗》、《軌範》、《精義》、《會編》益以密矣。初若病其太隘，及得全集觀之，似亦無甚漏遺，他篇無作可也。甚矣，著述之難也，非發靈宣秘，走金石而震撼鬼神以泣，效顰鉛槧，秖見其繁也，抑存乎人爾矣。宋廣平、張曲江之詩，范文正、司馬溫國之文，無害爲少。若無多而使人惜之，其又何如耶。

又《和少陵六絕》六　陶、謝風流祇兩公，後來韋、柳亦相雄。極知作者關名教，不混王、楊誚薄中。

楊循吉《感櫻集序》　詩在精不在多，在專不在備，誠以其道之難盡故也。有唐之世，詩莫盛焉，然自數大家外，其餘諸公之集，編或局於一體，簡或止於數篇，此豈其力之不能乎，亦知詩之難爲，不必多與備也。故其時詩人量力盡智，各能自成一家言，竟以取名於千載之下者以此。

《菊坡叢話・天文類》　唐姚元崇《秋夜望月》詩云：「明月有餘鑒，羈人殊未安。桂含秋樹晚，影入夜池寒。灼灼雲枝淨，光光草露團。所思迷所在，長望獨長歎。」歐公詩曰：「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宋廣平有《梅花賦》，姚元崇亦有此等詩，未可忽也。起句稍健，最佳。

又《地理類》　風土之詩，如杜牧之《長安雜題》云【略】。又《街西長句》云【略】。皆艷冶而不流。當其時郊、島、元、白下世之後，張（祐）〔祜〕、趙嘏諸人皆不及牧之，蓋頗能用老杜句律，自爲翹楚，不卑卑

於晚唐之酸楚湊砌也。

《詩學權輿・字句之辨》 有三五七言：自三言而終以七言。鄭世翼及唐有此體。有一字至七字句：唐張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十字句：常建「一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類是也。有三言至四五六言而終以七言者：隋鄭世翼有此詩。十四字句：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太白「鸚鵡西飛隴上去，芳洲之樹何青青」是也。三十字詩：凡三句七言，一句九言。隋人應詔作此，不足爲法也。四句通詩：如子美「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懽娛」是也。

又《屬對》 有五字對。有十字對：劉長卿「滄浪千萬里，日夜一孤舟。」有十四字對：劉長卿「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是也。有扇對：又謂之隔句對。如鄭都官「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消花謝夢何如」之類是也。蓋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有借對：孟浩然「廚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太白「水春雲母碓，風掃石楠花」，少陵「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之類是也。有就對者：又曰「當句有對」。如少陵「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照悠悠」，李嘉祐「孤雲獨鳥川光暮，萬井千山露氣秋」是也。前輩於文亦多此體，如王勃「龍光射斗牛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乃就句對也。有律詩徹首尾對者：如杜子美《垂白篇》之類。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如李太白「牛渚可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者）〔音〕韻鏘鏘，八句皆無對偶矣。有前四句不對，至頸聯方對者：如賈島《下第》篇之類是也。有起句便對，頷聯不對，頸聯又對者：如杜子美「無家對寒食」之類。

又《通論・總論詩法》引張靜泉《聞見録》 自漢以來，由騷變之而爲賦，當時去古未遠，猶有《三百篇》之餘意。魏、晉以降，則世降而詩隨之，故載於《文選》者，詞浮靡而氣卑弱，要之以天下分裂，三光五嶽之氣不全，而聲遂不復振爾。劉禹錫有言：「八音與政通塞，文章與時高下。」豈不信哉。其間獨陶淵明詩，淡雅、淵泳，夐出流俗。後世稱陶、韋、韓、柳爲一家，殆論其形，而未論其神者也。唐興而李杜出焉。太白曰：「大雅久不作」，子美曰：「恐與齊梁作後塵」，其感慨之意深矣。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詩自爲一體；子美學優才贍，故其詩兼備衆體，而於述綱常、繫風教之作爲多。昌黎韓子後出，厭晚唐流連光景之弊，其詩又自爲一體。【略】其他陳子昂、李長吉、白樂天、杜牧之、劉禹錫、王摩詰、司空曙、高岑、賈許、姚鄭、張孟之徒，亦各自爲一體，不可強而同也。

又《唐巧聯》 寫景：「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李白）「江樹臨洲晚，沙禽對水寒。」（劉長卿《七里灘》）「秋應爲紅葉，雨不厭蒼苔。」（李義山）「霜空極天靜，寒月帶江流。」（張說）「風度蟬聲遠，雲開雁路長。」（隋王胄《雨晴》）「草木窮秋後，山川落照時。」（杜牧《寄友人》）「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杜甫）「天晴一雁遠，海闊孤帆遲。」（李白《送張舍人》）「山昏函谷雨，木落洞庭波。」（許渾《送人南遊》）「驛道青楓外，人煙綠嶼間。」（孫逖《揚子江樓》）「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杜荀鶴《春宮怨》）「露曉紅蘭重，雲晴碧樹高。」（許渾《曉發寄李師晦》）「蜀魄呼名語，巴江學字流。」（李遠《送友人入蜀》）「雲迎出塞馬，風卷渡河旗。」（沈佺期《送人北征》）「雀聲花外暝，客思柳邊春。」（溫庭筠《江岸》）「暮隨江鳥宿，寒共嶺猿愁。」（許渾《送客歸南溪》）「楚闊天垂草，吳空月上波。」（張螢《送人東歸》）「太液天爲水，蓬萊雪作山。」（宗楚客《遇雪應制》）「浦轉山初盡，虹斜雨半分。」（顧飛熊《經杭州》）「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樹勢連巴沒，江聲入楚流。」（方干《送姚合赴金州》）「風兼殘雪起，河帶斷水流。」（于良史《冬月晚望》）「客帆和雁落，霜葉向人飛。」（羅隱《東歸途中作》）「雪侵帆影落，風急雁行斜。」（趙嘏《江行》）「晚色寒無遠，秋聲候雁多。」（權德輿《送人》）「水春雲母碓，風掃石楠花。」（李白《送內尋盧山女道士》）「湖聲蓮葉雨，野色稻花風。」（張籍《送人及第歸越》）「子能渠細石，吾亦沼清泉。」（杜甫）「浥露收新稼，迎寒葺舊廬。」（皇甫冉《送王山人歸別業》）「簷前花覆地，竹外鳥窺人。」（祖詠《清川別業》）「寺分一派水，僧鎖半房山。」（裴說《道林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常建《破山寺》）「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溫庭筠《早行》）「鷄聲荒戍曉，雁過古城秋。」（許渾《泊松江渡》）「寒樹鴉初動，霜橋人未行。」（劉禹錫《途中早發》）「燈影秋江寺，篷聲夜雨船。」（溫庭筠《送僧》）「岩花點寒溜，石磴掃春雲。」（權德輿《宿西岩》）「煙峰高下翠，日浪淺深明。」（唐太宗《春日登眺》）「江村片雨外，野寺夕陽邊。」（岑參《曉發五渡》）「溪中雲隔寺，夜半雪添泉。」（項斯《寄石橋僧》）「河漢秋生夜，杉梧露滴時。」（馬戴《宿僧房》）「川回吳岫失，塞闊楚雲低。」（皇甫冉）「雁斷知風急，湖平得月多。」

（白居易《松江亭》）「春山和雪靜，寒水帶冰流。」（趙嘏《送人歸覲》）「疏簾看雪卷，深戶映花關。」（韓翃《題僧房》）「溪浪和星動，松陰帶鶴移。」（杜荀鶴《宿僧院因贈》）「凍柳含風落，寒花照日鮮。」（劉孝孫）「巢鶴和鐘唳，詩僧倚錫吟。」（鄭谷《題興善寺》）「遠山芳草外，流水落花中。」（司空曙《秋園林》）「千峰孤燭外，片雨一更中。」（韓翃《夜宴》）「舟移城入樹，岸闊水浮村。」（岑參《泛渼陂》）「沙平寒水落，葉脫晚枝空。」（褚亮《喜霽》）「霧卷晴山出，風恬晚浪收。」（李嶠《初霽》）「徑滑苔粘履，潭深水沒篙。」（白居易《獻裴令公》）「砌冷蟲喧座，簾疏月到床。」（岑參《送鄭侍郎》）「山曉雲和雪，汀寒月照霜。」（皇甫冉《送權驊》）「海曙雲浮日，江遙水合天。」（劉滄《發浙江》）「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杜甫）「載酒尋山宿，思人帶雪過。」（司空曙）「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杜甫）「就暖風光偏着柳，辭寒雪影半藏梅。」（馬懷素《應制》）「春融只恐乾坤醉，水闊深知世界浮。」（羅隱《題岳麓寺》）「楊柳風多潮未落，蒹葭霜冷雁初飛。」（趙嘏《與友生話舊》）「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皇甫冉《秋日東郊》）「瓜步早潮吞建業，蒜山晴雪照揚州。」（朱文）「樹隔五陵秋色早，水連三晉夕陽多。」（張喬）「暗香惹步澗花落，晚影逼簾溪鳥回。」（羅鄴）「野寺山邊斜有徑，漁家竹裏半開門。」（李嘉祐）「閑花半落猶邀蝶，白鳥雙飛不避人。」（方干）「蒼苔濁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杜甫）「澄江月上見魚躍，荒徑葉乾聞犬行。」（周賀）「隔岸鷄鳴春耨去，鄰家犬吠夜漁歸。」（方干）「月轉碧梧移鵲影，露低紅葉濕螢光。」（許渾）「橋通小市家林近，山帶平湖野寺連。」（韓翃）「疊嶂縣流平地起，危樓曲閣半天開。」（劉憲）「積水長天迷遠客，荒城極浦足寒雲。」（皇甫冉）「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杜甫）寓懷：「客淚題書落，鄉愁對酒寬。」（戴叔倫）「見雁思鄉信，聞猿積淚痕。」（岑參）「身外惟須醉，人間半世愁。」（司空曙）「未滿先求退，歸閑不厭貧。」（李嘉祐）「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錢起）「與世長疏索，唯僧得往還。」（朱慶餘）「只憂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李敬方）「野廟向江春寂寂，斷碑無字草芊芊。」（李群玉）「綠樹遶村含細雨，寒潮背郭卷平沙。」（溫庭筠）「鑾輿迴出千門柳，閣道遙看上苑花。」（王維）「簾卷青山巫峽曉，煙開碧樹渚宮秋。」（武元衡）「殘星數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趙嘏）「玉節在船清海怪，金函開詔拜夷王。」（姚合）「五夜有心隨暮雨，百年無節待秋霜。」（無名氏）「三台位缺嚴陵卧，百戰功高范蠡歸。」（溫庭筠）「冰橫曉渡胡兵合，雪滿窮沙漢騎迷。」（趙嘏）「夜長檐溜寒無寐，日晏廚煙冷未炊。」（趙嘏）「楚水晚涼催客早，杜陵秋思傍蟬多。」（周賀）「雁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雁行雲接參差翼，庭樹風開次第花。」（章孝標）「文章舊價留鸚鵡，桃李新陰在鯉庭。」（楊汝士）「三春月照千山路，十日花開一夜風。」（溫飛卿）「漸老更思深處隱，多閑惟借上方眠。」（賈島）「人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杜牧之《九日登齊山》）「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怨落暉。」「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杜子美《秋興》）「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雲移雉尾開宮扇，日遶龍鱗識聖顏。」「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臘日》）「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江上觀造竹橋》）「盤飧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舊醅。」（《客至》）「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江村》）「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卜居》）「西山落月臨天仗，北闕晴雲捧禁闈。」（岑參《雪後早朝》）「曙色漸分雙闕下，漏聲遙在百花中。」（皇甫冉）孝常《早朝》「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復南飛。」（皇甫茂政《登萬歲樓》）「離人杳杳看西月，歸馬蕭蕭向北風。」（劉文房《送人歸襄陽》）「雪霽山門迎瑞日，雲開水殿侯飛龍。」（錢仲文《和幸溫泉宮》）「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盧允言《長安春望》）「川原繚繞浮雲外，宮闕參差落照間。」「天顏入曙千官拜，日色迎春萬物知。」（楊景山《元日早朝》）「閶闔迴臨黃道正，衣冠高對碧山陲。」「山色遙連秦樹晚，砧聲近報漢宮秋。」（韓君平《題仙遊觀》）「瑞氣迴浮青玉案，日華遙上翠鸞袍。」（耿湋《寄韓舍人》）「花問焰焰雲旂合，鳥外亭亭露掌高。」「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柳子厚《別弟》）「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驚風亂砧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寄漳汀封連四州》）「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腸。」「瑞煙入處開三殿，香雨微時引百官。」（張文昌《寒食內宴》）「寶樹樓前分繡幙，綵衣廊下映華闌。」「劉琨坐嘯風生席，謝朓題詩月滿樓。」（武伯喬《酬嚴司空》）「天臨玉几班初合，日照金鷄仗欲回。」（薛陶臣《樓前觀仗》）「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許用晦《登洛陽城》）「鴉噪暮雲歸古堞，雁迷寒雨下空濠。」「楸梧遠近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宮。」（《金陵懷古》）「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湘潭雲盡暮

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凌敲臺》）「帆勢依依投極浦，鐘聲杳杳隔前林。」（《凌敲臺送韋秀才》）「聚散有期雲北去，浮沉無計水東流。」（《寄友人》）「雲連海氣琴書潤，風帶潮生枕簟涼。」（《晚自朝臺至韋隱居園》）「秦法欲興鴻已去，漢儲將廢鳳還來。」（《四皓廟》）「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李義山《錦瑟》）「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鷄人報曉籌。」（《馬嵬》）「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隋宮》）「萱近北堂穿土蚤，柳偏東面受風多。」（元微之《和樂天早春》）「花枝滿院空啼鳥，塵榻無人憶卧龍。」（《鄂州寓嚴潤宅》）「心想夜閑唯足夢，眼看春盡不相逢。」「千年事往人何在，半夜月明潮自來。」（《長洲懷古》）「白鳥影從江樹沒，清猿聲入楚雲哀。」「秋館池亭荷葉後，野人籬落豆花初。」（《江亭秋霽》）「無愁自得仙翁術，多病能忘太史書。」「侵階草色連朝雨，滿地梨花昨夜風。」（《寒食》）紀事：「對酒惜餘景，問程愁亂山。」（戴叔倫）「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杜甫）「爐煙添柳重，禁漏出花遲。」（楊巨源）「春風開紫殿，天樂下珠樓。」（李白）「鶯歌聞太液，鳳吹繞瀛洲。」「鶯歸漢宮柳，花隔杜陵煙。」（郎士元）「玉階聞墜葉，羅幌見流螢。」（沈佺期）「竹外仙亭出，花間輦路分。」（喬知之）「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李白）「九江春水闊，三峽暮雲深。」（陳陶）「住接猿啼處，行逢雁過時。」（許渾）「寒草連天暮，邊風動地秋。」（張佖）「落葉淮邊雨，孤山海上秋。」（錢起）「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岑參）「雲送關西雨，風傳渭北秋。」「秋草靈光殿，寒雲曲阜城。」（韓翃）「明月雙流水，清風八詠樓。」（嚴維）「人離京口日，潮送岳陽船。」（周賀）「上公周太保，副相漢司空。」（岑參）「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孟浩然）「黃閣開帷幄，丹墀拜冕旒。」（錢起）「聖藻垂寒露，仙杯落晚霞。」（沈佺期）「星月懸秋漢，風霜入曙鐘。」（李嶠）「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楊富）「草生元亮徑，花暗子雲居。」（王績）「去思今武子，餘教昔文翁。」（釋皎然）「暮雨揚雄宅，秋風向秀園。」（李郢）「阮籍生涯懶，嵇康意氣疏。」（王績）「野花流寶醽，蔓草見羅裙。」（杜甫）「江山九秋後，風月六朝餘。」（杜牧）「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杜甫）「峴首羊公愛，長沙賈誼愁。」（孟浩然）「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峰。」（李白）「長貧惟要健，漸老不禁愁。」（張籍）「已行難避雪，何處合逢花。」「一聲啼鳥禁門靜，滿地落花春日長。」（王隨）「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錢起）「江邊武侯灣筆地，雨昏張載勒銘山。」（唐彥謙）「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杜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崔塗）「急管晝催平樂酒，春衣夜宿杜陵花。」（韓翃）「歌繞夜梁珠宛轉，舞嬌春席雪朦朧。」（羅隱）「卻從城裏攜琴去，許到山中寄藥來。」（賈島）「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閑。」（薛能）「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杜甫）「帆飛楚國風濤闊，馬渡藍關雨雪多。」（杜荀鶴）「輕煙不入宮中樹，佳氣常薰仗外峰。」（錢起）「樹色漸分雙闕裏，漏聲遙在百花中。」（皇甫）「風傳鼓角霜侵戟，雲卷笙歌月上樓。」（許渾）「潮生水國蒹葭響，雨過山城橘柚疏。」「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杜甫）「門臨蒼茫經年閉，身遠嫖姚幾日歸。」（李嘉祐）景物等詠佳句：「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杜甫）「綠攢傷手刺，紅墜斷腸英。」（朱慶餘）「影高群木外，香滿一輪中。」（張薦）「氣蒙楊柳重，寒勒牡丹遲。」（劉得仁）「小葉風吹長，寒花露濯鮮。」（符子珪）「千載白衣酒，一生青女霜。」（羅隱）「雲凝巫峽夢，簾閉景陽妝。」（杜甫）「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里雲。」（杜甫）「雪晴山脊見，沙淺浪痕高。」（章八元《江行》）「樓高驚雨闊，木落覺城空。」（李洞）「興因尊酒洽，愁爲故人輕。」（張繼《春夜皇甫冉宅飲酒》）「徑轉危峰逼，橋斜缺岸妨。」（杜審言）「爲月窗從破，因詩壁重泥。」「寺遠僧來少，橋危客過稀。」（許渾《題韋處士山居》）「貞爲臺裏柏，芳作省中蘭。」（包何）「戟枝迎日動，閣影助松寒。」（劉禹錫）「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杜甫）「蟄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壁壘依寒草，旌旗動夕陽。」（郎士元《早春登城》）「苦調琴先覺，愁容鏡獨知。」（王適《古離別》）「只應松上鶴，便是洞中人。」（杜荀鶴《訪道者不遇》）「風冷衣裳脆，天寒筆硯清。」（姚合）「硯和青靄凍，簾對白雲垂。」（俞坦之《寄姚少府》）「窗接停猿樹，軒飛浴鶴泉。」（溫庭筠）「樹翳棲臺月，帆飛鼓角風。」「茶爐天姥客，棋席剡溪僧。」「銀龍銜燭燼，金鳳起爐煙。」（蕭放）「殘藥沾鷄犬，靈香出鳳鱗。」（顧況）「玉檢茱萸匣，金泥蘇合香。」（吳均）「似暖花消地，無聲玉滿堂。」（李景春）「似梅花落地，如柳絮因風。」（王淡交《雪詩》）「長亭叫月新秋雁，官渡含風古樹蟬。」（武元衡《送韋秀才》）「蟬聲驛路秋山裏，草色河橋落照中。」（韓翃）「花間燕子棲鳩鵲，竹下鷄雛繞鳳凰。」「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方干）「買栽池館

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羅鄴）「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鄭谷）「艷麗最宜新着雨，嬌嬈全在欲開時。」（鄭谷《海棠》）

《南濠詩話》 昔人謂「詩盛于唐，壞于宋」，近亦有謂元詩過宋詩者，陋哉見也。劉後村云：「宋詩豈惟不愧于唐，蓋過之矣。」予觀歐、梅、蘇、黃、二陳至石湖、放翁諸公，其詩視唐未可便謂之過，然眞無愧色者也。

又 世人作詩以敏捷爲奇，以連篇累冊爲富，非知詩者也。老杜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蓋詩須苦吟，則語方妙，不特杜爲然也。賈閬仙云：「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孟東野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盧延遜云：「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杜荀鶴云：「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予由是知詩之不工，以不用心之故，蓋未有苦吟而無好詩者。唐山人題詩瓢云：「作者方知吾苦心。」亦此意也。

又 古人詩有唱和者，蓋彼唱而我和之。初不拘體製兼襲其韻也。後乃有用人韻以答之者，觀老杜嚴武詩可見，然亦不一一次其韻也。至元、白、皮、陸諸公，始尚次韻，爭奇鬬險，多至數百言，往來至數十首。而其流弊至于今極矣，非沛然有餘之才，鮮不爲其窘束。所謂性情者，果可得而見邪。

祝允明《刻沈石田詩序》 唐人以詩爲學，爲仕，風聲大同，情性略近。其間李、杜數子傑出，然而格有高下，音非遼絕，猶十五國各爲一《風》，可按辭而知地，唐亦然爾，斯其美也。

陳霆《渚山堂詞話序》 始余著詞話，謂南詞起於唐，蓋本諸玉林之說，至其以李白《菩薩蠻》爲百代詞曲之祖，以今考之，殆非也。隋煬帝築西苑，鑿五湖，上環十六院。帝嘗泛舟湖中，作《望江南》等闋，令宮人倚聲爲棹歌。《望江南》列今樂府。以是又疑南詞起於隋。然亦非也。北齊蘭陵王長恭及周戰而勝，於軍中作《蘭陵王》曲歌之，今樂府《蘭陵王》是也。然則南詞始於南北朝，轉入隋而著，至唐、宋昉製耳。

張琦《竹里文略·論詩》 作詩難，知詩又難也。詩非天資力到不能知，能知詩而後詩可作也。不然，如夏蟲之語冰，可能得哉。漢、魏以下，五言變體，論者多矣，不贅語。姑以唐以後律絕及七言古體論之，前人品評多未當。唐人李、杜當是大作家，王、岑、高、孟、韋、柳、陸、李輩諸作家，惟楊伯謙論得是，其分正音、餘響，盛、中、晚唐，皆合格中理。若所謂《鼓吹》《三體》《品彙》等集，未免有所謬。杜子美聖於詩，達於天人，常變不可拘測，所謂不讀萬卷書，看不得杜詩是也。高棟乃置杜而不得入正宗，與太白異路，則其識見可見矣。

《瓊臺詩話》卷上 宮詞古今作者多矣，然自唐人後，佳者無幾。

又卷下 無題詩自唐李商隱而後，作者代有其人，然不傷於誕則傷於淫，且詞晦旨幽，使人讀之茫不知其意味所在。

李夢陽《刻阮嗣宗詩序》 然予觀陳子昂《感遇》詩，差爲近之，唐音渢渢乎開源矣。及李白爲《古風》，咸祖籍詞。

又《缶音序》 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足被管絃。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

又《與徐氏論文書》 夫詩，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貴宛不貴嶮，貴質不貴靡，貴情不貴繁，貴融洽不貴工巧，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莊詖簡侈浮孚之界分也。至元、白、韓、孟、皮、陸之徒爲詩，始連聯鬬押，纍纍數千百言不相下，此何異於入市攫金，登場角戲也。彼睹冠冕珮玉，有不縮腕投竿而走者乎。何也？恥其非君子也。三代而下，漢、魏最近古，鄉使繁巧嶮靡之習，誠貴於情質宛洽，而莊詖簡侈浮孚，意義殊無大高下，漢、魏諸子不先爲之邪。故曰爭者士之屑也。然予獨怪夫昌黎之從數子也。

汪燦《增注唐策序》 （黃司空蕨山）先生曰：「是集所載策疏表議狀論書略，其體雖殊，要之皆爲國家畫奇吐良之遠謀，可讀也。然其製之純駁，則在善擇耳。」

劉成德《唐司業張籍詩集序》 唐開元盛時，杜甫、李白、高適、儲光羲、王維諸賢，至大曆以後已兩變矣。當時以文名家者，有韓愈、柳宗元、李翺、張籍之徒，相與奮起，振六朝五季漓澆之習，而自成一家之言。【略】夫詩文至五季，壞亦極矣，而元和中昌黎公特振衰頹，以古文自任。其議論正大，氣象雄偉，可以羽翼六經。而柳宗元得叙事之體，變化莫測，起伏層迭。昔人評其文曰：韓愈之文出於經，柳宗元之文出於史。故一時文人響應。而李翺、張籍出入門下，爲昌黎厚友，籍性狷直率，博聞好古，議論勝人，其排佛老，嘗言不能著書如孟軻、揚雄以垂世。觀其昌黎代作李浙東一言，議論風生，期大之意甚深。謂其善爲樂府，使人憑几而聽之，未必不若絲竹管絃敲金擊石也。其《送孟東野序》曰：「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高

出魏晉。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之命則懸於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韓愈之哀三子之才至於如此，余幷其詩而觀之，其樂府詩，景眞情眞，有風人之意。而五言近體，又皆勁健清雅，脫落塵想，俱從胸臆中出，然後知昌黎之詩豐而腴，柳州之詩峭而勁，司業之詩新而奇，李翺之詩悲而壯，卒皆可傳，惟東野之詩則有窮促寒苦之狀，吾恐溫厚之教或不若是，觀者自有巨目，不待余贅言也。今昌黎《原道》功業，爲唐獨出，血食廟庭。而柳州、李翺、張籍之文，爲世所珍，是和其聲而鳴其盛，非窮悲而自鳴矣。而今而後，知人能文章，其命之遇與不遇，蓋不足悲喜也。

談愷《**妙絶古今序**》　文以載道也。孔子曰：「文不在兹乎」，言道也。周末文勝，於是有離道而爲文者。秦以上書，漢以對策，唐以詩賦取士，於是學者以文爲進取計，而離道益遠矣。梁蕭統《文選》，唐姚鉉《文粹》，【略】由今觀之，其皆載道之文乎，抑否乎。【略】柳柳州言：「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以明道。是故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疏之無其通，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易》《詩》《書》《禮》《春秋》以取道之原，參之《孟》《荀》《莊》《老》《穀梁》《國語》《離騷》《太史》旁推交通而以之爲文。」其文似矣，其果合於道乎。後之論柳州者，謂其於道何如也。

梅原匯《**重刻翰林楊仲弘詩集序**》　粤自詩體屢變而有刪後無詩之說，僅取盛唐諸家，庭筠、義山以下不論也。余竊謂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人心，聲諸心者爲言，詩特言之成章者耳，何古今人不相及邪。蓋詩有法，言有旨，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法而不拘，不曰詩之善者與。謫仙有云「大雅久不作」，而其爲詩，天才放逸，眞若無所事法。而子美則周旋法度之中。而後之言詩者莫先焉。宋以文爲詩，而元人迺謂唐詩主於達性情，故於《三百篇》爲近，宋詩主於立議論，故於《三百篇》爲遠。是元人之言，唐人之心也。

王廷相《**大復集序**》　古今論曰：文以代變，非也，要之存乎人焉耳矣。唐虞三代，禮樂敷教，詩書弘訓，義旨溫雅，文質彬彬，體之則德植，達之則政修，實斯文之會極也。漢、魏而下，較諸古昔殊矣，厥辭繁，厥道寡，厥致辯，厥旨近，日趨于變然爾，若所謂代變也。及考夫董、賈、揚、馬、李、杜、韓、柳諸賢，各運機衡以追往訓，當世文軌靡得而拘，今綜八子視之，殆自致羽翮，凌駕文囿者矣，非存乎其人何哉。

《**存餘堂詩話**》　唐人送宮人入道詩，《文苑英華》共載五首。中有張蕭遠一首云：「捨寵求仙畏色衰，辭天素面立階墀。金丹擬駐千年貌，玉指休勻八字眉。師主與收珠翠後，君王看戴角巾時。從來宮女皆相妬，聞向瑤臺淚盡垂。」尤覺婉切可誦。

《**頤山詩話**》　唐人喜押人字韻，然在各集中皆爲警句，如「飛入宮牆不見人」、「楊柳青青渡水人」、「遍插朱萸少一人」、「西出陽關無故人」、「客中時有洛陽人」、「春來多有江上人」、「出門俱是看花人」、「猶作長安下第人」、「從此蕭郎是路人」、「隔花催喚打魚人」、「累貌尋常行路人」、「試問西河斫桂人」，如此甚多，不能悉記也。

又　題畫詩：吳融「經年蝴蝶飛不去，累歲桃花結不成」，此學究語也。太白「游雲不知歸，日見白鷗在。」「此中冥昧失晝夜，隱几寂聽無鳴蟬。」非不是此意，而迥出如此。大抵畫詩雄渾精妙，無出老杜，次惟太白，如《族弟燭照山水畫歌》、《趙少府粉圖山水》全篇飛動跌宕，眞名筆也。

顧璘《**與陳鶴論詩**》　詩之爲道，貴於文質得中。過質則野，過文則靡，無氣弗壯，無才弗華，無情弗蘊。杜宗《雅》、《頌》而實其實，其蔽也樸，韓昌黎以及陳后山諸君是也。李尚《國風》而虛其虛，其蔽也浮，溫庭筠以及馬子才諸君是也。王、岑諸公依稀《風》、《雅》，而以魏、晉爲歸，冲夷有餘韻矣，其蔽也易而俚，王建、白樂天以及梅聖俞諸君是也。嗚呼！諸君並名世之才，而學詩之蔽猶至於此，詩可易言乎哉。余又有說，今世論詩者，言風雅則妄耳，上漢、魏，次李、杜、王、岑諸賢。今賢雖衆，儻能嘗議。則詞林之規矩在是的矣。舉六朝則曰靡弱，舉唐初則曰變體未純。雖承先生之常談，其實確論乎外是謬矣。

《**夢蕉詩話**》**卷上**　世稱李太白爲詩仙，杜子美爲詩聖。（孫）〔敖〕器之評云：「太白如劉安鷄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子美如周公制作，盡善盡美，後世莫容擬議。」確論也。或以善陳時事稱子美爲「詩史」者，豈足以盡之哉。程子曰：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嘗有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或又言長

吉才氣不亞李、杜，如何？評者曰：長吉如漢武帝飲露盤，無補多欲。然使假之以年，涵養充實，則固未可知也。

何景明《漢魏詩集序》 唐詩工詞，宋詩談理，雖代有作者，而漢、魏之風蔑如也。

又《海叟集序》 蓋詩雖盛稱於唐，其好古者自陳子昂後，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體誠有可法，而古作尚有離去者，猶未盡可法之也。故景明學歌行近體，有取于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諸人，而古作必從漢、魏求之。

鄭善夫《讀李賀昌谷稿》 雅音失其傳，作者隨風移。於楚有屈、宋，漢則河梁詞。曹、劉氣軒軒，逸文振哀悲。兩晉一精工，六朝遂陵遲。角然尚色澤，古風不成吹。盧、王號詞伯，秖用綺麗爲。千年取正印，乃有陳拾遺。或不盡反朴，朝代兼天資。所以王、李輩，向道識所期。大哉杜少陵，苦心良在斯。遠游四十載，而況經險巇。放之黃鍾鳴，斂之珠玉輝，幽之鬼神泣，明之雷雨垂。變幻時百出，與古乃同歸。律詩自唐起，所尚句字奇。末流亦叫噪，古意漫莫知。

《七修類稿・文盛乃衰》 古人云：詩盛於唐，乃衰於唐也。字盛於晉，乃衰於晉也。蓋以詩雖至唐而警拔，閭里之人不知矣。字雖至晉而神變，巧媚之態極矣，其於明白古拙何有哉。

又《諺語出詩》 世傳「日出事還生」，「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往往形諸言語，莫知所來。殊不知第一句蓋武元衡被刺時前夜之詩，以爲讖也。其詩云：「坐久喧蹔息，樓臺惟月明。無因住清景，日出事還生。」第二三句是曹鄴咏李斯者也。詩云：「一車致三轂，本圖行地速。不知駕御難，舉足成顛覆。欺暗尚不能，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不見三尺墳，雪陽草中綠。」第四五句乃宋賀仙翁詩也。詩曰：「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又若「晚飯少喫口，活到九十九。」「菖蒲花，難見面。」前二句亦是古樂府三叟之詩，後二句施肩吾之詩也。特揭之於稿。

又《各詩之始》 四言古詩，如舜典之歌，已其始矣，今但以《三百篇》而下論之。漢有《韋孟》一篇，雖入諸《選》，其辭多誹怨而無優柔不追之意。若晉淵明《停雲》、茂先《勵志》等作，當爲最古者也。後惟子厚《皇雅》章其庶幾乎，故子西曰，退之不能作也。蓋此意摹擬太深，未免蹈襲風雅，多涉理趣，又似銘贊文體。世道日降，文句難古，苟非辭意渾融，性情流出，安能至哉。五言古詩，源於漢之蘇、李，流於魏之曹、劉，乃其冠也。汪洋乎兩晉，靖節最爲高古。元嘉以后，雖有三謝諸人，漸爲鏤刻，迨唐陳子昂出，一掃陳、隋之弊。所謂上遏貞觀之微波，下決開元之正派，直至考亭夫子，又得其雅正之純也。楊仲弘曰，五言詩，或興起、或賦起、或比起，須要意深辭溫。感慨傷思者，貴乎感動人情。閑適寫景者，貴乎雅淡悠揚，如古詩十九首是也。嗚呼，豈易能哉。七言古詩，《唐詩品彙》、《高漫叟詩話》皆云，雖起於漢武栢梁之作，而寧戚《南山歌》已備其體矣。予意商歌後雖七言，首二句三言，已非古詩之體。蓋歌行可以長短句，七言古詩恐當一律，成文始於漢武無疑也。若以商歌爲是，則《薤露》等篇，亦可以入矣，但《選》中有雜一二歌字者，不知何也。惟《品彙》最高，辭旨雖似古詩，而終贅一歌字者，則多入長短句矣。故《詩法辯體》入韓公河之水於七言，不知劉履又斷爲此楚語也。絕句之法，楊伯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摩詰效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甚。楊言大略如此，而不考梁簡文《夜望單雁》則已有七言絕，但少耳。又按《詩法源流》云「絕句者，截句也。如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後四句。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則截前後各兩句也。故唐人稱絕句爲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是也。周伯弼曰，絕句以第三句爲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涵蓄無盡，此又其法也。歌行等作，《詩林辯體》云，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鐃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可被於管絃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蚤蟬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嘆，憤而不怒曰怨，雖其名各不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篇，此又所當知也。律詩雖始於唐，亦由梁、陳以來駢儷之漸，不若古體之高遠。大抵律詩拘於定體，詩至此而古意微矣。雖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但至於換句拗體之類，又律之變，斯爲下矣。楊仲弘云「凡作律詩，起處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

相聯，首尾要相應，最忌俗字、俗意、俗語、俗韻。」可謂至妙之言也。排律雖始於唐，其源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對精密，梁、陳之間，儷句尤多，大抵止於五言，七言則絕少矣。不當鍊句鍛字，大致工巧，只要抒情陳意，通篇貫徹。若老杜贈韋左丞等作，前後不對處也有，此極其佳者也。

又《詩文似》　舊云韓詩似文，杜文似詩。予謂韋應物律詩似古，劉長卿古詩似律。子瞻詞如詩，少游詩如詞。固一病也，然亦因性所便，習而使之然耳。

又《意殊句同》　唐崔道融題班婕妤曰：「寵極辭同輦，恩深棄后宮。自題秋扇後，不敢怨春風。」曹鄴題庭草曰：「庭草根自淺，造化無遺功。低回一寸心，不敢怨春風。」元陳自堂題春風曰：「着柳成新綠，吹桃作故紅，衰顏與華髮，不敢怨春風。」三詩句意相似，而工拙自異。首詩婉轉含蘊，着題說到不怨處。第二詩婉轉亦工，似無蘊藉矣。第三詩直致，全無唐人氣味。若曰元詩巧而成唐晚風，信乎哉。

又《和詩》　今人但知和詩，不知義有三焉：依韻和之，謂之次韻。或用其題，而韻字同出一韻，謂之和韻，如張文潛離黃州詩而和杜老玉華宮詩是也。用彼之韻，不拘先後，謂之用韻，如退之和皇甫湜陸渾山火是也。然唐以前亦未聞也，必有賡焉，意興而已，觀《文選》何劭、張華、二陸、三謝諸人贈答，是可知矣。就使子美不過如是，如高適寄杜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求。」杜則曰「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迢則曰「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雁，看取北來魚。」惟元、白二公，多有次韻，陸、皮則盛之矣。至宋蘇、黃輩，唱一賡十，甚則全集，如蘇和陶是也。嗟夫，詩以道性情，一拘韻腳，縱有高義，或不能用，況短於才者乎，且如東坡天縱，在惠州寄鄧道士詩，即次韋蘇州寄全椒山中道士韻。時事尚不同也，庶或可展其才，然拘之即有工拙。韋云：「今朝郡齋冷，或憶山陰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蘇曰：「一杯羅浮春，遠餉采薇客。遙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菴中人，空飛本無迹。」觀此二詩，已覺有性勉之別。至於韋結二句，先輩以爲非復言語思索可到，出自天然，若有神助，然則蘇結安能及之。

《七修續稿・近詩作》　輓詩盛於唐，非無交而涕也。壽詩盛於宋，漸施於官府，亦無未同而言者。近時二作，不論識不識，轉相徵求，動成卷帙，可耻也。【略】送行，古所尚也，今不出於親友相知之情，惟官府爲，勢利也。噫，詩之道到此蔑矣。

《逸老堂詩話》卷下　唐開元中，許雲封善笛，李中《贈笛兒》有云：「隴頭休聽月明中，妙竹嘉音際會逢。見爾尊前吹一曲，令人重憶許雲封。」劉禹錫《贈歌人米嘉榮》詩云：「唱得梁州意外聲，舊人唯有米嘉榮。近來年少輕前輩，好染髭鬚作後生。」二生挾一藝之能，而名存不朽者，非名人之詩而傳若是乎。余嘗謂僧高閑草書，歷世遐遠，而不見傳於世。今人讀韓昌黎文，其名遂顯於千百世之下而不能泯，由是知文字之不可無也如此。

《山樵暇語》卷一　李西厓《麓堂詩話》云：「詩用實字易，用虛字難。盛唐人善用虛字，其開合呼喚，悠揚委曲，皆在於此。用之不善，則柔弱緩散，不復可振，亦當深戒。」予閱梅純《備忘錄》云：「詩最忌用虛字，蓋虛字多則涉議論，非所以吟詠性情也。宋人所以不逮唐者，正爲主於議論爾。間有矯其習者，又多刻削太甚，不復有渾然之氣。智巧日滋，太樸日散，雖有作者，亦莫如之何也已。」二公之論不同如此，識之以俟太博聞者質焉。

又　《都玄敬詩話》云：「李群玉《黃陵廟詩》名檢掃地，周伯弼《三體唐詩》不該入選。」愚意正不當以此論取詩之法。不以人廢言，竊怪其拘拘於前實後虛，四虛四實之體。惟其拘此體采錄，所以七言律中，初唐、盛唐好者多遺漏。殊不知古人作詩，偶耳有此，豈規行矩步之比哉。學詩者，當以楊仲弘《唐音》爲法。

又　樂天詩，善用俚語，近乎人情物理。元微之雖學之，差不及也。李西涯謂樂天賦詩，用老嫗解，遂失之麤俗。此語蓋出于洪覺範之妄論，殆無是理也。近世學者，往往承襲，遂滅裂弗視。吳文定公《校白集詩》云：「蘇州刺史十編成，句近人情得俗名。垂老讀來尤有味，文人從此莫相輕。」王文恪公亦有云：「覓句年來無一長，日攜《白集》嗅餘香。一篇自可讀幾過，諸格今仍得未嘗。當日《秦吟》能伏李，後來昆體漫稱揚。平生卻怪韓員外，只識張家奉禮郎。」指張文昌也。

又　桑思玄《西昌雜言》云：大抵作詩固難，知詩尤難。唐詩傳後者幾三百家。予少年不試，亦曾汎覽之。杜甫、李白、韓愈諸集，乃杰然者。他

如王維、儲光羲等輩，其於詩道，皆如管中窺豹，得其一斑，而凡《三百篇》之全體大用，多所未喻。古今應和，謂詩莫善於唐。蓋無九方皋之目，能相其骨格耳。人有恆言曰：吾不能作詩，乃能知詩。其妄語也夫。

又卷四 古人服善，往往推尊於朋友。如杜子美「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至高適則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岑參云：「謝朓每篇堪諷詠。」如太白《過黃鶴樓》則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又云：「令人卻憶謝玄暉。」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又云：「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略】古人如此遜讓，今人操觚未能成章，輒闊視前古爲無物。至有「李白無多讓，陶潛亦浪傳」之句。是何等語！或有駁云：老杜有「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又云：「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亦高自稱許。予曰：在杜則可，餘則不可。

又 世代迭更，士習各異。先漢之經術，後漢之名節，晉宋之清談，唐之辭章，宋之道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尚。政治之美惡，運祚之綿促，於是乎繫，亦豈偶然哉。

楊慎《五言律祖序》 五言肇于風雅，儷律起于漢京。遊女行露，已見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是五言起于成周也。北風南枝，方隅不惑；紅粉素手，彩色相宣。是儷律本于西漢也。豈得云切響浮聲，興于梁代；平頭上尾，創自唐年乎。

又《選詩外編序》 詩自黃初正始之後，謝客以排章偶句，倡于永嘉，隱侯以切響浮聲，傳於永明。操觚輈才，靡然從之。【略】詳其旨趣，究其體裁，世代相沿，風流日下，填括音節，漸成律體，蓋緣情綺靡之說勝，而溫柔敦厚之意荒矣。大雅君子，宜無所取。然以藝論之，杜陵詩宗也，固已賞夫人之清新俊逸，而戒後生之指點流傳。乃知六代之作，其旨趣雖不足以影響大雅，而其體裁實景雲、垂拱之先驅，天寶、開元之濫觴也。

又《選詩拾遺序》 漢代之音可以則，魏代之音可以誦，江左之音可以觀，雖則流例參差，散偶昉分，音節尺度粲如也。有唐諸子，效法於斯，取材於斯，昧者顧或尊唐而卑六代，是以枝笑幹，從潘非淵也，而可乎哉。

又《唐絕增奇序》 予嘗品唐人之詩，樂府本效古體而意反近，絕句本自近體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仿佛者，莫如絕句，唐人之所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擅場則王江寧，驂乘則李彰明，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善。一則拘乎對偶，二則汩於典故。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絕體，汩則儒生之書袋而乏性情。故觀其全集，自「錦城絲管」之外咸無譏焉。近世有愛而忘其醜者，專取而效之，惑矣。昔賢彙編唐絕者，洪邁混沌無擇，珉玉未彰。章、澗兩泉盛行今世，既未發覆於莊語，仍復添足於謝箋。其餘若伯玐、伯謙，柯氏、高氏，得則有矣，失亦半之。屏居多暇，詮擇其尤，諸家膾炙，不復雷同，前人遺珠，茲則綴拾。以唐詩增奇爲標題，以神、妙、能、雜分卷帙。

又《群公四六序》 嗚呼，四六之文，於文爲末品也。昌黎病其衰颯，柳子以爲駢拇。然自唐初以逮宋季，飛翰騰尺，爭能競工。

又《詞品序》 詩詞同工而異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陸瓊之《飲酒樂》，隋煬帝之《望江南》，填詞之體已具矣。若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詞之《瑞鷓鴣》也。七言律之仄韻，即填詞之《玉樓春》也。若韋應物之《三臺曲》、《調笑令》，劉禹錫之《竹枝詞》、《浪淘沙》，新聲迭出。孟蜀之《花間》、南唐之《蘭畹》，則其體大備矣。豈非共源同工乎。

《詞品》卷一 梁武帝《江南弄》云：「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彩垂輕陰。連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臨歲朕，中人望，獨踟躕。」此詞絕妙。填詞起於唐人，而六朝已濫觴矣。其餘若美人聯錦、江南稚女諸篇皆是。

又 唐人《醉公子》詞云：「門外猧兒吠，知是蕭郎至。剗襪下香階，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帷，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還勝獨睡時。」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詠祠廟，《巫山一段雲》則狀巫峽。如此詞題曰《醉公子》，即詠公子醉也。爾後漸變，與題遠矣。

又 《古今樂錄》云：【略】諸曲調皆有詞，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趨、有亂。詞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與吳聲之送，若今之尾聲。

又卷二 溫飛卿詞名《金荃集》。荃即蘭蓀也，音筌。《蘭畹》，唐人詞曲集名，與《花間集》出入，而中有杜牧之詞。

又 五代僭僞十國之主，蜀之王衍、孟昶，南唐之李景、李煜，吳越之

錢俶，皆能文，而小詞尤工。

《**升菴詩話・五言律起句**》　五言律起句最難，六朝人稱謝朓工於發端。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雄壓千古矣。唐人多以對偶起，雖森嚴，而乏高古。宋周伯弜選唐三體詩，取起句之工者二：「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又「江天清更愁，風柳入江樓」是也。語誠工，而氣衰颯。余愛柳惲「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吳均「咸陽春草芳，秦帝捲衣裳」，又「春從何處來，拂水復驚梅」。梁元帝「山高巫峽長，垂柳復垂楊」。唐蘇頲「北風吹早雁，日日渡河飛」、張柬之「淮南有小山，嬴女隱其間」、王維「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杜子美「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雖律也，而含古意，皆起句之妙，可以爲法，何必效晚唐哉。伯弜之見，誠小兒也。

又《**五言律八句不對**》　五言律，八句不對，太白、浩然集有之，乃是平仄穩貼古詩也。僧皎然有《訪陸鴻漸不遇》一首云：「移家雖帶郭，野徑入桑麻。近種籬邊菊，秋來未著花。到門無犬吠，欲去問西家。報道山中去，歸來每日斜。」雖不及李白之雄麗，亦清致可喜。

又《**劣唐詩**》　學詩者動輒言唐詩，便以爲好，不思唐人有極惡劣者，如薛逢、戎昱，乃盛唐之晚唐。晚唐亦有數等，如羅隱、杜荀鶴，晚唐之下者。李山甫、盧延遜，又其下下者，望羅、杜又不及矣。其詩如「一個禰衡容不得」，又「一領青衫消不得」之句。其他如「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三說。昨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又如「餓貓窺鼠穴，饑犬舐魚砧」，又如「莫將閒話當閒話，往往事從閒話生」，又如「水牛浮鼻渡，沙鳥點頭行」，此類皆下淨優人口中語，而宋人方採以爲詩法，入《全唐詩話》，使觀者曰，是亦唐詩之一體也。如今稱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者，眇者，尪氳者，疥且痔者，乃專房寵之曰是亦燕趙佳人之一種，可乎。

又《**李端古別離詩**》　其詩眞景實情，婉轉惆悵，求之徐、庾之間且罕，況晚唐乎。大曆以後，五言古詩可選者，惟端此篇與劉禹錫《搗衣曲》、陸龜蒙「菜莢匣中鏡」、溫飛卿「悠悠復悠悠」四首耳。

又《**胡唐論詩**》　胡子厚與予論詩曰：「人有恆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於人之才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況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非省題詩也。姑以畫論，晉有顧愷之，唐有吳道玄，晉、唐未嘗以畫取士也。【略】畫既有之，詩亦宜然，謂之時代可也。」余深服其言。

又《**高（棟）〔楝〕選唐詩正聲**》　「五言古詩，漢魏而下，其響絕矣。六朝至初唐，止可謂之半格。」又曰：「近體，作者本自分曉，品者亦能區別。」高棟選《唐詩正聲》，首以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子昂「故人江北去，楊柳春風生」、李太白「去國登茲樓，懷歸傷莫秋」、劉眘虛「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崔曙「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皆律也。而謂之古詩，可乎。譬之新寡之文君，屢醮之夏姬，美則美矣，謂之初笄室女，則不可。於此有盲妁，取損罐而充完璧，以白練而爲黃花，苟有孱婿，必售其欺。高棟之選，誠盲妁也。近見蘇刻本某公之序，乃謂《正聲》，其格渾，其選嚴。噫，是其孱婿乎。

又《**唐詩主情**》　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卻遠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閨情詩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又云：「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云：「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即《卷耳》詩後章之意也。若如今詩傳解爲托言，而不以爲寄望之詞，則《卷耳》之詩，乃不若唐人作閨情詩之正矣。若知其爲思望之詞，則詩之寄興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人九原可作，必蒙印可此說耳。

又《**唐詩不厭同**》　唐人詩句，不厭雷同，絕句尤多，試舉其畧。如：「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王昌齡《春閨怨》也。而李頎《春閨怨》亦云：「紅粉女兒窗下羞，畫眉夫婿隴西頭。自怨愁（一作冶）容長照鏡，悔教征戍覓封侯。」王勃《九日詩》云：「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人今已厭南中苦，鴻鴈那從北地來。」而盧照鄰《九日》詩亦云：「九月九日眺山川，歸心歸望積風烟。他鄉共酌金花酒，萬里同悲鴻雁天。」杜牧《邊上聞胡笳》詩云：「何處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鳥沒狼烟。遊人一聽頭堪白，蘇武爭禁十九年。」胡曾詩云：「漠漠黃沙際碧天，問人云此是居延。

停驂一顧猶魂斷，蘇武爭消十九年。」戎昱《湘浦曲》云：「虞帝南巡不復還，翠娥幽怨水雲間。昨夜月明湘浦宿，閨中環珮度空山。」高駢云：「帝舜南巡不復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垂多少，只到（一作道）而今竹尚斑。」白樂天詩：「綠浪東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橋。」劉禹錫云：「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杜工部詩：「新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李太白云：「萬里關塞斷，何日是歸年。」鶯鶯詩：「自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迴嬾下牀。不爲傍人羞不起，因郎憔悴卻羞郎。」歐陽詹《太原妓》詩：「自從銷瘦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雲髻樣，開奴牀上鏤金箱。」李賀《詠竹》云：「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烟籠千萬枝。」皮日休《詠白蓮》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陸龜蒙《送棋客》詩云：「滿目山川似弈棋，況當秋隼正斜飛。金門若召楊元保，賭取江東太守歸。」溫庭筠《觀棋》詩云：「閑對楸枰傾一壺，黃華坪上幾成盧。他時謁帝銅池水，便賭宣城太守無。」

又《唐人傳奇小詩》 詩盛於唐，其作者往往托於傳奇小說，神仙幽怪，以傳於後，而其詩大有絕妙今古，一字千金者，試舉一二。「卜得上峽日，秋來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又：「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牀。」又：「舊日閒簫處，高樓當月宮。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中。」又：「命笑無人笑，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

又《崔道融讀杜紫微集》 「紫微才調復知兵，常遣風雷筆下生。猶有枉拋心力處，多於五柳賦《閑情》。」梁昭明太子序陶淵明集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杜牧嘗著《孫武子》，又作《守論》、《戰論》、《原十六衛》，皆有經濟之略，故道融以此絕句少之。杜牧嘗譏元、白云：「淫詞媟語，入人肌膚，吾恨不在位，不得以法治之。」而牧之詩淫媟者，與元、白等耳，豈所謂「睫在眼前猶不見」乎。

又《黃鶴樓詩》 宋嚴滄浪取崔顥《黃鶴樓》詩爲唐人七言律第一。近日何仲默、薛君采取沈佺期「盧家少婦鬱金香」一首爲第一。二詩未易優劣。或以問予，予曰：「崔詩賦體多，沈詩比興多。以畫家法論之，沈詩披麻皴，崔詩大斧劈皴也。」

又《晚唐絕唱》 許渾《蓮塘》詩：「爲憶蓮塘秉燭遊，葉殘花敗尚維舟。烟開翠扇清風曉，水泛紅衣白露秋。神女暫來雲易散，仙娥終去月難留。空懷遠道難持贈，醉倚西闌盡日愁。」此爲許《丁卯集》中第一詩，而選者不之取也。他如韋莊「昔年曾向五陵遊」一首，羅隱《梅花》「吳王醉處十餘里」一首，李郢《上裴晉公》「四朝憂國鬢成絲」一首，皆晚唐之絕唱，可與盛唐崢嶸，惟具眼者知之。

又《晚唐兩詩派》 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則朱慶餘、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其人也；一派學賈島，則李洞、姚合、方干、喻鳧、周賀「九僧」其人也。其間雖多，不越此二派，學乎其中，日趨于下。其詩不過五言律，更無古體。五言律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後聯謂之「頸聯」，極其用工。又忌用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謂「吟成五個字，撚斷數莖鬚」也。余嘗笑之，彼之視詩道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撚鬚？今不讀書而徒事苦吟，撚斷肋骨亦何益哉。晚唐惟韓、柳爲大家。韓、柳之外，元、白皆自成家。餘如李賀、孟郊祖《騷》宗謝，李義山、杜牧之學杜甫，溫庭筠、權德輿學六朝，馬戴、李益不墜盛唐風格，不可以晚唐目之。數君子眞豪傑之士哉。彼學張籍、賈島者，眞處視中之蝨也。二派見《張洎集》序項斯詩，非余之臆說也。

又《絕句》 絕句者，一句一絕，起於《四時詠》「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是也。或以爲陶淵明詩，非。杜詩「兩個黃鸝鳴翠柳」實祖之。王維詩：「柳條拂地不忍折，松柏梢雲從更長。藤花欲暗藏猱子，柏葉初齊養麝香。」宋六一翁亦有一首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散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皆此體也。樂府有「打起黃鶯兒」一首，意連句圓，未嘗間斷，當參此意，便有神聖工巧。

又《絕句四句皆對》 絕句四句皆對，杜工部「兩個黃鸝」一首是也。然不相連屬，即是律中四句也。唐絕萬首，惟韋蘇州「踏閣攀林恨不同」及劉長卿「寂寂孤鶯啼杏園」二首絕妙，蓋字句雖對，而意則一貫也。其餘如李嶠《送司馬承禎還山》云：「蓬閣桃源兩地分，人間海上不相聞。一朝琴裏悲黃鶴，何日山頭望白雲。」柳中庸《征人怨》云：「歲歲金河復玉關，朝朝馬策與刀鐶。三春白雪歸青塚，萬里黃河繞黑山。」周朴《邊塞曲》云：「一隊風來一隊沙，有人行處沒人家。黃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見花。」亦其次也。

又《詩用熨字》 《說文》：「熨，持火申繒也。一曰火斗。」柳文所謂

鈷鉧也。古音「鬱」，今轉音「暈」。杜工部詩：「美人細意熨帖平。」白樂天詩：「金斗熨波刀剪文。」溫庭筠詩：「綠波如熨割愁腸。」陸魯望詩：「波平熨不如。」又：「天如重熨皺。」

又《詩用兒字》　古詩有用近俗字而不俗者，如孫光憲《採蓮》詩曰：「菡萏香連十頃陂，小姑貪戲採蓮遲。晚來弄水船頭濕，更脫紅裙裹鴨兒。」李羣玉《釣魚》詩曰：「七尺青竿一丈絲，菰蒲葉裏逐風吹。幾回舉手拋芳餌，驚起沙灘水鴨兒。」又《贈琵琶妓》詩有曰：「我見鴛鴦飛水去，君還望月苦相思。一雙裙帶同心結，早寄黃鶯孤雁兒。」盧仝新年亦有詩云：「新年何事最堪悲，病客還聽百舌兒。太歲只遊桃李徑，青風肯換歲寒枝。」

又《蔡孚打毬篇》　七言排律，唐人亦不多見。初唐有此首及謝偃《新曲》、崔融《從軍行》，可謂絕倡。其後則杜工部《清明》二首。此外何其寥寥乎。楊伯謙選《唐音》及取王建二首，醜惡之甚，觀者自能識之。中唐則僧清江一首，溫庭筠一首，皆雋永可誦。伯謙縱不能取初唐三首，獨不可取清江、庭筠之二首乎，何所見之不同也。清江、庭筠《詩品彙》已收，茲不書。

又《錦城絲管》　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李太白爲多。杜子美七言絕近百，錦城妓女獨唱其《贈花卿》一首，所謂「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也。蓋花卿在蜀，頗僭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當時妓女獨以此詩入歌，亦有見哉。杜子美詩，諸體皆有絕妙者，獨絕句本無所解。而近世乃效之而廢諸家，是其眞識冥契，猶在唐世妓人之下乎。

又《錢珝咏史》　「負罪將軍在北朝，秦淮芳草綠迢迢。高臺愛妾魂應斷，始擬邱遲一爲招。」此詠梁將軍陳伯玉之事。伯玉負罪，自梁奔魏，其後邱遲以書招之，有云：「江南三月，草長鶯啼，雜花亂開。」又曰：「高臺未傾，愛妾猶在。」詩皆用書中語，括書詠史如此，射鵰手也。如胡曾、汪遵，不堪爲奴僕矣。

又《險諢句》　吳均詩：「秋風瀧白水，雁足印黃沙。」爲沈約所笑。唐人以此句爲險諢句，傳奇詩多有之，沈青箱「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是也。韓退之：「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杜牧詩：「錢塘鸂鶒綠，吳岫鷓鴣斑。」東坡詩：「山爲翠浪涌，水作玉虹流。」大家亦時有之也。

又《鄰舍詩》　陳張正見《鄰舍》詩曰：「簷高同落照，巷小共飛花。」符載詩：「綠迸穿籬筍，紅飄隔戶花。」于鵠詩：「蒸藜嘗共竈，澆薤亦同渠。」傳展朝尋藥，分燈夜讀書。」劉長卿：「雞聲共林巷，燭影隔茅茨。」徐鍇詩：「井泉分地脈，碪杵共秋聲。」梅聖俞詩：「籬根分井口，壁隙透燈光。」總不如杜工部《贈朱山人》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曲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相隨。」渾成不見剞劂，而句句切題。

邵經邦《藝苑玄機》　選唐詩者，亡慮數十餘家。《鼓吹》幾於體要，《眞寶》專於訓蒙，《唐音》遺於大家，《絕句》遠於六代，《三體》泥於虛實，《律髓》專於排比，《百家》選博而寡要，《文苑英華》勞而無功，《正宗》獨遺律詩，《源流》不及古選，《文粹》不純，《正始》、《正聲》不通，餘韻至江西詩派。楊仲弘所立諸格，尤誤後學，惟高棅所編《品彙》，庶幾乎可觀。

黃佐《明音類選序》　陶淵明嘗論詩矣，曰「寧傚俗中言」，是古詩貴雅不貴俗也。杜少陵嘗論詩曰「晚於詩律細」，是律詩貴細不貴粗也。音也者，與時高下，通乎政者也。吾見近世古詩則以綺靡爲精工，律詩則以粗豪爲氣格。然則徐、庾之《玉臺》，優於蘇、李之《河梁》。蘇頲之「輕花捧觴」、岑參之「柳拂旂露」，反不如羅隱之「天地同力」、韋莊之「萬古坤靈」矣。觚不觚，馬非馬，其可乎哉。

又《振美堂藁序》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夫詩也者，樂之始也。樂也者，詩之成也。自樂律不傳，今之所知者，詩律而已。杜少陵所謂「晚節漸於詩律細」者是也。嘗竊評三曹、阮、陶、謝之詩，優遊雅澹，其音律如黃鐘大呂。王、楊、盧、駱之詩，繁縟清絕，其音律如無射應鍾。兼是二體，如《周官》之大合樂，庶幾其集大成乎。古今大家，亦惟少陵乃能與於此。【略】夫律之爲言，法也。出師以律，是謂軍法。問諡以律，是謂刑法。師而不律，則士志弗齊。刑而不律，則民情弗得。其與詩、樂一道也。

又《唐音類選序》　唐詩以音名矣。音由心起，與政通者也。史臣稱太宗除隋之亂，比跡湯、武。嗟乎，諒哉。夫變六朝之體，成一代之音，駢偶爲律，錯雜古體，實肇於太宗，觀《帝京篇》則可見已。【略】迨幸武功慶善宮，乃樂其所自生者。燕飲賦詩，被之管弦，樂名《九宮之舞》，惟用教

坊俗調，以夾鍾爲律本，於是淫哇之風浹於四海矣。公卿名士，宮府邊庭，翕然化之，而詩體古與律復分爲二。雖絕句小詞，樂伶皆能歌而奏之。後世爲詩，莫不宗唐，而不知太宗所肇也。【略】故初唐之詩，太宗爲主，而承以虞、魏諸臣。其音碩以雄，其詞宏以達，洋洋乎其盛矣哉。故貞觀之治，幾致刑措，然心則不純，有愧湯、武，此女亂所由作。而王、楊、盧、駱猶襲六朝之緒，陳、杜、沈、宋雖力振之，時稱其工，而猶諂事武、韋。噫，可耻也哉。盛唐之詩，玄宗爲主，而張說、蘇頲，世稱燕、許者，鳴於館閣。李白、杜甫，各爲大家者，鳴於朝野。王、孟、高、岑，名亦次之。然貴妃、祿山表裏爲亂，而詞不能掩，故其音豐以暢，其詞直而晦，文勝質矣。中唐之詩，德宗爲主，時則內豎外鎮，承敝擅權，雖欲撥亂而不能自強。其後奕葉，輔導無人。迄於元和，憲宗得裴度，始建淮西之勳，而蕃夷橫獷，莫或遏之。故其音悲以壯，其詞鬱以幽。前則有劉長卿之峻潔、韋應物之沖澹，後則有韓愈之博大、柳宗元之超曠，皆其最也。晚唐之詩，文宗僅知絕句，而臣民習之，精致之愧盛時，然鉅篇闕爾，蔑聞排律，惟應科第，拘拘偶對，恣爲綺靡。杜牧、李商隱、溫庭筠、許渾，其近焉者也。其音怨以肆，其詞曲而隱，其五季之先驅乎。夫御家悔欲，不能閑邪也，臨政假仁，不能存誠也。太宗則然，奚以責其後，此其所以爲唐也。嗚呼，《三百篇》之遺軌，其猶存乎。賦、興兼比，句有短長，而理寓乎情景之中，後世所以宗其古也。《邶》之《柏舟》曰：「靚閔既多，受侮不少」，《小雅》之《車攻》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間有偶對，以協其韻，曷嘗拘哉。後世顓爲律詩，則非詩人之意矣。至於《賡歌》變爲聯句，《南風》之詩變爲琴操，後之古與律詩、絕句大抵循風人之義爾。而《雅》、《頌》古體，唐人亦能爲之，然選者弗及也。

又《鄴洲遺稿序》 唐、宋詩文宗匠世所繩譽者，不曰「秋水芙蓉」，則曰「流泉灑落蒼翠」，擬諸形容，若極美矣，佐竊慊焉。蓋雕飾雖去，而景象則弗弘；音響雖清，而膏馥則弗遠。

又《瑤石類稿序》 唐人以五七言絕句爲樂音，如「水調六么」、「陽關三疊」，至於「寒雨連江」、「黃沙北上」，無不可被之管弦者，則繁聲切響，必先審音，則詩不徒作，亦章明矣。

胡纘宗《權載之詩序》 隴西有詩人，曰李太白、權載之、李長吉。李太白尚矣，長吉亦名家也。載之則風神醞籍，爲世所慕，其詩亦類其人，是亦一大家云。讀太白詩，當求其豪雋。讀長吉詩，當求其奇拔。讀載之詩，當求其雅淡。太白才也，長吉亦才也。載之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詩賦，今見其詩絕似盛唐，又似韋蘇州，亦才也。

又《杜詩批注後序》 漢、魏有詩，梁、陳、隋無詩。唐有詩，宋、元無詩。梁、陳、隋非無詩，有詩不及漢、魏耳。宋、元非無詩，有詩不及唐耳。不及唐，不可與言漢、魏矣。不及漢、魏，不可與言《風》《雅》矣。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於乎！詩豈易學哉。漢、魏而下，唐人亡慮數十，其詩亡慮數百，而世獨稱李、杜。【略】故世之人學《三百篇》者，不能舍漢與魏。學漢與魏者，不能舍唐。學唐者，又安能舍杜與李哉。若梁、陳、隋，若宋、元，代豈亡人，未見其能李、杜也。

又《刻唐詩正聲序》 詩自楊伯謙《唐音》出，天下學士大夫咸宗之，謂其音正，其選當，然未及見高廷禮《唐聲》也。夫聲猶音也。《書》曰：「聲依永，律諧聲。」音即律也。故聲成文，音成章，皆謂之詩。然伯謙所選亦精矣，而廷禮所選加嚴焉。詩豈易言哉，三復之，伯謙其主於調，廷禮其主於格乎。漢詩無調與格，而調雅而格渾。唐詩有調與格，而調適而格雋。五代以下，調不協而格不純，未見其有詩也。楊未選李、杜，高、李、杜亦入選。楊於晚唐猶有取焉，高於晚唐纔數人數首而止，其嚴哉。

又《跋李詩後》 唐詩古體曰陳、李，近體曰李、杜，尚矣。王、孟、高、岑諸子亦稱大家，然不能及也。

又《雍音序》 纘宗，雍人也，治經玩史之餘，於《三百篇》外，【略】涵泳之，知漢之詩樸，晉之詩雋，唐之詩渾，陳、隋之詩麗，宋、元之詩柔，未嘗不窮其源之和平溫厚，而衍其流之爾雅春容也。【略】試按乎聲律，則成周之詩，鈞天之樂也。成周而後之詩，漢其絲竹乎，晉其金石乎，唐其匏土乎，陳、隋、宋、元其革木乎。協而被之，翕而繹之，蓋亦廣庭之樂歟。謂不取法於《時邁》、《清廟》、《生民》、《大明》之什乎，是雍音也。音也者，飲也，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是詩之體裁也。今觀蘇、李之淳樸，秦、徐之悽惋，傅、陰之質邃，李、杜之雄渾，王、韋之精澹，益、賀之雋奇，權、竇之沖贍，白、杜之平逸，以至宋、元之疎散，大都《三百篇》之餘韻而西周之流風也，凡我雍人所當先天下士莊誦佩服以羽翼《風》《雅》者。

又《唐雅序》　今觀唐詩，楊、王、盧、駱，辟之日初昇，月初出，其光煜煜，其色滄滄。陳、杜、沈、宋、李、杜、王、孟、高、岑、儲、李、王、常，辟之日既高，月既復，其光皜皜，其色盈盈。劉、錢、韋、柳，辟之日未昃，月未虧，其光暉暉，其色耿耿。皆可仰而不可及。【略】選唐詩無慮數十，纘宗雖不能盡讀，然亦皆涉獵之矣。故讀《英華》、《紀事》，見唐詩之麗如星。讀《品彙》、《文粹》，見唐詩之昭如漢。讀《河嶽英靈》、《極玄》，見唐詩之炳如辰。讀《正音》、《正聲》，見唐詩之燦如宿。纘宗所輯《唐雅》，雖不敢望諸先正之明，倘宣暢之，其殆煥乎如斗歟，然未敢以爲然也。其諸《閒氣》、《國秀》、《篋中》、《又玄》、《三體》、《百家選》、《類選》，諸集要各有得，姑俟再訂云爾。況諸本或不收楊、王、盧、駱，或不錄李、杜、韓，或多入賈、溫、許、李，則雅音不純而或闕，謂爲一代之詩，恐未可稱盡美也。故纘宗所輯，必其出漢、魏，必其合蘇、李，必其爲唐絕唱，否則，雖工弗取。廷禮謂予於欲離，欲近而取之。愚亦謂予於欲協，欲諧而取之。故樂府必典則，古體必春容，絕句必雋永，近體必雄渾，鏗然如金，琤然如玉，雖不可盡陳之宗廟，然皆可詠之閭巷也。敢不揣採而輯之，以就正於大雅君子。

朱廷立《與同志論詩》　物感情斯動，情動音斯出。古《詩》三百篇，情文自然備。唐人開詞科，詩道日乖異。所惡非自然，迎合獵聲利。

徐獻忠《唐詩品序》　唐興，承六代之後，詞華大備，風軌尚微。太宗以鴻哲之才，剛明之氣，采摭餘藻，濟以格力，當時英賢遭遇，共諧景會，意主渾融，音節舒緩，不傷宮徵之致，其爲當代之祖何疑焉。開元以還，綺文之士，習氣尚餘，而暴亂之後，神理乏缺，雖鮮錯之盛未殊，而感思之情不能無作。故其舒緩之節，漸流爲深密之致，而模寫之言始盛矣。夫太始之音尚微，故黃鍾之宮謂之含少。夫少者已微，復尚含晦。此義何也？豈非宮音始於喉腭，而遠於唇舌之意乎。故大音玄酒，與初陽比節，而物榮則衰，氣盛則反，天地自然之變亦何有改焉。說者旨趣盛唐之論，而忘研窮之過，殊亦昧乎此矣。元和而下，調變音殊，意浮文散。其上者，格氣猶存，詞旨漓薄，其下者，調卑詞促，心靈流蕩。究觀其時，元氣日削，國體傷變，而藝人風格，要亦與之俱下，蓋至於開成極矣。夫流調不節，則律體靡陳，格力不持，則浮誇日勝。藝雖精到，亦無取焉。而況林壑棄人、倔奇怪士，意象疏略，音旨直致，無尚於風人之軌者耶。大抵人各有聲，聲韵爲音，未有外五音而成聲者也。然律家有變宮變徵之調，側商轉側之弄，皆感遇之變節也。唐初，作者覽物臨遊，類多散調，不勝雅頌之義。然究其音節，莊嚴渾厚，調之口吻，清濁流通，亦庶乎律呂之諧矣。而元和以後，固皆所謂變聲也，然《國風》之旨，裁於風教，發於性情，唱於人倫，合於典義，雖不盡屬絃歌之品，要皆有君子之道。持是而觀，雖晚唐諸子，或能登茲采錄，亦可存其變焉。

又《六朝聲偶集序》　唐文皇詩英標秀出，而神氣不乏，然探其華要，固隋人之軌，而齊、梁之波也。唐人祖尚之。不一再傳而模寫，擬切之言殆已盛矣，乃其後遂失其精藻而流於膚淺，亡其風流而涉於左僻，斯固衡文者病，而斯人之逸致，殆亦異乎六朝人矣，譬之山澤之癯而欲自列於清廟明堂之上，不待鑒別而陋劣表見，其誰得而掩哉。夫詩之爲道，其原本出於文史之官，或遂流於膚淺左僻，不能獵風人之韻而汎文雅之波，又何若鮮錯綺麗失之輕靡者乎？若其偶切駢聯，固世之所不能廢者，夫人之好有同於予亦未可知也。

又《唐詩玉水集序》　唐詩名《玉水集》何也？玉水出方流，蓋古詩語。唐校士名場以命題云：「玉所產處，泉皆方流，若珠在淵中，則浮泡圓混。各以類也。詩至唐，其體義始備，爲一代絕藝，後雖有作，何加焉。顧其人品，類相遼絕，而辭亦頓遠，詩不係諸辭係諸人也。今予所選，圓融整麗，幽寂嫻雅，皆類其人，乃於其辭悉加評議，妍媸在鑒，不敢自昧，蓋慕之深，故知之眞也。若上官昭容之媚私，二李之邪側，雖開元盛時，亦棄置不錄。至於李白之樂府詞，杜甫之正律，美璞連城，又不與諸家相雜。

又《瓊川詩集序》　予嘗評唐人詩，五言兆於漢、魏，樂府雜於鐃歌，至其近體詩，則傳之萬世，有不可磨滅者焉。其初，詞旨和厚，格氣渾融，意象含蓄，不盡渲泄，此其正派也。乃其後辭日益工，研窮太過。自元和以後，已自離爲別派，何怪乎宋人然哉。

《四溟詩話》卷一　唐律，女工也。六朝、隋、唐之表，亦女工也。此體自不可少。

又　韋蘇州曰：「窗裏人將老，門前樹已秋。」白樂天曰：「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司空曙曰：「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三詩同一機杼，司

空爲優，善狀目前之景，無限凄感，見乎言表。

又　七言絕句，盛唐諸公用韻最嚴，大曆以下，稍有旁出者。作者當以盛唐爲法。盛唐人突然而起，以韻爲主，意到辭工，不假雕飾。或命意得句，以韻發端，渾成無迹，此所以爲盛唐也。宋人專重轉合，刻意精鍊，或難於起句，借用傍韻，牽強成章，此所以爲宋也。

又　《國寶新編》曰：「唐風既成，詩自爲格，不與《雅》《頌》同趣。漢、魏變於《雅》《頌》，唐體沿於《國風》。《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以《雅》文爲詩，未嘗不流於宋也。」此王欽佩但爲律詩而言，非古體之法也。

又　唐人歌詩，如唱曲子，可以協絲簧，諧音節。晚唐格卑，聲調猶在。及宋柳耆卿、周美成輩出，能爲一代新聲，詩與詞爲二物，是以宋詩不入絃歌也。

又　唐人或漫然成詩，自有含蓄託諷。此爲辭前意，讀者爲之有激而作，殊非作者意也。

又　張說《送蕭都督》曰：「孤城抱大江，節使往朝宗。果是臺中舊，依然水土逢。京華逢此日，疲老颯如冬。竊羨能言鳥，銜恩向九重。」此律詩用古韻也。李賀《詠馬》曰：「白鐵挫青禾，磍聞落細莎。世人憐小頸，金埒愛長牙。」此絕亦用古韻也。二詩不可爲法。

又　吳筠曰：「才勝商山四，文高竹林七。」駱賓王曰：「冰泮有銜蘆。」盧照鄰曰：「幽谷有綿蠻。」陳子昂曰：「銜杯且對劉。」高適曰：「歸來洛陽無負郭。」李頎曰：「由來輕七尺。」唐彥謙曰：「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此皆歇後，何鄭五之多邪。

又卷二　詩有簡而妙者，若【略】阮籍「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不如裴說「避亂一身多」。戴叔倫「還作江南會，翻疑夢裏逢」，不如司空曙「乍見翻疑夢」。沈約「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不如崔塗「老別故交難」。衛萬「不捲珠簾見江水」，不如子美「江色映疏簾」。劉猛「可恥垂拱時，老作在家女」，不如浩然「端居恥聖明」。徐凝「千古還同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不如劉友賢「飛泉界石門」。張九齡「謬忝爲邦寄，多慚理人術」，不如韋應物「邑有流亡愧俸錢」。張良器「龍門如可涉，忠信是舟梁」，不如高適「忠信涉波濤」。崔塗「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不如王維「久客親僮僕」。李適「輕帆截浦拂荷來」，不如浩然「揚帆截海行」。亦有簡而弗佳者，若【略】蘇頲「雙珠代月移」，不如宋之問「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劉禹錫「欲問江深淺，應如遠別情」，不如太白「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陸機「三荊歎同株」，不如許渾「荊樹有花兄弟樂」。王初「河梁返照上征衣」，不如子美「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武元衡「夢逐春風到洛城」，不如顧況「歸夢不知湖水闊，夜來還到洛陽城」。陳季「數曲暮山青」，不如錢起「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李義山「江上晴雲雜雨雲」，不如劉夢得「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還有情」。王融「灑淚與行波」，不如子美「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堆」。李洞「藥杵聲中搗殘夢」，不如柳子厚「日午睡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又　詩中淚字若「沾衣」、「沾裳」，通用不爲剽竊。多有出奇者，【略】子美曰：「近淚無乾土。」太白曰：「淚盡日南珠。」劉禹錫曰：「巴人淚應猿聲落。」賈島曰：「淚落故山遠。」孟雲卿曰：「至哀反無淚。」【略】盧仝曰：「黃金礦裏鑄出相思淚。」此太涉險怪矣。

又　律詩雖宜顏色，兩聯貴乎一濃一淡。若兩聯濃，前後四句淡，則可。若前後四句濃，中間兩聯淡，則不可。亦有八句皆濃者，唐四傑有之。八句皆淡者，孟浩然、韋應物有之。非筆力純粹，必有偏枯之病。

又　意巧則淺，若劉禹錫「遙望洞庭湖水面，白銀盤裏一青螺」是也。句巧則卑，若許用晦「魚下碧潭當鏡曜，鳥還青嶂拂屏飛」是也。

又　詩有四格：曰興，曰趣，曰意，曰理。太白《贈汪倫》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此興也。陸龜蒙《詠白蓮》曰：「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此趣也。王建《宮詞》曰：「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此意也。李涉《上于襄陽》曰：「下馬獨來尋故事，逢人惟說峴山碑。」此理也。悟者得之，庸心以求，或失之矣。

又　劉禹錫曰：「建安里中兒，聯歌竹枝，聆其音，中黃鍾之羽，其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傖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澳之艷音也。」唐去漢、魏樂府爲近，故歌詩尚論律呂。

又　杜約夫問曰：「點景寫情孰難？」予曰：「詩中比興固多，情景各有難易。若江湖遊宦羈旅，會晤舟中，其飛揚軒軻，老少悲歡，感時話舊，靡不慨然言情，近於議論，把握住則不失唐體，否則流於宋調，此寫情難於景

也，中唐人漸有之。冬夜園亭具樽俎，延社中詞流，時庭雪皓目，梅月向人，清景可愛，模寫似易，如各賦一聯，擬摩詰有聲之畫，其不雷同而超絕者，諒不多見，此點景難於情也，惟盛唐人得之。」約夫曰：「子能發情景之蘊，以至極致，滄浪輩未嘗道也。」

又　傅咸《螢火賦》：「雖無補於日月兮，期自照於陋形。當朝陽而戢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進不競於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駱賓王賦：「光不周物，明足自資。處幽不昧，居照斯晦。」二子皆有託寓，繁簡不同。子美「暗飛螢自照」之句，意愈簡而辭愈工也。

又卷三　《古詩十九首》平平道出，且無用工字面，若秀才對朋友說家常話，略不作意。【略】及登甲科，學說官話，便作腔子，昂然非復在家之時。【略】魏、晉詩家常話與官話相半，迨齊、梁開口俱是官話。官話使力，家常話省力。官話勉然，家常話自然。夫學古不及，則流于淺俗矣。今之工于近體者，唯恐官話不專，腔子不大，此所以泥乎盛唐，率不能超越魏、晉而追兩漢也。

又　夫平仄以成句，抑揚以合調。揚多抑少，則調勻。抑多揚少，則調促。若杜常《華清宮》詩：「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上句二入聲，抑揚相稱，歌則爲中和調矣。王昌齡《長信秋詞》：「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上句四入聲相接，抑之太過；下句一入聲，歌則疾徐有節矣。劉禹錫《再過玄都觀》詩：「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上句四去聲相接，揚之又揚，歌則太硬；下句平穩。此一絕二十六字皆揚，惟「百畝」二字是抑。又觀《竹枝詞》所序，以知音自負，何獨忽於此邪。

又卷四　七言近體，起自初唐應制，句法嚴整。或實字疊用，虛字單使，自無敷演之病。如沈雲卿《奉慶池侍宴》：「漢家城闕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鏡中。」杜必簡《守歲侍宴》：「彈弦奏節梅風入，對局探鉤柏酒傳。」宋延清《奉和幸太平公主南莊》：「文移北斗成天象，酒近南山獻壽杯。」觀此三聯，底蘊自見。暨少陵《懷古》：「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此上二字雖虛，而措辭穩帖。《九日藍田崔氏莊》：「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此中二字亦虛，工而有力。中唐詩虛字愈多，則異乎少陵氣象。劉文房七言律，《品彙》所取二十一首，中有虛字者半之。如「暮雨不知溆口處，春風只到穆陵西」之類。錢仲文七言律，《品彙》所取十九首，上四字虛者亦強半。如「不知鳳沼霖初霽，但覺堯天日轉明」，「鴛衾久別難爲夢，鳳管遙聞更起愁」之類。凡多用虛字便是講，講則宋調之根，豈獨始於元白。高棟所選，以正宗大家爲主，兼之羽翼接武，亦不免三二濫觴者。

潘恩《長鋏齋稿序》　予嘗謂唐人詩品，興寄玄遠，不落言筌。然緣飾性情，未遠本實，故其道足貴也。乃若摹倣幽寂，聲利爾躭，餖飣詞華，志趣殊劣，組織綺麗，神采都損，是則詩之病矣。

皇甫沖《皇甫少玄集原序》　李唐之文，至昌黎而三變近道，持正首得其傳，著在《文苑》。韋處厚稱其「排百氏之雜說，判九流之紛蕩，徵會理軸，遣訓辭波，踏正超常，曲暢精旨，比之賈誼、劉班云。」一時操管之士，若溫、岳、松、枚，彬彬乎競美矣。而茂正、孝常，則入室崔、王，方駕錢、劉，安定八宗，於茲爲盛。蓋自德參以弘義明公之屬，直言事太宗，而談文者，與唐相終始也。五代以來，寥寥無聞。

皇甫汸《盛明百家詩集》　夫詩自《三百篇》而下，代有作者。漢、魏去古未遠，猶有詩人之遺風焉。晉、宋而下，齊、梁麗矣，陳、隋靡焉。唐以詩賦取士，其教盛行。然聲音之道，既與政通；而文章之興，又關氣運。政有汙隆，氣有醇駁，而詩係之矣。當時，君上咸典學能文。楚襄詡宋玉之辭，漢武慕相如之作。曹家父子，蕭氏諸昺，由此其選也。運革六代，唐數三宗。上好而下從，亦風起之也。況宰相房、魏在前，燕、許在後，皆藝苑之英耶。

又《劉侍御集序》　夫詩闡成周，漢、魏繼作，齊、梁稍靡，迄唐始盛。蓋唐以詩賦取士，故士之工詩，猶漢之經術，有專門焉。如從遊應制，必品其高下，學士競揆於外，昭容評可於中。雖讌集賡唱，亦私爲甲乙，推其擅場，故詩益精焉。

楊成《詩法》　用韻有古韻。古韻但協聲。如退之《此日足可惜》及《騷》《選》所用，蓋多古韻也。有今韻。唐時方有韻書，分輕清重濁，所以東冬鍾皆不同也，故律詩用之甚嚴。

《文脉》卷一《文脉總論》　唐興，太宗右文，房、杜作輔，貞觀、開元，蔚然炳乎。韓退之友子厚，授籍、湜，湜授之萊無擇，無擇授之孫樵，又文之一聚也。

又卷二《文脉雜論》　漢鄭康成已開訓詁之文之端，其句也，實而健。

唐韓昌黎已開課試之文之端，其篇也，達而昌。歷宋及元，則訓詁、課試之文弱而索，是故文之妙者，【略】唐得七人焉：駱賓王、王勃、陳子昂、李太白、柳宗元、李華、孫樵是也。宋得六人焉：李覯、司馬光、蘇洵、蘇軾、陳無己、陳亮是也。元得三人焉：楊維禎、陳樵、吳萊是也。唐文不待昌黎變之，元結已變之。其失也，峭而急。

又　昭明《文選》，【略】姚鉉《唐文粹》欲倣之，不能匹也。賦多遺柳。柳賦，唐之冠也。又遺韓《平淮西碑》、柳《乞巧文》、皇甫湜《諭業篇》，遺固多矣。

又　李空同【略】曰唐無賦。予曰：李太白《大獵》、《明堂》，楊炯《渾天儀》，李庾《兩都》，杜甫《三大禮》，李華《含元殿》，柳宗元《閔生》，盧肇《海潮》，孫樵《出蜀》，豈曰無賦。

又　隋生王仲淹，以啓唐。【略】隋李德林《天命論》倣（班）彪幾（曹）植。唐陳子昂《大周受命頌》佞哉，又（揚）子雲下也。惟柳子厚《貞符》貶斥祥瑞，一歸于德，佳哉奇也，詞則疏矣。

又　唐以詩取士，詩盛矣，獨稱杜詩。杜調太重，不及陳、李之逸，王、駱之華，然多述懷之作，故誦者惻然有由中之感。

又　或曰：文章有大家，有名家。予曰：【略】抑以妍媸備具爲大家，精美獨高爲名家，是陳子昂反不及白居易矣。論文不必巧分名家大家，當以雅俗雄弱別之可也。

童軒《楊學士詩序》　李唐作者相繼。楊、王、盧、駱首開唐音之端，餘若陳伯玉之高古，岑補闕之工緻，王摩詰之清純，柳子厚之平淡瀟灑，亦各有以其所長名家。其稱首，則有李太白、杜子美兩雄爭鳴，光焰萬丈。【略】然二子之詩，類多主文譎諫，忠臣憂國憤事閔時之情，不釋諸口，謂無補于世教可乎。嗣時而後，又有若韓退之者，以閎中肆外之才，發而爲詩，奇崛演迤，高者可薄漢、魏、兩晉，下者亦不汩于齊、梁，譬而言之，殆猶河源出于崑崙，合流積石三千里至龍門而下，波濤奔放，百折盤迴，而卒歸于海，此誠一代之詩豪也。矧其志存匡輔，憂民憂國，屢形于詞，謂無補于世教可乎。

薛應旂《紀述》　問李白、杜甫，曰，「其猶有可取乎？」「近於史也。」曰：「然則刪後果無詩乎？」曰：「楚有屈原，漢有蘇武、梁鴻、諸葛亮，晉有陶潛，唐有張巡、元結、韓愈、顏眞卿、司空圖，其猶古之遺也，元聲之在兩間也，洋洋乎曷嘗一日息哉。」

又《刻中唐詩集序》　自《三百篇》後，漢魏六朝，代有作者。惟唐以之設科，士類興起。迨至中葉，沈涵超悟，舒憀發情，不靡不弱，宛然眞切。而三百年汙隆升降之會，一諷詠而可得矣。雖其人品造詣不能皆同，而言有可取，固不當以人而廢。矧其間若獨孤常州者，尚德藝經，立憲誠世，深爲梁肅、崔祐甫諸人之所揖讓。

又《泰泉詩集序》　漢、魏以降，藝軌爭馳，文質偏勝。唐人獨尚，作者彬彬，開元、天寶，號稱極盛。然已不逮元鼎、黃初，其去前古則逾遠矣。

又《樞菟集序》　夫詩之爲教尚矣。【略】隋文中子以之續經，亦猶馭閭巷歌謠之意也。若欲具體雅頌，其何有哉。唐人以詩取士，類多興起，然唯張巡、元結、韓愈、顏眞卿、司空圖猶有古意。李白、杜甫可爲詩史。其（諸）〔餘〕若高、岑、王、孟之屬，則以不落言筌，不涉理路，自相標致，而藝林詞苑，遂目爲家法，交相誇詡。【略】余嘗謂唐人之詩，獨尚乎風，宋人之詩，則雅頌爲多。間以語今之名能詩者，則以數百年來膠于見聞，皆不甚信，一則曰唐，二則曰唐，而三經六義幾于湮滅矣。

羅洪先《池亭倡和序》　唐以詩取士，故其詩猶今之經義，人皆習之，其精神所極，可以動物而遺世。考其名於時者，各有師承，或結社相抬，互相切劘，以求長益。

高叔嗣《研岡先生集序》　昔在巨唐，詩道中興。許、燕擅其美，沈、宋極其至。其後李白、杜甫之流遂作，雄詞逸氣，沛若江河，上掩前古，莫之與京。白之詩曰：「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蓋傷周、楚之音亡而漢、魏之聲離已。然甫、白之開流，則亦已甚。作者靡不遵其軌轍，慕其風猷，以迄於今，群公繼焉。

李開先《中麓山人詠雪詩序》　詩有難題，有俗題，雪題甚雅而亦甚難。不惟難於今，而古亦難之。作者不惟鮮於今，而古亦鮮焉。惟其題難作鮮，而佳詩因是不多得。簡文帝、唐太宗帝王，不當以聲律較論，實則高古不可及。庾肩吾、吳均、何遜、徐陵、張正見，六朝詩人，人各一兩首，殊不逮其他作。唐則李嶠、司空曙、張九齡、孟浩然、杜荀鶴、劉長卿、祖詠、戴叔倫、楊巨源、賈島、鄭谷，亦人各一首。二首則白居易、許渾、駱賓王、

錢起、李嘉隱。三則韋應物、溫庭筠。四則韓退之。李、杜亦止數首，其不逮他作，與六朝人俱一焉而已，然當以《長安雪後》並《紫微晴雪》爲冠。

鄭坤《海棠賦》序　嘗閱古今文字，凡珍葩奇卉，燕賞比興，皆有詞章。若宋廣平之梅花，舒元輿之牡丹，張九齡之荔枝，宋之問之秋蓮，以及皮日休之桃花，瑞橘，水仙等作，往往膾炙人口。嗟乎，海棠共稱絕品，宜多名筆，乃獨見遺。

《苕溪詩話・大賚辱語・唐宋詩》　唐人詩主於性情聲律，宋人詩主於義理用事，故唐人詩雖不至於用事，而卒未嘗不用事也；宋人詩汲汲於用事以爲工，其於聲律遠矣。

又《借竹道人投壺隨筆・太白論詩》　唐詩之所以爲善者，以其能振起齊、梁以來艷薄之習，而遠接漢、魏之古雅也。而李太白以唐人之作，能復元古而續大雅。吁，以唐人之作，欲窺鄭、衛，《緇衣》、《鷄鳴》、《淇澳》、《定中》之藩籬且不能得，況望二雅乎。以唐人之詩，被之管弦，而歌於朝庭郊廟，其與成周諸雅類乎，不類乎。唐節謂刪後無詩，則信然矣。

又《醉經堂舖精編・詩惜武侯》　成都城南舊有武侯祠，杜子美詩有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保寧廣元城北有籌筆驛，昔武侯屯兵處。李商隱詩云：「他年錦裏經祠廟，《梁甫吟》成恨有餘。」薛逢詩云：「《出師表》上留遺恨，猶自千年激壯夫。」羅隱詩云：「時來天地雖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吁，千載之下，能言之士，皆痛惜。

又《嶺南詩》　唐柳宗元貶柳州司馬，其《嶺南郊行》詩云：「瘴江南去入雲烟，望盡黃茅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遊人影，颶母偏驚賈客船。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李德裕貶崖州司戶參軍，《嶺南道中》詩云：「嶺水爭分路轉迷，桄榔椰葉暗蠻溪，愁衝毒霧逢蛇草，畏落沙蟲避燕泥。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朝鷄，不堪腸斷思鄉處，紅槿花中越鳥啼。」宗元以誅宦官不克被罪，德裕以同劉相擠致禍。觀其詩句，則一時風俗景象，皆畏土也，而流離困苦，何以堪之。二公之才之行，皆有可取，非絕於小人者也。而卒貶死於炎荒之地，哀哉。

又《咏物》　唐人詠禽鳥詩多矣，好者亦不多得。雍陶《雙鷺》一聯云：「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崔珏《鴛鴦》一聯云：「暫分烟島猶回首，只度寒塘亦共飛。」鄭谷《鷓鴣》一聯云：「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三聯皆其得意句。若論其全篇，則雍陶不如珏，珏不如谷也。

又《唐詩有感》　唐崔敏《重宴城東莊》絕句云：「一年又過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能向花中幾回醉，十千沽酒莫辭貧。」崔惠和云：「一月主人笑幾回，相逢相值且銜杯。眼前春色如流水，今日殘花昨日開。」又羅鄴《歎流水》云：「人間虛謾惜花落，花落明年依舊開。卻最堪悲是流水，便同人事更無迴。」數詩無論格調高卑，但道眼前情景，使人有不盡之感。

又《抱璞簡記・詩能言旅況》　崔塗《除夜有感》云：「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出殘雪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於奴僕親。那堪正飄泊，明日歲華新。」鄭谷《蜀城春望》云：「天涯憔悴身，一望一沾巾。在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懷才皆得路，失計獨傷春。青鏡不忍照，鬢毛應更新。」崔之後聯，鄭之前聯，二詩可謂委曲形容旅況中之滋味者，非富安逸不出戶庭者口中所能道。

又《逍遥録・天才人才神才》　《南部新書》謂李白爲天才絕，白居易爲人才絕，李賀爲神才絕。予以爲居易樂府諸詩，有愛君憂國之意，雖其造語不及白、賀。而或目爲近淺，然猶有得於風騷之旨。白、賀詩格調雖高古，使與成周之世，太師不錄也。

尹臺《呂期齋先生文集序》　自昔相臣能以文學蔚然稱巨宗者，代豈多有其人哉。蓋古今人材、品、性、識各有所專長而獨盛，則文學之與名位功業不可以並概亦其宜然爾。【略】唐一代文章號焯偉，然自武德以逮貞觀，尚仍六朝之衰習，及後稍變近古，相臣崛起，其時始各施著所能長，故詩美二張，文最權、李，潤色鴻業，亦庶幾上世雅馴之遺焉。至兼其美於文與詩猶然或病其能，豈非材品性識之相局有未易以迄全也與。

吴承恩《花草新編序》　詩盛於唐，衰於晚葉。至夫詞調，獨妙絕無倫，宋雖名家，間猶未逮也。【略】然近代流傳，《草堂》大行，而《花間》不顯，豈非宣情易感，而含思難諧者乎。

何良俊《唐雅序》　或者又以爲唐初承陳、隋之習，詩歌靡曼，君子蓋無取焉。夫陳、隋以偷安之君競事淫侈，乃造爲《玉樹後庭花》、《春江花月夜》等曲，輕綺浮艷，特委巷之下者耳，亦何足宣之廟堂，布之典訓，其風雅之罪人乎。若唐太宗以英武之姿，雄略蓋世，卒能混一區宇，馨服戎蠻，故其詩有曰「雪耻醜百王，除兇報千古」，又何壯耶。至於所謂「庶幾保貞

固，虛己厲求賢」，則禹湯之規也。「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則風衍之戒也。其後玄宗雖頗驕盈，而餞贈守牧，拳拳子惠之言，《春臺望》有還念中人罷百金之辭，猶志存檢節，苟概以陳、隋視之，不亦過乎？

又《**草堂詩餘序**》　夫詩餘者，古樂府之流別，而後世歌曲之濫觴也。【略】陳、隋作者，猶擬樂府歌辭，體物緣情，屬詠雖工，聲律乖矣。唐太宗以文教開國，又玄宗與寧王輩皆審音，清內清晏，歌曲繁興，一時如李太白《清平調》、王維《鬱輪袍》及王昌齡、王之渙諸人，略占小詞，率爲伎人傳習，可謂極盛。迨天寶末，民多怨思，遂無復貞觀、開元之舊矣。

又《**剪綵集序**》　至有唐貞觀、開元間，世推極盛，然自是詩道之一變也。

《**四友齋叢說・文**》　唐人如李百藥《封建論》、崔融《武后哀冊文》、柳子厚《貞符》、韓昌黎《進學解》，猶是文章之遺，此後不復見矣。

又　唐人如任華之詩，樊宗師、楊夔、劉蛻之文，縱做得甚妙，亦只是野狐壞道。

又《**詩一**》　若梁元帝、簡文帝、劉孝綽後至楊素、孫萬壽諸人，則頹然風靡矣。陳伯玉出，安得不極力振起之哉。

又　唐人詩，如王無功《山中言志》云：「孟光倘未嫁，梁鴻正須婦。」王維《贈房琯》云：「或可累安邑，茅齋君試營。」是皆直言其情，何等直率。若後人便有許多緣飾。

又　世之言詩者皆曰盛唐。余觀一時如王右丞之清深、李翰林之豪宕、王江陵之俊逸、常徵君之高曠、李頎之沉着、岑嘉州之精鍊、高常侍之老健，各有其妙，而其所造皆能登峰造極者也，然終輸杜少陵一籌。蓋盛唐之所重者風骨也，少陵則體備風骨，而復包沈、謝之典雅，兼徐、庾之綿縟，采初唐之藻麗，而清深、豪宕、俊逸、高曠、沉着、精鍊、老健，蓋無所不備，此其所以爲集大成者歟。

又　今世所傳六家詩選，是唐人所選者，有《搜玉小集》，不著撰人姓名，殷璠有《河嶽英靈集》，元結有《篋中集》，高仲武有《中興間氣集》，芮廷章有《國秀集》，姚合有《極玄集》。終是唐人所選，尚得當時音調，與後人選者不同。

又　王荊公有《唐人百家詩選》。【略】其中大半是晚唐詩。雖是晚唐，然中必有主，正所謂六藝無闕者也，與近世但爲浮濫之語者不同。蓋荊公學問有本，固是堂上人。

又　嚴羽卿論詩，以爲當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花，此詩家妙語也。又引禪家羚羊掛角、香象渡河等語，正以見作詩者當不落理路，不着言筌，學詩者誠不可不知此意。然觀王右丞《輞川別業》與《積雨輞川莊作》、李頎《題璿上人山池》諸篇，皆從實地說，何曾作浮濫語。

又　元楊仲弘所選《唐音》，小時見其盛傳，然格律甚卑，但音調清亮，可備初學諷詠而已。

又　近世選唐詩者，獨高棅《唐詩正聲》，頗重風骨，其格最正。

又《**詩二**》　唐時隱逸詩人，當推王無功、陸魯望爲第一。蓋當武德之初，猶有陳、隋之遺習，而無功能盡洗鉛華，獨存體質，且嗜酒誕放，脫落世事，故於情性最近。今觀其詩，近而不淺，質而不俗。殊有魏、晉之風。陸魯望則近於里巷風謠，故皆有諷有刺，而不求工於言句之間，可謂盡善。世稱秦隱君，余則以爲隱君有意於作詩，去二君遠甚。嘗欲集無功之詩，與《笠澤叢書》並刻以傳，恨力不能也。

又　沈、宋始創爲律，排比律法，穩順聲勢，其鑄詞已別是一格矣。然觀其五言古詩，大率以五言律詩句用之。夫律詩句不可用於古詩中，猶古詩句不可用於律詩中也。故五言律雖工，而五言古詩終輸陳拾遺一籌。

又　韋左司性情閒遠，最近風雅，其恬淡之趣，亦不減陶靖節，唐人中五言古詩有陶、謝遺韵者，獨左司一人。

又　五言絕句當以王右丞爲絕唱，七言絕句則唯王昌齡、李太白、劉賓客擅場，餘不逮也。

又　風人推柳儀曹，騷雅去屈、宋不遠，然亦只是髣髴其體格耳。及觀劉賓客諸賦，雖不規模騷雅，然議論超卓，鋪寫詳贍，而鑄詞亦自平典，當出儀曹之上。

又　余最喜白太傅詩，正以其不事雕飾，直寫性情。夫《三百篇》何嘗以雕繪爲工耶？世又以元微之與白並稱，然元已自雕繪，唯諷諭諸篇差可比肩耳。

又　初唐人歌行，蓋相沿梁、陳之體，彷彿徐孝穆、江總持諸作，雖極其綺麗，然不過將浮艷之詞模仿湊合耳。至如白太傅《長恨歌》、《琵琶行》，

元相《連昌宮詞》，皆是直陳時事，而鋪寫詳密，宛如畫出，使今世人讀之，猶可想見當時之事，余以爲當爲古今長歌第一。

又　且無論晚唐，只如中唐人詩，如「月到上方諸品靜，身持半偈萬緣空」之句，興象俱佳，可稱名作。若「廬嶽高僧留偈別，茅山道士寄書來」，「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如此等句，細味之亦索然者，而世傳誦以爲佳，何耶。豈承襲既久，亦世之耳鑒者多也。

又《考文》　升庵云：雨未嘗有香，而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氤氳」，元微之時「雨香雲淡覺微和」。雲未嘗有香，而盧象詩「雲氣香流水」。傳稱臭味，蓋言氣味也，氣可以言臭，獨不可以言香乎。故《心經》云，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鼻是六根之一，香是六塵之一，故鼻之所觸即謂之香。暑天大雨，必先有一陣氣味，此非雨香而何。升庵善吟，獨不求作者之意耶。陳晦伯引《拾遺記》，亦太鑿。

又《詞曲》　金、元人呼北戲爲雜劇，南戲爲戲文。近代人雜劇以王實甫之《西廂記》，戲文以高則成之《琵琶記》爲絕唱，大不然。夫詩變而爲詞，詞變而爲歌曲，則歌曲乃詩之流別。今二家之辭，即譬之李、杜，若謂李、杜之詩爲不工固不可，苟以爲詩必以李、杜爲極致，亦豈然哉！【略】

苟詩家獨取李、杜，則沈、宋、王、孟、韋、柳、元、白，將盡廢之耶。

《盛明百家詩・李生集》俞憲評　嘗閱計有功《唐詩紀事》，載唐能詩者千一百五十家，而末卷有僕二人。一爲咸陽郭氏捧劍之童，一爲池陽刺史戟門門子。朱元夫以唐代三百年餘，計人千百家餘，而所得僕人僅二子，蓋亦難矣。

張綸言《林泉隨筆》　楊伯謙《唐詩》，「正音」、「始音」、「遺響」諸體咸備，其用心亦勤矣。邵庵虞公叙猶嘆其知言之難。蓋作詩雖難而選詩尤難，非有過人之鑒裁者不敢當此任也。夫自《三百篇》、楚《騷》之後，歷漢、魏、晉以至於唐，而詩體大備，和平清麗，有風雅之遺意。又歷晚唐、五季及宋，作者往往辭不勝理，而唐之音節於此焉變矣。

王慎中《題寄劉白川詩卷後》　七言四句樂府，最盛於唐，予所尤愛者王昌齡、王建、張籍、劉禹錫數家。

又《題寄盛子木詩卷後》　中歲爲詩，極慕王、韋，然不近也。顧其澹泊幽閑之意，可以自諷，而不可與高才麗藻之士同其好。

又《寄華鴻山》　孟、韋風格，本自難追，而時人學之者尤鮮。

又《寄道原弟書》七　不知初唐本未是詩之佳者，故唐人極推陳子昂，以其能變初爲盛，而李、杜繼出，此道遂振，同時高、岑、王、孟，乃其大家，今只取此六家詩讀之，便知其妙，而見今人之所爲者皆陋淺無足觀矣。【略】初唐之詩，千篇一律，數家之集，皆若一人，而一人之作，亦若一首，其聲調雖俊美，體格雖涵厚，而變化終不足。盛唐之詩，則人人有眼目，篇篇有風骨。即此以觀，亦略見不同大致矣。【略】李太白猶不免輕浮而失倫次也，但天才勝人，超絕千古，不得而肆譏彈耳。

孫應鰲《西玄集序》　近體，歌行，擅美于唐。五言，古體，軼塵于漢、魏。迺六朝者，則漢、魏之委流，而唐之濫觴也。代既殊製，人亦異軌，但逐才之篇易求，體情之製難得。雖莫不有傳，折衷無戾，見亦罕矣。

又《重刻海叟集序》　無論三代，即後世專長擅能，如漢、魏之古作，唐人之歌行，近體，所由發藻樹義，敷寫委曲，使誦者哀歎而喜悅，慷慨而踴躍，以皆有性情，故能傳也。

《東溪日談録・文詞談》　李唐羣英，唯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賈島輩效其顰，張籍、皇甫湜輩學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然退之《南山》詩乃類杜甫之《北征》，《進學解》乃同子雲之《解嘲》，《鄆州》、《溪堂》之什依於《國風》，《平淮西碑》之文近於《小雅》，則知其所本矣。近代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賦》，《畫錦堂記》議論似《盤谷序》。東坡《黄鶴樓賦》氣力同乎《晉問》，《赤壁賦》卓絕近於雄風，則知有自來矣。而《韓文公廟記》、《鍾子翼哀詞》時出險怪，蓋遊戲三昧，間一作之也。夫以文詞比論文詞，猶以枝葉較枝葉之榮瘁，根本不問也，則亦荆公譏昌黎詩之謂矣。

又　詩若只於風情月態，如白樂天、韋應物、韓愈、杜牧、蘇軾、秦少遊輩所作戲妓之吟，王安石、梅聖俞、陳後山、文與可輩所作嘲友嘲僧之吟，豈聖賢文字乎。

又　唐、宋、元皆以詞章取士，故嚴於韻。

又　詩不可廢，人性情所寓也。若詩可廢，孔子不刪，今不讀之爲經乎。但近體則壞《三百篇》旨，傷吾道矣。人有窮苦，非詩無以達；人有忠良，非詩無以顯。使可廢焉，孟郊、賈島之窮苦、杜甫之忠愛、天祥之氣節，殆

將何托，詩固不可以不作也，作而從沈約近律之體制，莫若從孔子《三百篇》之體制也。

陳束《蘇門集序》 子美有振古之才，故雜陳漢、晉之詞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梁之後，是以風神初振而縟靡未刊。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原叙》 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文日以靡，氣日以弱，強弩之末，且不及魯縞矣，而況於穿札乎。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從而和之，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兩漢之書不以觀，其所著書論叙記碑銘頌辯諸什，故多所獨開門戶，然大較並尋六藝之遺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貞元以後，唐且中墜，沿及五代兵戈之際，天下寥寥矣。

李攀龍《選唐詩序》 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唯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至如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槩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雖衆，隤焉自放矣。作者自苦，亦惟天實生才不盡，後之君子乃兹集以盡唐詩，而唐詩盡於此。

宋儀望《重刻宛陵梅聖俞詩集序》 律詩濫觴六朝，而獨盛有唐。然自元和而降，斯軌復榛。韓退之文雄一代，而風人之旨缺焉，餘無論矣。有宋繼興，文總往代，歐、蘇、曾、王，最稱大家。然論其詩，求所謂唐人之音，蔑如也。

馬一龍《答陳魯太史論唐人詩文》 古之作者，文若《六經》、孔、孟，詩若《三百篇》、《離騷》，又何如？其次也，漢、魏以下，韓昌黎、柳柳州之文辯（傳）〔博〕雄肆，李謫仙、杜少陵之詩豪邁雋逸。唐人粗可傳誦，使天下後世不敢美惡置喙者，惟是四子而已。然柳已不及韓，杜不及李，其間幾微之，相去千載，無人招四子精爽于几案間，與之論折其衷。余每見古人製作，妙在意與趣耳。意趣之妙，復所得有最次。若柳州意在文，而昌黎無文，文以達意，而意不留。少陵趣在詩，而謫仙無詩，詩以發趣，而趣自成。

曾異撰《與趙十五書》 弟嘗謂古詩難于律詩，五言律難于七言律。杜甫七律，罕不奇妙者。至五言，平率高古遂已參半。惟王、孟五律妙于七言，殆有天授。【略】七言律渾堅沉鬱中易暢易動，纔縮二字，暢則不堅，動則未沉，不動不暢，又涉平板。今使縮長句爲短句難，展短句爲長句易。是以從後人而觀，則歐蘇流暢于韓柳，韓柳流暢于《史》《漢》，《史》《漢》流暢于左氏，左氏流暢于《尚書》。然而《尚書》《左傳》短節中未嘗不暢不動，秦、漢而後，遂以漸加，斯則句從古短，字以世增，以此思五七律難易，便自了然。且作詩者從古體入手，雖律詩亦有空曠之妙。王、孟之五言，杜之七言，皆以古詩爲律詩者也，少陵五律，王、孟七律，則以律詩爲律詩矣。

劉繪《答喬學憲三石論詩書》 來諭又云，七言律起于唐，沈、杜爲宗。而律體猶難工，說者以崔顥《黃鶴樓》爲唐律第一，公獨取蘇頲《望春》，以爲格律完粹，冠于諸子。此僕之惑，益欲求解于高明也。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于唐。開元間工七言律，以便行幸應制，號爲近體。【略】唐家三百餘年，詩人成集者，起貞觀虞、褚，歷元和，迄開成李、許、溫、杜，至崔塗、韓偓止，五百餘人耳。攻詩者搜攬群集，浸玄咀腴，睹其班班離離，异調同聲，异聲同趣，遐哉旨矣，惡可謂瑟僉于琴，琴愈于磬，磬愈于柷圉哉。故世分一代初盛中晚而妄錯高下。即如楊伯謙、嚴儀卿、高廷禮諸君之論，恐皆不足以服《英靈》《國秀》之魂也。

《文體明辨序說·賦》 至於律賦，其變愈下，始於沈約「四聲八病」之拘，中於徐、庾「隔句作對」之陋，終於隋、唐、宋「取士限韻」之制，但以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爲工，而情與辭皆置弗論。

又《樂府》 梁、陳及隋，新聲日繁。唐、宋以來，制作甚富。然較諸古辭，則相去遠矣。

又《五言古詩》 至於陳、隋，而古調絕矣。唐初，承前代之弊，幸有陳子昂起而振之，遏貞觀之微波，決開元之正派，號稱中興。於時李、杜、王、孟之徒，相繼有作。元和以下，遺響復息。故今採漢、魏以來古詩，以類列之，斷自韋應物、韓愈而止，使學者三復而有得焉，則其爲詩不求高古，而自高古矣。

又《七言古詩》 漢、魏諸作，既多樂府，唐代名家，又多歌行。

又《近體律詩》 唐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號爲律詩，其後寖盛。雖不及古詩之高遠，然對偶音律，亦文章之不可缺者。【略】嘗試論之：梁、陳至隋是爲律祖，至唐而有四等。由高祖武德初至玄宗開元初

爲初唐，由開元至代宗大曆初爲盛唐，由大曆至憲宗元和末爲中唐，自文宗開成初至五季爲晚唐。然盛唐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概耳。

又《排律詩》　唐興始專此體，而有排律之名。

又《絶句詩》　唐初，穩順聲勢，定爲絶句。絶之爲言截也，即律詩而截之也。

又《和韻詩》　古人賡和，答其來意而已，初不爲韻所縛。【略】又如杜甫、王維、岑參《和賈至早朝大明宮》詩，各自成篇，甫第云「詩成珠玉在揮毫。」參云「《陽春》一曲和皆難。」幷其意不用，況於韻乎。中唐以還，元、白、皮、陸更相唱和，由是此體始盛，然皆不及他作，嚴羽所謂「和韻最害人詩」者，此也。【略】此外又有因韻而增爲之者，如唐柳宗元《河東集》有《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是也。又有拾其餘韻，凡爲所用者置不取，如《河東集》載《酬韶州裴曹長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因以見示二十韻》，自序云：「韶州幸以詩見及，往復奇麗，邈不可慕，用韻尤爲高絶，余因拾其餘韻酬焉，凡爲韶州所用者置不取，其聲律言數如之」是也。此皆由依韻而推廣之。

又《敕》　唐制，王言有七，其四曰發敕，五曰敕旨，六曰論事敕書，七曰敕牒，則唐之用敕廣矣。

又《璽書》　唐以後獨稱曰書，亦璽書之類也。

又《制》　唐世，大賞罰、赦宥、慮囚及大除授，則用制書，其褒嘉贊勞，別有慰勞制書，餘皆用敕，中書省掌之。

又《批答》　至唐始有批答之名，以謂天子手批而答之也。其後學士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則求代言之人，而詞華漸繁矣。

又《章》　古人言事，皆稱上書。漢定禮儀，乃有四品，其一曰章，用以謝恩。【略】自唐而後，此制遂亡。

又《表》　至論其體，則漢、晉多用散文，唐、宋多用四六。而唐、宋之體又自不同：唐人聲律，時有出入，而不失乎雄渾之風。宋人聲律，極其精切，而有得乎明暢之旨。蓋各有所長也。

又《檄》　儷語始於唐人，蓋唐人之文皆然，不專爲檄也。

又《判》　唐制，選士判居其一，則其用彌重矣。故今所傳如稱某某有姓名者，則斷獄之詞也。稱甲、乙無姓名者，則選士之詞也。要之執法據理，參以人情，雖曰彌文，而去古意不遠矣。獨其文堆垛故事，不切於蔽罪，拈弄辭華，不歸於律格，爲可惜耳。

又《原》　自唐韓愈作五「原」，而後人因之，雖非古體，然其遡原於本始，致用於當今，則誠有不可少者。至其曲折抑揚，亦與論說相爲表裏，無甚異也。其題或曰原某，或曰某原，亦無他義。

又《辯》　至唐韓柳，乃始作焉，然其原實出於孟、莊。蓋非本乎至當不易之理，而以反復曲折之詞發之，未有能工者也。【略】其題或曰某辯，或曰辯某，則隨作者命之，實非有異義也。

又《釋》　蓋自蔡邕作《釋誨》，【略】至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乃能追配邕文，而免於蹈襲之陋。

又《問對》　故名實皆問者，屈平《天問》、江淹《遂古篇》之類是也。名問而實對者，柳宗元《晉問》之類是也。其他曰難，曰諭，曰答，曰應，又有不同，皆問對之類也。

又《序》　其題曰某序，曰序某，字或作序，或作叙，惟作者隨意而命之，無異義也。至唐柳氏又有序略之名，則其題稍變，而其文益簡矣。

又《引》　唐以後始有此體，（如柳宗元有《霹靂琴贊引》，【略】劉禹錫有《送元暠南遊詩引》之類，【略】）大略如序而稍爲短簡，蓋序之濫觴也。

又《題跋》（題、跋、書、讀）　題、讀始於唐，跋、書起於宋。曰題跋者，舉類以該之也。其詞考古證今，釋疑訂謬，褒善貶惡，立法垂戒，各有所爲，而專以簡勁爲主，故與序引不同。

又《書》　唯唐李翺有《復性》、《平賦》等書，而《平賦書》法制精詳，議論正大，有天下者誠能推其說而行之，致治不難矣。

又《規》　至唐元結始作《五規》，豈其緣《書》之名而創爲此體歟。

又《贊》　唐時至用以試士，則其爲世所尚，久矣。

又《碑陰文》　古無此體，至唐始有之。或他人爲碑文而題其後，或自爲碑文而發其未盡之意，皆是也。

又《記》　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叙事爲主，【略】然觀《燕喜亭記》已涉議論。【略】又有託物以寓意者（如王績《醉鄉記》是也），有首之以序而以韻語爲記者（如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是也），有篇末系以詩歌者（如

范仲淹《桐廬嚴先生祠堂記》之類是也），皆爲別體。【略】至其題或曰某記，或曰記某，則惟作者之所命焉。

又《題名》 昔人嘗集華嶽題名，自唐開元至後唐清泰，錄爲十卷，中更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四十二人，可謂富矣。歐陽公《集古錄》有此書，而韓愈所題亦在其中，故朱子採之以入其集，而謂「筆削之嚴，非公不可」，則此文豈可易而爲之哉。

又《墓誌銘》 其未葬而權厝者曰權厝誌，曰誌某。殯後葬而再誌者曰續誌，曰後誌（《河東柳先生集》載《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墓後誌》是也，【略】），歿於他所而歸葬者曰歸祔誌（《河東集》載《先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是也，【略】），葬於他所而後遷者曰遷祔誌（《河東集》載《叔妣陸夫人遷祔誌》是也，【略】）。刻於蓋者曰蓋石文。刻於磚者曰墓磚記，曰墓磚銘（《河東集》載《下殤女子小姪女于墓磚記》，一本作《墓磚銘》是也，【略】）。書於木版者曰墳版文（《唐文粹》載舒元輿撰《陶母墳版文并序》是也，【略】），曰墓版文。又有曰葬誌（《河東集》載《馬室女雷五葬誌》是也，【略】），曰誌文（【略】有誌有銘者，則《河東集》載《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是也，【略】），曰墳記（《河東集》載《韋夫人墳記》是也，【略】），曰壙誌，曰壙銘，曰槨銘，曰埋銘。其在釋氏，則有曰塔銘，曰塔記（《唐文粹》載劉禹錫撰《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是也，【略】）。

又《墓碑文》 其或曰碑，或曰碑文，或曰墓碑（《昌黎集》載《唐故相權公墓碑》是也，【略】），或曰神道碑，或曰神道碑文，或曰墓神道碑（《昌黎集》載《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是也，【略】），或曰神道碑銘（《昌黎集》載《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之類是也，【略】），或曰神道碑銘并序，或曰碑頌，皆別題也。至於釋老之葬，亦得立碑以僭擬乎品官，豈歷代相沿崇尚異教而莫之禁歟。故或直曰碑，或曰碑銘，或曰塔碑銘并序，或曰碑銘并序（《唐文粹》載蔣防作《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銘并序》之類是也，【略】），亦別題也。

又《墓碣文》 其爲文與碑相類，而有銘無銘，惟人所爲，故其題有曰碣銘，有曰碣，有曰碣頌并序（《唐文粹》載陳子昂作《昭夷子趙氏碣頌并序》是也，【略】），皆碣體也。

又《吊文》 其文濫觴於唐、宋，故有《弔戰場》、《弔鍾》之作。

又《雜體詩・雙聲疊韻體》 此二體詩，古集不多載，唯皮、陸有之。又有上句雙聲、下句疊韻者，如李群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是也。

蘇祐《追旃瑣言》 唐文三變，變之善者也。唐兵三變，變之不善者也。唐詩三變，變入於弱。

方弘靜《刻十家詩語》 唐之盛，其高、玄之際乎，李、杜二氏集其成者也。十二家傳者廣矣。其外則二張、二李、蘇、王、崔、儲、常、祖，此十家者，皆與前諸家比肩而同聲者也。蓋唐之正音也。其外有餘力，則無不可擇而誦焉。

又《客談》 王荊公以杜詩後來莫繼，信矣。若子美第一，太白第四，無乃太遠。子美「憐君如弟兄」之句，正可爲二家詩評耳。或謂杜稱李太過，反爲所誚。不然也，斗酒百篇，遺逸多矣。韓退之時，已有泰山毫芒之慨，當時相贈答者，可盡見耶。太白雖天仙之才，豈無心人，《黃鶴樓》推崔顥不啻己出，乃輕子美耶。或又以杜比李于庾、鮑爲輕之，又不然也，庾、鮑豈可易耶。文人齊名，如李、杜之相得者，定爲古今美談，後人乃以浮薄意妄測前賢耳。

胡維新《刻文苑英華序》 若房、杜、王、魏、姚、宋、裴、陸之相業，而展猷於疏議制冊之陳。若燕、許、王、楊、沈、宋、崔、李之名流，而結綺於賦頌記述之麗。若徐、庾、陰、何、江、劉、沈、柳含奇韞采，鏤璧裁綃，嗣漢、魏支裔於前。若高、岑、王、孟、韋、白、元、劉鑄景鎔情，造懷指事，變隋、梁新體於後。若韓、柳巨家，李、杜宗派，所以敷闡其性靈之秘，斧藻其著釋之章，咸於刻而該之矣。譬諸春葩聚錦，卞玉聯珍，一展帙而目可殫也。

馮時可《唐詩類苑序》 譚者每曰：《三百篇》猶崑崙，漢、魏六朝猶龍門積石，唐猶溟渤尾閭，等世次而遞下之，則于今日遂爲金潢象渚之支流乎，是何軒輊古今之若是。愚謂詩至于唐，緣情綺靡之功，始爲大備，猶服之有九章，食之有八珍，酒之有五齊，豈可執茹毛衣皮、匏樽坯飲，以詒其失古耶。夫《三百篇》非以字句古也，貴在旨溫厚而聲不上。漢、魏非以聲律高也，貴在氣渾厖而調不下。唐人之妙，在能不失《三百篇》之旨，而務

完漢、魏之氣，且又藻潤以晉、宋之腴馥，梁、陳之餘妍。故作者雲合，愈出愈變，愈變愈奇，抑之沉九淵而不卑，揚之亘九天而不亢，神情俱際，氣貌幷玄。至于歌行律絕，暢古開今，即使屈、宋操觚，蘇、李授簡，能掩其秀而奪其色乎。然而初、盛、中、晚，區分域別，故以古律唐，則工拙難見。以唐律唐，則盛衰可言。大都初、盛以氣馭情，情暢而氣愈完。中、晚以情役思，思苦而氣彌衰。要之朝陽暮霞，春卉寒英，咸各有致，寧容植本而捐枝，舉首而遺尾，此玄超先生所以類其全也。

趙應元《**刻唐詩類苑序**》　是編也，詩逾數萬，人逾數千。【略】於是唐人之詩，隻字不漏，片言盡收，詎不洋洋乎濊濊乎，鼓吹綦隆，黼黻至化，備一代之大雅，垂千禩之鴻烈，博矣哉。

《**唐詩類苑・四唐年號詩人總目**》　武德至開元初爲初唐。【略】開元至大曆爲盛唐。【略】大曆至元和、長慶爲中唐。【略】寶曆、開成以後爲晚唐。

陳耀文《**花草粹編原序**》　夫填詞者，古樂府流也。自昔選次者衆矣，唐則有《花間集》，宋則《草堂詩餘》。詩盛於唐，而衰於晚葉。至夫詞調，獨妙絕無倫。然宋之《草堂》盛行而《花間》不顯，故知宣情易感，含思難諧者矣。

顧梧芳《**尊前集引**》　今觀古樂府，質壤悠蘊，不拘平側，率多協韻。歷考填詞，舉動按調，音律益嚴。是知古樂府，觸類於古詩，而填詞，抽緒於近體。然近體造端梁、陳，更唐天寶，開元，其格始純，又況填詞之精工哉。若玄宗之《好時光》、李太白之《菩薩蠻》、張志和之《漁父》、韋應物之《三臺》，音婉旨遠，妙絕千古。它如王、杜、劉、白，卓然名家。下逮唐末，羣彥若干人。聯其所製，爲上下二卷，名曰《尊前集》，梓傳同好。【略】余以爲額定機軸，畫一成章，是以謂之填詞。縱乏古樂府自然渾厚，往往婉麗相承，比物連類，諧暢中節，未改唐音，尚有風人雅致。

黃河清《**續草堂詩餘序**》　詞固樂府鐃歌之濫觴，李供奉、王右丞開其美，而南唐李氏父子實弘其業，晏、秦、歐、柳、周、蘇之徒嗣其響。【略】詩工於唐，詞盛於宋，至我明詩道振而詞道缺。蓋唐、宋以詩、詞爲謳歌，往往牧夫山伎，借才人之吟咏以成宮商。【略】夫詞體纖弱，壯夫不爲，獨惜篇什寂寥。彼歌金縷、唱柳枝者，其聲宛轉易窮耳。所刻續集中，如李後主之秋閨，【略】授一小青娥，撥銀箏，倚綠窗，作曼聲，則繞梁遏雲，亦足令多情人魂消也，豈必皆古淥水之節哉。

顧起綸《**花庵詞選跋**》　唐人作長短句，乃古樂府之濫觴也。李太白首倡《憶秦娥》，悽惋流麗，頗臻其妙，爲千載詞家之祖。至王仲初古《調笑》，融情會景，猶不失題旨。白樂天始調《換頭》，去題漸遠，揆之本來詞體，稍變矣。

俞彥《**爰園詞話**》　樂府不能行之民間，而雜歌出。六朝至唐，樂府又不勝詰曲，而近體出。五代至宋，詩又不勝方板而詩餘出。

又　晚唐、五代小令，填詞用韻，多詭譎不成文者，聊爲之可耳，不足多法。《尊前集》載唐莊宗歌頭一首，爲字一百三十六，此長調之祖，然不能佳。

温博《**明萬曆茅刊花間集補序**》　夫《三百篇》變而騷、賦，騷、賦變而古樂府，古樂府變而詞，詞變而曲。【略】《花間》近無善本，會茅貞叔氏語余曰：昔人稱長短句情眞而調逸，思深而言婉者，莫過《花間》。【略】貞叔又屬余補其未備，以足李唐一代之制。余故未知趙氏當時詮次意，乃於此往往嘆遺珠舊矣。因自李翰林而下，十有四人，通得六十七首，爲二卷，命曰《花間集補》。大都卑調小令之略當余心者略備。如《菩薩蠻》、《憶秦娥》，世所稱調祖也。如《清平樂令》，或以爲非李太白作，而近代楊用修、王元美已愉快之，未爲無據。如《清平調》、《欸乃曲》、《楊柳枝》、《竹枝詞》，即七言絕，而實古詞。古詞多四句也。如《漁歌子》、古《調笑》，比切聲調，幷入古詞而采之云。

胡直《**唐詩律選序**》　予與郡人鄒繼甫，官西省，政暇間取唐人律詩，刪其繁猥，令吏人錄爲四帙，相與讀之，往往有當於心者，若今世所共道者，不假言矣。其他七言律如張燕公云：「空山寂歷道心生，虛谷迢遙野鳥聲。」張曲江云：「遺賢一一皆羈致，猶欲高深訪隱淪。」王摩詰云：「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游玩物華。」五言律如張燕公云：「山城豐日暇，閉戶見天心，忽有南風至，吹君堂上琴。」岑嘉州云：「勤王敢道遠，私向夢中歸。」儲光羲云：「恬澹無人見，年年長自清。」如此語其幽懷忠抱，雖千載猶能感動。其於古《三百篇》之義，何以加焉。若獨以其律體而異之，是專取狀貌而不貴頭容心畫也，豈可格乎。

又《**刻王太史詩序**》　然神韵亦難言，其上必有道君子之撰，褐外而玉

內。又如稻麥食人無修釀溢味，而非此弗生，此豈可與妍色象、矜名稱者論哉。其次，則如陶、謝、王、儲、崔、孟、李太白諸作，咸飄飄有象外奇驟不躡塵聞之氣，間涉世故，亦無爲艱難愁苦狀，蓋物莫得而欺之者矣。

田藝蘅《詩談初編》 韋蘇州詩平淡閑雅，至于高古處，獨步開元。所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絕似淵明。皎然稱之，云：「格將寒松高，氣與秋江清。」信爲知音也。又賈島有「落葉滿長安」，蘇拯云「落葉滿長道」，李建勳「落葉滿長川」，皎然「秋風落葉滿空山」，皆好。

又 長孫左輔之《寄衣曲》，盛唐之晚唐也，馬戴之《薊門懷古》詩，晚唐之盛唐也。

又 太白寧放棄，而不作眷戀之態，寧狂蕩，而不作規矩之語。子美不能不讓此兩着。元微之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離，況堂奧乎？此非公論。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齊己云：「須知一一丈夫氣，不是綺羅兒女言。」此眞知太白者。

又 李長吉分明是一個太白，可惜天碎國寶，故奇而未純。世以牧之爲小杜，當以長吉爲小李。

又 今人但知李太白《鳳凰臺》出于《黃鶴樓》，而不知崔顥又出于《龍池篇》也。若夫《鸚鵡洲》，則又《鳳凰臺》之餘意耳。【略】沈詩凡五「龍」字，二「池」字，四「天」字。崔詩凡二「白雲」，二「黃鶴」，二「去」字，二「空」字，二「人」字，二「悠悠」「歷歷」「萋萋」字。嚴滄浪以此篇爲七言律第一。李詩三「鳳」字，二「臺」字。六「鸚鵡」字，二「江」字，二「洲」字。四篇機杼一軸，天錦粲然，各用叠字成章，尤爲奇也。特拈出之，以表當場敵手。

又 李群玉：「酒飛鸚鵡重，歌送鷓鴣愁。」鸚鵡杯，鷓鴣詞，的對，愈於李太白「鸕鷀杓，鸚鵡鍇」之句。

又 樂府有「君不見」，又有「獨不見」，唐人改之曰「君不聞」、「君不知」等篇，如岑嘉州云：「君不聞，胡笳聲最悲。」又云：「汝不聞，秦箏聲最苦。」

又 九日「登高」、「落帽」，人人能用，惟高適、杜甫能翻案使事。仲武云：「閉門無不可，何事更登高。」又云：「縱使登高只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子美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整冠。」誠詩家起死迴生手也。嚴正平《十日》詩：「宿醒猶落帽，華髮強扶冠。」亦妙。

又 錢員外云：「落葉淮邊雨。」以落葉比雨。無可上人云：「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以雨比落葉也。

又 王貞白《御溝水》詩：「此波涵帝澤」，貫休改作「此中」，固好。孫逖《上陽水窗賜宴》云：「此中歌在藻。」沈佺期《紅樓院應制》云：「誰謂此中難，可到則先已。」有人道之矣。

又 王維《早朝》云：「方朔金門侍。」言滑稽弄臣也。「班姬玉輦迎」，言蠱惑內嬖也。「仍聞遣方士，東海訪蓬瀛」，分明以秦皇、漢武神仙聲色，譏其君非體也。近時選《唐律類抄》者以此爲首。何哉？宗楚客云：「幸睹八龍游閬苑，無勞萬里訪蓬瀛。」可謂有箴規矣。結句如太白「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韋元旦「仙榜承恩爭既醉，方知朝野更歡娛」。王右丞「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游玩物華」，方得扈從應制之體。

又 戎昱云：「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非親知此味者不能道。非曾知此味者，亦不可與道。或曰：不眠安得有夢？此正所謂痴人前不可說夢也。唐昭宗詞：「思夢時時睡，不語長如醉。」迺知味者。不曾眠，蓋求夢之心急，故身雖眠而心實醒耳。杜牧之《春思》詩，「自是求佳夢，何須訝晝眠」是也。又「重尋春晝夢，笑把淺花枝」，更奇。

又 李賀：「桃花亂落如紅雨。」韓偓：「杏花飄雪小桃紅。」桃花紅，而長吉以雨比之；杏花紅，而致堯以雪比之。皆可爲善用不拘。拘于故常者，所以爲奇。不然，則柳雪李月、梨雪桃霞，誰不能道。

又 「萬古長如匹練垂，一條界破青山色」，固是徐凝惡詩，「廬山瀑布三千仞，畫破青霄始落斜」，亦非曹松善句。

又《詩談二編》 孟浩然：「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劉履以一「孤」字爲病。此無害，自是佳句。賈至：「江邊數杯酒，海內一孤舟。」又「明月秋風洞庭水，孤鴻落落一扁舟。」劉眘虛：「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岑參「澧上一孤舟」，杜牧「萬山深處一孤舟」，劉文房「青山萬里一孤舟」，又「幾家同住一孤城」，高常侍「江海一扁舟」，王之渙「一片孤城萬仞山」，李太白「孤帆一片日邊來」，李益「吹角江城片月孤」。

又 杜子美「花亞欲移竹」，孟東野「南蒲桃花亞水紅」，李嘉祐「霜濃竹枝亞」，包佶「多年亞石松」，方干「應候先開亞水枝」。亞，義如「壓」，

言低枝也。

又　杜工部：「關山同一點。」岑嘉川：「嚴灘一點舟中月。」又《赤驃馬歌》：「草頭一點疾如飛。」又「西看一點是關樓。」朱灣《白鳥翔翠微》詩：「淨中雲一點。」花蕊夫人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蒲。綉簾一點月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庭戶悄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換。」【略】夫月、雲、風也，馬也，樓也，皆謂之一點。甚奇。

又　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張說「樹坐參猿笑」，杜甫「楓樹坐猿猱」，「黃鶯並坐交愁濕」，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疏巧入坐人衣」，薛能「花欄鳥坐低」，「坐」字甚奇，而「螢坐」尤奇。唐人皆本于劉也。

又　《小雅・正月》，本音「政」，周「正」，履端舉正之義也。自避秦始皇諱，乃音「征」，詩人多不能改正，如嚴維「海上新正逢故人」，皇甫冉「客裏新正阻舊歡」，岑參「正月今欲半」，李建勳「更堪正月過」，孟浩然「新正柏酒傳」，杜審言「欲向正元歌萬壽」，韓退之「共驚爛熳開正月」，薛逢「相逢但祝新正壽」，【略】獨晉王沉《正會賦》，「伊月正之元吉兮，應三統之中靈」，高常侍《十月朝宴》詩，「歲時當正月，甲子入初寒」，則撥亂反正矣。

又　《陳・月出》詩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李太白《送祝八》：「若見天涯思故人，浣紗石上窺明月。」杜子美《夢李太白》：「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常建《宿王昌齡隱處》：「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王昌齡《贈馮六元二》：「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然展心悟。」以月比人，甚得懷人之體，皆出于《三百篇》也。

又　孟浩然《登峴山》詩：「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劉全白云：「人事歲年改，峴山今古存。」如出一轍。獨太白云：「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眞有顚倒豪傑之妙。一篇言飲酒行樂，而末復歸之于正，方見其高。

又　包何云：「一官何幸得同時，十載無媒獨見遺。」錢起《送鄔三落第》云：「名宦無媒自古遲，窮通此別不堪悲。」貫休《逢周朴》云：「倘遇中興主，還應不用媒。」夫自登第而居官，未有不用媒者，世事可知矣。又不得用于當時之君，而反思乎中興之主，不亦可悲之甚乎。【略】善乎于濆有云：「白玉若無玷，花顏須及時。國色久在室，良媒亦生疑。鴉鬢未成髻，鸞鏡徒相知。翻慚效顰者，欲笑從人遲。」寓意最深。良媒亦疑，況他人乎。效顰亦笑，況他人乎。

又　王維《送丘爲》云：「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嚴維亦云：「明主豈能好，今人誰舉賢。」皆爲時事惜也。觀此，則浩然「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之句，未足深罪也。

又　讀書不能破其底裏，則終不爲我有，必使迎刃而解，如破竹之勢，根節不滯，迺爲善讀書。故杜工部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岑嘉州亦云：「讀書破萬卷，何事來從戎。」破字甚妙，今曲調亦名「入破」。

又　馬虞臣云：「自從來闕下，未勝在山中。」「蘇拯云：「因君向帝里，使我獻山中。」趣向可謂霄壤矣。

又　「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雁飛。」許渾云：「地蒸川有毒，天暖樹無秋。」即諺所謂「樹蠻不落葉」也。沈雲卿：「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少雁飛。」韓翃云：「前臨漲海無人過，卻望衡陽雁幾群。」齊己云：「瘴國頻聞說，邊鴻亦不游。」又唐李明遠，爲潘州司馬，即今高州，嘗有詩云：「北鳥飛不到，南人誰與游？」即諺所謂「雁飛不到處，人被利名牽」者也。

又　駱賓王：「林疑中散地，人似上皇時。芳杜《湘君》曲，幽蘭楚客詞。」二聯中用四人。又李嶠：「芳桂中尊酒，幽蘭下調悲。」

又　杜審言：「冠蓋非新里，章華即舊臺。」嚴維：「珠履迎佳客，金錢與莫愁。」包幼正：「王粲頻徵楚，君恩許入秦。」皆假對也。此格甚多。

又　張謂《別韋郎中》詩，八句中五句着地名，盧象《雜詩》，八句中四地名，王昌齡《送朱越》一絕，四句四地名，孟浩然《宴榮山人池亭》律詩，四句中用八人姓名。皆不妨其好處，然終是一病也。

又　《長信怨》，沈佺期云「妾心君未察」，王貞白全篇皆好，崔顥「泣盡無人問」，似近于俗。至于李白云：「別有留情處，承恩樂未窮。」留情，俗本作「歡娛」。錢起則云：「誰忿昭陽夜歌舞，君王玉輦正淹留。」略無含蓄，幾于恨詈。賈至云：「獨坐思千里。」又非幽人所宜也。

又　韋應物「楚山明月滿，淮店夜鐘微」，岑參「野店臨官路，重城壓御堤」，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陳羽「都門雨歇愁分處，山店

燈殘夢到時」，韋莊詩「明日五更旅店裏，醉醒何處各沾巾」，皆佳句也。

又《留青日札・天上有》 杜子美《贈花卿》云：「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李群玉《贈美人》云：「貌態祇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夫既曰天上有，則非天上人不足以當之也。李賀《刺少年》云：「美人狎坐飛瓊觴，貧人喚云天上郎。」故必天上郎而後可以聞天上之歌曲也。張白《題崔氏酒壚》亦云：「灞陵城里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

又《十音句》 唐詩「三十六所臨春殿，一一香風透管弦。」白樂天：「綠浪東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橋。」劉禹錫：「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又「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陳郁云：「十，音當爲【諶】，謂之長安語音。」非也，十當音「旬」，古人以十日爲旬，故如此讀也。無知妄釋，可恨可笑。

李豫亨《推蓬寤語・訂疑篇・訂文史之疑》 劉文靖公嘗謂：學詩到李、杜，亦只是兩個醉漢。【略】嘗謂：亘古今來，凡有一技，古人已到至處，如字于晉，詩于唐，已無餘恨。今不過步其後塵，況猶不能貽昔賢之誚乎。

譚浚《說詩・世代》 唐初：王、楊、盧、駱，當世稱爲「四傑」。沈、宋始工律體（謂七言詩），皆靡麗之尤也。盛唐：開元天寶之間，陳子昂始變顏、鮑，以復晉、魏之體，遂有杜審言、張九齡。孟浩然之後，王維、岑參、高適，時惟李、杜爲最。晚唐：大曆而後，韋、柳爲工。錢起、李端等，時稱「十才子」。貞元而上，劉禹錫、王建、李頻、李涉繼前取善耳。

徐渭《與季友》 韓愈、孟郊、盧仝、李賀詩，近頗閱之。乃知李杜之外，復有如此奇種，眼界始稍寬闊。不知近日學王孟人，何故伎倆如此狹小。在他面前說李杜不得，何況此四家耶，殊可怪嘆。菽粟雖常嗜，不信有卻龍肝鳳髓，都不理耶。

又《草玄堂稿序》 予曰：「古者儒與詩一，是故談理則爲儒，諧聲則爲詩。今者儒與詩二，是故談理者未必諧聲，諧聲者未必得于理。蓋自漢、魏以來，至于唐之初、晚，而其軌自別于古儒者之所謂詩矣。」曰：「然則孰優乎？」曰：「理優。」謂理可以兼詩，徒軌于詩者，未可以言理也。

又《南詞敘錄》 夫古之樂府，皆叶宮調；唐之律詩、絕句，悉可弦咏。如「渭城朝雨」演爲三疊是也。至唐末，患其間有虛聲難尋，遂實之以字，號長短句。如李太白《憶秦娥》、《清平樂》，白樂天《長相思》，已開其端矣。

又 晚唐、五代，塡詞最高，宋人不及。何也？詞須淺近。晚唐詩文最淺，鄰于詞調，故臻上品。宋人開口便學杜詩，格高氣粗，出語便自生硬，終是不合格。

徐學謨《歸有園麈談》 文自六經至七大家，而精髓始盡，事剽竊者，除卻兩頭。詩自《三百篇》至盛唐，而風雅獨存，逞淫誇者，別爲一體。

孫緒《馬東田漫稿序》 心不大則無遠韻，氣不勁則無昌言。詩者，性情禮義之宗，言韻之精英也。淺胸卑局而欲有軼塵邁俗之作，難矣。魏、晉而降，論詩例稱唐人，唐人例稱李、杜，昌黎，三君子之什，膾炙千載，不俟評議。然蟣蠓貴近，傲睨強藩，勇犯人主，此其人爲何如。秋空江漢，泬寥無涯，泰華匡廬，俯視萬象，神龍怪鰐，莫可縶羈。讀其詩，想見其人，使人毛髮森豎。高、岑、王、孟而下，達者摸稜廟堂，窮者曳裾權倖，揚揚施施，營營呶呶，昏酣陷溺，相率而不自知。是其鏗鍧巧麗之音，非不足以竦動視聽，而獻諛售佞，希恩覬寵之懷，牢橫不可破。囁嚅觀望，委靡消縮，情隘而莫伸，氣卑而不暢，言惴惴而不敢盡，故奄然莫能自振。長慶之後，作者類無取焉。【略】欲學李、杜、昌黎詩，當先論世以自厲。不然，竊片語，摭數字，規規于聲韻步驟，吾恐模倣愈工，背馳愈遠矣。

又《無用閒談》 《文選》中諸書，亦時有堆積無興之句。司馬遷《孔門諸子傳》，亦多牽綴不續。細玩之自見，然其高處不可及也。蘇東坡律詩，誠有騁才太過，破廢格律者，而大篇奇崛，時逼李、杜。李、杜或不得意句律，顧出其下。李賀才高不減李白，但未大成耳。今人掇拾前人殘唾，纔見賀詩，即曰「鬼才」，見蘇詩，即曰「不無利鈍」。至魏、晉、李、杜之詩，秦、漢之文，即拱手降服，惟恐不及。問其所以爲佳，茫然四顧。不取必于心，而徒論世之先後，學之鹵莽，一至于此。大抵文章與時高下，人之才力亦各不同。今人不能爲秦、漢、戰國，猶秦、漢、戰國不能爲《六經》也。世之文士，往往尺寸步驟，影響譬欬，晦澀險深，破碎難讀，曰此《國語》體，《左氏》體，《史記》、《漢書》體。此下視之渺然，燕、許、韓、柳諸公，俱遭誹薄。作字亦惟李斯、蔡邕是托，鍾、王以下，若不足經目。

又 元遺山編《唐詩鼓吹》，以柳子厚《登柳州城樓》詩置之篇首，此詩果足以壓卷歟。李、杜無容論矣，高、岑、王、孟而下，得意句比此詩奚啻什百，而遺山去取乃若此。且其中許渾詩入選最多，今人膾炙不厭，無怪

乎詩格之日卑也。

又　李白有詩云：「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又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趙嘏曰：「此時愁望情多少，萬里春流遶釣磯。」李後主曰：「問君都有幾多愁，一江春水向東流。」李、趙皆祖于白者也。《清平調》曰：「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子瞻曰：「眞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手嗅梅花。」亦祖于白者也。劉夢得曰：「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陳簡齋曰：「天機裊裊山新瘦，世事悠悠日自斜。」雖顚倒其意，然亦祖于劉也。數人者，皆善學，未知竟能青于藍否，後當有辨之者。

又　不專心致志，學奕亦不得成，況讀書作文字乎。唐人手八叉而成詩，不自覺其手之叉也。斷數鬚而得句，不自知其鬚之斷也。李賀以被蒙頭，酣睡不動，忽掀被而必有好句。王筠注水胡蘆，傾以復注，忽擲之于地，必有好詩。張（祐）〔祜〕每苦吟，妻孥喚之不應，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恤汝輩。」張九成讀書，縣吏往候，九成不爲禮，問亦不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與俗吏語。」高鳳不知有雷雨，賈島不知有京兆尹。《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如此爲學，胡爲不成。

又　元楊士弘編選《唐音》，比諸家似爲精粹。然「瀟湘何事等閒回」一絕，乃兩見之。一見於《正音》，爲錢起之作。一見於《遺響》，爲薛能之作。格調句律一也，何以可入《正音》，又止可入《遺響》，觀此，則其所選，亦出於一時之見，而非的見也。

吳國倫《與子得論詩》　而少陵之自謂有曰：「語不驚人死不休」，苦心可想。又曰：「老去詩篇渾漫興」，則至老而化也。【略】大率五七言律，當以少陵十二家爲鵠，不厭沈着渾雅。絕句當以李白、王昌齡爲鵠，不厭豪爽奇儁。七言古當以初唐諸子爲鵠，而以少陵之氣魄運之。【略】至于五言古詩，鵠在漢、魏。

宗臣《讀太史公杜工部李空同三書序》　夫周則左丘明，楚則屈、宋，漢則董、賈、蘇、李、長卿、枚叔、班固、揚雄，魏則曹、劉、應、徐，六朝則潘、陸、江、鮑，唐則太白、長吉、陳、杜、沈、宋、盧、駱、韓、柳，非不采厥英華而日誦之，顧不若三書者時餐與餐，時櫛與櫛，時几與几，時榻與榻。寒暑風雨，南北飄零，未嘗一時去吾之手也。

來知德《拙軒（爲王少參迺尊題）》　杜甫詩深筆如掃，歲拾橡栗常不飽。天寒霧重把長鑱，白馬黃牛身已老。李賀少年即特獨，二十七歲人間哭。驚擲鯨呿字字奇，天東不嚼燭龍肉。怪爾柳柳州，乞巧亦何由。晚到愚溪上，抱璞自遨游。

王世貞《謝茂秦集序》　古之詩稱布衣間者，即無過襄陽孟浩然、郊也。浩然才不足以半摩詰，特善用短耳。其景色恆傅情而發，故小勝也。其氣先志而索，故大不勝也。然偏師而出者猶輕當於衆志而膾炙藝林，至於今誦之不衰。夫郊乃其瑣瑣者，明興而後可指數也。

又《重刻尺牘清裁小序》　隋、唐以還，滔滔信腕，不知所以裁之。

又《朱在明詩選序》　今天下才士大夫結軌而談藝者必趨唐，而唐之篇什最富者獨少陵、香山氏，其次則李供奉、元武昌而已。彼《極玄》、《英靈》之所載者，人不過十餘章。初、盛、四傑，悉其蕞不能貴洛陽之紙，而崔員外「黃鶴咏」標揭亡和，楊東川「蘭亭語」壓倒時英。孫主簿云「精騎三千，足敵羸卒數萬」，是寧以多重哉。

《藝苑卮言》卷一　世人《選》體，往往談西京建安，便薄陶謝，此似曉不曉者。毋論彼時諸公，即齊梁纖調，李杜變風，亦自可采，貞元而後，方足覆瓿。大抵詩以專詣爲境，以饒美爲材，師匠宜高，捃拾宜博。

又　七言歌行，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發也，如千鈞之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卷絢爛。一入促節，則凄風急雨，窈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驥下坂，明珠走盤。收之則如橐聲一擊，萬騎忽斂，寂然無聲。

又卷三　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無文。

又卷四　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爲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正是敵手。排律用韻穩妥，事不傍引，情無牽合，當爲最勝。摩詰似之，而才小不逮。少陵強力宏蓄，開闔排蕩，然不無利鈍。餘子紛紛，未易悉數也。

又　陳正字陶洗六朝鉛華都盡，托寄大阮，微加斷裁，而天韻不及，律體時時入古，亦是矯枉之過。開元彩筆，無過燕許，制冊碑頌，春容大章。然比之六朝，明易差勝而淵藻遠卻，敷文則衍，徵事則狹。許之應制七言，

宏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燕之岳陽以後，感慨多工，而實際不如始興。李于鱗評詩，少見筆札，獨選唐詩序云：「唐無五言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唯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此段褒貶有至意。又云：「太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概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雖衆，隤焉自放矣。」余謂七言絕句，王江陵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而于鱗不及之。王維李頎雖極風雅之致，而調不甚響。子美固不無利鈍，終是上國武庫，此公地位乃爾，獻吉當於何處生活。其微意所鍾，余蓋知之，不欲盡言也。

又　謝氏俳之始也，陳及初唐俳之盛也，盛唐俳之極也。六朝不盡俳，乃不自然，盛唐俳殊自然，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又　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又　六朝之末，衰颯甚矣。然其偶儷頗切，音響稍諧，一變而雄，遂爲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權輿于三謝，棗鑰于陳、隋也。詩至大曆，高、岑、王、李之徒，號爲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自知其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鴻雁不堪愁裡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非不佳致，隱隱逗漏錢、劉出來。至「百年強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便是長慶以後手段。吾故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繇趨下。

又　絕句，李益爲勝，韓翃次之。權德輿、武元衡、馬戴、劉滄五言，皆鐵中錚錚者。「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眞不減柳吳興「樂迴峰」一章，何必王龍標、李供奉。

又　王勃：「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杜荀鶴：「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皆五言律也，然去後四句作絕乃妙。天寶妓女唱高達夫「開篋淚沾臆」，本長篇也，刪作絕唱；白居易「曾與情人橋上別」一首，乃六句詩也，亦刪作絕，俱妙。獨蘇氏欲去柳宗元「遙看天際」，朱氏欲去謝玄暉「廣平聽方籍」二語，吾所未解耳。

又　王摩詰：「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卧且加餐。」岑嘉州：「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尊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異昔時。」蘇子瞻：「我行日夜見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又轉黃茅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天蒼茫。」八句皆拗體也，然自有唐、宋之辨，讀者當自得之。

又　岑參、李益詩語不多，而結法撰意雷同者幾半，始信少陵如韓淮陰，多多益辦耳。

又　唐自貞元以後，藩鎮富強，兼所辟召，能致通顯。一時游客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贄通，或上章陳頌，大者以希拔用，小者以冀濡沫。而干旄之吏，多不能分別黑白，隨意支應。故剽竊雲擾，諂諛泉涌，取辦俄頃以爲捷，使事飣餖以爲工。至於貢舉，本號詞場，而牽壓俗格，阿趨時好。上第巍峨，多是將相私人，座主密舊。甚乃津私禁臠，自比優伶，關節倖瑞，身爲軍吏，下第之後，尚爾乞憐主司，冀其復進。是以性情之眞境，爲名利之鉤途，詩道日卑，寧非其故。

又　人謂唐以詩取士，故詩獨工，非也。凡省試詩，類鮮佳者。如錢起《湘靈》之詩，億不得一，李紱《霓裳》之製，萬不得一。律賦尤爲可厭。白樂天所載玄珠斬蛇，幷韓柳集中存者，不啻村學究語。杜牧《阿房》，雖乖大雅，就厥體中，要自崢嶸擅場，惜哉其亂數語，議論益工，面目益遠。

又　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斂華而實也。到於五代而冗極矣，歐、蘇振之，曰化腐而新也。

又卷七　唐妓女所歌王之渙、高適及伶工歌元、白之詩，皆是絕句。宋之詞，今之南北曲，凡幾變而失其本質矣。唯吳中人棹歌，雖俚字鄉語不能離俗，而得古風人遺意。

《藏書・儒臣傳・孟軻》　李謫仙、王摩詰，詩人之狂也。杜子美、孟浩然，詩人之狷也。韓退之文之狷，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不知也。

《焚書・童心說》　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爲六朝，變而爲近體，【略】大賢言聖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

又《時文後序（代作）》　夫千古同倫，則千古同文，所不同者一時之制耳。故五言興，則四言爲古。唐律興，則五言又爲古。

張佳胤《悼時賦小序》　昔人有不得意而善賦者，如賈誼《惜逝》、莊忌《哀時命》、韓愈《閔己》、柳宗元《徵咎》，千載而下，讀其言猶有餘悲。

又《大總制張元洲詩集序》　昔王維、柳宗元，卓然爲天寶、貞元之鴻筆，聽其言非不瀟遠有致，惟名檢凌遲而言有餘辱。

許國《潘象安詩序》　余既重象安爲人，又喜其稱詩。象安之稱詩也，其言曰：【略】。今夫唐，二《南》十三國《風》以爲宗，比興以爲體，景物以爲材，商羽以爲節，沈涵以爲度，隱約以爲思，嘲謔以爲變，優柔委宛以爲致，和平雅澹以爲歸，鏡花水月以爲態，其妙解在悟，其渾成在養，此之謂唐響。

孫鑛《與余君房論詩文書》　鑛竊妄謂詩道止於四十字，即今欲祇效孟襄陽專工五言律。

又　「花隱掖垣暮」爲五言律第一，僕元亦未愜於志，第不知在所云九首中否。若「東郡趨庭」則起結俱淡，「趨庭」字無照應，亦罕着落，穩帖有餘而風神未足。以爲其品第一，或不錯也。

又　唐五言律畢竟何首爲壓卷，適偶思之，或當於「八月湖水平」及「風勁角弓鳴」二章較取焉。王詩精工無瑕，若氣象宏闊，則孟也，第結句識卑耳。不則，「昔聞洞庭水」何如？

又　五言律壓卷果是難定。竊謂凡堪壓卷者，必須自然，須本色，然又須意格高遠，又須音節響，又須是神來之調。不敏前所擬九首，庶幾近之。「東郡趨庭」本色自然有之，中四句雖云宏大，然意隨語盡，不甚高遠，又不響。鍛成偶語，終不是神來。若「冠冕通南極」，則首二句既藻繢，不本色。第三句更如嚼蠟。「野館」、「春帆」句雖工，然不切勒碑。凡點景，亦必須中情，此一聯只可送爲客商耳。以送士大夫猶不稱，況翰苑勒碑之使乎？結句又似送遷謫者，銜命勒碑，須是「計日回」方合格。此結殊有憂其不回意，豈得佳乎？「納納乾坤大」，杜詩常語，杜集中如此者，恐不下數十首。於前四者皆無當焉。若取此等，則又不若「鳳林戈未息」也。「昔聞洞庭水」，眞是神來，又高遠，又本色自然，又響，第結句太漫興。「八月湖水平」起兩句已壯，頷聯復饒氣概，於前四者無愧。頸聯亦得，惟結語意稍卑，然猶勝「戎馬關山北」也。「風勁角弓鳴」精工無疵，惟意象不高遠。前所以取「花隱掖垣暮」者，以其高遠，神來處多耳。「啾啾棲鳥」含比意，不爲累句。若以風雅意律律之，恐終讓此首也。

又《與余君房論今文選書》　諺云：「漢文、唐詩、宋表、元詞」，豈不然哉。昨偶見李端《古別離》詩，音調婉切，即二李、何、王諸公恐不能作，寧可以別長勝則有之，欲求如此之本色，如此之自然，未能也。

又《與呂甥玉繩論詩文書》　唐人五言律，不問初、中、晚，無一不佳，杜尤臻神境，若常細玩，詩寧有不工者。

又　《唐詩紀》必盡中、晚，乃爲大成。若但盛唐而止，則其集皆家家所有，即所新搜，不過什一二耳，不爲奇。且中唐以下，絕句甚有入神者，樂府亦大有奇，惟律體俚弱，然五言亦間有獨造者，安可遺之。故必盡中、晚，然後幽奇種種具可喜耳。

又　《唐詩紀》看過。凡輯此等書，其功乃在搜奇抉異。盛唐詩不多，俱在人目前者，即有一二隱僻語，亦多淡淡無奇異。中、晚體格雖卑，然中實有奇妙句，人所不能到。又其即事爲味，響而切，足動人，甚可剪裁作詩料。

又　今博搜樂府，但須盡晚唐，不必又及五代。蓋樂府貴俚，要使閭巷歌謠盡入，乃爲奇耳。晚唐而文者，雖遺亦不足嘆也。

又　近體樂府如白樂天等篇，似非本色，或可刪之。若增入太多，又恐浩瀚，翻失樂府本意耳。自上古至隋，俱是本色，更不須摘。唐以後，則須辨其體。李、杜及他名家可入樂府者，最須標別，得明此識鑒，亦不易。大抵唐以後寧遺無濫可也。

又《與呂美箭論詩文書》　李、杜、元、白、蘇、黃俱名家，隨所以俱無不可，正不必拘拘分別也。

又《唐詩品》　唐人五言律靡不佳，盛唐尤多渾雅。然至求以第一稱者，前此無評也。「昔聞洞庭水」、「八月湖水平」，世稱勢均力敵，而後四句俱未稱以神求神，當無過喜。《達行在》三首，第嫌情多景少。首篇稍兼景，而「遂卻迴」三字，未免澀鈍；「憐君不得意」，亦有情多之恨。「風勁角弓鳴」可謂無瑕白璧，奈境狹味短。「獨有宦游人」首尾勻稱，於格極穩帖。《三體》以壓卷，然未入深境。庶幾哉，「花隱掖垣暮」乎，顧「因風想王珂」，

亦覺稍淡。要之，無逾此九首也。

又　神者，情也。妙者，趣也。能者，語也。具者，格也。逸者，思也。奇者，才也。不知所自來者，神品也。可以意求者，妙品也。人巧極天工錯者，能品也。具體而未工者，具品也。備神之骨而肉不稱者，逸品也。不拘常格者，奇品也。子美神，摩詰、浩然妙，達夫具，嘉州能具之間，常建妙之次也，文房能之次也，仲文具之次也。四傑未正律體，沈、宋未備律骨，陳拾遺意格始出，杜必簡煅煉乃著。

又　七言律乎，崔《黃鶴》第一，此唐論也，非嚴論也。何、薛以沈「盧家」拊其背知出乎爭哉，楊「斧劈麻皮」之喻似矣，亦鄧析說耳。弇州舉杜四章，其名求乎「渚沙」「飛鳥」，已屬飣餖，迴押亦趁韻。「萬里」、「百年」常語，豈惟結弱難弟謂庶幾昆明哉。然則徒工辭壓卷耶。「菊兩開悔倩正冠」，嚼蠟無論矣。《新鄉》祇聲、調、境，其臻妙與幾古惟子美，亦唐論也。摩詰具體而微，前則沈詹事，後劉隨州，亦特擅場。歷下獨黜劉，私所不解。孟氏抑仲父揚虞人詩亦有之。畫史諸品，副墨以節左，今敢效焉。逸品亦畫評，惟奇增也耳。杜無具品，達夫具品之聖。劉力求逸妙，後之劉、柳，將欲極能，若奇則子美獨焉。七言又律，其於詩自是草木之竹，欲究詩道戒此體可。

又　杜老「西山白雲」中四句皆情，且虛字多，「春山千家」筋力薄，「金銀」俗，出處不解。王「洞門」、岑「西掩」是唐套語。岑「預知」正是李「物在人亡」。祖「伐鼓喧喧」，似落胡釘鉸。少伯「江上巍巍」，澈尾釘鉸也。萬「西施」惟「奪將」「妬殺」四字小有致，末句既違大雅，牽「五絲」，亦稚。張「銅柱」神境不合初唐麗語。「朝三暮四沈龍池」起句佳，二、三、四強排置，皆無取焉。少陵固不勝選。

又　如嚴滄浪之論也，詩蓋莫難於五言絕者乎。昔人有言：「五言絕是截古詩後四句」，味之果然。然此是《子夜歌》等古體耳，如此又非難也。是必音諧、調協、意圓、語響，情境興象，靡不備至，孕八句之體裁，同七言之結構，斯無愧嚴氏之難耳。以偏搜名家，惟得二首，「月黑雁飛高」、「衆鳥高飛盡」是也。其餘或述情，或適興，各以一節勝，而情勝者尤多。亦緣字限之如長沙王舞者哉。

又　于鱗云：唐七言絕，當以「秦時明月漢時關」壓卷。《藝苑卮言》述之，然不知乃用修品也。昔過君房，見案上《唐絕增奇》曰：「亦首此乎？」君房無他語，但曰：「是。」余曰：「後二句不太直乎？」君房復曰：「是。」且曰：「何不曰『周時明月』？」咦，是詩特前二句佳耳，後二句無論太直，且應上不響，「但使」、「不教」四字，既露且率，無高致，而著力喚應，愈覺趣短，以壓萬首可乎。釋氏稱：食蜂蜜，中邊甜。此惟「黃河遠上」足當之。總看佳，句摘佳，落意解佳，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間亦佳，以當第一無愧也。「洞庭西望」莊而渾，「錦城絲管」工而婉，「蒲桃美酒」豪而暢，與「秦時明月」皆堪伯仲。其次則《清平》一、三乎。總之，太白第一，少伯次之。若格，則至中唐乃備，奇正婉直，究情極思，韋、戴、韓、李，翩翩競秀。劉夢得、李義山、杜牧之，復演變調，巧搜酷鍊，亦皆錚錚然而盛唐高雅矣，此所謂有意不如無意者耶。晚下巴人，流爲優人誦語，是謂絕句之敝。

又　姚武功《極玄集》，蓋摩詰「積水」之篇壓卷云唐省試每用五言十二句，此自是律家一格，若以概排律，非也。既云排，夫固不以句限矣。唐律創自沈、宋，應制諸篇，亦率多十二句，事不傍引，情無牽合，誠然誠然，然亦子玉三百乘才耳，神品仍應歸之少陵。元美以強力排蕩少之，與于鱗隤焉自放之語同。上國武庫，夫亦何妨利鈍哉。大或千言，次猶數百，旨深而律切，玉錯而珠貫，謂詩人以來未有，非誣也。長篇由必簡始，應有所祖，七言則子美作祖。然未極思，其右軍之龍爪書乎。天下奇固難盡，夫作者亦何必盡之也。

又　七言古詩，詩中之賦也。子安之《春思》，賓王之《蕩子》、《從軍》不然乎。元美謂爲賦則醜，此亦以今眼觀耳。初唐風調可誦如芳英之悅人目，然骨未備。獻吉云「李杜歌行」，確言哉。子美可謂精義入神，太白仙才而乏深厚。士衡患多，太白乃更患高，十首以後易厭，不虛也。駕末長語，是未能周旋中禮，非英雄欺人，殆于鱗誤受其欺乎。摩詰沈雄不如杜，高暢不如李，而鍛煉無痕，其俊語婉態，將使人有賢於仲尼之見，特篇章未富耳。高、岑取是而已。諸名家類多俗句，即太白且或不免，錢、劉而下，何其寥寥也。天實生才不盡，果未喪斯音也，後起者藉哉。元美云：七言歌行，其發也如千石之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漓落霞，舒卷炳爛。一入促節，則凄風急雨，窈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騎下坂，明珠走盤。收之，則囊聲一擊，萬騎忽斂，寂然無聲。善論乎！然足當此者絕少。《哀江頭》精

工之至，而凄風急雨未備。其《遠別離》乎，然騷家語也。《麗人行》、《同谷歌》乎，然樂府歌謠家語也。無已，《渼陂行》庶幾焉，本色無愧，乃興思則但自目前耳。盡美矣，又盡善也，談何容易。

李荼《**讀唐詩有感**》　達磨西來教外傳，詩家禪思亦如然。紛紛掉臂詞場去，尚隔唐人路幾千。

又　直上青天不問津，唐家詩思妙如神。聖朝文士知多少，得到玄關未有人。

又《**黃谷瑣譚**》**卷二**　凡曲解不可以入詩。老杜：「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賈島：「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錢起：「交枝花色異，奇石雲根淺。」只看爲雲之根也。爲是若解爲石，則於本聯意疊，且句不俊邁矣。

又卷三　錦窠老人序詞曲南北之源，蓋其身有之者。曰：予觀古詩《鹿鳴》等篇，皆古人之佐樽歌曲，但以聲依永，所以無分長短句皆可以爲歌曲。自漢魏以還，漸以字句長短分而爲二，詩自詩，樂府自樂府。其句法尚同，而序事體制頗有分別。及李唐猶若此。如白樂天之「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樂工歌此曲，宣宗問誰作者。可見當時之詩尚可歌也。其時已有太白《憶秦娥》、《菩薩蠻》等詞，腔調律呂漸違於「聲依永」之傳。後遂全革古體，專以律呂音調格定聲句之長短緩急。故唐末宋初以來，歌曲則全用詞體，今世呼爲「南曲」是也。

又　李杜齊名矣。而宋人恆右杜焉，曰「人品高也」，而欣艷爵祿之語詩中何多也。韓柳方駕矣。而宋恆申韓焉，曰「因夕見道也」，而乞憐富貴之詞文中何屢也。矧考之它籍，則杜之疏譟、韓之浮薄，皆當時有素聲者。而白詩之天才，柳文之沈鬱，又當有遺編論矣。

朱孟震《**續玉笥詩談**》　古人詩，得意句不厭重複。王右丞《桃源行》有云：「峽裡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蓋兩用之，此其妙在有意無意之間，雖右丞不自覺也。而岑嘉川《太白胡僧歌》云：「山中有僧人不識，城裡看山空黛色」，即右丞意也。嘉川豈蹈襲人者，蓋觸象寫微，冥搜神會，意之所到，自然合作。乃知理在人心，亘千萬人千萬世無不妙合，寧獨王與岑也。

王錫爵《**唐詩會選序**》　入唐而後，稍自振拔，成一代之長，亦備諸體。故今之言詩必曰唐音，以其原本倫化，陶寫性靈，識超景會，不娖娖調聲磨韻間，庶幾猶有古風焉。然就中號得上乘者，代不數家，人不數首。劉勰少許乎通圖，嚴羽致惜于濫觴，豈其誣哉。選唐詩者，無慮數家，惟襄城楊士宏、新甯高棅二刻，差可人意。然《初學記》、《樂府詩集》、《文苑英華》諸書，多可採者，不以入選。至其所選時，膾炙一臠，未睹大全。作者誠難，而選之豈易乎。【略】唐興僅三百年，而善鳴其間者，亦三變焉，文章氣運大致相關矣。初唐必盛，盛唐不能不晚，則變始之力與沿下之趨異耶，抑有使之者不盡在聲詩間邪。

王世懋《**鳴鶴集後序**》　開元以前，人主常命侍臣應制，蘇李、燕許之流，猶執文柄，厥後實寥寥焉。若權、武諸公，未當作者，而詩家所推李、杜，顧在下僚。即高、岑、劉、白、韋、柳之徒，大率多爲刺史郡守。若韋蘇州、柳柳州千載後以其州名，不易也。詩道之廣，不必臺閣，在唐已然矣。

又《**王承父後吳越遊詩集序**》　唐以前詩道未廣，至唐以詩進士，而士之嫻於文辭者爭業詩，則詩在廊廟，不在山林，終唐三百年所稱山林遊士工於詩者，孟浩然、方干輩不數人耳。

《**藝圃擷餘**》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由變。如詩之有變風變雅，便是《離騷》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體，其猶變風變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維、錢起，實相倡酬，子美全集，半是大曆以後，其間逗漏，實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磻谿」句，隱隱錢、劉、盧、李間矣。至於大曆十才子，其間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于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

又　唐人無五言古，就中有酷似樂府語而不傷氣骨者，得杜工部四語，曰「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不必其調云何，而直是見道者。得王右丞四語，曰「曾是巢、許淺，如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

又　于鱗選唐七言絕句，取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爲第一，以語人，多不服。于鱗意止擊節「秦時明月」四字耳。必欲壓卷，還當于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渙「黃河遠上」二詩求之。

又　晚唐詩，萎爾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勝盛唐。

愚謂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絕句之源，出于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看。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王上。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

温純《詞致録序》 大都善相馬者，惟求筋骨，善評文者，惟貴神情。神情内會，而意興各有寄托，其體裁以時易之，要未可槩其世代生平也。宋廣平玉性金腸，賦梅花不免婉媚。【略】柳子厚甘諛溺詭，立言輒附經常。如以其文而已，廣平、元獻沾沾漫漫者耳，而濬仲、子厚不庶幾哉。

彭汝讓《木几冗談》 唐文自八代以來，綺麗極矣，昌黎矯之，李翺諸人擅其聲。唐詩自六代以來，纖弱極矣，子昂矯之，李白諸人擅其聲。故朴者朴，雕者亦朴，雕者雕，朴者亦雕。

焦竑《李賀詩解序》 唐人詩率冲融和適，不爲崖異語，獨長吉、義山二家，擺落常詮，務爲奇崛。

又《三秀亭詩草序》 余嘗論宋詩主義，于性離。唐詩主調，于性近。

又《竹浪齋詩集序》 倘如世論，于唐則推初、盛而薄中、晚，于宋又執李、杜而繩蘇、黄，植木索塗，縮縮焉循而無敢失，此兒童之見，何以伏元和、慶曆之強魄也。

又《題錦研齋集》 昔以唐人選唐詩者，不啻數家，唯《才調集》稱焉，爲其一本才情，盡鏟支蔓，成一家之言，致足術也。

《焦氏筆乘·玉川子》 晚唐詩人，予最喜玉川子及司空表聖二人，人品甚高，不爲勢利所汩沒。故其詩能不涉世俗蹊徑，此非具隻眼者，安能別之。

又《梅花詩》 梅花詩古無佳者，王元美獨稱老杜「恨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蓋情在景中，意超物外，最得咏物之妙。李群玉「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待夕陽」，方之爲著相矣。前此何遜「枝横卻月觀，花繞凌風臺」，後周蘇子卿「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二詩可謂得其毛神，已收入《古今詩系》。

又《杜常》 大抵《三體》、《鼓吹》所取皆晚唐之最下者，其人無識而寡學，要不足辨。

《焦氏筆乘續集·琵番蒲司帆作仄聲》 唐詩「四弦不似琵琶聲」，又「斷腸猶繫琵琶弦」，又「銀含鑿落盞，金屑琵琶槽」，是琵琶之琵，作第四聲讀也。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獨孤及詩「近日霜毛一番新」，番音飯。樂天詩「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桃」，「燭淚連盤壘蒲桃」，蒲音浦。又「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歲見重陽」，司音伺。《選》詩「無因下征帆」，子美「浦帆晨初發」，退之「無因帆江水」，孟襄陽「嶺北迴征帆，巴東問故人」，帆音梵。此等尚多。

《騷壇秘語·體·古體》 唐詩分三節，盛唐主辭情，中唐主辭意，晚唐主辭律。

又《律體》 沈約、吴均、何遜、王筠、任昉、陰鏗、徐陵、江總、薛道衡：右諸家律詩之源，而尤近古者，視唐律雖寬，而風度遠矣。沈佺期、杜審言、王維、高適、杜甫、李白、岑參、常建、錢起、姚合、劉長卿、郎士元、李益、李端、許渾、皇甫冉、皇甫曾：右諸家謂之盛唐，視齊、梁益嚴矣。意思從容，乃有古意，皆祖風，騷，宗鮑、謝。杜牧、李商隱、張籍、王建、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元稹、賈島：右諸家詩律，視盛唐益熟矣。而步驟漸拘迫，皆祖風，騷，宗盛唐，謂之中唐。

又《絶句體》 王維、裴迪、賀知章、李白、杜甫、岑參、高適、王昌齡、劉長卿、張（祐）〔祜〕、韋應物、孟浩然：右諸家意絶語不絶。杜牧、李商隱、張籍、王建、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賈島、李賀：右諸家意絶語俱絶。

屠隆《詠物詩序》 抒心而妙者十常八九，體物而工者十不二三，蓋古今難之矣。故雨昏青草，花落黄陵，則都官以鷓鴣爲號。舞人梨花，飛歸楊柳，則謝公以蝴蝶得名。物多則見賤，少則見珍。若使體物易工，則兩君之詩何以獨摽嘉譽，使少不足貴，則二子之號何以流照後來。李、杜登壇，稱詩家大將，凡所吟諷，揭雷霆而吼風雨，乃求斯什，不亦寥寥乎，則又其效也。

又《貝葉齋藁序》 余睹古之爲聲詩者卒高彭澤、右丞、襄陽、蘇州諸公，則以其人俱軼玄味道，標格軼塵，發爲韵語，亦翛然清遠如其人，故足貴也。

又《劉子威先生滄思集序》 《三百》之降而兩漢也，晉、魏之降而六朝也，隋、陳之降而李唐也，如西日不返，東流靡回，雖有神功，莫之挽也。

孟德、子桓之質而東阿之華也，彭澤之冲而江、鮑、徐、庾之綺也，沈、宋之工而儲、韋之象也，元、白之纖而李、杜之大也，如鶴長鳧短，烏黔鵠白，雖有智巧，莫之齊也。

又《抱侗集序（代作）》　夫清流不出于淤泥，洪音不發于細竅。襄陽蕭遠，故其聲清和。長吉好異，故其聲詭敫。青蓮神情高曠，故多閎達之詞。少陵志識沉雄，故多實際之語。

又《范太僕集序》　詩者，伎也。其爲道也小，其爲象也假，而古今之人率馳焉，甚則畢一生之神力而爲之，曹劉、潘陸、顏謝、江鮑、徐庾、陰何、蕭范，以及三唐諸公，專門名家，其于詩譬則其飲食裘葛，固也無論。即至人玄聖，匿迹舍靈，英物大儒，崇鴻務鉅，非屑屑然爲詩者，而時或不廢。【略】三唐之不能爲六代，亦猶六代之不能爲三唐。五七言近體之不能爲十九首，亦猶十九首之不能爲五七言近體。徐庾之不能爲陶韋，亦猶陶韋之不能爲徐庾。青蓮之不能爲少陵，亦猶少陵之不能爲青蓮。

又《李山人詩集序》　騷人墨卿，無代無之。後人乃往往好讀仲長統、梁鴻、鄭子眞，尙乎韓伯休、陶靖節、王無功、孟襄陽諸家言，豈非以其抱幽貞之操，達柔澹之趣，寥廓散朗，以氣韵勝哉。

又《高以達少參選唐詩序》　學士大夫之賤詩者代不乏，而其稱詩者亦代不乏。乃詩自《三百篇》、漢、魏而下，獨推唐。唐以詩登士，士弗工詩則弗登，故合山川之靈而畢其力以趨之，有林卧讀書數十年，而後發之爲詩者。取之千秋而收之于語，索之人外而得之目前，構之累月而成之晷刻。當其思澀，嘔血剖心，玄鬢蚤白，當其神來，心曠氣爽，凡骨立仙。略而讀之，則山川花月，機杼有限。徐而味之，則飛雲流霞，意象無窮。故語山川，則躁競之意烟消，談放曠，則鬱結之胸霧散。灑以清涼，則內熱者飲冰，煦以浥辭，則苦寒者挾纊。賦邊霜，則征夫霣涕，咏閨月，則思婦動魂。烟疾雄深則風雨驟至，妙詣玄解則神物下來。是唐人之所長也。【略】唐人詩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夜靜江水白，路迴山月斜」，此似常境常談，究其所以，非腹有萬卷，胸無一塵者不能辦，奈何輕議詩哉。楚高以達先生所選唐詩，祭得而卒業焉，精且備矣。昔高廷禮氏選《唐詩品彙》，備矣，而太濫。約而《正聲》，精矣，而多遺。至李于鱗《選》，更加精焉。然取悲壯而去清遠，采峭直而舍婉麗，重氣骨而略性情，猶不無遺恨焉。先生所選，粗且備矣，譬如鮫人入海，所得皆珊瑚木難，洵英靈之府哉。

又《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夫詩，由性情生者也。詩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乃世人往往好稱唐人，何也？則其所託興者深也。非獨其所託興者深也，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非獨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則其生乎性情者也。夫性情有悲有喜，要之乎可喜矣。五音有哀有樂，和聲能使人歡然而忘愁，哀聲能使人凄愴惻惻而不寧。然人不獨好和聲，亦好哀聲。哀聲至于今不廢也，其所不廢者可喜也。唐人之言繁華綺麗，優游清曠，盛矣。其言邊塞征戍，離別窮愁，率感慨沉抑，頓挫深長，足動人者，即悲壯可喜也。讀宋而下詩，則悶矣，其調俗，其味短，無論哀思，即其言愉快，讀之則不快，何也？《三百篇》博大，博大則詩。漢、魏詩雄渾，雄渾則詩。唐人詩婉壯，婉壯則詩。彼宋而下何爲，詩道其亡乎。廷禮高氏選《唐詩品彙》，其所取博則博矣，精未也。乃黃觀察公選之加精焉，而又爲之釋斷，然後唐人河岳之精靈歷百千載如在乎，則觀察公之勤，奈何可眇小也。

又《文論》　詩自《三百篇》而下有漢、魏古樂府，漢、魏而下有六朝選詩，選詩而下有唐音。唐音去《三百篇》最遠，然山林宴游之篇，則寄興清遠。宮闈應制之什，則體存富麗。述邊塞征戍之情，則凄惋悲壯。暢離別羈旅之懷，則沉痛感慨。即非古詩之流，其于詩人之興趣則未失也。【略】詩《三百篇》多出于忠臣孝子之什，及閭閻匹夫匹婦童子之歌謠，大意主吟咏、抒性情以風也，固非博綜詮次以爲篇章者也。是詩之教也。唐人詩雖非《三百篇》之音，其爲主吟咏，抒性情則均焉而已。

又《與友人論詩文》　唐人長于興趣，興趣所到，固非拘攣一途，且天地、山川、風雲、草木、止數字耳，陶鑄既深，變化若鬼，即不出此數字，而起伏頓挫、迴合正變，萬狀錯出，悲然沉鬱，清空流利，迴乎不齊，而總之協于宮商，嫻于音節，固琅然可誦也。子徒以其琅然可誦也，而謂一切工緻已屬唐人，不又稱大家乎，誠如子云，詩道不已雜乎。詩者，非他人聲韵而成，詩以吟咏寫性情者也，固非蒐隱博古，標異出奇，旁通俚俗，以炫耀恢詭者也。

又《鴻苞節録・文章》　唐興，太宗右文，鴻藻蔚起，貞觀永徽，聲隆正始，開元天寶，臻乎極盛。李杜詩稱大將，而沈、宋、王、孟、錢、劉、

元、白各把一麾。

又《**論詩文**》　杜甫之才大而實，李白之才高而虛。杜是造建章宮殿千門萬戶手，李是造清微天上五城十二樓手。杜極人工，李純是氣化。

又　人但知李青蓮仙才，而不知王右丞、李長吉、白香山皆仙才也。青蓮仙才而俊秀，右丞仙才而玄冲，長吉仙才而奇麗，香山仙才而閒澹。獨秀俊者人易賞識耳。

又　蘇、李、《十九首》得詩人之骨，阮籍、謝靈運得詩人之髓，曹子建、鮑明遠得詩人之藻，陶淵明得詩人之質，李、杜得詩人之材，王、孟得詩人之致，高、岑得詩人之氣，劉長卿、王昌齡得詩人之聲。

又　詩，漢、魏爲古，至曹子建而麗，至六朝而葩，至康樂而俊，至陳、隋而靡，至唐而近，至李、杜而大，至晚唐而衰，至宋而俗，至元而淺，至國朝雅而襲。

又　論唐人詩，當就唐人求其至處，不必責其不如六朝。【略】唐人清綺如沈、宋，雄大如子美，超逸如太白，閑適如右丞，幽雅如襄陽，簡質如韋、儲，俊麗如龍標，勁響如高、岑，何必鮑謝。

又　王元美謂《少陵集》中不啻有數摩詰，此語誤也。少陵沈雄博大，多所包括，而獨少摩詰。摩詰之冲然幽適，泠然獨往，此少陵生平所短也。少陵慷慨深沉，不除煩熱，摩詰參禪悟佛，心地清涼，其胸次元自不同也。摩詰方之太白又頗多，太白清而放，摩詰清而適，故太白語多豪縱，摩詰語多閑淡，高人之調又自不同也。

又　李于麟選唐詩，止取其格峭調響類己者一家貨，何其狹也。如孟浩然「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幽致妙語，于麟深惡之，宜其不能選唐詩。詩道亦廣矣，有高華，有悲壯，有峭勁，有悲惋，有閑適，有流利，有理到，有情至，苟臻妙境，各自可采。而必居高峭一格，合則錄，不合則斥，何其自視大而視宇宙小乎。

又　文莫古于《左》、《國》、秦、漢，而韓、柳、大蘇之得意者，亦自不可廢。【略】詩莫天然于《十九首》，而雕飾如三謝者，亦自不可廢。莫雄大于李、杜，而幽適如韋、儲者，亦自不可廢。唐七言絕莫妙于初、盛，而妍媚如晚唐者，亦自不可廢。至于不可廢而軒輊難論矣。

又　漢文典厚，唐文俊亮，宋文質木，元文輕佻：斯聲以代變者也。【略】李、杜極材，韓、柳稟法，元、白盡情，王、孟得趣，廬陵體潔，眉山氣昌：斯聲以人殊者也。【略】李白超曠，故其言飄灑。王維空寂，故其言幽遠：斯聲以情遷者也。

于慎行《**穀山筆麈・詩文**》　宋文之淺易，韓文兆之也。宋詩之蕪拙，杜詩啓之也。韓之文大顯于宋，而宋文因韓以衰。杜之詩盛行于宋，而宋詩因杜以壞。雖然宋文衰于韓而韓不爲之損，未得其所以文也。宋詩壞于杜而杜不爲之損，未得其所以詩也。嗟夫，此豈可爲世人道哉！韓杜有知，當爲點頭耳。

又　古人之詩如畫意，人物衣冠不必盡似，而風骨宛然。近代之詩如寫照，毛髮耳目無一不合，而神氣索然。彼以神運，此以形求也。漢、唐之古風，盛唐之近體，贈送酬答不必知其爲誰，而一段精神意氣，非其所與者不足當之。所謂寫意也。近代之詩，贈送酬答必點出姓氏、地名、官爵，甲不可乙，左不可右，以爲工妙，而不知其反拙矣。此所謂寫照也。

又　宋、元詞曲有出于唐者，如《清平調》、《水調歌》、《柘枝》、《菩薩蠻》、《八聲甘州》、《楊柳枝詞》是也。朱溫歸鎮，昭宗以詩餞之，溫進《楊柳枝詞》五首，今雖不傳其詞，彼時曲度多是七言絕也。以全忠之凶悍，而能爲歌詩，可與青陵嗣響矣。

又《**金輿山房稿後序**》　自六朝之敝，以至於唐，爲公卿大臣者，乃始務爲閎侈鉅衍之辭，與文人學士爭長於毫穎之端，如蘇頲、李嶠以下，各以其文自私，而不關於世之治忽，則學術龘蕪幾無可載而傳矣。古人有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獨奈何隘若此哉。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于閿學慎行**》　其論古樂府曰：「唐人不爲古樂府，是知古樂府也。辭聲相雜，既無從辨，音節未會，又難于歌，故不爲爾。然不效其體，而時假其名。以達所欲出，斯慕古而托焉者乎。近世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遺響，則唐人所吐棄矣。【略】」其論五言古詩曰：「魏、晉之於五言，豈非神化，學之則迂矣。何者？意象空洞，樸而不敢琱，軌塗整嚴，制而不敢騁。少則難變，多則易窮。古所謂鸚鵡語，不過數聲爾。原本性靈，極命物態，洪纖明滅，畢究精蘊。唐果無五言古詩哉？【略】」

《**林居漫錄・多集**》**卷四**　言以文而行，文以品而重。士君子之所不足者，非文也，品也。品之不端，焉用文之。韓、柳幷驅而畢竟韓珍于柳，李、

杜方軌而畢竟李遜于杜，故士君子欲以文章成名于天下後世，則人品尚矣。

德清《**夢游詩集自序**》　因見古詩之佳者，多出于征戍羈旅，以其情眞而境實也。且僧之從戎者、古今不多見。在唐末則谷泉，而宋則大慧、覺範二人，在明則惟予一人而已。谷泉卒于軍中，所傳者惟臨終一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受罪足。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而化。

方沆《**初盛唐詩紀序**》　唐人樂府選詩，襲六朝之遺，去古益遠，即李、杜一二大家，亦不能越唐調而有所取財，它可知也。至于律絕歌行，唐詩人概多名家，而初、盛遂爲千古之冠，迄于今莫或損益焉。不佞以論其世：《三百篇》其猶唐、虞之際乎，漢、魏、六朝其殷、周質文之交乎，唐律絕歌行其有周文勝之代乎，人巧極天工錯，何論作者卑卑，藉令蘇、李、曹、劉生於唐之後，而以意加之，惡得而加諸。【略】譚者曰：初、盛之外，若錢、劉、韋、柳諸家，非不膾炙人口，而不以入茲編，何也？蓋初、盛以無意得之，其調常合。中、晚以有意得之，其調常離。由無意而有意也易，自離而合也難。故言江漢者必首岷嶓，古人祭川，先河後海，斯刻初、盛唐詩本指也。

吴琯《**刻唐詩紀凡例**》　初、盛、中、晚，大概主《品彙》所列姓氏爵里而分。

李維楨《**李杜五言律詩辨註序**》　蓋唐以前詩之體一，第有三四五七雜言，與其篇句長短參差不齊而已。唐以後詩凡稱律者，以偶字偶句爲律。【略】六代以降，有律賦而四六文體日繁。唐詩有定律而律詩用日繁，幾不知古選爲何物。

又《**青蓮閣集序**》　今夫唐詩，祖《三百篇》，而宗漢、魏，旁采六朝。其妙解在悟，其渾成在養。其致在情，而不強情之所本無。其事在景，而不益景之所未有。沉涵隱約，優柔雅澹，故足術也。

又《**董伯鄉詩序**》　人恆言：詩盛于唐，作者不可勝數，惟蜀陳拾遺、李供奉冠絕一代。

又《**唐詩紀序**》　譚者曰：唐以詩進士，童而習之，故盛。士以詩應舉，追趨逐嗜，故衰。少陵宗工，曾不得一第。古丞雜伶人而奏技主家，于詩品何損也。貞觀、開元二帝以豪爽典則先天下，詩宜盛。而最闇弱者中宗，能大振雅道，即德、文兩朝不及。中、晚人才樸澽，詩宜衰，彼元、白、錢、劉、柳州姑無論，昌黎望若山斗，猶且服膺工部，供奉，而避其光焰，何也？古者上自人主，下自學士大夫以及細民，莫不爲詩，而詩盛衰之機在上。後世細民不知詩，人主罕言詩，僅學士大夫私其緒，而詩盛衰之機在下，長慶、西崑、玉臺能爲體以自標異，而無能使人盡爲其體。少陵詩盛行，迺在革命之代。其轉移化導之力，詎足望人主乎，則唐與古殊矣。樂八音皆詩，詩《三百》皆樂。唐人樂府已非漢、魏、六朝之舊，自郊廟而外，時采五七言絕句、長篇中雜語，被絃管而歌之，代不數人，人不數章，則唐與古殊矣。六朝以上，惟樂府，選詩，眉目小別，大致故同。至唐而益以律絕歌行，諸體夐不相侔。夫一家之言易工，而衆妙之門難兼，則唐與古殊矣。先王辨論官才，勸懲嫓惡，于詩焉資其極，至於饗神祇而若鳥獸，善作者莫如周公，堇堇可數，他皆太史所采，稍爲潤色，春秋列國卿大夫稱詩觀志，大抵述舊。而唐一人之詩，常數倍于《三百篇》，一切慶弔問遺，遂以充塗篋餽，率用愈濫而趨愈下，則唐與古殊矣。《三百篇》刪自仲尼，材高而不炫奇，學富而不務華。漢、魏近古，十肖二三，六朝厭爲卑近而求勝於字與句，然其材相萬矣。故博而傷雅，巧而傷質。唐人鑒六朝之弊，而劇濯其字句，以當於溫柔敦厚之旨，然其學相萬矣。故變而不化，近而易窺，要其盛衰，可略而言。律體情勝則俚，才勝則離，法嚴而韻諧，意貫而語秀，初、盛奪千古之幟，後無來者。絕句不必長才，而可以情勝，初、盛饒爲之，中、晚固無讓也。歌行伸縮由人，即情才俱勝，俱不失體，中、晚人議論多而敦琢疏，故無取焉。初、盛諸子，啜六朝餘瀝爲古，《選》，不足論。子昂、應物，復失之形迹之內。李、杜一二大家，故自濯濯，要之不越唐調，不敢目以漢、魏，況《三百》乎。漢、魏、六朝遞變其體爲唐，而唐體迄於今自如，後唐而詩衰莫如宋，有出於中、晚之下。後唐而詩盛莫如明，無加於初、盛之上。譬之水：《三百篇》，崑崙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唐則溟渤尾閭矣，將安所取益乎。不佞竊謂今之詩，不患不學唐，而患學之太過。即事對物，情與景合而有言，斡之以風骨，文之以丹彩，唐詩如是止爾。【略】山林宴遊則興寄清遠，朝饗侍從則制存莊麗，邊塞征戍則悽惋悲壯，暌離患難則沉痛感慨，緣機觸變，各適其宜，唐人之妙以此。

又《**李賀詩解序**》　海内稱詩以元、白爲宗，鄙俚枯淡，稚弱猥雜，曾委巷歌謠之不如。間好爲長吉鬼語，而不察長吉胸有萬卷書，筆無半點塵。

奈何率爾信腕、信口，無所取裁，妄自攀附，猶倀子假鬼面，效鬼聲，相戲相恐也。終身淪墮鬼趣，才何有焉。有唐以詩命代，李氏事有可供嗢噱者。「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邕以爲小兒輕薄，邕故文人，豈未見六朝詩乎。張碧慕李白，因名碧以配之。李赤亦然，亦爲廁鬼所魘。李洞學浪仙，範其象曰賈島佛。今時如此輩不少。曾謙氏註行而人知唐詩，無論初、盛，雖中唐如長吉者，學識不凡乃爾，非直長吉功臣，用以扶詩道陵遲之運，將在斯矣。

馮夢禎《丁酉日記》　閱《唐詩紀》，甚喜王無功詩，所著約五十篇。篇俱有致，有唐隱逸詩人之宗也。

梁橋《冰川詩式・定體》　予爲《詩式》，作定體一卷，言詩有定體也。嘗備覽往名家詩式若詩話矣。達幾入妙，莫能縷悉，而于式則容有未盡然者。迨《杼山詩式》《詩苑類格》《天廚禁臠》《詩人玉屑》《金針集》《續金針集》《滄浪詩法》《木天禁語》《詩家一指》等集，格目雖互見，則又無統紀次第，乃初學何述焉。肆予鄙人，僭擬此式。抑皆詩之正體。若璇璣、織錦，固曲盡巧心，而詩則迄無定首，迨藏頭、歇後，盤中、字謎、物謎、卦名、數名、州名、支干，建除、易言、難言、大言、小言、危言，十七字、十九字、二十三字、隋人應制三十字等詩，抑文無取焉。今皆不錄。若留情戲作，兼學旁通，請取織錦圖，陳沈迴，宋鮑照，謝莊，梁元帝，文帝，范雲，唐崔融，王融，王勃，宇文正，權德輿，韋應物，宋，元詩人諸家全集，及諸家詩話具載，一博可知。

孫繼皐《沈飛霞梅花分咏詩敘》　梅花宜荒落之濱，蕭閑之野，絕類清癯山澤之夫，則風人韵士在在爲之推轂焉。然花之所在，即境生情，多傳麗藻。若梁簡文之苑，何遜之官舍，孔中丘之雪裏，杜甫之江頭，張九齡之庭，陸凱之驛，錢起之山路，是皆嚼芳咀華于縹囊者耶。

張詡《見素集序》　文章以救時爲貴，中古來，文若韓退之之《佛骨表》【略】詩若杜少陵之《八哀》【略】之類，排異端，崇正道，斥奸諛，百世之下讀之，猶使人毛髮森竦，恨不生並時而願爲之執鞭也。

張志道《馬易之金臺集序》　詩至於唐而盛，蓋其選無慮五百餘家，人各不同，而固同於爲唐。唐之大家，首稱杜陵氏。善學杜者，必本之於《二南》、《風》、《雅》，幹之於漢、魏樂府古詩，枝葉之以晉、宋、齊、梁衆作，而後杜可幾也。【略】昔唐韓、柳稱文章之尤，日學兩漢而爲之，予謂詩亦然。

蔡羽《西原集序》　謝元暉而下，至於江總，古衰而律形矣。夫湛淫哀思，不可以長流。唐初諸家，因之爲近體。視古雖異，然微婉之法猶存。至於盛唐，發越奮揚，惟恐不至，故歌富而律長，是賦之流歸嚮也。李白、杜甫，恣其豪健，而傷放促，雖以救時之溺，去古遠矣。宋三百年詩家狼狽，法子美之過也。

張岳《東泉文集敘》　古之君子，自丙、魏、姚、宋至韓、富諸公，非無文章也，功烈懋盛，故不以文章稱，然其奏篇之流傳至今者，春容深切，亦非一時能言之士所及。

陳堯《玉芝樓稿序》　唐以詩選士，世謂之唐詩。士大夫以爲，詩不唐，不工也。

周宏禴《西塘王先生春煦軒集序》　嗣是王通之著述，杜甫之篇什，類能歆多衆而垂永世者，亦以于心自有所通，于行自有所俱耳。馬遷之雄，未解其領要。太白之敏，未際其眞誠。【略】然馬遷曉其文，而于詩有不徹。太白曉于詩，而于文有弗工。技之制也，亦見名家之難也。唐昌黎氏起而兼之，自謂直接羲、皇、周、孔，而實只能繼馬遷、太白耳。能繼馬遷、太白而且兼之，亦異矣。顧昌黎間能洩全秘，達時宜，庶幾所謂心通行俱者，則昌黎氏未可少也。

姚世華《玄晏齋選稿序》　文各適其適，任乎天倪，以各至其至，游于燦然之途而已。覆視曩古，簡複相望，華質相調，相爲用而不相欣厭。【略】下而稱詩：而七子、二陸、諸謝之流麗，何渠勝王、柳之閒淡。韋蘇州、孟襄陽抵掌五柳，第令櫛比，而與王右丞、李供奉程試侔工，又未知誰屬亞旅也。

蘇濬《詞致録序》　四六非古也，自六朝始也。古之文圓，而四六則變而方矣。【略】初唐之瑰麗也，沿六朝之餘也，然其類諧，其事核，如大將軍擊刁斗，雖衆不譁也。迨昌黎氏、柳州氏破觚削方，絺繡之章變而爾雅，靡曼之音變而平淡。說者謂唐文三變，至韓、柳而極，良足多者。

湯顯祖《玉茗堂評花間集序》　自《三百篇》降而騷、賦。騷、賦不便入樂，降而古樂府。樂府不入俗，降而以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則又降

而爲詞。故宋人遂以爲詞者詩之餘也。迺北地李獻吉之言曰：「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猶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嘗考唐調所始，必以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及楊用修所傳《清平樂》爲開山。而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陸瓊之《飲酒樂》、隋煬帝之《望江南》又爲太白開山。若唐宣宗所稱「牡丹帶露珍珠顆」《菩薩蠻》一闋，又不知何時何許人，而其爲《花間集》之先聲，蓋可知已。

臧懋循《唐詩所序》　太宗以勘定之功，適符其運。顧世儒遂予其文容化下，亦過矣。太宗固嘗效爲宮體，而虞永興規之。其爲《秦王破陳》之曲，庶乎本質，創興別製，徒爲貌言至千。廣置昭文學士，聲詩流濫，是皆上官昭容爲政，其不爲亡國之續也者幾希。是故唐之爲唐音也，非唐爲之也，其運微矣。世之求多于唐者有云，唐之創爲唐音，其功甚偉，後世不能變其格。顧乃古爲一變，古亡于唐矣。竊謂唐之變古良有之，而變獨無善不善乎。唐之變其靡靡者而爲唐，唐寧不靡靡若乎。請視漢爲古，魏有變漢，漢亡于魏矣，後乎魏者遞變之，遞亡之，而獨唐黜乎。詩以變而黜，《風》止《二南》已矣。列國不可黜乎。大抵古今作者，各篤于時。由前則爲古之漢、魏，由後則爲唐之初、盛，舉盛以概衰，習無相遠。試以論馬者論詩，求其神而已。

又《冒伯麟詩引》　予因謂唐時《樂府》，雜於《鐃歌》。五言窮於漢、魏，獨歌行近體七絕有前人所不能加，蓋其格氣渾厚，意象含蓄，聲調和平，一唱三嘆，深得《國風》微旨故也。李于鱗之評少陵，猶以爲篇什雖富，頗然自放，況大曆而降元、白諸人者哉。夫詩之不可爲史，猶史之不可爲詩，世顧以此稱少陵大家，此予所未解也。大抵能變一代之體者，必擅一代之才。故陳思出而漢體亡矣，平原出而魏體亡矣。然而論者以冠陳思於河間，躋平原於步兵，則又夫人而知其不可也。少陵淹通梁《選》，出入楚《騷》，其志量骨力豈不凌厲千載，然而唐體亦自此亡矣。

趙南星《刻花草粹編序》　天地間皆文也。散于星辰、風雨、雷電、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而人耳得之成聲，目得之成色，思之於心，宣之于口，書之於筆。其高者以爲《三百篇》，其次以爲漢、魏，其次以爲唐人之詩，又其次以爲宋詞、元曲。皆有興會，極則知其解者，元曲猶有《三百篇》也，而況其上者乎。

又《三溪先生詩序》　昔賢之詩，惟陶淵明不可模擬。【略】唐之詩人，如王摩詰、韋蘇州，皆有淵明之致，考其人，皆所謂素心人也，豈從模擬得之哉。

又《馮繼之詩序》　夫有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詩。故《三百篇》風各不同。代革世沿，各得其性之所近。三百自三百，漢、魏自漢、魏，唐自唐，明自明耳。以優孟而爲叔敖，神骨終別。

胡應麟《清源寺中戲效晚唐人五言近體二十首序》　唐律，元和後卑卑甚矣。韓、柳、元、白，振代之才，弗能挽頹波而力溯之古。而賈簿、姚監輩，實始以清新奇僻闡別派於五言。咸通以降，歷世相沿。上自宋初，下迨元末，凡詩家者流，律有唐韻者，率是物也。舍是則又自爲宋、元本調。迺初、盛、中三唐，自沈宋、孟王、韋柳外，大都高閣束之。明弘正諸先輩出，有事掃除，即李唐中葉剔去齒牙，晚季奚有。迺余絕長絜短，篤而論之：氣骨雄高，聲調鴻碩，當特屬之初、盛諸家。至抒情難言，鑄景難狀，形神湧出，誦者躍如，則晚唐獨造偏長，亦間有足采者，其格姑舍旃弗論可也。

又《與顧叔時論宋元二代詩十六通》八　汪司馬伯玉嘗屬僕選古今詩，以《三百篇》爲祖，分風、雅、頌三體隸之。凡題咏感觸諸詩屬之風，如太白《夢游》等作是也。紀述倫常諸詩屬之雅，如少陵《北征》等作是也。贊揚功德諸詩屬之頌，如退之《元和》等作是也。意亦甚新。

《少室山房筆叢・史書佔畢一・内篇》　唐以前，作史者專精於史，以文爲史之餘波。唐以後，能文者泛濫於文，以史爲文之一體。惟賦與詩亦然。故賦迄於左思，史窮於陳壽，皆漢之餘也。故曹、劉、李、杜、韓、柳氏出而宇宙耳目又一觀矣。

又　唐以前史之人一，而其業精，故史無弗成而無弗善。唐以後史之人二，而其任重，故史有弗善而無弗成。唐之時，史之人雜而其秩輕，其責小而其謗鉅，故作者不必成，或者不必善。劉知幾之啓蕭相，韓吏部之答柳州，噫，可想矣。

又　唐文章近史者三焉：退之《毛穎》之於太史也，子厚《逸事》之於孟堅也，紫薇《燕將》之於《國策》也。

又《九流緒論中》　大槩六代以還，文尚俳偶，至唐李華、蕭穎士及（元）次山輩，始解散爲古文。蕭、李文尚平典，元獨矯峻艱澀，近於怪且

迂矣，一變而樊宗師諸人，皆結之倡也。

又　《玄眞子》，唐張志和撰。【略】即此書雖不越《莊》、《列》寓言，而恢譎跌宕，想其人非元次山、皮襲美下也。說者以唐一代無史才。以余較觀，三百年子書亦寥寥焉。昌黎《原道》諸作，名理偉然，出秦漢諸儒上。至「堯以是傳之舜」數十言，直接之孟軻氏，然子書體一變矣。自餘浮猥瑣尾，亡論西京，求《潛夫》、《中論》比，不易得。子有別才，非耶。

又《**九流緒論下**》　《飛燕》，傳奇之首也。《洞冥》，《雜俎》之源也。《搜神》，《玄怪》之先也。《博物》，《杜陽》之祖也。

又　《子虛》、《上林》不已而爲修竹大蘭，修竹大蘭不已而爲《革華》、《毛穎》，《革華》、《毛穎》不已而爲《后土》、《南柯》。故夫莊、列者詭誕之宗，而屈、宋者玄虛之首也。後人不習其文而規其意，鹵莽其精而獵其粗，毋惑乎其日下也。

又　《雲仙》，誕之誕也。《清異》，俳之俳也。然其喻旨命詞，往往如郗方回奴，小有意焉，亦滑稽之甸也。其詭撰靡益見聞，其雅言可資譚噱，不爲所欺可也。

又　小說，唐人以前紀述多虛而藻繪可觀，宋人以後論次多實而彩豔殊乏。蓋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後率俚儒野老之談故也。

又《**四部正訛下**》　詩話僞者尤衆，魏文《詩格》而述沈約，李嶠《詩評》而引昌齡，皆不足辯。今惟樂天、聖俞二《金針》傳，盡假託也。《詩解》若歐、蘇、杜注等尤僞。

又《**二酉綴遺中**》　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尚可，若《東陽夜怪錄》稱成自虛，《玄怪錄》元無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氣亦卑下，亡足論。【略】惟《廣記》所錄唐人閨閣事，咸綽有情致，詩詞亦大率可喜。

又《**二酉綴遺下**》　唐人小說，詩文有致佳者。薛用弱《集異記》文彩，尙出《玄怪》下，而山玄卿一銘殊工。蓋唐三百年，如此銘者亦罕睹矣，豈薛生能幻設乎。

又　鬼詩極有佳者。余嘗偏蒐諸小說，彙爲一集，不下數百篇。

又　律詩諸小說罕載，亦難於佳者。

又《**莊嶽委談下**》　世所盛行宋、元詞曲，咸以昉於唐末。然實陳、隋始之，蓋齊、梁月露之體，矜華角麗，固已兆端。至陳、隋二主，幷富才情，俱湎聲色，所爲長短歌行，率宋人詞中語也。煬之《春江》、《玉樹》等篇尤近。至《望江南》諸闋，唐、宋、元人沿襲至今。詞曲濫觴，實始斯際。自文皇以鴻裁碩藻，撥六朝餘習而力反之，子昂、太白，相望幷興。逮少陵氏作，出經入史，剗絕淫靡。有唐三百年之詩，遂屹然羽翼商、周，驅駕漢、魏。藉令非數君子砥柱其間，則《花間》、《草堂》將踵接於武德、開元之世，詎宋、元而後顯哉。蓋六朝、五代一也。障其瀾而上，則詩盛而爲唐，襲其流而下，則詞盛而爲宋。余因是知陳、李、少陵，厥功於藝苑甚偉，而歐陽、王、蘇、黃、秦諸君子，弗能弗爲三嘆而致惜也。

又　紅拂、紅綃、紅線三女子，皆唐人，皆見小說，又皆將家，皆姬媵，皆兼氣俠，然實無一信者。

《**詩藪內編・古體上・雜言**》　唐人諸古體，四言無論。爲騷者太白外，王維、顧況三二家，皆意淺格卑，相去千里。若李、杜五言大篇，七言樂府，方之漢、魏正果，雖非最上，猶是大乘。韓《琴曲》，柳《饒歌》，彷彿聲聞階級。此外，蔑矣。

又《**古體中・五言**》　今人律則稱唐，古則稱漢，然唐之律遠不若漢之古。漢自《十九首》、蘇、李外，餘《郊廟》、《饒歌》、樂府及諸雜詩，無非神境，即下者猶踞建安右席。唐律惟開元、天寶，元、白而後，寖入野狐道中。今人不屑爲者，往往而是，亦時代使然哉。

又　四傑，梁、陳也。子昂，阮也。高、岑，沈、鮑也。曲江、鹿門，右丞、常尉、昌齡、光羲、宗元、應物，陶也。惟杜陵《出塞》樂府有漢、魏風，而唐人本色時露。太白譏薄建安，實步兵，記室，康樂，宣城及拾遺格調耳。李于鱗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可謂具眼。

又　唐初承襲梁、隋，陳子昂獨開古雅之源，張子壽首創清澹之派。盛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韋應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風神者也。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頎、孟雲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氣骨者也。

又　世多謂唐無五言古。篤而論之，才非魏、晉之下，而調雜梁、陳之際，截長絜短，蓋宋、齊之政耳。如文皇《帝京》之什，允濟《廬岳》之章，

子昂《感遇》之篇，道濟《五君》之詠，浩然「疏雨」之句，薛稷《郊陝》之吟，太白《古風》、《書懷》，少陵《羌村》、《出塞》，儲光羲之田舍，王摩詰之山莊，高常侍之紀行，岑補闕之覽勝，孟雲卿《古離別》，王昌齡《放歌行》，李頎《塞下曲》，常建《太白峰》，韋左司《郡齋》，柳儀曹《南澗》，顧況《棄婦》，李端《洞庭》，昌黎《秋懷》，東野《感興》，皆六朝之妙詣，兩漢之餘波也。

又《古體下・七言》　齊、梁、陳、隋五言古，唐律詩之未成者，七言古，唐歌行之未成者。王、盧出，而歌行咸中矩度矣，沈、宋出，而近體悉協宮商矣。至高、岑而後有氣，王、孟而後有韻，李、杜而後入化。

又　唐五言古，作者彌衆，至七言殊寡。初唐四子外，惟《汾陰》、《鄴都》。盛唐李、杜外，僅高、岑、王、李。中唐劉、韋一二，不足多論。至元、白長篇，張、王樂府，下逮盧、李，流派日卑，道術彌裂矣。

又　太白幻語，爲長吉之濫觴。少陵拙句，實玉川之前導。集長去短，學者當先明此。

又　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豔，然未脫梁、陳也。張、李、沈、宋，稍汰浮華，漸趨平實，唐體肇矣，然而未暢也。高、岑、王、李，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濃纖修短，得衷合度，暢乎，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降而錢、劉，神情未遠，氣骨頓衰。元相、白傅，起而振之，敷演有餘，步驟不足。昌黎而下，門戶競開，盧仝之拙樸，馬異之庸猥，李賀之幽奇，劉叉之狂譎，雖淺深高下，材局懸殊，要皆曲徑旁蹊，無取大雅。張籍、王建，稍爲眞澹，體益卑卑。庭筠之流，更事綺繪，漸入詩餘，古意盡矣。

又　李、杜外，短歌可法者：岑參《蜀葵花》、《登鄴城》，李頎《送劉昱》、《古意》，王維《寒食》，崔顥《長安道》，賀蘭進明《行路難》，郎士元《塞下曲》，李益《促促曲》、《野田行》，王建《望夫石》、《寄遠曲》，張籍《節婦吟》、《征婦怨》，柳宗元《楊白花》，雖筆力非二公比，皆初學易下手者。但盛唐前，語雖平易，而氣象雍容。中唐後，語漸精工，而氣象促迫，不可不知。

又　初唐七言古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概勝，而才藻風神稱之，加以變化靈異，遂爲大家。

又　唐人歌行短赫者：郭元振《寶劍篇》，宋之問《龍門行》、《明河篇》，李嶠《汾陰行》，元稹《連昌辭》，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盧仝《月蝕》，李賀《高軒》，並驚絕一時。今讀諸作，往往不厭人意，而盧、駱、杜陵、高、岑、王、李，大家正統，俱不以是著稱。

又《近體上・五言》　五言律體，極盛於唐，要其大端，亦有二格。陳、杜、沈、宋，典麗精工，王、孟、儲、韋，清空閒遠，此其概也。然右丞贈送諸什，往往闌入高、岑。鹿門、蘇州，雖自成趣，終非大手。太白風華逸宕，特過諸人，而後之學者，才匪天僊，多流率易。唯工部諸作，氣象嵬峨，規模宏遠，當其神來境詣，錯綜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還，一人而已。

又　作詩不過情景二端。如五言律體，前起後結，中四句，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唐初多於首二句言景對起，止結二句言情，雖豐碩，往往失之繁雜。唐晚則第三四句多作一串，雖流動，往往失之輕猥，俱非正體。惟沈、宋、李、王諸子，格調莊嚴，氣象閎麗，最爲可法。第中四句大率言景，不善學者，湊砌堆疊，多無足觀。老杜諸篇，雖中聯言景不少，大率以情間之。故習杜者，句語或有枯燥之嫌，而體裁絕無靡冗之病。此初學入門第一義，不可不知。若老手大筆，則情景混融，錯綜惟意，又不可專泥此論。

又　初唐五言律，「獨有宦遊人」第一。盛唐，「昔聞洞庭水」第一。中唐，「巫峽見巴東」第一。晚唐，姚合《早朝》、許渾《潼關》、李頻《送裴侍御》，尚有全盛風流，全篇多不稱耳。

又　大曆以還，易空疏而難典贍，景龍之際，難雅潔而易浮華。蓋齊、梁代降，沿襲綺靡，非大有神情，胡能蕩滌。唐初五言律，惟王勃「送送多窮路」、「城闕輔三秦」等作，終篇不著景物，而興象婉然，氣骨蒼然，實首啓盛中妙境。五言絕亦舒寫悲涼，洗削流調。究其才力，自是唐人開山祖。拾遺、吏部，並極虛懷，非溢美也。

又　太白有大家之材，而局量稍淺，故騰踔飛揚之意勝，沈深典厚之風微。昌黎有大家之具，而神韻全乖，故紛拏叫噪之途開，蘊藉陶鎔之義缺。杜陵氏兼得之。

又　詠物起自六朝。唐人沿襲，雖風華競爽而獨造未聞。惟杜諸作自開堂奧，盡削前規。如題月：「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雨：「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雪：「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浦雲。」夜：「重露成涓滴，稀星乍

有無。」皆精深奇邃，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格則瘦勁太過，意則寄寓太深。他鳥獸花木等多雜議論，尤不易法。

又　唐以澹名者，張、王、韋、孟四家。今讀其詩，曷嘗脫棄景物。孟如「日休采摭」三語，備極風華；曲江排律，綺繪有餘；王、韋五言，秀麗可挹。蓋詩富碩則格調易高，清空則體氣易弱。至於終篇洗削，尤不易言。惟杜《登梓州城樓》、《上漢中王》、《寄賀蘭二》、《收京》、《吾宗》、《征夫》、《可惜》、《有感》、《避地》、《悲秋》等作，通篇一字不粘帶景物，而雄峭沈著，句律天然。古今能爲澹者，僅見此老。世人率以雄麗掩之，余故特爲拈出。第肉少骨多，意深韻淺，故與盛唐稍別，而黃、陳一代尸祝矣。

又　唐大曆後，五七言律尚可接翅開元，惟排律大不競。錢、劉以降，篇什雖盛，氣骨頓衰，景象既殊，音節亦寡。韓、白諸公，雖才力雄贍，漸流外道矣。

又《**近體中・七言**》　七言律最難，迄唐世工不數人，人不數篇。初則必簡、雲卿、廷碩、巨山、延清、道濟，盛則新鄉、太原、南陽、渤海、駕部、司勳，中則錢、劉、韓、李、皇甫、司空。此外蔑矣。

又　元和如劉禹錫，大中如杜牧之，才皆不下盛唐，而其詩迥別，故知氣運使然。雖韓之雄奇，柳之古雅，不能挽也。

又　唐七言律自杜審言、沈佺期首創工密，至崔顥、李白時出古意，一變也。高、岑、王、李，風格大備，又一變也。杜陵雄深浩蕩，超忽縱橫，又一變也。錢、劉稍爲流暢，降而中唐，又一變也。大曆十才子，中唐體備，又一變也。樂天才具泛瀾，夢得骨力豪勁，在中、晚間自爲一格，又一變也。張籍、王建略去葩藻，求取情實，漸入晚唐，又一變也。李商隱、杜牧之填塞故實，皮日休、陸龜蒙馳騖新奇，又一變也。許渾、劉滄角獵俳偶，時作拗體，又一變也。至吳融、韓渥香奩脂粉，杜荀鶴、李山甫委巷叢談，否道斯極，唐亦以亡矣。

又　初唐體質濃厚，格調整齊，時有近拙近板處。盛唐氣象渾成，神韻軒舉，時有太實太繁處。中唐淘洗清空，寫送流亮，七言律至是，殆於無可指摘，而體格漸卑，氣運日薄，衰態畢露矣。

又　唐應制諸首拔詩，宋之問三作外，餘皆未愜人意。如武平一「黃鶯未向林中囀，紅蕊先從殿裏開」，魏謨「八水寒光，千山霽色」，及劉太眞輩，率凡語耳，而橫被嗟賞。至場屋省題詩，竟三百年無一佳者，《文苑英華》中具載可見。就中傑出，無若錢起《湘靈》，然亦頗有科舉習氣。如「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與起他作殊不類。下此若李紓、李郢，益無譏矣。

又《**近體下・絕句**》　五七言律，晚唐尚有一聯半首可入盛唐。至絕句，則晚唐諸人愈工愈遠，視盛唐不啻異代。非苦心自得，難領斯言。

又　中唐絕，如劉長卿、韓翃、李益、劉禹錫，尚多可諷詠。晚唐則李義山、溫庭筠、杜牧、許渾、鄭谷，然途軌紛出，漸入宋、元。多歧亡羊，信哉。

又　初唐絕，「蒲桃美酒」爲冠，盛唐絕，「渭城朝雨」爲冠。中唐絕，「迴雁峰前」爲冠。晚唐絕，「清江一曲」爲冠。「秦時明月」在少伯自爲常調，用修以諸家不選，故《唐絕增奇》首錄之。所謂前人遺珠，茲則掇拾。于麟不察而和之，非定論也。

又　唐五言絕，初、盛前多作樂府，然初唐只是陳、隋遺響。開元以後，句格方超。如崔國輔《流水曲》、《採蓮曲》，儲光羲《江南曲》，王維《班婕妤》，崔顥《長干行》，劉方平《採蓮》，韓翃《漢宮曲》，李端《拜新月》，《聞箏曲》，張仲素《春閨曲》，令狐楚《從軍行》，《長相思》，權德輿《玉臺體》，王建《新嫁娘》，王涯《贈遠曲》，施肩吾《幼女詞》，皆酷得六朝意象。高者可攀晉、宋，平者不失齊、梁。唐人五言絕佳者，大半此矣。

又　七言絕，李、王二家外，王翰《涼州詞》，王維《少年行》，高適《營州歌》，王之渙《涼州詞》，韓翃《江南曲》，劉長卿《昭陽曲》，劉方平《春怨》，顧況《宮詞》，李益《從軍》，劉禹錫《堤上行》，張籍《成都曲》，王涯《秋思》，張仲素《塞下曲》，《秋閨曲》，孟郊《臨池曲》，白居易《楊柳枝》，《昭君怨》，杜牧《宮怨》，《秋夕》，溫庭筠《瑤瑟怨》，陳陶《隴西行》，李洞《繡嶺詞》，盧弼《四時詞》，皆樂府也。然音響自是唐人，與五言絕稍異。

又　七言絕，體制自唐，不專樂府。然盛唐頗難領略，晚唐最易波流。能知盛唐諸作之超，又能知晚唐諸作之陋，可與言矣。

又　盛唐絕句，興象玲瓏，句意深婉，無工可見，無迹可尋。中唐遽減風神，晚唐大露筋骨，可並論乎。

又　初唐《水調》等歌，不甚類六朝語，而風格高華，似遠而實近。中

唐《竹枝》等歌，頗效法六朝語，而辭旨凡陋，似合而實離。

又 唐五言絕，太白、右丞爲最，崔國輔、孟浩然、儲光羲、王昌齡、裴迪、崔顥次之。中唐則劉長卿、韋應物、錢起、韓翃、皇甫冉、司空曙、李端、李益、張仲素、令狐楚、劉禹錫、柳宗元。

又 七言絕，太白、江寧爲最，右丞、嘉州、舍人、常侍次之。中唐則隨州、蘇州、仲文、君平、君虞、夢得、文昌、繪之、清溪、廣津，皆有可觀處。

又 五言絕，晚唐殊少作者，然不甚逗漏。七言絕，則李、許、杜、趙、崔、鄭、溫、韋，皆極力此道。然純駁相揉，所當細參。

又《外編・唐上》 甚矣，詩之盛於唐也。其體，則三、四、五言，六、七、雜言，樂府、歌行、近體、絕句，靡弗備矣。其格，則高卑、遠近、濃淡、淺深、巨細、精粗、巧拙、強弱，靡弗具矣。其調，則飄逸、渾雄、沈深、博大、綺麗、幽閒、新奇、猥瑣，靡弗詣矣。其人，則帝王、將相、朝士、布衣、童子、婦人、緇流、羽客，靡弗預矣。

又 唐省試詩雖傑出者希，而清新妥切，即中、晚人尚有初唐景色。如《清明賜火》等作，往往出李肱《霓裳》右。今人以省試詩概加裁抑，非通論也。（諸詩具載《文苑英華》，然世所傳誦，《鼓瑟》之外，絕無他篇。）

又《唐下》 詩最可貴者清，然有格清，有調清，有思清，有才清。才清者，王、孟、儲、韋之類是也。若格不清則凡，調不清則冗，思不清則俗。王、楊之流麗，沈、宋之豐蔚，高、岑之悲壯，李、杜之雄大，其才不可概以清言，其格與調與思，則無不清者。

又 七言律以才藻論，則初唐必首雲卿，盛唐當推摩詰，中唐莫過文房，晚唐無出中山。不但七言律也，諸體皆然，由其才特高耳。

又 芮挺章編《國秀》，以李嶠「月宇臨丹地」爲第一。王介甫編唐詩，以玄宗「飛蓋入秦中」爲第一。嚴滄浪論七言，以崔顥《黃鶴樓》爲第一。楊用修編《唐絕》，以王昌齡「秦時明月」爲第一。然五言律又有主「獨有宦遊人」者，七言律又有主「盧家少婦」者，絕句又有主「蒲桃美酒」者，排律又有主王維《送僧歸日本》者。俱在甲乙間，學者當自具眼。

又 《正聲》於初唐不取王、楊四子，於盛唐特取李、杜二公，於中唐不取韓、柳、元、白，於晚唐不取用晦、義山，非凌駕千古膽、超越千古識不能。用修於此四者，政不能了了，宜其輕於持論也。

又 唐初王、楊、盧、駱、李百藥、虞世南、陳子昂、宋之問、蘇頲、李嶠、二張輩，俱詩文並鳴，不以一長見也。開元李、杜勃興，詩道大盛，孟浩然、沈千運等，遂獨以詩稱，而文不概見。王維、賈至，其文間有存者，亦詩之附庸耳。元和韓、柳崛起，文體復古。李習之、皇甫湜輩，遂獨以文顯，而詩不概見。李觀、歐陽，其詩間有存者，亦文之駢拇耳。

又 盛唐蕭穎士、李華、元結，文名皆藉甚當時，而湮沒異代者，前掩於王、楊，後掩於韓、柳也。中唐白居易、劉禹錫、元稹詩，皆播傳四裔，而不滿後人者，一擯於李、杜，再擯於錢、劉也。然蕭、李名浮其實，即非諸子掩之，固自難矣。劉、白時代壓之，格律稍左，其才故自縱橫。

又 司空圖云：「杜子美《祭房太尉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麗，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韓吏部歌詩驅駕氣勢，若掀雷挾電，撐決天地之垠。柳州探搜深遠，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意，則非瑣瑣可輕議其優劣。」蓋自唐已有詩文各擅之說，圖爲此論以破之。

馮從吾《理學詩選跋》 選唐人詩，論詩不論人，所謂人以詩重也。選理學詩，論人方論詩，所謂詩以人重也。

邢侗《吳景猷先生詩序》 盧照鄰之折柳，陳子昂之《感遇》，岑嘉州之「滻水」，高達夫之「安西」，孟襄陽之「清鏡」，王右丞之「輞水」，杜拾遺之《秋興》，劉隨州之「聽笛」，皇甫氏之「江草」，靡不條流檃括，興象速肖。

又《穀城山堂詩草序》 夫有唐制作之業獨歸之詩，要之擅絕而難繼，則又獨歸開元、天寶之際，而名盛唐。神龍以上，詎乏宗工，而以沿襲近代之餘，流波未泯，靡麗勝則嗛其爾雅，痕態露則失其穩嚴，是之爲初唐。彼盛之軼於初，而初之不及盛，則時代、人情之境會爲之也。譬之釀焉，酎以重醇，醞以法極，漸漬深而蘊愜洽，靈和溢而天籟鳴，盛之爲盛可知已。

《畫禪室隨筆・書陶詩跋後》 陶靖節詩，儲光羲之源委也。韋司直亦其耳孫乎。

又《評詩》 唐人詩律與書法頗似，皆以濃麗爲主，而古法稍遠矣。

江盈科《敝篋集引》 世之稱詩者，必曰唐。稱唐詩者，必曰初曰盛。惟中郎不然。曰：詩何必唐，何必初與盛，要以出自性靈者，爲眞詩爾。夫

性靈竅於心，寓於境，境所偶觸，心能攝之，心所欲吐，腕能運之，心能攝境，即螻蟻蜂蠆皆足寄興，不必「雎鳩」「騶虞」矣。腕能運心，即諧詞謔語皆足觀感，不必法言莊什矣。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是之謂眞詩，而何必唐，又何必初與盛之爲沾沾。蓋中郎嘗與余方舟汎蠡澤，適案上有唐詩一帙，指謂余曰：唐人之詩，無論工不工，第取而讀之，其色鮮妍，如旦晚脫筆研者，今人之詩即工乎，然句句字字，拾人飣餖，纔離筆研，已似舊詩矣。夫唐人千歲而新，今人脫手而舊，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模擬者所從來異乎。夫茄瓜梨棗之初登於市，一錢一顆，人爭食焉而可於口。越歲之熏豚臘兔，十錢一簋，坐客投箸而不肯下。蓋新者見嗜，舊者見厭，物之恆理。惟詩亦然。新則人爭嗜之，舊則人爭厭之。流自性靈者，不期新而新。出自模擬者，力求脫舊而轉得舊。由斯以觀，詩期於自性靈出爾，又何必唐，何必初與盛之爲沾沾哉。

又《解脫集引》 余觀古工詩之士，其較有三：有正，有奇，有奇之奇。唐杜工部詩宏博精鍊，如石季倫觴客，俎饌餚核，不離世品，而麟脯鳳炙間出天下所未嘗之味，此夫正而能奇者也。李青蓮使事不必如杜之核，用書不必如杜之富，而超脫妙絕，飄飄欲仙，泠然如列子御風而行，此夫以奇爲奇者也。至於長吉，則事不必古人有，語不必世人解，信口矢音，突兀怪特，如海天蜃市，瓊樓玉宇，人物飛走之狀，若有若無，若滅若沒，此夫不名爲正，不名爲奇，直奇之奇者乎。蓋有唐三百年一人而已。

《雪濤小書・詩評・詩文才別》 從古以來，詩有詩人，文有文人。譬如斫琴者不能製笛，刻玉者不能鏤金。專擅則獨詣，雙騖則兩廢。有唐一代詩人如李如杜，皆不能爲文章。李即爲文數篇，然皆俳偶之詞，不脫詩料。求其兼詣並至，自杜樊川、柳柳州之外，殆不多見。韓昌黎文起八代，而詩筆未免質木，所乏俊聲秀色，終難膾炙人口。

又《詩膽》 夫詩人者，有詩才，亦有詩膽。膽有大有小，每於詩中見之。劉禹錫題九日詩，欲用糕字，乃謂《六經》無糕字，遂不敢用。後人作詩嘲之曰：「劉郎不敢題『糕』字，空負詩中一世豪。」此其詩膽小也。《六經》原無椀字，而盧玉川茶歌連用七個椀字，遂爲名言，是其詩膽大也。膽之大小，不可強爲。世有見猛虎而不動，見蜂蠆而卻走者，蓋所稟固然。矯而效人，終喪本色。

又《摘聯》 唐人登眺之詩，皆與山川相稱。中間聯句，眞是移動不得。如題杭州天竺寺二語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題金山寺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題洞庭湖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題黃鶴樓云：「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凄凄鸚鵡洲。」後人摘爲對聯，絕與景稱。王百穀亦摘唐詩二句爲滸墅關對曰：「流水聲中理官事，寒山影裏見人家。」皆極的確。

又《采逸》 唐人題沙場詩，愈思愈深，愈形容愈凄慘。其初但云：「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已自可悲。至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則愈悲矣，然其情猶顯。若晚唐詩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則悲慘之甚，令人一字一淚，幾不能讀。詩之窮工極變，此亦足以觀矣。

虞淳熙《解脫集題詞》 大地一梨園也，曰生曰旦曰外曰末曰丑曰淨，古今六詞客也。壞父而下，不施粉墨，舉如末。陳王作淨丑面，然與六朝、初唐人俱是貼旦。浣花叟要似外。李青蓮其生乎。任華、盧仝諸家，半淨半丑。而樂天、東坡，敎化廣大，色色皆演。王維、張籍，韓子蒼所謂按樂多詼氣，率歌工也。

《徐氏筆精詩談・風雅》 屈、宋之文出於《風》，韓、柳之文出于《雅》。風者，動也；雅者，常也。【略】柳詩多似風，韓詩多似雅。太白風多于雅，子美雅多于風。至于義山、飛卿，雖本《國風》，然篇篇入《鄭》《衛》之響矣。

黃汝亨《震澤咏小序》 摩詰之爲禪，皎然、靈一之爲詩，兩者固並行而互映也。

《藝圃倦談・古詩》 【略】惟唐人近體興，峭厲刻削，狂心傲氣，皆托於詩。與聖人可言之意相戾矣。故詩人溫厚之氣，浮曼於六朝，斫喪於唐。

又 言詩多方，總之不離溫柔敦厚。唐人拘聲偶，自不得不落近體。說者詭稱氣格掩其失。紬六朝伸唐，非公論也。凡詩爲氣格易，爲溫柔難。既近體矣，何患不氣格。正爲氣格損溫柔。雖欲如六朝靡曼不可得耳。六朝靡曼，祇是爲文氣弱。詩靡曼，猶近之。

又 說者謂詩不貴纖麗。既墮近體，限聲偶，又避纖麗，是諱十而言二五也。詆六朝爲斌媚，惡梁、陳爲緩弱。又崇尚聲偶，於聲偶中又分初、盛、

中、晚，誰優誰劣。譸張難憑。其實三代以下，《三百篇》一律。漢魏、六朝、唐，各自爲一律。六朝不如漢魏者，其質直不如也，其體則同。唐併其體非矣。纖媚既不如質直，近體可以尚古體乎。六朝雖不及漢魏，猶近之。全唐不及六朝，愈遠矣。要之，皆非古也。

又　六朝之文，惡其濃鬱，而前推漢人爲爾雅。六朝之詩，訾爲靡麗，而後推唐人爲氣格，夫爾雅、氣格，祇可論人物，按躬行。於詩文一道，非當家。如文而已。靡麗濃鬱，實爲合作。

又　唐變爲近體，其間初、盛、中、晚，亦不可謂不日新，總謂之唐耳，寧詎謂初勝中、晚乎。

又　晉詩多清響，至宋謝康樂而後加綺麗，至梁、陳而後加媕媚。故唐人變爲雄整。世運所移，不可留也。論者崇獎唐人，遂盡絀六朝。至於任氣狂騁，其習愈卑。

又　漢、魏人以情境爲詩，多眞逸。六朝人以辭采爲詩，多艷麗。雖艷麗而文生於情。若唐人以名利筌蹄爲詩，限聲偶，襲格套，如今對股時文。時文不離經傳，而何裨於名理。近體不離歌咏，而何關於性情。其妝綴附合，割強牽率，較時文轉覺卑陋。聲疾而氣揚，讀之令人高視而長傲。

又　近體之敗興，無如俳律。使有情者不得展措，滯鈍者託以藏拙。唐人編類書，守括帖，專辦此耳。塞功令，逢主司，射科目，故不辭勞拙。

又　昔人以畫爲有形之詩，詩爲有聲之畫。蓋畫不難似，難於不似。丹青不貴色，貴不著色。論詩今不如古，論畫古不如今。古人尚丹青，近世學士純用淡墨如寫字。古人興致爲詩，近世夤緣名利，純用聲偶。故知畫之品者，可與言詩。元人寫意，畫家之縉紳也。唐人聲偶，詩家之傭保也。

又　詩至近體，駢麗無以復加。《三百篇》非不麗也，而質有其文；漢、魏非不文也，而文有其質。六朝質漸微矣，麗而不駢，猶有溫柔之意。至近體峻刻，使人意苦。腐毫閣筆，得一語駢麗，滿志矣。其實綺靡過於六朝。毀六朝，譽唐人，豈公平之論。

又　古詩有是情者，或不必即爲是辭，有是辭者，或不必定有是事。如孟子所論《雲漢》《北山》之類云爾。後世詩有是辭，全無是事。詠是詩，初無是心。如韋應物「春潮帶雨晚來急」，潁川何嘗通潮。戴叔倫「萬里未歸人」，去家半日程耳。但取成句，不關情境，豈非誕耶。

又　後世詩不離情、境、辭三者。即所謂興、比、賦也。太上寄情，漢魏十九首是也。其次寫境，六朝諸□之作是也。其次尚辭，唐以後近體是也。

又《辭賦》　蓋辭賦有天則，辭境虛而太虛則浮，賦境實而太實則笨。如畫是色，而色太艷反類匠作。唐、宋金碧，不如元人水墨。曲藝雅俗，各有天則，況文章寫性靈者乎？

又《樂府》　論者動稱樂府古歌曲，爲詩家第一派，豈不謬乎。唐近體，名爲矯正，其實又甚焉。偏尚聲偶。宋、元遂流爲小辭。

又　唐人借樂府題目，寫自己胸臆，實非樂府也。但可謂之唐人歌行之近體耳。濫觴於漢，瀰漫於六朝。鮑明遠《行路難》諸作，潰爲洪流。唐李白《蜀道難》、《天姥吟》等作，遂滔天矣。

又　唐李白、杜甫詩，或借用樂府目，或並舊目改換，皆稱樂府。大抵詩樂無二，俗士日用不知耳。

又《唐體》　至唐人限聲偶，爲近體，以之程士，士射聲利，巧言綺語，妝演效顰，無喜強笑，無悲強啼。但取唱酬，不關性地。其擅場者，以一種伊鬱隱僻之情爲元氣，一種強直亢厲之語爲元聲。讀之不可卒曉，按之全無實趣。性情之道，風教之體，有何干涉。論者詭云：「此辭人之辭也。」夫修辭立誠，所以居業。聖人之情見乎辭。經傳子史，與天壤俱垂。惟其理不磨，故其精不滅，而其文不刊。子云：「辭達而已矣。」如今之辭，何以達焉。序贊誌銘碑板之所虛標，投贈遊覽讌集之所杜撰，尋盟結交，逢世詭利，耗精力而爲此，無半語裨名教，關身心，如蜉蝣日及，朝榮夕瘁，爛同腐草。辭賦一途，於今狼戾極已。甚者假道亡命，捐四民之業，爲遊手之行。以邪淫爲風流，夸誕爲才情，訕謗爲諷規，醉飽爲同盟，狂客爲我輩。寡廉鮮耻，靡所不爲。昔聖人以無邪蔽詩，豈謂其末流至此。

又　說者取唐詩分初、盛、中、晚。晚不如中，中不如初。隨世運爲汙隆，其實不然。蓋性情之理，不編鬱則不厚，不磨練則不柔。是以富貴者少幽貞，困頓者多委蛇。昔人謂「詩窮始工。」《三百篇》大抵遭亂憤時而作。以世運初、盛、中、晚分詩高下，倒見矣。唐詩晚工於中，中妙於盛，盛鬯於初。初唐莊整而板，盛唐博大而放，中唐平雅清粹，有順成和動之意焉。晚唐纖麗，雕極還樸，無以復加。今謂唐不如古則可，謂中、晚不如初、盛，論氣格，較骨力，豈溫柔敦厚之本義乎。

又　詩法嚴於唐，而詩情損於唐。詩以寫情，非以明法。詩以溫柔爲體，律以嚴厲爲工。律嚴害情。氣格骨力，雄猛整齊，論文則可，非賞音之理也。

又　中唐詩清平，本欲脫去初、盛壯麗之習。而韋應物、劉長卿實主盟。錢起有俊采，與盛唐王維、儲光羲伯仲。韓愈、張籍，雄奇似杜甫。僧皎然淹雅，爲中唐正派。大抵中唐人目初爲板，目盛爲放，有意矯之。晚唐雕幾精攻，反近冲澹。盛唐冠冕博大，籠罩一代。中、晚各自擅場，不可相掩。技至晚精已。優初、盛而黜中、晚，亦未爲允。

又　杜甫詩「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又「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此等語勢壯浪，人所膾炙。其實非雅音也。又如「王郎酒酣拔劍砍地歌莫哀，我今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與李白《蜀道難》、《天姥吟》、《北風行》等篇，皆險峭翕忽，如驚颷走石，霆火焚槐。溫柔敦厚之意，性情之理，所損實多。故氣格壯厲者，雅意寖微。

又　唐詩佳者，多是古體。然亦唐之古體耳。棱角崢嶸，而少圓融；雕刻細瑣，而少渾厚。佳句可摘，而天趣不及漢魏、六朝自然妙麗。皆本近體之習，而特去其聲偶耳。說者謂唐無古詩，良似。

又　五言古惟杜甫《新婚》、《垂老》、《無家別》、《新安吏》等篇，渾厚逼漢魏，名理接風雅。故爲唐一代詩人領袖。元結《春陵行》、《賊退示吏民》詩，亦其伯仲也。故甫極稱之。然則詩之所重，可知已。

又　杜甫詩多感時憂國。卓有仁人義士之風，非獨才致兼人也。李白一味風流豪放。杜壯而悲，李雄而宕。宕不如悲。他如白樂天、元稹之疏快，孟郊之孤峭，李賀之雕刻，盧仝之奇怪，李商隱、溫庭筠之纖麗。皆一時才士，而皆千古詩障。

又　後世論詩，妙處在不著迹。如李白《盧山瀑布》詩云：「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比物脫化圓妙，使人解頤。至徐凝云：「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未免著迹，自謂過之，其實不然。蘇子瞻詆爲惡詩，云「古今惟有謫仙師」，抑揚又太過。二詩著與不著之辨耳。論者謂有意無意之間，文章妙境。唐人送別詩多矣。當世惟唱王維《陽關》一首，從軍詩多矣，獨推王昌齡「龍城」一絕。二詩正是有意無意之間。

又　唐人五言絕句佳者多。但落淫情艷語，效樂府體，便覺俚俗。今人反謂古雅，是宋、元小詞之濫觴也。

又　詩至唐人近體，綺麗無以復加。今人反詆六朝爲綺麗，而尊唐爲正聲。大抵既爲文章，安得避綺麗。風騷取材，原自葩藻，就中雅俗分邪正，文質分古今。毫釐遂成千里。性情之道發乎情，止乎義理，烏可盈而不反也，惟知道者不移。

又　李白七言古體，出自漢樂府。屈原《離騷》，出自《三百篇》。變幻相似，而楚辭未失溫厚之意。漢樂府妖哇，去《三百篇》遠，唐變爲七言歌行，如《遠別離》、《將進酒》、《天姥吟》、《蜀道難》、《扶風豪士歌》等篇，當時誇僊才，其實放蕩不檢，溫柔敦厚之義斬然矣。

又　律體板，而七言較五言多兩字，反覺委蛇寬舒。如崔顥《黃鶴樓》、沈佺期「盧家少婦」、《龍池篇》，有漢、魏遺音。五言律，如李白「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杜甫「胡馬大宛名，鋒棱瘦骨成」，「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王維「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此等句，氣急響促，今人謂爲警策，警策非所以論詩也。詩主和平，大都古體七言不如五言近雅，唐體五言不如七言近騷。唐體五言傷於急，古體七言過於放。

又　唐人尚聲偶，溫柔之意雖微，而猶存敦厚。宋人聲偶益趨奇險，時復雜以諧謔譏刺。輕薄佻巧之習，流濫不止。淫爲詩餘小辭，下與教坊雜弄爲伍，秖供優人賣笑之資。鄭聲之淫於斯爲甚。

又　孟浩然清而亮，有遒逸之氣。王維清而幽，多激楚之音。

又　孟浩然是李白一派，王昌齡是杜甫一派。然李不如杜大，王不如孟清。

又　唐人非不靡曼，論者徒以聲偶壯厲稱氣格。六朝靡曼，何嘗無氣格，若以唐人聲偶較，反覺六朝融冶無痕。近體割強如揉木，如束薪，反傷氣格。文章氣格不在壯厲，詩本溫柔，何嘗無氣格。如近體俳律，只似疊板砌壁，何貴爲氣格乎。

又　近體有聲偶，猶今制義有對股也。其格本卑。但近體詩，聲華壯厲，人喜之。而制義雅言平淡，故人易厭耳。其束功令，爲名利筌蹄，則一也。然近體詩傳，制義獨不堪傳。文章遭際，有幸不幸哉。

又　初唐杜、沈最俳。杜如「云霞、梅柳」、「黃鳥、綠蘋」之句；沈如「寶地、珠林」、「雁塔、龍池」、「紺園、碧殿」、「解纜、鳴榔」、「陽烏、雲

雁」、「長島、大川」等語，爲辭林所推，然覺肥濃可厭。

又　唐詩只宜就唐詩較。高廷禮、李于鱗選唐詩，主聲響壯麗，辭彩高華，是近體本色也。除卻聲偶，別求幽隱險澹，如搏砂叩木，失其本來矣。故古詩與近體，不得夾生強合。一落近體，便作近體論。更責近體以古意，反爲滯拙者藏陋。

又　七言律，王維、岑參、高適、李頎、劉長卿，最爲長技。李白無七言律。杜甫有而駁雜，完璧少。《秋興》、《早朝》最著。《早朝》如「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明龍蛇動」，「雲近蓬萊常五色」，「天顏有喜近臣知」，《秋興》如「畫省香爐違伏枕」，「花萼夾城通御氣」，「珠簾繡柱圍黃鵠」。此等句，詞林概以爲佳，其實杜撰無稽。

又　近體原是詩道伎倆，才大者氣魄籠蓋，掩其瑕疵。如李白、杜甫，天姿橫逸，風氣猛厲，故以博大勝。所以佳句不如佳篇。

又　文章肇自《六經》，盛於子史，精鑿於唐、宋以下。詩肇於《三百》，盛於漢、魏，艷麗於六朝與唐。唐體肇自武德，盛於開元、天寶，晶瑩於大曆以下。自聲偶興而艷麗熾，元、宋小詞濫觴於唐，唐焉能復古乎。既學爲唐又道古，如衣絺綌而講裘褐也。近體自是一代絕技，雕金琢玉，不得復問商彝、周鼎矣。

又　李商隱、溫庭筠是一種才。堪笑世人迷心，以靡麗絀之。靡麗原不害詩，詩至近體，誰非靡麗者。溫、李不失爲當家。

又　先輩謂詩有興有趣，有意有理。李白《贈汪倫》「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興也。陸龜蒙《咏白蓮》「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趣也。王建《宮辭》「自是桃花貪結子，教人錯恨五更風」，意也。李涉《上于襄陽》「下馬獨來尋故事，逢人惟說峴山碑」，理也。此分別近似，要之意與理與趣，總成其爲興。詩者，興而已。無興不可爲詩，無理、無意、無趣不成興。無興不能動人。

又　近代高廷禮選唐詩爲《正聲》。詩者，聲音之道，自當主聲。晚近好異，詆此爲途逕。別求所謂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於喧雜之中者，自謂虛懷定力，獨往冥遊於寥廓之外。則幾乎語怪矣。夫性情之道，共知共由，聞聲接響，可觀可興。今以衆之所趨，爲極膚、極狹、極熟，別求所謂性靈語，浮出紙面，不與衆言伍者，爲獨往靜觀之心。傲人以不知不能，豈聖人興詩之意乎。夫既以衆之所趨爲極膚、極狹、極熟，則以極幽、極曠、極澹者爲古人精神。夫性情之道，順流而蕩者有之，未有逆流而上者也。《〈樂〉記》云：鞉鼓椌楬壎篪。六者，德音也。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以古樂之發，性情之洩於聲音者，正也。至於奸聲流濫，爲鄭爲衛，雖悖心溢志，要不離性情，不越聲音。今一切以聲音爲熟爽，爲途徑，爲膚爲狹。是必離弦匏笙簧鞉鼓椌楬壎篪，而索諸渺冥之先，以會古人精神。豈惟漢、魏、六朝、唐人，舍聲音不知詩，雖尼父刪定，教小子學詩，亦不及此矣。則所謂眞詩者，杳冥錯默，無聲不可聞。如搏砂、如嚼木、如吹劍首，然後免於途徑、膚熟之誚乎？何必乃爾！

又　詩主聲，聲主和平，此不易之理也。凌厲奮猛，馳騁飛揚，非風雅本色。一落近體，自然爾耳。但就近體中亦有和平者耳。如王、孟、高、岑、李頎、劉長卿輩，自是一代正聲。李白、杜甫氣魄材具有餘，而壯浪不羈，時有猛悍之習。近代論唐詩，推初、盛而卑中、晚，不知中、晚人正薄初、盛，欲陶冶磨礲以求冲雅。非不能企而及之，實欲斂而退之也。

又　唐人於詩，童而習之，耳目漸漬久。如近世士子制義，疇人之業，所以爲工。故巧者不過服習者之門。

又　前輩品人謂難兄難弟，品詩兄易而弟難。情致、事理、時境，都被前人道盡。材具雖多，有時而竭。後者追前，事倍功半。盛唐人氣舒展，故調高，縱橫揮霍，灑然獨創。中、晚路漸狹矣。各出己意，陶冶磨礲，故功難於初、盛也。

又　古人以興趣爲詩，唐人以功課爲詩。較聲偶，爭巧拙。用一生全力取勝。故近體精絕。

又　唐人局聲偶，故古體多俳句，不俳不能運。如蛩蛩失卻駏驉，則躑躅不前。猶今世業制藝者，不能爲古文也。離卻八股，便無依傍。

又　七言古，李白而下，高適疏快，岑參勝王維。維雕琢，參有逸趣。張籍、王建，蒼然古色。七言絕句，自當以李白、王昌齡爲上首。

又　李白、杜甫，縱筆揮霍。口無擇言，如洪鐘賁鼓，鏗訇鏜鞳，聲滿天地，所以爲大。王、孟諸人，非不佳，數米櫛髮，擇而後言。至晚唐囁嚅不出，如單絲獨管，啾啁細響耳。李白一味嘹喨豪爽。杜甫亦豪，時而樸野，時而溫婉，時而凄涼，時而纖麗，時而深沈，時而冲淡，所以軼群絕倫。杜

牧之謂：「自有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非諛語也。

又　李白稱僊才，惟是七言歌行，豪宕俊爽，絕塵而奔。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編藉深厚處絕少。直以便利之舌，吐任放之氣。秪是一聲一腔，不如杜甫「七歌」，有風騷之遺。杜甫七言古，亦豪放，而氣味沈渾。白謂甫「作詩苦」，甫謂白「飛揚跋扈」，各中其僻。其實甫能兼白，白不能兼甫也。讀白詩，令人氣放。讀甫詩，令人心悲。故甫勝。

又　詩至子美，太白，各以雄放之才，壯浪之氣，吐洩其胸中不平。故溫柔之意盡矣。詩至李、杜愈盛，自李、杜愈衰。

又　詩極變於杜甫，而韓愈效之。先輩謂甫「以詩爲文」，愈「以文爲詩」。詩文同而體別也。詩近性情，文直寫胸臆。文所難言者，詩以咏之。五經同文而別有風雅，其來遠矣。夫既謂之詩，又焉可以爲文，鹵莽混同，自是後人馳騁之習，非詩之正體也。唐人破壞古詩，但不敢侮《三百篇》，而詆梁、陳以前爲靡曼。靡曼近溫柔。馳騁凌厲，則去風雅遠矣。韓愈《薦孟郊》云：「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夫橫空排奡，是詩家獰態，未爲佳。愈之薦郊，實自薦也。蓋退之爲文樸直，爲詩奇險。如《和皇甫湜陸渾山〔火〕》、《答鄭餘慶樊宗師》等作，與孟郊等聯句，皆艱澀不可讀。豈得概以爲佳？其材氣迅猛，與子美風期相親，故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夫「光焰」非風雅本色也。又云：「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又云：「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此等豈風雅正義。李杜所以稱雄伯，《三百篇》所以絕響矣。

又　唐古詩如李白、杜甫、韓愈數子之作，馳騁突兀，皆作俑於漢樂府郊廟、鐃歌。後遂猖獗耳。世競趨此途，謂逼眞騷、雅。詆晉、六朝以後無詩。向使無漢樂府，唐人不敢決藩，即有漢樂府，不遇武帝好奇，相如、李延年輩無所售其伎倆。古今文章變態，時使之然耳。

又　佛書有「乾慧」，道書有「乾汞」，唐人詩有「乾死」語，從此化出。李白「乾死明月魂，無復玻瓈鬼」。杜甫「窮巷杳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韓退之「神僊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聖君聖相安可欺，乾死窮山竟何俟。」三用「乾死」，杜爲佳。

又　或謂宋人詩使事，唐人不使事。唐人非不使事，使事而人不覺。故杜甫自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讀書多，見聞富，筆底自寬綽。唐詩莫如杜甫，使事莫如杜甫，而使事人不覺莫如杜甫。韓愈詩好使事，人卒然難解。人不解，何由觀興，何貴爲詩。

又　唐人詩佳者，多不使事。自然清越，一味情興風致，溢於音律辭彩之外。誦之心爽神怡。斯爲性情之理，聲音之道，風人之致也。

又　唐詩藻麗，實過六朝。六朝藻麗無氣骨，所以妖冶少莊雅。唐詩尚氣骨，故不厭藻麗。有藻麗無氣骨，便是元、宋小辭。四聲合律，對偶相扶。然後格局整齊，聲亮氣雄。故近體作而新聲變，大雅亡矣，世運固然。詩愈工，品愈卑矣。

又　宋人詩大氐多險僻，尚雕巧。蓋濫觴於唐中、晚諸家。中唐家有險僻者，晚加雕琢。盛唐絕無此矣。律詩求氣格骨力不難，初、盛、中、晚之分不在此。惟開元以來，渾厚正大，體質自然。大曆以後，漸覺輕儇妝綴，所以異耳。

又《**談經・毛詩**》　詩自有不須題者，如後世《十九首》之類。比物託興，婉轉不定，而以題擬之，亦莫不皆肖。抑有有題而詩不全似者，如屈平之《楚辭》、唐人之《感遇》、《雜興》。泛濫引喻，不可指據，泥文生解，實不必解也。故說詩非必執題，賦比與興合，文辭與志合，即妙達風人之旨矣。

又　至唐人以詩課士，擬以題目，律以對偶，限以聲韻，局局蹐蹐，性情之旨乖矣。故其放也，叫號讙呼，其怨也，悽苦愁慘。雄心傲氣，馳逞飛揚，悉由近體生。故詩盛於唐，亦壞於唐。可與知者道耳。

又《**嘯歌題辭**》　詩者，言之有風韻者耳。言順理謂之文。書傳之言，主義理而乏風韻，雖切直不能動人。語有韻，則聲諧，聲諧則氣和。聲氣諧和，則從容悠遠，習習生風，而人喜聽。又必中事理，洽物情，合時宜。然後美刺堪傳，可觀可興。大雅徽音，如是而已矣。《三百篇》所以高千古，惟其情至而理切也。漢、魏五言，風韻猶存，而義理淺薄。蘇、李、《十九首》，下逮六朝，溫柔之遺，去古未遠。迄唐人射科目，藻繪鑿眞，欲寫性靈，而刻厲太甚，如轅下駒，籠中鳥，石上草，瓶中花，生氣索然矣。其差強者，流連光景，以爲無相。更不求半語切事實，關理道。否則君相非笑，斥爲惡道矣。

又《**批選杜詩題解**》　唐人詩，取音律宏暢，辭彩高華，不涉事理，不關典要，清空罔象，如林風水月，別冊所錄，即其佳篇也。程以古義，好濫

淫志，促數煩志，敖避驕志，唐詩皆有，非盡溫柔敦厚性情之正。而惟杜甫在唐人中，砥節固窮，忠義自許。其爲詩，感慨憂時，根柢性情。非徒嘲風弄月而已者也。【略】夫詩至唐，古意已微，世運所趍，人力無如何。雖使皋、夔、周、孔生六朝後，亦不得不俯從近體。如杜甫材品人地，生逢三五盛際，「慶雲」「喜起」之歌，《國風》《雅》《頌》之韻，追蹤何難哉。

《余山詩話》卷上　張子容「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朝霞晴作雨，溼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而盛唐、中唐分焉。

又卷中　孟郊落第詩云：「題詩怨還怨，問易蒙還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遠器。曹鄴及第詩云「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肩吾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二子所作，皆以今年之喜而思昔日之愁，猶未能忘情於得喪也。杜荀鶴老而未第，詩云：「知己雖然切，春官未必私。」【略】門生歸命于天，其賢矣乎。

趙宧光《萬首唐人絶句刊定題詞》　文莫先于詩，詩莫先于短韵。言有盡而意無窮，風人之旨與文章、傳記絶然兩途，端在于此。自咏言之門一開，于是爲歌、爲誦、若賦、若騷，支分派別，遂成千蹊萬徑，而古人之詩幾乎墜地矣。後代反古學士，強立樂府以擬之，于是調聲量字，校長揭短，始得勉被管弦。不啻九牛扛鼎之力哉。又復時得時失，終然隕喪。衰周之季，《二南》猶有存者，炎漢已降，獨有《關雎》，六代而往，此道掃地盡矣。唐人致力于此，以爲進取階梯，由是諸體略備，然所謂樂府者，即不過有其名而無其實。幸斯文未墜，可歌者，惟絶句散在民間，此昊天所以續千古之絶學歟，非人之所能爲也。不然，何李唐以無意得之，而古今吻合若此乎。絶者，裁取也。詩則曰裁詩，書則曰裁書。其他諸文須首尾呈露，無裁絶之義。何也？詩也者，正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寄無形于有象。臣諷其主，女諷其夫，欲言不得吐，欲默不能緘，小可諭大，淺可致深，近可寄遠，古可況今，立言之道，法應爾爾。文章、傳記然乎哉，不然也。若夫絶句大旨則又已精而益求其精，已簡而益求其簡。欲四句如一句，繹稠情于單詞，無言之言，若盡不盡。說者云絶妙之句，即非格制本旨，然亦不大遠其名也。有宋列祖，世尚文苑，臨池之次，多取唐人短章以供點染，非以其精簡耶，其亦以爲有合于風人旨耳。

《劉溪漫筆・孟浩然詩出文選》　孟浩然詩，無一語不出《文選》，【略】蓋唐人重《文選》學，平日口誦心惟，直與冥會，流出筆端，絶不見痕迹，澹宕疏秀，卓然成一家言，與活剝李賀、拆洗杜陵者，正自不同。

又《一點》　岑嘉州詩喜用「一點」字，《赤驃馬歌》：「草頭一點疾如飛，卻使蒼鷹翻向後」，《送王少府》：「西看一點是關樓」，《送李明府》：「嚴灘一點舟中月」，其下語皆工。杜詩「關山同一點」，亦指月言。東坡《夏夜洞仙歌》「一點明月窺人」本此。若鄭谷之「一點山螢」，李群玉之「一點殘燈」，秦少遊之「一點青山」，則人能道之，未爲奇也。

李鼎《偶譚》　捐百慮而定中生慧，縱齊寒山、拾得之肩，酷無裁製。破萬卷而下筆有神，即接拾遺、供奉之武，終鮮性靈。

又　杜少陵大海迴波，無妨污垢。王摩詰澄潭浸月，妙在淵渟。

袁宗道《同惟長剪讀唐詩有感》　數卷陳言逐字新，眼前君是賞音人。家家櫝玉誰知贋，處處描龍總忌眞。再捨肉騶居易句，重捐金鑄浪仙身。一從馬糞卮言出，難洗詩林入骨塵。

袁宏道《雪濤閣集序》　古之爲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爲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虛而文寔。晉、唐以後，爲詩者有贈別，有叙事。爲文者，有辨說，有論叙，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虛，而文之體已不能寔矣。古人之法，顧安可槩哉。夫法因于敝而成于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飣餖之習者，以流麗勝飣餖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寔矣，又因寔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奇則其境必狹，而僻則務爲不根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

又《叙竹林集》　法李唐者，豈謂其機格與字句哉，法其不爲漢、不爲魏、不爲六朝之心而已，是眞法者也。

又《時文叙》　才江之僻也，長吉之幽也，錦瑟之蕩也，丁卯之麗也，非獨其才然也，體不更則目不艷，雖李、杜復生，其道不得不出於此也，時爲之也。

又《叙畏氏家繩集》　風値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嵐出，雖有顧、吳，不能設色也，淡之至也，元亮以之。東野、長江欲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極，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于理，一累于學，故皆望岫焉而

卻，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

又《郝公琰詩敘》 夫詩與舉子業，異調同機者也。唐以詩試士，如「桃李不言」、「行不由徑」等篇，束於對偶使事，如今程墨然。而集中所傳，多其行卷贈送之什，即今之窗課也。

又《尺牘・與李龍湖》 僕嘗謂六朝無詩，陶公有詩趣，謝公有詩料，餘子碌碌，無足觀者。至李、杜而詩道始大，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彼謂宋不如唐者，觀場之見耳，豈眞知詩何物哉。

又《馮琢庵師》 宏近日始讀李唐及趙宋諸大家詩文，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眞足匹行。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袁稽勳宏道》 以爲唐自有詩，不必《選》體也。初、盛、中、晚皆有詩，不必初、盛也。歐、蘇、陳、黃各有詩，不必唐也。唐人之詩，無論工不工，第取讀之，其色鮮妍，如旦晚脫筆研者。今人之詩雖工，拾人飣餖，纔離筆研，已成陳言死句矣。唐人千歲而新，今人脫手而舊，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剽擬者所從來異乎。

《李長吉歌詩彙解》卷首王思任《昌谷詩解序》 窮則必至于變，通則適反其常，此不易之理也。唐以律取士，猶今日之時文也。人守其韻，世工其體，幾于一管之吹矣。李賀以僻性高才，拗腸盱眼，跳梁其間。【略】即杜牧之踵接最密，猶以爲殊不能知也。

顧起元《潭西樓集序》 詩者，持也，持人之性情也。天倪自動，人籟相宣，刻玉不足紀其盈虛，鑄金未能均其清濁。其合也則塗歌巷哭，動以叶於宮商；其離也則刻鵠雕龍，祇自彰其骫骳。豈非哀樂之感，冥乎自然，律呂之調，非由人事者也。後世披華者至於剽市金，襲美者同乎寶燕石，遂使宮娃廚媼爭言元、白之詩，酒肆歌樓競譜高、王之曲。泛濫之態靡恆，麗則之情益寡。釋彼取此，每況愈下，以亂易暴，無或取焉。

李日華《金華詩粹序》 聲詩之道，至唐始盛。唐之詩，其美者雍雅和厚，清切婉麗，感動人者自然。流播人口，雖歌工賤倡，得以意自爲取舍。擊帨組紃，人或標其勝以行遠。風雅鼓吹之權，不盡出學士大夫乎。學士大夫多聞多見，多雜嗜偏尚，又好雄其所建，是故所品削不盡協酸鹹。其論著種種，咸在傳不傳間也。夫詩有天焉，有地焉，有人焉。天者，升降之運以代著也。地者，山川之靈以封域也。人者，品流之別以格分也。合古今遠近異同而一之，是以詩有紀有集有彙有藪有歸，而難乎爲粹也。

《恬致堂詩話》卷二 唐人《早朝詩》，賈至倡詠，王維、岑參、杜甫和之，俱稱典麗，然王警句則曰：「九重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岑則曰：「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賈則曰：「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氣象誠高，波瀾誠闊，終是落境語耳。杜子則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以旌旗所畫之龍蛇，對眞燕雀，已極變化，而「動」字「高」字，俱含生氣，「風微」字，則以燕雀因風微得至殿屋，風稍壯不免搶地矣，且大廈成而燕雀賀，又本成語，見朝廷寬大群情樂附之意。有比有興，六義具涵，轉輾詠之，彌堪咀味，杜眞詩聖，三子咸當北面。

鄧雲霄《重刻空同集序》 自唐以詩取士而詩道寖衰，而其眞而近古者往往得於侘傺無聊不平之感。故眞者，音之發而情之原，從原而觸情，從情而發音，故赴響應節，悠悠然光景屢新，與天地同其變，徐而歌之，暢然愀然，足以感耳入心，移風易俗，美愛而傳，亦與天地同其久。

又《與韓孟郁夜坐論詩詮敘其意得五言排律六十韻豈謂進退古今必無
葑繆然嗜痂之癖何妨梁肉人各有見毋務黨同觀者宜有以恕之》 齊、梁工綺靡，陳、隋益昏蔀。六代鮮洪鐘，百曲應覆瓿。唐誇沈、宋研，尚墮徐、庾臼。誰能挽頹波，獨立衆匠首。李、杜並衡轡，王、楊可驅走。二曜奪星辰，五嶽低陵阜。更有紫霞姿，飄出青蓮右。摩詰若梵唄，應物如嚴籟。寂寥彭澤意，復發襄陽口。天籟薄絲竹，仙裾厭瓊玖。獨遊蓬島外，不與塵寰稠。錢、郎揚清風，高、岑絕氛垢。鳳簫乘月弄，石磬迎秋叩。粗豪韓退之，削刻柳子厚。苦心無遺力，鏤骨時露肘。因知天工趣，不在毛穎取。賀、仝傷鬼怪，郊、島眞窶叟。元、白擊土鼓，籍、建鳴瓦缶。晚唐轉纖碎，古法紛蕩蹂。飛卿倚門妓，商隱濃妝婦。禪寄入野狐，秔圃生稂莠。

又《擬古宮詞一百首序》 夫人之義不敢齒路馬，問溫樹，蓋言愼也。至於詩則尤當爲尊者諱，惟援古以寓諷，消怨以忘怒，庶幾得之。昔之騷人志士，侘傺悒鬱，往往託之宮詞閨怨，洩其懷君憂國之想，故屈平寄思於逸女之言，起興於閒情，彼固有所託，非苟而已也。所託深則短什爲吉光之片毛，所託淺則累牘爲專車之朽骨，若仲初、花蕊者流，詞疊意復，不過宮中日記簿耳。事實填委，興寄都絕，令人覽未半而欲卧，何取於滿百也。但仲初以外臣輕言禁近，幾爲中涓所持，孰若附於古以發端，則代異事殊，得失

互見，美刺並陳，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思。

又《冷邸小言》「清磬度山翠」、「鐘聲和白雲」，此皆唐人佳句也，不如謝玄暉「磬轉芳風旋」中含舒徐委曲之態。唐人特逸耳。

又　詩雖富貴壯麗，亦須帶俊逸蹁躚，方稱妙技。如杜工部「旌旗日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評詩者謂非得微字，終墮癡肥。王摩詰「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評詩者亦諷爲帖子語。觀此可知其概矣。

又　詠物詩不可黏皮帶骨，必比興高遠，如水月鏡花，方稱妙手。如雍陶《詠白鷺》詩云：「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不知。」非不甚切，愈覺鄙俗。其最高者無如開元名公《詠白牡丹》云：「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其清逸飄揚，冉冉欲仙，令人心醉。若義山之《錦瑟》，非子瞻拈出，幾不可曉，終不可爲法也。

又　詩有一兩句而跨越千萬里，中之情緒密如絲牽者，此乃無上菩提。如劉文房「已是洞庭人，猶看灞陵月」、孟東野「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已稱妙絕，又不如陳陶「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所謂泣鬼神者非耶。

又　唐郎士元「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高仲武謂其善於發端。然細味之，終覺合掌，不如楊素「秋風吹故林，秋聲不可聽。」其韵更遠。又如「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亦以下句累上句，不如隋李德林「谷靜禽多思」殊有無聲之妙。

又　隋諸葛潁「雲出階基下，雷歸梁棟前。」非不氣勢高特，然非雅韵。何如唐僧靈一「泉涌階前地，雲生戶外峰。」興致悠然。然詩筆嫌太勁，政恐其乏趣耳。

又　詩貴句中有開闔，以上下動蕩也，杜工部「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是也。夫波浪本在下也，而曰兼天；風雲本在上，而曰接地，其中動蕩處便覺神氣流通。其法古已有之，隋孫萬壽詩曰：「驚波上濺日，喬木下臨雲。」夫非其尺度歟。又「懸峰白雲上，掛月青山下。」則超神入聖矣。

又　「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識者猶嫌其傲之過。「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識者猶嫌其喜之過。大抵詩以和平溫厚爲主，稍露聲色，便墮外道。

又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同一送別詩而意政相反，各有其妙，蓋別詩以情爲主便能動人。

又　問：詩何謂眞麗？曰：「『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問：「何謂眞壯？」曰：「『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如此類推，可得其解。

又　詩忌以叫噪爲豪，以高擡自己爲高，此特可謂村夫俗物，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孰如王謝子弟不言不笑，卻自風流。張子房狀貌如婦人好女，乃能持金槌幾奪祖龍之魄。如孟襄陽「當杯一入手，歌妓莫停聲」，其閒雅灑落，何等風致。杜工部「但覺高歌有鬼神，安知餓死塡溝壑」，何嘗矜誇自詡，而憤烈之氣，干空薄雲，不可逼視。

又　詩味如禪又如仙，天下無葷腥火食仙禪，亦無富貴榮華詩味，就使遇富貴題，必如莊嚴寶相之菩薩、吹笙跨鳳之仙流乃可。以唐詩言，「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當軒半落天河水，繞徑全低月樹枝。」「往往花間逢彩石，時時竹裏見紅泉。」如此點綴，固極天下之富貴而全無富貴氣，所以爲佳。

又　詩最忌者切，亦忌不切，惟如水墨寫意畫爲佳。若太白之《鳳凰臺》、王灣之「北固」、杜少陵之「奉先寺」，何曾涉地名、故事及佛家語，可以類推。

又　問：「詩至盛唐，試一高吟，輒覺音韵妥適，清響遏雲，中、晚皆不及，何也？」予曰：「惟虛故響。鐘鼓也，笙簫也，琴瑟也，皆中虛者也。盛唐用事點化，中不塡實，全是神情豐韵，故可舞可歌。中、晚事勝於韵，詞勝於情，如打檀板、撞石鼓，雖響不揚。」

又　又問詩法，曰：「汝知吹簫乎？氣太微則一呎而無聲，氣太旺則聲遏而不發。惟吐氣如蠶絲，優遊紆徐，直貫而出，穿雲裂石，皆一縷所振矣。初、盛唐詩，樓上之簫也，聽之隨風飄揚，逸韵哀音，沁人腑肺，而殊無指爪唇舌之迹。中、晚，近耳之簫也，但聞點指摭摘，蹙唇舔嗒，何韵之有，即韵亦滯響耳。」

又　李獻吉云：「疊景者意必二，闊大者半必細。」此言洩律詩三昧。杜之「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此疊景而意二也。然極闊大矣。下即接以「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又何情緒凄愴而極其細也。又「錦江春色來天

地，玉壘浮雲變古今」下即接以「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亦是景二而上闊下細。大都唐人多得此法。不獨杜爲然。若只管闊大說去，便無收殺，自少風致。不觀善歌者乎，一聲高必一聲低，詩安得不爾。名園花石，部置參差，古董爐瓶，決無一對。故詩之對偶，須變化開闔，呼應顧盼，兩句字雖排比，而意迴不同，脈潛相貫，始稱上諦。不然則貂璫几案，物物相配，俗氣薰人矣。齊、梁、陳、隋詩所以流於綺靡不振者，只是對中合掌，初唐猶沿其習，沈、宋以後，洗削殆盡。

又　謝茂秦論詩有兩語可取，彼云「詩之幽險如暝壑風生，重巖月墮，時時山精鬼火出焉。」余謂古人足當此者，惟杜工部「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橫」、賈浪仙「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庶幾近之。

又　唐以詩取士，國朝以制義取士，其一二句題，即律詩體也。數句題，即排律體也。長題，即歌行體也。今人於制義孰爲落套，孰爲合掌，孰爲不接，孰爲無味，孰爲氣弱，孰爲壅滯混雜，則皆知之，以其用心細看也。若詩多犯此弊，人鮮有推究之者，不細看故也。想唐人以此爲羔雁，其細看亦如今人制義耳，安得不佳。

又　問：「唐詩之佳者，其結句多軟而冷，何也？」予不答，但擊磬一聲，其末韵紆轉盤旋，眇如一發，神骨灑然。因朗吟曰：「寒塘歸路轉，清磬隔微波。」彼之結非此之聲乎？其次則「興洽林塘晚，重崖起夕煙。」又次則「惆悵南朝事，長江獨至今。」皆軟冷之結，言外語意，還有萬重。客爲欣悟。

又　古詩如秦、漢鼎彝，不得雜以時樣。又如白地明光錦，雖文采燦然而無繪藻。【略】唐人雖擬古，畢竟是唐人家數耳。惟近體是其自創，故克盡所長。譬閩作魯音，終露本相，若說鄉音，則純熟流轉。唐人妙近體是唐人說唐音，安得不佳。

又　七言絕余最愛「秦時明月漢時關」一首、「銀燭秋光冷畫屏」一首、「花明柳暗繞天愁」一首。五言律最愛「玉階生白露」一首、「返照入窮巷」一首、「春眠不覺曉」一首。他作雖有極含蓄、極悠長者，終不能駕而上之矣。

又　詩用諛語最可鄙，唐應制詩尤甚。若略點綴無跡則佳，張說「鶴飛不去隨青管，魚躍翻來入彩航」暗用「鳳皇來儀」「白魚入舟」事，何等雅致，遠出「殿上堯尊開北斗，樓前舜樂動南薰」上矣。

袁中道《蔡不瑕詩序》　詩以三唐爲的，舍唐人而別學詩，皆外道也。

又《吳表海先生詩序》　言有盡而意無窮，古人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者，即《三百篇》不多得也，漢、魏、《十九首》庶幾近之，盛唐之合者不數人，人不數首，而況中、晚乎。

又《宋元詩序》　詩莫盛于唐。一出唐人之手，則覽之有色，扣之有聲，而嗅之若有香。相去千餘年之久，常如發硎之刃，新披之鍔。【略】古人論詩之妙，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即唐已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彼其抒情繪景，以遠爲近，以離爲合，妙在含裹，不在披露。其格高，其氣渾，其法嚴，其取材甚儉，其爲途甚狹，無論其勢不容不變爲中爲晚。即李、杜諸公，已不能不旁暢以極其意之所欲言矣。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袁儀制中道》　小修又嘗告余：「杜之《秋興》，白之《長恨歌》，元之《連昌宮詞》，皆千古絕調，文章之元氣也。楚人何知，妄加評竄，吾與子當昌言擊排，點出手眼，無令後生墮彼雲霧。」

李流芳《題閑孟詩冊》　五言古詩至少陵而一變，流而爲退之、樂天，至於東坡而變已極矣。然皆不出於少陵而能各成其一家者也。

桃源居士《唐人小說序》　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獨詩律與小說，稱絕代之奇，何也？蓋詩多賦事，唐人于歌律以興以情，在有意無意之間；文多徵實，唐人于小說摛詞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至纖若錦機，怪同鬼斧，即李杜之跌宕，韓柳之爾雅，有時不得與孟東野、陸魯望、沈亞之、段成式輩爭奇競爽，猶耆卿、易安之于詞，漢卿、東籬之于曲，所謂厥體當行，別成奇致，良有以也。洪容齋謂：「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絕。」劉貢父謂：「小說至唐，鳥花猿子，紛紛蕩漾。」二公儒宗博雅，豈偏嗜怪奇者，無亦以《杜陽》、《鼓吹》、《摭言》、《傳信》諸編，足以存故實、見典刑，如司馬《通鑒》所借資。他若《茶經》、《嘯旨》、《畫訣》、《詩品》又未嘗不情眞瀟灑，遠軼晉、宋，豈盡作宋玉、欒大之專托夢幻諷諭乎。《楚辭》、漢史而後自應有此一段奇宕不常之氣，鍾而爲詩律，爲小說，唐人第神遇而不自知其至耳。今唐詩有《品彙》、《正聲》、《鈔選》、《百家》，而小說無單行者。《太平廣記》割裂古今，唐僅三之一。《說海》、《小史》又坊刻猥陋，雜出近代者多。余故搜敝篋，遡其詞麗而近雅，得百十餘種，取匹唐詩，以表

一代之壞制云。

鑵惺《沈雨若時義序》　唐重詩，用以取士，其工者內自快於己，外以有名於世，因而得科名焉，則其嬴也。【略】要以科名之在詩與在時義，皆可以得，而皆不可以必得，至所謂內以自快於己，外以有名於世者，在詩可必，而時義則不可必也。故詩如李、杜，可以布衣終其世。時義如王、唐而不得科名，則退而無以自處。

又《陸生制藝序》　昔張九齡之於孟浩然，王維之於錢起，李頎之於皇甫冉，岑參之於嚴維，於詩分三唐，而皆獲同時作詩，樂當何如。凡以文章之道，先後承接，少此一段不得。

又《唐宋十二大家文歸序》　往弘正時，王文莊、楊文貞皆以十二大家爲準，所作皆治世之文，正始之音也。夫十二家者，元和、長慶間，昌黎、子厚文起八代之衰，而文饒、遐叔與有功焉，則唐之文必歸于四家。【略】若十二家崛起天地之中，循習先民之準，其以自得爲宗，自然爲趣。其才無所不騁，而馭之以法，不爲戰國之縱橫；其學無所不闚，而束之以裁，不爲六朝之雕繪。於境無不收，而以情附境，不爲莊、列之虛恢；於情無不摹，而以理定情，不爲屈、宋之怨悱。蓋率爾泛應，不離典型，寂寥短篇，各標閎鉅。如入清廟，所見無非法物，如驟廣陌，所踐無非坦途。奚以句櫛字比，用非聖之書，氣盡語竭，逞無窮之辨爲哉！繇其模擬之力已偏，千秋之論未定，余故欲以十二家之文，懸衡天下，神明再還，日月重朗。是集也，後學者時而習之，習而悅之，當得其薰染之妙，弘正王、楊二公，其左證也。予以《詩歸》爲詞林赤幟，以《文歸》爲秘林赤幟焉。

王志堅《四六法海原序》　魏、晉以來，始有四六之文，然其體猶未純。渡江而後，日趨繢藻。休文出，漸以聲韻約束之。至蕭氏兄弟，徐、庾父子，而斯道始盛。唐文皇以神武定天下，在宥三十餘年，而文體一遵陳、隋，蓋時未可變耳。永徽中，人主優禮詞臣，時則有燕、許鴻軒，崔、李豹別。而英公一檄，竟出自草澤手。當時人才，何其盛歟。至於沿習既久，遂成蹊徑。文移批答，賓主談諧，輒用耦語。此亦天地間不得不變之勢矣。然昌黎文初出，即裴晉公亦駭而弗許。蓋習尚之漸人也如此。河東之爲文，則異於是。【略】大抵四六與詩相似：唐以前作者，韻動聲中，神流象外。自宋而後，必求議論之工，證據之確，所以去古漸遠，然矩矱森然，差可循習。

陸符《四六法海序》　先秦兩漢之文，至六朝而一變，六朝駢耦之作，至韓、柳而再變。一變而秦、漢之體更，再變而秦、漢之法出。故唐以後稱大家者，無不以韓、柳爲宗。乃昌黎固所稱起八代之衰，振綺靡之習者也。柳州則始泛濫于六朝，而既溯洄于秦、漢。繇是稱兩家者，率略其四六而特重其古文辭。其古文辭歷傳爲歐、蘇、曾、王。迨讀其四六製作，則又無不足謝六代之華而啓一時之秀焉。然則四六固古文辭所不得輕以意退者矣。彼以古文辭睥睨當世，而抗談秦、漢，唾棄唐、宋，薄六朝紈粉而不爲，亦何足以語文章之原委也哉。

《通雅》卷首三《詩說》　姑分體裁而言之：古詩【略】六朝組練駢麗，別爲選體，佳者不數篇。倣之者似乎遒鬱，實拙滯耳。「河梁」、《十九首》之後，其曹、阮、陶、杜乎。昌黎太生割，取其莽蒼可也。太白奇放，次山朴直，東野痛快，高、岑取黃初之爽健，王、孟取靖節之清遠，後而元、白，後而宋、元，各有所長，日趨纖薄，其能免乎。七言古，若李、杜之奔騰，長吉之險激，文昌、子初之峻踔，宋、元至今，各有陡峭之篇，至于陶鑄《莊》《騷》，風驅電卷，猶有待焉。近體，因陳、隋之比儷，而初、盛以高渾出之，氣格正矣。調至中唐，乃稱嫻雅。刻露取快，則晚唐也。究當互取，寧可執一。杜陵悲涼沉厚，以老作態，是運斤之質也。錢、劉、皇甫之流利，義山、溫、許之工艷，香山、放翁之樸爽，何不可以兼互用之，自然光焰萬丈，寧須沾丐殘膏。後世尊杜太過者，溲泄亦零陵香矣。

又　「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此子美之論也。「橫空盤硬，妥貼排奡，垠崖崩豁，乾坤雷硠。」此退之所取也。讀書深，識力厚，才大筆老，乃能驅使古今，吞吐始妙。如或未然，又增嗤點，且從王、孟、錢、劉入而深造及此可耳。

又　老杜之「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韋蘇州之「熱者不思火，寒者不思水。」知此格否？「鷄鳴」「孔雀」諸篇之長叙斷結，《北征》諸篇用之，香山亦用之，而各自爲致。【略】「壁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此太白之奇格也。《蜀道難》《有所思》其以明遠之《行路》而從《騷》變者乎。

又　唐五言古以造句傳者，「狂風吹歸心，馬下續殘夢」之類是也。一

句之致易曉，通章之致難論，況言「先乎劍截雲濳白，雨割昏曉海水立」，此以一字逼出。長吉好以險字作勢，然如「漢武、秦皇聽不得，直是荆軻一片心」，原自渾老。杜陵之「馮夷擊鼓群龍趨，黑入太陰雷雨垂」，何嘗不作奇語嚇人。

又　東坡曰，燦爛之極，乃歸平淡。外枯而中膏，淵明子厚之流。張爲列賓主句，司空圖《一鳴集》，皆刻峭中平淡者也。寒郊瘦島，正以冷倩寫生。《臺閣》《香奩》，總是鑑空谷響。豈以乾剝剝爲清眞乎。

又《文章薪火》　趣至六朝，尚麗掞藻，勢也。徐、庾始嫺。唐、宋遂爲別體，吾取其流爽者。

《詩鏡總論》　晉人五言絕，愈俚愈趣，愈淺愈深。齊梁人得之，愈藻愈眞，愈華愈潔。此皆神情妙會，行乎其間。唐人苦意索之，去之愈遠。

又　齊梁人欲嫩而得老，唐人欲老而得嫩，其所別在風格之間。齊梁老而實秀，唐人嫩而不華，其所別在意象之際。齊梁帶秀而香，唐人撰華而穠，其所別在點染之間。

又　詩至陳餘，非華之盛，乃實之衰耳。不能予其所美，而徒欲奪其所醜，則枵質將安恃乎。隋煬從華得素，譬諸紅豔叢中，清標自出。雖卸華謝彩，而絢質猶存。并隋素而去之，唐之所以暗而無色也。珠輝玉潤，寶燄金光，自然之色，夫豈不佳，若朽木死灰，則何貴矣。唐之興，六代之所以盡亡也。

又　隋煬復古未深，唐人仍之益淺。夫以隋存隋，隋不亡也，祇存其爲唐耳，唐之存，隋之所以去也，蓋以隋存隋則隋孤，隋孤而以唐之力輔之，則唐之力益弱，唐弱而人不知，反不求勝於古，而求勝於唐，則他道百出矣。正不足而徑，徑不足而鬼，鬼不足而澌滅無餘矣。自漢而下，代不能爲相存，至於唐而古人之聲音笑貌無復餘者。隋素而麗，唐素而質。「鳥擊初移樹，魚寒欲隱苔」，唐欲爲之，豈可得耶？

又　古雄而渾，律精而微。四傑律詩，多以古脈行之，故材氣雖高，風華未爛。六朝一語百媚，漢、魏一語百情，唐人未能辦此。

又　觀五言古於唐，此猶求二代之瑚璉於漢世也。古人情深，而唐以意索之，一不得也。古人象遠，而唐以景逼之，二不得也。古人法變，而唐以格律之，三不得也。古人色眞，而唐以巧繪之，四不得也。古人貌厚，而唐以姣飾之，五不得也。古人氣凝，而唐以佻乘之，六不得也。古人言簡，而唐以好盡之，七不得也。古人作用盤礴，而唐以徑出之，八不得也。

又　詩之所以病者，在過求之也，過求則眞隱而僞行矣。然亦各有故在，太白之不眞也爲材使，少陵之不眞也爲意使，高岑諸人之不眞也爲習使，元白之不眞也爲詞使，昌黎之不眞也爲氣使。人有外藉以爲之使者，則眞相隱矣。

又　中唐人用意，好刻好苦，好異好詳。求其所自，似得諸晉人《子夜》、漢人樂府居多。盛唐人寄趣，在有無之間。可言處常留不盡，又似合於風人之旨，乃知盛唐人之地位故優也。

又　唐人《早朝》，惟岑參一首，最爲正當，亦語語悉稱，但格力稍平耳。老杜詩失「早」字意，祇得起語見之。龍蛇燕雀，亦嫌矜擬太過。「眼前景致道不到，崔顥題詩在上頭」，此語可參詩家妙訣。朱晦翁云：「向來杜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乃知天下事枉費推移者之多也。

又　中唐詩近收斂，境斂而實，語斂而精。勢大將收，物華反素。盛唐鋪張已極，無復可加，中唐所以一反而之斂也。初唐人承隋之餘，前華已謝，後秀未開，聲欲啓而尚留，意方涵而不露，故其詩多希微玄澹之音。中唐反盛之風，攢意而取精，選言而取勝，所謂綺繡非珍，冰紈是貴，其致迥然異矣。然其病在雕刻太甚，元氣不完，體格卑而聲氣亦降，故其詩往往不長於古而長於律，自有所由來矣。

又　絕去形容，獨標眞素，此詩家最上一乘。本欲素而巧出之，此中唐人之所以病也。李端「園林帶雪潛生草，桃李雖春未有花」，此語清標絕勝。李嘉祐「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風味最佳。「野棠」句帶琢，「江燕」句則眞相自然矣。羅隱「秋深霧露侵燈下，夜靜魚龍逼岸行」，此言當與沈佺期、王摩詰折證。

又　書有利澀，詩有難易。難之奇，有曲澗層巒之致。易之妙，有舒雲流水之情。王昌齡絕句，難中之難。李青蓮歌行，易中之易。難而苦爲長吉，易而脫爲樂天，則無取焉。總之，人力不與，天致自成，難易兩言，都可相忘耳。

又　盛唐人工於綴景，惟杜子美長於言情。人情向外，見物易而自見難也。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李益「問姓驚初見，稱名識舊

容」，撫衷述愫，罄快極矣。因之思《三百篇》，情緒如絲，繹之不盡，漢人曾道隻語不得。

又　專尋好意，不理聲格，此中、晚唐絕句所以病也。詩不待意，即景自成。意不待尋，興情即是。王昌齡多意而多用之，李太白寡意而寡用之。昌齡得之椎練，太白出於自然，然而昌齡之意象深矣。劉禹錫一往深情，寄言無限，隨物感興，往往調笑而成。「南宮舊吏來相問，何處淹留白髮生。」「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更有何意索得。此所以有水到渠成之說也。

《唐詩鏡》卷一　唐之勝於六朝者，以七古之縱，七律之整，七絕之調，此其故在氣局聲調之間，而精神材力未能駕勝，以五律視昔相去遠矣。聲不逮韶，色不逮麗，神不逮睟，情不逮深，雖沈、宋綺思，僅足當梁、陳之中駟耳。至五言古詩，其道在神情之妙，不可以力雄，不可以材騁，不可以思得，不可以意致，雖李、杜力挽古風，而李病於浮，杜苦於刻，以追陶、謝之未能，況漢、魏乎。韋蘇州得六朝之藻而無其實，柳子厚得六朝之幹而無其華，亦足並李、杜而稱一代之雄矣。五言絕句，古道盡亡，間有作者，存十一於千百矣，然唐之有可稱者，以其能洗妖淫之氣而歸平正之音也。代不如古，亦以見風氣之所趨矣。

又卷二九　中唐詩亦有勝盛唐處，去方而得圓，去實而得鬆，去規模而得情趣，然聲格之降，一往不復反矣。

又卷四九　中、晚唐聲格相成，第晚唐日趨杪削，入後一段，頹落俚惡不成聲調，詩道國運潛相準矣。

《千百年眼・唐詩之盛不關選舉》　胡子厚曰：人有恆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系于人心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系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況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其傳世者，非省題詩也。

孫慎行《選詩序》　六朝綺富，【略】太宗既弗蒐之正之，高宗益煽而揚之。子昂名爲復古一振，乃振於調格，非振於義理也，爲周作賦甚已。古今所宗，獨李杜。人第知才高百代，衣被詞人，而不知其君父大義焯如也。子美一飯不忘君，人猶知之。而太白以詩爲諫，《烏棲曲》、《清平調》、蘇臺越中作，眞所謂詠歌之不足，則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則嗟歎之者也。【略】嘗以四種衷裁之：如太白歌曲七言古風有迫狹一世之心，是之爲可興。樂天《新樂府》極鋪陳百年之變，是之爲可觀。子美《北征》、《秋興》、《收京》歷艱難而無訛誹，是之爲可怨。太白宮中行樂詞、閨情詩寫深致而無艷泆，是之爲可羣。諸類是者，若谷藏山峙，不可量也，第爲之舉其凡。又嘗以人格衷裁之：曲江、昌黎、東野、次山、達夫、襄陽，大義爲可興。隨州、賓客、柳州、浪仙、玉川，清聲爲可怨。襲美、微之、義山、仲初、文昌、樊川，鋪陳爲可觀。其可羣者，集中多有之。即諸類是者，亦明珠翠羽間雜，不可域也，第爲之舉其凡，他一二篇見奇見錄者，不可窮也。

唐汝詢《唐詩解・凡例》　詩衰於唐而備於唐，衰者漢、魏樂府之聲變也，備者長古律絕之音全也。

又　唐人詩中有絕類楚詞者，如太白「嗚皐」，摩詰「山中人」之屬，語既參錯，調亦不倫。又退之《琴操》，有通篇四言者。高氏並目爲七言古詩，失制殊甚。今分二體，列于長古之後，俾作者知江漢非同源云。

又　凡古詩有半似律體者，如伯玉「故人洞庭去」，太白「去國登茲樓」是也。有律體而徹首尾不對者，如襄陽「挂席東南望」，青蓮「牛渚西江夜」是也。又有仄體而目爲律者，如工部「已從招提遊」，常侍「籠頭遠行客」是也。此類甚多，難以殫述。

又　詩中有誤用事者，如少伯之「龍城飛將」是也。有借用事者，如右丞之「衛青天幸」是也。有合用事者，如伯玉之「中山放麑」，臨海之「延年女弟雙飛入」是也。有藉古事以詠今者，如少陵之「關中既留蕭丞相」，香山之「漢皇重色思傾國」是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

《唐音癸籤・體凡》　詩自風、雅、頌以降，一變有離騷，再變爲西漢五言詩，三變有歌行雜體，四變爲唐之律詩。詩至唐，體大備矣。今考唐人集錄，所標體名，凡倣漢、魏以下詩，聲律未叶者，名往體。其所變詩體，則聲律之叶者，不論長句、絕句，概名爲律詩，爲近體。而七言古詩，于往體外另爲一目，又或名歌行。舉其大凡，不過此三者爲之區分而已。至宋、元編錄唐人總集，始于古、律二體中備析五七等言爲次。于是流委秩然，可得具論。一曰四言古詩，（有古章句及韋孟長篇二體，唐作者不多。）一曰五言古詩，（唐初體，沿六朝，陳子昂始盡革之，復漢魏舊。）一曰七言古詩，

一曰長短句，（全篇七字，始魏文。間雜長句，始鮑明遠。唐人承之，體變尤爲不一。當與後歌行諸類互參。）一曰五言律詩，（唐人因梁陳五言四韻之偶對者而變。）一曰五言排律，（因梁陳五言長篇而變。）一曰七言律詩，（又因梁陳七言四韻而變者也。唐一代詩之盛，尤以此諸律體云。）一曰七言排律，（唐作者亦不多，聊備一體。）一曰五言絕句，一曰七言絕句，（絕句即六朝人所名斷句也。五言絕始漢人小詩，而盛于齊梁。七言絕起自齊梁間，至唐初四傑後始成調。又唐人多以絕句爲樂曲。詳後樂通內。）外古體有三字詩，（李賀《鄴城童子謠》。）六字詩，（《牧護歌》。）三五七言詩，（始鄭世翼，李白繼作。）一字至七字詩，（張南史及元、白等集有之，以題爲韻，偶對成聯。又鮑防嚴維多至九字。）騷體雜言詩，（此種本當入騷，如李之《鳴皋歌》，杜之《桃竹杖引》，相沿入詩，例難芟漏。）律體有五言小律、七言小律，（嚴滄浪以唐人六句詩合律者稱三韻律詩，昭代王弇州始名之爲小律云。）又六言律詩，（劉長卿集有之。）及六言絕句。（王維集有。）而諸詩內又有詩與樂府之別，樂府內又有往題、新題之別。往題者，漢、魏以下，陳、隋以上樂府古題，唐人所擬作也。（諸家槩有，而李白所擬爲多，皆仍樂府舊名。李賀擬古樂府，多別爲之名，而變其舊。）新題者，古樂府所無，唐人新製爲樂府題者也。（始于杜甫，盛于元、白、張籍、王建諸家。元微之嘗有云。後人沿襲古題，唱和重復，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爲得詩人諷興之義者，此也。詳後樂通內。）其題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歌，曲之總名。衍其事而歌之曰行。歌最古，行與歌行皆始漢，唐人因之。）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謠者，曰辭者，曰篇者。（抽其意爲引，導其情爲曲，合乎俗曰謠，進乎文爲辭，又衍而盛焉爲篇。皆以其詞爲名者也。）有曰詠者，曰吟者，曰嘆者，曰唱者，曰弄者。（詠以永其言，吟以呻其鬱，嘆以抒其傷，唱則吐于喉吻，弄則被諸絲管。此皆以其聲爲名者也。）復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若哀者，曰樂者。（如李白之《靜夜思》，王翰之《蛾眉怨》，杜甫之《悲陳陶》，《哀江頭》，《哀王孫》，樂則如杜審言之《大酺樂》，白居易之《太平樂》，張祜之《千秋樂》，又皆以情爲其名者也。）凡此多屬之樂府，然非必盡譜之于樂。譜之樂者，自有大樂，郊廟之樂章，梨園教坊所歌之絕句，所變之長短填詞，以及琴操、琵琶、箏笛、胡笳、拍彈等曲，其體不一。而民間之歌謠，又不在其數。唐詩體名，庶盡乎此矣。

又《樂通四・詞曲》 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困學紀聞》）

又 古樂府詩，四言、五言，有一定之句，難以入歌，中間必添和聲，然後可歌，如妃呼豨、伊何那之類是也。唐初歌曲，多用五七言絕句，律詩亦間有采者，想亦有賸字賸句於其間，方成腔調。其後即以所賸者作爲實字，填入曲中歌之，不復別用和聲，則其法愈密，而其體不能不入於柔靡矣，此填詞所繇興也。宋沈括考究所始，以爲始於王涯。又謂：前此貞元、元和間爲之者已多云。（遯叟）（朱子云：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荊公云：古之歌者，皆先有詞，後有聲，故曰：「歌永言，聲依永。」如今先撰腔子，後填詞，卻是永依聲也。）

又《唐人樂府不盡譜樂》 古人詩即是樂。其後詩自詩，樂府自樂府。又其後樂府是詩，樂曲方是樂府。【略】至唐人始則摘取詩句譜樂，既則排比聲譜填詞。其入樂之辭，截然與詩兩途，而樂府古題作者，以其唱和重複沿襲可厭，於是又改六朝擬題之舊，別創時事新題，杜甫始之，元、白繼之。杜如《哀王孫》、《哀江頭》、《兵車》、《麗人》等，白如《七德舞》、《海漫漫》、《華原磬》、《上陽白髮人》、諷諫等，元如《田家》、《捉捕》、《紫躑躅》、《山枇杷》諸作，各自命篇名，以寓其諷刺之指，於朝政民風，多所關切，言者不爲罪，而聞者可以戒。嗣後曹鄴、劉駕、聶夷中、蘇拯、皮、陸之徒，相繼有作，風流益盛。其辭旨之含鬱委宛，雖不必盡如杜陵之盡善無疵，然其得詩人詭諷之義則均焉。即末嘗譜之於樂，同乎先朝入樂詩曲，然以比之諸填詞曲子僅佐頌酒賡色之用者，自復霄壤有殊。

又《談叢二》 唐人詩譜入樂者，初盛王維爲多，中晚李益、白居易爲多。

又 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以名場事入詩，自孟東野始。

又 王轂舉生平得意句，市人爲之罷市。李涉贈相逢莫避詩，夜客爲之免剽。唐愛詩、識詩人何多。

又 椓人可畏，主兵柄尤可畏。唐人諷切及此輩者，自況之《囝詩》，居易之《司天臺》歌，李商隱之《有感》二律外，無聞焉。即其詩旨，亦靡弗譎而晦也。使天下不敢言，而猶欲恃之以保危祚，何怪乎終爲令孜諸奴所誤

哉。

又《談叢五》　唐人雜體詩見各集及諸稗說中者，有五雜俎，（始於漢，顏眞卿與晝公諸人有擬。）兩頭纖纖，（漢人有「兩頭纖纖月初生」古辭。唐王建有擬。建又有擬古謠「一東一西隴頭水」，亦兩頭纖纖之類。）盤中詩，（始漢蘇伯玉妻寄夫詩，寫從中央周四角，屈曲成文，名盤中。至竇滔妻蘇氏，益衍爲璇璣圖。天寶二載，范陽盧母王氏撰迴文詩八百十二字，字數與璇璣圖同。又會昌中有張暌爲邊將不歸，妻侯氏作詩，繡作龜形寓意，上之朝，乞夫歸。皆盤中之類。）離合，（字相拆合成文，始漢孔融。唐權德輿有離合詩，時人多和之。）迴文，（晉傅咸有迴文反覆詩，溫嶠有迴文虛言詩，唐人劉賓客及皮、陸倡和，並有迴文詩。）集句，（亦始傅咸。昭宗時有同谷子者，集五子之歌譏時政。）風人詩，（此與藁砧體不同。藁砧語如隱謎，理資戔解，此則以前句比興引喻，後句即覆言以證之。或取諸物，如《子夜歌》：「攔門不安橫，無復相關意。」或取之同音，如《懊儂歌》：「桐樹不結花，何由得梧子。」微旨所寄，無假猜搉而知。唐人以其近於詩之南箕北斗，可備採風，故命爲風人詩。張祜、皮、陸爲多。）迴波詞（其詞先以迴波二字引端，三句，句六言。始則天朝，盛於中宗時。佞者歌以丐寵，而忠者亦倣以寓規焉。）大言、小言、了語、不了語，（宋玉有大言、小言賦，晉人倣之，爲了語、危語。唐顏眞卿有大言、小言。雍裕之有了語、不了語。眞卿又有樂語、饑語、滑語、醉語諸聯句。晝公更有暗思、遠意、樂意、恨意，亦此類也。）縣名、州名、藥名、古人名、四氣、四色、字謎之類，（縣名起齊竟陵王子良，州名起梁范雲。唐皮、陸有縣名離合詩。藥名起齊王融及梁簡文，唐張籍、皮、陸有藥名離合詩。古人名詩，未詳起於何人，唐權德輿及皮、陸並有古人名詩。四氣亦起王融、范雲，唐雍裕之有四氣、四色等詩。字謎起鮑照井字等謎，唐蘇頲有尹字謎，李太白有許雲封謎。）又有故犯聲病，全篇字皆平聲、皆側聲者，又一句全平、一句全側者，全篇雙聲、全篇疊韻者，律詩有側句並用韻故犯鶴膝者，縷舉不盡。（皮、陸有全篇平側詩。溫庭筠與皮、陸又並有全篇疊韻詩。王融：「園蘅炫紅花，湖荇燁黃華。」梁武帝：「後牖有朽柳。」侍臣和云：「梁王長康強。」此純用疊韻詩也。杜子美：「卑枝低結子，接葉暗藏鶯。」白樂天：「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此間用疊韻，隨其語意所到輒就成之者也。純用涉於戲，間用更於篇法中增一巧，詩料入二老神爐中，頑鐵無不成金耳。上下雙用韻，章碣東南路盡一律，正韻押天船眠邊，上四句又押畔岸看算，此正八病中之鶴膝。章自號爲變體詩云。）

《詩源辯體・周》　詩自《三百篇》以迄於唐，其源流可尋，而正變可考也。【略】統而論之，以《三百篇》爲源，漢、魏、六朝、唐人爲流，至元和而其派各出。析而論之，古詩以漢、魏爲正，太康、元嘉、永明爲變，至梁、陳而古詩盡亡。律詩以初、盛唐爲正，大曆、元和、開成爲變，至唐末而律詩盡敝。

又《楚》　祝君澤云：《子虛》《上林》《兩都》《二京》《三都》首尾是文，中間乃賦，世傳既久，變而又變。其中間之賦，以鋪張爲靡，而專於辭者，則流爲齊、梁、唐初之俳體。其首尾之文，以議論爲使，而專於理者，則流爲唐末及宋之文體。性情益遠，六義澌滅，賦體遂失。又云：俳體始於兩漢，（漢漸入於俳也。）律體始於齊、梁。俳者，律之根。律者，俳之蔓。陳後山云：俳體卑矣，而加以律。律體弱矣，而加以四六。此唐以來進士賦體之所由始也。愚按古今賦體之變，此爲盡之。（此一則論賦體之變。）

又《漢魏總論》　漢、魏五言，深於興寄，故其體簡而委婉。唐人五言古，善於敷陳，故其體長而充暢。

又　漢、魏五言，聲響色澤，無跡可求。至唐人五言古，則氣象崢嶸，聲色盡露矣。

又　漢稱蘇李，李豈讓蘇。魏稱嵇阮，嵇寧勝阮。以至晉之潘陸，宋之顏謝，陳之徐庾，唐之高岑、錢劉、元白，皆順聲而呼，非以先後爲優劣也。

又《晉》　五言自漢、魏至陳、隋，自初、盛至晚唐，其變有漸正，由風氣漸衰，習染相因耳。至李、杜、韋、柳以及元和諸公，方可謂自立門戶也。

又《隋》　六朝樂府與詩聲體無甚分別。（詩言六朝，謂晉、宋、齊、梁、陳、隋也。白下言六朝，則有吳無隋。）惟樂府短章如《子夜》《莫愁》《前溪》《烏夜啼》等，語眞情豔，能道人意中事，其聲體與詩乃大不同。唐人竹枝詞語意，實本於此。

又《初唐》　七言律始於梁簡文、庾信、隋煬帝，至唐初諸子，尙沿梁、陳舊習，惟杜、沈、宋三公，體多整栗，語多雄偉，而氣象風格始備，爲七

言律正宗。（轉進至高、岑、王、李、崔顥七言律。）然析而論之，杜獨挺蒼骨，是唐律之始。宋間出靡調，猶是六朝之餘。（杜如「彈絃奏節梅風入，對局探鉤栢酒傳。」「梅花落處疑殘雪，柳葉開時任好風。」語雖近靡，而風格自勝，與王勃五言相若。）

又　杜、沈、宋七言律雖爲正宗，然未能如五言之純美者，蓋五言律體雖成於杜、沈、宋，而律句則自齊、梁始，其來既遠，故至此而純美。七言律雖權輿於梁簡文、庾信、隋煬帝，至唐初諸子，尚不多見，七言律之興，實自杜、沈、宋三公始，故未能純美耳。此理勢之自然，無足爲異。

又　古人爲詩，不憚改削，故多可傳。杜子美有「新詩改罷自長吟」，韋端己有「卧對南山改舊詩」之句是也。嘗觀唐人諸選，字有不同，句有增損，正由前後竄削不一故耳。如沈佺期「盧家少婦鬱金堂」，《搜玉集》較金本，但「少婦」作「小婦」，「音書」作「軍書」。《才調集》則「盧家少婦」作「織錦少婦」，「白狼」作「白駒」，「誰謂」作「誰知」，「更教」作「使妾」。不但工拙不侔，其乖調竟似梁、陳。然《才調集》乃唐末人選，而猶未從改本者，蓋彼但見初本，尚未見改本故也。又《國秀集》載王灣《次北固山下作》云：「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二句張說嘗書政事堂，爲後生楷法。）鄉書何處達，歸鴈落陽邊。」《河嶽英靈集》首二句作「南國多新意，東行伺早天。」第三句作「潮平兩岸失。」末二句作「從來觀氣象，惟向此中偏。」題曰《江南意》。其工拙更爲霄壤。若謂後人竄易，豈至并其題而易之耶。

又　或問予：子嘗言初唐五七言律，氣象風格大備，至盛唐諸公，則融化無跡，而入於聖。然今人學盛唐或相類，而學初唐反不相類者，何耶？曰：融化無跡，得於造詣，故學者猶可爲。氣象風格，得於天授，故學者不易爲也。唐人詩貴造詣，故與論漢、魏異耳。

又　予嘗謂：學者觀唐詩，如擇取舊衣。初唐五七言律，氣格淳厚，華藻鮮明者，是經衣着有顏色之衣也。中亦有無華藻，而氣格實勝者，是顏色雖故，實堪衣着耳。晚唐華藻鮮麗，而氣格實衰，則顏色雖好，不堪衣着矣。

又　初、盛、中、晚唐之詩，雖各不同，然亦間有初而類盛，盛而類中，中而類晚者，亦間有晚而類中，中而類盛，盛而類初者，又間有中而類初，晚而類盛者，要當論其大概耳。

又《盛唐》　唐人五七言古，高、岑爲正宗。然析而論之，高五言未得爲正宗，七言乃爲正宗耳。岑五言爲正宗，（胡元瑞云：五言古，李杜外，惟岑嘉州最合。）七言始能自騁矣。

又　漢、魏五言，體多委婉，語多悠圓。唐人五言古，變於六朝，則以調純氣暢爲主。若高、岑豪蕩感激，則又以氣象勝。或欲以含蓄醞藉而少之，非所以論唐古也。歌行不必言矣。

又　崔顥七言律有《黃鶴樓》，於唐人最爲超越。太白嘗作《鸚鵡洲》《鳳凰臺》以擬之，終不能及。故滄浪謂唐人七言律，當以崔顥《黃鶴樓》爲第一。而何仲默、薛君采取沈佺期「盧家少婦」，亦未甚離。王元美云：二詩固甚勝百尺無枝，亭亭獨上，在厥體中，要不得爲第一。沈末句是齊、梁樂府語，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識宮錦間一尺繡，錦則錦矣，如全幅何。愚按：沈末句雖樂府語，用之於律無害，但其語則終未暢耳。謂崔首四句爲盛唐歌行語，亦未爲謬。胡元瑞謂《黃鶴樓》「鬱金堂」（即盧家少婦）興會誠超，而體裁未密，非神固美，而結撰非艱。其不識痛癢至此。（元瑞論律詩，於盛唐化境，往往失之。）

又　蓋初唐氣格甚勝而機未圓活，大曆過於流婉而氣格頓衰，盛唐渾圓活潑而氣象風格自在，此所以爲詣極也。

又　古律之詩，雖各有定體，然以古爲律者，失之過，以律爲古者，失之不及。唐人長於律而短於古，故既多以古爲律，而又多以律爲古也。

又　漢、魏古詩由天成以至作用，故魏爲降於漢。初、盛唐律詩，由升堂而入於室，故盛爲深於初。

又　唐人律詩，沈宋爲正宗。至盛唐諸公，則融化無跡而入於聖。沈宋才力既大，造詣始純，故體盡整栗，語多雄麗。盛唐諸公，造詣實深，而興趣實遠，故體多渾圓，語多活潑耳。後之論律詩者，皆宗盛唐，而元美之意，主於沈宋，則於古人所稱彈丸脫手者無當也，安可與入化境乎。

又　司空圖論詩云：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此言唐人律詩有得於文字之表也。然圖知唐之爲唐，而不知唐律本於《國風》。楊用修云：《二南》者，修身齊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鍾鼓荇菜芣苢夭桃穠李，何嘗有修身齊家字，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已上用修語。）以此求唐律，益易曉矣。

又　胡元瑞云：律詩全在音節。格調風神盡具音節中。李何相駁書所謂俊亮沈着金石鞺鞳等喻，皆是物也。愚按：趙凡夫嘗謂《國風》音節可娛，唐律乃《國風》正派也。後人稱唐詩爲唐音，唐響，正以此耳。初、盛、中、晚音節雖有高下，而靡不可娛。至元和諸子以及杜牧、皮、陸，則全然用不着矣。

又　盛唐諸公律詩，興趣極遠，雖未嘗騁才華，炫葩藻，而冲融渾涵，得之有餘。晚唐許渾諸子，興趣既少，故雖作聰明，構新巧，而矜持局束，得之甚窘。（許渾爲晚唐正變之首，故獨舉而言之，非謂渾獨卑於晚唐諸子也。）趙凡夫謂詩有字字可賞，而爲低品。有不可加點，而爲高格。信哉。

又　盛唐諸公律詩，偶對自然，而意自吻合，聲韻和平，而調自高雅。晚唐許渾諸子，偶對工巧，而意多牽合，聲韻急促，而調反卑下矣。

又　盛唐諸公律詩，皆似近非近，可及而未易及。晚唐許渾諸子，則刻意求工，愈難而愈下矣。大抵盛之與衰，只是寬裕深刻二途。

又　王荆公次第四家詩，以子美爲第一，歐陽永叔次之，韓退之又次之，以太白爲下。曰：白識見污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愚按：以李杜與韓歐並言，固不識正變之體。謂李識見污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此尤俗儒之見耳。嚴滄浪云：觀太白詩，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又曰：白詩近俗，人易悦。此言益謬。馬郡督云：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木。太白之文，光明洞徹，句句動人。故俗之一字，正不當指太白。太白人品與詩，惟東坡識之。

又《中唐》　開元、天寶間高、岑、王、孟古律之詩，始流而爲大曆錢、劉諸子。錢、劉才力既薄，風氣復散，故其五七言古，氣象風格頓衰，然自是正變。（五七言古正變止此。權（得）〔德〕輿、李益正而非變。元和、開成諸子，變而非正。）五七言律，造詣興趣所到，化機自在，然體盡流暢，語半清空，而氣象風格亦衰矣。亦正變也。（下流至柳子厚五七言律。）

又　初唐七言古，句皆入律，此承六朝餘弊。錢劉七言古，亦多入律，此是風氣漸漓也。聲韻雖同，而風格大異耳。

又　謝茂秦云：七言律，初唐句法嚴整，或實字疊用，虚字單使，自無敷演之病。如沈雲卿「漢家城闕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鏡中。」宋之問「文移北斗成天象，酒近南山作壽杯」自見。中唐錢劉，虚字半之，格調漸下。予謂：初唐七言律，非無虚字，但用之皆得其力。中唐用之，不免敷演單弱耳。詳而論之，錢用虚字爲多，劉間有之。試觀錢「湖南遠去」一篇，則易曉也。

又《晚唐》　七言絕，盛唐諸公，意常寬裕，晚唐諸公，意常窘蹙。故盛唐諸公，一題可爲十數篇，而晚唐諸公，一題僅可爲一二也。

又　七言律，盛唐諸子，醞藉和平。大曆諸子，氣格雖衰，而和平未改。開成而後，意態過於軒舉，聲韻傷於急促。【略】七言絕亦然。

又　予嘗以唐律比閨媛，初唐可謂端莊，盛唐足稱溫惠，大曆失之輕弱，開成過於美麗，而唐末則又妖豔矣。然美麗妖豔，雖非端莊溫惠可比，而好色者不免於溺，此人情之常，無足爲異。至若王、杜、皮、陸乃怪惡奇醜，見之必唾其面。今好奇之士，反以爲姣好而慕悦之，此人情之大變，不可以常理推也。

又　韓、白古詩，本失之巧，而或以爲拙。王、杜、皮、陸律詩，實流於惡，而或以爲巧。此千古大謬。蓋韓、白機趣，實有可觀，王、杜、皮、陸機趣，略無所見也。今人好奇而識淺，故捨韓、白而取皮、陸耳。

又　王摩詰、韋應物白首仕宦，日與風塵車馬爲伍，乃其詩潔淨蕭散，殊無一涔穢語。陸龜蒙託跡隱居，假與雲山烟水相親，而其詩怪惡奇醜，反不得中人趣。觀者當取其心，無論其跡。若曰限於時代，然則晚唐豈無正變耶。

又　唐人之詩，雖主乎情，而盛衰則在氣韻。如中唐律詩、晚唐絕句，亦未嘗無情，而終不得與初、盛相較，正是其氣韵衰颯耳。

又　初唐七言律，質勝於文。盛唐文質兼備。大曆而後，文勝質衰。至李山甫、羅隱諸子，則文浮而質滅矣。大抵初、盛、中、晚，音節雖有高下，詞藻雖有洪纖，而尚有可觀，失此二者，則不得爲正變也。

又　或問：唐人律詩以劉長卿、錢起、柳宗元、許渾、韋莊、鄭谷、李山甫、羅隱爲正變，古詩以元和諸子爲大變，何也？曰：律詩由盛唐變至錢劉，由錢劉變至柳宗元、許渾、韋莊、鄭谷、李山甫、羅隱，皆自一源流出，體雖漸降，而調實相承，故爲正變。古詩若元和諸子，則萬怪千奇，其派各出，而不與李、杜、高、岑諸子同源，故爲大變。其正變也，如堂陛之有階級，自上而下，級級相對，而實非有意爲之。晚唐律詩即李商隱、溫庭筠、于武陵、劉滄、趙嘏，雖或出正變之上，終不免稍偏矣。

又　或問：許渾、韋莊、鄭谷、李山甫、羅隱律詩，較元和諸子古詩，

品第若何？曰：許渾、韋莊、鄭谷、李山甫、羅隱，譬今世之儒。元和諸子，如老、莊、楊、墨。今世之儒，安可便與老、莊、楊、墨爭衡乎。

又　或問：予子之論律詩，宗盛唐而黜晚唐，宜矣，然無乃畏難而樂易乎？曰：盛唐渾圓活潑，其造詣之功，已非一日，若浩然造思極深，必待自得。則造詣之後，又非卒然可辦也。孰謂盛唐易而晚唐難乎。但盛唐沉思忽至豁焉貫通，種種自見。晚唐襯貼纖巧，一字一句，靡不艱得。斯則盛唐易而晚唐難，信矣。或曰：詩貴超脫，不貴沿襲，子之言，無乃以沿襲爲事乎？曰：盛唐造詣既深，興趣復遠，故形跡俱融，風神超邁，此盛唐之脫也。學者有盛唐之具，斯亦脫矣。若更求脫於盛唐，則吾不知也。

又　予嘗言盛唐諸公律詩，不難於才力，而難於悟入。姪國泰云：盛唐律詩，固不難於才力，若晚唐所爲襯貼纖巧者，意雖不有盛唐，然亦必不能爲盛唐也。

又　或問：唐人七言律，自錢、劉變至唐末，而聲韻輕浮，辭語纖巧，宜也。今觀諸家，又多鄙俗村陋，何耶？曰：唐人既變而爲輕浮纖巧，已復厭其所爲，又欲盡去鉛華，專尚理致，於是意見日深，議論愈切，故必至於鄙俗村陋耳。此上承元和，而下啓宋人，乃大變而大敝矣。

又《總論》　詩文雖與國運同其盛衰，然必盛於始興，衰於末造。故古詩必合漢、魏、六朝以爲盛衰，唐律則以初、盛、中、晚爲盛衰也。胡元瑞云：五言盛於漢，暢於魏，衰於晉、宋，亡於齊、梁。故以古而論，則晉、宋而下，古體既亡，雕刻日繁，而綺靡漸出，本不得與李杜爭衡。以律而論，亦不當以唐與六朝並言也。李獻吉自序其詩，由李杜進爲六朝，則於盛衰正變，果何辨也。後宗六朝、初唐，皆自獻吉始。

又　或言：漢、魏、六朝、初、盛、中、晚唐，各有所至，未易優劣。予曰：不然。《三百篇》而下，惟漢、魏古詩，盛唐律詩，李杜古詩歌行，各造其極。次則淵明、元結、韋、柳、韓、白諸公，各有所至。他如漢、魏以至齊、梁，初、盛以至中、晚，乃流而日卑，變而日降，其氣運消長，文運盛衰，正當以此別之。苟爲無別，則齊、梁可並漢、魏，而中、晚可並初、盛也，詩道於是爲不明矣。

又　學者以識爲主，以才力輔之。初、盛唐諸公，識見皆同，輔之以才力，故無不臻於正。元和、晚唐諸子，識見各異，而專任才力，故無不流於變。【略】蓋盛世尚同，而衰世尚異，亦理勢之自然耳。今之爲詩者，非無才力，而人各有心，以至於不可揣識，斯又元和、晚唐之下也。

又　學者以識爲主，造詣日深，則識見益廣矣。今或有爲古人所恐者，有爲盛名所恐者，有爲豪縱所恐者，有爲詭誕所恐者，皆造詣不深，而識見不廣故也。如初、盛唐諸公，已自妍媸不同。大曆而後，益多庸劣。今例以古人之詩而不敢議，此爲古人所恐也。【略】苟造詣日深，識見益廣，則精粗自分，好醜自別。即李杜全集，瑕疵莫掩，況他人乎。

又　今人作詩，不欲取法古人，直欲自開堂奧，自立門戶，志誠遠矣，但於漢、魏、六朝、初、盛、中、晚唐，果能參得透徹，醞釀成家，爲一代作者，孰爲不可。否則愈趨愈遠，茫無所得。如學書者初不識鍾、王諸子面目，輒欲自成家法，終莫知所抵至矣。況自漢、魏以至晚唐，其正者堂奧固已備開，變者門戶亦已盡立，即欲自開一堂，自立一戶，有能出古人範圍乎。故與其同歸於變，不若同歸於正耳。

又　論道當嚴，取人當恕。予之論漢、魏、六朝、初、盛、中、晚唐詩，其等第高下，皆千古定論。然今之作者，無論古爲太康，律爲大曆，苟非怪惡，即齊、梁、晚唐，亦有可取。譬如論孔門諸弟，以至漢、唐諸儒，苟無甄別，是爲無識，若必孔、孟而後足取，斯亦難矣。今之務華趨靡者，聞予數貶古人，輒相詆訾，既不識論道之體，若以漢、魏、初、盛而外，一無足取，則亦非取人之恕也。

又　唐人律詩，鍊格鍊句鍊字，皆無跡可求。今人以新巧奇特爲工，則多見斧鑿痕矣。

又　唐人律詩，以興象爲主，以風神爲宗，至其結撰所成，豈能一一不類，但非有意相竊，即是己物。世傳詩話謂某人之句，出於某人，頗多謬妄。譬之人面，一邑之中，每多相肖，若必指某人爲某人之子，則瀆亂斯甚矣。

又　詩道興衰，與國運相若。大抵國運初興，政必寬大。變而爲苛細，則衰。再變而爲深刻，則亡矣。今人讀史傳，必明於治亂，讀古詩，則昧於興衰者，實以未嘗講究故也。故予編《三百篇》、楚騷、漢、魏、六朝、唐人詩，類溫公《通鑑》。論《三百篇》、楚騷、漢、魏、六朝、唐人詩，類溫公《歷年圖》。論學者苟能熟讀而深究之，則詩道之興衰見矣。

又　詩體之變，與書體大略相類。《三百篇》，古篆也。漢、魏古詩，大

篆也。元嘉顏、謝之詩，隸書也。沈、宋律詩，楷書也。初唐歌行，章草也。李杜歌行，大草也。盛唐諸公近體不拘律法者，行書也。元和諸公之詩，則蘇、黃、米、蔡之流也。

又　詩與舉業大略亦相類。古詩如策論，律詩如經書文。盛唐古律兼工，晚唐則工於律而古詩亡矣。【略】然盛唐古詩已不及漢、魏，而國朝成、弘、正、靖間策論亦不及唐宋。晚唐律詩遠於盛唐，而今之經書文亦遠於成、弘、正、靖間矣。【略】舉業以取科第，蓋有不得不從時者。詩賦爲千秋之業，寧能捨高遠而趨卑近乎。

又　詩與經書文復有不同。經書文名爲帖括，有定旨，亦有定格。詩名爲散作無定旨，亦無定製。故經書文惟沉思默運，始能中的。詩必幽閒放曠，乃能超越耳。試觀今人場屋之文多傳，而唐人試作傳者，惟祖詠「終南望餘雪」、錢起「湘靈鼓瑟」二篇。此外如王昌齡《四時調玉燭》云「祥光長赫矣，佳號得溫其。」孟浩然《騏驥長鳴》云「逐逐懷良馭，蕭蕭顧樂鳴。」錢起《巨魚縱大壑》云「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李商隱《桃李無言》云「夭桃花正發，穠李蕊方繁。」較平生所作，遂爲霄壤。

又　或言：唐以詩賦取士，故其詩獨工。愚按：唐雖以詩賦取士，然但備制舉之一，亦猶今之表判耳。然又皆有程墨牽束，故中選者悉非佳製。試觀李、杜及韋應物諸名家，多不由於科目也。然唐詩之所以獨工者，蓋由齊、梁漸入於律，至唐而諸體具備，其理勢宜工。唐既盛極，至元和宋人，其理勢自應入變耳。

又　世傳上官儀、李嶠、王昌齡各有《詩格》，昌齡又有《詩中密旨》，白居易有《金針集》，又有《文苑詩格》，賈島有《二南密旨》，淺稚卑鄙，俱屬僞撰。予曩時各有辯論，以今觀之，不直一笑。蓋當時上官儀、李嶠、王昌齡、白居易俱有盛名，而賈島爲詩，晚唐人亦多慕之，故僞撰者託之耳，亦猶今世刻《詩學大成》托名李攀龍也。

又　皎然《詩式》有「百葉芙蓉，菡萏照水例」，「龍行虎步，氣逸情高例」，「寒松病枝，風擺半折例」，率皆穿鑿附會。又有不用事、作用事、直用事等格，其所引詩句，亦多謬妄。大抵皆論句不論體，故多稱齊、梁而抑大曆耳。

又　齊己有《風騷旨格》，虛中有《流類手鑑》，文彧亦有《詩格》。齊己十勢之說，倣於皎然。虛中倣於《二南密旨》。文彧十勢又倣於齊己。大抵皆穿鑿淺稚，互相剽竊。桂林《詩評》略言大體，較前三家稍爲有見。中有象外句格、當句對格、當字對格、十字句格、十字對格，雖非本要，未爲穿鑿。又有假色對格、假數對格、盤古格、騰驤格，則又穿鑿鄙陋矣。

又　徐寅、徐衍、李虛、徐生、王夢簡、王叡、王玄論詩，俱屬卑鄙。徐寅多出齊己。王玄引韓熙載、廖融詩，蓋五代時人。按齊己詩，於晚唐最下，餘十人亦無聞，其論應爾，不必致辯。

又　敖器之評詩，自魏武而下，人各數語。其評陶彭澤、鮑明遠、李太白、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韓退之、白樂天、孟東野、李義山正變各得其當，則似有兼識者。元美、元瑞雖極淵源，然於淵明、韋、柳，已不能知。王於韓、白諸子，則瞢然矣。

又　《詩林廣記》撮要所編唐、宋諸人而外，冠以淵明，【略】且初唐王、楊、盧、駱、陳、杜、沈、宋及盛唐高、岑諸公，皆不及之，而晚唐杜荀鶴、薛能、王駕、王播，反多采錄，其淺陋不足辯矣。

又　李于鱗《唐詩選序》，本非確論。冒伯麐極稱美之，可謂惑矣。序曰：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愚按：謂子昂以唐人古詩而爲漢、魏古詩，弗取猶當，謂唐人古詩非漢、魏古詩，而皆弗取則非。觀其所選唐人五言古，僅十四首，而亦非漢、魏之詩，是以唐人古詩，皆非漢、魏古詩，弗取耳。曰：七言古，太白縱橫往往強（努）〔弩〕之末。太白光燄萬丈，古今懾伏，不知于鱗視爲何物。曰：五言律排律，諸家槩多佳句。曰多佳句，則無佳篇可知，不太罔耶。曰：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予意嘉州未可少也。

又　王元美《藝苑卮言》【略】最爲宏博，然志在兼總，故亦互有得失。其論漢、魏五言，沈宋律詩，李杜古詩，最爲有得。至或以李杜五言古不及靈運，又古律獨推子美，而不及太白、盛唐，自是偏見。

又　謝茂秦《詩家直說》凡四百十六條，較別刻大同小異，蓋時有竄易故耳。實悟者十得二三，浮泛者十居七八，間有賞識，得失相半。【略】至因讀李長吉詩，愛其奇古，因以奇古爲骨，平和爲體，欲取初、盛唐合而爲一。不知李、杜正中之奇，乃可合一，長吉乃詩體大變，安可與初、盛唐合一乎。又引孔文谷言初唐張說、張九齡擅其宗，長篇以李嶠《汾陰行》爲第

一，近體以張說《侍宴隆慶池》爲第一，僞謬益甚。

又 明元瑞《詩藪》【略】論唐人歌行絕句，言言破的。惟於唐律化境，往往失之。

又 唐人選詩，與今人論詩相背而相失之。蓋詩靡於六朝，唐人振之，李杜古詩歌行，爲百代之傑，盛唐五七言律絕，爲萬世之宗。今《搜玉》《英靈》所采，皆六朝之餘，而《篋中》又遺近體，此唐人選詩之失也。詩至於唐，衆體既具，流變已極，學者無容更變。今欲自開堂奥，自立門戶，爲索隱弔詭之趨，此今人論詩之失也。於此而知所反之，斯有適從矣。

倪元璐《王瞻斗比部詩序》 詩固不在官。高達夫官西川節度，羽檄蠭午，而詩正清微，能爲高士之心。【略】官亦不在詩。白居易詩風流妙騁，杜牧譏其非莊人雅士所爲，而官至尚書、少傅。

黃淳耀《閔裴村詩集序》 世謂詩能窮人。歐陽子則謂，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以余論之，唐世以詩取士，上自王侯有土之君，下至武夫卒（史）〔吏〕緇流羽人伎女優伶之屬，人人學詩，一篇之工，播在人口，故詩人易以得名。降至貞元以後，王澤既竭，而劉魯風、姚巖傑之徒，猶得挾其區區之聲病，所至爲諸侯上客。其恬淡隱約如方干、陳陶者，鄉國之人，皆愛而敬之，則謂詩能窮人者非也。

又《董聖褒房稿序》 世之論文者恆曰：某某能開宗，某某能復古。余以爲不然。夫文未有不復古而能開宗者也。詩至於李、杜，文至於韓、柳，天下之所稱開宗者也。然李、杜以前，盧、駱、沈、宋雖稱作者，而不無尚沿齊、梁之餘波，至少陵，一則曰《風》《騷》，再則曰陶、謝，太白亦慨然以「大雅不作」爲己任，是李、杜之於詩，不過能復古而已。前乎韓、柳者，燕、許稱大手筆，然其體制駢偶，去古甚遠。至昌黎始能本原三代、兩漢，力追孟、荀、遷、固之文。而子厚亦云：參之《穀梁》，參之孟、荀，參之莊、老，《國語》，《離騷》，太史諸書，而後爲文。是韓、柳之於文，亦不過能復古而已。復古以爲詩文，而詩文之能事盡，天下後世之言詩文者，皆範圍焉。吾故曰：文未有不復古而能開宗者也。

王象晉《重刻詩餘圖譜序》 詩亡而後有樂府，樂府亡而後有詩餘。詩餘者，樂府之派別而後世歌曲之開先也。李唐以詩取士，爲律、爲古、爲排、爲絕、爲五七言、爲長短句，非不較若列眉，然此李唐之詩，非成周之詩也。詩餘一脈，肇自趙宋，【略】然可謂唐詩之餘，非周詩之餘也。【略】總之，以李青蓮之《憶秦娥》，《菩薩蠻》爲開山鼻祖。裔是而降，遞相祖述，靡不換羽移商，務爲艷冶靡麗之談，詩若蕩然無餘。究而言之，詩亡於周而盛於唐，詩盛於唐而餘於宋。

《吳騷合編·衡曲麈譚·作家偶評》 《騷》、賦者，《三百篇》之變也。《騷》、賦難入樂府，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

錢謙益《徐司寇畫溪詩集序》 昔者有唐之世，天寶有戎羯之禍，而少陵之詩出。元和有淮蔡之亂，而昌黎之詩出。說者謂宣孝、章武中興之盛，杜、韓之詩實爲鼓吹。

又《范璽卿詩集序》 今之譚詩者，必曰某杜，某李，某沈、宋，某元、白。其甚者則曰兼諸人而有之，此非知詩者也。詩者，志之所之也。陶冶性靈，流連景物，各言其所欲言者而已。如人之有眉目焉，或清而揚，或深而秀，分寸之間，而標置各異，豈可以比而同之也哉。沈不必似宋也，杜不必似李也，元不必似白也。有沈、宋，又有陳、杜也。有李、杜，又有高、岑，有王、孟也。有元、白，又有劉、韓也。各不相似，各不相兼也。

又《虞山詩約序》 唐之詩，藻麗莫如王、楊，而子美以爲近於《風》、《騷》。奇詭莫如長吉，而牧之以爲《騷》之苗裔。繹二杜之論，知其所以近與其所以爲苗裔者，以是而語於古人之指要，其幾矣乎。

又《徐元歎詩序》 自古論詩者，莫精於少陵「別裁僞體」之一言。當少陵之時，其所謂僞體者，吾不得而知之矣。宋之學者，祖述少陵，立魯直爲宗子，遂有江西宗派之說。嚴羽卿辭而闢之，而以盛唐爲宗，信羽卿之有功於詩也。自羽卿之說行，本朝奉以爲律令，談詩者必學杜，必漢、魏、盛唐，而詩道之榛蕪彌甚。羽卿之言，二百年來，遂若塗鼓之毒藥。甚矣！僞體之多，而別裁之不可以易也。嗚呼！詩難言也。不識古學之從來，不知古人之用心，狥人封己，而矜其所知，此所謂以大海內於牛跡者也。王、楊、盧、駱，見哂於輕薄者，今猶是也，亦知其所以劣漢、魏而近《風》、《騷》者乎。鈎剔抉摘，人自以爲長吉，亦知其所以爲《騷》之苗裔者乎。低頭東野，懂而師其寒餓，亦知其所謂橫空盤硬，妥帖排奡者乎。數跨代之才力，則李、杜之外，誰可當鯨魚碧海之目。論詩人之體制，則溫、李之類，咸不

免風雲兒女之譏。先河後海，窮源溯流，而後僞體始窮，別裁之能事始畢。雖然，此益末易言也。

又《曾房仲詩序》 自唐以降，詩家之途轍，總萃於杜氏。大曆後以詩名家者，靡不繇杜而出。韓之《南山》，白之諷諭，非杜乎。若郊，若島，若二李，若盧仝、馬異之流，盤空排奡，橫從譎詭，非得杜之一枝者乎。然求其所以爲杜者，無有也。以佛乘譬之，杜則果位也，諸家則分身也。逆流順流，隨緣應化，各不相師，亦靡不相合。

又《邵梁卿詩草序》 唐人之詩，光燄而爲李、杜，排奡而爲韓、孟，暢而爲元、白，詭而爲二李，此亦黃山之三十六峰，高九百仞，匣巖直上者也。善學者如登山然，陟其麓，及其翠微，探其靈秀，而集其清英，久之而有得焉，李、杜、韓、孟之面目亦宛然在吾心目中矣。

又《周元亮賴古堂合刻序》 古之爲詩者有本焉，《國風》之好色，《小雅》之怨誹，《離騷》之疾痛叫呼，結轖於君臣夫婦朋友之間，而發作于身世傴側時命連蹇之會，夢而噩，病而吟，春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唐之李、杜，光燄萬丈，人皆知之。放而爲昌黎，達而爲樂天，麗而爲義山，譎而爲長吉，窮而爲昭諫，詭而爲盧仝、劉叉：莫不有物焉。魁壘耿介槎枒于肺腑，擊撞于胸臆，故其言之也不慚，而其流傳也至于歷劫而不朽。【略】滄浪之論詩，自謂如那吒太子，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而未嘗探極于有本，謂詩家玲瓏透徹之悟，獨歸盛唐，則其所矜詡爲妙悟者，亦一知半解而已。

又《陳古公詩集序》 吾嘗謂陶淵明、謝康樂、王摩詰之詩，皆可以爲僞頌，而寒山子之詩，則非李太白不能作也。

又《復李叔則書》 夫文章者，天地變化之所爲也。天地變化，與人心之精華，交相擊發，而文章之變不可勝窮，文至於昌黎止矣。陸希聲言：李元賓於退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叔則謂：唐、宋之文，不盡於八家。此知其變者也。是故論唐文，於韓、柳之前，未嘗無陳拾遺、燕、許、曲江也，未嘗無權禮部、李員外、李補闕、獨孤常州、梁補闕也，未嘗無顏魯公、元容州也。元和以還，與韓、柳挾轂而起者，指不可勝屈也。

《詩筏》 詩以蘊藉爲主，不得已溢爲光怪爾。蘊藉極而光生，光極而怪生焉。李、杜、王、孟及唐諸大家，各有一種光怪，不獨長吉稱怪也。怪至長吉極矣，然何嘗不從蘊藉中來。

又 唐人五言律之妙，或有近於五言古者，然欲增二字作七言律則不可。七言律之奇，或有近於七言古者，然欲減二字作五言律則不能。其近古者，神與氣也。

又 儲、王、孟、劉、柳、韋五言古詩，淡雋處皆從《十九首》中出，然其不及《十九首》，政在於此。蓋有淡有雋則有跡可尋，彼《十九首》何處尋跡。

又 蜀人趙昌花卉，所以不及徐熙者，趙昌色色欲求其似，而徐熙不甚求似也。中、晚唐人詩律，所以不及盛唐大家者，中晚人字字欲求其工，而盛唐人不甚求工也。

又 少陵稱太白詩云「飛揚跋扈」，老泉稱退之文云「猖狂恣睢」。【略】惟太白、退之乃有此境。王、孟之詩潔矣，然「飛揚跋扈」不如太白。子厚之文奇矣，然「猖狂恣睢」不如退之。

又 同時齊名者，往往同調。如沈、宋，高、岑，王、孟，錢、劉，元、白，溫、李之類，不獨習尚切劘使然，而氣運所致，亦有不期同而同者。獨李、杜兩人，分道揚鑣，並驅中原，而音調相去遠甚。蓋一代英絕，領袖羣豪，壇坫設施，各有不同，即氣運且不得轉移升降之，區區習尚，何足云乎。

又 詩至中、晚，遞變遞衰，非獨氣運使然也。開元、天寶諸公，詩中靈氣發洩無餘矣，中唐才子，思欲盡脫窠臼，超乘而上，自不能無長吉、東野、退之、樂天輩一番別調。然變至此，無復可變矣，更欲另出手眼，遂不覺成晚唐苦澀一派。愈變愈妙，愈妙愈衰，其必欲勝前輩者，乃其所以不及前輩耳。

又 余亦謂終日看太白詩，子瞻文，每至極佳處，輒不信世間復有子美、退之。及讀子美詩、退之文，每至極佳處，又不信世間復有太白、子瞻。即此便見四人身分。譬如人食西施乳時，不復知肉味中有熊蹯，飽熊蹯時，亦不復知魚味中有西施乳。若食他魚肉，便不爾爾也。

又 中唐如韋應物、柳子厚諸人，有絕類盛唐者。晚唐如馬戴諸人，亦有不愧盛唐者。然韋、柳佳處在古詩，而馬戴不過五七言律。韋、柳古詩尚慕漢、晉，而晚唐人近體相沿時尚。韋、柳輩古體之外尚有近體，而晚唐近體之中遂無古意。此又中、晚之別也。

又　晚唐人落想之妙，亦有初、盛人所不能道者，然初、盛人決不肯道。今人於晚唐語肯道，又卻不能道。

又　唐人詩近陶者，如儲、王、孟、韋、柳諸人，其雅懿之度，樸茂之色，閒遠之神，澹宕之氣，雋永之味，各有一二，皆足以名家，獨其一段眞率處，終不及陶。陶詩中雅懿、樸茂、閒遠、澹宕、雋永，種種妙境，皆從眞率中流出，所謂「稱心而言，人亦易足」也。眞率處不能學，亦不可學，當獨以品勝耳。【略】儲、王輩生平爲人，事事不及陶公，其所以能近陶者，以其風流灑落，無俗韻耳。

又　論者爲五言詩平遠一派，自蘇、李、《十九首》後，當推陶彭澤爲傳燈之祖，而以儲光羲、王維、劉眘虛、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諸家爲法嗣。但吾觀彭澤詩自有妙悟，非得法於蘇、李、《十九首》也。其詩似《十九首》者，政以其氣韻相近耳。儲、王諸人學蘇、李、《十九首》，亦學彭澤，彼皆有意爲詩。有意學古詩者，名士之根尚在，詩人之意未忘。若彭澤悠然有會，率爾成篇，取適己懷而已，何嘗以古詩某篇最佳而斤斤焉學之，以吾詩某篇必可傳而勤勤焉爲之。名士與詩人，兩不入其胸中，其視人之愛憎，與身後所傳之久暫，如吹劍首，一吷而已。

又　詩中之潔，獨推摩詰。即如孟襄陽之淡，柳柳州之峻，韋蘇州之警，劉文房之雋，皆得潔中一種，而非其全。蓋摩詰之潔，本之天然，雖作麗語，愈見其潔。孟、柳、韋、劉諸君，超脫洗削，尚在人境。摩詰如仙姬天女，冰雪爲魂，縱復瓔珞華鬘，都非人間。而諸君則如西子、毛嬙，月下淡粧，卻扇一顧，粉脂無色，然不免薰衣頮面，護持愛惜。識者辨之。

又　晚唐七言絕句妙處，每不減王龍標。然龍標之妙在渾，而晚唐之妙在露，以此不逮。

又　看盛唐詩，當從其氣格渾老、神韻生動處賞之，字句之奇，特其餘耳。如王維「鵲乳先春草，鶯啼過落花」，孟浩然「石鏡山精怯，禪枝怖鴿棲」，張謂「野猿偷紙筆，山鳥污圖書」，岑參「甌香茶色嫩，窗冷竹聲乾」，此等語皆晚唐人極意刻畫者。然出王、孟、張、岑手，即是盛唐詩；若出晚唐人手，即是晚唐人詩。蓋盛唐人一字一句之奇，皆從全首元氣中苞孕而出，全首渾老生動，則句句渾老生動，故雖有奇句，不礙自然。若晚唐氣卑格弱，神韻又促，即取盛唐人語入其集中，但見斧鑿痕，無復前人渾老生動之妙矣。

又　唐人作唐人詩序，亦多夸詞，不盡與作者痛癢相中。惟杜牧之作《李長吉序》，可以無媿，然亦有足商者。【略】余每訝序中「春和」「秋潔」二語，不類長吉，似序儲、王、韋、柳五言古詩。而「雲煙綿聯」，「水之迢迢」，又似爲微之《連昌宮詞》、香山《長恨歌》諸篇作贊。若「時花美女」，則《帝京篇》、《公子行》也。此外數段，皆爲長吉傳神，無復可議矣。其謂長吉詩爲「騷之苗裔」一語，甚當。蓋長吉詩多從《風》、《雅》及《楚辭》中來，但入詩歌中，遂成創體耳。又謂「理雖不及，辭或過之，使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數語，吾有疑焉。夫唐詩所以夐絕千古者，以其絕不言理耳。宋之程、朱及故明陳白沙諸公，惟其談理，是以無詩。彼六經皆明理之書，獨《毛詩》三百篇不言理，惟其不言理，所以無非理也。聖賢讀「素絇」而得「禮後」，讀「倘絅」而得「闇然」，讀「唐棣」而得「思遠」。蓋聖賢事境圓明，風謠工歌，無不可以入理。若但作理解，則固陋已甚，且不能如匡鼎之解頤，又安能若西河之起予哉！《楚騷》雖忠愛惻怛，然其妙在荒唐無理，而長吉詩歌所以得爲《騷》苗裔者，政當於無理中求之，奈何反欲加以理耶？理襲鄙辭，而理亦付之陳言矣，豈復有長吉詩歌？又豈復有《騷》哉？

又　唐釋子以詩傳者數十家，然自皎然外，應推無可、清塞（即周賀）、齊己、貫休數人爲最，以此數人詩無鉢盂氣也。僧家不獨忌鉢盂語，尤忌禪語。近有禪師作詩者，余謂此禪也，非詩也。禪家詩家，皆忌說理，以禪作詩，即落道理，不獨非詩，并非禪矣。詩中情豔語皆可參禪，獨禪語必不可入詩也。嘗見劉夢得云：「釋子詩因定得境，故清；由悟遣言，故慧。」余謂不然。僧詩清者每露清痕，慧者即有慧迹。詩以興趣爲主，興到故能豪，趣到故能宕。釋子興趣索然，尺幅易窘，枯木寒巖，全無暖氣，求所謂縱橫不羈，瀟灑自如者，百無一二，宜其不能與才人匹敵也。每愛唐僧懷素草書，興趣豪宕，有「椎碎黃鶴樓，踢翻鸚鵡洲」之概。使僧詩皆如懷素草書，斯可游戲三昧，奪李、杜、王、孟之席，惜吾未見其人也。

又　唐詩大振，婦女奴僕，無不知詩，遠及外域，亦喜吟咏。婦女則李季蘭有詩豪之譽，薛濤有校書之稱，魚玄機、徐月英各著詩集，非煙、崔仲容並騁儷詞，然桑、濮之音耳。至于詩人妻女以詩名者，則元微之夫人裴柔之，有《贈夫之武昌》之篇；吉中孚妻張夫人，有《拜新月》之作；楊盈川

姪女名容華者，《新粧》詩有「自憐終不已，欲去復徘徊」之句，杜羔妻劉氏《寄羔下第》詩，有「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之語。又進士孟昌期妻孫氏，爲夫代筆。而宋若昭、若荀姊妹五人，皆能詩，欲以學名家，不願歸人，德宗召入禁中，呼爲學士，每咨經史大義，穆、敬、文三朝皆呼先生，尤奇事也。其他如葛鴉兒、薛媛、關盼盼輩，不啻百家，並垂名篇，可謂盛矣。奴僕，則咸陽郭氏之捧劍者是也。外域，則新羅王獻五言《太平頌》，亦自可觀。而楊奇鯤有「風裏浪花吹更白，雨中山色洗還青」之句，竟是大曆佳作也。似有唐三百年，人人能詩矣。余於兵燹後，借得唐人殘編一帙，其中可笑詩甚多，半出於士大夫，則又何也。因憶唐景龍中，左武將軍權龍褒好爲可笑詩，中宗戲呼爲權學士，每詩出，人皆掩口譽之，輒答曰：「趁韻而已。」以今觀之，唐人之爲龍褒趁韻者何多也。豈當時聲教及於婦女外域，而士大夫或有未嫻耶，抑傳者訛而選者濫耶。雖然，鄒、魯文學之鄉，亦有駔儈，邯鄲美人之藝，豈無戚施，安在唐之詩家人人能詩也。

邢昉《唐風定序》　予自弱冠，酷嗜兩漢曹子建詩，謬謂唐世近體直可盡廢。久之，覽觀晉、宋所擬《十九首》鄴下之作，並北地、信陽、濟南諸子所擬古詩而咤曰：「斯皆膚郛已爾，神理弗寓也。」於是稍去漢、魏而事盛唐名家。久之，益酷嗜，偏及錢、劉之清婉，韓、孟之鑱刻，寖能窮探旨趣，究極原委，逾二十年。厥後客游永嘉，吳江史弱翁亦來游，與予論詩絕契。弱翁故習杜，至是乃大悔，以予說爲然，迄今又十餘年，弱翁已沒，而予亦益老矣。平生所出入馳驟，於唐人工拙高下，炯炯有不甚瞽者。回思中歲耽嗜，以至於老其間，用志則可謂不分也。諸家選本，參差紕漏，不愜於衷，爰取諸選，旁及本集，汰擇刪定，分別正變，釐爲二十二卷，命曰《唐風定》。嗚呼，詩亡久矣。論者謂雅亡，風不亡也。苟使盛衰之際，正變之間，有弗定焉，其愈於亡也幾何也哉。

朱鶴齡《新編李義山文集序》　四六之名，不知何昉。義山云：「四六者，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未足矜，然則此本非文章家所重，而六朝以來特尚之。【略】唐初四傑以及燕、許諸公，踵事增華，號稱絕盛，其體裁閎博，音響琳琅，較過前人，而清新儁拔則微有間焉。子美詩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筆意勢縱橫。」又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雖不置軒輊其間，然文章流別，亦略可睹矣。【略】余嘗觀晚唐人文章，如李甘、沈亞之、陸龜蒙、司空圖數子，最爲卓犖瑰瑋，而世罕睹其集。

又《閑情集序（代）》　自漢、魏至三唐，才人疊跡，綺靡之製，窮極纖渺，沿波討源，莫不同祖《風》、《騷》，亦猶之路發出於土鼓，篆籀生於蟲書也。李陽冰稱太白之詩，言多諷興，馳騁屈、宋，爲《風》、《騷》之後一人。子美特變本加厲爾，然其所推「江湖萬古流」者，不越《風》、《騷》、漢、魏，是可得其指趣矣。元、白艷體，聯珠綴玉，先後一揆，乃杜牧之獨以勸淫導媒，重相詆諆，何歟。即牧之所自作，語多絕艷，所謂勸淫導媒者，毋乃躬自蹈之歟。

又《汪周士詩稿序》　夫古之作者，纂緒造端，淪瀾百變，而其中必有根柢焉，上之補裨風化，下之陶寫性情。如伯玉《感遇》三十八首，伯玉詩之根柢也。太白《古風》五十九首，太白詩之根柢也。子美《北征》、《詠懷》、前、後《出塞》及《新安吏》以下諸篇，子美詩之根柢也。退之《南山》、《秋懷》，退之詩之根柢也。樂天《續古詩》、《秦中吟》數十篇，樂天詩之根柢也。唐人論詩每云工於五言，蓋以五言工則不必問其餘，是五言古爲諸體之根柢。而五言古之根柢安在乎，亦曰求之《三百篇》、《離騷》以及昭明之《選》而已矣。【略】獻吉之言曰：「李杜大家，不越唐調，不敢目以漢、魏，何況《三百》。」于鱗因之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夫《三百》不得不變爲屈、宋，屈、宋不得不變爲蘇、李，蘇、李不得不變爲曹、劉，曹、劉不得不變爲齊、梁諸子，齊、梁不得不變爲神龍、景雲以至開元、天寶，其間格調雖殊，所以補裨風化，陶寫性情者，源流則一。今必專祖漢、魏，以時代限之，而謂初、盛之詩去古皆遠，非通論也。

又《宗定九全集序》　蓋古人文章無不以眞得傳者：有眞感傷，而後有阮公、正字之詩。有眞節概，而後有工部、吏部之詩。有眞豪宕，而後有青蓮之詩。有眞閒適，而後有左司、香山之詩。

又《竹笑軒詩集序》　然幽深孤峭，唐人名家多有此體。譬諸屠門大嚼後，啜蒙頂紫茁一盞，無不神清氣爽，此種風味，亦何可少。今人以《詩歸》流弊群然集矢于竟陵，而并廢唐人之幽深孤峭。

《鈍吟雜録（馮武輯）・正俗》　南北朝以有韻爲文，無韻爲筆。至於唐季，凡文章皆謂文，與詩對言。今人不知古稱筆語是何物矣。古人之詩皆

樂也。文人或不閑音律，所作篇什，不協於絲管，故但謂之詩。詩與樂府，從此分區。又樂府須伶人知音增損，然後合調。陳王、士衡多有佳篇。劉彥和以爲無詔伶人，事謝絲管，則於時樂府已有不歌者矣。後代擬樂府以代古詞，亦同此例也。文人賦樂府古題，或不與本詞相應，吳兢譏之，此不足以爲嫌。（何焯評：自魏、晉已然，故無嫌也。）唐人歌行皆如此。蓋詩人寓興，文無定例，率隨所感。吳兢史才，長於考證，昧於文外比興之旨，其言若此，有似鼓瑟者之記其柱也。必如所云，則樂府之文，所謂牀上安牀，屋上架屋，古人已具，何煩贅賸耶。又樂府採詩以配聲律，出於伶人增損併合，剪截改竄，亦多自不應題目，豈可以爲例也。（何焯評：今《三百篇》與小序不合者多，或亦由此。）杜子美創爲新題樂府，至元、白而盛。指論時事，頌美刺惡，合於詩人之旨，忠志遠謀，方爲百代鑒戒，誠傑作絕思也。李長吉歌詩，雲韶工人皆取以協金石，杜陵詩史，不知當時何不採取。（何焯評：白公《新樂府》中有《採詩官》一篇，喟息此事。當時如令狐楚進士選進《御覽集》，無一篇關諷刺者。況疇人子弟，又何知焉。）《文苑英華》又分歌行與樂府爲二，歌行之名，不知始於何時。晉、魏所奏樂府，如豔歌行、長歌行、短歌行之類，大略是漢時歌謠，謂之曰行，本不知何解。宋人云體如行書，眞可掩口也。（何焯評：橫吹、相和、清商、舞曲、琴曲，《樂志》所載者當入樂府。其他雜曲歌詞，及起於近代者，但可目以歌行也。）既謂之歌行，則自然出於樂府。但指事詠物之文，或無古題，《英華》分別，亦有旨也。

又 伶工所奏，樂也。詩人所造，詩也。詩乃樂之詞耳，本無定體。唐人律詩，亦是樂府也。（何焯評：大曆以前，人沿齊、梁之體，五言律詩，多用樂府古題。唐季則有以樂府題作七言律詩者，秦韜玉《紫騮馬》、胡曾、沈彬《塞下曲》諸篇是也。○又白集王右丞「秦川一半夕陽開」，爲《想夫憐》第二句，則唐人律詩，亦有不必古題而入樂者。大抵只不犯八病者，便可歌之以被管弦矣。白公《聽歌》六絕句，在第三十五卷。耿湋已有《塞上曲》七言四韻律詩。又有樂府古題作七言二韻小律者，汪遵之《戰城南》《雞鳴曲》是也。）今人不解，往往求詩與樂府之別，鍾伯敬至云，某詩似樂府，某樂府似詩，不知何以判之。

又 沈約、謝朓、王融創爲聲病，於時文體不可增減，謂之齊梁體，異乎漢、魏、晉、宋之古體也。雖略避雙聲疊韻，然文不黏綴，取韻不論雙隻，首句不破題，平側亦不相儷。沈佺期、宋之問因之，變爲律詩。自二韻至百韻，率以四句一絕，不用五韻七韻九韻十一韻十三韻。唐人集中或不拘此說，見李贊皇《窮愁志》。首聯先破題目，謂之破題。第二字相黏。平側側平爲偏格，側平平側爲正格。見沈存中《筆談》。平側宮商，體勢穩協，視齊梁體爲優矣。（何焯評：唐人律詩用五韻七韻者，皆特有別義，如明皇端午三殿宴羣臣之類。○亦不盡拘，錢仲文集中有七韻九韻者。）近體多是四韻，古無明說，僕嘗推測而論之，似亦得其理也。聯絕黏綴，至於八句，雖百韻亦止如此矣。如正格二聯，平平相黏也，中二絕，側側相黏也，音韻輕重，一絕四句，自然悉異，至於二轉，變有所窮，於文首尾胸腹已具足，得成篇矣。律賦亦八韻，文苑柱中已備記之，茲不具論。（何焯評：律賦不專於八韻。）

又 詩家常言，有聯有絕，二句一聯，四句一絕。宋孝武言吳邁遠聯絕之外無所解，是也。古人多有是語。四句之詩，故謂之絕句。（何焯評：《漢書・元帝本紀贊》「分刊節度」，韋昭曰：刊，切也，謂能分切句截，謂之節制也。絕句二字，所從來古矣，蓋不特始自六代也。）宋人不知，乃云是絕律詩首尾。（何焯評：近人因此復改云截句，三寫失鳥焉矣。）目不識丁之人，妄爲詩話，以誤後學，可恨之極。如此議論，亦非一事也。《玉臺新詠》有古絕句，古詩也。唐人絕句有聲病者，是二韻律詩也。元、白集，杜牧之集，韓昌黎集可證。唐人集分體者少，（何焯評：《松陵唱和集》中學齊梁體編入雜體。）今所傳分體集，皆是近日妄庸人所更定，不足據。【略】高棅《唐詩品彙》出，今人不知絕句是律矣。（何焯評：白集中謂之大律詩，對小律詩二韻者而言也。小杜集中大小律同編，又謂之長韻。）高棅又創排律之名，雖古人有排比聲律之言，然未聞呼作排律，此一字大有害於詩。吾友朱雲子撰詩評，直云七排五排，并去律字，可慨也。（何焯評：見元板《歐陽圭齋集》，是其高第弟子所編，已有排律二字。大抵宋末科舉之士，皆以作詩爲戒，元人學問漸失源流，相沿此名，竟不悟爲杜撰耳。）

又 齊、梁聲病之體，自昔已來，不聞謂之古詩。諸書言齊梁體，不止一處。唐自沈、宋已前，有齊梁詩，無古詩也。氣格亦有差古者，然其文皆有聲病。（何焯評：李公垂《追昔遊詩序》云：或長句，或五言，或雜言，或歌，或樂府、齊梁，不一其辭。唐人所分詩體，大抵盡是矣。齊梁自爲一體，不可與古詩混也。）沈、宋既裁新體，陳子昂崛起於數百年後，直追阮公，創

辟古詩，唐詩遂有兩體。開元已往，好聲律者，則師景雲、龍紀，矜氣格者，則追建安、黃初，而永明文格微矣。然白樂天、李義山、溫飛卿、陸龜蒙皆有齊梁格詩。白、李詩在集中，溫見《才調集》，陸見《松陵集》，題注甚明，但差少耳。既有正律破題之詩，此格自應廢矣。（何焯評：白集中更分半格詩，不知何義。齊梁格詩，猶言齊梁體詩。格謂式樣也。既論聲病，則有一定格樣，與古體異矣。【略】項斯標格遇詩，亦指場屋所作，末句即是通榜之意，有過平時幾度所見，今皆誤會也。《後漢書》注：格，猶標準也。）皎然作《詩式》，敘置極爲詳盡允當。今人弗考，瞶瞶已久，古詩二字，牢入人心。今之論者，雖子美稱庾開府，太白服謝元暉，必欲降而下之，云古詩當如此論也。至於唐人，雖服膺鮑、謝，體效徐、庾，仰而不逮者，猶以爲無上妙品，云律詩當如此論也。吁，可慨已。

又　唐人律詩有八句全不對者，（何焯評：白集中有此體。）亦有用仄韻者。（何焯評：仄韻大抵吳體居多。白公和元相《夢遊春》，乃仄韻長律也。）

又　律詩始於沈、宋，於時文體，不以用事爲嫌。今人有言五言律不可用事者，大謬。

又　七言歌行，盛於梁末，梁元帝爲《燕歌行》，羣下和之，今書目有《燕歌行集》。北朝盧思道《從軍行》，全類唐人歌行矣。至唐開元中，漸變其體，王摩詰尚有全篇作偶句者，高常侍多胸臆語，盡改古格。（何焯評：常侍有《燕歌行》一篇，亦是梁、陳格調。）至李太白遠憲詩騷，割截三祖，近法鮑明遠，而恢廓變化過之，雲蒸霞鬱，奇中又奇，千古以來，莫能逮矣。詞多風刺，《小雅》《離騷》之流。老杜創爲新題，直指時事，如掣鯨魚於碧海，一言一句，皆關世教。後有作者，皆本此二家，遂爲歌行之祖，非直變體而已也。（何焯評：亦有雖用舊題，所賦乃時事者，賈舍人之《燕歌行》是也。太白歌行若此者尤多。論其世則知之矣。）

又　古詩之視律體，非直聲律和詭，筋骨氣格，文字作用，迥然不同矣，然亦人人自有法，無定體也。陳子昂上效阮公感興之文，千古絕唱，格調不用沈、宋新法，謂之古詩。（何焯評：子昂《感遇》三十八篇，有古人之心焉，然知其深者，惟一老杜。）唐人自此詩有古律二體。云古者，對近體而言也。《古詩十九首》，【略】既人代未定，但以古人之作，題曰古詩耳，非以此定古詩之體式，謂必當如此也。李于鱗云：「唐無五言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立論甚高，細詳之全是不可通。祇如律詩始於沈、宋，開元、天寶已變矣，又可云盛唐無律詩，杜子美以其律詩爲律詩乎。子昂法阮公，尚不謂古，則于鱗之古，當以何時爲斷。若云未能似阮公，則于鱗之五言古，視古人定何如耶。有目者共鑒之。（何焯評：《錢考功集》，凡古詩皆題曰往體。皮、陸《松陵倡和集》猶然。）

又　安陽姚逸老不知是何人。【略】寫一韻書。【略】前列韓文公一律賦，杜少陵五七言各一首，皆詳注宮商輕重，題云《詩賦式》，此甚有意。

又　杜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近日鍾、譚之藥石也。元微之云：「憐伊直道當時語，不着心源傍古人。」王、李之藥石也。

又《讀古淺說》　南北朝人以有韻者爲文，無韻者爲筆，亦通謂之文。唐自中葉已後，多以詩與文對言。愚按：有韻無韻，皆可曰文。緣情之作則曰詩。詩者，思也。情動於中，形乎言，言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咏歌之，有美焉，有刺焉，所謂詩也。不如此則非詩，其有韻之文耳。

又　陸士衡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詩賦不同也。宋人作著題詩，不如唐人詠物多寓意，尚有比興之體。梁末始盛爲七言詩賦，今諸集不傳，類書所載可見。王子安《春思賦》、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皆徐、庾文體。王司寇、楊狀元不知，概以爲歌行。弇州云，以爲賦則醜，此公誤耳。（何焯評：七言賦亦非齊、梁人自作此體也。【略】張平子《思玄賦》，自「系曰」以下皆爲七言。此又見於《後漢書》、《文選》者也。凡子亦將目爲歌行耶。）

又　古人七言歌行，【略】北人盧思道有《從軍行》，皆唐人歌行之權輿也。七言歌行，唐人相襲，雖少變於開元、天寶，然其體至今見行。楊狀元、王司寇輩不以爲異，至賦則不習，遂以爲醜。語云，少所見，多所怪，豈不然歟。

又《嚴氏糾繆》　乘有大小，是也。聲聞辟支，則是小乘。今云大曆已還是小乘，晚唐是聲聞辟支，則小乘之下，別有權乘，所未聞一也。【略】臨濟、曹、洞機用不同，俱是最上一乘。今滄浪云大曆已還之詩，小乘禪也。又云學大曆已還之詩，曹、洞下也。則以曹、洞爲小乘矣。所未聞三也。（何焯評：劉後村有云，詩家以少陵爲祖，其說曰「語不驚人死不休」。禪家以達摩爲祖，其說曰「不立文字」。詩之不可爲禪，猶禪之不可爲詩。此論

足使羽卿輩結舌。）

又 滄浪論詩，止是浮光略影，如有所見，其實腳跟未曾點地，故云「盛唐之詩，如空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種種比喻，殊不如劉夢得云「興在象外」一語妙絕。

又 自永明至唐初，皆齊梁體也。至沈佺期、宋之問，變爲新體，聲律益嚴，謂之律詩。陳子昂學阮公爲古詩。後代文人，始爲古體詩。唐詩有古、律二體，始變齊梁之格矣。【略】故聲病之格，通言齊梁。若以詩體言，則直至唐初皆齊梁體也。白太傅尚有格詩。李義山、溫飛卿皆有齊梁格詩。但律詩已盛，齊梁體遂微，後人不知，或以爲古詩。若明辨詩體，當云齊梁體創於沈、謝，南北相仍，以至唐景雲、龍紀，始變爲律體，如此方明，此非滄浪所知。

又 東坡云：「詩至杜子美一變。」按大曆之時，李、杜詩格未行。至元和、長慶始變，此亦文字一大關也。然當時以和韻長篇爲元和體。若以時代言，則韓、孟、劉、柳、韋左司、李長吉、盧玉川，皆詩人之赫赫者也。云元、白諸公，亦偏枯，大略滄浪胸中不了了，每言諸公，不指名何人爲宗師，參學之功少也。（何焯評：白公《秦中吟》，貞元中作。昌黎貞元進士，則貞元已變矣。韋左司詩，齊梁舊體也。柳儀曹亦然。）

又 宋人頗學唐人，滄浪叙唐人差整，彼有所受之也。然沈、宋之前，不云李嶠、蘇味道。王右丞以後，不言錢、郎、劉隨州。李商隱之下，不言溫飛卿。元、白之下，不言劉夢得。皆缺也。

《鈍吟雜録（雪北山樵輯）·古今樂府論》 七言創於漢代，【略】至梁末而七言盛於時，詩賦多有七言，或有雜五七言者，唐人歌行之祖也。聲成文謂之歌。曰「行」者，字不可解。【略】至唐有七言長歌，不用樂題，直自作七言，亦謂之歌行。【略】今人歌行題曰古風，不知始於何時，唐人殊不然，故宋人有七言無古詩之論。予按：【略】如唐初盧、駱諸篇，有聲病者，自是「齊梁體」。若李、杜歌行不用聲病者，自是古調。如沈佺期「盧家少婦」，今人以爲律詩。唐樂府亦用律詩。唐人李義山有轉韻律詩。白樂天、杜牧之集中所載律詩，多與今人不同。【略】《才調集》卷前題云：古律雜歌詩一百首。古者，五言古也。律者，五七言律也。雜者，雜體也。歌者，歌行也。此是五代時書，故所題如此，最得之，今亦鮮知者矣。【略】杜子美作新題樂府，此是樂府之變。【略】子美自咏唐時事，以俟采詩者，異於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後，此體紛紛而作。總而言之：製詩以協於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爲詩，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詠古題，六也。并杜陵之新題樂府，七也。古樂府無出此七者矣。

又《論歌行與葉祖德》 盧思道有《從軍行》，江總持有《雜曲文》，皆純七言，似唐人歌行之體矣。徐、庾諸賦，其體亦大略相近。詩賦七言，自此盛也。迨及唐初，盧、駱、王、楊大篇詩賦，其文視陳、隋有加矣。迄於天寶，其體漸變。然王摩詰諸作，或通篇麗偶，猶古體也。李太白崛起，奄古人而有之，根於《離騷》，雜以魏三祖樂府，近法鮑明遠，梁、陳流麗，亦時時間出，譎辭雲搆，奇文鬱起，後世作者，無以加矣。歌行變格，自此定也。子美獨搆新格，自製題目，元、白輩祖述之，後人遂爲新例，陳、隋、初唐諸家，漸澌滅矣。

《二馮先生評閱才調集》卷五馮班評 唐人詩全作艷體自爲一集者，止元、韓二家，元有啓與令狐殼士，自叙其艷體之法甚悉。元公過於韓致光《香奩》，韓太褻，元差有骨。

吴喬《西崑發微序》 詩之比、興、賦，《三百篇》至晚唐，未之或失。自歐公改轍，而蘇、黄繼之，往往直致胸懷，不復寄託。自兹以後，日甚一日。明人自矜復古，不過于聲色求唐人，未有及六義者，殊可慨也。蓋賦必意在言中，可因言以求意；比、興意在言外，意不可以言求。所以《三百篇》有序，唐詩有「紀事」，令後世因之以知意，關係非淺小也。六義既泯，遂至解《三百篇》者盡黜舊序，自行己意。使《三百篇》皆賦，意猶可測；既有比興，而執辭以求意，豈非韓盧之逐兔哉。如高駢詩云：「煉汞燒鉛四十年，至今猶在藥爐邊。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駢意自刺王鐸拜都統，故雋永有味。若昧之爲賦，謂是學仙之詩，即同嚼蠟。晚唐詩猶不易讀，況《三百篇》乎。【略】夫唐人能自闢宇宙者，惟李、杜、昌黎、義山。

又《答萬季埜詩問》 七律自沈、宋以至溫、李，皆在起承轉合規矩之中。唯少陵一氣直下，如古風然，乃是別調。白傅得其直遂，而失其氣。昭諫益甚。

又《**圍爐詩話自序**》　唐詩最盛，惟興比賦不違乎《騷》而已。五代中原雲擾，斯文道盡，吳、蜀獨存吟咏，而皆專意於詞。其立意也，流連光彩，鮮比興而多賦。【略】蓋詩自漢、魏屢變而成唐體，其間曲折，既微且繁，不易測識。嚴滄浪學識淺狹，而言論似乎玄妙，最易惑人。詩人于盛唐詩，雖相推重，非盡知作詩之本末。于中、晚詩，非輕忽則惑溺，亦未究升降之所以然。

《**圍爐詩話**》**卷一**　詩貴有含蓄不盡之意，尤以不着意見、聲色、故事、議論者爲最上。義山刺楊妃事之「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是也。稍着意見者，子美《玄元廟》之「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是也。稍着聲色者，子美之「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是也。稍用故事者，子美之「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是也。着議論而不大露圭角者，羅昭諫之「靜憐貴族謀身易，危覺文皇創業難」是也。露圭角者，杜牧之《題烏江亭》詩之「勝負兵家未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是也。然已開宋人門徑矣。

又　詩以深爲難，而厚更難于深。子美《秋興》，每篇一意，故厚。曹唐《病馬》只一意，而得好句六聯，成詩三首，烏得不薄？眩于好句而不審本意，大曆後之墮阬落塹處也。

又　問曰：「唐詩六義如何？」答曰：「《風》、《雅》、《頌》各別，比、興、賦雜出乎其中。後世宗廟之樂章，古之《頌》也。三代之祖先，實有聖德，故不愧乎稱揚。漢已後之祖先，知爲何人，樂章備禮而已，不足論也。求《雅》于杜詩，不可勝舉。而如王昌齡之『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清樂動千門，皇風被九州』，韋應物之『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王建爲田弘正所作之《朝天詞》，羅隱之『靜憐貴族謀身易，危覺文皇創業難』，皆二《雅》之遺意也。《風》與《騷》，則全唐之所自出，不可勝舉。『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興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比也。『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賦也。」

又　古人視詩甚高，視韻甚輕，隨意轉叶而已，以詩乃吾之心聲，韻以諧人口吻故也。唐人局于韻而詩自好，今人押韻不落即是詩。故古人有詩有韻，唐人有韻有詩，今人惟有韻無詩。

又　問曰：「造句鍊字如何？」答曰：「造句乃詩之末務，鍊字更小，漢人至淵明皆不出此。康樂詩矜貴之極，遂有琢句。梁陳別論。陳伯玉復古之後，李、杜諸公偶一涉之，不以經意。中唐猶不甚重，至晚唐而人皆注意于此。所存既小，不能照顧通篇，以致神氣蕭颯。詩道至此，大厄運也。」

又　開、寶諸公用心處，在詩之大端，而好句自得。大曆以後，漸漸束心于句，句雖佳而詩之大端失矣。

又卷二　唐樂府亦用律詩，而李義山又有轉韻律詩，杜牧之、白樂天集中律詩多與今人不同，《瀛奎律髓》有仄韻律詩，嚴滄浪云「有古律詩」，今皆不能辨矣。

又　《詩法源流》云：「詩者，原于德性，發于才情，心聲不同，有如其面，故法度可學而神意不可學。是以太白自有太白之詩，子美自有子美之詩，昌黎自有昌黎之詩。其他如陳子昂、王摩詰、高、岑、賈、許、姚、鄭、張、許之徒，亦皆各自爲體，不可強而同也。」

又　問曰：「七言古詩如何？」答曰：「盛唐人山奔海立，掩前絕後。此體忌圓美平衍，又不可槎枒猙獰。初唐圓美，白傅加以平衍，昌黎稍槎枒，劉叉猙獰，盧仝牛頭阿旁，杜默地獄惡鬼。」

又　初唐七古多排句，不如盛唐無排句而矯健。中唐此品遂絕，何況宋、明。

又　唐人七律，賓主、起結、虛實、轉折、濃淡、避就、照應，皆有定法。意爲主將，法爲號令，字句爲部曲兵卒。由有主將，故號令得行，而部曲兵卒，莫不如臂指之用，旌旗金鼓，秩然井然。

又卷三　或問曰：「初盛中晚之界如何？」答曰：「商、周、魯之詩同在《頌》，文王、厲王之詩同在《大雅》，閔管、蔡之《常棣》與刺幽王之《旻》、《宛》同在《小雅》，述后稷、公劉之《豳風》與刺衛宣、鄭莊之篇同在《國風》，不分時世，惟夫意之無邪，詞之溫柔敦厚而已。如是以論唐詩，則初、盛、中、晚，宋人皮毛之見耳。不惟唐人選唐詩，不分人之前後，即宋、元人所選，亦不定也。自《品彙》嚴作初、盛、中、晚之界限，又立正始、正宗以至旁流、餘響諸名目，但論聲調，不問神意，而唐詩因以大晦矣。《品彙》又多收景龍應制詩，立初唐高華典重之說。【略】沈、宋諸公七律之高華典重，以應制故，然非諸詩皆然，而可立爲初唐之體也。【略】詩乃心聲，心由境起，境不一則心亦不一。言心之詞，豈能盡出于高華典重哉。

【略】七律，盛唐極高，而篇數不多，未得盡態極妍，猶《三百篇》之正風正雅也，大曆已多，開成後尤多，盡態極妍，猶變風變雅也。」

又　問曰：「三唐變而益下，何也？」答曰：「須于此中識其好處而戒其不好處，方脫二李惡習，得有進步。《左傳》一人之筆，而前厚重，後流利，豈必前高于後乎？詩貴有生機一路，乃發于自心者也。三唐人詩各自用心，寧使體格少落，不屑襲前人殘唾，是其好處。識此，自眼方開，惟以爲病，必受瞎盛唐之惑。忠不可以常忠，轉而爲質文。春不可以常春，轉而爲夏秋。初唐不可以常初唐，轉而爲盛唐，盛唐獨可以七八百年常爲盛唐乎。活人有少壯老，土木偶人千百年如一日。」

又　初、盛大雅之音，固爲可貴，如康莊大道，無奈被沈、宋、李、杜諸公塞滿，無下足處，大曆人不得不鑿山開道，開成人抑又甚焉。

又　以初、盛視中、晚，如京朝官之于下僚。

又　盛唐不巧。大曆以後，力量不及前人，欲避陳濁麻木之病，漸入于巧。

又　唐詩情深詞婉，故有久久吟思莫知其意者。

又　唐人作詩，意細法密。

又　唐時詩人不肯苟同，所以能自立。

又　元微之云「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謂黃鐘已前極下之聲，須以管色定絃也。李遠《贈寫御容者》曰：「初分隆準山河秀，乍點重瞳日月明」，畫法先鼻後眼也。王建琵琶云：「用力獨彈金殿響，鳳凰飛出四條絃」，「用力」，謂撥絃按入寸也。唐詩固有本領，即此三詩見之。

又　于李、杜後，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惟韓退之一人，既欲自立，勢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奇崛之路。于李、杜、韓後，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惟李義山一人，既欲自立，勢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深奧之路。義山思路既自深奧，而其造句也，又不必使人知其意，故其詩七百年來知之者尚鮮也。

又　唐詩措詞妙而用意深，知其意固覺好，不知其意而惑于其詞亦覺好。如崔國輔《魏宮詞》、李義山之「青雀西飛」，白雪、竟陵讀之亦甚樂也。

又卷四　晚唐多苦吟，其詩多是第三層心思所成。盛唐詩平易，似第一層心思所成。而晚唐句遠不及盛，不能測其故也。

又　余謂盛唐詩厚，厚則學之者恐入于重濁。【略】中唐詩清，清則學之者易近於新穎，故謂人當于此入門也。總之，古人詩文如乳母然，孩提時不能自立，不得不倚賴之，學識既成，自能捨去。

又　唐之功名富貴在詩，故三唐人肯用心而有變。一不自做，蹈襲前人，如今日之抄舊時文，便爲士林中滯貨故也。

《載酒園詩話·詩不論理》　「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理原不足以礙詩之妙，如元次山《春陵行》、孟東野《遊子吟》、韓退之《拘幽操》、李公垂《憫農詩》，眞是《六經》鼓吹。樂天與微之書曰：「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然其生平所負，如《哭孔戡》諸詩，終不諧于衆口。此又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必理與辭相輔而行，乃爲善耳，非理可盡廢也。（黃白山評：此語本嚴滄浪。「理」字原說得輕泛，只當作「實事」二字看。後人誤將此字太煞認眞，故以《春陵》、《游子》、《拘幽》、《憫農》諸詩當之。方采山極詆滄浪此說，豈知全失滄浪本意，古人有知，必且遙笑地下矣。）

又　詩又有以無理而妙者，如李益「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此可以理求乎，然自是妙語。至如義山「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則又無理之理，更進一塵。總之詩不可執一而論。

又《三偷》　杜牧《邊上聞笳》詩：「何處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鳥沒狼煙。遊人一聽頭堪白，蘇武爭經十九年。」令狐楚《塞上曲》：「陰磧茫茫塞草腓，桔槔烽上暮煙飛。交河北望天連海，蘇武曾將漢節歸。」二詩同用蘇武事而俱佳，然杜詩止于感嘆，令狐便有激發忠義之意，杜不如也。至胡曾竊杜語爲詠史，無論蹈襲可恥，立意先淺直矣，固不足言。

又　詩有同出一意而工拙自分者。如戎昱《寄湖南張郎中》曰：「寒江近戶漫流聲，竹影當窗亂月明。歸夢不知湖水闊，夜來還到洛陽城。」與武元衡「春風一夜吹鄉夢，又逐春風到洛城」，顧況「故園此去千餘里，春夢猶能夜夜歸」同意，而戎語爲勝，以「不知湖水闊」五字，有搔頭弄姿之態也。然皆本于岑參「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至方干「昨日草枯今日青，羈人又動故鄉情。夜來有夢登歸路，不到桐廬已及明。」則又竿頭進步，妙于奪胎。○韓偓《哭花》：「若是有情爭不哭，夜來風雨葬西施。」韋莊《殘花》：「十日笙歌一宵夢，苧蘿煙雨失西施。」兩君同時，當非相襲，然韓語自勝。（黃白山評：予謂韋語勝。）

又《豔詩》　正人不宜作豔詩，然《毛詩》首篇即言河洲窈窕，固無妨于涉筆，但須照攝樂而不淫之義乃善耳。唐崔顥、崔國輔皆以豔詩名，司勳較司馬，則殊有蘊藉。如「愁來欲奏相思曲，抱得秦箏不忍彈」，尚是止乎禮義。至「時芳不待妾，玉珮無處誇。悔不盛年時，嫁與青樓家」。語雖工，未免激而傷雅。○王龍標「忽見陌頭楊柳色」，即「時芳不待妾」意也，妙在不說出。「悔教夫婿覓封侯」亦即此悔，但悔得稍正。

又　王適「已能憔悴今如此，更復含情一待君」，徐安期「不須面上渾粧卻，留着雙眉待畫人」，蔡環「但恐愁容不相識，爲教恆着別時衣」，皆《草蟲》、《杕杜》之遺音，「飛蓬」、「曲局」之轉境也。（黃白山評：徐乃《催粧》詩，殊非此解。）即劉希夷「願作輕羅着細腰，願爲明鏡分嬌面」，徐安貞「曲成虛憶青蛾斂，調急遙憐玉指寒。銀鑰重關聽未闢，不如眠去夢中看」，尚寫虛景，不失《漢廣》、《秣駒》之意。至元稹、杜牧、李商隱、韓偓，而上宮之迎，堛垣之望，不惟極意形容，兼亦直認無諱，眞桑、濮耳孫也。○元、白、溫、李，皆稱豔手。然樂天惟「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一篇爲難堪，餘猶《國風》之好色。飛卿「曲巷斜臨」、「翠羽花冠」、「微風和暖」等篇，俱無刻劃。杜紫微極爲狼籍，然如「綠楊深巷馬頭斜」，「馬鞭斜拂笑回頭」，「笑臉還須待我開」，「背插金釵笑向人」，大抵縱恣于旗亭北里間，自云「青樓薄倖」，不虛耳。元微之「頻頻聞動中門鎖，猶帶春醒懶相送」，李義山「書被催成墨未濃」，「車走雷聲語未通」，始眞是浪子宰相，清狂從事。（黃白山評：李爲幕客，而其詩多牽情寄恨之語，雖不明所指，大要是主人姬妾之類。文人無行，至此極矣，而後人於其所作猶慕而好之，眞風雅罪人。）

又　唐人豔詩，妙于如或見之。如崔顥「閒來鬬百草，度日不成粧」，儼然一閨秀。王維「散黛恨猶輕，插釵嫌未正。同心勿遽遊，幸待春粧竟」，儼然一宮嬪。韓致堯「隔簾窺綠齒，映柱送微波」，直畫出一手語之紅綃矣。（黃白山評：綠齒，屐也。）

又《詠物》　詠物詩惟精切乃佳，如少陵之詠馬詠鷹，雖寫生者不能到。至于晚唐，氣益靡弱，間于長律中出一二俊語，便囂然得名。然八句中率着牽湊，不能全佳，間有形容入俗者。如雍陶《白鷺》詩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可爲佳絕。至「一足獨拳寒雨裏，數聲相叫早秋時」，已成俗韻。此黏皮帶骨之累也。末句「林塘得爾須增價，況是詩家物色宜」，竟成打油惡道矣。鄭谷以《鷓鴣》詩得名，雖全篇勻淨，警句竟不如雍。如「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不過淡淡寫景，未能刻畫。（黃白山評：鄭語正以韻勝，雍句反以刻畫失之。賀之評賞倒置如此。）又崔珏《鴛鴦》詩凡數章，其佳句如「暫分煙島猶回首，只渡寒塘亦並飛」，「溪頭日暖眠沙穩，渡口風寒浴浪稀」，「紅絲罥落眠汀處，白雪花成蘆浪時」，亦微有致，但神似亦不及雍也。至「映霧盡迷珠殿瓦，逐梭齊上玉人機」，語雖可觀，然遜之瓦與錦，終屬牽曳。又「琴上只聞交頸語，窗前空展共飛詩」，亦鄭谷「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類耳。至「翡翠莫誇饒彩飾，鵁鶄須羨好毛衣」，益枵然告匱，不復能拊馬而秣以應客。樂天《鶴》詩「低頭祇恐丹砂落，曬翅常疑白雪消」，意態俱佳。然「轉覺鸕鷀毛色下，苦嫌鸚鵡語聲嬌」，亦不老氣也。至宋人謂詠禽須言標致，祇及羽毛飛鳴則陋，此論亦僻不足從。（黃白山評：此論是極意刻畫，翻墮惡道。至以鷺鷥、鸚鵡相比，益令人欲嘔，豈止「不老氣」而已。蓋鶴本清高之物，自不致以二禽反形也。）

又　李君虞曰「梁空繞復息，簷寒窺欲遍」，眞似早燕。詠物如此，晚唐人俱拜下風，何論于宋。

又《詠事》　昔人稱退之「一間茅屋祭昭王」爲晚唐第一，余以不如許渾《經始皇墓》遠甚：「龍蟠虎踞樹層層，勢入浮雲亦是崩。一種青山秋草裏，路人惟拜漢文陵。」本詠秦始，卻言漢文。韓原詠昭王廟，此則于題外相形，意味深長多矣。即摩詰「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正以詠餅師婦佳耳，若直詠息夫人，有何意味。此編詩者之陋。

又《佳句各有所宜》　詩中佳句，有宜于作絕句者，有宜于作律詩者。如高適《哭單父梁少府》，本係古詩長篇，《集異記》載旗亭伶官所謳，乃截首四句爲短章：「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猶寂寞，疑是子雲居。」以原詩並觀，絕句果言短意長，淒涼萬狀。雖不載刪者何人，必開元中鉅匠也。（黃白山評：此即歌者摘四句入調耳，計及刪之之人，何癡至此。余嘗欲刪齊己《劍客》詩、趙微明《古離別》二首後四語作絕句，乃佳。《劍客》云：「拔劍繞殘樽，歌終便出門。西風滿天雪，何處報人恩。」《古離別》云：「爲別未幾日，一日如三秋。猶疑望可見，日日上高樓。」前詩寫劍客行徑風生，

後詩寫思婦癡情可掬，贅後四語，其妙頓減。又如太白「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亦宜刪後二句作一絕。）朱長文「瓜步早潮吞建業，蒜山晴雪照揚州」，不惟寫景工，兼有氣象，卻是律詩中好語。忽然遽止，令讀者悵悵如失，有蛟龍無股之歎。

又《一聯工力不均》 詩有名爲佳聯而上下句工力不能均敵者，【略】（黃白山評：【略】如老杜「接宴身兼杖，何等工妙，下句「聽歌淚滿衣」，則庸甚。然此韻中除「衣」字別無可對。「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上句費力，下句天成。題下注云「得寒字」。五月中「寒」字頗難入詩，想杜公先爲此字運思，偶成七字，然後湊成一篇，其上句之不稱宜也。）○宋延清初唐名家，然如「秋虹映晚日」，固不及下句「江鶴弄晴煙」之妙。又《江南曲》：「採花驚曙鳥，摘葉餵春蠶」，摘葉餵蠶僅一事，因採花而鳥驚，一句中有兩折，亦上句勝也。

又《詩嫌于盡》 劉希夷「將軍鬬轅門，耿介當風立」，頗甚氣岸。陶翰「日落沙塵昏，背河更一戰」，尤爲健決。劉結曰「獻凱歸京師，軍容何翕習」，盡興語也。陶結曰「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霰」，敗興語也。崔國輔《從軍行》曰：「塞北胡霜下，營州索兵救。夜裏偷道行，將軍馬亦瘦。刀光照塞月，陣色明如晝。傳聞賊滿山，已共前鋒鬬。」一段踴躍之氣，勃勃言下。觀上官昭儀評沈、宋《晦日昆明》詩優劣，足定數詩高下。○劉長卿曰：「回首虜騎合，城下漢兵稀。白刃兩相向，黃雲愁不飛。手中無尺鐵，徒欲穿重圍。」亦妙于作不了語。其摹寫悍勇，則神彩更在崔上。

又《字法》 風土詩雖宜精切，亦以韻勝爲貴。如許棠《送龍州樊使君》曰「土產惟宜藥，王租只貢金」，周繇《送人尉黔中》曰「公庭飛白鳥，官俸請丹砂」，古所共推。然許語無周之雅，不得謂樸直勝點染也。

又《屬對》 中、晚人好以虛對實，如元微之「花枝滿院空啼鳥，塵榻無人憶卧龍」，李義山「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皆援他事對目前之景。然持戟徘徊，憑肩私語，皆明皇實事，不爲全虛，雖借用牽牛，可謂巧心濬發。（黃白山評：此法實濫觴於少陵，如「驥子」對「鶯歌」，「如馬」對「飲猿」，「《如意舞》」對「《白頭吟》」之類。）

又《又編·常建》 「高山臨大澤，正月蘆花乾。陽色薰兩厓，不改青松寒。」此東野意趣也。「井底玉冰洞地明，琥珀轆轤青絲索。仙人騎鳳披彩霞，挽上銀瓶照天閣。黃金作身雙飛龍，口銜明月噴芙蓉。一時渡海望不見，曉上青樓十二重。」置之長吉集，奚辨乎。二子之生，尚在數十年後，此實唐風之始變也。吾讀盛唐諸家，雖淺深濃淡，奇正疏密，各自不同，咸有昌明之象。獨常盱眙如去大梁、吳、楚而入黔、蜀，觸目舉足，皆危崖深箐，其間幽泉怪石，良非中州所有，然亦陰森之氣逼人。

吳偉業《毛卓人詩序》 蓋唐以詩取士，詩有正變不同，即士之不遇者，猶得爲放歌長吟，用比物連類之辭，發坎壈不平之氣，身雖未達而名足以傳。

《日知錄·古人不爲人立傳》 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三篇：《太學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穎》。（又有《下邽侯革華傳》，是僞作）。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橐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蝜蝂》。何蕃僅採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之傳。毛穎、李赤、蝜蝂，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

又《詩題》 唐人以詩取士，始有命題分韻之法，而詩學衰矣。

又《古人用韻無過十字》 詩主性情，不貴奇巧，唐以下人有強用一韻中字幾盡者，有用險韻者，有次人韻者，皆是立意以此見巧便，非詩之正格。

又《古詩用韻之法》 古詩用韻之法，大約有三：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而於第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用韻者源於此。一起即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槃》、《淸人》、《還》、《著》、《十畝之間》、《月出》、《素冠》諸篇【略】是也。凡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自是而變，則轉韻矣。

又《次韻》 嚴滄浪《詩話》曰：「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鬬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按唐元稹《上令狐相公啓》曰：「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略】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略】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是知元白作詩次韻之初，本自以爲戲，而當時即已取譏於人，今人乃爲之而不厭，又元白之所鄙而不屑者矣。歐陽公《集古

錄》論唐薛苹倡和詩曰：「其間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然詩皆不及苹。蓋倡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可謂知言。

又《書法詩格》 鄞人薛千仞岡曰：自唐人之近體興而詩一大變，後學之士可兼爲而不可專攻者也。

魏裔介《唐詩清覽集序》 兩漢後，詩莫盛於唐。蓋國家設科取士，一代心力所聚，而君相復有以倡之，故作者比肩林立。其間新聲曼衍，有乖元音者固多，若夫豪傑之士，敦倫重節，憂國愛民，投姦樂善，孤鬱不回之意，亦必於是發之。唐詩度越六朝者以此，非止攄詞廣贍也。乃後人於詩，以爲酬應耳目快意適觀之具，其所爭者在乎聲調氣格，六義之指缺然不講。自唐人選唐詩諸集，已開濫觴。高、安擇而不精，濟南、竟陵波流日下，使古人精神不復表見於世，風教淪沒，失豈少哉。余嘗發憤歎息，以爲古人既沒而可使復生，良有賴於後人之論述也。試考諸家，若李、杜、元、白、牧之、仲武，雖所作不無出入，然其持論必義存得失，意歸諷諭，言之無罪，聞者足戒，流連光景，非所嘉尚。何至後世蕩然無存，雕金篆玉以爲工，取青媲白以爲巧，遞相沿襲，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也。余爲是選，首推有唐一代興亡治亂之故，次察累朝賢不肖進退制度興革之由，再稽士君子立朝隱林之概，民物盛衰聚散之情，然後得其意之所在以爲去取，蓋作者言志之本燦然可睹矣。【略】太白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尚清眞。」夫詩不清眞不足言志，不清則亦不眞。清覽名集，義取諸此。【略】嗚呼，六朝固不足論，唐與漢、魏，各有其時代人才不必相同，若謂後人必屈於前人，則《賡歌》後無《三百》矣。唐不及漢、魏，亦氣格聲調之末論，而言志者所弗取也。

又《梁玉立悠然齋詩序》 昔者《風》、《騷》以降，漢、魏下至六朝而詩弊，唐初乘一時元氣之會，名公鉅卿起而振之。開元、大曆之什由是丕變。

又《嚴顥亭張謙明諸子詩序》 李唐復尚清眞，自陳伯玉力挽頹趨，踵事增華，則有若楊、盧四傑，王、孟諸家，迨李、杜集成，光燄萬丈，錢、劉嗣響，亦其徵也。

又《唐文欣賞集序》 唐人一代之文，其規模制度，雖不及兩漢，而正大典蔚，燦然可觀，珠光劍氣，磊磊落落，焜耀四映，洵足以超軼夫六朝也。蓋由其時好文之英主立於上，而魁碩俊彥比肩林立，其文之因時而發者，皆有以自見於天下。

尤侗《曹子閑南村詩序》 謝康樂之詩，動者也。陶彭澤之詩，靜者也。李似動，杜似靜。元微之、杜牧之諸子得動者機，王右丞、韋蘇州諸子得靜者機。誦其詩，知其人。

又《彭駿孫延露詞序》 詩何以餘哉。「小樓昨夜」，《哀江頭》之餘也。「水殿風來」《清平調》之餘也。「紅藕香殘」，《古別離》之餘也。「將軍白髮」，《從軍行》之餘也。「曉風殘月」，《子夜》懊儂之餘也。「大江東去」，《鼓角》橫吹之餘也。

又《倚聲詞話序》 詩《三百篇》以下，皆可歌也。「宮中」「飛燕」之章，「旗亭」「楊柳」之句，唐人傳爲美談。太白之《秦樓月》，樂天之《汴水流》，亦詩耳，而爲詞祖。以是知詩詞二道，相去不甚遠也。

又《許漱石粘影軒詞序》 于詩得李賀、盧仝，于文得孫樵、劉蛻，天地間自有此副筆墨，側生挺出。山不厭高，水不厭深，詩文豈厭幽靈哉。

又《李笠翁閒情偶寄序》 聲色者，才人之寄旅。文章者，造物之工師。我思古人，如【略】王維爲琵琶弟子，和凝稱曲子相公，以至【略】熙載之衲衣乞食，此皆絕世才人，落魄無聊，有所託而逃焉。

又《三十二芙蓉詞序》 詩能窮人，非篤論也。至于詞，尤不然。《花間》《蘭畹》所載，和凝、韋莊、馮延巳之流者，皆一時卿相，而《謁金門》、《小重山》諸闋，傳爲佳話，要其人不足道也。

又《金陵游覽詩序》 詠懷古跡，莫妙老杜，惜其未至金陵。太白登鳳凰臺作詩，以擬崔顥《黃鶴》。劉禹錫賦《金陵懷古》，樂天以爲探驪龍之珠，要未及「山圍故國」一絕句也。彼二子單詞片語，膾炙齒牙。

又《龔宗伯詩序》 唐之盛也，開元之風，創于燕許。其後才人不遇，栖遲草澤，相爲幽愁慷慨之音，以自鳴其不平，而說者遂有詩能窮人之論。嗚呼，此豈詩之故哉。

又《梅村詞序》 詞者詩之餘也，乃詩人與詞人有不相兼者。如李、杜皆詩人也，然太白《憶秦娥》、《菩薩蠻》爲詞開山，而子美無之也。溫、李皆詩人也，然飛卿《玉樓春》、《更漏子》爲詞擅場，而義山無之也。

又《問鷗詞序》 故以《玉臺》爲鋒，《香奩》爲鍔，《金荃》爲脊，《蘭畹》爲鐔，繞以《花間》，帶以《草堂》。

又《蒼梧詞序》 文生于情，情生于境，哀樂者，情之至也。【略】青蓮、浣花之詩，【略】無不由哀樂而出者，何況于詞。每念李後主「小樓昨夜又東風」，輒欲以眼淚洗面。【略】詞之能感人如此。

又《鑒月詞序》 或者謂詩餘一道，刻畫閨襜，恐傷綺語。不知貽彤管，贈芍藥，《三百篇》已開香奩體矣。【略】少陵野老猶有「翠袖」「修竹」之思，豈獨呵「十五王昌」近于無禮乎。

又《名詞選勝序》 詩與詞合，詞與曲合。《詩》三百篇皆可歌也。漢、唐樂府，被之管絃，秦之宮廟，古風長短句，已爲詞之權輿。至《生查子》之爲五言古，《玉樓春》之爲七言古，《瑞鷓鴣》之爲律，《紇那曲》《竹枝》《柳枝》等之爲絕，皆以詞具詩之一體，故曰：詞者，詩之餘也。【略】太白之《簫聲咽》，樂天之《汴水流》，此以詩填詞者也。

《抱真堂詩話》 七言初唐、盛唐雖各一體，然極七言之變，則元白、溫李皆在所不廢。元白體至卑，迺《琵琶行》、《連昌宮詞》、《長恨歌》未嘗不可讀。但子由所云「元白紀事，尺寸不遺」，所以拙耳。

施閏章《續蘇長公外紀序》 余多病寡懽，以讀書爲卧遊，嘗取古能言之家，有得於筆墨之外者。【略】以詩則陶靖節、王右丞、李供奉、韋左司、白香山，以記則柳柳州，皆誦之超然泠然，可以解憂，可以愈疾。然合論數家，或有獨詣，無兼長。

又《楚村詩集序》 孟子言：誦詩讀書，不可不知其人。夫達者多懽詞，悲者饒苦調，俊邁者流逸而多風，靜深者高寒而孤寄，任眞自得者淡泊而容與，窮高極遠，包舉衆家者渟涵怪，幻風雨，鬼神雜出而萬變。陶、韋、王、孟、李、杜、韓退之、孟東野及蘇子瞻諸集，皆望而可辨其人者也。

又《定力堂詩序》 昌黎韓子之論文也，以爲與世浮沈，不自豎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略】自漢、魏以來，能言之家，別流同原，互相祖述，唐以之取士，千人一律，幾同帖括。於是李杜諸大家而外，昌黎之崛奥，長吉之詭奇，閬仙、東野之巉削幽寒，皆於唐人淹熟中另爲別調以孤行者也。

又《徐伯調五言律序》 夫近體莫難於七言固已，然五言長城，昔人蓋重言之。唐之初、盛，稱沈宋、高岑、王孟諸家，大約溫柔淹雅，典麗沖和，如靜女穠花，鏤金錯彩，要歸於自然，使人讀之心恬意愜，一唱三嘆，斯爲極致。獨子美沈鬱怪幻，雄視百代，如風雨雷霆，猛獸奇鬼，驚魂動魄，咄咄不敢逼視，杜律在唐，實爲變調，而所爲五言長城，亦拓地萬里矣。

《蠖齋詩話·五言排律》 有謂排律無單韻，如老杜集中止有十韻、十二、十四、二十、二十四、三十、四十、五十韻之類，幷無十一、十三、十五韻者。考之杜集，良然。按此體唐人以沈、宋爲宗，及考盛唐諸家，沈佺期諸君用五韻、七韻者頗多。駱丞「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亦七韻，不害爲名作。其餘九韻、十一、十三韻、二十五韻各有之，具摘于後。大抵以對仗精嚴、聲格流麗爲長，未嘗數韻限字，勒定雙韻。其雙韻者，十八、二十二、二十八、三十二皆有之，未嘗取盈於三十、四十也。初、盛惟沈佺期《答魑魅》四十八韻爲最長，中腹四韻殊少警句。杜審言排律皆雙韻，《和李大夫嗣眞》四十韻，沈雄老健，開闔排蕩，壁壘與諸家不同，子美承之，遂爾旌旗整肅，開疆拓土，故是家法。然往往五十韻、百韻中，韻重意複，瑕瑜互見，似可稍省。【略】近見才人不百韻則以爲儉腹短才，不知沈、宋、王、孟，大抵皆貴精不貴多也。

又《排律單韻》 五韻：宋之問《始安秋日》、楊炯《途中》、盧照鄰《至望喜矚目》、駱賓王《過張平子墓》、《海曲書情》、《和李明府》、王維《沈拾遺新竹》、《山中示弟》、《青龍寺送熊九》。七韻：沈佺期《登瀛州南樓》、宋之問《酬李丹徒》、盧照鄰《宿晉安寺》、《贈左丞》、《哭韋郎中》、《春晚從李長史》、《冬日野望》、《夏夜憶張二》、《靈隱寺》、《寒夜獨坐》、王維《田家》、《過盧員外》。九韻：駱賓王《四月八日題七級》、王維《贈焦鍊師》。十一韻：沈佺期《扈從出長安》、宋之問《雲門寺》、《早入清遠峽》、盧照鄰《結客少年場》、駱賓王《詠懷》。十三韻：宋之問《入瀧洲江》。二十五韻：楊炯《和劉長史》。

又《孟詩》 李空同看孟詩，不甚許可，每嫌調雜，似謂《選》體與唐調雜也。余謂襄陽不近《選》體。唐人佳句亦有偶帶《選》體者，李、杜諸公詩，何嘗不兼有漢、魏、六朝語乎。空同自分其五言古作選古、唐古二種，正其所見不廣處。

又《唐人絕句》 太白、龍標外，人各擅能。有一口直述，絕無含蓄轉折，自然入妙。如：「昔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清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

恨無消息到今朝。」「畫松一似眞松樹，待我尋思記得無？曾在天臺山上見，石橋南畔第三株。」此等着不得氣力學問，所謂詩家三昧，直讓唐人獨步。宋賢要入議論，着見解，力可拔山，去之彌遠。

侯方域《**與陳定生論詩書**》　白香山嘗有《新樂府》，得風人之旨，不可以其生盛唐後，輕非之也。【略】惟七言絕句，初無盛、晚，唐人已分兩種，太白、龍標自爲一種。大曆而後，劉夢得最爲擅場，又自一種。當時皆翻入樂部，韻調出入，無嫌輕婉，然亦須灑氣寫其遠情可也。

申涵光《**畿輔先賢詩序**》　唐則魏徵、宋璟、盧照鄰、沈佺期，稱一代巨公，而高適、孔巢父，極爲少陵所推許，他如李嶠之眞才子，劉長卿之五言長城，樂天目劉禹錫爲詩豪，昌黎拔賈島於方外，郎士元、司空曙、崔湜、張（祐）〔祜〕，暨趙郡諸李，指不勝屈，彬彬盛哉。然其時屬在遐荒，帝澤之所涵，敎化之所及，未能朝施而夕被，無藉而興，厥維艱矣。

又《**青箱堂近詩序**》　詩之必唐，唐之必盛，盛必以杜爲宗，定論久矣。【略】自大家名家而外，亦非一格，如郊、島之孤僻，溫、李之駢儷，元、白之輕便，流弊所至，漸亦啓宋之端，然而唐之詩自在也。

王夫之《**古詩評選・古樂府歌行**》　由歌行而近體，則有杜易簡。由近體而絕句，則有劉夢得。淵源不昧，元唱相仍。若杜甫夔州以降，洎於元白、溫李，更不知其宗風嗣阿誰矣。狐子野干拖人入異類不少。

又《**五言近體**》　陳子昂、韓退之倔強標榜，將烏豆換千年人眼睛，人遂甘受瞽而樂以瞽人，悲夫。

又《**夕堂永日緒論外編**》　隋、唐以詩賦取士。文場之賦，無一傳者。詩唯「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一律而已。燕許、高岑、李杜、儲王所傳詩，皆仕宦後所作，閱物多，得景大，取精宏，寄意遠，自非局促名場者所及。

《**薑齋詩話**》**卷下**　七言絕句，唯王江寧能無疵類，儲光羲、崔國輔其次者。至若「秦時明月漢時關」，句非不鍊，格非不高，但可作律詩起句，施之小詩，未免有頭重之病。若「水盡南天不見雲」、「永和三日盪輕舟」、「囊無一物獻尊親」、「玉帳分弓射虜營」，皆所謂滯累，以有襯字故也。其免於滯累者，如「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則又疲苶無生氣，似欲匆匆結煞。

又　豔詩有述歡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廢。顧皆流覽而達其定情，非沈迷不反，以身爲妖冶之媒也。嗣是作者，如「荷葉夢裙一色裁」、「昨夜風開露井桃」，皆豔極而有所止。至如太白《烏栖曲》諸篇，則又寓意高遠，尤爲雅奏。其述怨情者，在漢人則有「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唐人則「閨中少婦不知愁」、「西宮夜靜百花香」，婉孌中自矜風軌。迨元、白起，而後將身化作妖冶女子，備述衾裯中醜態。杜牧之惡其蠱人心，敗風俗，欲施以典刑，非已甚也。

姚文燮《**昌谷集注自序**》　唐才人皆詩，而白與賀獨《騷》。白，近乎《騷》者也。賀則幽深詭譎，較《騷》爲尤甚。後之論定者以仙予白，以鬼予賀，吾又何能不爲賀惜。

又《**昌谷集注凡例**》　詩至六朝以迄徐、庾，《騷》、《雅》、漢、魏浸失殆盡。正始之音，沒于淫哇，識者傷之。唐詩自開元、天寶而後，愈趨卑弱。元、白才名相埒，其詩爲天下傳諷，當時號爲元和體，人競習之。類多淺卒靡苶，而七言近體尤甚。至問老嫗之可否于竈下，博才子之聲譽于禁中。賀心許之乎？【略】故力挽頹風，不惟不知有開、寶，并不知有六朝，而直使屈、宋、曹、劉再生于狂瀾之際。斯集唯古體爲多，其絕無七言近體者，深以爾時之七言近體爲不可救藥而姑置之不議論也。夫以起衰八代之昌黎與皇甫諸公，儼然先輩，乃獨降心于隴西一孺子者，則可知昌谷起衰之功不在昌黎下已。

王又華《**古今詞論**》**引**《**沈天羽詞論**》　唐人長短句皆小令耳，後演爲中調、長調。

《**七頌堂詞繹**》　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泌、歐陽炯、韓偓、鹿虔扆輩，不離唐絕句，如唐之初，未脫隋調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則極盛，周、張、柳、康，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

毛先舒《**唐詩解序**》　詩至唐衆體備矣，菁華大宣，詩之海也。今亡論爲詩與不爲詩者，即三尺童兒，莫不稱唐人詩盈口，何者？讀其詞清華相引，宮徵互發，高者入雲，沈者冥淵，不必覈其崇指而情爲移焉，顧可縣一說而定之歟。然自杜、李諸公集，洙、鶴、士贇之徒往往有解，而華亭汝詢唐氏

又錄四唐諸詩而詳注之，罔羅蒐括，畢盡無遺，豈非慮涉海之無涯，而故爲是槎筏歟。夫詩有象趣有指義不可解者，慮執指義而掩象趣耳，迺若鉤冥思證托寓，裨古人之深思，昭明顯白，人人睹之，則亦作者之功臣也。

又《詩辯坻自叙》 魏、晉而下，以逮于唐，郊祀祀先，多有製作，雖不逮古，而盛德形容之意亦可以見，至於奉詔應制之篇，陪祀升壇之作，亦多應義理，典誥同風，是古頌之音失傳而頌之義無廢也。

《詩辯坻·唐後》 七言歌行，雖主氣勢，然須間出秀語，不得全豪。叙述情事，勿太明直，當使參差，更附景物，乃佳耳。唐代盧、駱組壯，沈、宋軒華，高、岑豪激而近質，李、杜紆佚而好變，元、白迤邐而詳盡，溫、李朦朧而綺密。陳其格律，校其高下，各有崇詣，不容斑雜。唯張、王樂府，最爲俚近，舉止窈露，不足效也。

又 王建歌行，才思佻淺，便開《花間》一派，不待溫、李諸公也。廷禮《品彙》未嫺審格，故中、晚多濫收之弊。

又 初、盛之後，似合有張、王俚俗一派，猶明中葉有袁中郎輩也。

又 詩至七言律，已底極變，既難空騁，又畏事累，大抵溫麗爲正，間令流逸，讀之表裏妍整，而風骨隱然。頗惡驅駕才勢，有心章彩。至于隸古事，寓評議，斯爲下風。唐初意盡句中，正用氣格爲高。盛唐境地稍流，而興溢章外，不妨媲美。作者取裁，舍是奚適。中葉翩翩，亦曲暢情興，必欲甄覆大曆以下，似屬元美過差之談。至于李商隱而下，予不敢道之。

又 胡（明）〔元〕瑞舉唐五言絕句凡十六首，云佳者大半于此。余觀權德輿《玉臺體》二首，語意佻淺。至王建《新嫁娘》、施肩吾《幼女詞》，摹事太入情，便落卑格。

又《雜論》 蓋次韻始於元白，微之《上令狐文公書》中自叙其故。而重字唐多有之，不止李藩之舉錢起也。沈存中云：「【略】崔護詩「去年今日此門中」，【略】「人面祇今何處去」，雖有兩「今」字，不惜也。」斯言得之。

又 謝茂秦云：「白樂天正而不奇，李長吉奇而不正。」直囈語耳。

沈賦《唐詩解序》 有唐一代偉制，絢爛於初、盛，而雕繪於中、晚，選者不必按時而索，而知某某之爲初、盛，某某之爲中、晚也，固什不失一焉。夫性情鮮厚薄之異，而學問無衰止之時，其所以得之爲初、盛而失之爲中、晚者，何也？上下數百年間，政教之息，人心之漓，發於聲歌，變於律呂，鼓舞於不自知，當其盛時，則爲鼓吹休明之具，或其衰晚，即爲踔勵風俗之端。故猶是詩也，莫不樂其和平暢遂，而惡其險詖艱澀。《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哀以思。是在選者，持之以盛，則莫不睹其盛，流之以衰，則莫不見其衰。吾每覽唐仲言《詩解》一編，而甚快其選之獨工也。

黃周星《唐詩快自序》 唐之一代，垂三百祀，不能有今日而無明日，不能有今年而無明年，則不能有一世而無二十世。于是乎武德不得不降而開元，開元不得不降而大曆，大曆不得不降而元和、長慶，元和、長慶不得不降而天祐，五季者，此理勢所必至也，而後人遂執此爲初、盛、中、晚之分。夫初、盛、中、晚者，以言乎世代之先後可耳，豈可以此定詩人之高下哉。且如天地間樹聲泉響，鳥語蟲吟，凡有耳者聞之，未有不欣然以喜，或悄然以悲者。朝聞亦然，暮聞亦然，一歲聞之至歲歲聞之亦然，彼泉樹蟲鳥之音，豈嘗有初、盛、中、晚哉。至于疾雷震霆，則掩耳而思避，鴟啼鴉噪，則抨弓而思彈，苟意所不許，因亦不問其爲初、盛、中、晚也。僕嘗極服袁石公之論曰：文章之氣，一代薄一代；而文章之妙，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盡之情，今無不寫之景。其盛處正其薄處也，然安得因其薄而掩其妙哉。故僕以爲初、盛、中、晚之分，猶之乎春夏秋冬之序也。四序之中，各有良辰美景，亦各有風雨炎凝。歡賞恆于斯，怨咨恆于斯，不得謂夏劣于春，冬劣于秋也。況冬後又復爲春，安得謂明春遂劣于今冬耶？總之，世俗小儒，鶩外好高，胸中眼底，實未得其最下者，而哆口輒取法乎最上。以中、晚爲未足，乃進而初、盛；初、盛猶未足，乃進而六朝；六朝又未足，乃進而秦漢。等而上之，其勢不進于盤古不止。而盤古以前，相傳如龍漢蜕高之屬，又豈無更高于盤古者，則何不直求之混沌之初，未有天地之始乎？此眞可爲仰天捧腹大笑絕倒者也。

丘象隨等《昌谷集句解定本凡例》 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昌谷之後，又有義山、飛卿、皮、陸、韓致光諸人，皆奧隱幽艷，自是一種出奇文字。諸公議益之以四種，更命予箋之，題曰：昌谷《錦囊》，溫、李《西崑》，皮、陸《松陵》，致光《香奩》，彙爲一套，誠悅目賞心之資也。其書具在張濁民松風閣上，世士罕有津逮者，箋而行之，亦鴻致矣，並記。

黃與堅《論學三說·文說》 唐、宋諸家文，自茅鹿門選八家，人徇以

爲然，究之唐、宋不止八家，八家亦疵纇不少。

又《詩說》　鍾、譚說詩，甚爲偏僻，獨以刮磨五律，最去學者膚庸俚淺之病。梅村講究略同。【略】程孟陽嘗云：唐人《含元集》爲五律樣子。

又　梅村云：詩要說得出，說不出。家伯叔云：詩要推得動，推不動。此四語眞詩家三昧，即古《三百篇》溫柔敦厚之微旨。王右丞得其精髓，儲、岑諸子尚有未至。此種詩，大抵以心思逼一時情景，鎔幷而出，使其妙俱現目前，而寄託深遠，又非想像可到。【略】王阮亭先生選《唐人十種》，存唐的派。復纂《三昧》一書，直抉眞宗，以提醒世人眼目，其留心詩教者深矣。

又　詩體不同，昔人以爲各有爐竈是已。七言律差與五言不同。余初學時，頗愛錢、劉、溫、韋諸子，以爲取徑中唐，易於上手。

馮武《重刻西崑酬唱集序》　唐二百八十年，朝以詩取士，士以詩爲業，童而習焉，長而精焉，其法同也，其義同也，其所讀書同也，所不同者，時世先後，風氣淳薄而已，初未有各樹其說，自立牆戶者也。歷來作家，或以清眞勝，或以雅艷勝，門庭施設，各各不同，究於《三百》六義之旨，何嘗不同歸一轍哉。自宋以來，試士易制，詩各一塗，遂將李唐一代制作，四分五裂。若黃山谷、陳後山輩，雅好麤豪，尊昌黎爲鼻祖，而牽連杜工部徑直之作爲證，遂名黃陳，號江西體。或無事芻狗衣冠，專事清永澹寂，以韋、孟、高、岑爲宗，謂之九僧四靈體。有以李玉溪爲宗，而佐之以溫飛卿、曹唐、羅鄴，若錢思公、楊大年諸公，一以細潤清麗爲貴，謂之西崑體。要皆自宋人分之，而唐初無是說焉。

毛奇齡《唐七律選序》　嘗校唐七律，原有升降。其在神、景，大抵鋪練嚴謐，偶儷精切，而開、寶以後，即故爲壯浪跳擲，每擺悅拘管以變之，然而聲勢虛擴，或所不免，因之上元、大曆之際，更爲修染之習，改鉅爲細，改廓爲瘠，改豪蕩而爲瑣屑，而元和、長慶則又去彼飾結，易以通俊，卻壇坫揖遜，而轉爲里巷俳諧之態，雖吟寫性情，流連光景，三唐並同，而其形模之不齊，有如是也。

《唐七律選》卷一評　【略】八句皆對仗，每句前四字皆璧實，每五、六律腹必倍加研練，此三唐一法也，降此漸變矣。

又　前四字璧實，三唐皆有之，即中、晚後極尚子薄，猶有劉禹錫「楚關蘄水」、白居易「銀臺金闕」類，若五六研練，則通首至此一弛散便佻佻矣。觀崔顥《黃鶴樓》通首全不對，而五、六必對，此易曉耳。

又　初唐多失粘律，以新倡律法，未能調也。然盛唐尚有之，如李白、岑參、高適、杜甫輩，俱所不免，且倍覺超俊，駿馬不以是汎駕耳。

又卷三評　中唐至（韓）君平，氣調全卑，又降（劉）文房數格矣，但刻意纖秀，實啓晚唐及宋、元、初明修詞飾事之習，此亦關運會人也。張南士云：七律至劉隨州輩，依然王、杜規格，然不知何故，輒如舍國都至州縣，降五侯七貴邸里入三戟門第，頓覺神減。若韓翃、耿湋輩，則居然清門，不過青漆板廂，烏椑牆巷，一好樣子而已。自此以後，竟分作佻染、嗜悅兩種，佻染宗大曆，嗜悅宗長慶，因之晚唐、宋、元、初明，皆遞相轉環，而不知于此時實濫觴也。

《西河詩話》卷六　自無學者謂唐詩籠統，不知唐詩最刻劃。

《西河詞話》卷一　白樂天《花非花》詩，唐人《醉公子》詞，長孫無忌《新曲》，楊太眞《阿那曲》，自是詞格。他若《回鶻》、《石州》、《阿嚲迴》、《迴波樂》、《烏鹽角》、《鼉濫堆》、《水調歌頭》諸名，俱是樂府。然其語有近詞者，則亦可以詞名之。如隋帝《望江南》，徐陵《長相思》，初亦何嘗是詞，而句調可填，即爲填詞。

汪琬《唐詩正序》　有唐三百年間，能者相繼。貞觀、永徽諸詩，正之始也，然而雕刻組繢，殆不免陳、隋之遺焉。開元、天寶諸詩，正之盛也，然而李、杜兩家並起角立，或出於豪俊不羈，或趨於沈著感憤，正矣有變者存。降而大曆以訖元和、貞元之際，典型具在，猶不失承平故風，庶幾乎變而不失正者與。自是之後，其辭漸繁，其聲漸細，而唐遂陵夷以底於亡，說者蓋比諸《鄘》、《曹》無譏焉。凡此皆時爲之也。當其盛也，人主勵精於上，宰臣百執趨事盡言於下，政清刑簡，人氣和平，故其發之於詩，率皆冲融而爾雅，讀者以爲正，作者不自知其正也。及其既衰，在朝則朋黨之相訐，在野則戎馬之交訌，政煩刑苛，人氣愁苦，故其所發，又皆哀思促節爲多，最下則浮且靡矣。中間雖有賢者，亦嘗博大其學，掀決其氣，以求篇什之昌，而訖不能驟復乎古，讀者以爲變，作者亦不自知其變也。是故正變之所形，國家之治亂繫焉，人才之消長，風俗之汙隆繫焉。後之言詩者，顧惟取一字一句之工，以相夸尚，夫豈足與語此。

又《皇清詩選序》　試問（孫）思九所以刪存去留之意，知其用唐開元、

大曆爲宗，則又告之曰：古之爲詩者，問學必有所據依，章法、句法、字法必有所師承，無唐、宋一也。今且區唐之初、盛、中、晚而四之，繼又區唐與宋而二之，何其與子所聞異也。且宋詩未有不出於唐者也，楊、劉則學溫、李也，歐陽永叔則學太白也，蘇、黃則學子美也，子由、文潛則學樂天也。宋之與唐，夫固若壎篪之相倡和，而駔騶之相周旋也審矣。

又《吳道賢詩小序》 予告之曰：鄧氏有言，其爲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爲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予於是知詩道之通於畫也。試以繪山水者論之：李思訓、王摩詰，猶詩之有正宗也。荆浩、關仝、董源、李成，猶李、杜諸大家也。范寬、郭熙，猶唐大曆以後諸接武者也。郭恕先、米元章之流，往往於繩墨之外，自出胸臆，是爲逸品，其在韋、柳之間乎。唐詩之衰也，自長慶始。北宋之畫之衰也，自宣和始。長慶之言詩也，率皆巧於命意，工於措辭，愈工愈巧，以趨一時之風尚，而詩於是乎始變矣。惟畫亦然。予雖不知生之畫，顧猶能知其詩。其立言也簡，其託興也長，澹泊雋永，庶幾乎韋、柳之苗裔者也。微逸品，殆不足以命之。

又《張青琱詩集序》 昔賢論文有二體，有臺閣之體，有山林之體。惟詩亦然。鋪揚德伐，磊落而華贍者，臺閣之詩也。裴回景光，雕琢而纖巧者，山林之詩也。春容翱翔，澤於大雅者，臺閣之詩也。悲嘆憤嘒，鄰於怨誹者，山林之詩也。是故王公大人之所賦，讀之如伐鼉鼓，如考鯨鏞，如撫琴瑟之和平，臺閣之詩也。騷人思婦之所吟，讀之如擊土壎，如叩瓦缶，如聞蜩螗蟲鳴之淒清，山林之詩也。有唐諸名家，若燕、許之巨麗，李、王、錢、劉之新逸，皆臺閣之詩之屬也。至於盧仝之怪奇，李長吉之刻削，孟郊、賈島之寒瘦，則山林之詩之屬也。

又《拾瑶録序》 予謂爲詩文者，必有其原焉。苟得其原，雖信筆而書，稱心而出，未嘗不可傳而可咏也。不得其原，則飣餖以爲富，組織以爲新，剽竊模擬以爲合於古人，非不翕然見稱一時也，曾未幾何而冰解水落，悉歸於烏有矣。是故爲詩文者，要以義理經濟爲之原。【略】唐之陸宣公、李衛公，宋之韓魏公、范文正公之流，其勳名在朝廷，其聲望在天下後世，宜乎不屑於詩文矣，然而議論之卓犖，詞采之壯麗，五七言小詩之雍容爾雅，至今讀其片言隻句，猶莫不想見其風采而企慕其人。

又《洞庭詩稿序》 釋氏之爲詩也，有詩人之詩焉，有禪人之詩焉。唐之皎然、靈徹，詩人之詩也。貫休、齊己，禪人之詩也。詩人之詩，所長盡於詩，而其詩皆工。禪人之詩，不必其皆工也，而所長亦不盡於詩。所長盡於詩者，以其詩傳。不盡於詩者，則以其道與其詩並傳。故皎然、靈徹、貫休、齊己之作，聲聞相頡頏於後世，莫之能優劣也。【略】吾謂詩與禪，非有二也。昔之言詩者，貴乎妙悟，且舉大曆以後作者，比諸曹洞一宗，信斯言也。

陳維崧《蔣冷生詩序》 李唐蓋丹陽多詩人，如皇甫曾、冉兄弟，張籍，權德輿，冷朝陽，許渾，俱有聲中、晚間。【略】吾生平獨歎息昔人所輯《丹陽集》不傳。

又《蔣慎齋文集序》 賈生弔屈左徒之賦，宗元與許京兆之書，無不家長沙而人柳州也，其志狹，故其文僅，其志誹，故其文懟，激而刺譏，奚所當於誼。【略】朝則繪「安上」之圖，夕則咏「石壕」之吏，爲憚人告哀焉。有誦「黄蘆苦竹」於江州司馬之前者，先生叱之：「何以詩酒慰乃公。」若夫鈷鉧潭、袁家渴標新領異，窮高極深，先生曰：「嘻，落吾事矣。」

《四六金針・今・唐體》 蘇頲、張說、常袞、白居易、陸贄、元稹。右唐體四六，不拘粘段，中用對偶，而段尾多以散語襯貼之，猶古意也。

《原詩・内篇上》 【略】小變於沈、宋、雲龍之間，而大變於開元天寶高、岑、王、孟、李，此數人者，雖各有所因，而實一一能爲創。而集大成如杜甫，傑出如韓愈，專家如柳宗元，如劉禹錫，如李賀，如李商隱，如杜牧，如陸龜蒙諸子，一一皆特立興起。其他弱者，則因循世運，隨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謂唐人本色也。【略】六朝諸詩人，間能小變，而不能獨開生面。唐初沿其卑靡浮豔之習，句櫛字比，非古非律，詩之極衰也。而陋者必曰，此詩之相沿至正也，不知實正之積弊而衰也。迨開、寶諸詩人，始一大變。彼陋者亦曰，此詩之至正也，不知實因正之至衰，變而爲至盛也。盛唐諸詩人，惟能不爲建安之古詩，吾乃謂唐有古詩，若必摹漢、魏之聲調字句，此漢魏有詩，而唐無古詩矣。且彼所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正惟子昂能自爲古詩，所以爲子昂之詩耳。然吾猶謂子昂古詩，尚蹈襲漢、魏蹊徑，竟有全似阮籍《詠懷》之作者，失自家體段，猶訾子昂不能以其古詩爲古詩，乃翻勿取其自爲古詩，不亦異乎。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自甫以前，如漢、魏之渾樸古雅、六朝之藻麗穠纖，澹遠韶秀，甫詩無一不備。然出於

甫，皆甫之詩，無一字句爲前人之詩也。自甫以後，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昌，劉禹錫、杜牧之雄傑，劉長卿之流利，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豔，【略】而甫無一不爲之開先。此其巧無不到，力無不舉，長盛於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唐詩爲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爲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爲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爲之發其端，可謂極盛。而俗儒且謂愈詩大變漢、魏，大變盛唐，格格而不許，何異居蚯蚓之穴，習聞其長鳴，聽洪鐘之響而怪之，竊竊然議之也。且愈豈不能擁其鼻，肖其吻，而效俗儒爲建安、開、寶之詩乎哉。開、寶之詩，一時非不盛，遞至大曆、貞元、元和之間，沿其影響字句者且百年，此百餘年之詩，其傳者已少殊尤出類之作，不傳者更可知矣。必待有人焉，起而撥正之，則不得不改絃而更張之。愈嘗自謂「陳言之務去」，想其時「陳言」之爲禍，必有出於目不忍見、耳不堪聞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爛埋沒於陳言中，排之者比於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陳言，以爲秘異，而相授受，可不哀耶。故晚唐詩人，亦以陳言爲病，但無愈之才力，故日趨於尖新纖巧，俗儒即以此爲晚唐詬厲，嗚呼，亦可謂愚矣。【略】大抵古今作者，卓然自命，必以其才智與古人相衡，不肯稍爲依傍，寄人籬下，以竊其餘唾。【略】故寧甘作偏裨，自領一隊，如皮、陸諸人是也。

又《外篇下》　論者謂晚唐之詩，其音衰颯。然衰颯之論，晚唐不辭，若以衰颯爲貶，晚唐不受也。夫天有四時，四時有春秋，春氣滋生，秋氣肅殺，滋生則敷榮，肅殺則衰颯，氣之候不同，非氣有優劣也。使氣有優劣，春與秋亦有優劣乎？故衰颯以爲氣，秋氣也。衰颯以爲聲，商聲也。俱天地之出於自然者，不可以爲貶也。又盛唐之詩，春花也。桃李之穠華，牡丹芍藥之妍豔，其品華美貴重，略無寒瘦儉薄之態，固足美也。晚唐之詩，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籬邊之叢菊，極幽豔晚香之韻，可不爲美乎。夫一字之褒貶，以定其評，固當詳其本末，奈何不察而以辭加人，又從而爲之貶乎。則執「盛」與「晚」之見者，即其論以剖明之，當亦無煩辭說之紛紛也已。

又　有謂唐人以詩爲詩，主性情，於《三百篇》爲近。宋人以文爲詩，主議論，於《三百篇》爲遠。何言之謬也。唐人詩有議論者，杜甫是也。【略】如言宋人以文爲詩，則李白樂府長短句，何嘗非文。杜甫前後《出塞》及《潼關吏》等篇，其中豈無似文之句。

又　五古，漢、魏無轉韻者，至晉以後漸多，唐時五古長篇，大都轉韻矣。惟杜甫五古，終集無轉韻者。畢竟以不轉韻者爲得。韓愈亦然。如杜《北征》等篇，若一轉韻，首尾便覺索然無味。且轉韻便似另爲一首，而氣不屬矣。五言樂府，或數句一轉韻，或四句一轉韻，此又不可泥。樂府被管絃，自有音節，於轉韻見宛轉相生層次之妙。若寫懷投贈之作，自宜一韻，方見首尾聯屬。宋人五古不轉韻者多，爲得之。

又　七古終篇一韻，唐初絕少，盛唐間有之，杜則十有二三，韓則十居八九。逮於宋，七古不轉韻者益多。初唐四句一轉韻，轉必蟬聯雙承而下，此猶是古樂府體。何景明稱其音節可歌，此言得之而實非。七古即景即物，正格也。盛唐七古，始能變化錯綜。蓋七古直叙，則無生動波瀾，如平蕪一望；縱橫則錯亂無條貫，如一屋散錢。有意作起伏照應，仍失之板。無意信手出之，又苦無章法矣。此七古之難，難尤在轉韻也。若終篇一韻，全在筆力能舉之，藏直叙於縱橫中，既不患錯亂，又不覺其平蕪，似較轉韻差易。韓之才無所不可，而爲此者，避虛而走實，任力而不任巧，實啓其易也。至如杜之《哀王孫》，終篇一韻，變化波瀾，層層掉換，竟似逐段換韻者，七古能事，至斯已極，非學者所易步趨耳。

又　七言絕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齡。李俊爽，王含蓄，兩人辭調意俱不同，各有至處。李商隱七絕，寄托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王世貞曰：「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致者。」斯言爲能持平。然盛唐主氣之說，謂李則可耳，他人不盡然也。宋人七絕，種族各別，然出奇入幽，不可端倪處，竟有軼駕唐人者。若必曰唐、曰供奉、曰龍標以律之，則失矣。

《而庵説唐詩・五言古之上》　唐以詩取士，士攻于詩，制以近體，則士專攻近體。有好古之彥，恥專爲制科之詩，去而學古，終帶近體之習。若陳伯玉、李太白之古詩，于古詩無當也。杜少陵古詩，爲有唐之獨步，從「熟精《文選》理」得來，蓋深於漢魏者也，而畢竟非漢魏也。李滄溟判之曰「唐無古詩」，未嘗無據。愚以爲去唐古詩，則漢魏愈無徑路矣。夫滄溟選唐詩，純取其有聲容者，其近體去唐尚遠，而曰無古詩，亦英雄欺人耳。夫學《三百篇》，方得漢魏，學漢魏，方得唐古詩，則唐古詩談何容易。《三百篇》，經也，非知聖人之道者不能説。

又《**七言古之一**》　七言歌行，此唐之古詩也。初唐崇尚排偶、綺麗，傷於無骨，綢繆中時帶感歎，草創而已。至李太白蕩之以逸氣，杜子美振之以風格，而歌行之妙，擅場千古。後來作者，俱不能及。蓋用字，須字字牢壯；用句，須句句挺勁；用調，須抑揚頓挫；用意，須斬截淋漓。使讀者歷歷落落，有金石之節，眉開目朗，是爲得之。自白樂天長篇出，人皆樂其易爲，腕弱力薄，多所蒙繞，氣雖相通，而音節蕩然矣。

又《**五言絶句之上**》　唐賢中，惟李太白擅場。杜子美詩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陰工此體，子美之稱太白者，則在是。其他除王維、崔顥諸公外，能與抗行者絶少。晚唐諸家，有絶工者，而體氣相去遠矣。

愛新覺羅・玄燁《**御選唐詩序**》　自《三百篇》降及漢、魏、六朝，體製遞增，至唐而大備，故言詩者，以唐爲法。

又《**御製選歷代詩餘序**》　唐興，古詩而外，創爲近體，而五七言絶句或傳於伶人，顧他詩不盡協於樂部。其間如李白之《清平調》、《憶秦娥》、《菩薩蠻》，劉禹錫之《浪淘沙》、《竹枝詞》，泊溫庭筠、韋莊之徒，相繼有作，而新聲迭出，時皆被諸管弦，是詩之流而爲詞，已權輿於唐矣。

又《**御製詞譜序**》　詞之有圖譜，猶詩之有體格也。詩本於古歌謠，詞本於詩。《詩》三百篇皆可歌，凡散見於《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者，班班可考也。漢初，樂府亦期協律，魏、晉訖唐，諸體雜出，而比於律者蓋寡。唐之中葉，始爲填詞製調倚聲。歷五代、北宋而極盛。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唐詞話**》　《曲洧舊聞》曰：「唐詞起於唐人，而六代已濫觴矣。」梁武帝有《江南弄》，陳後主有《玉樹後庭花》，隋煬帝有《夜飲朝眠曲》。豈獨五代之主，蜀之王衍、孟昶，南唐之李景、李煜，吳越之錢俶，以工小詞爲能文哉。

又《**詞品・原起**》　王侹曰：詩至於餘而詩亡，餘至於極妙而詩復存。是薄詩之氣者餘也，救詩之腐者亦餘也。詩以溫厚含蓄，怨不怒，哀不傷，樂不淫爲旨。詞則欲其極怒、極傷、極淫而後已，元氣於此盡矣。觀唐以後詩之蕪澀，反不如詞之清新，使人怡然適性，不惟不欲少留元氣，若以不留元氣爲妙者。

又《**疏名**》　《柳塘詞話》曰：唐、宋諸詞，《花間》、《草堂》，習久傳多，僻調異名，每置不問。近來異體怪目，渺不可極，故詞選須用舊名。

又《**詳韻**》　《宛委餘編》曰：【略】當時遂有（陸）法言撰本，長孫訥言箋注，各各增加焉。即唐人小令，務遵爲金科玉律，不少寬假，至宋成《廣韻》，共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始有頒韻應制諸詞。

又　《詞統》曰：從來有韻無書，自五七言近體出而有詩韻，至元人樂府出而有曲韻。唐小令原遵沈韻，宋慢詞類因頒韻。

又　趙千門曰：【略】考白樂天《長相思》詞用支、微韻，已與灰半通用。唐人守沈韻如山，而作詞已透宋人之韻。

又《**本意**》　沈際飛曰：唐詞多述本意，有調無題，如《臨江仙》，賦水媛江妃也。《天仙子》，賦天臺仙子也。《河瀆神》，賦祠廟也。《小重山》，賦宮詞也。《思越人》，賦西子也。有謂此亦詞之末端者。唐人因調而製詞，命名多屬本意，後人填詞以從調，故賦詠可離原唱也。

又《**虛聲**》　沈雄曰：【略】夫唐詞以一章爲一解，倡歌以一句爲一解，《古今樂錄》曾述之矣。

又《**中調**》　沈際飛曰：唐人長短句，小令耳，後衍爲中調、長調，其故以換頭雙調聯合之者，中調也。復系之以近，以犯，以慢分別之，如院本之名犯、名賺、名破之類。

又《**排調**》　沈雄曰：唐人歌詞，皆七言而異其名。《渭城曲》爲「陽關三疊」，《楊柳枝》復爲添聲，若《采蓮》、《竹枝》，當日遂有排調。如「竹枝」、「女兒」、「年少」、「舉棹」，同聲附和，用韻、接拍之類，不僅雜以虛聲也。

王弈清等《**歷代詞話・詞話**》　樂府諸曲，自昔不用犯聲。唐自天后末年，劍器入渾脫，始爲犯聲。明皇時樂人孫處秀善吹笛，好作犯聲，亦鄭、衛之變也。（陳暘《樂書》）

又　當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詞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歌曲。逮及《花間》、《蘭畹》、《香奩》、《金荃》，作者日盛。古詩之於樂府，律詩之於詞，分鑣並轡，非有後先。有謂詩降而爲詞，以詞爲詩之餘者，殆非通論。（《玉茗堂選花間集序》）

先著《**詞潔序**》　唐以前之樂府，則詩載其詞，猶與詩依類也。《**詞潔・發凡**》　《尊前》、《蘭畹》久軼，唐末、五代詞有趙弘基《花間集》，傳之至今，誠詞家之法物也。

又　詞源於五代，體備於宋人，極盛於宋之末，元沿其流，猶能嗣響。五代十國之詞，略具《花間》，惜乎他本不存，僅有名見。唐人之作，有可指爲詞者，有不可執爲詞者。若張志和之《漁歌子》、韓君平之《章臺柳》，雖語句聲響居然詞令，仍是風人之別體，後人因其製，以加之名耳。夫詞之託始，未嘗不如此。但其間亦微有分別，苟流傳已盛，遂成一體，即不得不謂之詞。其或古人偶爲之，而後無繼者，則莫若各仍其故之爲得矣。倘追原不已，是太白「落葉聚還散」之詩，不免被以「秋風清」之名爲一調。

姜宸英《唐賢三昧集序》　然詩至唐極盛矣，開、寶以還，盛之盛者也。選唐詩三昧者，所以別唐詩於宋、元以後之詩，尤所以別盛唐於三唐之詩也。【略】近時能詩家，每極論嚴以禪喻詩之非，而於高廷禮之分四唐，則按以當時作詩者之年月而駁之曰：燕公、曲江亦初亦盛，孟浩然亦盛亦初，錢起、皇甫冉亦中亦盛。夫詩不可以若是論也。【略】故初、盛、中、晚，亦舉其大概耳，而盛唐之詩，實有不同於中、晚者，非獨中、晚而已，自漢、魏及今，有過之者乎。【略】或曰：然則唐文之與詩何如？曰：論詩於唐以後，與文不同。古文自韓、柳始變而未盡，其徒從之者亦寡，歷五代之亂，幾沒不傳。宋初，柳、穆闡明之於前，尹、歐諸人繼之於後，然後其學大行，蓋唐與宋相賡續而成者也。

又《紅蘭室詩序》　竊怪唐以詩取士，振風雅於六季淫靡之後，哲匠代起，四百年間，而宗室有屬籍者，其文辭轉不少概見，即汝陽、漢中兄弟，與高、杜諸公游，所謂文雅見天倫者，宜其皆有之，而至今篇什寥寥，豈其先有而後失傳耶？抑王侯之家，聲色靡曼，足以移易其志氣，雖有文采過人之姿，亦將迷溺而不得出也。

又《王阮亭五七言詩選序》　下逮魏、晉、六朝，而文章之敝極焉。唐興，諸賢病之，而未能革也。迨貞元大儒出，始創爲古文，易排而散，去靡而樸，力芟六代浮華之習，此又一變也。惟詩亦然。【略】頹靡於齊、梁、陳、隋，淫艷佻巧之辭劇，而詩之敝極焉。唐承其後，神龍、開、寶之間，作者坌起，大雅復陳，此又詩之一變也。【略】新城阮亭王先生五言詩之選【略】於唐僅得五人，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蓋以齊、梁、陳、隋雖遠於古，尚不失爲古詩之餘派。唐賢風氣自爲畛域，成其爲唐人之詩而已。而五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詩於唐詩之中，則以其類合之，明其變而不失於古云爾。

又《李蒼存詩序》　詩自四言衍爲五、七言，又有長短句者，長句間多至九言十餘言，特濫觴於《離騷》、漢魏樂府。其後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則詩而文矣，杜牧之《阿房宮》、蘇子瞻前後《赤壁》則賦而文矣。作者心思慮縮，壅閼於內，挾其才氣，坌憤欲出，則颺發泉湧，不可以古法繩尺裁量，讀者洞心駭目不能執此而廢彼也，斯已奇矣。

《湛園札記》卷三　唐有天下幾二百年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已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其道益熾。補闕李翰集，梁肅之序。韓退之，肅所取士。是詩韓、柳之文未行，故以蕭、李之徒當之。至韓、柳文盛而無三變之論矣。

朱彝尊《與李武曾論文書》　蓋文章之壞，至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猶唐人之詩，學者舍是不能得師也。

又《與高念祖論詩書》　唐之世二百年，詩稱極盛。然其間作者，類多長於賦景而略於言志，其狀草木鳥獸甚工，顧於事父事君之際，或闕焉不講。唯杜子美之詩，其出之也有本，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則善學詩者，舍子美其誰師也歟。

又《放膽詩序》　唐人取士，拘以格律，至李、杜、韓三家，始極其變，由是劉叉、李賀、盧仝、馬異輩從而馳騁，極乎天而蟠乎地。叉之言曰：「詩膽大如天。」殆信然邪。

又《葉指揮詩序》　孟郊、劉叉、盧仝、李賀詩，不必盡學退之。

又《丁武選詩集序》　夫惟博觀漢、魏、六代之詩，然後可以言唐。學唐人而具體，然後可以言宋。

又《王學士西征草序》　學詩者以唐人爲徑，此遵道而得周行者也。唐之有杜甫，其猶九達之逵乎。外是而高、岑、王、孟，若李，若韋，若元、白，劉、柳，則如崇期劇驂，可以交復而岐出。至若孟郊之硬也，李賀之詭也，盧仝、劉叉、馬異之怪也，斯綆縋而登險者也。正者極于杜，奇者極于韓，此躋夫三峰者也。

又《王先生言遠詩序》　顧正嘉以後，言詩者本嚴羽、楊士弘、高棅之說，一主乎唐而又析唐爲四，以初、盛爲正始、正音，目中、晚爲接武、遺

響，斤斤權格律聲調之高下，使出于一。吾言其志，將以唐人之志爲志。吾持其心，乃以唐人之心爲心，其于吾心性何與焉。

又《沈明府不羈集序》 唐以賦詩取士，作者期見收于有司，若射之志于彀，故于詩有格，有式，有例，有密旨，有秘術，有主客之圖，無異揣摹捭闔之學。

又《成周卜詩集序》 （殷）伯子之論曰：詩，言夫志也。自唐人以之取士，而格而律，抽黃儷白，專尚比偶之工，言志之旨微矣。【略】予覽觀唐人，惟杜陵、香山，多作七律，然集中所存，終不及諸體之半。【略】至郝天挺之《鼓吹》，許中麗之《光岳》、《英華》，專收七律，餘皆舍而不錄。其後瞿佑、朱紹、胡琰之徒，踵其故智，各事采獲，古風漸衰，宜詩教之日下矣。

又《劉介于詩集序》 唐人之作，中正而和平，其變者率能成方。

又《棟亭詩序》 杜子美言詩「語不驚人死不休。」韓退之言詩「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而白傅期于老嫗都解。【略】群賢之論，若枘鑿之不相入者，然其義兩是，亦就體製分殊爾。

又《水村琴趣序》 《南風》之詩，五子之歌，此長短句之所由昉也。漢鐃歌郊祀之章，其體尚質，迨晉、宋、齊、梁江南采菱諸調，去填詞一間爾。詩不即變爲詞，殆時未至焉。既而萌于唐，流演于十國，盛于宋。

又《群雅集序》 用長短句製樂府歌辭，由漢迄南北朝皆然。唐初以詩被樂。填詞入調，則自開元、天寶始。逮五代十國，作家漸多，遺有《花間》、《尊前》、《家宴》等集。

趙士麟《詩論》 唐初承陳、隋之弊，多遵徐、庾，遂致頹靡不振。王子安、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務欲凌跨三謝，蹴駕江、薛，然溺於久習，以聲律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可謂挺然不羣之士。至杜子美乃集其成，而諸作皆廢，忠君愛國，有足多者。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高，其變化若神龍不可羈，然驕人甚矣。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不振。韋應物祖襲靈運，然寄穠鮮於簡淡之中，陶後一人也。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寄興相高。大曆之際，詩道稱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勢若掀雷，能自成家，柳斟酌於陶、謝之中，措辭窈渺。賈閬仙偏變入僻，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沈涵靈運而用意尚奇，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蔓，詩之變又極矣。

又《宋次眉詩序》 唐詩有三變：曰盛、曰中、曰晚。當其中也，自以爲勝于盛，而不知其已爲乎中。當其晚也，方不屑爲乎中，而不知其併落于晚。迨至于晚，寒、瘦、神、鬼之誚不得免焉，風氣使然歟，抑天之降才爾殊也？三代既遠，天眞漸薄，感被復龐，《三百篇》變而《騷》，《騷》變而賦，賦變而古風、絕、律。思煩體錯，奔于嗜好，自昔然已。良由識見異，乃思變，變屢易，乃遺譏。中厭盛，思變盛，故落中，晚厭中，思變中，故落晚，而詩亡矣。君子之言，貴乎有本，非特詩之謂也。

陸隴其《李先五詩序》 有唐以詩取士，其所奏對，皆質有其文，務以平生所得，著之篇牘，識者尚譏其漸開淫靡，況下此者乎。

鄒祇謨《遠志齋詞衷》 沈雄祈云：唐詞多述本意，故有調無題。以題綴調，深乖古則。此言亦詞理之末端耳。

彭孫遹《金粟詞話》 牛嶠「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是盡頭語。作豔語者，無以復加。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今人但從淺俚處求之，遂使《金荃》、《蘭畹》之音，流入《掛枝》、《黃鶯》之調，此學柳之過也。

儲欣《唐宋大家全集録總序》 自夫子定《六經》，教萬世，其後周益衰，百家益雜出，於是聖人之道，由羣言而亂，遭暴秦而焚，至漢武帝而復。凡此數百年間，言道德仁義有孟子，序史氏本末有司馬子長。建武以後，積七百年，而韓文公出，深造孟子，陶鑄子長，勒一家之言，而柳先生輔之，然後貞元、元和之文，粹然復古，號爲文字中興。是則韓、柳者，文章之宗，尤八家之主也。

《唐宋大家全集録・凡例》 西漢之興，作者麻列，然生龍活虎，變化莫禦，司馬子長一人而已。建武以後，是氣萎靡。貞元、元和之間，是氣復振。廬陵之師昌黎也，盡變其奇奇怪怪之詞，而不失其渾灝流轉之氣。眉山繼之，縱橫捭闔，無以加矣。故詞氣並勝者，唐文也。氣勝詞者，宋文也。夫氣勝詞，似不若詞氣並勝者，尤光焰萬丈也。然文固以氣爲主。

王士禛《雙江倡和集序》 至唐王摩詰、孟浩然、杜子美、韓退之、皮日休、陸龜蒙之流，正變互出，而山水之奇怪靈閟，刻露殆盡，若其濫觴於康樂，則一而已矣。

又《黃湄詩選序》　唐詩三百年，一盛於開元，再盛於元和。退之《琴操》上追三代。李觀之言曰：「孟郊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平處，不顧二謝。」李翺亦云：「蘇屬國、李都尉、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皆能兼其體而有之。」今人號爲學唐詩者，語以退之《琴操》、東野五言，能舉其目者，蓋寡矣。

又《陶菴詩選序》　唐則陳拾遺、李翰林、韋左司、柳柳州獨稱復古，少陵以下，又其變也。

又《覽古詩集序》　昔唐、宋間精於史者有劉知幾、劉恕、范祖禹諸人，其詩率無可稱，而王、孟、高、岑、蘇、梅、黃、陳之流，亦不聞以史事自見。

又《倚聲集序》　唐詩號稱極備，樂府所載自七朝五十五曲之外，不槩見，而梨園弟子所歌，率當時詩人之作，如王之渙之「涼州」，白居易之「柳枝」，王維「渭城」一曲，流傳尤盛。此外雖以李白、杜甫、李紳、張籍之流，因事創調，篇什繁富，要其音節，皆不可歌。詩之爲功既窮，而聲音之秘，勢不能無所寄，於是溫、和生而《花間》作，李、晏出而《草堂》興，此詩之餘，而樂府之變也。詩餘者，古詩之苗裔也。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爲之祖。【略】有詩人之詞，唐、蜀、五代諸人是也。【略】

又《五言詩凡例》　隋混一南北，煬帝之才，實高群下，《長城》、《白馬》二篇，殊不類陳、隋間人。楊處道沉雄華贍，風骨甚遒，已闢唐人陳、杜、沈、宋之軌，非餘子所及也。　唐五言古詩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變梁、陳之俳優，陳伯玉之功最大，曲江公繼之，太白又繼之，《感遇》、《古風》諸篇，可追嗣宗《詠懷》、景陽《雜詩》。貞元、元和間，韋蘇州古淡，柳柳州峻潔，二公於唐音之中，超然復古，非可以風會論者。今輒取五家之作，附於漢、魏、六代作者之後。李詩篇目浩繁，廑取古風，未遑悉錄。然四唐古詩源流，可略睹焉。

又《七言詩凡例》　梁、陳、隋長篇頗多，而氣不足以舉其辭，沿及唐初，益流繁縟，愚均無取焉。　明何大復《明月篇序》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其調反在少陵之上，韙矣。然遂以此槩七言之正變，則非也。【略】今略取李嶠以下氣格頗高者，得四篇，以見六朝入唐源流之槩云。鈔初唐詩一卷。　開元、大曆諸作者，七言始盛。王右丞、李東川暨高、岑四家，篇什尤多。李太白馳騁筆力，自成一家。大抵嘉州之奇峭，供奉之豪放，更爲創獲。今鈔盛唐五家之作爲一卷。王龍標、崔司勳間取一二附之。　詩至杜工部，集古今之大成，百代而下無異詞。七言大篇，尤爲前所未有，後所不逮，蓋萬古元氣之奧，至杜而始發之。今別於盛唐諸家，鈔杜詩一卷。　杜七言千古標準，自錢劉、元白以來，無能步趨者。貞元、元和間，能學杜者，惟韓文公一人。鈔韓詩一卷。李義山《韓碑》一篇，追配昌黎，附之卷末。

又《芝廔集序》　唐、宋以還，自右丞以逮華原、營丘、洪谷、河陽之流，其詩之陶、謝、沈、宋、射洪、李、杜乎。董、巨，其開元之王、孟、高、岑乎。降而倪、黃四家，以逮近世董尚書，其大曆、元和乎。非是則旁出，其詩家之有嫡子正宗乎。入之出之，其詩家之捨筏登岸乎。沈著痛快，非惟李、杜、昌黎有之，乃陶、謝、王、孟而下，莫不有之。子之論，論畫也，而通於詩，詩也而幾於道矣。

又《梅氏詩略序》　予嘗觀唐末五代詩人之作，卑下嵬瑣，不復自振，非惟無開元、元和作者豪放之格，至神韻興象之妙，以視陳、隋之季，蓋百不及一焉。

又《梅厓詩意序》　竊謂詩以言志，古之作者如陶靖節、謝康樂、王右丞、杜工部、韋蘇州之屬，其詩具在，嘗試以平生出處考之，莫不各肖其爲人。

又《半部集序》　唐之古文，始於富嘉謨、吳少微而不傳，李華、蕭穎士繼之，亦不甚傳。故唐之文，斷自退之。【略】故宋之文，斷自永叔。湜、翺、曾、蘇已下，羽翼而發皇之，唐、宋之文，遂繼西漢而上追三代，佐佑《六經》。綜而論之，唐之文，氣勁而節短，其失也嘽緩而俗下。

又《韓白蘇陸四家詩選序》　予曩倣元裕之作《論詩絕句》，於唐、宋諸名家，每三致意焉。而唐人詩之多者，除李白、杜甫外，惟退之，樂天爲最。而白與甫之詩，人之童而讀之，習之，至老而不倦，其全篇累帙，重刊疊鋟，轉相註述，罕有遺之者，是不必更爲搜取矣。退之詩，可選者多，不可選者少，去其不可者甚難。樂天詩，可選者少，不可選者多，存其可者亦難。

又《鬲津草堂詩集序》　故嘗著論，以爲唐有詩，不必建安、黃初也。

元和以後有詩，不必神龍、開元也。北宋有詩，不必李、杜、高、岑也。

又《居易錄自序》 唐人好爲浮誕艷異之說。

又《跋聲畫集》 因念六朝已來，題畫詩絕罕見。盛唐如李太白輩，間一爲之，拙劣不工。王季友一篇，雖小有致，不能佳也。杜子美始創爲畫松、畫馬、畫鷹、畫山水諸大篇，搜奇抉奧，筆補造化。

又《跋玉堂嘉話》 又云：柘枝舞本拓拔舞，金人以名不佳，改之。按《樂府雜錄》：健舞曲有柘枝，軟舞曲有屈柘。《樂苑》：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屈柘枝。又雜見《敎坊記》諸書。唐沈亞之賦云：柘枝信其多妍。薛能有柘枝詩，溫岐有屈柘詞。柘枝自唐世已盛傳，烏得云金人改名耶。

又《跋論畫絕句》 近世畫家，專尚南宗，而置華原、營丘、洪谷、河陽諸大家，是特樂其秀潤，憚其雄奇，予未敢以爲定論也。不思史中遷、固，文中韓、柳，詩中甫、愈（子美，河南鞏縣人），【略】不皆北宗乎。

又《李容齋相國千首詩序》 一代文章之柄，一二人持之，此非爵位名勢之謂也，其人既有軼倫絕群之才，足以籠挫古今，使一世能言之流，咸摧斂鋒鍔而退處其下，而又能主張後進，弘奬善類，士之歸之，如百川之赴海，如是者代不數人焉。唐興百餘年，至元和而後，有南陽韓氏。【略】一時雄駿非常之士，如盧、孟、皇甫【略】之徒，咸湊其門，此豈以爵位名勢爲哉，蓋必有故矣。

又《程侍郎青溪遺集序》 抑考之唐、宋、元、明已來士大夫詩畫兼者，代不數人，約略舉之，唐則閻左相、薛少保、王右丞、鄭廣文、韓晉公。

又《姜編修愷歌後序》 漢以後，開創武功，莫隆於唐。而柳宗元所造《唐鼓吹十二曲》，頗足以揚厲其盛。元和之世，創平僭亂，於時韓愈氏則有《聖德詩》，柳宗元氏則有《平淮西雅》。昔人謂其辭嚴義緯，制作如經，能萃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以是知帝王非常之功，必其文學之臣，有非常之作，然後足以美盛德之形容，以聲施於來禩，所謂鴻筆之人，爲國雲雨者也。

又《五畝園雜咏序》 因思古之名流勝地，如盧鴻乙嵩山草堂以十志傳，王摩詰輞川以五言傳，白樂天香山石樓八節灘亦以其詩傳，李衛公平原、洪丞相盤洲一草一木各以其詩與記傳。【略】自非其人之能言與丹青皴染之工，足以自寫其胸中邱壑之趣，或不百年，不數十年，遂化爲荒烟蔓草者，蓋亦多矣。夫園林水石，眞也。詩與畫，幻也。眞者或不百年、不數十年已不可恃，而幻者托之簡冊縑素，反足以傳於無窮。吾烏知夫眞者之非幻，而幻者之非眞耶。

又《金素公問學集序》 盛唐諸公，歌詩妙一世，而以古文名其家者，唯賈至、李華、蕭穎士、獨孤及數子，其詩名亦不甚著。元和以來，唯李翺、皇甫湜得韓吏部爲文之訣，而歌詩無聞，間有篇什，不免爲世姍笑，信乎兼長之不易，自古然矣。

又《畫溪西堂詩序》 嚴滄浪以禪喻詩，余深契其說，而五言尤爲近之。如王、裴輞川絕句，字字入禪。他如「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卻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常建「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劉眘虛「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妙諦微言，與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等無差別。通其解者，可語上乘。

又《萬首唐人絕句選自序》 逮於有唐，李杜、韓柳、元白、張王、李賀、孟郊之輩，皆有冠古之才，不沿齊、梁，不襲漢、魏，因事立題，號稱樂府之變。然考開元、天寶已來，宮掖所傳，梨園弟子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當時名士所爲絕句耳。故王之渙「黃河遠上」、王昌齡「昭陽日影」之句，至今豔稱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傳尤衆，好事者至譜爲陽關三疊。他如劉禹錫、張祜諸篇，尤難指數。由是言之，唐三百年，以絕句擅場，即唐三百年之樂府也。

又《蠶尾後集自序》 偶案上有宋洪景盧氏《唐人萬首絕句》舊版本，【略】弇州先生曰：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必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必完。予反復斯集，益服其立論之確。毋論李供奉、王龍標暨開元、天寶諸名家，即大曆、貞元間如李君虞、韓君平諸人，蘊藉含蓄，意在言外，殆不易及。元和而後，劉賓客、杜牧之、李義山、溫飛卿、唐彥謙諸作者，雖用意微妙，猶可尋其鍼縷之跡。

又《跋唐詩品彙》 宋、元論唐詩，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體》、《鼓吹》等集，率詳中、晚而略初、盛，攬之憒憒。楊仲弘《唐音》始稍區別，有正音，有餘響，然猶未暢其說，間有舛謬。迨高廷禮《品彙》出，而所謂正始、正音、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皆井然矣。獨七言古詩以李太白爲正宗，杜子美爲大家，王摩詰、高達夫、李東川爲名家

稍誤。是三家者，皆當爲正宗，李、杜均之爲大家，岑嘉州而下爲名家，則確然不可易矣。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又《初跋王介甫唐百家詩選不全本》　蓋亦詳於中、晚而略于初、盛，宋人選唐詩大槩如此。意初唐、盛唐諸人之集，更五代亂離，傳者較少故耶。

又《跋朱悔人花木六咏》　少陵江頭五詠，語多可笑，亦不成章。二蘇記園中草木各十一首，差強人意耳。下此則李衛公詠平泉草木，鏃鏃能新，非洪丞相盤洲草木雜詠所及。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源流類》　唐則陳拾遺、李翰林、韋左司、柳柳州獨稱復古，少陵以下又其變也。（《漁洋文》）

又　唐人於六朝，率攬其菁華，汰其蕪蔓，可爲學古者之法。（《居易錄》）

又《體製類》　唐人所歌樂府詞曲，率是絕句。然又多剪截律詩，別立名字，殊不可曉。如王右丞「風勁角弓鳴」一首，截取前四句，名《戎渾》。「揚子談經處」一首，截取前四句，名《崑崙子》。旗亭伶人所歌高常侍「開篋淚霑臆」一首，本是長篇，截取前四句，名《涼州歌》是也。又考《教坊記》諸曲名如《胡渭州》、《穆護子》、《涼州》、《伊州》、《甘州》之類皆載，而無《戎渾》、《崑崙子》之名。（《池北偶談》　並錄一）　（《居易錄》）

唐樂府往往節取當時詩人之作，率緣情切事，可以意會理解。然亦有不可解者，如《陸州歌》第一「分野中峰變」，乃節王右丞《終南山》詩後四句。《涼州歌》第三「開篋淚沾臆」，乃節高常侍歌詩前四句也。不知與邊塞閨情何涉而取之。（《香祖筆記》）

又　唐人省試應制排律率六韻，載諸《英華》者可考。至杜子美、元、白諸人，始增益至數十韻，或百韻。（《池北偶談》）

又　唐人《柳枝詞》專詠柳，《竹枝詞》則汎言風土。

又《品藻類》　鍾退谷惺論高岑云：「唐人如沈宋、王孟、李杜、錢劉，雖兩人竝稱，皆有不能強同處。唯高岑心手如出一人。」此語謬矣。所舉數家，唯李杜門庭判然，其他皆不甚相遠。推而至於元白、張王、溫李、皮陸之流，莫不皆然。獨高岑迥不相似：五言古則高古樸，岑靈秀。七言古則高雄渾，多正調，岑奇峭，多變調。強而同之，不已疏乎。（《居易錄》）

又　嘗戲論唐人詩，王維佛語，孟浩然菩薩語，劉眘虛、韋應物祖師語，柳宗元聲聞辟支語，李白、常建飛仙語，杜甫聖語，陳子昂眞靈語，張九齡典午名士語，岑參劍仙語，韓愈英雄語，李賀才鬼語，盧仝巫覡語，李商隱、韓偓兒女語。（《居易錄》）

又《叢譚門一・俗砭類》　近人言詩，好立門戶，某者爲唐，某者爲宋，李、杜、蘇、黃強分畛域，如蠻觸氏之鬬於蝸角，而不自知其陋也。唐詩三百年，一盛於開元，再盛於元和。退之《琴操》上追三代。李觀之言曰：孟郊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平處下顧二謝。李翺亦云：蘇屬國、李都尉、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皆能兼其體而有之。今人號爲學唐詩者，語以退之《琴操》、東野五言，能舉其目者蓋寡矣。（《漁洋文》）

《花草蒙拾》　唐無詞，所歌皆詩也。宋無曲，所歌皆詞也。

又　近日雲間作者論詞有云：「五季猶有唐風，入宋便開元曲。故專意小令，冀復古音，屏去宋調，庶防流失。」僕謂此論雖高，殊屬孟浪。廢宋詞而宗唐，廢唐詩而宗漢、魏，廢唐、宋大家之文而宗秦、漢，然則古今文章，一畫足矣，不必《三墳》、《八索》至《六經》、《三史》，不幾幾贅疣乎。

《重輯漁洋書跋・孫可之皮襲美集》　予於唐人之文，最喜杜牧、孫樵二家，皮日休《文藪》、陸龜蒙《笠澤叢書》，抑其次焉。一日偶讀《震澤集》，其《跋樵集後》云：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又《書日休集後》云：予觀襲美與陸魯望倡和，跌宕怪偉，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文藪》，多感慨激昂。《文中子碑》、《配饗昌黎》、《請孟子爲學科》，又幾於知道者。益歎前輩鑒識之允，議論之公，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予一知半解，亦自有與古人暗合者，錄其言以自信。

《師友詩傳錄》　（郎廷槐）問：「樂府之體，【略】至唐益遠矣。夏蟲語冰，殊覺妄誕，乞指示之。」阮亭答：「樂府之名，始於漢初，如高帝之《三侯》，唐山夫人之《房中》是也。《郊祀》類《頌》，《鐃歌》、《鼓吹》類《雅》，《琴曲》、《雜詩》類《國風》，故樂府者繼《三百篇》而起者也。唐人唯韓之《琴操》最爲高古，李之《遠別離》、《蜀道難》、《烏夜啼》，杜之《新婚》、《無家》諸別，《石壕》、《新安》諸吏，《哀江頭》、《兵車行》諸篇，皆樂府之變也。降而元、白、張、王，變極矣。元次山、皮襲美補古樂章，志則高矣，顧其離合，未可知也。唐人絕句，如「渭城朝雨」、「黃河遠上」諸作，多被樂府，止得《風》之一體耳。」

又　問：「蕭《選》一書，唐人奉爲鴻寶。杜詩云『熟精《文選》理』，請問其理安在？」阮亭答：「唐人尚《文選》學，李善注《文選》最善。其學本曹憲，此其昉也。杜詩云云，亦是爾時風氣。至韓退之出，則風氣大變矣。【略】然《文選》學終不可廢，【略】『理』字似不必深求其解。」

又　問：「李滄溟先生嘗稱唐人無古詩，蓋言唐人之五古，與漢、魏、六朝自別也。唐人七言古詩，誠掩前絕後，奇妙難蹤，若五古似不相頡頏。滄溟之言，果爲定論歟？」阮亭答：「滄溟先生論五言，謂：『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此定論也。常熟錢氏但截取上一句，以爲滄溟罪案，滄溟不受也。要之，唐五言古固多妙緒，較諸《十九首》、陳思、陶、謝，自然區別。七言古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三家，橫絕萬古。後之追風躡景，惟蘇長公一人而已。」歷友答：「世無印板詩格，前與後原不必其盡相襲也。歷下之詩，五言全倣《選》體，不肯規摹唐人。七古則專學初唐，不涉工部。所以有唐無五言古詩之說也。究竟唐人五言古皆各成一家，正以不依傍古人爲妙，亦何嘗無五言古詩也。初唐七古轉韻流麗，動合《風》、《雅》，固正體也。工部以下，一氣奔放，宏肆絕塵，乃變體也。至如昌谷、溫、李、盧仝、馬異，則純乎鬼魅世界矣。若以絕句言，則中、晚正不減盛唐，又非可一概論。」蕭亭答：「五言之興，源於漢，注於魏，汪洋乎兩晉，混濁乎梁、陳，風斯下矣。唐興而文運丕振，虞、魏諸公已離舊習，王、楊四子因加美麗，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手筆，此初唐之傑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眞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大曆、貞元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閒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下及元和，雖晚唐之變，猶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皆名家擅場，馳騁當世，詩人冠冕，海內文宗。安得謂唐無古詩。至於七言，前代雖有，唐人獨盛。他人勿論，如李太白之《蜀道難》、《遠別離》、《長相思》、《烏栖曲》、《鳴皋歌》、《梁園吟》、《天姥吟》、《廬山謠》等篇，杜子美《哀江頭》、《哀王孫》、《古柏行》、《劍器行》、《渼陂行》、《兵車行》、《洗兵馬行》、《短歌行》、《同谷歌》等篇，皆前無古而後無今。安得謂唐無古詩乎。試取漢、魏、六朝絜量比較，氣象終是不同。謂之唐人之古詩則可。滄溟先生其知言哉。」

又　問：「七律三唐、宋、元體格，何以分優劣？」阮亭答：「唐人七言律，以李東川、王右丞爲正宗，杜工部爲大家，劉文房爲接武。高廷禮之論，確不可易。宋初學『西崑』，於唐卻近。歐、蘇、豫章始變『西崑』，去唐卻遠。」歷友答：「七言近體，則斷乎以盛唐十四家爲正宗，再羽翼之以錢、劉足矣。【西崑】吾無取焉。」蕭亭答：「七言律詩，五言八句之變也。唐初始專此體。沈、宋精巧相尚，然六朝餘氣猶存。至盛唐聲調始遠，品格始高。如賈至、王維、岑參《早朝倡和》諸作，各臻其妙。李頎、高適皆足爲萬世法程。杜甫渾雄富麗，克集大成。天寶以還，錢、劉並鳴。中唐作者尤多，韋應物、皇甫伯仲以及大曆才子接跡而起，敷詞益工，而氣或不逮。元和以後，律體屢變。其造意幽深，律切精密，有出常情之外。雖不足鳴大雅之林，亦可爲一倡三歎。至宋律則又晚唐之濫觴矣。雖梅、歐、蘇、黃，卓然名家，較之唐人，氣象終別。」

又　問：「七古換韻法？」阮亭答：「此法起於陳、隋，初唐四傑輩沿之，盛唐王右丞、高常侍、李東川尚然，李、杜始大變其格。」歷友答：「初唐或用八句一換韻，或用四句一換韻，然四句換韻其正也。此自從《三百篇》來，亦非始於唐人。若一韻到底，則盛唐以後駸多矣。」

又　問：「秦、漢風味與三唐何如？」歷友答：「秦詩所傳者不多，皆古逸歌謠耳。漢人詩風味醇茂，高渾中具見淡泊，豈唐人所能徑造。然唐人詩有過於六朝者，有不及六朝者，風格一正，絕去淫哇，此所以過也。若中、晚而下，氣體漸薄漸削，則又不及六朝之濃且厚矣。六朝尚不及，何況兩漢。」

又　問：「古之作者，【略】若『穿天心，出月脇』，恆得意外驚人之語，果何道而造詣臻此？」阮亭答：「【略】凡詩之麗而失其則者，皆不能以輕清爲體，而馳騖於鮮榮者耳。至於盧仝、馬異、李賀之流，說者謂其『穿天心，出月脇』，吾直以爲牛鬼蛇神耳。其病於雅道誠甚矣，何驚人之與有。」

又　問：「昔人云：辨乎味，始可以言詩。敢問詩之味，從何以辨？」阮亭答：「詩有正味焉。太羹元酒，陶匏繭栗，《詩》三百篇是也。加籩折俎，九獻終筵，漢、魏是也。庖丁鼓刀，易牙烹敖，煇薪揚芳，朵頤盡美，六朝諸人是也。再進而肴蒸鹽虎，前有橫吹，後有侑幣，賓主道屬，大禮以成，初盛唐人是也。更進則施舌瑤柱，龍鮓牛魚，熊掌豹胎，猩唇駝峰，雜然並進，膠牙螫吻，毒口盬腸，如中晚、玉川、昌谷、玉溪諸君是也。又進而正

獻既徹，雜肴錯進，芭糝藜羹，薇蕨蓬蒿，矜鮮鬬異，則宋元是也。又其終而社酒野筵，妄擬堂庖，粗截大肉，自名禁臠，則明人是也。凡此皆非正味也。總之，欲知詩味，當觀世運，夫亦於此辨之而已矣。」蕭亭答：「唐司空圖教人學詩，須識味外味。坡公常舉以爲名言。若學陶、王、韋、柳等詩，則當於平淡中求眞味。初看未見，愈久不忘。如陸鴻漸品嘗天下泉味，楊子中冷爲天下第一。水味則淡，非果淡，乃天下至味，又非飲食之味所可比也。」

《師友詩傳續録》　（劉大勤）問：「唐人樂府，何以別於漢、魏？」（王士禛）答：「漢、魏樂府，高古渾奧，不可擬議。唐人樂府不一。初唐人擬《梅花落》、《關山月》等古題，大概五律耳。盛唐如杜子美之《新婚》、《無家》諸別，《潼關》、《石壕》諸吏，李太白之《遠別離》、《蜀道難》，則樂府之變也。中唐如韓退之《琴操》，直遡兩周。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創爲新樂府，亦復自成一體。【略】至於唐人王昌齡、王之渙，下逮張祜諸絕句，《楊柳枝》、《水調》、《伊州》、《石州》等辭，皆可歌也。」

又　問：「宋詩不如唐詩者，或以氣厚薄分耶？」答：「唐詩主情，故多蘊藉。宋詩主氣，故多徑露。此其所以不及，非關厚薄。」

又　問：「古詩換韻之法，應何如？」答：「五言換韻，如『折梅下西洲』一篇，可以爲法。李太白最長於此。七古則初唐王、楊、盧、駱是一體，杜子美又是一體。若仿『初唐體』，則用排偶律句不妨也。」

又　問：「高、岑似微不同，或高優於岑乎？」答：「唐人齊名如沈、宋，王、孟，錢、劉，元、白，皮、陸，皆約略相似，唯李、杜，高、岑迥別。高悲壯而厚，岑奇逸而峭。鍾敬伯謂高、岑詩如出一手，大謬矣。」

《集唐要法・集唐總要》　詩必宗唐，故集詩亦必集唐。集唐又必以七律爲尚，以句字長，則屬對難，可以見人心巧耳。若唐之五言，句短詩繁，亦似乎太易，可以不集。若專集一家之詩，則莫如集杜矣。

宋犖《唐詩百名家全集序》　唐詩有初、盛、中、晚之目，蓋自明初高廷禮始，大略以初唐爲正始，盛唐爲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爲接武，晚唐爲正變、餘響。此特因有唐世次先後而別其高下，非謂有初、盛而中、晚可廢也。迨何、李以及嘉隆七子，競用初盛相標榜，而中晚諸名家輒厭薄不屑道，毋乃拘墟之見與？詩尊初、盛者，以初唐存六季之遺音，盛唐具風、騷、漢、魏之元氣。然沿而習之，亦稍稍板重矣。至中、晚而始極詩之變，雖氣格少卑，實可濟初、盛板重之病。且由初、盛而廓之于中、晚，如原泉之四達，莫可測其涯涘。若但祖初、盛而祧中、晚，俾學者桎梏其心思，束縛于體製，而性靈與才情胥歸無用，是豈得爲詩家定論乎？

又《漫堂説詩》　獨唐人諸體咸備，鏗鏘軒昂，爲風雅極致。顧篇什浩繁，別裁不易。高廷禮《品彙》，庶幾大觀。廷禮又拔其尤者爲《正聲》一編，近代庶常館課與文章正宗並誦習之，蓋詩家之正軌也。

又　律詩盛於唐，而五言律爲尤盛。神龍以後，陳（子昂）、杜（審言）、沈、宋開其先，李、杜、高、岑、王、孟諸家繼起，卓然名家。子美變化尤高，在牝牡驪黄之外。降而錢、劉、韋（應物）、郎（士元），清辭妙句，令人一唱三歎。即晚唐刻畫景物之作，亦足怡閒情而發幽思。始信四十字爲唐人絕調，宋、元、明非無佳作，莫能出此範圍矣。

又　初唐王、楊、盧、駱，倡爲排律，陳、杜、沈、宋繼之，大約侍從遊宴應制之篇居多，所稱「臺閣體」也。雖風容色澤，競相誇勝，未免數見不鮮。《品彙》以太白、摩詰揭爲正宗，錢起、劉長卿錄爲接武，均之不愧當家。晚唐李義山刻意學杜，亦是精麗。若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惟少陵一人而已。《上韋左相》、《贈哥舒翰》、《謁先主廟》等篇，雄渾悲壯，譬諸泰岱蒼溟，高深無際。《品彙》推爲大家，諒哉。後來元、白儘多長篇，去之霄壤。

又　世之稱詩者，易言律，尤易言七律。每見投贈行卷，七律居半。不知此體在諸體中最難工。【略】平心而論，初唐如花始苞，英華未茂。盛唐王維、李頎、岑參諸公，聲調氣格，種種超越，允爲正宗。中、晚之錢、劉、李（義山）、劉（滄）亦悠揚婉麗，颯颯乎雅人之致，義山造意幽邃，感人尤深，學者皆宜尋味。獨少陵包三唐，該正變，爲廣大教化主，生平瓣香，實在此公，惜未能闚其閫閾。

又　五言絕句起自古樂府，至唐而盛。李白、崔國輔號爲擅場。王維、裴迪輞川倡和，開後來門徑不少。錢、劉、韋、柳，古淡清逸，多神來之句。所謂好詩必是拾得也。歷代佳什，往往而有。要之，詞簡而味長，正難率意措手。六言作者寥寥，摩詰、文房，偶一爲之，不過詩人之餘技耳。

又　詩至唐人七絕句，盡善盡美。自帝王公卿名流方外以及婦人女子，佳作纍纍。取而諷之，往往令人移情，迴環含咀，不能自已，此眞《風》、

《騷》之遺響也。洪容齋《萬首唐人絕句》，編輯最廣，足資吟詠。大抵各體有「初」「盛」「中」「晚」之別，而三唐七絕，並堪不朽。太白、龍標，絕倫逸羣，龍標更有「詩天子」之號。楊升菴云：「龍標絕句無一篇不佳。」良然。少陵別是一體，殊不易學。宋、元以後，頗有名篇，較之唐人，總隔一塵在。

田雯《論詩》 自蘇、李以來，古之詩人各有匹耦。然李、杜並稱，其境大異。王、孟則同矣，皮、陸又同矣，韋、柳又同矣，劉、許又同矣。此外顏不及鮑，陰不及何，沈不及宋，元不及白，島不及郊。而匹耦之最奇者，盧仝、馬異也。

又《論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正派，未有不權輿於《十九首》與蘇、李者。【略】迨乎初唐之陳子昂，盛唐之李白、王維、孟浩然，中唐之柳宗元、韋應物，亦復如是。

又《論七言古詩》 七言古詩肇於《離騷》、《毛詩》，而漢、魏已來，遂備其體。【略】唐人體凡數變。王、楊、盧、駱別是一格，何大復極言其工，固不必深議。太白曠世逸才，自成一家。少陵、昌黎，空前絕後。

又《論七言絕句》 七言絕句起自古樂府，盛唐遂踞其巔。太白、龍標，無以加矣，它如旗亭雪夜，畫壁鬬奇，非其自信者深乎。「工夫轉換之妙，全在第三句，若第三句用力，則末句易工。」滄溟之言韙矣。然實二十八字俱有關合，乃成一首，學者細玩「黃河遠上」之篇，思過半矣。〇義山佳處不可思議，實爲唐人之冠。一唱三弄，餘音嫋嫋，絕句之神境也。飛卿什之一耳。

又《論詩絕句》 阮子《詠懷》陳《感遇》，柳州一派又蘇州。讀來五字成眞賞，可並江河萬古流。

汪懋麟《宋金元詩選序》 近世言詩者多矣，動眇中、晚，必稱初、盛。【略】四唐之目，見本於庸人，時會所至，何能彊而同之也。【略】余嘗論唐人詩如粟肉布絲金犀象珠，足以利民用而濟其窮，誠不可一日無；若宋、元諸作，則異脩奇錦、山海罕怪之物，味改而目新。學之者必貴家富室，無所不蓄，然後間出其奇，譬舍紈穀而衣布素，卻金玉而陳陶匏，其豪侈隱然見也。倘貧窶者驟從而放效之，適形其酸寒可笑而已，烏可執是以蠱學詩者哉。

張玉書《御定全唐詩錄後序》 《三百篇》而後，歷代皆有詩，而唐稱極盛。蓋五、七言今體創始于唐，其古體承漢、魏、六朝之遺迹，別出機軸，不相沿襲。於時功令以詩造士，自公卿以至韋布，童丱以至白首，無不朝夕講求，以求合于古之作者，而貞觀、開元之間，又有御製篇什，倡一代正始之音，爲臣下標準，故詩之盛，必以唐爲歸，而其世次及其詩之屢變，亦可考而知也。當初、盛之際，以工鍊閎麗力矯陳、隋之輕靡，而李杜之激宕奇肆，渾涵汪茫，鎔鑄風雅者，特傑出于其間。逮至中、晚，或以幽清，或以繁艷，或以奧博，或以古崛峭厲，如分塗別陌之不可強合，而于《三百篇》六義之旨，皆能各得其遺意。是以代無今古，體無正變，必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後可以言詩，不如是，則絺章繪句，雖工不傳，裒全唐人集，比類而觀之，斯得失見矣。

高士奇《三體唐詩原序》 有唐三百餘年，才人傑士馳騁於聲律之學，體裁風格與時盛衰，其間正變雜出，莫不有法，後之選者，各從其性之所近，膠執己見，分別去取，以爲詩必如是而後工。規初、盛者，薄中、晚爲佻弱，效中、晚者，笑初、盛爲膚庸，各持一說而不相下，選者愈多，而詩法愈晦。今所傳《才調》、《國秀》、《河嶽英靈》、《中興間氣》諸集，皆唐人選其本朝之詩，未失繩尺。厥後汶陽周伯弜取唐人律詩及七言斷句若干首，類集成編，名《唐三體詩》，自標選例，有虛接實接諸格，其持論未必盡合於作者之意，然別裁規制，究切聲病，辨輕重於毫釐，較清濁於呼嗡，法不可謂不備矣。明楊升菴、焦弱侯號稱好古，於是編每有所指摘。

凌紹乾《晚唐詩鈔序》 一代各有一代之詩。自漢魏而下，莫盛于唐，可知也。中之不如盛，晚之又不如中，亦可知也。匪獨才力不及，其聲韻格律有遞降者焉。譬之于味，初盛，五穀也；中則嘉餚脾臐也；晚則山珍海錯也。以養生言，詎不知五穀之貴于嘉餚，嘉餚之急于珍錯？由人情言之，口未嘗珍錯，則心觖觖以爲幾虛過此生，迨至嘗之又嘗之，知其果不可以爲常羞也，而饜芻豢，飽稻粱，又焉有所外慕哉！

毛張健《唐體餘論序》 近代之論唐者，類以初、盛、中、晚，釐爲界分，以爲詩之厚薄所由別。殊不知中、晚之詩即初、盛之詩。不寧惟是，更溯之漢、魏、六朝，其源流本自相接，可以時代之隔，體勢之異論乎。

《皇清百名家詩選》卷三三魏憲《程湟榛詩小引》 甚矣，天之巧于置詩人也。蜀中山水奇鬱險峭以居少陵，道州山水澹遠幽邃以居次山，金陵山水秀而深，宏而肆，太白、牧之輩居之；各資其形勝以抒厥性靈。

張雲章《蠶尾詩集原序》　李、杜之作，漢、魏以來詩人之總萃，得乎《風》《雅》之傳之正者。昌黎則加恢奇焉，排奡焉，而一變矣。至子瞻則加瞻博焉，整比焉，以恣行其奇奡者，又一變矣。然其歸要于禮義其用使人各得其情性，則亦猶之正而已矣。此四君子之所以各詣其極，而更數百年以來未有起而配之者也。

又《漁洋文集序》　天於是人，必萃其淑靈和清之氣以生，故往往近者數十年，遠者至數百年而後得一興焉。若唐之李白、杜甫之於詩，韓愈、柳宗元之於文是也。文始於《六經》聖人之作，承之以丘明、馬遷、仲舒、賈誼、劉向、班固諸賢，而後昌黎、柳州出而彙其傳。詩始於經之《三百篇》，承之以屈子之《騷》，蘇、李、曹、劉、陶、謝之五言，至沈、宋、子昂、源明，盡古今之體，而後李白、杜甫起而集其盛。則夫李、杜、韓、柳，非數百年而一生者乎。其間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韋應物、李翺、皇甫湜之徒，人雖竝世而世不恆有，所謂數十年而一生者也。夫越數十年而一生，其於文章往往亦得其柄所旁寄，統所分屬者焉。若其盡操天下文章之柄而紹古今之統者，則非此數百年而一生之人不可。

查慎行《曝書亭集原序》　竊謂唐之文奇，宋之文雅。唐文之句短，宋文之句長。唐以詭卓頓挫爲工，宋以文從字順爲至。昌黎之文，《進學解》自言之矣，《答李翺書》則爲人言之矣，李漢、李翰諸人又言之矣，總斬不蹈襲前人一語。

張伯行《濂洛風雅原序》　詩也者，性情之事也。【略】後之學者，淫昏鄙俗嗜慾聲色之悅亂其中，浮誕惰縱悲愉欣戚之私感於外，其德未劭，其氣難馴也，則夫所以感物造端性情之地，固已淺矣。而隋、唐之世，又制爲詩賦之科以引導之，格律之工，聲調之巧，適以漓性而背道，求之愈切，治之愈精，乃所溺深而去遠，於是乎無益之言，曼靡之音，流溢而不可止，彼其視儒先禮義之談，猶輕塵之棲弱葉，惟恐棄之不速也。

蔡世遠《濂洛風雅序》　以詩傳其人，不若以人傳其詩。以詩傳其人者，詩不傳，則人不傳，猶茂樹之一葉，廣厦之片瓦也。以人傳其詩者，人傳則詩亦傳，猶桂林之枝，崑山之玉也。以詩傳其人者，幸則爲陶五柳、杜少陵，使人讀其詩而想慕其人。不幸則爲宋延清、劉夢得、溫飛卿，使人讀其詩，反因以議乎其人。以人傳其詩者，雖其遣調屬思，不與詩人爭一字之奇，一韻之巧，要其流風餘韻，使人觀感而興起者，諸先生若曠代同堂，此倡彼和也。

《古文雅正》評論卷四　唐初陳伯玉雖有興文之功，然未見其岸異。張燕公未脫排偶，能加以典重耳。柳冕、李翰，筆頗疏快，而氣力尚薄。獨孤及、梁肅等，自以爲作手，終有愧於古也。如叙人文集，必摘其某篇佳者，而列之序中，各下評語，此最是中唐習氣。韓、柳興，始大復古。韓公神矣，亦緣學識冠絕一代也，惟李習之近似。皇甫湜、李漢、孫樵，但以刻琢字句爲事，本領亦薄。劉復愚則又專主于超脫譎怪，別一種也。

又卷七　唐朝學術文章，以韓公爲第一。經濟奏議，以陸公爲第一。其忠誠正大，姚元之、李鄴侯尚不及也。

汪森《詞綜序》　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略】迄于六代，《江南》、《採蓮》諸曲，去倚聲不遠，其不即變爲詞者，四聲猶未諧暢也。自古詩變爲近體，而五七言絕句傳于伶官樂部，長短句無所依，則不得不更爲詞。當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詩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歌曲。古詩之於樂府，近體之於詞，分鑣並騁，非有先後。謂詩降爲詞，以詞爲詩之餘，殆非通論矣。西蜀、南唐而後，作者日盛。

納蘭性德《淥水亭雜識四》　唐人詩意不在題中，亦有不在詩中者，故高遠有味，雖作詠物詩，亦必意有寄託，不作死句，老杜「黑白鷹」，曹唐「病馬」，韓偓「落花」可證。

又　唐人有寄託故使事靈，後人無寄託故使事版。

何焯《復董訥夫書》　然自永明沈、謝，始變新體。神龍、景雲而後，沈、宋裁爲律詩，一清一濁，用字甚嚴，稍有出入，即爲詩病，雖非入樂，律所必諧。開、寶諸家，時有不拘，王右丞、錢考功則一字輕重皆不苟矣。以後如香山，如溫、李，如致光，全集具在，其雙聲疊韻之對仗，不惟兩字，顯然可指而數也。有間一字，間兩字，間三字、四字、五字，亦必輕重相準，利吻輕唇，無纖毫差忒者。白詩注中載王右丞「秦川一半夕陽開」乃《想夫憐》第二句，則當日諸公詩舉可歌也。元微之稱昌黎近體云：「玉磬聲聲徹，金鈴箇箇圓，輕新便妓唱，微妙入僧禪。」其爲律詩亦何嘗專事倔強者乎。子美集中間作吳體，則仄調硬語之祖，此不過偶爾遊戲。皮、陸倡和，欲體之無所不備，始相仿效。

金人瑞《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序》　天不喪文，聿挺大唐，斯斧乍息，人文隨變。聖情則入乎風雲，天鑒則比乎日月，帝心則周乎神變，王度則合乎規矩。於是乘去聖之未遠，依名山之多才，酌《六經》之至中，製一代之妙格。選言則或五或七，開體則起承轉收。選言或五或七者，少於五則憂其促，多於七則悲其曼也。開體起承轉收者，先欲其如威鳳之樹耀，繼欲其如祥麟之無跡也。當其時也，上自殿廷，下行郡縣，內連宮闥，外涉關河，以至山阿蕙帳之中，破院芋爐之側，滄江篷舟之上，怨女錦機之前，固無不波遭風而盡靡，山出雲而成雨矣。夫詩之爲言詞也，謂言之所之也。詩之爲物志也，謂心之所之也。心之所之必於無邪，此孔子之法也。心之所之必於無邪，而言之所之不必其皆無邪，此則鄭衛不能全刪，爲孔子之戚也。今也一敬遵於孔子之法，又乘之以一日之權，而使心之所之必於無邪，言之所之亦必於無邪，然則唐之律詩，其眞爲《三百》之所未嘗有也。夫聖者，天之所命以斟酌羣言也。王者，天之所命以總一衆動也。聖人之事，王者必不能代；王者之事，聖人必不敢尸。然而孔子之時世無王者，則孔子固於斟酌羣言之暇，亦既總一衆動矣。如哀周東遷，而奮作《春秋》是也。大唐之時，世無孔子，則大唐固於總一衆動之便，亦遂斟酌羣言矣，如懲隋浮艷，而特造律體是也。故夫唐之律詩，非獨一時之佳搆也，是固千聖之絕唱也，吐言盡意之金科也，觀文成化之玉牒也。其必欲至於八句也，甚欲其綱領之昭暢也；其不得過於八句也，預坊其蕪穢之塡廁也。其四句之前開也，情之自然成文，一二如獻歲發春，而三四如孟夏滔滔也，其四句之後合也，文之終依於情，五六如涼秋轉杓，而七八如玄冬肅肅也。故後之人如欲豫悅以舒氣，此可以當歌矣，如欲愴怏以疏悲，此可以當書矣，如欲婉曲以陳諫，此可以當諷矣，如欲揄揚以致美，此可以當頌矣，如欲辨雕以寫物，此可以當賦矣，如欲折衷以談道，此可以當經矣。何也？《三百》猶先爲詩而後就刪，唐律乃先就刪而後爲詩者也。

又《魚庭聞貢・答西堂總持法師》　法師常說比丘入定相貌，弟子目今與唐律詩分解，恰恰正如其事。蓋比丘入定，必須奮迅而入，出則必須安庠而出。今律詩之一二正是其奮迅，三四正是其深住定中，五六正是其安庠求出，七八正是其已出定來也。蓋一二如不奮迅，即三四決不得住定中；乃五六如不安庠求出，即七八亦更無從出之處。弟子目今所以只說得兩句話，兩句話者，一句是一二必要奮迅而入，一句是五六必要安庠而出。此亦從法師邊學得，絕非別有異事也。

又《唱經堂東柱上》　昨在葑溪浮橋邊，忽然有人問某：分解委是如何？某遽答以開弓放箭之喻，云：前解如弓來體，後解如弓往體。蓋弓來體，在初拽開時，眼之所注，箭之所直，更無旁及，而後引之而必至於滿也。今一二，正如初拽開時之眼之所注，箭之所直更無旁及也。三四，不過如引之而必至於滿也。弓往體，在既放箭後，其所到處，必中要害，而時亦有不得中要害者，則其既滿臨放之時手法之異也。今七八，正如箭到之必得中要害也。五六，則如既滿臨發之時之手法也。此喻最是快意，歸記於此。

又《答人》　律詩八句本是一首，如分解，則恐似兩首，此語乃大錯。今且如人有一口氣，若問修禪定人，則必分之曰安那般那。安那般那者，言一出息，一入息也。分之爲一出息一入息者，彼正欲明此一口氣之有來處有去處，而欲調之至於適中，不欲如牛馬之喘聲弗然也。而翁便謂一口氣被人分作兩口氣，有是理乎？知翁之爲詩，喘聲弗然矣。

又《與吳稽蒼灝》　昨弟偶遇閑人說及律詩分解一事，弟衝口遽以弓之來體往體爲喻，既歸而轉思轉快也，因更奉述。夫弓體則何來往之與有？祇爲射箭人拽之盡來，所以放之乃疾去也。且人又未知射箭人之祇爲欲其放之疾去，故特地拽之盡來也。先生試細思此喻，便可直透老杜「羣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與「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之四句二十八字。

又《答顧掌九慈旭》　弟念唐詩實本不宜分解，今弟萬不獲已而又必分之者，祇爲分得前解，便可仔細看唐人發端，分得後解，便可仔細看唐人脫卸。自來文章家最貴是發端，又最難是脫卸，若不與分前後二解，直是急切一時指畫不出，故弟亦勉強而故出於斯也。

又《答徐翼雲學龍》　承問唐「律詩」之「律」字，此爲「法律」之「律」，非「音律」之「律」也。自唐以前初無此稱，特是唐人既欲以詩取士，因而又出新意，創爲一體，二起、二承、二轉、二合，勒定八句，名曰「律詩」。如或有人更欲自見其淹贍者，則又許於二起二承之後，未曾轉筆之前，排之使開，平添四句，得十二句，名曰「排律」。此皆自古以來之所未有，而爲唐之天子之所手自定奪者也。當時天下非無博大精深之士也，然而一皆俯

首其中，兢兢不敢或畔。於是以其爲一代煌煌之令甲也，特尊其名曰「律」。排律則直用「排闥」之「排」字，甚言律詩八句之中間，其法度遒而緊，婉而緻，甚非容易之所得排也者。則排之爲言，乃用力之字也。此政如明興之以書義取士也。明祖既欲屈天下博大精深之士，一皆頫首肆力於四子之書矣。既而三年試之，則又自出新意，創爲一體，一破、一承、一開、四比，一時天下之士，其說四子之義，縱有至於明若日月，浩若江河者，如苟不用其法度，斯司衡者不得而妄收，求試者亦不得而妄干也。於是以其爲一代煌煌之令甲也，特尊其名曰「制」，言義固四子之義，而制乃一王之制也。夫唐人之有律詩之云，則猶明人之有制義之云也。必若混言此或音律之律，則凡屬聲詩，孰無音律，而顧專其稱於近體八句也哉。

又《與許庶庵之溥》　昨讀尊教云「詩在字前」。此只一語，而弟聽之直如海底龍吟，其聲乃與元化合併，豈復章句小兒所得模量哉。感激感激。弟因而思蒼帝造字，自是後天人工。若詩，乃更生天生地，設使頡洞之初，竟復無詩，則是天地或久矣其已歇也。但今詩莫盛於唐，唐詩莫盛於律。世之儒者不察，猥云唐律詩例必五字爲句，或七字爲句，八五則四十字，八七則五十六字，其意殆欲便認此四十字與五十六字爲詩也者。殊不知唐詩之字，固蒼帝之字；若唐詩之詩，固蒼帝已前頡洞之初之詩也。或者又疑唐詩氣力何便遂至於此，則吾不知尊教所云字前之詩，又指何詩哉。弟比者實曾盡出有唐諸大家名家，反覆根切讀之，見其爲詩悉不在字，悉復離字別有其詩，因而忽然發興，意欲與之分解。或使後世之人不止見唐詩之字，而盡得見唐詩之詩，亦大快事。

又《與家叔若水麗》　與唐律詩分解，如何算得一件事。譬如把將糅合來開看，乃云此一扇是蓋，此一扇是底，未可算得一件事也。我若再說，便又似是一件事。今只將唐律詩自去細看，便知果然一扇是蓋，一扇是底，我說不大僻錯也。

又《唱經堂東柱上》　人皆能言太虛空中，着不得雲點，我亦言太虛空中，如何卻可着八句詩。今日與之分之，便見唐人律體清空皎潔，猶如太虛空中，無有絲毫雲點。

又《與顧掌九》　分解而後知唐人律體之嚴，直是一字不可得添，一字不可得減也。如使不分，便可成句皆與改換。分解豈細事哉。

又《與陸大生燕哲》　分解不是武斷古人文字，務宜虛心平氣，仰觀俯察，待之以敬，行之以忠，設使有一絲毫不出於古人之心田者，矢死不可以攙入也。直須如此用心，然竊恐時時與古尚隔一間道。

又《與天在師》　昨有針客至舍，偶然說及針法，云：「只用指頂撚針，略作來去，便是病人周身補瀉。」弟聞而大樂之。天地間固有如此至理。因遂告以我分唐律詩正猶是也。前解一補也，後解一瀉也，只在指頂略作來去，初不費力也。此事本乃易曉，卻無人見許。既承獨契，肯過再說之否？

又《答內父韓孫鶴俊》　前後解雖是一樣難作，然而前解比後又難。試想一二起手，一時擘筆向空，眞問何處討取。若是既已討得一二來時，早是不愁無三四也。然則前解一二三四雖是一樣難作，而一二比三四又難也。

又《答秦齊祖松年》　前解斷然不是後解，後解斷然不是前解。此譬如果核中仁相似，雖是兩瓣只成一合，然定是一瓣略雌，一瓣略雄。詩有前後解，亦是一解略雌，一解略雄者也。

又《與戴雲葉鎬》　前解之一二，極似猛虎只待振威出林，更不怕三四無有風砂相助。又如竹林到雷動後，斗然發起丈許大笋，更不怕三四不笑出鳳尾般枝葉也。

又《與李東海榮宇》　弟今再作譬喻：一二分明便是一位闥人大步上堂來；三四則是官人兩旁之虞候節級，只等官人坐了，便與他吆呼排衙也；七八是官人倦怠欲退堂；五六是又換兩名人從，擡將官人入去也。弟更無可奈何，作此出像譬喻，豈猶不相曉？

又《答周計百令樹》　弟看唐律詩，其一二起時，不惟胸中早有七八，其筆下亦早自有七八。弟因悟其因有七八，故有一二也。七八如不從一二趁勢，固是神觀索然，然一二如不從七八討氣，直是無痛之呻吟也。

又《與王弼山》　自來唐律，無有脫卻一二另自作三四者。一二正如畫家之落骨，三四則如畫家之皴染。一二落骨，以待三四皴染；三四皴染，以完一二落骨。

又《杜詩紙尾》　一二最是出力，三四從來只是省力。一二如開創人從白地上做起，須是全副見識，全副氣力，全副胸襟，全副福德，一齊具備，然後可以大呼集事。三四只是繼體守文，不差線路而已。至若賴其翦敵盛業，則誠有之。

又《答許升年定升》 來教云：「一二定而三四定矣。」甚善甚善。此始爲知唐律詩三四者也。但弟愚意尚有進者：一二定而全詩皆定，豈直三四定而已哉。蓋一二發筆，其直至全詩與止到三四，其間大小、厚薄、深淺、高低，乃至是非，相去極遠。故謂一二定而三四定者，此自是門下深看三四，灑然有得之語。謂之知三四則可矣，要未可謂之知一二也。

又《與熊素波如瀾》 弟自幼聞海上採珊瑚者，其先必深信此海當有珊瑚，則預沉鐵網其下，凡若干年，以俟珊瑚新枝漸長過網，而後乃令集衆盡力，舉網出海，而珊瑚遂畢舉也。唐律詩一二，正猶是矣。凡遇一題，不論小大，其猶海也，先熟睹之，如何當有起句，其猶深信海之有珊瑚處也。因而以博大精深之思爲網，直入題中盡意蹋蹦，其猶沉海若干年也。既得其理，然後奮筆書之，其猶集衆盡力舉網出海也。書之而擲於四筵之人讀之，無不卓然以驚，其猶珊瑚之出海粲然也。

又《與戴雲葉》 倩老天分高，心地厚，唐律詩分解一事，弟直望其一擔挑去。蓋天分高，則能眼看八句五十六字中間虛空之處；心地厚，則能推原八句五十六字都無一字之前，是從何處生來，以後說到何際即住。

又《與許升年》 獨有唐律詩是一片心地，一段學問。前四句多出自心地，後四句卻出自學問。學問非用得幾個字句之謂而已。

又《與許人華定賁》 弟昨與升兄書，有唐律詩出自一片心地之語。此何必臣忠子孝思家戀國等煌煌大篇，方爲合弟此意，只是尋常即景咏物之章，固莫不從至誠惻怛流出，是以爲可貴可美也。

又《與邵蘭雲點》 弟固不肖無似，然自幼受得菩薩大戒，讀過梵網心地一品，因是比來細看唐人律詩，見其章章悉從心地流出。所謂心地者，只是忍辱、知足、樂善、改過，四者盡之也。弟今乍語，亦知難信。何得此四者便是心地耶？且何得唐律詩乃是此四者耶？弟茲亦不曾云唐律詩卻是此四者，弟亦只云唐律詩必從此四種人胸中，始得流出耳。

又《與韓貫華》 弟昨與蘭老論唐律詩，曾云必須忍辱、知足、樂善、改過。此言除蘭老外，竊恐河漢者不少。今於紙尾亦乘便求政。夫人不忍辱，不知足，不樂善，不改過，即斷斷未有能爲律詩者也。律詩一起，一承，一轉，一合，只是四句，每句只用七字，視之甚似平平無異，然其中間則有崎嶇曲折，苦辣甜酸，其難萬狀，蓋曾不聽人提筆濡墨伸腕便書者也。爛醉天眞，潑墨淋漓，無如青蓮先生。然試觀其律詩七章，何章不從崎嶇曲折苦辣甜酸之後乃始得成耶？或曰：八叉手便已得。此自是見其臨賦之時，殊不知其不賦詩時，固無有一時片刻不心心於忍辱、知足、樂善、改過也者，此所謂心地也。《法華經》曰：「羅睺羅密行。」惟我能知之，此所謂密行也。先生半生，於是四者，亦可謂勤行甚苦，特不肯輕易作詩。且亦須知唐諸大家名家，皆不肯輕易作詩者也。弟分解一畢，望細看過。

又《杜詩紙背》 律詩在八句五十六字中間空道中。若止看其八句五十六字，則只得八句五十六字。

又《唱經堂東壁》 唐人每每互相傳誤三四或五六之四句，乃至有因詩二句，得名一時者。想是既得起句後，與未到結句時，此一承一轉，亦殊大難事也。

又《與張原田梅牲》 承問加意只作中間四句，其弊何自而起。弟生既晚，亦何從知？以意揣之：則疑正是唐人自起。蓋其一起一結，自是本人開胸平吐，固更不須造作。至於既起之後，用兩句作承，末結之前，用兩句作轉，此時爭奇鬥艷，正復多財善賈，因而人人貫珠，家家編貝。此風一扇，其波遂靡，當時固不料今日之一至於斯，今日亦不料當時之乃爲如此也。

又《與殷嘉生麗》 今人加意作中間四句，其端必是起於唐人。著此體既以取士，則居恆揣摩之時，其才者組練，不才者抄撮，當時亦必有如今世之備考腳本，一時沿習既便，即不免父兄以教，子弟以學，紛然盡出於斯，而毫不以爲恥者。後人不得其故，便以爲詩只要作此中間四句，殊不知彼固多多預儲，以俟試日之用得與用不得。而今則一掙得四句，即不顧用得與用不得，便自裝頭裝尾，要算一首詩也。然否？

又《與劉生三古洵》 唐律詩未易看也。有詩八七五十六字，字字皆有原故，如龍鱗遍身，鱗鱗出雨。有詩八七五十六字，只得一字二字是其原故，如龍鱗爪萬變，卻只爲一珠。

又《答閔康祉雲祈》 唐人思厚力大，故律詩本前後分解。而彼字字悉以萬卷之氣行之，於是人之讀之者，更不睹其有出入起伏之跡也。後之人先不曾讀萬卷，及看唐律詩，又不見其有出入起伏之跡，於是誦其一句，誤認一意，遂謂四句四意，甚至有詩誤謂其八句八意，因而又復矻矻然逐句作之。

又《答陸予戴志輿》 唐律詩，凡寫景處所用一切花木蟲鳥等物，彼俱

細細知其名字、相貌、性情、香氣、療治、占驗，無不精切，先時羅列胸中，一齊奔走腕下，故有時合用幾物，卻是只成一義。今之人不然，寫一物只是一物，寫兩物便是兩物，甚至欲作閑齋即事詩。假如庭中卻有三五樣物，彼則心手沾沾然，竟不知應寫此物耶，應寫彼物耶。

又《與吳敬生》　唐人作詩，會分解，故有好起好結，今人不會分解，故無好起好結也。唐人有好起好結，故三四五六雖復堆金砌碧，皆如清空。今人無好起好結，故中間但有一珠一翠，皆可剔取作別處鑲嵌也。新分李義山十餘首，先呈教。

又《與許祈年來先》　弟讀唐人七言近體，隨手閑自鈔出，多至六百餘章，而其中間乃至並無一句相同。弟因坐而思之：手之所捻者筆，筆之所蘸者墨，墨之所着於紙者，前之人與後之人，大都不出雲山花木沙草蟲魚近是也，舍是即更無所假托焉。而今我已一再取而讀之，是何前之人與後之人，雲山花木沙草蟲魚之猶是，而我讀之之人之心頭眼底，反更一一有其無方者乎？此豈非其一字未搆以前，胸中先有渾成之一片，此時無論雲山乃至蟲魚，凡所應用，彼皆早已盡在一片渾成之中乎？不然而何同是一雲一山一蟲一魚，而入此者不可借彼，在彼者更不得安此乎？

又《與季日接晉》　初欲作詩，且先只作前解，且先只學唐人一二起法，三四承法。唐人一二起如鬱勃，則三四承之必然條暢，條暢所以宣洩其鬱勃也。唐人一二起如閑遠，則三四承之必然緊峭，緊峭所以逼取其閑遠也。起如叙意，則承之必急寫景，寫景以證我意也。起如寫景，則承之必急叙意，叙意以銷我景也。小處說起，則承之必說到大處，大處說起，則承之必說到小處。順起，則承之必以逆；逆起，則承之必以順。空起，則承之必以實；實起，則承之必以空。直起者，必曲承之；逼起者，必寬承之。高提筆起者，必根切承之；低屈筆起者，必浩衍承之。精赤骨律起者，必恣媚承之；堆金砌碧起者，必雪淡承之。此是唐人前解四句一定方法。汝欲學時，不妨於私室無人之處，擇取數十百首，盡截去其後解，且先細學前解。前解入手，而後解如破竹矣。

又《示雍》　三四不比五六，此是一詩正面，措語最要溫厚，最要綿密，最要高亮，最要嚴整，最要鮮新，最要矯健，最要蘊藉，最要委婉，作溫厚語切忌頹唐，作綿密語切忌拖沓，作高亮語切忌叫嘯，作嚴整語切忌迂板，作鮮新語切忌韶穉，作矯健語切忌傲岸，作蘊藉語切忌寡淡，作委婉語切忌弛散。

又《吳周維之升》　三四寫得穠麗，最是好手。但好手寫到穠麗時，必是空無一字。

又《唱經堂西柱》　三四寫得平淡，最是好手。但好手寫到平淡時，必是咬咀之其中有無限至味。

又《答蔡九霞方炳》　三四自來只是承之一體，不必用力太過。若上文發筆意在起句，則三四可盡承起句；若發筆意在次句，則可盡承次句；若發筆起句次句盡有意，則三四必須雙承之。雙承之者，或是順承，或是逆承。順則三承一，四承二，逆則三反先承二，四乃徐承一也。此只是唐人出手極平常事，人自不察。玄解如先生，必能許我。

又《答家叔勝私希仁》　三四自來無不承一二，卻從橫枝矗出兩句之理。若五六，便可全棄上文，徑作橫枝矗出，但問七八之肯承認不肯承認耳。

又《答陳漢瑞》　承問：「唐人三四必承一二，此理以何爲驗？」甚爲欣感。我亦只以眼前幾篇爛熟詩驗之耳。只是李太白「吳宮花草」、「晉代衣冠」，便是承「鳳去臺空」。郎君胄「月在上方」、「心持半偈」，便是承「夜叩禪扉」。錢員外「幽溪鹿過」、「深樹雲來」，便是承「紅泉翠壁」。杜工部「西望瑤池」、「東來紫氣」，便是承「承露金莖」。「遂有馮夷」、「始知嬴女」，便是承「上帝高居」。「自去自來」、「相親相近」，便是承「清江一曲」。蓋云江本不曲，若得清江而肯一曲，則環抱之村，便成絕境。我於其中，既不設橋，亦不置艇，滔滔長夏，寂寂無人，問誰去來，則有江燕，孰與親近，則指閑鷗。此正翻《論語》舊句成新詩，猶言斯人之徒吾不敢與，禽鳥差可與同羣。

又《答史夔友爾祉》　弟固非知詩者，但弟實曾細認唐律詩矣：三四決非五六也，五六是一詩已到迴身轉向之時，若三四則固方當一詩正面也。今之詞家，乃欲令三四五六，便如兩行榆柳，成對森列，斯實過矣。

又《答沈丈人永令》　詩非無端漫作，必是胸前特地有一緣故，當時欲忍更忍不住，於是而不自覺衝口直吐出來，即今之一二起句是也。但其衝口直吐出來之時，必要借一發端，或指現景，或引故事，或竟直叙，或先空嘆。當其作勢振落之際，法更不得不先費去十數來字，而於是其胸前所有特地之

一緣故，乃竟只存得三四字矣。因而緊承三四，快與疏說，此固萬萬不得不然，一定之常理，亦初非奇事也。

又《與宋曦三德宏》 律詩如四時，一二須條達如春，三四須蕃暢如夏，五六須肅斂如秋，七八須肅穆如冬。先生澄懷味道之暇，試復盡出唐人名作，處處測之。

又《與尤展成侗》 唐人三四，如：「纔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啣殘。」「只言啼鳥堪求侶，無那春風欲送行。」「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越人自貢珊瑚樹，漢使何勞獬豸冠。」「葉縣已泥丹竈畢，瀛洲當伴赤松歸。」「寒雨送歸千里外，春風沉醉百花前。」「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漁父置辭相借問，郎官能賦許依投。」「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眞僧出世心無事，靜夜名香手自焚。」「能令瀑水清人境，直取流鶯送客杯。」「青鏡流年看髮變，白雲芳草與心違。」「已被秋風教憶鱠，更聞寒雨勸飛觴。」「正當秋風渡遼水，那值遠道傷離羣。」「暫驚風燭難辭世，便是蓮花不染身。」「丹闕未承雙鳳詔，開門空對楚人家。」「不見山中人半載，依然松下屋三間。」「夜半聽鷄梳白髮，天明走馬入紅塵。」「京邑舊游勞夢想，歷陽秋色正澄鮮。」「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欲爲聖朝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組紃常在佳人手，刀尺空勞寒女心。」「知愛魯連歸海上，可令王翦在頻陽。」「楚山遠色獨歸去，灞水空流相送回。」「更無新燕來巢屋，大有閑人去看花。」「由來碧落銀河畔，可要金風玉露時。」「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臨風不滿旗。」「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自到天涯。」「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空庭苔蘚饒霜露，時夢西山老病僧。」「迎憂急鼓疏鐘斷，分隔休燈滅燭時。」「巧囀豈能無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自欲放懷猶未得，不知經世又何如。」「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何人更結王孫襪，此客空彈貢禹冠。」「兩見梨花歸不得，每逢寒食一潸然。」「千年事往人何在，半夜月明潮自來。」「一自仙娥歸碧落，幾年春雨洗紅蘭。」「行人自笑不歸去，瘦馬獨吟眞可哀。」「正穿詰曲崎嶇路，更聽鉤旆格磔聲。」「題詩朝憶復暮憶，見月上弦還下弦。」「居士秖今開梵處，先生舊是草玄堂。」「高窗曲檻仙侯府，折葦荒芹白鳥家。」「故山歲晚不歸去，高塔天晴獨自登。」「曹公尚不能容物，黃祖何因反愛才。」「聖主尚嫌蕃界近，將軍莫恨漢庭遙。」「人在下方衝月上，鶴從高處破烟飛。」「看處便須終日住，算來寧得此身閑。」「四時最好是三月，一去不回惟少年。」「空庭日午獨眠覺，旅夢天涯相見回。」「惟對松篁聽刻漏，更無塵土翳虛空。」「爲客正當無雁處，故園誰道有書來。」「皆言洞裏千株好，未勝庭前一樹幽。」「雨裏共尋幽澗菊，樽前俱是故鄉人。」「四海共誰言近事，九原從此負初心。」「錦字莫辭連夜織，塞鴻常是到春歸。」「細草擁壇行不得，落花沉澗水流香。」其法皆側卸而下，最是好手。先生試一一尋出，連上一二抗聲讀之，便知近日中間四句之斷斷非是。弟無似，人不肯信，得先生三吳才子一言，實爲重輕。

又《與沈鱗長龍昇》 三四只得十四字，而於其中下得四數目字者，如高達夫「百年將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眞是絕代妙筆。後來乃又有柳子厚「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便更於十四字中，下卻六數目字，此所謂強中更有強中手也。

又《與周靜香荃》 唐人三四，最喜側卸而下，弟既嘗爲同學之人言之矣。乃或於一樣側卸中，又每每有作拗一句法者，此又非側卸之謂，不可不致辨也。如：「只言啼鳥堪求侶，無那春風欲送行。」「朝瞻雙頂青冥上，夜宿諸天色界中。」「逋客未能忘逸興，辟書翻遣脫荷衣。」「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不見山中人半載，依然松下屋三間。」「已脫素衣參幕客，卻爲精舍讀書人。」「客舍莫辭先買酒，相門曾忝並登龍。」「巧囀豈能本無意，良辰未必有佳期。」「浮世本來多聚散，紅藻何事亦離披。」「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騎君翻在上頭。」「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仙籍不知名姓有，世情眞見往來疏。」「晨雞未暇鳴山底，早日先來照屋東。」「近來誰道相親少，惟仰吾師獨得深。」「雖蒙靜置疏籠晚，不似閑眠折葦秋。」「雖愁野岸花房凍，還得山家藥笋肥。」「蘭亭舊址雖曾見，柯笛遺音已不傳。」「振錫纔聞三徑草，登船又掛一帆風。」「新劚松蘿還不住，愛尋雲水擬何之。」皆是於題外故作一拗，以自攄其胸前離奇屈曲之氣，此又非側卸一例之所得同也。

又《與顧五玉子鼎》 弟每舉唐人三四側卸之法，二三同學兄弟聞之無不雀躍。然弟則又見其於側卸之中，又另有拗一句與陪一句之法，此殊不可總以側卸二字漫付之也。如：「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天上河從闕下過，江南花向殿前生。」「甲子不知風御日，朝昏惟見雨來時。」「門臨蒼莽經年閉，身逐嫖姚何日歸？」「漫有長書憂漢室，空傳哀些弔沅湘。」「暗寫五經收部帙，初年七歲着衫衣。」「門依高柳空飛絮，身逐閑雲不在家。」

「身外盡歸天竺偈，腰間未解會稽章。」「眼穿常訝雙魚斷，耳熱何辭數爵頻。」「祇令文字傳青簡，不使功名上景鐘。」「登第早年同座主，相思今日異州人。」「花枝滿院空啼鳥，塵榻無人憶卧龍。」「半岸泥沙孤鶴立，三堂風雨四門開。」「寺寺院中無竹樹，家家壁上有弓刀。」「碧落有情還悵望，瑤臺無路可追尋。」「拂曙紫霞生石壁，何年絳節下層城。」「金管曲長人盡醉，玉簪恩重獨生愁。」「愁裏又聞清笛怨，望中不見白衣來。」「去雁遠衝雲夢澤，離人獨上洞庭船。」「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青雲滿眼不干祿，白髮蓋頭惟著書。」「月明南浦夢初斷，花落洞庭人未歸。」「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皆是明明走出題外先陪一句，然後只以一句便完正題也。拗則如只言啼鳥云云。

又《與張晦于倫》　唐人三四兩句平寫兩景者，更不必論。其中又有兩句恰寫一景者，如：「昨夜葡萄初上架，今朝楊柳半垂堤。」「懸蘿弱篠垂清淺，宿雨朝暾和翠微。」「雲飛北闕輕陰散，雨歇南山積翠來。」「秦女峰頭雪未盡，胡公陂上日初低。」「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內史舊山空日暮，南朝古木向人秋。」「暮雨不知郎口處，春風只到穆陵西。」「漢口夕陽斜度鳥，洞庭秋水遠連天。」「平蕪萬里何人去，落日千山空鳥飛。」「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野棠開遍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寒雨送歸千里外，春風沉醉百花前。」「高齋獨宿遠山曙，微霰下庭寒雀喧。」「眞僧出世心無事，靜夜名香手自焚。」「長溪南路當羣岫，半影東林照數家。」「連雁下時秋水在，行人過盡暮烟生。」「秦地故人成遠夢，楚天涼雨在孤舟。」「初行竹裏惟通馬，直到花間始見人。」「無事日長貧不易，有求年少屈終難。」「空庭綠草閑行處，細雨黃花獨對時。」「京邑舊游勞夢想，歷陽秋色正澄鮮。」「野戍岸邊留畫舸，綠蘿陰下到山莊。」「朦朧閑夢初成後，宛轉柔聲入破時。」「白日當空天氣好，暖風吹面柳陰涼。」「人在定中聞蟋蟀，鶴曾棲處見獼猴。」「楚山遠色獨歸去，灞水空流相送回。」「更無人處簾垂地，欲拂塵時簟竟牀。」「一院落花無客醉，五更殘月有鶯啼。」「湖上殘棋人散後，岳陽微雨鳥歸時。」「雉飛鹿過芳草遠，牛巷雞啼春日斜。」「嶺猿羣宿夜山靜，沙鳥獨飛秋水涼。」「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春斷腸。」「橘花滿地人亡後，菰葉連天雁過時。」「月過碧窗今夜酒，雨昏紅壁去年書。」「一聲溪鳥暗雲散，萬片野花流水香。」「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滿樓春色旁人醉，半夜雨聲前計非。」「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半夜秋風江色動，滿山寒葉雨聲來。」「殘春花盡黃鶯語，遠客愁多白髮生。」「秋深頻憶故鄉事，日暮獨尋荒徑歸。」「香銷南國美人盡，怨入東風芳夢多。」「月明古寺客初到，風動閑門僧未歸。」「侵階草色連朝雨，滿地梨花昨夜風。」「難歸故國干戈後，欲告何人雨雪天。」「行人自笑不歸去，瘦馬獨吟眞可哀。」「黃葉黃花古城路，秋風秋雨別家人。」「去雁遠衝雲夢澤，離人獨上洞庭船。」「鳥在寒枝影動，人依古堞坐禪深。」「楓汀尚憶逢人別，麥隴惟應欠雉眠。」「簾斜樹隔情無限，燭暗香殘坐不辭。」「江人依舊棹舴艋，江岸還是飛鴛鴦。」「天邊飛鳥東西沒，塵裏行人早晚休。」「幾樹好花閑白晝，滿庭芳草易黃昏。」「灘響忽驚何處雨，松陰自轉一峰晴。」「細水流花歸別澗，斷雲將雨下孤村。」「避客野鷗眞有感，損花微雪故無情。」「濃春孤館人愁坐，斜日空園花亂飛。」「灘頭鷺占清波立，原上人侵落照耕。」「高陽酒徒半凋落，終南山色空崔嵬。」「秋風萬里芙蓉國，暮雨千家薜荔村。」「數莖白髮生浮世，一盞寒燈共故人。」「月明南浦夢初斷，花落洞庭人未歸。」「深秋猿鳥來心上，徹夜松杉在眼前。」此皆一時親眼熟睹現前妙景，更不自意早從舌尖指尖忽然平流出來，所謂一片光明，略無痕跡。臨濟大師偈云：「吹毛用了急須磨。」此便是吹毛利刃，用過急磨之事。如使稍滯見聞覺知，早已箭過新羅，更沒交涉也。

又《與許孝酌王儼》　唐人作詩，皆有風義。如欲譽一人，此必其人遭時屈折，故特扶進之也。若其在達時得意之人，則必望其進所未能也。愛其人之至，而人或有過，則微諷切之，非因以逞己之私怨也。居其邦，不竊議其大夫之得失，惡傷治也。常亦撫時太息者，欲行其所學問也，富貴初非其謀也。或老至而思休，是亦人之大凡也。連類而引物者，所以比也，非玩物以喪志也。弟比日隨手鈔得七言律體六百餘篇，盡是溫柔敦厚之言，甚欲先生爲我一訂正之。

又《答沈湘完永孫》　唐無譏切朝政之詩，或間有之者，乃是殷鑒既往，人所共見，則始婉引之以戒將來耳。

又《答沈允兼志斌》　律詩一二三四，只是說其甚誠之心。

又《與毛序始》　詩至五六而轉矣，而猶然三四，唐之律詩無是也。詩至五六雖轉，然遂盡脫三四，唐之律詩無是也。得便過我，試取唐律細細看之。

又《書杜詩背》 五六，乃作詩之換筆時也。

又《答俞安隱汝欽》 作詩至五六，笑則始盡其樂，哭則始盡其哀。

又《與家叔若水及舍弟釋顏》 唐律詩後解七八，多有「此」字者，此之爲言即上五六二句也。如「誰謂此中難可到」，「此中」即「經聲天語、爐氣御香」之中也。「來朝此地莫東歸」，「此地」即「樓臺氣色、鳧雁光輝」之地也。「此日侍臣將石去」，「此日」即「文成天象、酒作壽杯」之日也。「即此歡娛齊鎬宴」，「即此」即「花飛錦繡、鳥囀管絃」之此也。「懸知此地是神仙」，「此地」即「遙接銀漢、直連紫微」之地也。「宸游對此歡無極」，「對此」即「細草承輦、飛花落觴」之此也。「誰與王孫此地歸」，「此地」即「鳥訝山經、花隨月令」之地也。「仙家未必能勝此」，「勝此」即「水喧笑語、樹隱房櫳」之此也。「何曾得見此風流」，「見此」即「茱萸宜壽、翡翠作愁」之此也。「此地從來可乘興」，「此地」即「雲開帆遠、路遶馬遲」之地也。「無如此處學長生」，「此處」即「北枕秦關、西連漢畤」之處也。「此外俗塵都不染」，「此外」即「如意天花、閑房春草」之外也。「從此捨舟何所詣」，「從此」即「楓葉夕陽、蘆花秋水」之此也。「遷客此時徒極目」，「此時」即「蘭葉風起、桃花浪生」之時也。「此處別離同葉落」，「此處」即「高人解榻、過客登樓」之處也。「向此隱來今幾載」，「向此」即「閑花落書、低柳礙鳥」之此也。「別後此心君自見」，「此心」即「城閉清江、馬嘶白露」之心也。「文體此時看又別」，「此時」即「佳期把酒、遠意登樓」之時也。「此日相逢思舊日」，「此日」即「近臣零落、仙駕飄颻」之日也。「此心期與故人同」，「此心」即「蒼苔古道、落木寒泉」之心也。「東閣此時聞一曲」，「此時」即「烟添柳色、鳥踏梅花」之時也。「九天未勝此中遊」，「此中」即「澗發橙花、山稠桂葉」之中也。「對此獨吟還獨酌」，「對此」即「雲銜日腳、風駕潮頭」之時也。「此地還成要路津」，「此地」即「華表霹靂、碑文埃塵」之地也。「欲知此後相思夢」，「此後」即「瘴雲似墨、春水如天」之後也。「到此詩情應更遠」，「到此」即「江氣連城、山光滿郭」之此也。「此處吟詩向山寺」，「此處」即「閶門柳遠、茂苑鶯新」之處也。「君於此外復何求」，「此外」即「翡翠相逐、鴛鴦共遊」之外也。「惆悵路岐眞此處」，「此處」即「江漢連天、鄉關滿眼」之處也。「簪筆此時方侍從」，「此時」即「草承香輦、桃艷仙顏」之時也。「謝公此地昔年遊」，「此地」即「山鐘度江、汀月生樓」之地也。「從來此地黃昏散」，「此地」即「張蓋渡江、迴頭望抑」之地也。「心許故人同此意」，「此意」即「韜鈐經濟、巖壑隱淪」之意也。「須知此恨難銷得」，「此恨」即「花應悵望、水莫潺湲」之恨也。「古往今來只如此」，「如此」即「但酬佳節、不怨落暉」之此也。「此日沾巾念岐路」，「此日」即「正嘆江南、仍思塞北」之日也。「此時愁望情多少」，「此時」即「思隨原草、書到海門」之時也。「回首城中見此山」，「此山」即「竹戶半開、松枝初霽」之山也。「獨坐高窗此時節」，「此時節」即「雁飛霜落、書寄人迴」之時節也。「此時爲爾腸千斷」，「此時」即「桂江泊雨、梅嶺阻程」之時也。「相送河橋羨此行」，「此行」即「麥涼水店、鱸美蓴羹」之行也。「此行憐我必多事」，「此行」即「一徑就郭、千花掩谿」之行也。「古賢暮齒方如此」，「如此」即「欹枕釣魚、隔窗攀果」之此也。「便來此地結茅菴」，「此地」即「蕭帝松寺、嫦娥桂潭」之地也。「不得支公此會同」，「此會」即「鶴來珠像、鴿在寶幡」之會也。「爭得共君來此住」，「來此」即「桂影茶具、蘋花釣筒」之此也。「若知方外還如此」，「如此」即「孤島迎月、遠山送霞」之此也。「只此蕭條已白頭」，「只此」即「山當大海、雲連古塹」之此也。「舊山山下還如此」，「如此」即「盡日無人、有時經雨」之此也。「只此引人離俗境」，「只此」即「山深寒在、松風韻長」之此也。「此處正安吟榻好」，「此處」即「罨靄雲嶂、潺湲月溪」之處也。故知五六特爲生起七八，非與三四同寫景物也。

又《天女房窗上》 詩至五六，始發亮音。

又《與沈初授世琳》 唐人作律詩，不由五六，則無由結耳。非於三四後，又欲爲五六也。

又《答熊焦易林》 特爲五六，所以結也。特爲五六，而又別結，則是五六費也。唐之律具在，澄懷味道之暇，試復閑過藝林一尋討之。

又《與後堂莊嚴法師及梅檀安庠二師》 唐人律詩，三四承上二二，固各寫題所應寫也，至五六始多感矣。感者必言秋，必言晚。如「猿狖何曾離暮嶺，鸕鷀空自泛寒洲」，如「關河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如「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如「城隅綠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雲」，如「孤城晚閉清江上，疋馬寒嘶白露時」，如「三湘愁鬢逢秋色，萬里孤舟對月明」，如「旌旗四面高秋見，絲竹千家靜夜聞」，如「山隨匹馬行將

暮，路入寒城去欲遲」，如「雨餘古井生秋草，葉盡疏林見夕陽」，如「孤猿學定前山夕，遠雁傷離幾地秋」，如「荷翻團露驚秋近，柳轉斜陽過水來」，如「石麟埋沒藏秋草，銅雀荒涼對暮雲」，如「天接海門秋水色，風飄隋苑暮鐘聲」，如「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如「千秋釣艇歌明月，萬里沙鷗弄夕陽」，如「高樹有風聞夜磬，遠山無月見秋鐙」，如「鳥下綠蕪秦苑夕，蟬鳴黃葉漢宮秋」，如「鴉噪暮雲歸古堞，雁迷秋雨下空壕」，如「一樽酒盡青山暮，千里書來碧樹秋」，如「帆飛震澤秋江遠，雨過陵陽晚樹寒」，如「殘柳宮前空露葉，夕陽川上浩烟波」，如「市朝遷變秋蕪綠，墳塚高低落照紅」，如「秋聲暗促河聲急，野色遙連日色黃」，「蟬響夕陽風滿樹，雁橫秋浦雨連天」。此皆人之自然之情，當其臨時對景，則不自覺惻然其自言之者，並非有所相襲也。

又《答解脱法師》　至於前從塔下見弟子所述，律詩五六多舉「秋」字「晚」字，云欲尋詩細看。如看者，便須帶看其三四，亦多有舉「秋」字「晚」字時。如「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鵰」，如「秋後見飛千里雁，月中聞搗萬家衣」，如「內史舊山空日暮，南朝古木向人秋」，如「漢口夕陽斜度鳥，洞庭秋水遠連天」，如「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如「山色遠連秦樹晚，砧聲近報漢宮秋」，如「落日澄江烏榜外，秋風疏柳白門前」，如「蕭蔑晚色蒼蒼遠，蟋蟀秋聲處處同」，如「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如「連雁下時秋水在，行人過盡暮烟生」，如「立馬望雲秋塞淨，射鵰臨水晚天晴」，如「嶺猿羣宿夜山靜，沙鳥獨飛秋水涼」，如「劉伶墳下稻花晚，韓信廟前楓葉秋」，如「高鳥過時秋色動，征帆落處暮雲平」，如「秋深頻憶故鄉事，日暮獨尋荒徑歸」，如「樹隔五陵秋色早，水連三晉夕陽多」，如「雖蒙靜置疏籠晚，不似閑棲折葦秋」，如「深秋猿鳥來心上，徹夜松杉在眼前」，此雖同一「秋」與「晚」也，然其爲感則一，其措手乃各自不同，既已看，便不可不致察。

又《答沈鴻章永卿》　唐律詩三四五六，多有用「秋」字「晚」字者，若在五六，則是轉調高唱，以生七八之感也，其在三四，祇是平寫現景，以證一二之事也。雖同只得二字，而句體乃極不同。不信，但試取三四之用「秋」、「晚」字者，強欲與之結之，看可下得結語否。

又《答王翰中憲度》　律詩結，大不易。不得過悲，不得過憤，不得意盡，不得另添，其輕重之與遠近，在於只管誦其前解，則心自能稱等之。

又《答徐綏祉樽禧》　夫唐人律詩後解，其於前解，政如善骨董人之急觀其覆手也。

又《與陳世則弘訓》　弟諦觀唐人律詩，其起未有不直貫到尾者，其結未有不直透到頂者。若後來人詩，則起乃不能貫三四，結乃不能透五六，此爲唐人與後人之辨也。

又《與楊雲珮廷章》　弟於唐律詩，不敢以難之心處之，爲其詩則皆其人之誠然之心也，非別有所作而致之者也。又不敢以易之心處之，爲其詩則皆其人生平所讀萬卷之詩之所出也，非率爾能爲是言者也。

又《答教厚法師》　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此等名目，皆是近日妄一先生之所杜撰。其言出入，初無準定。今後萬不可又提置口頰，甚足以見其不知詩。

《談龍録》　聲病興而詩有町畦。然古今體之分，成於沈宋。開元、天寶間，或未之尊也。大曆以還，其途判然，不復相入。

又　唐賢詩學，類有師承，非如後人第憑意見。

又　元白、皮陸，並世頡頏，以筆墨相娛樂。後來效以唱酬，不必盡佳，要未可廢。

《聲調譜・論例》　漢人歌謠之采入樂府者，如《上留田》、《霍家奴》、《羅敷行》之類，多言當世事。少陵所作新題樂府，題雖異於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後，此體紛紛矣。總而言之：制詩以協於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爲詩，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咏古題，六也。并少陵之新題樂府而爲七，古樂府盡此矣。唐末有長短句，【略】皆樂府之餘裔也。樂府不難知，而今人都不解。請具言之：太白祖述《騷》、《雅》，下逮梁、陳，七言無所不包，奇之又奇，而字字有本，諷刺沉切，自古未有也，後人宜以爲法。

陳弘緒《絶句合刻序》　詩難于近體，而尤莫難于絶句。近體之難，在于略辭藻而崇氣骨。至絶句，則非天授之才，不能臻于神妙。昔之論書者，往往苦筆多而意不足。獨索征西，筆短而意偏長，或比之雪嶺孤松、冰河危石，見者輒低徊不能舍去：此作絶句之要法也。洪景盧囊括唐絶，七言至七千五百餘，五言至二千餘，號曰萬首。大抵唐人之詩，以專力注於絶句，而

以餘力從事諸體。故絕句較諸體爲獨多，其傳世亦惟絕句爲獨盛。然自李供奉而外，若王龍標之靈異，杜少陵之放曠，王右丞之閒適，岑嘉州之雋永，李姑臧之痛快，杜樊川之悽惻：在景廬集中亦不過寥寥數家而止。甚矣，筆短意長之難言焉。

《**然鐙記聞**》　爲詩要窮源溯流。先辨諸家之派，如：何者爲曹、劉，何者爲沈、宋，何者爲陶、謝，何者爲王、孟，何者爲高、岑，何者爲李、杜，何者爲錢、劉，何者爲元、白，何者爲昌黎，何者爲大曆十才子，何者爲賈、孟，何者爲溫、李，何者爲唐，何者爲北宋，何者爲南宋。析入毫芒，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不然，胡引亂竄，必入魔道。

又　唐人樂府，惟有太白《蜀道難》、《烏夜啼》，子美《無家別》、《垂老別》以及元、白、張、王諸作，不襲前人樂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乃眞樂府也。

又　初、盛有初、盛之眞精神眞面目，中、晚有中、晚之眞精神眞面目。學者從其性之所近，伐毛洗髓，務得其神而不襲其貌，則無論初、盛、中、晚，皆可名家。不然，學中、晚而止得其尖新，學初、盛而止得其膚廓，則又無論初、盛、中、晚，均之無當也。

《**古唐詩合解・凡例**》　夫詩體多變。《三百篇》之後，變爲《離騷》。及漢而有蘇、李五言，無名氏之《十九首》，始具規模。又變而建安、黃初，一時鴻才接踵，上薄《風》《騷》。由魏而晉而六朝，名流繼起，各成一家。至陳、隋之末，非律非古，頹波日下。唐初沿其卑靡浮艷之習，一變而成律絕近體。沈、宋等樸中藏秀。脫去浮滯，歌之成聲，又一大變，至盛唐而極其盛。譬之于木：《三百篇》，根也。蘇、李，發萌芽。建安，成拱把。六朝，生枝葉。至唐而枝葉垂蔭，始花始實矣。讀者須熟悉乎文質、體裁、格律、聲調升降之不同，而詩之源流本末乃全。

李兆洛《**駢體文鈔序**》　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自以爲與古文殊路，既歧奇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

沈德潛《**古詩源序**》　詩至有唐爲極盛，然詩之盛非詩之源也。今夫觀水者，至觀海止矣，然由海而溯之，近者爲九河，其上爲滍水，爲盟津，又其上由積石以至崑崙之源。《記》曰：祭川者，先河後海，重其源也。唐以前之詩，崑崙以降之水也。漢京魏氏，去《風》《雅》未遠，無異辭矣。即齊、梁之綺縟，陳、隋之輕艷，風標品格未必不遜於唐，然緣此遂謂非唐詩所由出，將四海之水非盟津以下所由注，有是理哉。

又《**桐城張公葯齋詩集序**》　有臺閣之詩，有山林之詩。鋪揚德業，典贍鴻麗，臺閣之詩也。裴回景光，雕鏤萬象，山林之詩也。以臺閣稱者，於唐如蘇許公、張燕公、權文公諸人。【略】以山林稱者，於唐如孟浩、張籍、賈島、盧仝諸人。【略】然既分擅二體，擅臺閣者，鮮清微窈渺之韻，擅山林者，又徒工於寫景賦物，而於美盛德之形容，效太平之潤色，或闕略焉而未之有。逮求兩者之能兼，古人亦有難焉者矣。

又《**東隅兄詩序**》　從來讀古人書者，貴乎知人論世。而古人之書，必有不可腐壞澌滅者，使人據以爲知人論世之實。如讀李太白詩，如見其芥視六合。讀杜子美詩，如見其憂時愛國。讀韓退之詩，如見其憐才若渴，與世齟齬。讀蘇子瞻詩，如見其不合時宜，風流爾雅。即下至賈島、馬戴、魏野，眞山民之流，無不有性情面目存乎其間。

又《**喬慕韓詩序**》　《風》《騷》以後，五言代興。漢如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句不必奇詭，調不必鏗鏘，而纏綿和厚，令讀者油然興起，是爲雅音。後如阮，如陶，如陳正字，張曲江，如王右丞、韋左司、柳儀曹諸家，雖龕軌各殊，而宗法自合。無他，唯其發源於古澹也。古澹者，蘇、李、《十九首》之遺也。

又《**李客山文稿序**》　《六經》、馬、班、諸史之類，文之源也。唐、宋以下諸家，文之流也。

又《**韓江雅集序**》　予惟古人倡和者，唐如王、裴倡和，賈、岑、杜、王倡和，荆潭裴、楊唱和，元之與白，白之與劉，皮之與陸，並以倡和稱。【略】蓋賈、岑、杜、王、楊、劉十餘人，倡和於朝省館閣者也。荆潭諸公，倡和於政府官舍者也。王、裴之於輞川，皮、陸之於松陵，固屬山林之詩，然此贈彼答，祇屬兩人。

又《**唐詩別裁集原序**》　有唐一代詩，凡流傳至今者，自大家、名家而外，即旁蹊曲徑，亦各有精神面目流行其間，不得謂正變盛衰不同而變者衰者可盡廢也，然備一代之詩，取其宏博而學詩者沿流討源則必尋究其指歸，

何者？人之作詩，將求詩教之本原也。唐人之詩，有優柔平中順成和動之音，亦有志微噍殺流僻邪散之響，由志微噍殺流僻邪散而欲上溯乎詩教之本原，猶南轅而之幽薊，北轅而之閩粵，不可得也。即或從事于聲之正者矣，而仍泛泛焉嘈囋叢雜之紛逐，猶笙鏞琴瑟與秦箏羌笛之類竝奏競陳，而謂韶英之可聞，亦不得也。然則分別去取，使後人心目有所準則而不惑者，唯編詩者責矣。顧自有明以來，選古人之詩者，意見各殊。嘉隆而後，主復古者拘於方隅，主標新者偭而先矩，入主出奴，二百年間，迄無定論。而時賢之竟尚華辭者，復取前人所編穠纖浮艷之習，揚其餘燼，以易斯人之耳目，此又與於岐趨之甚，而詩教之衰，未必不自編詩者遺之也。夫編詩者之責能去鄭存雅【略】，既審其宗旨，復觀其體裁，徐諷其音節，未嘗立異，不求苟同，大約去淫濫以歸雅正，于古人所云微而婉，和而莊者，庶幾一合焉，此微意所存也。

又《**重訂唐詩別裁集序**》　新城王阮亭尚書選《唐賢三昧集》，取司空表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嚴滄浪「羚羊挂角，無迹可求」之意，蓋味在鹽酸外也，而於杜少陵所云「鯨魚碧海」、韓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余因取杜、韓語意，定《唐詩別裁》，而新城所取，亦兼及焉。【略】因而增入諸家，如王、楊、盧、駱唐初一體，老杜亦云「不廢江河萬古流」也。自傳諷諭有補世道人心，本傳所云「箴時之病，補政之缺」也。張王樂府委折深婉，曲道人情，李青蓮後之變體也。長吉嘔心荒陊古奧怨懟悲愁，杜牧之許爲「楚《騷》之苗裔」也。【略】他如任華、盧仝之粗野，和凝《香奩》詩之褻嫚，與夫一切生梗僻澀及貢媚獻諛之辭，概排斥焉。【略】成詩二十卷，得詩一千九百二十八章。詩雖未備，要藉以扶掖雅正，使人知唐詩中有「鯨魚碧海」、「巨刃摩天」之觀，未必不由乎此。

《**重訂唐詩別裁集・凡例**》　詩至有唐，菁華極盛，體製大備。

又　朱子云，《楚詞》不皆是怨君，被後人多說成怨君。此言最中病痛。如唐人中，少陵固多忠愛之詞，義山間作風刺之語，然必動輒牽入，即小小賦物，對境詠懷，亦必云某詩指其事，某詩刺某人，水月鏡花，多成粘皮帶骨，亦何取耶。

又　五言古體，發源于西京，流衍于魏、晉，頹靡于梁、陳，至唐顯慶、龍朔間，不振極矣。陳伯玉力掃俳優，直追曩哲，讀《感遇》等章，何啻在黃初間也。張曲江、李供奉繼起，風裁各異，原本阮公。唐體中能復古者，以三家爲最。

又　過江以後，淵明詩胸次浩然，天眞絕俗，當於語言意象外求之。唐人祖述者，王右丞得其清腴，孟山人得其閒遠，儲太祝得其眞朴，韋蘇州得其冲和，柳柳州得其峻潔，氣體風神翛然埃壒之外。

又　《大風》、《柏梁》，七言權輿也，自時厥後，魏、宋之間，時多傑作，唐人出而變態極焉。初唐風調可歌，氣格未上，至王、李、高、岑四家，馳騁有餘，安詳合度，爲一體。李供奉鞭撻海岳，驅走風霆，非人力可及，爲一體。杜工部沉雄激壯，奔放險幻，如萬寶雜陳，千軍競逐，天地渾奧之氣，至此盡洩，爲一體。錢、劉以降，漸趨薄弱，韓文公拔出於貞元、元和間，踔厲風發，又別爲一體。七言楷式，稱大備云。

又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人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製大備。神龍之世，陳、杜、沈、宋如渾金璞玉，不須追琢，自饒名貴。開、寶以來，李太白之穠麗，王摩詰、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揚鑣，並推極勝。杜少陵獨開生面，寓從橫顚倒于整密中，故應超然拔萃。終唐之世，變態雖多，無有越諸家之範圍者矣，以此求之，有餘師焉。

又　七言律，平叙易于徑直，雕鏤失之佻巧，比五言更難。初唐英華乍啓，門戶未開，不用意而自勝，後此摩詰、東川春容大雅，時崔司勳、高散騎、岑補闕諸公實爲同調，而大曆十子及劉賓客、柳柳州其紹述也。少陵胸次閎闊，議論開闢，一時盡掩諸家，而義山詠史，其餘響也。外是曲徑旁門，雅非正軌。

又　五言長律，貴嚴整，貴勻稱，貴屬對工切，貴血脈動盪。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江，幷皆佳妙。少陵出而瑰奇宏麗，變動開合，後此無能爲役。元白長律，滔滔百韻，使事亦復工穩，但流易有餘，變化不足，故寧舍旃。

又　七言絕句，貴言微旨遠，語淺情深，如清廟之瑟，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開元之時，龍標、供奉允稱神品。外此高、岑起激壯之音，右丞多悽惋之調，以至「蒲桃美酒」之詞，「黃河遠上」之曲，皆擅場也。後李庶子、劉賓客、杜司勳、李樊南、鄭都官諸家托興幽微，克稱嗣響。

又　唐人詩，無論大家名家，不能諸體兼善，如少陵絕句少唱歎之音，

左司七言詘渾厚之力，劉賓客不工古詩，韓吏部不專近體，其大校也。

又　唐人達樂者已少，其樂府題，不過借古人體製，寫自己胸臆耳，未必盡可被之管絃也。

又　唐人詩雖各出機杼，實憲章八代，如李陵《錄別》開「陽關三疊」之先聲，王粲《七哀》爲《垂老別》、《無家別》之祖武，子昂原本于阮公，左司嗣音夫彭澤。揆厥由來，精神符合。讀唐詩而不更求其所從出，猶登山不造五嶽，觀水不窮崑崙也。

又卷四　昌黎四言，唐人中無與儷者。【略】唐人四言，絕少佳者。

《說詩晬語》卷上　詩之爲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秦、漢以來，樂府代興，六代繼之，流衍靡曼。至有唐而聲律日工，託興漸失，徒視爲嘲風雪，弄花草，遊歷燕衍之具，而詩教遠矣。

又　騷體有少歌，有倡，有亂。歌詞未申發其意爲倡，獨倡無和總篇終爲亂。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反覆咏嘆之也。漢人五言興而音節漸亡，至唐人律體興，第用意於對偶平仄間，而意言同盡矣。求其餘情動人，何有哉。

又　長律所尚，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切，段落分明，而其要在開闔相生，不露鋪叙轉折過接之迹，使語排而忘其爲排，斯能事矣。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江，並皆佳妙。少陵出而瑰奇鴻麗，一變故方，後此無能爲役。元、白滔滔百韻，俱能工穩，但流易有餘，鎔裁未足，每爲淺率家效顰。溫、李以下，又無論已。七言長律，少陵開出，然《清明》等篇已不能佳，何況學步餘子。

又　絕句，唐樂府也。篇止四語，而倚聲爲歌，能使聽者低徊不倦。旗亭伎女，猶能賞之，非以揚音抗節有出於天籟者乎。著意求之，殊非宗旨。

又　五言絕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澹，並入化機。而三家中，太白近樂府，右丞、蘇州近古詩，又各擅勝場也。他如崔顥《長干曲》、金昌緒《春怨》、王建《新嫁娘》、張祜《宮詞》等篇，雖非專家，亦稱絕調。

又　李滄溟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爲壓卷，王鳳洲推王翰「蒲萄美酒」爲壓卷，本朝王阮亭則云：「必求壓卷，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滄溟、鳳洲主氣，阮亭主神，各自有見。愚謂：李益之「回樂峰前」，柳宗元之「破額山前」，劉禹錫之「山圍故國」，杜牧之「烟籠寒水」，鄭谷之「揚子江頭」，氣象稍殊，亦堪接武。

又　詩有當時盛稱而品不貴者，王維之「白眼看他世上人」，張謂之「世人結交須黃金」，曹松之「一將功成萬骨枯」，章碣之「劉項原來不讀書」，此粗派也。朱慶餘之「鸚鵡前頭不敢言」，此纖小派也。張祜之「淡掃蛾眉朝至尊」，李商隱之「薛王沉醉壽王醒」，此輕薄派也。又有過作苦語而失者，元稹之「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船窗」，情非不摯，成蹙蹶聲矣。李白「楊花落盡子規啼」，正不須如此說。

又卷下　古人同作一詩，不必同韻，即同韻亦在一韻中，不必句句次韻也。自元白創始，而皮陸倡和，又加甚焉。以韻爲主，而以意相從，中有欲言，不能通達矣。

又　唐時五言以試士，七言以應制。限以聲律，而又得失諛美之念，先存於中，揣摩主司之好尚，迎合君上之意旨，宜其言之難工也。錢起《湘靈鼓瑟》、王維《奉和聖製雨中春望》外，傑作寥寥，略觀可矣。

《歷朝詞選》卷首沈德潛《清綺軒詞選序》　少陵論詩云：「別裁僞體親風雅。」見欲親風雅，必先去其與風雅爲讎者也。唯詞亦然。詞昉於唐，盛於宋，稍衰於元、明，而我朝之詞復幾與宋相酌。

趙冬陽《唐人應試詩序》　有一代之制科，則有一代之程式。其初不免相沿，其後或時有損益。然未見有創新立法大改前人之規畫者，亦其勢然也。唐初仍隋之舊，進士科專用對策。永徽以後，始雜以箴銘詩賦。其律賦之體，限之以韻，韻盡而篇終。詩則束之以五言六韻，使操觚之士，倚待可就。不然，研京十年與排比鋪陳多至數十句者，豈風簷寸晷所能猝辦哉。

龐塏《詩義固說》上　初、盛唐近體詩，昌明博大，盛世之音，然稍覺文勝，故學之易入膚闊。五言亦和平有法，但申說太盡，無言外意。【略】故李獻言謂「唐無古詩」，其語近是。【略】至于究詩人之本義，唐人之所以異於古者，獻吉烏足知。

《西圃詩說》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學者固當嚴於格調，然必

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

又　晚唐七絕，衆稱其妙，且有欲勝盛唐之說。殊不知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

又　嚴滄浪「羚羊挂角，無跡可尋」，司空表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唯李太白「牛渚西江夜」、孟襄陽「挂席幾千里」二首與沈雲卿《龍池樂章》、崔司勳《黃鶴樓》詩足以當之，所謂逸品是也。

又　「陳、杜濫觴之餘，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敻，若清沈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至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劉得仁時得佳致，亦足滌煩。賈浪仙誠有警句，觀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蹇澀，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表聖之論，卓有見地，宜其「一鳴」于晚唐也。

又　山川草木，花鳥禽魚，不遇詩人，則其情形不出，聲臭不聞。詩人之筆，蓋有甚於畫工者。即如雪之艷，非左司不能道。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非少陵不能道。詩人肺腑，自別具一種慧靈，故能超出象外，不必處處有來歷，而實處處非穿鑿者。固由筆妙，亦由悟高，彼鈍根人烏足以知此。

又　詩有句含蓄者，如老杜句「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句「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杜牧之宮詞云：「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老杜《九日》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王龍標宮怨詩云：「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是也。

又　唐人句如「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人爭傳之。然一覽便盡，初看整秀，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若杜陵句，雖間有拙累處，而更千百世亦無有能勝之者，要無露句耳。

又　李長吉詩有奇句，盧仝詩有怪句，好處自別。若劉叉《冰柱》、《雪車》詩，殆不成語，不足言奇怪也。

《**西圃詞說**》　詩詞風氣，正自相循。貞觀、開元之詩，多尚淡遠。大曆、元和後，溫、李、韋、杜漸入香奩，遂啓詞端。《金荃》、《蘭畹》之詞，概崇芳豔。南唐、北宋後，辛、陸、姜、劉漸脫香奩，仍存詩意。

又　詞自隋煬、李白創調之後，作者多以閨詞見長。

又　更韻之體，唐詞爲多，有換至五、六者，又有用平仄通叶者。惟《詞律》所證，瞭如指掌。

《**龍性堂詩話**》**初集**　予最喜讀昌黎、長吉、義山、子瞻四公詩，間有所得，輒標識數語於上。暇日偶閱營山陳蝶菴周政先生與王普瞻書，盛述此數公之詩，乃知世固有眞讀書風雅人先得我心者。其書云：【略】齋中無事，讀右丞等，不如看齊、梁小兒爲得也。病起喜看昌黎、長吉、義山詩。昌黎詩絕妙耳，何古今但誦其文也。長吉童年調嘴，略無墨汁，玉樓召見，自是天人。如蔡少霞寫山玄卿文，眞長吉本色。然集中幽異怪誕之語，說鬼正其神處，說苦正其樂處，亦可喜也。義山不然，有來歷，有根據，用僻事而實一一可考。

又　詩中造句押韻，悉歸自然，不強造作。唐之大家中，雖太白、子美、義山，莫不皆然。獨昌黎、長吉兩公，創闢奇險，不循徑道，而語語天拔，得未曾有，洵異才也。後人何可輕學，亦何可不學。

又　論詩者謂初、盛、中、晚之目，始於嚴滄浪而成於高廷禮，承訛踵謬，三百年於茲，則大不然。夫初、盛、中、晚之詩俱在，格調聲響，千萬人亦見，胡可溷也。又謂燕公、曲江亦初亦盛，孟浩然、王維亦盛亦初，錢起、皇甫冉亦中亦盛，如此論人論世，誰不知之。夫所謂初、盛、中、晚者，亦不過謂其篇什格調中同者十八，不同者十二，大概言之而已，非眞有鴻溝之畫，改元之號也。學者謂有初、盛、中、晚之分，而過爲低昂焉，不可也。如謂無低昂而併無初、盛、中、晚之名焉，可乎哉。自前人爲此言，周元亮復廣而伸之，甚哉其勢利之見也。

又　晚唐之馬戴，盛唐之摩詰也。晚唐之曹鄴，中唐之孟郊也。逸情促節，似無時代之別。

又　樂府，漢、魏以質勝，齊、梁以文勝。王仲初句質而實巧，李長吉文奇而調合，皆樂府妙手也。【略】李西涯讀史作樂府，倣退之《十操》體，不知者以爲創調耳。

又　李于鱗謂「唐無五言古」，胡元瑞服其確論，鍾伯敬極詆孟浪。余詳考唐詩如宋之問、徐彥伯《入崖口五渡》倡和，柳子厚《湘口》、《登蒲州》諸作，皆刻意三謝，古則可誦，不入唐調者，未可謂「唐無五言古」也。

若漢、魏則絕響矣。

又　「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柳暗百花明，春深五鳳城」，千古發端絕唱也。長吉「春月夜啼鴉，宮簾隔御花」，「河轉曙蕭蕭，鴉飛睥睨高」，風神不減右丞。然於右丞則爲專家，於長吉則爲變調。長吉七言，奇特最多。予略摘其言之尤雅者，如「中天夜久高明月」，「文章何處哭秋風」，「溪女洗花染白雲」，「涼風雁啼天在水」，「春梭拋擲鳴高樓」，「寶枕垂雲選春夢」，宛然謫仙佳致。後人目爲「鬼才」，眞不知其身在烟火中也。

又　長吉耽奇鑿空，眞有「石破天驚」之妙，阿母所謂是兒不嘔出心不已也。然其極作意費解處，人不能學，亦不必學。義山古體時效此調，卻不能工，要非其至也。

又續集　晚之不及初、盛者，非謂今體，謂古體也。元和今體新逸，時出開元、大曆之上，惟古體神情婉弱，醞釀既薄，變化易窮。

又　微之之所謂「凡近」者，即殷璠之所云「俗體」也。王建詩往往在人口中，而樂天稱爲麗則。許渾詩極斐然，而放翁詆其鄙陋。能通於二公之論，此道思過半矣。

又　絕句體裁不一，【略】至唐絕則平仄鏗然，上下黏合，一如律體。李、杜多失黏處，實倣古絕，非唐調也。

又　論者謂絕句當法盛唐，不可落中晚，以開、寶興象玲瓏，語意渾婉，大曆後漸多雕刻故也。此論信然，然不可執。

又　詩家巧易而拙難，中晚今體不及初盛，只不能拙，唐人古體不及漢、魏，亦只不能拙。董玄宰評黃庭堅書云：凡書要拙多於巧。詩可知矣。

又　五律不着一毫聲色，天然高貴，唐人則右丞、蘇州爲絕唱，襄陽、柳州次之，文房、虞臣又次之，宋、元絕響矣。司空表聖云：「右丞、蘇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旨哉是言。

又　唐人排律，初推沈、宋，而宋妙於沈者，以逸勝也。盛則右丞尤在青蓮之上，亦以逸不可及。至杜公廣大神通，壓古軼今，岑、高諸人無敢望其項背。武后時有鄭愔者，其人不必言，此體卻工，似爲杜公開山。

《昌谷集句解定本》方世舉批　長吉詩但無七律，其五律頗多，而選家諸本未采，大抵視爲齊梁格詩也。以爲格詩，未嘗不是。然唐初尚無律，如陳子昂「深山古木平」一首，亦格也。而李于鱗選入五律，指爲開山初祖，與王績之「東皐薄暮望」一首之格而變律者同列，正見于鱗之識。余今遵其意而以長吉之近律者與律同爲標明，以便尋覽。鄙見似偏，然足以破熟習之大曆、淺近之元和，庶乎生新。猶先宮詹公之以杜五古爲（灰）〔仄〕排，正教人排律開拓縱橫之法。由此入悟，而震起元、白之徒浩演者也。

又　徐文長有論詩札云：世惟法高岑、王孟，固是布帛菽粟。盧仝、孟郊、韓愈、李賀，卻是龍肝鳳髓，不得而舍。此論甚足以益人神智。余嘗擬六朝鍾嶸《詩品》，戲爲評隲。韓愈如出土鼎彝，土花剝落，骨出青紅。孟郊如海外奇楠，外槁中腴，香成綠結。盧仝如靈璧怪石，脫砂而出，秀潤自然。李賀如鐵網珊瑚，初離碧海，映日澄鮮。此其形體也。以其聲韻言之，韓是古瑟，孟是洞簫，盧是浮磬，李（是）撥阮。雖不及李杜之鐘鏞壯朗，高岑、王孟之絲竹清和，卻是廣寒宮與武夷幔亭仙樂，一入人耳。洗盡常調。

又　賀之五律與柳州之七律，皆有味外之味。局亦似緊，格亦似平，卻洗削無一點塵埃。

又　李白、李賀皆取法於《九歌》，賀尤幽緲。學其長句者，義山死，飛卿浮，宋、元入俗。工力之深如義山，學杜五排，學韓七古，學小杜五古，學劉中山七律，皆得其妙，獨學賀不近。賀亦詩傑矣哉。

又卷一　白香山「江上琵琶」，韓退之「穎師琴」，李長吉「李憑箜篌」，皆摹寫聲音至文。韓足以驚天，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

又卷二　元和人爲艷辭，語猶挺拔，晚唐靡靡不堪矣。

《蘭叢詩話》　詩屢變而至唐，變止矣，格局備，音節諧，界畫定，時俗準。今日學詩，惟有學唐。唐詩亦有變，今日學唐，惟當學杜。元微之斷之於前，王半山言之於後，不易之論矣。【略】登高自卑，宜先求其次者，以爲日漸之德。五古五律先求王、孟、韋、柳，七古歌行先求元、白、張、王，庶有次第。王荊公以爲先從李義山入，似祇謂七律，然亦初學所不易求。其文太繁縟，反恐五色亂目，五聲亂聰也。

又　七古音節，李承六朝，杜溯漢、魏，韓旁取《柏梁》、《黃庭》。譬之曲子，李南曲，杜、韓北曲。元、白又轉而爲南曲，日趨於熟，亦宜略變。然歌行終以此爲圓美，吹竹彈絲，嬌喉宛轉，畢竟勝雷大使無。

又　換韻，老杜甚少，往往一韻到底。太白則多，句數必勻，勻則不緩不迫，讀之流利。元、白歌行，或一韻即換，未免氣促，今讀熟不覺耳。吾

輩終當布置均平。

又　古樂府必不可仿。李太白雖用其題，已自用意。杜則自爲新題，自爲新語。元、白、張、王因之。【略】杜句「衣冠與世同」，可作詩訣。

又　唐之創律詩也，五言猶承齊、梁格詩而整飭其音調，七言則沈、宋新裁。其體最時，其格最下，然卻最難，尺幅窄而束縛緊也。能不受其畫地濕薪者，惟有老杜，法度整嚴而又寬舒，音容鬱麗而又大雅，律之全體大用，金科玉律也。但初學不能驟得，但求唐人之次者以爲導引。如白香山之疏以達，劉夢得之圜以閎，李義山之刻至，溫飛卿之輕俊，此亦杜之四科也。宜田冊子中未舉香山，而言二劉，一長卿也。然長卿起結多有不逮。

又　余於七律，取爲杜氏四輔者分之，卻皆不可專學。四人中劉夢得差可耳，伐毛洗髓不如白，鏤金錯采不如李，風流自賞不如溫，卻抄撮三家之長，骨肉亦停勻矣，中邊亦俱到矣，不知者幾以爲可專學矣。然其氣浮，其音靡，其熨貼近俗，其圓美近時，猶之子莫執中，執中無杜之權，亦與如白如李如溫之各偏一長者何異。

又　五七絕句，唐亦多變。李青蓮、王龍標尚矣，杜獨變巧而爲拙，變俊而爲傖，後惟孟郊法之。然傖中之俊，拙中之巧，亦非王、李輩所有。元、白清宛，賓客同之，小杜飄蕭，義山刻至，皆自闢一宗。李賀又闢一宗。惟義山用力過深，似以律爲絕。不能學，亦不必學。退之又創新，然而啓宋矣。宋七絕多有獨勝，王新城《池北偶談》略采之，又由東坡開導也。

又　詩之有齊名者，幸也，亦不幸也。凡事與其同能，不如獨勝。若元、白，若張、王，若溫、李，若皮、陸，一見如伯諧、仲諧之不可辨，令子產「不同如面」之言或爽然，久對亦自有異，讀者不可循名而不責實。張、王、皮、陸，其辨也微，在顰笑動靜之間。元、白、溫、李，則有顯著，如元之《驅馬歌》，白或未能，溫之《蘇武廟》，李恐不及。其無和，亦或不能和耶。

又　李賀、孟郊五言，造語有如子書者，有似《漢書・律曆志》者，皆安石碎金。

《小滄草堂雜論詩・雜論詩》　唐人學陶者，儲光羲、王昌齡、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然昌齡氣傲，宗元氣慘，浩然清詞麗句，有小謝之意。

又　詩至盛唐，至矣。中唐如韓退之、孟東野、李長吉、白樂天，雖失刻露，要各具五丁開山之力。至晚唐諸公，乃僅僅以律句、絕句自喜耳。

又　讀《全唐詩》已，覺數十名家外，其他中下詩人，去人正自不遠。

又《又雜論詩》　李太白、王龍標七絕，爲有唐之冠。其實龍標第一，蓋太白熟，龍標生。

又　盛唐只是厚，中唐只是暢。

《柳亭詩話・短古》　劉方平《烏栖曲》，《品彙》編入絕句，想未識六朝體也。孟郊《臨池曲》之類亦然。　五言短古，《子夜》、《讀曲》神矣，太白、摩詰已入化境。七言短古，梁簡文特擅其長，繼之者前有徐陵，後有李賀。陵之《烏栖曲》曰：「繡帳羅幃隱燈燭，一夜千年猶不足，惟憎無賴汝南雞，天河未落猶爭啼。」賀之《蝴蝶飛》曰：「楊花撲帳春雲熱，龜甲屏風醉眼纈，東家蝴蝶西家飛，白騎少年今日歸。」譬諸短兵相接，足以辟易萬人，二首之外，佳者不多見也。

又《六言》　六言【略】嵇康《詠古》、庾闡《遊仙》，裁爲四句。王右丞效之，殊覺灑脫自如。惟李、杜二公全集罕見。

又　張說《破陣樂》、李景伯《回波詞》、劉長卿《酬梁耿》、盧綸《送萬臣》、周賀《送李億》，皆用此體，然似優俳口角，不入風騷。

又《口號》　詩題有口號，始於梁簡文《和衛尉新渝侯巡城作》，【略】至唐，遂襲用之。如張說《十五夜衛前口號》是也。號字應作平聲。若元微之《酬李六見寄》：「頓愈頭風疾，因吟口號詩。」李義山《詠懷密閣》：「柏臺成口號，芸閣暫肩隨。」又作仄用。

又《桃花塢》　詩家用僻字，自沈雲卿始，而松陵極喜效之。

又《拗體》　詩有拗體，所謂律中帶古也。初、盛唐時或有之，然自有意到筆隨之妙。至昌黎、樊川，則先用意而後落筆，欲以矯一時之弊，是亦不得已而趨蜀道也。

又《律》　唐人近體，六句號小律，原本六朝。

又《古人趁筆》　李昌谷詠竹：「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啼千萬枝。」陸魯望詠蓮，上句同，而下句則曰：「月曉風清欲墮時。」各有致趣。太白、魏萬「祇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兩句全同。沈雲卿、杜子美「雲白山青萬餘里」此句同，而沈以「何時重謁聖明君」，杜以「愁看直北是長安」結之，一是逐臣，一是羈客也。杜牧胡笳詩：「遊人一聽頭堪白，蘇

武曾經十九年。」胡曾居延詩：「停驂一顧魂猶斷」，下句卻同，惟以「聽」字、「顧」字點題。

又《習塘》 李頎遊襄陽山結句云：「逢君立五馬，應醉習家塘。」以習池爲習塘，借以押韻，此大家之弊，不足效也。牛鳳及溫洛應制詩：「八神承玉輦，六羽警瑤溪。」以溪字代池字，亦同。孫逖詩：「上林天禁裏，芳樹有桃櫻。」王建詩：「天寶年前勤政樓，每年三月作韆鞦。」陸龜蒙詩：「招靈閣上霓旌絕，梁柏臺中珠翠稠。」尤爲無理，不可爲訓。

又《七言隔句》 五言隔句多已，七言惟鄭都官有云：「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消花謝夢何如。」白樂天《快活》一首，韓致堯《寒食有懷》一首，亦用此體，此類雖非至詣，然亦不可不知也。

又《如撞鐘》 《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之以小者則小鳴。」惟詩亦然。李、杜、王、孟，固難窺其涯涘。舍而之高、岑，之韓、柳，猶具體也。於元、白則近率，於溫、李則太纖，於皮、陸則過僻，而且矯之以蘇、黃，以楊、陸，以松雪、遺山，無乃每下愈況耶。而況乎濟南、北地、公安、竟陵之紛紛也。則何不反而歸之唐，歸之漢、魏，且歸之《三百篇》之溫柔敦厚而左右逢源之爲愈也，是在善學詩者。

又《霹靂引》 《琴操》云：「楚高梁子遊於九皋之澤，霹靂驟至，玄鶴翔其前，白虎吟其後，因作《霹靂引》。」沈佺期擬之曰：「歲七月，火伏而金生，客有鼓琴於門者，奏霹靂之商聲。」此七言變調之始也，如太白《上雲樂》、子美《桃竹杖》、閻朝隱《鸚鵡貓兒篇》、任華《贈李白》、《寄杜拾遺》、盧仝《月蝕》、貫休《草書》【略】，皆另有一種氣色，亦須另具一副手眼讀之。

又《地理》 金長眞曰：「詩句連地理者，詞氣多高壯，要之情思筆路，自然相合，非有所承襲也。」如楊炯：「漢國臨清渭，京城枕蜀河。」杜審言：「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回。」張說：「孤城臨楚塞，遠樹入秦宮。」崔湜：「楚山霞外斷，漢水月中平。」韋元旦：「楚塞雲中出，荊門水上來。」孫逖：「春水經梁宋，晴山入海沂，驛繞巴江轉，關迎劍道開。」孟浩然：「已失巴陵雨，猶逢蜀坂泥。」王維：「樹色分揚子，潮聲滿富春。」「窗中三楚盡，林外九江平。」岑參：「驛路通函谷，州城接太行。」杜甫：「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儲光羲：「吳山遲海月，楚水照江流。」皆歸巖離婁，象態萬千，登高臨勝時，誦此數語，意興與山川同廓矣。

又《習氣》 「在六朝無六朝習氣者，左太沖、陶彭澤也。在唐無唐習氣者，初唐陳拾遺，盛唐孟襄陽，中唐韋蘇州、韓昌黎，晚唐司空圖也。【略】蓋六朝之習靡，唐之習囂，【略】非其人有超焉者，曷以臻此？」右見張蔚然《西園詩麈》。先大夫評其後曰：「射洪、襄陽、蘇州，脫習氣，信已，他或未然。若青蓮、少陵，豈囿於習氣者乎？」

又《俗字》 王無功《調琴》詩：「從來山水韵，不使俗人聞。」張文昌《宿寺》詩：「卷簾無俗客，應只見雲來。」韋左司《山家》詩：「丘中無俗事，身世兩相違。」杜少陵《漫成》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誦四公詩句，非獨立高山之上，歡與麋鹿同群者，未易識此。

《劍谿說詩》卷上 唐五古宜枕藉觀者，射洪、曲江、李、杜、韋、柳，他如儲、王數公，亦可備流覽也。韓、白五古自佳，一險一易，別成韓、白體耳。

又 以畫論詩：李、杜歌行，荊、關、董、巨之山水也。唐初四子歌行，思訓父子之金碧山水也。摩詰之詩，即摩詰之畫，意致蕭散中自饒名貴。

又 韋公當天寶末，扈從遊幸，目擊明皇敗度喪亂，後經驪山溫泉遇諸耆舊等篇，追維已事，備極敷陳，獨楊氏諸姨，未嘗顯及，爲尊親隱也。或曰：「如杜不諱言何？」余曰：「有忠愛之心如杜則可，不然，韋公爲正。彼元白、張祜之徒，長吟短咏，果足垂鑒戒與，抑宣淫與，不得援詩人刺衛宣、齊襄自解免也。」

又 古人詩境不同，譬諸山川：杜詩如河嶽。李詩如海上十洲。孟（襄陽）詩如匡廬，王（右丞）詩如會稽諸山。高、岑詩如疏勒、祁連，名標塞上。大曆十子詩如巫山十二，各占一峰。韋詩如峨嵋天半，高無與比。柳詩如巴東三峽，清夜啼猿。韓詩如太行。孟（東野）詩如羊腸坂。蘇詩如羅浮。黃詩如龍門八節灘。此類不可悉數，惟覽者自得之耳。

又卷下 當折落不折落，不當折落忽然折落，李杜小詩且然，何況大篇。若元白諸公，但穩順聲勢而已。

又 陳、杜、沈、宋、二張（燕公、曲江）、王、孟、高、岑、李、杜及劉、韋、錢、郎諸家五律，雖氣有厚薄，骨有重輕，併入高品，後來惟張

文昌稍步趨大曆。

又　七言律詩有古意更難。氣格之古，無過沈雲卿之《龍池篇》，崔顥之《黃鶴樓》，老杜之「城尖徑仄」諸篇。詞意之古，無過沈雲卿之「盧家少婦」一首。然效杜拗體者多，「盧家少婦」無嗣響矣。

又　長律較古體長篇，鎔鑄最精，音韻更切，不容一字不入格也。唐初及開、寶諸公，渾厚富麗，出以整暇。至杜子美，更縱橫於排比中，斯爲至矣。元、白篇幅雖長，波瀾未闊。

又　五言絕句，工古體者自工，謝朓、何遜尚矣，唐之李白、王維、韋應物可證也。惟崔國輔自齊、梁樂府中來，不當以此論列。

又　七言絕句，李供奉、王龍標神化至矣。王翰、王之渙一首兩首，冠絕古今。右丞氣韻，嘉州氣骨，非大曆諸公可到。李君虞、劉夢得具有樂府意，亦邈焉寡儔。至如樊川之風調，義山之筆力，又豈易言哉。

又　唐七絕儘多佳製，以得樂府意爲尤。

又　讀古人詩，要分別古人氣象。盛唐詩有極不工者，氣象卻好。晚唐詩有極工者，氣象卻不好。

又　咏物詩，齊、梁及唐初爲一格，衆唐人爲一格，老杜自爲一格，宋、元又各自一格。

又　昔人謂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意在似，晚唐及宋、元人咏物詩也。意不在似，老杜咏物詩也。然意在似未必盡似，意不在似又何嘗不似。

又　唐人製題簡淨，老杜一字二字拈出，更古。

又　唐人間作長題，細玩其詩，如題安放，極見章法。

又　初、盛唐人多酬應之篇，格韻既高，情景兼勝，詞采又精，焉得不妙。

又又編　四言自魏、晉以來，郊祀之作擬《頌》，餘皆擬《國風》、《小雅》。唐李青蓮不爲形似，杜拾遺初無此體，蓋難之也。至韓、柳二公，全法宣王《大雅》，所紀載之事使然也。

又　余謂唐詩之善者，不出贈別、思懷、羈旅、征戍及宮詞、閨怨之作，而皆具於《國風》、大小《雅》。

又　唐代深於騷者，自青蓮、昌黎、柳州、貞曜、昌谷而外，蓋亦寥寥。

又　唐詩固稱極盛，而五言正脈，亦無多傳，陳拾遺、張曲江、李、杜、韋、柳而外，惟儲、孟、二王（維、昌齡）、李頎、常建、劉眘虛、沈千運、孟雲卿、元結、孟郊，尚不替前人軌則，高、岑體稍近杜，《品彙》列之名家，允稱也。至於退之大篇，樂天諷諭，雖同祖少陵，爲五言之偉製，然已破抉藩翰，於「言近旨遠」之意微矣。

又　王、孟，金石之音也。錢、劉，絲竹之音也。韋如古雅琴，其音澹泊。高、岑則革木之音。兼之者其惟李、杜乎。

又　前人謂李、杜宮聲，昌黎角聲，此不易之論。獨謂劉文房商聲，余深不然之。蓋商調高響切雲，非重有力莫致也。文房凄清而不勁，烏足以擬之。必也，其柳州乎。

又　古今悼亡之作，惟韋公應物十數篇，澹緩悽楚，眞切動人，不必語語沉痛，而幽憂鬱堙之氣，直灌輸其中，誠絕調也。潘安仁氣自蒼渾，是漢京餘烈，而此題精蘊，實自韋發之。【略】至如元微之、李義山數篇，雖格韻不高，而情思凄然可誦。

屈復《**論詩絕句**》　「昔人已乘黃鶴去」，「王濬樓船下益州」。一時定與爭衡事，萬古崔、劉居上頭。（文章有短長，不在一日一篇。）

沈炳震《**唐詩金粉自序**》　粵稽聲律，觀止有唐。【略】或笑青吟翠，錦囊佐碧落之辭。或注玉傾銀，銅鉢助紅筵之句。思來驢背，挾風雪而清沁心脾。唱出旗亭，挹芬芳而香生幽頰。

浦起龍《**詩學源流**》　唐初承陳、隋之弊，惟陳伯玉專師漢、魏以及淵明。復古之功，于是爲大。迨開元初，有杜子美之才贍學優，兼盡衆體，李太白之格調放逸，變化莫羈。繼此則有韋應物、柳子厚發濃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衆人能及焉。自是而後，律詩日盛，而古學日衰矣。七言【略】馴至唐世，作者愈盛，然有歌行，有古詩。歌行則放情長言，古詩則循守法度，故其辭句格調亦不能同也。律詩始於唐，亦莫盛於唐。沈、宋應制之詩最有模楷，杜子美、王摩詰、高達夫輩尚多渾厚之氣，其後大曆、元和體格遞降，至晚唐杜牧之、李義山爲傑出焉。五言排律唐初雖多，往往不純，至中唐始盛。若七言則作者絕少。山谷嘗云：老杜《贈韋左丞》詩，前輩錄爲壓卷，作者當以其言爲法。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王摩詰始效顰，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盛。絕句者截句也，皆截律

詩體也，故唐初稱絕句爲律詩，唐人中李太白、王龍標尤善焉。聯句始著於《陶靖節集》，而盛於退之、東野，其要在於對偶對切，辭意均敵，若出一手，乃爲相稱。其餘詩體雖多，大端不外乎此。

又《唐人詩》 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頹靡不振。張九齡、蘇頲、張說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照鄰、王勃務欲凌跨三謝，劉廷芝、王昌齡、沈佺期、宋之問亦欲蹴駕江（總）、薛（道衡），奈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子昂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爲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明皇開元、天寶中，杜甫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應、徐之流麗，眞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世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測。有王維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纖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適、劉長卿、孟浩然、元結之屬，咸以意興相高，取法建安。至於代宗大曆之際，錢起、郎士元遠師沈、宋，而苗發、崔峒、盧綸、耿湋、吉中孚、李端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于是爲最盛。韓愈、柳宗元起於憲宗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挾電，撐抉於天地之根。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詞俊逸清妍，應物以下，亦一人而已。元稹、白居易近於俚俗，王建、張籍過於浮麗，要皆同歸於古樂府。賈島獨變入僻，以較艷于元、白。劉禹錫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郊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澀。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賀、溫庭筠、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斯、朱文山、鄭谷、杜荀鶴、吳融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

趙殿最《王右丞集箋注序》 唐之詩家稱正宗者，必推王右丞。同時比肩接武如孟襄陽、韋蘇州、柳連州，未能或之先也。孟格清而薄，韋體澹而平，柳致幽而激。唯右丞通於禪理，故語無背觸，甜徹中邊，空外之音也，水中之影也，香之於沉實也，果之於木瓜也，酒之於建康也，使人索之於離即之間，驟欲去之而不可得，蓋空諸所有，而獨契其宗。

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自序》 《傳》稱詩以道性情，人之性情不一，以是發于謳吟歌詠之間，亦遂參差其不同，蓋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唐之詩，傳者幾百家，其善爲行樂之詞，與工爲愁苦之什相半，雖于性情，各得所肖，而求其不悖夫溫柔敦厚之教者，未易數數覯也。

《野鴻詩的》 孔子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成聖者也，杜陵兼《風》、《騷》、漢、魏、六朝而成詩聖者也。外此若沈、宋、高、岑、王、孟、元、白、韋、柳、溫、李、太白、次山、昌黎、昌谷輩，猶聖門之四科，要皆具體而微。向有客問曰：「盛、中、晚名家不少，而子必以少陵爲宗者，何也？」余曰：「儒家者流，未聞去聖人而談七十子者也。」

又 一曰詩言志，又曰詩以導情性。【略】《三百篇》下迄漢、魏、晉，言情之作居多，雖有鳥獸草木，藉以興比，非僅描摹物象而已。迨元嘉時，鮑謝二公爲之倡，風氣一變。嗣後倣效者情景參半，歷梁、陳而專尚月露風雲。及唐初沈、宋諸君子出，相與振興元古，崇尚清眞，風氣復一變。沿至中、晚，又轉而爲梁、陳矣。

又 漢、魏之詩，兩漢之文似。退之之文，子美之詩似。晚唐之詩，六朝之文似。

又 自漢以迄中唐，詩家引用典故，多本之於經、傳、《史》、《漢》，事事灼然易曉。下逮溫、李，力不能運清眞之氣，又度無以取勝，專搜漢、魏諸祕書，括其事之冷寂而罕見者，不論其義之當與否，擒剝填綴於詩中，以誇耀己之學問淵博。俗眼被其衒惑，皆爲之捲舌伸眉，咄咄嗟賞，師承唯恐或後。吁，二人志慮若此，其品操又安用考厥平生而後知其邪僻哉。

又 應制詩不徒避忌諱、取工麗而已也，體裁題義，不可不講。魏、晉以還，作者未能悉中規矩，至初、盛唐法律始謹嚴。

又 晚唐後專尚鏤鐫字句，語雖工，適足彰其小智小慧，終非浩然盛德之君子也。韓、柳之文，陶、杜之詩，無句不琢，卻無纖毫斧鑿痕者，能鍊氣也，氣鍊則句自鍊矣。雕句者有跡，鍊氣者無形。

《秋星閣詩話》 唐以詩取士，萃數百年天下人之精神，揣摩研究，盛唐尤爲極盛。【略】初唐乍興，正始之音，然尚帶六朝餘習，盛唐始盡善，中、晚如強弩之末，氣骨日卑矣。

厲鶚《沈氏探梅集序》 唐以來，倡和傳者，例不一姓。若令狐楚、韓琪等之《斷金集》，段成式、溫庭筠之《漢上題襟集》皆是也。獨《寶氏聯

珠集》則爲常、牟、群、庠、鞏五人之詩，出自褚藏言所編，又非倡和。

又《綠杉野屋集序》　少陵之自述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詩至少陵止矣，而其得力處，乃在讀萬卷書，且讀而能破致之。蓋即陸天隨所云「輳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澹而後已」者。前後作者，若出一揆，故有讀書而不能詩，未有能詩而不讀書。

又《汪司馬半舫集序》　自唐、五代迄宋，以詩賦決科，故詩人最重知遇，往往有刻意苦吟，旬鍛月鍊，槁項黃馘，無人過而問焉者。如唐處士至以詩藁納瓢投水中，幸人接得以傳。陸天隨以遺藁置白蓮寺像腹，不幸爲俗子沈於水。蓋不獨生前榮進爲不易致，即身後流播，以慰其魂者，亦有幸有不幸焉。嗚呼，其亦可悲也已。若夫一吟一詠，生邀萬乘特達之知，歿而聲名焜燿於無窮，有如唐韓翃、宋陳與義輩，尤爲詩人所不多覯。

鄭燮《儀真縣江村茶社寄社舍弟》　詩人李白，仙品也。王維，貴品也。杜牧，雋品也。維、牧皆得大名，歸老輞川、樊川，車馬之客，日造門下。維之弟有縉，牧之子有荀鶴，又復表表後人。惟太白長流夜郎。然其走馬上金鑾，御手調羹，貴妃侍硯，與崔宗之著宮錦袍游遨江上，望之如神仙，過揚州未匝月，用朝廷金錢三十六萬，凡失路名流，落魄公子，皆厚贈之，此其際遇何如哉，正不得以夜郎爲太白病。【略】郊寒島瘦，長吉鬼語，詩非不妙，吾不願子孫學之也。

又《賀新郎（述詩）》　詩法誰爲準，統千秋、姬公手筆，尼山定本。八斗才華曹子建，還讓老瞞蒼勁。更五柳先生澹永。聖哲奸雄兼曠逸，總自裁本色留深分。一快讀，分倫等。　唐家李杜雙峰幷，笑紛紛、詩奴詩丐，詩魔詩鴆。王孟高標清徹骨，未免規方略近。似顧步驊未騶騏。怪殺《韓碑》揚巨斧，學昌黎險語排生硬。便突過，昌黎頂。

又《與江賓谷江禹九書》　文章有大乘法，有小乘法。大乘法易而有功，小乘法勞而無謂。五經、《左》、《史》、《莊》、《騷》、賈、董、匡、劉、諸葛武鄉侯、韓、柳、歐、曾之文，曹操、陶潛、李、杜之詩，所謂大乘法也。理明詞暢，以達天地萬物之情，國家得失興廢之故。讀書深，養氣足，恢恢游刃有餘地矣。【略】李義山，小乘也，而歸于大乘，如《重有感》、《隨師東》、《登安定城樓》、《哭劉蕡》、「痛甘露」之類，皆有人心世道之憂，而《韓碑》一篇，尤足以出奇而制勝。青蓮多放逸，而不切事情。飛卿嘆老嗟卑，又好爲艷冶蕩逸之調。雖李、杜齊名，溫、李合噪，未可幷也。

《一瓢詩話》　唐人樂府，首推李杜，而李奉禮、溫助教，尤宜另炷瓣香。

又　近體意旨，雖在章句字法之間，卻不印定。故唐人有通首不對者，有通首全對者，非有意爲之。

又　口熟手溜，用慣不覺，亦詩人之病，而前人往往有之。若李長吉之「死」，鄭守愚之「僧」，溫飛卿之「平橋」，韋端己之「夕陽」，不一而足。

又　宋詩似文，與唐人較遠。元詩似詞，與唐人較近。

《唐音審體・古題樂府論》　唐世樂皆用詩，然已稍變其格，如今體二韻四韻詩，皆叶宮商，此前代所未有也。至於擬古之作，其文往往與古辭異同，意當時詩人即未必能歌，而皆諧音節，故但用其題，諧其聲，而不必倣其式。五代以後，樂不用詩，樂府音節，舉世失傳，其名僅存，其聲蓋不可考。

又《古詩四言五言論》　太白謂詩五言不如四言，以其近古也。然唐人四言詩絕少，錄之僅得三首。【略】自永明以迄唐之神龍、景雲，有齊梁體，無古詩也。雖其氣格近古者，其文皆有聲病。陳子昂崛起，始創闢爲古詩，至李、杜益張而大之，於是永明之格漸微。今人弗考，遂概以爲古詩，誤也。

又《古詩七言論》　七言始於漢歌行，盛於梁。梁元帝爲《燕歌行》，羣下和之，自是作者迭出，唐初諸家皆效之。陳拾遺創五言古詩，變齊、梁之格，未及七言也。開元中，其體漸變。然王右丞尚有通篇用偶句者。旋乾轉坤，斷以李、杜爲歌行之祖。李、杜出，而後之作者不復以駢儷爲能事矣。歌行本出於樂府，然指事詠物，凡七言及長短句不用古題者，通謂之歌行，故《文苑英華》分樂府、歌行爲二。

又《律詩五言論》　律詩始於初唐，至沈、宋而其格始備。律者，六律也，謂其聲之協律也，如用兵之紀律，用刑之法律，嚴不可犯也。

又《律詩五言應制論》　唐人自沈、宋而後，應制皆律詩也。五言七言，用韻多少，雖無定格，未有以古調歌行應制者，蓋取其莊重也。較之尋常言志之作，律雖同而辭不同。應太子曰應令，應諸王曰應教，其體亦相類。今分應制詩別爲一體。至於唐初所用齊梁體，後世應制不復用，可不具論。

又《律詩五言長韻論》　初唐諸家長律詩，對偶或不甚整齊，第二字或

不相黏綴。如胡、鍾正書，猶略帶八分體，至右軍而楷法大備，遂爲千古立極。詩家之少陵，猶書家之右軍也。少陵作而沈、宋諸家可祧矣。故五言長韻、七言四韻律詩，斷以少陵爲宗。

又《律詩五言聯句論》 漢武帝《柏梁》詩，人賦七字，聯句之祖也。唐人聯句多五言，有人賦一韻者，有人賦幾韻長短不齊者，唯韓、孟《城南作》，自起句後，先對一句，次出一句，彼此交互，工力悉敵，極聯句之能事矣。

又《律詩五言絕句論》 唐人絕句多是二韻律詩，亦不論用韻平仄，其辨在於聲韻，古今人語音訛變，遂不能了了。其第二字或用平仄平仄，或用仄平仄平，不相黏綴者，謂之折腰體。五言、七言皆然。

又《律詩七言四韻論》 七言律詩始於初唐咸亨、上元間，至開、寶而作者日出。少陵崛起，集漢、魏、六朝之大成，而融爲今體，實千古律詩之極則。同時諸家所作，既不甚多，或對偶不能整齊，或平仄不相黏綴。上下百餘年，止少陵一人獨步而已。中唐律詩始盛。然元、白號稱大家，皆以長篇擅勝，其於七言八句，竟似無意求工。錢、劉諸公，以韻致自標，多作偏枯，格中二聯，或二句直下，或四句直下，漸失莊重之體。義山繼起，入少陵之室，而運以穠麗，盡態極妍，故昔人謂七言律詩莫工於晚唐。然自此作者愈多，詩道日壞。大抵組織工巧，風韻流麗，滑熟輕艷，千手雷同。若以義求之，其中竟無所有。

又《律詩七言長韻論》 七言長律詩，唐人作者不多，以句長則調弱，韻長則體散，故傑作尤難。

又《律詩七言絕句論》 絕句之體，五言七言略同，唐人謂之小律詩。或四句皆對，或四句皆不對，或二句對，二句不對，無所不可。所稍異者，五言用韻不拘平仄，七言則以平韻爲正，然仄韻亦非不可用也。其作法則與四韻律詩迥別。四韻氣局舒展，以整嚴爲先。絕句氣局單促，以警拔爲上。唐人名作，家絃戶誦者，絕句尤多。其「離合」、「疊字」諸體，近於兒戲，然古人業有此格，不可不知。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録》 五古自漢、魏至晉、宋俱可學，齊、梁以下不必學，唐代五古，則自陳伯玉、張曲江至韋、柳俱可學，自後亦不必學。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

又 七古自晉世樂府以後，成於鮑參軍，盛於李、杜，暢於韓、蘇，凡此俱屬正鋒。唐初王、楊、盧、駱體，爲元、白所宗，可間一爲之，不得專意取法，恐落卑靡一派。何仲默《明月篇序》，未可奉爲確論。李長吉從《楚詞》發源，天才獨出，後人何得效顰。如溫、李七古，步步規模長吉，其弊俱失之俗，與元、白得失正相等，緣未折衷於六義故也。至初學入手，求其筆勢穩稱，則王摩詰、高達夫二家，乃正善學唐初者，少陵如《洗兵馬》、《古柏行》亦然，但更加雄渾耳。

又 五言律杜老固屬聖境，而王、孟確是正鋒。向後諸名家，竭盡心力，不能外此三家。前此則陳子昂、李太白亦佳。餘俱旁門小竅爾。

又 七言律古今所尚，李滄溟專取王摩詰、李東川，宗其說，豈能窮極變態。余謂七律法至於子美而備，筆力亦至子美而極。後此如楊巨源、劉夢得甚有工夫，義山學杜最佳，法亦至細，善學人可借作梯級。末後陸魯望自出變態，覺蒼翠逼人。

又 七絕乃唐人樂章，工者最多。朱竹垞云：七絕至境，須要詩中有魂，入神二字，未足形容其妙。李白、王昌齡後，當以劉夢得爲最，緣落筆朦朧縹緲，其來無端，其去無際故也。杜老七絕欲與諸家分道揚鑣，故爾別開異徑，獨其情懷，最得詩人雅趣。

又 唐初人當以陳伯玉、張子壽爲最。開元大家，人知爲李、杜、王、孟，而王龍標之幽，常盱眙之雋，亦詣極能事，高、岑雖正，苦心未之或逮也。大曆名手，錢不如劉。元和、長慶以後，孟不如韓，元不如白，溫不如李，皮不如陸。至昌谷七言，須另置一格存之。自有韻語，此種不可無一，亦不可有二也。

又 樂府體裁，歷代不同。唐以前每借舊題發揮己意，太白亦復如是，其短長篇什，各自成調，原非一定音節。杜老知其然，乃竟自創名目，更不借徑前人。如《洗兵馬》、《新婚別》等皆是也。其合律與否，無從得知，取其筆力過人可矣。白傅《秦中吟》等篇，立意與杜無異。但古稱元白詩都入樂章者，不係此種。蓋唐時入樂，專用七言絕句，詩家亦往往由此得名。

又 唐人試帖，六韻爲率，皆兢兢守定繩尺，絕少排奡生動者。其八韻律賦亦然。可知古人應試，無不斂才就法，不如此，亦不能入彀。

又 次韻一道，唐代極盛時，殊未及之。至元、白、皮、陸始因難見巧，

雖亦多勉強湊合處。【略】若李杜二公當此，縱才氣綽能爲之，亦不屑以百萬銳師，置之無用之地。蓋次韻隨人起倒，其遣詞運意，終非一一自然，較平時自出機軸者，工拙正自判然也。

又　學韓、蘇失之者，其弊在駁雜。學王、孟失之者，其弊在闃寂。學溫、李最易入於淫哇，學元、白最易流於輕薄。

又　竹垞先生云：詩至義山始稱才子。此亦是前輩中心好尚處。夫所謂才子者，必胸中牢籠萬象，筆下鎔鑄百家。故就唐代論之，李白、杜甫、韓愈眞其人也。亞焉者尚有其人，義山特其一耳。

又　余並聞近世名家云：少陵如四大天王，至白香山方是正殿觀音。彼蓋從文理光順起見也，不值一笑。

杭世駿《古文百篇序》　黃初以降，迄於開皇，大業，楊芳散藻，以輕艷相扇，蓋古文之亡者，幾五百年。唐興，修六代之史，有史裁而無史筆。魏徵以史論，燕許以手筆，陸贄以奏議牓子，楊綰、常袞、權德輿以制誥，意雖盛，氣雖雄，猶沿六代之偶儷。昌黎韓愈氏出，約《六經》之旨，起八代之衰，輔之以李翺，角之以柳宗元，衍之以皇甫湜、孫樵，姦窮怪變，大放厥詞，有唐一代之文章，卓然聳於千載之表。近代何大復病狂喪心，乃以爲古文亡於韓。

又《古詩選序》　建安諸詩，最爲近古。李、杜、韓三公，早年皆學之。李則多得其句法而罕睹全篇。杜則《新安、石壕、潼關吏》、《垂老、無家別》，韓則「孤臣昔放逐，暮行河隄上」，皆全體建安語者。然則詩人言詩，徒盛稱夫唐、宋，而未博觀夫六朝、漢、魏，以迄自前古，皆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者也。

又《唐律類箋序》　稽唐科舉之制，有東西兩監之試，有京兆、同、華等府試，有省試，有禮部之試。凡試必有詩，凡詩必用排律，然猶兼以他文也。至元和八年，始專以詩賦試士，於是排體與律賦，遂爲舉場必擅之技，有破有承有起有束，法嚴體密，精此者不易。故士子之揣摩，與主司之程度，合若符節，其難也如此。計其京兆諸府解送之士，歲不得過二百人，獲雋者第十之一，由元和以迄唐運，無慮二三千人，合其所試之作，計當稱是，而流傳藝林者，十不存一。逮宋初敕撰《文苑英華》，秪留三百餘首，其愼也又如此。

又《閩鶴軒唐詩選序》　唐運盛於貞觀、開元，亂於天寶，中興於元和，至太和而凌夷衰微，此一代盛衰升降之大概也，而詩亦因之。高仲禮撰《唐詩品彙》，區一代而爲初、盛、中、晚。脩川郭濬彥深選其中初、盛古詩，詳加詮釋，釐爲一編。其所謂古者，蓋別於律絕而言，不知詩在初、盛，不獨古風爲古，其近體渾灝流轉，較之中、晚，皆可謂之古詩。何也？其風格古，其氣息古，齊、梁以後，輕薄相扇，至唐初而始復古，以時代爲限斷，區唐與古而二之者，張又元、臧晉叔、鍾伯敬諸人之目論也。【略】（盧繼侯）選初、盛律絕數百篇，爲承學者示之鵠，評其作法，疏其用意，稽其出處，洵溯乎上接乎漢、魏，而討源於《雅》、《頌》，自貞觀以迄開元百年之間，鴻庥偉績開國承家之盛業，略可見焉。

又《蘭皋風雅序》　（蘭皋）唐止詩人三。徐安貞書巖在焉。宋景定甲子九月，仁山金先生來遊有記，安貞之爲邑人，信而有據矣。舒元輿，《唐書》本傳云「東陽人。」吳寶鼎元年置東陽郡，其地在金華山之南，瀫水之東。唐垂拱二年，因東陽舊郡之名，分烏傷及廢吳寧縣治置東陽縣。元輿系出寒微，氏族不顯，所居或在瀫水之上。瀫江今隸蘭谿，與東陽壤地相接，即以爲蘭谿人，不嫌與史異也。貫休生於蘭谿，見於《宣和畫譜》，後遊吳越，晚終西蜀，《禪月集》中有《題蘭江言上人院》二絕，蓋其未出鄉時所作也。

又《鄭筠谷詩鈔序》　自昔專於經者，皆拙意累辭，不工爲藻繪之語。【略】崇聲律者唐爲最，孔、陸、馬、賈、啖、趙諸儒迭生，其詩亦未嘗一參《風》《雅》之席。

又《翁覃堂文集序》　若夫治經之難，與詩若文恆相妨。六代之文人，三唐之才子，疏於經術者十嘗八九。自兩漢以迄李唐受命之初，所謂南北諸儒，又皆樸遫而短於藻耀，洵乎能兼之者之難也。

又《沈沃田詩序》　余特以學之一字，立詩之幹，而正天下言詩者之趨，而世莫宗也。或有詰余者曰：鴻儒碩學，代不乏人，漢之服、鄭，唐之賈、孔，未聞有名章秀句，流播儒林。度其初，亦必執管而爲之蹇拙不悅於口耳，遂輟而不爲。則學適足爲詩之累。詩人之不盡由於學審矣。余應之曰：固也。自昌黎有「於書無所不讀，專以爲詩」之譏，而盧殷在唐傳者十一詩，則子之說伸矣。少陵下筆有神，而乃云「讀書破萬卷」，則子之所云非篤論也。

又《潘懷邦枝樓集序》 今制縣尉爲卑官，其在唐時類皆爲詩人之所棲止，常建、薛能、趙嘏，其尤著者也。考當時選舉之制，進士起家，由此一途以出者什之三四。然殷璠之論建也，曾致嘅於「有高才而無貴位。」而韓退之亦云「猶勝赤尉朝趨尹。」則當時風尚薄以爲濁碎，而居其位者，攀卷猶囊蹙迫而不得伸其志，又可知也。

又《王崑霞北游集序》 昔唐劉師服、侯喜與韓公遊，號爲能詩。軒轅彌明，一衡湘間道士，刺促聯句，至使其喘伏不敢復語，一何怪也。宗元先生吳筠，爲神仙可學之說，然史稱其往來天台剡中，與詩人李白、孔巢父詩篇酬倡，至尊之爲兼杜、李之放蕩奇麗。夫解《道德》，注《參同》，巖棲谷汲，含內景而學長生者，彌不操不律以從事，至若虛歇之響，泠汰之質，微言若元，清才如雪，雖古列仙之儒，曾百不得一，況可責之鍊丹服食之徒乎。

劉大櫆《論文偶記》 六朝之靡弱，屈、宋之盛肇之也。昌黎氏矯之以質，本《六經》爲文。後人因之，爲清疏爽直，而古人華美之風亦略盡矣。平奇華樸，流激使然。末流比比，不可與處。唐人之體，校之漢人，微露圭角，少渾噩之象，然陸離璀燦，猶似夏、商鼎彝。宋人文雖佳，而奇怪惶惑處少矣。荆川云：「唐之韓，猶漢之班、馬。宋之歐、曾，猶唐之韓。」此自其同者言之耳。然氣味有厚薄，力量有大小，時代使然，不可強也。但學者宜先求其同，而後別其異，不宜伐其異而不知其同耳。

彭啓豐《芸館課存敘》 唐初四傑浮沉下位，多戚戚之懷。暨于中葉，李、杜、韓、白諸公輩出，《大鵬》之賦，《三禮》、《七德》之篇，《淮西》之頌，鏗鍧金石，吐納河漢，斯足以跨六朝而肩西漢矣。惜其生當明、肅、憲、穆之朝，外患頻仍，朝廷多故，其所述作，自二三策外，愁歎之聲多，歡娛之意少矣。

又《飴山詩集敘》 自《三百篇》以降，曹、陶、杜、白諸公，其詩浸異乎古。然其志正，其義深，能使讀者殷然發忠孝之思，明去就之分，即未始不有功于斯世。自斯以降，不過繪山川之形勝，寫花鳥之性情而已，其去古詩人之志不已遠哉。

《援鶉堂筆記》卷四四 漢體自是高似唐體，唐體自是高似宋體。昌黎無論，即如柳州永、柳諸記，削壁懸厓，文境似覺偪側，歐公情韻或過之，而文體高古莫及。

陶元藻《唐詩向榮集序》 唐人應制應試詩最夥，而佳者殊不多得。蓋繩之以法律，惕之以忌諱，困之以寸晷風簷，是猶太行崴嵬，羊腸屈曲，而欲施其控縱馳驟之技，雖渥洼神馬，無以見其長也。雖然，爲此詩者，亦有道焉，曰清，曰雅，曰切。得其道，即急就，亦有名篇。失其道，雖倖獲，終非佳構。故有素以詩名，而工爲是詩者。亦有素不以詩名，而工爲是詩者。第工於一日，工於一題，使異日易題爲之，而工者又忽拙，蓋作者每狃一偏之論，以求合於體裁，是以下筆輒重濁而不靈，而俗響浮言，層見疊出則甚矣。應制應試詩之不易佳，而佳者之洵難多覯也。【略】及讀三唐頌烈紀恩、出使扈從、鋪張禁掖、贈答公卿之什，因穆然思《四牡》《皇華》《江漢》《常武》諸篇，與夫《崧高》之稱申伯，《閟宮》之美魯侯，莫不詞有體要，氣近高華，豈與《黃鳥》《乘舟》，絃哀節促，《蒹葭》《槃澗》，託響飄蕭者，所可同日語哉。

《皃亭詩話》卷上 唐詩之佳者，俱從《三百篇》脫胎，所以妙絕今古。如「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下二句乃對面寫法，因人之承寵，愈覺己之淒涼，此乃比體，即「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之意也。「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觸物感懷，此乃興體，即「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之意也。「提筐忘采葉，昨夜夢漁陽」，此亦興體，即「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之意也。「茨菰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人未還。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上二句是言一年之別，即「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意，但彼以一年方歸，此則言一年猶別，乃賦體也。至如「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與「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同一肅靜光景。「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與「匪鷄則鳴，蒼蠅之聲」、「并夜如何，其夜未央」同一警惕神情。

夏秉衡《歷朝詞選序》 自唐李供奉有《憶秦娥》、《菩薩蠻》二闋，而溫飛卿、白香山諸公繼之，詞所由昉也。唐末五代，李後主、和成績、韋端己輩出，語極工麗而體制未備。至南、北宋而作者日盛，如清眞、石帚、竹山、梅溪、玉田諸集，雅正超忽，可謂詞家上乘矣。

愛新覺羅·弘曆《御選唐宋文醇序》 駢句固屬文體之病，然若唐之魏鄭公、陸宣公，其文亦多駢句，而辭達理詣，足爲世用，則駢又奚病。日月

麗乎天，天之文也，百穀草木麗乎土，地之文也，化工之所爲，有定形乎哉，化工形形而不形於形，而謂文可有定形乎哉，顧其言之所立者何如耳。

又《御選唐宋詩醇凡例》　大家與名家，猶大將與名將，其體段正自不同。李杜一時瑜亮，固千古希有。若唐之配白者有元，宋之繼蘇者有黃，在當日亦幾角立爭雄，而百世論定，則微之有浮華而無忠愛，魯直多生澀而少渾成，其視白、蘇較遜。退之雖以文爲詩，要其志在直追李、杜，實能拔奇於李、杜之外。

又卷九　昔聖人示學詩之益，而舉要惟事父事君，豈不以詩本性情，道嚴倫紀，古之人一吟一咏，恆必有關於國家之故，而藉以自寫其忠孝之誠夫然，故匹夫委巷之歌，皆得參清廟明堂之列，凡其用意深切，極之諷刺怨誹，無所不有，而卒無悖乎臣子之義也。自漢迄唐，詩律愈密，詩體愈卑，其體格之日卑，正由性情之日薄。蓋詩變而騷，形貌固殊，情致不減，詩變而賦，則鋪詞盛而寄興微，揚厲繁而規諷鮮。唐代詩人有作，大抵挹詞賦之餘波，失《騷》《雅》之遺意，其不足以仰追《三百》，毋亦枝葉具而本實先撥乎！

又卷二七　夫唐人以詩名家者多，以文名家者少。

袁枚《再與沈大宗伯書》　詩之奇平艷樸，皆可采取，亦不必盡莊語也。杜少陵，聖於詩者也，豈屑爲王、楊、盧、駱哉。然尊四子以爲萬古江河矣。【略】且夫古人成名，各就其詣之所極，原不必兼衆體。而論詩者，則不可不兼收之，以相題之所宜。即以唐論：廟堂典重，沈、宋所宜也，使郊、島爲之則陋矣。山水閒適，王、孟所宜也，使溫、李爲之則靡矣。邊風塞雲，名山古跡，李、杜所宜也，使王、孟爲之則薄矣。撞萬石之鐘，翻百韻之險，韓、孟所宜也，使韋、柳爲之則弱矣。傷往悼來，感時記事，張、王、元、白所宜也，使錢、劉爲之則仄矣。題香襟，當舞所，絃工吹師，低徊容與，溫、李、冬郎所宜也，使韓、孟爲之則亢矣。天地間不能一日無諸題，則古今來不可一日無諸詩。人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要在用其所長而藏己之所短則可，護其所短而毀人之所長則不可。艷詩宮體，自是詩家一格。孔子不刪鄭、衛之詩，【略】至於盧仝、李賀險怪一流，似亦不必擯斥。兩家所祖，從《大招》、《天問》來，與《易》之龍戰，《詩》之天妹，同波異瀾，非臆撰也。

又《答友人某論文書》　學杜、韓，亦爲元、白。好韓、柳，亦爲徐、庾。

又《書權文公郢都論後》　唐人好排古人，持高議。都不足雪，而權公雪之。申生、季札未可貶，而獨孤及、白居易貶之。皆過也。

又《錢璵沙先生詩序》　然後嘆白太傅、蘇玉局一流，代不乏人，而轉覺當年之房、杜無詩，李、杜無官爲可惜也。

又《子不語序》　昔顏魯公、李鄴侯功在社稷，而好談神怪。韓昌黎以道自任，而喜駁雜無稽之談。徐騎省排斥佛老，而好采異聞，門下士竟有僞造以取媚者。

又《答葴園論詩書》　韓昌黎《上宰相書》、杜少陵《獻哥舒翰》詩，後人頗相疵瑕，而二賢集中卒不刪去。想見古人心地光明，日月之食，人皆見之。【略】且夫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後有必不可朽之詩。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古之人，屈平以美人比君，蘇、李以夫妻喻友，由來尚矣。即以人品論，【略】上官儀詞多浮艷，盡忠唐室。致光《香奩》，【略】皆正人也。【略】宋儒責白傅杭州詩憶妓者多，憶民者少。然則文王「寤寐求之」，至于「轉展反側」，何以不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耶。

又《書茅氏八家文選》　明代門戶之習，始于國事，而終于詩文。故于詩則分唐、宋，分盛、中、晚，于古文又分爲八，皆好事者之爲也，不可以爲定稱也。夫文莫盛于唐，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蘇占其三。鹿門當日，其果取兩朝文而博觀之乎，抑亦就所見所知者而撮合之乎。

又《與孫侔之秀才書》　僕以爲欲奏雅者先絕俗，欲復古者先拒今。俗絕不至，今拒不儌，而古文之道思過半矣。韓子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柳子自言所得亦不過《左》、《國》、《荀》、《孟》、《莊》、《老》、《太史》而已。【略】大抵唐文峭，宋文平。唐文曲，宋文直。唐文瘦，宋文肥。唐人修詞與立誠並用，而宋人或能立誠不甚修詞。

又《與侔之秀才第二書》　持正告李生云：生方舉進士，而作古文棄時文，是「伐柯而捨其斧」也，奚可哉。斯言殊有意義。【略】至於功令之文，從古不重。昌黎所稱「下筆大慚」者，詩賦也，唐之時文也。

又《陳古漁詩概序》　今夫《驍壺》、《伴侶》，乃陽五之淫詞；《得寶》、《胡騰》，亦開元之俳調。何以一聲《河滿》，歌遍六宮，十首《秦吟》，名傳四裔。碑書《修福》，錫持正以千縑；霞賦丹城，賞桓公之二婢。潭峻，寺人也，而呈元稹之詩，常何，武將也，而上賓王之奏。任氏則因詩免役，子

仙則得句停刀。他若金粉名倡，綠林豪客，新羅、黑水，行賈雞林。默啜問張薦之姓名，吐谷供子昇之文集。莫不目澄虛鑒，鼻嗅狼荒，賞才子爲良知，極欽遲於副墨。

又《**謝尹太保和詩啓**》　昔楊素官尊，酬唱有薛道衡數首，香山老去，往來只裴中令一人。是非吏隱爭名，青藍競色也。蓋大樂雜于孤奏，偏弦不可獨張。

《**隨園詩話**》**卷一**　落第詩，唐人極多。【略】然讀姚武功云：「須鑿燕然山上石，《登科記》裏是閒名。」則爽然若失矣。

又　以昌黎之崛強，宜鄙俳體矣，而《滕王閣序》曰：「得附三王之末，有榮耀焉。」以杜少陵之博大，宜薄初唐矣，而詩曰：「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

又　「樂府」二字，是官監之名，見霍光、張放兩傳。其《君馬黃》、《臨高臺》等樂章，久矣失傳。蓋因樂府傳寫，大字爲辭，細字爲聲，聲詞合寫，易至舛誤。是以曹魏改《將進酒》爲《平關中》，《上之回》爲《克官渡》，共十二曲，並不襲漢。晉人改《思悲翁》爲《宣受命》，《朱鷺》爲《靈之祥》，共十二曲，亦不襲魏。唐太白、長吉知之，故仍其本名，而自作己詩。少陵、張王、元白知之，故自作己詩，而創爲新樂府。元稹序杜詩，言之甚詳。鄭樵亦言今之樂府，崔豹以義說名，吳兢以事解目，與詩之失傳一也。《將進酒》、而李餘乃序烈女，《出門行》、而劉猛不言別離，《秋胡行》、而武帝云「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皆與題無涉。

又卷二　凡古人已亡之作，後人補之，卒不能佳，由無性情故也。束晳補《由庚》，元次山補《咸英》、《九淵》，皮日休補《九夏》，裴光庭補《新宮》、《序鴈》，其詞雖在，後人讀之者寡矣。

又卷三　詩如天生花卉，春蘭秋菊，各有一時之秀，不容人爲軒輊。音律風趣，能動人心目者，即爲佳詩，無所爲第一、第二也。有因其一時偶至而論者，如「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一首，宋居沈上。「文章舊價留鸚掖，桃李新陰在鯉庭」一首，楊汝士壓倒元白是也。有總其全局而論者，如唐以李、杜、韓、白爲大家，宋以歐、蘇、陸、范爲大家，是也。若必專舉一人，以覆蓋一朝，則牡丹爲花王，蘭亦爲王者之香，人于草木，不能評誰爲第一，而況詩乎。

又　富貴詩有絕妙者。如唐人：「偷得微吟斜倚柱，滿衣花露聽宮鶯。」【略】誰謂歡娛之言難工耶。

又　詩有認假爲眞而妙者。唐人《宿華山》云：「危欄倚遍都無寐，猶恐星河墜入樓。」

又　阮亭《池北偶談》笑元、白作詩，未窺盛唐門戶。此論甚謬。桑弢父譏之云：「大辨才從覺悟餘，香山居士老文殊。漁洋老眼披金屑，失卻光明大寶珠。」余按：元、白在唐朝所以能獨豎一幟者，正爲其不襲盛唐窠臼也。阮亭之意，必欲其描頭畫角若明七子，而後謂之窺盛唐乎。要知唐之李、杜、韓、白，俱非阮亭所喜，因其名太高，未便詆毀，于少陵亦時有微詞，況元、白乎。阮亭主修飾，不主性情，觀其到一處必有詩，詩中必用典，可以想見其喜怒哀樂之不眞矣。

又　或云：詩無理語。予謂不然。【略】唐人：「廉豈活名具，高宜近物情。」【略】何嘗非詩家上乘。

又　詩家有不說理而眞乃說理者。如唐人咏《棋》云：「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時。」咏《帆》云：「恰認己身住，翻疑彼岸移。」

又卷四　凡事不能無弊，學詩亦然。學漢、魏、《文選》者，其弊常流于假。學李、杜、韓、蘇者，其弊常失于粗。學王、孟、韋、柳者，其弊常流于弱。學元、白、放翁者，其弊常失于淺。學溫、李、冬郎者，其弊常失于纖。人能取諸家之精華，而吐其糟粕，則諸弊盡捐。大概杜、韓以學力勝，學之，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太白、東坡以天分勝，學之，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又　今人論詩，動言貴厚而賤薄，此亦耳食之言。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爲主。【略】古人之詩，少陵似厚，太白似薄。義山似厚，飛卿似薄，俱爲名家。

又　近有《聲調譜》之傳，【略】試觀《國風》、《雅》、《頌》、《離騷》、樂府，各有聲調，無譜可填。杜甫、王維七古中，平仄均調，竟有如七律者。韓文公七字皆平，七字皆仄。阮亭不能以四仄三平之例縛之也。

又卷五　詩人家數甚多，不可硜硜然域一先生之言，自以爲是，而妄薄前人。須知王、孟清幽，豈可施諸邊塞。杜、韓排奡，未便播之管絃。沈、宋莊重，到山野則俗。盧仝險怪，登廟堂則野。韋、柳雋逸，不宜長篇。蘇、

黃瘦硬，短於言情。悱惻芬芳，非溫、李、多郎不可。屬詞比事，非元、白、梅村不可。古人各成一家，業已傳名而去。

又　古人門戶雖各自標新，亦各有所祖述。如《玉臺新咏》、溫、李、西崑得力於《風》者也。李、杜排奡，得力于《雅》者也。韓、孟奇崛，得力於《頌》者也。李賀、盧仝之險怪，得力于《離騷》、《天問》、《大招》者也。元、白七古長篇，得力于初唐四子，而四子又得之于庾子山及《孔雀東南飛》諸樂府者也。

又　牡丹詩最難出色。唐人「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之句，不如「嫩畏人看損，嬌疑日炙消」之寫神也。其他如「應爲價高人不問，恰緣香甚蝶難親」別有寄託。「買栽池館疑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別有感慨。

又　鄭夾漈極誇杜征南之註《左傳》、顏師古之註《漢書》，妙在不強不知以爲知。杜不長於鳥獸蟲魚，顏不長於天文地理，故俱缺之，不假他人以訾議也。余謂作詩亦然。青蓮少排律，少陵少絕句，昌黎少近體。善藏其短，而長乃愈見。

又卷六　七律始于盛唐，如國家締造之初，宮室粗備，故不過樹立架子，創建規模，而其中之洞房曲室，網戶罘罳，尚未齊備。至中、晚而始備，至宋、元而愈出愈奇。

又　唐人近體詩，不用生典。稱公卿，不過皋、夔、蕭、曹。稱隱士，不過梅福、君平。叙風景，不過夕陽芳草。用字面，不過月露風雲。一經調度，便日月斬新。猶之易牙治味，不過雞豬魚肉，華陀用藥，不過青粘漆葉，其勝人處，不求之海外異國也。

又　古人懷古，只指一人一事而言，如少陵之《咏懷古迹》，一首武侯，一首昭君，兩不相屬也。劉夢得《金陵懷古》，只咏王濬樓船一事，而後四句全是空描。當時白太傅謂其已探驪珠，所餘鱗甲無用，眞知言哉。不然，金陵典故，豈王濬一事，而劉公胸中，豈止曉此一典耶。

又卷七　唐以前，未有不熟精《文選》理者，不獨杜少陵也。韓、柳兩家文字，其濃厚處，俱從此出。

又　唐人句云：「鄉心正無限，一雁度南樓。」宋人句云：「正思秋信到，一葉墜中庭。」古今人下筆，往往不謀而合。

又　從古講六書者，多不工書。【略】講韵學者，多不工詩。李、杜、韓、蘇不斤斤于分音列譜。何也？空諸一切，而後能以神氣孤行。一涉箋注，趣便索然。

又　阮亭《詩話》，道晚唐人之「布穀啼春雨，杏花紅半村」，不如盛唐人之「興闌啼鳥緩，坐久落花多。」余以爲眞耳食之論。阮亭胸中，先有晚、盛之分，故不知兩詩之各有妙境。若以渾成而言，轉覺晚唐爲勝。

又　八家之文、三唐之詩，金、銀也。不攙和銅、錫，所以品貴。宋、元以後之詩文，則金、銀、銅、錫，無所不攙，字面欠雅馴，遂爲耳食者所擯，幷其本質之金、銀而薄之，可惜也。【略】劉禹錫不敢題「糕」字，此劉之所以爲唐詩也。東坡笑劉不題「糕」字爲不豪，此蘇之所以爲宋詩也。人不能在此處分唐、宋，而徒在渾含、刻露處分唐、宋，則不知《三百篇》中，渾含固多，刻露者亦復不少。

又　至唐人有五言八韵之試帖，限以格律，而性情愈遠。且有「賦得」等名目，以詩爲詩，猶之以水洗水，更無意味。從此，詩之道每況愈下矣。

又　昌黎《答劉正夫》云：「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皇甫持正亦云：「虎豹之文必炳，珠玉之光必耀。」故知色彩貴華也。

又　論詩區別唐、宋，判分中、晚，余雅不喜。嘗舉盛唐賀知章《咏柳》云：「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初唐張謂之《安樂公主山莊》詩：「靈泉巧鑿天孫錦，孝笋能抽帝女枝。」皆雕刻極矣，得不謂之中、晚乎。杜少陵之「影遭碧水潛勾引，風妒紅花卻倒吹」、「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瑣碎極矣，得不謂之宋詩乎。不特此也，施肩吾《古樂府》云：「三更風作切夢刀，萬轉愁成繞腸綫。」如此雕刻，恰在晚唐以前。耳食者不知出處，必以爲宋、元最後之詩。

又　元微之《自嘲》云：「飯來開口似神鴉。」姚武功《某寺》云：「無齋鴿看僧。」二句皆摹神之筆。

又　唐人咏小女詩云：「見爺不相識，反走牽娘裾。」是畫小女之神。「髮覆長眉側，花簪小髻旁。」是畫小女之貌。「學語渠渠問，牽裳步步隨。」是畫小女之態。「愛拈爺筆墨，閒學母裁縫。」是寫小女之憨。

又　余見史稱孟浩然苦吟，眉毫脫盡，王維構思，走入醋甕，可謂難矣。今讀其詩，從容和雅，如天衣之無縫，深入淺出，方臻此境。唐人有句云：

「苦吟僧入定，得句將成功。」

又　余嘗教人：古風，須學李、杜、韓、蘇四大家。近體，須學中、晚、宋、元諸名家。或問其故。曰：「李、杜、韓、蘇才力太大，不屑抽筋入細，播入管絃，音節亦多未協。中、晚名家，便清脆可歌。」

又卷八　余雅不喜苛論古人。阮亭罵杜甫無恥，以其上明皇《西岳賦表》云：「惟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指楊國忠故也。不知表奏體裁，君相并美，非有心阿附。況國忠亂國之迹，日後始昭。當初相時，杜甫微臣，難遽斥爲奸佞。即如上哥舒翰詩，亦極推尊，安能逆料其將來有潼關之敗哉。韓昌黎《贈鄭尚書序》，鄭權也。顏眞卿《爭坐位帖》，與郭英乂也。本傳皆非正人，而兩賢頗加推奉。行文體製，不得不然。

又卷九　「爲學心難足，知君更掩扉。」項斯《贈友》詩也。「一點村前火，誰家未掩扉。」唐山人《村行》詩也。兩押「扉」字，均妙。

又卷一〇　唐人詩曰：「欲折垂楊葉，回頭見鬢絲。」又曰：「久不開明鏡，多應爲白頭。」皆傷老之詩也。不如香山作壯語曰：「莫道桑榆晚，餘霞尚滿天。」

又卷一四　《全唐詩》凡和尚、道士、仙人，都無好詩。不如才鬼、山魈，卻有佳句。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　人各有性情。陶詩甘，杜詩苦。歐詩多因，杜詩多創。此其所以不合也。元微之云：「鳥不走，馬不飛，不相能，胡相譏？」

又　杜紫綸先生選《唐人叩彈集》，專尚中、晚。學者從茲入手，可免粗硬槎枒之病。而宗法少陵、山谷者，意頗輕之。

又卷三　不知少陵所謂「老去漸於詩律細」，其何以謂之律，何以謂之細，少陵不言。元微之云：「欲得人人服，須教面面全。」其作何全法，微之亦不言。蓋詩境甚寬，詩情甚活，總在乎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以不失孔、孟論詩之旨而已。必欲繁其例，狹其徑，苛其條規，桎梏其性靈，使無生人之樂，不已僨乎。唐齊己有《風騷旨格》，【略】皆非大家眞知詩者。

又　惟李、杜剛柔參半，韓、蘇純剛，白香山則純乎柔矣。

又卷六　凡古人用雙字者，如依依、潺潺、悠悠、匆匆之類，指不勝屈。唐、宋名家，從無單用一字者。

又　唐薛能笑杜少陵不敢作荔支詩，香山有之而不佳，自作一首，誇云「不愧不負」，而不知庸淺已甚，可笑也。

又卷九　不知歌必曼其聲裁韵多，舞不長其袖則態少，此《三百篇》中所以多「兮」字也。然唐人恰有詩曰：「險覓天難問，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爲著也之乎。」則又虛字不可多用之明證矣。

又　嘗讀《古詩紀》，而嘆六朝之末，詩教大衰，凡吟咏者，皆用古樂府舊題，而語意又全不相合。【略】初唐陳子昂起而一掃空之。杜少陵、白香山創爲新樂府，以自寫性情。此三唐之詩之所以盛也。

又卷一〇　不知唐人五言工，不必再工七言也。古體工，不必再工近體也。是以得情性之眞，而成一家之盛。

《詩學全書》卷一　有唐初體，唐初謂襲陳、隋之舊。有盛唐體，景雲以後，開元、天寶之詩。有晚唐體，唐之末世。

又　詩有宗派。李太白、杜子美、陶、韋、韓、柳、儲、孟、元、白、高達夫、郎士元、盧綸、李商隱皆正派也。王、楊、盧、駱、段成式、張喬以及蘇東坡、黃山谷諸公皆別派也。

李英《小倉山房外集序》　散行文尚矣，然體裁必相題而作。嘗讀韓昌黎《黃陵廟碑》、柳子厚《湘源二妃碑》，索索無味，令人不得不思王、楊、盧、駱。蓋題本俶詭，難以質言。故表啓賀謝之類，無甚意義，非徵典不文，非耦語不莊。

紀昀《雲林詩鈔序》　李、杜、韓、蘇諸集，豈無艷體，然不至如晚唐人詩之纖且褻也。酌乎其中，知必有道焉。

又《清艷堂詩序》　人心之靈秀，發爲文章，猶地脈之靈秀，融結而爲山水。燕、趙、秦、隴之山水，渾厚雄深，吳、越之山水，清柔秀削，巴、蜀之山水，峭拔險巇，湖、湘之山水，幽深明靜，閩、粵之山水，嶔崎繚曲，滇、黔之山水，奔蒼鬱律：千態萬狀，無一相同，而其爲名勝則一也。蘇、李之詩天成，曹、劉之詩閎博，嵇、阮之詩妙遠，陶、謝之詩高逸，沈、范之詩工麗，陳、張之詩高秀，沈、宋之詩宏整，李、杜之詩高深，王、孟之詩淡靜，高、岑之詩悲壯，錢、郎之詩婉秀，元、白之詩樸實，溫、李之詩綺縟：千變萬化，不名一體，而其抒寫性情則一也。帝嬀有言曰：「詩言志，歌永言。」揚雄有言曰：「言，心聲也；文，心畫也。」故善爲詩者，其思濬發於性靈，其意陶鎔於學問，凡物色之感於外，與喜怒哀樂之動於中者，兩

相薄而發爲歌詠，如風水相遭，自然成文，如泉石相舂，自然成響。劉勰所謂「情往似贈，興來如答」，蓋即此意。豈步步趨趨，摹擬刻畫，寄人籬下者所可擬哉。

《瀛奎律髓刊誤》卷二四 陳、隋雕華，漸成餖飣，其極也，反而雄渾。盛唐雄渾，漸成膚廓，其極也，一變而新美，再變而平易，三變而恢奇幽僻，四變而綺靡。皆不得不然之勢，而亦各有其佳處，故皆能自傳。元人但逐晚唐，是爲不識其本，故降而愈靡。明人高語盛唐，是爲不知其變，故襲而爲套。學者但知雄渾爲正宗，而復知專尚雄渾之流弊，則庶幾矣。

《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一・事類賦》 今所見者，唐以來諸本，駢青妃白，排比對偶者，自徐堅《初學記》始。鎔鑄故實，諧以聲律者，自李嶠《單題詩》始。其聯而爲賦者，則自（吳）淑始。

又《別集類三・毘陵集》 考唐自貞觀以後，文士皆沿六朝之體，經開元、天寶，詩格大變，而文格猶襲舊規。元結與（獨孤）及，始奮起湔除，蕭穎士、李華左右之。其後韓、柳繼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極盛。斲雕爲樸，數子實居首功。《唐實錄》稱韓愈學獨孤及之文，當必有據。特風氣初開，明而未融耳。

又《總集類一・唐文粹》 蓋詩文儷偶，皆莫盛於唐。盛極而衰，流爲俗體，亦莫雜於唐。

又《總集類四・梁文紀》 然古文至梁而絕，駢體乃以梁爲極盛，殘膏賸馥，沾溉無窮。唐代沿流，取材不盡。譬之晚唐、五代，其詩無非側調，而其詞乃爲正聲。

又《陳文紀》 況永明天監，相去未遙，江左餘風，往往而在。韓、柳未出以前，王、楊之麗製，燕、許之鴻篇，多有取材於是者，亦不能以其少而廢之矣。

又《詩文評類一・四六話》 六代及唐，詞雖駢偶，而格取渾成。唐末、五代，漸趨工巧，如羅隱代錢鏐《賀昭宗更名表》所謂右則虞舜之全文，左則姬昌之半字者，當時以爲警策是也。

《甌北詩話・白香山詩》 大凡才人好名，必創前古所未有，而後可以傳世。古來但有和詩，無和韻。唐人有和韻，尚無次韻。次韻實自元白始。依次押韻，前後不差，此古所未有也。而且長篇累幅，多至百韵，少亦數十韵，爭能鬬巧，層出不窮，此又古所未有也。他人和韵，不過一、二首，元白則多至十六卷，凡一千餘篇，此又古所未有也。以此另成一格，推倒一世，自不能不傳。蓋元白覷此一體，爲歷代所無，可從此出奇，自量才力，又爲之而有餘。故一往一來，彼此角勝，遂以之擅場。【略】今兩家次韵詩具在，五言排律，實屬工力悉敵，不分勝負。惟古詩往往和不及唱。蓋唱先有意而後有詞，和者或不能別有新意，則不免稍形支絀也。然二人創此體後，次韵者固習以爲常，而篇幅之長且多，終莫有及之者，至今猶推獨步也。又如聯句一種，韓、孟多用古體，惟香山與裴度、李絳、李紳、楊嗣復、劉禹錫、王起、張籍，皆用五言排律。此亦創體。

又《七言律》 至唐初沈、宋諸人，益講求聲病，於是五七律遂成一定格式，如圓之有規，方之有矩，雖聖賢復起，不能改易矣。【略】就有唐而論，其始也，尚多習用古詩，不樂束縛於規行矩步中，即用律亦多五言，而七言猶少，七言亦多絕句，而律詩猶少。故《李太白集》七律僅三首，《孟浩然集》七律僅二首，尚不專以此見長也。自高、岑、王、杜等《早朝》諸作，敲金戛玉，研練精切。杜寄高、岑詩，所謂「遙知對屬忙」，可見是時求工律體也。格式既定，更如一朝令甲，莫不就其範圍。然猶多寫景，而未及於指事言情，引用典故。少陵以窮愁寂寞之身，藉詩遣日，於是七律益盡其變，不惟寫景，兼復言情，不惟言情，兼復使典，七律之蹊徑，至是益大開。其後劉長卿、李義山、溫飛卿諸人，愈工雕琢，盡其才於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爲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離矣。

《陔餘叢考・和韻》 然是時劉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迴，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而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征衣。」此二詩絕似次韵，豈無心適合耶，抑有慕于元白而效之耶。按《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魏元帝女，其故妻寄以詩曰：「本爲筐下蠶，今爲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綿時。」其繼室代答，亦用「絲」「時」二韻。葉石林《玉澗雜書》謂類文有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則六朝已有此體，以後罕有爲之者，至元白始立爲格耳。

《廿二史劄記・唐古文不始于韓柳》 《新書・文苑傳序》：「唐興百餘

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眞，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唐之文，完然爲一代法，此其極也。」是宋景文謂唐之古文由韓愈倡始，其實不然。按《舊書・韓愈傳》：大曆、貞元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舉進士，投文公卿間，故相鄭餘慶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獨孤及文集尚行於世，已變駢體爲散文。其勝處有先秦、西漢之遺風，但未自開生面耳。又如陸宣公奏議，雖亦不脫駢偶之習，而指切事情，纖微畢到，其氣又渾灝流轉，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此豈可以駢偶少之。此皆在愈之前，固已有早開風氣者矣。

李文藻《**張爲主客圖跋**》　唐人爲詩，最講聲病，顧其書曰式、曰格、曰密旨者，皆不傳於世。【略】若張爲《主客圖》，則當時之摘句圖耳，非可以意揣而得也。

彭翥《**唐人說薈序**》　則夫領異標新，多多益善，稱觀止者，惟唐人小說乎。蓋其人本擅大雅著作之才，而託於稗官，綴爲厄言，上之備廟朝之典故，下之亦不廢里巷之叢談，與閨闈之逸事。至於論文講藝，裨益詞流，志怪搜神，洩宣奧府，窺子史之一斑，作集傳之具體，胥在乎是。今夫陟岱華之雄奇，摩天捫宿，而烟岑丹壑，寸步玲瓏，未可封我屐齒也。泝河海之浩瀚，浴日排空，而別渚芳洲，尺波澄澹，未可臨流而返也。讀唐人小說者，亦猶是已。

周克達《**唐人說薈序**》　嗣後說部紛綸，非不有斐然可觀者，然未能如唐人之說之善。此其人皆意有所托，借他事以導其憂幽之懷，遣其慷慨鬱伊無聊之況，語淵麗而情悽惋，一唱三嘆，有遺音者矣。

蓮塘居士《**唐人說薈例言**》　小說多矣，而以唐人爲最，可以周應世之務，供吟詠之資。【略】不特研北花南，藉鼓濡毫之興，即賓筵客座，得助揮麈之譚。

姚鼐《**荷塘詩集序**》　古之善爲詩者，不自命爲詩人者也。其胸中所蓄高矣廣矣遠矣，而偶發之於詩，則詩與之爲高廣且遠焉，故曰善爲詩也。曹子建、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蘇子瞻、黃魯直之倫，忠義之氣，高亮之節，道德之養，經濟天下之才，捨而僅謂之一詩人耳，此數君子豈所甘哉。志在於爲詩人而已，爲之雖工，其詩則卑且小矣。余執此以衡古人之詩之高下。

又《**乾隆庚寅科湖南鄉試策問**》　五言詩始於枚乘、蘇、李，其後作者輩出，魏、晉而下，太白譏其綺麗，退之斥爲蟬噪，果無足取若是乎。李、杜詩之大家，而朱子尤推子昂《感遇》者，則又何說。【略】唐初言律詩者推沈、宋，其後諸家少變其法。中唐作者多以五律爲長，然以視開、寶以前何如也。元微之推杜子美爲第一者，其長律一體耳，子美果以是獨絕，而律詩必以是爲正法乎。七言律詩，明人之論，或主王維、李頎，或主杜子美而盡斥宋、元諸作者，意亦隘矣。【略】夫唐人之詩，古今獨出，然或謂惟絕句一體，最爲得樂府之遺者，是何謂也。

又《**古文辭類纂序目**》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衆，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

又《**五七言今體詩鈔序目**》　聲病之學，肇于齊、梁，以是相沿，遂成律體。南北朝迄隋，諸詩人警句率以儷偶調諧，正可謂之律耳。阮亭五言古詩中既已錄之，今不更載。所載斷自唐人陳拾遺、杜修文、沈、宋、曲江，此爲開元以前之傑，鈔初唐五言今體詩一卷。盛唐人詩固無體不妙，而尤以五言律爲最。此體中又當以王、孟爲最，以禪家妙悟論詩者，正在此耳。鈔王、孟詩一卷。常建以下十五人又一卷。盛唐人禪也，太白則仙也。於律體中以飛動票姚之勢，運曠遠奇逸之思，此獨成一境者。鈔太白詩一卷。

杜公今體，四十字中包涵萬象，不可謂少。數十韻百韻中，運掉變化如龍蛇，穿貫往復如一綫，不覺其多。讀五言至此，始無餘憾。余往昔見蒙叟箋，於其長律轉折意緒都不能了，頗多謬說，故詳爲詮釋之。鈔杜詩二卷。　中唐大曆諸賢，尤刻意於五律，其體實宗王、孟，氣則弱矣，而韻猶存。貞元以下又失其韻，其有警拔蓋亦希矣。今鈔韋蘇州以下二十一人爲一卷，劉夢得以下十二人爲一卷。晚唐之才固愈衰，然五律有望見前人妙境者，轉賢於長慶諸公，此不可以時代限也。元微之首推子美長律，然與香山皆以多爲貴，精警缺焉，余盡不取。惟玉谿生乃略有杜公遺響耳。今鈔晚唐以玉谿爲冠，合十八人共一卷。

又 夫文以氣爲主，七言今體，句引字賒，尤貴氣健。如齊、梁人，古色古韻，夫豈不貴，然氣則躓矣。楊升庵專取爲極則，此其所以病也。初唐諸君，正以能變六朝爲佳，至「盧家少婦」一章，高振唐音，遠包古韻，此是神到之作，當取冠一朝矣。鈔初唐七言今體詩一卷。　右丞七律，能備三十二相而意興超遠，有雖對榮觀，燕處超然之意，宜獨冠盛唐諸公。于鱗以東川配之，此一人私好，非公論也。鈔盛唐詩一卷。　杜公七律，含天地之元氣，包古今之正變，不可以律縛，亦不可以盛唐限者。鈔杜詩一卷。　大曆十子以隨州爲最，其餘諸賢亦各有氣調。至於長慶，香山以流易之體，極富贍之思，非獨俗士奪魄，亦使勝流傾心。然滑俗之病，遂至濫惡，後皆以太傅爲藉口矣。非愼取之，何以維雅正哉。鈔中唐詩一卷。　玉谿生雖晚出，而才力實爲卓絕。七律佳者，幾欲遠追拾遺，其次者，猶足近掩劉、白。第以矯敝滑易，用思太過，而僻晦之敝又生，要不可不謂之詩中豪傑士矣。鈔玉谿詩一卷，附溫詩數首，然於玉谿爲陪臺，非可與並立也。　唐末詩人，才力既異於前，而習俗所移，又難振拔，故傑出益少，然亦未嘗無佳句也。鈔晚唐五代詩一卷。

朱琰《**詞林合璧例言**》　魏、晉談詩，聲律未精。【略】齊、梁而後，駢偶之學寖盛。【略】唐代創爲律體，裁對最要。飛卿以「玉條脫」對「金步搖」，致動人主。樂天「帝與九齡」，「山呼萬歲」之對，王直方謂少有其比。寒山子「青蠅白鶴」、「黃籍白丁」、「青蛉黃絹」、「黃口白頭」、「七札五行」、「綠熊席，青鳳裘」諸對，載在《困學紀聞》。【略】此皆爲詩家三昧。其他名人集中，不勝枚舉。

葉觀國《**秋齋暇日抄輯漢魏以來詩作絕句二十首**》　漢、魏先河世共知，齊、梁蟬噪語堪疑。君看徐、庾、陰、何作，盡是王、楊、李、杜師。　龍紀、景龍同一姓，四唐甄別漫紛拏。縱饒沈、宋稱先覺，也合韓（偓）韋（莊）是作家。

魯九皐《**詩學源流考**》　唐承六代之餘，崇尚詩學，特命詞臣定律詩體式，制科以此取士。貞觀之際，王、楊、盧、駱號稱四傑，其詩多沿舊習。陳、杜、沈、宋繼之，格律漸高。而陳拾遺尤爲復古之冠，其五言古詩，原本阮公，直追建安作者。自後曲江繼起，浸浸稱盛。開元、天寶之際，篤生李、杜二公，集數百年之大成。太白天才絕世，而古風樂府，循循守古人規矩；子美學窮奧窔，而感時觸事，憂傷念亂之作，極力獨開生面。蓋太白得力於《國風》，而子美得力於大、小《雅》，要自子建、淵明而後，二家特爲不祧之祖。其輔二家而起者，有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李頎、王昌齡、劉眘虛、裴迪、儲光羲、常建、崔顥諸人。而元結又有《篋中集》一選，集沈千運、王季友、于逖、孟雲卿、張彪、趙微明、元融七人之作，都爲一卷，其詩直接漢人。故論詩者至開、寶之世，莫不推爲千載之盛也。大曆而後，風格漸降，獨韋應物以古詩稱於時。其詩專師陶公，兼取謝氏，前人所謂「發穠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氣象近道，蓋卓乎不爲時域者也。其揚王、孟之餘波者，劉長卿猶不失雅正，而錢起次之。錢起與耿湋、盧綸、韓翃、李端、司空曙、吉中孚、苗發、崔峒、夏侯審並稱「十才子」。然十子之中，不無利鈍，而足與錢、劉相羽翼者，惟郎士元、李嘉祐、皇甫冉兄弟。貞元、元和之際，韓文公崛起，以天縱逸才，爲起衰鉅手，詩繼李、杜之盛。而柳子厚獨傳《騷》學，亦宗陶公，五言幽澹綿邈，足繼蘇州，故世並稱曰「韋、柳」。輔韓文公而起衰者，孟郊東野也，與柳州稱契者，有劉禹錫焉。其他元、白、張、王之樂府，盧仝、李賀、劉叉之詭怪，姚合、賈島之艱僻，非不瑰奇偉麗，卓然成家，然於此道中別闢一境，遂爲旁門小宗矣。太和、會昌而下，詩教日衰，獨李義山矯然特出，時傳子美之遺，特用事過多，涉於濃滯，或掩其美。次則杜牧之律體，寓拗峭以矯時弊，猶有健氣。義山與溫庭筠、段成式並爲西崑體，然溫非李儔也。其餘皮、陸、許渾、馬戴、趙嘏、韋莊、羅隱、唐彥謙諸人，雖間有逸韻，靡靡無足觀，降而韓偓之《香奩》，風益下矣。蓋終唐之世，稱大家者，以李、杜、韓三家爲宗。古詩之得正音者，陳、張、韋、柳四家爲宗，而元結、沈千運諸人爲輔。律詩之稱正音者，王、孟二家爲宗，而高、岑、錢、劉諸人爲輔。此唐詩之大較也。若夫唐人樂章，多尚鋪張，不若柳子厚之《唐雅》二篇、《鐃歌》十二曲，爲足追古作者。而樂人所歌，又在諸名人絕句，如王之渙之《涼州詞》、王維之「陽關三疊」，其尤著者。其他朝廟應制諸詩，體崇鉅麗，固以唐初前後四子及燕、許諸人爲正云。唐風既衰，五代干戈之際，作者寥寥。

翁方綱《**重刻吳蓮洋詩集序**》　昔漁洋先生每謂開元、天寶諸作，全在興象超詣，然如王右丞之作，則句句皆眞實出之者也。即王少伯「齋心」一詩，空洞極矣，而按之具有實地，如畫家極空濛煙雨之致，而無一筆不可尋

其根源，此詩之所以爲詩也。唐人惟白香山處處着實，轉有求其著實而過者，如言音聲之直而譬諸筆描，豈有不類於滯。是以漁洋先生極不勸人學之。然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布帛菽粟，皆至鄙淺，而可以充人饑寒之用，若所謂五城十二樓彈指即見者，則即之轉遠已矣。

又《三李堂記》 金子子青瓣香太白、長吉、義山詩，而以三李名堂，噫，淵乎奧哉。吾嘗怪放翁謂「溫、李自《鄴》也」，然此亦非放翁之過，世稱溫、李，固已失之矣。義山、柯古之名三十六體，以紀年輩則可耳，以示後學則不可。厥後漸乃波及西崑，供人掇撦，則益失之矣。然則義山孰可與並耶？曰：義山，杜之的嗣也。吾方欲準杜法以程量古今作者，而適聞子青以三李名其堂，是不可無一言記之也。夫唐賢氣體近杜者莫若昌黎，而昌谷韓徒也，昌谷之從韓出，實以天機筆力行之，則杜法何遠焉。自古詩人並稱者皆同格調耳，惟少陵與太白不同調，則義山有曰：「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此其不似而似者乎。此三李之義，豈子青臆說乎。

又《格調論中》 「熟精《文選》理」，非謂效其體也。漁洋先生乃謂「理」字不必深求其解，故李滄溟之純用《選》體者，直謂唐無五古詩矣。所謂唐無五言古詩者，正謂其無《選》體之五言古詩也。先生乃謂譏滄溟者，不合其下句觀之，而但執唐無五古一句以歸咎於滄溟，滄溟不受也。豈知滄溟之咎，正專在此唐無五言古詩一句乎。彼謂唐之古詩皆不仿效《選》體耳，豈知唐古詩正以不仿《選》體爲正，而後之爲詩者轉欲《選》體之仿耶，此所謂舛也。【略】即以唐音最盛之際，若杜，若李，若右丞、高、岑之屬，有一效建安之作，有一效謝、顏之作者乎。直至明朝，而李、何在前，王、李踵後，乃有文必西漢，詩必盛唐之說，因而遂有五言必效《選》體之說。五言不效《選》體，則謂之唐無五言古詩，然則七古亦將必以盛唐爲正矣。【略】夫謂七律宜宗盛唐，則杜固居其正無疑也。然又謂五古宜宗《選》體，《選》體之說，不能旁通也，故又變格調爲神韻，而以王、孟、韋、柳當其正，則杜之五古又居其變。同一杜詩，而七言居其正，五言居其變。然則仰窺弦歌韶武之音，其將必以《清廟》《思文》之什爲正，而《東山》《鴟鴞》之音爲變乎，其將何以爲後學者之準式。吾故曰：作詩勿泥《選》體。

又《唐人律詩論》 律詩，則自唐始也。其必以唐人律詩俎豆不祧，無疑也，然而源流升降之故，難言之矣。古詩自漢、魏訖陳、隋，其正變得失，人皆知之，至於律，則概之曰「唐律」云爾。豈惟渾概云「唐律」哉，乃至言五律者，專習爲大曆十子，以爲五律之正也，乃至近日言七律者，亦自中、晚唐作者言之，其他人不知者勿論也。既以新城王漁洋深於詩者，亦首舉劉文房七律，以教後學。然則古詩第從何遜、吳均以下爲圭臬也可乎。論古詩者，必由建安、黃初以衷諸謝、鮑，則唐律自必由右丞、少陵基之，未有可畏難而小就者也。若近人之拈舉賈長江、姚武功五律者，則將謂古詩必以齊、梁、陳之作爲職志歟。夫中、晚以下諸家，非不欲效右丞、少陵也，力不勝也。夫在唐詩中，晚諸家力所不能勝者，而後人顧能勝之乎。曰：非欲人人皆學右丞、少陵也，詩之理則實如此而已矣。

又《書李石桐重訂主客圖後二首》 今欲精選五律，在唐則杜公而外，有幾人哉，惟義山、樊川耳。李君之爲是選也，其言曰：取晚唐之近於中唐者，此一語已走樣矣。夫中唐十子之五律，皆已漸即於平弱矣，而何晚唐近中唐之足云哉。不曰取唐人之近杜者，而曰取晚之近中者，適見其中無主見而已。吾則謂義山、樊川二家五律，初不襲杜，而能造其微處，故自盛唐諸家而後，七律尚多名篇，而五律漸少矣。張、王自當以其樂府爲主，而今乃取其五律，此則非持平之論矣。即以五律言之，以唐賢五律言之，自當以右丞爲主。知以右丞爲主矣，然後知以少陵爲主。此二語者，則已發其大凡矣。何爲先右丞也？曰：右丞千古五律之正則也。然則少陵其稍變者乎？非也。右丞五律，玉色金聲，千古無出其右者，然而天地之元氣，至杜而其祕乃盡發耳。且如一題之作，拓爲數篇，非杜不能也。開合起伏之章法，非杜莫備也。只此二家，而五律盡矣。五言古詩，亦以右丞開先，而少陵繼之。自《三百篇》而下，二《雅》三《頌》之復作也，舍是其焉歸哉，雖謂古今五言詩至此而臻至極，何不可也。然而《北征》後之有《南山》也，有白之《悟眞寺》也，有小杜之《杜秋》詩也，天地間文字之必不可無者，則五律亦當繼右丞、少陵而續選之，吾實不敢多說矣，不得已則惟義山、樊川二家，寄託深厚，猶風人之義也。人第知讀義山《籌筆驛》七律，而豈知讀小杜《籌筆驛》五律乎，抑亦知讀義山《有感》五律乎，右丞、少陵之後，可以遠問風雅遺蹤者，惟此而已矣。【略】今欲矯時人之務七律者，而專取五律，又必專取中、晚唐之五律，而於晚唐中反刪去義山、樊川，且譏義山淫豔，

此正是以目皮相者，而謂之論詩，此何說哉。

又《小石帆亭著錄五・七言詩三昧舉隅》 漁洋選《唐賢三昧集》，不錄李、杜。【略】先生於唐賢獨推右丞，少伯以下諸家得三昧之旨。蓋專以沖和淡遠爲主，不欲以雄鷙奧博爲宗。若選李、杜而不取其雄鷙奧博之作可乎。【略】愚嘗論文章之正變，初不盡以繁簡濃淡之外貌求之。【略】即五言體尚質實，而《北征》、《奉先》、《詠懷》實繼二《雅》而作，溫柔敦厚之旨，所必歸之者也。七言則不但《悲陳陶》、《哀江頭》皆溫柔敦厚也，即《長恨歌》、《連昌宮》、《望雲騅》，亦皆溫柔敦厚之至者也，香山樂府，亦皆溫柔敦厚之至者也。然而漁洋先生方且矜矜持擇于盛唐四十二家之間，焚香鼓琴于陶、韋之際，吾安敢旁贊一辭乎。

《石洲詩話》卷一 古今詠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極，固不必言矣。然此題詠者，唐宋諸賢略有不同，右丞及韓文公、劉賓客之作，則直謂成仙，而蘇文忠之論，則以爲是其子孫，非即避秦之人至晉尚在也。此說似近理。蓋唐人之詩，但取興象超妙，至後人乃益研核情事耳，不必以此爲分別也。

又卷二 唐詩似《騷》者，約言之有數種：韓文公《琴操》，在《騷》之上。王右丞《送迎神曲》諸歌，《騷》之匹也。劉夢得《竹枝》，亦《騷》之裔。盧鴻一《嵩山十志》詩最下。

又 張、王樂府，天然清削，不取聲音之大，亦不求格調之高，此眞善于紹古者。較之昌谷，奇豔不及，而眞切過之。

又 皮、陸聯句詩，勝其自作。蓋兩賢相當，節短勢偪，則反掩其孱弱之狀也。聯句體，自以韓、孟爲極致。然韓、孟太險，皮、陸一種，固是韓、孟後所不可少。

又 唐詩僧多卑卑之格，惟皎然、靈一差勝。

又卷四 唐詩妙境在虛處，宋詩妙境在實處。初唐之高者，如陳射洪、張曲江，皆開啓盛唐者也。中、晚之高者，如韋蘇州、柳柳州、韓文公、白香山、杜樊川，皆接武盛唐，變化盛唐者也。是有唐之作者，總歸盛唐，而盛唐諸公，全在境象超詣。所以司空表聖《二十四品》及嚴儀卿以禪喻詩之說，誠爲後人讀唐詩之準的。

程杲《四六叢話序》 四六盛於六朝，庾、徐推爲首出。其時法律尚疏，精華特渾，譬諸漢京之文，盛唐之詩，元氣瀰淪，有非後世所能造其域者。唐興以來，體備法嚴。然格亦未免少降矣。前如燕、許，稱大手筆。嗣如王楊盧駱，稱四傑。今即其集博覽之，所以擅名一代者，不尚可尋其緒乎。

孫梅《四六叢話凡例》 今攷《樊南甲、乙》，始以四六名集。而柳州《乞巧文》云：「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又在其前。《辭學指南》云：「制用四六，以便宣讀。」大約始於制誥，沿及表啓也。

《四六叢話・選一》 有唐而後，家置一編。杜陵有言，熟精斯理。引伸觸類，門戶滋多。孟利貞、卜長富撰《續文選》若干卷，卜隱之撰《擬文選》若干卷，齊、晉列附庸之盟，規矩存高曾之舊。

又《騷二》 隋、唐而後，踵事彌增。「秋水長天」之句，游泳乎歌章。「洞庭落木」之吟，陶鎔乎燕、許。要而論之：四傑富其才，右丞高其韻，柳州咀其華，義山體其潤。淵源所自，不可誣也。

又《賦三》 自唐迄宋，以賦造士。創爲律賦，用便程式。新巧以製題，險難以立韻，課以四聲之切，幅以八韻之凡，栫以重棘之圍，刻以三條之燭。然後銖量寸度，與帖括同科。夏課秋卷，將揣摹共術矣。徒觀其纚墨所設，步驟所同，起謂之破題，承謂之領接，送迎互換其聲，進退遞新其格。李程以八字致倫魁，爭先一著。獨孤以一聯感人主，力透數重。

又《制敕詔册四》 唐代演綸，始稱妙選。太宗肇啓瀛洲，俾參密勿，爾後封拜將相，例降麻詞，則鳳池專出納之司，翰苑掌文章之柄。雲烟煥爛，從青瑣以追趨，鈴索深沈，有玉堂之故事。自顏岑、崔李、燕許、常楊，起家濟美，染翰垂名者，以十百數，而超羣特出，尤推陸贄、李德裕焉。

又《表五》 至於人臣遺表，述哀叙戀，尤屬所難。爲黨人而辨雪，義山不能代其師。錄恩賜以上陳，晉公不能委其客。況夫當白刃之交前，令狐以談辭戡變。恨青編之失實，端叔以代奏除名。可以見文章之有用，而詞豪之傑出也。然則四六之用，表奏爲長。鋪觀往論，尤多凡例。尚書箋奏，儀曹獨擅其能。使府文辭，玉溪交馳其騁。

又《章疏六》 自陳、隋以訖唐初，詞學大興，談才差廣，則百官抗疏，今體亦多。至於辨析天人，極言得失，猶循正鵠，罔飾雕蟲。蓋奏疏一類，下係民瘼，上關政本，必反覆以伸其說，切磋以究其端。論冀見從，多浮靡而失實，理惟共曉，拘聲律而難明。此任、沈所以棲毫，徐、庾因之避席者也。不習無不利，疇是通變以盡神；有能有不能，孰則得心而應手。若夫擅

場挾兩，擒藻爲春，要可自成一家，不必人所應有，辭無險易，灑翰即工，文無精麤，敷言輒儷，惟陸宣公爲集大成也。

又《啓七》 陳伯玉雅有清聲，駱義烏時騫逸氣，柳子厚精純而俶儻，李義山密緻以清圓。

又《頌八》 許善心《神雀》一篇，染濡立就，博麗非常。【略】厥後王子安《乾元》《九成》二頌，纚纚萬言，實循斯軌。【略】厥後於唐，則有《中興頌》焉。【略】子厚《貞符》，同其旁魄。

又《書九》 夫書源溯《春秋》，派流唐、宋。上書達乎表啓，尺牘旁該談論。

又《碑誌十》 若夫格沿齊、梁，文高秦、漢，詞雄而意古，體峻而骨堅，稱有唐之冠冕，爲昌黎所服膺者，其惟張燕公乎。【略】至若王右丞碑文豪健，六祖一碑，熟精內典，希風頭陀寺之文。呂衡州文筆清新，受降城一銘，曉暢邊情，接踵燕然山之美。李衛公《幽州紀聖功碑》經濟大文，英雄本色，自非兼資文武，未易學步邯鄲也。【略】而鯨鏗春麗，競秀增華，未有如初唐四傑者。事雖僻沉，必有切義。文惟鋪叙，不乏妍詞。後學津梁，於是乎在。【略】魏文貞《李密墓誌》一篇，神鋒百鍊，卓絕古今。

又《判十一》 唐以此試士，俾習法律。【略】於是潤案牘以詩書，化刀筆爲風雅。【略】白居易《甲乙判》百篇，張鷟《龍筋鳳髓判》若干首。白體氣高妙，若先輩之程文。張詞意精妍，擬近時之行卷。均屬能事，無庸伸此而抑彼也。

又《序十二》 文集之有序也，【略】而彥昇述文憲之作，既大類頌文。載之弁宣公之言，又全成傳體。【略】《會昌一品集序》詞沿唐季，氣軼漢京。義山灑穠芳而削藁于前。滎陽奮健翰而竄定於後。等百谷之上善，若兩驥之爭驅。固稟古序之規模，亦昭後學以觀止也。【略】（宴集序、贈別序）今我不樂，烟景笑人，如詩不成，罰酒有數，蓋李太白、王摩詰尤擅其勝焉。何以處我，珍重臨歧，非曰無人，殷勤贈策，蓋王子安、陳伯玉並推厥長焉。

又《記十三》 自唐以後，記始大鳴。柳子永州八記，追躡化工，獨開生面，大放厥詞，昌黎所歎。其實擷《騷》、《辨》之英華，陶班、張之麗製，自《選》學中來也。然則融古文之迹，挹今體之詞，平泉標花木之奇，甫里志泉石之美。如退之《雜畫記》入徐、庾之手筆，豈不生妍妙於秋毫。皇甫《絳守園池記》投枚、馬之鑪錘，亦猶馭跡跑以鞭轡也。

又《論十四》 聲偶戒膚，摘瑕則義切。對屬惡拙，翻案則詞遒。發絢爛于斯文，訂乖離于舊史。而且正史之外，臚列者數百家。點煩之餘，辨正者數百事。不特婉章志晦，識載筆之孔艱。抑使墜簡遺編，睹前修之崖略。《史通》之論，有功於史也偉矣。若是者豈非論說之精華，四六之能事。

又《銘箴贊十五》 張蘊古《大寶》一箴，原於陳戒之遺。李德裕《丹扆》六箴，時著忠規之益。辰告其猶，日躋以敬，琅琅可誦，郁郁乎文也。【略】故《文心》攷實，與頌同原。《史通》覈才，偕論合揆。懿括行閒，神流簡外，得贊之旨矣。

又《檄露布十六》 若于公異作李西平露布，則又敷陳事實，妙極情文，著語不多，九重動色，可爲師法耳。夫檄與露布，六朝不甚區別。【略】唐、宋以後，則檄文在啓行之先，露布當克敵之後，名實分矣。

又《祭誄十七》 晚唐奠酹，最重樊南。【略】李文麗而情之惻愴自見。【略】昌黎《祭十二郎文》，思緒繁亂，眞摯之情不事文采矣。

又《雜文十八》 一曰答問，始於宋玉。【略】若韓昌黎《進學解》，則雄奇傑出，前無古人矣。一曰七發，始於枚乘。【略】然惟柳子厚《晉問》一篇，精刻獨造，追軼枚叟。

又《談諧十九》 學者遺其虛，課其實，肆其雅，放其鄭。剖讒射覆，踵嘉文於前。《逐貧》《送窮》，振芳塵於後。庶幾談非復老生之常，而俳不爲聖人所禁也哉。

又《總論二十》 夫瑰麗之文，以唐初四傑爲最。而四子之中，尤以王氏子安爲尤。【略】南朝之盛，三史竝有專門。隋、唐以來，諸子束之高閣。而掃搪稍廣，理趣不深，此史不如子之辨也。

又《作家五・唐四六諸家》 案四六之文，議論難矣，而叙事亦難，【略】其惟《創業起居注》乎。以編年之體，爲鴻博之辭，不惟對屬之能，兼有三長之目，學者與陸宣公奏議參觀之，知熟於此道者，固無施不可。

又 案自有四六以來，辭致縱橫，風調高騫，至徐、庾極矣。筆力古勁，氣韻沈雄，至燕公極矣。驅使卷軸，詞華絢爛，至四傑極矣。意思精密，情文婉轉，至義山極矣。【略】獨子厚以古文之筆，而鑪鞴於對仗聲偶間，天生斯人，使駢體古文合爲一家，明源流之無二致。嗚呼，其可及也哉。

又　案劉、呂皆柳州死友，其文筆警逸，亦足相羽翼，如昌黎之有籍、湜矣。

又　案義山章奏之學，得自文公，蓋具體而微者矣。【略】吾於有唐作家集大成者得三家焉，於燕公極其厚，於柳州致其精，於文公仰其高。

又　案柳子厚少習詞科，工爲箋奏，及竄永州，肆力古文，爲深博無涯涘，一變而成大家。李玉溪少能古文，不喜聲偶，及事令狐，授以章奏，一變而爲今體，卒以四六名家。此二家者，從入各有自，而始終成就相反如此，所謂學焉得其所近者何以稱焉。蓋子厚得昌黎遙爲應和，而玉溪惟令狐爲之親炙，其遇合遭際自是不同，要之天資學力固大有逕庭矣。徐、庾以來，聲偶未備。王、楊之作，才力太肆。沿及五代，不免靡弱。宋代作者，不無疏拙。惟樊南甲乙，則今體之金繩，章奏之玉律也。

王昶《**張崑南布衣鶴健堂詩鈔序**》　至於琴，澹泊杳冥，非榮期、綺季之倫不能學，學之非終身不能工。【略】詩之爲道亦然。靖節以下，若龍標、摩詰、襄陽、蘇州、柳州諸公，淵泓冲澹，皆琴中人也，其詩皆琴聲也。

李調元《**雨村詞話序**》　詞非詩之餘，乃詩之源也。【略】自唐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絕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管弦，實皆古樂府也。詩先有樂府而後有古體，有古體而後有近體。樂府即長短句，長短句即古詞也。故曰詞非詩之餘，乃詩之源也。溫、韋以流麗爲宗，《花間集》所載南唐、西蜀諸人最爲古豔。

《**雨村詩話**》**卷下**　詩不可以貌爲，少陵《發同谷》諸篇，昌黎、東野聯句，皆偶立一體。至昌谷之奇詭，義山之獺祭，各有寓意，不可以貌爲。

又　《詩》三百篇有正有變，後人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楚騷》之幽怨，少陵之憂愁，太白之飄豔，昌谷、玉川之奇詭，東野、閬仙之寒儉，從乎變者也。陶靖節以下，至于王昌齡、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韋應物、儲光羲、錢起輩，俱發言和易，近乎正者也。白居易以和易享遐齡，長吉以瑰詭而致夭折。《記》曰：「和故百物不失，冬寒故景短，夏酷烈而秋悲，春日遲遲，信可樂也。」知此可與言詩矣。

《**賦話・新話一**》　賦用八字韵腳原始，見於《能改齋漫錄》云：賦家者流，由漢、晉歷隋、唐之初，專以取士，止命以題，初無定韻。至開元二年，王邱員外知貢舉試《旗賦》，始有八字韵腳。所謂「風日雲浮軍國清肅」。見僞蜀馮鑑所記《文體旨要》。

又　唐初進士試于考功，尤重帖經試策，亦有易以箴論表贊而不試詩賦之時。專攻律賦者尚少。大曆、貞元之際，風氣漸開，至大和八年，雜文專用詩賦，而專門名家之學燦然競出矣。李程、王起，最擅時名。蔣防、謝觀，如驂之靳，大都以清新典雅爲宗。其旁騖別趨，元、白爲公，下逮周繇、徐寅輩，刻酷鍛鍊，眞氣盡漓，而國祚亦移矣。抽其芬芳，振其金石，亦律體之正宗，詞場之鴻寶也。

又　題中正面無可刻劃者，勢不得不間見側出，以敷佐見奇。然須雋不傷雅，細不入纖，方爲妙緒繭抽，巧思綺合。否則刻鵠類騖，無所取焉。唐錢起《尺波賦》云：「流脈中移，類蠖影求伸之際；浮光上射，若雪華呈瑞之初。」謝觀《初雷啓蟄賦》云：「似桴鼓之纔終，戈鋌熠熠，如擊石之止後，鳥獸蹡蹡。」柳喜《日浴咸池賦》云：「紅光下射，疑萍實之欲沈；赤氣上浮，訝林雲之不息。」白行簡《五色露賦》云：「花禽拂着，宛如陳寶之鷄；平野染成，煥若徐方之士。」薛逢《天上種白榆賦》云：「或全或缺，陋蟾桂於月中；莫往莫來，鄙蟠桃於海上。」鄭宗哲《溫洛賦》云：「舜日初懸，似陽燧之藏輕瀨；紅霞不散，若陰火之在空波。」王棨《迴鴈峰賦》云：「亦猶鸛鵠，踰清濟以無因；何異鷓鴣，渡澄江而不得。」《夢爲魚賦》云：「莊生化蝶之言，昔時未信；公子爲烏之驗，今日方知。」證佐典切，比擬精工。凡此敷聯，猶不失比興之遺意。

又　唐人試賦，極重破題。白居易《性習相遠近賦》云：「噫下自人，上達君；咸德以愼立，而性由習分。」李涼公逢吉大奇之，爲寫二十餘本。韋彖《畫狗馬難爲功賦》云：「有丹青二人，一則矜能於狗馬，一則誇妙於鬼神。」吳學士融方構是題，見之，遂焚所著。其價重一時如此。迄今觀之，亦不過疏解明晰耳。陳佑平《權衡賦》起句云：「俾民不迷，茲器維則。」八字典重而渾成，殆欲與「日華天鑒」之句並驅中原矣。

又　唐人琢句，雅以流麗爲宗，間有以精峭取致者。皇甫湜《山雞舞鏡賦》云：「類鳳因簫感，哂鶴爲禽召。」趙蕃《月中桂樹賦》云：「謂扇花薄，如珪玷浮。」楊宏貞《隙塵賦》云：「疑琢玉成環，環中屑墜，若窺壺入洞，洞裏雲殘。」張隨《海客探驪珠賦》云：「初辭磧礫，訝潭下星懸，稍出漣漪，謂川旁月上。」刻酷鍛鍊，皆所謂字去而意留者。無名氏《箜篌賦》云：「青

樓何處，倚城向日九烏雛；綺帳初開，綵綬銜花雙鳳子。」七字成句，原本齊梁。閻寬《溫湯御毬賦》：「捎虛而訝人手長，攢角而疑馬身小。」造語非不新穎，但失之鑿矣。

又《新話二》　《文苑英華》所載律賦至多者，莫如王起。其次則李程、謝觀。大約私試所作而播于行卷者，命題皆冠冕正大。逮乎晚季，好尚新奇，始有《館娃宮》、《景陽井》及《駕經馬嵬坡》、《觀燈西涼府》之類，爭妍鬬巧，章句益工。而《英華》所收，顧從其略，取舍自有定則，固以雅正爲宗也。元和、長慶以後，工麗密緻，而又不詭于大雅，無踰賈相者矣。

又　律賦起句，多先用單聯對起，不用四六排。此正法也。唐劉允濟《明堂賦》獨用排起，如「大哉乾元，紫微疏上帝之宮；邈矣坤輿，丹闕披聖人之宇。」勢極雄峻。則貴相題，又不可以一律論也。通篇鋪張處多，徵實處少，此應制體中取巧省力之法。然討好亦在此。

又　唐人中作賦者，杜少陵直接張平子，陸魯望追步庾子山。《三大禮賦》高古奇橫，三唐無與抗手。魯望刻意生新，芊眠蒨麗。句調之奇變，音韻之妍靡，評書家所云「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者」，移以品題，殆非溢美之辭也。

又　唐人賦韻有云次用韻者，始依次遞用，否則任以己意行之。晚唐作者取音節之諧暢，往往以一平一仄相間而出。宋人則篇篇順叙，鮮有顛倒錯綜者矣。

又《新話三》　律賦多有四六，鮮有作長句者，破其拘攣，自元、白始。樂天清雄絶世，妙悟天然。投之所向，無不如志，微之則多典碩之作，高冠長劍，璀璨陸離，使人不敢逼視。

又　唐王維《白鸚鵡賦》，韻限以「容日上海孤飛色媚」八字，而賦止五韻，首尾完善，不似脫簡，豈如祖詠之賦終南山雪，崔曙之咏明堂火珠，意盡而止，不復足成邪。至其筆意高雋，自是右丞本色。按乾符中蔣凝應宏辭爲賦，只及四韻，遂曳白而去。試官歎息久之，頃刻之間，播於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觀此則唐人應試，恆有任意多寡者，不獨右丞爲然也。

又　唐張仲素《反舌無聲賦》云：「伴玄燕之辭巢，秋而俱去；陪黃鳥之遷木，春以爲期。」取材於經，不復旁雜，中唐人矜慎乃爾。若入晚季諸人手，則新穎有餘，而典雅不足矣。

又　考唐人舉進士者，詩賦並習，往往不能兼工。初盛唐無論矣，肅、代以降，帖括盛行，王舉之、李表臣之流，詩篇傳誦者絶少。大曆十子中，自錢仲文外，罕有見其賦者。可知雕蟲小技，亦自有專門名家也。張繪之以詩鳴於時，律賦中亦可高置一席，此殆兼才。

又　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唐白行簡《澹臺滅明斬龍毀璧賦》云：「紛然電散，謂齊后之碎連環。驍爾星分，同亞父之撞玉斗。」張隨《上將辭第賦》云：「王翦請貽乎子孫，與茲難並；晏嬰敢煩乎里旅，相去不遐。」【略】皆所謂事對也。唐蔣防《聚米爲山賦》云：「起自纖微，有類積塵爲岳；終非奇幻，那同畫地成川。」王起《轅門射戟枝賦》云：「若嗤同失鵠，我藝自忝其疊雙，倘妙等麗龜，爾心固宜其如一。」黃滔《周以龍興賦》云：「孟津契會，此時不愧於雲從；羑里棲遲，昔日何傷於魚服？」皆所謂反對也。屬辭比事，不失參黍，可謂優且難矣。陳章《斗牛間有紫氣賦》云：「貫牛斗于九霄，正當吳分；藏塵盧於午夜，遠在豐城。」徐寅《斬蛇劍賦》云：「磨霜礪雪兮熒煌錯落，伊逐鹿之英聖，有斬蛇之鋒鍔。」全從字面取巧。乾符、咸通之間，風尚如此，而世運亦靡靡日下矣。文章可以覘氣化，信然。

又《新話四》　唐人限韻，有云以題爲韻者，則字字叶之。以題中字爲韻者，則就中任用八字，不必字字盡叶也。

又　唐時律賦，字有定限，鮮有過四百者。馳騁才情，不拘繩尺，亦唯元、白爲然。微之《五色祥雲賦》、《觀兵部馬射賦》、樂天《雞距筆賦》以及白樂天《斬白蛇賦》，踔厲發揚，有凌轢一切之樂，皆傑作也。

又　賦押虛字，惟「亦」字最難，如侯喜《秋雲似羅賦》，以蘭亦堪采爲韻，賦末押「一言有以，千秋只亦」之類。又賦押「於」字最難生別，「相於」、「所於」之外，不見可用者。唐陳章《水輪賦》「磬折而下隨迹彼，持盈而上善依於」，生別而彌復自然也。其賦中警句亦多，如「雖破浪于川湄，善行無跡，既斡流于波面，終夜有聲」，又「鉤深致遠，沿洄而可使在山；積少之多，灌輸而各由其道」，又「當浸稻之時，寧非沃壤；映生蒲之處，相類安車」，如此運古，墨痕都化，乃爲巧而不傷雅。凡形似題當倣此。

又　辭尚體要，總貴稱題。如圜丘、祀天、藉田、獻繭等題，能援據精

詳，簡古肅穆，便是第一義矣。若徒句雕字琢，刻意求新，則是錯朱紫于衮衣，奏鄭衛于清廟，非特大乖體制，轉開不學人省力法門。唐李君房《獻蘋賦》，但將祭義點竄一番，便成佳構，與石貫《藉田賦》，皆質而彌雅，樸而彌華，與經術相表裏。讀者須于此中着眼。

又　唐人體物最工，么麼小題，却能穿穴經史。林滋《木人賦》云：「來同避地，舉趾而根柢則無。動必從繩，結舌而語言何有？」又云：「進退合宜，依然在斯。既無喪無得，亦不識不知。跡異草萊，其言也無莠；情同木訥，其行也有枝。」陳章《艾人賦》云：「當戶而居，惡莠言兮結舌。負牆而立，甘菜色以安身。」李子卿《水螢賦》云：「色動波間，狀珠還于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於穎川。」字字典則，精妙無雙，宋以後諸公所不能及。

又　唐無名氏《繪事後素賦》，所限之韻以「黃流在中」爲「於中」，賦中亦押於字，非誤也。唐人賦韻以四平四仄爲率。唐莊宗時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后從諫則聖」爲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五平三仄，大爲識者所誚。可見當時自有定格，故塗改詩句以遷就平仄耳。其詳載于《容齋隨筆》中。

又　五代去晚唐不遠，然風氣迥殊。晚唐人之律賦，精密更甚，如起句云：「蒼蒼茫茫道遠，倚倚望望情傷。」用六娟秀，而從前渾古樸至之氣蕩然無存。且琢句過於脩整，則漸就平蕪，遣調必求諧靡，則轉入甜俗，此流弊之所必至也。五代承唐制，亦以進士設科，以詩賦取士，如梁嵩《倚門望子賦》，則沿晚唐之格調而流弊，字句既拖沓無味，又委靡不振，風氣益下矣。

《文史通義・内篇五・詩話》　唐人詩話，初本論詩。自孟棨《本事詩》出（亦本《詩小序》），乃使人知國史叙詩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廣之，則詩話而通於史部之傳記矣。間或銓釋名物，則詩話而通於經部之小學矣（《爾雅》訓詁類也）。或泛述聞見，則詩話而通於子部之雜家矣（此二條，宋人以後較多）。雖書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論辭論事，推作者之志，期於詩教有益而已矣。

又　小説出於稗官，【略】六代以降，家自爲書。唐人乃有單篇，別爲傳奇一類。（專書一事始末，不復比類爲書。）大抵情鍾男女，不外離合悲歡，紅拂辭楊，繡襦報鄭，韓李緣通落葉，崔張情導琴心，以及明珠生還，小玉死報，凡如此類，或附會疑似，或竟託子虛，雖情態萬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過淫思古意，辭客寄懷，猶詩家之樂府古豔諸篇也。

又《外篇三・雜説下》　文緣質而得名，古以時而殊號。自六代以前，辭有華樸，體有奇偶，統命爲文，無分今古。自制有科目之別，士有應舉之文，制必隨時，體須合格，束縛馳驟，幾於不勝。於是「吾衰誰陳」，太白慷慨於大雅。「於今何補」，昌黎深悲於古人。玉溪自恨於幕游，劉伉希風於作者。師魯之矯崑體，永叔之謝楊、劉。自後文無定品，俳偶即是從時。學有專長，單行遂名爲古。「古文」之目，異於古所云矣。

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自序》　不標初、盛、中、晚之名，不設正法眼藏、聲聞、辟支之見。

《讀雪山房唐詩凡例・五古凡例》　五言肇興至唐，將及千載，故其境象尤博。即以有唐一代論之：陳、張爲先聲，王、孟爲正響。常建、劉眘虛幾於蘇、李天成，李頎、王昌齡不減曹、劉自得。陶翰慷慨，喜言邊塞。儲光羲眞樸，善説田家。岑嘉州峭壁懸崖，峻不得上。元次山松風澗雪，凜不可留。李供奉襟情倜儻，集建安、六代之成。杜員外氣韻沉雄，盡樂府古詞之變。韋、柳以澄澹爲宗，錢、李以風標相尚。韓、孟皆戛戛獨造，而塗畛又分。樂天若平平無奇，而裨益自遠。其他一吟一詠，各自成家，不可枚舉。於戲，其極天下之大觀乎。

又《七古凡例》　唐七言古詩，整齊於高、岑、王、李，飄灑於太白，沉雄於少陵，崛強於昌黎，蓋猶七雄之並峙也。前之王、楊、盧、駱，後之元、白、張、王，則宋、衛、中山之君也。韓翃、盧綸、王、李之附庸，昌谷、樊南，退之之屬國也。惟李、杜，則昌黎而外，蓋莫敢問津焉。

又《七絶凡例》　王阮亭司寇刪定洪氏《唐人萬首絶句》，以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爲壓卷，韙於前人之舉「蒲萄美酒」、「秦時明月」者矣。近沈歸愚宗伯，亦效舉數首以續之。今按其所舉，惟杜牧「煙籠寒水」一首爲當。其柳宗元之「破額山前」，劉禹錫之「山圍故國」、李益之「回樂峰前」，詩雖佳而非其至。鄭谷「揚子江頭」，不過稍有風調，尤非數詩之匹也。必欲求之，其張潮之「茨菰葉爛」，張繼之「月落烏啼」，錢起之「瀟湘何事」，韓翃之「春城無處」，李益之「邊霜昨夜」，劉禹錫之「二十餘年」，李商隱之「珠箔輕明」，與杜牧《秦淮》之作，可稱匹美。

又《論文雜言四十一則》　初唐五古之有張、陳，猶隸楷之有鍾傅也。王、孟、李、杜之作，則羲、獻之神明變化矣。

洪亮吉《讀雪山房唐詩選序》　猶憶己亥庚子間，余在京師，一日集讀雪山房，與侍御從叔松厓漕督及侍御（管世銘）論詩至夜半，于古體則高岑、王李、李杜、韓白、錢劉、韋柳而外，尤醉心次山。近體則初唐五家、天寶數公、大曆十子之外，以玉溪爲中興，致堯爲後勁。三人者意見無一不合。

《北江詩話》卷一　唐詩人去古未遠，尚多比興，如「玉顏不及寒鴉色」「雲想衣裳花想容」「一片冰心在玉壺」及玉溪生《錦瑟》一篇，皆比體也；如「秋風江上草」「黃河水直人心曲」「孤雲與歸鳥，千里片時間」以及李、杜、元、白諸大家，最多興體。

又　《三百篇》無一篇非雙聲疊韻，降及《楚辭》與淵、雲、枚、馬之作，以迄《三都》《兩京》諸賦，無不盡然。唐詩人以杜子美爲宗，其五、七言近體無一非雙聲疊韻也，閒有對句雙聲疊韻，而出句或否者，然亦不過十分之一。中唐以後，韓、李、溫諸家亦然。

又　杜工部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足見長句最難，非有十分力量、十分學問者，不能作也。即以唐而論，以長句擅長者，李、杜、韓而外，亦惟高、岑、王、李四家耳。

又卷二　至詩文之有眞氣者，秦、漢以降，孔北海、劉越石以迄有唐李、杜、韓、高、岑諸人，其尤著也。趣亦有三：有天趣，有生趣，有別趣。莊漆園、陶彭澤之作，可云有天趣者矣，元道州、韋蘇州，亦其次也。

又　有唐一代，詩文兼擅者，惟韓、柳、小杜三家，次則張燕公、元道州，他若孫可之、李習之、皇甫持正能爲文而不能爲詩，高、岑、王、李、李、杜、韋、孟、元、白能爲詩而不能爲文，即有文亦不及其詩。至詩及排偶文兼者，亦祇王、楊、盧、駱及李玉溪五家，餘則蘇頲、呂溫、崔融、李華、李德裕等文勝於詩，李嶠、張九齡、李益、皮日休、陸龜蒙等詩勝於文，均不能兼擅也。

又　李青蓮之詩，佳處在不著紙，杜浣花之詩，佳處在力透紙背，韓昌黎之詩，佳處在「字向紙上皆軒昂」。

又　作牡丹詩，自不宜寒儉，即如前人詩「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比體也。「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諷諭體也。外如「看到子孫能幾家」，「一生能得幾回看」皆是空處著筆，能實詮題面者實少，若不得已求其次，則唐李山甫之「數苞仙豔火中出，一片異香天上來。」【略】尚能形容盡致。

又卷三　詩人之工，有不自識字讀書始者，即以唐初四子論，年僅弱冠而所作孔之廟碑，近日淹雅之士，有半不知其所出者，他可類推矣。以韓文公之頫視一切，而必諄諄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杜工部，詩家宗匠也，亦曰「讀書難字過」。可知讀書又必自識字始矣。「弄璧」宰相，「伏獵」侍郎不聞有詩文傳世，職是故耳。

又卷四　詩人不可無品，至大節所在，更不可虧。杜工部、韓吏部、白少傅、司空工部、韓兵部上矣。李太白之於永王璘，已難爲諱。又次則王摩詰。再次則柳子厚、劉夢得。又次則元微之。最下則鄭廣文。若宋之問、沈佺期尚不在此數。至王、楊、盧、駱及崔國輔、溫飛卿等，不過輕薄之尤，喪檢則有之，失節則未也。

又卷五　詩奇而入理，乃謂之奇，奇而不入理，非奇也。盧玉川、李昌谷之詩，可云奇而不入理者矣。詩之奇而入理者，其惟岑嘉州乎。如《遊終南山詩》：「雷聲傍太白，雨在八九峰。東望紫閣雲，西入白閣松。」余嘗以乙巳春夏之際，獨遊南山紫、白二閣，遇急雨回憩草堂寺，時原空如沸，山勢欲頹，急雨劈門，怒雷奔谷，而後知岑詩之奇矣。又嘗以己未冬杪，謫戍出關，祁連雪山，日在馬首，又晝夜行戈壁中，沙石嚇人，沒及髁膝，而後知岑詩「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之奇而實確也。大抵讀古人之詩，又必身親其地，身歷其險，而後知心驚魄動者，實由於耳聞目見得之，非妄語也。

又　岳陽樓望洞庭湖詩，少陵一篇尚矣。次則劉長卿「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余以爲在孟襄陽「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二語之上，通首亦較孟詩遒勁。

又　《離騷》以後學騷者【略】若干人，而皆不及騷，以絕調難學也。陶淵明以後學陶者韋應物、柳宗元【略】等若干人，而皆不及陶，亦以絕調難學也。庾信《哀江南賦》無意學騷，亦無一類騷，而轉似騷。王維、裴迪輞川諸作，元結《春陵篇》及《浯溪》等詩，無意學陶，亦無一類陶，而轉似陶，則又當于神明中求之耳。

又卷六　開、寶諸賢七律，以王右丞、李東川爲正宗，右丞之精深華妙，

東川之清麗典則，皆非他人所及，然門徑始開，尚未極其變也。至大曆十數子，對偶始參以活句，盡變化錯綜之妙，如：盧綸「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劉長卿「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劉禹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白居易「曾犯龍鱗容不死，欲騎鶴背覓長生。」開後人多少法門。即以七律論究，當以此種爲法，不必高談崔顥之《黃鶴樓》、李白之《鳳皇臺》及杜甫之《秋興》、《詠懷古跡》諸什也。若許渾、趙嘏而後，則又惟講琢句，不復有此風格矣。

又　高常侍之于杜浣花，賀秘監之于李謫仙，張水部之于韓昌黎，始可謂之詩文知己。即如水部祭韓公詩云：「獨得雄直氣，發爲古文章。」亦惟此二語，可該括韓公詩文。外若白太傅，何嘗不傾倒昌黎，然僅云「戶大嫌甜酒，才高厭小詩」而已。蓋韓、白詩派不同，故所言止如此也。李樊南之知杜舍人，亦非他人所及，所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

又　謫仙獨到之處，工部不能道隻字，謫仙之于工部亦然。退之獨到之處，白傅不能道隻字，退之之于白傅亦然。所謂可一不可兩也。外若沈之與宋，高之與岑，王之與孟，韋之與柳，溫之與李，張、王之樂府，皮、陸之聯吟，措詞命意不同，而體格並同，所謂「笙磬同音」也。唐初之四傑，大曆之十子亦然。欲于李、杜、韓、白之外求獨到，則次山之在天寶，昌谷之在元和，寥寥數子而已。詩文並可獨到，則昌黎而外，惟杜牧之一人。

又　又有似同而實異者：燕許並名而燕之詩勝于許，韋柳並名而韋之文不如柳，溫李並名而李之駢體文常勝于溫，此又同中之異也。詩與駢體文俱工，則燕公而外，唯王、楊、盧、駱及義山五人。

又　杜工部、盧玉川諸人，工詩而不工文。皇甫持正、孫可之諸人，工文而不工詩。

趙懷玉《讀雪山房唐詩鈔序》　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詩操勸懲之柄，一代之正變，四方之風化繫焉，故其義與《春秋》相表裏。《三百篇》經宣父釐正，列於《六經》。漢、魏以來，人自爲集，至唐而古今之體咸備，稱極盛焉。故言詩者必宗唐。

李圖《抱真書屋詩鈔序》　陸稼堂先生嘗謂《三百篇》後，漢、魏、六朝之作具在也，而世賢多稱李唐，尤以李、杜爲大宗者，以詩至唐體始大備，而李詩出入《風》、《騷》，極古今之匯歸，杜詩博大精深，衆美咸具，範後人於莫外也。嗣是退之法乎杜而少變其體，歸於樸厚堅實，以學力勝。昌谷出乎李，專工造句，務爲驚論，以才思勝。故唐代詩人如林，而蹊徑獨闢，超絕倫類者惟四家爲最。學之者可以革纖側爲雅正，除冗浮爲警切，化拙澀爲靈奇，凡宋、元以降，卓然成名傳後世者，大抵得力於斯也。余深服膺其論。

黎簡《黎二樵批點黃陶庵評本李長吉集》卷一　從來琢句之妙，無有過於長吉者。細讀長吉詩，下筆自無庸俗之病。昌谷於章法，每不大理會，然亦有井然者，須細心尋繹始見。每首工於發端，百鍊千磨，開門即見，至其骨力勁險，則溫、李兩家俱當斂手。

李兆元《論詩絕句》　吏部文章萬丈芒，《淮西》一頌冠三唐。紛紛卻怪元、皮輩，學步陽平又補亡。〇詩到齊、梁已變新，王楊盧駱只相因。香山自詡元和體，又與初唐步後塵。

《十二筆舫雜錄》卷八　文達《清艷堂詩序》有云：「蘇、李之詩天成，曹、劉之詩閎博，嵇、阮之詩妙遠，陶、謝之詩高逸，沈、范之詩工麗，陳、張之詩高秀，沈、宋之詩宏整，李、杜之詩高深，王、孟之詩淡靜，高、岑之詩悲壯，錢、郎之詩婉秀，元、白之詩樸實，溫、李之詩綺縟，千變萬化，不名一體，而其抒寫性情則一也。」余嘗謂學詩先治性情，至于聲調風韻格力，各就其天姿所近，各成一家可也。文達此論，可謂先得我心。高深二字，非李、杜不足以當之。元、白之樸實，亦惟深於詩者能見及之，然香山可以無愧此二字，微之似尚有未到處。

石韞玉《纂餘集序》　古稱登高能賦，爲卿大夫之才，故唐、宋循良吏大抵能詩，當其聽政之餘，凡夫關河夷險，風俗貞淫，以及鳥獸草木蟲魚之情狀，一一洞悉于胸中，而著爲詩篇，以陶寫其性靈，發揮其經濟，聖門之論詩曰「可以觀」，蓋謂此也。【略】今夫和州，古歷陽之墟也。守是州者，唐則有劉夢得，宋則有范堯夫，皆當代聞人，才名在藝苑，政蹟在史牒，而此鄉士大夫，獨津津焉艷稱其名，蒐羅舊聞，載諸州乘以爲榮，而後知文采風流，固賢者不朽之盛事矣。

又《與王念豐論文書》　李唐之文，昌黎最稱近道，竊謂未醇者，以其有怪怪奇奇之見存焉。李習之之文純粹精密，不亞昌黎。陸宣公慷慨論事，有體有用。陸龜蒙、白居易、劉禹錫之徒，文雖不多，自闢畦町。若夫孫樵、

樊宗師，直盡鬼者易工爾，以艱深文其淺陋，鉤軵磔格類乎謠讖之言，私心弗尚焉。《書》曰：「辭尚體要。」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何取乎爭一句之奇，鬥一字之巧，以爲能乎。

又《養雲樓詩序》 唯是詩教之昌明于世久矣，權輿于《三百篇》，浸淫于漢、魏、齊、梁之間，盛於唐而變於宋。

又《吳耦棠道易集詩序》 昔嚴武之治蜀也，李白賦《蜀道難》。韋皐之治蜀也，陸暢賦《蜀道易》。難易何常有，視其人爲變遷者矣。

又《醉鄉仙館詩序》 杜云「健筆凌雲」，韓云「硬語盤空」，殆其所取資者矣。抑吾聞古人之論詩也，其致不同。陸士衡云「詩緣情而綺靡」，而李太白則云「自從建安來，綺靡不足珍。」然則士衡之所云，正太白所不屑道者也。

又《蘿山文稿序》 昔昌黎有言，約《六經》之旨以成文，而《進學》一解，則及於莊、《騷》、太史、子雲、相如，蓋唐時以詩賦取士，故不得不旁及於此。【略】唐人之諺曰：「《文選》熟，秀才足。」亦因習詩賦而云然，其實江左六朝之文，崇尚風華，繡其鞶帨，李太白所謂建安來「綺靡不足珍」者也，而豈文章之軌範哉。

又《借秋亭試帖序》 原夫試帖之作，肇始唐賢。沈佺期以「明月夜珠」之句，馳譽公卿間。而錢起《湘靈鼓瑟》一詩，且致鬼神來告。蓋此事爲士人進身之階，非可苟焉而已也。惟其不可苟，故事有至難。古之詩人，自《三百篇》以來，皆先有詩，而後有題。試帖則因題作詩，必於命題之義，細意熨帖，不得放言高論，鹵莽從事。其難一。【略】詩題則百家之說，皆可取資，士子非博極群書，將茫然不知所謂。其難二。其體近於對儷，命意必莊，遣詞必雅，一切艷冶粗豪之語，皆不得雜乎其間。其難三。惟其難也，非專心致志，不能造乎其極，雖使李、杜復生，未必其能工也。故論試帖，與他詩不同。

憚敬《堅白石齋詩集序》 古近之體備於唐，唐之詩人蓋數十變焉。

又《與紹之論文書》 夫後世之言文者，未有如退之之爲正者也。退之之言文，則《告尉遲生》、《李生》爲最。吾少之時，蓋嘗讀而樂之。若柳子厚、李習之《與韋中立》、《王載》，所言視退之相出入者也。紹之求之乎是焉足矣。雖然，退之、子厚、習之各言其所歷者也，一家之所得也，于天下之文，其本末條貫有未備者焉。

錢泳《履園譚詩・總論》 詩言志也，志人人殊，詩亦人人殊，各有天分，各有出筆，如雲之行，水之流，未可以格律拘也。故韓、杜不能強其作王、孟，溫、李不能強其作韋、柳。如松柏之性，傲雪凌霜，桃李之姿，開華結實。豈能強松柏之開花，逼桃李之傲雪哉。

又 唐人五古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換梁、陳之俳優。譬諸書法，歐、虞、褚、薛俱步兩晉、六朝後塵而整齊之耳。若李、杜兩家又當別論。

又 七古以氣格爲主，非有天姿之高妙，筆力之雄健，音節之鏗鏘，未易言也。尤須沈鬱頓挫以出之，細讀杜、韓詩便見。若無天姿、筆力、音節三者而強爲七古，是猶秦庭之舉鼎，而絕其臏矣。【略】如以張、王、元、白爲宗，梅村爲體，雖著作盈尺，終是旁門。

又 詩之爲道，如草木之花，逢時而開，全是天工，並非人力。溯所由來，萌芽於《三百篇》，生枝布葉於漢、魏，結蕊含香於六朝，而盛開於有唐一代，至宋、元則花謝香消，殘紅委地矣。

秦恩復《詞林韻釋跋》 詞也者，《騷》之苗裔，而歌行之變體也。胚胎於唐，濫觴於五代，至南、北宋而極盛。作者繼踵，皆能精曉音律，故諧音定字，確有據依。夷考其時，但有製曲之名，絕無撰韻之譜，豈百餘年來，學士大夫，各守師承，不復措意歟。

又《元草堂詩餘跋》 晚唐五季，柔曼綺靡之音化爲側艷。一時文人學士，競撰新聲，別開生面。專集創自《金荃》、《陽春》，雖《金荃》佚而《陽春》尚存。選錄始於《家宴》、《花間》，迨《家宴》亡而《花間》爲冠。自茲以後，如《梅苑》、《樂府雅詞》、《陽春白雪》、《花庵詞選》、《絕妙好詞》、《草堂詩餘》等書，並皆規模衛尉，搜採靡遺。唐、宋以來詞人亦云大備。至若《尊前集》、《花草粹編》，更無論矣。

孫原湘《徐芝仙詩集序》 詩有奇正，而奇爲難，奇而不詭於正尤難。才不大不能奇，學不博不敢奇，無山川雲物之異以疏瀹而啓關之，雖奇而非自然之奇。才大矣，學博矣，聞見廣矣，不能守屯耐困以馴養其奇氣，則奇而或戾於正。太白奇而元者也，少陵、昌黎奇而渾者也，昌谷奇而隱，東野奇而僻，玉川奇而肆者也。以有唐詩教之盛，此數家而已。

張惠言《**詞選序**》　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係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誹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聲哀，放者爲之，或跌蕩靡麗，雜以昌狂俳優。然要其至者，罔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不徒彫琢曼辭而已。自唐之詞人，李白爲首，其後韋應物、王建、韓翃、白居易、劉禹錫、皇甫松、司空圖、韓偓幷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爲譸，競作新調，詞之雜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言，依託魏、晉，近古然也。

又《**贈毛洋溟序**》　然唐人爲文，唯韓愈氏爲是。其時若李元賓、樊紹述之流，于古人之文，未爲得規矩也，而韓氏之推之，不啻其自許。《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則又疑以爲古之學于道而庶幾古人者，雖有不同，其必無互相爲是非者耶。

又《**文稿自序**》　已而思古之以文傳者，雖于聖人有合有否，要就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義，施天下致一切之治。【略】韓愈、李翺、歐陽修、曾鞏以學，柳宗元、蘇洵、軾、轍、王安石雖不逮，猶各有所執持，操其一以應于世而不窮。故其言必曰道。道成而所得之淺深醇雜見乎其文。無其道而有其文者，則未有也。

金應珪《**詞選後序**》　夫楚謠漢賦，既殊《風》《雅》，齊歌唐律，亦乖蘇、李。何者，古愈遠則愈殺，聲彌近而彌悲。此由音調所成，故亦淵源莫二。譬之纂繡異制而合度於鑷，蛾眉各盼而同美於魂。故知法不虛采，神不虛艷，其揆一也。樂府既衰，填詞斯作。三唐引其緒，五季暢其支，兩宋名公，尤工此體。莫不飛聲尊俎之上，引節絲管之間。

馬緯雲《**唐代叢書序**》　近世流傳漢、晉小說，寥寥無幾。唐人小說三十九家，四十一部，三百八卷。存者尚得百數十種。迹其流別，厥派有三：爲叙述雜事，爲紀錄異聞，爲綴輯瑣語。其中誣謾失眞，妖妄熒聽者，間所不免，然寓懲勸，廣見聞，資考證，雖以洪容齋、劉貢父二公之儒宗博雅，亦稱道及之。他如《茶經》、《嘯旨》、《畫訣》、《詩評》，又未嘗不情眞瀟灑，厥體當行別成奇趣，殆所謂李杜之詩，韓柳之文，有時不得與孟東野、陸魯望、沈亞之、段成式輩爭奇競爽者歟。

鍾惺《**敲厓考古録・古詩用律句**》　古詩格調，有自然之音節，筆機所到，與之渾合，自是佳篇，非必定欲某字當平，某字當仄，而後謂之古詩也。唐人律體，肇端於徐、庾小詩，而蕭《選》中，如曹子建之「驚風飄白日」、「朱華冒綠池」、「明月照高樓」，顏延年之「涼風起坐隅」、「陰谷曳寒烟」、「相與昧平生」等句，皆參用調適之句以成章，非必盡以拗句爲古也。初唐七古轉韻，多用律句。盧昇之《長安古意》、劉庭芝《代悲白頭翁》，可見其略。厥後右丞、常侍漸以雄勁勝，而李、杜規模更大。遍考諸集古體，無不用律句者，蓋激壯之中，時有和緩之響，興酣落筆詩，亦不自知也。趙秋谷《聲調譜》，不過爲中人之資導以先路，古詩中之氣體神韻，概未言及，而譜中所載，必標其目曰：拗句，律句，可見律句爲古體所不廢，惟在用之得其當耳。【略】即以唐詩中之結句證之，有通體用拗句，而一結獨用律句者。宋延清之《明河篇》：「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高達夫《贈別晉三處士》：「愛君且欲君先達，今上求賢早上書。」王摩詰《老將行》：「莫嫌舊日雲中守，猶堪一戰立功勳。」杜少陵《驄馬行》：「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麒麟地上行。」中一結而上句用拗下句用律者，崔司勳《孟門行》：「成陰結實君自取，若問旁人那得知。」李太白《北風行》：「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恨難消。」又《宣州謝朓樓餞別》：「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錢仲文《送鄔三落第還鄉》：「荷衣垂釣且安命，金馬招賢合有時。」白樂天《百鍊鏡》：「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時）〔銅〕。」如此類不可枚舉。若謫仙《久別離》之「待君來不來，落花寂寞委青苔」、杜公《觀曹將軍畫馬圖》之「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則又用長短句，而仍以律句煞尾，神明變化不可方物矣。

焦循《**與歐陽製美論詩書**》　古人春誦，夏弦，秋冬學《禮》讀《書》。試思《書》何以云讀，《詩》何以必弦誦，可見不能弦誦者，即非詩也。何以能弦誦，我以情發之，而又不盡發之，第長言永歎，手舞足蹈，若有不能已於言，又有言之而不能盡者，非弦而誦之，不足以通其志而達其情也。【略】周、秦、漢、魏以來，直至於唐杜少陵、白香山諸名家，體格雖殊，不乖此指，晚唐以後，始盡其辭，而情不足，於是詩與文相亂，而詩之本失矣。然而人之性情，其不能已者，終不可抑遏而不宣，乃分而爲詞，謂之詩餘。

故五代之詞，六朝、初唐之遺音也。宋人之詞，盛唐、中唐之遺音也。

《雕菰樓詞話》 詞韻無善本，以《花間》、《尊前》詞核之，其韻通叶甚寬，蓋寄情託興，不比詩之嚴也。余嘗取唐詞，盡擇其韻考之，爲《唐詞韻考》，以未暇成就。然如杜牧之《八六子》，上下皆有韻，上以「深、沉、衾、信、扃」爲韻，下以「侵、禁、整、臨、陰」爲韻。論者謂其韻不可考，蓋以宋之《八六子》準之也。夫據宋以定唐，可乎。

又 毛大可稱詞本無韻，是也。【略】按唐人應試用官韻，其非應試，如韓昌黎贈張籍詩，以「城、堂、江、庭、童、窮」一韻，則「庚、青、江、陽、東」通協，不拘拘如律詩也。至於詞，更寬可知矣。

阮元《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自齊、梁以後，溺于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于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爲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經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合于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于奇偶之間。經子史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尚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尚奇。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三十有五，豈可以爲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況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略】明人號唐、宋八家爲古文者，爲其別于四書文也，爲其別于駢偶文也。然四書文之體皆以比偶成文，（《明史·選舉志》曰：四子書命題，代古人語氣，體用排偶，謂之八股。）不比不行，是明人終日在偶中而不自覺也。且洪武、永樂時，四書文甚短，兩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宏治、正德以後，氣機始暢，篇幅始長，筆近八家，便于摹取，是以茅坤等知其後而昧于前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眞乃上接唐、宋四六爲一脈，爲文之正統也。

又《四六叢話後序》 唐初四傑，並駕一時，式江、薛之靡音，追庾、徐之健筆。若夫燕、許之宏裁，常、楊之巨製，《會昌一品》之集，元、白《長慶》之編，莫不並掞龍文，聯登鳳閣。至於宣公《翰苑》之集，篤摯曲暢，國事賴之，又加一等矣。義山、飛卿以繁縟相高。柯古、昭諫以新博領異。駢儷之文，斯稱極致。

《文筆考》 （阮元《學海堂文筆策問》）問：六朝至唐，皆有長於文，長於筆之稱。如顏延之云「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是也。何者爲文，何者爲筆，何以宋以後不復分別此體。　男福謹擬對曰：自明人以唐、宋八家爲古文，於是世之人惟知有唐、宋古文之稱。竊考之唐以前所稱，似不如此也。唐人每以文與筆並舉，又每以詩與筆並舉，是筆與詩文似有別也。由唐溯晉，則南北朝文筆之稱多見於史，分別更顯矣。況《金樓子》、《文心雕龍》諸書極分明哉。

又附錄 劉天惠《文筆考》：或謂文莫高於昌黎。韓筆杜詩，吟自好問。孟詩韓筆，說始趙璘。猶以爲筆亦文之稱耳。及讀劉禹錫《中山集·祭韓侍郎文》曰：「子長在筆，我長在論。以矛陷盾，卒不能困。」是不以能文許昌黎也。【略】《隋書·李德林傳》：楊遵彥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以示陸卬，卬曰：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房彥謙傳》：彥謙所有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唐書·蔣偕傳》：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文藝傳》：蘇頲字廷碩，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故時號燕許大手筆。《楊炯傳》：徐堅曰：李趙公、崔文公之筆，擅價一時。《李賀傳》：賀手筆敏捷，尤長於詩篇。【略】凡茲稱筆，皆爲直言序述之辭（筆從聿，聿者述也），體近乎乙部，義托於龍門，乃文海之別裁，與《金樓》相證發者也。然其稱名盛於六朝，衰於兩宋。

又 梁國珍《文筆考》：故孔子著《易》，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文言數百，幾於句句用韻，且多用偶，此非文章之祖而有韻曰文之證乎。六朝迄唐，皆有長於文、長於筆之稱。顏延之云「竣得臣筆，測得臣文。」老杜亦云「賈筆嚴詩」。元好問亦有「杜詩韓筆」之論。【略】而宋以後，若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自歐陽修出，倡以單行爲古文，王安石、眉山父子、曾鞏起而和之（見《宋史·文苑傳序》），而文筆之稱遂混。

又 侯康《文筆考》：乃文與詩爲一類，非與筆爲一類，文筆詩筆，字異義同。劉彥和所謂「有韻者文，無韻者筆」是也。《金樓子》亦云「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更可證也。詳觀史傳中，其以文筆合稱者，指不勝屈。如【略】陸卬稱李德林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薛道衡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高構而後出之。房彥謙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深致。楊素令杜正元擬諸雜文筆十餘條，皆立成。乃其最著者也。蓋二字對言之，則別。散言之，則通。如

所謂文章手筆云爾。【略】至唐則多以詩筆對舉，如「賈筆論孤憤，嚴詩讀幾篇。」少陵句也。「王筆活龍鳳，謝詩生芙蓉。」飛卿句也。「杜詩韓筆愁來讀。」牧之句也。「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時人目王縉、王維語也。「孟詩韓筆。」時人目退之、東野語也。「歷代詞人詩筆雙美者鮮。」殷璠語也。蓋唐近六朝，猶沿其說。宋則以文與詩對。

又 劉光斗《文筆考》：沈思翰藻之謂文，紀事直達之謂筆。其說昉於六朝，流衍於唐，而實則本於古。孔子贊《易》，有文言，其爲言也，比偶而有韻，錯雜而成章，燦然有文，故文之。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其爲書也，以紀事爲褒貶，振筆直書，故筆之。文筆之分，當自此始。其後得文意者長於文。顏延之云「測得臣文」是也。得筆意者長於筆。顏延之云「竣得臣筆」是也。推之史籍。莫可枚舉。故昭明所選多文，唐、宋八家多筆。韓、柳、歐、蘇散行之筆，奧衍瀾翻，好古之士靡然從之。論者迺薄《選》體爲衰，以散行爲古。既尊之爲古，且專名之爲文，故文筆不復分別矣。

《老生常談》 七律當以工部爲宗，附以劉夢得、李義山兩家。

又 七古，高、岑、王、李是一種，李、杜各一種，李長吉一種，張、王樂府一種，韓一種，元、白又一種，後人幾不能變化矣。

冒春榮《葚原詩說》卷一 詩腸之曲，如宋之問「不寄西山藥，何由東海期」，本羨天台道士之成仙，反言以激之，正深望其寄藥。岑參「勤王敢道遠，私向夢中歸」，本怨赴邊庭，歸期難必，卻反言不敢道遠，夢中可歸。張九齡「自匪常行邁，誰能知此音」，本憚行邁，反說曲江溪中溪水松石之音，足以怡人。杜甫「漸喜交遊絕，幽居不用名」，本怨朋友絕跡，反以喜言。又「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非恐聖躬勞於應接，正恐聖心扤目前收京之喜，不爲剪滅朝食之計耳。所以知詩中有此意者，以上文有「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二語，故結句云云，可謂妙於立言矣。詩思之癡，如李白「剗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煞洞庭秋」。杜甫「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萬楚「河水浮落花，花流東不息。應見浣紗人，爲道長相憶」。詩趣之靈，如李白「歲晚或相訪，青天騎白龍」。又「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杜甫「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唐人惟具此三者之妙，故風神灑落，興象玲瓏。自宋以後，此妙不傳，所以用盡氣力，終難與唐人作敵也。

又卷二 沈雲卿《龍池樂章》，崔司勳《黃鶴樓》詩，意得象先，縱筆所至，遂擅古今之奇。所謂「章法之妙不見句法，句法之妙不見字法」者也。王維、李頎、崔曙、張謂、高適、岑參諸人，品格即高，復饒遠韻，故謂正聲。老杜以宏才卓識，盛氣大力勝之，讀《秋興八首》、《詠懷古跡》、《諸將五首》，不廢議論，不棄藻繢，籠蓋宇宙，鏗戛鈞韶，而縱橫出沒中，復含蘊藉微遠之致，目爲大成，非虛語也。

又卷三 排律所尚，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巧，段落分明，而其要在開合相生，不露鋪敘，轉折、過接之迹，使語排而忘其排，斯能事矣。其源自顏謝諸人，梁陳以還，儷句尤多。唐初始定此體，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蘇頲、二張，並皆佳妙。少陵出，而瑰奇宏麗，一變故方，後此無能爲役。元、白滔滔百韻，俱能工穩，但流易有餘，鎔裁未足，每爲淺率家效顰。溫、李以下，又無論已。七言長律，少陵開出，然《清明》等篇，已不克佳。至如太白《別山僧》、高達夫《宿田家》諸作，終類古體，非排律也。

又 明李滄溟論七言絕句，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爲第一，王鳳洲推王翰「蒲萄美酒」爲第一。國朝王漁洋則推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蓋滄溟、鳳洲主氣，漁洋主神，各自有見。歸愚沈氏謂「李益之『回樂峰前』，柳宗元之『破額山前』，劉禹錫之『山圍故國』，杜牧之『烟籠寒水』，鄭谷之『揚子江頭』諸作，亦堪接武」。歸愚謂「王昌齡『昨夜風開露井桃』一首，只說他人之承寵，而己之失寵，悠然可思，此求響於絃指外也」。又如韋蘇州詩：「南望青山滿禁闈，曉陪鴛鷺正差池。共愛朝來何處雪，蓬萊宮裏拂松枝。」老杜《答嚴公送酒》詩：「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火，洗盞開嘗對馬軍。」此絕句之變體也。

又 或問唐詩何以分初、盛、中、晚之說？曰：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戊寅歲至玄宗先天元年壬子歲，凡九十五年。盛唐自玄宗開元元年癸丑歲至代宗永泰元年乙巳歲，凡五十三年。中唐自代宗大曆元年丙午歲至文宗大和九年乙卯歲，凡七十年。晚唐自文宗開成元年丙辰歲至哀帝天祐三年丙寅歲，凡七十一年。溯自高祖武德戊寅至哀帝末年丙寅，總計二百八十九年，分爲四唐。然詩格雖隨氣運變遷，其間轉移之處，亦非可以年歲限定。況有一人

而經歷數朝，今雖分別年歲，究不能分一人之詩，以隸於每年之下。甚之以訛傳訛，或一詩而分載數人，或異時而互爲牽引，則四唐之強分疆界，毋亦刻舟求劍之說邪？然初、盛、中、晚之年分起訖，初學又不可不識之。

又卷四 稱詩者莫盛於唐，惟去漢、魏日遠，古體遂乏渾厚之氣。擬古樂府，則以太白爲正宗，而少陵及元、白、張、王其變也。五古以子昂、太白、王、孟、韋、柳爲正，子昂復古之功尤大，少陵則變而不失其正也。至七古以高、岑、王、李頎及太白、少陵、昌黎爲正，而王、楊、盧、駱四傑其變也。

又 論詩之要領，「聲色」二字足以盡之。《書》曰：「詩言志，歌永言。」古人之詩未有不協聲律者，自唐以前，能詩之士未有不知音律者，故言詩而聲在其中。《騷》、《雅》、漢、魏、六朝、三唐之聲各不同，以樂隨世變，故聲亦隨世變也。【略】漢以前詩，皆不假彫繪，直道胸臆，此所謂太白不飾也，然而眞色在焉。魏、晉而下，始事藻飾，務尙字句，採獲典實，於是詩始有色矣。色之爲物，久則必渝。漢人詩所以久而益新者，是眞色，非設色故也。六朝之色，在當時非不可觀，至唐則已陳，故唐人另調丹黃，染成新采，於是其色一變。宋之色黯然無光，其染采之水不潔故也。

又 竊謂古詩之要在格，律詩之要在調，亦如遏雲社中所謂北力在絃，南力在板耳。絃可操縱於手，板不可游移於腔。調可默運於心，格不能不模範於古。唐人古詩，無有不從前代入者。子昂從阮入，王、孟、韋、柳從陶入，李頎、常建、王昌齡諸人從晉、宋入，太白從齊、梁入，獨老杜從漢、魏入，取法乎上，所以卓絕衆家。中唐諸子，其變斯極。長吉學《楚騷》不得，而趨於詭僻。退之追《風》、《雅》不及，而逃於生峭。孟郊之苦吟，盧仝之狂誕，創不成創，因無所因。張、王樂府，時有遺聲。元、白唱酬，了無深致。要之皆彼善於此也。晚唐人變無所復之，不得不往於近體，才力所限，豈可強哉。

《靜居緒言》 觀唐人所作，知詩道如蟬脫異形，布種得穫，未常不推陳出新，不失本性也。西崑孤豔，《綠衣》、《碩人》之苗裔也。《考牧》、《考室》，長吉、玉川之初祖也。儲、王田園之趣，肇自《豳風》。杜陵之「沈鬱頓挫」，昌黎之「妥貼排奡」，胎息于《生民》、《清廟》。

又 詩有一語不失正鵠不嫌少，左右逢源不嫌多，蓋其志各趨，其造同得也。綦毋潛、祖詠、丘爲、張子容、盧象、裴迪語皆質實有味，要爲孟亭、輞川中人，所謂不嫌少者也。王龍標、常盱眙、劉夏縣以下，詩非不具體而微，然如發哀彈，裂秋管，唧咋滿耳，蕩志移情焉。其間獨取儲光羲之古澹，元次山之敦厚，可以養吾神，全吾氣。

又 人以王、孟、韋、柳連而稱之者，以其詩皆不事琱繪也。然其間位置自別，風趣不同。韋蘇州氣味不在建安下，不應以其有田園詩便列一格。柳州詩清煉孤詣，類其爲文。韋特自然，柳多作意，在讀者得之。

又 致拙意新以矯時習者，杜司勳之俊才也。創奇出怪以極鬼工者，李昌谷之幽思也。顧逋翁之樂府，可爲鼓吹張、王。李庶子之絕句，是足追攀王、李。皆立幟一家，居然作手。

吳德旋《讀唐詩有感》 屈、宋衙官眞戲語，才人自詡每無雙。可怪汾州薛太拙，解詩惟許賈長江。

張晉《仿元遺山論詩絕句》 左司、摩詰擅風流，前數襄陽後柳州。各有精神眞面目，漫分誰劣與誰優。長句篇篇轉韻精，高、岑、王、李擅歌行。初唐略備當時體，風氣纔開調未成。翻新競巧意如何，皮、陸同時和韻多。別有錢、郎工送客，不勞三疊《渭城歌》。

李富孫《漢魏六朝墓銘纂例自序》 魏武帝時禁立墓碑。晉令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下逮六朝，文字漸罕。及唐、宋而復盛。韓、柳諸公易整爲散，體格亦大變。

《漢魏六朝唐代志墓金石例·唐人志墓諧例》卷一 志墓之文，始自東漢蔡中郎，集中所見稍多，然叙事則失之太略，蓋當時文體簡朴，類如斯也。至子山庾氏，始成正格。厥後至唐，又失之太詳，未免冗濫，賴昌黎崛起，力振衰靡，遂得復古。平心持論，撰志墓文者，止可以此三家爲正宗，不得因駢散歧途而有所偏廢也。餘則唐代諸文，叙履歷學術行治，章法次序體製多同。

又《志墓例附論》 要之昌黎起衰振靡，出言爲經，本非六朝文士可及，然於古人文字義例章法之善者，未必不從而效之，非皆自由創。今即以昌黎之文，與中郎、開府二家參考之，知其效法古人者居多，則又豈可置漢魏六朝之文而不論乎。同時李、柳諸公，因義製文，各有所創，已不專以昌黎一家之言爲限。

又　文章駢格，肇自東漢，其時志墓之文，率多儷偶，乃古人正格。至隋、唐尤甚。揆之散著，實殊途同歸，若概目爲卑濫，在散體中又豈少市聲俗軌之譏。要之各有短長，未可偏廢。則尊韓、蘇而薄徐、庾，非通人持平之論矣。

徐達源《南北朝文鈔序》　迨南北瓜分，自永初之元，迄開皇之季，中間世歷數祀，代挺雅材，摛藻敷華，殊零錦粲，夐乎莫之尚已。有唐而降，厥風漸頹，流及天水，古意浸微，幾鄰俳俗。

方履篯《葉鶴巢越雪集詩序》　短章振宣城之範，長言抶拾遺之精，淡雅以陶，韋爲宗，沈寂以郊，島爲尚。

《**詞苑萃編・音韻**》　唐詞多守詩韻，然亦有通別韻用之，略如宋詞韻者。（毛氏《唐詞通韻說》）

又　唐白樂天《長相思》云：「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鬅鬙雲滿衣。陽臺行雨迴。」「支」與「微」與「十灰」半通用，是宋詞韻也。宋秦太虛《千秋歲》用「隊」韻，辛稼軒《沁園春》用「灰」韻，皆渾用唐韻。由是觀之，唐詞亦可用宋韻，宋詞亦可用唐韻，自不必過判區畛耳。（毛氏《唐宋詞韻互通說》）

戈載《**詞林正韻發凡**》　詞始于唐，唐時別無詞韻之書。

郭麐《**唐文粹補遺序**》　有唐之文，代凡三變，厭習靡纖，創闢宏麗，巖廟鉅製，有開必先，王、楊而後，燕、許代興，而載之，至之出焉。豐縟冠帶，威威儀儀，華則榮矣，恢張病之，於是桀立峻悍，俶儻張施，程古切今，橫厲踔轢。曲江、梓潼揚之而未宏，昌黎、河東卓然而倡號，一時從風，若羽翼鳳而腳走麟，李氏、皇甫氏之徒，爲其佐矣。文章之運，與世升降，日昃月虧，風流迢然，其有憤發毅雄，信道不惑，遭值末流，悼歎愧臆，忠信彊仁，又足以副之而加學焉。時無鉅材，驚盪自意，孫、劉、皮、陸、司空氏由此其選也。循初訖終，波瀾各異，指歸無殊，選穠割腴，離骨扶髓，要以體沿前代而風樹本朝，甯剝丹華，亦不純賁素，近古則辭語異今，遠俗則文字爾雅，是固然矣。

陳鴻壽《**樊謝山房集外詩引**》　詩家游仙一體，自唐人以來，多爲絕句，或別有寄託，或近《香奩》豔情之作，而出以迷離惝怳之辭，要無無謂而作者。

劉子春《**石園詩話序**》　詩之爲義，亦微矣哉。《三百》而降，《騷》得其旨，而詞不及其自然。再變而河梁贈答，延及魏、晉、六朝。三變至唐，而格始定。長短俳偶，古體今體，式斯備矣。

《**石園詩話**》**卷二**　唐詩人齊名者：武后、中宗時，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號爲「初唐四傑」，李嶠、崔融、蘇味道、杜審言爲「文章四友」。陳子昂、趙貞固、盧藏用、杜審言、宋之問、畢構澤、郭襲徽、司馬承禎、釋懷一、陸餘慶號「方外十友」。韋承慶兄弟俱有詩名。玄宗時，張說、蘇頲世稱燕、許大手筆。王維與弟縉齊名，與孟浩然齊名，時稱王孟。賀知章、劉眘虛、包融、張旭號「吳中四士」。蕭穎士、李華號蕭李。李白、孔巢父、裴政、張叔明、韓準、陶沔號「竹溪六逸」。賀知章、李白、汝陽王璡、李適之、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稱「飲中八仙」。皇甫冉、弟曾踵登進士，時比之張孟陽、景陽。肅宗時，秦系與劉長卿齊名。代宗時，大曆十才子齊名。包何、包佶齊名。德宗時，鮑防與謝良弼友善，時號鮑、謝。宋廷棻生五女若莘、若照、若倫、若憲、若荀，皆善屬文，號「五宋」，德宗召試，呼爲學士，自貞元七年祕禁圖籍，詔若莘總領。順宗時，孟郊、賈島、張籍、王建、李賀、盧仝、歐陽詹、劉叉俱從韓愈遊，謂之韓門詩派。李翺、皇甫湜學古文于韓公，俱不能詩。穆宗時，元稹、李紳、李德裕號「元和三俊」。元稹在越，與副使竇鞏酬唱最多，世稱「蘭亭絕唱」。東漢有李、杜之稱，唐之詩人稱李、杜者三：景雲、神龍中李嶠、杜審言，開元中李白、杜甫，開成、會昌中李商隱、杜牧之。懿宗、僖宗時，許棠、張喬諸人號「咸通十哲」。哀帝時，羅隱自號江東生，與族人虬、鄴齊名，號「三羅」。

又　宋嚴羽、明高棅，以高祖武德至明皇開元初列爲初唐，以開元至代宗大曆初列爲盛唐，以大曆至憲宗元和、穆宗長慶列爲中唐，以敬宗寶曆、文宗開成以後列爲晚唐。

《**小清華園詩談**》**卷上**《**總論**》　唐人七古氣勢縱橫，文情變幻，如神龍翔空，離奇夭矯，不可方物，誠爲詩境奇觀。然只可謂之唐體，不可謂之古體。何也？以古氣皆已發洩無遺也。

又《**條辨**》　何謂性情？曰：詩以道性情，未有性情不正而能吐勸懲之辭者。【略】間有賢者崛起其間，各樹騷壇之幟，而往往不能無偏倚駁雜之弊。略而言之，【略】又如王、楊、盧、駱之偏於浮薄，李太白之偏於豪縱，

劉夢得之偏於褊狹，孟東野之偏於孤峭，玉川子之偏於險怪，李長吉之偏於奇幻，白香山之偏於坦率，元微之之偏於柔媚，李義山之偏於瑰異，溫飛卿之偏於婉弱。其餘諸賢，亦各有弊。惟杜少陵性情眞摯，憂國愛君之意，盎然於楮墨之間，猶有詩人遺意。但多憂傷感憤，擬諸《三百》，實爲變風變雅，終非盛世之音。若韓昌黎以唐代名儒，性情頗得其正，故篇什之間，每吐德音，然以文筆爲詩，往往不免過於豪放。要之古來作者，各有短長。學者貴取其所長，棄其所短，馴而至於溫柔敦厚之歸，則《雅》、《頌》之音，庶可復睹耳。

又　又曰：于親當如【略】孟東野之「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游子吟》）近體當行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游子吟》）近體當如「君此卜行日，高堂應夢歸。莫將和氏淚，滴著老萊衣。嶽雨連河細，田禽出麥飛。到家調膳後，吟好送斜暉」。（殷遙《送友人下第歸省》）暨劉夢得之「兄弟盡鴛鸞，歸心切問安。貪榮五綵服，遂挂兩梁冠。侍膳曾調鼎，循陔更握蘭。從今別君後，常向德星看」。（《送太常蕭博士棄官歸養赴東都》）于君當如【略】處常則如杜少陵之「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春宿左省》）遇變當如李義山之「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須共主君憂。寶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書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重有感》）暨少陵之「時危思報主，哀謝不能休」，張燕公（說）之「遙遙西向長安日，願上南山壽一杯」，錢員外（起）之「霄漢常懸捧日心」之類，斯爲純臣耳。【略】于兄弟當如【略】近體則如少陵之「亂後嗟吾在，羈棲見汝難。草黃騏驥病，沙晚脊令寒。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乾。」（《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歲寂無消息覓便寄此》）柳柳州之「零落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常在荊門郢樹烟」。（《別舍弟宗一》）至若少陵之「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及「弟勸兄酬何怨嗟」，則不減《常棣》之歌。右丞之「遙知兄弟登高處，偏插茱萸少一人」，則無殊《陟岡》之詠。此外若【略】少陵之送侍御，則望其搏擊，是又能于友于之外，勉之以德者。于夫婦則當如【略】張正言（謂）之「南園春色正相宜，大婦同行小婦隨。竹裏登樓人不見，花間覓路鳥先知。櫻桃解結垂檐子，楊柳能低入戶枝。山簡醉來歌一曲，參差笑殺郢中兒」。（《春園家宴》）元微之之「謝公最小偏憐女，嫁與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畫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十萬，爲君營奠復營齋」。（《遣悲懷》）于朋友則當如【略】杜少陵之《夢李白》，韓昌黎之「我願身爲雲，東野化爲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近體當如劉眘虛之《寄江韜求孟六遺文》，王摩詰之《酌酒與裴迪》，李校書（端）之「愁心一倍長離憂，夜思千重戀舊遊。秦地故人成遠夢，楚天涼雨在孤舟。諸溪近海潮皆應，獨樹邊淮葉盡流。別恨轉深何處寫？前程惟有一登樓」。（《宿淮浦憶司空文明》）劉夢得之「一夜霜風凋玉芝，蒼生望絕士林悲。空懷濟世安人略，不見男婚女嫁時。遺草一函歸太史，孤墳三尺近要離。朔方徙歲行當滿，欲爲君刊第二碑」。（《哭呂衡州》）元微之之「樂事難逢歲易徂，白頭光景莫令孤。弄濤船更曾觀否，望市樓還有會無？（自注：『望市樓，蘇之勝地。』）眼力少將尋案牘，心情且強擲梟盧。孫園虎寺隨宜看，不必遙遙羨鏡湖」。（《戲贈樂天》）與《送崔侍御之嶺南二十韻》，皆懇切周詳，無微不至，尤見交情之篤云。

又　何謂志向？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志淫好辟，古有明徵矣。且如【略】張子同（志和）志在烟波，則歌《漁父》。宋延清志在邪媚，因賦《明河》之篇。劉夢得志在尤人，乃作看花之句。凡此之倫，不一而足。惟杜工部志在君親，故集中多忠孝之語。《曲禮》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不信然乎？故學者欲詩體之正，必自正其志向始。

又　何謂本源？曰：仇仁父曰：「古體吾主《選》，近體吾主唐。」近體主唐可也，古體主《選》，無乃已疎乎？

又　何謂是非取舍？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故賢愚不分，不足以論人；是非不辨，不足以論事；取舍不明，不足以御事變而服人心。【略】此後惟杜工部，論事則云：「幽薊餘蛇豕，乾坤尙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愼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有感》，下同。）「丹桂風霜急，靑梧日夜凋。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授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又：「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

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諸將》，下同。）「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爲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聖朝。」論人則如：「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常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詠懷古蹟》，下同。）「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如此等作，讀之可見其經濟之實學，筆削之微權焉。他如「漢家青史上，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擬靖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弼臣。」（戎昱《和蕃》）暨「猿鳥猶疑畏簡書，風雲常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眞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李商隱《籌筆驛》）又「西師萬衆幾時回？哀痛天書近已裁。文吏何曾重刀筆，將軍猶自舞輪臺。幾時拓土成王道？從古窮兵是禍胎。陛下好生千萬壽，玉樓常御白雲杯。」（《漢南書事》）數詩亦其後勁者矣。

又　何謂忠厚？曰：【略】必其至誠惻怛之意充溢于中，隨其所發，無非慈祥豈弟之音。如元次山（結）之「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撻之」，（《春陵行》）杜少陵之「彤廷所分帛，本自寒女出」，（《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乃爲眞忠厚耳。他如岑嘉州（參）之「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樓臺重曙氣，邑里雜鮫人。海暗三山雨，花明五嶺春。此鄉多寶玉，愼莫厭清貧。」（《送張子尉南海》）雖不必爲忠厚之語，而忠厚之意自盎然於楮墨之間，乃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餘如王右丞之「執政方持法，明君無此心」，劉隨州（長卿）之「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錢員外之「窮達戀明主，耕桑亦近郊」，裴僕射（度）之「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之類，亦猶有詩人溫厚之遺云。

又　何謂纏綿？曰：如【略】少陵之「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白香山之「平生心迹最相親，欲隱牆東不爲身。明月好同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每因暫出猶思伴，豈得安居不擇鄰？何獨終身數相見，子孫還作隔牆人」（《欲與元八卜鄰先有此寄》）是也。

又　何謂語要含蓄，義要分明？曰：張曲江（九齡）之「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矯矯珍木顛，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感遇》）及少陵之「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贈花卿》）是也。

又　何謂和雅？【略】近體如賈舍人（至）之「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鶯繞建章。劍珮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鑪香。共沐恩波鳳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暨楊司業（巨源）之「晴明紫閣最高峯，仙掖開簾范彥龍。五色天書辭煥爛，九重春殿語從容。綵毫應染鑪烟細，清珮仍含玉漏重。二十年前同日喜，碧霄何路得相逢。」（《寄中書同年舍人》）如此等作，皆雍容和雅，盛世之音也。

又　何謂廣大？【略】近體則沈、宋、燕、許、右丞輩，亦時有宏壯之觀。然終不如少陵之「安得壯士挽天河，盡洗甲兵長不用」，暨「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及「洛陽宮殿化爲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盡堯封？朝廷衮職雖多預，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諸將》）此眞禹、稷己飢己溺之心，《三百篇》後，無此度量矣。

又　何謂氣象？曰：「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初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衮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到鳳池頭。」（王維《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不謂之「詩中天子」不可也。（昔人評王摩詰爲「詩中天子」）「訟堂寂寂對烟霞，五柳門前聚曉鴉。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觀風競美新爲政，計日還知舊觸邪。可惜陶潛無限酒，不逢籬菊正開花。」（崔峒《題桐廬李明府官舍》）不謂之窮陬縣令不可也。

又　何謂眞？曰：自來言情之眞者，無如靖節，寫景之眞者，無如康樂、玄暉，紀事之眞者，無如潘安仁、左太沖、顏延年。少陵皆兼而有之，故往往有生字拙句，人皆不解其故，不知乃直書所見，初不假乎雕飾者，但嫌其發洩太盡耳。【略】獨其《彭衙》、《北征》諸作，叙事抒情，曲折如繪，誠

有非潘、顏諸子所能者，謂之「詩史」，豈不信然。此外如李君虞（益）之「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盧郎中之「少孤爲客早，多難識君遲」，司空文明（曙）之「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又如太白之「秋色無遠近，出門盡寒山」，摩詰之「遠樹帶行客，孤城當落暉」，岑嘉州之「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錢員外之「返照亂流明，寒空千嶂淨」，又如韓吏部之《元和聖德詩》，柳柳州之《平淮夷雅》，李義山之《韓碑》、《西郊百韻》等作，皆切實締當之至者。

又　何謂古？【略】他如少陵之《飲中八仙歌》，猶有古意存焉。近體則「東皐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惟落暉。牧童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採薇」。（王績《野望》）暨沈雲卿（佺期）之「龍池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池開霄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邸第樓臺多氣色，君王覺雁有光輝。爲報寰中百川水，來朝此地莫東歸」。（《龍池篇》）此等詩乃太羹玄酒之味，《咸》、《英》、《韶》、《濩》之音，非世俗所能知者，但學者不可不本源於此。

又　何謂高？【略】近體則宋員外（之問）之「歸來物外情，負杖閱巖耕。源水看花入，幽林採藥行。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去去獨吾樂，無能愧此生」。（《陸渾山莊》）王右丞之「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酬張少府》）暨沈雲卿之「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爲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古意》）崔司勳顥之「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黃鶴樓》）是也。

又　何謂自然？【略】近體則王子安之「城闕輔三秦，風烟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爲在歧路，兒女共沾巾」。（《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太白之「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送友人》）又「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芳樹籠秦棧，春流繞蜀城。升沈應已定，不必問君平」。（《送友人入蜀》）右丞之「杜門不復出，久與世情疎。以此爲長策，勸君歸舊廬。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送孟六歸襄陽》）少陵之「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旅夜書懷》）張正言之「八月洞庭秋，瀟湘水北流。還家萬里夢，爲客五更愁。不用開書帙，偏宜上酒樓。故人京洛滿，何日復同遊」（《同王徵君湘中有懷》）等篇是也。

又　何謂渾然？【略】近體則杜員外之「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沈雲卿之「長歌遊寶地，徙倚對珠林。雁塔風霜古，龍池歲月深。紺園澄夕靄，碧殿下秋陰。歸路烟霞晚，山蟬處處吟」。（《遊少林寺》）孟山人（浩然）之「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臨洞庭上張丞相》）岑嘉州之「詔出未央宮，登壇近總戎。上公周太保，副相漢司空。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弟兄皆許國，天地荷成功」。（《奉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渭北節度使即太尉光弼弟》）及「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寄左省杜拾遺》）杜少陵之「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送遠》）張正言之「楚地勞行役，秦城罷鼓鼙。舟移洞庭岸，路入武陵溪。江月隨人影，山花趁馬蹄。離魂將別夢，先已到關西」。（《送裴侍御歸上都》）七言則杜少陵之「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卧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秋興》）「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詠懷古蹟》）高常侍（適）之「黃鳥翩翩楊柳垂，春風送客使人悲。怨別自驚千里外，論交却憶十年時。雲開汶水孤帆遠，路繞梁山匹馬遲。此地從來可乘興，留君不住益凄其」。（《送前衛縣李宋少府》）皇甫曾之「長安雪後見歸鴻，紫禁朝天拜舞同。曙色漸分雙闕下，漏聲遙在百花中。鑪烟乍起開仙仗，玉珮成行引上公。共荷發生同雨露，不應黃葉久從風」（《早朝日寄所知》）等作是也。

又　何謂超然？曰：古之「迢迢牽牛星」【略】是也。其次則王右丞之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卧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送別》）亦庶幾焉。近體則杜員外之「行止皆無地，招尋獨有君。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雲。露白宵鐘徹，風清曉漏聞。坐攜餘興往，還似未離羣」。（《秋夜宴臨津鄭明府宅》）沈雲卿之「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長在漢家營。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誰能將旗鼓，一爲取龍城」。（《雜詩》）太白之「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卧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口號贈徵君盧鴻》）又「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去，楓葉落紛紛」。（《夜宿牛渚懷古》）右丞之「清川帶長薄，車馬去閒閒。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迢遞嵩高下，歸來且閉關」。（《歸嵩山作》）又「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終南別業》）岑嘉州之「正月今欲半，陸渾花未開。出關見青草，春色正東來。夫子且歸去，明時方愛才。還須及秋賦，莫即隱蒿萊」。（《送杜佐下第歸陸渾別業》）郎士元之「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共是悲秋客，那知此路分。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陶令東籬菊，餘花可贈君」。（《送錢大》）馬戴之「孤雲與飛鳥，千里片時間。念我何留滯，辭家久未還。微陽下喬木，遠色隱秋山。臨水不敢照，恐驚平昔顏」。（《落日悵望》）七言則張燕公（說）之「去歲荆南梅似雪，今年薊北雪如梅。共知人事何常定，且喜年華去復來。邊鎮戍歌連日動，京城燎火徹明開。遙遙西向長安日，願上南山壽一杯」。（《幽州新歲作》）賈閬仙（島）之「此心曾與木蘭舟，直到天南潮水頭。隔嶺篇章來華嶽，出關書信過瀧流。峯懸驛路殘雲斷，海浸城根老樹秋。一夕瘴烟風捲盡，月明初上浪西樓」。（《寄韓潮州愈》）周朴之「東南一境清心目，有此千峯插翠微。人在下方衝月上，鶴從高處破烟飛。巖深水落寒侵骨，門靜花開色照衣。欲識蓬萊今便是，更於何處學忘機」。（《桐柏觀》）僧齊己之「麓山南面橘洲西，聞道新齋與竹齊。野客可曾將鶴贈？山僧未說有詩題。窗中罨靄雲千嶂，枕上潺湲月一溪。此處正安吟榻好，松陰冷濕壁新泥」（《聞尚顏上人創新居有寄》）等作是也。

又　七言之自然者，如「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三晉雲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關門令尹誰能識？河上仙翁去不回。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菊花杯」。（崔曙《九日登望仙臺呈劉明府》）少陵之「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卧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曲江》）李東川（頎）之「朝聞遊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渡河。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莫見長安行樂地，空令歲月易蹉跎」。（《送魏萬之京》）岑嘉州之「迴風度雨渭城西，細草新花踏作泥。秦女峯頭雪未盡，胡公陂上日初低。愁窺白髮羞微祿，悔別青山憶舊溪。聞道輞川多勝事，玉壺春酒正堪攜」。（《首春渭西郊行呈藍田張二主簿》）滄洲子（朱灣）之「尋得仙源訪隱淪，漸來深處漸無塵。初行竹裏惟通馬，直到花間始見人。四面雲山誰作主，數家烟火自爲鄰。路逢樵客何須問，朝市如今不是秦」（《尋隱者朱九山人草堂》）等作是也。

又　詩之慷慨悲歌者，易見精神；其富貴頌揚及有所希冀者，往往委靡不振。少陵所以特出流輩，良由是耳。他如許郢州（渾）《金陵懷古》云：「《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兵合戍樓空。楸梧遠近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何嘗精神百倍。然而錢員外（起）《登樂遊原晴望上中書李侍郎》云：「爽氣朝來萬里清，憑高一望九愁輕。不知鳳沼霖初霽，但覺堯天日轉明。四野山河通遠色，千家砧杵動秋聲。遙想青雲丞相府，何時開閣引諸生？」（結句失粘）亦未嘗不字字精神也。

又　何謂氣韻？曰：如張睢陽（巡）之「岩巒試一臨，虜騎附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門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且夕更樓上，惟聞橫笛音」。（《聞笛》）及祖員外（詠）之「燕臺一去客心驚，笳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望薊門》）是也。

又　何謂格調？曰：如張燕公之「涼風吹夜雨，蕭瑟動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遲暮心。軍中宜劍舞，塞上重笳音。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幽州夜飲》）暨李東川之「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去洛陽。顧眄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南川秔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共道進賢蒙上賞，看君幾歲作臺郎」（《送綦毋三》）是也。

又　何謂精？曰：如【略】常少府（建）之「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破山寺後禪院》）杜少陵之「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登樓》）是也。若「衆香天上梵仙宮，鐘磬寥寥半碧空。清景乍開松嶺月，亂流常響石樓風。山河杳映春雲外，城闕參差曉樹中。欲盡出尋那可得，三千世界本無窮」。（武元衡《春題龍門香山寺》）非不著意求精，而未免太覺費力，便乏自然之趣。

又　鍊字不如鍊句，鍊句不如鍊意，鍊意不如鍊格。何謂鍊字？曰：如王子安之「蘭氣薰山酌，松聲韻野絃」，岑嘉州之「澗花然暮雨，潭樹暖春雲」之類是也。何謂鍊句？曰：如少陵之「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太白之「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劉隨州（長卿）之「竹憐新雨後，山愛夕陽時」之類是也。何謂鍊意？如【略】常少府之「天際一帆影，預懸離別心」，暨王灣之「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濶，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次北固山下》）之類是也。何謂鍊格？如【略】右丞之「絕域陽關道，胡沙與塞塵。三春時有雁，萬里少行人。苜蓿隨天馬，葡萄逐漢臣。當今外國懼，不敢覓和親」。（《送劉司直赴安西》）少陵之「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沾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野人送朱櫻》）其餘如《秋興八首》、《諸將五篇》等作，皆格之最整鍊者也。

又　何謂壯？【略】近體則杜工部之「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秋興》）是也。若「擬膾樓蘭肉，蓄怒時未揚。秋鞏無退聲，夜劍不隱光。虎隊手驅出，《豹篇》心卷藏。古今皆有言，猛將出北方」。（孟郊《猛將吟》）便不免粗豪矣。

又　何謂健？曰：「廣武原西北，華夷此浩然。地盤山入海，河繞國連天。遠樹千門色，高檣萬里船。鄉心日云暮，猶在楚城邊。」（張祜《登廣武原》）暨少陵之「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登高》）是也。

又　何謂清？曰：【略】暨沈雲卿之「獨遊千里外，高卧七盤西。山月臨窗近，天河入戶低。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浮客空留聽，褒城聞曙雞」。（《夜宿七盤嶺》）任翻之「楚國多春雨，柴門喜晚晴。幽人臨水坐，好鳥隔花鳴。野色連空濶，江流接海平。門前向溪路，今夜月分明」。（《春晴》）張燕公之「空山寂歷道心生，虛谷迢遙野鳥聲。禪室從來塵外賞，香臺豈是世中情。雲間東嶺千重出，樹裏南湖一片明。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湓湖山寺》）楊司業（巨源）之「白鳥閒棲庭樹枝，綠尊仍對菊花籬。許詢本愛交禪侶，陳寔人傳有好兒。明月出雲秋館思，遠泉經雨夜窗知。門前長者無虛轍，一片寒光動水池」（《題賈巡官林亭》）是也。

又　何謂新？曰：如太白之「江城如畫裏，山曉望晴空。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秋登宣城謝朓北樓》）于良史之「春山多勝事，賞玩夜忘歸。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興來無遠近，欲去惜芳菲。南望鐘鳴處，樓臺深翠微」。（《春山月夜》）暨蘇許公（頲）之「東望望春春可憐，更逢晴日柳含烟。宮中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細草偏承迴輦處，飛花故落舞觴前。宸遊對此歡無極，鳥弄歌聲雜管絃」。（《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劉夢得之「長愛街西風景閒，到君居處便開顏。清光門外一渠水，秋色牆頭數點山。疎種碧松過月朗，多栽紅藥待春還。莫言堆案無餘地，認得詩人在此間」（《秋日題寶員外崇德里新居》）是也。

又　何謂秀？【略】近體如孟襄陽之「義公習禪寂，結宇依空林。戶外一峯秀，階前衆壑深。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看取蓮花淨，方知不染心」。（《題義公禪房》）岑嘉州之「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是也。

又　何謂逸？【略】近體則如劉眘虛之「道由白雲盡，春與青溪長。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閒門向山路，深柳讀書堂。幽映每白日，清輝照衣裳」。（《閑題》）李太白之「燕支黃葉落，妾望白登臺。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胡兵沙塞合，漢使玉關回。征客無歸日，空悲蕙草摧」。（《秋思》）王右丞之「褒斜不容轖，之子去何之？鳥道一千里，猿聲十二時。官橋祭酒

客，山木女郎祠。別後同明月，君應聽子規」。（《送楊長史赴果州》）儲太祝（光羲）之「縣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一徑入寒竹，小橋穿野花。碓喧春澗滿，梯倚綠桑斜。自說年來稔，前村酒可賒」。（《張谷田舍》）少陵之「江上愁多雨，蕭蕭荊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江上》）陳羽之「水隔羣物遠，夜深風起頻。霜中千樹橘，月下五湖人。聽鶴勿忘寢，見山如得鄰。明年還至此，共看洞庭春」。（《春園即事》）賈浪仙之「半夜長安雨，燈前越客吟。孤舟行一月，萬水與千岑。島嶼夏雲起，汀洲芳草深。何當折松葉，拂石劍溪陰」。（《憶吳處士》）暨太白之「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登金陵鳳凰臺》）少陵之「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題張氏隱居》）是也。

又　何謂奇？曰：語之奇者，如右丞之「仙官欲住九龍潭，毛節朱旛倚石龕。山壓天中半天上，洞穿江底出江南。瀑布杉松常帶雨，夕陽彩翠忽成嵐。借問迎來雙白鶴，已曾衡嶽送蘇耽」。（《送方尊師歸嵩山》）意之奇者，如元微之之「霆轟電燄數聲頻，不奈狂夫不藉身。縱使被雷燒作燼，寧殊埋骨飄爲塵？得成蝴蝶尋花樹，倘化江魚掉錦鱗。必若乖龍在諸處，何須驚動自來人」。（《放言》）格之奇者，如少陵之「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霾龍虎卧，江清日抱龜龍遊。扶桑西枝對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白帝城最高樓》）是也。然奚必爾哉！但如右丞之「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少陵之「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張祜之「地盤山入海，河繞國連天」，曹松之「汲水疑山動，揚帆覺岸行」，柳子厚之「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可矣。子美之「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已不免於駭人。至玉川子《月蝕》等篇，則鑿矣。

又　何謂麗？曰：美人香草，古人原有託而云，後人不究其旨，遂至流爲鄭衛之音，如西崑、香奩之類，可謂流蕩忘返矣。【略】近體杜員外之「年光陌上發，香輦禁中遊。草綠鶯鶯殿，花紅翡翠樓。天杯承露酌，仙管雜風流。今日陪歡宴，皇恩不可酬」（《梨園亭侍宴應制》），暨少陵之「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胭脂濕，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漫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曲江對雨》），如此等作，不必皆綺羅蘭麝，而亦何嘗不麗。若王容之「寶髻耀明璫，香羅鳴玉珮。大隄諸女兒，一一皆春態。入花花不見，穿柳柳陰碎。東風拂面來，由來亦相愛」（《大隄女》），雖樂府之體，不嫌其豔，然已太冶矣。至若「繡衣公子宴池塘，淑景融融萬卉芳。珠翠照天春未老，管絃臨水日初長。風飄柳綫金成穗，雨洗梨花玉有香。醉後不能離綺席，擬憑青帝繫斜陽」（劉兼《貴游》），則不惟冶，而且蕩矣。「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閣淡妝。夜合帶烟籠曉日，牡丹經雨泣殘陽。低迷隱笑原非笑，散漫清香不似香。頻動橫波瞋阿母，等閒教見小兒郎」（元稹《鶯鶯詩》），則不惟蕩，而且淫矣。

又　何謂瘦？曰：如劉隨州之「相思楚天外，夢寐楚猿吟。更落淮南葉，難爲江上心。衡陽問人遠，湘水向君深。欲逐征帆去，茫茫何處尋」。（《逢郴州使因寄鄭協律》）及右丞之「積雨空林烟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積雨輞川莊作》）少陵之「露下天高秋氣清，空山獨夜旅魂驚。疎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卧病，北書不至雁無情。步檐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夜》）是也。若「閒看秋水心無事，坐對寒松手自栽。廬嶽高僧留偈別，茅山道士寄書來。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淺薄將何稱獻納？臨歧終日獨遲徊」。（皇甫冉《秋日東郊》）則似近枯矣。

又　何謂深？曰：少陵之「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暨「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情之深也。「不爲困窮寧有此，祇緣恐懼轉須親」，意之深也。「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味之深也。又情之深者，白樂天之「銀臺金闕夕沉沉，獨宿相思在翰林。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渚宮東面烟波冷，浴殿西頭鐘漏深。猶恐清光不同見，江陵卑濕足秋陰」（《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獨直對月憶元九》）是也。意之深者，杜子美之「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秋興》）是

也。味之深者，李義山之「井絡天彭一掌中，漫誇天設劍爲峯。陣圖東聚夔江石，邊柝西懸雪嶺松。堪歎故君成杜宇，可能先主是眞龍？將來爲報姦雄輩，莫向金牛訪舊蹤」（《井絡》）是也。

又　何謂曲？【略】若高常侍之「謫去君無恨，閩中我舊過。大都秋雁少，只是夜猿多。東路雲山合，南天瘴癘和。自當逢雨露，行矣愼風波」。（《送鄭侍御謫閩中》）暨王右丞之「明到衡山與洞庭，若爲秋月聽猿聲？愁看北渚三湘遠，惡說南風五兩輕。青草瘴時過夏口，白頭浪裏出湓城。長沙不久留才子，賈誼何須弔屈平」。（《送楊少府貶郴州》）如此深婉，乃爲眞曲耳。

又　何謂嚴？曰：如右丞之「揚子談經處，淮王載酒過。興闌啼鳥緩，坐久落花多。徑轉迴銀燭，林開散玉珂。嚴城時未啓，前路擁笙歌」。（《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及賈員外（曾）之「銅龍曉闢問安回，金輅春遊博望開。渭水晴光搖草樹，終南佳氣入樓臺。招賢已從商山老，託乘還徵鄴下才。臣在東周獨留滯，欣逢睿藻日邊來」。（《奉和春日出苑矚目應令》）韓吏部之「天仗宵嚴建羽旄，春雲送色曉雞號。金鑪香動螭頭暗，玉珮聲來雉尾高。戎服上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身難遇，郎署何須歎二毛」（《奉和盧四兄曹長元日朝回》）是也。

又　何謂沈雄？曰：如宋員外之「帳殿鬱崔巍，仙遊實壯哉！曉雲連幕捲，夜火雜星迴。谷暗千騎出，山鳴萬乘來。扈從良可賦，終乏掞天才」。（《扈從登封途中作》）暨少陵之「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秋興》）是也。

又　何謂豪宕？曰：「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杜甫《登岳陽樓》）及柳柳州之「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粵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方」（《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是也。

又　何謂典重？曰：如張燕公之「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位竊和羹重，恩叨醉酒深。載歌春興曲，情竭爲知音」。（《恩勅麗正殿書院宴應制》）暨韓昌黎之「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册元功。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鴛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長慙典午非材職，得就閒官即至公」（《晉公破賊回重拜臺司奉和》）是也。

又　何謂俊爽？曰：如右丞之「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觀獵》）劉夢得之「相門才子稱華簪，持節東行捧德音。身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烟開鼇背千尋碧，日浴鯨波萬頃金。想見扶桑受恩處，一時西拜盡傾心」（《送源中丞充新羅册立使》）是也。

又　何謂明淨？曰：如少陵之「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風雨》）暨盧郎中（綸）之「半夜中峯有磬聲，偶逢樵者問山名。上方月曉聞僧語，下界林疎見客行。野鶴巢邊松最老，毒龍潛處水偏清。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浮生」（《夜投豐德寺謁液上人》）是也。

又卷下　唐人之詩，有清和純粹可誦而可法者，如「北斗挂城邊，南山倚殿前。雲標金闕迥，樹杪玉堂懸。半嶺通佳氣，中峯繞瑞烟。小臣持獻壽，長此戴堯天」。（杜審言《蓬萊三殿侍宴奉勅詠終南山》）「高嶺逼星河，乘輿此日過。野含時雨潤，山雜夏雲多。睿藻光巖穴，宸襟洽薜蘿。悠然小天下，歸路滿笙歌」。（宋之問《夏日仙萼亭應制》）「寒山上半空，臨眺盡寰中。是日巡遊處，晴光遠近同。川明分渭水，樹暗辨新豐。巖壑清音暮，天歌起《大風》」。（張說《奉和聖製登驪山矚眺應制》）孫逖之「香閣東山下，烟花象外幽。懸燈千嶂夕，捲幔五湖秋。畫壁餘鴻雁，紗窗宿斗牛。更疑天路近，夢與白雲遊」，（《宿雲門寺》）崔顥之「聞君爲漢將，虜騎罷南侵。出塞清沙漠，還家拜羽林。風霜臣節苦，歲月主恩深。爲語西河使，知余報國心」，（《贈梁州張都督》）「客行逢雨霽，歇馬上津樓。山勢雄三輔，關門扼九州。川從陝路去，河繞華陰流。向晚登臨處，風烟萬里愁」。（《題潼關樓》）李白之「羽林十二將，羅列應星文。霜仗懸秋月，霓旌捲夜雲。嚴更千戶肅，清樂九天聞。日出瞻佳氣，葱葱繞聖君」。（《侍從遊宿溫泉宮作》）「羣峭碧摩天，逍遙不計年。撥雲尋古道，倚樹聽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鶴眠。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烟」。（《尋雍尊師隱居》）岑參之「谷口來相訪，空

齋不見君。澗花然暮雨，潭樹暖春雲。門徑稀人迹，檐峯下鹿羣。衣裳與枕席，山靄碧氤氳」。（《高冠谷口招鄭鄠》）杜甫之「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登兗州城樓》）又「清秋望不極，迢遞起層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野望》）劉長卿之「到君幽卧處，爲我掃莓苔。花雨無時落，松風終日來。路經深竹過，門向遠山開。豈得長高枕，中朝正用才」。（《集梁耿開元寺所居院》）許渾之「紅葉晚蕭蕭，長亭酒一瓢。殘雲歸太華，疎雨過中條。樹色隨關迥，河聲入海遙。帝鄉明日到，猶自夢漁樵」。（《赴闕題潼關驛》）僧處默之「路自中峯上，盤迴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遙天起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聖果寺》）崔顥之「岩巒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峯削不成。武帝祠前雲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關險，驛路西連漢畤平。借問道傍名利客，何如此地學長生」。（《行經華陰》）李頎之「遠公遁迹廬山岑，開士幽居祇樹林，片石孤雲窺色相，清池皓月照禪心。指揮如意天花落，坐卧閒房春草深。此外俗塵都不染，惟餘玄度得相尋」。（《題璿公山池》）杜甫之「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九日藍田崔氏莊》）「兵戈不見老萊衣，太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送韓十四江東覲省》）「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哀年肺病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返照》）「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鶡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閒幔，片片輕鷗下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小寒食舟中作》）皇甫冉之「北人南去雪紛紛，雁叫汀洲不可聞。積水長天隨遠客，荒城極浦足寒雲。山從建業千峯出，江至潯陽九派分。借問督郵纔弱冠，府中年少不如君」。（《送李錄事赴饒州》）劉長卿之「春風倚棹闔閭城，水國春寒陰復晴。細雨濕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綠湖南萬里情。東道若逢相識問，青袍今已誤儒生」。（《贈別嚴士元》）錢起之「未央月曉度疎鐘，鳳輦時巡出九重。雪霽山門迎瑞日，雲開水殿候飛龍。輕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浮仗外峯。遙羨枚皋扈仙蹕，偏承霄漢渥恩濃」。（《和李員外扈從溫泉宮》）韋應物之「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風。爲報洛陽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自鞏洛舟行入黃河即事寄府縣僚友》）郎士元之「石林精舍武溪東，夜叩禪扉謁遠公。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蒼苔古道行應徧，落木寒泉聽不窮。更憶雙峯最高頂，此心期與故人同」。（《贈錢起秋夜宿靈臺寺見寄》）盧綸之「東風吹雨過青山，却望千門草色閒。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川原繚繞浮雲外，城闕參差落照間。誰念爲儒逢世難，獨將衰鬢客秦關」。（《長安春望》）劉禹錫之「渡頭輕雨灑寒梅，雲際溶溶雪水來。夢渚草長迷楚望，夷陵土黑有秦灰。巴人淚應猿聲落，蜀客船從鳥道迴。十二碧峯何處所？永安宮外是荒臺」。（《松滋渡望峽中》）

又　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陳拾遺之「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玄宗皇帝之「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張子容之「草迎金埒馬，花待玉樓人」，孟襄陽之「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太白之「地形連海盡，天影落江虛」，「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鳴秋」，岑嘉州之「尋河愁地盡，過磧覺天低」，「竹深喧暮鳥，花缺露春山」，「日沒鳥飛疾，山高雲過遲」，少陵之「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綦毋拾遺之「塔影挂清漢，鐘聲扣白雲」，崔曙之「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雲輕歸海疾，月滿下山遲」，錢員外之「一葉兼螢渡，孤雲帶雁來」，「一徑入溪色，數家連竹陰」，「驚蓬連雁起，牧馬入雲多」，郎士元之「河源飛鳥外，雪嶺大荒西」，皇甫冉之「驛路收殘雨，漁家帶夕陽」，李校書之「抱琴看鶴去，枕石待雲歸」，韋蘇州之「喬木生夏涼，微雲吐華月」，李嘉祐之「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賈浪仙之「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楊司業之「鑪烟添柳重，宮漏出花遲」，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劉方平之「萬影皆因月，千聲各爲秋」，張祕書之「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崔峒之「清磬度山翠，閒雲來竹房」，于良史之「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李義山之「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沉山」，「晚涼風過竹，深夜月當

花」，馬戴之「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張喬之「夜火山頭市，春江樹杪船」，杜荀鶴之「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僧處默之「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僧齊己之「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早梅》）沈雲卿之「雲間樹色千花滿，竹裏泉聲百道飛」，高常侍之「雲開汶水孤帆遠，路繞梁山匹馬遲」，岑嘉州之「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碣溪夢裏山」，李東川之「一聲已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琴歌送別》）太白之「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城隅綠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雲」，少陵之「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陶峴之「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劉隨州之「漢口夕陽斜渡鳥，洞庭春水遠連天」，韓翃之「蟬聲驛路秋山裏，草色河橋落照中」，司空文明之「風吹曉漏經長樂，柳帶晴烟出禁城」，劉方平之「秋後見飛千里雁，月中聞搗萬家衣」，楊司業之「立馬望雲秋塞靜，射鵰臨水晚天晴」，劉夢得之「馬思邊草拳毛動，鵰盼青雲睡眼開」，元微之之「繞郭烟嵐新雨後，滿山樓閣上燈初」，許郢州之「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李頻之「去雁遠衝雲夢雪，離人獨上洞庭船」，趙嘏之「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韋莊之「心如嶽色留秦地，夢逐河聲出禹門」，「載酒客尋吳苑寺，倚樓僧看洞庭山」，方干之「樹影不隨明月去，溪聲常帶落花來」，「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項斯之「月明古寺客初到，風動閒門僧未歸」，僧隱巒之「溪邊十里五里花，雲外三峯兩峯雪」。此等句當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

又　七律發端倍難於五言，如杜員外「今年遊寓獨遊秦，愁思看春不當春」之奧折，錢員外「二月黃鸝飛上林，春城紫禁曉陰陰」暨盧允言「東風吹雨過青山，卻望千門草色閒」之幽秀，劉得仁「御林聞有早鶯聲，玉檻春香九陌晴」之朗潤，寶叔向「夜合花開香滿庭，夜深微雨酒初醒」之閒逸，司空文明「迢遞山河擁帝京，參差宮殿接雲平」之沉鬱，杜牧之之「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之清超，溫飛卿之「澹然空水共斜暉，曲島蒼茫接翠微」之蒼秀，元微之之「鳳有高梧鶴有松，偶來江外寄行蹤」之鬆爽，尚可備脫胎換骨之用。然但宜師其勢，不當倣其意。如太白《鳳凰臺》詩，已不免世俗訾議，不若崔司勳《黃鶴樓》之於《龍池篇》，如鳴蟬之脫殼而出也。

《**方南堂先生輟鍛錄**》　唐人最善於脫胎，變化無跡，讀者惟覺其妙，莫測其源。

又　詠物題極難，初唐如李巨山多至數百首，但有賦體，絕無比興，癡肥重濁，止增厭惡。惟子美詠物絕佳，如咏鷹咏馬諸作，有寫生家所不到。貞元、大曆諸名家，咏物絕少。唯李君虞《早燕》云：「梁空繞復息，簷寒窺欲遍」，直是追魂攝魄之語。餘無所見。元和以後，下逮晚唐，詠物詩極多，縱極巧妙，總不免描眉畫角，小家舉止，不獨求如杜之咏馬咏鷹不可得見，即求如李之《早燕》大方而自然者，亦難之難矣。

屠倬《**蓮子居詞話序**》　詩莫盛于唐，唐人不作詩話。

許宗彥《**蓮子居詞話序**》　文章體制，惟詞溯至李唐而止，似爲不古。然自周樂亡，一易而爲漢之樂章，再易而爲魏、晉之歌行，三易而爲唐之長短句。要皆隨音律遞變，而作者本旨，無不濫觴楚騷，導源風雅，其趣一也。

《**蓮子居詞話**》**卷一**　唐七言絕歌法，必有襯字以取便於歌。五言、六言皆然，不獨七言也。後幷格外字入正格，凡虛聲處，悉填成辭，不別用襯字，此詞所繇興已。

沈清瑞《**讀賦卮言舊序**》　殆閱三唐之世，彌綜諸變之長，爭奇於官韻，壓字尤強，極材於試格，植辭必兩，斯皆筆苑之大略，賦手之極能矣。

《**讀賦卮言・審體**》　四六肇起齊、梁，篇不數聯，其風未鬯，已而大盛於唐。良由官燭易銷，意取數行俱下，韻枝所窘，惟恐孤字難安。【略】其時應奉之作，亦多急就之篇，然通篇四六者殊鮮。且其所謂四六者，大抵端莊，不皆流利。燕、許鉅公，長篇盤硬，吟口未諧，其餘閒作鏗鏘，仍多骨鯁。即溫、李晚出，音節小殊。溫傷仄少而平多，李恨仄多而平少。李最有名，溫譏側艷，當時崇尚，亦從可想。

又　詩莫盛於唐，賦亦莫盛於唐，總魏、晉、宋、齊、梁、周、陳、隋八朝之衆軌，啓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漢，蔚然翔躍，百體爭開，昌其盈矣。人徒以清疏之派，歸宗于歐之《秋聲》、蘇之《赤壁》，不知實導源於唐也。惟是經生傳業，末流多弊，間有一二輕華腐爛之作，原非名輩，分別觀之。

又　賦亦非必不可爲四六也。且賦以敷言，斷殊論策，固欲止齊其步伐，距應破析爲單行？且如老杜《三大禮》，有「宮井蛟龍」之句，小杜《阿房》，有釘頭、瓦縫之聯，制置得宜，豈不益洋洋盈耳哉。

又《謀篇》　賦最重發端，【略】至唐而百變具興，無體不備。其試賦則義當分晰，語多賅舉，或虛起，或實起。其虛起者不勝枚數。其實起者，或用題字對舉，如楊鴻貞《月中桂樹》，起曰：「月滿于東，桂芳其中。」陸宣公《月臨鏡湖》，起曰：「月配陽含虛而明，湖止水體柔而平。」或用單提，如康僚《日中烏》，起曰：「相彼烏矣，超然莫同。」王勃《寒梧棲鳳》，起曰：「鳳兮鳳兮，來何所求。」凡此類皆宗士衡「體物瀏亮」之指，原是試帖當行，久之，遂成有司尺度。積而生厭，故晚生後進，爭出奇特。略舉一隅。如元稹《奉制試以樂爲御賦》，（「臣伏奉庚寅之詔曰：『天子以樂爲御，其義則那』，臣以爲」云云）直用對策體起。李銳《孫武教婦人戰賦》（「昔孫武子以兵術干吳王曰，臣聞」云云）、元稹《鎮圭賦》（「天子鎮圭，十有二寸，其長」云云），皆直用考辨體起。于可封《至人心鏡賦》（「莊生有言曰：『至人用心若鏡』，有旨哉是言」云云）、楊鴻貞《貫七札賦》（「善乎養由基之爲弓也」云云），皆用論贊體起。王棨《玄宗幸西涼府觀燈賦》（「昔在明皇帝，召葉尊師，當新歲月圓之夜，是上元燈設之時。帝謂京洛，他處固難比也。師言良夜，今宵亦可觀之。于是」云云。按此亦即宋四六開端，如此者甚多，不可悉數）、劉乾《招隱士賦》（「其始穿竹林以行，畸嶇詰曲，十餘里而始平，草木幽異。猿猱下來，空谷無人，水流花開」云云），皆直用序記體起。仲無顏《內人蹋毬賦》（「毬猶求也」云云）、黃滔《曲直不相入賦》（「曲也者，厥理惟何？直也者，其辭可屬」云云），皆直用疏釋體起。高郢《曹劌請從魯公一戰賦》（「曹劌者何？魯國英士。將有征而無戰，必慮終而謀始。是以」云云）、白居易《射中正鵠賦》（「聖人弦木爲弧，剡木爲矢。惟弧矢之用也，中正鵠而已矣。是謂武之經，禮之紀，故王者」云云）、元稹《觀兵部馬射賦》（「大司馬以馳射而選才，衆君子皆注目而觀藝。至張侯之所，乃執弓而誓。誓曰：『今皇帝』」云云）、吳連叔《謙受益賦》（「執勞謙者，可以爲天下君。習撝謙者，可以爲天下勳。在《易》也，有自牧之義，于《書》也，有受益之文」云云），皆直用原議題起。是皆變格，仍許當行。何也？《雕龍・詮賦》云：「詩序則同義，傳說而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況流制已倡于晉代，散言頗見于楚辭，衷之于古，折之以律，皆不得以文成破體相譏也。所慮或求奇反劣，如杜牧《阿房宮》起（「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云云，按此雖全篇警拔，獨一起語病，不能爲之諱耳）、黃滔《融結爲河嶽》起（「象帝以伐出物我，陶開杳冥。至精風散，元氣雨零。」云云），實爲牛鬼之魅，是則不善變者。

又《造句》　《詮賦》曰：「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側附」二字，可謂妙於語言。唐人尤得其法。

又《律賦》　讀賦必從《文選》、《唐文粹》始，而作賦則當自律賦始。以此約束其心思，而堅整其筆力。聲律對偶之間，既規重而矩疊，亦繩直而衡平。律之爲言，固非可鹵莽爲之也。其有妖歌曼舞，六句而裁押一韻，旁牽遠摭，片辭而已衍半篇。此段不殊於彼段，下聯不接於上聯者，猶之市瓜取肥，買菜求益，不有重腿之疾，必遭償脹之譏。此皆敗律之過，而豈律固如是耶。

又《試賦》　唐以賦試士，凡二百餘年，科場風會，遞更迭變，前後懸殊。其賦大要皆出於晉人。有峻整者，出於潘岳《藉田》諸篇，有清利者，出于陸機《扇賦》諸篇。而朝廟之作，莫不宗潘，故潘又爲從來律賦之祖。

又　唐官韻賦，雖爲律綦嚴，而主司士子有藍縷之條（唐制：試進士詩賦，工者謂之入等，拙者謂之藍縷。《禮部選格》注超絕當留，藍縷當放兩條）。如杜牧《阿房宮》，亦是試作，而變古開新，烏在其皆四六乎？誤以四六賦爲律賦者，亦未徧觀於當時之作耳。

又《序例》　試賦之有序者，唐《舞馬賦》所傳兩篇皆闕名，《花萼樓賦》，高蓋、王諲、張甫、陶舉、敬括五首獨傳。然《舞馬》以「奏之天庭」爲韻，所傳之首用韻不殊，而一有序，一無序，則其有序者，乃士子之所自爲也。《花萼》即以「花萼樓賦一首并序」爲韻，且所傳五首，篇篇有序，則主司之所限也。

又《和賦例》　和賦起于唐。唐太宗作《小山賦》，而徐充容和之，玄宗作《喜雨賦》，而張說諸人和之。要是同作，不和韻，前此則鄴下七子時相應答，已爲導源，特不加奉和字耳。

又《官韻例》　官韻之設，所以注題目之解，示程式之意，杜勦襲之門，非以困人而束縛之也。唐二百餘年之作，所限官字，任士子顛倒叶之，其挨次用者，十不得二焉，亦鮮有用所限字概壓末韻者。其壓末韻者，十不得一焉。具知斯體非當時所貴，無因難見巧之說。

又　有以題爲韻而減其字者，如王棨《詔遣軒轅歸羅浮舊山賦》，以題

中八字爲韻，路季登《皇帝冬狩一箭射中雙兎賦》，以題上六字爲韻。

又　有以題爲韻而增其字者，如唐人《花萼樓賦》下註「以花萼樓賦一首並序爲韻」，唐人《秦客相劍賦》下注「以決浮雲清絕域通題爲韻」。

又　有限用題中何字者，如黃滔《曲直不相入賦》下注「以題中曲直二字爲韻」。官韻賦止限兩韻，亦此僅見。

又　其限字有即以疏題義者，如《濾水羅》以「濾彼水蟲疏而不漏」、《衡誠懸》以「不可欺以輕重」爲韻之類。有與題義不相比附者，如《日觀賦》以「千載之統平上去入」、《鎮坐石獅子賦》以「今日良宴會」、《鷸蚌相持》以「洛城風日」爲韻之類。有不著題幷不著字而終限之者，如以四聲爲韻之類。四聲爲韻之中，又有四例焉。但曰四聲而已，則不用平上去入四本字。曰以平上去入爲韻，則爲壓四本字。亦有複用四聲者，如錢起、謝良輔《豹舄賦》，皆注明兩遍用四聲爲韻。亦有倒用四聲者，如石涔《海水不揚波賦》注明以平上去入倒用爲韻。

又　有限字而所限之字作不完語者，如《炙輠賦》以「才美潤身喻茲」、《刻漏賦》以「叶心理馳箭象」、《環賦》以「謙德無事循轉」、《無聲樂》以「區宇輯寧時安」爲韻之類。

又　有任用韻者，如沈郎、陳嘏諸人《霓裳羽衣曲賦》下皆注任用韻之類。

又　有限作依次用韻者，如李彥方、羅讓、徐至、鄭方、劉積中、杜周士《樂德教胄賦》以「育材訓人之本」爲韻，下注依次用。李程《匏賦》，元稹、蔣防、張仲素《鎮圭賦》皆然。

又　有以題爲韻，而限作依次用者，如陸宣公《聖人苑中射落飛雁賦》，注明以題爲韻，次用之類。

又　有不限次用而亦次用者，如顏魯公《象魏賦》之類。

又　有限字甚難而遂假借押之者，如高郢《獻凱樂賦》以「獻茲大功陳樂于祖」爲韻，「於」字借作單于之于。白居易《君子不器賦》，以「無施不可」爲韻，黃滔《不貪爲寶賦》以「不驚他貨」爲韻，「不」字俱借作能否之否。

又　有限字甚難而遂置不押者，王起《履霜堅冰至賦》以「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韻，起用上下八字，獨置「而」字不押。

黃承吉《與梅蘊生書》　僕嘗謂詩有古情今情之別，【略】若五言今情，康樂安得有二，古情則又非所擅場。七言情在今古之間者，若鮑明遠又安得有二。太白多得其古，少陵多得其今，初唐七言之體則諸子也。然若無明遠，初唐又從何而來乎。初唐組繢之精，錦章繡文，金相玉琢，其造境乃直躋妙處。所以妙者，今情而以遠唱行之，併爲藻麗之辭，不罹質直之語。凡一篇自首至尾，如霞明空中，絕無蒙繫，若隸一字不爲藻飾，則詬病矣。亦其體格固然，無待深觀而喻。

《昭昧詹言·通論五古》　唐之名家，皆從漢、魏、六代人出。杜、韓更遠溯《經》、《騷》。宋以後人皆止於唐。

又《杜公》　微之曰：「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此語最好。然余謂此三言，蘇公亦能之。退之云：「巨刃摩天揚，崖垠劃崩豁，乾坤擺雷硠」，「光焰萬丈」，「百怪入腸」，此惟李、杜、韓、蘇四公獨有千古，而李差不如杜，亦誠如微之所云也。

又《總論七古》　太白仙語，須有方寸，不爾便至狂狙失守。大約至杜公，則龍象一振，群獸退聽矣。自杜以後，便有門徑好認。

又《通論七律》　初唐章法句法皆備，惟聲響色澤，猶帶齊、梁。盛唐而後，厥有二派，演爲七家。以此二派，登峰造極，幾於既聖，後人無能出其區宇，故遂爲宗。

又　何謂二派？一曰杜子美：如太史公文，以疏氣爲主，雄奇飛動，縱恣壯浪，凌跨古今，包舉天地，此爲極境。一曰王摩詰：如班孟堅文，以密字爲主，莊嚴妙好，備三十二相，瑤房絳闕，仙官儀仗，非復塵間色相。李東川次輔之，謂之王、李。

又　初、盛諸公及杜公，隸事用字，無一不典不確，細按無不精巧穩妙，所以衣被千古。

又《附論諸家詩話》　韋穀云：李、杜、元、白，大海混茫，風流挺特。愚謂今當改曰李、杜、韓、蘇，而去元、白。

又　長律所尚，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切，段落分明，而其要在開合相生，不露鋪叙轉折過接之跡，使語排而忘其爲排，斯能事矣。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江，並皆佳妙。少陵出，而瑰奇鴻麗，一變故方，後此無能爲役。元、白滔滔百韻，俱能工穩。但流易

有餘，鎔裁未足，每爲淺率家奴效顰。溫、李以下，又無論已。

又　古人同作一詩，不必同韻。即同韻亦在一韻中，不必句句次韻也。自元、白創始，而皮、陸倡和，又加甚焉。以韻爲主，而以意相從，中有欲言，不能通達矣。近代專以此見長，名曰和韻，實則趁韻，宜血脈橫亘，句聯意斷也。有志之士，當不囿於俗。

《**蘆莊詩話**》**卷八**　詩人窮而益工，蓋窮則嗜慾少而攻苦多，故能思微律細。唐人如少陵、太白、昌黎、柳州【略】，皆遭遇坎坷，詩名最著。

《**退庵隨筆**》**卷一九**　《四庫提要》云：唐之文體，變於韓愈，而柳宗元以下和之；宋之文體，變於歐陽修，而蘇洵以下和之。愈《與崔立之書》，深病場屋之作，修知貢舉，亦黜劉幾等以挽回風氣。則八家之所論著，其不爲程式計可知也。

又卷二一　唐詩自以李、杜、韓、白爲四大家。李詩不可不讀，而不可遽學。

又　唐以李、杜、韓、白爲四大家，宋以蘇、陸爲兩大家，自御選《唐宋詩醇》，其論始定，《四庫提要》闡繹之，其義益明。《提要》云：詩至唐而極其盛，至宋而極其變。盛極或伏其衰，變極或失其正。通評甲乙，要當以此六家爲大宗。蓋李白源出《離騷》，而才華超妙，爲唐人第一；杜甫源出《國風》、二《雅》，而性情眞摯，亦爲唐人第一；自是而外，平易而最近乎情者，無過白居易，奇創而不詭乎理者，無過韓愈。錄此四集，已足包括衆長。至於北宋之詩，蘇、黃並駕，南宋之詩，范、陸齊名，然江西宗派實變化於杜、韓之間。既錄杜、韓，無庸複見。山谷、石湖篇什無多，才力識解亦均不能出《劍南集》上。既舉白以概元，當存陸而刪范，可謂千古定評。竊謂有志學詩，此六家缺一不可。其聰明才力能全讀本集者固佳，否則專就《詩醇》所選讀之，已無偏倚陋略之虞。其後綴之評語，擇精語詳，尤足爲學詩者之圭臬。《提要》所謂當爲詩教幸，不僅爲六家幸，豈虛語哉。

又　（李）文貞意在講學，於詩詣力未深，其於唐詩只取張曲江及燕、許、李、杜、韓、柳數家，宋詩只取歐陽文忠、王荆公、朱子三家。講學與論詩，自是兩事，學者不必爲所惑也。

《**過庭録・裴晉公論昌黎文**》　《唐文粹》八十四卷載裴度《寄李翺書》。【略】按：裴之論文，可云備矣。其於昌黎之文，獨致貶辭，則以摹古太甚，矯時過當。如樊紹述之險怪無理，昌黎稱爲「文從字順各適職」，亦有心違俗之言。（永叔亦有此論。）蓋自李唐卜年三百，宇縣統一，政令分明，時非短促之祚，人有寬綽之心，一代之製，文全而體備，氣協而聲和。雖有正變之極，皆具跨躒之美，彼其條流，可得而尋也。唐之初葉，王、楊、盧、駱四傑競興，然猶循徐、庾之遺則，振陳、隋之逸響，華美則有餘，典重則不足。張說、蘇頲操筆朝廷，製作宏鉅，可以消蕩淫靡，翻敿隆平，唐之文章，斯爲極盛。如楊炎、獨孤及、權德輿，常袞之儔，皆足方軌齊足，同馳康莊。至於蕭穎士、李華，亦有奇思，而時多變聲。獨後有陸贄，以清切對偶之文，陳斟酌至當之理。其氣極清，而不嫌於薄；其詞甚備，而不見其繁，洞中人情，悉合經義。此翰苑一集，爲不刊之書也。至於柳州之文，則蕭李之徒也。若李翺、孫樵，力追韓氏，規矩猶在，尺度逾窘。蓋以之陳廊廟，不足以鋪鴻藻信景鑠也，以之告天下，不能使婦孺色動，悍夫垂涕也，徒有偃蹇之形，自示崖異耳，烏足重哉。

《**修竹廬談詩問答**》　問：李、杜函蓋一切，尚已。有唐二百九十年，豈竟無才力大如二公者，甘盡處牢籠之內，抑別有取爾也？答：李、杜之外，如高、岑、韓、白，皆萬人敵，特不肯依傍門戶，故獨出手眼，自標一宗耳。其餘諸家，才力差減，性情初無二致，故皆各造其極。至專以李、杜爲大家，而以諸子爲名家，則高廷禮一人之私言也。詩有一意爲之者，李、杜、高、岑是也；有無意求工自然妙合者，王、孟、韋、柳是也。李詩本《風》、本《騷》，杜詩本《雅》、本《頌》，皆與史事相表裏，故能函蓋一切。其餘諸賢，則具體而微耳。

又　問：青蓮之七律，襄陽之七古，錢、劉之歌行，韓、孟之絕句，俱非所長，故亦不多作。至宋、元以後，諸名家無體不備，無美不臻，似後人勝於前人，請申其旨。答：青蓮諸公，皆獨開門戶，不肯依傍古人，且能自知其短，故不欲兼擅衆長。宋、元以後諸家，意欲無體不工，反致落人牙後耳。鍾、王法書多拙筆渴筆，後世學書者，皆矯而去之。然以爲善學鍾、王則可，以爲遽出鍾、王之右則不可。

《**東泉詩話**》**卷一**　陶詩以自然爲貴，謝公以雕鏤爲工，二家遂爲後世詩人分途。王、孟、儲、韋，多近於陶，至香山極矣；賈島、李賀，皆源於謝，至韓、孟聯句極矣。

又卷二 唐詩賡和有次韻，先後無易。有依韻，同在一韻。有用韻，用彼韻，不必次，如吏部《和皇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此劉公非語。

又 韋穀〔穀〕《才調集》去取最無據，而世頗傳其書，正由簡約可貴。唐詩本多佳篇，譬如一屋散錢，任人取攜，皆足通神耳。

姚鎋《張南山詩序》 詩有可以學而至者，有不可以學而至者。有可以悟而得者，有不可以悟而得者。【略】學而至者不待妙悟，不可學者非悟不能。若夫忠孝之懷，溫厚之思，卓越之旨，奇邁之氣，忽而沈摯，忽而激烈，作之者歌泣無端，讀之者哀樂並至，是則天趣天籟，又豈可以悟得者乎，漢、魏以前是矣。盛唐作者，妙悟爲多。李、杜二公，可悟不可悟之間者也，天與學兩至之矣。昌黎、眉山，則其詩也，即其文也，去《風》、《騷》、漢、魏之音遠矣。雖然，性情正，胸懷曠，才力峻，學問博，得之于心，應之于手，舉人世可驚可喜可哭可笑之事，一于詩發之，千載以下，讀其詩如見其人，如見其世。此則天與人合，不學焉不至，不悟焉不得，而實不關乎學與悟者也。夫如是，則其文也，皆其詩也，所以並稱于李、杜也。

《養一齋詩話》卷一 王、孟、儲、韋、柳五家相似。【略】然五家亦自有高下，蓋王實體兼衆妙。孟、韋七古歌行，似未留意耳。若孟、韋並衡，斷難軒輊。儲詩樸而未厚。柳詩淡而未腴，當出孟、韋下。

又卷二 七言絕句，易作難精，盛唐之興象，中唐之情致，晚唐之議論，塗有遠近，皆可循行。然必有弦外之音，乃得環中之妙。

又 詩不可爲人強作，必勃勃不可以已也而後爲之。滄浪云：「和韻最害人詩。」此雖元白、皮陸諸公爲之，然皆爲人強作之一端也。而意興既到，惟所樂爲者，卻又宜全力與俱。初定意格，終研詞句，如良醫診脈，精神入微。如法吏斷獄，反覆勘問。凡易悅而自足，皆文章之大病也。

又卷四 唐詩大概主情，故多寬裕和動之音。宋詩大概主氣，故多猛起奮末之音。元詩大概主詞，故多狄成滌濫之音。元不逮宋，宋不逮唐，大彰明較著矣。且唐之高出宋、元者又有故。唐一代以詩取士，人好盡力其間，故名家獨多，多則風尚所漸被者遠，雖未成家數、不著姓氏者，往往有一二詩足爲絕調。宋、元校士，詩非所重，雖名家皆以餘力爲之，因此名家較少于唐，而不足成家者，更不待言。然則宋、元之遜于唐也，一以詩所主者不同，一以詩成名者較少故耳。後村謂宋實勝唐，阿其本朝，固非實論。正學謂宋詩無匹，而天、曆大手仍不脫粗豪氣，亦未免抑揚太偏。即西涯謂宋去唐遠，元去唐近，又豈能自言其故哉。使能確信其故，元去唐近，何以不可法也。且宋人如歐、蘇、陳、陸，元人如虞、楊、范、揭，即置之唐人中，豈易多得。特以宋、元如此數公者太少，故爲唐絀。今必統一代而概謂之非本色，概謂之無所得，何其不近情，不達理至此。楊用修謂「唐詩固多佳篇，然如燕、趙雖產佳人，亦往往有疥且痔者，雜處其中」。語雖諧謔，卻屬平允之論。學者大綱，自宜宗唐，而宋、元兩代，亦何可薄。

又卷七 唐人詩「長貧惟要健，漸老不禁愁」，「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少孤爲客早，多難識君遲」，「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客淚題書落，鄉愁對酒寬」，「旅望因高盡，鄉心遇物悲」，「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乍見翻無語，別來長獨愁」，皆字字從肺肝中流露，寫情到此，乃爲入骨，雖是律體，實《三百篇》、漢、魏之苗裔也。初學欲以淺率之筆襲之，多見其不知量。

又卷八 自來詠雷電詩，皆壯偉有餘，輕婉不足，未免猙獰可畏。惟陶公「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杜審言「日氣含殘雨，雲陰送晚雷」，李義山「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最耐諷玩。電詩則可玩者絕少，如太白之「三時大笑開電光」，劉夢得之「輕電閃紅綃」，東坡之「電光時掣紫金蛇」，均非雋句。【略】後讀盛唐崔曙「雲外飛電明，夜來前山雨」句，予深歎其超妙不可及。乃知古人落筆，別有意象在，無意於詩而自得之也。

又 唐詩極含古意者，當以曲江《感遇》、青蓮《古風》爲第一，必欲以「極玄」、「又玄」、「三昧」題集者，當選此等詩。姚合、韋莊、漁洋皆名流也，而竟汶汶於此。若盧照鄰《詠史四首》，李華《詠史十一首》，吳筠《覽古十四首》，鋪排陳言，閱之欲卧，《唐文粹》與曲江、青蓮等古詩一概選入，美玉碱砆，混混而不辨也。

又 嚴滄浪謂崔郎中《黃鶴樓》詩爲唐人七律第一，何仲默、薛君采則謂沈雲卿「盧家少婦」詩爲第一。人決之楊升庵，升庵兩可之。愚謂沈詩純是樂府，崔詩特參古調，皆非律詩之正。必取壓卷，惟老杜「風急天高」一篇，氣體渾雄，翦裁老到，此爲弁冕無疑耳。王元美謂沈末句方是齊、梁樂府，「風急天高」篇結亦微弱。既不解沈詩起轉風情，又不識杜詩煞筆深重，皆非確論。至沈、崔二詩，必求其最，則沈詩可以追摹，崔詩萬難嗣響。崔

詩之妙，殷璠所謂「神來氣來情來」者也。升庵不置優劣，由其好六朝、初唐之意多耳。尤西堂乃謂崔詩佳處止五六一聯，猶恨以「悠悠」、「歷歷」、「萋萋」三疊爲病。太白不長於律，故賞之，若遇子美，恐遭小兒之呵。嘻，亦太妄矣。

又卷一〇 近人論詩，多以蜂腰爲病。然如楊盈川「天將下三宮，星門列五戎。坐謀資廟略，飛檄佇文雄」。駱義烏「晚風連朔氣，新月照邊秋。竈火通軍壁，烽煙上戍樓」。明皇帝「火龍明鳥道，鐵騎繞羊腸。白霧埋陰壑，丹霞助曉光。澗泉含宿凍，山木帶餘霜」。張曲江「寵錫從仙禁，光華出漢京。山川勤遠略，原隰軫皇情」。錢仲文「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皆歷世相傳之名作，而亦犯此病，並不累其氣體，何也。乃知此病，在詩爲至小，而徒去此病，亦不足以爲佳詩耳。

又 顧華玉謂「詩當要諸後世，不可苟悅於目前」，名論也。然謂「杜宗《雅》、《頌》而實其實，其蔽也樸，韓昌黎是也，李宗《國風》而虛其虛，其蔽也浮，溫庭筠是也。盛唐王、岑諸公，依稀《風》、《雅》而以魏、晉爲歸，沖夷有餘韻矣，其蔽也俚而易，王建、白樂天是也」。是皆不免武斷。三代以後，學《風》、《雅》者稀矣，學《頌》者尤稀，杜詩仰追《風》、《雅》，亦未及《頌》也。謂其詩無不實，亦非也。彼其運意深微屈曲，得風人之虛婉者多矣，華玉未之審耳。太白宗《國風》，又兼《離騷》，其樂府古詩，往往有沈著入微處，謂其純蹈虛，則窺太白亦淺矣。王、岑諸公，造詣淵源，不可輕議，大略以晉爲始耳，謂其宗魏，吾不敢知，其「依稀《風》、《雅》」者安在？若「樸」乃詩之佳境，不可言「蔽」，昌黎亦未可言「樸」。溫庭筠非因宗太白而「浮」。王建與樂天不相似，又未必宗王、岑也。種種失當，實誤後人。

又 楊升庵掾《張坦集序》，謂「晚唐詩止兩派，一派學張籍，一派學賈島」，持論已不堅緻。至謂「晚唐唯韓、柳爲大家，元、白各自成家，溫庭筠、權德輿學六朝，馬戴、李益不墜盛唐風格」，尤不可解。初、盛、中、晚，原屬後人拘執之見，然沿之者多，亦可借覘時代風會。今以權德輿、李益及韓柳、元白爲晚唐，則中唐又屬何等人乎。況以溫庭筠置權德輿上，以馬戴置李益上，先後倒置甚矣，豈博雅者所宜出乎。此雖於詩教所關者細，然頌詩則宜論世，未可率爾弄筆也。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二 周氏敬曰：「少陵七言律，如八音並奏，清濁高下，種種具陳，眞有唐獨步也。然其間半入大曆後格調，實開中晚濫觴之端。」按中晚七律能手，如劉賓客、柳柳州、白樂天、王仲初、許丁卯、杜紫薇、溫八叉、羅昭諫之流，皆絕不學杜，非杜詩開之也。略能學杜而涉其藩籬者，惟一李義山，遂爲晚唐七律之冠。杜之七律，何誤於人。周氏不加詳考，徑立議論，妄矣。張氏遠曰：「杜詩七言律，往往入《竹枝》、樂府，如《十二月一日三首》之類，俱有厚力深思，淺學不能及，亦不可學。」觀此則杜律有不可學者，或坐古質太過耳，烏得謂濫觴中晚乎。中晚流易纖穠，惟不學杜故至此，今轉以爲杜罪，豈不冤哉。

《竹林答問》 問：唐人新樂府何如？（答：）樂府音節不傳，唐人每借舊題自標新義。至少陵，并不襲舊題，如《三吏》、《三別》等詩，乃眞樂府也。其他如元道州之《系樂府》、元微之之《樂府新題》，香山、張、王之《新樂府》，溫飛卿之《樂府倚曲》，皮日休之《正樂府》皆是。微之以下，雖以古詩之體爲樂府，而樂府之眞存。不似明人字摹句倣，鉤輈詰屈，而杳不知其命意之所在也。

又 問：張、王、元、白等《新樂府》，可以被管絃否？（答：）此雖不可知，考之郭茂倩《樂府詩集》，則當時入樂者，初唐多五律，盛唐多七絕。亦有截律詩之半以爲樂曲者，如《想夫憐》爲右丞「秦川一半夕陽開」七律，《都子歌》爲香山《東城桂》七絕第三首，所歌者，不必定爲樂府詩也。大抵唐時詩人多通音樂，故其詩皆可被之管絃。如沈括《筆談》：「《霓裳曲》十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始有拍而起舞。故塡詞名以《中序第一》者，是中分十二疊，以第七疊爲《中序第一》，至此乃舞。白樂天詩曰：『散序六奏未動衣，中序擘騞初入拍』是也。」《蔡寬夫詩話》：「唐曲言《涼州》者謂之『濩索』，取其音節繁雄；言《六么》者謂之『轉關』，取其音調閑婉。元微之詩云：『《涼州》大遍最豪嘈，《錄要》散序多籠撚。』『濩索』、『轉關』，豈所謂『豪嘈』、『籠撚』者邪？唐時起樂皆以絲聲，竹聲次之，樂家所謂『細抹將來』者是也。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綠腰》頭，小管丁寧側調愁。』」此三詩皆可證。

又 問：沈歸愚謂「文以養氣爲歸，詩亦如之」，然否？（答：）詩以氣

爲主，此定論也。少陵，元氣也。太白，逸氣也。昌黎，浩氣也。中唐諸君，皆清氣之分，而各有所雜，爲長篇則不振，氣竭故也。香山氣不盛而能養氣，淪瀾渟蓄，引而不竭，亦善用其短者。晚唐則厭厭無氣矣。譬之於水，杜爲東瀛，李爲天漢，韓爲江河，白則平湖萬頃，一碧漣漪。晚唐之佳者，不過澗溪之泛濫而已。

又　問：漢、魏、六朝五古鮮有轉韻者，唐人五古尚然，而七古則大抵轉韻者多，何也？（答：）七古行之以氣，句字既冗，長篇難於振厲。轉韻長古較易於一韻到底者，以韻轉則氣隨之翕張，不至一往而竭故也。唐初、盛諸家，獨韻長古絕少。惟昌黎之氣最盛，特好爲之，而少變化亦坐此。然必氣盛，方可言變化。初學七言，仍當以一韻到底入手，所以充其氣也。若五古字少，又以神韻爲主，神韻不可促，故轉韻特難。《古詩十九首》惟「行行重行行」與「冉冉孤生竹」二首換韻，其音節轉捩處，便近樂府。五言長古濫觴於齊、梁，汪洋於杜、韓、元、白，終非正格。

又　問：古詩中有入律句者，其聲調安在？（答：）如李、韓詩體，斷不可參入律詩一語，杜、王、高、岑體，則可偶參一句。其有兩句者，必仄體也。唐初四傑體，則有兩句。長慶體，則更有四句純律。結語則高、岑體亦間有以律句收之。然此種惟施於轉韻七古，以助其鏗鏘之節奏耳。若一韻到底，斷無此例。

又　問：元、白優劣若何？（答：）元白齊名而元不如白，溫李齊名而溫不如李，皮陸齊名而皮不如陸，非獨其詩之有優劣也。

又　問：詩當學杜，然苦無下手處，其道何由？（答：）學詩必以杜爲宗，固也，然各有入手處。五古自漢、魏、六朝沿源竟委，而以李、杜、韓、韋爲四海，杜則東溟也。七古由王、李（東川）、高、岑入手，七律由隨州及大曆十才子入手，而皆歸宗於杜。惟五律舍杜無所取法，工力既到，而後涵詠於王、孟、高、岑、二李，以博其趣。

吳嘉淦《**詞林正韻序**》　詞學始于唐，而盛於兩宋，其時即用爲樂章，付之伶工，被諸筦絃，故必諧於聲律，而後稱工。

《**初月樓古文緒論**》　八家之外，李習之尚可參，其氣息自好也。孫可之則有暴氣，亦未能自然，究非正宗。

黃爵滋《**與潘四農論詩偶述**》　《名都》《白馬》耀人寰，陶、杜千秋鼎足間。我欲瓣香添一座，香鑪峰下白香山。

祁寯藻《**讀唐四家詩**》　王、孟詩名孰最優，可憐凝碧管絃秋。左司自有神仙氣，未便蘇州例柳州。　退之《山石》句嶙峋，杜老秋風筆有神。萬古江河流不盡，鯨魚手掣更何人。

謝元淮《**填詞淺說**》　詞爲詩餘，樂之支也。【略】唐人《清平調》、《鬱輪袍》、《涼州》、《水調》之類，皆以絕句被笙簧。於是太白、飛卿輩創立《憶秦娥》、《菩薩蠻》等曲，而詞與詩遂分。

又　詞始於唐，原無所謂南北。及元盛北曲，明尚南詞，而宮調始分。

《**卧園詩話**》**卷一**　太白仙才，長吉鬼才。嚴滄浪謂仙、鬼不堪多見，多見則仙亦使人不敬，鬼亦使人不驚。予則爲下一轉語：仙、鬼不堪多見，亦斷不能多見。眞仙排雲馭氣，不食煙火，若近世之羽衣黃冠，不過襲取其貌。眞鬼叫嘯騰躑，令人不可迫視，若倀子，假鬼面，效鬼聲，未必能恐嚇人也。故作詩當以眞爲主。

《**問花樓詩話**》**卷一**　王虛舟侍御論書云：「魏、晉小楷，經宋、元臨模，妙處全無，形狀亦失。惟唐人碑刻，雖經剝蝕，存者去眞跡僅隔一紙。從此學之，上可追蹤魏、晉，下亦不失宋、元。」先廣文論詩，斷自唐代。嘗曰：「漢、魏尚矣，詩至唐，規模備而變化極。學漢、魏不成，爲歷下之贋鼎。學唐而得其精神變化，可軼宋、元。」殆猶虛舟論書之意與。

又　子昂古直，曲江深穩，其源皆從漢、魏來，餘子不及也。先輩論詩，五古以淵閟靜雅，骨氣高妙爲上。三唐作者，無論李、杜，如王、孟之沖澹，高、岑之勁拔，韓、孟之奇奧，元、白之曉暢，皆足上薄漢、魏，下掩宋、元，故曰詩至唐而極盛。韓有放縱處，孟卻簡素，故昌黎一生推服東野尤至。其贈張籍詩曰：「張籍學古澹。」「古澹」者，簡素之極致，籍固未之能逮焉。一「學」字，可見古人論文，分寸不苟，非若今人信口揄揚已也。

又　昔人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然亦有畫手所不能到者。先廣文嘗言：「劉文房《龍門八詠》：『入夜翠微裏，千峰明一燈。』《浮石瀨》詩：『衆嶺猿嘯重，空江人語響。』《石梁湖》詩：『湖色澹不流，沙鷗遠還滅。』錢仲文《秋杪南山》詩：『反照亂流明，寒空千嶂淨。』李祭酒《別業》詩：『片水明斷崖，餘霞入古寺。』柳子厚《溪居》詩：『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田家》詩：『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此豈畫手所能到耶。」先廣

文嘗命爲唐人摘句一小冊，以供卧遊。纂筆餘生，因循未果，書以志憾。

又　世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要其奇絕處，自足推倒一世。如《金銅仙人辭漢歌》、《雁門太守行》、《官街鼓》，驚才絕豔，玉溪、飛卿瞠乎後矣。往與同人登采石磯，議躋長吉配食太白祠中。日月如流，宿諾未踐。每誦「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之句，從古才人，生前偃蹇，身後冥沒，彼長爪郎固已自知之而自道之矣。

又　《休洗紅》、《西洲曲》皆古樂府題，長吉自出機杼，飛卿轉入窠臼，人才相懸，豈止升斗。

又　唐七言絕句，多被管絃。唐初諸公，拘於對偶，故有半律之名。玄宗妙解音律，一時人才輩出。自李白《清平調》後，元、白之徒，新詩豔句，流於歌詠。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能絃唱之。又稱李益才名與賀並駕，一篇成，樂工賂取，協之聲律。蓋唐代優伶采取當時名人詩句入歌，固常事也。蜀王衍嘗命宮人李玉簫歌所製宮詞，五季猶沿舊習，今亡矣夫。

又　唐《柳枝》、《竹枝》諸詞，音節頓挫，有古樂府之遺意。

《問花樓詞話・原始》　王阮亭云：「唐無詞，所歌皆詩也。宋無曲，所歌皆詞也。」余聞之先廣文曰：「梁武帝《江南弄》云：『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采垂輕陰。連手蹀躞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此眞絕妙好辭。」又曰：「陶隱居《寒夜怨》，後世填詞《梅花引》格調似之。簡文帝《春情曲》，唐詞《瑞鷓鴣》格調似之。李太白應製《清平樂》詞，呂鵬《遏雲集》載四首，或以爲贋作，非太白筆。愚見，詞雖小道，濫觴樂府，具體齊梁，歷三唐五季，至宋乃集其大成。」

《筏園詩話》卷一　自來詩家，源同流異，派別雖殊，旨歸則一。蓋不同者，肥瘦平險、濃淡清奇之外貌耳，而其所以作詩之旨及詩之理法才氣，未嘗不同。猶人之面目，人人各異，而所賦之性，天理人情，歷百世而無異也。至家數之大小，則由於天分學力有淺深醇疵，風會時運有盛衰升降，天與人各主其半，是以成就有高下等差之不齊也。夫言爲心聲，詩則言之尤精者，雖曰人聲，有天籟焉。天不能歷久而不變，詩道亦然。其變之善與不善，恆視乎人力。力足以挽時趨，則人轉移風氣，其勢逆以難，遂變而臻於上。力不足以挽時尚，則風氣轉移人，其勢順而易，遂變而趨於下。此理勢之自然，亦天運之循環也。蓋一代之詩，有盛必有衰，其始也由衰而返乎盛，盛極而衰即伏其中。於是能者又出奇以求其盛，而變之上者則中興，變之下者則愈降。古人所謂「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是也。迨新者既舊，則舊者又復見新，新舊遞更，日即於變。大抵先後乘除之間，或補其偏，或救其弊，恆視其衰而反之，此詩道所以屢變，亦有不得不然者矣。兩漢厚重古淡之風，至建安而漸漓，至晉氏潘、陸輩而古氣盡矣，故陶、謝諸公出而一變。淵明以古淡自然爲宗，康樂以厚重獨造制勝，明遠以俊逸生動求新，而詩復盛。宋、齊以後，綺麗則無風骨，雕刻則乏氣韻，工選句而不解謀篇，淺薄極矣。沿至唐初，積習未革。至盛唐，而射洪、曲江力起其衰，復歸於古。太白、子美，同時幷駕中原。太白爲詩中仙，子美爲詩中聖，屹然兩大，狎主齊盟。而王、孟、高、岑、東川、左司諸家，並極一時之選，羽翼風雅，盛矣哉。其詩之中天乎。大曆以降，風調漸佳，氣格漸損。故昌谷以雄奇勝，元、白以平易勝，溫、李以博麗勝，郊、島以幽峭勝，雖品格不一，皆能自成局面，亦皆力求其變者也。即張、王、皮、陸之屬，非無意翻新變故者，特成就狹小耳。晚唐衰極，五代詩亡，幾掃地盡。

又　嚴滄浪云：「學詩入門須正，立志須高。若入門一誤，即有下劣詩魔中之，不可救矣。」古人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亦言宗法之不可不正也。五古以神骨氣味爲主，愈古淡則愈高渾，火色俱純，金丹始就，故不可染盛唐以後習徑，戒其雜也。七古以才氣筆力爲主，愈變化則愈神明，樓閣彈指，即現虛空，故不妨兼唐、宋諸家衆長，示其大也。蓋五古須法漢、魏及阮步兵、陶淵明、謝康樂、鮑明遠、李、杜諸公，而參以太沖、宣城及王、孟、韋、柳四家，則高古清遠，雄厚沈鬱，均造其極，正變備於是矣。七古以杜、韓、蘇三公爲法，而參以太白、達夫、嘉州、東川、長吉，及宋之六一、半山、山谷、劍南、金之遺山，明之青丘，皆有可採。揮灑凝鍊，整齊變化，備於以上各家，善取兼師，集衆妙以自成一家可也。五律以杜爲法，參以太白、襄陽、右丞、嘉州，已備其旨。七律以工部、右丞、義山爲法，參以東川、嘉州、中山、牧之，須求高莊雄厚，不涉空腔，乃是方家正宗。中、晚風調，放翁秀句，不宜貪學，恐易於諧俗，轉難近古故也。惟拗體、吳體，宗杜須兼山谷，取其生造，於高老中，時出瘦勁，以助姿峭。五排專宗老杜，參以義山，此外無可津涉。絕句則中、盛、晚唐及宋人皆可兼學，但須以情韻爲歸宿耳。總之近體易於入時，不可涉平調，爲靡靡之音。

又卷二 《隨園詩話》持論多無稽臆說，【略】又謂詩亦如物，刀鋒貴薄，刀背貴厚。古人杜陵似厚，太白似薄，玉溪似厚，飛卿似薄。【略】而不知詩非物比，以厚爲貴，絕無貴薄之理。不惟少陵，玉溪詩厚，太白、飛卿，其詩亦厚，自來詩家，無以薄傳者。渠意以色澤詞藻之濃者爲厚，清者爲薄，不知詩之厚在神骨意味，不在外面之色澤詞藻也。【略】凡轉韻七古，不戒律句，高岑、王李、元白之七古協律者，轉韻詩也。押仄韻七古，亦不忌律句，工部七古協律者，押仄韻及轉韻詩也。惟押平韻一韻到底七古，始不可攙入律句，下句以四仄三平爲式，如「五嶽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之類是也。上句落尾仄字，須參用上去入三音，亦指平韻七古言之。至七平七仄句法，原非所忌，時可攙用，以見變化。如義山《韓碑》句「帝得聖相相曰度」，七仄也，「封狼生貙貙生羆」，七平也。

又 古今合計，惟陳思王、阮步兵、陶淵明、謝康樂、李太白、杜工部、韓昌黎、蘇東坡可爲今古大家，不止冠一代一時。若左太沖、郭景純、鮑明遠、謝宣城、王右丞、韋蘇州、李義山、岑嘉州、黃山谷、歐陽文忠、王半山、陸放翁、元遺山，則次於大家，可謂名大家。如王仲宣、張景陽、陸士衡、顏延之、沈隱侯、江文通、庾子山、陳伯玉、張曲江、孟襄陽、高達夫、李東川、常盱眙、儲太祝、王龍標、柳柳州、劉中山、白香山、杜牧之、劉文房、李長吉、溫飛卿、陳後山、張宛丘、晁沖之、陳簡齋等，雖成就家數各異，然皆名家也。惟名家之中，又有正副，合分爲二等論次之耳。如郊、島、張、王，則郊猶可附列名家，島則小家，張、王亦是小家。又如劉禎、張華、潘岳等，雖魏、晉時人，亦是小家。即初唐四子及沈、宋二家，並中、晚之郎士元、錢起、元微之、李庶子、鄭都官、羅江東、馬戴，及宋之秦淮海、梅聖俞、蘇子美、范石湖等，皆小家也。而小家亦有上中下之分焉。其餘旁支別流，不一而足，不可以家數論，只可統名曰詩人而已。

又卷三 唐人七古，高、岑、王、李諸公規格最正，筆最雅鍊。散行中時作對偶警拔之句，以爲上下關鍵，非惟於散漫中求整齊，平正中求警策，而一篇之骨，即樹於此。兼以詞不欲盡，故意境寬然有餘。氣不欲放，故筆力銳而時斂，最爲詞壇節制之師。至李、杜而縱橫動盪，絕迹空行，如風雨交飛，魚龍變化，幾於鬼斧神工，莫可思議矣。然文成法立，規矩森嚴，箇中自有細鍼密縷，絲毫不亂，特運用無痕耳。所謂神而明之，大而化之也。歌行至此，已臻絕詣，後人莫能出其範圍。韓退之特從奇偉處，力造光怪陸離之境，欲自闢生面，力樹赤幟，實則仍係得杜一體，不過擴充恢張，略變面目耳，非能外李、杜而另創壁壘，以期凌跨也。長吉奇而篇幅局勢不寬，退之奇而堂廡意境甚闊。長吉奇偉，專工鍊句。退之奇偉，兼能造意入理。長吉求奇，時露用力之痕。退之造奇，頗有自得之致。長吉專於奇之一格，退之則奇正各半，不止一體。此退之才力大於長吉，學養深於長吉處，所以能與李、杜鼎足而立，爲古今大家也。若盧仝輩，則無理求奇，而怪誕過甚，大乖雅音。任華輩尤放恣粗野，均自墮惡道矣。蓋「奇過則凡」，必也奇而不詭於正，肆而不悖於醇，方不失風雅本意，詩之爲道，理如是也。玉川子《月蝕》一詩，退之喜之，修飾刪潤，收入集中。及《和陸渾山火》詩，效皇甫湜體，又聯句諸篇，皆一時乘興之作，等於戲筆，非韓公極詣。學韓者須法其專長，勿步此種後塵，致沈淪於迷津中，不能登道岸也。宋、元人誤蹈覆轍者，多爲後人口實，當以爲戒。如前明劉青田《二鬼》詩，郭定襄《山王廟》詩、《詠梟》詩，錢牧齋《效月蝕詩》，皆學盧仝、任華輩，而恣肆太甚，時近粗惡。朱竹垞賞之，未爲卓見。沈歸愚謂非正聲，力斥其傷雅道，一概擯而不取，自是正論特識。學七古者，才力學力俱強，則當以李、杜、韓、蘇爲宗，否則宗法高、岑、王、李，不失正格，勿誤於歧途，竄入荊榛，致爲大雅所棄也。

又卷四 詠梅詩，自唐以來，多連章累牘以求勝。非諧俗，不能風行一時，人人傳誦，所以不足爲據。若夫卓然可傳之作，當日得名，必其時風雅極盛，能詩者在朝在野，皆多有之。又值有眞知詩而名位俱隆者，激賞獎許所致。不然，傑作未易流傳，而所流布於時者，多無可取。古人所謂身後知己易，生前知己難，又謂作者難，知者不易，是也。如太白以《蜀道難》諸篇，受知於賀監，謂爲謫仙人。孟襄陽以「八月湖水平」一詩得名。而劉中山《西塞山懷古》一律，白太傅心折不已，謂獨探驪珠，餘皆擱筆。王之渙「黃河遠上」、王昌齡「奉帚平明」、王右丞「渭城朝雨」三絕句，俱盛傳一時，熟於歌妓之口。此皆卓然可傳之篇，不愧享大名於古今者也。至香山《長恨》、《琵琶》二篇，亦一時風行，名滿天下，至妓人能誦《長恨歌》，即增身價，到今膾炙人口。「離離原上草」一律，香山以

此見賞於顧況，因而得名。元微之《連昌宮詞》，流傳宮禁，呼爲元才子，與《長恨歌》齊名。此雖不能如太白諸人之卓絕千古，然得名亦尚無忝，乃名作之稍次一籌者也。嗣後名句，如溫飛卿之「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略】。七言，唐人如崔司勳《黃鶴樓》，杜工部《登樓》、《閣夜》，李義山《籌筆驛》、《重有感》諸篇，此千古傑作，實至名歸，勿庸多贊。名句如韋蘇州之「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趙嘏之「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略】以上五七律諸聯，皆昔日傳誦之句，各有佳處，以云名句，猶不愧也。若晚唐崔鴛鴦、鄭鷓鴣、雍白鷺、羅牡丹之流，及宋人大小宋《落花》之什，元人謝宗可《蝴蝶》之吟，皆倖得名，而詩則卑靡淺俗，意格凡近，了無風骨，品斯劣矣。【略】又晚唐名句，如「水面風迴聚落花」，「綠楊花撲一溪煙」，「芰荷翻雨潑鴛鴦」等語，雖秀句而寫景狹小，意盡句中，了無格韻。劍南、石湖平調小詩，最多此種句法，似乎好看，殊易諧俗，初學往往愛之，亦不難於效仿。豈知此種絕不可學，學則囿於局中，終身不能近古，無力振拔矣。最俗者，莫過晚唐張祜《金山》五律，鄙惡不可入目，而彼時亦復有名。

陳世鎔《〈唐詩選〉舊評記存》　明人於七絕推重龍標，其實嘉州風格清遒，在龍標之上，當與太白、子美並立而三。太白《清平調》、《永王東巡歌》、《上皇西巡歌》等篇，皆可被筦絃，世亦不盡解其節拍。至子美黃鐘之宮，大聲不諧里耳，知音更希。今以三家合爲一編，欲稍破《折楊》《皇荂》之見，讀者幸留意焉。　初、盛七絕多用對句，以音節爲開合，故調高而神王。中、晚以後但有單行，雖抑揚取態，而風格趨卑。試取高、岑、李、杜諸篇，長吟往復，當自有微會也。

又　唐詩之衰，衰於大曆十子及許渾、姚合諸公，率意盡句中，不能高瞻遠矚，遂爲宋人濫觴。然如郎士元《送李將軍赴定州》，直是高、岑送奚、賈歸吳，居然太白。晚唐之薛逢、馬戴、李群玉、高處皆堪繼武李、杜，若皮、陸，則止能與許、姚並驅耳。

《鐙窗瑣話》卷一　贈人之詩，有因其人之姓借用古人，時出巧思，若直呼其姓名，似逕直無味矣。不知唐人詩有因此而入妙者，如「桃花流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皆膾炙人口。

又卷三　唐人七律，有以「盧家少婦」一首爲壓卷，又以《黃鶴樓》一首爲壓卷，然崔、沈各祇一詩，餘不稱也。余謂唐人七絕當以李青蓮爲壓卷。

《白華山人詩説》卷一　漢、魏七古皆諧適條暢，至明遠獨爲亢音亮節，其間又迴闢一途。唐王、楊、盧、駱猶承奉初軌，及李、杜天才豪邁，自出機杼，然往往取法明遠，因此又變一格。李、杜外，高、岑、王、李亦擅盛名，惟右丞頗多弱調，常爲後人所議。吾謂其尚有初唐風味，于聲調似較近古耳。

又卷二　唐之詩人盈千累百，而其有眞氣、有靈氣者，亦不過數十人，其餘特鋪排妥適而已。

《復小齋賦話》卷上　律賦句法，不可但用四六，或六四，或七四，或四七。試取王輔文棨、黃文江滔、吳子華融、陸魯望龜蒙諸家觀之，思過半矣。

又　唐律賦有偸一韻或兩韻，不可悉數，如王起《披霧見青天賦》，偸「可、不」兩韻。裴度《二氣合景星賦》，偸「有、無」兩韻。周緘《羿射九日賦》，偸「控」字一韻。陸贄《月臨鏡湖賦》，偸「動」字一韻是也。

又　「不」字，唐宋人賦皆押「有」韻，唯陶拱《五色比象賦》及上官遜《松柏有心賦》，押「尤」韻耳，從未有押入聲者。

又　唐賦限韻，有以題爲韻者，賦字或押或不押。姑舉一二：如元稹《郊天日五色祥雲賦》，郭適《人不易知賦》，劉珣《渭水象天河賦》，俱押「賦」字。王起《元日觀上公獻壽賦》，王棨《聖人不貴難得之貨賦》，呂令問《掌上蓮峰賦》，俱不押「賦」字。

又　唐人限韻，有以四聲用韻者，只用四聲也。有從入至平者，四聲倒用也。有平上去入，周而復始者，四聲之後，再用一平聲，共五韻也（如高郢《吳公子聽樂賦》）。或四聲之後，又押平上二聲，共六韻也（如李雲卿、王顯《京兆府獻三足烏賦》）。有以兩遍用四聲爲韻者，則八韻也（如錢仲文《豹舄賦》）。有以題中八字爲韻者，如王棨《詔遣軒轅先生歸羅浮舊山賦》，隨意撿八字用也。有截取題中上幾字者，如《漢武帝遊昆明池見魚銜珠賦》，以題上七字爲韻，《皇帝冬狩一箭射中雙兔賦》，以題上六字爲韻，《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二字爲韻是也。有以題爲韻次用者，如《聖人苑中射落飛雁賦》是也。有不限

韻而注任用韻字者，如《霓裳羽衣曲賦》是也。

又　唐人賦有以詩句爲題者，如《窗中列遠岫》、《日暮碧雲合》、《直如朱絲繩》、《月映清淮流》諸賦是也。有以賦句爲題者，如《周以龍興》、《秋露如珠》、《龍鸞爲梁》、《水母目蝦》諸賦是也。

又　詩有屬和，有次韻，惟賦亦然。【略】唐則徐充容有和太宗《小山賦》。張說、韓休、徐安貞、賈登、李宙，有和玄宗《喜雨賦》。高常侍適，有和李北海《鶻賦》。

又　律賦押官韻，最宜着意，如唐蔣防《雪影透書帷》押「閱」字云：「時觀謝賦，想墀廡之縈盈；載睹曹詩，歎蜉蝣之掘閱。」崔損《霜降賦》押「乃」字云：「笳聲乍沸，怨楊柳之衰兮；劍鍔可封，發芙蓉之礪乃。」白行簡《息夫人不言賦》押「言」字云：「勢異絲蘿，徒新昏而非偶；華如桃李，雖結子而無言。」眞令讀者叫絕。

又　唐賦中多用「然」字，自爲一句，非轉語之「然」，乃其然之「然」。注疏所謂「然」者，然上句是也，宋人亦如是。（如王棨《離人怨長夜》、田錫《西郊講武賦》。）

又　「江漢朝宗」，乃極大題目，唐人以之作小賦，便無足觀。

又　唐人賦，好爲玄言。

又　文通《別賦》，起兩句爲排賦破題之祖。王勃《採蓮》、楊炯《浮漚》、常袞《浮萍》皆用之。

又　作賦貴得其神。謝觀之「梁苑庚樓」，賦《白》工矣；王棨之「陳蛾潘鬢」，賦《涼風》工矣，然亦有必須刻畫者。錢起《尺波賦》云：「圓規可驗，疑沈璧之舊痕；前後相仵，若浮書而競起。流脈中移，類蠖影求伸之際；浮光上透，若雪花呈瑞之初。將潛甯戚之鯉，半未能容；若流張協之薪，重而纔得。」數聯皆藏尺字在內，不爾何由切題。故曰：「言豈一端，夫各有當。」

又　唐人賦，以平上去入限韻者，或直押本字、如平用「庚」，上用「養」，李子卿《山公啓事賦》是也。或不押本字，隨意四聲中各用一字，閻伯瑰《都堂試才賦》是也。

又　唐律賦限韻中兩字同韻者，或押作一段，或仍押兩段。如王起《白玉琯賦》，「神」、「人」二字並押。白居易《賦賦》，「詩」、「之」二字分押。李濯《廣達樓賦》，以「珠、簾、無、隔、露」爲韻，「珠」、「無」同韻，押作兩段。蔣防《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日」、「出」二字同押。大約限韻多者，則同韻可併，少者則各自爲段也。

又　五言詩有十字爲一句法者，賦亦有十字或十二字爲一句法者。唐鄭瀆《吹笛樓賦》云：「竟無六律繼當時紫府之清音，空有一條是往日翠華之去路。」黃滔《漢宮人誦洞簫賦賦》：「霞窗觸處不吟紈扇之詩，樂府無人更重箜篌之引。」皆是也。

又卷下　豐城劍，唐人皆直賦其事。

又　文人賦，每假物以諷勸其人者，必知其所諷所勸之人，便句句不落空。如《伐櫻桃樹賦》，蕭穎士譏李林甫；《威鳳賦》，太宗爲長孫無忌作是也。

又　結語有兩句重韻者。張燕公《江上愁心賦》云：「將有言兮是然，將無言兮是然。」趙冬曦《江上愁心賦》云：「惡乎然，惡乎不然。」

又　賦後有亂、有辭、有訊、有謠、有理、有重、有辭、有頌、有歌、有詩。唐顧逋翁《茶賦》有雅，裴晉公《鑄劍戟爲農器賦》有系，唐無名氏《蜀都賦》有箴。

李星沅《論詩》　有唐陳子昂，巨手能起衰。峨峨李、杜出，一洩造化奇。驪龍護神珠，二公探得之。其餘盡爪甲，重淵采紛披。凡材拾纖鱗，照日騰光儀。天廚秘丹篆，吞者惟昌黎。迴瀾障百川，踔厲張雄師。擇善鳴使鳴，籍、湜安可追。

羅汝懷《七律流別集述意》　初、盛、中、晚之分，始于宋末嚴羽，而明初高棅《唐詩品彙》、《唐詩正聲》因之，唐汝詢《唐詩解》沿之，說者頗病其拘方。且神、景之人，詎不延及開、寶？肅、代之士，何弗歷乎貞元？我朝校刊《全唐詩》，惟以登第之年爲次，其無科第者，則從其交游事迹推類比同，所以破拘攣斷割之弗愜也。然所謂初、盛、中、晚者，正如句萌謝令，首夏猶見清和；元冥司天，殘秋先形蕭槭。既因分以得合，亦舉正以該餘。人代區分，聊便考索。惟以武德至開元爲初唐，以開元至大曆初爲盛唐，以大曆至元和末爲中唐，以開成至五季爲晚唐，則同一開元，何以前屬初而后屬盛？同一大曆，何以半屬盛而半屬中？元和以後，尚有穆、敬二宗之長慶、寶曆，文宗開成之前，尚有太和九年，何以略而弗及？殊所未喻。茲編

直以武德及太、高、中、睿五朝爲初，元、肅、代三朝爲盛，德、順、憲、穆、敬五朝爲中，文、武、宣、懿、僖、昭、宣七朝爲晚，五代附焉。庶分割不至太甚，而檢校亦稍易明爾。（案：【略】嚴氏于盛唐僅指開、寶，高氏則及大曆；嚴氏不言中唐，而于盛、晚之間舉大曆、元和兩體，則固以大曆、元和爲中矣。　又案：高氏服膺嚴氏之說，故《品彙》、《正聲》二書皆宗之。而元人楊士宏編《唐音》十四卷，有始音、正音、遺響之分。始音惟錄王、楊、盧、駱四家，正音則詩以體分，而以初唐、盛唐爲一類，中唐爲一類，晚唐爲一類，遺響則諸家之作咸在，附以僧詩、女子詩。而李、杜、韓皆不入選，謂三家有全集行世，故弗錄焉。《品彙》之作，乃本諸楊氏而增益之，其初、盛、中、晚亦本楊氏也。又案嚴氏詩話所稱初唐、盛唐、晚唐，不似創始之語，當有所本而無可考矣。）

胡鳳丹《**濂洛風雅序**》　《風》、《騷》以降，詩人林立，大都雕刻花月，藻繪山川，求其藹如仁義之言，蔚然道德之氣，自杜、韓數子以降，十蓋不得一二。

曾國藩《**湖南文徵序**》　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儷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爲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群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略】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

又《**雲巢山人詩序（代季師作）**》　自韓愈氏有言，懽愉之詞難工，窮苦之音易好。歐陽公效之，亦稱詩必窮而後工。後之論者，大率祖述其說。【略】李唐之世，詞人百輩，累迹而興，然世所稱爲四唐者，雖愚者亦知有初、盛而貶中、晚，蓋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國家鼎隆之日，太和充塞，庶物恬愉，故文人之氣盈，而聲亦上騰，反是則其氣歉，而聲亦從而下殺。達者之氣盈矣，而志能斂而之內，則其聲可以薄無際而感鬼神。窮者之氣既歉，而志不克劃然而自申，則鬱牖窮老而不得一篇之工，亦常有之。然則謂盛世之詩不敵衰季，卿相不敵窮巷之士，是二者殆皆未爲篤論已。

又《**易問齋之母壽詩序**》　古者以言相贈處，至六朝、唐人，朋知分隔，爲餞送詩，動累卷帙，於是別爲序以冠其端。昌黎韓氏爲此體尤繁，間或無詩而徒有序，於義爲已乖矣。

《**藝概・詩概**》　昌黎、東野兩家詩，雖雄富清苦不同，而同一好難爭險。惟中有質實深固者存，故較李長吉爲老成家數。

又　太白長於風，少陵長於骨，昌黎長於質，東坡長於趣。

又　唐詩以情韻氣格勝。

又　七古可命爲古近二體：近體曰駢、曰諧、曰麗、曰綿，古體曰單、曰拗、曰瘦、曰勁。一尚風容，一尚筋骨。此齊梁、漢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別也。

又　唐初七古，節次多而情韻婉，詠歎取之。盛唐七古，節次少而魄力雄，鋪陳尚之。

又　古題樂府要超，新題樂府要穩。如太白可謂超，香山可謂穩。

又《**詞曲概**》　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張志和《漁歌子》，兩家一憂一樂，歸趣雖名，或靈均《思美人》、《哀郢》，莊叟濠上近之耳。

江順詒《**詞學集成**》**卷一**　王述庵先生《詞綜序》云：「【略】李太白、張志和以詞續樂府，不知者謂詩之變，而其實詩之正也。由唐而宋，多取詞入於樂府，不知者謂樂之變，而其實所以合樂也。且夫太白之『西風殘照』，《黍離》『行邁』之意也；志和之『流水桃花』，《考槃》『衡門』之旨也。嗣是，溫岐、韓偓稍及閨襜，然樂而不淫，哀而不怨，亦猶是『蔓草』、『摽梅』之意。」

又　朱竹垞先生《群雅集序》云：「用長短句製樂府歌詞，由漢迄南北朝皆然。唐初以詩被樂，填詞入調，則自開元、天寶始。逮五代十國，作者漸多，有《花間》、《尊前》、《家宴》等集。」

又　徐仰魯云：「自樂府亡，而聲律乖。謫仙作《清平調》、《憶秦娥》諸詞，時因效之。厥後行衛尉少卿趙崇祚，輯爲《花間集》，凡五百闋，此填詞之祖也。放翁云：『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奇麗，後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曉者。』蓋傷之也。」詒案：詞在五季，正如詩在初唐，有陳、隋之綺靡，故變爲各體之宏大；有晚唐之纖薄，故變爲小令之穠厚。此亦時勢使然，與興亡之國勢不相涉。

沈祥龍《**論詞隨筆**》　唐人詞，風氣初開，已分二派。太白一派，傳爲東坡，諸家以氣格勝，於詩近西江。飛卿一派，傳爲屯田，諸家以才華勝，

於詩近西崑。後雖迭變，總不越此二者。

《詞徵》卷一 六代而後，靡音日興。迄有唐之世，疊出新響，詞肇其端。蓋風會遞變，若有主之者。王仲淹謂倩之變聲，即斯意也。

又 陸務觀云：「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又云：「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此亦但究其始耳。實則詞至北宋，堂廡乃大，至南宋而益極其變。晚唐、五季小詞，沾沾自喜，未足言極軌也。

又 詞有與《風》詩意義相近者，自唐迄宋，前人鉅製，多寓微旨。如李太白「漢家陵闕」，《兔爰》傷時也。張子同「西塞山前」，《考槃》樂志也。王仲初「昭陽路斷」，《小星》安命也。溫飛卿「小山重疊」，《柏舟》寄意也。李後主「花明月暗」，《行露》思也。韋端己「紅樓別夜」，《匪風》怨也。張子澄「浣花溪上」，《綢繆》之締好也。馮正中「庭院深深」，《蓼蕭》之憫亂也。

又卷三 當發言之始，期合天籟，非拘牽於聲韻者。故唐、宋人製詞，別無韻書，而韻寓焉。陳獻可云：「詞曲起，則律呂即在詞曲之中。」然則製詞而必求諸韻書，非其旨矣。

又 唐人詩喜用雙聲，宋詞亦有之。

又 考唐孫愐依陸法言《切韻》增補，始有《唐韻》。

又卷四 唐人於歌詠之暇，兼製小詞，存于詩中，恆有遺佚。又輪廓初啓，體猶未盛。

又卷五 李太白詞，淳泓蕭瑟；張子同詞，逍遙容與；溫飛卿詞，豐柔精邃。唐人以詞鳴者，惟茲三家，壁立千仞，俯視衆山，其猶部婁乎。

又 （張子同）所製《漁歌子》詞，凡五闋，「西塞山前」一闋，世尤稱之。其時子同弟松齡及南卓、柳宗元、顏眞卿、陸鴻漸、徐士衡、陸成矩並有和章。【略】五代而後，惟孫荊臺體與張異。若和凝、李珣、歐陽炯、張炎、完顏璹均倣張體，蓋繇張始也。（倣張體詠漁父者亡慮十數家，此其最著者耳。）

又 唐尚小令，自杜牧之《八六子》外，絕少慢聲。咸通末，江南鍾輻有《卜算子》慢詞云：「桃花院落，煙重露寒，寂寞禁煙晴晝。風拂珠簾，還記去年時候。惜春心、不喜閒窗繡。倚屏山、和衣睡覺，醺醺暗消殘酒。獨倚危闌，久把玉筯偷彈，黛蛾輕鬬。一點相思，萬般自家甘受。抽金釵，欲買丹青手。寫別來容顏寄與，使知人清瘦。」詞筆哀怨，情深而不詭，殆感於縣樓之事而作也。

方濬頤《桂之華軒詩草序》 予往論詩云：五七律當專宗唐人，五七古則宜出入於漢、魏、唐、宋之間。

又《桂之華軒文稿序》 文無定體，以達爲宗。六朝、唐、宋，豈能偏重。方矩圓規，殊途同軌。果兼衆長，斯爲作者。

《蘿藦亭札記》卷四 李于鱗謂王少伯之「秦時明月」爲唐人絕句壓卷，王元美則推王子羽之「蒲萄美酒」，王貽上則推王摩詰之「渭城」、李太白之「白帝」、王少伯之「奉帚」、王之渙之「黃河」。詩人之高下不繫乎此，宜沈歸愚譏爲旗亭優伶語。然就數詩論之，終當以「白帝」、「黃河」兩篇爲勝，「渭城」次之，餘非其匹。

又 李昌谷詩餖飣成文，無復義味，觀其篇題當著議論者，即無一句可采，則知其中無所得矣。昔人目爲鬼仙，儕之太白，眞是過譽，其才正當在溫岐之下耳。溫有文藻，猶能以意馭之，李不能也。

何栻《袁穀廉年丈遼懷堂詩鈔序》 大才則前有陳思，後有子美，韓、蘇其庶幾焉。奇才則青蓮、長吉，異曲同工，此外無聞也。惟清才則似易而難，似廣而狹，其派亦有三：陶、韋、元、白，溫、李而已。

郭嵩燾《十家駢文彙編序》 六代波流，漸趨繁縟，遂乃排比爲工，陶染爲富。至唐四傑出，華贍豐靡，無復餘蘊。【略】昌黎氏起而振之，抗兩漢而原本《六經》，創爲古文之名，六代文體，判分爲二。夫誠有涵濡《六經》之功，斯爲美矣，而舍鉛華以求倩盼，去纂組而習委它，勞逸差分，豐約殊旨，俗學虛枵，波蕩以從之，則矯之於古者，抑亦轉而就衰之徵乎。

又《張小野夢因閣詩集序》 唐、宋以來，詩人之濫而詩教之微，爲其貌強而詞襲，不學而以戾於古也。

又《磐存蘿華山館遺集序》 有唐詩人，如杜甫、元結、白居易，用其忠國愛民之心，經緯物變，牢籠百態，猶有詩教之遺焉。

又《譚荔仙四照堂詩集序》 予以爲詩之廢興，時也。李、杜興而王、楊、盧、駱之體屈。蘇、梅作而溫、李之響廢。

又《熊鶴村甌字疊韻百首序》 唐以前和詩各爲韻，自皮襲美、陸魯望

始用本韻相酬答，然載之《松陵唱和集》者，亦不專用本韻也。【略】詩至杜公，百韻止矣。近潘少伯至數百韻，以一詩爲一卷。和詩至馮氏，百詠止矣。而先生疊至百餘而未有已。此亦見天地之機，引之而不窮，泄之而日出，以爲如是而遂已者，君子弗尚也。

夏竦《**校刊唐賢三體詩序**》　周伯弜去四靈未遠，本其意而小變之，選《唐賢三體詩》，以虛實起結之法，立爲程式，雖未能盡詩家之變，而於唐人近體詩章法、句法，分別推闡，多流動圓美音節諧和之作，可以救江西、江湖末流粗野淺易諸病，於詩學不爲無裨。

錢保塘《**唐三體詩跋**》　唐人雖小律詩，去興觀羣怨之旨不甚遠，意思深微，含蓄不露，乍讀之，似流連光景之詞，細玩之，往往言外別有寄託，千載之下，令人一往情深，探索不盡，非宋、元後所能及，非善讀詩者不能悟也。周伯弜《唐三體詩選》，方虛谷以其不及古詩，深致不滿之意，然其所選詩，大都清深婉麗，和雅可誦，各體例語指示利鈍，皆切中緊要，意在救當時淺直之病，學者循是求之，可不失唐人尺度，未可厚非也。何義門先生手評，體會深細，一字一句，標舉明顯，間有求之過深處，然絕無穿鑿附會之弊，伯弜疏舛處，亦不附和，於天隱注，尤多所糾正，誠伯弜之功臣，天隱之諍友，學詩者之津梁也。

《**射鷹樓詩話**》**卷一〇**　（陳偕燦云）：「詩至漢魏，古矣，而僞漢魏，何如眞齊梁，三唐美矣，而僞三唐，何如眞兩宋，初、盛唐高矣，而僞初、盛，何如眞中、晚。推之，僞李、杜不若眞元、白，僞王、孟不若眞溫、李。此其得失較然，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藻川堂譚藝・比興篇**》　韓昌黎有杜之骨，而無其韻。李玉溪有杜之巧，而無其雅。白香山有杜之眞，而無其大。李昌谷有杜之怪，而無其學。元遺山有杜之氣，而無其才。【略】其他具體者已鮮矣，而皆自負爲能學杜。

又　晚唐詩人若皮、陸輩，或於無意之際而融釋眞詮，或於幽微之中而探索妙理。譬如暗螢孤照，木鶴清唳，翛然自遠於塵壒之外，斯亦狂狷之流亞也。憐才好德者，亟宜引而進之。優柔經術，涵泳道德，升堂而入室者，必有其人焉。由是以推初、盛、中唐可知也，由是以推漢、魏、六朝亦可知也。韓退之似知此意者，故引島、郊、叉、湜輩，而與相周旋。惜乎退之之學，猶不足以窺六藝之深也，故其教人自爲者止是耳。杜陵氏深於詩者也，於是有「不薄今人」之句，其識量差足以涵蓋羣賢，雖賢如退之，亦自以爲不及也。史臣謂唐之世，儒林大衰，意若歸咎於辭章者，不知唐儒之不衰者，獨有詩僅存耳。

又《**日月篇**》　唐人專經，莫如啖、趙氏之說《春秋》者。韓愈氏之文章，起衰八代，而授《魯論》於李翺，多新說焉。陸贄氏言王道，師孟子者也。杜甫氏之爲詩，集《楚騷》、漢、魏詩人之大成，而奄有六朝之勝，探原《三百》，大而化之。此數賢者，皆能樹幟於兩漢通儒經師之表，蓋宋儒之先聲也。

又　魏、晉以降，益之浮華，迄於隋、唐，而詩賦試士，風靡波頹。故韓退之氏起於中唐，而望者倚如山斗，以開朱紫陽氏大海迴風之瀾，合訓詁文章道藝而一之。然校其實力，則亦未能驅駕漢、唐千有餘歲之儒林，而排軋其上也。

又《**三代篇**》　兩漢以來，爲有韻之文而能雄深雅健者，多取法乎商、秦之間。【略】唐之杜、韓氏，分道絕塵，爲古文辭詩，鏗鍧若鐘鼓，震蕩如波濤，淵泉多出漢、魏，而氣脈上接乎商、秦。知言者蓋往往能辨之矣。

又　唐人之學博而雜，豪俠有氣之士，多出於其間。磊落奇偉，猶有西漢之遺風。而見諸文辭者，有陳子昂、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之屬，堪與誼、遷、相如、揚雄輩相馳騁以下上，抑俠儒不相並而盛者也。故史稱唐之世儒林大衰。而詩歌之道主乎風者也，風盛則氣雄，氣雄則骨立，骨立則聲遠，聲遠則辭蔚，辭蔚則采鮮，故唐之詩歌，自杜甫而外，奮一藝以成名者，多至不可勝紀。文深謹審，斷斷若法吏，不如兩宋以來諸老宿儒。而其才氣固大可用，雖用之以漸復西漢無難焉者，以六藝之緒存，而《騷》、《詩》之遺響未墜也。

又　唐、宋以來，兼長詩古文辭者，其詩每不若古文詞之盛，韓、柳、歐、蘇皆其人也。韓、蘇雄直之氣，一往無餘，而其中之包蘊淺矣。柳、歐之詩，清而不深。歐能以文爲詩，而嗣子長之逸響。物莫能兩大，其斯之謂也乎。李、杜、王、孟之不能於文也，其心思有所專注耳。兼之者其子建、淵明乎，然亦不能備諸體也。

又　經師之學盛，則通儒之學希。即有知詩之深如杜甫比者雜以詼嘲不經之辭，人乃輕其所學，不得與小儒釋經者同列孔子之門。蓋如狂簡成章，

而無聖師化裁者之過也。「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韓愈氏亦云然矣。說者謂唐之世儒林大衰，諸名臣負才任氣，裁割而成，如杜甫、韓愈者，皆不幸而生於其世，然猶少漢、宋經師之陋習，故其所就亦稍異於俗儒。然能鑒審明辨，而達之於王聖之途者，亦既鮮矣。

貴成《讀唐詩偶成》 信手拈來意也消，青樓粉暗詠無聊。若將畫品論詩格，第一終須數白描。

俞樾《詞律序》 《唐・藝文志・經部・樂類》有崔令欽《教坊記》一卷，其書羅列曲調之名，自《獻天花》至《同心結》凡三百三十有五，而今詞家所傳小令如《南歌子》、《浪淘沙》，長調如《蘭陵王》、《入陣樂》，其名皆在焉。以此知今之詞，古之曲也，而《唐志》列入樂類，又以此知今之詞，古之樂也。

《董露庵雜記》卷三 唐賢四李氏：太白仙，長吉鬼，余視東川若神明，義山在仙鬼間。前人謂長吉《騷》之苗裔，余謂太白《莊》之伯仲。

又卷五 詩之作料必須審音擇字，以求合於體之所宜，如李、杜則取富健雄偉，韓、孟則取逋峭生辣是已。

又卷六 學詩猶學書然。虞廷賡歌，鳥迹蝌蚪也。《三百篇》、《離騷》，鐘鼎古篆也。漢、魏、六朝，八分小篆也。王、李、高、岑如魏碑，李、杜如鍾、王，韓、蘇如顏、柳。學李、杜、鍾、王者，略變而成大家。學韓、蘇、顏、柳者，善變而成名家。此外古人雖各自成家，後人參觀博覽則可，若專爲宗主，未見其能成家者也。

又 唐賢五古第二字必平仄相對，李、杜、韓三家猶百不一亂，蓋風格降於漢、魏，而聲調不得不加嚴矣。《贈衛八處士》一首是摩《選》體，非老杜本行，又當別論。

《越縵堂詩話》卷上 高廷禮《唐詩品彙》，言七古以李太白爲正宗，杜子美爲大家，王摩詰、高達夫、李東川爲名家。王阮亭非之，而以王摩詰、高達夫、李東川爲正宗，李、杜爲大家，岑嘉州以下爲名家。然高以太白爲正宗，固非，王以三家當之，亦不然，三家自不過名家耳。此事總當推杜陵爲正宗，太白爲大家。

又 太白七古，超秀之中，自饒雄厚。不善學之，便墮塵障，故七古終以少陵爲正宗。學此者當於精實中討消息。超而不沈，東坡之病也；秀而不實，東川之弊也。

又 燈下戲鈔宋人絕句。宋人此事，固多名什，東坡、石翁、放翁、白石四家，尤清遠逼唐人，然僅到劉文房、韓君平止耳，求如龍標、太白、李十郎者，竟不可得，即晚唐許丁卯之雋永，李玉谿之幽鍊，韓冬郎之濃至，亦皆不及，此固時爲之耶。

又 《池北偶談》謂晚唐人詩「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略】皆佳句也，然總不如右丞「興闌啼鳥緩，坐久落花多。」自然入妙，盛唐高不可及如此。予謂「風暖」一聯是閨怨語，「曉來」兩聯是口頭景語，「興闌」一聯是閒適領會語，本自不侔。王語靜中有理趣，杜語靜中有怨意，「曉來」兩聯則尋常好句耳，【略】境詣縣殊，不煩衡量。

又 盛氏又言，漢、唐盛時，文章之秀，萃於中原，其次淮漢，唐詩人江南爲多，【略】案盛氏所舉，雖多漏略，如褚亮、許敬宗，皆杭州人，沈千運、周朴，皆吳興人，駱賓王，婺州人，舒元輿，睦州人，崔國輔、殷堯藩，皆蘇州人，許棠，宣州人，張籍，和州人，蕭（穎）〔潁〕士，常州人，劉駕，江東人，綦（毋）〔毋〕潛、戎昱，皆荊南人，李中，九江人，歐陽詹，晉江人，張九齡，韶州人，孟賓于，連州人，曹鄴、曹唐，皆桂州人，此俱昭昭在人耳目。即以吾越言之，如虞世南、徐浩、齊唐、朱慶餘，亦皆人所共知，而都未及列，然其言可謂深知古今之變。

又 作書致硯樵，極言作詩甘苦。【略】義山七律有逼似少陵者，七絕尤爲晚唐以後第一人，五律亦工，古體則全無骨力。飛卿亦有佳處，七絕尤警秀，惟其大悕，在揉弄金粉，取悅閨襜，蕩子艷詞，胡爲相儗。至於沈、宋，唐之罪人耳。傾邪側媚，附體僉壬，心術既殊，語言何擇，故其爲詩，大率沿靡六朝，依託四傑，浮華襞積，略無眞詣，間有一二，琱琢巧語而已。雲卿尚有「盧家少婦」一律，粗成章法；「近鄉心更怯」十字，微見性情。延清奸險尤甚，詩直一無可取。蓋不肖之徒，雖或有才華，皆是小惠，必不能舒揚理奧，託興風雅，其辭枝而不理，其氣促而不舉，縱有巧麗之句，必無完善之篇。

又 學詩之道，必不能專一家，限一代，凡規規摹儗者，必其才力薄弱，中無眞詣，循牆摸壁，不可尺寸離也。五古自枚叔、蘇李、子建、仲宣、嗣宗、太沖、景純、淵明、康樂、延年、明遠、元暉、仲言、休文、文通、子

壽、襄陽、摩詰、嘉州、常尉、太祝、太白、子美、蘇州、退之、子厚【略】皆獨具精詣，卓絕千秋，作詩者當汰其繁蕪，取其深蘊，隨物賦形，悉爲我有。七古子美一人，足爲正宗，退之【略】此外無可學也。五律自唐泛國朝，佳手林立，更僕難數，清奇濃淡，不名一家，而要以密實沈著爲主。七律取骨於杜，所以導揚忠愛，結正風騷，而趣悟所昭，體會所及，上自東川、摩詰，【略】皆微妙可參，取材不廢。其唐之文房、義山，【略】詣各不同，尤爲傑出。七絕則江寧、右丞、太白、君虞、義山、飛卿、致堯【略】皆絕調也。而晚唐、北宋，多堪取法，不能悉指。【略】五絕則王、裴其最著矣。平生師資學力，約略在茲。

譚獻《唐詩録叙》　有唐取天下以武，定天下以文，高祖、太宗肯堂肯構，敷墜丹艧，明皇是賴，蓋旁魄而斧藻之，以有此三百年也。當是時，學以博聞爲先，士以多文相尚，鋪張排比之言，四聲八病之制，因之而盛。又其列辟，多好文辭，科舉之立，惟用詞賦，風行草偃，天下景從，文翰恂恂，通於六義，蓋斐然足以觀矣。

《復堂詞話・復堂詞録序》　唐人樂府，多采五七言絕句。自李太白創詞調，比至宋初，慢詞尚少。

許印芳《詩法萃編序》　故知詩文不可泥乎法之迹，要貴得乎法之意，且貴得乎法外意，乃善用法而不爲法所困耳。詩法莫備於《三百篇》，一篇一法，其體主乎四言。變而爲楚騷之《九歌》、《九章》，亦一篇一法，其體又主雜言。繼之者漢人樂府，衆體具而雜言夥，詩法亦出奇無窮。魏、晉、宋人尚五七言，詩法日拘以隘，而四言雜言之體衰。齊、梁人偏講聲病，流極陳、隋，詩法愈隘且卑，而五七言之體又衰。唐人沿用五七言，別齊梁體爲律詩，而古詩五七言外，參用四言雜言，太白《鳴皋歌》、《天姥吟》、《蜀道難》、《遠別離》，子美《北征》、《出塞》、三吏、三別、《兵車行》、《桃竹杖引》，退之《瀧吏》、《董生行》等篇，直追楚騷、兩漢樂府。而子厚《平淮夷雅》，退之《平淮西碑》、《元和聖德》及《琴操》諸詩，更軼楚、漢而追兩周，於是唐詩有復古之盛，卓然爲百代楷模。

《詩法萃編》卷五　孟德四言最勝，子建而下，五言獨多，或擬舊題，或製新曲。晉、宋迄唐，相沿爲例。擬舊之工，極於明遠、太白。製新之善，無過少陵、香山。準斯以求，互有得失，高者足爲楷式，下者可備觀覽。

又卷六上　唐之七言律，梁、陳之樂府詩也。樂府起自漢人，詩兼衆體，原無挨板之法。流極至於齊、梁、陳、隋，遂有五言八句、七言八句之樂府詩，限以聲律，限以對偶，拘束甚而古意亡矣。唐人復古，學漢、魏人，而別齊梁體爲律詩，不得與古詩相混。好古之士，猶厭薄而不爲。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七律更少。至朝廷大典禮，尚沿梁、陳舊習，以七律爲樂章，《龍池》諸篇，全載唐史。當時御製及應制之作，亦多七律。風會所趨，材傑輻湊，名章俊語，閒見疊出。而雲卿《龍池》首發奇弄，司勳《鶴樓》繼踵從筆，古律並用，遂創一代高格。太白欲以鳳皇鸚武角力爭勝，摹擬著迹，有同效瞷，可知七律非其所長矣。論者謂七律較五律但多兩字，而構造之難，十倍五律。如挽強弓，少開滿者，開至十分滿，尤不易得。盛唐人力能挽強者，以王（維）、李（頎）、高（適）、岑（參）四家爲最。摩詰雄秀超妙，高出三家之上，然猶未盡其能事。少陵擴而大之，變而通之，植《騷》《雅》之幹，於對偶聲律之間，用法甚嚴，取境甚寬，運之以縱橫排奡之筆，行之以渾顥流轉之氣，游刃有餘，無施不可。全集中得詩百七十首，單章儷矣，連章尤勝。平調美矣，拗調尤奇。自有七律以來，此老開出特地乾坤，千百世當奉爲矩矱。視彼之小道可觀，君子不爲者，夐不侔矣。太白天才豪放，不奈拘束，於此體不甚留意，目睹少陵諸作，斂才就範，而能舒卷自如，無拘束態，吾知其帖然心服，歎賞不置，烏有是非顛倒，反譏其拘束者乎。孟棨傳飯顆詩，姑妄言之爾。即太白俳優之說，亦但可論梁、陳，而不可論盛唐。後之學者，專工樂府古詩，如東野、長吉，不作七律，亦足名家。若從事於斯，即當師法少陵且當參之盛唐以後諸名家，用廣其益，未可概以俳優視之也。

又卷六下　表聖論詩，味在酸鹹之外，因舉右丞、蘇州，以示準的。此是詩家高格，不善學之，易落空套。唐人中，王、孟、韋、柳四家，詩格相近，其詩皆從苦吟而得，人但見其澄澹精緻，而不知其幾經淘洗而後得澄澹，幾經鎔鍊而後得精緻。學者於一切陳腐之言，浮淺之思，芟除淨盡，而後可入門徑。若從澄澹精緻外貌求之，必至摹其腔調，襲其字句，未有不落空套者，所謂優孟衣冠也。然欲淘洗鎔鍊，而不知審端致力之方，或竟探之茫茫，索之渺渺，雖極雕肝鏤腎，亦終惝恍而無憑。蓋詩文所以足貴者，貴其善寫情狀。天地人物，各有情狀。以天時言，一時有一時之情狀。以地方言，一

方有一方之情狀。以人事言，一事有一事之情狀。以物類言，一類有一類之情狀。詩文題目所在，四者湊合，情狀不同，移步換形，中有眞意。文人筆端有口，能就現前眞景，抒寫成篇，即是絕妙好詞，所患詞不達意耳。此際宜用淘洗鎔鍊工夫。凡我見聞所及，有與古今人雷同者，人有佳語，即當閣筆，或另構思，切忌拾人牙慧。人無佳語，我當運以精心，出以果力，眼光所注之處，吐糟粕而吸菁華，略形貌而取神骨，此淘洗之功也。興酣落筆，如黃白合冶，大氣鼓鑄。成篇之後，細檢瑕疵，平者易之以拗峭，板者易之以靈活，繁者易之以簡約，疏者易之以縝密，啞者易之以鏗鏘，露者易之以渾融，此鎔鍊之功也。功候深時，精義內含，淡語亦濃，寶光外溢，樸語亦華。既臻斯境，韻外之致，可得而言。而其妙處，皆自現前實境得來。表聖所云直致所得，以格自奇也。其自舉所得，亦多警句。如「松涼夏健人」、「樹密鳥衝人」、「棋聲花院閉」、「落葉穿破屋」、「得劍乍如添健僕」、「小欄花韻午晴初」等句，皆現前實境，而落筆時，若無淘洗鎔鍊工夫，必不能著此等語。由此而推，王、韋諸家詩能出奇之故，可默會矣。

又　（《與王駕評詩書》）中間論有唐一代詩人優劣，蓋據一時所記憶者，略舉數人，以伸其說，故人多遺漏。而論中、晚唐人，殊乖公允。大曆十數公，雖不及李、杜、王、韋，置之其次，皆無愧詞。而云元、白力勍氣孱，乃都市豪估，貶之太過，非公論也。閻仙、東野，並擅天才。東野才力尤大，同時惟昌黎伯與之相敵，觀集中聯句詩可見。兩人生李、杜之後，避千門萬戶之廣衢，走羊腸鳥道之仄徑，志在獨開生面，遂成僻澀一體。而東野古詩，神旺興來，天骨開張之作，不特追逐李、杜，抑且希風漢京。劉得仁輩，豈能望其項背。表聖相提而論，蓋止取其律詩，又止摘句稱佳，恰是劉得仁輩身分。故云時得佳致，亦足滌煩。持此以評東野，正如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即以之評閻仙詩，亦未允協。閻仙律詩，固多首尾完善之作，古詩亦有沈鬱頓挫者，表聖未之知也。嚴滄浪論詩，宗法表聖，而極力推尊李、杜，謂郊、島輩如蟲吟草間，肆口詆諆，尤爲妄誕。晚唐人溫、李詩名最盛。義山高作，直逼老杜。此外如杜牧之、馬虞臣、羅昭諫，皆晚唐中矯矯者。表聖乃云劉得仁後，所聞逾褊淺，豈未見溫、李諸人之詩耶。書末謂王駕五言，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所尚，此語足爲後學模楷。詩家題目，各有實境，詩人構思，必按切實境，始能掃除陳言，獨抒妙義。

又　其實古來詩文，專工者多，兼善者少。如韓吏部根柢深厚，古文擅長，直起八代之衰，其視詩歌，僅同末技。故嘗自道云：「餘事作詩人。」蓋以全力爲古文，以餘力爲詩，而詩雖戛戛獨造，自成一家，究不如其文汪茫渾涵，雄視百代。柳州之才與學，皆不逮韓，而詩文亦能兼善。古文較優，詩則邊幅太狹，不及韓之瑰瑋。李、杜二公，皆專工於詩，妙處非韓、柳所及，雖亦能爲古文，而菁華既竭於詩，文筆遂少光燄。太白之文可讀者多，子美之文可觀亦少，且有拙澀累贅之病，其詩較太白，尤爲登峰造極。詩愈工而文愈拙，物莫能兩大，亦有數存焉爾。而詩序特佳，如《八哀詩》、《公孫劍器行》、《同元使君春陵行》、《人日追酬高蜀州》諸篇序文皆妙。當其下筆，詩語既不草草，詩序亦必加工鍛鍊，而非夙昔能爲古文，下筆時縱極鍛鍊，亦難入妙。

又卷七下　唐人李、杜、韓三家，鼎足稱伯。青蓮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少陵讀破萬卷，下筆有神。李詩如《梁甫吟》、《蜀道難》、《鳴皐歌》、《天姥吟》，杜詩如《奉先詠懷》、《北征》、《兵車行》、《冬狩行》諸篇，其才學議論，均足摧倒一世。昌黎古學最深，才力尤大，出緒餘爲詩，《董生行》直追兩漢樂府。所擬《琴操》及《平淮西碑詩》、《元和聖德詩》，又皆上追兩周。枚、馬、李、杜，悉非敵手，何況王、孟以下。（嚴氏謂孟襄陽詩，獨出退之之上，非也。）嚴氏舉漢、唐爲法，於漢、唐人鴻篇鉅製，未能細意尋繹，深探原本，啓迪後學，正是見詩不廣，參詩不熟。所取興趣，大抵流連光景，風雲月露之辭耳，何足貴乎。其評論諸家優劣，亦有未當者。【略】孟貞曜詩，從變風變雅中來，其才力與昌黎相敵，讀兩人聯句詩乃知之。昌黎《薦士》推重，正非漫然。因生李、杜諸人後，欲自成一家，避而走孤高峭峻之路，刻意苦吟，遂病艱澀。其神來之作，如《游子吟》、《列女操》、《游終南山》、《聞砧》、《送蕭鍊師》（以上是古詩），《送遠吟》（此是律詩）之類，簡練超拔，古味盎然，幾乎一字千金。浪仙在元和中，元白詩體尚輕淺，乃獨變格入僻，以矯艷俗，較諸爭靡波流者，（語出《莊子》。爭與頹通。或作茅，又作草，皆誤。）相去遠矣。昌黎奇其才，贈詩云：「天恐文章中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豈妄許可哉。其詩艱澀如貞曜，人謂孟長五古，賈長五律。而賈《寄遠篇》刻摯拗折，字字沈著，乃五古之極工者。《寄韓潮州》、《寄題靈隱寺》又七律之工者。是無體不工矣。五律《憶江上

吳處士》、《寄田中丞》皆顯氣流行，置盛唐人中，亦推高唱。此外佳章凡數十。其句法，如「身事幾時遂，蘭花又已開」，「日午路中客，槐花風處蟬」與「秋風落葉」之句，皆對偶一氣。而「捲簾黃葉落，鎖印子規啼」，從老杜「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一聯化出，尤耐咀嚼。至如「吳山侵越衆，隋柳入唐疏」，「旅情斜日後，春色早煙中」，「地侵山影掃，葉帶露痕書」皆大方家數。「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流星透疏木，走月逆行雲」，「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則戛戛生新，自饒奇趣。惟「螢從枯樹出，蛩入破階藏」，「歸吏封宵鑰，行蛇入古桐」，此類意境太狹，乃賈詩下乘。他人傚之，作細碎詩，賈之眞面，不如是也。貞曜集中，更無此種。孫僅叙少陵詩云：「郊得其氣骸，島得其奇僻。」可謂知言。嚴氏未窺二家堂奥，信口詆諆，斥爲蟲吟草間，何啻夢囈。且嚴氏偏嗜王、孟一派，抑知王、孟固常句鍛月鍊，亦如貞曜、浪仙之刻苦乎。《雲仙雜記》稱孟襄陽眉毫落盡，王右丞走入醋甕，皆苦吟所致。惟其鍛鍊精純，痕迹融化，一皆出以自然，故爲高妙。後人不見前人鍛鍊之苦，而但喜其自然之甘，往往襲其句調，摹其形貌，致有優孟叔敖之誚。推之學李、杜諸人，學漢、魏、晉人，無不皆然。嚴氏眼光照不到此。

又卷八　古人文字，善寫難狀之景，經傳子史皆然，不獨詩歌，其篇章難以悉數，就習見者舉其一二。【略】又如韓退之《雉帶箭》云：「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全篇寫實境，字字跳躍紙上，眞神筆也。又如盧允言《咸甯王部曲娑勒擒虎歌》云：「陰方質子才三十（才同纔），譯語受詞蕃語揖。捨鞍解甲疾如風，人忽虎蹲虎人立。欻然扼頸批其頤，爪牙委地涎淋漓。既蘇復吼拗仍怒，果協英謀生致之。曳自深叢目如電，萬夫失容千馬戰。傳呼賀拜聲相連，殺氣騰陵陰滿川。」沈歸愚云：「中間寫縛虎，何減太史公叙鉅鹿之戰。」又如迺易之《答祿將軍射虎行》云：「猛虎磨牙當路嗥，目光睒睒斑尾搖。據鞍一叱雙皆裂，鳥飛木落風蕭蕭。金弭雕弓鐵絲箭，滿月弦開正當面。雕翎射沒錦毛摧，厓石崩騰腥血濺。萬人歡笑聲震天，剖開一箭當心穿。（虎既剖，箭鏃正貫心中。）父老持杯馬前拜，祝公眉壽三千年。」此寫射虎與縛虎不同，一語不可移易，而皆善寫生，可謂異曲同工。亦有同賦一題，各騁才力者。如岑嘉州、杜少陵同登慈恩寺塔，岑詩起句云：「塔勢如涌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中段云：「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走似朝東。」又云：「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杜詩起句云：「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中段云：「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起皆突兀，通首魄力雄渾，是岑、杜本色，而自出機杼，不相蹈襲，又皆寫眼前實境，未嘗索諸題外。可見宇宙間妙境無窮，惟妙手乃能領取。其他紀天地之變，記山水之異，如劉夢得《天壇遇雨》云：「清晨登天壇，半道逢陰晦。疾行穿雨過，卻立視雲背。白日照其上，風雷走於內。滉漾雪海翻，槎牙玉山碎。蛟龍露鬐鬣，鬼神含變態。萬狀互生滅，百音以繇會。俯觀羣動靜，始覺天宇大。山頂自晶明，人間已霶霈。黯然重昏斂，渙若春冰潰。反照入松門，瀑流飛縞帶。遙光泛物色，餘韵吟天籟。洞府撞仙鐘，村墟起夕靄。卻見山下侶，恍如迷世代。問我何處來，我來雲雨外。」山行陟顛，每見山頂有日，山半有雨，變態百出，口能言之，而手不能寫之。此詩能寫奇景，結更超邁。山水詩，大謝最工。《石門新居》云：「早聞夕姦急，晚見朝日暾。」二語甚奇，而含意未伸。孟貞曜《游終南》云：「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夜留景，深谷晝未明。山中人自正，路險心亦平。長風驅松柏，聲拂萬壑清。即此悔讀書，朝朝近浮名。」章法老練，意境不凡，起四語即從謝詩化出，得此發揮，謝意始明，然已青勝于藍。孟又有《峽哀》詩，起句云：「上天下天水，出地入地舟。」直書所歷，奇語獨造，筆力雄肆，脫盡拘囚習氣，而下文不稱，可惜也。少陵發秦州以後紀行諸詩，縋幽鑿險，銳入銳出，奇正相生，首首匀稱。茲摘其尤警策者，如《萬丈潭》云：「山危一徑盡，崖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澌。黑如灣漚底，清見光炯碎。孤雲到來深，（到一作倒。）飛鳥不在外。」《鐵堂峽》云：「峽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青陽峽》云：「林迴硤角來，天窄壁面削。磎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龍門閣》云：「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高浪，浩浩自太古。」此等情狀，前人未能寫到。有寫到者，孔德璋《太平山》云：「石險天貌分，林交日容缺。」沈休文《早發定山》云：「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庾子山《咏畫屏》云：「路高山裏樹，雲低馬上人。」孟

襄陽《采樵》云：「橋崩卧查擁，路險垂藤接。」各得一二語，讀之不滿人意。自少陵大啓爾宇，謝客詩外，別有天地。昌黎、東坡、放翁、遺山諸大家繼起，恢張變化處，悉師少陵，惟面目不同耳。【略】以上皆五言古詩。至七言之佳者，如少陵《閿山歌》，中聯云：「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此分上下，用偶句寫之也。《憶昔行》尋小有洞云：「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此合旦暮作一筆寫之也。《陪姚通泉泛江》後段云：「三更風起寒浪涌，取樂喧呼覺船衆。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此從平緩中換筆突接，實寫危悚之狀，他人但能言船簸星搖，人色變耳。色之不動，尤有分別。初時恣意取樂，賢者亦失其常度，斗然臨危，則人人斂戢而肅敬矣。詩律之細如此。又《王兵馬使二角鷹》起句云：「悲臺蕭颯石巃嵸，哀壑杈枒浩呼洶。中有萬里之長江，回風陷日孤光動。」詩之暗起者，貴從題巔取神。養鷹有呼鷹臺，此詩明點臺字、呼字。鷹行殺令，故所在之地，臺曰悲臺，壑曰哀壑。臺依石巖，巃嵸而高，俯臨絕壑，老樹杈枒，下通萬里長江，烟波浩渺中，振臂大呼，聲勢洶涌，回風倒吹，日陷波閒，孤光搖動不已，臺前景象，如此森聳，不言鷹而全神已露，所謂頂上圓光也。注欠分曉，特疏明之。又如《大食刀歌》前段云：「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爲高。翻風轉日木怒號，冰翼雪澹傷哀猱。鐫錯碧罌鵰鵰膏，銛鋒已瑩虛秋濤。鬼物撇捩辭坑壕，蒼水使者捫赤條，龍伯國人罷釣鼇。」此點題後，分層設色，細寫題面也。前寫殺氣衝激，寒光慘慄，刀甫拔鞘，天若避之而增高。後寫銛鋒朗照，妖魅駭走，刀偶捫條，龍伯亦懼而罷釣。自來咏刀劍，無此奇偉。後惟陳元孝、梁藥亭《日本刀歌》最佳。【略】昌黎亦是大手筆，而咏物都不草草，如《赤藤杖歌》中段云：「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灘。又言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極睡所遺。」後段云：「空堂晝眠倚牖戶，飛電著壁搜蛟螭。」中四語，冥搜造奇，緊扣西南夷地。後二語，化用典故，貼切赤杖字，故佳。他如《鄭羣贈簟》詩，細寫實境。《遊青龍寺》詩，寫紅葉，則多假象形容語，皆刻意經營之作。詩有直寫難工者，莫善於比，且宜疊用比體（法本雅詩《鶴鳴篇》）。昌黎《聽（穎）〔潁〕師彈琴》云：「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猛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皇。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嗟予有兩耳，未省聽絲簧。自聞（穎）〔潁〕師彈，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溼衣泪滂滂。（穎）〔潁〕乎爾誠能，勿以冰炭置我腸。」琴聲無形，此詩卻從無形處摹寫情狀，故假象設詞，純用比體。層次分明，句法變化。【略】沈歸愚云：「描寫難狀之情，正於瑣屑處見筆力，此古文叙事手也，熟精左史者能之。」讀此評，益信學詩必兼學古文，始能叙大小事曲折盡致也。前詩之外，叙事寫景，更有警策者，如岑嘉州《走馬川行》云：「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又云：「將軍金甲夜不脱，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輪臺歌》云：「四邊伐鼓雪海涌，三軍大呼陰山動。」《白雪歌》云：「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衛節度赤驃馬歌》云：「騎將獵向南山口，城南狐兔不復有。草頭一點疾如飛，卻使蒼鷹翻向後。」太白《憶舊游》云：「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夢游天姥吟》云：「列缺霹靂，邱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少陵《雙松圖歌》云：「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短歌行》云：「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丹青引》云：「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花卿歌》云：「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韋蘇州《學仙吟》云：「千均巨石一髮懸，卧之石下十三年。」昌黎《汴泗交流》叙擊毬云：「毬驚杖奮合且離，紅牛縷紱黃金羈。側身轉臂著馬腹，霹靂應手神珠馳。」《永貞行》叙風土之惡云：「蠻俗生梗瘴癘烝，江氛嶺祲昏若凝。一蛇兩頭見未曾，怪鳥爭鳴令人憎。蟲蟲羣飛夜撲燈，雄虺毒螫隨股肱。食中置藥肝心崩，左右使令詐難憑，慎勿浪信常兢兢。」《酬盧雲夫望秋作》云：「長安雨洗新秋出，極目寒鏡開塵函。終南曉望蹋龍尾，倚天更覺青巉巉。」李昌谷《夢天》云：「遙望齊州九點烟，一泓海水杯中瀉。」《上雲樂》云：「飛香走紅滿天春，花龍盤盤上紫雲。」《雁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略】上皆古詩。至律詩之佳者，五律如王摩詰《冬晚對雪》云：「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題韋給事山居》云：「大壑隨階轉，羣山入戶登。」《使至塞上》云：「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送邢桂州》云：「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曉行巴峽》云：「水國舟中市，山橋樹杪行。」《送晁監還日本》云：「鼇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孟襄陽《題義公禪房》云：「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顏魯公《登平望橋》云：「際海蒹葭色，終朝

喚雁聲。」張曲江《望廬山瀑布》云：「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聞。」岑嘉州《題高冠草堂》云：「澗水吞樵路，山花醉藥欄。」《宿龍吼灘》云：「水烟晴吐月，山火夜燒雲。」《早秋登虢州西亭》云：「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樹點千家小，天圍萬嶺低。」張正言《游雲公禪寺》云：「簷下千峰轉，窗前萬木低。」綦毋季通《題靈隱寺山頂院》云：「塔影挂清漢，鐘聲扣白雲。」太白《送人入蜀》云：「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少陵《村夜》云：「村春雨外急，鄰火夜深明。」《瞿塘兩崖》云：「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子規》云：「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春歸》云：「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送蔡希魯都尉》云：「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劉文房《餘干後溪》云：「夕陽山向背，春草水東西。」白香山《渡淮》云：「孤烟生乍直，遠樹望多團。」韓昌黎《獨釣》云：「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寶遺直《過擔石湖》云：「日銜高浪出，天入四空無。」張承吉《登廣武原》云：「地盤山入海，河繞國連天。」《虎邱東寺》云：「寺門山外入，石壁地中開。俯砌池光動，登樓海氣來。」賈浪仙《偶作》云：「獨樹依岡老，遙峰出草微。」《送唐環歸尊水莊》云：「地侵山影掃，葉帶露痕書。」（他詩又有「樹影掃青苔」句）《送無可上人》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李義山《題鄭大有隱居》云：「石梁高瀉月，樵路細侵雲。」《贈張書記》云：「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沈山。」許文化《塞外書事》云：「殘日沉雕外，驚蓬到馬前。」馬虞臣《鸛雀樓晴望》云：「鳥道殘虹挂，龍潭晚照移。」張象文《送董卿知台州》云：「夜蚌侵燈影，春禽雜櫓聲。」表聖《送文涓》云：「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略】七律如宗子敖《安樂公主山莊》云：「水邊重閣含飛動，雲裏孤峰類削成。」蘇廷碩《望春宮應制》云：「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王右丞《九成宮避暑應教》云：「隔窗雲霧生衣上，捲幔山泉入鏡中。」《送方尊師歸嵩山》云：「山壓天中半天上，洞穿江底出江南。瀑布杉松常帶雨，夕陽彩翠忽成嵐。」《新昌里訪呂逸人》云：「城上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少陵《城西陂泛舟》云：「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返照》云：「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閣夜》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送李秘書》云：「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灩澦》云：「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白帝城最高樓》云：「峽坼雲埋龍虎卧，江清日抱龜鼉游。」陶峴《西塞山下回舟》云：「鴉翻楓葉夕陽動，驚立蘆花秋水明。」劉文房《自夏口至鸚武州望岳陽》云：「漢口夕陽斜度鳥，洞庭秋水遠連天。」韋蘇州《鞏洛舟行》云：「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皇甫孝常《早朝》云：「曙色漸分雙闕下，漏聲遙在百花中。」盧允言《晚次鄂州》云：「估客晝眠知浪靜，舟人夜語覺潮生。」戴幼公《宮詞》云：「春風鸞鏡愁中影，明月羊車夢裏聲。」朱巨川《尋隱者》云：「初行竹裏惟通馬，直到花間始見人。」韓昌黎《元日朝回》云：「金爐香動螭頭暗，玉佩聲來雉尾高。」柳子厚《別舍弟宗一》云：「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寄盧衡州》云：「蒹葭淅瀝含朝露，橘柚玲瓏透夕陽。」《柳州峒氓》云：「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墟人。」劉夢得《松滋渡望峽中》云：「巴人淚應猿聲落，蜀客船從鳥道回。」《送源中丞使新羅》云：「烟開鼇背千尋碧，日浴鯨波萬頃金。」《始聞秋風》云：「馬思邊草拳毛動，鵬盼青雲倦眼開。」白香山《西湖晚歸回望孤山寺》云：「烟波澹蕩搖空碧，樓閣參差倚夕陽。」元微之《重夸州宅》云：「人聲曉動千門闢，湖色宵涵萬象虛。」賈浪仙《寄題天台靈隱寺》云：「人在定中聞蟋蟀，鶴曾棲處挂獼猴。」杜樊川《題宣州開元寺水閣》云：「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街西》云：「游騎偶同人鬥酒，名園相倚杏交花。」朱慶餘《南湖》云：「野船著岸偎春草，水鳥帶波飛夕陽。」許丁卯《咸陽城東樓》云：「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晨起白雲樓》云：「山翠萬重當檻出，水光千里抱城來。」趙渭南《長安秋望》云：「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羅鄴《出塞曉發》云：「白草近關微有路，濁河連底凍無聲。」司空表聖《歸王官谷》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李山甫《寒食》云：「有時三點兩點雨，到處十枝五枝花。」方雄飛《郝氏林亭》云：「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鄭若愚《少華甘露寺》云：「飲澗鹿喧雙派水，上樓僧踏一梯雲。」羅昭諫《憶九華故居》云：「黃菊倚風村酒熟，綠蒲低雨釣船歸。」《泊淮口》云：「秋涼霧露侵燈下，夜靜魚龍逼岸行。」韓致堯《春盡》云：「細水浮花歸別浦，斷雲含雨入孤村。」劉威《游東湖王處士園林》云：「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略】絕句之佳者，五絕如摩詰《書事》云：「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閾題》云：「溪清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溼人衣。」王少伯《題僧房》云：「棕櫚花滿院，苔蘚入閒房。彼此名言絕，空中聞異

香。」太白《越女詞》云：「鏡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新妝蕩新波，光景兩奇絕。」少陵《絕句》云：「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盧允言《塞下曲》云：「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李端《拜新月》云：「開簾見新月，即便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張文姬《溪口雲》云：「溶溶溪口雲，纔向溪中吐。不復歸溪中，還作溪中雨。」【略】七絕如王少伯《長信秋詞》云：「捧帚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朝）〔昭〕陽日影來。」《西宮春怨》云：「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太白《送孟浩然之廣陵》云：「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望天門山》云：「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向北迴。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岑嘉州《春夢》云：「洞房昨夜春風起，遙憶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少陵《解悶》云：「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紅果，溪女得錢留白魚。」劉文房《過鄭山人所居》云：「寂寂孤鶯啼杏園，寥寥一犬吠桃源。落花芳草無尋處，萬壑千峰獨閉門。」劉夢得《石頭城》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楊柳枝詞》云：「煬帝行宮汴水濱，數枝殘柳不勝春。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許丁卯《謝亭送別》云：「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崔魯《華清宮》云：「草遮回磴絕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陸天隨《春夕酒醒》云：「幾年無事傍江湖，醉倒黃公舊酒壚。覺後不知明月上，滿身花影倩人扶。」《白蓮》云：「素礨多蒙別艷欺，此花端合在瑤池。無情有恨何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略】以上諸詩，古律備體，鉅細畢舉，善寫情狀，可爲後學楷模。

又卷九上　詩家用字，以平對仄，以仄對平，上下相配，謂之相粘。作平韻詩，上下句相粘，上下聯又相粘，謂之爲律。（仄韻詩亦有上下相粘，冒稱律詩者，本非正格，不可學也。）古詩則以上下相粘爲禁忌。（自隋以上，詩不分古律，原無禁忌。自唐以下，詩分古律，禁忌遂嚴矣。）惟詩不換韻者，上句末字，以平仄相參爲定法，而有多少之分。平韻詩，上句宜多用仄落，少用平落。仄韻詩，上句亦宜多用仄落，少用平落。平韻詩落法，人多知之。仄韻詩落法，人鮮知之。老杜詩律最細，運用此法，最爲精密。五古上句末字，平仄參半，錯雜用之者，短篇如《游奉先寺》（四押仄韻，上句兩用平落，兩用仄落。他詩仿此。）、《遣興》、《豐年》篇（此六韻者）、《夢李白》首篇（八韻）、《青陽峽》（十韻）。長篇如《劍門》（十韻）、《佳人》（十二韻）、《兩當縣吳侍御宅》（十八韻）、《三川觀水漲》（二十三韻）。上句末字，平仄參半，相間用之者，短篇如《望岱嶽》（四押仄韻。上句一用平落，二用仄落，三又平落，四又仄落。他詩仿此）、《羌村》第二首、《水閣朝霽》、《簡嚴明府》（此皆六韻者）、《龍門閣》（八韻）。長篇如《萬丈潭》（十四韻）。仄落多於平落者，短篇如《羌村》首篇（六押仄韻。上句兩用平落，四用仄落）。長篇如《留花門》（共十四韻。上句六用平落，八用仄落）、《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共十六韻。上句六用平落十用仄落）。仄落少於平落者，短篇如《玉華宮》（押八韻。上句五用平落，三用仄落）、《畫鶻行》（押十韻。上句六用平落，四用仄落）。長篇如《送樊侍御》（二十韻）、《白水高齋》（三十韻）、《奉先詠懷》（五十韻）、《北征》（七十韻）。此等大篇，制勝在意境筆力，而音節不必再求拗峭，故上句仄落，僅有十分之四，與他詩之仄落多者，皆可奉爲程式。至於短篇，如《夢李白》第二首（押八韻。上句六用平落，兩用仄落。）仄落太少，杜集偶一有之。此類學之有病，未可借口於杜也。七古調法，與五古稍有不同，短篇如《悲陳陶》《悲青阪》《閬山歌》《夜歸》，皆四韻八句，後半上句，皆參仄落句。《後苦寒》前篇，四韻止七句。上句亦參仄落句。《發閬中》亦四韻八句，上句卻三用仄落句。長篇如《虎牙行》（共九韻。上句三用平落，五用仄落，末綴一單句，遂無上句）、《憶昔》後篇（「開元全盛日」也。共十一韻。上句五用平落，六用仄落）、《憶昔行》（「北尋小有洞」也。共十三韻。上句六用平落，七用仄落），上句仄落，皆多於平落，可以爲法。外有《可歎篇》（共十七韻。上句十用平落，七用仄落），上句仄落太少，便不足法。後來韓、蘇學杜仄韻詩，意主拗峭，專取上句仄落多者學之。韓集五古短篇，如《秋懷》《南溪》仄韻諸篇，以及《送石處士》《送李正字》二篇，大都上句仄落多於平落。長篇如《縣齋有懷》（四十韻。上句仄落。二十一句）、《薦士》（亦四十韻。上句仄落。二十二句）、《岳陽樓別竇司直》（四十六韻。上句仄落。二十五句）。大篇如《南山》詩（一百二韻。上句仄落六十三句，與杜大篇作

法不同。凡學古人，貴能變化而恢張也）。七古短篇，如《感春》、《我所思》篇（四韻。上句兩用仄落）、《河南令舍池臺》（四韻。十句三用仄落）。長篇如《游青龍寺》（二十韻。上句十用仄落）。《寄盧仝》（三十三韻。上句仄落二十一句）。【略】合三大家之詩，而研究聲律，可見仄韻上句之貴仄落，確然無疑。而少陵所云「瘦硬通神」，昌黎所云「排奡橫空」者，機關半繫乎此。

又　五言起句之妙，【略】唐王維「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邱爲「東風何時至，已綠湖上山。」岑參「雷聲傍太白，雨在八九峰。」又「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李白「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杜甫「孤雲亦羣游，神物有所歸。」韓愈「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柳宗元「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此散行者也。【略】唐李白「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杜甫「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韋應物「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孟郊「短松鶴不巢，高石雲始棲。」又「閒于獨鶴心，大于高松年。」此排偶者也。以上皆鎔鑄二語，領起全局。若夫興會淋漓，四句六句一氣湧出者，【略】唐李白「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在青雲端。」又「鸞乃鳳之族，翩翔紫雲霓。文章輝五色，雙在瓊樹棲。一朝各飛去，鳳與鸞俱啼。」杜甫「九載一相見，百年能幾何。復爲萬里別，送子山之阿。」又「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又「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又「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狻又啼。」又「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骨穴螻蟻，又爲蔓草纏。」又「昔者與高李（謂適與白），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蓬去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孟郊「慈母手中綫，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又「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夜留景，深谷晝未明。山中人自正，路險心亦平。」起筆之高古奇崛，至此諸詩，無以復加。然非一氣讀之，其意不完，其妙不顯。世人研究起法，用工在一句兩句，心胸何由開拓耶。外有降格入律者，如【略】唐陳子昂「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皆拗句）常建「賢達不相識，偶然交已深。」（皆拗句）李白「長安一片月（拗句），萬戶擣衣聲（律句）。」又「明月出天山（律句），蒼茫雲海間（拗句）。長風幾萬里（拗句），吹度玉門關（律句）。」又「沙墩至梁苑（拗句），二十五長亭（律句）。大舶夾雙艫，中流擊鼜鳴（皆拗句）。」又「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皆拗句）。」杜甫「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皆拗句）。」韋應物「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皆拗句）」錢起「山色不厭遠，我行隨趣深（皆拗句）。」劉駕「馬上續殘夢，馬嘶時復驚（皆拗句）。」諸詩並佳，青蓮尤勝。八代詩無律體，原可不拘。自唐人體分今古，法律森嚴，諸詩既入律體，何可濫充古詩。後之學者，作律詩讀可也。五律起句之妙，唐人最多，如陳子昂「故鄉杳無際，日暮且孤征。」王維「五湖千里外，況復五湖西。」又「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又「萬國仰宗周，衣冠拜冕旒。」孟浩然「山暝聽猿愁，滄江急夜流。」張說「西岳鎮皇京，中峰入太清。」岑參「送客飛鳥外，城頭樓最高。」（五排有起句「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亦此意。）杜甫「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又「落日在簾鉤，溪邊春事幽。」又「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又「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劉長卿「荒村帶晚照，落葉亂紛紛。」（紀唐夫「落花兼柳絮，無處不紛紛。」與此同妙。）錢起「楚鄉飛鳥外，獨與片帆還。」于鵠「若到幷州北，誰能不憶家。」溫庭筠「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馬戴「孤雲與歸鳥，千里片時閒。」數語一氣者，如明皇「赤帝收三傑，黃軒舉二臣。由來丞相重，分掌國之鈞。」（首聯對起，次聯散行。）盧照鄰「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相看萬餘里，共倚一征蓬。」張說「禮樂逢明主，韜鈐用老臣。恭憑神武策，遠靖鬼方人。」張九齡「宗臣事有征，廟算在休兵。天與三臺座，人當萬里城。」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宋璟「丞相邦之重，非賢諒不居。老臣愚且憊，何德以當諸。」（四語散行）徐堅「至德撫遐荒，神兵赴朔方。帝思元帥重，爰擇股肱良。」崔顥「征馬去翩翩，城秋月正圓。單于莫近塞，都護欲臨邊。」劉眘虛「道由白雲盡，春與青溪長。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王維「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又「絕域陽關道，胡沙與塞塵。三春時有雁，萬里少行人。」又「天官動將星，漢地柳條青。萬里鳴刁斗，三軍出井陘。」又「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孟浩然「木落雁南渡，北風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遙隔楚雲端。」岑參「片雨過城頭，黃鸝上戍樓。塞花飄客淚，邊柳挂鄉愁。」高適「驅馬薊門北，北風邊馬哀。蒼茫遠山口，豁達胡天開。」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首聯對起，

三四散行。）儲光羲「高天風雨散，清氣在園林。況我夜初靜，當軒鳴綠琴。」（散行格）李白「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又「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四語直下，不用排偶。太白集中多此格。）又「寶塔凌蒼蒼，登攀覽四荒。頂高元氣合，標出海雲長。」杜甫「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又「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又「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又「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行。」又「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又「慘淡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歐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劉禹錫「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韓愈「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況與故人別，那堪羈宦愁。」李德裕「昔賢懷井邑，爲有挂冠期。顧我飄蓬者，長隨泛梗移。」王貞白「山色四時碧，溪光七里清。嚴陵愛此景，下視漢公卿。」僧齊己「拔劍繞殘樽，歌終便出門。西風滿天雪，何處報人恩。」（散行格）又「萬物都寂寂，堪聞彈正聲。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亦散行格）諸作各有妙境，要以蒼莽、高渾、雄傑、突兀、峭拔、矯健、排奡、沈著爲上，悲壯、豪放、樸老、莊重次之，清遠、遒勁、岩逸、脫灑又次之。青蓮、襄陽、昌黎三家，往往以古爲律，格調最高。少陵長律，尤善叙事。《謁先主廟》起步五韻，包埽一切，可謂宏括，而氣韻沈雄，究非三河少年可比。學者多師爲師，相題取勢，神而明之，可以奪胎換骨矣。

又 律詩寓拗峭以矯時弊，法出盛唐人，而少陵備極變態，小杜效之，惜不多作。

又 絕句出自古樂府，（如「枯魚過河泣」之類）五絕全對者，【略】唐岑參《九日思長安故園》云：「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遙憐故園菊，應傍戰場開。」王之渙《登鸛雀樓》云：「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劉方平《長信宮》云：「夢裏君王近，宮中河漢高。秋風能再熱，團扇不辭勞。」盧綸《贈李果毅》云：「向日磨金鏃，當風著錦衣。上城邀賊語，走馬截鵰飛。」（全寫果毅之狀，語雜而意不雜。）司空曙《送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柳宗元《江雪》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張祜《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令狐楚《從軍行》云：「胡風千里驚，漢月五更明。縱有還家夢，猶聞出塞聲。」沈如筠《閨怨》云：「雁盡書難寄，愁多夢不成。願隨孤月影，流照伏波營。」數詩皆語平意側，一氣貫注。凡作排偶文字，解此用筆，自無板滯雜湊之病。七絕全對者，唐初人撰郊廟樂章，每參用此體，而乏警策。樂府之外，佳作頗多。【略】如王勃《九日登高》云：「九月九日望鄉臺，（起用古調，唐人今體詩有此例。）他席他鄉送客杯。人今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那平聲）」杜審言《南遷渡湘水》云：「遲日園林悲昔游，今春花鳥作邊愁。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高適《營州歌》云：「營州少年厭原野，狐裘蒙茸獵城下。虜酒千鍾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張潮《江南行》云：「茨菰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不見還。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皇山。」四詩皆一氣貫注，與上文所引諸詩，同一筆法，故爲增入。（絕句有古今之分。此條所引，押仄韻者古體也，押平韻者今體也。初學宜知之。）至於少陵絕句，樸老生峭，於龍標（少伯）、供奉（太白）、右丞（摩詰）諸家外，另開堂奧。七絕散行者，《贈花卿》諷刺不露，《江南逢李龜年》感傷不露。二詩皆意在言外，妙處何減王、李。而全首排對，亦多佳作。平調如《漫成》云：「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刺鳴。」（跳平聲，刺音辣。）拗調如《解悶》云：「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當句對法，星雨又假對法。）「山禽引子哺紅果，溪女得錢留白魚。」參用古調如《夔州歌》云：「瀼東瀼西一萬家，江北江南春冬花。背飛鶴子遺瓊藥，相趁鳧雛入蔣牙。」通首串遞如《論詩絕句》云：「才力應難跨數公，（前舉庾信及唐初四傑立論，此句承上文說。）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全用一闔一闢之筆）數詩，亦皆一氣貫注。杜集傑構，亦不止此。後來黃山谷、元遺山、李空同諸家，皆奉爲師法。足見少陵絕句，亦是正宗，未可以「黃鸝白鷺」一詩爲湊拍，而并抹搬全集也。

又 文字用韻，義例多端。兩句爲聯，下句用韻，或兩句皆入韻，此常法也。三句爲聯，第三句入韻，乃是變法。此格罕見，惟《小雅・采芑篇》用之。若三句爲聯，句句用韻，又三句一換韻，詩無此格，惟《老子・同異

章》「明道若昧」一段用之。【略】盛唐岑嘉州七言古詩，句句用韻，三句一轉。元次山《大唐中興頌》亦作此體。顏魯公金石文字銘詞頌詞，常仿此體，而加變化，尤爲善學古人。

又 唐之王、孟、韋、柳，【略】其詩皆由極苦而得極甘，其得意語，極新美，又極自然。

又卷一〇下 《師友詩傳錄》一卷，【略】而論七古，謂昌谷、溫、李，盧仝、馬異純乎鬼魅世界。既厚誣長吉、飛卿、義山，即貶盧、馬，亦過當矣。【略】謂樂府必不可擬，古今擬者皆東家施捧心伎倆。然則曹氏父子之擬漢人，明遠、太白之擬漢、魏以下，昌黎之擬兩周琴操，亦皆東施捧心乎，此眞坐井觀天之見也。【略】太白長短句，學古樂府，而參以《騷》體，恢張變化，遂擅千古之奇。阮亭引滄溟語，謂其英雄欺人，且云或有句雜《騷》體者，總不必學，乃爲大雅。此等議論，正與歷友同一紕繆。

又卷一二上 詩講聲調，始於沈約，【略】遂肇律詩之體。遵其說者，古變爲律，汎濫及於陳、隋，古意浸亡。唐人別之爲今體，而古體仍用漢、魏、晉人舊調，詩道復歸於正。由是古今體界畫森嚴，無人不講聲調。

又卷一五 夫詩論優劣，不分朝代。唐、宋人詩，各有優劣。唐詩雖優於宋，亦有下劣不可學者。宋詩雖較唐爲劣，亦有優而可學者。其優者門戶不同，消息潛通。【略】《詩經》《騷經》，詩家根本，不待學四言體，學騷體，始奉爲專師。若學古樂府及五言古詩，探源《詩》、《騷》而外，當以漢、魏爲主，而輔之以六朝、三唐之工樂府及工五古者。學七古，學律詩，學絕句，探源漢、魏、六朝外，當以唐、宋六大家李、杜、韓、蘇、黃、陸及金之元遺山爲主，而輔以唐、宋、元、明之工爲諸體者。【略】若夫學盛唐而摹倣李、杜、高、岑之高調，襲取王、孟、儲、韋之清音，致有膚廓空滑輕剽諸病。又或如香山學杜，流爲淺易，而俚俗之弊，生義山學杜，加以華縟，而纖靡之風競。

又 宋詩有兩病，一則痛快而好露好盡，一則新穎而僻澀小巧。此兩病唐人亦有之。外有兩大病，曰腐曰野，唐人間亦有之。

謝章鋌《與梁禮堂書》 夫詩之正境，至唐盡，詩之變境，至唐亦盡，以後無非學唐者。宋人學唐人生趣而失之枝，元人學唐人設色而失之猥，明人學唐人結體而失之枵。然唐人亦未嘗無枝、無猥、無枵也，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亦各得其性之所偏耳。

《賭棋山莊詞話》卷三 有唐中葉，創始倚聲。俎豆青蓮，宗祧《囉嗊》。溫飛卿助教之年，杜紫微制誥之日。易梵唄爲豔曲，雜《紇那》於《鐃吹》。雙聲單調，綱領之要可指。側犯換頭，情變之數易濫。迨至五代，風流彌劭。孟蜀《花間》，南唐《蘭畹》，或沿波於初造，或尋條於後時。「小樓吹徹」，「水殿風來」，君臣間作，互相嘈鬨。以至深宮剡襪之辭，祕監欹梳之作，莫不流播旗亭，傳歌酒肆。然而綺縟爲多，柔靡不少。豐藻克贍，而風骨不飛。振采失鮮，則負聲無力，斯言諒矣。

又卷九 晏、秦之妙麗，源於李太白、溫飛卿。姜、史之清眞，源於張志和、白香山。惟蘇、辛在詞中，則藩籬獨闢矣。

又卷一一 詞宜雅矣，而尤貴得趣。雅而不趣，是古樂府。趣而不雅，是南北曲。李唐、五代多雅趣并擅之作。雅如美人之貌，趣是美人之態。有貌無態，如皋不笑，終覺寡情。有態無貌，東施效顰，亦將卻步。

又 若（馮）定遠之自論詞，則又似未得門者。定遠曰：長短句肇于唐季，脂粉輕薄，端人雅士蓋所不尚。又曰：魯公作相，有曲子相公之言，一時以爲恥。坡公謂秦太虛乃學柳七作曲子，秦愕然以爲不至是，是豔詞非宋人所尚也。（其說俱詳《鈍吟文稿》）夫詞始於太白，盛於飛卿，何嘗不是唐季。

朱緒曾《國朝詩鐸序》 唐陳伯玉始爲《感遇》。少陵崛起，直繼《國風》。次山《春陵》，參乎《小雅》。元、白、張、王，聲新意古。李長吉《采玉歌》、聶夷中《田家》咏、杜荀鶴《時世行》，嗣響不絕。

翟翬《聲調譜拾遺》 《趙譜》謂「中唐後，古近體判不相入」，或未可信。然哀觀李、杜、韓、柳諸集，無古詩純用律調者。古詩用律調，詩格之卑也。昔人謂「晚唐無古詩」，亦謂此也。

朱錫綬《幽夢續影》 唐人之詩，多類名花：少陵似春蘭，幽芳獨秀，摩詰似秋菊，冷艷獨高；青蓮似綠萼梅，仙風駘蕩；玉谿似紅萼梅，綺思嫵娟；韋、柳似海紅，古媚在骨；沈、宋似紫薇，矜貴有情；昌黎似丹桂，天葩灑落；香山似芙蕖，慧相清奇；冬郎似鐵梗垂絲，閬仙似檀心磬口，長吉似優鉢曇，彩雲擁護；飛卿似曼陀羅，璚月玲瓏。（嘯琴云：微之似水外緋桃；牧之似雨中紅杏。）

《霞外攟屑・玉樹廬芮錄料書・唐宋文選》 庸按：唐、宋六家之目，昉自朱右。成化時有七大家。（見《養新錄》。）八家增老蘇，則定於荊川、鹿門。本非一定而不容增損者，故堯峰謂止有韓、柳、歐陽、大蘇四家。後人操選，輒思補八家之闕，去取古人。如儲在陸之增習之，可之。【略】近出《舒藝室雜著乙編》卷上，有《唐十八家文錄序》，意在破八家之說之固陋，曰：世人論古文，輒曰唐宋八家，又曰昌黎起八代之衰。不知唐之與宋，原委既殊，門戶自別，非可概論。至起衰之功，斷推元道州爲首。第其文散漫，未立間構。若獨孤、梁、權，規模粗具，而猶苦肥重。惟昌黎氏原本六經，下參《史》、《漢》，錯綜變化，冠絕百世。要其學出安定，而實淵源於毗陵，則未嘗無所因也。柳州初工駢體，後乃篤志古文，其才氣陵厲，足以抗韓。至於學識根柢，遜韓多矣。同時若劉賓客，才辨縱橫，間以古澀，亦柳之亞。元相滔滔清絕，開宋人一派。李、皇甫皆學昌黎，而一得其理，一得其辭，亦各自成門徑。牛相文筆刻露，議論透闢。沈下賢喜爲小篇，戛然自異。杜牧之雄奇超邁，實爲韓氏先導。孫可之源出韓氏，而專務奇削，要其獨至不可及，世以孫、劉並稱，然復愚則近於險怪矣。皮襲美根據深厚，若在韓門，當肩隨習之。陸魯望不衫不履，野趣自得，頗有似元道州者。羅昭諫懷才不試，好爲寓言，出以過激，每不中理，然固唐一代文人之後勁也。

《樵隱詩話》卷八 詩之爲教，極乎天地，非可以一端而論也。如李則以雄邁勝，杜以悲壯勝，王、孟以清幽勝，盧、李以險怪勝，元、白以清淺勝，他如韋、儲澹逸，高、岑蒼老。有唐名家，各擅其長，各造其極，未可以有其一而輕餘子也。

《夢痕館詩話》卷二 初、盛、中、晚之分以時耳。有唐一代，李、杜、韓三家，屹然鼎峙。李生而知之也，杜學而知之也，韓天人各半。李似顏子，韓似曾子，杜似孟子，各造其極者也。

又 杜、韓七絕皆末工，而柳則工。

吳汝綸《鹽山賈先生八十壽序》 若乃文之體製之起於近今，以此爲非古，則韓、柳氏之文之所爲贈序者，故亦起於唐世，非前古所有也。凡文之能者，亦各用當時之體，追古風而爲之辭爾，豈必古人有之，而吾乃爲之也哉。

《湘綺樓說詩》卷一 七言絕句和樂皆五句，蓋仿於淋池招商，其平仄相間，唯作者四句，則始於湯惠休《秋思引》。自是以後，盛於唐代，有美必臻，別爲一體，然其調哀急，唯宜箏笛，大雅弗尚也，而工之至難，一字未安，全章皆頓。

又 七言絕句難作，《夜雪集序》已詳言之，今但標舉（各）〔名〕篇，以爲楷式。「爲政心閒物自閒，朝看飛鳥暮飛還，寄書河上神明宰，羨爾城頭姑射山。」此篇超妙，爲絕句上乘，所謂「羚羊挂角，不著一字」者也。欲知其超，但看太白詩「問余何事棲碧山」一首，世所謂「仙才」者，與此相比，覺李詩有意作態，不免村氣。李選字皆妍麗，此則拉雜，如「神明宰」等字，比之「桃花流水」等字，雅俗相遠，而俗者反雅，雅者反俗，何耶？「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此篇聲調高響，明七子皆爲之而不屬人意者，彼浮響也。此何以不浮？則以「新」「舊」二字相起，意味無窮。杜子美聽猿奉使，亦以虛實相起，彼則笨伯，此乃逸才，能使下二句亦有神彩，又是何故？「朝日殘鶯伴妾啼，開簾只見草萋萋。庭前似有東風入，楊柳千條盡向西。」此篇超妙似「姑射山」，意味如「舊別情」，亦以「東」「西」二字相起，非獨人不覺，作者亦不自知也。其如何得此？如何下轉語？亦不能名言，但恰如人意。「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言恩不及他處也。「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言無寵者獨寒也。「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言一日夜無人肯到船。「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獨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言不及仕太宗朝。此四篇皆言在此而意在彼，前三首皆太不著迹，反不如點破「無能」爲醒豁，但意含怨望，非詩人之旨。君不及太宗，不仕可也，不可仕而譏之。柳子厚云：「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責己恕人，庶可以怨。「碧繡檐前柳散垂，守門宮女欲攀時。曾經玉輦從容處，不敢臨風折一枝。」「水邊楊柳麴塵絲，立馬煩君折一枝。唯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此二篇因景造情，婉而多致。「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樓頭小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此即事寫景，與太白《白馬騶行》篇同。彼云「美人一笑搴珠箔，遙指紅樓是妾家。」則不及「鳴箏」者之嬌貴也。故詩須有品，豔體尤宜名貴。

又　三唐風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見，故不復摹古，陳、隋靡習，太宗已以清麗振之矣。陳子昂、張九齡以公幹之體，自抒懷抱，李白所宗也。元結、蘇渙加以排宕，斯五言之善者乎。劉希夷學梁簡文，超豔絕倫，居然青出。王維繼之以煙霞，唐詩之逸，遂成芳秀。張若虛《春江花月》用西洲格調，孤篇橫絕，竟爲大家。李賀、商隱挹其鮮潤，宋詞、元詩蓋其支流，宮體之巨瀾也。杜甫歌行，自稱鮑、庾，加以時事，大作波瀾，咫尺萬里，非虛誇矣。五言惟《北征》學蔡女，足稱雄傑，他蓋平平，無異時賢。韓愈並推李、杜，而實專於杜，但襲粗迹，故成枯獷。盧仝、劉叉，得漢謠之恢奇；孟郊瘦刻，趙壹、程曉之支派。白居易歌行，純似彈詞，《焦仲卿妻》詩所濫觴也。五言純用白描，近於高彪、應璩，多令人厭，無文故也。儲光羲學陶，屈俠氣於田間，後人妄以柳、韋配之，殊非其類。應物郡齋憶山中詩，淡遠淺妙，亦從陶出，他不稱是，非名家也。讀唐詩宜博以充其氣，唯五言不須用功，汎覽而已。歌行律體，是其擅長，雖各有本原，當觀其變化爾。

又卷二　保之歸，縱談詩法云：唐人能與古爲新，學詩者不先從唐入，則爲明七子也。唐詩選又以《詩歸》爲善，先隔斷俗塵。《詩歸》爲世所訾議，非吾輩不能用有效也。

又卷三　古之詩，今之會典奏議之類。今之詩歌，古之樂也。四言如琴，五言如笙簫，歌行七言如羌笛琵琶繁絃雜管，故太白以爲靡。然人不能無哀樂，哀樂不能無偏激感宕，故自五言興而即有七言，而樂府琴曲希以贈答，至唐而大盛，凡四言、五言所施皆有以七言代之者，而體製殊焉。初唐猶沿六朝，多宮觀閨情之作，未久而用以贈答送別分題，或拈一物一事爲興，篇末乃致其意，高、岑、王維諸篇，其式也。李白始爲叙情長篇，杜甫亟稱之而更擴之，然猶不入議論。韓愈入議論矣，苦無才思，不足運動，又往往湊韻取妍釣奇，其品益卑，駸駸乎蘇、黃矣。元、白歌行，全是彈詞，微之頗能開合，樂天不如也。今有一壯夫，擊缶喧呼，口言忠孝，有一盲女，調絃曼聲，搬演傳奇。人將喜喧叫而屏絃索耶？抑姑退壯夫而進盲女也？韓、白之分，亦猶此矣。張籍、王建因元、白諷諫之意而述民風，盧仝、李賀去韓之粗獷而加恢詭，鄭嵎、陸龜蒙等爲之而木訥纖俗，李商隱之流又嫌晦澀，其中如叙事抒情諸篇不免辭費，猶不及元、白自然也。李東川詩歌十數篇，實兼諸家之長而無其短。參之以高、岑、王、李之澤，運之以杜、元之意，則幾之矣。元次山又自一派，亦小而雅。

又卷四　今之詩歌，六義之興也，與風雅頌異體。【略】漢初有詩，即分兩派，枚蘇寬和，李陵清勁，自後五言，莫能外之。李太白「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此言非是。太白貴四言，何以反獨工七言？四言詩，韋孟不及嵇康，嵇詩復不可學。蓋四言詩者，興家之偶寄，初無多法，不足用功。五、七言詩乃有門徑。唐人初不能爲五言，杜子美無論矣，所稱陳子昂、張子壽、李太白，纔劉公幹之一體耳，何足盡五言之妙，故曰唐無五言。學五言者，漢、魏、晉、宋盡之，齊、梁至隋，別創律詩一派，即杜所云庾、鮑、陰、何「清」「逸」「苦心」者也。杜五言律克盡其變而華秀未若王維，則五律亦分兩派矣。七言開合動盪，無所不有，始擴於鮑照、王筠諸人，直通元、白、盧仝、劉叉、溫、李、皮、陸，而李東川兼有其妙。王、楊、盧、駱以齊、梁排偶法爲七言，又一派也。例以五言，則四傑七言律，餘皆七言古體乎？七律亦出於齊、梁，而變化轉動反局促而不能騁，唯李義山頗開町畦，馳騁自如，乘車於鼠穴，亦自可樂，殊不足登大雅之堂也。七絕則上繼皇古，下開詞曲，王少伯足兼之，不必以時代限。

又　唐人好變，以《騷》爲《雅》，直指時事，多在歌行，覽之無餘，文猶足艷。韓、白不達，放弛其詞，不逮宋人，遂成俳曲。

又卷五　看中唐五律，別有門徑，眞苦吟人語如八家文也。看晚唐詩，即不成話，擲去不復看。

又　又看中唐後諸家詩，同李賀者不少，蓋風氣自開此一派。

又卷六　詞章莫難於詩，【略】以人求之，唐以前人，尚不徇人，宋以後人，知者稀矣。杜子美語必驚人，便有徇人之意，而所謂「驚人」者，只是如陶、謝，仍是論格律，非鍊字句也。陶詩可驚人乎？驚當是勝。文有朝代，詩有家數。文取通行，故一代成一代之風；詩由心聲，故一人有一人之派。論文而分班、馬，論詩而區唐、宋，非知言也。陳、隋南北絕而宗派同，王、駱家數殊而音韻近，亦有間相染者，細辨乃能分之，則詩究殊於文，文不易分，詩易分矣。【略】詩即樂也，有五言以持其志，即有七言以暢其氣。七言之興，在漢則樂府，在後爲歌行。樂府亦可以文法行之，亦可以彈詞代之，如盧仝、顧況是騷賦之流，居易、仲初則焦（仲卿妻）馮（羽林郎）之體，並李、杜分三派，而李東川能兼之。唐初四傑，則五言之增加，古無是

格，不能爲七言之宗也，要亦從《行路難》《燕歌行》變成耳。七言較五言爲易工，以其有痕迹可尋，易於見好，李、杜門徑，尤易窺尋。然不先工五言，則章法不密，開合不靈，以體近於俗，先難入古，不知五言用筆法，則歌行全無步武也。既能作五言，乃放而爲七言，易矣。切記太白四言之說，四言與詩絕不相干，作詩必先學五言。【略】唐人極重五律，以爲四十賢人，此中、晚名家，專工帖括，化而爲四韻之說，與制義名家改作古文，而生義法，其所經營，皆聲希味淡，自有甘苦，他人不能喻也。自齊、梁新體興而五律自爲一種，要以超逸取致。杜少陵乃有沉着頓挫、前後照應之法。【略】杜所以成家者，所存詩多而題目平易，詠景物多恰近人情，故流俗喜傳之，易於見好矣。中、晚雖憚精極思，各有其趣，未可爲外人道也，故不必致力。而其選聲配色之方，詩家之所同，又不待言矣。

又卷七　太白能詩，而其說曰：「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太白四言如《獨漉篇》，其靡殆甚，豈古法乎？無亦大言欺人，託於《三百篇》，而不知五言出於唐虞時，在《三百篇》千年前乎？【略】唐、宋既興，陳、張復起，融合蘇、李，以爲五言，李、杜繼之，與王、孟競爽，有唐名家，乃有儲、高、岑、韋、孟郊諸作，皆不失古法。宋之問、劉希夷導其法門，王維、王昌齡、高、岑開其堂奧，李頎兼乎衆妙，李、杜極其變態，閻朝隱、顧況、盧仝、劉叉推蕩排闔，韓愈之所羨也，二李（商隱、賀）、溫岐、段成式雕章琢句，樊宗師之所羨也。元微之賦《望雲騅》，縱橫往來，神似子美，故非樂天之所及。張、王樂府，效法香山，亦雅於《新豐》《上陽》諸篇乎？退之專尚詰詘，則近乎（獻）〔戲〕矣。宋人披昌，其流弊也。

王先謙《駢文類纂・序目》　書啓類四：【略】唐世溫、段之徒，時復間作，並從斷棄。又其時風會波頹，文盛干請，望門投謁，呈身貢函。昌黎不遇，三趨宰相之庭。薛逢乞恩，死作掃除之鬼。此類悉予刪除，無俾害道。○贈序類一：以言贈人，荀子比之金珠。擇言而進，魯侯以侑觴酒。洎乎唐世，乃有序文。發攄今情，敦勉古義，斯朋友之達道也。○詔令類四：【略】唐、宋勅書，或施之一人，或專賜州郡，詔則徧諭天下，制以黜陟封贈，其大較也。然舉例覈文：隋高祖報李穆，應目以敕。唐太宗賜李靖陪葬，應稱曰制。而皆以詔名，知散文通矣。遷除用制，實病文繁。劉子玄謂褒貶之言，哲王所愼，諒哉。其義兼戒勉者取之，餘屏不錄。○碑志類四：【略】隋、唐以往，釋老競鳴，宏闡教宗，於斯爲盛。○　雜記類一：【略】唐代亭堂石瀑，咸被文章，斯則記例宏開，不僅山川能說矣。

《峴傭說詩》　五律有清空一氣不可以鍊句鍊字求者，最爲高格。如太白「牛渚西江夜」、「蜀僧抱綠綺」、襄陽「掛席幾千里」，摩詰「中歲頗好道」，劉愼虛「道由白雲盡」諸首，所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

又　《三百篇》比興爲多，唐人猶得此意。同一《詠蟬》，虞世南「居高聲自遠，端不藉秋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是患難人語。李商隱「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是牢騷人語。比興不同如此。

又　譏刺語須含蓄，如少陵「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太白「漢宮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只愁歌舞散，化作彩雲飛」，皆刺明皇、楊妃事，何等婉曲。若香山《長恨歌》，微之《連昌宮詞》，眞是訕謗君父矣。詩品人品，均分高下。義山「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尤爲輕薄壞心術。

又　退之五古，橫空硬語，妥帖排奡，開張處過於少陵，而變化不及。中唐以後，漸近薄弱，得退之而中興。

又　少陵七古，間用比興，退之則純是賦。

又　七律至中唐而極秀，亦至中唐而漸薄。盛唐之渾厚，至中唐日散；晚唐之纖小，自中唐日開。故大曆十子七律，在盛衰關頭，氣運使然也。

又　「秦時明月」一首，「黃河遠上」一首，「天山雪後」一首，「回樂峰前」一首，皆邊塞名作，意態絕健，音節高亮，情思悱惻，百讀不厭也。

又　唐人七絕每借樂府題，其實不皆可入樂，故只作絕句論。

又　五言長排必以少陵爲大宗，岑參、王維篇幅尚窘，後來元、白滔滔不絕，失之平滑，不足仿效也。

《粟香二筆》卷八　唐人曉行詩最工。

《拙盦叢稿・無邪堂答問》卷四　詩至杜、韓，握拳透爪，實爲前此所無，所謂子美集開新世界也。猶顏、柳之書，盡變古人面貌，而至今學書者莫不由之。古詩比興居多，自杜、韓出，而賦體多於比興，猶《三百篇》之有《國風》，不可無《雅》、《頌》也。太白詩猶有漢、魏、六朝遺意，未可以伶俐少之。

《潤于日記》辛卯下　學詩者以唐人爲徑，此邇道而得周行者也。唐之

有杜甫，其猶九達之逵乎。外是而高、岑、王、孟，若李、若韋、若元、白、劉、柳，則如崇期劇驂，可以交復而岐出。至若孟郊之硬也，李賀之詭也，盧仝、劉叉、馬異之怪也，斯便繩而登險者也。正者，極乎杜，奇者，極乎韓，此躋夫三峰者也。

又壬辰上　今觀仲則有詩評七則，云：杜固詩之祖，而李東川實可謂祖所自出，後人法門亦遂無所不備，篇幅雖少，而渾然元氣已成大觀矣。愚見欲以岑嘉州與李昌谷、溫飛卿三家彙刻，似近無理，然能讀之爛熟，試令出筆，定有絕妙過人處，亦惟解人能知之也。

朱銘盤《饒州詩徵叙》　夫先王之貴詩，蓋不惟其詞云爾。僕嘗論之，以爲比興之旨，諷諭之用，自唐以還，寂若絕響。如使世有復古之材，陶冶性情，屏絕華飾，衡壤之詠，亦勝武陵，滄浪之歌，足喑粲、植。

周家禄《贈步翔漢序》　且吾嘗聞駢儷之源流矣。二漢之文，徵譬多而理愈顯。魏、晉之文，構篇促而氣恆舒。設喻以豁理，理與喻並盡。齊、梁之文，其失也繁。積辭以培氣，氣與辭俱壅。初唐之文，其失也滯。故學齊、梁不成，不失爲四傑，而中、晚之密麗，於是乎濫觴。學初唐不成，一變爲樊南，而趙宋之圓美，變本而加厲，此亦利病之大校矣。

《芬陀利室詞話》卷二　壬子秋，雨翁與余論詞，至有厚入無間，輒斂手推服曰，昔者吾友董晉卿每云，詞以無厚入有間，此南宋及金元人妙處。吾子所言，乃唐、五代、北宋人不傳之祕。惜晉卿久亡，不克握麈一堂，互證所得也。

陳廷焯《詞則序》　《風》、《騷》既息，樂府代興。自五七言盛行於唐，長短句無所依，詞於是作焉。詞也者，樂府之變調，《風》、《騷》之流派也。溫、韋發其端，兩宋名賢暢其緒，風雅正宗，於斯不墜。

又《詞壇叢話》　有唐一代，太白、子同，千古綱領。樂天、夢得，聲調漸開。終唐之世，無出飛卿右者，當爲《花間集》之冠。

《白雨齋詞話》卷五　唐人詞，所傳不多，然皆見作意。即於平淡直率中，亦覺言近旨遠。正如漢、魏之詩，語句雖有工拙，氣格固自不同。至五代則聲色漸開，瑕瑜互見，去取不當，誤人匪淺矣。

又　以詞較詩，唐猶漢、魏，五代猶兩晉、六朝，兩宋猶三唐，元、明猶兩宋，國朝詞亦猶國朝之詩也。

又卷八　六朝詩，所以遠遜唐人者，魄力不充也。魄力不充者，以纖穠損其眞氣故也。當時樂府所尚，如《子夜》、《捉搦》諸歌曲，詩所以不振也。五代詞不及兩宋者，亦猶是耳。

成肇麐《宋七家詞選序》　十五《國風》息而樂府興，樂府微而歌詞作。其始也，皆非有一成之律以爲範也。抑揚抗墜之音，短修之節，運轉於不自已，以斬適歌者之吻，而終乃上躋於《雅》《頌》，下衍爲文章之流別。詩餘名詞，蓋非其朔也。唐人之詩，未能胥被弦筦，而詞無不可歌者。五季以逮宋初，沿而勿變。【略】唐、五代作者數十人，大抵緣情託興，無藉湛冥奧窈之思。而耳目所寓，出入動作之所適，舉以入諸樂章。或意中之旨，不克徑致，則隱謬其辭，旁寄於一物一事，而俯仰之際，萬感橫集，使後之讀者，如聆其聲，睹其不言之意。世有鬱伊於內，無可訴語，偶有觸焉，亦且恍然於其中之纏綿蘊結，固有先我而發之者。又遑論其詞之貞邪正變，與其人之妍媸也邪。

何維棣《論詩》　五字清吟正始音，注家誰悟阮陶心？參軍獨擅從橫句，已爲唐賢暗度鍼。　曠世清英唐四李，（昔人稱太白、長吉、義山爲三李，余以東川列首爲四。）道源六代薈瓊琚。《西崑》自是文章厄，猶勝西江拾唾餘。

曾習經《壬子八九月間所讀書題詞》　梁、陳藻麗入唐初，四子雍容語甚都。沈、宋、王、岑誇格韻，若論絢素此權輿。（初唐四子，承六代藻麗之製，陳、杜、沈、宋繼起，乃漸工體格。至王、孟、高、岑，加以神韻而已。椎輪之功，四子不可沒矣。　初唐四子）　陳、杜精思沈、宋才，有唐詩格此胚胎。問年三百饒於律，坐見諸賢揖讓來。（胡元瑞以爲有唐一代，律有餘，古不足，歸咎於文皇《帝京篇》。不知當時既以詩賦爲制科，則拘限聲病，專攻體格，勢所必至矣。四家者，實唐詩格調之祖。少陵，必簡孫，乃集一代大成，楊誠齋所謂三世之後，莫之與京也。　陳、杜、沈、宋集。）

沈憂涉世言幽約，狷介爲文氣苦辛。若信杯樽足藏酒，酣歌猶是太平人。（唐文蹇澀，極於樊宗師，開其先者次山也。然次山究爲雅正。其所編《篋中集》，如沈千運、孟雲卿等六七人，咸與次山同聲氣，蓋於唐古中自爲一格，非盧玉川、馬河南比也。皇甫持正心儀次山，而以其碎爲可惋，不知次山固自成爲一種狷介文字也。　《元次山集》）

李希聖《論詩絕句》　箝口何人訟北司，微辭寄託本非奇。玉川《月

蝕》劉黃策，一樣傷心世豈知。（盧仝）

李葆恂《論詩絕句》 平生齒冷曾子固，只解論文不解詩。杜陵句法柳州筆，心折小長蘆釣師。

黃錫璜《漢詩總說》 讀漢詩不可看作三代衣冠，望而畏之，須看得極輕妙，極靈活，極風豔，極悲壯，極典雅，凡後人所謂妙處，無不具之。即如《陽關》一曲，唐人送別絕調，讀李陵三詩，知從此化出。《陌上桑》、《董嬌嬈》，即張、王、李、韓輕豔祖也。「紅塵蔽天地」、「十五從軍征」，李、杜悲壯之祖也。「冉冉歲雲暮」，駱賓王、白樂天皆祖之。《郊祀》諸詩，顏、謝、昌黎皆祖之。大抵六朝、唐、宋名家，多祖漢詩，不能盡述也。

鄭文焯《與張孟劬論詞書》 玉田謂取字當從溫、李詩中來，今觀美成、白石諸家，嘉藻紛縕，靡不取材于飛卿、玉溪，而于長爪郎奇雋語，尤多裁制。常究心于此，覺玉田言不我欺。

《蕙風詞話》卷一 唐、五代詞並不易學，五代詞尤不必學，何也。五代詞人丁運會，遷流至極，燕酣成風，藻麗相尚。其所爲詞，即能沉至，祇在詞中。豔而有骨，祇是豔骨。學之能造其域，未爲斯道增重。矧徒得其似乎。其錚錚佼佼者，如李重光之性靈，韋端己之風度，馮正中之堂廡，豈操觚之士能方其萬一。自餘風雲月露之作，本自華而不實。吾復皮相求之，則嬴秦氏所云甚無謂矣。

又卷二 唐賢爲詞，往往麗而不流，與其詩不甚相遠。劉夢得《憶江南》云：「春去也，多謝洛城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裛露似沾巾。獨坐亦含顰。」流麗之筆，下開北宋子野、少游一派。唯其出自唐音，故能流而不靡。所謂風流高格調，其在斯乎。前調云：「猶有桃花流水上。無辭竹葉醉尊前。」《拋毬樂》云：「春早見花枝，朝朝恨發遲。及看花落後，卻憶未開時。」亦皆流麗之句。

陳衍《招梅峰飲以長句來謝並餽飴糖米粉豉油各物報以小詩》 岑、高、王、李變初唐，長慶鋪張又擅場。若要橫空盤硬語，元龍百尺先潮陽。

《石遺室詩話》卷一七 韓、杜詩之能爲大言者，至「巨刃摩天揚」、「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未掣鯨魚碧海中」、「鯨魚跋浪滄溟開」而止耳，可謂莫載否乎。

又 大曆十子，筆意略同。元和以降，又各人各具一種筆意，昌黎則兼有清妙、雄偉、磊砢三種筆意。北宋人多學杜、韓，故工七言古者多。南宋人稍學韋、柳，故有工五言者。南渡蘇、黃一派，流入金源。宋人如陳簡齋、陳止齋、范石湖、姜白石、四靈輩，皆學韋、柳，或至或不至。惟放翁無不學，獨七言古不學韓、蘇。誠齋學白、學杜之一體。此其大較也。

又卷二三 詩貴風骨，然亦要有色澤，但非尋常脂粉耳。亦要有雕刻，但非尋常斧鑿耳。有花卉之色澤，有山水之色澤，有彝鼎圖書種種之色澤。王右丞金碧樓台，山水也。【略】吳波不動，楚山叢碧，李太白足以當之。木葉微脫，石氣自青，孟浩然足以當之。空山無人，水流花放，韋蘇州足以當之。紛紅駭綠，韓退之之詩境也。縈青繚白，柳子厚之詩境也。

又 五律須四十字，字字清高，惟初唐至太白爲然，老杜則無所不有矣，然自摩詰已然。老杜五律，高調似初唐者，以「國破山河在」一首爲最。

又 今人作詩，學元、白者，視詩太淺，視元、白太淺也。學韋、柳者，視詩太深，視韋、柳太深也。學溫、李者，只知溫、李之整麗。學韓、蘇者，只知韓、蘇之粗硬。非眞知諸家者也。

王樹枏《葉農生憶詞詩跋》 世之亂也，賢人志士既不得有所建植發舒於時，而坐視其顚覆墮壞，又不敢直言莊語以攖其忌，於是假物託事，故爲迷離俶詭之詞，以伸其悲憤愊憶不平之氣。其源導於《風》，變於《騷》，盛於樂府，司馬相如、枚乘、阮籍、左思、陶潛、李白之徒，皆善爲隱詞譎語以譏刺當世。至李義山、韓致堯等專爲艷體，詞愈工而意愈晦，後之人詳箋博注，有曲爲附會而終不知其意之所歸者。

《海日樓札叢·全拙庵温故録》 《舊唐志》錄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武后集，不及玄宗，依毋煚《開元書錄》舊文也。《新志》依《舊志》，而增入玄宗、德宗集，注云卷亡，則殘闕非完本矣。【略】《唐語林》稱「文宗好五言詩，與肅、代、憲宗同，而古調尤爲清峻。李珏奏言，憲宗爲詩，格合前古。當時輕薄之徒，摛章繪句，鏤牙崛奇，譏諷時事。爾後鼓扇聲名，謂之元和體」云云。則元、白、張、王之諷刺，韓、孟、劉、柳之崛奇，實憲宗倡之，今遂無一字之傳，可惜也已。文宗五言古調，亦無一篇。宣宗詩傳自釋徒，風格殊凡下。德宗格高，有開元風，則出於□□所錄也。

又 《國史補》：「元和以後，爲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

淫靡於元稹，俱名爲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此固當時文人相輕之論，然可與柳子厚《毛穎傳後題》「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語相證。天寶之風尚黨，殆指蕭、李諸人言之。大曆之浮，則十才子當之矣。

又《菌閣瑣談》　開元文盛，百家皆有跨晉、宋追兩漢之思。經大曆、貞元、元和，而唐之爲唐也，六藝九流，遂成滿一代之大業。燕、許宗經典重，實開梁、獨孤、韓、柳之先。李、杜、王、孟，包晉、宋以跂建安，而元、白、韓、孟，實承其緒。【略】貞元、元和之再盛，不過成就開、天未竟之業。自後經晚唐以及宋初，並可謂元和緒胤。

《春覺齋論文・流別論》　姚氏姬傳曰：「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衆。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嗚呼，先生之知昌黎深矣。唐初雖傑出如陳子昂，然其《別中岳二三眞人序》，則皆用駢儷之句。如「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運盛衰之感」，語至凡近。其餘則李白爲多，白《送陳郎將歸衡嶽序》，如「朝心不開，暮髮盡白。登高送遠，使人增愁」句，則狃於六朝積習。【略】夫文章至於子昂、太白，尚何可議。不過唐一世有昌黎，以吞言咽理之文，施之贈送序中，覺唐初諸賢對之一皆無色。

又《拼字法》　唐文不惟韓、柳能自鑄詞及拼字，即諸家亦匪不能。

錢振鍠《詩話》上　俗人論詩，以不矜才氣爲高。殊不知有才氣方成大家，無才氣不過清才而已。試思韋、柳、王、孟之詩，無才氣矣。今欲置之於韓、杜之上得乎？須知韋、柳、王、孟皆無才氣可使耳，非有心拋卻「才氣」兩字也。

又下　右丞《息夫人》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何足爲異，而一時作者皆閣筆，不可解。士禎謂其不着判斷語，此盛唐所以爲高。此眞盲人辨黑白也。詠息夫人詩如羅昭諫「一生雖抱楚王恨，千載終爲息地靈。」不下貶詞，杜牧之「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嚴而婉，風調亦佳。

李詳《韓詩證選序》　唐以詩賦取士，無不熟精《文選》，杜陵特最著耳。韓公之詩，引用《文選》亦夥，惟宋樊汝霖窺得此旨，【略】余據樊氏之言，推尋公詩，【略】始知韓公熟精《選》理，與杜陵相亞。

又《駢文學自序》　古之文皆偶也。【略】此體自以六朝爲準，北朝三姓統之。唐有初、中、晚之分，宋初亦具唐體。

又《答江都王翰荼論文書》　文章自《六經》、周、秦、兩漢、六代以及三唐，皆奇耦相參，錯綜而成。【略】唐之肅、代以下，文字亦多追響南、北兩朝，特韓、柳稍異耳。夫韓、柳亦耦也，觀其全集，何曾有子家言，連狎恣肆，渺無岸畔，參厠其內。

馮煦《唐五代詞選序》　詞有唐、五代，猶文之先秦諸子，詩之漢、魏樂府也。【略】詞雖小道，本末斕然，先河後海，蒙有取焉。夫詩有六義，詞亦兼之。是雅非鄭，風人恆軌。而是編涉樂必笑，言哀已嘆，率緣情靡曼之作，感遇怨悱之旨，揆厥所由，或乖貞烈。然晚唐、五季，如沸如羹，天宇崩析，彝教凌遲，深識之士，陸沉甚間，懼忠言之觸機，文俳語以自晦。黍離麥秀，周遺所傷，美人香草，楚臺所託。其詞則亂，其志則苦，義兼盍各，毋勞刻舟。

曹元忠《彊村叢書序》　且夫唐、五代、宋、金、元之詞，漢、魏、六朝之樂府也。

沈修《彊村叢書序》　詞興於唐，成於南唐，大昌於兩宋，否於元，剝於明，至我清又成地天之泰，地雷之復焉。聖人瑰意琦行，爲者誠多，論者亦不鮮，相率名以詩餘。今人王夢湘釋之云，是非五七言之餘，《三百篇》之餘也。盛哉言乎。

羅振玉《敦煌零拾序》　予往者既影印敦煌古卷軸，返國以後，見殘書小說凡十餘種，中有七言通俗韻語，類後世唱本，或有白有唱，又有俚語俚曲，皆小說之最古者。

又《佛曲三種跋》　佛曲三種，皆中唐以後寫本。其第二種演《維摩詰經》，他二種不知何經。考古杭《夢游錄》載，說話有四家，一曰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烟粉靈怪傳奇公案皆是搏拳提刀趕棒及發跡變態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謂參禪，說史謂說前代興廢戰爭之事。《武林舊事》載，諸技藝亦有說經。今觀此殘卷，是此風肇於唐而盛於宋兩京，元、明以後始不復見矣。

王國維《唐寫本云謠集雜曲子跋》　此卷首題《云謠集雜曲子》，共三十首。其目爲《鳳歸雲》四首、《天仙子》二首、《竹枝子》《洞仙歌》《破陣子》《換沙溪》《柳青娘》《傾杯樂》則不著首數。其詞爲狩野博士錄出者

《鳳歸雲》二首《天仙子》一首而已。案此八調名，均見崔令欽《教坊記》所載曲名中。《唐書・宰相世系表》有國子司業崔令欽，爲隋宏農太守宣度之五世孫，則其人當生玄、肅二宗時，《教坊記》記事訖於開元，亦足推其時代。則此八曲，固開元教坊舊物矣。郭茂倩《樂府詩集》近代曲辭中，有滕潛《鳳歸雲》二首，皆七言絕句。此則爲長短句。此猶唐人樂府見於各家文集《樂府詩集》者多近體詩，而同調之見於《花間》《尊前》者，則多爲長短句。蓋詩家務尊其體，而樂家只倚其聲，故不同也。《天仙子》唐人皇甫松所作者不疊，此則有二疊。《鳳歸雲》二首句法與用韻，各自不同，然大體相似，可見唐人詞律之寬。《天仙子》詞特深峭隱秀，堪與飛卿、端己抗行，惜其餘二十餘篇不可見也。（癸亥冬，羅叔言參事寄巴黎寫本至，存十八首，惟《傾杯樂》有目而佚其詞，三十首中但佚十二首耳。）

又《唐寫本春秋後語背記跋》 上虞羅氏藏唐寫本《春秋後語》有背記，凡八條，中有西番書一行，餘漢字七條，皆以木筆書之，內有咸通皇帝判官王文璵語，蓋唐咸通間人所書。末有詞三闋，前二闋不著調名，觀其句法，知爲《望江南》，後一闋則《菩薩蠻》也。案段安節《樂府雜錄》云：《望江南》始自朱崖李太尉鎮浙西日爲亡伎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改此名，亦曰《夢江南》。考德裕鎮浙西在長慶四年，至太和三年入朝，凡六年，嗣是白居易、劉禹錫、溫庭筠、皇甫松並爲此詞（白詞名《憶江南》，見《長慶後集》卷三，乃太和八九年間所作。劉詞有「多謝洛城人」語，必居洛陽時作，殆與白詞同時作。溫、皇甫二詞，則又在其後。）前則未聞。又《菩薩蠻》據蘇鶚《杜陽雜編》，亦以爲宣宗大中初製。然世所傳小說煬帝《海山記》已有煬帝所作《望江南》八首，宋初所編《尊前集》及李白《古風集》（見《湘山野錄》）均有白所作《菩薩蠻》詞。《海山記》僞書，固不足信，白詞世亦有疑之者。顧唐、宋說部所謂某調創於某時某人者，尤多附會。考崔令欽《教坊記》所載教坊曲名三百六十五，中有《望江南》《菩薩蠻》二調。令欽時代雖不可考，然《唐書・宰相世系表》有國子司業崔令欽，乃隋恆農太守宣度之五世孫，唐高祖至玄宗五世，宣度與高祖同時，則其五世孫令欽當在玄、肅二宗之世。其書記事，訖於開元，亦足略推其時代。據此，則《望江南》《菩薩蠻》二詞，開元教坊固已有之。惟《望江南》因贊皇首填此詞，劉、白諸公相繼而作，《菩薩蠻》則因宣宗所喜，宰相令狐綯曾令溫庭筠撰密進之。（見《唐詩紀事》）故《樂府雜錄》與《杜陽雜編》並以此二詞之創作傳之德裕與宣宗，語雖失實，然其風行，實始於此。此背記書於咸通間，距太和末廿餘年，距大中不過數年，已有此二調，雖別字聲病滿紙皆是，可見沙州一隅，自大中內屬後，又頗接中原最新之文化也。

又《題敦煌所出唐人雜書》 虛聲樂府擅繽紛，妙悟新安迥出群。茂倩漫收雙絕句，教坊原有《鳳歸雲》。（《云謠集雜曲子》）

又《庚辛之間讀書記・花間集》 唐、五代人詞有專集者：《南唐二主詞》、《陽春集》，均宋人所編。飛卿《金奩詞》則係贋本。《金荃詞》一卷，雖見顧嗣立《溫飛卿詩集跋》，謂有宋本，未知可信否。和凝《紅葉稿》之名，則係竹垞杜撰。凝《紅藥編》五卷，見於宋志者，乃制誥之文，（焦竑《國史經籍志》列之制誥類，其書竑時已亡，殆由其名定之，是也。）非詞集，亦非《紅葉稿》也。惟（李）珣《瓊瑤集》見於宋人所記，當爲詞人專集之始矣。

又《宋元戲曲考自序》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

《人間詞話》卷上 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公，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澈玲瓏，不可湊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爲探其本也。

《人間詞話附錄》 以宋詞比唐詩，則東坡似太白，歐、秦似摩詰，耆卿似樂天，方回、叔原則大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軒可比昌黎。而詞中老杜，則非（周清眞）先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猶爲未當也。

章炳麟《文學略說》二 駢散之分，實始於唐，古無是也。晉、宋兩代，駢已盛行，然屬對自然，不尙工切。晉人作文，好爲迅速。《蘭亭序》醉後之作，文不加點，即其例也。昭明《文選》則以沉思翰藻爲主，《蘭亭》速成，乖於沉思，文采不豔，又異翰藻，是故屏而弗錄。然魏晉佳論，譬如淵海，華美精辨，各自擅場。但取華美，而棄精辨，一偏之見，豈爲允當。顧《文選》所收對偶之文，猶未極其工切也。降及隋唐，鏤金錯采，清順之氣，

於焉衰歇。所以然者，北入南學（如溫子昇輩是），得其皮毛，循流忘返，以至斯極。於是初唐四傑廓清之功，不可沒也（顏師古作《等慈寺塔記銘》，有意爲文，即不能工；楊盈川作《王子安文集序》，以爲當時之文，皆糅之金玉龍鳳，亂之青黃朱紫，子安始革此弊）。降及中葉，李義山始專力於對仗，爲宋人四六之先導。王子安落霞、孤鶩二語，本寫當時眼前景物，而宋人橫謂「落霞」，飛蛾之號以對孤鶩，乃爲甚工（宋人筆記中多此語），其可笑有如此者。

又三　自唐以來，論文皆以氣爲主。氣之盛衰，不可強爲。大抵見理清，感情重，自然氣盛。【略】大抵抒情之作，往往宜於小說。然自唐以降，小說家但能叙鬼怪，而不能叙戰爭攻殺。此由實情所無，想像亦有所不逮。惟有男女之情，今古不變，後世小說，類能道之。【略】有唐國勢，雖不逮兩漢，猶勝於六朝。故燕、許大手筆，文雖駢體，氣骨特健，自此一變而爲韓、柳之散文。【略】文之變遷，不必依駢散爲論。然綜觀尚武之世，作者多散文；尚文之世，作者多駢文。秦、漢尚武，故爲散文，駢句罕見。東漢崇儒術，漸有駢句。魏、晉南朝，純乎尚文，故駢儷盛行。唐代尚武，散體復興。【略】唐、宋以來之散文，導源于獨孤及、蕭穎士輩，是固然矣。然其前猶可推溯，人皆不措意耳。《文中子》書雖不可信，要不失爲初唐人手筆。其書述其季弟王績（字無功，號東皋子），作《五斗先生傳》（見《事君》篇），其文今不可見，以意度之，殆擬陶淵明之《五柳先生傳》。其可見者，《醉鄉記》、《負苓者傳》，皆散漫而不用力，于陶氏爲近，不可不推爲唐代散文之發端。又，馬周所作章奏，摹擬賈太傅《治安策》，于散體中爲有骨力。唐人視周爲策士一流，不與文學之士同科，實亦散文之濫觴也。大凡文品與當時國勢不符者，文雖工而人不之重。燕、許廟堂之文，當時重之，而陸宣公論事明白之作，見重于後世者，當時反不推崇。蕭穎士之文，平易自然。元結始爲譎怪，獨孤及、梁肅變其本而加之厲。至昌黎始明言詞必己出，凡古人已用之語，必屏棄不取，而別鑄新詞。昌黎然，柳州亦然，皇甫湜、孫樵無不皆然。風氣既成，宜乎宣公奏議之不見崇矣。然造詞之風，始非始于昌黎。《唐闕史》云【略】易「左軍」「地毛」曰「東廣」「坤毳」，則與稱「龍門」曰「虬戶」無異，以言之者無礙，聞之者立悟。知唐人好以僻字易常名，乃其素習。故樊宗師作《絳守居園池記》，而昌黎稱爲文從字順也。今觀其文，代東方以「丙」、西方以「庚」，亦「東廣」「坤毳」之類。昌黎稱之者，以其語語生造，合于己意也。蓋造詞爲當時風尚，而昌黎則其傑出者耳。【略】今人率稱八家，以余論之，唐、宋不止八家。唐有蕭穎士、獨孤及、韓愈、柳宗元、李翺六家（皇甫湜、孫樵不足數），宋則尹洙、蘇舜欽、劉敞、宋祁、司馬光、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父子、合十一家（柳、穆、王不必取，蘇門如秦觀之《淮海集》、蘇過之《斜川集》，文非不佳，惟不出東坡之窠臼，故不取。元結瓌怪，杜牧粗豪，亦不取），合之可稱唐宋十七家。茅鹿門之所以定爲八家者，蓋韓、柳以前之作，存者無多；宋初人文亦寡，六家之文，于八股爲近；韓、柳名高，不得不取；故遂定爲八家耳。權德輿年輩高于昌黎，文亦不惡，惟少林下風度耳。明臺閣體即自此出。杜牧之文爲侯朝宗、魏叔子所自出，惟粗豪太過耳。近桐城、陽湖二派，拈雅健二字以爲論文之準。然則權德輿雅而不健，杜牧之健而不雅。雅健幷行，二家所短。若依此選文，唐可八家（合權、杜數之），宋可十六家（合柳、穆、王秦、蘇過數之），允爲文章楷則矣（雅健者，文章入門之要訣，不僅散文之須雅健，駢文亦須雅健，派別可以不論）。

劉師培《論文雜記》　六朝以降，集名始興，分總集、專集爲二類。然考《隋書・經籍志》，則所列集名，大抵皆兼括詩文各體，且多儷詞韵語之文。唐、宋以降，詩集文集，判爲兩途。而文之刊入集中者，不論其爲有韵爲無韵也，亦不論其爲奇體爲偶體也，而文章之體，至此大淆。

又　降及唐代，以筆爲文，如昌黎言「作爲文章，其書滿家」，（見《進學解》。）夢得言「手持文柄，高視寰海」（見劉禹錫《祭韓退之文》。）是也。（李習之論韓文云：「後進之士，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以爲法。」是儼然以韓文爲古文，而不復稱之爲筆矣。）以詩爲文，如杜詩「文章憎命達」，（杜詩之言文章者，大抵皆指詩言，如「文章千古事」，「已似愛文章」，「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文章日自負」，「文章實致身」，「文章開宅奧」，「名豈文章著」，「文章敢自誣」，大抵皆指詩言。如「文章千古事」一首，下文皆係論詩之語，此工部以詩爲文章之證也。若杜詩所言「海內文章伯」，「豈有文章驚海內」，「每言見許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似亦指詩而言。若「枚乘文章老」，「文章曹植波瀾闊」，「庾信文章老更成」，「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則文章當指駢文言。）韓詩「李杜文章在」（韓詩云：「李

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新唐書・杜甫傳贊》亦云：「昌黎韓愈於文章重許可，詩獨推李、杜，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則文章指詩歌而言，明矣。又昌黎《感春》詩有云：「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詞。」則文詞亦指詩歌言也。）是也。夫詩爲有韻之文，且多偶語，以詩爲文，似未盡非（唐、宋以下，又別詩於古文之外。如人之有專集者，悉分文集與詩集爲二，即詩文匯刻一集，亦必標其名曰「其某詩文集」若干卷，此詩別於文之確證也）；若以筆爲文，則與古代文字之訓相背矣。而流俗每習焉不察，豈不謬哉。

又　之唐人以筆爲文，始於韓、柳。昌黎自述其作文也，謂沈潛穠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上規姚、姒，盤、誥、《易》、《詩》、《春秋》、《左氏》，下逮《莊》、《騷》、太史、子雲、相如，以閎中肆外。（見《進學解》。）而子厚亦有言，謂每爲文章，本《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韓、柳爲文之旨也。夫二子之文，氣盛言宜，（韓氏《答李生書》云：氣盛則言之短長皆宜。此韓文之要旨。）希蹤子史。而韓門弟子有李翺、皇甫湜諸人，偶有所作，咸能易排偶爲單行，易平易爲奇古，（李習之《答朱載書》云：「《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又云：「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曰，文章詞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溺於時者曰，文章必當對；病於時者曰，文章不當對；愛難者曰，宜深不當易；愛易者曰，宜通不當難。」觀於此言，則當時文體之紛爭，一在平奇，一在奇偶，一在淺深。此則韓、柳之作異於當時者也。）復能務去陳言，辭必己出。（韓氏《答李生書》云：「惟陳言之務去。」《樊宗師墓銘》云：「惟古於辭必己出。」韓文與當時之文不同者以此。）當時之士，以其異於韻語偶文之作也，（唐代重詩賦，故以韻語偶文者爲今文。）遂羣然目之爲古文。以筆爲文，至此始矣。（唐代仍以韓文爲筆。）而昌黎之作，尤爲學者所盛推。（如夢得之稱韓文也，謂「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李習之稱韓文也，謂「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皇甫持正之論韓文也，謂「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跂邪觝異，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無有端倪」，又曰「姬氏以來，一人而已」，李漢論韓文曰：「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韓文爲當時所推如此。）宋代之初，有柳開者，文以昌黎爲宗。（張景《柳開行狀》云：「爲文章以韓爲宗，當時韓之道獨行於公，遂名肩愈，字紹先。韓之道大行於今，自公始也。」案開爲宋初人。）厥後蘇舜欽、穆伯長、尹師魯諸人，善治古文，效法昌黎，與歐陽修相唱和。（修《書韓文後》云：「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爲作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蘇子美集序》云：「天聖之間，子美獨與兄才翁及穆參軍爲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穆修《柳集序》云：「予少嗜韓、柳二家之文。」皆其證也。）而曾、王、三蘇咸出歐陽之門，故每作一文，莫不法歐而宗韓。（大抵王介甫多效法柳文，然集中所載論文之作，亦盛稱昌黎。東坡亦然，至稱爲文起八代之衰。）古文之體，至此大成。即兩宋文人，亦以韓、歐爲圭臬。試推其故，約有三端：一以六朝以來，文體益卑，以聲色詞華相矜尚，欲矯其弊，不得不用韓文；一以兩宋鴻儒，喜言道學，而昌黎所言，適與相符，遂目爲文能載道，既宗其道，復法其文，（韓文如《原道》、《原性》諸作，以及李習之《復性書》，皆宋儒所景仰，遂以閑聖道、闢異端之功，歸之昌黎。實則昌黎言理之文，所見甚淺，何足謂之載道哉。）一以宋代以降，學者習於空疏，枵腹之徒，以韓、歐之文便於蹈虛也，遂羣相效法：有此三因，而韓、歐之文，遂爲後世古文之正宗矣。世有正名之聖人，知言之君子，其惟易古文之名爲雜著乎。

又　六朝以前，文集之名未立。（《漢志》載頌賦詩一百家，皆不曰集。晉荀勗分書爲四部，四曰丁部，不曰集也。宋王儉作《七志》，三曰文翰，亦不曰集也。文集之稱，始於梁阮孝緒《七錄》。《隋書・經籍志》以爲別集之名，漢東京所創，則文集至東漢始有矣。）及屬文之士日多，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以見性靈，乃彙萃成編，（亦見《隋書・經籍志》。）顏曰文集。且古人學術，各有專門，故發爲文章，亦復旨無旁出，成一家言，與諸子同。試即唐、宋之文言之：韓、李之文，正誼明道，排斥異端，（如韓愈《原道》、《原性》及《答李生書》等篇，李翺《復性書》，皆儒家之言；而韓文之中，無一篇不言儒術者。）歐、曾繼之，以文載道，儒家之文也。（南宋諸儒文集，多闡發心性，討論性天之作，亦儒家之文。）子厚之文，善言事物之情，出以形容之詞，（如永州、柳州諸游記，咸能類萬物之情，窮形盡相，

而形容宛肖，無異寫眞。）而知人論世，復能探原立論，核覈刻深，（如《桐葉封弟辨》、《晉趙盾許世子義》、《晉命趙衰守原論》諸作，皆翻案之文也。宋儒論史，多誅心之論，皆原於此。）名家之文也。【略】隋、唐以下，詩家專集，浩如淵海，然詩格既判，詩心亦殊。（詩心者，即作詩者之思想智識也。）少陵之詩，惓懷君父，希心稷、契，（杜詩云：「許身亦何愚，竊比稷與契。」）是爲儒家之詩。（杜詩云：「法自儒家有。」此少陵詩文出於儒家之確證。若夫朱紫陽之詩，亦儒家之詩也。）太白之詩，超然飛騰，（飛騰二字，見杜詩「前輩飛騰入。」）不愧仙才，是爲縱橫家之詩。（後世惟辛稼軒、陳同甫之詞，慷慨激昂，近於縱橫家。）襄陽之詩，逸韵天成，（出於陶淵明。）子瞻之詩，清言霏屑，（蘇詩妙善玄言，得之老、莊，兼得之佛學，故能含至理於詩。）是爲道家之詩。（後世惟范石湖之詩，多冲淡之作，合於道家焉。）儲、王之詩，（儲光羲及王維也。）備陳穡事，追擬《豳風》，（其詩中叙言田中風景，歷歷如繪，且多村神父老之談，然寄懷曠佚，故詩中無一俗筆。）是爲農家之詩。（陶詩亦多農家之意。）【略】要而論之，西漢之時，治學之士，侈言災異五行，故西漢之文，多陰陽家言。東漢之末，法學盛昌，故漢、魏之文，多法家言。（西漢之文，無一篇不言及天象者。三國之文，若鍾繇、陳羣、諸葛亮之作，咸多審正名法之言，與西漢殊。）六朝之士，崇尚老、莊，故六朝之文，多道家言。（如葛洪、孫興公、王逸少、支遁、陶淵明、陶弘景之文，皆喜言名理，以放達爲高。齊、梁之文亦然。）隋、唐以來，以詩賦爲取士之具，故唐代之文，多小說家言。（觀《唐代叢書》可見矣。）

又　至於六朝，樂章盡廢，故詞曲之體，亦始於六朝。梁武帝作《江南弄》，沈約作《六憶詩》，實爲詞曲之濫觴。唐人樂府，多采五七言絕句。然唐人之詞，若《紇那曲》、《長相思》，皆五言絕句之變調也；《柳枝》、《竹枝》、《清平調引》、《小秦王》、《陽關曲》、《八拍蠻》、《浪淘沙》，皆七言絕句之變調也，《阿那曲》、《鷄叫子》，則又仄韵之七言絕句也；《瑞鷓鴣》者，則七言律詩也；《欸殘紅》者，則五言古詩也：此亦詞爲詩餘之證。特古人詩調多近於詞，而後世詞調轉出於詩。蓋古代詩多入樂，與詞相同，而後世之詞，則又詩之按律者也。能按律，即能入樂。唐人詞律，雖不及宋人之密，然李太白、溫飛卿，其詞曲皆被管絃，故最精詞律。太白所作《清平調》，玄宗調笛倚歌，李龜年亦執板高歌，且謂生平得意之歌，無出於此。（見《松窗錄》。）飛卿工於鼓琴吹笛，（見《北夢瑣言》。）所作詞曲，當時歌筵競唱。（見《雲溪友議》。）宰相令狐綯因宣宗愛唱《菩薩蠻》，令飛卿撰進，而宣宗君臣迭相唱和。（見《北夢瑣言》。）則太白、飛卿，精於詞律，彰彰明矣。蓋詞皆入樂，故古今之詞人，必先通音律，默契其深，然後按律以塡詞，故所作之詞，咸可播之於歌詠。後世之人，按譜塡詞，而音律之深，或茫然未解。則所謂詞者，徒以供騷人墨客寄託之用耳。而詞之外遂別有曲矣。豈知古代之詞，出於古樂之派別哉。

又　唐人之詞多緣題生詠：如塡《臨江仙》之調者，皆詠水仙；塡《女冠子》之調者，皆詠道情；塡《河瀆神》之調者，皆詠祟祠；塡《巫山一段雲》之調者，皆詠巫峽，以調爲題，此固唐人之遺法也。故楊用修諸人，於詞調起原，考之甚析。（如《蝶戀花》取梁元帝「翻階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唇》取江淹「明珠點絳唇」，《鷓鴣天》取鄭嵎「家在鷓鴣天」，《惜餘春》取太白賦語，《浣溪紗》取少陵詩意，《青玉案》取《四愁詩》語，《踏莎行》取韓翃詩語，《西江月》取衛萬詩語，《菩薩蠻》西域婦髻也，《蘇幕遮》西域婦帽也，《尉遲杯》以尉遲公飲酒必用大杯也，《蘭陵王》以其入陣之勇也，《生查子》即張博望乘槎事也，《瀟湘逢故人》柳惲句也，此皆升菴《詞品》考證之語。而都元敬、沈天羽、胡元瑞諸人，於詞調起原，尤多考證。）誠以古人作詞，以調爲題，觸景抒情，必合詞名之本意。若宋人塡詞，則不復緣題生詠，如「流水孤村」、「曉風殘月」等篇，皆與調名無與；而王晉卿《人月圓》詞，語非詠月，謝無佚《漁家傲》曲，詞異志和。是唐人以詞調爲題，（然《菩薩蠻》詞，唐人亦無一語與詞名合者。）而宋人不復以詞調爲題也。（然宋人之詞，如《黃鶯兒》之詠鶯，《雙飛燕》之詠燕，《迎新春》之詠春，《月下笛》之詠笛，《暗香》、《疏影》之詠梅，《粉蝶兒》之詠蝶，如此之類，亦不可勝計，此皆宋人以調爲題者也。）蓋唐人由詞而製調，故詞旨多與調名相符。宋人因調而塡詞，故詞旨多與調名不合；而詞牌之外，別有詞題矣。此則宋詞之異於唐詞者也。（五代之時，已有詞題，不始於宋也。）

又　然古代小說家言，體近于史，爲《春秋》家之支流，與樂教固無涉也。唐代士人始著傳奇小說，用爲科舉之媒，如《幽怪錄》、《傳奇》是也。宋人《雲麓漫鈔》稱其文備衆體，足覘詩筆史才。予按《詩》三百篇，如

《六月》、《采芑》、《大明》、《篤公劉》、《江漢》諸作，皆爲叙事之詩。而漢人樂府之詩，如《孔雀東南飛》數篇，咸雜叙閭里之事。叙事者，《春秋》家之支派也。樂府者，又樂教之支派也。是爲《春秋》家與樂教合一之始。（唐杜甫之詩，亦稱詩史。）此即金、元曲劇之濫觴也。蓋傳奇小説之體，既興于中唐，而中唐以還，由詩生詞，由詞生曲，而曲劇之體以興。故傳奇小説者，曲劇之近源也。叙事樂府者，曲劇之遠源也。

又　然古詩之中，咸有叶韻，即彼此兩韻互相通用之謂也。唐人詩韻最寬，（如昌黎《贈張籍》詩，以城、唐、江、庭、童、窮互押，則庚、青、東、冬四韻之字咸可通叶矣。蓋唐人應試用官韻，餘則不拘。故一詩之中，往往數韻通叶也。）而詞韻亦弗嚴。（如杜牧填《八六子》調，以深、沈、信、扃、整五字，合於一詞之中是也。）宋人作詞亦多叶韻，即《花間》、《樽前》諸集，其韵通叶亦寬。蓋詞以協律，當以口舌相調。（見張玉田《詞源》。）毛西河謂詞本無韻，立説雖偏，然詞以口舌相調，苟能合自然之音律，則雖方言里語，亦可入詞。

又　自唐迄宋，以賦造士，創爲律賦，雖貽俳優之譏，然指物貴工，隸事貴當，銖量寸度，言不違宗，合于指事類情之義。其旨則是，其格則非。後儒不察賦義之本原，而所作賦篇，多涉虚象，毋亦昧于文章之流別歟？

又　雙聲疊韻，大抵皆口中狀物之詞，及用之於詩，則口舌相調，聲律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兩漢、魏、晉之詩，多沿此例；特斯時韻學未興，未立「雙聲」、「疊韻」之名耳。自周客（顥）、沈約創四聲切韻，有「前浮聲，後切響」之説，由是偶文韻語之中，多用雙聲疊韻。（或自相爲對，或互相爲對。）律詩始於蕭齊，故雙聲之體，亦始於王融。（王融詩曰：「園蘅眩紅葩，湖荇燁黄花；回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此詩見原集中。）厥後唐人多用之。（如皮日休《溪上思》云：「疏魚低通灘，冷鷺立亂浪；草彩欲夷猶，雲容空淡蕩。」溫庭筠詩云：「高閣過空谷，孤竿隔古岡；潭庭空淡蕩，髣髴復芬芳。」此其雙聲也。餘證甚多。）蓋律體盛行，故其法益密。杜少陵之詩，尤善用雙聲疊韻：有二句皆雙聲而自相爲對者，（如少陵《贈鮮于京兆》云：「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沈淪。」「奮飛」、「容易」，皆係雙聲。此雙聲之自相爲對者。餘證甚多。）有二句皆疊韵而自相爲對者，（如少陵《寄盧參謀》云：「流年疲蟋蟀，體物幸鷦鷯。」「蟋蟀」、「鷦鷯」，皆係疊韻。此疊韵之自相爲對者。餘證尚多。）亦有雙聲疊韻互相爲對者。（如少陵《贈河南韋尹》云：「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牢落」爲雙聲，「周流」爲疊韻，此以上句雙聲對下句之疊韻者也。又少陵《贈汝陽王詩》云：「寸腸堪繾綣，一諾豈驕矜。」「繾綣」爲疊韻，「驕矜」爲雙聲，此以上句疊韻對下句雙聲者也。餘證甚多。）迨及宋初，此法漸微，惟蘇詩喜用雙聲。（東坡嘗戲作切語《竹詩》，又作《和正甫一字韻詩》，又作《江行見月》四言詩，此三詩者，無一語而非雙聲，可以知蘇詩之喜用雙聲矣。）然齊、梁以前，未立「疊韻」、「雙聲」之目，齊、梁以後，又漸失雙聲疊韻之傳，然攷其篇章，往往亦多暗合。則疊韻雙聲乃自然之音律，非人力所可強爲矣。故未有文字之前，已具此體，惟前人未能一抉其秘耳。海寧周氏作《杜詩雙聲譜》，已發明此例，並旁采古今之詩以爲證佐，可謂發前人所未發矣，惟意有未盡，故復即其義而申之。（王西莊諸儒亦復深信此説，見《蛾術編》。）

又　昔孟子之論説詩也，謂「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予觀秦、漢以後之詩文，何以文害詞者之多乎。【略】又杜甫《秋興》詩有云：「紅豆啄餘鸚鵡粟，碧梧栖老鳳凰枝。」夫「鸚鵡」、「鳳凰」，皆係主詞；「豆」、「粟」、「梧」、「枝」，皆係所謂詞；（當云「鸚鵡啄餘紅豆粟，鳳凰栖老碧梧枝」。）而杜氏必欲倒其詞以自矜研鍊，此非嗜奇之失乎。不惟此也。杜甫律詩有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夫白髮可言長短，今易白髮爲白頭則屬不詞。（俞氏蔭甫亦議之。）又白居易詩云：「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旬。」夫十日爲旬，載於往籍，（《説文》「勹」部「旬」字下云：「十日爲旬。」故唐代以前，無以旬爲十年者。）今白氏以十載爲旬，非與古訓相背乎。（以十年爲一旬，蓋始於唐。故白氏又有詩云：「且喜同年滿七旬。」又明徐尊生詩云：「客中生日近七夕，老子行年當五旬。」以十年爲旬，與白氏同。）夫智者千慮，豈無一失，特名不正者言不順，欲順其言，必正其名。若以文害詞，則背於正名之義，豈可復蹈其弊乎。故舉古人文詞之失，以見其凡。（夫今日所以不敢議江淹、杜甫者，以其名高也。若初學作文之人，造語與江、杜同，必斥之爲文理不通矣。）

《海綃説詞·通論·本詩》　《詩》三百篇，皆入樂者也。漢、魏以來，有徒詩，有樂府，而詩與樂分矣。唐之詩人，變五七言爲長短句，制新律而繫之詞，蓋將合徒詩、樂府而爲之，以上窺國子絃歌之教。謂之爲詞，則與

廿五代興者也。

又《源流正變》 詞興於唐，李白肇基，溫岐受命。五代繼緒，韋莊爲首。溫、韋既立，正聲於是乎在矣。天水將興，江南國蹙，心危音苦，變調斯作，文章世運，其勢則然。

又《貴拙》 唐、五代令詞，極有拙致，北宋猶近之。南渡以後，雖極名雋，而氣質不逮矣。昔朱復古善彈琴，言琴須帶拙聲，若太巧，即與箏、阮何異。此意願與聲家參之。

《中國小説史略・唐之傳奇文（上）》 小説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於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迹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爲小説。胡應麟（《筆叢》三十六）云，【略】其云「作意」，云「幻設」者，則即意識之創造矣。此類文字，當時或爲叢集，或爲單篇，大率篇幅曼長，記敘委曲，時亦近於俳諧，故論者每訾其卑下，貶之曰「傳奇」，以別於韓、柳輩之高文。顧世間則甚風行，文人往往有作，投謁時或用之爲行卷，今頗有留存於《太平廣記》中者（他書所收，時代及撰人多錯誤不足據），實唐代特絕之作也。

紀事

《雲谿友議・和戎飜》 憲宗皇帝朝，以北狄頻侵邊境，大臣奏議，古者和親之有五利，而日無千金之費。上曰：「比聞有一卿能爲詩，而姓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冷朝陽。」皆不是也。上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唯君不棄卧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是戎昱詩也。京兆尹李鑾擬以女嫁昱，令改其姓，昱固辭焉。」上悦曰：「朕又記得《詠史》一篇，此人若在，便與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詠。」聖旨如此稠叠，士林之榮也。其《詠史》詩云：「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上笑曰：「魏絳之功，何其儒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論矣。文宗、武宗之代，舉子亦有斯詠，果毅者佳焉。有項斯者，長安退將，詩曰：「塞外衝沙損眼明，歸來養疾卧秦城。上高樓閣看星座，着白衣裳把劍行。常説老身思鬬將，最憐無事削蕃營。翠蛾紅臉和回鶻，惆悵中原不用兵。」蘇郁曰：「關月夜懸青塚鏡，塞雲秋薄漢宮羅。君王莫信和親策，生得胡鶵轉更多。」

又《温裴黜》 裴郎中誠，晉國公次弟子也。足情調，善談諧。舉子溫岐爲友，好作歌曲，迄今飲席，多是其詞焉。裴君既入臺，而爲三院所謔曰：「能爲淫豔之歌，有異清潔之士也。」裴君《南歌子》詞云：「不是廚中串，爭知炙裏心。井邊銀釧落，展轉恨還深。」又曰：「不信長相憶，擡頭問取天。風吹荷葉動，無夜不遙蓮。」又曰：「斡蠟爲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斜結網，爭奈眼相鉤。」二人又爲新添聲《楊柳枝》詞，飲筵競唱其詞而打令也。詞云：「思量大是惡因緣，只得相看不得憐。願作琵琶槽郎畔，美人長抱在胸前。」又曰：「獨房蓮子沒人看，偷折蓮時命也拚。若有所由來借問，但道偷蓮是下官。」溫岐曰：「一尺深紅朦麴塵，舊物天生如此新。合懽桃核終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又曰：「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棋。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湖州崔郎中芻言，初爲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華。德華者，乃劉採春女也。雖羅嗊之歌，不及其母，而《楊柳枝》詞，採春難及。崔副車寵愛之異，將至京洛。後豪門女弟子從其學者衆矣。溫、裴所稱歌曲，請德華一陳音韻，以爲浮豔之美，德華終不取焉，二君深有愧色。所唱者七八篇，乃近日名流之詠也。滕邁郎中一首：「三條陌上拂金羈，萬里橋邊映酒旗。此日令人腸欲斷，不堪將入笛中吹。」賀知章祕監一首：「碧玉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是剪刀。」楊巨源員外一首：「江邊楊柳麴塵絲，立馬憑君折一枝。唯有春風最應惜，殷懃更向手中吹。」劉禹錫尚書一首：「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至今朝。」韓琮舍人二首：「枝鬬芳腰葉鬬眉，春來無處不如絲。灞陵原上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又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漢宮。」雲谿子曰：漢署有艷歌行，匪爲桑間濮上之音也。偕以雪月松竹，雜詠《楊柳枝》詞，作者雖多，鮮睹其妙。杜牧舍人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帶風。」滕郎中又云：「陶令門前冒接離，亞夫營裏拂朱旗。」但不言「楊柳」二字，最爲妙也。是以姚合郎中苦吟《道傍亭子》詩云：「南陌遊人迴首去，東林道者杖

黎歸。」不謂「亭」，稱奇矣。

又《瑯琊忭》　王建校書爲渭南尉，作宮詞。元丞相亦有此句。河南、渭南，合成二首矣。時謂長孫翺、朱慶餘，各有一篇，苟爲當矣。長孫詞曰：「一道甘泉接御溝，上皇行處不曾秋。誰言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朱君詞曰：「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對泣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元公以諱秀明經制策入仕，（秀字子芝，爲魯山令，政有能名。顏眞卿爲碑文，號曰「元魯山」也。）其一篇自述云：「延英引對碧衣郎，紅硯宣毫各別床。天子下簾親自問，宮人手裏過茶湯。」是時貴族競應制科，用爲男子榮進，莫若茲乎，乃自河南之喻也。渭南先祖內宮王樞密，盡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後懷輕謗之色。忽因過飲，語及桓靈信任中官，多遭黨錮之罪，而起興廢之事。樞密深憾其譏，詰曰：「吾弟所有宮詞，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對，元公親承聖旨，令隱其文，朝廷以爲孔光不言溫樹，何其愼靜乎。二君將遭奏劾，爲詩以讓之，乃脫其禍也。建詩曰：「先朝行坐鎭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來龍馬每交騎。常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

又《巢燕詞》　近日舉場爲詩清切，而鄙元和風格，用高往式乎，然由工用之不同矣。章正字孝標，《對月》落句云：「長安一夜千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有類乎秦交云：「一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吹北宮愁。」章君章題之中頗得聲稱也。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爲詩以刺主司，獨章君爲歸燕詩，留獻庾侍郎承宣。小宗伯得詩，展轉吟諷，誠恨遺才，仍候秋期，必當薦引。庾果重秉禮曹，孝標來年擢第。群議以爲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則名路可邀遞相攀礪也。詩曰：「舊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栖處，更望誰家門戶飛。」孝標及第，正字東歸，題杭州樟亭驛云：「樟亭驛上題詩客，一半尋爲山下塵。世事日隨流水去，紅花還似白頭人。」初成落句云「紅花眞笑白頭人」，改爲「還似白頭人」，言我將老能成名，似花芳艷，詎能久乎，及還鄉而逝。前有章八元，後有章孝標，皆桐廬人，名雖遠而還不達矣。後五十年來，有閩川歐陽澥者，四門詹之孫也，（賈陵、陳羽、李觀、李絳、韓愈、王涯、劉遵古、崔群、馮宿、李博等，與四門同年，其名流於海岳。）澥娶婦經旬，而辭赴舉，抗節不還。詩云：「黃菊離家十四年。」又云：「離家已是夢松年。」又云：「落日望鄉處，何人知客情。」自憐十八年之帝鄉，未遇知己也。亦爲燕詩以獻主司鄭愚侍郎，其詞雖爲朝賢稱嘆，尙未第焉。澥詩曰：「翩翩雙燕畫堂開，送古迎今幾萬迴。長向春秋社前後，爲誰歸去爲誰來。」

又《題紅怨》　明皇代，以楊妃、虢國寵盛，宮娥皆願衰悴，不備掖庭。常書落葉，隨御水而流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況著作，聞而和之。既達宸聽，遣出禁內者不少。或有五使之號焉。和曰：「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拏來。葉上乃有一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省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後亦一任范陽，獲其退宮，睹紅葉而吁怨久之，曰：「當時偶題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篋。」驗其書，無不訝焉。詩曰：「水流何太急，深宮盡日閉。慇懃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又《雜嘲戲》　萬彤雲爲白太傅所知，後遊梓州，累爲閽人艱阻。爲詩以獻盧尙書弘宣，范陽公怒閽者，而禮萬生焉。詩曰：「荷衣拭淚幾回穿，欲謁朱門抵上天。不是尙書輕下客，山家無物與王權。」夔州游使君符，邀客看花而不飲，至今荊襄花下斟茶者，吟此戲焉。盧子發：「白帝城頭二月時，忍教清醒看花枝。莫言世上無袁許，客子由來是相師。」詠螃蟹呈澥西從事皮日休：「未遊滄海早知名，有骨還從肉上生。莫道無心畏雷電，海龍王處也橫行。」又題金錢花：「陰陽爲火地爲爐，鑄得金錢不用模。謾向人前逞顏色，不知還解濟貧無。」鄭愚醉題廣州使院，似譏前政：「數年百姓受饑荒，太守貪殘似虎狼。今日海隅魚米賤，大須慙愧石留黃。」擬權龍褒體贈鄠縣李令，及寄朝右，李乃因病休官：「鄠縣李長官，橫琴膝上弄。不聞有政聲，但見手子動。」李日新題仙娥驛詩曰：「商山食店大悠悠，陳黶餶飿古餘頭。更有臺中牛肉炙，尙盤數臘紫光毬。」賀祕監、顧著作，吳越人也，朝英慕其機捷，競嘲之，乃謂南金復生中土也。每在班行，不妄言笑。賀知章曰：「鋄鏤銀盤盛蛤蜊，鏡湖蓴菜亂如絲。鄉曲近來佳此味，遮渠不道是胡兒。」顧況和曰：「鋄鏤銀盤盛炒蝦，鏡湖蓴菜亂如麻。漢兒女嫁吳兒婦，吳兒盡是漢兒爺。」張祜客於丹徒，有朱壇者，輕佻，侮慢祜之篇詠，後壇與祜卷，欲其潤飾之，祜乃戲簡二十字，欣而不悟，厚爲餞別焉：「昔人有玉碗，擊

之千里鳴。今日睹斯文，碗有當時聲。」溫州顏郎中，儒士也，不知弧矢之能，張祜觀其騎獵馬上，以詩戲之曰：「忽聞射獵出軍城，人着戎衣馬帶纓。倒把角弓呈一箭，滿山狐兔當頭行。」張祜爲冬瓜堰官，憾其牛戶無禮，責欲鞭笞，無不取給於其中也，然無名秀才居多，職事皆怯於祜。錢塘酒徒朱冲和，小舟經過，祜令語曰：「張祜前稱進士，不亦難乎。」冲和乃自啓名，而贈詩嘲之。祜平生傲誕，至於公侯，未如斯之挫也。詩曰：「白在東都元已薨，蘭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祜，牛屎堆邊說我能。」韋鵬翼戲題盱眙邵明府壁：「豈肯閒尋竹徑行，卻嫌絲管好蛙聲。自從煮鶴燒琴後，背卻青山卧月明。」樂營子女席上戲賓客量情三木，乃書牓子示諸妓云，嶺南掌書記張保胤：「綠羅裙上標三棒，紅粉腮邊淚兩行。又手向前咨大使，遮迴不敢惱兒郎。」時謂張書記，文彩縱橫，比之何遜，人材瓌偉，有似玄宗。及罷府北歸，留詩戲諸同院，聞者莫不大咍。詩曰：「憶昔前年富貴時，如今頭惱尚依俙。布袍破後思宮內，錦褲穿時憶御衣。鶻子背鑽高力士，嬋娟翻畫太眞妃。如今憔悴離南海，恰似當時幸蜀歸。」莆田縣有染家，家富，因醉毆兄，至高標十木。既歸，鄉親爲會。有柳逢秀才旅遊掇席，主人不樂，柳生怒而題壁，染人遂與束帛贖其詩：「紫綠終朝染，因何不識非。莆田竹木貴，背負十柴歸。」浙東孟簡尚書，六衙按覆囚徒，其間一人自曰「魯人孔顗」。獻詩啓云：「偶尋長街柳陰吟詠，忽被都虞候拘縲數日，責以罪名，敢露血誠，伏請申雪。」孟公立以賓客待之，批其狀曰：「辭涉不知典教，豈辨賢良，驅遣健徒，憑陵國士，殊無畏憚，輒恣威權，翻成刺許之賓，何異吠堯之犬。然以久施公效，尚息杖刑，退補散將，外鎮收管。」孔生詩曰：「有箇將軍不得名，唯教健卒喝書生。尚書近日清如鏡，天子宮街不許行。」池州杜少府慥，亳州韋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長年，精求釋道。樂營子女，厚給衣糧，任其外住，若有宴飲，方一召來，柳際花間，任爲娛樂。譙中舉子張魯封，爲詩謔其賓佐，兼寄大梁李尚書，詩曰：「杜叟學仙輕蕙質，韋公事佛畏青娥。樂營卻是閒人管，兩地風情日漸多。」戲酬張十五秀才見寄池亳二州之事，宣武軍掌書記李晝：「秋浦亞卿顏叔子，譙都中憲老桑門。如今柳巷通車馬，唯恐他時立棘垣。」題大梁臨汴驛，進士姚嶠：「近日侯門不重才，莫將文藝擬爲媒。相逢若要如膠漆，不是紅粧即撒灰。」麻衣黎瓘者，南海狂生也，遊於漳州，頻於席上喧酬，鄉飲之日，諸賓悉赴，客司獨不召瓘，瓘作翻韻詩贈崔使君，坐中皆大笑，崔使君馳騎迎之。詩曰：「慣向溪邊折柳楊，因循行客到州漳。無端觸忤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飲鄉。」

《鑒誡録・亡國音》　王後主咸康年，晝作鬼神，夜爲狼虎，潛入諸宮內，驚動嬪妃，老小奔走，往往致卒。或狂遊玉壘，書王一於倡樓。或醉幸青城，溺內家於汊口。數塗脂粉，頻作戎裝。又內臣嚴凝月等競唱《後庭花》、《思越人》，及搜求名公豔麗絕句，編爲《柳枝詞》，君臣同座，悉去朝衣，以晝連宵，弦管喉舌相應，酒酣則嬪御執巵，后妃堪亂，令手相招，醉眼相盼，以至履舄交錯，狼籍杯盤。是時淫風大行，遂亡其國。《後庭花》者，亡陳之曲，故杜牧舍人宿秦淮有詩曰：「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依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又胡曾詠史詩曰：「鄴國機權未可涯，如何後生恣驕奢。不知即入宮前井，猶自聽歌玉樹花。」《思越人》者，亡吳之曲，故胡曾詠史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洳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柳枝》者，亡隋之曲，煬帝將幸江都，開汴河種柳，至今號曰隋堤，有是曲也。胡曾詠史詩曰：「萬里長江一旦開，岸邊楊柳幾年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更不迴。」又韓舍人詠柳詩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漢宮。」又賀祕監知章、羅給事隱詠柳，輕巧風豔無以加焉。賀君詩曰：「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又詩曰：「裊裊和煙映玉樓，半垂橋上半垂流。今年漸見枝條密，惱亂春風卒未休。」又李博士涉，有題錦浦垂柳曰：「錦池江口柳垂橋，風引蟬聲送寂寥。不必如絲千萬樹，只禁離恨兩三條。」

又《作者同》　劉禹錫尚書有望洞庭之句，雍使君陶有詠君山之詩。其如作者之才，往往暗合。劉《望洞庭》詩曰：「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裏一青螺。」雍詠《君山》詩曰：「煙波不動影沈沈，碧色全無翠色深。疑是山仙梳洗處，一螺青黛鏡中心。」李山甫有詠貧女，天下稱奇。秦侍郎韜玉繼之，意轉殊絕。李原詩曰：「平生不識繡衣裳，閑把金簪益自傷。鏡裏只行諳素貌，人間多是信紅妝。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即道狂。兩意定知無處說，暗垂珠淚滴蠶筐。」秦侍郎繼曰：「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敢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鬬畫長。最恨年年壓金綫，爲他人作嫁衣裳。」李

君又有石頭故事，韋莊有詠南國英雄，較量其才，意同語合。李君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是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苔煙草石城秋。」韋莊詩曰：「南朝三十六英雄，想像興亡盡此中。有國有家皆是夢，爲龍爲虎亦成空。殘花廢宅悲江令，落日青山弔謝公。止竟霸圖何物在，石麟埋沒卧秋風。」王右丞維有題雲母障子，胡令能有題繡障子，雖異代殊名，而才調相繼。右丞詩曰：「君家雲母障，持向野庭開。自有山泉入，非關彩畫來。」胡生詩曰：「日暮堂前花藥驕，爭拈小筆上牀描。繡成按向春園裏，引得黃鸝下柳條。」又許渾有過台州李郎中舊居，盧延讓有哭李郢端公終越州從事，至今吟者無不愴然。許君詩曰：「政成身沒共興衰，鄉路兵戈旅櫬迴。城上暮雲凝鼓角，海邊春草閉池臺。經年未葬佳人散，昨日因齋故吏來。南北相逢皆掩泣，白蘋洲暖一花開。」盧公詩曰：「車門半掩槐花宅，每過猶聞哭臨聲。北固暴亡兼在路，東京孰作未歸塋。漸窮老僕慵看馬，著慘佳人暗理笙。詩侶酒徒銷散盡，一場春夢越州城。」又李相公紳有傷農之什，鄭徵君雲叟繼之，名公不敢優劣。李公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豈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鄭君詩曰：「一粒紅黍飯，幾痛牛領血。珊瑚樹下人，銜盃吐不歇。」

又《屈名儒》　（方）干與杭州于郎中爲硯席之知，因求舉棹遠遊（群）〔郡〕所，杭牧疑干爲詩無猝才，因夜醼，與「飛」字韻，請賦一章。干半酣書成，合筵驚駭。于贈二百千，充潤五十（六）字，于可謂愛士矣。詩曰：「閒世星郎夜醼時，丁丁寒漏滴聲微。琵琶弦促千般調，鸚鵡杯深四散飛。偏倚玉容歌白雪，高燒紅蠟照朱衣。人間有此榮華事，爭遣漁翁戀釣磯。」又李先輩宣古於澧陽陪杜悰司空宅宴席上賦得桃字，詩曰：「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朵桃。醽簫調清銀字管，琵琶聲亮紫檀槽。能歌姹女顏如玉，解飲蕭郎眼似刀。爭禁夜深拋要令，舞來挼去使人勞。」又杜（工）〔公〕鎮荆渚日，夜宴，出歌姬送酒，李群玉校書於燭下飛筆獻杜詩曰：「裙拖六幅瀟湘水，髻聳巫山一段雲。態貌只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胸前瑞雪燈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憐賦客，肯教容易見文君。」又盧延讓客夜宴柳司馬陟宅，得更字詩曰：「蘭堂夜宴在秦城，座下荷衣倍覺榮。金鼎烹炮過百味，銅壺刻漏轉三更。紅妝妓出催添燭，白雪歌遲待煖生。猶自何郎歡不足，桂花未識玉峰傾。」昔章先輩孝標於李使君筵贈歌人劉小小，得娘字，當時名公無不賞歎，詩曰：「諸侯帳下慣新妝，皆怯劉家薄媚娘。寶髻巧梳金翡翠，羅裙宜著繡鴛鴦。輕輕舞汗初沾袖，細細歌聲欲繞梁。何事不歸巫峽去，故來人世斷人腸。」已上五公之詩，雖綺靡香豔，而含蓄情思，皆不及施肩吾《夜宴曲》云：「蘭釭如晝買不眠，玉爐夜起沈香煙。青城一行十二仙，欲笑不笑桃花然。碧窗弄嬌梳洗晚，戶外不知銀漢轉。被郎嗔罰屠蘇盞，酒入四肢紅玉軟。」

又《分命録》　咸通中，王建侍御吟詩寒碎，竟不顯榮。乾符末，李洞秀才出意窮愁，不登名第。是知詩者，陶人性情，定乎窮通。故韋莊補闕有《長安感懷》云：「大道不將鑪冶去，有心重築太平基。」此則苞括生成，末爲台輔。長興末，何僕射瓚有《蜀城書事》云：「到頭須卜林泉隱，自愧無能繼卧龍。」詩後十旬，得疾而卒。今録四公全什，用明將來。王建侍郎《寄賈島》詩曰：「盡日吟詩坐忍饑，萬人中覓似君稀。僮眠冷榻朝猶卧，驢放秋田夜不歸。傍暖旋收新落葉，覺寒重著舊生衣。曲江池畔時時到，爲愛鸛鶴雨裏飛。」李洞秀才《上崇賢曹郎中》云：「閑坊宅枕穿宮水，聽水分衾蓋蜀僧。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刑曹樹蔭千年井，華岳樓開萬仞冰。詩句變風宮漸緊，夜濤春盡海邊藤。」韋補闕《感懷》曰：「長年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僧棋。花間醉任黃鸝語，亭上吟從白鷺窺。大道不將鑪冶去，有心重築太平基。」何僕射《書事》云：「果決生涯向洛中，西投知己誤恩容。雲遮劍閣三千里，水隔瞿唐十二峰。悶步文翁坊裏月，閑尋杜甫宅前松。到頭須卜林泉隱，自愧無能繼卧龍。」

《容齋續筆·文字測筆》　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爲自古屬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驎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斯六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縣。」蓋笑之也。韓愈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幷白玉帶。劉叉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

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鞏金如山。」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眞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之後，例得脫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買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爲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贊。予念平生分，贊不當納，往反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柳玭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爲贈，即不敢從命。」

《碧雞漫志》卷一　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抛毬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爲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爲知音者協律作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自注云：「樂人高玲瓏能歌，歌予數十詩。」樂天亦醉戲諸妓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豔歌。」元微之《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沈亞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古詞，其所賦尤多怨鬱悽豔之句，誠以蓋古排今，使爲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終亦不備聲歌弦唱。」然《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弦管。又稱李益詩名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弦。又舊說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定甲乙，試觀諸伶謳詩分優劣。」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云：「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帆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一伶唱適絕句云：「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之渙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牀下。」須臾，妓唱：「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以此知李唐伶伎，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俗也。蜀王衍召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云：「輝輝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映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五代猶有此風，今亡矣。

又卷三　《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西涼創作，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凡十二遍。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由來能事各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自注云：「開元中，西涼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案鄭愚當作鄭嵎，下同）《津陽門詩》注，亦稱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予又攷《唐史・突厥傳》：開元間，涼州都督楊敬述爲暾煌谷所敗，白衣檢校涼州事。樂天、鄭愚之說是也。劉夢得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李（祐）〔肱〕《霓裳羽衣曲》詩云：「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進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迭參差，霞裳競搖曳。」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浸淫易沈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樂。」劉詩謂明皇望女兒山，持志求仙，故退作此曲。當時詩今無傳，疑是西涼獻曲之後，明皇三鄉眺望，發興求仙，因以名曲。「忽乘白雲去，空有秋風詞」，譏其無成也。李詩謂明皇厭梨園舊曲，故有此新製。元詩謂明皇作此曲多新態，霓裳羽衣非人間服，故號天樂。然元指爲法曲，而樂天亦云：「法曲法曲歌《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又知其爲法曲一類也。夫西涼既獻此曲，而三人者又謂明皇製作，予以是知爲西涼創作，明皇潤色者也。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中使輔璆琳宣進旨，（旨一作止）令于太常寺刊石，內黃鐘商、婆羅門曲改爲《霓裳羽衣曲》。」《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笛寫其半，會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聲調脗合，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敬述所進爲其腔，製《霓裳羽衣》。」月宮事荒誕，惟西涼進婆羅門曲，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最明白無疑。《異人錄》云：「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中秋夜同游月中，見一大宮府，牓曰廣寒清虛之府，兵衛守門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躍超烟霧中，下視玉城，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閒，素

娥十餘人舞笑于廣庭大樹下，樂音嘈雜清麗。上皇歸，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曲》。」《逸史》云：「羅公遠中秋侍明皇宮中翫月，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爲銀橋，與帝升橋，寒氣侵人，遂至月宮，女仙數百，素練霓衣，舞于廣庭。上問曲名，曰《霓裳羽衣》。上記其音，歸作《霓裳羽衣曲》。」《鹿革事類》云：「八月望夜，葉法善與明皇游月宮，聆月中天樂，問曲名，曰《紫雲回》。默記其聲，歸傳之，名曰《霓裳羽衣》。」此三家者，皆誌明皇游月宮，其一申天師同游，初不得曲名，其一羅公遠同游，得今曲名，其一葉法善同游，得《紫雲回》曲名。易之雖大同小異，要皆荒誕無可稽據。杜牧之《華清宮》詩：「月聞仙曲調，霓作舞衣裳。」詩家搜奇入句，非決然信之也。又有甚者，《開元傳信記》云：「帝夢游月宮，聞樂聲，記其曲，名《紫雲回》。」《楊妃外傳》云：「上夢仙子十餘輩，各執樂器御雲而下。一人曰：『此曲《神仙紫雲回》，今授陛下。』」《明皇雜錄》及《仙傳拾遺》云：「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涼州觀燈，以鐵如意質酒而還，遣使取之不誣。」《幽怪錄》云：「開元正月望夜，帝欲與葉天師觀廣陵，俄虹橋起殿前，師奏請行，但無回顧。帝步上，高力士樂官數十從，頃之到廣陵。士女仰望曰：『仙人現。』師請令樂官奏《霓裳羽衣》一曲乃回。後廣陵奏：上元夜仙人乘雲西來，臨孝感寺，奏《霓裳羽衣曲》而去。上大悅。」唐人喜言開元、天寶事，而荒誕相凌奪如此，將使誰信之？予以是知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王建詩云：「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歐陽永叔詩話，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蔡絛《詩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于大山間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涼州，皆自龜茲致。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予謂涼州定從西涼來，若伊與甘，自龜茲致，而龜茲聽風水造諸曲，皆未可知。王建全章，餘亦未見，但「弟子歌中留一色」，恐是指梨園弟子，則何豫于龜茲？置之勿論可也。按《唐史》及唐人諸集、諸家小說，楊太眞進見之日，奏此曲導之，妃亦善此舞，帝嘗以趙飛燕身輕，成帝爲置七寶避風豪事戲妃（事一作偶）曰：「爾則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宮妓佩七寶瓔珞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故詩人云：「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颻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翻。」又云：「朱閣沈沈夜未央，碧雲仙曲舞霓裳，一聲玉笛向空盡，月滿驪山宮漏長。」又云：「《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又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又云：「雲雨馬嵬分散後（分一作飛），驪宮無復聽《霓裳》。」又云：「《霓裳》滿天月，粉骨幾春風。」帝爲太上皇，就養南宮，遷于西宮，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此曲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欷。其後憲宗時，每大宴，間作此舞。文宗時，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雅樂，及《霓裳羽衣曲》，是時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而文宗乃令馮定製舞曲者，疑曲存而舞節非舊，故就加整頓焉。李後主作昭惠后誄云：「《霓裳羽衣曲》，綿茲喪亂，世罕聞者，獲其舊譜，殘缺頗甚，暇日與后詳定，去彼淫繁，定其缺墜。」（按馬令《南唐書・昭惠后傳》，載後主誄云：《霓裳》舊曲，韜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我稽其美，爾揚其祕。程度餘律，重新雅製云云。灼所引似是誄後注文，今失傳云。）蓋唐末始不全。《蜀檮杌》稱「三月上巳，王衍宴怡神亭，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後庭花》、《思越人》曲」，決非開元全章。《洞微志》稱：「五代時，齊州章丘北村任六郎，愛讀道書，好湯餅，得犯天麥毒疾，多唱異曲。八月望夜待月私第，六郎執板大謏一曲，有水鳥野雀數百集其舍屋傾聽，自適曰：『此即昔人《霓裳羽衣》者。』衆請于何得，笑而不答。」既得之邪疾，使此聲果傳，亦未足信。按：明皇改婆羅門爲《霓裳羽衣》，屬黃鐘商，云時號越調，即今之越調是也。白樂天《嵩陽觀夜奏霓裳》詩云：「開元遺曲自凄涼，況近秋天調是商。」又知其爲黃鐘商無疑。歐陽永叔云：「人間有瀛府、獻仙音二曲，此其遺聲。」瀛府屬黃鐘宮，獻仙音屬小石調，了不相干，永叔知《霓裳羽衣》爲法曲，而瀛府、獻仙音爲法曲中遺聲，今合兩個宮調作《霓裳羽衣》一曲遺聲，亦太疏矣。《筆談》云：「蒲中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曲，獻仙音乃小石調爾。又《嘉祐雜志》云：「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霓裳》譜，鈎容樂工程士守（元本作士守程，下同。）以爲非是，別依法曲造成。教坊伶人花日新見之，題其後云：『法曲雖精，莫近望瀛。』」予謂《筆談》知獻仙曲非是，乃指爲道調法曲，則無所著見，獨《理道要訣》所載係當時朝旨，可信不誣。《雜志》謂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譜，雖不載何宮調，安知非逍遙樓楣上橫書耶？今幷程士守譜皆不傳。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磬簫箏

笛遞相撩，擊撇彈吹聲遷迤。」注云：「凡法曲之初，衆樂不齊，惟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又云：「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坼。」注云：「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翔鸞舞了卻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注云：「霓裳十二遍而曲終。凡曲將終，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筆談》云：「《霓裳》曲凡十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筆談》，沈存中撰，沈指《霓裳羽衣》爲道調法曲，則是未嘗見舊譜，今所云豈亦得之樂天乎？世有《般涉調拂霓裳曲》，因石曼卿取作傳踏，述開元、天寶舊事。曼卿云本是月宮之音，翻作人間之曲。近夔帥曾端伯，增損其辭，爲勾遣隊口號，亦云開、寶遺音。蓋二公不知此曲自屬黃鐘商，而《拂霓裳》則般涉調也。宣和初，普府守山東人王平，詞學華贍，自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天《長恨歌傳》，並樂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及明皇太眞事，終以微之《連昌宮詞》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一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正攧、入破、虛催、衮、實催、衮、歇拍、殺衮，音律節奏與白氏歌注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亦可恨也。又《唐史》稱：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予嘗笑之，《霓裳》第一至第六疊無拍者，皆散序故也。類音家所行大品，安得有拍。樂圖必作舞女，而《霓裳》散序六疊，以無拍故不舞。又畫師于樂器上，或吹或彈，止能畫一個字，諸曲皆有此一字，豈獨《霓裳》。唐孔緯拜官教坊，優伶求利市，緯呼使前索其笛，指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籠子？」諸伶大笑。此與畫圖上定曲名何異。

又　《涼州曲》，《唐史》及《傳載》稱：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爲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曲遍聲繁，名入破。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涼、伊、甘皆陷土蕃。史及《開元傳信記》亦云西涼州獻此曲，寧王憲曰：「音始于宮，散于商，成于角祉羽。斯曲也，宮離而不屬，商亂而加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及安史之亂，世頗思憲審音。而《楊妃外傳》，乃謂上皇居南內，夜與妃侍者紅桃歌妃所製《涼州詞》，上因廣其曲，今流傳者益加。《明皇雜錄》亦云：「上初自巴蜀回，夜來乘月登樓，命妃侍者紅桃歌《涼州》，即妃所製，上親御玉笛爲倚樓曲，曲罷無不感泣。因廣其曲，傳于人間。」予謂皆非也。《涼州》在天寶時已盛行，上皇巴蜀回居南內，乃肅宗時，那得始廣此曲？或曰：因妃所製詞，而廣其曲者亦詞也，則流傳者益加，豈亦詞乎？舊史及諸家小說，謂妃善舞，邃曉音律，不稱善製詞，今《妃外傳》及《明皇雜錄》所云，夸誕無實，獨帝御玉笛爲倚樓曲，因廣之流傳人間似可信，但非《涼州》耳。《唐史》又云其聲本宮調，今《涼州》見于世者凡七：宮曲曰黃鐘宮，道調宮，無射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高宮，不知西涼所獻何宮也。然七曲中，知其三是唐曲，黃鐘、道調、高宮者是也。《脞說》云：「《西涼州》本在正宮，正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玉宸宮調，初進在玉宸殿，故以命名，合衆樂即黃鐘也。」予謂黃鐘即俗呼正宮，崑崙豈能捨正宮外，別製黃鐘《涼州》乎。因玉宸殿奏琵琶，就易美名，此樂工夸大之常態，而脞說便謂翻入琵琶玉宸宮調，新史雖取其說，止云康崑崙寓其聲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黃鐘宮，得之矣。張（祜）〔祜〕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調《涼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椀舞，上皇驚笑悖拏兒。」又《幽閒鼓吹》云：「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數十人，使者半歲不得通，窺伺門下有琵琶康崑崙出入，乃厚遺求通，伯和一試，盡付崑崙。段和上者，自製道調《涼州》，崑崙求譜不許，以樂之半爲贈，乃傳。」據張（祜）〔祜〕詩，上皇時已有此曲，而《幽閒鼓吹》謂段師自製，未知孰是。白樂天《秋夜聽高調涼州》詩云：「樓上金風聲漸緊，月中銀字韻初調，促張弦柱吹高管，一曲涼州入沈寥。」大呂宮，俗呼高宮，其商爲高大石，其羽爲高般涉，所謂高調乃高宮也。史及《脞說》又云：「涼州有大遍、小遍。」非也。凡大曲有散序、靸、排遍、攧、正攧、入破、虛催、實催、衮、遍、歇指、殺衮，（一本實催下云滾拍遍歇殺滾）始成一曲，此謂大遍，而《涼州排遍》，予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從簡省，而管弦家又不肯從首至尾吹彈，甚者學不能盡。元微之詩云：「逶迤大遍梁州徹。」又云：「梁州大遍最豪嘈。」及《脞說》謂有大遍小遍，其誤識此乎。

又　《伊州》見于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指一作拍）、林鐘商、越調，第不知天寶所製，七商中何調耳。王建《宮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林鐘商今夷則商也，管色譜以凡字

殺，若側商即借尺字殺。（即，一作則。案姜夔琴曲側商調序云：琴七弦散聲，具宮、商、角、徵、羽者爲正弄，慢角、清商、宮調、慢宮、黃鐘調是也。加變宮、變徵爲散聲者，曰側弄，側楚、側蜀、側商是也。側商之調久亡，唐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予以此語尋之，《伊州》，大食調黃鐘律法之商，乃以慢角轉弦，取變宮、變徵、散聲，此調甚流美也。蓋慢角乃黃鐘之正，側商乃黃鐘之側，它言側者同此，然非三代之聲，乃漢燕樂爾。據此則林鐘商當作黃鐘商，又夔越九歌內側商調，亦註云黃鐘商。）

又　《甘州》，世不見，今仙呂調有曲破，有八聲慢，有令，而中呂調有《象甘州八聲》，他宮調不見也。凡大曲，就本宮調制引序慢近令，蓋度曲者常態，若《象甘州八聲》即是，用其法子中呂調，此例甚廣。僞蜀毛文錫有《甘州遍》，顧瓊、李珣有《倒排甘州》，顧瓊又有《甘州子》，皆不著宮調。

又　《胡渭州》，《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製《渭州曲》，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踰於公侯。」《唐史・吐蕃傳》亦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今小石調，《胡渭州》是也。然世所行《伊州》、《胡渭州》、《六么》，皆非大遍全曲。（案姜夔醉吟商詞序，《胡渭州》作《湖渭州》。）

又　《六么》，一名《綠腰》，一名《樂世》，一名《錄要》。元微之《琵琶歌》云：「《綠腰》散序多攏撚。」又云：「管兒還爲彈《綠腰》，《綠腰》依舊聲迢迢。」又云：「逡巡彈得《六么》徹，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歌者葉記》云：「合韻奏《綠腰》。」又志盧金蘭墓云：「爲《綠腰》《玉樹》之舞。」《唐史・吐蕃傳》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段安節《琵琶錄》云：「《綠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白樂天《楊柳枝詞》云：「《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又《聽歌六絕句》內《樂世》一篇云：「管急弦繁拍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老病人聽未免愁。（人聽一作殘軀。）」注云：「《樂世》一名《六么》。」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六么》頭。」故知唐人以腰作么者，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拍無過六字者，故曰《六么》，至樂天又獨謂之《樂世》，他書不見也。《青箱雜記》云：「曲有《錄要》者，錄《霓裳羽衣曲》之要拍。」《霓裳羽衣曲》乃宮調，與此曲了不相關，士大夫論議，嘗患講之未詳，卒然而發，事與理交違，幸有證之者，不過如聚訟耳。若無人攻擊，後世隨以憒憒，或遺禍于天下，樂曲不足道也。《琵琶錄》又云：「貞元中，康崑崙琵琶第一手，兩市樓抵鬬聲樂，崑崙登東綵樓，彈新翻羽調《綠腰》，必謂無敵。曲罷，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兼稱在楓香調中，下撥聲如雷，絕妙入神。崑崙拜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今《六么》行于世者四，曰黃鐘羽，即俗呼《般涉調》；曰夾鐘羽，即俗呼《中呂調》；曰林鐘羽，即俗呼《高平調》；曰夷則羽，即俗呼《仙呂調》，皆羽調也。崑崙所謂新翻，今四曲中一類乎？或他羽調乎？是未可知也。段師所謂《楓香調》，無所著見，今四曲中一類乎，或他調乎，亦未可知也。歐陽永叔云：「貪看《六么》花十八。」此曲內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樂家者流所謂花拍，蓋非其正也；曲節抑揚可喜，舞亦隨之，而舞築球。《六么》，至花十八益奇。

又卷四　《蘭陵王》，《北齊史》及《隋唐嘉話》稱：齊文襄之子長恭，封蘭陵王，與周師戰，嘗著假面對敵，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武士共歌謠之，曰《蘭陵王入陣曲》。今越調《蘭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遺聲也。此曲聲犯正宮，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勾字，故亦名大犯，又有大石調《蘭陵王慢》，殊非舊曲。周、齊之際，未有前後十六拍慢曲子耳。

又　《虞美人》，《脞說》稱起于項籍《虞兮之歌》，予謂後世以此命名可也，曲起于當時非也。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有云：「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草。芳菲寂寞寄寒枝，（菲一作心）舊曲聞來似斂眉。」又云：「當時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爲誰舞。」亦有就曲誌其事者，世以爲工，其詞云：「帳前草草軍情變，月下旌旗亂。褫衣推枕愴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正三更。撫騅欲上重相顧，豔態花無主。手中蓮鍔凜秋霜，九泉歸去是仙鄉，恨茫茫。」黃載萬追和之，壓倒前輩矣，其詞云：「世間離恨何時了，不爲英雄少，楚歌聲起伯圖休，一似□□□□水東流。葛荒葵老蕪城暮，玉貌知何處？至今芳草解婆娑，只有當年魂魄未消磨。」按《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如雞冠花，葉兩兩相對，爲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他曲則否。《賈氏談錄》：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雞冠大，葉相對，或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拊

掌之狀，頗中節拍。《酉陽雜俎》云：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葉動如舞。《益部方物圖贊》，改虞作娛，云：今世所傳《虞美人》曲，下音俚調，非楚虞姬作，意其草纖柔，爲歌氣所動，故其莖至小者或若動搖，美人以爲娛耳。《筆談》云：高郵桑景舒性知音，舊聞虞美人草遇人唱《虞美人》曲，枝葉皆動，他曲不然，試之如所傳，詳其曲，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目曰《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舊曲始末不相近，而草輒應之者，律法同管也，今盛行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爲吳音。《東齋記事》云：虞美人草，唱他曲亦動，傳者過矣。予攷六家說各有異同，《方物圖贊》最穿鑿無所稽據，舊曲固非虞姬作，若便謂下音俚調，嘻其甚矣。亦聞蜀中數處有此草，予皆未之見，恐種族異則所感歌亦異，然舊曲三，其一屬中呂調，其一中呂宮，近世轉入黃鐘宮，此草應拍而舞，應舊曲乎？新曲乎？桑氏吳音，合舊曲乎？新曲乎？恨無可問者。又不知吳草與蜀產有無同類也。

又　《安公子》，《通典》及《樂府雜錄》稱：煬帝將幸江都，樂工王令言者，妙達音律，其子彈胡琵琶作《安公子曲》，令言驚問那得此。對曰：「宮中新翻。」令言流涕曰：「愼毋從行，宮，君也，宮聲往而不返，大駕不復回矣。」據《理道要訣》，唐時《安公子》在太簇角，今已不傳，其見于世者，《中呂調》有近，《般涉調》有令，然尾聲皆無所歸宿，亦異矣。

又　《水調歌》，《理道要訣》所載唐樂曲，南呂商時號水調。予數見唐人說水調，各有不同，予因疑水調非曲名，乃俗呼音調之異名，今決矣。按《隋唐嘉話》：煬帝鑿汴河，自製《水調歌》，即是《水調中製歌》也。世以今曲《水調歌》爲煬帝自製，今曲迺《中呂調》，而唐所謂南呂商，則今俗呼中管林鐘商也。《脞說》云：「《水調河傳》，煬帝將幸江都時所製，聲韻悲切，帝喜之，樂工王令言謂其弟子曰：『不返矣，《水調河傳》但有去聲。』」此說與《安公子》事相類，蓋水調中《河傳》也。《明皇雜錄》云：「祿山犯順，議欲遷幸，帝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上問：『誰爲此曲？』曰：『李嶠。』上曰：『眞才子！』不終飲而罷。」此《水調》中一句七字曲也。白樂天聽《水調詩》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似有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爲何人！」《脞說》亦云：「《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苦。」此《水調》中一句五字曲，又有多遍，似是大曲也。樂天詩又云：「時唱一聲新《水調》，謾人道是《採菱歌》。」此《水調》中新腔也。《南唐近事》云：「玄宗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無虛日，嘗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唱『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數四，上悟，覆梧賜金帛。」此又一句七字。然既曰命奏《水調詞》，則是令《楊花飛水調》中撰詞也。《外史檮杌》云：「王衍泛舟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繡，自製《水調銀漢曲》。」此《水調》中製《銀漢曲》也。今世所唱中呂調《水調歌》，迺是以俗呼音調異名者名曲，雖首尾亦各有五言兩句，決非樂天所聞之曲。《河傳》唐詞存者二，其一屬南呂宮，凡前段平韻後仄韻，其一乃今《怨王孫曲》，屬無射宮。以此知煬帝所製《河傳》，不傳已久，然歐陽永叔所集詞內《河傳》，附越調，亦《怨王孫曲》，今世《河傳》，乃仙呂調，皆令也。

又　《萬歲樂》，《唐史》云：「明皇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坐部伎六曲，而《鳥歌萬歲樂》居其四。《鳥歌》者，武后作也，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製樂。」《通典》云：「《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嘗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衣緋大袖，幷畫鸚鵡冠，作鳥象。」又云：「今嶺南有鳥似鸚鵡，能言，名吉了。（音料）」異哉武后也，其爲昭儀，至篡奪殺一后、一妃，而殺王侯將相中外士大夫不可勝計，凶忍之極，又殺諸武，僅有免者，又最甚則親生四子，殺其二，廢徙其一，獨睿宗危得脫。視他人性命如糞草，至聞鳥歌萬歲，乃欲集慶厥躬，改年號永昌。又因二鹵生，改號長壽，又號延載，又號天冊萬歲，又號萬歲通天，又號長安，自昔紀號祈祝，未有如后之甚者，在衆人則欲速死，在一身則欲長久，世無是理也。按《理道要訣》，唐時太簇商樂曲有《萬歲樂》，或曰即《鳥歌萬歲樂》也。又《舊唐史》，元和八年十月汴州劉宏撰《聖朝萬歲樂譜》三百首以進。今黃鐘宮亦有《萬歲樂》，不知起前曲或後曲。

又　《夜半樂》，《唐史》云：「民間以明皇自潞州還京師，夜半舉兵誅韋皇后，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樂府雜錄》云：「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半夜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後，撰《夜半樂》曲。」今黃鐘宮有《三臺夜半樂》，中呂調有慢、有近拍、有序，不知何者爲正。

又《何滿子》，白樂天詩云：「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自注云：「開元中，滄州歌者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何滿子歌》云：「何滿能歌聲宛轉，天寶年中世稱罕，嬰刑繫在囹圄間，下調哀音歌憤懣。梨園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羈網緩，便將《何滿》爲曲名，御府親題樂府纂。」甚矣，帝王不可妄有嗜好也，明皇喜音律，而罪人遂欲進曲贖死。然元、白平生，交友聞見率同，獨紀此事少異。《盧氏雜說》云：「甘露事後，文宗便殿觀牡丹，誦舒元輿《牡丹賦》，嘆息泣下，命樂適情。宮人沈翹翹舞《何滿子》詞云：『浮雲蔽白日。』上曰：『汝知書耶？』乃賜金臂環。」又薛逢《何滿子》詞云：「繫馬宮槐老，持梧店菊黃，故交今不見，流恨滿川光。」五字四句，樂天所謂一曲四詞，庶幾是也。歌八疊，疑有和聲如《漁父》、《小秦王》之類，今詞屬雙調，兩段各六句，內五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時尹鶚、李珣亦同此，其他諸公所作，往往只一段，而六句各六字，皆無復有五字者，字句既異，即知非舊曲。《樂府雜錄》云：「靈武刺史李靈曜置酒，坐客姓駱，唱《何滿子》，皆稱妙絕，白秀才者曰：『家有聲妓，歌此曲音調不同。』召至令歌，發聲清越，殆非常音。駱遽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子否？』妓熟視曰：『君豈梨園駱供奉邪？』相對泣下，皆明皇時人也。」張祜作《孟才人嘆》云：「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宮中十二春，卻爲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其序稱：「武宗疾篤，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憤。』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上崩，將徙柩，舉之愈重，議者曰：『非俟才人乎？』命其櫬至，乃舉。僞蜀孫光憲《何滿子》一章云：『冠劍不隨君去，江河還共恩深。』似爲孟才人發。」祜又有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其詳不可得而聞也。

又《淩波神》，《開元天寶遺事》云：「帝在東都夢一女子，高髻廣裳，拜而言曰：『妾淩波池中龍女，久護宮苑，陛下知音，乞賜一曲。』帝爲作《淩波曲》奏之池上，神出波間。」《楊妃外傳》云：「上夢豔女，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曰：『妾是陛下淩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實有功，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夢中爲鼓胡琴作《淩波曲》。後于淩波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有神女出池心，乃夢中所見女子，因立廟池上，歲祀之。」《明皇雜錄》云：「女伶謝阿蠻善舞《淩波曲》，出入宮中及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賜以金粟妝臂環。」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曲名，有《淩波神》二曲，其一在林鐘宮云，時號道調宮，然今之林鐘宮，即時號南呂宮，而道調宮即古之仲呂宮也；其一在南呂商云，時號水調，今南呂商，則俗呼中管林鐘商也。皆不傳。予問諸樂工，云：「舊見《淩波曲》譜，不記何宮調也，世傳用之歌吹，而招來鬼神，因是久廢。」豈以龍女見形之故，相承爲能招來鬼神乎。

又《荔枝香》，《唐史·禮樂志》云：「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脞說》云：「太眞妃好食荔枝，每歲忠州置急遞上進，五日至都。天寶四年夏，荔枝滋甚，比開籠時，香滿一室，供奉李龜年撰此曲進之，宣賜甚厚。」《楊妃外傳》云：「明皇在驪山，命小部音聲于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三說雖小異，要是明皇時曲，然史及《楊妃外傳》，皆謂帝在驪山，故杜牧之華清絕句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遯齋閒覽》非之曰：「明皇每歲十月幸驪山，至春乃還，未嘗用六月，詞意雖美而失事實。」予觀小杜《華清長篇》，又有：「塵埃羯鼓索，片段荔枝筐」之語，其後歐陽永叔詞亦云：「一從魂散馬嵬間，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唐史》既出永叔，宜此詞亦爾也。今歇指大石兩調，皆有近拍，不知何者爲本曲。

又《阿濫堆》，《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採其聲，翻爲曲子名，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以笛效吹，故張祜詩云：『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宮一作間）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賀方回朝天子曲云：「待月上，潮平波灩灩，塞管孤吹新《阿濫》。」即謂《阿濫堆》，江湖間尚有此聲，予未之聞也。嘗以問老樂工，云屬夾鐘商。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名，堆作埠，屬黃鐘羽夾鐘商，俗呼雙調，而黃鐘羽則俗呼般涉調。然《理道要訣》稱黃鐘羽時號黃鐘商調，皆不可曉也。

又卷五《念奴嬌》，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春嬌滿眼淚紅綃，掠削雲鬟

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自注云：「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每歲樓下酺宴，萬衆喧溢，嚴安之、韋黄裳輩闢易不能禁，衆樂爲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樓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聽否。』皆悄然奉詔。然明皇不欲奪俠游之盛，未嘗置在宫禁，歲幸溫湯，時巡東洛，有司潛遣從行而已。」《開元天寶遺事》云：「念奴有色善歌，宫伎中第一，帝嘗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執板當席，聲出朝霞之上。』」今大石調《念奴嬌》，世以爲天寶間所製曲，予固疑之，然唐中葉漸有今體慢曲子，而近世有塡連昌詞入此曲者，後復轉此曲入道調宫，又轉入高宫大石調。

又　《雨淋鈴》，《明皇雜錄》及《楊妃外傳》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彌旬，棧道中聞鈴聲，帝方悼念貴妃，採其聲爲《雨淋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篳篥，因吹之，遂傳于世。」予考史及諸家說，明皇自陳倉入散關，出河池，初不由斜谷路。今劍州梓桐縣地名上亭，有古今詩刻，記明皇聞鈴之地，庶幾是也。羅隱詩云：「細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感雨淋鈴，貴爲天子猶魂斷，窮著荷衣好涕零。劍水多端何處去，巴猿無賴不堪聽。少年辛苦今飄蕩，空媿先生教聚螢。」世傳明皇宿上亭，雨中聞牛鐸聲，悵然而起，問黄幡綽鈴作何語。曰：「謂陛下特郎當。」特郎當，俗稱不整治也。明皇一笑，遂作此曲。《楊妃外傳》又載上皇還京後，復幸華清，從官嬪御多非舊人，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四顧悽然，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眞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杜牧之詩云：「零葉翻紅萬樹霜，玉蓮開藥煖泉香，行雲不下朝元閣，一曲淋鈴淚數行。」張祜詩云：「雨淋鈴夜卻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張徽，即張野狐也。或謂祜詩言上皇出蜀時曲，與《明皇雜錄》、《楊妃外傳》不同，祜意明皇入蜀時作此曲，至雨淋鈴夜卻又歸秦，猶是張野狐向來新曲，非異說也。元微之《琵琶歌》云：「淚垂捍撥朱弦溼，冰泉嗚咽流鶯澀，因茲彈作《雨淋鈴》，風雨蕭條鬼神泣。」今雙調《雨淋鈴慢》，頗極哀怨，眞本曲遺聲。

又　《清平樂》，《松窗錄》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眞妃以步輦從。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焉用舊詞爲？』合龜年宣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承詔賦詞，龜年以進，上命梨園弟子約格調，撫絲竹，促龜年歌。太眞妃笑領歌意甚厚。」張君房《脞說》，指此爲《清平樂曲》。按明皇宣白進《清平調詞》，乃是令白于《清平調》中製詞，蓋古樂取聲律高下合爲三，曰清調、平調、側調，此之謂三調，明皇止令就擇上兩調，偶不樂側調故也。況白詞七字絕句，與今曲不類，而《尊前集》亦載此三絕句，止目曰《清平詞》。然唐人不深攷，妄指此三絕句耳。此曲在越調，唐至今盛行，今世又有黄鐘宫、黄鐘商兩音者，歐陽炯稱白有應制《清平樂》四首，往往是也。

又　《春光好》，《羯鼓錄》云：「明皇尤愛羯鼓玉笛，云八音之領袖。時春雨始晴，景色明麗，帝曰：『對此豈可不與他判斷。』命取羯鼓，臨軒縱擊，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已微坼，上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工，可乎。』」今夾鐘宫《春光好》，唐以來多有此曲。或曰夾鐘宫屬二月之律，明皇依月用律，故能判斷如神。予曰：二月柳杏坼久矣，此必正月用二月律催之也。春光好，近世或易名《愁倚闌》。

又　《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編》云：「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髻金冠，纓絡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李可及作菩薩蠻隊舞，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大中，迺宣宗紀號也。《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疏之。」溫詞十四首，載《花間集》，今曲是也。李可及所製蓋止此，則其舞隊不過如近世傳踏之類耳。

又　《望江南》，《樂府雜錄》云李衛公爲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亦名《夢江南》，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第一「江南好」，第二第三「江南憶」。自注云：「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予考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呂宫，字句亦同，止是今曲兩段，蓋近世曲子無單遍者。然衛公爲謝秋娘作此曲，已出兩名，樂天又名以《憶江南》，又名以《謝秋娘》，近世又取樂天首句名以《江南好》，予嘗嘆世間有改易錯亂誤人者，是也。

又　《文潞子》，《盧氏雜說》云：「文宗善吹小管，僧文潞爲入內大德，得罪流之，弟子收拾院中籍入家具，猶作師講聲，上採其聲，製曲曰《文潞子》。」予考《資治通鑑》，敬宗寶曆二年六月己卯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潞俗講。敬、文相繼，年祀極近，豈有二文潞哉。至所謂俗講，則不可曉，意此

僧以俗談侮聖言，誘聚群小，至使人主臨觀爲一笑之樂，死尙晚也。今黃鐘宮大石調、林鐘商歇指調皆有十拍令，未知孰是。而「滶」字或誤作「序」幷「緒」。

又　《鹽角兒》，《嘉祐雜誌》云：「梅聖俞說，始教坊家人市鹽，於紙角中得一曲譜，翻之遂以名。今雙調《鹽角兒令》是也。」歐陽永叔嘗製詞。

又　《喝馱子》，《洞微志》云：「屯田員外郎馮敢，景德三年爲開封府界檢澇戶田（界一作丞），宿史胡店，日落，忽見三婦人過店前，入西畔古佛堂，敢料其鬼也，攜僕王侃詣之。延坐飲酒，稱二十六舅母者，請王侃歌送酒，三女側聽，十四姨者曰：『何名也？』侃對曰：『喝馱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姊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鎭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一生日，大姊獻之。梁祖令李振填詞，付後騎唱之以押馬隊，因謂之《葛大姊》。及戰得勝回，始流傳河北，軍中競唱，俗以押馬隊，故訛曰《喝馱子》。莊皇入洛，亦愛此曲，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五七聲耳。』」李珣《瓊瑤集》，有《鳳臺》一曲，注云「俗謂之《喝馱子》」，不載何宮調，今世道調宮有慢，句讀與古不類耳。

又　《後庭花》，《南史》云：「陳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游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相贈答，采其尤麗者爲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通典》云：「《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並陳後主造，恆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爲詩。太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艷者爲此曲。」予因知後主詩，胥以配聲律，遂取一句爲曲名，故前輩詩云：「《玉樹》歌翻王氣終，（翻一作殘）景陽鐘動曉樓空。」又云：「《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又云：「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又云：「綵牋曾襞欺江總，綺閣塵銷《玉樹》空。」又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又云：「《玉樹》歌闌海雲黑，花庭忽作青蕪國。」又云：「《後庭》餘唱落船窗。」又云：「《後庭》新聲嘆樵牧。」又云：「不知即入宮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吳蜀雞冠花有一種小者，高不過五六尺，或紅、或淺紅，或白、或淺白，世目曰後庭花。又按《國史纂異》，雲陽縣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葱」，左思以爲假稱珍怪者實非也，似之而已。予謂雲陽既有玉樹，即《甘泉賦》中，未必假稱。陳後主《玉樹後庭花》，或者疑是兩曲，謂詩家或稱《玉樹》，或稱《後庭花》，少有連稱者。僞蜀時，孫光憲、毛熙震、李珣有《後庭花》曲，皆賦後主故事，不著宮調，兩段各四句，似令也。今曲在，兩段各六句，亦令也。

又　《西河長命女》，崔元範自越州幕府拜侍御史，李訥尙書餞於鑑湖，命盛小叢歌，坐客各賦詩送之，有云：「爲公唱作《西河》調，日暮偏傷去住人。」《理道要訣》：「長命女西河，在林鐘羽，時號平調。」今俗呼高平調也。《脞說》云：「張紅紅者，大曆初隨父歌勾食，過將軍韋青所居，青納爲姬，自傳其藝，穎悟絕倫。有樂工取古《西河長命女》加減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歌於青，青令紅紅潛聽，以小豆數合記其拍，紿云：『女弟子久歌此，非新曲也。』隔屏奏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請與相見，嘆伏不已，兼云：『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小娘子，尋爲才人。」按此曲起開元以前，大曆間，樂工加減節奏，紅紅又正一聲而已。《花間集》和凝有《長命女》曲，僞蜀李珣《瓊瑤集》亦有之，句讀各異，然皆今曲子，不知孰爲古製林鐘羽併大曆加減者。近世有《長命女令》，前七拍後九拍，屬仙呂調宮調，句讀並非舊曲，又別出大石調西河，慢聲，犯正平，極奇古，蓋《西河長命女》本林鐘羽，而近世所分二曲，在仙呂、正平兩調，亦羽調也。

又　《楊柳枝》，《鑑戒錄》云：「柳枝歌，亡隋之曲也。」前輩詩云：「萬里長江一旦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千戈起，惆悵龍舟更不回。」又云：「樂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皆指汴渠事。而張祜《折楊柳枝》兩絕句，其一云：「莫折宮前楊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傷心日暮烟霞起，無限春愁生翠眉。」則知隋有此曲，傳至開元。《樂府雜錄》云：白傅作《楊柳枝》。予考樂天晚年，與劉夢得唱和此曲詞，白云：「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又作《楊柳枝》二十韻云：「樂童翻怨調，才子與妍詞。」注云：「洛下新聲也。」劉夢得亦云：「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蓋後來始變新聲，而所謂樂天作楊柳枝者，稱其別創詞也。今黃鐘商有《楊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詩與劉、白及五代諸子所製並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時和聲，始《竹枝》、《漁父》，今皆有和聲也。舊詞多側字起頭，平字起頭者十之一二，今詞盡皆側字起頭，第三句亦復側字起，聲度差穩耳。

又　《麥秀兩岐》，《文酒清話》云：「唐封舜臣性輕佻，德宗時使湖南。道經金州，守張樂燕之，執盃索《麥秀兩岐》曲，樂工不能。封謂樂工曰：『汝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守爲杖樂工，復行酒，封又索此曲。樂工前乞侍郎舉一遍，封爲唱徹，衆已盡記，於是終席動此曲。封既行，守密寫曲譜，言封燕席事，郵筒中送與潭州牧。封至潭，牧亦張樂燕之，倡優作檻樓數婦人，抱男女筐筥，歌《麥秀兩岐》之曲，叙其拾秀勤苦之由。封面如死灰，歸過金州，不復言矣。」今世所傳《麥秀兩岐》，今在黃鐘宮。唐《尊前集》載和凝一曲，與今曲不類。

《**説郛**》卷二一引楊伯嵓《**臆乘・行第**》　前輩以第行稱，多見之詩：少陵稱謫仙爲李十二、嚴武爲嚴八、鄭虔爲鄭十八、蘇徯爲蘇四、張建封爲張十三、唐詧爲唐十五、裴虬爲裴二、李御爲李十一。文公稱王涯爲王二十、李建爲李十一、李程爲李二十、崔立之爲崔二十六、張署爲張十一、張籍爲張十八、李正封爲李二十八、馮宿爲馮十七、侯喜爲侯十一。柳柳州稱韓文公爲韓十八。劉禹錫謂元稹爲元九。韋蘇州稱李澹爲李十九。歐陽詹稱徐晦爲徐十八。錢起稱李觀爲李四、李勉爲李七。嚴武、高適俱稱子美爲杜二。樂天稱劉敦夫爲劉三十二、李大略爲李二十、王質夫爲王十八、崔元亮爲崔十八。李義山稱杜勝爲杜二十七、李潘爲李十七、趙滂爲趙十五、令狐綯爲令狐八。高適稱張旭爲張九。陳子昂稱王無競爲王二、韋虛己爲韋五、趙貞固爲趙六、李崇嗣爲李三。儲光羲稱王維爲王十三。皇甫冉稱柳 柳州爲柳八、鄭堪爲鄭三。孟浩然稱張子容爲張八。王摩詰稱韋穆爲韋十八。

《七修類稿・紅葉詩》　紅葉題詩，凡有五焉。《本事詩》云，顧況在洛，乘間與三詩友游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亦題葉放於上流。詩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十餘日，客來苑中，又於水上得葉詩以示況，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雲溪友議》云，明皇時，虢國寵盛，宮女咸怨，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況聞而和之，即前四句，無後復出之事。又盧渥應舉，拾紅葉於御溝，置之巾笥。及宣宗省放宮人，而盧娶其一。宮人偶睹紅葉，吁嗟曰：「當時偶題，不意郎君收藏。」遂爲奇事。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付紅葉，好去到人間。」《北夢瑣言》云，進士李茵，嘗游苑中，見御溝紅葉題詩，句曰（與盧渥同）。《玉溪編事》云，侯繼圖秋日登大慈寺樓，倚闌，忽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斂愁蛾，爲鬱心中事。搦筆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人，盡解相思死。」《談藪》以爲雖出多書，止則一事，傳記者自異耳。予逐書細考，意此必三事也。《雲溪友議》第一段，即《本事詩》之紀也，名既同矣，雖有舊寵、新恩二句，韻腳又是，焉知記者非忘之而自補之耶。若李茵者，即盧渥之事，此《北夢瑣言》之差記而事故略焉，不然，何其詩之同邪。侯繼圖詩既不同於二人，事亦大異，豈可因題葉而即以爲一事目之也。況《雲溪友議》一書而紀二事，豈有差之理耶。但後之小説《流紅記》，又訛而爲于祐之事，言多鄙妄，此則可笑。

又《七賢過關姓名》　七賢過關，人多謂唐人。元唐愚士詩曰：「七騎從容出帝闉，蹇驢驍馬雜山犀。瀛洲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夫瀛洲之士，講學謀國，未聞有七賢之名，又未聞騎驢、騾及牛者，不知愚士何據而云。《廣川書跋》以謂李白、李頎、之遜、孟浩然、綦毋潛、裴迪、司馬承禎出關訪王維。國初夏節又親見古圖，謂開元冬，李白、張九齡、王維、張説、鄭虔、李華、孟浩然，同游洛南之龍門，遇雪，而虔圖之。夫李白天寶間方來京師，李華天寶間方拜官，自與數人不同。《書跋》以承禎騎牛，考史，承禎方士，取其隱也，安有騎牛之放耶。二説雖有虞邵庵《孟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溫，七人圖裡一人存」之句，然自註與記又不同人，是殆多非唐矣。蓋春秋有七人，唐有七愛，宋有七老，建安有七子，未嘗稱賢也，惟晉竹林諸人稱賢耳。又考王戎嘗乘小馬（騾也），山濤乘驢，劉伶乘鹿車，餘則乘馬，正符七人之跨鹿車，後或訛畫爲牛也。且接羅烏帽，皆晉人所戴，唐則巾矣。而元曹文貞公伯啓集，又有《七子圖》詩曰：「清潭飄逸事凌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此又一證也，書以俟博識。

又《楊柳枝》　楊柳枝，即古折楊柳枝義也。本歌亡隋之曲，故陳子昂有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劉禹錫曰「揚子江頭烟景迷，隋家宮樹拂金堤。嵯峨猶有當時色，半蘸波中水鳥棲。」又韓琮云「昌樂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晉和凝云

「萬枝枯槁怨亡隋，似弔吳臺各自垂」是也。後白居易有愛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故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小蠻方豐艷，乃作《楊柳枝辭》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于絲。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辭，帝問誰製？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時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因命使取二枝植禁中。居易感上知名，且好尚風雅，又作一章云「一樹飄殘委泥土，雙枝榮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後，柳宿光中添兩星。」故後盧貞等和其題曰「一樹依依在永豐，兩枝飛去杳無踪。玉皇曾採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劉禹錫曰「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此自是爲白氏《楊柳枝》而作也。今人渾爲一題，莫知其故，而六朝樂府收之，亦不辯也，不然，樂天之前，已有其詩可知矣。及唐人咏此題極多，偶爾記憶，因錄出其一韻者，置之于左，庶可以見先賢用意之工拙也。劉禹錫詩云「花萼樓前初折時，美人樓上翻腰肢。如今拋擲長街裏，露葉如啼欲恨誰。城外西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管別離。」白居易曰「紅板橋邊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韓琮曰「枝翻纖腰葉翻眉，春來無處不成絲。灞陵原是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溫庭筠曰「陌上河邊千萬枝，怕寒愁雨盡低垂。黃金穩短人多折，已恨東風不展眉。」楊巨源曰「江邊楊柳綠烟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東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然當時傳誦，惟劉、白爲最。而晚唐薛能又謂，劉、白之句，雖有才思，似太拘僻，且宮商不高，遂作十九首以壓之。今亦舉一韻者二首，以見工拙。「潭上江邊嫋嫋垂，日高風靜絮相隨。青樓一樹無人見，正是女郎眠覺時。」又曰「劉、白蘇臺總近時，當時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其妄自尊大如此。以今較之，豈能追劉、白醞藉之萬一耶。又古有折楊柳行，可謂甚古，謝靈運嘗一作之，餘不多見也。復有月節折楊柳，雖是古辭，則似近于唐人意矣。

《**山樵暇語**》**卷八**　唐時酒價甚高，白樂天與劉夢得閑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李太白「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許渾「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或謂詩人托物寓言耳。然一時諸公豈盡以十千爲言哉。然樂天詩最號紀實者，豈酒有美惡，價不同歟，抑何其遼絕耶。惟老杜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眞宗問唐之酒價，丁謂舉此句以對，遂爲定價。按《唐書・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唐會要》貞元二年，京城權酒斗百五十。比子美已減其半，此可見唐之酒價不一。漢昭時賣酒一千四錢。古謂一升，即今之一碗，其價逮與今同。

《**詩藪内編・近體下・絶句**》　唐樂府所歌絶句，多節取名士篇什，如「開簾淚沾臆」，乃高適五言古首四句。又有載律詩半首者，如《睦州歌》取王維「太乙近天都」後半首，《長命女》取岑參「雲送關西雨」前半首，與題面全不相涉，豈但取其聲調耶。

又　唐妓女多習歌一時名士詩，如《集異記》載高適二王酒樓事，又一女子能歌白《長恨》，遂索值百萬是也。劉采春所歌「淸江一曲柳千條」，是禹錫詩，楊用修以置神品。又五言六絶中四首工甚，非晚唐調。蓋亦諸名士作，惜其人不可考。今係采春，非也。

又《**外編・唐上**》　唐詩賦程士，故父子兄弟文學並稱者甚衆，而不能如漢、魏之烜赫。至祖孫相望，則襄陽之杜，亦今古所無也。世所共知二賈、二蘇、三王、五竇外，他或以爵位勳名掩之。結夏杜門，永晝如歲，呻吟之暇，漫疏其略於後。衰鈍遺忘，挂一漏萬，姑識此，爲博雅前驅云。　父子則薛收、薛元超，李百藥、李安期，許叔牙、許子儒，宋令文、宋之問，趙武孟、趙彦昭，敬播、敬之弘，陳子昂、陳光，賈曾、賈至，蘇瓌、蘇頲，李適、李季卿，崔日用、崔宗之，蕭嵩、蕭華，李善、李邕，張悅、張均，崔良佐、崔元翰，杜甫、杜宗武，房融、房琯，鄭繇、鄭審，蕭穎士、蕭存，獨孤及、獨孤鬱，張毅夫、張禕，郄純、郄士美，樊澤、樊宗師，裴倩、裴均，歸崇敬、歸登，劉禹錫、劉承雍，路泌、路隨，李懷遠、李景伯，于休烈、于肅，張薦、張又新，李端、李虞仲，韋表微、韋蟾，韋貫之、韋澳，段文昌、段成式，皇甫湜、皇甫松，苗晉卿、苗發，李程、李廓，李泌、李繁，韋綬、韋溫，崔群、崔亮，楊凌、楊敬之，崔璩、崔渙，溫庭筠、溫憲，章孝標、章碣，劉迺、劉伯芻，劉三復、劉鄴，李磎、李沆，鄭亞、鄭畋。（補褚亮、褚遂良。）　兄弟則孔紹安、孔紹新，蓋文懿、蓋文達，馬敬淳、馬敬潛，秦景通、秦煒，路紀、路鼓，席豫、席晉，周思茂、周思鈞，杜易

簡、杜審言，韋承慶、韋嗣立，來濟、來恆，崔日知、崔日用，薛曜、薛稷，王維、王縉，皇甫曾、皇甫冉，崔敏童、崔惠童，元結、元融，蔡希周、蔡希寂，李渤、李涉，暢當、暢諸，柳公綽、柳公權，許康佐、許堯佐，楊虞卿、楊汝士，柳中庸、柳中行，李翰、李觀，馮宿、馮定，李遜、李建，吳通微、吳通玄，鄭仁規、鄭仁表，柳渾、柳識，唐臨、唐皎，周繇、周繁。

三人者：沈佺期、沈全交、沈全宇，喬知之、喬侃、喬備，李乂、李尚一、李尚正，楊憑、楊凌、楊凝，韋綬、韋纁、韋純，蘇冕、蘇弁、蘇弇，白居易、白敏中、白行簡，韋述、韋迅、韋遵，張文琮、張文瓘、張文收。四人者：羅隱、羅鄴、羅袞、羅虬，楊發、楊收、楊嚴、楊假。五人者：張知寨，張知玄、張知晦、張知泰、張知默。六人者：王勮、王勃、王助、王劼、王勸。七人者：趙夏日、趙冬曦、趙和璧、趙安貞、趙居貞、趙頤貞、趙彙貞。八人者：賀德仁、賀德基，劉知柔、劉知幾等，各號高陽里。崔蒞、崔湜、崔澄、崔液兄弟四人。崔瑤、崔璆、崔瑾、崔珮兄弟五人。崔頲、崔鄖、崔郾、崔鄲、崔鄲兄弟六人。崔琯、崔珙、崔璨、崔璵、崔球、崔珣、崔璟、崔（史失）兄弟八人。并載唐史。崔氏一門之盛如此，然率以爵位顯，故不列前。大抵兄弟齊名，聲實相副者三人，則已盛矣。四五以上，惟王、竇二氏庶幾。自餘張、趙諸人，雖當時並有名氏，亦未必盡然，姑以備數而已。　祖孫則孔紹安、孔日新，姚思廉、姚璹，岑文本、岑羲，員半千、員俶，杜審言、杜甫，張鷟、張薦，許敬宗、許彥伯，韋自立、韋弘景，杜佑、杜牧，鄭絪、鄭顥，唐次、唐彥謙，殷侑、殷盈孫，唐臨、唐紹，馮宿、馮涓。高士廉二孫球、瑾，（史不載，見《紀事》。）陸餘慶孫海，海孫長源。（魏徵、謨，于志寧、休烈，狄仁傑、兼謨，李敬玄、紳之類，雖紀載方冊，以世次稍遠，不錄。他仿此。）　父子兄弟三人者：張文琮子戩、錫，韋安石子陟、彬，包融子佶、何。四人者：王景子之咸、之賁，之渙。五人者：呂渭子溫、恭、儉、讓，穆寧子質、贊、員、賞。六人者：竇叔向子常、群、牟、庠、鞏。七人者：劉知幾子貺、餗、秩、彙、迅、迥。

父子祖孫三世者：徐齊聃子堅，堅子嶠。武平一子就，就子元衡、儒衡。崔融子禹錫，禹錫子巨。李栖筠子吉甫，吉甫子德裕。柳芳子冕，登，登子璟。柳公綽子仲郢，仲郢子璞、璧、珪、玭。盧綸子弘正、簡辭、簡求、簡能，簡能子知猷。鄭餘慶子滌，滌子處誨，從讜。四世者：王播子起，子龜，子羲。（唐人中有父子四五傳而僅收一，再有兄弟六七輩而僅錄二三者，皆專主文學，故不無去取。至於遺漏，當俟續增。大概三傳者寡，四世尤希，聊備其數云。）　夫婦俱能詩者：吉中孚妻張氏，孟昌期妻孫氏，元稹妻裴氏，杜羔妻劉氏，元載妻王氏，彭伉妻張氏，李極妻盧氏。　女兄弟能詩，則徐充容婕妤及弟齊聃。宋若辛、若憲、若昭、若倫、若華，父廷芬。上官儀女孫上官昭容。　自昔兄弟齊名者衆矣，未有五人俱出仕而俱能詩者，唐竇氏是也。自昔姊妹並稱者有矣，未有五人俱入宮而俱能詩者，唐宋氏是也。而竇之父叔向，宋之父廷芬，皆以文學稱，尤異中之異也。竇四子俱登第，獨群處士官最達，幾至宰相。宋五女俱尚宮，獨一男質最下，白首編氓。事固有不可知者。　劉知幾兄弟八人俱有文學，而父藏器，從父廷祐，並顯名。唐史知幾父子咸富著述，二孫滋、浹，又能世其家。一門之盛，終唐世未有也。（劉氏所居稱高陽里，故陳氏以爲兄弟八人。然新舊唐史並曰六人，不知何也。）　王勃祖通，從祖績，父福畤，亦知名，而勃兄弟六人，並以文學顯，殆古未有。今但傳勮、勔、勃三珠樹，助、劼、勸稍晚出，遂鮮知者，實六王也。（《藝文志》王助《雕蟲集》一卷，當即其人。勃邃於經史及數學，史備載，今但傳其文。）　嘗與友人戲論，唐詩人上自天子，下逮庶人，百司庶府，三教九流，靡所不備。試舉其略，供好事者一噱。　人主如文皇、明皇，宗室如越王、韓王，將相則代、晉諸公，宰輔則燕、許諸公，三省則李乂、薛稷等，六卿則齊瀚、王丘等，學士則崔融、徐堅等，舍人則賈曾、蘇晉等，成均則張籍、竇常等，祕監則鄭審、姚合等，青宮則王維、薛據，朱邸則王勃、殷遙等，侍從則高適、賈至等，供奉則盧象、岑參等，給舍則佺期（沈）、行言（李）等，諫院則光曦（儲）、元旦（韋）等，諸司則崔（司勳顥）、陶（禮部翰）、祖（駕部詠）、宋（考功之問）等，諸郎則綦毋（著作潛）、孟（校書雲卿）、包（起居佶）、錢（祕書起）等，觀察則李翺、韋丹等，節度則孟簡、薛能等，郡守則平原、北海等，州牧則蘇州、隨州等，令長則盈川（楊）、夏縣（劉眘虛）等，丞尉則臨海（駱）、龍標（王）等，府佐則顧況、李端等，幕僚則朱放、馬戴等，武臣則郅士美、高崇文等，藩帥則張建封、羅弘信等，宗支則李適之、李之芳等，戚畹則武平一、武攸緒，舉子則平曾、來鵬等，徵士則秦系、朱灣等，布衣則成紀、襄陽等，散人則鹿門、甫里等，羽流則曹唐、吳筠等，緇流則蔡京、周賀等。他如宮苑則徐

充容、宋尚宮，閨閫則劉令嫻、鮑君徽，女郎則崔公達、張窈窕，女冠則魚玄機、李季蘭，妾媵則步飛煙、關盼盼，娼妓則徐月英、劉采春。又如寒山、拾得以顯化，鍾離、呂岩以神仙，殷七七以幻，王季友以賣履，邵謁以縣胥，張志和以漁，衡岳居民以樵，天竺童子以牧，海印以尼，香山天復諸老以年，李泌、楊收、路德延以稚，范攄之子以殤，李賀、林傑以夭，顧飛態以再生，鄭虔、劉商以畫，張南史以弈，陸鴻漸以茶，飲中八仙以酒，盧從愿以富，郊、島以窮，盧照鄰以癩，李華以風痺，宋雍以瞽，崔嘏以眇，宋之問以口，方干以唇，丁稜以吃，李紳以短，鄭昌圖以肥，歐陽率更以醜，張旭以癡，李益以妒，唐衢以哭，張元一以詼，權龍褒以噱，薛生以書記，野鵲灘吟者以舟師。（見《萬首唐絕句》。本《語林》衡岳樵夫下一條，或即以樵夫作，非。《唐詩紀事》失載。）捧劍僕以人奴，新羅王以東庚，楊奇鯤以南詔，蘇渙以劫，劉又以盜，李微以虎，孫恪妻以猿，夭桃以狐，臺城伎以妖，幽獨君以鬼。（李微以下，唐此類甚衆，然率文士滑稽，故僅取數條。幽獨詩佳，非贋作也。《品彙》臺城伎一絕，乃耿將軍青衣，《彙》誤。）諸如此類，不能盡述。

又　唐人主工文詞者，太宗、玄宗尚矣。高、中二帝，豈解此事，昏庸沉緬，假借自文，大率侍從諸臣代作耳。睿宗有集一卷，當亦能詩，今不傳。德宗天稟猜忌，而聽政之暇，能與宋若照等揚抶藝文，亦一快也。文、宣二主，頗稱蘊藉。昭丁末造，高貴同艱，悲夫。

又《唐下》　唐人每同賦一題，必推擅場，如錢起《送劉相公》、李端《與郭都尉》之類。今同賦多不傳，即擅場者未必佳也。若高適、岑參、杜甫同賦《慈恩寺》三古詩，賈至、王維、杜甫、岑參同賦《早朝》四七言律，宋之問、沈佺期、蘇頲同賦《昆明池》三排律，沈佺期、皇甫冉、李端、王無競題《巫山高》四五言律，皆才格相當，足可凌跨百代。就中更傑出者，則《慈恩》，當推杜作；《早期》，必首王維；《昆明》，之問爲最；《巫山》，皇甫尤工。

又　唐宮闈能詩者：徐賢妃、上官昭容、宋若照姊娣、李季蘭、魚玄機、杜羔妻、寇坦母、張窈窕、鮑君徽、薛濤、花蘂輩。然皆篇什一二，遠出當時文士下，非漢、魏婦人比也。

《唐音癸籤·談叢二》　唐士子應舉，多偏謁藩鎮州郡丐脂潤，至受厭薄不辭。如平曾三縑卹旅途之恨，張汾二千貫出往還之誇，鄙穢種種。至所干投行卷，半屬謅辭，概出贋剿，若小說所稱百錢買自書鋪，幷荊南表丈一時乞取者，眞堪令人捧腹。士風凌夷至此，總科舉爲之流弊也。

又《談叢三》　有唐吟業之盛，導源有自。文皇英姿間出，表麗縟於先程。玄宗材藝兼該，通風婉於時格。是用古體再變，律調一新。朝野景從，謠習寖廣。重以德、宣諸主，天藻並工，賡歌時繼，上好下甚，風偃化移，固宜于喁徧於羣倫，爽籟襲於異代矣。中間機紐，更在孝和一朝。于時文館既集多材，內庭又依奧主，游讌以興其篇，獎賞以激其價。誰謂律宗，可遺功首。雖猥狎見譏，尤作興有屬者焉。太宗作詩，每使虞世南和。世南死，即靈座焚之。開元帝製《春雪》、《春臺望》等詩，舍人蔡孚稱美，請示百僚，編國史。孚撰《偃松篇》，帝亦令羣臣盡和之。後德宗作詩，每示韋綬。嘗示以《黃菊歌》，綬方疾，遽和進，勅令頤養，勿復爾。人主尚急知音如此。文宗宸藻，不知何如，稗史稱其嘗以所製示鄭相覃，覃奏乞留聖慮萬機，意不悅。覃出，復示李相宗閔，宗閔歎服不已，一句一拜，懷而出之。上笑謂之曰：勿令適來阿父子見。始知此道受訣不受砭，明知而謾，總不着惱，雖天子正與人同爾。歷朝諸帝，與羣下賡唱篇目，正史不概具。今從《實錄》、《會要》、《類要》、《文館》、《集賢》、《兩京》等記遺事，《語林》及《冊府元龜》、《玉海》諸類書抄綴於後備考，用見風之本自上云。　神堯：翠華殿賦詩（武德七年四月宴王公親屬），內殿賦詩（八年五月宴五品以上及外戚）。

太宗：中華殿賦詩（貞觀二年十二月宴突利可汗及三品以上），兩儀殿賦柏梁體（五年破突厥宴突利可汗），幸慶善宮賦詩（六年閏八月宴三品以上，又九月宴從臣），積翠池賦詩（十一年十月宴五品以上各賦一事帝得尚書），定州賦詩（十九年征遼班師至州賦），幸靈州賦詩（二十年八月時北荒悉平詩勒石），又玄武門宴羣臣正日臨朝太原守歲經戰地幸狹還陝並有詩羣臣屬和。高宗：安樂川賦詩（顯慶五年十二月校獵宴侍臣蕃客），狩陸渾賦詩（龍朔元年十月），咸亨殿賦柏梁體（儀鳳三年七月宴近臣諸親），又七夕玄圃宴重九宴並有詩。　中宗：（景龍二年七夕），兩儀殿（九日），登慈恩塔（閏月九日），登總持浮圖（十月），幸三會寺（十一月十五日）誕辰，（二十一日），安樂公主出降（十二月），幸薦福寺，立春宴（二十一日），幸臨渭亭（三十日），幸長安故城（三年人日），清暉閣登高（晦日），幸昆明池

（二月八日），送沙門玄奘等歸荊州（十一日），幸太平公主南莊（七月），幸望春宮送節度張亶（八月），幸安樂公主西莊（九日），幸臨渭亭（十一月），安樂公主入新宅（十五日），誕辰長寧公主滿月（十二月十二日），幸溫泉宮（十四日），幸韋嗣立山莊（十五日），幸白鹿觀（十八日），幸秦始皇陵（四年正月五日），蓬萊宮宴吐蕃使（人日），重宴大明宮（八日），立春內殿賜綵花（晦日），幸滻水（二月一日），送金城公主（三日），幸司農王光輔莊（二十一日），宴桃花園（三月一日清明），幸梨園拔河戲（三日），祓禊渭濱（十一日），宴昭容院（四月一日），幸長寧公主莊（六日），幸興慶池觀競渡過寶希玠宅。以上並賦詩命侍臣和，或止命侍臣賦。　玄宗：（開元初）麗正院賜學士宴（十年），送道士司馬承禎（十三年），登封禮畢洛城酺宴，宴兩相禮官麗正學士送許景先等爲各州刺史及送裴寬蕭嵩張嘉貞崔日知宇文融王晙張說諸重臣幷採訪朝集等使（十四年），幸寧王宅（十五年端午），宴武成殿（十二月），登驪山石甕寺（十七年），左相張說右相宋璟太子少傅源乾曜上官宴東堂又同宴樂遊園又御春明樓臨右相園亭（十八年八月五日），千秋節御花萼樓受賀（二十三年），張守珪獻捷飲至（二十五年），花萼樓設宴（天寶二載），送太子賓客賀知章又送張暐還鄉（四載），幸朝元閣又花萼樓宴毗伽可汗妻（十載），御朝元閣觀慶雲（十四載），宴羣臣勤政樓並賦詩。

肅宗：餞李光弼鎮泗州賦詩（乾元二年）。　德宗：宴麟德殿（貞元四年三月），中和節宴麟德殿（十四年），中和節賜宴曲江（六年又十七年），上巳賜亭曲江亭（六年），九日賜宴曲江亭（四年、十年、十一年、十三年、十八年），又九月十八日追賞重陽幸章敬寺餞張建封歸鎮並賦詩。　文宗：幸龍首池賦喜雨詩（開成元年），夏日與五學士聯句（三年），上巳宴曲江賜裴度詩（四年）。　宣宗：重陽宴羣臣詩，太液亭餞宰臣崔鉉鎮淮南詩。

又　唐才人藝士行卷歌篇，不知何緣多得傳徹禁掖，如韓翃、馮定、戎昱、錢起諸詩句之類，人主往往能舉之。豈一代崇尚在此，嘗私采之外庭資乙覽故耶。與起詩教，又不獨在情洽賡歌一節也。唐人詩集，多出人主下詔編進。如王右丞、盧允言諸人之在朝籍者無論，吳興晝公，乃釋子耳，亦下勅徵其詩集置延閣。更可異者，駱賓王、上官婉兒，身既見法，仍詔撰其集傳後，命大臣作序，不泯其名。重詩人如此，詩道安得不昌。（徵晝公集牒云：勅浙西觀察使牒湖州當州皎然禪師集牒。得集賢殿御書院牒，前件集庫無本交關進奉，牒使請速寫送院訖垂報者。牒州寫送使者故牒。貞元八年正月十日牒，載宋刻晝公集後，可證。）

又　唐試士初重策，兼重經。後乃觚重詩賦。中葉後，人主至親爲披閱，翹足吟詠所撰，嘆惜移時。或復微行，諮訪名譽，袖納行卷，予階緣。士益競趨名場，殫工韻律。詩之日盛，尤其一大關鍵。唐時風習豪奢，如上元山棚誕節舞馬，賜酺縱觀，萬衆同樂。更民間愛重節序，好修故事，綵縷達於王公，粢粔不廢俚賤。文人紀嘗年華，概入歌詠。又其待臣下法禁頗寬，恩禮從厚，凡曹司休假，例得尋勝地讌樂，謂之旬假，每月有之。遇逢諸節，尤以晦日、上巳、重陽爲重。後改晦日，立二月朔爲中和節，並稱三大節。所游地推曲江最勝。本秦之隑洲，開元中疏鑿，開成、太和間更加淘治。南有紫雲樓、芙蓉苑，西有杏園，慈恩寺，環池煙水明媚，中有綵舟夾岸，柳陰四合，入夏則紅蕖彌望。凡此三節，百官游讌，多是長安、萬年兩縣有司供設。或徑賜金錢給費，選妓攜觴，幄幕雲合，綺羅雜沓，車馬駢闐，飄香墮翠，盈滿於路。朝士詞人有賦，翼日即留傳京師。當時倡酬之多，詩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

又　唐詞人自禁林外，節鎮幕府爲盛。如高適之依哥舒翰，岑參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嚴武，比比而是。中葉後尤多。蓋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緣幕府，躡級進身，要視其主之好文何如，然後同調萃唱和。

又《談叢四》　唐人一時齊名者，如富、吳，（嘉謨，少微。）蘇、李，（前味道，嶠，後頲，乂。）燕、許，（燕國公張說，小許公蘇頲。）蕭、李，（穎士，華。）韓、柳，（愈，宋元。）四傑，（王、楊、盧、駱。）四友，（杜審言，李嶠，崔融，蘇味道，稱文章四友。）三俊，（元稹，李德裕，李紳。）皆兼以文筆爲稱。其專以詩稱有沈、宋，（佺期，之問。）錢、郎，（起，士元。時人語：前有沈、宋，後有錢、郎，是也。）又錢、郎、劉、李，（合劉長卿、李嘉祐稱之，亦時人語。）鮑、謝，（防，良輔。）元、白，（稹，居易。）劉、白，（合劉禹錫稱。）溫、李，（商隱，庭筠。）賈、喻，（島，堯。出顧雲文。）皮、陸，（日休，龜蒙。）吳中四士，（賀知章，劉眘虛，包融，張旭。一云無眘虛，有張若虛。）廬山四友，（楊衡，符載，崔羣，宋濟。）三舍人，（王涯，令狐楚，張仲素。）大曆十才子，（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

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咸通十哲等目。（許棠，張喬，喻坦之，劉燕，任濤，吳罕，張蠙，周繇，鄭谷，李栖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實是十二人。）至李、杜、王、孟、高、岑、韋、孟、王、韋、韋、柳諸合稱，則出自後人，非當日所定。（按，楊憑有詩云：「直用天才衆卻瞋，應欺李、杜久爲塵。」憑，大曆中人也。知兩公身沒未幾，世已有並稱矣。但至韓公始大定耳。王、孟以下諸合稱，則宋人論詩所定也。）

又　詩才遲速，天分有限，賈島三年十字，遲自可傳。王璘半日萬言，速更何取必也，捷成爲貴，楊師道之當筵立搆，王子安之覆被起書，李太白之頼面四絕，溫飛卿之叉手八韻，敏與工兼，才斯稱異爾。

又　詩人蚤慧者，權德輿三歲，（能變四聲。）又四歲，（能賦詩。）五歲令狐楚，（能詞章。）林傑，（口占王霸壇詩。）六歲王勃，（善文詞。）楊騷，（題彈棋局。）七歲李百藥，（能屬文。）駱賓王，（詠鵝。）杜甫，（詠鳳凰。）李泌，（知爲文。）李賀，（以長短之製名動京師。）八歲劉晏，（獻封泰山頌。）楊嗣復，（知屬文。）九歲王維，（知屬辭。）元稹，（工屬文。）十歲李白，（通詩書。）十二歲李乂，（工屬文。）十三歲楊收。（善文詠。）又蘇頲，（史稱其幼詠死兔及嘲尹字，不知是幾何歲。）白居易，（生七月即識之無二字。）及汪先、范氏子之類尤多。其或夭折，或富貴壽考，亦皆不可一律論。科名之高者，崔元翰京兆解頭，禮部狀頭，宏詞及製科三等勅頭，咸首捷。武翊黃府選爲解頭，及第爲狀頭，宏詞爲勅頭，時謂武氏三頭。章孝標贈翊黃詩「花錦文章開四面，天人科第占三頭」是也。又張又新時亦號三頭。

又　詩人年高者，賀知章八十六，秦系，羅隱並八十餘，員半千九十四，丘爲九十六，蕭德言九十七。而王季文、劉商、施肩吾、陳陶、黃損世皆傳其仙去，尤不可以年甲計者。且未論眞否，貴穩吟膽，使無預愁。惟盧昇之師資孫思邈，復主其家，四十上不免小厄，孤負與活神仙相處一番耳。胡元瑞嘗考唐人父子兄弟文學並稱，及諸家生平遭遇窮達之不同，載《詩藪・外編》。讀者觀其人而論其世。

《柳亭詩話・同年》　榜下諸生，例稱同年，自唐人始也。李遠《陪新及第赴會詩》：「滿座皆仙侶，同年別有情。」杜荀鶴《試後別人詩》：「同年多是長安客，不信行人欲斷腸。」【略】

又《進士》　進士科，始隋大業中，盛于唐，李太白贈高鎭用之。○進士二字，見于《王制》。入詩，則始於唐徐凝答施先輩，曰：「料得仙宮列仙著，如君進士出身稀。」【略】○舉人入詩，則白樂天有「乞錢驅客面，落第舉人心。」歲貢入詩，則孟襄陽有「孝廉因歲貢，懷橘向秦川。」

又《讀賦卮言・試賦》　試賦之可考者，斷自唐。唐初進士亦止試策，貞觀八年，詔加試讀經史一部。調露三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奏加帖經。至高宗永隆三年，詔進士試帖一大經及《爾雅》。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通而後試策五條。三試皆通者爲第。試賦愈重矣。（按此即爲進士試三場之始。）道建二十三年，中書趙贊權知貢舉，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改試之策如明經例，賦風稍替。至太和八年，復罷進士議論而試詩賦，賦復明興。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者，謂之宏辭。于是家聲韻而戶研練矣。然其時帖經常至三四部，試策亦至五道。而試文止兩篇，能三篇者中宏辭之選。可見賦非易辦，理無捷獲。僕謂賦手以淹遲爲至，非無說也。

又　唐試賦題皆主司所命，或用古事，或取今事，亦無定程。太和八年試進士，文宗由內自發詩賦題，此爲天子自出賦題之始。

《定庵詩話續編》卷上　唐人重詩，至五代風氣猶然。杜荀鶴以詩見重于朱溫；羅隱以詩見賞于王建；貫休以「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得重于錢武肅；牛希濟以「非干將相扶持拙」之詩，被拔于唐明宗；盧延遜之詩，爲忠懿王所愛慕；韓垂金山寺之詩，爲鍾山公李建勛所眷念不忘。甚至朱長文以《咏熱》詩，爲滿城所傳誦，宋太祖聞之，因而興討蜀之師，石文德以「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之句，卒回文昭王之意；王憲宗欲害韓隱辭，得其《白鹽山灩澦堆》之詩，因而中止；羅紹威以魏博節度使之貴重，因重羅昭諫之詩，與之聯宗籍，自名其集曰《偷江東集》（羅隱有《江東集》十卷），其一時之趨向風習可想。然如李建勛、羅紹威輩，本素能詩，無足奇異，如朱溫、王建等，梟雄俎豹，亦知崇重風雅，斯足爲五季多矣。

著録

《滄浪詩話・考證》　予嘗見《方子通墓誌》：「唐詩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百家。」今則世不見有，惜哉。

《**詩載外編・唐上**》　唐人自選一代，芮挺章有《國秀集》，元次山有《篋中集》，竇常有《南薰集》，殷璠有《河岳英靈集》，高仲武有《中興間氣集》，李康成有《玉臺後集》，令狐楚有《元和御覽》，顧陶有《唐詩類選》，姚合有《極玄集》，韋莊有《又玄集》，無名氏有《搜玉集》、《奇章集》。今惟《國秀》、《極玄》、《英靈》、《間氣》行世，《類選》、《御覽》、《又玄》雜見類書，餘集宋末尚傳，近則未睹。　《河岳英靈》不取拾遺，《間氣》、《極玄》兼遺供奉，宋人謂必有意，非也。《英靈》集於天寶，杜詩或未盛行。《間氣》俱中唐，姚大半晚唐，惟《國秀》盛唐頗備，而不及二公。總之，當時議論未定，如莊生道術不及仲尼，尊與貶與，未可測也。（後楊伯謙選唐音，不收李、杜，則有意尊之矣。）　唐人自選詩，《英靈》、《國秀》諸集外，孫季梁有《唐正聲》三卷，王正範有《續唐正聲》五卷，韋穀有《才調集》十卷，劉明素有《麗文集》五卷，李戡有《唐選》三卷，柳玄有《同題集》十卷，崔融有《珠英集》五卷，曹恩有《起予集》五卷，殷璠有《丹陽集》一卷，劉吉有《續又玄集》十卷，陳康圖有《擬玄集》十卷，《詩纂》三卷，鍾安禮有《資吟集》五卷，王仁裕有《國風總類》五十卷，王承範有《備遺綴英》二十卷，劉松有《宜陽集》六卷，《叢玉集》五卷，韋莊有《采玄集》一卷，陳正範有《洞天集》五卷。又有《前輩詠題》二卷，《連璧集》三十二卷，《正風集》十卷，《垂風集》十卷，《名賢絕句》一卷，不題名氏，要皆唐末、五代人所集。當宋盛時，相去未遠，存者應衆。第尤延之畜書最富，《全唐詩話》已無一見采。計敏夫摭拾甚詳，《唐詩紀事》亦俱不收。至陳、晁二氏書目，概靡譚及者，則諸選自南渡後，湮沒久矣。姑識此以資博洽。宋蘇易簡、晏同叔俱有選，今惟洪景盧、趙昌父等十餘家傳云。（鄭《通志》宋人詩選並不載，豈洪書亦未見耶？蓋但據《唐藝文志》耳。）

又　《李氏花萼集》，《韋氏兄弟集》，《竇氏聯珠集》，《廖氏家藏集》，皆父子伯仲一門之作，後世不易得也。（《花萼集》是李乂與兄尚一、尚正。）

又　唐人詩話，入宋可見者：李嗣眞《詩品》一卷，王昌齡《詩格》一卷，皎然《詩式》一卷、《詩評》一卷，王起《詩格》一卷，姚合《詩例》一卷，賈島《詩格》一卷，王叡《詩格》一卷，元兢《詩格》一卷，倪宥《龜鑑》一卷，徐蜕《詩格》一卷，《騷雅式》一卷、《點化祕術》一卷、《詩林句範》五卷，杜氏《詩格》一卷，徐氏《律詩洪範》一卷，徐衍《風騷要式》一卷、《吟體類例》一卷、《歷代吟譜》二十卷、《金針詩格》三卷。今惟《金針》、皎然、《吟譜》傳，餘絕不睹，自宋末已亡矣。近人見宋世詩評最盛，以爲唐無詩話者，非也。《金針集》題白樂天，宋人皆以爲僞，想當然耳。（宋梅聖俞又有《金針集》，亦僞作。）

又　唐人好集詩句爲圖，今惟張爲《主客》，散見類書中，自餘悉不傳。漫記其目：《古今詩人秀句》二十卷，元兢編；《泉山秀句》二十卷，黃滔編；《文場秀句》一卷，王起編；《賈島句圖》一卷，李洞編；《詩圖》一卷，倪宥編；《寡和圖》三卷，僧定雅編；《風雅拾翠圖》一卷，惟鳳編。宋則呂居仁有《宗派圖》，高似孫有《選詩句圖》，尚存。

又　唐《詠題》二卷，是省試詩。《觀光集》三卷，是先輩行卷。又《瑤池新詠》三卷，俱唐婦人詩。

又　唐人倡和寄贈，往往類集成編，然今傳世絕少，以未經刊落，故尤難遠。姑記其目於左：令狐楚《斷金集》一卷，《元白倡和集》一卷，《三州倡和集》一卷，《許昌詩》一卷，《洛陽集》七卷，《彭陽倡和集》三卷，裴均《壽陽倡和集》一卷，《渚宮倡和集》二十卷，《峴山倡和集》八卷，《荆潭倡和集》一卷，《荆夔倡和集》一卷，《盛山倡和集》一卷，《劉白倡和集》三卷，《名公倡和集》二十卷，《漢上題襟集》十卷，《松陵集》十卷，《靈徹倡酬集》十卷，《廣宣倡和集》一卷，《五僧詩》一卷，《僧中十哲集》一卷，《贈毛仙翁詩》一卷，《賀監歸鄉集》一卷，《浙東酬倡集》一卷，《白監東都詩》一卷。右據諸家書目備錄，《宋藝文志》所存，僅十之四五。至《通考》則僅存《漢上題襟》、《松陵》三數種。今惟《松陵》行世，餘悉不存。《毛仙翁詩》一卷，載《唐詩紀事》中。

又　唐人詩話今傳者絕少。孟棨《本事詩》，小說家流也。惟殷璠、高武頗有論斷。張爲《主客圖》，義例迂僻，良堪噴飯。然其所詮，亦自有意，特創爲主客之說，與鍾嶸謂源出某某者，同一謬悠耳。無名氏有《續本事詩》，今不傳。盧瓌有《抒情集》，亦《本事詩》類也。（會昌侯氏一詩，云載《抒情集》，可見。）

又《唐下》　嚴氏謂唐詩八百家，宋人有得五百家者。今傳不過三百餘家，而甚多猥雜，則所不傳者，未足深惜，然亦有幸不幸也。

《唐音癸籤・集録一》　唐人集見載籍可采據者：一曰《舊唐書・經籍

志》，一曰《新唐書・藝文志》，一曰《宋史・藝文志》，一曰鄭樵《通志・藝文略》，一曰尤氏《遂初堂書目》，一曰馬端臨《文獻・經籍考》，端臨所引書又二：一曰晁公武《讀書志》，一曰陳直齋《書錄解題》。此數書者，唐人集目盡之矣。【略】　右諸集帝王八集，（三百六卷）初唐一百五十二家，（二千六百五十五卷）盛唐四十九家，（五百六十卷）中唐一百六十四家，（二千四百四十五卷）晚唐一百三十七家，（七百六十九卷）閏唐一百四十三家，（一千二百二十九卷）方外、宮閨三十八家，（三百二十八卷）總計集六百九十一家，八千二百九十二卷。（內晚唐許棐、閏唐孟貫、劉兼三家，出宋刻百家唐詩，嘉靖中雲間朱氏重刻。集之晚出而非僞者，故幷附。）　按，《舊唐書・藝文志》集部止載開元以上，未全。《新書・志》全載，而有倫次。《宋・志》通載五代，其目爲多，然亦詳于近而略于前，晚唐與《唐・志》相當外，猶溢出數家；若盛唐、中唐，較唐志亡其半，初唐十亡八九，幾于無存；而閏、晚之間，世次尤爲錯亂難據，延閣籤帙，隨手簿錄，史官漫不經意故也。鄭《志》出《宋・志》之前，抄合唐二志成書，混亂時有。尤、晁、陳三氏，但錄一時民間存者，亡者不載。尤無所發明，同之夾漈。晁、陳考訂爲詳，評騭亦確，但披目寥寥，不勝散亡之恨。此則諸家集錄之慨，可得論次者也。

又　自宋嚴滄浪稱唐詩有八百家，後人傅會，謾云千家。今合諸家集錄，實數如此，即七百亦不滿。其中諸集，有單行詩者，有不分詩文概稱集者，亡佚寖遠，難可悉稽。約略此八千卷，文筆定四占其三，詩大抵爲卷二千止矣。余以千卷籤唐音，在亡之數，其猶幸相半也乎。【略】　餞送詩有《朝英集》（開元中張孝嵩出塞，張九齡、韓休、崔沔、王翰、胡皓、賀知章所撰送行歌詩，三卷。）《賀監歸鄉詩集》（一卷。）《送白監歸東都詩》（一卷。）《蕭欣送邢桂州詩》（一卷。）《謝亭詩》（李遜鎮襄陽，以送行詩筆於亭，一卷。）《送毛仙翁詩集》（牛僧孺、韓愈等贈，一卷。）　題詠勝境有《九華山詩錄》（唐僧應物編，一卷。）《麻姑山詩》（一卷。）《雁蕩詩》（一卷。）《惠山詩》（一卷。）《廬山瀑布詩》（一卷。）《岳陽樓詩》（一卷。）《道林寺詩》（袁皓集，二卷。）《雲門寺詩》（一卷。）《廬山簡寂觀詩》（一卷。）《青城山丈人觀詩》（二卷。）《虎丘寺題眞娘墓詩》（劉禹錫等二十二人，一卷。）《道塗雜題詩》（採唐人道塗間詩一卷。）　一方人士詩有《丹陽集》（開元中，丹陽進士殷璠彙次潤州包融、儲光羲、丁仙芝、蔡隱丘、蔡希周、蔡希寂、張彥雄、張潮、張暈、周瑀、談戴、殷遙、樊光、沈如筠、孫處玄、徐延濤、馬挺、申堂構十八人詩，前各有評，一卷。）《池陽境內詩》（一卷。）《江夏古今記詠》（一卷。）《宜陽集》（袁州劉松集其州天寶以後詩四百七十篇，六卷。）《泉山秀句集》（黃滔集閩人詩，自武德盡天祐末，三十卷。）【略】省試詩有《前輩詠題詩集》（採開元至大中省試詠詩三百五十篇，四卷。）《中書省試詠題詩》（一卷。）《同題集》（柳玄撰，十卷。）《文場秀句》（王起編，一卷。）《臨沂子觀光集》（梁王轂集禮部所投詩，三卷。）　僧詩有《五僧詩集》（鴻漸等，一卷。）《十哲僧詩》（清江等，一卷。）《三十四僧詩》（吳僧法欽集二百餘篇，三卷。）《弘秀集》（宋寶祐中李龔編唐僧皎然以下五十二人詩五百首，十卷。以諸僧名弘才秀，故名。自序云：「禪餘風月，客外山川，千古下一目可見。李唐緇流，名什實賴此得存。」內無本、清塞、僧鸞、返初、寶月、齊朝僧，惠偘，梁朝僧，惠標，陳朝僧，誤入者並宜刪。）　道家詩有《洞天集》（漢乾祐中王貞範集道家神仙隱逸詩，五卷。）　婦人詩有《瑤池新集》（唐蔡省風集唐世能詩婦人李秀蘭至程長文二十三人詩什一百十五首，一卷。）

又《集錄二》　唐人選唐詩，其合前代選者，有《續古今詩苑英華集》、（唐僧惠淨輯，自梁至唐初劉孝孫止，十卷。）《麗則集》、（集文選以後至唐開元詞人詩，唐李氏撰，不著名，五卷。）《詩人秀句》、（總章中元思敬撰，二卷。）《古今詩人秀句》、（吳兢同越僧立監撰，二卷。皎然嘗其所選不精，多採浮淺之言，無益詩教。）《玉臺後集》。（天寶中李康成續徐陵《玉臺新詠》，自陳、隋至唐初沈、宋四傑而下，附以己作，十卷。）【略】五代人選唐詩有《國風總類》、（王仁裕，五十卷。）《擬玄集》、（十卷。）《詩纂》、（三卷。並梁陳康圖集。）《續正聲集》、（後唐王貞範編，五卷。）《續又玄集》、（南唐劉吉編十卷。）《煙花集》、（蜀後主王衍集豔詩二百篇，五卷。）《名賢才調集》、（蜀監察御史韋縠編唐人詩一千首，每一百首爲一卷。隨手成編，無倫次。其所宗者，雖李青蓮及元、白，而晚唐人詩十居其七八。）《備遺綴英》。（僞蜀王承範集，二十卷。）外有李戡《詩選》、（三卷。）檀溪子《聯璧詩集》、（二十一卷。）無名氏《正風集》、（十卷。）《垂風集》、（十卷，張藉等詩。）《名賢絕句詩》。（一卷。以上四集，並未詳何代人撰，附記。）

又　右唐人自選一代詩，其鑒裁亦往往不同。殷璠酷以聲病爲拘，獨取風骨。高渤海歷詆《英華》、《玉臺》、《珠英》三選，幷訾璠、《丹陽》之狹于收，似又崇主韻調。姚監因之，頗與高合，大指並較殷爲殊。詳諸家每出新撰，未有不矯前撰爲之說者。然亦非其好爲異若此。詩自蕭氏選後，豔藻日富，律體因開，非崇重風骨裁甄，將何淨滌餘疵，肇成一代雅體。逮乎肆習既壹，多迺微賤，自復華碩謝旺，閒婉代興，不得不移風骨之賞于情致，衡韻調爲去取，此《間氣》與《極玄》眡《英靈》所載，各一選法，雖體氣勉兩，大難相追，亦時運爲之，非高、姚兩氏過也。觀當日詭異寖盛，晚調將作，二集都未有收，于通變之中，先型仍復不失，則猶斤斤稟殷氏律令，其相矯實用相救爾。鄭谷嘗有詩云：「殷璠裁鑒《英靈集》，頗覺同才得契深。何事後來高仲武，品題《間氣》未公心。」似非深知仲武者。然正見唐人于詩選重此兩編，故獨舉爲評搉。凡撰述愜人意，必久傳。他選亡佚有間，此數選獨行世，可推已。業吟者將求端唐選定趨，盍尚論于斯。（胡元瑞云：芮挺章《國秀》不取李頎七言律，姚武功《極玄》不錄王維五言絕，殷璠《河嶽英靈》不稱龍標七言絕，當時月旦迺爾。愚謂諸家選豈必盡允，要論其去取大凡，窺唐人指趣耳。元錄徒繩其細。宋人以諸選多不載杜甫、李白，爲有意尊之，此又非也。《國秀》成於天寶三載，白入長安未久，甫則漂泊東都齊魯間，名尚未起，何從知而尊之？《英靈》之選稍後，故有白仍無甫。他《南薰》、《御覽》、《間氣》、《極玄》，例皆選中葉之詩，盛時諸家多不入，不獨李、杜也。惟顯陶《類選》，則取冠李、杜。韋穀《才調》，更有李無杜，纔若有意獨尊之者。蓋議論久始有定，而其初不可以是概矣。）

又　自宋以還，選唐詩者，迄無定論。大抵宋失穿鑿，元失猥雜，而其病總在略盛唐，詳晚唐。至楊伯謙氏始揭盛唐爲主，得其要領；復出四子爲始音，以便區分，可稱千古偉識。惟是所稱正音餘響者，于前多有所遺，于後微有所濫。而李、杜大家，猥云示尊，未敢並隲，豈非唐篇一大闕典？高廷禮巧用楊法，別益己裁，分各體以統類，立九目以馭體，因其時以得其變，盡其變以收其詳，斯則流委既復不紊，條理亦得全該，求大成于唐調，此其克集之者矣。高又自病其繁，有《正聲》之選。而二百年後，李于鱗一編復興，學者尤宗之。詳李選與《正聲》，皆從《品彙》中采出，亦云得其精華。但高選主于純完，頗多下駟謬入。李選刻求精美，幸無贋寶誤收。王弇州以爲于鱗以意輕退作者有之，舍格輕進作者無是也。良爲篤論。顧欲以是盡唐，侈言此外無詩，則過矣，宜有識者之不無遺議爾。夫盡唐宜何如，亦惟用《品彙》之例，稍潤色焉而可。詩在唐一代，體數變矣。取數變之體，統列一卷之內，自衰盛相形，妍醜互眩，兩存既嫌尾或移貂，盡棄又惜灺堪續月，故必各自爲域，庶兩無奪倫。此《品彙》之分編者，即繁雜得奏全勳；而諸選之合輯者，縱精嚴難免觭弊也。高所詮九目，強半允愜，惟律詩正變一目內，許渾、李頻、馬戴平調不足稱變，或尚有杜牧、薛能、李洞諸人足擇。五古則夷中、鄴、駕輩，似亦可附郊、愈末，以終變風。斯皆可商者。其最陋五言排律連卷錄省試詩，何所取義。而大謬在選中、晚，必繩以盛唐格調，概取其膚立僅似之篇，而晚末人眞正本色一無所收。李、杜兩家，尤多爲宋人之論所囿，不能別出手眼，有所去取。藥此衆病，更于初、盛十去二三，益如之。于中唐十去四五，益二三。于晚唐十去七八，益三四。唐選其有定本乎。假我數年，亮可卒業。

又《集録三》　詩話在集部，與文史同類，用以標成法，搉往篇，備瑣聞，一切資長吟功，此焉在不可無錄。第作者篇目泛濫，多雜揉小說家言中，難以區柝。今但據唐、宋各《志》及焦氏《國朝經籍志》所載詩話一目諸書，稍加詳隲列後，遺者俟博識補焉。【略】以上詩話，惟皎師《詩式》、《詩議》二撰，時有妙解，餘如李嶠、王昌齡、白樂天、賈島、王叡、李弘宣、徐夤及釋齊己、虛中諸撰，所論並聲病對偶淺法，僞托無疑。張爲《主客》一圖，妄分流派，謬僻尤甚。唐人工詩，而詩話若此，有不可曉者。

又　唐人詩既多出後人補輯，以故篇什淆錯，一詩至三四見他集中，是正爲難。其顯而易見，習誤不察者，無如釋廣宣紅樓、道場二律之作沈佺期詩，錢翊江行絕句百首之混入其祖起集中。廣宣之誤，始高氏《品彙》，自後歷選者因之。錢氏家集之誤，則宋錢蒙仲已先爲之淆矣。舉斯二則，可例其餘。至老牛歌之稱白樂天，佛骨詩之稱鄭司徒，五丈夫諸律之出李玫，楊太眞數絕之出韋瓘，毛仙翁送行詩軸，徐凝、賈島獎褒贈篇，非好事而姑爲托撰，即有爲而借以隱名，尤難勝紀，讀者詳之。（廣宣，元和、長慶兩朝並以詩爲內供奉，詔居安國寺紅樓，有詩名《紅樓集》，見白樂天諸家詩題可考，故紅樓應制之詩，以支遁、曇摩爲比，云「自憐深院得翱翔」。其再入道場紀事，則在憲宗晏駕、穆宗御極，內殿作功德之時，故有「南方歸去

再生天」及「見關乾坤新定位」等句，而以「兩朝長在聖人前」結之。其詩載《文苑英華》，甚明，不知何緣近代諸刻盡作沈詹事，李于鱗選亦然。且紅樓本睿宗在藩舞榭，玄宗開元八年捨建安國寺立院，詳段成式遊長安諸寺記，及程大昌《雍錄》，計此時詹事已前卒矣，安得有紅樓題詩乎？錢珝，起之曾孫也。起釋褐校書，終尚書考功郎。珝官歷中書舍人，掌綸誥，後坐累貶撫州司馬。其江行絕句百首正赴撫時塗中所作也。珝有他文，載《英華》中云：「夏六月獲譴佐郡，秋八月自襄陽浮舟而下。」今其詩有「潤色非東里，官曹更建章」，「去指龍沙路，徒懸象闕心」，「峴山回首望，如別故鄉人」；及「好日當秋半，九日自佳節」等句。其官，其謫地，其經塗，其時日，無勿與珝合者，起無是也。後人重起名，借篇貽厥，爲到公增美耳。宋鮑欽止嘗疑起集有珝詩雜入，葛立方亦疑集中同程九早入中書、和王員外雪晴早朝二律非起作。吾謂雪晴早朝聲調還應屬起，至早入中書一篇，起未爲此官，與江行百首，並當歸珝爲是。）

又《集録四》 唐人詩見於金石刻及自有眞蹟傳世者，至宋尚多。如宣和內府所收藏載在書譜者，眞蹟班班可考。而金石刻收藏之富，無如歐陽文忠、趙明誠兩家，目錄備在。南渡後，王象之碑目，亦具一二。當時唐人篇什，賴法書以俱存者，蓋亦不少矣。今按目求之，未必能全，而斷墨殘行，得留遺世間，爲人所傳寶者，當亦未盡堙滅。

又 凡詩文題鐫碑版者，即有凡作，勘僞作，縑楮所流傳，經飛僊家手，眞僞半矣。歐陽、趙、王三錄所載唐人詩篇，並得自石本，眞蓋無疑。若宣和收藏諸詩眞蹟，則僞托間有之。逮墨刻興，僞托尤盛。有本無此眞蹟，猥云從某氏臨摹得者矣。好事者不察，往往據之編入其人集中，大都淺識者所爲，多存逗漏可摘，具眼者一覽瞭然，有終不得而淆者。（李白集「天若不愛酒」一詩，出祕閣帖。淳熙中陳氏甲秀堂帖亦載之。馬子才僞作也。杜甫集過洞庭湖「蛟室圍青草」律，詩人得之江心小石刻，黃山谷以爲必甫之詩，編者遂據之收入集中。此二老集尚敢亂眞雜入，況他乎。其逗漏最可笑者，如近代董玄宰戲鴻堂帖褚遂良書太宗帝京篇，截去太宗原序一半，冒作遂良語氣，云其跡在唐荆川家。又有歐陽詢詠古一詩云：「已感孔貴嬪，又被辭人侮。花牋一向榮，七字誰曾許？不下結綺閣，空迷江令語。琱戈動地來，悞殺陳後主。」江令總，詢父紇友也。紇之死，詢當從坐，總以故人子，私養之，教以書記，得成名。恩義不薄，載詢傳甚明，乃忍出此等語耶？作僞者既漫不考，而董復信而收之，可怪也。）

又 唐人詩亦有錄自畫卷及畫壁者。詩班班在諸人集中，而畫未必常存，畫壽不敵詩壽也。相傳唐盧鴻一草堂圖，圖各有詩，尚在人間，弘、成諸名流嘗論之。今觀圖中十詩，俗惡無人理。又鴻一傳，所居室名寧極，而此圖與詩標洞玄室，抑何左耶？畫吾不知，知此詩之當刪而已。又坡公嘗戲爲摩詰之詩，以摹寫摩詰之畫，編詩紀者，認爲眞摩詰詩，採入集中。世人無識，那可與分辨？並志之，佐覽者捧腹云。（東坡跋王維畫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荆谿白日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此活語被人作死語看，摩詰增一首好詩，失卻一幅好畫矣。）

又 諸書中惟地志一類載詩爲多，顧所載每詳於今而略於古。或以今人詩冒古人名，又或改古人詩題，以就其地。甚有幷其詩句亦稍加潤色者。以故詩之僞不可信者，十居七八。偏閱諸志，惟江右之袁劉崧逸選微存，浙省之嚴翁洮遺篇略載，此外寥寥，指難多屈矣。舊嘗聞范東生輯有唐詩，問之姚叔祥，叔祥云：「見其借地志，屹屹鈔寫。」怪謂姚：「地志即不可不翻，那得眞詩寫？」後見人刻其所編《皮日休集》，有襄志八景詩在內，因爲浩嘆，輯唐詩非捃採難，鑒辨難。

毛晉《尊前集跋》 雍熙間，有集唐末、五代諸家詞，命名《家宴》，爲其可以侑觴也。

愛新覺羅·玄燁《御製全唐詩序》 詩至唐而衆體悉備，亦諸法畢該，故稱詩者，必視唐人爲標準，如射之就彀率，治器之就規矩焉。蓋唐當開國之初，即用聲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傑之彥，悉從事於六義之學，以爲進身之階，則習之者，固已專且勤矣。而又堂陛之賡和，友朋之贈處，與夫登臨讌賞之即事感懷，勞人遷客之觸物寓興，一舉而託之於詩。雖窮達殊途，悲愉異境，而以言乎攄寫性情，則其致一也。夫性情所寄，千載同符，安有運會之可區別。而論次唐人之詩者，輒執初、盛、中、晚，岐分疆陌，而抑揚軒輊之過甚，此皆後人強爲之名，非通論也。自昔唐人選唐詩，有殷璠、元結、令狐楚、姚合數家，卷帙未爲詳備。至宋初，撰輯《英華》，收錄唐篇什極盛。然詩以類從，仍多脫漏，未成一代鉅觀。朕茲發內府所有全唐詩，

命諸詞臣，合《唐音》《統籤》諸編，參互校勘，蒐補缺遺，略去初、盛、中、晚之名，一依時代分置次第。其人有通籍登朝，歲月可考者，以歲月先後爲斷。無可考者，則援據詩中所詠之事，與所同時之人繫焉。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凡二千二百餘人，釐爲九百卷，於是唐三百年詩人之菁華，咸采擷薈萃於一編之內，亦可云大備矣。夫詩盈數萬，格調各殊，溯其學問本原，雖悉有師承指授，而其精思獨悟，不屑爲苟同者，皆能殫其才力所至，沿尋風雅，以卓然自成其家。又其甚者，寧爲幽僻奇譎，雜出於變風變雅之外，而絕不致有蹈襲剽竊之弊，是則唐人深造極詣之能事也。學者問途於此，探珠於淵海，選才於鄧林，博收約守，而不自失其性情之正，則眞能善學唐人者矣。豈其漫無持擇，汎求優孟之形似者，可以語詩也哉。是用製序卷首，以示刻《全唐詩》嘉與來學之旨，海內誦習者，尚其知朕意焉。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十六日。

《全唐詩凡例》　一、唐高祖賜秦王詩云：「聖德合皇天，五宿連珠見。和風拂世民，上下同歡宴。」見於《冊府元龜》。明胡震亨謂唐初無五星聯聚之事，疑其僞託。今刪去，斷自太宗始，且一代文章之盛，有所自開。一、序次：首諸帝，次后妃，次宗室諸王，次公主宮嬪，略依唐史序例。至南唐、吳越、閩、蜀諸國主，附諸王之後，妃附宮嬪之後。一、郊廟樂章及樂府歌詩，分載各集者，仍彙編一集，以存一代樂制。一、唐人新樂府，雖見郭茂倩《樂府詩集》，但一時紀事所作，非當時公私常奏之曲，既已各載本集，應刪。一、無爵里世次可考者，另編。一、唐人有正集者，既自成卷。其或詩止數首，不能成卷者，另編。其或雖不成卷，而可以相附者，如崔滌、崔液附崔湜，王勃附王勃之類，並附入集後。一、釋道外國名媛仙鬼詩，各另編。一、聯句分載各集，未免冗複，應另編一集。至於柏梁賡和，分載諸帝集中，不必編入。一、填詞同謠諺酒令蒙求，另編。一、唐人世次前後，最爲冗雜，向來別無善本。《全唐詩》及《唐音統籤》，亦多訛謬。應以登第之年爲主。其未曾登第，及雖登第而無考者，以入仕之年爲主。處士則以其卒歲爲主。若更無卒歲可考，則就其贈答唱和之人先後附入。其他或同賦一體，或同應省試，並以類相從，不必仍初、盛、中、晚之舊，割裂年代，前後懸殊。一、六朝人詩，誤收入全唐者，如陳昭及沈氏、衛敬瑜妻、吳興神女之類，並應刊正。一、六朝人詩，原集誤收，如吳均《妾安所居》、劉孝勝《武陵深行》誤作曹鄴詩，薛道衡《昔昔鹽》誤作劉長卿詩之類，並應刊正。一、唐並無其人，而考其詩乃六朝人作，如楊愼即陳陽愼，沈煙即陳沈炯，槩刪。一、唐並無其人，而誤認題中字爲撰人姓氏者，如上官儀集中《高密公主輓詞》作高密詩。亦有其人姓名在詩題中，而誤認爲撰人者，如王維集中《慕容承攜素饌見過詩》作慕容承詩之類，槩刪。一、《唐音統籤》，有道家章咒、釋氏偈頌二十八卷。《全唐詩》所無。本非歌詩之流，刪。一、詩前小傳，但略序其人歷官始末。至於生平大節，自有史傳，不必冗錄。一、詩集有善本可校者，詳加校定。如善本難覓，仍照《全唐統籤》舊本，以俟考正。一、全唐詩集，或分體，或分類，或編年。止緣唐人撰集及宋人校刻，體例不一，當時繕寫，悉依所見本集。今仍照全唐寫本。其太冗雜者，略爲詮次，不必更張。一、全唐詩集，有一詩而互見數集者，止於題下注一作某詩。若確有考據可以定其爲何人之詩，若司空圖樂府誤入崔櫓集之類，則刪彼歸此，不必互見。一、《全唐詩》有一人一詩，而多一二句則入古詩，少一二句便入律詩，如張說《傾杯樂》之類。亦有同此詩而增減一二句幷換題者，如李白《白雲歌》之類。應附注一詩之末，不必重出。一、集外逸詩，或見於他書，或傳之石刻，應旁加搜采，次第補入，以成全書。一、古詞止五七言絕句，故《柳枝》、《竹枝》、《浪淘沙》諸作，《花間》《尊前》二集，皆收入詞類。但《清平調》、《欸乃曲》之類，止於七絕，應兼存以備一體。至於七絕之外，別有長短句調者，應將七絕槩刪，以省繁複。一、詞家相傳，呂巖《梧桐影》，乃當時所作，全唐未收，既應補入。至於他作，乃乩師所錄，傳授承訛，有不諧調者，亦刪去。

愛新覺羅・顒琰《御製全唐文序》　天地大文，日月山川，萬古昭著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經世載道，立言牖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大矣哉。我朝右文圖治，一道同風，皇考欽定《四庫全書》，嘉惠士林，頒行海宇，固已家絃戶誦，久道化成，無遠弗被矣。予近得唐文一百六十冊，幾暇披閱，覺其體例未協，選擇不精，乃命儒臣，重加釐定。每得數卷，親定去留。仍從《四庫全書》及《永樂大典》《古文苑》《文苑英華》《唐文粹》諸書內蒐羅採取，普行甄錄。而原書內亦有誤收之文，及有關風化之作，悉刪除不載。僞周編造之字，皆改正之。累月經年，共成書千卷，

文萬有八千四百八十八篇，命名曰《全唐文》，敬遵聖祖仁皇帝命名《全唐詩》之意也。夫三代以上，典謨訓誥，四子五經，皆大文也。漢、魏、兩晉及前五代，漸涉浮靡，清談亂政。至唐起八代之衰，彬彬郁郁，以文輔治，用昭立言極則，非徒獵取科名之具也。世道人心，日流日下，舍正趨邪者，不可勝數，良可慨也。故予之輯斯《全唐文》，示士林之準則，正小民之趨向也。書內存釋道諸文四十餘卷，非二氏之學乎，殊不知今世奸惡之徒，創爲邪書，蠱惑癡愚，併二氏之不若也。文章爲政事之大本，從身心性命中發出，所謂言者心之聲也。正人所言皆正，所行皆正，正文風以端士習，端士習以厚風俗，相因而至，經正民興，理不易也。有唐一代，人文蔚起，書中撰文者三千四十二人，亦有言行相符者，亦有言與行違者，舍短取長，不以人廢言也。此書敬沿御定《全唐詩》例。備載五代帝王臣工文，所謂述而不作也。至釋道之章咒偈頌等類，全行刪去，以防流弊，以正人心。書既成，書數語於簡端，使天下士庶曉然知予輯《全唐文》之本意，屏斥邪言，昌明正學，咸歸正道，共登右文盛世，是予願也。嘉慶十九年閏二月十二日。

《全唐文凡例》　一、《全唐文》序次，首諸帝，次后妃，次宗室諸王，次公主。五代亦依此序次。其十國主附五代後。次臣工，次釋道，次閨秀。悉遵聖祖仁皇帝御定《全唐詩》體例。至宦官四裔各文，無可類從，附編卷末。　一、原書制誥，別立一門，與全書體例未協。今以見各人文集者，歸其人本集。無撰人姓氏者，按世次編入帝王集內。　一、原書批答，即載本文之後，體例未協。今按世次，改歸帝王集內。　一、《開元禮》所載祝文及冠昏諸辭，雖定自開元，實則一朝通制，全書具存，不復登載。　一、是書卷帙繁重，故變自來總集之體，以文從人，謹遵《全唐詩》例，各自成卷。其文體分類詮次，仍依《文苑英華》，以昭畫一。　一、唐人別集，《四庫全書》所載，多至九十餘種。其中專以詩行者，不過十之三四。其餘文集，悉行甄錄。　一、文集外總集，如《古文苑》《文苑英華》《唐文粹》《崇古文訣》《文章辨體》《彙選》等書，凡唐人之文，悉行甄錄。　一、總集外文之散見於史子雜家記載志乘金石碑板者，概行蒐緝。惟文出譜牒私錄，無可徵信者，不濫登。　一、《永樂大典》爲遺書淵藪，除《四庫全書》所已采外，單篇斷簡，蒐緝無遺。　一、釋道兩藏，亦概蒐緝。其經帙有分章系序者，惟取總序。至章咒偈頌，及體類文而自成一書者，不備載。　一、文章流別，辨體貴嚴。唐人著作自成一書者，《四庫全書》分別史子門中，如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王方慶《魏鄭公諫錄》、劉子玄《史通》、劉肅《大唐新語》、羅隱《兩同書》、丘光庭《兼明書》之類，既不名之以集，即不可概之爲文。他如薛用弱《集異記》、谷神子《博異記》，搜奇語怪，自成小說家言，今概從刪。其書中有自叙及載唐人序文跋語，仍復登載。　一、表疏聯名同進，無可考信爲何人作者，以首列一人爲主。陳振孫《書錄解題》云，舊例修書，止署官高一人名銜。今用其例。　一、集外之文，誤入他人集中，如楊炯《彭城公夫人爾朱氏墓誌》《伯母李氏墓誌》，誤編入庾信《開府集》之類，今俱刊正改入。　一、文有撰人姓氏歧出，如《邕州馬退山茅亭記》，見柳宗元《河東集》，亦見獨孤及《毘陵集》。盧坦之《楊烈婦二傳》，見李翺《文公集》，亦見李華《遐叔集》。今各訂正，歸於一是。其無可證據，不能確定爲何人作者，於本文下注明亦見某人，以省重複。　一、文有兩人同撰，如《宗廟加籩豆議》，則韋述、張均同議。《定服制議》，則魏徵、令狐德棻同議。皆依修書用官高之例歸載。他如《西嶽太華山碑銘》《后土神祠銘》，銘爲張說撰，序爲玄宗製。《邠王府長史陰府君碑》，銘爲張說撰，序爲其子均作。皆各歸本集分載。　一、文有異同較多，如鄭亞改李商隱《會昌一品集序》，文義俱優，不能刪彼存此。謹遵《全唐詩》韓愈改盧仝《日蝕詩》例，各載本人集中。　一、唐文如龍朔時諸臣《沙門不應拜俗議》，及李翺《平賦書》，竇息《述書賦》等篇，皆有自注。今照原文備錄，以爲考證之資。　一、文字異同，碑碣以石本爲據。餘則擇其文義優者從之。若文義兩可，則著明一作某字存證。　一、唐文中有用僞周所造「埊」「埰」「墅」「圀」諸字，皆行改正。惟避唐時帝諱如「丙」作「景」、「淵」作「泉」之類，悉仍其舊，以存一朝之制。　一、金石之文，類多剝蝕。資考證，則據現在搨本以存其眞。錄唐文，則貴援引足本以還其舊。凡石本剝蝕而板本完善足信者，即據以登載。其無可據，則注明闕幾字存證。惟殘闕過甚，僅留數字，無文義可尋者，不錄。其文非金石，單詞隻句，見於後人援引，無首尾可編次者，亦同此例。　一、原書編載《文苑英華》諸文，所據係明刊閩本。其中譌脫極多。今以影宋鈔逐篇訂正，補出脫字。又以元祝堯《古賦辨體》補出諸賦撰人姓名。　一、原書唐太宗文內，載入晉宣、武二帝并張華、陸機、王羲之論贊，按李上交《近事會元》，言此論贊係太宗作，故首題御撰。然其文

已見正史，且梁、陳諸書皆唐人所撰，若循此例，不勝其載，今概刪汰，以一體裁。惟韓愈《順宗實錄》附載集中，無單行本，今仍錄入。　一、文涉疑僞，如李靖《上西嶽大王書》，後加案語，以示鑒別。其《續清涼傳》所載王勃《觀音大士讚》、《古今事通》所載劉朝霞《駕幸溫泉賦》等篇，或出依託，或涉俳優，今刪。　一、文有答問體，如非有先生論答賓戲之類，皆係其人自作。原書誤收《唐書》兩人問答之詞，標立名目。不知言雖其人之言，文則史氏之文，與答問之體有別，類此者刪。　一、詩序已見《全唐詩》者，雖鴻章巨製，不更複登。其詩佚序存，爲《全唐詩》所未收者，仍復甄采。　一、唐人說部最夥，原書所載，如《會眞記》之事關風化，謹遵旨削去。此外如《柳毅傳》《霍小玉傳》之猥瑣，《周秦行記》《韋安道傳》之誕妄，亦概從刪。　一、原書誤收唐以前文，如宇文逌之《庾信集序》、尹義尚之《與齊僕射書》。誤收唐以後文，如王珪之《除郝質制》，馮志亨之《普天黃籙大醮碑》等篇，今刪。　一、小傳無取繁冗，載里居科第後，畧序歷官始末。其事蹟見史傳及習見之書者，概不叙入。惟其人事蹟不經見，則搜訪遺佚，間采瑣事，以備掌故。　一、唐人世次，前後最難分晰。今謹遵《全唐詩》例，以登第之年爲主。其未登第，及雖登第而無可考者，以入仕之年爲主。處士則以所卒之年爲主。若無考，則參稽其同時人往來酬酢，見於詩文集中者，據以定其時代。至五季諸人，身歷數朝，難據登第入仕以定世次。今畧依薛《史》序例，以終事之朝爲主。十國諸人，或著名唐末，或逮仕宋初，以其文作於僞朝，因文叙人，概次五季之末。其文之作於入宋以後者，不錄。　一、五季歷年僅五十四載。朱梁代立，唐社雖屋，而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吳王楊渥尚稱天祐。至後唐莊宗同光二年李茂貞卒，天祐之紀元始絕。然南唐之興，猶立唐宗廟，自附於建王之後。至周世宗顯德五年，始改奉周正朔。其時去宋建隆僅兩年。一時諸臣，暮晉朝梁，殊難限斷。其間若羅隱、韓偓、司空圖，雖異土羈棲，尚復乃心唐室。故御定《全唐詩》統收五代，始爲全具有唐一代著作。原書亦遵此例，而挂漏甚多。今據《新、舊五代史》《五國故事》《九國志》《十國春秋》《南唐書》《吳越備史》《三楚新錄》《江表志》《釣磯立談》《江南野史》《江南餘載》《蜀檮杌》等書，及各家文集，詳加補入。

俞樾《唐文續拾序》　存齋陸君輯《全唐文拾遺》七十二卷，余爲製序，其書久行於世矣。君篤好唐文，至老不衰，凡所瞥見，靡不纂錄，於是又續得三百數十篇，釐爲十六卷，題曰《唐文續拾》，鏤版與前書並行。剞劂未竟，君捐館舍。至今年秋，手民以藏事告，而君不及見矣。其長君純伯孝廉以印本寄示，并述遺命，仍請爲序。余讀其書，上自朝廷誥敕，以及碑銘序記之文，下逮方外之讚頌，外國之表狀，無所不備。雖年代久遠，文字剝落，而洋洋數百言，完善無缺者，亦多有之。嗚呼，蒐羅之富，采輯之勤，可謂至矣。自嘉慶間頒行《全唐文》之後，烏程嚴鐵橋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七卷，使與《全唐文》相接。而君又於《全唐文》一千卷外，成《拾遺》及《續拾》共八十八卷。然則自上古至唐，幾於無一字一句之或遺矣，豈非藝林盛事哉。

王芑孫《讀賦卮言自序》　自鍾嶸評詩，而後譚詩者萬家，而言賦者獨鮮。夾漈鄭氏《經籍志》所載唐范傳正《賦訣》、紇干俞《賦格》、張仲素《賦樞》、浩虛舟《賦門》，諸家之述，今多不傳。

朱孝臧《雲謠集雜曲子跋》　《雲謠集雜曲子》，敦煌石室舊藏唐人寫卷子本，今歸英京博物館。毘陵董授經游倫敦，手錄見貽，原題三十首，存十八首，《傾杯樂》以下佚，目亦無存。集中脫句訛文，觸目而是。授經閒有諟正，未盡祛疑。旋從吳伯宛索得石印本，用疏舉若干條，質之況蕙風，細意鉤撢，復多創獲，爰稽同異，臚識如右。其爲詞樸拙可喜，洵倚聲中椎輪大輅，且爲中土千餘年來未睹之秘籍，亟付槧人，以冠吾書，以餉同嗜，倘《傾杯樂》諸佚詞得旦暮遇之，俾斯集復成完帙，益幸矣。

隋文學部

主　編：郁賢皓
副主編：張采民

目次

總論……二九一
作家
元行恭……二九八
釋靈裕……二九八
釋智顗……二九八
釋曇延……三〇〇
戴逵……三〇〇
釋吉藏……三〇一
明克讓……三〇二
杜臺卿……三〇三
辛德源……三〇四
魏澹……三〇四
何妥……三〇五
鮑宏……三〇七
李德林……三〇七
崔儦……三一一
侯白……三一一
諸葛潁……三一三
盧思道……三一四
周弘讓……三一八
李諤……三一九
高構……三二〇
李孝貞……三二〇
薛道衡……三二一
王劭……三二九
楊堅（隋文帝）……三三〇
崔仲方……三三四
柳晉……三三四
郎茂……三三五
賀若弼……三三六
牛弘……三三八
杜公瞻……三四〇
尹式……三四二
于仲文……三四三
楊素……三四四
于宣敏……三五〇
孫萬壽……三五〇
明餘慶……三五一
王眘……三五一
王胄……三五二
許善心……三五三
潘徽……三五四
虞世基……三五五
大義公主……三五七
庾自直……三五八
祖君彥……三五八
虞綽……三五九
楊廣（隋煬帝）……三六〇
蕭后……三七一
常得志……三七二
劉善經……三七二
釋智炫……三七二
釋法宣……三七三
釋彥琮……三七三
釋眞觀……三七四
釋慧曉……三七四
釋智命……三七五
孔德紹……三七五
杜正玄……三七六

杜正藏……三七六
李　密……三七六
王　通……三八〇
王　貞……三八七
楊　侗……三八八
袁　慶……三八八
侯夫人……三八九
岑德潤……三九〇
薛德音……三九〇
李巨仁……三九〇
王由禮……三九〇
胡師耽……三九〇
薛　昉……三九〇
段君彥……三九一
張文恭……三九一
呂　讓……三九一
魯　本……三九一
劉夢予……三九一
陸季覽……三九一
乙支文德……三九一
丁六娘……三九二
李月素……三九二
羅愛愛……三九二
秦玉鸞……三九二
蘇蟬翼……三九三
張碧蘭……三九三
吳絳仙……三九三
杭　靜……三九三
無名氏……三九四

總論

論述

《**隋書・李諤傳**》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偏華壞，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幷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勑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又《文學傳序》　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斲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暨，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晉、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各有本傳，論而叙之。其潘徽、萬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或才高而無貴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堙沒。今總之於此，爲《文學傳》云。

又《文學傳論》　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胄、虞綽之輩，崔儦、孝逸之倫，或矜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跅弛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禰衡而已。故多離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稽古，文詞辨麗，並鄧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爲盛，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華萼相耀，亦爲難兄弟矣。

又《經籍志四》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爲大夫。言其因物騁辭，情靈無擁者也。唐歌虞詠，商《頌》、周《雅》，叙事緣情，紛綸相襲，自斯已降，其道彌繁。世有澆淳，時移治亂，文體遷變，邪正或殊。【略】其後南平漢、沔，東定河朔，訖于有隋，四海一統，采荆南之杞梓，收會稽之箭竹，辭人才士，總萃京師。屬以高祖少文，煬帝多忌，當路執權，逮相擯壓。於是握靈蛇之珠，韞荆山之玉，轉死溝壑之內者，不可勝數，草澤怨刺，於是興焉。古者陳詩觀風，斯亦所以關乎盛衰者也。

又《魏澹傳論》　明克讓、魏澹等，或博學洽聞，詞藻贍逸，既稱燕、趙之俊，實曰東南之美。所在見寶，咸取祿位，雖無往非命，蓋亦道有存焉。澹之《魏書》，時稱簡正，條例詳密，足傳於後。此外諸子，各有記述，雖道或小大，皆志在立言，美矣。

又《薛道衡傳論》　史臣曰：二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見推重。李〔孝貞〕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俱照，騁逸足以並驅，文雅縱橫，金聲玉振。靜言揚榷，盧〔思道〕居二子之右。李、薛紆青拖紫，思道官途寥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

又《王胄傳》　〔煬〕帝常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爲五言詩，詔胄和之。其詞曰：【略】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虞〕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

《鶴林玉露》卷一〇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譏刺，徒以雕斫工巧，而爲暴君所忌嫉，至賈奇禍，則詩眞可畏哉！

《彦周詩話》　六朝詩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鍛煉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也。退之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此語我不敢議，亦不敢從。

《草堂詩話》卷一　《風臺王彦輔詩話》：「唐興，承陳、隋之遺風，浮靡相矜，莫崇理致。」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西昆體》　《隱居詩話》云：「歐陽文忠公《詩話》稱謝伯景之句，如『園林換葉梅初熟』，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綠』

朱旗曳曉煙。」劉孝威：「浴童爭淺瀨，浣女戲平沙。」「月麗姮娥影，星含織女光。」劉孝先：「洞戶臨松徑，虛窗隱竹叢。」「數螢流暗草，一鳥宿疏桐。」徐君倩：「草短猶通屐，梅香漸著人。」江洪：「夜條風淅淅，曉葉露淒淒。」王臺卿：「瑤臺斜接岫，玉殿上凌空。」惠慕：「馬色迷關吏，雞鳴起戍人。」陳後主：「水映臨橋樹，風吹夾路花。」「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樓似陽臺上，池如洛水邊。」徐陵：「竹密山齋冷，荷開水殿香。」張正見：「飛棟臨黃鶴，高窗度白雲。」「雨師清近道，風伯靜遙天。」「雲棟疑飛雨，風窗似望仙。」「青風吹麥隴，細雨濯梅林。」江總：「繡柱擎飛閣，雕欄架曲池。」「夜梵聞三界，朝香徹九天。」「終南雲影落，渭北雨聲多。」「玩竹春前筍，驚花雪後梅。」祖孫登：「高葉臨胡塞，長枝拂漢宮。」煬帝：「翠霞迎鳳輦，碧霧翼龍輿。」「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迴。」盧思道：「晚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薛道衡：「少昊騰金氣，文昌動將星。」「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王胄：「千門含日麗，萬雉映霞丹。」李巨仁：「雲開金闕迥，霧起石梁遙。」蕭愨：「朔路傳清警，邊風入畫旒。」王褒：「門雞橫大道，走馬出長楸。」魏收：「瀉溜高齋響，添池曲檻平。」庾信：「春朝行雨去，秋夜隔河來。」皆端嚴華妙。精工者，啓垂拱之門；雄大者，樹開元之幟。

又《外編・周漢》 文姬《十八拍》，纖弱猥近，漸啓陳、隋；文勝《勵志詩》，矯峻發揚，先兆魏、晉，皆遠失漢人樸茂溫厚之致。不惟唐有晚，漢亦有晚也。

又《六朝》 當塗以後人才，故推典午。二陸、二潘、二張、二傅外，太沖之雄才，茂先之華整，季倫之雅飭，越石之清峭，景純之麗爾，元亮之超然；方外則葛洪、支遁，閨秀則道韞、若蘭。自宋迄隋，此盛未睹。

又 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八代之階級森如也。枚、李、曹、劉、阮、陸、陶、謝、鮑、江、何、沈、徐、庾、薛、盧，諸公之品第秩如也。其文日變而盛，而古意日衰也；其格日變而新，而前規日遠也。

又 宋、齊自諸謝外，明遠、延之、元長三數公而已。梁氏體格愈卑，操觚頗衆，沈約、江淹、范雲、任昉、肩吾、希範、吳、柳、陰、何，至蕭、王、劉氏，一門之中，不啻十輩。才非晉敵，數則倍之。陳、隋，徐、庾外，總持、正見、思道、道衡，餘不多得。故吾以合宋、齊不能當一晉，合陳、隋不能敵一梁也。

又 世謂杜詩法庾子山，不然。庾在陳、隋淫靡間，語稍蒼勁，聲調故無大異。惟《述懷》一篇，類杜諸古詩耳。

又 北人謂溫子昇凌顏鑠謝，含沈吐任，雖自相誇詡語，然子昇文筆豔發，自當爲彼中第一人。生江左，故不在四君下，惟詩傳者絕少，恐非所長。庾子山謂薛道衡、盧思道僅解捉筆，亦孝穆之論。庾製作雖多，神韻頗乏。盧、薛篇章雖寡，而明豔可觀。總之魯、衛之間，不堪相僕役也。

又《宋》 擬古於近，宋、元其陳、隋乎！古體至陳，本質亡矣。隋之才不若陳之麗，而稍知尚質，故隋末諸臣，即爲唐風正始。近體至宋，性情泯矣。元之才不若宋之高，而稍復緣情，故元季諸子，即爲昭代先鞭。

又《雜編・遺逸下・三國》 《企喻歌》四首，六代時北人歌謠，僅此及《瑯琊王》、《鉅鹿公主》數題，見郭氏《樂府》。此則元魏先世風謠也。其詞剛猛激烈，如云「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鷂子經天飛，羣雀兩向波」等語，眞《秦風・小戎》之遺。其後卒雄據中華，幾一寓內，即數歌詞可徵。舉六代、江左之音，率《子夜》、《前溪》之類，了無一語丈夫風骨，惡能衡抗北人！陵夷至陳，卒併隋世。隋文稍知尚質，而取不以道，故煬復爲《春江》、《玉樹》等曲。蓋至是南風漸漬於北，而六代淫靡之音極矣。於是唐文挺出，一掃而汎空之，而三百年之詩，遂駸駸上埒漢、魏。文章關係氣運，昭灼如此。今人率以一歌之微，忽而不省，余故詳著其說，俟審音者評焉。

《古詩歸》卷一五 譚元春云：楊公四詩（指《山齋獨坐贈薛內史》二首及《贈薛播州詩》十一、十四章），淡然出世人，是其經世本領也。【略】一章一章自成氣候耳。鍾惺云：處道英雄人，作清適語頗像。然世上何有粗濁英雄？又云：其一種幽樸古淡之氣，自無文士習。

譚元春《奏記蔡清憲公》 春選古詩至齊、梁、陳、隋而嘆焉，顧伯敬曰：「及爰乎殆哉！詩至此時，與填詞差一黍耳。隋以後即當接元，被唐人喝斷氣運，天清風和，可謂煉石重補矣。」伯敬以爲然，相與咨嗟久之。然有眞能動人者亦不能捨，雖其氣近妖，不妖於「車來賄遷」，淇梁芍藥也。至於山水花木之間，宜秀宜潤，秀有近於媚而實非媚，潤有似於軟而實非軟。有烟粉之婦女，有淡妝之婦女，皆能與山水花木作仇，反不能點綴其光景也。

《詩源辯體》卷一一 樂府七言，思道《從軍行》、道衡《豫章行》，皆已近初唐。【略】徐、庾、王褒、張正見、盧、薛諸子五、七言，風格多有

近初唐者。臧顧渚謂：「《易》窮則變，天實開之。」蓋亦理勢之自然耳。

包節《苑詩類選後序》 余嘗見論者謂齊、梁而下靡麗，可盡刊削，審若是，則漢、魏無支裔，而唐人無本始耶？夫以齊、梁、陳、隋，上溯漢、魏，則古風之變，下沿唐人，則又近體之祖。

陳束《蘇門集序》 初唐襲隋、梁之後，是以風神初振，而縟靡未刊。

《詩鏡總論》 隋煬復古未深，唐人仍之益淺。夫以隋存隋，隋不存也，祇存其爲唐耳。唐之存，隋之所以去也。蓋以隋存隋，則隋孤；隋孤而以唐之力輔之，則唐之力益弱；唐弱而人不知反，不求勝於古，而求勝於唐，則他道百出矣。正不足而徑，徑不足而鬼，鬼不足而澌滅無餘矣。自漢而下，代不能爲相存，至於唐，而古人之聲音笑貌無復餘者。隋素而唐麗，素而質，「鳥擊初移樹，魚寒欲隱苔」，唐欲爲之，豈可得耶？

《文體明辨序説・樂府》 梁、陳及隋，新聲日繁；唐、宋以來，制作甚富。然較諸古辭，則相去遠矣。

又《五言古詩》 然論者以謂五言之源，生於《南風》，衍於《五子之歌》，流於《三百五篇》，而廣於《離騷》，特其體未備耳。逮漢蘇〔名武〕、李〔名陵〕，始以成篇。嗣是汪洋於漢、魏，汗漫於晉、宋，至於陳、隋，而古調絕矣。

又《近體律詩》 嘗試論之：梁、陳至隋是爲律祖；至唐而有四等，由高祖武德初至玄宗開元初爲初唐，由開元至代宗大曆初爲盛唐，由大曆至憲宗元和末爲中唐，自文宗開成初至五季爲晚唐。

又《賦》 三國、兩晉以及六朝，再變而爲俳，唐人又再變而爲律，宋人又再變而爲文。夫俳賦尚辭，而失於情，故讀之者無興起之妙趣，不可以言則矣。文賦尚理，而失於辭，故讀之者無詠歌之遺音，不可以言麗矣。至於律賦，其變愈下，始於沈約「四聲八病」之拘，中於徐、庾「隔句作對」之陋，終於隋、唐、宋「取士限韻」之制，但以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爲工，而情與辭皆置弗論。嗚呼，極矣！數代之習，乃令元人洗之，豈不痛哉！

《文章辨體序説・樂府》 魏、晉以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誇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

又《五言》 唐初承陳、隋之弊。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序》 人但厭陳季之浮薄而毀顏、謝，惡周、隋之駢衍而罪徐、庾，此數家者，斯文具在，豈肯爲後人受過哉？

許印芳《詩法萃編自序》 詩法莫備於《三百篇》，一篇一法，其體主乎四言。變而爲楚騷之《九歌》、《九章》，亦一篇一法，其體又主雜言。繼之者漢人樂府，叢體具而雜言夥，詩法亦出奇無窮。魏、晉、宋人尚五、七言，詩法日拘以隘，而四言、雜言之體衰。齊、梁人偏講聲病，流極陳、隋，詩法愈隘且卑，而五、七言之體又衰。

《蛾齋詩話・奇句》 「空梁落燕泥」，自是偶然；「楓落吳江冷」，不聞對語。「庭草無人隨意綠」亦然。此物何關天巧，亦若爲造物所靳？至「無可奈何花落去」，晏元獻以「似曾相識燕歸來」偶句，當時稱爲神合，然舍此亦別無可着語。

黃生《唐詩摘鈔序》 詩自陳、隋，而淫靡極也。

《詩辯坻》卷二 何大復嘗稱：「文靡于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亡于謝。」斯言世共推其鑒，予嘗疑之。夫文至魏氏，漸啓俳體，典午以後，遂爲定制；隋即增華，無關創始，徐、庾先鞭，波蕩已極，歸獄楊氏，議非平允。靖節清思遙屬，筋力頹然，「詩弱于陶」，則誠如何説；至謂「謝力振之」，而古法更亡于謝，則尤爲謬悠也。何者？漢、魏以來，詩少偶句，龍躍雲津，駢伎大作，此鍾嶸所謂「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是也。金行一代，蕭畫守之，元亮瀟脱爲工，此風於變，康樂同時分路，矯焉追古，觀其穎才通度，頗能跌宕而每仰神儁，降就駢整，潘、陸風流，賴以無墜；非如昌黎之文，既革隋、唐之響，復祧《史》、《漢》之法者也。

姜宸英《五七言詩選序》 新城阮亭王先生五言詩之選，蓋其有見於此深矣。於漢取全。於魏、晉以下遞嚴而遞有所錄，而猶不廢夫齊、梁、陳、隋之作者。於唐僅得五人，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蓋以齊、梁、陳、隋之詩，雖遠於古，尚不失爲古詩餘派，唐賢風氣，自爲畛域，成其爲唐人之詩而已。

王士禎《古詩選序》 自春秋以訖戰國，《國風》之不作者僅百年。屈、宋之徒，繼以騷賦，荀況和之，風雅稍興。此亦詩之一變也。漢初，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以五言接《三百篇》之遺。建安七子，更倡疊和，號爲極盛。餘波及於晉、宋，頹靡於齊、梁、陳、隋，淫艷佻巧之辭劇，而詩

之敝極焉。唐承其後，神龍、天寶之間，作者坌起，大雅復陳，此又詩之一變也。

又《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一・纂輯類》　《大風》、《垓下》，肇自漢音。至武帝《秋風》、《柏梁》，其體大具。曹子桓《燕歌行》、陳孔璋《飲馬長城窟行》，皆唐作者之所本也。六朝唯鮑明遠最爲遒宕，七言法備矣。鈔漢、魏、六朝詩一卷。梁、陳、隋長篇頗多，而氣不足以舉其辭，沿及唐初，益崇繁縟，愚均無取焉。

又　隋混一南北，煬帝之才，實高羣下，《長城》、《白馬》二篇，殊不類陳、隋間人。楊處道沉雄華贍，風骨甚遒，已闢唐人陳、杜、沈、宋之軌，餘子莫及。

又《外紀門一・答問類》　問：七古換韻法？（答）　此法起於陳、隋，初唐四傑輩沿之，盛唐王右丞、高常侍、李東川尙然，李、杜始大變其格，大約首尾腰腹須銖兩勻稱，勿頭重腳輕、腳重頭輕乃善。

納蘭性德《淥水亭雜識四》　《北史・盧思道傳》曰：「周武帝平齊，授思道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鳴蟬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覽諸同作者而嘆美之。」今讀其詞，居然初唐王、楊諸子。隋煬帝《江都宮樂歌》，七言律體已具，律詩亦不始於唐。

《古詩源》卷一四　陳、隋間人，但欲得名句耳。子山於琢句中，復饒清氣，故能拔出於流俗中。所謂軒鶴立雞羣者耶？

《說詩晬語》卷上　隋煬帝艷情篇什，同符后主，而邊塞諸作，鏗然獨異，剝極將復之候也。楊素幽思健筆，詞氣清蒼，後此射洪、曲江，起衰中立，此爲勝、廣云。

又　梁、陳、隋間，專尙琢句。庾肩吾云：「雁與雲俱陣，沙將蓬共驚」、「殘虹收宿雨，缺岸上新流」、「水光懸蕩壁，山翠下添流」，陰鏗云：「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江總云：「露洗山扉月，雲開石路煙」，隋煬帝云：「鳥警初移樹，魚寒欲隱苔」，皆成名句，然比之小謝「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痕迹宛然矣。若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中有元化自在流出，烏可以道里計？

王堯衢《古唐詩合解凡例》　夫詩體多變。《三百篇》之後，變爲《離騷》。及漢而有蘇、李五言，無名氏之《十九首》，始具規模。又變而建安、黃初，一時鴻才接踵，上薄《風》、《騷》。由魏而晉而六朝，名流繼起，各成一家。至陳、隋之末，非律非古，頹波日下。唐初沿其卑靡浮艷之習，一變而成律絕近體。

田雯《論五言古詩》　隋煬帝初屬文，學庾子山體。及見柳謇以後，文體遂變，氣格遒邁，一洗靡麗錮習。楊處道詩亦一時傑作，薛河東輩餘子碌碌矣。

《圍爐詩話》卷二　齊、梁以來，南北文章頗爲不同。北多骨氣，而文不及南。鄴下才人，盧思道、薛道衡皆有盛譽。自隋煬有非傾側之論，徐、庾之文少變，于時文多雅正。薛道衡氣格清拔，與楊素酬唱之作，義山極道之。唐初文字，兼學南北，以人言之，道衡亦不可缺。

《春酒堂詩話》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竟至殺身。永叔云：「未爲絕響，何至君臣相仇！」予曰：「此原非絕響，直是薛道衡詩讖耳。『庭草無人隨意綠』，亦猶是也。」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古人名句，如【略】煬帝之「山虛弓響徹，地迴角聲長」，楊越公之「風起洞庭險，烟深雲夢深」，薛道衡之「遙原樹若薺，遠水舟如葉」、「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孔紹安之「墜葉還相覆，落羽更爲羣」，明餘慶之「劍花寒不落，弓月曉逾明」等句，皆高華名貴，可誦可法者。

《瀛奎律髓刊誤》卷二四　陳、隋雕華，漸成餖飣，其極也，反而雄渾，盛唐雄渾，漸成膚廓，其極也，一變而新美，再變而平易，三變而恢奇幽僻，四變而綺靡。皆不得不然之勢，而亦各有其佳處，故皆能自傳。

《湘綺樓說詩》卷四　齊、梁至隋，別創律詩一派，即杜所云庾、鮑、陰、何清逸苦心者也。

聞人倓《古詩箋・序言》　後得新城先生選古詩，其於四言不錄，蓋以五言上接《三百篇》也。於漢幾取其全，於魏以下遞嚴，而遞有所錄，而猶不廢齊、梁、陳、隋之詩，於唐錄五人，明五言古詩之變而不失其正也。

《竹林答問》　問：「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云：『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臆，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休文蓋假四詩以爲四聲之準也。

古詩之轉爲律，休文一人之力，何以能之？抑別有說歟？」答：「休文何能爲力！夫古詩之不能不爲唐律，此聲音之自然，即作者亦不知其然而然。故魏、晉之音調異於兩漢，宋、齊之音調異於魏、晉，自梁以降至陳、隋，則名雖古詩，已全律體，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又　問：「唐人有六句律詩，此何體也？」答：「此體盛於陳、隋之間，蓋由古入律之交際也。唐人偶一爲之，亦意盡而止耳，未嘗拘拘取備一體，後人儘可不學。」

魯九皐《詩學源流考》　迨隋一南北，煬帝以英鷙之才，與羣臣唱和，而越公楊素尤爲挺出，薛內史雖負盛名，非其倫也。蓋自謝氏遊山，體尚排偶，詞工雕繪，雖在彼爲之，彌見古樸，而由此日趨日下，性情愈隱，至陳極矣。迄於隋，其復古之一機乎？

《養一齋詩話》卷二　魏泰云：「《六一詩話》稱謝伯初之『園林換葉梅初熟』，不如『庭草無人隨意綠』也；『池館無人燕學飛』，不如『空梁落燕泥』也。」予殊不謂然。王胄、薛道衡詩句，誠天然風韻矣。然宋人詩深秀如「園林」二語者，又何少也！必取佳詩而排擠之，則王、薛二佳句，又能如「春日遲遲，卉木萋萋」，「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否耶！此皆於無議論中尋議論之弊也。魏泰遂謂「伯初句意凡近，不如王、薛之峻潔可喜」。阿侯之談，識者笑之。

《靜居緒言》　齊、梁間專攻造句，剗琢刻鏤，矜尚一時，不獨「陰何苦用心」也。而其措辭搆思，所詣不同，非無軒輊。如「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不如「石險天貌分，林交日容缺」。「遙原樹如薺，遠水舟如葉」，不如「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不如「江干遠樹浮，天末孤烟起」。「殘虹收度雨，缺岸上新流」，不如「水光懸蕩壁，山翠下添流」，又不若「霧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草樹無參差，山河同一色」，不如「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一朝別笑語，萬事成疇昔」，不如「歧言未及申，離目已先舉」，又不若「車馬一東西，別後思今夕」。「風輕花落遲」，不如「風定花猶落」。「喧鳥覆春洲」，不如「鳥鳴山更幽」。「明月照積雪」，不如「山明望松雪」。「亭嘶背櫪馬，檣轉向風烏」，不如「岸花臨水發，江燕繞檣飛」。「寒園夕鳥集，虛牖草蟲悲」，不如「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白馬君來哭，黃泉我豈知」，不如「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辰」。「孤鐙暧不明，寒機曉猶織」，不如「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日落山之幽，臨風望羽客」，不如「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雲烽黯無色，霜旗凍不翻」，不如「劍花寒不落，弓月曉逾明」，又不若「山虛弓響徹，地迥角聲長」。「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不如「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鶯啼落春後，雁度在秋前」，不如「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

《峴傭說詩》　齊、梁、陳、隋間，自謝玄暉、江文通外，古詩皆帶律體，氣弱骨靡，思淫聲哀，亡國之音也。退之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不爲刻論矣。唐初五言古，猶沿六朝綺靡之習，唯陳子昂、張九齡直接漢、魏，骨峻神竦，思深力遒，復古之功大矣。

又　唐之五言，始緣陳、隋。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　選詩至陳、隋，固從來所稱，排麗比諸檜，後無譏者。不意殊多清切之響，楊素既已超超，子行又復高詣，耳食之論，固不足憑也。

《詩學淵源》卷八　初唐詩人如袁朗、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皆陳、隋之遺，古今詩多屬宮體。考其聲調、句法，略變陳、隋之規，猶未入唐人之律也。

《國故論衡・辯詩》　自梁簡文帝初爲新體，牀第之言，揚於大庭，迄陳、隋爲俗。

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　唐初詩文，與隋代同，製句切響，言務纖密，雖雅法六朝，然卑靡之音，於焉盡革。

藝文

韓愈《薦士》　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

皮日休《魯望昨以五百言見貽過有褒美內揣庸陋彌增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叙相得之歡亦叠和之微旨也》　三辰至精氣，生自蒼頡前。粤從有文字，精氣銖於綿。所以楊墨後，文詞縱橫顛。元狩富材術，建安儼英賢。厥祀四百餘，作者如排穿。五馬渡江日，羣魚食蒲年。大風蕩天

地，萬陣黃須膻。縱有命世才，不如一空脅。後至陳隋世，得之拘且練。太浮如瀲灩，太細如蚍蜉。太亂如靡靡，太輕如芊芊。流之爲酗酲，變之爲遊甸。百足雖云衆，不救殺馬蚿。君臣作降虜，北走如獑豲。所以文字妖，至其國朝遷。

《鑒戒録》 《柳枝歌》，亡隋之曲也。胡曾詩曰：「萬里長江一旦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更不回。」又韓舍人偓《詠柳》詩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漢宮。」《古今詩話》謂此詩是韓琮作。又賀秘監知章詩曰：「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又羅給事隱詩曰：「裊裊和烟映玉樓，半垂橋上半垂流。今年漸見枝條密，惱亂春風卒未休。」李博士涉有《題錦浦垂柳》詩曰：「錦池江口柳垂橋，風引蟬聲送寂寥。不必如絲千萬縷，只禁離恨兩三條。」

雜録

《文章辨體序説·樂府·清商曲辭》 後魏孝文、宣武，相繼南伐，得江左所傳舊曲及江南《吳歌》、荆楚《西聲》，總謂之《清商》。至於殿庭饗宴，則兼奏之。後隋平陳，文帝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乃微更損益，以新定律呂，因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謂之《清樂》。隋室喪亂，日益淪缺。

毛奇齡《歷代樂章配音樂議》 故隋時製樂，即牛弘、何妥、蘇夔輩，自稱淹博，尚驚疑其説。與鄭譯爭辨。即鄭譯初間亦不曉七音，且考之樂府。

又 而隋文亦更造樂器，審定律呂，名清商署。

又《辯毛稚黄韵學通指書》 隋韵甚繁。

又《鄭彦升棣萼樓詞序》 唐宋樂府本于隋時，分宫調者大概以二十四調之律增減爲法，故詩餘舊譜原有稱黄鐘宫黄鐘商者，不止小令長調分部曲名也。

《秋窗隨筆》 隋曲有《疏勒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或云：關中人謂好爲鹽，故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嫵吳娘笑是鹽。」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尚有鹽杖聲。余秦人也，今關中語無以好爲鹽者，鹽殆唐方言耳，豈今人與千百年前異音耶？又按李肇《唐國史補》：關中人呼稻爲討。今則然。

作家

元行恭

論述

《秋游昆明池》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行恭始未得仕隋，故其言如此。

《過故宅》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自是酸楚。

傳記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　元行恭，北齊後主時爲省右戶郎，待詔文林館，同撰《御覽》。

釋靈裕

傳記

《續高僧傳・釋靈裕傳》　釋靈裕，俗姓趙，定州鉅鹿曲陽人也。年居童幼，異行感人。每見儀像沙門，必形心隨敬。聞屠殺聲相，亦切愴胸懷，致使鄉黨傳芳，親緣爲之止殺。年登六歲，便知受戒。父母強之，誓心無毀。尋授章本及以千文，不盈晦朔，書誦俱了。至於《孝經》、《論語》，纔讀文詞，兼明注解。由是二親偏愛，望嗣門風。年七歲，啓父出家。父以慧解夙成，意宗繼世，決誓不許。唯令俗學，專尋世務，礙之道法。裕嘆曰：「不得七歲出家，一生壞矣。」遂通覽群籍，資於父兄。並包括異同，深契幽賾。唯《老》《莊》及《易》，未預承傳。年十五，潛欲逃世。會丁父艱，便從世疾，苫塊縈轉，杖而能起。服畢厭俗，心猛不敢辭母。默往趙郡應覺寺，投明寶二禪師而出家焉。其人亦東川之摽領也。既初染大法，勅令誦經。裕執卷而誓曰：「我今將學，必先要心。三藏微言，定當窮旨。終無處中下之流。暨於儒釋兩教，遍須通曉也。」年始弱冠，聞慧光律師英猷鄴下，即往歸稟。會已歿世，纔經七日。獨嗟無遇，戒約何依，乃迴投憑師聽於《地論》。荏苒法席，終于三年。二十有二，方進具戒。還，從明寶二德求爲本師，乃皆辭曰：「吾爲汝緣，吾非汝師，可往勝上所也。」遂赴定州，而受大戒。即誦四分僧祇二戒，自寫其文，八日之中書誦俱了。有定州刺史侯景，訪裕道行，奏請度之。隸入公名，甚相器重。後南遊漳滏，於隱公所偏學四分，《隨聞尋記》五卷行之。又以《地論》初興，惠光開悟之元匠，流衍弘導，道憑即光師之所親承。憑、光並有別傳。裕依憑法席，晨夜幽通，發奇剖新者，皆共推揖。有齊宣帝盛弘釋典，大統法上勢覆群英。學者望風嚮附，用津僥倖。唯裕仗節專貞，卓然不偶倫類。但慮未聞所聞，用爲翹結耳。後上統深委高亮，欽而敬之。自此專業《華嚴》、《涅槃》、《地論》、律部，皆博尋舊解，穿鑿新異。唯大集般若觀經遺教等疏，拔思胸襟，非師講授。又從安遊榮等三師聽雜心義，嵩林二師學成實論。功將一紀，解貫二乘。綱領有存，皆備科舉，而精爽弘贍，理相兼通。曾與諸僧共談儒教，旁有講席，參涉間聞兩聽同散，竟以相聞覆述句義並無一遺。由此鄴下擅名，遐邇馳譽。且而剛梗嚴毅，守節自專。至於都講覆述，勵懷非任，世供道望，銷聲避隱。有事不獲已者，讓而受之。夏居十二，鄴京創講，名節既著，言令若新。預聽歸依，遂號爲「裕菩薩」也。皆從受戒三聚，大法自此廣焉。因以導物爲恆務矣。意存綱領，不在章句，致有前後重解，言義不同。亡筌者會其宗歸，循文者失其宏趣。會齊后染患，願講《華嚴》。昭玄諸統，舉裕以當法主，四方一會，雅爲稱先。時有雄雞一頭，常隨衆聽。逮于講散，乃大鳴高飛西南樹上，經夜而終。俄爾疾遂有瘳，斯亦通感之明應也。內宮由是施袈裟三百領，裕

受而散之。文宣之世，立寺非一，勅召德望，並處其中。國俸所資，隆重相架。裕時鬱爲稱首，令住宮寺。乃固讓曰：「國意深重，德非其人。幸以此利授堪受者。」其高謝榮時，爲類若此。有善生法供，則受而無憚。其攝引陶化又若此也。故其所行藏，不爲世情之所同測矣。年四十有七，將鄰知命，便即澄一心想，禪慮岩阿，未盈炎滑。范陽盧氏，聞風遠請。裕乘時弘濟，不滯行理，便往赴焉。至止講供，常溢千人。聽徒嘉慶，前後重疊。後還鄴下，與諸法師連座談說。齊安東王婁叡，致敬諸僧，次至裕前，不覺怖而流汗。退問，知其異度，即奉爲戒師。寶山一寺，裕之經始。叡爲施主，傾撒金貝。其潛德感人，又此類也。周氏滅齊，二教淪沒。乃潛形世壤，衣以斬縗三升之布，頭絰麻帶，如喪考妣。誓得佛法更始，方襲舊儀。引同侶二十餘人居于聚落。夜談正理，晝讀俗書。學既探幽，隨覽綴述。各有部類，名如後列。時屬儉歲，糧粒無路。造卜書一卷，令占之取價。日米二升以爲恆調。既而言若知來，疑者叢鬧，得米遂多。裕曰：「先民有言：舐蜜刃傷，驗於今矣。」索取卜書，對衆焚之。日別自往，須臾獲價。卷席而歸，所得食調，及時將返。用供同厄，遂達有年。大隋運興，載昌釋教。裕德光先彥，即預搜揚。開皇三年相州刺史樊叔略，創弘講會，延請諸僧。並立節前標，遺法明寄。一期影嚮千計盈門。裕當元帝，允副玄望。有勅令立僧官，略乃舉爲都統。因語略曰：「統都之德，裕德非其德。統都之用，裕用非其用。既其德用非器，事理難從。」僉謂：「捨於此人則薦失綱要。」後更伸請，乃潛遊燕趙。五年行化，道振兩河。開皇十年，在洺州靈通寺，夜於庭中，得書一牒，言述命報厄在咸陽。初莫測其然也。至于明年，文帝崇仰釋門，遠訊髦彥，皆云：「裕德覆時望矣。」因下詔曰：「敬問相州大慈寺靈裕法師，朕遵崇三寶，歸向情深。恆願闡揚大乘，護持正法。法師梵行精淳，理義淵遠。弘通玄教，開導聾瞽。道俗欽仰，思作福田。京師天下具瞻，四方輻湊。故遠召法師，共營功業。宜知朕意，早入京也。」裕得書惟曰：「咸陽之厄驗於斯矣。然命有隨遭，可辭以疾。」又曰：「業緣至矣，聖亦難違。」乃步入長安，不乘官乘。時年七十有四。勅遣勞待令住興善。仍詔所司，咸集僧望，評立國統。衆議咸屬，莫有異詞。裕笑曰：「當相通委，何用云云。」遂表辭請還，置言詳覈。帝覽表究情，依即聽返。僕射高穎等，意存統重，又表請留。帝即下勅，令且住此。裕曰：「一國之主，義無二言。今復重留，情所未可。」告門人曰：「王臣親附，久有誓言。近則侮人輕法，退則不無遙敬，故吾斟酌向背耳。」尋復三勅固邀，裕較執如上。帝語蘇威曰：「朕知裕師綱正，是自在人，誠不可屈節。」乃勅左僕射高穎、右僕射蘇威、納言虞慶則、總管賀若弼等諸公詣寺宣旨，代帝受戒懺罪。幷送綾錦衣服絹三百段，助營山寺。御自注額，可號靈泉。資送優給，有逾常准。力步而歸，達于本邑。顧而言曰：「往返之弊，厄不亡乎？」由是勅問屢馳，賜錫重沓。稽疑請決者不遠而至，餐風沐道者復結於前矣。裕末又住演空寺，相州治西。秉操彌堅，履行逾肅。帝聞之又下詔曰：「敬問演空寺大德靈裕法師，朕遵仰聖教，重興三寶。欲使生靈，咸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旨法門。精誠若此，深副朕懷。」其爲國主思問如此類也。及仁壽中年，分布舍利，諸州起塔，多有變瑞，時人咸嘉爲吉徵也。裕聞而歎曰：「此相禍福兼表矣。由雜白花白樹白塔白雲，相現吉緣，所爲凶兆。」衆初不信之也。俄而獻后、文帝相次昇遐，一國素衣，斯言有據。相州刺史內陽公薛胄所住堂礎忽變爲玉，胄謂爲善徵也，設齋慶之。裕曰：「斯琉璃耳，宜愼之戒之，可禳之以福。」胄不從其言。後楊諒起逆，事有相緣，乃流之邊裔，追悔昔言不愼之晚矣。又於寒陵山所造九級浮圖，仁壽末歲止營四層。裕一旦急催曰：「一切無常，事有障絕。通夜累構，將結八重。命令斷作，僅得施座安楹。」值晉陽事故，生民無措其手足。裕命復懸於後載，其先見之明皆若此也。【略】春秋八十有八，即大業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也。哀動山世，即殯於寶山靈泉寺側，起塔崇焉。

紀事

《續高僧傳・釋靈裕傳》　於時鄴下昌言，裕師將過世矣。道俗雲合同稟歸戒。訪傳音之無從，裕亦信福命之云盡。乃示誨善惡勵諸門人，從覺不愈。至第七日，援筆制詩二首。初篇《哀速終》曰：【略】其二《悲永殞》曰：【略】至夜告侍者曰：「痛今在背，吾將去矣。」至于三更，忽覺異香滿室，內外驚之。裕靜慮口緣念佛，相繼達于明相，奄終于演空寺焉。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靈裕集》二卷。

釋智顗

《續高僧傳・釋智顗傳》　釋智顗，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也。有晉遷都，寓居荆州之華容焉。即梁散騎孟陽公起祖之第二子也。母徐氏，夢香煙五采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客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如是再三，怪而卜之。師曰：「白龍之兆也。」及誕育之夜，室内洞明，信宿之間其光乃止。内外胥悦，盛陳鼎俎相慶，乃火滅湯冷，爲事不成。忽有二僧扣門曰：「善哉兒德所熏，必出家矣。」言訖而隱，賓客異焉。鄰室憶先靈瑞，呼爲王道；兼用後相，復名光道。故小立二名字，參互稱之。眼有重瞳，二親藏掩而人已知。兼以卧便合掌，坐必面西。年一紀來，口不妄嗽。見像便禮，逢僧必敬。七歲喜往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契，一遍即得，二親遏絶不許更誦，而情懷惆悵，奄忽自然通餘文句。豈非夙植德本，業延于今？志學之年，士梁，承聖屬。元帝淪没，北度硤州，依乎舅氏。而俊朗通悟，儀止溫恭。尋討名師，冀依出有。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略】時遇入朝，旋歸台岳，躬率禪門，更行前懺。仍立誓云：「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願速從化。」不久告衆曰：「吾當卒此地矣。所以每欲歸山，今奉冥告，勢當將盡。死後安措西南峰上，累石周屍，植松覆坎。仍立白塔，使見者發心。」又云：「商客寄金，醫去留藥。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論》，隨略疏成，不加點潤。命學士智越，往石城寺掃灑，於彼佛前命終。施床東壁，面向西方，稱阿彌陀佛波若觀音。又遣多然香火，索三衣鉢杖。以近身自餘道具，分爲二分。一奉彌勒，一擬羯磨。有欲進藥者，答曰：「藥能遣病，留殘年乎？病不與身合，藥何所遣？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智晞往曰：「復何所聞《觀心論》？内復何所道？紛紜醫藥，累擾於他。」又請進齋飯，答曰：「非但步影而爲齋也。能無觀無緣即眞齋矣。吾生勞毒器，死悦休歸，世相如是不足多歎。」又出所制《淨名疏》幷犀角如意、蓮華香爐。與晉王別遺書七紙，文極該綜，詞采風標。屬以大法，末乃手注疏曰：「如意、香爐是大王者，還用仰别。使水布德香，長保如意也。」便令唱《法華經》題，顗贊引曰：「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彌大，微妙難測。輟斤絶絃於今日矣。」又聽《無量壽》，竟仍贊曰：「四十二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云云。」又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教、四無量、六度等。有問其位者，答曰：「汝等嬾種善根，問他功德如盲問乳，蹶者訪路云云。吾不領衆，必淨六根，爲他損己，只是五品内位耳。吾諸師友從觀音勢至，皆來迎我。波羅提木叉是汝宗仰，四種三昧是汝明導。又勅維那人命將終，聞鐘聲聲，增其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爲期。云何身冷方復響磬，世間哭泣著服皆不應作，且各默然。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即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

釋曇延

傳記

《續高僧傳・釋曇延傳》　釋曇延，俗緣王氏，蒲州桑泉人也。世家豪族，官歷齊、周。而性協書籍，鄉邦稱叙。年十六，因遊寺聽妙法師講《涅槃》，探悟其旨，遂捨俗服膺，幽討深致。出言清越，厲然不群。時在弱冠，便就講説。詞辯優贍，弘裕方雅。【略】及返陳之時，延所著《義門》幷其《儀貌》，並録以歸國。每夕北禮，以爲曇延菩薩焉。初正辭延日，預構《風雲山海詩》四十首，並抽拔奇思。用上於延，以留後別。及一經目，竟不重尋。命筆和之，題如宿誦，酬同本韻，意寔弘通。正大服焉，更無陳對。

【略】以隋開皇八年八月十三日終於所住。春秋七十有三矣。

紀事

《**續高僧傳・釋曇延傳**》時山中有薛居士者，學總玄儒，多所該覽。聞延年少知道，夙悟超倫，遂從而謁焉。言譚相高，未之揖謝。薛乃戲題四字，謂方、圓、動、靜，命延體之。延應聲曰：【略】薛驚異絕嘆，曰：「由來所未見。希世挺生，即斯人也。」爾後恆來尋造，質疑請義。

戴逵

《**續高僧傳・慧命傳**》戴逵，濟北人，學聲早被，名高諸國。

釋吉藏

《**續高僧傳・釋吉藏傳**》釋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因遂家于交廣之間。後遷金陵而生藏焉。年在孩童，父引之見於眞諦，仍乞詺之。諦問其所懷，可爲吉藏，因遂名也。歷世奉佛，門無兩事。父後出家，名爲道諒。精勤自拔，苦節少倫。乞食聽法，以爲常業。每日持鉢將還，跣足入塔，遍獻佛像。然後分施，方始進之。乃至涕唾便利，皆先以手承取，施應食衆生，然後遠棄。其篤謹之行，初無中失。諒恆將藏聽興皇寺道朗法師講，隨聞領解，悟若天眞。年至七歲，投朗出家。採涉玄猷，日新幽致。凡所諮稟，妙達指歸。論難所標，獨高倫次。詞吐贍逸，弘裕多奇。至年十九，處衆覆述，精辯鋒遊。酬接時彥，綽有餘美。進譽揚邑，有光學衆。具戒之後，聲問轉高。陳桂陽王欽其風采，吐納義旨，欽味奉之。隋定百越，遂東遊秦望。止泊嘉祥，如常敷引。禹穴成市，問道千餘。志存傳燈，法輪相繼。開皇末歲，煬帝晉藩置四道場，國司供給。釋、李兩部，各盡搜揚。以藏名解著功，召入慧日。禮事豐華，優賞倫異。王又於京師置日嚴寺，別教延藏往彼居之。欲使道振中原，行高帝壤。既初登京輦，道俗雲奔。見其狀則傲岸出群，聽其言則鐘鼓雷動。藏乃遊諸名肆，薄示言蹤。皆掩口杜辭，鮮能其對。然京師欣尚，妙重法華。乃因其利，即而開剖。時有曇獻禪師，禪門鉦鼓。樹業光明，道俗陳迹。創首屈請敷演，會宗七衆，聞風造者萬計。隘溢堂宇，外流四面。乃露縵廣筵，猶自繁擁。豪族貴遊皆傾其金貝，清信道侶俱慕其芳風。藏法化不窮，財施填積，隨散建諸福田。用既有餘，乃充十無盡。藏委付曇獻，資於悲敬。逮仁壽年中，曲池大像舉高百尺，繕修乃久，身猶未成。仍就而居之，誓當搆立。抽捨六物，幷託四緣。旬日之間，施物連續。即用莊嚴，峙然高映。故藏之福力能動物心。凡有所營，無非成就。隋齊王暕夙奉音猷，一見欣至而未知其神府也。乃屈臨第，幷延論士。京輦英彥相從，前後六十餘人，並已陷折前鋒，令名自著者，皆來總集。藏爲論主，命章陳曰：「以有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解頤之談。」如此數百句。王顧學士傅德充曰：「曾未延鋒御寇，止如向述，恐罕追斯蹤。」充曰：「動言成論，驗之今日。」王及僚友同歎稱美。時沙門僧粲，自號三國論師。雄辯河傾，吐言折角，最先徵問。往還四十餘番，藏對引飛激，注瞻滔然。兼之間施體貌，詞采鋪發。合席變情，赧然而退。於是芳譽更舉，頓爽由來。王謂未得盡言，更延兩日。探取義科，重令豎對，皆莫之抗也。王稽首禮謝，永歸師傅。幷瞰吉祥塵尾，及諸衣物。晚以大業初歲，寫二千部《法華》。隋曆告終，造二十五尊像，捨房安置，自處卑室。昏曉相仍，竭誠禮懺。又別置普賢菩薩像，帳設如前，躬對坐禪，觀實相理。鎮累年紀，不替於茲。及大唐義舉，初屆京師。武皇親召釋宗，謁于虔化門下。衆以藏機悟有聞，乃推而叙對曰：「惟四民塗炭，乘時拯溺。道俗慶賴，仰澤穹旻。」武皇欣然，勞問勤勤，不覺影移。語久，別勅優矜，更殊恆禮。武德之初，僧過繁結，置十大德。綱維法務，宛從初議。居其一焉。實際定水，欽仰道宗。兩寺連請，延而住止。遂通受雙願，兩以居之。齊王元吉，久揖風猷，親承師範。又屈住延興，異供交獻。藏任物而赴不滯行。藏年氣漸衰，屢增疾苦。勅賜良藥，中使相尋。自揣勢極難瘳，懸露非久，乃遺表

於帝曰：「藏年高病積，德薄人微。曲蒙神散，尋得除愈。但風氣暴增，命在旦夕。悲戀之至，遺表奉辭。伏願久住世間，綏寧家國。慈濟四生，興隆三寶。」儲后諸王並具遺啓，累以大法。至于清旦，索湯沐浴，著新淨衣，侍者燒香，令稱佛號。藏加坐儼思，如有喜色。齋時將及，奄然而化。春秋七十有五，即武德六年五月也。遺命露骸，而色逾鮮白。有勅慰賻，令於南山覓石龕安置。東宮以下諸王公等，並致書慰問，並贈錢帛。今上初爲秦王，偏所崇禮，乃通慰曰：「諸行無常，藏法師道濟三乘，名高十地。惟懷弘於《般若》，辯囿包於解脫。方當樹德淨土，闡教禪林。豈意湛露晞晨，業風飄世。長辭奈苑，遽掩松門。兼以情切緒言，見存遺旨。迹留人往，彌用悽傷。」乃送於南山，至相寺。時屬炎熱，坐于繩床，屍不催臭，加趺不散。弟子慧遠樹續風聲，收其餘骨，鑿石瘞于北巖，就而裨德。初，藏年位息慈，英名馳譽。冠成之後，榮扇逾遠。貌象西梵，言寔東華。含嚼珠玉，變態天挺。剖斷飛流，殆非積學。對唔帝王，神理增其恆習，決滯疑議，聽衆忘其久疲。然而愛狎風流，不拘檢約，貞素之識或所譏焉。加又縱達論宗，頗懷簡略，御衆之德非其所長。在昔陳、隋廢興，江陰凌亂，道俗波迸，各棄城邑，乃率其所屬往諸寺中。但是文疏並皆收聚，置于三間堂內。及平定後，方洮簡之。故目學之長勿過於藏，注引宏廣咸由此焉。講《三論》一百餘遍，《法華》三百餘遍，《大品》、《智論》、《華嚴》、《維摩》等各數十遍。並著《玄疏》，盛流於世。及將終日，製《死不怖論》，落筆而卒。詞云：「略舉十門以爲自慰，夫含齒戴髮，無不愛生而畏死者，不體之故也。夫死由生來，宜畏於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見其初生即知終死，宜應泣生不應怖死。」文多不載。慧遠依承侍奉，俊悟當時。敷傳法化，光嗣餘景，末投迹于藍田之眞悟寺。時講京邑，亟動衆心。人世即目，故不廣叙。

明克讓

論述

《隋書・明克讓傳》 明克讓、魏澹等，或博學洽聞，詞藻贍逸，既稱燕、趙之俊，實曰東南之美。所在見寶，咸取祿位，雖無往非命，蓋亦道有存焉。

傳記

《隋書・明克讓傳》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少好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精，龜策曆象，咸得其妙。【略】仕歷司徒祭酒、尚書都官郎中、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中書侍郎。梁滅，歸于長安，周明帝引爲麟趾殿學士，俄授著作上士，轉外史下大夫，出爲衛王友，歷漢東、南陳二郡守。武帝即位，復徵爲露門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曆。拜儀同三司，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邑五百戶。高祖受禪，拜太子內舍人，轉率更令，進爵爲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開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年七十。上甚傷惜焉，賻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太子又贈絹布二千匹、錢十萬、朝服一具，給棺槨。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

紀事

《隋書・律曆志》 西魏入關，尚行李業興《正光曆》法。至周明帝武成元年，始詔有司造周曆。於是露門學士明克讓、麟趾學士庾季才，及諸日者，採祖暅舊議，通簡南北之術。自斯已後，頗睹其謬，故周、齊並時，而曆差一日。克讓儒者，不處日官，以其書下于太史。

《隋書・明克讓傳》 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修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攬筆輒成，其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奇之。

杜臺卿

傳記

《隋書・杜臺卿傳》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衛尉卿。臺卿少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仕齊奉朝請，歷司空西閤祭酒、司徒戶曹、著作郎、中書黃門侍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齊，歸于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臺卿患聾，不堪吏職，請修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請致仕，勑以本官還第。數載，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

紀事

《隋書・李德林傳》 是時（北齊武平初）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以爲未盡善，令和士開以頌示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叙盛德，即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幷序。文多不載。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三》 《玉燭寶典》十二卷，著作郎杜臺卿撰。

《舊唐書・經籍志下》 《玉燭寶典》十二卷，杜臺卿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 杜臺卿《玉燭寶典》十二卷。

《曝書亭集・杜氏編珠補序》 隋安陽令中山杜公瞻撰《編珠》四卷。新、舊《唐書》《志・經籍》、《藝文》無之。至宋始著於錄。其書流傳特罕，故晁氏《郡齋讀書志》、趙氏《附志》、陳氏《書錄解題》均未之載，而唐、宋、元羣書亦鮮有引之者。是書予獲之，中簿手抄以歸，惜闕其半。今詹事府詹事錢唐高君按其目補之。先是，刑部尚書昆山徐公既序之以行，而詹事復屬予爲序。予惟類書始南北朝，當時文尚駢儷，學者爭以洽聞周見相高。如朱澹遠有《語麗》，又有《語對》，徐僧權有《編略》。顧其書皆不傳，論者遂以修文殿《御覽》爲古今類書之首，今亦亡之。惟隋著作郎杜臺卿所撰《玉燭寶典》十二卷見於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予嘗入閩訪陳後人，已不復可得。則類家當首公瞻。是書高詹事亟補之以傳，而儲藏家得之以爲創獲也。獨怪史稱隋禁「七緯」，發使四出，凡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而杜氏經進之書，仍取《括地象》、《通卦驗》、《援神契》、《元命苞》及《尚書中候》之文。考永興虞氏《書抄》成於隋秘書省之北堂，亦采及諸緯。然則，史固有不足盡信者與？或當日所焚不過王明鏡《閉房金雄》等記，而非槩畀之炎火。斯乃《乾鑿度禮》、《含文嘉》之得以至今存也。公瞻爲臺卿

之兄子，父曰開州刺史蕤，而膠州刺史弼者其祖也。有子之松，官起居舍人，見《隋書》。又有《同心芙蓉詩》載《續玉臺新詠》。《尚書序》謂無表著，故具書之。

辛德源

論述

《**隋書・辛德源傳**》（北齊）中書侍郎劉逖上表薦德源曰：「弱齡好古，晚節逾邁，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艷，體調清華，恭愼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雅器。必能效節一官，騁足千里。」

傳記

《**隋書・辛德源傳**》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右丞。德源沉靜好學，年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少有重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見德源，並虛襟禮敬，因同薦之於文宣帝。起家奉朝請，後爲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後歷馮翊、華山二王記室。【略】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比部郎中，復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陳，及還，待詔文林館，除尚書考功郎中，轉中書舍人。及齊滅，仕周爲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迥作亂，以爲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略】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爲交結，恐其有姦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歲餘而還。秘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聞其名而引之，居數歲，奏以爲掾。後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臣，並學涉有文義。

紀事

《**隋書・辛德源傳**》　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文多不載。

《**隋書・崔儦傳**》　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蜀王府記室《辛德源集》三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內訓》二十卷，辛德源、王邵撰。《辛德源集》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　辛德源、王劭《內訓》二十卷。

又《**藝文志三**》　辛德源《正訓》二十卷。

又《**藝文志四**》　《辛德源集》三十卷。

魏澹

論述

《**隋書・魏澹傳**》　澹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

傳記

《**隋書・魏澹傳**》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也。祖鸞，魏光州刺史。父季景，齊大司農卿，稱爲著姓，世以文學自業。澹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爲記室。及琅邪王儼爲京畿大都督，以澹爲鎧曹參軍，轉殿中侍御史。尋與尚書左僕射魏收、吏部尚書陽休之、國子博士熊安生同修《五禮》。又與諸學士撰《御覽》，書成，除殿中郎中、中書舍人。復與李德林俱修國史。周武帝平齊，授納言中士。及高祖受禪，出爲行臺禮部侍郎。尋爲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遇之，屢加優錫，令注《庾信集》，復撰《笑苑》、《詞林集》，世稱其博物。數年，遷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高祖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爲《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爲史論及例一卷，幷《目錄》，合九十二卷。澹之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略】澹又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叙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略】未幾，卒，時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信言，頗知名。

紀事

《**隋書・魏澹傳**》澹所著《魏書》，甚簡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三**》《諸書要略》一卷，魏彥深撰。

又《**經籍志四**》著作郎《魏彥深集》三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後魏書》一百七卷，魏澹撰。

又《**經籍志下**》《魏澹集》四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魏澹《後魏書》一百七卷。

又《**藝文志四**》《魏澹集》四卷。

《**宋史・藝文志二**》魏澹《後魏書紀》一卷，本七卷。

何妥

論述

《**隋書・何妥傳論**》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唯學乎？」信哉斯言也。【略】何妥通涉儁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詞筆，然訐以爲直，失儒者之風焉。

《**奉敕於太常寺脩正古樂詩**》《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雅稱。

傳記

《**隋書・何妥傳**》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

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既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是河水之河？」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眷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眷。」其見美如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爲！」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又上八事以諫：【略】時蘇威權兼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妥言自負傅巖、滋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銜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學，又與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由是與威有隙。其後上令妥考定鍾律，妥又上表曰：【略】書奏，別勑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妥子蔚爲秘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爲講說教授之。爲《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議，朝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爲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疏》三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紀事

《隋書・楊伯醜傳》　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倏然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

又《蘇威傳》　於是夔、妥俱爲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

又《禮儀志》　周大定元年，靜帝遣兼太傅、上柱國、杞國公椿，大宗伯、大將軍、金城公叡，奉皇帝璽紱策書，禪位于隋。司錄虞慶則白請設壇於東第。博士何妥議，以爲受禪登壇，以告天也。故魏受漢禪，設壇於繁昌，爲在行旅，郊壇乃闕。至如漢高在氾，光武在鄗，盡非京邑所築壇。自晉、宋揖讓，皆在都下，莫不並就南郊，更無別築之義。又後魏即位，登朱雀觀，周帝初立，受朝於路門，雖自我作古，皆非禮也。今即府爲壇，恐招後誚。議者從之。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國子祭酒《何妥集》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何妥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何妥集》十卷。

《蜀中廣記・著作記》　《何妥文集》十卷。

鮑宏

傳記

《**隋書・鮑宏傳**》 鮑宏字潤身，東海郯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事梁，官至治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爲兄泉之所愛育。【略】遷鎮南府諮議、尚書水部郎，轉通直散騎侍郎。江陵既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爲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于陳，謀伐齊也。陳遂出兵江北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之策，宏對云：「我強齊弱，勢不相侔。齊主昵近小人，政刑日紊，至尊仁惠慈恕，法令嚴明。事等建瓴，何憂不剋。但先皇往日出師洛陽，彼有其備，每不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爲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少御正，賜爵平遙縣伯，邑六百戶，加上儀同。高祖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爲謙將達奚慧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之後，馳傳入京，高祖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除利州刺史，進爵爲公。轉邛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迥，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爲金氏，訪及羣下。宏對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姓劉氏，秦眞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賜以皇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爲楊氏。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於家，時年九十六。初，周武帝勑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爲《帝緒》、《疏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紀事

《**隋書・鮑宏傳**》 年十二，能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爲中記室。

李德林

論述

綜論

《**隋書・李德林傳**》 善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

又 〔任城〕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修大廈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諭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

又 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關右。王基締構，協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君臣體合，自致青雲，不患莫己知，豈徒言也！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李懷州集題辭**》 北方大臣享重名無持操者，余最薄楊遵彥、李公輔。遵彥世受魏恩，僭尚靜后，金紫衣帶，羞見李庶，二王之變，命盡捉酒，死不足憐。公輔在齊，結知帝王，機密文雅，禮均師友，遽臣周室，寵絕僚右。及宣帝大漸，又託身隋公，願以死奉。嗚呼！鄭譯劉昉楊堅私人，朝受顧命，夕假黃鉞，猶未敢訟言也。獨公輔先發之，策定三方，贊成九錫，禪代功高，自矜佐命，此非周武帝所稱天上人乎？反顏事讎，何如鼠也。楊堅欲族滅宇文，公輔深執不可，一言忤意，終身疏外，物論原

之。然身既佐篡，大業已成，僅欲保全陳留山陽，少蓋操懿之惡，吁嗟已晚。荀文若飲藥壽春，世尚譏其失節，況隋初李內史哉。公輔高名，少著鄴京，南北文士如魏常侍江令君皆稱之，河朔英靈，史云無二，究其羽檄絲綸，皆諛筆耳！服官慕孔光之秘溫樹，修文學潘勗之冊魏王，雖理駁詞暢，亦奚取焉。

《藝概・文概》　《隋書・李德林傳》：任城王湝遺楊遵彥書曰：「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此重美德林之兼長耳。然可見馬、揚所長在研鍊字句，其識議非賈、晁比也。

分論

《讓尚書令表》　《隋書・李德林傳》：遵彥即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

《春思賦》　《隋書・李德林傳》：撰《春思賦》一篇，代稱典麗。

傳記

《隋書・李德林傳》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湖州戶曹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孝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爲內校書，別在直閤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略】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諶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燻灼。德林居貧轗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任城王湝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爲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略】時遵彥銓衡，深愼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爲上，授殿中將軍。既是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乾明初，遵彥奏追德林入議曹。皇建初，下詔搜揚人物，復追赴晉陽。【略】是時長廣王作相，居守在鄴。勅德林還京，與散騎常侍高元海等參掌機密。王引授丞相府行參軍。未幾而王即帝位，授奉朝請，寓直舍人省。河清中，授員外散騎侍郎，帶齋帥，仍別直機密省。天統初，授給事中，直中書，參掌詔誥。尋遷中書舍人。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又勅與中書侍郎宋士素、副侍中趙彥深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士友陸騫、宋士素，名醫張子彥等，爲合湯藥。德林不肯進，遍體洪腫，數日間，一時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致。太常博士巴叔仁表上其事，朝廷嘉之。纔滿百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請急罷歸。【略】三年，祖孝徵入爲侍中，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出爲兗州刺史。朝士有先爲孝徵所待遇者，間德林，云是彥深黨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絳衣，我常恨彥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分，不宜妄說。」尋除中書侍郎，仍詔修國史。齊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黃門侍郎顏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館事。五年，勅令與黃門侍郎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別掌宣傳。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中，假儀同三司。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勅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本畏爾逐齊王東走，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即入相見。」道和引之入內，遣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略】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羣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喜，乃答云：「德林雖庸懦，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奬，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既奉勅，並受高祖節度。鄭譯、劉昉議，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冢宰。

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便即依此。以譯爲相府長史，帶內史上大夫，昉但爲丞相府司馬。譯、昉由是不平。以德林爲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鄖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爲沁水泛長，兵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饟金，軍中懆懆，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啓，深以爲憂，與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鄖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爲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多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阼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高、虞之下，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熲等同修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匹，賞損益之多也。格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爲格式已頒，義須畫一，縱令小有踳駁，非過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又奏置五百家鄉正，即令理民間辭訟。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戚，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時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勅令內外羣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今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熲同威之議，稱德林狠戾，多所固執。由是高祖盡依威議。【略】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勅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熲因使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高祖以之付晉王廣。後從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陳平，授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戶，賞物三千段。晉王廣已宣勅訖，有人說高熲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熲入言之，高祖乃止。初，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復改賜崔謙。上語德林曰：「夫人欲得，將與其舅。於公無形迹，不須爭之，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爲營造，并覓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堰爲王謙宅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訴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遇追蘇威自長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諂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賃之。德林誣罔，妄奏自入。」李圓通、馮世基等又進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贓。」上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住者。自是益嫌之。十年，虞慶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仍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爲不可。然置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若於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高祖遂發怒，大詬云：「爾欲將我作王莽邪？」初，德林稱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與陳茂等陰奏之曰：「德林之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庭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爲內史，典朕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謂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遺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預散參。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收拙丘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及將葬，勅令羽林百人，幷鼓吹一部，以給喪事。贈物三百段、粟千石，祭以太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

英靈也。」器量沉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湝、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以後，即典機密，性重愼，嘗云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世。勅撰《齊史》未成。

紀事

《隋書・李德林傳》　是時（北齊武平初）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以爲未盡善，令和士開以頌示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叙盛德，即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幷序。文多不載。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

又　〔周〕武帝嘗於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羣臣云：「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騏驎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騏驎鳳凰遠矣。」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又　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勅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曰：「前者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今便隨事條列，幸爲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之議。既聞人說，因而探論耳。」德林復書曰：【略】收重遺書曰：「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爲疑。息姑不書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別？更有所見，幸請論之。」

又　〔開皇〕五年，勅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序其事曰：【略】高祖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於是追贈其父恆州刺史。未幾，上曰：「我本意欲深榮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以德林襲焉。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爲古人焉。德林以梁士彥及元諧之徒頻有逆意，大江之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

又《薛道衡傳》　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

《詩藪雜編・遺逸下・三國》　天保中，李愔、陸卬、崔瞻、陸元規，並在中書。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思道，以文章著。

杭世駿《隋書李德林傳後論》　德林善屬文，傳指以爲辭藪而理暢。子百藥撰《齊書》時，一推引其文，於《文苑傳序》則稱與李廣、樊遜、二盧同以文章著名天保之世；於《斛律羌舉傳》則稱後主命代人劉世清作突厥語譯《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特敕德林爲序；於《袁聿修傳》則稱聿修解信州還京，州民七百餘人請爲立碑，斂縑布數百疋，託德林爲文以記功德。德林在齊世聲價鼎重，若此史第書其作《春思賦》、上《世祖頌》十六章，其逸事多不傳。予特表而列之，以附於傳後。令子如百藥，其所徵說，當不誣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懷州刺史《李德林集》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　《北齊未修書》二十四卷，李德林撰。

又《經籍志下》　《隋開皇曆》一卷，李德林撰。《李德林集》十卷。《霸朝雜集》五卷，李德林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　李德林《北齊未修書》二十四卷。

又《藝文志三》　李德林《隋開皇曆》一卷。

又《藝文志四》　《李德林集》十卷。李德林《霸朝雜集》五卷。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李懷州集》一卷。

藝文

陳文述《續江醴陵雜體詩三十首・李內史德林・銷夏》 虛堂初下露，水樹自生煙。疏窗薄帷動，密樹繁陰圓。流黃珍簟滑，疊雪香羅妍。扇中秦女鳳，枝上魏宮蟬。寒綠自沉李，輕紅初上蓮。及此陶嘉日，林塘晞髮眠。

雜録

《太平廣記》卷三八九引《朝野僉載》 隋內史令李德林，深州饒陽人也，使其子卜葬於饒陽城東，遷厝其父母，遂問之：「其地奚若？」曰：「卜兆云葬後當出八公。其地東村西郭，南道北隄。」林曰：「村何名？」答曰：「五公。」林曰：「唯有三公在。此其命也，知復云何！」遂葬之。子伯藥、孫安期，並襲安平公。至曾孫，與徐敬業反，公遂絕。

崔儦

傳記

《隋書・崔儦傳》 崔儦字岐叔，清河武城人也。祖休，魏青州刺史。父仲文，齊高陽太守。世爲著姓。儦年十六，太守請爲功曹，不就。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數年之間，遂博覽羣言，多所通涉。解屬文，在齊舉秀才，爲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尋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修律令。尋兼散騎侍郎，聘于陳。使還，待詔文林館。歷殿中、膳部、員外三曹郎中。儦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爲之語曰：「京師灼灼，崔儦、李若。」齊亡，歸鄉里，仕郡爲功曹，州補主簿。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尋兼內史舍人。後數年，兼通直散騎侍郎，聘于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儦門地，爲子玄縱娶其女爲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儦，儦故敝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儦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儦方來謝，素待之如初。仁壽中，卒於京師，時年七十二。子世濟。

紀事

《太平廣記》卷二四七引《談藪》 衛尉卿京兆杜臺卿，共中兵參軍清河崔儦握槊，十子成都，止賭一雉。盧思道曰：「翳成都不過一雉。」儦又謂思道曰：「昨夜大雷，吾睡不覺。」思道曰：「如此震雷不能動蟄。」

侯白

傳記

《隋書・陸爽傳》附《侯白傳》 〔陸〕爽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爲儒林郎。通侻不恃威儀，好爲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邪？」

《續高僧傳・達摩笈多傳》附《侯白傳》 衆經復異，不可依行，勅因斷之。時有秀才儒林郎侯白，奉勅撰《旌異傳》一部二十卷。多叙感應，即事亟涉弘演釋門者。白字君素，本相鄴人也。識敏機對，損崇臺省。帝以多聞前古，爰引賓王觀國程器，終于此職。

紀事

《朝野僉載》卷四　陳朝嘗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機辨深淺，乃密令侯白變形貌，着故弊衣，爲賤人供承。客謂是微賤，甚輕之，乃傍卧放氣與之言，白心頗不平。問白曰：「汝國馬價貴賤？」報云：「馬有數等，貴賤不同。若從伎倆筋腳好，形容不惡，堪得乘騎者，直二十千已上。若形容麤壯，雖無伎倆，堪馱物，直四五千已上。若瘢尾燥蹄，絶無伎倆，傍卧放氣，一錢不直。」使者大驚，問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愧謝。

《太平廣記》卷二四八引《啓顏録》　隋侯白，州舉秀才。至京，機智辯捷，時莫之比。嘗與僕射越國公楊素並馬言話，路傍有槐樹顦顇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能。」素云：「何計得活？」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著，即當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聞《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素大笑。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素。齎名紙至省門，遇白，請爲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爲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即召白至，謂曰：「卿何爲錯題人姓名？」對云：「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請卿題之，乃言六斤半？」對曰：「白在省門會卒，無處見稱，既聞道是『出六斤』，斟酌只應是『六斤半』。」素大笑之。素關中人，白山東人。素嘗卒難之，欲其無對。而關中下俚人言音謂「水」爲「霸」，山東亦言「擊將去」爲「操刀去」。素嘗戲白曰：「山東固多仁義，借一而得兩。」曰：「若爲得兩？」答曰：「有人從其借弓者，乃曰『操刀去』，豈非借一而得兩？」白應聲曰：「關中人亦甚聰明，問一知二。」素曰：「何以得知？」白曰：「有人問比來多雨，渭水漲否？」答曰『霸長』，豈非問一知二？」素於是伏其辯捷。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即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爲玄感説一箇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蝟仰卧，謂是肉臠，欲銜之。忽被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且來遭見賢尊，願郎君且避道。』」素與白劇談，因曰：「今有一深坑，可有數百尺。公入其中，若爲得出？」白曰：「入中不須餘物，唯用一針即出。」素曰：「用針何爲？」答曰：「針頭中令水飽坑，拍浮而出。」素曰：「頭中何處有爾許水？」白曰：「若無爾許水，何因肯入爾許深坑？」素又謂白曰：「僕爲君作一謎，君射之不得，遲便須罰酒。」素曰：「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白應聲曰：「此是道人。」素曰：「君須作謎，亦不得遲。」白即云：「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素曰：「君因何學吾作道人謎？」白曰：「此是阿歷。」素大笑。白仕唐，嘗與人各爲謎。白云：「必須是實物，不得虚作解釋，浪惑衆人。若解訖，無有此物，即須受罰。」白即云：「背共屋許大，肚共椀許大，口共盞許大。」衆人射不得，皆云：「天下何處有物共盞許大口，而背共屋許大者，定無此物，必須共賭。」白與衆賭訖，解云：「此是胡鷰窠。」衆皆大笑。又逢衆宴，衆皆笑白後至，俱令作謎，必不得幽隱難識及詭譎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見者。白即應聲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極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麞，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即令白解，云：「此是犢子。」白又與素路中遇胡負青草而行，素曰：「長安路上乃見青草湖。」須臾又有兩醉胡衣孝重服，騎馬而走。俄而一胡落馬。白曰：「眞所謂孝乎，唯孝有之矣。」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初至，白即謁，謂知識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誠如言，我輩輸一會飲食。若妄，君當輸。」於是入謁，知識俱門外伺之。令曰：「君何須得重來相見？」白曰：「公初至民間，有不便事，望諮公。公未到前，甚多賊盜，請命各家養狗，令吠驚，自然賊盜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須養能吠之狗。若爲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羣犬，其吠聲與餘狗不同。」曰：「其聲如何？」答曰：「其吠聲呦呦者。」令曰：「君全不識好狗吠聲。好狗吠聲當作號號。呦呦聲者，全不是能吠之狗。」伺者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白知得勝，乃云：「若覓如此能吠者，當出訪之。」遂辭而出。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啓顏錄》十卷，侯白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　侯白《啓顏錄》十卷。

雜録

韋居安《梅磵詩話》卷一　林和靖詩好爲的對，雖人名亦取其字虛實色類相偶，如「伶倫近日無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之類，人多稱其工。然侯白本非伶倫，以秀才入官，隋文帝嘗令於祕書省修國史，但好爲滑稽，《啓顏錄》亦稱其機辨敏捷。楊素與牛宏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其詼諧皆此類。《隋〔書〕》《唐書》亦有侯白《笑林》十卷，世爲優者多附益之，故和靖以爲伶倫，誤也。

諸葛潁

傳記

《隋書・諸葛潁傳》　諸葛潁字漢，丹陽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潁年八歲，能屬文，起家梁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待詔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周易》、圖緯、《倉》、《雅》、《莊》、《老》，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爲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爲太子，除藥藏監。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卧内，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潁因間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冶葛」。後錄恩舊，授朝散大夫。【略】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後從駕北巡，卒於道，年七十七。潁性褊急，與柳晉每相忿鬩，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並行於世。有子嘉會。

紀事

《隋書・崔賾傳》　賾與洛陽元善、河東柳晉、太原王劭、吳興姚察、琅邪諸葛潁、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

又《柳晉傳》　王（楊廣）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潁、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北伐記》七卷，諸葛潁撰。《巡撫揚州記》七卷，諸葛潁撰。

又《經籍志四》　著作郎《諸葛潁集》十四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　《桂苑珠叢》一百卷，諸葛潁撰。《巡撫揚州記》七卷，諸葛潁撰。

又《經籍志下》　《種植法》七十七卷，諸葛潁撰。《相馬經》六十卷，諸葛潁等撰。《玄門寶海》一百二十卷，諸葛潁撰。《淮南王食經》一百二十卷，諸葛潁撰。《淮南王食經音》十三卷，諸葛潁撰。《諸葛潁集》十四卷。

《新唐書・藝文志一》　諸葛潁《桂苑珠叢》一百卷。

又《藝文志二》　諸葛潁《巡撫揚州記》七卷。

又《藝文志三》　諸葛潁《種植法》七十七卷。諸葛潁《玄門寶海》一百二十卷。諸葛潁《淮南王食經》一百三十卷。

又《藝文志四》　《諸葛潁集》十四卷。

藝文

《隋書・諸葛潁傳》　〔煬〕帝常賜潁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見待遇如此。

盧思道

論述

綜論

張説《齊黃門侍郎盧思道碑》　至於求己勵學，探道睹奧。思若泉湧，文若春華。精微入虛無，變化合飛動。斯固學徒竭才仰鑽之所逮也。【略】昔仲尼之後，世載文學：魯有游、夏，楚有屈、宋，漢興有賈、馬、王、揚，後漢有班、張、崔、蔡，魏有曹、王、徐、陳、應、劉，晉有潘、陸、張、左、孫、郭，宋、齊有顏、謝、江、鮑，梁、陳有任、王、何、劉、沈、謝、徐、庾，而北齊有溫、邢、盧、薛，皆應世翰林之秀者也。吟咏性情，紀述事業，潤色王道，發揮聖門。天下之人，謂之文伯。

《詩藪内編・古體下・七言》　建安以後，五言日盛。晉、宋、齊間，七言歌行寥寥無幾。獨《白紵歌》、《行路難》時見文士集中，皆短章也。梁人頗尚此體，《燕歌行》、《搗衣曲》諸作，實爲初唐鼻祖。陳江總持、盧思道等，篇什浸盛，然音響時乖，節奏未協，正類當時五言律體。垂拱四子，一變而精華瀏亮，抑揚起伏，悉協宮商，開合轉換，咸中肯綮。七言長體，極於此矣。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盧武陽集題辭》　盧子行自齊入周，作《聽蟬詩》，遷武陽太守，作《孤鴻賦》，淪滯官塗，作《勞生論》，憂愁所寄，並爲時稱。然譚世變，刺炎涼，論乃獨出矣。劉孝標傷任昉諸子流離，著《廣絕交論》，痛言五交三釁，世路險巇，過于太行孟門。子行自慨蹇產，詆斥物情，榮瘁冰炭，足使五侯喪魂，六貴飲泣，文人之筆，鬼魅牛馬皆可畫也。論北齊，毀武成，論後周，毀天元，暴揚淫昏，發露詔惡，君百桀紂，臣百廉虎，陽秋直筆，殆云無隱，然生官其朝，沒揚其醜，搜床席以快見聞，貶朽骨以恣河漢，良史雖傳，臣心未順。異乎賈生過秦，陸機辯吳矣。子行詩兼工七言，唐玄宗自蜀回，登勤政樓，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北征人去未還」，即盧薊北歌詞也。唐風近隋，盧、薛諸體，世尤宗尚，含蓄意寡，而音響無滯，自以爲昆吾莫邪爾！

《野鴻詩的》　盧子行一氣清折，音節直逼初唐。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　盧子行才致清逸，引以天機，可稱獨秀。選詩至陳、隋，固從來所稱，排麗比諸檜，後無譏者。不意殊多清切之響，楊素既已超超，子行又復高詣，耳食之論，固不足憑也。盧子行詩，如秋山晴澗，石子離離，樹影青流，游魚白漾，非惟毛髮可鑒，使人心骨俱清。

分論

《有所思》　王夫之《船山古詩評選》卷一：掉入深遠。

《美女篇》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纖雋。

《升天行》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其境縹緲。

《河曲游》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遵河曲。」

《城南隅宴》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曹子建《贈丁翼詩》曰：「吾與二三子，曲讌此城隅。」

《采蓮曲》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三、四，有致。

《從軍行》　《船山古詩評選》卷六：儘許揚搉篇中忽掉一波，有如帶出，元來卻是正意，所謂君一民二，君子之道也。用蘇、李、《十九首》爲

七言歌行，亦用《過秦論》章法爲詩，明眼人覷得有異裁無異製也。《圍爐詩話》卷二：北朝盧思道《從軍行》，全類唐人歌行矣。【略】古人七言歌行止有《東飛伯勞歌》、《河中之水歌》。魏文帝有《燕歌行》，至梁元帝亦有《燕歌行》，盧思道有《從軍行》，皆唐人歌行之祖也。《鈍吟雜錄・論歌行與葉祖德》：晉、宋時所奏樂府，多是漢時歌謠，其名有《放歌行》、《豔歌行》之屬，又有單題某歌、某行，則歌行者，樂府之名也。魏文帝作《燕歌行》，以七字斷句，七言歌行之濫觴也。沿至於梁元帝，有《燕歌行集》，其書不傳，今可見者，猶有三數篇。於時南北詩集，盧思道有《從軍行》，江總持有《雜曲文》，皆純七言，似唐人歌行之體矣。徐、庾諸賦，其體亦大略相近。詩賦七言，自此盛也。迨及唐初，盧、駱、王、楊大篇詩賦，其文視陳、隋有加矣。迤於天寶，其體漸變。然王摩詰諸作，或通篇麗偶，猶古體也。李太白崛起，奄古人而有之，根於《離騷》，雜以魏三祖樂府，近法鮑明遠。梁、陳流麗，亦時時間出，譎辭雲搆，奇文鬱起，後世作者，無以加矣。歌行變格，自此定也。子美猶構新格，自製題目，元、白輩祖述之，後人遂爲新例，陳、隋、初唐諸家，漸漸滅矣。今之歌行，凡有四例：詠古題，一也；自造新題，二也；賦一物、詠一事，三也；用古題而別出新意，四也。太白、子美二家之外，後人蔑以加矣。《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六朝七言，校初唐尤輕倩。篇中以一氣運行清折，杳然如遊絲徐引，故能佳也。至其琢句，亦復柔脆多姿。

《贈李若》 《船山古詩評選》卷五：音製失之浮亮，而裁合無轍迹，自古之遺音。《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演漾有情。

《贈別司馬幼之南聘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景色清迥。末四語亦得體。

《贈劉儀同西聘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秀中更有蒼色。

《游梁城》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中間多清逸之氣。結無理，擬改曰「作賦欲凌虛」。

《春夕經行留侯墓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有蕭瑟之韻。

《上巳禊飲》 《船山古詩評選》卷六：奕奕珊珊，不疑似人間得也。近體無此種風味，行尸坐肉耳，益知言起承轉合，言賓主，言情景，言蜂腰鶴膝，如田舍婦竭產以供實銀妝裹，堪哀堪笑。《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出關後即不應有入林之適友。寫出關風塵之苦，言外見意，故佳。

《賦得珠簾》 《船山古詩評選》卷六：密入顯出，唯王右丞時能彷佛。

《樂平長公主挽歌》 《船山古詩評選》卷五：平寫正爾，生情於挽詩中，尤爲大雅，何至云人命不得久躊躇也？

《後園宴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總以條遞見態。

《聽鳴蟬篇》 《船山古詩評選》卷一：「坐見涼秋月」一句，宕下如河出孟門，奔騰渙散，赴海乃已，更不逆流洄復矣。偶句皆有流勢。俗筆偶者必滯，流者必單，今古相爭於此二塗，熟知固有合一者哉！《古詩賞析》卷二二「雜曲歌辭」：此久宦長安，不蒙隆遇，有感而思歸隱之詩。因以聽鳴蟬引起，故以名篇，非呆詠聽蟬也。首二，就己邊點清聽蟬而悲，通章總領「羣嘶」十二句，就蟬論蟬。玉樹金門，點地。清露秋日，點時。哀鳴酸傷等字，即將蟬聲坐實本悲。然後落到別人客子，聽之生悲，爲己作引。下皆不與鳴蟬干涉矣。「故鄉」六句，接入己身。正叙離鄉已久，歸路崎嶇，留滯長安，衣緇髮白之事。「長安」十二句，放筆就長安寫出勢利之場，紛紛干祿，得時者氣揚，淹滯者誰念，引到宜歸，局勢展拓。後六，醒出歸山之樂，而以縱膺榮遇，何若遨遊，較量收住。調亦流美。此種七言，駢麗中尚饒逸氣，的是王楊盧駱之源。又：〔「詎念嫖姚嗟木梗，誰憶田單倦火牛」〕嫖姚，一作漂搖。田單，一作蘭皋。火牛，本作土牛。穀按：「木梗，係用土偶譏桃梗事，似與漂搖連屬，與霍嫖姚無涉。然作重望如嫖姚者，有時失勢亦可。蘭皋、田單，皆與土牛無涉。然與嫖姚作對，當是田單。田單爲齊將，有用火牛敗燕事。土牛當是火牛之誤。句意謂勞於建功者，莫之念也。」又：情眞，故調自苦。淋漓曲暢，而音節諧朗，故應勝顏。此詩爲一時所推，而不過賞其詞意清切，可見六朝詩惟重有清氣，非貴其駢麗也。駢麗中正是清耳。余所選皆以此意爲去取，非修詞家所知。「田單」句似無此典故，不如作蘭皋。之推自是羈旅之思，思道將有高蹈之志，各自情眞。

傳記

碑志

張說《齊黃門侍郎盧思道碑》　有齊黃門侍郎范陽盧公，諱思道，字子行，涿州人也。其先姜姓，世胙東海。別爲盧氏，家於北燕。自漢世中郎將植至侍中陽烏徵君之子。稟天靈傑，承家令軌。清明虛受。磊落標奇。言不詭隨，行不苟合。游必英俊，門無塵雜。【略】事齊歷散騎侍郎，以文翰直中書。中廢復進，至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武平末，天子總兵禦寇，太子監國於晉陽，公留綜宮朝，兼典樞密。及皇輿敗績於外，而百寮蕩析於內，公節義獨存。侍從趣鄴，告至行賞，授儀同三司。入周除御正上士，定省歸郡。郡人祖英伯作難，公脅在其旅。幽都既平，玉石將燎。賴元帥宇文公舉，以舊有令聞引謁。因命草露板立就，駭其麗，異其敏，釋於齊斧之下，揖於羣士之上，除掌教上士。隋高祖爲丞相也，遷武陽太守。以母老乞解職，優詔許之。後復徵爲散騎侍郎，奏內史郎事。隋開皇六年，春秋五十有二，終於長安，反葬故里。凡更臣三代，易官十七，再降一免，二去職，八平除，擢遷者四而已。公處屯安貞，賦詩頹飲，視得失蔑如也。臨難無懾，在黜無慍，危不去主，仕不違親，休明有賓禮之盛，顯覆無淪胥之禍，其大雅者歟？夫禮儀損益，公能言之，故與熊安生詳定齊禮；三墳五典，公能讀之，故與薛道衡侍學儲后。公國華人望，光照鄰邦，故所居之朝，應對賓客，修詞抗議，允執其中。故青瑣黃綸，異代咸掌，大名之下，豈誣也哉！【略】於戲！國有校，家有塾，祿位以勸，風雅猶存。然千數百年，羣心相尚，竟稱者若斯之鮮矣。才難不其然乎？然則飛黃虛騁，百轡遺路，鵬鵬天運，萬翼無階。文士擅名當時，垂聲後代，亦云乎才力之絕衆故爾。開皇以來百三十餘載，天贊唐德，生此多士。公之元孫曰藏用，濟美文館，重祿黃門，永惟衣冠子孫。邑里多改，先人封樹，歲久將平，迺假詞非才，刊石表隧。庶乎涉齊地者，不薪柳惠之隴；過邢山者，無惑子產之墓。至矣乎！盧氏之子，其用心也遠矣。銘曰：「彧彧黃門，實天生德。才蓋一世，榮聞四國。文王既沒，文在人宏。公爲宗匠，當朝與能。龍躍春霽，鳳鳴朝昇。或頌或變，或雅或承。理以神合，聲以妙徵。高視睢渙，與君代興。人之云亡，十有一紀。斯文未喪，施於孫子。新作豐碑，德音不已。」

傳狀

《隋書・盧思道傳》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祕書監。父道亮，隱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倪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爲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其後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略】後漏洩省中語，出爲丞相西閣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略】數年，復爲京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略】未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宋護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歲餘，被徵，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爲散騎侍郎，奏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大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爲未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遣使吊祭焉。有集三十卷，行於時。子赤松，大業中，官至河東長史。

紀事

《**隋書・崔儦傳**》　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

又《**薛道衡傳**》　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

又《**盧昌衡傳**》　昌衡字子均。父道虔，魏尚書僕射。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爲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又《**音樂志**》　先是高祖遣內史侍郎李元操、直內史省盧思道等，列清廟歌辭十二曲。令齊樂人曹妙達，於太樂教習，以代周歌。其初迎神七言，象《元基曲》，獻奠登歌六言，象《傾盃曲》，送神禮畢五言，象《行天曲》。至是弘等但改其聲，合於鐘律，而辭經勅定，不敢易之。

又《**盧思道傳**》　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

又　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於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爲五言詩以見意，人以爲工。

又　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偏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

又　高祖爲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爲《孤鴻賦》以寄其情曰：【略】

又　思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官塗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其詞曰：【略】

《**隋唐嘉話**》**卷下**　盧黃門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和士開方貴寵用事，或謂盧曰：「何不一見和王？」思道素自高，欲往，恐爲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有過盧黃門思道者，見一胡人在座，問此何等，答曰：「從兄浩。」反語盧浩尙爲老胡。

《**太平廣記**》**卷一七三引**《**談藪**》　武陽太守盧思道常曉醉於省門，見從姪賁，賁曰：「阿父何處飲來？凌晨鬼峨。」思道曰：「長安酒二百價，不鬼峨何鬼峨？」賁燕郡公景仁之子，中書侍郎景裕之猶子，位歷太常卿。

又**卷二四七引**《**談藪**》　北齊盧思道聘陳，陳主令朝貴設酒食與思道宴會，聯句作詩。有一人先唱方便譏刺北人云：「榆生欲飽漢，草長正肥驢。」爲北人食榆，兼吳地無驢，故有此句。思道援筆即續之曰：「共甑分炊飯，同鎗各煮魚。」爲南人無情義，同炊異饌也，故思道有此句。吳人甚愧之。又衛尉卿京兆杜臺卿，共中兵參軍清河崔儦握槊，十子成都，止賭一雉。盧思道曰：「翳成都不過一雉。」儦又謂思道曰：「昨夜大雷，吾睡不覺。」思道曰：「如此震雷不能動蟄。」太子詹事范陽盧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思道謂人曰：「從叔有十子皆不及畜生。」叔虎主客郎中澤之孫也。散騎常侍隴西辛德源謂思道曰：「昨作《羌嫗詩》，惟得五字，云：『皂陂垂肩井』，苦無其對。」思道尋聲曰：「何不道『黃物插腦門』。」思道嘗謂通直郎渤海封孝騫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後。」騫曰：「卿既姓盧，是盧令之裔。」

又**卷二四八引**《**談藪**》　隋前內史薛道衡，以醴和麥粥食之。謂盧思道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又**卷二五三引**《**啓顏錄**》　魏高祖山陵既就，詔令魏收、祖孝徵、劉逖、盧思道等各作挽歌詞十首。尙書令楊遵彥詮之，魏收四首，祖、劉各二首被用，而思道獨取八首。故時人號「八米盧郎」。思道嘗在魏收席舉酒勸劉逖。收曰：「盧八勸劉二邪？」中書郎趙郡李愔亦戲之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及愔後坐事被鞭撲，逖戲之曰：「高槌兩下，熟鞭一百，何如言問訊劉二時？」

又　隋盧思道嘗共壽陽庾知禮作詩已成，而思道未就。禮曰：「盧詩何太春日？」思道答曰：「自許編苫疾，嫌他織錦遲。」思道初下武陽入京，內史李德林向思道揖。思道謂人曰：「德林在齊恆拜思道，今日官高，向雖拜，乃作跪狀。」思道嘗在賓門中立，德林謂之曰：「何不就樹蔭？」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思道爲《周齊興亡論》，周則武皇，宣帝悉有惡聲，齊高祖太上咸無善譽。思道嘗謁東宮，東宮謂之曰：「《周齊興亡論》

是卿作不？」思道曰：「是。」東宮曰：「爲卿君者不亦難乎？」思道不能對。隋文帝以徐陵辯捷，無人酬對，深以爲恥。乃訪朝官誰可對使。當時舉思道。文帝甚喜，即詔對南使。朝官俱往，徐陵遙見思道最小，笑曰：「此公甚小。」思道遙應曰：「以公臣不勞長者。」須臾坐定，徐陵謂思道曰：「昔殷遷頑人，本居茲邑，今存併是其人。」思道應聲笑曰：「昔永嘉南渡，盡居江左，今之存者，唯君一人。」衆皆大笑，徐陵無以對。又隋令思道聘陳，陳主敕在路諸處不得共語，致令失機。思道既渡江，過一寺，諸僧與思道設，亦不敢有言，只供索飲食而已。於是索蜜浸益智，勸思道嘗之。思道笑曰：「法師久服，無故何勞以此勸人？」僧既違敕失機，且懼。思道至陳，手執國圭。陳主既見思道，因用《觀世音經》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齎持重寶？」思道應聲還以《觀世音經》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慙，遂無以對。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知己傳》一卷，盧思道撰。

又《經籍志四》　武陽太守《盧思道集》三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　《知己傳》一卷，盧思道撰。

又《經籍志下》　隋《盧思道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　盧思道《知己傳》一卷。

又《藝文志四》　《盧思道集》二十卷。

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盧武陽集》一卷。

藝文

陳文述《續江醴陵雜體詩三十首・盧武陽思道・贈別》　博望河源遠，長卿蜀道難。何如秉漢節，西去鎮秦關。金尊別酒盡，玉篋驪歌殘。飛雨雁邊下，横雲馬上看。明星華嶽樹，曉月黄河灣。冰開素澨動，雪霽藍田寒。茂林花定發，灞岸柳堪攀。舊里沒文礎，荒池起廢蘭。非尋金馬去，詎訪碧雞還。會邀明主賜，珪璧琢明玕。

雜録

《全唐詩話續編》　《明皇雜録》云：明皇初自巴蜀回，夜闌登勤政樓，倚欄南望，烟月滿目，因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北征人尚未還。」蓋盧思道之詩也。歌畢，里中隱隱如有歌者，謂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召至，果梨園弟子也。其夜，復乘月登樓，左右惟力士及妃侍者紅桃在焉。遂命歌《涼州》，《涼州》即貴妃所製，親御玉笛爲《倚樓曲》，曲罷，無不掩泣。因廣其曲，傳於人間。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五・稱謂類》　八米盧郎，或云八采，説者紛紛不一，按《太平廣記》止是八詠耳。魏高祖山陵詔魏收、劉逖、祖孝徵、盧思道各作挽詞，尚書令楊愔詮之，收四首，劉、祖各二首被用，盧獨取八首，時號爲「八詠盧郎」。此謂哀輓，且非佳事。宗柟案：王闓修云：齊文宣崩，文士各作挽詩，魏收、楊休之得二二首，盧思道得八首，人稱「八米盧郎」。蓋以稻喻之，言十稻之中得八米也。

周弘讓

《留贈山中隱士》　《古詩歸》卷一五：陳、隋靡靡中忽有此骨韻幽厚者，亦是元氣不斷於詩文之中。

李諤

論述

《**上書正文體**》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不獨文教有裨，亦可使頹風歸厚。《圍爐詩話》卷一：詩乃心聲，詩日進于三教百家之言，則詩思月異而歲不同，此子美之「讀書破萬卷」也。惟留心于風雲月露，則爲李諤之所譏者而已。魏裔介《王通論》：其所謂文者，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不過風雲月露之形，如李諤上隋祖之書，見其概矣。《養一齋詩話》卷三：凡悅人者，未有不欺人者也。末世詩人，求悅人而不恥，每欺人而不顧。若事事以質實爲的，則人事治矣，若人人之詩以質實爲的，則人心治而人事亦漸可治矣。詩所以厚風俗者此也。隋李諤曰：「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文筆日煩，其政日亂。」此皆不質實之過。質則不悅人，實則不欺人，以此二字衡之，而天下詩集之可焚者亦衆矣。

傳記

《**隋書・李諤傳**》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爲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武帝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有奇表，深自結納。及高祖爲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于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高祖深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爲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略】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奢之譽，而潛有匡正多矣。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污雜，非敦本之義。遂奏高祖，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所在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正值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爲四民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概，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爲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高祖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悅服。後三歲，卒官。有子四人。大體、大鈞，並官至尚書郎。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材品，大業初，判內史舍人。帝方欲任之，遇卒。史臣曰：大廈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榰棁梁，莫可棄也。李諤等或文能遵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

紀事

《**隋書・李諤傳**》　（隋開皇四年）諤見禮教凋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上書曰：【略】上覽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略】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略】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

高構

傳記

《**隋書・高構傳**》高構字考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弱冠，州補主簿。仕齊河南王參軍事，歷徐州司馬、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後，周武帝以爲許州司馬。高祖受禪，轉冀州司馬，甚有能名。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賜米百石。由是知名。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爲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盩厔令，甚有治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又爲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爲吏部者，多以不稱職去官，唯構最有能名，前後曲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爲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時年七十二。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

紀事

《**隋書・房彥謙傳**》太原王劭、北海高構、蔣縣李綱、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爲友。

《**四溟詩話**》**卷二** 古人之作，必正定而後出。若丁敬禮之服曹子建，袁宏之服王洵，王洵之服王誕，張融之服徐覬之，薛道衡之服高構，隋文帝之服庾自直，古人服善類如此。

李孝貞

論述

《**隋書・李孝貞傳**》二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俱照，騁逸足以並驅，文雅縱橫，金聲玉振。靜言揚榷，盧居二子之右。李、薛紆青拖紫，思道官塗寥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

傳記

《**隋書・李孝貞傳**》李孝貞字元操，趙郡栢人人也。父希禮，齊信州刺史，世爲著姓。孝貞少好學，能屬文。在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簡靜，不妄通賓客，與從兄儀曹郎中騷、太子舍人季節、博陵崔子武、范陽盧詢祖爲斷金之契。後以射策甲科，拜給事中。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爲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博陵太守、司州別駕，後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宣帝即位，轉吏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相州，孝貞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爲犯廟諱，於是稱字。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李德林參典文翰。然孝貞無幹劇之用，頗

稱不理，上譴怒之，勑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爲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二十卷，行於世。有子允玉。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金州刺史《李元操集》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李元操集》二十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李元操集》二十二卷。

薛道衡

論述

綜論

《**詩譜**》　沈約、吳均、何遜、王筠、任昉、陰鏗、徐陵、薛道衡、江總，右諸家，律詩之源而猶近古者，視唐律雖寬，而風度遠矣。

《**詩藪外編・六朝**》　唐律雖濫觴沈、謝，於時音調未遒，篇什猶寡。梁室諸王，特崇此體。至庾肩吾，風神秀朗，洞合唐規。陰、何、吳、柳，相繼並興。陳、隋徐、薛諸人，唐初無異矣。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薛司隸集題辭**》　張曲江登薛公逍遙堂，感歎言詩懷，湘浦弔賦，漢川沈碑，此豈無意其人哉。玄卿才名蚤盛，官於齊周，不免仕隋，無特爾之操。然時主遷易，年更代促，南北俯仰，士人盡然，不足云怪。高祖革命，久典文書，儲君國相，爭交引重，乃嶺表配防，襄州出鎮。謝山濤之啓事，嗟汲黯之淮陽，仕路風雲，豈能盡如人意？煬帝宿郤，成於江陵，年老入內，夜行宜止，而文皇一頌，致殞厥軀。今觀其文，鋪叙前徽，頌禱爲忠，何故召怒。蓋事非其主，言違其時，對子諛父，猶有罪焉。伐陳四克，籌略分明，奚啻子房前箸。獨江淮祭文，才思少進，無論遠不逮古，即比杜弼檄梁，曾幾何時，風已下矣。詩篇英麗，名下無虛，得之踢壁，失之馬足，遺亡如國僑贊辭盤石諸制者，又不知幾何也。

《**東目館詩見**》**卷二**　律詩之源，亦推何遜、王筠、徐陵、江總、薛道衡，所謂視唐律寬而風度遠者。唐沈、宋研煉清切，穩順聲勢爲工，律名昉矣。然不免拘窘，故七律難於古律也。

分論

《**出塞二首**》**其二**　《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齊、梁、陳、隋句，有絕是唐律者，彙集於後，俾初學知近體所從來。【略】薛道衡：「少昊騰金氣，文昌動將星。」【略】皆端嚴華妙。精工者，啓垂拱之門。雄大者，樹開元之幟。

《**昔昔鹽**》　《對牀夜語》卷一：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人多不見其全篇，蓋題是《昔昔鹽》。【略】無非閨中懷遠之意，但不知立題之義如何。趙嘏乃廣爲二十章，以一句爲一題，亦復綺麗。其中有云：「良人猶遠戍，寂寞夜閨空。繡戶流春月，羅帷坐曉風。魂飛沙帳北，腸斷玉關中。尚自無消息，錦衾那得同。」又：「雲中路杳杳，江畔草萋萋。妾久垂珠淚，君何惜馬蹄。邊風悲曉角，營月怨春鼙。未道休征戰，愁眉又復低。」《鶴林玉露》卷三：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惟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拙句，曾經拈出，如「池塘生春草」，「楓落吳江冷」，「澄江靜如練」，「空梁落燕泥」，【略】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道之所存也。詩文獨外是乎？《麈史・詩話》：劉氏傳記載，煬帝既誅薛道衡，乃云：「尚能道【空梁落燕泥】否？」蓋道衡詩嘗有是句。楊文公《談苑》載詩僧希晝《北宮書亭》詩云：「花露盈蟲穴，梁塵墮燕泥。」予以爲煉句雖工，而致思不逮薛也。《能改齋漫錄》卷四：唐劉餗《隋唐嘉話》載：「隋煬帝爲《燕歌行》，羣臣皆以爲莫及。王胄獨不下帝，因此被害。帝誦其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綠』，能復道邪！」又，唐潘遠《紀

聞》載：「隋煬帝作詩有押泥字者，羣臣皆以爲難和。薛道衡後至，詩成，有『空梁落燕泥』之句。帝惡其出己上，因事誅之。臨刑問：『能復道得「空梁落燕泥」否？』」予考二事相似，然小說可信者少。及觀五代韋穀所編《唐賢才調集》詩，其中載劉長卿一詩《別宕子怨》，凡十韻，有一聯云：「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與唐潘遠所載道衡詩無異，何邪？以《隋書》考之，煬帝嗣位，道衡自襄州總管，轉播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許，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帝頌。帝覽之不悅，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遂因議新令事，付執法勘之。帝令自盡，憲司縊殺之。然則道衡貽怒煬帝，因獻頌所致。況又《才調集》以爲長卿詩，遠說甚可疑也。又據道衡集亦有此，但名爲《昔昔鹽》。當是道衡自作，不緣和韻耳。《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西昆體》：《資治通鑑》云：「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苕溪漁隱曰：「人君不當與臣下爭能，故煬帝忮心一起，二臣皆不得其死，哀哉！然爲人臣者，亦當悟其微旨，如晉武帝欲擅書名，王僧虔遂不敢顯迹，常以拙筆書。宋文帝好文章，自謂莫能及，鮑照於所爲文章，遂多鄙言俚句。故二君者亦無得以嫉之，終見容於二世，豈非明哲保身之要術乎？」《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薛道衡《昔昔鹽》等篇，大是唐人排律，時有失粘耳。孔德紹《洪水》一章，則字句無不合矣。《抱眞堂詩話》：「明月照積雪」、「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澄江靜如練」、「夜雨滴空階」、「流水繞孤村」、「岸花臨水發」，俱自然妙句。予偶拈二語于室中曰：「鳥鳴山更幽」、「風定花猶落」。《說詩管蒯》：有強解詩中字句者。或述前人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之說曉之，終未之信。余曰：「古來名句如『楓落吳江冷』，就子言之，必曰楓自然落，吳江自然冷，楓落則隨處皆冷，何必獨曰吳江？況吳江冷亦是常事，有何喫緊處？即『空梁落燕泥』，必曰梁必有燕，燕泥落下，亦何足取？不幾使千秋佳句，興趣索然哉？且唐人詩中，鐘聲曰『濕』，柳花曰『香』，必來君輩指摘。不知此等皆宜細參，不得強解。甚矣，可爲知者道也。」《春酒堂詩話》：薛道衡「空梁落燕泥」，竟至殺身。永叔云：「未爲絕響，何至君臣相仇！」予曰：「此原非絕響，直是道衡詩讖耳。『庭草無人隨意綠』，亦猶是也。」《詩筏》：前輩有教人煉字之法，【略】駭其奇者，以爲百煉方就，而不知彼實得之無意耳。【略】「楓落吳江冷」、「空梁落燕泥」，與摩詰「雨中山果落」、老杜「葉裏松子僧前落」，四「落」字俱以現成語爲靈幻。《船山古詩評選》卷一：起興處全不逗漏，故艷而不俗，收亦明快。一篇之中，以一句爲警，陋習也。「空梁落燕泥」何當此詩之得失，而楊廣乃以之殺人邪？《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空梁落燕泥」固以自然爲勝，結亦悠揚。《古詩源》卷十四：昔昔，猶夜夜也。鹽，引之轉而訛也。又：「暗牖懸蛛網」二句，從張景陽「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化出。而其發原，則在「伊威在室。蠨蛸在戶」，但後人愈巧耳。《說詩晬語》：古今流傳名句，如「思君如流水」，如「池塘生春草」，如「澄江淨如練」，如「紅藥當階翻」，如「月映清淮流」，如「芙蓉露下落」，如「空梁落燕泥」，情景俱佳，足資吟咏，然不如「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忠厚悱惻，得遲遲我行之意。《小清華園詩談》卷下：佳句自來難得有偶，如謝叔源之「水木湛清華」，康樂之「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積雪」，鮑令暉之「鴻歸知客寒」，謝宣城之「喧鳥覆春洲」、「香風蕊上發」，江文通之「秋日懸清光」，任昉之「疊嶂易成響」，庾肩吾之「山翠下添流」，顏之推之「雞鳴起戍人」，鮑泉之「蓮寒池不香」，庾子山之「人衣香一園」、「城影入黃河」，又《梅花》之「枝高出手寒」，薛道衡之「空梁落燕泥」，沈雲卿之「高樹早涼歸」，宋員外之「銜花翡翠來」，常理之「小膽空房怯」，孟襄陽之「漁子宿潭烟」，常少府之「茅亭宿花影」，岑嘉州之「新雨帶秋嵐」，少陵之「月挂客愁村」，劉隨州之「千峰共夕陽」、「春歸在客先」，司空文明之「山翠借廚烟」，賈浪仙之「僧敲月下門」，少陵之「天顏有喜近臣知」，錢員外之「深樹雲來鳥不知」，楊司業之「千花成塔禮寒山」，白香山之「雲碓無人水自舂」，杜牧之「枕繞泉聲客夢涼」，項斯之「山當日午迴峰影」之類，皆係興會所至，偶然而得。強欲偶之，雖費盡苦思，終不能敵，是蓋有不可以力爭者。然賈浪仙「鳥從井口出」，積思至數年，始得「人自岳陽來」之對。戴叔倫偶得句云「夕陽山外山」，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殊不愜意。偶行郊外，時春雨初霽，行潦縱橫，忽得「春水渡旁渡」之對。是知物莫不有偶，亦由人無恆心耳。倘有偶得佳句而不能屬對者，宜題於清雅幽潔之處，庭軒花竹之間，常玩味諷詠之，久之必有悠然來會者。《履園譚詩・摘句》：《隋書》載煬帝以薛道衡「空梁落燕泥」句，至於殺身，此古人忌才過甚也。《古詩賞析》卷二二：昔昔鹽，雜曲歌辭。郭《樂府》收入《近代曲辭》。昔

昔，猶夜夜也。鹽，引之轉而訛也。又：此閨怨詩。前四，先就暮春時物叙起。蓋思婦懷人，春時尤甚也。「采桑」六句，約舉其人，點清別人獨守，不笑長啼。「盤龍」六句，頂「風月」句，鋪叙獨居憂傷寂寞之景。後四，頂「關山」句，憫其勞役，而訝其久滯。結得怨而不怒。爾時詩，多貪排偶，競雕琢，然未有長篇句句裁對工整。如此章者，雖平仄承頂，尚有兩處失粘，要是絶佳排律也。《陔餘叢考》卷二二：五、七律及排律雖創於初唐沈、宋諸人，然六朝已開其端。【略】薛道衡《昔昔鹽》：【略】此又五排濫觴也。《古詩箋・五言詩・樂苑》：《昔昔鹽》羽調曲，唐亦爲舞曲。昔一作析。《靜居緒言》：齊、梁間專攻造句，剗琢刻鏤，矜尚一時，不獨「陰何苦用心」也。而其措辭構思，所詣不同，非無軒輊。如【略】「寒園夕鳥集，虛牖草蟲悲」，不如「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人間詞話》：陶、謝之詩不隔，延年則稍隔矣，東坡之詩不隔，山谷則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處唯在不隔。

《豫章行》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條暢。

《從駕幸晉陽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奉和月夜聽軍樂》有「月冷疑秋夜，山寒落夏霜」，次句《新爽遊昆明池》有「魚潛疑刻石，沙暗似沉灰」，翻新亦佳。

《敬酬楊僕射山齋獨坐詩》 《升庵詩話・樹如薺》：《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自是俊語。梁戴暠詩「長安樹如薺」，用其語也。後人翻之益工，薛道衡詩：「遙原樹若薺，遠水舟如葉。」孟浩然詩：「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古詩源》卷一四：楊素封越國公。「遙原」二語，孟襄陽祖此句法。《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古人名句，如【略】薛道衡之「遙原樹若薺，遠水舟如葉」，【略】等句，皆高華名貴，可誦可法者。《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輕婉結雋。又：「雖非莊舄歌，吟詠常思越」，楊素封越國公。《古詩賞析》卷二二：詩只酬其想念之意。「山齋獨坐」四字，不得粘看。前四，相望相思，虛虛領入，龍門華岳，先將首句申明。「岳高」四句。接山近作轉。「遠水」句，已暗遞河。「葉舟」四句，頂河近作轉。順插旦夜，暗應朝夕。函關秋，仍轉到陸路。兩層皆在望中寫景，景中有情。後四，遙接次句，收醒相思酬詩之意，卻偏蒙秋字，獨就夜說。錯綜。思越，亦用得巧切。此詩與楊贈薛《耿耿不能寐》篇，調法相同，蓋有意倣之，而工力亦悉敵也。又：「秋夜清風發，彈琴即鑑月」言就如鑑之月而彈琴也。又：「雖非莊舄歌，吟詠常思越」」《史記》：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王問人曰：「舄故越之鄙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否？」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楊素爲越國公，故借用之。《靜居緒言》：齊、梁間專攻造句，剗琢刻鏤，矜尚一時，不獨「陰何苦用心」也。而其措辭構思，所詣不同，非無軒輊。如【略】「遙原樹如薺，遠水舟如葉」，不如「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

《郴江》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跳波」六句，江行即事，宛然在目。

《和許給事善心戲場轉韻詩》 《升庵詩話・薛道衡和許給事善心戲場轉韻》：按《隋〔書〕・柳彧傳》有《請禁正月十五日角觝戲奏》云：「京邑內外，每以正月望夜，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伎，詭狀異形，高棚跨路，廣幕凌雲，肴酺肆陳，絲竹繁奏。以穢嫚爲歡娛，用鄙褻爲笑樂，淫行因此而生，盜賊由茲而起。請放行天下，並即禁斷。」即此時事也。

《梅夏應教》 《船山古詩評選》卷六：三、四清麗有神采。五、六用事靈動。《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俳歌之流，語有饒致者，《梅夏應教》有「勝龜蓮葉開」句，佳。

《人日思歸詩》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賀方回》：《復齋漫錄》云：方回詞有《雁後歸》云：「巧剪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艷歌淺笑拜嬌然。願郎宜此酒，行樂駐華年。未至文園多病客，幽襟悽斷堪憐。舊游夢掛碧雲邊。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過焉，人日席上作也。腔本《臨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雁後歸》云。唐劉餗傳記云：「隋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千（當爲「年」之誤）。』南人嗤之，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無虛士。』」《詩鏡總論》：劉長卿體物情深，工於鑄意，其勝處有迥出盛唐者。「黃葉減餘年」，的是庾信、王褒語氣。「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春歸」句何減薛道衡《人日思歸》語？《古詩歸》卷一五：「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譚元春云：首二語亦有味，乃被呵叱何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古人名句，如【略】薛道衡「遙原樹若薺，遠水舟如葉」，「人歸落雁後，

思發在花前」，【略】等句，皆高華名貴，可誦可法者。《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新雋，固唐人所鑽仰。《古詩賞析》卷二二：首句人日，次句乃所以思歸之故。三句點醒遲歸，恰又補點人字，與雁對剔。四句正點思字，在花前，恰又抱轉人日。流對極爲巧切。

傳記

《**隋書・薛道衡傳**》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祖聰，魏齊州刺史。父孝通，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略】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弘農楊遵彥，一代偉人，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讓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爲記室，及即位，累遷太尉府主簿。歲餘，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五禮》，除尚書左外兵郎。【略】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之時，漸見親用，于時頗有附會之譏。後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引爲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爲司祿上士。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攝邛州刺史。高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道衡因奏曰：「江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實由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苻、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略。周、齊兩立，務在兼幷，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祀。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高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焉。」【略】及八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熲夜坐幕下，謂之曰：「今段之舉，克定江東已不？君試言之。」道衡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羣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即吞併，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以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恆。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克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熲忻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有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略】後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陛，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交，高熲、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荊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幷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煬帝嗣位，轉番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略】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邪？」付執法者勘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暨於奏日，冀帝赦之，勑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決。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

紀事

《**隋書・薛道衡傳**》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

又　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

又　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

又　煬帝嗣位，轉番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其詞曰：【略】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

又　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踢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誠之以迂誕。

又《**房彥謙傳**》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重彥謙爲人，深加友敬，及兼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屑涕而別。

又《**蘇威傳**》於是奏、妥俱爲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奏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

又《**梁睿傳**》睿威惠兼著，民夷悅服，聲望逾重，高祖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因入接宴，說睿曰：「天下之望，已歸于隋。」密令勸進，高祖大悅。及受禪，顧待彌隆。

又《**盧愷傳**》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

又《**裴蘊傳**》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稚，共高熲、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

又《**張衡傳**》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因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勑衡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爲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爲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固以衡爲不可。及與衡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眞爲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銷衡詣江都市，將斬之，久而乃釋，除名爲民，放還田里。

又《**敬肅傳**》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羣官之狀。道衡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

《**隋唐嘉話**》**卷上**　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又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太平廣記**》**卷一七四引**《**談藪**》隋史部侍郎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爲努目？菩薩何爲低眉？」小僧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不能對。

又卷二四八引《**談藪**》隋前內史侍郎薛道衡，以醴和麥粥食之。謂盧思道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又卷二五三引《**啓顏録**》隋薛道衡爲聘南使，南朝無問道俗，但機辯者，即方便引道衡見之。一僧甚辯捷，令於寺上佛堂中讀《法華經》。將道衡向寺禮拜，至佛堂門，僧大引聲讀《法華經》云：「鳩槃荼鬼今在門外。」道衡即應聲還以《法華經》答云：「毗舍闍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更無以

報。

《藝苑卮言》卷八　薛道衡、王胄見忌煬帝，柳晉見忌諸葛潁。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司隸大夫《薛道衡集》三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薛道衡集》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薛道衡集》三十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薛道衡集》一卷。隋内史侍郎河東薛道衡玄卿撰，詩凡十九篇。本集三十卷。所存止此。大抵隋以前文集存全者亡幾，多好事者於類書中鈔出，以備家數也。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薛司隸集》一卷。

藝文

楊素《贈薛播州詩》　在昔天地閉，品物屬屯蒙。和平替王道，哀怨結人風。麟傷世已季，龍戰道將窮。亂海飛羣水，貫日引長虹。干戈異革命，揖讓非至公。兩河定寶鼎，八水域神州。函關絶無路，京洛化爲丘。漳滏連爾沼，涇渭餘別流。生郊滿戎馬，涉路起風牛。班荆疑莫遇，贈縞竟無由。五緯連珠聚，千載濁河清。金亡潛虎質，閏盡自蛙聲。聖期依旦暮，天祿啓炎精。霧生三日重，星飛五老輕。禋宗答上帝，改物創羣生。道昏雖已朗，政故猶未新。剖舟洹水濟，結網大川濱。出遊迎釣叟，入夢訪幽人。植林離各樹，開榮豈異春。相逢一時泰，共幸百年身。有帛賁丘園，生芻自幽谷。塵芳金馬路，瀾清鳳池澳。零露既垂光，清風復流穆。傾蓋如舊知，彈冠豈新沐。利心金各斷，芬言蘭共馥。自余歷端揆，緝熙恧時彥。及爾陪帷幄，出納先天睠。高調發清音，縟藻流餘絢。或如彼金玉，歲暮無凋變。餘松待爾心，爾筠留我箭。荏苒積歲時，契闊同遊處。閭闔既趨朝，承明還宴語。上林陪羽獵，甘泉侍清署。迎風含暑氣，飛雨凄寒序。相顧惜光陰，留情共延佇。滔滔彼江漢，實爲南國紀。作牧求明德，若人應斯美。高卧未褰帷，飛聲已千里。還望白雲天，日暮秋風起。峴山君儻遊，淚落應無已。漢陰政已成，嶺表人猶蠱。彈冠比方新，還珠總如故。楚人結去思，越俗歌來暮。陽烏尚歸飛，别鶴還迴顧。君見南枝巢，應思北風路。北風吹故林，秋聲不可聽。雁飛窮海寒，鶴唳霜皋淨。含毫心未傳，聞音路猶夐。唯有孤城月，徘徊獨臨映。弔影余自憐，安知我疲病。養病願歸閑，居榮在知足，栖遲茂陵下，優游滄海曲。古人情可見，今人遵路躅。荒居接野窮，心物俱非俗，桂樹方叢生，山幽竟何欲。所欲棲一枝，稟分豐諸己。園樹避鳴蟬，山梁遇雌雉。野陰冒叢灌，幽氣含蘭芷。悲哉暮秋别，春草復萋矣。鳴琴久不聞，屬聽空流水。秋水魚遊日，春樹鳥鳴時。濠梁暮共往，幽谷有相思。千里悲無駕，一見杳難期。山河散瓊藥，庭樹下丹滋。物華不相待，遲暮有餘悲。銜悲向南浦，寒色黯沈沈。風起洞庭險，煙生雲夢深。獨飛時慕侶，寡和乍孤音。木落悲時暮，時暮感離心。離心多苦調，詎假雍門琴。

又《山齋獨坐贈薛内史詩》二首　居山四望阻，風雲竟朝夕。深溪横古樹，空岩卧幽石。日出遠岫明，鳥散空林寂。蘭庭動幽氣，竹室生虚白。落花入戶飛，細草當階積。桂酒徒盈樽，故人不在席。薄暮山之幽，臨風望羽客。巖壑澄澄景，景清巖壑深。白雲飛暮色，綠水激清音。澗戶散餘彩，山窗凝宿陰。花草共榮映，樹石相陵臨。獨坐對陳榻，無客有鳴琴。寂寂幽山裏，誰知無悶心。

又《贈薛内史詩》　耿耿不能寐，京洛久離羣。横琴還獨坐，停杯遂待君。待君春草歇，獨坐秋風發。朝朝唯落花，夜夜空明月。明月徒流光，落花空自芳。别離望南浦，相思在漢陽。漢陽隔隴岑，南浦達桂林。山川雖未遠，無由得寄音。

《太平廣記》卷三四二引《異聞録》　唐貞元中，河南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儀縣宿，未至十里餘，見一青衣乘馬，顔色頗麗。穆微以詞調之，青衣對答甚有風格。俄有車路北，有導者引之而去。穆遽謂曰：「向者麤承顔色，謂可以終接周旋，何乃頓相捨乎？」青衣笑曰：「媿恥之意誠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獨居，性甚嚴整，難以相許耳。」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青衣曰姓楊，第六，不答其他。既而不覺行數里，俄至一處，門館甚肅。青衣下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館，曰：「自絶賓客已數年矣，娘子以上客至，無

所爲辭，勿嫌疏漏也。」於是秉燭陳榻，衾褥備具。有頃，青衣出，謂穆曰：「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穆乃自陳是盛八代孫。青衣曰：「果如是，娘子與郎君乃有舊。」穆詢其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即當自出申達。」須臾，設食，水陸畢備。食訖，青衣數十人前導曰：「縣主至。」見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絕代。拜跪訖，就坐。謂穆曰：「莊居寂寞，久絕賓客，不意君子惠顧，然而與君有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爲笑。」穆曰：「羈旅之人，館穀是惠，豈意特賜相見，兼許叙故。且穆平生未離京洛，是以江淮親故多不識之，幸盡言也。」縣主曰：「欲自陳叙，竊恐驚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君亦何從而識？」初穆聞其姓楊，自稱縣主，意已疑之。及聞此言，乃知是鬼，亦無所懼。縣主曰：「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世稟忠烈，故欲奉託，勿以幽冥見疑。」穆曰：「穆之先祖，爲隋室將軍，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欲相顧託，乃生平之樂聞也，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洩，實增悲感。妾父齊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大臣宿將無不從逆，唯君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常在左右，具見始末。及亂兵入宮，賊黨有欲相逼者，妾因辱罵之，遂爲所害。」因悲不自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大約多同《隋史》。久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爲詩以贈穆曰：「江都昔喪亂，闕下多構兵。豺虎恣吞噬，干戈日縱橫。逆徒自外至，半夜開重城。膏血浸宮殿，刀鎗倚簷楹。今知從逆者，乃是公與卿。白刃污黃屋，邦家因遂傾。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天地既板蕩，雲雷時未亨。今者二百載，幽懷猶未平。山河風月古，陵寢露烟青。君子乘祖德，方垂忠烈名。華軒一會顧，土室以爲榮。丈夫立志操，存沒感其情。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穆深嗟嘆，以爲班婕妤所不及也。因問其生平製作。對曰：「妾本無才，但好讀古集，常見謝家姊妹及鮑氏諸女，皆善屬文，私懷景慕。帝亦雅好文學，時時被命。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妾每見其文，心頗鄙之。向者情發於中，但直叙事耳，何足稱贊？」穆曰：「縣主才自天授，乃鄴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賦詩以答之，曰：「皇天昔降禍，隋室若綴旒。患難在雙闕，干戈連九州。出門皆凶豎，所向多逆謀。白日忽然暮，頹波不可收。望夷既結釁，宗社亦貽羞。溫室兵始合，宮闈血已流。憫哉吹簫子，悲啼下鳳樓。霜刃徒見逼，玉笄不可求。羅襦遺侍者，粉黛成仇讎。邦國已淪覆，餘生誓不留。英英將軍祖，獨以社稷憂。丹血濺黼扆，豐肌染戈矛。今來見禾黍，盡日悲宗周。玉樹已寂寞，泉臺千萬秋。感茲一顧重，願以死節酬。幽願倘不昧，中焉契綢繆。」縣主吟諷數四，悲不自堪者久之。逡巡青衣數人，皆持樂器，而有一人前白縣主曰：「言及舊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獨孤郎新至，豈可終夜啼淚相對乎？某請充使，召來家娘子相伴。」縣主許之。既而謂穆曰：「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亦當時遇害，近在於此。」俄頃即至，甚有姿色，善言笑，因作樂，縱飲甚歡。來氏歌數曲，穆唯記其一曰：「平陽縣中樹，久作廣陵塵。不意何郎至，黃泉重見春。」良久曰：「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豈期今日忽有佳禮。」縣主曰：「本以獨孤公忠烈之家，願一相見，欲豁幽憤耳。豈可以塵土之質厚誣君子？」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縣主微笑曰：「亦大強記。」穆因以歌諷之曰：「金閨久無主，羅袂坐生塵。願作吹簫伴，同爲騎鳳人。」縣主亦以歌答曰：「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來氏曰：「曩日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后兄子，正見江都之亂，其事遂寢。獨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對，正爲嘉耦。」穆問縣主所封何邑，縣主云：「兒以仁壽四年生於京師，時駕幸仁壽宮，因名壽兒。明年，太子即位，封清河縣主。上幸江都宮，徙封臨淄縣主。特爲皇后所愛，常在宮內。」來曰：「夜已深矣。獨孤郎宜且成禮，某當奉候於東閣，伺曉拜賀。」於是羣婢戲謔，皆若人間之儀。既入卧內，但覺其氣奄然，其身頗冷。頃之泣謂穆曰：「殂謝之人，久爲塵灰，幸將奉事巾櫛，死且不朽。」於是復召來氏飲讌如初，因問穆曰：「承君今適江都，何日當回？有以奉託可乎？」穆曰：「死且不顧，其他有何不可乎？」縣主曰：「帝既改葬，妾獨居此。今爲惡王墓所擾，欲聘妾爲姬妾。以帝王之家，義不爲凶鬼所辱。本願相見，正爲此耳。君將適江南，路出其墓下，以妾之故，必爲其所困。道士王善交書符於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即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終不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葬我洛陽北坂上，得與君相近，永有依託，生成之惠也。」穆皆許諾曰：「遷葬之禮，乃穆家事也。」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頹塋未遷。自我居此，於今幾年。與君先祖，疇昔恩波。死生契闊，忽此相過。誰謂佳期？尋當別離。俟君之北，攜手同歸。」因下淚沾巾。來氏亦泣語穆曰：「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維揚，在天一方。驅馬悠悠，忽來異鄉。情通幽顯，獲此相見。義感疇昔，

言存繾綣。清江桂州，可以遨遊。惟子之故，不遑淹留。」縣主泣謝穆曰：「一辱佳貺，永以爲好。」須臾，天將明。縣主涕泣，穆亦相對而泣。凡在坐者，穆皆與辭訣。既出門，迴顧無所見。地平坦，亦無墳墓之象。穆意恍惚，良久乃定，因徙柳樹一株，以誌之。家人索穆頗甚。忽復數日，穆乃入淮南京，果遇王善交於市，遂獲一符。既至惡王墓下，爲旋風所撲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先是穆頗不信鬼神之事，及縣主言無不明曉，穆乃深歎訝，亦私爲所親者言之。時年正月自江南回，發其地數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斂之。穆以其死時草草葬，必有闕。既至洛陽，大具威儀，親爲祝文，以祭之，葬於安善門外。其夜獨宿於村墅，縣主復至謂穆曰：「遷神之德，萬古不忘。幽滯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舊好，使我永得安宅。道途之間，所不奉見者，以君見我腐穢，恐致嫌惡耳。」穆睹其車輿導從，悉光赫於當時。縣主亦指之曰：「皆君之賜也。歲至己卯，當遂相見。」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既爲數千里遷葬，復倡言其事，凡穆之故舊親戚，無不畢知。貞元十五年，歲在己卯，穆晨起將出，忽見數車至其家。謂穆曰：「縣主有命。」穆曰：「相見之期至乎？」其夕暴亡，遂合葬於楊氏。

王世貞《薛内史道衡酬愔》　秋風吹大荒，秋月滿河梁。尺書問馬走，一枕偏羊腸。羊腸幾屈曲，輪鞅聲相續。句裏孟門青，意中淇水綠。綠水如絲流，青天去不收。王猷興欲盡，衛玠始生愁。愁人自宛宛，日長歲苦短。蘼蕪虛早齊，不睹松栢晚。

陳文述《續江醴陵雜體詩三十首・薛司隸道衡酬愔》　別緒雲霄路，羈懷江海人。嗟予猶滯洛，念子獨遊秦。秦關即長道，望遠心如擣。花紅芳甸暄，波綠春江曉。曉夢託相思，悠悠不可期。碧落金神掌，明星玉女祠。祠前雲樹斷，采藍嗟不見。日暮憶王孫，空梁有來燕。

《**一瓢詩話**》　王次回云：「詩家窠臼宜翻洗，人日慵拈薛道衡。」次回，團香縷雪手也，乃有此金針度人之語。不落窠臼，始能一超直入。若拖泥帶水，終是土氣息、泥滋味。

樊增祥《**唐代隋隄柳・轆轤格**》　阿儜嚼鎖怨眞龍，弱不禁風柳意慵。白傅小詩高薛監（薛道衡「楊柳覆金隄」一詩爲煬帝所忌），絳仙透色換昭容。開皇後見柔條長，乾德初猶劫火紅。送盡六朝還送別，吳煙終古綠濛濛。

雜録

《**南部新書**》**甲**　中書省有磬石。初，薛道衡爲內史侍郎，常踞其石草詔。後孫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

《**容齋三筆・無名殺臣下**》　《傳》曰：「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古者置人於死地，必求其所以死。然固有無罪殺之，而必爲之名者。【略】隋煬帝殺高熲之後，議新令，久不決。薛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有無君之心，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令自盡。冤哉此三臣（指漢顏異、魏崔琰、隋薛道衡）之死也！

《**升庵詩話・合浦杉**》　劉欣期《交州記》云：「合浦東百里，有一杉樹，葉落隨風入洛陽城內。漢時有善相者說此休徵，當出王者，特遣人伐樹。」庾信詩「傳聞合浦葉，遠向洛陽飛」，吳均詩「三秋合浦葉，九月洞庭枝」，薛道衡《吳趨行》「杉葉朝飛向京洛，文魚夜過歷吳州」，皇甫冉詩「心隨合浦葉，命寄首陽薇」，楊盈川文「合浦杉葉，飛向洛陽，始興鼓木徙于臨武」，事皆本此，「始興鼓木」見《水經注》。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四・音訓類**》　蕪湖蕭尺木（雲從）以畫擅名江左，常作《杜律細》一卷，以爲杜律無拘體，穿鑿可笑，而援據甚博，聊記一二條於此，以資拊掌。如「江草日日喚愁生」，草音騷，《詩》「勞心慅慅」，又「勞心草草」，皆牢騷之轉音也。「盤渦驚浴底心性」，底，即低，《說文》：下也；隋薛道衡《使江南作人日詩》，首二句人笑之曰：是底言？低同，輕忽之也。

王劭

論述

《**冬晚對雪**》《詩藪雜編・遺逸下・三國》：北朝人五言合唐律者，惟王劭《冬晚對雪》云：「寒更傳唱晚，清鏡覽衰顏。隔牖風驚竹，開簾雪滿山。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閒。借問袁安舍，翛然尚閉關。」此詩不但體格合唐，其興象標韻，無非唐人者。楊用修《五言律祖》乃不列，馮汝言《詩紀》亦遺之。近閱《文苑英華・雪類》得此，因亟錄。按《隋書》，劭太原人，字君懋。弱冠好讀書，家人竊所食盤中肉不之覺。祖珽、魏收等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呼劭問之，劭具陳出處，取書驗之，一無舛訛。時人咸稱其博物。齊滅入周，遂爲隋文帝知遇。在著作二十年，采摘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世推精覈云。據史，則劭不特能詩，其嗜學洽聞，皆北士所罕睹，以修《隋書》多蕪雜，故聲譽不甚振。然此詩風華奕奕，非劉晝等比也。

傳記

《**隋書・王劭傳**》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父松年，齊通直散騎侍郎。劭少沈默，好讀書。弱冠，齊尚書僕射魏收辟參開府軍事，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因呼劭問之。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爲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略】時蜀王秀以罪廢，上顧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其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腳，李盛扶肘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侍，實爲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略】遷祕書少監，數載，卒官。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將善惡之迹，堙沒無聞。初撰《齊誌》，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爲有識所嗤鄙。然其採摭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廚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史臣曰：王劭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搢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採。袁充少在江左，初以警悟見稱，委質隋朝，更以玄象自命。並要求時幸，干進務入。劭經營符瑞，雜以妖訛，充變動星占，謬增晷影。厚誣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其在斯乎！且劭爲河朔清流，充乃江南望族，乾沒榮利，得不以道，頹其家聲，良可歎息。

紀事

《**隋書・房彥謙傳**》 太原王劭、北海高構、蒲縣李綱、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爲友。

又《崔賾傳》 賾與洛陽元善、河東柳晉、太原王劭、吳興姚察、琅邪諸葛潁、侯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

又《王劭傳》 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爲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

是起爲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略】上從之。劭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羣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劭上表言符命曰：【略】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劭復上書曰：【略】上大悅，以劭爲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爲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略】劭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爲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捃摭佛經，撰爲《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仁壽中，文獻皇后崩，劭復上言曰：【略】上覽而且悲且喜。

又　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加誅。劭上書曰：【略】劭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一》　《俗語難字》一卷，祕書少監王劭撰。

又《經籍志二》　《齊志》十卷，後齊事，王劭撰。《隋書》六十卷，未成，祕書監王劭撰。《舍利感應記》三卷，王劭撰。

《舊唐書・經籍志上》　《北齊志》十七卷，王劭撰。《隋書》八十卷，王劭撰。

又《經籍志下》　《讀書記》三十二卷，王邵撰。《內訓》二十卷，辛德源、王邵撰。《皇隋靈感志》十卷，王邵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　王劭《齊志》十七卷。又《隋書》八十卷。王劭《北齊志》十七卷。王劭《爾朱氏家傳》二卷。辛德源、王劭等《內訓》二十卷。王劭《隋開皇二十年書目》四卷。

又《藝文志三》　王劭《讀書記》三十二卷。王劭《皇隋靈感志》十卷。

楊堅 隋文帝

論述

《辭封禪詔》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謙沖非由矯飾，無須辭費。

《與元諧敕》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語不多而有令音，亦耀德而不觀兵之意也。

《賜高麗王湯璽書》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曉示遠人必如此朗暢，始可悉其情事，文亦質實。

《正樂詔》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聖王製作之精意，此雖未能詳盡，然其識議亦有可擇。

《隋詔公私文翰并宜實録》　愛新覺羅・玄燁《閱史緒論》：文取達意而止，原不貴乎繁縟。自六朝競尚瑰麗，漸失古質遺風，遂致人文佻達成習，愈趨愈下。隋李諤上言，可謂切中時弊。

傳記

《隋書・高祖紀》　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弘農郡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代孫鉉，仕燕爲北平太守。鉉生元壽，後魏代爲武川鎮司馬，子孫因家焉。元壽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寧遠將軍禎，禎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從周太祖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大司空、隋國公。薨，贈太保，謚曰桓。皇妣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

忽見頭上角出，徧體鱗起。皇妣大駭，墜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爲人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長上短下，沈深嚴重。初入太學，雖至親昵不敢狎也。年十四，京兆尹薛善辟爲功曹。十五，以太祖勳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成紀縣公。十六，遷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周太祖見而嘆曰：「此兒風骨，不似代間人！」明帝即位，授右小宮伯，進封大興郡公。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高祖曰：「公當爲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善記鄙言。」武帝即位，遷左小宮伯。出爲隋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後徵還，遇皇妣寢疾三年，晝夜不離左右，代稱純孝。宇文護執政，尤忌高祖，屢將害焉，大將軍侯伏侯壽等匡護得免。其後襲爵隋國公。武帝娉高祖長女爲皇太子妃，益加禮重。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曰：「此止可爲將耳。」內史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高祖甚懼，深自晦匿。【略】宣帝即位，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大象初，遷大後丞、右司武，俄轉大前疑。每巡幸，恆委居守。時帝爲《刑經聖制》，其法深刻。高祖以法令滋章，非興化之道，切諫，不納。高祖位望益隆，帝頗以爲忌。帝有四幸姬，並爲皇后，諸家爭寵，數相毀譖。帝每忿怒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動，即殺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大象二年五月，以高祖爲揚州總管，將發，暴有足疾，不果行。乙未，帝崩。時靜帝幼沖，未能親理政事。內史上大夫鄭譯、御正大夫劉昉以高祖皇后之父，衆望所歸，遂矯詔引高祖入總朝政，都督內外諸軍事。周氏諸王在藩者，高祖悉恐其生變，稱趙王招將嫁女於突厥爲詞以徵之。丁未，發喪。庚戌，周帝拜高祖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己而聽焉。以正陽宮爲丞相府，以鄭譯爲長史，劉昉爲司馬，具置僚佐。宣帝時，刑政苛酷，羣心崩駭，莫有固志。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簡，躬履節儉，天下悅之。【略】九月，以世子勇爲洛州總管、東京小冢宰。壬子，周帝詔曰：「假黃鉞、使持節、左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國公堅，感山河之靈，應星辰之氣，道高雅俗，德協幽顯。釋巾登仕，搢紳傾屬，開物成務，朝野承風。受詔先皇，弼諧寡薄，合天地而生萬物，順陰陽而撫四夷。近者，內有艱虞，外聞妖寇，以鷹鸇之志，運帷帳之謀，行兩觀之誅，掃萬里之外。遐邇清肅，實所賴焉。四海之廣，百官之富，俱稟大訓，咸餐至道。治定功成，棟梁斯託，神猷盛德，莫二於時。可授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餘如故。」冬十月壬申，詔贈高祖曾祖烈爲柱國、太保、都督徐兗等十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隋國公，謚曰康；祖禎爲柱國、太傅、都督陝蒲等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隋國公，謚曰獻；考忠爲上柱國、太師、大冢宰、都督冀定等十三州諸軍事、雍州牧。【略】開皇元年二月甲子，上自相府常服入宮，備禮即皇帝位於臨光殿。設壇於南郊，遣使柴燎告天。是日，告廟，大赦，改元。京師慶雲見。易周氏官儀，依漢、魏之舊。【略】乙丑，追尊皇考爲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爲元明皇后。遣八使巡省風俗。丙寅，修廟社。立王后獨孤氏爲皇后，王太子勇爲皇太子。丁卯，以大將軍、金城郡公趙貴爲尚書右僕射，上開府、濟陽侯伊婁彥恭爲左武候大將軍。己巳，以周帝爲介國公，邑五千戶，爲隋室賓。旌旗車服禮樂，一如其舊。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稱詔。周氏諸王，盡降爲公。【略】（仁壽四年）秋七月乙未，日青無光，八日乃復。己亥，以大將軍段文振爲雲州總管。甲辰，上以疾甚，卧於仁壽宮，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歔欷。丁未，崩於大寶殿，時年六十四。遺詔曰：【略】八月丁卯，梓宮至自仁壽宮。丙子，殯于大興前殿。冬十月己卯，合葬於太陵，同墳而異穴。上性嚴重，有威容，外質木而內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羣情不附，諸子幼弱，內有六王之謀，外致三方之亂。握強兵，居重鎮者，皆周之舊臣。上推以赤心，各展其用，不踰暮月，克定三邊，未及十年，平一四海。薄賦斂，輕刑罰，內修制度，外撫戎夷。每旦聽朝，日昃忘倦，居處服玩，務存節儉，令行禁止，上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綺，而無金玉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裝帶不過以銅鐵骨角而已。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亦無所愛吝。乘輿四出，路逢上表者，則駐馬親自臨問。或潛遣行人採聽風俗，吏治得失，人間疾苦，無不留意。嘗遇關中饑，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徹膳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朞。及東拜太山，關中戶口就食洛陽者，道路相屬。上勑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逢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遽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

令使者就家勞問。自強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實。雖未能臻於至治，亦足稱近代之良主。然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爲小數，不達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其草創元勳及有功諸將，誅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悅詩書，廢除學校，唯婦言是用，廢黜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過於殺戮。嘗令左右送西域朝貢使出玉門關，其人所經之處，或受牧宰小物饋遺鸚鵡、麝皮、馬鞭之屬，上聞而大怒。又詣武庫，見署中蕪穢不治，於是執武庫令及諸受遺者，出開遠門外，親自臨決，死者數十人。又往往潛令人賂遺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無所寬貸。議者以此少之。史臣曰：高祖龍德在田，奇表見異，晦明藏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爲當時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憤惋。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朞月，尉迥舉全齊之衆，一戰而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也。乘茲機運，遂遷周鼎。于時蠻夷猾夏，荆、揚未一，劬勞日昃，經營四方。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蕞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比義論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陵弱，衆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但素無術學，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逾扇。又雅好符瑞，暗於大道，建彼維城，權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適從。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翦伐本枝。墳土未乾，子孫繼踵屠戮，松檟纔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爲不幸也。

紀事

《**隋書・高麗傳**》　開皇初，頻有使入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爲守拒之策。十七年，上賜湯璽書曰：【略】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

又《儒林傳》　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貢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庠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

又《文學傳》　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斲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教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暨，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晉、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各有本傳，論而叙之。其潘徽、萬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或才高而無貴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堙沒。今總之於此，爲《文學傳》云。

《隋唐嘉話》卷上　京城南隅芙蓉園者，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曲名不正，詔改之。

《封氏聞見記・碑碣》　隋文帝子齊王攸薨，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若不能，徒爲後人作鎮石耳。」誠哉是言！

藝文

愛新覺羅・弘曆《全韵詩上去入聲七十六首古體詩一首・隋文帝》 外戚竊柄，蟲食木內。攘取易易，不勞軍隊。謀伐江南，值陳昏憒。遂成一統，勝劉蕭輩。勇憨廣險，一立一廢。獨孤悞我，悔亦何益。二世而亡，報施豈昧？彥謙卓識，人所弗逮。

雜録

《隋書・高祖紀》（周大象二年）十二月甲子，周帝詔曰：「天大地大，合其德者聖人，一陰一陽，調其氣者上宰。所以降神載誕，陶鑄羣生，代蒼之工，成巍巍之業。假黃鉞、使持節、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國公，應百代之期，當千齡之運。家隆台鼎之盛，門有翊贊之勤。心同伊尹，必致堯舜；情類孔丘，憲章文武。爰初入仕，風流映世，公卿仰其軌物，搢紳謂爲師表。入處禁闈，出居藩政，芳猷茂績，問望彌遠。往平東夏，人情未安。燕南趙北，實爲天府，擁節杖旄，任當連率。柔之以德，導之以禮，畏之若神，仰之若日，芳風美迹，歌頌獨存。淮海榛蕪，多歷年代，作鎮南鄙，選衆惟賢，威震殊俗，化行黔首。任掌鈞陳，職司邦政，國之大事，朝寄更深，鑾駕巡遊，留臺務廣。周公陝西之任，僅可爲倫，漢臣關內之重，未足相況。及天崩地坼，先帝升遐，朕以眇年，奄經荼毒，親受顧命，保乂皇家。姦人乘隙，潛圖宗社，無君之意已成，竊發之期有日。英規潛運，大略川迴，匡國庇人，罪人斯得。兩河遘亂，三魏稱兵，半天之下，洶洶鼎沸。祖宗之基已危，生人之命將殆。安陸作釁，南通吳、越，蜂飛蠆聚，江、漢騷然。巴、蜀鴟張，翻將問鼎，秦塗更阻，漢門重閉。晝籌帷帳，建出師車，諸將稟其謀，壯士感其義，不違時日，咸得清蕩。九功遠被，七德允諧，百僚師師，四門穆穆。光景照臨之地，風雲去來之所，允武允文，幽明同德，驟山驟水，遐邇歸心。使朕繼踵上皇，無爲以治，聲高宇宙，道格天壤。伊尹輔殷，霍光佐漢，方之蔑如也。昔營丘、曲阜，地多諸國，重耳、小白，錫用殊禮。蕭何優贊拜之儀，番君越公侯之爵。姬、劉以降，代有令謨，宜崇典禮，憲章自昔。可授相國，總百揆，去都督內外諸軍事、大冢宰之號，進公爵爲王，以隋州之崇業，鄖州之安陸、城陽，溫州之宜人，應州之平靖、上明，順州之淮南，土州之永川，昌州之廣昌、安昌，申州之義陽、淮安，息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臨潁、廣寧、初安，蔡州之蔡陽，鄧州之漢東二十郡爲隋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游冠、相國印綬，綟綬，位在諸侯王上。隋國置丞相已下，一依舊式。」高祖再讓，不許。乃受王爵、十郡而已。詔進皇祖、考爵並爲王，夫人爲王妃。

《隋唐嘉話》卷上 隋文帝夢洪水沒城，意惡之，乃移都大興。術者云：「洪水即唐高祖之名也。」

《太平廣記》卷一三五引《西京記》 長安朝堂即舊楊興村，村門大樹今見在。初周代有異僧，號爲楖公，言詞恍惚，後多有驗。時村人於此樹下集言議。楖公忽來逐之曰：「此天子坐處，汝等何故居此？」及隋文帝即位，便有遷都意。

又卷二七七引《獨異志》 隋文帝未貴時，常舟行江中，夜泊中夢無左手，及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極高，具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爲天子。」後帝興建此庵，爲吉祥寺，在武昌下三十里。

又卷四六九引《廣古今五行記》 隋文帝開皇中，掖庭宮每有人來挑宮人，司宮以聞。帝曰：「門衛甚嚴，人從何而入？當怪精耳。」因戒宮人曰：「若來，但砍之其後。」夜來登牀，宮人抽刀砍之，若中枯骨。其物走落，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尺餘，其上有刀痕。殺之遂絕。

崔仲方

論述

《夜作巫山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入「長短」二字，寫聲生動，尤佳。

傳記

《隋書・崔仲方傳》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也。祖孝芬，魏荆州刺史。父宣猷，周小司徒。仲方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年十五，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是與高祖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爲晉公宇文護參軍事，尋轉記室，遷司玉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邑三百戶，時武帝陰有滅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後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晉州，齊之亞將崔景嵩請爲內應，仲方與段文振等登城應接，遂下晉州。語在《文振傳》。又令仲方說翼城等四城，下之。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郯公王軌擒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計策居多。宣帝嗣位，爲少內史，奉使淮南而還。會帝崩，高祖爲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並嘉納之。又見衆望有歸，陰勸高祖應天受命，高祖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熲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爲金行，後魏爲水，周爲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請依漢、魏之舊。上皆從之。進位上開府，尋轉司農少卿，進爵安固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緜亘七百里。明年，上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幾，起爲毓州刺史。【略】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爲行軍總管，率兵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轉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賓附，詔令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鄰、望方、涉題、千碉，小鐵圍山、白男王、弱水等諸部悉平。賜奴婢一百三十口，黃金三十斤，雜物稱是。仁壽初，授代州總管，在職數年，被徵入朝。會上崩，漢王諒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令周羅睺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代總其衆，月餘拔之。進位大將軍，拜民部尚書，尋轉禮部尚書。後三載，坐事免。尋爲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未幾，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爲信都太守，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尋卒於家，時年七十六。子民壽，官至定陶令。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籌算，伐陳之策，信爲深遠矣。聲績克舉，夫豈徒言哉！

柳晉

論述

《奉和晚日楊子江應教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結句體物俊。

《咏死牛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新警。

《陽春歌》 《古詩歸》卷一五：「春花一叢千種名」，鍾惺云：自然生情，不待下句。譚元春云：佳於上句。「惟當文共酒，暫與興相迎」，譚元春云：乞者語，後生出口即是，戒之。

傳記

《隋書・柳晉傳》 柳晉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

祖悛，梁侍中。父暉，都官尚書。玭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釋褐著作佐郎。後蕭詧據荊州，以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通直散騎常侍，尋遷內史侍郎。以無吏幹去職，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潁、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玭爲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初，王屬文，爲庾信體，及見玭已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玭爲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待，每召入卧內，與之宴謔。玭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又嗜酒，言雜詼諧，由是彌爲太子之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爲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與爲比。煬帝嗣位，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閤，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玭。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爲歡笑。從幸揚州，遇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紀事

《隋書・柳玭傳》〔晉王廣〕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玭爲序，詞甚典麗。

又《徐則傳》初在縉雲山，太極眞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略】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贈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玭爲之讚曰：【略】

《藝苑卮言》卷八煬帝爲諸王時，每有文什，輒令柳玭藻潤，學士百餘，玭爲之冠。既即位，彌見幸重，與諸葛潁等，離宮曲殿，狎宴清游，靡不在坐。猶念昏夜銅龍易乖，爰命偃師之流爲木偶，效玭面目，施以機械，使能坐起，續對酣飲，往往丙夜。事雖不經，可謂寵異矣。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祕書監《柳玭集》五卷。

郎茂

傳記

《隋書・郎茂傳》郎茂字蔚之，恆山新市人也。父基，齊潁川太守。茂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率禮受《三傳》，至忘寢食。家人恐茂成病，恆節其燈燭。及長，稱爲學者，頗解屬文。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仕齊，解褐司空府行參軍。會陳使傅縡來聘，令茂接對之。後奉詔於祕書省刊定載籍。遷保城令，有能名，百姓爲立《清德頌》。及周武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高祖爲亳州總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爲《象經》，高祖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糾法，將何以致治？」茂竊歎曰：「此言豈常人所及也！」乃陰自結納，高祖亦親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高祖爲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

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茂自延州長史轉太常丞，遷民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之。數歲，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令視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仁壽初，以本官領大興令。煬帝即位，遷雍州司馬，尋轉太常少卿。後二歲，拜尚書左丞，參掌選事。【略】于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法令多失。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善自謀身，無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不許。會帝親征遼東，以茂爲晉陽宮留守。【略】十年，追還京兆，歲餘而卒，時年七十五。有子知年。

紀事

《隋書・郎茂傳》 茂工法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略】愷與仲文竟坐得罪。

又 茂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以書付祕府。

又 其年（大業八年），恆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爲民，徙且末郡。茂怡然受命，不以爲憂。在途作《登壠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陳，帝頗悟。

賀若弼

論述

《遺源雄》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情事盡。

傳記

《隋書・賀若弼傳》 賀若弼字輔伯，河南洛陽人也。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爲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弼謂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愼口。弼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周齊王憲聞而敬之，引爲記室。未幾，封當亭縣公，遷小內史。周武帝時，上柱國烏丸軌言於帝曰：「太子非帝王器，臣亦嘗與賀若弼論之。」帝呼弼問之，弼知太子不可動搖，恐禍及己，詭對曰：「皇太子德業日新，未睹其闕。」帝默然。弼既退，軌讓其背己，弼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所以不敢輕議也。」及宣帝嗣位，軌竟見誅，弼乃獲免。尋與韋孝寬伐陳，攻拔數十城，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鄴城，恐弼爲變，遣長孫平馳驛代之。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爲武都郡公，弟東爲萬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惜其功，於是除名爲民。歲

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略】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鬬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疏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帝時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民可汗饗之。弼以爲大侈，與高熲、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爲人所奏，竟坐誅，時年六十四，妻子爲官奴婢，羣從徙邊。史臣曰：夫天地未泰，聖哲啓其機，疆埸尚梗，爪牙宣其力。周之方、邵，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爲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踰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俶儻英略，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顯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略，並爲當時所推，趑趄干城，難兄難弟矣。

紀事

《**隋書・賀若弼傳**》　高祖受禪，陰有幷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熲曰：「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若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爲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爲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略】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渡江，酌酒而呪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弔民，除凶翦暴。上天長江，鑒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沽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樊毅、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軍，弼擊走之。魯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屢卻。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開府員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掩門而入。時韓擒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恚恨不獲叔寶，功在韓擒之後，於是與擒相詢，挺刃而出。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語在《韓擒傳》。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眞食襄邑三千戶，加以寶劍、寶帶、金甕、金盤各一，幷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陳叔寶妹爲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尋轉右武候大將軍。

又　開皇十九年，上幸仁壽宮，譙王公，詔弼爲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

牛弘

論述

綜論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牛奇章集題辭》　隋楊二帝，猜忌好殺，勳伐舊臣，動遭誅廢。獨牛里仁始終恩任，悔吝不及，賜詩贊揚。內帳飲食，禮愛尤殊。竊怪彼挾持何術，能當人主？生平文字，議禮居優，史臣遂謂其損益典章，漢叔孫通無以尚。然叔孫希世度務，委蛇儒宗，里仁得無有其遺意邪？非獨於明堂郊廟能也，南北用兵，典籍淪喪，里仁詳陳五厄，請開購賞，篇章稍備，其有功藝文，豈讓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哉。文皇銳精作樂，何栖鳳規時獻議，里仁學疏量寬，依違其間，無所駁正，無咎無譽，其在坤之四爻乎？張蒼壽考，公孫晚貴，里仁似之，此楊素所謂愚不可及也。

湯斌《二十一史論》　後周牛弘，惟務清言。德棻繼之，率多牴牾。後之君子，何以覽觀焉。

分論

《圜丘歌・誠夏》　《船山古詩評選》卷二：如事無繁稱，舉止自然安雅。齊、梁以下，四言將絕，此與庾信《皇夏》皆樂辭也。以體制密整，故未編入樂府而綴之此。自是以降，唐、宋人以巉峭孤敬者爲四言，而四言永亡矣。如蕭穎士《江有楓》、蘇子瞻《和陶》之類是也。曠百代而嗣音將誰待焉？

《需夏》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皇帝飲福酒。

《蠟祭歌・誠夏》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雅稱。

《元會大饗歌・皇夏》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皇帝出入殿庭奏，郊丘廟社並同。

《請開獻書之路表》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此表有功經籍，不在王儉、阮孝緒下也。

傳記

《隋書・牛弘傳》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寮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爲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略】三年，拜禮部尚書，奉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略】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事在《禮志》。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三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朞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朞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愼。雖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愼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眞，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

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沖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爲右光祿大夫。從拜恆岳，壇場珪幣，墠畤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煬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贈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官至內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險，無人心，從幸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弒逆，事見《司馬德戡傳》。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綢繆省闥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徵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紀事

《隋書・律曆志》 周建德六年平齊後，即以此同律度量，頒于天下。其後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弘等議曰：【略】未及詳定，高祖受終，牛弘、辛彥之、鄭譯、何妥等，久議不決。

又《禮儀志》 開皇初，高祖思定典禮。太常卿牛弘奏曰：【略】詔曰：「可。」弘因奏徵學者，撰《儀禮》百卷。悉用東齊《儀注》以爲準。亦微採王儉禮。修畢，上之，詔遂班天下，咸使遵用焉。

又《牛弘傳》 〔隋開皇初〕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略】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戶。

又 〔開皇〕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幷議樂事。弘上議云：【略】上曰：「不須作旋相爲宮，且作黃鍾一均也。」

又 〔隋開皇三年〕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略】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

又 〔隋開皇六年〕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略】又議曰：【略】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

又 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

又《音樂志》 開皇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由是牛弘奏曰：【略】制曰：「制禮作樂，聖人之事也，功成化洽，方可議之。今宇內初平，正化未洽。遽有變革，我則未暇。」晉王廣又表請，帝乃許之。牛弘遂因鄭譯之舊，又請依古五聲六律，旋相爲宮。雅樂每宮但一調，唯迎氣奏五調，謂之五音。縵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依聲律尊卑爲次。高祖猶憶妥言，注弘奏下，不許作旋宮之樂，但作黃鍾一宮而已。於是牛弘及祕書丞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儀同三司劉臻、通直郎虞世基等，更共詳議曰：【略】其奏大抵如此。帝並從之。故隋代雅樂，唯奏黃鍾一宮，郊廟饗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更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或有能爲蕤賓之宮者，享祀之際肆之，竟無覺者。弘又修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鍾聲，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尚柔，柔以靜爲體，不宜用於鍾。」弘等採肅、統以取正焉。高祖龍潛時，頗好音樂，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爲房內曲。命婦人幷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內，女人教習之。

又 〔開皇〕十四年三月，樂定。祕書監、奇章縣公牛弘，祕書丞、北絳郡公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虞部侍郎許善心，兼內史舍人虞世基，儀同三

司、東宮學士饒陽伯劉臻等奏曰：【略】於是并撰歌辭三十首，詔並令施用，見行者皆停之。其人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者，並加禁約，務存其本。先是高祖遣內史侍郎李元操、直內史省盧思道等，列清廟歌辭十二曲。令齊樂人曹妙達，於太樂教習，以代周歌。其初迎神七言，象《元基曲》，獻奠登歌六言，象《傾盃曲》，送神禮畢五言，象《行天曲》。至是弘等但改其聲，合於鍾律，而辭經勅定，不敢易之。至仁壽元年，煬帝初爲皇太子，從饗于太廟，聞而非之。乃上言曰：「清廟歌辭，文多浮麗，不足以述宣功德，請更議定。」於是制詔吏部尚書、奇章公弘，開府儀同三司、領太子洗馬柳顧言。祕書丞、攝太常少卿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禮部侍郎蔡徵等，更詳故實，創製雅樂歌辭。其祠圓丘，皇帝入，至版位定，奏《昭夏》之樂，以降天神。升壇，奏《皇夏》之樂。受玉帛，登歌，奏《昭夏》之樂。皇帝降南陛，詣罍洗，洗爵訖，升壇，並奏《皇夏》。初升壇，俎入，奏《昭夏》之樂。皇帝初獻，奏《誠夏》之樂。皇帝既獻，作文舞之舞。皇帝飲福酒，作《需夏》之樂。皇帝反爵於坫，還本位，奏《皇夏》之樂。武舞出，作《肆夏》之樂。送神作《昭夏》之樂。就燎位，還大次，並奏《皇夏》。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 《周史》十八卷，未成，吏部尚書牛弘撰。

又《經籍志四》 吏部尚書《牛弘集》十二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 《隋開皇四年書目》四卷，牛弘撰。

又《經籍志下》 《牛弘集》十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 牛弘、潘徽《隋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卷。牛弘等《隋開皇令》三十卷。牛弘《隋開皇四年書目》四卷。

又《藝文志四》 《牛弘集》十二卷。

藝文

楊廣《賜牛弘詩》 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沖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

雜録

《朝野僉載》卷四 隋牛弘爲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斃者，形貌最陋，弘輕之，側卧食果子嘲斃曰：「嘗聞扶風馬，謂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斃應聲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軥。今見隴西牛，卧地打草頭。」弘驚起，遂與官。

杜公贍

傳記

《隋書・杜公贍傳》 〔杜臺卿〕有兄蕤，學業不如臺卿，而幹局過之。仕至開州刺史。子公贍，少好學，有家風，卒於安陽令。公贍子之松，大業中，爲起居舍人。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 杜公贍，博陵曲陽人，卒於安陽令。

紀事

《太平廣記》卷一七四引《談藪》　隋京兆杜公瞻，衛尉臺卿猶子也。嘗邀陽玠過宅，酒酣，因而嘲謔。公瞻謂：「兄既姓陽，陽貨實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嘗射宣王。」殿內將軍隴西牛子充寮友推其機辯。嘗謂玠曰：「君陽有玠，恐不任廚。」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見玠食芥菹，曰：「君身名玠，何得復啖芥菹？」對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斷牛肉？」有太倉令張策者，在雲龍門與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寶同名。」玠抗聲曰：「爾既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太子洗馬蘭陵蕭詡爽俊有才辯，嘗謂玠曰：「流共工於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玠曰：「放驩兜於崇山，江南豈是勝地？」錄尚書晉昌王唐邕問諸省官曰：「卿等宜道本州寶物。」定州人以綾綺爲寶，滄州人以魚鹽爲寶。及至玠，邕曰：「卿幽州人，以何物爲寶？」答曰：「刺史嚴明，文武奉法，此幽州之寶也。」邕有媿色。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荆楚歲時記》二卷，杜公瞻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　杜公瞻《荆楚歲時記》二卷。

《宋史・藝文志六》　杜公瞻《編珠》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一・編珠》　《編珠》二卷，舊本題隋杜公瞻撰。補遺二卷，續編珠二卷，則國朝康熙戊寅詹事府詹事錢塘高士奇所輯也。案《編珠》，《隋志》不載，《唐志》但有杜公瞻《荆楚歲時紀》一卷，而無此書。《宋志》始著於錄。然世無傳本，始出於士奇家。其序稱於內庫廢紙中得之。原目凡四卷，佚其半，遍覓不可得，輒因原目補爲四卷。又廣其類之未具者爲二卷。首載大業七年公瞻自序，稱奉敕撰進，其結銜題著作佐郎兼散騎侍郎。又有徐乾學序，稱杜公瞻無所表著，《談藪》載隋京兆杜公瞻嘗邀楊玠過宅，酒酣嘲謔者，即此公瞻無疑。今觀其書，隸事爲對，略如徐堅《初學記》之體。但前無序事，後無詩文。原目分天地、山川、居處、儀衛、音樂、器玩、珍寶、繪綵、酒膳、黍稷、菜蔬、果實、車馬、舟楫。所存者音樂以上五門而已。顧煬帝諱廣，故廣川改長河，廣雅改博雅。而此書桂林水條下引《廣州山川記》，治雞水條下引《廣州記》，柏心桂條下引《伏滔北征記》稱廣陵縣，城南門三條路條下引班固《西都賦》披三條之廣路。隋高祖之父諱忠，故《隋書》忠節改誠節。而此書斬馬劍條下引《漢書》王莽斬董忠事，此猶可曰臨文不諱，未必盡拘。又菖蒲海一條本與茱萸江爲對，菖字從草無疑矣。而條下所注乃引《漢書・西域傳》于闐河與葱嶺合，東流注菖蒲海。今檢《漢書》乃蒲昌，非菖蒲也。唐以前書不應荒謬至此。此尚可曰一時失記。至於音樂門南城鼓一條引《樂府解題》曰：鼓吹曲有《巫山高》、《戰城南》，則非惟文理未安，且《樂府解題》一書古不著錄，始見於《崇文總目》，云不知撰人名氏，列於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之後。郭茂倩《樂府詩集》漢鐃歌《上之回》篇引之，直題曰吳兢。雖未必確，然其書晚出，必非六朝舊籍無疑也。公瞻安得而見之。或明人所依託，士奇偶未審歟？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張萱《內閣書目》俱不著錄。《永樂大典》於前代類書如《四六叢珠》、《截江網》之類無不具採，亦不登其一字。知其出明中葉以後矣。以其採摭詞華，頗爲鮮艷。士奇所續，亦皆取唐以前事，較他類書爲近古。故疑以傳疑，姑存以備參考焉。

《鄭堂讀書記》卷六〇　《編珠》二卷，補遺二卷，續編珠二卷，嘉慶甲戌刊巾箱本。舊題隋杜公瞻撰。其補遺及續，則國朝高士奇所作也。《四庫全書》著錄，《隋志》、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俱不載。《宋志》始載之，作四卷。焦氏《經籍志》作五卷，蓋本《宋志》而誤爲五卷耳。前有江村序，稱曩直大內南書房，奉命檢內庫書籍，於廢紙堆中得隋著作佐郎杜公瞻《編珠》一冊。原目凡四卷，遺其半，徧覓不得，因手鈔之，輒因原目補爲四卷，又廣其類之未具者爲二卷。其於著作撰述本末，未知何如。乃其書則不致以殘缺爲人所棄矣。今考楊氏《文淵閣書目》、張氏《內閣書目》，俱不載及是書。江村稱得自內庫殊不可信，雖援引皆六朝以前舊籍，而其中多犯隋諱，尤爲可疑。無論唐、宋、元、明諸家俱未稱及之矣。疑此書與所補所續，均江村一手所撰，幷僞撰杜氏原序以實之爾。其書以天、地、山、川、居處、儀衛、音樂七部爲原本，以服玩、

珍寶、繪綵、酒膳、黍稷、菜蔬、果實、車馬、舟楫九類爲補遺，其續編又別分歲時、人倫、文學、花木、鳥獸、魚蟲六部。其補遺所引，如原書例，而續編間及唐事，頗爲古雅，殊高出他類書多矣。前又有康熙癸酉徐健庵序。

雜録

朱彝尊《杜氏編珠補序》　隋安陽令中山杜公瞻撰《編珠》四卷。新舊《唐書》《志》、《經籍》、《藝文》無之。至宋始著於録，其書流傳特罕，故晁氏《郡齋讀書志》、趙氏《附志》、陳氏《書録解題》均未之載。而唐、宋、元羣書亦鮮有引之者。是書予獲之中簿，手抄以歸，惜闕其半。今詹事府詹事錢唐高君按其目補之。先是，刑部尚書昆山徐公既序之以行，而詹事復屬予爲序。予惟類書始南北朝，當時文尚駢儷，學者爭以洽聞周見相高。如朱澹遠有《語麗》，又有《語對》，徐僧權有《編略》。顧其書，皆不傳。論者遂以修文殿《御覽》爲古今類書之首，今亦亡之。惟隋著作郎杜臺卿所撰《玉燭寶典》十二卷見於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予嘗入閩訪陳後人，已不復可得。則類家當首公瞻是書。宜詹事亟補之以傳，而儲藏家得之，以爲創獲也。獨怪史稱隋禁《七緯》，發使四出，凡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而杜氏經進之書，仍取《括地象》、《通卦驗》、《援神契》、《元命苞》及《尚書中候》之文。考永興虞氏《書抄》成於隋秘書省之北堂，亦采及諸緯，然則史固有不足盡信者與？或當日所焚不過王明鏡《閉房金雄》等記，而非槩畀之炎火，斯乃《乾鑿度禮》《含文嘉》之得以至今存也。公瞻爲臺卿之兄子，父曰開州刺史蕤，而膠州刺史弼者，其祖也。有子之松，官起居舍人，見《隋書》。又有《同心芙蓉詩》載《續玉臺新詠》。尚書序謂無表著，故具書之。

汪由敦《斫窗集編序》　古之學者，務實用而貴專精。其臨文則以達己意足該乎物之理而止，無有籠絡羣言以資鋪陳排比之用者。至晉、宋以還，漸趨支蔓，非博引以張之，縟辭以飾之，則不足以自振。而人之材力又不能盡覽羣言而擇其芳潤也。而類書乃自是起，今所傳如杜公瞻之《編珠》、【略】實其濫觴之源，踵事者至不可勝舉。雖亦搜羅經史百氏，然章採句摘不精不詳，承學之士事其末而忘其源，精神日益紛，根柢日益淺。

尹式

論述

《送晉熙公别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革命之餘，每有此等作。悲涼深至。

《别宋常侍詩》　《詩藪内編・近體上・五言》：隋尹式《别宋常侍詩》：「遊人杜陵北，送客廣川東。無論去與住，俱是一飄蓬。秋鬢含霜白，衰顔倚酒紅。别有相思處，啼烏雜夜風。」絶類中唐後詩。《古詩歸》卷一五：「衰顔倚酒紅」，鍾惺云：「倚」字可憐。「别有相思處，啼烏雜夜風」，鍾惺云：陳、隋排偶所以不得爲唐律者，多是結弱，如此便好。《船山古詩評選》卷六：用比偶而成近體，近體既成，復有以單行跳宕見奇特者，物必反本之勢也。「無論去與住，俱是一飄蓬」，遂爲太白首路，其高下正在神韻間耳。《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殊有作意。「衰顔」句佳。《古詩賞析》卷二二：此在客中送别詩。前四，先點己、宋同遊之處，送宋所往之鄉。隨以去住同一飄蓬致慨，筆意沉痛。後四，單就己年衰老收，到相思作結。琢句亦工。

傳記

《隋書・尹式傳》　河間尹式，博學解屬文，少有令問。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王甚重之。及漢王敗，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彦卿俱有俊才，名顯於世。

于仲文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尹式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尹式集》五卷。

論述

《侍宴東宮應令詩》《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二詩（指此詩與《答譙王》）並雅琢。

《答譙王》《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譙孝王儉，周文帝子也。

傳記

《隋書・于仲文傳》于仲文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父寔，周大左輔、燕國公。仲文少聰敏，髫齔就學，耽閱不倦。其父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矣。」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甚嗟歎之。其後就博士李祥受《周易》、《三禮》，略通大義。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調英拔，當時號爲名公子。起家爲趙王屬，尋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字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爲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未幾，徵爲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邑三千五百戶。數從征伐，累勳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爲東郡太守。【略】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略】時（隋大業中）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爲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三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史臣曰：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尉迴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亦非戰人之罪也。

紀事

《隋書・于仲文傳》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爲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略】上覽表，并翼俱釋之。

又 檀讓以餘衆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略】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槌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

藝文

乙支文德《遺于仲文詩》 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

楊素

論述

綜論

《升庵詩話・楊素詩文》 楊素作《柳弘誄》云：「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爽，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又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播州刺史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出，爲一盛作。見《文苑英華》。素本以武功顯，而文藻若此。

《古詩歸》卷一五 譚元春云：楊公四詩（指《山齋獨坐贈薛內史》二首及《贈薛播州》十一、十四章），淡然出世人，是其經世本領也。「景清巖壑深」，「烟生雲澤深」，有無窮深衷在內，假清人偶襲其句不得。一章一章自成氣候耳。鍾惺云：處道英雄人，作清適語頗像。然世上何有粗濁英雄？又云：其一種幽樸古淡之氣，自無文士習。

《說詩晬語》卷上 楊素幽思健筆，詞氣清蒼。

《古詩源》卷一四 楊素，武人亦復奸雄，而詩格清遠，轉似出世高人。眞不可解。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一・纂輯類一》 楊處道沉雄華贍，風骨甚遒，已闢唐人陳、杜、沈、宋之軌，餘子莫及。

《圖爐詩話》卷二 楊素詩樸勁不似隋人。

《野鴻詩的》 越公《贈薛播州》數篇，高迥雅逸，纖靡掃盡，大業之朝，足稱首傑。觀者不以人廢言可也。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 越公詩清遠有氣格，規摹西晉，不意武夫凶人有此雅調。

《藝概・詩概》 隋楊處道詩甚爲雄深雅健。齊、梁文辭之弊，貴清綺不重氣質，得此可以矯之。

《歷代詩評注讀本》 處道一武人，而詩格清遠，轉似出世高人，眞不可解。

分論

《山齋獨坐贈薛內史》一 《古詩歸》卷一五：「居山四望阻，風雲竟朝夕」，鍾惺云：老住山客語。「日出遠岫明，鳥散空林寂」，鍾惺云：陶句。「蘭庭動幽氣，竹室生虛白。落花入戶飛，細草當階積。桂酒徒盈樽，故人不在席」，鍾惺云：不獨幽趣，英雄人眞有憐才篤友深情。「日暮山之幽」，譚元春云：遠。《船山古詩評選》卷五：質文相宣，不離經緯，幾與景陽《雜詩》相出入，亦可謂曠世同音者矣。「落花入戶飛」一句稍輕，然亦「蝴蝶飛南園」之亞匹也。發端一語逼甚，不得不急承之。顧唐人於此力已盡而不續，則宕開別求活徑，乃似龍頭象身，大足相配，而生氣已離矣。作者於此正賴似獅子威力，自閑其意，使一縷一絲緩緩從箇中帶出，方得生氣徹尾不離。看他「深溪橫古樹」以下，平演八句，定忍之力如此，何憂其不整暇邪？然後「桂酒徒盈樽」順流而出，結束均安矣。《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寫景幽秀。《古詩賞析》卷二二：此因獨坐有懷，遂爾寄贈，兩截題也。首二，直就山居朝夕叙起，領清題首四字。「深溪」四句，先寫山景，兩語泛說。兩語切「朝」字說。「蘭庭」四句，接寫齋景，俱就植物說。後四，以有酒無人，遞落懷薛。日暮山幽，收到「夕」字。仍不脫山。

又二 《古詩歸》卷一五：「巖壑澄清景，景清巖壑深」，鍾惺云：氣奧。譚元春云：有無窮深衷在內。「樹石相陵臨」，鍾惺云：「陵臨」二字畫樹石

神理，生生合來，妙，妙。《船山古詩評選》卷五：含采不發，幾無一字落蹊徑中，自命之高，不知古今之有齊、梁也。江文通聊與晤對。《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其源亦出於謝宣城，稍有靜氣。《古詩賞析》卷二二：此章局勢，似複前章，然寫景皆跟「日落」句來。按切「夕」字，則連上而非複上矣。前四，亦寫山景插暮色，切「夕」字。中四，點明山齋，亦寫齋景。散彩凝陰，仍帶定「夕」字。「花草」頂前首「落花」兩句，乃近景。「樹石」頂前首「深溪」兩句，乃遠景也。後四，點清獨坐對榻，無客知心，卻換鳴琴作挑筆，亦復抱轉山幽。

《贈薛內史》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宛轉入情。《古詩賞析》卷二二：此寄懷之詩。首四，直從不寐傷離，點落獨坐待君，總領而起。「待君」四句，按上獨坐待君來。言自春徂秋，朝夜繫懷之景。「明月」四句，又接上落花明月申說，兜轉望遠有思。後四，又接上南浦漢陽，揣度道里，而以路雖未遠，難寄音書作收。四句轉意，即四句轉韻。蟬聯而下，調法流逸。

《贈薛播州》十四章　《船山古詩評選》卷五：遠而不乖，近情而不猥，鍊之峻潔而不促，此老眞齊、梁以來大手筆也。《古詩源》卷一四：從天下之亂，說到定鼎。次說求材，次說立朝，次說薛之出守，頌其致成。次說己之歸期，末致相思之意。一題幾重，須具此章法。末嘗不排，而不覺排偶之迹，骨高也。《野鴻詩的》：越公《贈薛播州》數篇，高迥雅逸，纖靡掃盡，大業之朝，足稱首傑。觀者不以人廢言可也。《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大篇淋漓宛轉，情緒曲盡。妙在章法細密，前後整如。凡一題作數章，而不知章法者，誠可嗤也。《古詩賞析》卷二二：十四首章法蟬聯，骨格高老。本可盡登，然不如節去五章，尤爲緊湊。歸愚師所選，亦復如是，乃眞先得我心。

又一　《古詩源》卷一四：「揖讓非至公」，落句是奸雄語，曹孟德時或有此。《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干戈異革命，揖讓非至公」，六季人不解此道。《古詩賞析》卷二二：此首章，直從五季政乖民怨，羣雄角立叙起，爲題前總冒。前四，政乖民怨。中二，束上起下。中腰遞筆。後四，羣雄角立也。議論警拔。又：「干戈異革命，揖讓非至公」，言用干戈，固異於湯武之革命。即揖讓，亦不若堯舜禹之出於至公也。

又二　《古詩賞析》卷二二：此第二章。接叙隋初天下未一，已與薛阻兵難見之事。雖落兩人，尚屬虛領。前四，天下未一，後六，阻兵難見也。此下有五緯連珠聚一章，以空述隋初掃除羣雄事，與兩人無涉，去之。又：「兩河定寶鼎，八水域神州」，《通典》：西則龍門之河，東則洚水大陸之河，爲兩河。《三輔黃圖》：關中八水，謂灞、滻、涇、渭、豐、鎬、牢、潏也。又：「漳滏爾連沼，涇渭余別流」，《魏都賦》：「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注：漳、滏，二水名，經鄴西北。滏水熱，故曰滏口，有寒有溫。涇、渭，二水名，涇清渭濁。詩意言爾我如漳、滏之寒溫不同，涇渭之清濁亦異，蹤跡不能合也。上句獨言爾，下句獨言我者，互文見義也。

又四　《古詩源》卷一四：「植林」一聯，言己與薛各奮事功。遣詞甚雅。《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植林」二句，調古似晉人。《古詩賞析》卷二二：此第四章，叙隋初新政求賢，己與薛皆遭知遇之事。兩人契合，於此始基。前六，新政求賢，後四，皆遭知遇也。此下有「有帛賁邱園」一章，述兩人應聘同出相好之意。又有「自余歷端揆」一章，述兩人居官後，多著作交欽仰之意。以與此章及下章意多複沓，去之。又：「刳舟洹水際，結網大川濱」，際，一作濟。句意以濟水須刳舟，羨魚須結網，喻致治必求賢也。又：「出遊迎釣叟，入夢訪幽人」，出遊，用文王遇太公事。入夢，用高宗得傅說事。

又七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步步低迴。《古詩賞析》卷二二：此第七章，正叙同朝遊處常偕，寒暑共勉之事。即是以下諸章，有傷離索之跌筆。前六，遊處常偕。後四，寒暑共勉也。

又八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閒情流逸見致，凡長篇中不可無閒情。《古詩賞析》卷二二：此第八章，叙薛出牧襄州，而揣其懷古情深。與下章皆不入己之相思，善留末三章地。前六，薛牧襄州。後四，代揣懷古也。

又九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序述清楚。後四句有古意。《古詩賞析》卷二二：此第九章，叙薛移守播州，而揣其思舊意長。與上章皆只就薛說，而己情已於代揣中見。前六，移守播州。後四，代揣思舊也。此下有「北風吹故林」一章，述己秋夜相思，自憐疲病之意。無甚緊要，去之。

又一〇　《古詩歸》卷一五：「棲遲茂陵下，優游滄海曲。古人情可見」，譚元春云：讀書人細心語，即接「棲遲」、「優游」說來，尤可想其中懷。「心物俱非俗」，鍾惺云：「心物」二字較心跡更新妙。譚元春云：幽僻

語，有領會。《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綰合倩洌。

又一一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人人遵路躅」，嫌「遵路躅」三字不圓。凡調不圓，則意不轉。擬改曰「今人齊所逐」。《古詩賞析》卷二二：此第十一章，叙己養病歸閑，越俗無求之事。專就己說，而「古人」仍帶念薛。前四，養病歸閑。中二，曲筆開下。後四，越俗無求也。此下有「所欲棲一枝」一章，叙己樂居山園，忽悵久別之事。亦無甚緊要，去之。又：「古人情可見，今人遵路矚」，言古人情重，應鑒我歸閑知足之心。若今人不知，惟有遵路而矚。不解其何以歸來也。

又一三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情旨藹藹。《古詩賞析》卷二二：此第十三章，則統叙別後春秋，觸景皆思，而窮冬尤甚之意。然冬景不說相思，又留後地。前六，春秋皆思。後四，窮冬尤甚也。又：「山河散瓊蕊」，散瓊蕊，飛雪也。

又一四　《古詩歸》卷一五：「風起洞庭險，烟生雲夢深」，譚元春云：有無窮深衷在內，假清人偶襲其句不得。鍾惺云：泠然不窮，開孟襄陽一路。又：「獨飛時慕侶，寡和乍孤音」，譚元春云：「乍」字妙，於「孤音」尤相宜。鍾惺云：英雄眼空，固不妄交俗物，然亦孤寂不得。二語情見乎辭，此贈薛播州之根也。又：「木落悲時暮，時暮感離心。離心多苦調，詎假雍門吟」，鍾惺云：由閑適說鄉悲涼，哀樂異人。《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亦可謂其嗚也，哀哉！《古詩賞析》卷二二：此末章，則就目前冬景，透寫衡悲望遠，傷離贈詩之情，爲諸章總結。前四，衡悲望遠。後六，傷離贈詩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古人名句，如【略】楊越公之「風起洞庭險，烟生雲夢深」，【略】等句，皆高華名貴，可誦可法者。

傳記

《隋書・楊素傳》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諫議大夫。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記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是贈敷爲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略】宣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爲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鍾離。及高祖爲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以素爲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迥作亂，滎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以應迥，素不得進。高祖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戶。以弟岳爲臨貞公。高祖受禪，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而遣之。【略】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呂〕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荆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退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遣使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荆州總管，進爵郢國公，邑三千戶，眞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爲儀同，玄奘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於郢，臣不願與之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歲餘，轉內史令。【略】素性疏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熲，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之聲。及宮成，上令高熲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懼，計無所出，即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諭上，上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略】優詔褒揚，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並上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

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三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二十年，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熲爲尚書左僕射，賜良馬百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爲行軍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爲柱國，玄縱爲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略】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弟文思、弟文紀，及族父异，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爲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婿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上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疏忌之，後因出勅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閤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錄出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略】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眞食二千五百戶。其年，卒官。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轀車，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勳，劬勞王室，竭盡誠節，協贊朕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戢清徽。春秋遞代，方綿歲祀，式播彫篆，用圖勳德，可立碑宰隧，以彰盛美。」【略】素雖有建立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此厭當之。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恆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愼，每語弟約曰：「我豈須更活耶？」素負冒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碓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嗣，別有傳。諸子皆坐玄感誅死。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俶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丘隴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狡算，爲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宜哉！

紀事

《**隋書・楊素傳**》〔周武〕帝命素爲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

又　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有集十卷。

又《**柳機傳**》　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

並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

又《柳調傳》〔柳〕調，起家秘書郎，尋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斂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爲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又《榮毗傳》開皇中，累遷殿內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吏，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爲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

又《侯白傳》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下來邪？」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太尉《楊素集》十卷。

藝文

薛道衡《出塞（和楊素）》二首高秋白露團，上將出長安。塵沙塞下暗，風月隴頭寒。轉蓬隨馬足，飛霜落劍端。凝雲迷代郡，流水凍桑乾。烽微桔槔遠，橋峻轆轤難。從軍多惡少，召募盡材官。伏波時臥鼓，疑兵乍解鞍。龍城擒冒頓，長坂納呼韓。受降今更築，燕然已重刊。還嗤傅介子，辛苦刺樓蘭。邊庭烽火驚，插羽夜徵兵。少昊騰金氣，文昌動將星。長驅鞮汗北，直指夫人城。絕漠三秋暮，窮陰萬里生。寒夜哀笳曲，霜天斷雁聲。旌旗連下鹿，疊鼓向龍庭。妖雲墜虜陣，暈月遶胡營。左賢皆頓顙，單于已繫纓。絏馬登玄闕，鈎鯤臨北溟。當知霍驃騎，高第起西京。

又《敬酬楊僕射山齋獨坐詩》相望山河近，相思朝夕勞。龍門竹箭急，華岳蓮花高。岳高嶂重疊，鳥道風煙接。遙原樹若薺，遠水舟如葉。葉舟且旦浮，驚波夜夜流。露寒洲渚白，月冷函關秋。秋夜清風發，彈琴即鑑月。雖非莊舄歌，吟詠常思越。

又《重酬楊僕射山亭詩》寂寂無與晤，朝端去總戎。空庭聊步月，閑坐獨臨風。臨風時太息，步月山泉側。朝朝散霞彩，暮暮澄秋色。秋色遍皐蘭，霞彩落雲端。吹旌朔氣冷，照劍日光寒。光寒塞草平，氣冷咽笳聲。將軍獻凱入，讙譟風雲生。

虞世基《出塞（和楊素）》二首窮秋塞草腓，塞外胡塵飛。徵兵廣武至，候騎陰山歸。廟堂千里策，將軍百戰威。轅門臨玉帳，大旆指金微。摧朽無勍敵，應變有先機。銜枚壓曉陣，卷甲解朝圍。潮海波瀾靜，王庭氛霧晞。鼓聲嚴朔氣，原野曖寒暉。勳庸震邊服，歌吹入京畿。待拜長平坂，鳴騶入禮闈。上將三略遠，元戎九命尊。緬懷古人節，思酬明主恩。山西多勇氣，塞北有遊魂。揚桴度隴坂，勒騎上平原。誓將絕沙漠，悠然去玉門。輕裘不遑舍，驚策騖戎軒。慄慄邊風急，蕭蕭征馬煩。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霧烽黯無色，霜旗凍不翻。耿介倚長劍，日落風塵昏。

陳子良《贊德上越國公楊素》君侯稱上宰，命世挺才英。本超騏驥足，復蘊風雲情。攄藻掞錦綺，育德潤瑤瓊。已踵四知舉，非無三傑名。濟世同舟楫，匡政本阿衡。雍容入青瑣，肅穆侍丹楹。桂宮擅鳴珮，槐路獨飛纓。高門羅虎戟，綺閣麗彫甍。金鐏酌湛湛，歌扇掩盈盈。匈奴軼燕薊，烽火照幽幷。天子命薄伐，受脤事專征。七德播雄略，十萬騁行兵。雁行蔽虜甸，魚貫出長城。交河方飲馬，瀚海盛揚旌。拔劍倚天外，蒙犀輝日精。彎弧穿伏石，揮戈斬大鯨。鼓鼙朝作氣，刁斗夜偏鳴。六郡多壯士，三邊豈足平。嶺雲朝合陣，山月夜臨營。胡塵暗馬色，芳樹動笳聲。關雲未盡散，塞霧常自生。川長蔓草綠，峰迥雜花明。小人愧王氏，雕文慚馬卿。濫此叨書記，何以謝過榮。高山徒仰止，終是恨才輕。

杜光庭《虯髯客傳》隋煬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

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揭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盡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羅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尸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語，眞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

王世貞《楊司空素坐懷》　幽居擅丘樾，塊爾稱獨晤。盤礴翰墨林，沈冥詩書趣。裊影文畫寂，飛英點林素。溪藤飲猿接，梁棘歸鳥輸。四起垂天雲，疑亡出山路。屏刺少所通，非心不成故。慨此穆如侶，抒言托遙慕。

陳文述《續江醴陵雜體詩三十首・楊楚公素・山齋》　素襟避塵囂，棲山事卜築。紅泉澄空潭，翠澗澹深谷。碧鳳馴疏桐，蒼鼈響修竹。風來藥苗香，日下松陰綠。聊用適性情，非爲躭幽獨。抱琴遲素心，江湖遠高躅。

樊增祥《唐代隋堤柳》　不關興廢自風流，八字雙隄儼斗牛。楊素依稀同姓氏，秦青約略入歌謳。春纔拂檻輕於燕，美亦如髯恨不虬。得見太原天日表，自憐卑薄是揚州。

雜録

《本事詩・情感》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爲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太平廣記》卷一六九引《定命録》　封德彝之少也，僕射楊素見而奇之，遂妻以姪女。常撫座曰：「封郎必居此坐。」後討遼東，封公船沒，衆皆謂死。楊素曰：「封郎當得僕射，此必未死。」使人求之，公抱得一板沒於大海中，力盡欲放之。忽憶楊公之言，復勉力持之，胸前爲板所摩擊，肉破至骨。衆接救得之。後果官至僕射。

又卷二四八引《啓顏録》　隋朝有人（侯白）敏慧，然而口吃。楊素每閑悶，即召與劇談。嘗歲暮，無事對坐，因戲之曰：「有大坑深一丈，方圓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頭良久，乃問云：「有梯出否？」素云：「只論無梯，若論有梯，何須更問？」其人又低頭良久，問曰：「白白白日夜夜夜地？」素云：「何須云白日、夜地，若爲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眼不瞎爲甚物入入裏許？」素大笑。又問云：「忽命公作軍將，有小城兵不滿一千，已下糧食唯有數日，城外被數萬人圍，若遣公向城中，作何謀計？」低頭良久，問云：「有有救救兵否？」素云：「只緣無救，所以問公。」沈吟良久，舉頭向素云：「審審如如公言，不免須敗。」素大笑。又問云：「計公多能，無種不解。今日家中有人蛇咬足，若爲醫治？」此人即應聲報云：「取取五月五日南牆下雪雪塗塗即即治。」素云：「五月何處得有雪？」答云：「若五月五日無雪，臘月何處有蛇咬？」素笑而遣之。

于宣敏

論述

《**隋書・于宣敏傳**》　宣敏爲詩，甚有幽貞之志。

傳記

《**隋書・于宣敏傳**》　宣敏字仲達，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王命之賦詩。【略】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略】未幾，卒官，時年二十九。

紀事

《**隋書・于宣敏傳**》　高祖踐阼，拜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略】帝省表嘉之，謂高熲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鎮於蜀。

又　宣敏常以盛滿之誡，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以見其志焉。

孫萬壽

論述

《**遠戍江南寄京邑親友**》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萬壽爲滕穆王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字文述召典軍書，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寄京邑知友，盛爲當時吟誦。長篇一瀉，情盡氣暢。「吾彥不爭勳」，《英華》作「唐彬不競勤」。注云：「《晉書》：『唐彬知孫皓將至，遲留以示不競。』」今《隋書》作「吾彥不爭勳」。按：吾彥乃降將，無不爭功事。未詳。

《**別贈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都無此時蒙氣，筆致清皎。

《**和周記室游書京**》　《古詩源》卷一四：三、四語翻得高。韋誕字仲將，爲魏書凌雲臺者。周處將戰死，嘆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身亡，爲國取恥。」《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情悲事切。《古詩賞析》卷二二：此過齊之舊京生感，因周有作，遂和之也。前四，援古比起，己與周皆在其中。中八，先述己遭逢國難，淪落無聞之感。後四，方落周之賦詩，與己同病。援古作收，切其姓也。且應起作章法，不專琢對，古意尚存。

《**行經舊國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直述竝能達懷。

《**庭前枯樹詩**》　《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殊有寄託。

《**東歸在路率爾成咏**》　《古詩歸》卷一五：「學宦兩無成，歸心自不平」，譚元春云：眞。「故鄉尚千里，山秋猿夜鳴」，譚元春云：悠然可思。鍾惺云：已是盛唐人極深秀之句。「人愁慘雲色，客意慣風聲」，譚元春云：巧句實歷。《歷代詩評注讀本》：寫出旅況之苦。第五、六聯，下一「慘」字「慣」字，凝煉有致。

傳記

《**隋書・孫萬壽傳**》　孫萬壽字仙期，信都武強人也。祖寶，魏散騎常侍。父靈暉，齊國子博士。萬壽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經》，略通大義，兼博涉子史。善屬文，美談笑，博陵李德林見而奇之。在齊，年十七，奉朝請。【略】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即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時年五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紀事

《**隋書・孫萬壽傳**》　高祖受禪，滕穆王引爲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贈京邑知友曰：【略】此詩至京，盛爲當時之所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而玩之。

明餘慶

論述

《**從軍行**》　《古詩源》卷一四：「劍花寒不落。弓月曉逾明」，劍花一聯，唐人極摹此種句法。《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五、六，亮。《古詩賞析》卷二二：從軍行，擬魏左延年《相和歌辭・平調曲》。首二，點題總挈。中四，皆頂次句申說。兩賦軍容之盛，兩賦武備之嚴，鍊句入妙。後二，頂首句，以闢地建功作收。

傳記

《**隋書・明餘慶傳**》　〔明克讓〕子餘慶，官至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爲國子祭酒。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　明餘慶，平原高人，克讓之子。官至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爲國子祭酒。

王眘

論述

《**七夕詩**》**二首**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二結皆小，有作致。

又二　《船山古詩評選》卷六：大好點染。

傳記

《**隋書・王眘傳**》　〔王〕胄兄眘，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爲學士。煬帝即位，授祕書郎，卒官。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　王眘，字元恭，瑯琊臨沂人，筠之孫也。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爲學士。煬帝即位，授祕書郎。

王胄

論述

《奉和賜酺詩》 《隋書・王胄傳》：「〔煬〕帝常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爲五言詩，詔胄和之。其詞曰：【略】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

《言反江陽寓目灞涘贈易州陸司馬詩》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古》：齊、梁、陳、隋，句有絕是唐律者，彙集於後，俾初學知近體所從來。【略】王胄：「千門含日麗，萬雉映霞丹。」【略】皆端嚴華妙。精工者，啓垂拱之門；雄大者，樹開元之幟。《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章法次第，情事悲切。

《酬陸常侍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直述眞情，雖率亦復悲。

《答賀屬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應是賀有密圖，微相結約，雖復謝卻，情似未忘否？或叔夜絕交之旨，未可知也。援儗隱躍，辭意婉轉，大佳。

《別周記室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不言之情，其情倍深。

《賦得雁送別周員外戍嶺表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比體凄然。

《爲寒床婦贈夫歸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仕陳，固諸王文學不得爲相識。

《燕歌行》 《優古堂詩話・庭草無人隨意綠》：唐劉餗《隋唐嘉話》載：隋煬帝爲《燕歌行》，羣臣皆以爲莫及，王胄獨不下帝，因此被害。而帝誦其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綠』能復道邪？」然予讀周庾信《蕩子賦》曰：「游塵滿牀不用拂，細草橫階隨意生。」乃知王胄「庭草無人隨意綠」蓋取諸此，以之喪命，豈不枉哉。《詩藪外編・六朝》：「庭草無人隨意綠」，大似唐末五代人詞，非七言體也。「年年歲歲花相似」，鄙淺更無足觀。二子固有佳處，以此句死便是橫死。隋煬便是橫殺，之問未必作爾許業，人品污下而惡歸焉，皆大苦事也。

傳記

《隋書・王胄傳》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黃門侍郎。胄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爲學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爲著作佐郎，以文詞爲煬帝所重。【略】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爲準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疏率不倫，自恃才大，鬱鬱於薄宦，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爲諸葛潁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遊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爲吏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胄、虞綽之輩，崔儦、孝逸之倫，或矜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跅弛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禰衡而已。故多離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稽古，文詞辨麗，並鄧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爲盛，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華萼相耀，亦爲難兄弟矣。

著録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 王胄，字承基，眷之弟。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參軍、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陳滅，晉王引爲學士。大業初，爲著作佐郎。楊玄感敗，胄坐交遊，與虞綽俱徙邊。胄亡匿江左，爲吏所捕，誅。

《隋書・經籍志四》 著作郎《王胄集》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王胄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王胄集》十卷。

雜録

《藝苑卮言》卷六　薛道衡、王胄見忌隋煬，柳晉見忌諸葛潁，張九齡、李邕、蕭穎士見忌李林甫。

許善心

傳記

《隋書・許善心傳》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懋，梁太子中庶子，始平、天門二郡守、散騎常侍。父亨，仕梁至給事黃門侍郎，在陳歷羽林監、太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善心九歲而孤，爲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誦記，多聞默識，爲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偏通涉。十五解屬文，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高，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繫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勑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勑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略】〔開皇〕十七年，除秘書丞。于時秘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爲總叙，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秘書丞、黃門，並如故。四年，留守京師。高祖崩于仁壽宮，煬帝秘喪不發，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官。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爲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爲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且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攝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僚咸議爲虛。善心以爲述於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之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罪之奏。後數月，述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睺、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爲祭文，謂爲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帝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之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爲守給事郎。九年，攝左翊衛長史，從度遼，授建節尉。帝嘗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勑善心與崔祖瑨撰《靈異記》十卷。【略】十年，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雁門，攝左親衛武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郡，追叙前勳，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殺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反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負氣。」命捉將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因遂害之，時年六十一。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高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心母范氏，梁

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知之，勑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紀事

《隋書・許善心傳》〔開皇〕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闕，高祖召百官賜醼，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略】頌成，奏之，高祖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日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豪，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

又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之意【略】。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符瑞記》十卷，許善心撰。《方物志》二十卷，許善心撰。

《舊唐書・經籍志下》《皇隋瑞文》十四卷，許善心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許善心《皇隋瑞文》十四卷。

藝文

劉斌《和許給事傷牛尚書弘詩》名臣不世出，百工之所求。況乃非常器，遭逢興運秋。符彩照千里，銓衡綜九流。經綸資博物，樽俎寄皇猷。詔濩傾復理，典禮紊還修。雖貞棟梁任，兼好藝文游。佇聞和鼎實，行當奉介丘。高衢翻稅駕，閑水遽遷舟。傳呼更何日，曳履聞無由。歸魂藐修路，征棹艤邗溝。林薄長風慘，江上寒雲愁。夜臺終不曙，遺芳徒自留。

薛道衡《和許給事善心戲場轉韵詩》京洛重新年，復屬月輪圓。雲間璧獨轉，空裏鏡孤懸。萬方皆集會，百戲盡來前。臨衢車不絕，夾道閣相連。驚鴻出洛水，翔鶴下伊川。豔質迴風雪，笙歌韻管弦。佳麗儼成行，相攜入戲場。衣類何平叔，人同張子房。高高城裏髻，峨峨樓上粧。羅裙飛孔雀，綺帶垂鴛鴦。月映班姬扇，風飄韓壽香。竟夕魚負燈，徹夜龍銜燭。戲笑無窮已，歌詠還相續。羌笛隴頭吟，胡舞龜茲曲。假面飾金銀，盛服搖珠玉。宵深戲未闌，兢爲人所難。卧驅飛玉勒，立騎轉銀鞍。縱横既躍劍，揮霍復跳丸。抑揚百獸舞，盤跚五禽戲。狻猊弄斑足，巨象垂長鼻。青羊跪復跳，白馬迴旋騎。忽睹羅浮起，俄看鬱昌至。峰嶺既崔嵬，林叢亦青翠。麋鹿下騰倚，猴猿或蹲跂。金徒列舊刻，玉律動新灰。甲黄垂陌柳，殘花散苑梅。繁星漸寥落，斜月尚徘徊。王孫猶勞戲，公子未歸來。共酌瓊酥酒，同傾鸚鵡杯。普天逢聖日，兆庶喜康哉。

雜録

楊慎《集韻異音》篆文二鳥曰雥，三鳥曰雥，音戢，三鳥相聚，其羽戢戢也。集字從此，其音與積同。下從木，鳥集於木也。音義皆殊。元趙古則、周伯溫輩妄作解事，便以雥爲集，非也。按隋許善心《神雀頌》曰：「景福氤氳，嘉貺雥集？」可砭趙、周之謬。雥之與集，猶氤之於氳。以雥即爲集，謂氤即是氳可乎？

潘徽

《隋書・潘徽傳》潘徽字伯彦，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沖，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

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總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爲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返命，爲啓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爲「伏奉」爲重，「敬奉」爲輕，卻其啓而不奏。澹立議曰：「《曲禮》注曰：『禮主於敬。』《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曰：『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爲輕，竟何所據？」徽難之曰：【略】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滅，爲州博士，秦孝王俊聞其名，召爲學士。【略】煬帝嗣位，詔徽與著作佐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玄感兄弟甚重之，數相來往。及玄感敗，凡交關多罹其患。徽以玄感故人，爲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徽爲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西，發病卒。

《**隋書・潘徽傳**》

嘗從（秦孝王楊）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恩賦》。俊覽而善之。

《**新唐書・藝文志二**》

牛弘、潘徽《隋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卷。

虞世基

論述

《**出塞**》二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霧烽」二句，沉慘。

《**奉和幸江都應詔詩**》　《船山古詩評選》卷五：平，故近冗，然正賴其無俊宕之色，去五言宗風不遠。《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典稱。

《**賦昆明池一物得織女石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即用池上典物點染作致。

《**秋日贈王中舍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一氣淋漓，故暢。稍嫌冗，是六朝常格。

《**晚飛烏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此應是初入隋未承寵時作。「恆長侵夜啼」句，雋極。《詠零落桐》有云：「空餘半心在，生意漸無多」，語太甚，不能信之。

《**入關詩**》　《古詩賞析》卷二二：上二，寫入關一路所見之景。下二，就路遙點出羈愁，簡括有力。

傳記

《**隋書・虞世基傳**》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基幼沉靜，喜慍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釋褐建安王法曹參軍事，歷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遷中庶子、散騎常侍、尚書左丞。【略】及陳滅歸國，爲通直郎，直內史省。【略】未幾，拜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帝使謂之曰：「方相委任，當爲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遂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庭決，入閤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爲敕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是。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雁門，帝爲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爲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之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勳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恇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止，又以高熲、張

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己，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楊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剋之，擁兵不少，久在闔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帝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爲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貌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爲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殺逆也，世基乃見害焉。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澹著名，兼以文華見重，亡國羈旅，特蒙任遇。參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國危未嘗思安，君昏不能納諫。方更鬻官賣獄，黷貨無厭，顛隕厥身，亦其所也。

又《隋書・裴蘊傳》　〔裴〕蘊又欲重己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略】及司馬德戡將爲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來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腳，遣范富槩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嘆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遂見害。

紀事

《隋書・虞世基傳》　貧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嘗爲五言詩以見意，情理悽切，世以爲工，作者莫不吟詠。

又　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作《講武賦》，於坐奏之曰：【略】陳主嘉之，賜馬一匹。

又《楊昭傳》　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而薨。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爲哀冊文。

又《裴蘊傳》　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

藝文

楊素《出塞（與虞世基唱和）》二首　漠南胡未空，漢將復臨戎。飛狐出塞北，碣石指遼東。冠軍臨瀚海，長平翼大風。雲橫虎落陣，氣抱龍城虹。橫行萬里外，胡運百年窮。兵寢星芒落，戰解月輪空。嚴鑣息夜斗，騑角罷鳴弓。北風嘶朔馬，胡霜切塞鴻。休明大道暨，幽荒日用同。方就長安邸，來謁建章宮。　漢虜未和親，憂國不憂身。握手河梁上，窮涯北海濱。據鞍獨懷古，慷慨感良臣。歷覽多舊迹，風日慘愁人。荒塞空千里，孤城絕四鄰。樹寒偏易古，草衰恆不春。交河明月夜，陰山苦霧辰。鴈飛南入漢，水流西咽秦。風霜久行役，河朔備艱辛。薄暮邊聲起，空飛胡騎塵。

雜録

杜如晦《虞世基罪當死論》　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稱：「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世基豈得以煬帝無道，不納諫諍，遂杜口無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解職請退，則與箕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晉惠帝賈后將廢愍懷太子，司空張華竟不能苦爭，阿意苟免。及趙王倫舉兵廢后，使讓張華，華曰：「將廢太子日，非是無言，當時不被納用。」其使曰：「公爲三公，太子無罪被廢，言既不從，何不引身而退？」華無詞以答，遂斬之，夷其三族。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故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張華既抗直不能成節，遜言不足全身，王臣之節，

固已墜矣。虞世基位居宰輔，在得言之地，竟無一言諫爭，誠亦合死。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　按《詩紀》載《賦昆明池一物》以下爲虞茂詩，隋文無虞茂，惟世基字茂世。疑即世基作，故併附於後。

又　（《奉和幸江都應詔詩》）《藝文》作虞世基，《初學》作虞茂。

又　（《入關詩》）《詩彙》作庾信者非。

大義公主

論述

《書屏風詩》　《古詩歸》卷一五：鍾惺云：公主以一女子嫁虜，家國破亡，志篤君親，克復不遂，情見乎詩，與唐寶何異？寶事成而主竟爲隋所忌，構死。然千古女英雄，豈可以成敗論也？其詩壯樸，亦豈陳、隋人所及？「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鍾惺云：起得悲感寬大。「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杯酒恆無樂，弦歌詎有聲」，鍾惺云：深篤似漢人語。「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睹成敗，懷抱忽縱橫」，譚元春云：千古事二姓人，同愧此語。「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鍾惺云：氣質古直。《古詩源》卷一四：英氣勃勃，事雖不成，精衛之志，不可泯滅。《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遠嫁復感興亡，此情何堪？詩能直序。《古詩賞析》卷二二：此自傷不能復讎之詩，特就畫屏爲引端耳。前四，先泛說榮華本難長守，隱爲周亡回護。「富貴」四句，則借叔寶亡國之後，尚畫屏風，歎其靦顏事讎，有何可樂，爲己反襯。「余本」四句，方述自己國亡流落，睹物感懷，難忘報復之概。後四，推開取證，獨借《明妃曲》傷遠嫁。爲己作陪。然用一「偏」字，則見得自己心事，比明妃更有多端。不能復讎之憾，言外顯然，卻仍不曾實實道出。用意用筆，吞吐入妙。

傳記

《名媛詩歸》卷七　大義公主者，趙王昭女千金公主也。周主贇以之妻突厥。和親後，趙王昭惡楊堅專政，邀堅酣飲，將刺殺之。不克，反爲堅所誣殺。及楊堅篡周，公主傷宗祀覆滅，言于西面突厥沙鉢略統兵伐隋。後因突厥勢弱講和，公主乃請改姓楊氏，隋遂封之爲大義公主。及滅陳後，以陳叔寶屏風賜公主，公主傷感，題詩屏上。隋主聞而惡之，禮賜益薄。公主復連結西面突厥，隋主慮其爲患，遣長孫晟發公主私事廢之。怨突厥不從，遣牛弘將美姬四人啖之。適沙鉢略之姪染于號突利可汗求婚，隋主使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方許。」突利乃譖而殺之。

紀事

《隋書・突厥傳》　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及高祖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勑緣邊修保鄣，峻長城，以備之，仍命重將出鎮幽、并。沙鉢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絕滅，每懷復隋之志，日夜言之於沙鉢略。由是悉衆爲寇，控弦之士四十萬。

又《長孫晟傳》　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略】（開皇二年）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

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無禮，不敬婦公乎？」攝圖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於是乃拜詔書。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略】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稱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職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乃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至京師，具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答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藩，泄殺大義公主。

又《裴矩傳》 時（開皇二年）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之女也，由是數爲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氏。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

《古詩歸》卷一五 大義公主，後周宇文氏女，嫁爲突厥沙鉢略妻，初名千金公主。隋滅周，自傷宗祀絕滅，每懷覆隋之志，日夜言於沙鉢略，悉衆爲寇。後沙鉢略內附，賜姓楊氏，改封大義公主。隋平陳後，以陳叔寶屏風賜主，主心恆不平，因書屏風爲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 公主本姓宇文，周趙王招女。大象初，策爲千金公主，嫁突厥和親。時隋文專政，趙王謀除之，不克，爲文帝所殺。及篡周，賜姓楊氏，改封大義公主。平陳後，以叔寶屏風賜公主，主心不平，因書此詩。

庾自直

論述

《初發東都應詔》 《古詩歸》卷一五：譚元春云：氣概中有細處。「縱觀此何事」，鍾惺云：直得好。「照日秋原淨」，譚元春云：靜。「分花曲水香」，譚元春云：「分花」字好。「逆浪取花難」勝於采花等事。鍾惺云：細。「稻粱叨歲月，羽翮仰恩光」，鍾惺云：溫厚清整，已是沈、宋合作。

傳記

《隋書・庾自直傳》 庾自直，潁川人也。父持，陳羽林監。自直少好學，沉靜寡欲。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宣惠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爲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愼，不妄交遊，特爲帝所愛。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類文》三百七十七卷，庾自直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庾自直《類文》三百七十七卷。

《宋史・藝文志八》 庾自直《類文》三百六十二卷。

祖君彦

傳記

《隋書・祖君彦傳》 范陽祖君彦，齊尚書僕射孝徵之子也。容貌短小，

言辭訥澀，有才學。大業末，官至東平郡書佐。郡陷於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於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

《新唐書・祖君彥傳》祖君彥，齊僕射孝徵子。博學彊記，屬辭贍速。薛道衡嘗薦之隋文帝，帝曰：「是非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無用之。」煬帝立，尤忌知名士，遂調東都書佐，檢校宿城令，世謂祖宿城。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及爲密草檄，乃深斥主闕。密敗，世充見之，曰：「汝爲賊罵國足未？」君彥曰：「跖客可使刺由，但愧不至耳！」世充令撲之。既困卧樹下，世充已自欲盜隋，中悔，命醫許惠照往視之，欲其蘇。郎將王拔杜曰：「弄筆生有餘罪。」乃蹙其心，即死，戮尸於偃師。

雜録

《詩藪雜編・唐上》古今文人，險惡如鄒鴻豫、息夫躬，邪佞如許敬宗、宋之問，皆詞場諱言者，然未有如北齊祖珽之甚也。珽傳載其履歷，蓋市井負販小人，無賴之尤，薄行不足以言之。然自昔類書，劉孝標、何承天等悉不傳，惟珽《修文御覽》特傳於宋。詩載《文苑英華》凡三首，亦綽約有南朝風。珽雖屢嘗奇辱，竟死牖下，而其子君彥，復以文知名。隋末小人有天幸如此！要之實古今涔氣所獨鍾也。

《隨園詩話》卷一一　隱僻之典，作詩文者不可用，而看詩文者不可不知。【略】舜妹斃首與舜相得，載《帝王世紀》。祖君彥檄煬帝云：「蘭陵公子逼幸告終，不圖斃首之賢，反蒙齊襄之恥。」是此典六朝人已用之。

虞綽

論述

《隋書・虞綽傳》陳左衛將軍傅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尚也。」

傳記

《隋書・虞綽傳》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略】仕陳，爲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初，轉爲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爲校書郎，以藩邸左右，加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盼隆洽。【略】以渡遼功，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潁以學業倖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潁，潁曰：「虞綽粗人也。」帝頷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爲貴倨，虛襟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後，籍沒其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事，綽曰：「羈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且末。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渡江，變姓名，自稱吳卓。遊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大德舍之。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者而告之，竟爲吏所

執，坐斬江都，時年五十四。所有詞賦，並行於世。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胄、虞綽之輩，崔儦、孝逸之倫，或矜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跅弛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禰衡而已。故多離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稽古，文詞辨麗，並鄧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爲盛，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華萼相耀，亦爲難兄弟矣。

紀事

《隋書・王胄傳》　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是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爲準的。

又《虞綽傳》　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綽爲銘。其辭曰：【略】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

《太平廣記》卷四六三引《大業拾遺》　煬帝征遼回，次於柳城郡之望海鎮。步出觀望，有大鳥二，素羽丹嘴，狀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翔雙下，高一丈四、五尺，長八、九尺，徘徊馴擾，翔舞御營。敕著作佐郎虞綽製《瑞鳥銘》以進上，命鐫於其所。仍敕殿內丞閻毗圖寫其狀，秘書郎虞世南上《瑞鳥頌》，敕令寫於圖首。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　《於婺州被囚》：綽被徙至長安而亡，潛度，變姓名遊東陽，抵信安令辛大德，大德舍之。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有識綽者而告，竟爲吏所執。

楊廣
隋煬帝

論述

綜論

《陳書・後主本紀後論》　古人有言：亡國之主，多有才藝。考之梁陳及隋，信非虛論。

《隋書・柳晉傳》　初，王屬文，爲庾信體，及見晉已後，文體遂變。

《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二年》　〔六月〕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隋煬帝集題辭》　隋煬帝志慕秦皇、漢武，而內行則劉聰、石虎，雖有文，不善也。迷樓鳳艗，歌聲兆亡，其亦漢成時《燕燕》諸謠乎？《隋書・文苑傳》稱：「帝意在驕淫，詞無浮蕩，綴文之士得依取正。」余疑其諛，比觀全集，多莊言，簡戲謔，似史評非誣也。帝在藩時，謀奪儲位，朽絃老婢，矯飾悅親，文辭矜束，尚其餘智。及突厥既來，江都往幸，飛帛戲題，持檄成咏，則橘木心蕩，沙丘命盡之日矣。帝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柳晉序之，今集無有，知傳者多缺。他文自詔書外，雅深佞佛，毘曇學聖，黎耶悟眞，自謂顏淵值宣尼，尹喜逢老氏也。身受法戒，而烝殺無慚，開士之談，豈足信哉。陳隋文哀，帝王有作，與衆同波。抑煬帝云：「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撰書，彈曲多則能造曲。」以論文學，殆庶乎而。

《古詩歸》卷一三　鍾惺云：帝王詩文，自魏武帝而後，非惟作文士氣，且有婦女氣矣。然就彼法中亦自有神化。簡文舉體皆俊，聲情筆舌足以發之，閨奩妙手。後主煬帝，不及遠矣！

《詩鏡總論》　讀隋煬帝詩，見其風格初成，精華未備。

《詩源辯體》卷一〇　江總七言四句，有《怨詩》二篇，調雖合律，而語乃綺艷。下至隋煬帝亦然。

又卷一一　隋煬帝五言，聲盡入律，語多綺靡。樂府七言有《泛龍舟》、《江都夏》、《東宮歌》，調雖稍變梁、陳，而體猶未純。煬帝幸江都，製《水調歌》，今《詩紀》所載數篇，調純語暢，爲七言絕正體。

又卷一三　七言律始於梁簡文、庾信、隋煬帝，至唐初諸子尚沿梁、陳舊習。

又　杜、沈、宋七言律雖爲正宗，然未能如五言之純美者，蓋五言律體雖成於杜、沈、宋，而律句則自齊、梁始，其來既遠，故至此而純美。七言律雖權輿於梁簡文、庾信、隋煬帝，至唐初諸子尚不多見。七言律之興，實自杜、沈、宋三公始，故未能純美耳。

《詩筏》　南朝齊、梁以後，帝王務以新詞相競，而梁氏一家，不減曹家父子兄弟，所恨體氣卑弱耳。【略】宮體一出，從風而靡，蓋秀才天子也，又降爲浪子皇帝矣。陳後主、隋煬帝才思豔發，曾何救於敗亡也。傷哉！

《詩辯坻》卷二　《詩藪》云：「陳、隋無論其質，即文無足論者。」予謂非也。夫江（總）、孔（範）軒華，隋煬典暢，足以殿齊、梁之末路，啓李唐之大風。

《西河詞話》卷一　白樂天《花非花詩》、唐人《醉公子詞》、長孫無忌《新曲》、楊太眞《阿那曲》，自是詞格。他若《回鶻石州》、《阿殫迴》、《迴波樂》、《烏鹽角》、《鷓鴣堆》、《水調歌頭》諸名，俱是樂府。然其語有近詞者，則亦可以詞名之。如隋帝《望江南》、徐陵《長相思》，初亦何嘗是詞，而句調可填，即爲填詞。由是推之，則梁武《江南弄》諸樂以及鮑照《梅花落》、陶弘景《寒夜怨》、徐勉《迎客送客》、王筠《楚妃吟》、梁簡文《春情》、隋煬《夜飲》、《朝眠曲》，皆謂之古詞，何不可哉？

《古詩源》卷一四　煬帝詩，能作雅正語，比陳後主勝之。

《圍爐詩話》卷一　問曰：「唐體于何而始？」答曰：「凡事無始，有始乃邪說也，僅可如《春秋》之記始于隱公耳。唐體託始于古詩，古詩託始于《三百篇》，《三百篇》託始于《五子》、《喜起》，此前之記于緯書史子者，不敢據言也。五言始于漢、魏，鮮有偶句，晉、宋以後，偶句日多，庾信竟是排律。七律託始于漢武、魏文等七言古詩，蕭子雲《燕歌行》始有偶句，自此漸有七言六句似律之詩。【略】又有七言八句，前後散，中四語偶者，如【略】隋煬帝《江都宮樂歌》云：【略】《泛龍舟》詩云：【略】大輅始於椎輪，諸詩皆七律之椎輪也。」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　《隋書・文苑傳叙》曰：「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體。《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竝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覽《受朝詩》、《飲馬長城窟行》，似鄰雅正。及觀江都宮掖諸作，便極妖婬。有其實者必形諸言，自不容掩。煬帝材不逮陳後主遠，顧能爲質語、重語，至《望江南》曲綺靡，直接詩餘，益爲卑矣。

分論

《飲馬長城窟行》　皎然《詩式》卷二：隋煬帝《飲馬長城窟行》：「鏦金止行陣，鳴鼓興士卒。千乘萬騎勁，飲馬長城窟。」氣也。《茗香詩論》：煬帝且殿腳女千人，迷樓居後宮女數千人，雖所撰《飲馬長城窟行》頗存雅正，然有諸內，必形諸外，則有江都宮掖諸作焉。《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語氣頗勁。《古詩賞析》卷二二：題雖襲古，而此則實賦。築城以靖邊境，與蔡邕、陳琳作，用意各殊。前四，先以秋時遠行築城，提清眉目。「豈台」四句，叙所以築城之由。嚴重得體，已伏結意。「詎敢」四句，叙不敢憚勞，啓行往築之事。「山川」六句，叙到處督率築城，即以揚威邊境，至於飲馬城窟，城功之竣可知。「秋昏」八句，幻出訛傳警報，實則單于朝謁來，邊氣永靖，築城效驗也。後四，叠轉兩韻，收到振旅言旋，事舉告功作結，遙應樹策安生。通首氣體闊大，頗有魏武之風。

《白馬篇》　《古詩源》卷一四：二章氣體自闊大，而骨力未能振起，故知風格初成，菁華未備。《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古人名句，如【略】煬帝

之「山虛弓響徹，地迥角聲長」【略】等句，皆高華明貴，可誦可法者。《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縟麗有壯色。《古詩賞析》卷二二：擬魏曹植《雜曲歌辭・齊瑟行》。此詠羽林壯士，立功邊地之詩。前八，從馬落人先定篇主，隨接寫戎裝武備之盛。「宛河」八句，追叙各處從前建功樹績，不一而足。爲本事先作陪筆，而以欺衛霍蔑平良束住。「島夷」四句，叙現在胡氛不靖，應徵而出。「進軍」四句，鋪寫軍威之壯。「衝冠」六句，接叙浴血苦戰正面，平華地，掃鬼方，收到功成。後四，以功彰流譽，贊歎作收。氣遒詞鍊，庶幾步武陳思。帝有《紀遼東》二首，皆一句七言，一句五言，十二字用韻，是其創體，附志於此。

《春江花月夜》二首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并陳後主所作，今擬之。《古詩賞析》卷二二：《春江花月夜》》二首，擬陳後主《清商曲辭・吳聲歌曲》。

又一　《古詩歸》卷一五：「春花滿正開」，譚元春云：「滿正開」遠勝於「開正滿」。鍾惺云：「滿」字，春花實有此境，卻不與繁盛等字一例看。若云「開正滿」，則「滿」字爲繁盛矣。《船山古詩評選》卷三：四句兩聯特有貫珠之妙。《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寫景語並宏亮，其氣渾渾，自踞唐先。《古詩賞析》卷二二：首句，點夜江。次句，點春花。三、四，帶江點月，以星作陪。寫景有姿致。

又二　《古詩賞析》卷二二：首句，點夜花。次句，點春江月。三、四，就湘漢襯江，補出景中佳麗之人。詩意始足。

《江都宮樂歌》　《詩源辯體》卷一一：煬帝七言八句有《江都宮樂歌》，於律漸近。《唐詩品彙刪》：六朝時，如庾子山「促柱調絃」一首，陳子良「我家吳會」一首，隋煬帝《江都樂》前一首，實七言律祖也，然猶音律未諧。《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選詩拾遺》云：「據此詩，隋時七言律體已具，不始於唐也。」結句湊韻甚苦，存此以見唐律所自。

《泛龍舟》　《船山古詩評選》卷一：神采天成，此雷塘骨在壯年猶有英氣。《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帝令樂正白明達創新聲爲《泛龍舟》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三、四，趣。結語極拙，亦有致。

《四時白紵歌》二首　《采菽堂古詩選》三五卷：《四時歌》二首，搖曳有姿。

《江都夏》　《船山古詩評選》卷一：取景含情，但極微秀，眞富貴，眞才情，初不賣弄絶奕也。《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景物幽勝。

《鳳艑歌》　《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廣五行志》曰：「隋煬帝三月三日江上作《鳳艑歌》，乃唐興之兆。」

《冬至乾陽殿受朝》　皎然《詩式》卷二：隋煬帝《冬至乾陽殿受朝》：「北陸隆冬盛，南移晷漏長。端拱朝萬國，守文繼百王。」德也。《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氣象端偉，居然帝王之言，但自無憂勤寅畏之意。

《雲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賦詩》　《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七：文章高下，未有不與事稱者。煬帝大業三年幸榆林，突厥啓民朝，復幸啓民所居，賦詩稱：【略】竭天下之力從事於荒遠，僅做得此詩，雖只十數句，而所關興亡甚大。夫所惡於輕靡之文者，謂其不足以致治也。《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固是盛事，足以誇示千古。史採五、六二句及結句成詩，更雄壯簡快。

《宴東堂》　《船山古詩評選》卷五：括襟約度，細潤以則，梁、陳以還，此爲雅製。史稱帝意在驕淫，詞無浮蕩，非獎已。

《早渡淮》　《船山古詩評選》卷五：孤清自賞。

《臨渭源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穩秀。結句意諒爲人君者，當如此。唐人應制詩，凡所稱述，皆未是情實。讀者苟能取鑒，具非無益。此所謂既刪之後，有正無邪也。

《捨舟登陸示慧日道場玉清玄壇德衆》　《船山古詩評選》卷五：興言俯仰，殆分小謝之席。《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爽氣軒軒。

《謁方山靈岩寺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森秀。

《望海詩》　《升庵詩話・遠水如岸》：海濱之人曰：「遠望海水，似高於地，有如岸焉，蓋水氣也。」煬帝《望海》詩曰：「遠水翻如岸，遙山倒似雲。」《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差能摹寫。

《悲秋詩》　《詩鏡總論》：劉長卿體物情深，工於鑄意，其勝處有迥出盛唐者。「黃葉減餘年」，的是庾信、王褒語氣。「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春歸」句何減薛道衡《人日思歸》語？「寒鳥數移柯」，與隋煬「鳥擊初移樹」同，而風格欲遜。「鳥似五湖人」，語冷而尖，巧還傷雅，中唐身手於此見矣。又：隋素而唐麗，素而質，「鳥擊初移樹，魚寒欲隱苔」，唐人欲爲之，豈可得耶？《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後四句，體物細遠。

《夏日臨江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五句佳。「驚白」有何異？在林外便是，於掩映中見「白」。且又方飛，此「白」縹緲水上，蓮亦與水映。

《野望詩》　《藝苑卮言》卷三：梁元帝詩有「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陳後主有「故鄉一水隔，風烟兩岸通」，又「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在沈、宋集中，當爲絕唱。隋煬帝：「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是中唐佳境。《詩筏》：秦少游「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晁無咎云：「此語雖不識字者，亦知是天生好言語。」漁隱云：「無咎不見煬帝詩耳。」蓋以隋煬帝有「寒鴉千萬點，流水繞孤村」之句也。余謂此語在煬帝詩中，祇屬平常，入少游詞，特爲妙絕。蓋少游之妙，在「斜陽外」三字，見聞空幻。又「寒鴉」、「流水」，煬帝以五言劃爲兩景，少游詞用長短句錯落，與「斜陽外」三景合爲一景，遂如一幅佳圖。此乃點化之神，必如此乃可用古語耳。

《賜守宮女》　《古詩歸》卷一五：鍾惺云：看他一段周旋溫慰，有宋子京半臂忍凍之意。能使守宮諸人不得從幸，而爲之心死。後主煬帝，除卻天子不爲，使之作文士、蕩子，眞當家本色也。「征遼亦偶然」，鍾惺云：呆甚！此事豈是「偶然」？

《持楫篇賜吳絳仙》　《船山古詩評選》卷三：使事有意致。艷詩亦可適如此耳。陳叔寶媟詞不堪，非阿摩敵久矣。《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將身倚輕楫，知是渡江來」，不言身輕，身固可知。

《景陽井銘》　《四溟詩話》卷一：隋煬帝《景陽井銘》曰：「前車已覆，後乘將沒。」淫亂尤甚於陳。

傳記

《隋書・煬帝紀》　煬皇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麼，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文獻獨孤皇后。上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后於諸子中特所鍾愛。在周，以高祖勳，封雁門郡公。開皇元年，立爲晉王，拜柱國、幷州總管，時年十三。尋授武衛大將軍，進位上柱國、河北道行臺尚書令，大將軍如故。高祖令項城公韶、安道公李徹輔導之。上好學，善屬文，沉深嚴重，朝野屬望。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絃多斷絕，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爲不好聲妓，善之。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爲仁孝。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霑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六年，轉淮南道行臺尚書令。其年，徵拜雍州牧、內史令。八年冬，大舉伐陳，以上爲行軍元帥。及陳平，執陳湘州刺史施文慶、散騎常侍沈客卿、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以其邪佞，有害於民，斬之右闕下，以謝三吳。於是封府庫，資財無所取，天下稱賢。進位太尉，賜輅車、乘馬，袞冕之服，玄珪、白璧各一。復拜幷州總管。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亂，徙上爲揚州總管，鎮江都，每歲一朝。高祖之祠太山也，領武候大將軍。明年，歸藩。後數載，突厥寇邊，復爲行軍元帥，出靈武，無虜而還。及太子勇廢，立上爲皇太子。是月，當受冊。高祖曰：「吾以大興公成帝業。」令上出舍大興縣。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仁壽初，奉詔巡撫東南。是後高祖每避暑仁壽宮，恆令上監國。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於仁壽宮。【略】〔大業〕十三年十一月丙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遙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上起宮丹陽，將遜于江左。有烏鵲來巢幄帳，驅不能止。熒惑犯太微。有石自江浮入于揚子。日光四散如流血。上甚惡之。〔恭帝義寧〕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武賁郎將司馬德戡、元禮，監門直閣裴虔通，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武勇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景，內史舍人元敏，符璽郎李覆、牛方裕，千牛左右李孝本、弟孝質，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以驍果作亂，入犯宮闈。上崩于溫室，時年五十。蕭后令宮人撤牀簀爲棺以埋之。化及發後，右禦衛將軍陳稜奉梓宮於成象殿，葬吳公臺下。發斂之始，容貌若生，衆咸異之。大唐平江南之後，改葬雷塘。初，上自以藩王，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時高祖雅信文獻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內多嬖幸，以此失愛。帝後庭有子，皆不育之，示無私寵，取媚於后。大臣用事者，傾心與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曲承顏色，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又常私入宮掖，密謀於獻后，楊素等因機構扇，遂成廢立。自高祖大漸，暨諒闇之中，烝淫無度，山陵始就，即事巡遊，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盛治宮室，窮極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絕域。諸

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擊之。盛興屯田於玉門、柳城之外。課天下富室，益市武馬，匹直十餘萬，富強坐是凍餒者十家而九。帝性多詭譎，所幸之處，不欲人知。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四海珍羞殊味，水陸必備焉，求市者無遠不至。郡縣官人，競爲獻食，豐厚者進擢，疏儉者獲罪。姦吏侵漁，內外虛竭，頭會箕斂，人不聊生。于時軍國多務，日不暇給，帝方驕怠，惡聞政事，冤屈不治，奏請罕決。又猜忌臣下，無所專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構其罪而族滅之。故高熲、賀若弼先皇心膂，參謀帷幄，張衡、李金才藩邸惟舊，績著經綸，或惡其直道，或忿其正議，求其無形之罪，加以刎頸之誅。其餘事君盡禮，謇謇匪躬，無辜無罪，橫受夷戮者，不可勝紀。政刑弛紊，賄貨公行，莫敢正言，道路以目。六軍不息，百役繁興，行者不歸，居者失業。人飢相食，邑落爲墟，上不之恤也。東西遊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費不給，逆收數年之賦。所至唯與後宮流連酣湎，惟日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醜言，又引少年，令與宮人穢亂，不軌不遜，以爲娛樂。區宇之內，盜賊蜂起，劫掠從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掩蔽，隱賊數不以實對。或有言賊多者，輒大被詰責，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師徒，敗亡相繼。戰士盡力，必不加賞，百姓無辜，咸受屠戮。黎庶憤怨，天下土崩，至於就擒而猶未之寤也。史臣曰：煬帝爰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卻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貌，肆厥姦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登儲兩，踐峻極之崇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委積於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冠服以飾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敎絕四維，刑參五虐，鋤誅骨肉，屠勦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爲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之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雁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揚、越。姦宄乘釁，強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不反。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十八九焉。於是相聚萑蒲，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爲羣，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並爲麋鹿之場，喋喋黔黎，俱充蛇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爲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蜉蝣之羽，窮長夜之樂。土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爲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一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顚隕，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逭。」《傳》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徵矣！

紀事

《隋書・柳䛒傳》　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䛒爲序，詞甚典麗。

又《牛弘傳》　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略】

又《宣華夫人陳氏傳》　及煬帝嗣位之後，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爲製《神傷賦》。

又《史祥傳》　〔煬〕帝嘗賜祥詩曰：【略】祥上表辭謝，帝降手詔曰：【略】

又　大業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大赦，改元。立妃蕭氏爲皇后。改豫州爲溱州，洛州爲豫州。廢諸州總管府。丙申，立晉王昭爲皇太子。丁酉，以上柱國宇文述爲左衛大將軍，上柱國郭衍爲左武衛大將軍，延壽公于仲文爲右衛大將軍。己亥，以豫章王暕爲豫州牧。戊申，發八使巡省風俗。下詔曰：【略】

又〔大業元年〕三月丁未，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實之。戊申，詔曰：【略】又於皁澗營顯仁宮，採海內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以實園苑。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辛亥，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採木，造龍舟、鳳艗、黃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略】（閏七月）丙子，詔曰：【略】八月壬寅，上御龍舟，幸江都。以左武衛大將軍郭衍爲前軍，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爲後軍。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蔑。舳艫相接，二百餘里。

又　八年春正月辛巳，大軍集于涿郡。以兵部尚書段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壬午，下詔曰：【略】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癸未，第一軍發，終四十日，引師乃盡，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略】二月甲寅，詔曰：【略】三月辛卯，兵部尚書、左候衛大將軍段文振卒。癸巳，上御師。甲午，臨戎于遼水橋。戊戌，大軍爲賊所拒，不果濟。右屯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麥鐵杖，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叉等，皆死之。甲午，車駕渡遼。大戰于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乙未，大頓，見二大鳥，高丈餘，皞身朱足，遊泳自若。上異之，命工圖寫，幷立銘頌。【略】于時諸將各奉旨，不敢赴機。既而高麗各城守，攻之不下。六月己未，幸遼東，責怒諸將。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七月壬寅，宇文述等敗績于薩水，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死之。九軍並陷，將帥奔還亡者二千餘騎。癸卯，班師。九月庚辰，上至東都。己丑，詔曰：【略】

又《徐則傳》　初在縉雲山，太極眞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略】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于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晉王下書曰：【略】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賻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晉爲之讚曰：【略】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以松水自給，皆爲煬帝所重。

又《宣華夫人陳氏傳》　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之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宮爲嬪。時獨孤皇后性妬，後宮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晉王廣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爲內助，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爲貴人，專房擅寵，主斷內事，六宮莫與爲比。及上大漸，遺詔拜爲宣華夫人。初，上寢疾於仁壽宮也，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以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爲勅書詐，示左僕射楊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殿，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出就別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晡後，太子遣使者賫金合子，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爲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於是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卻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

又《儒林傳》　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沒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奪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愼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又《經籍志一》　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踰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

又《五行志》　大業十一年，煬帝自京師如東都，至長樂宮，飲酒大醉，

因賦五言詩。其卒章曰：「徒有歸飛心，無復因風力。」令美人再三吟詠，帝泣下霑襟，侍御者莫不欷歔。帝因幸江都，復作五言詩曰：「求歸不得去，眞成遭箇舂。鳥聲爭勸酒，梅花笑殺人。」帝以三月被弒，即遭舂之應也。是年盜賊蜂起，道路隔絕，帝懼，遂無還心。帝復夢二豎子歌曰：「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渡江水。」由是築宮丹陽，將居焉。功未就而帝被殺。

又　煬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當謂朕承藉餘緒而有四海耶？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謂當世之賢，皆所不逮。《書》云：「謂人莫己若者亡。」帝自矜己以輕天下，能不亡乎？帝又言習吳音，其後竟終於江都，此亦魯襄公終於楚宮之類也。

又《音樂志》　大業元年，煬帝又詔修高廟樂，曰：【略】有司未及陳奏，帝又以禮樂之事，總付祕書監柳顧言、少府副監何稠、著作郎諸葛潁、祕書郎袁慶隆等，增多開皇樂器，大益樂員，郊廟樂懸，並令新製。顧言等後親，帝復難於改作，其議竟寢。

又《刑法志》　煬帝即位，以高祖禁網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惡之條。時斗稱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二倍爲差。杖百則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爲差，三年則一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二死同贖三百六十斤。其實不異。開皇舊制，覆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先是蕭巖以叛誅，崔君綽坐連庶人勇事，家口籍沒。巖以中宮故，君綽緣女入宮愛幸，帝乃下詔革前制曰：【略】是時百姓久厭嚴刻，喜於刑寬。後帝乃外征四夷，內窮嗜慾，兵革歲動，賦斂滋繁。有司皆臨時迫脅，苟求濟事，憲章遐棄，賄賂公行，窮人無告，聚爲盜賊。帝乃更立嚴刑，勑天下竊盜已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百姓轉相羣聚，攻剽城邑，誅罰不能禁。帝以盜賊不息，乃益肆淫刑。九年，又詔爲盜者籍沒其家。自是羣賊大起，郡縣官人，又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及楊玄感反，帝誅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轘裂梟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已下，臠噉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潰，及恭帝即位，獄訟有歸焉。

《隋唐嘉話》卷上　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又補遺　隋煬帝鑿汴河，自製《水調歌》。

《太平廣記》卷二二六引《紀聞》　又唐貞觀初，天下乂安，百姓富贍，公私少事，時屬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殿內諸房，莫不綺麗，后妃嬪御，皆盛衣服，金翠煥爛。設庭燎于階下，其明如晝，盛奏歌樂。乃延蕭后與同觀之，樂闋，帝謂蕭曰：「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答。固問之，后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矣。」帝曰：「隋主何如？」后曰：「隋主享國十有餘年，妾常侍從，見其淫侈。隋主每當除夜至歲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盡沈香木根也。每一山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沉香甲煎之香，旁聞數十里。一夜之中，則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二百石。又殿內房中不然膏火，懸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又有明月寶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猶三寸。一珠之價，直數千萬。妾觀陛下所施都無此物，殿前所焚，盡是柴木，殿內所燭，皆是膏油。但乍覺烟氣薰人，寔未見其華麗。然亡國之事，亦願陛下遠之。」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

《升庵詩話・隋末詩讖》　江都迷樓宮人杭靜《夜半歌》云：「河南楊柳樹，江北李花營。楊柳飛綿何處去，李花結果自然成。」又煬帝作《鳳艖歌》云：「三月三日到江頭，正見鯉魚波上遊。意欲持鉤往撩取，恐是蛟龍還復休。」皆唐興之兆。又煬帝《索酒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焰奕紅輝。」其後迷樓爲唐兵所焚，竟叶詩讖。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　《雲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賦》：大業三年八月，帝北巡，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突厥啓民可汗奉廬帳以俟車駕，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帝大悅，賦詩曰：【略】

又　《賜守宮女》：大業十二年，帝將幸江都，東都宮女半不隨駕，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願擇將征之。帝意不回，因戲飛帛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略】

又　《持樴篇賜吳絳仙》：帝幸江都，至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每舟擇妙麗女子十人執雕板鏤金樴，號爲「殿腳女」。中有吳絳仙者，柔麗不與羣輩齒，因有寵於帝。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因吟《持樴篇》以賜之。

《古詩賞析》卷二二　《飲馬長城窟示從征羣臣》：擬漢《相和歌辭・瑟調曲》。《隋書》：煬帝八年，帝自將征遼西。

《履園譚詩・摘句》　《隋書》載煬帝以薛道衡「空梁落燕泥」句，至於殺身，此古人忌才過甚也。

《隨園詩話》卷八　《北史》稱：庾自直爲隋煬帝改詩，許其詆呵。帝必削改至于再三，俟其稱善而後已。煬帝雖非令主，如此虛心，亦云難得。第「改章難于造篇，易字艱于代句」，劉勰所言，深知甘苦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煬帝集》五十五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二儀簿經》一卷，隋煬帝撰。《隋煬帝集》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　隋煬帝《二儀簿經》一卷。隋煬帝敕撰《四海類聚單方》十六卷。

又《藝文志四》　隋《煬帝集》三十卷。

藝文

諸葛潁《春江花月夜（和煬帝）》　花帆渡柳浦，結纜隱梅洲。月色含江樹，花影覆船樓。

虞世基《四時白紵歌（和煬帝）》二首　長洲茂苑朝夕池，映日含風結細漪。坐堂伏檻紅蓮披，雕軒洞戶青蘋吹。輕幌芳煙鬱金馥，綺簷花簟桃李枝。蘭苕翡翠但相逐，桂樹鴛鴦恆竝宿。　露寒臺前曉露清，昆明池水秋色明。搖環動珮出層城，鵾弦鳳管奏新聲。上林蒲桃合縹緲，甘泉奇樹上蒼青。玉人當歌理清曲，婕妤恩情斷復續。

無名氏《迷樓記》　（存目）

無名氏《隋煬帝開河記》　（存目）

無名氏《隋煬帝海山記》　（存目）

顏師古《隋遺録》　（存目）

李紳《宿揚州》　江橫渡闊煙波晚，潮過金陵落葉秋。嘹唳塞鴻經楚澤，淺深紅樹見揚州。夜橋燈火連星漢，水郭帆檣近斗牛。今日市朝風俗變，不須開口問迷樓。

李益《汴河曲》　汴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闕已成塵。行人莫上長堤望，風起楊花愁殺人。

許渾《汴河亭》　廣陵花盛帝東遊，先劈昆侖一派流。百二禁兵辭象闕，三千宮女下龍舟。凝雲鼓震星辰動，拂浪旗開日月浮。四海義師歸有道，迷樓還似景陽樓。

杜牧《揚州三首》一　煬帝雷塘土，迷樓有舊樓。誰家唱水調，月明滿揚州。駿馬宜閑出，千金好暗遊。喧闐醉年少，半脫紫茸裘。

又三　街垂千步柳，霞映兩重城。天碧臺閣麗，風涼歌管清。纖腰間長袖，玉佩雜繁纓。拖軸誠爲壯，豪華不可名。自是荒淫罪，何妨作帝京！

李商隱《隋宮》　乘興南遊不戒嚴，九重誰省諫書函？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

又　紫泉宮殿鎖煙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重鴉。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

羅隱《廣陵閑元寺閣上作》　滿檻山川漾落暉，檻前前事去如飛。雲中鷄犬劉安過，月里笙歌煬帝歸。江蹙海門帆散去，地吞淮口樹相依。紅樓翠幕知多少，長向東風有是非。

劉滄《經煬帝行宮》　此地曾經翠輦過，浮雲流水竟如何？香銷南國美人盡，怨入東風芳草多。殘柳宮前空露葉，夕陽川上浩烟波。行人遙起廣陵思，古渡月明聞棹歌。

翁承贊《柳》　煬帝東遊意緒多，宮娃眉翠兩相和。一聲水調春風暮，千里交陰鎖汴河。

韋莊《過揚州》　當年人未識兵戈，處處青樓夜夜歌。花發洞中春日永，月明衣上好風多。淮王去後無鷄犬，煬帝歸來葬綺羅。二十四橋空寂寂，綠楊摧折舊官河。

羅隱《**迷樓賦**》　歲在甲申，余不幸於春官兮，憑羸車以東驅。【闕】魏闕之三千兮，得隨家之故都。喬木拱立以不語兮，繫今昔之自離。慨餘基之未平兮，曰迷樓而在斯。迷樓者何？煬帝所制。煬襲文後，天下無事。謂春物繁好，不足以開吾視。謂春風嬾慢，不足以欣吾志。斯志既熾，斯樓乃峙。榱桷沈檀，棟梁杞梓。將使乎旁不通乎日月，外不見乎天地。然後朝奏於此，寢食於此。君王欲左右有粉黛，君王欲左右有鄭衛。君王欲問乎百姓，曰百姓有相。君王欲問乎四方，曰四方有將。於是相秉君恩，將侮君權。百姓庶位，萬戶千門。且不知隋煬帝迷於樓乎？迷於人乎？若迷於樓，則樓本土木，亦無親屬。縱有所迷，何爽君德？吾意隋煬帝非迷於樓，而人迷煬帝於此。故曰迷樓，然後見生靈意。

耶律鑄《**煬帝故宮**》　鳳蹕鳴鑾入暮雲，繚牆傾影障苔痕。三千歌舞春風起，百二山河野日昏。石馬不嘶秋自老，玉樓無迹燕猶存。舊時長送龍舟水，空伴寒潮過海門。

又《**煬帝**》　疊鼓凝笳宴未闌，戰塵回首滿人間。南山翠竹長不起，東海洪波流已乾。寶駕陸沈池館盡，錦帆星散水雲間。空餘仁壽宮前草，遙接雷塘野樹寒。（李密嘗移檄郡縣，紀煬帝罪云：「磬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煬帝行逆於仁壽宮，後宇文化及弒煬帝，葬於雷塘。）

侯克中《**隋煬帝**》　張衡入侍帝升遐，罪惡宣華過麗華。三閣不容歌《玉樹》，六宮還許幸瓊花。后妃共骸悲頭顅，驍果同謀奪爪牙。天網似疏元至密，禍機終自宇文家。

張憲《**咏史・鴆酒來**》　鴆酒來，鴆酒來，白練來。夜觀天象，文帝座，疑有災。雍州破木不可作，龍船萬里浮龍骸。丹陽築宮事已晚，流珠堂下凶門開。佳城不受漆牀版，臭土竟污吳公臺。騎牛小兒空有意（李密），龍鍾老父徒興哀。鴆酒來，白練泠，蕭娘不墮燕支井。空摩長脰脛，三尺天戈全項領。

宋湘《**説詩八首**》　池塘春草妙難尋，泥落空梁苦用心。若比大江流日夜，哀絲豪竹在知音。

程敏政《**咏史十四首**》　煬帝伐煬公，親自提戈戟。殷鑒尚不遠，何況目所擊。如何大業紀，半是亡陳迹。由來昏德主，先後同一失。所惜貞觀君，再發遼東役。

孫枝蔚《**咏史・煬帝**》　煬帝聰明人，性復好著述。當其至雲中，百物最豐實。賦詩啓民帳，漢世不足匹。巡幸何太頻，富強從此失。至今江都俗，繁華稱第一。

《**漁洋詩話**》　門人宗元鼎梅岑詩，以風調爲主，酷學《才調集》。七言如：「來逢鶯語詩從作，去被人留酒重醺」，「雙柑香濺佳人手，半臂寒添酒客肩。」《煬帝冢》云：「帝業興亡世幾重？風流猶自説遺蹤。但求死看揚州月，不願生歸鴈六龍。」《揚子江》云：「帆勢天涯去不迴，龍舟何惜渡江來。香車若到長干路，後主荒宮花又開。」《新亭》云：「東晉江山暮雨秋，新亭人士昔時游。徒聞王導神州語，周顗先收作楚囚。」《吳音曲》云：「璧月瓊花夜夜重，隋兵已斷曲阿衝。麗華膝上能多記，偏忘牀前告急封。」《留鄴訏士》（祇謨）云：「新開蘭蕙正芳菲，初到鱸魚入饌肥。最好流光是三月，如何拋卻渡江歸？」

陳文述《**續江醴陵雜體詩三十首・隋煬帝廣・塞宴**》　狼河烟不動，龍堆花自春。仙雲玉帳繞，麗日朱旗殷。單于祝曼壽，閼支稱至親。天山空事漢，長城應過秦。從今絕域外，不復祭金人。

鄭燮《**逃荒行**》　或云薛白衣，征遼從此去。或云隋煬皇，高麗拜雄武。

又《**廣陵曲**》　隋皇祇愛江都死，袁娘淚斷紅珠子。玉鈎斜土化爲烟，散入東風艷桃李。樓上摘星攀夜天，斗珠灼灼齊人肩。雷塘水光四更白，月痕斜出吳山尖。曉閣涼雲笛聲瘦，碎鼓點花撒秋豆。長夜歡娛日出眠，揚州自古無清晝。

又《**南朝**》　昔人謂陳後主、隋煬帝作翰林，自是當家本色。燮亦謂杜牧之、溫飛卿爲天子，亦足破國亡身。乃有幸而爲才人，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遇，不在尋常眼孔中也。　舞榭歌樓蕩子家，騷人落拓借攙遮。如何冕藻山龍客，苦戀溫柔旖旎花！紅豆有情傳夢寐，青春無賴鬥烟霞。風流不是君王派，請入鷄林謝翠華。

樊增祥《**唐代隋堤柳**》　海內天人見禓裘，蕃釐花事幾番休？裙腰武媚開箱驗，眉嫵蕭娘滿鏡愁（用煬帝覽鏡語蕭后事）。始末風流雙後主（隋前陳後主、唐後李後主），中間妖亂小迷樓（《揚州妖亂志》）。直須等到漁洋出，結束江南一段秋。

又　板渚春風柳十圍，龍舟曾此繫斜暉。眼看渭水通淮水，眉鎖蕭妃又

貴妃。新夢一場鸚鵡逝，故宮幾箇冷螢飛。一枝大業年間笛，吹出秋娘金縷衣。

又　淮水輕明啓鏡奩，柔夷猶似寶兒纖。如花宮女方迎輦，含笑眞妃又入簾。煙景揚州三月暮，風流宣廟兩星添。眼波一瞥河山換，雨笑煙顰聚翠尖。

雜錄

《隋書・音樂志》　煬帝矜奢，頗玩淫曲，御史大夫裴蘊，揣知帝情，奏括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善聲調者，凡三百餘人，並付太樂。倡優獿雜，咸來萃止。其哀管新聲，淫弦巧奏，皆出鄴城之下，高齊之舊曲云。

又《食貨志》　煬皇嗣守鴻基，國家殷富，雅愛宏玩，肆情方騁，初造東都，窮諸巨麗。帝昔居藩翰，親平江左，兼以梁、陳曲折，以就規摹。曾雉踰芒，浮橋跨洛，金門象闕，咸竦飛觀，頹巖塞川，構成雲綺，移嶺樹以爲林藪，包芒山以爲苑囿。長城御河，不計於人力，運驢武馬，指期於百姓，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既而一討渾庭，三駕遼澤，天子親伐，師兵大舉，飛糧輓秣，水陸交至。疆場之所傾敗，雖復太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饑餒，婦工紡績，不足以贍資裝。九區之內，鸞和歲動，從行宮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租賦之外，一切徵斂，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剝，盜其太半。遐方珍膳，必登庖廚，翔禽毛羽，用爲玩飾，買以供官，千倍其價。人愁不堪，離棄室宇，長吏叩扉而達曙，猛犬迎吠而終夕。自燕、趙跨於齊、韓，江、淮入於襄、鄧，東周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僭僞交侵，盜賊充斥。宮觀鞠爲茂草，鄉亭絕其煙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關中癘疫，炎旱傷稼，代王開永豐之粟，以振飢人，去倉數百里，老幼雲集。吏在貪殘，官無攸次，咸資錢貨，動移旬月，頓卧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積，不可勝計。雖復皇王撫運，天祿有終，而隋氏之亡，亦由於此。

又　煬帝即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爲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人及天下諸州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新置興洛及迴洛倉。又於皁澗營顯仁宮，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澠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於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絕者千里。而東都役使促迫，僵僕而斃者，十四五焉。每月載死丁，東至城皐，北至河陽，車相望於道。時帝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爲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鳳艗，黃龍赤艦，樓船篾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縢，執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篾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辦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死。又盛修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骨角齒牙，皮革毛羽，可飾器用，堪爲氅毦者，皆責焉。徵發倉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徧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踊。是歲，翟雉尾一，直十練，白鷺鮮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剎。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俘虜數萬。士卒深入，蒙犯瘴癘，餒疾而死者十八九。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郡，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明年，帝北巡狩。又興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緜亘千餘里，死者太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域諸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吐谷渾，破之於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屬，西奔青海。帝駐兵不出，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馬驢十八九。於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兼遇寇抄，死亡相續。六年，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已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隃元數。限令取足。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使人便斬。於是馬匹至十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

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因屬疫疾，山東尤甚。所在皆以徵斂供帳軍旅所資爲務，百姓雖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賦，有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且暮之間，價盈數倍，哀刻徵斂，取辦一時。強者聚而爲盜，弱者自賣爲奴婢。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貲產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爲四番，於遼西柳城營屯，往來艱苦，生業盡罄。盜賊四起，道路南絕，隴右牧馬，盡爲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虛爲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于高陽郡。及玄感平，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爲賊。不盡誅，後無以示勸。」乃令裴蘊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勝數。所在驚駭。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爲盜賊，皆盜武馬，始作長槍，攻陷城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征遼，馬少不充八馱，而許爲六馱。又不足，聽半以驢充。在路逃者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懌。遇高麗執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因政至于京師，於開遠門外，磔而射殺之。遂幸太原，爲突厥圍於雁門。突厥尋散，遽還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牣，吏皆懼法，莫肯賑救，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於葉，皮葉皆盡，乃煮土或擣藁爲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汲綆，然布以爨。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饑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賑之，百姓方蘇息矣。

朱敬則《隋煬帝論》　煬帝美姿儀，性聰慧，少好學，善屬文。故高祖獻后，特所鍾愛。矯情飾迹，有曹丕之釣名；傾承中使，若子楚之仁孝。況南平江左，北靖塞垣。楊素譽其賢，桑和說其貌。屬青宮失愛，子掖流恩，遂映前星，乃升明兩。衣冠雖偉，入朝少四皓之賓；公宴雖多，言譚止七子之客。但奸心未露，僞迹斯窮。沐猴而冠，輕薄之材不久；祝虎爲善，爪牙之毒會施。故無道於大漸之晨，烝淫於易簀之夕。罕高宗之諒闇，有丹朱之慢遊。於時隋德在人，羣生樂業。二十年之訓聚，百萬衆之精彊。乘天下之有盈，驕海內之無事。乃自以土廣三代，威振百蠻。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寬平。盛衣服以掩姦，飾詞令以拒諫。更乃荒淫無度，法令滋章。人力盡於穿築，杼軸空於聚斂。十室之內，思亂者一二焉。方始馭八駿，建五牛。穆天子之白雲，更遠瑤池之外；秦始皇之觀日，方踐石梁之前。或以衢路受刑，或以滋味被戮。死不可無罪而免，賞不可有功而要。相顧凜然，莫知攸止。十室之內，思亂者五六焉。於是斛斯外奔，玄感內逆。兵陷遼水，糧斷河黎。月暈七重，知髦頭之犯畢；日光四散，覺兆庶之分崩。且選妖麗，恣朋淫。嘉羣嫗之慢言，樂少年之醜穢。不軌不物，無威無儀。關梁不通，賦役斷絕。更乃逆取五年之課，以充長夜之娛，十室之內，思亂者八九焉。當此時也，小人方興，羣盜孔熾。大者剽州邑，小者劫邨閭。擾擾四人，俱靡息肩之處。喧喧九土，俱爲鬥戰之場。天子乃幸維揚，泛舳艫，驅虎賁之騎，唱龍舟之歌。以大江爲天塹，以長淮爲地險。周章至於戲下，猶自未知。閽樂入於廡前，何不告我。昔爲天下之重，今乃一夫所輕。豈不惜哉？彼煬帝者，聰明多智，廣學博聞。豈不知蛟龍失雲，漁父足得爲害？鯨鯢出水，螻蟻可以爲災？忽乃棄崤函之奧區，違河洛之重阻。言賊者獲罪，敢諫者受刑。豈不是色醉其心。天奪其鑒？竄吳夷以避其地，虛宮闕以候聖人，蓋爲大唐之驅除也。君子曰：小人之心猶火也，火之性必須有所燒，小人之心必須有所害。當其受寵遇也，排忠良，庇道德。辨足以移視聽，辭足以結主心。導之以淫奢，引之以苛刻。人用而不卹，政荒而不修。如螻蟻潰隄防，不覺其敗。如春風養草木，但見其盛。事至而未知，禍搆而方懼。素無材略，不能以敗求全。本自少恩，豈能得衆成事？進退唯谷，無處容身。或出奔以圖生，或殺主而自解。眇觀史策，偏採興亡。開役者多是愛臣，害上者無非近習。然庸君闇主，莫肯遠之，復何言哉？

《升庵詩話・隋煬帝野望詩》　「寒鴉飛數點，流水繞孤村。斜陽欲落處，一望黯銷魂。」此詩見《鐵圍山叢譚》，秦少游改爲小詞。

又《寶袜腰綵》　袜，女人脇衣也。隋煬帝詩：「錦袖淮南舞，寶袜楚宮腰。」盧照鄰詩：「倡家寶袜蛟龍被」是也。或謂起自楊妃，出於小說僞書，不可信也。崔豹《古今注》謂之腰綵。註引《左傳》祖服謂日日近身衣也。是春秋之世已有之，豈始於唐乎？沈約詩：「領上蒲桃繡，腰中合歡綺。」謝偃詩：「細風吹寶袜，輕露濕紅紗。」

又《刺閨》　梁戴嵩《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閨，邊騎犯銅鞮。」刺閨，

夜有急報，投刺於宮門也。《南史》陳文帝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勅鷄人司漏傳籤於殿中，令投籤於階石上，蹌然有聲。隋煬帝詩：「投籤初報曉。」隋時此制猶存也。

朱彝尊《臨江仙・咏茄》 隴上紫瓜好黛痕。注：《芝田錄》：「煬帝改茄子爲崑崙紫瓜。」

蕭后

傳記

《隋書・蕭皇后傳》 煬帝蕭皇后，梁明帝歸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養之。未幾，岌夫妻俱死，轉養舅氏張軻家。然軻甚貧窶，后躬親勞苦。煬帝爲晉王時，高祖將爲王選妃於梁，遍占諸女，諸女皆不吉。歸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於是遂策爲王妃。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詔曰：「朕祗承丕緒，憲章在昔，爰建長秋，用承饗薦。妃蕭氏，夙稟成訓，婦道克修，宜正位軒闈，式弘柔教，可立爲皇后。」【略】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有宮人白后曰：「外聞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曰：「非所宜言！」遂斬之。後人復白后曰：「宿衛者往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勢已然，無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言者。及宇文氏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沒於竇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使迎后於洺州，建德不敢留，遂入於虜庭。大唐貞觀四年，破滅突厥，乃以禮致之，歸于京師。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儷宸極，恩隆好合，始終不渝。文獻德異鳴鳩，心非均一，擅寵移嫡，傾覆宗社，惜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高祖之不能敦睦九族，抑有由矣。蕭后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之心。煬帝得不以道，便謂人無忠信。父子之間，尚懷猜阻，夫婦之際，其何有焉！暨乎國破家亡，竄身無地，飄流異域，良足悲矣！

紀事

《隋書・蕭皇后傳》 帝每遊幸，后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

藝文

王彙《隋蕭愍后哀文》 暴君之國，不失於好色，而失於窮兵。大業之亡，不亡於荒淫，而亡於遊幸。翳古明婦人之遇其昏主，不貽徽音於後世。而最可哀者，如蕭愍后乎？嚮使荷堅納諫，則張夫人不殉身於五將之山矣。晉帝保家，則羊皇后不蒙塵於平陽之虜矣。秉起居之筆，而帝德難書；奏上德之頌，而軒轅不悟。此《述志》一賦，所爲三致徘徊憂思怨諷於江都之一幸也。祿盡則鄧曼先知，喪雄則定姜已卜。后何不幸，而卒與桀宮嬖妾，浮海同舟，幽王鼓鐘，涉淮並載耶！仰飛行之殿，來裸遊之宮，花方作孽，樓已名述。聞一往不返之音，揣大鼠阿麼之夢。萬寶常所由早泣新聲，侯夫人所爲先死於棟下矣。后弱似貞風，義能不裸；勇非馮后，勢不當熊。在佩玉晏鳴之中，寫《離騷》、《九辨》之憂。此康后雞鳴，悲題永巷；班姬辭輦，怨咏離宮。一篇之中，殆有甚焉。及乎變動虎賁，兵交黃屋，君薨組練，盜踞重門。迫伏后於壁中，急唐姬於抗袖。哀姜哭市，舉國無人；穆嬴啼朝，何能討賊？后於此日縱幸不被錮金墉，懸頭小白，亦自當酒飛金屑，藥搗宮椒。特以賊在圍中，兵須奧助。遲十六院幸姬之死，俟六十路義師之旗。苟生呼吸，延喘須臾。捧君王鏡裏頭行，借魯國聊城矢至，而化及得斃於夏主降王之一戰也。孔子曰：「女智莫如婦」，后之謂歟？既而東道清塵，賊臣授首，二京立辟，共主分周。后不得不乞虜馬以勤王，假明駝以靖難。始畢婚姻之親，建德君臣之禮。連衡老上，走馬陰山。藉曷娑主婿之援，馳頡利外孫之騎。碑盟甥舅，酒歃黃龍。后不踵向姜之無歸，而法紀姬之大去者，春

秋之本義也。無何，夏軍撓敗，黑闥求援突厥。以中宮播越，奔命窺邊也。思亦將置主中原，請君河洛，而兩王弒絕，一帝禪亡。僅受興唐和好之盟，率成昭君歸漢之局。而后於是乎路絕蒼梧，湘君命盡。天傾杞國，哭斷長城矣。稽自有唐迎歸故后，卒葬於煬帝雷塘也。《北史》未成，《隋書》未作。時無通德，誰修外傳之篇？婢少佩蘭，解說宮中之事。年堙代隔，事舛言訛。繼以《虞初》競作，稗官無稽。人惡驕君，罪歸孱后。遂謂驪姬禍晉，褒女覆周。不知宣華拜賜，一物早可亡商。寶兒憨生，再顧已傾人國。亡陳嬪御，豈少於孫皓之後宮？晉陽江都，不減於石虎之女部。后淫謝婧英，妬非昭佩。席多莫敝，房大難專。野雉興沛之漢，焉用才人，苕華覆夏桀之宗，何關妹喜耶？或謂后德性能詩，才華作賦。何以世基佞佞，竟無諫書？化及觥觥，不關諍草？不知垂簾殺杜，非先后之聖明。冒絮誅嫣，豈中宮之盛事？而況后和熹紙墨，僅可書生。甄后筆硯，惟堪博士。倘急以末央縛信之謀，速來華歆搜壁之禍。后之驚怯，斷不爲也。或謂化及毒既逞君，慘當及后，何以懷娠仍女，出寶無逃？嫘祖元妃，道路無死。則安知不少典龍迷，高辛狗嫁？在昭儀豹尾之中，有卧榻人酣之逼。保不伯明篡室，寒促縫裳，文畢勞軍，息嫣從楚乎？不知化及者，隋宮劫賊，周室忠臣。黑獺殺蔑蓼，明月前事可懲；景陽收叔寶，麗華後車可鑒。江都之弒，所謂齊襄復九世之仇，必不效伍胥烝昭王之母也。亡人可蠱，豈令尹振萬之時；四國交爭，亦蕭同作質之日爾。裴寂主晉陽宮事，或有醜聲。呂后在項羽軍中，不聞失行，況后之詩明禮習者哉！或又謂小君失位，尤物移人。延壽史書，何以建德妻忌，載諸后傳？不知建德以作賊之才，義能殺賊。以勤王之烈，忠與封王。聊城之遜，后迫於甘夫人小沛之窮，路隔乎愼夫人邯鄲之道。而建德稱臣拜舞，先馬殳驅。出霧露於雲臺，衛弓刀以侍婢。良以休屠尚有名汗，河朔幸存驕主。后緤藉有一成，臣靡力能復國。此遣使朝侗，移兵救洛。釋隋官文武萬員，宮人萬指者，堂堂乎王者師也。《唐書》謂建德妻不衣紈，身惟脫粟。明建德夫婦有英雄之用，無帷薄之嫌也。或又謂突厥之俗，但知啗牛。胡人之禮，不知敬母。后乃非細君而和戎，斃王嬙而出塞何歟？夫婦人越境，固《經禮》所不宜。女事邇戎，亦《春秋》所必戒。不知后與義成，僅此姻親。相爲休戚，身不能鳴弓射鳥，逐馬牽裙。且蒙荆棘以來歸，但頓王庭而告難，庶幾乎呼韓勞面，烏孫抱馬而啼也。聽戚夫人出塞觀歸之典，所謂寶建德有回生起死之恩歟？若以雞泊一過，疑文姜之會禚；穹廬萬里，譬隗氏之居溫者，嗚呼冤矣。以今觀之，小憐下嫁者，宮妾之奇聞。玉兒配軍者，嬪嬙之恨事。后死法三妃，生歸一穴，縱復下齊辛癸，猶能上軌英皇。使雞臺從死之魂，作萬古迷樓之案，猶其幸歟！嗚呼！周天子一月御八十一妻，闢國則三婦受其美名。宋寧宗一夕幸三十九人，有才則楊娃傳其姓氏。后何不幸，而生以才死，死以名傳也？

常得志

《隋書・常得志傳》　京兆常得志，博學善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宮，爲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爲時人所重。復爲《兄弟論》，義理可稱。

劉善經

《隋書・劉善經傳》　河間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歷仕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釋智炫

《蜀中廣記・著作記・詩話記一》　蜀僧作詩起于隋智炫《遊三學山》一首。智炫，成都人。三學山，金堂地也。炫自兩京歸隱于此。

釋法宣

論述

《**和趙郡王觀妓應教**》《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解頤新語》曰：六朝詩：「緣知曲不悞，無事畏周郎。要得周郎顧，時時悞拂絃」，與此同用一事而寄興愈密，乃知詩之妙用無方也。梅禹金曰：王績「不應令曲悞，持此試周郎」，又一轉語。　又《律祖》作辛德源者，非。

傳記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　釋法宣，常州弘業寺沙門。

紀事

《**續高僧傳・釋灌頂傳**》　自頂受業天台，又稟道衡岳。思顗三世，宗歸莫二。若觀若講，常依《法華》。又講《涅槃》、《金光》、《明淨名》等經，及說圓頓止觀四念等法門，其遍不少。且智者辯才，雲行雨施。或同天網，乍擬瓔珞。能持能領，唯頂一人。其私記智者詞旨，及自製義記，幷雜文等題目，並勒于碑陰。弟子光英，後生標俊，優柔教義。與國清寺衆僉共紀其行，樹其碑于寺之門。常州弘善寺沙門法宣爲文，其詞甚麗，見于別集。

釋彥琮

《**續高僧傳・釋彥琮傳**》　釋彥琮，俗緣李氏，趙郡栢人人也。世號衣冠，門稱甲族。少而聰敏，才藻清新。識洞幽微，情符水鏡。遇物斯覽，事罕再詳。初投信都僧邊法師，因試令誦《須大拏經》，減七千言，一日便了。更誦《大方》等經，數日亦度。邊異之也。至于十歲，方許出家。改名道江，以慧聲洋溢如江河之望也。聽《十地論》，榮譽流振，州邑所推。十二在嵩嵓山誦《法華經》，不久尋究，便遊鄴下。因循講席，乃返鄉寺講《無量壽經》。時太原王卻任趙郡佐，寓居寺宇。聽而仰之，友敬彌至。齊武平之初，年十有四，西入晉陽，且講且聽。當爾道張汾朔，名布道儒。尚書敬長瑜及朝秀盧思道、元行恭、邢恕等，並高齊榮望。欽揖風猷，同爲建齋，講《大智論》，親受披導，歎所未聞。及齊后西幸晉陽，延入宣德殿講《仁王經》。國統僧都，用爲承奉。聽徒二百，並是英髦。帝親臨御筵，文武咸侍。皇太后及以六宮，同昇法會。勅侍中高元海，扶琮昇坐。接侍上下，而神氣堅朗，希世驚嗟。析理開神，咸遵景仰。十六遭父憂，厭辭名聞，遊歷篇章。爰逮子史，頗存通閱。右僕射陽休之，與立林館諸賢，交共款狎。性愛恬靜，延而方造。及初進具，日次晡時。戒本萬言，誦試兼了。自爾專習律檢，進討行科。及周武平齊，尋蒙延入。共談玄藉，深會帝心。勅預通道觀學士，時年二十有一。與宇文愷等周代朝賢，以大易老莊，陪侍講論。江便外假俗衣，內持法服，更名彥琮。武帝自續道書，號《無上祕要》。于時預撰綸綜，特蒙收採。至宣帝在位，每醮必累日通宵。談論之際，因潤以正法。時漸融泰，頗懷嘉賞，授禮部等官並不就。與朝士王卻、辛德源、陸開明、唐怡等，情同琴瑟，號爲「文外玄友」。大象二年，隋文作相，佛法稍興，便爲諸賢講釋《般若》。大定元年正月，沙門曇延等，同舉奏度方蒙落髮，時年二十有五。至其年二月十三日，高祖受禪，改號開皇。即位講筵，四時相續。長安道俗，咸拜其塵。因即通會佛理，邪正沾濡，沐道者萬計。又與陸彥師、薛道衡、劉善經、孫萬壽等一代文宗，著《內典文會集》。又爲諸沙門撰唱導

法，皆改正舊體，繁簡相半。即現傳習，祖而行之。【略】貞觀初，奏勅追入。既達京室，將事翻傳，遂疾而終。不果開演，鄉族流慟接柩。趙州所譯衆經，具在餘錄。

釋真觀

《續高僧傳・釋真觀傳》 釋真觀，字聖達，吳郡錢唐人，俗姓范氏。祖延蒸，給事黄門侍郎。父兌，通直散騎常侍。母桓氏，溫良有德，嘗悱憤無胤，潔齋立誓，誦《藥師》、《觀世音金剛波若》，願求智子，紹嗣名家。時獻統所圖迦毘羅王者，在上定林寺，巨有靈異，躬往祈禱。刻寫容影，事像若眞。依《藥師經》七日行法，至於三夕，覺遊光照身，自爾志性非恆，言輒詣遠。豈非垂天託人，寄范弘釋者也。及其誕育，奇相不倫。左掌仙文，右掌人字。口流津液，充閨榮府。從幼至終，未嘗患渴。故體膚光偉，雖老不衰。舌文交加，狀如羅綺。故得含章蘊辯，開神明晤。又聲韻鍾鈴，捷均風雨。其見聞者莫不驚異。小有大概，五歲能蔬齋。或登衣篋，或執扇帚，戲爲談講。八歲通《詩》、《禮》，和庾尚書林檎之作。十六，儒、道、群經、柱下、河上無所遺隱。時又流涉碁琴，暢懷文集。日新月異，師友驚忻。嘗共友人逍遙津渚，有善相者迎而拜曰：「年少當爲大法師。」後即專誦《淨名般若》，志存入道，伺機承色。二親弗許，乃曰：「迦毘降夢，子欲開籠。拘令在網，此非黠慧。」父母咸開心隨喜，啓勅降言，并賜衣鉢。【略】觀以才學之富，弘導不疲，講釋開悟，榮光俗塵，具於前叙。其所講《大乘》四十二載，又造《藏經》三千餘卷、金銅大像五軀，搆塔五層，五僧德施，造寺二所。著諸導文二十餘卷，詩賦碑集三十餘卷，近世竊用其言衆矣。

又 開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王師臨弔，乃拒官軍。羽檄競馳，兵聲遽盛。時元帥楊素整陣南驅，尋便瓦散，俘虜誅剪三十餘萬。以觀名聲昌盛，光揚江表。謂共造檄，不問將誅。既被嚴繫，無由申雪。金陵才士鮑亨、謝瑀之徒，並被擁略，將欲斬決。來過素前，責曰：「道人當坐禪讀經，何因妄忤軍甲，乃作檄書，罪當死不？」觀曰：「道人所學，誠如公言。然觀不作檄書，無辜受死。」素大怒，將檄以示。「是爾作不？」觀讀曰：「斯文淺陋，未能動人。觀實不作，若作過此。」乃指摘五三處曰：「如此語言何得上紙？」素既解文，信其言也。觀曰：「吳越草竊，出在庸人。士學儒流，多被擁逼。即數鮑、謝之徒三十餘人，並是處國賓王，當世英彦。願公再慮，不有怨辜。」素曰：「道人不愁自死，乃更愁他？」觀曰：「生死常也，既死不可不知，人以爲深慮耳。」素曰：「多時被繫，叵解愁不？」索紙與之，令作《愁賦》。觀攬筆如流，須臾紙盡。命且將來，更與一紙。素隨執讀，驚異其文。口唱師來，不覺起接。即命對坐，乃盡其詞。故賦略云。【略】文多不載。素大嗟賞。即坐釋之。所達文士免死而爲僕隸。

釋慧曉

《續高僧傳・慧命傳》附《慧曉傳》 時又有沙門慧曉，厥姓傅氏。亦以禪績獻公，文才亞於慧命。北遊齊壤，居止靈巖。數十年間幽閑精業，衆初不異之也。及鄉民有任山薦令者，曉去鄉歲久，思問親親。行至縣門，使人通令。令正對客，未許進之。踟躕之間，又催通引。客猶未散，令且更延。曉悟曰：「非令之爲進退，乃吾之愛憎耳，豈鄉壤之可懷耶？」命省事取紙援筆，而裁《釋子賦》。紙盡辭窮，告曰：「若令問覓，可以此文示之。吾其去矣。」於是潛遁。故賦云「咄哉失念，欻爾還覺」是也。及後追靈巖，窮討不見。出賦示僧，方知曉之才也。於是人藏一本，用祛鄙吝。曉後尋諸名岳，養素栖心。時復流目人世，而還晦形幽阜，卒不測其所終。

《續高僧傳・釋曇遷傳》 彼有沙門慧曉、智瓘等，並陳朝道軸，江表僧望。曉學兼孔釋，妙善定門。瓘禪慧兩深，帝王師表。又有高麗沙門智晃，善薩婆多部。名扇當塗，爲法城塹。並一見而結友于，再叙而高冲奥。有欲以聞天子者，遷預知情事，謂之曰：「余以本朝淪覆，正法凌夷。所以冒死浮江，得參梵侶。生平果志，遂得有餘。結援時榮，幸願緘默。」惟有國子博士張機，每申盡禮請法，餘景時論莊易。竊傳其義，用訓庠序。因至桂州刺史蔣君之宅，獲《攝大乘論》，以爲全如意珠。雖先講唯識，薄究通宗。至

於思搆幽微，有所流滯。今大部斯洞，文旨宛然。將欲弘演，未聞彼之家國。承周道失御，隋歷告興。遂與同侶，俱辭建業。緇素知友，祖道新林。去留哀感，各題篇什。曉禪師命章賦詩曰：【略】餘之名德並有綴詞，久失其文。各執手辭袂。

釋智命

《續高僧傳・釋智命傳》　釋智命，俗姓鄭，名頠，滎陽人。族望清勝，文華曜世，詞鋒所指罕有當之。初仕隋爲羽騎尉，班位斯薄，逃官流俗。備歷講會，餐寢法奧，就耕于寧州。大業初年，僕射楊素因事往彼，乃通名謁見，與語終日。素曰：「觀卿風韻，殊非鄙俗所懷，乃廊廟偉器耳。且權抑忍辱，尋當徵召。」及元德作貳，搜訪賢能，素遂拔之。對晤宣傳，應變不一。有令試以三百對語，一遍授之，覆無遺漏，致大重敬。遷爲中舍人，官至五品。及元德云薨，不仕於世。遊聽《三論法華》，研味積年，逾深信篤。皇泰之初，越王即位，歷官至御史大夫。僞鄭開明連任不改，深謀廣略，有國惟寄。于斯時也，今上任總天策，御兵四苑。李密鴟張蟻詰，咆休洛汭。世充獨固一都，內外煎迫，上下同懼。頠弊斯紛梗，情慕出家。頻請鄭主爲國修道，既不遂志，惟思剪剃不累形科。夜則潛讀方等諸經，晝則緝理公政，斯須不替。經四十日誦得《法華》，暢滿胸襟，決心出俗。又勸婦氏歸宗釋教，言既切至，即依從之，更互剃髮。頠語妻曰：「吾願滿矣，不死而生。當啓鄭主，不宜爾也。」便法服擎錫，徑至宮門云：「鄭頠輒已出家，故來奉謁。」世充不勝憤怒，下勅斬之。頠聞喜曰：「吾願又滿矣。」欣笑泰然。行至洛濱，時惟旭旦，未合行決。頠曰：「若爲善知識者，願早見過度。不爾尋應被放，不滿本懷。」于時道俗圍遶勸引至暮，而頠厲色昌言不許。因即斬之。尋有勅放，既所不救。舉朝怨恨。即僞鄭開明之初年也。初，頠從吉藏法師聽講，有僧告曰：「觀卿頭顱額頷，有富貴相。但以眄睞後顧，怨不得其終。」頠曰：「豈非傷死耶？必如所相，乃是本願。嘗見諸死者，疾甚危弱，心不自安。紛擾不定，便就後世。生死終一期也，定不能免。何如發正願緣勝境，心力堅明，不有馳散。刀落命終，神爽自在，豈不善乎？」【略】與諸知故別已，合眼。少時曰：「可下刀矣。」尋聲斬之，面貌熙怡，有逾恆日。妻爲比丘尼，見住洛州寺也。

又　故頠之臨刑，遍體十方，口詠《般若》，索筆題詩【略】。

孔德紹

論　述

《夜宿荒村》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無非苦調。《古詩賞析》卷二二：詩旨在思鄉。前四，點清夜宿，先叙客愁無寐之事。中四，醒出思鄉，正客愁之故也。妙用邊馬夜禽，喻意一拓，便靈便活。後四，再補寫荒村夜景，以作詩轉觸老懷作收。末嘗不排偶，而無排偶之迹，以氣息入古也。又：「勞歌欲叙意，終是白頭吟」，卓文君《白頭吟》，本傷夫婦有乖，不能白頭偕老。此則借用，言白頭長吟也。《歷代詩評註讀本》：「風度」十字幽絕、峭絕。末句懼知遇之不終，以文君自比也。

《王澤嶺遭洪水詩》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唐人排律，時有失粘耳。孔德紹《洪水》一章，則字句無不合矣。《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動宕。

《登白馬山護明寺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露花」二句，尖雋。結使事能翻新。

《送舍利宿定晉岩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映流」二句，景近而有生致。

《賦得涉江采芙蓉》　《古詩歸》卷一五：譚元春云：不拘拘詠題，祇說其意，可以爲法。「蓮舟泛錦磧，極目眺江干。沿流渡楫易，逆浪取花難」，譚元春云：事亦韻。《船山古詩評選》卷六：全說情事亦不入艷，于近體中爲有則矣。

傳記

《隋書・孔德紹傳》　會稽孔德紹，有清才，官至景城縣丞。寶建德稱王，署爲中書令，事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杜正玄

《隋書・杜正玄傳》　杜正玄字愼徽，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爲石趙從事中郎，因家於鄴。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授。正玄尤聰敏，博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辯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嘆曰：「此眞秀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卒官。弟正藏。史臣曰：【略】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爲盛，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華萼相耀，亦爲難兄弟矣。

《太平廣記》卷一七九引《談賓録》　隋仁壽中，杜正玄、正藏、正倫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進士摠一十八人，正倫一家三人。

杜正藏

《隋書・杜正藏傳》　正藏字爲善，尤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授純州行參軍，歷下邑正。大業中，學業該通，應詔舉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詣闕，論者榮之。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爲後進所寶，時人號爲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爲《杜家新書》。

李密

傳記

碑志

魏徵《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觀夫天造草昧之初，有聖經綸之始，原鹿逐而猶走，瞻烏飛而未定，必有異人間出，命世挺生。負鼎鼎之雄圖，鬱拔山之壯氣，控御英傑，鞭撻區宇，志逸風飈，勢傾海岳。或一丸請封函谷，或八千以割鴻溝，夏殷資以興亡，楚漢由其輕重。懋功隳乎既立，奇策敗於垂成；仰龍門以摧鱗，望天池而墜翼。求之前載，豈代有其人者哉！公諱密，字玄邃，隴西成紀人。自種德降祉，弘道垂風，導碧海之長瀾，疏閬峰之遙構。家傳餘慶，明哲繼軌。論文德則弼諧舜禹，語武功則經綸秦漢。其餘令望，且公且侯，垂翠緌拖鳴玉者，蓋亦耆舊未得盡傳，良史莫能詳載矣。曾祖弼，周太師、八柱國、衛公。祖曜，周太保、魏公。父寬，隋上柱國、大將軍、涼州總管、蒲山郡公。並匡周之美，呂望愧其嘉謀；平吳之功，杜預慙其遠略。公渥洼龍種，丹穴鳳雛，降列象之玄精，稟成形之秀氣。雲生五色，一日千里。起家左親衛府東宮千牛備身，趨馳武帳，暉映廊廡，出入龍樓，光生道路。隋文帝精華已竭，義不斷恩，始開凌長之源，將致覆宗之禍。公見機而作，謝病言歸。優游經史，晦明藏用。風塵靡雜，賓友簡通。交必一時之俊，談必霸王之略。尚書令景武公楊素，崖岸峻峙，天資宏亮，壁立千仞，直上萬尋。嗣關西之孔子，追陝東之姬旦。深謀遠鑒，獨步當時。

公年甫弱冠，時人未許。景武一見風神，稱其傑出。乃命諸子，從而友焉。並結以始終之期，申以死生之分。暨有隋二世，肆虐黔首，三象霧塞，五岳塵飛。妖災所臻，匪唯血落星隕，怨讎所動，寧止石言鬼哭。轍迹遍于天下，徭戍窮于海外。冤魂塞宇宙，白骨蔽原野。墳壟發掘，城郭邱墟。萬里蕭條，人烟斷絕。公與楚公協契，共拯橫流。未息溟海之波，幾及昆岡之火。亡自道中，竄身草澤。奮臂大呼，羣雄嚮起。豹變梁楚，鳳翔鞏洛。據敖庾而塞轘轅，登太行而臨白馬。九服諸侯，四方豪傑，或跨州連郡，或稱帝圖王，合從締交，爭亡秦族者，莫不驅茲青犢，背彼黑山，擊長轂以雷奔，望高旗而電集，不期而會者以百千數。遂大開幕府，肇啓霸圖。敷七德以宣威，掩八紘而取俊。鱗羽畢萃，草澤無遺。於是發人文以化之，播仁義以乘之，應時機以鼓之，總羣策以決之。九野風馳，六合雷駭。彈壓趙燕，振驚江漢。世充甚昆陽之敗，煬帝同望夷之禍，化及師殲於黎陽，建德稽顙於河朔。七國之地，四爲我有；五都之所，三在域中。胡騎千羣，長戰百萬，飲馬則河洛可竭，作氣則嵩華自飛。近無不懷，遠無不肅。聲溢寰宇，威懾華夷。屬人神乏主，以天下爲己任。荒裔佇來蘇之望，遺黎有息肩之所。雖實下民伊賴，然非上帝所臨。壯志展於人謀，雄圖屈於天命。始先鳴於大樹，終垂翅於羣孽。乃眷西顧，舉茲東夏。載驅周道，來謁承明。帝曰念功，降茲休命，上柱國、邢國公、拜光祿卿。公威雖未振，主自爲謀。蓋當世舊部先附，多出其右。故吏後來，或居其上。懷漁陽之憤憤，恥從吳耿後列；同淮陰之快快，羞與絳灌爲伍。負其智勇，頗不自安。俄屬元帥秦王經營瀍洛，亦親承祕策，率卒先行。既出雞鳴之關，方次休牛之塞，詔命施號，更盡嘉謀。公想雲夢之僞遊，慮青衣之詐反，心辭魏闕之下，志在江湖之上。慕范蠡之高蹈，追赤松之遠遊。熊耳峰危，羊腸徑險，降吳不可，歸蜀無路，短兵既接，修途已窮。陰陵失道，詎展拔山之力；雖馬不逝，徒切虞兮之歌。臨陣喪元，時年三十有七。故吏上柱國黎陽總管曹國公徐世勣等表請收葬，有詔許焉。體質貞明，機神警悟。五行一覽，半面十年。雅善書劍，尤精文史。輕一夫之勇，學萬人之敵。至於三令五申之法，七縱七擒之功，出天入地之奇，拔幟擁沙之策，莫不動如神化，應變無窮。負縱橫之才，遇風雲之會，望紫氣以驤首，凌扶搖而振翮。總不召之衆，問獨夫之罪。從我如流，三分將二。遂有囊括四海之志，併吞六合之心。既而神器有歸，朝宗天闕，率以從義之旅，爲勤王之師。更名重自疑，功高是懼，將遠遊以避難，翻途窮而及禍。惜乎高鳥未盡，良弓遽折，敵國猶梗，謀臣已喪。天子過細柳以興嗟，聞鼓鼙而軫慮，雅重事人之節，方申詔葬之禮。粵以武德二年某月日葬於黎陽山西南五里之平原，禮也。故吏徐世勣等，或同嬰世網，共涉難艱，感意氣於一言，託風雲於千載，所恨並發唐代，不列元凱之功；俱爲漢臣，獨漏山河之誓。是以慟深欒布，悲甚向雄。慮陵谷之推移，勒斯銘於泉戶。庶使神遊楚國，無慙項羽之臣；魂往齊都，不愧田橫之冢。乃爲銘曰：如馬唐臣，猶龍周史。弘道百世，邁德千祀。帶地深源，極天峻峙。玉種逾潤，蘭芳不已。成形騰氣，成象降精。餘慶鍾美，惟公挺生。少表奇智，早擅英聲。符采發越，志略縱橫。隋道方衰，始開凌長。睹茲兆亂，緬然長想。閉關晦迹，招弓莫往。盤桓利居，不嬰世網。運居道消，時逢改卜。朱旗爰止，素靈已哭。野戰羣龍，馳走原鹿。競窺周鼎，爭亡秦族。時遭蹉屈，運偶鳳翔。劬勞百戰，經營四方。振蕩六合，牢籠八荒。始聞楚霸，終基漢皇。羣雄並起，莫恢王度。聖人既作，皇天乃顧。爰自東夏，言遵西路。來擬寶融，寵逾英布。爵窮五等，位登九棘。帷幄參謀，高衢騁力。海運方遠，圖南未極。縱壑摧鱗，摩天墜翼。熊耳失路，新安殞身。長男喪楚，少女留秦。驚魂靡託，反葬何因。列樹松檟，唯餘故人。

傳狀

《**隋書・李密傳**》　李密字法主，眞鄉公衍之從孫也。祖耀，周邢國公。父寬，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密多籌算，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物爲己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產，賙贍親故，養客禮賢，無所愛吝。與楊玄感爲刎頸之交。後更折節，下帷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勵精忘倦，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及楊玄感在黎陽，有逆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與弟玄挺等同赴黎陽。玄感舉兵而密至，玄感大喜，以爲謀主。玄感謀計於密，密曰：「愚有三計，惟公所擇。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某

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齎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擒，此計之上也。又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宜率衆，經城勿攻，輕齎鼓行，務早西入。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必剋，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禕告之，理當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曰：「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略】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密歸之。其中有知密是玄感亡將，潛勸讓害之。密大懼，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遣說諸小賊，所至輒降下，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謂讓曰：「今兵衆既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敝，大敵一臨，死亡無日。未若直趣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可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數爲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而擒。公但列陣以待，保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軍稍卻，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陁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蕩吳、越，蝟毛競起，海内饑荒。明公以英桀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羣凶，豈可求食草間，常爲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密與讓領精兵七千人，以大業十三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繦負，道路不絕。越王侗武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爲主。密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房彥藻說下豫州，東都大懼。讓上密號爲魏公。密初辭不受，諸將等固請，乃從之。設壇場，即位，稱元年，置官屬以房彥藻爲左長史，邴元眞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司馬。拜讓司徒，封東郡公。其將帥封拜各有差。【略】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創猶未復，其心安可保乎？」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渡河以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對曰：「昔岔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而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大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史臣曰：【略】李密遭會風雲，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朞月之間，衆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充，聲動四方，威行萬里。雖運乖天眷，事屈興王，而義協人謀，雄名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顚覆，其度長挈大，抑陳、項之季孟歟？

《新唐書・李密傳》　李密字玄邃，一字法主，其先遼東襄平人。曾祖弼，魏司徒，賜姓徒何氏，入周爲太師、魏國公。祖曜，邢國公。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遂家長安。密趣解雄遠，多策略，散家貲養客禮賢不愛藉。以蔭爲左親衛府大都督、東宮千牛備身。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衛。」它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韉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于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密識度，非若等輩。」玄感遂傾心結納。嘗私密曰：「上多忌，隋曆且不長，中原有一日警，公與我孰後先？」密曰：「決兩陣之勝，噫嗚咄嗟，足以讐敵，我不如公。擊天下英雄馭之，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略】初，密建號登壇，疾風鼓其衣，幾仆；及即位，狐鳴於旁，惡之。及將敗，羣數有回風發於地，激砂礫上屬天，白日爲晦，屯營羣鼠相銜尾西北度洛，經月不絕。及入關，兵尚二萬。高祖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謂其徒曰：「吾所舉雖不就，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以吾故，當盡歸國。功不減竇融，豈不以臺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帝嘗呼之弟，妻以表妹獨孤氏。後禮寖薄，執政者又求賄，滋不平。因朝會進食，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嘗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此。」未幾，聞故所部將多不附世充者，高祖詔密以本兵就黎陽招撫故部曲，經略東都，伯當以左武衛將軍爲密副。馳馹東至稠桑驛，有詔復

召密，密大懼，謀叛。伯當止之，不從，乃曰：「士立義，不以存亡易慮。公顧伯當厚，願畢命以報。今可同往，死生以之，然無益也。」乃簡驍勇數十人，衣婦人服，戴羃羅，藏刀裙下，詐爲家婢妾者，入桃林傳舍，須臾變服出，據其城。掠畜產，趣南山而東，馳告張善相以兵應己。熊州副將盛彥師率步騎伏陸渾縣南邢公峴之下，密兵度，橫出擊，斬之，年三十七，伯當俱死，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爲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喪，具威儀，三軍縞素，以君禮葬黎陽山西南五里，墳高七仞。密素得士，哭多歐血者。邴元眞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恨其背密，僞以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歸國。贊曰：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霸天下，密連兵數十百戰不能取東都。始玄感亂，密首勸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然禮賢得士，乃田橫徒歟，賢陳涉遠矣。噫，使密不爲叛，其才雄亦不可容於時云。

紀事

《隋書·李密傳》 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於馮翊詢妻之舍。尋爲鄰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兆獄。是時煬帝在高陽，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葅醢。今道中猶可爲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許。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讌飲喧嘩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略】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他。縣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後君明從子懷義以告，帝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

又《楊慶傳》 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密頻遣攻之，不能克。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因遣慶書曰：【略】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爲郭氏。

又《五行志》 大業中，童謠曰：「桃李子，鴻鵠遶陽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其後李密坐楊玄感之逆，爲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羣盜，自陽城山而來，襲破洛口倉，後復屯兵苑內。莫浪語，密也。宇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破滅。誰道許者，蓋驚疑之辭也。

《唐語林》卷五《補遺》 李密掛《漢書》牛角，行且讀。

《太平廣記》卷二〇〇引《河洛記》 隋李密，蒲山公寬之子也。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大業中，佐楊玄感起兵，及玄感敗，密間行入關，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不禮之，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乃詣雎陽，舍於村中，變名姓，稱劉知遠，聚徒教授。經數月不得志，乃爲五言詩曰：「金風颺秋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霑襟。霑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屠，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謚。寄言世上雄，虛生眞可愧。」詩成泣下數行。義寧元年，密潛據洛口，會羣盜百萬，築壇稱魏公。建元二年，密自鞏洛鼓行伐隋，兵敗歸唐，授光祿卿。

《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三 《淮陽感秋》：劉仁軌《河洛記》曰：「密往來諸賊帥間，說以舉大計，莫肯從者，因作詩言志。」

《養一齋詩話》卷九 又《唐書》載李密從楊玄感起兵被獲，以計得脫，變姓名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而劉仁軌《行年河洛記》載密往來諸賊帥間，說以舉大計，莫肯從者，因作詩言志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垂晚林」云云，諸將見詩漸敬之。容齋曰：「吾意此詩正其哀吟中所作也。」愚按《隋書·李密傳》明云：「密詣淮陽，舍于村中，變姓名聚徒教授，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云云，因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捕之，密乃亡去。」容齋不引《隋書》而徒以意斷之何耶？信乎論古之難也。

王通

論述

《中說》 楊維楨《鹿皮子文集序》：言有高而弗當，義有奧而弗通，若是者，後世有傳焉？無有也。又況言厖而弗律，義淫而無軌者乎？【略】自今觀之，孔孟而下，人樂傳其文者，屈原、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又其次王通、韓愈、歐陽修、周敦頤、蘇洵父子。胡應麟《讀中說》：余讀仲淹書，獨慨夫士之生于三代之下者，一靡于管、晏，載蕩于孫、吳，三溺于申、韓，四淪于楊、墨，五淫于莊、列，六徇于曇、摩。下逮六朝、南北，即瑰偉絕特益世之英，亦將望是數者趨焉，息焉。其于周公、仲尼之道，蓋邈不知其何物矣。仲淹勃興衰運，直欲懸揭而日月之。今繹其遺言，源流洞如，規模廓如，詞義秩如、溫如、燁如，即性命天人之極。彼或未窺是非，大謬聖人者，固已鮮矣。藉令面命杏壇，詎出端木顓孫之下若之何？後世之知之者弗勝，夫罪之者之衆也。至刻畫顏、曾，步趨鄒、魯，福郊、福時之爲，固無事辨，特其肩任太弘，論建太廣，志意太驟，稍似有以啓其端者，紫陽所爲三嘆而致惜歟！馮從吾《董楊王韓優劣》：王仲淹起隋之末造，當衆口嘵嘵中，慨然以著述爲己任，其立言指事，一稟于仲尼，故曰：通于夫子，受罔極之恩，即此一言而通之，人品學術可知矣。桓文借名尊周，夫子然且予之。況通之于仲尼，何後世耳食之夫猥以吳楚獄。通不知于老莊輩，又執何辭以聲罪致討乎？或又以太平十二策姍通出處，不知開皇孰與新莽？若以雄而律通，則與懲羹吹虀何異？況獻策不報，即翻然賦《東征》之歌，退而講道河汾，且屢徵不起，此其于出處間豈不大有可觀哉？明道稱其極有格言，考亭稱其循規蹈矩，誠謂其與道合耳。崔銑《中說考序》：序曰：《中說》之作也，何傳之難而湮之易乎？知者寡而罪者衆乎？由魏晉而來，天其閉道也已矣。是故長玄虛而盛齋戒，競殺伐而攻諼詐。言道則惟空寂，爲文則飾藻麗。而王氏仲淹者出，獨師孔子，言宗《論語》，述準《六經》，學修於近，治求其本，邦昌則獻其謀，邦欲亂則退而讓之，秦漢而下，其罕若人之儔乎！罪之者曰：僭經也，擬孔子也。夫學不師聖將奚擇焉？古不云乎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法聖人而謂之非，何也？昔夫子之時，墳典丘索紛如也，詩且三千篇，列國之史，叛經四代之禮樂，兼學之。夫上古之治樸而陋不可復也，中古之治文而驕不可由也，存其文質之中，不俚以侷，不華以僞，簡可習也，約弗亂也，其諸夫子之六經邪！是故《桑中》《鶉奔》可參雅頌，斥君悔編可殿典謨，假仁竊禮可與存義氣，變漓而事改化，消薄而武低，吾不可如之，何也？已而彝倫攸斁，將欲救於文，創不巨則痛不深，懲不刻則勸不勇，存其正以形其非，鑒於亂以有其治，譬諸膏粱藥石養生者弗偏廢也。自漢而後，道降矣，治駁矣，文則煩以蕪矣，而是非得失之故，宜察史氏之述。最若馬遷、班固者，疵謬不殫舉，視丘明且劣矣。夫兩漢尚行尊經，寧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不然則民彝其遂泯亂與！故仲淹其有憂世之志乎，而其續經俱亡。《中說》十篇醇駁相淆，又或依倣《論語》爲書，讀者厭之。銑爲別白其詞，權量其旨，類分爲三，曰內、曰外、曰雜。內篇九篇，義美文馴。外篇九篇，詞若誇張，義亦錯雜。其餘放言不倫，疑出後人所附，潤爲雜篇。削杜淹之誕爲世家，凡二十篇，間爲發蘊糾失，曰釋然後仲淹之書眞贋粲列，可以羽翼孔氏，傳諸其人。《藝概・詩概》：《詩緯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見詩爲天人之合。「詩言志」，孟子「文辭志」之說所本也。「思無邪」，子夏《詩序》「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所本也。《關雎》取摯而有別，《鹿鳴》取食則相呼。凡詩能得此旨，皆應乎《風》、《雅》者也。又：漢武帝《秋風辭》，《風》也；《瓠子歌》，《雅》也。《瓠子歌》憂民之思，足繼《雲漢》，文中子何但以《秋風》爲悔志之萌耶？又：顏延年詩體近方幅，然不失爲正軌，以其字字稱量而出，無一苟下也。文中子稱之曰：「其文約以則，有君子之心。」蓋有以觀其深矣。又《文概》：王仲淹《中說》，似其門人所記。其意理精實，氣象雍裕，可以觀其所蘊，亦可以知記者之所得矣。又：荀子與文中子皆深於禮樂之意。其文則荀子較雄峻，文中子較深婉，可想其質學各有所近。後此如韓昌黎、李習之兩家文分塗亦然。又：文中子抑遷、固而與陳壽，所言似過。然觀壽書練覈事情，每下一字一句，極有斤兩，雖遷、固亦當心折。

又：「畏天憫人」四字，見文中子《周公》篇，蓋論《易》也。今讀《中說》全書，覺其心法皆不出此意。又：荀子言法後王，文中子稱漢七制之主，特節取之意耳。至宋永嘉諸公，遂本此意衍爲學派，而一切議論因之，未免偏據而規小矣。

傳記

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銘》 蓋聞運無常寧，治窮則亂。教不終廢，人存則闡。故曰：天下有道，制作歸乎帝王。斯文或墜，財成寄乎明哲。才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周道竭而孔子興，隋風喪而夫子出。五常爲之式序，三綱爲之無昧。道沖而用，故無德而名，功足化成，故匪爵而重。於稽其類，其生物之匠乎？夫子諱通，字仲淹，姓王氏，太原人。初高祖晉陽穆公自齊歸魏，始家龍門焉。若乃門風祖業之舊，鴻儒積德之胄。事實家諜，名昭國史，今可得而略之。粵若夫子，洪惟命世，盡象緯之秀，鍾山川之靈。爰在孺年，素尚天啓，亦既從學，家聲日茂。偉容貌，肅風神，以孝悌爲心極，以人倫爲己任。步中規矩，響諧音律，術無遠而不窮，理無微而不詣。故夫要道之本，中和之節，九疇六藝之能事，元亨利貞之至美，悉備之矣。豈惟行爲世範，言成士則而已哉？十八舉本州秀才，射策高第。十九除蜀州司戶，辭不就列。大業伊始，君子道消，達人遠觀，潛機獨曉，步烟嶺，卧雲溪，軒冕莫得而干，羅網莫得而迫。時年二十二矣。以爲卷懷不可以垂訓，乃立則以開物；顯言不可以避患，故託古以明義。懷雅頌以濡足，覽繁文而援手，乃續《詩》、《書》，正《禮》、《樂》，修《玄經》，贊《易》象。道勝之韻，先達所推，虛往之集，於斯爲盛。淵源所漸，著錄踰於三千；堂奧所容，達者幾乎七十。兩加太學博士，一加著作郎，夫子絕宦久矣，竟不起矣。朝端闕聲節，天下聞其風采。先君內史屈父黨之尊，楊公僕射忘大臣之貴。漢侯三請而不覿，尚書四召而不起。盛德大業，至矣哉！道風扇而方遠，元猷陟而逾密，可以比姑射於尼岫，擬河汾於洙泗矣。夫教思之宗，聖達之節，形氣之域，古今同盡。六經既就，一德時成，拂衣啓手，其天意乎！以大業十三年五月甲子，遘疾終於萬春鄉甘澤里第，春秋三十二。嗚呼哀哉！天不慭遺，吾將安仰？以其年八月，遷窀穸於汾水之北原。棺木衣衾，以從中制，不封不樹，是遵上古。門人考行，謚曰文中子，禮也。收學不至穀，行無異能，奉高跡於絕塵，期深契於終古。義極師友，恩兼親故。遭世道之衰微，屬衣冠之板蕩。將以肆力王事，思存管、樂；不獲躬守孔堂，自同游、夏。攀昊蒼而不達，俯元堂而已隔。敢揚徽烈，而作銘曰：兩儀既位，三才式甄。器象雖顯，神機未筌。匪聖孰作，匪明孰傳。文王逝矣，孔子出焉。顯允經籍，作爲邦紀。天之未喪，載誕夫子。奄有羣言，遂荒精理。百氏銜璧，九流齊軌。潛龍勿用，鳴鶴在陰。我有宏德，人靈是欽。摳衣遞進，鼓篋相尋。七十成列，三千若林。煥乎經濟，沖乎典則。教思風行，徽猷允塞。庶幾克饗，匡此王國。如何不祐，殲我明德？嗚呼喪亂，胡及我長？嗚呼哲人，胡棄我往？王室方厲，帝邦無象。梁木斯壞，蒼生奚仰？綱紐既設，披崇既張。野寒川曠，泉深路長。盛德無沒，嘉言孔彰。永爲洪範，於何不臧？

杜淹《文中子世家》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絜身不仕，高尚鎮天下。十八代祖殷，仕漢至雲中太守，以賢良稱，肇家於祁，以《春秋》、《周易》訓授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仕晉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元謨，次曰元則。元謨以武略升，元則以儒術進。元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以兄用武進，常歎曰：「先君所寶者禮樂，先師不學者軍旅，兄何爲哉？」遂究心道德，博考經籍，以爲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爲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爲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爲「王先生」，受其道者曰王先生業，於是始稱儒門，世濟厥美矣。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仕魏，太和中至幷州刺史，創家臨河汾，惟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惟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傑，惟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幽識遠悟，非禮不動，傳先生之業，所在教授，門徒常千餘人。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天子常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輒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始求出，補樂昌令，尋轉猗

氏，後遷銅川。所在著稱，吏人敬愛，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安康獻公。公愀然作色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也。是孫也，必能通天下之志，而道不行，天所命也。」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始平，銅川府君歎曰：「吾視王道，未有叙也。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於側，始十歲矣，有憂色。銅川府君曰：「小子，汝知之乎？」文中子曰：「通嘗聞之夫子曰：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之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春正月，銅川府君晏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亦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曰：「請從此行。」於是始有四方之志矣。蓋受《書》、《春秋》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三《易》之義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蓋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遂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而見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推帝皇之道，雜王霸之略，稽之於今，驗之於古，恢恢乎若運天下於掌上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文帝方有蕭牆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歌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文帝聞而傷之，再徵之，不至。四年文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本於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仕於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焉。先君之所懷也，且有先人之敝廬在焉。家本儉約，茅簷土階，蔽如也，以避風雨。道之不行，則知之矣。捨此欲安之乎？不如退而志其道，定居萬春鄉之甘澤里。」乃續《詩》、《書》，正《禮》、《樂》，修《玄經》，贊《易》道。蓋有事於述者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恆、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其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將千餘人。故隋道衰，而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之間，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佐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而文中子有疾，召薛收而謂之曰：「吾夢顏子稱孔子之命而登吾階，坐於牖下，北面援琴而歌曰：『《禮》、《樂》既正，《詩》、《書》既成，贊明《易》道，聿修《玄經》，歸休乎何必永厥齡？』此殆夫子使回召我也，吾必不起矣。」蓋寢疾七日而終。門人薛收、姚義等數百人共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云：男生有字，以昭德也；死有謚，以易名也。夫子生當天下亂，昭王不興，莫能宗之，故退而刪《詩》、《書》，正《禮》、《樂》，修《玄經》，贊《易》道，聖人之大旨明矣，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蓋《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玄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於時，遭代喪亂，盜賊奔突，先夫人用藏其書於竹笥，扶老攜幼，東西南北，未嘗離身焉。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得返於故居，復以書授於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皮日休《文中子碑》　天不能言，陰騭乎民，民不可縱，是生聖人。聖人之道德與命符，是爲堯舜，性與命乖，是爲孔、顏。噫！仲尼之化，不及於一國，而被於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霈於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者乎？故孟子疊踵孔聖，而贊其道。夐出千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間。以亂世不仕，退於汾晉，序述六經，敷爲《中說》，以行教於門人。夫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玄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鬱於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於盛時，較其道

與孔孟，豈徒然哉？設先生生於孔聖之世，余恐不在游、夏之亞也，況七十子歟！惜乎德與命乖，不及睹吾唐受命而歿。苟唐得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餘歲生日休，嗜先生道，業先生文，因讀先生後序，尚闕於贊述，想先生封隧所在，因爲銘曰：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聖暢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六藝騰英。道符眞宰，用失阿衡。先生門人，爲唐之楨。差肩明哲，接武名卿。未逾一紀，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與京。

司空圖《文中子碑》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天，不可斫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之祚。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聖恢之柄，授必有施。臣底之績，濟亦厥時。子惟善守，賦而不私。克輔於我，貞觀休明之期。

《舊唐書・王勃傳》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祖通，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爲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於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玄經》。又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例，爲客主對答之說，號曰《中說》。皆爲儒士所稱。義寧元年卒，門人薛收等相與議謚曰文中子。二子：福畤、福郊。

《新唐書・王績傳》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

契嵩《文中子碑》　原天下之善者存乎聖人之道，又天下之理者存乎聖人之才。有其才而不有其道，教不及化也。有其道而不有其才，化不及教也。堯舜得聖人之道者也，禹湯文武周公得聖人之才者也，兼斯二者得於聖人孔子仲尼者也。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仲尼歿百餘年而有孟軻氏作，雖不及仲尼而啓乎仲尼者也。孟軻歿而有荀卿子作，荀卿歿而揚子雲繼之，荀與揚贊乎仲尼者也。教專而道不一，孟氏爲次焉。去仲尼千餘年而生於陳、隋之間號文中子者，初以十二策探時主志，視不可與爲，乃卷而懷之歸于汾北，大振其教。雷一動而四海尋其聲來者三千之徒，肖乎仲尼者也。時天下失道，諸侯卿大夫不能脩之，獨文中子動率以禮務正人拯物，嘗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章焉。返一無迹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章乎？昔二帝三王之政正而未記，諸侯五伯之政失而未辯，仲尼文之爲六經，備教化於後世也。後兩漢有天下，雜用王霸，治至其政之正者幾希矣。魏三國抵南北朝，紛紛乎而人道失極，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規。先王之道膴膴將明夷於地。文中子憂後世無法，且曰千載已下有治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矣。固採漢、魏與六代之政，文之爲續經，廣教化於後世也。非有聖人之道，聖人之才，而孰能與於此乎？文中之於仲尼，猶日而月之也。唐興得其弟子輩發文中之經以治天下，天下遂至乎正，禮樂制度炳然四百年，比隆於三代。噫，仲尼之往也幾百年，其教禍於秦，弟子之行其教而仕者，不過爲列國陪臣。文中子之弟子爲天子相，將其教也，播及于今，何其盛哉！高示遠邁之如此也，天其以仲尼之德假乎文中子耶？吾不得而知之。讀王氏世家愛文中之所得，大矣哉，故碑云：六經後兮治道不精，大倫庞兮權譎興行。文中作兮頹波澄清，六經續兮天下化成。孔子如日兮文中兩明，彌萬世兮莫之與京。

紀事

王福畤《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太宗龍飛，宇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於時。後進君子，鮮克知之。貞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問候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杜、房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於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貞觀之始，諸賢皆亡，而徵也、房、李、溫、杜，獲攀龍鱗，朝廷大議，未嘗不參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藩邸，及當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濬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羣公內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爲當？

卿等悉心以對，不患不行。」是時羣公無敢對者。徵在下坐，爲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既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頹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董、賈伸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杜、房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眞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不成，爲將來所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閑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靜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吏，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冠三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敎化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杜等並慙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不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時貞觀二十年九月記。

《**唐語林・德行**》引《**賈氏談録**》　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谷，著《王氏六經》。北面受學者皆時偉人，國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貞觀後，三百年間號至治，而《王氏六經》卒不傳。至元和初，劉禹錫撰《宣州觀察使王賡碑》，盛稱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餘士大夫擬議及史冊，未有言文中子者。

又《**文學**》引《**芝田録・太公遇文王贊**》　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問曰：「爾爲文乎？」曰：「然。」因與題《太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漁舟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鈐辟邪。雖逢相識，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詩藪外編・唐上**》　王勃祖通，從祖績，父福時，亦知名，而勃兄弟六人，並以文學顯，殆古未有。今但傳勮、勔、勃三珠樹，助、劼、勸稍晚出，遂鮮知者，實六王也。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中說》五卷，王通撰。

《**直齋書録解題・儒家類**》　《中說》十卷，隋河汾王通仲淹撰。《唐志》五卷，今本第十卷有《文中子世家》、《房魏論禮樂事》、《書關子明事》及《王氏家書雜録》。舊傳以此爲前後序，非也。

《**宋史・藝文志四**》　王通《文中子》十卷，宋阮逸注。

《**崇文總目**》**卷三**　《中說》十卷，王通撰。原釋十卷：王道、天地、事君、周公、問易、禮樂、述史、魏相、立命、關子明。侗按：《玉海》引《崇文目》十卷，與《讀書志》、《書録解題》同。攷原釋中分十門，當是每門一卷耳。舊本訛作六卷，今校改。《舊唐志》、《唐志》、《通志略》並五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五**　《中說》十卷，元刊本。隋王通撰，阮逸注。此書爲通子福郊、福畤等所依託，書凡十篇。曰：王道、天地、事君、周公、問易、禮樂、述史、魏相、立命、關朗。前有阮逸序云：正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及長孫無忌所抑，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說》之序。又福畤於仲父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緗帙卷目相亂，遂誤爲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於《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帝閽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矣。右爲敬忍居

刊本，有瞿良印，「讀書」、「養氣」兩印。

《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一・中說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舊本題隋王通撰。《唐志》：文中子《中說》五卷，《通考》及《玉海》則作十卷，與今本合。凡十篇，末附序文一篇及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一篇，通子福畤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一篇，通弟績《與陳叔達書》一篇，又錄《關子明事》一篇。卷末有阮逸序，又有福畤貞觀二十三年序。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嘗辨通以開皇四年生，李德林以開皇十一年卒，通方八歲，而有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事。關朗以太和丁巳見魏孝文帝，至開皇四年通生，已相隔一百七年，而有問禮於朗事。薛道衡以仁壽二年出爲襄州總管，至煬帝即位始召還。又《隋書》載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繼族父儒，及長不識本生，而有仁壽四年通在長安見道衡，道衡語其子收事。洪邁《容齋隨筆》又辨《唐書》載薛收以大業十三年歸唐，而《世家》有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其語事。王應麟《困學紀聞》亦辨《唐會要》載武德元年五月始改隋太興殿爲太極殿，而書中有隋文帝召見太極殿事。皆證以史傳，牴牾顯然。今考通以仁壽四年自長安東歸河汾，即不復出，故世家亦云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而《周公》篇內乃云子遊太樂，聞龍舟五更之曲。阮逸注曰：太樂之署，煬帝將遊江都，作此曲。《隋書・職官志》曰：「太常寺有太樂署。」是通於大業末年復至長安矣。其依託謬妄，亦一明證。考《楊炯集》有《王勃集序》，稱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大業末，退，講藝於龍門。其卒也，門人謚之曰「文中子」。炯爲其孫作序，則記其祖事必不誤。杜牧《樊川集》首有其甥裴延翰序，亦引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二語，亦與今本相合。知所謂文中子者實有其人，所謂《中說》者其子福郊、福畤等纂述遺言，虛相夸飾，亦實有其書。第當有唐開國之初，明君碩輔不可以虛名動。又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諸人老師宿儒，布列館閣，亦不可以空談惑。故其人其書皆不著於當時，而當時亦無斥其妄者。至中唐以後，漸遠無徵，乃稍稍得售其欺耳。宋咸必以爲實無其人，洪邁必以爲其書出阮逸所撰，誠爲過當。講學家或竟以爲接孔、顏之傳，則偪之甚矣。據其僞迹炳然，誠不足採。然大旨要不甚悖於理。且摹擬聖人之語言自揚雄始，猶未敢冒其名。摹擬聖人之事蹟則自通始，乃併其名而僭之。後來聚徒講學，釀爲朋黨，以至禍延宗社者，通實爲之先驅。坤之初六，履霜堅冰。姤之初六，繫於金柅。錄而存之，亦足見儒風變古，其所由來者漸也。

《鄭堂讀書記》卷三六　《中說》十卷，明仿宋刊本。舊題隋王通撰，宋阮逸注。《四庫全書》著錄，《隋志》不載，蓋唐初其書尚未出也。新、舊《唐志》始載之，作五卷。《通志》、《崇文目》作十卷，《讀書志》作阮逸注十卷，《書錄解題》既載《中說》十卷，又有阮逸注十卷，《通攷》作《文中子》十卷，《宋志》同，注云：宋阮逸注。案《崇文目》釋云：十卷，王道、天地、事君、周公、問易、禮樂、述史、魏相、立命、關朗，當屬每篇一卷耳。二《唐志》作五卷，乃字之誤。而《通志》因之。至命名《中說》，猶之《法言》、《中論》，以擬《論語》二字。《通攷》、《宋志》皆改作《文中子》，殆沿刊本之誤。晁氏云：隋王通之門人，共集其師之語爲是書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穢行爲史臣所削，今觀《中說》，其跡往往借聖人模擬竄竊，有深可怪笑者。獨貞觀時諸將相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皆其門人，予嘗以此爲疑。及見李德林、關朗、薛道衡事，然後知其皆妄也。通生於開皇四年，而德林卒於十一年，通適八歲，固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嘗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其書乃有予在長安，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年矣，而其書有問禮於關子朗。《隋書・薛道衡傳》稱道衡仁壽中出爲襄州總管，至煬帝即位召還。本紀仁壽二年九月襄州總管周搖卒，道衡之出，當在此年也。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是年高祖崩，蓋仁壽末也。又《隋書》稱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繼族父孺，養於孺家，至于長大，不識本生。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語子收曰：「汝往事之。」用此三事推之，則以房、杜輩爲門人，抑又可知矣。攷自宋以來，辨是書之僞妄者，莫先於晁氏，故具錄之。其餘諸家辨僞之說，莫備於《經義考》所引。大抵所謂文中子者，據楊盈川、杜樊川兩集所載，則實有其人。至所謂《中說》者，蓋其子福郊、福畤等依託爲之。迨天隱作注時，又加以傳益，而冠以序，適成其爲僞中之僞矣。卷末附序一篇，及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一篇，福畤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一篇，東皋子《答陳叔達書》一篇，《關子明事》一篇，《王氏家書雜錄》一篇，亦皆福郊等所僞作耳。《漢魏叢書》本無天隱注，并爲二卷。《十子全書》所收，與此本同。

藝文

胡祇遹《田師孟寄紙鄙俚以此寄贈》　老來細嚼羣聖言，愈覺造語難爲工。好名苦心續六經，至今識者非王通。昌黎老筆不作史，自視難與《春秋》同。

石介《文中子》　龍蟄河汾道不行，訏謨經濟授諸生。由來房魏皆卿相，共輔文皇致太平。

又　獨將禮樂付程仇，房杜無才闡大猷。可惜唐家三百載，聲明文物愧宗周。

何喬新《懷文中子》　洙泗啓道統，緜延及孟軻。軻歿聖緒絕，茲道寢以訛。河汾有名儒，志道心靡它。禮樂事探討，詩書重研磨。董薛與王魏，從游共切磋。上希紹絕緒，下欲障頹波。續經雖云僭，格言亦已多。云何末學士，持論紛詆訶。欲知經世心，東征有遺歌。

薛瑄《文中子》　古人不可見，古俗寧復淳？依依萬春鄉，疏屬連清汾。良時曠莫與，鳴鳥寂不聞。悠悠禮樂志，終與麋鹿羣。頹波逝東極，寒雲滿西津。惜哉經世言，淆雜多蕪榛。時無伊川子，此意將誰論？

雜録

《捫虱新話・詩之雅頌即今之琴操》　《詩》三百篇，孔子皆被之弦歌，古人賦詩見志，蓋不獨誦其章句，必有聲韻之文，但今不傳爾。琴中有《鵲巢操》、《騶虞操》、《伐檀》、《白駒》等操，皆今詩文，則知當時作詩皆以歌也。又，琴古人有謂之「雅琴」者，蓋古之爲琴，皆以歌乎詩，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爾。雅、頌之聲固自不同，鄭康成乃曰《豳風》兼雅、頌，夫歌風焉得與雅、頌兼乎？舜《南風歌》、楚《白雪辭》，本合歌舞，漢帝《大風歌》、項羽《垓下歌》，亦入琴曲。今琴家遂有《大風起》、《力拔山》之操，蓋以始語名之爾。然則古人作歌，固可彈之於琴，今世不復知此。予讀《文中子》，見其與楊素、蘇瓊、李德林語，歸而援琴鼓《蕩》之什，乃知其聲至隋末猶存。

《郡齋讀書志・阮逸注中説十卷》　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穢行，爲史臣所削。今觀《中説》，其迹往往僭聖人，模擬竊竊，有深可怪笑者。獨貞觀時諸將相，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皆其門人。予嘗以此爲疑。及見李德林、關朗、薛道衡事，然後知其皆妄也。通生於開皇四年，而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歲，固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嘗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其書乃有「予在長安，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年矣。而其書有問《禮》於關子明。《隋書・薛道衡傳》稱，道衡仁壽中出爲襄州總管，至煬帝即位召還。《本紀》仁壽二年九月襄州總管周搖卒，道衡之出當在此年也。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是年高祖崩，蓋仁壽末也。又《隋書》稱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繼族父孺，養於孺宅，至於長成不識本生。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語子收曰：『汝往事之。』」用此三事推焉，則以房、杜輩爲門人抑又可知也。

鄭獬《書文中子後》　王氏《中説》所載門人，多貞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弟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爲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於隋不肯仕，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爲大業十三年，又爲義寧元年，戊寅爲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休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爲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説》之後載文中次子福畤所錄云：「杜淹爲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子按：淹以貞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故或者疑爲阮逸所作，知所謂薛收《玄經傳》亦非也。

胡應麟《讀中説》　王仲淹之著《中説》也，唐宋以還，知之者十而三，罪之者十而七，疑之者十而九，甚至以河汾有穢行史削之。夫仲淹生隋季世，

遯迹闉岩，一時與游，董、常數子而外，無論房、李、魏、王，若風馬牛，絕不相及。即薛收、杜淹，識者疑焉。而《隋史》成于武德、貞觀之間，計《中說》當時潤飾于王氏諸子者，尙未行世，未必知隋有若人。史置弗錄，胡怪也？

契嵩《書文中子傳後》　讀東皋子《王績集》，知王氏果有續孔子六經，知房玄齡、杜如晦、李靜、董常、溫彥博、魏徵、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讀劉煦《唐書王勃傳》，知文中子乃勃之祖，果曾作《玄經》矣。績死於貞觀十八載，去其兄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慨房、杜、溫、魏、王勃，皆不書一字以傳文中子之賢，而《隋書》復失書之，後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韓子文興，天下學士宗韓。以韓愈不稱文中子，李翺又薄其書，比之《太公家教》，而學者蓋不取文中子也。然王氏能續孔子六經，蓋孔子之亞也。識者宜以聖人之道較而正之。其文中子之道，苟與孔氏合，乃孔子之嗣也。而書傳之有無，不足爲信。隨人愛惡之情，欲蔑其聖賢可乎？孟軻豈不曰：「盡信書，不若無書。」吾斯《中說》，其讀《詩》曰四名五志，讀《書》曰四制七命，《玄經》則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禍其國，而善其立法有聖人之道。嗟乎不見其六經，姑書此以遺學輩。

朱鶴齡《讀文中子》　王仲淹《玄經》十五卷，唐蕭穎士依《春秋義類》爲之傳。《中說》十篇初不甚顯，李翺、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柳開、孫何振而張之。程子稱其書勝于荀、揚，至有眞以爲聖人可繼孔子者。溫公謂其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朱子亦云仲淹之學近正，稍有可用之實。至強引唐初名臣以爲弟子，乃其子福畤所爲，非仲淹雅意，此可爲定論矣。今觀其書所稱門人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皆位至公輔。及考王無功《遊北山賦》自注云：「吾兄白牛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董恆、程元、賈瓊、薛收、姚義、溫彥博、杜淹等十餘人稱俊穎」，而不及房、杜、魏，則三人非及門可知矣。鄭毅夫論《中說》之妄，謂李德林卒于開皇十二年，仲淹時年八九歲耳。而云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關子明朗魏太和中見孝文帝，至開皇間已百餘年矣，而云問禮于子明，二者其妄顯然。夫仲淹沒于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唐高祖入關，房、魏諸公或往來河汾，相與講說亦未可知。其子見諸公之盛也，遂悉引爲弟子，以重其父，豈知欲重之而反以誣之也哉！余因是而歎古今之史多不足信，名公鉅卿沒後，必有碑銘誌傳，往往據其子弟所撰行狀爲之。其狀必增美掩瑕，繫師援友，蓋有十百于福畤所云者，而又廣輦珍寶鬻文于有才無行者之手，顚倒玄黃，眩亂黑白，後世是非曷從而取衷焉？至于名行卓越者，又或不爲立傳。《隋書》《儒林》、《隱逸》皆不及仲淹，其時撰隋史者陳叔達、魏徵也。陳、魏而果門人耶？不應遏抑其師之美。即非門人也，仲淹之嘉言懿行，夫豈不知？且文帝時，嘗詣闕獻十二策，《通鑑》亦特書之，此而不傳，誰當傳乎？以後如《唐書》不傳衛遂、薛景仙、韋應物，《五代史》不傳韓通，《宋史》不傳唐仲友、王蘋、丘岳、謝翺，以是歎名賢軼行其沉淪磨滅而不彰于史冊者，蓋不可勝數也。然則仲淹之書非得其子弟之溢譽，又豈能傳述至今哉？家傳之與國史並行，不廢有以也夫！

王貞

傳記

《隋書・王貞傳》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略】未幾，以疾甚還鄉里，終于家。

紀事

《隋書・王貞傳》　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慧文詞，來遷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爲日久矣，

未獲披覿，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飆，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榮如之！余屬當藩屏，宣條揚、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桂攡詞，眷言高遁。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乏應、劉，置醴闕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遲衡泌，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且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壞之逸，書不盡言，更慚詞費。」及貞至，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啓謝曰：【略】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馬二匹。

楊侗

《**隋書・越王侗傳**》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儀，性寬厚。大業二年，立爲越王。帝每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作亂之際，與民部尚書樊子蓋拒之。及玄感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復留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攝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事。宇文化及之弒逆也，文都等議，以侗元德太子之子，屬最爲近，於是乃共尊立，大赦，改元曰皇泰。謚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爲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娣爲皇太后。以段達爲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亦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內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內史令，皇甫無逸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內史侍郎，趙長文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爲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洛陽稱段達等爲「七貴」。【略】「七貴」頗不協，陰有相圖之計。未幾，元文都、盧楚、郭文懿、趙長文等爲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長安。世充詣侗所陳謝，辭情哀苦。侗以爲至誠，命之上殿，被髮爲盟，誓無貳志。自是侗無所關預。侗心不能平，遂與記室陸士季謀圖世充，事不果而止。及世充破李密，衆望益歸之，遂自爲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侗不能禁也。段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侗聞之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續宣上代，或勤王立節，身服軒冕，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神色懍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充更使人謂侗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乂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充僭僞號，封爲潞國公，邑五千戶。月餘，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泄，並見害。世充兄世惲因勸世充害侗，以絕民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齎鴆詣侗所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之家。」於是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之。世充僞謚爲恭皇帝。

《**升庵詩話・隋後主詩**》　隋後主越王侗《楊叛兒歌》云：【略】越王嗣位，史稱其眉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後爲王世充所弒。臨命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噫！亦可憐矣。觀其辭藻如此，若不生帝王家，豈不爲文人學士耶！隋越王謚恭帝，李淵立代王侑，亦謚恭帝。二主同謚，蓋東西不相聞也。

袁慶

《**奉和御製月夜觀星示百僚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戎井傳宵漏」，《文選・刻漏銘》：「徵宮戎井。」「仰觀留玉裕」，陸機《宣猷堂詩》：「戶姿玉裕。」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　袁慶，按《隋唐・樂志》有袁慶隆者，大業時爲秘書郎。煬帝命與柳顧言等典樂事。疑即此也。

侯夫人

論述

《自感詩》三首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諸絕亦復清惋。

又一　《名媛詩歸》卷七：此首似平，當作宮怨詩，以其氣故平淺也。又：「芳草漸成窠」，有此句，不必有下二句矣。

又二　《名媛詩歸》卷七：哀聲苦調，別無歡氣。憂情中有所謂萬壘千重者，只吟此等語，已曲曲欲捲，那得更有開展處？又：「庭花方爛熳」，苦在「方爛熳」三字上。《陔餘叢考》卷二三　楊伯謙云：五言絕句，唐初變六朝《子夜》體也，七言絕句，初唐尚少，中唐漸盛，然梁簡文《夜望單雁》一首已是七絕，云云。【略】隋煬帝宮中侯夫人詩：「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略】其時尚未有律詩，而音節和諧已若此，豈非五、七絕之濫觴乎？

又三　《名媛詩歸》卷七：侯夫人自矜自重，亦頗覺有自恃顏色，不肯屈志希幸在。本自王昭君一輩人，故其驕心猛氣亦微露于意。言之外如此，詩已直寫出自家行徑矣。要之，處此地位，尋思寵遇，除卻班婕妤清事長秋，別無用處。又：「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問得可感。又：「不及閑花草，翻成雨露多」，「成」字說得恩重。

《粧成》　《名媛詩歸》卷七：意態之妙，全在虛境上想着實境去。情思索莫時，觸物生感，往往關情。偶然似喜，偶然似怨，自覺難明。又：「粧成多自惜，夢好卻成悲」，可憐「粧成」、「夢好」四字，不在「自惜」、「成悲」上見。明知恩寵已絕，卻復成粧。夢好何關人事，卻更引出悲來。一是自失語，一是自嘲語，立言中亦有愕然驚顧，不復自主意在，此正深于恩處。又：「不及楊花意」，「意」字用得虛妙。

《自遣》　《名媛詩歸》卷七：偏是此等人寫此等事，激直難聽。又：「秘洞扃仙卉，雕房瑣玉人」，直寫出來，可悲可涕。

《春日看梅詩》二首一　《名媛詩歸》卷七：此處覺不能忘情，有妬羨兩意在。又：「捲簾時自顰」，語意雖平，卻含怨意。此句生態在一「時」字上。又：「庭梅對我有憐意」，妙在有「對我」二字，然後「有憐意」三字生出情來。

又二　《名媛詩歸》卷七：怨情深處，反在能平。平則漸漸說向理與命上去。蓋其鍛鍊自家情性，甘苦自知。不唯不願人憐，人亦不欲憐之。此從學問工夫探討實歷，便見得他人榮寵有穢濁氣，自家冷淡有矜貴氣也。又：「玉梅謝後陽和動」，此句竟是讖語。又：「散與羣芳自在春」，何等曠達。

《自傷》　《名媛詩歸》卷七：觀其處置一身，亦用許多躊躇顧惜。但寄託不苟人，胸中眼中有不可看處，不可耐處，總難排遣。止爲一身牽纏，到底生出許多挾恩恃寵念頭，又生出許多憂移自固念頭，乃至怨望悲思，亦是無聊中遷延自解，了無實際，何等可愧。侯夫人決計一死，卻使恩寵隆重，眞覺他人畏死，本無英雄手段。于此尋思一過，知忠臣節婦亦非難事。又：「深深報未央」，只此一句，寫盡初入時恩怨未明，痴痴迷迷意想。又：「寒春入骨清」，「寒春」字便與春寒不同。更妙在「入骨清」三字，嬌身慧性，轉動自忖，覺紈綺稠疊似有落落不相屬處，此眞薄命有才情女子經歷盡方想出。又：「躡履步庭下」，幽愁中有此光景。又：「平日所愛惜，自待卻非常」，此等語皆有志節女子立身處。不然一味爭妍競寵，抹殺不得「鄙賤」二字。又：「君恩實疏遠」，「實」字見得透徹。又：「妾意徒傍徨」，要之，女人不得不爭妍競寵，亦只畏「徒傍徨」三字難過。侯夫人決計一死，亦只此三字。又：「性命誠所重」，此一句可想其怨毒入骨。《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有才如此，遇煬帝之時而不見寵，命也。情固可傷，稍有率語。《古詩賞析》卷二二：此臨絕命之詩。前八，叙清入宮見棄，隨將冷宮獨處之景鋪叙。幽懷感傷，拖起下意。「平日」四句，追憶平日親既愛己，己亦自愛，跌出色美成棄之命薄來，勢便動盪。「君恩」六句，方正醒君意難回，彷徨於此，有親難見，有家難歸之痛，引動死機。後八，乃叙見在絕命事，逐句頓挫，曲盡情景，收到就死歸冥而止，筆力又極斬然。通首直抒胸臆，氣疎質厚，一洗爾時排比纖巧之習，巾幗中未易才也。而亦有才無命，惜哉。

紀事

《名媛詩歸》卷七　侯夫人，煬帝建迷樓，選良家女數千以居其中，由是後宮多不得進御。宮女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於棟下，臂繫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進。帝見其詩，反覆傷感。往視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桃花。」乃急召中使許延輔曰：「朕面遣汝擇後宮女入迷樓，汝何故獨棄此人也？」乃令延輔就獄，賜自盡。厚禮葬侯夫人。帝日誦詩，酷好其文，乃令樂府歌之。

岑德潤

《魚》　《船山古詩評選》卷三：句句使事，如未使事者，故佳。亦自有感寫來，更不岑寂憤悱，此之謂有度。

薛德音

《隋書・薛道衡傳》　從子德音，有雋才，起家爲游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充之僭號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伏誅。所有文筆，多行於時。

李巨仁

《登名山篇》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調漸近，語亦平，取其亮達。

王由禮

《賦得岩穴無結構》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左太沖《招隱士詩》：「岩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又：「早梅香野徑」，「香」字作虛字用，佳。

《招隱》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六朝五言合律者，楊所集四首外，徐摛《詠筆》，徐陵《鬥雞》，沈氏《彩毫》，雖間有拗字，體亦近之。若陳後主「春砌落芳梅」，江總「百花疑吐夜」，陳昭《昭君詞》，祖孫登《蓮調》，沈炯《天中寺》，張正見《對酒當歌》，《衡陽秋夜》，何處士《春日別才法師》，王由禮《招隱》十餘篇，皆唐律，而楊不收。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　王由禮，《徐伯楊傳》：伯楊大建初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戶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郎賀循、長史劉刪等爲文會友。

胡師耽

《登終南山擬古》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此君胸次，固多熱中之思。

薛昉

《巢王座韵得餘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嫩枝」二句，佳。

段君彥

《**遇故鄰詩**》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直寫情切。

張文恭

《**七夕**》　《船山古詩評選》卷六：曰雄，曰渾，曰整，曰麗，四者具矣。詩家所推奉爲大家者此耳。杜審言自詡以衙官屈宋者此耳，却元來是六代婪尾一無名漢。濟南瑯琊切莫輕下口好。

呂讓

《**和人京**》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不知何許人，故自悲涼。《古詩賞析》卷二二：呂讓行事無考。玩詩意，應是曾爲北臣，羈囚南地，有友贈以入京詩，因和之以自傷也。前二，點題總挈。三、四，頂次句來，暗以潘、陸比。五、六，頂首句來，明以鐘、隨比。後二，有惜不用吾策，以至於此之意。又：「既謝平吳利，終成失路人」，晉羊祜有疏，極言平吳之利。句意借用，言已籌敵之策，不能用也。

魯本

《**與胡師耽同繫胡州出被刑獄中**》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以上諸作皆情至之語，不復須深。

劉夢予

《**送別秦王學士江益**》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南史》江總長子益，仕陳，歷中書黃門侍郎。入隋，爲秦王文學。又：以上諸作，皆情至之語，不復須深。

陸季覽

《**咏桐**》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以上諸作皆情至之語，不復須深。

乙支文德

《**隋書・楊義臣傳**》　後三歲（隋大業四年），徵爲宗正卿。未幾，轉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渾主於覆袁川。其後復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愼道。至鴨綠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爲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以

爲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

又《宇文述傳》　述與九軍至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語在《仲文傳》。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渡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飢色，欲疲述衆，每鬬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敝，不可復戰，又平壤嶮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

又《于仲文傳》　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

丁六娘

《十索曲》　《詩法火傳》左編卷一五《十索詩》，隋丁六娘作十首，並五言六句。無對仗語，末句用一「索」字在內，如云「從郎索衣帶」、「從郎索花燭」之類。三索紅粉、四索指環、五索錦障、六索花枕，餘未詳。

又一　《名媛詩歸》卷七：「裙裁孔雀羅，紅綠相參對」，古人作詩專于濃處作疏宕語，今人便不復爲此矣。即有意爲之，亦復不如此靈動。

又二　《名媛詩歸》卷七：「相看無厭足」，此處下「無厭足」三字，說來可笑。又：「歡情不奈眠」，「不奈眠」有一「情」字便生動。

又三　《名媛詩歸》卷七：「君言花勝人，人今去花近」，「今」字痴得妙。又：「寄語落花風，莫吹花落盡。欲作勝花嬌」，欲勝花，翻畏花落盡，并說他懷妬不得。

又四　《名媛詩歸》卷七：「二八好容顏，非意得相關」，情深語。不必有意，乃始相關，正是二八少年情性。

又五　《名媛詩歸》卷七：「送眼勞相望」，好在此句。

又五、六　《名媛詩歸》卷七：此二首無媚意，無曲致，便遠不如前四作。

李月素

《贈情人》　《名媛詩歸》卷七：淫情豔曲，妙在緊細，讀之令人生感者，亦是一種至文。

羅愛愛

《閨思》　《名媛詩歸》卷七：「幾當孤月夜」，「幾當」字情緒幽怯。

秦玉鸞

《憶情人》　《名媛詩歸》卷七：流麗中亦有警切處，漸近唐人絕句矣。又：「可憐秦館女，不及洛陽花」，總在「可憐」、「不及」上生出情思。

蘇蟬翼

《因故人歸有感》 《名媛詩歸》卷七：「欲借一樽酒」，「欲借」兩字有如不及意。

張碧蘭

《寄阮郎》 《名媛詩歸》卷七：前書直而慘，此書婉而悲，皆從音調激揚頓挫出。以此知六朝人平平語，亦覺宛宛動人。又：「兩地惜春風」，春風用「惜」字，勝于惜春光等語。

吳絳仙

《謝賜合歡水果》 《名媛詩歸》卷七：不必綴事鍊句，草草寫來，自是委婉。由其口角流媚，能成音節故耳。始知情豔人出口下筆，定然不同。只似一首宮怨詩，輕揚宛轉，聲韻自有嬌痴氣，然總在一「怨」字中發出。

《名媛詩歸》卷七 吳絳仙，絳仙隋殿腳女也。煬帝幸汴，御龍舟，每舟擇妍麗長白女子十人，執雕板縷金檝，號爲「殿腳女」。一日，帝將登鳳舸，憑絳仙肩，帝喜其柔麗不與羣輩齒，愛之甚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回輦召絳仙將拜婕妤。適值絳仙下嫁爲玉工萬羣妻，故不克諧。帝寢興罷，擢爲龍舟首檝，號曰「崆峒夫人」。由是殿腳女爭效爲長蛾眉，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爲「蛾緑」。螺子黛出波斯國，每顆直十金。後徵賦不足，雜以銅黛給之。獨絳仙得賜螺黛不絕。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謁者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飡，如絳仙眞可療飢矣。」因吟《持檝篇》賜之曰：「舊曲歌桃葉，新粧艷落梅。將身傍輕檝，知是渡江來。」詔殿腳女千輩唱之。時越溪進耀光綾，綾文突起有光彩。越人乘樵風舟泛于石帆山下，牧野繭繰之，繰緑女夜夢神人告之，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野繭即江淹文集中「璧魚」所化也。緑織爲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所夢，故進之。帝獨賜司花女袁寶兒及絳仙也，他姬莫預。蕭妃恚妬不懌，由是稍稍不得親幸。帝自至廣陵，悉令備月觀行宮，絳仙等亦不得親侍寢殿。有郎將自瓜州宣事迴，進合歡水果一器，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遇馬急搖解，絳仙拜賜不然，因附紅箋小簡上進詩。帝省章不悅，顧黃門曰：「絳仙如何何來辭怨之深也？」黃門懼拜而言曰：「適走馬搖動，及月觀果已離解，不復連理。」帝意不解，因言曰：「絳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何謝左貴嬪乎？」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五 《謝賜合歡果》，殿腳女自至廣陵，悉用備月觀行宮，由是絳仙不得親侍寢殿。有郎將獻合歡水果一器，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騎馳賜絳仙。遇馬急搖解，絳仙拜賜，因附紅箋小簡上進詩云云。帝省章不悅，顧黃門曰：「絳仙如何來辭何怨之深也？」黃門言其故，帝曰：「絳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何謝左貴嬪乎？」

杭　靜

《迷樓夜半歌》 《名媛詩歸》卷七：歌謠語悲而直，想其情憤氣激，仍有長歌足以當泣之意。

《名媛詩歸》卷七 杭靜，隋煬帝宮人也。是時唐勢已盛，而帝猶淫樂不知爲天下計，故作《江都迷樓夜半歌》以諷之。

無名氏

《送別詩》　《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庾子山《代人傷往》三首，近絕體而調殊不諧，語亦未暢。惟隋末無名氏：「楊柳青青著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柳條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至此七言絕句音律，始字字諧合，其語亦甚有唐味。右丞「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祖之。《古詩源》卷一四：竟似盛唐人手筆。《東虛記》云：此詩作於大業末年，指煬帝巡遊無度，民窮財盡，望其返國，五子作歌之意也。《古詩賞析》卷二二：此詩崔瓊《東虛記》以爲大業末年，刺煬帝巡遊無度而作。余謂只作尋常送別詩解，亦可。上二，是送別時景。下二，是計日而望其歸，只就楊柳上着筆。聲諧韻協，是唐人七絕之發源也。《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此詩作於大業末年，實指煬帝巡遊無度，縉紳瘁悅已甚，下逮閭閻，而佞人曲士播弄威福，欺君上以取榮貴。上二句盡之，又謂民財窮窘，至是方有五子之歌之憂，而望其返國也。

《陽春曲》　《古詩歸》卷一五：鍾惺云：祇似一首唐宮詞。「百舌更多言」，譚元春云：「多言」怨罵百舌，妙。《船山古詩評選》卷三：前二句隱然有景中人在，故佳。小詩尤不可脫氣，一力只辦四句，何尚支撐一半也？《古唐詩合解》卷三：見春光之嫵媚，觸物動念，情不自禁，而至于心蕩。奈何有不關情之鳥，更多饒舌哉！隱然有畏人之多言之意。

《嘆疆場》　《古詩歸》卷一五：「淚痕猶尚在」，鍾惺云：妙！《古唐詩合解》卷三：戍婦聞征夫之歸，乃倚新妝以待，而破涕爲笑。「自然開」形容得妙，情所必然，不假勉強也。《古詩賞析》卷二二：《雜曲歌辭》，郭《樂府》作《近代曲辭》。《樂苑》云：《嘆疆場》，宮調曲也。題是《嘆疆場》，則行人未至以前，實有死生未卜，日夜愁苦意在。今絕不費筆，只就淚痕翻出笑靨，寫一情不自禁樣子。而前此思念之切，意已曲包，何其活脫。

《鷄鳴歌》　《古詩賞析》卷二二：《雜曲歌辭》，郭《樂府》作《雜歌謠辭》。《樂府廣題》曰：漢有雞鳴衛士，主雞唱宮外。《舊儀》宮中與臺，並不得畜雞。晝漏盡，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甲夜畢，傳乙，乙夜畢，傳丙，丙夜畢，傳丁，丁夜畢，傳戊，戊夜畢，是爲五夜。未明三刻，雞鳴衛士起唱。《漢書》曰：高帝困項羽垓下，羽是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唱也。晉《太康地記》曰：後漢固始、鮦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鳴歌》也。然則此歌，蓋漢歌也。按《周禮》，雞人掌大祭禮，夜呼以起百官，則所起亦遠矣。雞人唱歌，即以自己當晨雞，奇。由欲明遞入雞唱，由雞唱遞入天曉，由天曉說到人起鵲飛而止。無甚曲折，而古趣自饒。

《挽舟者歌》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七：煬帝御龍舟，夜半聞歌者甚悲。帝遣人求之不得。

《大業中童謠》　《采菽堂古詩選》補遺卷四：煬帝時，有此謠。其後李密坐楊玄感之逆，爲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羣盜自陽城山而來，襲破洛口倉，後復屯兵苑內。「莫浪語」，密也。宇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破滅。「誰道許」者，蓋驚疑之辭也。

唐文學部一

主　編：郁賢皓
副主編：吳家駒
張采民

目次

總論 …… 四〇一
總集 …… 四二一
續古今詩苑英華集 …… 四二一
古今類序詩苑 …… 四二二
文館詞林 …… 四二二
珠英學士集 …… 四二五
李氏花萼集 …… 四二六
正聲集 …… 四二六
體類 …… 四二七
上官體 …… 四二七
初唐四杰 …… 四二七
沈宋 …… 四四二
文章四友 …… 四四九
方外十友 …… 四四九
燕許 …… 四五〇
吳中四士 …… 四五一
富吳體 …… 四五一
作家 …… 四五三
袁朗 …… 四五三
曹憲 …… 四五四
傅奕 …… 四五四
賀德仁 …… 四五六
歐陽詢 …… 四五七
蕭德言 …… 四六二
庾抱 …… 四六二
陳叔達 …… 四六三
李播 …… 四六四
竇威 …… 四六四
虞世南 …… 四六五
褚亮 …… 四七三
李百藥 …… 四七四
杜淹 …… 四七六
李淵唐高祖 …… 四七八
崔善爲 …… 四八〇
王珪 …… 四八一
陳子良 …… 四八三
房玄齡 …… 四八四
魏徵 …… 四八七
凌敬 …… 四九五
杜正倫 …… 四九六
釋慧淨 …… 四九六
崔信明 …… 五〇〇
李玄道 …… 五〇一
蔡允恭 …… 五〇二
顏師古 …… 五〇二
孫思邈 …… 五〇四
令狐德棻 …… 五〇五
楊續 …… 五〇六
孔紹安 …… 五〇六
于志寧 …… 五〇七
蕭翼 …… 五〇八
王績 …… 五〇九
朱仲晦 …… 五二六
劉孝孫 …… 五二六
鄭世翼 …… 五二七
謝偃 …… 五二七
張蘊古 …… 五二八
杜之松 …… 五二八
任希古 …… 五三〇

劉行敏……五三〇
張文琮……五三〇
薛收……五三一
許敬宗……五三三
楊師道……五三五
岑文本……五三七
長孫無忌……五三九
褚遂良……五四一
梁寶……五四四
張玄素……五四四
裴略……五四五
封抱一……五四五
甘洽……五四六
王宏……五四六
裴玄智……五四六
李世民唐太宗……五四六
長孫皇后……五五四
馬周……五五六
高智周……五五八
郎餘慶……五五九
蕭鈞……五六〇
郎餘令……五六〇
上官儀……五六一
郝處俊……五六二
王梵志……五六四
來濟……五六五
劉禕之……五六六
張懷慶……五六七
裴行儉……五六七
寶昉……五七〇
楊思玄……五七〇
郭正一……五七〇
李義府……五七一
董思恭……五七四
賀遂亮……五七四
韓思彥……五七四
薛元超……五七五
駱賓王……五七七
武曌則天皇后……五九六
崔行功……五九九
許圉師……五九九
鄭蜀賓……六〇〇
張大安……六〇〇
李榮……六〇〇
金眞德……六〇一
張柬之……六〇一
張昌宗……六〇三
張昌齡……六〇三
徐惠太宗賢妃……六〇三
李治唐高宗……六〇五
員半千……六〇七
元兢……六〇八
徐齊聃……六〇八
釋法軌……六〇九
辛弘智……六〇九
麴崇裕……六一〇
元萬頃……六一〇
狄仁杰……六一〇
程行諶……六一四
孟利貞……六一五
盧照鄰……六一六
李善……六二四
蘇瓌……六二五
杜易簡……六二八
賀遂涉……六二八
趙謙光……六二八
石抱忠……六二九
田遊巖……六二九
鄧玄挺……六二九
李澄之……六三〇
韋承慶……六三〇
王適……六三三
王勮……六三四
杜審言……六三四
李嶠……六四九
司馬承禎……六五六
魏知古……六五八
韋元旦……六五九
蘇味道……六六〇
薛稷……六六二
劉允濟……六六四

蘇安恆……六六五
于季子……六六五
楊炯……六六六
楊容華……六七三
王勃……六七三
郎大家宋氏……六九二
劉希夷……六九二
姚崇……六九八
王無競……七〇二
薛曜……七〇三
李賢章懷太子……七〇三
康庭芝……七〇四
鄭繇……七〇五
崔融……七〇五
喬知之……七〇八
韋嗣立……七一一
劉幽求……七一四
宗楚客……七一五
武后宮人……七一六
盧崇道……七一七
李福業……七一七
張元一……七一七
權龍褒……七一八
郭元振……七一九
薛瑤……七二四
沈佺期……七二四
宋之問……七四一
李顯唐中宗……七六一
喬侃……七六六
喬備……七六六
谷倚……七六六
吳少微……七六六
富嘉謨……七六七
喬氏……七六八
武三思……七六八
東方虬……七六九
閻朝隱……七七〇
高正臣……七七一
長孫正隱……七七二
劉憲……七七二
李乂……七七三
張鷟……七七五
賀知章……七八一
陳子昂……七八五
馬懷素……八一九
魏奉古……八二一
張若虛……八二一
劉子玄……八二四
孔季詡……八二六
司馬逸客……八二六
李旦唐睿宗……八二六
宋璟……八二八
李崇嗣……八三四
盧藏用……八三四
李適……八三五
房融……八三七
張循之……八三七
李日知……八三七
上官婉兒……八三八
張嘉貞……八四二
裴漼……八四三
張說……八四四
王熊……八六四
李景伯……八六四
李行言……八六四
尹懋……八六五
趙氏……八六五
趙彥昭……八六五
張宣明……八六六
張汯……八六六
許景先……八六六
徐堅……八六七
吳兢……八六九
武平一……八七一
徐彥伯……八七三
蘇頲……八七四
崔湜……八八二
崔日用……八八四
韓休……八八六
崔沔……八八七
崔液……八九一

呂太一……八九一
袁恕己……八九二
蕭嵩……八九二
張旭……八九三
李邕……八九四
齊澣……八九七
李適之……八九八
張易之……九〇〇
蘇晉……九〇〇
薛令之……九〇一
李元紘……九〇一
閭丘均……九〇二
邵炅……九〇二
鄭愔……九〇三
郭利貞……九〇四
賀朝……九〇四
萬齊融……九〇五
邢巨……九〇五
趙冬曦……九〇五
張敬忠……九〇六
賈曾……九〇七
張九齡……九〇八
王灣……九三〇
裴耀卿……九三二
崔翹……九三四
席豫……九三四
顏元孫……九三五
梁獻……九三五
邢象玉……九三五
王翰……九三六
常理……九三七
韋述……九三八
七歲女子……九三九
王琚……九三九
包融……九四一
韋鏗……九四二
宇文融……九四二
王丘……九四三
李如璧……九四四
蔡孚……九四四
徐安貞……九四四
徐安期……九四五
胡皓……九四五
宋善威……九四六
袁暉……九四六
石惠泰……九四六
張謂……九四六
高紹……九四七
孫季良……九四七
盧僎……九四八
劉元叔……九四八
王泠然……九四八
符子珪……九四九
宋鼎……九四九
孫逖……九四九

總論

論述

楊炯《王勃集序》 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爲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狗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薛令公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青規而輟九攻。知音與之矣，知己從之矣。於是鼓舞其心，發洩其用，八絃馳騁於思緒，萬代出沒於豪端。契將往而必融，防未來而先制。動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詞源，河海無息肩之地。以茲偉鑒，取其雄伯，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按而彌堅。大則用之以時，小則施之有序。徒縱橫以取勢，非鼓怒以爲資。長風一振，衆萌自偃，遂使繁綜淺術，無藩籬之固，紛繪小才，失金湯之險。積年綺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詞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焉。

盧藏用《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迺刪《詩》、《書》，述《易》道而修《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也。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辭而不顧。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型。宋齊之末，蓋頹頹矣。逶迤陵頹，流靡忘返，至於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穨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

殷璠《河岳英靈集序》 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後相效著述者十餘家，咸自稱盡善，高聽之士，或未全許。且大同至於天寶，把筆者近千人，除勢要及賄賂者，中間灼然可尚者，五分無二，豈得逢詩輒纂，往往盈帙。蓋身後立節，當無詭隨，其應詮揀不精，玉石相混，致令衆口銷鑠，爲知音所痛。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編紀者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捨。至如曹、劉詩多直語，少切對，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駕終存。然挈瓶庸受之流，責古人不辨宮商徵羽，詞句質素，恥相師範。於是攻異端，妄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興象，但貴輕豔。雖滿篋笥，將何用之？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樸，去僞從眞，使海內詞場，翕然尊古，南風周雅，稱闡今日。

皎然《詩式・跌宕格二品・駿俗》 其道如楚有接輿，魯有原壤，外示驚俗之貌，內藏達人之度。郭景純《游仙詩》：「娵娥揚妙音，洪厓頷其頤。」王梵志《道情詩》：「我昔未生時，冥冥無所知。天公強生我，生我復何爲？無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飢。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賀知章《放達詩》：「落花眞好些，一醉一回顛。」盧照鄰《勞作詩》：「城狐尾獨束，山鬼面參覃。」

元稹《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 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

柳宗元《楊評事文集後序》 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彖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偶，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

《**大唐新語・文章**》　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爲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峰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爲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爲俳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

《**新唐書・文藝傳序**》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緺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

又《文藝傳上・杜甫傳贊》　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

又《文藝傳中・李適》　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彦昭、韋嗣立爲大學士，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玄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爲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彦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葡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若韋元旦、劉允濟、沈佺期、宋之問、閻朝隱等無它稱，附篇左方。

舊題尤袤《全唐詩話序》　唐自貞觀來，雖尚有六朝聲病，而氣韻雄深。駸駸古意。

《滄浪詩話・詩體》　以時而論，則有【略】唐初體（唐初猶襲陳隋之體），【略】以人而論，則有【略】沈宋體、陳拾遺體、王楊盧駱體、張曲江體。

又《詩辯》　試取漢魏之詩而熟參之，【略】次取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之詩而熟參之，【略】其眞是非自有不能隱者。

郝經《原古録序》　唐之陳子昂、張說、蘇頲【略】則鼓吹風雅，鋪張篇什，藻飾綸綍，列上書疏。敷陳利害，詰竟論議，雕繪華采，琱琢章句，掊抉造化，窮極筆力。精覈義理，照耀竹帛，剸刻金石，撼搖天地，陵轢河山，剴切星斗，推盪風雲，震疊一世。

吴萊《春秋纂例辨疑後題》　自唐世言文者，一變而王楊盧駱，再變而燕許，三變而韓柳。

康海《樊子少南詩集序》　予昔在詞林讀歷代詩，漢魏以降顧獨悦初唐焉。其詞雖縟，而其氣雄渾樸略，有《國風》之遺響。【略】或曰：唐初承六朝靡麗之風，非儷弗語，非工弗傳，實雕蟲之末技爾。子以雄渾樸略與之，何邪？曰：正以承六朝之後，而能卒然振奮其氣，詞或稍因其故，而格則力脱其靡也。

吴澄《谷口樵歌序》　唐初創近體詩，字必屬對偶，聲必諧平仄，由是詩分二體。

劉將孫《天下同文集序》　唐之盛時在貞觀開元間，其時稱歐、虞、褚、薛，最後稱燕許大手筆，今其文可睹也。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　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頹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

高棅《唐詩品彙總序》　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

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

又《五言古詩敘目第一卷》 五言之興，源於漢，注於魏，汪洋乎兩晉，混濁乎梁、陳，大雅之音幾於不振。唐氏勃興，文運不溢，太宗皇帝龍鳳之姿，天文秀發，延覽英賢，首倡斯道。其《幸慶善宮》等作，時已被之管絃。明良滿庭，賡歌贊治。若夫世南屬和，匡君以正，魏徵終篇，約君以禮；辭之忠厚，豈曰文爲？及乎永徽以還，四傑（唐初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時號四傑）並秀於前，四友（蘇味道、李嶠、崔融、杜審言，號爲文章四友）齊名於後。劉氏庭芝古調，上官儀新體，雖未遏其微波，亦稍變乎流靡。爰自貞觀，至垂拱間，通得二十六人，擇其詩之頗精粹者，共六十七首，列爲唐世五言古風之始。

又《第二卷》 神龍以還，品格漸高，頗通遠調。前論沈宋比肩（沈佺期、宋之問始變江左詩律，時人宗之，爲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後稱燕許手筆（開元初，許公蘇頲以文章顯，與燕公張說齊名，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又如薛少保之《郊陝篇》，張曲江公《感遇》等作，雅正冲澹，體合風騷，駸駸乎盛唐矣。今自沈雲卿而下，以盡乎開元初之諸賢，通得二十五人，共詩七十五首，離爲下卷，亦曰「正始」。使學者本始知來，溯眞源而遊汗漫矣。

又《第二十卷》 唐詩之變，漸矣！隋氏以還，一變而爲初唐，貞觀、垂拱之詩是也。

又《七言古詩敘目》 七古雖云始自漢武《柏梁》，然歌謠等作出自古也。如甯戚之《商歌》，七言略備。洎漢，則純乎成篇。下及魏晉，相斷有述，其間雜以樂府長短句，詞、吟、曲、引、篇、行、詠、調之屬，皆名爲詩。唐初作者亦少，獨宋之問數首爲時所稱，又如郭代公《寶劍篇》、張燕公《鄴都引》調頗凌俗，然而文體聲律抑揚頓挫，猶未盡善。

又《五言絕句敘目》 五言絕句，作自古也。漢魏樂府古辭，則有《白頭吟》、《出塞曲》、《桃葉歌》、《歡問歌》、《長干曲》、《團扇郎》等篇。下及六代，述作漸繁。唐初工之者衆，王楊盧駱尤多，宋之問、韋承慶之流相與繼出，可謂盛矣。

又《七言絕句敘目》 七言絕句，始自古樂府《挾瑟歌》。梁元帝《烏棲曲》、江總《怨詩行》等作，皆七言四句。至唐初，始穩順聲勢，定爲絕句，然而作者亦多不見。

又《五言律詩敘目》 律體之興，雖自唐始，蓋由梁陳以來儷句之漸也。【略】唐初工之者衆。王楊盧駱四君子以儷句相尚，美麗相矜，終未脫陳隋之氣習。神龍以後，陳、杜、沈、宋、蘇頲、李嶠、二張（說、九齡）之流，相與繼述，而此體始盛，亦時君之好尚矣。凡四時遊幸，諸文臣學士給翔麟馬以從，或在禁掖，或出離宮，或幸戚里，或遊葡萄園，登慈恩塔，或渭水祓除，驪山賜浴，即有燕會，天子倡之，羣臣皆屬和。由是海內詞場翕然相習，故其聲調格律易於同似，其得興象高遠者亦寡矣。

又《五言排律敘目》 排律之作，其源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對精密。梁陳以還，儷句尤切。唐興，始專此體，與古詩差別。貞觀初，作者尤未備。永徽以下，王楊盧駱倡之於前，陳杜沈宋極之於後，蘇頲、二張又從而申之。其文辭之美，篇什之盛，蓋由四海晏安，萬機多暇，君臣遊豫賡歌而得之者。故其文體精麗，風容色澤，以詞氣相高而止矣。

又《七言律詩敘目》 七言律詩，又五言八句之變也。在唐以前，沈君攸七言儷句已近律體。唐初始專此體，沈宋等精巧相尚。開元初，蘇、張之流盛矣，然而亦多君臣遊幸倡和之什。

王禕《張仲簡詩序》 秦漢以下，詩莫盛於唐，而唐之詩始終蓋凡三變焉。其始也，承陳隋之餘風，尚浮靡而寡理致。開元以後，久於治平，其言始一於雅正，唐之詩於斯爲盛。

又《練伯上詩序》 唐初，襲陳隋之弊，多宗徐、庾。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皆溺於久習，頹靡不振。王楊盧駱始若開唐音之端，而陳伯玉又力於復古，此又一變也。

李夢陽《潛虬山人記》 初唐色如朱藍而繡闥。

徐獻忠《唐詩品》 貞觀之初，浮靡雖去，而綺麗猶揚。殆乎垂拱之後，法章陳具，吏事深刻，人懷密志，無復疏節，先時風軌爲之一變。故感惕之言易流於激，悲憤之調不吐其華，骨氣頓高，風神遂委。而藻思麗情，漸異往時矣。

劉嵩《鳴盛集序》 唐興，陳子昂氏作，障厥狂瀾。杜審言、宋之問、

沈佺期、李嶠又從而歎之。至開元、天寶間，【略】諸君子各鳴其所長，於是氣韻聲律粲然大備。

《升菴詩話・玉華仙子歌》　李康成《玉華仙子歌》：「璇階電綺閣，碧題霜羅幙。」蔡孚《打毬篇》：「紅鬣錦鬃風驟驥，黃駱絲鞭電紫騮。」以電霜風雷實字爲眼，工不可言，惟初唐有此句法。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　駱賓王曰：「冰泮有銜蘆。」盧照鄰曰：「幽谷有綿蠻。」陳子昂曰：「銜杯且對劉。」【略】此皆歇後，何鄭五之多邪？

又卷四　孔文谷曰：「陳子昂之古風，尚矣，其含光飛文，懷幽吐奇，廊廟而有江山之致，烟霞而兼黼黻之裁。着色成文，吹氣從律，則燕公曲江高矣，美矣，擅其宗矣。」【略】又曰：「長篇是賦之變體，而去一『兮』字，近體則研鍊精切，檃括諧儷，如文錦之有尺幅，絕句皆樂府也。長篇當以李嶠《汾陰行》爲第一，近體當以張說《侍宴隆慶池應制》爲第一。」

又　七言近體，起自初唐應制，句法嚴整。或實字疊用，虛字單使，自無敷演之病。如沈雲卿《奉慶池侍宴》：「漢家城闕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鏡中。」杜必簡《守歲侍宴》：「彈弦奏節梅風入，對局探鉤柏酒傳。」宋延清《奉和幸太平公主南莊》：「文移北斗成天象，酒近南山獻壽杯。」觀此三聯，底蘊自見。

《郘亭增定唐詩評・統論》　何元朗曰：唐初雖相沿陳隋委靡之習，然其力已自勁挺。蓋當興王之代，則振迅激昂氣機已動，雖諸公亦不自知也。孰謂文章不關於氣運哉？

《藝苑卮言》卷四　陳正字陶洗六朝鉛華都盡，托寄大阮，微加斷裁，而天韻不及。律體時時入古，亦是矯枉之過。開元彩筆，無過燕許，制冊碑頌，春容大章。然比之六朝，明易差勝而淵藻遠却，敷文則衍，徵事則狹。許之應制七言，宏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燕之岳陽以後，感慨多工，而實際不如始興。李于鱗評詩，少見筆札，獨選唐詩，序云：「唐無五言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唯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此段褒貶有至意。

又　王子安「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與于鱗「黃鳥一聲酒一杯」皆一法，而各自有風致。崔敏童「二年又過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亦此法也，調稍卑，情稍濃。敏童「能向花前幾回醉，十千沽酒莫辭貧」，與王翰「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迴」，同一可憐意也。翰語爽，敏童語緩，其喚法亦兩反。

又卷八　燕公大雅，稱三兄第一，萬迴聖僧，呼詹事才子。外議似不專宋，獨應制爭標，往往擅場，如昆明夜珠入上官之選，龍池錦袍奪東方之氣，聲華豔羨，遂無其偶。延清詩達如此，直得一橫死耳。又有武平一者，以正月八日立春綵花應制詩成，中宗手敕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蕊之先開，訝黃鶯之未囀，循環吟咀，嘗歎兼懷，今更賜花一枝，以彰其美。」所賜學士花並插，後復以謔詞賜酒一杯，當時歎羨。讀《中宗紀》，令人懣懣氣塞，惟於詩道，似有小助。至離宮列席，領略佳候，使才士操觚，次第稱賞，亦是人主快事，爲詞林佳話。

又　魏收淫婢徵賄，江總獻諂麗詞，世基從臾荒君，世南遨遊二帝，四傑皆競輕浮，沈宋並馳險獪，李嶠浮沉致責，蘇味道模稜充位，張說大肆苞苴，賀知章縱心沉湎。

王世貞《東白草堂集序》　及讀所謂唐盧駱、沈宋者詩，其屬事非不精，其辭非不彬彬中文質也，然往往工於用情，而薄於約性。其顯而被之廊廟，則多侈大其所遭以明得意，其氣多輕揚而陵物；不幸而挫阨放竄以死，則或追痩其所由得而其旨誹，或微挾其所自樹而其旨亢。其下者有所詢乞而其旨諛，高者無所顧藉而其旨誕。雖其辭之工，有曲盡挫阨放竄之狀，若能致其身於不朽，而天下後世更有羨於其窮者，然而博達超曠之士，固已陰鄙其中之淺，而預識其一蹶而不復收矣。

樊騰《編初唐詩敘》　予嘗有言：初唐詩如池塘春草，又如未放之花，含蓄渾厚，生意勃勃。

王格《初唐詩序》　初唐居近體之首，質而不俚，華而不艷，其渾厚蒨鬱之氣有足法者。余嘗總括上世作者之家，品其大較，以爲唐人斯作，亦猶《三百篇》有殷周之盛，賦有屈原之體，五言有初漢之辭，皆當變更之始，爲創制之宗。譬諸天地初分，百爲未備，雖風教樸野，而元氣藹如也。

蔡羽《西原集序》　唐初諸家因之爲近體，視古雖異，然微婉之法猶存。

王世懋《鵲鵲集後序》　夫唐之人主以詩登士，士之工乎此無惑也，士

業由此登。吾以謂，高者當在帝左右任密勿顧問之司，次者乃以試州郡諸散秩，及屈指而計，其人乃多不然。開元以前，人主當命侍臣應制，蘇李、燕許之流，猶執文柄，厥後實寥寥焉。

彭翰《詩集自序》 有談初唐者，且揭風神拔俗之雋，純璞未雕之眞。聞其言，若不復有高岑、李杜也。

黃佐《唐音類選序》 音雖起於心，而通於政，君實主之，而臣鄰承之。然後士民感其善，則日入於治；懲其邪，則日免於亂。【略】故初唐之詩，太宗爲主，而承以虞、魏諸臣，其音碩以雄，其辭宏以達，洋洋乎其盛矣哉！故貞觀之治，幾致刑措。然心則不純，有愧湯武，此女亂所由作。而王楊盧駱猶襲六朝之緒，陳、杜、沈宋雖力振之，時稱其工，而猶諂事武、韋，噫，可恥也哉！

屠隆《唐詩類苑（卓明卿輯）序》 初唐之政善，其風龐，詩葩而含。

胡應麟《弇州先生四部集序》 文章於三代之下則在百氏矣。【略】江左六朝以偶儷，唐宋而下諸子以雜文。【略】勃、照鄰、賓王、太白以歌行，佺期、之問、維、顥、頎、昌齡參以律絕，皆傑然各名所長。

《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 四傑，梁陳也；子昂，阮也；【略】曲江，【略】陶也。惟杜陵《出塞》樂府有漢、魏風，而唐人本色時露。太白譏薄建安，實步兵、記室、康樂、宣城及拾遺格調耳。李于鱗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可謂具眼。

又 唐初五言古，殊少佳者。王楊、沈宋集中，一二僅存，皆非合作。無論漢魏，遠卻齊梁。此時古意垂盡，而律體驟開，諸子當強弩之末，鼎革之初，故自不得超也。

又 《審言集》殊乏五言，僅《亂石》一二首。佺期間出，大概非長。之問篇什頗盛，意似規模三謝，第律語時時雜之。崔融有氣骨而未成就。薛稷《郊陝》之外，亡復他章。

又 世多謂唐無五言古。篤而論之，才非魏晉之下，而調雜梁陳之際，截長絜短，蓋宋、齊之政耳。如文皇《帝京》之什，允濟《廬岳》之章，子昂《感遇》之篇，道濟《五君》之詠，浩然「疏雨」之句，薛稷《郊陝》之吟，【略】皆六朝之妙詣，兩漢之餘波也。

又《古體下・七言》 初唐短歌，子安《滕王閣》爲冠；長歌，賓王《帝京篇》爲冠。李嶠《汾陰行》，玄宗劇賞，然聲調未諧，轉換多躓，出沈宋下。薛君采初唐獨取此篇，非是。

又 陳杜歌行不概見。沈宋厭王楊之靡縟，稍欲約以典實而未能也。

又 唐五言古，作者彌衆，至七言殊寡。初唐四子外，惟《汾陰》、《鄴都》。

又 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豔，然未脫梁陳也。張、李、沈、宋，稍汰浮華，漸趨平實，唐體肇矣，然則未暢也。

又 王勃《滕王閣》，衛萬《吳宮怨》，自是初唐短歌，婉麗和平，極可師法。中、盛繼作頗多，第八句爲章，平仄相半，軌轍一定，毫不可踰，殆近似歌行中律體矣。

又 初唐七言古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略】固時代之盛衰，亦人事之工拙耶？

又 唐人歌行短赫者：郭元振《寶劍篇》，宋之問《龍門行》、《明河篇》，李嶠《汾陰行》，【略】並驚絕一時。今讀諸作，往往不厭人意，而盧駱、杜陵、高岑、王李，大家正統，俱不以是著稱。

又 仲默論歌行，允謂前人未發。然特專明一義，匪以盡概諸方。王楊四子，雖偏工流暢，而體格彌卑，變化未睹。唐人一代皆爾，何以遠過齊梁？必有李杜二公，大觀斯極。《仲默集》中，爲此體僅《明月》、《帝京》、《昔遊》三數篇，他不盡爾，其意可窺。

又《近體上・五言》 五言律體，兆自梁陳。唐初四子，靡縟相矜，時或拗澀，未堪正始。神龍以還，卓然成調。沈宋、蘇李，合軌於先；王、孟、高、岑，並馳於後。新製迭出，古體攸分，實詞章改變之大機，氣運推遷之一會也。

又 五言律體，極盛於唐。要其大端，亦有二格：陳杜、沈宋，典麗精工；王孟、儲韋，清空閒遠。此其概也。

又 學五言律，毋習王楊以前，毋窺元白以後。先取沈宋、陳杜、蘇李諸集，朝夕臨摹，則風骨高華，句法宏贍，音節雄亮，比偶精嚴。

又 唐人句律有全類六朝者，太宗：「露凝千片玉，菊散一叢金。」虞世南：「竹開霜後翠，梅動雪前香。」王勃：「野花常捧露，山葉自吟風。」楊炯：「伏檻排雲出，飛軒繞澗迴。」盧照鄰：「隴雲朝結陣，江月夜臨空。」駱賓王：

「晚風連朔氣，新月照邊秋。」韋承慶：「山遠疑無樹，潮平似不流。」蘇味道：「月華連晝色，燈影雜星光。」趙彦昭：「宮樹千花發，階蓂七葉新。」李乂：「行戈疑駐日，步輦若升天。」樊忱：「十地祥雲合，三天瑞景開。」楊炯：「寶鐸含飈響，仙輪帶日紅。」王景：「重階青漢接，飛閣紫霄懸。」李嶠：「御筵陳桂酎，天酒酌榴花。」宗楚客：「湛露飛堯酒，薰風入舜絃。」袁暉：「九旗雲際出，萬騎谷中來。」孫逖：「漁父歌金洞，江妃舞翠房。」蘇頲：「豐樹連黃葉，函關入紫雲。」張說：「漢武橫汾日，周王宴鎬年。」張九齡：「日御馳中道，風師卷太清。」陳子昂：「鶴舞千年樹，虹飛百尺橋。」杜審言：「啼鳥驚殘夢，飛花攪獨愁。」沈佺期：「月明三峽曙，潮滿九江春。」宋之問：「野含時雨潤，山雜夏雲多。」玄宗：「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

又　作詩不過情景二端。如五言律體，前起後結，中四句，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唐初多於首二句言景對起，止結二句言情，雖豐碩，往往失之繁雜。唐晚則第三四句多作一串，雖流動，往往失之輕猥，俱非正體。惟沈宋、李王諸子，格調莊嚴，氣象閎麗，最爲可法。第中四句大率言景，不善學者，湊砌堆疊，多無足觀。【略】此初學入門第一義，不可不知。若老手大筆，則情景混融，錯綜惟意，又不可專泥此論。

又　用事之工，起於太沖《詠史》。唐初王楊、沈宋，漸入精嚴。

又　初唐五言律，杜審言《早春遊望》、《秋宴臨津》、《登襄陽城》、《詠終南山》，陳子昂《次樂鄉》，沈佺期《宿七盤》，宋之問《扈從登封》，李嶠《侍宴甘露殿》，蘇頲《驪山應制》，孫逖《宿雲門寺》，皆氣象冠裳，句格鴻麗。初學必從此入門，庶不落小家窠臼。

又　接迹王楊，齊肩沈宋，則李嶠、蘇頲、張說、九齡最著。諸公才力，大都在魯衛間。必求甲乙，則蘇李之整嚴，略輸沈宋，二張之藻麗，微遜王楊。然唐世詩人，達者無出四君。當時諸子，胡能與較萬一！大丈夫吐氣生前，揚眉身後，各從所尚可也。

又　子昂「野戍荒烟斷，深山古木平」、「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限」等句，平淡簡遠，王孟二家之祖。審言「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迴」、「飛霜遙度海，殘月迴臨邊」等句，閎逸渾雄，少陵家法婉然。宋人掇其牽風紫蔓小語，以爲杜所自出，陋哉！

又　沈宋前，排律殊寡，惟駱賓王篇什獨盛。佳者，「二庭歸望斷，蓬轉俱行役」，「彭山折坂外，蜀地開天府」，皆流麗雄渾，獨步一時。

又　排律自工部、考功外，雲卿《酬蘇員外》、《塞北》，必簡《答蘇味道》，伯玉《白帝懷古》，玄宗《曉發蒲關》，【略】皆一代大手筆，正法眼，學者朝夕把玩可也。

又　作排律先熟讀宋、駱、沈、杜諸篇，倣其布格措詞，則體裁平整，句調精嚴。

又　初、盛間五言古，陳子昂爲冠；七言短古、五言絕，王勃爲冠；長歌，駱賓王爲冠，五言律，杜審言爲冠；七言律，沈佺期爲冠；排律，宋之問爲冠。

又　凡排律起句，極宜冠裳雄渾，不得作小家語。唐人可法者，盧照鄰：「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駱賓王：「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杜審言：「六位乾坤動，三微曆數遷。」沈佺期：「閶闔連雲起，岩廊拂霧開。」玄宗：「鐘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張說：「禮樂逢明主，韜鈐用老臣。」【略】此類最爲得體。

又《近體中・七言》　七言律最難，迄唐世工不數人，人不數篇。初則必簡、雲卿、廷碩、巨山、延清、道濟。

又　初唐七言律縟靡，多謂應制使然，非也，時爲之耳。

又　唐七言律自杜審言、沈佺期首創工密，至崔顥、李白時出古意，一變也。

又　初唐律體之妙者：杜審言《大酺應制》，沈雲卿《古意》、《興慶池》、《南莊》，李嶠《太平山亭》，蘇頲《安樂新宅》、《望春臺》、《紫微省》，皆高華秀贍，第起結多不甚合耳。

又　結句則杜審言「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沈佺期「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明君」。【略】大率唐人詩主神韻，不主氣格，故結句率弱者多。惟老杜不爾，如「醉把茱萸仔細看」之類，極爲深厚渾雄。然風格亦與盛唐稍異，間有濫觴宋人者，「出師未捷身先死」之類是也。

又　初唐體質濃厚，格調整齊，時有近拙近板處。

又　初唐王楊盧駱，盛唐王孟、高岑，雖品格差肩，亦微有上下。惟陳杜、沈宋，不易優劣。

又《近體下・絶句》　唐初五言絶，子安諸作已入妙境。七言初變梁、陳，音律未諧，韻度尚乏。惟杜審言《渡湘江》、《贈蘇綰》二首，結皆作對，而工緻天然，風味可掬。至張説「巴陵」之什，王翰《出塞》之吟，句格成就，漸入盛唐矣。

又　王無功「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爲醒」，駱賓王「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初唐絶句精巧，猶是六朝餘習。然調不甚古，初學愼之。

又　唐五言絶，初盛前多作樂府，然初唐只是陳、隋遺響，開元以後，句格方超。

又　初唐《水調》等歌，不甚類六朝語，而風格高華，似遠而實近。

又《外編・六朝》　唐人品第最精。如楊盧、沈宋，【略】即銖兩稍有低昂，大較相若，故不妨並稱也。

又《唐上》　唐人主工文詞者，太宗、玄宗尚矣。高、中二帝，豈解此事，昏庸沉湎，假借自文，大率侍從諸臣代作耳。睿宗有集一卷，當亦能詩，今不傳。

又　唐著姓若崔、盧、韋、鄭之類，赫奕天下，而崔尤著。蓋自六朝、元魏時，已爲甲族，其盛遂與唐終始。文皇首命羣臣品第諸族，時以崔民幹爲第一。嗣後達官膴仕，史不絶書，而能詩之士彌衆，他姓遠弗如也。初唐則崔信明、崔融、崔善爲、崔日用、崔日知、崔湜、崔液、崔禹錫、崔沔、崔尚、崔翹、崔珪，盛唐則崔顥、崔巨、崔曙、崔興宗、崔泰之、崔宗之、崔國輔、崔敏童、崔惠童。【略】初唐之融，盛唐之顥，中唐之峒，晚唐之魯，皆矯矯足當旗鼓。以唐詩人總之，占籍幾十之一，可謂盛矣。

又　《唐書》云：太宗以海內漸平，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才雋，與選者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陸德明、于志寧、蘇世長、褚亮、姚思廉、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薛允恭、顔相時、薛收、蓋文達、蘇旭、薛元敬、許敬宗，後收卒，以劉孝孫補之。世謂十八學士，擬於登瀛洲焉。右唐初太宗世顯者。天策所收顔師古、褚遂良等，尚不止此。

又　唐詩人千數，而吾越不能百人。初唐虞永興、駱臨海，【略】今俱有集行世。一時巨擘，概得十二三，似不在他方下。獨盛唐賀知章、沈千運稍不競。《明一統志》復刊落其半，遂益寥寥。今類考諸書，錄之於左，文士亦幷附焉。

又　越州：虞世南、孔紹安、孔紹新、賀德基、賀德仁、賀知章、賀朝萬、齊融【略】（賀知章一作明州）湖州：徐齊聃、（《一統志》作徐聃，大誤。）徐堅、包融（諸家俱作潤州，今姑從《一統志》。）【略】杭州：褚亮、遂良、許敬宗、褚無量。【略】睦州：吳少微、章八元。【略】衢州：徐安貞。【略】婺州：駱賓王。【略】道士則司馬承禎居赤城。【略】婦人則徐賢妃姊妹湖州，而劉采春亦云越人。

又《唐下》　六代則公幹之峭，嗣宗之遠，元亮之沖，太沖之逸，士衡之穠，靈運之清，明遠之俊，玄暉之麗，皆其至也；兼之者陳思也。唐人則王楊之繁富，陳杜之孤高，沈宋之精工，【略】皆所專也。

又　詩最可貴者清，然有格清，有調清，有思清，有才清。【略】若格不清則凡，調不清則冗，思不清則俗。王楊之流麗，沈宋之豐蔚，【略】其才不可概以清言，其格與調與思，則無不清者。

又　又唐人每同賦一題，必推擅場，【略】今同賦多不傳，即擅場者未必佳也。【略】宋之問、沈佺期、蘇頲同賦《昆明池》三排律，沈佺期、皇甫冉、李端、王無競題《巫山高》四五言律，皆才格相當，足可凌跨百代。就中更傑出者，【略】《昆明》之問爲最。

又　嘉、隆類刻《十二家唐詩》，盛行當世。然王楊盧駱格未純，體未備。余欲去四子，而易以李頎、王昌齡、儲光羲、常建，庶便初學服習。蓋常、儲之古，王之絶，李之律，皆品居神妙，多出高岑諸子上。若四傑當合二張、二蘇、虞世南、劉廷芝、李嶠等集，首以太宗，爲初唐十二家。

又　王楊盧駱以詞勝，沈宋陳杜以格勝，【略】詞勝而後有格，格勝而後有韻，自然之理也。

又　唐宮闈能詩者：徐賢妃、上官昭容【略】輩。然皆篇什一二，遠出當時文士下，非漢、魏婦人比也。

又　樊少南《初唐詩叙》云：「詩自刪後，漢魏爲近。漢魏後，六朝滋盛，然風斯靡矣。至唐初，無古詩而律詩興，律詩興，古詩不得不廢。精梓匠則粗輪輿，巧陶冶則拙函矢，何況達玄機、神變化者哉！」觀此，則李于鱗前，唐古已有斯論。

又　唐人語云：「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詩話謂蘇武、李陵，非也。漢蘇李未有律詩，於沈宋何與？蓋謂蘇味道、李嶠，與佺期、之問同輩，而年

行差前。

又　唐初王楊盧駱、李百藥、虞世南、陳子昂、宋之問、蘇頲、李嶠、二張輩，俱詩文並鳴，不以一長見也。

又　柳儀曹曰：「張燕公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暇，攻著述而不克備。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馬端臨氏曰：「拾遺詩語高妙，至他文則不脫偶儷，未見其異於王楊沈宋也。」按昌黎「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中及李、杜而未言孟郊，其意蓋專在於詩。柳言頗過，故應馬氏有異論也。

又　漢稱蘇李，唐稱李杜，尚矣。漢之李杜，唐之蘇李，亦人所共知。博雅之士，引證李杜凡數處，而有未盡者。以唐一代言之，蘇味道、李嶠外，蘇瓌、李嶠並爲宰相，蘇頲、李乂對掌絲綸，咸稱蘇李，是唐有三蘇李也。李白、杜甫外，杜審言、李嶠結友前朝，李商隱、杜牧之齊名晚季，咸稱李杜，是唐有三李杜也。又杜《贈李銜》有「李杜齊名眞忝竊」之句，銜亦當能詩耶！

又　魏稱王劉，唐亦有王劉，王勃、劉允濟是也。宋稱鮑謝，唐亦有鮑謝，鮑防、謝良弼是也。（唐韋述、柳芳，亦號韋柳。又初唐崔信明、蘇某，亦號崔蘇。皆稍僻者。）

又　中宗時詞臣，世知有東方虬，然又有東方顯。玄宗時倖臣，世知有牛仙客，然又有牛仙童。東方顯見《趙冬曦傳》，牛仙童見《蕭嵩傳》。賀知章於尹知章，王昌齡於張昌齡，皆同有時名，今王、賀顯而張、尹詩文不傳。然博雅士屈指瞭然，以史傳灼灼故也。至如趙彥昭、許彥昭，徐彥伯、李彥伯之類，明滅於殘螢斷蠹間，非老宿未易兼舉。

又《續編・國朝下》　初唐詞藻豐饒，而氣象宏遠。中唐格調流宛，而意趣悠長。嘉靖之爲初唐者，豐饒差類，宏遠未聞；爲中唐者，流宛頗親，悠長殊乏。藉使學之酷肖，不過沈、宋、錢、劉，能與開元、天寶競乎！故取法不可不上也。

又　以唐人與明並論，唐有王楊盧駱，明則高楊張徐；【略】才力悉敵。惟宣成際無陳杜、沈宋比。

《騷壇秘語》卷中　崔顥、宋之問、沈佺期、李嶠、劉希夷、王昌齡，皆齊梁餘韻，風氣與時高下者也。

《唐音癸籤・體凡》　自古詩漸作偶對，音節亦漸叶而諧。宮體而降，其風彌盛。徐、庾、陰、何，以及張正見、江總持之流，或數聯獨調，或全篇通穩，雖未有律之名，已寖具律之體。四子承之，尚餘拗澀。神龍而後，音對俱諧，諸家概有合作，沈宋尤爲擅場。就中五字之諧差先，故珠英前彥，蚤逗流美之徑；七字之諧差晚，故開元右丞，猶存失粘之疵。若乃律既踵古以成律，則古自應追古以存古。故沈宋未作于孝和之日，射洪已興于天后之朝。是尤氣機有先，情籟自啓，匪人惟天，一變自不得不盡變者也。律體雖成於唐，實權輿沈約聲病之說，今錄之備考。

又《法微一》　作者須知復變之道。反古曰復，不滯曰變。若惟復不變，則陷于相似之格，置于古集之中，使弱手視之眩目，何異宋人以燕石爲玉璞，周客胡盧而笑也？近代陳子昂復多變少，沈宋復少變多，餘不能盡舉。又復、變二門，復忌太過；變若造微，不忌太過，苟不失正，亦何咎哉！

又《法微二》　作詩不過情景二端。如五言律體，前起後結，中四句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唐初多於首二句言景對起，止結二句言情，雖豐碩，往往失之繁雜。唐晚則第三四句多作一串，雖流動，往往失之輕儇。俱非正體。惟沈宋、李王諸子，格調莊嚴，氣象閎麗，最爲可法。第中四句大率言景，不善學者湊砌堆疊，多無足觀。

又《評彙一》　貞觀、永徽吟賢，褚亮、楊師道、李義府、許敬宗、上官儀，其最也。吉光片羽，僅傳人口。儀「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響清越，韻度飄揚，齊、梁諸子，咸當斂衽矣。

又　漢稱蘇李，唐亦曰蘇李（嶠、味道，乂、頲）。以今論之，巨山五言，概多典麗，將味道難爲蘇；廷碩七言，尤富風華，亦復乂難爲李爾。

又《評彙五》　唐初五言古殊少佳者。王楊、沈宋集中，一二僅存，皆非合作。無論漢魏，遠卻齊梁。此時古意垂盡，而律體驟開，諸子當強弩之末，鼎革之初，故自不得超也。

又　唐初承襲梁陳，陳子昂獨開古雅之源，張子壽首創清澹之派。盛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韋應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風神者也；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頎、孟雲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氣骨者也。

又　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豔，然未脫梁、陳也。張、李、沈、

宋，稍流浮華，漸趨平實，唐體肇矣，然而未暢也。

又　初唐七言古以才藻勝。

又　王勃《滕王閣》、衛萬《吳宮怨》自是初唐短歌，婉麗和平，極可師法。

又　二張五言律，大概相似於沈宋、陳杜。景物藻繪中，稍加以情致，劑以清空。學者間參，則無冗雜之嫌，有雋永之味。然氣象便覺少隘，骨體便覺稍卑。品望之雌，職此故耶？

又　五言律體，極盛於唐。【略】陳杜、沈宋，典麗精工。

又　「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吳均、何遜之精思；「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庾信、徐陵之妙境。「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碧瓦初簷外，金莖一氣旁」，高華秀傑，楊盧下風；「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典重冠裳，沈宋退舍。

又　唐五言多對起，沈宋、王李，冠裳鴻整，初學法門；然未免繩削之拘。要其極至，無出老杜。

又《評彙六》　自景龍始創七律，諸學士所製，大都鋪揚景物，宣詡讌遊，以富麗競工，亡論體變未極，聲病亦多未調。開、天以還，喆匠迭興，研揣備至，於是後調彌純，前美益鬯，字虛實互用，體正拗畢攝，七言能事始盡。所以遡龍門之派者，必求端沈宋，窮滄海之觀者，還歸大杜陵。

又　「宮闕星河低拂樹，殿庭燈燭上薰天」，必簡之宏概也，然已有「梅花落處疑殘雪，柳葉開時任好風」之閒婉矣。「風射蛟冰千片斷，氣衝魚鈐九關開」，雲卿之穠采也，然已有「山出盡如鳴鳳嶺，池成不讓飲龍川」之澹朗矣。「初年盡帖宜春勝，長命先浮獻壽杯」，廷碩之莊調也，然已有「雲山一一看皆美，竹樹蕭蕭畫不成」之疏野矣。至「忽排花上遊天苑，却坐雲邊看帝京」之寫景空活，「當軒半落天河水，遶徑全低月樹枝」之用事渾融，「黃鶯未解林間囀，紅蕊先從殿裏開」之屬對圓貼：雖椎輪初斫，而仍几已雕，睥此先程，允資後躅已。

又　唐七言律自杜審言、沈佺期首創工密。

又　王風調正似雲卿，岑茂采堪追廷碩。李存藻不多，既同考功；高裁體欲變，亦類左相。以盛配初，約略不遠。

又　次則過接爲難。駱賓王《邊城懷京邑》篇「季月炎初盡，邊庭草早枯」，沈佺期《扈從出長安》篇「是節嚴陰始，寒郊散野蓬」。初唐轉接法，不過如是。

又《談叢三》　有唐吟業之盛，導源有自。文皇英姿間出，表麗綺於先程；玄宗材藝兼該，通風婉於時格。是用古體再變，律調一新，朝野景從，謠習寖廣。【略】上好下甚，風偃化移，固宜于喁偏於羣倫，爽籟襲於異代矣。中間機紐，更在孝和一朝。于時文館既集多材，內庭又依奧主，游讌以興其篇，獎賞以激其價。誰謂律宗，可遺功首？雖猥狎見譏，尤作興有屬者焉。

又　唐人詩集，多出人主下詔編進。【略】更可異者，駱賓王、上官婉兒，身既見法，仍詔撰其集傳後，命大臣作序，不泯其名。重詩人如此，詩道安得不昌？

又　唐朝士文會之盛，有楊師道《安德山池宴集》（預宴賦詩者有岑文本、劉洎、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及師道兄續）。于志寧《宴羣公於宅》（其人有岑文本、杜正倫、令狐德棻、劉孝孫、許敬宗、封行高，各賦一字）。高正臣《晦日置酒林亭》、《晦日重宴》及《上元夜效小庾體》等詩（晦日置酒，有陳子昂、王勃、張錫、解琬、長孫正隱、崔知賢、高紹、高球、郎餘令、王茂時、周思鈞、周彥暉、周彥昭、弓嗣初、高嶠、劉友賢、徐皓、陳嘉言、韓仲宣、高瑾二十人，同用華字。重宴，思鈞、彥暉、嗣初、嘉言、仲宣、嶠、瑾七人，同用池字。上元夜，知賢、嘉言、仲宣、瑾，同用春字）。並吟流之佳賞，承平之盛事。師道尚桂陽主，官侍中；主亦工爲詩。志寧天策學士，後入相，愛賓客，好接引後進。正臣官衛尉卿，善書，陳子昂爲其《晦日詩》序，稱爲渤海宗英，平陽貴戚，其豪盛可知。

又《談叢四》　唐人一時齊名者，如富吳（嘉謨，少微），蘇李（前味道、嶠，後頲、乂），燕許（燕國公張說、小許公蘇頲），【略】四傑（王、楊、盧、駱），四友（杜審言、李嶠、崔融、蘇味道，稱文章四友），【略】皆兼以文筆爲稱。其專以詩稱有沈宋（佺期、之問），錢郎（起、士元）。時人語「前有沈、宋，後有錢、郎」，是也。【略】吳中四士（賀知章、劉眘虛、包融、張旭。一云無眘虛，有張若虛）。

又　詩人年高者，賀知章八十六，【略】員半千九十四，丘爲九十六，蕭德言九十七。【略】惟盧昇之師資孫思邈，復主其家，四十上不免小厄，孤

負與活神仙相處一番耳。

張宇初《雲溪詩集序》　唐初宋杜陳劉、盛唐韋柳王孟作，而氣度音節雄逸壯邁，度越於前者也。

高叔嗣《研岡先生集序》　昔在巨唐，詩道中興，許燕擅其美，沈宋極其至。

陳束《蘇門集序》　初唐襲隋、梁之後，是以風神初振，而縟靡未刊。

陸時雍《詩鏡總論》　杜審言渾厚有餘，宋之問精工不乏。沈佺期吞吐含芳，安詳合度，亭亭整整，喁喁叮叮。覺其句自能言，字自能語，品之所以爲美。蘇李法有餘閑，材之不逮遠矣。

又　初唐七律，簡貴多風，不用事，不用意，一言兩言，領趣自勝。故事多而寡用之，意多而約出之，斯所貴於作者。

又　初唐七律，謂其「不用意而自佳」，故當絕勝。「雲山一一看皆好，竹樹蕭蕭畫不成」，體氣之貴，風味之佳，此殆非人力所與也。

又　初唐人承隋之餘，前華已謝，後秀未開，聲欲啓而尚留，意方涵而不露，故其詩多希微玄澹之音。

《**删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六**　古雄而渾，律精而微。四傑律詩，多以古脈行之，【略】陳杜、沈宋起，而吞吐含芳，安詳合度，亭亭整整，隅隅吁吁，覺其句自能言，字自能語，品之所以爲美。

《**詩源辯體**》**卷一二**　初唐五言，雖未成律，然盧照鄰「地道巴陵北」、駱賓王「二庭歸望斷」及陳子昂「日落蒼江晚」三篇，聲體盡純，而氣象宏遠，乃排律中翹楚，盛唐諸公亦未有相匹者。

又　漢魏五言終變而爲律，七言終變而爲古者，蓋五言仄韻與轉韻者少而平韻者多，仄韻、轉韻者雖爲古，而平韻者則皆入律矣。七言平韻者少而轉韻者多，平韻者雖入律而轉韻者則猶古也。使初唐七言中無轉韻，則亦古律混淆矣。

又卷一三　高廷禮云：「五言之興，源於漢，注於魏，汪洋乎兩晉，混濁乎梁、陳，大雅之音，幾於不振。」愚按：梁、陳古律混淆，迄於唐初亦然。至陳子昂而古體始復，至杜、沈、宋三公，而律體始成，亦猶天地再判，清濁始分，四子之功，於是爲大矣。

又卷一四　唐人五言排律，其法最嚴，聲調四句一轉，故有雙韻，無單韻。初唐沈、宋雖爲律祖，然尚不循此法；張說、蘇頲、李嶠、張九齡諸公皆然。此承六朝餘弊，不可爲法。

又　初唐五言古，自陳張《感遇》、薛稷《陝郊》而外，尚多古、律混淆，既不可謂古，亦不可謂律也。楊伯謙編《唐音》，以初唐四子爲「始音」，而不名古、律，良是。或以初唐五言聲律稍不諧者列爲古詩，非也。高廷禮選唐詩，以陳子昂諸公雜體而列於古詩，楊用修譬之盲妁以新寡誑孱堵，可謂善喻。然其中亦間有聲調盡純者，抑亦可爲唐古之正宗也。

又　初唐五言，古、律混淆，古詩既多雜用律體，而排律又多失黏，中或有散句不對者，此承六朝餘弊，蓋變而未定之體也。徐昌穀酷意倣之，而實無足取。竊嘗譬之雀變而爲蛤，雉變而爲蜃。其未變也，則爲雀、爲雉。其既變也，則爲蛤、爲蜃。若變而未成，則非雀、非蛤、非雉、非蜃，不成物類矣。嘗觀劉伯溫《春秋明經》，雖近時義，而首尾不同，蓋亦變而未定之體也，今舉業家安得復倣之耶！故詩雖尚氣格，而以體製爲先，此余與元美諸公論有不同也。

又　或問予：「子嘗言初唐五七言律氣象風格大備，至盛唐諸公則融化無跡而入於聖，然今人學盛唐或相類，而學初唐反不相類者，何耶？」曰：融化無跡得於造詣，故學者猶可爲，氣象風格得於天授，故學者不易爲也。唐人詩貴造詣，故與論漢、魏異耳。

又　予嘗謂：學者觀唐詩，如擇取舊衣。初唐五七言律，氣格淳厚，華藻鮮明者，是經衣着有顏色之衣也。中亦有無華藻而氣格實勝者，是顏色雖故、實堪衣着耳。

陳子龍《六子詩序》　七言古詩，初唐四家，極爲靡沓。

錢謙益《唐詩英華序》　世之論唐詩者，必曰初、盛、中、晚，老師豎儒，遞相傳述。揆厥所由，蓋創于宋季之嚴儀，而成于國初之高棅，承訛踵謬三百年于此矣。夫所謂初、盛、中、晚者，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後詩章悽惋，似得江山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荆州已後，同調諷詠，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遡岳陽唱和之作，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

又《**復李叔則書**》　叔則謂唐宋之文不盡于八家，此知其變者也。是故論唐文，于韓柳之前，未嘗無陳拾遺、燕許、曲江也。

《說詩晬語》·古今樂府論》 齊梁已前，七言古詩有「東飛伯勞」、「盧家少婦」二篇，不知其人、代，故題曰古詩也。或以爲梁武，蓋誤也。如唐初盧、駱諸篇，有聲病者，自是「齊梁體」。【略】如沈佺期「盧家少婦」，今人以爲律詩。唐樂府亦用律詩。

吴偉業《觀始詩集序》 初唐《帝京》之篇，應制《龍池》諸什，實以開一代之盛。

《薑齋詩話》卷下 近體，梁陳已有，至杜審言而始叶於度。【略】蓋創作猶魚之初漾於洲渚，繼起者乃泳游自恣，情舒而鱗鬐始展也。七言絕句，初盛唐既饒有之，稍以鄭重，故損其風神。

又 《大雅》中理語造極精微，除是周公道得，漢以下無人能嗣其響。陳正字、張曲江始倡《感遇》之作，雖所詣不深，而本地風光，駘宕人性情，以引名教之樂者，風雅源流，於斯不昧矣。朱子和陳、張之作，亦曠世而一遇。

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内編》 唐初比偶即有陳子昂、張子壽抗揚大雅。

《唐詩評選》卷一 初唐人於七言不味宗旨，無復以歌行、近體爲別。

《蠖齋詩話·五言排律》 有謂排律無單韻，【略】按此體唐人以沈宋爲宗，及考盛唐諸家，沈佺期諸君用五韻、七韻者頗多；駱丞「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亦七韻，不害爲名作。其餘九韻、十一、十三韻、二十五韻各有之，具摘于後。大抵以對仗精嚴、聲格流麗爲長，未嘗數韻限字，勒定雙韻。其雙韻者，十八、二十二、二十八、三十二皆有之，未嘗取盈於三十、四十也。「初」「盛」惟沈佺期《答魑魅》四十八韻爲最長，中腹四韻殊少警句。杜審言排律皆雙韻，《和李大夫嗣眞》四十韻，沈雄老健，開闔排蕩，壁壘與諸家不同。【略】近見才人不百韻則以爲儉腹短才，不知沈宋、王孟，大抵皆貴精不貴多也。

又《排律單韻》 五韻：宋之問《始安秋日》，楊炯《途中》，盧照鄰《至望喜矚目》，駱賓王《過張平子墓》，《海曲書情》，《和李明府》，【略】七韻：沈佺期《登瀛州南樓》，宋之問《酬李丹徒》，盧照鄰《宿晉安寺》，《贈左丞》，《哭韋郎中》，《春晚從李長史》，《冬日野望》，《夏夜憶張二》，《靈隱寺》，《寒夜獨坐》，【略】九韻：駱賓王《四月八日題七級》，王維《贈焦鍊師》。十一韻：沈佺期《扈從出長安》，宋之問《雲門寺》，《早入清遠峽》，盧照鄰《結客少年場》，駱賓王《咏懷》。十三韻：宋之問《入瀧州江》。二十五韻：楊炯《和劉長史》。

《詩辯坻》卷三 胡應麟《詩藪》舉文皇《帝京》、允濟《廬岳》、子昂《感遇》等篇，凡二十餘家，謂是「六朝之妙詣，兩漢之餘波」。予謂當是三唐之傑構，六朝之餘波。

又 沈佺期《答魑魅》詩「魑魅來相問」，又云「影答余他歲」，是用《南華》「罔兩問影」語，而易爲「魑魅」。崔顥《孟門行》：「黃雀啣黃花」，用楊寶事，而易「玉環」爲「黃花」。皆是隱映古事，而小變之，避常徑也，並不當以誤用駁之。又如「傾城傾國」，李延年爲妹歌也，「朝爲行雲，暮爲行雨」者，高唐神女也，而劉庭芝「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陌上桑》羅敷本拒使君，而駱賓王「羅敷使君千騎歸」。並是裁染詞色，掩映古文。

又 七言歌行，雖主氣勢，然須間出秀語，不得全豪；叙述情事，勿太明直，當使參差，更附景物，乃佳耳。唐代盧駱組壯，沈宋軒華，【略】陳其格律，校其高下，各有耑詣，不容斑雜。

又 詩至七言律，已底極變，既難空騁，又畏事累，大抵溫麗爲正，間令流逸，讀之表裏妍整，而風骨隱然。頗惡驅駕才勢，有心章彩；至于隸古事，寓評議，斯爲下風。唐初意盡句中，正用氣格爲高。

又 初唐用古句，盈川「少別比千年」，正字「丘陵徒自出」，間增一字，便與古意迥別，鎔造入工，不嫌成構。然《白雲謠》「出」字當讀吹，平聲，叶下「之來」，而伯玉讀作入聲。

又卷四 古歌行押韻，初唐有方，至盛唐便無方。

又 初唐如《帝京》、《疇昔》、《長安》、《汾陰》等作，非鉅匠不辦。非徒博麗，即氣概充碩，無紀渻之養者，一望却走。唐人無賦，此調可以上敵班、張。蓋風神流動，詞旨宕逸，即文章屬第二義。鍾、譚更目爲板，獨取喬知之《綠珠篇》。此等伎倆，爲南唐後主搆花中亭子可耳，安知造五鳳樓乎！

毛奇齡《王西園偶言集序》 自初唐諸子工于詩律，雖文仍偶體而格調全卑，今則名爲四六，究其堆垛實表判爛段已耳。

陳維崧《與宋尚木論詩書》 五言必首河梁、建安，七言必首垂拱四子

以及高岑、李杜，【略】排律沈宋最擅其長，【略】夫詩一貴於境地，二貴於音節。音節圓亮，七律便屬長城。境地縹緲，七古乃爲合作。昔者仲嘿「明月」一叙，深慨長歌一道，杜陵不如四子。

《**戴酒園詩話・三偷**》凡盜法者，妙于以相似之句，用之相反之處。如【略】喬知之《長信宮樹》曰：「餘花鳥弄盡，新葉蟲書遍」，沈佺期《芳樹》曰：「啼鳥弄花疏，遊蜂飲香遍」，二語頗相似。然喬乃高秋，沈則春暮也。沈詠芳樹，故用「遊蜂飲香」。長信，班婕妤所居，班以《團扇詩》傳，故只寫秋意。語雖同，下筆各有斟酌。

《**戴酒園詩話又編・貞觀諸家**》貞觀諸公，整繕有餘，警醒不足。惟魏鄭公《述懷》一篇，磊落露骨性，虞永興《織錦曲》，情事如見。駱賓王《浮江旅思》，楊景猷《還山宅》、《夏日應詔》，皆歌合律，舞應節之作，已爲王子安、杜必簡之先鞭矣。

又《**張九齡**》初唐人專務鋪叙，讀之常令人悶悶，唯閨闈、戎馬、山川、花鳥之辭，時有善者。求其雅人深致，實可興觀，唯陳拾遺、張曲江兩公耳。

《**原詩**》**卷一** 歷考漢、魏以來之詩，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謂正爲源而長盛，變爲流而始衰；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啓盛。如建安之詩，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於衰。後之人力大者大變，力小者小變。六朝諸詩人，間能小變，而不能獨開生面。唐初沿其卑靡浮豔之習，句櫛字比，非古非律，詩之極衰也。而陋者必曰：此詩之相沿至正也。不知實正之積弊而衰也。

又**卷四** 七古終篇一韻，唐初絕少，盛唐間有之。【略】初唐四句一轉韻，轉必蟬聯雙承而下，此猶是古樂府體，何景明稱其音節可歌，此言得之而實非。七古即景即物，正格也。

汪琬《**唐詩正序**》貞觀、永徽諸詩，正之始也，然而雕刻組繢，殆不免陳、隋之遺。

《**分甘餘話**》**卷一** 唐中宗時，羣臣多應制賦詩，如崔湜、鄭愔、宋之問輩，皆人頭畜鳴，張柬之等五王皆死此三人之手。蓋將以擁戴武三思，危唐社稷，與宗楚客厥罪維均。乃鴟梟之音，亦涵風雅。每觀唐詩至此，未嘗不髮指也。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品藻類一七**》嘗戲論唐人詩，【略】陳子昂眞靈語，張九齡典午名士語。

又《**總集門一・纂輯類一**》唐五言古詩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變齊、梁之俳優，陳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繼之，太白又繼之。《感遇》、《古風》諸篇，可追嗣宗《詠懷》、景陽《雜詩》。

又《**外紀門一・答問類三三**》問：「唐人樂府何以別於漢魏？」漢魏樂府，高古渾奧，不可擬議。唐人樂府不一，初唐人擬《梅花落》、《關山月》等古題，大槩五律耳。

又**五八** 問：「古詩換韻之法應何如？」【略】七古則初唐王楊盧駱是一體，杜子美又是一體。若仿初唐體，則用排偶律句不妨也。

《**師友詩傳録**》**五** 初唐七古轉韻流麗，動合《風》、《雅》，固正體也。

又 五言之興，源於漢，注於魏，汪洋乎兩晉，混濁乎梁陳，風斯下矣。唐興而文運丕振，虞、魏諸公已離舊習，王、楊四子因加美麗，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手筆，此初唐之傑也。

《**漫堂説詩**》**八** 初唐王楊盧駱，倡爲排律，陳杜沈宋繼之，大約侍從遊宴應制之篇居多，所稱「臺閣體」也。雖風容色澤，競相誇勝，未免數見不鮮。

又**九** 世之稱詩者，易言律，尤易言七言律。每見投贈行卷，七律居半。不知此體在諸體中最難工。【略】平心而論，初唐如花始苞，英華未茂。

儲大文《**瞿甥詩文稿序**》蓋文有楷模，【略】初唐搢文者嘗謂北多重濁，盧黄門往往高飛，南多輕清，庾中丞時時不墜。輕清偕重濁交譏，而鑑眞者又率右北而左南。

《**説詩晬語**》**卷上七四** 唐顯慶、龍朔間，承陳、隋之遺，幾無五言古詩矣。陳伯玉力掃俳優，仰追曩哲，讀《感遇》等章，何啻黄初、正始間也？張曲江、李供奉繼起，風裁各異，原本阮公。唐體中能復古者，以三家爲最。

又**八四** 文以養氣爲歸，詩亦如之。七言古或雜以兩言、三言、四言、五六言，皆七言之短句也。或雜以八九言、十餘言，皆伸以長句，而故欲振蕩其勢，迴旋其姿也。其間忽疾忽徐，忽翕忽張，忽渟瀠，忽轉掣，乍陰乍陽，屢遷光景，莫不有浩氣鼓盪其機，如吹萬之不窮，如江河之滔滃而奔放，斯長篇之能事極矣。四語一轉，蟬聯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謂「王楊盧駱當時體」也。

又一〇一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人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製乃備。神龍之世，陳、杜、沈、宋，渾金璞玉，不須追琢，自然名貴。

又一二〇　長律所尚，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切，段落分明，而其要在開闔相生，不露鋪叙轉折過接之迹，使語排而忘其爲排，斯能事矣。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江，並皆佳妙。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　隊仗工麗，上下蟬聯，此初唐七古體，少陵所云「劣於漢魏近《風》、《騷》」也。明代何景明謂此得風人之正，而以少陵之沉雄頓挫爲變體，因作《明月篇》以擬之。王漁洋《論詩絕句》云：「接迹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得此論而初盛之詩品乃定。

又卷九　初唐五言律不用雕鏤，然後人雕鏤者正不能到，故曰「大巧若拙」。陳、杜、沈、宋，足以當之。

又卷一三　初唐七律，事多而寡用之，情多而簡出之，特每篇結句不無淺率之弊，爲風氣所囿耳。後人一概抹煞，如何平允。

又卷一七　五言長律，陳、杜、沈、宋，簡老爲宗；燕許、曲江，詣崇典碩。

沈德潛《**唐詩觀瀾集序**》　唐以詩取士，故有韵之語至唐極盛。【略】其餘扈從會朝稱符獻瑞，前如陳、杜、沈、宋，後如燕許、李杜諸公，鳳舉龍騰，允爲一朝冠冕。

又　予嘗憾唐人選唐詩如令狐楚之《御覽集》，奉勅纂進，而應制之作所輯寥寥，芮挺章之《國秀集》，若李嶠、杜審言、徐彦伯、張九齡諸公，皆制作大手，亦僅錄數章。今得是編，可以補前人之闕略。

李因培《**唐詩觀瀾集凡例**》　唐自太宗開基後，登瀛學士奉詔賦詩，頗爲故事。景龍、開元之間，一倡百和，競態爭妍，同工異曲。【略】至於簪紱雲從，詩簡響答，方之於古，亦《卿雲》、《柏梁》之遺也。

又卷三　（五古）唐初猶帶陳、隋餘習，比調諧聲，漸趨於律。王、楊、盧、駱，似律猶古。自景龍以下，實始劈分。求其近古者，陳伯玉變調於前，李杜諸公力振於後，然後氣體格力遠軼六朝，斯亦物極則變之一候也。

又卷五　迨之初唐，王駱以綺麗擅長，沈宋猶沿餘習。

又卷六　五言四韻，自齊梁以來，已有此體，然雖講聲病，而古律未分，時多軼出。唐初氣格已成，而或叶或否，未爲定式。逮於沈宋，始爲劃分。

又卷八　五排本五律增益。然六朝以來，所稱古體，研聲鍊字，層見疊出，已儼同長律，惟間有未諧耳。初唐諸家，意密語重，滯氣亦多。景龍、先天以後，名作遂繁。

《**圍爐詩話**》**卷一**　問曰：「弘、嘉人外，豈無讀其詩而不見其人者乎？」答曰：「楊素、唐中宗、薛稷、宋之問、賀蘭進明、蘇渙，其人可數。」

又卷二　貞觀至景龍之五古，嚴爲汰澤，有善者止百篇。

又　張曲江五古勝于燕公。晚唐人詩之得理者，不下于曲江，而措詞太遠。

又　陳伯玉詩之復古，與昌黎之文同功。盧照鄰《咏史》詩似子美，王適《古離別》似排律。

又　陳伯玉之「故人洞庭去」，薛稷之《秋日還京》詩、《魚山亭》詩，五古之至善者也。

又　自永明至唐初，皆齊梁體也。沈宋新體，聲律益嚴，謂之律詩。陳子昂始法阮公爲古體詩，唐因有古、律二體，始變齊、梁之格矣。

又　初唐七古多排句，不如盛唐無排句而矯健。中唐此品遂絕，何況宋、明！

又　七絕與七古可相收放，如駱賓王《帝京篇》，李嶠《汾陰行》，王泠然《河邊枯柳》，本意在末四句，前文乃鋪叙耳。只取末四句，便成七絕。七絕之起承轉合者，衍其意可作七律，七律亦可收作七絕。

又　五排，即五古之流弊也。至庾子山，其體已成，五律從此而出。排律之名，始于《品彙》。唐人名長律，宋人謂之長韻律。此體無聲病者不善，如唐太宗《正日臨朝》等，虞世南《愼刑》，蘇味道《在廣》，皆不發調。陳拾遺《白帝》、《峴山》二篇，古厚敦重，足稱模範。

又　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此體詩，凡臺閣、山水、行旅、關塞、贈餞、方外，無不極佳。

又　貞觀至景龍八十年中之五律，去其襲陳、隋氣而可觀者，僅有百篇。明皇五律，盛唐高手，元美謂「藻豔不及文皇」，是陳、隋之見。

又　七律之法，起結散句，中二聯排偶。其體方，方則滯。叙景言情，

遠不如古詩之曲折如意，以初唐古律相較可見矣。七律止宜于臺閣，餘處不稱。景龍既有此體，以其便于人事之用，日盛月滋，不問何處皆用七律，謂之近體，實詩道之一厄也。

又 余見七律有未離古詩氣脈者，如姜皎《龍池樂章》云：「龍池初出此龍山，常經此地謁龍顏。日日芙蓉生夏水，年年楊柳變春灣。堯壇寶匣餘烟霧，舜海漁舟尚往還。願似飄颻五雲影，任從來去九天間。」又崔日用曰：「龍興白水漢興符，聖主乘時運斗樞。岸上蒙茸五花樹，波中的皪千金珠。操環昔聞迎夏啓，發匣先來瑞有虞。風色雲光隨隱現，赤雲神化象江湖。」沈雲卿之「龍池躍龍龍已飛」，其第四章也。【略】嚴滄浪論古律詩，固云「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體」，則余所舉不誤也。

又卷三 沈宋諸公七律之高華典重，以應制故，然非諸詩皆然，而可立爲初唐體也。【略】詩乃心聲，心由境起，境不一則心亦不一。言心之詞，豈能盡出于高華典重哉！是以宋之問《遇佳人》，則有「妒女猶憐鏡中髮，侍兒堪感路旁人」。徐安貞《聞箏》，則有「曲成虛憶青蛾斂，調急遙憐玉指寒。銀鎖重關聽未闌，不如眠去夢中看」。杜審言《春日有懷》，則有「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大酺》有「梅花落處疑殘雪，柳葉開時任好風」。沈佺期《迎春》有「林間覓草纔生蔥，殿裏爭花併是梅」，又《應制》有「山鳥初來猶怯囀，林花未發已偷新」。《過嶺》詩通篇流利。郭元振《寄劉校書》有「才微易向風塵老，身賤難酬知己恩」。張說《幽州新歲》詩，感慨淋漓，《湓湖山寺》詩，閑適自賞，又有云：「繞殿流鶯凡幾樹，當蹊亂蝶許多叢。」蘇頲《扈從鄠杜間》詩有「雲山一一看皆美，竹樹蕭蕭畫不成」。諸公七律不多，而清新穎脫之句，已有如此。【略】況景龍應制之詩雖多，而命意、布局、使事無不相同，則多人只一人，多篇只一篇，安可以一人一篇而立一體？詩既雷同，則與今世應酬俗學無異，何足貴哉！

《詩義固說》上 初盛唐近體詩，昌明博大，盛世之音，然稍覺文勝，故學之易入膚闊。五言亦和平有法，但申說太盡，無言外意。

《古歡堂集雜著・論七言古詩》 漢魏而下，六朝亦多長篇，惟鮑照爲最優。雖曰樂府，實具七言之長。

又 初唐格體，王楊盧駱汗漫長篇。李商隱云：「沈宋裁詞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唯觀對屬能。」大旨可見。

《秋星閣詩話・審趨向》 初唐乍興正始之音，然尚帶六朝餘習。

《查初白十二種詩評》卷下 初唐人新創格律，即陳杜沈宋亦未能出奇盡變，不過情景相生，取其工穩而已。

《西圃詩說》 漢魏而下，五古之響寂矣，六朝至初唐，止可謂半格。

《詩學纂聞・樂府》 七言律詩，即樂府也。《舊唐書・音樂志》載《享龍池樂章》十首：一、姚崇，二、蔡孚（《唐文粹》亦作姚崇），三、沈佺期，四、盧懷慎（《唐文粹》亦作沈佺期），五、姜皎，六、崔日用（《唐文粹》作姜皎），七、蘇頲，八、李乂，九、姜晞，十、裴璀（《唐文粹》作姜晞）。十人之作，皆七言律詩也。沈佺期「盧家少婦」一詩，即樂府之「獨不見」。陳標「飲馬長城窟」，亦是七言律詩。謝偃《新曲》、崔融《從軍行》、蔡孚《打毬篇》俱直是七言長律。楊升庵《草堂詞選序》曰：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詞之《瑞鷓鴣》也（宋陳文僖彭年《送申國長公主爲尼》七律，《湘山野錄》云：「都下好事者以《鷓鴣天》曲聲歌之。」）；七言之仄韻，即填詞之《玉樓春》也（仄韻七言絕句三首）。

《覲齋詩談》卷一 初唐人作詩，先不作態，所急者筆勢飛動，通體勻圓。意不求襮露，故味厚。思不尚刻削，故氣渾。字句不求奇譎，故品高。藻采不用繁碎，故色雅。當其格正調和，泰然自得，雖平不避，雖樸不雕，從容酣適，而中通外潤，成一代之冠冕。此豈矜才使氣者流能窺其涯涘哉！雖然，持之愈急，即之愈遙，辨之極嚴，犯之甚易。必也養蓄深純，久久蛻骨，伐洗精密，隱隱返眞，綺麗沉博，要歸穩愜，磬控縱送，勿閡其天，亦庶乎有偶合歟？

《小滄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沈（佺期）宋（之問）燕（張說）許（蘇頲）詩如上林虎象，魄大氣馴。

又《雜論詩》 初唐王楊四子，創開草昧，頗類項王。至陳子昂之古，張九齡之秀，宋之問之健，乃足貴耳。

又《又雜論詩》 初唐大家，陳子昂第一，宋之問次之，然二子皆小人。武后時，子昂上《大周受命頌》，後死於貪令之手。之問附武三思殺五王，以狡險盈惡賜死。每恨其人，不爲詩文作主。

《龍性堂詩話初集》 樂府之行於世者，或就題賦形，或斷題取義，或與題渺不相涉而各出臆解，或另造新題而點綴今事，種種不一，然猶未變其

調也。至唐盧世南《從軍行》、高適《飛龍曲》，五言排也。楊炯《梅花落》、盧照鄰《隴頭水》，五言律也。沈佺期「盧家少婦」，王摩詰「居延城外」，七言律也。如此者不可悉數。是樂府也，直詩之而已，豈非詩與樂府分而仍合之驗與？高廷禮《品彙》，於樂府不另標目，概附之古今體詩，豈無見哉！要之漢、唐迄今，幾二千年，樂府與詩，其分也以聲而分，其合也以義而合，分合盛衰之際，正變源委具在，非深心此道者，鮮可與微言也。

又　李于鱗謂「唐無五言古」，胡元瑞服其確論，鍾伯敬極詆孟浪。余詳考唐詩如宋之問、徐彥伯《入崖口五渡》倡和，柳子厚《湘口》、《登蒲州》諸作，皆刻意三謝，古則可誦，不入唐調者，未可謂「唐無五言古」也。若漢、魏則絕響矣。

又　初唐法格純正，自推燕許、沈宋、必簡諸公，拾遺、曲江別創古調，便開韋柳法門矣。于鱗稱伯玉「以其古詩爲古詩」，洵爲辨眼，非竟陵所知。

《瀛奎律髓刊誤》卷二　初唐諸作多骨有餘而氣不足，肉有餘而神不足。

《劍谿說詩》卷上　唐初四子外，如李嶠《汾陰行》情詞斐然，可歌可泣，古今絕調也。郭元振《寶劍篇》，托興微婉；王翰《飲馬長城窟》足當史斷，並皆高作。他如宋之問《明河篇》，詞調圓美，乍讀之賞其才，細玩之卑其志也。

又卷下　陳杜、沈宋、二張（燕公、曲江），【略】諸家五律，雖氣有厚薄，骨有重輕，併入高品，後來惟張文昌稍步趨大曆。

《詩學源流考》　唐承六代之餘，崇尚詩學，特命詞臣定律詩體式，制科以此取士。貞觀之際，王楊盧駱號稱四傑，其詩多沿舊習。陳杜、沈宋繼之，格律漸高。而陳拾遺尤爲復古之冠，其五言古詩，原本阮公，直追建安作者。自後曲江繼起，浸浸稱盛。

《石洲詩話》卷一　入唐之初，永興、鉅鹿並起，而鉅鹿骨氣尤高。

又　詩有可以不必分古今體者，如《劉生》、《驄馬》、《芳樹》、《上之回》等題，後人即以平仄黏聯之體爲之，豈應別作律詩乎？在初唐人，則平仄又未盡黏聯者，尤可以不必分也。

又卷四　唐詩妙境在虛處，宋詩妙境在實處。初唐之高者，如陳射洪、張曲江，皆開啓盛唐者也。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　太宗皇帝既纘武功，首開文治，玄宗、德宗，奕葉重光，御製數章，冠於篇首，尊其本也。人臣之作，則首魏鄭公、虞永興二詩，亦廟廷配食之意。

又《五律凡例》　太宗、明皇並工五言，以至尊爲風雅倡。王勃、陳子昂、沈佺期、宋之問、張說、張九齡之徒，比肩接迹，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稱盛代之元音焉。

又《七律凡例》　七言律詩出於樂府，故以沈雲卿《龍池》、《古意》冠篇。初唐之作，皆當以是求之。張燕公《舞馬千秋萬歲詞》，崔司勳《雁門胡人歌》，尤顯然樂府也。

又《五排凡例》　陳子昂之《白帝》，杜審言之《贈蘇味道》，沈佺期之《和韋舍人早朝》，宋之問之《晦日昆明湖應制》，景龍以前之名篇也。

又　張曲江、宋廣平、張燕公、蘇許公應制諸作，雄厲振拔，見一代君臣際會之盛。

又《論文雜言四十一則》　初唐五古之有張、陳，猶隸、楷之有鍾、傅也。

《蓼原詩說》卷一　仄起而用韻者，其響更切；平起而用韻者，其聲稍浮。下筆自得消息。如杜審言「獨有宦游人，偏驚物候新」，【略】此皆仄起用韻者也。如董思恭「琵琶馬上彈，行路曲中難」，劉希夷「佳人眠洞房，回首見垂楊」，【略】此皆平起用韻者也。

又卷三　排律所尚，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巧，段落分明，而其要在開合相生，不露鋪敘、轉折、過接之迹，使語排而忘其爲排，斯能事矣。其源自顏、謝諸人，梁陳以還，儷句尤多。唐初始定此體，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蘇頲、二張，幷皆佳妙。

俞南史《唐詩正凡例》　唐人多以全力用於五古。初唐如陳拾遺、張曲江，【略】諸家皆能各抒性靈，不離古法。【略】濟南以「唐無古詩」一語抹殺，輯綴《選》句成篇，遂開襲取之路。余謂五古必當以唐名家爲法。寧有各體宗唐，而五古獨效《選》體乎？亦因字句易竊，性情難寫故耳。

《石園詩話》卷一　張燕公（說）謂沈佺期曰：「沈三兄詩須還他第一。」又云：「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又謂「韋承慶、趙冬曦兄弟，爲人之杞梓。」于張文獻公則云：「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微窘邊幅。」何燕公善于品題諸人，而知曲江獨未盡也？

曲江和聖製送其赴朔方云：「宗臣事有征，廟算在休兵。天與三台座，人當萬里城。」此豈窘于邊幅者所能言乎？

又卷二　唐詩人齊名者：武后、中宗時，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號爲「初唐四傑」，李嶠、崔融、蘇味道、杜審言爲「文章四友」，陳子昂、趙貞固、盧藏用、杜審言、宋之問、畢構澤、郭襲徽、司馬承禎、釋懷一、陸餘慶號「方外十友」，韋承慶兄弟俱有詩名。玄宗時，張說、蘇頲世稱燕、許大手筆。

《老生常談》　李于鱗云：「唐無五古詩，而有其古詩。」此正不相沿襲處。唐去漢、魏已稍遠，隋末纖靡甚矣，倘沿去則日趨日下。曲江諸人振起之功甚偉，不可謂唐無古詩。

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至有全不拘律者，如王勃之「隴阪長無極，蒼山望不窮。石徑縈疑斷，回流映似空。花開綠野霧，鶯囀紫巖風。春芳勿遽盡，留賞故人同」（《入秦川界》），杜審言之「今年遊寓獨遊秦」（《春日京中有懷》），【略】如此之類，不勝枚舉。此體在五言中，謂之齊梁體。唐初七言中亦有此體，然只可偶一爲之，不可援以爲例也。

《養一齋詩話》卷一〇　近人論詩，多以蜂腰爲病。然如楊盈川「天將下三宮，星門列五戎。坐謀資廟略，飛檄佇文雄」。駱義烏「晚風連朔氣，新月照邊秋。竈火通軍壁，烽煙上戍樓」。明皇帝「火龍明鳥道，鐵騎繞羊腸。白霧埋陰壑，丹霞助曉光。澗泉含宿凍，山木帶餘霜」。張曲江「寵錫從仙禁，光華出漢京。山川勤遠略，原隰軫皇情」。錢仲文「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皆歷世相傳之名作，而亦犯此病，並不累其氣體，何也？乃知此病，在詩爲至小，而徒去此病，亦不足以爲佳詩耳。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二　趙氏汸又謂「杜審言、陳子昂、沈佺期、宋之問皆杜詩淵源」。

《梅崖詩話》　初唐七言長篇未變陳隋之習，以其意纖詞縟，致使格卑而氣靡耳。

《唐音審體・律詩五言長韻論》　初唐諸家長律詩，對偶或不甚整齊，第二字或不相黏綴。如胡、鍾正書，猶略帶八分體，至右軍而楷法大備，遂爲千古立極。詩家之少陵，猶書家之右軍也。少陵作而沈、宋諸家可祧矣。

又《律詩七言四韻論》　七言律詩始於初唐咸亨、上元間，至開、寶而作者日出。

《野鴻詩的》五六　應制詩不徒避忌諱、取工麗而已也，體裁題義，不可不講。魏晉以還，作者未能悉中規矩，至初、盛唐法律始謹嚴。

又九二　唐初伯玉、雲卿諸公，猶創法局，運雄偉之斤，斫衰靡之習，而使淳風再造，不愧《騷》《雅》元勛。所嫌意不加新，而詞稍麤率耳。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録》　五古自漢魏至晉宋俱可學，齊梁以下不必學，唐代五古，則自陳伯玉、張曲江至韋柳俱可學，自後亦不必學。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

又　唐初人當以陳伯玉、張子壽爲最。

又　文章有臺閣體，當於古文大家外另列一品，不可偏廢。唐詩如杜審言、蘇味道、李嶠、張說，亦屬臺閣體裁，翰院清華者宜宗之。

《竹林答問》　問：唐人有六句律詩，此何體也？　此體盛于陳、隋之間，蓋由古入律之交際也。唐人偶一爲之，亦意盡而止耳，未嘗拘拘取備一體，後人儘可不學。

又　樂府音節，雖每篇各異，大抵前路多紆徐，後路多曲折。其節拍前舒後急，離合往復，有「朱絃疏越，一唱三歎」之神，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梁、陳、初唐以五律爲樂府，盛唐以七絕爲樂府，殊有古樂今樂之慨矣。

《白華山人詩説》卷一　初唐五古，始張曲江、陳伯玉二家。伯玉詩大半局於摹擬，自己眞氣僅得二三分，至若修飾字句，固自精深。曲江詩包孕深厚，發舒神變，學古而古爲我用，毫不爲古所拘。

《問花樓詩話》卷一　子昂古直，曲江深穩，其源皆從漢、魏來，餘子不及也。先輩論詩，五古以淵閎靜雅、骨氣高妙爲上。

《筏園詩話》卷一　宋、齊以後，綺麗則無風骨，雕刻則乏氣韻，工選句而不解謀篇，淺薄極矣。沿至唐初，積習未革。至盛唐，而射洪、曲江力起其衰，復歸於古。

《藝概・詩概》　唐初四子沿陳、隋之舊，故雖才力迥絕，不免致人異議。陳射洪、張曲江獨能超出一格，爲李、杜開先。人文所肇，豈天運使然耶？

又　論詩者謂唐初七古氣格雖卑，猶有樂府之意，亦思樂府非此體所能

盡乎？豪傑之士，焉得不更思進取！

又 唐初七古，節次多而情韻婉，詠歎取之；盛唐七古，節次少而魄力雄，鋪陳尚之。

《卧雪詩話》卷四 沈歸愚云：初唐應制，多諛美之詞，況當武后、中宗朝，又天下穢濁時也，衆手雷同，初無頌不忘規之意。夫應制之體，本不足以見高格，況以太平公主、上官昭容等主持其事，風雅掃地，不待言矣。

《石遺室詩話》卷六 胡元瑞以爲有唐一代，律有餘古不足，歸咎於文皇《帝京篇》，不知當時既以詩賦爲制科，則拘限聲病，專攻體格，勢所必至矣。四家（按：指陳子昂、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者，實唐詩格調之祖。

《峴傭説詩》八 《三百篇》比興爲多，唐人猶得此意。同一《詠蟬》，虞世南「居高聲自遠，端不藉秋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是患難人語；【略】比興不同如此。

又三六 唐初五言古，猶沿六朝綺靡之習，唯陳子昂、張九齡直接漢、魏，骨峻神竦，思深力遒，復古之功大矣。

又一四六 唐初七律有平仄一順者。

譚獻《唐詩録序》 有唐取天下以武，定天下以文。高祖、太宗，肯堂肯構，敷墅丹雘。【略】當是時，學以博聞爲先，士以多文相尚，鋪張排比之言，四聲八病之制，因之而盛。又其列辟，多好文辭，科舉之立，惟用詞賦，風行草偃，天下景從，文翰恂恂，通於六義，蓋斐然足以觀矣。

王闓運《湘綺樓論唐詩》 初唐諸家歌行，皆出齊梁，多以雅飭爲宗，堆寫陳典，故當時有點鬼録之笑。

又《論唐詩諸家源流（答陳完夫問）》 陳、隋靡習，太宗已以清麗振之矣。陳子昂、張九齡以公幹之體，自抒懷抱，太白所宗也。【略】劉希夷學梁簡文，而超艷絶倫，居然青出。【略】張若虛《春江花月》用《西洲》格調，孤篇横絶，竟爲大家。

又湖南省社科院圖書館藏稿本《湘綺老人論詩册子》（不分卷） 歌行法備於唐，無美不臻，各極其詣。其大概可指者，四傑之鋪排，張、劉（張若虛、劉庭芝）之秀逸，宋之問之跌宕。

又《詩法一首示黄生》 自寫性情，才氣所溢，多在七言。歌行突過六朝，直接二曹，則宋之問、劉希夷道其法門。

《三唐詩品》卷一 初唐集陰、何之遺塵，衍庾、江之芳流，雖垂藻易容，而取徑同術，皆旨明而音婉，條繁而語澤。惟伯玉古風，托始高弁羣詞，不惟正始遺音，當是古來香草。自餘諸家，未之能逮。鋪覽初唐諸彦，皆承華往旨，表景後塵，祧禰齊梁，蔚成華胄。

《詩學淵源》卷八 唐開國即以詩賦取士。嘗見唐昭宗詔曰：開科取士，宜仍舊貫，以齊梁爲歸云云。是唐初本爲齊梁，迨後變而爲律，故詔復之。但習久難返，故至今沿用耳。而齊梁爲唐之所宗，初唐即齊梁之一體，信矣。

又 初唐詩人如袁朗、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皆陳、隋之遺，古今詩多屬宫體。考其聲調、句法，略變陳、隋之規，猶未入唐人之律也。其最普通而易曉者，如許敬宗《送來濟應制》及《七夕》詩平仄，在上句者則與上句爲偶，在下句者與下句爲偶。【略】或有上句用仄仄平平仄，下句用仄仄平平者，自始至終，章法不異。至與仄仄平平仄對照，絶無連用兩聯者。有之，則自四子、張説、沈宋始。其後寖盛，唐律遂興，而當時古調則無聞焉。至貞觀以後，漸復古體，齊梁一體但應教而已。而張九齡、陳子昂實極其變。當時又如盧僎、房琯古詩，上句用律，下句用古，又許景先上下句律則俱律，古則俱古。盛唐古詩之法，大抵盡於此矣。

紀事

《唐詩紀事·李適》 景龍二年七夕，御兩儀殿賦詩，李嶠獻詩云：誰言七襄詠，流入五絃歌（是日李行言唱《步虚歌》）。九月，幸慈恩寺塔，上官氏獻詩，羣臣並賦。閏九月，幸總持，登浮圖，李嶠等獻詩。十月三日，幸三會寺。十一月十五日，中宗誕辰，內殿聯句爲柏梁體。二十一日，安樂公主出降武延秀。是月以婕妤上官爲昭容。十二月六日，上幸薦福寺，鄭愔詩先成（「舊邸三乘闢」是也），宋之問後進（「駕象法王歸」是也）。立春侍宴賦詩。二十一日，幸臨渭亭，李嶠等應制。三十日，幸長安故城。十二月晦，諸學士入閣守歲，以皇后乳母戲適御史大夫竇從一（往來其家，遂有國爹之號）。三年人日，清暉閣登高遇雪，宗楚客詩云「蓬萊雪作山」是也，

因賜金綵人勝。李嶠等七言詩（「千鍾聖酒御筵披」是也）。是日甚懽，上令學士遞起屢舞，至沈佺期賦《迴波》，有「齒綠牙緋」之語。晦日，幸昆明池，宋之問詩「自有夜珠來」之句，至今傳之。二月八日，送沙門玄奘等歸荊州，李嶠等賦詩。十一日，幸太平公主南莊。七月，幸望春宮，送朔方節度使張仁亶赴軍。八月三日，幸安樂公主西莊。九月九日，幸臨渭亭，分韻賦詩（韋安石先成）。十一月一日，安樂公主入新宅，賦詩。十五日，中宗誕辰，長寧公主滿月，李嶠詩「龍神見像日，仙鳳養雛年」是也。二十三日，南郊，徐彥伯上《南郊賦》。十二月十二日，幸溫泉宮，敕蒲州刺史徐彥伯入仗，同學士例，因與武平一等五人獻詩。上官昭容獻七言絕句三首。十四日，幸韋嗣立莊，拜嗣立逍遙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栖谷。十五日，幸白鹿觀。十八日，幸秦始皇陵。四年正月朔，賜羣臣柏樹。五日，蓬萊宮宴吐蕃使，因爲柏梁體（吐蕃舍人亦賦）。七日，重宴大明殿，賜綵鏤人勝，又觀打毬。八日立春，內殿賜綵花。二十九日晦，幸滻水。二月一日，送金城公主。三日，幸司農少卿王光輔莊。是夕岑羲設茗飲，討論經史，武平一論《春秋》，崔日用請北面，日用贈平一歌曰：「彼名流兮左氏癖，意玄遠兮冠今昔。」二十一日，張仁亶至自朔方，宴于桃花園，賦七言詩。明日，宴承慶殿，李嶠桃花園詞，因號《桃花行》。三月一日清明，幸梨園，命侍臣爲拔河之戲。三日上巳，祓禊於渭濱，賦七言詩，賜細柳圈。八日，令學士尋勝，同宴於禮部尚書竇希玠亭，賦詩，張說爲之序。十一日，宴於昭容之別院。二十七日，李嶠入都祔廟，徐彥伯等餞之，賦詩。四月一日，幸長寧公主莊。六日，幸興慶池觀競渡之戲，其日過希玠宅，學士賦詩。二十九日，御宴，祝欽明爲八風舞，諸學士曰：「祝公斯舉，五經掃地盡矣。」睿宗時，道士司馬承禎還天台，適贈詩，詞甚美，朝士屬和三百餘人，徐彥伯編爲《白雲記》。

《全唐詩話・王勃》　太宗嘗謂唐儉：「酒杯流行，發言可喜。」是時，天下初定，君臣俱欲無爲，酒杯善謔，理亦有之。高宗雖不君，然亦深察事機。當時，諸王鬥雞，王勃在沛王府，戲爲文檄英王。帝見之，大怒，曰：「此殆交鬬之漸。」即日竄勃。以太宗之賢，杯酒一時之樂，何足爲後世戒。及其弊也，中宗詔羣臣曰：「天下無事，欲與羣臣共樂。」於是《迴波》艷詞，妖冶之舞，作于文字之臣，而綱紀蕩然矣。創業之難也，一觴一詠，足以肇亂，況其甚焉者哉。

《唐音癸籤・談叢四》　《唐書》云：太宗以海內漸平，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才俊，與選者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陸德明、于志寧、蘇世長、褚亮、姚思廉、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蔡允恭、顏相時、薛收、蓋文達、蘇旭、薛元敬、許敬宗。後收卒，以劉孝孫補之。世謂十八學士，擬於登瀛洲焉。右唐初太宗世顯者。天策所收顏師古、褚遂良等，尚不止此。又云：景龍二年，中宗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爲大學士，李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玄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韋安石、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爲直學士。右高和世顯者。先是，武氏修《三教珠英》，徵天下文士二十六人，徐彥伯爲首，餘率前諸學士，張說、王無競、富嘉謨亦與焉。《玄宗紀》：開元元年夏，郭元振同三品。秋，張說爲中書令。冬，以姚崇同三品，盧懷慎同平章事。四年冬，宋璟爲黃門監，源乾曜、蘇頲同平章事。八年春張嘉貞，十四年夏李元紘，二十一年春韓休，冬裴耀卿、張九齡俱同平章事。右玄宗開元中宰相至十數人，皆文學士也。先是，又有魏知古等。古今詞人之達，莫盛此時。繼之林甫、國忠，雖天資險獪，然俱以不學稱，唐治亂判矣。《席豫傳》云：豫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張九齡先後掌綸誥。又蘇頲、蘇晉、賈曾、賈至、齊澣、王丘、李乂等，並以文學爲中書舍人。右二則，初、盛間詞人顯者。

著録

《國史經籍志》卷五　《初唐詩紀》三十卷，黃德水。

又　《初唐詩紀》六十卷。

《百川書志》卷一九　《初唐詩》三卷，皇明信陽南溪溟樊鵬集，專取貞觀至開元間編成，而古詩不與焉，誠以律詩當以唐初求之。又曰：初唐詩如池塘春草，又如未放之花，含蓄渾厚，生意勃勃。大曆以後，鋤而治之矣。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初唐詩選》。

又　《初唐彙詩》七十卷。

《**脉望館書目・唐人詩集**》　《初唐詩紀》十本。

《**絳雲樓書目**》**卷三**　《搜玉小集》一冊，一卷。自崔湜至崔融三十七人詩六十一首。

《**天一閣見存書目**》**卷四**　《初盛中晚唐集》四冊，缺。不著編輯者名氏。

《**奕慶藏書樓書目**》**卷四**　《初唐彙詩》七十卷，新都吳勉學輯。

又　《初唐四家詩》四本，新安畢力忠輯。

又　《初盛七律》一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總集類・十二家唐詩**》　一名《東壁圖書府》，明嘉靖壬子永嘉張遜業序首，江都黃埻梓行，凡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王、孟、高、岑十二家。

《**天一閣藏書經見録**》**卷下**　《初唐詩》三卷，明樊鵬輯。嘉靖十二年自序，次嘉靖癸巳少泉王格序，取貞觀至開元間詩，皆律序，由太宗迄李義共百十三人。嘉靖刊本，三冊。

《**文奎堂書目・集部**》　《初盛唐詩紀》百七十卷，明吳琯。明萬曆年刊。竹紙。六十本。

《**受古書店舊書目録・集部**》　《三唐人集》二十六卷。石研齋秦氏仿宋精刊，皮紙，極初印書品闊大。呂衡州、駱賓王、李元賓。

《**東海藏書樓書目・集部**》　《六唐人集》六卷。陳子昂、杜審言、沈佺期、孟浩然、高適、岑參。明刊《初唐十二家詩》本。

又　《初盛唐詩紀》一百七十卷，明吳琯編。明刊本。

又　《唐人三家集》二十六卷。駱賓王十卷、呂溫十卷、李元賓六卷，清秦恩復聚。石研齋影宋重刊本。

《**叢書書目彙編**》　《初唐十二家詩》，明晉安鄭能拙卿重刊。《王勃集》二卷、《楊炯集》二卷、《盧照鄰集》二卷、《駱賓王集》二卷、《陳子昂集》二卷、《杜審言集》二卷、《沈佺期集》二卷、《宋之問集》二卷、《孟浩然集》二卷、《王摩詰集》二卷、《高常侍集》二卷、《岑嘉州集》二卷。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　《前唐十二家詩》二十四卷，十六冊（國會），明萬曆間刻本，［九行十九字（22.2×13.4）］，原題：「晉安鄭能拙卿重鐫。」按鐫者蓋謂依嘉靖三十一年張遜業所編《東壁圖書府》重刻也。茲列其目如後：《王勃集》二卷。《楊炯集》二卷。《盧照鄰集》二卷。《駱賓王集》二卷。《陳子昂集》二卷。《杜審言集》二卷。《沈佺期集》二卷。《宋之問集》二卷。《孟浩然集》二卷。《王摩詰集》二卷。《高常侍集》二卷。《岑嘉州集》二卷。許自昌序，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

又　《前唐十二家詩》二十四卷，十六冊（國會），明萬曆間刻本，九行十九字（22.3×13.4），原題：「晉安鄭能拙卿重鐫。」按此本卷末較前本多一牌記云：「閩城瑯嬛齋板，坊間不許重刻。」依其內容，當從《東壁圖書府》出，余讀許自昌序，又似自昌曾有翻刻本，而此本題鄭能重鐫，因又疑鄭氏蓋翻許本也。許自昌序，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

又　《彙刻唐人詩集》　殘，存十九卷，十冊（國會），明刻本，十行十八字（17.1×12）。凡存六家，無序跋及校刻人姓氏，先列其目如次：《王勃集》二卷。《楊炯集》二卷。《陳伯玉集》二卷。《杜審言集》二卷。《沈雲卿集》三卷。《岑嘉州集》八卷。刀跡頗似吳刻，然與《十家》、《十二家》、《二十六家》之目不合。又檢《天一閣書目》集部卷四之二頁十五上，有《初盛中晚唐集》一百三十六卷，王、楊、杜、岑四家並在其中，且分卷亦相符合，而《陳伯玉集》不在內，《沈佺期集》乃作四卷，則又不盡相同。余既不能定爲誰氏所刻，又不知總題何作，姑題此名，並舉其行款及板框大小，以俟夫博雅詳焉。

藝文

王世貞《**初秋端居即事效初唐體**》　雲衣垂玉蕊，荷淚滴珠叢。流螢助幽寂，鳴蟬生晚風。孤心合浦葉，遠調嶧陽桐。百感依涼至，煩暑未須攻。

雜録

《**升庵詩話・南州行**》　「挺艇至南國，國門連大江。中洲兩邊岸，數

步一垂楊。金釧越溪女，羅衣胡粉香。織縑春卷幔，采蕨暝提筐。弄瑟嬌垂幌，迎人笑下堂。河頭浣衣處，無數紫鴛鴦。」此二詩（一見《英華》，一見《樂府》）蓋初唐人作也。所謂暗中摸索，亦可知者。高棟乃編之於中唐，眞無見哉。

總集

續古今詩苑英華集

論述

劉孝孫《沙門慧淨詩英華序》 釋教之爲義也大矣哉！智識所不能名言，視聽所不得聞見。馬鳴龍樹，宏聖旨於前；慧遠道安，闡微言於後。至於紹高踪而孤引，踵逸軌以遐征，誰之謂歟？慧淨法師即其人矣。法師淳和稟氣，川嶽降精，神解內融，心機外朗。髫年對日，卅歲參元，擢本森梢，干雲階乎尺木；回瀾淼漫，浴日導乎蒙泉。而慧炬夙明，禪枝早茂，臨閬川而軫慮，瞻定水以怡神。嘅彼勞生，悟茲常樂，三乘奧義，渙矣冰消，二諦法門，怡然理順。俄而發軔東夏，杖錫西秦。至於講肆法筵，聆嘉聲而響赴；剖疑析滯，服高義而景從。明鏡屢照而不疲，洪鐘待叩而斯應。窮涯盈量，虛往實歸，誠佛法之棟梁，僧徒之領袖者也。予昔遊京輦，得伸景慕。寥寥淨域，披雲而見光景；落落閑居，入室而生虛白。法師導予以實際，誘予以眞如，挹海不知其淺深，學山徒仰其峻極。嘗以法師敷演之暇，商榷翰林。若乃園柳天榆之篇，阿閣綺窗之詠，魏王北上，陳思南國，嗣宗之賦明月，彭澤之摛微雨，逮乎顏謝摛藻，任沈遒文，足以理會八音，言諧四始，咸遞相祖述，鬱爲龜鏡。豈獨光於曩代而無繼軌者乎！近世文人，才華間出，周武帝震彼雄圖，削平漳滏，隋高祖韜茲英略，龕定江淮。混一車書，大開學校。溫邢譽高於東夏，徐庾價重於南荊。王司空孤秀一時，沈恭子標奇絕代。凡此英彥，安可闕如。自參墟啓祚，重光景曜，大宏文德，道冠前王。邁軸之士風趨，林壑之賓雲集，故能抑揚漢徹，孕育曹丕，文雅鬱興，於茲爲盛。余雖不敏，竊有志焉。既而舟壑潛移，悼陵谷而遷貿；居諸易晚，惻人世之難常。固請法師，暫迴清鑒，採摭詞實，耘剪繁蕪。蓋君子不常矜莊，刪詩未爲斯玷。自劉廷尉所撰《詩苑》之後，纂而續焉。潁川庾幼孫，學該墳索，行齊顏閔，京兆韋山甫，耿介有奇節，弋獵綜墓言，與法師周旋，情逾膠漆。睹斯盛事，咸共贊成。生也有涯，庾侯長逝。永言怛化，不覺流襟。頃覩其遺文，久爲陳迹。今亦次乎汗簡，貽諸後昆。法師式遵舊章，纂斯鴻烈。予聊因暇日，敬述芳猷，俾鄧唱楚謠，同管絃而播響；春華秋實，與天地而長存。遂使七貴揖其嘉猷，五衆欣其慧識。凡預能流，家藏一本。

高仲武《大唐中興間氣集序》 詩人之所作本諸心，心有所感而形於言。言合典謨，則列於風雅。暨乎梁昭明，載述已往，撰集者數家，榷其風流，正聲最備。其餘著錄，或未至正焉。何者？《英華》失於浮游，《玉臺》陷於淫靡，《珠英》但紀朝士，《丹陽》止錄吳人。此由曲學專門，何暇兼包衆善。使夫大雅君子，所以對卷而長歎也。

紀事

《大唐新語・著述》 貞觀中，紀國寺僧慧靜撰《續英華詩》十卷，行於代。慧靜嘗言曰：「作之非難，鑒之爲貴。吾所搜揀，亦《詩》三百篇之次矣。」慧靜俗姓房，有藻識。今復有詩篇十卷，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於今朝，以類相從，多於慧靜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

《唐音癸籤・集錄二》 唐人選唐詩，其合前代選者，有《續古今詩苑英華集》，唐僧惠淨輯。自梁至唐初劉孝孫止，十卷。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 僧惠淨《續古今詩苑英華集》二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 《續古今詩苑英華》十卷，僧惠淨編。

《通志・藝文略》 《續古今詩苑英華集》二十卷，唐僧惠淨撰。

《郡齋讀書志・總集類・續古今詩苑英華集十卷》 右唐僧惠淨撰，輯梁武帝大同年《中會三教編》至唐劉孝孫《成皐望河》之作，凡一百五十四

人，歌詩五百四十八篇，孝孫爲之序。

《**文獻通考・經籍考七五**》　《續古文〔今〕詩苑英華集》十卷。

古今類序詩苑

《**舊唐書・劉孝孫傳**》　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嘗採歷代文集，爲王撰《古今類序詩苑》四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古今類序詩苑》三十卷，劉孝孫撰。

文館詞林

紀事

《**舊唐書・許敬宗傳**》　然自貞觀已來，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晉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累璧》、《瑤山玉彩》、《姓氏錄》、《新禮》，皆總知其事，前後賞賚，不可勝紀。

《**唐會要・修纂**》　（顯慶三年）十月二日，許敬宗修《文館詞林》一千卷，上之。

又《**蕃夷諸經史**》　垂拱二年二月十四日，新羅王金政明遣使請《禮記》一部幷雜文章，令所司寫吉凶要禮，幷《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賜之。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上**》　《文館詞林文人傳》一百卷，許敬宗撰。

又《**經籍志下**》　《文館詞林》一千卷，許敬宗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文館辭林》一千卷，許敬宗、劉伯莊等譔。

又　崔玄暐訓注《文館詞林策》二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　《文館詞林彈事》四卷，許敬宗編。

《**通志・藝文略**》　《文館詞林》一千卷，許敬宗撰。

《**宋史・藝文志八**》　許恭宗《文館詞林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文館詞林》一千卷，許敬宗集。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卷二**　《文館詞林》四卷，唐許敬宗等奉敕撰。

【略】《志》（《新唐書・藝文志》）又云：崔元暐注《文館詞林策》二十卷，又雜傳類載《文館詞林文人傳》一百卷，《宋史・藝文志》載《文館詞林詩》一卷，《崇文總目》載《文館詞林彈事》四卷，皆全書中之一類。是編亦僅存六百六十二及六十四、六十八、九十五四卷，皆漢魏以來之詔令。曰本人用活字版擺印者。【略】此雖斷簡殘篇，而詔令則皆甚古，且全書之體例亦可得其一斑矣。

《**抱經樓藏書志**》**卷六二**　《文館詞林》殘本四卷，東洋刊本，唐中書令太子賓客監脩國史弘文館學士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許敬宗等奉敕撰。

又　《文館詞林》殘本十四卷，東洋刊本，中書令太子賓客監修國史弘文館學士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許敬宗等奉敕撰。先是，日本文化中林述齋刻《逸存叢書》，收《文館詞林》四卷，中土驚爲秘笈。及余東來，見森立之《訪古志》，所載又有溢出此四卷之外者六卷，因據以蹤跡之，則又溢出於《訪古志》之外者九卷，除林氏已刻之四卷及第三百四十八之馬融《廣成頌》，餘十四卷。今星使黎公盡以付之梓人，其大字疏行者係小島尚質從原本摹出，其小字密行者則傳鈔本也。中間不無奪文壞字，覽者當自得之。阮文達據《唐會要》「垂拱二年，于《文館詞林》內采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賜新羅國王」，因謂當時頒賜屬國之本，原非足冊。今放藤原佐世

《見在書目》，有《文館詞林》一千卷，又源順《倭名類聚鈔》序云「《文館詞林》一百袂」，則彼國所得，實爲足本。今校其所存各卷，門類繁多，不盡規誡之辭，且第六百六十五卷後，有儀鳳二年書手李神福寫字樣，是更在垂拱以前，其非刪節之本無疑。余按：宋太平興國中輯《文苑英華》，收羅至博，而此書不見采錄，故《崇文總目》僅載《文館詞林彈事》四卷，《宋史・藝文志》僅載《文館詞林詩》一卷，是皆零殘之遺，若其全書則已爲北宋人所不見（《通志略》載《文館詞林》一千卷，僅據《唐志》入錄，實未見原書），此十四卷中，雖略有見於史書、《文選》及本集者，而其不傳者十居八九，可不謂希世珍乎？刻成後，柏木政矩復貽目錄一紙，據稱是嘉永間小林辰所訪，通計其國尚存三十卷，至今有存於淺草文庫者，有存於西京大覺寺者，皆不易傳錄，故今附刻其目，以俟後之人焉。

《平津館鑒藏記》卷三　《文館詞林》四卷，影寫本，題中書令太子賓客監修國史宏文館學士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臣許敬宗等奉敕撰。《新唐書・藝文志》：《文館辭林》一千卷，許敬宗、劉伯莊等撰。《宋志》存詩一卷。此卷亦僅六百六十二、六百六十四、六百六十八、六百九十五，詔令四卷，然所採皆正史，暨各家文集所未載。末有庚申天瀑跋，又前有《佚存叢書》寬政辛酉天瀑跋。此與《樂書要錄》、《兩京新記》、《李嶠雜咏》，皆嘉慶六年彼國所刻叢書本也。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文館詞林》四卷，唐許敬宗等奉敕撰。【略】阮氏以進呈。粵雅堂刊本。近黎氏刊一卷子本十三卷半。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類書類・文館詞林》　四卷，原一千卷，今存六百六十二、六百六十四、六百六十八、六百九十五，詔令四卷，所採多正史及各家文集所未載。日本國《佚存叢書》本。【續錄】《粵雅堂叢書》本。《古逸叢書》本，即影舊鈔卷子本。《適園叢書》本，附殘簡。

《日本訪書志》卷一二　《文館詞林》十四卷，刻入《古逸叢書》。先是日本文化中林述齋刻《逸存叢書》，收《文館詞林》四卷，中土驚爲祕笈。及余東來，見森立之《訪古志》所載，又有溢出此四卷之外者六卷，因據以踪跡之，則又溢出於《訪古志》之外者九卷，除林氏已刻之四卷及第三百四十八之馬融《廣成頌》，餘十四卷。今星使黎公盡以付之梓人，其大字疏行者，係小島尚質從原本摹出，其小字密行者，則傳鈔本也。中間不無奪文壞字，覽者當自得之。阮文達據《唐會要》：「垂拱二年，于《文館詞林》內采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賜新羅國王。」因謂當時頒賜屬國之本，原非足冊。今考藤原佐世《見在書目》，有《文館詞林》一千卷。又源順《倭名類聚鈔序》，云：《文館詞林》一百袂，則彼國所得，實爲足本。今校其所存各卷，門類繁多，不盡規誡之辭，且第六百六十五卷後有儀鳳二年書手李神福寫字樣，是更在垂拱以前，其非刪節之本無疑。余按：宋太平興國中輯《文苑英華》，收羅至博，而此書不見采錄，故《崇文總目》僅載《文館詞林彈事》四卷，《宋史・藝文志》僅載《文館詞林詩》一卷，是皆零殘之遺。若其全書，則已爲北宋人所不見（《通志略》載《文館詞林》一千卷，僅據《唐志》入錄，實未見原書）。此十四卷中，雖略有見於史書、《文選》及本集者，而其不傳者十居八九，可不謂希世珍乎？刻成後，柏木政矩復貽目錄一紙，據稱是嘉永間小林辰所訪，通計其國尚存三十卷，至今有存於淺草文庫者，有存於西京大覺寺者，皆不易傳錄，故今附刻其目，以俟後之人焉。

又　《文館詞林》六卷，鈔本，成都楊氏重刊。日本文化中刻《佚存叢書》中有《文館詞林》四卷，及守敬東渡，又訪得十四卷，刻于《古逸叢書》，並得柏木政矩目錄一紙，稱是嘉永間小林辰所訪，通計其國尚存三十卷。有存於淺草文庫者，有存於西京大覺寺者，皆不易傳錄。守敬並刻此目，以待搜訪。及《古佚叢書》已成，余差滿將歸，晤博物館書記官町田久成，言淺草文庫所藏彼曾見之，余託傳鈔，乃得三百五十二、三百四十六、四百一十四、六百六十五（此卷原刻不全，此足本）、六百六十九，共計五卷。其第三百四十六卷後有校書殿寫弘仁十四年歲次癸卯二月，爲冷然院書。考冷然院爲日本古藏書官庫，藤原佐世《見在書目》，即據冷然院所藏編載。弘仁爲彼國嵯峨天皇年號，其十四年，當中國唐穆宗長慶三年，足知其根源之古。又有寶永元年甲申四月十五日寫，則又其傳鈔之年月也，當我朝康熙四十三年。其書屢經傳鈔，訛誤頗多，乃携之歸。凡見於史傳、《太平御覽》、《藝文類聚》、《初學記》等書所引者，悉爲比勘，其無可參證者，闕焉。吾宗葆初大令見而愛之，並爲是正文字，精寫而刻之，合之《佚存》、《古逸》所載，共得二十有三卷。其三百四十八之馬融《廣成頌》，以已見融本傳及柏木政矩所藏五百七卷，只存目錄，故皆不復彙入。又有卷名未詳殘簡，在西京大覺寺，其餘三百三十八、四百五十五、六百五十五、六百九十三凡四

卷，柏木政矩目錄已云未詳所在，附記於此，以俟後之人續訪焉。

《文奎堂書目・集部》　《文館詞林》六卷，唐許敬宗。光緒楊氏刊。白紙。二本。

《章氏四當齋藏書目》卷中之四　《文館詞林》四卷附《左氏蒙求》一卷，唐新城許敬宗撰；《左氏蒙求》，元吳化龍撰。劉履芬寫本，一冊。劉氏手跋云：同治甲子七月，江山劉履芬鈔（墨筆卷六百九十五末）。同治甲子七月鈔，江山劉履芬記（墨筆《左氏蒙求》末）。同治癸亥，仲宣漕帥購得鈔本《佚存叢書》，是阮文達公舊藏本。逾歲，從漕帥假錄《文館詞林》、《左氏蒙求》兩種，并檢《百三名家集》，用紫筆校其同異，弁諸篋衍。丁卯新春，來吳門待缺，見唐蕉菴司馬有是書原刊本，輒用朱筆對勘一周，亦有鈔本不誤而原刊本轉訛者，亦一一注於篇側。天瀑原跋稱：校書之難風庭掃葉。又述古人之言云：讀書耐訛字，校訂誠不易哉！

《書舶庸譚・跋高野山藏原本〈文館詞林〉》　《文館詞林》一千卷，爲許敬宗奉勅所脩書之一（本傳），《舊書・經籍志》題爲《類文三百士館詞林》，《新書・藝文志》略稱《文館詞林》。二志復別出《文館詞林文人傳》一百卷，亦題許敬宗撰，乃當時析出單行之本也。余於辛亥僑寓京都，曾借大學藏大覺寺傳錄本與《佚存》、《古逸》成都諸刻互勘，糾正譌舛，不可枚舉，并溢出卷一百六十一（正卷）、卷三百四十八（殘卷）、卷六百六十四之後半（與《佚存》本銜接），詩四首（與成都本卷一百五十六目合）。又殘卷二，南潯張石銘刻入《適園叢書》中，時江陰繆藝風丈董理校讐，仍改從刻本付梓，不惟失大覺寺本之眞面（大覺寺本亦在二百餘年前），且辜予丹黃之苦心矣！癸亥春，仲歐墨歸航，搏桑重到，憶及森立之《訪古志》，謂是書眞本藏高野山，乃偕京都擅名寫眞製版之小林忠次親詣是山，果於靈寶館訪獲十九卷。內二卷爲寶性院物，餘皆正智院物，背爲釋千觀三宗相對抄，亦軼笈也。卷六百六十五之尾有「儀鳳二年書手呂神福寫」一行，餘雖無題識，筆意遒麗，有楮河南、薛少保二家風範。計時在垂拱以前，正有唐書法鼎盛之秋，間有數卷，後有跋云：「校書殿寫，弘仁十四年歲次癸卯二月爲冷然院書」，并鈐「冷然院」朱印。冷然院乃儲御書之所，弘仁爲嵯峨天皇年號，十四年當唐穆宗長慶三年，雖屬補寫，亦在千年以上，決非後來展轉傳錄可比。按：藤原佐世《見在書目》已將此書著錄，卷帙與二志同。源順《倭名類聚鈔》序作一百冊，此必爲入唐求法緇流攜回全帙無疑。阮文達視同賜新羅國王採摘之本，殊未盡然。原本久經編列國寶，世人罕睹。余嗜古癖深，介內藤湖南博士，得文部省之許可，用涇縣淨皮佳楮，挽小林氏印製百本，古色盎然，與原本無纖毫異。以一寒素抱蜉蝣撼大樹之欲望，今竟獲觀厥成，其樂爲何如也！

又　《文館詞林》卷六百六十八，古寫本《詔冊八・赦宥四》題：中書令太子賓客監脩國史弘文館學士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許敬宗等奉勅撰。按：目自漢哀帝改元大赦詔，至隋煬帝即位大赦詔，應廿八首，文至晉簡文帝即位大赦詔，僅七首。有各家題跋錄後：《文館詞林》卷第六百六十八，吾同好高橋眞末今春游京師，廣購古書所得也，歸後祕襲而不敢示人。吾常言：李唐之世，隣好最親，其事物至今多足徵也，故眞末以之歸之余。吁嗟！既往彼，見存此，實曠代奇書也矣！然今所得僅六紙，亦以見其體裁，何不爲珍玩哉！寬政九年十月廿三日源弘賢識之。宋王應麟《玉海》引《唐會要》曰：顯慶三年十月二日，許敬宗脩《文館詞林》一千卷上之，崔元暐等訓注。垂拱二年二月十四日，新羅王金政明遣使請唐禮並雜文章，令所司寫吉凶要禮，並於《文館詞林》采其詞涉規戒者，勒成五十卷賜之，廿四日書。《倭名類聚鈔》云：一百袟《文館詞林》。楊文公《談苑》曰：景德三年，有日本僧入貢，名寂照，本國有《文館詞林》、《混元集》等書。嘗聞畿內古刹有《文館詞林》，亡失焉，僅存第三百卅八、第六百五十五卷，其尾題「校書殿寫弘仁十四年歲次癸卯二月爲冷泉院書」廿字。印「嵯峨院印」四字。云今此卷亦其殘卷乎？雖不知是書爲誰手，筆力沉著，字樣端嚴，波撇之末，咸有法度，妙不可思議，非學唐人者，決所不能也。以詞林之奇，與入木之妙，永爲不忍文庫之榮焉。廿八日題。後聞之稻山行教言，日搆津國矢田部郡桂尾山勝福寺藏《文館詞林》零本二卷，其一乃第三百卅八卷，缺其首，其二乃第六百九十五，首尾全存，而題跋乃如向所識，冷泉院印三顆在跋語之處。跋語二行，行十字。其第六百九十五於卷末題目之處，亦印「嵯峨院印」一顆。冷泉院印方一寸七分，嵯峨院印方一寸六分，皆覆字畫。《新唐書・藝文志》：許敬宗《文館詞林》一千卷，嚮聞西京殘冊，久索觀窺，頗疲企跂。丁巳十一月十日，同笠原君伯肯又觀此一卷于弘賢掌史家，洵爲料外之希覯，豈非幸哉！篁墩青溪官題《文館詞林》古卷後，弘仁文物專法於李唐，此卷當時所書寫，如與唐人相接於一堂上，眞希世之寶也！戊子八月海上毛河世寧拜觀。寬政九年

冬月觀於敬堂。文化甲戌四月下澣梅雨新晴日觀此卷於亦無樓中，神韻與唐人頡頏。

《書目答問補正》卷四　《文館詞林》四卷，唐許敬宗等編。《佚存叢書》本。粵雅堂重刻本。此殘本，原書一千卷。【補】遵義黎庶昌《古逸叢書》覆舊鈔本十三卷半，今版在蘇州局。宜都楊守敬刻本五卷。吳興張鈞衡刻本二十五卷，在《適園叢書》內。武進董康珂羅版影印唐寫本二十二卷。

《木樨軒藏書書録》卷四　《文館詞林》四卷，唐許敬宗輯。日本刊本（日本《佚存叢書》活字印本）。《佚存叢書》刊本，爲六百六十二、六百六十四、六百六十八、六百九十五，有天瀑跋。

《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一七　《文館詞林》，唐許敬宗撰。存卷第六百八十八，計一卷。唐時日本人寫本，存卷第六百六十八《詔三十八・赦宥四》題「中書令太子賓客監修國史弘文館學士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許敬宗奉敕撰」。按目，自漢哀帝改元大赦詔應二十八首，查本卷至簡文帝即位大赦詔僅七首，則卷尾所缺尚多。紙背爲古寫佛經，本卷紙質黃韌，筆法雋美，與高野山正性院所見卷子同。卷末有屋代弘賢、吉田漢官、市川世寧、松平定信、市橋長昭諸人題跋。按：同年董授經前歲曾在日本搜訪《文館詞林》十卷，精印行世，第此卷乃獨見遺，未知何故。然授經《書舶庸譚》中固曾目見而手識之矣。茲特詳載題跋于左，冀別有所見，後來者更彙集而刊行之，亦文府之逸典也。

珠英學士集

論述

高仲武《大唐中興間氣集序》　《英華》失於浮游，《玉臺》陷於淫靡，《珠英》但紀朝士，《丹陽》止錄吳人。此由曲學專門，何暇兼包衆善。使夫大雅君子，所以對卷而長歎也。

《唐音癸籤・集録二》　高渤海歷詆《英華》、《玉臺》、《珠英》三選，幷訾璠《丹陽》之狹于收，似又崇主韻調。

紀事

《舊唐書・張昌宗傳》　以昌宗醜聲聞于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詔昌宗撰《三教珠英》於內。乃引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彦伯、張說、宋之問、崔湜、富嘉謨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

《新唐書・藝文志四》　《珠英學士集》五卷，崔融集武后時脩《三教珠英》學士李嶠、張說等詩。

《唐會要・修撰》　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臺監張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初，聖曆中，上以《御覽》及《文思博要》等書，聚事多未周備，遂令張昌宗召李嶠、閻朝隱、徐彦伯、薛曜、員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無競、沈佺期、王適、徐堅、尹元凱、張說、馬吉甫、元希聲、李處正、高備、劉知幾、房元陽、宋之問、崔湜、常元旦、楊齊哲、富嘉謨、蔣鳳等二十六人同撰。于舊書外更加佛、道二教，及親屬、姓名、方城等部。

《詩藪外編・唐上》　唐人自選詩，【略】崔融有《珠英集》五卷。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珠英學士集》五卷，崔融集武后時脩《三教珠英》學士李嶠、張說等詩。

《郡齋讀書志・總集類・珠英學士集五卷》　右唐武后朝詔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預修書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編集其所賦詩，各題爵里，以官班爲次，融爲之序。

《通志・藝文略》　《珠英學士集》五卷，唐崔融集。

《宋史・藝文志八》　崔融《珠英學士集》五卷。

《**文獻通考・經籍考七五**》　《珠英學士集》五卷，晁氏曰：唐武后朝嘗詔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預修書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經集其所賦詩，各題爵里，以官班爲次，融爲之序。

《**國史經籍志**》**卷五**　《珠英學士集》五卷，唐崔融集。

《**敦煌古籍叙録**》**卷五**　《珠英學士集》，崔融編，伯三七七一，斯二七一七。伯三七七一與斯二七一七兩殘卷，筆跡相同，斯氏卷馬吉甫詩前，有「珠英集第五」一行，故知同爲《珠英學士集》殘卷。考《新唐書・藝文志・總集類》：「《珠英學士集》五卷，崔融集武后時修《三教珠英》學士李嶠張說等詩」。（《玉海》卷五十四引，尚有：「詩總二百七十六首」一句。）又《唐會要》卷三十六云：「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臺監張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初聖曆中，上以《御覽》及《文思博要》等書，聚事多未周備，遂令張昌宗召李嶠、閻朝隱、徐彦伯、薛曜、員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無競、沈佺期、王適、徐堅、尹元凱、張說、馬吉甫、元希聲、李處正、高備、（《玉海》卷五十四引作喬備，不誤。）劉知幾、房元陽、宋之問、崔湜、常元旦、楊齊哲、富嘉謨、蔣鳳等二十六人同撰。」所舉撰人，概在此兩殘卷中。是集《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並著錄，則宋時猶存。《讀書志》云：「預修書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編集其所賦詩，各題里爵，以官班爲次」，所述尤與殘卷相合，則此兩卷爲《珠英學士集》無疑。自是集散佚，諸家詩或不盡傳。持與《全唐詩》相校閱，伯氏本：載元希聲詩二首，《贈皇甫侍御赴都》第二律與第二首，並不見《全唐詩》。房元陽二首，楊齊哲二首，房、楊詩《全唐詩》不載。胡皓七首，喬備四首，胡四詩，喬二詩，《全唐詩》失載。斯氏本沈佺期十首，李適三首，崔湜九首，劉知幾三首，王無競八首（實僅七首），馬吉甫三首，沈詩今存，劉、馬二家全佚，李詩佚一首，崔、王二家各佚四首。合得佚詩二十七首，並輯入《敦煌詩錄》中。

李氏花萼集

《**舊唐書・李乂傳**》　兄尚一，清源尉，早卒；尚貞，官至博州刺史。兄弟同爲一集，號曰《李氏花萼集》，總二十卷。

《**新唐書・李乂傳**》　乂事兄尚一、尚貞孝謹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爲一集，號《李氏花萼集》。

《**詩藪外編・唐上**》　《李氏花萼集》，《韋氏兄弟集》，《竇氏聯珠集》，《廖氏家藏集》，皆父子伯仲一門之作，後世不易得也。《花萼集》是李乂與兄尚一、尚正。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李氏花萼集》二十卷，李乂、尚一、尚貞。

正聲集

顧陶《**唐詩類選序**》　雖前賢纂錄不少，殊途同歸。《英靈》、《間氣》、《正聲》、《南薰》之類，朗照之下，罕有孑遺。而取捨之時，能無少誤？

《**大唐新語・文章**》　劉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詞旨悲苦，不爲時所重。【略】後孫翌撰《正聲集》，以希夷爲集中之最，由是稍爲時人所稱。

《**舊唐書・儒學傳下・孫季良**》　撰《正聲詩集》三卷，行於代。

《**詩藪外編・唐上**》　唐人自選詩，《英靈》、《國秀》諸集外，孫季梁（良）有《唐正聲》三卷，王正範有《續唐正聲》五卷。

《**唐音癸籤・集録二**》　唐人選唐詩，【略】選初唐有《正聲集》，孫季良撰，三卷。《唐新語》云：以劉希夷詩爲集中之最。

《**新唐書・藝文志四**》　孫季良《正聲集》三卷。

《**崇文總目**》**卷五**　《正聲集》三卷，孫季良編。

《**通志・藝文略**》　《正聲集》三卷，唐孫季良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正聲集》三卷，唐孫季良集。

體類

上官體

《舊唐書・上官儀傳》　本以詞彩自達，工於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爲本。儀既貴顯，故當時多有效其體者，時人謂爲上官體。

《唐詩品彙・五言古詩敘目》　及乎永徽以還，四傑並秀於前，四友齊名於後，劉氏庭芝古調，上官儀新體，雖未遏其微波，亦稍變乎流靡。

《石園詩話》卷二　唐詩人以體名者：中宗時，上官儀工詩，傚之者稱「上官體」。

初唐四杰

論述

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　國求至寶，家獻靈珠。後復有王楊盧駱，繼之以子躍雲衡。王也才參卿於西陝，楊也終遠宰於東吳，盧則哀其栖山而卧疾，駱則不能保族而全軀。由運然也，莫以福壽自衛，將神忌也，不得華實斯俱。惟靈昭昭，度越諸子。

郗雲卿《駱賓王文集序》　高宗朝，與盧照鄰、楊炯、王勃文詞齊名，海內稱焉，號爲「四傑」。亦云「盧駱楊王四才子」。

杜甫《戲爲六絶句》二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又三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又《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韵》　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

李商隱《漫成五章》一　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

《舊唐書・文苑傳上・王勃》　初，吏部侍郎裴行儉典選，有知人之鑒，見勮與蘇味道，謂人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與勃等四人，必當顯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果如其言。

又《楊炯》　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亦號爲「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議者，亦以爲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絶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新唐書・文藝傳上》　它日，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鄰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

又《文藝傳序》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緝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爲之伯。

《滄浪詩話・詩體》　以人而論，則有【略】「王楊盧駱體」。

《容齋四筆・王勃文章》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

《韻語陽秋》卷三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白《古風》、子美《偶題》之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則知李之所得在《雅》。杜云：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見，漢選盛于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然李不取建安七子，而杜獨取垂拱四傑何邪？南皮之韻，固不足取，而王楊盧駱亦詩人之小巧者爾。至有「不廢江河萬古流」之句褒之，豈不太甚乎？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盈川集》　炯博學，善屬文，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王楊盧駱四才子，亦曰「四傑」。

《唐詩紀事・駱賓王》　世稱王、楊、盧、駱。楊盈川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人號爲「算博士」。

《竹莊詩話》卷一《品題》引《雪浪齋日記》　王逸少於書知變，猶退之於詩知變，則「一洗萬古凡馬空」也。陶謝詩所以妙者，由其人品高。王楊盧駱叫呼衒鬻以爲文耳。

《艇齋詩話》　古人於前輩未嘗敢忽，雖不逮於己者，亦不敢少忽也。以韓退之之於文，杜子美之於詩，視王楊盧駱之文，不啻如俳優。而王績之文於退之，猶土苴爾。然退之於王勃《滕王閣記》、王績《醉鄉記》，方且有歆艷不及之語。子美於王楊盧駱之文，又以爲時體而不敢輕議。

《歲寒堂詩話》卷下　《戲爲六絕句》，此詩非爲庾信、王楊盧駱而作，乃子美自謂也。方子美在時，雖名滿天下，人猶有議論其詩者，故有「嗤點」、「哂未休」之句。夫子美詩超今冠古，一人而已，然而其生也，人猶笑之，歿而後人敬之，況其下者乎。子美忿之，故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也。然子美豈其忿者，戲之而已，其云「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若子美眞所謂掣鯨魚碧海中者也，而嫌于自許，故皆題爲戲句。

《後村詩話》卷一　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獨陳拾遺者倡高雅冲澹之音，一掃六代之纖弱，趨於黃初、建安矣。

楊士弘《唐音序》　李杜文章，冠絕萬世，【略】至如子美所尊許者，則楊王盧駱，【略】皆足以沒世不忘也。

又《唐音凡例》　始音不分類編者，以其四家制作初變六朝，雖有五、七之殊，然其音聲則一致故也。

《唐才子傳・楊炯》　炯博學善文，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辭齊名，海內稱「四才子」，亦曰「四傑」，效之者風靡焉。炯嘗謂：「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張說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耻王後（按：下應有「信然」二字），愧盧前，謙也。」

吴萊《春秋纂例辨疑後題》　自唐世言文者，一變而王楊盧駱，再變而燕許，三變而韓柳。雖其文振八代之弊，及見當世經生攻訓詁，治義疏，則深敬之。

戴良《夷白齋詩稿序》　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運隨之。故自周衰，聖人之遺言既熄，諸子雜家並起而汩亂之。漢興，董生、司馬遷、揚雄、劉向之徒出而斯文始近於古。迨其後也，曹劉沈謝之刻鏤，王楊盧駱之纖豔，又靡然於當時。

《瀛奎律髓》卷三〇駱賓王《在軍中贈先還知己》　王楊盧駱，老杜所不敢忽，謂輕薄爲文者，哂之未休，然輕薄之人，身名俱滅，王楊盧駱，如江河萬古，所不可廢也。斯言厥有旨哉。

又卷四七王勃《遊梵宇三覺寺》　四十字無一字不工，豈減沈佺期、宋之問哉？裴行儉以器識一語少王楊盧駱，彼專以富貴骨相取人，而文之以器識之說，吾未見裴之合於「四子」也。賓王檄武氏「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氣蓋萬古，雖敗而死何傷？或謂亡命爲僧，亦未必然。

高棅《唐詩品彙總序》　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也。

又《五言古詩叙目》　五言之興，源於漢，注於魏，汪洋乎兩晉，混濁乎梁陳。大雅之音，幾於不振。唐氏勃興，文運丕溢。太宗皇帝【略】首倡斯道，【略】賡歌贊治。若夫世南屬和，匡君以正；魏徵終篇，約君以禮。辭之忠厚，豈曰文爲。及乎永徽以還，四傑幷秀於前，四友齊名於後，劉氏庭芝古調，上官儀新體，雖未遏其微波，亦稍變乎流靡。

又《五言絶句叙目》　五言絶句，作自古也。【略】唐初工之者衆，王楊盧駱尤多。宋之問、韋承慶之流相與繼出，可謂盛矣。

又《五言律詩叙目》　律體之興，雖自唐始，蓋由梁、陳以來儷句之漸也。【略】唐初工之者衆。王楊盧駱四君子以儷句相尚，美麗相矜，終未能脱陳、隋之氣習。神龍以後，陳杜、沈宋、蘇頲、李嶠、二張（說、九齡）

之流相與繼述，而此體始盛，亦時君之好尚矣。

又《五言排律敘目》 排律之作，其源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對精密。梁陳以還，儷句尤切。唐興，始專此體，與古詩差別。貞觀初，作者尤未備。永徽以下，王楊盧駱倡之於前，陳杜沈宋極之於後，蘇頲、二張又從而申之。其文辭之美，篇什之盛，蓋由四海晏安，萬機多暇，君臣游豫，賡歌而得之者。故其文體精麗，風容色澤，以詞氣相高而止矣。

何景明《明月篇序》 僕讀杜子七言詩歌，愛其陳事切實，布辭沉著，鄙心竊效之，以爲長篇聖於子美矣。既而讀漢魏以來歌詩及唐初四子者之所爲而反復之，則知漢魏固承《三百篇》之後，流風猶可徵焉。而四子者雖工富麗，去古遠甚，至其音節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辭固沉著，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語，實則詩歌之變體也。【略】夫詩，本性情之發者也。其切而易見者，莫如夫婦之間。是以《三百篇》，首乎《雎鳩》，六義首乎《風》，而漢魏作者，義關君臣朋友，辭必托諸夫婦以宣鬱而達情焉，其旨遠矣。由是觀之，子美之詩博涉世故，出於夫婦者常少，致兼《雅》《頌》而風人之義或缺。此其調反在四子之下與？暇日爲此篇，意調若仿佛四子，【略】姑錄之，以俟審聲者裁割焉。

《升庵詩話·王績野望詩》 王無功，隋人，入唐，隱節既高，詩律又盛，蓋王楊盧駱之濫觴。

又《唐詩不厭同》 唐人詩句，不厭雷同，絕句尤多，試舉其略。【略】王勃《九日》詩云：「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人今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而盧照鄰《九日》詩亦云：「九月九日眺山川，歸心歸望積風烟。他鄉共酌金花酒，萬里同悲鴻雁天。」

又《劉元濟詩》 近覽《廬山舊志》，見唐人劉元濟《經廬嶽迴望江州想洛陽有作》云，【略】此詩綺繪煥發，比興溫然，雖王楊盧駱，未能先也。

楊慎《華燭引·又別擬製一篇》附張含《跋》 六朝初唐之作，絕響久矣。往年吾友何仲默嘗云，《三百篇》首《雎鳩》，六藝首乎《風》。唐初四子音節往往可歌，而病子美缺風人之義。蓋名言也。故作《明月》、《流螢》諸篇擬之，然微有累句，未能醇肖也。升庵太史公增損梁簡文《華燭引》一篇，《又別擬作》一篇，此二篇者，幽情發乎藻繪，天機盪於靈聰，宛焉永明、大同之聲調，不雜垂拱、景雲以後之語言。【略】安得起仲默九原而共賞之耶？

又《查字考》 《說文》：查，浮木也。今作槎。【略】王勃詩「澀路擁崩查」，又《送行序》云：「夜查之客，猶對仙家；坐菊之賓，尚臨清賞。」駱賓王有《浮查》詩【略】，皆用正字，不從俗體。

《四溟詩話》卷二 律詩雖宜顏色，兩聯貴乎一濃一淡。若兩聯濃，前後四句淡，則可；若前後四句濃，中間兩聯淡，則不可。亦有八句皆濃者，唐四傑有之；八句皆淡者，孟浩然、韋應物有之。非筆力純粹，必有偏枯之病。

又卷三 凡作詩文，或有兩句一意，此文勢相貫，宜乎雙用。【略】秦漢以來，文法類此者多矣，自不爲病。王勃《尋道觀》詩：「玉笈《三山記》，金箱《五嶽圖》。」駱賓王《題玄上人林泉》詩：「芳杜湘君曲，幽蘭楚客詞。」皆句意雖重，於理無害。若別更一句，便非一聯造物矣。

《藝苑卮言》卷四 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之。五言遂爲律家正始。內子安稍近樂府，楊盧尚宗漢魏，賓王長歌雖極浮靡，亦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滔滔洪遠，故是千秋絕藝。《蕩子從軍》，獻吉改爲歌行，遂成雅什。子安諸賦，皆歌行也，爲歌行則佳，爲賦則醜。

又 七言歌行長篇須讓盧駱，怪俗極於《月蝕》，卑冗極於《津陽》，俱不足法也。

屠隆《唐詩類苑序》 四傑佻放，其詩砰宏。

胡應麟《弇州先生四部稿序》 語文章於三代之下，則在百氏矣。【略】江左六朝以偶儷，唐宋而下諸子以雜文。【略】勃、照鄰、賓王、太白以歌行，【略】皆傑然各名所長。

又《與顧叔時論宋元二代詩十六通》三 《正聲》不取垂拱四傑，誠爲卓識。惟排律駱賓王「蓬轉俱行役」一篇，不在「二庭歸望」下。王勃「滕王高閣」短歌足爲唐七言古壓卷，以繫《序》末，不及收耳。此外，盧、駱長歌，例不一載，自是《正聲》嚴然家數，《品彙》固并收之，廷禮非憒憒者。後來仲默論出，要爲另一宗門。于鱗和之，第非所以論《正聲》也。

又四 葛常之云，太白不取建安七子，而少陵亟稱垂拱四傑。七子固兆端綺靡，而王楊盧駱，亦詞人之小巧者耳。此正論也，而非所以論太白、少

陵。李氣岸高拔，故持論常輕。又篇名《古風》，挾《風》《雅》以令曹劉，不取固宜。杜意度包含，故立論多恕。又篇名爲「戲」，憤輕薄之訕，前哲亟稱有故。夫李於杜猶然不滿，而杜于高岑、蘇李、富嘉謨、孟雲卿，皆什九見於題咏，矧王楊盧駱輩耶。

又五　篤而論之，四傑固以巧麗爲宗，然長歌婉縟，上繼四詩，近體鏗鏘，下開百世。其功力匪邈小也。自五言律掩於沈宋王岑，七言古掩於少陵太白，後人展卷忽之，不思陳隋極敝之後，非四子草創厥初，盛唐諸公能遽抵妙境至此耶？乃其萬言一揮，滔滔混混，恐陳思而後，賢劫中未有過者。總之，才情富而氣格卑，駢儷工而典則遠，故視李杜韓柳四家，聲實懸遜。要之，長處不可盡誣也。

又《補唐書駱侍御傳》　駱賓王【略】天才逸發，與王勃、楊炯、盧照鄰並以藻繪擅一時，號「垂拱四傑」云。先是，唐起梁、陳衰運後，詩文纖弱委靡，體日益下。賓王首與勃等一振之，雖未能驟革六朝餘習，而詩律精嚴，文辭雄放，滔滔混混，橫絕無前。唐三百年風雅之盛，以四人者爲之前導也。

《詩藪内編・古體中・五言》　「青青河畔草」，斷而續，近而遠，五言之騷也，「昔有霍家奴」，整而條，麗而典，五言之賦也，「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詳而有體，五言之史也。而皆渾樸自然，無一字造作，誠爲古今絕唱。歌行則太白多近騷，王、楊多近賦，子美多近史，然皆非三古詩比。

又　四傑，梁陳也，子昂，阮也，高岑，沈鮑也，曲江、鹿門、右丞【略】，陶也。惟杜陵《出塞》樂府有漢魏風，而唐人本色時露。太白譏薄建安，實步兵、記室、康樂、宣城及拾遺格調耳。

又　唐初五言古，殊少佳者。王楊、沈宋集中，一二僅存，皆非合作。無論漢魏，遠卻齊梁。此時古意垂盡，而律體驟開，諸子當強弩之末，鼎革之初，故自不得超也。

又《古體下・七言》　垂拱四子，一變而精華瀏亮，抑揚起伏，悉協宮商，開合轉換，咸中肯綮。七言長體，極於此矣。

又　《燕歌》初起魏文，實祖《柏梁》體。《白紵詞》因之，皆平韻也。至梁元帝「燕趙佳人本自多，遼東少婦學春歌。黃龍戍北花如錦，玄菟城頭月似蛾」，音調始協。蕭子顯、王子淵制作浸繁，但通章尚用平韻轉聲，七字成句，故讀之猶未大暢。至王、楊諸子歌行，韻則平仄互換，句則三五錯綜，而又加以開合，傳以神情，宏以風藻，七言之體，至是大備。要惟長篇鉅什，叙述爲宜，用之短歌，紆緩寡態。

又　齊梁陳隋五言古，唐律詩之未成者；七言古，唐歌行之未成者。王盧出，而歌行咸中矩度矣；沈宋出，而近體悉協宮商矣。

又　仲默謂：「唐初四子，雖去古甚遠，其音節往往可歌。子美詞雖沉著，而調失流轉，實詩歌之變體也。」此未盡然。歌行之興，實自上古，《南山》、《易水》，隱約數言，咸足咏嘆。至漢、魏樂府，篇什始繁。大都渾樸眞至，既無轉換之體，亦寡流暢之辭，當時以被管弦，供燕享，未聞不可歌也。杜《兵車》、《麗人》、《王孫》等篇，正祖漢、魏，行以唐調耳。

又　李杜歌行，擴漢魏而大之，而古質不及；盧駱歌行，衍齊梁而暢之，而富麗有餘。

又　沈宋厭王楊之靡縟，稍欲約以典實而未能也。李杜一變，而雄逸豪宕，前無古人矣。

又　照鄰《古意》，賓王《帝京》，詞藻富者故當易至，然須尋其本色乃佳。

又　歌行兆自《大風》、《垓下》，《四愁》、《燕歌》而後，六代寥寥。至唐大暢，王楊四子，婉轉流麗；李杜二家，逸宕縱橫。獻吉專攻子美，仲默兼取盧王，并自有旨。

又　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艷，然未脫梁陳也。

又　仲默《明月篇》序云：「僕始讀杜子七言詩歌，愛其陳事切實，布辭沈著，鄙心竊效之，以爲長篇聖於子美矣。既而讀漢、魏以來歌詩，及唐初四子者之所爲而反復之，則知漢、魏固承《三百篇》之後，流風猶可徵焉；而四子者雖工富麗，去古遠甚，至其音節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辭固沈著，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語，實則詩歌之變體也。」于鱗云：「七言歌行，惟杜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以長語，英雄欺人耳。」李論實出於何，而意稍不同。

又　仲默論歌行，允謂前人未發。然特專明一義，匪以盡概諸方。王楊四子，雖偏工流暢，而體格彌卑，變化未睹。

又《近體上・五言》　五言律體，兆自梁陳。唐初四子，靡縟相矜，時

或拗澀，未堪正始。神龍以還，卓然成調。

又　唐人句律有全類六朝者，【略】王勃：「野花常捧露，山葉自吟風。」楊炯：「伏檻排雲出，飛雲繞澗迴。」盧照鄰：「隴雲朝結陣，江月夜臨空。」駱賓王：「晚風連朔氣，新月照邊秋。」

又　用事之工，起於太冲《咏史》。唐初王楊、沈宋，漸入精嚴。

又　盈川近體，雖神俊輸王，而整肅渾雄。究其體裁，實爲正始。然長歌遂爾絕響。盧駱五言，骨幹有餘，風致殊乏。至於排律，時自錚錚。

又　迹接王楊，齊肩沈宋，則李嶠、蘇頲、張說、九齡最著。諸公才力，大都在魯衛間。必求甲乙，則蘇李之整嚴，略輸沈宋；二張之藻麗，微遜王楊。

又　凡排律起句，極宜冠裳雄渾，不得作小家語。唐人可法者，盧照鄰：「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駱賓王：「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略】此類最爲得體。

又　排律自楊盧以至王李，靡不豐碩渾雄，蓋其體製應爾。

又《**近體中・七言**》　初唐王楊盧駱，盛唐王孟高岑，雖品格差肩，亦微有上下。

又　晉稱「袁伏」，宏以爲恥。魏稱「邢魏」，收殊不平。伏誠非袁比，魏於邢，魯、衛之政耳。惟楊盈川云：「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此語絕無謂。而後人不加考核，至今狐疑。《滕王閣序》神俊無前，六代體裁，幾於一變。即「畫棟」「珠簾」四韵，亦唐人短歌之絕。五言諸律，靡不精工。楊《渾天》模仿《三都》，盧《五悲》趨步《九辯》。近體氣骨有餘，風華未極。賓王武氏一檄，足爲文人吐氣。諸排律沉雄富麗，沈宋前鞭。以吾評王爲最，駱次之，楊盧次之。

又《**外編・六朝**》　楊盈川謂：「愧在盧前，恥居王後。」世共傳述。然盧范陽曰：「喜居王後，恥在駱前。」二語詞相出入，意實天淵，即此足辨楊、盧優劣。裴聞喜獨以器識歸楊，鄙哉！不足議也。盧語具《朝野僉載》，今類《太平廣記》中。夫文士相輕，自古而然；英雄欺人，達者所懵。盈川蓋不免此。若范陽之說，議論既公，而意度逾下，足一刷藝苑澆漓，而後人絕無賞鑒，何行儉之衆哉！

又　崔集賢曰：「王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之。」此篤論也。盧詢祖云：「見未能高飛者，假以羽毛；知逸勢沖天者，翦其翅翮。」盈川之論，得無類是乎？若照鄰之退讓沖虛，尤文士之景星，詞場之絕出也。

又《**外編・唐下**》　唐人則王楊之繁富，陳杜之孤高，沈宋之精工，【略】皆所專也，兼之者，杜陵也。

又　詩最可貴者清，然有格清，有調清，有思清，有才清。【略】若格不清則凡，調不清則冗，思不清則俗。王楊之流麗，沈宋之豐蔚，高岑之悲壯，李杜之雄大，其才不可概以清言，其格與調與思，則無不清者。

又　嘉、隆類刻《十二家唐詩》，盛行當世。然王楊盧駱格未純，體未備。余欲去四子，而易以李頎、王昌齡、儲光羲、常建，庶使初學服習。【略】若四傑當合二張、二蘇、虞世南、劉廷芝、李嶠等集，首以太宗，爲初唐十二家。

又　王楊盧駱以詞勝，沈宋陳杜以格勝，高岑王孟以韵勝。詞勝而後有格，格勝而後有韵，自然之理也。

又　《正聲》於初唐不取王楊四子，於盛唐特取李杜二公，於中唐不取韓柳、元白，於晚唐不取用晦、義山，非凌駕千古膽，超越千古識，不能。

又　《正聲》不取四傑，余初不能無疑。盡取四家讀之，乃悟廷禮鑒裁之妙。蓋王楊近體，未脫梁陳；盧駱長歌，有傷大雅。律之正始，俱未當行。惟照鄰、賓王二排律合作，則《正聲》亟收之。

又　唐初王楊盧駱、李百藥、虞世南、陳子昂、宋之問、蘇頲、李嶠、二張輩，俱詩文幷鳴，不以一長見也。

又《**續編・國朝下・正德嘉靖**》　以唐人與明並論，唐有王楊盧駱，明則高楊張徐。

《**唐音癸籤・體凡**》　自古詩漸作偶對，音節亦漸叶而諧。宮體而降，其風彌盛。徐、庾、陰、何，以及張正見、江總持之流，或數聯獨調，或全篇通穩，雖未有律之名，已寖具律之體。四子承之，尚餘拗澀。神龍而後，音對俱諧，諸家概有合作，沈、宋尤爲擅場。

又《**法微三**》　杜甫云：「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吾謂今之好譏議前輩詩者宜讀此。

又《**評彙一**》　王子安雖不廢藻飾，如璞含珠媚，自然發其彩光。盈川視王微加澄汰，清骨明姿，居然大雅。范陽較楊微豐，喜其領韻疏拔，時有

一往任筆不拘整對之意。義烏富有才情，兼深組織，正以太整且豐之故，得擅長什之譽，將無風骨有可窺乎。當年四子先後品序，就文筆通論，要亦其詩之定評也歟。

又《談叢一》　「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唯觀對屬能。」義山自詠爾時之四子。「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杜少陵自詠萬古之四子。

又《談叢四》　王弇州嘗爲文章九命之說，備載古今文人窮者。今摘唐詩人，稍加訂定錄後。【略】四、偃蹇：四傑、內盈川僅至令長。【略】九、無後：楊炯，絕後，葬兄弟手，宋之問有文哀之。

《詩鏡總論》　四傑律詩，多以古脈行之，故材氣雖高，風華未爛。

又　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瀁，賓王坦易，子安其最傑乎？調入初唐，時帶六朝錦色。

《唐詩鏡》卷一　四傑氣格雄渾，不以組繪爲工。

王禕《練伯上詩序》　唐初襲陳、隋之弊，多宗徐、庾。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皆溺於久習，頹靡不振。王、楊、盧、駱，始若開唐音之端，而陳伯玉又力於復古。此又一變也。

《唐詩歸》卷一　王楊盧駱，偶然同時，有此稱耳。非初唐至處也。王森秀，非三子可比，盧稍優於駱，楊寥寥數作，又不能佳，其何稱焉？少陵云「王楊盧駱當時體」，可破盲俗吠聲之惑矣。

《詩源辯體》卷一二　五言自漢、魏流至陳、隋，日益趨下，至武德、貞觀，尚沿其流，永徽以後，王楊盧駱則承其流而漸進矣。四子才力既大，風氣復還，故雖律體未成，綺靡未革，而中多雄偉之語，唐人之氣象風格始見。此五言之六變也。

又　五言王如「悲涼千里道，悽斷百年身」、「樓臺臨絕岸，洲渚亘長天」、「危閣循丹嶂，回梁屬翠屏」，楊如「明堂占氣色，華蓋辨星文」、「劍鋒生赤電，馬足起紅塵」、「牙璋辭鳳闕，鐵騎遶龍城」、「秋陰生蜀道，殺氣繞湟中」，盧如「骨肉胡秦外，風塵關塞中」、「隴雲朝結陣，江月夜臨空」、「將軍下天上，虜騎入雲中」、「龍旌昏朔霧，鳥陣捲胡風」，駱如「晚風連朔氣，新月照邊秋，竈火通軍壁，烽煙上戍樓」、「河流控積石，山路遶崆峒」、「夜關明隴月，秋塞急胡風」等句，語皆雄偉。唐人之氣象、風格，至此而見矣。

又　王盧駱三子五言，雖餘綺靡之習，然王如「斷山疑畫障，懸溜瀉鳴琴」、「鳥飛村覺暗，魚戲水知春」、「魚牀侵岸水，鳥路入山煙」、「蘭氣熏山酌，松聲韻野絃」、「花枝棲晚露，峰葉度晴雲」、「雨去花光濕，風歸葉影疏」等句，語雖近靡，而風格自勝，斷非六朝人語。盧如「風歸花歷亂，日度影參差」、「因風入舞袖，雜粉向粧臺」、「遊絲橫惹樹，戲蝶亂依藂」、「冶服看疑畫，粧樓望似春」、「長裙隨鳳管，促柱送鸞杯」，駱如「柳寒彫密葉，棠晚落疏紅」、「疊花開宿浪，浮葉下涼颸。浦荷疏晚葯，津柳漬寒條」、「亂竹搖疏影，縈池織細流。飄香曳舞袖，帶粉泛粧樓」等句，則全是六朝語也。學者於此能別，方許具隻眼。

又　綺靡者，六朝本相；雄偉者，初唐本相也。故徐、庾以下諸子，語有雄偉者，爲類初唐；王盧駱語有綺靡者，爲類六朝。元瑞謂照鄰「隴雲」等句，賓王「晚風」等句，有類六朝，乃反言之。

又　五言四句，其來既遠，至王楊盧駱，律雖未純，而語多雅正，其聲律盡純者，則亦可爲絕句之正宗也。

又　七言古，自梁簡文、陳、隋諸公始，進而爲王盧駱三子。三子偶儷極工，綺豔變爲富麗，然調猶未純，語猶未暢，其風格雖優，而氣象不足。此七言之六變也。然析而論之，王長篇雖少，而稍見錯綜，與盧、駱體製少異。

又　七言古，王如「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紫閣丹樓紛照耀，璧房錦殿相玲瓏」、「鴛鴦池上兩兩飛，鳳凰樓下雙雙度」，盧如「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片片行雲着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妖童寶馬鐵連錢，娼婦盤龍金屈膝」、「隱隱朱城臨御道，遙遙翠幰沒金堤」、「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珊瑚葉上鶴鳧鳥，鳳凰巢裏鵾鷄兒」，駱如「桂殿嶔岑對玉樓，椒房窈窕連金屋」、「複道斜通鵁鶄觀，交衢直指鳳凰臺」、「小堂綺帳三千戶，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蘭窗繡柱玉盤龍」、「春朝桂尊尊百味，秋夜蘭燈燈九微」、「銅駝路上柳千條，金谷園中花幾色」、「峨眉山上月如眉，濯錦江中霞似錦」、「鸚鵡杯中浮竹葉，鳳凰琴裏落梅花」等句，偶儷極工，語皆富麗者也。

又　詩，先體製而後工拙。王盧駱七言古，偶儷雖工，而調猶未純，語

猶未暢，實不得爲正宗。此自然之理，不易之論。然不能釋衆人之惑者，蓋徒取其工麗，而不識正變之體故也。故予論初唐七言古爲破第二關，學者過此無疑，其他不難辯矣。

又 王盧駱七言古，工巧處往往反傷拙俗。予家舊藏几榻數張，雕刻甚工，而復加五彩，然不免近俗，予戲謂客：「此初唐七言古。」客大噱，賞爲知言。盧如「娼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囀口氤氳」，駱如「相憐相念倍相親，一生一代一雙人」，則尤爲拙俗者也。

又 七言四句，始於鮑明遠、劉孝威、梁簡文、庾信、江總。至王盧駱三子，律猶未純，語猶蒼莽，其雄偉處則初唐本相也。

又 杜子美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此蓋推之至矣。使四子五言律體盡成，綺靡盡革，七言古調皆就純，語皆就暢，雖駕沈宋而凌高岑，不難也。乃爲時代所限，惜哉！杜「當時體」三字，最宜詳味。

童軒《楊學士詩序》 李唐作者相繼。楊王盧駱首開唐音之端。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六 古雄而渾，律精而微。四傑律詩，多以古脈行之，故材氣雖高，風華未爛，調入初唐，時帶六朝錦色。

林俊《古崖詩選序》 世道足悲，而觀人以言王楊盧駱，君子顧有惜焉。

錢謙益《徐元嘆詩序》 嗚呼！詩難言也。不識古學之從來，不知古人之用心，狗人封己，而矜其所知，此所謂以大海內於牛迹者也。王楊盧駱，見哂於輕薄者，今猶是也，亦知其所以劣漢魏而近《風》、《騷》者乎？

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內編》 建立門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鋪排整飾，立階級以賺人升堂，用此致諸趨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紙揮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韻以絕人攀躋，故人不樂從，反爲所掩。子建以是壓倒阿兄，奪其名譽。實則子桓天才駿發，豈子建所能壓倒邪？故嗣是而興者，如郭景純、阮嗣宗、謝客、陶公乃至左太冲、張景陽皆不屑染指建安之羹鼎，視子建蔑如矣。降而蕭梁宮體，降而王楊盧駱。【略】皆一時和哄漢耳。

又《夕堂永日緒論外編》 填砌最陋。填砌濃詞固惡，填砌虛字愈闌珊可憎。作文無他法，唯勿賤使字耳。王楊盧駱唯濫，故賤。

《詩辯坻》卷三 七言歌行，雖主氣勢，然須間出秀語，不得全豪；叙述情事，勿太明直，當使參差，更附景物，乃佳耳。唐代盧駱組壯，沈宋軒華。

又 太宗《餞來濟》，七律已開，以四傑之才，竟無一篇，何也？

又 初唐四子，人知其才綺有餘，故自不乏神韻。若盈川《夜送趙縱》，第三句一語完題，前後俱用虛境。臨海《易水送別》，借軻、丹事，用一「別」字映出題面，餘作憑弔，而神理已足。二十字中而遊刃如此，何等高筆！

《載酒園詩話又編・四杰》 駱好徵事，故多滯響。王工寫景，遂饒秀色。至如「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眞是理至不磨，人以習聞不覺耳。張曲江「相知無遠近，萬里尚爲鄰」，亦即此意。

《唐詩選勝直解》評駱賓王《帝京篇》 《長安古意》、《帝京》二篇，皆極寫京華之盛。其中段落最多，故用韻重複，且多轉韻，五七言間用。獨於篇末，始寓負才而不見用之意。至於運詞叙事，猶襲六朝餘氣。

《王子安集注・卷首》引《名山記》卷四五 王勃《遊山廟序》，屠長卿評曰：初唐沿齊、梁綺靡之遺，盧駱王楊，皆以駢儷爲工。若此文，尤媚中帶老。

《鈍吟雜録・古今樂府論》 如唐初盧、駱諸篇，有聲病者，自是「齊梁體」。若李、杜歌行不用聲病者，自是古調。

又《論歌行與葉祖德》 迨及唐初，盧駱王楊大篇詩賦，其文視陳隋有加矣。

《瀛奎律髓》卷四七馮班評宋之問《稱心寺》 此是齊梁體，非近體也，沈宋詩雖變齊、梁爲近體，尚存齊、梁舊格，「四子」時合新體耳。

又馮舒評宋之問《游法華寺十韵》 王楊四子，總之勻勻叙去，自然富麗，自然起結，無構造之煩迹。至沈宋則富麗爲阿房、建章，銖兩爲凌雲，巧密爲迷樓，門戶房櫳，別爲蹊境矣。【略】方君雖著此書，然於大段未十分明白，只曉得「江西」一派惡習，且不知杜，何知沈、宋及「四子」乎？

《劍溪説詩》卷上 七言歌行欲氣勝易，欲氣古難，氣古而兼氣勝更難。王楊盧駱氣古，非氣勝也。子瞻氣勝，非氣古也。退之短章氣古，長篇氣勝。王、李、高、岑並氣古氣勝而未至者。惟李、杜兼之，各造其極，又加以變化神奇，錯綜斷亂也。

《小滌草堂雜論詩》 初唐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

子詩如沉沉夥涉，篝火狐鳴。

《古歡堂集雜著・論七言古詩》　初唐格體，王楊盧駱汗漫長篇。李商隱云：「沈宋裁詞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唯觀對屬能。」大旨可見。少陵曰：「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別有寓意。

又　唐人體凡數變。王楊盧駱別是一格，何大復極言其工，固不必深議。

《師友詩傳録》五　（郎廷槐）問：「李滄溟先生嘗稱唐人無古詩，蓋言唐人之五古，與漢、魏、六朝自別也。唐人七言古詩，誠掩前絕後，奇妙難蹤，若五古似不能相頡頏。滄溟之言，果爲定論歟？」【略】蕭亭答：「五言之興，源於漢，注於魏，汪洋乎兩晉，混濁乎梁、陳，風斯下矣。唐興而文運丕振，虞、魏諸公已離舊習，王楊四子因加美麗，陳子昂古風雅正，【略】此初唐之傑也。【略】安得謂唐無古詩？」

又一三　（郎廷槐）問「七古換韵法」。阮亭答：「此法起於陳、隋，初唐四傑輩沿之，【略】大約首尾腰腹，須銖兩勻稱，勿頭重腳輕，腳重頭輕，乃善。」歷友答：「初唐或用八句一換韵，或用四句一換韵，然四句換韵其正也。」

又三〇　（郎廷槐）問：「詩至六朝，幾不可問。唐初四子奮起而振興之。迨少陵先生出，集大成於開元、天寶之後，【略】末識少陵膺斯重任，誠無愧乎？」阮亭答：「六朝各有六朝之體格。謂六朝全不及唐者，大非。王楊盧駱，衍陳隋之餘波，而稍就雅正。由沈、宋以及開、寶諸家，則純乎雅正矣。」

《師友詩傳續録》三八　（劉大勤）問：「古詩換韵之法，應何如？」（王士禛）答：「【略】七古則初唐王楊盧駱是一體，杜子美又是一體。若仿「初唐體」，則用排偶律句不妨也。」

王士禛《論詩絶句》　接迹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

又《帶經堂詩話總集門一・纂輯類二》　明何大復《明月篇序》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反在少陵之上，説者以爲有功于風雅，韙矣。然遂以此概七言之正變，則非也。二十年來，學詩者束書不觀，但取王、楊、盧、駱數篇，轉相仿傚，膚詞剩語，一唱百和，豈何氏之旨哉！

又《跋百家詩選》　儲光羲而下，方是荆公自去取。大曆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況如王楊盧駱、沈宋、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王右丞、賈至、韋應物、孫逖、祖詠、劉眘虚、綦毋潛、劉長卿、李賀諸公，皆大名家，而集皆無之。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斂衽而莫敢議，可歎也。與予前論暗合若符節，益信予所見非謬。然予實不記滄浪先有此論也。

《談龍録》一七　青蓮推阮公、二謝，少陵【略】不薄楊王盧駱，彼豈有門戶聲氣之見而然，惟深知甘苦耳。

《漫堂説詩》六　初唐之《長安古意》、《帝京篇》，已屬陳熹，無須效瞷。何大復序《明月篇》，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反在少陵之上。此未嘗概七言之正變而言之，不足爲典要也。

又八　初唐王、楊、盧、駱，倡爲排律，陳、杜、沈、宋繼之，大約侍從遊宴應制之篇居多，所稱「臺閣體」也。雖風容色澤，競相誇勝，未免數見不鮮。

《詩學纂聞・論杜戲爲六絶》　次章云：「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輕薄爲文四字，乃後生哂四家之語，非指後生輩爲輕薄人也。三章云：「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漢魏近《風》《騷》，五字相連，言盧王亦近《風》《騷》，但劣於漢魏之近《風》《騷》耳。又一解：「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九字相連，言盧王比之漢魏則劣，然其於《風》《騷》之旨則近矣。【略】六章【略】末句云：「轉益多師是汝師。」多師指盧王，言如盧王之近《風》《騷》，乃汝所當師者也。此解蓋聞之茶陵彭閣老。

《説詩晬語》卷上八四　四語一轉，蟬聯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謂「王楊盧駱當時體」也。

又一二〇　長律所尚，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切，段落分明，而其要在開合相生，不露鋪叙轉折過接之迹，使語排而忘其爲排，斯能事矣。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江，并皆佳妙。

又卷下七〇　何景明《明月篇序》大意謂：子美七言詩，詞固沉著，而調失流轉，不如唐初四子音節可歌。蓋以子美爲歌詩之變體，而四子猶《三百》之遺風也。然子美詩每從《風》《雅》中出，未可執詞調一節以議之。王阮亭《論詩》云：「接迹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

莫逐刀圭誤後賢。」能不被前人瞞過。

《重訂唐詩別裁集序》 倘學詩者性情所喜，欲奉爲步趨，而選中偏未之及，恐不免如望洋而返也。因而增入諸家：如王楊盧駱，唐初一體，老杜亦云「不廢江河萬古流」也。

又《凡例》 五言長律，貴嚴整，貴勻稱，貴屬對工切，貴血脈動蕩。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江，幷皆佳妙。

又卷五劉希夷《公子行》 隊仗工麗，上下蟬聯，此初唐七古體，少陵所云「劣於漢魏近風騷」也。明代何景明謂此得風人之正，而以少陵之沉雄頓挫爲變體，因作《明月篇》以擬之。王漁洋《論詩絕句》云：「接迹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得此論而初、盛之詩品乃定。

又張若虛《春江花月夜》 猶是王、楊、盧、駱之體。

《圍爐詩話》卷二 梁末始盛爲七言詩賦，今諸集皆不傳，類書所載可見。王子安《春思賦》，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皆徐庾文體。王弇州、楊升菴不知，皆以爲歌行。弇州云：「以爲賦則醜。」誤矣！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古凡例》 盧照鄰《長安古意》，駱賓王《帝京篇》【略】，何嘗非一時傑作，然奏十篇以上，得不厭而思去乎？非開、寶諸公，豈識七言中有如許境界？何大復未之思也。

《雨村詩話》卷下 唐王楊盧駱四傑，渾厚樸茂，猶是開國風氣。

《甚原詩說》卷四 七言古或雜以兩言、三言、四言、五六言，皆七言之短句也。或雜以八九言、十餘言，皆伸以長句，而故欲振蕩其勢，迴旋其姿也。其間忽疾忽徐，忽翕忽張，忽停瀠，忽轉擊，乍陰乍陽，屢遷光景，莫不有浩氣鼓盪。其機如吹萬之不窮，如江河之滔滃而奔放，斯長篇之能事極矣。四語一轉，蟬聯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謂「王楊盧駱當時體」也。

又 至七古以高、岑、王、李頎及太白、少陵、昌黎爲正，而王楊盧駱四傑其變也。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七古自晉世樂府以後，成于鮑參軍，盛於李杜，暢於韓蘇，凡此俱屬正鋒。唐初王楊盧駱體，爲元白所宗，可間一爲之，不得專意取法，恐落卑靡一派。何仲默《明月篇序》，未可奉爲確論。

楊度汪《詠初唐四杰》 誰將王駱幷楊盧，四傑齊名半欲辜。不廢江河流萬古，就中輕薄未全無。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四·大復集三十八卷》 景明于七言古體深崇四傑轉韵之格，見所作《明月篇序》中。王士禎《論詩絕句》有曰：「接迹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乃頗不以景明爲然。其實七言肇自漢氏，率乏長篇。魏文帝《燕歌行》以後，始自爲音節。鮑照《行路難》始別成變調。繼而作者，實不多逢。至永明以還，蟬聯換韵，宛轉抑揚，規模始就。故初唐以至長慶，多從其格。即杜甫諸歌行，魚龍百變，不可端倪，而《洗兵馬》、《高都護驄馬行》等篇，亦不廢此一體。士禎所論，以防浮艷塗飾之弊可，必以景明之論足誤後人，則不免於懲羹吹齏矣。

又《總集類四·唐宋元名表四卷》 自明代二場用表，而表遂變爲時文。久而僞體雜出，或參以長聯，【略】或參以五、七言詩句，以爲源出徐、庾及王、駱。不知徐、庾、王、駱用之於賦，賦爲古詩之流，其體相近，若以詩入文，豈復成格？

《瀛奎律髓》卷四七紀昀評王勃《遊梵宇三覺寺》 裝點是「四傑」本色。然有骨有韵，故雖沿齊、梁之格，而能自爲唐世之音。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四十六首》一〇 四傑才華本絕倫，紫絲步障賭鮮新。江河萬古君知否？寒乞何緣得問津。

洪亮吉《道中無事偶作論詩截句二十首》一六 鬼部算經雖作俑，王楊盧駱信難訶。近來海內詩家少，一半人誇記誦多。

許奉恩《蘭苕館論詩》四六 文藝無如器識先，裴公品藻得眞詮。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相譏亦可憐。

曾習經《壬子八九月間所讀書題詞十五首》六 梁陳藻麗入唐初，四子雍容語甚都。沈宋王岑誇格韵，若論絢素此權輿。（初唐四子，承六代藻麗之製，陳、杜、沈、宋繼起，乃漸工體格。至王孟、高岑，加以神韵而已。椎輪之功，四子不可沒矣。）

鄧綰《論詩三十絕句》一二 陳隋綺靡及初唐，合著黃金鑄子昂。萬古江河流不廢，終存盧駱與王楊。

袁枚《再與沈大宗伯書》 詩之奇平艷樸，皆可采取，亦不必盡莊語也。杜少陵，聖於詩者也，豈屑屑爲王楊盧駱哉？然尊四子以爲萬古江河矣。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唐人有詩雖佳而不免有病，初學不可不知者，如王勃《春日還郊》之後四句，盧照鄰《春晚山莊》之前四句，【略】駱賓王《秋雁》之中四句【略】之類，皆失黏。唐初詩律未嚴，是以諸家之作，時有出入，雖非病而亦不得不以爲病。

《**射鷹樓詩話**》**卷二〇**　初唐四傑七言古與「長慶體」不同。二者均是麗體，四傑以穠麗勝，「長慶」以清麗勝，須分別觀之。譬之女郎之詞，一則爲青樓之絲竹，一則爲繡閣之笙簧，讀者不可不辨也。

《**竹林答問**》　問：唐初四傑優劣何如？（答）六朝之爲有唐，四傑之力也。中間惟盧升之出入《風》、《騷》，氣格遒古，非三子所可及。盈川「愧在盧前」，非虛語也。

《**白華山人詩説**》**卷一**　漢、魏七古皆諧適條暢，至明遠獨爲亢音亮節，其間又迴闢一途。唐王楊盧駱猶承奉初軌，及李杜天才豪邁，自出機杼，然往往取法明遠，因此又變一格。李杜外，高岑、王李亦擅盛名，惟右丞頗多弱調，常爲後人所議。吾謂其尚有初唐風味，于聲調似較近古耳。

《**唐律消夏録**》**卷一**　王楊盧駱雖負時名，而學識卑陋，旨趣凡近。惟子安時有清思，然膚淺處亦多。故當日裴公有輕薄之目，而少陵亦有「時體」之誚也。

吴綺《**憶昔行送友沂居憂還楚**》　盧駱文章慚四傑，劉馮時命慨三同。【略】送君獨上瀟湘去，此世知心復有誰？

《**師友詩傳續録**》**三八**　問：「古詩換韻之法，應何如？」答：「五言換韻，如「折梅下西洲」一篇，可以爲法。李太白最長於此。七古則初唐王楊盧駱是一體，杜子美又是一體。若仿「初唐體」，則用排偶律句不妨也。」

阮元《**四六叢話序**》　唐初四傑竝駕一時，式江薛之靡音，追庾徐之健筆。

毛奇齡《**駱臨海集序**》　竇王本才士，【略】與龍門王勃、幽州盧照鄰、華陰楊炯三人者齊名，名「垂拱四傑」。然而垂拱武氏號，非其志云。夫以六季多才士，不幸遭逢亂朝，相沿事篡竊，以至于唐，非遇擯斥，即殞身焉，其亦苦矣。

《**藝概・詩概**》　唐初四子，源出子山。觀少陵《戲爲六絕句》專論四子，而第一首起句便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有意無意之間，驪珠已得。

又　唐初四子沿陳、隋之舊，故雖才力迥絕，不免致人異議。陳射洪、張曲江獨能超出一格，爲李、杜開先。人文所肇，豈天運使然耶？

《**杜詩詳注**》**卷一一**《**嚴公廳宴同咏蜀道畫圖得空字**》　當時四傑之詩，盛傳於世，杜亦每用其句法。如盧照鄰：「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駱賓王：「紫塞流沙北，黄圖瀍水東。」此「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所自來也。又駱詩：「百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則「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所自出也。

吴之器《**駱丞列傳**》　唐駱賓王，【略】與王勃、楊炯、盧照鄰齊名，號爲「四傑」。

陳熙晉《**續補唐書駱侍御傳**》　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爲雕刻，骨氣都盡，剛健不聞。賓王與龍門王勃、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務革其弊，以經典爲根柢。積年綺碎，一朝清廓。海内稱爲王楊盧駱，亦號爲「四傑」。

《**峴傭説詩**》**九二**　王楊盧駱四家體，詞意婉麗，音節鏗鏘，然猶沿六朝遺派，蒼深渾厚之氣，固未有也。何景明欲以此種易李杜，宜不免漁洋「刀圭誤人」之誚矣。

《**湘綺樓説詩**》**卷六**　有五言以持其志，即有七言以暢其氣。七言之興，在漢則樂府，在後爲歌行。樂府亦可以文法行之，亦可以彈詞代之。【略】唐初四傑，則五言之增加，古無是格，不能爲七言之宗也，要亦從《行路難》、《燕歌行》變成耳。

《**石遺室詩話**》**卷六**　初唐四子，承六代藻麗之制。陳、杜、沈、宋繼起，乃漸工體格。至王孟、岑高，加以神韻而已。椎輪之功，四子不可沒矣。

《**詩學淵源**》**卷八**　初唐四子，并學齊梁，而氣質自高，轉有似於鮑明遠。

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　唐初詩文，與隋代同，製句切響，言務纖密，雖雅法六朝，然卑靡之音，於焉盡革。四傑繼興，文體益恢，詩音益諧。自是以降，雖文有工拙，然俳四儷六，益趨淺弱。

紀事

《**唐音癸籤・談叢一**》　四子軼事，不少概見，惟楊盈川有呼朝士爲麒麟楦一事。

《**蜀中廣記・詩話記**》　王楊盧駱，初唐稱「四傑」，無不入蜀中者。《唐詩紀事》稱，高宗時王勃以檄鷄文斥出沛王府，既廢，客劍南，與盧照鄰、邵大震九月九日登玄武山旅眺詩，照鄰爲新都尉，大震同時人也。

著録

《**文獻通考・經籍考七五**》　《玉臺後集》十卷。陳氏曰：唐李康成撰。後村劉氏曰：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後集》，天寶間李康成所選。自陳後主、隋煬帝、【略】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六百七十首，彙爲十卷，與前集等。皆徐陵所遺落者，往往其時諸人之集尚存。【略】若非子敬家偶存此編，則許多佳句失傳矣。

《**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録彙編**》**卷七**　《唐四傑詩集》四卷。

項家達《**初唐四傑集序**》　《唐書・經籍志》：《王勃集》三十卷，《楊炯集》三十卷，《盧照鄰集》二十卷，《駱賓王集》十卷。此唐人舊本也。《宋史・藝文志》：王勃詩八卷、文集三十卷、雜序一卷、《舟中纂序》五卷；《楊炯集》二十卷，又《拾遺》四卷；《盧照鄰集》十卷、《幽憂子》三卷；《駱賓王集》十卷、百道刊二卷。此本於《崇文總目》也。考晁公武《讀書志》，楊、盧、駱集卷與《總目》同，而王集止二十卷。陳振孫《書録解題》止載盧、駱集，似未見王、楊。而洪邁《容齋隨筆》又云王集二十七卷，則洪氏所見，轉較晁氏爲多。是四子集在宋已顯晦不一，多寡互異矣。余所見王子安集，明張燮作十六卷，張遜業不分卷。《楊盈川集》明童佩作十卷。《駱丞集》，明顏文選、施羽王並作四卷。惟《盧升之集》不著編輯人氏，作七卷，俱與諸家著録不符，中間文義亦時有舛脱，大率從《文苑英華》諸書裒輯而成，非復當時完本。明許自昌刻《初唐十二家集》，僅録四子詩賦。茲取現存各本互相點勘合刻成編，集名卷目仍之。乾隆辛丑仲春月翰林院編修星渚項家達豫齋撰。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唐四傑詩》四卷，不著編人姓氏，影宋寫本。

《**平津館鑒藏記**》**卷三**　《唐四傑詩集》四卷，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卷一卷前有景德四年汪楠序。每卷不標大題，惟題作人姓名。又楊、王、盧詩前無目，駱賓王詩前有之。此本從北宋本影摹，序文後有「琴泉生」三字，「世恩堂」三字、「汪良用印」四字，影摹墨印，巾箱本。每葉廿六行，行十九字。每葉左方上有「錢遵王述古堂藏書」八字。收藏有「吳元潤印」白文方印、「澤均」朱文方印、「長洲吳謝堂氏香雨齋珍藏書畫印」朱文方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唐四傑集》八卷。明刊本。葉石君藏書。唐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撰。各上、下二卷。《傳是樓書目》有《初唐四傑集》，孫淵如書目有《唐四傑集》，不著輯人姓名，影寫宋刊本。此其近之。有樸學齋圖書朱印。

又卷三九　《唐百家詩》一百卷。明翻宋本。百家者。初唐首太宗，次虞世南、【略】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略】。按季滄葦、朱竹垞書目均載《唐百家詩集》二十二冊，華亭徐獻忠序。《絳雲樓書目》百家唐詩并列初唐二十一家，盛唐十家，中唐二十七家，晚唐四十二家，子目與此正同。四庫存目僅載五十家唐詩。天祿琳琅載《唐百家詩集》，不著彙刻姓名，凡唐人九十八人，與此皆異。此本人各爲集，間有各家舊序。或題菏澤李聾編，亦無序、跋。諸人雜標名字、爵里，義例不一。玩其版刻，半出成宏間。字雖漫漶，中多睦親坊陳氏書棚舊本，與葉石君、黃蕘圃所得校寫唐詩宋本題跋行款多合，較之席刻先百數十年，良可寶貴。

又卷三九　《東壁圖書府十二家唐詩》二十四卷。明刊本。永嘉張遜業有功校正，江都黃埻子篤梓行。凡選《王勃集》二卷、《楊炯集》二卷、《盧照鄰》集二卷、《駱賓王集》二卷，【略】遜業爲張孚敬之子。當時録選必多善本。《天一閣書目》有其書，其題後云：王楊盧駱沿六朝之習，爲天賦之才，實一代聲律之發硎。自是文運益昌，乃有陳杜、沈宋倡於前，王孟、高

岑繼於後。當時指武德、貞觀爲初唐，天寶、貞元爲盛唐，元和、開成之末曰晚唐。則十二家者，又唐之可法者歟？爰重梓之。朱竹垞《曝書亭集部目錄》間收其零種，似明末已見重於詞壇矣。卷末有同閱姓名，【略】半皆杭人。蓋當時刊版於杭州也。

《**宋元本書目行格表**》**卷下**　景宋本《唐四傑詩集》，行十九字，四卷，巾箱本。（《平津館記》）

《**舊山樓書目・己**》　《唐四傑集》，六本。

《**掃葉山房書目**》**卷二**　《初唐四傑集》，四冊。

《**北京文奎堂書莊目録・集部**》　《初唐四傑文集》，淮南書局刊。竹紙。三本。

又　《初唐四傑集》，項家達輯。同治年刊。竹紙。六本。

《**文奎堂書目・集部**》　《初唐四傑文集》二十一卷，淮南局刊。竹紙。三本。

又　《初唐四傑集》，目列下：《王子安集》十六卷，《盧昇之集》七卷，《楊盈川集》十卷，《駱丞集》四卷。項家達同治年刊。竹紙。六本。

又　《初唐四傑集》，乾隆年刊。白紙。八本。

又　《初唐四傑集》，乾隆年刊。白紙。十二本。

又　《初唐四傑集》，同治年刊。竹紙。八本。

《**東海藏書樓書目・集部**》　《初唐四傑集》三十七卷，唐王勃、盧照鄰、楊炯、駱賓王。叢雅居重刊本。

《**中國書店書目・集部**》　《唐四傑集》四卷。明刻黃皮紙，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有弱侯藏印。此書刻手約在嘉靖，藏印弱侯，恐即焦竑。四本。

《**受古書店舊書目録・集部**》　《初唐四傑文集》二十一卷，局刊白紙，初印。三本。

又　《初唐四傑文集》三十七卷。淮南局刻。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本。

又　叢雅居鄒氏刻。八本。

又　《初唐四傑集》，項氏校刻，初印張氏篤素堂藏書。十二本。

《**博野蔣氏寄存書目**》**卷三**　《初唐四傑集》，清項家達編。乾隆辛丑項氏校刊本。

《**叢書書目彙編**》　《初唐四傑集》，叢雅居鄒氏刊，明刊本。又乾隆辛丑星渚項家達豫章齋合刊本。《王子安集》十六卷（王勃），《楊盈川集》十卷（楊炯），《盧昇之集》七卷（盧照鄰），《駱丞集》四卷（駱賓王）。《唐書・經籍志》：《王勃集》三十卷，《楊炯集》三十卷，《盧照鄰集》二十卷，《駱賓王集》十卷，此唐人舊本也。《宋史・藝文志》：《王勃詩》八卷，《文集》三十卷，《雜序》一卷，《舟中纂序》五卷；《楊炯集》二十卷，又《拾遺》四卷；《盧照鄰集》十卷，《幽憂子》三卷；《駱賓王集》十卷，《百道判》二卷；此本於《崇文總目》也。攷晁公武《讀書志》，楊、盧、駱集卷與《總目》同，而王集止二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止載盧、駱集，似未見王、楊，而洪邁《容齋隨筆》又云王集二十七卷，則洪氏所見轉較晁氏爲多。是四子集，在宋已顯晦不一，多寡互異矣。余所見王集，明張燮作十六卷，張遜業不分卷；楊集，明童佩作十卷；駱集，明顏文選施羽王並作四卷；惟盧集不著編輯人氏，作七卷，俱與諸家著錄不符，中間文義亦時有舛脫，大率從《文苑英華》諸書裒集而成，非復當時完本。明許自昌刻《初唐十二家集》，僅錄四子詩賦，茲取現成各本，互相點勘合刻成編，集名目仍之。

《**書目答問補正**》**卷四**　《初唐四傑集》，唐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通行本。《王子安集》十六卷、《盈川集》十卷、《盧昇之集》七卷附錄一卷、《駱丞集》四卷。【補】乾隆辛丑星渚項家達豫章齋刻本、江寧局本。《王子安集佚文》一卷，上虞羅振玉輯，排印本。

《**揚州吳氏測海樓藏書目録**》**卷六**　《初唐四傑文集》。淮南書局本，白紙。唐王勃九卷，唐楊炯六卷，唐盧照鄰二卷，唐駱賓王四卷。三本一函，洋五元。

又　《初唐四傑文集》。乾隆辛丑項氏刊本，白紙初印。唐王勃十六卷，唐楊炯十卷，唐盧照鄰七卷，唐駱賓王四卷。十本一函，洋六十元。

雜録

《**朝野僉載**》**卷六**　【略】故世稱「王楊盧駱」。照鄰嘗自[illegible]

王後，耻在駱前。」時楊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爲「算博士」。如盧生之文，時人莫能評其得失矣。

張説《贈太尉裴公神道碑》 官復舊號，爲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自居銓管，【略】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評曰：「炯雖有才名，不過令長，其餘華而不實，鮮克令終。」見蘇味道、王勮，嘆曰：「十數年外，當居衡石。」後各如其言。

《大唐新語·知微》 裴行儉少聰敏多藝，立功邊陲，屢剋兇醜。及爲吏部侍郎，賞拔蘇味道、王勮，曰：「二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勮，勃之兄也。時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等四人，以示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也。勃等雖有才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者！楊稍似沈靜，應至令長，餘並鮮克令終。」卒如其言。

《舊唐書·王勃傳》 初，吏部侍郎裴行儉典選，有知人之鑒。見勮與蘇味道，謂人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與勃等四人，必當顯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果如其言。

又《楊炯傳》 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内稱爲王楊盧駱，亦號爲「四傑」。炯嘗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當時議者，亦以爲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説俱重四傑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説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耻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新唐書·王勃傳》 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炯嘗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議者謂然。

又《駱賓王傳論》 它日，崔融與張説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鄰可以企之。」説曰：「不然。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耻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

又《裴行儉傳》 裴行儉【略】善知人。在吏部時，【略】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銜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沈嘿，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

《册府元龜》卷七七七 楊照（按：應作炯），華州華陰人。少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照鄰、東陽駱賓王皆以文詞知名海内，稱爲王楊盧駱，亦號爲「四傑」。照至盈川令，勃至虢州參軍，照鄰至新都尉，賓王至臨海丞。

《文苑英華辨證》卷六 凡門類混淆當是正者：【略】邊防門，而有非邊防者，王勃《與契苾將軍》、駱賓王《與程將軍》二書是也。

《唐會要·選部下》 裴行儉爲吏部侍郎，時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等，爲之延譽，引以示裴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劇（勮）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生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果如其言。

《太平廣記》卷一八五引《唐會要》 咸亨二年，有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咸爲延譽，引以示裴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勮未知名，因調選，遂爲行儉深禮異，仍謂曰：「有晚生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識此輩。」其後果如其言。

《唐詩紀事·王勃》 裴行儉在吏部，見蘇味道、王勮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行儉曰：「勃等雖有才，然浮躁銜露，豈享爵祿者，炯頗沉默，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

又《駱賓王》 世稱王楊盧駱。楊盈川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人號爲「算博士」。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盈川集二十卷》 炯博學，善屬文，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内稱王楊盧駱「四才子」，亦曰「四傑」。炯自謂：「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張説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耻王後，信然；愧盧前，謙也。」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 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後集》，天寶間李康成所

選，自陳後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沈宋、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六百七十首，彙爲十卷，與前集等，皆徐陵所遺落者。往往其時諸人之集尚存。

又卷三　楊炯爲文，好以古人姓名聯用，號爲「點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號爲「算博士」。盧生之文，古今粲粲，文質彬彬，惜哉不幸，有冉耕之疾，爲《幽憂子》以釋憤焉。

《藝苑卮言》卷四　裴行儉弗取四傑，懸斷終始，然亦臆中耳。彼所重王勮、王勃、蘇味道者，一以鉤黨取族，一以模稜貶竄，區區相位，何益人毛髮事，千古肉食不識丁，人舉爲談柄，良可笑也。

又卷八　曩與同人戲爲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略】三玷缺：【略】四傑皆競輕浮。【略】四偃蹇：【略】四傑惟盈川至令長。【略】五流貶：【略】貶竄，【略】王勃。【略】七夭折：【略】楊經、沈友、王勃俱二十九。【略】八無終：【略】駱賓王【略】以義。【略】盧照鄰以水。

《唐音癸籤・談叢四》　唐人一時齊名者，如【略】四傑：王楊盧駱【略】。

又《集録二》　唐人選唐詩，【略】選初唐有【略】《搜玉集》。自四傑至沈宋三十七人，詩六十三篇，不詳撰人名，一卷。

又　《唐百家詩選》，沈宋、王楊盧駱【略】諸公，皆大名家，而此集無之。荆公當時所選，當據宋之所有耳。

又　《唐音》，元楊士弘選，十五卷。始音一卷，正音十四卷，餘響附之。【略】序云：自六朝來，正音流靡，四子一變，而開唐音之端。然其律調初變，未能皆純，故列爲唐詩始音。

又　《唐詩品彙》【略】大抵正始爲唐初四子與其前後諸人之詩，與楊之始音同。

又　自宋以還，選唐詩者，迄無定論。大抵宋失穿鑿，元失猥雜，而其病總在略盛唐，詳晚唐。至楊伯謙氏始揭盛唐爲主，得其要領，復出四子爲始音，以便區分，可稱千古偉識。

張遜業《校正王勃集序》　李敬玄尤重四傑，言當顯貴。裴行儉典選，有知人鑒，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淺，豈爵祿器耶？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果如言。

《蟻齋詩話・排律單韵》　五韻：【略】楊炯《途中》，盧照鄰《至望喜矚目》，駱賓王《過張平子墓》、《海曲書情》、《和李明府》。【略】七韻：【略】盧照鄰《宿晉安寺》、《贈左丞》、《哭韋郎中》，（駱賓王）《春晚從李長史》、《冬日野望》、《夏夜憶張二》、《靈隱寺》、《寒夜獨坐》【略】。九韻：駱賓王《四月八日題七級》【略】。十一韻：【略】盧照鄰《結客少年場》，駱賓王《咏懷》。【略】二十五韻：楊炯《和劉長史》。

姜宸英《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是已。以四子之不遇早死驗其器識之淺薄，此爲不可。夫器識豈可以貴賤夭壽論哉！審如此言，則屈原爲浮華之祖，《離騷》爲導淫之篇，而子蘭子上得先幾之識，蒙老成之譽矣。【略】王楊盧駱，杜子美至比其體爲江河萬古之流。自唐及今，如四子者，代不幾見，雖其淹鬱于一時，終炳燦於後世。以視彼名德不昌，而坐享期頤者，其器識爲何如也？【略】大臣不重文學，此非細事。則天后見駱賓王檄己文，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一才士淪落，至歸過宰相，此眞人君之言。其能籠絡豪傑使爲己用，亦非偶然也。

蔡世遠《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論》　才名過盛而矜己傲物，非大成之器也。恃其所有而攀緣趨附，輕於一試，尤喪檢辱身之士也。【略】唐初四傑，果如裴行儉之言【略】，才之累人，一至此哉！

儲大文《釋嫉》　顧媚疾有二：或以權勢，或以文藝。權勢雖極，文藝軋之。文藝雖工，尤工者軋之。而紛態百變矣。蓋若駱衍之於公孫龍【略】，裴行儉之於王勃、盧照鄰、駱賓王【略】，此胥載諸史冊，灼灼在人耳目間者也。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三・唐音十四卷》　是書成於至正四年，虞集爲之序。凡始音一卷，正音六卷，遺響七卷，而士弘自記稱十五卷。蓋遺響有一子卷也。其始音惟錄王楊盧駱四家。

又　此本題張震輯註，【略】註極弇陋。明唐覲《延州筆記》嘗摘其註李商隱《咸陽》詩「自是當時天帝醉」一條，李頎《贈從弟》詩「第五之名齊驃騎」一條，盧照鄰《送趙司倉入蜀》詩「潘年三十外」一條。他如楊炯《劉生》一首，乃樂府古題，而震曰劉生不知何許人，後篇亦有劉生，要皆從軍之士也。又炯《夜送趙縱》一首，其詩作於初唐，而震曰：趙縱，郭子儀之婿也，仕至侍郎。如斯之類，不可毛舉。

趙翼《古詩》　有唐裴行儉，論士先器識。謂四傑雖才，浮薄宜擯抑。乃其所賞拔，亦未見英特。薦一蘇模稜，庸庸但伴食。而所擯抑中，駱丞起吏職。草檄斥武曌，發憤佐討賊。舉事雖不成，慷慨見骨力。棄身赴忠義，此豈浮薄列？是知鑒早謬，目已迷黑白。不辨品邪正，但卜遇通塞。斯亦肉眼耳，眞士何由得？

《王子安集註》卷首引陸繼輅《合肥學舍札記》　裴行儉譏王、楊、盧、駱浮躁淺露，雖有文才，非享爵祿之器。其言甚鄙而至今傳誦，幾于父詔兄勉，殊爲可笑。夫四子之不享爵祿，果由於浮躁淺露邪？則猶幸有文才，至今知有其人。假令幷此無之，久與草木同腐，是兩失也。如四子之不享爵祿，不由於浮躁淺露邪，則必時命之不齊，而非文藝之貽禍可知也。且文藝所以增長器識。誠欲四子者深情厚貌，依阿於女主之朝，以是爲器識，我不敢知。若君子之器識，則未有不資於文藝者也。善乎，劉海峰之言曰：「王盧水死，特所遭之不幸耳。駱賓王草檄討周武氏，盡其道而死，惡得謂之無器識哉！」

郭宗林《聽雨園雜志》　唐初以王、楊、盧、駱並稱，其賓王之天分學力，迥出三人之上。楊炯言「愧在盧前，耻居王後」，欺人之言，不可盡信。

《冷廬雜識・稱人爲官》　俗稱人爲官，繫以姓與行，初唐人文往往有之。如王勃序云：「張二官松駕乘閑，松筵追賞。」又云：「宋五官芝庭襲譽，盛文史於三冬，桂幄凝歡，照綺羅於九夏。」又云：「白七官天台傑氣，地乳奇精。」楊炯序云：「楊八官金木精靈，山河粹氣。」駱賓王序云：「尹大官三冬業暢，指蘭臺而拾青；薛六郎四海精深，飛桂尊而舉白。」又云：「閻五官言返維桑，修途指金陵之地；李六郎交深投漆，開筵浮白玉之樽。」今則罕有此以稱人文字者。

姚大榮《跋駱賓王〈上吏部裴侍郎書〉》　諛墓之文不可以入史，一經後人考核失實，譽議鋒起，則雖欲諛之，而適以謗之。案《張燕公集・贈太尉裴公神道碑》稱行儉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評曰：「炯雖有才名，不過令長，其餘華而不實，鮮克令終。」【略】夫行儉典選，偏重文藝，當時王勃致書規諷，劉曉亦上書譏短，是行儉本不爲知人。自張說徇裴氏子之請爲作佳碑，妄許前知，新舊二書更增飾其詞，濫加稱譽，尤爲失當。今考其實，行儉生前必無輕藐四子之語，後因四子盛名，不獲大用，齎志以歿，嫉才者乃飾爲預料不終之言歸之行儉典選時評斷，張說撰碑，乃攬入之。考碑幷叙及行儉妻庫狄氏身後事。庫狄氏卒於開元五年，在行儉歿後三十七年，是時四子卒已久，其爲事後追論而謬託先見，殆無疑義。於何知之？於駱丞《上吏部裴侍郎書》知之。案書略云：「不圖君侯忽垂過聽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正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又有「流沙一去，絕塞千里」等語。考行儉以吏部侍郎奉使冊立波斯王，便道計禽西突厥都支，在調露元年己卯六月。是時賓王官武功主簿，以母老不堪遠行辭不往。胡應麟謂其書情致酸楚，詞旨眞篤，即李令伯《陳情表》不能過，誠然。夫行儉奉使絕域，欲立奇功，擇於衆中，而辟賓王，使掌書記，其相知必深，期許必厚。使果有浮躁淺露之嫌，肯引爲臂助，與之馳驅絕塞乎？況更辭而不行，不以功名之念，奪其孺慕之眞。以天理人情論之，吾意行儉之於賓王，必更加敬重，而不至再有譏評矣。矧過此不及三年，行儉遽卒，推之前此典選時再三招延王勃，雖於楊、盧二子未知相待何如，然楊、盧固王、駱亞匹，其視王、駱既重，視楊、盧亦必不輕，可斷言也。今觀賓王之書與勃之啓，一爲忠告，一係陳情，均於行儉無觸忤之處，行儉何爲既重之而復曲詆之乎？況王勃卒於上元二年乙亥，在行儉辟賓王之前五年，行儉之評四子，若在勃卒後，不應與三子同論，若在勃存時，其後何爲又舉用賓王？反覆推求，牴牾實多。故吾以爲燕公諛墓之詞，非獨誣四子，實並誣行儉。

吴之器《駱丞列傳》　論曰：王元美先生有言，裴行儉詆誹四傑，臆其不終，亦偶耳。彼所重王勮、蘇味道者，或鉤黨族誅，或模稜流竄。區區祿位，何與人毛髮事？而千古肉食人舉爲譚柄，良可笑也。

《王子安集註序》　雖然，史稱王、楊、盧、駱以文章齊名，杜詩幷以「江河萬古」相推許，顧其集，古皆無注。《駱丞集》雖得明給事中顏文選註，然援引疏舛，見譏大雅。敬臣既注斯集，他日於三家之文並旁搜而博采之，不尤爲藝林快事耶！

陳熙晉《駱臨海集箋注・上吏部侍郎帝京篇》　《舊書・裴行儉傳》，行儉與李敬玄同時典選十餘年，時人稱爲裴李。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幷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盛爲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略】按王勃《上裴侍郎啓》曰，伏見銓擢之次，每以詩賦爲先，誠恐君侯器人於翰墨之間，求人於簡牘之際，果未足以采取英秀，斟

酌高賢者也。【略】與臨海此啓，皆有合於先器識後文藝之旨。顧以爲浮躁淺露，何歟？

又《續補唐書駱侍御傳》注　胡應麟《補傳》：「賓王與王勃、楊炯、盧照鄰號『垂拱四傑』，按郗雲卿《序》曰：『高宗朝，號爲『四傑』。』《新》、《舊》史亦未繫以垂拱也。以吾考之：《舊書・王勃傳》曰，上元二年，勃往省父，渡南海，墜水而卒，時年二十八。《新書》曰，勃渡海溺，悸而卒，年二十九。據文集，勃《游冀州韓家園序》，爲調露之元年獻歲。計高宗上元二年。後越儀鳳三年，始改元調露。又《三月上巳祓禊序》，永淳二年暮春三月。調露元年後越二年及永隆一年、開耀一年，改元永淳。二年十二月，改元弘道，乃高宗末年也。明年，爲中宗嗣聖元年，即武后光宅元年。次年，改元垂拱。據勃《上劉右相書》，有「張樂岱郊，騰勳社首」之句。《通鑒・唐紀》，麟德元年八月，以司列太常伯劉祥道兼右相，時請封禪。則劉右相之爲祥道無疑。盈川《序子安集》曰，年十有四，太常伯劉公巡行風俗，見而異之，曰：此神童也。因加表薦。對策高第，拜爲朝散郎，沛王徵爲侍讀。尋反初服。友人陸季友，盛稱弘農藥物，乃求補虢州參軍，坐免歲除，尋復舊職。棄官沈迹，就養於交阯焉。長卿坐廢於時，君山不合於朝，豈無媒也？其惟命乎？富貴比於浮雲，光陰逾於尺璧。著撰之志，自此居多。命不與我，有涯先謝，春秋二十八年，唐上元三年秋八月，不改其樂，顏氏斯殂；養空而浮，賈生終逝。曰就養，曰著撰，并無溺死南海之說。子安於麟德元年，年十四，至上元三年，年二十五，不得云二十八。以序中顏氏、賈生推其年，子安之卒，計必三十餘歲可知。永淳二年，子安年三十三，尚作《祓禊序》，去垂拱兩年耳。疑春秋三十八年，周垂拱四年云云。編集改爲二十八歲，以合於《唐》史也。宋之問《祭楊盈川文》曰，維大周某年月日，西河宋某，敬祭於楊之靈。則盈川亦卒於武后之時。昇之《釋疾文》曰，先朝好吏，予方學於孔、墨，今上好法，予晚受於老、莊。其後登封禮日，屢下蒲帛之書，值予有幽憂之疾。則昇之卒於武后萬歲元年封嵩山之後可知。臨海則中宗景龍中，與宋考功吟詩於靈隱寺，是臨海於四傑中壽最高也。夫四傑之名，著於裴行儉典選之時，在總章、咸亨間。謂之垂拱，非也，而其實如此。

又　盈川曰「愧在盧前，恥居王後」，昇之曰「喜居王後，恥在駱前」，而其先後之序，亦有不盡然者。《舊書・文苑傳》先楊而次王及盧、駱。杜少陵詩兩稱盧、王，則子安次於昇之。張說《裴太尉碑》曰，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則臨海爲之冠。然則先後之次第，當時本無定論也。

沈宋

論述

獨孤及《唐故左補闕安定皇甫公集序》　當漢魏之間，雖已樸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太羹遺味之嘆。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雅寖遠，其麗有過於古者，亦猶路鼓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也。

皎然《詩式・復古通變體》　作者須知復、變之道。反古曰復，不滯曰變。【略】如陳子昂復多而變少，沈宋復少而變多。今代作者，不能盡舉。

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　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

又《叙詩寄樂天書》　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

李商隱《漫成五章》一　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

《雲溪友議・四背篇》　皆謂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李。

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　國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

顧陶《唐詩類選序》　爰有律體，祖尚清巧，以切語對爲工，以細聲病

爲能，則有沈宋、燕公、九齡【略】之流，實繁其數，皆妙於新韻，播名當時，亦可謂守章句之範，不失其正者矣。

《舊唐書・文苑傳中・沈佺期》　佺期善屬文，尤長七言之作，與宋之問齊名，時人稱爲「沈宋」。

姚鉉《唐文粹序》　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略】繇是沈宋嗣興，【略】六義四始，一變至道。

《新唐書・文藝傳中・宋之問》　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

歐陽修《書梅聖俞詩稿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略】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

周紫芝《見王提刑》　唐之詩人自宋之問、沈佺期、杜甫、李白唱之於前，【略】其風流騷雅，清艷俊發，自有體制，讀之可喜，味之無窮。

朱熹《答鞏仲至》　亦嘗間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熱食清明》　《緗素雜記》云：「劉夢得《嘉話》云：『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云，即今賣餳人家物。《六經》惟此注中有「餳」字。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學常人率爾而道也。』至宋朝宋子京《寒食詩》云：『草色引開盤馬路，簫聲吹暖賣餳天。』亦用鄭箋『吹簫賣餳』之義，然詞致騷雅，勝考功遠矣。余比因閱沈雲卿《詠驩州不作寒食詩》云：『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花柳爭朝發，軒車滿路迎。帝鄉遙可念，腸斷報親情。』是時，沈謫驩州，故有是詩。但未見宋考功全篇耳。考其詞意，似是雲卿之詩。蓋沈、宋同仕武后朝，故所傳容有訛繆，所未詳也。」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準平吳例，合着黃金鑄子昂。

方回《瀛奎律髓》卷三陳子昂《白帝懷古》　律詩自徐陵、庾信以來，稍稍尚工，然猶時拗平仄。唐太宗詩，多見《初學記》中，漸成近體，亦未脫陳隋間氣習。至沈佺期、宋之問，而律詩整整矣。

又《讀張功父南湖集并序》　詩至於老杜而集大成，陳子昂、沈佺期、宋之問律體沿而下之。

吳萊《田居子黃隱君哀頌辭》　間則致書嚴南公，有《古今體樂府之辨》，曰：夫古詩三百篇之外，後人所爲準者，惟漢魏爲古體之宗，而唐沈宋則始爲今體之倡。

《唐詩品彙・五言律詩・正始下之一》　僧皎然云：「沈宋爲有唐律詩之龜鑒也，情多興遠，語麗爲多，眞射雕手。假使曹劉降格而爲之，吾未知其孰勝也。

《唐才子傳・沈佺期》　自魏建安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鮑照、庾信、徐陵，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緻。及佺期、之問又加靡麗。迴忌聲病，約句準篇，著定格律，遂成近體。如錦綉爲文，學者宗尚。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唐詩變體，始自二公，猶始自蘇武、李陵也。

王世貞《贈吳大參明卿先生六十叙》　其所謂勝者，能曲盡其土風雲物人情世態之變幻，而不爲牢愁困怫，其所謂盡者，不爲韻之言，有子厚之工而削其怨。爲韻之言，有沈宋之麗而絀其卑。

《藝苑卮言》卷一　獨孤及曰：「漢魏之間，雖已朴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大羹遺味之歎。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始備。雖去《雅》寖遠，其利有過於古，亦猶路鼓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

又卷四　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爲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正是敵手。排律用韻穩妥，事不傍引，情無牽合，當爲最勝。摩詰似之，而才小不逮。少陵強力宏蓄，開闔排蕩，然不無利鈍。餘子紛紛，未易悉數也。

又　兩謝《戲馬》之什，瞻冠羣英；沈宋《昆明》之章，問收睿賞。雖才俱匹敵，而境有神至，未足遂概平生也。時小許公有一聯云：「二石分河寫，雙珠代月移。」一聯亦自工麗，惜全篇不稱耳。沈宋中間警聯，無一字不敵，特佺期結語是累句中累句，之問結語是佳句中佳句耳，亦不難辨也。

又　沈詹事七言律，高華勝於宋員外。宋雖微少，亦見一斑，歌行覺自陡健。

又　六朝之末，衰颯甚矣。然其偶儷頗切，音響稍諧，一變而雄，遂爲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權輿于三謝，棗鑰于陳隋也。

又卷八　燕公大雅，稱三兄第一，萬迴聖僧，呼詹事才子。外議似不專宋，獨應制爭標，往往擅場，如《昆明》夜珠入上官之選，《龍池》錦袍奪東方之氣，聲華豔羨，遂無其偶。延清詩達如此，直得一橫死耳。

屠隆《唐詩類苑（卓明卿輯）序》　沈宋俊輕，其詩清綺。

《文體明辨序説・近體律詩》　唐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號爲律詩，其後寖盛。

李維楨《亦適編序》　孟韋之清曠，沈宋之工麗，不相入而各撮其勝。

《詩藪内編・古體下・七言》　齊梁陳隋五言古，唐律詩之未成者，七言古，唐歌行之未成者。王盧出，而歌行咸中矩度矣，沈宋出，而近體悉協宮商矣。

又《近體上・五言》　排律，沈宋二氏，藻贍精工。

又　作詩最忌合掌，近體尤忌，而齊梁人往往犯之，如以朝對曙，將遠屬遙之類。初唐諸子，尚襲此風，推原厲階，實由康樂。沈宋二君，始加洗削，至於盛唐盡矣。

又　右丞五言，工麗閒澹，自有二派，殊不相蒙。「建禮高秋夜」、「楚塞三江接」、「風勁角弓鳴」、「揚子談經處」等篇，綺麗精工，沈宋合調者也。「寒山轉蒼翠」、「一從歸白社」、「寂寞掩柴扉」、「晚年惟好靜」等篇，幽閒古澹，儲孟同聲者也。

又　沈七言律，高華勝宋，宋五言排律，精碩過沈。

又　沈、宋本自並驅，然沈視宋稍偏枯，宋視沈較縝密。沈製作亦不如宋之繁富。沈排律工者不過三數篇，宋則遍集中無不工者，且篇篇平正典重，贍麗精嚴。初學入門，所當熟習。右丞韻度過之，而典重不如；少陵閎大有加，而精嚴略遜。

又　錢、劉諸子排律，雖時見天趣，然或句格偏枯，或音調孱弱，初唐鴻麗氣象，無復存者。獨楊巨源《聖壽無疆詞》十首，典贍精工，莊嚴律切，大有沈、宋風骨，第每篇不過六韻。要之中唐諸作，此最傑然。

又《近體中・七言》　七言律濫觴沈宋。其時遠襲六朝，近沿四傑，故體裁明密，聲調高華，而神情興會，縕而未暢。「盧家少婦」，體格豐神，良稱獨步，惜領頗偏枯，結非本色。崔顥《黄鶴》，歌行短章耳。太白生平不喜俳偶，崔詩適與契合。嚴氏因之，世遂附和，又不若近推沈作爲得也。

又　唐五言多對起，沈宋、王李，冠裳鴻整，初學法門，然未免繩削之拘。

《唐音癸籤・體凡》　神龍而後，音對俱諧，諸家概有合作，沈宋尤爲擅場。就中五字之諧差先，故珠英前彦，蚤逗流美之徑。【略】若乃律既踵古以成律，則古自應追古以存古。故沈宋未作于孝和之日，射洪已興于天后之朝。是尤氣機有先，情籟自啓，匪人惟天，一變自不得不盡變者也。

又《法微三》　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虚之説者，謂盛唐詩即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亦一家言，未盡古今之變也。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始爲宏肆，多生情態，此一變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語，然不能入經語。謝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爲用矣，剪裁之妙，千古爲宗，又一變也。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未極，七言猶以閒雅爲致。

又《評彙二》　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

又《評彙六》　沈宋雖並稱，沈排律工者不過三數篇，宋集中篇篇平正典重，贍麗精嚴，不獨《昆明》一什勝沈也。初學入門，所當熟習。

又　排律：沈宋二氏藻贍精工。

又《談叢一》　延清張仲之一事，吾不能爲之解。雲卿弄詞丐寵，其猶在末減耳。兩人者，一慚盡，一以壽終，抑天道有然。

又《談叢四》　唐人一時齊名者，【略】其專以詩稱有沈宋（佺期、之問）。

陸深《詩話三十二則》　「一瞬即七里，箭馳猶是難。檣邊走嵐翠，枕底失風湍。但訝猿鳥定，不知霜月寒。前賢竟何益，此地誤垂竿。」此謝靈運《七里瀨詩》也（按此非謝靈運《七里瀨》詩）。其格律與唐人何辨？乃知濫觴已遠，沈宋猶是後塵爾。

林俊《王南郭詩集序》　虞夏而降，漢魏騰聲。蘇李、顔謝，接響繼軌

諧風雅。迨沈宋，律體盛，而詩一大變，李唐時也。

高叔嗣《研岡先生集序》 巨唐詩道中興，許燕擅其美，沈宋極其至。

《唐詩鏡》卷四 四傑才氣雖雄，情詞未斐；蘇李加以密裁；沈宋出之綺思，自此藻麗日開，宮商遞變，律詩之盛，在此際間耳。

又卷八 排律貴在嚴整，初唐惟沈宋爲佳。

《詩源辯體》卷一一 五言律句雖起於齊梁，而綺靡衰颯，不足爲法。必至初唐沈宋，乃可爲正宗耳。

又卷一三 初唐五言，雖自陳子昂始復古體，然輔之者尚少。沈佺期、宋之問古詩，尚多雜用律體，平韻者猶忌上尾，即唐古而未純，未可采錄也。

又 初唐七言古，自王盧駱再進而爲沈宋二公。宋沈調雖漸純，語雖漸暢，而舊習未除，此七言之七變也。然析而論之，沈氣爲促，宋實勝之。

又 七言古，沈如「水晶簾外金波下，雲母窗前銀漢迴」、「燕姬綵帳芙蓉色，秦子金爐蘭麝香」、「燈華灼爍九衢映，香氣氤氳百和然」、「朝霞散彩羞衣架，晚月分光讓鏡臺」、「琦璫筵中別作春，琅玕窗裏翻成畫」，宋如「鴛鴦機上疏螢度，烏鵲橋邊一鴈飛」、「羣公拂霧朝翔鳳，天子乘春幸鑿龍」、「塔影遙遙綠波上，星龕奕奕翠微邊」、「鳥旗翼翼留芳草，龍騎駸駸映晚花」、「晨趨北闕鳴珂至，夜出南宮把燭歸」等句，偶儷極工，語皆富麗，與王盧駱相類者也。

又 五言自王楊盧駱，又進而爲沈宋二公。沈宋才力既大，造詣始純。故其體盡整栗，語多雄麗，而氣象風格大備，爲律詩正宗。此五言之七變也。王元美以華藻整栗歸沈宋，又云：「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是矣。

又 高廷禮云：「五言之興，源於漢，注於魏，汪洋乎兩晉，混濁乎梁陳，大雅之音幾於不振。」愚按：梁陳古、律混淆，迄於唐初亦然，至陳子昂而古體始復，至杜沈宋三公而律體始成，亦猶天地再判，清濁始分，四子之功，於是爲大矣。

又 初唐五言律，有聲有色者，人易識之；有氣有格者，人未易識也。沈如「十年通大漠」、「解纜春風後」、「巫山高不極」、「洞壑仙人館」、「紫鳳眞人劫」、「碧海開龍藏」，宋如「帳殿鬱崔嵬」、「複道開行殿」、「聖德超千古」、「芙蓉秦地沼」、「度嶺方辭國」、「影殿臨丹壑」等篇，氣格聲色兼備，人自易識。沈如「周王甲子旦」、「符傳有光輝」、「漢月生遼海」、「自昔聞銅柱」，宋如「行李戀庭闈」、「入衛期之子」、「三乘歸淨域」、「風馭忽泠然」等篇，氣格雖優，而聲色稍減，學者未易識之。苟能於此熟讀、涵泳，得其氣格，則於初、盛、中、晚唐高下自別矣。

又 初唐五言律，杜如「共有樽中好」、「交趾殊風候」，沈如「隴山飛落葉」、「青玉紫騮鞍」，宋如「馬上逢寒食」、「歸來物外情」數篇，體就渾圓，語就活潑，乃漸入化境矣。

又 七言律始於梁簡文、庾信、隋煬帝，至唐初諸子，尚沿梁陳舊習，惟杜沈宋三公，體多整栗，語多雄偉，而氣象、風格始備，爲七言律正宗。然析而論之，杜獨挺蒼骨，是唐律之始，宋間出靡調，猶是六朝之餘。

又 杜沈宋七言律雖爲正宗，然未能如五言之純美者，蓋五言律體雖成於杜沈宋，而律句則自齊、梁始，其來既遠，故至此而純美；七言律雖權輿於梁簡文、庾信、隋煬帝，至唐初諸子尚不多見，七言律之興，實自杜沈宋三公始，故未能純美耳。此理勢之自然，無足爲異。

又 五言律，陳如「鴈山橫代北，狐塞接雲中」、「海氣侵南部，邊風掃北平」、「巴國山川盡，荊門煙霧開」、「野樹蒼煙斷，津樓晚氣孤」、「星月開天陣，山川列地營」，杜如「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回」、「日氣含殘雨，雲陰送晚雷」、「祖帳連河闕，軍麾動洛城」、「江聲連驟雨，日氣抱殘虹」、「飛霜遙度海，殘月迴臨邊」，沈如「寒日生戈劍，陰雲拂旆旌」、「饑鳥啼舊壘，疲馬戀空城」、「積氣衝長島，浮光溢大川」、「暗谷疑風雨，陰崖若鬼神」、「雲迎出塞馬，風捲渡河旗」、「冰壯飛狐冷，霜濃候鴈哀」，宋如「曉雲連幕捲，夜火雜星回。谷暗千旗出，山鳴萬乘來」、「後騎迴天苑，前山入御營」、「天回萬象出，駕動六龍飛」、「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七言律，杜如「宮闕星河低拂樹，殿庭燈燭上熏天」、「伐鼓撞鐘驚海上，新粧袨服照江東」，沈如「池開天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漢家城闕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鏡中」、「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見闕乾坤新定位，看題日月更高懸」、「山出盡如鳴鳳嶺，池成不讓飲龍川」、「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宋如「文移北斗成天象，酒近南山作壽杯」、「鳥向歌筵來度曲，雲依帳殿結爲樓」等句，體皆整栗，語皆偉麗，其氣象風格乃大備矣。至如杜五言「旌旆朝朔氣，笳吹夜邊聲」，語非純雅，沈七言「向浦迴舟萍已綠，分林蔽殿槿初紅」，更入纖靡，皆於全

篇不稱，選唐詩者姑置之可也。

又　七言絕自王盧駱再進而爲杜沈宋三公。律始就純，語皆雄麗，爲七言絕正宗。

又卷一五　初唐沈宋二公古、律之詩，再進而爲開元、天寶間高岑、王孟諸公。

又卷一七　唐人律詩，沈宋爲正宗。至盛唐諸公，則融化無跡而入於聖。沈宋才力既大，造詣始純，故體盡整栗，語多雄麗。盛唐諸公，造詣實深，而興趣實遠。故體多渾圓，語多活潑耳。後之論律詩者，皆宗盛唐，而元美之意主於沈宋，則於古人所稱「彈丸脫手」者無當也，安可與入化境乎！

又　盛唐諸公律詩，多融化無跡而入於聖。血氣方剛時，未易窺其妙境。李本寧云：「弇州先生元美嘗謂【杜子美不啻有十王摩詰】語，竊謂軒輊太過。後見先生晚年定論，殊服膺摩詰。」即此而推，則元美之主於沈宋者，亦血氣方剛時見也。

又　或問：「以入錄觀沈宋五言律，制作實工，而後人獨推盛唐，何耶？」曰：「盛唐五言律入聖者，雖人止數篇，然化機流行，在在而是。沈宋制作雖工，而化機尚淺，此升堂入室之分也。」

金俊明《唐詩英華序》　七律肇自唐初，工於沈宋，浸淫漸盛，率務高華。

黃生《唐詩摘抄序》　詩至陳隋而淫靡極矣。李唐氏作，時則有若陳梓州（子昂）振興古道，沈雲卿、宋延清調合聲律，一反之，一因之，皆救弊之善物也。自是詩家遂分二體，散行者曰古體，排偶者曰近體。

《鈍吟雜録》卷三　沈約、謝朓、王融創爲聲病，於時文體不可增減，謂之齊梁體，異乎漢魏晉宋之古體也。雖略避雙聲疊韻，然文不粘綴，取韻不論雙隻，首句不破題，平側亦不相儷。沈佺期、宋之問因之，變爲律詩，自二韻至百韻，率以四句一絕，不同五韻、七韻、九韻、十一韻、十三韻。

又　齊梁聲病之體，自昔已來，不聞謂之古詩。諸書言齊梁體，不止一處。唐自沈宋已前，有齊梁詩，無古詩也。氣格亦有差古者，然其文皆有聲病。沈宋既裁新體，陳子昂崛起於數百年後，直追阮公，創闢古詩，唐詩遂有兩體。

施閏章《徐伯調五言律序》　五言長城，昔人蓋重言之。唐之初、盛，稱沈宋、高岑、王孟諸家，大約溫柔淹雅，典麗沖和。如靜女穠花，鏤金錯彩。要歸於自然，使人讀之，心恬意愜，一唱三嘆，斯爲極致。

《詩辯坻》卷一　曹植始開奇宕，頓失漢音；陸機篤尚高華，竟變魏製。潯陽省靜體，已非晉骨；宣城驚人句，實始唐音。雲卿、延清，乃開、天之先驅；太原、東川，故大曆之鼻祖。

又卷三　七言歌行，雖主氣勢，然須間出秀語，不得全豪；叙述情事，勿太明直，當使參差，更附景物，乃佳耳。唐代盧駱組壯，沈宋軒華。

又　陳伯玉律體，清雄爲骨，綿秀爲姿，設色妍麗，寓意蒼遠。由初入盛，此公變之，沈宋堂皇，悉皆祖構于此。

《詩筏》　同時齊名者，往往同調。如沈宋、高岑、王孟、錢劉、元白、溫李之類，不獨習尚切劘使然，而氣運所致，亦有不期同而同者。

又　唐之才子，自李杜數人而外，其他人品多有可譏者。蓋唐人約句準篇，必以沈佺期雲卿、宋之問延清二人爲祖。張燕公嘗謂沈三兄須還他第一。而之問詞更藻發，故當時號稱沈宋。然二人詔事易之、三思，無所不至，使生於今日，士林且羞於爲伍，必不齒於詩文人之列矣。唐承六朝餘習，操觚之家，纔能屬律，便欲蕩閑，往往自謂文人無行。而沈宋復揚其波，後人豔其詞而慕之，復何所顧忌哉！之問求北門學士不得，遂爲《明河篇》，天后見之曰：「我非不知其才，但鄙其有口過耳。」然篇中乘槎問卜，實露諂虢，「口過」一語，武后已唾棄之，何足數哉！

姜宸英《遂初堂詩集序》　推此以觀古人之詩，【略】至如潘岳之乾沒，沈約之詭譎，唐沈宋之躁競，雖其才高辭麗，今人讀之，索然無餘。

宋琬《周釜山詩序》　明詩一盛于弘治，而李空同、何大復爲之冠。再盛于嘉靖，而李于鱗、王元美爲之冠。余嘗以爲：前七子，唐之陳、杜、沈宋也；後七子，唐之高、岑、王、孟也。

汪士鋐《近光集雜論》　唐初文章沿徐庾之體，雖未成律詩，然遞相祖述，以漸移易，固沈宋師匠之自出也。

《帶經堂詩話・品藻類》　唐司空圖與王駕論詩曰：「國初雅風特甚，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

王士禛《跋百家詩選》　儲光羲而下，方是荆公自去取。大曆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況如王楊盧駱、沈宋、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王右丞、

賈至、韋應物、孫逖、祖詠、劉眘虛、綦毋潛、劉長卿、李賀諸公，皆大名家，而集皆無之。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斂衽而莫敢議，可歎也。與予前論暗合若符節，益信予所見非謬，然予實不記滄浪先有此論也。

《師友詩傳録》八　蕭亭（張實居）答：「七言律詩，五言八句之變也。唐初始專此體。沈宋精巧相尚，然六朝餘氣猶存。」

又三〇　阮亭答：「六朝各有六朝之體格。謂六朝全不及唐者，大非。王楊盧駱，衍陳隋之餘波，而稍就雅正。由沈宋以及開、寶諸家，則純乎雅正矣。」

《唐律消夏録》卷二　沈宋工力悉敵，確是對手。其高妙不及射洪，遒密不及必簡，然閑情别緒，句剪字裁，已極文人之致。若沈雖沉切處時有軒豁，宋雖顯露處更覺粘滯，此則兩人心地中事也。

湯右曾《恭和御製詩四首序》　伏思七律所自權輿，有唐沈宋始導其源。

沈德潛《唐詩觀瀾集序》　唐以詩取士，故有韵之語至唐極盛。【略】其餘扈從會朝，稱符獻瑞，前如陳杜、沈宋，後如燕許、李杜諸公，鳳舉龍騰，允爲一朝冠冕。

《説詩晬語》卷上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人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製乃備。神龍之世，陳杜、沈宋，渾金璞玉，不須追琢，自然名貴。

又　長律所尚，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切，段落分明，而其要在開闔相生，不露鋪叙轉折過接之迹，使語排而忘其爲排，斯能事矣。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江，並皆佳妙。

牟欽元《唐詩排律序》　貞觀、開元之初，最多御製篇什。上倡其鴻製，下演其清音，洋洋灑灑，標爲一代正始之音。於是沈宋發其源，【略】各挾日月之精英，鍾川岳之瓌麗。故詩之盛者，必以唐之初盛爲歸。

紀昀《清艷堂詩序》　沈宋之詩宏整，李杜之詩高深，王孟之詩淡静，高岑之詩悲壯，錢郎之詩婉秀，元白之詩樸實，溫李之詩綺縟，千變萬化，不名一體，而其抒寫性情，則一也。

《圍爐詩話》卷一　結句收束上文者，正法也；宕開者，别法也。上官昭容之評沈宋，貴有遺力也。【略】此法人用者多。

又卷二　自永明至唐初，皆齊梁體也。沈宋新體，聲律益嚴，謂之律詩。

又卷三　蓋唐人作詩，隨題成體，非有一定之體。沈宋諸公七律之高華典重，以應制故，然非諸詩皆然，而可立爲初唐之體也。【略】詩乃心聲，心由境起，境不一則心亦不一。言心之詞，豈能盡出于高華典重哉！是以宋之問《遇佳人》，則有「妒女猶憐鏡中髮，侍兒堪感路旁人」。【略】沈佺期《迎春》有「林間覓草纔生蕙，殿裏爭花併是梅」，又《應制》有「山鳥初來猶怯囀，林花未發已偷新」，《過嶺》詩通篇流利。

《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二　陳德公先生曰：沈宋上接六代，下開盛唐，進綺麗而益工，運便妍而極秀。音韻吐含，溫婉不迫；姿態流媚，生溢行間。王、岑由此準繩，錢、劉亦其嗣續。唐代正音，端在是爾。濟南止拔華亮，不録尖新，所謂崇雅味於生致者歟？

《蘭叢詩話》　唐之創律詩也，五言猶承齊梁格詩而整飭其音調，七言則沈宋新裁。其體最時，其格最下，然卻最難，尺幅窄而束縛緊也。

《龍性堂詩話續集》　唐人排律，初推沈宋，而宋妙於沈者，以逸勝也。

《甌北詩話》卷二　自初唐沈宋諸人創爲律體，於是五字七字中爭爲雄麗之語，及盛唐而益出。

又卷三　自沈宋創爲律詩後，詩格已無不備。

又卷一二　自《古詩十九首》以五言傳，《柏梁》以七言傳，於是才士專以五七言爲詩。然漢、魏以來，尚多散行，不尚對偶。自謝靈運輩始以對屬爲工，已爲律詩開端；沈約輩又分别四聲，創爲蜂腰、鶴膝諸説，而律體始備。至唐初沈宋諸人，益講求聲病，於是五七律遂成一定格式，如圓之有規，方之有矩，雖聖賢復起，不能改易矣。蓋事之出於人爲者，大概日趨於新，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本風會使然，故雖出於人爲，其實即天運也。

《陔餘叢考》卷二三　五七律及排律雖創於初唐沈宋諸人，然六朝已開其端。

《談龍録》　聲病興而詩有町畦。然古今體之分，成於沈宋。

《唐音審體·律詩五言應制論》　唐人自沈宋而後，應制皆律詩也。

納蘭性德《渌水亭雜識》卷四　建安無偶句，西晉頗有之，日盛月加，至梁陳，謂之格詩，有排偶而無粘。沈宋又加翦裁，成五言唐律。

《小滌草堂雜論詩》　或云宋之問五言古：「舟子怯桂水，最云斯路難。

吾生抱忠信，吟嘯自安閑。」不當作一名士耶？曰此正小人無忌憚之詞，君子戒愼恐懼，定不云爾。杜子美詩「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復取」。

袁枚《再與沈大宗伯書》　且夫古人成名，各就其詣之所極，原不必兼衆體。而論詩者，則不可不兼收之，以相題之所宜。即以唐論：廟堂典重，沈宋所宜也；使郊島爲之，則陋矣。

《隨園詩話》卷三　人或問余以本朝詩，誰爲第一？余轉問其人，《三百篇》以何首爲第一？其人不能答。余曉之曰：詩如天生花卉，春蘭秋菊，各有一時之秀，不容人爲軒輊。音律風趣，能動人心目者，即爲佳詩；無所爲第一、第二也。有因其一時偶至而論者，如「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一首，宋居沈上。【略】若必專舉一人，以覆蓋一朝，則牡丹爲花王，蘭亦爲王者之香，人于草木，不能評誰爲第一，而況詩乎？

又卷五　詩人家數甚多，不可硜硜然域一先生之言，自以爲是，而妄薄前人。【略】沈宋莊重，到山野則俗。【略】古人各成一家，業已傳名而去。後人不得不兼綜條貫，相題行事。雖才力筆性，各有所宜，未容勉強，然寧藏拙而不爲則可，若護其所短，而反譏人之所長，則不可。所謂以宮笑角，以白詆青者，謂之陋儒。范蔚宗云：「人識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此大病也。」蔣苕生太史《題隨園集》云：「古來只此筆數枝，怪哉公以一手持。」余雖不能當此言，而私心竊向往之。

《石洲詩話》卷一　沈宋律句勻整，格自不高。杼山目以「射雕手」，當指字句精巧勝人耳。

又　沈宋應制諸作，精麗不待言，而尤在運以流宕之氣。此元自六朝風度變來，所以非後來試帖所能幾及也。

翁方綱《七言律詩鈔凡例》　元遺山《論詩絕句》云：「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初唐律體，氣宇吞吐間，自有肇開一代之勢。若直以爲七律之正，將有俟焉。

《柳南隨筆》卷三　律詩起於初唐，【略】至沈宋兩家，加以平仄相儷，聲律益嚴，遂名之曰律詩。所謂律者，六律也，蓋指宮商、輕重、清濁而言，不特平而平、仄而仄已也。

《漢詩總説》五　學詩須從第一義著腳，如立泰華之巔，一切培塿，皆在目中。何謂第一義？自具手眼，熟讀楚騷漢詩，透過此關，然後浸淫於六朝、三唐，旁及宋、元近代。此據上流法，單從唐人入手，猶屬第二義，況入手於蘇、陸乎？齊梁間人喜言音調，平仄互用，不可紊亂，訾前賢未睹此理，然以沈約、謝朓詩與《十九首》並讀，勿問其他，專言音調，相去已遠。蓋元氣全則元音足，古詩惟《十九首》音調最圓，子建、嗣宗猶近之，宋齊則遠矣；律詩惟沈宋音調最圓，錢劉猶近之，中唐則遠矣。

《石園詩話》卷一　《新唐書》云【略】。僧皎然云：「沈宋爲有唐律之龜鑑，情多興遠，語麗爲多，眞射雕手。」愚謂沈雖坐贓配流嶺表，無甚穢跡。宋附張易之而顯，及左遷逃還，匿于洛陽張仲之家，復令兄子發其謀殺武三思事以自購。不獨爲當時義士所譏，亦且爲後之君子所羞稱。雖曰沈宋比肩，宋慚于沈多矣。

《小清華園詩談》卷上　何謂廣大？【略】近體則沈宋、燕許、右丞輩，亦時有宏壯之觀。

又卷下　沈雲卿之「高樹早涼歸」，宋員外之「銜花翡翠來」，【略】皆係興會所至，偶然而得。

《唐音審體・律詩五言論》　律詩始於初唐，至沈宋而其格始備。律者，六律也，謂其聲之協律也，如用兵之紀律，用刑之法律，嚴不可犯也。齊梁體二句一聯，四句一絕，律詩因之加以平仄相儷，用韻必雙，不用單韻。唐人律詩，間有三韻、五韻、七韻、九韻者，偶然變格，不過百之一耳。上下句相黏綴，以第二字爲準，仄平平仄仄平爲偏格，自二韻以至百韻，皆律詩也。二韻謂之絕句，六韻以上謂之長韻。（見《杜牧集》）馮班曰：「律詩多是四韻。」古無明説。嘗推而論之：聯絕黏綴，至於八句，首尾胸腹，俱已具足；如正格二聯，平平相黏也，中二聯仄仄相黏也，至二轉而變有所窮，則已成篇矣。自高棅《唐詩品彙》出，人遂不知絕句是律詩，棅又創排律之名，益爲不典。古人所謂排比聲律者，排偶櫛比，聲和律整也。乃於四字中摘取二字，呼爲排律，於義何居？古人初無此名，今人竟以爲定格而不知怪，可歎也！

又《律詩五言應制論》　唐人自沈宋而後，應制皆律詩也。五言七言，用韻多少，雖無定格，未有以古調歌行應制者，蓋取其莊重也。較之尋常言志之作，律雖同而辭不同。應太子曰應令，應諸王曰應教，其體亦相類。今分應制詩別爲一體。至於唐初所用齊梁體，後世應制不復用，可不具論。

《野鴻詩的》二六　一曰詩言志，又曰詩以導情性。則情志者，詩之根柢也；景物者，詩之枝葉也。根柢，本也；枝葉，末也。《三百篇》下迄漢、魏、晉，言情之作居多，雖有鳥獸草木，藉以興比，非僅描摹物象而已。迨元嘉時，鮑、謝二公爲之倡，風氣一變；嗣後倣效者情景參半，歷梁、陳而專尚月露風雲。及唐初沈宋諸君子出，相與振興元古，崇尚清眞，風氣復一變。沿至「中」、「晚」，又轉而爲梁陳矣。宋以後無譏焉。

姚鼐《策問・問詩以言志》　自沈約始言聲病，五言近體權輿於此。唐初言律詩者，推沈宋。其後諸家，少變其法。

《養一齋詩話》卷三　范雲與沈約同謀，沈佺期、宋之問黨附逆后，與潘岳無異。數人皆博學高才，詞苑之領袖，顧得罪君父如此，豈得以其能爲詩而貸之哉！故予欲世之選詩讀詩者，【略】陳子昂、宋之問、沈佺期諸亂臣逆黨之詩，一概不選不讀，以端初學之趨嚮，而立詩教之綱維。蓋人品小疵，宜寬而不論，此諸人非小疵也。

《讀書敏求記》卷四　沈宋裁詩矜變韻，韻而云變者，蓋詩之體裁，至沈宋排比聲韻，比齊梁格法益嚴，故遂爲千古韻詩之龜鑑耳。

《東目館詩見》卷二　律詩之源，亦推何遜、王筠、徐陵、江總、薛道衡，所謂視唐律寬而風度遠者。唐沈宋研鍊清切，穩順聲勢爲工，律名昉矣。然不免拘窘，故七律難於古律也。

《貞一齋詩說・論詩答問三則》　自唐沈、宋創律，其法漸精，又別作古詩，是有意爲之，不使稍涉於律，即古近迥然二途，猶度曲者，南北兩調矣。究之，朝華夕秀，善之者自詣其極，何嘗無五古耶？

藝文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方回《秋晚》　沈宋非不工，子昂獨高步。

陳維崧《鈔唐人七言律竟輒題數斷句楮尾》　沈宋才高擅景龍，詩成評驚費昭容。流蘇七寶殊端麗，閉置車中愁殺儂。

文章四友

《唐語林》卷五《補遺》　蘇味道詞亞于李嶠，時稱蘇李。崔融嘗戲蘇曰：「我詞不如公有【銀花合】也。」蘇即答：「猶不及公【金銅釘】。」謂「今同丁令威」也。

《新唐書・杜審言傳》　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

又《蘇味道傳》　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

《唐音癸籤・評彙一》　漢稱「蘇李」，唐亦曰「蘇李」（嶠，味道，父、頲）。以今論之，巨山五言，概多典麗，將味道難爲蘇；廷碩七言，尤富風華，亦復又難爲李爾。

又《談叢四》　唐人一時齊名者，【略】蘇、李，前味道、嶠，後頲、乂。【略】四友，杜審言、李嶠、崔融、蘇味道，稱文章四友。

《載酒園詩話又編・崔融》　崔與蘇味道、李嶠齊名，似爲秀出，又合杜審言爲「文章四友」，則氣力亦似差遜。

《石園詩話》卷二　唐詩人齊名者：【略】李嶠、崔融、蘇味道、杜審言爲「文章四友」。

方外十友

《新唐書・陸餘慶傳》　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

《唐詩紀事・陳子昂》　子昂、趙貞固、盧藏用、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陸餘慶，號「方外十友」。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七　陳、杜詩體渾大，非若中晚下

細小功夫，作小結裏。

《詩鏡總論》　杜審言渾厚有餘，宋之問精工不乏。

《石園詩話》卷二　唐詩人齊名者：【略】陳子昂、趙貞固、盧藏用、杜審言、宋之問、畢構澤、郭襲徽（微）、司馬承禎、釋懷一、陸餘慶號「方外十友」。

燕許

皇甫湜《論業》　當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自燕公已降，試爲子論之：燕公之文，如樓木栿枝，締構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燮陰陽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許公之文，如應鐘鼙鼓，笙簧鍾磬，崇牙樹羽，考以宮縣，可以奉明神，享宗廟。

《舊唐書・文苑傳序》　如燕許之潤色王言，【略】並非肆業使然，自是天機秀絕。若隋珠色澤，無假淬磨，孔翠翠羽，自成華彩，置之文苑，實煥緗圖。

《唐語林・文學》　鄭□□云：「張燕公文逸而學奧，蘇許公文似古，學少簡而密。張有《河朔刺史冉府君碑》，序金城郡君云：『舜華前落，蕙蔫城隅。天使馬悲，啓滕公之室；人看鶴舞，閉王母之墳。』亦其比也。」公又云：「張巧于才，近世罕比。《端午三殿侍宴詩》云：『甘露垂天酒，芝盤捧御書。含丹同蠔蜒，灰骨慕蟾蜍。』上親解紫拂秣帶以賜焉。蘇嘗夢書壁云：『元老見逐，讒人孔多。既誅羣兇，方宣大化。』後十三年視草禁中，拜劉幽求左僕射制，上親授其意，及進本，上自益前四句，乃夢中之詞也。」

姚鉉《唐文粹序》　洎張燕公以輔相之才，專撰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羣聽。蘇許公繼以宏麗，丕變習俗。

《新唐書・蘇頲傳》　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

蘇籀《欒城遺言》　唐皇甫湜論朝廷文字，以燕許爲宗，文奇則怪矣。又公論唐人開元燕許云：文氣不振，倔強其間，自韓退之一變復古，追還西漢之舊，然在許昌觀《唐文粹》，稱其碑頌，往往愛張、蘇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正《論業》云，所譽燕、許文極當。文奇則涉怪，施之朝廷，不須怪也。蓋亦取燕許。

郝經《原古録序》　唐之陳子昂、張說、蘇頲【略】，則鼓吹風雅，鋪張篇什，藻飾綸綍，列上書疏，陳敷利害，詰竟論議，雕繪華采，琱琢章句，掊抉造化，窮極筆力。

劉將孫《天下同文集序》　唐之盛，時在貞觀、開元間，其時稱歐虞褚薛，最後稱燕許大手筆，今其文可睹也。

《藝苑卮言》卷四　開元彩筆，無過燕許。制冊碑頌，春容大章。然比之六朝，明易差勝而淵藻遠卻，敷文則衍，徵事則狹。許之應制七言，宏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燕之岳陽以後，感慨多工，而實際不如始興。

《唐音癸籤・談叢四》　唐人一時齊名者，【略】燕許，燕國公張說，小許公蘇頲。

黃佐《唐音類選序》　而張說、蘇頲世稱「燕許」者，鳴于館閣。

高叔嗣《研岡先生集序》　巨唐詩道中興，許燕擅其美，沈宋極其至。

《詩源辯體》卷一四　張說、蘇頲，才藻遠讓沈、宋。五言古平韻者皆雜用律體，仄韻者多忌鶴膝。律詩，說五言稍勝，而頲七言稍勝。時稱「燕許大手筆」，蓋指文章言也。

錢謙益《復李叔則書》　叔則謂唐宋之文不盡于八家，此知其變者也。是故論唐文，于韓柳之前，未嘗無陳拾遺、燕許、曲江也。

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外編》　漢晉以上，惟不以文字爲仕進之羔雉，故各隨所至，而卓然爲一家言。隋唐以詩賦取士，文場之賦無一傳者。詩唯「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一律而已。燕、許、高、岑、李、杜、儲、王所傳詩皆仕宦後所作。閱物多得，景大取精，宏寄意遠，自非局促名場者所及。

《載酒園詩話又編・蘇頲》　燕、許並稱，燕警敏，許質厚。吾評兩公，亦猶龐士元之目顧、陸，一有逸足之用，一任負重之能也。《餞陽將軍兼源州都督御史中丞》曰「旗合無邀正，冠危有觸邪」，不惟得諷勵體，兼兩切其職，隱然有陳力就列之義。此眞綸綍之才，安得不推爲大手筆。

尤侗《冀宗伯詩序》　漢之盛也，柏梁之體暢于枚馬。唐之盛也，開元

之風創于燕許。

沈德潛《**唐詩觀瀾集序**》　唐以詩取士，故有韵之語至唐極盛。【略】其餘扈從會朝，稱符獻瑞，前如陳杜、沈宋，後如燕許、李杜諸公，鳳舉龍騰，允爲一朝冠冕。

又《**桐城張公藥齋詩集序**》　有臺閣之詩，有山林之詩。鋪揚德業，典贍鴻麗，臺閣之詩也。裴回景光，雕鏤萬象，山林之詩也。以臺閣稱者，於唐如蘇許公、張燕公、權文公諸人。

又《**大冢宰甘公遜齋集序**》　唐代以文章名者，推張燕公說、蘇許公頲爲大手筆。後如崔文貞祐甫、陸宣公贄、權文公德輿、李衛公德裕諸公，並以著述顯名。當代不知之。數人之見重於文苑者，由盛德大業，發而爲文，故其文足以光昭日月，人無異辭。若第曰文焉而已，彼王楊盧駱之徒，誰非能文？而其文不得與燕許以下諸公並埒，知文之所重，惟其人，而不惟其辭也。

《**說詩晬語**》**卷上**　長律所尚，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切，段落分明，而其要在開闔相生，不露鋪叙轉折過接之迹，使語排而忘其爲排，斯能事矣。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江，並皆佳妙。

《**唐詩觀瀾集**》**卷一二**　七言律較五言僅益二字，而難工倍之。氣格不高，則靡音曼詞，其失也蕪。力量不厚，則隻詞單義，其失也弱；神味不雋永，則大葉疏枝，其失也硬。氣韻不生動，則板重堆垛，其失也滯。一字不工，即累一句；一句不鍊，即累通篇。要使細筋健骨貫注開張，章無懈句，句無剩字，斯爲極則。所謂虛響易工，沉實難至者也。初唐如燕許、張李，氣格雄厚，【略】並有佳篇。【略】若郊廟朝廷之作，以清和雅麗爲宗，燕許、王錢並爲正鵠，是以入選爲多。至於七排長篇，詞繁格冗，尤爲不易，唐人集中亦屬罕作。

汪琬《**張青琱詩集序**》　有唐諸名家，若許燕之巨麗，李王錢劉之新逸，皆臺閣之詩之屬也。

張英《**補岩居近科程墨選序**》　漢之極盛，則有董子、賈子之文；唐之極盛，則有許公、燕公之詩。類皆典碩敦重，足以養國家長裕之氣，以蘊藏涵蓄，其所不斷盡，非末季文人之所能及者。

《**小清華園詩談**》**卷上**　何謂廣大？曰：【略】近體則沈宋、燕許、右丞

輩，亦時有宏壯之觀。

《**石園詩話**》**卷二**　唐詩人齊名者：【略】玄宗時，張說、蘇頲世稱燕許大手筆。

阮元《**四六叢話序**》　若夫燕許之宏裁，常楊之巨製，會昌一品之集，元白長慶之編，莫不並搜龍文，聯登鳳閣。

吳雯《**送涓來先生歸江寧**》　燕許文章大，韋平門閥高。鄉心違楚水，歸計且江皐。拜闕辭龍尾，承家有鳳毛。方看庾開府，清絕振波濤。

汪由敦《**夜坐**》　虛牝黃金莫漫嗟，空驚歲月似奔蛇。平生得意無多子，千古傳人定幾家？詩到杜韓窮變態，才高燕許擅風華。年來稍識青燈味，倦眼翻憐暮景斜。

吳中四士

《**舊唐書・文苑傳中・賀知章**》　先是，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若虛兗州兵曹，巨監察御史。融遇張九齡，引爲懷州司戶、集賢直學士。數子人間往往傳其文，獨知章最貴。

《**新唐書・劉晏傳附包佶**》　父融，集賢院學士，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

富吳體

《**舊唐書・文苑傳中・富嘉謨**》　富嘉謨，雍州武功人也。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爲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爲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爲富吳體。嘉謨作《雙龍泉頌》、《千蠋谷頌》，少微撰《崇福寺鐘

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幷州長史張仁亶待以殊禮，坐必同榻。嘉謨後爲壽安尉，預修《三教珠英》。中興初，爲左臺監察御史，卒。有文集五卷。

《**新唐書・文藝傳中・尹元凱**》　時又有富嘉謨、吳少微，皆知名。嘉謨，武功人，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少微，新安人，亦尉晉陽，尤相友善；有魏谷倚者，爲太原主簿。並負文辭，時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不競，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豫脩《三教珠英》。韋嗣立薦嘉謨、少微並爲左臺監察御史。已而嘉謨死，少微方病，聞之爲慟，亦卒。

《**唐詩紀事・富嘉謨**》　嘉謨，武功人。長安中爲晉陽尉。吳少微者，亦尉晉陽。有魏倚谷〔谷倚〕者，爲太原主簿。時稱「北京三傑」。時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不競。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嘉謨終於右臺監察御史。張說論其文曰：如孤峰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

《**唐音癸籤・談叢四**》　唐人一時齊名者，如富吳：嘉謨、少微。

《**載酒園詩話又編・陳子昂**》　詩與樂通，其聲宜直廉，不宜粗厲。凡號雅音者，不徒黜淫哇之響，幷宜去嘽噦也。吳少微、富嘉謨力矯頹靡，張說譬之「濃雲鬱興，震雷俱發」，亦猶丘門怪由瑟之意，故必「穆如清風」者，斯爲承。

作家

袁朗

論述

《秋夜獨坐》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沈着。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上・袁朗》　袁朗，雍州長安人，陳尚書左僕射樞之子。其先自陳郡仕江左，世爲冠族，陳亡徙關中。朗勤學，好屬文。在陳，釋褐秘書郎，甚爲尚書令江總所重。嘗製千字詩，當時以爲盛作。陳後主聞而召入禁中，使爲《月賦》，朗染翰立成。後主曰：「觀此賦，謝希逸不能獨美於前矣。」又使爲《芝草》、《嘉蓮》二頌，深見優賞。歷太子洗馬、德教殿學士，遷秘書丞。陳亡，仕隋爲尚書儀曹郎。武德初，授齊王文學、祠部郎中，封汝南縣男，再轉給事中。貞觀初卒官。太宗爲之廢朝一日，謂高士廉曰：「袁朗在任雖近，然其性謹厚，特使人傷惜。」因敕給其喪事，並存問妻子。有文集十四卷。【略】朗十三代祖漢司徒滂，滂生魏國郎中、御史大夫渙，渙生晉尚書準，準生東晉右將軍、豫章太守冲，冲生司徒從事中郎耽，耽生琅邪內史質，質生丹陽尹、宋公長史豹，豹生宋吳郡太守洵，累代有高名重位，前史有傳。五代叔祖宋太尉淑，高祖父左僕射、雍州刺史顗，高祖司空察，皆死國難。曾祖梁中書監、司空、穆公昂，仕齊爲吳興太守，及梁高祖禪齊，久辭朝命。父樞，叔父憲，仕陳，皆爲陳僕射。叔祖敬，中書令。及陳亡，憲冒難扶護後主。朗自以中外人物爲海內冠族，雖琅邪王氏繼有台鼎，而歷朝首爲佐命，鄙之不以爲伍。

《新唐書・文藝傳上・袁朗》　武德初，隱太子與秦王、齊王相傾，爭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綱竇軌、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謨、率更令歐陽詢、典膳監任璡、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韋挺、記室參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秦王有友于志寧、記室參軍事房玄齡虞世南顏思魯、諮議參軍事竇綸蕭景、兵曹杜如晦、鎧曹褚遂良、士曹戴胄閻立德、參軍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籤蘇勖、文學姚思廉褚亮、燉煌公府文學顏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元帥府長史屈突通、司馬竇誕、天策府長史唐儉、司馬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參軍事杜淹、倉曹李守素、參軍事顏相時；齊王有記室參軍事榮九思、戶曹武士逸、典籤裴宣儼，朗爲文學。從父弟承序亦有名，王召爲文學館學士。朗累封汝南縣男，再轉給事中。卒，太宗爲廢朝一日，謂高士廉曰：「朗任淺而性謹厚，使人悼惜。」詔給喪費，存問其家。朗遠祖滂，爲漢司徒。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顗、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朗自以中外人物爲海內冠，雖琅邪王氏踵爲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爲伍。

紀事

《唐詩紀事・袁朗》　朗父樞，仕陳爲德教殿學士，陳亡入隋。唐初，朗爲秦王府文學。太宗時爲給事中。卒，帝曰：「朗任淺而性謹厚，使人悼惜。」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袁朗集》四卷。

又《文苑傳上・袁朗》　有文集十四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　歐陽詢《藝文類聚》一百卷。注：令狐德棻、袁朗、趙弘智等同脩。

《通志・藝文略》《袁朗集》十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袁朗集》十四卷。

雜録

《舊唐書・孝友傳・趙弘智》武德初，【略】與祕書丞令狐德棻、齊王文學袁朗等十數人同修《藝文類聚》。

曹憲

《舊唐書・儒學傳上・曹憲》曹憲，揚州江都人也。仕隋爲祕書學士。每聚徒教授，諸生數百人。當時公卿已下，亦多從之受業。憲又精諸家文字之書，自漢代杜林、衛宏之後，古文泯絶，由憲此學復興。大業中，煬帝令與諸學者撰《桂苑珠叢》一百卷，時人稱其該博。憲又訓注張揖所撰《博雅》，分爲十卷，煬帝令藏于祕閣。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表薦之。太宗徵爲弘文館學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學者榮之。太宗嘗讀書有難字，字書所闕者，錄以問憲，憲皆爲之音訓及引證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歲卒。所撰《文選音義》，甚爲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又《經籍志下》《曹憲集》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曹憲集》三十卷。

又 曹憲《文選音義》，卷亡。

《通志・藝文略》《曹憲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曹憲集》三十卷。

傅奕

論述

李東陽《讀唐史》 傅奕可謂獨見之士也。上高祖之疏，斥蕭瑀之議，答太宗之言，皆以闢佛爲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終太宗之世，異端不至於大盛，而蕭瑀卒坐是以貶，或者奕有以啓之乎。然其說亦不能大行，如韓愈氏之光明於世。愈之言曰：「高祖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以爲恨。」是奕之謂也。然則使愈生於太宗之世，其庶幾乎！曰：亦如是而已。仁義不明於上，教化不行於下，而欲制強敵於口舌文字之間，難矣哉！

《請除釋教疏》 法琳《對傅奕廢佛僧事啓》：沙門法琳等啓，琳聞情切者其聲必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以窮子念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何者？竊見大業末年，天下喪亂。二儀黯黷，四海沸騰，波震塵飛，邱焚原燎。五馬絶浮江之路，七重有平壘之歌。烽燧時警，羽檄競馳，關塞多虞，刁斗不息。道消德亂，運盡數窮。轉輸實繁，頭會箕斂。積屍如莽，流血爲川，人不聊生，物亦勞止。控告無所，投骸莫從，百姓苦其倒懸，萬物困其無主。豈徒法輪絶響，正教陵夷。聖上興弔俗之心，百姓順昊天之命，爰舉義旗，平一區宇。當時道俗蒙賴，華戎胥悦，於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陰陽而調四序，和邦國，序人倫，功蓋補天，神侔立極。降雲雨而生育，開日月以照臨，發之以聲明，紀之以文物，恩霈行葦，施洽蟲魚。方欲重述九疇，再敷五教，興石渠之學，布庠序之風，遠紹軒羲，近同文景。功業永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竊見傅奕所上之事，披覽未徧，五內分崩，尋讀始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惑正，魔辯逼眞，猶未足聞諸下愚，況欲上干天聽。但奕職居時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起惡。然其文言淺陋，事理不詳，辱先王之典謨，傷人倫之風軌。何者？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子曰：「一

言合理，則天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子背叛。」觀奕所上之事，括其大都，窮其始末，乃罔冒闕庭處多，毀辱聖人甚切。如奕此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實未能益國利人，竟是惑弄朝野。然陛下應天順時，握圖受籙，赴萬國之心，當一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夷兇靖難之功，固以威蓋前王，聲高往帝，爰復存心三寶，留意福田，預是出家之人，莫不感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行，求報國恩，無識之徒，非違造罪，致令傅奕，陳此惡言，擗踊痛心，投骸無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極刑，恨奕輕辱聖人，言詞切害，深恐邪見之者，因此行非。按《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恆星不見，夜明如日，即佛生時之瑞應也。然佛有眞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五眼六通，神曰不可思議，法號心行處滅。其道也，運衆聖於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明帝永平三年，夢見金人已來，像教東流，靈瑞非一，具在漢魏諸史，姚石等書。至如道安道昱之輩，圖澄羅什之流，竝有高行深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識知，貴勝崇重。自五百餘年已來，寺塔偏於九州，僧尼溢於三輔，竝由時君敬信，朝野歸心，像教興行，於今不絕者，實荷人主之力也。世間君臣父子，猶謂恩澤難酬，昊天不報，況佛是衆生出世慈父，又爲凡聖良醫，欲抑而挫之，罪而辱之，不可得也。仰尋如來智出有心，豈三皇能測，力包造化，非二儀可方。列子云：「昔商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王五帝必是大聖，孔子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愆，以此較量，推佛爲大聖也。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游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奕一人所能謗讒？昔公孫龍著《堅白論》，罪三王，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以爲前鑑，良可悲夫！主上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式閭封墓，興皇王之風，開佛老之化，狂簡之說，尤可焚之。若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按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商周秦，王政數改。蕭牆內起，逆亂相尋，爾時無佛，何因運短？但琳豫居堯世，日用莫知，在外見不便事，恐蕃國遠聞，謂華夏無識。夫子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之者欲使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傅奕出言不遜，聞者悉驚，有穢國風，特損華俗，謹錄丹款，冒以啓聞。伏惟大王殿下天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穎越，器局含宏，好善爲樂，邁彼東平，溫易自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式序六條，德既寮帷，仁兼裂網，開康莊之第，坐荀卿之賓，起修竹之園，醼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而賦窮體物，信可譽形朝野，美貫前英者焉。但琳等內顧闕如，方圓寡用，念傅奕下愚之甚，媿凡僧禿丁之呵，惡之極也，罪莫大焉。自尊盧赫胥已來，天地開闢之後，未有如奕之狂悖也。不任斷骨痛心之至，謹錄奕害事，輒述鄙詞，件答如左，塵黷威嚴，伏增殞絕。謹啓。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痛斥異端，理明氣壯，始能爲此，非過激也。

傳記

《舊唐書・傅奕傳》　傅奕，相州鄴人也。尤曉天文曆數。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及諒舉兵，謂奕曰：「今茲熒惑入井，是何祥也？」奕對曰：「天上東井，黃道經其中，正是熒惑行路所涉，不爲怪異；若熒惑入地上井，是爲災也。」諒不悅。及諒敗，由是免誅，徙扶風。高祖爲扶風太守，深禮之。及踐祚，召拜太史丞。太史令庾儉以其父質在隋言占候忤煬帝意，竟死獄中，遂懲其事，又恥以數術進，乃薦奕自代，遂遷太史令。奕既與儉同列，數排毀儉，而儉不之恨，時人多儉仁厚而稱奕之率直。奕所奏天文密狀，屢會上旨，置參旗、井鉞等十二軍之號，奕所定也。武德三年，進《漏刻新法》，遂行於時。七年，奕上疏請除去釋教。【略】又上疏十一首，詞甚切直。高祖付羣官詳議，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置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此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蕭瑀非出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其瑀之謂矣！」瑀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獄所設，正爲是人。」高祖將從奕言，會傅位而止。奕武德九年五月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累於我，

然今後但須盡言，無以前事爲慮也。」太宗常臨朝謂奕曰：「佛道玄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奕對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狄，初止西域，漸流中國。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玄言，文飾妖幻之教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太宗頗然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臨終誡其子曰：「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爲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唯獨竊歎，衆不我從，悲夫！汝等勿學也。古人裸葬，汝宜行之。」奕生平遇患，未嘗請醫服藥，雖究陰陽數術之書，而並不之信。又嘗醉卧，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爲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注《老子》，并撰《音義》，又集魏、晉已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紀事

《隋唐嘉話》卷中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咒術能死生人。太宗令於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太常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犯正，若使咒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咒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爲所擊者，便不復蘇。

又　貞觀中有婆羅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馬奔湊其處如市。時傅奕方卧病，聞之，謂其子曰：「是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試之焉。」胡僧緘縢甚嚴，固求良久，乃得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皆用之。

《大唐新語・釐革》　太史令傅奕，博綜羣言，尤精《莊》《老》，以齊生死、混榮辱爲事，深排釋氏，嫉之如仇。嘗至河東，遇彌勒塔，士女輻輳禮拜，奕長揖之曰：「汝往代之聖人，我當今之達士。」奕上疏請去釋教，其詞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稅。凡百黎庶，不察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虛覬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期百日之糧。」又上論十二首，高祖將從之，會傅位而止。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傅弈（奕）《高識傳》十卷。

又《藝文志三》　傅弈注《老子》二卷。

又　傅弈《老子音義》並卷亡。

雜録

《太平廣記》卷一一六引《地獄苦記》　唐太史令傅奕，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風。少好博學，善天文曆數，聰辯，能劇談。自武德、貞觀中，嘗爲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輕僧尼，至以石像爲塼瓦之用。貞觀十四年秋，暴病卒。初，奕與同伴傅仁均、薛頤，並爲太史令。頤先負仁均錢五千，未償而仁均死，後頤夢見仁均，言語如平常。頤因問曰：「先所負錢，當付誰人？」仁均曰：「可以付泥犂人。」問：「是誰？」答曰：「太史令傅奕是也。」既而寤。是日夜，少府監馮長命又夢己在一處，多見先亡人，長命問：「經文說罪福之報，未知審定有否？」答曰：「皆悉有之。」又問：「如傅奕者，生平不信，死受何報？」答曰：「罪福定有，然傅奕已配越州爲泥犂矣。」

賀德仁

《舊唐書・文苑傳上・賀德仁》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也。父朗，陳散騎常侍。德仁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德仁兄弟八人，時人方之荀氏。陳鄱陽王伯山爲會稽太守，改其所居甘滂里爲高陽里。德仁事陳，至吳興王友。入隋，僕射楊素薦之，授豫章王府記室參軍。王以師資禮之，恩遇甚厚。及

煬帝即位，豫章王改封齊王，又授齊王府屬。及齊王獲譴，府僚皆被誅責，唯德仁以忠謹免罪，出補河東郡司法。素與隱太子善，及高祖平京師，隱太子封隴西公，用德仁爲隴西公友。尋遷太子中舍人，以衰老不習吏事，轉太子洗馬。時蕭德言亦爲洗馬，陳子良爲右衛率府長史，皆爲東宮學士。貞觀初，德仁轉趙王友。無幾卒，年七十餘。有文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賀德仁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賀德仁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賀德仁集》二十卷。

《全唐詩未備書目》《賀德仁集》二十卷。貞觀時爲東宮學士。

歐陽詢

傳記

《舊唐書・儒學傳上・歐陽詢》歐陽詢，潭州臨湘人，陳大司空顧之孫也。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僅而獲免。陳尚書令江總與紇有舊，收養之，教以書計。雖貌甚寢陋，而聰悟絕倫，讀書即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精《三史》。仕隋爲太常博士。高祖微時，引爲賓客。及即位，累遷給事中。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耶！」武德七年，詔與裴矩、陳叔達撰《藝文類聚》一百卷，奏之，賜帛二百段。貞觀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年八十餘卒。

《新唐書・儒學傳上・歐陽詢》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匿而免。江總以故人子，私養之。貌寢倪，敏悟絕人。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遂博貫經史。仕隋，爲太常博士。高祖微時，數與游，既即位，累擢給事中。詢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爲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邪？」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

紀事

《隋唐嘉話》卷中　太宗宴近臣，戲以嘲謔，趙公無忌嘲歐陽率更曰：「聳髆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云：「縮頭連背暖，侻襠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改容曰：「歐陽詢豈不畏皇后聞？」趙公，后之兄也。

《大唐新語・諧謔》太宗嘗宴近臣，令嘲謔以爲樂。長孫無忌先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答曰：「索頭連背暖，漫襠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太宗斂容曰：「汝豈不畏皇后聞耶？」無忌，后之弟也。詢爲人瘦小特甚，寢陋而聰悟絕倫，讀書數行俱下，博覽古今，精究《蒼》《雅》。初學王羲之書，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

《太平廣記》卷二五四引《啓顏録》唐宋國公蕭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賜射，瑀箭俱不著垛，一無所獲。歐陽詢詠之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彊弓。欲高翻復下，應西還更東。十迴俱著地，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爲此，乃應是宋公。」

又卷四九三引《談賓録》文德皇后喪，百官縗絰。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中書舍人許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馬。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藝文類聚》一百卷，歐陽詢等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歐陽詢《藝文類聚》一百卷，令狐德棻、袁朗、

趙弘智等同脩。

《崇文總目》卷三　《藝文類聚》一百卷，歐陽詢撰。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四　《藝文類聚》一百卷。原釋：唐歐陽詢撰。按：《唐志》：令狐德棻、袁朗、趙宏智等同修，分門類事，附見前世詩賦贊頌牋啓之作。

《郡齋讀書志・藝文類聚》　一百卷。右唐歐陽詢等撰。分門類事，兼采前世賦、詩、銘、頌、文章附于逐目之後。按：《唐志》：詢與令狐德棻、袁朗、趙弘智同修。

《直齋書録解題・類書類》　《藝文類聚》一百卷，唐弘文館學士長沙歐陽詢信本撰。案：《唐志》：令狐德棻、趙弘智等同修。其所載詩文賦頌之屬，多今世所無之文集。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五》　《藝文類聚》一百卷。

《宋史・藝文志六》　歐陽詢《藝文類聚》一百卷。

又　歐陽詢《麟角》一百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藝文類聚》一百卷，歐陽詢。

《百川書志》卷一一　《藝文類聚》一百卷，唐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撰，載引諸集，今世罕傳。漢魏六朝之文，獨賴《文選》，此書之存，不然幾至泯沒無聞矣。二公有功斯文，猗歟盛哉！其間精語，又足以益人之藻思，鑑衆作之指歸。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藝文類聚》，蘇刻一，常州活字刻一，閩刻一。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藝文類聚》一百卷，歐陽詢。

《趙定宇書目》　《藝文類聚》二十本。

《季滄葦書目》　《藝文類聚》一百卷。

《潛采堂宋元人行笈書目》　《藝文類聚》十四本。

《欽定天禄琳琅書目》卷九　《藝文類聚》四函，四十四冊，唐歐陽詢著，一百卷，前詢自序。按：《唐書・藝文志》此書係詢與令狐德棻、趙弘智等同修，則詢固總其成者。陳振孫《書録解題》謂其所載詩文賦頌之屬，多今世所無之文集，故宋人咸重其書，諸家簿録無不載之。此本標印頗精，而不誌刊刻年月，以版式紙質較之，係爲明槧。【略】明四明范大澈藏本所鈐諸印，大半見前。其稱句章灌園叟者，考《後漢書・郡國志》，會稽郡縣餘姚句章人郭璞注《山海經》，稱句餘之山在餘姚南，句章北，故二縣因以爲名云，以地理考之，句章即今鄞縣地也。又有卧雲印，考朱彝尊《明詩綜》小傳云：陳宗虞，字于韶，閩中人，嘉靖庚戌進士，官按察副使，有《卧雲樓稿》。據此，則卧雲當爲宗虞私印。其餘典客侍從之臣，幷典屬國囧菴寶墨齋、開承堂金義玉几諸印，未知誰氏所鈐。

《四庫全書總目・類書一・藝文類聚一百卷》　内府藏本，唐歐陽詢撰。【略】是書據其自序，蓋亦奉詔所作。《唐書・藝文志》注：令狐德棻、袁朗、趙弘智同修。《唐書》詢本傳又稱，武德七年，詔與裴矩、陳叔達同修，殆以詢董其成，故相傳但署詢名歟？葉大慶《考古質疑》論其正月十五日有蘇味道《夜遊》詩，洛水門有李嶠《游洛》詩，寒食門有沈佺期、宋之問詩，四子皆後人，歐陽安得預編之？則傳寫又有所竄亂，非盡詢等之舊也。

《抱經樓藏書志》卷四五　《藝文類聚》一百卷，明刊本，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渤海男歐陽詢撰。自序。胡纘宗序。湯聘尹序（萬曆丁亥）。王元貞序。

又　《藝文類聚》一百卷，宏達堂重刊本，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渤海男歐陽詢譔。自序。胡纘宗序。湯聘尹序。王元貞序。

《鄭堂讀書記》卷六〇　《藝文類聚》一百卷，明刊本，唐歐陽詢等奉敕撰。（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仕隋爲太常博士。武德中，累擢給事中，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四庫全書》著録，《崇文目》、《中興書目》（見《玉海》引）、《讀書志》、《書録解題》、《通攷》、《宋志》俱載之。《新唐志》注云：令狐德棻、袁朗、趙弘智等同修。前有信本原序，稱皇帝以爲，前輩綴集，各抒其意，《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偏略》，直書其事，文義既殊，尋檢難一。爰詔撰其事，且又棄其浮雜，刪其冗長，金箱玉印，比類相從。其有事出於文者，便不破之爲事，故事居其前，文列於後，俾夫覽者易爲功，作者資其用。今觀是書，凡分四十八門，每門又各分子目，其體例較他類書爲最善，惜其所分門目尚未確當，所隸事實亦少端緒，誠不免王氏《野客叢書》、彭氏《文苑英華辨證》所指摘。然陳氏謂其所載詩文賦頌之屬，多今世所無之文集，知隋以前舊籍，端藉此編得存其十一，故明人諸家輯總集，多從此采出焉。中有蘇味道、李嶠、

宋之問、沈佺期詩，則皆後人所竄入，必非原書所有明矣。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六 《藝文類聚》一百卷，馮氏已蒼校宋本，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渤海男歐陽詢撰。金吾藏《藝文類聚》凡三本：一小字本，每頁二十八行，行二十三字，一蘭雪堂活字本，一聞人詮刊本，馮氏已蒼據米刊本手校，即是本也。三本中以是本爲最善。自序。胡纘宗鈐梓序。陸采跋（嘉靖戊子）。馮氏手跋曰：歲丙子，閩人劉履丁贈錢宗伯牧齋以宋刻《藝文》。予從牧翁借校此本，始于丁丑之四月，畢于六月之十七日，是年閏五月，蓋百日而終卷也。劉本正是此本之祖，中有模糊缺失處，無不因襲，始知陸采所云劖半之說謬也。卷末有「葫蘆碧沙」印，又「舊學圖書」四字方印，未知何家物也。孱守居士記。又曰：崇禎丁丑，借錢宗伯牧齋宋本校過，與此本正同，劖半之說，妄也。此書似非全書，但宋時已止存此，想世無完本矣。馮已蒼書。錢氏手跋曰：陸采云劖其半，以示存羊，意謂胡可泉刻成此書後，俗人欲焚此板，今劖去以示不忍之意，非謂此書之不全也。附記于此，馮先生必以爲然。求赤漫識。

《結一廬書目》卷三 《藝文類聚》一百卷，計二十三本，唐歐陽詢撰。明嘉靖七年重刊宋小字本。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〇 《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等奉敕撰。嘉靖丁亥胡纘宗刊小字本，萬曆丁亥王元貞刊中字本，明聞人詮刊本，明蘭雪堂活字本，張月霄小字本，每頁二十八行，行二十三字。聞人本有馮已蒼據宋刻校。

《天一閣見存書目》卷三 《藝文類聚》一百卷，缺。唐歐陽詢撰。存卷一至六十八卷、七十六至末。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〇 《藝文類聚》一百卷，明刊本，陳子準手校，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每葉二十八行，行二十八字。此吳郡陸子元刻本，大致與蘭雪堂華氏活印本同，陳子準以馮已蒼校宋本訂正譌脫。己蒼云：八十五至八十七三卷中，宋本亦雜亂無緒。子準云：似有後人增入處，非率更原書。有詢自序。【略】一至五卷補配，無校。宋別有山西巡撫蘇祐、黃洪毘、按察司僉事鄭光、平陽知府張松重刻序。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七 《藝文類聚》一百卷，明活字本，題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渤海男歐陽詢撰，與宋本同。明陸氏刻本脫去「渤海男」三字，每條惟空一格，此則逐條提行，每半葉十四行，行十三字。目後有墨圖，記云：乙亥冬錫山蘭雪堂華堅允剛活字銅板校正印行，舊爲吳方山藏書。每卷首有「姑蘇吳岫家藏」朱記。

又 《藝文類聚》一百卷，明刊本。此吳郡陸子玄刻本，與華本大致相同，陳子準以馮已蒼校宋本訂正脫譌。馮云「八十五至八十七三卷中，宋本亦雜亂無緒」。陳云「似有後人增入處，非率更原書也」。有詢自序、胡纘宗序、陸采跋。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卷三 《藝文類聚》一百卷，明刊本。從故友陳子準家假得子準手校本勘一過。歲丙子，閩人劉履丁以宋本《藝文》贈邑中錢氏，余借校此本。始於丁丑之四月，畢於六月之十七日，是年閏五月，蓋百日而終卷也。劉本正是此本之祖，中有模糊缺失處，無不因襲，始知陸采劖半之說謬也。卷末有「葫蘆碧沙」印，又「舊學圖書」方印，未知何家物也。孱守居士記。陳子準以馮校及蘭雪堂本互校，但子準本誤者比此本爲多。子準所藏，或是補刻，其字畫亦潦草，不如此本也，此本蓋陸采所云二百本之一耳。子準校勘極細，所藏之書，丹鉛燦然，有前輩陸敕先諸人之風，身後遺書盡散，雲煙過眼，曩哲所歎。讀其《稽瑞樓書目》，益不禁人琴之愴也，校畢記此。

《宋元本書目行格表》卷下 元槧《藝文類聚》，行二十八字，一百卷。有無名氏跋云：書坊宗文堂購得是書，即工刊行。（《郘宋樓藏書志》、《儀顧堂續跋》）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九八上 《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等奉敕撰。明本。此小字本，板最工整。前有歐陽詢序。凡四十八門，事實居前，詩文列後，体例最善，惟有後人竄入之作。【略】紀氏曰：《藝文類聚》鵠、鶴本一類，明小字本分爲二類，足見其妄。文光案：此本惟目錄分白鶴、黃鶴，引典仍在一類，不分鵠部、鶴部，曉嵐蓋據目言之，未曾閱書也。

《郘宋樓藏書志》卷五九 《藝文類聚》一百卷，元宗文堂刊本，徐興公舊藏，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自序。無名氏跋曰：夫《藝文類聚》一書，出自唐統大學士歐陽詢。所著編成百卷。巨載天文、歲時、地理、山川、社稷、州郡、帝王、后妃、儲宮、人品、禮樂、職爵、冠婚、喪祭、詩書、金寶、器械、祥瑞、災異、華夷、草木、禽獸、藥品、天下勝跡

諸事，巨細畢具，節節有條，幷名儒、古體、文論、策表，靡所不全，高明君子，觀之亦得以一助云耳。今書坊宗文堂購得是書，即便命工栞行，溥傳海宇，售播四方，賢哲士大夫，以廣斯文，幸鑑。案：元刊《劉靜修集》卷一後有墨記云：至順庚午，宗文堂刊本記。則宗文堂爲元時書坊無疑。每葉二十八行，每行二十八字，明小字本即從此出。每卷中有在「李鹿川處」朱文長印、「鄭之印」白文方印、「注韓居士」白文方印、「侯官劉筠川藝文金石記」朱文長印、「徐氏興公」白文方印、「侯官鄭氏藏書印」朱文方印。

又　《藝文類聚》一百卷，明刊小字本，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渤海男歐陽詢撰。自序，胡纘宗序，陸采跋（嘉靖戊子）。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卷一四　《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撰。明嘉靖丁亥胡纘宗刊小字本，佳，十四行，行二十三字。萬曆丁亥王元貞刊大字本，劣。明蘭雪堂活字本。明聞人詮刊本。張目有馮己蒼依宋刊校本。〔附録〕蘭雪本佳，聞人詮本次之，陸本又次之，大字本最劣。明陸氏刊本，結銜脱去「渤海男」三字，每條惟空一格。錫山華氏活字本，逐條提行，廿二字，目後有墨圖記云：乙亥冬錫山蘭雪堂華堅允剛活字銅板印行。（星詒）〔續録〕張月霄小字本，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三字。北京圖書館有校宋本。

《木樨軒藏書書録》卷三　《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輯。明刊本（明嘉靖刻本，有抄配及缺葉）。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八字。前有歐陽詢序。收藏有「張印紹仁」白文方印、「張學安」朱文「訒菴」白文二方印、「長洲張氏收藏」朱文長方印、「吳郡張氏執經堂藏」朱文長方印。

《北京文奎堂書莊目録・子部》　《藝文類聚》，唐歐陽詢。明嘉靖小字本，棉紙，三十本。

《東海藏書樓書目・子部》　《藝文類聚》百卷，唐歐陽詢等奉敕撰。光緒己卯華陽宏達堂重刊本。

《中國書店書目・子部》　《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明王元貞校刻初印，二十本。

《故宫所藏觀海堂書目》卷三　《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等撰。明嘉靖丁亥吳郡陸子玄刻本，有胡纘宗序。每頁二十八行，每行二十八字，十二冊。

又　一百卷。光緒乙卯宏達堂重刊本，原題明秣陵王元貞校，有湯聘尹序。四十九冊。

《受古書店舊書目録・子部》　《藝文類聚》一百卷。宏達堂校刊初印，寫好書根，三十二本。

又　《藝文類聚》百卷，唐歐陽詢等奉敕撰。明嘉靖間張月霄刊小字本，白皮紙印，每頁廿八行，二十三字。六本。

《崇雅堂書録》卷一〇　《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撰。明嘉靖丁亥胡纘宗重刻宋小字本。明嘉靖己酉山西平陽精刻本。《四庫》著録。

《文禄堂訪書記》卷三　《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撰。明華氏蘭雪堂活字本，存十六冊。半葉七行，行二十三字。白口。板心上刊「蘭雪堂」三字，下記刊工姓名（員廣、慶魁）。目後有「乙亥冬，錫山蘭雪堂華堅允剛活字銅板校正印行」篆文木記，卷末「錫山」二字木記、「蘭雪堂華氏活字板印行」木記。

《吟香仙館書目》卷三　嘉靖本《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撰。

《書目答問補正》卷三　《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明仿宋小字本。明王元貞校大字本。【補】明錫山華氏蘭雪堂活字本。成都刻大字本。此中引書一千四百餘種，民國十二年北京大學研究所盡爲輯出，存校中，未刊。

《鄦范氏天一閣書目内編・劫餘書目第三》　《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撰。明嘉靖刻本。

《揚州吴氏測海樓藏書目録》卷四　《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光緒年宏達堂刊，竹紙。三十二本二函，洋三十元。

《海日樓題跋》卷一　元本《藝文類聚跋》。此即《儀顧堂題跋》之至順本《藝文類聚》也。末卷殘損，脱去無名氏跋。茲錄陸氏跋於左：「元槧《藝文類聚》，每葉二十八行，每行二十八字。明嘉靖陸采本，行款皆同，疑即從此本出。」後有無名氏跋云：「書坊宗文堂購得此書，即命工刊行，溥傳海内，售播四方，賢哲士大夫，以廣斯文，幸甚。」愚按：元刻《劉靜修集》卷一後有墨記云：「至順庚午，宗文堂刊本記。」則宗文堂必元代麻沙書坊，此書亦至順中刻本也云云。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類書》　《藝文類聚》一百卷。葉大慶《考古質疑》，論其正月十五日有蘇味道《夜遊詩》，洛水門有李嶠《游洛詩》，寒

食門有沈佺期、宋之問詩，四子皆後人，歐陽安得預編之？則傳寫又有所竄亂，非盡詢等之舊也。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亦摘其引梁君射白雁事，云出《莊子》，《莊子》無其語，則皆中其失。瞿氏目錄有明刊本，云：「陳子準以馮己蒼校宋本訂正脫譌。馮云：『八十五至八十七三卷中，宋本亦雜亂無緒。』陳云：『似有後人增入處，非率更原書也。』」李慈銘《桃華聖解盦日記》云：「《類聚》引《莊子》梁君射白雁事，案此與《新序・雜事篇二》所載大略相同，《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人事部，引此亦作《莊子》，《困學紀聞》卷十載《莊子・逸篇》三十九條，此事亦據《類聚》、《御覽》諸書輯入，是本不誤，而《提要》乃據《辨證》云『《莊子》無其語』，謂『所摘中其失』，以是知考據之難也。」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〇 《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撰。殘本，明蘭雪堂活字印本，七行十三字。本書十四行，標題大字占雙行，版心上方有「蘭雪堂」三字，卷末有「正德乙亥冬長至日蘭雪堂華堅活字銅版校正印行」三行。又「錫山」圓印及篆文墨記，文曰：「蘭雪堂華堅活字版印行。」

又 《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撰。明鄭氏宗文堂刊本，十四行二十八字。按：此書字體及彫工與明刊《宋文鑑》、《文獻通考》相類，極似愼獨齋所刊諸書。陸心源氏以有宗文堂跋語，定爲元本。不知閩中書坊傳世最長，如翠巖精舍、勤有堂等自宋元迄明皆世其業，今所刻之書猶可考見，宗文堂明代何獨不存乎？觀書以字體雕工風氣定其時代，可百不失一，若拘拘於紙墨之古舊、牌記之年月及避諱與否，皆其末焉者也。（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書，己巳十一月十三日閱）

《中國善本書提要》 《藝文類聚》一百卷，二十冊，《四庫總目》卷一百三十五（北圖），明嘉靖間刻本，十四行二十八字（22.2×15.1），唐歐陽詢撰。按馮己蒼有校宋本，後歸昭文張氏，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六頁二。道光十二年，陳徵芝手迻一份，儲於帶經堂，此本又同治三年譚儀據帶經堂本重錄以貽周星詒者。後歸咫進齋，故卷四有光緒八年姚慰祖籤記。錄諸家題記如後：歲丙子，閩人劉履丁贈錢宗伯牧齋以宋刻《藝文》，余從牧翁借校此本，始於歲丁丑之四月，畢於六月之十七日，是年閏五月，蓋百日而終卷也。劉本正是此本之祖，中有模糊缺失處，無不因襲，始知陸采所云劖半之說謬也。卷末有「胡蘆碧沙」印，又「舊學圖書」四字方印，末知何家物也。孱守居士記。　崇禎丁丑，借錢宗伯牧齋宋本校過，與此本正同，劖半之說妄也。此書似非全書，但宋時已止存此，想世無完本矣。馮己蒼書。

陸采云劖其半以示存，羊意謂胡可泉刻成此書後，俗人欲焚此版，今劖去以示不忍之意，非謂此書之不全也，附記於此。馮先生必以爲然，求赤漫志。孫淵如有足本《藝文類聚》，陸采之言非無因也。壬辰嘉平臨畢記，韜庵。同治三年，歲在甲子嘉平月，杭州譚儀仲儀父借陳氏帶經堂藏書傳校，寄贈周季況司馬，卷中校語，或馮或錢或陳，端緒可尋，間有參錯者，儀亦間附一二於下方。短景草率，隨朱筆繙寫，未克逐條審校。季況方得《北堂書鈔》眞本，或者併二書撰校勘記，以遺後來，虞、歐可作，樂得此功臣也。校凡十日而畢，僅馮先生之十一耳，繼事者易爲力，諒哉。儀識。按求赤名孫保，錢謙貞之子；韜庵爲陳徵芝號，譚跋所謂「或錢或陳」者，即指求赤與韜庵也。自序，胡纘宗序，陸采跋〔嘉靖七年（一五二八）〕。

又 《藝文類聚》一百卷，三十六冊（國會），明嘉靖間刻本，十四行二十八字（22.1×15），原題：「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按此即明吳郡陸子玄刻本〔亦稱胡纘宗刻本〕，書賈抽去翻刻諸序跋，冀贋宋刻。又僞造天祿琳瑯「宋本」圖章，鈐之卷端。此刻規橅甚精，每易混珠。卷內有：「陳准望之氏一字藥心」、「商邱陳崇本收藏印」、「趙氏藏書」、「趙雍之印」、「盧印見曾」、「雅雨山人」、「皇十一子成親王詒晉齋圖書印」等印記。陳准乾隆時官江西巡撫，崇本爲准子，官至宗人府府丞。自序。

又 《藝文類聚》一百卷，二十冊（北大），明萬曆間刻本，十行二十字（19.7×12.9），原題：「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明秣陵王元貞校。」湯聘尹序云：「王子孟起，嫻於文詞，閱覽博觀，篤信好古，銳情詳核，命匠精攻。天水胡公以嘉靖丁亥而始事於蘇苑，今白下王氏以萬曆丁亥而告成於秦淮，甲子一周，是書大顯。」則此本刻于南京也。湯聘尹序。自序。胡纘宗序。

又 《藝文類聚》一百卷，二十冊（國會），明萬曆間刻本，十行二十字（19.7×12.9），原題：「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明秣陵王元貞校。」卷內有「佶修」、「源源閣」等印記。佶修姓梁氏，卷端有其同治丁卯鈔錄《提要》一篇。湯聘尹序。自序。胡纘宗序。

蕭德言

《舊唐書・儒學傳上・蕭德言》　蕭德言，雍州長安人，齊尚書左僕射思話玄孫也。本蘭陵人，陳亡，徙關中。祖介，梁侍中、都官尚書；父引，陳吏部侍郎，並有名於時。德言博涉經史，尤精《春秋左氏傳》，好屬文。貞觀中，除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德言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晝達夜，略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時高宗爲晉王，詔德言授經講業。及升春宮，仍兼侍讀。尋以年老，請致仕，太宗不許，又遺之書曰：「朕歷觀前代，詳覽儒林，至於顏、閔之才，不終其壽；游、夏之德，不逮其學。惟卿幼挺珪璋，早標美譽。下帷閉戶，包括《六經》；映雪聚螢，牢籠百氏。自隋季版蕩，庠序無聞，儒道墜泥塗，《詩》、《書》填坑穽。眷言墳典，每用傷懷。頃年已來，天下無事，方欲建禮作樂，偃武修文。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冀才德猶茂，卧振高風，使濟南伏生，重在於茲日；關西孔子，故顯於當今。令問令望，何其美也！念卿疲朽，何以可言。」尋賜爵封陽縣侯。十七年，拜祕書少監。兩宮禮賜甚厚。二十三年，累表請致仕，許之。高宗嗣位，以師傅恩，加銀青光祿大夫。永徽五年，卒于家，年九十七，高宗爲之輟朝，贈太常卿。文集三十卷。

《唐詩紀事・蕭德言》　德言，字文行。貞觀中，爲弘文館學士，兼侍讀，以年老致仕，太宗不許。詔曰：「天下無事，方欲建禮作樂，偃武修文。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冀才德猶茂，卧振高風，使濟南伏生，猶在茲日。」拜祕書少監。

《舊唐書・經籍志下》　《蕭德言集》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蕭德言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　《蕭德言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蕭德言集》二十卷。
《初盛唐詩紀》卷五　蕭德言【略】文集三十卷。

庾抱

《舊唐書・文苑傳上・庾抱》　庾抱，潤州江寧人也，其先自潁川徙家焉。祖衆，陳御史中丞。父超，南平王記室。抱開皇中爲延州參軍事。後累歲調吏部，尚書牛弘知其有學術，給筆札令自序，援翰便就，弘甚奇之。後補元德太子學士，禮賜甚優。會皇孫載誕，太子宴賓客，抱於坐中獻《嫡皇孫頌》，深被嗟賞。後爲越嶲主簿，稱病不行。義寧中，隱太子弘引爲隴西公府記室。時軍國多務，公府文檄皆出於抱。尋轉太子舍人，未幾卒。有集十卷。

《新唐書・文藝傳上・庾抱》　抱者，陳御史中丞衆孫。開皇中，爲延州參軍。入調吏部，尚書牛弘給筆札，令自序，援筆而成。爲元德太子學士，會嫡皇孫生，大宴，坐中獻頌，太子嗟賞。及在隴西府，文檄皆出其手。

《唐詩紀事・庾抱》　抱仕隋爲元德太子學士，高祖起兵，太子封隴西公，以抱爲記室，文檄皆出其手。俄爲東宮學士。貞觀初，徙趙王友，卒。

《舊唐書・經籍志下》　《庾抱集》六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庾抱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　《庾抱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庾抱集》十卷。

《唐音癸籤・談叢四》　詩人年高者，【略】蕭德言九十七。

陳叔達

論述

綜論

王績《與江公重借隋紀書》　久承所撰《隋紀》，繕寫咸畢，前舍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咸不見付。豈連城之珍，俟楚王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邪？正應以左貂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璽，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璅，步頓生光。豐屋華榱，顧蓬蒿而徙眷；鳴鍾列鼎，想藜藿而移交。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棲遲丘壑。幸悅堯、舜之風，得全箕、潁之操。雖心期所託，道固遙在。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所以願憑鱗羽，宛若承顏。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惟傳子孫？方復固其緘縢，嚴其扃鐍。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芮城，尚典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漂零，尚存數帙。肇自開皇之始，迄于大業之初，咸亡兄點竄之遺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爲再三。王君白。

《舊唐書・陳叔達傳》　與記室溫大雅同掌機密。軍書、赦令及禪代文誥，多叔達所爲。【略】叔達明辯，善容止，每有敷奏，搢紳莫不屬目。

分論

《早春桂林殿應詔》　《唐詩箋註》卷一：「金鋪」切桂殿，「玉律」切早春。中四語皆寫景色。結言鸞輿駕幸賜宴，侍臣應詔。詩是賦體，只駢麗鋪叙，不講骨格，然唐人氣味猶厚。

《咏菊》　《唐音癸籤・評彙七》：一菊詩也，陳叔達云：「但令逢採摘，寧辭獨晚榮！」婉厚乃爾。朱灣云：「受氣何曾異，開花獨自遲。」費較量矣。李山甫云：「栽處不容依玉砌，要時還許上金罇。」更似毒口罵將來。豈非時代爲之？

傳記

《舊唐書・陳叔達傳》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頗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歷侍中、丹陽尹、都官尚書。入隋，久不得調。大業中，拜內史舍人，出爲絳郡通守。義師至絳郡，叔達以郡歸款，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略】武德元年，授黃門侍郎。二年，兼納言。四年，拜侍中。叔達明辯，善容止，每有敷奏，搢紳莫不屬目。江南名士薄遊長安者，多爲薦拔。五年，進封江國公。嘗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貞觀初，加授光祿大夫，尋坐與蕭瑀對御忿爭免官。未幾，丁母憂。叔達先有疾，太宗慮其危殆，遣使禁絕弔賓。服闋，授遂州都督，以疾不行。久之，拜禮部尚書。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陰行譖毀，高祖惑其言，將有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叔達謝曰：「此不獨爲陛下，社稷計耳。」後坐閨庭不理，爲憲司所劾，朝廷惜其名臣，不欲彰其罪，聽以散秩歸第。九年卒，謚曰繆。後贈戶部尚書，改謚曰忠。有集十五卷。

《唐詩紀事・陳叔達》　字子聰，陳宣帝子。武德初判納言，太宗時拜禮部尚書。明辯，善爲容。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陳叔達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陳叔達集》十五卷。

《通志・藝文略》　《陳叔達集》十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叔達集》十五卷。

雜録

《大唐新語・孝行》　陳叔達：高祖嘗宴侍臣，菓有蒲萄，叔達爲侍中，執而不食。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遺乎？」遂嗚咽流涕。後賜帛百疋，以市甘珍。

李播

《舊唐書・李淳風傳》　父播，隋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棄官而爲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黄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圖》，文集十卷，並行於代。

《新唐書・方技傳・李淳風》　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爲道士，號黄冠子，以論譔自見。

又《藝文志三》　黄冠子李播《天文大象賦》一卷，李台集解。

竇威

《舊唐書・竇威傳》　竇威字文蔚，扶風平陵人，太穆皇后從父兄也。父熾，隋太傅。威家世勳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躭玩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爲「書癡」。隋内史令李德林舉秀異，射策甲科，拜祕書郎。秩滿當遷，而固守不調，在祕書十餘歲，其學業益廣。時諸兄並以軍功致仕通顯，交結豪貴，賓客盈門，而威職掌閒散。諸兄更謂威曰：「昔孔丘積學成聖，猶狼狽當時，栖遲若此，汝效此道，復欲何求？名位不達，固其宜矣。」威笑而不答。久之，蜀王秀辟爲記室，以秀行事多不法，稱疾還田里。及秀廢黜，府僚多獲罪，唯威以先見保全。大業四年，累遷内史舍人，以數陳得失忤旨，轉考功郎中，後坐事免，歸京師。高祖入關，召補大丞相府司録參軍。時軍旅草創，五禮曠墜，威既博物，多識舊儀，朝章國典皆其所定，禪代文翰多參預焉。高祖常謂裴寂曰：「叔孫通不能加也。」武德元年，拜内史令。威奏議雍容，多引古爲諭，高祖甚親重之，或引入卧内，常爲膝席。又嘗謂曰：「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咸登此職。今我已爲天子，公爲内史令，本同末異，乃不平矣。」威謝曰：「臣家昔在漢朝，再爲外戚，至於後魏，三處外家，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階緣戚里，位忝鳳池，自惟叨濫，曉夕兢懼。」高祖笑曰：「比見關東人與崔、盧爲婚，猶自矜伐，公代爲帝戚，不亦貴乎！」及寢疾，高祖自往臨問。尋卒，家無餘財，遺令薄葬。謚曰靖，贈同州刺史，追封延安郡公。葬日，詔太子及百官並出臨送。有文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竇威集》十卷。

虞世南

論述

綜論

褚亮《**十八學士讚**》　篤行揚聲，雕文絕世。網羅百世，並包六藝。

盧照鄰《**南陽公集序**》　貞觀年中，太宗外厭兵革，垂衣裳於萬國，舞干戚於兩階，留思政塗，內興文事。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來、褚之輩以材術顯。咸能起自布衣，蔚爲卿相，雍容侍從，朝夕獻納。我之得人，於斯爲盛。虞博通萬句，對問不休。

《**唐詩紀事・虞世南**》　世南，越州人。仕太宗，帝每稱其有五絕：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也。既卒，帝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

《**竹林詩評**》　虞世南之作，如高山櫺具，蒼佩華纓，廊廟之容也。

徐獻忠《**唐詩品**》　虞監師資野王，嗜慕徐庾。髫丱之年，婉縟已著；琅瑯之美，綺藻並豐。雖隋皇忌人之主，貞觀睿聖之朝，然而善始之愛，身存亂國，準倫之譽，竟列名臣。駢美二陸，不信知言矣乎？其詩在隋則洗濯浮誇，興寄已遠；在唐則藻思縈紆，不乏雅道。殆所謂圓融整麗，四德具存，治世之音，先人而興者也。至如「橫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燃」、「竹開霜後翠，梅動雪前香」，天然秀穎，不煩痕削。又《長春宮應令》云：「民瘼諒斯求」，《江都應詔》云：「順動悅來蘇」，其視宮體之規，同歸雅正。石渠、東觀之思，自非聖主，何能揚休於後世哉！

彭輅《**與友人論詩**》　虞世南、魏徵、楊師道等之在唐，引而漸入蒼古，半爲子昂之先驅。彼以青黃黼黻爲六朝，金玉珠翠爲初唐者，誤矣。

《**唐音癸籤・評彙一**》　虞永興世南師資野王，嗜慕徐、庾，而意存砥柱，擬浣宮艷之舊。故其詩洗濯浮夸，興寄獨遠；雖藻彩縈紆，不乏雅道。治世之音，先人而興者也。

《**詩源辯體**》**卷一二**　武德、貞觀間，太宗及虞世南、魏徵諸公五言，聲盡入律，語多綺靡，即梁陳舊習也。【略】按《唐書》：世南文章婉縟，慕徐陵，太宗嘗作宮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詩不傳），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即其靈座焚之。今觀世南詩，猶不免綺靡之習，何也？蓋世南雖知宮體妖艷之語爲非正，而綺靡之弊則沿陳隋舊習而弗知耳。且世南所慕徐陵，而謂之雅正可乎？至如《出塞》、《從軍》、《飲馬》、《結客》及魏徵《出關》等篇，聲氣稍雄，與王褒、薛道衡諸作相上下，此唐音之始也。

汪由敦《**跗窗彙編序**》　類書乃自是起，今所傳如杜公瞻之《編珠》、虞世南之《書鈔》、徐堅之《初學記》，實其濫觴之源。

分論

《**從軍行**》　《唐詩鏡》卷一：「劍寒花不落，弓曉月逾明」，是隋人語。風味之佳，律中得此最勝。《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猶存陳隋體格，而追琢精警，漸開唐風。

《**結客少年場行**》　《唐詩鏡》卷一：獨饒風骨。《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卷一：周珽曰：首二語已概一篇之旨，中鋪叙盡俠客之態，正「多奇節」處。「一言重」、「重一顧」、「千里至」、「遠相求」，俱映照有情。結應起語，見遺名利以相謀，總是士爲知己者用也。

《**中婦織流黃**》　《升菴詩話・虞世南織錦曲》：「寒閨織素錦，含怨斂雙蛾。綜新交縷澀，經脆斷絲多。衣香逐舉袖，釧動應鳴梭。還恐裁縫罷，無信往交河。」此虞世南《織錦曲》也。分明是一幅織錦圖。「綜」音「縱」，「經」音「逕」。非深知織作者，不知此二句之妙。

《**發營逢雨應詔**》　《瀛奎律髓》卷十七方回評：唐之盛，瀛洲十八學士於詩文皆餘事也。世南集不可見，《初學記》中得此詩。又：馮班評：十

八學士正以其文選耳，何言「餘事」？方公不學至此。又：紀昀評：此猶未成律體以前詩。純用敷衍，未能運意，然堆砌處漸化輕清，已是風氣將變之候矣。又：無名氏（甲）評：此時古律未分，平仄不接。

《**侍宴應詔賦韻得前字**》　《唐詩鏡》卷一：五、六標格自成，不煩點飾。《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六：體格正整，音調鏗鏘，同規合律，寧復有託喻耶！何景明曰：情景開闊橫放，何等風調。《唐詩箋註》卷一：應制詩大概只求工穩，唐人亦然。此卻有清新俊逸之致。

《**咏螢**》　《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五：佻細能饒圓暖。吳協南曰：不明點「螢」字，暗中摸索亦自得之，此詠物寫生手也。結有寄托，故佳。

《**蟬**》　《唐詩歸》卷一：譚元春云：於清物當說得如此。鍾惺云：與駱丞「清畏人知」語各善言蟬之德。《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十九：詠蟬者每咏其聲，此獨尊其品格。《石園詩話》卷一：虞伯施世南，太宗謂爲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又稱其有五絕：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也。其《咏蟬》云：「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隱然自況矣。《唐詩選勝直解・五言絕句》：此虞以蟬比己之清高，非藉人之吹噓，賦而比也。《唐詩偶評》卷五：此前虛後實之格。首寫蟬，次寫蟬聲，即含第三句意。三主句，四托筆。此借以自況身分之高，非藉吹噓而著聲譽。古人詠物，每有寄托。知着題詩，亦非漫作也。《詩法易簡錄》卷一三：詠物詩固須確切比物，尤貴遺貌得神，然必有命意寄託之處，方得詩人風旨。【略】此詩三、四句品地甚高，隱然自寫懷抱。《網師園唐詩箋註》卷一四：（後二句）占地步。《峴傭說詩》八：《三百篇》比興爲多，唐人猶得此意。同一《詠蟬》，虞世南「居高聲自遠，端不藉秋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是患難人語；李商隱「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是牢騷人語，比興不同如此。

《**五郊樂章**》　毛奇齡《歷代樂章配音樂議》：而魏徵、虞世南爲唐造《五郊樂章》，首章名黃帝宮音。其《肅和》章首句曰：「眇眇方輿」，則眇字亦非宮音，全然不合。況唐詩中如《甘州》羽調、《伊州》商調、《嘆疆場》宮調之類，其首字皆不如所言，蓋起調與收調，皆當審聲。

傳記

《**舊唐書・虞世南傳**》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隋內史侍郎世基弟也。祖檢，梁始興王諮議，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俱有重名。叔父寄，陳中書侍郎，無子，以世南繼後，故字曰伯施。世南性沈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善屬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天嘉中，荔卒，世南尚幼，哀毀殆不勝喪。陳文帝知其二子博學，每遣中使至其家將護之。及服闋，召爲建安王法曹參軍。寄陷於陳寶應，在閩、越中，世南雖除喪，猶布衣蔬食。至太建末，寶應破，寄還，方令世南釋布食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同入長安，俱有重名，時人方之二陸。時煬帝在藩，聞其名，與秦王俊辟書交至，以母老固辭，晉王令使者追之。大業初，累授秘書郎，遷起居舍人。時世基當朝貴盛，妻子被服擬於王者，世南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業。及至隋滅，宇文化及弒逆之際，世基爲內史侍郎，將被誅，世南抱持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納，因哀毀骨立，時人稱焉。從化及至聊城，又陷于竇建德，僞授黃門侍郎。太宗滅建德，引爲秦府參軍。尋轉記室，仍授弘文館學士，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太宗嘗命寫《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太宗昇春宮，遷太子中舍人。及即位，轉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詔不許，遷太子右庶子，固辭不拜，除秘書少監。上《聖德論》。辭多不載。七年，轉秘書監，賜爵永興縣子。太宗重其博識，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懦愞，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爲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太宗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略】（八年）四月，康國獻獅子，詔世南爲之賦，命編之東觀。辭多不載。後高祖崩，有詔山陵制度準漢長陵故事，務從隆厚，程限既促，功役勞弊。世南上封事諫。【略】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

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已勞矣。又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即目人衆未及往時，而功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時公卿又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因下其事付所司詳議，於是制度頗有減省焉。太宗後頗好獵，世南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恆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躬摧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于林藪。夷兇剪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橛，斯蓋重愼防微，爲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淺，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矰，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其有犯無隱，多此類也。太宗以是益親禮之。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十二年，又表請致仕，優制許之，仍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祿賜、防閤並同京官職事。尋卒，年八十一。太宗舉哀於別次，哭之甚慟。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懿。手敕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太宗爲詩一篇，追述往古興亡之道，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此詩，將何以示？」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冀世南神識感悟。後數歲，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備，文爲辭宗，夙夜盡心，志在忠益。奄從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睹其人，兼進讜言，有如平生之日。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幷爲造天尊像一區。」又敕圖其形於凌煙閣。有集三十卷，令褚亮爲之序。【略】史臣曰：劉幷州有言：「和氏之璧，不獨耀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專玩於隋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虞永興之從建德，李安平之佐公祏，褚陽翟之依薛舉，蓋大渴不能擇泉而飲，大暑不能擇蔭而息耳，非不識其飲憩之所。及文皇帝揭三辰而燭天下，羣賢霧集，人知所奉，方得躍鱗天池。擅價春山，爲一代之至寶，則所託之勢異也。隋掌郢握，曷有常哉！二虞昆仲，文章炳蔚於隋、唐之際，褚河南父子，箴規獻替，洋溢於貞觀、永徽之間。所謂代有人焉，而三家尤盛。贊曰：文皇盪滌，刷清蒼昊。十八文星，連輝炳耀。虞、褚之筆，動若有神。

《新唐書・虞世南傳》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故字伯施。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自以類己，由是有名。【略】陳滅，與世基入隋。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俱名重當時，故議者方晉二陸。煬帝爲晉王，與秦王俊交辟之。大業中，累至祕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爲七品十年不徙。【略】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貞觀八年，進封縣公。【略】帝嘗作宮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匹。帝數出畋獵，世南以爲言，皆蒙嘉納。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爲世祕愛。十二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如故，祿賜防閤視京官職事者。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家。

紀事

《隋唐嘉話》卷中 太宗令虞監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未及求本，乃暗書之，一字無失。

又 太宗將致櫻桃於鄴公，稱奉則以尊，言賜又以卑，乃問之虞監。曰：「昔梁帝遺齊巴陵王稱餉。」遂從之。

又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

秘書也。」

又 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

又 太宗聞虞監亡，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

又 虞公之爲秘書，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爲文用者，號爲《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而書鈔盛行於代。

《唐詩紀事・太宗》 帝嘗作宮體詩，使虞世南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爾！」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即世南靈坐焚之。

又《虞世南》 顏師古《隋朝遺事》載：洛陽獻合蒂迎輦花，煬帝令袁寶兒持之，號司花女。時詔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敕》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爲絕句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靸袖太憨生。緣憨卻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虞世南集》三十卷。

又《經籍志上》 《帝王略論》五卷，虞世南撰。

又《經籍志下》 《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虞世南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 裴矩、虞世南《大唐書儀》十卷。

又《藝文志三》 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

又 虞世南《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

又《藝文志四》 《虞世南集》三十卷。

《郡齋讀書志・類書類・兔園策十卷》 右唐虞世南撰。奉主命纂古今事，爲四十八門，皆偶儷之語。

又《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 右唐虞世南撰。世南仕隋爲秘書郎，時鈔經史百家之事以備用，分八十部八百一類。北堂者，省之後堂，世南鈔書之所也。家一百二十卷。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四 《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原釋：虞世南於省後堂集群書中事可爲文用者，號《北堂書鈔》，分一百六十門。按：此書成於隋世，故《隋志》已著錄，作一百七十四卷，《唐志》、《崇文目》、《郡齋讀書志》一百七十三卷，《讀書後志》作一百二十卷，《解題》及今本與書目同。《隋志》、《唐志》、《崇文目》均僅作《書抄》。

《直齋書録解題・類書類》 《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唐祕書監餘姚虞世南伯施撰。其書成於隋世。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五》 《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

又 《兔園策》十卷。晁氏曰：【略】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墅以授學童，故有遺下《兔園策》之誚。

《宋史・藝文志六》 虞世南《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虞世南集》三十卷。

又卷四下 《北堂書鈔》百七十三卷，虞世南。

《百川書志》卷一四 《虞世南詩》一卷，永興文懿公越州虞世南伯施著。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虞世南詩》一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虞世南。原書久亡，今所行者，乃後人僞造也。

《讀書敏求記》卷三 《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今行《北堂書鈔》，爲吾鄉陳抱沖先生所刻，攙亂增改，惜無從訂正。聞嘉禾收藏家有原書，蒐訪十餘年而始得，繕寫精妙，繙閱之，心目朗然。唐人類書，大都爲一己採用而作，如白樸之類，非若宋人取盈卷帙，講讀詆欺，殊不足援據也。

《澹采堂竹垞行笈書目》 《北堂書鈔》十二本。

《四庫全書總目・類書一・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 內府藏本，唐虞世南撰。【略】北堂者，祕書省之後堂，此書蓋世南在隋爲祕書郎時所作。劉禹錫《嘉話錄》曰：虞公之爲祕書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爲文用者，號爲《北堂書鈔》。今北堂猶存，而書鈔盛行於世云云，是其事也。分八十卷，八百一類。《唐志》作一百七十三卷，晁公武《讀書志》因之，《中興書目》作一百六十卷，《宋史・藝文志》因之，今本卷帙與《中興書目》同。其地部

至泥沙石而畢，度非完帙，豈原書在宋已有亡佚耶？王應麟《玉海》云：二館舊闕《書鈔》，惟趙安仁家有本，眞宗命內侍取之，手詔褒美，蓋已甚珍其書矣。此本爲明萬曆間常熟陳禹謨所校刻，錢曾《讀書敏求記》云：世行《北堂書鈔》，攙亂增改，無從訂正，向聞嘉禾收藏家有原本，尋訪十餘年而始得，翻閱之，令人心目朗然。朱彝尊《曝書亭集》亦稱曾見《大唐類要》百六十卷，反覆觀之，即虞氏《北堂書鈔》。今世所行者出陳禹謨刪補，至以貞觀後事及五代十五國之書雜入其中，盡失其舊。《類要》大略出於原書，世未易得云云。蓋明人好增刪古書，逞臆私改，其庸妄無識，誠有如錢、朱二氏所譏。然今嘉禾舊本及《大唐類要》均已不可得見，獨禹謨此本猶存。其增加各條，幸皆注明補字，猶有蹤跡可尋。存什一於千百，亦未始非唐人舊籍所藉以留貽者也。惟其所改所刪，遂竟不可考，是則刊刻之功不贖其竄亂之過矣！

《抱經樓藏書志》卷四五　《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從陸氏藏本抄錄，隋秘書郎虞世南撰。

又　《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南海孔氏校宋刊本，隋秘書郎虞世南撰，國朝南海孔廣陶校正。陶九成跋。孫星衍跋。周星詒跋。傅以禮跋。孔廣陶序。林國賡序。孔昭鋆序。

《文瑞樓藏書目録》卷四　《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唐姚江虞世南輯。

《稽瑞樓書目》　《北堂書鈔》二十四冊，舊鈔本。

《平津館鑒藏記》卷三　《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題祕書郎虞世南撰，前有《文獻經籍考》題語一葉，目錄一卷。此書今世所行，惟有陳禹謨刪改本。此本猶從宋本摹鈔，絕不易得，惟字畫譌舛，幾於不可句讀。陳禹謨《凡例》所引《武功部》、《車部》、《酒食部》闕篇，以及「黃泉出楚宋汝疾有反」諸譌字，俱與此本相同。（洪頤煊曰：《讀書敏求記》云：聞嘉禾收藏家有原書，蒐訪十餘年而始得。繙寫精妙，繙閱之，心目朗然，當勝於此本。）收藏有「南泉」白文長印、「紱佩齋清賞印」朱文長印、「雲章閣收藏圖籍印」朱文長印。

《廉石居藏書記內編》卷上　《北堂書鈔》百六十卷。右《北堂書鈔》百六十卷，明人影宋鈔本，雖文字訛舛，然是虞氏原書，校之陳禹謨本，有天淵之別。世南此書，成於隋代，故《隋志》、《舊唐志》皆已著錄，惟作一百七十三卷，與此不同。《玉海》引《中興書目》云分一百六十門，卷數相符，知非後人刊落之本。《玉海》又稱：二館舊缺，唯趙安仁家有之，眞宗命內侍取之，手詔褒美，則自宋代已珍祕之。今陳禹謨刊本亦據此刊板，故云：是書傳寫訛脫，幾不可讀，禹謨以意增損，又以俗本經子之文改易原書，紕謬已極。此本得於吳門，前有「紱佩齋清賞」圖書，是明人所鈔。虞氏引《尚書》經，在天寶時未經改定之先，故「畯民用章」、「欽乃逌司」、「敬爾繇獄」、「其克有勛」之屬，皆用古字。今陳禹謨本，悉依俗本《尚書》更正。賴此存古書梗概，海內藏書家不乏人，未知尚有此書佳本否？如無佳本，此即至寶，後有重刊者，倩通人少加校核，勝陳本倍蓰也。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卷上　《古唐類範》一百六十卷，鈔本。右《古唐類範》一百六十卷，其實即虞氏《北堂書鈔》也。《北堂書鈔》曾改爲《大唐類要》，見於朱竹垞《曝書亭集》跋語中。是書余得自友人陶蘊兄處，云□□述古堂□□物。余曰：此爲遵王所記之書，尚有可疑；其爲竹垞之跋之書，則爲可信。每卷首尾《古唐類範》四字，挖補之迹顯然。末有「秀水朱氏潛采堂圖書」、「南書房舊講官」二方印，則其爲竹垞所跋之書，一證也。遵王云繙寫精妙，竹垞云傳寫訛舛，今是書訛舛則有之，精妙則未也，則其非遵王所記之書，又一證也。至於是書大略出於原書，竹垞已言之，而即可以遵王之言爲據，蓋遵王所記，係聞嘉禾收藏家有原書，蒐訪十餘年而始得者。竹垞跋係湖州書賈求售者，想當日原書儲於浙省，故錢朱藏書家皆能得之。獨恨書賈欺人，好改易古書名目，一變而爲《大唐類要》，再變而爲《古唐類範》，輾轉滋謬，致失其名。然猶幸改其名而不改其實，得令後人窺見廬山面目，則其知識不勝於妄加刪補，作聰明以變亂舊章者哉。余故得是書原委，因題數語於後。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〇　《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唐虞世南撰。明陳禹謨增改刊本最劣。陶九成改此書爲《古唐類苑》，季目有抄本一百六十卷，又名《大唐類要》。孫淵如、嚴鐵橋、張金吾並有舊抄本，未經增改。胡心耘有明抄本。又有影宋本，聞有善本，爲福建陳徵芝購去。朱脩伯曰：國初所有原本，竹垞所儲，名《大唐類要》，抄本後歸汪小米家，頗劣。遵王所儲，名《古唐類苑》，最爲精抄，後歸季滄葦，又歸黃蕘圃家。又曹楝亭藏本，後歸張月霄。然諸本皆錯訛難讀。歸安嚴鐵橋合校諸本以付刊，僅

刊三十八卷而止。聞往歲有蘇人開雕，未知果否？丁禹生有藝海樓抄本《大唐類要》，當據小米本。邵亭有明抄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類書》　《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玉海》云：「二館舊闕《書鈔》，惟趙安仁家有本，眞宗命內侍取之，手詔褒美」，蓋已甚珍其書矣。此本爲明萬曆間常熟陳禹謨所校刻。案趙安仁事，亦見《宋史》本傳。張氏及陸氏《藏書志》並有明鈔本一百六十卷，張云：「此本係永興原本，未經陳氏增刪竄亂者，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冊，卷一百三十九車總載篇，卷一百五十八至一百六十穴、泥、沙、石四篇，俱係大字無注，與全書異，陳氏改從一例，立題分注，遂使原本面目不復可識，且所增補或羼入五代十國事，更失限斷，藏書家每以不得一覩原書爲恨。今細核陳氏之書，大約原書所引之句與題不甚協者則刪，絕無文義可通者則刪，其書人人習讀無所用注者則刪，其書世無傳本不復可校者則刪。或改引他書，如謝承、袁山松等《後漢書》，則改引范蔚宗書，十八家《晉書》則改引房玄齡書是也。有原本正文而改作小注者，有原本小注而改作正文者，有陳氏所增而未注補字者，有元書所有陳氏稍加增改而注補字者，攙亂刪改，不可枚舉。」陸氏《儀顧堂集》有跋云：「嚴氏可均謂江、浙有《書鈔》原本五：一爲孫淵如本，一爲季滄葦《古唐類範》，即朱竹垞《大唐類要》本，一爲張月霄本，一爲汪小米本，一則嚴氏所有也。此本前明舊鈔，又在嚴氏所見五本之外。」

《藏園羣書題記》卷九　明鈔本《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明鈔本，棉紙，墨格，十一行，行十八字至二十一、二字不等，版心下方有「卧雲山房」四字。原缺第十至三十，又一百四十八至一百五十五，凡二十九卷，取明鈔藍格別本補完。收藏有「李氏任輿藏書之印」，又「任輿」朱文圓印。卷尾有寶康跋，蓋其家舊藏也。茲錄如左：此本與《平津館鑑藏記》所引同，而尤與《經義述聞》內所云鈔本《北堂書鈔》諸條合，洵善本也。擬以影宋《御覽》、元本《初學記》、《事類賦》等書並各書今時有善本者合校之，錄成定本，誠盛舉矣。佗日有暇當爲之。孝劼記於淮署之佞漢齋，時乙未如月二十五日也。此書余於壬子夏得之廠市，祇存數冊。既而無意中又獲其半，所缺厪十之一耳。昨歲文祿堂送閱一冊，眎之正是原書所佚，因以十金購之。然合三次所收尚有缺遺，適篋中儲有明寫殘帙，因析取增入，而是帙幸得復完。孝劼爲雲貴總督崧蕃之子，盛伯羲祭酒之女夫，雅嗜圖籍，精於鑑別，多藏宋元舊本，書衣紙尾，手自籤題，意興清逸。此帙記於淮署者，蓋其父方任漕運總督，駐節清江浦也。惜其中年夭逝，辛亥歲暮，藏書斥賣一空，此書以錯雜群籍中，凌亂離析，遂致零落不完。余喜其鈔筆樸舊，頗足正孔刻之失，私以敝帚自珍，時復刻意訪尋，遲之又久，卒令樂昌之鏡缺而復圓，付工裝成，良自忻慰。然溯孝劼題識之日，摩挲歎異，竊欲持此以追步平津，曾幾何時，而風流歇絕，卷軸飄零，牢落塵埋，幾以供覆瓿之具。設非幸遇賞音，得不與爨下焦桐同歸摧燬乎？嗚呼！自乙未迄今，三十有九年矣，滄海三見揚塵，龍漢屢經積劫，王侯第宅、文武衣冠，其積漸淪夷，以至於澌滅者，殆不可以僂指計。此區區簡冊，流轉風塵，幸逃劫火者，又奚足悲耶！且今日以余護持之功，重登几案，而際此龍蛇起陸之秋，後此之飄茵墜溷，誰復可料耶？欣賞之餘，不禁感愴橫臆矣。癸酉七月初九日，沅叔記於香山古剎。按：此書據嚴鐵橋跋云：江浙間有五本，一毓圃，一淵如，一月霄，一小米，一即鐵橋所藏，皆明寫本也。淵如本最烜赫，壬子曾見之京師，爲翁弢夫前輩收去。毓圃本爲朱竹垞所藏，名《古唐類苑》，亦在內城鏡古堂段氏書坊見之。月霄本後歸陸氏皕宋樓，今流出海東矣。近時所傳者，海虞瞿氏一本，爲曹楝亭、張月霄遞藏。豐潤丁氏一本，爲藝海樓所鈔，改名《大唐類要》，余曾一覩，旋爲徐梧生得之。盱眙吳氏藏一本，爲汲古閣舊物，惜有缺佚。而余歷年所收又有此兩明鈔本。是今日之存者殆不下十本矣。近年南海孔氏據淵如本校勘刊行，余曾取家藏此本核之，則其文字異同亦頗有可供考證者，意當時孔氏僻在嶺南，未能彙集衆本，以致頗有失漏。余倘得暇日，當取刊本覆斠，或可收拾遺糾繆之功乎？余更藏有百衲本，乃藝風老人集新舊寫刻四五本成之，已別爲題識，茲不復贅述。甲戌春，沅叔又記。

又　百衲本《北堂書鈔》跋：此書嘉慶時嚴鐵橋據影宋本校刊於金陵，未畢而罷。光緒戊子，姚彥侍以活字排印於蘇州，亦僅成百卷。繆藝風老人得嚴刻殘本十一卷，益以姚刊百卷，舊鈔《大唐類要》數卷，不足者就孫淵如藏鈔本傳錄二十二卷補完，題爲《百衲書鈔》，而自記其源委於後，茲幷附著之左方。《書鈔》自南海孔氏重刻，風行海內，較明代陳氏本自有霄壤之別。然見本不多，疏失時復錯出。就余所見者，常熟翁[illegible]

本，吳氏望三益齋藏汲古閣舊鈔本，臨清徐氏藏傳錄明影宋本，余家亦藏有明卧雲山館鈔本，皆足以爲校訂之資。至嚴氏刊本，雖屬殘帙，然傳世極稀，絕可寶貴。暇時當合取諸本，就孔刻覆勘之，其匡糾之處必多也。藝風老人跋錄後：唐虞永興撰《北堂書鈔》猶在隋時，故《隋志》著錄作一百七十四卷，《唐志》作一百七十三卷，《中興書目》及《宋志》並百六十卷，與今本同。晁氏《讀書志》云一百七十三卷，與《唐志》合。又云家本百二十卷，則自相牴牾矣。又云八十部八百一類。今本起帝王部帝王類總載，迄地部石部，凡十九部八百五十二類，部非殘缺即併省，已非永興之舊第。自《修文殿御覽》失傳後，以此書爲最古。王伯厚云，二館舊缺《書鈔》，惟趙安仁家有之，眞宗命內侍取之，手詔褒美。是北宋已極難得。至明萬曆間，常熟陳禹謨始以鈔本傳刻。臆改、臆刪、臆補並以他書易之者指不勝屈，前人所謂刻書而書亡者此也。大約所據本顚倒錯亂，既不能校讐，又不能闕疑，致此潦草，非眞喪心病狂也。嘉慶中，嚴鐵橋客冶城山館，淵如先生屬以校刻，江西糧道胡念農穆助以貲二百金。鐵橋竭八九月之功，校定卷百三十二起，百六十止。而荃孫所得嚴刻止卷一百三十九起，一百四十二止，又卷一百四十九起，一百五十五止，共十一卷，抑止刻此數耶，或此印本未全耶？然求之三四十年，亦未見有二本。車總編後有嚴手跋三行云：「嘉慶二十年十一月初六日校此卷起，至十七日校訖。每日黎明即起，至二鼓或三鼓就睡，窮十二日之力，始得清本一卷，嗚呼難矣！烏程嚴可均記。」其難校亦可想見。鐵橋所云五本，堯圃一，淵如一，月霄一，小米一，鐵橋自留一。今堯圃本歸罟里瞿氏，即竹垞所藏《大唐類要》。淵如本歸祥符周氏，餘三本不知所在。惟淵如所藏謂有雲章閣及級佩齋收藏印，是元陶九成寫本，是王伯申、錢既勤、洪筠軒、王石華與鐵橋同校之本，是爲最佳。光緒初年，吾友姚彥侍、李橘農假得瞿氏本，悉心校讐，行款雅飭，惜止印百卷而彥侍病歿，橘農亦供職離蘇矣。後粵東孔氏據孫本校出刊行，較之陳本自相天壤，然訛脫間亦有之，又未得見鐵橋刻本。吳興張君石銘得孫氏副本，綿紙明鈔，首有淵如先生長跋。所校粵本，孫有而粵本無者亦數十條，佳本在五本之外者。爰取姚印一百卷、嚴刻本十一卷、又舊鈔校《大唐類要》本數卷，不足，從孫本鈔成，訂爲一帙，亦可云百衲本《書鈔》矣。歲在丙辰三月，江陰繆荃孫跋。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〇　《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唐虞世南輯。存卷一至一百二十二。明寫本，棉紙藍格，十二行十八字。版心下方有「東吳徐氏藏書」六字，蓋文敏公家寫本也。鈐有「秉忠」（朱）、「伯雅」（朱）、「毛晉」、「毛晉私印」、「汲古閣」、「毛晉之印」、「毛子晉氏」、「子晉書印」、「東吳毛氏圖書」、「子晉」、「繡海」、「汝南世家」（白）。（盱眙吳氏藏書，富晉書社送閱。壬戌）

又　《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唐虞世南輯。明棉紙墨格寫本。十一行十八字。版心下方有「卧雲山房」四字。卷十至三十以別一明寫本配，十行二十字。鈐有「李氏任輿藏書之印」、「任輿」朱文印。卷尾有寶康跋，錄後：「此本與《平津館鑒藏記》所引同，而尤與《經義述聞》內所云鈔本《北堂書抄》諸條合，洵善本也。擬以影宋《御覽》、元本《初學記》、《事類賦》等書幷各書今時有善本者合校之，錄成定本，誠盛舉矣。佗日有暇當爲之。孝勛記於淮署之佞漢齋，時乙未冬月二十五日也。」按：此書余壬子夏得之廠市，祇存數冊耳，既而無意中又獲其半，所缺僅十之三耳。昨歲文祿堂送閱一冊，眎之正是原書所佚，因以十金收之。合三次所收猶有缺遺，適篋中儲有明寫別本，因取以增入，而是書幸得復完。

又　《北堂書抄》一百六十卷，唐虞世南輯。明藍格寫本，十行二十字。（癸丑）

又　《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唐虞世南輯。舊寫本。勞格校，有跋，並錄朱彝尊跋：「庚子夏，屬陳碩甫先生借汪氏振綺堂藏竹垞舊抄《大唐類要》校勘，二人分校，矻矻從事，匝月始畢。舊抄多訛，悉照本增刪，對勘草草，又卷帙繁重，不能復勘，恐不無遺漏。末三卷令小史影抄裝入。竹垞有手迹跋語（首冊有名字印），與刻入集本不同，今附書序後。其書每卷俱係挖補版心字迹，因抄用藍格，亦以藍色塗之。丹鉛精舍主人識。」「聞烏程嚴鐵橋先生曾刻過五十餘卷，迄今未畢事。曾見其底本一冊於高寶平處。又記：此本前數卷有舊人校過，今以墨筆別之。」「此即《北堂書抄》也。自常熟陳禹謨錫元氏取而刪補之，至以貞觀後事及五代十國之書雜入其中，盡失其舊，鏤板盛行，而原書流傳日罕矣。是編傳寫譌字極多，幾不能成句讀，然猶是永興舊本，未易得也。康熙己卯七月晦，竹垞老人書，時年七十有一。」（癸丑）

又　《古唐類範》一百六十卷。明寫本，十二行二十二字。前有陶九成序五行。鈐有季振宜、汪士鐘藏印，又有「秀水朱氏潛采堂圖記」、「南書房舊講官」兩印。卷首錄《讀書敏求記》一則、《曝書亭集》一則，皆黃丕烈所手錄。卷尾有黃丕烈跋語十五行，見於繆荃孫氏輯藝圃藏書續跋中，不具錄。（鏡古堂送閱。戊午）

又　《大唐類要》一百六十卷，清顧氏藝海樓藍格寫本，有莫友芝跋。按：此即《北堂書鈔》。（癸丑）

《中國善本書提要》　《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二十四冊，《四庫總目》卷一百三十五（國會），明萬曆間刻本，九行二十字（21.6×13.9），原題：「唐姚江虞世南輯，明海虞陳禹謨校并補注」按此即世所詬稱之陳禹謨竄改本也。陳禹謨序，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

又　《大唐類要》一百六十卷，二十四冊（北圖），鈔本，十行二十二字（18×12.4），唐虞世南輯。是書上書口刻「大唐類要」四字，下書口刻「藝海樓」三字。按藝海樓爲顧沅藏書處，沅書散出，太半歸豐順丁氏，卷端所載莫友芝跋及禹生自記已言之。惟莫跋丁記非手蹟，而用藝海樓原稿紙迻錄，爲不可解。書中自卷一至九十二，用朱筆依《書鈔》及群書校勘甚備，似欲依此付雕，而別輯《校字記》於後者。然書中無印記，不知爲誰氏所校。惟第一冊後，貼有致晉石主人信兩通，則晉石主人，必是物主。攷晉石爲姚慰祖號，慰祖字公蓼，觀元子也，刻有《晉石廠叢書》。余在館藏《藝文類聚》卷四，見慰祖籤記，識其筆蹟，知校筆實出慰祖。是必姚氏故物，清季進呈於學部圖書館者。又以莫跋丁記非原迹推之，當爲姚氏轉鈔本；《郘園讀書志》卷六載光緒己丑歸安姚氏活字擺印《北堂書鈔》殘本三十四卷，知此即其底本矣。茲錄莫跋丁記於後：康熙中，朱錫鬯得《大唐類要》，有跋，見《曝書亭集》；季滄葦得《古唐類範》，見《延令書目》。嘉慶初，《古唐類範》爲吳縣黃蕘圃所得，散片兩包，未曾裝冊。余屢借觀，卷首有季振宜印，首尾有秀水朱氏潛采堂印，每卷「古唐類範」四字，俱挖補。蓋《類範》即《類要》，《類要》即《書鈔》，書估作僞，實是《書鈔》原本也。右嚴鐵橋跋《北堂書鈔》原本云爾。同治丁卯冬來蘇門，獲胡氏琳琅祕室明寫本《書鈔》，憶郁泰峰《宜稼堂書目》中有《大唐類要》之目，欲寓書其家借本一校。適檢丁禹生方伯藏書有此，顧湘舟氏藝海樓鈔本不知所出云何，于郁氏本何如，略校胡本數頁，其舛錯甚于胡本，而足以補正者，亦自不乏。暇日當通讎一過，十一月十三日游木瀆歸書志。郘亭眴叟莫友芝。

藝文

吕温《凌烟閣勛臣頌・虞永興世南》　英英永興，華德素行。以文富國，以道佐命。天下既定，爲唐儒宗。東觀石渠，始生古風。秉精繹思，假道書圃。驅馳百代，出入三古。問羲皇心，聽堯舜語，歸來帝側，獻可替否。帝告永興，與鴻碩之倫。闡六籍三墳，建樂章禮文。先師是宗，於廓辟雍。辟雍沈沈，天子所臨。或弦或歌，講古述今。其從八千，纓弁森森。獬豸羔裘，咸詠德音。羽林孤兒，亦垂青衿。洋洋聲教，無遠不暨。日月所臨，皆成文字。鬱開古始，掃蕩澆季。實我羣儒，成太宗之志。英英永興，宜曰文懿。嗟文物去，石渠東觀謂無人。

雜録

《隋唐嘉話》卷上　秦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爲肉譜。虞秘書世南曰：「昔任彦昇善談經籍，時稱爲五經笥，宜改倉曹爲人物志。」

鄭燮《濰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書》　讀書以過目成誦爲能，最是不濟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無多，往來應接不暇，如看場中美色，一眼即過，與我何與也！【略】惟虞世南、張睢陽、張方平，平生書不再讀，迄無佳文。且過輒成誦，又有無所不誦之陋。

《歷代詩話考察》　《全唐詩話》記虞世南不和太宗宮體詩，微特政治攸關，亦文藝中爭友也，惟太宗容之。降若後世，即朋友間難相得矣。

褚亮

論述

褚亮《**十八學士讚**》　道高業峻，神氣清遠。學總書林，文兼翰苑。

盧照鄰《**南陽公集序**》　貞觀年中，太宗外厭兵革，垂衣裳於萬國，舞干戚於兩階，留思政塗，內興文事。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來、褚之輩以材術顯，咸能起自布衣，蔚爲卿相，雍容侍從，朝夕獻納。我之得人，於斯爲盛。【略】褚河南風標特峻，早鏘聲於冊府。變風變雅，立體不拘於一塗；既博既精，爲學遍遊於百氏。

楊維楨《**褚氏家譜序**》　至唐褚亮，博學才敏，預瀛洲學士之選。

《**咏花燭**》　《唐音癸籤・詁箋九》：六朝人詩用「鎮」字，唐詩尤多，如褚亮「莫言春稍晚，自有鎮開花」之類。韻書：鎮，壓也，亦安之也。蓋有常之義。約略用之代常字，令聲俊耳。

《**和御史韋大夫喜雹之作**》　《升菴集》卷六八：褚亮詩：「彤騶出禁中。」蓋五伯戴紅帽以唱騶，自唐已然矣。宋人賀甲科給騶從歸第曰：「黃榜開天上，彤騶出禁中。」本褚亮句也。《唐音癸籤・詁箋二》：褚亮詩：「彤騶出禁中。」蓋謂伍百服赤幘唱騶出禁中也。《中華古今注》：漢制，伍百，服赤幘纁衣韋靴，率其伍以導引。《唐詩鏡》卷一：三、四、五、六語色閒淨，不沾沾模擬得來。

傳記

《**舊唐書・褚亮傳**》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湮，梁御史中丞；祖蒙，太子中舍人；父玠，陳秘書監，並著名前史。其先自陽翟徙居焉。亮幼聰敏，好學善屬文，博覽無所不至，經目必記於心。喜遊名賢，尤善談論。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商推文章，深異之。陳後主聞而召見，使賦詩，江總及諸辭人在坐，莫不推善。禎明初，爲尚書殿中侍郎。陳亡，入隋爲東宮學士。大業中，授太常博士。時煬帝將改置宗廟，亮奏議。【略】議未行，尋坐與楊玄感有舊，左遷西海郡司戶。時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筆札爲玄感所禮，降威定縣主簿。當時寇盜縱橫，六親不能相保。亮與同行，至隴山，徽遇病終，亮親加棺斂，瘞之路側，慨然傷懷，遂題詩於隴樹，好事者皆傳寫諷誦，信宿遍於京邑焉。薛舉僭號隴西，以亮爲黃門侍郎，委之機務。及舉滅，太宗聞亮名，深加禮接。因從容自陳，太宗大悅，賜物二百段，馬四匹。從還京師，授秦王文學。時高祖以寇亂漸平，每多畋狩。亮上疏諫。【略】高祖甚納之。太宗每有征伐，亮常侍從，軍中宴筵，必預歡賞，從容諷議，多所裨益。又與杜如晦等十八人爲文學館學士。太宗入居春宮，除太子舍人，遷太子中允。貞觀元年，爲弘文館學士。九年，進授員外散騎常侍，封陽翟縣男，拜通直散騎常侍，學士如故。十六年，進爵爲侯，食邑七百戶。後致仕歸于家。太宗幸遼東，亮子遂良爲黃門侍郎，詔遂良謂亮曰：「昔年師旅，卿常入幕；今茲遐伐，君已懸車。倏忽之間，移三十載，眷言疇昔，我勞如何！今將遂良東行，想公於朕，不惜一兒於膝下耳，故遣陳離意，善居加食。」亮奉表陳謝。及寢疾，詔遣醫藥救療，中使候問不絕。卒時年八十八。太宗甚悼惜之，不視朝一日，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謚曰康。【略】始太宗既平寇亂，留意儒學，乃於宮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文士。於是，以屬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李守素，記室參軍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佐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籤蘇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復徵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入館。尋遣圖其狀貌，題其名字、爵里，乃命亮爲之像贊，號《十八學士寫眞圖》，藏之書府，以彰禮賢之重也。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于閤下，每軍國務靜，參謁歸休，即便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

《**新唐書・褚亮傳**》　後爲薛舉黃門侍郎。舉滅，秦王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嘉於得賢。公久事無道君，得無勞乎？」亮頓首曰：「舉不知天命，抗

王師，今十萬衆兵加其頸，大王釋不誅，豈獨亮蒙更生邪？」王悅，賜乘馬、帛二百段，即授王府文學。高祖獵，親格虎，亮懇愊致諫，帝禮納其言。王每征伐，亮在軍中，嘗預祕謀，有裨輔之益。貞觀中累遷散騎常侍，封陽翟縣侯，老于家。

紀事

《**唐詩紀事・褚亮**》　字希明，錢塘人。警敏，工爲詩。貞觀中爲散騎常侍。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宮城西開文館下教，以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顔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並以本官爲學士。收卒，以劉孝孫補之，使亮爲贊。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褚亮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褚亮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　《褚亮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褚亮集》二十卷。
《**崇雅堂書録**》**卷一一**　《褚亮集》一卷，唐褚亮撰。光緒丁酉丁丙刻《武林往哲遺著》本。

雜録

楊維楨《**褚氏家譜序**》　褚氏之系出自微子，宋共公子段食采於褚，號曰褚師，因氏焉。其在衛有褚師子、申定子者，蓋其族之仕於衛者也。【略】至唐褚亮，博學才敏，預瀛洲學士之選。其子遂良爲顧命大臣，遂良由河南徙錢唐，其子孫所居號褚家塘。

李百藥

論述

綜論

盧照鄰《**南陽公集序**》　貞觀年中，太宗外厭兵革，垂衣裳於萬國，舞干戚於兩階，留思政塗，內興文事。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褚之輩以材術顯。咸能起自布衣，蔚爲卿相，雍容侍從，朝夕獻納。我之得人，於斯爲盛。虞博通萬句，對問不休；李長於五言，下筆無滯。

《**大唐新語・文章**》　李百藥，德林之子，才行相繼，海內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蔚，尤工五言。太宗常製《帝京篇》，命其和作，歎其精妙，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築山，以詩酒自適，盡平生之意。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爲宰相，嘗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曰：「脈脈大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雲秋。」音韻凄響，羣公望之如神仙焉。

《**舊唐書・李百藥傳**》　贊曰：文皇盪滌，刷清蒼昊。十八文星，連輝炳耀。【略】安平之什，老而彌新。

《**唐詩紀事・李百藥**》　字重規，定州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翰藻沈鬱，詩尤其所長，樵廝皆能諷之。

《**唐音癸籤・評彙一**》　李安平（百藥）藻思沈鬱，尤長五言，如「柳色迎三月，梅花隔二年」，含巧於碩，才壯意新，眞不虛人主品目。

《**詩學淵源**》**卷八**　藻思沈鬱，尤長五言，與上官同體，皆爲齊梁之遺也。

分論

《**秋晚登古城**》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蕭瑟。

《**途中述懷**》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卷一：周珽曰：此遷謫在途所作也。言忠悃如蔡、崔之賢，不免黜逐之及，矧不若二君者能長居福位乎。因以拔心草、半死桐致慨，見丈夫所志有在，即時暮道窮，祇運命使然，不足爲傷也。

《**晚渡江津**》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秋氣懷易悲，長波淼難泝」，有遠勢。「日落亭皋遠，獨此懷歸慕」，結亦悠然。

《**登葉縣故城謁沈諸梁廟**》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吳山太遠。又：結小巧而趣，所謂思俊不禁。

《**火鳳詞**》　《唐詩歸》卷一：譚元春云：妓名火鳳，亦奇。「歌聲扇後出」，譚元春云：如見。「知音自不惑」，鍾惺云：艷情詩用經語，妙！「得念是分明」，鍾惺云：字字妖甚。

《**封建論**》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該洽精詳，深明於損益之宜、利害之故，可謂閎辭碩謀矣。

傳記

《**舊唐書・李百藥傳**》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安平公德林子也。爲童兒時多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爲名。七歲解屬文。父友齊中書舍人陸乂、馬元熙嘗造德林讌集，有讀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將刈琅邪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鄅人藉稻』。杜預《注》云『鄅國在琅邪開陽。』」乂等大驚異之。開皇初，授東宮通事舍人，遷太子舍人，兼東宮學士。或嫉其才而毀之者，乃謝病免去。十九年，追赴仁壽宮，令襲父爵。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雅愛其才，奏授禮部員外郎，皇太子勇又召爲東宮學士。詔令修《五禮》，定律令，撰《陰陽書》。臺內奏議文表，多百藥所撰。時煬帝出鎮揚州，嘗召之，百藥辭疾不赴，煬帝大怒，及即位，出爲桂州司馬。其後，罷州置郡，因解職還鄉里。大業五年，授魯郡臨泗府步兵校尉。九年，充戍會稽。尋授建安郡丞，行達烏程，屬江都難作，復爲沈法興所得，署爲掾。會沈法興爲李子通所破，子通又命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及杜伏威攻滅子通，又以百藥爲行臺考功郎中。或有譖之者，伏威囚之，百藥著《省躬賦》以致其情，伏威亦知其無罪，乃令復職。伏威既據有江南，高祖遣使招撫，百藥勸伏威入朝，伏威從之，遣其行臺僕射輔公祏與百藥留守，遂詣京師。及渡江至歷陽，狐疑中悔，將害百藥，乃飲以石灰酒，因大洩痢，而宿病皆除。伏威知百藥不死，乃作書與公祏令殺百藥，賴伏威養子王雄誕保護獲免。公祏反，又授百藥吏部侍郎。有譖百藥於高祖，云百藥初說杜伏威入朝，又與輔公祏同反。高祖大怒。及公祏平，得伏威與公祏令殺百藥書，高祖意稍解，遂配流涇州。太宗重其才名，貞觀元年，召拜中書舍人，賜爵安平縣男。受詔修定《五禮》及律令，撰《齊書》。二年，除禮部侍郎。朝廷議將封建諸侯，百藥上《封建論》。【略】太宗竟從其議。四年，授太子右庶子。五年，與左庶子于志寧、中允孔穎達、舍人陸敦信侍講于弘教殿。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閒燕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辭多不載。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賦，悉述古來儲貳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爲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綵物五百段。然太子卒不悟而廢。十年，以撰《齊史》成，加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賜物四百段。俄除宗正卿。十一年，以撰《五禮》及律令成，進爵爲子。後數歲，以年老固請致仕，許之。太宗嘗制《帝京篇》，命百藥並作，上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謚曰康。百藥以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沈鬱，尤長於五言詩，雖樵童牧豎，並皆吟諷。性好引進後生，提奬不倦。所得俸祿，多散之親黨。又至性過人，初侍父母喪還鄉，徒跣單衣，行數千里，服闋數年，容貌毀悴，爲當時所稱。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談賞，以舒平生之志。有集三十卷。

《**新唐書・李百藥傳**》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乂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語，嘆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鄅子藉稻』，杜

預謂在琅邪。」客大驚，號奇童。引蔭補三衛長。乃性疏侻，喜劇飲。【略】百藥，名臣子，才行世顯，爲天下推重。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服雖除，容貌癯瘠者累年。好奬薦後進，得俸祿與親黨共之。翰藻沈鬱，詩尤其所長，樵廝皆能諷之。所撰《齊史》行於時。

紀事

《**太平廣記**》**卷一七五引**《**譚賓録**》　唐李百藥，七歲能屬文。齊中書舍人陸乂，常遇其父德林宴集，有説徐陵文者云：「刈琅邪之稻。」坐客並稱無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鄫人籍稻』。注云：『鄫國在琅邪開陽縣。』」人皆驚喜云：「此兒即神童。」百藥幼多疾，祖母以百藥爲名。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鬱，尤長五言。雖樵童牧豎，亦皆吟諷。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築山，文酒譚賓，以盡平生之志。年八十五。先是，和太宗《帝京篇》，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子安期，永徽末遷中書舍人，三代皆掌制誥。安期孫羲仲，又爲中書舍人。

《**唐詩紀事・太宗**》　帝製《帝京篇》，命李百藥並作。既上，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

《**全唐詩話・李百藥**》　百藥七歲能屬文。齊中書舍人陸乂，嘗過其父德林，有説徐陵文者，云「藉琅琊之稻」，坐客並不識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鄫人藉稻。注云：鄫國在琅琊開陽縣。」人皆驚喜，曰：「此兒即神童。」百藥幼多病，祖母以百藥爲名。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鬱，尤長五言。雖樵童牧子，亦皆吟諷。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談詠，以盡平生之志，年八十五。先是和太宗《帝京篇》，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齒之宿而意之新乎？」子安期，永徽末遷中書舍人。自德林至安期，三代掌制誥。安期孫羲仲，又爲中書舍人。

《**唐才子傳・李百藥**》　百藥，字重規，定州人。幼多病，祖母以百藥名之。七歲能文。襲父德林爵。會高祖招杜伏威，百藥勸朝京師，中道而悔，怒，飲以石灰酒，因大利，幾死，既而宿病皆愈。貞觀中，拜中書舍人，遷太子庶子。嘗侍帝，同賦《帝京篇》，手詔褒美，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百藥才行，天下推服。好奬薦後進。翰藻沉鬱，詩尤所長。有集傳世。

《**蜀中廣記・宦游記**》　李百藥，唐貞觀中爲夾江令，有文學士子化之，嘗撰《北齊書》五十卷。

陳獻章《**認真子詩集序**》　李伯藥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答。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李百藥集》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　李百藥《北齊書》五十卷。

又《**藝文志四**》　《李百藥集》三十卷。

《**通志・藝文略**》　《李百藥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百藥集》三十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李百藥詩》一卷。

杜淹

論述

《**咏寒食鬥雞應秦王教**》　《唐詩鏡》卷一：語自正當。視庾信等作似青出藍。

傳記

《舊唐書・杜如晦附杜淹傳》 如晦叔父淹。淹字執禮。祖業，周豫州刺史。父徵，河內太守。淹聰辯多才藝，弱冠有美名，與同郡韋福嗣爲莫逆之交，相與謀曰：「上好用嘉遁，蘇威以幽人見徵，擢居美職。」遂共入太白山，揚言隱逸，實欲邀求時譽。隋文帝聞而惡之，謫戍江表。後還鄉里，雍州司馬高孝基上表薦之，授承奉郎。大業末，官至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爲吏部，大見親用。及洛陽平，初不得調，淹將委質於隱太子。時封德彝典選，以告房玄齡，恐隱太子得之，長其姦計，於是遽啓太宗，引爲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武德八年，慶州總管楊文幹作亂，辭連東宮，歸罪於淹及王珪、韋挺等，並流於越巂。太宗知淹非罪，贈以黃金三百兩。及即位，徵拜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賜實封四百戶。以淹多識典故，特詔東宮儀式簿領，並取淹節度。尋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前後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者。淹嘗薦刑部員外郎邸懷道，太宗因問淹：「懷道才行何如？」淹對曰：「懷道在隋日作吏部主事，甚有清愼之名。又煬帝向江都之日，召百官問去住之計。時行計已決，公卿皆阿旨請去，懷道官位極卑，獨言不可。臣目見此事。」太宗曰：「卿爾日從何計？」對曰：「臣從行計。」太宗曰：「事君之義，有犯無隱。卿稱懷道爲是，何因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任，又知諫必不從，徒死無益。」太宗曰：「孔子稱從父之命，未爲孝子。故父有爭子，國有爭臣。若以主之無道，何爲仍仕其世？既食其祿，豈得不匡其非？」因謂羣臣曰：「公等各言諫事如何？」王珪曰：「昔比干諫紂而死，孔子稱其仁；洩冶諫而被戮，孔子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是則祿重責深，理須極諫；官卑望下，許其從容。」太宗又召淹笑謂曰：「卿在隋日，可以位下不言；近仕世充，何不極諫？」對曰：「亦有諫，但不見從。」太宗曰：「世充若修德從善，當不滅亡，既無道拒諫，卿何免禍？」淹無以對。太宗又曰：「卿在今日，可爲備任，復欲極諫否？」對曰：「臣在今日，必盡死無隱。且百里奚在虞虞亡，在秦秦霸，臣竊比之。」太宗笑。時淹兼二職，而無清潔之譽，又素與無忌不協，爲時論所譏。及有疾，太宗親自臨問，賜帛三百匹。貞觀二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襄。

紀事

《大唐新語・文章》 杜淹爲天策府兵曹，楊文幹之亂，流越巂。太宗戡內難，以爲御史大夫。因詠鷄以致意焉。其詩曰：「寒食東郊道，陽溝競草籠。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知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翹頻掃陣，利距屢通中。飛毛遍綠野，灑血漬方叢。雖云百戰勝，會自不論功。」淹聰辯多才藝，與韋福嗣爲莫逆之友，開皇中，相與謀曰：「主上好嘉遁，蘇威以幽人見擢，盍各效之。」乃俱入太白，佯言隱逸。隋文帝聞之，謫戍江表。後還鄉里，以經籍自娛。吏部郎中高構知名，表薦之，大業末爲御史中丞。雒陽平，將委質於隱太子，房玄齡恐資敵，遂啓用之。尋判吏部尚書，參議政事。

《唐語林・文學》 杜淹國初爲掾吏，嘗業詩。文皇勘定內難，詠鬬雞寄意曰：「寒食東郊道，飛翔競出籠。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知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翹頻掃陣，利距屢通中。」文皇覽之，嘉嘆數四，遽擢用之。

《唐詩紀事・杜淹》 杜淹始見袁天綱於洛，天綱謂曰：「蘭臺成就，學堂寬廣。」又語曰：「二十年外，終恐責黜，暫去即還。」武德六年，以善隱太子，俱配流巂州。淹至益州，見天綱，曰：「洛邑之言，何其神也！」天綱曰：「不久即回。」至九年六月，召入。天綱曰：「杜公至京，即得三品要職。」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贈天綱詩曰：「伊呂深可慕，松喬定是虛。繫風終不得，脫屣欲安如！且珍紈素美，當與薜蘿疏。既逢楊得意，非復久閑居。」淹，字執禮。隋時隱太白山。文帝惡之，謫戍江表。秦王引入爲天策府曹參軍，賦詩尤工，賜銀鐘。楊文幹反，辭連太子，歸罪淹，流巂州。太宗踐阼，召爲御史大夫。後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卒。

李淵 唐高祖

論述

《唐音癸籤・談叢三》　神堯，翠華殿賦詩（武德七年四月宴王公親屬），內殿賦詩（八年五月宴五品以上及外戚）。

《頒定科律詔》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漢高入關，除秦苛法；唐祖受禪，修隋律令。一代創興，以刑法爲重務，其規模可概睹矣。

傳記

《舊唐書・高祖紀》　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姓李氏，諱淵。其先隴西狄道人，涼武昭王暠七代孫也。【略】高祖以周天和元年生於長安，七歲襲唐國公。及長，倜儻豁達，任性眞率，寬仁容衆，無貴賤咸得其歡心。隋受禪，補千牛備身。文帝獨孤皇后，即高祖從母也，由是特見親愛，累轉譙、隴、岐三州刺史。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謂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爲人主，願自愛，勿忘鄙言。」高祖頗以自負。大業初，爲榮陽、樓煩二郡太守，徵爲殿內少監。九年，遷衛尉少卿。遼東之役，督運於懷遠鎮。及楊玄感反，詔高祖馳驛鎮弘化郡，兼知關右諸軍事。高祖歷試中外，素樹恩德，及是結納豪傑，衆多款附。時煬帝多所猜忌，人懷疑懼。會有詔徵高祖詣行在所，遇疾未謁。時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高祖聞之益懼，因縱酒沉湎，納賄以混其迹焉。十一年，煬帝幸汾陽宮，命高祖往山西、河東黜陟討捕。師次龍門，賊帥母端兒帥衆數千薄於城下。高祖從十餘騎擊之，所射七十發，皆應弦而倒，賊乃大潰。十二年，遷右驍衛將軍。十三年，爲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將高君雅爲副。羣賊蜂起，江都阻絕，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首謀，勸舉義兵。俄而馬邑校尉劉武周據汾陽宮舉兵反，太宗與王威、高君雅將集兵討之。高祖乃命太宗與劉文靜及門下客長孫順德、劉弘基各募兵，旬日間衆且一萬，密遣使召世子建成及元吉于河東。威、君雅見兵大集，恐高祖爲變，相與疑懼，請高祖祈雨於晉祠，將爲不利。晉陽鄉長劉世龍知之，以告高祖，高祖陰爲之備。五月甲子，高祖與威、君雅視事，太宗密嚴兵於外，以備非常。遣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告威等謀反，即斬之以徇，遂起義兵。甲戌，遣劉文靜使於突厥始畢可汗，令率兵相應。【略】冬十月辛巳，至長樂宮，有衆二十萬。京師留守刑部尚書衛文昇、右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滑儀挾代王侑以拒義師。高祖遣使至城下，諭以匡復之意，再三皆不報。諸將固請圍城。十一月丙辰，攻拔京城。衛文昇先已病死，以陰世師、滑儀等拒義兵，並斬之。癸亥，率百僚，備法駕，立代王侑爲天子，遙尊煬帝爲太上皇，大赦，改元爲義寧。甲子，隋帝詔加高祖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大丞相，進封唐王，總錄萬機。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爲令。以隴西公建成爲唐國世子；太宗爲京兆尹，改封秦公；姑臧公元吉爲齊公。十二月癸未，丞相府置長史、司錄已下官僚。金城賊帥薛舉寇扶風，命太宗爲元帥擊之。遣趙郡公孝恭招慰山南，所至皆下。癸巳，太宗大破薛舉之衆於扶風。屈突通自潼關奔東都，劉文靜等追擒於閿鄉，虜其衆數萬。河池太守蕭瑀以郡降。丙午，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仲衮徇巴蜀，下之。二年春正月戊辰，世子建成爲撫寧大將軍、東討元帥，太宗爲副，總兵七萬，徇地東都。二月，清河賊帥竇建德僭稱長樂王。吳興人沈法興據丹陽起兵。三月丙辰，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弒隋太上皇於江都宮，立秦王浩爲帝，自稱大丞相。徙封太宗爲趙國公。戊辰，隋帝進高祖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之禮。唐國置丞相以下，立皇高祖已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第。夏四月辛卯，停竹使符，頒銀菟符於諸郡。戊戌，世子建成及太宗自東都班師。五月乙巳，天子詔高祖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王后、王女爵命之號，一遵舊典。戊午，隋帝詔曰：天禍隋國，大行太上皇遇盜江都，酷甚望夷，釁深驪北。憫予小子，奄造丕愆，哀號永感，心情糜潰。仰惟荼毒，仇復靡申，形影相弔，罔知啓處。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東征西怨。致九合於諸侯，決百勝於千里。糾率夷夏，大庇甿黎，保乂朕躬，繄王是賴。德侔造化，功格蒼旻，兆庶歸

心，曆數斯在，屈爲人臣，載違天命。在昔虞、夏，揖讓相推，苟非重華，誰堪命禹。當今九服崩離，三靈改卜，大運去矣，請避賢路。兆謀布德，顧己莫能，私僮命駕，須歸藩國。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其如是！庶憑稽古之聖，以誅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預充三恪。雪冤恥於皇祖，守禋祀爲孝孫，朝聞夕殞，及泉無恨。今遵故事，遜于舊邸，庶官羣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趨上尊號，若釋重負，感泰兼懷。假手眞人，俾除醜逆，濟濟多士，明知朕意。仍敕有司，凡有表奏，皆不得以聞。」遣使持節，兼太保、刑部尚書、光祿大夫、梁郡公蕭造，兼太尉、司農少卿裴之隱奉皇帝璽綬于高祖。高祖辭讓，百僚上表勸進，至于再三，乃從之。隋帝遜于舊邸。改大興殿爲太極殿。甲子，高祖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命刑部尚書蕭造兼太尉，告於南郊，大赦天下，改隋義寧二年爲唐武德元年。官人百姓，賜爵一級。義師所行之處，給復三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爲刺史。丁卯，宴百官于太極殿，賜帛有差。東都留守官共立隋越王侗爲帝。壬申，命相國長史裴寂等修律令。【略】〔武德九年〕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同謀害己，率兵誅之。詔立秦王爲皇太子，繼統萬機，大赦天下。八月癸亥，詔傳位于皇太子。尊帝爲太上皇，徙居弘義宮，改名太安宮。貞觀八年三月甲戌，高祖讌西突厥使者於兩儀殿，顧謂長孫無忌曰：「當今蠻夷率服，古未嘗有。」無忌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以酒賜太宗。太宗又奉觴上壽，流涕而言曰：「百姓獲安，四夷咸附，皆奉遵聖旨，豈臣之力！」於是太宗與文德皇后互進御膳，幷上服御衣物，一同家人常禮。是歲，閱武於城西，高祖親自臨視，勞將士而還。置酒於未央宮，三品已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奉觴上壽曰：「臣早蒙慈訓，教以文道，爰從義旗，平定京邑。重以薛舉、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稟睿算，幸而剋定。三數年間，混一區宇。天慈崇寵，遂蒙重任。今上天垂祐，時和歲阜，被髮左衽，並爲臣妾。此豈臣智力，皆由上稟聖算。」高祖大悅，羣臣皆呼萬歲，極夜方罷。九年五月庚子，高祖大漸，下詔：「既殯之後，皇帝宜於別所視軍國大事。其服輕重，悉從漢制，以日易月。園陵制度，務從儉約。」是日，崩於太安宮之垂拱前殿，年七十。羣臣上謚曰大武皇帝，廟號高祖。十月庚寅，葬於獻陵。高宗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神堯皇帝。天寶十三載二月，上尊號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史臣曰：有隋季年，皇圖板蕩，荒主煇燎原之焰，羣盜發逐鹿之機，殄暴無厭，橫流靡救。高祖審獨夫之運去，知新主之勃興，密運雄圖，未伸龍躍。而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辭答李密之書，決神機而速若疾雷，驅豪傑而從如偃草。洎謳謠允屬，揖讓受終，刑名大剗于煩苛，爵位不踰於適軸。由是攫金有恥，伏莽知非，人懷漢道之寬平，不責高皇之慢罵。然而優柔失斷，浸潤得行，誅文靜則議法不從，酬裴寂則曲恩太過。姦佞由之貝錦，嬖幸得以掇蜂。獻公遂間於申生，小白寧懷於召忽。一旦兵交愛子，矢集申孫。匈奴尋犯於便橋，京邑咸憂於左衽。不有聖子，王業殆哉！贊曰：高皇創圖，勢若摧枯。國運神武，家難聖謨。言生牀第，禍切肌膚。《鴟鴞》之詠，無損於吾。

《新唐書・高祖紀》 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諱淵，字叔德，姓李氏，隴西成紀人也。其七世祖暠，當晉末，據秦、涼以自王，是爲涼武昭王。暠生歆，歆爲沮渠蒙遜所滅。歆生重耳，魏弘農太守。重耳生熙，金門鎮將，戍于武川，因留家焉。熙生天賜，爲幢主。天賜生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官至太尉，與李弼等八人佐周代魏有功，皆爲柱國，號「八柱國家」。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乃追錄其功，封唐國公，謚曰襄。襄公生昞，襲封唐公，周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卒，謚曰仁。仁公生高祖於長安，體有三乳，性寬仁，襲封唐公。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以故文帝與高祖相親愛。文帝相周，復高祖姓李氏，以爲千牛備身，事隋譙、隴二州刺史。大業中，歷岐州刺史、滎陽樓煩二郡太守，召爲殿內少監、衛尉少卿。【略】十三年，拜太原留守，擊高陽歷山飛賊甄翟兒于西河，破之。是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陰結豪傑，招納亡命，與晉陽令劉文靜謀舉大事。計已決，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懼不見聽。高祖留守太原，領晉陽宮監，而所善客裴寂爲副監，世民陰與寂謀，寂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高祖過寂飲酒，酒酣從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驚。寂曰：「正爲宮人奉公，事發當誅，爲此爾。」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陽不許，欲執世民送官，已而許之，曰：「吾愛汝，豈忍告汝邪？」然未有以發。而所在盜賊益多，突厥數犯邊，高祖兵出無功，煬帝遣使者執高祖詣江都，高祖大懼。世民曰：「事急矣，可舉事！」已而煬帝復馳使者赦止高祖，其事遂已。【略】六月己卯，傳檄諸郡，稱義兵，開大將軍府，置三軍。以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軍隸焉；世民爲燉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軍隸焉；

元吉爲姑臧公，中軍隸焉。裴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石艾縣長殷開山爲掾，劉政會爲屬，長孫順德、王長諧、劉弘基、竇琮爲統軍。開倉庫賑窮乏。七月壬子，高祖杖白旗，誓衆於野，有兵三萬，以元吉爲太原留守。癸丑，發太原。【略】十一月丙辰，克京城。命主符郎宋公弼收圖籍。約法十二條，殺人、劫盜、背軍、叛者死。癸亥，遙尊隋帝爲太上皇，立代王爲皇帝。大赦，改元義寧。甲子，高祖入京師，至朝堂，望闕而拜。隋帝授高祖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事，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爲丞相府，下教曰令，視事于虔化門。【略】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即皇帝位于太極殿。命蕭造兼太尉，告于南郊，大赦，改元。賜百官、庶人爵一級，義師所過給復三年，其餘給復一年。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略】九年【略】六月【略】庚申，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赦。【略】癸亥，立秦王世民爲皇太子，聽政。賜爲父後者襲勳爵，赤牒官得爲眞，免民逋租宿賦。【略】八月【略】甲子，皇太子即皇帝位。貞觀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宮。九年五月，崩于垂拱前殿，年七十一。謚曰太武，廟號高祖。上元元年，改謚神堯皇帝。天寶八載，謚神堯大聖皇帝，十三載，增謚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贊曰：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爲世，數亦或短或長。論者乃謂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其爲世尤長。然考於《世本》，夏、商、周皆出於黃帝，夏自鯀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寂寥無聞，與周之興異矣。而漢亦起於亭長叛亡之徒。及其興也，有天下皆數百年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然考其終始治亂，顧其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如何，而其後世，或寖以隆昌，或遽以壞亂，或漸以陵遲，或能振而復起，或遂至於不可支持，雖各因其勢，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絕，豈非所謂天命者常不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際，世雖貴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歟？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雜録

《雨村詩話》卷上 唐高祖受禪，未遑改造樂府，尚用前世舊文。武德九年，乃命祖孝孫修定雅樂，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爲唐樂，貞觀二年奏之。

崔善爲

《舊唐書・方伎傳・崔善爲》 崔善爲，貝州武城人也。祖顒，後魏員外散騎侍郎。父權會，齊丞相府參軍事。善爲好學，兼善天文算曆，明達時務。弱冠州舉，授文林郎。屬隋文帝營仁壽宮，善爲領丁匠五百人。右僕射楊素爲總監，巡至善爲之所，索簿點人，善爲手持簿暗唱之，五百人一無差失，素大驚。自是有四方疑獄，多使善爲推按，無不妙盡其理。仁壽中，稍遷樓煩郡司戶書佐。高祖時爲太守，甚禮遇之。善爲以隋政傾頹，乃密勸進，高祖深納之。義旗建，引爲大將軍府司戶參軍，封清河縣公。武德中，歷內史舍人、尚書左丞，甚得譽。諸曹令史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髆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高祖聞之，勞勉之曰：「澆薄之人，醜正惡直。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愚暗，遂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斯事。」因購流言者，使加其罪。時傅仁均所撰《戊寅元曆》，議者紛然，多有同異，李淳風又駁其短十有八條。高祖令善爲考校二家得失，多有駁正。貞觀初，拜陝州刺史。時朝廷立議，戶殷之處，得徙寬鄉。善爲上表稱「畿內之地，是謂戶殷，丁壯之人，悉入軍府。若聽移轉，便出關外。此則虛近實遠，非經通之議。」其事乃止。後歷大理、司農二鄉，名爲稱職。坐與少卿不協，出爲秦州刺史，卒，贈刑部尚書。

《新唐書・崔善爲傳》 崔善爲，貝州武城人。【略】初，天下既定，羣臣居喪者皆奪服，善爲建言其敝。武德二年，始許終喪，然猶時以權迫不能

免，如房玄齡、褚遂良者衆矣。

《**大唐新語・容恕**》　崔善爲明天文曆算，曉達時務，爲尚書左丞。令史惡其明察，乃爲謗書曰：「崔子曲如鈎，隨時待封侯。」高宗謂之曰：「澆薄之後，人多醜政。昔北齊奸吏歌斛律明月，高緯闇主遂滅其家。朕雖不明，幸免斯事。」乃購流言者罪之。

《**唐詩紀事・崔善爲**》　善爲，貝州人。武德中歷尚書左丞，諸曹吏惡其聰察，嘲其短偪，曰：「崔子曲如鈎，隨例得封侯。髻上全無頂，胸前別有頭。」高祖勞之曰：「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高緯昏不察，至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是。」下令求謗者，謗遂止。卒於秦州刺史。

《**答王無功九日**》　王績《九月九日贈崔使君善爲》：野人迷節候，端坐隔塵埃。忽見黃花吐，方知素序迴。映巖千段發，臨浦萬株開。香氣徒盈把，無人送酒來。

《**答王無功冬夜載酒鄉館**》　王績《冬夜載酒於鄉館尋崔使君善爲》：思君夜漸闌，載酒一相看。野館含煙冷，山衣犯雪寒。停車聊捧袂，倒屣共臨盤。今夕山陰賞，誰知逢道安！

王珪

論述

盧照鄰《南陽公集序》　貞觀年中，太宗外厭兵革，垂衣裳於萬國，舞干戚於兩階，留思政塗，內興文事。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來、褚之輩以材術顯，咸能起自布衣，蔚爲卿相，雍容侍從，朝夕獻納。我之得人，於斯爲盛。【略】王侍中政事精密，明達舊章。

傳記

《**舊唐書・王珪傳**》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也。在魏爲烏丸氏，曾祖神念，自魏奔梁，復姓王氏。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顗，北齊樂陵太守。珪幼孤，性雅澹，少嗜慾，志量沈深，能安於貧賤，體道履正，交不苟合。季叔頗當時通儒，有人倫之鑒，嘗謂所親曰：「門戶所寄，唯在此兒耳。」開皇末，爲奉禮郎。及頗坐漢王諒反事被誅，珪當從坐，遂亡命於南山，積十餘歲。高祖入關，丞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貞諒有器識，引爲世子府諮議參軍。及東宮建，除太子中舍人，尋轉中允，甚爲太子所禮。後以連其陰謀事，流于巂州。建成誅後，太宗素知其才，召拜諫議大夫。貞觀元年，太宗嘗謂侍臣曰：「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也。昔漢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劍定天下，既而規模弘遠，慶流子孫者，此蓋任得賢臣所致也。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冀憑嘉謀，致天下於太平耳。」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古者聖主，必有諍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敕自今後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必遣諫官隨之。珪每推誠納忠，多所獻替，太宗顧待益厚，賜爵永寧縣男，遷黃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二年，代高士廉爲侍中。太宗嘗閒居與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盧江王瑗之姬，瑗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之曰：「盧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盧江取此婦人爲是耶，爲非耶？」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於管子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竊以聖心爲是之，陛下若以爲非，此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時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宮人聲樂不稱旨，爲太宗所讓。珪及溫彥博諫曰：「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視聽。且孝孫雅士，陛下忽爲教女樂而怪之，

臣恐天下怪愕。」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爲孝孫言也！」彥博拜謝，珪獨不拜曰：「臣本事前宮，罪已當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樞近，責以忠直。今臣所言，豈是爲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誚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翌日，帝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能納諫者固難矣。昔周武王尚不用伯夷、叔齊，宣王賢主，杜伯猶以無罪見殺。吾夙夜庶幾前聖，恨不能仰及古人。昨責彥博、王珪，朕甚悔之。公等勿以此而不進直言也。」時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己所懷，謂之確論。後進爵爲郡公。七年，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明年，召拜禮部尚書。十一年，與諸儒正定《五禮》書成，賜帛三百段，封一子爲縣男。是歲，兼魏王師。既而上問黃門侍郎韋挺曰：「王珪爲魏王泰師，與其相見，若爲禮節？」挺對曰：「見師之禮，拜答如禮。」王問珪以忠孝，珪答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當年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願聞所習。」珪答曰：「漢東平王蒼云：『爲善最樂。』」上謂侍臣曰：「古來帝子，生於宮闈，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是所諳悉，以其意存忠孝，選爲子師。爾宜語泰：『汝之待珪，如事我也，可以無過。』」泰每爲之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時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親執笄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珪少時貧寒，人或遺之，初不辭謝，及貴，皆厚報之，雖其人已亡，必賑贍其妻子。事寡嫂盡禮，撫孤姪恩義極隆，宗姻困匱者，亦多所周卹。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蒸嘗，猶祭於寢。坐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爲立廟，以愧其心。珪既儉不中禮，時論以是少之。十三年，遇疾，敕公主就第省視，又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尋卒，年六十九，太宗素服舉哀於別次，悼惜久之，詔魏王泰率百官親往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略】史臣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讜無比，君臣時命，胥會于茲。《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叔玠有焉。

紀事

《唐詩紀事・王珪》　珪字叔玠，相太宗。母李，最賢。老杜詩有「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謂李也。

《容齋隨筆・王珪李靖》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評事》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云云。「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窺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眞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觀此詩，疑指王珪。珪相唐太宗，贈禮部尚書。然細考其事，大不與史合。蔡絛詩話引《唐書・列女傳》云：「珪母盧氏，識房、杜必貴。」質之此詩，則珪母乃杜氏也。《桐江詩話》云：「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予按《唐列女傳》元無此事，珪傳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二人過其家，母李窺之，知其必貴。」蔡說妄云有傳，又誤以李爲盧，皆不足辨。但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以權相傾。珪爲太子中允，說建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長年，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建成乃請行。其後楊文幹之事起，高祖責以兄弟不睦，歸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還任用。久之，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珪、徵盡心所事，我故用之。」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唐書》載李氏事，亦采之小說，恐未必然，而杜公稱其祖姑事，不應不實。

且太宗時宰相，別無姓王者，眞不可曉也。又有杜光庭《虯鬚客傳》云，隋煬帝幸江都，命楊素留守西京，李靖以布衣往謁，竊其一妓，道遇異人，與俱至太原，因劉文靜以見州將之子，言其眞英主，傾家資與靖，使助創業之舉，即太宗也。按史載唐公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後高祖定京師，將斬之而止，必無先識太宗之事。且煬帝在江都時，楊素死已十餘年矣。此一傳，大抵皆妄云。

藝文

杜甫《**送重表侄王砅評事使南海**》　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翦髻鬢，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虯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眞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

韋曜《**咏唐史・王珪**》　斥姬援祖沃君心，貞觀箴規器獨深。私廟因循遭糾劾，可嗟玼玷在球琳。

舒頔《**唐十八學士登瀛洲圖**》　魏徵王珪差解事，亦足以格君心非。

雜録

《**太平廣記**》**卷一六九引**《**會要**》　貞觀六年，上宴侍臣，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與諸子孰賢。」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彦博。剸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己所能，謂之確論。

吴景旭《**歷代詩話**》**卷三九**　王珪母妻，《西清詩話》曰：《唐書・列女傳》，王珪微時，母盧氏嘗云：「子必貴，但未知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玄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及質之少陵《送重表姪王砅》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則珪母杜氏，非盧氏。又云：「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略】」其上下詳締如此，而史謬誤之甚。吴旦生曰：《桐江詩話》：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王珪之妻，非母也。《容齋隨筆》：按《唐列女傳》元無此事，珪傳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二人過其家，母李窺之，知其必貴。蔡説妄云有傳，又誤以李爲盧矣。余觀層層駁擊，使有可據，詩之所以貴有話也。第考傳文與詩辭合，前人故致疑於母妻間耳。因觀《野客叢書》云：傳言母李，而詩言妻杜，有以知婦姑皆賢，其高識遠見，非常人所能及者。母見房杜，則謂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妻見太宗，則謂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其事甚異，詩傳互相發明，皆可爲據也。《庚溪詩話》云：「少陵所稱杜氏者，實珪之妻，而史所稱，乃珪之母，兩事自不同。想以其詩中有剪髻鬢充杯酒事，與陶侃母同，故亦以爲珪母。然以珪之賢，上稟訓於賢母，下得助於賢妻，宜其爲一代宗臣也。

陳子良

《**入蜀秋夜宿江渚**》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脫灑。

《**舊唐書・文苑傳上・賀德仁**》　及高祖平京師，隱太子封隴西公，用德仁爲隴西公友。尋遷太子中舍人，以衰老不習吏事，轉太子洗馬。時蕭德言亦爲洗馬，陳子良爲右衛率府長史，皆爲東宮學士。

《**唐詩紀事・陳子良**》　子良，吴人。與蕭德言、庾抱同爲太子學士。貞觀六年卒。

《**舊唐書・經籍志下**》　《陳子良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陳子良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陳子良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陳子良集》十卷。

房玄齡

論述

褚亮《十八學士讚》才兼藻翰，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

《舊唐書・房玄齡傳》玄齡在秦府十餘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稿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爲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

郝經《原古録序》房玄齡【略】則挺特瑰偉，神明博達。剛大諒直，閎肆尊顯。佐王經世，撥亂反正，以爲事業。

《諫伐高麗疏》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文勢浩瀚，靡有涯涘。

傳記

《舊唐書・房玄齡傳》房喬字玄齡，齊州臨淄人。曾祖翼，後魏鎮遠將軍、宋安郡守，襲壯武伯。祖熊，字子，釋褐州主簿。父彥謙，好學，通涉《五經》，隋涇陽令，《隋書》有傳。玄齡幼聰敏，博覽經史，工草隸，善屬文。嘗從其父至京師，時天下寧晏，論者咸以國祚方永，玄齡乃避左右告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爲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傾奪，儲后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內相誅夷，不足保全家國。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而異之。年十八，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吏部侍郎高孝基素稱知人，見之深相嗟挹，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睹其聳壑凌霄耳。」父病綿歷十旬，玄齡盡心藥膳，未嘗解衣交睫。父終，酌飲不入口者五日。後補隰城尉。會義旗入關，太宗徇地渭北，玄齡杖策謁於軍門，溫彥博又薦焉。太宗一見，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玄齡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爲。賊寇每平，衆人競求珍玩，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皆與之潛相申結，各盡其死力。既而隱太子見太宗勳德尤盛，轉生猜間。太宗嘗至隱太子所，食，中毒而歸，府中震駭，計無所出。玄齡因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禍機將發，天下恟恟，人懷異志。變端一作，大亂必興，非直禍及府朝，正恐傾危社稷。此之際會，安可不深思也！僕有愚計，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寧區夏，內安宗社，申孝養之禮。古人有云，『爲國者不顧小節』，此之謂歟！孰若家國淪亡，身名俱滅乎？」無忌曰：「久懷此謀，未敢披露，公今所說，深會宿心。」無忌乃入白之。太宗召玄齡謂曰：「阽危之兆，其迹已見，將若之何？」對曰：「國家患難，今古何殊。自非睿聖欽明，不能安輯。大王功蓋天地，事鍾壓紐，神贊所在，匪藉人謀。」因與府屬杜如晦同心戮力，仍隨府遷授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又以本職兼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加文學館學士。【略】隱太子以玄齡、如晦爲太宗所親禮，甚惡之，譖之於高祖，由是與如晦並被驅斥。隱太子將有變也，太宗令長孫無忌召玄齡及如晦，令衣道士服，潛引入閤計事。及太宗入春宮，擢拜太子右庶子，賜絹五千匹。貞觀元年，代蕭瑀爲中書令。論功行賞，以玄齡及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爲第一。進爵邢國公，賜實封千三百戶。太宗因謂諸功臣曰：「朕叙公等勳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許自言。」皇從父淮安王神通進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吏，功居第一，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得兵來，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沒。及劉黑闥翻動，叔父望風而破。今計勳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踪推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功臣同賞耳。」初，將軍丘師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畫地，及見神通理屈，自相謂曰：「陛下以至公行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可妄訴？」三年，拜太子少師，固讓不受，攝太子詹事，兼禮部尚書。明年，代長孫無忌爲尚書左僕射，改封魏國公，監修國史。既任總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己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

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無隔卑賤。論者稱爲良相焉。或時以事被譴，則累日朝堂，稽顙請罪，悚懼踧踖，若無所容。九年，護高祖山陵制度，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與司空長孫無忌等十四人並代襲刺史，以本官爲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事竟不行。十三年，加太子少師，玄齡頻表請解僕射，詔報曰：「夫選賢之義，無私爲本；奉上之道，當仁是貴。列代所以弘風，通賢所以協德。公忠肅恭懿，明允篤誠。草昧霸圖，綢繆帝道。儀刑黃閣，庶政惟和；輔翼春宮，望實斯著。而忘彼大體，徇茲小節，雖恭敎諭之職，乃辭機衡之務，豈所謂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玄齡遂以本官就職。時皇太子將行拜禮，備儀以待之，玄齡深自卑損，不敢修謁，遂歸於家。有識者莫不重其崇讓。玄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女爲韓王妃，男遺愛尚高陽公主，實顯貴之極，頻表辭位，優詔不許。十六年，又與士廉等同撰《文思博要》成，錫賚甚優。進拜司空，仍綜朝政，依舊監修國史。玄齡抗表陳讓，太宗遣使謂之曰：「昔留侯讓位，竇融辭榮，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鑒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玄齡遂止。十七年，與司徒長孫無忌等圖形於凌煙閣，贊曰：「才兼藻翰，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高宗居春宮，加玄齡太子太傅，仍知門下省事，監修國史如故。尋以撰《高祖》、《太宗實錄》成，降璽書褒美，賜物一千五百段。其年，玄齡丁繼母憂去職，特敕賜以昭陵葬地。未幾，起復本官。太宗親征遼東，命玄齡京城留守，手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之憂矣。」軍戎器械，戰士糧廩，並委令處分發遣。玄齡屢上言敵不可輕，尤宜誡愼。尋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爲主，參考諸家，甚爲詳洽。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採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爲綺豔，不求篤實，由是頗爲學者所譏。唯李淳風深明星曆，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最可觀採。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至二十年，書成，凡一百三十卷，詔藏于祕府，頒賜加級各有差。玄齡嘗因微譴歸第，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君爲元首，臣號股肱，龍躍雲興，不嘯而集，苟有時來，千年朝暮。陛下昔在布衣，心懷拯溺，手提輕劍，仗義而起。平諸寇亂，皆自神功，文經之助，頗由輔翼。爲臣之懃，玄齡爲最。昔呂望之扶周武，伊尹之佐成湯，蕭何關中，王導江外，方之於斯，可以爲匹。且武德初策名伏事，忠勤恭孝，衆所同歸。而前宮、海陵，憑凶恃亂，干時事主，人不自安，居累卵之危，有倒懸之急，命視一刻，身縻寸景，玄齡之心，終始無變。及九年之際，機臨事迫，身被斥逐，闕於謨謀，猶服道士之衣，與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於臣節，自無所負。及貞觀之始，萬物惟新，甄吏事君，物論推與，而勳庸無比，委質惟舊。自非罪狀無赦，搢紳同尤，不可以一犯一愆，輕示遐棄。陛下必矜玄齡齒髮，薄其所爲，古者有諷諭大臣遣其致仕，自可在後，式遵前事，退之以禮，不失善聲。今數十年勳舊，以一事而斥逐，在外云云，以爲非是。夫天子重大臣則人盡其力，輕去就則物不自安。臣以庸薄，忝預左右，敢冒天威，以申管見。」二十一年，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玄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其爲當時準的如此。二十二年，駕幸玉華宮，時玄齡舊疾發，詔令卧總留臺。及漸篤，追赴宮所，乘擔輿入殿，將至御座乃下。太宗對之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能自勝。敕遣名醫救療，尚食每日供御膳。若微得減損，太宗即喜見顏色；如聞增劇，便爲改容悽愴。玄齡因謂諸子曰：「吾自度危篤，而恩澤轉深，若孤負聖君，則死有餘責。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東討高麗不止，方爲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諫。【略】太宗見表，謂玄齡子婦高陽公主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國家。」後疾增劇，遂鑿苑牆開門，累遣中使候問。上又親臨，握手叙別，悲不自勝。皇太子亦就之與之訣。即日授其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中散大夫，使及目前見其通顯。尋薨，年七十。廢朝三日，冊贈太尉、幷州都督，謚曰文昭，給東園祕器，陪葬昭陵。玄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古今聖賢家誡，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衰家累葉忠節，是吾所尚，汝宜師之。」高宗嗣位，詔配享太宗廟庭。

紀事

《隋唐嘉話》卷上　太宗之爲秦王，府僚多被遷奪，深患之。梁公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帝大驚，由是親寵日篤。杜僕射薨後，太宗食瓜美，愴然思之，遂輟其半，使置之於靈座。

又　征遼之役，梁公留守西京，敕以便宜從事不請。或詣留臺稱有密者，梁公問密謀所在，對曰：「公則是也。」乃驛遞赴行所，及車駕於相州。太宗聞留守有表送告人，大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反者爲誰，曰：「房玄齡。」帝曰：「果然！」叱令腰斬，璽書責梁公以不能自任，更有如此者，得專斷之。

又卷中　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郎曹嘗闕，求之未得，乃自職之。

又　梁公夫人至妒，太宗將賜公美人，屢辭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迴。帝乃令謂之曰：「若寧不妒而生，寧妒而死？」曰：「妾寧妒而死。」乃遣酌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酖。」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於玄齡！」

《大唐新語・褒錫》　貞觀末，房玄齡避位歸第。時天旱，太宗將幸芙蓉園以觀風俗。玄齡聞之，戒其子弟曰：「鑾輿必當見幸。」亟使灑掃備饌。俄頃，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載入宮。其夕大雨，咸以爲優賢之應。

《太平廣記》卷二七〇　盧夫人，房玄齡妻也。玄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他。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按《妒婦記》亦有夫人，何賢於微時而妒於榮顯邪？予於是而有感。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上》　《高祖實録》二十卷，房玄齡撰。

又　《太宗實録》二十卷，房玄齡撰。

又　《貞觀格》十八卷，房玄齡撰。

《郡齋讀書志・正史類・晉書一百三十卷》　右唐房喬等撰。

《直齋書録解題・正史類・晉書一百三十卷》　唐宰相房元齡等修，題御撰。

《宋史・藝文志六》　高士廉、房玄齡《文思博要》一卷。

藝文

李世民《賜房玄齡》　太液仙舟迴，西園隱上才。未曉征車度，雞鳴關早開。

呂温《凌烟閣勛臣頌・房梁公玄齡》　梁公先覺，龍卧待君。長彗流光，掃天布新。義師雷興，公躍其鱗。杖策千里，來謁帝閽。婉婉梁公，實懿實聰，實光實融，羽翼翼忠，若鸞若鴻。大風動地，儒服從容，靜運胸中。弛張折衝，左右太宗。夷屯廓蒙，定高祖功。功告武成，翊開太平。我雖忘勞，時靡有爭。網羅遺賢，推轂羣英。玉不韜輝，蘭無沈馨。飛鴻出溟，振鷺在庭。濟濟多士，太宗以寧。太宗寧矣，公無事矣。闕袞有補，惟仲山甫。經營四方，方叔召虎。大邦鈞軸，至則委汝。閒居臺輔，撝默自處，亦莫敢予侮。高朗令終，嗚呼梁公！

黄淳耀《擬古樂府・秦王府》　責房、杜也。秦王世民殺建成、元吉，房、杜輩成之，李靖、李勣皆不與。　秦王府中力士舞，君有父兄臣有主，金高南山視如土。拳毛騧馬來揚揚，昔年射賊餘大黄，一矢痛入慈父腸。地下宮中恨無極，房公杜公皆有力，千古獨誅亡賴賊。

雜録

《朝野僉載》卷六　王顯與文武皇帝有嚴子陵之舊，每掣褌爲戲，將帽爲歡。帝微時，常戲曰：「王顯抵老不作藺。」及帝登極，而顯謁秦[illegible]

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其夜卒。

《隋唐嘉話》卷上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銓人至梁公房、蔡公杜，愕然端視良久，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共食甚恭，曰：「二賢當爲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壽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相托。」貞觀初，杜薨於右僕射，房位至司徒，秉政三十餘載。

《容齋四筆・房玄齡名字》 《舊唐書》目錄書房元齡，而本傳云房喬字玄齡，《新唐書》列傳房玄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玄齡字喬松，三者不同。趙明誠《金石錄》得其神道碑，褚遂良書，名字與《新史》傳同。予記先公自燕還，有房碑一冊，于志寧撰，乃玄齡字喬松，本欽宗在東宮時所藏，其後猶有一印，曰「伯志西齋」。今亦不存矣。

許有壬《恭題至治御書》 一日，（東平忠獻王）侍便殿，信手拈墨筆作古錢形，而以朱筆分脈理爲肉好，執規矩爲之有不及者。上覽之大悅，取朱筆書皮曰休詩「我愛房與杜，魁然眞宰輔，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於其側，蓋以王爲房杜也。【略】上不書他語，獨書詩人誦房杜之句，非有契宸衷將責以貞觀之治乎？則是游宴之頃，未嘗有忘天下之心焉。史稱房、杜不言功，持衆美效之君王，汲引士類，一善不遺，其有得於是乎！使天假以年，則唐虞都俞吁咈，賡歌之風，藹然一堂之上矣，豈特房杜而已哉！

魏徵

論述

綜論

盧照鄰《南陽公集序》 貞觀年中，太宗外厭兵革，垂衣裳於萬國，舞干戚於兩階，留思政塗，內興文事。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褚之輩以材術顯，咸能起自布衣，蔚爲卿相，雍容侍從，朝夕獻納。我之得人，於斯爲盛。【略】魏太師直氣鯁詞，兼包古義。

王綝《唐魏鄭公諫錄序》 蓋聞主聖於上，臣忠於下，非聖無以納忠，非忠無以感聖，逖觀前載，罔弗由茲。太子太師鄭國文貞魏公，運屬昌期，時逢叡后，迺神迺武，亟虛襟以待諫，將之明之，遂竭誠而薦讜。事有必犯，知無不爲。故能契叶雲龍，義均魚水。成百代之模楷，固一時之準的。茂躅宏規，已備於青史，片言餘論，或漏於緗圖。雖貞質自然，無假於飾，而高山仰止，有欲增峻。於是採聽人謠，參詳國典，撰成《諫錄》，凡爲五卷。亦猶平仲《春秋》，不遺其實錄；宣尼《家語》，兼叙其對問。各爲題目，列之如左。唐尚書吏部郎中琅琊王綝撰。

《唐詩紀事・魏徵》 徵，字元成，魏州人。相太宗，致太平。天下既治，懼帝喜武功，嘗賦詩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徵亡，帝賦詩曰：「望望情何極，浪浪淚空泫。無復昔時人，芳春共誰遣？」太宗在洛陽宮，幸積翠池，宴酣各賦一事。帝賦《尚書》曰：「日昃玩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柏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

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

彭輅《與友人論詩》　虞世南、魏徵、楊師道等之在唐，引而漸入蒼古，半爲子昂之先驅。彼以青黃黼黻爲六朝，金玉珠翠爲初唐者，誤矣。

崔銑《古文類選序》　然魏玄成、陸敬輿之疏，所以正君定國，勿疵其儷語也。

《詩源辯體》卷一二　武德、貞觀間，太宗及虞世南、魏徵諸公五言，聲盡入律，語多綺靡，即梁陳舊習也。【略】魏徵《出關》等篇，聲氣稍雄，與王褒、薛道衡諸作相上下，此唐音之始也。

毛奇齡《歷代樂章配音樂議》　而魏徵、虞世南爲唐造《五郊樂章》，首章名黃帝宮音。其《肅和》章首句曰：「眇眇方輿」，則「眇」字亦非宮音，全然不合。況唐詩中如《甘州》羽調、《伊州》商調、《嘆疆場》宮調之類，其首字皆不如所言，蓋起調與收調，皆當審聲。

分論

《賦西漢》　《全唐詩話・魏徵》：太宗在洛陽宮，幸積翠池。宴酣各賦一事。帝賦《尚書》曰：「日昃玩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荒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柏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

《述懷》　《唐詩廣選》卷一：蔣春甫曰：起語參差勝人整。《唐詩訓解》卷一：奉使之始，志存立功，故終爲唐名臣。詩可見志，信矣。《唐詩歸》卷一：「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鍾惺云：「出沒」二字，深得遠望之神。「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鍾惺云：深味末語，可原魏徵不死建成之故。《唐詩鏡》卷一：挺挺有烈士風，「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是初唐一等格力。《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卷一：周敬曰：高華秀麗，遠駕六朝，眞似朱霞半天。《唐詩直解》卷一：此已具盛唐之骨，離卻陳隋滯靡，想見其人。《唐詩解》卷一：此奉使出關，賦以見志也。言字內未寧，聊欲棄文就武，以取勛庸，計雖數挫而志不少衰。于是謁天子以求奉使，驅馬出關以圖終、軍之業。登歷山原，入無人之境，目極千里，魂驚九折。斯時也，豈不憚此艱險乎？正爲天子以國士遇我，我當全季布之諾，守侯嬴之信，以舒生平之意氣耳，功名非所論也。《唐詩選勝直解・五言古詩》：此因出關而述己之懷也。秦失其道，豪傑共起，如逐鹿然。故棄文就武，效班超投筆，卒斬焉耆王廣，定西域，封定遠侯。【略】幸得見唐主，如鄧禹杖策北渡，得見光武於鄴。而今驅馬出關，當如終軍請纓，繫南越於闕下，酈食其憑軾而說齊王稱藩。此一段述出關之始事也。【略】從高視下，山路曲折，故曰「出沒」。鳥鳴古木，猿啼空山，皆助人離思者，故下便接窮千里之目，驚九折之魂也。【略】此歷險途而自歎也。【略】登此山而不憚勞者，天子以國士遇我，而思有以報之也。【略】此段效二人而薄功名，以結述懷之意。按玄成少有大志，從李密來京，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略】此詩蓋出關時作。《而庵說唐詩》卷一：此唐發始一篇古詩，筆力遒勁，詞采英毅，領袖一代詩人。《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此奉使出關而作也，「國士」句是主意。氣骨高古，變從前纖靡之習，盛唐風格，發源於此。《古唐詩合解》卷一：高廷禮曰：五言之興源于漢，注于魏，汪洋乎兩晉，混濁乎梁陳，大雅之音幾于不振。唐太宗天文秀發，延覽英賢，一時虞世南、魏徵賡歌屬和，共倡斯道，爲唐世五言古風之始。又：此詩凡五解。凡看詩須明解數。則知其用意下筆之次序，不失分寸矣。又：魏徵從李密來京師，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祕書丞，馳驛至黎陽，此詩蓋出關時作。「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首解，乃行道濟世之本志也。鹿喻帝位。《史記》：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中原地近關中，還逐鹿，見有唐已受天命，而羣雄不諒，還自紛爭。投筆，班超事。戎軒，兵車也。天下亂，故有事於武也。縱橫計不就，是其未遇唐主以前，說諸豪傑不成事功。蘇秦主從，合六國以抗秦。張儀爲橫，離六國之交以事秦。是爲縱橫。事無可就，故慷慨而傷懷。志則猶存，故乘時而奮起，所以開下文之端也。「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此即慷慨安輯之志也。杖所以扶行，策所以驅馬，驅馬欲其行之速也。其不奉命者，則繫其頸而致闕下。其降服者，則下其城而稱東藩。請纓，用漢終軍事。軍奉使至南越和親，恐其不服，故願受長纓，羈其王而致之闕下。憑軾，酈食其憑軾下齊七十餘城。憑，據也。軾，車前橫木也。「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出關後，欲相山川之形勢，必登高岫而望平原，便知據險屯兵之地。鬱紆，山路

之盤鬱而紆折也。出沒，極得遠望之神。言在高山雲樹間，或出或沒，身多轉動也。古木在無人之境，寒鳥鳴焉。空山當旅宿之時，夜猿啼焉。此皆行路艱險、觸目傷神之境。「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望遠而傷千里之目，歷險而驚九折之魂。夫艱險人誰不憚，而必爲此者，以深懷國士之恩，必當厚報也。益州有九折阪甚險，智伯以國士遇豫讓，讓爲之捐軀報仇。蓋國士非常士，國士遇，非常遇也。「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楚人諺云：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侯嬴，魏人，信陵君厚待之，許以死報。【略】此兩人，俱不輕諾，寡信而重意氣者。今徵一見天子授祕書，是感意氣也。意氣重則功名爲輕，我今輸誠盡信以報國恩，當不憚艱危，而功名又誰復論哉！《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只二語總括由魏歸唐事。「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沉鬱頓挫，格振神超。《小石帆亭著錄・五言詩平仄舉偶》：「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對句一連五句，皆第二字仄，第四字平，又一連五句，皆第二字平，第四字仄，而卻崚嶒之極，又諧和之極。讀此一首，則上而六朝，下而三唐，正變源流，無法不備矣。豈其必於對句末用三平耶？愚故於唐人五言，特舉此篇以見法，不可泥乃眞法耳。

《論治疏》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反覆援引，文勢自相貫注，辭亦淹暢不拘。

《論十漸不克終疏》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易》戒「履霜」，《書》言「惟幾」，皆致謹於漸之義。魏徵舉十漸以立說，殆亦愼終於始之道也。楊爵《獄中諫書》：魏徵疏唐太宗漸不克終十事，以諫諍爲己任。君不及堯舜，其心未肯以自已也。故汲黯、魏徵號稱古之遺直，而太宗貞觀之治幾于三代者，有由然也。

《請罷工役疏》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論古今奢儉，非擷華攬藻之文。

《上十思疏》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風格詳整中特多懇到之語。又《閱史緒論・魏徵十思疏》：人莫不愼于創業，怠于守成，故善始者未必善終。惟朝乾夕惕，不敢少自暇逸，乃可臻于上理。魏徵所陳，可謂深識治要。愛新覺羅・弘曆《書魏鄭公十思疏後》：人臣責難陳善，繩愆糾謬，必本之以忠誠，將之以公正。匡救將順，補袞職之所闕，尤以格其非心爲先務焉。蓋君人者，天下萬民之主，而一心又人君出治之主也。心一正，則事事無不正矣。唐太宗，三代以下能納諫之賢主也。其朝亦多諫諍之臣，而必以魏鄭公爲首者，以其能格君之心也。鄭公之奏疏多矣，而必以《十思疏》爲冠者，以其就發謀出慮之始，而俾知所致謹也。夫木本水源之譬，非謂人君之一心爲理，天下萬事之本乎？固其本而浚其源，非欲正其心以爲出治之源乎？思者，心之發而未見者也。心之將發，未及於事，則有此十思焉，又何入於邪徑而不光明正大之有哉！《易》曰：「君子見幾而作。」《書》曰：「惟幾惟康。」鄭公之所謂「思」，即謹幾之意也。謹幾而心正矣，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不正矣。故貞觀之治多鄭公之功，豈不偉哉！

《求賢審官疏》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開闢盡變，列論臣品，可謂曲中。

《砥柱銘》 《山谷題跋・題魏鄭公砥柱銘後》：余平生喜觀《貞觀政要》，見魏鄭公之事太宗，有愛君之仁，有責難之義，其智足以經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故觀《砥柱銘》時，爲好學者書之，忘其文之工拙，所謂我但見其嫵媚者也。吾友楊明叔，知經術，能詩，喜屬文，爲吏，幹公家如己事，持身潔清，不以憂畦之面事上官，不以得上官之面陵其下，可告以魏鄭公之事業者也。故書此銘遺之，置《砥柱》於坐旁，亦自有味。王應麟《困學記聞・評文》：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顧，過門不息」，《淮南子》云：「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遺履而不取。」《鹽鐵論》云：「簪墮不掇，冠挂不顧。」

傳記

《舊唐書・魏徵傳》 魏徵字玄成，鉅鹿曲城人也。父長賢，北齊屯留令。徵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爲道士。好讀書，多所通涉，

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大業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以應李密，召徵使典書記。密每見寶藏之疏，未嘗不稱善，既聞徵所爲，遽使召之。徵進十策以干密，雖奇之而不能用。及王世充攻密於洛口，徵說密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死傷多矣，又軍無府庫，有功不賞，戰士心惰，此二者難以應敵。未若深溝高壘，曠日持久，不過旬月，敵人糧盡，可不戰而退，追而擊之，取勝之道。且東都食盡，世充計窮，意欲死戰，可謂窮寇難與爭鋒，請愼無與戰。」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謀深策，何謂常談？」因拂衣而去。及密敗，徵隨密來降，至京師，久不見知，自請安輯山東，乃授秘書丞，驅傳至黎陽。時徐世勣尚爲李密擁衆，徵與世勣書。【略】世勣得書，遂定計遣使歸國，開倉運糧，以餽淮安王神通之軍。俄而建德悉衆南下，攻陷黎陽，獲徵，署爲起居舍人。及建德就擒，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徵見太宗勳業日隆，每勸建成早爲之所。及敗，太宗使召之，謂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素器之，引爲詹事主簿。及踐祚，擢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使安輯河北，許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前宮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詣京師。徵謂副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令赦原不問。今復送思行，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寧可慮身，不可廢國家大計。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況今日之行，許以便宜從事，主上既以國士見待，安可不以國士報之乎？」即釋遣思行等，仍以啓聞，太宗甚悅。太宗新即位，勵精政道，數引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與之言，未嘗不欣然納受。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太宗嘗勞之曰：「卿所陳諫，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其年，遷尚書左丞。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無狀，彥博奏曰：「徵爲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雖情在無私，亦有可責。」帝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後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賜絹五百匹。貞觀二年，遷秘書監，參預朝政。徵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秘府圖籍，粲然畢備。時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貢獻，太宗令文泰使人厭怛紇干往迎接之。徵諫曰：「中國始平，瘡痍未復，若微有勞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況加於此輩。若任其商賈來往，邊人則獲其利；若爲賓客，中國即受其弊矣。漢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寧，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蓋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也。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緣邊諸州何以取濟？人心萬端，後雖悔之，恐無所及。」上善其議。時厭怛紇干已發，遽追止之。後太宗幸九成宮，因有宮人還京，憩於漳川縣之官舍。俄又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官屬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等。太宗聞之，怒曰：「威福之柄，豈由靖等？何爲禮靖而輕我宮人！」即令案驗漳川官屬及靖等。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掃除之隸。論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供食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責縣吏，恐不益德音，徒駭天下耳目。」帝曰：「公言是也。」乃釋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寢而不問。尋宴於丹霄樓，酒酣，太宗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昔在東宮，盡心所事，當時誠亦可惡。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爲無愧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發言輒即不應，何也？」對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陳論，若不從輒應，便恐此事即行。」帝曰：「但當時且應，更別陳論，豈不得耶？」徵曰：「昔舜誡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臣面從陛下方始諫，此即『退有後言』，豈是稷、契事堯、舜之意耶？」帝大笑曰：「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覺嫵媚，適爲此耳。」徵拜謝曰：「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是月，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徵曰：「不可。昔漢明欲封其子，云『我子豈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子爲公主，既加『長』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上然其言，入告長孫皇后，后遣使齎錢四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以賜之。尋進

爵郡公。七年，代王珪爲侍中，尚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詔徵評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無不悅服。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爲總論，時稱良史。史成，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千段。徵自以無功於國，徒以辯說，遂參帷幄，深懼滿盈，後以目疾頻表遜位。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公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器，便爲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卿雖有疾，未爲衰老，豈得便爾？」其年，徵又面請遜位，太宗難違之，乃拜徵特進，仍知門下事。其後又頻上四疏，以陳得失。【略】太宗手詔嘉美，優納之。嘗謂長孫無忌曰：「朕即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兵振武，儴服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此皆魏徵之力也。」太宗嘗嫌上封者衆，不近事實，欲加黜責。徵奏曰：「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己過，今之封事，謗木之流也。陛下思聞得失，祗可恣其陳道。若所言衷，則有益於陛下；若不衷，無損於國家。」太宗曰：「此言是也。」並勞而遣之。後太宗在洛陽宮，幸積翠池，宴羣臣，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尚書》曰：「日昃玩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柏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也。」尋以修定《五禮》，當封一子爲縣男，請讓孤兄子叔慈。太宗愴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勵俗。」遂許之。十二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塗，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儀準。」太宗曰：「卿輩皆自崇貴，卑我兒子乎？」徵進曰：「自古迄茲，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曰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長，爲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以爲君也。然則人之修短，不在老少，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曰：「殷家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窺覦，塞禍亂之源本，有國者之所深愼。」於是遂可珪奏。會皇孫誕育，召公卿賜宴，太宗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民，犯顏正諫，匡朕之違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倫，遂爲《類禮》二十卷，以類相從，削其重複，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覃思，數年而畢。太宗覽而善之，賜物一千段，錄數本以賜太子及諸王，仍藏之祕府。先是，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多齎金銀帛歷諸國市馬。徵諫曰：「今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專意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諸蕃聞之，以爲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失義矣。昔漢文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凶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乃賞其道里所費而返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陛下凡所施爲，皆邈踰三王之上，奈何至於此事，欲爲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爲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納其言而止。時公卿大臣並請封禪，唯徵以爲不可。太宗曰：「朕欲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德不厚耶？諸夏未治安耶？遠夷不慕義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爲而不可？」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民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罍罌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瘵，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自伊、洛以東，暨乎海岱，灌莽巨澤，蒼茫千里，人煙斷絕，鷄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重加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誠，亦有輿人之誦。」太宗不能奪。是後，右僕射缺，欲拜之，徵固讓乃止。及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魏王泰寵愛日隆，內外庶僚，並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踰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十六年，拜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如故。徵自陳有疾，詔答曰：「漢之太子，

四皓爲助，我之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其年，稱綿惙，中使相望。徵宅先無正寢，太宗欲爲小殿，輟其材爲徵營構，五日而成，遣中使齎素褥布被而賜之，遂其所尚也。及病篤，輿駕再幸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徵曰：「願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後數日，太宗夜夢徵若平生，及旦而奏徵薨，時年六十四。太宗親臨慟哭，廢朝五日，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賻絹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及將祖載，徵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彩之飾。太宗登苑西樓，望喪而哭，詔百官送出郊外。帝親製碑文，并爲書石。其後追思不已，賜其實封九百戶。嘗臨朝謂侍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徵亡後，朕遣人至宅，就其書函得表一紙，始立表草，字皆難識，唯前有數行，稍可分辯，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唯見其惡，愛者唯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愼，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其遺表如此，然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膽智，每犯顏進諫，雖逢王赫斯怒，神色不移。嘗密薦中書侍郎杜正倫及吏部尚書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徵卒後，正倫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誅，太宗始疑徵阿黨。徵又自錄前後諫諍言辭往復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悅。先許以衡山公主降其長子叔玉，於是手詔停婚，顧其家漸衰矣。【略】史臣曰：臣嘗讀漢史《劉更生傳》，見其上書論王氏擅權，恐移運祚，漢成不悟，更生徘徊伊鬱，極言而不顧禍患，何匡益忠藎也如此！當更生時，諫者甚多。如谷永、楊興之上言，圖爲姦利，與賊臣爲鄉導；梅福、王吉之言，雖近古道，未切事情。則納諫任賢，詎宜容易！臣嘗閱《魏公故事》，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連類，皆前代諍臣之不至者。其實根於道義，發爲律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幸，中不侈親族，外不爲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忠。所載章疏四篇，可爲萬代王者法。雖漢之劉向、魏之徐邈、晉之山濤、宋之謝朏，才則才矣，比文貞之雅道，不有遺行乎！前代諍臣，一人而已。贊曰：智者不諫，諫或不智。智者盡言，國家之利。鄭公達節，才周經濟。太宗用之，子孫長世。

紀事

《隋唐嘉話》卷上　太宗每謂人曰：「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覺其嫵媚耳。」貞觀四載，天下康安，斷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戶不夜閉，行旅不賫糧也。

又　太宗謂羣臣曰：「始人皆言當今不可行帝王道，唯魏徵勸我，今遂得功業如此，恨不得使封德彝等見之。

又　鄭公嘗拜掃還，謂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悉裝了，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帝笑曰：「時實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又　太宗曾罷朝，怒曰：「會殺此田舍漢！」文德后問：「誰觸忤陛下？」帝曰：「豈過魏徵，每廷爭辱我，使我常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於庭，帝驚曰：「皇后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備數後宮，安敢不賀？」

又　太宗得鷂絕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鄭公，乃藏於懷。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語古帝王逸豫，微以諷諫。語久，帝惜鷂且死，而素嚴敬徵，欲盡其言。徵語不時盡，鷂死懷中。

又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又　鄭公之薨，太宗自製其碑文并自書，後爲人所間，詔令仆之。及征高麗不如意，深悔爲是行，乃歎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遼水，令馳驛祀以少牢，復立碑焉。

又卷中　《破陣樂》，被甲持戟，以象戰事。《慶善樂》，廣袖曳屣，以象文德。鄭公見奏《破陣樂》，則俯而不視；《慶善樂》，則玩之而不厭。

又補遺　鄭公嘗出行，以正月七日謁見太宗，太宗勞之曰：「卿今日至，可謂人日矣。」

《大唐新語・匡贊》　魏徵常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彝難之曰：「三代已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

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若信其虛論，必亂國家。」徵詰之曰：「五帝三皇，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戰，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夷亂德，顓頊征之，既剋之後，不失其理。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樸素，至今應爲鬼魅，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彝無以難之。徵薨，太宗御製碑文并御書。後爲人所讒，敕令踣之。及征遼不如意，深自悔恨，乃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水，馳驛以少牢祭之，復立碑焉。

又《規諫》 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憩漳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爲禮靖等而輕我宮人！」即令按驗漳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賤隸。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倣闕庭，法式朝覲，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加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又《極諫》 皇甫德參上書曰：「陛下修洛陽宮，是勞人也，收地租，是厚斂也；俗尚高髻，是宮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國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進曰：「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三，可爲長嘆者五。』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非激切，則不能服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謗。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在陛下裁察。不可責之，否則於後誰敢言者？」乃賜絹二十疋，命歸。

又 房玄齡與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之曰：「北門近來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太宗謂玄齡、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妨卿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玄齡等謝。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爲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爲若非，當奏罷之：此乃事君之道。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之，玄齡等不識所守，臣實不喻。」太宗深納之。

又《舉賢》 魏徵、王珪、韋挺俱事隱太子，時或稱東宮有異圖，高祖不欲彰其事，將黜免宮寮以解之。流挺、珪於嶺州，徵但免官。而徵言於裴寂、封德彝曰：「徵與韋挺、王珪，並承東宮恩遇，俱以被責退。今挺、珪得罪，而徵獨留，何也？」寂等曰：「此由在上，寂等不知。」徵曰：「古人云：成王欲殺召公，周公豈得不知？」無何，挺等徵還。

又《文章》 太宗在雒陽，宴羣臣於積翠池。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尚書》曰：「日昃玩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逸怠，商辛亦沉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魏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趨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燕經栢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天子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

又《褒錫》 （魏徵）前後規諫二百餘奏，無不稱旨。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奪嫡之漸。太宗聞而惡之，【略】乃以爲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爲助；我之賴卿，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

《唐語林・規箴》 太宗常幸洛陽，頗見可欲，多治隋氏舊宮，或縱畋遊。魏徵驟諫，上忻然罷，曰：「非公，無此語。」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魏徵集》二十卷。

又《經籍志上》 《次禮記》二十卷，魏徵撰。

又《經籍志下》 《羣書理要》五十卷，魏徵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 魏徵《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二卷。

又 魏徵《列女傳略》七卷。

又《藝文志三》 《魏徵諫事》五卷。

又 《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二卷。

又 魏徵《羣書治要》五十卷。

又《藝文志四》 《魏徵集》二十卷。

《崇文總目》卷二 《祥瑞錄》十卷，魏徵撰。

《郡齋讀書志・正史類・隋書八十五卷》 右唐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

《直齋書録解題・正史類・隋書八十五卷》 唐祕書監魏徵、顏師古

等撰。其「十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

《宋史・藝文志二》 魏徵《隋靖列傳》一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魏徵諫錄》六卷。

《稽瑞樓書目》 《魏鄭公諫錄》五卷，校本，一冊。

又 《魏鄭公諫續錄》二卷，一冊。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 《羣書治要》五十卷，日本刊本，祕書監鉅鹿男魏徵等奉敕撰。【略】宋王溥《唐會要》云：貞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祕書監魏徵撰《羣書治要》上之。又云：太宗欲覽前王得失，爰自六經，訖於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書成，諸王各賜一本。又《唐書・蕭德言傳》載太宗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廣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卿等力也。德言賚賜尤渥，故是書題魏徵等奉撰，明非出一人手也。卷帙與《唐志》合，《宋史・藝文志》即不著錄。前有徵序，《玉海》所引序文與此相同。後有天明七年國子祭酒林敬信序、天明五年尾張國校、督學臣細井德民攷例，蓋日本人以卷子本擺印。天明五年，當乾隆五十年流入中華。儀徵阮元錄以進呈，其中子書多近今闕佚之本，惟缺第四、第十三、第二十共三卷。

《平津館鑒藏記》卷三 《羣書治要》五十卷，影寫本，題祕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敕撰。前有魏徵《羣書治要序》，又有天明七年國子祭酒林敬信序，天明五年尾張國校。督學臣細井德民考例，皆日本人。天明五年，當乾隆五十年。《玉海》引魏徵《羣書治要序》，與此本同。其所引子書，多近今闕佚之本。缺第四、第十三、第廿共三卷。

《崇雅堂書錄》卷一一 《魏鄭公文集》三卷《詩集》一卷，唐魏徵撰。《畿輔叢書》本。

《中國善本書提要》 《羣書治要》五十卷，二十二冊，《四庫未收書目》卷二（北圖），日本活字本，八行十七字（21×15.6），原題：「祕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是書自宋以後，中國失傳。日本有舊鈔卷子本四十七軸，（闕第四、第十三、第二十，凡三軸。）具詳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卷一。元和二年（萬曆四十四年），德川家康命林道春等以慶長活字，擺印成書，即此本是也。後一百七十一年爲天明七年，林信敬復校正付梓，今有《四部叢刊》影印本。慶長活字，得自朝鮮，說詳《古文舊書考》卷三《聚分韻略》條下，天明間，已稱不易得。此本除無原闕三卷外，又闕卷第十四至十八，總闕八卷。自序。

又 《羣書治要》五十卷，二十五冊（國會），日本天明七年刻本，九行十八字（1.8+19.7×14.5），原題：「祕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按是書中土久佚，此本亦原缺卷第四、第十三及第二十，凡三卷。阮元始編入《宛委別藏》中，今《四部叢刊》即據此本影印。林信敬序，天明七年（一七八七）。魏徵序。

藝文

李世民《賜魏徵詩》 醽醁勝蘭生，翠濤過玉罌。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

吕温《凌烟閣勳臣頌・魏鄭公徵》 堂堂魏公，崇節大志。喬幹直聳，摩天自致。遭風雲時，得霸王器。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志（嘗事李密、隱太子）。沈浮變通，吾道不窮。龍戰既息，皇建其極。俾補袞職，其繩則直。諤諤巖巖，危言正色。保太宗德，弼違替否，日月不蝕。黜漢霸雜，行周王道。人或有言，秉德不撓（與封德彝廷論）。禮興樂崇，德洽道豐。保合太和，昭明有融。起四年中，復三代風。言出化成，神哉厥功。伊躬佐商，有恥於湯。公以其志，匡飭聖唐。爲唐宗臣，致唐無疆。致唐無疆，永式萬邦。

孫樵《文貞公笏銘并序》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謨，孫樵請銘其笏曰：「靈豸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爲笏。怒虎可唾，笏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柱天不仄，指日不蝕。標儀條臆，起梗開直。噫！諫舌切切，上磨帝缺。不逆不怫，笏則公笏。緊拱在列，諍舌不發。膠榮顧餌，下偷上愎。非公之節，孰爲公笏！

韋驤《咏唐史・魏鄭公》 東宮嘗吠非其主，貞觀終高獻納臣。不獨齊桓忘射帶，太宗當日最知人。

舒頔《唐十八學士登瀛洲圖》 魏徵王珪差解事，亦足以格君心非。

《朝野僉載》卷六　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遣「由此老翁」人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送書。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怪之，問焉，具以實對。乃嘆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虛也。」

《太平廣記》卷三二七引《瀟湘録》　鄭國公魏徵，少時好道學，不信鬼神。嘗訪道至恆山，將及山下，忽大風雪，天地昏暗，不能進。忽有道士，策青竹杖，懸《黄庭經》，亦至路次，謂徵曰：「何之？」徵曰：「訪道來此，爲風雪所阻。」道士曰：「去此一二里，予家也，可一宿會語乎？」徵許之。遂同行，至一宅，外甚荒涼，內即雕刻，延徵於深閣，對爐火而坐。進以美酒嘉殽，從容論道，詞理博辨，徵不能屈。臨曙，道士言及鬼神之事，徵切言不能侵正直也。道士曰：「子之所奉者仙道也，何全誣鬼神乎？有天地來有鬼神，夫道高則鬼神妖怪必伏之，若奉道自未高，則鬼神妖怪反可致之也。何輕之哉！」徵不答。及平旦，道士復命酒以送徵，仍附一簡，達恆山中隱士。徵既行，尋山路，回顧宿處，乃一大冢耳。探其簡，題云：「寄上恆山神佐。」徵惡之，投於地，其簡化一鼠而走。徵自此稍信鬼神。

《容齋隨筆·魏鄭公諫語》　魏鄭公諫止唐太宗封禪，中間數語，引喻剴切，曰：「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切有疑。」太宗不能奪。此語見於公《諫録》及《舊唐書》，而《新史》不載，《資治通鑑》記其諫事，亦刪此一節，可惜也！

王惲《達聰》　唐太宗問魏徵：「爲君何道而明，何失而闇？」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闇，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凌敬

傳記

《元和姓纂·蒸韵》　唐魏王文學凌敬，云統後，世居鄭州。

《舊唐書·竇建德傳》　嘗破趙州，執刺史張昂、邢州刺史陳君賓、大使張道源等，以侵軼其境，建德將戮之。其國子祭酒凌敬進曰：「夫犬各吠非其主，今鄰人堅守，力屈就擒，此乃忠確士也。若加酷害，何以勸大王之臣乎？」建德盛怒曰：「我至城下，猶迷不降，勞我師旅，罪何可赦？」敬又曰：「今大王使大將軍高士興於易水抗禦羅藝，兵纔至，士興即降，大王之意復爲可不？」建德乃悟，即命釋之。其寬厚從諫，多此類也。

紀事

《唐詩紀事·（陸）〔凌〕敬》　敬有集十四卷，高祖時人也。初爲竇建德國子祭酒。秦王軍武牢，建德軍迫於武牢，不得進。敬説令取懷州，踰太行，入上黨，趍壺口，駭蒲津，乘唐國之虛，以取山北。建德不從，以及於敗，其僞官屬皆降唐。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凌敬集》十四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凌敬集》十四卷。

《通志・藝文略》　《凌敬集》十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凌敬集》十四卷。

杜正倫

《舊唐書・杜正倫傳》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也。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正倫善屬文，深明釋典。仕隋爲羽騎尉。武德中，歷遷齊州總管府錄事參軍。太宗聞其名，令直秦府文學館。貞觀元年，尚書右丞魏徵表薦正倫，以爲古今難匹，遂擢授兵部員外郎。太宗謂曰：「朕今令舉行能之人，非朕獨私於行能者，以其能益於百姓也。朕於宗親以及勳舊無行能者，終不任之。以卿忠直，朕今舉卿，卿宜勉稱所舉。」二年，拜給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愼之。」太宗大悅，賜絹二百段。四年，累遷中書侍郎。六年，正倫與御史大夫韋挺、秘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稱旨，太宗爲之設宴，因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王，便得盡誠規諫，至如龍逢、比干，竟不免孥戮。爲君不易，爲臣極難。我又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有危亡哉！我思卿等此意，豈能暫忘，故聊設宴樂也。」仍並賜帛有差。尋加散騎常侍，行太子右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太宗謂曰：「國之儲副，自古所重，必擇善人爲之輔佐。今太子年在幼沖，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見之，可得隨事誡約。今既委以監國，不在目前，知卿志懷貞慤，能敦直道，故輒鞍卿於朕，以匡太子，宜知委任輕重也。」十年，復授中書侍郎，賜爵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庶子。正倫出入兩宮，參典機密，甚以幹理稱。時太子承乾有足疾，不能朝謁，好昵近羣小。太宗謂正倫曰：「我兒疾病，乃可事也。但全無令譽，不聞愛賢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卿可察之。若教示不得，須來告我。」正倫數諫不納，乃以太宗語告之，承乾抗表聞奏。太宗謂正倫曰：「何故漏洩我語？」對曰：「開導不入，故以陛下語嚇之，冀其有懼，或當反善。」帝怒，出爲毅州刺史，又左授交州都督。後承乾搆逆，事與侯君集相連，稱遣君集將金帶遺正倫，由是配流驩州。顯慶元年，累授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尋同中書門下三品。二年，兼度支尚書，仍依舊知政事。俄拜中書令，兼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進封襄陽縣公。三年，坐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爲橫州刺史，仍削其封邑。尋卒。有集十卷行於代。【略】史臣曰：【略】正倫以能文被舉，以直道見委，參典機密，出入兩宮。斯謂得時。然被承乾金帶之譏，孰與夫薏苡之謗，士大夫愼之。

《新唐書・杜正倫傳》　正倫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恭夜直，論文章。思恭歸，謂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無子，以兄子志靜爲嗣。

《舊唐志・經籍志上》　《春坊要錄》四卷，杜正倫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　杜正倫集《春坊要錄》四卷。
又《藝文志四》　《杜正倫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　《杜正倫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杜正倫集》十卷。

釋慧淨

法琳《致慧淨法師書》　近覽所報辛中舍《析疑論》，詞義包舉，比喻超絕，璨璀眩離朱之目，鏗鏘駭師曠之耳。固以妙盡寰中，事殫辯囿，譬玉衡之齊七政，猶溟海之統百川，煥煥乎，巍巍乎，言過視聽之外，理出思議之表，足可杜諸見之門，開得意之路者也。至如住無所住，兼修之義在焉；爲無不爲，齊應之功宏矣；將令守雌厚顏，獨善靦容，乃理異之顯哉！豈元同之可得。夫立像以表意，得意則像忘，若忘其所忘，則彼此之情斯泯，非忘其不忘，而小大之殊有異，是知日月既出，無用爝火之光；時雨既降，何煩浸灌之澤。故云彼此可忘，非無此也。故吾去也，因故去而辯無常；新吾

來也，藉新來以談緣起。非新非故，熏修之義莫成；無繒無剋，美惡之功孰著。蓋以生滅破彼斷常之迷，寄因果示其中觀之路，斷常見息，則弱喪同歸，中觀理融則眞如自顯。或談業理，以明熏習，乍開報分，以釋自然；意出情端，旨超文外。報分有在，喪鶴自忘其短長；業理相因，草蜂各任其飛化。可謂於無名相中，假名相說，體眞會俗，豈不然歟！詳中舍天挺之才，未等若人盡理之說，子期有慚於喪偶，顏生有愧其坐忘，可以息去取之兩端，泯顯沛之一致，楚既得之，齊亦未爲失也。法師博物不羣，智思無限，當今獨步，即日樑棟。既爲衆所知識，實亦名稱普聞。加以累謁金門，頻登上席，扇元風於鶴籥，振法鼓於龍樓，七貴挹其波瀾，五師推其神雋，既聳垂天之翼，又縱橫海之鱗，支遁之匹王何，寧堪竝駕；帛祖之方嵇阮，未足連衡。用古儔今，君之有矣。琳謝病南山，棲心幽谷，非出非處，蕩慮於風雲，無見無聞，寄情於泉石。偶觀名作，實遣繁憂，乍覽瓊章，用祛痾疾。徘徊吟諷，循環卷舒，蘊蓄懷袖之中，不覺紙勞字故，略申片意，謹此白書。

《續高僧傳・釋慧淨傳》 釋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眞定人也。家世儒宗，鄉邦稱美。淨即隋朝國子博士徽遠之猶子也。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宇沖邈。年在弱歲，早習丘墳，便曉文頌，榮冠閭里。十四出家，志業弘遠，日頌八千餘言，總持詞義，罕有其比。遊聽講肆，諮質碩疑，徵究幽微，每臻玄極。聽大智度及餘經部，神采孤拔，見聞驚異。有志念論，師馳名東夏，時號窮小乘之巖穴也。乃從聽習雜心婆沙學周兩遍，大義精通，根葉搜求務括清致，由是嘉聲遠布，學徒欽屬。開皇之末來儀帝城，屢折重關，更馳名譽。大業初歲，因尋古迹，至於槐里。遇始平令楊宏集諸道俗於智藏寺，欲令道士先開道經。于時法侶雖殷，無敢抗者。淨聞而謂曰：「明府盛結四部，銓衡兩教，竊有未喻，請諮所疑。何者？賓主之禮，自有常倫，其猶冠履不可顚倒，豈於佛寺而令道士先爲主乎！明府教義有序，請不墜績。」令曰：「有旨哉，幾誤諸。」後即令僧居先坐，得無辱矣。有道士于永通，頗挾時譽，令懷所重，次立義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令即命言申論。仍曰：「法師必須詞理切對，不得犯平頭上尾。」于時令冠平帽。淨因戲曰：「貧道既不冠帽，寧犯平頭？」令曰：「若不犯平頭，當犯上尾。」淨曰：「貧道脫屣昇床，自可上而無尾。明府解巾冠帽，可謂平而無頭。」令有靦容。淨因問通曰：「有物混成，爲體一故混，爲體異故混，若體一故混，正混之時已自成一，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未混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先生道冠餘列，請爲稽疑。」於是通遂茫然，忸怩無對。淨曰：「先生既能開關延敵，正當鼓怒餘勇，安得事如桃李，更生荆棘。」仍顧令曰：「明府既爲道助，何以救之？」令遂赧然。爾後頻有援救，皆應機僞仆，罔非覆軌。自爾大小雙玩研味逾深，注述之餘尋繹無暇。卻掃閑室，統略舊宗，纘述雜心玄文，爲三十卷。包括群典，籠罩古今。四遠英猷皆參沈隱，末又以俱舍所譯詞旨宏富，雖有陳迹，未盡研求，乃無師獨悟思擇名理，爲之文疏三十餘卷。遂使經部妙義，接紐明時，闕賓正宗，傳芳季緒。學士穎川庾初孫，請註《金剛般若》，乃爲釋文舉義，鬱爲盛作。窮眞俗之教原，盡大乘之祕要，遐邇流布，書寫誦持。文學詞林，傳諸心口，聲績相美接肩恆聞。太常博士褚亮，英藻清拔，名譽早聞，欽此芳猷，爲之序引。其詞曰：「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覺，炳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昇彼岸，與夫輪轉萬劫，蓋染六塵，流遁以徇無涯，踳駮而趨捷逕，不同日而言也。穎川庾初孫，早弘篤信，以爲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像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遠，睠砥途而太息，屬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輠，理究連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乘此誓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衢罇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爲像法之梁棟，變群生之耳目，辭峰秀上，映鷲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賢智，才兼優洽。精該叡旨，罕見其人。今則沙門重闡，藉甚當世。想此玄宗，鬱爲稱首。歲惟閼茂，始創懷油。月躔仲呂，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蓋成陰。扣鍾隨其大小，鳴劍發其光采。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遞相傳授。方且顧蔑林遠，俯視安生。獨步高衢，對揚正法。遼東眞本，望懸金而不刊；指南所寄，藏群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武德初歲，時爲三府官寮上下咸集延興，京城大德競陳言論，有清禪法師，立破空義，聲色奮發厲逸當時。相府記室王敬業，啓上曰：「登座法師義鋒難對，非紀國慧淨無以挫其銳者」。即令對論。淨曰：「今在英雄之側，廁龍象之間，奉對上人，難爲高論。雖然敢藉斂秋霜之威，布春雨之澤，使慧淨

諮質小疑，令法師揄揚大慧，豈非佛法之盛哉！」因問曰：「未審破空，空有何破？」答曰：「以空破空，非以有破。」難曰：「執空爲病，還以空破。是則執有爲病，還以有除。」覆却往還，遂無以解。貞觀二年新經既至，將事傳譯，下勅所司搜選名德，淨當斯集，筆受大莊嚴論，詞旨深妙，曲盡梵言。宗本既成，幷纘文疏爲三十卷。義冠古今，英聲藉甚。三藏法師對僕射房玄齡、鴻臚唐儉、庶子杜正倫、于志寧，撫淨背而歎曰：「此乃東方菩薩也，自非精爽天拔，何以致斯言之極哉！」其爲異域見欽如此。至貞觀十年，本寺開講。王公宰輔才辯有聲者，莫不畢集，時以爲榮望也。京輔停輪盛言陳抗，皆稱機判委綽有餘逸。黃巾蔡子晃、成世英，道門之秀，纔申論擊，因遂徵求。自覆義端失其宗緒，淨乃安詞調引，晃等飲氣而旋，合坐解頤，貴識同美。爾後專當法匠，結衆敷弘，標放明穆，聲懋臺府。梁國公房玄齡，求爲法友，義結俗兄，晨夕參謁，躬盡虔敬，四事供給，備展翹誠。淨體斯榮問，忘身爲法，又撰《法華經纘述》十卷，勝鬘仁王般若溫室盂蘭盆上下生各出要纘，盛行於世。並文義綺密，高彦推之。故其每有弘通，光揚佛日，緇素雲踴，慶所洽聞。于時大法廣弘。充溢天壤，頗亦淨之功也。然末代所學庸淺者多，若不關外則言無所厝，如能摧伏異道，必以此學爲初。每以一分之功遊心文史，贊引成務兼濟其神，而性慕風流，情寄仁厚，泛愛爲心，忘己接物，舒寫言晤，終日無疲。故使遠近聞風參請填委，皆應變接叙，神悅而歸。或筆賦緣情，觸興斯舉，留連旬日，動成文會。和琳法師初春法集之作曰：「鷲嶺光前選，祇園表昔恭。哲人崇踵武，弘道會群龍。高座登蓮葉，塵尾振霜松。塵飛揚雅梵，風度引疏鍾。靜言澄義海，發論上詞鋒。心虛道易合，跡廣席難重。和風動淑氣，麗日啓時雍。高才談雅什，願已濫朋從。因茲仰積善，靈華庶可逢。」又與英才言聚，賦得《昇天行》詩曰：「馭風過閬苑，控鶴下瀛洲。欲採三芝秀，先從千仞遊。駕鳳吟虛管，乘槎泛淺流。頹齡一已駐，方驗大椿秋。」又《和盧贊府遊紀國道場》詩曰：「日光通漢室，星彩晦周朝。法城從此構，香閣本岧嶢。珠盤仰承露，剎鳳俯摩宵，落照侵虛牖，長虹拖跨橋。高才暫騁目，雲藻遂飄飄。欲追千里驥，終是謝連鑣。」又於冬日普光寺卧疾，值雪簡諸舊遊，詩曰：「卧痾苦留滯，關戶望遙天。寒雲舒復卷，落雪斷還連。凝華照書閣，飛素婉琴絃。迴飄《洛神賦》，皓映《齊紈篇》。縈階如鶴舞，拂樹似花鮮。從賞豐年瑞，沈憂終自憐。」於是帝朝宰貴趙公燕公以下名臣和繫將百許首。中書舍人李義府，文苑之英秀者也，美之不已，爲詩序云：「由斯聲唱更高，玄儒屬目。翰林文士，推承冠絕，競述新製，請摘瑕累。」淨以人之作者差非奇挺，乃搜採近代藻鋭者，撰《詩英華》一帙十卷，識者懷鉛探其冠冕。吳王諮議劉孝孫，文才翹拔，爲之序曰：【略】自爾國家盛集，必預前驅。每入王宮，頻登上席。簡在帝心，群宮攸敬。皇儲久餐德素，乃以貞觀十三年集諸官臣及三教學士於弘文殿，延淨開闡法華。道士蔡晃講論，好獨秀玄宗，下令遣與抗論。晃即整容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奇，動地雨花，假遠開近，爲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漸。故爲序也，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晃曰：「第者弟也，爲第則不得稱一，言一則不得稱第，兩字牟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云乎，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先生既不領前宗，而謬陳後難，便是自難，何成難人？」晃曰：「言不領者，請爲重釋。」淨啓令曰：「昔有二人，一名蛇奴，道帚忘掃，一名身子，一聞千解。然則蛇奴再聞不悟，身子一唱便領，此非授道不明，但是納法非俊。」晃曰：「法師言不出唇，何所可領？」淨曰：「菩薩說法，聲振十方，道士在坐，如迷如醉，豈直形體聲瞽，其智抑亦有之。」晃曰：「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狩蹤，道士魂迷，謂人爲畜。」時有國子祭酒孔穎達，心存道黨，潛扇蠅言曰：「佛家無諍，法師何以構斯？」淨啓令曰：「如來在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等？』佛爲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也。』而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于時皇儲語祭酒曰：「君既勦說，眞爲道黨。」淨啓令曰：「慧淨常聞，君子不黨其知，祭酒亦黨乎！」皇儲怡然大笑，合坐歡踴。令曰：「不徒法樂已至於斯。」故淨之樞機，三教發悟，一斯類也。頻入宮闈，與道抗論，談柄暫撝，四坐驚聲。蔡晃等既是道門鋒領，屢逢屈挫，心聲俱靡。皇儲目屬淨之神鋭難加也，乃請爲普光寺任。下令曰：「紀國寺上座慧淨法師，名稱高遠，行業著聞。綱紀伽藍，必有弘益，請知寺任。」淨以弘宣爲務，樂於寂止。雖蒙榮告，情所未安，乃委固辭，不蒙允許。慨斯恩迫，致啓謝曰：「伏奉恩令，以慧淨爲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上座事，奉旨驚惶，罔知攸措。但慧淨不揆庸短，少專經論，用心過分，因構沈痾。暨犬馬齒隆，衰弊日甚，

賴全生納養，僅時數說，磨鈍策蹇，濫被吹噓。至於提頓綱維，由來未悟，整齊僧衆，素所不閑，恩遺曳此，庸衰總彼殷務，竊悲魚鹿易處，失燥濕之宜，方圓改質，乖任物之性，既情不逮，事實迫於心，撫躬驚惕，不遑啓處。然恩旨隆渥，罔敢辭讓，謹以謝聞，伏增戰悚」。令答曰：「忽辱來書，甚以傾慰。三覆之後，自覺欣然。竊聞：如來雖迹起人間，而道籠天外，神功妙力，不可思議。寂爾無爲，則言語道斷，湛然常住，則心行處滅。但爲衆生煩惱漂沒，愛河不得，不大拯橫流，令登彼岸，故出入三界，昇降六天，經營十方，良爲於此。若夫鹿園福地，鷲嶺靈山，灑甘露於禪林，轉法輪於淨域，付囑菩薩濟拔黔黎，然後放光面門，滅影雙樹，寶船雖沒，遺教猶存，即是如來法身無有異也。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遠有彌勒文殊，親承音旨；近則圖澄、羅什，發明經教。五百一賢，信非徒說，千里一遇，差匪虛言。法師昔在俗緣，門稱通德。飛纓東序，鳴玉上庠。故得垂裕後昆，傳芳猶子。當以詩稱三百，不離於苦空；曲禮三千，未免於生滅。故發弘誓願，迴向菩提，落彼兩髦，披茲三服。至如大乘、小乘之偈，廣說略說之文，十誦僧祇，八部波若，天親無著之論，法門句義之談，皆剖判胸懷，激揚清濁。至於光臨講座，開置法筵，釋義入神，隨類俱解，寫懸河之辯，動連環之辭，碧雞譽於漢臣，白馬稱於傲吏，以今方古，彼復何人，所以仰請法師爲普光寺主，兼知紀國寺上座事。又聞，若獨善之心有限，則濟物之理不弘；彼我之意未忘，則他自之情不坦。且普光紀國俱是道場，舊住新居有何差別？法師來狀云：魚鹿易處，失燥濕之宜。斯乃意在謙虛，假稱珍怪。昔聞：流水長者，遂能救十千之魚，曠野獵師，豈得害三歸之鹿。但使筌蹄不用，則言象自忘。」淨又謝曰：「重蒙令旨，恩渥載隆，追深悚怍。但慧淨學慚照雪，解愧傳燈，濫叨榮幸，坐致非望。復蒙垂茲神翰，播斯弘誘，文麗辰象，調諧金石。加以恩兼道俗，澤總存亡。獎進高深，譬超山海。循環百遍，悲喜交懷。徒知銘感，豈陳螢露？頻煩曲降，顧己多慚。謹以謝聞，用增恍惕。」登又下令，與普光寺衆曰：蓋聞正法沒於西域，像教被於東華，古往今來，多歷年所，而難陀迦葉，馬鳴龍樹，既同瓶瀉，有若燈傳。故得妙旨微言，垂文見意。是以三十二相遍滿人天，十二部經敷揚刹土，由其路者，則高聘四衢之上，迷其塗者，則輪迴六趣之中。理窟法門，玄宗祕藏。非天下之至賾，孰能與於此乎！皇帝以神道設教，利益群生，故普建仁祠，紹隆正覺。卜茲勝地，立此伽藍，請赤縣之名僧，徵帝城之上首，山林之士擁錫來遊，朝廷之賓摳衣趨座，義筵濟濟，法侶詵詵，寔聚落之福田，黔黎之壽域。加以叢楹疊榦，寶塔華臺，洪鍾扣而弗諠，清梵唱而逾靜。若夫廬舍那佛坐普光法堂，靈相葳犿，神變胏響。以今方古闍與冥符，名器之間豈容虛立。然僧徒結集，須有綱紀，詢諸大衆，罕值其人。積日搜揚，頗有僉議，咸云：「紀國寺上座慧淨，自性清淨本來有之。風神秀徹非適今也。至於龍宮寶藏，象力尊經。皆挺自生知，無師獨悟，豈止四諦一乘之說，七處八會之談，要其指歸，得其眞趣而已。固亦滌除玄覽老氏之至言，潔靜精微宣尼之妙義，莫不窮理盡性，尋根討源。其德行也如彼，其學業也如此。今請爲普光寺主，仍知本寺。法師比者逡巡靜退，不肯降重，慇懃苦請，方始剋從。但菩薩之家體尚和合，若得無諍三昧，自然永離十纏。亦願合寺諸師共弘此意，其迎請之禮任依僧法。」又令所司建講設齋，幷請法師廣開義理，淨以僚案大集，光榮一旦，非夫經力，何以致斯！乃創開法華，末陳大論，英達高勝，擁萃門筵。故能接誘玄素，撫承學識，傳祠馳論，大響嘉猷，縱達清言，光前絕後。太子中舍辛諶，學該文史，傲誕自矜。題章著翰，莫敢當擬。預有殺青，諶必裂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淨憤斯輕侮，乃裁論擬之。文云：「紀國寺釋慧淨敬酬東宮辛中舍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贍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輠，理跨連環，幽難勃以縱橫，談藻紛其駱驛。映雲霞而比爛，叶金石以相諧。絢矣文章，沖乎探賾。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敢述朝聞。豈曰稽疑，寧酬客難也。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先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矣哉，斯舉也！深固幽遠，杳冥難測。吾子爲信乎，爲疑乎？其信也，豈不然乎哉！其疑也，豈不深乎哉！然則下士不笑，不足以爲道，淺智不謗，不足以爲深。仰度高明，固無笑謗矣。但其言濩落，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概。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堂堂於釋教。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既昇，彼並自沒。如其未喻，更爲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泠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辯，百難斯滯。來論云：必謂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玩空談。答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

鵬鷃不可齊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燭火之侔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以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毫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莛楹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蚩，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末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忘分別，即余忘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譴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愼哉！

來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刻。答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刻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鬱乎宗也，談乎妙也。斯實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來論云：續鳧截鶴，庸詎眞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沈冥難曉，幽求之士，淪惑罔息。至若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穀，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悕能擇善，敢進芻蕘。如或鏗然，願詳金牒矣。」於是廊廟貴達，重仰高風，人藏一本，緘諸懷袖。同聚談宴以爲言先，辛侯由茲頂戴，頓祛邪網。帝里榮勝，望日披雲。各撤金帛，樹興來福。沙門法琳，包括經史，摛掞昔聞，承破邪疑，迺致書曰：【略】其所著述賦詞，爲諸道賢稱美如此。及貞觀十九年，更崇翻譯，所司簡約，又無聯類。下召追赴，謝病乃止。今春秋六十有八，聲問轉高，心疾時動，或停法雨，暫有登臨，雲屯學館，義侶則掇其冠冕，文句則定其短長，詞采則揭其菁華，音韻則響其諧調，神氣高爽足引懦夫，牆宇崇深彌開廉士，斯並目叙而即筆，故不盡其纖隱云。

《**大唐新語・著述**》　貞觀中，紀國寺僧慧靜撰《續英華詩》十卷，行于代。慧靜嘗言曰：「作之非難，鑒之爲貴。吾所搜揀，亦《詩》三百篇之次矣。」慧靜俗姓房，有藻識。今復有詩篇十卷，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類相從，多於慧靜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

崔信明

論述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三・品誼類**》　崔信明「楓落吳江冷」五字，初唐所少。信明，吾鄉益都人也。以五月五日午時生，有異雀數頭，五色畢備，鳴于庭樹。初仕隋爲堯城令，竇建德欲引用之，族弟敬素爲建德鴻臚卿，勸以立事。信明曰：「昔申胥海畔漁者，尚能固其節，吾終不能屈身僞朝。」遂隱太行山。貞觀中，應詔舉，爲秦川令，卒。信明不獨才名冠一時，而大節毅然，尤爲可書。其自負詩過李百藥，非蹇傲也。鄭世翼何許人，乃敢肆其輕薄耶！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上・崔信明**》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也，後魏七兵尚書光伯曾孫也。祖紹，北海郡守。信明以五月五日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于庭樹，鼓翼齊鳴，聲清宛亮。隋太史令史良使至青州，遇而占之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彩。日正中，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奮翼而鳴。此兒必文藻煥爛，聲名播於天下。雀形既小，祿位殆不高。」及長，博聞強記，下筆成章。鄉人高孝基有知人之鑒，每謂人曰：「崔信明才學富贍，雖名冠一時，但恨其位不達耳！」大業中爲堯城令，竇建德僭號，欲引用之。信明族弟敬素爲建德鴻臚卿，說信明曰：「隋主無道，天下鼎沸，衣冠禮樂，掃地無餘。兄遁跡下僚，不被收用，豫讓所以不報范中行，祇以衆人遇我者也。夏王英武，有併吞天下之心，士女襁負而至者不可稱數。此時不立功立事，豈是見幾而作者乎？」信明曰：「昔申胥海畔漁

者，倘能固其節，吾終不能屈身偽主，求斗筲之職」。遂踰城而遁，隱於太行山。貞觀六年，應詔舉，授興世丞。遷秦川令，卒。信明頗蹇傲自伐，常賦詩吟嘯，自謂過於李百藥，時人多不許之。又矜其門族，輕侮四海士望，由是爲世所譏。

《新唐書・文藝傳上・崔信明》　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亦驁倨，數恌輕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

紀事

《唐才子傳・崔信明》　信明，青州人。少英敏，及長，強記，美文章。高孝基語人曰：「崔生才冠一時，但恨位不到耳。」隋大業中，爲堯城令。竇建德僭號，信明弟仕賊，勸信明降節當得美官，不肯從，遂逾城去，隱太行山中。唐貞觀六年，詔即家拜興勢丞。遷秦川令，卒。信明恃才蹇亢，嘗自矜其文。時有揚州錄事參軍滎陽鄭世翼，亦驁倨忤物，遇信明於江中，謂曰：「聞君有『楓落吳江冷』之句，仍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舊製，鄭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卷於水中，引舟而去。今其詩傳者數篇而已。

《全唐詩話續編・崔信明》　信明生以五月五日日方中，時有異雀鳴集庭樹，太史占之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兒殆以文顯耶？然雀類微，位不顯。」及長，強記博聞。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弗許。時有鄭世翼者，亦驁倨恌輕忤物。一日，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詩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忻然多出示之。翼覽未竟，曰：「所見不如所聞。」輒投諸水，引舟去。

雜録

《癸辛雜識後集・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生子，俗忌之，然不可一槩論也。姑書數事于此：【略】唐崔信明亦以五月五日正中時生，太史令占曰：「五月爲火，火爲離，爲文采，日正中，文之盛也。」及長，博文強記，下筆成章，終秦川令。

李玄道

褚亮《十八學士讚》　李侯鑒遠，雅量淹通。清言析理，妙藻推工。

《舊唐書・褚亮傳附李玄道》　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也，世居鄭州，爲山東冠族。祖瑾，魏著作佐郎。父行之，隋都水使者。玄道仕隋爲齊王府屬。李密據洛口，引爲記室。及密破，爲王世充所執。是時，同遇囚俘者並懼死，達曙不寐，唯玄道顏色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能了。」同拘者雅推其識量。及見世充，舉措不改其常。世充素知其名，益重之，釋縛以爲著作佐郎。東都平，太宗召爲秦王府主簿、文學館學士。貞觀元年，累遷給事中，封姑臧縣男。時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朝廷以其武將不習時事，拜玄道爲幽州長史，以維持府事。君廓在州屢爲非法，玄道數正議裁之。嘗又遣玄道一婢，玄道問婢所由，云本良家子，爲君廓所掠，玄道因放遣之，君廓甚不悅。後遇君廓入朝，房玄齡即玄道之從甥也，玄道附書，君廓私發，不識草字，疑其謀己，懼而奔叛，玄道坐流巂州。未幾徵還，爲常州刺史，在職清簡，百姓安之，太宗下詔褒美，賜以綾綵。三年，表請致仕，加銀青光祿大夫，以祿歸第，尋卒。

《舊唐書・經籍志下》　《李玄道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李玄道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　《李元道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元道集》十卷。

蔡允恭

褚亮《十八學士讚》　猗與達學，蔚有斯文。冰霜比映，蘭桂同芬。

《舊唐書・文苑傳上・蔡允恭》　蔡允恭，荆州江陵人也。祖點，梁尚書儀曹郎。父大業，後梁左民尚書。允恭有風彩，善綴文。仕隋歷著作佐郎、起居舍人。雅善吟詠，煬帝屬詞賦，多令諷誦之。嘗遣教宮女，允恭深以爲恥，因稱氣疾，不時應召。煬帝又許授以內史舍人，更令入內教宮人，允恭固辭不就，以是稍被疏絕。江都之難，允恭從宇文化及西上，沒於竇建德。及平東夏，太宗引爲秦府參軍兼文學館學士。貞觀初，除太子洗馬。尋致仕，卒于家。有集十卷，又撰《後梁春秋》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　《後梁春秋》十卷，蔡允恭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蔡允恭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　《蔡允恭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蔡允恭集》二十卷。

顏師古

傳記

《舊唐書・顏師古傳》　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齊黃門侍郎之推孫也。其先本居琅邪，世仕江左，及之推歷事周、齊，齊滅，始居關中。父思魯，以學藝稱，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師古少傳家業，博覽羣書，尤精詁訓，善屬文。隋仁壽中，爲尚書左丞李綱所薦，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鷄焉用牛刀。」素奇其對。到官果以幹理聞。時薛道衡爲襄州總管，與高祖有舊，又悅其才，有所綴文，嘗使其掎摭利病，甚親昵之。尋坐事免歸長安，十年不得調，家貧，以教授爲業。及起義，師古至長春宮謁見，授朝散大夫。從平京城，拜燉煌公府文學，轉起居舍人，再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太宗踐祚，擢拜中書侍郎，封琅邪縣男。以母憂去職。服闋，復爲中書侍郎。歲餘，坐事免。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祕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于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於是兼通直郎、散騎常侍，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貞觀七年，拜祕書少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共惑者，隨疑剖析，曲盡其源。是時多引後進之士爲讎校，師古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物論稱其納賄，由是出爲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謂之曰：「卿之學識，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爲清論所許。今之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日任使，不忍遐棄，宜深自誡勵也。」於是復以爲祕書少監。師古既負其才，又早見驅策，累被任用，及頻有罪譴，意甚喪沮。自是閽門守靜，杜絕賓客，放志園亭，葛巾野服，然搜求古跡及古器，耽好不已。俄又奉詔與博士等撰定《五禮》，十一年，《禮》成，進爵爲子。時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班固《漢書》，解釋詳明，深爲學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編之祕閣，賜師古物二百段、良馬一匹。十五年，太宗下詔，將有事於泰山，所司與公卿幷諸儒博士詳定儀注。太常卿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爲封禪使，參考其儀，時論者競起異端。師古奏曰：「臣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春，于時諸儒參詳，以爲適中。」於是詔公卿定其可否，多從師古之說，然而事竟不行。師古俄遷祕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駕東巡，道病卒，年六十五，謚曰戴。有集六十卷。其所注《漢書》及《急就章》，大行於世。永徽三年，師古子揚庭爲符璽郎，又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卷。高宗下詔付祕書閣，仍賜揚庭帛五十匹。師古弟相時，亦有學業。武德中，與房玄齡等爲秦府學士。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拾遺補闕，有諍臣之風。尋轉禮部侍郎。相時羸瘠多疾病，太宗常使賜以醫藥。性仁友，及師古卒，不勝哀慕而卒。師古叔父遊秦，武德初累遷鹽州刺史，封臨涇縣男，時

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強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俄拜鄆州刺史，卒官。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爲學者所稱，後師古注《漢書》，亦多取其義耳。【略】史臣曰：【略】師古家籍儒風，該博經義，至于詳注史策，探測典禮，清明在躬，天有才格。然而三黜之負，竟在時譏，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紀事

《**唐詩紀事・顏師古**》師古，字籀。自之推以來，居關中。性簡峭，自負其才，意望甚高，終於祕書監、諫議大夫。相時其弟也。師古叔父遊秦，武德初刺廉州，州人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煞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顏師古集》四十卷。

又《**經籍志上**》《匡謬正俗》八卷，顏師古撰。

《**新唐書・藝文志一**》顏師古《匡謬正俗》八卷。

又 顏師古注《急就章》一卷。

又《**藝文志二**》顏師古注《漢書》一百二十卷。

又 顏師古《安興貴家傳》，卷亡。

又 顏師古《王會圖》，卷亡。

又《**藝文志四**》《顏師古集》六十卷。

《**崇文總目**》**卷二** 《大業拾遺》一卷，顏師古撰。繹按：《通志略》作《拾遺錄》，不著撰人。《讀書志》作《南部煙花錄》云。一名《大業拾遺記》。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二** 顏師古撰《獬豸記》一卷，闕。輝按：見前史部傳記類，無撰人。

《**通志・藝文略**》《顏師古集》六十卷。

《**郡齋讀書志・雜史類・南部煙花錄一卷**》右唐顏師古撰，載隋煬帝時宮中祕事。僧志徹得之《瓦官閣筍》中，一名《大業拾遺記》。

《**直齋書録解題・雜家類・匡謬正俗八卷**》唐祕書監琅邪顏籀師古撰。其子符璽郎揚庭，永徽二年表上之。

《**文獻通志・經籍考二二**》《南部煙花錄》一卷。

《**宋史・藝文志二**》顏師古《大業拾遺》一卷。

又 顏師古《獬豸記》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顏師古集》六十卷。

《**百川書志**》**卷五** 《南部煙花錄》二卷，唐顏師古撰。又名《大業拾遺記》，又名《隋遺錄》。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三** 《隋遺錄》一卷，顏師古。

《**四庫全書總目・小説家存目一・大業拾遺記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一名《南部煙花錄》，舊本題唐顏師古撰，末有跋語稱會昌中沙門志徹得之瓦棺寺閣，乃《隋書》遺稿云云。王得臣《麈史》稱其極惡，可疑。姚寬《西溪叢語》亦曰《南部煙花錄》文極俚俗。又載陳後主詩云「夕陽如有意，偏向小窗明」，此乃唐人方域詩，六朝語不如此。《唐藝文志》所載《煙花錄》，記幸廣陵事，此本已亡，故流俗僞作此書云云。然則此亦僞本矣。今觀下卷記幸月觀時與蕭后夜話，有「儂家事一切已託楊素了」之語，是時素死久矣，師古豈疏謬至此乎？其中所載煬帝諸作，及虞世南贈袁寶兒作，明代輯六朝詩者往往採掇，皆不攷之過也。

《**鄭堂讀書記**》**卷六三** 《隋遺錄》二卷，百川學海本，舊題唐顏師古撰。師古仕履見正史類。《四庫全書・存目》作《大業拾遺記》；《讀書志・雜史類》作《南部煙花錄》；《通考・雜》同；《通志・雜》作《大業拾遺錄》；《宋志》（傳記類）止作《大業拾遺》。而史類于小説類，又別載《隋遺錄》，蓋又別據一本類也。末有跋語，不著撰人。稱上元縣，南朝故都，縣建爲瓦棺寺閣，閣南隅有雙閣，閉之。會昌中，詔拆浮圖，因開之，中藏書一帙，雖皆隨手靡潰，而文字可紀者，乃《隋書》遺稿也。中有生白藤紙數幅，題爲《南部煙花錄》。僧志徹得之，視軸，皆有魯郡文忠顏公名，題云

手寫是錄。志徹將錄前事及取《隋書》校之，多隱文。時有符會而事頗簡脫，獨惜斯文湮沒不傳，不得爲辭人才子談柄，故編云《大業拾遺記》。今觀是書，載煬帝幸江都時宮中祕事，文極俚俗，又誤以唐人詩爲陳後主詩，又于大業季年作煬帝已託楊素之語，其爲僞託師古所撰無疑。宋人如王彥輔、姚令威諸家，本不信以爲眞也，特明人輯總集者，皆不知其爲僞書，將書中所載諸詩一概甄錄耳。《說郛》、《歷代小史》均收入之，唯陶氏作《大業拾遺記》云。

孫思邈

論述

《四言詩》　《升菴詩話・孫思邈詩》：此詩詞高古類魏伯陽，而世傳者少，錄於此云。《唐詩歸》卷六：鍾惺云：此公得道人，隱見於世。在周、在隋、在唐，吾不能知，知其詩詞奇奧而已。姑附於此，蓋以詩人處之也。然較之陰長生，右英諸仙詩，不免有鉛汞氣。「列爲夫婦，結爲魂魄」，「魂魄」二字奇於「夫婦」。「馬馳一驛」，鍾惺云：奇想。「惡黜善遷，情回性易」，鍾云：「善」、「惡」字用得奇，却又甚眞、甚切。「霧散五內，川流百脈」，譚元春云：是何物！

傳記

《**舊唐書・方伎傳・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適小難爲用也。」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爲之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卧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照鄰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燋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土陷，土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燋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初，魏徵等受詔脩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睹。東臺侍郎孫處約將其五子侹、儆、俊、佑、佺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佑當晚達；佺最名重，禍在執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

孫當爲屬吏，可自保也。」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徐州蕭縣丞。思邈初謂齊卿之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迹，多此類也。永淳元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無牲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猶若空衣，時人異之。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眞錄》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

藝文

劉克莊《孫思邈》詩　藥品用昆蟲，遂虧全活功，至今仙未得，只在蜀山中。

令狐德棻

《舊唐書・令狐德棻傳》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隋鴻臚少卿熙之子也。先居燉煌，代爲河西右族。德棻博涉文史，早知名。大業末爲鄯城長，以世亂不就職。及義旗建，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宮，自稱總管，以德棻爲記室參軍。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元年，轉起居舍人，甚見親待。五年，遷祕書丞，與侍中陳叔達等受詔撰《藝文類聚》。高祖問德棻曰：「比者，丈夫冠、婦人髻，競爲高大，何也？」對曰：「在人之身，冠爲上飾，所以古人方諸君上。昔東晉之末，君弱臣強，江左士女，皆衣小而裳大。及宋武正位之後，君德尊嚴，衣服之製，俄亦變改。此即近事之徵。」高祖然之。時承喪亂之餘，經籍亡逸，德棻奏請購募遺書，重加錢帛，增置楷書，令繕寫。數年間，羣書略備。德棻嘗從容言於高祖曰：「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尙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陛下既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鑑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高祖然其奏，下詔。【略】瑀等受詔，歷數年，竟不能就而罷。貞觀三年，太宗復敕修撰，乃令德棻與祕書郎岑文本修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陳史，祕書監魏徵修隋史，與尙書左僕射房玄齡總監諸代史。衆議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爲詳備，遂不復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師佐修周史，德棻仍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武德已來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六年，累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賜爵彭陽男。十年，以修周史賜絹四百匹。十一年，修《新禮》成，進爵爲子。又以撰《氏族志》成，賜帛二百匹。十五年，轉太子右庶子，承乾敗，隨例除名。十八年，起爲雅州刺史，以公事免。尋有詔改撰《晉書》，房玄齡奏德棻令預修撰，當時同修一十八人，並推德棻爲首，其體制多取決焉。書成，除祕書少監。永徽元年，又受詔撰定律令，復爲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及《五代史志》。尋遷太常卿，兼弘文館學士。時高宗初嗣位，留心政道，嘗召宰臣及弘文館學士於中華殿而問曰：「何者爲王道，霸道？又孰爲先後？」德棻對曰：「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術，漢則雜而行之；魏、晉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爲最，而行之爲難。」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爲要？」德棻對曰：「古者爲政，清其心，簡其事，以此爲本。當今天下無虞，年穀豐稔，薄賦斂，少征役，此乃合於古道。爲政之要道，莫過於此。」高宗曰：「政道莫尙於無爲也。」又問曰：「禹、湯何以興？桀、紂何以亡？」德棻對曰：「《傳》稱：『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二主惑於妹喜、妲己，誅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是其所以亡也。」高宗甚悅，既罷，各賜以繒綵。四年，遷國子祭酒，以修貞觀十三年以後實錄功，賜物四百段，兼授崇賢館學士。尋又撰《高宗實錄》三十卷，進爵爲公。龍朔二年，表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祿大夫。乾封元年，卒于家，年八十四，謚曰憲。德棻暮年尤勤於著述，國家凡有修撰，無不參預。【略】史臣曰：【略】令狐德棻貞度應時，待問平直。徵舊史，修新禮，以暢國風；辨治亂，談王霸，以資帝業。「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其斯之謂歟！

又《經籍志上》　《後周書》五十卷，令狐德棻撰。

又　《皇帝封禪儀》六卷，令狐德棻撰。

又　《令狐家傳》一卷，令狐德棻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　令狐德棻《後周書》五十卷。

又　令狐德棻《凌煙閣功臣故事》四卷。

又《藝文志四》　《令狐德棻集》三十卷。

《通志・藝文略》　《令狐德棻集》三十卷。

《郡齋讀書志・正史類・周書五十卷》　右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

《直齋書録解題・正史類》　《後周書》五十卷。唐秘書監華原令狐德棻撰。

《國史經籍志》卷五　《令狐德棻集》三十卷。

《太平廣記》卷二四九引《啓顏録》　唐趙元楷與令狐德棻從駕至陝，元楷召德棻河邊觀砥柱，德棻不去，遂獨行。及還，德棻曰：「砥柱共公作何語？」答曰：「砥柱附參承公德」。棻應聲曰：「石不能言，物或憑焉。」時羣公以爲佳對。

楊續

拓本賀知章《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行鄜州刺史贈户部尚書上柱國河東忠公楊府君（執一）墓誌銘并序》（開元十五年九月三日）　祖續，皇鄯州刺史、都水使者、弘農公。

《舊唐書・楊恭仁傳》　恭仁弟續，頗有辭學。貞觀中，爲鄯州刺史。

又《經籍志下》　《楊續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楊續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　《楊續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楊續集》十卷。

孔紹安

論述

《侍宴咏石榴》　《詩藪内編・近體下・絶句》：五言絶句始自二京，魏人間作，而極盛於晉、宋間。如《子夜》、《前溪》之類，縱横妙境，唐人模倣甚繁。然皆樂府體，非唐絶也。其間格調音響，有酷類唐絶者，漫彙於左方。【略】孔紹安《石榴》：「可惜庭中樹，移根逐漢臣。只爲來時晚，開花不及春。」侯夫人：「欲泣不成淚，悲來翻自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無名氏：「愁人夜獨長，滅燭卧空房。祇恐多情月，旋來照妾床」之類，皆唐絶無異。《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紹安大業末爲監察御史，唐高祖爲隋討賊河東，紹安監其軍，深見接遇。高祖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拜内史舍人。時夏侯端亦嘗爲御史，先來歸，授祕書監。紹安因侍宴，詠《石榴》，有「只爲來時晚，開花不見春」之句。觀此詩，則他篇感慨，無論爲隋、爲唐，都非眞素。

《傷顧學士》　《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遊人」二句，新警情哀，惜結不振。

《别徐永元秀才》　沈德潛《古詩源》卷一四：「墜葉」一聯，比亂難之後。兩人結契，非尋常寫景。下轉到惜别。《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墜葉」二句哀切，爾時人多抱此感。《古詩賞析》卷二二：此詩玩末二語，當作留别解。前四，言同遭喪亂，結契方深。爲别字題前集勢。「墜葉」、「落羽」，比得奇幻。「豈謂」二句，轉落當秋遠别。「促離」二句，寫别時景。後二，以日後相思難見收住。「欲識」是指點之辭，故作已行别徐爲是。

《落葉》　《古詩源》卷一四：頗能寄託。《采菽堂古詩選》卷三六：小有寄託。《古詩賞析》二二：賦落葉，即賦客心。摹形寫意，眞達得眷眷故鄉，一步九迴，情景出。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上・孔紹安》 孔紹安，越州山陰人，陳吏部尚書奐之子。少與兄紹新俱以文詞知名。十三，陳亡入隋，徙居京兆鄠縣。閉門讀書，誦古文集數十萬言，外兄虞世南歎異之。紹新嘗謂世南曰：「本朝淪陷，分從湮滅，但見此弟，竊謂家族不亡矣。」時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篤忘年之好，時人稱爲孫、孔。紹安大業末爲監察御史，時高祖爲隋討賊於河東，詔紹安監高祖之軍，深見接遇。及高祖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高祖見之甚悅，拜內史舍人，賜宅一區、良馬兩匹、錢米絹布等。時夏侯端亦嘗爲御史，監高祖軍，先紹安歸朝，授秘書監。紹安因侍宴，應詔詠《石榴詩》曰：「祇爲時來晚，開花不及春。」時人稱之。尋詔撰《梁史》，未成而卒。有文集五卷。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孔紹安集》三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孔紹安集》五十卷。

《通志・藝文略》 《孔紹安集》五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孔紹安集》五十卷。

于志寧

論述

褚亮《十八學士讚》 古稱益友，允光斯職。蘊此文辭，懷茲諒直。

傳記

《舊唐書・于志寧傳》 于志寧，雍州高陵人，周太師燕文公謹之曾孫也。父宣道，隋內史舍人。志寧，大業末爲冠氏縣長，時山東羣盜起，乃棄官歸鄉里。高祖將入關，率羣從於長春宮迎接，高祖以其有名於時，甚加禮遇，授銀青光祿大夫。太宗爲渭北道行軍元帥，召補記室，與殷開山等參贊軍謀。及太宗爲秦王、天策上將，志寧累授天策府從事中郎，每侍從征伐，兼文學館學士。貞觀三年，累遷中書侍郎。太宗命貴臣內殿宴，怪不見志寧，或奏曰：「敕召三品已上，志寧非三品，所以不來。」太宗特令預宴，即加授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陽縣公。時議者欲立七廟，以涼武昭王爲始祖，房玄齡等皆以爲然，志寧獨建議以爲武昭遠祖，非王業所因，不可爲始祖。太宗又以功臣爲代襲刺史，志寧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皆從志寧所議。太宗因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幼小，周、召爲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皇太子既幼少，卿當輔之以正道，無使邪僻開其心。勉之無怠，當稱所委，官賞可不次而得也。」志寧以承乾數虧禮度，志在匡救，撰《諫苑》二十卷諷之，太宗大悅，賜黃

《冬日宴群公於宅各賦一字得杯》 令狐德棻《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賦一字得趣》：高門聊命掌，群英於此遇。放曠山水情，留連文酒趣。夕煙起林蘭，霜枝殞庭樹。落景雖已傾，歸軒幸能駐。劉孝孫《賦得鮮》：鮮襟遊勝地，披雲促宴筵。清文振筆妙，高論寫言泉。凍柳含風落，寒梅照日鮮。驪歌雖欲奏，歸駕且留連。許敬宗《賦得歸》：倦遊嗟落柘，短翮暮追飛。周鬱忽同醉，牙絃乃共揮。油雲澹寒色，落景靄霜霏。累日方投分，茲夕諒無歸。岑文本《賦得平》：金蘭篤惠好，鐏酒暢生平。既欣投轄賞，暫緩望鄉情。愛景含霜晦，落照帶風輕。於茲歡宴洽，寵辱詎相驚。杜正倫《賦得節》：李門余妄進，徐榻君恆設。清論暢玄言，雅琴飛白雪。寒雲暖落景，朔風凄暮節。方欣投轄情，且駐當歸別。封行高《賦得色》：夫君敬愛重，歡言情不極。雅引發清音，麗藻窮調餚。水結曲池冰，日暖平亭色。引滿既盃傾，終之以弁側。

金十斤、絹三百匹。十四年，兼太子詹事。明年，以母憂解。尋起復本官，屢表請終喪禮，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宅敦諭之曰：「忠孝不並，我兒須人輔弼，卿宜抑割，不可徇以私情。」志寧遂起就職。時皇太子承乾嘗以盛農之時，營造曲室，累月不止，所爲多不法。志寧上書諫。【略】承乾不納。承乾又令閹官多在左右，志寧上書諫。【略】承乾覽書甚不悅。承乾嘗驅使司馭等不許分番，又私引突厥達哥支入宮內。志寧上書諫。【略】承乾大怒，陰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就殺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廬，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後，推鞫具知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書，皆從貶責。及高宗爲皇太子，復授志寧太子左庶子，未幾遷侍中。永徽元年，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二年，監修國史。時洛陽人李弘泰坐誣告太尉長孫無忌，詔令不待時而斬決。志寧上疏諫。【略】疏奏，帝從之。是時，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志寧上疏。【略】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其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以本官兼太子少師。顯慶元年，遷太子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蒙賜地，志寧奏曰：「臣居關右，代襲箕裘，周魏以來，基址不墜。行成等新營莊宅，尚少田園，於臣有餘，乞申私讓。」帝嘉其意，乃分賜行成及季輔。四年，表請致仕，聽解尚書左僕射，拜太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之將廢王庶人也，長孫無忌、褚遂良執正不從，而李勣、許敬宗密申勸請，志寧獨無言以持兩端。及許敬宗推鞫長孫無忌詔獄，因誣構志寧黨附無忌，坐是免職，尋降授榮州刺史。麟德元年，累轉華州刺史，年老請致仕，許之。二年，卒于家，年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謚曰定。上元三年，追復其左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志寧雅愛賓客，接引忘倦，後進文筆之士，無不影附，然亦不能有所薦達，議者以此少之。前後預撰格式律令、《五經義疏》及修禮、修史等功，賞賜不可勝計。有集二十卷。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于志寧集》四十卷。

又 《諫苑》三十卷，于志寧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 于志寧《諫苑》二十卷。

又《藝文志四》 《于志寧集》四十卷。

《通志・藝文略》 《于志寧集》四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于志甯集》四十卷。

《初盛唐詩紀》卷五 于志寧【略】有集二十卷。

蕭翼

《答僧辯才》 《唐詩鏡》卷一：語氣調和。

何延之《蘭亭始末記》 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銳志玩書，臨右軍眞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知此書知在辯才處，乃降敕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辯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禪師喪後，洊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辯才處。又敕追辯才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跡，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勞於寤寐。此僧暮年，又無所用，若爲得一智略之士，設謀計取之。」尚書右僕射房元齡奏曰：「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召見翼。翼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洛陽，隨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辨才院，止於門前。辯才遙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因便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來此覓羣種，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溫既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內，即共圍棋撫琴，投壺握槊，談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形迹也。」便留夜宿，設缸面、藥酒、茶果等。江東云缸面，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賓賦詩。辯才探得來字韻，其詩曰：「初疑一缸開，新知萬里來。彼雲同慕德，步月共裴回。夜

久孤琴思，風長旅鴈哀。非君有祕術，誰照不然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猿躁自調。誰憐失羣翼，長苦葉空飄。（一作良若業風飄）」研媸略同。彼此諷詠，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辯才曰：「檀越閒即更來」。翼乃載酒赴之，與後作詩，如是者數次。於是詩酒爲務，僧俗混然，遂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世皆傳二王楷書法。弟子自幼來耽玩，今亦有數帖自隨。」辯才欣然曰：「明日可攜來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示辯才，辯才熟詳之，曰：「是則是矣，然未佳善也。貧僧有一眞跡，頗亦殊常。」翼曰：「何帖？」辯才曰：「蘭亭。」翼佯笑曰：「數經亂離，眞跡豈在！必是響榻僞作耳。」辯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際，親付於吾，付授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類曰：「果是響榻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於伏檻，並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留置於几案之間。辯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窗下臨學數遍，其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辯才赴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弟子曰：「翼遺一物在此。」童子即爲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赴永安驛，告驛長凌愬曰：「我是御史，奉敕來此。今有墨敕，可報汝都督知。」都督齊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示敕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辯才，辯才仍在嚴遷家未回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散直云：「侍御史須見。」及才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敕遣來取《蘭亭》，《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作別。」辯才聞語，哽絕良久始蘇。翼便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元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縷鉼一，碼瑙椀一，並寶以珠，內廄良馬兩匹，兼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祕吝，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數月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敕越州支給。辯才不敢將入己用，回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悸病不能強飯，惟歠粥，歲餘乃卒。

《**唐詩紀事・蕭翼**》　太宗以翼爲監察御史，充使取羲之《蘭亭序》眞蹟於越僧辯才。翼初作北人南遊，一見款密，留宿，設缸面酒。江東缸面，猶河北曰甕頭，蓋初熟酒也。酣樂之後，探韻賦詩。才探來字詩云：「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鴈哀。非君有祕術，誰照不燃灰。」翼探招字詩云：「邂逅款良宵，慇懃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猿躁似調。誰憐失羣翼，長苦業風飄。」既而以術取其書以歸。（本名世翼。）

王　績

論　述

綜　論

《**舊唐書・隱逸傳**》　阮嗣宗傲世佯狂，王無功嗜酒放蕩，才不足而智有餘，傷其時而晦其用，深識之士也。

《**北夢瑣言**》**卷六**　東皋子王勣，字無功，有《杜康朝碑》、《醉鄉記》，備言酒德。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八**》**引《周氏涉筆**》　舊傳四聲，自齊、梁至沈、宋，始定爲唐律。然沈、宋體製，時帶徐、庾，未若王績剪裁鍛鍊，曲盡清元，眞開迹唐詩也。如云「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琴曲唯留古，書名半是經」，《九月九日》一篇「野人迷節候，端坐隔塵埃。忽見黃花吐，方知素節回。映岩千段發，臨浦萬株開。香氣徒盈把，無人送酒來」，蓋淵明古體，蟠屈入八句中，渾然天成。又唐末諸家所不能也。無功放逸傲世，而詩句如此，豈其眞得於自然乎？《獨坐》云：「問君尊酒外，獨坐更何須？有客談名理，無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賢夫。百年隨分了，未羨陟方壺。」無功本席世家之盛，師友之門，恩誼暖熱，生理不干其心。因得以一意世外，不屈節求人，所謂福慧雙入者邪？

《**韻語陽秋**》**卷一一**　王績作《被召謝病詩》云：「橫裁桑節杖，直剪竹

皮巾。鶴警琴亭夜，鶯啼酒甕春。顏回惟樂道，原憲豈傷貧。」觀此數語，又豈以招聘爲喜乎？《獨坐》詩云：「托身千載下，聊遊萬物初。欲令無作有，翻覺實成虛。」《咏懷》詩云：「故鄉行處是，虛室坐間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贈薛收》詩云：「賴有此山僧，教我以眞如，使我視聽遺，自覺塵累祛。」則又知績有德於佛氏者甚深也。

《唐才子傳・王績》　性簡傲，好飲酒，能盡五斗，自著《五斗先生傳》。彈琴，爲詩，著文，高情勝氣，獨步當時。

《升庵詩話》卷二　《王績野望詩》王無功，隋人，入唐，隱節既高，詩律又盛，蓋王楊盧駱之濫觴，陳杜沈宋之先鞭也，而人罕知之。

《四友齋叢説・詩二》　唐時隱逸詩人，當推王無功、陸魯望爲第一。蓋當武德之初，猶有陳、隋之遺習，而無功能盡洗鉛華，獨存體質。且嗜酒誕放，脱落世事，故於情性最近。今觀其詩，近而不淺，質而不俗，殊有魏、晉之風。陸魯望則近於里巷風謠。故皆有諷有刺，而不求工於言句之間，可謂盡善。世稱秦隱君，余則以爲，隱君有意於作詩，去二君遠甚。嘗欲集無功之詩，與《笠澤叢書》幷刻以傳，恨力不能也。

屠隆《唐詩類苑（卓明卿輯）序》　無功朗散，其詩閑遠。

《戴酒園詩話又編・王績》　詩之亂頭粗服而好者，千載一淵明耳。樂天效之，便傷俚淺，惟王無功差得其仿佛。陶、王之稱，余嘗欲以東皋代輞川。輞川誠佳，太秀，多以綺思掩其樸趣。東皋瀟灑落穆，不衫不履，如「來時常道貰，慚愧酒家胡」，「家貧留客久，不暇道精粗」。至若「相逢寧可醉，定不學丹砂」，「昔我未生時，誰者令我萌？棄置勿重陳，委化何足驚」，眞齊得喪、一死生之言。曠懷高志，其人自堪尚友，不徒音響似之。【略】彭澤、東皋，皆素心之士，陶爲饑寒所驅，時有涼音，王黍秫菓藥粗足，故饒逸趣。以九方皐相馬法觀之，顧不河漢。

《石州詩話》卷一　王無功以眞率疏淺之格，入初唐諸家中，如鸞鳳羣飛，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而非入唐之正脈。

又卷三　石門吳孟舉鈔宋詩，略西崑，而首取元之，意則高矣。然宋初眞面目，自當存之。元之雖爲歐、蘇先聲，亦自接脈而已。至於林和靖之高逸，則猶之王無功之在唐初，不得徑以陶、韋嫡派誣之。若夫柳、种、穆、尹，學在師古，又不以詩擅長矣。

《静居緒言》　王無功曠志絕俗，隋季棄六合丞，歸耕東皋，作《五斗先生傳》，釀藉渚田，隱偕子光，希慕柴桑、栗里之風切矣。其《石竹》一咏，雅見本懷。云：「萋萋結綠枝，曄曄垂朱英。常恐零露降，不得全其生。嘆息聊自思，此生豈我情？昔我未生時，誰者令我萌？棄置勿重陳，委化何足驚。」沈雲卿詩，亦脱略時習，自得古情。《初達驩州》一篇，鑿奇出險，創杜、韓之始。云：「流子一十八，命予偏不偶。配遠天遂窮，到遲日最後。水行儻耳國，陸行雕題藪。魂魄游鬼門，骸骨遺鯨口。夜則忍饑卧，朝則抱病走。搔首向南荒，拭淚看北斗。何年赦書來，重飲洛陽酒？」皆不受牢籠，自騁天步。言詩者往往不錄，豈眞無馬邪！

《全唐詩話續編・王績》　《西清詩話》云：王績《被召謝病》詩云：「横裁桑節杖，直剪竹皮巾。鶴警琴亭夜，鶯啼酒甕春。顏回唯樂道，原憲豈傷貧？」觀此數語，豈以招聘爲喜乎？《獨坐》詩：「寄身千載下，聊遊萬物初。」「欲令無作有，翻覺實成空。」《咏懷詩》云：「故鄉行處是，虛室坐間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贈薛稷》詩：「賴此北山僧，教我似眞如。使我視聽遺，自覺塵累祛。」績殆有得於佛氏者深也。

《石園詩話》卷一　王無功績《田家》云：「家貧留客久，不暇道精粗。抽簾特益炬，拔簀更燃爐。恆聞飲不足，何見有殘壺？」《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云：「斂眉俱握手，破涕共銜杯。殷勤訪朋舊，屈曲問童孩。」眼前景況，即是好詩料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東皋子集三卷》　史稱其「簡放嗜酒」，嘗作《醉鄉記》、《五斗先生傳》、《無心子傳》。其《醉鄉記》爲蘇軾所稱，然他文亦疏野有致。其詩惟《野望》一首爲世傳誦，然如《石竹咏》，意境高古；《薛記室收過莊見尋》詩二十四韵，氣格遒健，皆能滌初唐俳偶板滯之習，置之開元、天寶間，弗能别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東皋子集》　勣爲王通之弟，而天性眞率，不隨通聚徒講學，獻策干進。詩文皆疏野有别致，其詩惟《野望》一篇最傳。然如《石竹咏》、《贈薛收》詩，皆風骨遒上，《古意》六首，亦陳、張《感遇》之先導。

孫星衍《孫氏岱南閣叢書本東皋子集序》　勣天才倜儻，遺世獨往，不拘禮俗，其文蕭散，兼陶潛、庾信之長。惟《陳道士書》，以釋迦廁于孔子

之後，可謂儻人不倫。固不必以此責文人，以唐太宗之英明，顏魯公之忠直，猶且惑于浮屠，直是唐人積習如此。韓氏愈之識，所以不可及，文起八代之衰，即此是也。而或以體格言之，淺矣。

《三唐詩品》卷一　其源出於程曉、應璩，性情疏放，發爲心聲，直質放言，有漢、魏間意。唯無往復之致，故或樸而不雅。亂頭粗服，不沒其佳，唯其有眞氣耳。

分論

《古意》二（竹生大夏溪）　《歷代詩發》卷八：有意摹古，然非遺神取貌者，故可存。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借竹自喻，言己不求用，而又以無心招疾也。

《古意》五（桂樹何蒼蒼）　《唐詩選勝直解・五言古詩》：此以桂樹比幽貞之德也。桂老秋晚開花，性耐寒，不與桃李爭先而早萎也。「自言」，借桂以言之也。「幽人」，與我同類者也。「臨前堂」，則不在空谷矣。此一段言桂植于堂前，以比君子在位，得其地也。「連拳【略】」四句形其蒼古之狀，以見其同類臭味之合如此。「去來」【略】二句，言所交皆高潔之人。末四句，見不爲浮雲所蔽，斧斤所戕，自幸之詞。正可及時行道，以赤心報君，君亦知我之幽貞也。通篇比體。

《古意》六（彩鳳欲將歸）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卷一：祝世祿曰：「學者未論造詣，先定品格，須有鳳凰翔于千仞氣象，方可商求此一大事。不然，渾身落世情窠臼中，何異濯纓泥滓之渦，振衣風塵之路，冀遠純白無有是處。此詩超然物外，塵情得而羈絆之耶！」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羅張大澤已，鳳入重雲飄」，絕不沾泥帶水，筆輕而健。又：「自有來巢時，明年阿閣上」，怨而不怒，語亦超逸。

《石竹詠》　《唐詩歸・初唐一》：譚元春評：觀生詩。鍾惺評：亦是憂生。「誰者令我萌」鍾惺評：達甚。《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陸鈿曰：王無功以《周易》、《老》、《莊》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故其爲詩具有道骨。《唐詩評選》卷二：非但理至，風味亦適。又：得句即轉，轉處如環之無端，落筆常作收勢，居然在陶謝之先。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歎息聊自思，此生豈我情！昔我未生時，誰者令我萌」，能如此想自無怨尤，然非由中之詞。

《田家三首》三　《唐詩歸・初唐一》：鍾惺評：說得不酸饑，只是一眞。譚元春評：眞至。可以開詩家氣運。（前六句）鍾惺評：寫盡貧士好客。

《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　朱仲晦《答王無功問故園》：我從銅州來，見子上京客。問我故鄉事，慰子羈旅色。子問我所知，我對子應識。朋遊總強健，童稚各長成。華宗盛文史，連牆富池亭。獨子園最古，舊林間新坰。柳行隨堤勢，茅齋看地形。竹從去年移，梅是今年榮。渠水經夏響，石苔終歲青。院果早晚熟，林花先後明。語罷相嘆息，浩然起深情。歸哉且五斗，餉子東皋耕。《唐詩歸・初唐一》：鍾惺評：只是家書。「渠當無絕水」譚元春評：此句問得不同。「羈心只欲問，爲報不須猜」鍾惺評：此句可住。

《春桂問答》　《唐詩鏡》卷一：答語六朝餘秀。

《北山》　《升菴詩話・六朝七言律其體不純寄張禹山》：「蝶黃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垂鉤挂綠樹，誠知淇水沾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爲空掩扉。」（右梁簡文《情曲》，後二句又作五言也。）「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搗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淒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蟋蟀塞邊絕候雁，鶯鶯樓上望天狼。」（右後魏溫子升《搗衣》，第五六句又作五言。）「文窗玳瑁影嬋娟，香帷翡翠出神仙。促柱點唇鶯欲語，謂弦繫爪雁相連。秦聲本自楊家解，吳歈那知謝傅憐。只愁芳夜促，蘭膏無那煎。」（右陳後主《聽箏》，後二句五言。）「舊知山裏絕氛埃，登高日暮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時返，仲叔長遊遂不來。幽蘭獨夜清琴曲，桂樹凌雲濁酒杯。槁項同枯木，丹心等死灰。」（右隋王無功《北山》，後二句五言。）《唐詩評選》卷一：六代人作七言，于末二句輒以五言足之，實唐律詩之祖，蓋歌行之變體也。對仗起束，固自精貼，聲韻亦務諧和，乃神韻駿發，則固可歌可行，或可入樂府。如此首前四句，句裏字外俱有引曳鸞飛之勢，不似盛唐後人，促促作轅下駒也。故七言律詩，亦當以此爲祖，乃不得不墮李頎、許渾一派惡詩中。嗚呼，知古詩歌行、近體之相爲一貫者，大曆以還七百餘年，其人邈絕。何怪「四始」「六義」之不日趨于陋也。

《野望》　《升菴詩話・王績野望詩》：「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

樹皆秋色，山山惟落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王無功，隋人，入唐，隱節既高，詩律又盛，蓋王楊盧駱之濫觴，陳杜沈宋之先鞭也，而人罕知之，況文中子之道德乎？乃知名亦有幸不幸，古云蓋棺事乃定，若此者，千年猶未定也。《唐詩訓解》卷三：起句即破題。「秋色」補題不足，且生結意。「落暉」應「薄暮」，且生下「返」、「歸」二句。按無功當隋唐之際，晦迹逃名，寄情於酒，以高潔自居。此因野望而感隋之將亡，因以言志也。何元朗曰：當武德之初，猶有陳隋遺習，而無功能盡洗鉛華，獨存體質，又嗜酒誕放，脫落世事，故於情性最近。今觀其詩，近而不淺，質而不俗，殊有魏晉之風。《唐詩歸・初唐一》鍾惺評：淺而不薄。《唐詩鏡》卷一：多於樸茂。詩自梁陳以來，燁燁春華，輝輝秋月，艷之一徑，不可復過。隋煬雖返古道，然華實並高。轉入初唐，英華竇頓。盛唐別轉風調，即意味愈漓矣。《唐詩評選》卷三：言句直文身自遠。天成風韻，不容淺人竊之。又：當其爲景語，但爲景語，故高。「樹樹皆秋色」，可云有比。「牧人」、「獵馬」，亦可云有比乎？唯初唐詩必不許謝疊山、虞道園一流舞文弄律。少陵不然，誨淫誨盜。《唐詩解》卷三一：按無功當隋唐之際，晦迹逃名，寄情於酒，以高潔自居，此因野望而感隋之將亡，因以言志也。言方臨高晚眺，徙倚徘徊，此身若靡所依泊。正以秋色斜陽，所見皆凋殘之景，隋亡可立而須矣。視彼牧人獵騎，憧然奔趨，各事其事，誰爲我之相識者？吾惟有長歌，以懷采薇士耳。亡國之悲，見於言外，惟以采薇稍露本旨。《唐詩選勝直解・五言律詩》：命意在末句。【略】不忘故隋也。《唐詩矩》：前寫野望之景，結處方露己意。三、四喻時值衰晚，此天地閉、賢人隱之象也。故末寄懷「采薇」，蓋欲追踪夷、齊之意，然含蓄深深，不露綫索，結法深厚。得此一結，便登唐人正果，非復陳、隋小乘禪矣。《唐律消夏錄》卷一：此立意詩。「薄暮望」、「欲何依」，主句也。下邊「秋色」、「落暉」、「牧人」、「獵馬」，俱是「薄暮望」之景。「皆」字、「惟」字、「返」字、「歸」字，俱是「欲何依」之情。所以用「相顧」句一總頓住。末句說出自己胸襟也。又：此詩說「無依」情緒，直趕到第七句。若胸中稍有不乾淨處，便要自己露出。長歌一言，壁立萬仞矣。或問此句可以爲主句否，蓋此句是胸中主見，不是詩中主句，所謂主中主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五言律，前此失嚴者多，應以此章爲首。通首只無相識意。「懷采薇」，偶然興寄古人也。說詩家謂感隋之將亡，毋乃穿鑿。《古唐詩合解》卷七：前解寫「望」，後解因景以抒情。王無功生於隋唐之際，號東皋子，沈於醉鄉，而成其高蹈，故託興采薇而以無相識致慨也。此詩格調最清，宜取以壓卷。視此，則律中之起承轉合了然矣。「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此爲起句。首句以「東皋薄暮」寫「望」之時候，點題面，立一詩之根。次句即寫「望」之神情也。「望」必將身倚着一處，今云「徙倚」，是身子常移動不定。身不得自主，故又云「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惟落暉。」此爲承，寫「望」中之所見。樹上秋色，山頭落暉，承上「東皋薄暮」四字。「樹樹」，見樹之多。「山山」，見山之多。樹皆秋色，山盡落暉，則眺望便不能倚定在一處。承上「望」「徙」「倚」「欲」「何」「依」六字也。「牧童驅犢返，獵馬帶禽歸。」此句爲轉。轉，蓋爲合句作地步，與承句不相連，而氣又要貫。牧者獵者，俱「東皋」「望」中之人。「返」與「歸」，乃薄暮時事。牧牛有犢，獵馬得禽，各事其事。正與下文「無相識」中人，略舉一二也。「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此之謂合。謂與轉句相合也。相顧者，兩相回顧，乃面熟之人。而不相識其姓名踪跡。蓋以「徙倚東皋」者，自成高尚，長歌而懷采薇之風。彼牧童獵子，又安能識予爲何人哉！《圍爐詩話》卷二：王績《野望》詩，陳拾遺之前旌也。《唐詩箋注》卷一：《野望》：王績隱於東皋，「欲何依」，言不欲他適也。「樹樹」一聯，寫望中景色有致。「牧人」、「獵馬」，各自營爲。本不相識，任其相顧，我自長歌。「懷采薇」，取義于我安適歸意，與首相應。《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古？曰【略】近體則「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惟落暉。牧童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採薇」（王績《野望》）。【略】此等詩乃太羹玄酒之味，《咸》、《英》、《韶》、《濩》之音，非世俗所能知者，但學者不可不本源於此。

《贈程處士》　《唐詩快》卷一：囚縛姬孔，大指本之蒙莊，亦曠達人恆談耳。此不足驚才士也，然已足驚小儒矣。《載酒園詩話又編・王績》：摩詰曰：「五帝與三王，古來稱君子。干戈將揖讓，畢竟何者是？」識田中尚費此一番輾轉。無功直曰：「禮樂囚姬旦，詩書縛孔丘。不如高枕上，時取醉消愁。」箇中纖影不留矣。

《九月九日贈崔使君善爲》　崔善爲《答王無功九日》詩：秋來菊花氣，深山客重尋。露葉凝涵玉，風花似散金。摘來還泛酒，獨坐即徐斟。王弘貪

《贈學仙者》　《升菴詩話・王績贈學仙者》：「采藥層城遠，尋師海路賒。玉壺橫日月，金闕斷烟霞。仙人何處在，道士未還家。誰知彭澤也，更覓步兵邪？春釀煎松葉，秋杯泛菊花。相逢寧可醉，定不學丹砂。」此詩甚有風諭于世之妄意長生者，比之朱子脫屣非難，殊爲正論，無愧文中子之友于矣。

《建德破後入長安咏秋蓬示辛學士》　辛學士《答王無功入長安咏秋蓬見示》：托根雖異所，飄葉早相依。因風若有便，更共入雲飛。

《夜還東溪》　《升菴詩話・石苔可踐》：隋王無功詩：「石苔應可踐，叢枝幸易攀。清溪歸路直，乘月醉歌還。」閑咏此詩，有疑難者曰：「石苔之滑，踐之豈不顛？」余曰：「非也，觀詩中一幸字，便得其解，蓋言石苔本難踐，幸有叢枝可攀援耳。」古人用意，須三思乃得之。謝靈運詩：「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此反其意。唐杜審言詩：「攀崖踐苔易，迷路出花難。」又須用無功詩意也。章後齋聞予此言，所見略同，因成一絕，見本集。

《過酒家五首》一　《精選唐詩分類評釋繩尺》卷一：絕去六朝，一毫不染。《唐詩鏡》卷一：唐人五絕病淺，淺則一覽便盡。

又二　《四溟詩話》卷二：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王績曰：「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爲醒。」左思曰：「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太白曰：「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王李二公，善于翻案。子美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劉浚曰：「不用茱萸仔細看，管取明年各強健。」太拙而無意味。楊誠齋翻案法專指宋人，何也？《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王無功：「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爲醒？」駱賓王：「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初唐絕句精巧，猶是六朝餘習，然調不甚古，初學愼之。《唐詩歸・初唐一》鍾惺評：人知末二句之妙，而不知從第二句生來，言此處可貫，別沽則用錢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卷四七：周敬曰：第三句慨世，第四句憫世，得托酒之旨。唐孟莊曰：「何忍」二字下得緩，有不得不飲意。《唐詩解》卷二一：此慨隋末之亂也。昏飲非所以養性，曷爲耽之哉！正以人皆醉而我不忍獨醒耳。人之醉非醉于酒也，己之不忍醒非同于俗也。三閭以獨醒取禍，無功以不忍醒得全，其善逃於酒者乎？《刪訂唐詩解》卷一一：下一「昏」字，爲下「盡醉」也，翻案亦用袁粲狂泉意。《古唐詩合解》卷四：五絕字少，忌聲調促而無餘韻。「此日長昏飲」。此日，是隋末衰亂之日也。昏於飲已不堪矣，何況長乎！正以其在此日也。「非關養性靈。」人性最靈，酒能昏之。既不能養性靈，又曷爲耽之？其緣故在下二句，用「非關」二字吸起。「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爲醒。」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此卻翻案曰：「不忍獨醒。」非苟同于俗也，蓋逃于酒以避亂，而得全其身耳。此玩世不恭之詞也。

又三　《唐詩箋注》卷七：「竹葉」、「葡萄」，酒名。古人以之造酒。上二句形容其美，下二句謂遇酒必盡，無貽後悔，不重惜別。按《唐書》本傳：「王無功嗜酒，著《醉鄉記》。」又：嗜酒率眞，詩亦有天趣。

《冬夜載酒于鄉館尋崔使君善爲》　崔善爲《答王無功冬夜載酒鄉館》詩：頒條忝貴郡，懸榻久相望。處士同楊鄭，邦君謝李疆。詎知方擁篲，逢子敬惟桑。明朝蓬戶側，會自謁任棠。

《圍棋》　《韻語陽秋》卷一七：古今人賦棋詩多矣。「幾局賭山果，一先饒海僧」者，鄭谷之詩也。「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者，劉夢得之詩也。「古人重到今人愛，萬局都無一局同」者，歐陽炯之詩也。觀諸人語意，皆無足取，獨愛荊公《贈葉致遠》之作，其略云：「或撞關以攻，或覷眼而擫，或羸形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外或示閑暇，或事先和燮。或冒突超越，鼓行令震疊，或粗見形勢，驅除令遠蹀，或開拓疆境，欲幷包總攝。或慚如告亡，或喜如獻捷。諱輸寧斷頭，悔誤乃披頰。」可謂曲盡圍棋之態。非筆力可以回萬鈞，豈易至此。取退之《南山》詩讀之，若可齊驅並駕也。王無功亦有《圍棋》長篇云，「雙關防易斷，隻眼畏難全。魚鱗張九拒，鶴翅擁三邊」等句，鋪叙類荊公，而其他句猥雜處尙衆。東坡《白鶴觀》四言詩云：「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夫恣貪欲於指顧，爭勝負於毫釐，業棋者之常情，而坡乃置之膜外，亦可見其胸中翛然者矣。荊公亦有「棋罷兩奩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之句。

《三月三日賦》　《困學紀聞》卷一八：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長安水邊多麗人」語本此。《韻語陽秋》卷一九：《荊楚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人傷之，以舟楫拯焉。故武陵競渡，用五月五日，蓋本諸此。【略】又有《招屈亭》詩，所謂「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

前水東注」是也。今江浙間競渡多用春月，疑非屈原之義。及考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坐驩州》詩云：「誰念招魂節，翻爲禦魅囚。」王績《三月三日賦》亦云：「新聞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則以元巳爲招屈之時，其必有所據也。余觀《琴操》云：「介子推五月五日焚林而死，故是日不得發火。」而《異苑》以謂寒食始禁烟。蓋當時五月五日，以周正言之爾，今用夏正，乃三月也。屈原以五月五日死，而佺期、王績以元巳爲招魂之節者，亦豈是邪？

《游北山賦》　《困學紀聞》卷一〇：王無功《游北山賦序》云：「余，周人也，本家于祁。永嘉之際，扈遷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建元之耻，歸于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則晉陽之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其賦云：「白牛溪裏，岡巒四峙。信茲山之奥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成市。察俗刪《詩》，依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儗儗。階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尼丘，泉疑泗涘。」又注云：「此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恆、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稱爲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方之仲由；薛收以理達，方之莊周。門人多至公輔，而文中子之道未行。」然無功不及房、杜、魏，何哉？《藝概・賦概》：賦有以所紀之事實重者。如王無功《遊北山賦》，似不過寫其閒適曠達之意，然叙文中子一段，抽出之，足爲文獻之徵，乃賦中有關係處也。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陳叔達《答王績書》：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頻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紀》，雖承厚眷，懣然自失。誠恐持郤克之質，入邯鄲之墟，奏曹鄙之音，歷莖英之肆。所以遲迴簡牘，伏念旬時。輒揆短懷，仰違前命。今奉來札，誨責逾深。既以驕鄙相訶，又以緘滕致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耳。了不知賢兄芮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既圖繼就，須有考尋。謹依高旨，繕錄馳送。然僕雖不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以謂爲國以禮，君舉必書。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者申立德立功之意也，事者叙立德立功之迹也。所以明勸沮，所以別是非，自非可以關社稷之安危，涉天人之興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褒貶之作，有由然也。自微言泯絕，大義乖墜，三代之教，亂於甲兵。六經之術，滅於煨燼。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貴虛飾以佞一時。下及馬遷，爰逮班固，咸有述作，庶幾聖賢。其於斟酌典謨，表章微絕，曾不能觸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云。中原板蕩，史道息矣。然國於天地，有興立焉。苟能宅郊禋，建社稷，樹師長，撫黎元，雖復五裂山河，三分疆次，規模典式，豈徒然哉！是賢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眞統。蓋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幸賴前烈，有隋之末，濫尸貴郡，因霑善誘，頗識大方。至若梁、魏、周、齊之間，耳目耆舊所接，風流人物，名實可知。衣冠道義，謳謠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子道亨。憑藉時來，妄叨近侍。廟堂多暇，典墳自娛。覽後魏、周、齊之紀傳，考下官之所聞見，曾不喜怒隨意，曲直任情，叙致浮雜，褒貶阿黨。述時望者，以爵祿爲榮談；陳國紀者，以狙譎爲能事。至於密會王道，潛濟生人，既昧於知音，咸寢而不記。貪叙寫其祖父冠冕，子嗣婚姻，以爲譜牒之證耳，豈不痛哉！風俗之壞，一至於此。雖人倫王化，備列《元經》，而恢談碩議，或不可捨。是以薛記室及賢兄芮城，常悲魏周之史，各著春秋，近更研覽，眞良史焉。古人云：過高唐者，學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繪之功。竊惟隋氏之王，三十六年。成敗否泰，目所親睹。誠懼後之作者，復習向時之弊焉。故聊因掌壺之暇，著《隋紀》二十卷。騁辭流離，則媿於心矣。書事簡要，則嘗有志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附之於行事。儻須備異聞。今更附王胄《大業起居注》往。

《答刺史杜之松書》　杜之松《答王績書》：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躅。豈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爲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烟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眞高士，何謂狂生！僕憑藉國恩，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祇尋。誠恐燉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鍾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遂攬轡也。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既知尊，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侯之滕，恭師子夏。雖齊桓德薄，五行無疑，眭夸故人，一來何損。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閨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想荒宴之餘，爲詮釋也。遲更知聞，杜之松白。

《答馮子華處士書》　《困學紀聞》卷一〇：無功《答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兄，生于隋末。傷世擾亂，有道無位。作《汾亭之操》，蓋孔子《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謂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品相得。」又曰：「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韵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眞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

《醉鄉記》　韓愈《送王秀才序》：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托而逃焉者也。若顔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尙何麴蘗之托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

【略】白居易《九日醉吟》詩：「有恨頭還白，無情菊自黃。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劍匣塵埃滿，籠禽日月長。身從漁夫笑，門任雀羅張。問疾因留客，聽吟偶置觴。嘆時論倚伏，懷舊數存亡。奈老應無計，治愁或有方：無過學王勃，唯以醉爲鄉。」又《醉吟先生傳》：「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杯觴諷咏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游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顔淵，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余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咏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閑日月。」吟罷自哂，揭甕撥醅，又引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咏之興猶未衰。顧爲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知其興何如？」《艇齋詩話》：古人於前輩未嘗敢忽，雖不逮於己者，亦不敢少忽也。以韓退之之於文，杜子美之於詩，視王楊盧駱之文，不啻如俳優。而王績之文於退之，猶土苴爾。然退之於王勃《滕王閣記》、王績《醉鄉記》，方且有歆艷不及之語。子美于王楊盧駱之文，又以爲時體而不敢輕議。古人用心忠厚如此，異乎今人露才揚己，未有寸長者，已譏議前輩，此皇甫持正所以有衙官老兵之論。

《負笭者傳》　石介《辨易》：王績爲《負笭〔笻〕者傳》，載薛收之言曰：「伏羲畫八卦而文王繫之，不見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負笭〔笻〕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矣。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以爲伏羲氏泄道之密，漏神之機，爲始兆亂者。吁，可怪也。夫《易》之作，救亂而作也，聖人不得已也。亂有深淺，故文有繁省。亂萌於伏羲，故八卦已矣。漸於文王，故六十四已矣。極於夫子，故極其辭而後能止。伏羲後有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皆聖人也。豈獨不能繫《易》之一辭？無亂以救也；文王豈獨能過九聖人，亂不可不救也。作《易》非以爲巧，救亂也。文王、孔子非以僻辭，明《易》也。《易》不作，天下至今亂不止。文王、孔子無述，《易》至今不明。薛收、負笭〔笻〕者，不達《易》甚矣。《困學紀聞》卷一〇：文中子游馬頰之谷，遂至片首之溪。龔氏本云：「子游黃頰之谷，遂至白牛之溪。」愚按：《負笭者傳》：「文中子講道于白牛之溪。」當從龔本。

《仲長先生傳》　《困學紀聞》卷一〇：仲長子光，《中說》稱之。王無功爲傳云：著《獨游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爲祭文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靡悔。」「藏用以密，養正以蒙。」「不見其始，孰知其終？」

《五斗先生傳》　《中說・事君篇》：無功作《五斗先生傳》，子曰：「汝忘天下乎？縱心敗矩，吾不與也。」

傳記

呂才《王無功文集序》　君諱績，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陽穆公自南北歸，始家河汾焉。歷宋、魏，迄於周、隋，六代冠冕，皆歷國子博士，終於卿牧守宰，國史、家牒詳焉。君幼岐嶷，有奇思，八歲讀《春秋左氏》，

日誦十紙。初，君祖安康獻公，周建德中，從武帝征鄴，爲前驅大總管。時諸將既勝，並虜獲珍物，獻公絲毫不顧，車載圖書而已，故家富墳籍，學者多依焉。其性特好學，博聞彊記，與李播、陳永、呂才爲莫逆交。陰陽曆數之術，無不洞曉。年十五，遊於長安，謁越公楊素。於時，賓客滿席。素覽刺引入，待之甚倨。君曰：「績聞周公接賢，吐飡握髮，明公若欲保崇榮貴，不宜倨見天下之士。」時宋公賀若弼在座，弼早與君長兄侍御史度相善。至是，起曰：「王郎是王度御史弟也，止看今日精神，足見賢兄有弟。」因提手引坐，顧謂越公曰：「此足方孔融，楊公亦不減李司隸。」素改容禮之。因與談文章，遂及時務。君瞻對閑雅，辯論精新，一座愕然，目爲「神仙童子」。初，君第三兄徵君通，嘗以仁壽三年因上十二策，大爲文帝所知賞，素時亦欽其識用。至是謂君曰：「賢兄十二策，雖天下不施行，誠是國家長算。」君曰：「知而不用，誰之過歟？」素有慚色。河東薛道衡曾見其《登龍門憶禹賦》，曰：「今之庾信也。」因以其所製《平陳頌》示之，一遍便暗誦。道衡大驚曰：「此王仲宣也。」由是，弱冠藉甚羣公之間。大業末，應孝悌廉潔舉，射策高第，除祕書正字。性簡傲，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君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爲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爲正字，端簪理笏，非其所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將亂，藩部法嚴，屢被勘劾。君嘆曰：「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遂出受俸錢，積於縣門外，託以風疾，輕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北。時竇建德始稱夏王，其下中書侍郎凌敬，學行之士也。與君有舊，君依之數月。敬知君妙於曆象，訪以當時休咎，君曰：「人事觀之足可，不俟終日，何遽問此？」敬曰：「王生要當贈我一言。」君曰：「以星道推之，關中福地也。」敬曰：「我亦爲然。」君遂去還龍門。建德敗後，君入長安見敬，曰：「曩時之言，何其神驗也！」君既妙占算，兼長射覆。嘗過僕射裴寂，覆鸚鵡鳥，請君筮之。君布卦訖，曰：「剪落毛羽，羈滯樊籠，欲飛不舉，能鳴有言，此必鸚鵡也。」一座驚喜，又覆一寶釵，又筮之曰：「一身二足，玉錯金纏，上扶雲髮，下雜花鈿，此寶釵也。」其筮術之妙，率皆此類。才嘗奇君多識，以爲非積學所致。君曰：「我學之精者爾，非不學也。」後才於岐州陳倉山行，忽見蓍一藁，非常端實。下馬數之，得四十九莖。因掘之，不過一尺，便得一龜，徑可尺餘。刳之將獻，遇君於長安，因以示君曰：「此龜是九江所出，先生以爲何如？」君撫龜嘆曰：「此龜十境位六班，炯徹千里，徑如墨，四緣張如花，扣之若鐘磬，是必陳倉蓍下皂龜也，卿讀龜書不遍爾。」才遂謝服。及才將著陰陽文書，謂才於此最後，然終須十二年乃了，卒如君言。君又與河南董恆、河東薛收友善，二人並早卒，君追惜不已。後爲《思友文》及二人誄，詞甚感至。君舅河東裴晞覽而嘆曰：「不圖文誄之至於斯也。莊周讀此，亦當酸鼻。」武德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酒三升。君第七弟靜，時爲武皇千牛，謂君曰：「待詔可樂否？」曰：「待詔俸殊爲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也。」特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爲「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釀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爲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謝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知。不聞莊周羞居漆園，老聃恥在柱下也。」卒授之。數月而焦革死，革妻袁氏，猶時時送酒。歲餘，袁氏又死。君嘆曰：「天迺不令吾飽美酒。」遂掛冠歸。由是，太樂丞爲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法，爲《酒經》一卷，術甚精悉。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爲酒人，爲《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王生可爲酒家之南、董。」君歷職皆以好酒不終，鄉人或咍之，君自著《無心子》以喻志。君河中先有渚田十數頃，頗稱良沃。鄰渚又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潔，願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絕，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砂盤石，地頗顯敞。君於其所爲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饗焉。貞觀中，京兆杜之松、清河崔公善繼爲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召嚴君平耶？」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嘗葛巾驅牛，躬耕東皋，每著書自稱東皋子。晚年，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好事者尋錄諷詠，並傳於代。初，武德中，有賀德仁爲蒲州治中，弟襲隨德仁任，因遊龍門。歲餘，襲文學見貴於時，而亦溺於酒德，自方陶潛、故叟。龍門人至今傳之，故號君爲小賀襲。君聞之笑曰：「我得方賀襲，是不減陶元亮[illegible]

終於家。詩若干。臨終自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作墓誌。君常乘壹紫驢，養二白犬。及君終後，驢鳴犬吠，有若悲號，數日皆死。鄉閭以爲非常。

《舊唐書・王績傳》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少與李播、呂才爲莫逆之交。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授揚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數頃，鄰渚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績重其眞素，願與相近，乃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游北山，因爲《北山賦》以見志，詞多不載。績嘗躬耕於東皋，故時人號東皋子。或經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爲好事者諷咏。貞觀十八年卒。臨終自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爲墓誌。有文集五卷。又撰《隋書》，未就而卒。兄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自有傳。

《新唐書・王績傳》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仿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悌廉絜，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去。嘆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眞，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歡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凫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佗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度河還家。游北山東皋，著書自號東皋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邪？」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凝爲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績續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薄葬，自誌其墓。績之仕，以醉失職，鄉人靳之。托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慍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骨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踶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絜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紀事

《中說・事君》 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

王福畤《錄東皋子答陳尚書書略》 東皋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于東皋，自號「東皋子」。貞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季父，深言勤懇。季父答書，其略曰：亡兄昔與諸公遊，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啓之，徵也儻逢明王，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多言見窮乎？抑天實未啓其道乎？僕今耕於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於時，無一勢以托其迹。沒齒東皋，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

《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爲哉？願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寄去，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幸甚。

劉禹錫《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 始文中先生有重名於隋末，其弟勣，亦以有道顯於國初，自號「東皋子」。文章高逸，傳在人間。議者謂，兄以大中立言，弟游方外遂性。三百年間，君子稱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字。

《全唐詩話續編・王績》 績字無功。絳州人。文中子通之弟。隋大業中爲六合丞。世亂解官，遊北山東皋著書，自號東皋子。性嗜酒，有「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爲醒」之句，因著《五斗先生傳》。高祖武德初，待詔門下省。貞觀間，以疾罷。

又 史載：績之仕也，以醉失職。鄉人或嗤之，績爲作《無心子》以見趣，其詞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出之，無慍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耶！』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承教。』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骼鳳臆，馳驟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踶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著録

呂才《王無功文集序》 君所著詩賦雜文二十餘卷，多並散逸，鳩訪未畢，且編成五卷。君又著《隋書》五十卷未就，君第四兄太原縣令凝續成之。君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並《酒經》、《酒譜》二卷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舊唐書・經籍志下》 《王績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王績集》五卷。

《崇文總目》卷五 《東皋子集》二卷，王績撰。鑒按：《舊唐志》、《書錄解題》、《通攷》並五卷，今存三卷。《宋志》「績」誤作「續」，又重出《東皋集略》。

《崇文總目輯釋補正》卷四 《東皋子集》二卷，王績撰。鑒曰：《宋志》續作績，又重出《東皋子集略》。正曰：此蓋本云《宋志》績誤作續，刊本失之。然《宋志》實不作續，其云《王績集》五卷，與《唐志》同。又有陸淳《東皋子集略》二卷，別爲一書，不得謂爲重出。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 王績《刪東皋子》二卷。輝按：《舊唐志》、《宋志》：《王績集》五卷。《新唐志》作王勣。《宋志》又有陸淳《東皋子集略》二卷。《崇文目》：《東皋子》二卷，王績撰。晁《志》、陳《錄》：《東皋子》五卷。《遂初目》：王勣《東皋子集》，無卷數。

《通志・藝文略》 《王勣集》五卷。

《遂初堂書目》 王勣《東皋子集》。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王績東皋子五卷》 右唐王績無功也。龍門人。隋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六合丞。棄官，耕東皋，自號東皋子，《唐書》以爲隱逸。集有呂才序，稱其幼歧嶷，年十五謁楊素，占對英辯，一坐盡傾，以爲神仙童子。薛道衡見其《登龍門憶禹賦》，歎曰：「今之庾信也！」且載其卜筮之驗者數事云。

《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上》 《東皋子》五卷，唐大樂丞太原王績無功撰。績，文中子王通仲淹之弟也。仕隋爲正字。嗜酒簡放，不樂仕進。晚以大樂吏焦革善釀，求爲其丞，不問流品，亦阮嗣宗步兵之意也。革死，乃歸於所居，立杜康祠，爲文祭之，以焦革配。自號東皋子。其友呂才，鳩訪遺文，編成五卷，爲之序。有《醉鄉記》傳於世。其後，陸淳又爲後序。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八》 《東皋子》五卷。

《宋史・藝文志七》 《王績集》五卷。

《唐才子傳・王績》 撰《酒經》一卷，《酒譜》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績集》五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東皋子集》五卷，王績。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王績文集》二卷，漳刻。

林雲鳳《林鈔王無功集三卷附記》 右《王無功集》，家大父手錄，藏之篋中久矣。近得其軼詩三首，皆表表耳目，而是集不載，因附記於此。

《脉望館書目・唐人詩集》 《東皋子集》一本。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王績《東皋子集》三卷，抄。

《讀書敏求記》　《東皋子集》三卷，呂才仲英鳩訪無功遺文，輯成一書，其集今世罕傳。清常道人從金陵焦太史本錄出，披閱之餘，想其與子光對酌時，雖未嘗交語，胸中各有一段眞趣，允爲酒家董耳。

《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録彙編》卷六　王績《東皋子集》三卷。

《佳趣堂書目・集部》　王無功《東皋集》三卷，辛未焦弱侯太史藏本。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二・東皋子集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唐王績撰。【略】嘗作《醉鄉記》、《五斗先生傳》、《無心子傳》。其《醉鄉記》爲蘇軾所稱，然他文亦疏野有致，其詩惟《野望》一首爲世傳誦，然如《石竹詠》意境高古，《薛記室收過莊見尋》詩二十四韻，氣格遒健，皆能滌初唐俳偶板滯之習，置之開元天寶間，弗能別也。《唐書・藝文志》載績集五卷，陳振孫《書録解題》亦云「其友呂才鳩訪遺文，編成五卷，爲之序」，而今本實止三卷。又晁公武《讀書志》引呂才序，稱績年十五謁楊素，占對英辨，薛道衡見其《登龍門憶禹賦》，嘆爲今之庾信，且載其卜筮之驗者數事，今本呂才序尚存，而晁公武所引之文則無之。又序稱鳩訪未畢，緝爲三卷，與《書録解題》不合；其《登龍門》一賦亦不載集中，或宋末本集已佚，後人從《文苑英華》、《文粹》諸書中採績詩文，彙爲此編，而僞託才序以冠之，未可知也。此本爲明崇禎中刊本，卷首尚有陸淳序一首，晁、陳二家目中皆未言及其眞僞，亦在兩可間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卷一五　《東皋子集》三卷，唐王績撰。【略】集爲呂才所編。此本卷數與才《序》合，而才所稱《龍門憶禹賦》，集乃不載，似未必舊本矣。

《稽瑞樓書目》　《東皋子集》三卷，一冊。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東皋子集》三卷，唐王績撰，星衍仿宋巾箱本

《平津館鑒藏記》卷三　《王無功集》三卷。前有唐呂才《東皋子集序》，末有近人余蕭客跋，稱從北宋本錄出。《讀書敏求記》云：今世罕傳。清常道人從金陵焦太史本錄出，亦即此三卷之本。巾箱小字本，每葉十八行，行十六字。

孫星衍《孫氏岱南閣叢書本東皋子集序》　《王無功集》三卷，吳門余蕭客影抄宋槧本。前有呂才序，稱五卷，疑非唐時編次本，唐陸淳有《刪東皋子序》，此或其所刪歟。卷中有摘句，引宋人所撰書，疑又爲宋時訂定。然按之錢遵王《讀書敏求記》，稱從金陵焦太史錄出，今世罕傳者，亦即此本也。《文獻通考》「十五卷」，「十」字疑衍。晁公武則云：「薛道衡見其《登龍門憶禹賦》，嘆曰：『今之庾信也。』」今集無此賦。《唐文粹》所載又有勸《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重答杜君書》二篇，亦不見集中，其非呂才原編，明矣。余購求唐人文集頗多，而勘集爲冠，急刊以傳世。【略】今刊此集，以逸文及陸淳序附於後。

《半氈齋題跋》卷上　《東皋子集》三卷，集中《答馮士華處士書》云：「我近作《河渚獨居賦》。」今本無此文。中卷末補遺引葛立方《韻語陽秋》，當是南宋人所編，必非舊本也。

《鄧園藏書題識再續録》卷三　《東皋子集》三卷，鈔校本。乙未四月燈下校畢，枚庵。庚子初冬，于鮑以文丈處見宋槧本，凡五卷，視此增多三十餘篇，惜未暇得校補，書此以俟。十八日延陵吳翌鳳又記。余向藏《東皋子集》，係骨董舖收諸王西沚家者，苦無別本對勘。丁丑秋，假得吳枚庵藏本，手勘一過，并臨枚庵校字及後跋二條。其行款彼此如一，想同出一源也。八月下弦後一日記，復翁。道光紀元中秋後六日，訪友琴川于遵古堂，見插架有此，拔之出，乃明刻也。歸取舊藏王西沚家鈔本對，有同異，竟又是一本。此分卷一二三目之叙次亦殊，因手校如右，復見心翁記。是書出西沚家，蓋收諸郡城西上津橋骨董舖中，與西沚所居近，故出必至是也。今余得諸琴川，初不問爲誰何藏本，及歸家，長孫從旁指視曰：此亦西沚藏本也。合而分，分而合，不知幾何時矣！翰墨因緣，如是如是，復見心翁又記。

又　《東皋子集》三卷附録一卷，明刻校本。此明翻《東皋子集》，乃余尚湖秋泛時所得書也，亦係王西莊家舊藏。然與余得自郡中之王西莊家鈔本略異，刻有增多者，亦有脱落者，兩本不可偏廢也。初余收得鈔本時，苦無別本可對勘，因借吳枚菴家鈔本相對過，今余得此明刻，枚菴已先逝二年，賞奇析疑之樂，無復有矣，思之黯然！道光紀元中秋後十日，復見心翁記。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九　《東皋子集》三卷，舊抄本，趙清常藏書，唐太原王績無功著。呂才序。陸淳《刪東皋子集序》。趙氏手跋曰：金陵焦太史先生本錄出，校於清溪官舍，時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十四日漏下初鼓，清

常道人。

《結一廬書目》卷四　《王無功文集》五卷，唐王績撰。舊鈔本。朱筠河藏書。

陳文田《陳氏晚晴軒抄王無功文集五卷本後記》　《唐書・藝文志》載《東皋子集》五卷，《直齋書錄解題》、《郡齋讀書志》與之合。諸家書目，皆作三卷。張氏愛日精廬所得趙清常藏書，從焦弱侯本傳錄者亦如之。孫氏巾箱本《岱南閣叢書》所刊略同。四庫館收三卷本，係從明崇禎中刊本錄入。館臣謂：「晁、陳兩家不言陸淳序，其眞僞亦在兩可間。」鄙意以爲：五卷本，呂才所緝也；三卷本，陸淳所刪也。此爲大興朱氏竹君傳鈔足本。首卷《河渚賦》以下，但存其目，豈傭書者省手耶？《全唐文》失載賦六首、祭文一首、贊六首；增《祭杜康新廟文》一首。又，《祭仲長子光文》增「凡我故人」以下兩段。《全唐詩》則較是集闕佚過半矣。標首曰《王無功文集》。宋時蜀刻唐集如此。【略】又，原鈔本每半頁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附記。

《雲間韓氏藏書目・集部》　《王無功集》三卷，舊鈔本，明萬曆壬寅林雲鳳手跋，何義門手校並跋。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　《東皋子集》三卷，唐王績撰。明崇禎中刻，孫氏岱南閣刻仿宋巾箱本，趙清常脈望館抄本最善，半頁九行，行二十字。

周星詒原輯羅振常重編《周氏傳忠堂藏書目》《東皋子集》三卷一册　唐王績撰，舊鈔本，吳枚庵手校。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東皋子集》三卷，舊鈔本，唐太原王績無功著。【略】晁、陳兩目均稱遺文五卷，河東呂才編序，陸淳後序。此明梁谿曹荃定爲三卷，附錄劉昫、宋祁、蘇軾三傳，幷遺事集評。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一九　《東皋子集》三卷，舊鈔本，唐王績撰。《唐志》、晁陳書目俱作五卷，此止三卷，有呂才、陸淳序。舊爲脉望館藏書，繼歸述古堂，見《讀敏記》。卷末有趙清常題記，云金陵焦太史本錄出，校於清溪官舍，時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十四日。

《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録》卷四　《東皋子集》三卷，舊鈔本。己酉三十七年十月十三日漏初下，清常校。金陵焦太史先生本錄出，校於清溪官舍。時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十四日漏下初鼓，清常道人。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〇五　《東皋子集》三卷附錄一卷，唐王績撰。鈔本。前有呂才序、陸淳刪集序、吳翌鳳跋。吳氏跋曰：庚子初冬，於鮑以文丈處見宋槧本，凡五卷，視此增多三十餘篇，惜未假得校補，書此以俟。十七日。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八　《東皋子集》三卷附錄一卷，舊抄本，唐太原王績無功撰。呂才序。陸淳《刪東皋子集序》。吳氏手跋曰：庚子初冬，於鮑以文丈處見宋槧本，凡五卷，視此增多三十餘篇，惜未假得校補，書此以俟。十八日延陵吳翌鳳記。

蔣鼒《羅氏唐風廬刻王無功集後記》　《王無功集》幷孫輯《補遺》，共五卷。刻本頗不易覯，羅君叔言嘗得舊刻巾箱本，准別甚多，作《校勘記》一卷，久未鐫木。年來同處吳門，朝夕過從，時商舊學，因勸之授梓，幷爲校讎。偶於《文中子》內檢得《答陳尚書書》一首，爲孫輯所遺，以語叔言，幷刊卷末。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卷一五　《東皋子集》三卷，唐王績撰。孫氏岱南閣仿宋刊巾箱本，崇禎中刊本。〔續錄〕宋刊五卷本。汲古閣有影宋鈔本。趙清常脈望館鈔本，最善，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傅沅叔有朱竹君朱筆校岱南閣本，幷補鈔一序。光緒丙午羅振玉唐風樓刊本。

《四庫目略》　《東皋子集》三卷，唐王績撰。孫氏岱南閣仿宋刊巾箱本，明崇禎中刊本，趙清常脈望館鈔本，最善，半頁九行，行二十字。按：績以仕途不達，乃退隱北山東皋，自號東皋子。詩文皆疏野有別致，集爲其友呂才所編。此本卷數與才序合，而才所稱《龍門憶禹賦》，集乃不載，似非舊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別集一・東皋子集三卷》　《唐書・藝文志》載績集五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云：「其友呂才，鳩訪遺文，編成五卷，爲之序，而今本實止三卷。」又晁公武《讀書志》引呂才序，稱「績年十五，謁楊素，占對英辨，薛道衡見其《登龍門憶禹賦》，歎爲今之庾信」，且載其卜筮之驗者數事，今本呂才序尚存，而晁公武所引之文則無之。又序稱鳩訪未畢，緝爲三卷，與《書錄解題》不合，其《登龍門》一賦亦不載集中，或宋末本集已佚，後人從《文苑英華》、《文粹》諸書中採績詩文，彙爲此編，而僞託才序以冠之，未可知也。此本爲明崇禎中刊本，卷首尚有

陸淳序一首，晁、陳二家目中皆未言及，其眞僞亦在兩可間矣。張氏《藏書志》有舊鈔本，爲趙琦美舊藏，有呂才序及陸淳《刪東皋子集序》，然則五卷爲呂輯本，三卷爲陸刪本，不必疑也。

《文祿堂訪書記》卷四　《東皋子集》三卷，唐王績撰。清孫星衍鈔本，半葉九行，行十六字，附贊十三首。從《永樂大典》錄，有臣星衍印。孫氏手錄余簫客跋曰：集爲北宋槧本，吳松岩影鈔，予以注先君蘇黃《滄海集》，託再從弟仁山轉借得之，從遊吾子再請影寫，以四月有半而畢。然虞尚有脫誤，當求元本及別本正之，良不易得，如何？乙未初秋簫客伯淵錄。又清初鈔本附錄、補遺各一卷，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有「南昌彭氏知聖道齋古平董氏珍藏」印。董氏手跋曰：《東皋子》三卷，後有余氏簫客跋，稱北宋本錄出。《讀書敏求記》云：「今世罕傳。」清常道人從金陵焦太史本錄出，即此三卷也。《書錄解題》云作五卷。陸淳有後序，今不獲見。此冊彭文勤公家藏，幷載陸序，洵可寶貴。余自廠肆購歸，聞薛淮生侍御同年有藏孫淵如先生校本，因假校一過。時咸豐辛酉十一月十一日研樵識。

《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一二　《東皋子集》三卷，唐王績撰。舊寫本，九行二十字。前有呂才序，次平原陸淳化卿序（題《刪東皋子集序》），後有附錄，載投贈詩，又載《文獻通考》各家說。黃丕烈以朱墨筆校正，校語題識錄如左：「乙未四月燈下校畢。枚菴。」「庚子初冬，於鮑以文丈處見宋槧本，凡五卷，視此增多三十餘篇，惜未假得校補，書此竣。十八日延陵吳翌鳳又記。」（此二條黃氏傳錄）「余向藏《東皋子集》，係骨董鋪收諸王西沚家者，苦無別本對勘。丁丑秋假得吳枚菴藏本手勘一過，幷臨枚菴校字及後跋二條。其行款彼此如一，想同出一源也。八月下弦後一日記。復翁。」「道光紀元中秋後六日，訪友栗川，於遵古堂見插架有此，拔之出，乃明刻也。歸取舊藏王西沚家鈔本對有同異，竟又是一本，此分卷一、二、三，目之敍次亦殊，因手校如右。復見心翁記。」「是書出西沚家，蓋收諸郡西上津橋骨董鋪中，與西沚所居近，故每出必至是也。今余得諸栗川，初不問爲誰何藏本，及歸家，長孫從旁指示曰，此亦西沚藏本也。合而分、分而合，不知幾何時矣。翰墨因緣如是如是。復見心翁又記。」藏印有「王鳴盛印」（白）、「西莊居士」（白）、「光祿卿之章」（白）、「鳳喈」（朱白）、「通議大夫」（朱）、「西圃所藏」（白）、「香雪草堂」（朱）、「竹泉珍秘圖籍」（白）、「謏聞齋」（白）。（乙亥五月四日見于吳門百耐家）

又　《東皋子集》二卷，唐王績撰。舊寫本，墨格，十行二十五字。王雲鳳抄。（癸酉十一月見）

《燉煌古籍叙録》卷五　《東皋子集》，王績撰，伯二八一九。此卷首尾殘缺，載賦三篇，起《遊北山賦》之後半，《元征賦》全，訖《三月三日賦》之前半。據《遊北山賦》，知爲唐王績所撰，蓋爲《東皋子集》殘卷，更證以羣書，而知此爲呂才所編績集五卷本之原帙也。按《唐書·藝文志》集部、陳振孫《書錄解題》卷十六、晁公武《讀書志》卷十七，並著錄是集作五卷。清《四庫全書》著錄本、孫氏岱南閣刻本、《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本並作三卷。《提要》因疑三卷本爲宋以後人採掇輯睿而成，則恐有未諦。張菊生先生跋是書，疑宋時必有兩本，一爲五卷，一爲三卷，是也。以余攷之，五卷本爲呂才原編，三卷本爲陸淳刪節，似又可不必致疑也。何以言之？陸淳《刪東皋子集後序》云：「余每覽其集，想見其人，恨不同時，得爲忘形之友。故祛彼有爲之詞，全其懸解之志，庶乎死而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耳。」檢宋姚鉉《唐文粹》卷八十一，有績《重答杜使君書》，卷八十二又有《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繹其文旨，蓋是有爲之詞，在陸淳所刪之例，則姚鉉必採自呂編五卷本。又《全唐文》卷百三十二，有績《三日賦》、《燕賦》、《元征賦》，繹其文旨，亦無懸解之志，則亦在陸淳所刪之例，故不載淳刪三卷本。又晁氏《讀書志》引呂才《序》云：「績年十五，謁楊素，占對英辨。薛道衡見其《登龍門憶禹賦》，嘆曰：今之庾信也！」今本才序無晁公武所引之文，集亦不載其《登龍門憶禹賦》，然望其題而知其詞必爲有爲而賦，則賦既爲陸淳所刪，而並刪及呂才序可知也。然則宋人所見績集，並呂才所編五卷本也。（《周氏涉筆》、《西清詩話》等書引績詩有逸句，則所見亦爲五卷本。）反之，依其佚文，與今本內容作比較觀，再衡以陸淳叙旨，而有以知今所傳三卷本，爲陸淳刪本無疑也。岱南閣刻本，據孫星衍序稱爲吳門余蕭客影抄宋槧本。《四庫》著錄爲明崇禎中刊本，《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清常道人校錄本。張菊生先生跋，稱：「孫刻詩篇編次，與是本不合，且缺《祭處士仲長子光文》，及《自撰墓志》二篇，疑所據之本各異。」按《祭仲長子光》及《自撰墓志》二文，並在卷末，或孫氏所據本適缺卷末兩葉，此兩文

實具懸解之志，不應爲陸淳所刪。至詩篇所以編次不同之故，檢《叢刊續編》本卷中葉五下，《初春》一詩書眉上，有楷書「記事」二字，或清常道人手鈔時，欲爲分類，故前後倒置也。然則今所傳三本，若溯其源，皆同一流。此事證明甚易，取孫刻與《四庫》本一校即得。惜余遠在海外，既未見孫刻，更莫由窺《四庫》之祕也。由上觀之：陸淳所刪三卷本，宋時亦嘗付剞劂，陳振孫尚見之，因是節本，故未爲著錄。元明以來，五卷本亡而此節本反存。《四庫提要》謂：「或宋末本集已佚，後人從《文苑英華》、《文粹》諸書中，採續詩文，彙爲此編，而僞託才序以冠之，未可知」者，爲勇於疑古，而疏於攷證。且續詩文多作於隋代，爲《英華》所不收，則又爲館臣所未及料也。《全唐文》卷百三十二、三十三，收續文兩卷，搜輯甚備。然無《元征賦》，知此文與五卷本隨佚，今重得於燉煌古卷中，爲之狂喜。又《全唐文》卷百三十二收入《子推抱樹死贊》、《荆軻刺秦王贊》等十三篇，據呂才序：「續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別成一家，不列於集。」則爲《會心高士傳》之贊語，不應輯入文集，附誌於此。按卷內國字作囻，天字作𠀋，並爲僞周武后所製新字，則爲唐武后時寫本，又陸淳爲啖助高弟子，度其生年，不能上逾開元，然則此卷子本書寫之時，陸淳尚未生世，則應爲呂才原編，更可無疑也。茲迻錄《元征賦》於後，以補續文之闕；校寫《北山賦》之異文，以見唐寫本之善云爾。

《涉園序跋集録・東皋子集》　《讀書敏求記》有《東皋子集》三卷，《記》曰：「呂才仲英鳩訪無功遺文，輯成一書。其集今世罕傳，清常道人從金陵焦太史本錄出。」是本卷中均有清常手筆，記載甚明，蓋先爲脈望館舊藏，繼入於述古堂也。嘉慶初，孫淵如刻《岱南閣叢書》，中有是集，亦三卷，序稱「爲吳門余蕭客影抄宋槧本，前有呂才序，稱五卷，疑非唐時編次。唐陸淳有《刪東皋子集序》，此或其所刪。又《讀書敏求記》稱『從金陵焦太史錄出』者，亦即此本」云云。然孫刻詩篇編次，與是本不合，且缺《祭處士仲長子光文》及《自撰墓志》二篇，頗疑所據之本各異，又是本呂序明言綴成三卷，並無五卷之說；蓋孫氏實未親見此本，其所云「亦即此本」者，僅爲揣度之詞。然《唐書・藝文志》，晁、陳二《志》，均作五卷，是當時必有兩本，一爲五卷，一爲三卷，不能指爲孰誤孰不誤也。孫氏學術淹貫，刻書校讎尤精，然以所刻與是本校，異同近百許字，其足以糾正是本者不過數字，餘則皆誤，於此益知古書校勘之難，而古本之可貴矣。兩本異同，列表如左，讀者審之。

《著硯樓書跋》　《東皋子集》校本。《東皋子集》，世通行祇孫氏岱南閣倣宋本，孫氏所據自余蕭客影鈔宋槧所出，然校正誤字，亦殊未盡。清光緒丙午，羅氏唐風樓據所藏舊刻巾箱本校孫本重梓，是正甚多，作《校勘記》一卷。又於《文中子》內，檢得《答陳尚書書》一首，附諸卷末，於孫刻爲精善矣！近涵芬樓影印明清常道人手鈔本，校正孫氏誤字，至百許。清常道人本，即《讀書敏求記》所據爲善本者，取校羅氏刊本亦殊未合。吾族香雪草堂藏有王西沚家鈔本《東皋子集》，黃蕘圃以墨筆度吳枚庵校本，以朱筆校明刻本，比勘精審，所正誤脫，亦有孫、羅二刻所未及者。是本於去秋在市廛爲吾友鄒君百耐所得，余假歸，校讀數日，以勘各本，互有是正，洵乎善本之難盡！吾輩窮年累月，耗精疲神於几塵落葉中，徒亦自苦耳！暇時羅列各本，疏其同異，彙爲校記，附諸簡末，聊備記誦之業，是爲跋。乙亥五月二十六日。

《中國善本書提要》　《王無功集》三卷補遺一卷，鈔本，九行十六字，唐王績撰。憶前在巴黎，於伯希和所劫去燉煌殘卷內，獲呂才原編五卷本《東皋子集》，持與《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清常道人寫本相校，頗有是正，當時恨不能與孫氏岱南閣刻本同校之。忽忽將及十年，猶未獲見孫刻，今乃先見孫氏簽校底本，更亟求其刻本，海外竟無其書，只有徒喚奈何而已。再回憶十餘年前，余在北京圖書館輯《孫淵如外集》，曾據巾箱本《岱南閣叢書》錄入淵如序文，彼時未見燉煌殘卷，不知再欲重覩其書，如是其難也。今閱舊輯，誤以呂才序之首葉，接孫序之末葉，蓋因該本序葉有倒誤，余當時未能辨也。附識於此，俟將來改正。張菊生先生跋影印本引孫序云：「爲吳門余蕭客影抄宋槧本，前有呂才序，稱五卷，疑非唐時編次。唐陸淳有《刪東皋子集序》，此或其所刪。」孫氏所疑，正與鄙見相合，余已於《巴黎燉煌殘卷敘錄》中證明之。菊生先生跋云：「是本呂序明言輯成三卷，並無五卷之說。」又云：「《唐書・藝文志》、晁、陳二志均作五卷，是當時必有兩本。」未能辯明清常寫本三卷爲五卷之誤，是於其原委，尚未能徹底明了。此本有淵如題記並迻錄余蕭客跋，今並迻錄如後。蓋淵如自獲此本，校文補佚，又更十餘年始付梓。今閱此簽校原本，而能知刻本之足貴也。卷內有：

「臣星衍印」印記。卷末有：「乙丑閏四月晦洹上袁克文讀過」一行。集爲北宋槧本，吳松岩影抄。余以注先君蘇黃《滄海集》，託再從弟仁山轉借得之。順遊吾子再請影寫，以四日有半而畢，然吳本尚有脫誤，當求元本及別本正之，良不易得，如何？乙未初秋，蕭客。伯淵錄。《東皋子》三卷，後有余氏蕭客跋，稱從北宋本錄出。《讀書敏求記》云，今世罕傳。清常道人從金陵焦太史本錄出，亦即此三卷也。星衍又記。《書錄解題》作五卷，云陸淳有後序，今未見。

藝文

王度《古鏡記》 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采不俗，更邀入室，而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邪？」勣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勣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嘗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嘆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烟熏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略】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游山水，以爲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嘗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勣。勣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勣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勣將抗志雲路，棲蹤烟霞，欲兄以此爲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勣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眞寶物也。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岩，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二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闊，白鬚，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久，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矮者化爲龜，胡者化爲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即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即池水出黑雲、大雹，浸堤壞阜。』勣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細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蛇形龍角，嘴尖，狀如鱘魚，動而有光，在于泥水，困而不能遠去。勣謂蛟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爲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勣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勣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床下，有大雄鷄，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鷄也。遊江南，將渡廣陵揚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勣攜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遂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躋攝山，趨芳嶺，或攀絕頂，或入深洞，逢其群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勣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龜鼈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卻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游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咒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更言豐城縣倉督李敬愼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效。勣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勣因過之。丹命祇承人指勣停處。勣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愼家居止。』丹遽命敬爲主，禮勣。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即靚妝衒服。黃昏後，即歸所居閣子，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妝梳，即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勣謂敬曰：『引示閣

子之處。」其閣東有窗。恐其門閉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窗櫺四條，卻以物支拄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勣曰：「妝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勣拔窗櫺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長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色白，並于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眞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迹，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山處士蘇寘，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衛，幸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即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即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勣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勣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

周紫芝《代王無功祭杜康并叙》　唐王無功性嗜酒，日爲醉鄉之游，蓋得酒中三昧者，既作《五斗先生傳》，又撰《醉鄉記》。至於爲杜康立祠，歲時祀之，獨無文以告其神，豈固無有耶，抑亦有之而史失其傳邪？乃爲代作此篇，以見績之有得於酒蓋如此云。唐大樂丞王績，謹以清酌嘉羞之奠，敬祭於故杜公先生之祠。皇天降命，以惠斯民。授以美祿，俾全其眞。猗嗟先生，維天是因。實肇茲始，俾飲其醇。取彼秬秠，雜以芳辛。曾不崇朝，黃流在樽。貽法於前，萬古是尊。逸士飲流，是爲高人。糟邱卜築，醉鄉策勳。麴生侍坐，歡伯叩閽。相視而笑，其樂忻忻。我有嘉趣，或謂彼昏。尚友千載，茂世伯倫。皆受公賜，同師共門。爲公作祠，祀以鷄豚。祭以報本，唯舌是聞。酌言醻之，侑以斯文。尚饗。

雜録

陸淳《删東皋子集序》　淳聞於師曰：秉仁義，立好惡，方之內者也；等是非，遺物我，方之外者也；冥內而游外，聖人也。聖人吾不得見之矣，方內者時有焉。其惟方外之徒，莫得而測也。豈踐迹之道易，忘言之理難邪？將羣於人而內自得邪？何乃莊叟之後，綿歷千祀，幾於是道者，余得之王君焉。心與物冥，德不外蕩，隨變而適，即分而安。忘所居而迹不害教，遺其累而道不絕俗。故有陶公之去職，言不怨時，有阮氏之放情，行不忤物。曠哉淵乎，眞可謂樂天之君子者矣。生於隋季，人莫之知，故其遺文高迹不顯。余每覽其集，想見其人，恨不同時，得爲忘形之友。故祛彼有爲之詞，全其解懸之志。庶乎死而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爾。其祖宗之由，出處之行，前序備矣，此不復云。

蘇軾《書東皋子傳後》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皋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静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皋子矣。然東皋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皋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唐才子傳・王績》　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文中子通之弟也。年十五，游長安，謁楊素，一坐服其英敏，目爲「神仙童子」。【略】不樂在朝，辭疾。復授揚州六合縣丞。以嗜酒妨政，時天下亦亂，遂托病風，輕舟夜遁。嘆曰：「網羅在天，吾將安之？」乃還故鄉。至唐武德中，詔徵以前官待詔門下省。績弟靜謂績曰：「待詔可樂否？」曰：「待詔俸薄，況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耳。」待詔江國公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特判日給一斗。時人呼爲「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歸。河渚間有仲長先生，

亦隱士也。無妻子。績愛其眞，遂相近結廬，日與對酌。居有奴婢數人，多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莊》、《老》置牀頭，無他用心也。自號東皋子。雖刺史謁見，皆不答。終於家。性簡傲，好飲酒，能盡五斗，自著《五斗先生傳》。彈琴爲詩著文，高情勝氣，獨步當時。撰《酒經》一卷，《酒譜》一卷。李淳風見之曰：「君酒家南、董也。」及詩、賦等傳世。論曰：唐興，迨季葉，治日少而亂日多，雖草衣帶索，罕得安居。當其時，遠釣弋者不走山而逃海，斯得而隱者矣。自王君以下，幽人間出；皆遠騰長往之士，危行言遜，重撥禍機，糠穅軒冕，掛冠引退，往往見之，躍身炎冷之途，標華黃綺之列。雖或累聘丘園，勉加冠佩，適足以速藏于藪澤耳。然猶有不能逃白刃，死非命焉。夫迹晦名彰，風高塵絕，豈不以有翰墨之妙，《騷》、《雅》之奇美哉？文章爲「不朽之盛事」也。耻不爲堯舜民，學者之所同志。致君于三五，懦夫尚知勇爲。今則捨聲利而向山栖，鹿冠烏几，便于錦綉之服；柴車茅舍，安于丹甍之廈；藜羹不糝，甘于五鼎之味；素琴濁酒，和于醇飴之奉；樵青山，漁白水，足于佩金魚而紆紫綬也。時有不同也，事有不侔也。向子平曰：「吾故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第未知死何如生！」此達人之言也。《易》曰：「遁之時義大哉。」

《唐音癸籤・談叢五》　唐詩人名誤者，王績，《藝文志》誤作「勣」，《紀事》又誤以爲有此兩人，皆非是。

《藝苑卮言》卷七　少陵句云：「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頗無關涉，爲韵所強耳，後世不解事人翻以爲法。至於北地所謂「鄭縣騎驢，無功行縣」，行縣、騎驢既非實事，王績、鄭縣又否通人，生俗無謂，大可戒也。近體謝茂秦大有此病，蓋不學之故。

曹荃《曹刻東皋子集序》　往余讀王先生《醉鄉記》，訝其言誕漫不經，意其人必頹然自放者。比卒讀《東皋集》，始知先生蓋褒然有道君子哉。先生生濁亂之季，猶瓶居井眉，危而易墮。故三仕三已，卒遁之乎昏昏默默之鄉，以自釋其攸攸恤恤之慮。兀然而醉，於神無攖，豁然而醒，於物不迕。當與薄游取容者異日道也。即世有慕曠達，咨博通，折簡相招，先生悉固謝不敏。此可以知醉鄉深意矣。夫知世之不可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先生廟事杜康，乞太樂丞以就焦革。其遠心曠度，已自不可一世，矧植杖東皋，有田可秔，足了一生麴蘗事；結廬河側，有琴可鼓，足與漁歌樵唱，響答於山水間；卜鄰痞叟，有酒相樂，而口不挂是非。先生之事，不既濟矣乎？不知其人視其事，殆簡而率，肆而恭。繇繇與與，暢其酒德文心。先生眞有道君子哉。進而求之，其栗里賢人之伯仲乎？至今誦其詩，如吸風飲露，疏快宜人。讀其書，恍置身羲皇上，令人作盱睢想。以語於竹林諸君子，縱意所如，越禮喪則，則應拜先生下風矣。

黃汝亨《黃刻東皋子集序》　東皋子放逸物表，游息道內。師老、莊，友劉、阮。其酒德詩妙，魏、晉以來，罕有儔匹。行藏生死之際，澹遠眞素，絕類陶徵君。爲文中子弟，無標置名教之迹；而意誼不拂，亦無於陵仲子辟離之譏。昔巢由挂瓢於堯代，曾點希瑟于孔席，東皋似之矣。焦弱侯先生每向余言：《東皋子集》宜與《陶淵明集》幷傳。顧陶集已有善本，而是集獨缺，先生乃出以授予。與予友高孩之相賞莫逆。予乃轉授鮑生元則繕刻之。吾輩凈眼讀一過，甚爲爽然，勝讀《鵩鳥賦》遠矣。

高出《黃刻東皋子集敘》　文中子講道河汾，擬於洙泗，斷斷如也。或問無功，文中子譏其棄世不與也，而無功作《北山賦》及他所論著與馮子華輩諸書，感述其兄之德業。而自以俗外相待，義合名教，情寄玄遠，又與晉人之厭棄禮法，疾世若仇者不同。醉鄉氏之境，令覽者神游焉，尚可以糟粕乎一切殆無乎？古之所謂至人與！詩文喻旨目前，高寄象外，閑適自得，興遠理微，是亦德言之至也。集久不傳，余受自焦先生。先生亦之龍門，而顧深好無功，斯亦喟然之與千古同契焉者乎。余以質之貞父先生，遂木以傳。貞父曠懷逸氣，故爲似之。而余家海上，亦名北山。讀其賦，飄然有凌雲之想。余兩人視東皋子，雖出處之迹不必擬，亦各其時也。要之，尚友寧易地，不然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東皋子集三卷》　績字無功，太原祁人。隋大業中，授秘書省正字，出爲六合丞。歸隱北山東皋，自號東皋子。唐初，以前官待詔門下，復求爲太樂丞，後乃解官歸里。是身事兩朝，皆以仕途不達，乃退而放浪於山林。《新唐書》列之《隱逸傳》，所未喻也。然績爲王通之弟，而志趣高雅，不隨通聚徒講學，獻策干進，其人品亦不可及矣。

《十七史商榷・王績絳州龍門人》　寫本王績《東皋子集》三卷。河東呂才君英序。《舊書・隱逸傳》於《績傳》即采此《序》爲之，但《序》云：太原祁人。而《隱逸傳》則云絳州龍門人，《新・隱逸傳》同。《序》但追溯

其上世之族望言之，《傳》則據其身實籍言之。《舊・地志》：河東道河中府龍門縣，貞觀十七年屬絳州，是也。《傳》末云：兄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今文中子《中說》第一卷《王道篇》，子曰：「吾家銅川六世矣。」阮逸注云「上黨有銅隄縣」，又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中說》未可盡信，所言鄉里，雖與絳州龍門相近，卻非一地。《序》云：與李播、陳永、呂才爲莫逆交。《傳》刪去陳永，非。

朱仲晦

《答王無功思故園見鄉人問》 王績《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旅泊多年歲，老去不知迴。忽逢門前客，道發故鄉來。斂眉俱握手，破涕共銜杯。殷勤訪朋舊，屈曲問童孩。衰宗多弟姪，若箇賞池臺。舊園今在否，新樹也應栽。柳行疏密布，茅齋寬窄裁。經移何處竹，別種幾株梅。渠當無絕水，石計總生苔。院果誰先熟，林花那後開。羈心祇欲問，爲報不須猜。行當驅下澤，去剪故園萊。《唐詩歸》卷一：鍾惺云：此人不凡。因思古人雖居村僻，皆有此等素友作鄉人，居鄉無此，非塵雜則寂寞矣。爲之永慨！譚元春云：較無功問詩，更有力、有情。「子問我所知，我對子應識」，譚元春云：眞相知，交情不同。「獨子園最古」，鍾惺云：此句答得不同。「柳行隨堤勢，茅齋看地形」，鍾惺云：營園妙手。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題既新奇，又能造奇。又：「語罷相歎息，浩然起深情」，「語罷」二句可刪。（按：據今人所考，此詩爲宋代朱熹所作，朱熹一字仲晦。後人誤爲唐人）

劉孝孫

論述

褚亮《十八學士讚》 劉君直道，存交守信。雅度難追，清文遠振。

《早發成皋望河》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卷一：程元初曰：此詩望河流而懷古，歎逝者之無窮。緬懷聖主，寄思寮屬。辭致多風，雅澹純正，一洗綺麗舊習矣。

傳記

《舊唐書・褚亮傳附劉孝孫》 劉孝孫者，荆州人也。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弱冠知名，與當時辭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抱、庾自直、劉斌等登臨山水，結爲文會。大業末，沒于王世充，世充弟僞杞王辯引爲行臺郎中。洛陽平，辯面縛歸國，衆皆離散，孝孫猶攀援號慟，追送遠郊，時人義之。武德初，歷虞州錄事參軍，太宗召爲秦府學士。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嘗採歷代文集，爲王撰《古今類序詩苑》四十卷。十五年，遷本府諮議參軍。尋遷太子洗馬，未拜卒。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劉孝孫集》三十卷。

又 《古今類序詩苑》三十卷，劉孝孫撰。

又 《七曜雜術》二卷，劉孝孫撰。

又《事始》三卷，劉孝孫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　劉孝孫《二儀實錄》一卷。

又《藝文志四》　《劉孝孫集》三十卷。

又　劉孝孫《古今類聚詩苑》三十卷。

《崇文總目》卷三　《事始》三卷。侗按：《舊唐書》、《讀書志》并作劉孝孫撰。《唐志》：劉孝孫、房德懋同撰。《遂初堂書目》有劉存、劉馮二書。《書錄解題》、《宋志》并劉存撰。今本一卷，不著名氏。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　劉孝孫《毛詩正論》十卷。輝按：《宋志》同。

又卷二　劉孝孫《小書》二卷（闕）。

《通志・藝文略》　《劉孝孫集》三十卷。

又　《古今類聚詩苑》三十卷，劉孝孫集。

《郡齋讀書志・雜家類・事始三卷》　右唐劉孝孫等撰。太宗命諸王府官，以事名類推原初始，凡二十六門，以教始學諸王云。

《初盛唐詩紀》卷五　劉孝孫【略】《藝文志》云撰《古今詩苑》三十卷，與房德懋等同著《事始》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孝孫集》三十卷。

又　《古今類聚詩苑》三十卷，劉孝孫集。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　《事始》三卷，劉孝孫。

鄭世翼

《舊唐書・文苑傳上・鄭世翼》　鄭世翼，鄭州滎陽人也，世爲著姓。祖敬德，周儀同大將軍。父機，司武中士。世翼弱冠有盛名，武德中，歷萬年丞、揚州錄事參軍。數以言辭忤物，稱爲輕薄。時崔信明自謂文章獨步，多所凌轢，世翼遇諸江中，謂之曰：「嘗聞『楓落吳江冷。』」信明欣然示百餘篇。世翼覽之未終，曰：「所見不如所聞。」投之於江，信明不能對，擁楫而去。世翼貞觀中坐怨謗，配流巂州卒。文集多遺失，撰《交遊傳》，頗行於時。

《舊唐書・經籍志上》　《交游傳》二卷，鄭世翼撰。

又《經籍志下》　《鄭代翼集》八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鄭世翼集》八卷。

又《藝文志二》　鄭世翼《交游傳》二卷。

《通志・藝文略》　《鄭世翼集》八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鄭世翼集》八卷。

謝偃

《踏歌詞》三　《升菴詩話・寶袜腰綵》：袜，女人脇衣也。【略】或謂起自楊妃，出于小說僞書，不可信也。崔豹《古今注》謂之腰綵，注引《左傳》「袒服」，謂日日近身衣也。是春秋之世已有之，豈始于唐乎？謝偃詩：「細風吹寶袜，輕露濕紅紗。」

《舊唐書・文苑傳上・謝偃》　謝偃，衛縣人也，本姓直勒氏。祖孝政，北齊散騎常侍，改姓謝氏。偃仕隋爲散從正員郎。貞觀初，應詔對策及第，歷高陵主簿。十一年，駕幸東都，穀、洛泛溢洛陽宮，詔求直諫之士。偃上封事，極言得失，太宗稱善，引爲弘文館直學士，拜魏王府功曹。偃嘗爲《塵》、《影》二賦，甚工。太宗聞而召見，自制賦序，言「區宇乂安，功德茂盛」。令其爲賦，偃奉詔撰成，名曰《述聖賦》，賜綵數十匹。偃又獻《惟皇誡德賦》以申諷。【略】時李百藥工爲五言詩，而偃善作賦，時人稱爲李詩謝賦焉。十七年，府廢，出爲湘潭令，卒。文集十卷。

《新唐書・文藝傳上・謝偃》　嘗爲《塵》、《影賦》二篇，帝美其文，召見，欲偃作賦。先爲序一篇，頗言天下乂安、功德茂盛意，授偃使賦。偃緣帝指，名篇曰《述聖》，帝悅，賜帛數十。初，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擢大理丞。偃又獻《惟皇誡德賦》，其序大略言：「治忘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然。桀以瑤臺爲麗，而不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爲華，而不知牧野之敗。是以

聖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己所以尊，巡府庫則思今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輔佐之始，見名將則思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何患乎不化哉？且行之堯、舜，暮失之桀、紂，豈異人哉？」其賦蓋規帝成功而自處至難云。又撰《玉諜眞紀》以勸封禪。

《舊唐書・經籍志下》　《謝偃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　謝偃《英公故事》四卷。

又《藝文志四》　《謝偃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　《謝偃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謝偃集》十卷。

張蘊古

《容齋五筆・張蘊古大寶箴》　唐太宗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凡六百餘言，遂擢大理丞。《新唐史》附其姓名於《文藝・謝偃傳》末，又不載此文，但云「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而已。《資治通鑑》僅載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沒沒而暗，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然此外尚多規正之語，如曰：「惟辟作福，爲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有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慢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沒沒而暗，勿察察而明。」「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天下爲公，一人有慶。」其文大抵不凡，既不爲史所書，故學者亦罕傳誦。蘊古爲丞四年，以無罪受戮，太宗尋悔之，乃有覆奏之旨，傳亦不書，而以爲坐事誅，皆失之矣。《舊唐書》全載此箴，仍專立傳，不知宋景文何爲削之也？

《大寶箴》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炳炳琅琅，如觀禮樂之器。

《舊唐書・文苑傳上・張蘊古》　張蘊古，相州洹水人也。性聰敏，博涉書傳，善綴文，能背碑覆局，尤曉時務，爲州閭所稱。自幽州總管府記室直中書省。太宗初即位，上《大寶箴》以諷，其詞曰：【略】。太宗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初，河內人李好德，素有風疾，而語涉妄妖。蘊古究其獄，稱好德癲病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家住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爲其刺史，情在阿縱，奏事不實。太宗大怒，曰：「小子乃敢亂吾法耶！」令斬於東市。太宗尋悔，因發制，凡決死者，命所司五覆奏，自蘊古始也。

《新唐書・文藝傳上・張蘊古》　蘊古，洹水人。敏書傳，曉世務，文擅當時。後坐事誅。

杜之松

王績《答刺史杜之松書》　月日，博士陳龕至，奉處分，借《家禮》，並帙封送至，請領也。又承欲相召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豈明公前眷或徙？與下走相知，不然也。走意疏體放，性有由然。棄俗遺名，與日已久。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惟以煙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玄，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唯憂句盡。帷天席地，友月交風。新年則柏葉爲樽，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攜壺，直與同志者爲羣，不知老

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屨，修束精神，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座，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亦將恐芻狗貽夢，櫟社見嘲。去矣君侯，無落吾事。王君白。

又《重答杜使君書》 月日。佐史楊方至，奉報書，兼枉別帖，垂問《家禮·喪服新義》五道。度情振理，探幽洞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析。但先人遺旨，頗曾恭習。雖困於荒晏，猶憶於異聞，謹因還使，條申如左：夫三年之喪，情禮之極。有正有義，因事之作也。正喪之縗，三升而已。至於義服，加其半焉。豈非義有離合之理，情無遷奪之法？然親尊罔極，冠綬可均，切至或殊，縗加其半，微以見志，有何怪焉？至如父爲長子獨施斬服，蓋以所承者重，情寄特深，非唯親親，且尊尊也。至於庶子，已不承尊，雖有長子，無預祖禰，不爲服斬，義亦可知。但古之君臣，有國有家，相承繼體，血祀長存。大宗小宗，較然有別。繼祖繼禰，由茲可推。故曰：天子不絕國，諸侯不絕家。貴人之宗也，故別子爲祖，父繼之，爲大宗，百代不遷之宗也。己父爲禰，兄繼之，爲小宗，此四代則遷之宗。丞百代之重，且得不爲其長子斬乎？爲四宗之祖，亦且得不爲其長子斬乎？唯繼禰之弟，無預祖禰，庶子之義，施此而已。自秦、漢以來，家國道廢，雖有其禮，將安所行？逮乎晉末，中原大亂。國內至親，尚不相保，祖禰之序，知何以明？故僕先君獻公，因事起義，欲使無逆於古，且令可行於今。以爲今之分爵，頗存古號，雖無其實，尚有其名。故以始受封者，猶古之諸侯。諸侯之庶子，即古之別子也。別子之庶子，即古之小宗也。雖國破家亡，朝遷市變，譜諜存錄，宗次可推，咸可一依古禮，行之私室。至如冗冗耕者，悠悠黔首，族姓猶不能自辨，何暇及於宗庶之事乎？此古之先王所以不下禮於庶人也。有何不可，而乃疑乎？至若夫妻之道，誠爲義合。而家道之睦，斯爲首焉。故《傳》曰：「妻，至親也。」一體之名，均於天性。故妻之於夫也，其服曰斬，蓋移於父母之重焉。夫之於妻也，期而有杖，則踰於兄弟之功焉。前賢往達，曾無異議。故曰：「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如至失禮而出，違妻之道。終喪而嫁，棄婦之義也。違道棄義，又何述焉？苟全道義，則天親也。天親之服，有何異乎？列之正服，斯爲當矣。此先君獻公探記傳之旨，大明後來之失，敦人倫之源，穆伉儷之道也，夫何痛哉！明公又云：君臣、夫妻，俱以義合。而妻爲正服，臣爲義服，則君臣之際，不如夫婦之情乎？斯不然矣。何者？夫禮有以情作者，父子、夫婦之類是也。有以義作者，君臣、夫妾之類是也。情義之極，俱終於斬，此其無昇降明矣。但禮之爲用，緣情以至理，因內以及外。情者，人之深心，愚智之所共也，孰有愚者而忘其妻子乎？理者，人之大節，凡聖之所異也，孰有凡主而忘其臣妾焉？故情者，正也，此妻子所以荷深心而報夫父以正服也。理者，義也，此臣妾所以存大節而申君主以義服也。故夫正義之作，殊情而共禮也。孰謂君臣之義而謝夫婦之情乎？孰謂夫婦之情而厚君臣之義乎？古之君子，常度情以處，斷義而行矣。義可奪情，衛石碏不能存其子；情不害義，宮之奇得以其族行。故曰：情義殊也，情義均也。故情義之服，有正焉，有義焉。正義之禮，無厚焉，無薄焉。此妻爲正服，所以無害於君臣。臣爲義服，所以不傷於夫婦。有倫有要，夫何稽疑？至如三殤之服，《禮》有明文。鄭與王、杜，各申本見。由茲紛雜，後莫能定。然詳諸記義，王、杜爲長。某昔在隋末，又嘗見諸賢講論此矣。近者家兄御史，亦編諸賢之論，繼諸對問，今錄此篇附往，幸詳之也。至如衆子服期，其妻小功。兄弟之子，猶子也，其服亦期。先儒以爲其妻亦小功，惟王肅以爲喪服之例，旁尊皆報。明公以爲重於子妻之服，失禮之差，此則袁準之義也。夫禮雖緣情，亦爲義屈。故有從無服而有服者，亦何嫌乎兄弟之子婦越己子之妻乎？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致之，故不嫌於與己子同服矣！旁尊不敢以厭降，蓋避正尊而自報也，故不嫌於越己子之妻矣。輕陳末學，豈能詳究。又於楊方奉□處分，借王儉《禮論》。門庭所蓄，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任，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塵大雅君子之視聽也。尋問儻獲，當遣祇送。王績白。

《元和姓纂·姥韵》 杜氏：公瞻，隋著作郎，生之松、之亮、之元。之松，唐許州刺史。

《唐詩紀事·杜之松》 之松，貞觀中爲河中刺史。答王績書云：「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躅。豈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爲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眞高士，何謂狂生。僕憑藉國恩，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祇尋，誠恐燉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鐘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遂攬

轡也。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既知尊，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侯之膝，恭師子夏。雖齊桓德薄，五行無疑；范睢夸人，一來何損。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閨庭之要訓也。」

《新唐書・蕭銑傳》　初，銑放兵，止留宿衛數千人，及倉卒追集，江、嶺回遠，未及赴。孝恭布長圍守之，數日，破其水城，取樓船數千。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詣靖降。

《新唐書・隱逸傳・王績》　著《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邪？」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酺。

《舊唐書・經籍志下》　《杜之松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杜之松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　《杜之松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杜之松集》十卷。

任希古

《和七月七日臨昆明池》　《升菴詩話》卷四《任希古和七月七日臨昆明池》：此詩工致嚴密，杜詩「石鯨鱗甲」之句實祖之，結句尤工。

《新唐書・孝友傳・任敬臣》　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十六，刺史崔樞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遯去。又三年卒業，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殞絕，繼母曰：「而不勝喪，謂孝可乎？」敬臣更進饘粥。服除，遷祕書郎。休沐，闔門誦書。監虞世南器其人，歲終，書上考，固辭。召爲弘文館學士，俄授越王府西閤祭酒。當代，王再表留，進朝請郎。舉制科，擢許王文學。復爲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舊唐書・經籍志下》　《任希古集》五卷。

又《經籍志上》　《周易》又十卷，任希古注。

又　《越王孝經新義》十卷，任希古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任希古集》十卷。

又《藝文志一》　任希古注《周易》十卷。

又　任希古《越王孝經新義》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　《任希古文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　《任希古集》十卷。

《遂初堂書目》　《任希古集》。

《宋史・藝文志七》　《任敬臣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任希古集》十卷。

《全唐詩未備書目》　《任希古文集》十卷。

劉行敏

《太平廣記》卷二五四引《啓顏錄》　唐有人姓崔，飲酒歸犯夜，被武侯執縛，五更初，猶未解。長安令劉行敏，鼓聲動向朝，至街首逢之，始與解縛。因詠之曰：「崔生犯夜行，武侯正嚴更。幞頭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杖迹胸前出，繩文腕後生。愁人不惜夜，隨意曉參橫。」武陵公楊文瓘任戶部侍郎，以能飲，令宴蕃客渾王，遂錯與延陀兒宴。行敏詠曰：「武陵敬愛客，終宴不知疲。遣共渾王飲，錯宴延陀兒。始被鴻臚識，終蒙御史知。精神既如此，長歎傷何爲？」李叔愼、賀蘭僧伽，面甚黑。杜善賢爲長安令，亦黑。行敏詠之曰：「叔愼騎烏馬，僧伽把漆弓。喚取長安令，共獵北山熊。」

張文琮

陳子昂《唐故袁州參軍李府君妻張氏墓志銘》　父某，唐戶部侍郎、復

亳建三州刺史。尙書北斗，始贊於南宮；方岳專城，終榮於獨坐。夫人即刺史之第若干女也。

《舊唐書・張文瓘傳》　兄文琮，貞觀中爲持書侍御史。三遷亳州刺史，爲政清簡，百姓安之。永徽初，表獻《太宗文皇帝頌》，優制褒美，賜絹百匹，徵拜戶部侍郎。從母弟房遺愛以罪貶授房州刺史，文琮作詩祖餞；及遺愛誅，坐是出爲建州刺史。州境素尙淫祀，不修社稷，文琮下教書曰：「春秋二社，蓋本爲農，惟獨此州，廢而不立。禮典既闕，風俗何觀？近年已來，田多不熟，抑不祭先農所致乎！神在於敬，何以邀福？」於是示其節限條制，百姓欣而行之。尋卒。文集二十卷。

《新唐書・張文琮傳》　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貞觀中，爲治書侍御史，遷亳州刺史。永徽初，獻《文皇帝頌》，優制褒美，拜戶部侍郎。坐房遺愛從母弟，出爲建州刺史。州尙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曰：「春秋二社本于農，今此州廢不立，尙何觀？比歲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神在于敬，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祀場，民悅從之。卒于官。

《唐詩紀事・張文琮》　文琮，高宗宰相文瓘弟也，貝州人。好自寫書，貞觀中，爲治書侍御史。永徽中，拜戶部侍郎，出爲建州刺史，卒。

《舊唐書・張文琮傳》　文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張文琮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　《張文琮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文琮集》二十卷。

薛收

論述

《舊唐書・薛收傳》　太宗專任征伐，檄書露布，多出於收，言辭敏速，還同宿構，馬上即成，曾無點竄。

又　太宗初授天策上將，尙書令，命收與世南並作第一讓表，竟用收者。太宗曾侍高祖遊後園中，獲白魚，命收爲獻表，收援筆立就，不復停思，時人推其二表贍而速。

《白牛溪賦》　王績《答處士馮子華書》：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眞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常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淸溪諸賢共詳之也。《藝概・賦概》：王無功謂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眞不可言」，余謂賦之足當此評者，蓋不多有，前此其惟小山《招隱士》乎？

傳記

《舊唐書・薛收傳》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事繼從父孺以孝聞。年十二，解屬文。以父在隋非命，乃潔志不仕。大業末，郡舉秀才，固辭不應。義旗起，遁於首陽山，將協義舉。蒲州通守堯君素潛知收謀，乃遣人迎收所生母王氏置城內，收乃還城。後君素將應王世充，收遂踰城歸國。秦府記室房玄齡薦之於太宗，即日召見，問以經略，收辯對縱橫，皆合旨要。授秦府主簿，判陝東道大行臺金部郎中。【略】太宗討王世充也，竇建德率兵來拒，諸將皆以爲宜且退軍，以觀賊形勢。收獨建策曰：「世充據有東都，府庫填積，其兵皆是江淮精銳，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爲我所持，求戰不可。建德親總軍旅，來拒我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奮決。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糧以相資給，則伊、洛之間戰鬬不已。今宜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即世充欲戰，愼勿出兵。大王親率猛銳，先據成皐之險，訓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克。建德即破，世充自下矣。不過兩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若退兵自守，計之下也。」太宗納之，卒擒建德。東都平，太宗入觀隋氏宮室，嗟後主罄人力以逞奢侈。收進曰：「竊聞峻宇雕牆，殷辛以滅；土階茅棟，唐堯以昌。秦

帝增阿房之飾，漢后罷露臺之費，故漢祚延而秦禍速，自古如此。後主曾不能察，以萬乘之尊，困一夫之手，使土崩瓦解，取譏後代，以奢虐所致也。」

太宗悅其對。及軍還，授天策府記室參軍。【略】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武德六年，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與房玄齡、杜如晦特蒙殊禮，受心腹之寄。又嘗上書諫獵，太宗手詔曰：「覽讀所陳，實悟心膽，今日成我，卿之力也。明珠兼乘，豈比來言，當以誠心，書何能盡。今賜卿黃金四十鋌，以酬雅意。」七年，寢疾，太宗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尋命輿疾詣府，太宗親以衣袂撫收，論叙生平，潸然流涕。尋卒，年三十三。太宗親自臨哭，哀慟左右。與收從父兄子元敬書曰：「吾與卿叔共事，或軍旅多務，或文詠從容，何嘗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比雖疾苦，日冀痊除，何期一朝，忽成萬古！追尋痛惋，彌用傷懷。且聞其兒子幼小，家徒壁立，未知何處安置？宜加安撫，以慰吾懷。」因使人弔祭，贈物三百段。及後，遍圖學士等形像，太宗歎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圖其像。」及登極，顧謂房玄齡曰：「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又嘗夢收如平生，又敕有司特賜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定州刺史。永徽六年，又贈太常卿，陪葬昭陵。文集十卷。【略】史臣曰：唐德勃興，英儒間出，佐命協力，實有其人。薛收左右厥猷，經謀雅道，不幸短命，殲我良士。上言「恨不圖形，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才可知矣。

紀事

《唐詩紀事・薛收》 收，字伯褒，蒲州人。善屬文，爲秦王府主簿、陝東大行臺金部郎中。武德七年卒。太宗即位，語玄齡曰：「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收與弟德音、元敬齊名，號河東三鳳。收爲長雛，德音爲鸞，元敬年最少，爲鵷雛。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薛收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薛收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 《薛收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薛收集》十卷。

雜録

《隋唐嘉話》卷上 隋司隸薛道衡子收，以文學爲秦王府記室，早亡，太宗追悼之，謂梁公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

《大唐新語・舉賢》 薛收，隋吏部侍郎道衡之子，聰明博學。秦府初開，爲記室參軍。未幾卒，太宗深追悼之，後謂房玄齡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以中書令處之。」

《太平廣記》卷一七四引《譚賓録》 唐薛收在秦府，檄書露布多出於收，占辭敏速，皆同宿搆，馬上即成，曾無點竄。

又卷一六九引《譚賓録》 唐薛收與從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與元敬俱爲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陳獻章《認真子詩集序》 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

許敬宗

論述

綜論

褚亮《**十八學士讚**》　槐市騰聲，蘭宮游道。抑揚辭令，縱橫才藻。

盧照鄰《**南陽公集序**》　貞觀年中，太宗外厭兵革，垂衣裳於萬國，舞干戚於兩階，留思政塗，內興文事。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來、褚之輩以材術顯。咸能起自布衣，蔚爲卿相，雍容侍從，朝夕獻納。我之得人，於斯爲盛。【略】許生章奏翩翩，談之未易。

《**舊唐書・許敬宗傳**》　太宗大破遼賊於駐蹕山，敬宗立於馬前，受旨草詔書，詞彩甚麗，深見嗟賞。

徐獻忠《**唐詩品**》　許君仕道卑卑，心無儻正。如《安德山池宴集》云：「宴遊窮至樂，談笑皆良辰。」如《春日望海》云：「驚濤含蜃闕，駭浪掩晨光。」命意無淺，詞亦波蕩，並非頌聲。乃其偉才挺出，髫年馳譽詞林，雄長並列其左，遭遇文皇之好，遂掌絲綸。今所傳錄，總非門戶。至如「鵲度林光起，凫沒水文圓」，又「波擁羣凫至，秋飄朔雁歸」，並存風格，可稱作者。

歸有光《**隆慶元年浙江程策第四道**》　自唐武德間，房玄齡、許敬宗、敬播等相與立編年之體，而實錄之名自此始。

《**詩學淵源**》**卷八**　初唐詩【略】考其聲調、句法，略變陳隋之規，猶未入唐人之律也。其最普通而易曉者，如許敬宗《送來濟應制》及《七夕》詩平仄，在上句者則與上句爲偶，在下句者與下句爲偶。如「興言共傷千里（仄）道，俯迹（仄）聊示五情同」、「良哉既深留帝（仄）念（此句平仄與「興言共傷」句不差一字），沃化（仄）方有替天聰（此句平仄與「俯迹」句同），可按也。而五言則以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爲句，幾通篇如此。或有上句用仄仄平平仄，下句用仄仄仄平平者，自始至終，章法不異。至與仄仄平平仄對照，絕無連用兩聯者。

分論

《**送劉散員同賦得陳思王詩山樹鬱蒼蒼**》　《詳注圈點詩學全書・論變體》：首二「山樹」，中四寫「鬱蒼蒼」，末二寫「送劉」。

《**擬江令於長安歸揚州九日賦**》　《四溟詩話》卷二：許敬宗《擬江令九日》三首，皆次韻，初唐殆不多見。《精選唐詩分類評釋繩尺》卷一：此與岑參《行軍九日》之作共是淒宛。

傳記

《**舊唐書・許敬宗傳**》　許敬宗，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子也。其先自高陽南渡，世仕江左。敬宗幼善屬文，舉秀才，授淮陽郡司法書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難，善心爲宇文化及所害，敬宗流轉投於李密，密以爲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同爲管記。武德初，赤牒擬漣州別駕。太宗聞其名，召補秦府學士。貞觀八年，累除著作郎，兼修國史，遷中書舍人。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絰。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馬。累遷給事中，兼修國史。十七年，以修《武德》、《貞觀實錄》成，封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檢校黃門侍郎。高宗在春宮，遷太子右庶子。十九年，太宗親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敬宗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中書令岑文本卒於行所，令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太宗大破遼賊於駐蹕山，敬宗立於馬前受旨草詔書，詞彩甚麗，深見嗟賞。【略】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嗣位，代于志寧爲禮部尚書。敬宗嫁女與蠻酋馮盎之子，多納金寶，爲有司所劾，左授鄭州刺史。永徽三年，入爲衛尉卿，加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六年，復拜禮部尚書。

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敬宗特贊成其計。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等並直言忤旨，敬宗與李義府潛加誣構，並流死於嶺外。顯慶元年，加太子賓客，尋冊拜侍中，監修國史。三年，進封郡公，尋贈其父善心爲冀州刺史。【略】其年，代李義府爲中書令，任遇之重，當朝莫比。龍朔二年，從新令改爲右相，加光祿大夫。三年，冊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並依舊監修國史。乾封初，以敬宗年老，不能行步，特令與司空李勣每朝日各乘小馬入禁門至內省。敬宗自掌知國史。記事阿曲。初，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爲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爲口實，敬宗深銜之，及爲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婚，乃爲九隴曲叙門閥，妄加功績，幷升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同卷。敬宗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爲妻，多得賂遺，及作寶琳父敬德傳，悉爲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賦》以賜長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白州人龐孝泰，蠻酋凡品，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寶貨，稱孝泰頻破賊徒，斬獲數萬，漢將驍健者，唯蘇定方與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隱惡如此。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然自貞觀已來，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晉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累璧》、《瑤山玉彩》、《姓氏錄》、《新禮》，皆總知其事，前後賞賚，不可勝紀。敬宗好色無度。其長子昂頗有才藻，歷位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嬖之，以爲繼室，假姓虞氏。昂素與通，烝之不絕。敬宗怒黜虞氏，加昂以不孝，奏請流于嶺外。顯慶中，表乞昂還，除虔化令，尋卒。咸亨元年，抗表乞骸骨，詔聽致仕，仍加特進，俸祿如舊。三年薨，年八十一。高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詔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文集八十卷。太常將定謚，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然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學《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黷貨。白圭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不勝其恥，與思古大相忿競，又稱思古與許氏先有嫌隙，請改謚官。太常博士王福畤議曰：「謚者，飾終之稱也，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使嫌隙是實，即合據法推繩；如其不虧直道，義不可奪，官不可侵，一二三其德，何以言禮？福畤忝當官守，匪躬之故。若順風阿意，背直從曲，更是甲令虛設，將謂禮院無人，何以激揚雅道，顧視同列！請依思古謚議爲定。」戶部尚書戴至德謂福畤曰：「高陽公任遇如此，何以定謚爲『繆』？」答曰：「昔晉司空何曾薨，太常博士秦秀謚爲繆醜公。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所以貶爲繆醜。況敬宗忠孝不逮於曾，飲食男女之累，有逾於何氏，而謚之爲『繆』，無負於許氏矣。」時有詔令尚書省五品已上重議，禮部尚書楊思敬議稱：「按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其議。彥伯，昂之子，起家著作郎。敬宗末年文筆，多令彥伯代作。又納婢妾讒言，奏流於嶺表，後遇赦得還，除太子舍人。早卒，有集十卷。【略】史臣曰：許高陽武德之際，已爲文皇入館之賓，垂三十年，位不過列曹尹，而馬周、劉洎起羈旅徒步，六七年間，皆登宰執。考其行實，則高陽之文學宏奧，周、洎無以過之，然而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高陽才優而行薄故也。及屬嗣君沖暗，嬖妾姦邪，阿附豺狼，窺圖權軸，人之兇險，一至於斯。仲尼所謂「雖有周公之才，不足觀也」。【略】贊曰：貞觀文士，高陽、河間。圖形學館，染翰書山。進身以筆，得位由姦。爲虎傅翼，即又胡顏。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上》　《高宗實錄》三十卷，許敬宗撰。

又　《文館詞林文人傳》一百卷，許敬宗撰。

又《經籍志下》　《許敬宗集》六十卷。

又　《累璧》四百卷，許敬宗撰。

又　《芳林要覽》三百卷，許敬宗撰。

又　《文館詞林》一千卷，許敬宗撰。

又　《麗正文苑》二十卷，許敬宗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許敬宗集》八十卷。

又　《文館詞林》一千卷，許敬宗、劉伯莊等撰。

又《藝文志二》　許敬宗《皇帝實錄》三十卷。

又　許敬宗《文館詞林文人傳》一百卷。

又《藝文志三》　許敬宗《瑤山玉彩》五百卷，孝敬皇帝令太子少師許敬宗、司議郎孟利貞【略】等撰。

又　《累璧》四百卷。

又　《目錄》四卷。許敬宗等撰，龍朔元年上。

又　《東殿新書》二百卷，許敬宗、李義府奉詔於武德內殿脩撰。其書自《史記》至《晉書》刪其繁辭。龍朔元年上，高宗製序。

《崇文總目》卷五　《許恭宗集》十卷。鑒按：《舊唐志》六十卷，《唐志》、《通志略》並八十卷。敬作恭，避翼祖諱。

又　《文館詞林彈事》四卷，許敬宗編。鑒按：《玉海》引《崇文目》同。

《通志・藝文略》　《許敬宗集》八十卷。

《郡齋讀書後志一》　《唐太宗實錄》四十卷。右唐許敬宗等撰。起即位，盡貞觀二十三年。初，貞觀十七年，房玄齡、許敬宗、敬播撰《今上實錄》，止十四年，成二十卷。永徽五年，無忌與史臣續十五年後，盡昭陵事，合四十卷。其後敬宗改定。

《宋史・藝文志七》　《許敬宗集》十卷。

又《藝文志八》　許恭宗《文館詞林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許敬宗《瑤山玉彩》五百卷。

又卷五　《許敬宗集》八十卷。

又　《文館詞林》一千卷，許敬宗撰。

《百川書志》卷一四　《許敬宗詩》一卷，著作郎杭州許敬宗著。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許敬宗詩》一卷。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卷二　《文館詞林》四卷，唐許敬宗等奉敕撰。【略】案：宋王溥《唐會要》云：顯慶三年十月二日，許敬宗修《文館詞林》一千卷，上之，與《唐書・藝文志》總集類卷帙合。《志》又云：崔元暐注《文館詞林策》二十卷，又《雜纂類》載《文館詞林文人傳》一百卷，《宋史・藝文志》載《文館詞林詩》一卷，《崇文總目》載《文館詞林彈事》四卷，皆全書中之一類。是編亦僅存六百六十二及六十四、六十八、九十五四卷，皆漢魏以來之詔令，日本人用活字版擺印者。《會要》又云：垂拱二年二月十四日，新羅王金政明遣使請唐禮幷雜文章，令所司寫吉凶要禮，幷于《文館詞林》內采其詞涉規戒者，勒成五十卷賜之，是當時頒賜屬國之本，原非足冊。此雖斷簡殘篇，而詔令則皆甚古，且全書之體例亦得其一斑矣。

雜錄

《隋唐嘉話》卷中　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競爲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不解思量。」帝聞，將罪之。

又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

又　許高陽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謚曰「繆」，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爲賢尊報讐，何爲反怒？」彥伯慚而止。

楊師道

論述

綜論

《新唐書・楊師道傳》　清警有才思。【略】善草隸，工詩，每與有名士燕集，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爲嫡諷嗟賞。後賜宴，帝曰：「聞公每酣賞，捉筆賦詩，如宿構者，試爲朕爲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

彭輅《與友人論詩》　虞世南、魏徵、楊師道等之在唐，引而漸入蒼古，

半爲子昂之先驅。彼以青黃黼黻爲六朝，金玉珠翠爲初唐者，誤矣。

《唐音癸籤・談叢四》　詩才遲速，天分有限。【略】必也捷成爲貴，楊師道之當筵立搆，王子安之覆被起書，【略】敏與工兼，才斯稱異爾。

分論

《初秋夜坐應詔》　《唐詩鏡》卷一：三、四修潔。《詳注圈點詩學全書・論變體》：上六寫「初秋夜坐」景，末二應詔。《唐詩箋註》卷一：律以玉琯候氣，每月應之。「涼初應」切「初秋」說，「金壺」即天河。「滄池」、「仙掌」皆禁中物，「水潔」、「露團」、「雁聲」、「樹影」，皆寫夜色。「爽氣」總收上文，「高吟」即應詔。

《奉和夏日晚景應詔》　《唐詩歸》卷一：「日落橫峰影，雲歸起夕涼」，鍾惺云：五字蒼秀深翠欲流。「雕軒動流吹，羽蓋息回塘」，鍾惺云：「息」字靜。「薙草生還綠，殘花落尚香」，鍾惺云：不敗興。《唐詩評選》卷三：靜善無淩雜，又：起二聯拗。又：流字拗。又：「日落」二字重用。

《還山宅》　《唐詩歸》卷一：鍾惺云：聲諧，氣暢，法嚴。全是盛唐矣。「芳草無行徑，空山正落花」，鍾惺云：語有眞氣，初盛轉關之際。「鳥散茅簷靜」，鍾惺云：王、孟矣。《唐詩鏡》卷一：幽澹似深山人語，三、四自然。《小清華園詩談》卷下：詩之自然成韻者，【略】楊師道之「芳草無行徑，空山正落花」。

傳記

《舊唐書・楊恭仁傳》　恭仁少弟師道，隋末自洛陽歸國，授上儀同，爲備身左右。尋尚桂陽公主，超拜吏部侍郎，累轉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十年，代魏徵爲侍中。性周愼謹密，未嘗漏洩內事，親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語。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其餘風，所庶幾也。」師道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文會之盛，當時莫比。雅善篇什，又工草隸，酣賞之際，援筆直書，有如宿構。太宗每見師道所製，必吟諷嗟賞之。十三年，轉中書令。太子承乾逆謀事洩，與長孫無忌、房玄齡同按其獄。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冀活之，由是獲譴，罷知機密。轉吏部尚書。師道貴家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練，所署用多非其才，而深抑貴勢及其親黨，以避嫌疑，時論譏之。太宗嘗從容謂侍臣曰：「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更事，緩急不可得力。」未幾，從征高麗，攝中書令。及軍還，有毀之者，稍貶爲工部尚書，尋轉太常卿。二十一年卒，贈吏部尚書、幷州都督，陪葬昭陵，賜東園祕器，幷爲立碑。

紀事

《唐詩紀事・楊師道》　字景猷。清警有才思。貞觀十年，拜侍中，參預朝政。後爲太常卿，每與文士宴，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爲擿諷嗟賞。後賜宴，帝曰：「聞公每酣賞，捉筆賦詩如宿成，試爲朕爲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楊師道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楊師道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　《楊師道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楊師道集》十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楊師道詩》一卷。

藝文

李百藥《安德山池宴集》　朝宰論思暇，高宴臨方塘。雲飛鳳臺管，風

動令君香。細草開金埒，流霞泛羽觴。虹橋分水態，鏡石引菱光。上才同振藻，小伎謬連章。懷陰自蘭室。徐步返山莊。　劉洎同題：平陽擅歌舞，金谷盛招攜。何如兼往烈，命賞叶幽棲。已均朝野致，還欣物我齊。春晚花方落，蘭深逕漸迷。蒲新節尚短，荷小蓋猶低。無勞拂長袖，自待夜烏啼。

岑文本同題：甲第多清賞，芳辰命羽巵。書帷通竹逕，琴臺枕槿籬。池疑夜壑徙，山似鬱洲移。雕楹網蘿薜，激瀨合塤篪。鳥戲蕃新葉，魚躍動清漪。自得淹留趣，寧勞攀桂枝。　楊續同題：狹斜通鳳闕，上路抵青樓。簪綏啓賓館，軒蓋臨御溝。西城多妙舞，玉第出名謳。列峰疑宿霧，疏壑擬藏舟。花蝶亂風影，蘋藻含春流。酒闌高宴畢，自反山之幽。　許敬宗同題：戚里歡娛地，園林矚望新。山庭帶芳杜，歌吹叶陽春。臺榭疑巫峽，荷蕖似洛濱。風花榮少女，虹梁聚美人。宴遊窮至樂，談笑畢良辰。獨歎高陽晚，歸路不知津。　褚遂良同題：伏檻丹霞外，遮園煥景舒。行雲泛曾阜，蔽月下清渠。亭中奏趙瑟，席上舞燕裾。花落春鶯晚，風光夏葉初。良朋比蘭蕙，雕藻邁瓊琚。獨有狂歌客，來承歡宴餘。　上官儀同題：上路低平津，後堂羅薦陳。締交開狎賞，麗則展方（疑作芳）良。密樹風烟積，迴塘荷芰新。雨霽虹橋晚，花落鳳臺春。翠釵低舞席，文香散歌塵。方惜流觴滿，夕鳥已成闉。

岑文本

論述

盧照鄰《南陽公集序》　貞觀年中，太宗外厭兵革，垂衣裳於萬國，舞干戚於兩階，留思政塗，內興文事。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來、褚之輩以材術顯。咸能起自布衣，蔚爲卿相，雍容侍從，朝夕獻納。我之得人，於斯爲盛。【略】岑君論誥疊疊，聽者忘疲；許生章奏翩翩，談之未易。

《上太宗勸政疏》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開引其端而所包至廣，政之體要，略盡於此。

傳記

《舊唐書・岑文本傳》　岑文本字景仁，南陽棘陽人。祖善方，仕蕭譽吏部尚書。父之象，隋末爲邯鄲令，嘗被人所訟，理不得申。文本性沈敏，有姿儀，博考經史，多所貫綜，美談論，善屬文。時年十四，詣司隸稱冤，辭情慨切，召對明辯，衆頗異之。試令作《蓮花賦》，下筆便成，屬意甚佳，合臺莫不歎賞。其父冤雪，由是知名。其後，郡舉秀才，以時亂不應。蕭銑僭號於荊州，召署中書侍郎，專典文翰。及河間王孝恭定荊州，軍中將士咸欲大掠，文本進說孝恭曰：「自隋室無道，羣雄鼎沸，四海延頸以望眞主。今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降者，實望去危就安耳。王必欲縱兵虜掠，誠非鄙州來蘇之意，亦恐江、嶺以南，向化之心沮矣。」孝恭稱善，遂止之。署文本荊州別駕。孝恭進擊輔公祏，召典軍書，復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遇太宗行藉田之禮，文本上《藉田頌》。及元日臨軒宴百僚，文本復上《三元頌》，其辭甚美。文本才名既著，李靖復稱薦之，擢拜中書舍人，漸蒙親顧。初，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事，文皆出於顏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即命書僮六七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時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謹免職，頃之，溫彥博奏曰：「師古諳練時事，長於文法，時無及者，冀蒙復用。」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又先與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論多出於文本。至十年史成，封江陵縣子。十一年，從至洛陽宮，會穀、洛泛溢，文本上封事曰：【略】是時魏王泰寵冠諸王，盛修第宅，文本以爲侈不可長，上疏盛陳節儉之義，言泰宜有抑損。太宗並嘉之，賜帛三百段。十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文本自以出自書生，每懷撝挹。平生故人，雖微賤必與之抗禮。居處卑陋，室無茵褥帷帳之飾。事母以孝聞，撫弟姪恩義甚篤。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謹，吾親之信之」。是時，新立晉王爲皇太子，名士多兼領宮官，太宗欲令文本兼攝。文本再拜曰：「臣以庸才，久踰涯分，守此一職，猶懼滿盈，豈宜更忝春坊，以速時謗。臣請一心以事陛下，不願更希東宮恩澤。」太宗乃止，仍令五日一參東宮，皇太子執賓友之禮，與之答拜，其見待如此。

俄拜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責重位高，所以憂懼。」親賓有來慶賀，輒曰：「今受弔，不受賀也。」又有勸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關，疇昔之望，不過秘書郎、一縣令耳。而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位中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祿之重，爲懼已多，何得更言產業乎？」言者歎息而退。文本既久在樞揆，當塗任事，賞錫稠疊，凡有財物出入，皆委季弟文昭，一無所問。文昭時任校書郎，多與時人遊款，太宗聞而不悅，嘗從容謂文本曰：「卿弟過多交結，恐累卿，朕將出之爲外官，如何？」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念，不欲信宿離于左右。若今外出，母必憂悴，儻無此弟，亦無老母也。」歔欷嗚咽，太宗愍其意而止。唯召見文昭，嚴加誡約，亦卒無愆過。及將伐遼，凡所籌度，一皆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太宗親自臨視，撫之流涕。尋卒，年五十一。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贈侍中、廣州都督，謚曰憲，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有集六十卷行於代。【略】史臣曰：【略】文本文傾江海，忠貫雪霜，申慈父之冤，匡明主之業。及委繁劇，俄致暴終。《書》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所謂憂能傷人，不復永年矣。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岑文本集》六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岑文本集》六十卷。
《通志・藝文略》　《岑文本集》六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岑文本集》六十卷。

雜録

《大唐新語・舉賢》　岑文本初仕蕭詵，江陵平，授祕書郎，直中書。校省李靖驟稱其才，擢拜中書舍人，漸蒙恩遇。時顏師古諳練故事，長於文誥。時無逮，冀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復也。」乃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與樞密。及遷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文本對曰：「非勳非舊，濫登寵榮，位高責重，古人所戒，所以憂耳。」有來賀者，輒曰：「今日也，受弔不受賀。」遼東之役，凡所支度，一以委之，神用頓竭。太宗憂之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反。」俄病卒矣。

又　岑文本，太宗顧問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引進否？」文本對曰：「頃日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唯袁憲獨坐在後主之傍。王充將受禪，羣寮勸進，憲子承家託疾，獨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實繼兄風。」乃由是召拜晉王友記。高宗更贈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

《太平廣記》卷一六二引《法苑珠林》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門品》。會乘船於巨江中，船壞，人盡死，文本沒在水中，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隨波涌出，已著北岸，遂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訖，趨出外不見。既而文本就齋，於自食碗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

又卷四〇五引谷神子《博異志》　唐貞觀中，岑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覺，忽有扣山亭院門者。藥豎報云：「上清童子元寶，故此參奉。」文本性素慕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角帔，履青圓頭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紈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爲吳王進入，見漢帝。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嘗與方圓行下，皆得通暢，由是自著。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至皆沐人憐愛。自漢成帝時，遂厭人間，乃尸解而去，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謁耳。」文本詰以漢魏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睹。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之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

也。」談論不覺日晚，乃別去，纔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則話論移時。後令人潛送，詣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牆下瞥然而沒。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無餘物，惟得古錢一枚，文本方悟，上清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年，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

長孫無忌

論述

《新曲》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轉目機心懸自許」，「機心」字生。

傳記

《舊唐書・長孫無忌傳》　長孫無忌字輔機，河南洛陽人。其先出自後魏獻文帝第三兄。初爲拓拔氏，宣力魏室，功最居多，世襲大人之號，後更跋氏，爲宗室之長，改姓長孫氏。七世祖道生，後魏司空、上黨靖王。六世祖旃，後魏特進、上黨齊王。五世祖觀，後魏司徒、上黨定王。高祖稚，西魏太保、馮翊文宣王。曾祖子裕，西魏衛尉卿、平原郡公。祖兕，周開府儀同三司，襲平原公。父晟，隋右驍衛將軍。無忌貴戚好學，該博文史，性通悟，有籌略。文德皇后即其妹也。少與太宗友善，義軍渡河，無忌至長春宮謁見，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常從太宗征討，累除比部郎中，封上黨縣公。武德九年，隱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將害太宗，無忌請太宗先發誅之。於是奉旨密召房玄齡、杜如晦等共爲籌略。六月四日，無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泰、李孟嘗等九人，入玄武門討建成、元吉，平之。太宗昇春宮，授太子左庶子。及即位，遷左武候大將軍。貞觀元年，轉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實封千三百戶。太宗以無忌佐命元勳，地兼外戚，禮遇尤重，常令出入卧內。【略】五年，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四人，以元勳各封一子爲郡公。七年十月，冊拜司空，無忌固辭，不許。【略】十一年，令與諸功臣世襲刺史。【略】十二年，太宗幸其第，凡是親族，班賜有差。十六年，冊拜司徒。十七年，令圖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略】太宗嘗謂無忌等曰：「朕聞主賢則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論，攻朕得失。」無忌奏言：「陛下武功文德，跨絕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孝經》云：『將順其美。』臣順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所愆失。」太宗曰：「朕冀聞己過，公乃妄相諛悅。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爲鑒誡。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因目無忌曰：「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爲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啓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任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其所長；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言多利益，然其意上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十九年，太宗征高麗，令無忌攝侍中。還，無忌固辭師傅之位，優詔聽罷太子太師。二十一年，遙領揚州都督。二十三年，太宗疾篤，引無忌及中書令褚遂良二人受遺令輔政。太宗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爾輔政後，勿令讒毀之徒損害無忌。若如此者，爾則非復人臣。」高宗即位，進拜太尉，兼揚州都督，知尚書及門下二省事並如故。無忌固辭知尚書省事，許之，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永徽二年，監修國史。高宗嘗謂公卿：「朕開獻書之路，冀有意見可錄，將擢用之。比者上疏雖多，而遂無可採者。」無忌對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條式律令，固無遺闕。言事者率其鄙見，妄希僥倖，至於裨俗益教，理當無足可取。然須開此路，猶冀

時有讒言，如或杜絕，便恐下情不達。」帝曰：「又聞所在官司，猶自多有顏面。」無忌曰：「顏面阿私，自古不免。然聖化所漸，人皆向公，至於肆情曲法，實謂必無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況臣下私其親戚，豈敢頓言絕無。」時無忌位當元舅，數進謀議，高宗無不優納之。明年，以旱上疏辭職，高宗頻降手詔敦喻，不許。五年，親幸無忌第，見其三子，並擢授朝散大夫。又命圖無忌形像，親爲畫贊以賜之。【略】顯慶元年，無忌與史官國子祭酒令狐德棻綴集武德、貞觀二朝史爲八十卷，表上之，無忌以監領功，賜物二千段，封其子潤爲金城縣子。四年，中書令許敬宗遣人上封事，稱監察御史李巢與無忌交通謀反，帝令敬宗與侍中辛茂將鞫之。敬宗奏言無忌謀反有端，帝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頻有惡事。高陽公主與朕同氣，往年遂與房遺愛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慚見萬姓。」敬宗曰：「房遺愛乳臭兒，與女子謀反，豈得成事。且無忌與先朝謀取天下，衆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謂威能服物，智能動衆。臣恐無忌知事露，即爲急計，攘袂一呼，嘯命同惡，必爲宗廟深憂。誠願陛下斷之，不日即收捕，準法破家。」帝泣曰：「我決不忍處分與罪，後代良史道我不能和其親戚，使至於此。」敬宗曰：「漢文帝漢室明主，薄昭即是帝舅，從代來日，亦有大勳，與無忌不別。於後惟坐殺人，文帝惜國之法，令朝臣喪服就宅哭而殺之，良史不以爲失。今無忌忘先朝之大德，捨陛下之至親，聽受邪謀，遂懷悖逆，意在塗炭生靈。若比薄昭罪惡，未可同年而語，案諸刑典，合誅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大機之事，間不容髮，若少遲延，恐即生變，惟請早決！」帝竟不親問無忌謀反所由，惟聽敬宗誣構之說，遂去其官爵，流黔州，仍遣使發次州府兵援送至流所。其子祕書監、駙馬都尉沖等並除名，流於嶺外。敬宗尋與吏部尚書李義府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無忌反狀，公瑜逼令自縊而死，籍沒其家。無忌既有大功，而死非其罪，天下至今哀之。上元元年，優詔追復無忌官爵，特令無忌孫延主齊獻公之祀。【略】史臣曰：【略】無忌戚里右族，英冠人傑，定立儲闈，力安社稷，勳庸茂著，終始不渝。及黜廢中宮，竟不阿旨，報先帝之顧託，爲敬宗之誣構。嗟乎！忠信獲罪，今古不免，無名受戮，族滅何辜。主暗臣姦，足貽後代。贊曰：【略】趙公右戚，兩朝宣力。功成不去，竟逢鬼蜮。

紀事

《**唐詩紀事・長孫無忌**》　無忌嘲歐陽詢形狀猥陋云：「鋒膊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暖，溫襠畏肚寒。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殊不畏皇后耶？」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上**》　《律疏》三十卷，長孫无忌撰。

又　《永徽留本司行格》十八卷，長孫无忌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　長孫无忌《貞觀實錄》四十卷。

藝文

吕温《凌烟閣勳臣頌・長孫趙公無忌》　趙國之先，發祥朔土。乃祖乃父，受天之祜。有女而聖（文德皇后），爲天下母。有子而賢，爲唐室輔。聖賢同氣，千載一睹。丕顯趙公，允文允武。克忠克仁，實有大勳。高祖受命，太宗歸尊。翼翼乾乾，恪居於藩。羣孽亂嗣，爭窺神器。鴻業將墜，公揭大義，一匡天地。人到於今，家受其賜。帝將傳聖，爰有顧命。汝忠汝誠，莫與汝京，爲我聖子，守唐太平。公相高宗，有太宗遺風。刑措財豐，八荒來同，和氣大融，妖星襲月，禍起中宮。公將正之，以王帝躬。（武氏謀位，公以力爭。）力屈羣邪，誠阻天聰。黜非其尤，令問無窮。

《舊唐書・長孫無忌傳》　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又作《威鳳賦》以賜無忌。其辭曰：「有一威鳳，憩翮朝陽。晨遊紫霧，夕飲玄霜。資長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煙氛閉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垂鵬於北裔，馴羣鳥於南荒。殄亂世而方降，應明時而自彰。俛翼雲路，歸功本樹。

仰喬枝而見猜，俯修條而抱蠹。同林之侶俱嫉，共幹之儔並忤。無桓山之義情，有炎洲之凶度。若巢葦而居安，獨懷危而履懼。鴟鴞嘯乎側葉，燕雀喧乎下枝。慚己陋之至鄙，害他賢之獨奇。或聚咮而交擊，乍分羅而見羈。戢凌雲之逸羽，韜偉世之清儀。遂乃蓄情宵影，結志晨暉，霜殘綺翼，露點紅衣，嗟憂患之易結，歎矰繳之難違。期畢命於一死，本無情於再飛。幸賴君子，以依以恃，引此風雲，濯斯塵滓。披蒙翳於葉下，發光華於枝裏。仙翰屈而還舒，靈音摧而復起。眄八極以遐翥，臨九天而高峙。庶廣德於衆禽，非崇利於一己。是以徘徊感德，顧慕懷賢。憑明哲而禍散，託英才而福全。答惠之情彌結，報功之志方宣。非知難而行易，思令後而終前。俾賢德之流慶，畢萬葉而芳傳。」

雜録

《朝野僉載》卷一　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天下慕之，其帽爲「趙公渾脫」。後坐事長流嶺南，渾脫之言，於是效焉。

《大唐新語・聰敏》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于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云：「松樹。」李白：「此槐樹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爲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應聲曰：「胡面尚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勣狀貌胡也。

《隋唐嘉話》卷上　趙公宴朝貴，酒酣樂闋，顧羣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視無忌富貴何與越公？」或對爲不如，或謂過之。曰：「自揣誠不羨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

《太平廣記》卷一二一引《朝野僉載》　唐趙公長孫無忌奏別敕長流，以爲永例。後趙公犯事，敕長流嶺南，至死不復迴。此亦爲法之弊。

又卷四四七引戴孚《廣異記》　唐太宗以美人賜趙國公長孫無忌，有殊寵。忽遇狐媚，其狐自稱王八，身長八尺餘，恆在美人所。美人見無忌，輒持長刀斫刺。太宗聞其事，詔諸術士，前後數四，不能卻。後術者言，相州崔參軍能愈此疾。始崔在州，恆謂其僚云：「詔書見召，不日當至。」數日敕至，崔便上道。王八悲泣，謂美人曰：「崔參軍不久將至，爲之奈何？」其發後止宿之處，輒具以白。及崔將達京師，狐便遁去。既至，敕詣無忌家，時太宗亦幸其第。崔設案几，坐書一符，太宗與無忌俱在其後。頃之，宅內井竈門廁十二辰等數十輩，或長或短，狀貌奇怪，悉至庭下。崔呵曰：「諸君等爲貴官家神，職任不小，何故令媚狐入宅？」神等前白云：「是天狐，力不能制，非受賂也。」崔令捉狐去，少頃復來，各著刀箭，云：「適已苦戰被傷，終不可得。」言畢，散去。崔又書飛一符，天地忽爾昏暝，帝及無忌懼而入室。俄聞虛空有兵馬聲，須臾，見五人，各長數丈，來詣崔所，行列致敬。崔乃下階，小屈膝，尋呼帝及無忌出拜庭中，諸神立視而已。崔云：「相公家有媚狐，敢煩執事取之。」諸神敬諾，遂各散去。帝問「何神？」崔云：「五嶽神也。」又聞兵馬聲，乃纏一狐墜砌下，無忌不勝憤恚，遂以長劍斫之。狐初不驚，崔云：「此已通神，擊之無益，自取困耳。」乃判云：「肆行姦私，神道所殛，量決五下。」狐便乞命。崔取東引桃枝決之，血流滿地。無忌不以爲快，但恨杖少。崔云：「五下是人間五百，殊非小刑。爲天曹役使此輩，殺之不可。」使敕「自爾不得復至相公家」，狐乃飛去，美人疾遂愈。

褚遂良

論述

郝經《原古録序》　褚遂良【略】則挺特瑰偉，神明博達，剛大諒直，閎肆尊顯，佐王經世，撥亂反正，以爲事業。

蔡世遠《歷代名臣傳序》　屹如山岳，不可動搖，所遭不偶，蹇蹇匪躬，王嘉、李杜、楊震、褚遂良、岳武穆也。

張寧《昭忠録序》　杭儒周璟彦充既奏舉褚公遂良祠祀，人皆樂其成而歌頌之，璟因録奏疏、史傳、遺文及古今著作爲一卷，題曰《昭忠》，所以志恩典也。録成，以首序見屬。按公自起居郎至尚書右僕射，直道犯顔，盡忠無隱，其言諫之見於載籍凡數十事，惟雉集一對，指陳故實，餘皆抗直愷切，洞觸機諱。今讀其詞，雖隔世猶使人心悸目動，惟太宗樂受其言，用康大業，此貞觀之所以治也。及受顧命立高宗，與長孫無忌同心輔治，庶幾前烈。不幸遭武氏之變，竟以力諫去位，永徽之業遂衰。然則公進退用舍實與國運相隆替，非一人事也。方其召問時，公當次對，顧乃卻止無忌、李勣，毅然獨任所難，原其正意，誠不欲致上有殺勳戚之名。而其幾微所在，亦豈嘗推見至隱，審覺二氏爲利權所脇，不果終事歟？此所以執節不回，義形詞色，而置死生禍福於度外也。當是時，借使高宗優納其言，從而不改，公亦必不苟榮其禄，括囊待斃，況欲使之從之哉。公去未旋踵，其間立廢黜陟，朝章國典，皆若爲武氏驅除布設，天下之勢駸及堅冰，而唐之綱維亦凜如朽御。公垂老投荒，憂傷危慮若此，宜其不久而下世也。平生忘身狥主，至死不變之心，至是而後盡矣。傳曰：「忠也者，中也。一其心之謂也。」此殆與韓瑗稱公一德無二之語互應。公之忠，豈直感激赴難之士哉！瑗傳載：公死後，中外以言爲諱者餘二十年，天下未嘗一日忘公，則亦未嘗一日忘易后之事，而實未嘗一日忘唐，不但諱言而遽已也。唐之再造實其所繇，故易后之諫、復辟之圖，時雖不同，事亦相須耳。公之功當不在狄仁傑之下，君子不可以成敗論也。

吴雯《洗筆池記》　湘鄉縣北有池如半月，曰唐登善褚公洗筆之池。昔公以諫武昭儀事，出爲湘潭都督。潭州山水，荒險可觀，遊者少至湘鄉，而景物稍幽秀，公行部及之而有愛焉，理或然也。而後人因公之所流連，既重公，能不愛其地與？地多塘坳相接，遍種荷芰菱芡，而兹池獨謂公浣筆於斯，豈非公書特精妙，故稱之以志美與？咸淳中，得斷碑於池中，刻公之詩曰：「遠山齊翠凝烟，爛漫桐花二月天。遊遍九衢燈火夜，歸來月掛海棠前。」清麗而閒適，無遷謫之意。則公當日其所以與潭人同其樂者，又可見也。公鎮潭，愛潭之人，即於斯池，亦足以見潭人之不能忘公。而竊謂公之所以不可忘者，又不僅區區鎮潭一日之愛也，蓋公之賢，天下莫不聞，故凡公之所偶一歷覽，其風流餘韻，千百世後，無不令人憑弔慨慕而不忍去也。則公之所以感人者，何如哉！而當日爲之上者，擯公惟恐不急，竄公惟恐不遠者，何也？豈非愛憎之至，變而艷處之蔽者深與？而因思有國家者，未有不欲其臣之忠于上也，忠矣，而往往遇之不以道，不惟資之庸下而有所蔽者然也，即有爲之主亦不能免焉。豈賢者之所遇有幸不幸哉！亦其勢然也。而至於公之所值，則更以庸闇之主，而兼以宫壺之私，宜其還笏殿上，而即潭州，而南荒不瀕於死而不已也。則公之流連于斯池也，豈眞有愛於此也哉？辛亥之初秋，過池上，仰公之遺徽，因悲公之遇，而且有感于凡欲行其道而處愛憎之間之難爲也。尊有酒，不禁爲公再拜而三酹之。

《請復高昌疏》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唐之郡縣高昌者，國家服遠之略；遂良請復高昌者，臣子謀國之忠，兩者正不妨並美耳。

傳記

《舊唐書・褚遂良傳》　褚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也。大業末，隨父在隴右，薛舉僭號，署爲通事舍人。舉敗歸國，授秦州都督府鎧曹參軍。貞觀十年，自祕書郎遷起居郎。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迹，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辯其眞僞，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十五年，詔有事太山，先幸洛陽，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遂良言於太宗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將告成東嶽，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陽，彗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數年，始行岱禮，臣愚伏願詳擇。」太宗深然之，下詔罷封禪之事。其年，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嘗問曰：「卿知起居，記録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鑒誡，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黄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矣。」太宗以爲然。【略】遂良前後諫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多見採納。其年（十八年），加銀青光禄大夫。二十一年，以本官檢校大理卿，尋丁父憂

解。明年，起復舊職，俄拜中書令。二十三年，太宗寢疾，召遂良及長孫無忌入卧內，謂之曰：「卿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劉備託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須盡誠輔佐，永保宗社。」又顧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無憂矣。」仍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賜爵河南縣公。永徽元年，進封郡公。尋坐事出爲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加光祿大夫。其月，又兼太子賓客。四年，代張行成爲尚書右僕射，依舊知政事。六年，高宗將廢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爲皇后，召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及遂良以籌其事。將入，遂良謂無忌等曰：「上意欲廢中宮，必議其事，遂良今欲陳諫，衆意如何？」無忌曰：「明公必須極言，無忌請繼焉。」及入，高宗難於發言，再三顧謂無忌曰：「莫大之罪，絕嗣爲甚。皇后無胤息，昭儀有子，今欲立爲皇后，公等以爲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無愆婦德。先帝不豫，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恐不可廢，臣今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命，特願再三思審。愚臣上忤聖顏，罪合萬死，但願不負先朝厚恩，何顧性命。」遂良致笏於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仍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加刑。」翌日，帝謂李勣曰：「冊立武昭儀之事，遂良固執不從。遂良既是受顧命大臣，事若不可，當且止也。」勣對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帝乃立昭儀爲皇后，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轉桂州都督。未幾，又貶爲愛州刺史。明年，卒官，年六十三。遂良卒後二歲餘，許敬宗、李義府奏言長孫無忌所構逆謀，並遂良扇動，乃追削官爵，子孫配流愛州。弘道元年二月，高宗遺詔放還本郡。神龍元年，則天遺制復遂良及韓瑗爵位。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褚遂良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褚遂良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　《褚遂良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褚遂良集》二十卷。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鬼冢記》一卷，唐褚遂良撰。
《崇雅堂書録》卷一一　《褚遂良集》一卷，唐褚遂良撰。《武林往哲遺著》本。

藝文

石介《褚遂良僕射》　先皇執手未多時，受詔誠深誓不違。終向君前還此笏，一身視死喜如歸。

舒頔《唐十八學士登瀛洲圖》　歐虞褚薛尚筆翰，一戈何足窮毫釐。

雜録

《隋唐嘉話》卷中　褚遂良貴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以賜遂良，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又　褚遂良爲太宗哀冊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也。

又　高宗之將冊武后，河南公褚遂良謀於趙公無忌、英公勣，將以死諍，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之元舅，脱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英公曰：「勣請先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出自草茅，無汗馬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且當不諱之時，躬奉遺詔，不效其愚衷，何以下見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中寢。

《大唐新語·規諫》　谷那律，貞觀中爲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爲「九經庫」。永徽中，嘗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油衣若爲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爲之，不漏也。」意不爲畋獵。高宗深賞焉。賜那律絹帛二百疋。

梁寶

《太平廣記》卷二五四引《啓顏録》　唐初，梁寶好嘲戲。曾因公行至貝州，憩客館中。閑問貝州佐史，云：「此州有趙神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寶顏甚黑，廳上憑案以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至階前，梁寶即云：「趙神德，天上既無雲，閃電何以無准則？」答云：「向者入門來，案後唯見一挺墨。」寶又云：「官裏料朱砂，半眼供一國。」又答云：「磨公小拇指，塗得太社北。」寶更無以對，媿謝遣之。

張玄素

《請罷修乾元殿疏》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辭不煩蕪，而義甚爽豁，彌足使人繹思。

《舊唐書・張玄素傳》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隋末，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攻陷景城，玄素被執，將就戮，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命，曰：「此人清愼若是，今倘殺之，乃無天也。大王將定天下，當深加禮接，以招四方，如何殺之，使善人解體。」建德遽命釋之，署爲治書侍御史，固辭不受。及江都不守，又召拜黄門侍郎，始應命。建德平，授景城都督府録事參軍。太宗聞其名，及即位，召見，訪以政道。對曰：「臣觀自古以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虚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重，又欲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況一日萬機，已多虧失，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如其廣任賢良，高居深視，百司奉職，誰敢犯之。臣又觀隋末沸騰，被於宇縣，所爭天下者不過十數人，餘皆保邑全身，思歸有道。是知人欲背主爲亂者鮮矣，但人君不能安之，遂致於亂。陛下若近覽危亡，日愼一日，堯、舜之道，何以能加？」太宗善其對，擢拜侍御史，尋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玄素上書諫。【略】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敕大殿高門並宜焚毀，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請賜與貧人。事雖不行，然天下翕然，謳歌至德。今若遵舊制，即是隋役復興。五六年間，趨捨頓異，何以昭示子孫，光敷四海。」太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顧謂房玄齡曰：「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朕故修營，意在便於百姓。今玄素上表，實亦可依，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非其忠直，安能若此。可賜綵二百匹。」侍中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累遷太子少詹事，轉右庶子。時承乾居春宮，頗以遊畋廢學，玄素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同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爲百姓除害，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今苑中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常，終虧雅度。且傅説曰：『學不師古，匪説攸聞。』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孔穎達侍講，望數存問，以補萬一。仍博遣有名行學士，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教，察既行之往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夫爲人上者，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耽惑成亂。耽惑既甚，忠言遂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小善而不爲。』故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兩，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何以主斯匕鬯？愼終如始，猶懼漸衰，始尚不愼，終將安保！」尋又兼太子少詹事。十三年，又上書諫曰：「臣聞周公以大聖之材，猶握髮吐飧，引納白屋，而況後之聖賢，敢輕斯道？是以禮制皇太子入學而行齒胄，欲使太子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尚須學文以飾其表。至如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諭今，增暉睿德。而雕蟲小伎之流，祇可時命追隨，以代博弈耳。若其騎射畋遊，酣歌戲玩，苟悦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臣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並不能納。太宗知玄素在東宮頻有進諫，十四年，擢授銀青

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久不坐朝，玄素諫曰：「宮內止有婦人耳，不知如樊姬之徒，可與弘益聖德者有幾？若遂無賢哲，便是親璧倖，遠忠良。人不見德，何以光敷三善。且宮儲之寄，於國爲重，所以廣置羣僚，以輔睿德。今乃動經時月，不見宮臣，納誨既疏，將何補闕？」承乾嫉其數諫，遣戶奴夜以馬撾擊之，殆至於死。承乾又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玄素叩閤請見，極言切諫，承乾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是歲，太宗嘗對朝問玄素歷官所由，玄素既出自刑部令史，甚以慚恥。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臣聞君子不失言於人，聖主不戲言於臣。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臣始能盡力以奉其上。近代宋孝武輕言肆口，侮弄朝臣，攻其門戶，乃至狼狽。良史書之，以爲非是。陛下昨見問張玄素云：『隋任何官？』奏云：『縣尉。』又問：『未爲縣尉已前？』奏云：『流外。』又問：『在何曹司？』玄素將出閤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多所驚怪。大唐創曆，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使用。陛下禮重玄素，頻年任使，擢授三品，翼贊皇儲，自不可更對羣臣，窮其門戶，棄昔日之殊恩，成一朝之愧恥。人君之御臣下也，禮義以導之，惠澤以驅之，使其負戴玄天，罄輸臣節，猶恐德禮不加，人不自勵。若無故忽略，使其羞慚，鬱結於懷，衷心靡樂，責其伏節死義，其可得乎？」書奏，太宗謂遂良曰：「朕亦悔此問，今得卿疏，深會我心。」承乾既敗德日增，玄素又上書諫。【略】書入，承乾不納，乃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玄素隨例除名。十八年，起授潮州刺史，轉鄧州刺史。永徽中，以年老致仕。龍朔三年，加授銀青光祿大夫。麟德元年卒。

《大唐新語・持法》 張玄素爲侍御史，彈樂蟠令叱奴隣盜官糧。太宗大怒，特令處斬。中書舍人張文瓘執據律不當死，太宗曰：「倉糧事重，不斬恐犯者衆。」魏徵進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且復有重於此者，何以加之？」隣遂免死。

又《規諫》 張玄素，貞觀初，太宗聞其名，召見，訪以理道。玄素曰：「臣觀自古以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主，欲使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繆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鑒危亡，日愼一日，堯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

《唐語林・言語》 張玄素爲給事中。貞觀初，修洛陽宮以備巡幸，上書極諫，太宗善之，賜綵三百匹。魏徵嘆曰：「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裴略

《太平廣記》卷二五四引《啓顏錄》 唐初，裴略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爲錯一字落第。此人即向僕射溫彥博處披訴。彥博當時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即云：「少小以來，自許明辯，至於通傳言語，堪作通事舍人。並解作文章，兼能嘲戲。」彥博始迴意共語。時廳前有竹，彥博即令嘲竹。此人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肅肅，凌冬葉不凋，經春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彥博大喜。即云：「既解通傳言語，可傳語與廳前屏牆。」此人走至屏牆，大聲語曰：「方今聖上聰明，闢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賢路。」即推倒。彥博云：「此意著博。」此人云：「非但著膊，亦乃着肚。」當爲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彥博、如晦俱大歡笑，即令送吏部與官。

封抱一

《太平廣記》卷二四九引《啓顏錄》 唐封抱一任益州九隴尉，與同列戲白打賭錢，座下數百錢，輸已略盡，便欲斂手。傍人謂之曰：「何不更戲？」覓錢迴取之。抱一乃舉手摸錢曰：「同賜也，何敢望回！」山東人謂盡爲賜，故言賜也。

又卷二五六引《啓顏錄》 唐封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語作嘲之。

甘洽

《太平廣記》卷二五五引《啓顏録》　唐甘洽與王仙客友善，因以姓相嘲。洽曰：「王，計爾應姓田，爲你面撥瓔，抽卻你兩邊。」仙客應聲曰：「甘，計你應姓丹，爲你頭不曲，迴腳向上安。」

王宏

《從軍行》　吴喬《圍爐詩話》卷二：正意在「殺身爲君君不聞」，「可憐少年」、「秦王築城」，皆賓也。結宜用四句，則不迫促。

裴玄智

《太平廣記》卷四九三引《辨疑志》　武德中，有沙門信義習禪，以三階爲業，于化度寺置無盡藏。貞觀之後，捨施錢帛金玉，積聚不可勝計。常使此僧監當，分爲三分：一分供養天下伽藍增修之備，一分以施天下饑餒悲田之苦，一分以充供養無碍。士女禮懺闐咽，捨施爭次不得，更有連車載錢絹，捨而棄去，不知姓名。貞觀中，有裴玄智者，戒行精勤，入寺灑掃，積十數年。寺内徒衆，以其行無玷缺，使守此藏。後密盜黄金，前後所取，略不知數。寺衆莫之覺也。因僧使去，遂便不還。驚疑所以，觀其寢處，題詩云：「放羊狼頷下，置骨狗前頭，自非阿羅漢，安能免得偷？」更不知所之。

李世民 唐太宗

論述

綜論

蘇軾《書唐太宗詩》　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

《全唐詩話・太宗》　帝嘗作宫體詩，使虞世南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爾。」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何所示邪？」敕褚遂良即世南靈座焚之。

《庚溪詩話》卷上　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尤其所好。如曰：「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辭氣壯偉，固人所膾炙。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烈眞相副也。

《瀛奎律髓・節序類》　唐太宗，三代而下英主也。武定禍亂，文致太平，餘事猶能作詩。雖未脱徐庾、陳隋之氣，句句説景，末乃歸之於情。

王惲《題三百家詩選後》　書學成於晉，歌詩極於唐，而論解之學盛於宋。雖然，非數百年涵養積習之久，不克成就如是。迹其所以然，蓋皆自上之所好中來。何則？嘗觀《初學記》載太宗文皇帝御製，無題無詩，及其文子文孫例能賦詠，又唐之士人不能是者，不復清流比數，習俗安得不從風而靡哉？

《南濠詩話》　唐太宗詩，其《經戰地》云：「心隨朗日高，志與秋霜潔。移鋒驚電起，轉戰長河決。營碎落星沈，陣卷横雲裂。一揮氣慘靜，再舉鯨

鯢滅。」其《重幸武功》云：「垂衣天下治，端拱車書同。白水巡前迹，丹陵幸舊宮。列筵歡故老，高宴聚新豐。駐蹕撫田畯，迴輿訪牧童。」其《執契靜三邊》云：「無爲宇宙清，有美璇璣正。皎珮星連景，飄衣雲結慶。戢戈榮七德，昇文輝九功。煙波澄舊碧，烽火息前紅。霜野韜蓮劍，關城罷月弓。」其《帝京篇》云：「人道惡高危，虛心戒盈蕩。奉天竭誠敬，臨民思惠養。納善察忠諫，明科愼刑賞。六五誠難繼，四三非易仰。廣待淳化敷，方嗣云亭響。」皆雄偉不羣，規模宏遠，眞可謂帝王之作，非儒生騷人之所能及。《帝京》一篇，尤見不自滿足，其成貞觀之治，有以哉。

又 唐太宗詩，雖極壯偉，而精巧之語，亦時有之。如云：「笑樹花分色，啼枝鳥合聲。」如云：「日岫高低影，雲空點綴陰。」如云：「出紅扶嶺日，入翠貯巖煙。」如云：「林黃疏葉下，野白曙霜明。」如云：「舞按花梁燕，歌迎鳥路塵。」如云：「珮移星正動，扇掩月初圓。」後之詩人，雖極力模擬，吾知其不能到也。

何良俊《**唐雅序**》 夫唐當太宗草昧之初，即好篇詠，海內風動，羣士響臻，是以俊彥在列，風雅盈朝。每朝章國典，錫爵寵行，節候和韶，物色妍冶，苟情有所屬，事足樂詠者，則君唱於上，臣和於下。雖以一事之微，而鋪張陳寫，曲盡其變，獵秘搜奇，窮綺極麗，顧盼而興風雲，唾咳則成珠玉。

《**藝苑卮言**》**卷四** 唐文皇手定中原，籠蓋一世，而詩語殊無丈夫氣，習使之也。「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差強人意，然是有意之作。《帝京篇》可耳，餘者不免花草點綴，可謂遠遜漢武，近輸曹公。

屠隆《**唐詩類苑**（**卓明卿輯**）**序**》 唐文皇神武，定區寓，既手提戈與羣逐鹿者角，又手操觚與羣雕龍者角。王者精神鼓扇一世，故當時海內士，人人畢力稱詩，其稱詩要不苟然。比物連彙，是故豎而括之千古，極情放意，是故橫而收之八紘；澤顏膏首，是故紲女而薦施；伐毛洗髓，是故蛻凡而超聖。聲必諧律，體必稟裁，外無乏境，內無乏思，是唐人之長也。

黃佐《**唐音類選序**》 唐詩以「音」名久矣。音由心起，與政通者也。史臣稱太宗除隋之亂，比迹湯武，嗟乎諒哉！夫變六朝之體，成一代之音，駢偶爲律，錯雜古體，實肇於太宗。觀《帝京篇》則可見已。其始言之也，惟叙秦川、函谷之勝，笳管烟月之景焉爾；言之不足，輒及於妖妍羅綺，然後崇文駐輦，淹留墳典，而篇章成焉。何者？湯之不邇聲色，閑邪也；武之克堪用德，存誠也。故能創業貽謀，克配天命。太宗蓋能步其迹云。是以世有女禍，政雜於夷，亦自其音召之也。迨幸武功慶善宮，乃樂其所自生者。燕飲賦詩，被之管絃。樂名九功之舞，惟用敎坊俗調，以夾鍾爲律本於是，淫哇之風，浹於四海矣。公卿名士，宮府邊庭，翕然化之。而詩體古與律復分爲二，雖絕句小詞，樂伶皆能歌而奏之。後世爲詩，莫不宗唐，而不知太宗所肇也。

《**詩藪內編・古體中**》 詩文固係世運，然大概自其創業之君。漢祖《大風》雄麗閎遠，《鴻鵠》惻愴悲哀。魏武沈深古樸，骨力難侔。唐文綺繪精工，風神獨暢。故漢、魏、唐詩，冠絕古今。宋、元二祖，片語無聞，宜其不競乃爾。

《**唐音癸籤・評彙一**》 太宗文武間出，首闢吟源。宸藻概主豐麗，觀集中有詩「敷庾信體」，宗嚮微旨可窺。然如「一朝辭此地，四海遂爲家」，「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與風起雲揚之歌，同其雄盼，自是帝者氣象不侔。

又《**談叢三**》 有唐吟業之盛，導源有自。文皇英姿間出，表麗縟於先程。【略】是用古體再變，律調一新，朝野景從，謠習寖廣。

又 太宗作詩，每使虞世南和；世南死，即靈座焚之。

又 太宗中華殿賦詩，（貞觀二年十二月宴突利可汗及三品以上。）兩儀殿賦柏梁體，（五年破突厥，宴突利可汗。）幸慶善宮賦詩，（六年閏八月宴三品以上，又九月宴從臣。）積翠池賦詩，（十一年十月宴五品以上，各賦一事，帝得尚書。）定州賦詩，（十九年征遼班師至州賦。）幸靈州賦詩，（二十年八月，時北荒悉平，詩勒石。）又玄武門宴羣臣、正日臨朝、太原守歲、經戰地、幸陝、還陝並有詩，羣臣屬和。

徐獻忠《**唐詩品**》 文皇生更隋代，早事藝文，習氣既閒，神標復秀，故綺發天葩，輝揚內藻，聲音之本，不徒然矣。及乎大業成就，神氣充揚，延攬英賢，流徽四座，其遊幸諸作，宮徵鏗然，六朝浮靡之習，一變而唐，雖綺麗鮮錯，而雅道立矣。其爲一代之祖，又何疑焉？然宮體之作，世南導之雅正；而《積翠池賦》，魏徵約君以禮。因詞立意，又多格心之業，其爲

風化之端，諒不誣矣。

《唐詩歸》卷一　鍾惺云：太宗詩，終帶陳、隋滯響，讀之不能暢人。取其艷而秀者，句有餘而篇不足。

《詩源辯體》卷一二　武德貞觀間，太宗（諱世民）及虞世南（字伯施）、魏徵（字玄成）諸公五言，聲盡入律，語多綺靡，即梁陳舊習也。王元美云：「唐文皇（太宗）手定中原，籠蓋一世，而詩語殊無丈夫氣，習使之也。」

又卷一五　太宗體襲陳隋，玄宗格入開寶。今錄太宗而遺玄宗者，蓋太宗當武德、貞觀間，與虞、魏諸公即唐音之始。玄宗當開元、天寶間，較高、岑諸公則優劣懸絕。試觀《玄宗集》，入選者數篇誠佳，餘不足當高岑下駟也。

愛新覺羅・玄燁《講筵緒論》　詩以吟詠性靈，如唐太宗諸篇，未嘗不以天下黎民爲念者。

《詩辯坻》卷四　唐太宗詩雖偶儷，乃鴻碩壯闊，振六朝靡靡。伯敬以爲終帶陳、隋滯響，讀之不能暢，不知上口輕便非大手也。唐初作者，醞藉一代，專在凝而不流，奈何少之！

《詩筏》　近代選詩，皆以《帝京篇》諸作爲不祧之祖，鍾、譚二子毅然去之，殊有膽識。一部《詩歸》，生面皆從此開，稂莠既除，嘉禾見矣。

《載酒園詩話又編・太宗皇帝》　《大風歌》衝口而出，卓偉不羣。即《鴻鵠》酸楚之音，猶有籠罩一世之氣。太宗沾沾鋪張功烈，粉飾治平，即此便輸漢祖一籌，不徒骨之靡弱。「螢火不溫風」，眞爲宮體之靡。「圓花釘菊叢」，何來此醜字！

陳敬廷《御定全唐詩後序》　漢魏去古未遠，六朝以來餘波綺靡。洎夫有唐，太宗起而振之，本《國風》、《雅》、《頌》之遺，有古歌今律諸體，上倡其鴻製，下衍其清音，彬彬盛哉。

《彦周詩話》　老杜詩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記也。如唐太宗，相者見之云：「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而杜詩云「眞氣驚戶牖」，可謂簡而盡。又《經昭陵詩》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辭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

林俊《正學類編書序》　唐太宗之宮體，虞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純正。」國朝詔制諸作，純正者也。其典謨雅頌之風，遏沛宮，祀后土，無足言者。

陸深《山西策問八首・壽陽》　三代而下稱漢唐文武全才，可指而數與？唐太宗亦可謂文武之主矣。興自晉陽，其流風猶有存者。

愛新覺羅・弘曆《讀唐太宗集》　予讀唐太宗集，見有《賜魏徵詩》云云。注之者曰：徵善治酒，世所未有。信斯言也，徵爲諂臣，太宗不得爲令主矣。夫太宗三代以下之賢君，而魏徵亦有唐之遺直也，徵之于太宗，知無不言，且有不必言而言之者矣。醽醁善醉之物，而謂徵自釀以媚君，有是理乎？

田雯《淵明閑情》　《困學紀聞》載鄭毅夫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爲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嬉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詞之溺也。又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爲文，如《溫泉銘》、《小山賦》之類是也。余謂不然，文章何所不可，豈必如《大風》、《垓下》，始爲劉項本色哉！

又《艷體詩序》　余嘗謂《大風》、《垓下》咄嗟而辦，格古音諧，劉項何以能之？唐太宗功業雄卓，所爲文競靡鬬華，嫣然兒女嬉笑之聲，如《溫泉銘》、《小山賦》，又嘗學庾信體，斯亦奇矣。

《隨園詩話》卷一三　唐太宗云：「泥龍竹馬，兒童之樂也；翠羽明珠，婦女之樂也。」余亦云：「急流勇退，後起有人，士大夫之樂也。」

《養一齋詩話》卷七　《庚溪詩話》極尊《大風歌》爲英主氣概【略】。六朝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麗不逞，無足述者。亦未爲無識也。乃獨取唐文皇「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詞氣壯偉，足與功烈相副。未免太過。如此六句，乃陳、隋人氣格，特多填帝王門面字耳。較之魏武，猶有愧色，況漢高哉！文皇詩大率未脫文士氣，此亦風會使然，不必苛繩者，而謂其高出魏、晉，則非矣。

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　《全唐詩話》記虞世南不和太宗宮體詩，微特政治攸關，亦文藝中爭友也，惟太宗容之。降若後世，即朋友間難相得矣。

王闓運《湘綺樓論唐詩》　陳隋靡習，太宗已以清麗振之矣。

《詩學淵源》卷八　（太宗）詩襲陳隋之餘，下漸唐律。凡其所作，足爲師象。窮源竟委，唯此爲宜。《帝京》十篇，規法陳隋，而精細尤甚，欲知齊梁陳隋之法，非讀此不可。

分論

《帝京篇》 《精選唐詩分類評釋繩尺》卷六：六朝氣習，欲脫未脫。《彙編唐詩十集》壬集一：唐曰：題曰《帝京》，而通篇說君道，所謂在德不在險。《詩藪內編・古體中》：唐初惟文皇《帝京篇》，藻贍精華，最爲傑作。視梁、陳神韻少減，而富麗過之。無論大略，即雄才自當驅走一世。然使三百年中，律有餘，古不足，已兆端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卷一四：周珽曰：《帝京》篇什不失雅道。若比諸得天下於馬上之漢高，《大風》之語，氣概要勝此多多許矣。《唐詩觀瀾集》卷三：起手籠罩，以下逐首敷叙，結處透發本意。布局渾成，十首當作一章讀。《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此《帝京篇》，選家間有列入律詩中者，殆因其中多偶聯耳。亦知儷句自魏晉以來，率多有之，又安得輒指爲律耶！此詩和平典則，允足開唐音而追正始，捨是更無以弁冕茲編。讀者勿謬以詞調近律訾之，而學爲古體亦不得援此藉口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長篇分爲十首，即各自爲詠，非古昔數篇相連只詠一事之體也。此體少有作者，亦取巧之法。

又一 《唐詩觀瀾集》卷三：（「綺殿」二句）已開律徑。

又二 《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此言萬機之暇，留覽圖史，有惟日不足意。「玉匣啓龍圖，金繩披鳳篆」，典麗。

又三 《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此叙閱武事。「珮弓寫明月，【略】啼猿悲急箭」，摹寫盡情，鍊詞工雅。

又四 《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此言奏樂以爲樂。

又六 《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即事娛情，樂而不荒。「萍間日彩亂，荷處香風舉」，亦妍亦韻。

又七 《唐詩鏡》卷一：太宗麗色來自齊梁，蒼骨本之隋氏，「長烟散初碧，皎月澄輕素」，語藻而潔。《唐詩觀瀾集》卷三：秀麗近小謝。

又一〇 《唐詩歸》卷一：「以茲遊觀極，悠然獨長想」，鍾惺云：好起手。「披卷覽前踪，撫躬尋既往」，鍾惺云：詔令語。「奉天竭誠敬，臨民思惠養」，譚元春云：袞龍氣。「庶待淳化敷，方嗣雲亭響」，鍾惺云：末語有侈心矣。始戒終溢，雄主故態也。《唐詩觀瀾集》卷三：曲終奏雅。化陳、隋之綺靡，開初、盛之渾穆，須看其起結脫換，有旋乾轉坤之力。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總結頗有氣概，所謂曲中雅奏。

《執契靜三邊》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無爲宇宙清，有美璇璣正」，對語雄闊，此仍古體，與前十首（指《帝京篇》）不同。又：「衣宵寢二難，食旰餐三懼」，「寢難」、「餐懼」，語太雕琢。「宵衣」、「旰食」分開，又太容易。

《經破薛舉戰地》 《歷代詩發》卷八：英毅之氣，勃勃行楮間。鍾伯敬謂太宗詩終帶陳隋滯響，讀之不能暢人，似非通論也。《唐詩觀瀾集》卷三：「營碎落星沉，陣卷橫雲裂」十字足抵范蔚宗叙昆陽一戰。「於茲俯舊原，【略】滅竈有殘痕」，沉鬱頓挫，與漢高過沛歌風同一氣象。

《過舊宅二首》二 《唐詩鏡》卷一：「紉珮蘭凋徑，舒圭葉翦桐」，語既有韻，「剪桐」更饒想致。

《登三臺言志》 《唐詩鏡》卷一：「引月擎宵桂，飄雲逼曙鱗」，下句佳，取景在一「鱗」字。

《望終南山》 《唐音癸籤・詁箋一》：《文苑英華》，太宗有《望中南山》詩。或疑終南之誤，非也。《毛詩・秦風・終南》注：終南山，即周之中南山。潘岳《關中記》云：以其山在天之中，居都之南，故曰中南。（彭叔夏辨證）

《初春登樓即目觀作述懷》 《唐詩鏡》卷一：「綺峰含翠霧，照日蕊紅林」，「蕊」字奇，又，「嬌花鳥續吟」一語最勝。

《首春》 《唐詩歸》卷一：「寒隨窮律變，春逐鳥聲開」，鍾惺云：妙語在一「開」字。「初風飄帶柳」，鍾惺云：「初風」字新，妙於「初日」、「初月」。「晚雪間花梅」，譚元春云：「花」字虛用，妙！「芝田初雁去，綺樹未鶯來」，鍾惺云：用虛字撐得有力。

《山閣晚秋》 《唐詩鏡》卷一：五、六語佳，「古」、「新」字不宜疊用，或當時以此爲致耳。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僅可成章。

《秋日夔庾信體》 《唐詩歸》卷一：「蟬啼覺樹冷，螢火不溫風」，鍾惺云：亦是陳隋巧句，而意象玲瓏。「晨浦鳴飛雁，夕渚集棲鴻」，鍾惺云：「飛雁」、「棲鴻」作對，好笑！然初唐有之。「颯颯高天吹，氛澄下熾空」，鍾惺云：厭極！《唐詩評選》卷二：輕于子山，密于江令。《唐詩鏡》卷一：

「螢火不溫風」，與「流螢帶火寒」相去何啻天壤。

《賦得浮橋》　《唐詩評選》卷三：自梁以降，五言近體往往有全首合作者，于古詩爲末流，于近體實爲元聲。以唐人合讀之，樸處留雅，蘊藉處留風，鄭重處留頌，不謂之元聲不得矣。學近體者舍此則輕狷卞迫，淫泛委沓之氣入其心脾，不可瘳矣。詩自有雅鄭之別，質不必雅，文不必鄭，理亦爲鄭，情亦爲雅，此道爲千古皮相人朦朧掩盡。如《摽梅》、《死麕》，宛折留連，乃爲二南正始之音。《相鼠》、《鷄鳴》，要歸鄭衛，亦視其留止靜躁之節耳。故《緇衣》非不好賢，而終與好色不淫者殊科。志言聲永，相須而成，強詞褊志，蕩聲浮永，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者，此物也。五言近體既不得不以唐爲鼻祖，要當溯源尋聲以戒其濫。漢魏晉宋，苦于邈不相親，則其流止初終，安能舍徐庾柳吳，被以陳隋遺響之名，而棄冠毀冕，拔本塞源也哉！此之不察，則以「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爲雅，而適得鄭之強悍，抑將以「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爲雅，而適得鄭之卞刻；乃至以「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爲雅，而適得鄭之狷誕矣。物必有所始，知始則知化。化而失其故，雅之所以鄭也。梁陳于古詩失故而鄭，于近體則始化而雅。孟浩然化之小變，大曆十子化之大變也。高廷禮不此之知，以不正之聲爲正聲，惡似是而非者，非高之惡而奚惡哉！又：庚青韻互用。

《月晦》　《瀛奎律髓》卷一六方回評：雖未脫徐庾、陳隋之氣，句句說景，末乃歸之於情，然此詩亦佳。五、六巧。又：紀昀評：五、六是齊、梁語。《唐詩歸》卷一：「笑樹花分色，啼枝鳥合聲」，譚元春云：「合」字有身分，妙於「分」字。鍾惺云：「笑」、「啼」、「分」、「合」字，用得不覺纖砌。《唐詩評選》卷三：只此是格，只此是韻，五言近體，必從此種入，乃得不淪惡道。

《秋日翠微宮》　《瀛奎律髓》卷一二方回評：「側陣移鴻影」一聯自是佳句。「釘」字似險，細味之，乃以菊花之圓如釘裝然，亦奇也。又《遼東山夜臨秋》詩亦佳，一聯云：「烟生遙岸隱，月落半崖陰。」又：馮舒評：古人之詩，豈如後人專擅字眼者？後人不能如此結。又：馮班評：方君云「釘字似險」，不必，不若前「纈」字好。又：紀昀評：「釘」字殊不雅馴，非險、非奇。又云：三、四乃初體中之笨句。

《秋日二首》一　《瀛奎律髓》卷十二方回評：唐太宗既得天下，盡修諸史，《晉書》、《南》《北史》及八代史是也。盡注諸書，今注疏是也。其有功於後世者甚大，不止一時混合軌、文而已。作小小八句詩，壓倒一時，文人、書生、瀛洲十八學士，及天下能言之人，焉不心服。詩體源流，陳、隋多是前六句述景，末句乃以情終之。後篇「將秋」之聯係響字。「霞碎纈高天」，「纈」字甚妙。山谷「秋入園林花老眼」，乃是如此下字，李賀「龜甲屏風生眼纈」，亦出此。又：馮舒評：方君論詩必分情景，又必以一字爲詩眼，此殊不然。無首無尾，無起無止，而自聯貫，自渾成者，沈、宋以前之詩也。不必如此起而首妙，不必如此止而結妙，景龍至李、杜之詩也。如此起，如此結，錢、郎以後之詩也。總之，言景必兼情，言情必兼景，或專情、或專景，而虛字、新字自具其中，此作詩之法也。必做空硬腔，巧入新字爲詩眼，去詩道遠矣，去說詩亦千里矣。又：「花老眼」，成何語？又：詩不以一字爲工拙。又：此詩前一段不分景與情，「纈」字六朝人常用，方君於古人詩全未經目。又：紀昀評：諸史不盡修於太宗時，諸經之注亦不盡在太宗時。三、四自好。《蜀中廣記・詩話一》：唐太宗《詠秋日詩》有云：「還似成都望，直見峨眉前。」考唐史太宗蓋嘗遙領益州，神想所矚也。

又二　《瀛奎律髓》卷十二紀昀評：二首尚純是初體。此詩三、四又初體中之俗格也。《唐詩箋注》卷一：上林清秋景物，寫狀自是不同。「日影」、「雲陰」，高低點綴，氣象亦迥絕。太宗才藻一歸大雅，豈陳後主、隋煬帝雕繪筆墨！眞能開出一代作手。《唐詩選勝直解・五言律詩》：全篇賦體。首二句出「秋」字，二聯言時景，三聯出「日」字，末言秋之人情，【略】言仙境不可到，萬機之暇，且領林泉之樂而已。

《守歲》　《瀛奎律髓》卷十六方回評：唐太宗才高，此詩尾句有把握，起句有兩字爲眼，殊不苟也。又《太原守歲》一聯尤佳：「送寒餘雪盡，迎歲早梅新。」文集四十卷，今亡，《初學記》中得此。又：馮舒評：五言、七言勢必有一單字，何嘗刊定詩眼？大曆以後或亦有之，前此則未也。此皆「江西」惡識，宋人惡論。又：紀昀評：詩眼之說，不可施之初唐。且「斜」字、「麗」字亦無須鍛鍊而得之，標以爲眼，尤屬強坐。〔按：方回在「暮景斜芳殿，年華麗綺宮」二句之「斜」、「麗」字傍加圈。〕初唐難得如此輕清之作。又：許印芳評：詩眼之說，即詩家鍊字法，未可斥爲外道，但不宜任意穿鑿，強標句眼耳。

《咏雨》 《唐詩歸》卷一：「雁濕行無次」，鍾惺云：妙語，眞境。「花露色更鮮」，鍾惺云：「鮮」字雅甚，必不得已寧用「然」字。《唐詩評選》卷三：淨。

《詠桃》 《唐詩歸》卷一：「向日分千笑，迎風共一香」，鍾惺云：「一香」，「一」字幻。《唐詩評選》卷三：絕代高唱。又：結語深鍊，妙於浹合。

《餞中書侍郎來濟》 《詩辯坻》卷三：太宗《餞來濟》，七律已開。

《賦得臨池柳》 《唐詩觀瀾集》卷一四：融物入妙。

《遼東山夜臨秋》 《能改齋漫錄》卷六「烟生遙岸隱，月落半崖陰」：唐太宗《遼東山夜臨秋》詩「烟生遙岸隱，月落半崖陰」，蓋取沈、庾詩。沈約《登元暢樓》詩云：「雲生片嶺黑，日下半溪陰。」庾肩吾《漢高廟》詩云：「塵飛遠騎沒，日徙半峰寒。」

句 《詩辯坻》卷三：太宗《幸靈州》詩止二句，雖闕而已自籠罩雄奇。

《破陣樂》 《唐詩箋注》卷八：征戍之苦，深宮遠念，其即《采薇》、《出車》古昔盛王之遺意歟？

《致仕朝參在見任本品上詔》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春容雅贍，淵淵金石之音。

《賜孝義高年粟帛詔》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叙意屬辭，婉切暢悉，殊覺情文生動。

《誡厚葬及賜功臣陪塋地詔》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深情内蘊，麗藻外敷。

《褒李大亮書》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溫純深潤，詞不煩而意甚摯。

《帝範》 吳萊《讀唐太宗帝範》：太宗每知太子之仁孝慈懦，恐不足以任國，而僅述古昔聖賢之遺訓，帝王之常法，強而教之，謂爲「帝範」。及至太子即位，曾不幾時，内則惑於嬖后，外則斥逐賢相，則夫天下國家紛紜變故之迭至。又：嗚呼，予觀太宗之志，嘗欲法三代，欲行周禮，遂紬封德彝之說，而專用魏徵之仁義。貞觀之治，夫豈近世所可遽及，使其當時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行者，一本於正，無復可議，則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陳紀之道，何異於是。然而，太宗終以不能遠及者，是亦貪勝好名之一過也，詎不信夫？

《帝範序》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述天位之不易，叙王業之艱難，垂訓後昆，特爲深切。

《帝範後序》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意既切至，文復典正純雅。

《金鏡》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唐之太宗，致治幾于三代之隆。今覽《金鏡》所載，其於處己行政用人之道，亦何其見之明而言之詳也！此所以追蹤往古歟？

《晉宣帝傳贊》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選辭厚縟，而大義相繩處，殊自嚴正不磨。

《晉武帝傳贊》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文瀾浩渺，而反復抑揚，於當時情事，最爲穩切。

傳記

《舊唐書・太宗紀》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諱世民，高祖第二子也。母曰太穆順聖皇后竇氏。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別館。時有二龍戲於館門之外，三日而去。高祖之臨岐州，太宗時年四歲。有書生自言善相，謁高祖曰：「公貴人也，且有貴子。」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高祖懼其言泄，將殺之，忽失所在，因採「濟世安民」之義以爲名焉。太宗幼聰睿，玄鑒深遠，臨機果斷，不拘小節，時人莫能測也。大業末，煬帝於鴈門爲突厥所圍，太宗應募救援，隸屯衛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必資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舉國之師，敢圍天子，必以國家倉卒無援。我張軍容，令數十里幡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雲集，望塵而遁矣。不然，彼衆我寡，悉軍來戰，必不能支矣。」定興從焉。師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曰：王師大至。由是解圍而遁。及高祖之守太原，太宗時年十八。有高陽賊帥魏刀兒，自號歷山飛，來攻太原，高祖擊之，深入賊陣。太宗以輕騎突圍而進，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於萬衆之中。適會步兵至，高祖與太宗又奮擊，大破之。時隋祚已終，太宗潛圖義舉，每折節下士，推財養客，羣盜大俠，莫不願效死力。及義兵起，乃率兵略徇西河，克之。拜右領大都督，右三軍皆隸焉，封燉煌

郡公。【略】義寧元年十二月，復爲右元帥，總兵十萬徇東都。及將旋，謂左右曰：「賊見吾還，必相追躡。」設三伏以待之。俄而隋將段達率萬餘人自後而至，度三王陵，發伏擊之，段達大敗，追奔至于城下。因於宜陽、新安置熊、穀二州，戍之而還。徙封趙國公。高祖受禪，拜尚書令、右武候大將軍，進封秦王，加授雍州牧。【略】（武德元年平薛仁杲），凱旋，獻捷於太廟。拜太尉、陝東道行臺尚書令，鎮長春宮，關東兵馬並受節度。尋加左武候大將軍、涼州總管。【略】三年二月，（宋）金剛竟以衆餒而遁，太宗追之至介州。【略】於是劉武周奔於突厥。幷、汾悉復舊地。詔就軍加拜益州道行臺尚書令。七月，總率諸軍攻王世充於洛邑，師次穀州。【略】四年二月，又進屯青城宮。【略】建德自滎陽西上，築壘於板渚，太宗屯武牢，相持二十餘日。諜者曰：「建德伺官軍芻盡，候牧馬於河北，因將襲武牢。」太宗知其謀，遂牧馬河北以誘之。詰朝，建德果悉衆而至，陳兵汜水。【略】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兵士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遂巡斂退。太宗曰：「可擊矣！」親率輕騎追而誘之，衆繼至。建德迴師而陣，未及整列，太宗先登擊之，所向皆靡。俄而衆軍合戰，囂塵四起。太宗率史大奈、程毗金、秦叔寶、宇文歆等揮幡而入，直突出其陣後，張我旗幟。賊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虜其衆五萬，生擒建德於陣。太宗數之曰：「我以干戈問罪，本在王世充，得失存亡，不預汝事，何故越境，犯我兵鋒？」建德股慄而言曰：「今若不來，恐勞遠取。」高祖聞而大悅，手詔曰：「隋氏分崩，峭函隔絕。兩雄合勢，一朝清蕩。兵既克捷，更無死傷。無愧爲臣，不憂其父，並汝功也。」乃將建德至東都城下。世充懼，率其官屬二千餘人詣軍門請降，山東悉平。太宗入據宮城，令蕭瑀、竇軌等封守府庫，一無所取，令記室房玄齡收隋圖籍。於是誅其同惡段達等五十餘人，枉被囚禁者悉釋之，非罪誅戮者祭而誄之。大饗將士，班賜有差。高祖令尚書左僕射裴寂勞於軍中。六月，凱旋。太宗親披黃金甲，陳鐵馬一萬騎，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二僞主及隋氏器物鞶輅獻于太廟。高祖大悅，行飲至禮以享焉。高祖以自古舊官不稱殊功，乃別表徽號，用旌勳德。十月，加號天策上將、陝東道大行臺，位在王公上。增邑二萬戶，通前三萬戶。賜金輅一乘，衮冕之服，玉璧一雙，黃金六千斤，前後部鼓吹及九部之樂，班劍四十人。于時海內漸平，太宗乃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爲學士，每更直閣下，降以溫顏，與之討論經義，或夜分而罷。【略】八年，加中書令。九年，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節、秦叔寶、段志玄、屈突通、張士貴等於玄武門誅之。甲子，立爲皇太子，庶政皆斷決。太宗乃縱禁苑所養鷹犬，幷停諸方所進珍異，政尚簡肅，天下大悅。又令百官各上封事，備陳安人理國之要。己巳，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近代已來，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典。有官號、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兩字不連續者，並不須諱。」【略】八月癸亥，高祖傳位於皇太子，太宗即位於東宮顯德殿。遣司空、魏國公裴寂柴告于南郊。大赦天下。武德元年以來責情流配者並放還。文武官五品已上先無爵者賜爵一級，六品已下加勳一轉。天下給復一年。【略】丙子，立妃長孫氏爲皇后。【略】（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己巳，上崩於含風殿，年五十二。遺詔皇太子即位於柩前，喪紀宜用漢制。秘不發喪。庚午，遣舊將統飛騎勁兵從皇太子先還京，發六府甲士四千人，分列於道及安化門，翼從乃入；大行御馬輿，從官侍御如常。壬申，發喪。六月甲戌朔，殯于太極殿。八月丙子，百僚上謚曰文皇帝，廟號太宗。庚寅，葬昭陵。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文武聖皇帝。天寶十三載二月，改上尊號爲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史臣曰：臣觀文皇帝，發迹多奇，聰明神武。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志業則咸盡其才。所以屈突、尉遲，由仇敵而願傾心膂；馬周、劉洎，自疏遠而卒委鈞衡。終平泰階，諒由斯道。嘗試論之：礎潤雲興，蟲鳴蠁躍。雖堯、舜之聖，不能用檮杌、窮奇而治平；伊、呂之賢，不能爲夏桀、殷辛而昌盛。君臣之際，遭遇斯難，以至抉目剖心，蟲流筋擢，良由遭值之異也。以房、魏之智，不踰于丘、軻，遂能尊主庇民者，遭時也。或曰：以太宗之賢，失愛於昆弟，失教於諸子，何也？曰：然，舜不能仁四罪，堯不能訓丹朱，斯前志也。當神堯任讒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逼，孰顧分崩，變故之興，間不容髮，方懼「毀巢」之禍，寧虞「尺布」之謠？承乾之愚，聖父不能移也。若文皇自定儲於哲嗣，不騁志於高麗，用人如貞觀之初，納諫比魏徵之日。況周發、周成之世襲，我有遺姸；較漢文、漢武之恢弘，彼多慚德。迹其聽斷不惑，從善如流，千載可稱，一人而已！贊曰：昌、發啓國，一門三聖。文定高位，友于不令。管、蔡既誅，成、康道正。貞觀之風，到今歌詠。

紀事

《**唐詩紀事・太宗**》　貞觀六年九月，帝幸慶善宮，帝生時故宅也。因與貴臣宴，賦詩。起居郎請平宮商，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爲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陣舞》偕奏於庭。

又　貞觀二十年秋，帝幸靈州，破薛延陁。時迴紇諸部遣使入貢。乞置官司。上爲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太宗文皇帝集》三十卷。

又　《太宗序志》一卷，太宗撰。

又　《帝範》四卷，太宗撰，賈行注。

《**新唐書・藝文志四**》　《太宗集》四十卷。

又　太宗《凌煙閣功臣讚》一卷。

《**崇文總目**》**卷五**　《唐太宗集》一卷。鑒按：《玉海》引《崇文目》同，《書録解題》、《通考》並三卷，《舊唐志》三十卷，《唐志》、《通志略》並四十卷。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五**　《唐太宗詩》一卷。原釋：凡六十九首。《舊唐志》：《太宗集》三十卷，今集止此。《書録解題》三卷，云「唐太宗皇帝本集四十卷。《館閣書目》但有詩一卷六十九首而已。今此本第一卷賦四篇，詩六十五首。後二卷爲碑銘之屬。」按：《新唐志》即四十卷，據《解題》，則詩又佚四首矣，豈此乃合賦而言耶？《崇文目》亦一卷。

《**通志・藝文略**》　《唐太宗集》四十卷。

《**郡齋讀書後志・二儒家類**》　《帝範》一卷。右唐太宗撰。凡二十篇，今存者六篇。貞觀末著此書，以賜高宗，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其末頗以汰侈自咎，以戒高宗，俾勿效己。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唐太宗集》三卷。唐太宗皇帝本集四十卷，《館閣書目》但有詩一卷六十九首而已。今此本第一卷賦四篇，詩六十五首，後二卷爲碑、銘、書、詔之屬，而訛謬頗多。世所傳太宗之文見於石刻者，如《帝京篇》、《秋日效庾信體》詩、《三藏聖教序》皆不在；又《晉書》紀傳論稱制曰者四，皆太宗御製也。今獨載宣、武二紀論，而陸機、王羲之傳論不預焉。宣紀論復重出，其他亦多有非太宗文者，雜厠其中，非善本也。

又《**儒家類**》　《帝範》一卷。案：《舊唐書・經籍志》作四卷，《宋史・藝文志》作二卷。唐太宗撰，凡十二篇，以賜高宗。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八**》　《唐太宗集》三卷。

《**宋史・藝文志七**》　《唐太宗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唐太宗集》四十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太宗詩》一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唐太宗詩》一卷。

《**豐順丁氏持静齋書目・鈔本・集部**》　《唐太宗文皇帝集》一卷，舊鈔本。

《**雲間韓氏藏書目・集部**》　《唐太宗詩》，又徐賢妃、高宗、武則天、中宗，【略】上官昭容【略】詩各一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唐太宗皇帝集》二卷，明活字刊本，何夢華藏書。按：《天一閣書目》作一卷，明淮海朱應辰訂梓，北江聞人洽序。吳郡都穆跋云：「太常邊廷實。《館閣書目》有《文皇詩》一卷，凡六十九首，今以詩按之，正符此數。但其中《望春臺》乃明皇詩，《餞中書侍郎來濟》乃宋之問詩，當是後人誤入，非館閣之舊。是本前有《感應賦》、《臨層臺賦》、《小池賦》三篇，詩六十七首。所謂《望春臺》及《餞來濟》二首均不列入，正合前數，較朱應辰刻本爲佳。有「何元錫印」、「夢華館藏書」二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卷一五**　《東皋子集》三卷附録：余家有《唐太宗集》一卷，明活字本。（詒讓）

《**木樨軒藏書書録**》**卷四**　《唐太宗皇帝集》二卷，唐太宗李世民撰。【略】明活字本。收藏有「千墨奔藏」朱文方印、「貝墉曾讀」朱文長印、

「藐姑射山人」白文方印。

雜録

《隋唐嘉話》卷中　太宗之平劉武周，河東士庶歌舞於道，軍人相與爲《秦王破陣樂》之曲，後編樂府云。

《翰林志序》　唐興，太宗始於秦王府開文學館，擢房玄齡、杜如晦一十八人，皆以本官兼學士，給五官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於閣下，討論墳典，時人謂之「登瀛洲」。貞觀初，置弘文館學士，聽朝之隙，引之大内殿，講論文義，商較時政，或夜分而罷。

《唐摭言・雜記》　貞觀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門，見進士於榜下綴行而出，喜謂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進士榜頭，豎黏黃紙四張，以氈筆淡墨衮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曰：文皇頃以飛帛書之。或象陰注陽受之狀。又：文貞公神道碑，太宗之文。時徵將薨，太宗嘗夢見，及覺，左右奏徵卒。故曰，「俄於仿佛，忽睹形儀。」復曰：「高宗昔日得賢相於夢中，朕今此宵失良臣於覺後。」

《唐語林・補遺》　太宗嘗以飛白書賜馬周，曰：「鳳鸞沖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又高宗嘗爲飛白，賜侍臣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玄，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罄忠節，贊皇猷」。其詞皆有比興。

長孫皇后

論述

《春游曲》　《唐詩歸》卷五：鍾惺云：開國聖母，亦作情艷，恐傷盛德。《名媛詩歸》卷九：詩中連用「井上」、「簷邊」、「花中」、「樹上」、「林下」，一氣讀去，不覺其複，可見詩到入妙處，亦足掩其微疵。休文四聲八病之説，至此却用不着。「上苑杏花朝日明，蘭閨艷妾連春情。井上新桃偷面色，簷邊嫩柳學身輕」，何等深細，覺他人柳腰桃臉等語皆鄙俗不中用。人只知「偷面色」、「學身輕」嬌娜柔艷，却不知用「新」字、「嫩」字掩映得出。「花中去來看舞蝶，樹上長短聽流鶯。林下何須遠借問，出衆風流舊有名」，如此賣弄語作結，止於游春有情。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林下何須遠借問，出衆風流舊有名」，句亦風流，然不似皇后語，蓋妒也。

傳記

《舊唐書・后妃傳上・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長安人，隋右驍衛將軍晟之女也。晟妻，隋揚州刺史高敬德女，生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則。年十三，嬪于太宗。隋大業中，常歸寧於永興里，后舅高士廉滕張氏，於后所宿舍外見大馬，高二丈，鞍勒皆具，以告士廉。命筮之，遇《坤》之《泰》，筮者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變而之《泰》，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象》曰：后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龍，《乾》之象也。馬，《坤》之象也。變而爲《泰》，天地交也。繇協於《歸妹》，婦人之兆也。女處尊位，履中居順也。此女貴不可言。」武德元年，冊爲秦王妃。時太宗功業既高，隱太子猜忌滋甚。后孝事高祖，恭順妃嬪，盡力彌縫，以存内助。及難作，太宗在玄武門，方引將士入宮授甲，后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九年，冊拜皇太子妃。太宗即位，立爲皇后，贈后父晟司空、齊獻公。后性尤儉約，凡所服御，取給而已。太宗彌加禮待，常與后論及賞罰之事，對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婦人，豈敢豫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之答。時后兄無忌夙與太宗爲布衣之交，又以佐命元勳，委以腹心，出入卧内，將任之朝政。后固言不可，每乘間奏曰：「妾既託身紫宮，尊貴已極，實不願兄弟子姪布列朝廷。漢之吕、霍，可爲切骨之戒，特願聖朝勿以妾兄爲宰執。」太宗不聽，竟用無忌爲左武候大將軍、吏部尚

書、右僕射。后又密遣無忌苦求遜職，太宗不獲已而許焉，改授開府儀同三司，后意乃懌。有異母兄安業，好酒無賴。獻公之薨也，后及無忌並幼，安業斥還舅氏，后殊不以介意，每請太宗厚加恩禮，位至監門將軍。及預劉德裕逆謀，太宗將殺之，后叩頭流涕爲請命曰：「安業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置以極刑，人必謂妾恃寵以復其兄，無乃爲聖朝累乎！」遂得減死。后所生長樂公主，太宗特所鍾愛，及將出降，敕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時，將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乎！』然謂長主者，良以尊於公主也，情雖有差，義無等別。若令公主之禮有過長主，理恐不可，願陛下思之。」太宗以其言退而告后，后歎曰：「嘗聞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聞其諫，實乃能以義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蒙禮待，情義深重，每言必候顏色，尚不敢輕犯威嚴，況在臣下，情疏禮隔，故韓非爲之說難，東方稱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有國有家者急務，納之則俗寧，杜之則政亂，誠願陛下詳之，則天下幸甚。」后因請遣中使齎帛五百匹，詣徵宅以賜之。太子承乾乳母遂安夫人常白后曰：「東宮器用闕少，欲有奏請。」后不聽，曰：「爲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揚，何憂少於器物也。」八年，從幸九成宮，染疾危悸，太子承乾入侍，密啓后曰：「醫藥備盡，尊體不瘳，請奏赦囚徒，幷度人入道，冀蒙福助。」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爲惡；若行善無效，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者示存異方之教耳，非惟政體靡弊，又是上所不爲，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承乾不敢奏，以告左僕射房玄齡，玄齡以聞，太宗及侍臣莫不歔欷。朝臣咸請肆赦，太宗從之，后聞之固爭，乃止。將大漸，與太宗辭訣，時玄齡以譴歸第，后固言：「玄齡事陛下最久，小心謹慎，奇謀秘計，皆所預聞，竟無一言漏洩，非有大故，願勿棄之。又妾之本宗，幸緣姻戚，既非德舉，易履危機，其保全永久，愼勿處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則爲幸矣。妾生既無益於時，今死不可厚費。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自古聖賢，皆崇儉薄，惟無道之世，大起山陵，勞費天下，爲有識者笑。但請因山而葬，不須起墳，無用棺槨，所須器服，皆以木瓦，儉薄送終，則是不忘妾也。」十年六月己卯，崩于立政殿，時年三十六。其年十一月庚寅，葬於昭陵。后嘗撰古婦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則》，自爲之序。又著論駁漢明德馬皇后，以爲不能抑退外戚，令其當朝貴盛，乃戒其龍馬水車，此乃開其禍源而防其末事耳。且戒主守者曰：「此吾以自防閑耳。婦人著述無條貫，不欲至尊見之，愼勿言。」崩後，宮司以聞，太宗覽而增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可垂於後代。我豈不達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規諫，補朕之闕，今不復聞善言，是內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文德順聖皇后。【略】贊曰：坤德既軌，彤管有煒。【略】賢哉長孫，母儀何偉。

紀事

《名媛詩歸》卷九 長孫皇后，唐太宗文德皇后也。隋左驍衛將軍晟女。喜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歸太宗，初以太子妃，爲皇后。性約素，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嘗作《遊春曲》，帝見而誦之，嘖嘖稱美。后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誡守者：「吾以自檢，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年三十六。宮司以書聞，帝爲之慟，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顧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謚文德，葬昭陵，因九嵕山以成后志。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長孫皇后《女則要錄》十卷。

藝文

朱子奢《文德皇后輓歌》 神京背紫陌，縞騶結行輈。北去橫橋道，西分清渭流。寒光向龍沒，霜氣入松楸。今日泉臺路，非是濯龍遊。

李百藥《文德皇后輓歌》 裴回兩儀殿，悵望九成臺。玉輦終辭宴，瑤

筐遂不開。野曠陰風積，川長思鳥來。寒山寂已暮，虞殯有餘哀。

雜録

《太平廣記》卷四〇五引《談賓録》　錢有文如甲跡者，因文德皇后也。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此四字及書皆歐陽詢所爲也。初進樣曰，后掐一甲迹，因是有之。

馬周

論述

《舊唐書・馬周傳》　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亡倦。昔蘇、張、終、賈，正應此耳。」

《韻語陽秋》卷一八　汲引之恩，不可忘也，一日得志，思有以報之，亦人情之常也。【略】唐馬周以一介草茅，遭遇太宗，不累年而致位卿相，皆由常何之一言。而身貴得志之時，於何不聞有報何邪？李邦直詩云：「底事馬周身富貴，不聞推轂報常何」是已。張文潛詩云：「馬周未遇虬髯公，布衣落魄來新豐。一尊獨酌豈無意，俗子不解知英雄。」蓋周雖緣常何之一言，而其智謂忠亮，亦自有以取之。如疏宗室世守居藩，樂工鳴玉曳履，皆切中時病者也。史臣至比之爲築巖釣渭，亦過矣哉！岑文本云：「周鳶肩火色，騰上必速，但不能久。」其後周年止五十，志不盡行，文本殆如蓍龜矣。

《凌朝浮江旅思》　《四溟詩話》卷一：江總「平海若無流」，馬周「潮平似不流」，杜甫「江平若不流」，三公造語相類，馬句穩而佳。《唐詩歸》卷一：「山遠疑無樹，潮平似不流」，鍾惺云：空靜秀豎，初唐至此另開一境。《唐詩評選》卷三：昔人目謝康樂詩如初日芙蓉，予于此亦云神采天香，古今鮮匹矣。《唐詩鏡》卷一：三、四意晚，然中晚却不屑此作。

《論奉親享廟襲封樂工等疏》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剴篤之辭，出之以委蛇，蓋由其忠誠内結耳。

傳記

《舊唐書・馬周傳》　馬周字賓王，清河茌平人也。少孤貧好學，尤精《詩》、《傳》，落拓不爲州里所敬。武德中，補博州助教，日飲醇酎，不以講授爲事。刺史達奚恕屢加咎責，周乃拂衣遊於曹、汴，又爲浚儀令崔賢首所辱，遂感激西遊長安。宿於新豐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待周，遂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主人深異之。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貞觀三年，太宗令百僚上書言得失，何以武吏不涉經學，周乃爲何陳便宜二十餘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問何，何答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具草也。每與臣言，未嘗不以忠孝爲意。」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與語甚悦，令直門下省。六年，授監察御史，奉使稱旨。帝以常何舉得其人，賜帛三百匹。是歲，周上疏。【略】太宗深納之。尋除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十一年，周又上疏曰：【略】疏奏，太宗稱善久之。先是，京城諸街，每至晨暮，遣人傳呼以警衆。周遂奏諸街置鼓，每擊以警衆，令罷傳呼，時人便之，太宗益加賞勞。俄拜給事中，十二年，轉中書舍人。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則便思之。」【略】十五年，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又兼檢校晉王府長史。王爲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依舊兼太子右庶子。周既職兼兩宮，處事精密，甚獲當時之譽。太宗伐遼東，皇太子定州監守，令周與高士廉、劉洎留輔皇太子。太宗還，以本官攝吏部尚書。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太宗嘗以神筆賜周飛白書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敕求勝地，爲周起宅。名醫中使，相望不絕，每令尚食以膳供之，太宗躬爲調藥，皇太子親臨問疾。周臨終，索所陳事表草一帙，手自焚之，慨然曰：

「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爲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太宗爲之舉哀，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高宗即位，追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庭。【略】史臣曰：【略】馬周道承際會，天性深沉，悟主談微，置忠本孝，沖識廣度，宛涉穹崇。《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惜其中壽，不慭遺乎！

紀事

《唐詩紀事・馬周》 周，字賓王，博州人。嗜學，善《詩》、《春秋》，天資曠邁。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咎責，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資使入關。留客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至長安，客常何家。貞觀五年，太宗召之。後爲中書令。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馬周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馬周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 《馬周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馬周集》十卷。

藝文

張耒《馬周》 馬周未遇虯鬚公，布衣落魄來新豐。一樽獨酌豈無意，俗子不解知英雄。賢豪相逢自相得，一語君王見胸臆。當時豈不爲人言，聾耳安能爲君側。

雜録

《隋唐嘉話》卷中 中書令馬周，始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卷，三命召之。所陳世事，莫不施行。舊諸街晨昏傳叫，以警行者，代之以鼓，城門入由左，出由右：皆周法也。

《大唐新語・極諫》 太宗將幸九成宮，馬周上疏諫曰：「伏見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輒，俄經旬日，非可朝行暮至也；脫上皇情或思感，欲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意只爲避暑，則上皇尚留熱處，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臣切不安。」文多不載。太宗稱善。

又《舉賢》 馬周少落拓，不爲州里所敬，補州助教，頗不親事。刺史達奚恕杖之，乃拂衣去，〔遊〕曹、汴，爲浚儀令崔賢首所辱，遂感激，西之長安，止於將軍常何家。貞觀初，太宗命文武百官陳時政利害，何以武吏不涉學，乃委周草狀。周備陳損益四十餘條，何見之，驚曰：「條目何多也？不敢以聞。」周曰：「將軍蒙國厚恩，親承聖旨，所陳利害，已形翰墨，業不可止也。將軍即不聞，其可得耶？」何遂以聞。太宗大駭，召問何，遽召周與語，甚奇之。直門下省，寵冠卿相，累遷中書令。周所陳事：六街設鼓以代傳呼，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稅及宿衛大小交，即其條也。太宗有事遼海，詔周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及凱旋，高宗遣所留貴嬪承恩寵者迓於行在。太宗喜悅高宗，高宗曰：「馬周教臣耳。」太宗笑曰：「山東輒窺我。」錫賚甚厚。及薨，太宗爲之慟，每思之甚，將假道術以求見，其恩遇如此。初，周以布衣直門下省，太宗就命監察裏行，俄拜監察御史。「裏行」之名，自周始也。

又《釐革》 舊制，京城內金吾曉暝傳呼，以戒行者。馬周獻封章，始置街鼓，俗號「鼕鼕」，公私便焉。有道人裴翛然，雅有篇詠，善畫，好酒，常戲爲《渭川歌》，詞曰：「遮莫鼕鼕動，須傾湛湛杯。金吾儻借問，報道玉山頹。」甚爲時人所賞。

《太平廣記》卷一九引《神仙拾遺》 馬周者，華山素靈宮仙官也。唐

氏將受命，太上敕之下佐於國，而沈湎於酒，汩沒風塵間二十年。棲旅困餒，所向拘礙，幾爲磕仆。聞袁天綱自蜀入秦，善於相術，因詣之，以決休咎。天綱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且夕耳。何相之有邪？」周大驚，問以禳制之術。天綱曰：「可自此東直而行，當有老叟騎牛者，不得迫而與語，但隨其行，此災可除矣。」周如言而行，未出都門，果有老叟，騎牛出城，默隨其後，繚繞村徑，登一大山，周隨至山頂，叟顧見之，下牛，坐於樹下，與語曰：「太上命汝輔佐聖孫，創業拯世，何爲昏沈於酒，自掇困餓，五神已散，正氣凋淪，且夕將死，而不修省邪？」周亦憮然未曉，叟曰：「汝本素靈宮仙官，今太華仙王使人召汝。」即引入宮闕，經歷宮門數重，至大殿之前，羽衛森肅，若帝王所居。趨至簾前，有宣言責之者，以其受命不恭，墮廢所委，使還其舊署，自責省愆。叟與所使數人，送於東廡之外別院中。室宇宏麗，視其門，則姓名存焉。啓鑰而入，鑪火鼎器，牀榻茵席，宛如近所棲止。沉吟思之，未能了悟。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長大奇偉，立於前曰：「我皆先生五臟之神也，先生酣酒流蕩，濁辱於身，我等久歸此矣。但閉目，將復於神室也。」周瞑目，頃之，忽覺心智明悟，併憶前事，二十餘年，若旬日之間耳。復扃鐍所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謝過，再稟其命，來詣長安。明日復謁天綱，天綱驚曰：「子何所遇邪？已有瘳矣。六十日當一日九遷，百日位至丞相，勉自愛也。」如是，貞觀中，敕文武官各貢理國之策，周之所貢，意出人表。是日拜拾遺、監察御史裏行，自此累居大任，入相中書令數年。一旦羣仙降其室曰：「佐國功成，可以退矣。太乙徵命，無復留也。」翌日無疾而終。謚曰忠公。其所著功業，匡贊國政，敭歷品秩，國史有傳，此不備書。

又卷一六四引《談賓録》　馬周西行長安，至新豐，宿於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周遂命酒，悠然獨酌，主人翁深異之。及爲常何陳便宜二十餘事，太宗怪其能，問何，何答曰：「此非臣發慮，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與語甚悦，授監察御史。奏罷傳呼，置鼓，每擊以驚衆，時人便之。遷中書令。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敕求勝地，爲周起宅，名醫內使，相望不絶。每令常食以御膳供之，太宗躬爲調藥，皇太子臨問。

又卷二二四引《定命録》　唐馬周，字賓王，少孤貧，明《詩》《傳》，落魄不事產業，不爲州里所重。補博州助教，日飲酒，刺史達奚恕屢加咎責。周乃拂衣南遊曹、汴之境，因酒後忤浚儀令崔賢，又遇責辱。西至新豐，宿旅次，主人唯供設諸商販人，而不顧周。周遂命酒一斗，獨酌，所飲餘者，便脱靴洗足。主人竊奇之。因至京，停於賣餺媼肆。數日，祈覓一館客處，媼乃引致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媼之初賣餺也，李淳風、袁天綱嘗遇而異之。皆竊云：「此婦人大貴，何以在此？」馬公尋取爲妻。後有詔，文武五品官已上，各上封事，周陳便宜二十條事，遣何奏之。乃請置街鼓，及文武官緋紫碧綠等服色，幷城門左右出入，事皆合旨。太宗怪而問何所見，何對曰：「乃臣家客馬周所爲也。」召見，與語，命直門下省。仍令房玄齡試經及策，拜儒林郎，守監察御史。以常何舉得其人，賜帛百匹。周後轉給事中、中書舍人。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岑文本見之曰：「吾見馬君，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但恐不能久耳。」數年內，官至宰相，其媼亦爲夫人。後爲吏部尚書，病消渴，彌年不瘳。年四十八而卒，追贈右僕射、高唐公。

《容齋四筆・常何》　唐太宗貞觀五年，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時馬周客游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即召周，與語，甚悦。以何爲知人，賜絹三百匹。常何後亦不顯，莫知其所以進。予案《李密傳》，密從翟讓與張須陀戰，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爲游騎，遂殺須陀。常何之名蓋見於此。唐史亦採於劉仁軌《行年河洛記》也。

高智周

傳記

《舊唐書・良吏傳上・高智周》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少好學，舉進

士。累補費縣令，與丞、尉均分俸錢，政化大行，人吏刊石以頌之。尋授祕書郎、弘文館直學士，預撰《瑤山玉彩》、《文館辭林》等，三遷蘭臺大夫。時孝敬在東宮，智周與司文郎中賀凱、司經大夫王眞儒等，俱以儒學詔授爲侍讀。總章元年，請假歸葬其父母，因謂所親曰：「知進而不知退，取患之道也。」乃稱疾去職。俄起授壽州刺史，政存寬惠，百姓安之。每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講誦，訪以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墾田獄訟之事。咸亨二年，召拜正諫大夫，兼檢校禮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俄轉御史大夫，累表固辭煩劇之任，高宗嘉其意，拜右散騎常侍。又請致仕，許之。永淳二年十月，卒於家，年八十二，贈越州都督府。智周少與鄉人蔣子愼善，同詣善相者，曰：「明公位極人臣，而胤嗣微弱；蔣侯官祿至薄，而子孫轉盛。」子愼後累年爲建安尉卒，其子繪來謁智周，智周已貴矣，曰：「吾與子父有故，子復有才。」因以女妻之。永淳中，爲綏氏尉、鄭州司兵卒。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高智周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高智周集》五卷。
《通志・藝文略》　《高智周集》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高智周集》五卷。

雜録

《太平廣記》卷一四七引《御史臺記》　高智周，義興人也。少與安陸郝處俊、廣陵來濟、富陽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仲覽宣城人，而家於廣陵，破產以待此四人，其相遇甚厚。嘗夜卧，因各言其志。處俊先曰：「願秉衡軸一日足矣。」智周、來濟願亦當然。處約於被中遽起曰：「丈夫樞軸或不可冀，願且爲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素重四人，嘗引相工視之，皆言貴極人臣。顧視仲覽曰：「公因四人而達。」後各從官州郡。來濟已領吏部，處約以瀛州書佐，因選引時，隨銓而注，濟見約，遽命筆曰：「如志如志。」乃注通事舍人。注畢下階，叙平生之言，亦一時之美也。智周嘗出家爲沙門，鄉里惜其才學，勉以進士充賦，擢第，授越王府參軍，累遷費縣令，與佐官均分俸錢，遷秘書郎，累遷中書侍郎，知政事，拜銀青光祿大夫。智周聰慧，舉朝無比，日誦數萬言，能背碑覆局。淡泊於冠冕，每辭職輒遷。贈越州都督，謚曰定。

郎餘慶

傳記

《舊唐書・儒學下・郎餘令傳附郎餘慶》　兄餘慶，高宗時萬年令，理有威名，京城路不拾遺，後卒於交州都督。

《新唐書・儒學中・郎餘令傳附郎餘慶》　兄餘慶，爲吏清而刻於法。高宗時，爲萬年令，道無掇遺。累遷御史中丞，務謙謹下人，引御史坐與論議。吏部侍郎楊思玄倨貴，視選者不以禮，餘慶劾免其官。久之，出爲蘇州刺史。坐累下遷交州都督。驩州司馬裴敬敷與餘慶雅故，以事笞餘慶婢父，婢方嬖，譖敬敷死獄中。又哀貨無藝，民詣闕訴之，使者十輩臨按，餘慶謾譴，不能得其情。最後，廣州都督陳善弘按之，餘慶自恃在朝廷久，明法令，輕善弘，不置對。善弘怒曰：「舞文弄法，吾不及君；今日以天子命治君，吾力有餘矣。」欲搒械之，餘慶懼，服罪。高宗詔放瓊州。會赦當還，朝廷惡其暴，徙春州。始，餘慶治萬年，父知運嫌其酷，將杖之，餘慶避免。父歎曰：「國家用之矣，吾尙奈何！」及爲御史中丞，復歎曰：「郎氏危矣！」以憂死。餘慶卒以貪殘廢。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郎餘慶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郎餘慶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郎餘慶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郎餘慶集》十卷。

蕭鈞

傳記

《舊唐書・蕭瑀傳附蕭鈞》瑀兄子鈞，隋遷州刺史、梁國公珣之子也。博學有才望。貞觀中，累除中書舍人，甚爲房玄齡、魏徵所重。永徽二年，歷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時有左武候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高宗以引駕職在糾繩，身行盜竊，命有司殺之。鈞進諫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臣之所職，以諫爲名，愚衷所懷，不敢不奏。」帝謂曰：「卿職在司諫，能盡忠規。」遂特免其死罪，顧謂侍臣曰：「此乃眞諫議也。」尋而太常樂工宋四通等爲宮人通傳信物，高宗特令處死，乃遣附律，鈞上疏言：「四通等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手詔曰：「朕聞防禍未萌，先賢所重，宮闕之禁，其可漸歟？昔如姬竊符，朕用爲永鑒，不欲今茲自彰其過，所搦憲章，想非濫也。但朕翹心紫禁，思覿引裾，側席朱楹，冀旌折檻。今乃喜得其言，特免四通等死，遠處配流。」鈞尋爲太子率更令，兼崇賢館學士。顯慶中卒。所撰《韻旨》二十卷，有集三十卷行於代。

《新唐書・蕭瑀傳附蕭鈞》鈞，瑀從子，有才譽。永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略】終太子率更令。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蕭鈞集》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蕭鈞集》三十卷。
《通志・藝文略》《蕭鈞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蕭鈞集》三十卷。

郎餘令

《舊唐書・儒學傳下・郎餘令》郎餘令，定州新樂人也。祖楚之。【略】餘令父知運，貝州刺史；兄餘慶，高宗時萬年令。【略】餘令少以博學知名，舉進士。初授霍王元軌府參軍，數上詞賦，元軌深禮之。先是，餘令從父知年爲霍王友，亦見推仰。元軌謂人曰：「郎氏兩賢，人之望也。相次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成林。」轉幽州錄事參軍。時有客僧聚衆欲自焚，長史裴照率官屬欲往觀之。餘令曰：「好生惡死，人之性也。違越教義，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藩，須察其奸詐，豈得輕舉，觀此妖妄。」照從其言，因收僧按問，果得詐狀。孝敬在東宮，餘令續梁元帝《孝德傳》，撰《孝子後傳》三十卷以獻，甚見嗟重。累轉著作佐郎。撰《隋書》未成，會病卒，時人甚痛惜之。

《唐詩紀事・郎餘令》餘令善畫，唐祕書省內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餘令鳳，相傳爲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爲校書郎，挾彈中鶴一眼，乃謂之五絕。

上官儀

論述

綜論

《舊唐書・上官儀傳》　本以詞彩自達，工於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爲本。儀既貴顯，故當時多有效其體者，時人謂爲「上官體」。儀頗恃才任勢，故爲當代所嫉。

《唐詩紀事・上官儀》　字游韶，陝州人。工詩，其詞綺錯婉媚，及貴，人效之，曰「上官體」。

《後村詩話》卷四　上官儀詩律未脫徐庾，然孤忠大節，遂與褚河南相輝映於史冊。

《隨園詩話》卷五　上官儀詩多浮艷，以忠獲罪。

《石園詩話》卷二　唐詩人以體名者：中宗時，上官儀工詩，傚之者稱「上官體」；憲宗時，元稹、白居易號「元和體」；李商隱、溫飛卿、段成式以儷偶相誇，號「三十六體」。

分論

《早春桂林殿應詔》　《優古堂詩話・太液披香》：《西清詩話》記荆公《賞花釣魚》詩：「披香殿上留珠輦，太液池邊送玉杯。」都下翼日競以公用柳耆卿詞「太液波翻，披香簾捲」之語。予讀唐上官儀《初春》詩「步輦出披香，清歌臨太液」，乃知上官儀已嘗對之，豈始耆卿邪？周庾信《春賦》：「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長安有宜春宮，此又以宜春對披香矣。

《唐詩鏡》卷一：語脆。《唐詩觀瀾集》卷三：「曉樹流螢滿，春堤芳草積」，已開韋公門徑。

《奉和頲川公秋夜》　《唐詩鏡》卷一：清厲之音。「涸浦落遵鴻」，「鴻」字太着意。「萬籟含宵喚」，「喚」字亦特。

《詠雪應詔》　《優古堂詩話・萬年枝》：唐上官儀《詠雪》詩：「幸因千里應，還繞萬年枝。」謝玄暉《中書省》詩：「風動萬年枝。」晏元獻詩：「萬年枝上凝煙動，百子池邊瑞日長。」盧多遜：「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王維《史館山池》云：「春池百子內，芳樹萬年餘。」晏用此也。萬年枝，江左謂之冬青，惟禁中則否。韓子蒼《冬青詩》云：「離宮見爾近天墀，雨露常私養種時。惆悵一株嵐霧裏，無人識是萬年枝。」百子池見《西京雜記》：戚夫人侍高祖，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何晏《景福殿賦》「綴以萬年」，注引《晉宮閣銘》曰：「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

《人朝洛堤步月》　《隋唐嘉話》卷中：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之，猶神仙焉。《詩藪外編・唐下》：上官儀「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響清越，韻度飄揚。齊、梁諸子，咸當斂衽。《唐音癸籤・評彙一》：貞觀、永徽吟賢，褚亮、楊師道、李義府、許敬宗、上官儀，其最也。吉光片羽，僅傳人口。儀「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響清越，韻度飄揚，齊、梁諸子，咸當斂衽矣。又《評彙七》：上官儀「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率爾出風致語，佳耳。張說「雁飛江月冷，猿嘯野風秋」，似有意學之，那得佳？《唐詩歸》卷一：「鵲飛山月曙」，鍾惺云：森然。《唐詩觀瀾集》卷一四：「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徐、庾遺響。《唐人萬首絕句選評》：景語神采，在王、裴上。寫景沉着，格調亦雍容滿足。《詩境淺說續編》：此早朝途中所作。「鵲飛」、「蟬噪」二句，寫洛隄曉行，風景如畫。詩句復清遠而有神韻。昔張文潛舉昌黎、柳州五言佳句，以韓之「清雨捲歸旅」一聯、柳之「門掩候蟲秋」一聯爲壓卷，上官之作，可方美韓、柳矣。

《春日》　《唐詩箋注》卷八：上林苑中有蓬萊杏，所謂「仙人杏」也。《山海經》：宣山上有桑，大五十丈，其枝四衢，赤理，黃花，青葉，名「帝女桑」，詩蓋借言以對「仙人杏」也。上二句言皇都物色，下二句言宮中情

景，渾融而味厚。

《**册周王文**》《困學紀聞・評文》：上官儀《册周王文》：「識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駕。」上句用曹蒼舒事，下句用柏梁臺詩。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或以駕爲卦，引沛獻王占雨事，非也。

傳記

《**新唐書・上官儀傳**》上官儀字游韶，陝州陝人。父弘，爲隋江都宮副監，大業末，爲陳稜所殺。時儀幼，左右匿免，冒爲沙門服。寖工文詞，涉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祕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藁，宴私未嘗不預。轉起居郎。高宗即位，爲祕書少監，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簪羽鵷鷺，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爲清言。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及貴顯，人多効之，謂爲「上官體」。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爲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内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爲陳王時，儀爲諮議，與王伏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子庭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庭芝女，中宗時爲昭容，追贈儀爲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黄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

紀事

《**唐詩紀事・上官儀**》高宗即位，儀爲相。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武后惡之也。儀應詔詩中用影娥池，學士時無解其事。祭酒令狐德棻召張柬之等十餘人示此詩，柬之對云：《洞宴記》：漢武帝於望鶴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令狐德棻嘆其博識。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上官儀集》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上官儀集》三十卷。

又《芳林要覽》三百卷，許敬宗、【略】上官儀【略】敬集。

又《**藝文志三**》上官儀《投壺經》一卷。

《**通志・藝文略**》《上官儀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上官儀集》三十卷。

郝處俊

傳記

《**新唐書・郝處俊傳**》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貴，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峽州，歸國，拜滁州刺史，封甑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縑賻之，已能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崖略暗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作佐郎，襲父爵。兄弟友睦，事諸舅謹甚。再轉滕王友，恥爲王府屬，棄官去。久之，召拜太子司議郎，累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爲浿江道大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胡牀，體胖，安餐乾糒不顧，密具料精銳擊之，虜卻，衆壯其謀。入拜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高宗欲遂餌之，處俊諫曰：「脩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邇娑寐案其方書

爲祕劑，取靈鵲怪石，歷歲乃能就。先帝餌之，俄而大漸，上醫不知所爲。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爲取笑夷狄，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察。」帝納其言，弟拜盧伽逸多爲懷化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爲守禦？而重門擊柝，庸待不虞邪？我嘗疑秦法爲寬，荆軻匹夫耳，匕首竊發，羣臣皆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邪？魏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爵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脩爲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彼來者，必王脩乎！』此由脩察變識幾，故冒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曰『不懈于位，人之攸壁』，仁也；『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中道也。」帝曰：「善。」轉中書侍郎，監脩國史。初，顯慶中，令狐德棻、劉胤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緒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幸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斂轡却，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叙此爲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類非一。臣之弟處傑被擇供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欲刪整僞辭，會仁實死而止。上元初，帝觀酺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譏誚，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識，非衆臣所逮。」遷中書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譴見于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沮。又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罷爲太子少保。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大都督。帝哀歎其忠，舉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詔百官赴哭，官庀葬事。子北叟固辭，未聽。裴炎爲白帝曰：「處俊陷死，諉臣曰：『生無益于國，死無煩費，凡詔賜，願一罷之。』」帝聞惻然，答其意，止賻物而已。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傅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與舅許圉師同里，俱宦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貲顯。故江、淮間爲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略】贊曰：【略】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后，處俊固爭，不使妻乘夫，陰反陽，至姦人銜怨，仇鬲以逞。蓋所謂誼形於主耶。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郝處俊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郝處俊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　《郝處俊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郝處俊集》十卷。

藝文

楊炯《同詹事府官寮祭郝少保文》　少詹事鄧玄機、永昌令令狐恩、府司直王思善、楊炯、主簿鄭行該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太子少保郝公之靈。若夫星象降質，山川受氣，以道爲尊，以和爲貴。軒后夢之於大澤，文王卜之於清渭。實馮舟楫之功，必籍鹽梅之味。昭昭北斗，宮號文昌；隱隱西掖，池名鳳凰。增萬機而參政本，定五字而對休光。珥豐貂之韓韓，識遺佩之鏘鏘。懸車之歲，方稱國老；步輦之榮，遂居師保。劉蕃以光祿紹熙，和嶠以尚書贊道，百年方享於期頤，五福冀徵於壽考。西山訪藥，北壁尋經，金丹不化，玉藥何成。梁木斯壞，曲池坐平。府庭颯而變色，寮采慘而相驚。嗚呼哀哉！玄機等親聞教義，夙承提奬，懷德音之不忘，痛丹壑之長往。門館闃寂，簾帷彷像。奠行潦之蘋蘩，庶明靈之降饗。嗚呼哀哉！

雜録

《**太平廣記**》**卷一九七引**《**朝野僉載**》　唐太宗問光祿卿韋某，須無脂肥羊肉充藥。韋不知所從得，乃就侍中郝處俊宅問之。俊曰：「上好生，必不爲此事。」乃進狀自奏：「其無脂肥羊肉，須五十口肥羊，一一對前殺之，其羊怖懼，破脂並入肉中。取最後一羊，則極肥而無脂也。」上不忍爲，乃止。賞處俊之博識也。

又卷三八九引《**朝野僉載**》　唐郝處俊爲侍中死，葬訖，有一書生過其墓歎曰：「葬壓龍角，其棺必斲。」後其孫象賢坐不道斲俊棺，焚其屍，俊髮根入腦骨，皮託毛著髑髏，亦是奇毛異骨，貴人相也。

王梵志

論述

《**詩式・跌宕格二品・駭俗**》　其道如楚有接輿，魯有原壤，外示驚俗之貌，内藏達人之度。郭景純《游仙詩》：「姮娥揚妙音，洪崖頷其頤。」王梵志《道情詩》：「我昔未生時，冥冥無所知。天公強生我，生我復何爲？無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飢。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

《**雲谿友議・蜀僧喻**》　雲谿子昔遁西霞峰，厥氣方壯。嘗遇玄朗上人者，乃南泉禪宗普願大師之嗣孫也。南泉之德業，諸佛之支體。維三經云：「即心是佛，非心是道；非心非道，非道非心；離佛離道，即是一眞。」大師句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言其心有善惡，智有利鈍。心智兩非，名爲究竟。南泉既逝，崔行檢員外爲之銘曰：「百骸俱散，一物常靈。」釋學徒服其簡妙也。朗公或遇高才亡智者，則論六度迷津，三明啓道，此滅彼往，無榮絕辱也。或有愚士昧學之流，欲其開悟，別吟以王梵志詩。梵志者，生於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爲名。其言雖鄙，其理歸眞；所謂歸眞悟道，徇俗乖眞也。

黄庭堅《**書梵志翻著襪詩**》　「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腳。」一切衆生顛倒，類皆如此，乃知梵志是太修行人也。昔茅容季偉，田家子爾，殺雞飯其母，而以草具飯郭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勸使就學，遂爲四海名士。此翻着襪法也。今人以珍饌奉客，以草具奉其親，涉世之事，合義則與己，不合義則稱親，萬世同流，皆季偉之罪人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王梵志**》　山谷云：王梵志詩云：「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已且爲土饅頭，尚誰食之？今改「預先着酒澆，使教有滋味」。

《**捫虱新話**》　文章雖工，而觀人文章，亦自難識。知梵志「翻着襪」法，則可以作文。

《**庚溪詩話**》**卷下**　王梵志詩曰：「倖門如鼠穴，也須留一箇。若還都塞了，好處卻穿破。」此言近乎曹相國所謂以獄市爲寄也。

《**藝苑卮言**》**卷四**　僧皎然著《詩式》，跌宕格二品：一曰越俗，一曰駭俗。内駭俗引王梵志詩：「天公強生我，生我復何爲？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此俗語所不肯道者，何以駭爲？

傳記

《**太平廣記**》**卷八二引**《**史遺**》　王梵志，衛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當隋文帝時，家有林檎樹，生瘿大如斗，經三年朽爛，德祖見之，乃剖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德祖收養之。至七歲，能語。曰：「誰人育我，復何姓名？」德祖具以實語之，因名曰林木梵天，後改曰梵志。曰：「王家育我，可姓王也。」梵志乃作詩示人，甚有義旨。

著録

《**敦煌古籍叙録**》《王梵志詩》伯二七一八、三二六六、二九一四。劉復校録本載《敦煌掇瑣》，鄭振鐸校補本載《世界文庫》。【略】《全唐詩》裏不曾收梵志之作，雖然宋人詩話裏有時提及之，他的詩傳者卻極寥寥。敦煌卷子裏有好幾卷是他的詩，可見他的影響是遠及邊陲。可惜完全的三卷本，我們已不可得見，只有第一卷是完全的，第二卷全缺，第三卷尚存，惜一時不能設法借鈔。現只好將敦煌本的第一卷全印出來，並以第三卷的殘詩及其他各書所載的梵志詩附於後。俟獲得第三卷的全本時，當再補刊（鄭振鐸：《世界文庫》本《王梵志詩跋》）。

來濟

論述

盧照鄰《南陽公集序》 昔者龍蹲東魯，陳禮樂而救蒼生；虎據西秦，焚《詩》《書》以愚黔首。通其變，參天二地謂之神；合其機，一陰一陽謂之聖。是以楚、漢方鬬，蕭、曹、絳、灌負長劍於此時；袁、曹已平，徐、陳、應、劉弄柔翰於當代。聖人方士之行，亦各異時而並宜；謳歌玉帛之書，何必同條而共貫。文質再而復，殷周之損益足徵；驪翰三而始，虞夏之興亡可及。美哉煥乎，斯文之功大矣。自獲麟絕筆，一千三四百年，游、夏之門，時有荀卿、孟子，屈、宋之後，直至賈誼、相如。兩班叙事，得丘明之風骨；二陸裁詩，含公幹之奇偉。鄴中新體，共許音韻天成；江左諸人，咸好瓌姿豔發。精博爽麗，顏延之急病於江、鮑之間；疏散風流，謝宣城緩步於向、劉之上。北方重濁，獨盧黃門往往高飛；南國輕清，惟庾中丞時時不墜。嗟乎！古今之士，遞相毀譽，至有操我戈矛，啓其墨守。《三都》既麗，徵夏熟於上林；《九辯》已高，責春歌於下里。踳駮之論，紛然遂多。近日劉勰《文心》，鍾嶸《詩品》，異議蜂起，高談不息。人慙西氏，空論拾翠之容；質謝南金，徒辯荆蓬之妙。拔十得五，雖曰肩隨；聞一知二，猶爲臆説。俞曰未可，人稱屢中；化魯成魚，曷云其遠。非夫妙諧鐘律，體會風騷，筆有餘研，思無停趣。作龜作鏡，聽歌曲而知亡；爲龍爲光，觀禮容而識大。齊魯一變之道，唐虞百代之文，懸日月於胸懷，挫風雲於毫翰。含今古之制，扣宮徵之聲。細則出入無間，粗則彌綸區宇。逶迤綽約，如玉女之千嬌；突兀崢嶸，似靈龜之孤朴。乘槎上漢，誰問坳塘之淺深；荷戟入秦，寧議長安之遠近。是非未定，曹子建皓首爲期；離合俱傷，陸平叔終身流恨。超然若此，適可操刀，自兹已降，徒勞舉斧。八病爰起，沈隱侯永作拘囚；四聲未分，梁武帝長爲聾俗。後生莫曉，更恨文律煩苛；知音者稀，常恐詞林交喪。《雅》《頌》不作，則後死者焉得而聞乎？貞觀年中，太宗外厭兵革，垂衣裳於萬國，舞干戚於兩階，留思政塗，內興文事。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來、褚之輩以材術顯。咸能起自布衣，蔚爲卿相，雍容侍從，朝夕獻納。我之得人，於斯爲盛。虞博通萬句，對問不休；李長於五言，下筆無滯。岑君論詰詹詹，聽者忘疲；許生章奏翩翩，談之未易。王侍中政事精密，明達舊章；魏太師直氣鯁詞，兼包古義。褚河南風標特峻，早鏘聲於冊府。變風變雅，立體不拘於一塗；既博既精，爲學遍遊於百氏。自多冠指佞，雞樹登賢，內掌機密，外脩國史。晨趨有暇，持綵筆於瑤軒；夕拜多閑，弄雕章於琴席。含毫顧盼，漢家之城闕風煙；逸韻縱橫，秦地之林泉魚鳥。黃山羽獵，幾奏瓊篇；汾水樓船，參聞寶思。南津弔屈，去逐蒼梧之雲；西路悲昂，來挽葱巖之雪。江湖廊廟，造次不忒其儀；沙塞朝廷，顧沛必歸於漢。是使名流俱至，兔翰闚門；愛客相尋，雞談滿席。嚶嚶好鳥，花欲白兮柳將菲；瀲瀲遊魚，蓮將紅兮蘋可望。綠樽恆湛，齋閣臨霞；綺札逾新，園亭坐月。凡所著述，千有餘篇，今之刊寫，成三十卷。余早遊西鎬，及周史之闕文；晚卧東山，憶漢庭之遺事。平津侯之賓館，馬厩蕭條；李司隸之仙舟，龍門荒毀。交交黃鳥，集於栩兮集於桑；營營蒼蠅，止於藩兮止於棘。九原可作，松有隧兮兔有堲；三湘不追，川無梁兮鳥無徑。輟斤之慟，何獨莊周；聞笛而悲，寧惟向秀。徒勤觀海，未知渤瀚之倪；永好談天，莫究氤氲之數。遂抽短翰，爲之序云。

傳記

《舊唐書・來濟傳》　來濟，揚州江都人，隋左翊衛大將軍榮國公護子也。宇文化及之難，闔門遇害。濟幼逢家難，流離艱險，而篤志好學，有文詞，善談論，尤曉時務。舉進士。貞觀中累轉通事舍人。太子承乾之敗，太宗謂侍臣曰：「欲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濟進曰：「陛下上不失作慈父，下得盡天年，即爲善矣。」帝納其言。俄除考功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妙選人望，遂以濟爲之，仍兼崇賢館直學士。尋遷中書舍人，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四年，同中書門下三品。五年，加銀青光祿大夫，以修國史功封南陽縣男，賜物七百段。六年，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時高宗欲立昭儀武氏爲宸妃，濟密表諫曰：「宸妃古無此號，事將不可。」武皇后既立，濟等懼不自安，后乃抗表稱濟忠公，請加賞慰，而心實惡之。顯慶元年，兼太子賓客，進爵爲侯，中書令如故。二年，又兼太子詹事。尋而許敬宗等奏濟與褚遂良朋黨構扇，左授台州刺史。五年，徙庭州刺史。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挂刑網，蒙赦性命，當以身塞責，特報國恩。」遂不釋甲冑赴賊，沒於陣。時年五十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輿遞還鄉。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代。

紀事

《唐詩紀事・來濟》　揚州人，父護兒。貞觀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以濟爲之。永徽中爲相，世謂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是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來濟集》三十卷。

《通志・藝文略》　《來濟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來濟集》三十卷。

藝文

李世民《餞中書侍郎來濟》　曖曖去塵昏灞岸，飛飛輕蓋指河梁。雲峰衣結千重葉，雪岫花開幾樹妝。深悲黃鶴孤舟遠，獨歎青山別路長。聊將分袂霑巾淚，還用持添離席觴。

劉禕之

《酬鄭沁州》　《唐詩鏡》卷二：語氣亦貴。

《舊唐書・劉禕之傳》　劉禕之，常州晉陵人也。祖興宗，陳鄱陽王諮議參軍。【略】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時人號爲劉、孟、高、郭。尋與利貞等同直昭文館。上元中，遷左史、弘文館直學士，與著作郎元萬頃、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韓楚賓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誡》、《樂書》，凡千餘卷。時又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禕之兄懿之，時爲給事中，兄弟並居兩省，論者美之。儀鳳二年，轉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兼豫王府司馬，尋加中大夫。禕之有姊在宮中爲內職，天后令省榮國夫人之疾，禕之潛伺見之，坐是配流嶲州。歷數載，天后表請高宗召還，拜中書舍人。轉相王府司馬，復遷檢校中書侍郎。高宗謂曰：「相王朕之愛子，以卿忠孝之門，藉卿師範，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禕之居家孝友，甚爲士族所稱，每得俸祿，散於親屬，高宗以此重之。則天臨朝，甚見親委。及豫王立，禕之參預其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男。時軍國多事，所有詔敕，獨出禕之，構思敏速，皆可立待。及官名改易，禕之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時有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得罪，左授衛州司馬，詣宰相陳訴。

內史騫味道謂曰：「此乃皇太后處分也。」褘之謂先敏曰：「緣坐改官，例從臣下奏請。」則天聞之，以味道善則歸己，過則推君，貶青州刺史，以褘之推善於君，引過在己，加授太中大夫，賜物百段、細馬一匹。因謂侍臣曰：「夫爲臣之體，在揚君之德，君德發揚，豈非臣下之美事？且君爲元首，臣作股肱，情同休戚，義均一體。未聞以手足之疾移於腹背，而得一體安者。味道不存忠赤，已從屏退，褘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納言王德眞對曰：「昔戴至德每有善事，必推於君。」太后曰：「先朝每稱至德能有此事，逮其終歿，有制褒崇。爲臣之道，豈過斯行，傳名萬代，可不善歟！」儀鳳中，吐蕃爲邊患，高宗謂侍臣曰：「吐蕃小醜，屢犯邊境，我比務在安輯，未即誅夷。而戎狄豺狼，不識恩造，置之則疆場日駭，圖之則未聞上策，宜論得失，各盡所懷。」時劉景先、郭正一、皇甫文亮、楊思徵、薛元超各有所奏。褘之時爲中書舍人，對曰：「臣觀自古明王聖主，皆患夷狄。吐蕃時擾邊隅，有同禽獸，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憑凌，未足爲恥。願戢萬乘之威，且寬百姓之役。」高宗嘉其言。後褘之嘗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既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其言，則天不悅，謂左右曰：「褘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豈復顧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誣告褘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兼與許敬宗妾有私，則天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褘之，褘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則天大怒，以爲拒捍制使，乃賜死於家，時年五十七。初，褘之既下獄，睿宗爲之抗疏申理，褘之親友咸以爲必見原宥，竊賀之。褘之曰：「吾必死矣。太后臨朝獨斷，威福任己，皇帝上表，徒使速吾禍也。」褘之在獄時，嘗上疏自陳。及臨終，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草謝表，其子將絕，殆不能書。監刑者促之，褘之乃自操數紙，援筆立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共稱歎其文，則天聞而惡之，左遷翰爲巫州司法，思鈞爲播州司倉。睿宗即位，以褘之宮府舊僚，追贈中書令。有集七十卷，傳於時。【略】史臣曰：【略】褘之名父之子，諒知其才，著述頗精，履歷無愧。師範王府，秉執相權，咸有能名，固愜羣議。何乃失言於大隱，取金於萬榮，潛見內人，私通嬖妾，使濁跡玷其清譽，淫行汙於貞名。若言俗困濫刑，公行誣告，即又自昧周防之道，人非盡戮之冤。賜死於家，猶爲多幸，臨終不撓，抑又徒勞。

《舊唐書・經籍志下》　《劉褘之集》五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劉褘之集》七十卷。

又《藝文志二》　劉褘之《文貞公故事》六卷。

又　劉褘之《英國貞武公故事》四卷。

《崇文總目》卷二　《文正公故事》三卷，劉褘之撰。繹按：《唐志》，六卷。

《通志・藝文略》　《劉褘之集》七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褘之集》七十卷。

張懷慶

《大唐新語・諧謔》　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偸名士文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謂之諺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裴行儉

論述

《藝苑巵言》卷四　裴行儉弗取四傑，懸斷終始，然亦臆中耳。彼所重王勮王勔蘇味道者，一以鉤黨取族，一以模稜貶竄，區區相位，何益人毛髮事，千古肉食不識丁，人舉爲談柄，良可笑也。

儲大文《釋嫉》　裴行儉之於王勃、盧照鄰、駱賓王，【略】萬世士觀此忮才之念，倘不覺渙然冰釋，而鴻鈞庶其永準乎？

傳記

張説《贈太尉裴公神道碑》　星辰懸象，所以殷時布氣。然而行不言之道者天也。文武用才，所以勤官定國，然而致無爲之理者帝也。當高宗之休運，任名世之良臣，清九流而闢四海，代天工而張帝德，歷選前哲，豈多乎哉！公諱行儉，字守約，河東聞喜人也。其先出于嬴姓，伯益之後也。秦則裴侯始封，漢則侍中受職。魏晉之代，鬱爲盛門。八裴方於八王，聲振海内；三子尊爲三祖，望高士族。自冀州刺史徽至公十二代，中軍將軍雙虎至公六葉，代無遺德，不隕厥問者已。大王父伯鳳，周驃騎大將軍、光汾二州刺史、琅邪郡開國公。大父定高，大將軍、馮翊郡守、襲瑯邪郡公。諸侯受封，山河傳國。天子共理，循良克家。考仁基，隋左光祿大夫，以陰圖王充，仗義拔舊主，遭時不利，玉折名揚。聖唐龍興，旌淑勵節，贈原州都督，命謚曰忠，蓋春秋之褒也。公清明本乎世德，正性出乎胎教。氣潤河靈，貌雄岳立。仁孝之道，天生而知。將相之器，與年俱長。以高蔭爲弘文生，絕事篤學，累年不舉。房僕射異而問焉。對曰：「隋室喪亂，家乏典籍，館有良書，探討未遍，故少留耳」。梁公驚曰：「驥子志氣凌雲，一日千里。」其早爲通人之目也如是。明經補左屯衛倉曹，詔舉轉雍州司士，遷金部、戶部二員外，歷都官郎中、長安令。明慶中，與長孫太尉、褚河南論及中宮廢立，國家憂患，有公伯僚譖行於季氏，出爲西州長史。又改金山副都護，又拜安西大都護。西域從政，七八年間，窮荒舉落，重譯向化，我之獨賢，邊之多幸。乾封歲徵爲同文少卿，尋除司列少常伯。官復舊號，爲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自居銓管，大設網綜，辨職差才，審官序爵。法著新格，言成故事。上元中，長星出天，禿髮入塞，詔公爲洮州道左軍總管，又爲秦州鎮撫右軍總管，並受元帥周王節度。雖祭公有諫，耀武之事不行，而方叔帥師，來威之道備矣。儀鳳二年，十姓生可汗匐延都支及李遮匐潛搆犬戎，俶擾西域，朝廷憑怒，將行天討。公進議曰：「敬玄敗績於茅戎，審禮免胄而入狄，豈可絕域，更勤王師。今波斯王亡，侍子在此，若命使冊立，即路由二蕃，便宜取之，是成擒也」。高宗善其計，詔公以名冊送波斯，兼安撫大使，公往莅，遺愛洽於人心。是行也，百城故老，望塵而雅拜；四鎮酋渠，連營而諮酒。一言召募，萬騎雲集。公乃解嚴以反諜，託獵以訓旅。誤之多方，間其無備，裹糧十日，執都支於帳前，破竹一呼，鉗遮匐於麾下。華戎相慶，立碑碎葉。蓋美克雋不殺而用謀，安人以德而去害，廓氛祲於地表，燀皇靈於天外。充國有屯田之頌，寶憲有燕山之銘。詢茲遠略，彼何微也。遷禮部尚書，加上柱國，又特降恩命，兼右衛大將軍。夷典秩宗，神必據我。文昌有將，天道存焉。調露中，單于可汗伏念外叛，大鴻臚蕭嗣業喪律，詔公爲定襄道大總管。軍至朔州，斥候相接。匈奴故態，狃劫糧以餒師，神將出奇，張虛勢以啗敵。僞爲轉運，伏其壯士。示羸師以綏行，隱精騎以躡跡。寇果大下，援兵奔散，驕虜益驚，自爲得色，驅此車牛，憩彼泉井。於是箱中兵起，千弩齊發，要路騎飛，一息而至。羣胡顛沛，殺傷滿野。從此饋運，路無驚者。觀夫大漠無倪，穹廬靡所，追之逃遁，捨之憑陵。費日老師，兵家所病，公潛使緩頰，均其利心。深圖既入，狼意亦改，及委罪衙官，陰送降狀，公密上其事，人莫之知。及如其期，舉國歸附，煙塵大起，師徒惶惑。公徐使令軍曰：「此是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寇也。」俄而銜璧轅門，釋縛納款。帝嘉厥勳，命尚書崔知悌乘馹勞軍，備禮獻凱。策勳之日，程務挺、張虔勗者，行軍之偏將也，訴言子營逼逐，方降大軍，又屬秉鈞忌才，上下其手。公曰：「雖不逮羣帥之讓功，猶恥與二王之競力。今而殺降，後無來者。」乃封公聞喜縣開國公，而伏念、溫傅皆戮都市。是年也，伏念弟元珍擁其餘種復叛。則天稱制，追正宿枉，贈伏念太僕卿，程、張諸家，別故夷族，君子以爲神理之不可誣也。永淳元年，詔公爲金牙道大總管。未行，遘疾，四月二十八日薨於京師延壽里，春秋六十有四。長子貞隱，早卒。嫡孫參玄嗣封。嬪是諸孤，哀哀童幼。高宗悼焉，贈幽州都督，賜凶儀還鄉，喪葬官供，禮部郎中監護。窀穸之數，率禮有加。別勅留守，委皇太子擇六品京官一人檢校家事。五六年間，待兒孫稍成長日停。寵極哀榮，禮之厚者，澤及存沒，義莫重焉。太常議謚：博古多能、文武表式曰憲。其年十月，葬我憲公於聞喜之東良原，禮也。神龍中興，朝思舊德，贈公揚州大都督。開元孝享宰嗣，延恩贈公太尉。生不登乎台階，沒追位乎靈宰。序四時於下地，調三光於上天。聖人神教，意在茲乎！公志堅慮精，神勇識澈，藝必討本，學皆睹奧。又善測候雲物，推步氣象。鬼無遁謀，靈不藏用。著文集二十卷，遺草字數

千文，皆寶傳人間，以爲代法。又撰《選譜》十卷，又爲《軍營行陣部衆料敵等四十六訣》。大聖天后令祕書監武承嗣就家取進，以爲祕術。豈比馬卿浮華，唯留封禪之草；劉安虛誕，空傳鴻寶之書而已哉！加以汲引沈淪，推奬氣類，虛懷而襟帶不設，弘亮而城府洞開。故虎旅雲從，詞林響應，若毛羽之宗麟鳳，衆川之長江河也。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評曰：「炯雖有才名，不過令長，其餘華而不實，鮮克令終」。見蘇味道、王勮，歎曰：「十數年外，當居衡石。」後各如其言。其在軍麾，擇帳下之士，則有張知運、薛訥、閻敬客、甘元暕、裴思諒、王智方、呂休璟、劉元意；引偏裨之將，則有程務挺、張虔勗、王方翼、崔智辯、党金毗、郭待封、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凡所進拔，盡爲名將。此則有道之人倫，武侯之賞鑒也。公之送波斯也，入莫賀延磧中，遇風沙大起，天地暝晦，引導皆迷，因命息徒，至誠虔禱。狗於衆曰：「井泉不遠。」須臾，風止氛開，有香泉豐草，宛在營側。後來之人，莫知其處。此乃耿恭之拜井，商人之化城也。公在禮闈，勅賜善馬及寶鞍，令史奔馳，馬倒鞍破，懼而逃罪。公使召之曰：「知汝誤耳。」又平都支遮匐，大獲珍異，酋長將吏，請遍觀焉。有馬瑙大盤，希代之寶也，隨軍王休烈捧盤跌倒，應時而碎，叩頭流血，惶怖請死。公笑曰：「事有不意，何至重玉而害人乎！」此又文饒之含容，邴吉之仁恕也。公西擒都支，北降伏念，前後錫馬五百匹，僮二百人，金銀器物三千品，錦罽織皮三百段，公受置庭中，旬日盡散。此又趙奢之待士，田文之市義也。若夫知人以爲本，感通以爲行，善貸以爲常，散積以爲樂，古之有道者，嘗從事于斯矣。公元夫人河南陸氏，兵部侍郎爽之女也。陸氏卒，繼室以華陽夫人厙狄氏，有任姒之德，班左之才。聖后臨朝，召入宮闕，拜爲御正。中宗踐祚，歸養私門，歲時致禮。媧皇補天，進參十亂，少康嗣夏，退協三從。晉朝公卿，列拜虞潭之母；周官音注，近同韋逞之家。皇上臨極，旁求陰政。再降綸言，將留內輔。夫人深戒榮滿，遠悟眞筌，固辭羸憊，超謝塵俗。每讀《信行禪師集錄》，永期尊奉。開元五年四月二日歸眞京邑。其年八月，遷窆於終南山鴟鳴堆信行禪師靈塔之後。古不合葬，魂無不之，成遺志也。長孫參玄，官至涇、鄧二州刺史，聿修厥德，人亡道存。次子延休，幷州文水令，世載文雄，家傳草聖。次子慶遠，協律郎，深達禮樂，克和神人。咸負長才，同淪短運。季子光庭，侍中兼吏部尚書，輔政邕熙，致君堯舜，孝理發乎陵廟，仁澤遍乎松檟。是故妻以夫榮，母以子貴。以尚書先贈方伯，申命上公。夫人舊封華陽，增號晉國。《詩》云：「文武吉甫，萬邦之憲。」上公有焉。又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小君有焉。《孝經》云：「立身行道，以彰父母。」侍中有焉。合三德而爲家，橫百代而濟美。信可以言時稱伐，鏤石刊金者歟！神道前銘，薛令所撰。且有後命，俾余係述。馬遷世家，益孟堅之一傳；劉寬表墓，並伯喈之兩碑。報德敎忠，俱傳不朽。銘曰：天生亞聖，祚此王國。文綜九流，武參七德。柔遠服叛，窮西盡北。赫我皇靈，去其蝥賊。仁則不遠，智何不周。如山之峻，如川之流。術與神合，藝將道遊。書來懸帳，賦出登樓。司馬軍陣，官人綱紀。帝加常伯，國于聞喜。室有令妻，家成克子。社金傳世，桓圭守祀。神爲上台，永介邦祉。

《舊唐書・裴行儉傳》 裴行儉，絳州聞喜人。【略】行儉幼以門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拜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爲大將軍，甚奇之，盡以用兵奇術授行儉。顯慶二年，六遷長安令。時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行儉以爲國家憂患必從此始，與太尉長孫無忌、尚書左僕射褚遂良私議其事，太理袁公瑜於昭儀母榮國夫人譖之，由是左授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累拜安西大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降，徵拜司文少卿。總章中，遷司列少常伯。咸亨初，官名復舊，改爲吏部侍郎，與李敬玄爲貳，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時人稱爲裴、李。行儉始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爲故事。上元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以行儉工於草書，嘗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及虞世南耳。」【略】永淳元年，十姓僞可汗車薄反叛，詔復以行儉爲金牙道大總管，率十將軍以討之。師未行。其年四月，行儉病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謚曰獻。特詔令皇太子差六品京官一人檢校家事，五六年間，待兒孫稍成長日停。中宗即位，追贈揚州大都督。有集二十卷，撰《草字雜體》數萬言，並傳於代。又撰《選譜》十卷、《安置軍營行陣部統克料勝負甄別器能等四十六訣》，則天令祕書監武承嗣詣宅，並密收入內。行儉尤曉陰陽、算術，兼有人倫之鑒，自掌選及爲大總管，凡遇賢俊，無不甄採，每制敵摧兇，必先期捷日。時有後進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盛爲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

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勮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爲吏部，皆如其言。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裴行儉集》二十卷。

又《藝文志一》　裴行儉《草字雜體》，卷亡。

又《藝文志二》　裴行儉《選譜》十卷。

又《藝文志三》　裴行儉《安置軍營行陣等四十六訣》，一卷。

《通志・藝文略》　《裴行儉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裴行儉集》二十卷。

藝文

駱賓王《咏懷古意上裴侍郎》　三十二餘罷，鬢是潘安仁。四十九仍入，年非朱買臣。縱橫愁繫越，坎壈倦遊秦。出籠窮短翮，委轍涸枯鱗。磨鉛不霑用，彈鋏欲誰申。天子未驅策，歲月幾沈淪。輕生長慷慨，效死獨殷勤。徒歌易水客，空老渭川人。一得視邊塞，萬里何苦辛。劍匣胡霜影，弓開漢月輪。金刀動秋色，鐵騎想風塵。爲國堅誠款，損軀忘賤貧。勒功思比憲，決策暗欺陳。若不犯霜雪，虛擲玉京春。

雜録

林昌彝《硯耕緒録》　王勃，孝子也，事父母至孝。精醫理，嘗謂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父母有疾，恐爲庸醫所誤耳。駱賓王，忠臣也，其《討武曌檄》，武后服其膽識，非庸碌之流可可否否者所堪比擬。乃裴行儉以浮躁淺露目之。行儉所譽者，獨蘇味道。案《唐書》本傳，味道委靡不振，人號爲「蘇模棱」，其人食粟而已，毫無表見。以視王、駱之流，不足爲奴隸。而裴行儉深許其人，殊不可解。

竇昉

《太平廣記》卷二五四引《啓顏録》　唐許子儒舊任奉禮郎，永徽中，造國子學。子儒經紀，當設有階級，後不得階。竇昉詠之曰：「不能專習禮，虛心強覓階。一年辭爵弁，半歲履麻鞋。瓦惡頻蒙撥，牆虛屢被杈。映樹便側睡，過賈即放乖。歲暮良功畢，言是越朋儕。今日綸言降，方知愚計喎。」

楊思玄

《舊唐書・楊師道傳附楊思玄》　師道兄子思玄，高宗時爲吏部侍郎、國子祭酒。

《南部新書》甲　龍朔中，楊思玄恃外戚，典選多排斥選士，爲選人夏彪訟之。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許南陽曰：「故知楊吏部之敗。」或問之，許曰：「一彪一狼，共看一羊，不敗何待。」

郭正一

《奉和太子納妃太平公主出降》　《唐詩鏡》卷二：新整簇簇，是初唐體裁。

《舊唐書・文苑傳中・郭正一》　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貞觀中舉進士。累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永隆二年，遷祕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與魏玄同、郭待舉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以平章事爲名，自正一等始也。永淳二年，正除中書侍郎。正一在中書累年，明習舊事，兼有詞學，制敕多出其手，當時號爲稱職。則天臨朝，轉國子祭酒，罷知政事。尋出爲晉州刺史，入爲麟臺監，又檢校陝州刺史。永昌元年，爲酷吏所陷，流配嶺南而死，家口籍沒，文集多遺失。先是儀鳳中，吐蕃入寇，工部尚書劉審禮率兵十八萬與蕃將倫欽陵戰于青海，王師大敗，審禮沒于陣。高宗駭然，乃召侍臣問以禦戎之策，正一對曰：「吐蕃作梗，年歲已深，命將興師，相繼不絕，空勞士馬，虛費糧儲，近討則徒損兵威，深入則未窮巢穴。臣望少發兵募，且遣備邊，明立烽候，勿令侵擾。伺國用豐足，人心叶同，寬之數年，可一舉而滅。」給事中劉齊賢、皇甫文亮等亦以爲嚴守爲便。正一才略，率多此類。

《朝野僉載》卷五　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豔，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進，正一急曰：「此婢藥我！」索土漿、甘草服解之，良久乃止。覓婢不得，幷失金銀器物十餘事。錄奏，勅令長安、萬年捉不良脊爛求賊，鼎沸三日不獲。不良主帥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選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籠頭至衛。縛衛士四人，問十日內已來，何人覓舍人家。衛士云：「有投化高麗留書，遣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檢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無語。不良往金城坊空宅，並搜之。至一宅，封鎖正密，打鎖破開之，婢及高麗並在其中。拷問，乃是投化高麗共捉馬奴藏之，奉敕斬於東市。

《類說》卷六引《傳記》　郭正一爲李英公征遼管記，勣還曰：「此段行，我錄郭正一可笑事，雖滿十卷，猶未能盡。」

李義府

論述

《舊唐書・李義府傳》　與太子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見知，時稱來、李。義府嘗獻《承華箴》，【略】太子表上其文，優詔賜帛四十匹。

《宣政殿芝草》　《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三：首二由君德說到「芝草」。三、四寫「芝草」。五、六美「芝草」，兼誦施恩。七祝「聖」。八自叙。

《堂堂詞》一　《唐詩箋注》卷七：「迴雪」，舞態。《洛神賦》：「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好取洛川歸」，言欲媲美洛神，幷自鏡影於洛川也。

又二　《唐詩鏡》卷一：輕脫。「春風別有意，密處也尋香」，艷情太甚。《唐詩箋注》卷七：「密處尋香」，似衛子夫以更衣得幸之類。

《咏鳥》　《全唐詩話・李義府》　義府初遇，以李大亮、劉洎之薦。太宗召令詠鳥，義府曰：「日裏颺朝彩，琴中聞夜啼。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帝曰：「與卿全樹，何止一枝。」《唐詩解》卷二一：此借鳥自喻也。言鳥能颺彩於日，諧聲於琴，其才美矣。上林多樹，豈不借一枝以棲息耶？冀朝廷必收己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卷四七：周珽曰：此與鄭愔《咏黃鶯兒》意調相似。鄭希假耆左右，李冀少邀恩寵，俱有小人熱中干謁念頭。《而庵說唐詩》卷七：「日裏颺朝彩」，日中有三足烏，比喻己之才，足以佐天子向離出治之政。「琴中伴夜啼」，清商曲有《烏夜啼》，此又喻己之德，足以致天子協和萬邦之化。「上林如許樹」，喻朝廷內而省寺，外而州縣，可以用我之處甚多。「不借一枝棲」，喻己不敢大有所望，小小分職，可以自效，何不將我一試也。字字便佞，太宗那得不喜，曰：「朕當以全枝借汝。」遂錄用。而庵曰：唐以詩取士，不爲無據。蓋詩乃發揮性情之物，故人心術之邪正，一落筆便見。他人且不論，只論義府。史述其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其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

貓」。我見此詩，如揭其肺肝。然專意迎合，可謂「李狐」。《烏》詩甚工，又可稱「李烏」。太宗英主，遂不覺入其彀中。主司取士不可不愼，若不觀其所自樹，而徒悅其浮華，則失之遠矣。

傳記

《舊唐書・李義府傳》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也。其祖爲梓州射洪縣丞，因家於永泰。貞觀八年，劍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以義府善屬文，表薦之。對策擢第，補門下省典儀。黃門侍郎劉洎、持書御史馬周皆稱薦之，尋除監察御史。又敕義府以本官兼侍晉王。及昇春宮，除太子舍人，加崇賢館直學士。【略】義府嘗獻《承華箴》。【略】太子表上其文，優詔賜帛四十匹，又令預撰《晉書》。高宗嗣位，遷中書舍人。永徽二年，兼修國史，加弘文館學士。高宗將立武昭儀爲皇后，義府嘗密申協贊，尋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賜爵廣平縣男。義府貌狀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謂之「李貓」。顯慶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進爵爲侯。有洛州婦人淳于氏，坐姦繫於大理，義府聞其姿色，囑大理丞畢正義求爲別宅婦，特爲雪其罪。卿段寶玄疑其故，遽以狀聞，詔令按其事，正義惶懼自縊而死。侍御史王義方廷奏義府犯狀，因言其初容貌爲劉洎、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言詞猥褻。帝怒，出義方爲萊州司戶，而不問義府姦濫之罪。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對云：「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姦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爲愧。」尋兼太子左庶子。二年，代崔敦禮爲中書令，兼檢校御史大夫，監修國史、學士並如故。尋加太子賓客，進封河間郡公。三年，又追贈其父德晟爲魏州刺史，諸子孩抱者並列清官，詔爲造甲第，榮寵莫之能比。而義府貪冒無厭，與母、妻及諸子、女婿賣官鬻獄，其門如市。多引腹心，廣樹朋黨，傾動朝野。初，杜正倫爲中書侍郎，義府時任典儀，至是乃與正倫同爲中書令。正倫每以先進自處，不下義府，而中書侍郎李友益密與正倫共圖議義府，更相伺察。義府知而密令人封奏其事。正倫與義府訟於上前，各有曲直。上以大臣不和，兩責之，左貶義府爲普州刺史，正倫爲橫州刺史，友益配流嶲州。四年，復召義府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自餘官封如故。龍朔元年，丁母憂去職。二年，起復爲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義府尋請改葬其祖父，營墓於永康陵側。三原令李孝節私課丁夫車牛，爲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於是高陵、櫟陽、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縣以孝節之故，懼不得已，悉課丁車赴役。高陵令張敬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死於作所。王公已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輜輜、器服，並窮極奢侈。又會葬車馬、祖奠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絕。武德已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義府本無藻鑑才，怙武后之勢，專以賣官爲事，銓序失次，人多怨讟。時殷王初出閤，又以義府兼王府長史。三年，遷右相，殷王府長史仍知選事並如故。義府入則諂言自媚，出則肆其姦宄，百僚畏之，無敢言其過者。帝頗知其罪失，從容誡義府云：「聞卿兒子、女婿皆不謹愼，多作罪過，我亦爲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誡勗，勿令如此。」義府勃然變色，腮頸俱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睨然，殊不引咎，緩步而去，上亦優容之。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焉。義府既貴之後，又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叙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其權勢，拜伏爲兄叔者甚衆。給事中李崇德初亦與同譜叙昭穆，及義府出爲普州刺史，遂即除削。義府聞而銜之，及重爲宰相，乃令人誣構其罪，竟下獄自殺。初，貞觀中，太宗命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諳練門閥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爲永式。義府恥其家代無名，乃奏改此書，專委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重修。志約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爲《姓氏錄》。由是搢紳士大夫多恥被甄叙，皆號此書爲「勳格」。義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關東魏、齊舊姓，雖皆淪替，猶相矜尚，自爲婚姻。義府爲子求婚不得，乃奏隴西李等七家，不得相與爲婚。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爲義府望氣，云：「所居宅有獄氣，發積錢二千萬乃可厭勝。」義府信之，聚斂更急切。義府居母服，有制朔望給哭假，義府輒微服與元紀凌晨共出城東，

登古塚候望，哀禮都廢。由是人皆言其窺覘災眚，陰懷異圖。義府又遣其子右司議郎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謂曰：「相爲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居五日，果授延司津監，乃取延錢七百貫。於是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下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侍御詳刑對推其事，仍令司空李勣監焉。按皆有實，乃下制曰：「右相、行殷王府長史、河間郡公李義府洩禁中之語，竊寵授之朝恩，交占候之人，輕朔望之哀禮。蓄邪黷貨，實玷衣冠；稔惡嫉賢，載虧政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便加重罰，宜從遐棄，以肅朝倫。可除名長流巂州。其子太子右司議郎津，專恃權門，罕懷忌憚，姦淫是務，賄賂無厭，交遊非所，潛報機密，亦宜明罰，屏跡荒裔。可除名長流振州。」義府次子率府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子婿少府主簿柳元貞等，皆憑恃受賕，並除名長流廷州。朝野莫不稱慶，時人爲之語曰：「今日亘唐年，還誅四凶族。」四凶者，謂洽及柳元貞等四人也。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牓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者，謂此也。乾封元年，大赦，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憂憤發疾卒，年五十餘。文集三十卷，傳於代，又著《宦遊記》二十卷，尋亡失。自義府流放後，朝士常憂懼，恐其復來，及聞其死，於是始安。上元元年，大赦，義府妻子得還洛陽。如意元年，則天以義府與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書舍人王德儉、大理正侯善業、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在永徽中有翊贊之功，追贈義府揚州大都督，義玄益州大都督，德儉魏州刺史，公瑜江州刺史。長安元年，又賜義府子左千牛衛將軍湛及敬宗諸子實封各三百戶，義玄子司賓卿基、德儉子殿中監璿實封各二百五十戶，善業子太子右庶子知一、公瑜子殿中丞忠臣實封各二百戶。睿宗即位，景雲元年，並停義府等六家實封。【略】史臣曰：【略】義府才思精密，所謂「猩猩能言」，鄙哉！

紀事

《大唐新語・諧謔》 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偸名士文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爲之諺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唐詩紀事・李義府》 義府初遇，以李大亮、劉洎之薦。太宗召令詠烏，義府曰：「日裏颺朝彩，琴中聞夜啼。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帝曰：「與卿全樹，何止一枝！」

又 義府擅殺寺丞畢正義，王義方彈義府疏云：「臣聞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乞重勘當畢正義致死之由，雪冤象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趨出。義方乃讀彈文：「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爲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達。不能盡忠端節，對敭王休，策蹇勵駑，祗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羣小。貪冶容之好，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如何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益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李義府集》三十九卷。

又 《古今詔集》一百卷，李義府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李義府集》四十卷。

又《藝文志二》 李義府《古今詔集》一百卷。

又 李義府《宦游記》七十卷。

又《藝文志三》 《東殿新書》二百卷，許敬宗　李義府奉詔於武德內殿脩撰。其書自《史記》至《晉書》刪其繁辭。龍朔元年上，高宗製序。

《通志・藝文略》 《李義府集》四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義府集》四十卷。

雜録

《**隋唐嘉話》卷中**　李義府始召見，太宗試令詠烏，其末句云：「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棲。」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

《**唐語林・賞譽》**　貞觀中，蜀人李義府八歲，號神童。至京師，太宗在上林苑便對，有得烏者，上賜義府，義府登時進詩曰：「日裏揚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棲。」上笑曰：「朕今以全樹借汝。」後相高宗。

董思恭

《**舊唐書・文苑傳上・董思恭》**　董思恭者，蘇州吳人。所著篇詠，甚爲時人所重。初爲右史，知考功舉事，坐預泄問目，配流嶺表而死。

《**唐詩紀事・董思恭》**　思恭，高宗時中書舍人，同撰《瑤山玉彩》。

《**國秀集目録》卷上**　中書舍人董思恭一首。

《**新唐書・藝文志四》**　《芳林要覽》三百卷，許敬宗、【略】董思恭【略】集。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董思恭詩》一卷。

賀遂亮

《**贈韓思彦》**　《唐詩歸》卷四：譚元春云：從來《游俠篇》、《少年行》可廢矣，蓋彼以豪，而此以細也。豪則泛，細則眞。「意氣百年内，平生一寸心」，鍾惺云：俠得不粗，從來俠客粗不得。「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虚襟」，鍾惺云：寫得雄爽，然此處有實有浮，須要看明，方可論交。「風雲何可託，懷抱自然深」，譚元春云：交道原強不得。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前四句）大白語。「風雲行可託，懷抱自然深」，律詩佳句。

《**大唐新語・文章》**　賀遂亮與韓思彦同在憲臺，欽思彦之風韻，贈詩曰：【略】思彦酬之曰：「古人一言重，常謂百年輕。今投歡會面，願眄盡平生。簪裾非所托，琴酒冀相併。累日同遊處，通宵款素誠。霜飄知柳脆，雪冒覺松貞。願言何所道，幸得歲寒名。」

蘇軾《書賀遂亮詩》　「意氣百年内，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虚襟。君子重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何可託，懷抱自然深。落霞淨霜景，墜葉下楓林。若上南登岸，希訪北山岑。」此賀遂亮《贈韓思彦》詩也。《成都學館記》，遂亮撰，顔有意書。書詞皆奇雅有法。嘗患不見遂亮他文，偶因讀《國史補》，得此詩，乃爲錄之。

韓思彦

《**新唐書・韓思彦傳》**　韓思彦字英遠，鄧州南陽人。游太學，事博士谷那律，律爲匪人所辱，思彦欲殺之，律不可。萬年令李乾祐異其才，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授監察御史，昌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待詔弘文館，仗内供奉。巡察劍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彦敕廚宰飲以乳。二人寤，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至西洱河，誘叛蠻降之。會蜀大饑，開倉振民，然後以聞，璽書褒美。使幷州，方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汙，訊掠已服。思彦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眞盜。後太白晝見，勸帝修德答天譴。帝讓中書令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冒沒富貴，主何事邪？」義府謝罪。司農武惟良擅用幷州賦二百萬緡，思彦劾處死，武后爲請而免。義府與諸武共譖思彦，出爲山陽丞。初，尉遲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彦按釋其冤，至是贈黄金良馬，思彦不受。至官閲月，自免去，放蹟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戶參軍。帝召問：「不見卿久，今何官邪？」思彦泣道所以

然。帝謂宰相：「此亦太屈。」復召爲御史。俄出爲江都主簿，又徙蘇州錄事參軍。罷，客汴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爲頌，餉縑二百，不受。時歲凶，家窶甚，僧徹固請，爲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上元中，復召見。思彥久去朝，儀矩梗野，拜忘蹈舞，又詆外戚擅權，后惡之。中書令李敬玄劾奏思彥見天子不蹈舞，負氣鞅鞅，不可用。時已拜乾封丞，故徙朱鳶丞。遷賀州司馬，卒。始，思彥在蜀，引什邡令鄧惲右坐，曰：「公且貴，願以子孫諉公。」比其斥，而惲已爲文昌左丞。

《**大唐新語・勸勵**》　韓思彥以御史巡察於蜀。成都富商積財巨萬，兄弟三人，分資不平爭訴。長吏受其財賄，不決與奪。思彥推案數日，令廚者奉乳自飲訖，以其餘乳賜爭財者，謂之曰：「汝兄弟久禁，當饑渴，可飲此乳。」纔遍，兄弟竊相語，遂號哭攀援，相咬肩膊，良久不解，但言曰：「蠻夷不識孝義，惡妻兒離間，以至是。侍御豈不以兄弟同母乳耶？」復擗踴悲號，不自勝，左右莫不流涕。請同居如初。思彥以狀聞，敕付史官，時議美之。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唐人雜紀上**》　蔡寬夫詩話云：「國史補載賀遂亮贈韓思彥詩云：『意氣百年內，平生相知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襟。君子重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行可托，懷抱自然深。落霞靜霜景，墜葉下疎林，若上南山岸，希訪北山岑。』世多傳誦之。予讀《大唐新話》，乃併得思彥答詩云：『古人一言重，常謂百年輕，今日投歡會，顧盼盡平生。簪裾非所托，琴酒冀相併，累日同遊處，良宵款素誠。霜飄知柳脆，雪冒覺松貞，願言何所道，幸保歲寒名。』其詞亦自閑雅可喜。大抵唐之文物，盛於開元以前，故二人雖不以詩稱，而終不凡也。」

薛元超

論述

《**奉和同太子監守連戀**》　《唐詩鏡》卷一：莊麗典則，是初唐格調。韓王元嘉同此奉和，「地分丹鷩嶺，塗間白雲鄉」，亦屬佳句。

傳記

楊炯《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　高祖德，魏給事中、黃門侍郎、御史中尉、散騎常侍、直閣輔國二將軍、齊州刺史，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華州刺史，謚曰簡懿。曾祖孝通，魏中書黃門二侍郎、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關西道大行臺右丞、常山太守、汾陰侯、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齊鄭二州刺史。祖道衡，齊中書黃門二侍郎、隋吏部內史二侍郎、上開府、儀同三司、陵邛潘襄四州刺史、襄州總管、司隸大夫，皇朝贈上開府、臨河縣開國公。父收，皇朝上開府，兼陝東道大行臺金部郎中、天策上將軍府紀室參軍、文學館學士、上柱國、汾陰縣開國男，贈定州刺史、大常寺卿，謚曰獻。

河東郡汾陰縣薛振年六十二字元超狀。昔者唐堯之協和萬邦也，有若四岳之敬順昊天，曆象日月；虞舜之愼徽五典也，有若八元之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夏禹之分別九州也，有若咎繇之謨明弼諧，允迪厥德；殷湯之南征北怨也，有若伊尹之格於皇天；姬文之受命作周也，有若虢叔之聞於上帝。自唐、虞而列考，及秦、漢而無譏。元首必籍於股肱，方隆太平之化；賢者必待於明主，克致崇尚之業。若夫驂駕六龍，驅馳七聖，斟酌元氣，裁成天道者，其惟聖人乎；弘闡大猷，發揮神化，匡正八極，阜戎兆人者，其惟良宰乎。我大唐之建國也，粵若神堯，明揚側陋。文王協於朕卜，迎太公於渭水；高宗求於朕夢，得良弼於傅巖。若歲大旱以爲霖雨，若濟巨川以爲舟楫者也。公含天地之間氣，依日月之末光。能備九德，兼資百行。探賾索隱，極深研幾。齠齡之際，羞言霸道；詞賦之間，已成王佐。六歲，襲爵汾陰男。十一，太宗召見，勅弘文館讀書。十六，爲神堯皇帝挽郎。十九，尚和靜縣主。高宗升儲之日也，勅公爲太子通事舍人，二十二，除太子舍人。高宗踐位，詔遷朝散大夫，守給事中，年二十六。尋拜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三十二，丁太夫人憂去職，起爲黃門侍郎，固辭不許，脩《東殿新書》畢，進爵爲侯。公毀瘠過禮，多不視事，出爲饒州刺史。上夢公，徵爲右成務。四十，復爲東臺侍郎。是歲也，放李義府于邛笮，舊制流人禁乘馬，公爲之言，左遷簡

州刺史。歲餘，上官儀伏誅，坐詞翰往來，徙居越巂。五十三，赦還，拜正諫大夫。五十四，遷中書侍郎，尋同中書門下三品兼檢太子左庶子。五十九，遷中書令。車駕幸洛陽，詔公兼戶部尚書，與皇太子居守，俄以風疾不視事。高宗崩，輿疾往神都，抗表辭位，至於再，至於三，詔加金紫光祿大夫，仍聽致仕。以光宅元年季冬旁死魄，薨於洛陽豐財里之私第。嗚呼哀哉！公地藉膏腴，姻連戚里。鼎湖長往，拜卿子而爲郎；金榜洞開，徵列侯而尚主。遂乃彈冠筮仕，策名委質，叩天門於晝闕，攀鳳翼於紫宸。凡升右轄者一年，居外臺者兩郡，四遷門下，三入中書。用能燮理我陰陽，經緯我天地，鹽梅我寶鼎，梁棟我宸極。理百官而察萬人，平邦國而和上下。借如風后力牧，左右軒皇，蕭何、曹參，謀猷漢室，未有一心事主四十餘年，參兩宮而出入，歷三臺而陟降。合其道也，大壑縱其鯤鵬；遇其時也，名山出其雲雨。功成輔弼，德邁機深。星象不愆，方踐中臺之位；山川並走，竟遊東岱之魂。天不慭遺，民將安仰。越翼日，詔贈光祿大夫，使持節都督秦成武渭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餘如故。賜物四百段，米粟四百石，東園秘器凶事，給儀仗至墓所往還，司賓卿監護，璽書吊祭，別降中使賜斂衣一襲，雜物百段，又詔陪葬乾陵，依故事也。公襲封之年也，受《左傳》於同郡韓文汪，至天王狩河陽，乃廢書而嘆曰：「周朝豈無良相，何得以臣召君？」文汪異焉。神堯皇帝婕妤河東郡夫人，公之姑也，每侍高宗詞翰，高宗嘗顧曰：「不見婕妤姪經數日，便謂社稷不安。」其見重如此。上幸溫泉，射猛獸，公奏疏極諫，上深納焉。後因閑居，謂公曰：「我昔在春宮，與卿俱少壯，光陰倏忽，已三十年。往日賢臣良將，索然俱盡。我與卿白首相見，卿歷觀書傳，君臣共終白首者幾人？我觀卿大憐我，我亦記卿深。」公嗚咽稽首謝曰：「老臣早參麾蓋，文皇委之以心膂，臣又多幸，天皇任之以股肱。誓期殺身報國，致一人於堯、舜。伏願天皇遵黃老之術，養生衛壽，則天下幸甚。」賜黃金二百鎰。公有事君之節也，不亦忠乎？每讀孝子忠臣傳，未嘗不慷慨流涕，以爲帝舜非孝子，朱雲非忠臣。客有譏之者，公曰：「寧有揚君父之過，而稱忠孝哉！」太夫人薨，公每哭嘔血，杖而後起。上見公柴毀，泣曰：「朕遂不識卿。卿事朕，君父一致，遂至於滅性，可謂孝子。」中書省有一磐石，隋內史府君常踞而草詔，及公揮翰躍鱗，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公有立身之道也，不亦孝乎？其年脩《晉史》，筆削之美，爲當時最。孝敬崩，詔公爲哀冊。上幸九成宮，勅皇太子赴行在所，置酒別殿，享王公以下。時太子英王侍皇帝酒，酒酣，公獻壽曰：「天皇合《易》象，乾將三男震坎艮，今日是也。」上大悅，百官舞蹈稱萬歲，賜雜物百段、銀鏤鍾一枚。吐蕃不庭，詔英王爲元帥，總戎西討。公賦《西征詩》一首，上稱善，嗟嘆者久之。因代英王屬和，御筆繕寫，朝以爲榮。公有屬詞之美也，不亦文乎？黃門侍郎上疏薦高智周、任希古、郭正一、王義方、顧徵、孟利貞等，後皆有重名，歷登清貴。及兼左庶子，又表鄭祖玄、沈伯儀、賀蹟、鄧玄挺、顏強學、崔融等十人爲學士，天下服其知人。公爲右成務，獻《封禪書》及《平夷策》，上深納焉。或有抵罪者，同類數百，經赦令，獄官評經年不決，竟以死論；公上疏陳其濫，詔百官廷議，獄官及宰臣未有所決，公酬對如響，衆咸服焉。上歎息曰：「幾令我殺無辜之人。」百寮莫不震懼。又上疏陳請備塞垣，未幾而匈奴背誕。公有神通之鑒也，不亦明乎？儀表魁傑，鬢眉若畫，身長七尺四寸，望之儼然。喜慍不形於色，雖至於近習左右，胥徒僕妾，莫不待之以禮。公有行己之方也，不亦恭乎？在饒州六年，以仁明馭下，鄱陽北崗上，忽生芝草一株，郡人以爲善政所感，共起一舍，號曰「芝亭」，因立碑頌德。公有馭人之術也，不亦惠乎？在邛笮十餘載，沉研《易》象，韋編三絕，賦詩縱酒，以樂當年。有《醉後集》三卷行於世。公有安和之德也，不亦康乎？上初覽萬機，公上疏論社稷安危，君臣得失，上大驚，即日召見，不覺膝之前席，歎曰：「覽卿疏，若暗室而照天光，臨明鏡而睹萬象。」此後寵遇日隆，每軍國大事，必參謀帷幄，在中書獨掌機務者五年，出納帝命，口占數首，上曰：「使卿長在中書，一夔足矣。」大駕東巡，詔公驂乘，上曰：「朕之留卿，若去一目，若斷一臂，關西事重，一以委卿。」因賜物百段。公有社稷之勳也，不亦重乎？若夫有官功者賜其官族，有大行者受其大名。公叔列國之倍臣，猶安社稷，黔婁匹夫之介節，不忘仁義，古今以爲通訓，書籍以爲美談。況乎輔佐明主，寧濟天下，生死無二，始終若一，業高於六相，道貫於五臣。其生也榮，同心比於周、召；其死也哀，陪葬均於衛、霍。豈使易名之典，不及於會同；賜謚之文，不傳於終古。門生故吏，願述德音，博士禮官，佇聞清議。是則鍾繇之策，降於皇魏之年；王導之疏，寢於中興之日。謹狀。垂拱元年四月四日，故中書令汾陰公府功曹姓名謹狀。文昌臺考功：竊聞生爲貴臣，車服昭其令德；死而不朽，謚號光其大名。今謹按故府主中

書令、汾陰公、贈秦州都督薛元超，以王佐之才，逢太平之會，撫綏萬國，康濟兆人。力牧輔軒皇，末爲盡善；皐陶佐大禹，猶有慙德。名遂身退，生榮死哀。羽父之請魯君，抑惟舊典；衛侯之謚文子，庶幾前列。謹上。

紀事

《唐詩紀事・薛元超》 元超，收之子也。高宗時爲給事中，轉中書舍人，薦士若任希古、郭正一、崔融等，皆以才自名。上元初，同中書門下三品，政出武后，因陽喑乞骸骨，卒。高宗爲太子也，元超爲舍人。太宗親征時，元超、韓王元嘉同太子監守，賦《遨戀》詩。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薛元超集》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薛元超集》三十卷。
《通志・藝文略》 《薛元超集》三十卷。
《初盛唐詩紀》卷八 薛元超【略】有文集四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薛元超集》三十卷。

雜録

《隋唐嘉話》卷中 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駱賓王

論述

綜論

《全唐詩話・駱賓王》 世稱王楊盧駱。楊盈川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號爲「算博士」。

《詩人玉屑》卷一二 駱賓王爲詩，格高指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

《瀛奎律髓》卷四七 駱賓王《酬思玄上人林泉》後兩首有云：「客有遷鶯處，人無結駟來。」又云：「芳杜湘君曲，幽蘭楚客詞。山中有春草，長似寄相思。」皆才高思爽。予選此詩，信手看其前後，甚多佳句。《北眺》云：「既出封泥谷，還過避雨陵。」《淮口》云：「從帝留餘地，封王表舊城。岸昏函蜃氣，潮滿應雞聲。」《守歲》云：「夜將寒色去，年共曉光新。」如「荷香銷晚夏，菊氣入新秋。橘性行應化，蓬心去不安」，皆可書，但情味寥落，多不得志之辭云。

《唐詩品彙・七言古詩叙目》 歌行長篇，唐初獨駱賓王有《帝京篇》、《疇昔篇》，文極富麗。至盛唐絕少，李、杜間有數首，其詞亦不甚敷蔓，大率與常製相類。已混收從彙，不復摘去。迨元和後，元稹、白居易始相尚此製，世號「元白體」。其詞欲贍，欲達，去離務近明露肝膽。【略】姑略駱賓王一首，元、白各一首，附於此集之後，以備一體，爲學者之助云。

《丹鉛總録・瑣語類》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

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張遜業《駱賓王文集序》　賓王五言律詩，秀麗精絕，不可易及。然《帝京篇》尤一代絕唱也。

《藝苑卮言》卷四　賓王長歌雖極浮靡，亦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滔滔洪遠，故是千秋絕藝。

《詩藪内編・近體上》　沈宋前，排律殊寡，惟駱賓王篇什獨盛。佳者，「二庭歸望斷，蓬轉俱行役」，「彭山折坂外，蜀地開天府」，皆流麗雄渾，獨步一時。

又　作排律先熟讀宋、駱、沈、杜諸篇，倣其布局措詞，則體裁平整，句調精嚴。益以摩詰之風神，太白之氣概。既奄有諸家，美善咸備，然後究極杜陵，擴之以閎大，濬之以沈深，鼓之以變化，排律之能事盡矣。

又　初、盛間【略】長歌，駱賓王爲冠。

胡應麟《補唐書駱侍御傳》　賓王生七歲，能詩。嘗嬉戲池上，客指鵝羣令賦焉。應聲曰：「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客嘆詫，呼神重。比長，天才逸發。

《少室山房筆叢・史書佔畢四》　用修云：「孔北海大志直節，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義舉，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慨也。君子當表而出之。」楊氏此論甚公。然謂大閑掩於末技，恐不應爾。妖牝竊唐，舉唐臣子，頌德恐後，自賓王一檄，痛摘其姦，大聲其惡，罌雖漏網，千載下罪孽歷歷，即轘磔都市不過，何云末技？且當時從敬業起事，詎止賓王一二！今皆湮沒無聞。而賓王以一檄故，名流天壤，謂文章傳氣節乎，氣節重文章乎？

又　武曌以淫牝穢亂唐室，實曠劫所無之變，而一代英才傑士，俯首臣伏，無敢聲其罪者。獨駱賓王廣陵一檄，詞嚴義正，足寒猾賊之膽，蓋唐初第一流人物也。而生蒙淺躁之譏，死罹怨望之訕，史氏因循，置於文苑，並其字失之，遂令邑中祀典，千載寥寥。往余籍弟子員日，嘗以白督學建安滕公，滕公急材甚，業舉行，會擢任去，不果。蘇觀察君禹繼至，雅是余論，即移文祀駱於鄉，此舉不特爲當時節士伸冤，亦爲萬古詞場吐氣也。

又　史稱駱賓王失職鞅鞅，遂與徐敬業起兵。夫孽后臨朝，羅織萬態，即狄仁傑輩尚誣以反，況賓王倡義殺身，欲加以罪，寧足據乎？且文人失意，憤悱其常，屈平懷沙，賈生夭折，後世咸悼其忠，賓王首倡大義，庸可以此訾之。駱集十卷今存，自《疇昔》《書憤》二章外，無一鞅鞅語，至忠孝氣誼浡鬱，諸製作間有足異者，詳見別條。

又　唐郗雲卿云：賓王仕高宗至侍御史，天后臨朝，數上書諷諫，得罪，貶臨海丞，遂與李敬業起義廣陵，然則賓王勁氣直節，始終無毫髮可議，自裴行儉惑衆於先，魏元忠助桀於後，致忠義之操，久湮不白，自是人間世一大缺陷，余不得不明目張膽言之，匪以同里故也。

又　方萬里云：裴行儉以富貴骨相取人，而文以器識之說，吾未見其能合於四子也。賓王一檄，氣蓋萬古，雖敗何傷。杜「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旨哉。

又　萬曆戊子秋，蘇君禹行部婺中，余特爲賓王上事云：竊見故唐臨海縣丞義烏駱賓王，勁氣高風，瑰材絕行，文詞冠代，志業超羣，挺生景龍、垂拱之辰，驟揭天寶、開元之軌。雕章繪句，則霧卷霞舒，授簡揮毫，則星流電掃。楊、盧遜其渾博，沈、宋範以馳驅。逃榮上裴行儉之書，陸沈靡悔；潔己拒員半千之請，壁立難攀。至孝篤於平生，孤忠竭於始仕。微官奉母，任武功簿而不辭；直道事人，謫臨海丞而愈奮。值牝晨之司國，三綱斁而九法淪，偕勳胄以勤王，片檄呼而大衆集。慨一抔之黃壤，問六尺之遺孤，歷數屠兒殺子之姦，元兇褫魄；亟發酖母弒君之惡，巨猾寒心。既已首建義旗，將裂渠魁於七廟，不幸身膏逆刃，尚飛靈爽於千秋。偉哉國士無雙，詎謂文人寡行，痛史氏因循，弗蒐羅於誼烈。迺罷享於蒸嘗，誠萬古不白之沉冤，實一代當興之鉅典。伏惟褒錄遺忠，闡揚大節，亟修廢墜，廣勵風猷。俾乾坤壯氣，昌明於崇正之朝；海甸英魂，振勵於古文之日云云。以論賓王事，附載此。

胡應麟《題駱賓王集後》　賓王起義，世所共知，而不知其奉母至孝。集中三與上官啓，皆以捧檄負米爲言。至裴行儉辟爲記室，力辭以母老不堪遠行，情致酸楚，意旨眞篤，言言涕淚，即李令伯表弗過也。道王命以自陳，則抗辭不答。半千諭以干集，則守道不迴。槩賓王操履類出唐文士上。遺集班班，學者徒泥裴語何哉！

又《題駱賓王〈帝京〉〈疇昔篇〉後》　汪司馬伯玉嘗謂余：三代而下

有才子，有文人，有學士，有作者。才子、文人、學士，代有之；作者，非屈之騷，司馬之文賦，杜、李之五言，白、甫之律絕，莫能當。唐以後，無作者矣，惟秦、柳之詞，王、關之曲耳。因及吾郡駱生，曰：若賓王二長歌，前無古人，後無來哲，蓋亦庶幾作者也。余有味其言而志之。

《唐音癸籤·評彙一》 義烏富有才情，兼深組織，正以太整且豐之故，得擅長什之譽，將無風骨有可窺乎！

又《評彙六》 沈宋前排律殊寡，惟駱賓王篇什獨盛，流麗雄渾，獨步一時。

又 凡排律起句極宜冠裳雄渾，不得作小家語。【略】次則過接爲難。駱賓王《邊城懷京邑篇》「季月炎初盡，邊庭草早枯」；沈佺期《扈從出長安篇》「是節嚴陰始，寒郊散野蓬」。初唐轉接法，不過如是。逮老杜法乃益精，如《述懷》入往事云：「得喪初難識，榮枯劃易該。」《贈人》入自叙云：「勛業青冥上，交親氣概中。」融洽中兼之頓挫，又不知費幾許鑪錘矣！

又《談叢三》 唐人詩集，多出人主下詔編進。如王右丞、盧允言諸人之在朝籍者無論，吳興晝公，一釋子耳，亦下敕徵其詩集置延閣。更可異者，駱賓王、上官婉兒，身既見法，仍詔撰其集傳後，命大臣作序，不泯其名。重詩人如此，詩道安得不昌？

又《談叢五》 靈隱長明燈下駱、宋續吟事，人以舉義者不死快，信之。雖然，非實也。此無論駱之元有與宋往還詩，宋之亦有叙四子之歿文字，不至不識面孔。即此詩屬對合掌，體拗澀，那得宋句在內？好事者第偷取駱集冒之宋，添作一段話耳。但細看本詩自辨。

汪道昆《駱賓王文集序》 夫中情懷而不諭，當其致有文之用，故情以披文，文以相質，則文之致已。顧胡論文者之固也，曰文人無行。夫曰文人無行者，則纂組擊帨，乏中悃而閑外貌，其操業固然，如咸陽韓非、東京息夫躬之徒，作《孤憤》，賦《絕命》，詞源炳奕，幾傾十洲，搖五嶽，乃才之爲罪，駔儈脂韋，羊質而虎皮，則幾無行矣。然余觀駱義烏之於唐，末路阻喪，終身離憂，比跡方軌，庶幾乎兩人。顧其附敬業，荷義戈，志在掃攙搶而新日月，即沈淪落魄，不失爲節俠慷慨之士。彼實竊其行，無人乎五步之內，銳於鬬睫，一擊不中，卒以不振。若令老其才，養晦俟時而動，五王之烈，方茲蔑矣。逮其爲文，凝厚質而攄藻思。雖浸淫俳偶，氣乏爾雅，亦漸靡使然。若歌行古詩，體制雅騷，翩翩合度，時其剪綵屬絢，春華讓麗，才士之深致也，足不朽矣。顧余獨謂士也才，則不得潔其行；即潔其行，亦不得毀其才。潔義烏之才也者，幾得以偉行掩奇，潔義烏之行也者，幾得以高華晦節。尤怪行儉豎儒，謬託衡鑒，使與照鄰二三子，並以器識論殿，今猶以榮名貌士也夫。武林虞君更生，嗜古而雅言詩，於初唐獨左袒義烏。因以暇蒐其全，而間爲之，故其著歸緣往，自足行不朽。嗟嗟，文以行重，行以文遠，是寧以文士目義烏，義烏益不朽矣。

《郘亭重訂李于鱗唐詩選》卷二 黃爾調云：讀賓王長篇，如入五都市，璀燦奪目，其妙處還在布置得宜。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一四 賓王《疇昔》、《帝京》二作，不獨富麗華藻，極掞天之才，而開闔曲折，盡神工之致。莫言中晚，即盛唐罕有與敵。歌行長篇絕技，捨兩作更何格調可法？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一百首》一三 敬業曾邀座上賓，咎歸宰相失斯人。樓觀海日江潮上，鶯嶺清吟認後身。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駱賓王》 初到長安正少年，當時絕唱《帝京》篇。可憐未得先皇見，才大應居百萬先。

又 鶯嶺龍宮思邈然，沈吟無復藻聯翩。江潮海日何遒麗，始知延清未若賢。

毛奇齡《臨海集序》 《臨海集》者，唐義烏駱賓王集也。賓王本才士，而伸大義於天下。時之傳其文者，初稱《武功集》，以起家武功簿也。繼又稱《義烏集》，則繫之以所生之地。而究其生平，實以好言事，由永淳侍御史，謫臨海丞。因之哀其志者，即以所謫官名之。雖其所爲文，與龍門王勃、幽州盧照鄰、華陰楊炯三人者齊名，名垂拱四傑，然而垂拱武氏號，非其志云。夫以六季多才士，不幸遭逢亂朝，相沿事篡竊，以至于唐，非遇擯斥，即殞身焉，其亦苦矣。然而大義不明，忠憤無所發，即新都居攝，亦嘗舉東平義旗，移檄郡國，然無一字傳於天下。而賓王草英國檄，淋漓慷慨，激切而光明，一若是文出，而天經地義歷數百年來不能白者，而一旦而盡白之。此豈才士文章已哉？特是五嶽四瀆，地不多產；聖賢豪傑，接踵有幾。所賴生其後者，表式而維持之。況文章遞代，尤易銷亡。曩時藝文志，有幾存者。據本傳，賓王亡後，中宗曾詔求其文，而已多散失。然且二十之字，至今不

識，即唐史所載官職爲丞爲簿，亦一往闕落。惟魯國郗氏，受詔收賓王文者有云：賓王在高宗朝，爲侍御史，以諷諫下獄。至今集中有在獄賦螢、在獄詠蟬之作，而唐史無有。又且父祖閥閱，終古滅沫。至明萬曆間，蘭溪胡氏，讀其《與博昌父老書》，中有云「昔我先君出宰斯邑」一語，而後知其父爲博昌令也。乃予則又有進者，考集之首卷第一篇，則《靈泉頌》也。靈泉爲邑丞宋公孝事後母，丞廳階下涌泉而作。然而未知爲何邑丞也。但以請作者爲蕭縣尉，因之作《舊唐書》者，屬之徐州之蕭縣。而予嘗爭之，《頌》明云：「此邑城控剡溪，地聯禹穴。」徐州控剡溪乎？又云：「某出贊荒隅，途逕勝壤。」賓王之臨海當經徐乎？此必吾邑蕭山，實有斯蹟，而生其地者，既弇鄙而不自知，即前時史官，又並不遇一讀書人，可檢點及此。而既而自疑，予邑之復名永興，在儀鳳年。其改名蕭山，在天寶年。賓王之臨海時，即又安得有蕭山？既而讀《文苑英華》，則蕭縣蕭字，本是前字。且有註云：「前，集誤作蕭。」然後知前縣尉者，謂前之縣尉。即予邑永興，而前此之爲尉者，不惟蕭縣誤，即蕭山亦誤。夫即此一字之誤，而時地改易，史乘乖錯，其藉於後人之刊正如此。今同邑黃君景韓，不忘前烈。凡其家之先達與此邦賢哲，皆表其已行而修復其所未備。因之以讎訂之餘，較及臨海，景韓可謂後賢之特達者矣。抑予有感焉。寶娥爲文章之藪，自宋、元以來，作者大興，而湮沒者亦復不少。嘗聞之蘇伯衡曰：乾道、淳熙間，東萊呂公與仲友唐公，皆以儒術爲寶婺冠。而仲友所著，過於東萊，見有《六經解》、《九經發微》、《十七史廣義》、《帝王經世圖譜》，天官地理、禮樂刑法、陰陽王霸諸考辨以及乾道祕府、羣書新錄，合不下八百餘卷。徒以爲門戶所抑，至今子姓無一板存者。即永康陳亮，傑士也，亦以門戶故，而所遺文集，欲再爲刊定而不可得。蘭谿胡氏，曾較《臨海集》而重梓之。其已事也，景韓有志，能傍及他縣，盍亦發其微而表著之。

《**全唐文紀事・節義一**》引《**餘冬序録**》　駱賓王匡復府檄文，有廢君鴆母之語，人但知史載武氏害王后事，而不知高宗之死乃武志也。五王爲唐舉義，誠以春秋鉄鉞行之，武當馘獻李家太廟，而乃遺賊不討，使得從容上陽，卧受顯冊，死稱遺詔，何哉！

陳熙晉《**臨海集序**》　臨海志士也，非文士也。楊用修有言，孔北海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掩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嗚呼！文章與立身，果有二道哉？亦論其志而已矣。北海志乎漢，建安，獻帝紀年也。概北海於七子，不可，概以建安，未始不可。臨海志乎唐，垂拱，武氏紀年也。概臨海於四傑，不可，概以垂拱，尤不可。北海糜身，無挂於炎祚，臨海倡明大義，志卒伸於二十一年之後，非直北海比。唐史於臨海，不傳之忠義，而儕之王、楊諸人，違其志矣。或曰：孔璋居袁，呼操爲豺狼，在魏，目紹爲蛇虺，顏黃門以爲文人之巨患。臨海窮途落魄，幕府草檄，非必出於本心。設宰相憐才，牝朝物色，安知不與李嶠、陳子昂諸人，頌金輪功德乎！是不然。夫觀人於其素。臨海於道王使自叙所能，則不奉令。於上裴行儉書，則辭以養親。於答員半千書，則勗以守道。於《賦螢》、《詠蟬》諸作，則見上疏之實，坐贓之誣。讀「寶劍思存楚，金鏈許報韓」之句，自命不在申包胥、張子房下。非其素所蓄積者然乎？或曰：敬業開三府於揚州，不掃地度淮，而覬負江之固，此盜屋尉料其無能爲者也。臨海杖策從之，不可謂智。是又不然。兵法：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祖逖自京口糾合驍健，擊楫渡江，威行河朔。劉季奴奮起京口，定晉室，克燕秦。敬業猶是也。異時琅琊王沖、越王貞舉兵於博、豫二州，何嘗不敗乎！然臨海未嘗不聯長安將相以爲聲援也。緋衣小兒之謠，蓋出於傾陷之口，而爲敬業畫計，取裴炎同起事，當不誣。武氏曰：炎反有端，豈即青鳥之字歟？炎與程務挺，以將相行廢立事，炎以請復辟誅，務挺以申理炎誅。按臨海《與程將軍書》有曰「送往事居」，知此書作於嗣聖元年，將軍即務挺。書又有「忝預賢良之薦」及「辭滿泛舟」諸語，則是去臨海後，以薦舉至長安，即以是年由長安至廣陵，並非失職怨望也。夫敬業有弟敬猷、唐之奇、杜求仁、薛璋、魏思溫、李宗臣、李崇福謀於外，有臨海結裴炎、程務挺應於內，與朱虛、絳侯何以異。事之成不成，天也，未可以病敬業，何可以病臨海？且武氏兇狡，百倍呂雉，然卒不敢舍廬陵而立承嗣、三思者，大義持之也。當是時，武氏所信者，張易之兄弟耳。均房之居，李昭德、狄仁傑、蘇安恒輩爭之不能得，而天下人人思唐，易之、昌宗心孤，故吉頊之謀得入，乘間言於武氏，始託疾召廬陵。不然，武氏以羽林屬之諸武，張柬之、桓彦範等，何從舉兵乎？由是觀之，唐之復，非復於五王討亂之日，而復於中宗再入東宮之時；非復於中宗再入東宮之時，而復於柳州司馬傳檄天下之時。雖謂唐之中興，興於一檄可也。中宗追復李勣官爵，敬業不在原宥，至於臨海，獨下詔求其文傳

之，後人因其文以見其志，臨海亦可以無憾矣。吾故曰：臨海志士也，非文士也。集編自郗雲卿，凡十卷，著錄於《唐志》。行世既久，訛舛滋多，因取各本校正，援據載籍，爲之箋註，自知涓滴無補江河。西陵郡齋，公餘多暇，因取篋衍舊藁排次之。臨海一生蹤跡，略見於茲，不具論，論其大者於簡端。

《三唐詩品》卷一　其源亦出陰、何，特能清遠取神，蒼然有骨，雖才非純雅，固於勝處見優。存詩甚少，特見一斑，緣在初唐，仍稱家數。

《詩學淵源》卷八　詩不減齊梁諸人，而古質不及盧昇之。近體如《北眺》、《夏日》諸作，立意煉辭，實開盛唐之先路。

分論

《晚憩田家》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六：《楚辭》云：「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瑤華謂麻之華白也。《詩》載木桃、木李、握椒、芍藥之類，皆相贈問之物。所謂疏麻者，所以贈問離居也。謝靈運《南樓遲客詩》云：「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何以慰離析。」《越嶺溪行》云：「握蘭徒勤結，折麻心莫展。」駱賓王《思家詩》（按：此題疑誤）云：「旅行悲泛梗，離恨斷疏麻。」【略】皆用《楚辭》意，用於離居。

《從軍中行路難二首》二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一四：周珽曰：賓王性質忠烈，故語多憤激，所志惟欲爲君國樹勳雪恥。【略】若此篇，託意征戍之士，謂既受天子閫外之寄，則揚塵遠略，奮勇忘家，有所不辭者。前段叙軍行節制所自，中段寫軍行威武所及，末段言軍行志願不負所期許。味「誓令氛祲靜皋蘭」一語與尾二句，忠義之氣凜凜，不獨見於討武氏一檄矣。

《帝京篇》　《朝野僉載》卷一：明堂主簿駱賓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賓王後與敬業興兵揚州，大敗，投江而死，此其讖也。《增定評注唐詩正聲》卷五：郭云：浮靡之調是初唐氣運使然，其間鋪叙串合，俱有大力，不過借學問點綴耳，非如淺人用事，一味堆垛。《郘亭重訂李于鱗唐詩選》卷二：黃爾調云：讀賓王長篇，如入五都市，璀璨奪目，其妙處還在布置得宜。《唐詩鏡》卷二：文章有言無韻即是死語，如《帝京篇》，人謂之「算博士」亦可。《而庵說唐詩》卷三：賓王此篇，最有體裁，節節相生，又井然不亂。首望出帝居得局，次及星躔山川城闕離宮，次及諸侯王貴人之邸第，衣冠文物之盛，車馬飲饌之樂，乃至遊俠倡婦，描寫殆盡。後半言禍福倚伏，交情變遷，總見帝京之大，無所不有。所舉仕宦，皆在京師者，尤見細密處。即有坎壞，要皆有得志之日。獨賓王終於淪棄，此《帝京篇》之所由作也。嗟乎，帝京之大，乃不容一賓王哉！《彙編唐詩十集》庚集上：唐云：鍾伯敬作《詩歸》，極詆賓王，謂不當與子安列，此特一偏之論耳。賓王《帝京篇》雖用學問填塞，然其鋪叙有法，抑揚有韵。借古文辭寫己胸臆，而首尾照應，脉絡無爽，非妙筆不能。譬之朝陽殿中衆寶雜陳，必布置得宜，乃能眩目，苟非班倕，疇能作此？彼竹籬茅舍手，恐不當輕議之。《載酒園詩話又編·四傑》：《帝京篇》，銓官時吏部侍郎裴行儉索文，作以獻者也，故淋漓磊落，竭其才思。今人或病其過于橫溢。余以讀詩者如漢文節儉，自不作露臺可耳，必不得謂未央壯麗，追罪蕭何。《唐詩解》卷一九：按賓王於武后時爲長安主簿，數上疏言事，不用，下除臨海丞，怏怏不得志，故賦此詩以譏刺當時大臣，而深嘆己之流落也。唐之京師，秦漢之故地，詠古所以論今也。首叙帝京之形勢，次紀宮室之豪華，次紀王侯、貴臣、遊俠、娼妓之奢僭，「古來」以下，慨世情之反覆，「馬卿」至末，傷己志之不伸也。意謂非此形勝，不足以壯皇居，非此皇居，不足以尊天子。但有此形勝，即有此宮室，而侈靡興矣。是以桂殿椒房作于上，平臺朱邸列于下，當時自王公以逮黎庶，莫不靡然向風，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終身迷惑而不悟其非者。然自我觀之，種種皆浮雲耳。苟倚伏難分，則無論勛戚之臣，即帝座亦幾岌岌，故金陵之氣未厭，石槨之文已先定矣。夫人孰不欲久生哉！化不我留也。化有固然，又何爭名爭利爲！彼不遇者，亦不當栖栖於廊署相門間矣。又況權勢無常，交情浮薄，故我雖抱揚馬之文詞，東方之博學，釋之長孺之直節，而終無薦之者。今竟若賈生之遠謫，其懷才放逐之恨，可勝歎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作《帝京篇》自應冠冕堂皇，敷陳主德。此因己之不遇而言，故始盛而以衰颯終也。首叙形勢之雄，宮闕之壯，次述王侯貴戚游俠倡家之奢僭無度，至「古來」以下慨世道之變遷，「已焉哉」以下傷一己之湮滯。此非詩之正聲也。向來推重此篇，故采之以備一體。《唐詩觀瀾集》卷五：「藻麗沿六朝，而愈增繁縟，唐初四子往往如

此。此詩警豪華之難保，戒驕奢之終衰，移風易俗，有賈生之志焉。義近于風。「不覩皇居壯，安知天子尊」，振起全局。「秦塞重關一百二」，結上形勢。「漢家離宮三十六」，起下宮闕。「鈎陳宿蘭芒，璧沼浮槐市」，叙其宏壯。「朱邸抗平臺，黄扉通戚里」，引入戚里。「小堂綺帳三千戶，大道青樓十二重」，言其奢侈。「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引入王侯貴人，因及其交游。「丹鳳朱城白日暮」，述游俠伎樂之繁。「且論三萬六千是，寧知四十九年非」，二語轉軸，結上起下。「古來築利若浮雲」，以下用感慨意反覆寫去。「當時一旦擅豪華，自言千載長驕奢，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作詩主意在此。「誰惜長沙傅，獨負落（洛）陽才」，自命正復不小。《隨園詩話》卷一二：齊武帝于興光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是青樓乃帝王之居，故曹植詩：「青樓臨大路」，駱賓王詩：「大道青樓十二重」，言其華也。今以妓爲青樓，誤矣。梁劉邈詩曰：「倡女不勝愁，結束下青樓。」殆稱妓居之始。

《疇昔篇》　《蜀中廣記・詩話記一》：賓王入蜀，亦以使事。至《疇昔篇》中曾及之，其曰「地角天涯渺難測」者，成都有此二石也。《遊宦紀聞》云：今之遠官及服賈者，皆曰天涯海角，蓋俗譚也。頃在成都，聞有天涯海角石，暇時訪古及閱志圖，乃知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腳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又有天涯石廟，在大東門對昭覺寺，石高六七尺，今市入湯家園。地角石廟，在羅城内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爲守城者所壞。今不復存矣。《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一四：黄家鼎曰：鋪叙有法，抑揚有韵。借古文辭，寫己胸臆，而首尾照應，脉絡無爽，豈湊砌堆垛者比。

《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　《唐音癸籤・詁箋六》：《代郭氏答盧照鄰》：「迢迢芋路望芝田，渺渺函關限蜀川。」芋是蜀事，芝是商洛事。時盧在秦中，郭在蜀中，二語當句作對，言相望情。誤本芋作芊，改者愈謬，遂不可通。（楊用修以宕渠古賨國姓芊，改爲芊，合芝田不成句矣。蹲鴟又增一餉羊貼乎？）《蜀中廣記・詩話記一》：《十六國春秋》云：宕渠，古賨國，姓芊。駱賓王詩「迢迢芊路望芝田」，本此。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擲果河陽君有分」，如分水犀，劃開乃能合攏。

《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　《四溟詩話》卷一：秦嘉妻徐淑曰：「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陽方曰：「惟願長無別，合形作一身。」駱賓王曰：「與君相向轉相親，與君雙栖共一身。」張籍曰：「我今與子非一身，安得死生不相棄？」何仲默曰：「與君非一身，安得不離別？」數語同出一律，仲默猶爲簡妙。《載酒園詩話又編・四傑》：《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曰：「寄語河邊值查客，乍可忽忽共百年，誰使遙遙期七夕。」大是情至語。後又云：「假令白里似長安，須使青牛學劍端。蘋風入馭來應易，竹杖成龍去不難。」用事尤切。余于衆選外特搜此篇。（黄白山評：「《帝京篇》凡六百餘字，此篇尚多彼字百餘。彼以長安中事鋪叙，其冗長猶可耐。此不過道男女情事，堆砌餖飣，殊覺可厭。篇中歷叙其初相悦後相睽之意，而望其復合，而題特爲女道士贈男道士，眞不可解。賀特取此，若自矜具眼，何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佩中邀勒經時序，簫裏尋思復幾年」，頓挫生姿，至此始化排偶之迹。又：「春時物色無端緒，雙枕孤眠誰分許。分念嬌鶯一種啼，生憎燕子千般語」，極其妖媚，開李商隱輕薄一派。又：（末四句）亦乖詩法，詞太顯耳。

《從軍行》　《精選唐詩分類評釋繩尺》卷三：此篇詞語不下楊炯，而意覺勝之。

《王昭君》　《韻語陽秋》卷一九：古今人詠王昭君多矣，王介甫云：「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歐陽永叔云：「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白樂天云：「愁苦辛勤顦顇盡，如今卻似畫圖中。」後有詩云：「自是君恩薄於紙，不須一向恨丹青。」李義山云：「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爲黄金不爲人。」意各不同，而皆有議論，非若石季倫、駱賓王輩徒序事而已也。

《同辛簿簡仰酬思玄上人林泉四首》　《瀛奎律髓》卷四七紀昀評：二首尚不脱堆排之習。又：三、四字句皆初體。又：際遇不同，悲愉自異。必矯語隱逸之樂，乃爲詩家之正聲，則《三百篇》愁怨之作皆將黜爲外道乎？又：三句纖，四句拙。又無名氏評：「查」即槎。「崩查」，猶壞船也。《批點唐音》卷一：緩語多情。《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六：一腔忠憤深心，終在言外也。「春草」亦本楚詞語，「寄相思」三字情遠味永。周珽曰：不襲烟火，風韵自足。《甌北詩話》卷一二：駱賓王「林疑中散地，人似上皇時，芳杜湘君曲，幽蘭楚客詞」，二聯中用四典，亦不見其堂叠，此又剪

裁之妙。

《送鄭少府入遠共賦俠客遠從戎》　《唐詩鏡》卷二：三、四語色明媚，卻與五陵裘馬相宜。上句更自入手輕快。

《秋日送別》　《唐詩箋注》卷一：此賓王爲武氏之禍，心事鬱鬱，所送之人必其同志，故有「當歌」、「破涕」二句。「東陵」、「故侯」，歸隱意也。詩故憂鬱怨亂，相喻於不言之表。

《在兗州餞宋五之問》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六：周珽曰：前半的是在兗州餞別題面。五六即別時之景。收以別後不勝懷念之情。

《憲臺出繫寒夜有懷》　《唐詩鏡》卷二：淡淡語含情無限，結語悲甚。

《在獄咏蟬并序》　《唐詩歸》卷一：鍾惺評：「每至夕照低陰，秋蟬疏引，發聲幽息，有切嘗聞」，造語偏妙，何不移之於詩。譚元春評：四六何必只用成語。然有文人之四六，有詩人之四六，如「幽息」「俗厚」等語，文人而無慧業者不能。又評「有目斯開，不以道昏而昧其視，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眞」：「有目斯開」，妙在「斯」字。「有翼自薄」，「自」字尤不可思議。鍾惺評：「俗厚」，「厚」字，形容好笑。譚元春評：「吟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用來說蟬，妙絕。鍾惺評：思理韻致，是四六中一篇小題絕佳文字。「無人信高潔」，鍾惺評：「信高潔」三字森挺，不肯自下。《唐詩鏡》卷二：大家語，大略意象深而物態淺。《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周珽曰：次句映帶「在獄」。三、四流水對，清利。五、六寓所思，深婉。尾「表」字應上「侵」字，「心」字應「思」字，有情。咏物詩，此與《秋雁》篇可稱絕唱。《載酒園詩話又編・四傑》：《在獄詠蟬序》曰：「有目斯開，不以道昏而昧其視，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眞。」鍾惺曰：「『俗厚』『厚』字，形容好笑。」此解妙而未暢。隱然寫出狂狷一段，嘐嘐踽踽，不肯闇然媚世意。中聯云「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尤肖才人失路之悲，讀之涕洟欲下。《唐詩解》卷三一：此因聞蟬借以自況也。蟬知感秋，猶己之被繫，眞影相弔而聲相和者也。露重風多，喻世道之艱險，難進，易沈，慨己冤之不伸。斯時也，有能信其高潔表其貞心者乎！亦終于湮沒而已。按賓王事武后，爲長安主簿，遷臨海丞，棄官去，從徐敬業起兵揚州，討武氏，兵敗亡命，祝髮于靈隱，並無下獄之說。今按本詩序及《螢火賦》，皆獄中所作，豈未從敬業之前嘗見繫耶？又唐史他傳稱賓王被誅，或疑敬業敗後被執下獄。今觀「平反已奏」及「寒灰重燃」等語，則非討武氏明甚。《唐律消夏錄》：五六有多少進退維谷之意，不獨說蟬，所以結句便可直說。《唐詩矩》：尾聯總冒格。序已將蟬賦盡，詩祇帶寫己意，與諸咏物詩體格不同。（「露重」句）語兼比興。《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賓王兵敗後，史稱被誅，或云亡命，無下獄之說。意未從敬業之前曾見繫也。原序「平反已奏」等語，見非討武后之故甚明。《峴傭說詩》：《三百篇》比興爲多，唐人猶得此意。同一《詠蟬》，虞世南「居高聲自遠，端不藉秋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是患難人語；李商隱「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是牢騷人語，比興不同如此。《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陳德公先生曰：三四現成恰好，轉覺增凄。第二「客思侵」三字湊韵，信陽多犯此流弊。又評：「客思侵」固似湊弱，但以對起，猶可掩拙，若復散行，更成率易，此又不可不知。李白山曰：結承五六繳足，更爲醒快。《詩境淺說甲編》：起句言獄中聞蟬，題之本位也。三四句由蟬說到己身，層次井然。而玄鬢白頭，於句法流轉中，兼工琢句。五句言蟬因露重而沾翅難飛，猶己之以讒深而含冤莫白。六句言蟬因風多而響易沈，猶己之以毀積而辭不達。末二句慨然說明借蟬喻己之意。此詩取譬最爲明切。大凡詠物詩，或見物興感，或借物自況，或借物寓意，方有題外之味，不拘拘迹相，《詩經》興賦比三體中之比體也。詠物用典能貼切固佳，能用典切題，而兼有意則尤佳。昔人詩，《過賈誼宅》云：「寒林空見日斜時」，用庚子鵩鳥事。《隋宮》云：「終古垂楊有暮鴉」，用隋隄栽柳事。《桃花》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也無」，用崔護重來事及《桃花源記》，雅切而又活潑。詠物數典者，可以此類推。

《秋晨同淄川毛司馬秋九詠・秋螢》　《唐詩歸》卷一：譚元春評：此公詩極滯極拙，似此前四句佳者，又以後四語不稱，黜之則無詩矣。又評：作螢詩，即想用囊螢事，非名手所寫。《唐詩評選》卷三：生色不亂，駱丞詩多削色者，唯沓至無緒，似此即不同其他。又：起句拗。《昭昧詹言》卷二一：駱賓王《詠螢》，即用螢事。鍾伯敬譏之，似刻。然如杜公《詠螢》兩作，何等深遠洒落。愚謂凡詠物者，以此爲鑑。

又《秋菊》　《唐詩箋注》卷一：此詩蓋賓王避禍之時，借菊寄興。「三秋晚」、「十步中」，踽踽可想。「搖風」、「笑日」，「碎影」、「浮香」，言空谷自芳，形其不得意也。落句謂共賞無人，即以托起上意。

又《秋雁》　《四溟詩話》卷三：予初秋遊都下韋園，暮歸值雨，遂留殷太史正夫書齋，秉燭獨酌。正夫曰：「聞子能鍼唐詩之病，勿秘其法。」予因檢宋之問《宴山亭》詩「攀巖踐苔易，迷路出花難」，不及駱賓王《詠雁》「帶月凌空易，迷烟逗浦難」，用韻妥帖。《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六：此篇亦託雁以自況也。次聯「去」、「歸」、「冷」、「寒」，三聯「凌」、「退」、「易」、「難」，意味深在言表。末聯「顧影」應「聯翩」句，「刷羽」應「遙曳」句，不無呼號同類、攬轡澄清之想。徐用吾曰：富麗超拔。周珽曰：三、四典切，若有神助。五、六與《咏蟬》詩語意相類。《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七：（三、四句）清穩。

《樂大夫挽詞五首》二　《唐詩評選》卷三：聲情自遂，于挽詩爲生色，其落韻設對無不穩熟。爲穩熟者止此可矣。過是則爲許渾。

又四　《唐詩評選》卷三：結語翻案，起論妙無圭角。又：與前作兩用「千秋」字。《唐詩解》卷三一：辭世何促，歸冥何長，青烏定兆則去，非有情也。若白馬故人，匍匐赴葬，故草木爲之感動耳。又安知荒隴之外，無徘徊之弔鶴乎！

《稱心寺》　《瀛奎律髓》卷四七（誤作宋之問）：方回評：此猶未盡脱齊、梁、陳、隋體也，庾信詩多如此。又馮班評：此是齊、梁體，非近體也，沈、宋詩雖變齊、梁爲近體，尚存齊、梁舊格，「四子」時合新體耳。又紀昀評：此評確。

《陪潤州薛司空丹徒桂明府游招隱寺》　《瀛奎律髓》卷四七（誤作宋之問）：方回評：五、六富艷。又紀昀評：妙，不甜熟，此爲唐人骨韻。又馮舒評：次聯緊接。落句妙在撇開。又許印芳評：前半不黏，亦不可爲式。

《晚度天山有懷京邑》　《歷代詩發》卷八：恬細。

《夕次蒲類津》　《唐詩鏡》卷二：「新月照邊秋」，語有爽氣。《唐風定》卷一八：整麗溫夷，氣象渾成，無句可摘。《唐詩解》卷四五：臨海少嘗落魄而事於邊，此因晚泊而言懷也。既至二庭，則無歸志，第客心不能無愁。正以路雖南屬，水已北流，關塞極矣。於是叙邊庭之景，而言所以苦戰龍庭者，爲燕領之士，欲取封侯耳。然當圖萬全之策，豈可如李陵降虜而遺大漢之羞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二庭即南庭北庭，復用龍庭亦病。《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七：（五、六兩句）實疏。

《送吴七游蜀》　《磵溪詩話》卷三：《賓客集》：「添鑪擣雞舌，灑水淨龍鬚。」駱賓王：「桃花嘶別路，竹葉瀉離尊。」此體甚衆。

《在軍中贈先還知己》　《磵溪詩話》卷三〇：此篇乃字字入律，工不可言。《瀛奎律髓彙評》卷三〇馮班評：賓王效小庾，豈在平仄不協乎？於時律體未成耳。又：似小庾。又馮舒評：字字精工。又查慎行評：「胡霜」、「漢月」一聯，太白「邊月隨弓影」一聯似之。「刀環」含歸意。又紀昀評：純就自己一邊說，又自一格，詩亦勃勃有氣。通首俱承次句。又許印芳評：「論」，平聲。「塞」音賽。「幾」字複。又無名氏註：玉門關，在今沙州，即古敦煌。

《宿温城望軍營》　《唐詩廣選》卷五：楊用修曰：此篇與《邊城落日》作大意同，其寫景盡胸中之悲壯，用事悉軍中之容態，所以爲難。《唐詩直解》卷四：一片忠肝義膽，妙。《唐詩訓解》卷四：此因眺望而有志於邊功也。又曰：「風旂翻翼影」，杜詩「旌旗日暖龍蛇動」即此意。然此五字尤勝。《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三六：周敬曰：慷慨激昂，俯視一世，賓王忠肝義膽可見。唐汝詢曰：起便壯健，次聯弘遠，三聯亦練，四聯上句勝下句，五聯雖用成語，聲調可佳。六聯細密。《唐詩解》卷四五：此因眺望而有志於邊功也。虜以折膠之候入寇，故夜柝之警嚴。天子則以兵符命將，而天策之星動矣。於是將令嚴肅，營中設備，戎器修飭，望之凜然。烟消塵滅，且有澄清之勢也。吾想班顧二子，亦皆書生耳，乃能奮迹戎行，我豈不當持雪恥之勳，以報天子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十七：「顧勳」謂顧榮揮扇破廣陵相陳敏軍事。

《邊夜有懷》　《唐詩鏡》卷二：三、四（按：指「城荒猶築怨，碣毀尚銘功」）警。

《餞鄭安陽入蜀》　《唐音癸籤・詁箋六》　駱賓王《送人入蜀》：「海客乘槎渡，僊童馭竹迴。」上用嚴君平卜肆事，下用介象令人騎竹自吴往蜀事。（曹能始《蜀中詩話》以馭竹爲費長房葛陂事，引《寰宇記》葛陂在蜀溫、雙間爲據。按《後漢書・長房傳》注，葛陂在豫州新蔡境，與蜀無涉。）《蜀中廣記・詩話記一》：「彭山折坂外，井絡少城限。」九折坂在邛崍，今百丈驛是。與彭山同屬上川南，相望不遠，故云。「遺錦非前邑，鳴琴即舊臺。」遺錦，用後漢綿竹令閻憲事。琴臺，用相如事。「海客乘槎渡，仙童馭竹迴。」

一用君平事，一用葛陂事。《寰宇記》，葛陂在溫、雙之境龍池寺。是。古人用事，或顯或晦，不同如此。

《幽繫書情通簡知己》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賓王《幽繫書情》十八韻，精工儷密，極用事之妙。老杜多出此。如「地幽蠶室閉，門靜雀羅開」、「日慨秦庭痛，誰憐楚奏哀」、「爭練非易辯，疑璧果難裁」、「覆盆徒望日，蟄戶未驚雷」之類，皆前所未有。

《久戍邊城有懷京邑》 《四溟詩話》卷一：吳筠曰：「才勝商山四，文高竹林七。」駱賓王曰：「冰泮有銜蘆。」【略】此皆歇後，何鄭五之多邪？

《在軍登城樓》 《增定評注唐詩正聲》卷一〇：唐云：絕無中流擊楫意。《而庵說唐詩》卷七：李敬業同賓王在揚州時作也。揚州臨江，登城樓則見水。「風威冷」是言軍容嚴整，殺氣凜然。「水氣寒」是言敵人喪膽也。「戎衣何日定」，以敬業孤軍而當武周全盛之力，非壹着戎衣之可定。「歌舞入長安」，是冀功之成也。言外見臣子當枕戈待旦，激厲以圖之，到得戎衣定之日，方可歌舞，不可便去放逸，以旦夕爲樂也。有諷敬業意。《唐詩解》卷二一：按賓王與徐敬業起兵揚州討武氏，州城臨江，故叙景如此。而冀其成功，然乏中流激楫意，竟以敗亡。《唐詩選勝直解・五言絕句》：徐敬業起兵，正秋風肅殺，故曰「風威冷」。冬日水面有氣，故曰「水氣寒」。「戎衣定」，「入長安」，「歌舞」以慶太平也。惜乎不從魏思溫之策，直取洛陽，卒至敗亡耳。《唐詩箋注》卷七：只着「歌舞」句，而在軍中之苦俱從反面托出矣。五字何等氣魄！

《於易水送人》 《唐詩正聲》卷一八：吳逸一曰：祇就地摹寫，不添一意，而氣慨橫絕。《唐詩直解》卷六：似無味，然未嘗不佳。《唐詩訓解》卷六：并不說到自身，如此已足。《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駱賓王「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初唐絕句精巧，猶是六朝餘習。然調不甚古，初學愼之。《增訂唐詩摘抄》卷六：因臨易水而想古人，其水猶寒，俠氣凜然。《詩辯坻》卷三：臨海《易水送別》，借軻、丹事，用一「別」字映出題面，餘作憑弔，而神理已足。二十字中而遊刃如此，何等高筆！《而庵說唐詩》卷七：此二句（指前二句）是叙易水之出處。後二句作感慨。昔時丹與軻及諸白衣冠賓客，無一在者矣。吾輩今日復於此地送別，覺水寒猶如昨日也。雖然，何作此變徵聲！蓋賓王意欲結死士以圖劫刺，與丹略同。寓意深遠，人卒未知也。《唐詩解》卷二一：此因臨易水，而想古人亦嘗送別于此。今其人雖沒，其水猶寒，安知今人之不能爲古也。俠氣凜然，見于言外。《唐詩選勝直解・五言絕句》：此臨易水送別，以道其俠烈之意，兼勵所送之人也。《古唐詩合解》卷四：「此地別燕丹」，「此地」，易水之上也。荆軻西刺秦王，燕太子丹送至易水上，而軻別之。「壯士髮衝冠」，荆軻急太子之難，怒氣激髮而上衝冠也。「昔時人已沒」，昔時易水上，燕丹、高漸離，及白衣冠客送軻者，皆慷慨垂淚，今安在哉！「今日水猶寒」，今日復于此送別，風蕭蕭兮易水寒，猶如昔日也。賓王蓋有慕于荆軻，而爲之感慨如此。《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四：（後二句）黯然。《詩境淺說續編》：易水送荆卿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寥寥十五字，而千載下如聞悲壯之聲。詠易水者，當不能外此意。此詩一氣揮灑，而重在「水猶寒」三字。一見人雖沒，而英風壯采，懍烈如生，一見易水寒聲，至今日猶聞嗚咽。懷古蒼涼，勁氣直達，高格也。

《挑燈杖》 《後村詩話續集》卷二：詩以體物驗工巧，【略】語簡而味長，每欲倣此作數題，未暇也。

《玩初月》 《批點唐音》卷一：（「乘昏」句）比上句多少用心。《載酒園詩話》卷一：駱義烏《玩初月》詩「忌滿光恆缺」，雖着議論，故自佳。但後二句「既能明似鏡，何用曲如鉤」，何爲又別立論頭，不顧前旨也。《精選唐詩分類評釋繩尺》卷一：（前）二句未脫六朝。

《咏鵝》 胡應麟《補唐書駱侍御傳》：賓王生七歲，能詩。嘗嬉戲池上，客指鵝羣令賦焉。應聲曰：「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客歎詫，呼神童。

《靈隱寺》 《石林詩話》卷下：舊說徐敬業敗，與駱賓王俱不死，皆去爲浮圖以免。賓王居杭州靈隱寺，因續宋之問詩，人始知之。而《新唐書》不載。今宋詩乃見賓王集中，惟題「鷲嶺鬱岧嶤，龍宮隱寂寥」兩句是宋作，自「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以後五韻，皆賓王所續。方武后初革命，天下所共疾，敬業與賓王首倡義，則世哀之而爲隱藏，理或有之。此詩不知後人因其傳而錄之賓王集邪，或本集固自爲賓王作而收之也？然賓王集乃古本，非後人所裒次者，若此詩當時已自錄於集中，則賓王之不死，亦一證也。《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或者謂此詩之問首吟二句，而禪楊老僧遽續數聯，實駱賓王逃難削髮在寺爲之。予著《名僧詩話》已詳著其說，

兩存之可也。又馮班評：次聯其妙！四句「聽」不如「對」，試登韜光庵門樓，便見此聯之妙。又紀昀評：純是初體，而風格過上，非復陳、隋堆垛之詞。許印芳評：詩止七韻，聯數用奇不用耦，今不可學。「更」字、「看」字俱平聲，「天」字複。長律聯數，用耦不用奇，初體未純，有用奇者，此詩亦然。又無名氏評：高爽幽迥，果是千秋絕調。起筆亦健舉，結處撇開，亦律法。《藝苑卮言》卷四：宋延清集中《靈隱寺》一律，見《駱賓王集》；《落花》一歌，見《劉希夷集》。所載老僧及害劉事，余已有辯矣。若究其詞氣格調，則《靈隱》自當屬宋，《落花》故應歸劉。《唐詩訓解》卷四：首狀山之峻，次紀寺之幽，中叙景之勝，末言己素尚遐異之觀，今得披襟對之，蕩滌煩囂，於此亦足樂矣。然猶未也，待入天台石橋，渡石橋而謝絕人羣，庶幾稍酬夙願哉！又曰：無末二句亦自結得。《詩藪内編・近體上・五言》：《靈隱寺》詩，舊傳賓王續成。《卮言》謂詳其格調，自當屬宋，最爲得之。然《本事詩》但稱「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二句爲駱，末云「僧所贈句，乃一篇警策」，即餘皆宋作，甚明。「觀」「聽」二字，自是垂拱作法，駱果爲僧，未可知也。《唐詩鏡》卷二：精警瑰麗，絕冠初唐。《曖齋詩話》：駱丞「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亦七韻，不害爲名作。《唐詩評選》卷三（誤作宋之問詩）：取景宏多，而神情一致。以純淨成其迂迴，于此體中當爲禘祖。又：「龍宮鎖寂寥」五字，已成絕唱，非「樓觀」一聯不足嗣響，故來好事者之傳訛。又：開元天寶以後，必于「夙齡尚遐異」下更入情事，作三、四聯看他但以平遠語收之，龍頭下著不得籠腰也。又：更平聲亦互意。又：「遐」字拗。《唐詩選勝直解》：前賦山寺之幽深，次聯言地之所接，三、四聯言山之所產，五聯言其時景，末以入寺之餘意結之。《唐詩解》卷四五：首狀山之峻，次紀寺之幽，中叙景之勝，末言己素尚遐異之觀，今得披襟對之，蕩滌煩囂，於此亦足樂矣。然猶未也，待入天台，度石橋，而謝絕人羣，庶幾稍酬夙願哉。對延清言，故有「看余」之語。靈隱前瞻飛來峰，故以「驚嶺」發端，錢塘去寺頗遠，潮聲僅聞，一作「門對」者非。《重訂唐詩別裁》卷一七：楊師道《還山宅》五韻，此篇七韻，初唐有之，後人用偶不用奇，乃見正格。又：此詩駱賓王、宋之問集中皆載，好事者撰出宋賦起二句，下窘於才，有老僧續下二句，乃賓王也。愚意但取其詩或駱或宋皆可。好事者說之牴牾，不足與辨。《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七：（三、四兩句）警句。

《蕩子從軍賦》　《詩藪内編・古體下・七言》：庾信詩「地中鳴戰鼓，天上下將軍」，駱賓王《蕩子從軍賦》「隱隱地中鳴鼓角，迢迢天上出將軍」全用此。然二語非警策，駱蓋偶然耳。《從軍賦》近獻吉改爲歌行。考駱本辭，賦語實三之一，李但削去此類，餘皆仍其舊也。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一九：駱賓王《蕩子從軍賦》云：「花有情而獨笑，鳥無事而恆啼。」吳旦生曰：韓子蒼謂丁晉公海外詩「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世以爲工。及讀東坡詩「花非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力相去天淵。余謂識面不識面，猶有人之見者存也，還不如獨笑爲幽。庾信《小園賦》：「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說到花鳥忘機處更深。皇甫百泉云：「賓王《蕩子從軍賦》，賦中之詩；淵明《歸去來辭》，辭中之賦。」

《螢火賦》　《四溟詩話》卷二：傅咸《螢火賦》：「雖無補於日月兮，期自照於陋形。當朝陽而戢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進不競於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駱賓王賦：「光不周物，明足自資。處幽不昧，居照斯晦。」二子皆有託寓，繁簡不同。子美「暗飛螢自照」之句，意愈簡而辭愈工也。《古賦辨體》卷七：駱賓王幽縶，有感於夜螢出入之時，託之以寫其憂思之意，因作《螢火賦》。唐初王、楊、盧、駱，專學徐庾，穠纖妖媚，當時尚之。惟此賦猶有發乎情之旨，得鸚鵡野鵝之微者，故特辨之。又：《螢火賦》，比而賦也。本取螢自比，而又取他物比螢，所謂比中之比。或以比螢之明，或以比螢之化，非不精工，但先後複出，既繁且塞，體物瀏亮，恐不其然，其病源正在學齊梁賦爾。蓋古人所賦，篇簡而不繁，何待俳事之碎。句質而不華，何待對偶之巧。字通而不怪，何待琢眼之工。韻寬而不狹，何待協律之切。賦家必知此四者，則其辭進於古矣。因就論焉。

《冒雨尋菊序》　《詩鏡總論》：余嘗讀駱義烏文，絕愛其「風生曳露之濤」、「雨濕印龜之岸」，謂其風味絕色。

《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　《唐語林・文學》：駱賓王年方弱冠，時徐敬業據揚州而反，賓王陷於賊庭，其時書檄皆賓王之詞也。每與朝廷文字，極數僞周，天后覽之，至「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初微笑之。及見「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乃不悅，曰：「宰相因何失如此之人！」蓋有遺才之恨。《野客叢書・一抔土事》：駱賓王代李敬業檄斥武后云：「一

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一抔」字，正用《前漢書》張釋之所謂盜長陵一抔土事。據注，步侯切，乃哀字。今人不曉者，讀爲杯盞之杯。僕觀《歐陽行周集》，有「或掬一杯土焉，或翦一枝材焉。」劉禹錫詩：「血污城西一杯土。」歐陽詢《藝文類聚》，於「杯門」編入「長陵一杯土」事，是知明以抔字爲杯盞字用矣。僕又考之，古詞中有以酒杯字作抔土字押者，如《隴西行》是也。因知古人嘗以此二字通用。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上・駱賓王》 駱賓王，婺州義烏人。少善屬文，尤妙於五言詩，嘗作《帝京篇》，當時以爲絕唱。然落魄無行，好與博徒遊。高宗末，爲長安主簿。坐贓，左遷臨海丞，怏怏失志，棄官而去。文明中，與徐敬業於揚州作亂。敬業軍中書檄，皆賓王之詞也。敬業敗，伏誅，文多散失。則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有兗州人郤雲卿集成十卷，盛傳於世。

《新唐書・文藝傳上・駱賓王》 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爲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爲洮州總管，表掌書奏，不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署賓王爲府屬，爲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

胡應麟《補唐書駱侍御傳》 駱賓王，越東陽郡人也。父爲博昌令。賓王生七歲，能詩。嘗嬉戲池上，客指鵝群令賦焉。應聲曰：「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客嘆詫，呼神童。【略】永徽中，歷官侍御史。時高宗孱不君，后嬖擅國。賓王睹唐運且密移，數上書言天下大計。后嬖怒，誣以法，逮繫獄中，作《螢火賦》以自廣。久之，謫臨海丞。高宗崩，后嬖廢廬陵，改唐物。賓王耻食周粟，即日棄官歸，賦「寶劍思存楚，金鎚許報韓」之句。會英公徐敬業起兵誅后嬖，賓王仗策從之。敬業雅慕賓王名，得之大悅，引至戎幕中，羽書文告之屬，一切諮焉。既而義師大集，將直指長安，賓王援筆慷慨爲文以諭。海內檄傳，四方振動。【略】敬業進兵，拔潤州，敗僞周將雷仁智，與李孝逸遇下阿，擊其前鋒，大破之。敵垂遁，適星墜營中，魏元忠縱火圍逼，敬業軍遂潰，黨與悉禽。獨賓王變姓名逸去，削髮爲浮屠，居天竺靈隱寺間十餘載。考功郎宋之問謫官嶺表，宿寺中。賦詩得「鷲嶺」、「龍宮」之句，思不屬，方苦吟，一老僧卧禪榻問故，遽續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問大駭。質明，趣訪之，逝矣。識者云：「此駱賓王也。」以是知敬業之敗，有司慮嬰以檄故，必斬得其人，因斬貌類者以獻云。

陳熙晉《續補唐書駱侍御傳》 駱賓王，婺州義烏人。父爲青州博昌令，有遺愛。賓王七歲能屬文，目爲神童。隨父至博昌，與其邑之張學士、辟閭公遊。趨庭奉訓，負笈從師，學問得於齊、魯者爲多。既而父卒於博昌，旅葬其地，父老多憐之者。尋奉母居兗州之瑕丘縣。性篤孝，每讀書見古人負米之情，捧檄之操，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傷心。道王元慶，永徽中，歷滑州刺史，後歷徐、沁、衛三州刺史。賓王爲府屬，使自叙所能。【略】麟德初，高宗有事於泰山，應岳牧，舉對策，車駕至齊州。賓王爲齊州父老請陪封禪表曰【略】。詔兗州給復二年，齊州一年半。拜奉禮郎，爲東臺詳正學士。咸亨元年，吐蕃入寇，罷安西四鎮。以薛仁貴爲邏婆大總管，適賓王以事見謫，從事西域。會仁貴兵敗大非川。賓王久戍未歸，作《蕩子從軍賦》以見意。未幾，自塞外還。至蜀，從軍姚州。姚州者，古哀牢之國。咸亨三年，姚州羣蠻叛，蠻刺史蒙儉，實始其亂。郎將趙武貴失律，蜀兵大潰。使將軍李義總爲姚州道大總管，征之，轉戰百餘里，歷三晝夜，誅首領諾沒弄、楊虔柳於行陣。蒙儉及首領和舍遁，鳩集餘衆，陸梁旅拒。賊帥夸千，獨率馬軍轉鬬，擊敗之。乘利深入，擒和舍等，惟蒙儉仍脱身歸巢穴。前後露布，皆賓王所草也。遊蜀久之，歷武功主簿。上元三年二月，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四州，詔吏部侍郎裴行儉爲姚州道左二軍總管，受元帥周王節度。聘賓王爲記室。【略】是時周王不行，行儉亦未出塞。調明堂主簿，著《帝京篇》上行儉，當時以爲絕唱。俄持母服，隱棲滻濱。服闋，補長安主簿。儀鳳三年，以薦遷侍御史。時高宗不君，政由武氏。賓王數上章疏諷諫，爲當時所忌，誣以贓，下獄久繫。尚未昭雪，作《螢火賦》以自廣。儀鳳四年，高宗幸東都，六月改元調露，遇赦得釋。歷叙平生坎壈，以攄懷抱，曰《疇昔篇》。調露二年，除臨海丞。緣之官便，還義烏葬母。始行，道經永興，主

簿宋思禮，事繼母徐以孝聞。會亢旱，川源湮絕。思禮禱於天，忽有泉出庭下，味甘且寒，日以養母。賓王爲《靈泉頌》，縣尉柳晃刻之石。至臨海，怏怏不得志，棄官去。高宗崩，宰相裴炎受顧命立中宗。天后武氏聽政，廢帝爲廬陵王，立相王爲皇帝。時諸武當權，人情憤怨。李勣孫敬業，少從勣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爲眉州刺史。嗣聖元年，左遷柳州司馬。弟敬猷，以盩厔令坐事免，同客揚州。左驍騎衛大將軍程務挺，檢校羽林軍，與炎、敬業相結。嗣聖元年，賓王以薦舉至長安，敬業令賓王畫計，取炎同起事。臨行，有《與程將軍書》曰：【略】遂至揚州。敬業自稱匡復上將，領揚州大都督。【略】賓王爲敬業作文檄傳天下。【略】義師大集，四方振動。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敬業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自引兵渡江，拔潤州。回兵屯高郵下阿溪，敗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殲總管蘇孝祥。敵營風逆不利，俄而風回，孝逸縱火逼敬業軍，敗之。敬業入海，欲奔東夷，至海陵界，阻風。敬業將王那相斬以降，餘黨多赴水死。賓王亡命，不知所之。十餘載，考功郎宋之問遊靈隱寺，月色空明，長廊行吟曰：「鷲嶺鬱岧嶤，龍宮鎖寂寥。」思不屬。一老僧坐大禪床問故，續曰：「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問愕然，遲明訪之，不復見。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爲雕刻，骨氣都盡，剛健不聞。賓王與龍門王勃，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務革其弊，以經典爲根柢，積年綺碎，一朝清廓。海內稱爲王楊盧駱，亦號爲「四傑」。照鄰謂人曰：「吾喜居王後，耻在駱前。」在武功與富嘉謨齊名，稱爲富駱。在長安與畿尉李嶠、劉光業等夷。賓王既以舉義事不捷逃遁，無有哀其著作者。則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中宗復辟，降勅搜訪賓王詩筆，兗州人郗雲卿，集當時之遺漏，爲十卷。又《百道判》三卷。明萬曆中，郡人胡應麟上其事，祀於鄉。福藩監國，東陽張國維請於朝，謚文忠。本朝雍正中，建忠孝祠，與顏孝子烏、宗忠簡澤並祀云。

紀事

《朝野僉載》卷五　裴炎爲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畫計，取裴炎同起事。賓王足踏壁，靜思食頃，乃爲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召賓王至，數啖以寶物錦綺，皆不言。又賂以音樂、女妓、駿馬，亦不語。乃對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見司馬宣王，賓王欷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說自古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謠讖何如耳。」炎以謠言「片火緋衣」之事白，賓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眞人矣。」遂與敬業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內應，書與敬業等合謀。唯有「青鵝」人有告者，朝廷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鵝】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駱賓王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駱賓王《百道判集》一卷。

又　《駱賓王集》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　《駱賓王集》十卷。鑒按：今存四卷。

又　《駱賓王百道判》一卷。

《通志・藝文略》　《駱賓王集》十卷。

《遂初堂書目》　《駱賓王集》。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駱賓王集十卷》　右唐駱賓王也。義烏人。武后時數言事得罪，貶臨海丞。不得志，棄官去。文明中，徐敬業亂，署府佐，爲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之矍然。及敗，亡命不知所之。後宋之問逢之於靈隱，已祝髮爲浮屠矣。賓王七歲能屬文，妙於五言詩。中宗詔求其文，得百餘篇，命郗雲卿次序之。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駱賓王集》十卷。唐臨海丞義烏駱賓王撰。賓王後爲徐敬業傳檄天下，罪狀武后，所謂「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者也。其首卷有魯國郗雲卿序，言賓王光宅中，廣陵亂伏誅，莫有收拾其文者。後有勅搜訪，雲卿撰焉。又有蜀本，卷數亦同，而次序先後皆異。序文視前本加詳，而云廣陵起義不捷，因致遁逃，文集散失。中宗朝，

詔令搜訪。案：本傳言賓王既敗亡命，不知所之，與蜀本序合。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八**》《駱賓王集》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駱賓王集》十卷。

又　駱賓王《百道判》二卷。

《**唐才子傳・駱賓王**》後中宗詔求其文，得百餘篇及詩等十卷，命郗雲卿次序之，及《百道判集》一卷，今傳於世。

《**文淵閣書目**》**卷九**《駱賓王文集》，一部一冊，闕。

又卷一〇《駱賓王詩》，一部二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駱賓王集》十卷。

又卷四《駱賓王詩》二冊。

《**百川書志**》**卷一二**《駱賓王文集》十卷。武功主簿，義烏人駱賓王也。詩二百一十三，文四十三。

又卷一四《駱賓王詩》一卷，臨海丞義烏駱賓王著。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駱賓王注釋文集》，陸弘祚。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義烏集》十卷，駱賓王，即《駱丞集》。

《**脉望館書目・唐人詩集**》《駱賓王集》二本，甲。又二本，乙。

又《駱集》一小套六本。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集部**》宋板《駱賓王集》二本，藏經紙面。八兩。

《**絳雲樓書目**》**卷三**《駱賓王集》十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駱賓王集》十卷。

《**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録彙編**》**卷六**《駱賓王集》十卷。

《**季滄葦書目**》《駱賓王集》四卷。

《**千頃堂書目**》《駱賓王集》十卷，黃用中注。字道行，閩縣人。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二・駱丞集**》四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唐駱賓王撰。《唐書・文苑傳》稱中宗時詔求其文，得百餘篇，命郗雲卿編次之。《書錄解題》引雲卿舊序，稱光宅中廣陵亂，伏誅，蓋據李孝逸奏捷之語。孟棨《本事詩》則云：賓王落髮，徧遊名山，宋之問遊靈隱寺，作詩，嘗爲續「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句。今觀集中，與之問蹤蹟甚密，在江南則有投贈之作，在兗州則有餞別之章，宜非不相識者，何至覿面失之。封演爲天寶中人，去賓王時甚近，所作《聞見記》中載之問此詩，證月中桂子之事，竝不云出賓王，知當時尚無是說。又朱國楨《湧幢小品》載：正德九年，有曹某者，鑿靛池於海門城東黃泥口，得古冢題石，曰駱賓王之墓云云，亦足證亡命爲僧之說不確。蓋武后改唐爲周，人心共憤，敬業、賓王之敗，世頗憐之，故造是語，孟棨不考而誤載也。其集新舊《唐書》皆作十卷，宋《藝文志》載有《百道判》三卷，今竝散佚。此本四卷，蓋後人所裒輯。其註則明給事中顏文選所作，援引疏舛，殆無可取，以文選之外別無註本，而其中亦尚有一二可採者，故姑竝錄之，以備參考焉。

《**天禄琳琅書目**》**續卷一八**《駱子集注》四卷。唐駱賓王撰。明陳魁士注。魁士，漳浦人，嘉靖戊午舉人，官工部主事。書四卷，凡頌一、賦二、詩百十七、表一、對策三、啓十、書五、序九、雜著六，計百五十四篇。前有遺事二條，唐書本傳，葉逢春、李宋二序，萬歷己卯魁士自序，劉大烈書後。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一**《駱賓王文集》十卷，康熙刊本，唐駱賓王著。前有新舊《唐書》列傳。湯賓尹序，乙卯。汪道崑序，萬歷辛卯。毛奇齡序，康熙丁亥。

《**稽瑞樓書目**》《駱賓王集》十卷附《考異》，二冊。

《**平津館鑒藏記**》**卷一**《駱賓王文集》十卷，前有《唐書》本傳。明刻駱集有四卷、六卷、八卷之本，此本乃元時所刻，與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卷數相同。據《書錄解題》，卷首有魯國郗雲卿序，而此本無之。洪頤煊曰：宋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引駱賓王《帝京篇》、《寄東臺詳正學士詩》，釣磯應詰文集中字，俱與此本相同。俗本《代徐敬業討武氏檄》，此本作《李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俗本「六尺之孤何託」，此本作「六尺之孤安在」，與《書錄解題》引同。每葉廿二行，行十八字。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駱賓王文集》十卷，唐駱賓王撰，元刊本。

又　八卷，明虞更生刊本。

又　四卷，一明刊顏文選注本，一駱丞集本。

又　六卷，一明刊陳魁士注本，一張炳祥刊本。

《**麻石居藏書記内編**》**卷上**《駱賓王文集》十卷。右《駱賓王文集》十

卷，冠以列傳，先列《螢火賦》，終於《丹陽刺史挽詞》。余所藏駱集凡五本：一十卷，一二卷，一四卷，一六卷，一八卷。惟此卷最古。但二卷本前有郗雲卿序，此反無之，又無刊書人敍，或書賈所去也。

又　《駱賓王集》十卷。右《駱賓王集》十卷，明陳魁士注本。予所得五本，俱非舊刻本：一四卷，明顏文選注，即入四庫書者；一二卷，有唐郗雲卿序，有賦及詩，無文；一六卷，明張炳祥所刊小版；一八卷，明虞更生所刊；惟有陳魁士注本十卷，以與古合。然題云《文鈔評林》，分詩敍入文類，而七言古詩中缺《從軍中行路難》及《行路難》、《憶蜀地佳人》詩三首。《凡例》云：集中闕誤，有參之舊本皆不可考者，不敢妄有增入，似非明妄人，或即古本未可知，俟再考。又有《靈隱子》六卷，明舒城令陳魁士注，陳士科刊。有拔檄文於首簡，次序益亂。《書錄解題》言《賓王集》又有蜀本，卷數亦同，而次序先後皆異。

《半氈齋題跋》卷上　《駱賓王文集》，明以後所刻，有四卷、六卷、八卷，皆非古本。此本十卷，係元時所槧，卷目與《郡齋讀書志》、《宋史・藝文志》同，當是郗雲卿次序之舊本也。俗本有《軍中行路難》一首。【略】《君不見封狐雄虺自成羣》一首，乃辛常伯詩。詩所之言，自必有據，疑後人誤以常伯詩羼入《賓王集》中耳。此本無此詩，其爲雲卿所編無疑矣。

《奕慶藏書樓書目》卷四　《駱賓王集》四卷，顏文選註。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　《駱丞集》四卷，唐駱賓王撰。明顏文選注，四卷；又陳繼儒注本，四卷；張炳祥刻小字本，六卷；陳魁士注本，十卷，陳注在顏注前；又陳大科刻陳魁士注，六卷；虞更生刻，八卷；又郗雲卿編二卷，有詩無文；又有一卷本最古；又嘉慶丙子秦恩復校刻仿宋十卷本，道光己酉義烏駱氏刻本，附考異一卷；項氏刻本，平津館有元刊本十卷，每頁二十二行，行十八字。

《天一閣見存書目》卷四　《駱賓王集》二卷，全，明東壁圖書府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駱賓王文集》十卷，元刊本，駱賓王撰。此集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作十卷，此本卷數相符。冠以本傳，先列《螢火賦》，終以《丹陽刺史挽詞》。俗本《代徐敬業討武氏檄》，此作《李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六尺之孤何託」，此作「安在」，與《書錄解題》引同。每葉廿二行，行十八字。孫淵如定爲元刻，惟無郗雲卿序耳。

又　《唐駱先生文集》六卷，明萬曆刊本，鳴野山房藏書，烏程陸宏祚、仁和虞九章、錢唐童昌祚同訂釋。是集卷一頌、賦、五言古詩；卷二五言律詩；卷三排律、五言絕句、雜言；卷四七言古詩、七言絕句、序類；卷五表啓類、啓類；卷六雜著類、檄類。前列本傳，次附錄唐魯國郗雲卿序、唐孟棨《本事詩》、宋劉定之說、《唐詩紀事》、新都楊升庵說、華亭徐獻忠說、太倉王鳳洲說。萬曆辛卯汪道昆爲序，云武林虞君更生，耆古而雅言詩，初唐獨左袒義烏，因以暇蒐其全，義烏益不朽矣。

又　《駱子集注》四卷，明萬曆刊本，知舒城縣事閩淳後學陳魁士註釋。《唐書・文苑傳》稱中宗時詔求其文，得百餘篇，命郗雲卿編次之。世傳《賓王集》不一刻，一四卷本，明顏文選注，即《四庫》著錄者，一不分卷本，有賦、詩而無雜文，題江東孫伯履公素校，一二卷本，前有郗序，亦有賦及詩，無文；一六卷本，題《靈隱子》，萬曆丙申陳大科序者，又明張炳祥刊作小版者，又虞更生所刊者，終不若顧廣圻校秦恩復刊之十卷本爲最善。此舒城令陳魁士注本，凡四卷：頌一，賦二，詩百十七，表一，對策三，啓十，書五，序九，雜著六，計百五十四篇。前有遺事若干條，萬曆七年湖廣荆州推官李宋邦亮爲之序，雖非舊第，而「徐敬業」作「李敬業」，「何託」作「安在」，所引尚非俗本。魁士字以行，漳浦人，領嘉靖戊午鄉薦官、工部主事。《天祿琳琅》著錄是書尚有葉逢春序，及魁士自序、劉大烈書後，此本闕焉。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駱丞集》四卷，唐駱賓王撰，明顏文選注。項刊本。明張燮刊本。明顏文選注本四卷。又陳繼儒注本四卷。張炳祥刊小字本六卷。虞更生刊八卷。陳魁士注本十卷，作《靈隱子》；陳注在顏注之前。又陳大科刊陳魁士注六卷。又有二卷本，有詩賦無文；郗雲卿所編。又有一卷本，最古。嘉慶丙子秦恩復校刊十卷本，附考異。道光己酉義烏駱氏刊本，附考異一卷。平津館有元刊十卷本。

〔續錄〕　宋蜀本十卷：賦頌一，詩四，表啓書二，雜著三，前有郗雲卿序。涵芬樓藏元刊本，十一行十八字。明萬曆楊爲棟刊六卷本。明林紹發刊十卷本。顏文選注本，萬曆四十三年刊，四卷。明建寧書林余仙源刊注釋評林六卷。《唐人三家集》本。咸豐三年刊十卷本。《金華叢書》本。《四部

叢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一九　《駱賓王文集》十卷，明刊本。世傳顏文選注本止四卷，非舊第，此十卷本，凡賦頌一、詩四、表啓書二、雜著三，尚出郗雲卿編次之舊。有郗序，與《唐志》及宋刊蜀本合。其《代李敬業檄》結句，「合是誰家之天下」足正俗本「合」作「竟」之誤。

《宋元本書目行格表》卷下　元本《駱賓王文集》，行十八字，十卷。（《平津館記》）

又　北宋蜀本《駱賓王文集》，行二十字，十卷。（《楹書隅録》）

《百宋樓藏書志》卷六八　《駱賓王文集》十卷，明刊本，唐駱賓王撰，文禁楚引。

《海源閣藏書目・集部・宋本》　《駱賓王文集》十卷，二冊。

《舊山樓書目・己》　《駱賓王集》，仿宋刻。一本。

又《補録》　《駱賓王集》，元人鈔，虞伯生藏，有題，二本。

《金華叢書書目提要》卷七　《駱丞集》四卷，唐駱賓王撰。《唐書・文苑傳》稱：中宗時詔求其文，得百餘篇，命郗雲卿編次之。《書録解題》引雲卿舊序稱：光宅中，廣陵亂，伏誅，蓋據李孝逸奏捷之語。孟棨《本事詩》則云：賓王落髮徧遊名山，宋之問遊靈隱寺，作詩，嘗爲續「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句。今觀集中，與之問蹤蹟甚密，在江南則有投贈之作，在兗州則有餞別之章，宜非不相識者，何至覿面失之。封演爲天寶中人，去賓王時甚近，所作《聞見記》中，載之問此詩，證月中桂子之事，竝不云出賓王，知當時尚無是説。又朱國楨《湧幢小品》載正德九年，有曹某者，鑿靛池於海門城東黄泥口，得古冢題石，曰「駱賓王之墓」云云，亦足證亡命爲僧之説不確。蓋武后改唐爲周，人心共憤，敬業、賓王之敗，世頗憐之，故造是語，孟棨不考，而誤載也。其集，新、舊《唐書》皆作十卷，宋《藝文志》載有《百道判》三卷，今竝散佚。此本四卷，蓋後人所裒輯。其注則明給事中顏文選所作，援引疎舛，殆無可取，以文選之外，則無注本，而其中亦尚有一二可採者，故姑竝録之，以備參考焉。

陳熙晉《駱臨海集箋注凡例》　唐、宋皆以姓名目兹集。明金繼震本稱《駱先生集》，顏文選本稱《駱丞集》，並稱《侍御集》。又有稱《義烏集》、《武功集》、《靈隱子集》者。胡應麟始稱《臨海集》。考《隋志》，有王筠《臨海集》。移以標斯集，則最後之官也。今仍之。

又　郗雲卿序稱十卷，明金繼震、虞九章、陸宏祚、童昌祚並六卷。顏文選、施羽王並四卷。康熙中黄之綺本十卷。乾隆中項家達本四卷。嘉慶中秦恩復本十卷，云從汲古閣毛氏藏本影寫，證爲蜀本。今從郗雲卿之舊，定爲十卷。

又　顏本以五言古風、律詩、排律、絶句、七言古詩、絶句次其先後，不知選標古詩，末分今體。唐至沈、宋，始號律詩，李漢編韓昌黎集，以五七言古體爲古，五七言律及排律、絶句，統名律詩。至唐初四傑，如王子安《滕王閣》詩，此七古也，稱成四韻。臨海《送閻五還潤州》，此五律也，謂勒四言，則猶未有律之稱也。汲古閣本十卷，爲賦、頌一，雜詩四，表、啓一，啓、書一，雜著三。今從陶集冠《停雲》、柳集《淮雅》之例，先雜詩，次賦、頌，次表、狀、對策，次啓、書，次雜著。較爲近之。

又　臨海詩文，大率由後人綴拾而成，已非唐時原帙。兹略爲叙次，犂具巔末。其首《帝京》者，雖則少通其例，用以弁冕全集。

又　顏注爲《四庫》所著録，弇陋疏舛，殆鮮可採。集中詩文，脱簡甚多，有佚其篇者，如《送劉少府遊越州》詩、《從軍行》，從《文苑英華》補；《稱心寺》詩、《遊招隱寺》，從《全唐詩》補；《仙遊觀贈道士》詩，從《王子安集》補；《上兗州張司馬啓》，從《文苑英華》補；《聖泉詩序》，從《全唐文》補是也。有佚其全題者，如「甲第驅車入」，別爲一首，誤連《餞駱四》之後；《與親情書》：「某初至鄉閭」以下別爲一首，係《再與親情書》是也。有佚其題字者，如《送鄭少府入遼》，佚「共賦俠客遠從戎」七字；《送王贊府上京參選》，佚「賦得鶴」三字；《上廉察使啓》，佚「察」字；《釣磯應詰文》，佚「三」字是也。有佚其字句者，如《蕩子從軍賦》，脱「見空陌之草積」十二字；《晚泊江鎮》詩，脱「徙橘愴離憂」二十字；《行軍軍中行路難》，脱「行路難歧路」五字；《疇昔篇》，脱「莫教憔悴損儀容」十四字；《上韋明府啓》，佚「延張必」十二字；《上吏部裴侍郎書》，佚「四月一日」九字；《與程將軍書》，脱「幸勿爲過」八字；《與博昌父老書》，脱「月日」二十二字；《與親情書》，脱「賓王疾患」八字；《姚州露布》，上篇脱七十三字，下篇脱三十五字是也。至如誤「哀牢」爲「危牢」，何從詳其地理；訛「闕月」爲「關日」，杳莫睹其指歸。若此之類，不可殫悉。具詳各篇，兹不

具載。

《**適園藏書志**》**卷一〇**　《新刻注釋駱丞集》十卷，明刻本，唐駱賓王撰。賓王事蹟見《唐書・文藝傳》，注則明給事中顏文選所作，徐州兵備副使漳浦碧潭林紹發刊。收藏有「石庵」朱文長印、「劉塘」朱文方印、「蠹雲書屋珍藏」朱文長印。嘉慶丁巳九月，心青居士孫原湘從芙川借觀。

《**木樨軒藏書書録**》**卷四**　《唐義烏駱先生文集》六卷，唐駱賓王撰。明刊本（明萬曆楊爲棟刻本）。標題次行題「蜀人伯隆甫楊爲棟校正」。半葉九行，行十八字。有萬曆戊戌（二十六年・1598）爲棟序，謂《駱先生集》徐州舊有刻，第歲久字畫侵蝕，中多亥豕之疑，注釋復牽合繁冗，更益畫蛇之誚。不佞行河泗上既踰年月，諸役稍有次第，乃以暇日繙閱一過，僭爲訂其訛者，刪其冗者，補其缺者，雖不免掛一漏萬，聊亦更新舊本，俾同好便於省覽焉。

又　《新刊駱子集注》四卷，存卷一至三，唐駱賓王撰，明陳魁士注。明刊本（明萬曆刻本），書尾有缺葉。標題後題：「知舒城縣閩漳後學陳魁士注釋，敎諭麗水劉大烈、訓導館陶王無遠、江陵孫大貴校正」。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文頂格，注雙行低一格。前有賓王遺事數則，萬曆己卯（七年・1579）魁士自序，又葉逢春、李宋二序。收藏有「石氏家藏子孫保之」朱文長方印、「胤楊私印」白文「羲霞」朱文二方印、「韭谿耕讀敏孝世家」朱文方印。缺第四卷。

又　《新刻唐駱先生文集注釋評林》六卷，唐駱賓王撰，明虞九章等注釋。明刊本（明建寧書林余仙源刻本）。標題後題：「烏程後學陸弘祚、仁和後學虞九章、錢塘後學童昌祚同訂釋，閩建書林余仙源繡梓」共四行。首有萬曆乙未（二十三年・1595）汪道昆序。

《**楹書偶録**》**卷四**　《駱賓王文集》十卷，此本與予藏《王摩詰集》，皆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所謂北宋蜀本也。卷中有宋本甲、毛晉私印、毛晉書印、子雲、汲古主人、汲古閣、汲古得修綆、開卷一樂、魯可圭圖書各印。卷第六至末，汲古閣毛鈔補，極佳。

《**文求堂善本書目**》　《唐駱先生文集》六卷，四冊。明刊本，九行十八字。

又　《駱子集注》四卷，八冊。明刊本，十行，二十二字。

《**文奎堂書目・集部**》　《駱賓王集》，唐駱丞。明孫伯履校本，棉紙，二本。

又　《靈隱子集》六卷，唐駱丞。明萬曆年刊，竹紙，二本。

《**四庫目略**》　《駱丞集》四卷，唐駱賓王撰，明顏文選注。項刊本，明張燮刊本，明顏文選注本四卷，陳繼儒注本四卷，張炳祥刊小字本六卷，〔虞〕更生刊本八卷，陳魁士注本十卷，作《靈隱子》，陳注在顏注之前，又陳大科刊陳魁士〔注〕本六卷，又二卷本，有詩賦無文，郗雲卿編，又有一卷本，最古，清嘉慶丙子秦恩復校刊十卷本，附考異，道光己酉義烏駱氏刊本，附考異一卷，平津館有元刊本十卷，《唐人三家集》本，《金華叢書》本。按：丞集新舊《唐書》皆作十卷，宋《藝文志》載有《百道判》三卷，今並散佚。此本四卷，蓋後人所重輯，其註則明顏文選所作，援引頗多疎舛。

《**中國書店書目・補遺**》　《駱右丞詩集》二卷，唐駱賓王。乾隆三十五年孫友麟輯，寫刻初印。

《**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卷四**　《駱丞集》三卷，唐駱賓王撰。乾隆辛丑項氏刊本。二冊。

又　《駱賓王集》十卷，唐駱賓王撰，清顧廣圻校。嘉慶丙子秦恩復石研齋翻宋蜀刻本。一冊。

又　十卷。嘉慶丙子秦恩復石研齋翻宋蜀刻本。二冊。

又　《類選注釋駱丞全集》四卷，唐駱賓王撰。明顧從敬選，陳繼儒注釋。明刊本。四冊。

《**受古書店舊書目録・集部**》　《駱丞集》四卷附《考異》二卷，唐駱賓王。胡氏退補齋刻，白紙，二本。

又　《駱臨海集》十卷，唐駱賓王。康熙間黃之驥校刻本，二本。

《**粹芬閣珍藏善本書目・集部**》　《駱賓王文集》十卷，唐義烏駱賓王著。嘉靖白棉紙精刊初印本，有「雙桂居士柴氏藏書」、「山陽丁氏」、「王氏信芳閣藏書」印。六冊。

又　《新刻注釋駱丞集》十卷，唐駱賓王著。乾隆精刊初印本。白棉紙精刊本。

又　《駱臨海集》十卷，唐義烏駱賓王著。明碧潭林紹發刊本、嘉靖

又　《三唐人集》：《駱賓王文集》六卷，《呂衡州文集》十卷，《李元賓

文集》十卷。道光精刊，白紙初印本。「王氏信芳閣藏書」印。八冊。

《故宮普通書目》卷四 《駱丞集》四卷，唐駱賓王撰。叢雅居重刊《初唐四傑集》本，一冊。

《吟香仙館書目》卷四 《駱丞集》十卷，唐駱賓王撰。

《崇雅堂書錄》卷一一 《駱丞集》四卷，唐駱賓王撰。項刻《初唐四傑集》本。《四庫》著錄。《金華叢書》本附《考異》二卷。

又 《駱賓王集》十卷《考異》一卷，唐駱賓王撰。嘉慶丙子秦恩復刻《三唐人集》本。

《東海藏書樓書目・集部》 《駱丞集註》四卷，唐駱賓王撰，明陳繼儒注。明刊本。

又 《駱先生文集》六卷，唐駱賓王撰，明虞九章訂釋。明刊本。

《書目答問補正》卷四 《駱丞集》四卷，顧廣圻校，秦恩復刻本。合李元賓、呂衡州爲《三唐人集》。〔補〕《金華叢書》本，四卷，《考異》二卷。

又 《駱賓王集》十卷，顧之逵小讀書堆校刻足本。〔補〕《四部叢刊》影印明刻本。

又 《駱臨海集注》十卷，陳熙晉注，原刻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別集一・駱丞集》 四卷。其集，新、舊《唐書》皆作十卷，宋《藝文志》載有《百道判》三卷，今並散佚。此本四卷，蓋後人所裒輯。顧廣圻《思適齋集・代秦敦甫撰駱賓王文集考異序》云：「《駱賓王文集》，余友顧澗蘋用汲古閣毛氏所藏本影寫，近從之借來，證諸《直齋書錄解題》，蜀本也。分卷凡十：爲賦頌一、詩四、表啓書二、雜著三，前有郗雲卿序。又考舊、新兩《唐志》，皆以十卷著錄，是此實爲唐、宋相仍雲卿編次之舊，遂摹刊印行。澗蘋復取《文苑英華》互勘，凡注『集作』，大抵相合，其遇有可疑及集非《苑》是幷《苑》無注者，皆加決定，撰爲《考異》一卷。至於《苑》有差違，或兩得通，雖則甚夥，咸在所略，世行本無足信據，亦置而弗論。」瞿氏《目錄》有明刊本《駱賓王集》十卷，云：「世傳顏注本止四卷，非舊第，此十卷本，凡賦頌一、詩四、表啓書二、雜著三，尚出郗雲卿編次之舊，有郗序，與《唐志》及宋刊蜀本合。其《代李敬業檄》結句，『合是誰家之天下』，足正俗本『合』作『竟』之誤。」丁氏《藏書志》有元刊本十卷，云：「冠以本傳，先列《螢火賦》，終以《丹陽刺史挽詞》，俗本《代徐敬業討武氏檄》，此作《李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六尺之孤何託』，此作『安在』，與《書錄解題》引同。」又有明陳魁士注四卷，云：「雖非舊第，而『徐敬業』作『李敬業』，『何託』作『安在』，所引尚非俗本。」李慈銘《荀學齋日記・辛集上二》云：「道光間所刻《駱賓王集》，籤題『《駱文忠公集》』，其首載陳析木熙晉作所《補傳》，言『明末福王時，東陽張國維爲之請謚，得謚文忠』，此與元文宗之謚杜甫曰文貞，正堪作對，亦異聞也。」《金華叢書》本胡序云：「《駱丞集》，前明有單行本，吾婺之義烏柘林子孫藏於祠，迨我朝乾隆年間欽定《全唐詩文》，《駱丞文》二卷，《詩》三卷與焉，《四庫目錄》曾採載之，稱四卷。道光初，義烏陳明府津刻《駱侍御集》，注解甚晰，近爲兵燹所燬，同治戊辰，余覓得江東孫公素本，不分卷數，其文祇載《螢火》與《蕩子》、《從軍》二賦，暨《靈泉》一頌，詩即《全唐集》中所載也。己巳春，因取《全唐文》所載《爲齊州父老請陪封禪表》，以及《祭趙郎將》諸作，共三十八篇，排比鈔刊，合詩文爲四卷，俾成完璧。又校對各本，頗有異同，另纂《辨訛考異》二卷。」

《測海樓舊本書目》卷四 《靈隱子》六卷，唐駱賓王撰，明陳魁士注，維揚陳大科序（萬曆丙申仲秋）。陳大科刻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雙邊。「和伯精賞」朱方。

《販書偶記》卷一三 《駱侍御全集》四卷《考異》一卷，唐義烏駱賓王撰，明宛上顏文選原註，邑後學陳坡節刪。道光己酉滋德堂刊。

又 《駱臨海集箋注》十卷首一卷末一卷，唐駱賓王撰，義烏陳熙晉注。咸豐癸丑松林宗祠刊。

《販書偶記續編》卷一三 《駱子集注》四卷，明鴻江陳魁士撰。萬曆庚辰刊。

又 《駱丞集注》四卷，明宛上顏文選撰。萬曆乙卯刊。

又 《類選注釋駱丞全集》四卷，明雲間陳繼儒注。無刻書年月，約天啓間刊。

《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一二 《駱賓王文集》十卷，唐駱賓王撰。存卷一至五，餘抄配。宋蜀刻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記「賓一」等字。有顧廣圻跋二則，黃丕烈跋一則。有毛晉印。按：此與李太白、王摩詰集同式。即秦氏石硯齋覆刻底本。其四周邊闌已描損，爲小

疵。余所見黃氏汪氏藏宋本多如此，可惜！可恨！（海源閣楊氏書，辛未二月觀于天津鹽業銀行庫房）

又　《駱丞集》十卷，唐駱賓王撰。四冊。明刊本，十一行十八字。（景賢所示盛昱遺書，號稱元刊，余代涵芬樓收得。癸丑）

又　《唐駱先生文集》六卷，唐駱賓王撰。明萬曆金氏刊本，大字，七行十七字。（壬子）

又　《駱子集注》四卷，唐駱賓王撰。朱絲闌寫本。有萬曆葉逢春、李宋、陳魁士三序。有朱筆校過，臨顧廣圻《文苑英華》校本。又臨校宋本。（戊辰）

馮貞祥《鄞范氏天一閣書目內編》　唐人詩集存三十四家一百十八卷，存一百十三卷，【略】《駱賓王集》二卷，唐駱賓王撰。

又　《初盛中晚唐集》四冊，一百三十六卷，刊本。《駱賓王集》二卷。

又　《十二家唐詩》二十四卷。【略】《駱賓王集》二卷，唐駱賓王撰。

《中國善本書提要》　《新刊駱子集註》四卷，八冊，《四庫總目》卷一百四十九，（國會），明萬曆間刻本，十行二十二字注雙行（23×15），唐駱賓王撰。卷內題：「知舒城縣事閩漳後學陳魁士注釋，教諭麗水劉大烈，訓導館陶王無違，江陵孫大貴校正，門生金鳳、王亮、徐相、夏昌、潘懋南、祝可教、程中孚、劉咨益、趙衷、祝子陞同校。」按《續修舒城縣志》卷二十八《名宦傳》：「魁士，福建漳浦人，舉人。萬曆初任。定條鞭法，清水利，摘奸宄，捐俸建龍津橋，興利除害，於學校尤有功焉。」館中無《漳浦縣志》，檢《漳州府志》卷十七《選舉表》云：「魁士嘉靖三十七年舉人，南京工部主事。博學有文名。」《府志》所舉，當是魁士所終官，而是書則當刻於萬曆七年舒城縣任內。自序，萬曆七年（一五七九）。李宋序，萬曆七年（一五七九）。劉大烈跋，萬曆七年（一五七九）。

又　《類選注釋駱丞全集》四卷，四冊（國會），明末坊刻本，九行二十字（21.3×13.5），唐駱賓王撰。卷內題：「上海顧從敬類選，雲間陳繼儒注釋，吳郡陳仁錫參訂。」湯賓尹序云：「往從給諫顏公齋所見《侍御集》，今陳君注而給諫補之，均之不欲朽侍御也。一日顏伯子抱集遺藁而屬余敘曰：先大人自建言忤旨來歸，嘗手注其文於松風澗水之間，茲不忍散帙置之，將付梓焉。」按，顧從敬字汝所，上海人，有《類編草堂詩餘》四卷，湯序內之顏公齋似應作顧公齋，當指從敬，然不聞從敬曾官給諫也。湯序又云：「今陳君注而給諫補之。」陳君當指陳繼儒，從敬在嘉靖二十九年已校刻《草堂詩餘》，是其年代遠在繼儒以前，則給諫若是從敬，不能補陳君也。余校以陳魁士注本，乃不差一字，則是集爲偷刻陳魁士本無疑。（卷二以後，書題作《駱丞集注》，則書題僅改卷一。）湯序固出坊賈之手，顧、陳當亦託名，惟因坊賈無識，故序文不通，史事背謬，其僞易見也。卷端所附事傳，較陳魁士本多《唐詩紀事》一則，楊升庵、徐獻忠、王鳳洲各一則，按《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四有萬曆十九年虞更生訂釋本，正有此四則，然則此四則又爲從虞本販來者。書衣有告白兩行，又有嘉樹堂印記，作僞者殆爲嘉樹堂矣。又是書託名於陳仁錫、湯賓尹，則其刻書年代，應在萬曆之末，或在天啓間。湯賓尹序

又　《唐駱先生集》八卷附錄一卷，四冊（北圖），明凌氏朱墨印本，八行十八字（19.2×14），唐駱賓王撰。卷內題：「辰玉王衡批釋，附諸名家參評。」總目下題：「西吳凌毓枏殿卿父校。」汪道昆序，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湯審尹序，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王衡跋。

藝文

李嶠《送駱奉禮從軍》　玉塞邊烽舉，金壇廟略申。羽書資銳筆，戎幕引英賓。劍動三軍氣，衣飄萬里塵。琴尊留別賞，風景惜離晨。笛梅含晚吹，營柳帶餘春。希君勒石返，歌舞入城闉。

張鎰《足疾愈約客游湖上園》　平生志四方，豈願守三窟。超淩風中驥，振迅霜後鶻。無何足受溼，步履遽鼈砣。投鍼痛循筋，濯藥熱透骨。重纏襪中絻，嬾顧囊內笏。長懷駱賓王，曠邁困沈泊。胸蟠經綸業，與氣共振拔。紛紛灞上旅，大半貴肥腊。儻其尚細謹，俗眼愈超忽。臨壚指醇酒，洗滌去泥淈。器宏事果遂，闊步黃金闕。宿來病殊減，砌域可踔越。拘攣日既深，得差興尤發。湖山想貽笑，相忘兩逾月。霜花著紅小，幽香逗疏樾。風晴春一似，攜具任倉卒。招邀二三子，才思湧難竭。卻愁費吾詩，筆端口方訥。

張憲《匡復府》　揚州都督開三府，十萬強兵猛如虎。駱生長檄魏生謀，

大義精忠昭千古。山東豪傑望旌旗，蓄縮江淮立霸基。莫指金陵圖王氣，石梁鴉噪髑髏悲。

韓邦奇《駱賓王》 狄梁回凶牝，房州還東宮。敬業伸大義，揮戈振羣蒙。烈烈賓王檄，有如日當中。寧爲敬業死，不立狄梁功。

胡應麟《婺中三子詩・侍御駱賓王》 仙李方二葉，九廟摧妖狐。剡剡盡生靈，宇內無完膚。岳岳臨海公，奮袂起菰蘆。義旗舉大澤，百萬當一呼。虹霓切雲漢，雨澤滂泥塗。操我七寸管，問彼六尺孤。片言嚇淫牝，一戰梟羣奴。惜哉下阿戰，倒甲如摧枯。奇功固罔立，大義羌足扶。披緇入靈隱，覓句酬跋跌。金鎚隱博浪，鉅軸流江湖。固知藝文傑，詎知器識疏。一辭道王辟，無忝令伯徒。至今讀遺草，激懦開頑夫。（駱沒後詩文散逸，郗雲卿蒐錄餘剩梓之。余別輯《駱氏忠孝傳》詳載。）

吳載鰲《懷金華二賢詩》 孝標實寓公，駱丞乃起義。俱秉千載尚，秋霜揭貞幟。隸事既取憎，草檄更誰媚。山水含幽光，冰心盟傲吏。

吳之器《唐駱丞墓》 颯颯松風吹墓門，遺忠堪爲表乾坤。百年論託千秋定，六尺孤從一檄存。幸有青山埋烈士，更憐白屋認仍孫。（邑有三駱氏，皆云公裔。）魯連逝後先生往，東海何人解報恩。

姜任修《崇川北山下拜駱臨海墓詩》 古墓犂田出石稜，題名不是比丘僧。斷雲埜鶴黃泥口，誰向秋風葬駱丞。

周虹《駱賓王墓詩》 古碣橫秋草，唐賢姓未殘。墓門冬始見，海氣晝常寒。落迹江湖易，憐才宰相難。空餘憑弔淚，千載爲君彈。

吳廷燮《駱義烏墓下作》 武嬰亂唐綱，禍寧呂雉埒。峨峨狄梁公，宛轉類容悅。倡義始義烏，一呼振疲卒。先聲激五王，雄才冠四傑。鐵鑓虺雖挫，金輪膽已奪。椎秦子房心，蹈海魯連節。史臣昧茲義，兵起由失職。遂令反正功，千秋蒙汙蠈。我來荒岡游，懷古捫斷碣。生已痛流離，死猶遭播越。燐燐化碧痕，恐非生平血。江潮從西來，萬里濺飛雪。唐寢俱烟灰，安問臨朝孽。日暮聞梵音，嗒然忘言說。

趙翼《古詩》 有唐裴行儉，論士先器識。謂四傑雖才，浮薄宜擯抑。乃其所賞拔，亦未見英特。薦一蘇模稜，庸庸但伴食。而所擯抑中，駱丞起吏職。草檄斥武曌，發憤佐討賊。舉事雖不成，慷慨見骨力。棄身赴忠義，此豈浮薄列。是知鑒早謬，目已迷白黑。不辨品邪正，但卜遇通塞。斯亦肉眼耳，眞士何由得。

李有朋《謁駱丞賓王先生墓・調寄滿江紅次毅川李梧岡先生韵》 館處孝烏，來瞻禮，名賢地下。遙望見，塚搖竿竹，墓蹲石馬。鬱鬱佳城精氣在，班班信史英光射。問有唐移祚自何人，娥眉也。惟臨海，才長駕，勤王室。整而暇，恨綱常倒置，灌狐熏社。鐵騎不伸敵愾志，檄詞驟長連城價。逮張桓周復反爲唐，公其亞。

雜録

《朝野僉載》卷一 明堂主簿駱賓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賓王後與敬業興兵揚州，大敗，投江而死，此其讖也。

《石林詩話》卷下 舊說徐敬業敗，與駱賓王俱不死，皆去爲浮圖以免。賓王居杭州靈隱寺，因續宋之問詩，人始知之，而《新唐書》不載。今宋詩乃見賓王集中，惟題「鷲嶺鬱岧嶤，龍宮隱寂寥」兩句是宋作，自「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以後五韻，皆賓王所續。方武后初革命，天下所共疾，敬業與賓王首倡義，則世哀之而爲隱藏，理或有之。此詩不知後人因其傳而錄之賓王集邪，或本集固自爲賓王作而收之也？然賓王集乃古本，非後人所裒次者，若此詩當時已自錄於集中，則賓王之不死，亦一證也。

《韻語陽秋》卷一 《太平廣記》載，宋之問於靈隱寺夜吟，詩未就，聞有人云，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莫知何人。人有識之者，曰：「此駱賓王也。」是時賓王與徐敬業俱隱名同逃，已暮年矣。而集中有《江南送之問詩》云：「秋江無綠芷，寒汀有白蘋。采之將何遺？故人漳水濱。」《兗州餞之問詩》云：「淮沂泗水北，梁甫汶陽東。別路青驪遠，離尊綠蟻空。」其相習如此，不應暮年相遇於靈隱寺云不相識也。蓋是賓王逃難之時，之問不欲顯其姓名爾。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 袁紹檄孟德云：「贅閹遺醜。」徐敬業檄武氏云：「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侯景檄湘東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豈爲赤縣所歸。」皆罵得毒矣。然操能全陳琳，武后不怒駱賓王，反謂「宰相安得失此人」，惟湘東竟殺王偉。偉教景覆臺城，餓武帝，

弒簡文，辱妃主，萬死宜也。

楊慎《唐武后時征雲南》　《唐書》武后之世，不見有征雲南事。余觀駱賓王集頗見其事。今具錄其略。《疇昔篇》云：「膏車秣馬辭鄉邑，縈轡西南吏邛僰。」此駱賓王亦從宦於蜀也。其《行路難》云：「去去止哀牢，行行入不毛。」又云：「交趾枕南荒，昆彌臨北戶。川源饒毒霧，溪谷多淫雨。」則從征之事也。其《姚州道破逆賊諾波弄楊虔柳露布》云：「浮竹遺胤，沈木餘苗。」又云：「三腊崑崙鎮」，此山即南中巨防也。又《破蒙儉露布》云：「俗帶白狼，人習貪殘之性，河淪赤虺，川多風雨之妖。水積炎氛，山涵毒霧，竹浮三節，肇興外域之源，木化九隆，頗爲中國之患。年將千祀，代歷百王，鄭純之化不追，孟獲之風遂煽。」又云：「營開巂穴，旆轉邛川。峻岐折坂之危，盡忘襟帶，滇池漏江之固，曾莫藩籬。」又云：「城接祠雞，竟無希於改旦；山多神鹿，終未息於擇音。」又《代姚州道李義祭趙郎將文》云：「滇浦挺妖，昆明習戰，【略】致令王師失律，凶狡憑陵，巂穴南臨，同五溪之深入；邛關北阻，類雙峭之不歸。亭候多虞，故有負於明代，春秋責帥，豈無愧於幽途。」合此觀之，始雖小勝，終亦敗歸。史不書者，蓋當時不以聞也。唐之敗於南詔，不止楊國忠，而後隱蔽，武后之世已然矣。予故詳著之，以表史氏之遺云。

《藝苑卮言》卷四　曩與同人戲爲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略】八無終【略】，駱賓王【略】以義。

《湧幢小品・駱賓王家記》　正德九年，曹某者，鑿靛池於海門城東黃泥口，忽得古塚，題石曰：「駱賓王之墓。」啓棺，見一人衣冠如新，少頃即滅。曹驚訝，隨封以土，取其石而歸，籍籍聞諸人，有欲覺之者。曹懼，乃碎其石。嘗考賓王本傳，文明中與李敬業共謀，起義兵於廣陵，不捷而遁，通近廣陵，而且僻，此豈其證歟？

《漁洋詩話》卷下　《詩話類編》一條，最可笑者：高適爲兩浙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僧院，題詩云：「前峰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及台州事峻，復過此，欲改「一江」爲「半江」。僧言：「前有一官人過此，言：詩佳矣，但『一』字不如『半』字。」高驚問爲誰？僧曰：「駱賓王也。」余按：駱與高二人，世代遠不相及，達夫亦未嘗爲兩浙觀察使。乃賓王既代宋之問吟「樓觀滄海日」矣，爾時已稱老僧，何時又鍊形住世，復還俗作官人，而爲達夫改此詩耶？眞可令人噴飯。又按：此詩乃晚唐任翻之作。

熊人霖《駱臨海墓碑記并銘》　公墓在邑之五都，時曰上楓之塘。歲久，丘隴就彝，採樵莫扞，且有侵壖地爲菟裘者。余廉之，上其事于分守憲使萊陽宋公，遂增封抔土，而著甲令，環公墓九十步勿採，歲時致敬焉。

武曌 則天皇后

論述

綜論

姜宸英《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則天后見駱賓王檄己文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一才士淪落，至歸過宰相，此眞人君之言。其能籠絡豪傑，使爲己用，亦非偶然也。

《帶經堂詩話・記載門・裁正類》　《唐武后遊石淙倡和詩》，首御製，自皇太子、相王以下，和者十六人。相王之後，次梁王武三思，次內史狄仁傑，次奉宸令張易之、麟臺監中山縣開國男張昌宗，又次鸞臺侍郎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奉宸大夫汾陰縣開國男薛曜書。久視元年五月刊于平樂澗之北崖。諸詩唯李嶠、沈佺期二篇差成章，餘皆拘拙可資笑柄耳。黃岡葉井叔封知登封縣，撰《嵩陽石刻集記》，始著錄之，而刪去九首，不爲無見。而朱竹垞太史憾其闕略，以得睹全碑爲喜，則亦好奇之過也。當牝朝淫昏之世，二張每侍行幸預倡和，已令千古齒冷，而列銜于李嶠、蘇味道輩之前，諸人亦俯首甘之，當時君臣上下，豈復知有羞惡之心哉！

《石墨鐫華・唐昇仙太子碑》　武曌淫橫千古，而亦假借柔翰，天之生才於彼，何其不靳也。此文未必眞出后手，當是北門學士語。

分論

《游九龍潭》　《名媛詩歸》卷九：了無佳處，取其莊整，仍有帝王氣象。

《從駕幸少林寺》　《名媛詩歸》卷九：「陪鸞遊禁苑，侍賞出蘭閨。雲掩攢峰蓋」，造語造想，必使英奇盡露，可以想其心手之辣。「霞低捶浪旂」，「低」字稠疊紛披，確然眞境，非形容如此。然尤在「捶」字生得有力。「日宮疏澗戶，月殿啓巖扉」，入事俱澤。「金輪轉金地，香閣曳香衣」，專欲以巧取勝，不知其爲妖矣。「鐸吟輕吹發，幡搖薄露扉。昔遇焚芝火，山紅迎野飛。花臺無半影，蓮塔有全輝」，二句有莊嚴善果在，非泛常作咏也。「實賴能仁力，攸資善世威」，恭敬瞻仰，勸喜讚歎，自有深情感激，不作齒牙餘慧。「慈緣興福緒」，興慈運悲，俱在此五字中。然其語氣自幽厚，故出之澹然。「於此欲皈依」，可住。

《臘月宣詔幸上苑》　《名媛詩歸》卷九：非「莫待」二字便轉而下，不得如此宣使，無謂得可笑，而卒使神其事，未必非天之助虐也。天地間一種最不平事，總由天使，非人之所能爲也。

《如意娘》　《升菴詩話・武后如意曲》：「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張君房《脞說》云：「千金公主進洛陽男子，淫毒異常，武后愛幸之，改明年爲如意元年。是年，淫毒男子亦以情殫疾死，后思之作此曲，被于管絃。嗚呼，武后之淫虐極矣！殺唐子孫殆盡。其後武三思之亂，武氏無少長，皆誅斬絕焉。雖武攸緒之賢，而不能免也。使其不入宮闈，恣其情慾於北里教坊，豈不爲才色一名伎，與劉采春、薛洪度相輝映乎？」魯三江《詠史》詩云：「唐代宗風本雜夷，周家又見結龍褵。不如放配河間傳，免使摧殘仙李枝。」《唐詩歸》卷五：鍾惺云：老狐媚甚，不媚不惡。《名媛詩歸》卷九：「看朱成碧思紛紛」，「看朱成碧」四字本奇，然尤覺「思紛紛」三字憒亂顚倒得無可奈何。《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五一：楊愼列爲神品。周明傑曰：恐可憶者不少，那得許多憔悴。《春酒堂詩話》：「不信比來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此必非武后詩，好事者醜而擬之。武后何許人，乃肯擬《楊白花》耶？況較之《楊白花》又俚鄙甚。友人曰：「君欲作梁公耶？奚煩爲之湔洗！」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全唐詩話》云：「武后詩文，率元萬頃、崔融輩爲之。」按武后有《懷如意君詩》，雖出小說，可與楊叛兒歌同調，則所作不盡出崔、元輩手也。

傳記

《舊唐書・則天皇后紀》　則天皇后武氏諱曌，并州文水人也。父士彠，隋大業末爲鷹揚府隊正。高祖行軍於汾、晉，每休止其家。義旗初起，從平京城。貞觀中，累遷工部尚書、荆州都督，封應國公。初，則天年十四時，太宗聞其美容止，召入宮，立爲才人。及太宗崩，遂爲尼，居感業寺。大帝於寺見之，復召入宮，拜昭儀。時皇后王氏、良娣蕭氏頻與武昭儀爭寵，互讒毀之，帝皆不納。進號宸妃。永徽六年，廢王皇后而立武宸妃爲皇后。高宗稱天皇，武后亦稱天后。后素多智計，兼涉文史。帝自顯慶已後，多苦風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詳決。自此內輔國政數十年，威勢與帝無異，當時稱爲「二聖」。弘道元年十二月丁巳，大帝崩，皇太子顯即位，尊天后爲皇太后。既將篡奪，是日自臨朝稱制。【略】嗣聖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二月戊午，廢皇帝爲廬陵王，幽于別所，仍改賜名哲。己未，立豫王輪爲皇帝，令居於別殿。大赦天下，改元文明。皇太后仍臨朝稱制。【略】垂拱元年春正月，以敬業平，大赦天下，改元。劉仁軌薨。三月，遷廬陵王哲於房州。頒下親撰《垂拱格》於天下。【略】二年春正月，皇太后下詔，復政於皇帝。以皇太后既非實意，乃固讓。皇太后仍依舊臨朝稱制，大赦天下。【略】（載初元年）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國號爲周。改元爲天授，大赦天下，賜酺七日。乙酉，加尊號曰聖神皇帝，降皇帝爲皇嗣。丙戌，初立武氏七廟於神都。追尊神皇父贈太尉、太原王士彠爲孝明皇帝。兄子文昌左相承嗣爲魏王，天官尚書三思爲梁王，堂姪懿宗等十二人爲郡王。【略】證聖元年春一月，上加尊號曰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七日。【略】春二月，上去慈氏越古尊號。秋九月，親祀南郊，加尊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爲天冊萬歲，大辟罪已下及犯十惡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大酺九日。【略】神龍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上不豫，制自

文明元年已後得罪人，除揚、豫、博三州及諸逆魁首，咸赦除之。癸亥，麟臺監張易之與弟司僕卿昌宗謀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軍桓彥範、敬暉等，以羽林兵入禁中誅之。甲辰，皇太子監國，總統萬機，大赦天下。是日，上傳皇帝位于皇太子，徙居上陽宮。戊申，皇帝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冬十一月壬寅，則天將大漸，遺制祔廟、歸陵，令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其王、蕭二家及褚遂良、韓瑗等子孫親屬當時緣累者，咸令復業。是日，崩于上陽宮之仙居殿，年八十三，謚曰則天大聖皇后。二年五月庚申，祔葬于乾陵。睿宗即位，詔依上元年故事，號爲天后，未幾，追尊爲大聖天后，改號爲則天皇太后。太后嘗召文學之士周思茂、范履冰、衛敬業、令撰《玄覽》及《古今內範》各百卷，《青宮紀要》、《少陽政範》各三十卷，《維城典訓》、《鳳樓新誡》、《孝子列女傳》各二十卷，《內範要略》、《樂書要錄》各十卷，《百僚新誡》、《兆人本業》各五卷，《臣軌》兩卷，《垂拱格》四卷，幷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閣。史臣曰：治亂時也，存亡勢也。使桀、紂在上，雖十堯不能治；使堯、舜在上，雖十桀不能亂；使懦夫女子乘時得勢，亦足坐制羣生之命，肆行不義之威。觀夫武氏稱制之年，英才接軫，靡不痛心於家索，扼腕於朝危，竟不能報先帝之恩，衛吾君之子。俄至無辜被陷，引頸就誅，天地爲籠，去將安所？悲夫！昔掩鼻之讒，古稱其毒，人彘之酷，世以爲冤。武后奪嫡之謀也，振喉絕襁褓之兒，葅醢碎椒塗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姦人妬婦之恆態也。然猶泛延讜議，時禮正人，初雖牝雞司晨，終能復子明辟，飛語辯元忠之罪，善言慰仁傑之心，尊時憲而抑幸臣，聽忠言而誅酷吏。有旨哉，有旨哉！贊曰：龍漦易貌，丙殿昌儲。胡爲穹昊，生此夔魖？奪攘神器，穢褻皇居。窮妖白首，降鑒何如。

紀事

《**唐詩紀事・武后**》　天授二年臘，卿相欲詐稱花發，請幸上苑，有所謀也。許之。尋疑有異圖，乃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凌晨名花布苑，羣臣咸服其異。后託術以移唐祚，此皆妖妄，不足信也。大凡后之詩文，皆元萬頃、崔融輩爲之。

又　萬歲通天元年，鑄九鼎成，置于東都明堂之庭，后自製《曳鼎歌》，令曳者唱和焉。開元二年，太子賓客辭讓光獻東都九鼎銘，其蔡州鼎銘，武后所制。文曰：「犧農首出，軒昊膺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下光宅，域內雍熙。上玄降鑒，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元崇奏曰：「聖人啓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明皇御名，已兆於此。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上**》　《述聖記》一卷，大聖天后撰。

又　《高宗實錄》一百卷，大聖天后撰。

又　《列女傳》一百卷，大聖天后撰。

又　《保傅乳母傳》一卷，大聖天后撰。

又《**經籍志下**》　《垂拱集》一百卷。

又　《金輪集》十卷，天后撰。

又　《紫樞要錄》十卷，大聖天后撰。

又　《青宮記要》三十卷，天后撰。

又　《少陽正範》三十卷，天后撰。

又　《臣軌》二卷，天后撰。

又　《百僚新誡》四卷，天后撰。

又　《玄覽》一百卷，天后撰。

《**新唐書・藝文志一**》　武后《樂書要錄》十卷。

又　武后《字海》一百卷。凡武后所著書，皆元萬頃、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賓、衛業等撰。

又　《孝女傳》二十卷。

又　武后《紫宸禮要》十卷。

又《**藝文志三**》　武后《紫樞要錄》十卷。

又　武后《兆人本業》三卷。

又《**藝文志四**》　《武后垂拱集》一百卷。

又　《金輪集》十卷。

《崇文總目》卷三　《內範要略》十卷，唐武后撰。

又卷五　《武后訓記雜載》十卷。

《通志・藝文略》　《武后垂拱集》一百卷。

又　武后《金輪集》十卷。

《郡齋讀書後志二》　《臣範》二卷。右唐則天皇后武氏撰，範或作軓。武氏稱制時嘗詔天下學者習之，尋廢。本十篇，今闕其下五篇。

《宋史・藝文志七》　《則天中興集》十卷。

又　《別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武后《垂拱集》一百卷。

又　武后《金輪集》十卷。

又卷四下　武后《元覽》一百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武后集》附武平一、三思。昔人言武后詩皆元萬頃、崔融輩爲之。

雜録

儲大文《用人》　武后改制，凡狄仁傑、婁師德、姚崇、宋璟、郭元振、張仁愿、唐休璟、薛訥、郭知運、張說、楊炯、崔融輩，內外文武百餘人，率其所拔擢，以遺之子孫，遂以救高宗之弱勢，而啓唐開元、天寶之盛。

朱彝尊《跋石涼碑》　右唐武后《夏日游石涼詩并序》，羣臣和者一十六人。河東薛曜正書。久視元年五月刊于平樂澗之北崖。斯游也，新舊《唐書》本紀均未之書，計敏夫《唐詩紀事》亦不載，僅見之趙明誠《金石錄》及《樓大防集》而已。

崔行功

《金石史・唐贈太師魯國孔宣公碑》　此爲唐高宗封泰山還，過曲阜，祀孔子，贈太師所立碑也。勅崔行功撰，孫師範書。時天下大權，胥歸中宮，天子拱手，中外謂之二聖。是非眞能尊孔子者。行功纂述，雖頗博雅詳縟，有乖歐體。

《舊唐書・文苑傳上・崔行功》　崔行功，恆州井陘人，北齊鉅鹿太守伯讓曾孫也，自博陵徙家焉。行功少好學，中書侍郎唐儉愛其才，以女妻之。儉前後征討，所有文表，皆行功之文。高宗時，累轉吏部郎中。以善敷奏，嘗兼通事舍人，內供奉。坐事貶爲游安令，尋徵爲司文郎中。當時朝廷大手筆，多是行功及蘭臺侍郎李懷儼之詞。先是，太宗命秘書監魏徵寫四部羣書，將進內貯庫，別置讎校二十人，書手一百人，徵改職之後，令虞世南、顏師古等續其事，至高宗初，其功未畢。顯慶中，罷讎校及御書手，令工書人繕寫，計直酬傭，擇散官隨番讎校。其後又詔東臺侍郎趙仁本、東臺舍人張文瓘及行功、懷儼等相次充使檢校，又置詳正學士以校理之，行功仍專知御集。遷蘭臺侍郎。咸亨中，官名復舊，改爲秘書少監。上元元年，卒官。有集六十卷。兄子玄暐，別有傳。行功前後預撰《晉書》及《文思博要》等。同時又有孟利貞、董思恭、元思敬等，並以文藻知名。

《新唐書・藝文志四》　《崔行功集》六十卷。

《通志・藝文略》　《崔行功集》六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崔行功集》六十卷。

《隋唐嘉話》卷中　秘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鸛鵠銜一物入其堂，置案上而去，乃魚袋鉤鐵，不數日而加大夫。

許圉師

《舊唐書・許紹傳》　紹少子圉師，有器幹，博涉藝文，舉進士。顯慶二年，累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三年，以修實錄功封平恩縣公，賜物三百段。四遷，龍朔中爲左相。俄以子自然因獵射殺人，隱而不奏，又爲李義府所擠，左遷虔州刺史。尋轉相州刺史，政存寬惠，人吏刊石以頌之。嘗有官吏犯贓事露，圉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

懼，遂改節爲廉士，其寬厚如此。上元中，再遷戶部尚書。儀鳳四年卒，贈幽州都督，陪葬恭陵，謚曰簡。

《新唐書・藝文志四》　《芳林要覽》三百卷，許敬宗、【略】許圉師【略】敬集。

又《藝文志二》　《永徽五禮》一百三十卷，長孫無忌、【略】黄門侍郎劉祥道、許圉師【略】等撰。

鄭蜀賓

《大唐新語・文章》　長壽中，有滎陽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於上東門，蜀賓賦詩留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黄泉？」酒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座爲之流涕。竟卒於官。

張大安

《新唐書・張公謹傳》　次子大安，上元中，同中書門下三品。章懷太子令與劉納言等共注范曄《漢書》。太子廢，故貶爲普州刺史，終橫州司馬。子悱，仕玄宗時爲集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魏書》、《説林》入院，綴脩所闕，累擢知圖書、括訪異書使，進國子司業，以累免官。

李　滎

盧照鄰《贈李滎道士》　錦節銜天使，瓊仙駕羽君。投金翠山曲，奠璧清江濱。圓洞開丹鼎，方壇聚絳雲。寶妃幽難識，空歌迴易分。風搖十洲影，日亂九江文。敷誠歸上帝，應詔佐明君。獨有南冠客，耿耿泣離羣。遙看八會所，眞氣曉氤氲。

駱賓王《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滎》　玄都五府風塵絶，碧海三山波浪深。桃實千年非易待，桑田一變已難尋。別有仙居對三市，金闕銀宫相向起。臺前鏡影伴仙娥，樓上簫聲隨鳳史。鳳樓迢遞絶塵埃，鶯時物色正裴回。靈芝紫檢參差長，仙桂丹花重疊開。雙童綽約時遊陟，三鳥聯翩報消息。盡言眞侶出遨遊，傳道風光無限極。輕花委砌惹裾香，殘月窺窗覘幌色。箇時無數併妖妍，箇裏無窮總可憐。別有衆中稱黜帝，天上人間少流例。洛濱仙駕啓遙源，淮浦靈津符遠筮。自言少小慕幽玄，只言容易得神仙。珮中邀勒經時序，簫裏尋思復幾年。尋思許事眞情變，二人容華識少選。漫道燒丹止七飛，空傳化石曾三轉。寄語天上弄機人，寄語河邊值查客。乍可匆匆共百年，誰使遙遙期七夕。想知人意自相尋，果得深心共一心。一心一意無窮已，投漆投膠非足擬。只將羞澀當風流，持此相憐保終始。相憐相念倍相親，一生一代一雙人。不把丹心比玄石，惟將濁水況清塵。只言柱下留期信，好欲將心學松棘。不能京兆畫蛾眉，翻向成都騁駟引。青牛紫氣度靈關，尺素裁鱗去不還。連苔上砌無窮綠，修竹臨壇幾處斑。此時空牀難獨守，此日別離那可久。梅花如雪柳如絲，年去年來不自持。初言別在寒偏在，何悟春來春更思。春時物色無端緒，雙枕孤眠誰分許。分念嬌鶯一種啼，生憎燕子千般語。朝雲旭日照青樓，遲暉麗色滿皇州。落花泛泛浮靈沼，垂柳長長拂御溝。御溝大道多奇賞，俠客妖容遞來往。寶騎連花鐵作錢，香輪駕水珠爲網。香輪寶騎競繁華，可憐今夜宿倡家。鸚鵡杯中浮竹葉，鳳凰琴裏落梅花。許輩多情偏送款，爲問春花幾時滿。千回鳥信説衆諸，百過鶯啼説長短。長短衆諸判不尋，千回百過浪關心。何曾舉意西鄰玉，未肯留情南陌金。南陌西鄰咸自保，還轡歸期須及早。爲想三春狹斜路，莫辭九折邛關道。假令白里似長安，須使青牛學劍端。蘋風入馭來應易，竹杖成龍去不難。龍飄去去無消息，鸞鏡朝朝減容色。君心不記下山人，妾欲空期上林翼。上林三月鴻欲稀，華表千年鶴未歸。不分淹留桑路待，祇應直取桂輪飛。

《大唐新語・諧謔》　京城流俗，僧、道常爭二教優劣，遞相非斥。總章中興善寺爲火災所焚，尊像蕩盡。東明觀道士李滎因詠之曰：「道善何曾

善，云興遂不興。如來燒亦盡，唯有一羣僧。」時人雖賞榮詩，然聲稱從此而減。

《**太平廣記**》卷二四八引《**啓顏錄**》　唐有僧法軌，形容短小，於寺開講，李榮往共論議，往復數番。僧有舊作詩詠榮，於高座上誦之云：「姓李應須李，言榮又不榮。」此僧未及得道下句，李榮應聲接曰：「身長三尺半，頭毛猶未生。」四座歡喜，伏其辯捷。

金真德

《**太平詩**》　《名媛詩歸》卷九：「大唐開鴻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理物體含章」，典則語，贊頌得體。其實蠻夷率服皆本於此。「深仁諧日月」，「諧」字沉着。「撫運邁時康。幡旗既赫赫，鉦鼓何鍠鍠。外夷違命者，剪覆被天殃」，此句若出王者口中，便有蹶張揚厲之氣。仍出夷狄歸化念頭，便覺妖氛既靜，矢心來肥，無敢獨復意。「和風凝宇宙，遐邇競呈祥」，三字醜。「四時調玉燭，七曜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說到宰輔忠良，不唯尊重股肱，是其眞實效順之念然，漸有規諷意矣。可見遠夷慕化，亦有防微杜漸之慮。人謂其情叵測者，皆由威信未立，自失撫禦之道，非其背畔之罪也。

《**舊唐書・東夷傳・新羅國**》　貞觀五年，【略】是歲，眞平卒，無子，立其女善德爲王。【略】二十一年，善德卒，贈光祿大夫，餘官封並如故。因立其妹眞德爲王，加授柱國，封樂浪郡王。二十二年，眞德遣其弟國相、伊贊干金春及其子文王來朝。【略】永徽元年，眞德大破百濟之衆，遣其弟法敏以聞。眞德乃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之。其詞曰：【略】帝嘉之，拜法敏爲太府卿。三年，眞德卒，爲舉哀，詔以春秋嗣，立爲新羅王。

《**唐詩紀事・新羅王**》　太宗立新羅主善德妹眞德爲王。永徽元年，眞德大破百濟之衆，遣其弟法敏以聞。眞德乃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之，其詞曰：「大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脩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理物體含章。太平頌》以獻之，其詞曰：「大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脩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理物體含章。深仁諧日月，撫運邁陶唐。幡旗何赫赫！鉦鼓有鍠鍠。外夷違命者，翦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七曜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五三成一德，昭我皇家唐。」帝嘉之。

張柬之

論述

楊慎《**五言律起句**》　張柬之「淮南有小山，嬴女隱其間」，【略】皆起句之妙，可以爲法。

《**請罷兵戍姚州書**》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荒檄絕域，古有羈縻之義，不欲以勞罷中國也。茲篇論情事詳覈有識。

傳記

《**舊唐書・張柬之傳**》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也。少補太學生，涉獵經史，尤好《三體》，國子祭酒令狐德棻甚重之。進士擢第，累補青城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徵試，同時策者千餘人，柬之獨爲當時第一，擢拜監察御史。聖曆初，累遷鳳閣舍人。時弘文館直學士王元感著論云：「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月。」柬之著論駁之。【略】時人以柬之所駁，頗合於禮典。是歲，突厥默啜表言有女請和親，則天盛意許之，欲令淮陽郡王延秀娶之。柬之奏曰：「自古無天子求娶夷狄女以配中國王者。」表入，頗忤其旨。神功初，出爲合州刺史，尋轉蜀州刺史。舊例，每歲差兵募五百人往姚州鎮守，路越山險，死者甚多。柬之表論其弊。【略】疏奏，則天不納。後累拜荆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召爲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時夏官尚書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崇對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登時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遷

鳳閣侍郎，仍知政事。及誅張易之兄弟，柬之首謀其事。中宗即位，以功擢拜天官尚書、鳳閣鸞臺三品，封漢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戶。未幾，遷中書令，監修國史。月餘，進封漢陽郡王，加授特進，令罷知政事。其年秋，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許之，仍特授襄州刺史，又拜其子漪爲著作郎，令隨父之任。上親賦詩祖道，又令羣公餞送於定鼎門外。柬之至襄州，有鄉親舊交抵罪者，必深文致法，無所縱捨。其子漪恃以立功，每見諸少長，不以禮接，時議以爲不能易荆楚之剽性焉。尋爲武三思所構，貶授新州司馬。柬之至新州，憤恚而卒，年八十餘。景雲元年，制曰：「褒德紀功，事華典冊，飾終追遠，理光名教。故吏部尚書張柬之翼戴興運，謨明帝道，經綸謇諤，風範猶存。往屬回邪，構成釁咎，無辜放逐，淪沒荒遐。言念勳賢，良深軫悼，宜加寵贈，式賁幽泉。可贈中書令，封漢陽郡公。」建中初，又贈司徒。

《**新唐書・張柬之傳**》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柬之爲第一。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略】俄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爲洛州司馬。它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爲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爲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漢陽郡公，實封五百戶。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爲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柬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謚曰文貞，授一子官。柬之剛直不傅會，然邃於學，論次書數十篇。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張柬之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張柬之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張柬之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張柬之集》十卷。

雜録

《**大唐新語・舉賢**》張柬之進士擢第，爲清源丞，年且七十餘，永昌初，勉復應制策。試畢，有傳柬之考入下課者，柬之歎曰：「余之命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濟重考，自下第昇甲科，爲天下第一，擢第，拜監察，累遷荆州長史。長安中，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使，有乎？」仁傑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之使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大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悦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眞宰相材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則天乃召以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臣薦之，請爲相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遷秋官侍郎。及姚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姚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陛下急用之。」登時召見，以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年已八十矣。與桓彦範、敬暉、袁恕己、崔玄暐等誅討二張，興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云。

張昌宗

《舊唐書・文苑傳上・張昌齡》兄昌宗，亦有學業，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張昌宗《古文紀年新傳》三卷。注：昌宗，冀州南宮人。太子舍人。

張昌齡

《封氏聞見記・貢舉》貞觀二十年，王師旦爲員外郎。冀州進士張昌齡、王瑾並文詞俊楚，聲振京邑，師旦考其文，策爲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問師旦，師旦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懼之，恐後生倣效，有變陛下風俗。」上深然之。

《舊唐書・文苑傳上・張昌齡》貞觀二十一年，翠微宮成，詣闕獻頌。太宗召見，試作《息兵詔》草，俄頃而就。太宗甚悅，因謂之曰：「昔禰衡、潘岳，皆恃才傲物，以至非命。汝才不減二賢，宜追鑒前軌，以副吾所取也。」乃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尋爲崑山道行軍記室，破盧明月，平龜茲，軍書露布，皆昌齡之文也。

又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弱冠以文詞知名，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略】再轉長安尉，出爲襄州司戶，丁憂去官。後賀蘭敏之奏引於北門修撰，尋又罷去。乾封元年卒。文集二十卷。

《唐詩紀事・張昌齡》冀州人，與兄昌宗皆能文。昌齡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王師旦所絀。太宗問之，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後獻《翠微宮頌》，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賀蘭敏之奏豫北門修撰，卒。《南部新書》云：昌齡與文皇作息兵詔，嘆曰：禰衡、潘岳之儔也。

《後村詩話續集》卷三引張鷟《朝野僉載》賀蘭敏之爲《封東岳碑》，張昌齡所作也。

《新唐書・藝文志四》《張昌齡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張昌齡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張昌齡集》二十卷。

《説郛》卷二引《朝野僉載》唐張狗兒亦名懷慶，愛偷人文章，與冀州棗強尉。才士製述，多翻用之。時爲之語曰：「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諒不誣也。

《全唐詩話續編・太宗》太宗幸翠微宮，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帝愛之。初昌齡與進士王公治皆善屬文，名振京師。王師旦知貢舉，黜之。帝怪詰其故。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若置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帝善其言。

徐 惠 太宗賢妃

論 述

《戴酒園詩話又編・徐賢妃》「一朝歌舞榮，夙昔詩書賤」，豈徒宮闈中，士之變塞者類然也。此語殆參透人情。賢妃詩饒有氣骨，殆非上官婉兒可比。

《長門怨》《名媛詩歸》卷九：「舊愛柏梁臺，新寵昭陽殿」，舊愛新寵，無端分出，卻從臺殿上説怨苦。無聊中偏有此種痴想。「守分辭芳輦」，「守分」二字，微意有在。「含情泣團扇，一朝歌舞榮」，「榮」字着在歌舞上，又着在「一朝」字上，何等輕薄，總是胸中無可奈何處。「夙昔詩書賤」，譚

友夏云：「詩書賤」三字，出女人口中便趣。《唐詩鏡》卷八：五、六自寵。

《秋風函谷關應詔》　《名媛詩歸》卷九：「秋風起函谷，朔氣動河山。偃松千嶺上，雜雨二陵間」，「雜雨」二字不特用意新，典亦覺觀物之細。「低雲愁廣隰，落日慘重關」，「重關」、「落日」，眞有慘在。此詩中眞境也。寫出亦可悲。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函谷，畿關，賦同邊塞，未合。

《賦得北方有佳人》　《名媛詩歸》卷九：「由來稱獨立，本是號傾城。柳葉眉間發，桃花臉上生」，「眉間發」尙雅，「臉上生」則落惡道矣。長孫后詩：「井上新桃偸面色，簷邊嫩柳學身輕。」同一用「桃」、「柳」，何等情艷，可見詩貴深細。「腕搖金釧響，步轉玉環鳴。纖腰宜寶襪，紅衫艷織成」，「搖」字、「轉」字，妙在有風度。「宜」字、「艷」字，則有矜惜意矣。

《進太宗》　《名媛詩歸》卷九：「朝來臨鏡臺，粧罷暫徘徊」，三字嬌憨在目。「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綿動亦不覺其嬌寵。

《諫息兵罷役疏》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奢諛之辭，得於宮掖。貞觀之治，故爾流聲千載。《習學紀言》卷四〇：徐賢妃二十餘歲作《諫征伐疏》，詞富理博，王勃不能逮也。新史但約載百餘言，讀者不復成章，掩其美矣。

傳記

《新唐書・后妃傳上・太宗徐賢妃》　太宗賢妃徐惠，湖州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父孝德，嘗試使擬《離騷》爲《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爲兮獨往？」孝德大驚，知不可掩，於是所論著遂盛傳。太宗聞之，召爲才人。手未嘗廢卷，而辭致贍蔚，文無淹思。帝益禮顧，擢孝德水部員外郎，惠再遷充容。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西討崑丘，士馬罷耗，漕饟漂沒。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也；人勞者，爲易亂之符也。」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僦，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爲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酖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剴切精詣，大略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帝崩，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帝遇我厚，得先狗馬侍園寢，吾志也。」復爲詩，連珠以見意。永徽元年卒，年二十四，贈賢妃，陪葬昭陵石室。惠之弟齊聃，齊聃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爲高宗婕妤，亦有文藻，世以擬漢班氏。

紀事

《大唐傳載》　上都崇聖寺有徐賢妃妝殿。太宗曾召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臺，妝罷暫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大唐新語・極諫》　徐充容，太宗造玉華宮於宜君縣，諫曰：「妾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切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無功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豈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主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作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不用而息之，則人胥悅矣。」詞多不盡載。充容名惠，孝德之女，堅之姑也。文彩綺麗，有若生知。太宗崩，哀慕而卒，時人傷異之。

《全唐詩話・徐賢妃》　貞觀二十三年，上疏諫太宗息兵罷役，其略曰：「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又曰：「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于儉，猶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後？」

李治 唐高宗

論述

《過溫湯》《升菴詩話》卷七《高宗過溫湯》：「溫渚停仙蹕，豐郊駐曉旌。路曲迴輪影，岩虛傳漏聲。暖溜驚湍駛，寒空碧霧輕。林黃疏葉下，野白曙霜明。眺聽良無已，烟霞斷續生。」此篇《文苑英華》作太宗。按驪山石刻年紀麟德十月朔日，爲高宗無疑。應制和者，王德貞、楊思玄、鄭義眞，又皆高宗朝士也。

《太子納妃太平公主出降》《唐詩紀事・高宗》：太平公主，武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帝擇薛紹尚之，假萬年縣爲婚館，門隘不能容翟車，有司毀垣以入，自興安門設燎相屬，道槾爲枯。當時羣臣劉禕之詩云：「夢梓光青陛，穠桃譙紫宮。」元萬頃云：「離元應春夕，帝子降秋期。」任希古云：「帝子升青陛，王姬降紫宸。」郭正一云：「桂宮初服冕，蘭掖早升笄。」胡元範《奉和太子納妃太平公主出降三首》：「帝子威儀絕，儲妃禮度優。疊鼓陪仙觀，凝笳翼畫輈。鬱鬱神香滿，奕奕彩雲浮。排空列錦罽，騰歡溢皇州。」「金閨未息火，玉樹鍾天愛。月路飾還裝，星津動歸佩。紫極流宸渥，清規佇慈誨。恩波洽九流，光輝軼千載。」「列席詔親賢，式宴坐神仙。聖文飛聖筆，天樂奏鈞天。曲池涵瑞景，文宇孕祥煙。小臣同百獸，率舞悅堯年。」

傳記

《舊唐書・高宗紀》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諱治，太宗第九子也。母曰文德順聖長孫皇后。以貞觀二年六月，生於東宮之麗正殿。五年，封晉王。七年，遙授幷州都督。幼而岐嶷端審，寬仁孝友。初授《孝經》於著作郎蕭德言，太宗問曰：「此書中何言爲要？」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太宗大悅曰：「行此，足以事父兄，爲臣子矣。」及文德皇后崩，晉王時年九歲，哀慕感動左右，太宗屢加慰撫，由是特深寵異。尋拜右武候大將軍。十七年，皇太子承乾廢，魏王泰亦以罪黜，太宗與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等計議，立晉王爲皇太子。太宗每視朝，常令在側，觀決庶政，或令參議，太宗數稱其善。十八年，太宗將伐高麗，命太子留鎮定州。及駕發有期，悲啼累日，因請飛驛遞表起居，幷遞敕垂報，並許之。飛表奏事，自此始也。及軍旋，太子從至幷州。時太宗患癰，太子親吮之，扶輦步從數日。二十三年五月己巳，太宗崩。庚午，以禮部尚書、兼太子少師、黎陽縣公于志寧爲侍中，太子少詹事、兼尚書左丞張行成爲兼侍中，檢校刑部尚書，太子右庶子、兼吏部侍郎、攝戶部尚書高季輔爲兼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太子左庶子、高陽縣男許敬宗兼禮部尚書。辛未，還京。六月甲戌朔，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二十二。【略】〔永淳二年〕十一月，皇太子來朝。癸亥，幸奉天宮。時天后自封岱之後，勸上封中岳。每下詔草儀注，即歲饑、邊事警急而止。至是復行封中岳禮，上疾而止。上苦頭重不可忍，侍醫秦鳴鶴曰：「刺頭微出血，可愈。」天后帷中言曰：「此可斬，欲刺血於人主首耶！」上曰：「吾苦頭重，出血未必不佳。」即刺百會，上曰：「吾眼明矣。」戊戌，命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以招討總管討山賊元珍、骨篤祿、賀魯等。詔皇太子監國，裴炎、劉齊賢、郭正一等於東宮同平章事。丁未，自奉天宮還東都。上疾甚，宰臣已下並不得謁見。十二月己酉，詔改永淳二年爲弘道元年。將宣赦書，上欲親御則天門樓，氣逆不能上馬，遂召百姓於殿前宣之。禮畢，上問侍臣曰：「民庶喜否？」曰：「百姓蒙赦，無不感悅。」上曰：「蒼生雖喜，我命危篤。天地神祇若延吾一兩月之命，得還長安，死亦無恨。」是夕，帝崩於眞觀殿，時年五十六。宣遺詔：「七日而殯，皇太子即位于柩前。園陵制度，務從節儉。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取天后處分。」羣臣上謚曰天皇大帝，廟號高宗。文明元年八月庚寅，葬於乾陵。天寶十三載，改謚曰天皇大弘孝皇帝。史臣曰：大帝往在藩儲，見稱長者；暨升旒扆，頓異明哉。虛襟似納於觸鱗，下詔無殊於扇暍。既蕩情於帷薄，遂忽怠於基扃。惑麥斛之佞言，中宮被毒；聽趙師之誣說，元舅銜冤。忠良自是脅肩，姦佞於焉得志。卒致

盤維盡戮，宗社爲墟。古所謂一國爲一人興，前賢爲後愚廢，信矣哉！贊曰：藉文鴻業，僅保餘位。封岱禮天，其德不類。仗戎于寢，構堂終墜。自蘊禍胎，邦家殄瘁。

紀事

《**唐詩紀事・胡元範**》　高宗子宏爲太子，納妃，有司奏贊用白雁，適苑中獲之。帝喜曰：「漢獲朱雁爲樂府歌，今得白雁爲婚贊，婚乃人倫首，我則無慚。」（太子後謚孝敬皇帝。）

《**唐音癸籤・談叢三**》　高宗安樂川賦詩（顯慶五年十二月校獵，宴侍臣蕃客），狩陸渾賦詩（龍朔元年十月），咸亨殿賦柏梁體（儀鳳三年七月宴近臣諸親），又七夕玄圃宴、重九宴並有詩。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高宗大帝集》八十六卷。

又　《天訓》四卷，高宗天皇大帝撰。

又　《麟閣詞英》六十卷，高宗敕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　《麟閣詞英》六十卷，高宗時敕撰。

又《**藝文志四**》　《高宗集》八十六卷。

《**通志・藝文略**》　《高宗集》八十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高宗集》八十六卷。

藝文

李華《**無疆頌・高宗康頌**》　肇爲阯爲堂，實勤實勩。付俾厥裔，丕承后帝。帝思不忘，神棐靜康。不曜而光，不求而昌。自中方外，達於夷羌。瞻我大邦，助祭於廟，執貢朝於王。油油時雲，雨厥百穀，瀏瀏景風，扇彼嘉穀。飴口飽腹，以厭以足。俾壽而福，都阜成天人。

雜録

《**大唐新語・極諫**》　高宗將下詔遜位于則天，攝知國政，召宰臣議之。〔郝〕處俊對曰：「《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奈何遂欲自禪位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可持國與人，有私于后。惟陛下審詳。」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處俊已歿，孫象竟被族誅。始，則天以權變多智，高宗將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並作，高宗舉動必爲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眞出入宮掖，爲則天行厭勝之術，內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怒，密詔上官儀廢之。因奏：「天后專恣，海內失望，請廢黜以順天心。」高宗即令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遽訴，詔草猶在。高宗恐其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並上官儀教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並賜太子忠死。自此政歸武后，天子拱手而已。

《**太平廣記**》**卷一三九引**《**瀟湘録**》　唐高宗嘗患頭風，召名醫於四方，終不能療。宮人有自陳世業醫術請修藥餌者，帝許之。初穿地置藥爐，忽有一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不敢匿，奏之。帝頗驚異，遽命放於苑池。宮人別穿地，得蝦蟆如初。帝深以爲不祥，命殺之。其夕宮人暴卒。後武后竟革命。

員半千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中・員半千》　員半千，本名餘慶，晉州臨汾人。少與齊州人何彥先同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嘉重之，嘗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制服，喪畢而去。上元初，應八科舉，授武陟尉。屬頻歲旱饑，勸縣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餒，子良不從。會子良赴州，半千便發倉粟以給饑人。懷州刺史郭齊宗大驚，因而按之。時黃門侍郎薛元超爲河北道存撫使，謂齊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尋又應嶽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州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而進曰：「臣觀載籍，此事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地陣，山川向背；人陣，偏伍彌縫。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甚嗟賞之。及對策，擢爲上第。垂拱中，累補左衛胄曹，仍充宣慰吐蕃使。及引辭，則天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宜留待制也。」即日使入閣供奉。證聖元年，半千爲左衛長史，與鳳閣舍人王處知、天官侍郎石抱忠，並爲弘文館直學士，仍與著作佐郎路敬淳分日於顯福門待制。半千因撰《明堂新禮》三卷，上之。則天封中嶽，半千又撰《封禪四壇碑》十二首以進，則天稱善。前後賜絹千餘匹。長安中，五遷正諫大夫，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之職，古無其事，又授斯任者率多輕薄，非朝廷進德之選，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預修《三教珠英》。中宗時，爲濠州刺史。睿宗即位，徵拜太子右諭德，兼崇文館學士，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封平原郡公。開元二年卒。文集多遺失。

紀事

《唐詩紀事・員半千》　半千，字榮期，齊州人。嘗事王義方，義方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今名。（始名餘慶）舉八科皆中，累爲弘文館學士。睿宗立，召爲太子右諭德。表丐骸骨。事五君有清白節。（與王劇、路敬淳、石抱忠武后時同爲弘文館學士。）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員半千集》十卷。

又　《臨戎孝經》二卷，員半千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　員半千《三國春秋》二十卷。

又　員半千《明堂新禮》三卷。

又《藝文志四》　《員半千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　《員半千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員半千集》十卷。

藝文

駱賓王《叙寄員半千》　薄宦三河道，自負十餘年。不應驚若厲，祇爲直如弦。坐歷山川險，吁嗟陵谷遷。長吟空抱膝，短翮詎沖天。魂歸滄海上，望斷白雲前。釣名勞拾紫，隱迹自談玄。不學多能聖，徒思鴻寶仙。斯志良難已，此道豈徒然。嗟爲刀筆吏，恥從繩墨牽。岐路情雖狎，人倫地本偏。長揖謝時事，獨往訪林泉。寄言二三子，生死不來旋。

雜録

《**大唐新語・政能**》　員半千本名餘慶，與何彥先師事王義方。義方甚重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改名半千。義方卒，半千、彥先皆制師服。上元初，應六科舉，授武陟尉，時屬旱歉，勸縣令開倉賑恤貧餒，縣令不從。俄縣令上府，半千悉發倉粟，以給百姓。刺史鄭齊宗大怒，因而按之，將以上聞。時黃門侍郎薛元超爲河北存撫使，謂齊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又應岳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對曰：「臣觀載籍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川向背也；人陣，偏伍彌縫也。』以臣愚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則天利，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用兵者，使三者去，其何以戰？」高宗深嗟賞，對策上第，擢拜左衛渭上參軍，仍充宣慰吐蕃使。引辭，則天曰：「久聞卿，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且留待制也。」前後賜絹千餘疋。累遷正諫大夫，封平涼郡公。開元初，卒。

《**太平廣記**》**卷一六四引**《**廣德神異録**》　員半千本名餘慶，與王義方善，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遂改爲半千。高宗御武成殿，召舉人，問：「天陣、地陣、人陣如何？」半千曰：「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人陣也。」上奇之，充土蕃使。則天即位，留之曰：「境外不足煩卿。」撰《明堂新禮》上之。又撰《封禪壇碑》十二首，遷正諫大夫，兼控鶴供奉。半千以古無此名，又授者皆薄徒，請罷之，由是忤旨。

又卷一六九引《**譚賓録**》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事王義方。義方重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

元兢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上・元思敬**》　元思敬者，總章中爲協律郎，預修《芳林要覽》，又撰《詩人秀句》兩卷，傳於世。（按元兢，名兢，字思敬，以字行。）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元兢《沈約詩格》一卷。

又　元兢《今古詩人秀句》二卷。

又　《芳林要覽》三百卷，許敬宗、【略】元思敬集。

又　元思敬《詩人秀句》二卷。

徐齊聃

張説《唐西臺舍人贈泗州刺史徐府君碑》　叙曰：經天地，揭日月，文之義也。掌邦籍，出王命，位之崇也。本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成乎易簡，賢人之德業；則徐公其人也。昔公奮明哲之姿，當高宗之盛，天保大定，俊乂用彰。而光耀天臺，雲飛綸閣，文敏以暢機務，稽古以析嫌疑，禮樂政刑，擇三代之令典；典謨訓誥，有唐虞之遺風。較然於庶績者，可得而聞也。其嘉猷讜言，沃心造膝，滋液內潤，精微外密，混成於元象者，不可得而聞也。

公諱齊聃，字將道，姓徐氏，東海郯人也。遠祖偃王，基仁義於上代；嚴考孝德，濟宏美於近世。公始以宏文生通五經大義，發跡曹王府參軍、右千牛后曹、潞王府文學、崇文館學士、兼侍皇太子講，又芳林門修書，於時中朝碩老，下國英雋，皆忘年請交，不遠來謁。望其路者，若晨風之赴北林；得其門者，如衆山之仰東岱。公不樂趨競，雅尚退謠，深以椒房之家，聲名太甚，求爲外職，出宰桃林。未下車，勅改沛王掾，終歲選擬司績員外司議郎，並不就。乞補雲陽令，到官累日，詔除司城員外郎，乃遷西臺舍人。其爲政也，如始云爾。初公幼而殊異，八歲工文，太宗聞其聰明，召試詞賦，錫以佩刀金鞘，稱曰神童。及中年，高宗嘉其道優，悉命皇子受業，訏謨帝采，許以國鈞，故公備更潞、沛、豫諸王侍讀。上之在周邸也，公嘗來誨詩焉。夫然，集虎觀之書，承龍樓之問，二宗之代，矯首辭林；四王之門，從容經席。非有海山之藝，溫良之德，儀形以孚，柔嘉維則，其孰能發揮聖智，啓迪天人者乎！咸亨元年，出爲蘄州司馬。二年，坐事徙於欽州。夫君子大守道而小守位，汙隆隨時，屈伸以義，去令尹而不慍，失司寇而遂行，蕙蘭敗不爲不芳，日月蝕不爲不明。姑務忠信，何陋蠻越，優游欽江，歲餘而沒，春秋四十有三。惜乎不登宰衡，以平天下，天夭是瘉，命也歟？既而慶隆嗣子，返公孫之柩，德施後王，拜先師之爵。上元三年某月，歸葬於少陵原。中興神龍元年，贈泗州刺史。褒賢追遠，念道尊師，聖人之禮也。議者以公考果州府君高學才華，香名省闥，武帝賢妃，姊也；大帝婕妤，妹也。公既高步掖垣，子又踐修舊職，同生標藻於鸞殿，重世含章於鳳池，自班姬父兄，文雄漢室，左思女弟，詞蔚晉宮；悠哉二族，徐氏三矣，才難不其然乎！凡是好文之君，賞音之士，公之逝也，豈不慨然，閱青簡而存淩雲之氣，操朱絃而想流水之屬哉！厥子曰堅，景龍中加金章紫綬，行禮部侍郎。得以命卿之祿，奉蠲潔之祀，無念烈考，樹之家風，迺刊石立頌，將以識往行，攄無窮，使本支百代，不忘先人之不隕其名也。其詞曰：王言惟令，中禁是司。帝嘉文父，曰汝宜之。終溫且惠，習禮明詩。長裾傳道，大筆修辭。鴻業潤色，元黻組熙。昊天大戾，君子明夷。蒼梧啓手，涅而不緇。中興受命，逝者無追。靈符泗水，崇贈先師，髣像精魄，丕承聖期。教近子貴。榮躋父慈。學嗣三葉，才俱一時。春秋孝享，霜露深思。後之視昔，斯文在茲。

《舊唐書・文苑傳上・徐齊聃》 徐齊聃，湖州長城人也。父孝德，以女爲才人，官至果州刺史。齊聃少善屬文，高宗時累遷蘭臺舍人。時敕令有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齊聃上疏曰：「昔姬誦與伯禽同業，晉儲以師曠爲友，匪唯專賴師資，固亦詳觀近習。皇太子自可招集園、綺，寤寐應、劉。階闥小臣，必採於端士；驅馳所任，並歸於正人。方流好善之風，永播崇賢之美。今乃使氈裘之子，解辮而侍春闈；冒頓之苗，削衽而陪望苑。在於道義，臣竊有疑。《詩》云：『敬愼威儀，以近有德。』《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蓋殷勤於此，防微之至也。」齊聃又嘗上奏曰：「齊獻公即陛下外氏，雖子孫有犯，不合上延于祖。今周忠孝公廟甚修崇，而齊獻公廟遽毀壞，不審陛下將何以重示海內，以彰孝理之風？」帝皆納其言。齊聃善於文誥，甚爲當時所稱。高宗愛其文，令侍周王等屬文，以職在樞劇，仍敕間日來往焉。以漏泄機密，左授蘄州司馬。俄又坐事配流欽州。咸亨中卒，年四十餘。睿宗即位，追錄舊恩，累贈禮部尚書。子堅，別有傳。

釋法軌

《太平廣記》卷二四八引《啓顏録》 唐有僧法軌，形容短小。於寺開講，李榮往共論議，往復數番。僧有舊作詩詠榮，於高座上誦之云：「姓李應須李，言榮又不榮。」此僧末及得道下句，李榮應聲接曰：「身長三尺半，頭毛猶未生。」四座歡喜，伏其辯捷。

辛弘智

《賦詩》 《唐詩歸》卷五：鍾惺云：樂府。陸時雍《唐詩鏡》卷八：古意。

《朝野僉載》卷二 國子進士（原注：一作「祭酒」）辛弘智詩云：「君爲河邊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堂上鏡，得照始分明。」同房學士常定宗爲改

「始」字爲「轉」字，遂爭此詩，皆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爲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今一言競詩，取詞多爲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宗，以狀牒知，任爲公驗。」

麴崇裕

《舊唐書・西戎傳・高昌》　麴氏有國，至智盛凡九世一百三十四年而滅。【略】弟智湛【略】麟德中終於左驍衛大將軍、西州刺史。天授初，其子崇裕授左武衛大將軍、交河郡王。卒，封襲遂絕。

《新唐書・西域傳上・高昌》　智湛，麟德中以左驍衛大將軍爲西州刺史，卒，贈涼州都督。有子昭，好學，有竇異書者，母顧笥中金數曰：「何愛此，不使子有異聞乎？」盡持易之。昭歷司膳卿，頗能辭章。弟崇裕有武藝，永徽中爲右武衛翊府中郎將，封交河君王，邑至三千戶。終鎮軍大將軍，武后爲舉哀，襚以美錦，賻賜甚厚，封爵絕。

《朝野僉載》卷二　冀州參軍麴崇裕《送司功入京》詩云：「崇裕有幸會，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

《新唐書・藝文志四》　《麴崇裕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　《麴崇裕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麴崇裕集》二十卷。

元萬頃

《奉和春日》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此猶是兩聯，未成絕句。

《舊唐書・文苑傳中・元萬頃》　元萬頃，洛陽人，後魏景穆皇帝之胤。祖白澤，武德中總管。萬頃善屬文，起家拜通事舍人。乾封中，從英國公李勣征高麗，爲遼東道總管記室。別帥馮本以水軍援裨將郭待封，船破失期。待封欲作書與勣，恐高麗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作離合詩贈勣。勣不達其意，大怒曰：「軍機急切，何用詩爲？必斬之！」萬頃爲解釋之，乃止。勣嘗令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後會赦得還，拜著作郎。時天后諷高宗廣召文詞之士入禁中修撰，萬頃與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賓咸預其選，前後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誡》、《樂書》等凡千餘卷。朝廷疑議及百司表疏，皆密令萬頃等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萬頃屬文敏速，然性疏曠，不拘細節，無儒者之風。則天臨朝，遷鳳閣舍人。無幾，擢拜鳳閣侍郎。萬頃素與徐敬業兄弟友善，永昌元年爲酷吏所陷，配流嶺南而死。時神客、楚賓已卒，履冰、思茂相次爲酷吏所殺。

狄仁杰

論述

《請赦河北諸州疏》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定亂之方，惟崇尚寬大則能消人心之疑懼，而反側自安，斯謂洞晰機要。

《諫造大像疏》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摹寫勞費，曲盡俗情。《佛骨表》意多本此。

《請罷百姓戍四鎮疏》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請罷四鎮遠戍以息百姓，命意與賈捐之罷珠崖對同，而文之頓挫古鬱亦近之。

傳記

《舊唐書・狄仁傑傳》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祖孝緒，貞觀中尚書左丞。父知遜，夔州長史。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皆接對，唯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不能接對，何暇偶俗吏，而見責耶！」後以明經舉，授汴州判佐。【略】仁傑，儀鳳中爲大理丞，周歲斷滯獄一萬七千人，無冤訴者。時武衛大將軍權善才坐誤斫昭陵柏樹，仁傑奏罪當免職。高宗令即誅之，仁傑又奏罪不當死。【略】居數日，授仁傑侍御史。時司農卿韋機兼領將作、少府二司，高宗以恭陵玄宮狹小，不容送終之具，遣機續成其功。機於埏之左右爲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上陽等宮，莫不壯麗。仁傑奏其太過，機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憚懼，仁傑奏之，請付法寺，【略】本立竟得罪，繇是朝廷肅然。尋加朝散大夫，累遷度支郎中。高宗將幸汾陽宮，以仁傑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沖玄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耶？」遽令罷之。高宗聞之，歎曰：「眞大丈夫也！」俄轉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勒碑頌德。御史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及入寧州境內，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既授館，召州吏謂之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願成使君之美，無爲久留。」州人方散。翰薦名於朝，徵爲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略】轉文昌右丞，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稱兵汝南事敗，緣坐者六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司刑使逼促行刑。仁傑哀其詿誤，緩其獄，密表奏曰：「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旨。表成復毀，意不能定。此輩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詿誤。」特敕原之，配流豐州。豫囚次於寧州，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攜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後行。豫囚至流所，復相與立碑頌狄君之德。初，越王之亂，宰相張光輔率師討平之。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質其辭，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萬，平一亂臣，不戢兵鋒，縱其暴橫，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耶？且兇威脅從，勢難自固，及天兵暫臨，乘城歸順者萬計，繩墜四面成蹊。公奈何縱邀功之人，殺歸降之衆？但恐冤聲騰沸，上徹于天。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心甚銜之。還都，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入爲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九月丁酉，轉地官侍郎、判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略】未幾，爲來俊臣誣構下獄。時一問即承者例得減死，來俊臣逼脅仁傑，令一問承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唯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必得減死。德壽意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何牽之？」德壽曰：「尚書爲春官時，執柔任其司員外，引之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行此事！」以頭觸柱，流血被面，德壽懼而謝焉。既承反，所司但待日行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拆被頭帛書冤，置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之察。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以告變。則天召見，覽之而問俊臣，俊臣曰：「仁傑不免冠帶，寢處甚安，何由伏罪？」則天使人視之，俊臣遽命仁傑巾帶而見使者。乃令德壽代仁傑作謝死表，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謂曰：「承反何也？」對曰：「向若不承反，已死於鞭笞矣。」「何爲作謝死表？」曰：「臣無此表。」示之，乃知代署也。故得免死，貶彭澤令。武承嗣屢奏請誅之，則天曰：「朕好生惡殺，志在恤刑。渙汗已行，不可更返。」萬歲通天年，契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動，徵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懼賊至，盡驅百姓入城，繕修守具。仁傑既至，悉放歸農畝。【略】賊聞之自退，百姓咸歌誦之，相與立碑以紀恩惠。俄轉幽州都督。神功元年，入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兼納言。【略】尋檢校納言，兼右肅政臺御史大夫。聖曆初，突厥侵掠趙、定等州，命仁傑爲河北道元帥，以便宜從事。突厥盡殺所掠男女萬餘人，從五迴道而去。仁傑總兵十萬追之不及。便制仁傑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朔人庶，多爲突厥逼脅，賊退後懼誅，又多逃匿。【略】軍還，授內史。聖曆三年，則天幸三陽宮，王公百僚咸經侍從，唯仁傑特賜宅一區，當時恩寵無比。是歲六月，左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右武威衛將軍駱務整討契丹餘衆，擒之，獻俘於含樞殿。則天大悅，特賜楷固姓武氏。楷固、務整，並契丹李盡忠之別帥也。初，盡忠之作亂，楷固等屢率兵以陷官軍，後兵敗來降，有司斷以極法。仁

傑議以爲楷固等並有驍將之才，若恕其死，必能感恩效節。又奏請授其官爵，委以專征。制並從之。及楷固等凱旋，則天召仁傑預宴，因舉觴親勸，歸賞於仁傑。授楷固左玉鈐衛大將軍，賜爵燕國公。則天又將造大像，用功數百萬，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錢，以助成之。仁傑上疏諫。【略】則天乃罷其役。是歲九月，病卒，則天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仁傑常以舉賢爲意，其所引拔桓彥範、敬暉、竇懷貞、姚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初，則天嘗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眞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爲相，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後竟召爲相。柬之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仁傑嘗爲魏州刺史，人吏爲立生祠。及去職，其子景暉爲魏州司功參軍，頗貪暴，爲人所惡，乃毀仁傑之祠。長子光嗣，聖曆初爲司府丞，則天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乃薦光嗣。拜地官員外郎，莅事稱職，則天喜而言曰：「祁奚內舉，果得其人。」開元七年，自汴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坐贓貶歙州別駕卒。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頊、李昭德皆有匡復讜言，則天無復辟意。唯仁傑每從容奏對，無不以子母恩情爲言，則天亦漸省悟，竟召還中宗，復爲儲貳。初，中宗自房陵還宮，則天匿之帳中，召仁傑以廬陵爲言。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遽出中宗謂仁傑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曰：「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則天以爲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人情感悅。仁傑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開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爲《梁公別傳》，備載其辭。中宗返正，追贈司空，睿宗追封梁國公。【略】史臣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致廬陵復位，唐祚中興，諍由狄公，一人以蔽。或曰：許之太甚。答曰：當革命之時，朋邪甚衆，非推誠竭力，致身忘家者，孰能與於此乎！仁傑流死不避，骨鯁有彰，雖逢好殺無辜，能使終畏大義。竟存天下，豈不然乎！贊曰：犯顏忤旨，返政扶危。是人難事，狄能有之。終替武氏，克復唐基。功之莫大，人無以師。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狄仁傑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 狄仁傑《家範》一卷。

又《藝文志四》 《狄仁傑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 《狄仁傑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狄仁傑集》十卷。

《讀書敏求記》卷四 《梁公九諫》一卷，賜書樓藏舊鈔本，與《唐書》互有異同，存之以備參考可也。

《稽瑞樓書目》 《梁公九諫》一卷，一冊。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二 《梁公九諫》一卷，舊鈔本。《梁公九諫》一卷，賜書樓藏舊鈔本，此載諸《讀書敏求記》中者也。今此本有「賜書樓圖記」，字跡又舊，則其爲述古堂物無疑。賜書樓未知誰氏，余所藏《張乖崖集》宋闕鈔補者，每葉板心皆刻賜書樓，所鈔字跡，宋是明人書，未知即此家否？此本卷中首葉有「辨之」印，此姑餘山人沈與文也。尾葉有一印，其文曰「姑蘇吳岫家藏」，此吳方山也。皆吾郡中人。二人皆明嘉靖時人，皆藏書家，則此書之珍重由來已久。偶爲他邑所得，而仍歸郡中，物之流傳，固自有異，然更得也，是翁一番記述，不愈足引重乎？嘉慶癸亥三月朔，黃丕烈書。題書紀事詩，久絕響矣，即欲爲三益聯吟之續，而良友弗聚，異書不來，意興殊索然也。閒窗檢點藏書，此《梁公九諫》一卷，仍用舊例，獨吟新詩，亦聊爲破寂之助云爾。（得梁字禁押本事。）《九諫》詞猶在，文章振李唐。安危資柱石，舉廢得津梁。氣挾雷霆厲，心爭日月光。名臣傳表奏，（《讀書敏求記》此入總集，《述古堂書目》則入表奏。）應此賜書藏。

藝文

吕温《狄梁公立廬陵王傳贊并序》 梁公以武氏篡盜，國命如綴，翊安

宗社，非我而誰！是用蒙大恥，履大險，聳節振美，以持世心。閑高祖天下於方寸之地，盜力雖盛，莫之敢闚。唐復爲唐，繫公是賴。後代昧者，頗歸功於五臣。殊不知五臣之功，公所授也。客有以李北海所傳示予者，述盧陵王廢立之際，見公如生。貽諸將來，可以不惑。敢據憤而讚之。詞曰：於休梁公！社稷之臣，濡跡應變，與唐屈伸。妖虹橫天，鳴牝專晨，獨立大道，指南生人。闔闢有期。命先我時。乃建國本，代天張機。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臨終指麾，皇業再基。運起身後，功成不知。穆若清風，嶷然宏規。凡爲臣者，可不度思。

馮宿《**魏府狄梁公祠堂碑**》　后不可以獨臨，必誕生嶽靈，扶既傾，繫將絕，茲梁國狄公是已，興於天授之朝，蘊深謀，奮奇節也。物不可以終否，必繼起邦傑，欽往績，懋來功，茲沂國田公是已，挺乎河朔之郊，創新祠，修舊典也。初梁公出牧於魏，實宜斯人，罔遂乞留，則深遺愛，闔境同力，生祠其神。畏威懷仁，如在乎上；祈恩徼福，亦若有答。洎胡起幽陵，毒痡中邦，腥羶遺餘，漸瀆甿俗，十六年於茲矣。戰血滿野，忠魂歸天，階陛之容，隱嶙猶在。元和壬辰歲，我天子恢拓千古之不庭，凡在率土，罔不來服。維元侯保和一心之有衆，舉茲列城，表正多方，歸職貢而奉官司，尊漢儀而秉周禮。鳳鳴而梟音革，蘭芳而棘刺死；甘醴涌而盜泉竭，慶雲飛而濁浸消。四郊廓清，萬方丕變。然後辯正封疆，咨謀耆老，得是舊址，作爲新祠。鳩材僝功，蔵事頒役。上下有度，東西惟序，披圖以立儀像，據品以昭命數，不僭不偪，經之營之。越十月五日，厥功成，沂國公於是乎請護軍迨賓僚將校虎貔之羣，撰吉而致饗焉。先一日，執事設次於門西，設柔毛翰音腯肥鮮薨之具以俟。詰朝公至，則改命服於次，率護軍等升拜。將校以下，叙拜於堂下。公親酌以奠，揚觶而言曰：昔者皇風中微，陰沴勃興，六宮弄其神器，萬乘遜於羅川，生人之耳目盡迴，元老之肺肝彌固。蹈履虎尾，攘奪鯨口，薙除蔓草，扶持忠賢，元良克正，萬國居貞，祕策潛授，五王奮起，包復夏之大業於心術，貽安劉之永圖於身後，再造唐室，時維梁公。顧不腆之是羞，獲守斯土。實羣帥與三軍之衆，逮封內之黎老，勤請於天王。天王重違斯人而鑒厥誠，末及浹辰，而璽書金印，命服瑞節，一日駢至。於是又頒非常之清問，下莫大之洪澤，馬逐逐，車闐闐，野接跡，空駕肩，彼感心與喜氣，固已翔九天而滲九泉，今所靡遑寧居，思有上報，竊慕神之志義，景神之忠功，薦神於此堂，吉辰良日，以微懇陳告。至於修廢繼絕，興仁樹善，乃守臣之職，烏敢爲名，再拜而退。由是六州之人士，知狄公之崇德可享，而田公斯言可復也。《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乃作銘曰：奕奕新祠，於魏之疆。嚴嚴梁公，惠此一方。其惠伊何，其人則亡。在昔通天，戎虜猖狂，衝陷連城，勢莫與亢。山東繹騷，貽藉犬羊，顧是都會，孰能保障。天后召公，飛傳靡遑。至自彭澤，屹爲金湯。以逸待勞，以柔摧剛。緩賦寬役，勉農勸桑。外示無虞，內爲之防。虜則引歸，歲獲大穰。人荷公來，踊躍歡康。人惜公遷，泣涕彷徨。援刀割膚，守闕上章。終然不克，詎可弭忘！衆心欲成，經始斯堂。立公儀形，薦此馨香。於此祝之，萬壽無疆。於以歌之，久久垂芳。追惟我公，實邦之良。岐嶷有聞，金玉其相。學以時習，闇然日彰。文武是經，謨謀允臧。測圭知正，涵鼎難量。碩大博厚，靖和端莊。逮使絕域，義聲孔揚。居憂致感，有鳥呈祥。甿於天理，決獄平當。亟觸龍鱗，驟探虎狼。西門沈巫，汲直開倉。蜀守興學，晉臣撫牀。公兼有之，奯奯在旁。宣威中權，論道上庠。慰薦幽仄，懷來暴強。天授以還，燎火無光。藹藹本枝，困於斧斨。下適人願，上迴天綱。拜洛受圖，非劉而王。后實當辰，唐遷於房。時維正色，中激剛腸。婪伊侈謀，將易儲皇。公陳不可，校短推長。血瀝太階，心祈彼蒼。長戈倒日，勁草橫霜。一柱嶷然，四維重張。帝拜元老，春歸少陽。潛安爪牙，密布棟梁。七日變疾，五月興唐。道優三仁，力茂一匡。始終無愧，夷夏所望。維此魏邦，實維樂康。燕寇之後，中爲戰場。何人不鰥，靡室不喪。祠宇煨燼，階除虛荒。故老懷思，遺甿慨慷。猶依封畛，時奠壺觴。否道既傾，聖曆會昌。元和御宸，天子垂裳。九夷八蠻，山梯海航。禮備樂陳，執贄奉璋。思我懷人，實彼周行。是生沂公，忠順激昂。劍久埋獄，雖能處囊。道言愔愔，武烈洸洸。業尚管蕭，化臻龔黃。掃除氛祲，弔恤災傷。尾斷蜂蠆，苗鋤莠稂。萬夫歸誠，有死無將。天子嘉之，霈澤瀼瀼。龍節虎旗，玉佩金鐺。班其慶賜，覃其潛翔。沂公滋恭，俯伏兢惶。愧負山嶽，誓酬毫芒。乃建新祠，媲彼甘棠。航其廈屋，繚以周牆。吉蠲羞容，羽衛兩廂。仰止何遠，中心是藏。地回沙麗，河抱衡漳。刻勒豐碑，揭乎中央。

皮日休《**狄梁公祠碑**》　嗚呼！天后革大命，垂二十年，天下晏如，不讓貞觀之世，是遵何道哉？非以敬任公乎？不然者，來俊臣之酷不能誣，諸

武之猜不能害，房齡之諫不能逆，（闕）進士皮日休游江左至彭澤，當河東公觀察之四年，贊皇公刺史之二年，（下闕）其詞曰：惟唐中否，帝室如燬。（闕一字）后持權，式人端委。書誡牝雞，易稱羸豕。大樹得蘚，崇臺欲墜。便藩諸武，作我蜴虺。泉深兮東宮已矣，（闕）北極綰我神璽。媧皇肇命，呂君函紀。周德方木，秦運爲水。杜（闕）與化，宮闕致治，天將啓唐，載誕忠良。（闕）爲道，如勃木強，乃寫大辯，對彼明魑。一言苟悖，視死如鄉。少海既闊，少陽既光。五公始昌，其交玉堂。（闕）

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昭德力爭。今考三思本傳，不載爲皇太子之說。而承嗣傳云：洛州人請立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皆爭不從。而不及昭德，豈有抵梧邪？

雜録

《朝野僉載》卷六　秋官侍郎狄仁傑嘲秋官侍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

《大唐新語・舉賢》　狄仁傑爲兒童時，門人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咸移對，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未對接，何暇偶俗人而見耶？」以資授汴州判佐。工部尚書閻立本黜陟河南，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驚謝曰：「仲尼云：『觀過，斯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明珠，東南遺寶。」特薦爲并州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任，於并州登太行，南望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近此雲下！」悲泣，佇立久之，候雲移乃行。

《韻語陽秋》卷八　張祜《觀狄梁公傳詩》云：「失運盧陵厄，乘時武后尊。五丁扶造化，一柱正乾坤。」而山谷有「鯨波橫流砥柱，虎口亂國宗臣」之句，可謂善論仁傑者。余謂仁傑不畏武后羅織之獄，三族之夷，強犯逆鱗，敢以廬陵王爲請者，非特天資忠義，亦以先得武后之心故也。且張易之昌宗，后之嬖臣也，欲歸廬陵，事大體重，非二嬖之言，后孰信之。吉頊能以危言撼二嬖，陳易弔爲賀之計，故二嬖敢從容以請，而后意遂定。於是仁傑之諫得行。卒之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者，由仁傑之言也。故史援呂溫之言，稱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嗚呼，仁傑其忠且賢哉！按仁傑傳，始后欲立武三思。而《李昭德傳》乃云：洛陽人

程行諶

蘇頲《御史大夫贈右丞相程行謀〔諶〕神道碑》　御史大夫，維弼之副。尚書丞相，粵官之長。若庭堅是勅，山甫爲式，凝績之懋，追榮未極可也。聖皇執象，增天報功。元老協斯，捧日疇貴。將詔頌其美稱，用命伯嬰，與之佐佑，存趙立孤可也。廣平之傑出者，公名則，字行謀〔諶〕，世以字行，始終不易。源彼二烈，泉乎百代。門閭當華嶽之峰，碑闕倚桃林之塞。遷自吾祖，定成我居，作鄭人矣！曾祖諱慶，隋長子令。祖諱德淹，隋太康令。考諱藥王，皇秋浦令。子男樹聲，大崇於官閥；令長傳業，夙振於台揆。況一變從道，三稱靡風乎？公神靈特應，金火殊發。含照灼而更幽，蓄堅剛而轉銳。常謂處山者猛，不採蘩藿，成蹊者芳，不言桃李。靜安獨行，汎覽羣書。以管晏之謀，迪訓貽典；用申韓之法，徵奇撮要。高深廣大，盡在是矣。志大好學，首中甲科。初補潞城尉，轉趙之平棘，換虞鄉主簿。任非待賢，居是適用。嬰酷而罷，居喪幾滅。率由於至性，每不勝哀。禮闋，入爲鄠尉。時吳郡顧琮秉銓調餗，致公密啓，授萬年尉。尋遷左肅政臺監察御史裏行。歷殿中、左右肅政丞侍御史。迴復雙拜，周旋五人。悉心果孚，履尾奚懼。獫豕既制，拉二豎於威弧之張；神羊既立，挫三思於止戈之武。固亦霜驅隼勁，露落鵬摧，豈避險言，俄招毀議，出爲幽州司馬。都督薛訥，以元帥綜戎仗，權公爲在端寮，設文備，甲兵繕，倉廩積，絕漠以奔，嚴城洞啓。遷定州長史，未詣職，入除金部郎中。景龍六年，鳴牝肆孽。分宰京邑，先屠戚黨。吏部人相狃，獄市皆紛，徵拜公長安令。丕弊不辜，大安所屬。無何，除將作少匠、少府少監。飾慝蔵（二字疑）愛費閉奢。曾不無益，而成有劵。登加七命，食千戶，俾侯於廣平國。轉刑部侍郎，兼檢校宋王府長史，司寇持平以議罪，君王好直而請，由是用刑不頗，爲善最樂也。明年王正月，我

后時邁，翠華順動，蒼駕巡遊，幸朔方而經周漢，陟河東而觀舜禹，命公爲蒲州刺史、本道按察。偉儲峙之饒，悅股肱之壯。期至人於道路，宴君子於雲天。然後搏擊守宰，澄清中理。上因聽政，顧侍臣曰：「江淮之間，風氣果鋭，吏諸尤者，朕已得之。」又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公刈作姦，鉏撓法，萬商利於舟楫，三吳貞於鼓鑄。皇念勤矣，徵拜鴻臚卿，即殿中監。國開賓館，威懷柔服之序。王列御府，備物致用之殷，則九卿不如六尚書也。公力主財巨細，錙銖定豐省。翹天地之蘇，來自西極；溢水衡之貢，獻于北宮。擢拜御史大夫，朝之紀也。夫端以憲職，流爲法家。含宏則弊于僁俛，竦踊則嫌於激訐。狂徒失得，且觀興替。公之度蓋不然。森貌寡詞，彼憚嚴而惴懼；察幽藏密，我易躁而安動。庶物和矣，羣司晏如。加戶益榮，金紫宣命。賚予虛佇，丹青尹政。嗚呼！方恆位事，欻謝期頤，享年八十有三，以開元十四載春之孟庚寅統日薨于洛陽之審政里第。宸極悼焉。行必馳組，請不釋服，曷云多矣。一尚德，二尚厚，三尚齒，四尚舊。以革而問，遣中使者。鴻寶金（闕）相望自闕。逮凶則撫，贈左丞相。衾裳布帛，盡萃其家。喪禮葬數，邁超夷等。伊我公蹈規懸解，臨事默識，至神爲心，至公陳力。薄驕奢之行，卑乃崇高；重明哲之謀，尊而壽考。匪有倫有要，知至知終，何以符契于君臣，寵靈於存沒？古未之効也。以貞爲謚，然與！其年暮春壬寅，十朋啓塋，雙表昭墜，歸厝于鄭之少華原，禮也。一子鎮之，幼爲尚舍直長，稟義方之誨，成幹裕之能。以杖扶後起，柴毀孤立。凡厥所嗟，上之不（所）隕。直清而美者，則侍御史彭城劉彥回、同郡宋詢，並爲勞人祇服，盍承報國，聞薦府庭，朝夕棟宇，遇甚恩結，悲盈涕濡。相與開陳詔命，甄用詞藻，爰備刊勒。宜存妙好，顧秩重黎之司日，其正于禮者，其不佞乎粗言。銘曰：程伯休父，膺厥命兮。我公之貞，保氏姓兮。我公之德，宣歌詠兮。至於天官，翊明聖兮。登以碩老，資忠敬兮。壽必待終，名轉盛兮。卜而獲兆，典實令兮。嗚呼！太史秉直，少華南映。望陪我京，還即于鄭。

《**唐詩紀事・程行諶**》裴子餘補鄠尉，行諶與之同舍，行諶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顯。長史陳崇業曰：「蘭菊異芬，無可廢者。」二子卒，子餘謚孝，行諶謚正。張說嘆曰：「二謚可無愧矣！」

孟利貞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上・孟利貞**》孟利貞者，華州華陰人也。父神慶，高宗初爲沁州刺史，以清介著名。利貞初爲太子司議郎，中宗在東宮，深懼之。受詔與少師許敬宗、崇賢館學士郭瑜、顧胤、董思恭等撰《瑤山玉彩》五百卷，龍朔二年奏上之，高宗稱善，加級賜物有差。利貞累轉著作郎，加弘文館學士。垂拱初卒。又撰《續文選》十三卷。

《**舊唐書・劉禕之傳**》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時人號爲劉、孟、高、郭。尋與利貞等同直昭文館。

《**唐會要・藻鑒**》永徽元年，中書舍人薛元超好汲引寒微，嘗表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十餘人，時論稱美。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上**》《封禪録》十卷，孟利貞撰。

又《**經籍志下**》《玉藻瓊林》一百卷，孟利貞撰。

又《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孟利貞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孟利貞《續文選》十三卷。

又《芳林要覽》三百卷，許敬宗、【略】孟利貞【略】敬集。

又《**藝文志三**》孟利貞《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

《**通志・藝文略**》《續文選》十三卷，唐孟利正集。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孟利貞。

又**卷五**《續文選》十三卷，唐孟利正集。

盧照鄰

論述

綜論

楊炯《**王勃集序**》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爲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狗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攻。知音與之矣，知己從之矣。

《**後村詩話續集**》**卷三** 盧生之文，古今粲粲，文質彬彬，惜哉不幸，有冉耕之疾，爲《幽憂子》以釋憤焉。

徐獻忠《**唐詩品**》昇之河朔英生，盛年振藻，典籤之日，即擅相如之譽，可謂彬彬學士矣。然神情流蕩，早傷痾困，廢居太白山中，殆欲採掇若華，曜靈駐節，竟以不堪，自沉潁水。悲夫！壯士激志，而橫骨朔野，忿妻感淚，而魂逐飄蓬。若生之死，謂之何哉？生感時尚法，作《五悲文》掎摭其志。作《幽憂子》三卷，皆出詞賦之上。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盧駱五言，骨幹有餘，風致殊乏。至於排律，時自錚錚。

《**唐音癸籤・彙評一**》范陽較楊微豐，喜其領韵疏拔，時有一往任筆不拘整對之意。

《**蜀中廣記・詩話記一**》盧照鄰咏懷蜀中古迹，如《文翁講堂》、《相如琴臺》，皆是。其《奉使還京》、《宴別綿池》諸作，不但一尉而已。駱賓王《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長篇，大似臨邛卓女之怨，照鄰豈能忘情於蜀中者也？

《**詩鏡總論**》照鄰清藻。

張遜業《**盧照鄰集序**》盧作工詞，用意超邁流凡，風騷之旨，或自得之。悲夫！然斯人也，才有餘而量不足，志銑始而力怠終。禮不以節，遂致藥無告救，疾敗沉水，莫能善保，皆過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盧昇之集**》《唐書・文苑傳》稱，照鄰初爲鄧王府典籤，調新都尉，以病去官，後身足攣廢，竟自沈潁水而死。【略】蓋文士之極坎坷者，故平生所作，大抵歡寡愁殷，有騷人之遺響，亦遭遇使之然也。

又 《史》又稱王、楊、盧、駱以文章齊名，楊炯嘗謂「愧在盧前，耻居王後」。張說則曰，盈川之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耻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今觀照鄰之文，似不及王、楊、駱三家之宏放，疑說之論爲然。然所傳篇什獨少，未可以一斑概全豹。杜甫均以「江河萬古」許之，似難執殘編斷簡以強定低昂。況張鷟《朝野僉載》亦記是語，而作照鄰謂「喜居王後，耻在駱前」。文人品目，多一時興到之言，尤未可據爲定論也。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一百首**》**一二** 典籤共羨得相如，太白山中自著書。卧病長安多古意，五悲誰問子雲居？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盧照鄰**》鄧王門下一相如，抱疾歸山事隱居。千秋智勇推雙郭，幾度沈吟兩《漢書》。

又 春晚山莊句自成，田家風景自分明。詩章以外無餘事，竹懶花狂了一生。

《**竹林答問**》六朝之爲有唐，四傑之力也。中間唯盧昇之出入《風》《騷》，氣格遒古，非三子所可及。盈川「愧在盧前」，非虛語也。

《**三唐詩品**》**卷一** 其源出於江記室，間以奇氣，振其豐采。惟貪排對，致氣格不凝。夫其雅情幽怨，淒清自寫，雖繁絃損調，固無泛音。《長安古意》，宛轉羊綿，則七言佳體，不讓子山。開闔往來，猶以氣勝。

《**詩學淵源**》**卷八** 與駱賓王、王勃、楊炯，天下稱爲四傑，而盧居首。詩有奇氣，實出陳隋之上。詠史諸作高古，幾窺魏晉之藩。七言長篇，頗似子山，七絕則爲李、杜所宗者也。當時近體爲唐律之漸，未變陳隋之遺，故其《送梓州高參軍還京》、《大劍送別劉右史》等篇，其第七句每用四平四仄，

迨亦四子之創也。又有連用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數聯者，與虞世南應制詩同一機杼，爲齊梁與唐律逗變之初。貞觀以後，李百藥、劉禕之等乃全入律調，至僞周而後始盛。故唐律之興也，可分三類：陳隋爲逗，初唐爲變，盛唐而全備焉。

分論

《關山月》　《批點唐音》卷一：氣力雖厚，頗乏神采，大抵盧詩長勝於短。

《結客少年場行》　《批點唐音》卷一：不事刻削而自佳，以有典則也，學者要識得。

《咏史四首》　《韵語陽秋》卷七：漢成帝時，張禹用事，朱雲對上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曰：「臣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如雲者，可謂忠直有餘矣。後世思其人而不可得，則作爲韵語，以聲其美。【略】武后時，傅游藝用事，故盧照鄰詩云：「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願得斬馬劍，先斷佞臣頭。」言當時立朝之士，不能如雲以二人之惡而告於上也。《古詩歸・梁二》朱超道《舟中望月》「大江闊千里，孤舟無四鄰」譚元春評：盧照鄰《咏史》詩：「誰知孤舟上，寂寂無四鄰」語意似出此。然盧咏李、郭同舟事，寫其情之孤嚴，而此語狀其景之曠遠。詩固有法同意異者。妙。《唐詩歸・初唐一》譚元春評：亦不離古人咏史體，而開朗之中，眼力特高。「雍容謝朝廷」鍾惺評：五字寫得林宗有身份。又「冲情甄負甑」鍾惺評：蘊藉之甚。又「重價折角力」以下五句，鍾惺評：「角巾」競仿，「仙舟」虛慕，本是一種吠聲，後進習氣可厭，學前輩不得力處，全在於此。著「悠悠」二字，妙甚。末語孤嚴，寫出李、郭精神，使浮人自廢。《詩源辯體》卷一二：初唐五言平韻者，古、律混淆。惟盧照鄰《詠史四首》，聲韻於古爲純，但未盡工，故不錄耳。

又二（大漢昔云季）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叙郭處嫌太多。又：傲睨不似郭，然足砭俗士。

《和王奭秋夜有所思》　《唐詩選勝直解・五言古詩》：此就題賦起，「寂寂」、「悠然」，寫所思之意。「長河」、「明月」，秋夜之景也。鳳臺吹曲，極寫所思之人，徒付之想象而已。思之不置，便生離索之感。秋葉飄風，寒枝滴露，思何如也。末二句言我兩鬢已星而不成和，出「和王奭」以足題意。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起無彫琢痕。

《贈益府羣官》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一：周珽曰：昇之盛年振藻，有志當世。其爲詩氣骨鋒穎豪邁，洗盡委靡之習。【略】故此詩自傷孤潔，有世莫我知之嘆。以一鳥自喻，以羣鳳比羣官，設爲問答，以抒寫其意。曰「智者不我邀，愚夫予不顧」，正「單棲」「獨舞」處。時暮、途遠、羽短，即有古貌新詞，擇息愼飲之節，其誰憐之？結二句不無望於薦揚者，因之一振雲霄中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智者不我邀，愚夫余不顧。所以成獨立，耿耿歲云暮」，實說排鬲。

《同臨津紀明府孤雁》　《批點唐音》卷一：（「避繳」）二句好。（「水流」）二句惡。此句（指「度海不成行」）好。《隨園詩話》卷一〇：毛西河言：「古人詩題，所云『遙同』者，即遙和也。謝朓《同謝咨議銅雀臺》詩、盧照鄰《同紀明府孤雁》詩，皆是和詩，非同游也。」

《行路難》　《升菴詩話・寶袜腰綵》：袜，女人脇衣也。【略】盧照鄰詩「倡家寶袜蛟龍被」是也。或謂起自楊妃，出于小說僞書，不可信也。《載酒園詩話又編・四傑》：《行路難》塵言滾滾，何以至是！少陵曰：「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若如此篇，亦不得專咎人輕薄。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繁華不久，當時習語。結怨謗無體。

《長安古意》　《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照鄰《古意》【略】詞藻富者故當易至，然須尋其本色乃佳。《升菴詩話・無名氏水調歌》：「千年一遇聖明朝，願對君王舞細腰。乍可當熊任生死，誰能伴鳳上雲霄。」此詩借宮詞以諷。盧照鄰詩：「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略】妙得此意也。楊愼《芙蓉劍》：盧照鄰詩：「相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越絕書》薛燭說劍云：「揚其華，如芙蓉始出；觀其鉏，如列星之行。」《唐詩訓解》卷二：語有來歷，非學問之力不及此。《批點唐音》卷一：此篇鋪叙長安帝都繁華，宮室之美，人物之盛，極於將相而止，然而盛衰相代，唯子雲安貧樂道，乃久垂令名耳。但詞語浮艷，骨力較輕，所以爲初唐之音也。《唐詩直解》卷二：語有根據，足徵胸中武庫。主第侯家，一篇諷刺綱領。每

段轉落，有蛛絲馬迹之妙。「雙來雙去」一聯，實出意表。說盡豪華，末祇將數語打疊，何等手眼！讀至此，熱腸令人頓冷。一結大見神韵。《唐詩鏡》卷二：瑋麗中不乏風華，當在駱賓王《帝京篇》上。《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一四：周敬曰：通篇格局雄遠，句法奇古，一結更饒神韵。蓋當武后朝，淫亂驕奢，風化敗壞極矣。照鄰是詩一篇刺體，曲折盡情，轉誦間令人起懲時痛世之想。周珽曰：此詩如游絲布雲，裊裊萬丈，不知爲烟爲絮。《唐詩評選》卷一：是將西京諸賦改入七言者。但不廢詩，則此必不廢，然此篇似司馬長卿，駱丞《帝京篇》乃揚雄之下駟。賦心之別，靈蠢見矣。「自言」「自謂」兩句頡頏通篇，卻似單頂「別有豪華」一段，總別同異，互入一鏡，心神筆力，獨凌千古。結語合轍。《載酒園詩話又編・四傑》：盧之音節頗類于楊，《長安古意》一篇，則楊所無。寫豪獰之態，如「意氣由來排灌夫」，尚不足奇，「專權判不容蕭相」，雖蕭無此事，儼然如見霍氏凌蔑車千秋，趙廣漢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黃白山評：「此蕭相非指蕭何，似言蕭望之爲前將軍輔政，其本傳自云：『吾嘗備位將相。』傳又云有司奏望之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當時專權擅朝者，實許、史輩，而諷有司奏望之云云，蓋排陷望之，所謂『不容蕭相』者，正指此事。『專權』自指許、史，與上句『意氣』指田蚡一例。今乃以專權屬蕭相，而誤以爲蕭何，又謂其『無此事』，如此解詩，不顧識者噴飯耶！」）至摹寫游冶，「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亦爲酷肖。自寄託曰：「寂寂寥寥楊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不惟視《帝京篇》結語蘊藉，即高達夫「有才不肯學干謁」，亦遜其溫柔敦厚也。《唐詩解》卷一九：此刺公主列侯之豪橫也。不敢顯言當世，故託於古以發之。言長安本大道而與狹斜連，以比朝廷雖尊嚴而爲奸邪據。彼乘此綺麗之車馬，而出入者莫非主第、侯家也。論其輦輿宮室，則借擬于天子，歌舞娛遊，則樂比于仙人。既爲人情所傾慕矣，而其冶容嬌態，眞足以眩耀一時。是以上下淫荒，官事浸廢，以致御府啼烏、廷門栖雀也。況此貴人又喜交結俠客，邀之共宿娼家，而因與護衛之臣投歡杯酒，則是外有奸黨之依，內有近臣之援，權兼將相，齎排大臣，自謂若此，則可以永保富貴矣。然歲不我留，時變叵測，向之第宅，轉眼丘墟。孰若揚雄之以寂寥自守，對床書而挹南山之芳桂哉！然則照鄰之落魄，可以子雲自慰矣。此篇對耦雖工，骨力未勁，終是六朝殘潘，非初唐健筆。《唐詩選勝直解・七言長篇》：通篇極寫長安豪華之景象，如《兩京》、《三都》等賦同其富麗。獨長篇古風末結必致慨於興衰治亂，此詩人繼《三百篇》興比之體以寓諷刺之遺意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長安大道，豪貴驕奢，狹邪艷冶，無所不有。自擘籠而俠客，而金吾，而權臣，皆向娼家遊宿，自謂可永保富貴矣。然轉瞬滄桑，徒存墟墓，不如讀書自守者之爲得也。借言子雲，聊以自況云爾。「梁家畫閣天中起」，梁冀窮極土木。「漢帝金莖雲外直」，漢武。「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不相知識，甚形其多。「纖纖初月上鴉黃」，額裝也。「御史府中烏夜啼，廷尉門前雀欲棲」，二句言執法之官不過而問，任游俠之人往來娼家也。「五劇三條控三市」，路交錯謂劇，三條，三達之路，三市，九市之三也。「漢代金吾千騎來」，不止俠客，執金吾亦宿娼家矣。「別有豪華稱將相」，又不止金吾矣。「即今惟見青松在」，以墓田言。「自謂驕奢凌五公」，五公，謂張湯、杜周、蕭望之、馮奉世、史丹。《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三：此刺公主、列侯之豪橫也。不敢顯言當時，托於古以發之。凡十二轉韻。首八句從「長安」說起。言「長安」本「大道」，而與「狹邪」相連，比朝廷雖尊嚴，而爲奸邪所據。彼乘此綺麗之「車馬」而出入者，莫非「主第」「侯家」也。《古樂府》：「長安有狹斜，狹斜不容車。」「七香車」，以七種香木爲車。《宋書》：桓玄「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海錄碎事》：盤綫繪綉之毬，五彩錯爲之。同心而下垂者曰「流蘇」。二段二十四句，刺其奢侈。「游蜂」、「戲蝶」八句，言其車輿宮室，僭擬天子。上下有道曰「複道」。《後漢書》：梁冀大起第舍，冀妻孫壽，亦對街爲宅，互相誇矜。《三輔故事》：武帝作承露銅槃，取露和玉屑飲之，欲求仙也。「借問」八句，言其舞歌娛游，比於神仙。《爾雅》：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雙燕」、「雙飛」八句，言其冶容嬌態，足以炫耀一時。《古今注》：魏文帝宮人莫瓊樹製「蟬鬢」，縹緲如蟬。虞世南詩：「學畫鴉黃半未成。」《爾雅》：「馬色有深淺斑駁，謂之連錢驄。」《鄴中記》：石季龍作金鈿、屈膝屏風。三段二十八句，言其荒淫。「御史」二句，言官事浸廢。「隱隱」六句，言其結交俠客。【略】「倡家」四句，言其共宿娼家。「南陌」八句，言其與護衛投歡。【略】「別有」八句，言其援附近臣，權兼「將相」，自謂可以永保富貴也。【略】末八句，言其失勢之後，轉眼丘墟，孰若揚雄之擁「書」自守，名芳萬古哉！

《隴頭水》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六：周珽曰：極慘極苦，可悲可恨。結語更有無限感慨之思，含而不露。大抵盧詩長勝於短，樂府諸篇氣力雖厚，頗乏神采。如《隴頭水》、《君馬黃》、《關山月》，律調亦凄，寓意亦遠。《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一結渾亮，最是高調。

《巫山高》 《優古堂詩話・啼猿樹》：杜詩：「影著啼猿樹，魂飄結蜃樓。」蓋用盧照鄰《巫山高》云：「莫辨啼猿樹，徒看神女雲。」

《文翁講堂》 《批點唐音》卷一：獨此篇可觀。《唐詩鏡》卷二：「槐落猶疑市」：語有餘想。《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六：周敬曰：似乎刻削，不失冲淡。周珽曰：首二句咏當時建立之美盛，次二句言堂雖空寂而古蹟不磨，五句見遺風猶可想也，六句見世久若可慨也。結頌文翁英靈如在，令人千載可仰止也。渾厚整飭，脫六朝之糾纏，立有唐之標準，工巧者何處着手？《唐詩箋注》卷一：「錦里」、「岷山」，切蜀地。「淹中」，按儒行淹之以好學，大約本淹貫之義。「淹中」、「稷下」，皆謂生徒所居。中二聯寫講堂之零落。末聯贊歎文翁，言江漢之表俱傳其名，不獨蜀中。《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陳德公先生曰：中聯蒼婉，五、六尤見刻琢。又評：起二領醒講堂。中四承說，寫得肅穆深沉，遺靈仿佛。第三是企羨語，與「孔林不生荆棘」同旨，非若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但描述一種荒涼景象也。第四乃講堂中實蹟，出對稱愜。結亦是總繳法。

《春晚山莊率題二首》二 《唐詩歸・唐一》鍾惺評：盧此一詩，清潤可敵子安。此即其高于駱丞處。「獨坐一園春」譚元春評：語甚有清光。「山水彈琴盡」譚元春評：「盡」字好。《唐詩選勝直解・五言律詩》：首二句從山莊賦起，獨坐無鄰，寫山莊之幽。鶯隨樹而啼，魚在沼而樂，見自得而不貪也。「彈琴」、「酌酒」，且又與人共賞，眞無負此春光，知足不辱者矣。《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六：魚鳥忘機，山水風花得興，總指獨坐春園景趣，優遊自在，寧知年華消長。「留人」乃春興留人耶！妙在「獨坐」句「一園春」三字，便多滿前活潑處，彈琴酌酒何如魚鳥飛躍於天淵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清穩詩。自開後人風氣。《唐詩箋注》卷一：寫山莊之景，總跟「獨坐」說，言其幽靜。人跡罕少，所以魚鳥咸若；彈琴獨酌，亦覺趣生。年華可樂，幽興方深，自覺留人也。

《元日述懷》 《唐音癸籤・詁箋一》：過臘一日，俗謂小歲日，行拜賀禮，見崔寔《月令》。盧照鄰「人歌小歲酒」，此也。

《西使兼送孟學士南遊》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凡排律起句，極宜冠裳雄渾，不得作小家語。唐人可法者，盧照鄰：「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略】此類最爲得體。《唐詩鏡》卷二：嚴緊。《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三六：雅調精語，無限低徊，眞老作家。郭濬曰：敞明中眼界特高。《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地道巴陵北」，學士南游。「天山弱水東」，自己西使。「骨肉胡秦外」，言不相關。（詩末總評）：「零雨被秋草」，本孫楚詩，王粲無「零雨」句也；豈沈約有「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等語，故偶誤用耶？前人但賞其起語雄渾，須看一氣承接，不平實，不板滯。後太白每有此種格法。《杜詩詳注・嚴公廳宴同咏蜀道畫圖得空字》：當時四傑之詩，盛傳於世，杜亦每用其句法。如盧照鄰：「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略】此「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所自來也。《唐詩解》卷四五：學士南遊，當經地道；昇之西使，將適天山；相去萬里，同一飄蓬耳。於是念道間零雨，則懷王粲之悲，開客裏清尊，則嘆孔融之別。聞夜鶴而傷離，候秋鴻以傳信。斯行也，棄骨肉如秦胡，冒風塵於關塞，落寞極矣。獨壯志不消，劍鋒艷發，庶可勉力功名，以相期也。《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七：（首四句）「南遊」、「西使」，總得妙。（末二句）自許作結。《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一：陳德公先生曰：首末四韻，爽亮沉雄。中二稍爲率直。四傑筆法多爾。又評：入手領清西南二緒，向後抒寫情景便彼此共之。南遊而翻言北，西使而故曰東，造語特別。

《送鄭司倉入蜀》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唐人句律有全類六朝者，【略】盧照鄰：「隴雲朝結陣，江月夜臨空。」

《綿州官池贈別同賦灣字》 《四溟詩話》卷一：吳筠曰：「才勝商山四，文高竹林七。」【略】盧照鄰曰：「幽谷有綿蠻。」【略】此皆歇後，何鄭五之多邪？

《和夏日幽莊》 《唐詩選勝直解・五言排律》：此賦隱者之詩。「高縱」，高尚之跡也。「耿介」，言不與常人爲伍，謝絕塵事而獨隱於幽莊也。秋氣屬金，故「水含秋氣」；餘暑未消，故「日引夏涼」。六句皆寫幽莊之景。末二句贊隱者之能擅文藻，而嗣海隅之芬芳也。

《首春貽京邑文士》 《唐詩鏡》卷二：「寂寂罷將迎，門無車馬聲。橫

琴答山水，被卷閱公卿」：三、四何等氣岸。

《過東山谷口》　《唐詩鏡》卷二：「野老堪成鶴，山神或化鳩。泉鳴碧澗底，花落紫岩幽。日暮餐龜殼，天寒御鹿裘」：絕似庾信語。

《送幽州陳參軍赴任寄呈鄉曲父老》　《藝苑卮言》卷四：盧照鄰語如「衰鬢似秋天」【略】，絕似老杜。

《曲池荷》　《古唐詩合解》卷四：盧照鄰當武后時悲不見用，故以此詩寓意，其後果以惡疾投潁水而死。詩爲之讖與？【略】池曲故岸亦曲，而荷香浮來繞之。荷圓故影亦圓，而覆於華池之上，此以荷之芳潔自比也。荷宜於夏不宜秋風，故常恐其早到而致荷之零落也。上句常恐二字包此句在內，荷受秋風飄零不爲人知，如人身負異才流落不偶，夫豈有人知之者？《全唐詩話續編・盧照鄰》：《曲池荷》云：「浮香繞曲岸，圓影覆華池。常恐秋風早，飄零人不知。」後沈潁水，已讖於此。《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言外有抱才不遇、早年零落之感。《唐詩解》卷二一：按照鄰當武后時不見用，嘗作《五悲文》，故此詩以荷之芳潔比己之才美，又恐早落而不爲人知，其後果以惡疾投潁水而死。《唐詩選勝直解・五言絕句》：香在水上曰浮，影照水下曰覆。秋風起則蓮墜粉紅，隨風飄流矣。此喻己之美才，如荷之芳香清潔，秋風零落，恐女后不用正人，而爲所廢棄。作《五悲文》以明志，見幾而作也。《唐詩箋注》卷七：感盛年之易去，思歡會之及時，詩意同於紈扇矣。《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四：（後二句）託興纏綿。《詩境淺說續編》：借落花以書感，詩人所恆有。此獨詠曲江花者，以曲江地鄰禁苑，爲冠蓋薈萃之地，當有朝貴，戀青紫功名，不知早退者，此詩特諷喻之。勿待素秋肅殺，而始歎飄零。明哲保身之義，非泛詠落花也。

《浴浪鳥》　《增訂唐詩摘抄》卷六：首句見伏處之時，次句有發動之機，三、四有凌雲之意，蓋借物言志也。

《九月九日登玄武山》　《升菴詩話・唐詩不厭同》：唐人詩句，不厭雷同，絕句尤多，試舉其略。如【略】王勃《九日》詩云：「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人今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而盧照鄰《九日》詩亦云：「九月九日眺山川，歸心歸望積風烟。他鄉共酌金花酒，萬里同悲鴻雁天。」《蜀中廣記・詩話記一》：《唐詩紀事》稱，高宗時王勃以檄鷄文斥出沛王府。既廢，客劍南，與盧照鄰、邵大震《九月九日登玄武山旅眺》詩。照鄰爲新都尉，大震其同時人也。

《勞作詩》　《詩式・駁俗》：其道如楚有接輿，魯有原壤。外示驚俗之貌，內藏達人之度。【略】盧照鄰《勞作》云：「城狐尾獨束，山鬼面參覃。」

《南樓望》　《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一：「萬里」皆「春」，眺望彌遠，而所見非「鄉人」，「悵望」如何！

《五悲文并序》　《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盧《五悲》趨步《九辯》。近體氣骨有餘，風華未極。

《對蜀父老問》　《蜀中廣記・詩話記一》：子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詩：「城闕輔三秦，風烟望五津」，末下注腳，不知也。《丹鉛餘錄》云：大江自瀋堰至犍爲有五津曰白華津、萬里津、江首津、涉頭津、江南津。出《華陽國志》。王勃詩「風烟望五津」、盧照鄰文「予自江陽，言歸五津」，皆指此。

傳記

《舊唐書・盧照鄰傳》　盧照鄰字昇之，幽州范陽人也。年十餘歲，就曹憲、王義方授《蒼》、《雅》及經史，博學善屬文。初授鄧王府典籤，王甚愛重之，曾謂群官曰：「此即寡人相如也。」後拜新都尉，因染風疾去官，處太白山中，以服餌爲事。後疾轉篤，徙居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五悲》等誦，頗有騷人之風，甚爲文士所重。照鄰既沉痼攣廢，不堪其苦，嘗與親屬執別，遂自投潁水而死，時年四十。文集二十卷。兄光乘，亦知名，長壽中爲隴州刺史。

《新唐書・盧照鄰傳》　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餌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由是疾益甚。客東龍門山，布衣藜羹，裴瑾之、韋方質、范履冰等，時時供衣藥。疾甚，足攣，一手又廢，乃去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爲墓，偃卧其中。照鄰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己獨儒，武后尚法，己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己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沈潁水。

《唐才子傳・盧照鄰》　家貧苦，貴官時時供衣藥。乃去具茨山下，買

園數十畝，疏穎水周舍，復豫爲墓，偃卧其中。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己獨儒；武后尚法，己獨黄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己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手足攣緩，不起行已十年，每春歸秋至，雲壑烟郊，輒輿出戶庭，悠然一望。遂自傷，作《釋疾文》，有云：「覆燾雖廣，嗟不容乎此生；亭育雖繁，恩已絕乎斯代。」與親屬訣，自沈穎水。有詩文二十卷，及《幽憂子》三卷行於世。

紀事

作家逸事

《朝野僉載》卷六 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鄰總披覽，略能記憶。後爲益州新都縣尉，秩滿，婆娑蜀中，放曠詩酒。

《舊唐書·鄧王元裕傳》 鄧王元裕，高祖第十七子也。貞觀五年，封鄫王。十一年，改封鄧王，賜實封八百戶，歷鄧、梁、黄三州刺史。元裕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鄰爲布衣之交。

又《孫思邈傳》 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酆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

《新唐書·孫思邈傳》 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

作品本事

《舊唐書·孫思邈傳》 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爲之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卧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酆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

《唐詩紀事·邵大震》 《九日登玄武山旅眺》云：「九月九日望遙空，秋水秋天生夕風。寒雁一向南飛遠，遊人幾度菊花叢。」盧照鄰和云：「九月九日眺山川，歸心歸望積風烟。他鄉共酌金花酒，萬里同悲鴻雁天。」玄武山在今東蜀。高宗時，王勃以檄鷄文，斥出沛王府。既廢，客劍南，有游玄武山賦詩。照鄰爲新都尉，大震其同時人也。勃詩云：「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人今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盧照鄰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盧照鄰集》二十卷。

又 《幽憂子》三卷。

《崇文總目》卷五 《盧照鄰集》十卷。鑒按：《唐志》、《通志略》並二十卷，《通考》、《宋志》十卷，今存七卷。

又 《幽憂子》三卷，盧照鄰撰。

《崇文總目輯釋補正》卷四 《盧照鄰集》十卷。鑒曰：《唐志》二十卷。補曰：《唐志》：《集》二十卷，又《幽憂子》三卷；《晁志》稱《幽憂子集》十卷。然《崇文目》亦別有《幽憂子》三卷，《宋志》同。蓋《幽憂子》亦如元次山之《琦玕子》，別爲一書，《晁志》誤。

《通志·藝文略》 《盧照鄰集》二十卷。

又 《幽憂子集》三卷，盧照鄰撰。

《遂初堂書目》 《盧照鄰集》。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幽憂子集十卷》 右唐盧照隣昇之也。洛陽人。調新都尉，病去官，隱具茨山下。手足攣廢，疾久，訣親戚，自沈穎水。照隣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己獨儒，武后尚法，己獨黄老，后封嵩山，聘賢士，己已廢。著《五悲文》，今在集中。嘗自號幽憂子。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盧照鄰集》十卷。唐新都尉范陽盧照鄰撰。以久病自沈穎水。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八》　盧照隣《幽憂子集》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　《盧照鄰集》十卷。

又　盧照鄰《幽憂子》三卷。

《唐才子傳・盧照鄰》　有詩文二十卷及《幽憂子》三卷行於世。

《國史經籍志》卷五　《盧照鄰集》二十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盧照隣詩》一卷，新都尉范陽盧照鄰昇之著。

《唐詩品彙・詩人爵里詳節》　盧照鄰，字昇之。【略】集二十卷。又《幽憂子》三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盧照鄰文集》，俱漳新刻。

又　《盧照鄰詩》二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幽憂子集》十卷，盧照鄰，一云盧昇之。

張燮《幽憂子集識語》　盧照鄰本傳存二十卷，近代永嘉單行詩賦僅二卷，今彙詩文共七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盧照鄰集》一卷。

《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録彙編》卷六　《盧照隣集》一卷。

《季滄葦書目》　《盧照鄰詩》二卷，一本。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二・盧昇之集》　七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唐盧照鄰撰。《唐書・文苑傳》稱照鄰初爲鄧王府典籤，調新都尉，以病去官，後手足攣廢，竟自沈潁水而死。【略】其集，晁氏、陳氏書目俱作十卷，此本僅七卷，則其散佚者已多。又《窮魚賦序》稱嘗思報德，故冠之篇首，則照鄰自編之集，當以是賦爲第一。而此本列《秋霖》、《馴鳶》二賦後，其與在朝諸賢書，亦非完本，知由後人掇拾而成，非其舊帙矣。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一　《盧昇之集》七卷，乾隆刊本，唐范陽盧照鄰昇之撰。前有《新舊書・列傳》。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盧昇之集》四卷，唐盧照鄰撰。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　《盧昇之集》七卷，唐盧照鄰撰。明刻十卷本；明張遜業刻二卷，項氏刻本。

《稽瑞樓書目》　《幽憂子集》七卷，一冊。

《天一閣書目》卷四　《百家唐詩》九十八家□□卷。【略】存六家八卷，【略】《盧照鄰集》二卷。

又　《唐人詩集》存三十四家一百十八卷，存一百十三卷，【略】《盧照鄰集》二卷，唐盧照鄰撰。

又　《初盛中晚唐集》四冊，一百三十六卷，刊本。【略】盧照鄰二卷。

又　《十二家唐詩》二十四卷。【略】盧照鄰集二卷，唐盧照鄰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盧昇之集》七卷，舊鈔本，唐盧照鄰撰。照鄰【略】有《幽憂子集》十卷，晁氏、陳氏書目並同。宋刻有二卷本，載賦、詩及《五悲》，惟無樂府九章與騷、序、對、問、書、讚、碑十七篇。此七卷本，乃後人摭拾而成，然夙稱舊帙也。

又　《唐百家詩》一百卷，明翻宋本。百家詩者，初唐【略】盧照鄰。

又　《東壁圖書府二十家唐詩》二十四卷，明刊本。永嘉張遜業有功校正，江都黃埻子篤梓行。凡選【略】《盧照鄰集》二卷。

項家達《初唐四傑集序》　《唐書・經籍志》：【略】《盧昇之集》十卷，《幽憂子》三卷。【略】陳振孫《書録解題》止載盧、駱集，似未見王、楊。【略】余所見【略】惟《盧昇之集》不著編輯人氏，作七卷，與諸家著録不同。中間文義亦時有舛脱。大率從《文苑英華》諸書裒脅而成，非復當時完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八　《盧昇之集》七卷，舊鈔本，唐范陽盧照鄰昇之撰。前有新舊書列傳。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盧昇之集》二卷，明刻本，唐盧照鄰撰。丁氏書目云宋刻有二卷本，載賦詩及五悲，惟無樂府九章與騷、序、對、問、書、讚、碑十七篇，知此本原出於宋。首葉有釋寶思白文方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卷一五　《盧昇之集》七卷，唐盧照鄰撰。原本十卷。項刊本。明張燮刊本，題《幽憂子集》七卷。明張遜業校刊本二卷，張遜業本但分上下二卷，四傑外，又有沈佺期、宋之問、王維、孟浩然、杜審言、高常侍、岑嘉州、陳伯玉等集，皆同，合名《東壁圖書府》。

〔續録〕　明刊十卷本。《畿輔叢書》本。

《四庫目略》　《盧昇之集》七卷，唐盧照鄰撰。項刊本，明張燮刊本，題《幽憂子集》，七卷；明張遜業校刊本二卷；明刻十卷本。按：原本十卷，此本僅存七卷。照鄰遭時不遇，病廢坎坷，故平生所作，大抵歡寡愁殷，有騷人之遺響。

《**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卷四**　《盧昇之集》四卷，唐盧照鄰撰。乾隆辛丑項氏刊本。二冊。

《**故宮普通書目**》**卷四**　《盧昇之集》七卷，唐盧照鄰撰。叢雅居重刊《初唐四傑集》本，一冊。

《**崇雅堂書錄**》**卷一一**　《盧昇之集》七卷，唐盧照鄰撰。項刻《初唐四傑集》本。《畿輔叢書》本。四庫著錄。

《**木樨軒藏書書錄**》**卷四**　《盧照鄰集》二卷，唐盧照鄰撰。明刊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五言絕句後較他本多騷體五篇。

《**木樨軒藏書題記・集部**》　《盧照鄰集》二卷，唐盧照鄰撰，明刻本。此本與徐獻忠刻《唐百家詩》大致相同，即板心廣狹、字體大小亦復略似，惟徐刻至《遊昌化山精舍》一詩爲止，此則增收雜言騷體五篇，爲小異耳。聞滬市有明活字本《唐人詩四十家》，中有初唐四傑各集，已爲方地山購去，它日當向地山一借勘之。椒微。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二**　《盧昇之集》七卷，唐盧照鄰撰。紅格寫本。鈐有「寶應喬氏五園珍藏印」、「王嵩高印」、「少林父」等印。（癸亥）

又　《幽憂子集》七卷，唐盧照鄰撰，《附錄》一卷《遺事》一卷。明崇禎張燮刊本，刻于閩中漳州，九行十八字。前有曹荃序，言紹和既已蒐刻《漢魏七十二家》，將漸次及于三唐兩宋，乃所梓僅及初唐四子，尚未竣事，而紹和告殂矣。按：燮刊《初唐四子集》在崇禎十四年，余昔年曾于日本得覩全帙，而中國所存乃獨罕。余所見者此集而外，惟江南圖書館中有王子安一集耳。曩時涵芬樓徵書海內，以盧集絕少舊帙，余遂慨然以是本假之，俾與子安集相儷，今《四部叢刊》所印者是也。其詩文與世行本初無所增，特以罕覩爲珍耳。

《**藏園羣書題記**》**卷一一**　明刊《幽憂子集》跋：考《舊唐書》本傳，盧照鄰《文集》爲二十卷，晁氏《郡齋讀書志》、陳氏《直齋書錄解題》載《幽憂子集》爲十卷，其本皆不傳。此七卷本乃後人所輯，明以來多傳於世。此本爲明季閩人張燮紹和所刻《初唐四家集》之一，特改題此名以復其舊耳。刊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前有紹和題詞，參訂人名尚有徐興公、曹能始、黃石齋等十二人。其詩文與世行本初無所增，第附錄列新、舊《唐書》本傳，末更加以遺事、集評耳。

又　紹和曾刻有《漢魏六朝七十二家集》，在張天如《百三家集》之前。其書傳世無多，余曾收得一部，其版式體例與此相同，蓋七十二家之後又繼刻初唐諸家，四傑之外尚有沈、宋，余皆得見之。昔年上海涵芬樓印《四部叢刊》，徵《盧集》善本，余出此本付之，遂爾傳於世。其實此本文字視他明刻未爲勝異，特以罕覩爲珍耳。讀者試細勘之！辛巳五月十三日藏園記。

藝文

駱賓王《艷情代郭氏贈盧照鄰》　迢迢芊路望芝田，眇眇函關限蜀川。歸雲已落涪江外，還雁應過洛水濱。洛水傍連帝城側，帝宅層甍垂鳳翼。銅駝路上柳千條，金谷園中花幾色。柳葉園花處處新，洛陽桃李應芳春。妾向雙流窺石鏡，君住三川守玉人。此詩離別那堪道，此日空牀對芳沼。芳沼徒遊比目魚，幽徑還生拔心草。流風回雪儻便娟，驥子魚文實可憐。擲果河陽君有分，貨酒成都妾亦然。莫言貧賤無人重，莫言富貴應須種。綠珠猶得石崇憐，飛燕曾經漢皇寵。良人何處醉縱橫，直如循默守空名。倒提新縑成慊慊，翻將故劍作平平。離前吉夢成蘭兆，別後啼痕上竹生。別日分明相約束，已取宜家成誡勖。當時擬弄掌中珠，豈謂先摧庭際玉。悲鳴五里無人問，腸斷三聲誰爲續。思君欲上望夫臺，端居懶聽將雛曲。沉沉落日向山低，檐前歸燕並頭棲。抱膝當窗看夕兔，側耳空房聽曉鷄。舞蝶臨階祇自舞，啼鳥逢人亦助啼。獨坐傷孤枕，春來悲更甚。峨眉山上月如眉，濯錦江中霞似錦。錦字回文欲贈君，劍壁層峰自糾紛。平江淼淼分清浦，長路悠悠閑白雲。也知京洛多佳麗，也知山岫遙虧蔽。無那短封即疏索，不在長情守期契。傳聞織女對牽牛，相望重河隔淺流。誰分迢迢經兩歲，誰能脈脈待三秋。情知唾井終無理，情知覆水也難收。不復下山能借問，更向盧家字莫愁。

王世貞《盧典籤咏史》　昔有嚴先生，少妻仙尉兒。泥塗兩魚泳，風雨六龍飛。黃紙求故人，白雲長見依。遂令箕潁客，復睹勛華姿。帝腹何便便，舉足忽踐之。客星欻然去，帝座光芒披。笑謂鄧氏子，杖策一何卑。岩穴澄秋色，烟霞蔚天輝。怨見千秋士，寂寂西山薇。

黎簡《抱病》　我譏盧照鄰，荒代困多病。後人亦笑我，支離負明聖。

昔聞犬子貧，捷得狗監徑。作賦遊天地，致身亦時命。古者喧千秋，我何守獨行！甘心食荼蘗，苦節託歌詠。覃思奏唐虞，堅欲汰衛鄭。

雜録

《金石録・跋尾・唐黎尊師碑》　右《唐黎尊師碑》，題云：「盧子昇字照鄰撰」。案《唐史》，盧照鄰字昇之，與此《碑》不合。蓋唐初人多以字爲名爾。至以「子昇」爲「昇之」，則疑《史》之誤。

《藝苑卮言》卷八　曩與同人戲爲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略】八無終：【略】盧照鄰以水。

《唐音癸籤・談叢四》　詩人年高者，賀知章八十六，秦系、羅隱幷八十餘，員半千九十四，丘爲九十六，蕭德言九十七。而王季文、劉商【略】世皆傳其仙去，尤不可以年甲計者。【略】惟盧昇之師資孫思邈，復主其家，四十上不免小厄，孤負與活神仙相處一番耳。

張燮《幽憂子集題詞》　古今文士奇窮，未有如盧昇之之甚者。夫其仕宦不達，則亦已耳，沈疴永痼，無復聊賴，至自投魚腹中，古來膏肓，無此死法也。昇之方始寢瘵，自以仙方爲必可期，嘗遇異人授以大丹，會遭父喪，辟踴號慟，丹輒吐出，而疾轉增。倫常之際，天性之篤，有足憐者。母老身廢，仰給交知，如鄰舍隙光，詎易長燃。竊謂天地大矣，無所不有，或儷景爭暉，或埋烟剜骨，或百靈供其驅遣，或四大無以自容。脆漏偶遭，勢必任受，無處訴屈，安得以捷足笑跛，譏彼蹣跚，自貽坑塹哉！早歲秩滿，棲遲山水間，比疾篤，買園繞水舍下，又豫爲墓，依稀達人之風。若夫《馴鳶》、《病梨》之賦，《五悲》、《釋疾》之文，筆端尚存，曷禁輸寫。乃持議者訝其不能義命自安，亦太甚矣。因梓昇之集，而詳揭之。

孫緒《無用閑談》　盧照鄰自以爲高宗尚吏而獨好儒，武后尚法而獨好黄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而身已廢疾，著《五悲文》，自沈潁水而死。此尤可傷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盧昇之集》　考集中《相里夫人檀龕序》，稱「乾封紀歲」，當爲乾封元年丙寅。《封蜀父老問》稱「龍集荒落」，當爲總章二年己巳。皆在益州時所作。《病梨樹賦序》稱「癸酉之歲卧病長安」，則其罷官當在咸亨四年以前。計其羈棲一尉，僅五六年。又《窮魚賦序》稱「曾以横事被拘」，將致之深議，則中間又遭非罪。其病廢以後，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借書，至每人求乞錢二千。其貧亦可想見。蓋文士之極坎坷者。故平生所作，大抵歡寡愁殷，有騷人之遺響，亦遭遇使之然也。史又稱王楊盧駱以文章齊名，楊炯嘗謂「愧在盧前，恥居王後」；張說則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今觀照鄰之文，似不及王、楊、駱三家之宏放，疑說之論爲然。然所傳篇什獨少，未可以一斑槩全豹。杜甫均以江河萬古許之，似難執殘編斷簡以強定低昂，況張鷟《朝野僉載》亦記是語，而作「照鄰謂喜居王後，恥在駱前」。文人品目，多一時興到之言，尤未可據爲定論也。

陳熙晉《駱臨海集箋注・艷情代郭氏贈盧照鄰》　《舊書・文苑傳》，盧照鄰，字昇之。幽州范陽人也。博學，善屬文。初授鄧王府典籤，王甚重之，曾謂羣官曰：「此即寡人相如也。」後拜新都尉，因染風疾去官。盧照鄰《對蜀父老問》：「龍集荒落，律紀蕤賓，余自酆鎬，歸於五津，從王事也。丁丑，屆于昇仙橋，止逆客亭，即相如所謂不乘高車駟馬，不出女下者也。」案龍集荒落爲己巳歲，高宗總章二年也。明年爲咸亨元年。照鄰《病梨樹賦序》，癸酉之歲，卧病長安。歲癸酉，實咸亨四年。臨海入蜀，在咸亨中。此詩云：「妾向雙流窺石鏡，君住三川守玉人。」是時昇之方自蜀至洛，當在咸亨四年以前也。

李善

傳記

《舊唐書・儒學傳上・李善》　李善者，揚州江都人。方雅清勁，有士

君子之風。明慶中，累補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嘗注解《文選》，分爲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匹，詔藏于祕閣。除潞王府記室參軍，轉祕書郎。乾封中，出爲經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周密，配流姚州。後遇赦得還，以教授爲業，諸生多自遠方而至。又撰《漢書辯惑》三十卷。載初元年卒。子邕，亦知名。

《新唐書・文藝傳中・李邕》　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篋」。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府記室參軍，爲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

雜録

《唐語林・文學》　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爲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尚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題元注之人姓字；或有迂闊乖謬，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興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分別。既存元注，例皆引據，李氏續之，雅誼慇懃也。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有覆注成者，有三注、四注者，當初旋被傳寫之誤。其絕筆之本，兼釋音訓義，注解甚多，匡乂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惟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因而比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直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引憑證，細而觀之，無非率爾。今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說獵云：「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李云：「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古之捷人壯士，搏格猛獸。」施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況不知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太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其有李氏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繁駁，亦略指其所改一字。曹植樂府云：「寒鼈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臘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臕胎鰕」，因注云：「《詩》曰：『鮪鼉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遂改「寒鼈」爲「鮪鼉」，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云：「寒芳苓之巢龜，鱠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爲「搴」，注云：「搴，取也。」何以對下句之「鱠」耶？況此篇全說殺事之意，獨入此「搴」字，於理甚不安。上句既改「寒」爲「搴」，下句亦宜改「鱠」爲「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爲「鮪」、「搴」耶？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仍知李氏絕筆之本，懸若日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鷄耳。其改字，有「翩翻」對「恍惚」，則獨改「翩翻」爲「翩翩」，與下句不相收。又李氏舊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貴有異同，改其字，卻犯國諱，豈惟矛盾也！

蘇軾《書謝瞻詩》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眞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五　善，高宗時人，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時號爲書篋。所注博引經史，釋事而忘其義。其子邕嘗補益之，與善注並行。

《郡齋讀書志・總集類・李善注文選》　善，高宗時爲弘文館學士，博學，經史百家無不備覽而無文，時人謂之書篋。初爲輯注，博引經史，釋事而忘其義。書成上進。問其子邕，邕無言。善曰：「非邪，爾當正之。」於是邕更加以義釋，解精於五臣，今釋事、加義者兩存焉。蘇子瞻嘗讀善注而嘉之，故近世復行。

蘇　瓌

論　述

張説《五君咏》　許公信國禎，克美具瞻情。百事資朝問，三章廣世程。

處高心不有，臨節自爲名。朱戶傳新戟，青松拱舊塋。淒涼丞相府，餘慶在玄成。

《夏日閨怨》　《唐詩歸》卷五：「枝上烏驚朱槿落」，鍾惺云：「驚」、「落」兩字下得有景。「近日書來道欲歸」，鍾惺云：以下四語虛事實寫，怨甚。「但恐愁容不相識，爲教恆着別時衣」，譚元春云：可憐。鍾惺云：「愁容」二字，着夫婿身上說便深。

傳記

盧藏用《太子少傅蘇瓌神道碑》　維唐景雲元年，歲在庚戌，十一月己巳，太子少傅許國蘇公薨於崇仁里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二。嗚呼哀哉！粵明年三月己酉，制葬我公於武功之先塋，禮也。公諱瓌，字昌容，京兆武功人。其先出自帝高陽，襲允曰黎，實勤火正。逮昆吾之子，始封於蘇，以國受氏，公其後也。暨漢平陵侯子建，子侍中嘉，魏侍中則，晉尚書遜，即聯華國圖，代載明德。公高祖周度支尚書邳國公諱綽，立言成務，垂於後昆。公曾祖隋尚書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邳國公諱威，嘉謨成績，懿于當代。大父隋尚書職方郎鴻臚卿諱夔，理綜羣品，識覃衆妙。烈考祕書丞池台二州刺史贈岐州刺史諱寬，遊藝聚學，素風不隕。公系上聖之遐緒，鍾盛德之泉茂，資元和以體仁，穆清明以成美。初孩而孤，稟絳郡夫人之慈訓。幼而岐嶷，聰敏冠常。始讀《山棲志》，一覽便誦。及長，博緯經史，尤善屬詞。年十八，進士高第，補寧州參軍，轉恆州司法。丁絳郡夫人憂，自中山涉褒，跣從至京兆，哭不絕聲。性以禮全，形以哀瘠。左庶子張大安以孝悌上聞。服闋，拜恭陵丞，轉相府錄事參軍。上改封豫，官亦隨府。上即帝位，拜朝散大夫尚書水部員外郎。未幾，兼侍御史淮南廉按。俄拜夏官員外兼官尹丞，歷水部祠部郎中兼判司禮事。以親聯出爲朗州刺史，轉歙州刺史、幷州武興令，檢校冀州刺史。累遷汾、鼎、同、汴、揚、陝，以累最入爲尚書右丞。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尚書左丞戶部尚書。又拜侍中、京師留守，兼理冤滯。車駕還京，持節河北按撫，加金紫光祿大夫。轉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尋復還守本職。廷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許國公，監修國史。今上踐阼，拜尚書左僕射，屢抗詞乞骸，優答不許。拜太子少傅。公有子七人，長子頲，字廷碩，歷給事中、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太常少卿。嘗掌綸誥，與公聯侍紫墀，接機黃閣。前後之拜，近古未有。公體道貞固，立心簡直。多識前言，遍詳舊事。自周隋損益，家牒可紀，公則紹之，罔不畢綜。故閨門之內，孝悌成則；朋友之間，忠信克舉。其在參佐也，婉孌柔嘉，醜夷不爭。其事藩邸也，從容諷議，賓寮是仰。四爲郎，而彌綸之功布於省閣；九爲牧，而循良之績著於州郡。周旋二轄，焞耀文昌，迴翔兩宮，耀鍊巖廟。版圖國之信，而五教在寬，冢宰人之紀，而九流式叙。左右端揆，盡訏謨之略；東西掖闈，備忠讜之美。德愈盛而心益下，位彌大而行益恭。用能高而不危，長守富貴。考父三命，謙光數朝；平仲一心，中孚累聖。非至德淑愼，疇至此哉！夫其仁恕篤密，清廉簡惠，躬儉約以自持，蹈名教以檢物。祿以周急，不積于家；財以睦親，必均於衆。故義廣而私謁之途阻，名揚而兼濟之道宣。亦叔敖之賢，國僑之懿也。幾深通志，精晤默識。文以賡實，靡絢其華。學以辨微，固信於己。故始終機揆，舉無遺策。斯又子房之知，孔明之能也。造膝沃心，務存匡救。引過稱善，不近於名。故聲聞于天而口無擇，績宣於外而事罔專。蓋叔子之仁，孔光之愼也。兼斯衆善，以畜明德。方將三階載理，前宮更曜，天命不祐，闇忽遷殂。朝喪其楨，人殞所戴。天子悼焉，遣大府卿李從遠冊書弔祭，輟朝三日，有司備禮發哀。追贈司空、荆州大都督，賻絹布八百段，粟米八百石，凶事葬事並官給，賜東園祕器，大鴻臚監護，將作立碑。太常考行，謚曰文貞，禮也。皇太子別次發哀，遣洗馬弔祭，賻物二百段。祖載之日，（闕三字）官（闕二字）於開遠門外，別遣左常侍徐（闕一字）宣旨送于郊（闕一字）令遣洗馬如初禮。宮臣已下畢赴。朱旂載路，班劍啓行。哀榮之禮備矣，諸侯之孝終矣。公家代尚儉，載在縑竹。其生也，堂無宴客，門無主賓。其終也，塋無封樹，隧無碑表。大漸之始，遺令遵行。公卿暨親戚賵襚弔祭，一無所受。周身之外，唯（闕一字）車一乘。頲等泣血受命，罔有踰越，雖迫旨朝不旌墳壙，建碑於塋北一十五里，故臨大節而不奪，見大義而能勇。經緯之迹，文藝之行，備於國章，布在人口。懼違先訓，皆略而不書。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學士兼修國史皇太子侍讀范陽張說，雅俗之鎮，具瞻令德，文章之雄，談者爲楷。偉公道德之首，徽猷可行，刊石紀頌，詞如清風。

張説《故太子少傅蘇公碑銘》　斤斤蘇公，體正含道。稟靈淳粹，爲唐元老。忠以衛主，孝以立身。文以經國，惠以安人。司牧九郡，九郡爰靜。平章百工，百工爰整。千載典憲，三朝綱領。上纂先人，五代相國。下垂餘慶，七子令德。帝謂庭碩，伊公是似。接侍玉墀，序拜金陛。聯華疊潤，佐我天子。於戲彼蒼，國幹云亡。地頹五嶽，天折三光。備禮詔葬，羣官會喪。掌史司德，刊銘路傍。

《舊唐書・蘇瓌傳》　蘇瓌字昌容，京兆武功人，隋尚書右僕射威曾孫也。祖夔，隋鴻臚卿。父冑，貞觀中台州刺史。瓌，弱冠本州舉進士，累授豫王府錄事參軍。長史王德眞、司馬劉禕之皆器重之。長安中，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揚州地當衝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怪之產，前長史張潛、于辯機皆致之數萬，唯瓌挺身而去。神龍初，入爲尚書右丞，以明習法律，多識臺閣故事，特命刪定律、令、格、式。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是歲，再遷戶部尚書，奏計帳，所管戶時有六百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尋加侍中，封淮陽縣子，充西京留守。時祕書員外監鄭普思謀爲妖逆，雍、岐二州妖黨大發，瓌收普思繫獄考訊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爲韋庶人所寵，居止禁中，由是中宗特敕慰諭瓌，令釋普思之罪。瓌上言普思幻惑，罪當不赦。中宗至京，瓌又面陳其狀。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奏曰：「蘇瓌長者，其忠懇如此，願陛下察之。」帝乃配流普思於儋州，其黨並誅。瓌遷吏部尚書，進封淮陽縣侯。景龍三年，轉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是歲，將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希庶人旨，建議請皇后爲亞獻，安樂公主爲終獻。瓌深非其議，嘗於御前面折欽明，帝雖悟，竟從欽明所奏。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爲「燒尾」。瓌拜僕射無所獻。後因侍宴，將作大匠宗晉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耶？」帝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是歲六月，與唐休璟並加監修國史。四年，中宗崩，秘不發喪，韋庶人召諸宰相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韋溫、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彦昭及瓌等十九人入禁中會議。初，遺制遣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授安國相王太尉，參謀輔政。中書令宗楚客謂溫曰：「今須請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太后於相王居嫂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爲儀注，理全不可。」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遺制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及韋溫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而宣行焉。是月，韋氏敗，相王即帝位，下詔曰：「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許國公蘇瓌，自周旋近密，損益樞機，謀猷有成，匡贊無忌。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逼，獨申讜議，實挫邪謀。況藩邸僚屬，念殷惟舊，無德不報，抑惟令典。可尚書左僕射，餘如故。」景雲元年，以老疾轉太子少傅。是歲十一月薨，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瓌臨終遺令薄葬，及祖載之日，官給儀仗外，唯有布車一乘，論者稱焉。開元二年，下詔曰：「疇庸賞善，百王攸先，追遠飾終，千載同德。故尚書左丞相、太子少傅、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許國文貞公瓌，履正體道，外方內直，悉心奉上，卑身率禮。協贊帷幄，三朝有鹽梅之任，燮諧台宄，九命爲社稷之臣。先朝晏駕，霽起宮掖，國擅稱制之姦，人懷綴旒之懼。兇威孔熾，宗祀幾傾。顧命遺恩，太皇輔政，逆臣刊削，韋氏臨朝。遂能首發昌言，侃然正色，列諸視聽，暴於朝野。松檟已遠，風烈猶存，緬懷誠節，良深耿歎。可賜實封一百戶。」四年，詔與徐國公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庭。十七年，加贈司徒。史臣曰：【略】蘇瓌，孔子云：「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又「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當中宗棄代，韋氏奪權，預謀者十有九人，咸生異議，瓌志存大節，獨發讜言。其後善惡顯彰，黜陟明著，聖人之言，驗於斯矣。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蘇瓌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蘇瓌集》十卷。

又《藝文志二》　《散頒格》七卷，中書令韋安石、【略】尚書右丞蘇瓌【略】等刪定，神龍元年上。

又《藝文志三》　蘇瓌《中樞龜鏡》一卷。

《通志・藝文略》　《蘇瓌集》十卷。

《宋史・藝文志二》　蘇瓌《中樞龜鑑》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蘇瓌集》十卷。

雜録

《太平廣記》卷一八七引《譚賓録》　景龍三年，蘇瓌除尚書右僕射，時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計獻食，名曰燒尾。瓌因侍內宴，將作大匠宗晉卿謂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善邪？」帝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

杜易簡

論述

《湘川新曲》　《唐詩歸》卷一：「自解着花笑，憎聞染竹啼」，鍾惺云：只是不肯敗興，其實傷情。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上・杜易簡》　杜易簡，襄州襄陽人，周硤州刺史叔毘曾孫也。九歲能屬文，及長，博學有高名，姨兄中書令岑文本甚推重之。登進士第，累轉殿中侍御史。咸亨中，爲考功員外郎。時吏部侍郎裴行儉、李敬玄相與不叶，易簡與吏部員外郎賈言忠希行儉之旨，上封陳敬玄罪狀。高宗惡其朋黨，左轉易簡爲開州司馬，尋卒。易簡頗善著述，撰《御史臺雜注》五卷、文集二十卷，行於代。

《新唐書・文藝傳上・杜審言》　從祖兄易簡，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爲岑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初，歷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尚書李敬玄，不避，敬玄恨，召爲考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玄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杜易簡《御史臺記》十二卷。

又《藝文志四》　《杜易簡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　《杜易簡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杜易簡集》二十卷。

賀遂涉

《大唐新語・諧謔》　晉宋以還，尚書始置員外郎分判曹事。國朝彌重其選。舊例：郎中不歷員外郎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言其不歷清資，便拜高品，有似長征兵士，便得邊遠果毅也。景龍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理正，遷戶部郎中。賀遂涉時爲員外，戲詠之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誰言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謙光酬之曰：「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薰。唯愁員外署，不應列星文。」

趙謙光

《唐詩紀事・趙謙光》　唐諸郎中，不自員外郎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言便拜崇品，有似長征兵士，便授邊遠果毅。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

理正，遷戶部郎中。戶部員外賀遂涉詠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寧知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謙光答詩曰：「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薰。唯愁員外署，不應列星文。」謙光，登咸亨進士第。

石抱忠

楊炯《庭菊賦序》 周琮、李憲、王祖英、曹叔文以儒術進，崔融、徐彥伯、劉知柔、石抱忠以文章顯。

《新唐書・石抱忠傳》 抱忠，長安人。名屬文。初置右臺，自清道率府長史爲殿中侍御史，進檢校天官郎中，與侍郎劉奇、張詢古共領選，寡廉潔，而奇號清平，二人坐綦連耀伏誅。

田遊巖

《舊唐書・隱逸傳・田遊巖》 田遊巖，京兆三原人也。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於太白山，每遇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其母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與遊巖同遊山水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巖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遙。」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曰：「漢高祖欲廢嫡立庶，黃、綺方來，豈如陛下崇重隱淪，親問巖穴。」帝甚歡，因將遊巖就行宮，并家口給傳乘赴都，授崇文館學士，令與太子少傅劉仁軌談論。帝後將營奉天宮于嵩山，遊巖舊宅先居宮側，特令不毀，仍親書題額懸其門，曰「隱士田遊巖宅」。文明中，進授朝散大夫，拜太子洗馬。垂拱初，坐與裴炎交結，特放還山。

《唐詩紀事・田遊巖》 遊巖云：弘農清巖曲有磐石可坐，宋十一每拂拭待余，寄詩贈之云：「信彼稱靈石，居然狎遁棲。徘徊承翠巘，斌駮帶深溪。夕陰起層岫，清景半虹蜺。風來應嘯阮，波渡可琴嵇。僕也潁陽客，望彼空思齊。儻見山人至，簪蒿且杖藜。」宋之問答云：「家臨清溪水，溪水繞磐石。綠羅四面垂，裊裊百餘尺。風泉度絲管，苔蘚鋪茵蓆。傳聞潁陽人，霞外漱靈液。忽枉巖中翰，吟卧復朝夕。何當遂遠遊，物外候逋客。」遊巖，京兆人，隱箕山。高宗幸嵩山，遣薛元超就問其母。帝親至其門，帝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敕赴都，拜崇文館學士，進太子洗馬。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

鄧玄挺

《舊唐書・文苑傳上・鄧玄挺》 鄧玄挺，雍州藍田人。少善屬文，累遷左史。坐與上官儀善，出爲頓丘令，有善政，璽書勞問。累授中書舍人。性俊辨，機捷過人，每有嘲謔，朝廷稱爲口實。則天臨朝，遷吏部侍郎，既不稱職，甚爲時所鄙。又患消渴之疾，選人目爲「鄧渴」，爲榜於衢路。自有唐已來，掌選之失，未有如玄挺者。坐此左遷澧州刺史。在州復以善政聞，遷晉州刺史，召拜麟臺少監，重爲天官侍郎，其失又甚於前。玄挺女爲道王子證妻，又與蔣王子煒相善。證謀迎中宗於房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欲作急計如何？」玄挺雖皆不答，而不以告。永昌元年得罪，下獄死。

《新唐書・文藝傳上・楊炯》 永隆二年，皇太子已釋奠，表豪俊充崇文館學士，中書侍郎薛元超薦炯及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詔可。

《舊唐書・經籍志下》 《鄧玄挺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鄧玄挺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 《鄧元挺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鄧元挺集》十卷。

李澄之

《秋庭夜月有懷》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三二：次聯有懷之情，三聯秋夜之景，首尾總見遊客單棲不堪，多所懷感。徐充曰：五、六詞意俱佳。《近體秋陽》卷二：以進一層結，文氣最高，幾不可仿法，然而最生人興趣，留人顧盼。

《舊唐書・文苑傳中・賀知章》　神龍中，有尉氏李登之，善五言詩，蹉跌不偶，六十餘，爲宋州參軍卒。

韋承慶

論述

《舊唐書・韋承慶傳》　弱冠舉進士，補雍王府參軍。府中文翰，皆出於承慶。辭藻之美，擅於一時。【略】承慶屬文迅捷，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略】神龍初，坐附推張易之弟昌宗失實，配流嶺表。時易之等既伏誅，承慶去巾解帶而待罪。時欲草赦書，衆議以爲無如承慶者，乃召承慶爲之。承慶神色不撓，援筆而成，辭甚典美，當時咸歎服之。

《折楊柳》　《唐詩鏡》卷二：三、四言之可念。

《寒食應制》　《近體秋陽》卷一：（「舊火」二句）雅而典，「收」字健老，「入」字爽膩。（「始樂風」）三字頗怪生新，然熟味之，要自不乏意致。《唐詩鏡》卷二：三、四語氣清貴。

《凌朝浮江旅思》　《唐詩廣選》卷三：「潮平似不流」，老杜有「江平不肯流」本此，然此自勝。《唐詩解》卷三一：此即景而傷羈旅也。意謂曉望之際，景非不佳，但目極千里，旅思難堪，心懷四愁，投足無所，不得不藉長歌以遣之耳。按承慶當高宗時爲太子官屬，太子廢，出爲烏程令，因渡江而作，其用四愁，甚有爲。《彙編唐詩十集》辛集：去華存質，朗秀虛明。《唐詩選勝直解・五言律詩》：全篇賦體也。首二句出題面「凌朝浮江」字。二聯寫凌朝之象，三聯寫浮江之景。末二句總結旅思意。《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三四眼前眞景，可悟畫理。《唐詩箋注》卷一：「山遠」二句，眼前景無人道得，眞名句也。「岸花」一聯，妙在「且」字、「還」字，是孤舟閒望情致。末句跟第二句來，「春水送孤舟」，已有「愁」字在。《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七：（三、四句）畫工，化工。《詩境淺說乙編》：「天遠疑無樹，潮平似不流」，詩寫江天之景。上句言在江干空闊處，臨江叢樹，遠望僅一綫綠痕，如浮天際，幾等於無，與「天邊樹若薺」句相似，蓋稍遠則如薺，極遠則如無樹矣。下句言水皆順流入海，惟海潮漲時，上游之水，爲潮所敵，故凝然似不流也。

《南行別弟》一　《唐詩解》卷二一：此思歸不得，故羨雁之北飛。「爾」者，指雁而言。《品彙》作別弟詩，便如嚼蠟（按：《唐詩解》題作《南中詠雁》）。《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斷句以自然爲宗，此種最是難到。《詩法易簡錄》卷一三：言外有歸期無日之感。沈歸愚云：不煩斤削，自是天籟。《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一：思「歸」不得之辭。《唐詩偶評》卷五：首點南行，二即景生情，別弟意只就雁托出。三、四因別而念歸，情眞語摯。想到同歸無期，則此日之別，倍難爲情，此是題後回繞之筆。《詩境淺說續編》：孤客遠行，難乎爲別，所別者況爲同氣。此作不事研鍊，清空如話，彌見天眞。唐十齡女子詩：「所嗟人與雁，不作一行飛。」皆藹然至性之言也。

又二　《唐詩歸》卷一：「落花相與恨，到地一無聲」，譚元春云：妙處全在不是說花。《唐詩解》卷二一：江流不已，正如客情。花落無聲，若解人恨。《唐詩摘抄》卷二：即「黯然消魂」意，點染有情。「一」字即「總」字，然換「總」字却不佳，此仄聲中又有上去入之別，調律者知之。朱之荊補云：江流不已，正如客情。落花無聲，言與己同吞恨也。《唐詩選勝直解・五言絕句》：此以江水起興，言江水之長，如別情之遠。花落辭條，亦別意也。到地無聲，言無能解人恨者，徒有此情，默默難訴而已。結二句，比也。《而庵說唐詩》卷七：此承慶坐張易之黨，南流嶺表，與弟相別之作也。

流嶺表，必從長江中過，江水「澹澹」，有何意味？又「悠悠」無盡，遠客不能主張，只索放下肚腸，由他去便了。「落花」以比己之流徙，花之恨在「落」，人之恨在流。我今流到嶺南，雖有口不得申訴，與落花到地無聲等，無有二也。《古唐詩合解》卷四：「澹澹長江水，悠悠遠客情」，江流之長，如客去之遠。澹澹，無味也；悠悠，無盡也。以江水興起客情。此時承慶坐易之黨南流嶺表，從長江中過，故云然。「落花相與恨」，此「恨」字從客情中來。花之飄落，似人之飄流，花恨人亦恨，故曰「相與恨」。「到地一無聲」，花落地何曾有聲，人有恨不可告訴，故與落花一般，無有二也。吳昌祺《刪定唐詩解》卷一一：上二句猶「江漢浮浮，武夫滔滔」。王文濡《唐詩評注讀本》卷三：以江水引起客情，以落花寫出己恨，怨而不怒，深得風人之旨。

《江樓》（一作杜牧詩）　《唐詩箋注》卷七：獨酌傷春，登樓自遣，忽驚雁斷，又觸愁腸。神隨望遠，情緒彌深。只以「獨酌」二字領起，妙。《唐詩近體》卷二：「驚」字、「斷」字，烘鍊有含蓄。《唐詩偶評》卷五：此寫登樓望鄉之情也。首從酌酒消愁起興，二點登樓，三四寫望鄉之情，只是目斷雲山意耳。妙在烘托得曲折。言雲所過處，即眼所望處。【略】本自望鄉不見，怪雁並怪驚雁者，無一字直寫。想爾時酌酒澆愁，乃乘醉眼望去，而望又斷，應又是酒醒愁生時矣。（原作「篇不」）絕不言愁，而愁心已騰躍紙上。《詩境淺說續編》：以「獨酌」二字開篇，知其後二句之驚寒斷雁，乃喻獨客之飄零。趙嘏《寒塘詩》云：「曉髮梳臨水，寒塘坐見秋。鄉心正無限，一雁過南樓。」則明言見雁而動鄉心。此二詩皆因雁寫懷，有寥落之思也。

傳記

《隋唐五代墓志匯編・大唐故黃門侍郎兼修國史贈禮部尚書上柱國扶陽縣開國子韋府君墓志銘并序》　夫天降賢才，必偶昭明之后。俗登仁□，式資恭懿之臣。觀稷契之升朝，則知惟堯之德，鑒閎散之膺輔，允叶隆周之祚。其有□冠前□，道光終古，發揮詞誥，潤色於皇猷，榷揩□倫，範圍於士則，則我韋府君見之矣。公諱承慶，字延休，京兆杜陵人也。□高陽啓胄，宏才冠於一時；大彭開緒，茂績光於九伯。雖時更質文，代有升降，黼衣朱紱，隨五運而克昌；累相通侯，□千齡而不墜。曾祖瑗，周冬官司金上士，隋陽武郡令。才實兼人，位不充量。祖德倫，皇朝瀛州任丘縣令。高尚四十餘年，道在禮□□非軒冕。父約，皇朝尚書左丞、御史大夫、右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納言，博昌縣開國男，贈使持節幽州都督。□謨命代，風範冠時，至公存乎廟堂，懿業昭於簡冊。公承家崇軌，稟天淑靈，生而含章，自兼於衆藻，弱而通理，潛曜於珪□。□□地義之方，道貫心極；體二鄰幾之粹，冥符性道。弘量足以軌物，雅範可以敦風。動合名敎，言成訓典。柔嘉外宣而不□□□之□，輝光內映而不運矚察之明。行必先人，事則後物。是以德不摽峻，仰之者山高；道不求通，挹之而海富。加以採摭□史，網羅詞藝，研精義□，與荀孟而連衡；高步翰林，共揚班而方駕。年甫廿有三，太學進士，對策高等。鄧林一枝，方膺士□之□；崑山片玉，鬱爲連城之寶。自是價重天下，聲高海內。廿四隨牒授雍王府參軍，累遷王府功曹參軍。睢園之遊，莫匪於鄒馬；燕館之侶，爭先於枚□。公縱橫辯議，雍容文雅。載光曳裾之選，久陪飛蓋之遊。屬朱邸升儲，黃離應象，妙□端士，□少春闈，拜太子通事舍人，累遷太子文學、司議郎。公道在忠義，言必古昔，懷奉上之誠，有犯無隱，勵爲臣之節，盡規補過。□□□箴，副后嘉尚，厚賚繒帛。尋而戾園覆起，新城禍作，雖松竹之操無改於歲寒，而瑾瑜之質自混於炎燎，凡在舊僚，咸□貶黜。乃隨例授湖州烏程縣令，政革浮慄，化歸淳簡，導之以德，則俗不忍欺；齊之以刑，則人弗敢犯。猶是勾吳變克讓之□，震澤被知恥之風。雖公然之莅太原，深恩利物；子康之臨單父，至愛留人；曷足云也。未幾，巡察使以茂政尤異上聞，敕□魏州頓丘縣令。公操履端潔，心存博愛，貞亮以固其中，仁明以臨其下。雖冀方楚塞，土有中外之殊，而張風設法，政□優□之□。尋加朝散大夫，遷太府寺丞，轉禮部員外郎。居卿丞之地，列推賢叔，禮闈之曹，一臺稱妙。丁納言府君憂而去職，魯□□之淳至，泣血三年，孟獻子之居喪，加人一等。於是躬運墳土，手植松柏。廬側枯柱，枝葉再生。非孝通神明，誠感天地，不□□□，曷以臻茲！服闋除鳳閣舍人內供奉，兼掌天官選事。自體國介官，以爲人極，開物成務，式代天工。庶政攸歸，絲綸之□爲重，九流是揔，衡石之地尤先。公入掌王言，語晉與長輿比德；出參銓管，在魏與平叔齊聲。非夫重望，孰諧僉屬！公履正

□貞，持平不撓，雖惟允樞揆，而有誤權豪。尋出爲沂州刺史。則天皇帝提衡宅海，旰食經邦，懸日月以昭臨，式明非□張□區而作乂，必在惟賢，特降恩敕，追還，正除中書舍人。尋丁繼親憂去職。公生盡其養，孝德攸聞；沒致其哀，孺□過禮。恩旨權奪復居舊任。公冠冕詞宗，彌綸學府，雖便繁百奏，吐洪河而不竭；密勿繁機，洞靈臺而畢綜。由是上□宸聽，驟迴星紀，尋以疾罷，改授太子左諭德，遷使持節豫州諸軍事，又遷虢州刺史。公正以持身，德以□物，仁聲□和風共遠，惠化比時雨俱潤。遺愛所及，荆河結於去思；茂政必聞，虞虢歌其來晚。奏課連最，績用居多。尋遷太僕少卿，天□侍郎，又授鳳閣侍郎兼知政事。公望乃時宗，才稱王佐，拔奇取異，跨躡於山盧；獻可替否，儀形於旦奭。自再司流□三入□明，嘗與季□□登其職，一時歸美，四海榮之。而行高於人，遂貽誣毀。忽以非罪，□于循州。天鑒孔明，載從昭雪。制□辰州刺史，未拜，轉秘書少監，兼修國史，幷判禮部侍郎事。修《則天聖后實錄》成，有制賜爵扶陽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賜物五百段，兼降璽書，又特奉敕撰《則天聖后紀聖文》成，授銀青光祿大夫，□賜紫服。公窮通一指，寵辱不驚，處泰彌守於清貞，居屯不渝於志節。黃金可鑠，暫鍛垂天之羽；白珪無玷，復騰□雲之迹。□以叔延閣以步禮，□朝稱善，賞甚白茅而施紫紱，時謂得賢。非夫詞贍班馬，器周管晏，孰能被服恩□，周旋禁闥□，斯之盛者矣。尋除黃門侍郎。方當補衮揆路，陪告成之禮，鏘玉宸樞，翼和平之化。【略】粵以神龍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寢疾薨於京師萬年縣大寧里第，春秋六十有七。【略】特降令旨，遣中使臨柩慰問，賜綃百疋，錫黼衣一襲、錦衾一□。【略】特降恩制贈禮部尚書，賻米粟布帛，喪事所須，並令官給，咸率禮而加隆焉。粵以□□□二月廿四日遷葬於雍州萬年縣義豐鄉銅人原，禮也。公行歸忠厚，志尚沖和，含禮讓以爲心，踐仁恕而成德。【略】憂國忘身，搢紳稱其忠也。敦睦兄弟，閨庭稱其義也。敬愛朋執，鄉黨稱其仁也。【略】嗣子晉等夙延庭誥，克嗣家聲。踐霜露以增絕，攀風枝而永慕。【略】其銘曰：昭□祖德，豕韋是國。赫赫家邦，龍旂迺飾。鴻勳既昌，迭彼翼商。儒術之冠，於休相漢。濟美寔繁，斯文亦璵。【略】

《新唐書・韋思謙傳附韋承慶》　承慶字延休。性謹畏，事繼母爲篤孝。擢進士第，補雍王府參軍，府中文翰悉委之。王爲太子，遷司議郎。儀鳳中，詔太子監國，太子稍嗜聲色，興土功。承慶見造作玩好浮廣，倡優鼓吹讙譁，戶奴小人皆得親左右，承顏色，恐因是作威福，宜加繩察，乃上疏極陳其端，又進《諭善箴》，太子頗嘉納。承慶嘗謂人所以擾濁浮躁，本之於心，乃著《靈臺賦》，譏揣當世，亦自廣其志。太子廢，出爲烏程令。累遷鳳閣舍人，掌天官選。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藁。失大臣意，出爲沂州刺史。明堂災，上疏諫，以「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大抵皆惡逆不道。夫構大廈，濟巨川，必擇文梓、鯈艎。若亟毀而敗，則是庇朽木、乘膠船也。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寬，故一言有合，而付大任。夫以堯舉舜，猶歷試諸難，況庸庸者可超處輔相，以百揆萬機畀小人哉？」書聞不報。未幾，復爲舍人，掌選。病免，改太子諭德。歷豫、虢二州刺史，有善政。轉天官侍郎，脩國史。凡三掌選，銓授平允，議者公之。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誅，承慶以素附離，免冠待罪。時議草赦令，咸推承慶，召使爲之，無橈色誤辭，援筆而就，衆歎其壯。然以累猶流嶺表。歲餘，拜辰州刺史，未行，以祕書員外少監召，兼脩國史，封扶陽縣子。詔撰《武后紀聖文》，中宗善之。遷黃門侍郎，未拜，卒。帝悼之，召其弟相州刺史嗣立會葬，因拜黃門侍郎繼其位。贈禮部尚書，謚曰溫。

紀事

《唐詩紀事・韋承慶》　字延休，性謹畏。長安中爲相，附張易之。時與異母弟嗣立並爲宰相。韋氏孝友，詞學則承慶、嗣立，邃音樂有萬石，達禮儀則叔夏，史才博識有述。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

《全唐詩話續編・韋承慶》　承慶字延休，鄭州武陵人。性謹畏，事繼母篤孝。擢進士，補雍王府參軍。王爲太子，遷司議郎。太子廢，出爲烏程令。累遷鳳閣舍人，掌天官侍郎。每有詔令，未嘗著藁。遷同二品，坐張易之黨，南流嶺表。《別弟》云：「澹澹長江水，悠悠遠客情。落花相與恨，到地一無聲。」歲餘，拜祕書少監，封扶陽縣子。卒謚曰溫。集六十卷。

又　《凌朝浮江旅思》一首，《唐詩》載爲承慶作，尤遂初載爲馬周作，未知孰是？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韋承慶集》六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韋承慶集》六十卷。

《通志・藝文略》　《韋承慶集》六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韋承慶集》六十卷。

雜録

《容齋三筆・外制之難》　中書舍人所承受詞頭，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於告命之成，皆未嘗越日，故其職爲難。其以敏捷稱者，如韋承慶下筆輒成，未嘗起草。

王適

論述

《升庵詩話・王適詩》　「忽見寒梅樹，開花漢水濱。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此王適《梅花》詩也。《唐音》選之，一首足傳矣。適，唐初人。《陳子昂列傳》云：幽人王適見《感遇》詩曰：是必爲海內文宗矣。即其人也。予見《蜀志》載王適《蜀中旅懷》一首云：「有時須問影，無事則書空。棄置如天外，平生似夢中。別離同夜月，愁思隔秋風。老少悲顏駟，盈虛悟翟公。」蓋因旅遊入蜀而見子昂也。近註《唐音》以王適爲韓退之銘其墓者，不知開元以後安得此句法哉。不惟胸中無書，又且目中無珠，妄淺如此，何以註爲？

《蜀中言懷》　《唐詩歸》卷一：譚元春云：虛淡高婉，一氣清通，李頎、常建不能過也。又云：是排律化境，覺百韻數十韻，不惟不暇，且不必。「有時須問影，無事則書空」，譚元春云：今之言詩者，亦以此爲晚唐乎？「跡滯魂愈窘」，鍾惺云：「魂」「窘」可對嵇叔夜「神」「辱」二字。又云：五字，律中古詩也。「老少悲顏駟，盈虛悟翟公」，譚元春云：使事之妙如此。

《古別離》　《唐詩歸》卷一：「苦調琴先覺」，鍾惺云：「琴先覺」，淒在「先」字，今人所賞在「覺」字耳。「已能憔悴今如此，更復含情一待君」，譚元春云：不忍想。又云：「已能」、「更復」叫應得「含情一待君」，「一」字尤慘。鍾惺云：「憔悴」着「能」字，淒然。

《江濱梅》　《升菴詩話・王適詩》：「忽見寒梅樹，開花漢水濱。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此王適《梅花詩》也。《唐音》選之，一首足傳矣。《詩藪外編・宋》：古今題梅，五言惟何遜，七言惟老杜，絕句惟王適，外此無足論者。《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四七：唐陳彝曰：事切漢水，移他處不得。唐孟莊曰：咏物之高華者。《唐詩摘抄》卷二：用漢皐神女事，故以癡語見趣。《唐詩解》卷二一：漢濱本神女弄珠之地，今梅開於此而疑之，尤見親切。《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四：三、四黏合江梅，不得以句近晚唐少之。《詩境淺說續編》：詠梅之事夥矣，而獨言「弄珠人」者，以地當漢水，遂憶及弄珠解珮之仙，猶之見羅浮梅而懷萼綠，見孤山梅而憶逋翁，本地風光，隨手拾取也。

傳記

《新唐書・文藝傳中・劉憲》　武后時，敕吏部糊名考判，求高才，惟憲與王適、司馬鍠、梁載言入第二等。適，幽州人，終雍州司功參軍。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王適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　《王適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適集》二十卷。

王勔

《舊唐書・文苑傳上・王勔》　勔累官至涇州刺史。神龍初，有詔追復勮、勔官位。

又《劉世龍傳》　鳳閣舍人王勮、勮兄前涇州刺史勔、太子司議郎路敬淳等坐與〔綦連〕耀及〔劉〕思禮交結，皆死。

《新唐書・文藝傳上・王勃》　初，勔、勮、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其後勔、勃又以文顯。勃蚤卒。福畤少子勸亦有文。福畤嘗詫韓思彥，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使勔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夸也。」

《崇文總目》卷三　《古鑒記》一卷，王勔撰。侗按：「鑒」本作「鏡」，見《讀書後志》，此避嫌諱，說見前。《後志》又云：「未詳撰人。」

杜審言

論述

綜論

陳子昂《送吉州杜司户審言序》　嗟夫，德則有鄰，才不必貴。昔有耕於巖石，而名動京師，詞感帝王，乃位卑武騎。夫豈不遭昌運哉！蓋時命不齊，奇偶有數。當用賢之世，賈誼竄於長沙，居好文之朝，崔駰放於遼海。況大聖提象，羣臣守規，杜司戶炳靈翰林，研幾策府，有重名於天下，而獨秀於朝端。徐陳應劉，不得劘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而載筆下寮，三十餘載，秉不羈之操，物莫同塵；含（一作合）絕唱之音，人皆寡和。羣公愛禰衡之俊，留在京師；天子以桓譚之非，謫居外郡。蒼龍閣茂，扁舟入吳，告別千秋之亭，迴棹五湖之曲。朝廷相送，駐旌蓋於城隅；之子孤遊，淼風飄於天際。白雲自出，蒼梧漸遠，帝臺半隱，坐隔丹霄。巴山一望，魂斷綠水。於是邀白日，藉青蘋。追瀟湘之遊，寄洞庭之樂。吳歈楚舞，右琴左壺，將以緩燕客之心，慰越人之思。杜君乃挾琴起舞，抗首高歌，哀皓首而未遇，恐青春之蹉跎。且欲攜幽蘭，結芳桂，飲石泉以節味，咏商山以卒歲。返耕餌術，吾將老焉。羣公嘉之，賦詩以贈，凡四十五人，具題爵里。

《大唐新語・孝行》　杜審言雅善五言，尤工書翰。

《舊唐書・文苑傳上・杜審言》　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豫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略】」其矜誕如此。

《洪駒父詩話》　老杜祖審言與沈、宋同時，詩極工，不在沈、宋下，故老杜詩云：「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是也。

楊萬里《杜必簡詩集序》　吾州戶曹掾趙君彥法，以公事行縣，因訪予於南溪之上，贈予七言古詩一篇。命意高秀，下語有氣力，予驚異焉。則勞之曰：「豫章代出詩人，今君家進賢，山谷江西之派，今有人矣。吉州司戶，官雖小，曾屈詩人杜審言」。予於趙君亦云：「君曰寒廳有此詩人，而無其集，非缺歟？」近已旁搜遠摭，得其詩四十二首，將刻棗印印，以傳諸好詩者，且以爲「寒廳之寶玉大弓，願得先生一言，以叙其說。」予謝曰：逢澄江而不敢詠者，詩人畏謝功曹也，予於必簡獨無畏乎？必簡先賢，予後學，一也；唐人詩，國朝諸公尚宗之，況予乎？二也。必簡之師其競已甚，又有少陵以爲之孫，遂建大將鼓旗以出，獨主百世詩人之夏盟，無是孫有是祖，予猶畏之，況逢是祖挾是孫乎？三也。鳥無世鳳，獸無種麟，王仲任自以其言爲至矣，然山谷之父、少陵之祖可曰寧有種哉？今觀必簡之詩，若「牽風紫蔓長」，即「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句也。若「鶴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鳥怪」之句也。若「雲陰送晚雷」，即「雷聲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鳳髓新御

報，宴賞落花催」，即「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孫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至如「往來花不發，新舊雪仍殘」，如「日氣抱殘虹」，如「愁思看春不當春，明年春色倍還人」，如「飛花攪獨愁」，皆佳句也。三世之後，莫之與京也。宜哉！然則，仲任之言，未必然也。然必簡之後，有子美，而子美之後，宗文、宗武皆無聞焉。則仲任之言，夫豈不然矣乎？趙君其爲我商略焉。慶元乙卯熟食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杜工部草堂詩話》卷一 鳳臺王彥輔《麈史》曰：「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唐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相唱和。其詩有『綰霧清條弱，牽風紫蔓長』，又有『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帶雨胭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脈蓋有家法矣。」

舒嶽祥《王任詩序》 詩必有家也，家必有世也。不家非詩也，不世非家也。唐詩人惟杜甫家最大，要自其祖審言世之也。

又 盛唐之時，詩未脫梁陳之習，至審言始句律清切，華而不靡，典而不質。

《碧溪詩話》卷六 唐史載杜審言嘗云：「吾文當得屈、宋作衙官」，其孫乃有「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謂「蘇味道見吾判且羞死」，甫乃有「集賢學士如堵牆，看我落筆中書堂」，謂「爲造化小兒所苦」，甫有「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所謂是以似之也。

《直齋書錄解題・詩集類上》 唐初沈宋以來，律詩始盛行，然未以平側失眼爲忌。審言詩雖不多，句律極嚴，無一失粘者，甫之家傳，有自來矣。然遂欲衙官屈、宋，則不可也。

劉克莊《李炎子詩卷》 子美自謂「吾祖詩冠古」，又與子昂、太白、岑參、高適諸詩人倡和，故能洗空萬古，自成一家。

《後村詩話》卷一 杜審言《夜宴》云：「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雲。」《登襄陽城》云：「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迴。」《妾薄命》：「啼鳥驚殘夢，飛花攪獨愁。」杜氏句法，有自來矣。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杜少陵一》 《後山詩話》云：「魯直言：『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苕溪漁隱曰：「老杜亦自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云。」

解縉《西遊集後序》 盛唐初，杜審言爲吉州司戶，始大興詩學，而盧陵之律詩尤盛。

顧璘《批點唐音》卷六 五言律詩，貴乎沉實溫麗，雅正清遠。含蓄深厚，有言外之意；製作平易，無艱難之患。最不宜輕浮俗濁，則成小兒對屬矣。似易而實難。又須風格峻整，音律雅渾，字字精密，乃爲得體。唐初唯杜審言創造工緻。

《升庵詩話・石苔可踐》 隋王無功詩：「石苔應可踐，叢枝幸易攀，清溪歸路直，乘月醉歌還。」閑詠此詩，有疑難者曰：「石苔之滑，踐之豈不顛？」余曰：「非也，觀詩中一『幸』字，便得其解，盡言石苔本難踐，幸有叢枝可攀援耳。」古人用意，須三思乃得之。【略】唐杜審言詩「攀崖踐苔易，迷路出花難。」又須用無功詩意也。

《藝苑卮言》卷四 杜審言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高逸，神情圓暢，自是中興之祖，宜其矜率乃爾。

《藝圃擷餘》 杜必簡性好矜誕，至欲衙官屈、宋。然詩自佳，華於子昂，質于沈、宋，一代作家也。流芳未泯，乃有杜陵鬯其家風，盛哉！然布衣老大，許身稷契，屈、宋又不足言矣。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 初唐無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體之妙，杜審言實爲首倡。五言則「行止皆無地」、「獨有宦遊人」，排律則「六位乾坤動」、「北地寒應苦」，七言則「季冬除夜」、「毘陵震澤」，皆極高華雄整。少陵繼起，百代模楷，有自來矣。

又《近體下・絕句》 初唐七言變梁陳，音律未諧，韻度尚乏。唯杜審言《渡湘江》、《贈蘇綰》二首，結皆作對，而工致天然，風味可掬。

《唐音癸籤・談叢一》 杜必簡未見替人之譖，非侮宋也。宋與杜差肩交，正挹宋深聊戲耳。宋《祭杜文》云：「君之將亡，贈言宛轉；命子誡妻，既懇且辨。」其見待之莊實如此。

徐獻忠《唐詩品》 學士高才命世，凌轢同等，律調琅然，極其華茂。然其心靈流暢，不煩構結，而自出雅致。曠代高之，以爲家祖。少陵雄生後代，威鳳之丸，不離苞素者也。

《唐詩歸》卷二 鍾惺云：初唐詩至必簡，整矣，暢矣。吾尤畏其少，古人作詩不肯多，意甚不善。

又　必簡數詩，開詩家齊整平密一派門戶，在初唐實亦創作。

《**詩境總論**》　杜審言渾厚有餘。

《**唐詩鏡**》**卷三**　審言材力雄厚，復椎鍊精工。詩之有眼，意欲攝長情於短韻，鑄浩景於微言。其法始於宋之謝靈運，而成於梁之庾肩吾、陳之張正見諸人也。古人平鋪直述，未嘗不佳，自晉人繁縟日增，謝靈運始生字法，誠欲探境窮微，追情入妙。然非本來靈妙，別具鑪錘，未易登其堂奧也。唐時追琢大盛於垂拱、神龍之間，而窮於賈島諸人之輩，安得直攄眞境，一遊大雅之場乎？

《**詩源辯體**》**卷一三**　杜審言五言律體已成，所未成者，長短兩篇而已。今觀沈宋集中，亦尚有四五篇未成者。然則，五言律體實成於杜、沈、宋，而後人但言成於沈、宋，何也？審言較沈、宋復稱俊逸，而體自整栗，語自雄麗，其氣象風格自在，亦是律詩正宗。

《**唐律消夏錄**》**卷一**　必簡詩用意深老，措辭縝密，雖極平常句中，一字皆不虛設。其於射洪，猶班之於史也。後來盡得其法者，惟文孫工部一人。

《**薑齋詩話**》**卷下**　近體，梁陳已有，至杜審言而始叶於度。歌行，鮑、庾初製，至李太白而後極其致。蓋創作猶魚之初漾於洲渚，繼起者乃泳游自恣，情舒而鱗鬐始展也。

宋琬《**周釜山詩序**》　明詩一盛于弘治，而李空同、何大復爲之冠。再盛于嘉靖，而李于鱗、王元美爲之冠。余嘗以爲：前七子，唐之陳、杜、沈宋也，後七子，唐之高、岑、王、孟也。

《**戴酒園詩話又編・杜審言**》　杜必簡散朗軒豁，其用筆如風發漪生，有遇方成珪，遇圓成璧之妙。即作磊砢語，亦猶蘇子瞻坐槐榔林下食芋飲水，略無攢眉蹙額之態。此僻澀苦寒之對劑也。但上苑芳菲，止于明媚之觀。

沈德潛《**唐詩觀瀾集序**》　唐以詩取士，故有韵之語至唐極盛。【略】其餘扈從會朝，稱符獻瑞，前如陳、杜、沈、宋，後如燕、許、李、杜諸公，鳳舉龍騰，允爲一朝冠冕。

又　予嘗憾唐人選唐詩如令狐楚之《御覽集》，奉勑纂進，而應制之作所輯寥寥，芮挺章之《國秀集》，若李嶠、杜審言、徐彦伯、張九齡諸公，皆制作大手，亦僅錄數章。今得是編，可以補前人之闕略。

《**說詩晬語**》**卷上**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人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製乃備。神龍之世，陳、杜、沈、宋、渾金璞玉，不須追琢，自然名貴。

又　長律所尚，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切，段落分明，而其要在開闔相生，不露鋪叙轉折過接之迹，使語排而忘其爲排，斯能事矣。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江，並皆佳妙。

《**隨園詩話**》**卷一二**　謝深甫云：「詩之爲道，標舉性靈，發舒懷抱，使人易於矜伐。」此言是也。然如杜審言臨終謂宋之問曰：「不見替人，久壓公等。」【略】言雖誇，尚有風趣。漢桓帝時，馬子侯自謂知音，彈《陌上桑》，左右盡笑，而子侯猶搖頭自得。則蚩獰太過矣。今之未偕競病而詩狂欲上天者，毋乃類是！

吴景旭《**歷代詩話**》**卷五一**　吴旦生曰：唐人琢句，本自有法，一經識者拈出，或意言之外，別具靈鋒，或比偶之間，猶存音節。余不厭詳載之，以見古今人手眼也。【略】郭彦深謂借景顯題，如杜審言詩：「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聞。」是上句色，下句聲，瀑布水也。

《**石洲詩話**》**卷一**　杜必簡於初唐流麗中，別具沉摯，此家學所由啓也。

《**靜居緒言**》　杜必簡律詩，運虛構實，純于「四友」。其生欲衙官屈、宋，死恨不見替人。餘氣磊落，迥鍾子美，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又云「詩是吾家事」。異哉！

《**石園詩話**》**卷一**　杜必簡（審言），閑之父，少陵之祖也。如「啼鳥驚殘夢，飛花攪獨愁」，「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雲」，「飛棹乘空下，回流向日平」，「江聲連驟雨，日氣抱殘虹」，「伐鼓撞鍾驚海上，新妝衒服照江東」，及《和李大夫嗣眞奉使存撫河東》詩，較之少陵，固齊僖小伯，有以開桓公之先聲。

《**全唐詩話續編・杜審言**》　審言字必簡，襄陽人。擢進士，爲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嘗語人曰：「吾文章必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武后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辭謝。神龍初，遷膳部員外郎。坐交通張易之，流峰州道。涉湘江，有「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之句。又《妾薄命》篇云：「草綠長門掩，苔青永巷幽。寵移新愛奪，淚落故情留。啼鳥驚殘夢，飛花攪獨愁。自憐春色罷，團扇復經秋。」唐人流放，每托意於宮闈，此詩亦是流峰州時所作。入爲修文館直學士時，與李嶠、

崔融、蘇味道爲文學四友。有集十卷。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杜員外之「雲標金闕迥，樹杪玉堂懸」，【略】一韻之響，遂能振起百倍精神，此又不可不知者。

《筏園詩話》卷四　凡五七律詩，最爭起處。凡起處最宜經營，貴用斗峭之筆，灑然而來，突然湧出，若天外奇峰，壁立千仞，則入手勢便緊健，氣自雄壯，格自高，意自奇，不但取調之響也。起筆得勢，入手即不同人，以下迎刃而解矣。【略】有唐杜審言之「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略】皆高格響調，起句之極有力、最得勢者，可爲後學法式。作詩宜效此種起筆，自不患平矣。

《三唐詩品》卷一　承流散藻，詞非一骨，間有六代遺音，而律詩清柔，無復陳隋健響，於初唐最爲晚派。自誕「衙官屈、宋」，殊太過情。乃如「雲霞出海」、「草綠長門」，亦自獨闢生蹊，發爲孤秀，以罕見長耳。

分論

《南海亂石山作》　《唐詩歸》卷二：「懸危悉可驚，大小都不類」，鍾惺云：極像。「乍將雲島極，還與星河次」，鍾惺云：奇語。譚元春云：亂中似說出整來，甚妙。「穹崇霧雨蓄」，譚元春云：「蓄」字妙。「昔去景風涉，今來姑洗至」，鍾惺云：「景風」、「姑洗」，學究語，戒之。

《送和西蕃使》　《升菴詩話・京師易春晚》：杜審言詩：「始出鳳凰池，京師易春晚」，奇句也。蓋言繁華之地，流景易邁。李頎詩：「好在長安行樂地，空令歲月易蹉跎。」亦此意耳。近刻本改作「陽春晚」，非也。

《蓬萊三殿侍宴奉敕咏終南山應制》　《唐詩訓解》卷三：看他下「掛」、「倚」兩字，冠冕稱題。《唐詩鏡》卷三：「掛」、「倚」字稍帶粗氣，三、四結構、語氣鄭重。《唐詩解》卷三一：蓬萊面山，而京師上直北斗，此詩雖詠終南，實爲蓬萊而作。以北斗發端者，言此宮上應列宿，而下枕名山也。金闕玉堂，依山而益壯；中峰半嶺，近君而更佳。故我持此以獻壽，而戴堯天於罔極也。《唐詩選勝直解・五言律詩》：首句以北斗興起南山。金闕玉堂，仙帝所臨三殿對之，同其壯麗矣。佳氣瑞烟，皇居所集。南山並峙，更覺鬱葱矣。詩詠南山之壽，今以此獻觴，願與天同久，以頌作結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初唐五言律不用雕鏤，然後人雕鏤者正不能到，故曰：大巧若拙，陳杜沈宋足以當之。詩詠終南而通說蓬萊，此應制體也。《古唐詩合解》卷七：前解蓬萊三殿，後解咏終南山，作應制體。「北斗挂城邊，南山倚殿前。」起句總寫題內「三殿」「南山」。長安上直北斗，謂之北斗城。而京師蓬萊三殿，實與南山相對，挂如懸挂，倚似依託，字法奇特。「雲標金闕迥，樹杪玉堂懸。」承句寫三殿之勝。言此殿中，金闕之遠，如在雲端。玉堂之高，如懸樹杪。得倚南山而益增其壯。「半嶺通佳氣，中峰繞瑞烟。」此以南山近君作轉，而即以南山祝君爲合，是奉勅咏終南山也。佳氣自半嶺而來通三殿，瑞烟自中峰而回繞一人，是所謂地效其靈，天挺其秀者也。「小臣持獻壽，長此戴堯天。」合即云南山之近君如此，臣即持此以上南山之祝，而長戴堯天也。《史記》：「堯仁如天。」《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之詩，有清和純粹可誦而可法者，如「北斗挂城邊，南山倚殿前。雲標金闕迥，樹杪玉堂懸。半嶺通佳氣，中峰繞瑞烟。小臣持獻壽，長此戴堯天」（杜審言《蓬萊三殿侍宴奉勅詠終南山》）。

《宿羽亭侍宴應制》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審言「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摩詰「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皆佳句也。然「報」與「催」字極精工，而意盡語中；「換」與「多」字覺散緩，而韻在言外。觀此可以知初、盛次第矣。

《賦得妾薄命》　《唐詩鏡》卷三：輕輕款款，裊裊亭亭，絕似當年愁緒。三、四蕊色溫香，卻無梁人妖氣，庶幾雅音。「淚落故情留」，語最溫厚。蓋怨生於愛，若拋卻即多無事矣。今日之淚，皆當年恩愛所留，知中之所包，有幾許在。《增訂唐詩摘抄》卷一：此詩怨而不怒，深得風人之旨。合崔湜、劉長卿《長門怨》諸作觀之，始知其妙。崔湜開口云：「不忿君恩斷」，覺滿肚怒憤也。」《唐詩解》卷三一：漢皇后罷斥則居長門宮，人有罪則囚永巷，二者薄命之最，故取以爲賦。言草綠苔青，門巷幽寂，不復天子來幸矣。因想寵既爲新愛所奪，而移淚猶爲故情未絕而落，則尚未能忘君也。夢爲啼鳥所驚，愁爲飛花所擾，則又感物而知春暮矣。我安敢忘團扇之迎秋乎！言明知見棄，然猶未能自絕也。唐人流放，每托意於宮闈，此豈流峰州時所作耶？《唐詩矩・五言律詩一集》：全篇直叙格。《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陳德公先生曰：三、四質語能韵，最難希詣，百倍月露風雲。結尤穎倩。又評：

質語難倍景聯者，語質則易得直率，運以婉筆，便饒韵致，不落宋人矣。結亦使事出新法，「春」「秋」取相綰合。《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漢代后廢每居長門，宮人廢每居永巷。六語「攪」字，本《經》語「秖攪我心」，謂亂也。《古唐詩合解》卷七：曹植有《妾薄命》篇，今賦得此題，以薄命妾比逐臣也。前解言薄命之故，後解自憐而不忍忘君。「草綠長門掩，苔青永巷幽。」長門宮，廢后所居。永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此皆薄命，故賦此以爲起。君王不來臨幸，故草綠苔青，門嘗掩而巷幽寂也。「草」與「苔」與下「春色」應。「寵移新愛奪，淚落故情留。」承上長門永巷之幽寂者。祇爲寵移於新愛之人，爲其所奪，然終不敢忘君。而淚嘗落者，蓋以故情留之也。「啼鳥驚殘夢，飛花攪獨愁。」此寫愁，爲下「春色罷」作轉。夢既不成，又爲啼鳥所驚，愁生於獨，復被飛花所擾。薄命之妾，感物而自憐矣。「自憐春色罷，團扇復迎秋。」合上云，鳥啼花落，春色已罷，如己之芳年已去，祇可自憐。然雖見棄於君，如團扇之棄捐於秋日，而心猶未絕，安敢遂忘團扇之復得迎秋乎。詩人溫厚之意如此。

《和韋承慶過義陽公主山池五首》一　《唐詩歸》卷二：譚元春云：工部家法，讀《過何氏園林》詩自見。「猶言宴樂少，別向後池塘」，譚元春云：未了。

又二　《唐詩評選》卷三：前六句就地直寫，帶出一結。

又三　《唐詩歸》卷二：鍾惺云：必簡數詩，開詩家齊整平密一派門戶，在初唐實亦創作。「賞玩期他日，高深愛此時」，鍾惺云：生色。

又五　《唐詩評選》卷三：撰製已詣奇，以不涉淩厲，故居然風始，「八水」、「九疑」，用事不覺。

《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　《瀛奎律髓》卷十：方回評：律詩初變，大率中四句言景，尾句乃以情繳之。起句爲題目。審言於少陵爲祖，至是始千變萬化云。起句喝咄響亮。又馮班評：方君不知律詩首聯是破題，何也？又：眞名作。次聯做「游望」二字，無刻畫痕。又紀昀評：起句響拔，入手即撇過一層，擒題乃緊，知此自無通套之病，不但取調之響也。末收「和」字亦密。《升菴詩話・杜審言詩》：杜審言《早春遊望》詩，《唐詩三體》選爲第一首是也。首句「獨有宦遊人」，第七句「忽聞歌古調」，妙在「獨有」「忽聞」四虛字。《文選》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審言祖之，蓋雖二字，亦不苟也。詩家言子美無一字無來處，其祖家法也。《增定評注唐詩正聲》卷六：郭云：四句俱說景，腰字俱活眼。格不甚高，起獨有力。《唐詩廣選》卷三：劉會孟曰：起得悵恨。「雲霞」二句，便自浩然。《唐詩訓解》卷三：「獨有」、「偏驚」、「忽聞」是機括，中四句應物候，末二句應「宦遊」。《唐詩歸》卷二：鍾惺云：爛熟詩，色味不陳。「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鍾惺云：此眞好起！不得與「銀燭吐青烟，金樽對綺筵」等起法例看。《唐詩鏡》卷三：三、四如精金百鍊。「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曙」、「春」一字一句，古人琢意之妙。起結意勢沖盈。《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七：周敬曰：「獨」、「偏」、「忽」、「驚」、「聞」、「欲」等虛字，機括甚圓妙。《唐詩評選》卷三：意起筆起，意止筆止，眞自蘇、李得來，不更問津建安。又：看他一結，卻有無限。《過秦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結構如此，俗筆於此必數千百言。《唐詩解》卷三一：杜陸俱宦遊，感春特甚，故以「獨有」發端。中二聯叙早春之景，「古調」指丞相所作之詩，歸思沾巾，見己懷之難堪也。《唐詩摘抄》卷一：尾聯點題格，起調甚高而響。一二喚起中二聯。「雲霞」是出海之曙色，「梅柳」乃渡江之春氣，名分疏句。前寫早春之景，結處點明和詩意，見陸有作而己和之。唐人和詩必發明此意，不然則與己一人獨作何異。又：句中單字爲眼，眼有虛實之別，此名實眼句。《唐詩選勝直解・五言律詩》：起從人事入景，在題前一層立論。「獨遊」、「偏驚」，起得沉着。傷感宦遊不能即歸，故易驚新。「雲霞」「梅柳」，皆春和之景，「黃鳥」「綠蘋」，得春光之先。如此佳時，等閒拋逝，況聞歌相感，寧不動離情而淚下乎！「歸思」二字，應轉首聯。《唐律消夏錄》卷一：中四句說物候，偏是四句合寫，具見本領。「出海」、「渡江」，便想到故鄉矣。岑嘉州詩「春風觸處到，憶得故園時」，即是此意。但此二句深厚不覺耳。《增訂唐詩摘抄》卷一：朱之荆云：物候新，暗點「早春」，喝起中二聯在一「驚」字。中二聯寫早春，中四字皆「驚」也。【略】「獨有」、「偏驚」、「忽聞」是機括。《唐詩成法》卷一：中四句合寫「物候」二字，顚倒變化，可學其法。「物候新」，居家者不覺，獨宦遊人偏要驚心。三、四寫物候，到處皆新。五、六寫物候，新得迅速。具文見意。不言驚而「驚」在語中。結和陸丞，以「歸思」應「宦遊」，以「欲沾巾」應「偏驚」。《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末二句指陸丞之詩，言陸懷歸幷動己之歸思也。《古唐詩合解》卷

七：前解陸丞相《早春遊望》，後解寫和意。而以「驚」字爲詩眼，起結意相應，中間「出、渡、催、轉」四字，似屬蜂腰，以詩好，自不覺。「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陸丞相有《早春遊望》之作，而老杜和之，故先從陸丞相說起。丞相宦遊歸晉陵，驚早春之物候一新，故有遊望之作。「獨」字，見此外無人。「偏驚」，見於心最切。宦遊人內，便隱帶自己矣。「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承上物候說早春。「雲霞」、「梅柳」是物，「曙」與「春」是候也。日從海升，雲霞在曙光中映出，是日之早也。梅柳先從江南得春氣，而後渡到江北之梅柳，是時之早也。此種景，俱遊望時見之。「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此轉出早春已過，卻是老杜和此詩時，已過了早春矣。黃鳥之聲，爲春氣所催而出。綠蘋之葉，爲春光所轉而生。江淹詩云：「江南二月春，東風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此以聞詩遙和，而動歸思爲合。「古調」，指丞相原唱。早春已過而忽聞之，是丞相得歸晉陵，以遂早春之遊望。我因不得歸而負此春光，故至於歸思之淚欲沾巾也。丞相驚早春，老杜驚春晚，同一驚也。《唐詩箋注》卷一：起二句奇特。「雲霞」一聯承上「偏驚」二字。「出海曙」、「渡江春」，奇絕，非人思議所及。「淑氣」一聯，尤妙在「催」字、「轉」字。少陵詩練字常祖此家法。「歌古調」，謂陸丞相詩，并觸撥早春鄉愁也。《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一：言與「陸」俱「宦游」，而己之傷「春」獨甚。故以「獨有」發端。中二聯「早春」之景。「古調」，指丞相詩。「歸思」、「沾巾」，言己懷之難堪也。此二首五律起句之可法者。《近體秋陽》卷一：「忽聞」字下得突綻，使末句精神透出。此詩起結老成警潔，中間調高思麗。《甚原詩說》卷一：中二聯或寫景，或叙事，或述意，三者以虛實分之。【略】然景有大小、遠近、全略之分，若無分別，亦難稱作手。如：「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杜審言）一大景，一小景也。《詩境淺說甲編》：首二句言與友皆在客中逢春，非在故鄉，故因物候而驚心也。中四句賦「早春游望」四字。雲霞句寫早之景，梅柳句寫春之景。五六句，一寫在陸而聞者，因春至而時鳥變聲；一寫在水而見者，因春至而渚蘋出水。一年容易，又值春光，正鄉心撩亂之際，況聞陸丞之歌詩，聲音感人，不覺歸思沾巾矣。此詩爲游覽之體，實爲當時景物。而中四句「出」字、「渡」字、「催」字、「轉」字，用字之妙，可謂詩眼。春光自江南而北，用「渡」字尤精確。

《秋夜宴臨津鄭明府宅》　《唐詩歸》卷二：「行止皆無地」，鍾惺云：苦語，甚眞。「酒中堪累月」，譚元春云：三字骨好！「露白宵鐘徹」，譚元春云：幽細。「坐攜餘興往」，譚元春云：攜興便妙！《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七：此篇工妙。與《過鄭七》篇相類。【略】二詩眞所謂平中露奇、峻中帶雅者也。《彙編唐詩十集》辛集：唐云：溫緩而細，工部源流。《唐風定》卷一二：顧云：與盛唐立極。《唐詩評選》：一氣始終，自是活底物事。《唐詩解》卷三一：世路迫阨，故行止無地，風度相洽，故招尋唯君。爲其忘懷于酒，而等萬事於浮雲耳。遂相與酣飲達曙，鐘漏俱殘，時將別矣，然餘興未盡，似若相攜而往，恍然猶未離羣也。《唐律消夏錄》卷一：言情、寫景、叙事、述懷，錯雜而出，四十字抵一篇記序讀。《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累月」、「浮雲」妙用活對，「月」與「雲」皆活用也，故下有「霜」、「風」字而不嫌其複。《古唐詩合解》卷七：前解宴鄭明府宅，後解寫秋夜。前是既會，後是將別。「行止皆無地，招尋獨有君。」起句尋鄭明府。或行或止，無地可依，而可以相招者，惟君是天涯落落知己。如明府者，誠不易得。以首句逼第二句，起下酒興之事。「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雲。」承上云招尋得君，如遇酒，即酒逢知己，便一醉累月，可以忘懷。酒中視身外事，等如浮雲耳。宴鄭明府宅，題意寫得酣暢。「霜白宵鐘徹，風清曉漏聞。」轉句寫秋夜。言我與明府酒中之興趣如此，縱使霜宵達旦，鐘漏俱殘，亦不爲過。霜白，五更時分。徹，止也。天曉則風必清。「坐攜餘興往，還似未離羣。」此以將別爲合。言天曉將別，餘興未盡，似於坐中攜興而往。雖已別後，恍然猶未離羣耳。「離羣而索居」，西河氏子夏之言。《唐詩矩・五言律詩一集》：全篇直叙格。感人見招，無非寓己無聊之況，然語脉深渾。讀子美諸律，便見初、盛之別。《唐音審體》：「雲」、「月」虛用，「風」、「露」實用，不嫌其犯。《唐詩成法》卷一：從自己起，次明府，三宴，四開，得作法。五、六寫秋夜，七、八言即飲畢而別，亦猶未別，以見今夜之飲，情深最極。若作歸後解，便非。起突兀之甚，目空一世，方有此氣象。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頷聯）漸開流水對法。

《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懷》　《瀛奎律髓》卷二二：方回評：起句似與其孫子美一同，以終篇味之，乃少陵翁家法也。「一此」二字，杜集不分曉，今從《文苑英華》本。又查慎行評：中聯猶未脫六朝餘習。又紀昀評：起調最

高，猶是初體。三、四太拙，是陳、隋舊調。五、六亦好，結平平。《增定評注唐詩正聲》卷六：郭云：二語迭起四意，卻又自然。五、六聯盡出，光景奇幻。《弢庵重訂李于鱗唐詩選》卷三：於無情中生出有情。《唐詩訓解》卷三：三、四近俗，俗人顧獨稱之。其佳思乃在五、六。《唐詩歸》卷二：「明月高秋迴，愁人獨夜看」，鍾惺云：起亦不醜。《唐詩鏡》卷三：五、六思苦，不借影襯，獨披本相，意境最老。結語矜重，韻亦沈老。《詩辯坻》卷三：「暫將弓並曲，翻與扇俱團」，蔣仲舒謂之近俗。然是初唐本色語，自六朝來，第未稱佳，亦胡云俗？《唐詩解》卷三一：秋高月迴，殆難爲看，又況獨夜之愁人乎！且纔睹其弦，倏焉而滿，風露復助其淒涼，是以一鑒羅衣，便覺別離之難堪也。《古唐詩合解》卷七：前解是望月，後解寫有懷。「明月高秋迴，愁人獨夜看。」以望月起。秋天高，故月亦迴。迴，遠也。愁人看月，已自傷秋，何況又是獨夜。「暫將弓並曲，翻與扇俱圓。」承上云，此秋月也，我纔見其弦形與弓而並曲，忽焉而滿，翻與扇而俱團，望中之景狀如此。「露濯清輝苦，風飄素影寒。」此以望月之情，轉出別離情事。月至秋而清寒。清輝，月光也。夜深露下，如爲所洗濯者。素影，月影也。月必著物而見影，人行月中，風飄其影而增寒，蓋與下句鑒羅衣緊照也。獨夜懷人，而風露助其清苦，其情更悲矣。「羅衣此一鑒，頓使別離難。」合上云，望月懷人，情景之淒涼如此。視此羅衣飄拂，一照於月光之下，頓覺別離之情難以堪也。《唐詩矩・五言律詩一集》：全篇直叙格。三、四以「暫」字、「翻」字寓意，言光景之速也。五、六折腰句，上四下一。五、六細膩，可救三、四之粗率。今人必欲責備三、四，此不知章法救應之妙耳。「羅衣」指所懷之人，曰「一此」，曰「頓使」，與王昌齡「閨中少婦」一絕同意。祇一「難」字，包盡無限情事，自是初唐人手法。「愁人」指康五，「羅衣」指五所懷者。祇寫所懷者，而五之有懷自不必說，用筆較深一層。《唐詩成法》卷一：因明月之迴，想其照到愁人，以下便句句從愁人口中說出，眼中看出。才睹新月如彎弓之曲，旋看月滿如紈扇之團，確是愁人口吻。「清輝苦」、「素影寒」確是獨夜景況。若羅衣之人以此爲鑑，則將來斷不教人容易別離也。【略】詩法之妙在鍊格、鍊句、鍊字。鍊格、句易知，鍊字難知。如此詩首句鍊一「迴」字，言明月無處不照。次句鍊「愁」、「獨」二字，又著「看」字，言無時不想。其精神意思俱在言外。三、四人止知其以「弓」、「扇」比擬明月而已，不知「暫將」、「翻與」言外有歲月如流之意。五、六鍊「苦」、「寒」二字，人月并見，全無痕迹。七、八祇言將來離別之難，則愁人看月，一片深情，言外無窮。

《登襄陽城》　《瀛奎律髓》卷一：方回評：此杜子美乃祖詩也。「楚山」、「漢水」一聯，子美家法。中四句似皆言景，然後聯寓感慨，不但張大形勢，舉里、臺二名：而錯以「新」、「舊」二字，無刻削痕。末句又傷時俗不古，無習池山公之事，尤有味也。晚唐家多不肯如此作，必搜索細碎以求新。然審言詩有工密處，如「淑景催黃鳥，晴光照綠萍」，「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下釣看魚躍，探巢畏鳥飛。葉疏荷已晚，枝亞果新肥」，「鹿翳銜妓席，鶴子曳童衣。園果嘗難遍，池蓮摘未稀」，「日氣含殘雨，雲陰送晚雷」，皆有味。壯語如「雨雪關山暗，風雷草木稀」，「據鞍雄劍動，插檄羽書飛」，「不宰神功運，無爲大化懸。八荒平物土，四海接人烟」，「文物驅三統，聲名走百神」，「禹食傳中使，堯樽遍下人」，則晚唐所無。此等句若置之子美集，無大相遠也。欲述杜詩源流，故詳及之。又：馮舒評：言景言情，前人不如此，只是大曆以後體，「江西」遂刊定詩法矣。又：馮班評：審言詩不必如此論，此蓋後世詩法耳。又：紀昀評：子美詩上薄風騷，下羅八代，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者，蓋非虛語，非區區守一家之法者。以此數聯爲杜詩家法，所見殊陋。又：山公習池，留連宴飲，非後世難爲之事，未可云「傷時俗之不古」，蓋慨想山公之意。初唐語意猶質，無用深解也。又：馮班評：破題未有「襄陽」。次聯緊接。又：陸貽典評：一氣虛涵清景。又：紀昀評：子美《登兗州城》詩與此如一板印出。此種初出本佳，至今日輾轉相承，已成窠臼，但隨處改換地名，即可題徧天下，殊屬捷便法門。學盛唐者，先須破此一關，方不入空腔滑調。又：無名氏（甲）評：襄陽，湖北今府。又：無名氏（乙）評：不呆使事，開無限法門。又：許印芳評：杜審言，字必簡，襄陽人，甫之祖也。官修文館學士，卒贈著作郎。生平善五言詩，兼工書翰。而恃才矜傲，爲世所嫉云。《精選唐詩分類評釋繩尺》卷三：氣象雄偉，詞語感慨，實爲子美之法。《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七：眞渾涵深沉、鍛煉精奇之什。《唐詩評選》卷三：起聯即自然，是登襄陽城語，不景之景，非情之情，知者希矣。五六養局入化，近日談詩者好言元氣，乃不識何者爲氣，何者爲元。必不得已，且從此等證入。《唐詩解》卷三一：

此因登眺而起物是人非之感。意謂山川邑里無異，曩時習池風景，都非疇昔，塵埃污人，良足悲也。《唐詩箋注》卷一：襄陽上承巴郡，楚塞方開，故有「楚山橫地出」之句。「漢水接天回」，言漢水至襄陽極其廣大。按《水經注》：漢沔迴合處也。襄陽，晉杜元凱、羊祜、山簡俱開郡於此，故曰「冠蓋非新里」。「章華即舊臺」，言與巫峽、章華臺相接。「習池」，即山公飲酒之所。「歸路滿塵埃」，按審言在武后朝，是討則天時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冠蓋里、章華臺、習郁池，皆在襄陽，弔古詩不應空寫，即此可悟。

《旅寓安南》　《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此杜子美乃祖詩也。子美曰：「吾祖詩冠古。」家法如此。又馮舒評：平平八句，大曆以前詩多如此。又紀昀評：中四句皆申首二句意。《唐詩歸》卷二：「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開」，譚元春云：歲時紀。「輕霜下震雷」，鍾惺云：六句記異，祇是一個「熟」字，「輕霜」句却是妙語。「客思倍從來」，鍾惺云：「倍從來」三字新在無着落。《唐詩鏡》卷三：即景自成，入手輕快。《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七：徐充曰：以首一句提其綱，二句承其故。中二聯實言其事。《近體秋陽》卷一：（「積雨」二句）俊朗倩逸。

《送高郎中北使》　《唐詩歸》卷二：「北狄願和親，東京發使臣」，鍾惺云：有體。「馬銜邊地雪，衣染異方塵。歲月催行旅，恩榮變苦辛」，鍾惺云：使臣實歷。又云：體悉之言，又使人忘其苦。「歌鐘期重錫，拜手落花春」，鍾惺云：「歌鐘」應起句，用事不覺。「落花春」正用《小雅》「南仲凱還」、「春日遲遲」數句語景。譚元春云：「拜手」字用得典韻。《唐詩鏡》卷三：起結有體，語語老氣當家。「恩榮變苦辛」語從意鍊得來。

《都尉山亭》　《唐詩箋注》卷一：上六句寫境新穎。結言如此勝地，流連不舍，只應伴月而歸耳。《新唐書》謂審言雅善五言，果然。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葉疏荷已晚，枝亞果新肥」，荷晚果肥，是秋果也。「肥」字未合。

《夏日過鄭七山齋》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七：首述來過之由，次叙相過所歷，三記山齋時景，末致留戀之意。惟其有尊中嗜好，故致鐘鼓已動，尚遲留忘別。開詞結構，照應有情，曲盡幽思。《唐詩評選》卷三：晚唐即極彫琢。必不能及初唐之體物，如「日氣含殘雨」，盡賈島推敲，何曾道得。三四工妙，尤在「日氣含殘雨」之上。《唐詩解》卷三一：此與前篇（指《秋夜宴臨津鄭明府宅》）相類，疑鄭七即明府也。言我與鄭君性皆嗜酒，故追尋至此。於是入薜蘿之逕，開荷芰之亭，以相玩賞。時雨過雲陰，夜色涼爽，令人易以淹留。是以夜鼓既動，忽不覺車馬之遲迴耳。《唐詩箋注》卷一：漢鄭子眞隱谷口，借用。「尊中好」，言尋飲酒而來。「山逕」、「水亭」，是從外至山莊境界。「日氣」、「雲陰」，是已到山莊景色。末聯想從散朝時待鄭歸來也。詩有層次虛實。《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寫日中之雨，雨後之雷，有情有景。《古唐詩合解》卷七：前解過山齋，後解寫夏日。前是初過，後是欲回而不忍回。「共有尊中好，言尋谷口來。」以過鄭七山齋起，言我與鄭七同有尊酒之好，故尋谷口而來。谷口，用鄭高士事。鄭樸，字子眞，谷口人，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耕於岩石之下，名振京師。「薜蘿山徑入，荷芰水亭開。」以已至山齋承。初入則由薜蘿之山徑，已到則開荷芰之水亭，相與玩賞也。「日氣含殘雨，雲陰送晚雷。」此以夏日晚景轉上聯荷芰句，已伏夏日意矣。雨過則日氣含之，雲留則雷聲送晚。當此時也，晚涼荐爽，便不覺客之淹留矣。「洛陽鐘鼓至，車馬繫遲迴。」合上云，山齋晚景既佳，鄭七朋情又洽，即到天光已夜，洛陽城中之鐘鼓已動，而車馬繫戀遲迴不行，不欲遽別山齋也。《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七：（五、六句）閒靜。《小清華園詩談》卷下：詩之天然成韻者，【略】杜員外之「日氣含殘雨，雲陰送晚雷」。

《送崔融》　《唐詩廣選》卷三：結句老。《唐詩訓解》卷三：收句倒用，奇崛。《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七：周敬曰：整而有致。《唐詩直解》卷三：雄偉，詞妙。《唐詩矩・五言律詩一集》：尾聯寓意格。八句渾而峭。《唐詩成法》卷一：題中無書記，次句即補出，通篇皆注意做書記。雖不及射洪之超邁絕倫，卻是正法。學必簡，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學射洪，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祖帳」、「軍麾」，熱鬧中有一書記在焉。至於朝看「朔氣」，夜聽「邊聲」，不知不覺而烟塵掃矣，非書記而何？必簡題中無書記，而詩中全說書記；射洪題中有著作，而詩中全不說著作。古人題詳者，詩略之，題略者，詩詳之。此定法也。

《經行嵐州》　《唐詩鏡》卷三：三、四實境自在，五、六旅塗漫興語，

豈愛其山水之佳耶！

《除夜有懷》　《唐詩鏡》卷三：三、四語氣高凝。

《七夕》　《瀛奎律髓》卷十六：方回評：審言又有《七夕侍宴應制》詩，有云：「天迴兔欲落，河曠鵲停飛。那堪盡此夜，復往弄殘機。」又：馮舒評：唐盛必在斯時，李、杜出而風雅變矣。又：紀昀評：七夕詩自六朝以來已成窠臼。此亦不免陳言。《唐詩評選》卷三：密組言中，閑防旨外。

《守歲侍宴應制》　徐獻忠《唐詩品》：《守歲》篇云：「宮闕星河低拂樹，殿庭燈燭上薰天」，氣色高華，罕得其比。《唐詩評選》卷四：一色空碧，因之舒卷。又：三、四寫夜景，是晦夕妙語。

《大酺》　《唐詩歸》卷二：譚元春云：痴痴鈍鈍，說得風雅。此眞初唐人七言律本事。若應制中自有一等套語供給假莊嚴者，非作者本色，不得吠聲例服之。鍾惺云：八句皆對。看他「伐鼓撞鐘」、「新妝袨服」、「火德、雲官」、「天長地久」，作何打發支銷。「新妝袨服照江東」，鍾惺云：「照」字生色。「柳葉開時任好風」，鍾惺云：「柳葉」着「開」字甚妙！《唐詩鏡》卷三：「梅花落處疑殘雪，柳葉開時任好風」，不惟風味之佳，氣格亦是絕勝。大略渾成之後，必生做作，做作不已，琢雕遂深。觀自初至晚，可概見矣。《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公時適在毗陵，故咏毗陵大故也。一是毗陵，二士女歡娛，是大酺。三四伐鼓撞鐘，新妝袨服，是大酺。驚海上，照江東，是毗陵。俱用大筆大墨，大起大落。此是人所共曉，乃人所不能曉者，看他於「毗陵」下斗地橫插「震澤」字，便令毗陵有「九州通」三字，而於是毗陵之大酺，亦便有「萬國同」三字，斯則眞奇絕之事也。蓋大酺爲普天同樂盛典，須單寫毗陵不得，然一時身在毗陵，又不可置毗陵反泛寫他處，因此奢切之間，安排恰好。全唐鉅作雖多，未見出其右矣。故事：因禁酒，故賜酺。然所以禁飲者，只爲恐失農事。今既賜酺已畢，便仍須加意東作。五因從初春，六疾接仲春，言自此而杏花菖蒲，乃在轉盼之間矣。火德，君也。雲官，臣也。言自來君臣一德之朝，別無祈天永命之法，惟有連書大有，可以長治萬年。一解純用箴規，而讀者誤作贊頌，只因不識「逢」字「屬」字矣。《唐詩評選》卷四：祇是平淡。又「柳葉開時任好風」，景外獨絕。《唐七律選》卷一：毛奇齡云：此七律正體也。八句皆對仗，每句前四字皆壁實，每五、六律腹必倍加研練，此三唐一法也。降此漸變矣。《詩辯坻》卷四：作詩對仗須精整，不定以青對白，以冬對夏，以北對南爲也，要審死活、虛實、平側。【略】有自對者，必簡「伐鼓撞鐘驚海上，新粧袨服照江東」。《說詩晬語》卷下：對仗固須工整，而亦有一聯中本句自爲對偶者。【略】七言如杜必簡「伐鼓撞鐘驚海上，新妝袨服照江東」【略】之類，方板中求活時或用之。《唐詩成法》卷一：前後金鼓鼎沸，中忽作笙簫雅奏，此法所謂「雄壯者半必細」也。少陵《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用此法。實字連用，雖覺滯重，然規模宏大，是風氣初開時筆墨。《唐詩觀瀾集》卷一三：三、四穠麗，五、六間以輕婉，氣乃不滯。《柳亭詩話》卷三〇：按此體（指七律）實始於杜必簡《大酺》一首：「火德雲官逢道泰，天長地久屬年豐」，字字填實，一絲不走。《昭昧詹言》卷一五：此推廣皇恩之事，固宜極富贍繁華之美。但如賦六合，從何處說起。故以己所在，所見之地爲主。則首句是作者正命脈；而又不可太黏致狹，故以次句拓開之。古人文律之細如此。後世粗才，何足知之。三、四大景，略貼本地。五、六細景。收頌聖，闊大。

《春日京中有懷》　《唐詩歸》卷二：鍾惺云：何嘗無趣！「愁思看春不當春」，鍾惺云：比「妾向春光啼」、「今年花鳥作邊愁」皆妙些，祇在「不當春」三字，譚元春云：「不悟春」是痴語，妙！「不當春」是聰明語，妙！「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譚元春云：要「風日」補他「春色」，橫甚，然皆從「不當春」生出。鍾惺云：七言律結法如此靈活者，可救滯濫之苦。《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當時初有律詩，人都未知云何。看他爲頭先出好手，盤空發起異樣才思，浩浩落落，平開二解。前解曰：今年不當春，三、四承之，便不別換筆，只一直寫曰：花亦不當花，柳亦不當柳。蓋二句十四字，並更不出「不當春」之三字也。於是遂爲一代律詩前解之定式。嗚呼！豈不偉哉！後解曰：明年倍還春，五、六先之，亦更不遠出筆，只就勢起曰：南橋公子今雖盡興，西第將軍已自留賓，然我今不與，便都不算，一齊寄語都要重還。一直讀之，分明只如一句說話。於是又遂爲律詩後解之定式。斯眞卓爾罕代之奇事也。後來文孫工部，無數沉鬱頓挫，乃更未嘗出此。索解人未遇，我誰與正之？《唐詩評選》卷四：全自樂府歌行奪胎而出天迴。《唐詩摘抄》卷三：初唐出語有極細嫩者，此實未脫陳隋口吻，但其格律一變，故不復以纖巧見疵。《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造語新異，以後人熟誦不覺耳。「明年春色」，恐未「還人」，奈何？《山滿樓

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一：此是有唐第一位詩人，此是初唐第一首律詩。學者當如何着眼？看其以「春日」爲題，却劈空將「不當春」三字立柱，便是不爲題縛。其所以不當春者何也？愁思看春也。其愁思看春何也？遊寓獨遊秦也。中二聯，皆極爲「不當春」之意，言彼自爲春而吾未嘗賞識、吾未嘗追陪也，只是「不當」而已矣。「不當」云者，非我負春，春方負我也。然雒城風日，何堪寄語明年春色。豈眞倍還，亦故作此紆迴之筆，以抒其淡蕩之思耳。眞是分外生情，遂乃烟波無際。又曰：今人作律詩，多着意於中間四句，此大謬不然者也。第一最要起得好，起處得力，則下面便全不費力矣。第一又要結得好，結處生動，則上面亦自然靈動矣。細閱此詩，當自知之。《唐詩成法》卷一：「今年」獨起下「不當春」。「徒」、「漫」承「愁思」，「應」、「幾」承「獨」字，雖分人、物，皆寫「不當春」也。末言今年秦地春色已不當春矣，明年洛城當加倍還我耳。以洛城映秦，以「倍還人」映「不當春」，以「寄語」結「有懷」，妙思奇語，迥非常境。通篇已臻精致，次聯開後人熟滑之端。《甚原詩說》卷二：律用平仄，固有定體，時亦有變體。【略】又杜審言《春日京中有懷》：「今年遊寓獨遊秦，愁思看春不當春。上林苑裏花徒發，細柳營前葉漫新。公子南橋應盡興，將軍西第幾留賓。寄語洛陽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第三句及結聯失占格。《小清華園詩談》卷下：七律發端倍難于五言，如杜員外「今年遊寓獨遊秦，愁思看春不當春」之奧折，【略】尚可備脫胎換骨之用。然但宜師其勢，不當倣其意。又：結句貴有味外之味，絃外之音。【略】杜員外之「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略】是皆一唱而三歎，慷慨有餘音者。《昭昧詹言》卷一五：春日京中有懷，京中秦也，杜家洛陽，通身命脈在「有懷」二字。首句點題面。次句破題意，「有懷」故「不當春」也。以下四句，切春，切京中，而各以一字作眼，以見「不當春」之意。曰「徒」曰「漫」曰「應」曰「幾」，皆題眼也，而收句始結明之。文律如此之細，雖太史公、韓退之之作文，不過如此。乃知子美冠絕古今，本於家學有素也。李義山輩不足知此。

《扈從出長安應制》 《唐詩歸》卷二：「分野都畿列，時乘六御均。京師舊西幸，洛道此東巡。文物驅三統，聲明走百神」，譚元春云：如此莊典，尤宜於排律。「游情皇鑒新」，鍾惺云：此句似古詩。「年豐景從親」，鍾惺云：此句寫太平人情妙甚，即《小雅》「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意。《唐詩鏡》卷三：凝厚中復得挺勁之致。

《春日江津游望》 《唐詩歸》卷二：譚元春云：深厚。「春江弄晚晴」，鍾惺云：三字靈秀。「飛棹乘空下，迴流向日平」，鍾惺云：壯幻。譚元春云：比「江向白雲平」更好。「忽嘆人皆濁，堤防水至清」，鍾惺云：句似子美。《唐詩評選》卷三：一句起，第二句即轉，乃以假對不覺。又：平序中忽起一波，賴不重繳，則兩折亦合一矣。排律之製，後人爲之名爾，其始則亦五言古之相爲對仗者也。晉宋以降，大有斯體。其差異者唯以音節，初終條理，固不容乖異也。陰鏗、何遜思理不逮昔人，故五言長篇動有折合，乃要其汎濫，不過一再而止。既已命意成章，則求盡一物、一景、一情、一事之旨，得盡而畢。若倏此旋彼，生起無根，拾掇不以其倫，流漾不赴其曲，則形者愈充，神者久喪。盛唐以後，失其宗旨，以排爲律，引律使排，于是日非當日，人非當人，物非當物，意非當意。雜俎新陳，倫紀莫辨。徒以首尾絡束，強合令成。其涼法之始，自杜陵夔府諸作以相沿染，而人間乃有此脆蛇寸斷、萬蟻羣攢之詩，謂之排律。來者不知變通，而殉杳無其極，得所是正，賴此先哲而已。

《度石門山》 《唐詩廣選》卷五：蔣仲舒曰：狀瀑布水祇一言，而飛泉百道泠然沁人。《唐詩歸》卷二：譚元春云：通首高密清壯，排律聖境。又云：純全好詩，易於太平。以上二篇（指此篇與《春日江津遊望》），秀整深重中靈氣常勃勃欲出，最可誦法。「開塞隨行變」，譚元春云：有財力人遊山眞語。「高深觸望同」，譚元春云：看得眞。「江聲連驟雨」，此句尤妙！《唐詩鏡》卷三：「江聲連驟雨，日氣抱殘虹」，語氣精湛。「春日江津烟銷垂，柳弱霧卷落花輕」，亦屬佳句。《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三六：周敬曰：點綴靈秀，轉摺壯幻，的是度石門實景實情。有渝登臨賞興，致造化之功，虛爲設險也。總從石門山眞景以成詠，而遊度客懷和景寫出，音調整厚而明響，初唐佳品也。《唐風定》卷一八：整密精工，而清疏流動，無一滯氣，此體之聖。

《贈崔融二十韵》 《唐詩解》卷三一：按唐初諸帝無親將北伐者，疑武攸宜嘗封王，將兵討契丹，以崔融爲書記，必簡作此以送之。首聯總叙其事，次記飲餞之榮，次寫邊庭之景，末則冀其成功也。「秋風古北平」，言當秋而掃蕩邊塵，則復漢家之境土矣。

《**贈蘇味道**》　《批點唐詩正聲》卷二：杜審言才雄一世，直欲以屈、宋作衙官，觀此詩亦不可少。《增定評注唐詩正聲》卷七：郭云：高華雄勁，冠冕詞流。《唐詩訓解》卷四：前祇說邊景，後纔歸到蘇身上。又曰：味道嘗參軍於邊，必簡作此寄贈也。《唐詩鏡》卷三：「據鞍雄劍動，搖筆羽書飛」，語有生韻。《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三六：意調雄渾，爲國家邊士生色。《唐詩評選》卷三：迎頭寬衍，迤邐入題，序次中凡五層，折合成一片，布格有神。久壓沈宋者，正以是爾。《唐詩解》卷四五：味道嘗參軍事於邊，必簡作此寄贈。言北地苦寒，而南城之戍未返，彼邊聲朔氣已是難堪，雨雪風霜，尤爲慘烈，獨喜胡兵將盡，而我衆圍之，妖星已落，而我馬方壯，且有滅胡之勢矣。於是按劍以壯威，飛書以報捷，良必出君手也。若胡滅班師，朋遊相待，故我預期君之獻凱，相與歌舞於春暉耳。《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七：「雲淨妖星落，秋高塞馬肥」，雄健一氣。「輿駕還京邑，朋遊滿帝畿」，上方還自東都。《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三：第四健。「雲淨」四句總警，「據鞍」句更生動，步步向警策。後四彌作興會。

《**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東**》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初唐四十韻惟杜審言，如《送李大夫作》，實自少陵家法，杜《八哀・李北海》云「次及吾家詩，慷慨嗣眞作」是也。而注者懵然，可爲一笑。《唐音癸籤・詁箋六》：杜審言《送李嗣眞使河東》詩：「子月開階統，房星受命年。」時則天改唐爲周，遣使，故所用皆姬周受命事。子月，周正朔。周興，五星聚房，出《春秋元命苞》。天子必有神靈符紀，開階立隧，孔演圖之文。《唐詩援》卷一七：排律至老杜如泛滄溟，千奇萬怪，不可端倪，然實濫觴於此。《唐詩歸》卷二：鍾惺云：高華嚴重，必須如此。豈得以寡趣爲格高耶？譚元春云：前半皆經典大關係語，後半太多了些。「謳歌移火德」，鍾惺云：「移」字可畏！有「維命不於常」意。莊雅中忽用此輕松字，動人妙筆！「圖讖在金天」，鍾惺云：「在」字又老。「地即交風雨，都仍卜澗瀍」，譚元春云：甚確甚新！何曾經人用過？「明堂惟御極，清廟乃尊先」，譚元春云：健筆。「中軍歸戰敵，外府絕兵權」，鍾惺云：語似有規。「拜迎彌道路，舞詠溢郊鄽」，鍾惺云：未免塞湊。《彙編唐詩十集》壬集一八：唐云：是篇不獨詞莊，正以法勝。工部極雄贍，不能越其範圍，家學信有所本。《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三六：周珽曰：作法千古，何如紫衣擁劍，叠躍揮霍，搶光靈激，橫若裂盤，旋若規尺。讀必簡此與《扈從長安》篇，知少陵《贈哥舒翰》、《上左相》等什，神龍原自有種也。《圍爐詩話》卷二：長篇須有間架，以杜氏祖孫二詩爲法。審言《和李嗣眞奉使存撫河東》，叙事之有間架者也。起手八聯，寬衍大局也。「已屬羣生泰」以下，出朝廷存撫之意，即出嗣眞也。「城闕周京轉」以下，出河東也。「昔出諸侯靜」，因河東爲高祖興王之地而追叙之也。「隱隱帝鄉遠」以下，叙嗣眞之奉使也。「雨霈鴻私滌」以下，實叙存撫之事也。「殺氣西衝白」以下，暢言旁及也。「緬邈朝廷問」以下，叙嗣眞之眷注才學也。「澄清得使者」一語，完奉使之事也。「莫以崇班閿」以下，自託也。末聯總收前文也。子美《上韋左丞》詩，人誤置之古詩中，實排律言情之有間架者也。黃山谷所說最善：起手曰「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是一篇正意，故令韋靜聽而具陳之。「甫昔少年日」以下，言儒冠之求志也。「此意竟蕭條」以下，言誤身也。意舉而文備，宜乎有是詩矣。是詩獨獻于韋者，以厚愧眞知在讚誦佳句也。大臣職在薦賢，不徒愛士，故效貢禹之彈冠而走跋涉也。知韋不能薦，故欲去秦也。臨去有惓惓之情，故托意于終南、渭水也。去不可以不別知交，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也。一去不可復見，故結語云云也。余謂山谷之說是詩極善。然宋人知賦而不知興比，用興比則有縱橫出沒，與此二篇不同。韋左丞名濟，山谷以爲見素。《柳亭詩話》卷三〇：自六朝以駢麗成詩，而唐人遂製爲排律。大約以六韻爲準，蓋試格也。其長者不過十數韻而止。杜必簡《送李嗣眞存撫河東》詩四十韻，渠嫫森嚴，遂爲文孫衣鉢。即少陵集中，百韻者僅得一首。《唐風懷》卷五：靜公曰：一種深奧之氣鬱然筆端，自然典貴不常。《五七言今體詩鈔》卷一：雖貢諛牝朝，而莊麗精切，實長律佳製。

《**贈蘇綰書記**》　《詩藪內編・近體下・絕句》：唐初五言絕，【略】惟杜審言《渡湘江》、《贈蘇綰》二首，結皆作對，而工緻天然，風味可掬。《唐詩訓解》卷七：「紅粉」、「燕支」，巧有應帶。《唐詩解》卷二五：首言才稱其名，次紀從征之遠，燕支多美女，故以室家感之，欲其毋久滯也。《唐詩摘抄》卷四：三、四二句，共藏一「歸」字。「紅粉」、「燕支」，婦人助色之物，用此點染，亦所以助詩之色。《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十九：「燕支」、「紅粉」，略見映帶。《唐風定》卷二一：初唐風華迴絕，已啓盛、中妙境。《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五：三、四流走作對，

《甚原詩說》卷三：對收，如杜審言「知君書記本翩翩，爲許從戎赴朔邊？紅粉樓中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流水呼應）。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十三：此已絕去下四句，而以「支」、「粉」爲對。

《渡湘江》　《唐詩歸》卷二：「今春花鳥作邊愁」，譚元春云：「作」字妙！《唐詩絕句類選》卷二：蔣仲舒曰：末二句與王勃《蜀中九日》作意相似，配偶處不對而對，對而不對，佳。《彙編唐詩十集》已集：唐云：初唐七絕之冠。《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五一：周敬曰：陳隋靡麗極矣，必簡翻盡陳調。如「遲日園林」一章，練神修意，另出手眼，遂令光景一新。《唐詩解》卷二五：此貶峰州道涉湘江而作也。以湘爲舊遊之地，故感昔而悲邊愁，則觸物而生，是因花鳥而作也。北人南竄，欲返無時，惟覺湘流之可羨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十九：北人南竄，歸日無期，惟湘流向北爲可羨也。《唐詩箋注》卷八：玩通首意有兩層，上二句悲異時，下二句悲異地。「作邊愁」字妙。《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五：（後二句）厥孫一飯不忘君，所謂有開必先也。《甚原詩說》卷三：押韻對起，如杜審言「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

《戲贈趙使君美人》　《唐詩訓解》卷七：雖謔言，韻致自然。《唐詩解》卷二五：羅敷爲趙王所邀，今因姓而用其事。言其容色之麗，騎服之華，堪動人矣。今獨行道中，君獨不可爲他家使君以邀之乎？蓋戲之也。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上・杜審言》　審言，進士舉，初爲隰城尉。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然恃才矜傲，甚爲時輩所嫉。乾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累轉洛陽丞。坐事貶授吉州司戶參軍，又與州僚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搆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府中酣讌，審言子幷年十三，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死，而幷亦爲左右所殺。季重臨死曰：「吾不知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因此免官，還東都，自爲文祭幷，士友咸哀幷孝烈，蘇頲爲墓誌，劉允濟爲祭文。後則天召見審言，將加擢用，問曰：「卿歡喜否？」審言蹈舞謝恩，因令作《歡喜詩》，甚見嘉賞，拜著作佐郎。俄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與張易之兄弟交往，配流嶺外。尋召授國子監主簿，加修文館直學士。年六十餘卒。有文集十卷。次子閑。閑子甫，別有傳。

《新唐書・文藝傳上・杜審言》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進士，爲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幷年十三，袖刃刺季重於坐，左右殺幷。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免官，還東都。蘇頲傷幷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峰州。入爲國子監主簿、脩文館直學士，卒。大學士李嶠等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之亡，審言爲服緦云。

《唐才子傳・杜審言》　審言，字必簡，京兆人。預之遠裔。咸亨元年，宋守節榜進士，爲隰城尉。恃高才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何故，曰：「彼見吾判當羞死耳！」又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坐事貶吉州司戶。及武后召還，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舞蹈謝。后令賦《歡喜詩》，稱旨，授著作郎，爲修文館直學士，卒。初，審言病，宋之問、武平一往省候，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但恨不見替人也。」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有集十卷，今不存，但傳詩四十餘篇而已。

紀事

《**唐詩紀事・杜審言**》　審言，字必簡，襄州人。初貶吉州司戶，與同僚不叶，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誣以罪，繫獄。審言子幷，年十三，因季重酖讌，懷刃刺之。季重臨死曰：吾不知審言有孝子，若訥誤我，亦焉避害。審言因此免官，還東都。則天召，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舞蹈謝恩，因作《懽喜》詩，授著作郎。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峰州。入爲修文館學士卒。將死，謂宋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審言卒，李嶠已下請加命，時武平一爲表云：審言譽鬱中朝，文高前列，是以升榮粉署，擢秀蘭臺。往以微瑕，久從遠謫。陛下膺圖玉辰，下制金門，收賈誼於長沙，返蔡邕於左校。審言獲登文館，預奉屬車，未獻長卿之辭，遽啓元瑜之悼。臣等積薪增愧，焚芝盈感，伏乞恩加朱紱，寵及幽泉，假飾終之儀，舉哀榮之典，庶弊帷莫棄，墜履無遺。乃贈著作郎。制曰：漢覃恩祐，方慶於同時；漳浦疣疴，忽歸於厚夜。蒿里修文之地，永閟音徽；蓬山著作之曹，宜加寵數。

又　子美《贈閻丘師》詩云：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謂審言以詩，閻丘均以字，同侍武后也。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杜審言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杜審言集》十卷。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杜審言集**》　嘗對武后賦《歡喜詩》，后歎重其文。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集有詩四十餘篇而已。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杜必簡集》一卷，唐著作郎襄陽杜審言必簡撰，工部之祖也。

《**通志・藝文略**》　《杜審言集》十卷。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八**》　《杜審言集》十卷。

又《**經籍考六九**》　《杜必簡集》一卷。陳氏曰【略】楊誠齋序略曰：必簡嘗爲吉州司戶，今戶曹趙君彥清旁搜遠摭，得其詩四十二首，將刻棗以傳好事，且以爲戶廳之寶玉大弓，屬予集之。

《**宋史・藝文志七**》　《杜審言詩》一卷。

《**唐才子傳・杜審言**》　有集十卷，今不存，但傳詩四十餘篇而已。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杜審言集》十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杜審言詩》三卷，著作郎襄陽杜審言必簡著。子美之祖也。詩凡四十三首。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杜審言詩》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杜必簡集》二卷，審言。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杜審言集》一卷，鈔。

《**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録彙編**》**卷七**　《杜審言集》一卷。

《**天一閣見存書目**》**卷四**　《杜審言集》三卷，全。

《**楹書隅録初編**》**卷四**　宋本《常建詩集》二卷、《杜審言詩集》一卷、《岑嘉州詩集》四卷、《皇甫冉詩集》二卷，四冊，共一函。嘉靖戊午七月既望，雲棲館假來（在皇甫集後）。右宋槧四家詩集，不詳何人所編，無刊書年月。首常尉，次杜必簡，次岑嘉州，次皇甫茂政。常、杜二集爲一冊，岑集二冊，皇甫集一冊。卷末有明人題識。版刻頗精，古香可挹。余從都中故家得之，重事裝池，幷考各本異同，附諸於後，宋存書室主人。【略】杜集共詩四十三首，有明人朱校，頗精核，亦可珍也。

《**古泉山館題跋**》　翻宋本《杜審言詩集》一冊。中板廿行，行十八字。板匡左右內有細綫摺口，板心題審言詩，下記葉號。卷首題《杜審言詩集》，後行低三字即接詩題。前無目錄，亦不分卷，凡詩四十三首。卷首有《杜審言詩集序》，末題乾道庚寅冬十月甲辰廬陵楊萬里序。首云：「襄陽杜審言，字必簡，嘗爲吉州司戶。今戶曹趙君彥清旁搜遠摭，得其詩四十三首，將刻棗以傳好事，且以爲戶廳之寶玉大弓，屬余集（當作序）之」云云。杜審言爲少陵之大父，並見《新唐書・文藝傳》。晁氏《讀書志》載其集一卷，云有詩四十餘篇而已者，蓋亦即此本也。據楊誠齋序，此爲乾道中曹彥清所輯，書中「貞」、「慎」、「恒」、「敦」等字，[illegible]

與《李翰林集》板式行款無異，蓋皆同時所刻也。予家又有一本，板式無異，以此四十三首，分爲上下二卷，於每卷首次行添入「雜詩」二字，板口亦改題《杜審言集》卷上卷下，蓋又以此本重刻而改其舊面矣，故書中無缺筆字。

《全唐詩》錄載其詩二十五首，皆在此四十三首之內。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杜審言集》二卷，明刊本。前有乾道庚寅廬陵楊萬里序，云【略】趙君彥清旁蒐遠摭，得其詩四十三首，將刻棗以傳好事，且爲戶廳寶玉大弓，屬余序之云云。按：審言【略】有集十卷，今不存，但傳詩四十餘篇，天一閣范氏、海源閣楊氏書目均載此書。楊乃宋刻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八 《杜審言集》二卷，明初活字本，葉石君舊藏，唐杜審言撰。襄陽杜審言，字必簡，嘗爲吉州司戶，今戶曹趙君彥清，旁搜遠摭，得其詩四十三首，將刻棗以傳好事，且以爲戶廳之寶玉大弓，屬余序之。余觀必簡之詩，若「牽絲紫蔓長」，即其孫甫「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句也。若「鶴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鳥怪」之句也。若「雲陰送晚雷」，即「雷聲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即「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之句也。余不知祖孫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至如「往來花不廢，新舊雪仍殘」，如「日氣抱殘虹」，如「愁思看春不當春，明年春色倍還人」，如「飛花攪獨愁」，皆佳句也。三世之後，莫之與京宜哉！乾道庚寅冬十月甲辰，廬陵楊萬里序。

《海源閣藏書目・集部・宋本》 《杜審言皇甫冉岑嘉州常建詩集》四冊一函。

《天一閣藏書經見錄》卷下 《杜審言詩集》三卷。前有乾道庚寅楊萬里序，後有嘉靖戊子任慶雲刻書跋，謂重刻康對山本（康本刻之關中）。嘉靖刊巾箱本，九行十五字，白口，一冊。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一 明刊《杜審言詩集》跋：《杜審言集》，明代有晉安鄭氏《初唐十二家》本及永嘉張遜業校江都黃惇刊《十二家唐詩》本，皆嘉靖刻也。又有許自昌本，爲萬曆刻，然此三本咸爲叢刻，且分兩卷，若單刻本則絕少見。頃趙斐雲自南中收得三卷本，中版心，款式極古。詩分三卷，每卷目連正文，半葉九行，行十五字，白口，左右雙闌。前有乾道庚寅楊萬里序，言戶曹趙君彥清得詩四十三首，將刻棗以傳好事云云。末有嘉靖戊子任慶雲跋，言康對山刻之關中，既官襄陽，知其詩無傳云云。是康氏所翻爲乾道本，此任氏本又從康刻再翻刻者也。予重其罕覯，因以許自昌本校之，而記其異字於表焉。壬申正月十四日沅叔記。

原本（許自昌本）	據本（嘉靖任慶雲本）	卷	版	行	字誤	校改
垂猿臂	垂（一作束）猿臂	上一	九	一	十四	
錫和戎	息和戎			一	十八	
氣候寒	氣候寒（一作風氣寒）			二	三	
應詔	應詔（一作制）			二	五	
酌海	酌海（一作酒）			二	九	
搖空	搖雲			三	十四	十三
鑒魏闕	覽魏闕			三	十五	三
離	雜			四	一	
脂粉氣	脂氣在			四	十二	
物紱	朱紱			四	十八	
搖篁	搖葦（一作筆）			四	十八	
幽亭	幽庭			四	十八	
奇他日	奇（一作期）他日			五	六	三
渡	度			五	十八	十八
堯天	高天			六	六	
解紳	解神			七	六	
旅	遊	下一	五	三		
秦	春		一	五	七	
籙	籙		二	一	十八	
旁	傍		二	四	十七	
服	伏		二	七	十六	
壁	璧		二	十一	八	
朝	晴		二	十二	五	
溢	益		二	十五	十三	
度	渡		二	十六	十	
班	斑		下三	一	三	

三十四　深可　深可（一作何）
四十　四十韻　（二二字衍）
四十四　稚節　稚「一作雅」節
四十七　嵓谷　巖沼（一作谷）
五十八　青娥　青蛾

《中國善本書提要》《杜審言詩集》三卷，一冊（北圖），明嘉靖間刻本，九行十五字（14.7×10.6），唐杜審言撰。是集《四庫總目》不載。按審言原有集十卷，久佚，宋趙彥清復輯爲一卷，凡四十三首，楊萬里序而傳之。此本爲明嘉靖間任慶雲官襄陽時所刻，謂據康對山關中刻本上版。攷楊氏《楹書隅錄》卷四載宋刻本一卷，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四載明刻本二卷，均有詩四十三首，（《全唐詩》第二函一冊亦載四十三首。）蓋分卷雖不同，皆從趙彥清本出故也。楊萬里序，乾道六年（一一七〇）。任慶雲跋，嘉靖七年（一五二八）。

藝文

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　維大唐景龍二年歲次戊申月日，考功員外郎宋之問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修文館學士杜君之靈。嗚呼！位曰大寶，才曰天爵。辭業備而官成，名聲高而命薄。屈原不終於楚相，揚雄自投於漢閣。代生人而豈無，人違代而咸若。運鍾唐虞，崇文寵儒。國求至寶，家獻靈珠。後復有王、楊、盧、駱，繼之以子躍雲衢。王也才參卿於西陝，楊也終遠宰於東吳，盧則哀其栖山而卧疾，駱則不能保族而全軀，由運然也。莫以福壽自衛，將神忌也。不得華實斯俱，惟靈昭昭。度越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潤也，若和風欲曙，搖露氣於春林；其秉艷也，似涼雨半晴，懸日光於秋水。衆轍同遵者擯落，羣心不際者探擬。人也不幸而則亡，名兮可大而不死。君之栖遑，自昔迷方。逢時泰兮欲達，聞數奇兮自傷。屬文母之丕運，應才子之明歟。援淪秀於蘭畹，侍仙遊於柏梁。命以著作，拜之爲郎。始翔鴛於清列，旋禦魅於炎荒。遺旅鴈兮超彭蠡，作編人兮居越裳。殊許靖之新適，憶虞翻之舊鄉。惟皇龍興，再施法度。拂洗溟渤，騫翔雨露。通籍於八舍禁門，搖筆於萬年芳樹。仰赤墀兮非遠，謂白首兮方遇。君病何病？到此彌留。藥雖餌兮寧愈，針不及兮可憂！雖則妙醫莫識，實冀明神獲瘳。嗚呼哀哉！君之將亡，其言也善。余向十旬，日或再展。君感斯意，贈言宛轉。識金石之契密，悔文章之交淺。命子誡妻，既懇且辨。自予與君，弱歲遊執。文翰共許，風露相浥。況窮海兮同竄，復文房兮並入。川流遽閱，隙電初過。昔乘運兮如此，今造冥兮若何！懷君疇好兮恨已積，念君近惠兮情倍多。道之南宅，困之東粟，使君孤之有餘，寧我家之不足！籍籍流議，喧喧薄俗，名全每困於爍金，身沒誰恨其埋玉。空落長松千尺，詎置生芻一束！倬彼韋公，贈殷禮縗。善乎崔子！理感情屬。相識有素，見賢增勖。登君詞賦於雲臺之上，藏君齒髮於緱山之曲。緱氏山兮山上雲，秦城郊兮郊外墳。孟冬十日兮共歸君，君有靈兮聞不聞？我咀瑤屑，君知自久。坐泣焚芝，遙哀畫柳。闕視祖載，爰遺巵酒。願歆悲誠，將告良友。尚饗。

崔融《留別杜審言并呈洛中舊游》　斑鬢今爲別，紅顏昨共遊。年年春不待，處處酒相留。駐馬西橋上，回車南陌頭。故人從此隔，風月坐悠悠。

雜録

《大唐新語・孝行》　杜審言，【略】恃才謇傲，爲時輩所嫉。自洛陽縣丞貶吉州司戶，又與羣寮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搆之，審言繫獄，將因事殺之。審言子幷，年十三，伺季重等酬醼，密懷刃以刺季重。季重中刃而死，幷亦見害。季重臨死，歎曰：「吾不知杜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由是免官歸東都，自爲祭文以祭幷。士友咸哀幷孝烈，蘇頲爲墓誌，劉允濟爲祭文。則天召見審言，甚加歎異，累遷膳部員外。

《太平廣記》卷二六五引《譚賓録》　杜審言初舉進士，恃才謇傲，甚爲時輩所妬。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參選試判後，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當羞死矣。」又問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貶吉州司戶，司馬周季重、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搆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酣宴，審言子幷年十三，懷刀以擊季重，重中創而死。幷亦爲左右所殺。

李嶠

論述

綜論

張庭芳《**故中書令鄭國公李嶠雜詠百二十首序**》　嘗覽尊德叙能，述古不作，竊所企慕，情發於中，顧有闕於愼言，誠見貽於尤悔者矣。然夫禁雞雖謬，周鼠徒珍，猶遇兼金以答，豈獨盧胡致哂。頃尋繹故中書令李鄭公百二十詠，藻麗詞清，調諧律雅，宏溢逾於靈運，密緻掩於延年。特茂霜松，孤懸皓月。高標凜凜，千載仰其清芬；明鏡亭亭，萬象含其朗耀。味夫純粹，罕測端倪。故燕公刺異詞曰：「新詩冠宇宙。」斯言不佞，信而有徵。於是欲罷不能，研章摛句，輒因注述。思鬱文繁，庶有補於琢磨，俾無至於疑滯。且欲啓諸童稚，焉敢貽於後賢。於時巨唐天寶六載，龍集強圉之所述也。

《**新唐書・李嶠傳**》　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略】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爲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李嶠集**》　嶠富才思，前與王勃、楊炯，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爲文章宿老，學者取法焉。

《**後村詩話續集**》**卷三**　李嶠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肥鮮，綺羅，斷人食肉、衣錦；性好行房，憎人畜聲色。

徐獻忠《**唐詩品**》　唐初諸子，詞心共艷，律調俱揚，不可尚已。而擅古作者，宋、李二君之宗，尤爲炳著。延清之七言，裁茂鬱之幽思，按鴻朗之疏節，品第梁陳，固已含跨其上；而巨山之五言，詞華英淨，節奏鏗諧，置之晉、宋之間，則潘岳之流調，惠連之靡富，微波尚傳，不當擅美。若復湔其涇雜，騁其長駕，則七子之流，未知上下其論。

《**詩源辯體**》**卷一四**　李嶠五言古，平韻者止「奉詔受邊服」一篇聲韻近古，餘皆雜用律體，仄韻者雖忌鶴膝，而語自工。七言古調雖不純，而語亦工。五言律在沈、宋之下，燕、許之上。其詠物一百二十首中有極工者。七言律二篇稍近六朝，然頗稱完美。

《**薑齋詩話**》**卷下**　咏物詩，齊梁始多有之。其標格高下，猶畫之有匠作，有士氣。徵故實，寫色澤，廣比譬，雖極鏤繪之工，皆匠氣也。又其卑者，餖湊成篇，謎也，非詩也。李嶠稱「大手筆」，詠物尤其屬意之作，裁翦整齊而生意索然，亦匠筆耳。

《**唐詩評選**》**卷三**　李巨山詠物五言律不下數十首，有脂粉而無顏色，頹唐凝滯，既不足觀。杜一反其弊，全用脫卸，則但有君蒿淒愴之氣，而已離營魄。兩間生物之妙，正以神形合一，得神於形，而形無非神者，爲人物而異鬼神。若獨有怳惚，則聰明去其耳目矣。

《**載酒園詩話又編・李嶠**》　讀李巨山詠物百餘詩，固是淹雅之士，但整核而已，未甚精出。即如《芙蓉園應制》「飛花隨蝶舞，豔曲伴鶯嬌」，較「風來花自舞，春入鳥能言」，其意相越幾何？經慧筆便成秀句，天才洵不可強。

沈德潛《**唐詩觀瀾集序**》　予嘗憾唐人選唐詩如令狐楚之《御覽集》，奉勅纂進，而應制之作所輯寥寥；芮挺章之《國秀集》，若李嶠、杜審言、徐彥伯、張九齡諸公，皆制作大手，亦僅錄數章。今得是編，可以補前人之闕略。

《**石洲詩話**》**卷一**　李巨山詠物百二十首，雖極工切，而聲律時有未調，猶帶齊、梁遺習，未可遽以唐人試帖例視。

《**方南堂先生輟鍛録**》　詠物題極難，初唐如李巨山多至數百首，但有賦體，絕無比興，癡肥重濁，止增厭惡。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若李巨山（嶠）之「承恩咸已醉，戀賞未還鑣」，及「遽惜歡情歌吹晚，揮戈更卻曜靈迴」，【略】皆導君以樂而忘返，殊非「臣卜其晝，臣卜其夜」之心也。

《**三唐詩品**》**卷一**　其源遠祖文通，近規江令。才多略格，每見率爾成

篇。七言騁妍，有陳宮艷體。《汾陰》之作，盛傳當時，亦祇以章尾四言跌宕，振起全篇，前路鋪排，已無深致。咏物累牘，取成事類，風味無成，角巧分題，源出梁、陳雜體。試帖之興，其濫觴矣。

《詩學淵源》卷八　蘇、李雖屬一體齊名，而蘇實不逮遠甚。嶠古詩如《奉使朔方》及《鸛鵠》二首，尤契古韻。又《擬東飛伯勞西飛燕歌》，雖七言而轉韻，亦然，蓋深得齊、梁之遺也。嘗作咏物詩百篇，體物瀏亮，世尤傳誦。

分論

《奉教追赴九成宮途中口號》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回斡得體。

《秋山望月酬李騎曹》　《網師園唐詩箋注》：但寫月，而「望」意、「酬」意俱見。

《扈從還洛呈侍從羣官》　《唐音癸籤・詁箋六》：李嶠《還洛》詩：「將交洛城雨，稍遠長安日。」交字用《東京賦》「總風雨之所交」。「陶甄荷吹萬，頌歎歸明一」，用荀子「明一者皇」。

《奉使築朔方六州城率爾而作》　《唐詩鏡》卷四：眞宏鉅手，隱有古意。

《早發苦竹館》　《唐詩鏡》卷四：照出景色，大有作意。

《安輯嶺表事平罷歸》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起飄忽。「春色遶邊陲，飛花出荒外」，是天使語。

《汾陰行》　《本事詩・事感》：天寶末，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闋。有唱李嶠詩者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祇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時上春秋已高，問是誰詩，或對曰李嶠，因凄然泣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眞才子也。」又明年，幸蜀，登白衛嶺，覽眺久之，又歌是詞，復言「李嶠眞才子」，不勝感歎。時高力士在側，亦揮涕久之。《詩藪・古體下・七言》：李嶠《汾陰行》，玄宗劇賞，然聲調未諧，轉換多躓，出沈、宋下。薛君采初唐獨取此篇，非是。《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一五：周珽曰：此借漢事以刺時事也。尤侗《答王阮亭》：李嶠《水調》：「山川滿目淚沾衣。」本不爲明皇而作，乃明皇聞之潸然出涕，不待曲終而去。陳維崧《蔣京少梧月詞序》：樂苑《水調歌》始隋煬帝鑿汴河製此曲，唐用其名，【略】李嶠「山川滿目淚沾衣」是也。《帶經堂詩話・衆妙門三・指數類下》：漢武帝《秋風辭》足跡騷人，李嶠《汾陰行》能使明皇感動流涕，眞絕唱也。家兄西樵吏部，從弟幼華都諫，皆有作，西樵云：「千秋脽上見遺祠，武帝雄風自一時。法駕遂迴齋殿啓，靈壇颯沓羽旂披。禮成侍從陪遊盛，情極君王感物悲。陳跡祇今誰仿佛？白雲南雁望參差。」幼華云：「東風紫燕入叢祠，河上人家記漢儀。古碣半淪天上水，蒼松全折雨中枝。依俙三獨流光夜，想像千官立仗時。最喜啼鶯猶未歇，看花一路到汾脽。」亦無慙才子之目。《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明皇封禪泰山後亦祀后土於汾陰，宜乎聞此辭於播遷之餘，幾乎泣下也。爾時風格乍開，故句調未能全合。《網師園唐詩箋注》卷四：首叙全盛時典禮之隆，次述遊觀之勝。「自從天子向秦關」，指武帝崩五柞宮言。下乃叙今昔之感。「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荆棘」，二句雙鎖上文。結四語推開一層，入感慨意。覺滔滔長篇，讀至此神韻悠然遙遠。後人七古俱祖此爲式。《石洲詩話》卷一：李巨山《汾陰行》末四句，明皇聞而掩泣，曰：「李嶠眞才子也。」此事互見《明皇傳信記》及鄭嵎《津陽門詩》注，而一以爲將幸蜀登花萼樓，使樓前善《水調》者登而歌之，一以爲過劍閣下望山川，忽憶《水調》辭。二條小異。《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古凡例》：李嶠《汾陰行》，步伐整齊，詞旨悽惻，爲有唐一代七言古正聲所起，特以列於盧、駱之前。《昭昧詹言》卷十三：起四句叙。「漢家」四句再叙。「歡娛」四句寫足。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平平鋪叙，氣仍健舉，此非可以學得。（末四句）亦常語而搖曳。

《中宗降誕日長寧公主滿月侍宴應制》　《唐詩鏡》卷四：李嶠詩如富家子，金裝玉相，滿身是富貴氣色。三、四瑋麗。

《奉和送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公主和蕃極辱國事，雖奉詔作，亦帶諷諫，此立言之體也。《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七：（三、四句）巧不傷雅。（末二句）似非應制體，而措語自妙。《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起作互對，亦有生致。三、四極尖巧，結亦作波，可悟唐人不忌纖穎。似此用「穠李」字，便無滯色，且復雅切，王姬下嫁，彌見作意。

《侍宴長寧公主東莊應制》　《唐詩訓解》卷三：官集樂奏，樹密烟籠，

皆實景。《唐詩解》卷三二：主之別業在野，故鑾輿降乎紫宮而來幸也。于是開宴則百僚俱集，奏管則仙鳳調音，蓋以弄玉比公主也。且烟樹朦朧，接乎山水，地極勝矣。是以羣臣皆醉，大駕猶未能還宮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結見君恩無已。《古唐詩合解》卷七：前解東莊侍宴，後解宴罷而叙其事也。「別業臨青甸，鳴鑾降紫霄。」以東莊起。別業，猶言別第。青甸，東莊在東郊也。鳴鑾，天子之大輅鸞鈴之聲也。降紫霄，從紫禁而降臨東莊也。「長筵鵷鷺集，仙管鳳凰調。」此以侍宴主家承。開長筵而設宴，則侍宴者如鵷鷺之集。鷺飛有序，故以喻百官。至於奏管，則調鳳凰之聲，此以弄玉比公主也。「樹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遙。」此以東莊勝景爲轉。南山，即終南山也。楚辭：「帝子降兮北渚。」言湘君也。今言東莊地勝，烟樹迷濛，見山之近而水之遙也。「承恩咸已醉，戀賞未還鑣。」合上云，於此勝地而沾主恩，羣臣咸已盡醉而大駕猶未還宮，以戀此山林歡賞未已也。

《甘露殿侍宴應制》　《唐詩鏡》卷四：三、四矜貴，五、六賦景，落間是鋪排體面。《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八：其格調亦整，特乏神韻耳。吳山民曰：結幽曠。《唐詩選勝直解・五言律詩》：起句賦而比也。首言殿宇幽致，次聯言宴之盛，三聯言殿前之景，末言「歸路滿煙霞」，有不醉無歸之意。正是形容恣歡賞處。《閒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陳德公先生曰：本是隽句，涉筆能亮，乃見雄才。五、六止趨得結語「歸路」二字耳。句法乃亦老健。又評：落句氤氳流繞。第二「綱」字是字法。祇三、四道侍宴，後半全寫宴罷情景，避實擊虛，詩家一秘。「月宇」、「雲窗」，特爲題中「甘露」字作掩映耳。

《送沙門弘景道俊玄奘還荆州應制》　《唐音癸籤・詁箋六》：嶠與李乂皆有《送沙門玄奘三僧還荆門應制》詩，此是江陵白馬寺玄奘，中宗時與景、俊二師同召至京，歸鄉終本寺，非貞觀中求法奘師也。詳《高僧傳》。

《晚景悵然簡二三子》　《近體秋陽》卷一：「長歌」、「空對」四字，鬆動瀟灑，浩潔虛明。

《送李邕》　《唐詩歸》卷二：「離人席上起」，鍾惺云：五字寫別景，直而可思。譚元春云：看此即如今日身自送人，見人起身光景。《閒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陳德公先生曰：純用清氣成章。三、四道送別情事，極生動。後半淺泛中有少致，故不覺爲淡率。詩貴生致，要在不易。五、六贈酒曰「傾壺」，題書曰「掩淚」，是詩家琢句作致處。「御溝水」上綴「殷勤」二字，令陳語頓有情趣。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離人席上起，征馬路旁嘶」，蕭蕭行色。

《武三思挽歌》　《唐詩鏡》卷四：五、六語不泛泛。

《石》　《唐詩鏡》卷四：三、四有巧思，而乏生韻。

《笛》　《優古堂詩話・落梅花折楊柳》：《樂府雜錄》載：笛者，羌樂也。古曲有《落梅花》《折楊柳》，非謂吹之則梅落耳。故陳賀微《長笛》詩云：「柳折城邊樹，梅舒嶺外林。」張正見《柳》詩亦云：「不分《梅花落》，還同橫笛吹。」李嶠《笛》詩：「逐吹《梅花落》，含春柳色驚。」意謂笛有梅柳二曲也。然後世皆以吹笛則梅落，如戎昱《聞笛》詩云：「平明獨惆悵，蜚盡一庭梅。」崔櫓《梅》詩：「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青瑣集》詩：「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皆不悟其失耳。惟杜子美王之渙李太白不然。杜云：「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卻盡生。」王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李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亦謂笛有二曲也。

《桂》　《唐詩鏡》卷四：三、四意絕佳，第語格稍晚。又：詠物病其最切，以其死而無味也。詩惟其似而已，此言可以補類書之不及。

《槐》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五三：吳旦生曰：《南部新書》言，長安舉子自六月已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淨坊廟院及閒宅居住，作新文章，謂之夏課。亦有十人、五人醵率酒饌，請題目於知己朝達，謂之私試。七月後投獻新課，並於諸州府拔解，人爲語曰：「槐花黃，舉子忙。」據此，則槐黃乃肄業之時。【略】李嶠詠《槐》云：「鴻儒訪業來。」則其義明矣。

《人日侍宴大明宮恩賜綵縷人勝應制》　《唐詩評選》卷四：巨山雕組奪色，七言風味駘宕，賢於五言遠矣。《唐詩箋注》卷四：此首賦人日最穩切，「桂吐半輪」、「莫開七葉」，的是「人日」。工甚。「魚猜」、「鶯喜」，俱切初春。結以侍宴、應制言。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唐詩評選》卷四：吟此結聯，笑「笙歌歸院落，鑪火下樓臺」，何物冷淡生活，乃得濫稱富貴語？即此可驗心旌筆致。《唐詩解》卷三九：此與之問「青門」章同賦。言以主第之勝，而天子出遊，車馬旌旗紛然來集。既至而宴賞，其間則聞石溜之聲，與琴曲相

調，山間之煙霞，若可取而入酒，挹溜餐霞，宛同仙境。及鸞輿已去，而簫聲未終，則又儼然弄玉之臺也。《唐詩選勝直解・七言律詩》：首二句極言南莊之盛，天子臨幸之，總出題面。二、三聯言羽林飛騎，虹霓長旌，從花外日邊而來，寫車駕之隆重。石溜水聲，調琴之韻，峰霞彩色，映酒之濃，寫筵宴之清雅。末言鸞輿已發，簫聲未終，相送之景也。天子之車，有鸞和之節。「烏鵲」，七夕渡河事。「鳳凰臺」，蕭史、弄玉事，皆美公主如仙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此詩平開二解，一解寫車駕幸莊，一解寫公主留帝。純用大筆大墨，不着一毫纖巧，允爲一代作者冠冕。又：前解只寫「動地來」三字，三四即動地來也。後解「還將」「更取」「已辭」「猶繞」字，純寫公主攀戀車駕也。後賢不睹唐初人如此大篇，便於律詩更不知所措手。唐初詩可不讀哉！《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一：分而言之，起處將「主家」、「天子」作雙提，屹然如兩山對峙。中一聯承天子來，曰：天子之幸主家若何？則花外之羽騎參差，日邊之霓旌搖颺也。一聯承主家來，曰：主家之待天子若何？則琴曲與石溜相和，杯酒與峰霞相映也。末處仍將「天子」、「主家」作雙結，迤然如兩山迴抱。合而言之，則上半篇專寫天子之恩榮，下半篇專寫主家之扳戀也。《唐體餘編》卷一：雙結應雙起，局勢甚足，餘態倍妍。《唐詩觀瀾集》卷一二：既渾成又雅切，是初唐佳境，天寶以後更不可得。《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七：（後四句）雕不失佻。《昭昧詹言》卷十五：先將公主南莊點明，亦是定題位法，次句說「幸」乃有次第。古人文法無不從順，所以爲通。後人只是倒亂矣，所以不通。三、四寫「幸」。五、六既至燕樂。收切公主莊，而曰「辭」曰「猶繞」，只是脈清意通。沈確士云：「初唐應制，多諛美之詞。況當武后、中宗朝，又天下穢濁時也。衆手雷同，有頌無規。」可謂的論。又曰：「唐初事多而寡用之，情多而簡出之。特每篇結句不無淺率之弊，爲風氣所囿耳。」此亦不易之論也。學者當去短取長。（一作「沈確士《唐詩別裁》，取擇既陋，持論更偷，其去三家村不遠。然其語亦有可採者，須分別觀之，未可沒也。如云：『初唐事多而寡用之，情多而簡出之。特每篇結句，不無淺率之弊，爲風氣所囿耳。』此不易之論也。又云：『初唐應制，多諛美之詞，況當武后中宗朝，又天下穢濁時也。衆手雷同，有頌無規。』此亦的論也。惜翁此選，取初唐可謂愼矣。」係據別本錄入。又有署名念慈眉注云：「此書續第十卷盡採《說詩晬語》，而此云『持論更偷』，不前後矛盾也？庚寅五月望讀注。」）

《太平公主山亭侍宴應制》　《唐詩箋注》卷四：「黃金瑞榜」，即山亭門外標榜也。「白玉仙輿」，謂帝輦之來。二聯言山亭之氣象。「龍舟」句，是日應有此戲。「鮫人室」，借用以形水之深。「鳳女臺」，借用弄玉事一結，言行樂已晚，意欲如夷父之倒戈揮日。應制詩如此，極清麗。

《奉和幸韋嗣立山莊應制》　《唐詩訓解》卷四：善寫天子臨幸意。實語貼題，虛語有假借處。《唐詩鏡》卷四：筆意疏疏。又附李義府和「茅屋承三顧，桃源接九重」，語佳。《唐詩解》卷四六：嗣立居南洛，爲中宗所重，故稱師臣契者，合於上也。帝幸其莊，而韋爲主，則莊固王佐居矣。既稱王佐，而在山野，則其情仍不以紱冕爲榮，乃帝之眷注政在於樵漁也。於是下崆峒之蹕，回灞水之輿，以至其地。佳旌旄，集羣臣，歷覽山居之勝，信非塵境。然觀魚鳥之飛騰，則韋之遇合猶未可料，故以武侯事終篇，欲其起而成王佐之勳耳。《古唐詩合解》卷十二：山莊在臨潼縣鳳凰原之鸚鵡谷。中宗改曰幽棲。又：前解重寫山莊，後解寵其臨幸。中三解總是鋪排山莊之景物，以見莊非常境，幸非常事也。「南洛師臣契，東巖王佐居。幽情遺紱冕，宸眷矚樵漁。」此一解，先將嗣立有此山莊，得遂幽棲，皆由帝眷大旨上起。又：山莊在驪山，即長安東山，又東南二里爲上洛，在洛水南，故曰南洛。韋爲中宗所重，故稱師臣契合也。山莊在東山，故云東巖。韋雖王佐，而緬懷林藪，寄迹樵漁，故以幽情而遺紱冕之榮，適得宸恩之眷矚也。「制下峒山蹕，恩回灞水輿。松門駐旌皂，薜幄引簪裾。」此解言帝幸山莊。又：制，天子之命；蹕，帝出而止行人也。黃帝下崆峒山，問道於廣成子，故以比中宗之臨幸山莊也。灞水，在長安東，帝輿從此回轉。松門薜幄，俱山莊所有。薜幄出《楚辭》，言結薜荔爲帷帳也。駐旌皂，止帝之儀仗。引簪裾，朝臣服簪裾者。從進薜幄也。「石磴平黃陸，烟樓半紫虛。雲霞仙路近，琴酒俗塵疏。」此與下二解，並賦山莊之勝境。又：石磴，凌空之石道也。陸，日行之路，如夏行南陸之類。平黃陸，甚言石磴之高，如行天上也。紫虛，天也。樓閣凌烟，故曰烟樓。半紫虛，如在天半也。地勢既高，雲霞自近，幽情得洽，琴書相親，仙路近則塵俗自遠矣。似此山莊，竟非人寰所有。喬木千齡外，懸泉百丈餘。崖深經鍊藥，穴古舊藏書。」此言林泉山洞之奇，木古則千年之外，泉懸則百丈有餘。山崖深僻，經久煉長生之藥。洞穴奇古，

舊時藏策府之書。不但形容山莊幽勝，連主人幽事，都寫出矣。《穆天子傳》：「癸巳，至于羣玉之山。曰：先生所謂策府，謂藏書冊之府也。」《荊州記》：「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樹宿搏風鳥，池潛縱壑魚。甯知天子貴，尚憶武侯廬。」此解結帝幸之意，且欲韋嗣立出潛離隱將爲世用也。又：鳥能搏風而宿於樹，樹非其所宜宿也。魚將縱壑而潛於池，池非其所當潛也。以比嗣立豈能久遯山莊。如彼諸葛武侯，何嘗不出草廬而圖國事。天子所以詘貴，而不忘三顧也。《莊子》：「大鵬鳥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羊角，上行風也。《聖主得賢臣頌》：「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小清華園詩談》卷下：韻之自然與句湊者，【略】李巨山之「雲霞仙路近，琴酒俗塵疏」。

《中秋月二首》二　《唐詩摘抄》卷二：喻朝廷之上，不能畢照幽隱，則民之不得其所者多矣。此詩自見宰相胸次。

《侍宴桃花園咏桃花應制》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十三：以用典生新。

《送司馬先生》　《升菴詩話・絕句四句皆對》：絕句四句皆對，杜工部「兩個黃鸝」一首是也。然不相連屬，即是律中四句也。唐絕萬首，惟韋蘇州「踏閣攀林恨不同」及劉長卿「寂寂孤鶯啼杏園」二首絕妙，蓋字句雖對，而意則一貫也。其餘如李嶠《送司馬承禎還山》云：「蓬閣桃源兩地分，人間海上不相聞。一朝琴裏悲黃鶴，何日山頭望白雲。」【略】亦其次也。

《長林令衛象餳絲結歌》　《唐詩歸》卷二：鍾惺云：亦小題妙作，用七言歌體尤難。譚元春云：奇思奇調，肯作此題者，定先辦此伎倆。又云：粗題細作，枯題潤作，從來人何以不選？「八珍重沓失顏色，手援玉節不敢持」，譚元春云：細。

傳記

《舊唐書・李嶠傳》　李嶠，趙州贊皇人，隋內史侍郎元操從曾孫也。代爲著姓，父鎮惡，襄城令。嶠早孤，事母以孝聞。爲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弱冠舉進士，累轉監察御史。時嶺南邕、嚴二州首領反叛，發兵討擊，高宗令嶠往監軍事。嶠乃宣朝旨，特赦其罪，親入獠洞以招諭之，叛者盡降，因罷兵而還，高宗甚嘉之。累遷給事中。時酷吏來俊臣構陷狄仁傑、李嗣眞、裴宣禮等三家，奏請誅之，則天使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爲申明哉！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乃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爲潤州司馬。詔入，轉鳳閣舍人。則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爲之。時初置右御史臺，巡按天下，嶠上疏陳其得失。【略】則天善之，乃下制分天下爲二十道，簡擇堪爲使者。會有沮議者，竟不行。尋知天官侍郎事，遷麟臺少監。聖曆初，與姚崇偕遷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鸞臺侍郎，依舊平章事，兼修國史。久視元年，嶠舅天官侍郎張錫入知政事，嶠轉成均祭酒，罷知政事及修史，舅甥相繼在相位，時人榮之。嶠尋檢校文昌左丞、東都留守。長安三年，嶠復以本官平章事，尋知納言事。明年，遷內史，嶠後固辭煩劇，復拜成均祭酒，平章事如故。長安末，則天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略曰：「臣以法王慈敏，菩薩護持，唯擬饒益衆生，非要營修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天下編戶，貧弱者衆，亦有傭力客作以濟糇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疏奏不納。中宗即位，嶠以附會張易之兄弟，出爲豫州刺史，未行，又貶爲通州刺史。數月，徵拜吏部侍郎，封贊皇縣男。無幾，遷吏部尚書，進封縣公。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爲中書令。初，嶠在吏部時，志欲曲行私惠，冀得復居相位，奏置員外官數千人。至是官僚倍多，府庫減耗，乃抗表引咎辭職，幷陳利害十餘事。中宗以嶠昌言時政之失，輒請罷免，手制慰諭而不允，尋令復居舊職。三年，又加修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趙國公。景龍三年，罷中書令，以特進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爲懷州刺史，尋以年老致仕。初，中宗崩，嶠密表請處置相王諸子，勿令在京。及玄宗踐祚，宮內獲其表，以示侍臣。或請誅之，中書令張說曰：「嶠雖不辯逆順，然亦爲當時之謀，吠非其主，不可追討其罪。」上從其言，乃下制曰：「事君之節，危而不變，爲臣則忠，貳乃無赦。特進、趙國公李嶠，往緣宗、韋弒逆，

朕恭行戡定，揖讓之際，天命有歸，嶠有窺覦，不知逆順，狀陳詭計，朕親覽焉。以其早負辭學，累居台輔，忍而莫言，特掩其惡。今忠邪既辨，具物惟新，賞罰倘乖，下人安勸？雖經赦令，猶宜放斥，矜其老疾，俾遂餘生，宜聽隨子虔州刺史暢赴任。」尋起爲廬州別駕而卒。有文集五十卷。

《新唐書・李嶠傳》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孝。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二十擢進士第，始調安定尉。舉制策甲科，遷長安。時畿尉名文章者，駱賓王、劉光業，嶠最少，與等夷。【略】睿宗立，罷政事，下除懷州刺史，致仕。初，中宗崩，嶠嘗密請相王諸子不宜留京師。及玄宗嗣位，獲其表宮中，或請誅之。張說曰：「嶠誠憎逆順，然爲當時謀，吠非其主，不可追罪。」天子亦顧數更赦，遂免，貶滁州別駕，聽隨子虔州刺史暢之官。改廬州別駕，卒，年七十。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武后時，汜水獲瑞石，嶠爲御史，上《皇符》一篇，爲世譏薄。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爲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唐才子傳・李嶠》　嶠，字巨山，趙州人。十五通《五經》，二十擢進士，累遷爲監察御史。武后時，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因罪貶廬州別駕卒。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輒傳諷。明皇將幸蜀，登花萼樓，使樓前善《水調》者奏歌。歌曰：「山川滿目淚霑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帝慘愴，移時，顧侍者曰：「誰爲此？」對曰：「故宰相李嶠之詞也。」帝曰：「眞才子！」不待終曲而去。嶠前與王勃、楊炯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爲文章宿老，學者取法焉。今集五十卷，《雜詠詩》十二卷，《單題詩》一百二十首，張方爲注，傳於世。

紀事

《唐詩紀事・李嶠》　張仁亶自朔方入朝，中宗於西苑迎之，從臣宴于桃花園。嶠歌曰：「歲去無言忽憔悴，時來含笑吐氛氳。不能擁路迷仙客，故欲開蹊待聖君。」趙彦伯曰：「紅萼競燃春苑曉，丰茸新吐御筵開。長年願奉西王讌，近侍慙無東朔才。」又一從臣歌曰：「源水叢花無數開，丹跗紅萼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歲，預喜仙遊復摘來。」明日宴承慶殿，上令宮女善謳者唱之。詞既婉麗，歌仍妙絕，樂府號《桃花行》。

又　皮日休《松窗錄》云：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之子進見，時皆童年，帝謂曰：「汝等各以所通書，取宜奏吾者言之。」頲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之子亡其名，亦奏曰：「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帝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唐會要・修撰》　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臺監張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初，聖曆中，以上《御覽》及《文思博要》等書，聚事多未周備，遂令張昌宗召李嶠、閻朝隱、徐彦伯、薛曜、員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略】等二十六人同撰。于舊書外更加佛、道二教，及親屬、姓名、方城等部。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李嶠集》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　李嶠《軍謀前鑒》十卷。

又《藝文志四》　《李嶠集》五十卷。

又　李嶠《雜詠詩》十二卷。

《崇文總目》卷五　李嶠《雜詠詩》十二卷。

《通志・藝文略》　《李嶠集》五十卷。

又　李嶠《雜詠詩》十二卷。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李嶠集一卷》　集本六十卷，未見。今所錄一百二十詠而已。或題曰單題詩，有張方注。

《直齋書録解題・文史類》　《評詩格》一卷，唐李嶠撰。嶠在昌齡之前，而引昌齡《詩格》八病，亦未然也。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八》　《李嶠集》一卷。

又《經籍考七六》　《評詩格》一卷。

《宋史・藝文志七》　《李嶠詩》十卷。

又　《李嶠新詠》一卷。

《唐才子傳・李嶠》　今集五十卷、《雜詠詩》十二卷、單題詩一百二十首，張方爲注，傳於世。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嶠集》五十卷。

又　李嶠《評詩格》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李嶠詩》三卷，中書令趙州李嶠巨山著，其詠物之作凡二十首。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李嶠詩》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李巨山集》一卷，嶠。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一　《李嶠雜詠》二卷，東洋刊本，唐李嶠撰，張庭芳序。

《稽瑞樓書目》　《李嶠雜詠》二卷，鈔，一冊。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李嶠雜詠》二卷，唐李嶠撰，日本國本。

《平津館鑒藏記》卷三　《李嶠雜詠》二卷，影寫本。前有唐天寶六載張庭芳序，自乾象至玉帛十二部，每部十首，共百廿首。《全唐詩》李嶠集本有此詩，中多缺句。此本俱完，末有己未天瀑跋。

《雲間韓氏藏書目・集部》　《李嶠詩》一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李嶠集》三卷，明活字本。【略】舊集五十卷，此則後人摭拾而成，前賦後詩，與嘉靖間徐獻忠所刊《唐詩百家》次第一式，當從宋本出也。

又　《故中書令鄭國公李嶠雜詠》二卷，舊鈔本。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李嶠集》五十卷，《雜詠詩》十二卷。單題詩一百二十首，張方爲注，傳於世。此即單題詩也。上卷乾象、坤儀、芳草、嘉樹、靈禽、祥獸，下卷居處、服玩、文物、武器、音樂、玉帛，凡十二部，每部十首。張注已佚，前惟存巨唐天寶六載登仕郎守信安郡博士張庭芳撰序耳。此書傳自東瀛，嘉慶間傳寫者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八　《李嶠雜詠》二卷，東洋刊本，唐李嶠撰，張庭芳序。

《舊山樓藏書記》　畢刊《李嶠集》上下兩卷，一冊。明畢氏活字本。

《木樨軒藏書書録》卷四　《李嶠雜詠》二卷，日本刊本（日本林衡編《佚存叢書》活字印本）。前有登仕郎守信安郡博士張庭芳撰《故中書令鄭國公李嶠雜詠百二十首序》。《佚存叢書》刊本，有天瀑跋。

《敦煌古籍叙録》卷五　《李嶠雜詠注》，張庭芳撰，斯五五五，伯三七三八。斯坦因所得五五五號，爲殘詩十七行，有注；伯希和所得三七三八號卷，僅六行，詩注均相似，書法亦同，知爲同書，恨不知書名與撰人姓氏。劉修業女士爲東方語言學校編所藏華文書目，偶檢《佚存叢書》本《李嶠雜詠》，謂此即《雜詠》殘卷，余檢閱良然。更閱卷端張庭芳序，而知此殘卷詩注，即張庭芳所撰者。斯氏卷始詠《銀》末三句，訖《布》，共六首又三句，在《佚存》本《玉帛部》十首中。伯氏卷存詠《羊》末二句，詠《兔》詠《鳳》各一首全，詠《鶴》僅存開端二句。詠《鳳》詩前有「靈禽十首」一目，則知《全唐詩》無子目者，或因從類書輯出也。然《佚存》本《靈禽》部在《祥獸》部前，卷子本反是，蓋《佚存》本與張庭芳注本不同也。《佚存》本文句與《全唐詩》所輯大致相同，卷子本《錢》至《帛》六詩中，其末二句每與《佚存》本不同，詠《兔》詠《鳳》亦如之。然則庭芳所據，固別一本也。天瀑氏跋稱：「《朗詠集注》往往引《百詠注》。《宋志》載庭芳注《哀江南賦》，而不及此注，則亡佚之久可知。」余茲獲殘編於英法兩京，恨不得《朗詠集注》者一校之，更以證明余說之不誤也。一九三八年九月八日。

藝　文

張説《五君詠》　李公實神敏，才華乃天授。睦親何用心，處貴不忘舊。故事遵臺閣，新詩冠宇宙。在人忠所奉，惡我誠將宥。南浦去莫歸，嗟嗟蔑孫秀。

《朝野僉載》卷二　黄門侍郎崔泰之哭特進李嶠詩曰：「臺閣神仙地，衣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隨司命鬼，魄逐閻羅王。此時罷歡笑，無復向朝堂。」

雜録

《大唐新語・文章》 李嶠少負才華，代傳儒學，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書，三知政事，封鄭國公。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萬餘斤，鐵三百三十餘萬，錢兩萬七千貫，於定鼎門內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紀革命之功，貶皇家之德。天樞下置鐵山，銅龍負載，獅子、麒麟圍遶，上有雲蓋，蓋上施盤龍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圍三丈，金彩熒煌，光侔日月。武三思爲其文，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唯嶠詩冠絕當時，其詩曰：「轍跡光西崦，勳名紀北燕。何如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煙。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類叢雲起，珠疑大火懸。聲流塵作劫，業固海成田。聖澤傾堯酒，熏風入舜絃。欣逢下生日，還偶上皇年。」後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左授滁州別駕而終。開元初，詔毀天樞，發卒銷爍，彌月不盡。洛陽尉李休烈賦詩以詠之曰：「天門街裏倒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計合一條絲線挽，何勞兩縣索人夫。」先有讖言云：「一條線挽天樞。」言其不經久也。故休烈詩及之。士庶莫不諷詠。天樞之北，韋庶人繼造一臺，先此毀拆。

《容齋四筆・李嶠楊再思》 李嶠、楊再思相唐中宗，皆以諛悅保位，爲世所詆，然亦有可稱。武后時，嶠爲給事中，來俊臣陷狄仁傑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后旨，出爲潤州司馬，然仁傑數人竟賴此獲脫。嶠此舉可謂至難，而《資治通鑑》不載。神龍初，要官闕，執政以次用其親。韋巨源秉筆，當除十人，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再思此言，自狀其短，觀過知仁，亦足稱也。

《太平廣記》卷一六九引《定命録》 御史裴周使幽州日，見參謀姓胡，云是易州人，不記名，項有刀痕。問之，對曰：某昔爲番官，曾事特進李嶠。嶠獎某聰明，每有詩什，皆令收掌。常熟視謂之曰：「汝甚聰明，然命薄，少官祿，年至六十已上，方有兩政。三十有重厄，不知得過否？」爾後轗軻，不得覓身名。胡至三十，忽遇孫佺北征，便隨入軍。軍敗，賊刃頸不斷，於積屍中卧，經一宿，乃得活。自此已後，每憶李公之言，更不敢覓官。於寺中灑掃，展轉至六十，因至鹽州，於刺史郭某家爲客。有日者見之，謂刺史曰：「此人有官祿，今合舉薦，前十月當得官。」刺史曰：「此邊遠下州，某無公望，豈敢輒薦舉人。」俄屬有恩赦，令天下刺史各舉一人。其年五月，郭舉此人有兵謀，至十月，策問及第，得東宮衛佐官，仍參謀范陽軍事。

《唐國史補》卷上 李贊皇嶠初與李奉宸迥秀同在廟堂，奉詔爲兄弟。又西祖令璋與信安王禕同產，故趙郡、隴西二族，昭穆不定。一會之中，或孫爲祖，或祖爲孫。

司馬承禎

論述

《全唐文紀事》卷三五引許玉瑑《讀書日記》 司馬子微有《坐忘論》，程子謂其坐忘即是坐馳，蓋心與理一者，心無一事，不容一物，而衆理備具，萬象森然也。習忘則逐於虛無，雖與逐於利欲者清濁不同，而其逐則一也。

《答宋之問》 宋之問《冬宵引贈司馬承禎》：河有冰兮山有雪，北戶墐兮行人絕。獨坐山中兮對松月，懷美人兮屢盈缺。明月的的寒潭中，青松幽幽吟勁風。此情不向俗人說，愛而不見恨無窮。《唐詩歸》卷五：鍾惺云：詩文佳處輒曰仙氣，然唐以後仙人詩多膚近不稱，可見詩之難於人也。此詩清遠，殊不愧其人。

傳記

《舊唐書・隱逸傳・司馬承禎》 道士司馬承禎，字子微，河內溫人。周

晉州刺史、琅邪公裔玄孫。少好學，薄於爲吏，遂爲道士。事潘師正，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師正特賞異之，謂曰：「我自陶隱居傳正一之法，至汝四葉矣。」承禎嘗遍遊名山，乃止於天台山。則天聞其名，召至都，降手敕以讚美之。及將還，敕麟臺監李嶠餞之於洛橋之東。景雲二年，睿宗令其兄承禕就天台山追之至京，引入宮中，問以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道經之旨：『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且心目所知見者，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其智慮哉！」帝曰：「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睿宗歎息曰：「廣成之言，即斯是也。」承禎固辭還山，仍賜寶琴一張及霞紋帔而遣之，朝中詞人贈詩者百餘人。開元九年，玄宗又遣使迎入京，親受法籙，前後賞賜甚厚。十年，駕還西都，承禎又請還天台山，玄宗賦詩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禎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焉。承禎因上言：「今五嶽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眞之神也。五嶽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眞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玄宗從其言，因敕五嶽各置眞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禎推按道經，創意爲之。承禎頗善篆隸書，玄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眞本以奏上之。以承禎王屋所居爲陽臺觀，上自題額，遣使送之。賜絹三百匹，以充藥餌之用。俄又令玉眞公主及光祿卿韋縚至其所居修金籙齋，復加以錫賚。是歲，卒於王屋山，時年八十九。其弟子表稱：「死之日，有雙鶴遶壇，及白雲從壇中涌出，上連于天，而師容色如生。」玄宗深歎之，乃下制曰：「混成不測，入寥自化。雖獨立有象，而至極則冥。故王屋山道士司馬子微，心依道勝，理會玄遠，遍遊名山，密契仙洞。存觀其妙，逍遙得意之場；亡復其根，宴息無何之境。固以名登眞格，位在靈官。林壑未改，遐齡已曠，言念高烈，有愴于懷，宜贈徵章，用光丹籙。可銀青光祿大夫，號眞一先生。」仍爲親製碑文。

紀事

《南部新書》丙　司馬天師承禎，狀類陶隱居。

《唐詩紀事・司馬承禎》　承禎，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無不通。睿宗、明皇累召至京師，問其術。卒，贈貞一先生。沈佺期贈詩云：「紫微降天仙，丹地授雲漢。上言華頂事，中問長生道。華頂居最高，大壑朝陽早。長生術何妙，童顏後天老。清晨朝鳳京，靜夜思鴻寶。」叙其被召之事也。李白云：「余昔於金陵，見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以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賦》以見志焉。」

藝文

宋之問《送司馬道士游天台》　羽客笙歌此地違，離筵數處白雲飛。蓬萊闕下長相憶，桐柏山頭去不歸。

又《寄天台司馬道士》　卧來生白髮，覽鏡忽成絲。遠愧餐霞子，童顏且自持。舊遊惜疏曠，微尚日磷緇。不寄西山藥，何由東海期。

張説《寄天台司馬道士》　世上求眞客，天台去不還。傳聞有仙要，夢寐在茲山。朱闕青霞斷，瑤堂紫月閒。何時枉飛鶴，笙吹接人間。

李隆基《答司馬承禎上劍鏡》　寶照含天地，神劍合陰陽。日月麗光景，星斗裁文章。寫鑑表容質，佩服爲身防。從茲一賞玩，永德保齡長。

又《王屋山送道士司馬承禎還天台》　紫府求賢士，清谿祖逸人。江湖與城闕，異跡且殊倫。聞有幽棲者，居然厭俗塵。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調神。地道踰稽嶺，天台接海濱。音徽從此間，萬古一芳春。

雜録

《**太平廣記**》卷二一引《**續仙傳**》　司馬承禎，字子微，博學能文，攻篆迴爲一體，號曰金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峰，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則天累徵之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屢加尊異，承禎方赴召。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老子經》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乃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無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要。」睿宗深賞異。留之欲加寵位，固辭。無何，告歸山，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公卿多賦詩以送。常侍徐彦伯，撰其美者三十餘篇，爲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時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天台。」承禎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途之捷徑耳。」藏用有慙色。玄宗有天下，深好道術，累徵承禎到京，留於內殿，頗加禮敬，問以延年度世之事。承禎隱而微言，玄宗亦傳而秘之，故人莫得知也。由是玄宗理國四十餘年。雖祿山犯闕，鑾輿幸蜀，及爲上皇，回，又七年，方始晏駕，誠由天數，豈非道力之助延長耶！初玄宗登封太嶽回，問承禎，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能出雲雨，潛儲神仙，國之望者爲之，然山林之神也，亦有仙官主之。」于是詔五嶽於山頂列置仙官廟，自承禎始也。又蜀女眞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船爲風飄，到一山，見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眞良師也。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無以到。自然乃回求承禎受度，後白日上昇而去。承禎居山，修行勤苦，年一百餘歲，童顏輕健，若三十許人。有弟子七十餘人，一旦告弟子曰：「吾自居玉霄峰，東望蓬萊，常有眞靈降駕，今爲東海青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去人間。」俄頃氣絕，若蟬蛻然解化矣。弟子葬其衣冠爾。

魏知古

論述

《**春夜寓直鳳閣懷群公**》《瀛奎律髓》卷二：方回評：西漢中書有令、僕射、丞、郎。魏置中書通事郎，晉改爲中書侍郎，東晉改爲通事郎，尋改爲中書郎。隋改中書郎省爲內侍省，又改爲內書監。唐初改爲內史省，龍朔二年改爲西臺，光宅初改爲鳳閣，開元改爲紫微。世稱鳳閣鸞臺者，即古中書門下省也。知古爲鳳閣侍郎，故引潘賦、卞詩。卞伯玉《赴中書郎》詩有云：「大方信包含，優渥遂不已。濯鱗龍鳳池，揮翰紫宸裏。」雞棲樹事出郭頒《魏晉世語》。又：馮舒評：句句高貴。又：紀昀評：五、六但填鳳閣故事，與春夜寓直懷人俱無涉。五句措語尤拙。又：無名氏（甲）評：漢朝夕郎望青瑣門而拜。

《**奉和春日途中喜雨應詔**》《瀛奎律髓》卷一七：方回評：此乃和武后詩。五韻律詩多有之。第七句巧。又：馮舒評：次聯奇絕句。五韻律詩也。律詩二句一聯，四句一絕。此時體猶未定也。又：馮班評：此時尚是齊、梁體。律詩如何五韻？獨第七句太費力。又：紀昀評：七、八開關合織巧之門，遂爲後來試帖之胚胎。若以詩論，究非大雅。

傳記

《**舊唐書・魏知古傳**》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也。性方直，早有才名。弱冠舉進士，累授著作郎，兼修國史。長安中，歷遷鳳閣舍人、衛尉少卿。時睿宗居藩，兼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擢拜吏部侍郎，仍並依舊兼修國史，尋進位銀青光祿大夫。明年，丁母憂去職，服闋授晉州刺史。睿宗

即位，以故吏召拜黃門侍郎，兼修國史。景雲二年，遷右散騎常侍。睿宗女金仙、玉眞二公主入道，有制各造一觀，雖屬季夏盛暑，尙營作不止。知古上疏諫。【略】疏奏不納。頃之，又進諫。【略】睿宗嘉其切直，尋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玄宗在春宮，又令兼左庶子。未幾，遷戶部尙書，餘如故。明年，擢拜侍中。先天元年冬，從上畋獵于渭川，因獻詩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翻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雀想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邕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甲》今爲史，《虞箴》遂孔彰。」手制褒之曰：「夫詩者，志之所以，寫其心懷，實可諷諭君主。是故揚雄陳《羽獵》，馬卿賦《上林》，爰自《風》、《雅》，率由茲道。予頃向溫泉，觀省風俗，時因暇景，掩渭而畋，方開一面之羅，式展三驅之禮，躬親校獵，聊以從禽。豈意卿有箴規，輔予不逮，自非款誠夙著，其孰能繼於此耶？今賜卿物五十段，用申勸奬。」二年，累封梁國公。寶懷貞等將謀逆也，知古獨密奏其事。及懷貞誅，賜實封二百戶、物五百段。仍以前賞猶薄，又手敕曰：「魏知古去年七月已前，屢申啓沃，每竭忠誠，姦臣有謀，預奏其兆。事君之節，良有可嘉，可更賜實封一百戶。」其年冬，令往東都知吏部尙書事，深以爲稱職，手制曰：「卿以宰臣，往知大選，官人之委，情寄尤切。遂能端本革弊，忘私徇公，正色而行，厝心不撓。鏡已澈則妍媸必鑒，衡已舉則輕重罔違。朕遠聞之，益用嘉歎。今賜卿衣裳一副，以示所懷。」開元元年，官名改易，改爲黃門監。二年，還京，上屢有顧問，恩意甚厚，尋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讒毀，乃除工部尙書，罷知政事。三年卒，時年六十九。御史大夫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在魏公。」贈幽州都督，謚曰忠。知古初爲黃門侍郎，表薦洹水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前右內率府騎曹參軍柳澤，及知吏部尙書事，又擢用密縣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後咸累居淸要，時論以爲有知人之鑒。文集七卷。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魏知古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魏知古集》二十卷。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 魏知古《批答》一卷。

《通志・藝文略》《魏知古集》二十卷。

《初盛唐詩紀》卷一七 魏知古【略】有文集七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魏知古集》二十卷。

雜録

《大唐新語・規諫》魏知古，性方直。景雲末，爲侍中。玄宗初即位，獵于渭川，時知古從駕，因獻詩以諷。【略】手詔褒美，賜物五十段。後兼知吏部尙書，典選事，深爲稱職。所薦用人，遂咸至大官。

韋元旦

《奉和立春游苑迎春應制》《唐詩評選》卷四：翻新得句，應制中駸駸遠度。

《興慶池侍宴應制》《唐詩訓解》卷五：結語有規諷意。《唐詩鏡》卷六：語無粧綴。《眞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前解贊頌，後解規切。興慶池，即龍池也。「殊勝昆明」者，言漢武乃爲欲通身毒，而惡昆明閉道，故發謫吏併工穿鑿。今皇帝自以龍潛興慶，平地天湧成池，不由人力，自然浸廣，此固不可同年語也。然則今日上膺天瑞，下協地靈，既纘大統，奄有神寶。而夾岸迴旗，中流發鼓，暫辭帝殿，來觀舊服，固亦羣情之同慶，不獨

皇心之獨愉也。轉筆乃忽寫雲峰四起。「水樹千重」者，此即《甘泉》所云「事變物化，目駭耳回」，於濟沆池中，固不可以不慮者也。「宴樂已深」，妙言今日已樂，然樂不可極，天子宜別有澄心清魂，儲精垂恩之方，不可流連而忘返也。唐初人詩，敦厚嚴整，莫不如此。（道樹云：「更奏《甘泉》」者，是時玄宗未有皇嗣，而《甘泉》爲漢成帝郊祀泰畤，恤胤錫羨之辭，故欲承恩遂奏之也。）《唐詩解》卷三九：此與佺期「碧水」章同賦。言此池之廣，已勝於漢之昆明，而旌旗簫鼓之盛，復不減橫汾之賞。況池上之雲峰稠疊，水樹參差，尤足以爲娛遊之壯觀。於是既咏《魚藻》以樂天子，復恐流連而不反，故欲賦《甘泉》以諷諫也。《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三：首二寫「興慶池」。三、四寫臨幸。「疏」，開也。五、六美「興慶池宴」。末二感「恩」圖報。揚雄上《甘泉賦》中寓諷諫。此四首應制。

《新唐書・文藝傳中・韋元旦》 韋元旦，京兆萬年人。祖澄，越王府記室，撰《女誡》傳于時。元旦擢進士第，補東阿尉，遷左臺監察御史。與張易之有姻屬，易之敗，貶感義尉。俄召爲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舅陸頌妻，韋后弟也，故元旦憑以復進云。

《金石錄》卷四 第七百五十一，《唐美原神泉詩序》，韋元旦撰。篆書，無姓名。垂拱元年四月。

蘇味道

論述

綜論

《新唐書・蘇味道傳》 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略】裴居道爲左金吾衛將軍，倩味道作章。攬筆而具，閑徹清密，當時盛傳。

《唐詩鏡》卷二 《詠虹》、《詠霜》，俱勻密可諷。

《三唐詩品》卷一 盛有時名，藻思相稱。惟其速達，故入境未宏。舊集闕殘，未窺其所本。擬以連篇排比，其源蓋出於王筠。初唐之古芳，實梁陳之支派也。「火樹銀花」，時留俊賞，然豐肌靡骨，無復陳隋。

《詩學淵源》卷八 集中詩皆應制之什，未改陳隋舊習。用事典雅，後遂成館閣一體。至蓄意含情，推事及物，則固唐詩之本色，異於六朝所尚者矣。

分論

《單于川對雨二首》 《唐音癸籤・詁箋一》蘇味道《單于川對雨》詩：「還從濯枝後，來應洗兵辰。」《風土記》：六月大雨，爲濯枝雨。洗兵，用六韜周伐殷遇雨事。《唐詩鏡》卷二：霏微和美，諷有餘味。

《正月十五夜》 《瀛奎律髓》卷一六方回評：味道，武后時人。詩律已如此健快。古今元宵詩少，五言好者殆無出此篇矣。又：馮舒評：眞正盛唐。《品彙》所分，謬也。又：馮班評：次聯妙。又：紀昀評：三、四自然有味，確是元夜眞景，不可移之他處。夜遊得神處尤在出句，出句得神處尤在「暗」字。馮云：「禁」，別本作「惜」，「惜」妙於「禁」。然金吾掌禁夜，不掌惜夜，以此爲妙，其辭更甚於「江西」。又：許印芳評：八句皆對，唐律多如此。《升菴詩話・星橋》：蘇味道詩「星橋鐵鎖開」，本陳張正見詩「天路橫秋水，星橋轉夜流」之句。《唐詩鏡》卷二：纖濃恰中。《唐詩選勝直解・五言律詩》：此作前後四聯緊對，最爲工緻。首言燈火之艷，賦而比也。次言街市之盛。三言挾妓徵歌，遊觀之樂。末言弛禁停催之恩。極寫太平盛事，元宵詩少有過此者。《唐詩成法》卷一：此詩人傳誦已久，他作莫及者。元夜情景，包括已盡，筆致流動。天下遊人，今古同情，結句遂成絕調。《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陳德公先生曰：三、四故是爽筆。「穠李」、「落梅」工切，便極見妍姿。結句得「金」、「玉」字小對，彌足增致。他處金玉纚黃、藻麗堆垛者，又復無致。此所須辨矣。

《使嶺南聞崔馬二御史並拜臺郎》 《瀛奎律髓》卷二方回評：唐人自

御史除省郎，至以爲榮，柳子厚以御史得禮部，自謂過分是也。此詩於御史除省郎，曲盡體貼。又：馮舒評：所謂大手筆，自應在李、杜上。又：馮班評：莊麗之極。又：陸貽典評：通篇莊麗。一起包括得盡。又：查慎行評：「柏悅」未詳。又：紀昀評：「柏悅」用潘岳「松茂柏悅」語，與柏臺串爲一事用。用意頗細切，而通體乏渾灝之氣，亦從太細切來。又：無名氏（乙）評：風格完竣。《唐音癸籤・詁箋二》：唐御史以擢省郎爲美遷。故蘇味道有賀故人崔、馬二御史拜省郎詩，極致豔羨之意。蓋其時遷轉之法自如此。御史職雖雄緊，於唐尚未爲尊也。《唐詩鏡》卷二：精密。起伏轉合，一絲不亂。《唐詩解》卷四六：崔、馬之擢，若振鷺之飛，已宦遠方，猶遷鶯之聽。二子既爲臺郎，則當待漏明光，而入帝之清覽。親君就明，若披雲霧。故我既喜廊廟之得人，復嘆臺閣之有間。彼故林之栢，新渥之蘭，徒見懷思，不克聞其香也。況冠雖去豸，雉實迎車，瑞應將集。我既阻此盛觀，則惟瞻仰列星之文以興羨耳。方萬里曰：唐人自御史除省郎，以爲至榮，此詩曲盡體貼。

傳記

《舊唐書・蘇味道傳》 蘇味道，趙州欒城人也。少與鄉人李嶠俱以文辭知名，時人謂之蘇、李。弱冠，本州舉進士。累轉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先知其貴，甚加禮遇，及征突厥阿史那都支，引爲管記。孝敬皇帝妃父裴居道再登左金吾將軍，訪當時才子爲謝表，託於味道，援筆而成，辭理精密，盛傳於代。延載初，歷遷鳳閣舍人、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尋加正授。證聖元年，坐事出爲集州刺史，俄召拜天官侍郎。聖曆初，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摸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由是號爲「蘇摸稜」。長安中，請還鄉改葬其父，優制令州縣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爲憲司所劾，左授坊州刺史。未幾，除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初，以親附張易之、昌宗，貶授郿州刺史。俄而復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未行而卒，年五十八，贈冀州刺史。味道與其弟太子洗馬味玄甚相友愛，味玄若請託不諧，輒面加凌折，味道對之怡然，不以爲忤，論者稱焉。有文集行於代。【略】史臣曰：才出於智，行出於性。故文章巧拙，由智之深淺也；行義詭實，由性之善惡也。然則智性稟之於氣，不可使之彊也。蘇味道、李嶠等，俱爲輔相，各處穹崇。觀其章疏之能，非無奧贍；驗以弼諧之道，罔有貞純。故狄仁傑有言曰：「蘇、李足爲文吏矣。」得非齷齪者乎！摸稜之病，尤足可譏。

紀事

《本事詩・嘲戲》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與拊掌大笑。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蘇味道集》十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蘇味道集》十五卷。
《通志・藝文略》 《蘇味道集》十五卷。
《遂初堂書目》 《蘇味道集》。
《宋史・藝文志七》 《蘇味道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蘇味道集》十五卷。

藝文

杜審言《贈蘇味道》 北地寒應苦，南庭戍不歸。邊聲亂羌笛，朔氣卷

戎衣。雨雪關山暗，風霜草木稀。胡兵戰欲盡，漢卒尚重圍。雲淨妖星落，秋深塞馬肥。據鞍雄劍動，插筆羽書飛。輿駕還京邑，朋遊滿帝畿。方期來獻凱，歌舞共春輝。

雜録

《**大唐新語・文章**》　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遊戚屬，及下隸工賈，無不夜遊。車馬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惟中書侍郎蘇味道、吏部員外郎利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爲絕唱。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貞曰：「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熳唯愁曉，周旋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正可憐。鳩鵲樓前新月滿，鳳凰臺上寶燈燃。」文多不盡載。

又　蘇味道使嶺南，聞崔、馬二侍御入省，因寄詩曰：「振鷺齊飛日，遷鶯遠聽聞。明光共待漏，請鑒各披雲。喜得廊廟舉，嗟爲臺閣分。皎林懷柏悅，新幄阻蘭薰。冠去神羊影，車連瑞雉羣。獨憐南斗外，空仰列星文。」味道富才華，代以文章著稱，累遷鳳閣侍郎、知政事，與張錫俱坐法，繫於司刑寺。所司以上相之貴，所坐事雖輕，供待甚備。味道終不敢當，不乘馬，步至繫所，席地而卧，蔬食而已。錫乘馬至寺，舍二品院，氣色自若，帷屏飲膳，無忝平居。則天聞之，原味道而放錫於嶺南。

又《**懲戒**》　周矩爲殿中侍御史，大夫蘇味道待之甚薄，屢言其不了事。矩深以爲恨。後味道下獄，敕矩推之，矩謂味道曰：「嘗責矩不了事，今日了公事也。好答辯。」味道由是坐誅。

《**唐語林**》**卷五**《**補遺**》　蘇味道初拜相，門人問曰：「方事之殷，相公何以燮和？」味道但以手摸牀稜而已。時謂「摸牀稜宰相」。

《**太平廣記**》**卷一四六引**《**定命録**》　蘇味道三度合得三品，並辭之。則天問其故，對曰：「臣自知不合得三品。」則天遣行步，視之曰：「卿實道今得三品。」十三年中書侍郎平章事，不登三品。其後出爲眉州刺史，改爲益州長史，敕賜紫綬，至州日，衣紫畢，其夜暴卒。

薛稷

論述

綜論

蘇頲《**授薛稷諫議大夫制**》　中散大夫行尚書禮部郎中修文館直學士河東縣開國男薛稷，弈代雄詞，身濟其美。光時雅量，士慕其風。故能懸帳絕倫，升堂睹奥，掖垣密勿，字列黄縑。仙闥從容，文飛赤管；箴闕之任，惟賢是擇。俾登才子，式寵諫臣。

又《**授薛稷中書侍郎制**》　河汾之英，廊廟之寶。相門前社，則名優作誥；詞場舊業，則譽動飛文。

《**大唐新語・文章**》　張説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

《**韻語陽秋**》**卷一四**　薛稷不特以書名，而畫亦居神品。老杜所謂「我遊梓州東，遺迹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牒懸」是也。杜又有《薛少保畫鶴》一篇，所謂「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眞」是也。余謂陸探微作一筆畫，實得張伯英草書訣；張僧繇點曳斫拂，實得衛夫人《筆陣圖》訣；吴道子又授筆法於張長史。信書畫用筆，同一三昧。薛稷書法，雁行褚河南，而丹青之妙，乃復如詩，當是書法三昧中流出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杜子美二**》　苕溪漁隱曰：「觀薛稷少保書《畫壁詩》云：『我昔遊梓州，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榜懸。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唐史：『貞觀、永徽間，虞世

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薛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余觀《法帖》載褚遂良帖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則稷之外家乃褚氏，而唐史云魏氏者，何邪？」

《吳禮部詩話》　時天彝【略】書《唐百家詩選》後諸評，深知唐人詩法者也，悉錄于後：薛稷詩，明健激昂，有建安七子之風，不類唐人。其字偉麗亦稱之，不自珍惜，附麗匪人，至汙斧鑕，爲士君子所戒。有才而無學，良不可哉！

《詩源辯體》卷一四　唐人五言古，自有唐體。初唐古、律混淆，古詩每多雜用律體。惟薛稷《秋日還京陝西作》，聲既盡純，調復雄渾，可爲唐古之宗。杜子美詩云：「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是也。

《石洲詩話》卷一　薛少保「驅車越陝郊」一篇，即杜詩所謂「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者也。「古風」，蓋指擬古詠懷之體。今觀此詩，依然阮公遺意也。可見唐初諸公原有此一種，直至陳拾遺乃獨用此格，直接古調耳。此可見少陵之於唐賢，處處尋求古人門戶。

分論

《早春魚亭山》　《唐詩歸》卷一：「白雲自高妙」，譚元春云：「白雲」着「高妙」字，絕好品題。《彙編唐詩十集》壬集：唐云：穩妥可喜，終欠《陝郊》一籌。《歷代詩發》卷十三：「白雲」着「高妙」二字，形容入化。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看山詠雲，亦是別徑。

《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　《批點唐音》卷二：氣壯語健，近乎晉魏。《批點唐詩正聲》卷二：古雅冲淡不可及。「隔河見鄉邑，秋風水增波」，寄興攸遠，楚騷曰「洞庭波兮木葉下」句與此敵。《唐風定》卷一：眞氣渾渾，莫尋其端。《唐詩評選》卷二：順序縈紆，自全其雅。又：「傳巖」四句，唐人每作兩句說盡，便得凌霄，唯此不失古制。《唐詩解》卷一：此歷叙途中之景，而起客游之嘆也。言臨河望鄉而睹此秋色，既動我游客之懷，又經傅說、伯夷棲隱之處，而想古人，或潛或顯，同歸于盡，則知人生有涯，而何戀此客游爲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高渾超詣，火色俱融。少陵云：「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見重於哲匠，不偶然也。《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古凡例》：郭代公《寶劍篇》與薛少保《陝郊》五言詩，均爲子美服膺，見於本集。

《奉和聖製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唐詩鏡》卷三：語饒巧思。

《秋朝覽鏡》　《唐詩解》卷二一：此感秋而傷遲暮也。聞落木秋風而客懷已切，觀鏡中衰鬢，而生涯可知。《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四七：唐孟莊曰：所謂「一夕秋風白髮生」也，落句含蓄得妙。《古唐詩合解》卷四：「客心驚落木。」客心多憂，無所感觸猶可，乃一聞落木而驚，遲暮之嗟，一時激發矣。「夜坐聽秋風。」自此一驚，便于夜中起坐而聽，乃知能落木者，秋風也。秋風無情，眞令人愁殺。「朝日看容鬢。」夜坐懷愁，容鬢必改，故于明晨從鏡中一看之。「生涯在鏡中。」從鏡中見容鬢之已衰，乃不覺歎我生涯之有盡。明鏡霜毫，此其證矣。

傳記

《舊唐書・薛稷傳》　稷舉進士，累轉中書舍人。時從祖兄曜爲正諫大夫，與稷俱以辭學知名，同在兩省，爲時所稱。景龍末，爲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好古博雅，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跡，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筆態遒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探古跡。睿宗在藩，留意於小學，稷於是特見招引，俄又令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及踐祚，累拜中書侍郎，與蘇頲等對掌制誥，俄與中書侍郎崔日用參知政事。睿宗以鍾紹京爲中書令，稷勸令禮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素無才望，出自胥吏，雖有功勳，未聞令德。一朝超居元宰，師長百僚，臣恐清濁同貫，失於聖朝具瞻之美。」帝然其言，因紹京表讓，遂轉爲戶部尚書。稷又於帝前面折崔日用，遞相短長，由是罷知政事，遷左散騎常侍，歷工部、禮部二尚書。以翊贊睿宗功封晉國公，賜實封三百戶，除太子少保。睿宗常召稷入宮中參決庶政，恩遇莫與爲比。及寶懷貞伏誅，稷以知其謀，賜死於萬年縣獄中。【略】史臣曰：【略】稷出自名家，涉于大用，及自貽謀霧，如貞亮何？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薛稷集》三十卷。

《通志・藝文略》　《薛稷集》三十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　《薛少保集》一卷。

《文獻通考・經籍考六九》　《薛少保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薛稷集》三十卷。

劉允濟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中・劉允濟》　劉允濟，洛州鞏人，其先自沛國徙焉，南齊彭城郡丞嶷六代孫也。少孤，事母甚謹。博學善屬文，與絳州王勃早齊名，特相友善。弱冠本州舉進士，累除著作佐郎。允濟嘗採摭魯哀公後十二代至于戰國遺事，撰《魯後春秋》二十卷，表上之，遷左史，兼直弘文館。垂拱四年，明堂初成，允濟奏上《明堂賦》以諷，則天甚嘉歎之，手制褒美，拜著作郎。天授中，爲來俊臣所搆，當坐死，以其母老，特許終其餘年，仍留繫獄。久之，會赦免，貶授大庾尉。長安中，累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未幾，擢拜鳳閣舍人。中興初，坐與張易之款狎，左授青州長史，爲吏清白，河南道巡察使路敬潛甚稱薦之。尋丁母憂，服闋而卒。

紀事

《唐詩紀事・劉允濟》　允濟，字允濟，河南人。少與王勃齊名。垂拱四年，明堂成，奏賦述功德，除著作郎，遷鳳閣舍人。坐二張昵狎，除青州長史，以內憂去官。服除，召爲修文館學士。既久斥，喜甚，與家人樂飲。數日卒。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劉允濟集》二十卷。

又《經籍志上》　《魯後春秋》二十卷，劉允濟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劉允濟《金門待詔集》十卷。

又　《劉允濟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　《劉允濟集》二十卷。

論述

《詩藪外編・唐下》　劉元（允）濟「龜山帝始營」一首，爲唐五言長篇之祖，藻繪有餘，神韻未足耳。《怨詩》一聯云「虛牖風驚夢，空牀月壓顰（厭人）」，精絕不減六朝。

《怨情》　《唐詩歸》卷一：「念切已含嚬」，鍾惺云：添此一句反淺。「空牀月厭人」，鍾惺云：五字怨得妙！《唐詩鏡》卷二：語態懨懨。《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八：周珽曰：五、六古巖磨鍊語也，名作如林，似此無兩。胡元瑞云：「情思不減六朝」，信哉！《唐詩成法》卷一：起二句含「愁來」，中有「怨」字，三、四直接，方不突然。五、六景中有情。結說轉去，寫怨情更深。《近體秋陽》卷一：摯絕，惋絕！幾但見情，而不復見怨。然情之至，辭必哀，哀之甚，怨轉劇。此題之所以署「怨」而繫以「情」者也。

《經盧岳迴望江州想洛陽有作》　《唐詩鏡》卷二：宏麗。

《宋史・藝文志八》　劉允濟《金門待詔集》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允濟集》二十卷。

蘇安恒

論述

《請復位於皇太子疏》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論還政事，不少爲婉避之詞，文自有奇氣。
《救魏元忠疏》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語簡而氣岸，唐文之似兩漢者。

傳記

《舊唐書・忠義傳上・蘇安恒》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也。博學，尤明《周禮》及《春秋左氏傳》。大足元年，投匭上疏。【略】疏奏，則天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長安二年，又上疏。【略】疏奏不納。明年，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構，安恒又抗疏申理之。【略】疏奏，易之等大怒，欲遣刺客殺之，賴正諫大夫朱敬則、鳳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魏知古等保護以免。安恒，神龍初爲集藝館內教。節愍太子之殺武三思也，或言安恒預其謀，遂下獄死。睿宗即位，知其冤，下制曰：「故蘇安恒，文學基身，鯁直成操，往年抗疏，忠讜可嘉。屬回邪擅構，奄從非命，興言軫悼，用惻于懷。宜贈龍章，式旌徽烈，可贈諫議大夫。」時又有兪文俊、王求禮，亦以直言見稱。

紀事

《唐語林》卷五《補遺》　蘇安恒博學，尤明《周禮》、《左氏》。長安二年，上疏請復子明辟，奏疏不納。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安恒又申理之。易之大怒，將殺之，賴朱敬則、桓彥範等保護，獲免。後坐節愍太子事，下獄死。睿宗即位，下詔曰：「蘇安恒文學立身，鯁直成操，往年陳疏，忠讜可嘉。屬回邪擅權，奄從非命，興言軫悼，用惻予懷，可贈諫議大夫。」

于季子

論述

《詠雲》　《唐詩鏡》卷二：是孔范諸人餘意，巧力那及古人。
《早春洛陽答杜審言》　《唐詩鏡》卷二：此詩雖格力未整，風味卻饒。
《詠項羽》　《唐詩鏡》卷二：余謂項羽雖霸業不終，亦千古一猛男子，嘲之何爲？直當閔之耳。《唐詩偶評》卷五：此四句整對之句。簡言據要，直是二十字史，妙在只就事實鎔鑄，以概其生平，不另下斷語，幾個虛字，斡旋有力。《詩境淺說續編》：「全趙」句，言項羽奮迹之始。「王秦」句，言失策之終。後二句之意，千里江東，六朝皆恃作金湯，而蓋世之雄，獨棄而不顧。寧爲玉碎，不作瓦全。懍然強矯之氣，千載如生。於短歌對句中，包舉其生平，筆力殊勁。
《詠漢高祖》　《唐詩歸》卷一：「功歸蕭相國，氣盡戚夫人」，鍾惺云：英雄定具深情，二語寫盡。譚元春云：盡之矣，多少論贊何用！《唐詩鏡》卷二：末語甚當。以萬乘之尊，不能庇一弱子，何也？《薑齋詩話》卷下：作詩但求好句，已落下乘。況絕句只此數語，拆開作一俊語，豈復成詩？

【略】（此詩）恰似一漢高帝謎子，擲開成四片，全不相關通。如此作詩，所謂「佛出世也救不得」也。《唐詩快》卷三：虞姬之辭楚王曰：「大王意氣盡。」此詠漢帝之於戚夫人，亦曰「氣盡」，可見英雄皆生死於美人，世無美人則英雄之氣不揚，世無美人則英雄之氣亦不盡。《石園詩話》卷一：于季子《詠漢高祖》云：「百戰方夷項，三章且代秦。功歸蕭相國，氣盡戚夫人。」包括一篇本紀。此外，季子亦無可傳之詩。

傳記

《元和姓纂・虞韻》　唐中書舍人于季子，今居齊郡歷城。

紀事

《唐詩紀事・于季子》　季子，登咸亨進士第。

雜録

《唐會要・修撰》　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臺監張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初，聖曆中，以上《御覽》及《文思博要》等書，聚事多未周備，遂令張昌宗召李嶠、【略】于季子【略】等二十六人同撰。于舊書外更加佛、道二教，及親屬、姓名、方城等部。

楊炯

論述

綜論

宋之問《祭楊盈川文》　維大周某年月日，西河宋某謹以清酌脯羞之奠敬祭於楊子之靈，曰：自古皆死，不朽者文。北河流液，西岳吐雲。叶神通契，降精於君。伏道孔門，遊刃諸子。精微博識，黃中通理。屬詞比事，宗經匠史。玉璞金渾，風搖雲起。聞人之善，若在諸己。受人之恩，許之以死。惟子堅剛，氣陵秋霜。行不苟合，言不苟忘。大君有命，徵子文房。余亦叨忝，隨君頡頏。同趨北禁，幷拜東堂。志事俱得，形骸兩忘。載罹寒暑，貧病洛陽。裘馬同弊，老幼均糧。自君出宰，南浮江海。余嘗苦饑，今日猶在。之子妙年，香名早傳。從來金馬，夙昔崇賢。門庭若市，翰墨如泉。千載之後，聞而凜然。死而不亡，問余何傷？傷予命薄，益友零落。生平之言，幽顯相託。痛君不嗣，匪我孤諾。君有兄弟，同心異體。陟岡增哀，歸葬以禮。旅櫬飄零，於洛之汀。我之懷矣，感歎入冥。見子之弟，類子之形。悼往心絕，慰存涕盈。古人有言，一死一生。昔子往矣，追送傾城。今子來也，乃知交情。惟郭是戚，有崔不易。來哭來祭，哀文在席。帷席可依，冰雪四滿。家人哀哀，賓徑微斷。今我傷悲，情懃昔時。子文子翰，我緘我持。子宅子兆，我營我思。子有神鑒，我言不欺。我有絮酒，子其歆之。我亦引滿，儻昭神期。魂兮歸來，聞余此詞。

張説《贈太尉裴公神道碑》　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評曰：炯雖有才名，不過令長。其餘華而不實，鮮克令終。【略】後各如其言。

《**大唐新語・文章**》　華陰楊炯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照鄰、東陽駱賓王，皆以文詞知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炯與照鄰則可全，而盈川之言爲不信矣。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則爲誤矣。」

《**唐詩紀事・駱賓王**》　楊盈川之爲文，如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

《**唐音・唐詩始音**》　楊炯，華陰人。顯慶六年舉神童，終婺州盈川令。張說評其文曰：「楊盈川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略】又嘗自謂「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議者以爲信然也。

徐獻忠《**唐詩品**》　楊生神明內穎，卓起少年。詞華秀朗，爲時令慕。與子安之徒幷稱傑子，芝含三秀，鳳耀四靈，豈不蔚然觀美哉！其詩三十卷不盡傳，今傳二卷，五言律體，長於他作。炯嘗自言：「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子安詞賦翩翩，波翻雲寫，楊生好欺人，故有此語。文士信已，豈非珍其敝帚，自謂千金者哉！

張遜業《**楊炯集序**》　其自評「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張說以其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耻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論曰：炯之賦，詞義明暢，若庖丁解牛，自中肯綮，而《渾天》考覈，更見沉深，推曆氏今猶擇焉。五言律工緻而得明澹之旨，沈宋肩偕。開元諸人，去其纖麗，蓋啓之也。諸作差次之。五言古詩，唐人各自成家，備一代制可也；然以漢魏鏡之，人人懸絕矣。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　盈川近體，雖神俊輸王，而整肅渾雄。究其體裁，實爲正始。然長歌遂爾絕響。

《**唐音癸籤・評彙一**》　盈川視王微加澄汰清骨明姿，居然大雅。

《**詩源辯體**》**卷一二**　然析而論之，王與盧駱，綺靡者尚多，楊篇什雖寡而綺靡者少，短篇則盡成律矣。炯嘗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他日，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鄰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意炯當時必多長篇大什，而零落至此，惜哉！

《**載酒園詩話又編・四傑**》　楊盈川詩不能高，氣殊蒼厚。「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是憤語，激而成壯。

皇甫汸《**楊盈川集序**》　大唐弘文，風沿江左，道盛開元。【略】夫（炯）著作之文，張道濟譬之懸河，宋延清嘆其游刃。若《渾天》之製，考覈精詳，《冕服》之辨，援引該洽，顧不可傳耶？設使生同其時，則吳公之知賈傅，邛令之重長卿，抑奚讓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盈川集**》　《舊唐書》本傳最稱其《孟蘭盆賦》，然炯之麗製不止此篇，劉昫殆以爲奏御之作，故特加紀錄歟？傳又載其《駁太常博士蘇知幾冕服議》一篇，引援經義，排斥遊談，炯文之最有根柢者。知其詞章瑰麗，由于貫穿典籍，不止涉獵浮華。而《新唐書》本傳刪之不載，蓋猶本紀不載詔令之意，是宋祁之偏見，非定評也。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　耻居王後愧盧前，文思源源似湧泉。優劣分明驗沈靜，考終端合讓盈川。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　耻居王後愧盧前，此語雖狂非不謙。當日稱爲四才子，懸河詩思足相兼。

又　自古詩人多寓言，浮雲不繫想盈川。風霜自保歌驄馬，窮達由來一任天。

《**三唐詩品**》**卷一**　古章殘佚，不見本原。惟「西陵」一首，蒼健立幹，有任、范之體。律詩工對，其源蓋出陰鏗。才氣無前，自謂「恥居王後」，第藻浮於質，時有衰音。

《**詩學淵源**》**卷八**　所爲詩雄奇奔放，文質兼備，雖未逮盧之古雅、駱之蘊藉，以較子安，實爲勝之。「盧前」、「王後」，宜彼不爲屈也。

分　論

《**奉和上元酺宴應詔**》　胡震亨《唐音癸籤・詁箋六》：「祆星六丈出，滲氣七重懸」，上句用《天文書》，五殘、六賊、司詭、咸漢四星，並去地可六丈，所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下句用緯書。《春秋文耀鉤》：楚有蒼雲如蜺，圍軫七盤。又漢高困平城，亦有月暈圍參畢七重之事。

《**從軍行**》　《唐詩廣選》卷三：蔣仲舒曰：三、四實而不拙，五、六虛而不浮。《唐詩訓解》卷三：中四句實而不拙。《唐詩鏡》卷一：渾厚。字

字銖兩悉稱，首尾圓滿，殆無餘憾。《唐詩解》卷三一：此盈川抱才不偶而寄憤于從軍也。邊有警備，舉火內向，見之而起不平之感者耳。以朝廷尊寵武臣，使窮兵深入，雖未免風雪之苦，而有茅土之封，是百夫之長勝吾輩矣。按武氏欲立威匈奴，命將北伐，此非謂是耶！《唐詩評選》卷三：裁樂府作律，以自意起止，泯合入化。《唐詩箋注》卷一：邊氛未靖，心懷不平，急欲報主。「牙璋」一聯，謂佩牙璋而遠辭鳳闕，領鐵騎而直赴龍城也。「雪暗」一聯，見塞上景色之慘。結以「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二句，仍是報主情殷，托起「不平」二字，寫從軍，亦生色。《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此泛言用武效力，勝於一經自守。唐汝詢謂朝廷尊寵武臣，而盈川抱才不遇，故爾心中不平，亦近於鑿。《唐詩成法》卷一：一、二總起，三、四從大處寫其寵赫，五、六從小處寫其熱鬧，方逼出「寧爲」、「勝作」來。起陡健，結亦宜爾，但結句淺直耳。《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語麗音鴻，允矣，唐初之傑。三、四着色，初唐本分。五、六較有作手，而音亦仍亮。一結放筆岸然，是大家。

《劉生》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六：中四句極雄健，極奇艷。第「起紅塵」三字覺淺。蔣一葵曰：任俠豪放是本色。《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通首麗而警，是「四傑」正聲。結興生旺，尤足振起餘韻，疊「喧喧」字生動。凡結有二法，或總繳，或另意。此另出一意法也。

《出塞》　《唐音癸籤・詁箋六》：「二月河魁將，三千太乙軍」，上句用六壬占，六壬，十二月將，二月卯合戌將曰河魁。下句用太乙占。太乙星，天帝神，主知兵革。漢武嘗畫鏟旗，奉之指所伐國。《藝文志》有其兵法。

《紫騮馬》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六：周珽曰：亦是懷才思奮之意，機神玄超。

《送臨津房少府》　《唐詩鏡》卷一：三四氣韶。《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六：所別日長，所居地遠，兩句已盡離情矣。三、四見去，蓋雖或暫停，而餞酒終莫遲留也。五、六即送別之景，贈言終未能竟者，因嗚咽深重故也。結盡交情之至。《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陳德公先生曰：五、六「含」、「泛」字法最婉善，遂成佳句。一結語淺情深，已復彌永。對起已是穩括，三、四眼前情景，無限纏綿。童子範曰：五、六「日含」、「風泛」，着「斜」、「早」字於內，更有意致。

《送豐城王少府》　《唐詩鏡》卷一：三、四語老。

《送劉校書從軍》　《舒庵重訂李于鱗唐詩選》卷四：篇法典雅。《唐詩直解》卷一：楊炯排律詩，已存溫厚，爲盛唐立極，但未開闊耳。《唐詩訓解》卷四：次聯是校書從軍。無一「繞」字，最俗。收句寬。《唐詩鏡》卷一：初唐排律最佳，語語湊拍，首四語一起一接，可謂壯甚。「殺氣繞湟中」，語帶俚氣。《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三六：周敬曰：莊雅雄整，擺脫陳、隋多矣。蔣一葵曰：次聯是校書從軍，字字工切。《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風雨何年別」，入送意。《唐詩解》卷四五：校書從征西夷，而盈川送之，言將軍受命而出三宮，臨軍而召五戎之士，君以校書佐之，既佐其運籌，因爲之草檄也。且軍中器械精好，承秋肅殺，而至其地，戰必克矣。但西方多雨，而君暴露於外，何年別彼共此琴尊乎！今見離亭溝水西東，亦大悽悵也。《唐詩選勝直解・五言排律》：此送劉從軍。第二聯貼題「校書」字。前後寫軍容之盛，與兵器之利。【略】末四句結送別之意。《圍爐詩話》卷二：五言律詩，若略其形迹而以神理聲調論之，則對偶而五聯六聯者，如楊炯之《送劉校書從軍》，不對偶而八句者，如沈約之《別范安成》，柳惲之《江南曲》，皆律詩也。《古唐詩合解》卷一二：前以劉校書從軍爲起承，後以送行爲轉合。中用閒筆，以軍中情事插入。「天將下三宮，星門列五戎。坐謀資廟略，飛檄佇文雄。」起二句寫軍中。承二句乃是「劉校書從」四個字。又《天文志》：有天將軍十二星，故曰天將。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古者命將，受脤於廟，受成於學。凡行軍，按八門，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是也。八門有九星，故曰星門。五戎，行軍以五爲伍也。一云「五兵」亦可。廟略必資於謀士，檄文必草於文臣，故辟校書於幕中，而有此行也。「赤土流星劍，烏號明月弓。秋陰生蜀道，殺氣繞湟中。」中一解，總寫軍容之盛，與送劉校書不相關切，而閒寫得妙。又：張華以華陰赤土拭寶劍，劍光精彩異常。吳大帝有寶劍六，其一曰流星。烏號，一說黃帝鑄劍，劍成，騎龍上昇，龍髯與弓俱墮，百姓抱之而號，故名烏號。其說荒唐。《古史考》：柘樹枝長而烏集，將飛枝彈烏，烏乃號呼，以柘爲弓，因名烏號。庾信詩：「明月動弓梢。」此二句言軍器之精。秋陰、殺氣，俱切軍。蜀道、湟中，則言軍所過之地也。湟中，今陝西臨洮府，蓋臨洮蘭縣西有湟水也。此解雖用閒筆，卻爲從軍生色。「風雨何年別，琴尊此日同。離亭不可望，溝水自西東。」此

一解，仍按律法，以送別作轉合也。又：風雨何年別，是言往年風雨中，仍記與君相別，但不知是何年，至今猶切懷抱，何意此日琴樽，復得相同。而明日又別，不知又是何年方會，所以望見送別之長亭，心便傷別，不忍望之。頃刻你東我西，如溝水之分流而已。溝是御溝，即渭水之穿宮流者。楊炯猶在京師送行，故借以爲比。庾詩曰：「人世多飄忽，溝水易東西。」

《和劉侍郎入隆唐觀》　《唐詩鏡》卷一：「百果珠爲實，羣峰錦作苔」，語殊勝麗。

《夜送趙縱》　《郘庵重訂李于鱗唐詩選》卷六：完璧歸矣，幽境可樂。疏淡。《唐詩訓解》卷六：此篇用意，因人而生。《唐詩鏡》卷一：末句人景雙映。《唐詩解》卷二一：趙縱名聞天下久矣，今送君還府，亦如璧之返國，想見光輝難掩，當如明月之滿前川也。借詠趙璧，因其姓云。《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四七：蔣一葵曰：因姓故用趙事。《唐詩選勝直解・五言絕句》：此借趙璧以美趙縱。明月滿川，夜送景象也。《古唐詩合解》卷四：「趙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之，是和氏璧天下所共傳以爲寶也，因以比趙縱之名傳天下也。「送君還舊府。」今日送君回還舊府，亦如藺相如不與秦璧而完趙也。「明月滿前川。」月色映川，光輝潔白，君還舊府，聲光四達，亦此體也。《詩辯坻》卷三：初唐四子，人知其才綺有餘，故自不乏神韻。若盈川《夜送趙縱》，第三句一語完題，前後俱作虛境。【略】二十字中而遊刃如此，何等高筆！

《驄馬》　《唐詩箋注》卷一：此詩即《長安少年行》之類。驄馬，青白雜毛色。鐵連錢，身上有黑色連錢文。少年乘此，地平如水，路直如弦，且以夜光之玉粧車軸，以秋令之金飾馬鞭，但經歷風霜，須知自保，而窮達由天，亦不可縱，所以警少年也。《唐詩矩・五言律詩一集》：尾聯見意格。人馬雙起，不用虛字，法老。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夜玉妝車軸，秋金鑄馬鞭」，靠字面生色。

《渾天賦并序》　《全唐文記事・評騭一》引《賦格》：楊炯《渾天賦》有名，後兩段襲用《天問》，微嫌弩未。

《浮溫賦》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一九：楊炯《浮溫賦》：「細而察之，若美人臨鏡開寶匳，大而望也，若馮夷剖蚌列明珠。」吳旦生曰：馮夷剖蚌，唐賦多用之，而於浮溫較切。《金陵志》云：「陳後主汎舟於河，忽遇雨，浮溫生，宮人指浮溫曰：滿河珍珠，因名其河爲珍珠河。」《唐闕史》載任處士云：「溫珠櫳豔，不必多懷。」亦用此也。賦中又云：「其生兮若浮，其居兮若旅，雲銷雨霽，寂無處所，此《金剛經》所謂泡影也。」左九嬪《涪溫賦》：「亡不長消，存不久寄。」其成不欲難，其敗亦以易也。蘇子瞻作《太白像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溫。」金人趙周臣詩：「況復秦宮與漢闕，飄然聚散風中溫。」

《孟蘭盆賦》　《舊唐書・文苑傳上・楊炯》：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宮中出盂蘭盆，分送佛寺，則天御洛南門，與百寮觀之。炯獻《盂蘭盆賦》，詞甚雅麗。

《老人星賦》　《南部新書》己：楊盈川，顯慶五年待制宏文館，時年方十一。上元三年制舉，始補校書郎，尤最深於宣夜之學，故作《老人星賦》尤佳。

《王勃集序》　楊愼《楊炯稱王勃》：楊炯序《王勃文集》云：「辭令言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變；廬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知。」所謂「九知」者，蓋用《漢書》「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之語也。其僻如此。

《少室山少姨廟碑銘并序》　《湛園札記》卷二：中黃之義，見於載籍者不一。曹植《寶刀賦》：「鑒以中黃之壤。」謂中州黃土也。【略】楊炯《少室山銘》有「中黃之素女」對上「西華之紫妃」。則亦指其所居之山也。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上・楊炯》　楊炯，華陰人。伯祖虔威，武德中官至右衛將軍。炯幼聰敏博學，善屬文。神童舉，拜校書郎，爲崇文館學士。儀鳳中，太常博士蘇知幾上表，以公卿已下冕服，請別立節文。敕下有司詳議，炯獻議。【略】由是竟寢知幾所請。炯俄遷詹事司直。則天初，坐從祖弟神讓犯逆，左轉梓州司法參軍。秩滿，選授盈川令。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宮中出盂蘭盆，分送佛寺，則天御洛南門，與百僚觀之。炯獻《盂蘭盆賦》，詞甚雅麗。炯至官，爲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撾殺之。又所居府舍，多進士亭臺，皆書榜額，爲之美名，大爲遠近所笑。無何卒官。中宗即位，以舊

僚追贈著作郎。文集三十卷。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亦號爲「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議者，亦以爲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新唐書・文藝傳上・楊炯》　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二年，皇太子已釋奠，表豪俊充崇文館學士，中書侍郎薛元超薦炯及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詔可。遷詹事司直。俄坐從父弟神讓與徐敬業亂，出爲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張說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吏稍忤意，搒殺之，不爲人所多。卒官下，中宗時贈著作郎。

《唐才子傳・楊炯》　炯，華陰人。顯慶六年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二年，皇太子舍奠，表豪俊，充崇文館學士。後爲婺州盈川令，卒。炯恃才憑傲，每耻朝士矯飾，呼爲「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戲者，必刻畫其形覆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聞者甚不平，故爲時所忌。初，張說以箴贈盈川之行，戒其苛刻，至官果以酷稱。炯博學善文，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辭齊名，海內稱「四才子」，亦曰「四傑」，效之者風靡焉。炯嘗謂：「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張說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耻王後，愧盧前，謙也。」有《盈川集》三十卷行於世。

紀事

作家逸事

《雲仙雜紀》**卷九**　唐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衣朱紫者，何以異是。」

作品本事

《韻語陽秋》**卷五**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極其華麗。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妃各居其一，與狎客賦詩，互相贈答，采其艷麗者被以新聲，奢淫極矣。隋克臺城，後主與張、孔坐視無計，遂俱入井，所謂胭脂井是也。楊炯詩云：「擒虎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蒼黃益見多情處，同穴甘心赴井中。」李白亦云：「天子龍沉景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今胭脂井在金陵之法寶寺，井有石欄，紅痕若胭脂，相傳云，後主與張、孔淚痕所染。

《升菴詩話・小姑無郎》　古樂府《清溪小姑曲》云：「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唐李義山詩：「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小姑，蔣子文第三妹也。楊炯《少姨廟碑》云：「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楊炯集》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　楊炯《家禮》十卷。

又《藝文志四》　楊炯《盈川集》三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　《盈川集》二十卷，楊炯撰。鑒按：《舊唐志》、《唐志》、《通志略》並三十卷，《通考》、《宋志》並二十卷，今存十卷，附錄一卷。

《通志・藝文略》　楊炯《盈川集》三十卷。

《遂初堂書目》　《楊炯集》。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盈川集二十卷》　【略】集本三十卷，今多亡逸。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八》　《楊盈川集》二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　《楊炯集》二十卷。又：《拾遺》四卷。

皇甫汸《楊盈川集序》　楊集□□卷，後止二十卷，今皆無存焉。童氏

子鳴耽書籍，謂淫嗜成癖，而盈川者其所產地也，參茲下民，眷言父母，年祀綿隔，桑梓猶存，遡瀙水以興懷，眺龍邱而寄慨。搜輯遺文，彙哀簡帙，上於郡守高淳韓侯，深獎斯舉，移之縣令南昌涂侯，樂董厥成。若子鳴者，學臻博極，識闡淵微，架富緹緗，載充兼兩。秘監取正，訪於茂先；內庫所無，詢之宏靖。伐山而採羣玉，披沙以檢碎金，共得詩賦四十二首，序表碑銘志狀雜文二十九首，勒爲十卷。保殘守闕，存十於千，不愈於湮沒乎？

《百川書志》卷一四　《楊炯詩》一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楊盈川集》十三卷。

又　《楊炯詩》二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楊盈川集》二十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楊炯集》一卷。

《季滄葦書目》　《楊盈川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二・盈川集》　十卷附錄一卷，唐楊炯撰。《唐書・文苑傳》稱其文集本三十卷，晁公武《讀書志》僅著錄二十卷，云今多亡逸。是宋代已非完本，然其本今亦不傳，此乃明萬曆中龍游童佩從諸書裒集詮次成編，併以本傳及贈答之文、評論之語，別爲附錄一卷，皇甫汸爲之序。凡賦八首，詩三十四首，雜文三十九首，《文苑英華》載其《彭城公夫人爾朱氏墓誌銘》一首，伯母《東平郡夫人李氏墓誌銘》一首，列庾信文後，明人因誤編入信集中。此本收《爾朱氏誌》一篇，而《李氏誌》仍不載，則蒐羅尚有所遺也。《舊唐書》本傳最稱其《孟蘭盆賦》，然炯之麗製，不止此篇，劉昫殆以爲奏御之作，故特加紀錄歟？傳又載其《駁太常博士蘇知幾冕服議》一篇，引援經義，排斥游談，炯文之最有根柢者。知其詞章瑰麗，由於貫穿典籍，不止涉獵浮華，而《新唐書》本傳刪之不載，蓋猶本紀不載詔令之意，是宋祁之偏見，非定評也。又新舊《唐書》竝稱炯爲政嚴酷，則非循吏可槩見。童佩序稱盈川廢縣在瀙水北，其地隸龍邱，去郡四十餘里，今址巋然獨存。炯令盈川，無何卒，縣尋罷。民尸祝其地，至今春秋不輟，是則因其文藝而更粉飾其治績，亦非公論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卷一五　《盈川集》十卷附錄一卷，唐楊炯撰。亦明萬曆中龍游童佩所輯錄也。凡賦八首、詩三十四首、雜文三十九首，而以贈答評論之作，別爲附錄。其《彭城公夫人爾朱氏墓誌》、《伯母李氏墓誌》，誤編庾信集中，此本收爾朱氏一篇，而李氏一篇仍失載，則搜採尚有所遺也。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一　《楊盈川集》十卷附錄一卷，乾隆刊本，唐華陰楊炯撰。

《文瑞樓藏書目録》卷六　楊炯《盈川集》十卷。華陰人。舉神童，官盈川令。

《稽瑞樓書目》　《楊盈川集》十卷，二冊。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楊盈川集》十卷，唐楊炯撰，一明沈岩刊本，一有《附錄》一卷本。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　《盈川集》十卷，唐楊炯撰，明張燮、曹荃等校。刻本，十三卷附一卷；明張遜業刻五卷，明萬曆中龍遊童佩刻，項氏刻本。

《天一閣書目》卷四　《盈川集》五卷。明嘉靖中永嘉張遜業校正。

《天禄琳琅書目》續卷一九　《唐百家詩集》，不著彙刻姓名。凡唐詩人九十八人，人各爲集，曰太宗、【略】王勃、楊炯、陳子昂【略】。間有各家舊序。或題荷澤李弁編，無序跋。諸人雜標名字爵里，義例不一。特於唐時人如李、杜、王、孟烜赫流傳者，故不編入，多取隱僻之集，足資考證。

《天一閣見存書目》卷四　《楊炯集》二卷，全。明東壁圖書府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一九　《楊盈川集》十三卷，舊鈔本，唐楊炯撰。《唐志》三十卷，晁氏《讀書志》二十卷，今世行本僅有童佩、張燮兩家所輯，此仁和盧氏重訂。張本有張燮序，與童本分卷不同，舊爲李松雲藏書，每板心有「文選閣」三字。卷首有「曾在李松雲處」朱記。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楊盈川集》十卷附錄一卷，明刊本，唐盈川令華陰楊炯撰。炯【略】有集三十卷，新、舊《唐書》有傳。此十卷，爲明萬曆中龍游童珮校刊，後附本傳、祭文、《唐會要》、《文獻通考》數條。珮字子鳴，以詩名，有集六卷，乃書賈也。有鋤經樓藏書印。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八　《楊盈川集》十卷附錄一卷，明刊本，唐華陰楊炯撰。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楊盈川集》十卷附錄一卷，明刻本，唐楊炯撰，龍游童珮子鳴校勘，萬歷三年子鳴叙。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卷一五　《盈川集》十卷附錄一卷，唐楊炯

撰，亦明萬曆中龍游童佩所輯錄也。又明萬曆中童佩校刊本。項刻本。明張燮、曹荃等校刊本，十三卷附一卷。明張遜業校刊本二卷。又明沈巖刊本。〔續錄〕沈巖本，九行二十字，似萬曆間所刻，與汪士賢《二十一家》同。

《四庫目略》《盈川集》十卷附錄一卷，唐楊炯撰。明萬曆中童佩校刊本，項刻本，明張燮、曹荃等校刊本，十三卷附一卷；明張遜業校刊本，二卷，明沈巖刊本，刻本十三卷。按：炯集宋代已無完全，此本乃明萬曆中龍游童佩從諸書詮集詮次成編，凡賦八首，詩三十四首，雜文三十九首，而以贈答評論之作，別爲附錄一卷。

《鄒范氏天一閣書目内編》《百家唐詩》九十八家【略】存六家六卷【略】，楊炯集二卷，唐楊炯撰。

又《唐人詩集》存三十四家一百十八卷，存一百十三卷【略】，《楊炯集》二卷，唐楊炯撰。

又《初盛中晚唐詩》四冊，一百三十六卷，刊本。【略】楊炯二卷。

又《十二家唐詩》二十四卷。【略】楊炯集二卷，唐楊炯撰。

《故宫普通書目》卷四《楊盈川集》十卷，唐楊炯撰。叢雅居重刊《初唐四傑》本，二冊。

《故宫所藏觀海堂書目》卷四《楊盈川集》十卷，唐楊炯撰。乾隆辛丑項氏刊本。三冊。

《木樨軒藏書書録》卷四《楊盈川集》十卷附錄一卷，明刊本（明萬曆刻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首卷標題次行題「唐盈川令華陰楊炯撰」。目錄標題後題「皇明龍游童佩詮次」。前有萬曆三年（1575）童珮子鳴序。

《崇雅堂書録》卷一一《盈川集》十卷附錄一卷，唐楊炯撰。項刻《初唐四傑集》本。四庫著録。

《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一二《楊盈川集》十卷，唐楊炯撰。明武勝沈巖校刊本，九行二十字，與汪士賢刻《漢魏二十一家》同。鈐有「金廷契印」白文印。（忠記送閱。乙丑）

又《楊盈川集》十卷，唐楊炯撰。明龍游童子鳴刊本，十一行二十字。（余藏）

藝文

宋之問《温泉莊卧病寄楊七炯》移疾卧茲嶺，寥寥倦幽獨。賴有嵩丘山，高枕長在目。茲山棲靈異，朝夜翳雲族。是日濛雨晴，返景入巖谷。冪冪澗畔草，青青山下木。此意方無窮，環顧悵林麓。伊洛何悠漫，川原信重複。夏餘鳥獸蕃，秋末禾黍熟。秉願守樊圃，歸閒欣藝牧。惜無載酒人，徒把涼泉掬。

張説《贈别楊盈川炯箴》杳杳深谷，深深喬木。天與之才，或鮮或祿。君服六藝，道德爲尊。君居百里，風化之源。才勿驕悋，政勿苛煩。明神是福，而小人無冤。畏其不畏，存其不存。作誥兹酒，成敗之根。勒銘其口，禍福之門。雖有《詔》《夏》，勿棄擊轅。豈無車馬，敢贈一言。

王世貞《楊盈川炯遊峽》蜀江自西來，日夜流不息。束爲荆門峽，崩騰鎖南國。楚師既以熸，秦疆漸以畫。萬古擘石青，千秋吐灰黑。我行仗三老，楊舲浩無極。入耳寡停聲，寓目鮮留色。日落一綫明，悄然中原碧。惆悵爲雲女，虚無不可即。

雜録

宋之問《秋蓮賦序》天授元年，勅學士楊炯與之問分直於洛城西入閤。每雞鳴後，至羽林仗，闇人奏名請龜契，佇命拱立于御橋之西。

崔融《瓦松賦序》崇文館瓦松者，產於屋霤之上。【略】俗以其形似松，生必依瓦，故曰瓦松。楊炯謂余曰：此中草木，咸可爲賦。

《藝苑卮言》卷八曩與同人戲爲文章九命，【略】四儇蹇：【略】四傑惟盈川至令長。

楊容華

《臨鏡曉妝》　《詩藪外編・唐下》：楊盈川姪女《臨鏡曉妝》詩：「林鳥驚眠罷，房櫳曙色開。鳳釵金作鏤，鸞鏡玉爲臺。妝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方未已，欲去復徘徊。」整麗精工，齊梁妙詣，唐女子無能及者。《唐音癸籤・評彙四》：其他閨秀，楊盈川姪女《臨鏡曉粧》詩，齊、梁遺則；吉中孚妻張氏《拜月》七言古，籍、建新調：尤彤管之錚錚者。《名媛詩歸》卷九：「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有上句，然後用「乘」字始不突。「鳳釵金作鏤，鸞鏡玉爲臺」，有「作」字、「爲」字，用事始不熟。「粧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此句淡宕得妙。有此景況，便非俗艷中人。「自憐方未已」，嬌心嬌性，實有此事。《唐詩鏡》卷八：清麗故有家風。《詩筏》：唐詩大振，婦人奴僕，無不知詩，遠及外域，亦喜吟詠。【略】楊盈川姪女名容華者，《新粧》詩有「自憐終不已，欲去復徘徊」之句。

王勃

論述

綜論

楊炯《王勃集序》　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爲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薛令公，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青規而輟九攻。知音與之矣，知己從之矣。於是鼓舞其心，發泄其用。【略】長風一振，衆萌自偃。遂使繁綜淺術，無藩籬之固；紛繪小才，失金湯之險。積年綺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辭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焉。矯枉過正，文之權也。後進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籠，咸思自釋。近則面受而心服，遠則言發而響應。敎之者逾於激電，傳之者速於置郵。得其片言，而忽焉高視；假其一氣，則邈矣孤騫。竊形骸者，既昭發於樞機；吸精微者，亦潛附於聲律。雖雅才之變例，誠壯思之雄宗也。妙異之徒，別爲縱誕，專求怪說，爭發大言，乾坤日月張其文，山河鬼神走其思，長句以增其滯，客氣以廣其靈，已逾江南之風，漸成河朔之制，謬稱相述，罕識其源。扣純粹之精機，未投足而先逝，覽奔放之偏節，已滯心而忘返。迺相循於跼步，豈見習於通方。信譎不同，非墨翟之過；重增其放，豈莊周之失。唱高罕屬，既知之矣；以文罪我，豈可得乎！

韓愈《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略】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爲嘆，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

《舊唐書・文苑傳上・王勃》　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與兄勔、勮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王氏三珠樹也。」

《容齋四筆・王勃文筆》　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遊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遊閣序。」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爲不淺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

《韻語陽秋》卷一二　王勃《示知己詩》云：「客書同十奏，臣劍已三奔。」則不爲無意於功名者，《夢游仙詩》云：「乘月披金枝，連星解瓊珮。」則不爲無意於神仙者，是以登葛幘山而思武侯之功，宿仙居觀而思霓衣之侶也。又觀《述懷擬古詩》云：「僕生二十祀，有志十數年。下策圖富貴，上策懷神仙。」而二志竟不遂，可勝嘆哉！

《唐詩紀事・王勃》　勃爲文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書之，初不加點，時謂腹藁。《滕王閣記》「落霞」「孤鶩」之語，至今稱之。其詩甚多，如「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上巳》云：「綠齊山葉滿，紅

洩岸芝銷。」《九日》云：「蘭氣添新酌，花香染別衣。」又《詠風》云：「肅肅涼景生，加我林壑清。驅煙入洞戶，卷霧出山楹。去來固無跡，動息如有情。日落山水靜，爲君起松聲。」最有餘味，眞天才也。

《**唐才子傳・王勃**》　六歲善辭章。麟德初，劉道祥表其材，對策高第。【略】父福畤【略】左遷交趾令，勃往省覲，途過南昌，時都督閻公新修滕王閣成，九月九日，大會賓客，將令其婿作記，以誇盛事。勃至入謁，帥知其才，因請爲之。勃欣然對客操觚，頃刻而就，文不加點。滿座大驚。酒酣辭別，帥贈百縑。【略】勃屬文綺麗，請者甚多，金帛盈積。心織而衣，筆耕而食。

《**丹鉛總録・紫電青霜**》　王勃【略】以十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與杜、韓並世對毫，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鶻，後生之指點流傳妄哉。

徐獻忠《**唐詩品**》　子安早握玄珠，天然艷發，登高而賦，鍾石畢陳。蓋其上薄雲天之氣，下纏幽寂之忿，蓄以疏才，發以盛藻，直舉胸臆，俯瞰前古，宜其無可爲節也。

張遜業《**校正王勃集序**》　與兄勔、勮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嘗稱「王氏三珠樹也。」【略】論曰：「王子安富麗徑捷，稱罕一時。賦與七言古詩，可謂獨步。然律及諸作，未脫六朝沿染，而沉思工緻，亦未易及也。」

楊一統《**唐十二家詩王勃集叙略**》　勃作華藻，沿陳隋之遺，然骨氣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之矣。至居「四傑」之首，蓋其才獨秀也。

《**詩藪内編・近體上・五言**》　景龍之際，難雅潔而易浮華。蓋齊、梁代降，沿襲綺靡，非大有神情，胡能蕩滌。唐初五言律，惟王勃「送送多窮路」、「城闕輔三秦」等作，終篇不著景物，而興象婉然，氣骨蒼然，實首啓盛、中妙境。五言絕亦舒寫悲涼，洗削流調。究其才力，自是唐人開山祖。拾遺、吏部，並極虛懷，非溢美也。

又　初、盛間【略】七言短古、五言絕，王勃爲冠。

又《**近體下・絶句**》　唐初五言絕，子安諸作已入妙境。

又《**續編・國朝上**》　古今才人早慧者多寡大成，大成者未必早慧，兼斯二者，獨魏陳思，次則唐王子安，明何仲默。二子風華神秀，絕自相當。然子安尚沿六代綺靡，仲默一掃千秋茅塞，其識與功，不可同日語也。

胡應麟《**對問士稱文章學問尚矣【略】策**》　以文章之士言之，【略】唐則王勃、李白、杜甫、韓愈、陳子昂、柳宗元，【略】是皆卓乎以文章師百代者也。

《**唐音癸籤・評彙一**》　王子安雖不廢藻飾，如璞含珠媚，自然發其彩光。

《**詩鏡總論**》　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子安其最傑乎？調入初唐，時帶六朝錦色。

《**詩源辯體**》**卷一二**　七言古，【略】王長篇雖少，而稍見錯綜，與盧、駱體製少異。

《**詩辯坻**》**卷三**　王子安七言古風，能從樂府脫出，故宜華不傷質，自然高渾矣。

《**載酒園詩話又編・四傑**》　駱好徵事，故多滯響。王工寫景，遂饒秀色。至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眞是理至不磨，人以習聞不覺耳。

《**帶經堂詩話・總集門・刪訂類**》　五言，初唐王勃獨爲擅場。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王子安集**》　勃文爲四傑之冠，儒者頗病其浮艷。案：段成式《酉陽雜俎》曰：張燕公嘗讀勃《夫子學堂碑頌》「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高五雲於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案：一公謂僧一行也。）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洪邁《容齋隨筆》亦曰：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三王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詞。註謂王勃作遊閣序，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爲不淺矣。夫一行、段成式博洽冠絶古今，杜甫、韓愈詩文亦冠絶古今，而其推勃如是，枵腹白戰之徒，掇拾語錄之糟粕，乃沾沾焉而動其喙，殆所謂蚍蜉撼樹者歟！今錄勃集，併錄成式及邁之所記，庶耳食者無輕詆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卷一五　蓋勃文章鉅麗，爲四傑之冠，諸家總集

所錄特多也。

章藻功《登滕王閣書王子安序後》 序「四傑」而第一，倫次非誣；冠二王以成三，文章特著。楊盈川耻居其後，似屬無徵；韓昌黎詞列其間，猶云有耀。婿作何能誇客，天才自足驚人。則《滕王閣》一篇，尤爲絕唱者矣。【略】聲稱藉甚，是眞王氏之珠，才藻卓然，奚數謝家之寶。父爲名宰，鯉對而趨；人倚芳鄰，虹銷以霽。幸遇十旬之暇，豈云一介之微也。方從父以登舟，未成童而舞《勺》。譬若朝華乍啓，爽氣初來；旭日方升，晨光最好。而顧年猶未弱，悵已逝於桑榆；交不妨新，感相逢於萍水。興嗟賈誼，致嘆馮唐，將毋儗不於倫，抑或言之過當。且也當筵不讓，攬筆而成。訝飛雲捲雨之奇，略無停輟；侈紫電青霜之富，不比空疏。本是書生，胸羅武庫；何來童子，聲震洪都。爲四坐之榮觀，實一時之豪舉。云胡興盡，而輒悲來。尤異者，長天秋水，警句堪誇；明月清風，幽魂自賞。妄言妄聽，謂才鬼之有知；或泣或歌，諒文人其不爾。矧落花芝蓋，楊柳春旗，庾子山實倡其音，王子安偶賡其調。就使自作成者，暗合古人，似此名言，生前無數，胡然得意，歿後難忘？始不見而峰青，既無言而月白。方疑作之者未必孤吟，且笑刪之者亦非定論。又若水神助送，風伯效靈，七百里之程，一帆直抵；十萬錢之債，再拜相酬。頗類傳奇，略同志怪。雖道塗所造，或間出於稗官；而《新》《舊》之《書》，不屑登諸本傳也。

謝啓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一百首》一〇 鬬雞揮就一篇檄，倚馬吟成四韻詩。暮雨珠簾江閣上，海波憑弔結幽期。

《野鴻詩的》 又曰：「少陵度越諸子處安在？」笑應之曰：「十七史何處說起？雖然，余豈無說哉？「中」、「晚」不足較，子安《滕王閣詩》，膾炙久矣；其「閒雲」一轉，已趨卑下，至末二句，尤落熟調。晚唐許、趙諸人，猶因之爲懷古捷徑，近今心摹而手追者，又何足怪？不觀少陵《秋興》詩，結云：「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於此同一慨歎，霄壤縣絕。子安如飢鷹垂翅，少陵則神龍掉尾也。」

《全唐文紀事》卷五五引《鐵立文起》 華無技曰：子安詞賦，如千錦飛光，萬花騰焰，篇篇結綠，語語連珠，胸無儉思，腕有餘藻。其於文章家，信九天之霞府，百川之谷王也。天才橫恣，浮音時亦間出，要之少年肆筆，何妨馳驟飛揚哉。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絕凡例》 王勃絕句，若無可喜，而優柔不迫，有一唱三嘆之音。

《小清華園詩談》卷上 鍊字不如鍊句，鍊句不如鍊意，鍊意不如鍊格。何謂鍊字？曰：如王子安之「蘭氣薰山酌，松聲韻野絃」，岑嘉州之「澗花然暮雨，潭樹暖春雲」之類是也。

《王子安集注·凡例》 子安鍊字鑄辭，眞「熟精《文選》理」者。人或驚爲奧僻，由不得門逕耳。

又 子安使事贍博，燕公、一行猶有未悉。自唐迄今，亦無聞注其集者。

《三唐詩品》卷一 其源出於吳、何，而益諧音律，情詞朗秀，結風雋響。但言外無妍，微傷深致。五言短絕，雋永見珍。《采蓮曲》、《臨高臺》，亦雜言新體之遺也。

《詩學淵源》卷八 四子之中，（王勃）號爲富麗，才思綺發，惜傷於浮艷耳。

分論

《詠風》 《唐詩歸》卷一：鍾惺評：此君五言古殊爲踧踖。惟《詠風》一首高妙，稍帶律意。又：讀至此，心眼始開。骨韻聲光，居然一李頎、王昌齡矣。又「動息如有情」，譚元春評：子美詠物諸小詩，俱得此法之妙。又「爲君起松聲」，譚元春評：「爲君」字妙，待物如人矣。鍾惺評：只讀此二語，知世人以王、楊、盧、駱併稱者，爲無眼人矣。《藝圃擷餘》：常徵君《贈王龍標詩》有「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之句，膾炙人口。然王子安《詠風詩》云：「日落山水靜，爲君起松聲。」則已先標此義矣。二詩句雅堪作配，未易優劣也。《唐詩評選》卷二：質量不儉削。

《懷仙并序》 愛新覺羅·弘曆《懷仙有序》：偶讀王勃《懷仙》之什，其序以爲「思解纓紱，永詠山水，神與道超，迹爲形滯」云云。夫勃固蕭然無與之人也，其不解纓紱乃自不解耳，若夫佛仔肩而無可息者，懷哉復當何若。因敷其體，情見乎辭。

《忽夢遊仙》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一：周珽曰：首四句「忽夢」，中六句「夢遊仙」，後六句夢後悟語。

《秋夜長》　《唐詩鏡》卷一：氣格嶒峻。「北風受節南雁翔」，語最古雅。《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一四：周珽曰：懷遠自傷之詞，乃托閨婦之情，以寫其意。前半感秋夜景物以起思，後半緣秋夜情緒以致慨。通章以「爲君秋夜搗衣裳」作主，承上接下，連横轉折，莫不新奇合響，直令齊、梁短舌，陳、隋擱筆。

《採蓮曲》　《唐詩鏡》卷一：中有佳句。《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一四：周珽曰：詩意亦君子採芳懷遠之詞，是即「涉江採芙蓉」之意也。宛轉相生，深篁引翠。又曰：情之所到，興之所會，便爲格調。如朝雲暮霞，有何定質，而變化自在。解此，方可讀子安此等什。《載酒園詩話又編・四傑》：《採蓮曲》末叙暮歸曰：「正逢浩蕩江上風，又值徘徊江上月。徘徊蓮浦夜相逢，吴姬越女何丰茸？共問寒光千里外，征客關山路幾重？」不特迷離婉約，態度撩人，結處尤得性情之正。

《臨高臺》　《升菴詩話・錦衣夜不襞》：王子安《臨高臺》云：「錦衣夜不襞，羅帷晝未空。歌屏朝掩翠，妝鏡晚窺紅。」「錦衣夜不襞」應「妝鏡晚窺紅」，「羅帷晝未空」應「歌屏朝掩翠」，形容富室豪家恣情極樂，反易晝夜，最有深意。今本爲妄人改竄作「錦衣晝不襞，羅帷夕未空」，此乃常事，不足詠也。《詩藪内編・近體下・絶句》：簡文《烏棲曲》四首，奇麗精工，齊、梁短古，當爲絶唱。如「郎今欲度畏風波」，太白《横江詞》全出此；「可憐今夜宿娼家」，子安《臨高臺》全用此。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雲間月色明如素」，詩亦取雲開見月。

《滕王閣》　《增定評注唐詩正聲》卷四：流麗而深靜，所以爲佳，是唐人短歌之絶。《唐詩廣選》卷二：只一結語，開後來多少法門。《唐詩訓解》卷二：與盧《長安古意》局意雖闊，機致則同。《唐詩鏡》卷一：三、四高迥，實境自然，不作籠蓋語致。文雖四韻，氣足長篇。《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一四：周敬曰：次聯秀穎，結語深致，法力的的雙絶。《唐詩評選》卷一：瀏利雄健兩難兼者，兼之。「佩玉鳴鸞」四字，以重得輕。《唐詩解》卷一一：此慨繁華易盡也。言此閣臨江，乃滕王佩玉鳴鸞之地。今歌舞既罷，簾棟蕭條，雲雨往來，景物變改，而帝子終不可見，惟江水空流，令人興慨耳。《唐詩選勝直解・七言古詩》：言滕王昔日盛時，建閣於漳江之邊，佩玉鳴鸞，作樂歌舞，棟宇珠簾，極其壯麗。而高峙於雲山之上。今數十年來，江山如故，時移物換，非復昔日之盛矣。帝子已往，惟有長江東流而已。寧無致慨乎！序中叙事，詩中道意如此。《唐風定》卷七：《臨高臺》、《秋夜長》猶沿綺靡，此方脱灑。《圍爐詩話》卷二：王勃《滕王閣詩》，直是譏刺閣都督，「畫棟」以下，皆言富貴之不久長也。今閣上有帖子是「畫棟」二句，卻是寫景，有繁華氣象，詩未必如是也。《師友詩傳録》：（郎廷槐）問：「七言長短句，波瀾卷舒，何以得合法？」【略】蕭亭答：「七言長篇，宜富麗，宜峭絶，而言不悉。波瀾要宏闊，陡起陡止，一層不了，又起一層。卷舒要如意警拔，而無鋪叙之跡，又要徘徊回顧，不失題面，此其大略也。【略】若短篇，詞短而氣欲長，聲急而意欲有餘，斯爲得之。長篇如王摩詰《老將行》，短篇如王子安《滕王閣》，最有法度。」《春酒堂詩話》：王子安《滕王閣》詩，俯仰自在，筆力所到，五十六字中有千萬言之勢。而其爲序，不特囿於習氣，且東補西湊，飣餖可醜。從來詩文同道，即謂少陵文不及詩，然斑駁自見古意。乃子安姿稟是□，遂覺詩文判然耶！

《聖泉宴》　《唐詩鏡》卷一：三、四琢矣。然琢而不傷，其氣渾渾。《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六：此宴於聖泉而叙其景，造語極幽潤秀發。大抵子安寫景多臻妙境。唐仲言謂其恨少骨力，秀趣在布景中者也。顧璘曰：「乘」字、「俯」字、「熏」字、「韻」字、「影飄」、「香度」及「洽」字，觀其下字，便見老成。次聯風韻自别。唐孟莊曰：「熏」字佳矣，「韻」字更勝，「飄」、「度」是眼，「外」、「前」亦活，結亦有致。《唐詩評選》卷三：如爾者乃爲五言聖證。又：五六出幽合漠。《唐詩解》卷三一：此宴于聖泉而叙風景。蘭貴氣，氣近于酒，松取聲，聲類乎琴。曰薰，曰韻，曰飄，曰度，句之眼也。上云蘭氣，下有花香，上云松聲，下有葉影，俱未免重叠，讀者取其流麗□也。《古唐詩合解》卷七：前解至聖泉而宴，後解描寫興濃。又：此詩字意頗重，在流麗而不覺。「襟披乘石磴，列籍俯春泉。」此以初至聖泉起。披襟，開襟而當風也。石磴，石阪之路也。列籍，列坐之客。春泉，即聖泉。乘，升也。俯，臨也。上乘石磴，下臨聖泉也。「蘭氣熏山酌，松聲韻野絃。」此以宴於聖泉承。「蘭氣」近酒，故「熏山酌」。「松聲」類琴，故「韻野絃」。此宴於聖泉所叙之景也。「影飄垂葉外，香度落花前。」此以山林春興作轉。「垂葉」、「落花」，照「春」字。「影飄」、「香度」，寫同宴諸客領略此花香葉色之麗也。「興洽林塘晚，重巖起夕烟。」此以酒闌

興洽爲合。上云影飄垂葉之外，則林塘固已晚矣。而朋興和洽，遂不覺重巖前夕烟升於林際也。《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七：（三、四句）趣絕，雅絕。

《尋道觀》 《四溟詩話》卷三：凡作詩文，或有兩句一意，此文勢相貫，宜乎雙用。【略】秦漢以來，文法類此者多矣，自不爲病。王勃《尋道觀》詩「玉笈《三山記》，金箱《五岳圖》」，【略】句意雖重，於理無害。若別更一句，便非一聯造物矣。

《別薛華》 《唐詩歸》卷一：鍾惺評：此始成律，陳、隋之習變盡。又：「淒斷百年身」，鍾惺評：此等語後人讀之爛熟，在子安實爲創調，當爲作者致想。又：「無論去與住，俱是夢中人」，譚元春評：愁苦詩，又喚醒人不愁，妙！妙！《唐詩鏡》卷一：率衷披寫，絕不作詩思。末語解愁，愁情轉甚。須知此等下語，意味深厚，後人便道出個中矣。《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六：周敬曰：此與《杜少府任蜀州》篇全以情勝，所謂車行熟路，渾不着力者也。《詩辯坻》卷三：「無論去與住，俱是夢中人」，中晚劣語，亦見之子安耶！《唐詩評選》卷三：曲折不顯。

《重別薛華》 《歷代詩發》卷十三：秀整泓淨，足爲盛唐開山。

《遊梵宇三覺寺》 《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四十字無一字不工，豈減沈佺期、宋之問哉？【略】唐律詩之初，前六句叙景物，末後二句以情致繳之，周伯弢四實四虛之說遂窮焉。又：馮舒評：王在沈、宋之先。又：紀昀評：四實四虛之說固拘，必不主四實四虛之說亦拘。詩不能專主一格，亦不能專廢一格。又：裝點是「四傑」本色。然有骨有韻，故雖沿齊、梁之格，而能自爲唐世之音，第四句尤有神致。又：查慎行評：次聯每句中兩字着力，創調也。又：無名氏（乙）評：幽深精健，覺盛唐太壯矣。起筆尚沿舊習。《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陳德公先生曰：字眼皆極婉善，指點從容，想見大雅，子安正聲如是。又評：對起警動。「披」、「空」二字法老，而「披」字尤作意。第三「狹」字從「齊」字生出，第四「深」字從「積」字生出，絕非妄着。趙錫九曰：第五「棲禪影」，「影」字活，是寫景寫虛法。結承五、六繳足。意流語對，筆力矯然。

《白下驛餞唐少府》 《唐詩歸》卷一：「相知何用早，懷抱即依然」，鍾惺評：高、岑妙境。譚元春評：古來惟詩人于交遊有情，如此二語，豈世上無意氣人所知？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一見定交，開心見誠語。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蜀中廣記・詩話記一》：子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詩「城闕輔三秦，風烟望五津」末下注腳，不知也。《丹鉛餘錄》云：「大江自瀕堰至犍爲有五津：曰白華津、萬里津、江首津、涉頭津、江南津。出《華陽國志》。王勃詩：『風烟望五津』，盧照鄰文：『予自江陽，言歸五津。』皆指此。」然首句亦出《華陽國志》，而用修未之引也。成都本治赤里街，張若徙置少城內，廣營府舍，修整里闠，市張列肆，得與咸陽同制。此即「城闕輔三秦」之義。《增定評注唐詩正聲》卷六：郭云：蒼然率然，多少感慨，說無爲愁，我始欲愁。《唐詩廣選》卷三：胡元瑞曰：唐初五言律唯王勃《送薛華》及此詩，終篇不着景物而氣骨蒼然，實首啓盛、中妙境。《唐詩訓解》卷三：多少嘆息，不見愁語。後四句言雖遠，而情若對面，故不欲如兒女子之態。《唐詩歸》卷一：鍾惺評：此等作，取其氣完而不碎，有律成之始也，其工拙自不必論。然詩文有創有修，不可靠定此一派，不復求變也。「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鍾惺評：渾成不熟。「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譚元春評：襲者可厭，此處未嘗不佳。《唐詩鏡》卷一：此是高調，讀之不覺其高，以氣厚故。《唐詩解》卷三一：蜀州雖有五津，□□而實爲三秦之輔。故我望彼之風烟而惜別，且同爲宦遊，非暌離也。苟知己道在，雖遠實親，豈可臨岐而效兒女之沾巾乎！《唐詩選勝直解・五言律詩》：首二句從蜀地興起，於題面有情。【略】道義之交，非平常送別比也。《古唐詩合解》卷七：此等詩氣格渾成，不以景物取妍，眞初唐之風骨。前解寫別，後解言不必傷心也。「城闕輔三秦，風烟望五津。」此以地名起。「城闕」，指長安，以三秦爲之輔。昔項羽三分關中，王秦三降將，故曰三秦。蜀江中有五津。因王勃在京，故首言「城闕」。因杜少府之蜀，故次言「五津」。言秦蜀雖遠，而風烟實相望也。「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此以送別意承。言我之在京，君之仕蜀，此番離別，意非不殷，然同作宦遊，各爲王事，君不得不去京之蜀，我不得赴蜀隨君也。「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此以丈夫胸襟磊落作轉。海內雖廣，有知己在，則天涯猶比鄰也。二句雖對，而意實相屬。「無爲在歧路，兒女共沾巾。」此以離別不必姑息爲合。「無爲」二字，接上貫下八字，言分歧之路，在此揖別，無爲灑淚沾巾，共作兒女子情態。蓋以我與君跡雖遠離，而情若對面者也。《唐詩箋注》卷一：言蜀與三秦猶爲幾輔近地，「五津」指杜所之之地。以下言同是宦遊，踪跡難定，天涯分散，

惟存知己之心而已。臨歧分手，無爲效兒女霑巾也。語極豪俊，不是尋常送別語。《唐詩矩・五言律詩一集》：前後兩截格。前二句實，後六句悉虛，恐筆力不繼則易疏弱，此體固不足多尚。《唐詩近體》卷一：前四句言宦遊中作別，後四句翻出達見。語意迥不犹人，灑脫超詣，初唐風格。《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陳德公先生曰：通首質序，未免起率易之嫌。顧爾時開拓此境，聲情婉上，正是絕塵處。陳伯玉之近調，高達夫之先驅也。五、六直作腐語，氣旺筆婉，不同學究。結強言耳，黯然之意彌復神傷。《詩境淺說甲編》：首句言所居之地，次言送友所往之處，先將本題叙明。以下六句，皆送友之詞，一氣貫注，如娓娓清談。極行雲流水之妙。大凡作律詩，忌支節横斷。唐人律詩，無不氣脈流通，此詩尤顯。作七律亦然。後半首言得一知己，則千里同心，何須傷別，推進一層，不作尋常離別語。故三四句言送別而況同是宦游，極堪傷感，正以反逼下文，乃開合頓挫之法也。

《仲春郊外》　《唐詩歸》卷一：「鳥飛村覺曙，魚戲水知春」，鍾惺評：有聲，有光。「初晴山院里，何處染囂塵」，鍾惺評：通篇皆稱，忽用此敗興語作結，苟安之過，最宜戒之。

《郊興》　《批點唐音》卷一（「河柳」句）下字厚實。《唐詩歸》卷一：「雨去花光濕」鍾惺評：「雨去」，「去」字妙。才於「花光濕」，「光」字有情。若直言雨，則濕在「花」而不在「光」矣。「風歸葉影疏」，譚元春評：「濕」言光，「疏」言影，即不尋常。「山人不惜醉，唯畏綠尊虛」，鍾惺評：鄙。《唐詩評選》卷三：大體清安，寫生深潤，自初唐絕技。後人但從高岑起，且不知此，況望企及？又：領聯拗。《唐詩箋注》卷一：「歌獨酌」，自歌自酌也。「賦閒居」，即晉潘安仁作賦意。中二聯詠園中景色，郊興在此，故不惜醉飲，收上「獨酌」意。

《春日還郊》　《批點唐音》卷一：此等處脫出六朝，又不落晚唐，最宜自得。《唐詩歸》卷一：「閒情兼默語」鍾惺評：靜理。「鳥路入山烟」，譚元春評：好景。《唐詩鏡》卷一：三、四語有風味。人有問余，二語何以佳，余謂此二語一似逢春而感，一似遇物而興，非徒爲「草」、「榆」詠也。《唐詩評選》卷三：全無扭捏，順手逼出，無不平善，精絕。又：結拗。《古唐詩合解》卷七：前解初至郊，後解叙還郊之樂。「閑情兼默語，攜杖赴巖泉。」此以「還郊」意起，首句冒全詩。「閑情」淡於仕進，「默語」人不能知。兼此靜理，然後乃攜杖而赴巖泉之下也。「草綠縈新帶，榆青綴古錢。」此以閑情所見巖泉之草木爲承，且寫春日也。草綠如帶之縈繫，榆青似錢之連綴，從閑情見物理如是。「魚牀侵岸水，鳥路入山烟。」此以郊外景作轉。郊外有水，當春水漲，而魚牀上之水侵岸矣。郊外有山，當春烟深，而空中之鳥道入山矣。非閑情中還郊，那得有此好景。「還題平子賦，花樹滿春田。」此以適情題詠，而得春郊之樂爲合。合上云還郊所見如此，我應順情而咏歸田之樂，方不負此花樹滿春田也。以「春」字結。《唐詩成法》卷一：起沉着，寫閑情新而遠。中二聯分動靜。「鳥路」句靈活。題是「還郊」，詩寫得春日郊景，「還」字衹次句寫，若盛唐必更有妙意。

《對酒春園作》　《唐詩歸》卷一：鍾惺評：春園對酒，便庸常矣。又：此君五言古，殊爲躊躇，惟《詠風》一首高妙，稍帶律意。至五言律數首，秀整泓淨，自出眼光，爲開元以來諸子元功。「高花送斷香」，譚元春評：花高所以香斷，語極幽潤。「自然催一醉」，譚元春評：口角爽甚。《唐詩評選》卷三：韻足意淨，盛唐人加以叱咤，大損風味。

《上巳浮江宴韻得遥字》　《唐詩鏡》卷一：「紅洩片花銷」，六朝餘續。

《銅雀妓二首》　《韻語陽秋》卷一九：銅雀伎，古人賦詠多矣。【略】王勃云：「妾本深宮伎，曾城閉九重。君王歡愛盡，歌舞爲誰容。」【略】佳句也。《唐詩歸》卷一：「臺樹若平生」，鍾惺評：渾秀出脫。「舞席紛何就」，譚元春評：「紛何就」三字生得好。「誰見綺羅情」，鍾惺評：「誰見」，屬君王身上裁妙。《唐詩鏡》卷一：子安才雄，五言律往往有一氣渾成之勢，律自不能拘得。看渠一意轉合，視之平平，擬之難到。中、晚之視初唐，六朝之視漢、魏，俱若此矣。《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六：周敬曰：神滿極矣，運詞更以識勝，所以難及。《唐詩評選》卷三：珍重分明。又：三、四翕合無限，一結就意順收，終不煩亂。《唐風定》卷一二淒婉無繁辭，以淡爲神。

《易陽早發》　《唐詩鏡》卷一：如此起句，是大家數。

《焦岸早行和陸四》　《唐詩鏡》卷一：第六句最是高韻。

《深灣夜宿》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風交樹影深」，與「葉疏」正反對。

《林塘懷友》　《唐詩歸》卷一：鍾惺評：「何如山水路，對面即飛花」，

境好。

《臨江二首》一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四七：周珽曰：感慨沉汲，不纖不詭。《唐詩解》卷二一：此因臨江而感名利之驅人也。言觀水之流，塵之飛，而知驂棹之不息。凡此孰非倦遊者乎！陸行水往，別送紛然，不勝逐逐風塵之慨。

《江亭夜月送別二首》一　《唐詩解》卷二一：俯仰江山，已有巴南塞北之隔，況于月下離羣，掩泣相對睹之者誰，黯然消魂，莫甚于斯時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意雖未深，卻爲正聲之始。《古唐詩合解》卷四：首二句對，是截下解，五絕中此體最多，首句必出韻。「江送巴南水。」巴江源出大巴山，江水從此而來，是送也。「山橫塞北雲。」遠山橫雲，凄然慘淡如塞北者，然俯仰江水，先欲消魂矣。「津亭秋夜月。」津，渡水之處。亭，送別之亭。又當秋夜月明，字字哀苦。「誰見泣離羣。」昔趙文韶見秋夜嘉月，悵然思歸，今乃送人遠別，月下秋宵，相對掩泣，有離羣索居之慘。此時此夜，有萬種難爲情處，除此中天明月，誰復見之？

又二　《唐詩解》卷二一：烟升、月轉，見話別之久；亭掩、夜寒，覺悄然無人，皆以終上篇之意。《古唐詩合解》卷四：「亂烟籠碧砌」，江上遼闊，故有「亂烟」。津亭秋來，故曰「碧砌」籠罩也。「飛月向南端」，南端，室之正南門戶也，月色向此，正見夜深而話別之久。「寂寂離亭掩」，夫至於月轉烟斜，悄然寒夜，則離亭寂寞而空掩矣。「江山此夜寒」，秋夜江水本屬寒冷，又兼此夜之離情哀苦，倍添寒色也。《唐詩箋注》卷七：客去身孤，離亭烟月，別緒彌縈矣。「寂寂」句根首句，「江山」句頂次句，「寒」字妙，一片離情，俱於此字托出矣。《刪訂唐詩解》卷一一：慘澹之情，獨覺其寒也。

《別人四首》四　俞陛雲《詩境淺說續編》：客子畏人句，一語鎮紙。卻曲迷陽，憂心悄悄，能曲狀孤客自危之意。作者固閱世之談，亦對於所別之人，有爲而發，故勸其早歸也。

《贈李十四四首》三　《唐詩摘抄》卷二：「亂竹深三徑」，言無往還也。「飛花滿四鄰」，言少鄰舍也。所居之寂寞如此，則其無好名干進之心可知，故以子雲比之。點舊意，故着「從來」、「別有」字。《唐詩解》卷二一：李之棲遲花竹，已自不羣，又能若揚子之著書，益見其超俗，「別」者，與衆異也。《唐詩選勝直解・五言絕句》：蔣翊竹下開三徑，有羊仲、求仲與之遊，以比李有園林之樂，又能如揚雄著書自守也。書名《太玄》，故或人以「尚白」嘲之。

《早春野望》　《唐詩箋注》卷七：上二句是景，下二句是景中情。花柳三春，故園心動，卻着「邊亭」二字，連上二句，有不堪臨眺之悲。二十字中，極爐錘之妙。

《山中》　《增定評注唐詩正聲》卷一〇：顧云：「況屬」字有情。《唐詩解》卷二一：此言迫于思歸，故江流雖疾，猶恨其滯，況當風起葉飛之時乎！《唐詩箋注》卷七：上二句悲路遙，下二句傷時晚。分兩層寫，更覺縈紆，黯然魂斷。《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四：（後二句）邈然。《刪訂唐詩解》卷一一：滯者，行蹤滯於江上也。

《寒夜思友三首》　俞陛雲《詩境淺說》：三首同一思友思鄉之意，而分詠爲三者。其第一首，獨坐有思，撫琴而思同調也。第二首，望遠有思，聞雁而思故侶也。第三首，總結上意，言花朝月夜，山碧江清，無時無地不思也。一唱三歎，極寫其寒夜之懷。結句，借酒消愁，兼有樽酒重逢之望。作者去晉魏未遠，故短章有淳樸之氣。自是初唐風格。

又一　李慈銘批《唐人萬首絕句選》卷一：「雲間征思斷，月下歸愁切」二語，妙在可解可不解間。

《普安建陰題壁》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四七：吳山民曰：結意宜玩。《唐詩解》卷二一：此亦思歸之詩。言江山險惡，深不可踰，高不可越，望之皆在雲霧中。遊子處此，果何時可以歸國乎？《精選唐詩分類評釋繩尺》卷一：結句華而宛。《刪訂唐詩解》卷一一：言蜀在雲霧中，何時離此而歸京師也。

《蜀中九日》（一作《蜀中九日登玄武山旅眺》）　《藝苑卮言》卷四：王子安「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與于鱗「黃鳥一聲酒一杯」皆一法，而各自有風致。《唐詩直解》卷七：兩「他」字好對，不板。《唐詩訓解》卷七：首二句閑起，自有風致。《唐詩解》卷二五：此寫登高之旅況也。臺名望鄉，鄉心已切，客中送客，尤難爲懷。我固厭此南中久矣，雁奈何自北而來，以攪我之情乎！唐人絕句類於無情處生有情，此聯（指後二句）是

其鼻祖。《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五一：周敬曰：寫登高旅況，情中想情，境中構境，不求刻畫，自覺深微，當與杜審言《渡湘江》詩并美。彼以南竄，欲返無期，覺北流之可羨，此以南留，日久懷歸，驚北飛之攪思。「已厭」、「那從」四字，無聊客況畢露。唐人絕句，類似無情處生情，如此詩呼喚轉應，巧妙盡法。時盧照鄰、邵大震俱有《九日》詩，體製雖一，韻味倏別。又：子安《秋江送別》與此同調，亦隽永。《而庵說唐詩》卷十：「九月九日望鄉臺」，用直叙法。「他席」，他人之酒席也，又在他鄉。「送客杯」，是見他人在望鄉臺上送客。于是鴻雁初至，勃舉頭見之，不覺有感。因己之不得歸，即寫己倦遊之意。「人情已厭南中苦」，對鴻雁而言，故曰「人」、「南中」，即指蜀，久客於此，殊爲厭苦，刻刻思歸。「鴻雁那從北地來」，「鴻雁」二字，宜讀住。是呼鴻雁之名而告之也。「那」字，訝之之詞，猶曰：汝爲何特特從北地來？同我受此鄉之苦。豈鴻雁之情不同於人之情耶！《唐詩選勝直解・七言絕句》：南中客久，故苦。「苦」字最妙。言人情方以此地爲苦，鴻雁何故從北而南耶？彼自年年來往，旅客因物感懷，故訝其不應來耳。意致委曲。《唐詩箋注》卷八：他席他鄉，即有「雁」字意。末二句觸物傷情，南中北地，蓋勃以北人，蜀在南，故云。按蜀王秀築望鄉臺於成都。《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似對不對，初唐標格，不得認作律詩之半。《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絕凡例》：初唐七絕，味在酸鹹之外。「人情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即今河畔冰開日，正是長安落花時」，讀之初似常語，久而自知其妙。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此乃有絕句意思。

《落花落》　《唐詩鏡》卷一：自梁、陳遺音轉入老秀，芳言如馥。

《九成宮東臺山池賦并序》　《全唐文紀事・評騭一》引《華國編》：王勃《九成宮東臺賦序》，金石千聲，雲霞萬色，可駕所作《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上。

《春思賦并序》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一九：王勃《春思賦》：「斂態調歌扇，迴身正舞衣。」吳旦生曰：洪武間，楊孟載《早春》詩：「近水欲迷歌扇綠，隔花偏襯舞衣紅。」詩話以爲舞衣、歌扇，不脫元詩氣習。然見李義府詩：「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劉希夷詩：「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儲光羲詩：「吹竹留歌扇，薰香入舞衣。」老杜亦云：「江清歌扇低，野曠舞衣前。」則唐人已用之。余觀子安賦，則唐初已作此語。且考子安之前，陳陰鏗詩：「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衣前。」李元操詩：「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徐陵《雜曲》云：「舞衫迴袖勝春風，歌扇當窗似秋月。」北齊蕭放詩：「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周庾信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則此語之起已久矣。李調元《客話》：《晉書・劉頌傳》：「咸寧中，詔巡撫荆揚。」《北史・李賢傳》：「今巡撫屈此，不殊代邑。」王勃《春思賦》：「寧知漢代多巡撫，虞世南《和長春應令》詩：「如何事巡撫，民瘼諒斯求。」按今官制有巡撫，自明洪武辛未敕遣皇太子巡撫陝西爲始，而其文之見前代者有如右。

《七夕賦》　《四溟詩話》卷三：凡襲古人句，不能翻意新奇，造語簡妙，乃有愧古人矣。【略】「洞庭波兮秋水急」，意重氣迫，而短於點化，此非偷狐白裘手也。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一九：王勃《七夕賦》：「掩青琴而獨進，凌絳樹而輕迴。」吳旦生曰：楊升菴以「青琴」對「絳樹」，謂皆美人，不知唐人早入賦中矣。司馬相如《上林賦》：「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注云：「青琴，古神女也。」《抱朴子》：「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容。」志奇云：「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魏文帝《答繁欽書》云：「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臘。」徐陵《雜曲》云：「碧玉宮妓自翩妍，絳樹新聲自可憐。」

《游廟山賦并序》　《王子安集注・卷首》引《名山記》卷四五：屠長卿評曰：初唐沿齊、梁綺靡之遺，盧、駱、王、楊皆以駢儷爲工，若此文，尤媚中帶老。

《採蓮賦并序》　《舊唐書・王勃傳》：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爲《採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一九：王勃《採蓮賦》，「鱗羽喧兮鷁首移。」吳旦生曰：鷁，水鳥，能厭水神，故畫於舟首。《方言》：「或謂之艦艇」。郭璞解云：「今江東貴人船前作青雀，是其像也」。《集韻》云：「鷁首，天子船也。」《淮南子》云：「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遊於水也。陸機詩：「龍舟浮鷁首」，蓋用此語。司馬相如賦：「浮文鷁。」謝朓賦：「弭蘭鷁兮江潯。」又張協：「乘鷁舟爲水嬉。」《王子安集注・卷首》引《冷廬雜識》：江文通《別賦》起云「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乃賦中絕調。

後唯王子安仿之，作《采蓮賦》云：「非登高可以賦者惟采蓮而已矣」。調雖相似，情韻則不逮矣。

《**慈竹賦并序**》《韻語陽秋》卷一六：竹固多種，所謂桃枝竹者，叢生而節疏，亦謂之慈竹，言生不離本也。王勃所謂「宗生族茂，天長地久，萬柢爭盤，千株競糾」者【略】，言桃枝竹也。

《**九成宮頌并序**》《文苑英華辨證》卷一：王勃《九成宮頌》「林兵護野，方臣啓路」，「臣」疑當作「神」。班固《東都賦》：「山靈護野，屬御方神」。又「架千樓而致極」，「致」疑當作「撥」。揚雄《甘泉賦》：「撥北極之嶟嶟」。

《**鑿鑑圖銘序**》《池北偶談》卷一五《鑑銘》：回文，《類聚》載：唐婦人所作《轉輪鈎枝八花鑑銘》云：花上八字，枝間八字，環旋讀之，四字爲句，遞相爲韻。其盤屈糾結爲八枝者，左旋讀之，自「篇」字起至「詞」字止，當就支、脂字韻。右旋讀之，自「詞」字起至「篇」字止，當就先、仙字韻。玆不具錄。

《**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唐摭言・以其人不稱才試而後驚》：王勃著《滕王閣序》，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勃雖在座，而閻公意屬子婿孟學士者爲之，已宿搆矣。及以紙筆巡讓賓客，勃不辭讓。公大怒，拂衣而起，專令人伺其下筆。第一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談！」又報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聞之，沈吟不言。又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眞天才，當垂不朽矣！」遂亟請宴所，極歡而罷。《優古堂詩話・望斗氣沈龍已化，置劮人去楊猶懸》：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採之。晏元獻云：「望斗氣沈龍已化，置劮人去楊猶懸。」陶邕州云：「劍待張華時已晚，楊延徐稱禮應疏。」此二聯全是「龍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綬公垂云：「江涵帝子翬飛閣，山際眞君鶴馭天。」不襲陳跡，甚可佳也。《集古錄跋尾》卷五：唐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不著書撰人名氏。碑武德中建，而所述乃隋事也。其事迹文辭皆無取，獨錄其書爾。余屢嘆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怪唐家能臻致治之盛，而不能遽革文弊，以謂積習成俗，難於驟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迺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爲警絕，豈非其餘習乎？《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五：王勃《滕王閣記》「落霞」「孤鶩」之句，一時之人共稱之，歐陽公以爲類俳，可鄙也。然「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樂極悲來，識盈虛之有數」。亦記其意義甚遠。蓋勃文中子之孫，尚世其學，一時之人不識耳。《容齋續筆・詩文當句對》：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辭》「蕙烝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枻」、「斫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如王勃《宴滕王閣序》，一篇皆然。謂若：「襟三江帶五湖」、「控蠻荊引甌越」、「龍光牛斗」、「徐孺陳蕃」、「騰蛟起鳳」、「紫電青霜」、「鶴汀鳧渚」、「桂殿蘭宮」、「鐘鳴鼎食之家，青雀黃龍之舳」、「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天高地迥」、「興盡悲來」、「宇宙盈虛」、「丘墟已矣」之辭是也。《容齋四筆・王勃文章》：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遊閣序。」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爲不淺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杜少陵二》：《西清詩話》云：「詩之聲律成於唐，然亦多原六朝旨意。【略】《玉臺集序》云：『金星將婺女爭華，麟月與嫦娥競爽。』《北齊碑》云：『浮雲共嶺松張蓋，秋月與巖桂分叢。』庾子山《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滕王閣記》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略】語意互相剽竊，所謂左右拔劍，彼此相笑。」《野客叢書》卷一三：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爲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曰：「金飇將玉露俱清，柳黛與荷緗漸歇。」曰：「緇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知當時文人皆爲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與紅塵並落。」歐公《集古錄》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等語不一。僕因觀《文選》及晉、宋間集，如劉孝標、王仲寶、陸士衡、任彥昇、沈休文、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韻語陽秋》卷四：唐朝人士，以詩名者甚衆，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公先達爲之游談延譽，遂至聲聞四馳。【略】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王勃以是得名。《滄浪詩話・詩體》：有就句對（又曰當句有對），【略】前輩於文亦多此體，如王勃「龍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乃就句對也。

《山堂考索續集》卷一八：姚鉉錄唐文而不錄《滕王閣記》，亦猶《文選》之於《蘭亭記》，《通鑑》之於《離騷》乎？且《滕王閣記》作之者誰？唐王勃也。觀「落霞」「秋水」之句，不特起閻公之歎，雖後世亦諒其爲天才也。然勃既得爲天才而不得列班於唐之百卷，姚鉉撥菁傾華，必非棄珠於淵者。嘗因是而思之，蓋此記所作凡七百六十五字，而重疊用字凡三百五十有餘，如：「天」之字有五，「地」之字有六，「星」一字而三言可也，又所謂「斗牛」，又所謂「北辰」，則辭失之繁。「山」一字而四言可也，又所謂「島嶼」，又所謂「崗巒」，則言失之贅。句之重者，則如「嗟乎時運不齊」，其與「嗟乎勝地不常」者一也，「響窮彭蠡之濱」，其與「氣凌彭澤之樽」者一也，「潦水靜而寒潭清」，其與「地勢極而南溟深」者一也。甚至以「陳蕃」而對「牛斗」，以楊得意而曰「楊意」，此又足以見措辭之荒謬者。設鉉錄之，則文不必以粹命名，亦豈能追後世有識者之月旦？《困學記聞》卷一七《評文》：庾信《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倣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丹鉛總錄・紫電青霜》：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攜，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又《青雲》：《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略】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升菴詩話・滕王》：杜工部有《滕王亭》詩，王建詩「揚得滕王蛺蝶圖」，皆稱滕王湛然，非元嬰也。王勃記滕王閣，則是元嬰耳。又《衛象吳宮怨》：「吳王宮闕臨江起，不捲珠簾見江水。曉氣晴來雙闕間，潮聲夜落千門裏。句踐城中非舊春，姑蘇臺上起黃塵。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此詩與王子安《滕王閣》詩相似。則是元嬰耳。《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初唐短歌，子安《滕王閣》爲冠。又：王勃《滕王閣》，衛萬《吳宮怨》，自是初唐短歌，婉麗和平，極可師法。中、盛繼作頗多，第八句爲章，平仄相半，軌轍一定，毫不可踰，殆近似歌行中律體矣。又：《滕王閣序》神俊無前，六代體裁，幾於一變。即「畫棟」「珠簾」四韻，亦唐人短歌之絕。《唐詩鏡》卷一：三四高迥，實境自然，不作籠蓋語致。文雖四韻，氣足長篇。孫緒《無用閒談》：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爲奇絕，然亦有所本。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然而勃則青出於藍也。顧起綸《國雅品・士品一》：庾信有「落花與紫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王勃即仿「齊飛」「一色」成句，不以爲病。《四溟詩話》卷一：庾信曰：「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略】雖有所祖，然青愈於藍矣。《學林》卷六《翼軫》：王勃《滕王閣序》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觀國按：《史記・天官書》、《前漢・天文志》及諸史天文書，皆曰「牽牛、婺女，揚州也；翼、軫，荊州也」。《前漢・地理志》曰：「楚地，翼、軫之分野，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也。吳地，斗分星，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也。」然則豫章實吳、粵之分野，于星則屬牛、女，于次則屬星紀。滕王閣在豫章，而勃《序》以爲「星分翼軫」者，誤矣。蓋翼、軫乃荊州之地，于次則屬鶉尾。古今州縣雖有分割，而豫章未嘗屬荊州。至於天星，固有定次，亦不爲州縣分割而移改。勃序頗爲唐人所膾炙，而首誤二字何耶？歐陽文忠公嘗謂王勃《滕王閣序》類俳，蓋唐人文格如此，好古文者不取也。又卷七《滕王閣序》：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曰：「余屢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唐家致治之盛不能遽革其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乃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爲警絕。豈非其餘習乎？」觀國按：庾子山《馬射賦》曰：『落霞與芝蓋齊飛，野水共春旗一色。』王勃正仿此聯，非摹《長壽寺碑》也。《長壽寺碑》亦仿《馬射賦》，而句格又弱者也。毛奇齡《快閣紀存序》：西昌有快閣，猶南昌有滕王閣也。滕王不足存是閣，而王勃以一序存之。《董齋先生詩文集・南窗漫記》：滕王閣連甍市廛，名不稱實，徒以王勃一序膾炙今古。求所謂飛閣、流丹、飛雲、捲雨者，何有也？吳下管元心令永新作一絕，書版懸閣上，末句云：「爭傳畫棟珠簾句，江上蘋風笑殺人。」《隨園詩話》卷一：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此落霞，雲霞也。

與孤鶩不類而類，故見妍妙。吳獬《事始》以落霞爲飛蛾，則蟲鳥並飛，味同嚼蠟。喬修齡《答萬季埜詩問》：「昨東海諸英俊問：出韻詩，唐人多有之，而王麟洲極以爲非，何也？」答曰：「出韻必是起句，起句可用仄聲字，出韻何傷？蓋起句不在韻數中，故一絕止言四韻。如《滕王閣詩》，本是六韻，而序云『四韻俱成』，以『渚』、『悠』不在韻數中故也。」《十駕齋養新錄・友于》：「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或疑「友于」歇後語，不可以偶「肺腑」。予謂唐人精於聲律，「肺腑」、「友于」雖虛實不同，而皆爲雙聲，故可屬對，猶王子安《滕王閣詩序》以「丘墟」對「已矣」也。予聞之大父云。《柳亭詩話》卷一：《蔡邕傳》：「亡命江海，遁迹吳會。」曹植《求自試表》：「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王舒以父名會，辭會稽內史。朝議謂字同音異，改會爲鄶。《褚伯玉傳》：「齊高帝手詔吳會：郡以禮迎遣。」王勃《滕王閣序》：「指吳會於雲間。」皆不如字讀。《螢雪叢說》下：王勃作《滕王閣序》，中間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世率以爲警聯。然而「落霞」者，乃飛蛾也。却非雲霞之霞，土人呼爲霞蛾。至若「鶩」者，乃野鴨也，野鴨飛逐蛾蟲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能飛也。見吳獬《事始》。《考古質疑》卷五：近世有《螢雪叢說》，俞成元德所作也：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世率以爲警聯。然「落霞」者，飛蛾也，却非雲霞之霞，土人呼爲霞蛾。至若「鶩」者，野鴨也。野鴨飛逐蛾蟲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能飛也。蓋勃之言，所以摹寫遠景，以言遠天之低，故鶩之飛幾若與落霞齊爾。如詩人所謂「新月已生飛鳥外」、「鳥飛不盡暮天碧」，曰「乾坤萬里根」、曰「一目略千里」之類，以見興致高遠。如此大率如詩如畫，皆以形容遠景爲工。故老杜題山水圖詩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皆以是也。勃下句云「秋水共長天一色」，亦以遠水連天，上下一色，皆言滕王閣眺望，遠景在縹渺中，如此奇也。故當時以其形容之妙歎服二句，以爲天才。縱使方言以蛾爲霞，而野鴨逐飛蛾食之，形于賦詠，何足爲奇？俞氏又謂若雲霞則不能飛，殊不知前輩以飛霞入詠者甚多。宋謝瞻詩：「高臺眺飛霞」，鮑照云：「繡甍結飛霞」，梁江淹《赤虹賦》：「霞見朗而下飛」。又：王右軍《蘭亭叙》不入《文選》，王勃《滕王閣序》不入《文粹》，世多疑之。《遯齋閒覽》（原註陳正敏）謂天朗氣清，乃是秋景，絲竹管弦，語爲重複。大慶竊謂自古以清明爲三月節，則是時天氣固清明矣。而《宣紀》神爵元年三月詔曰「天氣清靜，神魚舞河」。然則所謂天朗氣清，何足爲病？《前漢・張禹傳》曰「後堂理絲竹管弦」，而班固《東都賦》亦曰「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鍧，管弦曄煜」。既曰絲竹，又曰管弦，此蓋右軍承前人之誤。要未可以分寸之瑕而棄盈尺之夜光也。乃若王勃之文，或者謂時當九月，序屬三秋，言九月則三秋可知，此與絲竹管弦同一病也。況豐城劍氣，上衝牛斗，而星分翼軫，分野尤差。然大慶考之《唐書》勃傳，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時勃乃作序。夫唐人以上巳與重陽爲合節，都督既於是日啓宴，勃不應止泛舉九月。蓋月字乃日字之誤也。且既言九月，又言三秋，是誠贅矣。如云九日，則不可無三秋字。今之碑本乃郡守張公澄所書，亦誤以九日爲九月。訛謬相承，遂致勃有重複之病。至於豫章之地，昔人所謂吳頭楚尾。按《漢地理志》，楚地，翼、軫分野。既曰楚尾，則星分翼軫，豈爲深失？要之，勃所作《序》，實近乎俳，然唐初之文，大抵如此。至韓昌黎，始變而爲古文爾。又豈容遽是黜之？然則二文之不入《選》、《粹》，毋亦蕭統、姚鉉偶意見之不合，故去取之過苛歟？雖然，二子之文不入《選》、《粹》，而傳至于今，膾炙人口。良金美玉自有定價，所謂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王子安集注・卷首》引俞樾《讀王觀國學林》：樾按：王氏此論，固足訂子安之誤，然子安用翼軫字，則亦有所本。《漢衛尉卿衡方碑》云：「州舉尤異，遷會稽東部都尉，將繼南仲、邵虎之軌，飛翼軫之旌」，若依《漢・地理志》，則會稽亦吳地斗牛分野，而非楚地翼軫分野。《衡方碑》於會稽言「飛翼軫之旌」，則《滕王閣序》言「星分翼軫」，亦未可厚非矣。蓋吳楚接壤，故下句即言「地接衡廬」，曰「接」，曰「分」，其立言自有斟酌，似不必執吳、楚之封域，斤斤與辨也。

《益州夫子廟碑》　《酉陽雜俎・語資》：燕公嘗讀其《夫子學堂碑頌》，頭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困學紀聞》卷一八《評詩》：少陵《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

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必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證。以一行之邃於星曆，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惜抱軒筆記》卷七：《酉陽雜俎》：王勃《夫子廟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高五雲於太甲。」燕公不解，訪之一公。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者，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鼐按：此段成式杜撰謬說。北斗所建，有常焉，有變理。按南指之南，本當作東。帝車，斗也。斗，本指東宮，言南，以言其昏，正避下中字雙聲耳。《夏小正》云：「斗指尾。」《天官書》則云：「杓攜龍角。」皆東宮也。房四星，爲明堂，正在角、尾間。《隋・天文志》：「角二星爲天闕，其內天庭也，黃道七曜之所行也。」又：「房星中間爲天衢之大道，黃道之所經也，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和平。」遁於中街，即不由天衢也，言天下亂耳。

傳記

楊炯《王勃集序》　大矣哉，文之時義也！有天文焉，察時以觀其變；有人文焉，立言以重其範。歷年茲久，遞爲文質，應運以發其明，因人以通其粹。仲尼既沒，游、夏光洙泗之風；屈平自沉，唐、宋弘汨羅之跡。文儒於焉異術，詞賦所以殊源。逮秦氏燔書，斯文天喪；漢皇改運，此道不還。賈、馬蔚興，已虧於《雅》《頌》；曹、王傑起，更失於《風》《騷》。傀俄大猷，未忝前載。洎乎潘、陸奮發，孫、許相因，繼之以顏、謝，申之以江、鮑。梁、魏羣材，周、隋衆制，或苟求蟲篆，未盡力於丘墳；或獨狗波瀾，不尋源於禮樂。會時沿革，循古抑揚，多守律以自全，罕非常而制物。其有飛馳倏忽，倜儻紛綸，鼓動包四海之名，變化成一家之體，蹈前賢之未識，探先聖之不言。經籍爲心，得王、何於逸契；風雲入思，叶張、左於神交。故能使六合殊材，並推心於意匠；八方好事，咸受氣於文樞。出軌躅而驤首，馳光芒而動俗。非君之博物，孰能致於此乎？君諱勃，字子安，太原祁人也。其先出自有周，濬哲文明之裔，隱乎炎漢，弘宣高尚之風。晉室南遷，家聲布於淮海；宋臣北徙，門德勝於河汾。宏材繼出，達人間峙。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大業末，退講藝於龍門。其卒也，門人謚之曰文中子。聞風睹奧，起予道惟；揣摩三古，開闡八風。始擯落於鄒、韓，終激揚於荀、孟。父福畤，歷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阯、六合二縣令，爲齊州長史。抑惟邦彥，是曰人宗，絕六藝以成能，兼百行而爲德。司馬談之晚歲，思弘授史之功；楊子雲之暮年，遂起參玄之歎。君之生也，含章是託。神何由降，星辰奇偉之精；明何由出，家國賢才之運。性非外獎，智乃自然。孝本乎未名，人應乎初識。器業之敏，先乎就傅。九歲讀顏氏《漢書》，撰《指瑕》十卷。十歲包綜六經，成乎期月，懸然天得，自符音訓。時師百年之學，旬日兼之；昔人千載之機，立談可見。居難則易，在塞咸通，於術無所滯，於詞無所假。幼有鈞衡之略，獨負舟航之用。年十有四，時譽斯歸。太常伯劉公巡行風俗，見而異之，曰：「此神童也。」因加表薦，對策高第，拜爲朝散郎。沛王之初建國也，博選奇士，徵爲侍讀。奉敎撰《平臺鈔略》十篇，書就，賜帛五十疋。先鳴楚館，孤峙齊宮，乘、忌側目，應、劉失步。臨秀不容，尋反初服。遠遊江漢，登降岷峨，觀精氣之會昌，翫靈奇之胙蠁。考文章之跡，徵造化之程。神機若助，日新其業，西南洪筆，咸出其詞。每有一文，海內驚瞻。所製《九隴縣孔子廟堂碑文》，宏偉絕人，稀代爲寶，正平之作，不能奪也。咸亨之初，乃參時選，三府交辟，遇疾辭焉。友人陵季友時爲虢州司法，盛稱弘農藥物，廼求補虢州參軍。坐免歲餘，尋復舊職，棄官沉跡，就養于交阯焉。長卿坐廢於時，君山不合於朝，豈無媒也，其惟命乎！富貴比於浮雲，光陰踰於尺璧，著撰之志，自此居多。觀覽舊章，翾翔羣藝，隨方滲漉，于何不盡？在乎詞翰，倍所用心。【略】君以爲摛藻彫章，研幾之餘事；知來藏往，探賾之所宗。隨時以發，其惟應便，稽古以成，其殆察微。循紫宮於北門，幽求聖律；訪玄扈於東洛，譬像天人。每覽韋編，思弘《大易》。周流窮乎八索，變動該乎四營。爲之發揮，以成注解。嘗因夜夢，有稱孔夫子而謂之曰：《易》有太極，子其勉之。寤而循環，思過半矣。於是窮蓍蔡以像告，考爻彖以情言，既乘理而得玄，亦研精而徇道。虞仲翔之盡思，徒見三爻；韓康伯之成功，僅踰兩繫。君所注，見光前古，與夫發天地之秘藏，知鬼神之情狀者，合其心矣。君又以幽贊神明，非杼軸於人事；經營訓導，廼優游於聖作。於是編次《論語》，各以羣分，窮

源造極，爲之詁訓。仰貫一以知歸，希體二而致遠，爲言式序，大義昭然。文中子之居龍門也，睹隋室之將散，知吾道之未行，循歎鳳之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漢、魏，迄於晉代，刪其詔命爲百篇以續《書》。甄正樂府，取其雅奧，爲三百篇以續《詩》。又自晉太熙元年，至隋開皇九年平陳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薛收竊慕，同爲《元經》之傳，未就而歿。君思崇祖德，光宣奧義，續薛氏之遺傳，制《詩》《書》之衆序，包舉藝文，克融前烈。陳羣稟太丘之訓，時不逮焉；孔伋傳司寇之文，彼何功矣。《詩》《書》之序，並冠於篇，《元經》之傳，末終其業。命不與我，有涯先謝，春秋二十八，皇唐上元三年秋八月，不改其樂，顏氏斯殂，養空而浮，賈生終逝。嗚呼！天道何哉！所注《周易》，窮乎晉卦，又注《黃帝八十一難》，幸就其功，撰合論十篇，見行於代。君平生屬文，歲時不倦，綴其存者，纔數百篇。嗟乎促齡，材氣未盡，歿而不朽，君子貴焉。兄勔及勮，磊落詞韻，鏗鍧風骨，皆九變之雄律也；弟助及勛，揔括前藻，網羅羣思，亦一時之健筆焉。友愛之至，人倫所及，永言存歿，何痛如之！援翰紀文，咸所未忍。蓋以投分相期，非弘詞說。潸然擊涕，究而序之。分爲二十卷，具諸篇目。三部盛作，恨不序於生前；七志良書，空撰得於身後。神其不遠，道或存焉。

《舊唐書・文苑傳上・王勃》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祖通，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爲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於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又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例，爲客主對答之說，號曰《中說》。皆爲儒士所稱。義寧元年卒，門人薛收等相與議謚曰文中子。二子：福畤、福郊。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與兄勔、勮，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王氏三珠樹也。」勃年未及冠，應幽素舉及第。乾封初，詣闕上《宸遊東嶽頌》。時東都造乾元殿，又上《乾元殿頌》。沛王賢聞其名，召爲沛府修撰，甚愛重之。諸王鬬雞，互有勝負，勃戲爲《檄英王雞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搆之漸。」即日斥勃，不令入府。久之，補虢州參軍。勃恃才傲物，爲同僚所嫉。有官奴曹達犯罪，勃匿之，又懼事洩，乃殺達以塞口。事發，當誅，會赦除名。時勃父福畤爲雍州司戶參軍，坐勃左遷交阯令。上元二年，勃往交阯省父，道出江中，爲《採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渡南海，墮水而卒，時年二十八。【略】勃文章遒捷，下筆則成，尤好著書，撰《周易發揮》五卷及《次論》等書數部，勃亡後，並多遺失。有文集三十卷。勃聰警絕衆，於推步曆算尤精，嘗作《大唐千歲曆》，言唐德靈長千年，不合承周、隋短祚。其論大旨云：「以土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金王者，四十九代而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而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而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而七百年。此天地之常期，符曆之數也。自黃帝至漢，並是五運眞主。五行已遍，土運復歸，唐德承之，宜矣。魏、晉至于周、隋，咸非正統，五行之沴氣也，故不可承之。」大率如此。

《新唐書・文藝傳上・王勃》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麟德初，劉祥道巡行關內，勃上書自陳，祥道表于朝，對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脩撰，論次《平臺祕略》。書成，王愛重之。是時，諸王鬬雞，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府。勃既廢，客劍南。嘗登葛憒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聞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陵藉，爲僚吏共嫉。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懼事洩，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畤，繇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阯令。勃往省，度海溺水，痓而卒，年二十九。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汎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爲腹稿。尤喜著書。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至《晉卦》，會病止。又謂：「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數盡千年，乘金王，世四十九，數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數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數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數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黃帝至漢，五運適周，土復歸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晉以降非眞主正統，皆五行沴氣。遂作《唐家千歲曆》。武后時，李嗣眞請以周、漢爲二王後，而廢周、隋，中

宗復用周、隋。天寶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詭異進，有崔昌者采勃舊說，上《五行應運曆》，請承周、漢，廢周、隋爲閏，右相李林甫亦贊佑之。集公卿議可否，集賢學士衛包、起居舍人閻伯璵上表曰：「都堂集議之夕，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矣。」於是玄宗下詔以唐承漢，黜隋以前帝王，廢介、酅公，尊周、漢爲二王後，以商爲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漢高祖廟。授崔昌太子贊善大夫，衛包司虞員外郎。楊國忠爲右相，自稱隋宗，建議復用魏爲三恪，周、隋爲二王後，酅、介二公復舊封，貶崔昌爲雷尉，衛包夜郎尉，閻伯璵涪川尉。【略】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炯嘗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議者謂然。

紀事

《西陽雜俎・語資》　王勃每爲碑頌，先墨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藁。少夢人遺以丸墨盈袖。

《雲仙散録・四子一詩》　《棋天洞覽》曰：王勃圍棋率下四子，成一首詩，勃猶詫之，向人曰：「吾才奪造化，雖一時之間，百首亦可。」

《唐語林・文學》　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問曰：「爲文乎？」曰：「然。」因與題《太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漁舟倚石，釣浦横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鈐辟邪。雖逢相識，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唐才子傳・王勃》　嘗言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方，勃盡得其術。又以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陵籍，僚吏疾之。有《集》三十卷，及《舟中纂序》五卷，今行於世。勃嘗遇異人，相之曰：「子神強骨弱，氣清體羸，腦骨虧陷，目睛不全。秀而不實，終無大貴矣。」故其才長而命短者，豈非相乎？

章藻功《登滕王閣書王子安序後》自注　《詩話》：王勃死後，常於湖濱風月之下，自吟《滕王閣序》中句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後有士人泊舟於此，聞之輒曰：「曷不去『與』『共』兩字，乃更佳。」自爾絶響，不復吟矣。

《乾隆彭澤縣志》卷一五　王子安往交阯省親，過馬當，宿上元殿。殿後有方竹，子安欲伐之。夜夢神告曰：「毋伐竹，詰旦當助以神風，顯子文名。」翼辰登舟，風駛，自馬當抵洪都，迅速間行四百餘里。既至，作《滕王閣序》，一座盡驚。諺曰：「時來風送滕王閣。」本此。出《芸窗瑣録》。

《王子安集注・太公遇文王贊》　文中子歿於隋代，子安尚未生。按《唐語林》是宋王讜撰，相後三百餘年，紀載舛誤宜矣。然必見子安集中實有此贊，因附會其説，不得併《贊》疑之也。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王勃集》三十卷。

又《經籍志上》　《周易發揮》五卷，王勃撰。

又　《次論語》五卷，王勃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　王勃《千歲曆》，卷亡。

又《藝文志四》　《王勃集》三十卷。

又　王勃《舟中纂序》五卷。

《崇文總目》卷五　《王勃文集》三十卷。鑒按：《通考》二十卷。

《崇文總目輯釋補正》卷四　《王勃文集》三十卷。鑒曰：《通考》二十卷。補曰：《唐志》三十卷。《宋志》，《王勃詩》八卷，又《文集》三十卷，《舟中纂序》五卷。今存《王子安集》十六卷。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　王勃《文刀筆集》一卷。

《通志・藝文略》　《王勃集》三十卷。

《遂初堂書目》　《王勃集》。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王勃集二十卷》　有劉元濟序。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八》　《王勃集》二十卷。

《容齋四筆・王勃文章》　勃之文之存者二十七卷云。

《宋史・藝文志七》　《王勃詩》八卷。

又　《文集》三十卷《雜序》一卷。

又　王勃《舟中纂序》五卷。

又　王勃《醫語纂要》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一　《釋迦如來成道記》一卷，唐太原王勃撰，錢塘慧悟大師道成註。

又卷一四　《王勃詩》一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王勃文集》。

又　《王勃詩》二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王子安集》二十卷。

張燮《王子安集識》　王勃集至《文獻通考》時尚存二十卷，近世永嘉僅行其詩賦，作二卷，今爲並錄諸篇，得十六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王勃集》一卷。

《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録彙編》卷七　王勃《鑿鑑銘箴》一卷。

張遜業《校正王勃集序》　有文集三十卷，則未之見。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二・王子安集》　唐王勃撰。《唐書・文苑傳》稱其文集三十卷，而楊炯集序則謂分爲二十卷。具諸篇目。洪邁《容齋隨筆》亦稱「今存者二十卷」，蓋猶舊本。明以來其集已佚原目，遂不可考。世所傳《初唐十二家集》僅載勃詩賦二卷，闕略殊甚，故皇甫汸作楊炯集序，稱王詩賦之餘，未睹他製。此本乃明崇禎中閩人張燮搜輯《文苑英華》諸書，編爲一十六卷，雖非唐宋之舊，而以視別本，則較爲完善矣。勃文爲四傑之冠，儒者頗病其浮豔。【略】夫一行、段成式博洽冠絕古今，而其推勃如是。枵腹白戰之徒掇拾語錄之糟粕，乃沾沾焉而動其喙，殆所謂蚍蜉撼樹者歟。今錄勃集，併錄成式及邁之所記，庶耳食者無輕詆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卷一五　《王子安集》十六卷，唐王勃撰。勃集久佚，《初唐十二家集》中，僅載其詩賦一卷，故皇甫汸作楊炯集序，稱王詩賦之餘，未睹他製。此本乃明崇禎中張燮所編。皆從諸書採輯而成，較宋本僅少四卷。蓋勃文章鉅麗，爲四杰之冠，諸家總集所錄特多也。

項家達《初唐四傑集序》　王子安集十六卷。《唐書・經籍志》：王勃集三十卷。此唐人舊本也。《宋史・藝文志》：《王勃詩》八卷，《文集》三十卷，《雜序》一卷，《舟中纂序》五卷。此本於《崇文總目》也。考晁公武《讀書志》，王集止二十卷。陳振孫《書録解題》止載盧、駱集，似未見王、楊。而洪邁《容齋隨筆》又云王集二十七卷，則洪氏所見，轉較晁氏爲多。【略】余所見王子安集，明張燮作十六卷，張遜業不分卷。【略】明許自昌刻《初唐十二家集》，僅錄四子詩賦。茲取現存各本互相點勘合刻成編，集名卷目仍之。

《抱經樓藏書記》卷五一　《王子安集》十六卷附錄一卷，乾隆刊本，唐王勃撰。楊炯序。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王子安集》十六卷，唐王勃撰。

《天一閣書目》卷三　《釋迦如來成道記》一卷。唐王勃撰。慧悟大師道誠註。

又卷四　《王子安集》四卷，刊本。唐王勃撰。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卷下　《王子安集》，鈔本，每葉廿四行，每行廿八字。己巳中秋前五日，晨起，有書友吳立方候於門，攜書一包，云從乍浦韓家得來者。書皆可觀，其中宋刻最精者爲賢良進卷，係季振宜藏書，惜止四卷，目後已遭剜改，合諸滄葦延令宋版書目所云八卷，已佚半矣，且需直昂，未之得。此外有《佛祖通載》二十二卷，書甚祕，亦價貴，不獲收。此《王子安集》二冊，鈔本，雖不爲善本，然傳本少，以家刻零種易之。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　《王子安集》十六卷，鈔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王子安集》十六卷，舊鈔本，李伯雨藏書，唐號州參軍王勃著。《唐書・文苑傳》稱其文集三十卷，此本前載楊炯序，作二十卷。按集止十六卷，乃明崇禎間閩人張燮搜輯而成，雖非舊編，較別本差善。寫者筆氣疏散，似非俗子。有錢唫醅印、徐山李伯雨校定恭壽新若手未觸諸印。

又　《王子安集》十六卷附錄一卷，明刊本，周雪客舊藏。唐龍門王勃

子安撰，明閩漳張燮紹和纂。此張紹和刊《初唐四子集》之一也。前有燮識語，云勃集至《文獻通考》時，尚存二十卷。近世永嘉僅存其詩賦二卷，今爲併錄諸篇，得十六卷，冠以華陰楊炯舊序，又有崇禎庚辰梁谿曹荃序，稱所梓初唐四君子尚未竣事，而紹和告殂矣。有「周雪客家藏書」一印。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八　《王子安集》十六卷附錄一卷，明鈔本，唐王勃撰，楊炯序。

《天一閣見存書目》卷四　《王勃集》二卷，明東壁圖書府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卷一五　《王子安集》十六卷，唐王勃撰。勃集久佚，《初唐十二家集》中，僅載其詩賦一卷，故皇甫汸作楊炯集序，稱王詩賦之餘，未睹他製。此本乃明崇禎中張燮所編，皆從諸書採輯而成，較宋本僅少四卷。明崇禎中張燮校刊本。乾隆辛丑項氏刊本，合稱《初唐四傑集》。平津館有影鈔北宋刊本《唐四杰詩集》四卷。明嘉靖永嘉張遜業校本，二卷。〔續録〕宋蜀本二十卷。北宋刊《唐四杰集》本四卷，莫郘亭謂曾見一本，一卷，十三行二十字，云宋刻，疑明翻本。清鈔一卷本。光緒九年吳縣蔣氏雙唐碑館刊集注本二十卷。《四部叢刊》本。羅振玉輯佚文一卷，撰校記一卷，民國七年鉛印本。

《木樨軒藏書書録》卷四　《王子安集》不分卷（一卷），唐王勃撰。舊抄本（清抄本），黃丕烈跋。前有楊炯序及《舊唐書》本傳，後有黃蕘圃手跋。收藏有「崇城私印」白文「久庵」朱文二方印、「曾藏吳興丁崇城家」朱文方印。黃跋見《蕘圃藏書題識》。

蔣清翊《王勃全集箋注・凡例》　子安全集，散佚已久。星渚項氏刊《初唐四傑集》，內《王子安集》十六卷，大都録自《文苑英華》，惟詩集有明永嘉張遜業所刊兩卷本。觀《韻語陽秋》引子安佚詩，知張刻亦非足本。是集編次，詩依張氏本，賦及雜文依《文苑英華》。清翊又從《唐語林》輯補贊一首，從崇善寺本輯補賦、記各一首，從《全唐詩》、《初唐十二家集》、《韻語陽秋》輯補詩八首，從《全唐文》輯補序、碑各一首，均依次編入。此外，如《續清涼傳》所載《觀音大士讚》，《紹興府志》所載《仙人石詩》，出於依託，概不羼入。集中《三月上巳祓禊序》爲永淳二年作，《遊冀州韓家園序》爲調露元年作。按子安於上元三年歿，二序時代不合。但宋施宿等撰《嘉泰會稽志》，於《祓禊序》已誤署子安名。爾時子安全集未佚，宿等蒐輯未必僅據《文苑英華》，知闌入王集舊矣。今以沿譌已久，故摘其謬而仍存之。

《揚州吳氏測海樓藏書目録》卷五　《王子安集注》二十卷，唐王勃。吳縣蔣清翊注。光緒年刊，竹紙。

《日本訪書志》卷一七　古鈔《王子安文》一卷，卷子本。古鈔《王子安文》一卷三十篇，皆序文，日本影照本，書記官巖谷脩所贈，首尾無序跋，森立之《訪古志》所不載，惜當時未細詢此本今藏何處。書法古雅，中間凡天地日月等字，皆從武后之制，相其格韻，亦的是武后時人之筆，此三十篇中，不無殘缺，而今不傳者凡十三篇，其十七篇皆見於《文苑英華》。異同之字以千百計，大抵以此本爲優，且有題目不符者，眞希世珍也。

《鄧范氏天一閣書目内編》　《百家唐詩》九十八家□□卷，存六家八卷（略），王勃集二卷，唐王勃撰。

又　《初盛中晚唐集》四冊，一百三十六卷。刊本。（略）王勃二卷。

又　《十二家唐詩》二十四卷。《王勃集》二卷，唐王勃撰。

《東海藏書樓書目・集部》　《王子安集注》二十卷，唐王勃撰，清蔣清翊註。吳縣蔣氏刊本。

羅振玉《王子安集佚文・序》　宣統紀元，予再至海東，平子君（尚）來見，與論東邦古籍寫本，平子君謂以正倉院所藏《王子安集》殘卷爲最先，乃寫於慶雲間，中多佚文，且言君欲往觀者，當言之宮內省某，願爲之導。時以返國迫，不克往，而以寫影爲請，平子君諾焉。既歸國，平子君以書來，言寫影事已得請於當道，一二月間必報命，並寄正倉院印刷局印本至，謂此雖僅十六紙，爲文二十首，尚少於楊氏《日本訪書志》者三之一，才當全卷之半耳，然印本近已難得，姑先奉清覽，可窺見一斑也。余校以今集本，二十篇中佚者五篇，因以贈亡友蔣伯斧諮議，勸刻於其先德敬臣大令（清翊）《王子安集注》後。伯斧欲待正倉院全卷至乃刻之。而逾歲無消息，以詢之東京友人，則平子君已以病肺卒且數月矣。嗣老友內藤湖南博士來觀我學部所得敦煌卷軸，出《王子安集》古寫殘卷影本爲贈。墓誌三首，乃其國上野氏所藏；祭文一篇，則其國神田氏所藏，皆今集所不載者。於是子安佚文，先後得九篇，因勸伯斧速授梓，毋因循。顧伯斧移書借楊星吾舍人藏本，書函往返者又經歲，則已辛亥之秋矣。伯斧又卒以暴病卒，於是刊刻之事，遂

成泡幻。及余來寓京都，謀影寫正倉院本，則以御府秘藏，禁令森然，卒不果。乃大悔往者之在海東，恨不寬歸程三日，一觀此秘笈也。至是寫影之事，遂不復措諸懷。乃今年秋，有神田君（喜）者，香巖翁之文孫。香巖翁者，即藏王子安祭文者也。其文孫篤學嗜古，嘗來予家，一日白予，近得正倉院《王子安集》印本，計二十餘紙。予亟請借觀，則爲文四十一篇，不見今集者凡二十餘篇，惟《送盧主簿序》中間佚數行，餘皆完好。以校《日本訪書志》所載佚文十三篇，其《聖泉詩序》，項刻《王子安集》載於聖泉詩之前，實非佚篇，其他十二篇中，若《送王贊府兄弟赴任序》、《冬日送閻邱序》、《江浦觀魚宴序》、《夏日仙居觀宴序》、《冬日送諸三宴序》、《初春於權大宅宴序》，或佚其中，或僅存數字數句，咸非完篇。楊本佚文，實僅六篇，而此本佚文二十篇，則完好無缺，爲之喜出望外，乃以三夕之力，手自移寫，合以祭文一篇、墓誌三篇，共得佚文二十四篇，其見今集之二十一篇，亦手校異同，別爲校記。正倉院本字多譌別，或有衍脫倒植，其第二十八殘卷，譌誤尤繁，皆一一爲之是正。其不可知者，則守蓋闕之訓。【略】京都老友富岡君（謙藏）別藏《王子安集》卷廿九及卷三十，與上野氏殘卷同出一帙，予曾披覽，勸君摹影印以傳之，君摹唯唯，意若有待者。今此集刊行，君摹或亦將出其珍秘而傳之藝林乎，企予望之矣。戊午八月上虞羅振玉書。

《四庫目略》 《王子安集》十六卷，唐王勃撰。明崇禎中張燮校刊本，清乾隆辛丑項氏刊本，合稱《初唐四傑集》；平津館有影鈔北宋刊本《唐四傑詩集》四卷，明嘉靖永嘉張遜業校本二卷。按：勃集久佚，《初唐十二家集》中僅載詩賦一卷，闕略殊甚。此本乃明張燮搜集《文苑英華》諸書，編爲一十六卷，雖非唐宋之舊，以視別本，較爲完善矣。

《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卷四 《王子安集》十六卷，唐王勃撰。乾隆辛丑項氏刊本。四冊。

《故宮普通書目》卷四 《王子安集》十六卷，唐王勃撰。叢雅居重刊《初唐四傑》本，二冊。

《章氏四當齋書目》卷下之四 《王子安集注》二十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唐龍門王勃撰，清吳縣蔣清翊注。清光緒九年吳縣蔣氏雙唐碑館刊本，六冊。

《崇雅堂書錄》卷一一 《王子安集》十六卷，唐王勃撰。乾隆辛丑項家達刻《初唐四傑集》本。四庫著錄。

又 《王子安集注》二十卷首末二卷，唐王勃撰，清蔣清翊注。光緒癸未刻本。

《天一閣藏書經見錄》卷下 《王勃詩》一卷。前有勃事略，低一格，共三十九首。銅模活字本。十行，十七字。一冊。

《販書偶記》卷一三 《王子安集注》二十卷，唐王勃撰，吳縣蔣清翊注。光緒間雙唐碑館刊。

藝文

許有壬《賀新郎・登滕王閣用稼軒韵》 陳迹空凫渚。悵繁華、等閒一夢，便成今古。佩玉鳴鑾人如畫，何處爲雲爲雨？只明月、還生春浦。帝子當時無窮欲，奈浮雲、回首渾非故。天有意，肯輕許。 江湖襟帶雄吳楚，更翩翩、三王文采，儷章駢句。一旦飛來辛家筆，纔見龍翔鳳舞。漫千載、懷人延佇。豪傑紛紛今誰在？笑世間、華屋爭寒暑。瀛海遠，去無侶。

《侯鯖録》卷二 鄭獬詠王子安應城新亭二詩云：一簪華髮一牀書，盡日新亭適意無？莫道長安天樣遠，長官自不厭江湖。又云：前年諫獵出長楊，乞得新亭作醉鄉。好把青衫送酒媪，從教人識御爐香。

王世貞《王參軍勃夢游》 役神苦煩惫，羈形困局促。言攬化人袪，稅駕從所欲。瑤階凈於砥，寶觀紛若簇。清篁展雲幄，言鳥流風曲。舒霞縟流草，垂露布森木。中有青蓮冠，修眸炯清淑。授我瓊函字，長跪不敢讀。秋颸觸明璫，吹我墮几褥。琳琅恍猶聽，芊鬱疑在矚。惆悵將起端，多歧浩難續。

邵寶《括王勃詩》 高臺迢遰絕浮埃，俯瞰長安四望開。綠樹搖風春澹蕩，赤城映日曉崔嵬。倡家今夜銀鞍去，戚里它年翠蓋來。不用哀歌對明月，柏梁銅柏總蒓苔。

《王子安集注》卷首引黃淳耀《馬當山感王勃事》詩 《鬬雞檄》就海南來，猶有雄文對客裁。一日長風千里閣，世間惟有鬼憐才。

陳維崧《滕王閣賦》 思夫閣公棨戟兮，都督簪纓，子安詞賦兮，文筆

縱橫。將軍愛士兮，年少能文；藝林勝事兮，末座知名。彼星移而物換兮，見水綠而山青，悵賢王之臺榭兮，想詞客之生平。

孫枝蔚《南柯子・滕王閣石亭寺閣并俯臨章江感而有作》 富貴當時事，文章萬古名。滕王高閣最崢嶸，卻賴王韓筆墨動公卿。齊景雖千駟，夷齊獨有稱，須知今古此人情，誰道韋丹不抵李元嬰。

馮繼聰《論唐詩絕句・王勃》 爲有才名動沛王，鬬雞一檄怒高皇。因將四韻留高閣，別樣風情秋水長。

楊深秀《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五十首》一一 閒雲潭影詠滕王，綺麗獨先盧駱楊。水府效靈消受得，一帆風送到南昌。

《王子安集注》卷首引趙執信《鼓枻集・南昌雜詩・昌黎碑》 昌黎碑千古，韓碑付渺茫，子安雄據少年場，盈川已負同時恥，至竟吹噓荷馬當。

阮元《登滕王閣》 千年詩序至今存，誰見當時棨戟尊？爲有大文射牛斗，才教高閣老乾坤。棟雲簾雨復飛卷，彭澤臨川相吐吞。倚檻獨思百城寄，寒江極目靜無言。

黃仲則《摸魚兒・登滕王閣》 幾何時、詞人帝子，消沉一樣如許。西山眉黛還依舊，蹙過幾回歌舞。君更數，在此地憑闌，幾箇人龍虎。前賢底苦把一序，當筵浮名些子占盡，不教與。徘徊久、漸見月明南浦，帆檣亂落如雨。眼前是景，堪供嘯多了津亭吏鼓。君認取此地是番禺、百越雄門戶。登高四顧。歎多少興亡，滔滔章貢，流得此愁去。

《醒世恒言・馬當神風送滕王閣》（存目）

雜録

侯圭《東山觀音院記》 梓州諸寺山院陳迹，慧義則有庾開府、王子安、李北海、趙蕤處士碑。

《封氏聞見記》卷四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凡二說。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爲義，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爲義。漢、魏共遵劉說。國家承隋氏火運，故爲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常服赭赤也。赭黃，黃色之多赤者，或謂之柘木染，義無所取。高宗時王勃著《大唐千年曆》：國家土運，當承漢代大德。上自曹魏，下自隋室，南北兩朝，咸非一統，不得承五運之次。勃言迂闊，未爲當時所許。天寶中，升平既久，上書言事者多爲詭異以希進用。有崔昌以勃舊說，遂以上聞，玄宗納焉。下詔以唐承漢，自隋以前歷代帝王皆屏黜之，更以周、漢爲二王。後二歲，禮部試天下造秀，作《土德惟新賦》，則其事也。及楊國忠秉政，自以隋氏之宗，乃追貶崔昌并當時議者，而復鄒、介二公焉。

《太平廣記》卷二四九引《御史臺記》 唐王福畤名行溫恭，累授齊、澤二州，世以才學稱。子勔、勱、勃，俱以文章著天下。福畤與韓琬父有舊。福畤及婚崔氏，生子勃，嘗致書韓父曰：「勔、勱、勃文章並清俊，近小者欲似不惡。」韓復書曰：「王武子有馬癖，明公有譽兒癖。王氏之癖，無乃多乎！要當見文章方可定耳。」福畤乃致諸子文章。韓與名人閱之，曰：「生子若是，信亦可誇。」

《全唐詩話・王勃》 太宗嘗謂唐儉：「酒杯流行，發言可喜。」是時，天下初定，君臣俱欲無爲，酒杯善謔，理亦有之。高宗雖不君，然亦深察事機。當時，諸王鬥雞，王勃在沛王府，戲爲文檄英王。帝見之，大怒，曰：「此殆交鬬之漸。」即日竄勃。以太宗之賢，杯酒一時之樂，何足爲後世戒。及其弊也，中宗詔羣臣曰：「天下無事，欲與羣臣共樂。」於是《迴波》艷詞，妖冶之舞，作于文字之臣，而綱紀蕩然矣。創業之難也，一觴一詠，足以肇亂，況其甚焉者哉！

《韻語陽秋》卷一〇 王勃嘗言，爲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又以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故《示助弟詩》云：「自予反初服，無情想高蓋。報國情豈忘，從親心所大。」則勃於親亦可謂厚矣。然不能立身持己，私匿官奴而殺之，以致其父從坐，遠謫交趾，豈得爲孝乎？孟子曰：「縱耳目之欲，以爲父母僇。」勃其近之矣。

又 王福畤之子勔、勱、勃皆有才名，故杜易簡稱爲「三珠樹」。其後勔、勱又皆以文顯。勃於兄弟之間極友愛，《自鄉還虢詩》曰：「人生忽如客，骨肉知何常。願及百年內，華萼常相將。無使《棠棣》廢，取譬人無良。」觀此語意，豈兄弟中有不相能者邪？及觀誡功，勔云：「欲不可縱，爭不可常，勿輕小忿，將成大殃。」此二人者，似非處於禮義之域者。「《棠棣》廢」之詩，疑爲此二人設也。

《**嘉泰會稽志**》**卷一三**　王子敬山亭在雲門。唐永淳元年春，王勃嘗修禊於此亭。今顯聖寺後有子敬筆倉，疑距其地不遠也。

又　許徵士宅，許詢父昅從元帝過江，遷會稽內史，因居焉。詢隱居不仕，召爲朝議郎，不就。常登永興縣西山，築室其上，蕭然自致，乃號其岫爲蕭山。東晉咸和六年，捨山陰永興二宅爲寺。穆帝時名山陰舊宅曰祇園，今爲能仁寺，永興新宅曰崇化。縣西南四十里有慈雲寺，縣西九十里有重興院，皆詢嘗所居也。舊經云：《郡國志》云，會稽山南有許君宅。又許君里在會稽縣清風坊。案皇甫冉詩云：「昔聞玄度宅，門對會稽峰」者，謂山陰宅也。王勃《山亭序》云：「永興新郊，許玄度之風月。」謂永興宅也。

《**王子安集注**》**卷首引王象之《蜀碑記》**　潼川府三臺縣，王勃、庾信《護聖寺碑》在城北護聖寺。

又引吳萊《南海山水人物古迹記》　寶莊嚴舍利塔在西城內，梁大同間，曇俗法師奉武帝命求釋迦舍利創千佛塔，唐高宗時，廣州都督李重建。王勃記有古井九繞，塔內有古鼎，藏劍一、鏡一，銛瑩下發得佛牙舍利，似是梁代古物。

又引楊慎《藝林伐山》卷三　王勃寺碑：高臺與雁塔俱平，曲岸與猴池共盡。佛有五精舍，獼猴江其一也。

《**四六法海**》**卷五**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于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張燕公讀至此不解，訪之一行。一行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眞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蓋其學之奧僻如此，雖古人不盡知，亦不諱其不知也。近有人舉勃文問唐叔達，叔達言諸果吾能別之，若揭爲果單，則不能別矣。此文中之果單也，英雄欺人哉！然諸公文，實亦有此病。

《**詩藪外編・唐下**》　魏稱王、劉，唐亦有王、劉，王勃、劉允濟是也。

《**王子安集注**》**卷首引《康熙山西通志》**　靈光寺《釋迦如來成道記》，唐高宗永徽三年，勅建靈光寺，詔號州參軍王勃，夙契三緣，通宗衆典，撰《釋迦如來成道記》。

又引《乾隆紹興府志》卷四　蕭山縣，大山，《名勝志》：在縣西南九十里，桓亘三都，一名長山，其南之最高者曰鏡臺山，一名白石山，又云筆架山，許詢修煉之所，巖曰玄度巖，洞曰仙人洞，巖洞出雲，草木皆香，可以療疾。又曰百藥山，溪口有仙人石。唐王勃過之，刻詩於上，水涸石露，乃見其蹟。【略】王勃詩：「崔嵬怪石立溪濱，曾隱徵君下釣綸。東有祠堂西有寺，清風巖下百花春。」案考誤，此詩勃集無有，然固佳。

《**全唐文凡例**》　文涉疑僞【略】，其《續清涼傳》所載王勃《觀音大士讚》【略】，或出依托【略】，今刪。

《**王子安集注序**》　昔張燕公讀王子安《夫子學堂碑頌》：「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高五雲於太甲。」訪之一行，一行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夫以張燕公與一行之博洽，猶不能盡得其出處，則夫管窺蠡測所不能鉤稽而辨證之者，不更多耶？蔣敬臣大令，爲予視學江南所得士，既遊庠，即棄舉子業，浸淫於古。茲來京師，出所注《王子安集》二十卷示予，兼索予序。且自言從事此書，十載以來，稿凡三易。於《文苑英華》蒐得楊盈川序文一首，並檢《宋書・王玄謨傳》、《唐書・宰相世系表》、杜淹《文中子世家》，繪列世系，擬梓問世。予考《唐書・藝文志》，王勃集三十卷。盈川序則曰分爲二十卷，具諸篇目。《藝文志》所謂三十卷者，不知何時所分。自明以來，唐宋舊本已佚。崇禎中張燮輯《文苑英華》編爲一十六卷。國朝項氏刻《初唐四傑集》，王集蓋本諸此。敬臣此編，仍分爲二十卷者，從盈川序原編卷數也。夫古今箋註之家不乏，然或穿鑿譌謬，識者病焉。若子安之典贍鴻麗，尤非麤涉藝文者所能闚其堂奧。敬臣之注斯集也，於自唐迄今鴻才博學所不敢命筆者，毅然爲鑿山導河之舉，不可謂非子安之功臣矣。雖然，史稱王楊盧駱以文章齊名，杜詩並以「江河萬古」相推許，顧其集，古皆無注。《駱丞集》雖得明給事中顏文選注，然援引疏舛，見譏大雅。敬臣既注斯集，他日於三家之文，並旁搜而博采之，不尤爲藝林快事耶？予願敬臣之以斯集爲嚆矢也。通家生宜振拜序。

《**登科紀考**》**卷二麟德三年**　幽素科十二人：蘇瓌、【略】王勃。《舊書・文苑傳》：「王勃年未及冠，應幽素舉及第。」按王勃《春思賦序》：「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則是年十七，故曰未及冠。《唐才子傳》：「王勃六歲善詞章。麟德初，劉祥道表其才，對策高第。」

郎大家宋氏

《採桑》　《名媛詩歸》卷九：「西」字、「遠」字、皆從無情生出有情。妙，妙！

《擬晉女劉妙容宛轉歌二首》一　《名媛詩歸》卷九：「風已清，月朗琴復鳴」，「復」字何從看出先後。「掩抑非千態，殷勤是一聲」，情在「一」字，畢竟從「掩抑非千態」中生出「殷勤」二字來。如此宛轉，眞可與「寸心」、「斗酒」二句爭一坐地。

又二　《名媛詩歸》卷九：「日已暮」，三字便已宛轉。「長簷鳥聲度」，此「度」字無理有情。「望君君不來，思君君不顧」，「不顧」即「不來」，重說一句，其中情緒便已數重。初非欲深一層也。思之覺微妙甚。

《朝雲引》　《名媛詩歸》卷九：層沓杳眇，頗似長吉諸樂府題。本不必明言，正在微顯之間，若有可望不可即意。此非筆致之妙，緣其聲情動宕耳。「巴西巫峽指巴東，朝雲觸石上朝空」，參差欲上，宛曲成文。「巫山巫峽高何已」，此處用「何已」字，翻以弱而得媚。「行雲行雨一時起」，三字直得妙。「一時起，三春暮，若言來」，此「若」不可明指。

《長相思》　《名媛詩歸》卷九：「臺上鏡文銷，袖中書字滅」，淺語。喜其意態激遂。「不見君形影，何曾有歡悅」，「何曾有」三字，不必況完，已知愁惋在其胸中。

劉希夷

論述

綜論

《大唐新語・文章》　劉希夷【略】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詞旨悲苦，不爲時所重。【略】後孫翌撰《正聲集》，以希夷爲集中之最。由是稍爲時人所稱。

《後村詩話》卷一四　希夷詩雖則天時人，然格律漸有天寶以後之風矣。

《唐才子傳・劉希夷》　特善閨帷之作，詞情哀怨，多依古調，體勢與時不合，遂不爲所重。【略】天賦俊爽，才情如此。

《唐詩歸》卷二　譚元春云：希夷詩，靈快淹遠，與劉愼虛可稱兩手。此前陳、隋滯氣，被此君以大江大海挽水洗盡，脫出琉璃光明世界。伯敬稱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曝之」，可謂知言。鍾惺云：初唐之劉希夷、喬知之，盛唐之常建、劉愼虛數人，淹秀明約，別腸別趣，後人所謂十二家、四大家等目，固不肯使之入。看作者胸中似亦止取自娛，「大家」兩字，正其所避而不欲受者，後人正墮其雲霧中耳。此書畫中所謂「逸品」也。

又　鍾惺云：希夷自有絕才絕情，妙舌妙筆，《公子行》、《代悲白頭翁》本非其佳處，而俗人專取之，掩其諸作，古人精神不見於世矣。今收此一篇與前後諸作同載，使有目者共之。

《詩辯坻》卷三　希夷《公子行》，風流貽宕，有飄雲迴雪之致。《白頭翁》一意紆迴，波折入妙，佳在更從老說至少年虛寫一段。

《載酒園詩話又編・劉希夷》　劉庭芝藻思快筆，誠一時俊才，但多傾懷而語，不肯留餘。如《采桑》一篇，眞尋味無盡。《春女行》前半摹魏劉

可思，讀至「憶昔楚王宮」以下，不覺興闌人倦矣。鍾氏盛稱之，獨貶其《代悲白頭翁》。此詩悲歌歷落，昔人之賞自不謬，特亦微嫌太盡。

《石洲詩話》卷一　劉汝州希夷詩，格雖不高，而神情清鬱，亦自奇才。

王闓運《湘綺樓論唐詩》　劉希夷學梁簡文，而超逸絕倫，居然青出。（希夷源出江、謝，脫手彈丸，宛轉生情。歌行雜言，同闢新體，亦摹古而能自見者，然去古日遠矣。）

分論

《將軍行》　《唐詩歸》卷二：「將軍闢轅門，耿介當風立。諸將欲言事，逡巡不敢入」，譚元春云：豐棱聳然。「截圍一百重，斬首五千級」，鍾惺云：非惟不粗，反覺叙得質實。「代馬流血死，胡人抱鞍泣」，譚元春云：酸悲語，反在詩中氣色。「古來養甲兵，有事常討襲。乘我廟堂運，坐使干戈戢」，鍾惺云：氣象關係。譚元春云：極忠厚，眞謀臣之言。「獻凱歸京師，軍容何翕習」，鍾惺云：二句可刪。《載酒園詩話》卷一：劉希夷「將軍闢轅門，耿介當風立」，頗甚氣岸。陶翰「日落沙塵昏，背河更一戰，尤爲健決。劉結曰「獻凱歸京師，軍容何翕習」，盡興語也。陶結曰「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霰」，敗興語也。崔國輔《從軍行》曰：「塞北胡霜下，營州索兵救。夜裏偷道行，將軍馬亦瘦。刀光照塞月，陣色明如晝。傳聞賊滿山，已共前鋒鬬。」一段踴躍之氣，勃勃言下。觀上官昭儀評沈、宋《晦日昆明》詩優劣，足定數詩高下。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刺黷武也。而說來似頌揚。

《從軍行》　《唐詩歸》卷二：「將軍凶門出」，鍾惺云：讀此五字知臨事而懼非迂。譚元春云：天地動色。《石園詩話》卷一：劉希夷《從軍行》云：「軍門壓黃河，兵氣衝白日。」又云：「丈夫清萬里，誰能掃一室？」字堅句健，不但調詞哀苦。

《春女行》　《唐詩歸》卷二：「妝成獨見時」，鍾惺云：五字無限幽思，即「無數容華空自知」意。「愁心伴楊柳」，譚元春云：「伴」字妙！「悲涼從此始」，譚元春云：可住。「但看楚王墓，惟有數株松」，鍾惺云：唐人如此等作，不說到極沒興不住，然亦不必反成套。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希夷言情，即妙有神光，離合之態，絕非妖冶。

《孤松篇》　《唐詩歸》卷二：「鶯時柳花白」，譚元春云：唐人用「鶯時」、「鶯邊」皆新。「淡艷烟雨姿」，鍾惺云：「淡」、「艷」二字合用妙！「艷」不出「淡」，便是肥矣。「獨有南澗松，不嘆東流水」，鍾惺云：「不嘆」着松上妙！「爲君留青青」，譚元春云：「爲君留」妙！無情說得有情。「羣樹遙相望」，鍾惺云：寫盡庸衆之情。「衆草不敢逼」，譚元春云：挺然。「靈龜卜眞隱」，譚元春云：趣。「寂聽疑野心」，譚元春云：「疑」字是寂聽中親切之言。「樵採無知音」，鍾惺云：「知音」如此說便深。譚元春云：「自寒山」以下宕入此一段幽景，情思無涯，若專就松言便拙手。鍾惺云：此處結了妙，下四句不必用。「棄捐廣廈材」，鍾惺云：孤松說到廣廈上，殺風景。《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一：程元初曰：負才不偶，棄置空谷，嗟老傷時，殆難爲懷。《載酒園詩話又編·劉希夷》：《孤松篇》極多佳思，及觀宋延清《題張老松樹》詩，便覺宋勁淨，劉沓拖，大有老稚之別。余嘗謂劉詩如花落鳥啼，宋詩似雲蒸霞蔚，不徒手筆迥異，各有所長。宋實出于劉上，何苦奪其句而殺之！況「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亦甚無奇，弇州之辨良是。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詠松能如此高妙，唐人所少。又：「豈不罹寒暑，爲君留青青」，抱負不凡，孤芳自賞。又：「羣樹遙相望，衆草不敢逼」，二句所以補足上意，然太著迹，反有鶩驥同皂之歎。又：「寒山夜月明，山冷氣清清。淒兮歸鳳集，吹之作琴聲」，忽作仙語，更高一層。

《嵩嶽聞笙》　《唐詩歸》卷二：鍾惺云：唐人每作琴笙詩皆深妙，高一層入想。「月出嵩山東，月明山益空」，譚元春云：大禪師開場語。「風止夜何清」，鍾惺云：靜中幻景，靜者能言之。「眞聲是何曲？三山鸞鶴情」，譚元春云：一語以曲問，以情答，便深妙！「笙歌銘夙心」，鍾惺云：「銘夙心」二字用來說仙人樂事，妙！《詩筏》：作詩必句句着題，失之遠矣，子瞻所謂「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略】又如劉希夷《嵩嶽聞笙》詩云：「月出嵩山東，月明山益空。山人愛清景，散髮卧秋風。風止夜何清，獨夜草蟲鳴。仙人不可見，乘月近吹笙。」前七句憑空說來，不露「笙」字，而笙中天籟清機，已繚繞耳邊矣。至第八句方出「笙」字，便接以「絳唇吸靈氣，玉指調眞聲，眞聲是何曲，三山鸞鶴情」四句，擡出吹笙者於雲霞縹緲之上。至「昔去落塵俗，願言聞此曲。今來卧嵩岑，何幸承幽音。神仙樂吾

事，笙歌銘夙心」六句，方輕點「聞」字，而以低徊容與結之，絕不黏笙，卻句句是笙，句句是聞笙，句句是嵩嶽聞笙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有六朝之靈妙。

《秋日題汝陽潭壁》　《唐詩歸》卷二：「獨坐秋陰生」，譚元春云：冷然。鍾惺云：祇此一語，如入泉壑深處。予嘗夜觀蒙、惠二泉知之。「懸瓢木葉上」，鍾惺云：好行徑！「風吹何歷歷」，譚元春云：禪。鍾惺云：「歷歷」二字著在「風吹」之下，解不出，卻妙有眞境。「金沙復銀礫」，譚元春云：有光。鍾惺云：形容清物，卻下「金沙」、「銀礫」四字，不癡塞。「魚鱗可憐紫，鴨毛自然碧」，譚元春云：「可憐」、「自然」字安頓得妙！「渺然亡損益」，譚元春云：三字深。《易》注。「秋水隨形影，清濁混心跡」，鍾惺云：精心體物之言。「東山餘夙昔」，譚元春云：「夙昔」，他人起頭字，希夷以之爲止，便深。《彙編唐詩十集》壬集一〇：唐云：模寫泉石，不減康樂。受累「懸瓢」四句，刪去便成完詩。《帶經堂詩話・衆妙門四・賦物》：唐劉希夷《汝陽潭》詩：「魚鱗可憐紫，鴨毛自然碧。」寫物最工。然非初唐人語，已似皮、陸。予近詠寓邸西齋叢竹，有句云：「冉冉紫雲蓋，翻翻紅鵲尾。」自謂不減劉語。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獨坐秋陰生，悲來從所適。行見汝陽潭，飛蘿蒙水石。懸瓢木葉上，風吹何歷歷」，有中夜不能寐神理。「魚鱗可憐紫，鴨毛自然碧」，小巧語入古詩，不嫌其纖。

《采桑》　《唐詩歸》卷二：「楊柳送行人，青青西入秦」，鍾惺云：「青青西入秦」着「楊柳」上，跟「送」字來便有情。「看花若有情，倚樹疑無力」，鍾惺云：二語自佳，讀此益想「離夢當有魂」、「愁容是無力」之句，妙。「相逢不相識，歸去夢青樓」，譚元春云：無聊。

《代閨人春日》　《容齋三筆・歌扇舞衣》：唐李義山（按：當作「李義府」）詩云：「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張懷慶竊爲己作，各增兩字云：「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誚。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略】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爲對也。《優古堂詩話・詠婦人多以歌舞爲稱》：古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爲稱。梁元帝《妓應令》詩云：「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奏妙舞，鄭女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弘執恭《觀妓》詩云：「合舞俱迴雪，分歌共落塵。」陳陰鏗《侯司空宅詠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陳劉珊亦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庾信《和趙王看妓》詩云：「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江總《看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夜聞鄰妓》詩云：「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雙。」陳李元操《春園聽妓》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釋法宣《觀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劉希夷《春日閨人》詩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對舞者七，以歌扇對舞衣者亦七，雖相沿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也。《唐詩歸》卷二：鍾惺云：清便欲動。「花鳥惜芳菲」，鍾惺云：「惜」字着「花鳥」上便妙。「人今伴花鳥」，譚元春云：「人今」二字下得有分曉。鍾惺云：「人今」二字有乘時愛景意，卻是人去惜花鳥矣。「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鍾惺云：行樂語，讀之生凄。陸深《詩話三十二則》：詩句有相似而非相襲者，然亦各有工拙。杜甫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李義山云：「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劉希夷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老杜格高，但歌舞於清江曠野之中，固不若「竹下」、「荷邊」之韻，「池月」、「山雲」之句。風情興致，藹藹政自可人。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春光滿紙。

《蜀城懷古》　《唐詩歸》卷二：「窮覽通表裏」，鍾惺云：三字深心人說不出。「古人無歲月」，鍾惺云：五字讀不得。「鬼神清漢廟」，鍾惺云：「清」字怕人，不信此語之妙，祇讀儲光羲《華清宮》、《太玄觀》諸詩便知之。譚元春云：入廟與入人家不同，豈非鬼神清之耶？拘儒不信，請以此問之。「時當明月光」，譚元春云：結得幽冷。

《江南曲八首》　《升菴詩話・劉希夷江南曲》：希夷八詩，柔情綺語，絕妙一時，宜乎招宋延清之妒也。《唐詩歸》卷二：鍾惺云：數詩寫景處多，然妙在情而不在景。

又一　《唐詩歸》卷二：「烟景無留意」，鍾惺云：「無留意」三字縹緲入微。「春戲易爲心」，譚元春云：五字妙！妙！游戲人不知其妙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歲游難極目，春戲易爲心」，有此二句，前後皆佳。

又二　《唐詩歸》卷二：鍾惺云：此與上二首皆是排律，作排律看則流暢，作五言古看則膚且近矣。「艷唱潮初落，江花露未晞。春洲驚翡翠，朱服弄芳菲」，鍾惺云：情麗欲動。「畫舫烟中淺，鍾惺云：清幻。又云：

字秦淮眞形圖。「含情罷所採」，譚元春云：「所採」不指何物，妙甚！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豔唱潮初落，江花露未晞」，渣滓淨盡，清光大來。

又三　《唐詩歸》卷二：譚元春云：人人同意，畢竟妙筆可喜。「妾遇江南春」，譚元春云：「遇」字妙！無限情感。「果氣時不歇」，譚元春云：「果氣」勝「花氣」。「以此江南物，持贈隴西人」，譚元春云：空妙！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以此江南物，持贈隴西人」，橫接。

又四　《唐詩歸》卷二：「明月留照妾，輕雲持贈君」，鍾惺云：說情目前。譚元春云：「雲」、「月」分屬，妙！「光氣乃殊分」，譚元春云：「光氣」妙！說不得！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明月留照妾，輕雲持贈君。山川各離散，光氣乃殊分」，奇想警句，接入混茫。

又六　《唐詩歸》卷二：「月明芳樹墓鳥飛，風過長林雜花起」，鍾惺云：不必深意，自是好景。「於此一至情何已」，譚元春云：「於此一至」四字刪他不得。

又八　《唐詩歸》卷二：鍾惺云：同一流麗之調，比《滕王閣》一歌勝多少。「冠蓋星繁江水上」，鍾惺云：三字有景。「朝霞高閣洗晴雲」，鍾惺云：「洗晴雲」三字奇甚！「誰言此處嬋娟子？珠玉爲心以奉君」，譚元春云：看得人心動搖！鍾惺云：眞齊梁妙語！

《搗衣篇》　《唐詩歸》卷二：鍾惺云：此詩密理情深，遠勝《公子行》等篇。「西北風來吹細腰，東南月上浮纖手」，鍾惺云：「吹細腰」，腰益細矣。「浮纖手」，手益纖矣。筆端之妙如此！又云：兩字下得甚有性情，「浮」字尤幻。譚元春云：作美人詩，下語清麗，然後搖蕩。癡肥女子，豈能巧笑美盼？如此可以知「吹細腰」、「浮纖手」等語之妙。「攢眉細縷思紛紛，對影穿針魂悄悄」，鍾惺云：「攢眉細縷」、「對影穿針」，不必說到「思紛紛」、「魂悄悄」，情景已不堪矣。譚元春云：細艷而寂寞。「須及明年春草綠」，鍾惺云：止罷。「莫言衣上有斑斑，只爲思君淚相續」，鍾惺云：添此二語，應搗衣也。其實不必，反似弱手沾滯，不言搗衣而意已盡矣。《詩辯坻》卷四：劉希夷「西北風來吹細腰，東南月上浮纖手」，鍾云：「『吹細腰』，腰益細；『浮纖手』，手益纖。」此種魔解最多，害詩家正氣，偶摘發之。《圍爐詩話》卷二：劉庭芝《搗衣篇》，通篇是賦。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鍊字生妍，卻不纖仄。

《公子行》　《增定評注唐詩正聲》卷四：通篇氣格條暢，描得俠情淋漓，而感慨亦倍。《唐詩廣選》卷二：謝茂秦曰：秦嘉妻徐淑曰：「身非形影，何得同而不離？」陽方曰：「惟願長無別，合形作一身。」張籍曰：「我今與子非一身，安得死生不相棄？」何仲默曰：「與君非一身，安得不離別？」與希夷「與君」一聯同出一律。《唐詩直解》卷二：兩「可憐」及「此日」、「此時」疊用，便是急口熟調。情中妙語，欲涕無從。《唐詩訓解》卷二：「與君相向轉相親」，遂轉到傷感處。《唐詩歸》卷二：「人影動搖綠波裏」，譚元春云：此語似自評其詩。「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此日邀遊邀美女，此時歌舞入娼家」，鍾惺云：較盧、駱諸人作，此可免醜態。兩「可憐」及「此日」、「此時」疊用，便是急口熟調。「飛去飛來公子旁」，鍾惺云：三字有情。「願作輕羅著細腰，願爲明鏡分嬌面」，鍾惺云：情中妙語，然從陶公《閑情賦》語討出。《唐詩鏡》卷三：「願作」二語是簡閑情之雋。《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一五：周敬曰：「傾國傾城」、「爲雲爲雨」一聯，天然偶語。《唐詩解》卷一一：此譏公子之荒於色也。言公子乘春出遊，騎從鮮明，景物燦爛，因感花柳而念切娼家，於是邀美女而留宿焉。斯時也，日映珠簾，明妝如玉，得公子而成蛺蝶鴛鴦之嘉耦矣。因思漢武慕傾城之容，楚襄有爲雲之夢，皆未眞睹而傾心羨之，今我既見此人，可不親密之哉！願爲輕羅、明鏡以相依耳。是以恩情日厚，永好相期，生同遊，死同穴，北邙西日，義無獨存，約誓之言也。《唐詩評選》卷一：忽從「楊柳」、「桃李」帶出「傷心」、「斷腸」四字，乍看亦是等閒，通首關生，全從此出。脈行肉裏，神寄影中，巧參化工，非復有筆墨之氣。《唐詩選勝直解・七言古詩》：（「天津橋下陽春水」至「可憐桃李斷腸花」）此一段從公子出遊作起。首二句生出次二句，又生出五、六句。度橋而有馬聲，人影綠波照出。人影青雲，掩映雕鞍，遊春行樂經行之景，緊將花柳接上，楊柳贈離別，故曰傷心。桃李易飄謝，故曰斷腸。撫時增感，皆可憐也。總是興起之詞。（「此日邀遊邀美女」至「娥娥玉顏紅粉妝」）此一段寫公子好色之事。初見美女，香艷飛揚。朱簾白日，盡掩映之妙。玉顏紅粉，極夭冶之容。（「花際徘徊雙蛺蝶」至「況復今日遙相見」）四句比也。【略】言古帝王亦愛色如此。「況復」、「相見」，有不可輕棄之意。下文便接寫許多暱愛處。（「願作輕羅著細腰」至「千秋萬古北邙塵」）前四句極寫現前狎昵情況，形影相依

之意。願祝長生，永有此樂。忽然念及芳容易謝，西山日落，有生死不忍背盟者。寫公子荒淫無度處，字字入神。愚按：公子，當是指恃寵驕恣之人，作此行以譏之也。故通篇極言得志行樂，而末一句，點出寵衰愛弛，敗興之語。《詩辯坻》卷三：希夷《公子行》風流駘宕，有飄雲迴雪之致。《而庵說唐詩》卷三：「馬聲迴合青雲外，人影動搖綠波裏」，寫得活現。「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皆反用。「古來容光人所羨，況復今日遙相見」，此二句是爲峯巒特起，神采煥發，且以起下，妙於無痕。《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公子惑於聲色，而娼家以誑語答之，猶所云同生同死也。絕不說破其誑，令人於言外思之。隊仗工麗，上下蟬聯，此初唐七古體，少陵所云「劣於漢魏近《風》《騷》」也。明代何景明謂此得風人之正，而以少陵之沉雄頓挫爲變體，因作《明月篇》以擬之。王漁洋《論詩絕句》云：「接跡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得此論而初、盛之詩品乃定。《詩法易簡錄》卷七：此亦初唐體也。初唐聲調源本齊梁，觀此詩益見初唐人皆然，不獨四子。

《代悲白頭翁》　《韻語陽秋》卷六：《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樂府詩集》謂《白頭吟》者，疾人以新間舊，不能至白首，故以爲名。【略】至劉希夷作《白頭吟》乃云：「寄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眞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則是言男爲女所棄而作，與文君《白頭吟》之本意異矣。《唐詩直解》卷二：《代悲白頭翁》本非其佳處，而俗人專取之。五、六太卑。《唐詩訓解》卷二：（「古人無復洛城東」四句）半雅半俗，正佳。《唐詩鏡》卷三：初唐七言古風，拘攣纏束，有氣不舒，有意不展，又皆一切支應語，何嘗披胸豁膽，一伸眉目於人前耶！文家四六，余嘗號之文奴。如劉希夷《公子行》等篇，謂之詩奴亦可。昔傳宋之問愛《代悲白頭翁》篇，害希夷而竊爲己有，則亦枉殺此人矣。讀其詩知其爲輕薄人。《唐詩評選》卷一：唯「長歎息」三字，順出一篇，幻生一白頭翁闖入，不覺局陣，豈淺人所測邪？一直中露本色風光，即此是七言淵系。後來排撰虛實，橫立情景，如游子以他鄉爲丘壑，忘其本矣。《詩辯坻》卷三：《白頭翁》一意紆迴，波折入妙，佳處更從老說到少年虛寫一段。《唐詩解》卷一一：此憂生之詩，爲少年淫荒者戒也。首以花落興容顏之易凋，次以薪海比人事之數變，已又感慨落花，悲人生少壯忽而衰老，隨時遷換，歲歲不同，少年豈可恃此紅顏忽彼老翁哉！此翁亦嘗年少，而與公子王孫遊於華屋之下矣。今一卧病，而向來行樂盡成空華。然則今之宛轉蛾眉者，能免鶴髮紛然乎！倘不悟予言，而以榮華爲可恃，則請觀古來歌舞地，鳥雀之外，更餘何物？吁！世之溺意紛華者，可惕然省矣！《唐詩選勝直解・七言古詩》：（「洛陽城東桃李花」至「更聞桑田變成海」）首段以花比人，言少壯易老，容顏易衰，松柏耐久而摧爲薪，桑田陸地而變爲海，則人生少壯更不足恃矣。（「古人無復洛城東」至「應憐半死白頭翁」）次段言洛城如故而人皆更換，徒對風前歎息而已。「寄言」，是點醒少年語。「應憐」，有轉眼白頭意。（「此翁白頭眞可憐」至「三春行樂在誰邊」）「此翁」二句，即接上「寄言」二句，言老翁亦從紅顏而來，其全盛時，所交者皆貴戚子弟，其池臺則如漢光祿勳王根之富麗，樓閣亦如漢大將軍梁冀之雕鏤。一朝瓦解，樂地何存，故當念此老翁也。（「宛轉蛾眉能幾時」至「惟有黃昏鳥雀悲」）「宛轉」二句收轉，言不但白頭而已，從來歌舞之地，盡成荊榛瓦礫，鳥雀悲哀於昏野，良可歎也。此亦諷人不可恃權凌人，一旦權去勢衰，亦爲人所廢棄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少年每輕視老翁，因言老翁當少年時，亦嘗與公子王孫遊冶，一朝奄忽，盡付空虛。今之少年，能免衰老乎？末又宕開作結。《網師園唐詩箋注》卷四：老翁即少年之前車，追叙冶遊，可悲處正在此。《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古凡例》：劉希夷《代悲白頭翁》，張若虛《春江花月夜》，何嘗非一時傑作，然奏十篇以上，得不厭而思去乎？非開、寶諸公，豈識七言中有如許境界？何大復未之思也。《甌北詩話・摘句》：「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此劉希夷詩，無甚奇警，乃宋之問乞之不得，至以計殺之，何也？蓋此等句，人人意中所有，卻未有人道過，一經說出，便人人如其意之所欲出，而易於流播，遂足傳當時而名後世。

《洛中晴月送殷四人關》　《唐詩歸》卷二：譚元春云：「晴月」二字好。「晴看石瀨光無數」，譚元春云：比「白紛紛」尤透。「曉入寒潭浸不流」，譚元春云：心細。「南陌憧憧遍行子」，譚元春云：「憧憧」二字虛妙！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晴看石瀨光無數，曉入寒潭浸不流」，繪水工細。

《覽鏡》　《唐詩歸》卷二：「秋風下山路，明月上春期」，譚元春云：以二語作覽鏡詩，前後人不能。鍾惺云：似開實切，三讀之，廣人胸中拘滯。

「容顏不可思」，鍾惺云：三字悲甚。《彙編唐詩十集》壬集一二：唐云：通篇有深情，淺在第四句。

《晚春》 《唐詩歸》卷二：「佳人眠洞房，回首見垂楊」，鍾惺云：與「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一意，然「眠」字又是一境，更覺愁困難耐，語亦簡妙，知爲初唐。「迎春且薄妝」，鍾惺云：「薄」字妙！妙！譚元春云：下七句都從「眠洞房」生來，自「見垂楊」至「散紅芳」俱牀上望外境事，所以有「且薄妝」之語，蓋急欲迎春，眠起不暇濃妝耳，細心閱之自見。《唐風懷》卷三：震青曰：字字濃麗，恰是晚春。《唐律消夏錄》卷二：譚友夏云：「下七句都從『眠洞房』生來。【略】」此解是矣。但「寒盡」二句，如何亦是望外景事？口氣有怪得夜來暄暖，原來春色已如許了也。此一層意，便粗看過去。《唐詩矩・五言律詩一集》：全篇直叙格。此迎春詩，題中「晚」字疑誤，當作「早」字或「迎」字。屬其薄妝，以急於迎春故。不直說迎春，卻從眠洞房時緩緩寫來，眞覺有春氣逼人、春色撩人之意，便見迎春刻不可緩。筆法之妙，句調之工，眞是神品。《唐詩成法》卷一：晚春題甚寬泛，從「佳人眠洞房」說起，便有情致。「寒盡」二句，【略】中有一段獨居無偶、青春不可虛度之意在言外。《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六朝風致，一語百媚。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佳人眠洞房，回首見垂楊」，自然韶麗。

《故園置酒》 《唐詩歸》卷二：「新知盡白頭」，譚元春云：「新知」妙！故人白頭何足怪。「卒卒周姬旦」，譚元春云：「卒卒」二字說周公妙！「栖栖魯孔丘」，鍾惺云：嘲謔聖賢，滿肚不平在此。「不及且遨遊」，譚元春云：「不及」二字自怨。《彙編唐詩十集》壬集一八：唐云：調清而促，以傷渾厚，要不失爲《山有樞》遺音。

《晚憩南陽旅館》 《唐詩解》卷四五：此因經廢館而起客遊之嘆也。館之廢不知其年，吾之過適當此日，何人方泣路，而鳥自歌春乎？行無相知，地多荒僻，途之所以窮也。是以篁樹紛敷，風日交麗，不能解吾之傷心，徒反顧流連，不勝其怨耳。豈子期山陽之思耶！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中・劉希夷》 時又有汝州人劉希夷，善爲從軍閨情之詩，詞調哀苦，爲時所重，志行不修，爲姦人所殺。

《唐才子傳・劉希夷》 希夷，字廷芝，潁川人。上元二年，鄭益榜進士，時年二十五。射策有文名。苦篇詠，【略】希夷美姿容，好談笑，善彈琵琶，飲酒至數斗不醉，落魄不拘常檢。嘗作《白頭吟》，一聯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歎曰：「此語讖也。石崇謂『白首同所歸』，復何以異？」乃除之，又吟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復歎曰：「死生有命，豈由此虛言乎？」遂併存之。舅宋之問苦愛後一聯，知其未傳於人，懇求之，許而竟不與。之問怒其詐己，使奴以土囊壓殺於別舍，時未及三十，人悉憐之。有集十卷，及詩集四卷，今傳。希夷天賦俊爽，才情如此，想其事業勳名，何所不至！孰謂奇蹇之運，遭逢惡人，寸祿不霑，長懷頓挫，斯才高而見忌者也。賈生悼長沙之屈，禰衡痛江夏之來，倏焉折首，夫何殞命？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所較者輕，所失者重。玉迸松摧，良可惜也。況於骨肉相殘者乎！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劉希夷集》三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劉希夷集》十卷。

又 《劉希夷詩集》四卷。

《崇文總目》卷五 《劉希夷詩集》四卷。

《通志・藝文略》 《劉希夷集》十卷。

又 《劉希夷詩》四卷。

《遂初堂書目》 《劉希夷集》。

《宋史・藝文志七》 《劉希夷詩》四卷。

《唐才子傳・劉希夷》　有集十卷及詩集四卷，今傳。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希夷集》十卷。

雜録

《大唐新語・文章》　劉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略】善搊琵琶，嘗爲《白頭翁詠》曰：「今年花落顔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似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歎曰：「此句復似向讖矣，然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爲奸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

《本事詩・徵咎》　詩人劉希夷嘗爲詩曰：「今年花落顔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歟？」復遘思逾時，又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又惡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兩留之，果以來春之初下世。

《唐語林》卷五《補遺》　劉希夷詩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即宋之問也，苦愛此兩句，知其未示人，懇乞此兩句，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囊壓殺之。劉禹錫曰：「宋生不得死，天報之矣！」

姚崇

論述

《舊唐書・姚崇傳》　應下筆成章舉，授濮州司倉，五遷夏官郎中。時契丹寇陷河北數州，兵機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條貫，則天甚奇之。

《秋夜望月》　《瀛奎律髓》卷二二：方回評：歐公詩曰：「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宋廣平有《梅花賦》，姚元崇亦有此等詩，未可忽也。起句峭健最佳，尾句「所思迷所在」，《文苑英華》作「所由」，而注「疑」字。予爲改定曰「所思」，無可疑也。又：馮班評：不但事業，只是人品不好。又：紀昀評：宋公《和明皇賜宴》詩，風力絕高，不止《梅花賦》也。又：初體之清脱有骨者。《唐詩歸》卷四：「明月有餘鑒」，譚元春云：妙！「灼灼雲枝淨」，譚元春云：「雲枝淨」，加「灼灼」二字，妙！「光光草露團」，鍾惺云：可想。譚元春云：所謂高潔正如此。《彙編唐詩十集》壬集一二：唐云：調響，句工，少韵。《唐詩鏡》卷七：修潔。《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八：程元初云：「桂含秋樹晚」喻傷時遲暮之意。「影入夜池寒」喻清虚寒苦之意。「灼灼雲枝淨」申「桂含」句，喻言時雖遲暮而性行光潔瑩淨也。「光光草露團」申「影入」句，喻言光明徒團於草露，無人知之。意多含蓄，故佳。《唐詩評選》卷三：琢不留痕，率不露迹，高亦不亢，清亦不洗，洵五言宗匠。如此敏心妙手，何止算生張說邪！又：「波入夜池寒」，咏月神語。《近體秋陽》卷一：「迷」、「獨」二字，清冷委折，循響有聲矣。

《夜渡江》　《唐詩歸》卷四：鍾惺云：字字是夜渡江，「聽草」二字尤幻而細。非身歷不知其妙。譚元春云：人人歷此境，然非有靜思妙手，不能出而爲詩。「聽草遥尋岸，聞香暗識蓮」，鍾惺云：靜極。《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八：周珽曰：元崇性體廉靜，心境光明，故其爲詩亦多淨潔高華，如《望月思家》、《夜渡江》，極靜、極細、極響，宜當時以文章著名，德業欽世也。《唐風定》卷十二：「聽草遥尋岸」五字，似中唐以後人。《歷代詩發》卷八：五、六佳。後來孟襄陽「露氣聞芳杜，歌聲識采蓮」，則又青出於藍矣。

《奉和聖製龍池篇》　《唐詩紀事・姚崇》：龍池，興慶宮池也，明皇潛龍之地。張九齡撰《龍池頌》，刊石興慶宮，玄宗以爲不稱，更命嗣澤王瑨爲頌，建花萼樓北。初，睿宗五子，賜第隆慶坊，號五王宅。明皇爲太子，製大衾長枕，將與諸王共之。睿宗喜甚。明皇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而賜憲、薛第於勝業，申、岐第於安興，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

傳記

碑志

張說《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贈揚州刺史大都督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奉敕撰》 叙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存。畫爲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乂。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爲帝之四輔，才爲國之六翮，言爲代之軌物，行爲人之師表。蓋維嶽降神，應時間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於陝，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勛王室，建旗巂府。公紈綺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日流。武庫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在。弱冠補孝敬挽郎，又制舉高第，歷佐濮、鄭，並有聲華。入爲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進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顧；終以飛龍利見，延參乘之恩。自時厥後，恆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一爲禮部尚書、左庶子，又肅政大夫、總靈武軍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監牧使，出典亳宋常越許申徐潞揚同十郡。景雲初，以潘邸舊僚，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懷汎愛，而涇渭不雜；眞率徑盡，而應變無窮。常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莅必甿庶風偃，驁狠化從。言不厲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睹頌，來暮聞歌。既登邦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克諧。今之中書，是爲理本。謀事兼於百揆，論道總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遜，拜開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授職西掖，頗限扃禁，求侍晨昏。優詔既許，尋令還職，公固請以泣。制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暫闕」。其後剖符江表，敦諭起復，衰麻外墨，欒棘內毀，變禮中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預聞興復。疇其井賦，累讓而停。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不違事，義也；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軒冕三紀。池臺琴筑，優游暮齒。傳爵土於祚允，保祿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於東都之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牀輟舂，曾未云比。制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視藥。於薨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子異、子弈，思綴遺美，以眞罔極。有詔掌文之官叙事，盛德之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鏤澤豐珉。日月臨照於佳城，烟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字，別爲羣玉之山，禁其樵蘇，即表三司之墓。銘曰：源深自虞，派別從吳。避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嶽瀆冥符。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刃攢植，文鋒迅驅。纔安卑位，即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再三軍國，一二訏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久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或形放，中恆禮拘。箴雖誠口，諍亦忘軀。但睹渾璞，誰詳瑾瑜。伊皋尺寸，管樂錙銖。名正身遂，言誠願孚。方辭漢祿，更辱齊租。既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上惻旒扆，傍悲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弘典謨。豐碑乃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刻石，鳳篆龍圖。七曜光動，三泉澤濡。銓能叙事，理鬱詞敷。求舊銘實，慚殫恧蕪。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沒終始，遐哉邈乎。

傳狀

《新唐書·姚崇傳》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父懿，字善懿，貞觀中，爲巂州都督，贈幽州大都督，謚文獻。崇少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仕爲孝敬挽郎，舉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略】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鳳閣侍郎，俄兼相王府長史，以母老納政歸侍，乃詔以相王府長史侍疾，月餘，復兼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崇建言：「臣事相王，

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張易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易之譖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鸞臺三品。出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東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實封二百戶。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東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俄爲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歷宋、常、越、許四州。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廄，禁兵。崇與宋璟建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爲刺史，以壹人心。帝以謂主，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慕間王室，請加罪，貶爲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爲紀德于碑。徙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憬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甚。既罷，乃咨天下事，袞袞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寖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眞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固辭實封，乃停舊食，賜新封百戶。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眞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僞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略】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蝗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略】蝗害訖息。於是，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它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唯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第賜僻，因近舍客廬。會懷愼卒，崇病痁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帝欲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日遣問食飲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久之，紫微史趙誨受夷人賕，當死。崇素親倚，署奏營減，帝不悅。時曲赦京師，惟誨不原。崇惶懼，上還宰政，引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宰相，宋璟、蘇頲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脩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對曰：「臣聞隋取苻堅故殿以營廟，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壤乃崩，況木積年而木自當蠹乎。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關中無年，輸餉告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爲人不爲己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車駕如行期。舊廟難復完，盍奉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廟，申誠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二百匹，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因詔五日一參，入閤供奉。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獻。十七年，追贈太子太保。【略】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脩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然資權譎。如爲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彥昭劾崇。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崇它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

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爲隱，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橈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爲工部尚書。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剌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三子：彝、异、弈，皆至卿、刺史。【略】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

紀事

《唐詩紀事·姚崇》 張曲江有《和姚令公哭李尚書》詩，姚亦時有述作，然少見於世。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上》 《開元前格》十卷，姚崇等撰。

又 《開元令》三十卷《式》二十卷，姚崇等撰。

又《經籍志下》 《姚崇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姚崇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 《姚崇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姚崇集》十卷。

藝文

李德裕《舌箴序》 余宿於洞庭西，夢與中書令姚公偶坐，如舊相識。問余曰：君見僕所作《口箴》乎？余對曰：去歲居守東周，於公曾孫諫議某處睹金石之刻。遂莞爾而笑曰：孫子猶能記之。【略】余感姚公之夢，乃爲《舌箴》云。

貫休《續姚梁公坐右銘并序》 愚嘗覽白太保所作《續崔子玉坐右銘》一首，其詞旨乃典乃文，再懇再切，實可警策未悟，貽厥將來。又見姚崇、卞蘭、張說、李邕皆有斯文，尤爲奧妙。其於束勗婉娩，乃千古之鑒戒資腴矣。愚竊愛其文，惟恨世人不能行之十得其二。一日抽毫，遂作續白氏之續，命曰《續姚梁公坐右銘》一首，雖文經理緯，不逮於羣公，而亦可書於屋壁云。善爲爾諸身，行爲爾性命，禍福必可轉，眞愆言前定。見人之得，如己之得，則美無不克。見人之失，如己之失，是亨貞吉。反此之徒，天鬼必誅。福先禍始，好殺滅絕。不得不止，守嫌寡欲，善善惡惡，不得不作。無見貴熱，諂走蹩躠，無輕賤微，上下相依。古聖著書，矻矻孳孳，忠孝信行，越食愈衣。生天地間，未或非假，身危彩虹，景速奔馬，胡不自強，將升玉堂。胡爲自墜？言虛行僞。豔殃爾壽須戒，酒腐爾腸須畏。厲志須至，撲滿必破。非莫非於飾非，過莫過於文過。及物陰功，子孫必封。無恃文學，是司奇薄。患隨不忍，害逐無足。一此一彼，諧宮合徵。親仁下問，立節求己。惡木之陰匪陰，盜泉之水匪水。世孚草草，能生幾幾。直須如冰如玉，種桃種李。嫉人之惡，酬恩報義。忽己之慢，成人之美。毋擔虛譽，無背至理。恬和慘暢，沖融終始。天人之行，盡此而已。丁寧丁寧，戴髮含齒。

《隨園詩話補遺》卷八 余過馬嵬，前後題詩八首，自謂發揮盡矣。近見祝芷塘給諫題云：「元之政事廣平參，誰蠱君心逸欲耽。若使開元初載入，也同鐘鼓樂《周南》。」「不作河東妬女津，九原粉黛有餘春。美人自恨西方少，身死猶教美別人。」第一首猶是拙集「但使姚崇還作相，君王妃子共長生」之意。第二首專指士人取冢土敷面，可去瘢痕之說。可謂斬新日月。

雜録

《大唐新語·舉賢》 姚崇初不悅學，年逾弱冠，常過所親，見《修文殿御覽》，閱之，喜，遂耽玩墳史，以文華著名。歷牧常、揚，吏並建碑紀

德。再秉衡軸，天下欽其公直。外甥任弈、任昇少孤，養在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汝，吾無間然矣，惜殊宗而代疏矣。」命與其子同名，冀無別也。時人多之。

又《諛佞》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可立就，爲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或寢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乃一一持出，請崇執手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勉而從之。敬奇既出，忿其諛媚，謂子弟曰：「此淚亦何從而來？」自茲不復接遇。

《松窗雜録》　姚崇爲相，忽一日對于便殿，舉左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謂崇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搆曰：「丞相得罪，未宜太偪。」林甫曰：「公必不忍耶！說當無害。」林甫正將詔付于御史，中路以馬墜告假，說之未遭崇搆也。前旬月有教授書生私通於說侍婢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曰：「睹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爲相，豈無緩急有用人乎？何斬於一婢女耶？」說奇其言而釋之，以侍兒與歸。書生一跳跡去，旬月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于說，憂色滿面，且言某感公之恩，思有謝者久之。今方聞公爲姚相國所搆，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生告云未足解公之難。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爲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說旨言之，兼用簾爲贄，且請公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之心耶？」明旦公主入謁，具爲奏之。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

《明皇雜録》卷上　姚元崇與張說同爲宰輔，頗懷疑阻，屢以其相侵，張銜之頗切。姚既病，誡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釁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後，以吾嘗同寮，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若不顧，汝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錄其玩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礱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當悔，若卻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歿，張果至，目其服玩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叙述該詳，時爲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張果使使取文本，以爲詞未周密，欲重爲刪改。姚氏諸子仍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遠矣。」

王無競

《巫山》　《雲谿友議・巫詠難》：秭歸縣繁知一，聞白樂天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署之【略】。白公睹題處悵然，邀知一至，曰：「歷陽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詩於此，怯而不爲。罷郡經過，悉去千餘首詩，但留（沈佺期、王無競、李端、皇甫冉）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絕唱也。而人造次不合爲之。」【略】白公但吟四篇，與繁生同濟，竟而不爲。《升菴詩話・繁知一》：繁知一，蜀之巫山人，《贈白樂天》詩云：「忠州刺史今才子，行過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辭。」樂天見之，邀繁生同舟，且曰巫山有王無競、沈佺期、皇甫冉、李端四詩。竟不肯作。古人之服善無我如此。沈與皇甫、李端詩，人多知之。王無競一首罕傳，今録於此：「神女下高唐，巫山正夕陽。徘徊作行雨，婉戀逐襄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朝雲無處所，臺殿鬱蒼蒼。」樂天取此在佺期三子之上，信哉。《唐詩評選》卷三：意直思永，樂天收之不妄。「夕陽」、「雲」、「雨」、「雷」、「電」雜出，俗論必以爲重沓，唯楊用修可與語此。《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陳德公先生曰：氣調爽暢，結處氤氳不盡。前半直述，一氣流注，殊有神韵。五、六寫景並活，影落聲長，說向空間，故佳。趙錫九曰：若後半，作致縹緲。前半直序，便嫌率易。

孫逖《太子舍人王公墓誌銘》　公諱無競，字仲烈，其先瑯琊人也。因官遂居東萊。自宋太尉弘至棣州司馬侃十一世，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公即

棣州府君之次子也。克廣前烈，於昭令聞，翩翩海瀕，焜燿京國。夫乂用三德，正直居首，子有四教，文行爲先。公蔚其文，高其行，據於直，歸於正。生而知之，實稟其性。弱冠以應制擢第，解褐授趙州欒城縣尉，歷麟臺正字，轉右衛倉曹、洛陽縣尉，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神龍初，坐以嘗詆權幸，貶於嶺外，終於廣州，春秋五十四。工文則學必從之，故登麟臺侍龍樓也；好直則威必濟之，故吏京邑秉天憲也，行高則衆必疵之，故陷非罪謫殊方也。噫！良工能爲（闕五字）順，君子能爲道而不能爲容。士師黜，宣尼困，屈原逐，賈生憤，公其近之矣。初天冊中，公與故人魏州牧獨孤莊書，忿林胡之倡狂，哀冀方之阢隉，誠以軍志，示之死所。客有薦其書者，則天見而異之，有制召見，驟膺寵渥。相如之賦感人主，未云速也。迺者恩澤侯張昌宗，位極大官，寵震群后，公著書東觀，與之聯事，曾是貽籍，未嘗暱就，色莊見憚，象恭益深。長孺之抗禮將軍，曷足議也。公嘗執簡中禁，司察位班，時三事大夫有族談錯立者，公進而言曰：朝有著定，所以道威儀，邦之具瞻，所以昭軌物，不道不恭，不敬不從，其可是耶！則肅然就列次矣。公之舉劾大臣，庸可異也！嗚呼！人各有能，且又不朽。公則具舉，其誰與京！公生於齊，長於魏，不忘吾黨，常操土風。嗣子某，虔卜遠日，奉成先志。以開元十六年某月某日，徙殯於館陶，歸葬於東萊之舊塋，書順也。夫人范陽盧氏祔焉，從周也。窀穸之事，可無記乎！辭曰：萬靈秀，百夫特，萬卷精，多才克。詩可興，筆餘力，人之望，邦之直。何不仁，俾大棘，厄炎厲，哀明德。卜佳城，於舊國，銘景行，永無極。

《舊唐書・文苑傳中・王無競》 王無競者，字仲烈，其先琅邪人，因官徙居東萊，宋太尉弘之十一代孫。父侃，棣州司馬。無競有文學，初應下筆成章舉及第，解褐授趙州欒城縣尉，歷祕書省正字，轉右武衛倉曹、洛陽縣尉，遷監察御史，轉殿中。舊例，每日更直於殿前正班。時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常離班偶語，無競前曰：「朝禮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恆典。」楚客等大怒，轉無競爲太子舍人。神龍初，坐訶詆權倖，出爲蘇州司馬。及張易之等敗，以嘗交往，再貶嶺外，卒於廣州，年五十四。

薛曜

《正夜侍宴應詔》 《唐詩箋注》卷一：天子之門九重，故曰「重關」。「鐘漏」，通內禁之鐘聲也。「夕啟」，顯啟之義。「雙闕」一聯，寫宮中景色。「酒杯」、「歌曲」，言筵宴之歡娛。落句感恩，應制體如是。

《舊唐書・薛元超傳》 子曜，亦以文學知名，聖曆中，修《三教珠英》，官至正諫大夫。

又《經籍志下》 《薛耀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薛耀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 《薛曜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薛耀集》二十卷。

李賢章懷太子

論述

《黃臺瓜辭》 《唐詩歸》卷一：鍾惺云：「深有漢魏遺音，妙於《煮豆歌》。「一摘使瓜好」，譚元春云：「一摘」、「使好」，甚佳。以下人皆知之。「三摘猶自可，摘絕抱蔓歸」，鍾惺云：若云「四摘」則板甚，且不可了矣。《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一：周珽曰：哀詞慮遠，傷心刺骨。《載酒園詩話又編・章懷太子》：《黃臺瓜辭》不惟音節似古樂府，「三摘猶自可，摘絕抱蔓歸」，言外有身不足恤，憂在宗社意，較之《小弁》尤婉尤痛，讀此益歎退之《履霜操》之淺。《唐詩解》卷一：按高宗初立長子忠爲太子，已而武后生弘，因廢忠而立焉。弘性寬仁，數忤后旨。后怒，使人酖殺之。而

立賢爲嗣。時后欲專政，嫉東宮明察者，賢自度不免，而作此詩。以兄弟次相受禍，猶瓜生不齊，次相被摘，故取爲比。言瓜熟而子盛，則刪其煩，而使存者益好，以比忠廢弘立，而己愈親，再摘令瓜稀，則弘死而己孤立矣，其能免于三摘乎。然吾死尚可，惟皇嗣絕而宗社危，如瓜盡而抱蔓以歸，乃吾所深恐耳。蓋是時帝雖在而后已用事，賢固預料母之欲移唐祚矣。《小清華園詩談》卷下：章懷太子之「種瓜黃臺下」，意雖迫切而辭甚悽惋，聞者無不惻然動心。

傳記

《舊唐書・高宗中宗諸子傳・章懷太子李賢》 章懷太子賢，字明允，高宗第六子也。永徽六年，封潞王。顯慶元年，遷授岐州刺史。其年，加雍州牧、幽州都督。時始出閤，容止端雅，深爲高宗所嗟賞。高宗嘗謂司空李勣曰：「此兒已讀得《尚書》、《禮記》、《論語》，誦古詩賦復十餘篇，暫經領覽，遂即不忘。我曾遣讀《論語》，至『賢賢易色』，遂再三覆誦。我問何爲如此，乃言性愛此言，方如夙成聰敏，出自天性。」龍朔元年，徙封沛王，加揚州都督，兼左武衛大將軍，雍州牧如故。二年，加揚州大都督。麟德二年，加右衛大將軍。咸亨三年，改名德，徙封雍王，授涼州大都督，雍州牧、右衛大將軍如故，食實封一千戶。上元元年，又依舊名賢。上元二年，孝敬皇帝薨。其年六月，立爲皇太子，大赦天下，尋令監國。賢處事明審，爲時論所稱。儀鳳元年，手敕褒之曰：「皇太子賢自頃監國，留心政要。撫字之道，既盡於哀矜；刑網所施，務存於審察。加以聽覽餘暇，專精墳典。往聖遺編，咸窺壺奧；先王策府，備討菁華。好善載彰，作貞斯在，家國之寄，深副所懷。可賜物五百段。」賢又招集當時學者太子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賜物三萬段，仍以其書付祕閣。時正議大夫明崇儼以符劾之術爲則天所任使，密稱「英王狀類太宗」。又宮人潛議云，「賢是后姊韓國夫人所生」，賢亦自疑懼。則天又嘗爲賢撰《少陽政範》及《孝子傳》以賜之，仍數作書以責讓賢，賢逾不自安。調露二年，崇儼爲盜所殺，則天疑賢所爲。俄使人發其陰謀事，詔令中書侍郎薛元超、黃門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與法官推鞫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皁甲數百領，乃廢賢爲庶人，幽于別所。永淳二年，遷於巴州。文明元年，則天臨朝，令左金吾將軍丘神勣往巴州檢校賢宅，以備外虞。神勣遂閉於別室，逼令自殺，年三十二。則天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勣爲疊州刺史，追封賢爲雍王。神龍初，追贈司徒，仍遣使迎其喪柩，陪葬於乾陵。睿宗踐祚，又追贈皇太子，謚曰章懷。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上》 《列藩正論》三十卷。章懷太子撰。

又《經籍志下》 《春宮要錄》十卷。章懷太子撰。

又 《君臣相發起事》三卷。章懷太子撰。

又 《修身要錄》十卷。章懷太子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 章懷太子賢注《後漢書》一百卷。賢命劉訥言、格希玄等注。

康庭芝

《詠月》 《瀛奎律髓》卷二二：方回評：唐《國秀集》姓名下注云：「河陰尉天寶三載芮挺章編，樓穎序。」有王維、高適，而未有老杜。「鏡」、「鈎」一聯，老杜後亦用之，豈暗合耶？《文苑英華》編爲沈佺期《和洛州康士曹庭芝望月有懷》，如此則自有一庭芝《詠月》，與康令之近似，姑存疑可也。又：馮班評：常詞耳，何費辨耶？又：紀昀評：全是初體，不可爲式。日月，天之使也。用來笨甚。

杜審言《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懷》 明月高秋迥，愁人獨夜看。暫將弓並曲，翻與扇俱團。霧濯清輝苦，風飄素影寒。羅衣一此鑒，頓使別離難。

沈佺期《和洛州康士曹庭芝望月有懷》 天使下西樓，光含萬象秋。臺

前疑挂鏡，簾外似懸鉤。張尹將眉學，班姬取扇儔。佳期應借問，爲報在刀頭。（案：此即康庭芝詩，《全唐詩》重出）

《**唐摭言・鄉貢**》光宅元年閏七月二十四日，劉廷奇重試下十六人，內康庭芝一人。

鄭繇

《**舊唐書・睿宗諸子傳・惠文太子範**》範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士無貴賤，皆盡禮接待，與閻朝隱、劉庭琦、張諤、鄭繇篇題唱和，又多聚書畫古跡，爲時所稱。【略】鄭繇者，鄭州滎陽人，北齊吏部尚書述五代孫也。工五言詩。開元初，範爲岐州刺史，繇爲長史，範失白鷹，繇爲《失白鷹詩》，當時以爲絕唱。後爲湖州刺史。子審亦善詩詠，乾元中任袁州刺史。

《**大唐新語・文章**》魏求己自御史左授山陽丞，爲詩曰：「朝昇照日檻，夕次下烏臺。風竿一眇邈，月樹幾徘徊。翼向高標斂，聲隨下調哀。懷燕首自白，非是爲年催。」鄭繇少工五言，開元初，李範爲岐州刺史，繇爲長史，範失白鷹，深所愛惜，因爲《失白鷹》詩以致意焉。【略】甚爲時所諷詠。子審，亦以文章知名。

《**唐詩紀事・鄭繇**》繇，鄭州人，登嗣聖元年進士第。開元時，岐王範愛儒士，繇與劉廷琦、閻朝隱、張諤皆遊其門，飲酒賦詩相娛樂。子審，有詩名，終於袁州刺史，與杜子美善。

崔融

論述

綜論

楊炯《庭菊賦序》崔融、徐彥伯、劉知柔、石抱忠以文章顯。

《隋唐嘉話》卷下崔融司業作武后哀策文，因發疾而卒。時人以爲三二百年來無此文。

《**新唐書・崔融傳**》融爲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寶圖頌》尤工。譔《武后哀冊》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思苦神竭云。

《**戴酒園詩話又編・崔融**》崔與蘇味道、李嶠齊名，似爲秀出，又合杜審言爲「文章四友」，則氣力亦似差遜。「聞有沖天客，披雲下帝畿」，誠媚竈之詞，然事醜而詞則工。如「三年上賓去，千載復來歸。中郎才貌是，柱史姓名非。天仗分旄節，朝容間羽衣。朝朝緱氏鶴，長向洛城飛。」儼然若一眞王子晉也。

《**石洲詩話**》**卷一**崔司勳票疾，有似俠客一流。

分論

《**擬古**》《唐詩歸》卷一：「離夢當有魂」，鍾惺云：五字幽幻動人。譚元春云：「當有」二字，不可知之詞也，讀不得。「寄謝閨中人，努力加餐食」，譚元春云：寄謝閨人，有許多妙婉語，如何以此就韻？

《**從軍行**》《唐詩歸》卷一：鍾惺云：作一首七言排律看，則妙，若

看作歌行，反減價矣。此有妙理，宜知之。又云：初唐七言律，反難得如此流麗。「天子旌旗過細柳，匈奴運數盡枯楊」，譚元春云：新調活思。「漠漠邊塵飛衆鳥」，鍾惺云：「飛衆鳥」三字，寫邊塵入妙。「臨海舊來聞驃騎，尋河本自有中郎」，譚元春云：輕動可法，拙人當日日誦之。《唐詩評選》卷一：與蔡孚《打毬篇》俱自沈君攸「桂楫泛中河」來。近人不知，呼爲七言排律。

《詠寶劍》 《唐詩鏡》卷二：三、四典貴。

《則天皇后挽歌二首》二 《唐音癸籤・詁箋一》「景雲」《孝經援神契》：天子孝，景雲出遊。崔融《則天挽歌》：「空餘天子孝，松上景雲飛。」

《户部尚書崔公挽歌》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七：周珽曰：挽詩乃碑、銘、表、誄餘詞也，須摹肖其人，得眞始妙。古來作者塡實病板，虛模病膚。如此篇，述崔之位高責盡，忠貞德澤，素孚上下，而沒後君民思念不忘。用事融化恰當，措調悲切感人，故是有唐巨筆。

《和梁王衆傳張光禄是王子晉後身》 《唐詩紀事・崔融》：久視元年，改控鶴府爲奉宸府，張易之爲奉宸令，引詞人爲供奉。佞者奏云：「昌宗，王子晉後身，令被羽衣，吹簫乘木鶴，奏樂於庭。」融賦詩爲絶唱，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之句。後與宰相蘇味道相誚，云某詩所以不及相公，無「銀花合」也。蘇有詩云「火樹銀花合。」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丁。」取令威之句也。《唐詩鏡》卷二：才情綺合。

《瓦松賦并序》 《酉陽雜俎・草篇》：崔融《瓦松賦序》曰：「崇文館瓦松者，產于屋霤之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霤；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條郁毓，根柢連卷。間紫苔而裹露，凌碧瓦而含煙。」又曰：「慙魏宮之烏韭，愧漢殿之紅蓮。」崔公博學，莫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舊説乎？《博雅》云：在屋曰昔耶，在牆曰垣衣。《廣志》謂之蘭香，生於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長安西載其瓦於洛陽以覆屋。前代詞人詩中多用昔耶，梁簡文《詠薔薇》曰：「緣階覆碧綺，依簷映昔耶。」或言構木上多松栽，土木氣洩則瓦生松。《全唐文紀事》卷四六《體物》引沈括《夢溪筆談》：崔融爲《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説。」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邪。」成式以昔邪爲瓦松，殊不知昔邪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何草。成式亦自不識。又引王觀國《學林》：崔融《瓦松賦》曰：「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酉陽雜俎》曰：「崔公博學，豈不知瓦松自有著説。」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邪。」《筆談》曰：段成式以昔邪爲瓦松，不知昔邪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何草。觀國按：陸龜蒙《苔賦》曰：高有瓦松，卑有澤葵，散巖竇者石髮，補空隙者垣衣，在屋曰昔邪，在藥曰陟釐。」若然，則瓦松、垣衣、昔邪，各是一物也。鴻墀謹案：胡應麟《筆叢》謂：昨葉何草，不見《爾雅》、《神農》等書，而第見陳藏器《本草》。陳、段俱唐人，恐未足以難成式也。又云：《清異録》折瓦松字爲一元木公，穿鑿尤甚。

《諫税關市疏》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毋擾是此篇大義，文則陸離璀璨，色澤斕古。

傳記

《舊唐書・崔融傳》 崔融，齊州全節人。初，應八科舉擢第，累補宮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春宮，制融爲侍讀，兼侍屬文，東朝表疏，多成其手。聖曆中，則天幸嵩嶽，見融所撰《啓母廟碑》，深加歎美，及封禪畢，乃命融撰朝覲碑文。自魏州司功參軍擢授著作佐郎，尋轉右史。聖曆二年，除著作郎，仍兼右史內供奉。四年，遷鳳閣舍人。久視元年，坐忤張昌宗意，左授婺州長史。頃之，昌宗怒解，又請召爲春官郎中，知制誥事。長安二年，再遷鳳閣舍人。三年，兼修國史。時有司表稅關市，融深以爲不可，上疏諫。【略】疏奏，則天納之，乃寢其事。四年，除司禮少卿，仍知制誥。時張易之兄弟頗招集文學之士，融與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等俱以文才降節事之。及易之伏誅，融左授袁州刺史。尋召拜國子司業，兼修國史。神龍二年，以預修《則天實録》成，封清河縣子，賜物五百段，璽書褒美。融爲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須《洛出寶圖頌》、《則天哀冊文》及諸大手筆，並手敕付融。撰哀冊文，用思精苦，遂發病卒，時年五十四。以侍讀之恩，追贈衛州刺史，謚曰文。有集六十卷。

【略】史臣曰：【略】崔融、盧藏用、徐彦伯等，文學之功，不讓蘇、李，止有守常之道，而無應變之機。規諫之深，崔比盧、徐，稍爲優矣。贊曰：房杜、姚宋，俱立大功。咸以二族，譚爲美風。蘇李文學，一代之雄。有慚輔弼，稱之豈同。凡人有言，未必有德。崔與盧、徐，皆攻翰墨。文雖堪尚，義無可則。備位守常，斯言罔忒。

紀事

《**唐詩紀事・崔融**》　融，字成安，齊州人。擢八科高第，與李嶠、蘇味道、王紹宗附易之兄弟。杜審言爲融所獎引，爲服緦麻。子禹錫、翹知名。孫巨，曾孫從。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崔融集》四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崔融集》六十卷。

又　崔融《寶圖贊》一卷，王起注。

又　《珠英學士集》五卷，崔融集武后時脩《三教珠英》學士李嶠、張說等詩。

《**崇文總目**》**卷五**　《崔融表集》四卷。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　《崔融集外詩》一卷（闕）。輝按：《新唐志》有《崔融集》六十卷、《舊唐志》四十卷、《宋志》十卷，《崇文目》有《崔融表集》四卷。

《**通志・藝文略**》　《崔融集》六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　《崔融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崔融集》十卷。

藝文

杜審言《贈崔融二十韻》　十年俱薄宦，萬里各他方。雲天斷書札，風土異炎涼。太息幽蘭紫，勞歌奇樹黃。日疑懷叔度，夜似憶眞長。北使從江表，東歸在洛陽。相逢慰疇昔，相對叙存亡。草深窮巷毀，竹盡故園荒。雅節君彌固，衰顔余自傷。人事盈虛改，交游寵辱妨。雀羅爭去翟，鶴氅更尋王。思極歡娛至，朋情詎可忘。琴樽橫宴席，巖沼卧詞場。連騎追佳賞，城中及路傍。三川宿雨霽，四月晚花芳。復此開懸榻，寧唯入後堂。興酣鴟鴞舞，言洽鳳凰翔。高選俄遷職，嚴程已飭裝。撫躬銜道義，攜手戀輝光。玉振先推美，金銘舊所防。勿嗟離別易，行役共時康。

雜録

《**朝野僉載**》**卷一**　國子司業、知制誥崔融病百餘日，腹中蟲蝕極痛，不可忍。有一物如守宮從下部出，須臾而卒。

又卷五　天后梁王武三思爲張易之作傳，云是王子晉後身。於緱氏山立廟，詞人才子佞者爲詩以詠之，舍人崔融爲最。周年，易之族，佞者並流於嶺南。

喬知之

論述

綜論

徐獻忠《唐詩品》 左司以風騷自命，藻思橫陳，寄情宛委，摛琢俊麗。如《定情篇》，在漢魏諸子，亦當推其閑雅。《綠珠》、《羸駿》之作，梁陳雖往，徑樹更新。然《綠珠》恨情如海，竟召鉛華之禍，詞雖合節，志實流蕩，風人令軌，曷有於此？至若「豫遊龍駕轉，大樂鳳簫聞」，太平景象，宛在目前；「空餘歌舞地，猶是爲君王」，感人之淚，聞者傾脫。可謂宮商並奏，風雅綜出，藝家門戶，鴻朗鬱紆者也。

《載酒園詩話又編・喬知之》 「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君自許，此時可喜得人情」，起甚急遽。「君家閨閣不曾難，常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叙甚切直。「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爲君盡」，語甚決絕。蓋胸中悲憤填膺，無暇爲溫柔之音矣。嘗思徐生之「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即崔郊「從此蕭郎是路人」，皆哀婉而不甚激烈。左司雖負柔情，實饒氣性，觀其生平所作，如「羞將憔悴日，提籠逢故夫」，「還君結縷帶，歸妾織成詩」，常有寧玉碎不瓦全之意。即《定情篇》，新婚之始也，相與遊園，遽感寒竹，而曰：「君念春光好，妾向春光啼。」中間叙述班姬、劉蘭芝、秋胡婦，下逮娼樓，凡男子之負心者，刺刺不休。能體貼婦人嬌妬至此，必自情深，不解作薄倖事矣。身不能負人，亦不能忍人負之。「綠珠」命篇，固以衛尉自擬，直邀之死，期以身殉也。

分論

《長信宮中樹》 《唐詩歸》卷一：譚元春云：醜態脫盡。《唐詩鏡》卷三：五、六語俊。《輟鍛錄》：詩人體物入微，眞能筆通造化。喬知之《長信宮樹》云：「餘花鳥弄盡，敗葉蟲書遍。」【略】偶一歌咏，一則秋氣蕭條，【略】即此可悟用字法。

《下山逢故夫》 《唐詩歸》卷一：「庭前厭芍藥，山上采蘼蕪」，鍾惺云：「厭」字有用得新妙者，宮女「厭鏡來窺池」，「庭前厭芍藥」是也。「空牀月厭人」，「久客厭江月」，又是一解。

《棄妾篇》 《唐詩歸》卷一：「不因媒結好，本以容相知」，譚元春云：眞率有趣。「還君結縷帶，歸妾織成詩」，鍾惺云：兒女使性語，妙！「此物雖輕賤，不用使人嗤」，鍾惺云：憤極！《歷代詩發》卷一三：怨憤語，直而不俚。（「不因」二句）眞率得妙。

《苦寒行》 《唐詩歸》卷一：「幽都無多陽」，鍾惺云：從古邊塞之苦在「無多陽」三字，窮堪不得。若云「無陽苦」，反不極矣。「亡者誠已矣，徒令存者傷」，鍾惺云：冤訟書。譚元春云：徘徊處，哀澹之極。《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幽都無多陽」即「幽州白日寒」所本也。通體亦爲用兵者戒。《歷代詩發》卷一三：慘淡淒抑，音節入古。

《定情篇》 《唐詩歸》卷一：譚元春云：比《焦仲卿妻》詩整定，而其中亦有淒苦過之者，以不在事而在境也。「歲寒心未卜」，鍾惺云：三字可畏。「妾感苦寒竹」，譚元春云：「感」字妙。「簪玉步河堤，妖韶援綠荑」，鍾惺云：作態。「君念春光好，妾向春光啼」，譚元春云：妙在「春光」二字。若春鳥春花，則於「向」字太痴，「啼」字亦不悲，詩趣在有無之間如此。鍾惺云：「春色」、「春光」、「色」字、「光」字意景不甚相遠，然以入詩，各有所宜。有極移不得時，要知之。「人間丈夫易，世路婦難爲」，譚元春云：是女流開口苦語。「長信佳麗人，失意非蛾眉」，譚元春云：是絕句妙想。「願未克從，黃金贈路人」，鍾惺云：將自己說作路人，妙，妙！許多疑妒意生兩字。「何用念芳春」，鍾惺云：怨。「贈君比芳菲，愛惠常不歇，贈君比潺湲，相思無斷絕」，鍾惺云：前段已怨極矣，此復說向情好上，潦倒淋漓，

無聊無賴，妙甚！妙甚！非深情人不能讀。「妾無光寂寂，妾至影依依」，譚元春云：此女人照鏡妙語。「妾無」二字，尤生得妖冶。「今日持爲贈，相識莫相違」，鍾惺云：妮妮繾綣，卻怨甚。《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周珽曰：得古今艷詩之髓，故語語生香。陳眉公有云：「靈巖山香，艷中高古，苧蘿餘粉，散爲玄墓，三十梅花，西子不死也。」足參此詩之妙。

《綠珠篇》 《唐詩歸》卷一：鍾惺云：初唐詩題用「篇」字者，如《帝京篇》、《明河篇》等作，其詩無不板樣，獨此詩妙絕，人不可以無情。又云：石季倫之與綠珠，不獨有情，自是俠性男子所爲，所以得墮樓之報。以此心施之君臣、朋友，決不作負心人。持此用衆，秦穆食馬，楚王絕纓，得人死力，皆是此一副心腸。「此日可憐君自許」，鍾惺云：「君自許」三字，愛惜之甚。「此時可喜得人情」，鍾惺云：「得人情」三字，盡婢媵之妙。「君家閨閣不曾難」，鍾惺云：看「不曾難」三字，眞閨閣中溫細語氣。「常將歌舞借人看」，譚元春云：似追悔見客語。鍾惺云：「歌舞借人看」，自是快事，然「招客亦須擇人」，武后此語，何可不熟讀！「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鍾惺云：寫惡人，恨之，亦笑之也。譚元春云：風流掃地，溫柔無鄉矣。「百年離別在高樓」，譚元春云：如此說墮樓尤覺傷情。「一代紅顏爲君盡」，譚元春云：「一代紅顏」，妙於自負。合七字讀之，不好色者亦短氣矣。《載酒園詩話又編・喬知之》：鍾惺曰：「『歌舞借人看』，自是快事。然『招客亦須擇人』，武后此語，何可不熟讀！」余意既借人看，承嗣之焰，豈可復拒，與安昌侯僅以卮酒賜彭宣事不同也。「情知點污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夢得復抱此恨，唐時乃有此惡俗。《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知之有婢窈娘，美麗善歌舞，爲武承嗣奪去，知之作《綠珠篇》以寄，窈娘縫詩衣帶中，投井死。承嗣見詩大恨，諷酷吏羅織死之。《圍爐詩話》卷二：喬知之《綠珠篇》，有作絕句三首者。觀其正意在末二句，是七古體，非必三絕句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君家閨閣不曾難」，措詞得體，自悔之詞，「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爲君盡」，一代，即一生也。鍾伯敬乃以爲自負之詞，猶蓋世也，亦可自豪。

《羸駿篇》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一五：周珽曰：前段十句，叙士初進，才情爲人憐取。次段十二句，比言見擢，盡力效用，不憚辛疲。三段十二句，比言見棄，自傷衰老，困苦無藉。末段十句，追言宿昔勤勞本心，甘於退黜，猶有戀主勵忠之意。格律遒勁，語氣古粹。論者病初唐七古拘攣纏束，氣意多不舒展，如左司此篇，灝悍雄紛，倒困而出，如決川放溜，猶恨口窄腕遲而不能盡其思也。

《侍宴應制得分字》 《唐詩箋注》卷一：首言天子出遊，時當早晴，龍駕所至，仙樂隨之。仙亭，駐蹕之地。輦路，經行之所。末收出侍宴應制。《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三：上六叙「侍宴」，末二句叙感恩。

《哭故人》 《唐詩歸》卷一：「荒庭愛客疏」，鍾惺云：「愛客」二字凄然，若凡客不能生情矣。「匣留彈罷劍，牀積讀殘書」，譚元春云：該哭。「玉沒終無像，蘭言強問虛」，鍾惺云：杜撰得妙。「平生不得意，泉路復何如」，鍾惺云：悲甚。《載酒園詩話又編・喬知之》：《哭故人》曰：「平生不得意，泉路復何如？」悲不必言，正妙于誕。高適「夜臺猶寂寞，疑是子雲居」，語較酸咽，固不及此圓傻。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中・喬知之》 喬知之，同州馮翊人也。父師望，尚高祖女廬陵公主，拜駙馬都尉，官至同州刺史。知之與弟侃、備，並以文詞知名。知之尤稱俊才，所作篇詠，時人多諷誦之。則天時，累除右補闕，遷左司郎中。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麗善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綠珠篇》以寄情，密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誅之。

紀事

《本事詩・情感》 唐武后時，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爲當時第一。知之寵愛，爲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既見即留，無復還理。知之憤痛成疾，因爲詩，寫以縑素，厚賂閽守以達。窈娘得詩悲惋，結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詩曰：

「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力橫相干。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時載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獄，八月死。

《唐詩紀事・喬知之》　知之，馮翊人。武后時爲補闕。《通鑑考異》云：唐曆及本紀，殺知之在天授元年。據陳子昂別傳云：武攸宜討契丹，子昂、知之爲參謀，尚在萬歲通天元年。子昂有《西還至散關答知之》詩云：「昔君事胡馬，余得奉戎旃。攜手同沙塞，關河緬幽燕。歎此南歸日，猶聞北戍邊。」是時未罷也。疑知之死在神功年後。或天授初，承嗣銜之，至是乃殺之耳。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喬知之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　《喬知之集》二十卷。

《直齋書録解題・詩集類上・喬知之集一卷》　唐右司郎喬知之撰。天授中爲酷吏所陷死，集中有《綠珠怨》，蓋其所由以致禍也。

《文獻通考・經籍考六九》　《喬知之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喬知之集》二十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喬知之詩》一卷。右司郎中喬知之著，缺里。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喬知之詩》一卷。

藝文

沈佺期《古意呈補闕喬知之》　盧家小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謂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黄。

陳子昂《觀荆玉篇并序》　丙戌歲，余從左補闕喬公北征，夏四月，軍幕次于張掖河。河州草木，無他異者，惟有仙人杖，往往叢生，幽朔地寒，與中國稍異。予家世好服食，昔常餌之，及此役也，而息意茲味，戍人有薦嘉蔬者，此物存焉。余倏爾而笑曰：「始者與此君別，不圖至是而見之，豈非神明嘉惠，將欲扶吾壽也。」因爲喬公昌言其能，時東萊王仲烈亦同旅舍，聞而大喜，甘心食之，已旬有五日矣。適有行人，自謂能知藥者，謂喬公曰：「此白棘也，公何謬哉！」仲烈愕然而疑。亦曰：「吾怪其味甘，今果如此。」喬公信是言，乃譏予，作《采玉篇》，謂宋人不識玉而寶珉石也。予心知必是，猶以獨見之故，被奪于衆人，乃喟然而歎曰：「嗟乎！人之大明者目也，心之至信者口也，夫目照五色，口分五味，玄黄甘苦，亦可斷而不惑矣。而路傍一議，二子增疑，況君臣之際，朋友之間乎！自是而觀，則萬物之情可見也。」感《采玉詠》，而作《觀玉篇》以答之，并示仲烈，譏其失眞也。鴟夷雙白玉，此玉有緇磷。懸之千金價，舉世莫知眞。丹青非異色，輕重有殊倫。勿信玉工言，徒悲荆國人。

又《西還至散關答喬補闕知之》　葳蕤蒼梧鳳，嘹唳白露蟬。羽翰本非匹，結交何獨全。昔君事胡馬，余得奉戎旃。攜手向沙塞，關河緬幽燕。芳歲幾陽止，白日屢徂遷。功業雲臺薄，平生玉佩捐。歎此南歸日，猶聞北戍邊。代水不可涉，巴江亦潺湲。攬衣度函谷，銜涕望秦川。蜀門自茲始，雲山方浩然。

又《度峽口山贈喬補闕知之王二無競》　峽口大漠南，橫絕界中國。叢石何紛糾，赤山復翕赩。遠望多衆容，逼之無異色。崔嵬乍孤斷，逶迤屢回直。信關胡馬衝，亦距漢邊塞。豈依河山險，將順休明德。物壯誠有衰，勢雄良易極。邐迤忽而盡，泱漭平不息。之子黄金軀，如何此荒域。雲臺盛多士，待君丹墀側。

又《題居延古城贈喬十二知之》　聞君東山意，宿昔紫芝榮。滄洲今何在，華髮旅邊城。還漢功既薄，逐胡策未行。徒嗟白日暮，坐對黄雲生。桂枝芳欲晚，蕙苡謗誰明。無爲空自老，含歎負生平。

楊維楨《喬家妾》　石家有綠珠，喬家有碧玉。顔色上春花，節操冬貞木。金谷樓，鸚鵡井，一雙白璧沈倒影。

《**朝野僉載**》**卷二**　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姝艷能歌舞，有文華，知之時幸，爲之不婚。僞魏王武承嗣暫借教姬人粧梳，納之，更不放還知之。知之乃作《綠珠怨》以寄之，其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觀，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顏爲君盡。」碧玉讀詩，飲淚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撩出屍，於裙帶上得詩，大怒，乃諷羅織人告之。遂斬知之於南市，破家籍沒。

《**隋唐嘉話**》**卷下**　補闕喬知之有寵婢，爲武承嗣所奪。知之爲《綠珠篇》以寄之，末句云：「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寵者結於衣帶上，投井而死。承嗣驚惋，不知其故。即見詩，大恨。知之竟坐此見構陷亡。

韋嗣立

論述

《**偶遊龍門北谿忽懷驪山別業因以言志示弟淑奉呈諸大僚**》　《唐詩鏡》卷二：「嶺雲隨馬足，山鳥向人前」，語極自然之致。較李太白「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似覺高雅一籌。

傳記

碑志

張説《中書令逍遥公墓誌銘》　唐故中書令逍遥公韋氏，諱嗣立，字延構，京兆杜陵人也。受渾元之正性，挺生人之秀傑，門爲孝悌之府，世處台衡之地。蓋士林之高標，宗臣之首出者也。生於秦之清水，長於鄭之成皐。聰明先覺，博古兼覽。究蓬山之百氏，綜闕里之六藝。文而不華，實而不滯。原夫志在於《易》，行在於《禮》。守棗簞之沖虛，播朱絃之愷悌。事有則而言有度，神無方而用無體。其與人也，溫良善誘，仁恕多容。俾夫頑蔽開析，愎鷙擾從。君子進道，小人革慮。聞者願來，見者忘去。若膏澤之浸，陽和之感，萬物不知其化矣。及夫覆簣登朝，濫觴宰邑，聖朝知其周慎忠肅，簡易循良，是以綢繆兩禁，重疊千里。迄踐宰衡，終厥有成。凡化二邑，理七郡，三入中書，再統兵部，選兵吏各兩冬，典樞密共五載。光弼四主，歷政三十有餘。其間累有謗及，官因左退。日月蝕而更明，隨和幽而不昧。爾其爲邦設教，遵德閑邪，身勤心苦，誠感物化。禮讓興於私室，刑罰廢於公家。衡鏡高懸，文武矯首。才無我失，善若己有。風流名教，作法垂後。訏謨皇極，功格天地。茫茫蠢蠢，既生既遂。四夷來王，五靈皆至。然而外榮中素，迹邇心遐，杳然朱戶之若喪，邈矣赤松之可接，西宴驪山之谷，東息龍池之野，擇逍遙而建號，裂土宇而開社，即明主封立帝之謀，表高臣之志也。公考侍中，爲國元輔。公兄承慶，當代齊名。咸以令德，繼和金鼎。扶陽二相，陳氏三君，復追美矣。侍中前夫人崔氏，生黃門而即世。後夫人王氏，生公而偏愛。公克諧以孝，因心則友。啓均養之德，成無閒之言。天下之人，比之祥覽，惟公德行、言語、文學、政事，四者實總而兼之。事親養志而能爭，居喪過哀而顧禮，此又善中之善者也。善人，天之經也，國之寶也。道將興廢，木鐸之用有時。命或推移，蒼生之望恆在。春秋六十，遘疾陳郡，還醫洛師，開元七年九月二日薨於歸德里。有詔贈兵部尚書，謚曰孝，禮也。明

年某月葬於某地。有子孚、恆、濟、夬，儻然在疚，靡所寘哀。以某忝縉雲之舊寮，沐清風之餘論，入難名之閫域，窺妙德之形容，見託銘誌，庶傳精爽。至於歷官次序，平居事業，當見郡府遺愛之碑，國史名臣之傳，故不存焉。銘曰：峨峨仁公，抱孝含忠。文獻則足，高明有融。翻飛王佐，穆我清風。道濟明時，心樂幽地。薜衣華簪，坦然一致。逍遙啓封，帶礪傳祀。生涯共盡，振古其常。人秉三德，天歸百祥。滅孫有後，公業不亡。

傳狀

《**舊唐書・韋嗣立傳**》嗣立，承慶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嚴，每有杖罰，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聽，輒私自杖，母察知之，漸加恩貸，議者比晉人王祥、王覽。少舉進士，累補雙流令，政有殊績，爲蜀中之最。三遷萊蕪令。會承慶自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則天召嗣立謂曰：「卿父往日嘗謂朕曰：『臣有兩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效職，如卿父言。今授卿鳳閣舍人，令卿兄弟自相替代。」即日遷鳳閣舍人。時學校頹廢，刑法濫酷，嗣立上疏諫。【略】尋遷秋官侍郎，三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安中，則天嘗與宰臣議及州縣官吏。納言李嶠、夏官尚書唐休璟等奏曰：「臣等謬膺大任，不能使兵革止息，倉府殷盈，戶口尚有逋逃，官人未免貪濁，使陛下臨朝軫歎，屢以爲言，夙夜慚惶，不知啓處。伏思當今要務，莫過富國安人，富國安人之方，在擇刺史。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今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務在憂國濟人，庶當有所補益。」則天曰：「卿等處鸞臺鳳閣，誰爲此行？」嗣立率先對曰：「臣以庸愚，謬膺奬擢，內掌機密，非臣所堪。承乏外臺，庶當盡節，倘垂採錄，臣願此行。」於是嗣立帶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無幾，嗣立兄承慶入知政事，嗣立轉成均祭酒，兼檢校魏州刺史。又徙洺州刺史。尋坐承慶左授饒州長史。歲餘，徵爲太僕少卿，兼掌吏部選事。神龍二年，爲相州刺史。及承慶卒，代爲黃門侍郎，轉太府卿，加修文館學士。景龍三年，轉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中宗崇飾寺觀，又濫食封邑者衆，國用虛竭。嗣立上疏諫。【略】疏奏不納。嗣立與韋庶人宗屬疏遠，中宗特令編入屬籍，由是顧賞尤重。嘗於驪山構營別業，中宗親往幸焉，自製詩序，令從官賦詩，賜絹二千匹。因封嗣立爲逍遙公，名其所居爲清虛原幽棲谷。韋氏敗，幾爲亂兵所害，寧王憲以嗣立是從母之夫，救護免之。睿宗踐祚，拜中書令，旬日，出爲許州刺史。以定冊尊立睿宗之功，賜實封一百戶。開元初，入爲國子祭酒。先是，中宗遺制睿宗輔政，宗楚客、韋溫等改削藁草，嗣立時在政事府，不能正之。至是爲憲司所劾，左遷岳州別駕。久之，遷陳州刺史。時河南道巡察使、工部尚書劉知柔奏嗣立清白可陟之狀，詔命未下，開元七年卒，贈兵部尚書，謚曰孝。中書門下又奏：「嗣立衣冠之內，夙表才名，兄弟之間，特稱和睦。承恩歷事，位列宰臣。中年以不能正身，頗近兇戾，爲憲司糾劾，因茲出貶。若循其始，終是吉人，宜棄其瑕，以從衆望。請贈物一百段。」從之。嗣立、承慶俱以學行齊名。長壽中，嗣立代承慶爲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慶代嗣立爲天官侍郎，頃之又代嗣立知政事，及承慶卒，嗣立又代爲黃門侍郎，前後四職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已來，莫與爲比。

紀事

《**唐詩紀事・韋嗣立**》嗣立在省閣，與岳州張使君說、潭州王都督態聯事。後承朝譴，各東西，相別詩云：「茂先王佐才，作牧楚江限。登樓正欲賦，復遇仲宣來。黃鵠飛將遠，雕龍文爲開。寧知昔聯事，聽曲有餘哀。」（其一）「昔時陪二賢，纓冕會神仙，一去馳江海，相逢共播遷。無因千里駕，忽睹《四愁》篇。覽諷歡何已，歡終徒愴然。」（其二）

又　嗣立中宗時爲大學士，制云：「詞林佇秀，學海資英，苟非鴻儒，孰副推擇。守太府卿韋嗣立，金鑑襲慶，玉鼎生才，浴德澡身，居忠履孝。保淳懿之道，綜虛明之識。前言往行，獨運襟靈；健筆通文，孤標望實。早升臺閣，常典樞機，誠亮險夷，政敷匡益。自出入中外，周旋宦遊，夕郎歸其峻寵，冬卿美其成務。宜曹內殿，朝野旁求，宜參右署之榮，俾接金閨之彥。可修文館大學士。」兄承慶，長壽中，與嗣立相代爲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慶代嗣立爲鳳閣侍郎，頃之，又代爲黃門侍郎，四職相代，時謂大郎龍相，

二郎拜相。中宗授嗣立黃門侍郎，制曰：「芝蘭並秀，見謝六、石之階庭；騏驥並驅，有劉、山之昆季。」又曰：「近者命於鸞渚，已曜鴈行，纔出芝扃，奄歸蒿里。永言荊樹，坐折連枝；眷彼常山，空餘一鳥。俾遷榮於皂蓋，宜襲寵於黃樞。」

又 嗣立莊在驪山鸚鵡谷，中宗幸之。嗣立獻食百舉，及木器藤盤等物。上封爲逍遙公，谷爲逍遙谷，原爲逍遙原。中宗留詩，從臣屬和，嗣立並鐫于石，請張說爲之序，薛稷書之。李乂詩略云：「樞掖調梅暇，林園種槿初。入朝榮劍履，退食樂琴書。地隱東巖石，天迴北斗車。旌門臨窈窕，輦路屬扶疏。」沈佺期詩略云：「水堂開禹膳，山閣獻堯鐘。皇鑒清居遠，天文睿奠濃。」武平一云：「三光迴斗極，萬騎肅鈞陳。地若遊汾水，畋疑繼渭濱。」趙彥昭云：「廊廟心存巖壑中，鑾輿矚在灞城東。逍遙自有蒙莊子，漢主徒言河上公。」張說序亦云：「嵐氣入野，榛煙出谷。魚潭竹岸，松齋藥畹。虹泉電射，雲木虛吟。恍惚疑夢，間關忘術。茲所謂丘壑夔、龍，衣冠巢、許也。」

又 開元中，嗣立自湯井還都，經其龍門北溪別業，忽懷驪山之勝，嘗有詩云：「幽谷杜陵邊，風煙別幾年。偶來伊水曲，溪嶂覺依然。傍浦憐芳木，尋崖愛涤泉。嶺雲隨馬足，山鳥向人前。地合心俱靜，言因理自玄。短才叨重寄，尸祿媿妨賢。每揖掛冠侶，思從初服旋。稻粱仍欲報，歲月坐空捐。助岳無纖芥，輸溟謝末涓。還晤北轅失，方茲南澗田。」時張說、崔泰之、崔日知在東都，皆和焉。先一日太平公主、上官昭容題詩數篇，故張說詩云：「舞鳳迎公主，雕龍賦婕妤。」

藝文

崔泰之《酬韋嗣立龍門北溪作》 闕塞臨伊水，驪山枕灞川。俱臨隱路側，同在帝城邊。謝公兼出處，攜妓玩林泉。鳴騶噴梅雪，飛蓋曳松煙。聞琴幽谷裏，看弈古巖前。落月低幃帳，歸雲繞管絃。叨榮慙北闕，微尚愛東田。寂寞灰心盡，蕭條塵事捐。朝思登絕塹，夜夢弄潺湲。宿懷南澗意，況睹北巖邊。

崔日知《和韋嗣立龍門北溪作》 夙齡秉微尚，中年忽有鄰。以茲山水僻，遂得學通人。迨我南京道，聞君北業新。巖前窺石鏡，河畔踏芳茵。既憐伊浦綠，復憶灞池春。連詞謝家子，同歡冀野賓。趣閑魚共樂，情洽鳥來馴。誰念昔遊者，祇命獨留秦。蕭條潁陽懇，冲漠漢陰眞。無由陪勝躅，空此玩書筠。

魏奉古《和韋嗣立龍門北溪作》 有美朝爲貴，幽尋地自偏。踐臨伊水汭，想望灞池邊。是遇皆新賞，茲遊若舊年。藤蘿隱路接，楊柳御溝聯。道愜神情王，機忘俗理捐。遂初誠已重，兼濟實爲賢。跡是東山戀，心唯北闕前。顧慙經拾紫，多謝賦思玄。未躡中林步，空乘麗藻傳。《陽春》和已寡，扣寂竟徒然。龍門北溪，韋嗣立山居在焉，諸公賦詩，奉古時預酬唱之末。張說序崔、韋贈答詩云：二公述志論文，首貽雅唱。其餘尋聲響答，望形影赴，故亦峻碧池之漣漪，增瑤林之沃若。蓋奉古之徒是也。

張說《奉和聖製幸韋嗣立山莊應制》 西京上相出扶陽，東郊別業好池塘。自非仁智符天賞，安能日月共回光。

劉憲《奉和聖製幸韋嗣立山莊》 非吏非隱晉尚書，一丘一壑降乘輿。天藻緣情兩曜合，山巵獻壽萬年餘。

又《奉和幸韋嗣立山莊侍宴應制》 東山有謝安，枉道降鳴鑾。緹騎分初日，霓旌度曉寒。雲蹕巖間下，虹橋澗底盤。幽棲俄以屆，聖矚宛餘歡。崖懸飛溜直，岸轉綠潭寬。桂華堯酒泛，松響舜琴彈。明主恩斯極，賢臣節更殫。不才叨侍從，詠德以濡翰。

崔泰之《同光祿弟冬日述懷序》 韋祭酒、張左丞二公，並廊廟偉才，朝廷舊相。咸光首和，殊爲佳作，輒繼陽春，深增媿悚。詩云：吾族白眉良，才華動洛陽。觀光初入仕，應宿始爲郎。飛螢玩書籍，白鳳吐文章。海卿逾往雅，河尹冠前張。擇才綏鄴郢，殊化被江湘。高樓臨廣陌，甲第敞通莊。別館邙山下，疏亭洛水傍。昌年賞豐陌，暇日悅林塘。衣冠皆秀茂，羅綺盡名倡。隔岸聞歌度，臨池見舞行。門庭寒變色，榮戚自生光。窮陰方霰霙，殺氣正蒼茫。感時興盛作，晚歲共多傷。積德韋丞相，通神張子房。吟草編簪紱，逸韻合宮商。功名守留省，濫跡在文昌。家園遙可見，臺寺近相望。無庸乘侍謁，有暇共翱翔。棣華依鴈序，竹葉拂鸞觴。水坐憐秋月，山行弄晚芳。恩榮慙服冕，友愛篤垂堂。無由報天德，相顧詠時康。（韋祭酒，嗣立。張左丞，說。光祿，日知也。）

崔日知《冬日述懷奉呈韋祭酒張左丞蘭臺名賢》　弱齡好經籍，披卷即怡然。覃精四十載，馳騁數千言。孔壁探遺篆，周韋考絕編。袁公論劍術，孫子叙兵篇。魯史君臣道，姬書日月懸。從師改炎燠，負笈遍山川，上異西河夏，中非北海玄。光榮拾青紫，名價接通賢。既重萬鍾樂，寧思二頃田？長戟同分虎，高冠亞附蟬。晚懷重虛曠，養志息雕鐫。登高慙思拙，匠物謝情妍。不慕張平子，寧希王仲宣？誰謂登龍日，翻成刻鵠年。循循勞善誘，軋軋思微牽。琢磨才既竭，鑽仰德彌堅。朽木誠爲諭，捫心徒自憐。終期吞鳥夢，振翼上雲煙。賦成先擲地，詞高直淡天。更執摳衣禮，仍開函丈筵。露披槐市藹，水靜璧池圓。願逐從風葉，飛舞翰林前。

雜録

《隋唐嘉話》卷下　兵部尚書韋嗣立，景龍中中宗與韋后幸其莊，封嗣立爲逍遙公，又改其居鳳凰原爲清虛原，鸚鵡谷爲幽棲谷。吏部南院舊無選人，坐韋嗣立尚書之爲吏部，始奏請有司供牀褥，自後因爲故事。

《唐語林》卷五《補遺》　中宗時，兵部尚書韋嗣立新入三品，侍郎趙彦昭假金紫，吏部侍郎崔湜復舊官。上命燒尾，令于興慶池設食。至時，敕衛尉陳設，尚書省諸司各具綵舟遊勝。飛樓結艦，光奪霞日，上與侍臣親臨焉。既而吏部船爲仗所隔，兵部船先至，嗣立奉觴獻壽。上問：「吏部船何在？」崔湜步自北岸呼之，遇戶部雙舸，上結重樓，兼聲樂一部，即呼至岸，以紙書作「吏部」字貼牌上，引至御前。上大悦，以爲兵部不逮也。俄有風吹所貼之紙，爲嗣立所見，遽奏云：「非吏部船。」上令取牌，探紙見「戶」字，大笑。嗣立請科湜罪，上不許，但罰酒而已。

劉幽求

《書懷》　《唐詩境》卷七：言之可悼，人臣事君，何至欲歸無路。

《舊唐書・劉幽求傳》　劉幽求，冀州武強人也。聖曆年，應制舉，拜閬中尉，刺史不禮焉，乃棄官而歸。久之，授朝邑尉。初，桓彦範、敬暉等雖誅張易之兄弟，竟不殺武三思。幽求謂桓、敬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恐噬臍無及。」桓、敬等不從其言，後果爲三思誣構，死於嶺外。及韋庶人將行篡逆，幽求與玄宗潛謀誅之，乃與苑總監鍾紹京、長上果毅麻嗣宗及太平公主之子薛崇暕等夜從入禁中討平之。是夜所下制敕百餘道，皆出於幽求。以功擢拜中書舍人，令參知機務，賜爵中山縣男，食實封二百戶。翌日，又授其二子五品官，祖、父俱追贈刺史。睿宗即位，加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右丞，仍舊知政事，進封徐國公，加實封通前五百戶，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宅一區，地十頃，馬四匹，加以金銀雜器。景雲二年，遷戶部尚書，罷知政事。月餘，轉吏部尚書，擢拜侍中，降璽書曰：「頃者，王室不造，中宗厭代，外戚專政，姦臣擅國，將傾社稷，幾遷龜鼎，朕躬與王公，皆將及於禍難。卿見危思奮，在變能通，翊贊儲君，協和義士，殄殲元惡，放殛凶徒。我國家之復存，繫茲是賴，厥庸甚茂，朕用嘉焉。故委卿以衡軸，酢卿以茅土，然征賦未廣，寵錫猶輕。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戶；東京定賞，復增大邑。故加賜卿實封二百戶，兼舊七百戶。使夫高岸爲谷，長河如帶，子子孫孫，傳國無絕。又以卿忘軀徇難，宜有恩榮，故特免卿十死罪，並書諸金鐵，俾傳于後。卿其保茲功業，永作國楨，可不美歟！」先天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幽求初自謂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竇懷貞爲左僕射，崔湜爲中書令，幽求心甚不平，形於言色。湜又託附太平公主，將謀逆亂。幽求乃與右羽林將軍張暐請以羽林兵誅之，乃令暐密奏玄宗曰：「宰相中有崔湜、岑羲，俱是太平公主進用，見作方計，其事不輕。殿下若不早謀，必成大患。一朝事出意外，太上皇何以得安？古人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唯請急殺此賊。」劉幽求已共臣作定謀計訖，願以身正此事，赴死如歸。臣既職典禁兵，若奉殿下命，當即除翦。」上深以爲然。暐又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玄宗大懼，遽列上其狀，睿宗下幽求等詔獄，令法官推鞫之。法官奏幽求等以疏間親，罪當死。玄宗屢救獲免，乃流幽求于封州，暐于峰州。歲餘，太平公主等伏誅，其日下詔曰：「劉幽求風雲玄感，川嶽粹靈，學綜九流，文窮三變。義以臨事，精能貫日，忠以成謀，用若投水。茂勳立艱難之際，嘉話盈啓沃之

初，存讜直以不顧，爲姦邪之所忌。聲萌頗露，譖端潛發，元宰見逐，讒人孔多。既殄群兇，方宣大化，期問政於經始，載登賢於夢卜。可依舊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知軍國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仍依舊還封七百戶，并賜錦衣一襲。」開元初，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乃授幽求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未幾，除太子少保，罷知政事。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鬱怏於散職，兼有怨言，貶授睦州刺史，削其實封六百戶。歲餘，稍遷杭州刺史。三年，轉桂陽郡刺史，在道憤恚而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謚曰文獻，配享睿宗廟庭。建中三年，重贈司徒。【略】史臣曰：劉徐公負不羈之材，逢抵巇之運，遂能奮命決策，扶力中興，朝爲徒步之人，夕據公侯之位，苟非輕死重利，不恥不義之富，安及此哉！

《**大唐新語・舉賢**》　張沛爲同州刺史，任正名爲錄事參軍，劉幽求爲朝邑尉。沛奴下諸寮，獨呼二人爲劉大、任大，若平常交。玄宗誅韋庶人，沛兄涉爲殿中監，伏法，并及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在假內，聞之，遽出止沛曰：「朝廷初有大艱，同州京之左輔，奈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覆奏而理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幽求方立元勳，居中用事，遂免沛於難。

《**唐語林・夙慧**》　「小子謀餐而已，此人豈享富貴者乎？」幽求聞之，拂衣而出。盧令遽下階捉幽求衣，伸謝之，幽求竟去。盧回，謂諸郎官曰：「輕笑劉生，禍從此始。」盧令竟爲宗、紀所排，左遷金州司馬。六月，中宗晏駕。十五日酺酒間，裴潛卧於私第，幽求忽來詣潛，直入卧內，戴揲耳帽子，著白襴衫，底著短緋白衫，執潛手曰：「裴三！死生一決。」言訖而去。潛大驚，不測其故，謂其妻曰：「僕竟坐與非笑此子，恐禍在須臾。」明日（〔原注〕時去清明九十九日。）中宗小祥，百官率慰少帝。是日，月華門至辰巳後方開，傳聲曰：「斬決使劉相公出。」衣黃金甲，佩橐鞬，統萬騎，兵士白刃耀日，自宗、紀及前時邪黨輕笑者，咸受戮於朝。又喚兵部員外郎裴潛，潛股慄而前。幽求曰：「相識否？」潛答曰：「不識。」劉曰：「幽求與公俱以本官一例赴中書上任。」其夜凡制誥百餘首，皆幽求作也。自爲拜相白麻云：「前朝邑尉劉幽求忠貞貫日，義勇橫秋，首建雄謀，果成大業，可中書舍人，參知機務。賜甲第一區，金銀器皿十牀，細婢十人，馬百匹，錦綵千段，仍給鐵券，特恕十死。」翌日，命金州司馬盧齊卿京兆少尹知府事。載

柳沖常侍所著《姓系劉氏卷》中。

宗楚客

論述

《**奉和人日清暉閣宴羣臣遇雪應制**》　《唐詩評選》卷三：澹寫生姿，中晚人如此命筆，則枯硬無狀矣。《小清華園詩談》卷下：詩之天然成韻者，【略】宗楚客之「太液天爲水，蓬萊雪作山」。《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七：（末二句）不脫雪。

《**奉和幸安樂公主山莊應制**》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八句皆對，能以蹙實勝人。《唐詩觀瀾集》卷一二：「日映」、「風搖」中含「幸」字。中二聯看其運化之妙。《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〇：（五、六句）莊麗。《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一：一，扈蹕從遊，望見山莊，其弘麗有如此者。二，車駕已到，禁兵初列，其嚴整有如此者。中二聯，則專寫既入山莊後之景也。或遠或近，或俯或仰，異境重重，應接不暇。眞所謂別有天地非人間也，又何必十洲三島之定勝於此耶！《昭昧詹言》卷一五：與李巨山章法悉同，而五、六句法雄健過之。收亦對句，稍闊，不及李切。

傳記

《**舊唐書・宗楚客傳**》　宗楚客者，蒲州河東人，則天從父姊之子也。兄秦客，垂拱中潛勸則天革命稱帝，由是累遷內史。後與楚客及弟晉卿并以姦贓事發，配流嶺外。秦客死，楚客等尋復追還。楚客累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初，爲太僕卿。武三思用事，引楚客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晉卿累遷將作大匠。節愍太子既殺武三思，兵敗，逃於鄠縣，楚

客遣使追斬之，仍令以其首祭三思及崇訓喪柩。韋庶人及安樂公主尤加親信，未幾，遷中書令。楚客雖跡附韋氏，而嘗別有異圖，與侍中紀處訥共爲朋黨，故時人呼爲宗、紀。景龍中，西突厥娑葛與阿史那忠節不和，屢相侵擾，西陲不安。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內地，楚客與晉卿、處訥等各納忠節重賂，奏請發兵以討娑葛，不納元振所奏。娑葛知而大怒，舉兵入寇，甚爲邊患。於是監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略】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對仗劾彈者，即俯僂趨出，立于朝堂待罪。楚客更咤鰓作色而進，自言以執性忠鯁，被琬誣奏。中宗竟不能窮覈其事，遽令琬與楚客等結爲義兄弟以和解之。韋氏敗，楚客與晉卿等皆伏誅。

紀事

《**唐詩紀事・宗楚客**》　楚客，字叔敖，河東人。節愍太子之敗也，楚客請誅其首祭三思。俄爲相，與紀處訥締交，世號宗、紀。御史崔琬劾之，帝詔琬與宗、紀兄弟兩解之，世謂帝爲和事天子。韋氏敗，被誅。

雜録

《**朝野僉載**》**卷二**　袁守一性行淺促，時人號爲「料門覓翁鷄」。任萬年尉，雍州長史竇懷貞每欲鞭之。乃於中書令宗楚客門餉生菜，除監察，懷貞未知也。貞高揖曰：「駕欲出，公作如此檢校。」守一即彈之。月餘，貞除左臺御史大夫，守一請假不敢出，乞解。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已。楚客知之，爲除右臺侍御史，於朝堂抗衡於貞曰：「與公羅師。」羅師者，市郭兒語，無交涉也。無何，楚客以反誅，守一以其黨配流端州。

又卷三　宗楚客造一新宅成，皆是文柏爲梁，沉香和紅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蓬勃。磨文石爲階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則仰仆。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贓萬餘貫，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嘆曰：「看他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一年追入，爲鳳閣侍郎。景龍中，爲中書令。韋氏之敗，斬之。

又卷五　天后內史宗楚客性諂佞。時薛師有嫪毐之寵，遂爲作傳二卷，論薛師之聖從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釋迦重出，觀音再生。期年之間，位至內史。

《**大唐新語・極諫**》　宗楚客兄秦客潛勸則天革命，累遷內史，後以贓罪流於嶺南而死。楚客無他材能，附會武三思，神龍中爲中書舍人。時西突厥、阿史那忠節不合，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內地，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納忠節厚賂，請發兵以討西突厥，不納元振之奏。突厥大怒，舉兵入寇，甚爲邊患。監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略】。中宗不從，遽令與琬和解。俄而韋氏敗，楚客等咸誅。

崔琬《**劾宗楚客等疏**》　臣聞四牡項領，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罰無赦。謹按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宗楚客、侍中紀處訥等，立性險詖，志越溪壑。幸以遭逢聖主，累忝殊榮；承愷悌之恩，居弼諧之地。不能刻意砥礪，憂國如家，微效涓塵，以裨川嶽，遂乃專作威福，敢樹朋黨，有無君之心，闕大臣之節。潛通獫狁，納賄不貲；公引頑凶，受賂無限；醜問充斥，穢行昭彰。且境外之交，情狀難測。今娑葛反叛，邊鄙不寧，由此賊臣，取怨中國。論之者懼禍以結舌，語之者避罪以鉗口。但晉卿昔居榮職，素闕忠誠。屢抵嚴刑，皆由黷貨。今又叨忝，頻沐殊恩。厚祿重權，當朝莫比。曾無悛改，苟徇贓私。此而可容，孰不可恕！臣謬參直指，義在觸邪。請除巨蠹，用答天造。楚客、處納、晉卿等驕恣跋扈，人神同疾。不加天誅，詎清王度？并請收禁，差三司推鞫。

武后宮人

《**離別難**》　《名媛詩歸》卷九：此仍作古詩看，一作律詩便薄弱矣。此從格調上求之。「此別難重陳，花飛復戀人」，上只說「難重陳」，不說出所以難陳之故，此便說箇飛花有情，翻覺幽婉難盡。若必說出如何難陳，則相淺極矣。「來時梅覆雪，去日柳含春。物候催行客」，此亦可傷。「歸塗淑氣新。剡川今已遠，魂夢暗相親」，「暗」字說夢魂黯然。

《**名媛詩歸**》**卷九**　武后朝有士人陷冤獄，籍其家，妻配掖庭。善吹觱篥，乃撰曲以寄情，名《大郎神》，蓋取良人第行也。既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曰《悲切子》，終號《怨回鶻》。

盧崇道

《**新都南亭別郭大元振**》　《唐詩歸》卷四：「磐潭秀初月，素林驚夕棲」，鍾惺云：細甚！靜甚！潤甚！「常懷賞心愛，如玉復如珪」，鍾惺云：結可恨！

《**朝野僉載**》**卷一**　太常卿盧崇道坐女婿中書令崔湜反，羽林郎將張仙坐與薛介然口陳欲反之狀，俱流嶺南。經年，無日不悲號，兩目皆腫。不勝悽楚，遂並逃歸。崇道至都宅藏隱，爲男娶崔氏女未成，有內給使來取充貴人，崇道乃賂給使，別取一崔家女去入內。事敗，給使具承，掩崇道，幷男三人亦被糺捉，敕杖各決一百，俱至喪命。

李福業

《**嶺外守歲**》（一作李德裕詩）　《唐詩選勝直解・五言絕句》：斗柄指東，天下皆春，故曰「回」。寒喧只隔一夜，又加一年。安得不老乎？嶺外更增感耳。

《**新唐書・桓彥範傳**》　御史李福業者，嘗與彥範謀，及被殺，福業亦流番禺。後亡匿吉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捕得，元禮俱坐死。福業將刑，謝元禮曰：「子有親，吾甚愧恨。」元禮曰：「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見者傷之。

《**唐詩紀事・李福業**》　福業，調露二年登第，後爲御史。五王誅二張，亦與謀及，誅。

《**大唐新語・舉賢**》　李福業爲侍御史，與桓、敬等匡復皇室。及桓、敬敗，福業放於番禺，匿吉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搜獲之。與元禮俱死。福業將就刑，謝元禮曰：「子有老親，爲福業所累，愧其深矣。」元禮曰：「明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今貽親以非疾之憂，深所痛切。」見者傷之。

張元一

論述

《**詠靜樂縣主**》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哥」字最俗，不入詩文。惟唐時張元一主司郎中《詠靜樂縣公主》云：「馬帶桃花錦，裙拖綠草羅。定知幃帽底，儀容似大哥。」其時，武懿宗短醜，而其妹甚長，人呼妹爲「大哥」。公主與則天并行，則天命元一嘲之，故云爾也。此外，白香山詩有「何似沙哥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沙哥者，楊汝士小名。居易，則楊之妹婿也。元世祖稱其臣董文炳爲「董大哥」。亦奇。

傳記

《**舊唐書・郭霸傳**》　則天嘗問群臣：「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素滑稽，對曰：「百姓喜洛橋成，幸郭霸死，此即好事。」

《**新唐書・郭弘霸傳**》　是時大旱，弘霸死而雨。又洛陽橋久壞，至是成。都人喜。后問群臣：「外有佳事邪？」司勳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橋成，弘霸死。」

《**唐詩紀事・張元一**》　武后朝，左司郎中張元一，善滑稽。時西戎犯邊，武懿宗統兵禦之，至邠畏懦而遯。懿宗短陋，元一嘲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踹。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忽然逢着賊，騎豬向南竄。」則天末曉，曰：「懿宗無馬耶？」元一曰：「騎豬，夾豕也。」則天大笑。后嘗問

元一，「外有何事？」曰：「有三慶：旱而雨，洛橋成，郭洪霸死。」（洪霸，酷吏也。）

紀事

《**本事詩・嘲戲**》則天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禦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踾。去賊七百里，隈（隈）牆獨自戰。忽然逢着賊，騎豬向南竄。」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邪？何故騎豬？」元一解之曰：「騎豬者，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笑。懿宗怒曰：「元一夙搆，意欲辱臣。」則天命賦詩與之，懿宗請賦「蓁」字。元一立嘲曰：「裏頭極草草，掠鬢不蓁蓁。未見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歡，故懿宗不能侵傷。

雜録

《**朝野僉載**》**卷四**　周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因則天嘗問郎中張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着綠，逯仁傑着朱。閭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栖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胡御史，胡元禮也；御史胡，蕃人爲御史者。尋改他官。周革命，舉人貝州趙廓眇小，起家監察御史，時人謂之「臺穢」，李昭德詈之爲「中霜穀束」，元一目爲「梟坐鷹架」。時同州孔魯丘爲拾遺，有武夫氣，時人謂之「外軍主帥」，元一目爲「鶩入鳳池」。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詞魯鈍，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爲鳳閣侍郎。或問元一曰：「蘇、王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答曰：「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怯。」時人謂能體物也。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河內王武懿宗爲元帥，引兵至趙州，聞賊駱務整從北數千騎來，王乃棄兵甲，南走邢州，軍資器械遺於道路。聞賊已退，方更向前。軍迴至都，置酒高會，元一於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階騙。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甲仗縱拋卻，騎豬正南躥。」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豬？」對曰：「騎豬，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搆，不是卒辭。」上曰：「爾叶韻與之。」懿宗曰：「請以蓁韻。」元一應聲曰：「裏頭極草草，掠鬢不蓁蓁。未見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悅，王極有慚色。懿宗形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周靜樂縣主，河內王懿宗妹，短醜，武氏最長，時號「大歌（哥）」。縣主與則天并馬行，命元一詠，曰：「馬帶桃花錦，裙拖綠草羅。定知紗帽底，形容似大歌（哥）。」則天大笑，縣主極慚。納言婁師德長大而黑，一足蹇，元一目爲「行轍方相」，亦號爲「衛靈公」，言防靈柩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頊長大，好昂頭行，視高而望遠，目爲「望柳駱駝」。殿中侍御史元本竦體傴身，黑而且瘦，目爲「嶺南考典」。駕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體垢膩，目爲「光祿掌膳」。東方虬身長衫短，骨面麤眉，目爲「外軍校尉」。唐波若矮短，目爲「鬱屈蜀馬」。目李昭德「卒歲胡孫」。修文學士馬吉甫眇一目，爲「端箭師」。郎中長孺子視望陽，目爲「呷醋漢」。汜水令蘇徵舉止輕薄，目爲「失孔老鼠」。

又　周張元一腹麤而腳短，項縮而眼跌，吉頊目爲「逆流蝦蟆」。

《**大唐新語・諧謔**》則天朝，諸蕃客上封事，多獲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則天嘗問張元一曰：「近日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對曰：「朱前宜着綠，汆仁傑着朱。閭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揚吾。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胡御史，元禮也。御史胡，蕃人爲御史者。尋授別敕。

權龍褒

論述

《**詩筏**》　唐詩大振，婦人奴僕，無不知詩，遠及外域，亦喜吟咏。

【略】余於兵燹後，借得唐人殘編一帙，其中可笑詩甚多，半出於士大夫，則又何也？因憶唐景龍中，左武將軍權龍褒好爲可笑詩，中宗戲呼爲權學士，每詩出，人皆掩口譽之，輒答曰：「趁韻而已。」以今觀之，唐人之爲龍褒趁韻者何多也？豈當時聲教及於婦女外域，而士大夫或有未嫻耶？抑傳者訛而選者濫耶？雖然，鄒、魯文學之鄉，亦有駔儈；邯鄲美人之藪，豈無戚施？安在唐之詩家人人能詩也！

《皇太子夏日賜宴詩》　《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權龍褒《夏日》詩「嚴霜白皓皓，明月赤團團」，誠可笑也。然自是其語可笑，非以不切故。使秋夜得此一聯，將遂謂佳句乎！

紀事

《朝野僉載》卷四　唐左衛將軍權龍襄（褒）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爲滄州刺史，初到乃爲詩呈州官曰：「遙看滄州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群漢，聚坐打杯觥。」諸公謝曰：「公有逸才。」襄（褒）曰：「不敢，趁韻而已。」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彊。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蜋。」參軍不曉，請釋，襄（褒）曰：「鷂子簷前飛，直七百文。洗衫掛後園，乾白如雪。飽食房中側卧。家裏便轉，集得野澤蜣蜋。」談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爲讚曰：「龍襄（褒）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襄（褒）以張易之事，出爲容山府折衝。神龍中追入，乃上詩曰：「無事向容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敕進來，令作右金吾。」又爲《喜雨詩》曰：「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赤，地上絲氳氳。」爲瀛州刺史日，新過歲，京中數人附書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喚官人集，云有詔改年號爲「多感」元年，將書呈判司已下，衆人大笑。龍襄（褒）復側聽，怪赦書來遲。高陽、博野兩縣競地陳牒，龍襄（褒）乃判曰：「兩縣競地，非州不裁。既是兩縣，於理無妨。付司。權龍襄（褒）示。」典曰：「比來長官判事，皆不著姓。」龍襄（褒）曰：「餘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誰家浪驢也！」龍襄（褒）不知忌日，謂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忌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襄（褒）至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龍襄（褒）大怒，曰：「衝破我忌。」更陳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唐詩紀事・權龍褒》　景龍中，爲左武將軍，好賦詩而不知聲律，中宗與學士賦詩，輒自預焉。帝戲呼爲權學士。初以親累遠貶，洎歸，獻詩云：「龍褒有何罪？天恩放嶺南。勅知無罪過，追來與將軍。」上大笑。常吟《夏日》詩云：「嚴雪白皓皓，明月赤團團。」或曰：「豈是夏景！」答曰：「趁韻而已。」通天中刺滄州，初到呈同官曰：「遙看滄州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群漢，聚坐打杯角。」諸公謝曰：「公有逸才。」曰：「不敢。趁韻而已。」常作《秋日述懷》詩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僵。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蜋。」參軍不曉，問之，權曰：「鷂子簷前飛，直七百，洗衫掛後園白如雪，飽食房中，側卧家裏，便轉集得野澤蜣蜋。」聞者嗤之。始賦《夏日》「嚴霜」、「明月」之句，乃皇太子宴賦詩。太子援筆譏之曰：「龍褒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雪夏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

又　龍褒爲瀛州刺史，歲暮，京中人附書云：改年多感。乃將書呈判司以下云：有司改年爲多感元年。一日，謂府吏，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偶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大怒曰：「衝破我忌，更牒改到明日，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郭元振

論述

綜論

《春酒堂詩話》　郭代公以《寶劍篇》發跡，至今若有生氣，讀之一粗豪之調耳。然對英主，正是沈細不得，英雄事業中人，非可以風雅正則論也。

《**戴酒園詩話・翻案**》　又郭代公曰：「自嫁單于國，長銜漢掖悲。容顏日憔悴，有甚畫圖時。」樂天則曰：「漢使卻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似此翻案卻佳，蓋尤爲切情合事也。

《**戴酒園詩話又編・郭元振**》　《寶劍篇》英氣逼人，自是磊落丈夫本色。獨其樂府詩，又何淒豔動人也。誰謂兒女情長，則英雄氣短乎？

分論

《**古劍篇**》　《唐詩歸》卷四：「良工咨嗟嘆奇絕」，鍾惺云：自作自嘆，異甚！然眞賞人實有此境。「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鏤映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身」，鍾惺云：不是此數語，便落粗惡一道。譚元春云：將寶劍說得忠孝節義了。「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鍾惺云：善爲古劍講價。「雖復塵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鍾惺云：不惡，然再粗不得矣。愼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杜詩云：「高詠《寶劍篇》，神交付冥漠。」謂此詩也。《圍爐詩話》卷二：郭元振《古劍篇》、宋之問《明河篇》，正意皆在末四句。《網師園唐詩箋注》卷四：「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身」，身分俱到。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古凡例》：郭代公《寶劍篇》與薛少保《陝郊》五言詩，均爲子美服膺，見於本集。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身」，以不祥器說得吉祥，是生新出奇法。又：「何言中路遭棄捐」，英雄乃肯棄捐邪？此諱言死後漂淪耳。造語未圓。

《**塞上**》　《唐詩歸》卷四：「死生隨玉劍」，鍾惺云：苦志苦詞。譚元春云：馬曰「眞堪託生死」，劍曰「死生隨玉劍」，摹寫壯士本色，俱以「死生」二字連用爲妙。若單云生存，便索然矣。「已合數重圍」，鍾惺云：末語怨。《唐詩鏡》卷六：語語清壯。《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七：周珽曰：忠心報國，不避死生辛苦，人衰馬敝，常懷邊思連綿。非深諳大體、蘊蓄大略者，不能言此廓清功業，所以爲當時張燕公輩所推重也。又：周啓琦曰：「久戍」、「長征」二語，是代公警句也。宜能驅邪滅怪。《唐詩評選》卷三：除「死生隨玉劍」一語誕而不泱，其餘皆清安順適，俗論不謂然。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下：詩之天然成韻者，【略】郭代公之「久戍人將老，長征馬不肥」。

《**春江曲**》　《弢庵重訂李于鱗唐詩選》卷五：黃爾調曰：眼前境，口頭語，便已猜透。《唐詩歸》卷四：譚元春云：好《讀曲》、《子夜歌》！鍾惺云：祇此自好，不必求深。《唐詩鏡》卷六：有古意而無古韻。《批點唐音》卷一一：此篇是樂府體。《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周敬曰：大有古意。《唐風定》卷一九：大似孟東野。

《**寄劉校書**》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四一：周珽曰：三、四高論不磨。《唐詩評選》卷四：感人處不以劌刻。又：亦近劉長卿。《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一：此當是公尉通泉時所作也。以磊落不羈之才，而久困下僚，宜其滿腹牢騷矣。「何足論」，言俗吏之不得齒於士大夫也。其榮其辱，在旦晚之間，人人得而榮之辱之也。「才微」句是賓，「身賤」句是主，「易老」、「難酬」，言外已有扳援意。「御苑」、「黃山」，慕校書之迴翔京洛，侍宴從遊，異常閒適也，較之俗吏，實隔天淵。末乃思以掃門爲進身之階，賢者之所爲，固若是乎？毋亦譏丞相之不能開閣延賓，而隱以舍人之薦魏勃望之校書云爾。

《**王昭君三首**》　《唐詩歸》卷四：鍾惺云：三首各一意。譚元春云：都是說轉來。

又一　《唐詩歸》卷四：「容顏日憔悴，有甚畫圖時」，鍾惺云：亦自可思。

又二　「思從漠南獵，一見漢家塵」，鍾惺云：「一」字、「塵」字可憐。又云：「漠南獵」最不情願事，加「思從」二字，無聊之甚。《唐詩鏡》卷六：好意。

又三　《唐詩歸》卷四：「始知君念重，更肯惜蛾眉」，鍾惺云：厚道語，怨甚。

《**子夜四時歌・春歌**》**一**　《唐詩廣選》卷六：斷絕語，復悠然。蔣春甫曰：含情不露。《弢庵重訂李于鱗唐詩選》卷六：黃爾調曰：一片愁情，十分愁怨。六朝賦此題，語多淫褻，此得閨情之正。又：《唐詩訓解》卷六：忠臣急君，君豈盡諒。《唐詩歸》卷四：「陌頭楊柳枝，已被春風吹」，譚元春云：妙！「妾心正斷絕，君懷那得知」，鍾惺云：說來自不堪，不須深意。《唐詩解》卷二一：言子夜感春而思夫，心幾斷絕，然不能知彼之懷。《唐詩

箋注》卷七：「已」字妙，心動矣，而君或未知，含情無限。《唐詩直解》卷六：說來自不堪，正不須深。《增訂唐詩摘鈔》卷六：前二句含蓄得妙，因時序而懷人意自見，故後二句硬接有力。

又二　《唐詩箋注》卷七：此詩亦采蘭贈芍，着意在「同心」二字。《詩境淺說續編》：《子夜歌》，亦樂府之遺，幽情古豔，即物興懷，在五言詩中，別有神味。此歌以「同心花」三字爲主，兩情兼寫，第四句，重言以申之，表長毋相忘之意。歌凡二首，其次首云：「妾心正斷絕，君懷那得知？」乃怨歌之亞也。

又《秋歌》二　《唐詩箋注》卷七：辟惡延年，用以表綢繆之意，而惟此丹心只期相照，難於表白，故曰「此何有」。

傳記

張說《兵部尚書代國公贈少保郭公行狀》　公名震，字元振，本太原陽曲人也。大父任相州湯陰令，因居於魏。公少倜儻，廓落有大志。儀觀雄傑，身長七尺，美鬚髯。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彥昭同業。時有家僕至，寄錢四百千以爲學糧。忽有一人，縗服叩門云：「五世未葬，棺柩各在一方，今欲齊舉大事，苦乏資用，聞君家信至，頗能相濟否？」不問姓名，以車載去，一無所留，深爲趙、薛所誚。公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十八擢進士第，其年判入高等。時輩皆以校書、正字爲榮，公獨請外官。授梓州通泉尉。至縣，落拓不拘小節。嘗鑄錢，掠良人財，以濟四方。海內同聲合氣，有至千萬者。則天聞其名，驛徵引見，語至夜，甚奇之。問蜀川之跡，對而不隱。令錄舊文，乃上《古劍歌》。【略】則天覽而佳之。令寫數十本，遍賜學士李嶠、閻朝隱等。遂授右武衛胄曹、右控鶴內供奉，尋遷奉宸監丞。屬吐蕃請和親，令報命至境上。與贊普相見，宣國威命，責其翻覆，長揖不拜，瞋目視之。贊普曰：「漢使多矣，無如公之誠信。」遠近疆界，立談悉定。因遺金數十斤而還，公悉以進上。奏言：「揣彼上下之情，人倦其隸役久矣，咸願早和。大將論欽陵不爭四鎮，獨不欲耳。但國家每歲不絕其使，而欽陵常不稟命，自然彼蕃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廣舉兵徒，難矣。斯乃反間之微旨也，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矣。」則天甚然之。無何，吐蕃君臣果相疑貳，遂誅欽陵。弟贊婆及其兄子莽布支并來降。公聲名籍甚，授御史，加朝散大夫，遷主客郎中。吐蕃與突厥連和，大入西河，破數十城，圍逼涼州，節度出城戰沒。踩禾稼，斗米萬錢。則天方御洛城門酺宴，涼州使至，因輟樂，拜公爲涼州都督，兼隴右諸軍大使，調秦中五萬人，號二十萬，以赴河西。公至涼州，吐番素聞威名，相謂曰：「我贊普猶懼，吾輩何可敵乎！」相率而去。公收合餘衆，繕修城壁，施法令，屯田一年而復。公之功也。公以涼州西拒吐蕃，北有突厥，久示其弱，未揚天威，因徵隴右兵馬一百二十萬，號二百萬，集於湟州，營幕千里，舉烽號令。時宗楚客爲相，素與公不協，令人告變。則天惶懼，計無所出。狄仁傑、魏元忠、韋安石、李嶠、宋璟、姚崇、趙彥昭、韋嗣立、張說二十五人抗表請保，如公有異圖，并請身死籍沒。則天由是稍安。兵既大集，人又知教，分兵十道齊進。過青海，幾至贊普牙帳。贊普屈膝請和，獻馬三千匹，金三萬斤，牛羊不可勝數。公大張軍威，受其蕃禮而還。既伏西戎，震威北狄，突厥獻馬二千匹。所獲涼州人士，皆放歸。塞上從此方鎮肅清，蕃落畏慕，令行禁止，道不拾遺。凡所規模制作，率爲後法。河西、隴右十餘處，置生祠堂，立碑頌德，閭立均等爲其文。尋有詔許入朝，公素無第宅，寄居友人之舍。候鼓入朝，忽有人馬前送狀，開緘，前人已去，狀中惟有物數而無姓名，便於樹下獲驟馬二十餘匹，帛三千匹。公曰：「豈非太學請葬之士乎？」因以買宅居止。薛稷、趙彥昭聞之，皆嗟嘆良久。景龍年中，宗楚客、韋處訥等潛結朋黨，憎功害能，授公驍騎大將軍，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使、金山道大總管。時烏質勒久恃衆倨傲，不屈朝廷，縱兵遠掠，道路不通。公以衆寡不敵，難以力制，因率麾下數十騎，徑入部落。烏質勒大出兵衛出迎，望見公威容端毅，風鬣若神，不覺屈膝，因而下拜。公宣國威命，抗聲與語。自朝至暮，雪深尺餘，竟不移足。質勒頻拜伏。語畢歸帳，相去二十餘里。質勒久立雪中，倉卒疾發，是夜暴卒。其嗣子娑葛集諸將曰：「漢使殺我君父，今須復讎。」大舉兵衆，將追殺。公聞質勒死，遲明，素服來弔。道路相逢，兵圍數匝。娑葛見公忽來，未之敢逼，但言衛護漢使。公至其帳下，大哭流涕，因撫定其嗣。蕃人大喜。留數十日，助其葬事。娑葛獻馬三千匹，牛羊十餘萬，移居千里。西域無事，道路肅清。諸蕃聞之，遣使歸降者十餘國。時人語之曰：「郭元

振詭殺烏質勒。」知娑葛與闕啜有釁，奏請移於瓜州。制從之。會中書令宗楚客受金，遂寢其事。公具以狀聞。楚客恃勢，囑請召公，將陷之。公不從，又奏請斬楚客，清蕃落。時韋庶人竊弄國權，中宗竟不之省也。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葱嶺西北。河岸百步，人畜踏之者輒死。公威振西域，所向無不從者。因驗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于闐、康居、大食等十餘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糧。仍署其國王爲左右總管。率兵前進，北至葱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餘萬。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餘尺，垂陰數頃。大軍至日，有黃龍繞樹，以口吐毒氣而拒官軍，三軍悉睹焉。公手書操檄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讀之畢，黃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數日方倒，聚而焚焉。河源且絕，數十里內悉爲良田。在安西十餘年，四鎮寧靜。韋庶人知政，屢徵不至，因下僞詔，令侍御史呂守素、中丞馮家賓相繼巡邊，欲將害之。未及，皆爲娑葛等諸蕃劫殺之。睿宗即位，徵拜太僕卿。勅至之日，舉家進發。安西士庶，諸蕃酋長，號哭數百里。或勞面截耳，抗表請留。因給之而後即路。其至玉門關也，去涼州八百里，河西諸州百姓、蕃部落聞公之至，貧者攜壺漿，富者設供帳，聯綿七百里不絕。公旌節下玉門關，百姓望之，宛轉叫呼，聲動巖谷。自朝至暮，傳呼至涼州。涼州城中男女在衢路，并歌舞出城，咸言我父至矣。通夜城門不受禁制。都督司馬逸客聞之，謂公近矣，陳兵出迎。會候騎至，云始入玉門關。都督嗟嘆良久。且狀聞至京，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兵部尚書，封館陶縣男，依舊知政事。尋轉吏部尚書，知選舉。囑請不行，大收草澤。睿宗屢下詔褒美。後默啜大寇邊，拜刑部尚書，充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等城，以拒賊路。尋加金紫光祿大夫，再遷兵部尚書，知政事，仍舊元帥。會太平公主、竇懷貞潛結兇黨，謀廢皇帝。睿宗猶豫不決，諸相皆阿諛順旨，惟公廷爭不受詔。及舉兵誅竇懷貞等，宮城大亂，睿宗步出肅章門觀變，諸相皆竄外省，公獨登奉天門樓躬侍。睿宗聞東宮兵至，將欲投於樓下。公親扶聖躬，敦勸乃止。及上即位，宿中書十四日，獨知政事。因下詔曰：「大臣立事，夷險不易，良相昇朝，安危所繫。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館陶縣開國伯元振，偉才生代，宏量匡時，經綸文武，今之王佐，出入將相，古之人傑。夙侍宸扆，嘻咨廟堂，思致堯舜，以期管樂。朕往在儲闈，洎登寶位，每觀其仗義感激，願制凶邪，立誠慷慨，密陳宏益，爾其至矣。朕實嘉之。頃者梟獍興謀，干戈作釁，太上皇帝既命朕除討，元振又馳奉宸極，始則賚予爲弼，終則寧朕問安，可謂格於皇天，貫於白日。元惡既翦，庶物惟新，昌言是圖，朕豈忘舊，宜開井邑，永誓山河。可進封代國公，賜實封四百戶，物一千段，子五品官。」尋兼御史大夫、天下行軍大元帥。是歲，大徵兵衆，閱武驪山，兵一百萬，號三百萬，并奉公節度。是日三令之後，上將親鼓，公慮有大變，因略行禮。上大怒，引坐纛下。紫微令張說犯鱗而諫，上乃曰：「元振有保護之功，宜捨軍法。」流新州，未至，屬開元元年冊尊號，赦曰：「元振往立大功，保護於朕。頃因閱武，頗失軍容，責情放逐，將收後效，可饒州司馬。」未至，卒於道，時年五十八。有集二十二卷。文章有逸氣，爲世所重。公少負氣縱橫，遣意磊落。作尉巴蜀，不修名檢。及登朝受任，屢使遐方，霜明烈心，玉立貞節。言行忠正，居取儉約。飭體雜於皇王，致君期於堯舜。公務之暇，手不釋卷。雖子弟家人，未嘗見其喜怒。前後上事切諫得失十數道，俱焚其藁草，不以語人，故朝廷莫知也。睿宗嘗曰：「元振正直齊於宋璟，政理逾於姚崇，其英謀宏亮過之矣。」舊於宣陽里居二十餘年，不至諸院馬廐。每朝迴，對二親言笑，歸室，儼如也，不問家事。與狄仁傑、朱敬則、魏元忠、李嶠、韋安石、趙彦昭、韋嗣立、薛稷、張說等爲忘言之友。事父母以孝聞。父愛，授濟州刺史。後以爲相，奏請解職，授銀青光祿大夫、濟州刺史致仕。公歿後，二親猶在。自我唐受命，宰臣有二親者，惟公而已。

《新唐書・郭元振傳》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須髯，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彦昭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嘆駭。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爲，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略】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攜，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往迎。授主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遽至，因輟樂，拜元振爲涼州都督，即遣之。【略】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神龍

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彊，款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督爲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脩弔贈禮，哭甚哀，爲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間。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略使周以悌，以悌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獨行入朝，一羈旅胡人耳，何以自全？」乃教以重寶賂宰相，無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既得復讎，部落更存。闕啜然之，即勒兵擊于闐坎城，下之。因所獲，遣人間道齎黃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訥，使就其謀。元振知之，上疏。【略】疏奏不省。楚客等因建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奬爲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之使娑臘知楚客謀，馳報之。娑葛怒，即發兵出安西、撥換、焉耆、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闕啜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娑葛兵奄至，禽闕啜，殺嘉賓，又殺呂守素於僻城，牛師奬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且言：「無仇于唐，而楚客等受闕啜金，欲加兵擊滅我，故懼死而鬬。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間道奏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悌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謗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都督嗟歎以聞。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城，兵得保頓。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昔乃休。進封代國公，實封四百戶，賜一子官，物千段。俄又兼御史大夫，復爲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爲饒州司馬，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十年，贈太子少保。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慍。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諸院廳。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云。【略】贊曰：【略】元振功顯節完，一跌未復，世恨其蚤歿云。

紀事

《**唐詩紀事・郭元振**》「久戍人偏老，長征馬少肥。」元振警句也。元振嘗山居，夜有人面如盤出燈下，元振以此詩題其頰，遂滅。明日出行，巨木上有白耳，此句在焉。

又　元振尉通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武后知所爲，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嘆，詔示學士李嶠等。

《**竹莊詩話・古劍歌**》《廣卓異記》云：「郭元振爲通泉尉，前後掠所部千餘人遺資客，百姓苦之。武后使籍其家，有書數百卷，令問其資財所在，知皆已濟人，於是奇而免之。召見大稱旨令，口占《古劍歌》進。天后奇之，命繕寫賜諸學士。」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郭元振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郭元振《定遠安邊策》三卷。

又《**藝文志四**》《郭元振集》二十卷。

又　郭元振《九諫書》一卷。

又　郭元振《安邦策》一卷。

《**通志・藝文略**》《郭元振集》二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郭元振《九諫書》一卷。

又《安邦策》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郭元振集》二十卷。

《初盛唐詩紀》卷三七　郭元振【略】有集二十卷。

藝文

張説《五君詠》　代公舉鵬翼，翻飛磨海霧。志康天地屯，適與雲雷遇。興喪一言決，安危萬心注。大勳書王府，窄命淪江路。勢傾北夏門，哀靡東平樹。

雜録

《酉陽雜俎前集・諾皐記上》　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瞋目出于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代公隨樵閒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薛瑤

陳子昂《館陶郭公姬薛氏墓誌銘》　姬人姓薛氏，本東明國王金氏之胤也。昔金王有愛子，別食於薛，因爲姓焉。世不與金氏爲姻，其高曾皆金王貴臣大人也。父永沖，有唐高宗時，與金仁問歸國。帝嘻厥庸，拜左武衛大將軍。姬人幼有玉色，發於穠華，若彩雲朝升，微月宵映也，故家人美之，少號仙子。聞嬴臺有孔雀鳳凰之事，瑤情悦之。年十五，大將軍薨，遂翦髮出家，將學金仙之道。而見寶手菩薩，靜心六年，青蓮不至，乃謡曰：「化雲心兮思淑貞，洞寂滅兮不見人。瑤草芳兮思葰葧，將奈何兮青春。」遂返初服，而歸我郭公。郭公豪蕩而好奇者也，雜佩以迎之，寶瑟以友之，其相得如青鳥翡翠之婉孌矣。華繁艷歇，樂極悲來，以長壽二年太歲癸巳二月十七日遇暴疾而卒於通泉縣之官舍。嗚呼哀哉！郭公恍然猶若未亡也，寶珠以含之，錦衾而舉之，故國途遥，言歸未迨，留殯於縣之惠普寺之南園，不忘眞也。銘曰：高邱之白雲兮，願一見之何期。哀淑人之永逝，感紺園之春時。願作青鳥長比翼，魂魄歸來遊故國。

沈佺期

論述

綜論

蘇頲《授沈佺期太子少詹事等制》　沈佺期才標穎拔，思詣精微，早升多士之行，獨擅詞人之律。

《隋唐嘉話》卷下　沈佺期以工詩著名，燕公張説嘗謂之曰：「沈三兄詩，直須還他第一。」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杜少陵一》　《詩眼》云：「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迴出當時流輩，則司馬遷外孫故也。自杜審言已自工詩，當時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儒館，爲交游，故老杜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推廣集大成耳。沈云：『雪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杜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是皆不免蹈襲前輩，然前後傑句，亦未易優劣。山谷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舡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雲卿得意於此，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

《**詩藪外編・唐下**》　七言律以才藻論，則初唐必首雲卿，盛唐當推摩詰，中唐莫過文房，晚唐無出中山。不但七言律也，諸體皆然，由其才特高耳。

徐獻忠《**唐詩品**》　雲卿詩，其命意周委，如雪舞巖林，隨形宛轉，無象不得。其摛詞麗則，如春在瑤池，氣色照映，自含華態。可謂意象縱橫，詞鋒姿媚者也。其拙語如田家，而殊深俊朗，其形器如木石，而更被華要。仰承貞觀，彌見周留，俯待開元，先咀意旨。曠代高之，無以爲過。置之往哲之中，豈但叔源失步、明遠變色者耶！

張延登《**沈詩評**》　沈詩五言宛麗，迥出一時。

《**詩鏡總論**》　沈佺期吞吐含芳，安詳合度，亭亭整整，喁喁叮叮。覺其句自能言，字自能語，品之所以爲美。蘇李法有餘閑，材之不逮遠矣。

《**唐詩鏡**》**卷四**　佺期最饒綺思，不作綺語，製如純錦，品最爲佳。

《**詩源辯體**》**卷一三**　七言古，沈如「水晶廉外金波下，雲母窗前銀漢迴」、「燕姬彩帳芙蓉色，秦子金爐蘭麝香」、「燈華灼燦九衢映，香氣氤氳百和然」、「朝霞散彩羞衣架，晚月分光讓鏡臺」、「玳瑁筵中別作春，琅玕窗裏翻成畫」【略】等句，偶儷極工，語皆富麗，與王、盧、駱相類者也。

《**載酒園詩話又編・沈佺期**》　古稱沈爲靡麗，今觀之，乃見樸厚耳。其云「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正就其迴忌聲病言也。然樸厚自是初唐風氣，不足矜，當取其厚中帶動，樸而特警者。如《芳樹》、《和趙麟臺元志春情》、《歎獄中無燕》、《和元萬頃臨池玩月》，最其振拔。昔人不解，鍾氏始爲表章，可謂有功于沈。

又　長律至沈而工，較杜、宋實爲嚴整。然惟「盧家少婦」篇，首尾溫麗，餘亦中聯警耳。結語多平熟，易開人淺率一路，若從此入手，恐不高。

又　沈以排律名，但讀其應制酬贈諸篇，未免如暑月中衣冠讌會，殽豢盈盤，歌吹滿耳，令人轉思科頭箕踞，枕石漱流之樂。然如「高樹早涼歸」，「川長看鳥沒」，亦自有清冽之味。

又　沈非宋敵，不獨《晦日昆明》一結也。獨《從驩州廨移住山間水亭贈蘇使君》末云「古來堯禪舜，何必罪驩兜」，宋不能道。雖是憤語，卻超卓不凡。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　雲卿近體，吞吐含芳，安詳合度，不必陳之簡老，杜之渾厚，而位置其間，自難軒輊。

《**石洲詩話**》**卷一**　沈雲卿《龍池篇》，大而拙，其勢開啓三唐，而非七律之盡善者。「盧家少婦」一篇，斯其佳作。

《**野鴻詩的**》**九二**　唐初伯玉、雲卿諸公，獨創法局，運雄偉之斤，斲衰靡之習，而使淳風再造，不愧騷雅元勛。所嫌意不加新，而詞稍粗率耳。

《**靜居緒言**》　沈雲卿詩，亦脫略時習，自得古情。

《**三唐詩品**》**卷一**　其源亦出謝、沈，植骨清隱，舒芳華秀，在考功之亞，名並當時。律體特取風神，開盛唐之派。

分論

《**芳樹**》　《唐詩歸》卷三：「遊蜂飲香遍」鍾惺云：「飲香」，「飲」字眞。《載酒園詩話・三偸》：凡盜法者，妙于以相似之句，用之相反之處。如【略】喬知之《長信宮樹》曰「餘花鳥弄盡，新葉蟲書遍」，沈佺期《芳樹》曰「啼鳥弄花疏，遊蜂飲香遍」，二語頗相似。然喬乃高秋，沈則春暮也。沈詠芳樹，故用「遊蜂飲香」。長信，班婕妤所居，班以《團扇詩》傳，故只寫秋意。語雖同，下筆各有斟酌。《輟鍛錄》：詩人體物入微，眞能筆通造化。喬知之《長信宮樹》云：「餘花鳥弄盡，敗葉蟲書遍。」沈佺期《芳樹》云：「啼鳥弄花疏，遊蜂飲香遍。」偶一歌咏，一則秋氣蕭條，一則春光明媚，即此可悟用字法。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輕倩。

《**有所思**》　《沈詩評》卷一：秋波橫練，雲日亭亭。

《**臨高臺**》　《沈詩評》卷一：結句悽婉。

《**辛丑歲十月上幸長安時扈從出西嶽作**》　《升菴詩話・芬月》：沈佺期詩「芬月期來過」，又稱「芳月」。《沈詩評》卷一：叢葩馥郁，雅勝諸作。

《**和杜麟臺元志春情**》　《唐詩歸》卷三：「沈思若在夢」，鍾惺云：夢已幻矣，又加「若在」二字，想其情至。「緘怨似無憶」，譚元春云：與「愁至不知心」俱微甚。「蛾眉返青鏡，閨中不相識」，譚元春云：「返」字靈而幽。

《**自昌樂郡泝流至白石嶺下行人郴州**》　《沈詩評》卷一：逸氣繽紛。

《**過蜀龍門**》　《沈詩評》卷一：氣慨雄壯。《唐詩歸》卷三：「伏湍煦

潛石」，鍾惺云：一「煦」字，寫盡山水幽晦，入妙！「瀑水生輪風」，譚元春云：只十字盡峽岸之妙。「江關勤亦甚」，譚元春云：「勤」字妙想！

《夜泊越州逢北使》　《升菴詩話・飄颻》：沈佺期有《夜泊越州》詩云：「飄飄縈海若，霹靂耿天吳。」「飄飄」蓋指飄風也，字書不載此二字。

《初達驩州》　《沈詩評》卷一：悲惋之甚。《靜居緒言》：《初達驩州》一篇，鑿奇出險，創杜、韓之始。【略】皆不受牢籠，自騁天步。言詩者往往不錄，豈眞無馬邪！

《鳳簫曲》卷一　《沈詩評》卷一：結句秀色可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千載紅顏持贈君」，言不老則不搖落也。

《古歌》　《沈詩評》卷一：萬卉霞蒸，爛然奪目。《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十五：周珽曰：前六句詠秋夜之景，爲孤寂可憐。後六句詠秋宮之情，爲幽獨可恨。此與《古意》一篇總是寓言，意深詞麗，情苦調悲，然含蓄渾厚。《古歌》更覺有說不出無聊無賴一種怨思，所以爲妙。

《七夕曝衣篇》　《升菴詩話・七夕曝衣》：佺期此詩，首以藻繪，終歸諷戒，深可欽玩。近刻沈集不載此詩，蓋本類書抄合，非當日全集也。《沈詩評》卷一：高嶺披雲，別是一天景象。

《霹靂引》　《沈詩評》卷一：讀之一過，霹靂在耳，客鼓未必至此。《唐詩歸》卷三：鍾惺云：似文，似賦，似銘，奇甚。「別鶴儔精而已」，譚元春云：「儔精」二字新。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十：此蓋有韵之序，而亡其詩。「制五兵，截荒虺，斷長鯨，孰與廣陵比意，別鶴儔精而已」，此不成詩，未知何以作此。

《入少密溪》　《網師園唐詩箋注》卷四：只就本題作結，言下悠然有餘味。

《三日梨園侍宴》　《瀛奎律髓》卷一六：方回評：司馬彪《續漢書・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宮人並禊飲於東流水上。」沈約《宋書》曰：「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也。」沈佺期、宋之問，唐律詩之祖。此詩雖無絕高處，平正整妥。又：紀昀評：司馬《志》章惟以補范書，今人多稱爲《後漢志》矣，此最分明。評允當。又：「三巳」二字未詳。《沈詩評》卷二：干將剸犀，騕然一過。

《仙萼亭初成侍宴應制》　《沈詩評》卷二：□□蛾眉，傾城迷蔡。

《安樂公主移入新宅》　《唐詩解》卷三九：此言公主好仙，故開此別業，以爲游觀之所。而山池樓閣，種種不群，今吾得從游于此，而聞鈞天之樂，恍然如入于仙都矣。《沈詩評》卷二：富貴風流，畫出主家氣象。

《送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　《唐詩歸》卷三：鍾惺云：周旋可謂極得體矣，然多此一番周旋，益覺損威中國，舉動何可不愼！「玉就歌中怨，珠辭掌上恩」，譚元春云：「就」字、「辭」字新妍。《唐詩鏡》卷四：佺期詩思優柔，語最入人深際。結語何溫！《沈詩評》卷二：鳳鳥對巧。《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極周旋正是極不堪處。《小清華園詩談》卷下：韋孟之《諷諫詩》，辭嚴義正，眞所謂法語之言，然惟保傅之尊乃可。【略】若沈雲卿之「金榜扶丹柱，銀河屬紫闈。那堪將鳳女，還以嫁烏孫？玉就歌中怨，珠辭掌上恩。西戎非我匹，明主至公存」。已欠含蓄。

《銅雀臺》　《批點唐音》卷一一：獨此篇似正音。《沈詩評》卷二：峻坂流丸。《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七：徐中行曰：一筆掃來，氣格夐別。吳山民曰：通篇作譏誚語，却又含蓄不露。次聯簡至。周明輔曰：眼前語，多少嘆息。正始之音。《唐風定》卷十六上：與子安作同妙，皆遠過六朝。《詩辯坻》卷三：沈雲卿「千秋遺令開」，「開」字湊叶，讀者不覺，由專重聲響耳。《唐詩解》卷三二：此爲銅臺歌妓之詞，以譏孟德之陋也。言我君昔以此爲分鼎之地，今乃作望陵之臺，何雄圖一盡，遽開此遺令乎！我想君于綺羅既不復見，妾雖歌舞君安能聽之？且我人所恃者，恩也，恩既逐漳河而不返，疇能復戀此墓田乎！按子完悉納先帝宮人，蓋即銅臺之妓也。分香賣履，一何愚耶！《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雲卿近體吞吐含芳，安詳合度。不必陳之簡老，杜之渾厚，而位置其間，自雛軒輊。嘲笑魏武意於言外見之。古人輕重之重與重疊之重通用。《小清華園詩談》卷下：沈佺期「昔年分鼎地」，前四句句首之「昔年」、「今日」、「一旦」、「千秋」疊用。【略】有唐以詩取士，其律甚嚴，而當時名家猶不拘如此。後人乃執此等病以繩詩，豈有律較唐尤嚴耶？抑亦不知詩者之妄談耳！

《長門怨》　《唐詩鏡》卷四：此詩不琢而工，淺貌深衷，優柔悱惻，當入建安賦料。語最香美。《沈詩評》卷二：初日芙蓉，天然鮮麗。

《巫山高二首》　《唐詩解》卷三二：此詠巫山之勝，言山形可睹，神女難知，當求陽臺客以問之耳。峽間常昏，故見月而疑曉，江寒則涸，故因

潮而知春。《沈詩評》卷二：五陵俠客，豪氣翩翩。《唐詩評選》卷三：後二聯靜光驚發。《古唐詩合解》卷七：前解以奇新壯巫山之勝，承轉皆是此意。「巫山高不極，合沓狀奇新。」起以「高」「奇」二字，贊巫山之勝，重「奇」一邊。巫山乃在南郡巫縣，有十二峰，望之若合若沓，出奇以見新，其狀靈異，不止在於高也。高不極，言高不至極也。沈約《巫山詩》：「合沓共隱天。」「暗谷疑風雨，陰崖若鬼神。」承上言巫山之奇。谷之暗處，悽迷無風雨，而疑有風雨。崖之北面，幽邃不測，若有鬼神臨之。「月明三峽曉，潮滿九江春。」此於時候見山之靈異作轉。三峽者，【略】峽間常昏，非夜半不見月，故因月明而疑爲曉。江寒則涸，峽中春水發，則下流於九江而潮滿，因知其爲春矣。「爲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此以高唐神女爲合。言此入夢之人，朝雲暮雨，事莫可憑，須問宿陽臺之客，而後可知也。通篇寫奇新，故以奇新事結。《小清華園詩談》卷下：以句求韻而尚妥適者，江文通之「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沈雲卿之「月明三峽曉，潮滿九江春。」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月明三峽曙，潮滿九江春」，不意三峽有此明秀之句。

《春閨》 《唐詩鏡》卷四：「春夢失陽關」一語變局，轉入轉深，有夢無從，愁何可奈，乃知夢可療思，片時悅惚，猶勝三秋之慨涕耳。五、六語氣芬芳。

《隴頭水》 《沈詩評》卷二：倒峽之泉，勢不可遏。《歷代詩發補遺》卷一三：何等風格！《唐詩近體》：篇法一氣相生。

《關山月》 《沈詩評》卷二：賦中有比，淒斷悲涼。《增訂唐詩摘抄》卷五：不言人而言馬，語便含蓄。《唐詩成法》卷一：結言外見將軍看月不眠至曉，故聽角而欲南歸也。以「聽」字映「看」字，以「角」字換「月」字，靈妙。

《折楊柳》 《沈詩評》卷二：明麗可人。《葚原詩說》卷一：「玉窗朝日映，羅帳春風吹。拭淚攀楊柳，長條踠地垂。」【略】此換柱對格也。

《紫騮馬》 《沈詩評》卷二：追風逐電。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後半）氣勢奔放。

《上之回》 《沈詩評》卷二：玉樹青葱。

《被試出塞》 《唐詩鏡》卷四：語足悲涼，中四語是長篇短賦。《唐詩解》卷三二：此謂用戰之非宜也。言大漠絕遠，意必十年而後通；萬里之行，則自長平始也。彼沙場雲日，愁慘物類，蕭條辛苦極矣。而皋蘭之北，胡塵又復摧折吾衆，塞果可以數出乎？雲卿對律精工，落句最下，「胡塵損漢兵」，大非名家語，令昭容見之，便當擲去。《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十七：周珽曰：雲卿《出塞》詩也，可謂淒楚矣。「饑烏啼舊壘，疲馬戀空城」，淒楚中更含傷感。律體造極深微，所以作盛唐龜鑑也。

《答甯處州書》 《沈詩評》卷二：亦自可傷。

《雜詩三首》三 《沈詩評》卷二：古今絕響，太白「長安一片月」准此。《唐詩歸》卷三：鍾惺云：壯語懈調。「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鍾惺云：二語嬌怨之甚。《唐詩鏡》卷四：「可憐閨裏月，長在漢家營」，恨不與俱。「誰能將旗鼓，一爲取龍城」，此其結，想欲狂矣。「爲」者，爲誰？語何殷喁！《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七：說者謂語晦而淺，不知作詩之妙，正以似深非深，似淺非淺，有可解可不解之趣也。《唐詩評選》卷三：五、六分承三、四順下，得之康樂，何開闔承轉之有？結語平甚，故或謂之懈。然寧懈勿淫，初唐人家法不紊，乃以持數百年之窮。《唐律消夏錄》卷二：五、六就本句看，極是平常，就通首看，則無限不可說之話盡縮在此兩句內，初唐人微妙至此。其「盧家少婦」七律亦是此法，而用意尤覺深婉。《增訂唐詩摘抄》：結聯和起聯相應，局法甚緊。《唐詩從繩》（不分卷）：（二聯）即景見情，此全篇直叙格也。五懷春，六夢遠，「懷」字、「夢」字藏於句中，結句即私情以見公義，何等柔婉。《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超然？曰【略】沈雲卿之「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長在漢家營。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誰能將旗鼓，一爲取龍城」【略】等作是也。

《剪綵》 《唐詩鏡》卷四：三、四恩幸。

《洛州蕭司兵謁兄還赴洛成禮》 《沈詩評》卷二：石家金谷，萬卉爭妍。

《餞高唐州詢》 《唐詩歸》卷三：「中年不多見」，譚元春云：「多」字妙！「生涯在王事」，鍾惺云：老于行役之言。「嘉聲即潤河」，譚元春云：得此一「即」字始警。「還從漢闕下，傾耳聽中和」，譚元春云：正宗大家之句。鍾惺云：前六句即以爲高、岑可也，有此一結便是初唐家法，混不得。《唐詩鏡》卷四：五、六轉入合拍可愛。

《樂城白鶴寺》　《沈詩評》卷二：□雷層霄，神光閃爍。

《遊少林寺》　《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唐律詩初盛，少變梁、陳，而富麗之中稍加勁健，如此者是也。又：馮班評：北朝亦不患不勁。又：何義門評：五、六不但字法之妙，能使「風霜」一聯精神又倍。又：紀昀評：氣味自厚，故華而不靡。又：無名氏（乙）評：勁中帶蒼。《唐詩鏡》卷四：五、六語致修潔。《沈詩評》卷二：渤澥茫茫，平吞雲夢。《彙編唐詩十集》丁集四：吳云：有氣勢，有光彩，使結聯超拔，則高不可及矣。《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七：周珽曰：精嚴雄整，沉理玄趣俱到，初唐自少勍敵。《唐詩評選》卷三：「碧殿下秋陰」，得景細，出句脫。又：麗者不易貴，西崑之所以侵俗也。此四十字中，有惜墨如身血之意。《唐詩解》卷三二：首述來遊之意，中叙登覽之景，末紀歸路所聞也。夕霽則氣清，故紺園爲之澄澈。《古唐詩合解》卷七：前解初至寺而動瞻仰之心，後解登覽足而叙歸途之景。「長歌遊寶地，徙倚對珠林」，起句是遊寺。佛經云：黄金七寶爲地，摩尼珠爲林，故佛寺爲寶地珠林。徙倚，遊不一處也。「雁塔風霜古，龍池歲月深」，承句寫少林寺。西域有比丘爲雁王立塔，故謂之雁塔。少林寺有九龍潭，故曰龍池。風霜古由歲月深，皆言寺之舊。「紺園澄夕霽，碧殿下秋陰」，此以登覽將夕，轉下歸路爲合。紺園，用庾信詩話，言園中色青赤也。夕霽則氣清，故紺園澄澈。而斜陽西墜，則秋陰下於碧殿矣。「歸路烟霞晚，山蟬處處吟」，合上云，夕陽西下，將循歸路而去。而一路之烟霞已晚，但聞處處山林有秋蟬之吟噪而已。《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渾然？曰【略】沈雲卿之「長歌遊寶地，徙倚對珠林。雁塔風霜古，龍池歲月深。紺園澄夕霽，碧殿下秋陰。歸路烟霞晚，山蟬處處吟」【略】等作是也。又卷下：然亦有雖似無害而實不可援以爲例者，如沈佺期之「長歌遊寶地」，不惟中四句「雁塔」、「龍池」、「紺園」、「碧殿」既已疊用，而首句之「寶地」、「珠林」，結語之「歸路」、「山蟬」，又復重沓。

《早發平昌島》　《沈詩評》卷二：長虹飲川，紅綃燁燁。《唐詩歸》卷三：「雲雁下江烟」，鍾惺云：「下」字縹緲有景。《唐詩鏡》卷四：中聯語氣高朗。《唐詩解》卷三二：此賦舟行之景，言當春曉發舟，而海日始出，雲雁亦將北矣。積陰之氣衝于長島，浮景之光溢于大川，時蓋宿雨初霽耳。因言己未能留情魏闕，聊因此心賞而泠然欲仙也。《彙編唐詩十集》：唐云：雅淡有致，恨中聯疊四虛字，不堪入盛唐。《唐律消夏録》卷二：同一遷謫詩，之問《經梧州》結句「流光雖可悦，會是泣長沙」，何等咽塞，此詩「不能懷魏闕」句，何等灑然。

《夜宿七盤嶺》　《沈詩評》卷二：花館流波，賞心娱目。《唐詩解》卷三二：此流嶺南時作。言雖獨遊異域，愛此奇山，而高卧其側，月近河低，狀嶺之高也。殊方之木，他國之禽，足令人悲。于是因聽此鳥，不覺鳴雞之催曉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平仲」，木名，見《吳都賦》。「聽」與「聞」複，結處每不用力，爲昭容所抑，亦由乎此。《古唐詩合解》卷七：前解宿嶺，後解旅情。「獨遊千里外，高卧七盤西」，起句寫題面。此時因流嶺南，故獨遊遠道，卧此奇山。七盤嶺，在漢中褒城縣北。「山月臨窗近，天河入戶低」，此承宿嶺之高。山高故見月之近而河之低也。「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此以異方之木與鳥作轉。《吳都賦》注：「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子規，一名杜鵑，蜀鳥也。當春而綠平仲，入夜而啼子規，他鄉景物，祇令人悲耳。「浮客空留聽，褒城聞曙雞」，此以宿夜將曉爲合。言我爲行客，空於清夜留此而聽啼鵑，旅愁不寐，不覺已聞褒城催曉之雞也。浮，行也。《近體秋陽》卷一：此詩高灝而抑，復縱逸不羈，落落彼開，寶作家風味，其庶幾此肇乎！《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七：（三、四句）的是嶺上暮景。《甚原詩説》卷一：寫景之句，以工緻爲妙品，眞境爲神品，淡遠爲逸品。如「芳草平仲綠，清夜子規啼」【略】皆逸品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清？曰：如【略】沈雲卿之「獨遊千里外，高卧七盤西。山月臨窗近，天河入戶低。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浮客空留聽，褒城聞曙雞」【略】是也。《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二：三、四隽出，後半欲啓襄陽。

《嶺表逢寒食》　《藝苑卮言》卷四：劉禹錫作詩，欲入「餳」字，而以《六經》無之乃已。不知宋之問（按：當爲沈佺期）已用押韻矣，云：「馬上逢寒食（按：當作「嶺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餳。」劉用字謹嚴乃爾。然其答樂天而有「筆底心猶毒，杯前膽不豚」。豚，呼關反。此何謂也？

《覽鏡》　《唐詩歸》卷三：「霏霏日搖蕙，騷騷風灑蓮。時芳固相奪，俗態豈恆堅」，譚元春云：語甚有感，且無熟氣。鍾惺云：覽鏡着此四語，若不沾題。卻妙！卻遠！又，律帶古意，甚有趣。「恍忽夜川裏，蹉跎朝鏡前」，譚元春云：明出此一句非覽鏡妙手。

《同獄者嘆獄中無燕》　《唐音癸籤・詁箋六》：獄中詠燕：「不如黃雀語，能雪冶長猜。」似以冶長縲紲之釋繇鳥語，與《論語正義》不同。《正義》云：舊說冶長解鳥語，故繫之縲紲。今以其不經去之。《海錄》引舊疏，止載鳥語，餘不詳，無從證佺期異同之故，記之俟博洽者。《唐詩歸》卷三：鍾惺云：題趣甚。「三時欲並盡」，譚元春云：「欲並」二字妙。「雙影未嘗來」，鍾惺云：「雙影」二字悲涼之甚。「食蕊嫌叢棘，銜泥怯死灰」，鍾惺云：戒心危語。又云：二語字字是獄中燕，卻無太切之痕。「不如黃雀語，能雪冶長猜」，鍾惺云：用事癡。

《喜赦》　《沈詩評》卷二：結句道出喜意，絕佳。《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二：陳德公先生曰：五、六拓落縱筆，反覺婉隽。通首有飛舞之興。杜陵《收京作》意態與此正同，足明詩家所尚斷在生氣也。又評：每謂少陵肖沈，於此可見。

《章懷太子靖妃挽詞》　《唐詩鏡》卷四：圓轉如丸。《沈詩評》卷二：沉郁頓挫，挽詩宗首。

《奉和立春遊苑迎春》　《唐詩歸》卷三：鍾惺云：取其無醜態，非謂句句切早春也。「殿裏爭花併是梅」，鍾惺云：「併是梅」三字甚老，卻甚趣。「歌吹銜恩歸路晚」，鍾惺云：「歌吹銜恩」四字，描寫太平光景。《唐詩鏡》卷四：三、四是生穫語，猶勝於熟套。《唐詩評選》卷四：五、六得明遠佳處，壹束不起法意，自入聖證。

《人日重宴大明宮賜綵縷人勝應制》　《唐詩歸》卷三：「百福香奩勝里人」，鍾惺云：「百福」字用得不俗，然佳處不在此，不必稱而效之。「山鳥初來猶怯囀，林花未發已偷新」，鍾惺云：皎然。又云：此初唐七言律也，何嘗不秀麗？陶語「懷新」，此語「偷新」並妙。「天文正應韶光轉，設報懸知用此辰」，鍾惺云：結語凝，然恕得過。《唐詩評選》卷四：「帝城春」生入龍首，險裝入順，乃開杜陵一派。

《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沈詩評》卷二：霓裳迭奏，眞可動魄驚心。《唐詩鏡》卷四：五、六語帶風味。《唐詩解》卷三九：此言主家山居幽僻，又值早春，而天子游幸於是，見第宅之豪奢，泉石之奇秀，花竹之喧妍，歌舞之清妙，皆所以樂天子而答其恩輝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略】沈雲卿之「雲間樹色千花滿，竹裏泉聲百道飛」。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十二：寫景入典，工妙超麗。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唐詩評選》卷四：輕安一色。又：祇一「成」字用韻，古今少到，所謂生殺雙收也。又：「芳郊綠樹散春晴」句逆景順。《歷代詩發補遺》卷一三：五、六開合俱妙。《唐詩成法》：「欲綰」二字有分寸。「元相入」、「各自成」，下字生新。「風光」合結上六句，「宿醉」結五、六，「昆明」結望春宮。只二、八兩句是應制，餘只是遊春作，佳極。

《侍宴安樂公主新宅應制》　《唐詩訓解》卷五：典實中有揄揚。《唐詩鏡》卷四：三、四語饒興味，五、六虛活，如李嶠「還將石溜調琴曲，更取霞峰入酒杯」，則死煞矣！《沈詩評》卷二：中聯壯麗雄渾。《唐詩箋注》卷四：首聯切公主新宅起。中二聯寫景色，却分次第。先寫山池，後寫樓閣。「鳴鳳嶺」，借跨鳳事切公主。「飲龍川」，謂龍池。「粧樓」二句極形富貴光景，謂春可教住，日可借懸。妙以虛筆托出，鎔鍊工甚。末就鸞輿臨幸、宴遊作結。

《龍池篇》　《唐詩訓解》卷五：律詩字重者惟此爲多，分明故意，是亦一法。結妙。《郘亭重訂李于鱗唐詩選》卷五：用經語入詩，非具化工手段，未易融洽。《唐詩廣選》卷四：田子藝曰：人但知李白《鳳凰臺》出於《黃鶴樓》，不知崔顥又出於《龍池篇》，若《鸚鵡洲》，又《鳳凰臺》餘意耳。四篇機抒一軸，天錦燦然，各用疊字成章，尤爲奇也。《詩藪外編・唐下》：沈雲卿《龍池篇》用經語，不足存，而于鱗亟取之。老杜律僅七篇，而首錄《張氏隱居之作》，既於輿論不合，又已調不同。英雄欺人，不當至是。《唐詩歸》卷三：「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鍾惺云：經語入律，奇老有手段！「爲報寰中百川水，來朝此地莫東歸」，鍾惺云：告水妙！《唐詩鏡》卷四：前四語法度恣縱，後四語興致淋漓，此與《古意》二首當是唐人律詩第一。《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看他一解四句中，凡下五「龍」字，奇絕矣，分外又下四「天」字，豈不更奇絕耶！後來祇說李白《鳳凰臺》乃出崔顥《黃鶴樓》，我烏知《黃鶴樓》之不先出此耶？細玩其落筆，先寫「龍池」二字，三、四承之，便寫一句池，一句龍，已是出色精嚴矣。乃因一、二詳寫玄宗起兵定難，入纘大統，前是躍龍，後是飛龍。躍龍是先天，飛龍是天不違。龍外又連用二「天」字者，於是索性亦於三四中亦

再加天漢天門二「天」字，以多添氣色。如此縱橫跳躍，彼《鳳凰臺》不足道，我正恐《黃鶴樓》殊未抵其一半氣力也！邸第，指潛龍之地。兇雁，指從龍之人。氣色光輝，寫天方授之，有如此者，因言普天俱應傾心奉戴也。嘻，奇矣哉！暢矣哉！大矣哉！至矣哉！《唐詩評選》卷四：凝載推排，入神合漠。又：崔顥《黃鶴樓》詩本此，乃此固自然。《唐詩解》卷三九：《唐書・禮樂志》曰：玄宗爲平王時，賜第隆慶坊，坊南之地變爲池，中宗常泛舟以厭其祥。及帝即位，作《龍池樂》，此其樂章也。言明皇起兵於藩邸，如龍躍于池，其德先天而成，故有此禎祥之應，是天縱之也。於是池開而象天漢，龍飛而入紫宮矣。今觀邸第之間，佳氣常滿，而禽鳥亦被其光輝，則此池宜爲百川所宗也。是蓋賦其事以爲比，故有「萬國來王」之意云。《刪訂唐詩解》卷一九：起句超拔，次聯於今爲俗，於昔爲新。《唐詩成法》卷一：五「龍」字，二「池」字，四「天」字，崔之《黃鶴樓》所本，而神韻過之，然此味較厚。結句，一時應制諸公俱不能到。《而庵說唐詩》卷十六：此詩前一解以「龍池」二字播弄，層見疊出，直是作大文手法，律中巨觀也。《唐詩選勝直解・七言律詩》：此因明皇在藩邸入踐帝位而作也。龍池，本平王邸第，有池龍出，故首句言龍池之龍已飛升於天，與天合德矣。池開而象天漢，龍飛而入紫微也。因思邸第多瑞氣，故龍由潛而躍，即池中之魚鳥皆有光輝也。此池既爲興隆之地，則百川之水，皆宜朝宗於此矣。所謂率土來賓，說得雄大冠冕。《圍爐詩話》卷三：沈雲卿《龍池篇》，後人以爲初唐之冠冕者也，《國秀集》、《才調集》卻不收。可知唐人眼光固別，嫌死句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經語入詩，體格亦復超拔，一結有萬國來朝之意。《說詩晬語》卷上：沈雲卿《龍池樂章》，崔司勳《黃鶴樓》詩，意得象先，縱筆所到，遂擅古今之奇，所謂章法之妙，不見句法，句法之妙，不見字法者也。《唐詩觀瀾集》卷一二：夭矯變化，亦有龍跳天門之勢。崔顥《黃鶴樓》作脫胎於此，猶覺遜其雄渾也。《唐詩箋注》卷四：此首頌揚玄宗龍潛得位也。「先天天不違」，用《易》語，言其乘時御宇。三、四以「天漢」比「龍池」，謂自此發祥而入紫微也。「邸第樓臺」，蕃邸之地。「兇雁」，池中所畜。結就龍池說，百川來朝，氣象闊大。《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一：玄宗以平王入繼大統，龍池實爲之兆，故開口先擒「龍池」二字，最得主腦。「躍龍」以下十四字總是說由藩封而踐帝位，至德光華，天心眷顧，有如此也。於是是池已成「天漢」，是龍已入「天門」。此二句還就本題洗發，而乃池上之樓臺，別有一番氣色；從龍之兇雁，別有一番光輝。此二句又推廣一層說。至結到百川來朝，猶云有君如此，天與人歸，率土咸應奉戴也。曰「爲報」，曰「莫東」，亦是故蹙波瀾，以生姿態。又曰：前半疊用五「龍」字，二「池」字，四「天」字，便是崔顥《黃鶴樓》粉本，太白《鳳凰臺》、《鸚鵡洲》諸作，皆不出此。至於以「天」對「天」，則千古以來名家多矣，更無有一人焉。敢效其顰者，亦奇事也。《詩法易簡錄》卷一一：首句龍已飛，指明皇即位後言也。次句推本龍德，原其所以能飛之故。三、四句分頂「龍池」二字，寫足「飛」字，一氣相生，體格超拔。五、六句以池上樓臺，池中兇雁作旁面渲染。結以百川來朝，尤得尊題之體。《唐七律隽・龍池篇》：詩之奇豈在疊字，《龍池》、《黃鶴》俱以歌行風調行於律體之間，故有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之態，而爲千秋絕調也。《網師園唐詩箋注》卷四：有選此入律詩者，竊謂體裁殊不可不辨。《甚原詩說》卷二：沈雲卿《龍池樂章》，崔司勳《黃鶴樓》詩，意得象先，縱筆所至，遂擅古今之奇。所謂「章法之妙不見句法，句法之妙不見字法」者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古？曰【略】近體則「東皇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惟落暉。牧童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採薇」（王績《野望》）。暨沈雲卿（佺期）之「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池開霄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邸第樓臺多氣色，君王兇雁有光輝。爲報寰中百川水，來朝此地莫東歸」（龍池篇）。此等詩乃太羹玄酒之味，《咸》、《英》、《韶》、《濩》之音，非世俗所能知者，但學者不可不本源於此。

《興慶池侍宴應制》　《增定評注唐詩正聲》卷八：郭云：將「天上」、「鏡中」影出池來，妙，妙！王云：風格矯然。《沈詩評》卷二：繁花依草，點綴增妍。《唐詩直解》卷五：音律調暢，駢麗精工，初唐壓卷。《批選唐詩》卷二：聲色高華。《唐詩鏡》卷四：三、四意象絕佳。《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一寫池，二寫駕，三、四重又寫池。其一寫池也，妙於「映遠空」字，便只寫得池中碧水湛然。其三、四重又寫池也，妙於「漢家城闕」、「秦地山川」字，便直寫興慶無數臺殿高低，俱於此池碧水湛然中，空明影現。此爲避實筆，取虛筆，非俗儒之所能與矣。後來讀者，只嘆「天上」「鏡中」字佳，豈足與語此哉。後解平壓漢武，高頌當今。言昔者橫汾一曲，

相傳秋風初起，今日萍綠槿紅，亦正是其時矣云云。《唐詩解》卷三九：此侍從泛舟而賦其事也。言池水澄碧，上接于天，故車駕之來，若憑虛御風，無所凝滯。于是望城闕則疑天上，覽山川則如鏡中，形勢之勝也。水草則綠萍始發，岸花則紅槿方開，時物之麗也。因言漢武有《秋風》之作，而自古稱之，今聖藻更雄，則橫汾不足羨矣。《古唐詩合解》卷九：興慶池即龍池。又：前解寫帝幸池上。後解因池上宸遊之盛事，而以君臣唱和爲合。「碧水澄潭」，從池寫起。澄，清也。水澄故色碧。「映遠空」，水光接天，其廣可知。「紫雲香駕」，次寫帝幸之車駕。「御微風」，帝車如御風而來，言神速也。二句用對起。「漢家城闕疑天上」，從池起望宮闕，恍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鏡中」，從池而想山川，如在鏡中。言形勢之勝非比塵寰，正承上「映遠空」、「御微風」也。「向浦」，水濱爲浦，又大水有小口曰浦。「迴舟」，向浦而舟迴轉，宛是池中。「萍已綠」，季春之月，綠萍始生。「分林蔽殿」，池上有林木，有宮殿，林不一處曰分，林多於殿故蔽。「槿初紅」，木槿花亦開於三月。此一聯言時物之美。「古來」，古來遊幸者。「徒羨橫汾賞」，從羨中有不足羨意，照下「宸遊」。「橫汾」，漢武帝濟汾河，橫中流，作《秋風辭》，今引以比遊興慶池。「今日宸遊」，點出池上侍宴。「聖藻雄」，「聖藻」，帝原唱之作也。聖藻雄於《秋風詞》，則汾河之幸不足羨矣，合到應制。《唐風懷》卷四：南邨曰：「漢家」二語，指點生雲烟，故知妙筆自挾靈隽之氣。《唐體餘編》卷一：（「漢家城闕」二句）非徒寫景韶麗，當玩其細膩入微處。（「古來徒羨」句）用橫汾者多矣，不若此之切。《唐詩觀瀾集》卷一二：「漢家城闕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鏡中」，寫景空闊，妙在池上收納而入。《唐詩箋注》卷四：此詩上半首從駕幸望見龍池遠遠說來，故有「漢家城闕」二句。「向浦」一聯，方就已到興慶池說。「萍已綠」、「槿初紅」，記其候也。中四句，須看其用筆，總以下三字烘染上四字，不犯實，意致亦妙。末聯借漢文（武？）「橫汾」宴作襯，幷切池說。《網師園唐詩箋注》卷十：（三、四句）卓立開張。《昭昧詹言》卷一五：起句破興慶池，次句破宴，皆帶興象。中二聯，兩大景、兩細景分寫。收侍宴應制。氣象高華渾罩，與右丞同工。《詩境淺說丁編》：「漢家城闕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鏡中」，此乃興慶池侍宴應制之作。上句狀城闕之高，下句言登臨所見。山川形勢，如列鏡中。同時侍宴者，有蘇頲詩云：「直視天河垂象外，俯窺京室畫圖中」，用意與沈詩同，皆氣象宏闊。「宮室畫圖」句，尤能總寫俯窺之勝也。

《紅樓院應制》　《唐詩訓解》卷五：無端却生出白毫光，亦奇。貶遁摩之山海，以形此之近帝居爲眞仙境。《唐詩解》卷三九：此言紅樓與帝居相接，當以近君爲榮。而古人之遁迹山海者，覺徒勞矣。項聯又模寫寺逼宸居之意，末則深以從遊爲幸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院名奇。一，因院名有紅樓字，便隨手亦寫白光字相映耀。此法不知起於何人，然唐固屢用之成妙矣。二，「逼宸居」，急接「福盛唐」妙。擁護伽藍，三字九鼎，他人乃當不曉。三、四，又反言以極嘆逼宸居也。言必欲深山遙海，始開道場，則佛雲遍覆一切衆生，獨不欲與國王親近，豈有是哉。如此奇情奇筆，直是拔地插天，豈常手所得辦。後人豈肯將三、四寫作如此二句，不是無其筆力，亦是無其眼光。「聞天語」，「接御香」，寫上「逼」字十成。然先生用意，卻正在「經聲夜息」，「爐氣晨飄」。「夜」字「晨」字，特自表其「深院迴翔」，非他人所得比。看他七又明說此中難到，以播擺得到，可會也。

《再入道場紀事應制》　《唐詩訓解》卷五：「香輦登仙」四字不斷，好。《唐詩鏡》卷四：三、四虛影，語卻實在，相後人更甚費力。《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公曾被貶南方，此再入道場，是從貶所歸來，恰值內殿法事，因特記其慶幸也。前解寫被貶得歸，無限悲喜。再生天妙，言昔未貶時，本是天上人，乃一去南方，如墮鬼國，何幸今日仍還故處。看他身入道場，便用道場字作點染，最是當行本色也。內殿，即道場也。今年，歸來以後也。昔年，未貶之前也。言如此非常盛事，在南一總不知，今日若更不歸，幾乎到底不見，喜極出淚之辭也。闕，殿址也。乾坤，殿向也。題，殿題也。日月，殿落成紀工也：皆極寫「異昔年」三字也。又：三、四最是清空健爽之筆，頗見有人用板重說之。五、六極寫七之「陪侍從」也。行則隨，坐則近，地分親切，四字盡矣。香輦爐烟十字，乃點染也。「兩朝」，「聖人」，妙。昔年未貶，在一朝聖人前，今年貶歸，又在一朝聖人前。筆下雖云自喜恩深，心頭實惟自痛恩深矣。言歸見新聖人，已不得見舊聖人也。《唐詩解》卷三九：此詩疑作于武氏既崩，而中宗復位之時，故有宇宙一新之意。已上二篇（指《紅樓院應制》及本篇），辭極淺陋，本無足采，以李君所選，姑不刪。《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十三：雲卿于流竄後召入，故云。應是中宗初復位時。

《古意呈補闕喬知之》（一作《獨不見》）　《增訂評注唐詩正聲》卷八：

郭云：此詩比興多，用古絕不堆垛。《升菴詩話・黃鶴樓詩》：宋嚴滄浪取崔顥《黃鶴樓》詩爲唐人七言律第一。近日何仲默、薛君采取沈佺期「盧家少婦鬱金堂」一首爲第一。二詩未易優劣。或以問予，予曰：「崔詩賦體多，沈詩比興多。以畫家法論之，沈詩披麻皴，崔詩大斧劈皴也。」《郘亭詩話》卷四：何仲默取沈佺期「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誰謂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同樂府語也，同一人詩也。然起句千古驪珠，結語幾成蛇足，何也？學者打徹此關，則青龍疏抄可盡火矣。《唐詩鏡》卷四：高古渾厚，絕不似唐人所爲。三、四迴出常度，結更雄厚深沉。《唐音癸籤・評彙六》：沈詩篇題原名《獨不見》，一結翻題取巧，六朝樂府變聲，非律詩正格也，不應借材取冠茲體。《詩源辯體》卷一三：古人爲詩不憚改削，故多可傳。杜子美有「新詩改罷自長吟」，韋端己有「卧對南山改舊詩」之句是也。嘗觀唐人諸選，字有不同，句有增損，正由前後竄削不一故耳。如沈佺期「盧家少婦鬱金堂」，《搜玉集》較金本但「少婦」作「小婦」，「音書」作「軍書」，《才調集》則「盧家少婦」作「織錦少婦」，「白狼」作「白駒」，「誰謂」作「誰知」，「更教」作「使妾」，不但工拙不侔，其乖調竟似梁、陳然。《才調集》乃唐末人選而猶未從改本者，蓋彼但見初本，尚未見改本故也。《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四一：錢光綉云：語語從古調淘洗，作律詩看佳，作樂府看亦佳。周珽曰：深情老筆，此十年梨花槍也。陳繼儒曰：雲卿初變律體，如此篇雖未離樂府餘調，而落筆圓轉靈通，要是腹角出龜龍、牙縫具出赤綠者。《唐風定》卷一六上：「起語千古驪珠，結句幾成蛇足」，此論吾不謂然。六朝樂府，行以唐律，瑰瑋精工，無可指摘。《沈詩評》卷二：翩若游龍，迅如驚鵠。《唐詩評選》卷四：從起入頷，羚羊挂角。從頷入腹，獨繭抽絲。第七句獅吼雪山，龍含秋水。合成旖旎，韶采驚人，古今推爲絕唱，當不誣。其所以如大辨才人，說古今事理，未有豫立之機，而鴻纖一致。人但歆歆於其珠玉。《載酒園詩話又編・沈佺期》：長律至沈而工，較杜、宋實爲嚴整。然惟「盧家少婦」篇，首尾溫麗，餘亦中聯警耳，結語多平熟，易開人淺率一路，若從此入手，恐不高。《唐詩解》卷三九：此爲戍婦之詞，而以盧家婦起興。言彼夫婦交驩，居處華適，如雕梁之燕，得自雙棲。而我則寒砧驚搖落之時，遼陽當久戍之後，風景凄其，塊然獨處，其視莫愁之情緒若何！因言音書寥絕，在夫之存亡未知；而秋夜方長，在己之離情獨結。此果爲誰而含愁？今所懷之人獨不見，而皎然明月照此羅帷，使我更難爲情耳。《增訂唐詩摘鈔》卷三：燕雙棲而人獨宿，此反映法。愁人見月，倍增愁思，故怨及無情，若有人指使而然。《圍爐詩話》卷二：唐初盧、駱所作，有聲病者是齊、梁體；李、杜諸公不用聲病者，乃是古調。如沈佺期「盧家少婦」，體同律詩，則唐樂府亦用律詩也。又：律詩有二體，如沈佺期《古意》云「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以雙棲起興也。「九月寒砧催木葉」，言當寄衣之時也。「十年征戍憶遼陽」，出題意也。「白浪河北音書斷」，足上文征戍之意。「丹鳳城南秋夜長」，足上文「憶遼陽」之意。「誰爲含情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完上文寄衣之意。題雖曰樂府《古意》，而實《搗衣曲》之類。八句如鈎鎖連環，不用起承轉合一定之法者也。《唐體餘編》卷一：仍本六朝艷體，而託興深婉，得風人之旨，故爲佳什。若王、李諸公必以此爲七律第一首，則吾又不得其解也。《近體秋陽》卷五：純乎古作，安得不高？《鳳凰臺》、《黃鶴樓》，要彼命篇實有不同爾。即以體氣論，吾未見能過此也。《劍谿說詩》卷下：七言律詩有古意更難。氣格之古，無過沈雲卿之《龍池篇》，崔顥之《黃鶴樓》，老杜之「城尖徑仄」諸篇。詞意之古，無過沈雲卿之「盧家少婦」一首。然效杜拗體者多，「盧家少婦」無嗣響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以盧家少婦起興，言夫婦相守猶雕梁之燕也。下就分離言。樂府「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應是鬱金香，別本作「堂」者非。《說詩晬語》卷上：雲卿《獨不見》一章，骨高氣高，色澤情韻俱高，視中唐「鶯啼燕語報新年」詩，味薄語纖，牀分上下。《古唐詩合解》卷九：此戍婦之詞。又：前解以盧家

少婦起興，形己之獨處凄涼。後解從「憶遼陽」「憶」字作轉，而以含愁不得見爲合。「盧家少婦」，以少婦起興。盧家少婦名莫愁，見梁武帝《〔河〕中歌》。「鬱金香」，《河中歌》：「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此言盧家富貴氣象。「海燕雙棲」，少婦既富貴，又如海燕雙棲，何等歡適。「玳瑁梁」，又寫他富貴。「九月寒砧」，九月乃授衣時候，而聞寒砧之聲，獨動愁腸，蓋不如盧家少婦遠矣。「催木葉」，因寒則木落。「十年征戍」，夫婿遠戍，乃至十年之久，其又不如雙棲之海燕矣。曹植詩：「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獨棲。」「憶遼陽」，此句是倒裝文法。此三字是一篇之主。「白狼河北」，此便從遼陽落想。白狼河不遠，加一「北」字便遠矣。「音書」，此根「憶」字，憶其人而不得見，則憶音書。「斷」，「斷」字可憐。夫之存亡，未可知矣。「丹鳳城南」，戍婦不必都住長安城，加一「南」字，便活潑矣。「秋夜」，正是懷人時候，此字與「九月」句應。「長」，「長」字凄絕，離情更甚。「誰爲含愁」，音書已斷，秋夜方長，此含愁也。此果爲誰而然乎？含愁而得見，幸甚矣。「獨不見」，獨此所憶之人而不得見。「更教」，「更教」二字加一倍惱，正與「誰爲」字、「獨」字緊對。「明月」，合秋夜。「照流黃」，流黃是屏帷之顏色，月色照之，更爲凄絕。《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三：此爲戍婦之辭。而以「盧家婦」起興。首二言彼夫婦交歡，如「梁燕雙棲」。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按「鬱金香」生大秦國。三、四風景凄其，塊然獨居。遼東有「遼陽縣」。五、六「書音斷絕」，秋夜更長。「白狼河」，在青州。「丹鳳城」，指長安。末二言「含愁」對「月」，使我更難爲情耳。「流黃」，間色羅帷也。《唐詩箋注》卷四：首句借「盧家少婦」以擬閨情也。「海燕雙棲」，托物情以形人事。「九月寒砧」，寄衣急矣。「十年征戍」，憶遠無期。「白狼河」，夫戍之所。「丹鳳城」，婦居之地。傷信音之隔絕，悲獨夜之凄涼。「誰爲」句，謂我之含愁誰訴，夫獨不之見乎？如此情懷，明月偏照流黃。機上織錦未成，悲何以任耶！《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一：此詩見賞於李于鱗，見棄於金聖嘆。予細觀之，後六句與起二句絕不相蒙。中二聯又自相承接，似於律不合。然其格調，高古絕倫，不忍棄也。或謂是戍婦思夫之曲，果爾，則首聯不應說得如此繁華，且其呈喬補闕也殊無謂。此當是先生流配嶺表時，託言以干喬公，望其援手何疑。「盧家少婦」，直指補闕，所謂南國佳人號莫愁者也。其所託處，則不外畫堂仙掖，何等風華。「海燕雙棲」，明明以夫婦之和諧，喻君臣之際會，誠艷之也，誠仰之也。下遂突然告訴出自家苦況，言當此清風戒寒之時，砧聲動而木葉將下矣，亦知有目斷天涯、望美人而不見者乎？好音杳杳，玉漏迢迢，其又何以消此寂寞也？喬公乎，喬公乎，有不愛四壁之餘明，以容此掃室布席之人也者，非子之望而誰望耶！《網師園唐詩箋注》卷十：（三、四句）悲壯渾成，應推絕唱。姚鼐《五七言近體詩鈔・序目》：初唐諸君，正以能變六朝爲佳。至「盧家少婦」一章，高振唐音，遠包古韻，此是神到之作，當取冠一朝矣。《昭昧詹言》卷一五：此詩只首句是作旨本義，安身立命正脈。蓋本爲蕩婦室思之什，而以盧家少婦實之，則令人迷，如《古詩》以西北高樓杞梁妻實歌曲一樣筆意。本以燕之雙棲興少婦獨居，卻以「鬱金堂」、「玳瑁梁」等字攢成異彩，五色幷馳，令人目眩，此得齊、梁之秘而加神妙者。三、四不過叙流年時景，而措語沈著重穩。五、六句分寫行者、居者，勻配完足，復以白狼、丹鳳，攢染設色。收拓開一步，正是跌進一步。曲折圓轉，如彈丸脫手。遠包齊、梁，高振唐音。崔顥、太白所不能爲，何況其餘！庶幾右丞《出塞》，足以近之。持較楊愼《關山月》，則一起一收，說盡無味，中四句太多太滯，肥笨不能通靈；「分弓」二句不上題，似猜謎；「紫塞」二句亦不上題，由其章法文理不通也。再取右丞、工部《櫻桃》較何大復《鱘魚》，皆可見明之詩人不如唐遠甚。《唐詩近體》卷三：精細嚴整中血脉流貫，元氣渾然。以此入樂府，眞不可多得之作。《唐七律隽・古意》：崔賦體多，沈比興多，以畫家法論之，沈詩披麻皴，崔詩大斧劈皴也。余意詩無定品，興會所至，自能動人。然須才法兩盡。崔詩才氣勝，沈詩法律勝。以三唐人詩而必以孰爲第一，何異旗亭甲乙耶？《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高？曰【略】近體則宋員外（之問）之【略】暨沈雲卿之「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爲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養一齋詩話》卷八：嚴滄浪謂崔郎中《黃鶴樓》詩爲唐人七律第一，何仲默、薛君采則謂沈雲卿「盧家少婦」詩爲第一。人決之楊升庵，升庵兩可之。愚謂沈詩純是樂府，崔詩特參古調，皆非律詩之正。必取壓卷，惟老杜「風急天高」一篇，氣體渾雄，翦裁老到，此爲弁冕無疑耳。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二：常語，以色韵

佳。《詩境淺說丙編》：詩從古樂府脫化。首句言生小華貴，深居蘭室，在鬱金蘇合香中。次言于歸後倡隨，若棲梁之雙燕。三四用逆挽句法，征人遼海，荏苒十年，況木葉秋深，西風砧杵，寒衣待寄，益增離索之思。五句盼雁書而不到，承上征戍而言。六句感魚鑰之宵長，承上九月而言。收句言獨處含愁，更堪明月凄清，來照流黃機上。且有只容明月照我幽居之意，與「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帷」同其貞靜也。

《遥同杜員外審言過嶺》　《唐詩訓解》卷五：題中「遥」字妙。三「何」字是瑕，不可效之。《沈詩評》卷二：□市悲歌，□慨激烈。《唐詩歸》卷三：鍾惺云：交情在「遥同」二字。「天長地闊嶺頭分，去國離家見白雲。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譚元春云：講「遥」字。「兩地春風萬餘里」，鍾惺云：前六句字字是遥聞，卻不明說，此句明說，反覺淺了。「何時重謁聖明君」，鍾惺云：更淺。《唐風定》卷一六上：不著景物，寫送清空，初唐唯此一篇。《唐體餘編》卷一：預愁見耳，先寫聞，更慘栗。《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一，天長地闊。用一「分」字，是正在嶺上欲過未過時。二，去國離家。用一「雲」字，便是已過嶺下去也。看他寫一過字，便寫出如許分寸，而又毫不費手，眞使後人何處復得臨摹。四欲告訴過嶺苦趣，三忽折筆，反先致問都下。後來唐家三百年詩人如山，但學得此一折筆者，便是雄視一世，鼎垂千年去也。先生開創之功，豈可誣哉。人，即員外也。何處，言過嶺以去，杳莫可問也。雁幾群，遍指京華士大夫也。兩地字，正接南字、北字。兩地萬餘里，中間插春風字妙，便接出末句之何時。（衡陽雁飛不到，而猶曰北望，則其去極南可知也。衡陽雁飛不到，而問其幾羣，則自望極北可知也。末句倒時重謁，苦處卻在七之「春風」二字，細細吟之。）《唐詩評選》卷四：如海平波定無穀縐。又：三四蟬連無迹。又：束近拙。《唐詩解》卷三九：《唐書・文藝傳》：佺期爲給事中，會張易之敗，長流驩州。審言亦交通張易之，流峰州。按題云「遥同」者，同時過嶺而異道也。言以嶺之高，天地且分隔矣，今過此而家國可得見耶！唯白雲滿目耳。彼洛中風景，一無可似，殊方瘴癘，尤爲不堪。浮漲海而生死難期，度衡陽而雁書永絕。我既與子天各一方，江山萬里，果何時而可以謁天子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佺期流驩州，審言流峰州，南北分飛，同時過嶺而作。「聖明君」似俚，然劉楨有「將須聖明君」句。《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一：一，「嶺頭分」，是正在欲過未過時也。二，「見白雲」，是已過嶺下去也。四，欲告訴嶺南苦處，三，先折一筆，反致問都下風光。金聖嘆先生曰：後來詩人如山，但能學得此一折筆者，便可雄視一世。五、六既至漲海，則衡陽反在其北矣。「人何處」、「雁幾羣」，雁可見，人不可得而知也。七，「兩地」二字，正接「南」、「北」字來，結上起下。八，足見忠悃，從「臣罪當誅，天王明聖」得來。

《和上巳連寒食有懷京洛》　《唐詩歸》卷三：鍾惺云：題亦妙！「行樂光輝寒食借」，鍾惺云：只一「借」字便不必說上巳矣，用筆之妙如此！「太平歌舞晚春饒」，譚元春云：「饒」字不佳。「坐見司空掃西第，看君侍從落花朝」，譚元春云：把侍從通說雅了，如「拜手落花春」亦妙在此。《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低手寫色，高手寫神，由來天定，那可爭得。只如此詩起手七字，若謂是寫柳色，豈即復成語話，高手人讀之，便曉其正爲「軒騎相從」四字寫神。加「半下朝」三字又妙，以此思遥遥，遥遥可知也。三、四，行樂光輝，太平歌舞，即實接軒騎相從也。寒食妙於借字。言今日上巳，已先偷得後一日寒食也。晚春妙於饒字，言明朝寒食，又正接連先一日上巳也。只此「饒借」二字，便壓殺他人無數拖筆沓墨，想見先生手法之高妙。五、六，寫紛紛軒騎，各自行樂。七、八，卻於紛紛行樂之外，另寫一等異樣光輝，更非樓下洲邊之所得同。看他故用「東」字、「南」字、「西」字作章法，使讀者心頭眼頭，便有爭流競秀之觀，眞爲奇絕筆墨也。侍從落花朝，艷便艷殺人，清又清殺人。謂唐初人板重，斯豈蹔論哉。《唐詩評選》卷四：本色風光。雲卿詩得此，脫去自家蹊徑盡矣。《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一：京洛勝遊之地，天津橋爲始，正「軒騎相從」處也。「御柳碧遥遥」，却不獨指天津說，東郊道、「南渡橋」一帶皆在其中。以此思「遥遥」，遥遥可知也。「軒騎相從」而曰「半下朝」，則半非下朝可知也。此二句只是虛虛籠起，下遂實點一筆，言「行樂光輝」，不止今日上巳，還有明日寒食也。又翻空一筆，言「太平歌舞」，晚春儘多，且不止今日上巳、明日寒食而已也。而題中「連」字之神，和盤托出矣。「紅妝樓下」、「青草洲邊」，乃是申寫天津橋之香車寶馬紛紛四出，到處皆是，以完「碧遥遥」三字之神。末遂索性放筆於軒騎相從之外，另寫出一等異樣光輝，有非樓下洲邊之所可得而同者。而其有懷之所屬又可知也。又曰：此等詩句句清新，字

字濃麗，細讀一過，便當令人口香十日。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十二：「落花朝」，唐人語，謂春時也。韓翃云：「長安道上落花朝」，鍾惺誤以爲朝廷之朝，而云新麗，不顧文理如此。

《昆明池侍宴應制》 《唐詩歸》卷三：鍾惺云：古直淹雅，排律當家。沈《晦日昆明》詩若如此作，不輸與宋矣。詩文佳惡，蓋亦有興、有數。「武帝伐昆明，穿池習五兵」，鍾惺云：直叙有骨氣。「驥兵非帝念，勞物豈皇情」，譚元春云：大臣語，前輩詩。「靈魚銜寶躍，仙女廢機迎」，譚元春云：樸中巧。鍾惺云：實事生動。《沈詩評》卷二：露浥紅蓮，雲翩翠竹。

《白蓮花亭侍宴應制》 《唐詩歸》卷三：「霜威變綠樹，雲氣落青岑」，譚元春云：好在「氣」字。「水殿黃花合，山亭絳葉深。朱旗夾山徑，寶馬駐青潯。苑吏收寒果，饗人膳野禽」，鍾惺云：應制詩裝點幽事生色，惟右丞能之。《唐詩鏡》卷四：「霜威變綠樹，雲氣落青岑」，景語適然。《唐詩評選》卷三：高朗。又：「苑吏收寒果」一聯，淺人必以爲中晚爲「六位乾坤動」等鋪排氣象句奪去心目也。自非郊廟，固當以小雅爲宗。《唐詩選勝直解・五言排律》：白蓮花亭，應是白蓮名亭，而秋日幸之。「九日」，三秋宴賞之時。「天仗」，天子之仗下也。「禁林」，亭在禁苑中也。秋日霜重，故樹皆變色，遶殿皆菊，故曰「黃花合」。亭藏樹中，故曰「絳葉深」。朱旗塡徑，寶馬飲水，獻果者司苑之官，奉禽者畋獵之士，各供其事也。侍宴至暮，而遙聽秋砧，盡日之歡，君臣相得甚矣。

《仙萼池亭侍宴應制》 《唐詩歸》卷三：鍾惺云：細潤，不爲此體所縛。「川長看鳥滅」，譚元春云：清幽事。「徑狹難留騎，亭寒欲進衣」，譚元春云：「亭寒」好，若寒屬節候無味。《唐詩鏡》卷四：「谷轉聽猿稀」，得景。「閒花」二語有韵。《沈詩評》卷二：錦綉橫鋪，雕繪滿目。《唐詩解》卷四五：按唐翠微宮所以避暑，仙萼即宮中池亭也。言天子乘輦尋山，而行宮在山之半，於是歷川谷之幽，超石磴之峻，觀雲泉之飛，覽石竹薔薇之吐，足稱勝遊。然山徑至狹，非留騎之所；池亭多寒，非春衣能堪，故龜方獻壽，而仙樂則已還宮也。《唐詩評選》卷三：詔令宜人，工非組刻。

《奉和晦日駕幸昆明池應制》 《唐詩鏡》卷四：「雙星」二語，當家句，復陡健。「山花」二語，布景、裝句俱佳。《沈詩評》卷二：瑰詞綺調。

《奉和聖製幸禮部尚書竇希玠宅》 《唐詩鏡》卷四：「水從」二語，景色最佳。下句入想更勝。《沈詩評》卷二：佛寶現光，大地一色。《唐詩解》卷四五：希玠以外戚爲禮部，故帝幸其宅，有「濯龍」「金穴」等語，言帝以臨朝之暇，聽禮南宮，歸幸尚書之第，經鳳池以回輦，向濯龍以施恩。既至其家，則見花草芬菲，雲水掩映，因歌舞林池之間，不覺行漏之已晚。既蹕路而尚徘徊，以見寵眷之深，戀賞之無已也。

《釣竿篇》 《杜工部草堂詩話》卷一：山谷黃魯直《詩話》曰：「『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之詩也。雲卿得意於此，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也。」苕溪胡元任曰：「沈雲卿之詩，源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之句。然李太白《入青溪山》詩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語益工也。」《艇齋詩話》：東湖晚年在德興作《漁父》詞，甚高雅，云：「七澤三湘碧草連，洞庭江漢水如天。朝廷若覓元眞子，不在雲邊即酒邊。明月櫂，夕陽船，遊魚一似鏡中縣。絲綸釣餌都收卻，八字山前聽雨眠。」「遊魚一似鏡中縣」，本沈雲卿詩：「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遊。」上句老杜曾用，下句東湖用之。東湖嘗對予誦此詞，且云本雲卿之句，自擊節不已。《升菴詩話・魚若乘空》：柳子厚《小石潭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此語本之酈道元《水經注》：「淥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沈佺期詩「魚似鏡中縣」，亦用酈語意也。又古詩：「水眞綠淨不可唾，魚若空行無所依。」《唐詩鏡》卷四：三、四景趣佳絕。「潭靜欲留船」，川情人意兩美。《樂安公主山池》「梅花寒待雪，桂樹晚留煙」，此「留」亦佳。《詩筏》：自皎然有三偸之說，因指子美「湛湛長江去」同於「湛湛長江水」，「江平不肯流」同於「潮平似不流」，而後人遂謂少陵詩未免蹈襲。如「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游」，沈佺期詩也，子美「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特襲沈句耳。不知少陵深服沈詩，時取沈句流連把咏，爛熟在手口之間，不覺寫出。觀唐諸家，語句相似頗多，大抵坐此，非蹈襲也。且「人如天上坐」不及「船如天上坐」，加「春水」二字作七言，卻更活動。而「老年花似霧中看」，描寫老態，龍鍾可笑，又豈「魚似鏡中游」可及哉！《古詩十九首》中，有意用他家句者，曹孟德亦然。不獨寫來無痕，試取前後語反覆諷咏，反似大出古人之上。非如今人本無佳句，偶盜

他語，便覺態出，如窮兒盜乘輿服物，一見便捉敗也。《退庵隨筆・學詩一》：古詩多展轉相襲，【略】沈佺期「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老杜亦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

《同李舍人冬日集安樂公主山池》　《沈詩評》卷二：如來演乘，天花亂飛。

《酬蘇員外味道夏晚寓直省中見贈》　《詩式・跌宕格二品・偷意詩例》：如沈佺期《酬蘇味道詩》：「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取柳惲《從武帝登景陽樓詩》：「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瀛奎律體》卷二：方回評：此詩三聯緊峭精神，尾句亦善用郎署事，即田鳳季宗「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者也。出《三輔錄》。又：紀昀評：此種典故，在今日爲腐爛語矣。因後來用濫而併議古人，此不論其世之過；因古人嘗用而據以藉口，又不通其變之過也。又：許印芳評：此論允當。又：馮舒評：登閶闔，謁紫宸，所見所聞無人間氣息，詩至沈、宋，人巧極而天工錯矣。又：陸貽典評：三、四是晚夏直省正面。又：查慎行評：中二聯寫夏晚景物佳。又：何義門評：中二聯叙夏景極灑脱，「冠劍」一聯轉結到寓直，落句收員外，應起處「並命」，又轉出題柱一層，皆以君恩裹結，意味深厚，盛世之文。又：紀昀評：初唐諸作多骨有餘而氣不足，肉有餘而神不足。此作最有格韻，非復板重之習矣。又：李光垣評：此長律，又不另編，例不畫一。又：無名氏（乙）評：七、八是夏晚佳句。又：許印芳評：沈佺期，字雲卿，內黃人。官太子詹事。律詩與宋之問齊名，時人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皆唐初人也。《唐詩直解》卷四：意高詞古，排律當家。《唐詩訓解》卷四：善揄揚，辭亦雅雋。此等題便用明朝。《唐詩鏡》卷四：三、四典雅，「小池」二語鬆秀。《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三七：骨秀氣老，辭生於情，非逞工靡麗者可比。徐中行曰：用韻妥而引事確，五言高手。周敬曰：高卓淵泓，爾雅典則，言言合節，大啓律門。黃家鼎曰：寓直之榮，禁中之景，夙夜匪懈之心，一一寫出透徹。《唐詩解》卷四五：蘇沈同受命爲郎，登鳳閣，蘇獨得入直禮闈，享大官之膳，分女史之香，榮寵殆甚。雖禁中清幽，夜色涼爽，終不敢釋冠劍而卧。以入朝之車，待漏只發，不可不嚴肅也。若天子睹君容儀，得如田鳳之賞鑒，則凡居三署者，與有光焉。《唐詩選勝直解・五言排律》：「並命」，言與蘇共在尚書省，而蘇入直「禮闈」，故得以食大官之膳，而受「侍史」之供帳也。四句總言入直之事。「天河」、「月露」，至夏日而明。「暑退」、「涼歸」四句，言省中之時，員外主執戟侍衛，故必正冠佩劍，漏盡始得釋也。末二句美蘇之儀容，比漢田鳳爲尚書郎，靈帝目送之，因題柱云。《古唐詩合解》卷一二：員外，屬尚書省。自漢以來，尚書諸曹有郎中、侍郎，無員外。唐朝每曹置一員外郎。寓直，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衛諸宮殿，宿禁中，以備非常。又：前解員外寓直省中，後解酬員外見贈，中四句寫禁中夏晚之景排入。「幷命登仙閣，通宵直禮闈。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起承一解，是員外寓直省中事也。又：幷命，沈、蘇同時幷爲郎也。漢制，尚書省在武帝內，故云仙閣。《十洲記》：崇禮闈，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尚書下舍門；二門皆名禮，故曰禮闈。大官，內官也。侍史，女史也。《漢官儀》：「尚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青縑白綺被，大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又給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執香爐燒薰，護衣服，奏事光明殿中。」「卷幔天河入，開窗月露微。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此一解，將夏晚之景，寓直之夜，寫作過文也。又：禁中清幽，夜深人靜，但見河漢影斜，幔卷而入，窗外之月高懸，而露華微浥。此時爽氣迎人，正是暑退涼歸之候。近水滌暑，故曰小池。高處先涼，故曰高樹歸，如人久客方歸之意也。字意甚佳。「冠蓋無時釋，軒車待漏飛。來朝題漢柱，三署有光輝。」轉合一解，所以表揚員外，以見酬贈之意也。又：冠蓋退朝即釋，今因直宿，故夜亦不釋。天明入朝，則無時釋也。夜漏盡，則朝天，故所駕之軒車先飛至，以待漏。至明朝奏事，必沾寵渥，如漢靈帝題田鳳之名於殿柱，而三署皆因蘇員外而有光彩矣。《漢官儀》：「尚書郎初從三署郎選，先試箋奏，初入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又《初學記》：秦初置郎中，令其屬官有三署，署中有郎中、侍郎，分隸三署。主執戟侍宮殿，出則充車騎，漢因之。《唐詩觀瀾集》卷一〇：氣韻清迥，如聽三霄笙鶴。《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七：「卷幔天河入，開窗月露微。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寫寓直，切夏晚。《小清華園詩談》卷下：韻之自然與句湊者，【略】沈雲卿之「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一：陳德公先生曰：五、六、七、八味景得秀，故是詩人分內。三、四叙眼前事，覺爲典綺。由其筆饒婉韻，故能運時成雅，最關功力。《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二：首二言己與蘇同受命。而蘇獨入「禮闈」。次聯「寓值」之榮。三聯、四聯「寓

值」之景，切定「夏晚」。五聯表其勤愼。末收到自己「酬贈」意作結。《漢書》：田鳳爲尚書郎，儀表端正。每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唐詩近體》卷四：先寫寓直之樂，次寫省中之勝，末兼頌祝之意，清雅絕俗。

《同韋舍人早朝》　《升菴詩話・五字》：郭頒《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鍾會取草，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耶？』松曰：『鍾會也。』景王曰：『如此可大用。』」沈佺期詩「五字擢英才」，用此事也。解者以五字爲詩，誤矣。《批點唐詩正聲》卷一三：律嚴法整，是何等句，何等氣格！《唐詩直解》卷四：自是廊廟氣骨，不近猥瑣，格嚴法整。《唐詩選》卷二：玉遮曰：起句整麗，如冠裳佩玉。《唐詩訓解》卷四：一起雄健，有突出千仞之勢。《唐音癸籤・詁箋六》：「一經傳舊德，五字擢英材。」上用韋氏事，下用晉中書郎虞松事。「五字」用之中舍，唐人尤多。《唐詩鏡》卷四：三、四冠冕，「一經」二語典實。《沈詩評》卷二：洞陰之磬，雲和之管，足滌凡耳。《唐詩評選》卷三：結構有度，王元美所云「事不旁引，情無牽合」，此足當之。《唐詩解》卷四五：宮門闢而雲霧未收，以見朝之太早；鳴珂之馬如龍，臣寮之班若雁，以見朝儀之整也。於是鐘盡長樂，奏事明光，則朝將罷矣。因美舍人家學淵源，英才卓犖，其進而趨朝，似若登仙而遊霄漢。我得長奉休暇，與舍人分禁而趨，不大稱快哉！沈爲考功，屬吏部，韋爲舍人，屬中書，故曰「分禁」。《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司馬景王命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令松更定，竭思不能改。鍾會爲定五字，景王曰：「王佐才也。」《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一：通首穩稱。三、四故最綺亮，七、八亦是直置語。《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二：首二言朝廷，已含「早」字。次聯「玉珂」句，是當朝之主。「珠履」句，是同朝之人。三聯「還早」字。四聯切「舍人」。《晉書》：司馬景王命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松不能改。鍾會爲定五字，呈之，王曰：「王佐才也。」末四「神仙」句，言上朝。「霄漢」句，言朝罷。「千春」句，祝聖，足「朝」字。「分禁」句，應轉「同」字。《唐詩近體》卷四：次第明晰，格律嚴整。

《自考功員外授給事中》　《唐詩鏡》卷四：語語矜貴。氣遒。

《和元舍人萬頃臨池玩月戲爲新體》　《唐詩歸》卷三：鍾惺云：取此作見沈宋奇秀處，勿使人借口渾噩也。「復有相宜夕」，譚元春云：「相宜夕」三字，妙會妙言。「玉流含吹動」，鍾惺云：光氣搖人。「半環投積草」，鍾惺云：奇語。「碎壁聚流杯」，鍾惺云：「聚」字好。「夜久平無煥」，鍾惺云：解說不出，實有此景，身歷自想，自然知之。「鏡將池作匣，珠以岸爲胎」，鍾惺云：奇語。「有美司言暇，【略】了了見沉灰」，鍾惺云：「有美」以下俱不稱。《唐詩鏡》卷四：麗語璀燦燭人。《唐詩評選》卷三：題曰「新體」，欺人耳，自是紹古之作。又：詠物詩亦作比興，四句起妙于用謝朓者。「夜久平無煥」，右丞，拾遺俱無此精采語，中晚人學此者愈勞夢想，體物語，分巧化工，至初唐而止，嗣後不復有繼者。又：排律至八韻以上，重用字常也。

《酬楊給事廉見贈省中》　《沈詩評》卷二：梅影橫窗，自是一般清味。

《夜游》（選本或作蘇味道詩）　《瀛奎律髓》卷一六：方回評：元夕者，太平之所宜有而離亂多，富貴之所宜有而寂寞多。讀此詩欲逢此辰，不可得也。又：紀昀評：此虛谷自說自話，無與於評詩。此亦典雅，華而不縟。又：許印芳評：三、四、七、八，腰字精工，寫景眞而有神。九、十第二字穩貼。皆鍊字法也。《唐詩評選》卷三：不敗。《唐詩選勝直解・五言排律》：此言元宵晴霽，故得盡慶賞之興也。首二句賦題「夜遊」字，次聯寫月色燈光，三聯寫遊觀之盛，四、五聯寫笙歌車騎之雜踏。餘興未已，而正聞鐘鼓之聲，出於長揚之宮，則君王與民同樂之意，亦有未已者。《古唐詩合解》卷一二：前解寫十五夜，先出「遊」字。中解便虛衍夜遊。而後解則實寫遊夜至旦也。「今夕重門啓，遊春得夜芳。月華連晝色，燈影雜星光。」此一解，言十五夜，唐世以三元放燈，放燈之夕，即通曉不閉門。今夕，元夕也。重門，城門也。啓，開也。《易》：「重門擊柝。」於此夜出遊，得春芳之美景，蓋月華如晝，燈影如星，此即所謂夜芳也。「南陌青絲騎，東鄰紅粉妝。管絃遙辨曲，羅綺暗聞香。」中一解，寫夜遊。又：青絲，所以繫馬。宋玉賦：「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故以東鄰對南陌。管絃遠奏，故曲須遙辨。羅綺在夜，故香則暗聞。「人擁行歌路，車攢鬬舞場。經過猶未已，鐘鼓出長楊。」此解以夜遊達旦爲合。又：人擁車攢，極夜遊之樂也。長楊宮中，有垂楊數畝，故名。「經過猶未已」，是行歌鬬舞之處，玩賞未偏，鐘鼓之聲出長楊，而曙光達旦矣。

《塞北二首》一　《沈詩評》卷二：武庫開張，矛戈森列。

又二　《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八韻十六句，無一句一字不工，

唐律詩之祖也。時稱沈、宋，而佺期、之問，皆不令終。無美善而有艷才，議者惜之。陳子昂、杜審言詩，亦絕出一時。於四人之中，而論其爲人，則陳、杜之詩尤可敬云。又：馮班評：子昂亦未令終，如何？又：紀昀評：陳、杜人亦不純粹，此語未考。又：馮班評：精整。「桂旗」出《楚辭》。又：陸貽典評：通篇嚴整。又：查慎行評：句句用意，隊仗整齊，可爲長律之法。又：何義門評：從入犯發端，與窮兵黷武興無名之師者異，家數最高。「冰壯」二句頓挫得好，接出下二句，恤士之私，赴國之急，兩面俱到矣。次句虛破「北」字。三、四、五、六，「塞」。九、十二句，「北」。落句帶出自家身分。又：紀昀評：純是初體，而氣格雄渾，不見堆排之迹。又：無名氏（甲）評：欲至天竺，必踰葱嶺。鐵勒，國名。又：許印芳評：次句鄙陋，故曉嵐抹之。雖非完璧，而氣格可學。又按：史稱武后改號，子昂上《大周受命頌》以媚之。審言坐通張易之兄弟，流峰州。虛谷未考本傳也。《沈詩評》卷二：涿鹿之戰，儼然叱咤雄威。

《李員外秦援宅觀妓》　《沈詩評》：窈窕撫媚，環珮鏗鏘。

《夏日都門送司馬員外逸客孫員外佺北征》　《沈詩評》卷二：應龍夭矯，不可捉拏。

《送盧管記仙客北伐》　《沈詩評》卷二：月印寒潭，清澈到底。

《人鬼門關》　《沈詩評》卷三：寒愴之甚。

《三日獨坐驩州思憶舊遊》　《韻語陽秋》卷十九：《荆楚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人傷之，以舟楫拯焉。故武陵競渡，用五月五日，蓋本諸此。」劉夢得云：「今舉楫相和之音，皆曰『何在』，蓋所以招屈原也。」詩曰：「沉江五月平隄流，邑人相將浮彩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又有《招屈亭詩》，所謂「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是也。今江浙間競渡多用春月，疑非屈原之義。及考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坐驩州詩》云：「誰念招魂節，翻爲禦魅囚。」王績《三月三日賦》亦云：「新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則以元巳爲招屈之時，其必有所據也。余觀《琴操》云：「介子推五月五日焚林而死，故是日不得發火。」而《異苑》以謂寒食始禁烟。蓋當時五月五日，以周正言之爾，今用夏正，乃三月也。屈原以五月五日死，而佺期、王績以元巳爲招魂之節者，亦豈是邪？

《從驩州廨宅移住山間水亭贈蘇使君》　《唐詩歸》卷三：「榮辱間朋遊」，鍾惺云：五字實歷。譚元春云：「間」字不浮。「豺虎怯眞投」，譚元春云：「眞投」可憐。「烟花換客愁」，鍾惺云：祇一「換」字寫盡苦境，非久客不知。「乘閑無火宅，因放有虛舟」，鍾惺云：曉得逍遣。「古來堯禪舜，何必罪驩兜」，譚元春云：結語梗段。鍾惺云：怨甚矣。《載酒園詩話又編・沈佺期》：沈非宋敵，不獨《晦日昆明》一結也。獨《從驩州廨（宅）移住山間水亭贈蘇使君》末云「古來堯禪舜，何必罪驩兜」，宋不能道。雖是憤語，卻超卓不凡。《沈詩評》卷二：秦娥悲歌，萬人垂涕。

《答魑魅代書寄家人》　《詩藪外編・唐下》：沈雲卿有《答魑魅》詩云：「魑魅來相問，君何失帝鄉？」中復云：「影答余他歲，恩私宦洛陽。」按遷謫流人，往往以魑魅爲言。沈詩首及帝鄉，作魑魅問亦可，然不應託影答辭。沈蓋用莊於魑魅問影語。魑魅二字，魍魎之誤。《唐音癸籤・詁箋八・附訂譌》：答魑魅詩既作魑魅問，不應托影答辭。《詩辯坻》卷三：沈佺期《答魑魅》詩「魑魅來相問」，又云「影答余他歲」，是用《南華》「罔兩問影」語，而易爲「魑魅」。崔顥《孟門行》：「黃雀啣黃花」，用楊寶事，而易「玉環」爲「黃花」。皆是隱映古事，而小變之，避常徑也，並不當以誤用駁之。

《度安海人龍編》　《唐詩歸》卷三：「我來交趾郡，南與貫胸連。四氣分寒少，三光置日偏」，譚元春云：寫邊徼，獨悲，獨奇。鍾惺云：「分寒」、「置日」亦是用力下字，奇而不刻。「昆弟推由命，妻孥割付緣」，鍾惺云：善於處窮。譚元春云：「付緣」妙！《沈詩評》卷二：蜃氣樓臺，倏忽萬狀。

《從崇山向越裳》　《升菴詩話・崇山》：驩兜崇山，今以爲湖廣之慈利縣，非也。沈佺期集有《從崇山向越裳》詩，其《序》云：「按《九眞圖》崇山至越裳四十里。杉谷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敬缺，籐竹明昧，有三十峰夾水，直上千餘仞，諸仙窟宅在焉。」其詩云：「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西從杉谷度，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岑。」以此證之，崇山乃在交廣之域爲是。

《哭蘇眉州崔司業二公并序》　《韻語陽秋》卷六：縣字有平去二音：如宮縣之縣者，樂架也；若州縣之縣，則別無他音。嘗觀顏延之《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獻終襲吉，郎官廣宴，堂設象筵，庭宿金縣。」沈約《侍宴詩》曰：「回鑾獻爵，縱金委奠，肆士辨儀，胥人掌縣。」二人押韻，皆作州縣之縣用何邪？沈佺期《哭蘇眉州詩》云：「家憂方休杼，皇慈更轍縣。」則

當作平聲押。《沈詩評》：更覺悲壯。

《**哭道士劉無得**》　《唐詩鏡》卷四：「國人」二語的當。《沈詩評》卷二：澄江庭草，時作驚人語。

《**回波詞**》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借對》　東坡云：「沈佺期《回波詞》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換牙緋。』杜子美詩：『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以『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

《**上巳日祓禊渭濱應制**》　《沈詩評》卷二：□蘭寒菊，香氣襲人。

《**邙山**》　《沈詩評》卷二：向隅之泣，滿堂慘然。《增訂唐詩摘抄》卷八：妙在插入「歌鐘」句，寫得滿眼都是鬼。又：感慨淋漓。《唐詩訓解》卷七：寄慨不盡。《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五一：何景明曰：自是盛唐家數。《唐詩解》卷二五：此見貴盛之無益，邙山歷萬古而所聞惟松柏聲，乃知歌鐘不可以娛泉下骨也。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中・沈佺期**》　沈佺期，相州內黃人也。進士舉。長安中，累遷通事舍人，預修《三教珠英》。佺期善屬文，尤長七言之作，與宋之問齊名，時人稱爲沈宋。再轉考功員外郎，坐贓配流嶺表。神龍中，授起居郎，加修文館直學士。後歷中書舍人、太子詹事。開元初卒。有文集十卷。

《**新唐書・文藝傳中・沈佺期**》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除給事中，考功受賕，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遂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事。入計，得召見，拜起居郎兼脩文館直學士。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爲弄辭悅帝，還賜牙、緋。尋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開元初卒。

紀事

《**本事詩・嘲戲**》　沈佺期以罪謫，遇恩，復官秩，朱紱未復。嘗內宴，群臣皆歌《迴波樂》，撰詞起舞，因是多求遷擢。佺期詞曰：「迴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中宗即以緋魚賜之。崔日用爲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須有特恩，亦因內宴，中宗命群臣撰詞，日用曰：「臺中鼠子直須諳，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燈脂污張五，還來齧帶報韓三。莫浪語，直王相，大家必若賜金龜，賣卻貓兒相賞。」中宗亦以緋魚賜之。

《**唐才子傳・沈佺期**》　佺期，字雲卿，相州人。上元二年，鄭益榜進士。工五言。由協律考功郎受賕，長流驩州。後召拜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常侍宮中，既侍宴，帝詔學士等爲《迴波舞》，佺期作弄辭悅帝，詔賜牙緋。歷中書舍人。佺期嘗以詩贈張燕公，公曰：「沈三兄詩清麗，須讓居第一也。」詩名大振。自魏、建安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鮑照、庾信、徐陵，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緻。及佺期、之問又加靡麗。迴忌聲病，約句準篇，著定格律，遂成近體。如錦綉爲文，學者宗尚。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唐詩變體，始自二公，猶始自蘇武、李陵也。有集十卷，今傳於世。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沈佺期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沈佺期集》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　《沈佺期集》十卷。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　《沈佺期外詩》一卷（闕）。輝按：新舊《唐志》、《宋志》、《崇文目》、陳《錄》有《沈佺期集》十卷，晁《志》五卷。

《**通志・藝文略**》　《沈佺期集》十卷。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沈佺期集五卷**》　（存目）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沈佺期集》十卷（案《文獻通考》作五卷）。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八**》　《沈佺期集》五卷。

《**宋史・藝文志七**》　《沈佺期集》十卷。

《唐才子傳・沈佺期》　有集十卷，今傳於世。

《文淵閣書目》卷九　《沈佺期文集》一部，一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沈佺期集》十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沈雲卿詩》二卷，弘文館直學士相州沈佺期著。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沈佺期詩》三卷。

《脉望館書目・唐人詩集》　《沈佺期詩》一本。

又　沈雲卿、宋之問、陳伯玉，共一本。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沈佺期集》二卷，鈔。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沈雲卿集》五卷，佺期。

《讀書敏求記》卷四　《沈雲卿集》二卷。【略】《之問集》已失傳，《佺期集》未知今有新刻本否？此爲吳門柳氏藏書。柳君名僉，字大中，別號味茶居士，摹寫宋本唐人詩數十種，今歸述古書庫中，視百家詩刻眞霄壤矣。

《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録彙編》卷七　《沈雲卿詩集》二卷。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一　《沈雲卿集》三卷，明刊本，汪文詔舊藏，唐沈佺期撰。

《結一廬書目》卷四　《沈雲卿文集》五卷，唐沈佺期撰。舊鈔本。朱笥河藏書。

《雲間韓氏藏書目・集部》　《沈雲卿詩》二卷。

《天一閣見存書目》卷四　《沈雲卿詩集》三卷，全。唐沈佺期撰。

《測海樓舊本書目》卷四　《唐人小集四種》，八本一函，四十二元。《沈雲卿文集》五卷。沈佺期，字雲卿。晚晴軒陳氏藍格鈔本，陳文田手跋。《沈佺期集》，新舊《唐志》、《宋志》及《直齋書録解題》皆十卷，獨《郡齋讀書志》作五卷。公武藏書，得之南陽公，大都蜀本爲多，此本出自大興朱氏竹君，與《讀書志》卷次合，當是從宋蜀本傳録者。《全唐詩》收詩較是集多三之一，是從明刊《唐五十家集》補入，而《唐文》所收祇寥寥數篇，不解當時館臣何以未見此本也？同治乙丑閏夏陳文田硯卿氏識於京寓之晚晴軒。原鈔本每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又記。

《藏園羣書題記》卷一一　正德本《沈佺期集》跋：明刊本《沈詹事集》壬子春得之秀水莊氏，前有正德戊寅王廷相序，與宋之問並舉，言「同寅劉潤之以二集示余校閱，歲月云遠，謄傳失眞，訛謬所裁正者，得什之五六，缺所疑者，竢善本更定焉。」是此集乃沈、宋同刻也。半葉十行，行十六字，白口，單闌。前有目録，卷首題「太子詹事相州沈佺期雲卿著」、「刑部郎中江都蕭海校正」、「監察御史浚川王廷相重校」三行。考《雲卿集》明嘉靖《百家唐詩》本分三卷，許自昌本分二卷，活字本分四卷，此本則以詩體爲次，凡五古、七古、五律、五排、七律、五絕、七絕，共七類，析爲七卷，與各本皆不同。取嘉靖本略校，詞句粗有出入。其詩句下注一作某，多爲他本所無。序中所云裁正十得五六者，殆謂此耶？

又　按卷中鈐有「姜氏所藏」、「姜渭璜谿珍玩」諸印，又有同治戊辰璜谿跋語，言得之於甫里。璜谿何人，無可考見，年代非遙，吳中當有知之者。藏園附志。

又　明刊《沈詹事詩集》跋：此沈雲卿集，題爲《沈詹事集》，明正德戊寅刊本，中板式，半葉十行，行十六字，江都蕭海校正，浚川王廷相重校。據廷相序，蓋與《宋之問集》同刻者也。按雲卿集《唐百家》本分三卷，明活字本分四卷，此獨爲七卷，蓋王氏所改。編定以各體爲次，每體一卷，然卷六祇五絕二首，何足成卷，知其以意改析，非舊第也。所録與別本頗有差殊，如《白鹿觀應制》五律一首、《太平公主南莊應制》七律一首，此本有之，而《唐百家詩》本失載。然《百家》本載《送韋商州弼》五言排律，此本亦無之。又此本五絕內有《獄中燕》一詩，細檢之乃《同獄者歎獄中無燕》詩。五律一首，已見卷三中，此則節取其後四句耳。王氏序言爲「劉字潤之校閱二集，裁正訛謬，什得六七」，何竟疏繆至此，豈前後一詩兩出未及寓目耶？又考劉潤之名成德，正德中爲遼東巡按御史，與蕭海校刻唐詩多種，可考見者有王建、耿湋、郎士元、李頎、皇甫冉、皇甫曾諸家，因考訂此集，幷附誌之。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二　《唐沈佺期詩集》七卷，唐沈佺期撰。

藝文

王世貞《沈詹事佺期訪道》　玄天洩至秘，大地輸眞宅。言訪赤城居，試探黃庭策。黃庭何其妙，幽闕守玄魄。赤城信矣高，靈仙寄神跡。鸞斾夜

分至，鳳管空中適。眉掞芙蓉青，顏欺舜華白。歸霞散衣桁，流水澄巾幘。泠然馭風來，倏爾凌雲息。勞役悲在今，夷猶歎夙昔。因牽絓原網，遂鑠冲霄翮。愁雲幕遠近，慾火煎日夕。隱隱移少年，沈沈散精液。敬謝廣成師，爲我示天則。竦轡崑崙顛，揚觴弱毛澤。滄桑坐經變，濛汜何虞迫。火棗幸有餘，乞師知不惜。

愛新覺羅・弘曆《**用沈佺期望瀛州南樓詩韻即效其體**》 井幹與麗譙，華矣干雲霄。勝名空藉藉，追賞久寥寥。【略】問俗思艱深，考古興懷遙。所願敦詩書，庶可化浮囂。長吟雲卿詩，穆如以爲謠。

又《**瀛州南樓三和沈佺期韻**》 何年廢重譙，曠景澄烟霄。修文掞鴻詞，賡和何寥寥。而我三繼唱，逸興飛清飈。言巡江南境，復過瀛西橋。愛此詩書邦，文獻誠非遙。覲光來老幼，寧厭騰塵囂。如傷周王懷，爲度夏代謠。

又《**瀛州南樓五疊沈佺期韻**》 古郡仍木譙，不見樓干霄。藉問繁華地，幾不歸凄寥。瀛州復經過，和鈴鳴春飈。緬彼盛唐代，度此第三橋。比肩許宋近，遊燕勝驩遙。（佺期仕武后朝給事中，坐交張易之流驩州，遇恩復官，復因內宴歌《迴波詞》以邀緋袍牙笏之賜。其詩名雖著盛唐，而諂媚希榮，實爲士林所鄙耳。）亦可安命分，猶然怨讒囂。今讀《迴波詞》，孰不鄙其謠。

又《**瀛州南樓六疊沈佺期韻**》 品詩憑層譙，宋作意凌霄。沈辭非不佳，末句誠凄寥。胡茲南樓間，絕唱傳揚飈。韻仍疊六鉢，景復度三橋。觀民惟務近，論古漫追遙。扶攜隨輕輿，寧復厭喧囂。最宜田斯情，因重摛茲謠。

又《**瀛州南樓七疊沈佺期**》 何處尋舊譙，如隔雲與霄。千秋誇勝蹟，閱久總寂寥。幸哉斯南樓，樓頹付煙飈。而竟以詩傳，尚尋臺與橋。展義廑政實，疊吟論世遙。爾時唐帝宴，倖進群臣囂。袍笏復牙緋，益鄙雲卿謠。

又《**題瀛州南樓**》 瀛州誰復認南樓？剩有佺期詩句留。可識即今問景者？無過佳話付千秋。

雜録

楊慎《**鴻寶**》 沈佺期詩《靜夜思》：「鴻寶清晨朝鳳京。」鴻寶，道書也。淮南王有《鴻寶秘術》。

王世貞《**宛委餘編**》**六** 沈佺期詩「玄菟城南秋夜長」，或以爲「菟」作平聲，非也。按袁紹《典略》：睢固字白菟，屯射犬，或戒固曰：「將軍字菟，而此邑名犬，菟見犬，其勢必驚，宜急去。」菟不從，爲魏太祖所破誅。然則「菟」當爲「兔」，從兔呼，《廣韻》於去聲注：「草名」，又北複姓。而不言與「兔」通。故記之。

《**唐音癸籤・詁箋一**》 沈佺期《改年觀赦》詩：「六甲迎黃氣，三元降紫泥。」《望氣經》云：「黃雲四出，主赦。」黃氣，黃雲也。華蓋象雲，六甲乃華蓋杠傍星名，故用之。

《**詩辯坻**》**卷三** 沈雲卿「千秋遺令開」，「開」字湊叶，讀者不覺，由專重聲響耳。

《**隨園詩話**》**卷一五** 或問唐沈佺期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余按皇侃《論語義疏》云：「冶長從衛還魯，見老嫗當道哭，問：『何爲哭？』云：『兒出未歸。』冶長曰：『頃聞烏相呼，往某村食肉：得毋兒已死耶？』嫗往視，得兒尸，告村官。官曰：『冶長不殺人，何由知兒尸？』遂囚冶長。且曰：『汝言能通鳥言，試果驗，裁放汝。』冶長在獄六十日，聞雀鳴而大笑。獄主問何笑。冶長曰：『雀鳴嘖嘖，啑啑，白蓮水邊，有車翻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往視，果然。乃白村官而釋之。」余愛雀言，音節天然，有類古樂府。

宋之問

論述

綜論

《**瀛奎律髓**》**卷一** 方回評：宋之問，唐律詩之祖。【略】詩則未嘗不佳，

字字細密。

又卷一〇　律詩至宋之問，一變而精密無隙矣。

《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　之問〔五古〕篇什頗盛，意似規模三謝，第律語時時雜之。

又《近體上・五言》　延清排律，如《登粵王臺》、《虛氏村》、《禹穴》、《韶州》、《清遠峽》、《法華寺》等篇，叙狀景物，皆極天下之工。且繁而不亂，綺而不冗，可與謝靈運遊覽諸作並馳，古今排律絕唱也。

又　讀盛唐時排律，延清、摩詰等作，眞如入萬花春谷，光景爛熳，令人應接不暇，賞玩忘歸。

又《近體中・七言》　唐應制諸首拔詩，宋之問三作外，餘皆未愜人意。

《詩源辯體》卷一三　《品彙》所載宋之問五言絕，有「卧病人事絕」一首，乃律詩前四句。有「綠樹秦京道」一首，乃排律後四句。皆後人摘出，以爲絕句耳。又律詩「馬上逢寒食」前四句，亦有摘爲絕句者。

《唐詩歸》卷三　鍾惺云：之問競躁人，其爲詩深靜幽適，不獨峻整而已，詩文故有絕不似其人者。又云：之問五言古，深健氣厚。又脱盡唐初浮滯，樸中藏秀，心目快然矣。今人但知其律體耳。

《戴酒園詩話・一聯工力不均》　宋延清初唐名家，然如「秋虹映晚日」，固不及下句「江鶴弄晴煙」之妙。又《江南曲》：「採花驚曙鳥，摘葉餵春蠶」，摘葉餵蠶僅一事，因採花而鳥驚，一句中有兩折，亦上句勝也。

《戴酒園詩話又編・宋之問》　宋古詩多佳，眞苦收之不盡。律詩扈從、應制諸篇，實亦不能高出于沈。山水麗情，則沈猶竹生雲夢，宋則伶倫子吹之作鳳鳴矣。

又　《龍門應制》，宋生平最得意之時也。《明河篇》，極沮喪之事也。《明河》事醜耳，詩固佳。《龍門》流利暢達而已，意態層折大不如。嗚呼！一人之詩有遇不遇，尚無關于優劣，況士之坎壈者！

又　延清謫附易之，謫瀧州，逃歸匿張仲之家。仲之謀誅三思，安王室，即令兄子曇上變丐贖罪。傾險如此，而曰「自惟最忠孝，斯罪懵所得」，又曰「吾惟抱忠信，吟嘯自安閑」，眞是厚顏。然每遇山川禪隱，則津津稱羨，名言如屑。至如「莫使馳光暮，空令歸鶴憐」，「大隱德所薄，歸來可退耕」，「去去獨吾樂，無能愧此生」，雖違心之言，卻辭理兼至，殆所稱猩猩人語耶！

又　「夜絃響松月，朝棹弄苔泉」，「氣青連曙海，雲白洗春湖」，「雨色搖丹嶂，泉聲聒翠微」，造語之妙，可謂前凌謝朓，後挈王維。

《帶經堂詩話・記戴門六・破邪類》　唐中宗時，羣臣多應制賦詩，如崔湜、鄭愔、宋之問輩，皆人頭畜鳴。張柬之等五王，皆死此三人之手。蓋將以擁戴武三思，危唐社稷，與宗楚客厥罪維均。乃鴟梟之音，亦溷風雅。每睹唐詩至此，未嘗不髮指也。

《小滄草堂雜論詩・又雜論詩》　或云宋之問五言古：「舟子怯桂水，最云斯路難。吾生抱忠信，吟嘯自安閑。」不當作一名士耶？曰：此正小人無忌憚之詞，君子戒愼恐懼，定不云爾。

《三唐詩品》卷一　其源出於謝元暉、沈休文。五言長篇蔚密，短篇明秀，高凌宣遠，卑擬韓卿。七言短章，獨開蹊徑，玩詞已盡，而尋味方永，實文壇之獨幟，韻府之高言。《明河》發詠，爲西昆之體所師意焉。應制律詞，特饒風韻，後惟錢起足以方之。

《詩學淵源》卷八　之問詩文情並茂，雖取法齊、梁，而古調猶未盡泯。自杜審言下逮蔣挺輩，並入近體，惟雜曲作齊、梁耳。

分論

《初到陸渾山莊》　《唐詩歸》卷三：「日覺秋琴閒」，譚元春云：「秋琴閒」，妙！「寒露衰北阜」，鍾惺云：「衰」字老甚，與玄宗「北風勇士兵」同法。「夕陽破東山」，譚元春云：人多喜「破」字，反覺小樣。「浩歌步榛樾，棲鳥隨我還」，譚元春云：二語直沈，宋中陶詩也。鍾惺云：深厚詩，若無此等語，便枯滯無情矣。

《夜飲東亭》　《唐詩歸》卷三：「暗芳足幽氣，驚棲多衆音」，鍾惺云：靜極。譚元春云：詩中有用一音靜者，有用衆音靜者，其妙難言。《唐詩評選》卷二：僅四十字，而波折甚大，迴合甚曲。深心靜力，亦不知世有陳子昂也。

《題張老松樹》　《優古堂詩話・谷口未斜日數峰生夕陰》：蔡絛《西清詩話》取權僧「谷口未斜日，數峰生夕陰」之句。然唐宋之問詩云：「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權實取此。沈約《登元暢樓》詩亦云：「雲生嶺乍黑，

日下溪半陰。」宋景文公《過行慶關》詩云：「雲生全嶺失，日隱半崖陰。」宋全用沈詩也。梁庾肩吾詩云：「塵飛遠騎沒，日徙半峰寒。」庾沈同時人。《唐詩歸》卷三：譚元春云：一首絕妙《感遇》詩。鍾惺云：寫得肅潔，不受題詠之苦。「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譚元春云：不兼木，妙！鍾惺云：「寒色」着一「起」字便不同。

《別之望後獨宿藍田山莊》 《唐詩歸》卷三：「藥欄聽蟬噪，書幌見禽過」，鍾惺云：閑境生愁。「愁至願甘寢，其如鄉夢何」，鍾惺云：客中作鄉夢，得家書，雖出無奈，亦是自遣一端。此則欲寢而畏鄉夢，深一層矣。與老杜「反畏消息來」同一苦想。至「近鄉情更怯」，又深一層。

《浣紗篇贈陸上人》 《唐詩歸》卷三：譚元春云：大悟頭，消人鈍根。「國微不自寵」，鍾惺云：幽賤安卑語，苦志戒心，見此五字。「艷色奪人目，斁嗛亦相誇」，鍾惺云：「亦」自妙！「始覺冶容妄，方悟羣心邪」，鍾惺云：才說上贈上人話頭，然只此二語已妙矣。「自昔專嬌愛，襲玩唯矜奢」，鍾惺云：「襲玩」二字寫盡兒女之情。「達本知空寂，棄彼猶泥沙」，鍾惺云：自此以下皆死心後語，非大本事人不能，且不知。「來止妾西家」，譚元春云：五字有但吃肉邊菜意。鍾惺云：正是食火吞針手段。又云：自「欽子」下皆作浣紗女歸依口氣，上人身分盡高矣。此映帶之妙。《逸老堂詩話》卷上：古人文辭中往往談及西子事，而其說不一。《吳越春秋》云：「吳亡，西子被殺。」則西子之在當時，固已死矣。宋之問詩：「一朝還舊都，艷妝尋若邪。鳥驚入松網，魚畏沈荷花。」則西子復還會稽矣。杜牧之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則西子甘心隨范蠡矣。及觀東坡《范蠡》詩：「誰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則又爲蠡竊西子而去矣。余按《墨子·親士篇》曰：「西施之沈其美也。」西施之終，不見於史傳，古今咸謂其從范蠡五湖之游，今乃知其終於沈，可以爲西子浣千古之冤矣。墨子，春秋末人，其所言當信。《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周啓琦曰：悟足，故精華自生。識到，故枝葉自掃。從禪理摸出色空妙語，識力斬新。歷六朝幾人能有此眼，幾人能下此手？《載酒園詩話·詩歸》：宋之問《浣紗篇贈陸上人》，後云：「自昔專嬌愛，襲玩惟驕奢。達本知空寂，棄彼猶泥沙。永劃偏執性，自長薰修芽。攜妾不障道，來止妾西家。」鍾云：「**襲玩**」二字，寫盡兒女之情。自此以下，皆死心後語，非大本事人不能，且不知。」又云：「正是食火吞針手段。」總評曰：「《浣紗篇贈陸上人》，題便妙矣，忽說出一段禪理，了無牽合，直是胸中圓透，拈着便是。」余意越女自是千載上人，與爾時何涉？譚又云：「將美色點化上人，是從來祖師好法門。」則何不即作目前美婦人語，卻鋪叙西施實事：「一行霸勾踐，再笑傾夫差。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沉荷花。始覺冶容妄，方悟羣心邪。欽子秉幽意，世人共稱嗟。願言托君懷，倘類蓬生麻。」將死人說得活現也。明是寄托之詞無疑。按宋《龍門》奪袍，《昆明》入選，自誇「三入文史林，兩拜神仙署」，生平頗亦赫奕。後又轉結安樂，太平嫉之，下遷越州長史。史稱其「頗力爲政，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此詩必作于越中，當是偶逢名僧，追念往事，所謂「不向空門何處消」也。宋在韶州，嘗謁六祖。又其《雨從箕山來》曰：「觀花寂不動，聞鳥懸可悟。向夕聞天香，淹留不能去。」人雖險競，于禪乘似多夙根。如房融，二張之黨，流高州後，能譯《楞嚴》。文人慧業，數數有此。鍾、譚專就浣紗及上人評論，似未了了其作詩之意。《一瓢詩話》一九一：宋之問《浣紗篇》，鶯花禪悅。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詠物送行，唐時即席之作。此詠其送僧，故作難題，便從實處著筆。

《雨從箕山來》 《唐詩歸》卷三：「此時客精廬，幸蒙眞僧顧」，譚元春云：眞僧難得。「觀花寂不動，聞鳥懸可悟」，鍾惺云：不必說禪，自是活佛點化。譚元春云：尤妙在題是「雨從箕山來」。《古唐詩合解》卷一：只前一解寫景。「此時客精廬」句，是前後之過脈。「雨從箕山來，倏與飄風度。晴明西峰日，綠縈南谿樹。」此從入山寺時候起。箕山在河南府登封縣，許由所隱處。飄風，驟風也。古詩：「飄風不終朝。」言雨自箕山而來，倏忽之間與飄風並過，乃見晴明日色，在于西岸。而南谿之樹，雨後如洗，綠色可愛也。縈，樹色暢茂也。「此時客精廬，幸蒙眞僧顧。深入清淨理，妙斷往來趣。」此時飄風過雨之後，境界明淨。客于精舍僧廬，又得眞僧來顧，觀心空而清淨，斷塵趣之往來，深入妙理，不可思議。「意得兩契如，言盡共忘喻。觀花寂不動，聞鳥懸可悟。」禪意有得，兩相契悟。意象既無，何言可喻？故忘之也。觀花亦皆空寂，聽鳥總是天機，心既悟，隨處觸發，頭頭是道矣。「向夕聞天香，淹留不能去。」此以二句爲一解，是題之去路也。聞香淹留，其會心處，在向夕時耳。

《初至崖口》 《唐詩歸》卷三：「微路從此深」，鍾惺云：五字妙甚！

且轉得有力。譚元春云：予嘗於南都鐘樓西北尋徑，每覺如此而不能書，讀之快然。《唐詩評選》卷二：密好成章，一結尤有留勢。又：唐人古詩每用「我來」字轉，如鐵鑄衣擺動搗人，唯此暗帶不覺。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末四句）作不盡語，居然有不盡意。此唐人獨擅技。

《人崖口五渡寄李適》　《唐詩歸》卷三：「抱琴登絕壑」，鍾惺云：好行徑。「路極意謂盡」，鍾惺云：高險其境。「人遠草木秀」，鍾惺云：畫不得。「空令歸鶴憐」，鍾惺云：「鶴憐」甚於鶴怨。出則怨，歸則憐。《唐詩選勝直解・五言古詩》：（「抱琴登絕壑」至「山深雲景鮮」）賦也。尋山問水，抱琴以隨，沿溪而行，路更曲折。覺草木之秀，雲影之鮮，漸入佳境矣。此一段叙五渡山水之妙。（「余負海嶠情」至「朝棋弄苔泉」）海中之山曰「嶠」。「野人船」，小艇也。言余向有海嶠之遊，今隔十餘載，山色不改。尋仙源而乘小艇，憩乳竇而眠天窗。夜撫琴而聲響於松月之間，朝鼓棹而搖曳於苔泉之內，洵可樂也。石竇滴水如乳，山洞見天如窗。此一段叙遊五渡之景。（「因冥象外理」至「空令歸鶴憐」）因思萬象之外，可悟妙理。寰區之中，永謝塵緣。對碧澗可以忘老，調藥餌可以永年。光陰易逝，勿令歸鶴笑我碌碌而不返也。此一段是招李適同遊而寄之也。

《洞庭湖》　《唐詩歸》卷三：「地盡天水合」，譚元春云：舟中好眼。鍾惺云：與「漢廣不分天」同意，然「地盡」二字深於「漢廣」矣，妙在不說出「廣」字。「晶耀目何在，澄熒心欲無」，譚元春云：心目奇幻，從來洞庭詩，只爲心目說得有着落，故失之耳。鍾惺云：「心欲無」三字尤寫盡浩渺。「靈光晏海若，游氣耿天吳。張樂軒皇至，征苗夏禹徂。楚臣悲落葉，堯女泣蒼梧」，鍾惺云：六句敷衍可厭。「風恬魚自躍，雲夕雁相呼」，譚元春云：「雲夕」妙。「獨此臨泛漾，浩將人代殊」，譚元春云：可住。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排律詩也，以起四句不合格。

《景龍四年春祠海》　《唐詩歸》卷三：「宵齋洗蒙慮」，鍾惺云：三字甚深。「筵端接空曲」，譚元春云：奇。鍾惺云：亦細。「暖氣物象來」，譚元春云：海上靈幻境，然的的至理。鍾惺云：暖氣與「時暖」無干，正從「物象來」看出。入大山水始知。「安期今何在？方丈蔑尋路」，譚元春云：止此足矣。

《見南山夕陽召監師不至》　《唐詩歸》卷三：「此中意無限，要與開士說」，鍾惺云：「南山夕陽」有何意？有何可說？恐「開士」至亦竟無意無說矣。此中微甚，微甚。譚元春云：二句深蓄而蕩漾。「孤興欲待誰？待此湖上月」，鍾惺云：監師不至，自在言表矣。妙！妙！譚元春云：無端又說向湖上月，與夕陽何干？妙甚。《唐詩快》卷四：總在可解可不解之間，正當以不解解之。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前四句）自然超脫。（末二句）還他邈眇。

《遊法華寺》　《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此詩工甚。青鳥「三足」，白象「六牙」，工之至矣。又：馮舒評：王、楊四子，總之勻勻叙去，自然富麗，自然起結，無構造之煩迹。至沈、宋則富麗爲阿房、建章，銖兩爲凌雲，巧密爲迷樓，門戶房櫳，別爲蹊境矣。太白則仙山樓閣，望而難即。少陵則道君之艮嶽，非骨力不辦；然西風忽起，鳥獸哀鳴，不無蕭颯之氣。錢、郎以還，則如知書守禮之搢紳，或束脩自好之雅士，即家爲丘壑，清流括目，碧樹拂衣，觸景瀟灑，無有俗韻，然未可語馬家奉誠，裴公綠野，無論石家金谷也。方君雖著此書，然於大段未十分明白，只曉得「江西」一派惡習，且不知杜，何知沈、宋及「四子」乎？既不知杜之由來，又何論庾、鮑而上至漢、魏乎？獨於今世，不論章法，不知起結，「竟陵」、「空同」諸派，則彼善於此耳。世之言詩者莫謂予輩表章是書，遂謂虞山一派，純講照應起結也。又：「青鳥三足」，應考。又：馮班評：工不在此，此宋人四六所謂工也。又：紀昀評：此詩卻不脫堆垛之習，不足言工。

《遊陸渾南山自歇馬嶺到楓香林以詩代書答李舍人適》　《唐詩歸》卷三：「間關踏雲雨」，譚元春云：「踏」字奇甚！「浩歌清潭曲，寄爾桃源心」，鍾惺云：寄得無着落，甚妙。《古唐詩合解》卷一：篇中凡三韻，起結各一解一韻，腹五解爲一韻。鍾伯敬曰：延清五言古深健氣厚，又脫盡唐初浮滯，樸中藏秀，今人但知其律體耳。「晨登歇馬嶺，遙望伏牛山。孤出羣峰首，熊羆元氣間」，起處提歇馬嶺，至末解纔落楓香林，中間無限妙境，俱自此到一路行來之景色也。答舍人意只在結二句點出。伏牛山亦在登封縣。「伏牛」對「歇馬」巧合。其山孤聳，出羣峰之上，而山勢如熊羆蹲踞于元氣之間也。「太和亦崔嵬，石扇橫閃倏。細岑互攢倚，溪巘競奔蹙」，太和，山名。崔嵬，高大之貌。石扇，石門也。橫閃倏，石勢橫亘而突出也。細岑，山峰之尖細者。互攢倚，彼此互相依倚而攢集也。溪巘，水流自高峰者。競

奔蹙，水勢下奔爲石所蹙迫而不得達，故水石互相爭競也。此皆言山水之秀。「白雲遙入懷，青靄近可掬。徒尋靈異跡，周顧愜心目」，上文正是靈異跡也。今言不獨山中水石幽奇，即此白雲從遠而入懷，青靄在近，手可掬取，俱可周回顧視，快我心目之間，而何必徒尋水石之靈異也。愜，快愜也。「晨拂鳥路行，暮投人烟宿。稷稻遠彌秀，栗芋秋新熟。石髓非一巖，藥苗乃萬族。間關踏雲雨，繚繞緣水木。西見商山芝，南到楚鄉竹」，此皆歷寫行路之景，乃題中「自」字「到」字之神也。曉行鳥路，暮宿人煙，拂者去之速，投者擇之審，稷稻遠望其色更秀，芋栗至秋乃新得熟。石髓，石中之精，食之得仙。非一巖，言多也。藥苗生于山谷，乃有萬類，亦言多也。間關，行路之苦，踏雲雨，則在高山中行也。繚繞，曲折，緣水木而行也。二句曲盡山行之狀。商山乃四皓隱處，見芝草而懷隱士之踪，到楚鄉而愛君子之竹，因以發我之浩歌也。「楚竹幽且深，半雜楓香林。浩歌清潭曲，寄爾桃源心」，出楓香林，結到寄李舍人適。竹之幽深與楓林夾雜，且在深潭之曲，幽勝不減桃源，隱心託之浩歌以寄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孤出羣峰首，熊羆元氣間」，寫高山。

《早發大庾嶺》　《唐詩歸》卷三：「嶸起華夷界，信爲造化力」，鍾惺云：來得重。「春暖陰梅花，瘴回陽鳥翼」，譚元春云：「陰」、「陽」字用得學問。「勤修魑魅職」，譚元春云：五字可悲，可笑。鍾惺云：自嘲、自悼、自安，盡此五字。

《下桂江縣黎壁》　《唐詩歸》卷三：鍾惺云：深秀奇細，似謝康樂。「天小霧峰攢」，譚元春云：「天小」妙。「吼沫跳急浪，河流環峻灘。欹雜出漩劃，繚繞避渦盤」，鍾惺云：刻畫灘峽入細。「舟子怯桂水，最云斯路難」，鍾惺云：「最云」二字寫出舟子怯路口角。「吟嘯自安閒」，譚元春云：五字是舟行快景，趁路者不知。「企予見夜月，委曲破林巒」，譚元春云：「委曲」字妙，妙！不在「破」字。「潭曠竹煙盡，洲香橘露團」，鍾惺云：前寫險晦盡矣，忽出此清明語景。妙！「思君罷琴酌，泣此夜漫漫」，鍾惺云：加「泣此」二字，深朗幽活。《小澥草堂雜論詩・又雜論詩》：或云宋之問五言古：「舟子怯桂水，最云斯路難。吾生抱忠信，吟嘯自安閑。」不當作一名士耶？曰此正小人無忌憚之詞，君子戒愼恐懼，定不云爾。杜子美詩「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復取」。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實賦灘行。

《奉使嵩山途經緱嶺》　《唐詩歸》卷三：「嶺上煙霞生」，鍾惺云：皎然。「大隱德所薄」，鍾惺云：語意深厚。「歸來可退耕」，譚元春云：以瀟灑起，以渾淪結，眞得作詩之法。《唐詩評選》卷二：鍊局弘遠，尤所難者。末二句曲折入彀率，其神百倍。

《寒食還陸渾別業》　《唐詩解》卷一一：此山居燕飲之詩。言城中花落如雪，而此地始開者，山深故耳。於是別河橋而歸卧伊川，則桃李含英，春酒方熟，熙遊聖化之中，酣飲而歌《擊壤》之曲，非太平何以能此？其開元致治之時乎！《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一四：此篇語意轉折，亦唐初七言佳調。唐陳彝曰：次兩句趣極。唐孟莊曰：「春」字說酒好，末二句辭則佳矣，時恐未然。《唐詩選勝直解・七言古詩》：此賦陸渾山莊之景。城中氣暖，故花如雪。山中氣寒，故花遲發。河橋、伊川，俱伊闕地。言梅花如雪而繼之柳放桃舒，正值清明，春釀已熟，可以卧月賞花，其樂陶然矣。雖古《擊壤之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何以異之。此見太平之世，無所營求，醉歌於聖化之中也。

《寒食江洲滿塘驛》　《昭昧詹言》卷一三：陪起，便不直。「遙憐」二句推拓。「吳洲」二句，又轉出一意。「驛騎」二句，推開作收，卻又往反曲折。八句耳，乃往復曲折，波瀾變化，可悟詩忌直之病。

《至端州驛見杜五審言沈三佺期閻五朝隱王二無競題壁慨然成詠》　《唐詩廣選》卷二：直如面談。又：亦何嘗刻意爲工！《唐詩直解》卷二：情苦語直，眞正高情。《唐詩歸》卷三：「豈意南中岐路多，千山萬水分鄉縣」，鍾惺云：即遙同過嶺之意，眞正交情。「雲搖雨散各翻飛，海闊天長音信稀。處處山川同瘴癘，自憐能得幾人歸」，譚元春云：淒苦語復帶宛篤之思，眞是朋友性命。《彙編唐詩十集》壬集一八：唐云：此如五盤嶺，愈轉愈深，一字一淚。《唐詩評選》卷一：亦似人人能之，神駿自爲貧道所賞。樂府之作，既被管絃，歌行之流，必資唱歎。管絃唱歎之餘，而以悲愉于天下，是聲音之動雜而文言之用微矣。若復納之龜卦，則言不宣于其聲，抑或授之準繩，乃法必互異於其律。而況枯木朽壤，單絲肥臕之猝發無情者哉！苟非宛轉生心，則必韻流神駿。起出無端，則當槁心而益動。止藏有待，則在濫志而知歸。調達無隔宿之言，則欣戚乘于俄頃。機警投無心之會，則抃躍其終篇。以此四端，區其得失，豈復在或文或質，一經一緯之間哉！廣博易良而不奢，

非知樂者無從語此。又：此與沈佺期《遙同杜審言過嶺》詩神迹有何不相肖。初唐人于七言不昧宗旨，無復以歌行、近體爲別。大曆以降，畫地爲牢，有近體而無七言。縶威鳳使司晨，亦可哀已。《唐詩解》卷一二：按中宗誅張易之，諸所與交通皆坐貶，時延清、杜、沈輩，俱以北人南遷，而所貶之州各異，故言始相見而終分路也。夫既天各一方，若雲搖雨散，庶幾藉音問相通，而奈此海闊天長何！既音書不易，庶幾候赦同歸，而又奈此山川瘴厲何！生還俱未可必也。此詩語意三轉，而哀益深，可爲趨時附勢者之戒。

《明河篇》　《唐詩紀事・宋之問》：蓋之問求爲北門學士，天后不許，故此篇有乘槎訪卜之語。后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其才，但以其有口過爾。之問終身耻之。（口過，齒疾）《唐詩廣選》卷二：委婉流麗，亦初唐杰作。「已能舒卷任浮雲，不惜光輝讓流月」，不惟高情，亦是妙理。《圍爐詩話》卷二：郭元振《古劍篇》，宋之問《明河篇》，正意皆在末四句。《網師園唐詩箋注》卷四：從帝城景色叙入。「南陌征人去不歸，誰家今夜擣寒衣」，此乃叙及思婦遷客之感。「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運用題中典故作結，令人神遠。《隨園詩話》卷一五：宋之問詩云：「還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是明用《荆楚歲時記》織女教問嚴君平事。《小清華園詩談》卷上　何謂志向？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志淫好辟，古有明徵矣。【略】宋延清志在邪媚，因賦《明河》之篇。劉夢得志在尤人，乃作看花之句。凡此之倫，不一而足。

《龍門應制》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武后遊龍門，命羣臣賦詩，先成者賜以錦袍。東方虬詩成，拜賜坐未安，之問詩成，文理兼美，左右稱善，后乃奪錦袍衣之。歸重「觀農」，立言得體。《全唐詩話續編・武后》：《廣卓異記》云：武后遊龍門，命羣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左史東方虬詩成，設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後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錦袍衣之。《唐風懷》卷二：南邨曰：清華蘊藉，洵是傑作。又（「山壁」四句）：寫境清深窈窕。《唐詩觀瀾集》卷五：逐層銜接，段落分明，其布詞設彩亦極工穩勻稱，初唐體格、音節如此。《網師園唐詩箋注》卷四：清詞麗句，詩人之賦。歸重「觀農」，立言得體。

《放白鷴篇》　《唐詩歸》卷三：譚元春云：要看此詩是珍重友贈，不得已而放鷴之意。莫草草誤讀。「故人贈我綠綺琴，兼致白鷴鳥」，鍾惺云：「兼」字便有放意。「物性不可違，白鷴愁慕刷毛衣」，譚元春云：二語皆幼稚迎門相告之言。「玉徽閉匣留爲念，六翮開籠任爾飛」，鍾惺云：處分得是。《圍爐詩話》卷二：宋之問《放白鷴篇》，正意在末四語，以其寂寥，故以「綠綺」作伴。「著書」云云，亦是横間之語，與達夫《燕歌行》中之「少婦城南」同法，起手先出琴側面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前四句）小詩有安頓，力量甚大。（末句）結更恰到好處。

《下山歌》　《舒庵重訂李于鱗唐詩選》卷二：黄爾調曰：短簡中氣自長，神自旺，意自足。《唐詩訓解》卷二：河清可待，人壽難期，一言兩語道盡。《唐詩歸》卷三：鍾惺云：要知五言古至六句，七言古至四句、五句、六七句，促不得，薄不得，開散不得，須是全副元氣付之。《唐詩解》卷一一：此言遊不可再，而有愛惜光景意。《唐詩選勝直解・七言古詩》：《下山歌》，有興盡而歸之意。「多所思」，以攜佳人之故。「攜佳人」故「步遲遲」，正以松間明月不當遽去耳。不能復遊，則此番正當領略趣味。四句一氣寫出，意甚宛轉有味。《古唐詩合解》：此亦古歌之遺風。又：嵩山，中嶽也。多所思，便伏下意。攜行遲步，惜松間之月也。遊不可再，故惜此月光也。《詳註圈點詩學全書》卷一：此「下嵩山」，有愛光景意。此七言四句一韵短古風。

《嵩山天門歌》　《升菴詩話・宋之問嵩山歌》：「登天門兮坐磐石之嶙峋，前湫湫兮未半，下漠漠兮無垠。紛窈窕兮岩倚披以鵬翅，洞膠葛兮峰棱層以龍鱗。松移岫轉，左變而右易，風生雲起，出鬼而入神。吾不知其若此靈怪，願游杳冥兮見羽人。」重曰：「天門兮穹崇，迴合兮攢叢。松萬仞兮拄日，石千尋兮倚空。晚陰兮足風，夕陽兮赩紅。試一望兮斂魄，況衆妙之無窮。下嵩山兮多所思，攜佳人兮步遲遲。松間明月常如此，君再游兮復何時。」此詩本集不收，嵩山有石刻，今但傳後四句耳。《唐詩歸》卷三：譚元春云：怪調須有妙想，尤須有眞氣。鍾惺云：又須有至理。「紛窈窕兮巖倚披以鵬翅，洞膠葛兮峰棱層以龍鱗」，鍾惺云：鬼工。譚元春云：句法倒下奥玄。鍾惺云：「鵬翅」、「龍鱗」形容巖峰不奇，奇在用二「以」字，不可思議。「松萬接兮拄日」，鍾惺云：「萬接」字眞甚，奇甚。「試一望兮奪魄，況衆妙之無窮」，「衆妙無窮」四字理語，以狀山水，非冥契山水人不知其解。山水何嘗無理。《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十五：周珽曰：《下山歌》短簡中氣自長，神自旺，意自足。《天門歌》奇瑰中骨清爽，想靈幻，調疏越，眞

吞丹山之石，飾玄鳥之衣，忽吐而爲鸚鵡賦，忽變而爲啼鵑曲。

《有所思》 《詩筏》：世以摩詰盜李嘉祐「漠漠水田飛白露，陰陰夏木囀黃鸝」之句爲己作，但此語亦不見佳，當緣摩詰作詩時，意景偶合，遂不覺用之耳。不然摩詰集中佳句勝此者甚多，而必盜此，所謂舍其粱肉，鄰有殘韲而欲竊之，豈其然哉！若之問，小人也。害劉庭芝至死，而盜其《代悲白頭翁》一篇。然宋集本自精麗，雖盜此詩，亦無以踰之，徒留此笑具於詞林。此又別是一種肺腸，不可與摩詰並論也。

《奉和立春日侍宴內出剪綵花應制》 《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律詩至宋之問，一變而精密無隙矣。此詩流麗，與太白應制無以異也。又：馮舒評：律詩成於沈、宋，乃曰至宋之問，誤矣。又：馮班評：律始於沈、宋，何言至宋之問一變耶？五言律沈、宋高於太白。又：韓元弼評：一偏之見。詩以志爲主，修辭次之。唐至李、杜勃興，始掃盡綺靡之習。兩馮君寢饋六朝，未免溺於詞人之見，宜其以沈、宋爲正宗，以李、杜爲變調也。又：紀昀評：不及太白之自然。又：馮舒評：此之謂盛唐，較太白爲穠厚。又：查慎行評：「裝」、「弄」二字與結處「剪刀」二字脈絡相貫。又：紀昀評：題本細巧，詩不得不以刻畫點綴爲工，雖初唐巨手亦不能行以渾朴。故詩亦因題而作，詩亦貴擇題。「繞」、「憐」二字有何奇巧而圈之？〔案：方回於五、六「繞」、「憐」兩字加圈。〕初唐之詩亦爲強標句眼，可謂日鑿一竅矣。又：許印芳評：論皆允當。太白《宮中行樂詞》，秀骨天成，他人萬不及也。宋之問，字延清，弘農人。善五言詩。官越州長史，坐附張易之及武三思，貶徙賜死。友人武平一纂其詩。《唐律消夏錄》卷二：讀應制詩須細看其次第、淺深、開闔、頓跌之法。《唐詩觀瀾集》卷六：（「金閣」四句）言語妙天下。又：「春色早」三字，覺通首筆墨皆化烟雲，羚羊掛角如是如是。《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二：陳德公先生曰：三、四白話雋爽，五、六描刻尖而雅。「住」、「迴」二字有力，結復倩絕，是沈、宋擅場得意之筆。又：一結總承，妙在明明道破而又不嫌盡。又：胡宸詔曰：意極尖出而語仍質樸，是最高手筆。

《春日芙蓉園侍宴應制》 《唐詩鏡》卷五：第六佳句。《小清華園詩談》卷下：詩之天然成韻者，【略】宋延清之「風來花自舞，春入鳥能言」。《唐詩箋注》卷一：「秦地沼」、「漢家園」，借名，非實有其地。中間四句新穎。「斜盤」二字從「轉」字生出，「曲抱」二字從「迴」字生出，極寫貼精妙。「風來」一聯，「自」字形「來」字，「能」字形「入」字，細思「入」字換不得「到」字。蓋「到」字泛指，「入」字就園內言之。二語寫狀宸遊所及，萬物歡欣意。應制詩至此極矣。

《夏日仙萼亭應制》 《唐詩鏡》卷五：山出雲橫，峰嵐雜沓，第四語最饒景趣。《唐詩解》卷三二：亭在山巔，故首言領（嶺）之高。末有「小天下」之語，言乘輿之來，適雨霽雲陰之時，于是飛藻則覺岩穴生輝，披襟則與薜蘿相洽，悠然小宇宙而薄萬乘矣。乃萬衆歡呼，樂帝之樂，故笙歌滿乎歸路也。《唐詩箋注》卷一：首二句言亭地勢之高。乘輿來過時則「野含時雨」，「山雜夏雲」。聖藻光華，輝騰巖穴，宸襟開暢，喜洽薜蘿。登亭遙望，似有小天下之意。一路笙歌，緩緩而歸。詩自閒雅有情。《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之詩，有清和純粹可誦而可法者，如：【略】宋之問《夏日仙萼亭應制》。《詩境淺說乙編》：「野含時雨潤，山雜夏雲多」，上句言野田得應時之好雨，多少適勻，恰合潤意。且以「含」字狀潤澤之久留，與「麥天晨氣潤」，皆善用「潤」字。下句言夏令則山氣騰發，重疊出雲，故夏雲多奇峰。用一雜字，見雲山錯峙，狀夏雲之多。余嘗於六月登太行南天門，望天表白雲，與羣岫參差競出，歎此句之工也。

《奉和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制得歡字》 《唐詩鏡》卷五：五、六境界自成。

《奉和聖製閏九月九日登莊嚴總持二寺閣》 《唐詩鏡》卷五：三、四用事佳。不惟「菊酒」切當，即「歌雲」在此相宜，若移之他時，便不韵矣。

《扈從登封途中作》 《增定評注唐詩正聲》卷六：郭云：闊大亦復溫厚。「山鳴」暗用嵩呼語，妙。《舜庵重訂李于鱗唐詩選》卷三：壯麗之極，所謂即事即景。有氣概。《唐詩訓解》卷三：字句皆典重。《唐詩鏡》卷五：體面規模。《精選唐詩分類評釋繩尺》卷三：氣象冠冕。《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十七：周珽曰：氣格高華，抒寫之外別有隱秀。《唐詩解》卷三二：首言儀衛之壯，次叙途中之景，末因獻詩而自遜其才非揚雲也。「山鳴」暗用「嵩呼」語。《唐詩選勝直解・五言律詩》：全篇賦體。【略】次聯言早起晚宿之景。三聯言途中旌旗之盛，山神亦知萬乘而擁護之也。末言雖獻詩，而不足以淡天，謙詞也。通篇壯麗，登封之景收盡。《重訂唐詩別裁

集》卷九：沉雄之作，落句不免意盡。《古唐詩合解》卷七：前解言仙遊到泰山，後解言仙遊從泰山而回，末結扈從之意。「帳殿鬱崔嵬，仙遊實壯哉。」起句言仙遊到泰山。帳殿【略】蓋行幸時幄帝爲殿也。鬱，言盛也。崔嵬，言高也。仙遊，天子爲封禪而遊也。壯哉，嘆其儀衛之嚴整雄麗。實，言不虛假也。「曉雲連幕捲，夜火雜星回。」承仙遊之壯。曉來捲起御幕，連山雲亦捲在內。夜時看帳殿四邊之火，與星光相雜而回繞。要知此時在山上，故雲入幕而火光如星。「谷暗千旗出，山鳴萬乘來。」此以辭泰山而歸爲轉，亦寫仙遊之壯。谷暗者，爲千旗之出。山鳴而萬乘初來，蓋漢武帝登嵩山，官屬咸聞呼萬歲者三，後世遂傳爲山呼，亦曰呼嵩，今「山鳴」當是暗用此語。「扈遊良可賦，終乏掞天才。」合上云，仙遊之狀如此，臣等扈從，良宜獻賦以揚盛美，但乏掞天之才，而終於不能也。此自謙之詞。《蜀都賦》云：「幽思絢道德，摛藻掞天庭。」「掞天」本此。摛，音螭，舒張也。掞，音閃，去聲，發揚聖藻也。《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七：（五、六句）莊麗。落句意盡，初唐詩往往不免。《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二：起結平調，三、四蒼，五、六亮，俱見老手。「暗」、「鳴」作假對，「暗」字生「出」字，「鳴」字生「來」字，一絲不苟。盧安世曰：三、四雲捲、火回，寫曉景，着「連幕」、「雜星」字，便乃增致。《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沈雄？曰：如宋員外之【略】《扈從登封途中作》【略】是也。

《扈從登封告成頌》　《唐詩箋注》卷一：此頌登封告成回鑾也。首二語言行殿所在，禁衛森嚴。「和風」一聯賦行殿景色，「後騎迴天苑」，見護衛之衆。「前山入御營」，見行營之大。末二語言登封禮成。《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宋之問「複道開行殿」，前六句腰字「開」、「列」、「吹」、「動」、「迴」、「入」叠用。【略】有唐以詩取士，其律甚嚴，而當時名家猶不拘如此。後人乃執此等病以繩詩，豈其律較唐尤嚴耶？抑亦不知詩者之妄談耳！

《松山嶺應制》　《唐詩鏡》卷五：「濕」字最有景色。

《緱山廟》　《精選唐詩分類評釋繩尺》卷三：古調遠意，刊落色相。《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七：周敬曰：通篇清雅流亮，善於志慨。郭濬曰：就手爲出，無甚深想。《唐律消夏錄》卷二：王子晉一段事迹，千古求仙者艷羨。此詩首二句亦若實有其事者，以下漸漸說得恍惚渺茫，唱嘆之間，使人自悟。

《奉和梁王宴龍泓應教得微字》　《唐詩評選》卷三：平好。

《壽陽王花燭圖》　《唐詩歸》卷三：「可憐桃李樹，更繞鳳凰臺」，鍾惺云：二句合說，便有情景。「燭照香車入」，譚元春云：鮮鬧景象如見。

《牛女》　《載酒園詩話又編・宋之問》：《牛女》詩：「失喜先臨鏡，含羞未解羅。誰能留夜色，來夕倍還梭。」聲容意態，無不婉婉可思，較杜必簡「那堪盡此夜，復往弄殘機」，情味殊深矣。杜臨沒時謂宋曰：「吾在，久壓公等。今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此正文人大言自矜，猶盈川之「恥居王後」耳。如宋襄公自視爲齊桓公後一人，目中無楚，究其實績，未見相敵也。

《登禪定寺閣》　《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此即自成唐律詩，擺脫陳、隋矣。又：馮班評：虛谷不讀陳、隋，何以妄言？但見拗字，便謂未脫，可笑。又：紀昀評：此評亦確。又：馮舒評：寫景不難奇妙，勝大曆後人只在落句。又：末二句不測。又：馮班評：此亦庾體也。《唐詩鏡》卷五：三、四體態自在。

《陸渾山莊》　《苕溪詩話》卷八：宋之問《陸渾山莊》云：「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東坡《海外》詩云：「花曾識面香仍好，鳥不知名聲自呼。」蓋《古今注》：「南方有鳥名鷓鴣，其名自呼，向日而飛。」柳子厚云：「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鳴爲鷓鴣。」《唐詩歸》卷三：「源水看花入」，鍾惺云：「入」得有景。譚元春云：用事清逸而不覺。「野人相問姓」，譚元春云：「相問姓」妙，人只知賞「自呼名」耳。鍾惺云：玩「野人相問姓」有老死不相往來意。《唐詩鏡》卷五：五、六最饒意趣。《唐詩評選》卷三：晴光曉色，良自澹遠，何用捉襟攬眉爲？《唐詩解》卷三二：此罷官而歸也。物外之情，惟岩耕堪閱，源花堪看，林藥堪採，而與野人山鳥爲羣，樂亦甚矣。獨恨素無才能，無他表樹，足愧此生耳。雖然身隱焉，文又奚愧哉！此君必非眞隱者矣。《彙編唐詩十集》辛集：唐云：通篇幽寂，似物外矣。獨一「愧」字，露出本相。《古唐詩合解》卷七：前解初歸山莊，後解聊以自樂耳。「歸來物外情」，此句爲一詩之主，下皆言物外情也。歸來，宋罷官而歸。物外，猶言世外也。「負杖閱巖耕」，耕於岩石之下者，物外人也。而負杖以閱之，此即退老歸田意也。閱，視也。「源水看花入，幽林採藥行。」看花採藥，皆物外情也。源水看花入，暗用桃源事。昔龐公登鹿門山採藥不返，亦幽事也。

「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此以山莊事轉出「樂」字爲合。野人不知姓名，互相動問。鍾伯敬云：「玩野人相問姓，有老死不相往來意。」自呼名，南方有鷓鴣，其名自呼，此皆言物性之自然也。「去去獨吾樂，無能愧此生。」合上云，我歸山莊，人鳥皆不相識。然則吾去時，獨自爲樂已耳。但以無他才能，而愧此生之虛度耳。宋之問名利中人，此便非眞隱者語。《唐詩箋注》卷一：通首寫物外景，極其清幽。「去去」二句，結到歸來意。《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七：（五、六句）風疏雲上。《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高？曰：【略】近體則宋員外之問之【略】《陸渾山莊》。

《藍田山莊》 《唐詩歸》卷三：「考室先依地，爲農且用天」，鍾惺云：「用天」，「用」字癡甚，奇甚，老甚！譚元春云：「且用天」，安分隨命之言也，但「用」字下得奇肆。

《春日宴宋主簿山亭得寒字》 《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迷路出花難」，佳句也。又：紀昀評：三句太笨，似先得下句而強對之。《載酒園詩話·改古人詩》：茂秦又嘗改宋之問「攀巖踐苔易，迷路出花難」，爲「攀巖踐苔滑，迷路出花遲」，劉長卿「向人寒燭靜，帶雨夜鐘深」，爲「向人寒燭盡，帶雨夜鐘微」，此三字卻佳。至如李獻吉改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爲歌行，此便是魏公子約束晉鄙軍，不止李太尉入河陽壁壘。

《江亭晚望》 《唐詩歸》卷三：「鳥歸沙有跡，帆過浪無痕」，鍾惺云：一時所見，自有此境，實求則失之。「望水知柔性」，譚元春云：理語入妙。「看山欲斷魂」，譚元春云：對太就便。「縱情猶未已，回馬欲黃昏」，鍾惺云：結了事之甚。

《答李司户夔》 《瀛奎律髓》卷四二：紀昀評：格意甚卑，殊不類延清他作。尾句尤陋。

《寄天台司馬道士》 《唐詩歸》卷三：「不寄西山藥，何由東海期」，本羨天台道士之成仙，反言以激之，正深望其寄藥。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舊遊惜疏曠，微尙日磷緇」，深穩。

《使往天平軍馬約與陳子昂新鄉爲期及還而不相遇》 《唐詩歸》卷三：鍾惺云：詩直而淡，亦似子昂。「入衛期之子，吁嗟不少留」，鍾惺云：情款。譚元春云：凡不遇處，說「惆悵」，便套。說「吁嗟」，便有交情。「情人去何處？淇水日悠悠」，鍾惺云：言外。

《送朔方何侍郎》 《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漢武時有從驃合騎侯，故此云「嘗隨驃」。「不讓班」，一用將軍號，一用人姓。又：紀昀評：昌黎好單押姓名，蓋源於此。此詩卻無佳處。

《送永昌蕭贊府》 《唐詩歸》卷三：鍾惺云：起似高岑，全首亦像。「弄琴寬別意，酌醴醉鄉愁」，譚元春云：「醉鄉愁」妙！即「一醉解千愁」之意。又云：卻「解」字，便覺無奈。「戀本亦何極？贈言微所求」，譚元春云：「微」字妙。「莫令金谷水，不入故園流」，鍾惺云：二語與「來朝此地莫東歸」俱禁水，妙，妙！《唐詩鏡》卷五：三、四好意，來得氣潤。五、六轉接頂上，自覺局寬脈緊。

《送杜審言》 《批選唐詩》卷一：含情無言，言所不及。《唐詩歸》卷三：鍾惺云：與「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深厚多少！所送之人不同，自然生情，且不親送，又多生出一番情。譚元春云：有情如此，何必親送。「可惜龍泉劍」，鍾惺云：此語拗，可恨。《唐詩鏡》卷五：三、四簡鍊精深，有意不盡言之妙。《唐詩解》卷二一：言己卧病，不能送至河橋，庶江樹爲我含情耳。《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四：（後二句）淡永。《詩境淺說續編》：病中不能送客，無以表意，而託諸江樹，正見其情之無極。王阮亭又選其《途中寒食》云：「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語意質實，不若此詩之意婉。宋在昆季中，最擅詩歌。「明月夜珠」之句，傳唱宮廷，初唐之能手也。

《留別之望舍弟》 《唐詩歸》卷三：鍾惺云：至悲至渾，不須言愁，自然不是別他人之作。「同氣有三人」，譚元春云：直樸。「強飲離前酒，終傷別後神」，譚元春云：別骨肉眞話，非至情人不知。

《漢江宴別》 《唐詩歸》卷三：「漢廣不分天」，譚元春云：三字耳，說盡漢江。「嬉遊不可極，留恨此山川」，鍾惺云：恨得有情。譚元春云：厚道正論，而發之以苦調。厚在「留」字，苦在「此」字。《唐詩評選》卷三：重譽不犯粗豪，筆鋒之下一留一迴，乃以居勝。宋詩大有直重而盡者，幾與張燕公同爲老筆，不登藝圃。《近體秋陽》卷一：「不可極」者，非自爲裁制也，言欲極之而不可得也。興情有餘而事會不足，乃反遺山川之恨哉！奇絕，險絕，趣絕。

《初發荆府贈長史》 《唐詩歸》卷三：「明主無由見，羣公莫與言」，鍾

惺云：悲極矣，卻不礙深渾。譚元春云：「羣公莫與言」不曾傷人，反覺古詩「入門各自媚」二句太露。可見有古人氣露者，有近人氣含蓄者，不可時代拘論。「幸君逢聖日，何惜理虞翻」，鍾惺云：「理」字身分。

《過鬱洞》　《唐詩鏡》卷五：三、四景具。

《經梧州》　《唐詩歸》卷三：「青林暗換葉，紅蕊續開花」，譚元春云：說得花事味長。鍾惺云：亦只是說地暖意。「春去聞山鳥」，譚元春云：春去聞鳥亦妙，與隨俗傷鳥者不同。《唐詩鏡》卷五：三、四寫如語次。

《泛鏡湖南溪》　《唐詩歸》卷三：「巖花候冬發，谷鳥作春啼」，鍾惺云：二語書異不覺。「沓嶂開天小」，譚元春云：此公善用「天小」字。鍾惺云：尤妙在「天小」上又加一「開」字。「猶聞可憐處，更在若邪溪」，譚元春云：淡艷不窮。《唐詩鏡》卷五：中二聯可記可畫。《唐詩評選》卷三：深穩。又：結語與「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一致，此作通首圓切，故去彼留此。又：即以二結語絜之，亦此蘊藉。《唐律消夏錄》卷二：起句說「乘興」，則題前似有一首詩在。結句說「猶聞」、「更在」，則題後似有一首詩在。然「可憐處」三字，便可當一首若耶溪詩讀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巖花候冬發，谷鳥作春啼」，南方異景。

《途中寒食題黃梅臨江驛寄崔融》　胡皓《和宋之問寒食題臨江驛》：聞道山陰會，仍爲火忌辰。途中甘棄日，江上苦傷春。流水翻催淚，寒灰更伴人。丹心終不改，白髮爲誰新？崔融《和宋之問寒食題黃梅臨江驛》：春分自淮北，寒食渡江南。忽見潯陽水，疑是宋家潭。明主閽難叫，孤臣逐未堪。遙思故園陌，桃李正酣酣。《瀛奎律髓》卷四三：方回評：之問之爲人不足道也，然唐律詩起於之問與沈佺期。此詩貶瀧州參軍時所作，坐媚張易之事而敗。其《早發韶州》律詩有云：「珠厓天外郡，銅柱海南標。日夜晴明少，冬春霧雨饒。身經山火熱，顏入瘴江銷。觸景含沙怒，逢人毒草搖。霧濃看袂濕，風颺覺船飄。」又如《發藤州》云：「雲峰刻不似，苔壁畫難成。霧裏千花氣，泉和萬籟聲。戀結芝蘭砌，悲纏梧檟塋。」如《發端州》云：「人意長懷北，江行日向西。破顏看鵲喜，拭淚聽猿啼。」如「失意潛行蟲，猜顏輟報讎」，如「吳將水爲國，楚用火耕田」，皆佳。此篇「北極」、「南溟」一聯，老杜「北闕心長戀，西江首獨回」，亦何以異乎？乃知以言語文字取人，工則工矣。又當觀其人之心行爲如何？之問後逃還，爲考功，復以醜行貶越州長史，流欽州，賜死桂州。故曰其爲人不足道也。又：紀昀評：此論已見《越王臺》詩下。又：馮班評：五、六妙極。又：忠厚有體。又：紀昀評：次句「途中」即「馬上」，「暮春」即「寒食」，未免合掌。又：和平溫厚，不爲怨怒之詞、蹙蹙之音。以詩而論，固自不愧古人。《唐詩歸》卷三：譚元春云：此詩可謂平極矣，何嘗不動奇眼。「馬上逢寒食，愁中屬暮春」，鍾惺云：二語各一意，渾然不覺。《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十七：此詩淡雅中有奇氣，看他次聯與結語，何等感悲動人！《唐詩解》卷三二：延清坐張易之黨而被謫，此赴龍州而感時興慨也。寒食即莫春矣，可能此時望江浦而不見洛中人乎，乃懷主雖殷，流放已迫，空憶故園之楊柳耳。《唐律消夏錄》卷二：三、四直是拙筆。如云「可憐燕市望，不見虎丘人」，豈不可笑？其妙卻在上二句，所謂點鐵成金手。蓋三、四句是鐵，而上句之「逢」字、「屬」字，爲點金之丹也。《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二：起四流便，承以五、六穩貼之句，方不輕薄。結亦淒婉可人，足成完構。又：五、六白話恰是整老，結乃緊承之耳。胡宸詔曰：三、四意流語對，淒其欲絕，五、六亦是分承。《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此詩應謫龍州時作，結處「故園」，與四語「洛橋」相應。

《題大庾嶺北驛》　《唐風定》卷一六上：淒咽欲絕。《五七言今體詩鈔》卷一：沉亮淒婉。《圍爐詩話》卷一：景同而語異，情亦因之而殊。宋之問《大庾嶺》云：「明朝望鄉處，應見嶺頭梅。」賈島云：「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幷州是故鄉。」景意本同，而宋覺優游，詞爲之也。然島句比之問反爲醒目，詩之所以日趨于薄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隴頭」疑是「嶺頭」。

《度大庾嶺》　《唐詩歸》卷三：「魂隨南翥鳥，淚盡北枝花」，譚元春云：此句妙絕，上句不稱。「但令歸有日，不敢恨長沙」，鍾惺云：恨在「不敢」二字。《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二：三、四沉痛，情至之音，不關典色。第六亦是異句。結怨而不怒，得詩人溫厚之旨。陳度遠曰：辭苦思深，不堪多讀。「雨含霽」、「雲變霞」，寫景已別，着「初」、「欲」二字更極作致。《小清華園詩談》卷下：怨詩如「冉冉孤生竹」，比之《綠衣》，似不減其敦厚。【略】近體如宋員外之「度嶺方辭國，停軺一望家。魂隨南翥鳥，淚盡北枝花。山雨初含霽，江雲欲變霞。但令歸有日，不敢怨長沙」【略】皆能

寓悲涼于蘊藉。然不如韓昌黎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爲聖朝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雖不無怨意而終無怨辭，所以爲有德之言也。

《端州別袁侍郎》 《唐詩歸》卷三：「淚來空泣臉，愁至不知心」，譚元春云：「不知心」，妙於言愁。鍾惺云：即《小雅》「不出於頻」意。「客醉山月靜，猿啼江樹深」，鍾惺云：似孟浩然。「明朝共分手，之子愛千金」，譚元春云：「千金」指千金軀也，歇後語入律不妥。

《梁宣王挽詞》 《唐詩歸》卷三：「業重興王際，功高復辟辰」，譚元春云：句法典重不癡。「愛賢惟報國，樂善不防身」，譚元春云：宰相要明此道。《載酒園詩話・詩歸》：宋集有《梁宣王挽詞》，即武三思也。次聯云「業重興王際，功高復辟辰」，乃暗攘五王之功。譚云：「句法典重不癡。」下云「愛賢惟報國，樂善不防身」，正指太子重俊事，巧爲出脫。譚云：「宰相要明此道。」此皆因止見題目爲梁宣王，不究其何人也。宋嘗有《代梁王妃讓封表》，叙述三思存歿，備極哀艷。

《魯忠王挽詞》 《唐詩歸》卷三：「邦家錫寵光，存沒貴忠良」，鍾惺云：「存」不必言，說到「沒」處，方知「忠良」關係。「遂裂山河地，追尊父子王」，譚元春云：焚黃佳詔。《載酒園詩話・詩歸》：又《魯忠王挽詞》，即三思子崇訓也。鍾評其詩「邦家錫寵光，存歿貴忠良」曰：「存不必言，說到歿處，方知忠良關係。」崇訓國賊，果「忠良」耶？

《送沙泓景道俊玄奘還荆州應制》 《唐詩訓解》卷三：起聯道盡題，下演開議論。《唐詩解》卷三二：弘景等既悟道，將覓淨土以安禪。帝命萬騎餞之通衢，而三人從離亭謁帝，是就日尚近，若別後而路極，彌天不復能進見矣。杖鉢雖旋故國，津梁已隔京師，何當證此菩提復趨闕下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弘景、道俊未詳。玄奘於貞觀中歷西域取經歸，翻譯入藏。高宗勅還荆州，羣僚餞之。「彌天」猶「遙天」，此僧家語。

《春日芙蓉園侍宴應制》 《唐詩選勝直解・五言律詩》：大概應制詩，俱是賦起頌結。「竹」色終年青翠，「杏」花入春放紅。氣藹煙籠映首句，文彩流蕩映次句。「蝶舞」、「鶯嬌」，園中之景。末言侍宴賦詩，疑登九天之上。萬類昭蘇，君臣喜起，眞盛事也。《唐詩箋注》卷一：中四句寫景固妙，但犯平頭之病，句調亦複，讀者不可不知。

《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唐詩解》卷三九：此從幸主第而賦其事也。言乘輿之來，歷青門素滻而至其第，於是見花草之開合，若有心於迎駕者。且長安上值北斗，而主第之文彩，若移此而成天象。及舉酒，而適近南山，即因之而獻壽也。又用支機石事，以美公主，且自喜既燕而得賞賜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題是幸主山莊，詩卻寫青門路接，妙，妙！言孟春之月，盛德在木，天子親載耒耜，行慶賜於東郊，用是特出青門，而適與山莊路接，因而迴龍騎，游素滻也。澗草先合，言春氣已動，巖花未開，言春光正淺，便如從稱等上稱出「春初」二字。又特用細意熨貼，想到自迎應待，以代申主人望幸之至情也。此寫是日君臣賦詩飲酒，雍雍成禮而退也。移北斗成天象者，宸翰先成，傳示群臣，遍令繼作，如斗杓右旋，而衆星皆應也。近南山作壽杯者，群臣以次遙指南山，捧觴上壽，如天保所頌，不騫不崩也。於是既極燕樂，仍不喧譁，酒行既畢，君臣皆起。不知者只謂公主山莊，乘槎得石，其知者共嘆叔孫漢殿，定禮賜金。細讀如此起，如此結，眞爲一代雅頌高手，豈復句櫛字比之士而已也。《唐詩選勝直解・七言律詩》：言天子自青門而出，以幸南莊。【略】「澗草」、「巖花」，南莊丘壑之景。長安城北爲北斗形，南爲南斗形，故名斗城。南岳嵩高，對之而稱觴祝壽也。末二句言侍臣叨宴而歸，如張騫乘槎尋河源，遇織女，取支機石。前後皆稱美公主，而且叨君賜也。《古唐詩合解》卷九：前解寫帝幸主莊，春初花草之有情。後解寫主第之華而得宸恩之優渥。「青門路」，長安東門曰青門。「接」，此字聯上聯下。「鳳凰臺」，秦穆公女弄玉，吹簫引鳳，公爲作鳳臺。後與簫史夫婦，皆隨鳳凰飛去。今言帝出東門，至公主莊也。「素滻」，滻水在長安城南，其色白。「宸遊」，帝幸主宅，歷滻水而過也。「龍騎來」，龍鳳字借對。「澗草」，是南莊澗中春草。「自迎」，「自」字妙，有不令而行之意。「香輦」，帝駕也。「合」，與「迎」字應。「巖花」，是南莊巖上春花。「應待」，「應」字妙，有理所當然之意。那時是春初花尚少，故用「待」字。「御筵」，此是公主所設。「開」，與「待」字應。對「合」字工。「文」，言主第之文彩。「移北斗」，長安城形如北斗，今若移北斗而來。「成天象」，北斗在天成象，今在帝都，亦在天象之文。「酒」，言御筵之酒，公主所獻者。「近南山」，御筵正近終南。「作壽杯」，《詩》云：「如南山之壽」。今公主捧

觴上帝，願壽如南山也。「此日」，是此帝幸主第之一日。「侍臣」，此日扈駕之臣。「將石去」，侍臣到南莊，如到天河逢織女，將了支機石去，引張騫乘槎事。「共歡明主賜金迴」，侍臣因帝幸之歡，又願如高帝之賜叔孫通金，從南莊而回也。

《三陽宮侍宴應制得幽字》　《唐詩鏡》卷五：「石上」句泠然清越之趣，時在人耳。《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是日石涼即景，乃定不得不寫樹，定不得不寫泉也。寫樹與泉，又定不得不寫巖前石上也。寫巖前石上，又定不得不寫含風帶雨也。寫含風帶雨，又定不得不寫「冷」字「秋」字也，固也。只是於侍宴那得相應耶？因而於石涼上，先補出一層，言天子宮院自有勝於瀛洲者。卻又再補出一層，言除天子正宮正院，其離宮秘院亦自有勝於瀛洲者。夫然後用「別有」字，折筆到石涼，嗚呼！眞異事也。五、六，若謂其寫歌筵帳殿，便是下下俗子，即謂其寫鳥寫雲，猶未是上上好手。須知前解是寫石涼。此解乃寫侍宴，蓋七、八寫侍，五、六寫宴也。宴必度曲，必結樓。今鳥度曲，雲結樓，則是不度曲，不結樓可知也。開宴而又不度曲，不結樓，則是天子亦能深領石涼幽趣也。然則五、六正寫天子，所謂上上好手，其妙如此，下下俗子不知道也。七、八自言昔從具茨，七聖同迷，今日陪游，豈猶塵壒。表已亦能深領幽趣，以見與君合德也。《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〇：（三、四句）不落應制俗套。《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一：是日設宴石涼，則所重只在石涼，而又全脫三陽宮不得，故先用一筆寫開。次句恰好落出「幽」字。含風樹色，帶雨泉聲，幽之至也。此聯專寫石涼。鳥來度曲，雲結爲樓，幽之至也。此聯兼寫宴。獨留「侍」字意作收。一振一落，筆法遒勁。《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有詩雖佳而不免有病，初學不可不知者【略】。宋之問《嵩山石涼侍宴》之前解，【略】皆失黏，斯則眞所謂病也。又：以句求韻而尚妥適者，【略】宋員外之「巖邊樹色含風冷，石上泉聲帶雨秋」。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瀛奎律髓》卷一六：方回評：用「春」字、「豫」字便好。「節晦莫全落」，見得是正月三十日。急着「春遲柳暗催」一句，足其意。池象溟海而觀浴日，既已壯麗，又引胡僧劫灰事爲偶，則尤精切，可謂極天下之工矣。「鎬飲」、「汾歌」一聯，王禹玉襲爲《上元應制》詩，殊不知之問已先用矣。尾句尤佳。「不愁明月盡」，謂晦日則無月也。池中自有大蚌明月之珠，如近世璧社湖珠現是也。妙甚。又：紀昀評：此暗用漢武昆明得珠事，虛谷解謬。又：馮舒評：字字入聖。又：馮班評：眞一團和氣。又：查慎行評：同時應制諸篇，上官昭儀定此詩爲第一，以結句有餘力也。又：無名氏（甲）評：詩才實好，更無遺議，而上官昭容之賞識亦非常矣。又：許印芳評：對結而健舉，故當時定爲壓卷。《唐詩訓解》卷四：用「春豫」字便好，要見得是正月晦日，急着偶句以足其意。用字精神，影題思巧。又云：僧皎然曰：此詩家射雕手。假使曹、劉降格，未知孰勝。《唐詩歸》卷三：「象溟看沼景」，鍾惺云：語幽至。「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鍾惺云：語俊耳，入想殊不爲遠。《唐詩廣選》卷五：王元美曰：此題沈、宋二作，中間警聯無一字不稱。特沈末語是累句中累句，宋結是佳句中佳句。梅禹金曰：皇甫涍云：「此詩結句，惟李詩『只愁歌舞罷，化作彩雲飛』足以相擬。」予謂宋意含而遠，李意揚而竭，終當宋勝。《唐詩直解》卷四：起句用「春豫」字便好，後用事精切，影題思巧。《唐詩鏡》卷五：三、四語氣響湛。「象溟」二語擅場，不及沈佺期「雙星」二語色象尤勝。《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三七：此詩經昭容評後，遂爲千秋絕調。然非天挺才華，神情焉得煥發萃美如此，即延清亦不自知其工也。《載酒園詩話又編・宋之問》：《晦日昆明應制》，精密警麗，自不待言，但反覆讀之，終篇有頌無規，律以《卷阿》矢音之義，即宋固非其至。（黃白山評：「以此責宋，是猶責宰嚭以忠諫，責孫弘以直言耳。」）《唐詩解》卷四五：天子會羣臣於池上，故設帳殿以臨蒼波。舟之觸鯨，槎之犯斗，用事以布景，莫之送晦，柳之催春，借物以紀時，池象溟海，勢如浴日，劫燒之餘，沈灰可辨。天子既覽此勝，因行酒賦詩其中，眞同周漢之汾鎬，況晦雖無月，而池中舊有夜珠，復可繼晷而遊也。《唐詩選勝直解・五言排律》：此應制賦體。首四句，言幸昆明池遊□之盛。五、六句貼晦日，七、八句見池之廣大，九、十句以周文、漢武比君，而與羣臣歡樂也。末二句又打轉晦日，有餘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十七：中宗於正月晦日幸昆明池，集羣臣賦詩，命上官昭容選一篇爲新曲，羣臣集樓下，須臾，落紙如飛，惟沈宋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墮，乃沈詩也。閱其評云：「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詞氣已竭，宋猶健舉耳。」漢武於昆明池放帶索銜鉤之魚，後得明珠一雙，帝曰：「豈昔魚之報耶？」。《古唐詩合解》卷十二：池在上林苑。又：前解幸昆明池，後解是奉和聖製。意中以正

月晦日排入。「春豫靈池會，滄波帳殿開。舟淩石鯨度，槎拂斗牛迴。」此一解起承，是帝幸昆明池，是正月晦日，故首用「春」字。豫，樂也。景龍三年，朝廷豫暇，乃幸昆明，以宴會羣臣，遂於滄波之中開帳殿也。靈池，借以喻昆明池。池中有豫章石，刻石鯨長三丈，兩岸刻二石人，象牛女。淩，越也。舟越石鯨而過也。昔有人乘槎而泛天河，今昆明斗牛，恍若天河，故帝槎拂此而回也。「節晦莫全落，春遲柳暗催。」中一解，一句寫晦日，二句寫正月。「象溟看浴景，燒劫辨沈灰。」前二句是昆明池之正月晦日，後二句是往古及今，不知過了幾千萬正月晦日也。又：堯時蓂莢生庭階，朔日生一莢起，至十五莢而足。十六日則落一莢，至三十日則全落。如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節晦，乃三十日也。正月春色尚遲，楊柳弄黃，似從暗裏催者。溟，北海也。又日出陽谷，浴於咸池，此昆池象之。景，即日景也。漢武帝鑿昆明池，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僧。」後明帝時，竺法蘭入洛陽，人問之。曰：經謂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燒劫之餘灰也。看日辨灰者，帝也。此確是中一解。「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此一解轉合。言中宗在昆明池，與羣臣飲酒賦詩，樂無有極，故以晝轉夜爲合。又：鎬京，本周武王所作，此移爲周文，欲以對漢武也。《大雅・魚藻》詩有「王在在鎬，豈樂飲酒」之句，乃周天子宴諸侯，而諸侯美天子詩也。漢武帝度河汾，祝后土，作《秋風詞》。昆明池中有靈沼，名神池，武帝夢魚求去其鉤，果得魚，去其鉤鉤。後於池濱得明珠一雙，乃魚之報也。言帝幸昆明，樂則周文，才猶漢武，而日之不足，當繼以夜晦。夜雖無月，夜自有珠光，何必愁月之盡也。《唐詩觀瀾集》卷八：嚴整精確，無懈可擊。結尤神來，固當制勝。《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七：「節晦蓂全落」，晦日。「象溟看浴景」，池。「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幸。「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從晦日翻進，巧映「昆明」。《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一：三、四警動，五、六生雋，七、八亦關裁琢，九、十平平一叙，結韻振發，「健舉」非誣。《唐詩近體》卷四：嚴整中老氣無敵。《小清華園詩談》卷下：頌美當如應吉甫（禎）之《華林園》，沈休文之《樂遊苑》。【略】宋延清之「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皆導君以樂而忘返，殊非「臣卜其晝，臣卜其夜」之心也。

《奉和幸神皋亭應制》　《唐詩鏡》卷五：語語選意而出。

《奉和幸長安故城未央宮應制》　《唐詩訓解》卷四：「大風」對「斜日」，不同。「未央宮」用漢事，佳。《唐詩歸》卷三：鍾惺云：體面好詩，撐持不惡，至處不在此。又云：取其質而淨。「皇明悵前跡，置酒宴羣公」，鍾惺云：叙致帶古體，樸而大。《唐詩評選》卷三：一詩紀一事，縱橫旁出，不泆於幅。又：起手十字，檃括一篇論贊，末用事如新發硎，土花不蝕。《唐詩解》卷四五：漢皇將兵於外，何營此宮，號稱壯麗。及一朝殘毀，而威靈永滅。今皇歷覽前跡，爲之悵然興思，因宴羣臣於此，遂有寒盡春回之象。是宴飲之樂，能使斜日再中；御制之詞，足繼《大風》之盛。今天子禮樂修明，無暇叔孫而後貴，庶幾超越前古矣。唐人應制，大都譽詞，而沈宋之諂特甚，亦足觀其爲人。《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十七：恰好作結。「不愁明月盡」，以巧思勝，此以冠冕典切勝，今人但尚巧思耳。《古唐詩合解》卷一二：前解是長安故城未央宮，後解置宴諷詩，而中間以天子行幸之意排入。此篇排律，體略變動，然前後自有次第。「漢皇未息戰，蕭相乃營宮。壯麗一朝盛，威靈千載空。」起承一解，先叙未央宮之由，而致慨以爲諷也。又：漢高祖東擊韓王信，蕭何營作未央宮。高祖還，見宮闕壯甚，而怒何。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今用《史記》所載事作起。戰未息而乃營治宮室，此便有不滿蕭相意。故遂承云，昔之以壯麗重威者，今安在乎？宮闕壯麗既盡，漢室威靈頓空。人主當此，宮室之好，可以已矣。「皇唐悵前跡。置酒宴羣公。寒輕綵仗外，春發幔城中。」前解未將中宗臨行寫出，故於此趁勢排入。悵，惆悵不快意也。前跡，即此壯麗盡威靈空之未央宮。皇唐視此，而爲漢悵也。「置酒宴羣公」，君臣之樂，羣公亦當以蕭相爲戒。寒因宴而輕，春因宴而發，綵仗幔城，勝於未央之壯麗威靈。皇恩所被，盡沐陽和，二句所以足置宴之意也。綵仗，御仗也。幔城，圍幔如城也。「樂思迴斜日，歌詞繼《大風》。今朝天子貴，不假叔孫通。」以天子歡豫賦詩作轉，仍以漢事爲合。《吳都賦》有「魯陽揮戈，轉日再中」等語，故以盛朝樂思能迴斜日而助君歡也。漢高祖置酒沛宮，召故父老子弟，酒酣擊筑，自爲《大風》之歌，今天子行幸歌詩，可以相繼也。漢初禮法簡易，羣臣多失儀，叔孫通爲綿蕞埜外共習朝儀。七年，長樂宮成，置酒，御史執法，羣臣莫不整肅。高祖曰：「吾今日乃知爲天子之貴也。」夫以高祖威嚴，必借叔孫習禮七年而始貴。今日皇唐肅穆，既醉歌詩，君臣之間恩不廢禮，豈若漢天子，

必假叔孫以爲貴也。此爲頌體。

《奉和幸韋嗣立山莊侍宴應制》　《唐詩鏡》卷五：是時諸作，宋爲獨勝。端凝詳雅，奉和得此最佳。「水疑」二語，能使人增重，故自當家。《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七：「地隱東巖室」，切地。「天回北斗車」，切幸。

《扈從登封告成頌應制》　《唐詩鏡》卷五：敷布平滿。

《宴安樂公主宅得空字》　《瀛奎律髓》卷八：紀昀評：仙本在月中，來此地則月中空矣。語雖可解，然太曲。又：燕與梁有關合，虹與埒無涉，未免趁韵。又：「書開」句無所取義，便爲湊泊，排冗無味，初體之不佳者。《唐詩鏡》卷五：三、四豪勝。「金埒侍晴虹」，語有氣象。

《和姚給事寓直之作》　《唐詩訓解》卷四：語語是給事寓直，超脫之甚。與他對偶迥別。《唐詩鏡》卷五：語語湊拍，筋力相當，幾爲簡鍊而就。初唐排律嚴緊精工，意有餘不陳，材有餘不用，起伏轉合，箝如入筍。後杜子美加以冗長，遂令意語堆垛，氣勢少流貫矣。《唐詩解》卷四五：給事爲朝論所歸，故有夕郎之拜。從避馬而接珥貂，自御史而遷侍中也。切近於君，寵如就日；糾彈爲職，威若飛霜。臺端列柏，向之所居，乃因遷鳥而益茂；省中植蘭，今之所握，亦且得給事而彌芳矣。於是入禁中而待漏，望星河以知秋，因寓直之榮，作詩投贈，而求報於我，我乃下調，安能成章乎！《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三：首二美其聲望。《詩》：「于彼朝陽。」次聯，言其自御史而遷侍中也。五句頂第三句，言其近君，寵如「就日」。六句頂第四句，言其糾彈，威若「秋霜」。七句仍頂第三句，「柏臺」，御史臺也。八句仍頂第四句，「蘭署」，侍中署也。末八句寫禁中秋景。言「寓直」當秋之候，而作詩「投」贈，以求報於我，豈知我乃「下調」，不能「成章」乎！

《送合宮蘇明府頲》　《唐詩鏡》卷五：轉接意致微密緊拍。

《送楊六望赴金水》　《唐詩鏡》卷五：「時晚愛青松」，意韻兩佳。

《下桂江龍目灘》　《唐詩歸》卷三：鍾惺云：沈宋以排律著名，皆因應制諸篇。此等作幽奇深秀，正其長技，人皆不知，直以整栗二字盡沈宋耳。畏難就易，貴耳賤目，可歎，可歎！「巨石潛山怪」，鍾惺云：毛豎。「鳥遊溪遙遙，猿嘯嶺娟娟」，譚元春云：「娟娟」妙！他人說向淚去便敗興。鍾惺云：色韻疏秀欲起。「揮袂日凡幾，我行途已千」，鍾惺云：着此二句氣舒力完。《唐詩鏡》卷五：「鳥遊」二語，意象幽遠，是處可意而不可言。

《始安秋日》　《唐詩歸》卷三：「晚霽江天好，分明愁殺人」，鍾惺云：似李太白。「世業事黃老，妙年孤隱淪」，譚元春云：「世業」、「妙年」安頓得好，皆以下三字見上二字之妙。

《登粵王臺》　《瀛奎律髓》卷一：方回評：宋之問，唐律詩之祖。詩未嘗不佳，論其爲人，則初附張易之。事敗，謫隴州參軍，逃歸洛陽。告王同皎事，附武三思，天下醜之。爲鴻臚簿考功郎，又附太平、安樂。中宗時貶越州長史，亦大藩郡也。此詩怨望，謂如虞翻可乎？尋流欽州賜死。詩則未嘗不佳，字字細密。〔按：方回在「地濕煙常起，山晴雨半來。冬花掃盧橘，夏果摘楊梅」四句之「常」、「半」、「盧」、「楊」字旁加圈〕。又：馮班評：不足盡之。又：紀昀評：「盧」、「楊」二字，有何可圈？當以二姓爲巧耳。以此立制，詩法掃地矣。初唐詩格渾朴，用二姓爲對，本自無心，虛谷以細碎求之，殊失古人之意。又：馮舒評：不必景，不必情，而情景兼在其中，句句說下，并不必如元、白輩以片言居要見警策也。沈、宋之不可及如此。又：陸貽典評：陳簡齋心哀中原，而所咏者唯吳岫。宋考功身留越地，而所望者乃日邊。時異、人異，而情一也。知此則樵歌巷曲，可與「三百」同觀，何唐、宋之別乎？又：查慎行評：中二聯可謂佳處，領其要。又：紀昀評：以長律另編，已開高棟別名排律之漸。「跡類」句太露，無論比擬不倫也。又：無名氏（甲）評：越臺，在廣東，此越王尉佗之臺。又：無名氏（乙）評：人各有情，烏能禁其感嘆！《唐詩鏡》卷五：對仗極整，亦復語語擔當。《唐詩解》卷四五：延清以張易之黨坐貶南中，登此臺而眺望者屢矣。所見唯覺土俗之別，風氣之殊，物產之異，客懷信是難堪。況我冤如虞翻，才非賈誼，豈有宣室之望乎。歸心難睹，白髮可徵，誰復有憐之者？雖然虞翻以抗直遷，之問以污黨斥，豈可同日道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虞仲翔以直諫謫，故云「枉」；延清黨邪而斥，豈可同日語耶！

《早發始興江口至虛氏村作》　《瀛奎律髓》卷四：方回評：之問此篇「宿雲」、「殘月」一聯，前無古人，他佳句尤多。其爲人則不足道，媚附張易之至於奉溺器，其他傾險尤多，卒賜死。此乃貶隴州參軍時詩。山谷教人作詩必學老杜，今所選亦以老杜爲主，不知老杜亦何所自乎？蓋出於其祖審言，同時諸友陳子昂、宋之問、沈佺期也。子昂以《感遇》詩名世，其實尤工律詩，與審言、之問、佺期，皆唐律詩之祖。唐史謂魏建安後迄江左，詩

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佺期，又加靡麗，拘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曰沈宋體。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然則學古詩必本蘇武、李陵，學律詩必本子昂、審言輩，不可誣也。此四人者，老杜之詩所自出也。特老杜才高氣勁，又能致廣大而盡精微耳。又：馮舒評：老杜確出於子山，不可謂止於四子。此尚不辨，何得談詩？又：馮班評：蘇指味道，李指嶠，非蘇武、李陵也。又：馮舒評：第三句奇妙。第二聯高古奇秀，老杜所無。又：查慎行評：第二聯語巧而不覺其纖，所以爲初唐。又：紀昀評：第四句言月光斜長一綫，如珠光之閃於蚌中耳。此一聯故爲奇語，已開彫琢風氣。第五句「搖青氣」三字不雅。第九句「蟬嘯」不妥，蟬不可云嘯。又：無名氏（甲）評：此詩前半極言廣中風物之殊，後二聯結出想望北歸之意。出筆純乎《騷》、《雅》之氣，迥異凡流。《四溟詩話》卷二：宋之問「鬢髮俄成素，丹心已作灰」，子美「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張說「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子美「疏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李羣玉「水流寧有意，雲泛本無心」，子美「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徐晶「翡翠巢書幌，鴛鴦立釣磯」，子美「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韋莊「百年流水盡，萬事落花空」，子美「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陳陶「九江春水闊，三峽暮雲深」，子美「九江春水外，三峽暮帆前」，諸公句意相類，子美自優。《增定評注唐詩正聲》卷七：顧云：三、四奇絕，語能到此乃具眼。《唐詩廣選》卷五：胡元瑞曰：「宿雲」一聯與「一葉兼螢度，紅雲帶雁來。勁風吹雪聚，渴鳥啄冰開」皆奇絕。能別此，乃具眼。《唐詩直解》卷四：下筆宛轉不滯，流麗亦細淨。《唐詩訓解》卷四：景物宛然在目，似散不散收來。《唐詩鏡》卷五：「宿雲鵬際落」，是適然實景。「殘月蚌中開」，此月何月，銖兩不稱，便不能作對矣。《唐詩解》卷四五：此亦謫宦之時，江行覽景，而紀南中物產、泉石之美。因言此中雖可娛心，而向北之情切。況髮變心灰，已絕仕進之望，乃嚴譴之下，身不自由，安得向歸路，剪故園之萊而棲隱哉。《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三七：意況渾厚，調度秀潔，自是排律當家。蔣一葵曰：「南中」一聯，似散不散收來。《唐詩選勝直解・五言排律》：首二句言早發之地，踰閩山，則近越臺矣。【略】（次）二句寫早發之景。三、四聯寫一路經過村景。薜荔挂崖，桄榔如蓋，桂香以露，石響以泉。玄猿嘯而生悲，翠鳥飛而秋老，皆足動人旅懷。故下便接南中北思之感，以致髮白心灰，功名之念頓息，隱遁之意方濃。其感慨深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此應謫宦時作。《古唐詩合解》卷一二：始興，即曲江也。在韶州府。又：前解始興江口早發，後解是旅情想故園，中以南中景排入。內多一解，其格與三解者同。「候曉踰閩嶂，乘風望越臺。宿雲鵬際落，殘月蚌中開。」此一解，言早發起，而以景象承。又：閩爲福建，越爲廣東，越臺者，昔尉陀立臺，以朝漢室，號爲朝臺。宿雲，隔宿之雲。鵬，大鳥，翼若垂天之雲。天曉，則宿雲如落鵬翼也。殘月，夜闌之月。明月之珠，藏於蚌中，故見曉月，如珠在蚌中開也。此皆寫早發。「薜荔搖青氣，桄榔翳碧苔。桂香多露裛，石響細泉回。抱葉玄猿嘯，啣花翡翠來。」中解，因江行而賦南中之景物。此多一解，以二句連上，以二句連下。又：薜荔，香草也。以其緣物而生，故是其青氣之搖。桄榔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無枝，至頭生葉，以其樹古，故以碧苔爲衣也。桂香裛露，香氣侵衣也。石響泉回，江鳴上瀨也。於獸則有玄猿，抱綠樹而哀嘯。於禽則有翠鳥，啣落花以飛來。此皆南中可悅之景也。「南中雖可悅，北思日悠哉。鬢髮俄成素，丹心已作灰。何當首歸路，行翦故園萊。」此解因謫宦在南，而有故園之思也。又：南中可悅，總承上文。然雖可悅心，而向北之思則更長者何哉？蓋黑髮變白，丹心已作灰，仕進之途，已不動念。何當向歸路，而翦故園之草萊以棲息，則幸甚矣。詩曰：「鬢髮如雲。」鬢，黑也。江淹詩：「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史記・淮陰侯傳》：「北首異路。」按：首，向也。謝朓詩：「去翦北山萊。」萊，草也。《初白庵詩評》卷上：（「宿雲」一句）語巧而不覺其纖，所以爲初唐。

發藤州　《唐詩歸》卷三：「攀幽紅處歇，躋險綠中行」，鍾惺云：非貪奇尋幽人，不知上句更工。《唐詩鏡》卷五：「石髮」二語有微韻，以所取名象亦佳。謝靈運「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石華」、「海月」語，自有韻在。《彙編唐詩十集》壬集一八：唐云：于鱗選考功《始興江》，與此作相似。但此以幽細，彼以深雄，中間秀句亦足相敵，而《始興》體裁勝之。二選未易偏廢。《唐詩評選》卷三：前一大段景語，絕不似怨，乃可以怨。「暗風吹雨入船涼」，「其奈江山風月何」！獨爾褊礙。又：「無」字拗。

夜渡吴松江懷古　《唐詩歸》卷三：「棹發魚龍氣」，鍾惺云：幻。譚元春云：奇響！「氣出海生日，光清湖起雲」，鍾惺云：境奇，語奇，說夜

渡尤精妙。譚元春云：秀潔卓立。「水鄉盡天衛」，鍾惺云：「衛」字寫水雲逼眞。「歎息爲吳君」，譚元春云：抵多少懷古詩。

《遊禹穴回出若邪》　《瀛奎律髓》卷三四：紀昀評：堆砌故實，了無生韻，初體之板滯者。惟末句有點化。又：「水底」如何有「露」？又：無名氏（甲）評：禹穴，在會稽，今紹興。太史公南游，窺禹穴，「山出禹餘糧」石。支遁有放鶴峰。赤堇山，越王鑄劍處。石帆山，形如張帆。鏡湖，一名鑑湖。樵風涇，朝南暮北，故便歸舟。

《靈隱寺》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靈隱寺》詩，舊傳賓王續成。《庭言》謂詳其格調，自當屬宋，最爲得之。然《本事詩》但稱「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二句爲駱，末云「僧所贈句，乃一篇警策」，即餘皆宋作，甚明。觀聽二字，自是垂拱作法，駱果爲僧，未可知也。《唐詩歸》卷三：「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譚元春云：十字可厭。「霜薄花更發」，鍾惺云：「霜薄」字妙。「夙齡尚遐異，搜對滌煩囂」，鍾惺云：二語似古詩，入律覺好。《唐風定》卷一八上：宏麗巍峨，初唐之杰，不必辨爲駱、爲宋。

《遊雲門寺》　《唐音癸籤・詁箋六》：宋之問《宿雲門寺》詩：「樵路鄭州北，學井阿巖東。」州疑作洲，學井疑是舜井。孔靈符《會稽記》：鄭弘于若耶溪遇神人，以溪中採薪爲難，願朝南風，暮北風，後果然。周處《風土記》：餘姚，舜之餘族所封也，故有歷山、舜井。宋詩用鄭洲、舜井，蹉句對法。《唐詩歸》卷三：「覺花塗砌白」，鍾惺云：着「花塗」字好。「理勝常虛寂」，鍾惺云：五字玄甚。《唐詩鏡》卷五：「覺花」二語，景色俱勝。《謁禹廟》「氣青連海曙，雲白洗春湖」，此語更勝。

《早發韶州》　《唐詩解》卷二一：（末四句）按之問坐交通張易之，貶龍州參軍，逃歸洛陽，此將歸而想像京洛之景。因言魂散四方，故欲招之。今故園在目，魂去有托，不必招也。

《早入清遠峽》　《唐詩歸》卷三：鍾惺云：之問排律，秀遠清妙是其本色。觀此及《龍目灘》諸作知之。今人似只見其應制一體耳，《晦日昆明》，亦應制詩也，何嘗不極其秀！「雨色搖丹嶂，泉聲聒翠微」，鍾惺云：「搖」字、「聒」字寫出幽境。「秋菊迎霜序」，譚元春云：字法雅。「露餘江未熱」，鍾惺云：「江熱」妙，「未熱」尤妙。「風落瘴初稀」，鍾惺云：「稀」字無着，妙，妙。「誰言望鄉國，流涕失芳菲」，譚元春云：五字深緊。鍾惺云：「失」字，人亦有用之者，如此下不得。《唐詩鏡》卷五：寫色清洗。

《發端州初入西江》　《唐詩歸》卷三：「破顏看鵲喜」，鍾惺云：「喜」得無聊。「金陵有仙館，即事尋丹梯」，鍾惺云：醜字可恨。《唐詩鏡》卷五：三、四韻勝。「身辱理能齊」，意氣飽決。此久歷艱虞定後得力語，之問何以有此？《唐詩評選》卷三：景語情語，俱有特至。體製亦自陰鏗、江總來。又：沈宋之得名家者，大要以五言長篇居勝。密潤純淨，猶有典型，賢於陳子昂之敖辟遠矣。沈廊廟詩貴於宋，宋遷謫詩密於沈。張說集中亦有此兩種，便如孫夫人捉刀逼人，無復有靜好之意。

《渡漢江》　《唐詩歸》卷三：鍾惺云：實歷苦境，皆以反說，意又深一層。《唐詩鏡》卷五：實歷語。《唐詩解》卷二一：此亦逃歸時作。隔歲無書，近鄉正宜問信，今云「不敢問」者，思之之深，憂喜交集，若有所畏耳。《唐詩快》卷一四：眞切之極。人人有此情，不能爲此語。《增訂唐詩摘鈔》卷六：「怯」字寫得眞情出。《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即老杜「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意。《古唐詩合解》卷四：「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之問坐交通張易之，貶龍州參軍，逃歸洛陽。故其在嶺外時，經年隔歲，音書斷絕也。「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及逃歸已近鄉里，而中情抱怯，見來人而不敢問，蓋憂思交集之時，轉多疑畏耳。「更怯」「更」字妙，今人久客還鄉，臨到家覺心中恍惚，亦復如是。《唐詩箋注》卷七：按《唐書》，之問坐附張易之，左遷瀧州參軍，未幾逃還，匿於洛陽。此詩當作於是時，故云「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然久客之情，確是如此。「情更怯」跟「音書斷」來。《詩法易簡錄》卷一三：「不敢問來人」，用反筆寫出苦況，與少陵「反畏消息來」，同一情事。李慈銘批《唐人萬首絕句選》卷一：眞情苦語，難得道出。《峴傭說詩》：五絕中能言情，與嘉州「馬上相逢無紙筆」同妙。《唐詩偶評》卷五：首二是題前蓄勢之法，即爲「怯」字伏根，三、四方落到渡漢江，寫得滿腹疑團，不喜而懼，道得眞切。

《嵩山夜還》　《唐詩歸》卷三：鍾惺云：「省」字妙。山水深情。

《苑中遇雪應制》　《唐詩解》卷二五：林花夜開，若有迎駕意。此題篇什甚盛，無足採者，延清可謂鷄群之鶴。然「今朝」、「昨夜」，終有斧鑿痕。《古唐詩合解》卷五：此用截前解法，轉合句對。「紫禁仙輿詰旦來」，以帝駕出宮將至上林苑起。「詰旦」，平旦也。與下「今朝」字應。「青旂遙倚

望春臺」，以帝已至苑中爲承。《月令》：天子於孟春之月，載青旂。望春宮在苑中。「青旂遙倚」，帝已臨苑。「不知庭霰今朝落」，此句便以遇雪作轉。「庭霰」，借用以爲雪也。「今朝落」，是至苑中遇雪也。而假曰「不知」，以轉出下句「疑是」二字爲合。「疑是林花昨夜開」，「林花」借用爲梅。林花昨開，是有迎駕之意。然究竟是雪，不是梅也，故曰「疑是」。

《送司馬道士遊天台》 《唐詩訓解》卷七：用事典確。《唐詩解》卷二五：「白雲飛」起「闕下相憶」意。「去不歸」者，冀其登仙也。《古唐詩合解》卷五：「羽客」，道士之稱。周昭王夢白雲中一人，服皆羽毛。又，《山海經》言有羽人之國，人得道，身生羽毛。「笙歌」，送行席上所作。「此地違」，言司馬從此地而相睽違矣。「離筵數處」，言餞者之多。「白雲飛」，羽客將乘雲而飛去也。「蓬萊闕下長相憶」，「蓬萊」，唐宮名。「闕下」，公卿重司馬者，此去之後，定長長憶念。「桐柏山頭去不歸」，「桐柏山」，天台之別名。此一去也，不歸闕下，是公卿憶司馬，司馬不憶公卿矣。

《新年作》 《瀛奎律髓》卷一六：方回評：三、四費無限思索乃得之，否則有感而自得。又：紀昀評：此甘苦之言。又：馮班評：此是劉長卿詩。次聯即如嚴介云：「風雲落時後，歲月度人前。」又：紀昀評：三、四乃初唐之晚唐，似從薛道衡《人日思歸》詩化出。三、四二句，漸以心思相勝，非復從前堆垛之習矣。妙於巧密而渾成，故爲大雅。又：許印芳評：三、四細鍊，初唐無此巧密。詩載劉文房集中。此選誤爲宋作，仍歸文房爲是。

《和趙員外桂陽橋遇佳人》 《唐詩歸》卷三：鍾惺云：初唐七言律，自有此風流一派，拘儒不知。「妒女猶憐鏡中髮」，鍾惺云：用「我見猶憐」語不覺，妙，妙。「侍兒堪感路旁人」，鍾惺云：「妒女」、「侍兒」，俱不着美人身上，隱映言外，妙絕。《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前解，只寫橋，只寫佳人，卻留「遇」字獨與後解寫，遂爲後來作律詩一定之式。又：一、二，寫橋。看他橋下添一「江」字，江上添一「雨」字，雨上帶一「朝」字，朝上帶一「春」字，春上平添「花柳」等字。於是此橋便不遇佳人，早是無邊駘蕩。世眞不信唐初人有如此細妙，故又欲讀唐季人詩也。三、四寫佳人，亦平添出金鞍白馬，總是不欲一筆實寫。此解（指後解），獨寫「遇」字也。夫所遇者，佳人也。遇之者，我也。今寫佳人，則只寫髮，只寫侍兒。寫我，則輕輕避過，亦只寫妒女，只寫路旁人。如此，便令遇字已成鏡花水月之事，於是七、八始得直結之云。此非吾事，而但自述頻夢故內，此即暗用縞衣綦巾法成詩，爲君子立言之體也。讀此，奈何又讀李文山「裙拖六幅」耶？《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一：此題若落俗手，便滿紙都是「粉白黛綠」、「目斷魂銷」等語，不堪寓目矣。先生則用脫胎換骨之法。首聯先就桂陽橋點染一番，說得清絕，亦復麗絕。於是此時縱使不遇佳人，早是無邊駘蕩。次聯要說「玉面紅粧」，先用「金鞍白馬」一襯，又令佳人平添十倍氣色。想其來從趙，以趙佳麗人之所出也。擬其本姓秦，以羅敷艷而不淫者也。寫得最工，亦復最活。三聯獨寫「遇」字，夫所遇者，佳人；而遇之者，我也。今寫佳人，則只寫髮，只寫侍兒。寫我，則輕輕避過，却寫妒女，却寫路旁人。於是此一遇也，並似鏡花水月，不着一分色相矣。末遂一筆撇開，而但自述其悼逝之情，即暗用「縞衣綦巾」一章詩，爲君子立言之體也。

《修貢顧渚茶山》 《竹莊詩話》卷一二：此詩古雅，得詩人諷諫之體，誠可尚也。

傳記

《新唐書・文藝傳中・宋之問》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人。【略】之問偉儀貌，雄于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于時張易之等丞昵寵甚，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爲，至爲易之奉溺器。及敗，貶瀧州，朝隱崖州，並參軍事。之問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會武三思復用事，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安王室，之問得其實，令兄子曇與冉祖雍上急變，因丐贖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詔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賕餉狼藉，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州長史。頗自力爲政。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布京師，人人傳諷。睿宗立，以獪險盈惡詔流欽州。祖雍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倡飲省中，爲御史劾奏，貶蘄州刺史。至是，亦流嶺南，並賜死桂州。之問

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悖不能處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奈何遲回邪？」乃飲食洗沐就死。祖雍，江夏王道宗甥，及進士第，有名于時。【略】初，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蹻勇聞，之悆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

紀事

《**本事詩・怨憤**》　宋考功，天后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其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蓋以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慚憤。

《**唐詩紀事・上官昭容**》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昭容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進，唯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彫朽質，羞覩豫章材』，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陟健舉。沈乃伏，不敢復爭。

《**唐才子傳・宋之問**》　之問，字延清，汾州人。上元二年進士。偉貌辯給。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值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后遊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後求北門學士，以有齒疾，不許。遂作《明河篇》，有「明河可望不可親」之句以見志。諂事張易之，坐貶瀧州。後逃歸，匿張仲之家。聞仲之謀殺武三思，乃告變，擢鴻臚簿。遷考功郎。復媚太平公主。以知舉賄賂狼藉，下遷越州長史。窮歷剡溪山水，置酒賦詩，日遊宴，賓客雜遝。睿宗立，以無悛悟之心，流欽州。御史劾奏賜死，人言劉希夷之報也。徐堅嘗論其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有集行世。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宋之問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宋之問集》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　《宋之問集》十卷。鑒按：今存二卷。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　《宋之問外詩》一卷（闕）。輝按：新、舊《唐志》、《宋志》、《崇文目》、晁《志》、陳《録》有《宋之問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　《宋之問集》十卷。

《**遂初堂書目**》　《宋之問集》。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宋之問考功集十卷**》　（存目）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宋之問集》十卷，唐越州長史河汾宋之問延清撰。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八**》　宋之問《考功集》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　《宋之問集》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陳子昂宋之問詩》，一部一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宋之問集》十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宋之問詩》一卷，考功員外郎汾州宋之問著。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宋之問詩》二卷。

又　《宋之問文集》，漳刻。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宋考功集》十卷，之問。一稱《延清集》。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一**　《宋學士集》九卷附録一卷，明崇禎刊本，徐柳泉舊藏，唐弘農宋之問延清著。曹荃序，崇禎庚辰。

《**奕慶藏書樓書目**》**卷四**　《宋之問集》二卷，唐宋之問著。

《**天一閣見存書目**》**卷四**　《宋之問集》二卷，全。明東壁圖書府本。

《**五十萬卷樓羣書跋文・宋之問集上下卷**》　前後無序跋，卷上爲《秋蓮賦》、《太平公主池山賦》，次五言古詩，次七言古詩十六首。卷下爲五言律詩、五言排律、七言律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有「求古居」、「繆荃

孫」兩章。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一九**　《宋之問集》二卷，明刊本。晁陳二家書目俱載十卷，今存二卷，蓋明人掇拾之本也。板刻清朗，每板心有「崦西精舍」四字。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宋之問集》二卷，明翻宋本，唐宋之問撰。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

《**木樨軒藏書書録**》**卷四**　《宋之問集》二卷，唐宋之問撰。明刊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與盧照鄰、高常侍、岑嘉州集合刻。

《**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一二**　《宋學士集》九卷，唐宋之問撰。明崇禎刊本，九行十八字。前有崇禎庚辰曹荃序。又參校姓氏中題閩漳張燮紹和纂，下列同郡五人，而黄道周次之，疑此書爲張燮刊本，審其版式，與漢魏六朝人集版匡字數無一不同，惟此本最少見耳。有曾剛父習經題詩，錄後：「沈宋才名並一時，夜珠明月獨矜奇，却嫌一代風騷手，帳殿昭容甲乙之。」沈宋爲唐律之祖，而其人多穢行，可歎也。」（曾剛父藏書，己巳八月廿七日閱）

《**涉園序跋集録・宋之問集**》　《宋之問集》二卷，前後無序跋，板心題崦西精舍四字，不知爲何人所刻。審其字體，當在明嘉靖時矣。板心題「宋之問上下」，似所刻不止此一種。涵芬樓舊藏《東壁圖書府十二家唐詩》中有《宋集》二卷，今已被燬，然板心似無崦西精舍等字。華亭徐獻忠刻《唐百家詩》亦有是集，余未獲睹，不知異同若何？今以《全唐詩》校之：卷首賦二篇，爲《全唐》本所無；詩則盡數收入，且溢出數首，惟編次不同，彼此各有訛字，似所出不同一源。今以校得異同之字列左，或可爲讀者之一助歟！

《**中國善本書提要**》　《宋之問集》二卷，二冊（北圖），明崦西精舍刻本，十行十六字（17.6×12.3），唐宋之問撰。版心刻「崦西精舍」四字。卷內有「樸學齋」、「葉樹廉」、「石君」、「立本之印」、「山虞懷嶧山房葉氏鑑藏之印」、「何焯」、「家在鳳岡之北」、「碧筠草堂」、「李氏收藏」、「臣鑑明古」、「心水」等印記。

藝文

駱賓王《在江南贈宋五之問》　井絡雙源濬，涔陽九派長。淪波通地穴，輸委下歸塘。別島籠朝蜃，連洲擁夕漲。韜珠澄積潤，讓璧動浮光。浮光凝折水，積潤疏圓沚。玉輪涵地開，劍閣連星起。風煙標迥秀，英靈信多美。懷德踐遺芳，端操慚謀己。謀己謬觀光，牽迹強悽惶。揆拙迷三省，勞生昧兩忘。彈隨空被笑，獻楚自多傷。一朝殊默語，千里易炎涼。炎涼幾遷貿，川陸疲臻湊。積水架吳濤，連山橫楚岫。風月雖殊昔，星河猶是舊。姑蘇望南浦，邯鄲通北走。北走平生親，南浦別離津。瀟湘一超忽，洞庭多苦辛。秋江無綠芷，寒汀有白蘋。采之將何遺，故人漳水濱。漳濱已遼遠，江潭未旋返。爲聽短歌行，當想長洲苑。露金熏菊岸，風佩搖蘭坂。蟬鳴稻葉秋，雁起蘆花晚。晚秋雲日明，亭皋風霧清。獨負平生氣，重牽搖落情。占星非聚德，夢月詎懸名。寂寥傷楚奏，淒斷泣秦聲。秦聲懷舊里，楚奏悲無已。郢路少知音，叢臺富奇士。溫輝凌愛日，壯氣驚寒水。一顧重風雲，三冬足文史。文史盛紛綸，京洛多風塵。猶輕五車富，未重一囊貧。李仙非易託，蘇鬼尚難因。不惜勞歌盡，誰爲聽陽春。

陳子昂《同宋參軍之問夢趙六贈盧陳二子之作》　曉霽望嵩丘，白雲半巖足。氛氳涵翠微，宛如贏臺曲。故人昔所尚，幽琴歌斷續。變化竟無常，人琴遂兩亡。白雲失處所，夢想曖容光。疇昔疑緣業，儒道兩相妨。前期許幽報，迨此尚茫茫。晤言既已失，感歎情何一。始憶攜手期，雲臺與峨眉。達兼濟天下，窮獨善其時。諸君推管樂，之子慕巢夷。奈何蒼生望，卒爲黄綬欺。銘鼎功未立，山林事亦微。撫孤一流慟，懷舊日睽違。盧子尚高節，終南卧松雪。宋侯逢聖君，驂馭遊青雲。而我獨蹭蹬，語默道猶屯。征戍在遼陽，蹉跎草再黄。丹丘恨不及，白露已蒼蒼。遠聞山陽賦，感涕下沾裳。

又《征東至淇門答宋十一參軍之問》　南星中大火，將子涉清淇。西林改微月，征旆空自持。碧潭去已遠，瑶華折遺誰。若問遼陽戍，悠悠天際旗。

王世貞《宋學士之問祠海》　稅駕依海壖，肅祠乘嘉月。朝日侵夜生，春溟際天闊。驚濤吐千崿，窮島迫一髮。百谷俱讓王，九州悉傾穴。星河時

翻動，天地中出沒。體薦秩禮殷，祼將醪芬發。歸然祝融坐，肅矣羣靈謁。環珮趣飄颻，靈旗去悅忽。緬懷拙薄踪，承明昔三入。敢問乘海桴，竊希迷津筏。弱水未易方，崑崙焉可越。矯首貫月槎，極目含珠闕。倘呼龍伯人，爲我灼龜骨。

愛新覺羅・弘曆《讀宋之問集》　附勢瀧州貶實宜，雒陽匿豈趙家岐。發私終害王同皎，獲罪還因張易之。術駁預修三教錄，材華獨擅五言詩。未知孰勝雖褒語，原是曹劉降格時。

雜録

《朝野僉載》卷五　天后時，張岌諂事薛師，掌擎黃幞，隨薛師後。於馬傍伏地，承薛師馬鐙。侍御史郭霸嘗來俊臣糞穢，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並偷媚取容，實名教之大弊也。

《隋唐嘉話》卷下　武后遊龍門，命羣官賦詩，先成者賞錦袍。左史東方虬既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袍衣之。

《本事詩・徵異》　宋考功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吟行，且爲詩曰：「驚嶺鬱岧嶢，龍宮隱寂寥。」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明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邪？」之問答曰：「弟子業詩，適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即吟與聽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遒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剖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僧所贈句，乃爲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之，曰：「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戮類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出趙魯《遊南嶽記》。賓王亦落髮，偏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匡復爲名，故人多護脱之。」

《竹莊詩話》卷一四　《蔡寬夫詩話》云：「子美題道林嶽麓寺詩云：『宋公放逐登臨後，物色分留與老夫。』宋公，之問也。此語句法清新，故爲傑出。其後唐扶題詩復云：『兩祠物色收拾盡，壁間杜甫眞少恩。』意雖相反，而語亦秀拔。乃知文章變態，初無窮盡，惟能者得之。扶即沈傳師所謂唐侍御者。其詩他語亦稱。如『泉清或戲蛟龍窟，殿豁數盡高帆掀。即今異鳥聲不斷，聞道看花春更繁』之類，與子美『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腳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之句，幾不相上下。」

《韻語陽秋》卷一　《太平廣記》載，宋之問於靈隱寺夜吟，詩未就，聞有人云，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莫知何人。人有識之者，曰：「此駱賓王也。」是時賓王與徐敬業俱隱名同逃，已暮年矣。而集中有《江南送之問詩》云：「秋江無綠芷，寒汀有白蘋。采之將何遺？故人漳水濱。」《兗州餞之問詩》云：「淮沂泗水北，梁甫汶陽東。別路青驪遠，離尊綠蟻空。」其相習如此，不應暮年相遇於靈隱寺云不相識也。蓋是賓王逃難之時，之問不欲顯其姓名爾。

又卷六　史載宋之問冉祖雍並賜死於桂州。之問得詔，震汗不引決。祖雍請於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悖不能處家事。及考之文集，有《登大庾嶺詩》云：「兄弟遠謫居，妻子咸異域。」則之問赴貶時，未嘗以妻子行也。又有發藤州及昭州二詩，二州皆在桂州之南，則賜死之地，非桂州明矣。豈史之誤與？

又卷七　宋之問方其諂事太平公主也，則爲賦以美之曰：「孕靈娥之秀彩，輝婺女之淳精。」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至宴飲其園亭，爲詩以美之曰：「賓至星槎落，仙來月宇空。玳梁翻賀燕，金埒倚晴虹。」姦傾既露，慙間遂生，而太平不樂矣。匿張仲之之家，而告其私，規以贖罪。之問亦含鹵戴髮者，所爲何至如是乎！

《淮南詩話》卷一　宋之問詩有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或曰：「此之問甥劉希夷句也。之問酷愛，知其未之傳人，懇乞之，不與，之問怒，乃以土袋壓殺之。」此殆妄耳。之問固小人，然亦不應有是。年年歲歲，歲歲年年，何等陋語，而以至殺其所親乎？大抵詩話所載，不足盡信。「池塘生春草」，有何可嘉，而品題者百端不已。荆公《金牛洞》六言詩，初亦常語，而晁無咎附之《楚辭》，以爲二十四字，而有六籍羣言之遺味。書

生之口，何所不有哉？

《**升菴詩話・朱鷺**》　古樂府有《朱鷺曲》，解云：「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又云：「朱鷺咒鼓，飛於雲末。」徐陵詩有「梟鐘鷺鼓」之句，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騮驕」，皆用此事。蓋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元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與朱鷺飛雲末事相叶，可以互證，補《樂府解題》之缺。

《**藝苑卮言**》**卷四**　宋延清集中《靈隱寺》一律，見《駱賓王集》，《落花》一歌，見《劉希夷集》。所載老僧及害劉事，余已有辯矣。若究其詞氣格調，則《靈隱》自當屬宋，《落花》故應歸劉。

又卷八　寶月盜東陽《柴廓》之什，其子幾成搆訟。延清愛劉希夷之詠，遂至殺人。魏收邢劭交罵爲任昉沈約之賊。楊衡行卷爲人竊以進取。至生剝少陵，撏撦義山，今世何李，亦遂體無完膚，可供一笑。

《**唐音癸籤・談叢五**》　靈隱長明燈下駱、宋續吟事，人以舉義者不死快，信之。雖然，非實也。此無論駱之元有與宋往還詩，宋之亦有叙四子之歿文字，不至不識面孔。（宋文載《文苑英華》祭文類。）即此詩屬對合掌，體拗澀，那得宋句在內？好事者第偷取駱集冒之宋，添作一段話耳。但細看本詩自辨。

《**全唐詩話續編**》**卷下**《**宋之問**》　《古今詩話》云：宋之問貶黜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行吟曰：「鷲嶺鬱岧嶢，龍宮隱寂寥。」未得下聯。有老僧燭燈坐禪，問曰：「少年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曰：「欲題此寺，而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之問誦之。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問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雲薄霜初下，冰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渡石橋。」僧一聯乃篇中警策也。遲明訪之，已不見。寺僧曰：「此駱賓王也。」按：是詩亦載駱集。王元美云：延清與賓王年事不甚相遠，賓王又有《江南贈宋五之問》及《兗州餞別詩》，何得言非舊識？若賓王果爲老僧，而之問後謫過杭，亦且老矣，不得呼少年。殆因二詩並見集中，故令延清受此長誣耳。

《**龍性堂詩話初集**》　總持「叢花曙後發，一鳥霧中來」，延清「野花叢發好，澗鳥一聲幽」本之。

又《續集》　王元美云：「唐人紀宋延清二事，吾皆疑之。其一謂延清夜投靈隱寺，【略】其二謂希夷【去年花落顏色改，今年花開復誰在？】延清愛而欲有之，不許，遂以土囊壓殺之。【略】止由二詩並見集中，而好事者欲以證希夷之橫死，賓王之逃生，故令延清受此長誣耳。」元美此辯引據甚確，第此二事，總見佳句不易得，如「性癖躭佳，不死不休」之意，不必認眞可耳。周元亮云：「今人讀詩文，痛痒了無覺，求其能以土囊壓殺人者，正不易得。」有激乎其言之也！

李顯 唐中宗

論述

《**藝苑卮言**》**卷四**　中宗宴羣臣「柏梁體」，帝首云：「潤色鴻業寄賢才。」又：「大明御宇臨萬方。」和者皆莫及，然是上官昭容筆耳。內薛稷云：「宗伯秩禮天地開。」長寧公主云：「鸞鳴鳳舞向平陽。」太平公主云：「無心爲子輒求郎。」閻朝隱云：「著作不休出中腸。」差無愧古。

又卷八　又有武平一者，以正月八日立春綵花應制詩成，中宗手敕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蕊之先開，訝黃鶯之未囀，循環吟咀，賞歎兼懷。今更賜花一枝，以彰其美。」所賜學士花並插，後復以謔詞賜酒一杯，當時歎羨。讀《中宗紀》，令人懨懨氣塞，惟於詩道，似有小助。至離宮列席，領略佳候，使才士操觚，次第稱賞，亦是人主快事，爲詞林佳話。

《**唐音癸籤・談叢三**》　中宗，景龍二年七夕兩儀殿，九日登慈恩塔，閏月九日登總持浮圖，十月幸三會寺，十一月十五日誕辰，二十一日安樂公主出降，十二月幸薦福寺、立春宴，二十一日幸臨渭亭，三十日幸長安故城，三年人日清暉閣登高，晦日幸昆明池，二月八日送沙門玄奘等歸荆州，十一日幸太平公主南莊，七月幸望春宮送節度張亶，八月幸安樂公主西莊，九日

幸臨渭亭，十一月安樂公主入新宅，十五日誕辰，長寧公主滿月，十二月十二日幸溫泉宮，十四日幸韋嗣立山莊，十五日幸白鹿觀，十八日幸秦始皇陵，四年正月五日蓬萊宮宴吐蕃使，人日重宴大明宮，八日立春內殿賜綵花，晦日幸滻水，二月一日送金城公主，三日幸司農王光輔莊，二十一日宴桃花園，三月一日清明幸梨園拔河戲，三日祓禊渭濱，十一日宴昭容院，四月一日幸長寧公主莊，六日幸興慶池觀競渡，過寶希玠宅，以上並賦詩命侍臣和或止命侍臣賦。

《**圖爐詩話**》**卷二**　唐太宗五律，殊無英雄帝王氣象。中宗《幸秦始皇陵》詩，知大道理，不似其爲人。題中「幸」字失體，前後同是天子，何言幸耶？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一・典制類七**》　杜詩「戶外昭容紫袖垂」，蓋唐制：天子臨朝，則用宮人引至殿上，至天祐二年始詔罷之。是全盛之時反不如衰亂之朝爲合禮也。故中宗時皇后、公主及上官昭容往往與羣臣雜坐賦詩，優伶至有「裴談、李老」之謔，可謂無禮之甚者。而郎官直宿亦有「侍女新添五夜香」之句，竟不曉侍女當是何色人也。宋明已來乃爲嚴重矣。

《**隨園詩話**》**卷一五**　近人新婚，賀者作催妝詩，其風頗古。按《毛詩》「間關車之舝兮」一章，申豐曰：「宣王中興，士得行親迎之禮，其友賀之而作是詩。」北齊昏禮，設青廬，夫家領百餘人，挾車子，呼新婦，催出來。唐因之有催妝詩。中宗守歲，以皇后乳媪配寶從一，誦《卻扇詩》數首。【略】即催妝也。

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　唐中宗狎暱近臣，宴集令各獻伎爲樂。張錫爲談容娘舞，宗晉卿舞渾脫。按《教坊記》云：「談容娘本名踏謠娘。北齊時有酗酒輒毆其妻者，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人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謠』。」《杜陽雜編》云：「妓女石火胡養女五人，纔八九歲。火胡立於十重朱畫牀子上，令諸女迭踏至半，手中皆執五綵小幟。俄而，手足齊舉，謂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地。」

傳記

《**舊唐書・中宗紀**》　中宗大和聖昭孝皇帝諱顯，高宗第七子，母曰則天順聖皇后，顯慶元年十一月乙丑，生於長安。明年封周王，授洛州牧。儀鳳二年，徙封英王，改名哲，授雍州牧。永隆元年，章懷太子廢，其年立爲皇太子。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崩，遺詔皇太子柩前即帝位。皇太后臨朝稱制，改元嗣聖。元年二月，皇太后廢帝爲廬陵王，幽於別所。其年五月，遷於均州，尋徙居房陵。聖曆元年，召還東都，立爲皇太子，依舊名顯。時張易之與弟昌宗潛圖逆亂。神龍元年正月，鳳閣侍郎張柬之、鸞臺侍郎崔玄暐、左羽林將軍敬暉、右羽林將軍桓彥範、司刑少卿袁恕己等定策率羽林兵誅易之、昌宗，迎皇太子監國，總司庶政。大赦天下。鳳閣侍郎韋承慶、正諫大夫房融、司禮卿崔神慶等下獄。甲辰，命地官侍郎樊忱往京師告廟陵。司刑少卿兼相王府司馬袁恕己爲鳳閣鸞臺平章事。乙巳，則天傳位於皇太子。丙午，即皇帝位於通天宮，大赦天下，唯易之黨與不在原限。爲周興、來俊臣所枉陷者，咸令雪免。內外文武官加兩階，三品已上加爵二等，入五品等特減四考。大酺五日。以幷州牧相王旦及太平公主有誅易之兄弟功，相王加號安國相王，進拜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仍賜實封，通前滿五千戶。皇親先被配沒者，子孫令復屬籍，仍量叙官爵。出宮女三千。【略】二月甲寅，復國號，依舊爲唐。社稷、宗廟、陵寢、郊祀、行軍旗幟、服色、天地、日月、寺宇、臺閣、官名，並依永淳已前故事。神都依舊爲東都，北都爲幷州大都督府，老君依舊爲玄元皇帝。諸州百姓免今年租稅，房州百姓給復三年。改左右肅政臺爲左右御史臺。【略】令貢舉人停習《臣軌》，依舊習《老子》。甲子，立妃韋氏爲皇后，大赦天下，內外官陪位者賜勳一轉，大酺三日。后父故豫州刺史玄貞爲上洛郡王，后母崔氏贈上洛郡王妃。初，韓王元嘉、霍王元軌等自垂拱以來皆遭非命，是日追復官爵，令備禮改葬，有胤嗣者即令承襲，無胤嗣者聽取親爲後。詔九品已上及朝集使極言朝政得失，兼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略】冬十月癸亥，幸龍門香山寺。乙丑，幸新安。改弘文館爲修文館。【略】十二月壬寅，則天皇太后崩。

二年春正月丙申，護則天靈駕還京。【略】（景龍三年八月）乙未，親送朔方軍總管、韓國公張仁亶於通化門外，上製序賦詩。乙巳，幸安樂公主山亭，宴侍臣、學士，賜繒帛有差。【略】冬十月庚寅，幸安樂公主金城新宅，宴侍臣、學士。【略】（十二月）庚子，幸兵部尚書韋嗣立莊，封嗣立爲逍遙公，上親製序賦詩，便游白鹿觀。甲辰，曲赦新豐縣，百姓給復一年，行從官賜勳一轉。是日幸驪山。乙巳至自溫湯。乙酉，令諸司長官向醴泉坊看潑胡王乞寒戲。四年春正月乙卯，於化度寺門設無遮大齋。丙寅上元夜，帝與皇后微行觀燈，因幸中書令蕭至忠之第。是夜，放宮女數千人看燈，因此多有亡逸者。丁卯夜，又微行看燈。丁丑，命左驍衛大將軍、河源軍使楊矩爲送金城公主入吐蕃使。己卯，幸始平，送金城公主歸吐蕃。二月壬午，曲赦咸陽、始平，改始平爲金城縣。便幸長安令王光輔馬嵬北原莊。癸未，至自金城。庚戌，令中書門下供奉官五品已上、文武三品已上幷諸學士等，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毬場，分朋拔河，帝與皇后、公主親往觀之。三月甲寅，幸臨渭亭修禊飲，賜羣官柳棬以辟惡。丙辰，游宴桃花園。庚申，京師雨木冰，井溢。壬戌，賜宰臣已下內樣巾子。夏四月丁亥，上游櫻桃園，引中書門下五品已上諸司長官學士等入芳林園嘗櫻桃，便令馬上口摘，置酒爲樂。乙未，幸隆慶池，結綵爲樓，宴侍臣，泛舟戲樂，因幸禮部尚書竇希玠（玠）宅。【略】時安樂公主志欲皇后臨朝稱制，而求立爲皇太女，自是與后合謀進鴆。六月壬午，帝遇毒，崩于神龍殿，年五十五。祕不發喪，皇后親總庶政。【略】丁亥，皇太子即帝位於柩前，時年十六。皇太后韋氏臨朝稱制，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內外兵馬諸親掌，仍令韋溫總知。時召諸府折衝兵五萬人分屯京城，列爲左右營，諸韋子姪分統之。壬辰，遣使諸道巡撫，紀處訥關內道，張嘉福河北道，岑羲河南道。庚子夜，臨淄王諱舉兵誅諸韋、武，皆梟首於安福門外，韋太后爲亂兵所殺。九月丁卯，百官上謚曰孝和皇帝，廟號中宗。十一月己酉，葬于定陵。天寶十三載二月，改謚曰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史臣曰：廉士可以律貪夫，賢臣不能輔孱主。誠以志昏近習，心無遠圖，不知創業之難，唯取當年之樂。孝和皇帝越自負扆，遷于房陵，崎嶇瘴癘之鄉，契闊幽囚之地。所以張漢陽徘徊于克復，狄梁公哽咽以奏論，遂得生還，庸非己力。洎滌除金虎，再握璿衡，不能罪己以謝萬方，而更漫游以禦八政。縱艷妻之煽黨，則聚麀爭衡；信妖女以撓權，則彝倫失序。桓、

敬由之覆族，節愍所以興戈，竟以元首之尊，不免齊眉之禍。比漢、晉之惠、盈，輩爲優，苟非繼以命世之才，則士德去也。

紀事

《唐詩紀事・中宗》　《九月九日幸臨渭亭登高作》云：「九日正乘秋，三杯興已周。泛桂迎樽滿，吹花向酒浮。長房萸早熟，彭澤菊初收。何藉龍沙上，方得恣淹留。（得秋字。）」時景龍三年也。御製序云：「陶潛盈把，既浮九醞之歡；畢卓持螯，須盡一生之興。人題四韻，同賦五言，其最後成，罰之引滿。」韋安石得枝字云：「金風飄菊蕊，玉露泫萸枝。」蘇瓌得暉字云：「恩深答效淺，留醉奉宸暉。」李嶠得歡字云：「令節三秋晚，重陽九日歡。」蕭至忠得餘字云：「寵極萸房遍，恩深菊酎餘。」竇希玠得明字云：「九晨陪聖膳，萬歲奉承明。」韋嗣立得深字云：「願陪歡樂事，長與歲時深。」李迥秀得風字云：「霽雲開晚日，仙藻麗秋風。」趙彦伯得花字云：「簪挂丹萸蕊，杯涵紫菊花。」楊廉得亭字云：「遠日瞰秦坰，重陽坐灞亭。」岑羲得涘字云：「爰豫矚秦坰，昇高臨灞涘。」盧藏用得開字云：「萸依珮裏發，菊向酒邊開。」李咸得直字云：「菊黃迎酒泛，松翠凌霜直。」閻朝隱得筵字云：「簪紱趨皇極，笙歌接御筵。」沈佺期得長字云：「臣歡重九慶，日月奉天長。」薛稷得曆字云：「願陪九九辰，長奉千千曆。」蘇頲得時字云：「年數登高日，延齡命賞時。」李乂得濃字云：「捧篋萸香遍，稱觴菊氣濃。」馬懷素得酒字云：「蘭將葉布席，菊用香浮酒。」陸景初得臣字云：「登高識漢苑，問道侍軒臣。」韋元旦得月字云：「雲物開千里，天行乘九月。」李適得高字云：「禁苑秋光入，宸遊霽色高。」鄭南金得日字云：「風起韻虞絃，雲開吐堯日。」于經野得樽字云：「桂筵羅玉俎，菊醴溢芳樽。」盧懷慎得還字云：「鶴似聞琴至，人疑宴鎬還。」是宴也，韋安石、蘇瓌詩先成，于經野、盧懷慎最後成，罰酒。

又　十月帝誕辰，內殿宴羣臣，聯句云：潤色鴻業寄賢才，（帝云。）叨居右弼媿鹽梅。（李嶠。）運籌帷幄荷時來，（宗楚客。）職掌圖籍濫蓬萊。（劉憲。）兩司謬忝謝鍾裴，（崔湜。）禮樂銓管效塵埃。（鄭愔。）陳師振旅青九垓，（趙彦昭。）忻承顧問侍天杯。（李適。）銜恩獻壽柏梁臺，（蘇頲。）黃

縑青簡奉康哉。（盧藏用。）鰓生侍從忝王枚，（李乂。）右掖司言實不才。（馬懷素。）宗伯秩禮天地開，（薛稷。）帝歌難續仰昭回。（宋之問。）微臣捧日變寒灰，（陸景初。）遠慙班左愧遊陪。（上官婕妤。）帝謂侍臣曰：「今天下無事，朝野多歡，欲與卿等詞人，時賦詩宴樂，可識朕意，不須惜醉。」大學士李嶠、宗楚客等跪奏曰：「臣等多幸，同遇昌期。謬以不才，策名文館。思勵駑朽，庶裨河嶽。既陪天歡，不敢不醉。」此後每遊別殿，幸離宮，駐蹕芳苑，鳴笳仙禁，或戚里宸筵，王門晉席，無不畢從。

又《登驪山高頂》詩云：「四郊秦漢國，八水帝王都。閭闔雄里閈，城闕壯規模。貫渭稱天邑，含岐實奧區。金門披玉館，因此識黃圖。」帝自題序末云：「人題四韻，後罰三盃。」日暮，成者五六人，餘皆罰酒。劉憲詩云：「驪阜鎮皇都，鑾遊眺八區。原隰旌門裏，風雲辰坐隅。直城如斗柄，宮樹似星榆。從臣詞賦末，濫得上天衢。」蘇頲云：「仙蹕御層氛，高高積翠分。巖聲中谷應，天語半空聞。豐樹連黃道，秦關入紫雲。聖圖恢寓縣，歌賦小橫汾。」武平一云：「鑾輿上碧天，翠帟拖晴煙。絕嶸紆仙逕，層巖敞御筵。雲披丹鳳闕，日下黑龍川。更睹南薰奏，流聲入管絃。」

又　景龍四年正月五日，移仗蓬萊宮，御大明殿，會吐蕃騎馬之戲，因重爲柏梁體聯句。帝曰：「大明御寓臨萬方。」皇后曰：「願慙內政翊陶唐。」長寧公主曰：「鸞鳴鳳舞向平陽。」安樂公主曰：「秦樓魯館沐恩光。」太平公主曰：「無心爲子輒求郎。」溫王重茂曰：「雄才七步謝陳王。」上官昭容曰：「當熊讓輦愧前芳。」吏部侍郎崔湜曰：「再司銓管恩可忘？」著作郎鄭愔曰：「文江學海思濟航。」考功員外郎武平一曰：「萬邦考績臣所詳。」著作郎閻朝隱曰：「著作不休出中腸。」時上疑御史大夫竇從一、將作大匠宗晉卿素不屬文，未即令續。二人固請，許之。從一曰：「權豪屏跡肅嚴霜。」晉卿曰：「鑄鼎開嶽造明堂。」此外遺忘。時吐蕃舍人明悉獵請，令授筆與之，曰：「玉醴由來獻壽觴。」上大悅，賜與衣服。

又《**長孫無忌**》　太宗嘗謂唐儉酒杯流行，發言可喜。是時天下初定，君臣俱欲無爲，酒杯善謔，理亦有之。高宗雖不君，然亦深察事機，當時諸王鬬鷄，王勃在沛王府，戲爲文檄英王鷄，帝見之，大怒曰：此殆交結之漸。即日竄勃。以太宗之賢，杯酒一時之樂，何足爲後世戒。及其弊也，中宗詔羣臣曰：「天下無事，欲與羣臣共樂。」於是《迴波》艷辭，妖冶之舞，作於文字之臣，而綱紀蕩然矣。創業之難也，一觴一詠，足以肇亂，況其甚焉者哉！

又《**李行言**》　景龍中，中宗引近臣宴集，令各獻伎爲樂。張錫爲談客娘舞，宗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麞，杜元琰誦婆羅門咒，行言唱駕車西河，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郭山惲請誦古詩兩篇，誦鹿鳴，蟋蟀未畢，李嶠以詩有好樂無荒之語，止之。

又《**于經野**》　中宗九日登高，應制二十四人，韋安石、蘇瓌詩先成，于經野及盧懷慎詩後成，時景龍三年也。

又《**周利用**》　金城公主和蕃，中宗送至馬嵬，羣臣賦詩。帝令御史大夫鄭惟忠及利用護送入蕃，學士賦詩以餞，徐彥伯爲之序云。

《**全唐詩話・李適**》　初，中宗景龍二年，始于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于是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爲大學士；李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玄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爲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惟宰相、直學士得從，春幸黎園並渭水祓除，則賜柳圈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登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欽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若韋元旦、劉允濟、沈佺期、宋之問、閻朝隱等，無他稱。景龍二年七月七夕，御兩儀殿賦詩。李嶠獻詩云：「誰言七襄詠，流入五絃歌。」（是日李行言唱《步虛歌》。）九月，幸慈恩寺塔，上官氏獻詩，羣臣並賦。閏九月，幸總持，登浮圖，李嶠等獻詩。十月三日，幸三會寺，十一月十五日，中宗誕辰，內殿聯句爲「柏梁體」。二十一日安樂公主出降武延秀。是月，以婕妤上官氏爲昭容。十二月六日，上幸薦福寺，鄭愔詩先成（「舊邸三乘闢」是也），宋之問後進。（「駕象法三歸」是也。）立春，侍宴賦詩。二十一日，幸臨渭亭，李嶠等應制。三十日幸長安故城。十二月晦，諸學士入閤守歲，以皇后乳母戲適御史大夫竇從一。（往來其家，遂有國爹之號。）三年元日，清暉閣登高遇雪。宗楚客詩云「蓬萊雪作山」是也，因賜金綵人勝。李嶠等七言詩。（「千鍾聖酒御筵披」是也。）是日，甚歡，上令學士遞起屢舞，至沈佺期賦《迴波》，有「齒錄牙緋」之語。晦日，幸昆明池，宋之問

詩「自有夜珠來」之句，至今傳之。二月八日，送沙門玄奘等歸荆州，李嶠等賦詩。十一日，幸太平公主南莊。七月，幸望春宮，送朔方節度張仁亶赴軍。八月三日，幸安樂公主西莊。九月九日，幸臨渭亭，分韻賦詩。（韋安石先成。）十一月一日，安樂公主入新宅，賦詩。十五日，中宗誕辰，長寧公主滿月，李嶠詩「神龍見象日，仙鳳養雛年」是也。二十三日，南郊，徐彦伯上《南郊賦》。十二月十二日，幸溫泉宮，勅蒲州刺史徐彦伯入仗，同學士例，因與武平一等五人獻詩，上官昭容獻七言絕句三首。十四日，幸韋嗣立莊，拜嗣立逍遙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十五日，幸白鹿觀。十八日，遊秦始皇陵。四年正月朔，賜羣臣柏樹。五日，蓬萊宮宴吐蕃使，因爲柏梁體。吐蕃舍人亦賦。七日，重宴大明殿，賜綵鏤人勝，又觀打毬。八日，立春，賜綵花。二十九日，晦，幸滻水。二月一日，送金城公主。三日，幸司農少卿王光輔莊。是夕，岑羲設茗飲，討論經史，武平一論《春秋》，崔日用請北面，日用贈武平一歌曰：「彼名流兮左氏癖，意玄遠兮冠今夕。」二十一日，張仁亶至自朔方，宴于桃花園，賦七言詩。明日，宴承慶殿，李嶠等賦《桃花園詞》，因號《桃花行》。三月一日，清明，幸梨園，命侍臣爲拔河之戲。三日上巳，祓禊于渭濱，賦七言詩，賜細柳圈。八日，令學士尋勝，同宴于禮部尚書竇希玠亭，賦詩，張說爲之序。十一日，宴于昭容之別院。二十七日，李嶠入都祔廟，徐彦伯等餞之，賦詩。四月一日，幸長寧公主莊。六日，幸興慶池觀競渡之戲。其日，過希玠宅，學士賦詩。二十九日，御宴，祝欽明爲八風舞，諸學士曰：「祝公斯舉，《五經》掃地盡矣。」睿宗時，道士司馬承禎天台，適贈詩，詞甚美，朝士屬和三百餘人，徐彦伯編爲《白雲記》。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中宗皇帝集》四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中宗集》四十卷。

《通志・藝文略》　《中宗集》四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中宗集》四十卷。

藝文

杜審言《蓬萊三殿侍宴奉敕詠終南山應制》　北斗挂城邊，南山倚殿前。雲標金闕迥，樹杪玉堂懸。半嶺通佳氣，中峰繞瑞煙。小臣持獻壽，長此戴高天。

賈曾《孝和皇帝輓歌》　新命千齡啓，鴻圖累聖餘。天行應潛曜，帝出受圖書。禮若傳堯舊，功疑復夏初。夢遊長不返，何國是華胥？

李華《無疆頌八首・中宗興頌》　屏蠆之毒，霧而爲蝮。謀虐天之族。天祐聖祚，八柱將覆，帝告五臣，保翼朕躬。赫赫彤彤，日昇雲中。五臣受命，鉞爾頑凶。故曰再造我天下，生人鼓舞。既成矣，又奉父母。

《唐詩紀事・上官昭容》　九月九日，上幸慈恩寺，登浮圖，羣臣上菊花壽酒賦詩，婕妤獻詩云：「帝里重陽節，香園萬乘來。卻邪萸入佩，獻壽菊傳杯。塔類承天湧，門疑待佛開。睿詞懸日月，長得御昭回。」十月，駕幸三會寺，婕妤獻詩云：「釋子談經處，軒臣刻字留。故臺遺老識，殘簡聖皇求。駐蹕懷千古，開襟望九州。四山緣塞合，二水夾城流。宸翰陪瞻仰，天杯接獻酬。太平詞藻盛，長願託鴻休。」中宗立春日遊苑迎春，昭容應制云：「密葉因裁吐，新花逐剪舒。攀條雖不謬，摘蕊詎知虛。春至由來發，秋還未肯疏。借問桃將李，相亂欲何如？」

雜録

《朝野僉載》卷一　咸亨以後，人皆云：「莫浪語，阿婆嗔，三叔聞時笑殺人。」後果則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天也。三叔者，孝和爲第三也。

《大唐新語・極諫》　張柬之既遷則天于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時累日陰翳，侍御史崔湜奏曰：「方今國命初復，正當徽號稱唐，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廟宜毀之，復唐鴻業，天下幸甚！」中宗深納之。制命既行，陰雲四除，萬里澄廓，咸以爲天人之應。

《太平廣記》卷一三五引《獨異志》　唐中宗爲天后所廢，於房陵仰天

而歎，心祝之，因拋一石于空中，曰：「我後帝，此石不落。」其石遂爲樹枝胃挂，至今猶存。又有人渡水拾得古鏡，進之，帝照面，其鏡中影人語曰：「即作天子。」未浹旬，復居帝位。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　人問懼內之說，始自何時。余戲云：「始于專諸。」《越絕書》稱專諸與人鬬，有萬夫莫當之氣，聞妻一呼，即還。豈非懼內之濫觴乎？【略】人又問，懼內可見于詩歌否？余只記唐中宗寵韋后，優人因裴談與宴，知君臣同病，唱《回波詞》曰：「回波爾似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只有裴談，內裏無如李老。」后喜，以束帛賜之。

喬侃

《**舊唐書・文苑傳中・喬知之**》　知之與弟侃、備，並以文詞知名。

【略】侃，開元初爲兗州都督。

《**唐詩紀事・喬侃**》　侃，武后時學士，預脩《三教珠英》，知之之弟也。開元初爲兗州都督，長安中卒於襄陽。以文詞知名。

沈佺期《**送喬隨州侃**》　結交三十載，同遊一萬里。情爲契闊生，心由離別死。拜恩前後人，從宦差池起。今爾歸漢東，明珠報知己。

喬備

《**舊唐書・文苑傳中・喬知之**》　知之與弟侃、備，並以文詞知名。

【略】備，預修《三教珠英》，長安中卒於襄陽令。

《**舊唐書・經籍志下**》　《喬備集》六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喬備集》六卷。

《**通志・藝文略**》　《喬備集》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喬備集》六卷。

谷倚

《**舊唐書・文苑傳中・富嘉謨**》　嘉謨與少微在晉陽，魏郡谷倚爲太原主簿，皆以文詞著名，時人謂之「北京三傑」。倚後流寓客死，文章遺失。

又《**經籍志下**》　《谷倚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谷倚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　《谷倚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谷倚集》十卷。

吴少微

《**和崔侍御日用遊開化寺閣**》　《唐詩歸》卷一：「清懷尋寂寞」，譚元春云：五字名士之言。鍾惺云：「尋」字微甚。「歲晏風落山」，譚元春云：「風落山」，非老遊山清客不知。「天寒水歸壑」，鍾惺云：遊得有法第，卻非逐步描寫。

《**哭富嘉謨并序**》　《唐詩歸》卷一：「抑斯文也，以存乎哀」，鍾惺云：生拗有情，又古雅似銘語。「未嘗値我不歎於朝」，鍾惺云：倒句古甚。「以寵亡也」，鍾惺云：「寵亡」二字覺文士有權，遂爲千古求挽詩者話柄。「於戲社稷臣」，譚元春云：歎語。老。「皇穹故匪仁」，鍾惺云：語直奥，似元次山。「子之文章在，其殆尼父新」，譚元春云：第二字用「之」字，妙絕可法者，如「子之文章在」，「古之傷心人」是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起突兀涵蓋。「聖主賢爲寶，吁茲大國貧」，富不足當此，然是富貴人語。

《**舊唐書・文苑傳中・吴少微**》　少微亦舉進士，累至晉陽尉。中興初，調於吏部，侍郎韋嗣立稱薦，拜右臺監察御史。卧病，聞〔富〕嘉謨死，哭而賦詩，尋亦卒。有文集五卷。

《**唐詩紀事・吳少微**》　少微，新安人，與富嘉謨齊名友善。進士擢第，累授晉陽尉，與富嘉謨並拜監察御史。時卧疾，聞嘉謨亡，號哭賦詩。【略】詞人莫不歎美。既而病亟，歎曰：「生死人之大分，何恨焉！然官職十分，未作其一，乃至是耶！」慷慨而終。

《**舊唐書・經籍志下**》　《吳少微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吳少微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　《吳少微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吳少微集》十卷。

《**初盛唐詩紀**》**卷二〇**　吳少微【略】有集五卷。

富嘉謨

論述

《**大唐新語・文章**》　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爲先後？」說曰：「【略】富嘉謨之文，如孤峰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爲駭矣。」

《**明冰篇**》　《唐詩觀瀾集》卷五：陽開陰闔，筆有化工。每三句一轉韻，開後人法門。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中・富嘉謨**》　富嘉謨，雍州武功人也。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爲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爲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爲富吳體。嘉謨作《雙龍泉頌》、《千蠋谷頌》，少微撰《崇福寺鐘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幷州長史張仁亶待以殊禮，坐必同榻。嘉謨後爲壽安尉，預脩《三教珠英》。中興初，爲左臺監察御史，卒。有文集五卷。

《**新唐書・文藝傳中・尹元凱**》　時又有富嘉謨、吳少微，皆知名。嘉謨，武功人，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少微，新安人，亦尉晉陽，尤相友善，有魏谷倚者，爲太原主簿。並負文辭，時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不競，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豫脩《三教珠英》。韋嗣立薦嘉謨、少微並爲左臺監察御史。已而嘉謨死，少微方病，聞之爲慟，亦卒。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富嘉謨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富嘉謨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　《富嘉謨集》十卷。

《**初盛唐詩紀**》**卷二〇**　富嘉謨【略】文集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富嘉謨集》十卷。

藝文

吳少微《哭富嘉謨并序》　維三月癸丑，河南富嘉謨卒。予時寢疾於洛陽北里，聞之，投枕而起，淚沾乎衽席，匍匐於寢門之外。病不能哭，仰天而呼曰：「天乎天乎，俾予曷所朋，曷有律，曷可得而見，抑斯文也以存乎哀。太常少卿徐公、鄜州刺史尹公、中書徐元二舍人、兵部張郎中，未嘗值我不歎于朝，夫情悼之賦詩，以寵亡也。其詞曰：吾友適不死，於戲社稷臣。直祿非造利，長懷大庇人。乃通承明籍，遘此敦牂春。藥厲其可畏，皇穹故匪仁。疇昔與夫子，孰云異天倫。同病一相失，茫茫不重陳。子之文章在，

其殆尼父新。鼓興斡河岳，貞詞毒鬼神。可悲不可朽，車輔沒荒榛。聖主賢爲寶，吁茲大國貧。

喬氏

《**詠破籬**》《名媛詩歸》卷九：咏物題時帶規諷語，妙在草率寫去，自然有情。此爲初盛大家猶然難之，不謂得之此也。「已漏風聲罷」，斬截語，仍有縕籍，正以養下句之氣也。「繩持也不禁。一從經絡節，無復有貞心」，說得巖巖可畏，而無腐氣。

《**初盛唐詩紀**》卷六〇　喬氏，即喬知之妹也。

武三思

論述

《**奉和宴小山池賦得谿字應制**》《唐詩鏡》卷三：「柳發龍鱗出，松新麈尾齊」，亦屬佳句。

《**奉和春日遊龍門應制**》《唐詩鏡》卷三：氣爽。《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七：「露草侵階長，風光遶席飛」，切春。

傳記

《**舊唐書・外戚傳・武三思**》三思，元慶子也。少以后族累轉右衛將軍。則天臨朝，擢拜夏官尚書。及革命，封梁王，賜實封一千戶。尋拜天官尚書。證聖元年，轉春官尚書，監修國史。聖曆元年，檢校內史。二年，進拜特進、太子賓客，仍並依舊監修國史。三思略涉文史，性傾巧便僻，善事人，由是特蒙信任。則天數幸其第，賞賜甚厚。時薛懷義、張易之、昌宗皆承恩顧，三思與承嗣每折節事之。懷義欲乘馬，承嗣、三思必爲之執轡。又贈昌宗詩，盛稱昌宗才貌，是王子晉後身，仍令朝士遞相屬和。三思又以則天厭居深宮，又欲與張易之、昌宗等扈從馳騁，以弄其權。乃請創造三陽宮于嵩高山，興泰宮于萬壽山，請則天每歲臨幸，前後工役甚衆，百姓怨之。神龍初，進拜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實封五百戶，固辭不受。未幾，隨例降封爲德靜郡王，量減實封二百戶。尋拜左散騎常侍，則天遺制令復其所減實封。初，敬暉等立功後，掌知國政，三思慮其更爲己患，而令其子崇訓因安樂公主構誣敬暉等，並流于嶺表而死。自是三思威權日盛，軍國政事，多所參綜，敬暉等所斥黜者，皆能引復舊職，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法。時人皆言其陰懷篡逆，以比曹孟德、司馬仲達。雍州人韋月將、高軫等並上疏言三思父子必爲逆亂。三思知而求索其罪，有司希旨，奏「月將坐當棄市，軫配流嶺外」。黃門侍郎宋璟執奏云：「月將所犯，不合至死。」三思怒，竟斥宋璟爲外職。三思既猜嫉正士，嘗言「不知何等名作好人，唯有向我好者，是好人耳」。又與其所親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柬遞相引致，干黷時政。侍御史周利用、冉祖雍，太僕丞李悛，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等五人，常爲其耳目，時人呼爲「三思五狗」。中宗尋又制：武氏崇恩廟，一依天授時舊禮享祭，其昊陵、順陵，並置官員，皆三思意也。三思既與韋庶人及上官昭容私通，嘗忌節愍太子，又因安樂公主密謀廢黜之。三年七月，太子率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發左右羽林兵，殺三思及其子崇訓于其第，并殺其親黨十餘人。俄而事變，太子既死，中宗爲三思舉哀，廢朝五日，贈太尉，追封梁王，謚曰宣。安樂公主又以節愍太子首致祭于三思及崇訓靈柩前。睿宗踐祚，以三思父子俱有逆節，制令斲棺暴屍，平其墳墓。

著録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　《武三思詩》一卷。

《**郡齋讀書志・總集類・珠英學士集卷五**》右唐武后朝詔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預修書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編集。其所賦詩各題爵里，以官班爲次，融爲之序。

《**百川書志**》**卷一四**　《武三思詩》一卷。【略】詩十四首。

《**絳雲樓書目**》**卷三**　《武后集》附武平一、三思。

《**嘉業堂鈔校本目録**》**卷四**　《三武詩集》三卷，唐武平一、三思、元衡著。明光澤堂抄本，一冊。天一閣舊藏。

雜録

《**説郛**》**卷二引《朝野僉載》**　內官過武三思宅，三思曲意祗承，恣其所欲。裝束少年男子，衣以羅綺，出入行觴，馳驅不食，淫戲忘反，倡蕩不歸。爭稱三思之忠節，共譽三思之才賢。外受來婆之姦，內搆逆韋之釁。

東方虬

論述

陳子昂《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并書》　東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思古人，常恐邁遠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於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睹於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解君云：張茂先、何敬祖、東方生與其比肩，僕亦以爲知言也。故感歎雅製，作《修竹詩》一首，當有知音以傳示之。

《**昭君怨三首**》《精選唐詩分類評釋繩尺》卷一：東方虬《昭君怨》凡三首，詞意俱悲健可愛。

又一　《唐詩鏡》卷二：好意。《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四：寫怨處立言有體。《唐詩箋注》卷七：諸大議論，出以微婉之詞，更妙在怨意已透。《唐詩箋要》卷二：無限悲苦，以和平出之，更不可堪。

又二　《唐詩解》卷二一：明君悲恨如此，豈復有向時容耶！單于特浪喜耳。《而庵説唐詩》卷七：此詩純作「怨」字。夫以王嬙絕代之佳人，不得邀帝之寵幸，是怨之所由來也。長安名丹鳳城，白龍堆在西域。掩淚銜悲，是怨於中而形於外也。二句寫題面已竟，忽又從單于身上出想，妙。夫單于一旦而獲此絕代佳人，豈不驚喜，以反剔昭君之怨也。浪是孟浪，蓋昭君自掩淚辭君之後，一路銜悲，而顏色已非復如舊時在宮中之妙矣。此句從「怨」字上虛想出來，非眞有其事也。作者二十分活脱，讀者一百分死呆，埋沒古人佳意多少，可嘆也。《唐詩箋注》卷七：郭元振「容顏日憔悴，有甚圖畫時」，又白樂天「愁苦辛勤憔悴盡，如今卻似畫圖中」，又「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俱從此翻出，總不若此之微而婉。《唐詩偶評》卷五：前二即爲末句伏根，妙在第三句一托，以開筆取曲勢，不爾便直瀉矣。《刪訂唐詩解》卷二：意自佳。而王介甫詩曰：「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更進一步矣。李慈銘批《唐人萬首絕句選》卷一：丹鳳、白龍，語同縮腳，此亦詩病。《詩境淺説續編》：起筆以流水句法作對語，白龍丹鳳，屬對殊工。後二句言風沙絕域，已失舊容，而單于見之，猶爲驚喜，則昭君之絕艷可知矣。

《**春雪**》《唐詩快》卷四：祇似口頭語耳，然拈來自妙。

傳記

《**元和姓纂・東韻**》　唐禮部員外郎東方虬，云：朔之後。生顯，左拾遺。

紀事

《隋唐嘉話》卷下　武后遊龍門，命羣官賦詩，先成者賞錦袍。左史東方虬既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袍衣之。

雜録

《朝野僉載》卷四　東方虬身長衫短，骨面麤眉，（張元一）目爲「外軍校尉」。

《唐語林》卷五《補遺》　左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爾西門豹作對。」

閻朝隱

論述

綜論

《大唐新語・文章》　（徐）堅謂（張）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爲先後？」說曰：「【略】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爲俳矣。」

《新唐書・文藝傳中・閻朝隱》　性滑稽，屬辭奇詭，爲武后所賞。

《唐詩紀事・閻朝隱》　授著作郎直學士，制云：「朝隱夜光成寶，朝陽擢秀，文高一變，藝總三端。承顧問於鸞掖，掌圖書於麟府。頃屬播遷，獲返班序。方來石室分曹，已參於著述；金門直事，俾崇於伸奬。可修文館直學士。」朝隱，字友倩，趙州欒城人。性滑稽，屬辭奇詭，爲武后所賞。景龍時爲著作郎。先天中爲祕書少監，坐事貶通州別駕，卒。

分論

《鸚鵡猫兒篇并序》　《唐詩歸》卷四：「畏者無所趣其畏，忍者無所行其忍」，鍾惺云：畏忍兩消，幾乎忘機矣，皆生於慧，慧能伏不仁。故曰：禽之制在氣。乃知能忘機者，決非憒人也。可悟涉世之道。「再拜稽首爲之篇」，鍾惺云：「再拜稽首」四字迂得趣。「窘窘蠢蠢」，鍾惺云：罵愚惡人妙！「爰有獸也」，鍾惺云：過得輕捷，作文妙法。「安其忍，嘴其脇，距其胸，與之放曠浪浪兮，從從容容」，鍾惺云：處惡人大本事，大機智，大方法。「由是言之」，譚元春云：入古文妙法！「由是言之」，譚元春云：重一句妙！「智慧周則貪殘囚」，譚元春云：「囚」字奇。「智慧犯之分不復憂」，譚元春云：說透貪人情性。鍾惺云：峭峻似管、韓子韻語之文。「皇王顧遇長光輝」，鍾惺云：以下至末，忽作頌聖語，似不沾而甚有情。「千年萬歲兮心轉憶」，鍾惺云：自首至尾，全用作文排比法成詩，奇甚！《載酒園詩話・詩歸》：唐武后于宮中習貓，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貓饑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慙。事載唐史，千古以爲笑柄。閻朝隱獨賦《貓兒鸚鵡篇》，【略】此事于翰墨中最醜，即詩佳亦不足收，況鄙誕可笑若此。張說當時以爲風雅罪人，此眞定論。《詩歸》獨賞之。鍾曰：「正理奇調。」譚曰：「忽然起止，雷霆風雨。確然陳訴，忠臣仁人。非以詩文爲戲，乃一肚奇趣正理，觸物動搖。且千古而下，皆有感于斯文。」夫以朝隱誦貓爲忠仁，則爾時胡延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李昭德刮之立盡，此殆不忠不仁之甚者耶！按《唐詩紀事》稱朝隱「性滑稽，屬詞奇詭，爲武后所賞」。生見薄于本朝，忽推崇于異代。余意選者不應悖謬至此，總是閱《詩紀》時見其體裁怪異而喜之，不考其何時何事也。孟子論誦詩讀書，而歸之論世知人，眞不可草草。（黃白山評：「以此入鍾、譚之罪，當亦俯首無辭。」）《一瓢詩

話》：閻朝隱《詠貓詩》，風雅罪人。【略】鍾伯敬議論，好肉剜瘡；譚友夏評騭，缺口咬虱。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〇：「霹靂引，豐隆鳴，猛獸噫氣蛇吼聲。鸚鵡鳥，同資造化兮殊粹精」，不倫不類，轉以見奇。「同稟陰陽兮異埏埴。彼何爲兮，隱隱振振」，看其接法。「與之放曠浪浪兮，從從容容，鉤爪鋸牙也，宵行晝伏無以當」，又作一排，以振其氣。「由是言之，【略】由是言之」，複一句，乃有迂趣。「菲形陋質雖賤微」，以下必須成詩，不可再作文矣。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中・閻朝隱》 閻朝隱，趙州欒城人也。少與兄鏡幾、弟仙舟俱知名。朝隱文章雖無《風》、《雅》之體，善構奇，甚爲時人所賞。累遷給事中，預修《三教珠英》。張易之等所作篇什，多是朝隱及宋之問潛代爲之。聖曆二年，則天不豫，令朝隱往少室山祈禱。朝隱乃曲申悅媚，以身爲犧牲，請代上所苦。及將康復，賜絹綵百匹、金銀器十事。俄轉麟臺少監。易之伏誅，坐徙嶺外。尋召還。先天中，復爲祕書少監。又坐事貶爲通州別駕，卒官。朝隱修《三教珠英》時，成均祭酒李嶠與張昌宗爲修書使，盡收天下文詞之士爲學士，預其列者，有王無競、李適、尹元凱，並知名於時。自餘有事跡者，各見其本傳。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閻朝隱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閻朝隱集》五卷。
《通志・藝文略》 《閻朝隱集》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閻朝隱集》五卷。

高正臣

《唐詩紀事・高正臣》 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卿。習右軍書法，睿宗最愛其筆。《晦日宴高氏林亭》，凡二十一人，皆以華字爲韻。子昂爲之序曰：「有渤海之宗英，是平陽之貴戚。發揮鳳臺而嘯侶，幽贊鷄川而留宴。」又曰：「冠纓濟濟，多延戚里之賓；鸞鳳鏘鏘，自有文雅之客。」《晦日重宴》，八人，皆以池字爲韻，周彥暉爲之序。《上元夜效小庾體》詩，六人，以春字爲韻，長孫正隱爲之序。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一・高氏三宴詩集三卷》 唐高正臣編。所載皆同人會宴之詩，以一會爲一卷，各冠以序。一爲陳子昂，一爲周彥暉，一爲長孫正隱。三會正臣皆預，故彙而編之。與宴者凡二十一人。考之《新唐書》，有傳者三人，則陳子昂、郎餘令、解琬也。附見他傳者一人，則周思鈞也。見於本紀及《世系表》者一人，則張錫也。僅見於《世系表》者五人，則正臣及高瑾、王茂時、高紹、高嶠也。餘皆不詳顯末。案《世系表》，正臣曾爲襄州刺史，不云衛尉卿，今詩後叙正臣及周思鈞事獨詳，所云「連媚帝室，寓居洛陽」，皆與諸序語合，似非無據。末又附《香山九老會詩》一卷，卷尾有夷白堂重雕字。考宋鮑慎由，字欽止，括蒼人，元祐六年進士，著有《夷白堂集》，此或慎由所刊歟？《九老會詩》已附見《白香山詩集》，而《三宴詩》之名，新、舊《唐書志》皆不載，蓋當時編次詩歌，裝褫卷軸，如《蘭亭詩》之墨蹟流傳，但歸賞鑒之家，故不著藏書之錄。後好事者傳鈔成帙，乃列諸典籍之中耳。惟輾轉繕錄，不免多譌，如以高嶠爲司府郎中，唐《百官志》無此官，應從《世系表》改爲司門郎中。又張錫於武后久視元年拜同平章事，本兗州東武城人，詩中誤以錫東爲名。又弓嗣初、高瑾、周彥暉竝曰咸寧進士，唐無咸寧年號，惟高宗曾改元咸亨，「寧」字亦「亨」字之誤，茲竝爲改正云。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六 《高氏三宴詩集》三卷附《香山九老詩》一卷，唐高正臣編。有宋刊，丁禹生有舊抄本。

《太平廣記》卷二〇八引《書斷》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卿。習

右軍之法，睿宗愛其書。張懷素之先，與高有舊，朝士就高乞書，或憑書之，高常爲人書十五紙，張乃戲換其五紙，又令示高，再看不悟。客曰：「有人換公書。」高笑曰：「必是張公也。」乃詳觀之，得其三紙。客曰：「猶有在。」高又觀之，竟不能辨。高嘗許人書一屏障，逾時未獲，其人乃出使淮南。臨別，大悵惋。高曰：「正臣故人在申州，正與僕書一類，公可便往求之。」遂立申此意。陸柬之嘗爲高書告身，高常嫌之，不將入秩，後爲鼠所傷，乃持示張公曰：「此鼠甚解正臣意。」風調不合，一至於此！正臣隸行草入能。

長孫正隱

《晦日宴高氏林亭》　《唐音癸籤・評彙七》：長孫正隱《高氏林亭》：「細雨猶開日，深池不漲沙。」上句人皆能領其景，下句則非北人習風土者，不能知其妙也。《唐詩歸》卷一：鍾惺云：此集詩凡數十首，此作第一。陳子昂亦與焉，其詩不如也。名之不可定人如此。「遨遊重歲華」，鍾惺云：「重」字，情深語厚。「細雨猶開日」，譚元春云：寫景入妙，如「開日」，「開」字必是用字屢換不妙，忽然得之者。問之用心，詩人始知。《唐詩矩・五言律詩一集》：起聯總冒格。又：用景語作結，其味便長。

《元和姓纂・養韻》長孫氏　緯曾孫貞隱，太常博士。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宋人避諱，改「貞」爲「正」也。

劉憲

論述

《奉和九月九日聖製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詩學全書》卷三：上四叙「登寺浮圖」。「羽旆」，從駕之仗也。五句美「九日」之景。六句美有「聖製」，能使今日之景常留。末二祝聖，九日登高爲「闢邪」也。

《折楊柳》　《唐詩鏡》卷六：三、四偷格。

《奉和立春日内出綵花樹應制》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一，寫立春，二，寫迎春，筆墨和平，神態閑雅。忽然三、四掉筆一轉，遽問柳色梅芳，尋到風前雪裏，不知是虚是實，但覺欲離欲合。眞可謂玄解之宰，向虚空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者也。（如此寫彩花樹，眞是異樣空靈奇妙，後來名家，罕見其比。）此始出剪彩也，言時方冰開魚陟，未宜裁花剪燕，然而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是其時矣。布德和令，畢達陽氣，固其宜也。恭讀天藻，仰知聖情，豈有萬乘之君而爲兒女之戲者哉。《唐詩評選》卷四：條宕風華。

《奉和春日幸望春宫應制》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此詩，排仗又奇。看首句寫春日，次句寫幸望春宫，三、四卻閣起春日不承，單單只承幸望春宫。言正面，南山翠起，左右，滻水光連，映帶花間御筵，端正有如此者。五、六轉筆，然後再寫春日，言今日歡娛既洽，已後節物正長，自此鶯蝶爲始，願見無窮鶯蝶也。《唐詩評選》卷四：初唐詩乃可入絃管，後來硯蓋下物耳。詩樂不容異語，固當求之風味，詎以排撰相高？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中・劉憲》　劉憲，宋州寧陵人也。【略】憲弱冠舉進士，累除冬官員外郎。天授中，受詔推按來俊臣，憲嫉其酷暴，欲因事繩之，反爲俊臣所搆，貶鄰水令。再遷司僕丞。及俊臣伏誅，擢憲爲給事中，尋轉鳳閣舍人。神龍初，坐嘗爲張易之所引，自吏部侍郎出爲渝州刺史。俄復入爲太僕少卿，兼修國史，加修文館學士。景雲初，三遷太子詹事。玄宗在東宫，留意經籍，憲因上啓曰：「自古及今，皆重于學。至于光耀盛德，發揚令問，安靜身心，保寧家國，無以加焉。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絕人之才，豈假尋章摘句，蓋資略知大意，用功甚少，爲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僚之望。侍讀褚無量經明行修，耆年宿望，

時賜召問，以察其言，幸甚。」玄宗甚嘉納之。明年，憲卒，贈兗州都督。有集三十卷。初則天時，敕吏部糊名考選人判，以求才彥，憲與王適、司馬鍠、梁載言相次判入第二等。

《**唐詩紀事・劉憲**》憲，字元度，宋州人。爲中書舍人，坐善張易之，出刺渝州。召爲太僕少卿，兼修文館學士，卒。天授中，治來俊臣獄，疾其酷，欲痛繩之，反爲所陷。明皇在東宮，憲啓曰：褚無量經明行修，耆年宿望，宜數召問，以察其言。太子順納。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劉憲集》三十卷。

《**通志・藝文略**》《劉憲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劉憲集》三十卷。

雜録

《**大唐新語・懲戒**》劉思立任考功員外，子憲爲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吏部侍郎馬載深咨嗟，以爲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名籍。朝庭咸曰：「直。銓宗流品之奇，可謂振理風俗。」其人比出選門，爲衆目所視，衆口所訾，亦趦趄而失步矣。自垂拱之後，斯風大壞，苟且公行，無復曩日之事。

李乂

論述

綜論

《**蘇頲《故刑部尚書中山李公詩法記》**唐開元四年太歲景辰二月戊申朔二十六日癸酉，銀青光祿大夫刑部尚書昭文館學士中山公薨於京師宣陽里私第，享年六十。先五日，扈駕自新豐湯井還，其日奉制，持節復賚于湯，所以降雨故也。還歷二日，自說齋祭滌濯之事，願言賦詩。至其夕，賓友皆散，因作《扈從詩》十韻。遲明，命以示頲。詩成而寢，奄忽生災。此即夫子獲麟之卒章也。既殮，公子增右金吾倉曹博陵崔望之自其家取以見遺。嗚呼！翰墨未燥，形神已離，舉朝驚嗟之聲，不崇朝而達于遠矣！公文特稱于世，每謂知音則寡，同氣相求，逮觀此詞，何異於理！正在心而爲咏，豈交臂而相失！曾未數刻，恨不迴車擊節而如舊也。撫膺一慟，不覺涕之漣洏。痛矣中山，長無見日。雖子期不聽，存者可以絕絃；而相如有作，歿者竟傳遺草。故錄如右，記其事云。

張九齡《故刑部李尚書挽詞三首》仙宗出趙北，相業起山東。明德嘗爲禮，嘉謀屢作忠。論經白虎殿，獻賦甘泉宮。與善今何在，蒼生望已空。

又：宿昔三台踐，榮華駟馬歸。印從青瑣拜，翰入紫宸揮。題劍恩方重，藏舟事已非。龍門不可望，感激涕沾衣。又：永歎常山寶，沈埋京兆阡。同盟會五月，華表記千年。渺漫野中草，微茫空裏煙。共悲人事絕，唯對杜陵田。

分論

《陪幸臨渭亭遇雪應制》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頷聯太澀，以結句取之。

《送沙門弘景、道俊、玄奘還荆州應制》　《唐音癸籤・詁箋六》：嶠與李乂皆有《送沙門玄奘三僧還荆門應制》詩，此是江陵白馬寺玄奘，中宗時與景、俊二師同召至京，歸鄉終本寺，非貞觀中求法奘師也。詳《高僧傳》。

《侍宴安樂公主山莊應制》　《唐詩評選》卷四：別細。又：「七聖」「二靈」，初唐自有此，不必皮、陸以降也。

《人日重宴大明宫恩賜綵縷人勝應制》　《唐詩鏡》卷六：項聯「千年執象寰區泰，七日爲人慶賞隆」，「七日爲人」四字最佳。造化皇恩，從兹伊始。

傳記

碑志

蘇頲《唐紫微侍郎贈黄門監李乂神道碑》　世稱李公德爲範，言爲師，行爲則，事爲程。於戲！彼之四者，吾以一貫。及值緝熙之運，懷廣大之業，天下謂之登相國，踐台司，竟而此位不躋，亦公之譽也。若季孫何訪，不對者宣尼；季子可法，以書者文仲。夫如是，故聞其風，志其道，粤未量已。公諱乂，字尚眞，趙房子人也。柏人侯靈裔孫，侍書勁十一世孫。自咎繇虞臣，老聃周史，純嘏之烈，清華其冠。曾祖彦博，振威將軍、光州固始令。祖惠明，弋陽西曹掾、熊州司倉書佐。父大智，閬州新政令；公貴達，追贈濟州刺史，以昭孝焉。北臨代有恆岳，東注彭有泫水，豈恆之寶，泫之精矣！何奇士之不乏，而我公誕生歟！公幼而閔凶，弱不好弄。十一從學，極奥研幾，十二屬詞，含商咀徵。中書令薛元超謂人曰：「此子必負海内盛名。」十九郡舉茂才策第，考功郎劉思立一見又如之。調補潞州壺關、婺州武義尉，羈雲逸而在泥蟠也。秩滿詣選，吏部侍郎蘇味道，偉藏器而嗟韞櫝也，特授藍田尉。又策高第，累遷乾封萬年尉，雍州長史薛季昶視事咨謀，推誠悦服。主畫諾而班詔書也，擢爲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平而不頗，疏而不漏。與御史令黄門監漁陽公承旨鞫僞，發姦除惡，刑以矯末，禮以教中，有若決疣潰癰，焚符破璽。景龍中，葉靜能諂諛媚妬，權勢傾人。自謂金鼎可期，羽衣而立。公劾奏其僻，中宗原而宥之。不肖者懼，不仁者遠。無何，加朝散大夫，遷尚書司勳、左司二員外，右司郎中，中書舍人。立義起草，司言揮翰，蓋閑練而芳蔚也。遂長兼昭文館學士。雲龍待問，天馬成歌，羣士躍鱗，繫公稱旨。太子上即位，檢校吏部郎中，正關鍵端也，持刀尺審也，建是無撓，翕然有聲。二歲遷黄門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進爵中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四歲轉紫微侍郎。掌制數月，兼刑部尚書。明年正除檢校尚書，校郡國考績凡二歲，古之邁迹垂憲，選賢與能多矣。抑揚者或齟齬爲心，塞默者或籧篨爲貌。介無不執，執則嫌於偏；柔無不通，通無惡於善，士君子患也。公列近臣居常伯則不然，秉彝德，徹乘理，錯綜平枉，梧按倫省，忠而公，信而順，謀始而作，慮先而動。明可照肝膽，精可析毫芒，議必當而刑不放也，故邦釋令典，公敷大猷，粗舉凡矣。聖人迪誤訓書簡冊惟文乎，公掌絲綍，握鉛槧，典可常而史不隱也。聖人鞠師旅，繕甲兵惟武乎，公賦其車蒐以器，居有禮而用有神也。聖人訊法約疇，事省惟清乎，公削煩苛，節更算，著諸令而便於宜也。聖人核臧否，甄黜陟惟明乎，公差九牧，區五等，措諸枉而舉於直也。夫文武以序，清明以成，斯事體大，與時偕行。行之我公，則無遺矣。嗚呼我公！何不壽矣！明靈罔恤，闇忽而殂。享年六十，開元丙辰歲仲春癸酉薨於京師宣陽里第。旒冕震悼，衣冠痛惜。秦里奚、鄭子產烏足擬哉！制贈公黄門監，絹布三百疋、米粟三百石以賻之。太常考行曰貞，宜矣。公每誡其子，師於薄葬。有子寧等五人，並喪過乎慼，奉遵先旨，不敢隳廢。韋賢業儒，竟遷魯國；杜預知禮，自表刑山。故寧等以其夏丙申卜葬長安細柳原，東北望帝京二十有五里，償其志也。柩既引，戶部尚書東平畢構、少府監吴郡陸餘慶、散騎常侍扶風馬懷素、黄門侍郎清河崔泰之、洎紫微侍郎武功蘇頲祖於延年門外，舉觴言曰：「不還故鄉，達也；别於此路，窮也。」孰云中山寧厥后土，非此公之爲慟吾誰慟乎！服馬悲鳴而

不前，行人涕泣而相向。僉以頲者公稱知我，我謂之甥，固嘗揮斤見期，必使刊石爲事。頲則不佞，曷于是重！相泣謂曰：「我輩見中山弗冥冥隳行，弗察察從政，弗執利邀寵，弗夸毗耀榮，無躁求，無苟得，結友朋義也，誨子弟仁也，薦賢畏其知，聞善若已出，急於病，讓於夷，輕於財，重於施，廼中山之度矣！」所著文集成六十卷，五言之妙，一變乎時。流便清婉，經綸密緻，猶樂簫韶、工黼黻也。至於心凝風味，神嬉景華，弈棋不孤，絃酌相伴，樂然有地，貴豈在人！奈何則亡，不可復見。因更爲長慟，俾愚叙之。黃門監漁陽公盧公，居世有閎散之任，與公有范張之密，強學偉詞，蓋撰其實也。遂作頌云：龍德周史，龜文漢相。鼎鼐遞襲，簪纓相望。常山之英，泫水之精。代稱不乏，人惟特生。（其一）鯉趨成訓，敦詩閱史。鴻漸于磐，陟遐自邇。暫勞州郡，俄拾青紫。王佐之才，一日千里。（其二）高遊省門，近侍軒墀。守位以正，行己無私。無私伊何，惟忠是效。以正伊何，臨事不撓。（其三）八座爰踐，三階未陟。如何不臧，景命云極。中夜嬰癘，崇朝孔亟。縱壑摧鱗，靡霄墜翼。（其四）如水之清，如玉之貞。如衡之平，如鏡之明。應享年以介壽，何短晷之先傾！晉喪名臣兮，羊公見哀於武帝；鄭有遺愛兮，尼父掩泣於僑卿。（其五）歸無途兮往不返，歲將晏兮逝水遠。南山南河，往不返，可奈何。日運星迴，天長地久。旌芳宣懿，無非舊友。（其六）

傳狀

《舊唐書・李乂傳》　李乂，本名尚眞，趙州房子人也。少與兄尚一、尚貞俱以文章見稱，舉進士。景龍中，累遷中書舍人。【略】乂知制誥凡數載。景雲元年，遷吏部侍郎，與宋璟、盧從愿同時典選，銓叙平允，甚爲當時所稱。尋轉黃門侍郎。時睿宗令造金仙、玉眞二觀，乂頻上疏諫，帝每優容之。開元初，特令乂與中書侍郎蘇頲纂集起居注，錄其嘉謨昌言可體國經遠者，別編奏之。乂在門下，多所駁正。開元初，姚崇爲紫微令，薦乂爲紫微侍郎，外託薦賢，其實引在己下，去其糾駁之權也。俄拜刑部尚書。乂方雅有學識，朝廷稱其有宰相之望，會病卒。兄尚一，清源尉，早卒；尚貞，官至博州刺史。兄弟同爲一集，號曰《李氏花萼集》，總二十卷。

紀事

《唐詩紀事・李乂》　乂爲紫微侍郎，與蘇頲對掌綸誥，明皇曰：「前有味道、嶠，朕今有頲、乂，皆號蘇、李。」時宰輔子將授太廟，頲草詞久不就，曰：以遵仲尼之問，而未能續。乂曰：何不云宜採方山之能。頲伏其敏。乂，字尚眞，趙州人。年十二，工屬文，薛元超曰：「是子且有海內名。」沈正方雅，識治體，時稱有宰相器。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李乂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李乂集》五卷。
《通志・藝文略》　《李乂集》五卷。
《宋史・藝文志七》　《李乂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乂集》五卷。

張鷟

論述

《大唐新語・文章》　張文成以詞學知名，應下筆成章、才高位下、詞摽文苑等三入科，俱登上第。轉洛陽尉。故有《詠燕》詩，其末章云：「變石身猶重，銜泥力尚微。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飛。」時人無不諷詠。累遷司門員外。文成凡七應舉，四參選，其判策皆登甲第科。員半千謂人曰：

「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揀萬中，未聞退時。」故人號「青銅學士」。久視中，太官令馬仙童陷默啜，問張文成何在，仙童曰：「自御史貶官。」默啜曰：「何不見用也？」後暹羅、日本使入朝，咸使人就寫文章而去。其才遠播如此。

《**容齋續筆・龍筋鳳髓判**》　唐史稱張鷟早慧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八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也。《僉載》紀事，皆瑣尾摘裂，且多媟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味。【略】張鷟，字文成，史云：「調露中，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騫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按《登科記》，乃上元二年，去調露尚六歲。是年，進士四十五人，鷟名在二十九，既以爲無雙，而不列高第？神龍元年，中才膺管樂科，於九人中爲第五。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於二十人中爲第三。所謂制舉八中甲科者，亦不然也。

祝允明《**新刻〈龍筋鳳髓判〉序**》　《龍筋鳳髓判》二卷，唐司門員外郎張鷟撰，近時少傳，允明得之先外大父武功徐府君家，乃元人錄本，嘗以示沈津潤卿。會吾邑大夫春陵歐陽君東之以進士來試鷄劄，富民教士，化理大著。鳴絃之餘，益思有以助仕學者，謂是書其一也，將取而刻之。津進曰：「民請任之，不足煩我公。」乃手謄登於木。工完，倩述其故。惟昔先王，議事以制，故鄭之刑書，頗詒時誚。至秦燔聖典，專吏師，一切深刻。漢矯其枉，雖入官者儒吏幷進，而斷獄必貴引經，尚有近於先王議制及《春秋》誅意之微旨。其後乃有判辭，然往往蕪萎而闕於事情。至唐制四銓，判專其一，鷟在當時藻翰敏豔，有「青錢學士」之號，史稱其八舉甲科，四參選判，策爲銓府，最宜是筆之美也。宋元承襲，國朝因之，試於士行，於官咸有可觀。中間崇篤經學，或稍未遑精選。邇來文教彌振，英才駿騰，秉政者裁駁詳允，賓王者章藻粲發，優而從事，仕學交懋。是書固無所與讓，而亦可以策荃蹄之勳焉。惟我大夫秋月懸胸，而南山在筆，然且已達達人，嘉惠來學，此其學道愛人之一端行，復大施以輔國家，弼教造士之德，意厥功不亦茂哉！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一・朝野僉載六卷**》　考莫休符《桂林風土記》，載鷟在開元中，姚崇誣其奉使江南受遺，賜死，其子上表請代，減死流嶺南，數年起爲長史而卒，計其時尚在天寶之前。而書中有寶曆元年資陽石走事，寶曆乃敬宗年號，又有孟宏微對宣宗事，時代皆不相及。案：尤袤《遂初堂書目》亦分《朝野僉載》及《僉載補遺》爲二書，疑《僉載》乃鷟所作，《補遺》則爲後人附益。凡闌入中唐後事者，皆應爲補遺之文，而陳振孫所謂「書本三十卷，此其節略者」，當即此本。蓋嘗經宋人摘錄，合《僉載》、《補遺》爲一，刪併門類，已非原書，又不知何時析三卷爲六卷也。其書皆紀唐代故事，而於諧噱荒怪，纖悉臚載，未免失於纖碎，故洪邁《容齋隨筆》譏其記事瑣屑摘裂，且多媟語。然耳目所接，可據者多，故司馬光作《通鑑》亦引用之，兼收博採，固未嘗無裨於見聞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四**　《龍筋鳳髓判》四卷，唐張鷟撰。其名似乎法家，實則隸事之書。蓋唐制以判試士，故輯以備用也。其書臚比官曹，條分件繫，組織頗工。其注爲明劉允鵬作，意主詳明。而稍傷冗蔓。

《**全唐文紀事**》**卷三引**《**鐵立文起**》　唐張鷟有《判決錄》，學判者當取以爲法。其文有科罪，有評允，有辨雪，有翻異，有判罷，有判留，有駁正，有駁審，有未減，有案寢。一一究心，裨益不淺。

傳記

《**舊唐書・張薦傳**》　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鷟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鷟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以爲名字。初登進士第，對策尤工，考功員外郎騫味道賞之曰：「如此生，天下無雙矣！」調授岐王府參軍。又應下筆成章及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科。鷟凡應八舉，皆登甲科。再授長安尉，遷鴻臚丞。凡四參選，判策爲銓府之最。員外郎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簡萬中，未聞退時。」時流重之，目爲「青錢學士」。然性褊躁，不持士行，尤爲端士所惡，姚崇甚薄之。開元初，澄正風俗，鷟爲御史李全交所糾，言鷟語多譏刺時，坐貶嶺南。刑部尚書李日知奏論，乃追敕移於近處。開元中，入爲司門員外郎，卒。鷟下筆敏速，著述尤多，言頗詼諧。是時天下知名，無賢不肖，皆記誦其文。天后朝，中使馬仙童陷默啜，默啜謂仙童曰：「張文成在否？」曰：「近自御

史貶官。」默啜曰：「國有此人而不用，漢無能爲也。」新羅、日本東夷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貝以購其文，其才名遠播如此。

《新唐書・張薦傳》　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鷟，字文成，早惠絕倫。【略】證聖中，天官侍郎劉奇以鷟及司馬鍠爲御史。性躁卞，儻蕩無檢，罕爲正人所遇，姚崇尤惡之。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多口語訕短時政，貶嶺南，刑部尚書李日知訟斥太重，得內徙。鷟屬文下筆輒成，浮豔少理致，其論著率詆誚蕪猥，然大行一時，晚進莫不傳記。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才命論》一卷，張鷟撰，郗昂注。一作張說撰，潘詢注。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四　《龍筋鳳髓判》十卷。原釋：張鷟撰。雜抄唐人判語，分門爲類。按：《唐志》、《崇文目》作張文成撰。今本四卷。文成，鷟字也。

《通志・藝文略》　《朝野僉載》二十卷，唐張鷟撰，記周隋以來事迹。

《郡齋讀書志・小説類・朝野僉載補遺三卷》　右唐張鷟文成撰，分三十五門，載唐朝雜事。鷟自號浮休子，蓋取《莊子》「其生也浮，其死也休」之義。

《直齋書録解題・小説家類》　《朝野僉載》一卷，唐司門郎中饒陽張鷟文成撰，其書本三十卷。（案：《宋史・藝文志》：《朝野僉載》二十卷，又《僉載補遺》三卷。《文獻通考》止載《補遺》三卷，蓋亦未見全書。此云「本三十卷」，疑誤。）此特其節略爾，別求之未獲。鷟自號「浮休子」。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八》　張鷟《龍筋鳳髓判》十卷。晁氏曰：唐張鷟，字文成，辭章藻麗，嘗八中制科。此乃其書判也，凡一百首。陳氏曰：鷟調露中進士，事迹見《張薦傳》，薦之祖也。唐以書判拔萃科選士，此集凡百題，自省臺寺監百司下及州縣類事屬辭，蓋待選預備之具也。

《宋史・藝文志二》　張鷟《朝野僉載》二十卷。

又　《僉載補遺》三卷。

又《藝文志六》　張鷟《龍筋鳳髓判》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三　《朝野僉載》二十卷，張鷟記周隋以來事迹。

《百川書志》卷五　《龍筋鳳髓判》二卷，唐司門員外郎張鷟文成撰。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三　《朝野僉載》一卷，張鷟。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上　《朝野僉聞》三卷《補遺》三卷，張鷟。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史部》　《朝野僉載》五卷，一本。唐張鷟，字文成。舊鈔。四錢。

《絳雲樓書目》卷二　《朝野僉載》二十卷，唐張鷟。記周隋以來事迹。

《述古堂藏書目》卷三　張鷟《朝野僉載》十卷，鈔。

《欽定天禄琳琅書目》　《龍筋鳳髓判》，一函二冊，唐張鷟著，二卷，後附《唐書・列傳》節文。按：此書載於《文獻通考》者稱爲十二卷，今止二卷，蓋因書僅百題，故後人翻刻，遂爲省併也。晁公武《讀書志》謂鷟嘗八中制科，此其書判。陳振孫《書録解題》謂百題皆待選預備之具，而洪邁《容齋隨筆》譏其蔽罪議法，不能深切，則此書崖畧概可見矣。書末節録《唐書》，乃張薦傳文，以鷟爲薦祖，傳中兼叙其始末也。

《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録彙編》卷六　張鷟《龍筋鳳髓判》二卷。

《抱經樓藏書志》卷四五　《龍筋鳳髓判旁注》四卷，明崇禎刊本，唐浮休子張鷟造，明江元祥注。蔣如奇序，崇禎癸酉。

《四庫全書總目・類書一・龍筋鳳髓判四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唐張鷟撰。【略】所著作不概見，存於今者惟《朝野僉載》及此書。《僉載》已竄亂失眞，惟此書尚爲原帙。其文臚比官曹，條分件繫，組織頗工，蓋唐制以身言書判銓試選人。今見於《文苑英華》者頗多，大抵不著名氏，惟白居易編入文集，與鷟此編之自爲一書者，最傳於世。居易判主流利，此則縟麗，各一時之文體耳。洪邁《容齋隨筆》嘗譏其堆垛故事，不切於蔽罪議法。然鷟作是編，取備程試之用，則本爲隸事而作，不爲定律而作，自以徵引賅洽爲主，言各有當，固不得指爲鷟病也。原本附有注文，爲明劉允鵬所輯，採摭頗詳，而稍傷冗漫，以別無他注，姑仍其舊錄之。允鵬本名繼先，字敬虛，武定人，嘉靖辛卯舉人，嘗著有《續事類賦》，今未見傳本，惟此註附鷟之書，尚存於世云。

又《小説家類一・朝野僉載六卷》　內府藏本，舊本題唐張鷟撰。鷟有

《龍筋鳳髓判》，已著錄。此書《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十卷，《宋史・藝文志》作《僉載》二十卷，又《僉載補遺》三卷，《文獻通考》則但有《僉載補遺》三卷。此本六卷，參考諸書，皆不合。晁公武《讀書志》又謂其分三十五門，而今本乃逐條聯綴，不分門目，亦與晁氏所紀不同。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四　《朝野僉載》六卷，舊本題張鷟撰。然鷟沒於玄宗時，而書中有敬宗、宣宗時事，核以諸書所載，蓋原本久佚，後人掇拾成編，與無名氏《朝野僉載補遺》併爲一書，故卷數、門目，皆與所傳鷟書不合也。其書記唐代軼事，多瑣屑猥雜，然古來小說之體，大抵如此。

又卷一四　《龍筋鳳髓判》四卷，唐張鷟撰。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五　《朝野僉載》十卷，鈔，唐浮休子張鷟撰。

《稽瑞樓書目》　《龍筋鳳髓判》二卷，舊鈔，校本，一冊。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龍筋鳳髓判》四卷，唐張鷟撰。又無注二卷本。

《鄭堂讀書記》卷六〇　《龍筋鳳髓判注》四卷，《湖海樓叢書》本，唐張鷟撰，明劉允鵬注。鷟字文成，自號浮休子，深州陸梁人。調露初登進士第，授襄陽尉，累官四門員外郎，終於龕州長史。允鵬本名繼先，字敬虛，武定人。嘉靖辛酉舉人。《四庫全書》著錄。考張氏原書，《新唐志》（別集類）、《讀書志》（別集類）、《書錄解題》（別集類）、《通志》（別集類）、《通考》（別集類）俱作十卷，《唐志》、《通志》俱無判字，蓋省文爾。晁氏云：文成，辭意藻麗，常入中制科，此乃其書判也。凡一百首。陳氏云：唐以書判拔萃科選士，此集凡百題，自省臺寺監百司下及州縣，類事屬辭，蓋待選預備之具也。案：晁氏稱百首，陳氏稱百題，今本止存五十題，而有七十八首，疑陳氏題字爲首字之譌，抑或原書不止百首，故有十卷之數，至晁氏時，已有闕佚，但據其現存者數之也，即如陳氏稱下及州縣，而今本無一篇存者，其明徵矣。今本卷末有句盾一題，其判原缺。又有左右衛將軍一題、軍器監一題，其判並見《事文類聚》，非完篇也，亦其明證。然晁氏時尚有百首，不知何時又佚去二十八首，故舊本鈔傳，止作二卷，敬虛撰注，始離爲四卷也。敬虛以其書辭極藻絢，又用事奧賾，往往不得其所出，因檢涉百氏，有所合，亟系之句下，積之久久，遂成全帙，序而刊之。至萬曆乙酉，渤海張延廷復序而重刊之，長山劉一相亦爲之序，而劉注舊刻本頗不易得。近何其焱依王宗炎手錄仁和沈氏藏本，輒復隨意更定，益非劉氏之舊。陳東爲春則以劉氏原注，亦時有未安者，因爲補苴逸文，翦落浮詞，並從左右衛篇後，移左右衛將軍、軍器監二條，附於卷末，其餘亦多所訂正，雖未還夫舊觀，而有裨於學者焉。書刊於嘉慶辛未，自爲之跋。張若雲以劉注雖勤采掇，頗失冗煩，專取文成原書，刊入《學津討原》，而卷首仍冠以《提要》一篇，則與刊本不相合矣。

又卷六三　《朝野僉載》六卷，普祕笈本，舊題唐張鷟撰。《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雜傳記類）、《通志》（雜史類）、《宋志》（傳記類）俱作二十卷，《讀書志》作《朝野僉載補遺》三卷，《通考》同，《書錄解題》作《朝野僉載》一卷，《宋志》（傳記類）又有《僉載補遺》三卷。陳氏稱其書本三十卷，此特其節略爾。別求之，未獲。以上陳說。按：三十卷，當屬二十卷之誤，可知在宋代實有二十卷之本，又有補遺之本。而晁之所稱三十五門，但指補遺之本，是晁氏亦未見二十卷之本也。至今本，惟逐條聯綴，絕不分門，又非晁氏所見補遺之本，蓋文成原書久佚，後人掇拾成編，且併補遺，併爲一書，故三卷爲六卷，而補遺本非文成所自作，故有敬宗宣宗時事耳爾。其書記唐朝軼事，凡及僞周，必正稱曰周，故鄭氏誤列在隋代雜史。注曰：記周隋以來事跡，所記多瑣屑猥雜，眞小說家言。而《唐志》、《宋志》、《通志》俱列之史部，皆難免見名不見書之譏矣！《說郛》、《說海》、《歷代小史》均節錄一卷云。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七　《龍筋鳳髓判》二卷，明刊本，唐張鷟撰。此明弘治間吳門沈潤卿津刻本，前有祝允明序。據序云「允明得之先外大父武功徐府君家，乃元人錄本」，則是本實出元鈔也。末有都穆跋。

又　《龍筋鳳髓判》二卷，舊鈔本。是本依沈潤卿刻本傳錄，陳子準丈得徐楨卿鈔藏本校改謬譌。原書六十二篇，中闕第十五、十九、二十一至四十二凡二十四篇，沈本題下不列篇第，改爲一條二條等，蓋舊已闕佚也。卷首有「稽瑞樓」朱記。

《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鈔本・子部》　《龍筋鳳髓判》四卷，舊鈔本，有「古歡堂吳枚庵校定本」、「湘舟鑑賞」諸印。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〇　《龍筋鳳髓判》四卷，唐張鷟撰。萬曆乙酉張氏重刊本，《湖海樓叢書》本，《學津討源》本，二卷，無注；元刊本，二卷。

又卷一一　《朝野僉載》六卷，唐張鷟撰。普祕笈本。《說郛》、《說海》、《歷代小史》均節錄一卷。胡心耘有校宋本十卷。

《**雲間韓氏藏書目・子部**》　《龍筋鳳髓判》二卷，舊鈔本，士禮居藏。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九八上**　《龍筋鳳髓判》四卷，唐張鷟撰。湖海樓本。明劉允鵬原注，陳春補正，附錄二條。舊題唐司門員外郎陸澤張鷟文成撰。陳《錄》十卷。【略】文光案：是書組織甚工，其注則傷於冗蔓。陳《錄》在別集類或入之法家類，或入之類書類，今以其堆故事，備選料，因入之類書類。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二**　《朝野僉載》六卷，舊鈔本，唐浮休子張鷟文成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龍筋鳳髓判》四卷，唐張鷟撰，其注爲明劉允鵬作。明萬曆刊本。《湖海樓叢書》本。《學津討原》本。明沈潤卿刊本，都穆跋。海山仙館刊本。〔續錄〕：元刊無注本，二卷。萬曆乙酉張氏刊。明刊二卷本。

又　《朝野僉載》六卷，舊本題唐張鷟撰。祕笈本。許氏有鈔本十卷，吳尺凫跋。附錄：《歷代小史》。（星詒）〔續錄〕：《說郛》、《說海》、《歷代小史》均節錄一卷。影宋十卷本。胡心耘有校宋十卷本。《唐人說薈》本。《說庫本》。《畿輔叢書》本。

《**木樨軒藏書書錄**》**卷三**　《龍筋鳳髓判》二卷，每卷標題下題「唐張鷟文成撰」。明刊本。半葉十行，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邊。下卷尾有識語，末題「甲子四月晦日觀沈雲卿刻本偶書。都察院□□□□□」。收藏有「懸磬室」朱文方印、「蘭話堂書畫印」朱文長方印、「賜硯齋」朱文長方印、「次原藏書」白文方印。

《**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卷三**　《龍筋鳳髓判》四卷，《湖海樓叢書》本。

又　《朝野僉載》六卷，舊本題唐張鷟撰。明刊本。二冊。

《**博野蔣氏寄存書目**》**卷三**　《龍筋鳳髓判》四卷，唐張鷟撰，明劉允鵬注，清陳春東補。《海山仙館叢書》本（第九函），《湖海樓叢書》本。

《**崇雅堂書錄**》**卷一〇**　《龍筋鳳髓判》四卷，唐張鷟撰，明劉允鵬注。《湖海樓叢書》本。《海山仙館叢書》本。四庫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小說家**》　《朝野僉載》六卷。其書皆紀唐代故事，而於諧噱荒怪纖悉臚載，未免失於纖碎，故洪邁《容齋隨筆》譏其記事瑣屑摘裂，且多媟語。然耳目所接，可據者多，故司馬光作《通鑑》亦引用之，兼收博採，固未嘗無裨於見聞也。俞正燮《癸巳類稿》十三有書是書後云：「此書止三卷，似從《太平廣記》所載復錄出者，其記英公爲鄉人設餅，兼及宇文朝王罷事，極可爲世法云云。下歷引他書之與此事相類者，意在厲風俗，而於書之得失無關，不具錄。所據三卷，非《提要》所見本也。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〇**　《龍筋鳳髓判》二卷，唐張鷟撰。明弘治刊本，十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闌。前有弘治十七年甲子祝允明序，言得元人錄本於徐武功家，而邑令歐陽東之刻之。後有都穆跋。前人以朱筆據鈔本校過，訂譌字補缺文甚多。其各判自始至末標識次第凡六十八首，與刻本記某某几條者不同。余生平所見鈔刻多本，其佳勝無過此者矣。（北京圖書館新收之書，辛未歲借校）

又　《龍筋鳳髓判》二卷，唐張鷟撰。明弘治刊本，十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闌。前有祝允明序，言得元人錄本於先外大父武功徐府君家，邑令沈津潤卿刻之。後有都穆跋。（海虞瞿氏藏書。癸酉）

又　《龍筋鳳髓判》二卷，唐張鷟撰。明刊本，十行十六字。白口，左右單闌。紙印皆精。有錢天樹跋，云是南宋本，翁斐夫謂是元本，余則謂明刊耳。後於滬上見瞿氏藏一本，有序跋，知爲弘治十七年沈津刊本。沅叔。

又　《龍筋鳳髓判》二卷，唐張鷟撰。清寫本。十行十六字。有查愼行、彭元瑞跋，錄後：「《新唐書・藝文志》張文成《龍筋鳳髓判》十卷，宋晁氏《讀書志》所載判凡百首。今上卷止四十三條，下卷止三十五條，尚少二十二條，卷數首數與兩志皆不合，疑非足本。宋板書眞者不易得，亦可寶也。洪文敏謂其堆垛故事，不逮樂天甲乙判云。後辛丑中秋後一日，初白老人愼行識。」（此題爲傳抄者。）「乾隆己亥，從鮑氏知不足齋借鈔、譌字甚夥，雖宋版不足貴也。書存京邸，不能一一是正，它年尚當重校。七夕後一日，武林使署識，芸楣。」（此題朱筆，爲彭氏手翰。）鈐有「南昌彭氏」、「知聖道齋藏書」、「遇者善讀」各印。（翰文齋見。丙寅。）

《**藏園羣書題記**》**卷九**　校弘治本《龍筋鳳髓判》跋：此書分上下卷，明刊本，十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闌，中板式。前有弘治十七年甲子祝允明序，言得於先大外父武功徐君家，乃元人錄本，付邑令歐陽東之刻之。後有

都穆跋。竟體以朱筆點校所據乃舊鈔本也（鈔本十行二十三字）。余以照曠閣本校勘，凡改正百八十五字，是書善本當以此爲甲觀矣。余戊辰歲曾得彭文勤校本，言從鮑氏知不足齋假錄，似亦源於宋本，第其匡正補益之處遠不及此出於元人錄本之善。茲併錄查、彭諸跋於後，以備參證焉。按：此書通行本其標舉題目下注某署幾條。鈔本則自卷上中書省，至卷下導官句盾，凡六十八條，次第記數。惟兵部二十下接國子監四十三，中闕二十二條。鈔本注云：「國子監前脫二百八十二行。」設非親見此本，讀者竟不知闕失如此之多也。至其文字脫佚賴以補正者，不可枚舉。茲撮其要，如：「給事中楊珍」條「門承積閥」下增注「積德曰閥」四字。「主爵員外郎梁璨」條「千秋不絕」下增注「漢祖誓曰：太山如礪，黃河如帶」十二字。「波斯崑崙等船到」條「萬舶爭先」下增「烏滸狼牙，千艘競進」八字（上注云：「游賊滿山」。以下別是一條，此處脫誤甚多）。「兵部奏獸啄賊」條後增題目一行「武舉王靈威訴稱力能翹關舉鼎，弓馬格等」十七字。「大匠吳淳」條「靈臺休而漢盛」下增注「《左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十五字。「監修國史劉濟」條「便作謗書」句下增注「司馬遷犯罪，請就腐刑，以修《史記》。懷恨二帝，紀多缺。後漢欲法蔡邕，爲漢史。司徒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流謗言於今。遂殺邕」四十九字。「左衛狀稱駕幸西京」條「式展干城之效」句下空二十行，後增「仍自不遵禮教，慕楊若之兇暴；故縱荒醜，同灌夫之使酒。抑揚文石，須妙簡於賢才；咫尺青蒲，必詢求於俊哲。何期叔向之族，育此豺狼；劉表之家，必生豚犬。投鼠忌器，逆部亦可詮量；以鮑登俎，所司偶成檢擇。改過之狀，殊未可依；漸學之言，蓋非通論。且即解退，以俟英奇」一百四字。前條「仍自不遵禮教」上增注「不能用謂之攝囊。人之不孝，其猶視肉」十五字。「太史令哲淹」條「考大衍之始終」下增「心伏義，夢周旦」一句。此皆犖犖大者，非偶爾奪逸可比也。又本書分卷，通行本卷上至「內侍元淹」止，卷下自「監修國史劉濟」條起。此所校鈔本，卷上至「著作郎楊安期」止，卷下自「左令吾衛將軍趙宜」條起。此其與彭文勤、照曠閣各本均不同者也。查初白、彭芸楣跋如左：《新唐書・藝文志》張文成《龍筋鳳髓判》十卷，宋晁氏《讀書志》所載判凡百首。今上卷止四十三條，下卷止三十五條，尚少二十二條，卷數、首數與兩志皆不合，疑非足本。宋本書眞者不易得，亦可寶也。洪文敏謂其堆垛故事，不逮樂天甲乙判云。後辛丑中秋後一日，初白老人愼行識。乾隆己亥，從鮑氏知不足齋借鈔，訛字甚夥，雖宋版不足貴也。書存京邸，不能一一是正，它年尚當重校。七夕後一日，武林使署識，芸楣。翰文書坊送閱舊寫本，十行十六字，彭文勤知聖道齋藏書也。據跋知從宋本鈔出，校此本亦訂正數十字，未可以其訛舛而忽之。然文勤所校各條亦似以意改定，姑照錄以俟異時考訂耳。戊辰正月二十二日，書潛漫志。

《中國善本書提要》　《龍筋鳳髓判》二卷，一冊（北圖），明弘治間刻本，十行十六字（16×12），唐張鷟撰。卷內有：「結一廬藏書印」、「臣澂私印」、「字曰子清」等印記。按澂爲朱學勤長子，能繼父志，亦好聚書。此本蓋爲澂所購入，卷內校筆，疑即出澂手。所據本末有：「徐禎卿唐寅鈔」一行，知是傳錄元人本，說見下。祝允明序，弘治十七年（一五〇四）。都穆跋，弘治十七年（一五〇四）。

又　《龍筋鳳髓判》二卷，一冊（北圖），鈔本，十行二十四字，唐張鷟撰。卷末有：「徐禎卿唐寅鈔」一行。又墨筆識云：「崇禎五年五月假何公虞本鈔完。何本係元人所錄，行草互雜，差落殊甚。略校一次。廿八日，葉奕。」又朱筆云：「連空紙六十七頁。」並是林宗親筆，不得以紙色較新而疑爲傳錄也。此本原闕第三、十二、十五、十九、二十一至三十四、四十九等葉。有：「抱經樓」、「延古堂李氏珍藏」等印記。

雜録

《朝野僉載》卷四　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鷟爲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時有沈全交者，傲誕自縱，露才揚己，高巾子，長布衫，南院吟之，續四句曰：「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麵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遂被杷推御史紀先知捉向左臺，對仗彈劾，以爲謗朝政，敗國風，請於朝堂決杖，然後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即宜放卻。」先知於是乎面無色。又：唐豫章令賀若瑾眼皮急，項轕粗，鷟號爲「飽乳犢子。」

《**太平廣記**》卷二五〇引《**御史臺記**》　唐司門員外郎張文成好爲俳諧詩賦，行於代。時大將軍黑齒常之將出征，或人勉之曰：「公官卑，何不從行？」文成曰：「寧可且將朱脣飲酒，誰能逐你黑齒常之。」

《**容齋四筆・張鷟譏武后濫官**》　武后革命，濫授人官，故張鷟爲諺以譏之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唐《新、舊史》亦載其語，但泛言之。案天授二年二月，以十道使所舉人石艾縣令王山輝等六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霍獻可等二十四人，並授侍御史，幷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內黃縣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授衛佐校書。凡百三十二人，同日而命，試官自此始也。其濫如此！《劉子玄傳》：「武后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曰：『君不虛授，臣不虛受。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椀脫之諺。』正爲此設，然只是自外官便除此四職，非所謂輒遷，子玄之言失之矣。

《**優古堂詩話・應聲蟲**》　陳正敏《遯齋閑覽》載：楊勔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正敏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技，所以求衣食於人者，唯藉此耳。」以上皆陳所記。予讀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即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止。乃知古有是事。

賀知章

論　述

蘇頲《授賀知章起居郎制》　朝議郎前行戶部員外郎賀知章，業優詞學，時重才行。稟精微以高妙，體仁恕以明達。必能書法不隱，立言可觀。

《**舊唐書・文苑傳中・賀知章**》　先是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若虛兗州兵曹，巨監察御史，融遇張九齡，引爲懷州司戶、集賢直學士，數子人間往往傳其文，獨知章最貴。

又　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

《**曉發**》　《唐詩歸》卷五：「海潮夜約約，川露晨溶溶」，譚元春云：雙字疊出妙來。

《**送人之軍**》　《唐詩歸》卷五：譚元春云：爛好。「送子成今別，令人起昔愁」，鍾惺云：淺淺道出。「萬里長城寄，無貽漢國憂」，鍾惺云：結得鄭重。《唐詩廣選》卷三：蔣春甫曰：精切流動，結亦正。《唐詩鏡》卷八：五、六指點如次，語致復雅。如盧象《竹里館》「朧月聞山鳥，寒崖見蠻熊」，太覺粗笨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卷二七：開口便是淒惻，以「常經」、「復見」應帶「成今別」、「起昔愁」來，所謂得意疾書、非關思議者。「隴雲」二語要亦「今」、「昔」、「經」、「見」中景意。末致以勉勵之辭，不失送人從軍本色。昔人賞其典，吾更賞其韻。《唐律消夏錄》卷一：「常經」、「復見」，當時無限苦辛；「絕脈」、「斷腸」，說來尤覺慘沮。下面將送別橫插一句，然後繳足上意，則送別時黯然景況不言可知。五、六將「隴雲」、「邊草」異樣處再頓兩句，接出規勉意作結。情眞意篤，法老格高，初唐杰作也。高達夫《送鄭侍御謫閩中》詩，亦足此意，單薄多少。（首二句）用蒙恬絕地脈語對「斷腸」，奇絕。

《**題袁氏別業**》　《唐風定》卷一三：豪健。《唐詩訓解》卷六：善謔。此篇用意，因人而生。後篇（楊炯《夜送趙縱》）用意，因地而生。《精選唐詩分類評釋繩尺》卷一：專以實勝，直削六朝浮華。《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卷二七：何景明曰：逸興俱飛。《唐詩解》卷二一：此有王子猷看竹意。囊中有錢，調其主人也。《而庵說唐詩》卷七：此詩純寫自己胸襟。季眞意謂有林泉所在，便是我坐處，何必問主人相識不相識。茲動手便下「主人不相識」五個字者，非有閒口去說主人，只是要顯林泉耳。今之偶坐於此者，蓋特爲此林泉。既遇此林泉，必須盤桓永日。性又嗜酒，必須有酒，方不負此林泉。至欲沽酒時，方知主人是不相識者。主人若相識，酒何待沽。

今欲沽酒於不相識主人家，甚不次第，豈不要愁？然亦顧不得矣，只是有錢便好。今日囊中，恰有酒貲，遂自慰曰：「莫謾愁沽酒，囊中自有錢。」「自有」二字，似乎矜，而不知此是深自喜幸之辭。蓋胸襟高灑，人囊中豈必有錢？今既有錢，自覺無求於世，口中不免作滿溢語，非抹煞主人也。到得酒沽來時，我竟是主人。且要請主人出來同飲，不知酒出自囊中，出自主人，我都忘，又安計主人相識否也。《唐詩選勝直解・五言絕句》：別業，山莊也。林泉，山林泉石也。幽雅可以坐玩，不必主人素識也。有此佳景，必須酌酒。囊中有錢，莫愁無沽。與袁氏相謔，勿泥定飲酒，情景興致兼盡。《唐詩箋注》卷七：閑適之情，可消俗慮；瀟灑之致，可滌煩襟。《古唐詩合解》卷四：「主人不相識，偶坐爲林泉。」有林泉便有主人，然我只取林泉之佳，何必問主人之識與不識。今日之偶坐於此者，爲林泉耳，莫問主人也。「莫謾愁沽酒，囊中自有錢。」既坐林泉，便思有酒，方不辜負林泉。若主人相識，不須愁沽酒矣。既而猛然想著，又自慰曰：莫謾愁無沽酒也，囊中自有酒錢，自可無求于人矣。此寫一段胸襟瀟灑處，非必抹倒主人。風流賀季眞，于此可見。《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一：有王子猷看竹意。「囊中有錢」，調其主人也。

《咏柳》　《唐詩歸》卷五：「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鍾惺云：奇露語，開卻中、晚。《唐詩鏡》卷八：春風如刀，即柳葉如綵，此其爲風味之佳。《唐詩快》卷一五：尖巧語，卻非由雕琢而得。《唐詩箋注》卷八：賦物入妙，語意溫柔。曰「裁出」、「似剪刀」，工甚！

《采蓮曲》　《批點唐音》卷一三：「采蓮曲，季眞棄官學道，詔賜鏡湖一曲，故其說如此。言富貴外別有可樂者。

《回鄉偶書》　《對牀夜語》卷三：高適詩云：「林稀落日行人少，醉後無心怯路歧。」老杜有「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詞簡意工，孰臻其妙，學造語者宜知之。又如楊衡詩云：「正是憶山時，復送歸山客。」張籍云：「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盧象《還家》詩云：「小弟更孩幼，歸來不相識。」賀知章云：「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語益換而益佳，善脫胎者宜參之。近時嚴坦叔《還家》詩，亦有「舊時巷陌渾忘記，卻問新移來住人」，頗得知章之遺意。《四溟詩話》卷三：凡字有兩音，各見一韻，如二冬「逢」，遇也，一東「逢」，音蓬，《大雅》「鼉鼓逢逢」，四支「衰」，減也；十灰「衰」音崔，殺也，《左傳》「皆有等衰」；十三元「繁」，多也；十四寒「繁」，音盤，《左傳》「曲縣繁纓」；四豪「陶」，姓也，樂也；二蕭「陶」音遙，相隨之貌，《禮記》「陶陶遂遂」，皐陶，舜臣名。作詩宜擇韻審音，勿以爲末節而不詳考。賀知章《回鄉偶書》云：「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此灰韻「衰」字，以爲支韻「衰」字誤矣。何仲默《九日對菊》詩云：「亭亭似與霜華鬬，冉冉偏隨月影繁。」此元韻「繁」字，以爲寒韻「繁」字亦誤矣。予書此二詩，以爲作者誡。《唐詩訓解》卷七：「衰」字失韻，疑當作「催」。《唐詩歸》卷五：「笑問客從何處來」，鍾惺云：似太白。《唐詩解》卷二五：鬢毛摧，貌非昔也。兒童不相識，人非昔也。模寫久客之感，最爲眞切。《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十九：原本「髻毛衰」，「衰」入四支，音司。十灰中「衰」音綏，恐是「摧」字之誤，因改正。《古唐詩合解》卷五：此作一氣渾成，不假雕琢，興之偶至，擧筆疾書者。「少小離家老大回」，便見得是久客。「鄉音無改鬢毛摧」，音雖猶昔而貌已非昔也。「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二句轉合，分拆不開。吳筠有「春從何處來」之句，語意本此。兒童見而不識，只爲見鬢毛摧敗，老態不堪，已非昔日之人矣。《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五：情景宛然，純乎天籟。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中・賀知章》　賀知章，會稽永興人，太子洗馬德仁之族孫也。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初授國子四門博士，又遷太常博士，皆陸象先在中書引薦也。開元十年，兵部尚書張說爲麗正殿修書使，奏請知章及祕書員外監徐堅、監察御史趙冬曦皆入書院，同撰《六典》及《文纂》等，累年，書竟不就。後轉太常少卿。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又充皇太子侍讀。是歲，玄宗封東嶽，有詔應行從羣臣，並留於谷口，上獨與宰臣及外壇行事官登於嶽上齋宮之所。初，上以靈山清潔，不欲喧繁，召知章講定儀注，因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諸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羣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垂範來葉，爲變禮之大者也。然禮成於三獻，亞終合於一處。」上曰：「朕正欲如是，故問卿耳。」於

是敕：「三獻於山上行事，五方帝及諸神座於下壇行事。」俄屬惠文太子薨，有詔禮部選挽郎，知章取捨非允，爲門蔭子弟喧訴盈庭。知章於是以梯登牆，首出決事，時人咸嗤之，由是改授工部侍郎，兼祕書監同正員，依舊充集賢院學士。俄遷太子賓客、銀青光祿大夫兼正授祕書監。知章性放曠，善談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工部尚書陸象先，即知章之族姑子也，與知章甚相親善。象先常謂人曰：「賀兄言論倜儻，眞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祕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爲張顚。天寶三載，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請度爲道士，求還鄉里，仍捨本鄉宅爲觀。上許之，仍拜其子典設郎曾爲會稽郡司馬，仍令侍養。御制詩以贈行，皇太子已下咸就執別。至鄉無幾壽終，年八十六。肅宗以侍讀之舊，乾元元年十一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器識夷淡，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蘊崑崗之良玉。故飛名仙省，侍講龍樓，常靜默以養閑，因談諧而諷諫。以暮齒辭祿，再見款誠，願追二老之蹤，克遂四明之客。允叶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衣而長往。丹壑非昔，人琴兩亡，惟舊之懷，有深追悼，宜加褒禮，式展哀榮。可贈禮部尚書。」

《**唐才子傳・賀知章**》　知章，字季眞，會稽人。少以文詞知名，性曠夷，善談論笑謔。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羣類科。陸象先在中書，引爲太常博士。象先與知章最親善，常曰：「季眞清談風韻，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當時賢達，皆傾慕之。爲太子賓客。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晚年尤加縱誕，無復禮度，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又善草隸，每醉輒屬辭，筆不停綴，咸有可觀。每紙不過數十字，好事者共傳寶之。天寶三年，因病，夢遊帝居，及寤，表請爲道士，求還鄉里，即捨住宅爲千秋觀。上許之，詔賜鏡湖剡溪一曲，以給漁樵。帝賦詩及太子百官祖餞。壽八十六。集今傳。

紀事

《**唐詩紀事・賀知章**》　知章年八十六，卧病，冥然無知。疾損，上表乞爲道士還鄉，明皇許之。捨宅爲觀，賜名千秋，命其男曾子會稽郡司馬，賜鑑湖剡川一曲。(先乞官湖數頃爲放生池，因賜剡川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寮祖餞。御製送詩，幷序云：「天寶三年，太子賓客賀知章，鑒止足之分，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年在遲暮，用循挂冠之事，俾遂赤松之遊。正月五日，將歸會稽，遂餞東路，乃命六卿庶尹大夫供帳青門，寵行邁也。豈惟崇德尚齒，抑亦勵俗勸人，無令二疏獨光漢冊。乃賦詩贈行。」詩云：「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祕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羣英悵別深。」又云：「筵開百壺餞，詔許二疏歸。仙記題金籙，朝章拔羽衣。悄然承睿藻，行路滿光輝。」李林甫詩云：「挂冠知止足，豈獨漢疏賢。入道求眞侶，辭榮訪列仙。睿文含日月，宸翰動雲煙。鶴駕吳鄉遠，遙遙南斗邊。」【略】朝士以知章吳越人，戲云：南金復生中土。知章賦詩云：「鈒鏤銀盤盛蛤蜊，鏡湖蒓菜亂如絲。鄉曲近來佳此味，遮渠不道是吳兒。」

著録

《**崇文總目**》**卷五**　《賀知章入道表》一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賀知章祕監集》一卷。

《**木樨軒藏書書録**》**卷四**　《賀祕監歸鄉詩》一卷，唐賀知章撰。抄本(清抄本)。影抄舊本，半葉八行，行十六字。不著編人。首《御製賜賀祕監歸鄉詩》，次李適之、李林甫等至盧象凡三十七人皆送賀祕監詩。又賀監《回鄉偶書》詩二首，朱放《經鏡湖道士觀》詩一首，李白詩四首。末附許鼎撰《唐通和先生祖貫墓志銘》，徐鉉《祖先生墓志序》。志謂祖於元和己亥(十四年・819)遇賀監授丹經。徐序則謂江夏彭汭爲本郡司倉掾，以齋宿郡

之延慶院，因夢得祖志。又范仲淹知越州刻徐公序于石而跋之。皆與賀監事有涉也。

藝文

杜甫《飲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王禹偁《南園偶題》　天子優賢是有唐，鑑湖恩賜賀知章。他年吾若功成名，乞取南園作醉鄉。

宋褧《鑑湖水送烏希説》　鑑湖百頃生涼秋，知章陳請太白遊。子今乃能五月往，我昔不得一日留。吳娃合曲風度舫，越女浣紗雲滿頭。燕趙緇塵都洗盡，荷花深處薦瓊舟。

《隨園詩話》卷四　《唐書》載：「賀知章在禮部選輓郎，取捨不公，門蔭子弟喧鬧盈門。知章不敢出，乃于後園舁一梯，出頭牆外，以決事。」康熙辛丑會試，李穆堂先生用通榜法，所取皆一時名士。落第者糾衆作鬧，新進士無由入謁。或呈一詩云：「門生未必敢升堂，道路紛紛鬧未央。我獻一梯兼一策，牆頭高立賀知章。」丙辰，予在都中，見先生白鬚偉貌，有泰山巖巖氣象。待後輩，當面必訓斥，逢人必贊揚，人以故畏而服之。余謂此張乖厓待彭公乘法也。前輩率眞，亦可不必。

雜録

《大唐新語・褒錫》　賀知章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二恩。時源乾曜與張説同秉政，乾曜問説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兩加榮命，足爲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爲美？」説對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爲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具美，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英，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爲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爲最矣。」

《開天傳信記》　賀知章祕書監，有高名，告老歸吳中，上嘉重之，每事優異焉。知章將行，涕泣辭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爲鄉里榮。」上曰：「爲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子必信順之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謂人曰：「上何諱我耶？我實吳人，孚乃爪下爲子，豈非呼我兒爲爪子耶？」

《本事詩・高逸》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爲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號爲「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贈詩及焉。

《唐摭言・知己》　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唐語林》卷五《補遺》　賀監爲禮部侍郎，時祁王贈制云惠昭（文）太子，補齋挽郎。賀大納苞苴，爲豪子相率詬辱之。吏遽掩門，賀梯牆謂曰：「諸君且散，見説寧王亦甚慘澹矣！」

《太平廣記》卷四二引《原化記》　賀知章，西京宣平坊有宅。對門有小板門，常見一老人乘驢出入其間，積五六年，視老人顏色衣服如故，亦不見家屬，詢問里巷，皆云是西市賣錢貫王老，更無他業。察其非凡也，常因暇日造之，老人迎接甚恭謹，唯有童子爲所使耳。賀則問其業，老人隨意問答，因與往來，漸加禮敬，言論漸密。遂云：「善黃白之術」。賀素信重，願接事之。後與夫人持一明珠，自云：在鄉日得此珠，保惜多時，特上老人，求説道法。老人即以明珠付童子，令市餅來。童子以珠易得三十餘胡餅，遂延賀。賀私念寶珠特以輕用，意甚不快。老人曰：「夫道者可以心得，豈在力爭，慳惜未止，術無由成。當須深山窮谷，勤求致之，非市朝所授也。」賀意頗悟，謝之而去。數日失老人所在。賀因求致仕，入道還鄉。

《宣和書譜・草書六・賀知章》　每醉必作爲文詞，初不經意，率然便就，行草相間，時及於怪逸，尤見眞率，往往自以爲奇，使醒而復書，未必爾也。書時唯問紙有幾幅，或曰十幅，則詞隨十幅盡，或曰二十幅，則隨二十幅意乃止。然多多益辦，不見筆力之衰，忽有佳處，人謂其機會與造化爭衡，非人工可到。蓋胸中所養不凡，源深流長，自然之道。

陳子昂

論述

綜論

盧藏用《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刪《詩》、《書》，述《易》道而修《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也。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辭而不顧。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型。宋齊之末，蓋憔悴矣。逶迤陵頹，流靡忘返，至於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其諫諍之辭，則爲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駸駸，方將搏扶搖而陵太清，躡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夭，故其文未極也。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剝，貪饕桀驁以顯榮，天乎，天乎，吾殆未知夫天焉！昔嘗與余有忘形之契，四海之內，一人而已。良友歿矣，天其喪予。今採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於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之變而爲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耳。

李華《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君以爲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最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外復絕無聞焉。近日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之述作焉。

李陽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 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頹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

獨孤及《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 帝唐以文德敷祐于下，民被王化，俗稍丕變。至則天太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者浸而嚮方。

顏真卿《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序》 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事興。既馳騁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睹。」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頹波，雖無害於過正；權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爲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

梁肅《補闕李君（翰）前集序》 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已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熾。

《詩式·論盧藏用陳子昂集序》 盧黃門【略】又云：「道喪五百年而有陳君乎。」予因請論之曰：司馬子長《自序》云：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五百歲而有司馬公。邇來年代既遙，作者無限。若論筆語，則東漢有班、張、崔、蔡；若但論詩，則魏有曹、劉、三傅，晉有潘岳、陸機、阮籍、盧諶，宋有謝康樂、陶淵明、鮑明遠，齊有謝吏部，梁有柳文暢、吳叔庠，作者紛紜，繼在青史。如何五百年之數，獨歸於陳君乎？藏用欲爲子昂張一尺之羅，蓋彌天之宇，上掩曹、劉，下遺康樂，安可得耶？又子昂《感寓》三十首，出自阮公《詠懷》。《詠懷》之作，難以爲儔。子昂詩曰：「荒哉穆天子，好與白雲期。宮女多怨曠，層城蔽蛾眉。」曷若阮公「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此序或未湮淪，千載之下，當有識者，得無撫掌乎？

又《復古通變體》　作者須知復變之道：反古曰復，不滯曰變。若惟復不變，則陷於相似之格，其狀如竊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復變之手，亦詩人之造父也。

又　如陳子昂復多而變少，沈、宋復少而變多。今代作者，不能盡舉。

韓愈《送孟東野序》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

又《薦士》詩　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白居易《與元九書》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

元稹《敘詩寄樂天書》　僕時孩騃，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翫激烈，即日爲《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爲外諸翁，深賜憐奬，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秘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爲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

柳宗元《楊評事文集後序》　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略】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

高仲武《紀蘇渙文》　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州連率李公。其文意長于諷刺，亦有陳拾遺一鱗半甲，故善之。

李舟《獨孤常州集序》　天后朝，廣漢陳子昂獨泝潰波，以趣清源。自茲作者稍稍而出。

王贊《元英先生詩集序》　《風》《雅》不主於今之詩，而其流涉賦。今之詩蓋起於漢魏南齊五代，文愈深，詩愈麗。陳隋之際，其君自好之，而浮靡淫濫，流於淫樂，故曰音能亡國，信哉！唐興，其音復振。陳子昂始以骨氣爲主，而寖拘四聲五七字律。

《本事詩・高逸》　〔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

顧雲《唐風集序》　大順初，皇帝命小宗伯河東裴公掌邦貢。次二年，遙者來，隱者出，異人俊士，始大集都下。於羣進士中，得九華山杜荀鶴，拔居上第。諸生謝恩日，列坐既定，公揖生謂曰：聖上嫌文教之未張，思得如高宗朝拾遺陳公，作詩出沒「二雅」，馳驟建安，削苦澀僻碎，略淫靡淺切，破艷冶之堅陣，擒雕巧之酋帥，皆摧撞折角，崩潰解散，掃蕩詞場，廓清文祲，然後有戴容州、劉隨州、王江寧，率其徒揚鞭按轡，相與呵樂，來朝於正道矣。以生詩有陳體，可以潤國風，廣王澤，因擢生以塞詔意。生勉爲中興詩宗，生謝而退。

姚鉉《唐文粹序》　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繇是沈宋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變至道。

《新唐書・陳子昂傳》　唐興，文章承徐庾詩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爲海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爲法。

歐陽修《書梅聖俞詩稿後》　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

黃庭堅《與王觀復書》其一　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遊，乃無此病耳。

又《題王觀復所作文後》　如梓州生陳子昂之文章，趙蕤之術智，皆所謂人傑地靈也，何必城南有錦屏山哉！

《石門洪覺範天厨禁臠》卷中　律詩拘於聲律，古詩拘於句語，以是詞不能達。夫謂之行者，達其詞而已，如古文而有韻者一耳。自唐陳子昂一變江左之體，而歌行暴於世，作者輩能守其法，不失爲文之旨，唯杜子美、李長吉。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陳子昂集十卷》　子昂少以豪俠使氣，及冠，折節爲學，精究墳籍，眈愛黃老《易象》，尤善屬文。唐興，文章承徐、庾

餘風，天下祖尚，至是始變雅正。故雖無風節，而唐之名人無不推之。

員興宗《陳子昂韓退之策》 子昂文傳太原盧藏用，藏用傳蘇源明，源明則退之之所師友也。不知者以退之倡古文於唐，知者以爲無陳而無以爲之也。故其言非苟也，爲可傳也，其道非妄也，爲可繼也。故盧藏用曰：「道喪五百歲而起子昂。」其此之謂與！雖然，君子獨行則無徒也，獨唱則無和也，其後善，則退之之力也。故杜牧曰：「唐三百歲而有退之。」其此之謂與！蓋嘗辯之：學正則識正，識正則文無往而不正也。故子昂《昭夷碣》爲辨議之正，徐君之議爲箋表之正，《神鳳》之章爲辭章之正，其《感遇》則正于詩者也。蓋子昂之文，惟正則取，不正不學也。然則相承而至退之，亦其有力哉！故退之亦畏之，蓋嘗曰：「唐興，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杜甫、李白，皆其善鳴者。」此之謂也。雖兩君之才，縱橫顛倒，而卒亦可貶，何者？以其才可窮也。退之窮於識，子昂窮於權。窮於識，其弊也講之不精；窮於權，其弊也處之不智。講之不精，故知斥佛老，不知斥墨也；處之不智，故不死於國，而死於下吏也。嗚呼！通於大道而識進退存亡者，惟三代之英與！二子何預焉。

朱熹《齋居感興二十首序》 余讀陳子昂《感寓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托於仙佛之間以爲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

又《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

《習學記言序目・唐書四》 舊史陳子昂入《文苑傳》，止載《諫返葬長安》、《翦雅州生羌》二書。而新史別爲傳，所載甚多，及言「變徐庾體，始追雅正」。又言「學堂至今猶存」，蓋用韓愈輩語，以唐古文所起尊異之也。然與傅奕、呂才同列，則不倫甚矣！又嗤其勸武后興明堂太學，「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汚漫之」，則輕侮甚矣！惟聖賢自爲出處，餘則因時各繫其所逢。如子昂，終始一武后爾，吐其所懷，信其所學，不得不然，可無訾也。舊史言「子昂父爲縣令段簡所辱，遽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而新史乃言「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歸養。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名重朝廷，簡何人？猶以二十萬緡爲少而殺之，雖梁冀之惡不過。恐所載兩未眞也。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子昂爲《明堂議》、《神鳳頌》，納忠貢諛於孽后之朝，大節不足言矣。然其詩文在唐初實首起八代之衰者。韓退之《薦士詩》言：「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非虛語也。

《後村詩話》卷一 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獨陳拾遺首倡高雅冲澹之音，一掃六代之纖弱，趨於黃初、建安矣。太白、韋、柳繼出，皆自子昂發之。如「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瑤樹，安得采其英？」如「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閑卧觀物化，悠悠念羣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徂落方自此，感歎何時平！」如「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如「吾愛鬼谷子，青溪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舒可彌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羣。」如「臨歧泣世道，天命良悠悠。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寶鼎淪伊穀，瑤臺成古邱。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皆蟬蜕翰墨畦逕，讀之使人有眼空四海、神游八極之興。

又卷四 杜公爲詩家祖宗，然於前輩如陳拾遺、李北海極其尊敬，於朋友如鄭虔、李白、高適、岑參尤所推讓。

又 陳拾遺、李翰林一流人。陳之言曰：「漢魏風骨，晉宋莫傳。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雖繁，而興寄都絶，每以永歎。」【略】陳《感遇》三十八首、李《古風》六十六首，眞可以掃齊梁之弊而追還黃初、建安矣。

又卷九 編詩自唐人有「李杜泛浩浩，韓柳靡蒼蒼」之句，余既以此四君子冠篇首，然以輩行歲月較之，則陳拾遺在四君子之上。

謝枋得《與劉秀巖論詩》 先將《毛詩》選精潔者五十篇爲祖，【略】次選陶淵明、韋蘇州、陳子昂、柳子厚四家詩各類編成一集，【略】人能如此用工，時一吟咏，不出三年，詩道可以橫行天下，天下之言詩者無敢縱矣。

方回《讀張功父南湖集并序》 詩至於老杜而集大成，陳子昂、沈佺期、宋之問律體沿而下之。

《瀛奎律髓》卷一 陳拾遺子昂，唐之詩祖也。不但《感遇》詩三十八

首爲古體之祖，其律詩亦近體之祖也。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八**》　陳拾遺詩語高妙，絕出齊梁，誠如先儒之論；至其他文，則不脫偶儷卑弱之體，未見其有以異於王楊、沈宋也。然韓吏部、柳儀曹盛有推許：韓言「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言「備比興著述二者而不怍」，則不特稱其詩而已。二公非輕以文許人者，此論所未諭。本傳載其興明堂、建太學等疏，其言雖美，而陳之於牝朝，則非所宜。史贊所謂「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污漫之」，信矣。

袁桷《**書薛嚴二道士雙清編**》　讀陳子昂、李太白諸賢詩，飄飄然清逸冲遠，纖言腐語刊落俱盡。

范梈《**翰林楊仲弘詩集序**》　唐初，陳子昂輩乘一時元氣之會，卓然起而振之，開元、大曆之音由是丕變。

劉因《**敘學**》　至於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潔，張燕公之高壯，【略】陳子昂之古雅。

趙著《**雙溪醉隱集序**》　武德再造，徐庾淫靡，尚且存焉。爲陳子昂一變而至於魯，爲李太白、杜子美再變至於道。

吴澄《**皮照德詩序**》　詩之變，不一也。【略】《詩》亡而楚《騷》作，《騷》亡而漢五言作，訖于魏晉。顔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顔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

又《**詩府驪珠序**》　嗚呼！言詩《頌》《雅》《風》《騷》尚矣。漢、魏、晉五言訖於陶，其適也，顔、謝而下勿論，浸微浸滅，至唐陳子昂而中興。

歐陽玄《**鈐南道士歐陽貧寶詩集序**》　嵇叔野、陳子昂、李太白爲詩，識者謂其辭有飄摇凌雲之氣，蓋道家者流之餘風焉。

劉基《**蘇平仲文集序**》　繼漢而有九，有享國延祚最久者，唐也。故其詩文有陳子昂而繼以李杜，韓退之而和以柳。於是唐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　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頹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跨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

《**唐詩品彙・五言古詩敘目**》　唐興，文章承陳、隋之弊，子昂始變雅正，復然獨立，超邁時輩。初爲《感遇詩》，王適見之曰：「是必爲海内文宗。」噫！公之高才倜儻，樂交好施，學不爲儒，務求眞適，文不按古，佇興而成。觀其音響冲和，詞旨幽邃，渾渾然有平大之意，若公幹氏當巧而不用者也。故能掩王、盧之靡韻，抑沈、宋之新聲，繼往開來，中流砥柱，上遏貞觀之微波，下決開元之正派。嗚呼，盛哉！

《**騷壇秘語**》　陳子昂初變齊、梁之弊，以理勝情，以氣勝辭。祖《十九首》、郭景純、陶淵明，故立意玄遠而造語精圓。

張頤《**陳伯玉文集序**》　詩自《三百篇》而下，惟漢魏音韻風骨猶近於古，逮夫兩晉，駸駸而變。胚胎於宋，浮靡於齊、梁，至於陳、隋極熾，而雅音幾乎熄矣。有唐之興，文運漸啓，雖「四傑」、「四友」稱美於時，然其流風餘韻，漸染既久，未能悉除。則天時，蜀之射洪人陳公子昂字伯玉者，一旦崛起西南，以高明之見，首唱平淡清雅之音，襲騷雅之風，力排雕鏤凡近之氣。其學博，其才高，其音節冲和，其辭旨幽遠，超軼前古，盡掃六朝弊習，譬猶砥柱矻立於萬頃頹波之中，陽氣勃起於重泉積陰之下，舊習爲之一變，萬彙爲之改觀。故李太白、韋蘇州、柳柳州相繼而起，皆踵伯玉之高風，俾後世稱仰歎慕之不暇，可謂詩人之雄矣。其文雖有六朝唐初氣味，然其奏疏數章，亦有用世之志。

《**七修類稿・詩文類・各詩之始**》　迨唐陳子昂出，一掃陳、隋之弊，所謂上遏貞觀之微波，下決開元之正派。

楊慎《**蕭穎士論文**》　近日惟陳子昂文體最正。蕭之所取如此，可以知其所養矣。

徐獻忠《**唐詩品**》　唐初律體聲華並隆，音節兼美，屬梁陳之艷藻，鏟末路之靡薄，可謂盛矣。而古詩之流，尚阻蹊徑。拾遺洗濯浮華，斫新雕樸，《感遇》諸作，挺然自樹，雖頗峭逕，而興寄遠矣。自餘七言諸體，乃非所長，《春臺》之作，純用楚聲，此意寥寥，幾乎尺有所短，竟使沈、宋揚波，宗稱百代。慷慨環奇之氣，尚詭於風人之度耶！

《**四溟詩話**》**卷二**　李仲清曰：「陳伯玉詩高出六朝，惟淵明乃其伉儷者，

當與兩漢文字同觀。」

又卷四 孔文谷曰：「陳子昂之古風，尚矣，其含光飛文，懷幽吐奇，廊廟而有江山之致，烟霞而兼黼黻之裁。」

王慎中《寄道原弟書七》 唐人極推陳子昂，以其能變初爲盛，而李杜繼出，此道遂振。

李攀龍《唐詩選序》 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

《藝苑卮言》卷三 阮公《詠懷》，遠近之間，遇境即際，興窮即止，坐不着論宗佳耳。人乃謂陳子昂勝之，何必子昂，寧無感興乎哉！

又卷四 陳正字陶洗六朝鉛華都盡，托寄大阮，微加斷裁，而天韻不及，律體時時入古，亦是矯枉之過。

《文章辨體序説・古詩》 唐初，承陳隋之弊，惟陳伯玉專師漢魏以及淵明，復古之功，於是爲大。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 唐初，承前代之弊，幸有陳子昂起而振之，遏貞觀之微波，決開元之正派，號稱中興。

《詩藪内編・古體中・五言》 唐初承襲梁、隋，陳子昂獨開古雅之源。【略】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頎、孟雲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氣骨者也。

又《近體上・五言》 子昂「野戍荒烟斷，深山古木平」、「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等句，平淡簡遠，王、孟二家之祖。

又《外編・宋》 宋之學陳子昂者，朱元晦；學杜者，王介甫、蘇子美、黃魯直、陳無己、陳去非、楊廷秀。

《唐音癸籤・評彙一》 陳子昂初變齊、梁之弊，一返雅正，其詩以理勝情，以氣勝辭。子昂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感遇之篇，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

又 唐人推重子昂，自盧黃門後，不一而足。如杜子美則云：「有才繼騷雅」，「名與日月懸。」韓退之則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獨顏眞卿有異論（眞卿嘗云：「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祕未睹』。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頹波，雖無害過正；搉其中論，亦傷於厚誣。），僧皎然采而著之《詩式》。近代李于鱗，加貶尤劇（于鱗序唐詩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余謂諸賢軒輊，各有深意。子昂自以復古反正，於有唐一代詩功爲大耳。正如夥涉爲王，殿屋非必沈沈，但大澤一呼，爲羣雄驅先，自不得不取冠漢史。王弇州云：「陳正字淘洗六朝鉛華都盡，托寄大阮，微加斷裁，第天韻不及。」胡元瑞云：子昂削浮靡而振古雅，雖不能遠追魏晉，然在唐初，自是傑出。斯兩言良爲折衷矣。

孫慎行《選詩序》 子昂名爲復古一振，乃振於調格，非振於文理也。

李維楨《跋陳拾遺詩》 李于鱗言：「唐無古詩，陳拾遺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然接六朝綺靡，歸之馴雅，功故大矣。

《唐詩歸》卷二 鍾惺云：初唐至陳子昂，始覺詩中有一世界。無論一洗偏安之陋，並開創草昧之意，亦無之矣。以至沈、宋、燕公、曲江諸家，所至不同，皆有一片廣大清明氣象，眞正風雅。

又 陳正字律中有古，却深重；李太白以古爲律，却輕淺。身分氣運所關，不可不知。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七 陳、杜詩體渾大，非若中、晚下細小工夫，作小結果。

《詩源辯體》卷一二 初唐五言，雖未成律，然【略】陳子昂「日落蒼江晚」三篇，聲體盡純，而氣象宏遠，乃排律中翹楚。盛唐諸公，亦未有相匹者。

又卷一三 五言自漢魏流至元嘉，而古體亡。自齊梁流至初唐而古、律混淆，詞語綺靡。陳子昂始復古體，效阮公《詠懷》，爲《感遇》三十八首，王適見之，曰：「是必爲海内文宗。」然李于鱗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何耶？蓋子昂《感遇》雖僅復古，然終是唐人古詩，非漢魏古詩也。且其詩尚雜用律句，平韻者猶忌上尾。至如《鴛鴦篇》、《修竹篇》等，亦皆古、律混淆，自是六朝餘弊，正猶叔孫通之興禮樂耳。故劉須溪謂：「子昂於音節猶不甚近，獨刊落凡語，存之隱約，在建安後自成一家，雖未極暢達，如金如玉，概有其質矣。」

又 子昂五言近體，律雖未成，而語甚雄偉。武德以還，綺靡之習，一洗頓盡。「勿使燕然上，獨有漢臣功」，一作「惟留漢將功」，疑後人改以入

律，選唐詩者姑從之。

朱鶴齡《**汪周士詩稿序**》　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夫三百不得不變爲屈宋，屈宋不得不變爲蘇李，蘇李不得不變爲曹劉，曹劉不得不變爲齊梁諸子，齊梁不得不變爲神龍、景雲，以至開元、天寶，其間格調雖殊，所以補裨風化，陶寫性情者，源流則一。

施閏章《**王丹麓松溪詩集序**》　唐無五言古，誠爲刻論。史稱陳拾遺始變雅正，作《感遇》詩三十八章，爲海內文宗。今其詩具存，雖一變徐庾，視漢魏奚若？充丹麓之力，其去古人不讓矣。

《**唐詩評選**》**卷一**　子昂以亢爽凌人，乃其懷來，氣不充體，則亦酸寒中壯夫耳。徒此融洩初終，以神行而不以機率，搖蕩古今，豈但其大言之赫赫哉！

又卷二　歷下謂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非古也。若非古而猶然爲詩，亦何妨？風以世移，正字《感遇》詩似誦、似說，似獄詞，似講義，乃不復似詩，何有於古？故曰五言古自是而亡。然千百什一，則前有供奉，後有蘇州，故不爲衰音亂節所移，又不得以正字而概言唐無五言古詩也。

《**鈍吟雜録・正俗**》　唐自沈、宋以前，有齊梁詩，無古詩也；氣格亦有差古者，然其文皆有聲病。沈宋既裁新體，陳子昂崛起，於數百年後直追阮公，創辟古詩，唐詩遂有兩體。

又　李于鱗云：「唐無五言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立論甚高，細詳之，全是不可通。祇如律詩始於沈、宋，開元、天寶已變矣，又可云盛唐無律詩，杜子美以其律詩爲律詩乎？子昂法阮公，尚不謂古，則于鱗之古，當以何時爲斷？若云未能似阮公，則于鱗之五言古，視古人定何如耶？有目者共鑒之。

《**詩辯坻**》**卷二**　《西洲曲》，《玉臺》作江淹。余謂江郎流麗中帶蹇澀，此作輕俊，或是唐世擬古之作。【略】陳伯玉五言尚存朴調，寧謂蕭梁口吻有是耶？

又卷三　李于鱗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兩「其」字竟作「唐」字解，語便坦白。子昂用唐人手筆，規模古詩，故曰「弗取」，蓋謂兩失之耳。

又　陳伯玉律體，清雄爲骨，綿秀爲姿，設色妍麗，寓意蒼遠。由初入盛，此公變之，沈、宋堂皇，悉皆祖構于此。

姜宸英《**史蕉飲無城詩集序**》　鍾嶸論詩起東京及江表，大抵盛衰三變。而其由衰而之盛也，必有英杰爲之領袖，若陳思、陸機、謝客是已。自元嘉以後，文體綺靡，至唐而陳正字振其頹波。

《**載酒園詩話・詩歸**》　陳子昂《薊丘覽古》曰：「南登碣石坂，遙望黄金臺。丘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此與「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無異，固知阮詩陳所自出。鍾氏乃謂「身分銖兩實遠過之」。又曰：「陳子昂、張九齡《感遇》詩，格韻興味有遠出《詠懷》上者。」按張曰：「燕雀感昏旦，檐楹呼匹儔。鴻鵠雖自遠，哀音非所求。」即嗣宗「寧與燕雀翔，不隨黄鵠飛」之意，然則張詩亦自出于阮。乃云：「不可語千古瞶人。」先痛罵作防川之勢以鄣衆口，口豈終壅哉！按鍾云：「古今以嗣宗《詠懷》詩，幾于比《古詩十九首》矣。」盡情刪之，止存三首。

《**載酒園詩話又編・陳子昂**》　詩與樂通，直聲宜直廉，不宜粗厲。凡號雅音者，不徒黜淫哇之響，幷宜去嘽嘽也。吳少微、富嘉謨力矯頹靡，張説譬之「濃雲鬱興，震雷俱發」，亦猶丘門怪由瑟之意，故必「穆如清風」者，斯爲承。蓋扶輪起靡之功，獨歸之陳射洪耳。

《**原詩**》**卷一**　所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正惟子昂能自爲古詩，所以爲子昂之詩耳。然吾猶謂子昂古詩，尚蹈襲漢、魏蹊徑，竟有全似阮籍《詠懷》之作者，失自家體段，猶訾子昂不能以其古詩爲古詩，乃翻勿取其自爲古詩，不亦異乎？

《**帶經堂詩話・記載門六・破邪七**》　《陳子昂文集》十卷。詩賦二卷，雜文八卷。與《陳氏別傳》及《經籍志》合。子昂五言詩，力變齊梁，不須言。其表、序、碑、記等作，沿襲頹波，無可觀者。《上大周受命頌表》一篇，《大周受命頌》四章，其辭諂誕不經，又有《請追上太原王帝號表》，太原王者，士彠也，此與揚雄《劇秦美新》無異，殆又過之。其下筆時，不知世有節義廉恥事矣。子昂眞無忌憚之小人哉！詩雖美，吾不欲觀之矣。子昂後死貪令段簡之手，殆高祖、太宗之靈假手殛之耳。

《**覲齋詩談**》**卷四**　子昂胸中被古詩膏液熏蒸十分透徹，才下筆時，便有一段元氣，渾灝驅遣，奔赴而來。其轉換吞吐，有掩映無盡之致，使人尋味不置，愈入愈深，非上口便曉者比。但是他見得理淺，到感慨極深處，不

過逃世遠去，學佛學仙耳，此便是沒奈何計較。

《**漫堂説詩**》**五**　阮嗣宗《咏懷》，陳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風》，韋蘇州《擬古》，皆得《十九首》遺意。于鱗云：「唐無古詩，而有其古詩。」彼厭以蘇、李、《十九首》爲古詩耳。然則子昂、太白諸公，非古詩乎？余意歷代五古，各有擅場，不第唐之王、孟、韋、柳，即宋之蘇（軾）、黃（庭堅）、梅（堯臣）、陸（游），要是斐然；而必以少陵爲歸墟。

又七　律詩盛於唐，而五言律爲尤盛。神龍以後，陳（子昂）、杜（審言）、沈、宋開其先，李、杜、高、岑、王、孟諸家繼起，卓然名家。

又　初唐王、楊、盧、駱，倡爲排律，陳、杜、沈、宋繼之，大約侍從、遊宴、應制之篇居多，所稱「臺閣體」也。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　追建安之風骨，變齊、梁之綺靡，寄興無端，別有天地。昌黎《薦士》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良然。

又　感於心，因於遇，猶《莊子》之寓言也，與感知遇意自別。

又　唐初五言古，漸趨於律，風格未遒。陳正字起衰而詩品始正，張曲江繼續而詩品乃醇。

又　《感遇》詩，正字古奧，曲江蘊藉，本原同出嗣宗，而精神面目各別，所以千古。

《**説詩晬語**》**卷上**　隋煬帝艷情篇什，同符後主，而邊塞諸作，鏗然獨異，剝極將復之候也。楊素幽思健筆，詞氣清蒼。後此射洪陳子昂、曲江張九齡，起衰中立，此爲勝、廣云。

又　唐顯慶、龍朔間，承陳、隋之遺，幾無五言古詩矣。陳伯玉力掃俳優，仰追曩哲，讀《感遇》等章，何啻黃初、正始間也？張曲江、李供奉繼起，風裁各異，原本阮公。唐體中能復古者，以三家爲最。

又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人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製乃備。神龍之世，陳、杜、沈、宋，渾金璞玉，不須追琢，自然名貴。

又　長律所尚，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切，段落分明，而其要在開闔相生，不露鋪敘轉折過接之迹，使語排而忘其爲排，斯能事矣。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江，並皆佳妙。

《**唐音審體·古詩四言五言論**》　自永明以迄唐之神龍，景雲，有齊梁體，無古詩也。雖其氣格近古者，其文皆有聲病。陳子昂崛起，始創闢爲古詩，至李、杜益張而大之，於是永明之格漸微。今人弗考，遂概以爲古詩，誤也。

又《**齊梁體論**》　陳拾遺與沈、宋、王、楊、盧、駱時代相同，諸家皆有律詩，蓋沈、宋倡之。古詩止拾遺獨擅，餘皆齊、梁格也。

又《**古詩七言論**》　七言始於漢歌行，盛於梁。梁元帝爲《燕歌行》，羣下和之，自是作者迭出，唐初諸家皆效之。陳拾遺創五言古詩，變齊、梁之格，未及七言也。

《**貞一齋詩説·詩談雜録**》　五言律杜老固屬聖境，而王、孟確是正鋒。向後諸名家，竭盡心力，不能外此三家。前此則陳子昂、李太白亦佳。餘俱旁門小竅爾。

又　陳伯玉是阮嗣宗的派。

《**圍爐詩話**》**卷二**　陳伯玉詩之復古，與昌黎之文同功。

又　云古者，對近體而言也。《古詩十九首》，或云枚叔，或云傅毅。詞有東都、宛、洛，鍾參軍以爲陳王，劉彦和以爲漢人。既人代未定，但以其是古人之作，題曰古詩耳，非以此定古詩之式，必當如是也。李于鱗云：「唐無古詩，陳子昂以其詩爲古詩。」全不通理。如律詩始于沈、宋，開元、天寶已變，可云盛唐無律詩，杜子美以其律詩爲律詩乎？子昂法阮公，尚不許是古詩，則于鱗之古詩，當以何時爲斷？若云未能似阮，則于鱗之五古，視古人定何如？

《**小滄草堂雜論詩·詩小評**》　陳伯玉（子昂）詩如霞落雲銷，天山晴朗。

《**劍谿説詩**》**卷上**　陳拾遺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綵麗競繁，而寄興都絕，每以永歎。思古人常恐邈逈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李供奉曰：「梁、陳以下，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讀二公詩，益三復於斯言。

又《**又編**》　陳伯玉惟《感遇》諸篇全法阮步兵，餘皆其自體，始興公自《感遇》、《雜詩》外，亦自體也，何嘗似後人步趨不失尺寸？

《**隨園詩話**》**卷九**　吾鄉詩有浙派，好用替代字，蓋始于宋人，而成于

厲樊榭。宋人如：「水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輈。」不過一蟹一鷓鴣耳。「歲暮蒼官能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不過松、霜、水、柳四物而已。廋詞謎語，了無餘味。樊榭在揚州馬秋玉家，所見說部書多，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有類《庶物異名疏》、《清異錄》二種。董竹枝云：「偷將冷字騙商人。」責之是也。不知先生之詩，佳處全不在是。嗣後學者，遂以「瓶」爲「軍持」，「橋」爲「略彴」，「箸」爲「挾提」，「棉」爲「芳溫」，「提燈」爲「懸火」，「風箱」爲「扇隤」，「熨斗」爲「熱升」，「草屨」爲「不借」，其他「青奴」、「黃奶」、「紅友」、「綠卿」、「善哉」、「吉了」、「白甲」、「紅丁」之類，數之可盡，味同嚼蠟。余按《世說》：「郝隆爲桓溫南部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娥隅躍清池。』桓問何物。曰：『魚也。』桓問：『何以作蠻語？』曰：『千里投公，才得蠻部參軍，那得不作蠻語？』」此用替代字之濫觴。《文選》中詩，以「日」爲「耀」，「靈風」爲「商飈」，「月」爲「蟾魄」，皆此類也。唐陳子昂出，始一洗而空之。

又《補遺》卷九　嘗讀《古詩紀》，而嘆六朝之末，詩教大衰，凡吟咏者，皆用古樂府舊題，而語意又全不相合。甚至二陸之仿《三百篇》，傅長虞之《孝經詩》、《論語詩》、《周易》、《周官詩》，編抄經句，毫無意味。其他《飲馬長城窟》而並無一字及「馬」；《秋胡行》而反稱堯、舜：尤可笑也！至于「妃呼希」、「伴阿那」，則本來有音無樂矣。初唐陳子昂起而一掃空之。

《野鴻詩的》九二　唐初伯玉、雲卿諸公，獨創法局，運雄偉之斤，斫衰靡之習，而使淳風再造，不愧《騷》、《雅》元勛。所嫌意不加新，而詞稍粗率耳。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陳拾遺集十卷》　唐初文章，不脫陳、隋舊習，子昂始奮發自爲，追古作者。韓愈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亦謂「張說工著作，張九齡善比興，兼備者，子昂而已。」馬端臨《文獻通考》乃謂「子昂惟詩語高妙，其他文則不脫偶儷卑弱之體。韓、柳之論，不專稱其詩，皆所未喻。」今觀其集，惟諸表、序猶沿排儷之習，若論事書疏之類，實疏樸近古，韓、柳之論，未爲非也。子昂嘗上書武后，請興明堂、太學，宋祁《新唐書傳贊》以爲「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污漫之。」其文今載集中。王士禎《香祖筆記》又舉其《大周受命頌》四章、《進表》一篇、《請追上太原王帝號表》一篇，以爲「視《劇秦美新》殆又過之，其下筆時不復知世有節義廉耻事」，今亦載集中。然則是集之傳，特以詞采見珍。譬諸蕩姬佚女，以色藝冠一世，而不可以禮法繩之者也。

《援鶉堂筆記》卷四〇　射洪風骨矯拔，而才韻猶有未充，諷誦之次，風調似未極跌蕩洋溢之致。

《石洲詩話》卷一　唐初羣雅競奏，然尚沿六代餘波。獨至陳伯玉，崛兀英奇，風骨峻上。蓋其詣力畢見於《與東方左史》一書。

又　伯玉《峴山懷古》云：「丘陵徒自出，賢聖幾凋枯。」《感遇》諸作，亦多慨慕古聖賢語。杜公《陳拾遺故宅》詩云：「位下何足傷，所貴者聖賢。」正謂此也。今之解杜者，乃謂以「聖賢」指伯玉，或又怪「聖賢」字太過，何歟？

又　子昂、太白，蓋皆疾梁、陳之豔薄，而思復古道者。然子昂以精深復古，太白以豪放復古。必如此，乃能復古耳。若其揣摹於形迹以求合，奚足言復古乎？

又　自初唐至開、寶諸公，非無古調。但諸家既自爲體段，而紹古之作，遂特自成家，如射洪、曲江是也。

又卷四　唐詩妙境在虛處，宋詩妙境在實處。初唐之高者，如陳射洪、張曲江，皆開啓盛唐者也。

又卷六　《陳拾遺故宅》：「『聖賢』、『日月』，太過。」此亦西樵誤也。「所貴者聖賢」，「聖賢」二字，正用陳拾遺詩也。陳伯玉《懷古》詩：「賢聖幾凋枯。」此類慨慕古聖賢語，拾遺每多有之。若以《聖賢》指陳拾遺，則誤也。至於「日月」二字，承上句「揚馬」言之，亦豈可泥耶？

又卷七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此於論唐接六代之風會，最有關係，可與東坡「五代文章付劫灰」一首並讀之。於初唐獨推陳射洪，識力直接杜、韓矣。然而遺山詩集，初不斤斤效阮、陳作《詠懷》、《感寓》之篇也，豈其若李、何輩冒稱復古者得以藉口邪？

《雨村詩話》卷下　唐王、楊、盧、駱四傑，渾厚樸茂，猶是開國風氣。自吾蜀陳子昂，始以大雅之音，振起一代，颯颯乎清廟明堂之什矣。昌黎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信不誣也。吾蜀文章之祖，司馬相如、揚雄而後，必首推子昂。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 初唐五言，尙沿排偶之迹，陳拾遺翩然脫去，直接西京。「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昌黎豈欺我哉！

《靜居緒言》 伯玉千緡市琴，一朝碎之，惡淫哇之惑聽，奏《韶》《濩》以啓聰，固已有心矣。起六朝之衰，振三唐之氣，發李、杜之初軔，建王、韋之前旄，宜無不然。

又 李于鱗謂「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所謂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即此語，便憐渠平日懇苦讀書，不異蜂鑽故紙，了無隙見。使于鱗而爲于鱗之古詩，不但不招謗誚，而爲宗法矣。江文通曰：「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

《石園詩話》卷一 盧黃門云：「陳拾遺（子昂）橫制頹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朱子云：「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劉後村云：「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獨陳拾遺首倡高雅沖澹之音，一掃六代之纖弱，超于黃初、建安矣。太白、韋、柳繼出，皆自子昂發之。」高棟云：「公之高才倜儻，樂交好施。學不爲儒，務求眞適，文不按古，佇興而成。觀其音響冲和，詞旨幽邃，渾渾然有平大之意，若公輸氏當巧而不用者也。故能掩王、盧之靡靡，抑沈、宋之新聲，繼往開來，中流砥柱，上遏貞觀之微波，下決開元之正派。嗚乎盛哉！」愚謂拾遺之苦節讀書，文詞宏麗，其心力所注，見之于《與東方左史虬書》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嗚呼，惟其能耿耿于《風》、《雅》不作也，乃能樹風骨而振五百年之弊，《感遇》諸詩，所以矻然獨立也。

楊國楨《陳伯玉集序》（道光蜀州刊本《陳子昂先生全集》卷首） 言詩必舉唐人，然掃六朝之綺麗，開一代之正聲者，陳伯玉也。起衰振靡，詩中之有伯玉，猶文中之有昌黎也。昌黎之以伯玉爲「高蹈」也，宜哉！

《甚原詩說》卷四 五古以子昂、太白、王、孟、韋、柳爲正，子昂復古之功尤大。

《詩比興箋》卷三 射洪著述，斯文中興。自李、杜推激於前，韓、柳服膺於後。於是高步三唐，橫掃六代。莫不以爲今古之升降，質文之軌轍焉。然逐響則同，知音罕覯。尋其湮鬱，亦有端由。自宋子京《唐書》謂《明堂太學之疏》，薦圭璧於房闥；王士禎《筆記》謂《大周受命之頌》，甚劇秦而美新；又或訾《崇福觀之記》，有孝明帝之稱；於是末學隨聲，百喙一律，不有論世，曷由闡幽。請考子昂所立之朝與同朝之人，並考子昂立朝之節與去朝之日，而後質之以《感遇》之什，則心迹終始日月爭光矣。夫女禍有極，不同澆浞之朝；獨陰不生，終無嬴馬之嗣。是以哀姜再世，篡魯不成；呂雉十年，安劉反掌。武后僭號，年已六旬。太廟之祭主未移，園丘之配享如故。主器猶然長子，中外不乏老臣。孰不隱忍數載之間，濡俟中興之日哉！設使陵、平、嬰、勃，委身新莽之朝；姚、宋、狄、婁，俯首泚、溫之陛，則不得爲名教中人矣。誠知仕呂仕周，不同新室、安、史。則隨例進賀之表，應制頌美之什，諸公亦豈能獨無。特一則功業掞文章，偶乏流傳之什；一則文章掞忠義，翻遺玷類之端。然《石淙山侍宴》之詩，狄、姚與二張、諸武並列；張燕公銘檄之作，孝明與天冊、金輪間稱。此則今日尙存，亦不聞薰蕕同器，燕、許殊科者也。仲尼見楚越之君，亦必稱之爲王。惟《春秋》乃可書子。彼宋、狄諸公，當日語言文字，其敢直斥武士彠乎！今既不能議諸公之仕周，乃猶謂仕周而不當從其稱謂，其亦舍本而齊末，許浴而禁裸已。且夫同仕而異品，同迹而異心者，一辨諸忠佞之從違，二辨諸進退之廉躁，歷考武后一朝，惟子昂諫疏屢見。武后欲淫刑，而子昂極陳酷吏之害；武后欲黷兵，而子昂極陳喪敗之禍；武后欲殲滅唐宗，而子昂請撫慰宗室。甚至初仕而爭山陵之西葬，冒死而訟宗人之冤獄，皆言所難言，如柄入鑿，是以杜甫《過陳拾遺故宅》詩云：「千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其爲黨附不黨附，可不言決矣。武后以宮爵籠天下士，或片言取卿相，或四時歷青紫。至於文學材藝，更所牢籠。沈、宋、杜、薛，閻、蘇、二李，或參控鶴奉宸之職，或預《三教珠英》之修。其後神龍之初，並坐二張之黨，子昂曾有一於此乎！釋褐十載，不過拾遺；自託多病，不樂居職。諫牘則輒遭報罷，參軍則屢忤諸武。未及壯年，遽乞歸養。父喪廬墓，哀動路人。至以侍從之臣，竟死縣令之手。故杜甫詩又云：「位下何足傷，所貴者聖賢。同游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其躁進不躁進，又可不言決矣。若謂二端尙未足明心迹，必如狄公之薦柬之，預基興復；姚宋之相開元，始稱晚蓋；則試問婁師德、徐有功、魏元忠諸公，謀未參於興復，身未逮乎開元，其與子昂又何同異！責備賢者，豈其偏枯！矧昔私家之著述，尤徵文字之心聲。嗣宗醉草勸牋，而

《詠懷》恫憂魏室。子山身食周粟，而詞賦惟《哀江南》。韓非有忠秦之譏，而爭存韓以死獄。荀彧有附曹之謗，而爭九錫以殉身。君子論人，善善從長，亦觀其志之所存而已。坤乾易位之時，猰貐磨牙之日，偶語棄市，道路以目，歷考唐人諸集，亦有片章隻句，寄懷興廢，如子昂之感憤幽鬱、涕泗被面下者乎？故知屈阮之嗣音，杜陵之先導，心迹與狄宋同符，文行掩沈杜而上，豈比《法言》頌安漢之德，可見美新之由衷；臨刑賦子房之詩，適形叛宋之矯僞哉！故備箋之，俟誦詩論世君子，因其言以知其志。烏呼！九原可作，雖爲執鞭，所欣慕焉。

《養一齋詩話》卷一　人與詩有宜分別觀者，人品小小繆戾，詩固不妨節取耳。若其人犯天下之大惡，則并其詩不得而恕之。故以詩而論，則阮籍之《詠懷》，未離於古；陳子昂之《感遇》，且居然能復古也。以人而論，則籍之黨司馬昭而作《勸晉王牋》，子昂之諂武曌而上書請立武氏九廟，皆小人也。既爲小人之詩，則皆宜斥之爲不足道，而後世猶贊之誦之者，不以人廢言也。夫不以人廢言者，謂操治世之權，廣聽言之路，非謂學其言語也。籍與子昂誠工於言語者，學之則亦過矣！況吾嘗取籍《詠懷八十二首》、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反覆求之，終歸於黃、老無爲而已。其言廓而無稽，其意奧而不明，蓋本非中正之旨，故不能自達也。論其詩之體，則高拔於俗流，論其詩之義，則浸淫於隱怪，聽其存亡於天地之間可矣。贊之誦之，毋乃崇奉儉人而獎飾詖辭乎！【略】元人云：「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者，亦誤也。【略】杜公尊子昂詩，至以《騷》《雅》忠義目之，子烏得異議？曰：子昂之忠義，忠義於武氏者也，其爲唐之小人無疑也。

又　或謂昌黎稱唐之文章，子昂、李、杜並列，而杜公於子昂尤三致意。《送梓州李使君》云：「遇害陳公殞，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爲我一潸然。」《冬到金華山觀》云：「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爲我起，激烈傷雄才。」《陳拾遺故宅》云：「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杜公尊子昂詩，至以《騷》《雅》、忠義目之。

《峴傭説詩》　唐初五言古，猶沿六朝綺靡之習，唯陳子昂、張九齡直接漢魏，骨峻神竦，思深力遒，復古之功大矣。

《白華山人詩説》卷一　初唐五古，始張曲江、陳伯玉二家。伯玉詩大半局於摹擬，自己眞氣僅得二三分，至若修飾字句，固自精深。

又卷二　陳伯玉《感遇》諸詩，實本阮步兵《詠懷》之什。顧阮公詩如玉溫醴醇，意味深厚，探之無窮。拾遺詩橫絕頹波，力亦足以激發，而氣未和順，未可同日而語。

《藝概・詩概》　唐初四子沿陳、隋之舊，故雖才力迥絕，不免致人異議。陳射洪、張曲江獨能超出一格，爲李、杜開先。人文所肇，豈天運使然耶？

又　曲江之《感遇》出於《騷》，射洪之《感遇》出於《莊》，纏綿超曠，各有獨至。

《藻文堂讀藝・三代篇》　唐人之學博而雜，豪俠有氣之士，多出於其間。磊落奇偉，猶有西漢之遺風。而見諸文辭者，有陳子昂、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之屬，堪與誼、遷、相如、揚雄輩相馳騁以下上。

《越縵堂讀書記・文學・詩文別集》　子昂人品不足論，其上《周受命頌》，罪百倍於揚子雲之《美新》。所爲詩雖力變六朝，初唐綺靡雕繪之習，然苦乏眞意，蓋變而未成者。《感遇》二十四首，章法雜糅，詞煩意複，尤多拙率之病。緣其中無所見，理解不足，徒以氣體稍近漢、魏。旋得張曲江起而和之，唐音由此而振，遂爲後之論詩家正宗者所不能廢，元遺山至有「黃金鑄子昂」之語，亦可謂幸矣。

王闓運《湘綺樓論唐詩》　陳子昂、張九齡，以公幹之體，自攄懷抱，李白所宗也。

又　陳、張《感遇》諸作，用單筆而運以理境，乃學嗣宗《詠懷》；所不及者，於開合處見之。其極勁作者，似公幹《泛東流水》三詩耳。

《三唐詩品》卷一　骨格清凝，蒼蒼入漢，源出《小雅》，故有怨誹之音。《感遇》諸篇，璆然冠代，稱物既芳，寄託遙遠，固當仰駕阮公，俯陵左相。《幽州》豪唱，述爲名言，如河梁贈答，語似常談，而脫口天成，適如人意。海內文宗，非虛譽也。

分　論

《感遇》　《唐詩紀事・王適》：陳子昂別傳云：幽人王適見《感遇詩》

曰：是必爲海內文宗矣！《韻語陽秋》卷六：陳子昂《感遇詩》云：「樂羊爲魏將，食子徇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又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一則忍於其子，一則不忍於麑，故魯直《懷荆公詩》有「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陳無己啓亦用此事，所謂「中山之相，仁於放麑，亂世之雄，疑於食子」是也。然屬麑於秦西巴，孟孫也，非中山相也。子昂徒見樂羊中山事，遂誤作中山用。無己亦遂襲之，魯直以西巴爲巴西，亦誤矣。《後村詩話》卷一：太白《古風》【略】六十八首，與陳拾遺《感遇》之作，筆力相上下，唐諸人皆在下風。吳澄《蕭獨清詩序》：陳拾遺《感遇》三十八，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超然爲唐詩第一。高棅《唐詩品彙・五言古詩》卷三引劉辰翁語：此詩於音節猶不甚近，獨刊落凡語，存之隱約，在建安後自爲一家。雖未極暢達，如金如玉，概有其質矣。李夢陽《刻阮嗣宗詩序》：予觀魏詩，嗣宗冠焉。【略】予觀陳子昂《感遇》詩差爲近之，唐音溯溯乎開源焉。《升庵詩話・感遇詩》：或語予曰：「朱文公《感興》詩比陳子昂《感遇》詩有理致。」予曰：「譬之青裙白髮之節婦，乃與靚妝袨服之宮娥爭妍取憐，埒材角妙，不惟取笑旁觀，亦且自失所守。要之不可同日而語也。彼以《擬招》續《楚辭》，《感興》續《文選》，無見於此矣。故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要有契予言者。《詩藪內編・古體中・五言》：子昂《感遇》，盡削浮靡，一振古雅，唐初自是傑出。蓋魏、晉之後，惟此尚有步兵餘韻。雖不得與宋、齊諸子並論，然不可概以唐人。近世故加貶抑，似非篤論。第自三十八章外，餘自是陳隋格調。與《感遇》如出二手。王世貞《陳正字子昂感遇》：園桃畏霜霰，零落不自已。吾聞諸古人，哀榮亦常爾。所以遇春榮，澹乎無可喜。內外了不干，熹微識其始。明月海上來，中天澄如洗。至寶嗟已失，囂然諛殤子。《古詩歸》卷七：鍾惺云：予嘗謂陳子昂【略】《感遇》詩格韻興味有遠出《詠懷》上者。此語不可告千古膢人，請即質之阮公。《唐詩歸》卷二：鍾惺云：子昂《感遇》，自爲澹古窅眇之音，意多言外，旨無專屬，不當逐句求之。又云：《感遇》數詩，其韻度雖與阮籍《詠懷》稍相近，身分銖兩實遠過之。俗人眼耳賤近貴遠，不信也。譚元春云：子昂《感遇》諸詩，有似丹書者，有似《易》注者，有似詠史者，有似《讀山海經》者，奇奧變化，莫可端倪，眞又是一天地矣。又卷五：《感遇》詩，正字氣運蘊含，曲江精神秀出，正字深奇，曲江淹密。各有至處，皆出前人之上。蓋五言古詩之本原，唐人先用全力付之，而諸體從此分焉。彼（指李攀龍）謂「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本之則無，不知更以何者而看唐人諸體也。《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周敬曰：正字《感遇》諸篇，以秀韻傳其藻采，直追阮籍，是千載塤篪之奏，不可以乏風骨少之。朱鶴齡《汪周士詩稿序》：夫古之作者，纂緒造端，淪瀾百變，而其中必有根柢焉。上之補裨風化，下之陶寫性情，如伯玉《感遇》三十八首，伯玉詩之根柢也。又《杜工部詩集注》卷九：《感遇詩》多感歎武后革命事，寓旨神仙，故公（杜甫）以「忠義」稱之。《詩辯坻》卷四：鍾謂子昂《感遇》過嗣宗《詠懷》，其識甚淺。阮逐興生，陳依義立。阮淺而遠，陳深而近。阮無起止，陳有結搆。阮簡盡，陳密至。見過阮處，皆不及阮處也。《詩筏》：作詩有一題數首，而起結雷同，最是大病。如陳正字《感遇》諸篇起句云「吾觀龍變化」，又云「吾觀崑崙化」，又云「深居觀元化」，又云「幽居觀大運」是也。且其病不止於此，凡感遇詠懷，須直說胸臆，巧思旁語，無所用之。正字篇中屢用「仲尼」、「老聃」、「西方」、「金仙」、「日月」、「崑崙」等語者，非本色也。若張曲江《感遇》，則語語本色，絕無門面矣，而一種孤勁秀澹之致，對之令人意消。蓋詩品也，而人品係之。「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三復此語，爲之浮白。大抵正字別有佳處，不專在《感遇》數詩。《感遇》三十八篇，雖矯矯不羣，然吾所愛者，「吾觀龍變化」一首耳。《載酒園詩話又編・陳子昂》：朱子稱「《感遇》詩詞旨幽邃，音節豪宕，恨其不精于理，自託仙佛之間以自高」。此眞眼中金屑之見。況「雲搆山林盡，瑤圖珠翠煩。鬼功尚未可，人力安能存」。正指爾時天堂大像諸事，方有諷諭，乃以爲譏耶！《古歡堂雜著》卷二：初唐陳伯玉《感遇》詩，出自阮籍《詠懷》，盡滌綺靡，力追正始。《說詩晬語》卷下：一首有一首章法；一題數首，又合數首爲章法。有起，有結，有倫序，有照應，若闕一不得，增一不得，乃見體裁。【略】又有隨所興觸，一章一意，分觀錯雜，總述纍纍。射洪《感遇》【略】之類是也。後人一題至十數章，甚或二三十章。然意旨辭采，彼此互犯，雖搆多篇，索其指歸，一章可盡，不如割愛之爲愈已。《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本三十首，今存十五。感於心，因於遇，猶莊子之寓言也，與感知遇意自別。《援鶉堂筆記》卷四〇：風骨矯拔，而才韻猶有未充。諷誦之次，風調似未極跌蕩洋溢之致。《覲齋詩談》卷四：自

《風》、《雅》、《頌》後，便有《十九首》，此後又有《感遇》三十八篇，雖比古詩味漸漓，皆存得忠厚和平之意。杜少陵出，聲氣益高，筋脈忿張，其雄渾跌宕，雖古法而眞意盡泄，學者不可不知。又：子昂《感遇》，朱文公謂之「水碧金膏，希世之寶」，可謂具眼。又：子昂胸中被古詩膏液熏蒸十分透徹，才下筆時，便有一段元氣，渾灝驅遣，奔赴而來。其轉換吞吐，有掩映無盡之致，使人尋味不置，愈入愈深，非上口便曉者比。但是他見得理淺，到感慨極深處，不過逃世遠去，學佛學仙耳，此便是沒奈何計較。《石洲詩話》卷一：伯玉《感遇》詩「朝發宜都渚」一章，乃正合古樂府《巫山高》之本旨。後人作《巫山高》詩，皆不如此。《漫堂說詩》五：陳子昂《感遇》，【略】皆得《十九首》遺意。于鱗云：「唐無古詩，而有其古詩。」彼厲以蘇、李、《十九首》爲古詩耳，然則子昂、太白諸公，非古詩乎？《峴傭說詩》：五言古詩，厥體甚尊，《三百篇》後，此其繼起，以簡質渾厚爲正宗。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後，唯陳思諸作及阮公《詠懷》、子昂《感遇》等篇，不踰分寸。餘皆或出或入，不能一致也。《詩比興箋》卷三：子昂《感遇》，雄軼古今。然問其所感何遇？則皆不求甚解。於是推以玄奧，謂陰符參同，詡其音節，如古謠樂府。趣不關理，詞不附情。何異瞽史誦詩，有聲無志耶！夫不求甚解，必在會意忘食之餘，詩有別趣，不出悱心厭理之外。洄洑之下，必有淵潭，儻眇之詞，端非淺寄。屈、宋、枚、阮，古轍可尋。得其肯綮，理解斯耆。夫古人亦何取以無謂之詞，迷繆後世哉！嘗考杜子美詩曰：「千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並世知音，實惟牙曠。此外則僧皎然謂源於阮公《詠懷》，朱鶴齡謂多指武后革命，亦並能緣少陵之詞，窺射洪之隱者。惜哉末學，目比秋荼，毀贊兩非，比賦如夢。至《舊唐書》謂子昂少爲《感遇》三十首，王適見而許以天下文宗；此則猶太白《蜀道難》作於明皇幸蜀之後，而《唐摭言》謂賀知章見之於初至長安之時，皆小說傳會無稽。止知取其生平有名之篇，傳以生平知遇之事，而不顧歲月情事之參差，無足深辨也。詩中云：「林卧觀無始。」又云：「林居病時久。」則是作於暮年去官歸養之時。又：四章皆觀物述懷之詩。「豈不盛光寵，榮君白玉墀。」追嚮用於前時。「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歎志事之不就。「林卧觀無始，林居病時久。」則皆歸田後之詞也。故以終焉。世人所謂《感遇》詩者，不出此四章之旨而已。夫君子之遇世也，僅以一身而已乎？《藝概・詩概》：阮嗣宗《詠懷》，其旨因爲淵遠，其屬辭之妙，去來無端，不可蹤迹。後來如射洪《感遇》，太白《古風》，猶瞻望弗及矣。又：曲江之《感遇》出於《騷》，射洪之《感遇》出於《莊》，纏綿超曠，各有獨至。

又一（微月生西海）　《升菴詩話・幽陽》：陳子昂詩：「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昇。」月本陰也，而謂之幽陽。三五陽也，而平明已缺，此語亦道家說，坎爲月而中滿。女本陰也，而爲嬰兒之理也。《國語》亦云：「女陽物而晦時。」《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劉辰翁曰：其詩於內外或自有見，極似契語。顧璘曰：言至道長存，望人徵之也。「太極生天地」，突出道語。《詩比興箋》卷三：開章明義，厥旨昭然。陰月喻黃裳之坤儀，陽光喻九五之乾位。才人入宮，國運方盛。嗣君踐阼，煽處司晨。三統迭興，五德代運。循環倚伏，疇可情量。

又二（蘭若生春夏）　《唐詩品彙・五言古詩》卷三引劉云：又以芳草爲不足也。《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顧璘曰：嘆君子失時而無成也。唐陳彝曰：「空」字不泛，下「盡」、「竟」字迫。《唐詩解》卷一：此志在登庸憂時暮也。言蘭若當春夏之時，鬱然茂盛，雖居幽獨，而其花莖之美，足使羣葩失色，所謂空林色也。若于此時而不爲人所知，則遲日往而秋風來，隨衆凋落而無成矣，以比己抱美才而處山澤，若不以盛年用世，至于衰老，將安及哉！《古唐詩合解》卷一：此感志之無成也。【略】言蘭若自春而夏，鬱然茂盛，幽而獨芳，秀出空林之色。雖有朱蕤紫莖，至于白日既晚，秋風復生，則隨歲華之凋落，而芳意迄于無成矣。人之淹留遲暮，負才不遇，亦猶芳蘭之搖落于空谷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自王績、盧照鄰已變陳、隨體矣，伯玉乃純模古而輕逸，無拙筆。

又三（蒼蒼丁零塞）　《詩比興箋》卷三：《漢書》注：「丁零，胡之別種也。」《通鑑》：萬歲通天元年，遣曹仁師、張元遇等二十八將擊契丹，全軍覆沒，大將皆爲所獲。詔募囚徒及奴以擊契丹，子昂上書諫之。即此所謂「漢甲三十萬，暴骨無全軀」也。「但見沙場死，誰憐塞上孤」。謂邊備不脩，將帥非人，以致斯患。

又四（樂羊爲魏將）　《唐音癸籤》卷二三《附訂譌》：陳子昂「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秦西巴乃孟孫氏之臣，非中山相。《唐詩解》卷一：此詩未詳所指，疑追刺太宗託孤非人也。意謂託孤重任，豈可委之忍心者乎，

必放麑之翁斯可屬以後嗣耳。蓋文侯命樂羊拔中山而封其子擊宜，即以羊爲相，而竟傳以蒼唐，以羊食子而疑其心也。其後唐卒能調和父子，而魏國賴以安。是蒼唐有放麑之心，而文侯任之得人也。按李勣嘗爲亡賴賊，非有忠貞之操，而太宗委以託孤之任，後果以一言立武氏，而唐祚幾亡。則太宗之知人不及文侯遠矣。或以此詩譏高宗，而以樂羊況武后，其說亦通。然高宗已爲武后所制，何暇及後嗣乎！藉令伯玉果有是譏，則亦傳贊所謂聾瞽也。《詩比興箋》卷三：刺武后龍用酷吏淫刑以逞也。《說苑》：樂羊爲魏將，攻中山，中山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盡一杯，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之。孟孫以爲太子傅。武后天性殘忍，自殺太子宏、太子賢及皇孫重潤等，《舊唐書・酷吏傳》十八人，武后朝居其十一，皆希旨殺人以獻媚，宗室大臣無得免者。武后嘗欲赦崔宣禮，其甥霍獻可爭之曰：「陛下不殺崔宣禮，臣請隕命於前。」頭觸殿階流血，示不私其親。是皆有食子之忠，無放麑之情矣。孰不可忍乎？子昂嘗上疏極諫酷刑，又請撫慰宗室子弟，無復緣坐，俾得更生，毋致疑懼，即此詩旨。

又六（吾親龍變化）　《唐詩歸》卷二：「幽洞無留行」，鍾惺云：五字眇甚！「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譚元春云：罵盡庸陋薄粗、凡骨俗眼。《詩比興箋》卷三：此言天命之終必復也。尺蠖有時屈申，神龍莫測變化，自古以喻當陽受命之君，此則以指唐室國祚也。其潛蟄躍見，非羣陰所能留阻。其應運中興，皆天命，非人力。正猶仙人之得道上升者，皆與造化合一。世俗目見之徒，不知天命，但知去衰附盛。語之以此，方笑而不信，安得一日飛龍利見，萬物咸睹，復都崑崙而遊太清乎！

又七（白日每不歸）　《唐詩品彙・五言古詩》卷三：劉云：起語如此，安得不矍然。「林卧觀無始」，定非俗物。《批選唐詩》卷一：有道情，有雅韵，不爭聲華艷麗之巧，高出唐人上。《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周珽曰：窮力摹古，而渾穆之風朗然。《唐詩解》卷一：此歎世道之衰也。言白日每西馳不返，而春光忽已晚暮，我因感此而想世道日衰，於是林棲以觀元化之始，蓋有獨存古道之意。而所睹之羣芳，所聞之啼鳥，並隨時顯晦，乃知古風頹敝已盡，我雖效巢居之子，世孰能識之耶！雖然憂世莫識，即非能巢居者，終不免破琴以沽名耳。《古唐詩合解》卷一：此感世之不古也。言白日每去而不返，春陽易暮，歲序遷流，吾即有思而茫茫何著。惟高卧林泉，以觀無始。而馳想于皇初，乃衆芳易歇，與時俱晦，鶗鴂之聲，聞之耳悲，因知洪荒以來，古風已盡，即巢居子，在今之世，其誰識之耶！《莊子》：「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蓋元化之始，不知其故，故曰無始。鶗鴂，伯勞也，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堯時巢父，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王康琚詩云：「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又：《感遇詩》，十有餘篇，今從「合選」登其二，以見其寄託之遠，洗華從璞，自具初唐之骨。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茫茫吾何思，林卧觀無始」，假道學語，好在不多。

又八（吾觀崑崙化）　《唐詩歸》卷二：「精魂相交會，天壤以羅生」，鍾惺云：《陰符》秘語。「老聃貴窈冥」，譚元春云：「貴」字好。「名教信紛藉，死生俱未停」，譚元春云：單翻《莊子》「逸我以死」案。《詩比興箋》卷三：前章希黃老以入世，此章志無生以出世也。儒以太極爲萬化之原，老以窈冥爲衆有之母。自西方之教論之，乃所謂無明耳。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輪迴何由息乎！惟空有不立，二俱寂滅，以無所得，無所思維，故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滅，乃至生老死滅。

又九（聖人祕元命）　《詩比興箋》卷三：緯書有《元命苞》，漢人以緯候圖讖爲秘學。此言聖人之言天道不可得聞者，雖有前知之美，適爲階亂之資。如貞觀中太白晝見，太史占女主昌，民間又謠女主武王，於是太宗以嫌疑殺大將李君羨，以其小字五娘，又官邑屬縣皆武也。而不知武氏爲才人，在其宮中。正猶始皇以亡秦者胡，大築長城，而不知其子胡亥。故曰「長城備胡寇，嬴禍發其親」也。武后天授中，君羨家訟冤，武后詔復其官。《新唐書贊》曰：以太宗之英明，蔽於謠讖，濫君羨之誅，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顧不哀哉！同此詩旨也。章末故爲隱語，言今之以口語取禍者，死多如麻矣。尚可不如桃李之無言，以遠害乎。

又一〇（深居觀元化）　《批點唐音》卷二：此惡嗜利也。言天地之道在所養而已，物利相啖，小人嗜利，豈知養之以道哉！《唐詩歸》卷二：「讒說相啖食」，鍾惺云：怕人。「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譚元春云：兩

般忒差遠了，說來人自慚笑。「已矣行采芝，萬事同一時」，譚元春云：曠甚！《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唐汝詢曰：此套「北里多奇舞」章法，在阮已淺，較此覺厚。「務光讓天下」，鼠尾形從半頭也。此等罵俗太露。末語阮句。《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此言羣動紛爭，互相啖食，不如採芝深山之爲樂也，安得與便便者爭刀錐之末乎。《詩比興箋》卷三：以下諸章，皆畏害歸隱之思。「讒說相啖食」，與上「呦呦南山鹿」一首同旨。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此則實事，令人失笑。二者豈相比邪正，是同輩人有此天淵之判。

又一一（吾愛鬼谷子）　《唐詩品彙・五言古詩》卷三：劉云：其詩多言世外，此又以鬼谷自負，非無能者。《唐詩解》卷一：此慕鬼谷子之爲人，而詠其事。言處絕塵之地，而抱經世之道，以世亂不可爲，故遺榮晦跡，卷而懷之耳。豈若山木之以不材而壽哉！雖與麋鹿爲羣，實非其志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言隱居而抱經世之道，以世亂不可爲，故卷而懷之，非與麋鹿同羣者等也。「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有體有用，盡此十字。《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借以自況，占地特高。（末四句）何等理致，何等身分。《詩比興箋》卷三：子昂少志經世，中年不遇，乃志歸隱。故云「天下亂無君，遵養晦時文」，冀侯王室中興而復出也。子昂乞歸，在聖曆元年，廬陵王復立爲太子之日。蓋見唐室興復有漸，已志稍慰，始歸養也。惜不久尋卒，不逮開元之世耳。

又一二（呦呦南山鹿）　《批點唐音》卷二：嘆情愛之生禍也。《詩比興箋》卷三：傷權幸挾私誣陷士類也。「碧玉」、「綠珠」之篇，喬補闕以赤其族，細婢歌舞之聲，斛瑟羅幾滅其家。求金不遂，泉帥殞軀於俊臣；宅第過侈，楚客見羨於公主。豈非怨憎報復之外，更有財色致禍之虞耶！鹿以媒獲，桂以馨蠹，士以欲醢，何如枯藥之無患無爭乎！子昂疏云：「太平之世，不應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陛下何不悉召見繫囚，自詰其罪。」又《申宗人冤獄書》云：「臣若言非至忠，苟有僥倖，請受誅斬。」蓋憤之深矣。

又一三（林居病時久）　《唐詩品彙・五言古詩》卷三：劉云：是古詩得意者。《批點唐詩正聲》卷一：「水木澹孤清」，「澹」字絕好，唐人意興極佳處。《唐詩解》卷一：此憂生之歎也。言我因病卧林居，覽時物而有感。彼生者必化，則不如無生矣。況纔睹春初，忽經夏末，秋之凋落又始，於此則我之慨歎何時而已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有生必化，不如無生也。況春夏交遷，凋落旋盡，能無感歎耶？

又一四（臨岐泣世道）　《批點唐音》卷二：天命無常，人事隨異。《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周珽曰：起得超豁，的是選體。末二句見天命有屬，即多忠義舊臣，徒博芳名千載，莫挽神器之不移也，主器者可弗愼與！言外意深。《詩比興箋》卷三：此章尤顯。「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者，謂太子相王等，並改姓武氏之事也。「周」者借寓其號。

又一五（貴人難得意）　《唐詩品彙・五言古詩》卷三：劉云：莫以心可如玉不變，爲之入海求珠，語自佳矣。此「如玉」字與前「桃李花」語同，參差不盡類，故是一病。結得好。《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周敬曰：「如玉」指貞心，「明珠」指爵祿，言我雖忠貞自信，未能堅人主之愛，須識榮之所在，常爲辱之所伏，故下文極言不可不鑒，知幾也。《唐詩解》卷一：此言榮寵不長，人臣當見幾而去也。言貴人喜怒不測，難當其意，即得見賞愛，亦須臾耳。豈可以我貞心，市彼爵祿乎？譬之女色，昔稱夭姬，今爲春婦矣，何人臣之能長有寵也！夫聖如周公，忠如伍子，猶不免于疑謗，彼不如二子者，其能免刑戮哉！然在朝之臣，往往貪祿，誰見鴟夷之乘扁舟者，豈伯玉之去志亦未決邪？《詩比興箋》卷三：悼將相大臣之不令終也。夫驪龍頷下有珠焉，有逆鱗焉，苟自倚其心之無他，可以探其珠，而不知適攖其鱗。昔日榮華，今日春市，流言危公旦，忠鯁戮子胥，其以功名始終如范蠡者，何人哉！子昂嘗上疏云：「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者，蓋以嘗信任而不效。如裴炎、劉禕之、周思茂、騫味道，固嘗蒙用，皆孤恩前死。是以疑於信賢，是猶因食病噎而欲絕食也。蓋同斯旨。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此又未免有競刀錐之意，知伯玉非采芝人。

又一六（聖人去已久）　《詩比興箋》卷三：刺上下以利相取也。史言天后時，官爵易得。上書言事，不次擢用，而誅罰亦輒隨之。操刑賞之權，以駕馭天下士，即此詩所指也。堯禹以爲謗，謂古聖亦畏巧言令色孔壬也。夫爲上禮賢，當如燕昭之誠；爲下輕爵，當如魯連之高，則上下皆以義交，不以利取矣。子昂嘗上書論八事，所陳官人、知賢、去疑、招諫之術，正同此旨。

又一七（幽居觀天運）　《唐詩品彙・五言古詩》卷三：劉云：（「時

醉」句）沉着脫灑。又云：「晉、虜」並說已警至。「天道與胡」、「願醉無醒」，謂周旋諸夏爲溺，遁胡爲高，使人反覆屢嘆，能言，能言！《唐詩歸》卷二：「豪聖莫能爭」，鍾惺云：「豪」「聖」二字合用妙！「大運自古來，旅人胡歎哉」，鍾惺云：古甚。《唐風定》卷一：博觀曠矚，立言如錐畫沙。又云：大運所向，豪聖難爲。《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天道如斯，孔子、老氏亦惟居夷出關而已。末二句轉用推開。阮籍《咏懷》，後人每章注釋，失之於鑿，讀者隨所感觸可也。子昂《感遇》，亦不當以鑿求之。《詩比興箋》卷三：此指諸王舉兵興復，悉就敗滅之事也。一女后臨御稱制，而舉天下莫能抗，豈非天道助虐乎。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此有請纓之志而歎其不遇。

又一八（遞迤勢已久）　《詩比興箋》卷三：子昂八事疏：其一云：「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宜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又本傳言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並詳切，故奏聞輒罷，並骨鯁之明驗也。《漢書》：張釋之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於時，終身不仕。猶子昂屢觸武后，又忤諸武，遂壯年乞歸也。

又一九（聖人不利己）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聖人有天下而不與，故卑宮室。即釋氏之學，亦以無爲寂滅爲宗，奈何象教既設，徒取土木雕刻以爲尊耶！《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釋氏以清淨爲宗，乃反窮極土木，感而寓，信有關於世道。《詩比興箋》卷三：武后嘗削髮感應寺爲尼。及臨朝稱制，僧法明等又撰《大雲經》，稱后爲彌勒化身，當代唐主閻浮提天下。故勅諸州並建大雲寺，爲僧懷義建白馬寺。又使作夾紵大像，小指尚容數十人，於明堂北爲天堂以貯之。初成，爲風所摧，復重脩之。采木江嶺，日役萬人，府庫爲耗竭。久視元年，欲造大像，令天下尼僧日出一錢，以助其功。狄仁傑上疏曰：「今之伽藍，制過宮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豈欲勞人以存虛飾！」長安四年，張廷珪諫造大像曰：「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願陛下行佛之意，以理爲上。」並同斯旨。

又二〇（玄天幽且默）　《詩比興箋》卷三：天意渺冥，難可情測，惟以人事度之，則先皇之德澤猶在，未應遽斬。世運之凌夷已深，又似難回。展轉二端，憂心如醉。一繩繫日，誠不能持。意惟潔身長往，不與塵淄矣乎！蓋欲去未忍，欲救無權，決計良難，豈伊朝夕。

又二一（蜻蛉遊天地）　《詩比興箋》卷三：刺武后廣開告密之路，市井皆得召見，不次擢用也。崔詧、李景諶以誣裴炎而得相，索元禮、來俊臣以告密而至九卿。乃至獺豸但能觸邪，有不識字之御史；青紫片言可拾，有不踰時之仕宦。傾險鑾生，名器濫竊。垂拱二年，子昂上疏諫云：「邇者大開詔獄，重設嚴刑，遂至奸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即此詩旨。

又二二（微霜知歲晏）　《詩比興箋》卷三：事亂世思遺身遠患之詩。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雲海方蕩漾，孤鱗安得寧」，亦自知其不免。

又二三（翡翠巢南海）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唐孟莊曰：「委」字好，有自棄意。「豈不在遐遠」下轉入正意。《唐詩解》卷一：此伯玉仕於朝而志不行，故以翡翠爲比，而惜其材也。言翡翠巢于南海之珍木，與世無雜也，不幸爲美人所寶，遂採其羽以爲步搖、衾被之飾，雖在遐遠，卒不免於虞羅，豈非毛羽爲患耶！始知多材爲累，而不勝歎息耳。按伯玉上疏而武后奇其材，數召見，問得失，可謂親君矣。然所論事一無所採，官止拾遺，故有自惜之意，非眞不樂事后也。不然，頌周受命，何爲耶？《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此見多才爲累也。《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何知美人意，驕愛比黃金」，可感在此。「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愷切。《詩比興箋》卷三：子昂《麈尾賦》曰：「神好正直，道惡強梁，此仙都之靈獸，因何賦而罹殃？豈不以斯尾之有角，而殺身於此堂。」又云：「莫神於龍，受戮爲醢；莫聖於麟，道窮於野。神不自智，聖不自知。況林棲而谷走，及山鹿與野麋。古人有言，天地之心，其間無巧。冥之則順，動之則夭。諒物情之不異，又何有於猜矯。」

又二四（挈瓶者誰子）　《詩比興箋》卷三：歎相器非人，傾覆相尋也。武后置相不次，驟於予奪，二十年中，易相數十。崔詧、騫味道、李景諶、沈君諒、韋待價、傅游藝、史務滋、武什方、楊再思、宗楚客之流，或市井無賴，不次擢用；皆旋踵削黜，隨以誅戮。故詩悼其智小謀大，曾無挈瓶守器之能；力小任重，徒有微縷千鈞之勢。月盈則虧，莫之能持。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負鼎折足，遞相傾奪，徒貽世笑而已。《說文》云：「效，彊取也。」

引《書》曰：「敓攘矯虔。」

又二五（玄蟬號白露）　《唐詩解》卷一：此又言事后非得已，而有塵外之想焉。言蟬號白露以比衆庶無依，而茲歲蹉跎，則言唐祚將亡矣。彼舉朝之臣，悉爲武氏用，我雖孤高如之何哉，亦不免從衆苟祿也。當此之時，惟青鳥之食木禾而友玄鳳，則可以脱于羅網，然豈吾輩所能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人生天地中，不能不隨時變遷，或遊仙庶幾可免也。此無可奈何之辭。《詩比興箋》卷三：事亂世思遺身遠患之詩。

又二六（荒哉穆天子）　《詩比興箋》卷三：此追歎高宗寵武昭儀廢皇后淑妃之事也。故用穆王王母瑤池之事。駱賓王《檄武后》云：「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言後宮不得進見，故劍皆成覆水也。

又二七（朝發宜都渚）　《唐詩品彙・五言古詩》卷三：劉云：此首起結轉換皆暢竭可誦。《批點唐詩正聲》：意古調高，入之《古詩》，可作二十首矣。《唐風定》卷一：懷鄉弔古，愈感愈深。《唐詩解》卷一：此因登覽山丘而起亡國之歎，蓋亦有爲而發也。時伯玉家于蜀而客于楚，故欲望鄉而爲巫山所隔，因睹巫山而遂思襄王神女之事，言其荒淫足以亡國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豈茲越鄉感」句，從上轉下，見荒淫足以亡國，爲世戒也。《詩比興箋》卷三：此歎高宗武后之事也。宋玉《高唐賦序》，謂神女嘗薦先王之枕席，後又云：王復夢遇焉。正猶武后本先帝才人，而高宗復陰納宮中也。「豈茲越鄉感」，自明其詩中所指，皆非徒離鄉之思也。卒之哲婦傾城，褒姒滅周，荆國固淪亡矣，而朝雲亦復安在哉！俛仰古今，猶如大夢。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豈茲越鄉感，憶昔楚襄王。朝雲無處所，荆國亦淪亡」，以楚王喻武后也。國不淪而身淪矣。

又二八（昔日章華宴）　《詩比興箋》卷三：此刺武后寵嬖二張之事也。《戰國策》：安陵君幸於楚王，江乙說使請爲殉，以深自結於王。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有狂兕依輪而至，王親引弓一發而殪之。仰天而笑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臣願得以身試黄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又莊辛說楚襄王，先引黄雀不知彈丸之禍，而繼之曰：「夫黄雀其小者也，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云云，皆嬖幸專寵之事。以譬二張控鶴監之流，雄圖今安在！知武氏之不久長，唐室之不終絕也。

又二九（丁亥歲云暮）　《唐詩歸》卷二：「聖人御宇宙，聞道泰階平」，譚元春云：好氣象！他人爲則腐矣，此又妙在不腐。《詩比興箋》卷三：本傳：垂拱四年，謀開蜀山，由雅州道擊生羌，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大略爲謂結怨無罪之西羌，襲不可幸之吐番，開險道以引寇兵，敝全蜀以事窮夷，人勞則盜賊必生，財匱而姦贓日飽，其患無窮。具詳本傳。

又三〇（可憐瑤臺樹）　《唐詩品彙・五言古詩》卷三：劉云：古意。《批點唐音》卷一：憂賢人之不遇也。

又三一（謁來豪遊子）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衆趨明所避，時棄道猶存。雲泉既已失，羅網與誰論」此老氏之學。《詩比興箋》卷三：二篇（指此篇及「市人矜巧智」篇）皆同前章之旨。「觀世玉壺中」，用《神仙傳》壺公事。

又三二（索居猶幾日）　《詩比興箋》卷三：子昂舉進士在高宗末年，踰年而武后廢廬陵稱制。故云「索居猶幾日，炎夏忽然衰」也。「陽彩皆陰翳」，喻佞幸黨附之盈朝。「親友盡暌違」，喻宗室勳舊之殂謝。「涕泣漣洏」，「宿夢顏色」，故國故君之思也。「驕豪」、「驅逐」，乘勢煽權之人也。「若與白雲期」，以故鄉寓帝鄉之感。蜀山「楚水」、「攜手」、「何時」，以故交寓故君之思。

又三三（金鼎合神丹）　《詩比興箋》卷三：此與「觀龍變化」一章同旨。金丹神方，還顏卻老，喻回天再造之功也。世人疑其相欺，即酣酒笑丹經之意也。試思變化飛舉，苟不可信，則丹成羽化，遨游名山者，獨何人乎！目前朝權弄華之榮利，能幾何時？但恐神丹不至，沈疴日深，河清難俟，使我憂痗耳。幽褐明恤緯之思，白雲即帝鄉之旨。

又三四（朔風吹海樹）　《唐詩品彙・五言古詩》卷三：劉云：忽復造意至此。避仇常事，被役復苦，比古愈奇。《唐詩解》卷一：此亦從軍出塞而述戍卒之詞以自況也。言當清秋月朗之夜，而聞軍士有失意者哀泣於戍樓之中，其人自言結髮之時而豪舉如此，及充邊役則奮身于國難，宜爲朝廷所褒賞，然白首而不得封侯，以此抱恨耳。蓋伯玉盡忠武后而官不顯，及爲參謀，復爲攸宜所輕，其數奇何如哉！故託此自歎。《詩比興箋》卷三：本傳

載子昂垂拱四年上八事。其一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以示勸。願獎勵有功，表顯殉節」云云，蓋其時功賞，多爲諸武嬖幸所冒，不盡上聞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此是本色。

又三五（本爲貴公子）　《唐詩品彙・五言古詩》卷三：（「平生」句）與王粲意同。《增定評注唐詩正聲》卷一：唐仲言云：「感時」二語有氣色。《唐詩解》卷一：此見疏於（武）攸宜而自歎也。言我本貴人之子，自惜其才，不輕用世，特因時多難而崛起草莽，于是遂有參謀之行。巡歷邊疆，登高望遠，悠然有懷古立功之思焉。使攸宜而用我，則捐身殉國可也，孰謂我有畏禍之心！今不用而湮滅如塵埃矣，復安所樹勳哉！《詩法易簡錄》卷一：參用對偶句，以蓄其氣。《詩比興箋》卷三：自傷壯志不遂也。本傳言子昂家世豪富，尚氣決，輕財好施，篤朋友，故有「本爲貴公子，平生實愛才」之語。又言武攸宜討契丹，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子昂請申軍令，擇將士，選麾下精兵前進。攸宜不納。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又嘗上書言「曩時吐番不敢東侵者，由甘涼士馬強盛。今河南、涼州空虛，惟甘州饒沃，爲河西咽喉地，宜益兵營農，數年之收，可飽士百萬，何憂吐番哉！」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天后世，爲邊患最甚云云。則子昂之邊略可知矣。

又三六（浩然坐何慕）　《詩比興箋》卷三：此與上「索居猶幾日」一章同旨。皆以故鄉寓故國之思也。「念與楚狂子」，謂同志王室之人。「時哉悲不會」，謂不遇可乘之機。綏山之桃，巫山之芝，謂求延年不死之藥，而恐不可得也。婉孌時永矣，感悟不見之」，是才人語。

又三七（朝入雲中郡）　《詩比興箋》卷三：則天時邊患，西吐番，北突厥，東契丹。前「西山事用兵」一章，謂吐番也。「蒼蒼丁零塞」一章，謂契丹也。此章「北望單于臺」，憂突厥也。武后殺程務挺、黑齒常之、泉獻誠諸名將，又用閻知微送武延秀使突厥，爲其侮笑，益輕中國，生邊患也。

又三八（仲尼探元化）　《批點唐音》卷三：仰元聖之特立，不及漢魏，遠過梁齊，卓然與唐風作祖，可謂有功雅道者也。《詩比興箋》卷三：事亂世思遺身遠患之詩。

《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并書》　《批點唐音》卷二：君子出處之心，數語而足。《詩法萃編》卷六上：士人造道，志識爲先，伯玉此書，識議超卓，志氣高遠，宜其振頹靡而追風雅。昌黎《薦士》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信非虛語。

《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并序》　《石洲詩話》卷一：伯玉《薊丘覽古》諸作，鬱勃淋漓，不減劉越石。而李滄溟止選其《燕昭王》一首，蓋徒以格調賞之而已。

又《軒轅臺》　《詩比興箋》卷三：黃帝使應龍攻蚩尤，又得力牧於坰野，故思佐命將相之臣。興復王室而尚不可得，況太平尊師訪道之盛事乎！

又《燕昭王》　《增定評注唐詩正聲》卷一：郭云：直寫其胸中眼中，用阮不露痕迹。《唐詩訓解》卷一：士不遇主，古有同恨。《唐詩解》卷一：此慨世無禮賢之主而懷古人焉。言燕昭築館起臺，以禮賢者，今其遺跡尚在也，而四顧惟喬木森然，斯人不復作矣。彼其霸圖既泯滅，而我特爲惆悵，走馬重遊者，豈非深慕其人之豐采邪。意謂世有燕昭，則吾未必不遇也。《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周珽曰：帷燈匣劍，令讀者自想有得。《蠖齋詩話・用哉字》：潘尼「協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謝朓「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沈約「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陳子昂「五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略】略可。餘未免有心學步。沈、陳風韻氣槩，已勝潘、謝；至于鱗「登高作賦大夫哉」，殆不成語。《古唐詩合解》卷一：陳伯玉初年不遇，故寄慨于能禮賢之燕昭。燕昭王築碣石館，居騶衍，師事之。館在幽州薊縣西。黃金臺在易州易水東南，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今登碣石而望金臺，非昭王之遺跡哉！乃所見邱陵盡長喬木，而昭王安在也。霸圖銷歇，悵無復存，惟驅馬空歸已耳。噫！微斯人，吾誰與歸。又：鍾伯敬曰：初唐至陳子昂，始覺詩中有一世界。無論一洗偏安之陋，幷開創草昧之意，亦無有之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言外見無人延國士也。《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末二句）好士者不作，宛然言外。《詩比興箋》卷三：思中興也。

又《樂生》　《詩比興箋》卷三：歎徐敬業之徒，興復無成也。阿衡迎復已廢之太甲，故寄意焉。

又《燕太子》　《唐詩歸》卷二：鍾惺云：亦淡然，效之則愈薄矣。

「其事雖不立」，譚元春云：此句直寫好！《批點唐詩正聲》卷一：句意渾成，故佳，鍛煉反不及。《唐詩廣選》卷一：蔣春甫曰：六詩淺薄宜弗取。徐伯成曰：拾遺洗濯浮華，斫新雕樸，挺然自樹，興寄頗遠。七言諸體乃非所長。《詩比興箋》卷三：痛諸王舉兵敗滅也。初，越王貞將起兵，常樂公主謂其使者曰：「爲我語越王，昔尉遲迥，周之甥也，見隋將篡周，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震海內，足爲忠烈。大丈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也。」

《度峽口山贈喬補闕知之王二無競》　《唐詩歸》卷二：「遠望多衆容，逼之無異色」，鍾惺云：精於看山。譚元春云：予嘗言：遠山作青色、碧色、水墨色，驅車其上，直是一土堆石塊耳。思其色所由成不可得。誦子昂詩，知其同想。「泱漭平不息」，鍾惺云：「平不息」三字與「春未了」意同而更覺深靜。「之子黃金驅，如何此荒域」，鍾惺云：可住。

《題居延古城贈喬十二知之》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楊愼曰：語語傷感。吳山民曰：清暢凝曲，初唐五言之高者。末聯轉應首聯。唐汝詢曰：起四句咎其輕出。「還漢」二語，言功業安在。「桂枝」二語，不惟無功，而且獲罪。結願其反初服。按喬知之唐史無傳可考，疑是時亦從征而與伯玉同爲攸宜官屬。蓋陳既坐謫，喬復被謗，故贈此詩。《唐詩解》卷一：言知之初有高卧東山之想，當覽紫芝之曄曄也，今乃去滄洲而旅邊塞，欲還朝則雲臺未錄其功，欲破胡則主將不行其策，徒對景而興嗟也。以君懷才而遲暮，正若桂舍香而欲晚，復坐無辜之誹謗，人又誰能明君之無罪乎。然行藏在我，君自料功尚可立，則努力而前。不然，仍當歸卧東山耳。安可窮愁沒齒，而負生平之志哉。

《答洛陽主人》　《唐詩快》卷四：叙述生平，亦復浩浩落落。

《酬暉上人秋夜山亭有贈》　《瀛奎律髓》卷四七：方回評：盛唐人詩，多以起句十字爲題目，中二聯寫景詠物，結句十字撇開，卻說別意。此一大機括也。又：馮班評：何必盛唐？又：查慎行評：此評屢見。又：紀昀評：大概如此，亦有不盡然者。又：馮舒評：首二句出題，千古常規也。大曆後結句必緊收，已前則不必，而自妙貼，自開創。又：馮班評：律詩起句謂之破題，方君何以不知？又：紀昀評：初諸聲律，明而未融。以存詩體之源流則可，以爲定式則不可。又：無名氏（乙）評：一般景物入初唐之手，便爾高迥，此時代之別也。《唐詩歸》卷二：「風泉夜聲雜，月露宵光冷」，鍾惺云：景中禪，似右丞。「多謝忘機人」，譚元春云：「多謝」妙！《彙編唐詩十集》壬集一：唐云：通篇高古，俱是《文選》中來。《小清華園詩談》卷下：詩之天然成韻者，【略】陳拾遺之「風泉夜聲雜，月露宵光冷」。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躁人能爲幽語。

《酬暉上人夏日林泉》　《唐詩廣選》卷一：蔣春甫曰：亦非《選》語。

《夏日暉上人房別李參軍崇嗣并序》　《唐詩歸》卷二：「驅馳風雨情」，鍾惺云：物各有情，以「驅馳」說「風雨」之情，妙極，妙極！「至人獨幽鑒」，譚元春云：此是觀元化感物變根本。「窈窕隨昏明」，鍾惺云：妙！「戶牖觀天地，階基上杳冥」，鍾惺云：此二語妙，陸士龍「天地則爾」、「戶庭已悠」尤覺高一層，古人身分如此。譚元春云：二語重。《唐音癸籤・詁箋六》：又贈暉上人詩：「四十九變化，一十三死生。」一出《法華經》，一出《道德經》。雖算博士未如其工也。（《法華經》隨喜分第五十人義：三藏四門衆四十八人，合最初最後五十人。最後第五十人但自解，不化佗。其四十九人，師弟子展轉相授，自行化佗。）

《秋園卧病呈暉上人》　《唐詩歸》卷二：「懷挾萬古情」，鍾惺云：深曠。「榮吝始都喪，幽人遂貞吉」，譚元春云：可止。「八月高秋晚，涼風正蕭瑟」，鍾惺云：亦收得宕。《唐詩鏡》卷三：此詩絕無霸氣，似爲近雅。

《登幽州臺歌》　《升菴詩話・幽州臺詩》：陳子昂《登幽州臺歌》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其辭簡直，有漢魏之風，而文集不載。《唐詩歸》卷二：鍾惺云：兩「不見」，好眼！「念天地之悠悠」，好胸中。「獨愴然而涕下」，譚元春云，至人實有此事，不是荒唐。《唐詩評選》卷一：子昂以亢爽凌人，乃其懷來，氣不充體，則亦酸寒中壯夫耳！徒此融洩初終，以神行而不以機牽，搖盪古今，豈但其大言之赫赫哉！《唐詩快》卷二：胸中自有萬古，眼底更無一人。古今詩人多矣，從未有道及此者。《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余於登高時，每有今古茫茫之感，古人先已言之。《詩比興箋》卷三：先朝之盛時，既不及見；將來之太平，又恐難期。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此千古遺亂之君子所共傷也。不然，茫茫之感，悠悠之詞，何人不可用！何處不可題！豈知子昂幽州之歌，即阮公廣武之歎哉。《柳亭詩話》卷一五：阮步兵登廣武城，嘆曰：「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眼界胸襟，令人捉摸不定。陳拾遺會得此意，《登幽州臺》

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假令陳、阮邂逅路岐，不知是哭是笑。

《度荊門望楚》　《瀛奎律髓》卷一：方回評：陳拾遺子昂，唐之詩祖也。不但《感遇》詩三十八首爲古體之祖，其律詩亦近體之祖也。《白帝》、《峴山》二首極佳，已入「懷古類」，今揭此一詩爲諸選之冠。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俱同時，而皆精於律詩。孟浩然、李白、王維、賈至、高適、岑參與杜甫同時，而律詩不出則已，出則亦足與杜甫相上下。唐詩一時之盛，有如此十一人，偉哉！又：馮舒評：如此出題，如此貼題，後人高不到此。又：馮班評：如此方是「度荊門望楚」，一團元氣成文。又：陸貽典評：蔣西谷云：首句是「度荊門」，二句是「望楚」。然「遙遙」二字即帶「望」字，「下」字回顧「度」字，古人法律之細如此。落句挽合「度」字有力。又：查慎行評：初唐人新創格律，即陳、杜、沈、宋，亦未能出奇盡變，不過情景相生，取其工穩而已。又：紀昀評：連用四地名不覺堆垛，得力在以「度」字、「望」字分出次第，使境界有虛有實，有遠有近，故雖排而不板。五、六寫足「望」字。以上六句寫得山川形勝滿眼，已伏「狂歌」之根。結二句借「狂歌」逗出「楚」字，用筆變化，再一挨叙正點，則通體板滯矣。又：無名氏（甲）評：荊門，湖廣荊州。又：無名氏（乙）評：峻整遒勁，看去仍生動。此不可及。《精選唐詩分類評釋繩尺》卷三：平淡中亦有一種清味。《唐風定》卷一二上：每於結句情深，酷似摩詰。《唐詩評選》卷三：平大蒼直。正字之以變古者，然蘊藉自在，未入促露。又：一結巧句雅成。《唐詩解》卷三一：此篇乃伯玉自蜀入楚而序其道路之景。因言楚有狂歌之士，不自意其入楚，毋乃與接輿同。《唐律消夏錄》卷一：「遙遙」、「望望」，行役者實有此苦。「盡」字、「開」字，行役者實有此喜。「城分」、「樹斷」，行役者實有此景。「今日」、「誰知」，行役者實有此快活。「狂歌客」三字添得恰好。《增訂唐詩摘抄》卷五：以楚狂自喻，二字拆開，運化得妙。《唐詩矩·五言律詩一集》：起聯總冒。中二聯寫景，分一詳一略。《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序自蜀入楚道路，結言楚有狂歌之士，今反狂歌入楚也。《唐詩箋注》卷一：言從巫峽而下，路過章臺，盡巴國之地而始達荊門。「城分」二句，見已到荊門，地勢廣闊，樹色已斷，回望巴國，惟有白雲而已。蓋峽中隱天蔽日，至荊門而始開敞，詩故有「荊門煙霧開」句也。「誰知入楚來」，欣喜之詞。《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陳德公先生曰：體節高渾，獨闢成家，初唐氣霧掃盡矣。又：三、四分畫地界，甚蒼亮。五承四，六承三，居然可尋。結是使事出新法。

《晚次樂鄉縣》　《瀛奎律髓》卷一五：方回評：盛唐律，詩體渾大，格高語壯。晚唐下細工夫，作小結裏，所以異也。學者詳之。又：馮舒評：黃、陳夢不到此。又：查慎行評：「故鄉」、「舊國」犯重。唐初律詩不甚檢點，以後講究漸精細，乃免此病。又：紀昀評：此種詩當於神骨氣脈之間，得其雄厚之味。若逐句拆看，即不得其佳處。如但摹其聲調，亦落空腔。「野戍」句同《峴山懷古》詩，惟第四字少異，亦未免自套。又見二十九卷「旅況類」，評語不同。又：許印芳評：論詩工拙，能見其大，足破流俗猥瑣之談。右詩虛谷選入「暮夜類」，又入「旅況類」。詩重出而評語不同，「暮夜類」評是合看法。至逐句拆看，起聯點題，峭拔而有神。三承首句，「迷」字應「杳」字。四承次句，「入」字應「征」字。五、六承「邊城」說，「深山」句景眞語新，「平」字妙在渾老。七、八回應起聯，結歸旅況，用「如何」字，便不平直。如此拆開細講，方見句法、字法，以及起伏照應諸法。而章法之妙，因此可見。氣體神骨，亦不落空矣。凡古人好文字，大者含元氣，小者入無間，合看大處見好，拆看細處又見好，方是眞正妙手。若不耐入細，便是粗材，本領必多欠缺處。推之爲人行事，無不皆然。後人學詩，果能如古人細針密縷，絲絲入扣，必有自出精神，逼肖古人處，斷不至徒摹聲調，墮落空腔。凡學盛唐而落空腔者，由於自矜，眼大如箕，而不能心細如髮也。茲特於紀批外更進一解，以示後學，又按虛谷分類選詩，每類有序，語多淺陋，曉嵐惟取「懷古」、「着題」、「論詩」諸序，「懷古」序尤佳。此詩前兩聯不相黏，今不可學。又卷二九：方回評：起兩句言題，中四句言景，末兩句擺開言意。盛唐詩多如此。全篇渾雄齊整，有古味。又：紀昀評：晚唐法亦如此，但氣格卑弱耳。蓋詩之工拙，全在根柢之淺深，詣力之高下，而不在某句言情，某句言景之板法，亦不在某句當景而情，某句當情而景，及通首全不言景，通首全不言情之變法。虛谷不譏晚唐之用意猥瑣，而但詆其中聯之言景，遇此等中聯言景之詩，既不敢詆，又不欲自反其說，遂不能更置一語，但以「多如此」三字渾之。蓋不究古法，而私用僻見，宜其自相窒礙也。《唐詩訓解》卷三：當此境纔有此語。無句法，無字眼，天然之妙。結

亦一轉法，妙。起二句言題，中四句言景，末兩句擺開言意。盛唐詩多如此。《唐詩歸》卷二：「深山古木平」，譚元春云：「古木平」便奇，若云山平、路平，則不成語景。《唐詩鏡》卷三：古澹。《彙編唐詩十集》甲集：唐云：通篇純雅，無字可摘，獨「古木平」三字自經語化出，更見精煉。《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七：周敬曰：子昂《次樂鄉》、《度荆門》二詩，古淡雅遠，超絕古今。《唐風定》卷一三：顧云：有句法，有字法，天然之妙。《唐詩解》卷三一：按伯玉嘗爲武攸宜參軍，從征契丹，此在道而懷鄉也。言故鄉既遠，杳然無有涯際矣。而我之孤征未已。且川原所經，皆非舊國，道路所入，特邊城耳。戍無烟火，山惟古木，荒涼可知。于是因哀猿而興歎，曰：奈何此時復有此聲耶？是益吾之恨也。故鄉、舊國，語若重疊，細味之當自有別。「迷」者，非行而迷失也，川原日異，念舊國所經，若迷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前此風格初成，精華未備。子昂崛起，堅光奧響，遂開少陵之先。方虛谷云：「不但《感遇》爲古調之祖，其律詩亦近體之祖也。」《唐詩箋注》卷一：詩憶故鄉，故有「川原迷舊國，道路入邊城」之語。「野戍」、「古木」，皆邊城景色。觸目結恨，何忍聞猿，故有落句。《古唐詩合解》卷七：前解寫題面，後解言晚次之情。中二聯造句天然，而仄起亦復高古。「故鄉杳無際，日暮且孤征。」起句言題。陳伯玉嘗從武攸宜征契丹，在道懷鄉，因言故鄉杳遠茫無涯際。當此日暮，而我之孤征未已，是「晚次樂鄉縣」題也。「川原迷舊國，道路入邊城。」三句承首句，四句承二句。言此所經川原，皆非舊國，行之若迷。而所行道路，將入於邊城耳。「野戍荒烟斷，深山古木平。」轉句言晚景之荒涼，以伏「恨」字。野戍荒涼，烟火斷絕，深山窮僻，林木雲平。此時孤征之客，眼見此景，不覺牽愁帶恨矣。「如何此時恨，嘽嘽夜猿鳴。」合句卻復擺開，作一轉法。言此時之恨，固已不堪，如何復有夜猿之聲，嘽嘽哀鳴，以添吾恨。此「夜猿」合「深山」句，起句「日暮」，此以「夜」結。《唐律消夏錄》卷一：將行役之苦說得一層深似一層，至第七句一齊頓住，跌起結句，究竟此苦仍說不了。故鄉杳然矣，日暮矣，且孤征矣，迷舊國矣，入邊城矣，野戍荒烟亦斷矣，深山古木且平矣，此時之恨無可如何矣，而夜猿又嘽嘽鳴矣。又（增評）：讀原評是誠然矣，第末句似當云：而獨復嘽嘽哀鳴，暮情旅思尚何言哉！如是方得此結之意。《唐詩矩・五言律詩一集》：全篇直叙格。五、六寫景平淡而極天然之趣，後來王、孟之祖也。七句用「如何」二字振起，章法警動。次樂鄉則去故鄉益遠，此時未免有恨，如何更有夜猿嘽嘽，增我斷腸乎？「如何」二字略斷，以下句五字續之，「此時恨」三字另讀，謂之斷續句。《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拔起自傑。中聯是其高渾正調。結欲稍開，亦復琅琅在耳。徐中崖曰：三、四亦是分承一、二，「此時恨」繫根上，六復作開展，筆更矯岸。《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有詩雖佳而不免有病，初學不可不知者，如【略】陳子昂《晚次樂鄉縣》之前解，【略】皆失黏。唐初詩律未嚴，是以諸家之作，時有出入，雖非病而亦不得不以爲病。又：以句求韻而尚妥適者，【略】陳拾遺之「野戍荒烟斷，深山古木平。」

《送魏大從軍》　《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刊本以「孤塞」爲「孤塞」，予爲改定。唐之方盛，律詩皆務雄渾。尾句雖拗平仄，以前六句未用意立論，只說行色形勢，末乃勉勵之。此一體也。又：紀昀評：得此評，乃知今本「惟留漢將功」乃後人改本。又：馮舒評：二首結一例。又：紀昀評：陳、隋彫華，漸成餖飣，其極也反而雄渾。盛唐雄渾，漸成膚廓，其極也一變而新美，再變而平易，三變而恢奇幽僻，四變而綺靡。皆不得不然之勢，而亦各有其佳處，故皆能自傳。元人但逐晚唐，是爲不識其本，故降而愈靡。明人高語盛唐，是爲不知其變，故襲而爲套。學者知雄渾爲正宗，而復知專尚雄渾之流弊，則庶幾矣。次句借姓，開小巧法門。又：許印芳評：曉嵐此論，指點學者最爲親切。其要旨在「知變」二字，學者當細參。末句不黏，今不可學。《唐詩解》卷三一：此勉魏大樹勳也。言因虜未滅，而君有此行，今自三河而往，當追古人之以六郡稱雄者，蓋指充國也。苟既出鴈狐之塞，便宜勒石燕然，毋使漢將獨擅千秋之名也。高宗云：「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此蓋用其語意。《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絳本和戎，今曰從戎，此活用之法，一結雄渾。《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陳德公先生曰：五、六自然雄句，不假怒張。陳律純以音格標勝，絕不刻劃，索之無異，上口便覺其高。于鱗尚格取音，故選詩無遺美。又評：陳詩雖勝在音格，然生氣躍然，中饒骨力，故能詣極淺。夫襲其皮毛，虛枵直率之弊，所必不免。

《送客》　《升菴詩話・陳子昂詩》：陳子昂《送客》詩云：「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州晚，蒼茫別思盈。白蘋已堪採，綠芷復含榮。江南多桂樹，歸客贈生平。」今本作「平生」，非。書所以貴舊本也。余見新本，

疑其誤而思之未得，一見舊本釋然。《批點唐詩正聲》卷一：第二句風致，「生」字尤佳。全首可誦。《唐詩歸》卷二：「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鍾惺云：語直，自然多情。「江南多佳樹，歸客贈生平」，譚元春云：二字有分兩。鍾惺云：尤妙在無着落。《唐詩鏡》卷三：三、四韻。《唐詩評選》卷二：大槩與吳均、柳惲相爲出入，唐五言佳境，力盡此矣。正字意不自禁，乃別爲褊急率滯之詞，若將度越然者，而五言遂自是而亡。歷下謂：「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非古也。」若非古而猶然爲詩，亦何妨？風以世移，正字《感遇》詩似誦，似說，似獄詞，似講義，乃不復似詩，何有于古？故曰：五言古自是而亡。然千百什一，則前有供奉，後有蘇州，固不爲哀音亂節所移，又不得以正字而概言唐無五言古詩也。《唐詩解》卷一：此言故人歸楚，而當春風柳發之初，于是送至河洲，而離情滿懷也。因想此時白蘋綠芷，皆可採摘，而予之所好者，獨江南之桂樹，足以贈我耳。蓋取幽隱芳潔之意。《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言白蘋綠芷亦可采以贈人，而桂有堅貞之性，故欲折以相遺也。《唐律消夏錄》卷一：題曰送客，志不忘也。此因秋日懷思，追想春日送別。妙在平分兩半，幷不另用跌落之法，止以「已」字、「復」字暗暗轉接下來，章法古奧，旨趣隽永，俱從《騷》、《雅》中得來也。《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的是此詩章法，但換用耳。《圍爐詩話》卷二：陳子昂之「故人洞庭去」，與岑參之《送衛憑》，文理何異，而可以一爲古一爲律乎？

《春夜別友人二首》　《唐詩訓解》卷三：起語奇拔。後來岑參多用此語。五、六語佳。第「明月」、「長河」似秋夜，不見「春」字景。八腰字皆仄聲，不覺其病，然亦當戒。《唐詩鏡》卷三：氣滿，老而勁。「明月」、「長河」，於秋時尤勝。《唐詩直解》卷三：蔣仲舒以「明月」一聯似秋夜，不知「隱」字內已有春在。或以八腰字皆仄爲病，若將平聲換去「隱」字，有何意味！《唐詩評選》卷三：雄大中饒有幽細，無此則一筆伯。又：結寧弱而不濫，風範固存。《詩辯坻》卷二：前輩雅詞，後人酌用無盡，未有如淮南「王孫」、「春草」語，沾潤既多，愈出而不厭者也。王元長《餞謝文學離夜》詩云：「離軒思黃鳥。」唐陳伯玉詩「離堂思琴瑟」，【略】俱本于此。杼山三偷律，值此能無平反。《唐詩解》卷三一：此伯玉將之洛陽，飲餞于友人而作也。言彼張燈設席，豐盛如此，故我思其堂之所有，念別路之間關，未忍遽去也。于是月沈河沒，天將旦矣。從此入洛，當以何年而續此會乎！《唐詩選勝直解・五言律詩》：全篇賦送別之情景。燭以膏爲之，色如銀也。金樽綺筵，言席之盛也。如鼓瑟琴離堂，則思山川險阻，別路多繞。對明月，望長河，未忍別也。驅馬悠悠，良會無期，曲盡別友情況。《古唐詩合解》卷七：前解是夜宴，後解是臨別，而情思周摯見乎詞矣。昔人評云：五、六語佳，第似秋夜，不見春景字。又云：八腰字皆仄聲，不覺其病，然亦當戒。又：「銀燭吐青烟，金尊對綺筵。」起句寫別筵。子昂將之洛陽別友，而餞席之豐美如此。古詩有「銀燭」，謂銀有精光如燭也，今倒用之，銀燭吐烟，切春夜酌金尊以送別也。「離堂思琴瑟，別路繞山川。」此以別情承上。云如此華筵，設於離堂之上，我從別後思堂中之琴瑟，繞異路之山川，其淒惻何如哉。故寧坐終宵，而不忍遽別也。「明月隱高樹，長河沒曉天。」轉筆云，我今竟終宵歡叙矣，起視明月隱於高樹，長河沒於曉天，則是天將旦矣。謝朓詩云：「離堂華燭盡，別幌清琴哀。」殆此時之情思與？「悠悠洛陽去，此會在何年。」合句云，天既曉，我當行而入洛，但悠悠歲月，未知再會何年，此時此夜，眞有難爲情者。《唐律消夏錄》卷一：清晨送別，乃於隔夜設席飲至天明。此等詩，在射洪最爲不經意之作，而後人獨推之，何也？此詩不用主句，看他層次照應之法。又：射洪識見高超，筆力雄邁，胸中若不屑作詩，即一切法若不屑用，故讀者一時難尋其端倪，及詳繹之，則縱橫變化之中，仍不失規矩準繩之妙。此文章中之《國策》《史記》也。唐人清曠一派，俱本乎此。《唐詩成法》卷一：五、六是秋夜，非春夜，斷不可學。若易「明月」、「長河」作「柳月」、「華星」，庶可耳。六句句法皆同，此亦初唐陳、隋餘習，盛唐不然。《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一：子昂將至洛陽，飲餞於「友」人而作。言張燈設席，豐美如此。故我思其「堂」之所有，念「別路」之遠，未忍遽去也。及「月沉」、「河落」而將旦，從此入「洛」，未知何年而再「會」耶？

《遂州南江別鄉曲故人》　《唐詩歸》卷二：鍾惺云：陳正字律中有古，卻深重；李太白以古爲律，卻輕淺。身分氣運所關，不可不知。「平生亦何恨，夙昔在林丘」，譚元春云：眞恨！

《送著作佐郎崔融等從梁王東征》　《瀛奎律髓》卷二四：方回評：平仄不黏，唐人多有此體。陳子昂才高於沈佺期、宋之問，惟杜審言可相對。

此四人唐律，在老杜以前，所謂律體之祖也。又：紀昀評：必簡亦未足當伯玉，昌黎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蓋定論也。虛谷欲引子美以重「江西」，遂因子美而媚必簡。門戶之論，不足爲憑。末二句用田疇事，無理。況三、四已含此意，必說破，亦嫌太盡。又：無名氏（甲）評：盧龍塞在今永平府。曹操平烏丸，欲封田疇，疇不肯賣盧龍塞以邀利。又：許印芳評：陳子昂，字伯玉，射洪人。官麟臺正字，轉右拾遺。爲詩高古雄渾，上掃六朝陋習，下開盛唐正派，時稱海內文宗。《唐詩廣選》卷三：蔣春甫曰：杜審言亦有送崔詩。杜詩莊，此詩活；杜詩祝，此詩規。《唐詩訓解》卷三：二句「方」、「始」兩字見因時而動，故以三、四句承之。此篇平仄不黏，唐詩多有此體。《載酒園詩話又編・孫逖》：古人餞別，如《烝民》、《韓奕》，皆因事贈言，辭不妄發。陳子昂《送崔著作融從梁王東征》曰：「王師非樂戰，之子愼佳兵」，爲黷武之時言也。《唐詩解》卷三一：此因則天有事于邊，故送著作而以息兵爲諷。言時雖利于專征，然戰非王者得已，吾子愼毋以佳兵爲也。若妖氛未滅，掃蕩之而已，豈可賣盧龍之策以要爵賞哉！當偃武修文，而圖形于麟閣耳。《唐詩成法》卷一：首句時，次句東征，三承首句，四承次句，言王者順時而征，之子宜體此意，立言得體。五、六言是應敵，非窮兵者比。以諷結。通首俱好。正字立意極高，題是送著作，詩是諷主將，大家手筆。如此勿謂與書記無涉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詩意以「愼佳兵」爲主。

《喜遇冀侍御珪崔司議泰之二使并序》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惠風吹寶瑟，微月憶清眞」，作迷離語，文情縹緲。

《月夜有懷》　《唐詩歸》卷二：譚元春云：不清遠不足以爲情詩，每誦此八句，搖宕莫禁，可思其故。「美人挾趙瑟，微月在西軒」，譚元春云：光景好。「寂寞夜何久？殷勤玉指繁」，譚元春云：溫秀之甚！「清光委衾枕」，鍾惺云：欲愁、欲懶在一「委」字，想見無聊。又云：子昂詩如此細潤者少。「空簾隔星漢，猶夢感精魂」，鍾惺云：寫得幽處難堪。《唐律消夏錄》卷一：此射洪在湘沅時望月思家之作，妙在竟從美人說起。第六句倒說美人想到此間，然後結出本意。其旨趣於《離騷》得來。《唐詩成法》卷一一有懷，二月夜，三承二，四承一，五月夜，六美人懷此間也，結承六句。又：詩甚明白，但結句費解，猶言簾隔星漢，亦猶夢中相見，迷迷離離，不能分明耳。承第六句來，并不着自家一字，而通首俱寫「懷」字，妙絕。前五句寫美人在家無聊光景，正爲六句思湘沅地。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與「清眞」四句同一機杼，皆工於造景。

《春日登金華觀》　《唐詩解》卷三一：仙臺指觀而言，觀雖古而丹丘則遙，慕仙居而未可至也。然此地山川樓榭奇樹飛橋之屬，種種不羣，是亦儼然仙境矣。安知無赤松于天路相邀乎！鶴舞是形容樹之奇，以下句對看自見。《古唐詩合解》卷七：前解登九華觀，後解描寫觀如仙境，以應首句白玉丹丘之奇。「白玉仙臺古，丹丘別望遙。」起句寫觀，而以「別望」寫登字，以起下聯，言此觀之古，猶白玉仙臺也。從丹丘而別望，其入望者甚遙，蓋丹丘晝夜常明，爲不死之鄉，非一切塵寰可比。「山川亂雲日，樓榭入烟霄。」承上云：登此觀而遙望之，則山川與雲日，紛紜雜亂，言多也。而樓臺亭榭聳入烟霄，言其高也。「鶴舞千年樹，虹飛百尺橋。」轉句云：觀之奇境，不特如上所云也。於樹則有千年之樹，如鶴舞之軒翥；於橋則有百尺之橋，如虹飛之蜿蜒。此中寔無異人哉！鶴舞虹飛，俱形容之辭。「還逢赤松子，天路坐相邀。」合即云：如此仙境，還應逢赤松子，坐天路以相邀耳。《西京賦》：「要羨門乎天路」。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嘗居西王母石室中。《唐詩箋注》卷一：黃初平在金華叱白石成羊，所謂「白玉仙臺」也。中四句不過寫樓觀景色。赤松子即指初平。

《羣公集畢氏林亭》　《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二：上四「畢氏亭」。下四「共集」。此律中帶古。

《白帝城懷古》　《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律詩自徐陵、庾信以來，稍稍尚工，然猶時拗平仄。唐太宗詩，多見《初學記》中，漸成近體，亦未脫陳、隋間氣習。至沈佺期、宋之問，而律詩整整矣。陳子昂《感遇》古詩三十八首，極爲朱文公所稱。天下皆知其能爲古詩，一掃南、北綺靡，殊不知律詩極精。此一篇置之老杜集中，亦恐難別，乃唐人律詩之祖。如沈，如宋，如老杜之大父審言，併子昂四家觀之可也，蓋皆未有老杜以前律詩。又：紀昀評：此評已見「登覽類」伯玉詩下矣，此隔一卷又重出。大都虛谷此書，非一時所批，故前後都不檢點。「問土風」三字領下四句。又：與下《峴山》一首俱以氣格壓一切。無名氏（甲）評：氣格渾融，而才鋒溢出，眞奇作也。《唐詩訓解》卷四：次二聯按實，後二聯番空更工。《詩藪內編・近體

上・五言》：子昂「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即玄暉「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也。子美「薄雲岩際宿，孤月浪中翻」，即仲言「白雲岩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四語並極精工，卒難優劣。然何、謝古體，入此漸啓唐風；陳、杜近體，出此乃更古意，不可不知。《唐詩歸》卷二：譚元春云：今排律有如此亦足，不必盡責以高深也。然再狼狽不得。又云：穩妥好詩。「古木生雲際，孤帆出霧中」，鍾惺云：深秀。《唐詩鏡》卷三：「古木生雲際，孤帆出霧中」，景色寫入霏微。《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七：吳國倫曰：通篇語意用溫厚沉着。周珽曰：模寫的是實境，雖畫亦不能盡其妙。《唐詩解》卷四五：伯玉自蜀入楚，道經白帝，故停橈以問土風。則巴國之號猶存，漢王之宮已廢，而周之甸、禹之功尚可想也。蓋巴近於周，峽爲禹鑿，亦因所經以尋其跡耳。遂言此懸崖斷壁，地險通流之處，非曩所疏鑿耶！禹功可見者，以此峽之兩岸皆山，望古木如在雲際，峽間昏黑無日，揚片帆如行霧中，如此川途，而更無限客思，安有窮乎！《唐詩選勝直解・五言排律》：日暮而問風土，正見荒涼之狀。【略】四、五聯形其山之險。「生雲際」、「出霧中」，更形其高也。末二句正見懷古之心與客思俱無窮也。《古唐詩合解》卷一二：白帝城在夔州府治東，公孫述據蜀稱白帝，因名。又：前解晚泊白帝城懷古，後解以峽中路杳爲轉合，而中以蜀道始通之意排入，亦不脱懷古意。「日落滄江晚，停橈問土風。城臨巴子國，臺沒漢王宮。」伯玉，蜀人也。將之楚，舟由三峽，晚泊白帝城，故有此作。起寫晚泊，而承寫風土也。又：滄江，指峽言。舟泊故停橈。問土風，故懷古之廢興而興感也。城，白帝城也。夔州府，春秋時屬巴子國，今城在巴子國之上，故曰臨。臺，亦白帝之臺也。漢先主崩於夔之永安宮，今漢宮生蔓草矣，故曰沒。由巴子以至漢王，不知土俗民風幾變更矣。「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巖懸青壁斷，地險碧流通。」一解，言蜀道之通於中國，由禹功疏鑿山川，而今日乃得泊舟於此也。又：《禹貢》：「畿內爲甸服，戎翟爲荒服」。「仍周甸」者，言昔被羈縻，聲教不通，今天下一統，仍爲周家之甸服也。山深如峽，疏鑿功高，千古誰能相尚？故曰「尚禹功」。懸壁中斷，而險地流通，此正見禹功也。「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川途去無限，客思坐何窮。」後一解，仍以晚泊轉到去路之無窮也。又：峽氣晦暝，望若雲霧，高處是山皆雲，而古木生於其際。低處是水皆霧，而孤帆出於其中，川途杳渺，去路安有底止，而我且坐於舟中，停橈晚泊，客思正無窮也。《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七：「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寓景雅健。《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一：陳德公曰：力振靡習，中四韻全見渾拔，而七、八、九、十尤警。又評：第四「沒」字法老。九、十着「雲際」、「霧中」，遂覺「古木」、「孤帆」迷離杳靄，成爲極隽之聯。結即承此。「坐無窮」，蓋言坐是故耳。《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膾炙人口者，如陳拾遺之「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又：韻之自然與句湊者，【略】陳拾遺之「巖懸青壁斷，地險碧流通」。

《峴山懷古》　《瀛奎律髓》卷三：方回評：此老杜以前律詩，悲壯感慨，即無纖巧砌鑿。「丘陵徒自出」一句，疑有誤字。又：馮班評：虛谷不知「丘陵」句出《穆天子傳》，殊可怪。又：馮舒評：以上兩篇俱以「猶」、「尚」二字出「懷古」。又：無名氏（甲）評：穆王燕西王母於瑤池，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又：許印芳評：「野戍」句與《樂鄉縣》詩複，已見紀批。前詩五、六，此詩三、四句「猶」、「尚」意複，亦是微瑕，後學宜戒之。《唐詩直解》卷四：此詩起結有法，俯仰慷慨，氣格豪邁，絕去纖靡之習。《唐詩訓解》卷四：此老杜前律詩也。悲壯慷慨，即無纖巧砌湊。《詩藪外編・唐下》：陳子昂《懷古》詩「丘陵徒自出」，方萬里云「此句疑有脱誤」，不知用《穆天子傳》「白雲在天，丘陵自出」語也。《唐詩鏡》卷三：「野樹蒼煙斷，津樓晚氣孤」，語氣高古。子昂古色蒼茫，淡淡寫意，其趣已足。《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七：周敬曰：伯玉《懷古》二詩，楷正之極，唐初妙品。又：此詩起結有法，對聯嚴正，不在《白帝懷古》下。《唐詩解》卷四五：山爲羊公品題，地與隆中相接，故因秣馬登之以弔古也。碑在猶當墮淚，圖存非復卧龍，徒增想望耳。且地爲吳楚之交，山川特秀，然丘陵自出，賢聖彫枯者幾人。樹古樓孤，烟荒景暮，踟躕覽古，彌不勝情。然無可爲俗人言者，觀「誰知」二字可見。《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一：陳德公曰：渾渾高格。二章皆射洪本色也。「丘陵」二句白話，無限蒼涼，堪人朗詠。又評：對起便警。九、十「斷」、「孤」二字法老，亦正與七、八情景相稱。結雖率不弱。

《和陸明府（甫）贈將軍重出塞》　《瀛奎律髓》卷三〇：方回評：盛唐詩渾成。「曉風吹畫角」，猶「池塘生春草」，自然詩句，亦是別用一意。又：

紀昀評：「亦是別用一意」，此語未解。又：查慎行評：三、四不全是律體。初唐之去六朝未遠也。又：紀昀評：此初體之未成律者，不宜入之律詩。

《贈嚴倉曹乞推命録》　《唐音癸籤・詁箋六》：陳子昂《乞推祿命》詩：「非同墨翟問，空滯殺龍川。」事出墨子。（墨子之齊，日者語之曰：帝今日殺龍北方，先生之色墨，不可以北。墨子果不遂而反。）

《萬州曉發放舟乘漲還寄蜀中親朋》　《唐詩歸》卷二：「奔橈驚斷磯」，鍾惺云：眞景。「驚」字滯而妙！「曲直多今古」，經過失是非」，鍾惺云：二語曠甚，奧甚。譚元春云：「多今古」人知之，「曲直多今古」則解人少矣。「經過失」三字甚尋常，「失是非」則妙不可言！《唐詩評選》卷三：正字古詩亢爽，一任血氣之勇，如戟手語。使移此手筆作彼體，則去古人不遠，何至破裂風雅？又：「前瞻未能眴」四句，造語入工，取景自細，非齊梁以下人所逮。然此自有蘊蓄，有風韻，與王昌齡、劉愼虛一派放峻嶒語舛異，深於古者當自喻其離合。又：「能」字拗，「眴」字同。

《南山家園林木交映盛夏五月幽然清凉獨坐思遠率成十韻》　《唐詩歸》卷二：「松竹生虛白」，譚元春云：極會靜坐人語。「忘機委人代，閒牖察天心」，鍾惺云：深。「蛺蝶憐紅藥，蜻蜓愛碧潯」，譚元春云：「憐」字、「愛」字是蛺蝶采花、蜻蜓點水性情。「青青長苦吟」，譚元春云：「青青」二字沾「苦吟」，妙！「願隨白雲駕，龍鶴相招尋」，鍾惺云：結忽作厭物語。

《題祀山烽樹贈喬十二侍御》　《唐詩訓解》卷六：捷足易獲，樸忠誰效，從古爲然。《唐詩解》卷二一：此見時不可爲，故白首淪落，非拙于用世也。《唐詩箋要》卷二：宏麗妍瞻，不暇刻雕聲律，拾遺振作一朝風氣，淵心麟采，自異尋常物色。《唐詩選勝直解・五言絕句》：此見喬時不可爲，白首徒歸，蓋惜之也。

《初入峽苦風寄故鄉親友》　《唐音癸籤・詁箋一》：石尤風。陳子昂：「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唐人屢用之，而無其解。洪容齋意其爲打頭逆風。今觀宋孝武《丁督護歌》：「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則亦如嶺嶠颶風，四面俱具之類，非僅打頭逆風明矣。

《麈尾賦》　《帶經堂詩話・考證門四・名物類四七》：今京師宴席，最重鹿尾，雖猩脣、駝蜂，未足爲比。然自唐已貴之，陳子昂《麈尾賦》云：「卒網羅以見逼，受庖割而罹傷。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於此堂，爲君雕俎之羞，廁君金盤之實」云云。若六朝已來，則以麈尾爲談柄耳，未聞充盡俎也。耶律楚材《西域詩》亦以「鹿尾」、「駝蹄」作對。又：京師極貴鹿尾，予向引陳子昂賦、耶律楚材詩證之。考《酉陽雜俎》所記，乃不始於唐。魏使崔劼、李騫在中丞劉孝儀坐，孝儀曰：「鄴中鹿尾，酒肴之最。」劼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竟闕載籍。」騫曰：「鄭氏稱益州鹿矮，但未是尾耳。」觀此，則自南北朝已貴之。

《上軍國利害事三條》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論事簡當，不涉支蔓。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洞達人情，可謂經國之言。

《諫雅州討生羌書》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子昂本蜀人，故言蜀用兵利害，警切動聽。蜀恃險爲固，險不可使通，良有遠識。

傳記

碑志

趙儋《大唐劍南東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鮮于公爲故拾遺陳公建旌德之碑》　公諱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其先居於潁川，五世祖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祕書》、《白虎七變》，隱於郡武東山，子孫因家焉。生高祖湯，湯爲郡主簿。湯生曾祖通，通早卒；生祖辯，爲郡豪傑。辯生元敬，瑰偉倜儻，弱冠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飢，一朝散粟萬斛，以賑貧者，而不求報。年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青龍末，天后居攝，遂山棲餌術，殆十八年。元圖大象，無不達嘗，學術擬張平子，風鑒比郭林宗。公即文林元子也，英傑過人，彊學冠世。詩可以諷，筆可以削，人罕雙全，我能兼有。年二十四，文明元年進士，射策高第。其年，高宗崩於洛陽宮，靈駕將西歸于乾陵，公乃獻書闕下。天后覽其書而壯之，召見金華殿，因言霸王大略，君臣明道，拜麟臺正字。由是海内詞人，靡然向風，乃謂司馬相如、揚子雲復起於岷峨之間矣。秩滿，補右衛曹。每

上疏言政事，詞旨切直，因而解罷。稍遷右拾遺。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親總戎律，特詔左補闕屬之。迨及公參謀幃幕，軍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沒，三軍震慴。公乃進諫，感激忠義，料敵決策，請分麾下萬人，以爲前驅，奮不顧身。上報於建安，建安愎諫，禮謝絕之，但署以軍曹掌記而已。公知不合，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而流涕。及軍罷，以父年老，表乞歸侍。至數月，文林卒。公至性純孝，遂廬墓側，杖而後起，柴毀滅性。天下之人，莫不傷歎。年四十有二，葬於射洪獨坐山。有《正聲集》十卷，著於代。友人黃門侍郎范陽盧藏用爲之序，以爲文章道喪五百年得陳君焉，由是太沖之詞，紙貴天下矣。有子二人，並進士及第。長曰光，官至膳部郎中、商州刺史。仲曰斐，歷河東、藍田、長安三尉，卒官。光有二子，其長曰易甫，監察御史。次曰簡甫，殿中侍御史。斐生三子，長曰靈甫，次曰兢甫，衆甫，皆守緒業，有名於代。劍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鮮于公，自受分閫之征也，初年謀始立法，二年人富知教，三年魯變於道，乃謂幕賓曰，陳文林散粟萬斛，以賑鄉人，得非司城子罕貸而不書乎！拾遺之文，四海之內，家藏一本，得非臧文仲立沒而不朽乎！於戲陳君！道可以濟天下，而命不通於天下；才可以致堯舜，而運不合於堯舜，悲夫！昔孔文舉爲鄭玄署通德門，蔡伯喈爲陳寔立《大邳頌》，異代思賢之意也。況陳君顏閔之行，管樂之材，而守牧之臣，久闕旌表，何哉？爰命末學，第叙豐碑，表厥後來，是則是效。其頌曰：有嬀之後，封於陳國。根深苗長，世載明德。文林大器，質非雕刻。學術鉤深，風鑒詣極。代公耿光，喬元藻識。施不求報，退身自默。岷峨降靈，拾遺挺生。氣總三象，秀發五行。才同入室，學匪獵精。明明天后，羣龍效庭。矯矯長離，軒飛梁益。封章屢抗，矢陳刑辟。匪君伊順，惟鱗是逆。九德未行，三命惟錫。帝命建安，遠征不伏。咨公幕畫，騁此驥足。唯王玩兵，愎諫違卜。忠言不納，前軍欲覆。遂登薊樓，冀寫我憂。大運茫茫，天地悠悠。沙麓氣衝，太陰光流。義士食薇，人誰造周。嗟乎，道不可合，運不可諧，遂放言於《感遇》，亦阮公之《詠懷》，已而，已而！陳公之微意在斯。表辭右省，來歸溫凊。如何風樹，不寧不令。廬墓之側，柴毀滅性。管幹之才，管幹之命，惟國不幸，非君之病。我鮮于公，忠肅恭懿，光明不融，爲君頌德，穆如清風。日月運安，江漢流東。不閉其文，永昭文雄。

傳狀

盧藏用《陳子昂別傳》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本居潁川。四世祖方慶，得墨翟祕書，隱於武東山，子孫因家焉。世爲豪族。父元敬，瑰偉倜儻，年二十，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饑，一朝散萬鍾之粟而不求報，於是遠近歸之，若鼈魚之赴淵也。以明經擢第，授文林郎，因究覽墳籍，居家園以求其志，餌地骨鍊雲膏四十餘年。嗣子子昂，奇傑過人，姿狀嶽立。始以豪家子馳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墳典。數年之間，經史百家，罔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之風骨。初爲詩，幽人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文宗矣。」年二十一，始東入咸京，遊大學，歷抵羣公，都邑靡然屬目矣。由是爲遠近所籍甚，以進士對策高第。屬唐高宗大帝崩於洛陽宮，靈駕將西歸，子昂乃獻書闕下。時皇上以太后居攝，覽其書而壯之，召見問狀，子昂貌寢寡援，然言王霸大略，君臣之際，甚慷慨焉。上壯其言而未深知也，乃勅曰：「梓州人陳子昂，地籍英靈，文稱偉曜，拜麟臺正字。」時洛中傳寫其書，市肆閭巷，吟諷相屬，乃至轉相貨鬻，飛馳遠邇。秩滿，隨常牒補右衛胄曹。上數召見，問政事，言多切直。書奏，輒罷之。以繼母憂解官。服闋，拜右拾遺。子昂晚愛黃老之言，尤眈味《易》象，往往精詣。在職默然不樂，私有掛冠之意。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攸宜親總戎律，臺閣英妙，皆署在軍麾，特勅子昂參謀帷幕。軍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沒，三軍震慴。子昂進諫。【略】建安方求鬬士，以子昂素是書生，謝而不納。子昂體弱多疾，感激忠義，嘗欲奮身以答國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參預軍謀，不可見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進諫，言甚切至。建安謝絕之，乃署以軍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但兼掌書記而已。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時人莫之知也。及軍罷，以父老表乞罷職歸侍，天子優之，聽帶官取急而歸。遂於射洪西山構茅宇數十間，種樹採藥以爲養。嘗恨國史無雜，乃自漢孝武之後，以迄於唐，爲《後史記》。綱紀粗立，筆削未終，鍾文林府君憂，其書中廢。子昂性至孝，哀號柴毀，氣息不逮。屬本縣令段簡，貪暴殘忍，聞

其家有財，乃附會文法，將欲害之。子昂荒懼，使家人納錢二十萬。而簡意未塞，數輿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毀，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氣力恐不能全，因命蓍自筮。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佑，吾其死矣。」於是遂絕，年四十二。子昂有天下大名而不以矜人，剛斷強毅而未嘗忤物，好施輕財而不求報。性不飲酒，至於契情會理，兀然而醉。工爲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時人不之知也。尤重交友之分，意氣一合，雖白刃不可奪也。友人趙貞固、鳳閣舍人陸餘慶、殿中侍御史畢構、監察御史王無競、亳州長史房融、右史崔泰之、處士太原郭襲徵、道人史懷一，皆篤歲寒之交。與藏用遊最久，飽於其論，故其事可得而述也。其文章散落，多得之於人口，今所存者十卷。嘗著《江上丈人論》，將磅礴機化，而與造物者遊，遭家難，亡之荊州。倉曹槐里馬擇曰：「擇昔從父友王適獲陳君，欣然忘我幼齡矣。」楡關之役，君籌其謀，戎安累年，不接晤語。聖曆初，君歸寧舊山，有挂冠之志。予懷役南遊，邁茲歡甚。幽林清泉，醉歌絃詠，周覽所記，倏徧岷峨。予旋未幾，陳君將化，悲夫！言絕道冥，杳然若喪之。幾延陵心許，而彼已亡。天喪斯文，我恨何及！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爲序傳，識者稱其實錄。嗚呼陳君！爲不亡矣。遂爲贊曰：岷山導江，回薄萬里。浩瀚鴻溶，東注滄海。靈光氛氳，上薄紫霄。其瑰寶所育，則生異人。於戲！才可兼濟，屈而不伸。行通神明，困於庸豎。子曰：「道之將喪也，命矣夫！」

《舊唐書・文苑傳中・陳子昂》　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家世富豪，子昂獨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初爲《感遇詩》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天下文宗矣！」由是知名。舉進士。會高宗崩，靈駕將還長安，子昂詣闕上書，盛陳東都形勝，可以安置山陵，關中旱儉，靈駕西行不便。【略】則天召見，奇其對，拜麟臺正字。則天將事雅州討生羌，子昂上書。【略】再轉右拾遺，數上疏陳事，詞皆典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爲縣尉趙師韜所殺。後師韜爲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候師韜，手刃殺之。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爲「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後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當時議者咸以子昂爲是。俄授麟臺正字。武攸宜統軍北討契丹，以子昂爲管記，軍中文翰皆委之。子昂父在鄉，爲縣令段簡所辱，子昂聞之，遽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時年四十餘。子昂褊躁無威儀，然文詞宏麗，甚爲當時所重。有集十卷，友人黃門侍郎盧藏用爲之序，盛行於代。

《新唐書・陳子昂傳》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當齊時，兄弟競豪桀，梁武帝命爲郡司馬。父元敬，世高貲，歲飢，出粟萬石賑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它日入鄉校，感悔，即痛脩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壤，可營山陵。上書曰：【略】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太學，即上言。【略】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略】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世爲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略】后復召見，使論爲政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權謂：【略】俄遷右衛胄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諄切，故奏聞輒罷。以母喪去官，服終，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恥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爲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聞者爲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資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爲海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

論著，當世以爲法。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爲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略】贊曰：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爲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也。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于言，其聾瞽歟。

紀事

《唐詩紀事・陳子昂》 盧黃門藏用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顏眞卿曰：若激昂頹俗，雖無害於過正，權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與沈隱侯論謝康樂，靈均以來，此祕未睹，同也。）開、寶中，梓州刺史郭廷謂以詩哭之，略曰：魄逐東流水，墳依獨坐山。退之《薦士》詩曰：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黃門侍郎盧藏用祭文曰：子之生也，珠圓流兮玉方潔。子之歿也，太山頹兮良木折。士林閒寂兮人物疏，門館蕭條兮賓侶絕。嘆佳城之不返，辭玉階而長別。嗚呼！置酒祭子子不顧，亢聲哭子子不迴。唯天道而無託，但撫心而已摧！

又 《獨異記》載：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謂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揚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遍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郡。時武攸宜爲建安王，辟爲書記。

《唐才子傳・陳子昂》 子昂，字伯玉，梓州人。開耀二年，許旦榜進士。初，年十八時，未知書，以富家子，任俠尚氣，弋博，後入鄉校感悔，即於州東南金華山觀讀書，痛自修飾，精窮墳典，耽愛黃老、《易》象。光宅元年，詣闕上書，諫靈駕入京。召見，武后奇其才，遂拜麟臺正字。令云：「地藉英華，文稱暐曄。」累遷拾遺。聖曆初，解官歸。會父喪，廬塚次。縣令段簡貪殘，聞其富，造詐誣子昂，脅取賂二十萬緡，猶薄之，遂送獄。子昂自筮卦，驚曰：「天命不祐，吾殆窮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貌柔雅，爲性褊躁，輕財好施，篤朋友之義。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三十章，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海內文宗。」由是知名。凡所著論，世以爲法。詩調尤工。嘗勸后興明堂太學，以調元氣。與遊英俊，多秉權衡。柳公權評曰：能極著述，克備比興，唐興以來，子昂而已。有集十卷，今傳。嗚呼，古來材大，或難爲用。象以有齒，卒焚其身，信哉，子昂之謂歟！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陳子昂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陳子昂集》十卷。

盧藏用《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略】今採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 《陳拾遺集》十卷，陳子昂撰。

《通志・藝文略》 《陳子昂集》十卷。

《遂初堂書目》 《陳子昂集》。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陳子昂集十卷》（存目）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陳拾遺集》十卷。唐右拾遺射洪陳子昂伯玉撰，黃門侍郎盧藏用爲之序，又有別傳系之卷末。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八》 《陳子昂集》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 《陳子昂集》十卷。

《唐才子傳・陳子昂》 有集十卷，今傳。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子昂集》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陳伯玉文集》一部，三冊，完全。

又 《陳伯玉文集》，一部三冊，闕。

又卷一〇 《陳子昂宋之問詩》，一部一冊，闕。

《百川書志》卷一二 《陳伯玉文集》十卷附錄一卷。拾遺，蜀人陳子昂也。詩一百十八，表三十八，文六十九，附錄五。

又卷一四 《陳伯玉詩》二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陳伯玉集》十卷，子昂。

《脉望館書目・唐人詩集》　《陳伯玉集》二本。

又　沈雲卿、宋之問、陳伯玉，共一本。

張頤《陳伯玉前集五卷後集五卷附録一卷序》　惜其全集世不多見，其詩文見於他集者亦甚少。今巡撫山西都御史楊公澄與伯玉爲同邑人，得其全集於中秘，抄録而來，重復校正，命工刊梓以傳，共若干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陳子昂集》十卷，盧藏用序。

《重輯漁洋書跋》　《陳子昂文集》十卷、《詩賦》二卷、《雜文》八卷，與《陳氏別傳》及《經籍志》合。子昂五言詩，力變齊梁，不須言。其表序碑記等作，沿襲頹波，無可觀者。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陳子昂集》二卷，鈔。

《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録彙編》卷六　《陳子昂集》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二・陳拾遺集十卷》　内府藏本，唐陳子昂撰。子昂事蹟具《唐書》本傳及盧藏用所爲別傳。【略】此本傳寫多譌脱，第七卷闕兩葉，據目録尋之，《禡牙文》、《禜海文》在《文苑英華》九百九十五卷；《弔塞上翁文》在九百九十九卷；《祭孫府君文》在九百七十九卷。又《送崔融》等序之後，據目録尚有《餞陳少府序》一篇，此本亦佚。《英華》七百十九卷有此文，今竝葺補，俾成完本。《英華》八百二十二卷收子昂《大崇福觀記》一篇，稱武士彠爲太祖孝明皇帝，此集不載其目，殆偶佚脱，今併補入，俾操觚揮翰之士知立身一敗，遺詬萬年，有求其不傳而不能者焉。

《文瑞樓藏書目録》卷六　陳子昂《伯玉文集》十卷。

《稽瑞樓書目》　《陳子昂集》十卷，舊刻，二冊。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陳伯玉集》十卷，唐陳子昂編，一明楊澄刊本，一弘治四年刊本，一附注刊本，一二卷本。

《平津館鑒藏記》卷二　《陳伯玉文集》十卷《附録》一卷，題新都楊春重編，射洪楊澄校正。前有唐盧藏用序。据重刊本，前後當有張顒、楊澄序跋，此本無之。目録分五卷，以前爲前集，以後爲後集。《四庫全書》：《陳拾遺集》十卷。缺《禡牙文》、《禜海文》、《弔塞上翁文》、《祭孫府君文》，據《文苑英華》鈔補，此本猶完。其《餞陳少君序》，目録本注缺文，非脱葉也。洪頤煊曰：《附録》中有《陳子昂別傳》一首，不題作者，據《文苑英華》，是盧藏用所撰。《餞陳少君序》一篇，《文苑英華序》類有此文。黑口板，每葉廿二行，行廿一字。

又《鑒藏記補遺》　《陳伯玉文集》十卷《附録》一卷，標題目録俱同前本，前有宏治四年張顒序，後有宏治四年楊澄跋，筆畫放縱，是後人重刊之本。黑口板，每葉廿二行，行廿一字。

又　《陳伯玉文集》十卷《附録》一卷，題新都楊春編，射洪楊澄校。後空三行，前有《陳伯玉文集序》，末葉年月姓名已缺，目録亦分前後集。《感遇》詩八首，每首俱有注，爲前兩本所無。每葉十八行，行十八字。

《麻石居藏書記内編》卷上　《陳伯玉集》十卷。右唐《陳伯玉集》十卷，陳子昂撰。前有盧藏用序，稱合採其遺文可存焉，編而次之，凡十卷。是編卷數與古符。首葉題新都楊春重編，射洪楊澄校正，後附録《唐書》列傳及别碑文祭文等，或即楊氏所續也。四庫館所收，七卷缺文四首，以《文苑英華》補完。此本俱有之，足寶也。

楊國楨《陳伯玉集序》　其詩嚮無專集，偶得明人刻本，署「新都楊春重編」。揭閱之，則不全不備，意甚缺然，因於《全唐詩》中備録其詩，併搜其文之散見於各書者，彙而梓之，計文三卷，詩二卷，裒然成集，乃翕然意滿矣。卷端列盧藏用原序一首，别傳一首，新舊《唐書》本傳各一首。知其人必論其世，庶誦讀者得有以考焉。道光丁酉蜀州楊國楨序。

張謙《題初刻陳伯玉詩文全集後跋》　歲丁酉，客游成都金堂，陳上雲手出一函，謂余曰：此君所云鄉前輩吾宗子昂之詩文集也。詢之，乃知爲龔侯楊海梁制軍所刻，此其功德當不在撫孤埋骸下也。奉而珍之，如獲至寶。

《古泉山館題跋》　翻宋本《陳伯玉集》。中板每葉廿行，行十八字。板心題《陳伯玉集》（或下有卷字），下卷有「卷下」字，前無序目，餘與杜、曹等詩同。上卷首題《陳伯玉集》（尾行同），次行低一字題賦，後《塵尾賦》一篇，篇後低一字題詩，後低三字即詩題。下卷首行題《陳伯玉集》卷下，次行題「詩」字，與上同。詩不分體，中有注，一作某云云。考伯玉爲陳子昂字，《讀書志》作《陳子昂集》，《直齋書録解題》載其集，名《陳拾遺集》。盧藏用序皆十卷，則此本非完書也。今《拾遺集》尚傳於世，以此本備考可也。予家又有白緜紙印一冊，板式皆同，其上卷首尾行「集」下俱有「卷上」二字，板心亦皆有「卷上」字，似又以此本重刻也。書雖整齊，

然恐非舊面矣。

丁日昌《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鈔本・集部》　《陳伯玉集》十卷，鈔本。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　《陳拾遺集》十卷，唐陳子昂撰。四庫依寫本錄，明弘治四年新都楊春重編本，萬曆中射洪楊澄重刻校。四庫本完善，題《陳伯玉文集》，附錄一卷；弘治四年刻本，黑口，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又一本，頁二十二行，行二十九字；又一本，十六行，行十七字；又二卷本，又趙坦校白口本。

《雲間韓氏藏書目・集部》　《陳伯玉前後集》各五卷，明萬曆廣濟舒其志刊本。

又　《陳伯玉集》二卷，明刊本，毛子晉手校，韓綠卿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陳伯玄文》前集五卷，後集五卷，附錄一卷，明弘治刊黑口本，馬笏齋藏書。新都楊春重編，射洪楊澄校正。【略】是集前有黃門侍郎盧藏用原序，後附錄本傳及別傳、碑文、祭文。宏治四年維揚張頤序稱：今巡撫山西都御史楊公澄與伯玉爲同邑，得其全集於中祕，重校梓刊以傳。并有楊澄後序。卷數與陳氏《書錄》合。《四庫》所收本作《陳拾遺集》，闕第七卷《禡牙文》、《祭海文》、《弔塞上翁文》、《祭孫府君文》，此本有之，惟闕《餞陳少府序》一篇而已。有「漢唐齋」、「馬玉堂」兩印。

又　《陳伯玉集》二卷，明翻宋本，劉蓉峯藏書。瞿木夫中溶《古泉山館題跋》云：中版每葉廿行，行十八字，版心題《陳伯玉集》（或下有「卷」字），下卷有「卷下」字，前無序目，餘與杜曹等詩同。上卷首題《陳伯玉集》（尾行同），次行低一字題賦，後《塵尾賦》一篇；篇後低一字題詩，後低三字，即詩題。下卷首行題《陳伯玉集》卷下，次行題詩，字與上同。詩不分體，中有注，一作某某云。《讀書志》作《陳子昂集》，《直齋書錄解題》載其集名《陳拾遺集》，盧藏用序皆十卷，則此本非完書也。今《拾遺集》尚傳於世，以此本備考可也。

又　《陳伯玉集》二卷，明刊本。前後無序跋。上卷首《塵尾賦》，次《感遇詩》三十八首，《觀荊玉篇》、《鴛鴦篇》等作下卷，亦僅載詩。子昂初爲《感遇詩》，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海內文宗！」由是知名。此集不載其文，豈因其有勸武后興明堂太學以調元氣，又有《大周受命頌》、《請追上太原王帝號表》諸篇，而故削之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九　《陳伯玉文集》十卷，明刊本，唐陳子昂撰，明新都楊春、射洪楊澄校定。前有盧藏用序，後系《伯玉別傳》，與陳氏《書錄》合。直齋曰：「盧序簡古清壯，非唐初文人所及。」《四庫》所收本闕第七卷《禡牙文》、《祭海文》、《弔塞上翁文》、《祭孫府君文》，此本有之，惟闕《餞陳少府序》一首。卷首有「金元功藏書記」、「深柳讀書」二朱記。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八　《陳子昂文集》十卷，明嘉靖刊本，徐興公舊藏。唐陳子昂撰，盧藏用序。

又　《陳伯玉文》前集五卷後集五卷，明正德刊本，唐陳子昂撰，盧藏用序。

《藝風藏書再續記》　《陳拾遺集》十卷。唐陳子昂撰。子昂，《唐書》有傳。本集坿盧藏用所爲別傳。此集明弘治刻本，分前集五卷，後集五卷。前有張頤序，載盧藏用序，前二行署新都楊春重編，射洪楊澄校正。四庫本脫兩葉，《禡牙文》、《祭海文》、《弔塞上翁文》、《祭孫府君文》，此本均有之，而《餞陳少府序》、《大崇福觀記》，二据《英華》補錄。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陳拾遺集》十卷，唐陳子昂撰。明弘治四年新都楊春重編本。又萬曆中射洪楊澄重刊本，較《四庫》本完善，題《陳伯玉文集》附錄一卷，黑口板，每葉二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又一本，二十二行，行二十九字。又一本，十六行，行十七字。又二卷本。四庫著錄係寫本。

又〔附錄〕　射洪楊澄校正十卷，分前後集，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三字（懿榮）。

又〔續錄〕　曾見弘治殘本，楊澄校正一行，即在楊春重編後。涵芬樓藏舊鈔本，分前集五卷，後集五卷，仍依弘治刻本也。明嘉靖王廷刊本。趙坦校白口本。《四部叢刊》本。

無名氏《文奎堂書目・集部》　《陳伯玉詩集》二卷《文集》三卷，唐陳子昂。咸豐年刊。竹紙。六本。

又　《陳伯玉詩集》二卷《文集》三卷，咸豐年刊。竹紙。四本。

《**四庫目略**》《陳拾遺集》十卷，唐陳子昂撰。明弘治四年新都楊春重編本；萬曆中射洪楊澄重刊本，較四庫完善，題《陳伯玉文集》，附錄一卷，黑口本，每頁二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又一本，二十二行，行二十九字，又一本，二十七字，又二卷本，四庫依寫本，又趙坦校白口本。按：唐初文章，不脫陳隋舊習，子昂始變文格，不事排儷，力追疏樸，故韓愈、柳宗元皆稱之。此本傳寫譌脫，且有闕漏，後從《文苑英華》所載者補入，較爲完善。

《**崇雅堂書録**》**卷一一**　《陳伯玉集》五卷，唐陳子昂撰。道光丁酉楊國楨刻本。四庫著録十卷。

《**書目答問補正**》**卷四**　《陳伯玉文集》三卷《詩集》二卷，唐陳子昂。楊國楨輯刻本。明新都楊春刻本，雖依舊本題十卷，未足，此本蒐輯較多，亦不盡。〔補〕《四部叢刊》影印明弘治間楊澄校刻楊春本十卷。

《**故宫所藏觀海堂書目**》**卷四**　《陳伯玉文集》三卷《詩集》二卷，唐陳子昂撰。道光楊國楨刻本。二冊。

《**揚州吴氏測海樓藏書目録**》**卷五**　《陳伯玉文集》三卷《詩集》二卷附錄一卷，唐陳子昂。道光丁酉刊，白紙。四本一函，洋五六。

《**吟香仙館書目**》**卷四**　《陳拾遺集》十卷，唐陳子昂撰。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別集一**》　《陳拾遺集》十卷。王士禎《香祖筆記》，又舉其《大周受命頌》四章，《進表》一篇，《請追上太原王帝號表》一篇，以爲「視《劇秦美新》殆又過之，其下筆時不復知世有節義廉恥事」，今亦載集中。張宗泰《魯巖所學集》武、韋之禍條云：「溫公編《通鑑》，採陳子昂上天后諫疏凡三：一則曰：『諸方告密，囚累百千，及其窮竟，百無一實』；一則曰：『宜緩刑崇德，撫慰宗室，各使自安』；一則曰：『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者』，無非爲天后當日羣小用事，搆陷無辜而發，原其進諫之意，不失爲仁人君子之用心。乃新城王氏摘其《大周受命頌》等作，謂其下筆時不復知世有廉恥節義事。考《新唐書》本傳，子昂在天后朝，不見有所謂趨權附勢希榮邀寵之迹，則其歌功頌德於平日，用以結主上之知遇，事有可進言者，借爲萬一之補救，其用意正未可厚非，王氏没其長而專摘其所短，亦爲不善論人者矣。」

《**木樨軒藏書書録**》**卷四**　《陳子昂文集》十卷，唐陳子昂撰，附錄一卷。明刊本（嘉靖王廷刻本），鄭杰跋。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標題前六卷爲「子昂集」，後四卷爲「陳子昂文集」。標題次行題「明都御史王廷校刻」，三行「門人黄姬水、劉鳳同校」。有嘉靖乙丑（四十四年・1565）王廷序，謂《子昂集》昔常（嘗）刻之晉省，日久磨（滅）不可讀。嘉靖甲子（四十三年・1564）冬日，吴門劉侍御羅陽訪余於維揚行臺，語次相與品騭古今文章名（家），乃大稱賞拾遺，於鄙見適符合。因出舊所藏本託之重鋟諸梓，未久以書來，曰刻成矣云云。收藏有「鄭氏注韓居珍藏記」朱文長方印、「鄭杰之印」白文方印。

又　《陳伯玉文集》十卷，存卷一至三、卷六至七，唐陳子昂撰，附錄一卷。明刊本（明萬曆刻本），有缺葉。半葉九行，行十九字。標題後題「新都楊春編，射洪楊澄校」。有盧藏用序，弘治四年（1491）重陽日工部右侍郎致仕維揚張頤序，萬曆己酉（三十七年・1609）安豐曹學佺序。此爲射洪令王君所刻。缺卷四、卷五、卷八、卷九、卷十。

《**藏園羣書經眼録**》**卷一二**　《子昂集》十卷，唐陳子昂撰。卷六以下爲後集。明嘉靖四十四年刊本。十一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單闌。明都御史王廷校刊，門人黄姬水、劉鳳同校。前盧藏用舊序，次長洲劉鳳序，嘉靖乙丑南充後學王廷重刻書後序（言《拾遺集》嘗刻之晉省，日久磨滅。嘉靖甲子，吴門劉侍御訪余于維揚行臺，因出舊藏本託之重鋟諸梓云云）。鈐有「葉氏藏書」（朱）、「于玉全印」（白）、「修父」（白）、「青浦王昶字曰德甫」（白）、「一字述菴別號蘭泉」（朱）各印。（庚午）

又　《陳伯玉文集》十卷，唐陳子昂撰。明弘治四年楊澄刊本，分前後，各五卷。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雙闌。題「新都楊春重編，射洪楊澄校正」。前弘治四年維揚張頤序，次盧藏用序，弘治四年山西巡撫邑人楊澄後序。鈐有「雲間宋源餘氏家藏」、「繡佛齋」各印。（余辛未初度張菊生前輩贈）

又　《陳伯玉文集》前集五卷後集五卷附錄一卷，唐陳子昂撰。明華崇刊本。九行十九字。前盧藏用序，次弘治四年張頤序，後集弘治四年楊澄序。本書首葉題「新都楊春編，射洪楊澄校，廣濟舒其志重編，漢東華崇重校刻，邑後學謝中試參訂」五行。據張頤序，山西巡撫楊澄得全集於中秘，重復校正，命工刊行。此本即從楊澄刻本出，但改易行款爲寬行大字耳。《感遇》詩

附邵濂注，楊刻所無也。（余藏。丙辰）

《藏園羣書題記》卷一一　寫本《陳伯玉文集》跋：《陳伯玉集》以明弘治四年楊澄刻本爲最古，緣其自中祕鈔出也。昔年廠市曾出一帙，爲周君叔弢以高價得之。余夙嗜唐人集，有見輒錄，況伯玉爲吾蜀先輩，初唐大家，寧能久付闕如？顧楊刻不可再見，因從叔弢假來，欲留一副本。適其時北洋女校生徒多寓燕京，乃分致諸女士，依仿原本摹寫，人各一卷，數月乃成，咸令署名卷尾，時在丙辰十一月也。其後辛未之秋，余六十初度，張菊生前輩遠寄弘治本見貺，數十年夢想而不獲者，竟邀良友之惠，以償生平之願望，爲之懽喜無量。於是取而並儲之雙鑑樓中，彼以古刻稀見爲珍，此以集錦分書爲貴，可云雙璧矣。【略】考前代刻書，其寫官多署名版中心縫，北宋刊七史時，由崇文院牒下杭州開板，令覓工書者繕寫，是寫書之事昔人固愼重其事矣。至聚集多人分繕一書，清高宗時屢詔詞臣爲之。如《昭明文選》今故宮所儲尚有四部，乾隆丁卯分繕有王際華、盧文弨等二十一人，乾隆己巳分繕有倪承寬、劉權之、王杰、曹文埴、沈初、李調元等二十四人，乾隆甲戌分繕有梁國治，劉墉，秦大士等二十人，乾隆庚寅分繕有謝啓昆、劉躍雲等二十人，或卷摺精楷，或蠅頭細書，咸精麗絕倫，爲世寶玩。同、光時廠市流行之《臨文便覽》、《字學舉隅》諸書，亦由坊賈以重金乞翰林分寫，人祇一二葉。余凡諸女士合寫此集固猶有故事可循也。至弟子爲師寫書亦有前例。昔宋景濂學士講學金華，及門人材最盛。入明以後文字，刊爲《景濂文粹》、《續文粹》兩編。其書密行精楷，雅麗無儔，考諸題識，知爲門人劉剛、林靜、樓璉、宋璲諸人分卷手錄付雕，故能工妙如此。自維學行謭陋，曷敢上希景濂之萬一，而諸生愛桃李之舊陰，擅簪花之妙格，所以貺余者，與劉、林諸君異代同符，其盛意良足欣感。用詳誌顛末，俾後世子孫什襲珍藏，使知紅閨妙翰，視金馬玉堂之官體書，尤足使人矜重也。癸酉七月二十二日，藏園老人書。時將入香山，倚裝待發矣。

又　明嘉靖本《子昂集》跋：明嘉靖刊本，十一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闌。前黃門侍郎盧藏用序，次長洲劉鳳子威序，次嘉靖乙丑南充後學王廷序，次目錄，次後集目錄，蓋前五卷爲賦、詩、表、碑，自六卷以後題後集，爲墓誌銘、表章、文引、歌詞、狀序、雜著、書也。每卷「題明都御史王廷校刻，門人黃姬水、劉鳳同校」。收藏有「王玉全印」、「修文葉氏藏書」、「青浦王昶字德甫」、「一字述菴別號蘭泉」諸印。按：《拾遺集》行世者，以弘治楊春刻於山西者爲最古，據張頤序，言楊公得其全集於中祕，鈔錄而來，重復校正，刊梓以傳。第其本流傳至尠，昔年余曾假周叔弢藏本屬女弟子史濟道、楊潤六、趙懋芸、趙懋華、凌集嘉、陳翠琬、鄒筠英、徐秀芳、周芬及四姪女士蓮凡十人，各爲手書一卷，以存鄉邦文獻。頃自南中郵致嘉靖刊本，爲劉子威校刊於吳中者，主其事者爲南充王都御史廷。其序言當時楊氏山西刻板已苦磨滅，因出舊藏本重鋟諸梓，是吳中所刊即翻雕山西本，故行格循而不易。取弘治影本對勘，其缺字譌文，一仍其舊。以蜀中新本校之，匡糾正復不少。余別藏萬曆刊本，爲廣濟舒其志、漢東華崇校刻，前亦題楊春編，是亦仍源於山西本，但卷一《感遇詩》三十八首加入邵濂注，爲足異耳。余意《拾遺集》既無宋本可據，若異時板行，當取《文粹》、《文苑英華》、《唐詩紀事》所收，參稽訂正，庶足垂爲定本耳。

《嘉業堂鈔校本目錄》卷四　《竝載集》四卷，唐陳子昂著。舊精抄本，四冊。

《敦煌古籍叙録》卷五　《故陳子昂遺集》，陳子昂撰，伯三五九〇。敦煌本《唐陳子昂集》殘卷，存卷八《上西蕃邊州安危事》之末，至卷十終。末附盧藏用撰《陳氏別傳》，卷尾題：「故陳子昂遺集十卷」，又小字旁注云：「合成一卷」，謂集十卷，合寫於一卷子上也。按《郡齋讀書志》著錄《陳子昂集》十卷，《直齋書錄解題》著錄《陳拾遺集》十卷，陳氏云：「黃門侍郎盧藏用爲之序，又有《別傳》，系之卷末。」是知晁、陳所見，均爲盧藏用定本之舊。今宋本已佚，盧本失傳，似以明弘治四年楊春重編楊澄校刻本爲最古矣。楊春重編本，分前後集各五卷，仍爲十卷，前有弘治四年張頤序，及盧藏用原序，後有楊澄後序。然持與敦煌卷子本相校，卷九卷十編次無稍異，疑楊春一仍盧本之舊，所謂重編者，本無其事，蓋明人嗜名，特題「重編」二字以自炫耳。

又　卷八，斯五九七一、五九六七。斯五九七一殘文四碎片，又五九六七殘文一碎片，并與巴黎所藏《故陳子昂遺集》爲同卷。以楊春重編本校之，并在卷八中。且五九六七一片，適與巴黎卷相銜接。余曾考知《陳集》以《全唐文》本爲最善，惜不在手頭。

藝文

盧藏用《祭拾遺陳公文》　子之生也，珠圓流兮玉介潔，子之沒也，太山穨兮梁木折。士林闃寂兮人物疏，門館蕭條兮賓侶絕。嘆佳城之不返，辭玉階而長別。嗚呼！置酒祭子子不顧，失聲哭子子不迴。唯天道而無託，但撫心而已摧。尚饗。

又《宋主簿鳴皋夢趙六予未及報而陳子云亡今追爲此詩答宋兼貽平昔遊舊》　暮川罕停波，朝雲無留色。故人琴與詩，可存不可識。識心尚可親，琴詩非故人。鳴皋初夢趙，蜀國已悲陳。感化傷淪滅，魂交惜未申。冥期失幽報，茲理復今晨。前嗟成後泣，已矣將何及。舊感與新悲，虛懷酬昔時。趙侯鴻寶氣，獨負青雲姿。羣有含妙識，衆象懸清機。雄談盡物變，精義解人頤。在陰既獨善，幽躍自爲疑。睠彼千里足，傷哉一尉欺。陳生富清理，卓犖兼文史。思縈巫山雲，調逸岷江水。鏗鏘哀忠義，感激懷知己。負劍登薊門，孤遊入燕市。浩歌去京國，歸守西山趾。幽居探元化，立言見千祀。埋沒經濟情，良圖竟云已。坐憶平生遊，十載懷嵩丘。題書滿古壁，採藥遍巖幽。子微化金鼎，仙笙不可求。榮哉宋與陸，名宦美中州。存亡一睽阻，岐路方悠悠。自予事山海，及茲人世改。傳聞當世榮，皆入古人名。無復平原賦，空餘鄰笛聲。泣對西州使，悲訪北邙塋。新墳蔓宿草，舊闕毀殘銘。爲君成此曲，因言寄友生。默語無窮事，凋傷共此情。

李白《贈僧行融》詩　梁有湯惠休，常從鮑照游。峨眉史懷一，獨映陳公出。卓絕二道人，結交鳳與麟。

杜甫《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迹》　（陳子昂。射洪人。）少讀書金華山，後節度使李叔明爲立旌德碑於山之讀書堂側。）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回。四顧俯層巔，澹然川谷開。雪嶺日色（一作光）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爲我起，激烈傷雄才。

又《陳拾遺故宅》　（宅在射洪縣東七里東武山下）拾遺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揚荒山日，慘澹故園煙。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昭（趙彥昭，字奐然，甘州人。與郭元振、張說相友善。）超玉價，郭振起通泉（元振爲通泉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鉤連。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

又《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原注：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籍甚黃丞相，能名自潁川。近看除刺史，還喜得吾賢。五馬何時到，雙魚會早傳。老思笻竹杖，冬要錦衾眠。不作臨岐恨，惟聽舉最先。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遇害陳公殞（陳子昂爲縣令段簡所辱，收繫獄中而卒），於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爲我一潸然。

韓愈《薦士》詩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略】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

白居易《初授拾遺》詩　杜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當時非不遇，尚無過斯位。況予蹇薄者，寵至不自意。驚近白日光，慚非青雲器。

又《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　每歎陳夫子（注：陳子昂著《感遇》詩稱於世），常嗟李謫仙（注：賀知章謂李白爲「謫仙人」）。名高折人爵，思苦減天年（注：李竟無官，陳亦早夭）。不得當時遇，空令後代憐。

《永樂大典》卷三一三四引《潼川志》　劉蛻《覽陳拾遺文集》：鄴中好事人，家藏君十軸。余來多暇日，借得晝夜讀。意氣高於頭，冰霜冷人腹。就中《大雅》篇，日日吟不足。生遇明皇帝，君臣竟不識。沉湮死下位，我輩更莫卜。射洪客來說，露碑今已踣。剜刓存滅半，勢欲入溝瀆。寓書託宰君，請爲試摩拭。樹之四達地，覆碑高作屋。憤君死後名，再依泥沙辱。世路重富貴，婉娩好眉目。文學如君輩，安得足衣食。不死橫路渠，爲幸已多福。我有平生心，推殘不局促。揖君盛年名，萬鍾何足祿。量長復校短，覺脛不願續。悲君淚垂頤，雲山空蜀國。

皮日休《魯望昨以五百言見貽過有褒美內揣庸陋彌增愧悚因成一千言【略】》　【略】射洪陳子昂，其聲亦喧闐。惜哉不得時，將奮猶拘攣。玉壘李太白，銅堤孟浩然。李寬包堪輿，孟澹凝漪漣。埋骨采石壙，留神鹿門埏。俾其羈旅死，實覺天地孱。【略】

陸龜蒙《襲美先輩以龜蒙所獻五百言既蒙見和復示榮唱至于千字提奬

之重蔑有稱責再抒鄙懷用伸酬謝》【略】邃古派泛濫，皇朝光赫曦。揣摩是非際，一一如襟期。李、杜氣不易，孟、陳節難移。信知君子言，可並神明著。【略】

又《讀陳拾遺集》 蓬顆何時與恨平？蜀江衣帶蜀山輕。尋聞騎士梟黃祖，自是無人祭禰衡。

戴復古《論詩十絕》六 飄零憂國杜陵老，感寓傷時陳子昂。近日不聞秋鶴唳，亂蟬無數噪斜陽。

王結《讀唐百家詩選》 風雅變漢魏，近古猶可取。六朝傷綺靡，道喪亦已久。子昂振高風，《感遇》傳不朽。

楊最《讀書臺吊陳拾遺》 峻嶺停驂宿霧開，書堂冷落長莓苔。雄才敢拂妖鷄焰，薄賄難消猛犴災。《感遇》千秋留舊簡，精靈終古護荒臺。蒿萊滿目增悲恨，碣斷碑殘更可哀。

楊慎《登金華山玉京觀中有陳子昂書臺》二 古調今冷落，令人憶拾遺。不圖垂拱世，復睹建安詩。瑟在猶清廟，碑殘尚色絲。紫場留詠後，千載有鍾期。

田雯《論詩絕句》 阮子《詠懷》陳《感遇》，柳州一派又蘇州。讀來五字成眞賞，可幷江河萬古流。

雜録

《太平廣記》卷一七九引《獨異記》 陳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師，不爲人知。時東市有賣胡琴者，其價百萬，日有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於衆，謂左右：可輦千緡市之。衆咸驚問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樂。」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聞乎？」答曰：「余居宣陽里。」指其第處，「幷具有酒，明日專候，不唯衆君子榮顧，且各宜邀召，聞名者齊赴，乃幸遇也。」來晨，集者凡百餘人，皆當時重譽之士。子昂大張讌席，具珍羞。食畢，起捧胡琴，當前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所知。此樂賤工之役，豈愚留心哉！」遂舉而棄之。舁文軸兩案，遍贈會者。會既散，一日之內，聲華溢都。時武攸宜爲建安王，辟爲記室，後拜拾遺。歸覲，爲段簡所害。

《唐音癸籤・談叢一》 嘗怪陳射洪以拾遺歸里，何至爲縣令所殺。後讀沈亞之《上鄭使君書》云：武三思疑子昂排擯，陰令邑宰拉辱，死非命。始悟有大力人主使在，故至此。排擯不知云何。子昂，故武攸宜幕屬也，釁所生必自此始矣。遊凶人間，得自免故難哉！

《蜀中廣記・風俗記二》 古有輶軒之使，以采風俗，惟嚴君平與臨邛林公孺知之，皆爲揚雄所師。予觀陳子昂《冬夜臨邛李錄事宅集序》云：「下官遊京國久矣，接軒裳衆矣，池臺鐘鼓，雖有會於終朝；琴酒管絃，未窮懽於永夕。豈非殊我親愛，異我風俗，而使臨堂有懷，聞樂增歎者也。何功曹舊州耆老，迹尚於沉冥；李錄事吾土賢豪，義多於游俠。樓臺若畫，臨故國之城池；軒蓋如雲，總名都之車馬。於是而興，自此而游，安得不放意留歡，遺老忘死者歟！」文同《桂花閣記》略云：「邛爲要州，地物繁縟，俚師陋士，亦備文采，章逢彬蔚，實逾於他邦矣。」

《讀通鑒論》卷二一 陳子昂以詩名於唐，非但文士之選也，使得明君以盡其才，駕馬周而頡頏姚崇，以爲大臣可矣！其論開間道擊吐蕃，既經國之遠猷；且當武氏戕殺諸王、凶威方烈之日，請撫慰宗室，各使自安，攖其虓怒而不畏；抑陳酷吏濫殺之惡，求爲伸理，言天下之不敢言；而賊臣凶黨弗能加害，固有以服其心而奪其魄者，豈冒昧無擇而以身試虎吻哉？故曰：以爲大臣任社稷而可也。載觀武氏之世，人不保其首領宗族者，蔑不岌岌也。而子昂與蘇安恒、朱敬則、韋安石，皆犯羣凶，持正論而不撓；李昭德、魏元忠、李日知，雖貶竄而終不與傅遊藝、王慶之、侯思止、來俊臣等同受顯戮。由是言之，則武氏雖懷滔天之惡，抑何嘗不可秉正以抑其妄哉？而高宗方沒、中宗初立之際，舉國之臣，縮項容頭，以榮推武氏，廢奪其君，無異議者。向令有子昂等林立於廷，裴炎、傅遊藝其能讎姦慝以移九鼎乎？

陳廷敬《陳子昂仕武后論》 昔揚雄仕莽，君子恥之。唐武后以一婦人，竊天下威柄，屠滅宗子，賊殺忠正之士，姦謀革命，蕩覆唐室，此古今之異變，視莽爲何如也？當此時，其小人靦顏事之，無論矣。其賢者則謂之何哉？嘗觀陳子昂氏，以言事武后數召見，今考其言辭論雅飭有兩漢之風，而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賢者之所以自處者，其果謂之何也？曾鞏論揚雄，謂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仕莽而就之，合於箕子之明夷。至論雄《美新》之文，謂非其可已，而不已，比之箕子之囚奴。鞏之言雖未得爲至論，然以

觀子昂之事，而歎賢者之所遭，其志亦有足悲者。何其與雄相似也！武后稱皇帝，改國號，子昂上《受命頌》，其亦《美新》之類乎！夫以武后之淫虐，隱慝既多，猜忌滋密，一時才望之臣，罕有得脫其禍者。以郝處俊之賢，猶不能忘情於身歿，子昂之所爲，豈得已者哉！或謂士不幸遭亂朝，即不必死，猶可潔身而去也。而鞏謂雄有所不得去，子昂亦蹈雄轍者，何哉？然考子昂後以父老解官歸，父喪廬冢次，哀感聞者。縣令段簡貪暴，聞子昂富，欲害之，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竟死於獄。子昂豈得已者哉！或曰：士君子不得志於朝，則安其身於野，明哲之謂，何而顧令以身殉也？嗟乎！子昂不辱其身，則捐其生而已，不仕於朝，則死於令而已矣。是以知人者必論其世，而亦不得過爲刻覈之論也。

全祖望《唐陳拾遺畫像記》　蜀人自古多文章。漢之司馬相如、王褒、揚雄，皆蜀人也。文章之衰至六朝而已極，唐初未有以變之，而首思復古者，則陳拾遺，亦蜀人也。太白遡詩之流變，則推拾遺之高蹈；昌黎亦稱其善鳴。終唐之世，必以復古之功歸之先河之祭，拾遺之所成就亦偉矣。雖然，以拾遺之才，自足千古，何以不自愛惜，呈身武后之朝，貢諛無所不至，丈夫之文婦人之行，可爲浩嘆。垂拱四傑，與拾遺生同時，其文則所謂時風、衆勢之文也。拾遺則所謂古學也。義烏一檄，爲唐室中興之先聲，擬之博浪沙之椎，足以震報韓之膽。予嘗謂東漢以後無文章，諸葛公《出師表》足以當之。六朝無文章，淵明《止酒》諸詩及韓顯宗《答劉裕書》足以當之，而《歸去來辭》尚非其最。唐初無文章，義烏之檄足以當之。皆天地之元氣而不以其文之風調論也。拾遺雖有高蹈之文，如其磯筆何？且拾遺以此自結於武后，不特用之不甚達，抑亦終不免於禍，悲夫！以此知降志辱身之終無益也。予於同里竹湖陳氏得見拾遺之像，清腴軼俗，不問而知爲俊人。嘆其才之高，而一足失成千古恨也。爵以一樽而記之。

《詩比興箋・總辨阮嗣宗陳正字被謗之誣》　山陽潘四農，名德輿，著《養一齋詩話》曰：「人之與詩，有宜分別觀者。文人不修小節，其詩不妨節取。若阮籍之黨司馬昭，而作《勸晉王牋》。子昂諂武曌，而上書請立武氏九廟。皆事關君國，黨逆賊，名教所不容。吾嘗取籍《詠懷》八十二首、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反覆之，皆歸於黃老。其志廓而無稽，其意晦而不明。荒唐隱晦，專爲避禍起見。尚不及嵇中散之樸直，何論陶彭澤哉！或謂杜子美《過陳拾遺故宅》詩曰：『位下何足傷，所貴者聖賢。同時英俊人，皆秉輔佐權。千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少陵推其忠義，子奈何議之？曰：子昂之忠義，忠於武氏者也；猶之嗣宗之忠於司馬氏也。」烏乎，潘氏之不學不仁，豈至此哉！《三國志》、《世說》言司馬文王使人求嗣宗女爲子昭婦，嗣宗一醉六十日，使者不能致命而返。又言魏廷諸臣欲勸司馬文王受九錫，嗣宗一醉六十日，使者不能致命而返。又言魏廷諸臣欲勸司馬文王受九錫，無人撰表，使人索嗣宗。嗣宗竟日酣飲，使者終不退，嗣宗知勢不中止，援筆一揮而就。詞旨俊拔，莫不歎服。其表末大意，謂成大功者，不在小節。公既任大責重，何不東取吳，西取蜀，然後朝服濟江，追巢、許於箕山，何必今日勤勤於小讓。其詞可謂嬉笑怒罵，使司馬師服其義，而又不能加罪。可謂命世之才，故《世說》文王嘗謂人言某人至慎，此何足言。惟阮嗣宗終日談論，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眞至慎也。是嗣宗之以酒自晦，全性命於亂世，所謂邦無道危行言孫者。乃謂其不及中散，是欲均以非薄湯武之詞，爲暴虎馮河之一擲乎？亦必令如孔北海之傲慢取禍，家國兩敗乎？嵇、阮皆不仕，非魏臣，原無死節之義。及其登廣武，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則其胸中不可一世，了然言下矣。況司馬求其女爲子昭婦，但一允諾，即他日之皇后也。六十日以死拒，卒得免污於賊黨，而尚誣其黨於司馬氏，天良安在哉！且諱其拒婚之情，與廣武之歎，一字不提，並其如何勸表之詞，亦一字不提，是明知故昧，必欲使古人不得爲完人而後已，吾不知潘氏何心也！至於《陳子昂文集》，其上疏諫武氏，前後五疏，均載在《通鑑》。而其《請保全唐宗室》一疏，尤言人所不敢言。惟其《請興明堂大學》一疏，乃上於高宗之世，何嘗有請立武氏九廟之事乎！子昂文集具在，《唐書》、《通鑑》具在，並非假書，潘氏能以一手掩萬世之目乎！若謂其忠爲忠於武氏，則狄梁公亦忠於武氏，非忠於唐乎？且既忠於武氏，何以不進一階，反放棄歸蜀，死於縣令之手？況杜陵之表章服膺於子昂，不但《過拾遺故宅》一詩也。其《送梓州李使君》云：「遇害陳公殞，於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代我一潸然。」《冬到金華山觀》云：「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爲我起，激烈傷雄才。」此皆表其忠義致死之實據。乃潘氏於子昂之何以死，與在朝五疏所陳何事，一字不提，而獨誣以子虛烏有之請立九廟疏，是尚得爲有人心者乎？總之，潘氏作詩話，力媚李、杜。而太白有附永王璘流貶夜郎之事，欲爲回護，而無表幽雪枉之才，遂將其事之相類者，苛刻求之，以抑

彼而申此。不知詩與人判然冰炭者，古今自有數人。潘岳之附賈后，造僞書陷愍懷太子，而詩則遠出陸機之上，一也。楊素之弒逆，窮凶極惡，而詩則高古如有道之士，二也。楊廣罪通於天，而詩則在諸帝王中，駕出唐太宗靡體之上，三也。乃潘氏一字不提，豈其於史學、詩學見覽甚狹乎！至閩縣林昌彝者，作《射鷹樓詩話》，於潘氏說不爲鳴鼓之攻，反爲隨聲之和。又造爲王安石子雱死，立其墓碣曰「亞聖王雱之墓」，吾又不知其出何典記也。阮、陳二公詩，先君所箋，確警詳備。凡潘氏所誣者，已在前箋之中。但潘說近出箋後，恐來學尚爲所誤，爰更痛闢，附於箋末，讀者詳焉。陳廷經謹識。

馬懷素

論述

《奉和立春遊苑迎春應制》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題曰立春游苑迎春者，言以立春之日，車駕游苑，便當迎春也。夫立春非細事也，迎春乃鉅典也，若游苑者，不過以勤政餘閑，寓目娛情已耳，而乃欲以漫然相當，此非可以訓也。因而擎筆直從冬至灰飛，追至春氣始動之初，遙遙作起，言此固天地之大德，先王之至理，群生之本命，王人之首務，有非可以等閑視之者。三四因接「暫下」「行開」四字，言天子方且親帥公孤，布令一畢，便還太寢，遍賜勞酒，見非留連於苑中也。（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迎春東郊，三推帝籍，還反太寢，執爵遍賜，命曰「勞酒」。）前解，一二寫立春，三四寫迎春。此解（指後解）又獨寫游苑也。言時方初春，則春光尚淺，春物未敷，有何寓目，有何娛情，無非裁花飾鬢，聊當承應至尊。然則迎春禮成，便宜車駕還宮，不須又游苑也。（唐初雖有篇章，全成規切，既條暢以任氣，復優柔以懌懷，其妙有如此者。）《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三：首二叙「立春」。「玄籥」，候氣之管。三、四句「迎春」。五、六句春景。末二歸美「聖製」。

《奉和人日謁大明宮恩賜綵縷人勝應制》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賜宴大明宮，則天子臨軒，百寮環侍，故曰天容辰象。天容者，聖容如天。辰象者，會弁如星也。乃次句未寫天容辰象，而起句先寫萬戶千門者，此雖指九天閶闔，而已概窮檐蔀屋也。不過暗用《孟子》民貴君輕一段奇論，翻作妙詩，然而題中「人日」二字，不如此寫，便不得暢。三寫勝，四寫宴。一解四句，一氣讀之，眞可稱發端既遒，又逢壯采者也。五、六，風光着柳，雪影藏梅，寫人日春色恰在淺深之間。然本意卻爲趁便要寫就暖辭寒四字，自明生於單微，升於禁近，而又自謙詞賦之非其長也。《唐詩評選》卷四：賦事不迂，取景得細。《唐詩箋注》卷四：首聯領起，有春容之致。「三陽」一聯，切賜勝侍宴說。正月爲三陽開泰之月，唐時人日有剪人勝賜羣臣故事，蓋所以迎祥接福也。三聯就暖辭寒，景中有情。不言宴樂而意致可想。鍊字俱妙。末聯因應制而自謙也。

傳記

碑志

《全唐文》卷九九五闕名《故銀青光禄大夫祕書監兼昭文館學士侍讀上柱國常山縣開國公贈潤州刺史馬公墓誌銘》　公諱懷素，字貞規，本原扶風，其先自伯翳馬服，具諸史載。暨漢南郡太守融，命代大儒，公即其後也。十一代祖機，抗直不撓，晉御史中丞，扈元帝渡江，家南徐州丹徒，故今爲郡人也。代以學聞。高祖涓，博綜墳典，仕陳爲奉朝請。曾祖法雄，慷慨倜儻，好孫吳，不事筆研，陳橫埜將軍。祖果，願學禮經，不隕素業，即學士摳之從父兄也，少爲尚書毛喜所知，陳本州文學從事。父文超，果行毓德，精意《易》道及《洪範》，頗曉氣候，貞觀中，以有事遼浿，策名勳府，龍朔初，黜陟使舉檢校江州尋陽丞，棄官從好，遂寓居廣陵，與學士孟文意、魏令謨專爲討論，具有撰著。公即尋陽府君第三子也。幼聰穎，六歲能誦書，一見不忘。氣韻和雅，鄉黨以爲必興此宗。十五徧誦《詩》、《禮》、《騷》、《雅》，

能屬文，有史力，長史魚承曦特見器異，舉孝廉，引同載入洛（闕一字）。尚書倉部郎河東裴炎之，博學深識，見名知人，音旨儀形，海內藉甚。公年甫弱冠，便蒙引汲，令與子（闕一字）研覃，遂博游史籍，無不畢綜。以文學優贍對策乙科，乃尉鄠。無何，丁太夫人（闕二字）憂，即陳學士宏直曾孫女也。本自名家，貞高博識。公在艱疚，骨立柴毀，殆不勝喪。服闋，授麟臺正字。少監京兆韋方直，好學喜士，善飛白書，以公既及冠禮，未嘗立字，遂大署飛白云：「懷素字貞規，扶風之學士也。」封以相遺。其爲時賢所重如此。以忠鯁舉除左鷹揚衛兵曹參軍，轉咸陽尉，時則天太后大崇諫職，授左拾遺，深盡規諷。尋改左臺監察御史，歷殿中，彈糾不避彊禦，加朝散大夫，轉詹尹丞，朝論稱屈。遷禮部員外郎。與苑陽盧懷慎、隴西李傑俱以清白嚴明，分爲十道按察。以公詞學贍洽，精覈文章，轉授考功員外郎、修文館直學士，遷中書舍人，與李乂同掌黃畫。踰年，檢校吏部侍郎，實允僉（闕一字）。屬朝廷以刑政所急，改授大理少卿。關畿佇材，除虢州刺史。惠實在人，入爲太子少詹事，判刑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兼判禮部。尋而正除刑部，時稱愼恤。轉戶部侍郎。上以河南蝗旱，令公馳驛賑給，宣布聖澤，所至甘雨。使迴，拜光祿卿。遷左散騎常侍，轉祕書監。四部舛雜，頗多殘蠹，公倍加校定，廣內充積，加兼昭文館學士，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入內侍讀。每至宮門，恩勅令（闕一字）小輿上殿。自車丞相已來，殆將千載，始見此禮。公疇日自序云：「慕善嫉惡，好學潔己，自謂不慚古人，無負幽明矣。」直哉是言！不騫厥信。以開元六年三月十日遘疾，中旨遣御醫賜藥，相望道路。以開元六年七月廿七日，終於河南之毓材里第，春秋六十。皇上輟朝二日，舉哀（闕一字）次。乃下制曰：「存樹高烈，君子所以立身；沒垂令名，古人所以貽範。銀青光祿大夫故祕書監兼昭文館學士侍讀上柱國常山縣開國公馬懷素，越箭含貞，楚材登用，清芬獨映，至德可師。自服勤典籍，納訓帷扆，輔朕以嫩道，弼予以正言，允資惠迪，實表泉懿。而曾不慭留，欻焉彫落，思甘盤之舊學，臨宣明以增歎，興言感愴，用震悼於厥懷。可贈使持節潤州諸軍事潤州刺史，贈物三百廿段，米粟三百廿碩，喪葬所須，並令官給，京官六品一人檢校。」公雖累登臺閣，率身儉素，俸祿之資，賙贍親友。及啓手歸全，家無資產，惟有書數千卷，以爲燕翼。以其年十月十三日，窆於洛陽古城之北原，禮也。有子冀等，雖年在童孺，禮過成人，棘心欒欒，感於鄰巷，敬勒行事，以旌泉戶。銘曰：益佐理水，功施生人。羨於馬服，守趙卻秦。東京戚貴，南郡儒珍。德先惟永，奕奕振振。（其一）朝請風素，橫埜矛戟。從事顓禮，尋陽洞易。公自名家，伏膺經籍。鼓鐘外遠，純漆內積。（其二）用材南楚，待問東堂。持斧作憲，含香拜郎。再飛禁掖，七踐文昌。國傳茅土，巷擁旂常。（其三）井春紛綸，桓榮稽古。行儒師逸，高迹誰伍。公實踵之，堂奧斯睹。匪徒外潤，爰歸內補。（其四）惟昔殷后，學於甘盤。一期千載，遇君則難。充堂阿那，其臭如蘭。懿哉夫子，斯言不刊。（其五）仁謂必壽，神期式穀。生寄雖浮，夜趨何速。寵極韓賜，恩深衛哭。徒望邢山，豈忘喬木。（其六）崢嶸徂歲，寂歷空岑。白日無影，寒雲半陰。燕城表滅，漢水碑沈。貞臣之墓，樵牧誰侵。（其七）

傳狀

《舊唐書・馬懷素傳》　馬懷素，潤州丹徒人也。寓居江都，少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晝採薪蘇，夜燃讀書，遂博覽經史，善屬文。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拜郿尉，四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配徙嶺表，太子僕崔貞愼、東宮率獨孤禕之餞于郊外。易之怒，使人誣告貞愼等與元忠同謀，則天令懷素按鞫，遣中使促迫，諷令構成其事，懷素執正不受命。則天怒，召懷素親加詰問，懷素奏曰：「元忠犯罪配流，貞愼等以親故相送，誠爲可責，若以爲謀反，臣豈誣罔神明？昔彭越以反伏誅，欒布奏事於其屍下，漢朝不坐，況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之罪。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付臣推鞫，臣敢不守陛下之法？」則天意解，貞愼等由是獲免。時夏官侍郎李迥秀恃張易之之勢，受納貨賄，懷素奏劾之，迥秀遂罷知政事。懷素累轉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懷愼、李傑等充十道黜陟使。懷素處事平恕，當時稱之。使還，遷考功員外郎。時貴戚縱恣，請託公行，懷素無所阿順，典舉平允，擢拜中書舍人。開元初，爲戶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封常山縣公，三遷祕書監，兼昭文館學士。懷素雖居吏職，而篤學，手不釋卷，謙恭謹愼，深爲玄宗所禮，令與左散騎常侍褚无量同爲侍讀，每次閤門，則令乘肩輿以進。上居別館，以降[illegible]

典籍散落，條流無叙，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辯淄、澠。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續王儉《七志》，藏之祕府。」上於是召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會懷素病卒，年六十，上特爲之舉哀，廢朝一日，贈潤州刺史，謚曰文。【略】史臣曰：前代文學之士，氣壹矣，然以道義偶乖，遭遇斯難。馬懷素、褚无量好古嗜學，博識多聞，遇好文之君，隆師資之禮，儒者之榮，可謂際會矣。

雜錄

《大唐新語・持法》 魏元忠、張說爲二張所搆，流放嶺南。夏官侍郎崔貞愼、將軍獨孤禕之、郎中皇甫伯瓊等八人並追送于郊外。易之乃假作告事人柴明狀，稱貞愼等與元忠謀反。則天命馬懷素按之，曰：「此事并實，可略問，速以聞。」斯須，中使催迫者數焉，曰：「反狀皎然，何費功夫，遂至許時？」懷素奏請柴明對問，則天曰：「我亦不知柴明處，但據此狀，何須柴明！」懷素執貞愼等無反狀，則天怒曰：「爾寬縱反者耶？」懷素曰：「魏元忠以國相流放，貞愼等以親故相送，誠則可責，若以爲謀反，臣豈誣罔神明。只如彭越以反伏誅，欒布奏事屍下，漢朝不坐。況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者罪耶？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足矣。今付臣推勘，臣但守法耳。」則天曰：「爾欲總不與罪耶？」懷素曰：「臣識見庸淺，不見貞愼等罪。」則天意解，曰：「卿守我法。」乃赦之。時朱敬則知政事，對朝堂執懷素手曰：「馬子，馬子，可愛，可愛！」時人深賞之。

魏奉古

席豫《唐故朝請大夫吏部郎中上柱國高都公楊府君碑銘并序》 吏部侍郎魏奉古，早以文伯期於王佐。

《大唐新語・聰敏》 魏奉古制舉推第，授雍丘尉。嘗日公讌，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覽之曰：「皆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座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姚珽蒞汴州，羣僚畢謁。珽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尉耶？」他日，持廳目令示奉古。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珽驚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終兵部侍郎。

《唐詩紀事・魏奉古》 龍門北溪，韋嗣立山居在焉，諸公賦詩，奉古時預酬唱之末。張說序崔、韋贈答詩云：「二公述志論文，首貽雅唱。其餘尋聲響答，望形影赴，故亦峻碧池之漣漪，增瑤林之沃若。」蓋奉古之徒是也。

張若虛

論述

綜論

《明皇雜錄・補遺》 天寶中，劉希夷、王昌齡、祖詠、張若虛、【略】雖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誕而然也。

《詩藪內編・古體下・七言》 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流暢婉轉，出劉希夷《白頭翁》上，而世代不可考。詳其體製，初唐無疑。

《唐音癸籤・談叢四》 《賀知章傳》云：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若虛兗州兵曹，巨監察御史，融遇張九齡，引爲懷州司戶、集賢直學士。數子人間往往傳其文，獨知章最貴。神龍中，有尉氏李澄之，善五言詩，蹉跌不偶，六十餘爲參軍卒。又唐新語云：長壽

中，滎陽鄭蜀賓詩知名，年老甫授一尉，之官未幾卒。二事甚類。右初、盛間窮而間有達者。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　若虛，開元初人，與賀知章、張旭齊名。

分論

《春江花月夜》　《唐詩訓解》卷二：「江流宛轉遶芳甸」，紆迴曲折。「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月」二字錯綜成文。「白雲一片去悠悠【略】」，轉入閨思，言愈委婉輕妙，極得旨趣。「昨夜閒潭夢落花【略】」，觸物驚心，無非傷別。《唐詩歸》卷六：鍾惺云：淺淺說去，節節相生，使人傷感。未免有情，自不能讀，讀不能厭。又云：將「春江花月夜」五字煉成一片奇光，分合不得，眞化工手。譚元春云：春江花月夜，字字寫得有情，有想，有故。「春江潮水連海平」，鍾惺云：便像湖水。「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鍾惺云：入花輕妙不覺，後更不說花，止帶「昨夜閑潭夢落花」一語，妙在下一「夢」字，又似不實說，覺通篇「春」、「江」、「月」、「夜」四字中，字字是花。「空裏流霜不覺飛」，鍾惺云：靜幻。「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鍾惺云：問得幻想達見。「昨夜閑潭夢落花」，鍾惺云：入此大妙！「江水流春去欲盡」，鍾惺云：深。「落月搖情滿江樹」，鍾惺云：「落月搖情滿江樹」，「搖」字，「滿」字，幻而動，讀之目不能瞬。《唐詩鏡》卷九：微情渺思，多以懸感見奇。《唐詩評選》卷一：句句翻新，千條一縷，以動古今人心脾，靈愚共感。其自然獨絕處，則在順手積去，宛爾成章，令淺人言格局、言提唱、言關鎖者，總無下口分在。《詩辯坻》卷三：張若虛「春江潮水」篇，不著粉澤，自有腴姿，而纏綿醞藉，一意縈紆，調法出沒，令人不測，殆化工之筆哉！《載酒園詩話又編・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其爲名篇不待言，細觀風度格調，則劉希夷《擣衣》諸篇類也。此誠盛唐中之初唐。且若虛與賀季眞同時齊名，遽分初盛，編者殊草草。吾讀詩至賀秘書，眞若雲開山出，境界一新，毋寧置張于初，列賀于盛耳。《唐詩解》卷一一：此望月而思家也。言月明而當春水方盛之時，隨波萬里，靡所不照，霜流沙白，狀其光也。因言月之照人，莫辨其始，人有變更，月長皎潔，我不知爲誰而輸光乎！所見惟江流不返耳。又睹孤雲之飛，而想今夕有乘扁舟爲客者，有登樓而傷別者，已與室家是也。遂叙閨中悵望之情，久客思家之意，因落月而念歸路之遙，恨不能乘月而歸，徒對此江樹而含情也。《唐詩選勝直解・七言古詩》：（「春江潮水連海平」至「汀上白沙看不見」）此篇是在春江之上，見月以寄懷也。虛虛籠「春江」字，「月」字。「明月共潮生」，言月至十五日潮滿，月亦望也。波光萬里，「似霰」，「流霜」，「白沙」，皆形容月夜之景。（「江天一色無纖塵」至「但見長江送流水」）次段見人與月有相關處。何人見月，何年照人，若無心對月，便等閒拋却，惟見江流而已。（「白雲一片去悠悠」至「擣衣砧上拂還來」）此段見離別之苦。「誰家」、「何處」，「可憐」，「應照」，俱推開說。凡有離別者，無論舟中、樓上，同見此月，即同有此愁。「玉戶簾中」，「擣衣砧上」，月光所照，皆足助人愁也。（「此時相望不相聞」至「魚龍潛躍水成文」）此段見月明如水，河光如練，相思之懷，徒寄之想望，逐流光而已。鴻雁有翼而不能度，魚龍潛躍而在水中，以眼前所見者爲比也。（「昨夜閒潭夢落花」至「落月搖情滿江樹」）此段方打入思歸意。前只寫江月，至此點出「花」字、「春半」字、「欲盡」字，以見撫時傷感之意。「月西斜」，「藏海霧」，照應題面「夜」字。「碣石【略】」，「瀟湘【略】」，其間相去路遙。「不知乘月」句，又推開，在「無限路」內之人，因己念及人，想亦同此未得歸之心也。月將沉，而搖搖無定之情，若滿江上之樹。而樹之搖動，又因月照見也。通篇淡淡描摹春江花月之景，末着「落月搖情滿江樹」一句，有許多寄慨，無限深情，一篇俱振。《而庵說唐詩》卷四：此詩如連環鎖子骨，節節相生，綿綿不斷。使讀者眼光正射不得，斜射不得，無處尋其端緒。「春」、「江」、「花」、「月」、「夜」五個字，各各照顧有情。詩眞艷詩，才眞艷才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前半見人有變易，月明常在，江月不必待人，惟江流與月同無盡也。後半寫思婦悵望之情，曲折三致。題中五字安放自然，猶是王楊盧駱之體。《古唐詩合解》卷三：此篇是逐解轉韻法，凡九解。前二解是起，後二解是收。起則漸漸吐題，收則漸漸結束。中五解是腹。雖其詞有連有不連，而意則相生。至於題目五字，環轉交錯，各自生趣。「春」字四見，「江」字十二見，「花」字只二見，「月」字十五見，「夜」字亦只二見。於「江」，則用海、潮、波、流、汀、沙、浦、潭、瀟湘、碣石等以爲陪。於「月」，則用天、空、霰、霜、雲、樓、粧臺、簾、砧、魚雁、海霧等以爲映。於代代無窮，乘月望月之人之內，摘出扁舟遊子、樓上離人兩種，以描情事。樓上宜「月」，扁舟在「江」，此兩種人，於「春江花月夜」最爲關情。故知情文相生，各各呈[illegible]

倪，眞奇製也。「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灩灩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首出「春江」二字，次出「月」字，便承二句以啓「花」字。江水下海，海潮入江，春江水漲，故用海潮以見水大。潮來潮去，江竟與海平矣。且海潮應月而生，故即海帶潮以出「月」字。灩灩，水月光也。隨波者，月也。曰千萬里，曰何處無，見水月之遠，兩不相離，正承上「連海」、「共潮」也。「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如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一句將江流帶起「花」字之影，一句將月伴出「花」字，二句描月夜。總上共八句，春、江、花、月，逐字吐出，而「夜」字在內矣。「江」字下添「流」字，正接上「灩灩隨波」句意。「宛轉遶」，正其流之有情也。「芳甸」，有花之處。謝朓詩：「雜英滿芳甸」。江流宛轉遶之，蓋又無處非花林矣。於是以月伴花，曰月照花林如霰者，從夜見水月花光交雜，如雨雪之雜下也。又從「霰」字生出「霜」字，曰「流霜」，月光照處，如霜之流，以其是春夜不寒，故又不覺霜飛也。江畔淺處有沙之地曰沙汀，既有水月花光相爲映射，則汀上之白沙看不見矣。「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此下將人情事暫放，春花單言江月，而逼出人字。以春花有見有不見，而月則無人不見也。「江」字下又用「天」、「空」兩字，便見月所從出。古今所由代謝，人生其間，眞覺茫茫無際。無纖塵，乃見是「空」。皎皎月輪，獨照萬古，故見是「孤」。自天地初分，即有此月此江，又誰知是那一箇人始初見月，那一夜月始初照人。人有死生，世有今古，而月則常常如此，這個根底，有何人窮究得出？下二句交互言之，無限感歎。以下便承此意暢發。「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承上將人月關情處一歎，而仍轉到「江」、「流水」。此「水」字，從首句「潮水」來。人之生死，代謝無窮，月之圓缺，年年無異，人知人之望月如此，不知月之照人何如？蓋月無情，而情生於望月者耳。月照何人既不可知，但見江水湯湯，日夜流而不返，則是江流又一無情之物也。「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此以「江」、「雲」生起愁來，又暗出「夜」字。轉過明月，以言客思閨情，伏下文之本也。「白雲」只有「一片」，而又去得「悠悠」，又是一無情之物也。因上文有「無纖塵」三字，故此云「一片」，已不免穢滓太清，「去悠悠」，去之不定，有似遊子。青楓浦上人，視此浮雲，自傷流蕩，所以不勝愁也。青楓江上多楓，楓葉青，又關着「春」字。扁舟子，是遊子也。樓上人，是懷遊子者也。今夜扁舟中不知是誰家之子，又安知思此遊子者之閨人，住在何處樓哉？「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粧鏡臺。玉戶簾中捲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此從月下言閨情，從扁舟子意中想出，「可憐」是客子意中可憐也。「離人」，客子謂其婦也。應是遙度之詞。「徘徊」，樓上之月不去也，反照白雲之去。月在樓照離人，斷無不照著鏡臺，下二句描徘徊不去之月光也。簾捲得去，月捲不去。搗衣砧上，只疑是霜，然拂拭亦不能去，視此月光之不去，反形遊子之不來，客子料離人在樓，必定多愁，故先冠以「可憐」二字。「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此時客子、離人，同時望月，而音信不相聞問。以下便放開客子，單說樓上離人。樓上人想月之光華，照到夫君身上，願隨月華流照到夫君之前。復又轉語曰：月華安可逐也，即如能飛者鴻雁，雁飛在月光中，此處月光鴻雁不能帶去，故曰不度。又想浦上之月，魚龍或可帶來，誰知魚龍潛藏水底，并月光亦照不著，即其在水中跳躍，從月下視去，不過成水面波紋而已。然則逐月流照豈不誣哉！「昨夜閒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此下八句作結，將「春」、「江」、「花」、「月」、「夜」五字逐字收拾。「昨夜」是望月之夜，已成昨矣。乃轉夜而言月，從月而想夜間之夢，聞（閒）潭，猶閨中之幽閒，落花，猶美人之遲暮。由思起夢，因夢生憐，此可憐是閨人心事。昨夜恰夢落花，此時卻是春半，還家猶不負春。乃春半不還，漸漸而至於春之欲盡，此江流不歇，此春日難留，是江水把春來流盡者。春既欲盡，只有江潭之月，猶賴徘徊，乃復又西斜欲落矣。春、江、花、月，全然辜負了。「斜月沈沈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此將春、江、花、月一齊抹倒，而單結出個「情」字。可見月可落，春可盡，花可無，而情不可得而沒也。月斜而至沈於海霧，月全無有也。此篇首以海潮起，故并「海」字結。碣石，海旁之山，瀟湘，連江之水，從江溯海，其路無限，江安可盡耶？春去矣，月落矣，而人又不歸，乘月無人，即有有誰知得？故曰「不知乘月幾人歸」，并歸結「人」字。「落月」，則夜又盡。「滿江樹」，則花又無了。餘情嫋嫋，搖曳於春江花月之中。望海天而杳渺，感今古之茫茫。傷離別而相思，視流光而如夢。千端萬緒，總在此「情」字內動搖無已。將全首詩情一總歸結其下，添不得一字，而又餘韻無窮，此古

詩之所難於結也。《圍爐詩話》卷二：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正意只在「不知乘月幾人歸」。《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古凡例》：張若虛《春江花月夜》，何嘗非一時傑作，然奏十篇以上，得不厭而思去乎？非開、寶諸公，豈識七言中有如許境界？何大復未之思也。《柳亭詩話》卷一五：唐人有《春江花月夜》一題，同時張若虛、張子容皆賦之。若虛凡二百五十二言，子容僅三十言，長短各極其妙，增減一字不得，讀此可悟相體裁衣之法。《小清華園詩談》卷下：結句貴有味外之味，絃外之音。【略】張若虛之「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略】是皆一唱而三歎，慷慨有餘音者。《歷代詩發》卷二二：層層靈活，如剝蕉心，全不覺字句牽合重覆。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奇想。「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臺。玉戶簾中卷不去，擣衣砧上拂還來」，亦奇想也。接入春江浩渺幽深，就便從花說到月，又說到江，意境幽曲。「碣石瀟湘無限路」，碣石則太遠矣，是詩人不諳考據語。我則無此。王闓運《湘綺樓論唐詩》：張若虛《春江篇》，直用《西洲》格調，孤篇橫絕，竟爲大家。（陳兆奎按：《春江花月夜》，蕭、楊父子時作之，然皆短篇寫興，即席口占。至若虛乃擴爲長歌，濃不傷纖，局調俱雅。前幅不過以撥換字面生情耳。自「閒潭夢落花」一折，便飄緲悠逸。王維《桃源行》，似從此濫觴。）李賀、商隱挹其鮮潤，宋詞、元詩盡其支流，宮體之巨瀾也。

《**代答閨夢還**》《唐詩歸》卷六：鍾惺云：幽動。「試衫著暖氣，開鏡覓春暉」，鍾惺云：「著」字溫存，「覓」字蕭寂，各有奇妙！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中・賀知章**》先是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若虛兗州兵曹，巨監察御史。融遇張九齡，引爲懷州司戶、集賢直學士。數子人間往往傳其文，獨知章最貴。

劉子玄

論述

綜論

楊炯《**庭菊賦序**》崔融、徐彥伯、劉知幾（集本作「劉知柔」）、石抱忠以文章顯。

陸深《**題史通後**》知幾之爲此書也，高自標致，嘗謂「國史以叙事爲工，叙事以簡爲主，故自子長、丘明而上，皆涉評彈然。」此篇之冗長，亦不少矣。笑前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嗚呼，修辭之難也如此。

楊慎《**老泉評〈史通〉**》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史之紀事，將復甚乎！其所譏誚者，唯子餘爲差愈。吁！其難而然哉？楊萬里云：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呵，嘗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實錄》而讀之，意其可拳石班馬而臧獲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遣薛延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事則言傅游藝死矣，至長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傅游藝言之也。游藝之死，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游魂再返乎？古人目睫之論，誠有味也。二公之論當矣！然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肓，取節焉可也。黃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焉。

分論

《**上蕭至忠書**》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班、馬以前，以專家著美，晉、唐而後，以衆手多疵。推論史局之難，蓋後先一轍矣。

傳記

《**舊唐書・劉子玄傳**》　劉子玄，本名知幾，楚州刺史胤之族孫也。少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弱冠舉進士，授獲嘉主簿。證聖年，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時政得失，知幾上表陳四事，詞甚切直。是時官爵僭濫而法網嚴密，士類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愼賦》以刺時，且以見意。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所不及也。」知幾長安中累遷左史，兼修國史。擢拜鳳閣舍人，修史如故。景龍初，再轉太子中允，依舊修國史。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并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爲國史之弊。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於是求罷史任，奏記於至忠。【略】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何地！」時知幾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備論史策之體。太子右庶子徐堅深重其書，嘗云：「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知幾自負史才，常慨時無知己，乃委國史於著作郎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推漢氏爲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囂曾孫司徒居巢侯劉愷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據明白，正前代所誤，雖爲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初，知幾每云若得受封，必以居巢爲名，以紹司徒舊邑；後以修《則天實錄》功，果封居巢縣子。又鄉人以知幾兄弟六人進士及第，文學知名，改其鄉里爲高陽鄉居巢里。景雲中，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仍依舊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時玄宗在東宮，知幾以名音類上名，乃改子玄。二年，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子玄進議。【略】皇太子手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爲常式。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修史如故。九年，長子貺爲太樂令，犯事配流。子玄詣執政訴理，上聞而怒之，由是貶授安州都督府別駕。子玄掌知國史，首尾二十餘年，多所撰述，甚爲當時所稱。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爲知言。子玄至安州，無幾而卒，年六十一。自幼及長，述作不倦，朝有論著，必居其職。預修《三教珠英》、《文館詞林》、《姓族系錄》，論《孝經》非鄭玄注、《老子》無河上公注，修《唐書實錄》，皆行於代，有集三十卷。後數年，玄宗敕河南府就家寫《史通》以進，讀而善之，追贈汲郡太守，尋又贈工部尚書，謚曰文。【略】史臣曰：【略】劉、徐等五公，學際天人，才兼文史，俾西垣、東觀，一代粲然，蓋諸公之用心也。然而子玄鬱結於當年，行沖彷徨於極筆，官不過俗吏，寵不逮常才，非過使然，蓋此道非趨時之具也，其窮也宜哉！贊曰：學者如市，博通甚難，文士措翰，典麗惟艱。馬、楮、兢、述，徐、元、子玄，文學之書，胡寧比焉！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劉子玄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劉子玄集》三十卷。

《**通志・藝文略**》　《劉子元集》三十卷。

焦竑《**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子元集》三十卷。

藝文

韋曒《**詠唐史・劉知幾**》　五說三長歷歷陳，堅辭史任斥因循。若教直筆專歸手，褒貶應能慰後人。

孔季詡

傳記

張説《孔補闕集序》 唐會稽孔季翊〔詡〕，字季和，識眞之士也。弱冠制舉，授校書郎，轉國子主簿，年三十一，卒於左補闕。祖紹安，中書舍人。考楨，絳州刺史。季和清規素業，有奕代之訓。依仁遊藝，其聖者之後。永昌之始，接跡書坊。有廣漢陳子昂，鉅鹿魏知古，高陽許望，信都杜澄，昌樂谷倚，廣陵馬懷素，東萊王無競，河南元希聲，臨淄李伯魚，譙國桓彥範，僉謂季和神清韻遠，析理探微，衛叔寶之比也。嗚呼！人斯云亡，世閱多故。十年之外，零落將盡。而後來者皆首華金，步鳴玉，負璽丹地，揮翰紫宸。何嘗不拜職之日，歎在劉王喬，臨壇之時，恨無謝益壽者矣。頃見許州之子，風裁可觀，潘子之門有尼，夏侯之學傳建，集作者五卷以示予，稱從弟四人，皆良器，愴相如之遺草，幸公業之不亡，因叙襲意，存之篇首云爾。

《舊唐書・文苑傳上・孔楨》 子季詡，早知名，官至左補闕。

《新唐書・儒學傳中・孔楨》 子季詡，字季和。永昌初，擢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常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終左補闕。

司馬逸客

論述

劉秀《涼州衛大雲寺古剎功德碑》 司馬逸實（客）【略】英瑋明允，特達聰亮。負經濟之偉才，屬會昌之鴻運，學綜羣玉，文擅擲金。

《雅琴篇》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自言幽隱乏先容，不道人物知音寡。誰能一奏和天地，誰能再撫歡朝野」，亦有求之作，而抱負不凡。

傳記

劉秀《涼州衛大雲寺古剎功德碑》 時有明牧右武將軍、右御史中丞內供奉、持節西河（河西）諸軍節度大使、赤水軍大使、監秦涼州倉庫使、檢校涼州都督、河內司馬名逸實（客），晉南陽王模十三代系也。

《元和姓纂・之韻》 雲中司馬氏：又刑部侍郎司馬逸容（客），稱琅琊王道後。

藝文

李乂《夏日都門送司馬員外逸客孫員外佺北征》 日逐滋南寇，天威撫北垂。析珪行仗節，持印且分麾。羽檄雙兔去，兵車駟馬馳。虎旗懸氣色，龍劍抱雄雌。候月期戡翦，經時念別離。坐聞關隴外，無復引弓兒。

沈佺期《夏日都門送司馬員外逸客孫員外佺北征》 二庭追虜騎，六月動周師。廟略天人授，軍麾相國持。復言徵二妙，才命重當時。畫省連征棨，橫門共別詞。雲迎出塞馬，風卷度河旗。計日方夷寇，旋聞杕杜詩。

李　旦　唐睿宗

論述

袁魏知古手制》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清辭簡旨，悠然自遠。

《勞畢構璽書》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條數弊源，洵爲探本之論，而文彩爛然，使人耳目一新。

傳記

《舊唐書・睿宗紀》　睿宗玄眞大聖大興孝皇帝諱旦，高宗第八子，中宗母弟，龍朔二年六月己未，生於長安。其年封殷王，遙領冀州大都督、單于大都護、右金吾衛大將軍。及長，謙恭孝友，好學，工草隸，尤愛文字訓詁之書。乾封元年，徙封豫王。總章二年，徙封冀王。上初名旭輪，至是去「旭」字。上元二年，徙封相王，拜右衛大將軍。儀鳳三年，遷洛牧，改名旦，徙封豫王。嗣聖元年，則天臨朝，廢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爲皇帝，仍臨朝稱制。及革命，改國號爲周，隆帝爲皇嗣，令依舊名輪，徙居東宮，其具儀一比皇太子。聖曆元年，中宗自房陵還。帝數稱疾不朝，請讓位於中宗。則天遂立中宗爲皇太子，封帝爲相王，又改名旦，授太子右衛率。長安中，拜司徒、右羽林衛大將軍。自則天初臨朝及革命之際，王室屢有變故，帝每恭儉退讓，竟免于禍。神龍元年，以誅張易之昆弟功，進號安國相王，遷太尉，加實封。其年立爲皇太弟，固辭不受。景龍四年夏六月，中宗崩，韋庶人臨朝，引用其黨，分握政柄，忌帝望實素高，潛謀危害。庚子夜，臨淄王諱與太平公主子薛崇簡、前朝邑尉劉幽求、長上果毅麻嗣宗、苑總監鍾紹京等率兵入北軍，誅韋溫、紀處訥、宗楚客、武延秀、馬秦客、葉靜能、趙履溫、楊均等，諸韋、武黨與皆誅之。辛丑，帝挾少帝御安福門樓慰諭百姓，大赦天下，見繫囚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親皇三等已上加兩階，四等已下及諸親賜勳三轉，天下百姓免今年田租之半。進封臨淄王爲平王，以薛崇簡爲立節郡王。【略】其日，王公百僚上表，咸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以帝衆望所歸，請即尊位。甲辰，少帝詔曰：「自古帝王，必有符命，兄弟相及，存諸典禮。朕以孤藐，遭家艱難，顧茲蒙識，未洽治途。茫茫四海，將何所屬，累聖丕基，若墜于地。王室多難，義擇長君，思與羣公，推崇明聖。叔父相王，高宗之子，昔以天下，讓于先帝，孝友寬簡，彰信兆人。神龍之初，已有明旨，將立太弟，以爲副君。爲王懇辭，未行冊命，所以東宮虛位，至于歷年。徹綴在辰，禍變倉卒，後裁稱制，計立沖人。欽奉前懷，願遵理命。上申天聖之旨，下遂蒼生之心；俯稽圖緯之文，仰跂祖宗之烈。擇今日，請叔父相王即皇帝位。朕退守本藩，歸于舊邸。凡百卿士，敬承朕言，克贊我天人之休期，光我有唐之勳業。布告遐邇，咸使聞知。」相王上表，讓曰：「臣以宗社事重，家國情深，誅鋤巨逆，奉戴嗣主。今承制旨，猥推宸極。在臣虛薄，不敢祗膺。循環震驚，無任感哽！」制答曰：「皇極大寶，天下至公，王者臨之，蓋非獲已。王先聖舊意，蒼生推仰，龍光紫宸，貴允係望。請遵前旨，勿或推讓。」于是少帝遜于別宮。是日即皇帝位，御承天門樓，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幷原之。內外官四品已上加一階，相王府官吏加兩階。流人長流、長任未還者並放還。立功人王承曄已下千餘人，賜爵秩有差。封少帝爲溫王。其日，景雲見。【略】（七月）己巳，冊平王爲皇太子。大赦天下，改元爲景雲。內外官九品已上及子爲父後者各加勳一轉，自神龍以來直諫枉遭非命者咸令式墓，天下州縣名目天授以來改爲「武」字者幷令復舊。廢武氏崇恩廟，其昊陵、順陵並去陵名。景雲元年七月己巳，制自今授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六尚書已上官聽讓，其餘停讓。追廢皇后韋氏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丁丑，改太史監爲太史局，隸祕書省。【略】（三年）八月庚子，帝傳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帝，五日一度受朝於太極殿，自稱曰朕，三品已上除授及大刑獄，幷自決之，其處分事稱誥、令。皇帝每日受朝於武德殿，自稱曰予，三品已下除授及徒罪幷令決之，其處分事稱制、敕。甲辰，大赦天下，改元爲先天。【略】（二年）秋七月甲子，太平公主與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中書令蕭至忠、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等謀逆，事覺，皇帝率兵誅之。窮其黨與，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騎常侍賈膺福、右羽林將軍李慈李欽、中書舍人李猷、中書令崔湜、尚書左丞盧藏用、太史令傅孝忠、僧惠範等皆誅之。兵部尚書郭元振從上御承天門樓，大赦天下，自大辟罪已下，無輕重咸赦除之。翌日，太上皇誥曰：「朕將高居無爲，自今後軍國刑政一事以上，幷取皇帝處分。」開元四年夏六月甲子，太上皇帝崩于百福殿，時年五十五。秋七月己亥，上尊謚曰大聖貞皇帝，廟曰睿宗。冬十月庚午，葬于橋陵。天寶十三載二月，改謚曰玄眞大聖大興孝皇帝。史臣曰：法不一則姦僞起，政不一則朋黨生，上既啓其泉源，下胡息於奔競。觀夫天后之時，雲委於二張之第，孝和之世，波注於三王之門。獻奇則除設盈庭，納賄則斜封滿路，咸以進趨相軋，姦利是圖，如火投泉，安得無敗？洎景龍繼統，污俗廓清，然猶

投杼於乘輿之間，抵掌於太平之日。以至書頻告變，上不自安，宮臣致禦魅之科，天子慊巡邊之詔。彼既彎弓而射我，我則號泣以行刑。此雖鎮國之尤，亦是臨軒之失。夫君人孝愛，錫之以典刑，納之於軌物，俾無僭逼，下絕覬覦，自然治道惟新，亂階不作。孝和既已失之，玄眞亦未爲得。贊曰：孝和、玄眞，皆肖先人。率情背禮，取樂於身。夷塗不履，覆轍攸遵。扶持聖嗣，賴有賢臣。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睿宗皇帝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睿宗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　《睿宗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睿宗集》十卷。

藝文

李華《無疆頌・睿宗德頌》　后戚之禍再興，有危競競，廟祧震怒。陰命聖子，翼登聖父。奮其神旅，宵仗金斧。金斧一斷，殄殲逆亂。大聖照臨，元元宅心。歸祚於有功有德，於戲盛德。

雜録

《太平廣記》卷一三五引《紀聞》　唐安州都督杜鵬舉，父子皆知名。中宗在位，韋后方盛，而鵬舉暴卒。在冥司鞫訊未畢，至王殿前，忽聞官曰：「王今當立相王爲皇帝。」王起至堦下，見人身皆長二丈，共扶輦者百人，相王被衮冕在輦中。鬼王見之迎拜，相王下輦答拜，如是禮成而出。鵬舉既蘇，言之，時相王作相矣。後歲餘，韋皇后將危李氏，相王子臨淄王興兵滅之，而尊相王爲皇帝。乃召鵬舉，遷其官。

宋璟

論述

《柳亭詩話》卷二九　唐人應制詩，典雅莊重，自是專門。然有體有要。屏去一切應付套頭者，惟廣平公《奉和聖製送張說巡邊》并《三相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詩》二首，寓頌於規，有古大臣陳善納誨之意。文貞相業，不獨見《梅花》一賦也。

《奉和御製璟與張說源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賜詩應制》　《唐詩歸》卷四：鍾惺云：唐人應制，雖名手鮮佳者：天威在上，志意不舒，一也；隨衆應付，興會不值，二也；避忌限體，才情不縱，三也。廣平二詩，典重風雅，可以爲法。沈宋、燕許，莊整有之，柔厚不如。世乃捨此而專取《華嶽應制》一篇，可嘆也。「丞相邦之重，非賢諒不居」，鍾惺云：得體。譚元春云：「諒」字下得妙！不免三人同拜，兼自己在內。「老臣庸且憊，何德以當諸」，譚元春云：發明「諒」字。鍾惺云：四句祇似表箋妙語。「冒恩懷寵錫，陳力省空虛」，譚元春云：實心老成。《重訂唐詩別裁集》卷十七：《本傳》：開元十七年，璟爲尚書右丞相，張說爲左丞相，源乾曜爲太子少傅，同日詔太官設宴，太常奏樂，會百官於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以賜。

《奉和聖製送張說巡邊》　《唐詩歸》卷四：鍾惺云：此等詩，人不知選，應爲其樸且無應制套頭耳。「帝道薄存兵」，鍾惺云：一「薄」字，許多規美大臣語，與文士不同。「王師尚有征」，鍾惺云：合二語，有帝降而王意，感慨關係，語厚不覺。「以智泉寧竭，其徐海自清」，鍾惺云：此等句，李于鱗輩定以爲不莊。「遲還廟堂坐，贈別故人情」，譚元春云：是廟堂送人妙想，且其微婉難得。《唐詩評選》卷三：亦入文語理語，而昭昭不腐。一結括檠深遠，較慰仲山甫之心。句尤爲寬裕肉好。《三百篇》去人豈遠哉！又：唯

以「宰國推良器」五字贊說，君子不妄悅人。

《梅花賦》 皮日休《桃花賦并序》：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也。後蘇相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嗚呼！夫廣平之才，未爲是賦，則蘇公果暇知其人哉！將廣平困於窮，厄於躓，然強爲是文邪？曰休於文尚矣，狀花卉，體風物，非有所諷，輒抑而不發，因感廣平之所作，復爲《桃花賦》。《韻語陽秋》卷十六：皮日休嘗謂宋廣平正資勁質，剛態毅狀，宜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其所爲《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人，故東坡亦有「請君援筆賦梅花，未害廣平心似鐵」之句。近見葉少蘊效楚人《橘頌》體作《梅頌》一篇，以謂梅於窮冬嚴凝之中，犯霜雪而不懾，毅然與松柏並配，非桃李所可比肩，不有鐵腸石心，安能窮其至？此意甚佳。審爾，則惟鐵腸石心人可以賦梅花，與日休之言異矣。《癸辛雜識後集·荔枝梅花賦》：【略】皮日休《桃花賦序》。【略】《梅花賦》人皆知之，《荔枝賦》則人未有用之者，何耶？然《梅花賦》今不傳，近徐子方以江右所刊者出觀，其文猥陋，非惟不類唐人，亦全不成語，不善於作僞者也。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一九：宋璟《梅花賦》：「步前除以彳亍，倚藜杖於牆陰。」吳旦生曰：說文：「彳，小步也，亍，止也。」潘安仁《射雉賦》：「彳亍中輟，馥焉中鏑。」銑注云：「彳亍，行貌。」爰注云：「止貌。」張衡《舞賦》：「蹇兮欲往，彳亍中輟。」楊廉夫《懷延陵賦》：「遵閶門以彳亍。」王元章詩：「老鶴彳亍如人行。」崇禎中錢牧齋詩：「我衰困舞徒，彳亍坎窞中。」皮襲美謂：「宋廣平鐵腸石心，而《梅花賦》得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然無刻本，世亦罕傳，宋史慶長以不得見爲惜。元鮮于伯機得國子監寫本，書之以贈莊恭甫。隆慶間，田子藝得此書，特爲刊出。

《封還詔書奏》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經稱諸侯之孝曰：「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斯文殆相發揮。

傳記

碑志

張說《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賁乎海隅，元澤漫乎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微道之修陽，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茲裔壤，式是南州。篤五管之政教，總三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公曩時執白簡，登瑣闥；推誠謇諤，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蹈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銳，則聲怛寰域；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雲。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嶽，維天之柱。其入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庶務簡，正色而羣下一。瑟兮僩兮，赫兮喧兮，固以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耳，衣卉麵木，巢山館水，種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數堵，晝遊則華風可觀，家撤茅茨，夜作而災火不發。棟宇之利也，自今始。祖國之舶車，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殊裔胥易其迴途，遠人咸內我邊郡。交易之坦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爲美談。蓋微子去殷，以後王者，襄公伐楚，將得諸侯。尚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廣平有焉。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召，而哀樂繼之。鴻飛遵渚，於汝信處；龍章衮衣，以我公歸。鬱陶乎人思，嗟歎之不足。廣府司馬譚瓊、番禺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徽斯文。予《春秋》之徒也，豈將苟其辭哉！雅敬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贊德之義，遙感耆舊去思之勤，越裳變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作頌，見申伯于藩于宣。觀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戶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政畫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鼈寧，變蓬屋兮改籬牆。魚鱗瓦兮鳥翼堂，洞日華兮皎夜光。火莫炖兮風莫颺，事有近兮惠無疆。崑崙寶兮西海

財，幾萬里兮歲一來。舟如鳥兮貨爲臺，市無欺兮路無盜。旅忘家兮扃夜開，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早！犧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顏真卿《有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 於戲！逆鱗麟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人臣之致極。況乎文包風雅，道濟生靈，建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德而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其惟廣平公乎！公諱璟，字（闕二字），邢州南和人。其先出於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並事跡崇高，各見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宏俊，大理丞。祖務本，皇櫟陽令。父元撫，衛州司戶，贈戶部尚書。自田曹至於尚書，皆實浮於名，而位不充量，事見許公蘇頲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鵬鳥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吞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下在胸間。自後藻思日新，襟懷益爽。年十六七時，或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爲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爲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嘆之，曰：「眞王佐才也。」轉合宮尉。長壽三年從調，判入高等。有司特聞，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爲唐臣，不求榮達，詭奏云：「家本山東，願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錄事參軍。拜舞趨出，后異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尋丁齊國太夫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即眞，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於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天后悅而釋之。遷天官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欲優遊自免，不圖要近，驟至於斯，其敢廢所職乎！」乃悉心納忠，無所迴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脅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天后失色，蒼黃欲起，公叩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敕公出，公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慨，左右震悚。遂俱攝詣臺，庭立切責，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視。自朝至於日昃，敕使馳救之，公不得已而罷。又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豎來吊，公辭曰：「貴近不宜與執法通同。」假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序進，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實佐其謀。及當疇庸，讓而不受。曰：「清宮問罪，事出五王。祀夏中興，功歸明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朝，三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三思慚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中宗將幸西蜀，深虞北鄙，乃兼檢校幷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揖公住。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之而去。屬年穀不登，國租罷入，三思食邑，公悉蠲之。既屢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眞拜，轉杭州，又復遷相州，尋入爲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粵五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祿大夫。玄宗之在儲闈，鎮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嘗於光範門內坐步檐中，諷宰臣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公盛氣詰之曰：「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繇是貶楚州刺史。主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銀青，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尋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爲魏州，入爲國子祭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尋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略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許便宜從事。前是首領桀驁，多據洞不賓，公之下車，無敢不旋。彼之風俗，競趨苟簡，茅茨竹檐，比屋鱗次，火災歲起，煨燼無餘。公教之度材，變以陶瓦，千甍齊翼，萬堵皆興，於今賴焉。燕國公張說著爲碑頌。無何，使中官楊思勗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幸，泣訴於帝，帝嗟嘆久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監修國史。五年，改號侍中。明年，駕幸東都，至三崤，馳道險隘，行不得前。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中丞王怡，並坐當降黜。公奏曰：「必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舍之。曰：「陛下責之，以臣免之，是過歸於上，恩由於下，臣請使且待罪，然後俾其復職。」上嘉而從之。玄宗嘗命公名諸皇子及公主邑號，既而又令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鴟鳩之德，錫以名號，不宜有殊。若母寵子愛，恐非正家之道，王化所宜。」玄宗悅而從之。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狂豎權梁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敕公按覆，如京兆司錄李如璧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公以婚姻假借，天下大同，至於京城，其例尤衆。知情即是同反，無罪不合論辜。凶渠之外，一切原免。天

下欣服焉。中書令河東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鏡機朗澈，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浹背，其爲通賢所服也如此。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留守，公極言得失，無有所隱。玄宗感悅。制曰：「所奏之言，置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因賜綵物二百匹。明年又兼吏部。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雅善戲謔，不常矜莊，與故戶部尚書王晙爲莫逆之友，晚而彌篤。凡所談諧，人輒疏取。端五日蒙賜鍾乳，命醫歸鍊。或以爲上藥異味，不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不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聞者慚退。二十一年抗疏告老，至於再三，手詔優許，遂特給全祿，賜絹五百匹。還東京，公以爲大臣歸休，不宜關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玄宗親駐龍蹕，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二十五年仲冬月十九日寢疾薨於東都明敎里第，享年七十五。天下失聲，玄宗震悼。追贈太尉，謚曰文貞公。賻物米粟，常數有加，喪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釋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藝之女，淑愼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咨。躡公而歿，允終偕老。嗚呼！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南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乂，或哲或謀，克篤前烈，以休令聞。以戊寅歲五月二十九日虔奉遺約，歸葬公於沙河縣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祔焉，禮也。惟公間氣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縱才明。玉立殿天子之拜，介然秉大臣之節。震電憑怒，讜言而不有厥躬，鼎鑊沸前，臨事而義形於色。蠭迪檢押，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諒，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死生勿替。非夫含一之德，格於皇天，不二之心，形於造次，則何以異是乎！允所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威寶者矣！且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宇，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曆五年冬十二月，孫儼，懼遺盛美，不遠求蒙，以眞卿天祿校文，叨太僕之下列。憲臺執簡，承諭德之深知。雖青史傳信，實錄已編於方冊，而豐碑勒銘，表墓願備於論譔。謹憑吏部員外郎盧僎所上行狀，略陳萬一，多恨闕遺。其辭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翼文皇。吏部黃門，紛綸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篤生丞相，祚我有唐。文明純嘏，毅烈堅剛。恆衛間氣，星辰降芒。嶷然山立，鏗爾金鏘。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髫能文，夢鳥發祥。通夕究《易》，沖齡擅場。勝冠結綬，歷政洋洋。乃尉合宮，貳軺琅琅。賦嗤梅艷，篇美松長。蘇公嗟稱，才必佐王。滿歲從調，試言高驤。登聞黼扆，驟列繡裳。簪跡天官，如圭如璋。司言鳳閣，綸綍煌煌。乃作中丞，威棱莫當。志除凶狡，廷劾二張。天后愕眙，百寮震惶。公獨凜然，出身激昂。義形言色，精貫穹蒼。皇室中興，嘉謨克彰。功成牢讓，事軼屠羊。貳職選曹，諫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瑣闥，時維夕郎。悉心糾正，庶績咸康。三思睢盱，席寵干常。責之就第，慚懼靡亢。左曹攝轄，大鹵於囊。兼刺貝邱，朋辭雁行。三思揖語，公獨循牆。處之不怍，轉旆於杭。既遷鄴城，遂尹洛陽。乃作冢宰，訏謨廟堂。俄兼宮相，亟綰銀黃。玄宗登儲，鎭國是遑。潛謀廢立，謠諑相翔。厥男撓政，累奏愆殃。聿臨楚邦，洊察冀方。總督幽薊，翻飛國庠。亞相烈烈，尹京趪趪。旋臨建德，欻莅南荒。俚帥咸詟，茅檛是攘。張公頌德，雋咏甘棠。所忠來召，拜命即裝。略無交言，帝用式臧。載司刑吏，八座抑揚。兼監黃樞，鈞軸是將。匪躬蹇蹇，終始洸洸。乃拜儀同，允釐保障。河東閱故，汗洽流漿。狂豎犯闕，凶渠既戕。命公覆獄，咸脫死亡，乃涉右揆，讜論泱泱。每謔王君，豈常矜莊。懸車告老，庶保康強。方崇饋酳，孤映縑緗。天不憖遺，萎哲壞梁。一人震悼，九有凄涼。市既罷賈，舂仍絕粮。乃贈太尉，飾終禮滂。返葬沙河，羽儀央央。闔朝傾祖，河尹護喪。生榮死哀，行路感傷。令人孺慕，攀泣喤喤。高墳崔嵬，鉅鹿劇旁。森梢宰樹，繚繞連岡。吁嗟廣平，宅此不暘。孝孫翼翼，論譔靡忘。豐碑堅碣，萬古瞽相。

又《唐故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側記》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於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朔兇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於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爲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於貨賄，多以金帛賂遺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其後節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玄宗切責名品，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玄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入奏，玄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乃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至臣門，非不受也。」玄

宗深嘉歎之。前碑闕焉，故略述於此。公第三子渾之爲中丞也，方欲陳乞御製碑頌，未果而中受譴責，旋羯胡作亂，事竟不成。眞卿時忝監察殿中，爲中丞屬吏，故公孫儼泣請眞卿論譔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曰嵩，以文武忠義之姿，爲國保障，上慕公之德業，歎尚無窮，次嘉儼之懇誠，崇豎莫致，迺命屯田郎中權邢州刺史封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僕刻字之工，成乎半歲，磨礱既畢，建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觀，雖大賢爲德，樹善庸限於存亡；而小子何知，附驥托跡於階序。眞卿刺湖州之日，因成文，請儼刻其側而志之。未及雕鐫，而第六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戎幕，河隴失守，介於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燉煌，僅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拜。恩命未達，而吐蕃圍城。兵盡矢窮，爲賊所陷。吐蕃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舅賢相也，落魄如此，豈可留乎！」遂贈以駝馬，送還於朝。大曆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護歸。士君子偉之，乃古來所無也。上欲特加超奬，且命待制於側門。十三年春三月，吏部尚書顏眞卿記。

傳狀

《舊唐書・宋璟傳》　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後魏吏部尚書弁七代孫也。父玄撫，以璟貴，贈邢州刺史。璟少耿介有大節，博學，工於文翰。弱冠舉進士，累轉鳳閣舍人，當官正色，則天甚重之。【略】璟尋遷左御史臺中丞。張易之與弟昌宗縱恣益橫，傾朝附之。昌宗私引相工李弘泰觀占吉凶，言涉不順，爲飛書所告。璟廷奏請窮究其狀，則天曰：「易之等已自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等事露自陳，情在難恕，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請勒就御史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必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恐忤旨，遽宣敕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則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臺，將加鞫問。俄有特敕原之，仍令易之等詣璟辭謝，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則法無私也。」璟嘗侍宴朝堂，時易之兄弟皆爲列卿，位三品，璟本階六品，在下座。易之素畏璟，妄悅其意，虛位揖璟曰：「公第一人，何乃下座？」璟曰：「才劣品卑，張卿以爲第一人，何也？」當時朝列，皆以二張內寵，不名官，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天官侍郎鄭善果謂璟曰：「中丞奈何呼五郎爲卿？」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若以親故，當爲張五。足下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鄭善果一何懦哉！」其剛正皆此類也。自是易之等常欲因事傷之，則天察其情，竟以獲免。神龍元年，遷吏部侍郎。中宗嘉璟正直，仍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伏下後言朝廷得失。尋拜黃門侍郎。【略】中宗幸西京，令璟權檢校幷州長史，未行，又帶本官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頻遭水潦，百姓饑餒，三思封邑在貝州，專使徵其租賦，璟又拒而不與，由是爲三思所擠。又歷杭、相二州刺史，在官清嚴，人吏莫有犯者。中宗晏駕，拜洛州長史。睿宗踐祚，遷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春宮，又兼右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先是，外戚及諸公主干預朝政，請託滋甚。崔湜、鄭愔相次典選，爲權門所制，九流失叙，預用兩年員闕注擬，不足，更置比多選人，大爲士庶所歎。至是，璟與侍郎李乂、盧從愿等大革前弊，取捨平允，銓綜有叙。時太平公主謀不利於玄宗，嘗於光範門內乘輦伺執政以諷之，衆皆失色。璟昌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眞宗廟社稷之主，安得有異議！」乃與姚崇同奏請令公主就東都。玄宗懼，抗表請加罪於璟等，乃貶璟爲楚州刺史。無幾，歷魏兗冀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尋拜國子祭酒，兼東都留守。歲餘，轉京兆尹，復拜御史大夫，坐事出爲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仍爲五府經略使。廣州舊俗，皆以竹茅爲屋，屢有火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人皆懷惠，立頌以紀其政。開元初，徵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明年，官名改易，爲侍中，累封廣平郡公。【略】俄又令璟與中書侍郎蘇頲爲皇子制名及封邑，幷公主等邑號。【略】先是，朝集使每至春將還，多有改轉，率以爲常，璟奏請一切勒還，絕其僥求之路。又禁斷惡錢，發使分道檢括銷毀之，頗招士庶所怨。俄授璟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明年，京兆人權梁山構逆伏誅，制河南尹王怡馳傳往長安窮其枝黨。怡禁繫極衆，久之未能決斷，乃詔璟兼京兆留守，幷按覆其獄。璟至，惟罪元謀數人，其餘緣梁山詐稱婚禮因假借得罪及脅從者，盡奏原之。十二年，駕又東巡，璟復爲留守。上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爲朕股肱耳目。今將巡洛邑，爲別歷時，所有嘉謨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絹等，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其見重如此。俄又兼吏部尚

書。十七年，遷尚書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官。敕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於尚書都省大會百僚。玄宗賦詩褒述，自寫與之。二十年，以年老上表曰：【略】手敕許之，仍令全給祿俸。璟乃退歸東都私第，屏絕人事，以就醫藥。二十二年，駕幸東都，璟於路左迎謁，上遣榮王親勞問之，自是頻遣使送藥餌。二十五年薨，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曰文貞。

紀事

劉禹錫《獻權舍人書》 嘗聞昔宋廣平之沈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爲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方列於聞人之目。

《唐詩紀事・宋璟》 開元天子登封泰山，南出雀鼠谷，張說獻詩，明皇御答，羣臣應制，故明皇詩有「川途猶在晉，車馬漸歸秦」之句。餞張尚書朔方者，燕公說也。明皇詩有「三台入武帳，八座起文昌」之句。左丞相張說、右丞相宋璟、太子少傅源乾曜，同日上官，錫宴東堂，明皇賜詩，有「赤帝收三傑」之句，故蘇晉序云：「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樂，蓋爲此也。」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上》 《開元後格》九卷，宋璟等撰。

《新唐書・藝文志四》 《宋璟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 《宋璟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宋璟集》十卷。

藝文

張説《岳州贈廣平公宋大夫》 亞相本時英，歸來復國楨。朝推長孺直，野慕隱之清。傳節還閩嶂，皇華入漢京。寧思江上老，歲晏獨無成。

雜録

《大唐新語・極諫》 武三思得幸於中宗，京兆人韋月將等不堪憤激，上書告其事。中宗惑之，命斬月將。黃門侍郎宋璟執奏，請按而後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履，岸巾出側門，迎謂璟曰：「朕以爲已斬矣，何以緩之？」命促斬。璟曰：「人言宮中私於三思，陛下竟不問而斬，臣恐有竊議。」固請按而後刑。中宗大怒。璟曰：「請先斬臣。不然，終不奉詔。」乃流月將於嶺南，尋使人殺之。

又《剛正》 張易之、昌宗方貴寵用事，潛相者言其當王，險薄者多附會之。長安末，右衛西街有牓云：「易之兄弟、長孫汲、裴安立等謀反。」宋璟時爲御史中丞，奏請窮理其狀。則天曰：「易之已有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且謀反大逆，法無容免，請勒就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言發禍從，即入鼎鑊。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遽宣敕命，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左拾遺李邕歷階而進，曰：「宋璟所奏，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則天意若解，乃傳命，令易之就臺推問。斯須，特敕原之，仍遣易之、昌宗就璟拜謝。拒而不見，令使者謂之曰：「公事當公言之。私見即法有私也。」璟謂左右：「恨不先打豎子腦破，而令混亂國經，吾負此恨！」時朝列呼易之、昌宗爲「五郎」、「六郎」，璟獨以官呼之。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喚五郎爲卿？」璟曰：「鄭杲何庸之甚！若以官秩，正當卿號；若以親故，當爲『張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張氏家僮，號五郎、六郎，何也？」杲大慙而退。

《唐語林・德行》 玄宗時重午日，賜丞相鍾乳。宋璟命子弟將此付醫人合鍊，對曰：「上之所賜，必當珍異，付其家，必遭竊換。」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人。」

又《方正》 宋璟爲廣府都督，玄宗思之，使內臣楊思勗馳驛往追。璟就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倖殿中，訴于玄宗。上嗟歎良久，拜刑部尚書。

又 宋璟。則天朝，以頻論得失，內不能容，而憚其公正，乃敕璟往揚

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識其所由，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復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且仲翔所犯贓污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敕臣，恐陛下之意，當有危臣，請不奉制。」月餘，優詔令副李嶠使蜀。嶠喜，召璟曰：「叨奉渥恩，與公同謝。」璟曰：「恩制示禮數，不以禮遣璟，璟不當行，謹不謝。」乃上言曰：「臣以憲司，位居獨坐。今隴蜀無變，不測聖意令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庭故事，請不奉制。」易之等冀璟出使，當別以事誅之。既不果，伺璟家有婚禮，將刺殺之。有密以告者，璟乘事舍于他所，乃免。易之尋伏誅。

《太平廣記》卷二〇五引《羯鼓録》　宋開府璟，雖耿介不羣，亦深好聲樂，尤善羯鼓。始承恩顧，與玄宗論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魯山花甕。撚小碧上，掌下須有朋肯聲，據此乃是漢震第一鼓也。且磉用石末花甕，固是腰鼓。掌不朋肯聲，是以手指，非羯鼓明矣。（第二鼓者，左以杖，右以手指。）」璟又謂上曰：「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按此即羯鼓之能事，山峰取不動，雨點取其急。」玄宗與璟兼善兩鼓也。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明祖母，即開府之女，今尊賢里鄭氏第有小樓，即宋夫人習鼓之所也。

傅若金《李氏大學治平龜鑑序》　昔唐宋璟進《無逸圖》而警戒之道成，張九齡上《事鑑》而諷論之功著。

李崇嗣

《覽鏡》　《唐詩歸》卷一：「今朝開鏡匣，疑是別逢人」，譚元春云：不離舊意，又開一想。

陳子昂《夏日暉上人房別李參軍崇嗣并序》　考察天人，旁羅變動，東西南北，賢聖不能定其居，寒暑晦明，陰陽不能革其數，莫不雲離雨散，奔馳于宇宙之間，宋遠燕遙，泣別于關山之際，自古來矣。李參軍白雲英胄，紫氣仙人，愛江海而高尋，頓風塵而未息，來從許下，月旦出于龍泉，言入蜀中，星文見於牛斗。野亭相遇，逆旅承歡，謝鯤之山水暫開，樂廣之雲天自樂。思道林而不見，悵若有亡，詣祇樹而從遊，□然舊款。高僧展袂，大士臨筵，披□路之天書，坐琉璃之寶地，簾帷後闢，拂鸚鵡之香林，欄檻前開，照芙蓉之綠水。討論儒墨，探覽眞玄，覺周孔之猶述，知老莊之未晤。遂欲高攀寶座，伏奏金仙。開不二之法門，觀大千之世界。歡娛恍晚，離別行催。紅霞生而白日歸，青氣凝而碧山暮。驪歌斷引，抗手將辭。江漢浩浩而長流，天地居然而不動。嗟乎！色爲何色？悲樂忽而因生；誰去誰來，離會紛而妄作。俗之迷也，不亦煩乎！各述所懷，不拘章韻。四十九變化，一十三死生。翕忽玄黃裏，驅馳風雨情。是非紛妄作，寵辱坐相驚。至人獨幽鑒，窈窕隨昏明。咫尺山河道，軒窗日月庭。別離焉足問，悲樂固能幷。我輩何爲爾，棲皇猶未平。金臺可攀陟，寶界絕將迎。戶牖觀天地，階基上杳冥。自超三界樂，安知萬里征。中國要荒內，人寰宇宙榮。弦望如朝夕，寧嗟蜀道行。

《唐詩紀事・李崇嗣》　陳子昂《題李三書齋》云：「灼灼青春仲，悠悠白日昇。聲容何足恃，榮吝坐相矜。願與金庭會，將待玉書徵。還丹應有術，烟駕共君乘。」又《別李參軍》詩云：「弦望如朝夕，寧嗟蜀道行。」又《酬李參軍旅館見贈》云：「昨夜銀河畔，星文犯遙漢。今朝紫氣新，物色果逢眞。言從天上落，乃是地僊人。白璧疑冤楚，烏裘似入秦。摧藏多古意，歷覽備艱辛。樂廣雲雖睹，夷吾風未春。鳳歌空有問，龍性詎能馴。寶劍終應出，驪珠會見珍。未及馮公老，何驚孺子貧。青雲儻可致，北海憶孫賓。」皆與福業酬唱也。沈佺期《黃口讚序》云：「聖曆中，有敕東觀修書，黃口飛落鉛槧間，奉宸主簿李崇嗣命采花哺之，河東薛曜邀余爲讚。」

盧藏用

論述

《後村詩話》卷四　盧藏用序陳拾遺集，稱其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

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至于《感遇》之篇，則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韓柳未出之前，能爲此論，亦可謂之知言矣。其論歷代文弊皆不錯，惟謂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出，于是風雅之道掃地，則大不然。按上官儀詩律雖未脱徐、庾，然孤忠大節，遂與褚河南相輝映于史冊。藏用不終隱向（尚）可恕，晚附太平公主，時人指終南山捷徑，目藏用爲隨駕處士，與蕭至忠輩同傳。其詆上官儀，將以媚公主耳，豈篤論乎！

《**錢唐州高使君赴任**》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頷聯）對仗恰好。

傳記

《**舊唐書・盧藏用傳**》　盧藏用字子潛，度支尚書承慶之姪孫也。父璥，有名於時，官至魏州司馬。藏用少以辭學著稱。初舉進士選，不調，乃著《芳草賦》以見意。尋隱居終南山，學辟穀、練氣之術。【略】神龍中，累轉起居舍人，兼知制誥，俄遷中書舍人。藏用常以俗多拘忌，有乖至理，乃著《析滯論》以暢其事。【略】景龍中，爲吏部侍郎。藏用性無挺特，多爲權要所逼，頗隳公道。又遷黃門侍郎，兼昭文館學士，轉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先天中，坐託附太平公主，配流嶺表。開元初，起爲黔州都督府長史，兼判都督事，未行而卒，年五十餘。有集二十卷。藏用工篆隸，好琴棋，當時稱爲多能之士。少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二人幷早卒，藏用厚撫其子，爲時所稱。然初隱居之時，有貞儉之操，往來于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爲「隨駕隱士」，及登朝，趙趄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以此獲譏于世。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盧藏用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一**》　盧藏用《春秋後語》十卷。

又《**藝文志三**》　盧藏用注《老子》二卷。

又　注《莊子內外篇》十二卷。

又　盧藏用《子書要略》一卷。

又《**藝文志四**》　《盧藏用集》三十卷。

《**通志・藝文略**》　《盧藏用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盧藏用集》三十卷。

雜録

《**大唐新語・隱逸**》　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職。有道士司馬承禎者，睿宗迎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耳。」藏用有慚色。藏用博學工文章，善草隸，投壺彈琴，莫不盡妙。未仕時，嘗辟穀練氣，頗有高尚之志。及登朝，附權要，縱情奢逸，卒陷憲綱，悲夫！

《**太平廣記**》**卷二四〇引**《**譚賓録**》　盧藏用徵拜左拾遺，遷吏部侍郎、中書舍人，歷黃門侍郎兼昭文館學士，轉尚書右丞，與陳伯玉、趙貞固友善。隱居之日，頗以貞白自衒，往來于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爲假隱。自登朝，奢靡淫縱，車服鮮麗，趙趄詭佞，專事權貴，時議乃表其醜行。以阿附太平公主，流隴州。

李適

論述

綜論

賈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唐虞賡歌，殷周《雅》《頌》，美文之盛也。厥後四夷交侵，諸侯征伐，文王之道將墜地，於是仲尼刪《詩》、述《易》、作《春秋》，而叙帝王之書，三代文章，炳然可觀。洎騷人怨靡，揚、馬詭麗，班、張、崔、蔡，曹、王、潘、陸，揚波扇飈，大變《風》、《雅》。宋齊梁隋，盪而不返。昔延陵聽樂，知諸侯之興亡，覽數代述作，固足驗夫理亂之源也。皇唐紹周繼漢，頌聲大作，神龍中興，朝稱多士。濟濟儒術，煥乎文章，則我李公，傑立當代。於戲！斯文將喪久矣，習《鄭》《衛》者，難與言《咸》《韶》之節；被氈裘者，難與議周公之服。而公當頹靡之中，振泮泮之聲，可謂深見堯舜之道，宣尼之旨，鮮哉希矣！觀作者之意，得《易》之變，知《書》之達，究《詩》之微，極《春秋》之褒貶，可謂孔門之弟，洙泗遺徒。至其逸韻，揚扇飈，餔糟啜醨，時有婉麗之什，浮艷之句。皆牽於詔旨，迫於時事，然亦言近而興深，語細而諷大，罔有不舍六經之奥義，覽者其知夫子之牆乎！至先大夫與公有皮鮑之知，公嗣子吏部侍郎季卿與至有聲譽之好，德業度量，弱歲聞之於趨庭，文學編簡，中年得之於吏部，所見異辭，所傳異文，敢不序焉！夫其游夏之文學，不備顔子之德行；許郭之機覽，未聞班張之贊述；而公文與行協，識與才幷，是故大名震於當代，德慶流於後葉，不其偉歟！

獨孤及《唐故正議大夫右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李公（季卿）墓誌銘》

初，公烈考曰適，神龍中歷官中書舍人、昭文館學士、工部侍郎。才高而明，爲文章著龜。公生而好學，地使然也。豁然宏達，天所縱也。

分論

《答宋十一崖口五渡見贈》　《石園詩話》卷一：唐人投贈酬答之作，多呼其人之行輩，始見于李適《答宋十一崖口五渡見贈》。

《奉和立春遊苑迎春》　《唐詩箋注》卷四：應制詩大概意味少，只要字句鮮妍，措詞工穩。然入俗手搬運，同此幾事，便覺堆垛討厭。如此詩同用「金輿玉輦」以下等實字，運化輕省，不同凡手。此固有雅俗之分，不可勉強，讀者參之。

《帝幸興慶池戲競渡應制》　《唐詩評選》卷四：動運英多。

《錢唐永昌赴任東都》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十三：（末句）用字面取妍。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中・李適》　李適者，雍州萬年人。景龍中，爲中書舍人，俄轉工部侍郎。睿宗時，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被徵至京師。及還，適贈詩，序其高尚之致，其詞甚美，當時朝廷之士，無不屬和，凡三百餘人。徐彦伯編而叙之，謂之《白雲記》，頗傳於代。尋卒。

《新唐書・文藝傳中・李適》　李適字子至，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再調猗氏尉。武后脩《三教珠英》書，以李嶠、張昌宗爲使，取文學士綴集，於是適與王無競、尹元凱、富嘉謨、宋之問、沈佺期、閻朝隱、劉允濟在選。書成，遷戶部員外郎，俄兼脩書學士。景龍初，又擢脩文館學士。睿宗時，待詔宣光閣，再遷工部侍郎。卒，年四十九，贈貝州刺史。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敕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十松焉。」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譔《九經要句》及素琴于前，士貴其達。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李適集》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李適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　《李適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適集》十卷。

藝文

張説《李工部挽歌三首》　錦帳爲郎日，金門待詔時。楊宮先上賦，柏

殿幾連詩。瞬息琴歌斷，凄涼簫挽悲。那堪霸陵岸，回首望京師（一）。宅兆西陵上，平生雅志從。城臨丹闕近，山望白雲重。會葬知元伯，看碑識蔡邕。無由接神理，揮涕向青松（二）。常時好賓客，永日對弦歌。是日歸泉下，傷心無奈何。墓庭人已散，祭處鳥來過。碑石生苔蘚，榮名豈復多（三）。

《唐詩紀事・李適》 徐彦伯《題適碑陰序》曰：「噫嘻李公，生自號東山子，死葬東山，豈其讖哉！神交者歌《薤露》以送子歸東山焉。」歌曰：隴障縈紫氣，金光赫氛氳。美人含遙靄，桃李方自薰。圖高黃鶴羽，寶奪驪龍羣。忽驚《薤上》曲，掩噎東山雲（一）。回也實夭枉，賈生亦晚促。今復哀若人，危迅風前燭。夜臺淪清鏡，窮塵埋結綠。何以贈下泉，生芻唯一束（二）。

房融

《猗覺寮雜記》卷上 房融在韋后時用事，謫南海，過韶州之廣果寺，今之靈鷲也，有詩。【略】融之文章見《楞嚴經》，詩止一篇。李嶠、沈、宋之流，方爲律詩，謂之近體，此詩近體之祖也。

《龍性堂詩話初集》 唐房融在韋后時用事，謫南海，過韶之廣勝寺，今之靈鷲也。有詩云：「零落嗟殘命，蕭條託勝因。方燒三界火，遽洗六情塵。隔嶺天花發，凌空月殿新。誰憐鄉國思，從此學分身。」時融筆授《首楞》，其文妙絕千古，詩乃僅見此律。即其子琯相繼爲相，皆有盛名，而詩章寥寥，何也？

《新唐書・房琯傳》 房琯字次律，河南河南人。父融，武后時，以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元年，貶死高州。

張循之

《巫山高》 《唐詩歸》卷一：「暗谷疑風雨，陰崖若鬼神」，譚元春云：讀此眞如入暗谷幽崖中，惕人心骨。「爲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譚元春云：用得不套。

《舊唐書・蘇晉傳》 初，晉與洛陽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友善，循之等並以學業著名。循之，則天時上書忤旨被誅。仲之，神龍中謀殺武三思，爲友人宋之愻所發，下獄死。晉厚撫仲之子漸，有如己子，教之書記，爲營婚宦。及晉卒，漸制猶子之服，時人甚以此稱之。

李日知

《舊唐書・孝友傳・李日知》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也。舉進士。天授中，累遷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寬平無冤濫。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請斷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答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因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神龍初，爲給事中。日知事母至孝，時母老，嘗疾病，日知取急調侍，數日而鬢髮變白。尋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婦邑號而卒，將葬發引，吏人賚告身而至，日知於路上即時殞絕，久之乃蘇。左右皆哀慟，莫能仰視。巡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將聞其孝悌之跡，使求其狀，日知辭讓不報。服闋，累遷黃門侍郎。時安樂公主池館新成，中宗親往臨幸，從官皆預宴賦詩，日知獨存規誡，其末章曰：「所願暫思居者逸，莫使時稱作者勞。」論者多之。景雲元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知政事如故。明年，進拜侍中。先天元年，轉刑部尚書，罷知政事。頻乞骸骨，請致仕，許之。初，日知將有陳請，而不與妻謀，歸家而使左右飾裝，將出居別業。妻驚曰：「家產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爲遽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本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無止足之日。」及歸田園，不事產業，但葺構池亭，多引後進，與之談讌。開元三年卒。初，日知以官在權要，諸子弟年纔總角，皆結婚名族，時議以爲失禮之中。卒後，少子伊衡，以妾爲妻，費散田宅，仍列訟諸兄，家風替矣。

《隋唐嘉話》卷下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穿，有蒲魚利，京師賴之。中

宗朝，安樂公主請焉，帝曰：「前代已來，不以與人。不可。」主不悅，因大役人徒，別掘一池，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云：「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及睿宗即位，謂之曰：「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中正，何能若是！」無何而遷侍中。

上官婉兒

論述

綜論

李顒《起復上官氏爲婕妤制》　《易》著鳴謙，《禮》稱辭貴。以崇讓而退滿，推心自得，其道彌光。前昭容上官氏，相門積善，儒宗雅訓，文學冠時，柔嘉順則。內守恬淡，外防奢侈。發於少長，持以周旋。樂無靡嫚，衣必澣濯。珠璣不珍，墳籍爲寶。故能誠切一室，功宣兩朝。讜議日聞，屢援楚筆。忠規歲納，方輕漢輦。惟此邦媛，鬱爲宮師。遂能德綜十倫，孝高百行。頃罹創巨，爰命權奪。秩茂左嬪，思被光寵。志齊班女，懇陳捐挹。而賢明之業，經濟之才，素風逾邁，清輝益遠。不成厥美，將蔽斯言。今依表奏，以憲圖史。可起復婕妤。

張説《上官昭容集序》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綵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經天地、究人神，聞寂寞、覽幽昧，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搖筆雲飛，咸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爲靈也。越在襁褓，入於掖庭。天實啓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恥。每豫遊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奧主之協讚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宮閣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婕妤，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祕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令範，代罕得聞。庶姬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挾纊，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甿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柔曼，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圃。故登崑巡海之意寢，翦胡刈越之威息。璿臺珍服之態消，從禽嗜樂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來葉。非夫玄黃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羣靈挾志。誕異人之寶，授興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遊東壁，同宴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琯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叙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朝野僉載》補輯　逆章詩什並上官昭容所製。昭容，上官儀孫女，博涉經史，研精文筆，班婕妤、左嬪無以加。

《唐詩紀事・上官昭容》　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衆篇並作，而采麗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大抵浮靡，然皆有可觀，昭容力也。

何良俊《唐雅序》　至景龍中，上官昭容以宮闈之媛，往往與朝士埒能。

《唐音癸籤・評彙四》　宮媛前有上官昭容，後有宋若華姊妹五人。昭容，儀之孫。若華，之問裔孫。詩固有種耶？

又　又按，張説論上官昭容云：中宗景龍之際，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豫遊宮觀，行幸河山，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抑亦奧主之協讚。然則漢代楚聲，得自房中女蘿，唐年近律，成諸綵樓雌秤。事儻有同，功難忘始者歟！

《詩筏》　發語難得有力，有力故能挽起一篇之勢；結語難得有情，有

情故能鎖住一篇之意。能挽起一篇，故一篇之情亦動；能鎖住一篇，故一篇之勢亦完，兩相資也。唐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羣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退，惟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則沈詩也。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羞睹豫章才。』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自健舉。」所云「健舉」，豈非結語有情，通篇之勢亦完耶！昭容婦人，乃能辨工拙於毫釐如此，令人嘆服不置。但結句猶易得，若發語有力，則雖唐人名家，亦人不數篇而已，故發語尤難。

分論

《奉和聖製立春日侍宴内殿出剪綵花應制》　《名媛詩歸》卷九：全首皆以輕動生轉折之妙。詠物詩不貴藻艷，在遠靜。若遠靜中藻艷，則其悠柔和平之氣繚繞筆端，使人味其一二字，皆有委宛難盡，不能名言，其妙者矣。「密葉因裁吐，新花逐剪舒」，「裁」、「剪」二字，對得太板實。「攀條雖不謬，摘藥詎知虛」，想路自別，不屑襯入俗艷語。「春至由來發，秋還未肯疏」，情深在此一句，頗覺自矜自重。「借問桃將李」，「借問」字、「將」字俱有微情。

《九月九日上幸慈恩寺登浮圖群臣上菊花壽酒》　《名媛詩歸》卷九：此卻似應制詩矣。然尚無呆重之氣。又「卻邪萸入佩」，「入」字用得穩。又「門疑待佛開」，三字幽奧。

《綵書怨》　《四溟詩話》卷四：楊升庵所選《五言律祖》六卷，獨此一篇平妥勻淨，頗異六朝氣格。《名媛詩歸》卷九：能得如此一氣清老，便不必奇思佳句矣。此唐人所以力追聲格之妙也。既無此高渾，卻復鏟削精彩，難乎其爲詩矣。「葉下洞庭初，思君萬里餘」，如此起便覺颯然而來，雖由氣厚，然兩句中亦自有聲情轉折之妙。「露濃香被冷」，妙在「露濃」二字，以無意中生情。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起超遠。

《駕幸三會寺應制》　《名媛詩歸》卷九：不惟得侍從之體，觀其出語，莊整高亮，而有深肅之氣。天顏在近，而意度舒展，亦由才力堪匹耳。如此應制，可稱女中沈宋矣。「釋子談經處，軒臣刻字留。故臺遺老識」，略說訪求遺跡，便有廢興存亡之感。「殘簡聖君求」，想爾時正博求右軍眞蹟故也。「駐蹕懷千古，開襟望九州」，英主胸中每有此等襟懷。「四山緣塞合，三水夾城流」，二語亦有雅望之意。「宸翰陪瞻仰，天杯接獻酬」，「陪瞻仰」、「接獻酬」，用字爽然，言外有溫文峻整，若不敢探恩持寵，自失謹重意。

《駕幸新豐温泉宫獻詩三首》一　《名媛詩歸》卷九：絕句能徙，然竟住畢，竟神老氣健。「遙看電躍龍爲馬，迴矚霜原玉作田」，「遙看」、「迴矚」，俱有分曉。

又二　《名媛詩歸》卷九：全首皆以猛力震撼出之，可以雄視李嶠等二十餘人矣。「鸞旂掣曳拂空迴，羽騎驂驔躡景來」，形容處心目皆震動。

又三　《名媛詩歸》卷九：「翠幕珠幃敞月營，金罍玉斝泛蘭英」，此二語比前二首稍似修細，惜下二句太湊，便有淺露之氣。

《遊長寧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一　《名媛詩歸》卷九：「逐仙賞，展幽情」，「逐」字、「展」字，若兩接，又若兩斷。此下字之妙。段落處正其迴環處也。

又二　《名媛詩歸》卷九：三言詩妙在俱似未竟，偶然點筆成句，不可認作有意欲作也。

又三　《名媛詩歸》卷九：「不煩歌吹」，「不煩」二字有質傲意。

又四　《名媛詩歸》卷九：「煙霞問訊」，行回之想，難于豁然。

又五　《名媛詩歸》卷九：「枝條鬱鬱，文質彬彬」，枝條上看出文質，非警敏心手不知，然在女子口中尤妙。文人作此，非由好奇，即入庸弱一道。「山林作伴，松桂爲鄰」，此二語便不像能說「文質彬彬」四字人家。

又六　《名媛詩歸》卷九：「莫怪留步」，作率語頗盡謙抑之致。

又七　《名媛詩歸》卷九：「莫論」、「休說」等，是惡俗極矣。

又八（《全唐詩》作一四）　《名媛詩歸》卷九：「攀條招逸客，偃桂叶幽情」，三字有孤芳獨賞之意。「水中看樹影」，要知「水中看」非看水中也。看詩有畢竟從順文解去，其妙難言。逆解便失詩意。

又九（《全唐詩》作一五）　《名媛詩歸》卷九：「攜琴待叔夜，負局訪安期」，「待」字、「訪」字，俱用得有情。

又一〇（《全唐詩》作一六）　《名媛詩歸》卷九：此詩平中有疏越之趣，其實專以結搆之密生出淹雅。必欲句句作意，便成斧鑿痕矣，安得如此

爽豁。「泉石多山趣」，山字贊得有分別，泉石妙在得山趣，此眞園林中佳景。「巖壑寫奇形」，此卻從上句脫出，無此一句形容，則太弱矣。

又一一（《**全唐詩**》**作一七**）　《名媛詩歸》卷九：「怡」字、「類」字、「當」字俱醜。此等語一直說去，便覺意致索然。

又一二（《**全唐詩**》**作一八**）　《名媛詩歸》卷九：「今日恣情攀」，「今日」兩字，用來挺然入口，自能知之。

又一三（《**全唐詩**》**作一九**）　《名媛詩歸》卷九：「暫遊仁智所」，此句莊而古。

又一四（《**全唐詩**》**作二〇**）　《名媛詩歸》卷九：「瀑溜晴疑雨，叢篁晝似昏」，「晝似昏」，景更幽澹，覺疑雨尚直。「山中眞可翫，暫請報王孫」，「暫請報」三字，說得深。

又一五（《**全唐詩**》**作二一**）　《名媛詩歸》卷九：「傍池聊試筆，倚石旋題詩」，便成幽事。「預彈山水調，終擬從鍾期」，好在「終擬」二字應得有情。

又一六（《**全唐詩**》**作二二**）　《名媛詩歸》卷九：無情無趣寫出，自然難看，皆由「借問何爲者」一句，上下俱不相接耳。此病易犯難知，然亦粗率則爾，細思決不至此。「橫鋪豹皮褥」，詩中有景，事必不可用者，如「橫鋪豹皮褥」之語，不惟入口不馴，寫來亦覺俚拙。「側岸鹿胎中」，如此用事，便不傷雅。「借問何爲者，山中有逸人」，無謂之甚。

又一七（《**全唐詩**》**作二三**）　《名媛詩歸》卷九：通首皆以用虛字得力，知其落腕時自能鬆放。又：使事正以隱現爲至。所謂隱現者，虛實互用法也。不粘不滯，便得之。

又一八（《**全唐詩**》**作二四**）　《名媛詩歸》卷九：「參差碧岫聳蓮花，潺緩綠水瑩金沙」，麗景實在細潤輕亮。如此寫來，有幽嚴之氣，無絢爛之觀。

又一九（《**全唐詩**》**作二五**）　《名媛詩歸》卷九：「憑高瞰險足怡情，菌閣桃源不暇尋」，「不暇尋」，深於幽處。非久習林園靜思高寄，不能知此況味。

又二〇（《**全唐詩**》**作八**）　《名媛詩歸》卷九：妙在是咏戚里園林詩耳。太華侈便有帝王氣象，稍儉約又非恩寵門楣，此正其善於立言處。「玉環騰遠創，金埒落殊榮」，入歎賞感激語，無晃耀俗情。「弗翫珠璣飾，仍留仁智情」，「弗翫」二字達，「仍留」二字高，可謂雅人深致。有此念頭，始不埋沒紛華靡麗中。

又二一（《**全唐詩**》**作九**）　《名媛詩歸》卷九：「登山一長望，正遇九春初。結駟填街衢，閭閻滿邑居」，此處述其行游歡聚之景，使民不驚，便無驕寵盈溢之態。「鬬雪梅先吐，驚風柳未舒」，此句勝于上句，正以「驚風」二字用得恍忽耳。

又二二（《**全唐詩**》**作一〇**）　《名媛詩歸》卷九：「霽曉氣清和，霽曉便含清和意，然非「氣」字又形容「霽曉」不出。「披襟賞薜蘿。玳瑁凝春色，琉璃漾水波」，瑰麗中仍有秀氣。「鼓石聊長嘯，攀松乍短歌」，觸物感興情事有之，「聊」字、「乍」字中更有幻情。

又二三（《**全唐詩**》**作一二**）　《名媛詩歸》卷九：「隱几避囂紛」，「隱几」二字，便微而曲。「石畫粧苔色，風梭織水紋」，上句妙在輕雅，此句便鑿。偶然寫到，自有離即之妙。粘着對偶，意想便不能明白。

又二四（《**全唐詩**》**作一三**）　《名媛詩歸》卷九：「策杖臨霞岫，危步下霜蹊」，極眞率語。他人未嘗寫出，偶然拈得。「志遂深山靜，途隨曲澗迷。漸覺心神逸」，說性情中語，一入膚淺，便俚俗不可耐。以性情非語言可盡，尚可以疏率成句耶！

《**上幸東莊應制**》（《**全唐詩**》**作**《**遊長寧公主流杯池**》**一一**）　《名媛詩歸》卷九：「暫爾遊仙第，淹留惜未歸。霞窗明月滿，澗戶白雲飛。書引藤爲架，人將薜作衣」，人知并稱兩句爲佳，不知上句寫出幽澹，下句便有塵氣。用警聯上既作意，下須澹宕。承接若復平平，相對遂成湊句矣。

句　許顗《彥周詩話》：唐高宗御羣臣宴，賞《雙頭牡丹詩》。上官昭容一聯云：「勢如連璧友，情若臭蘭人。」計之必一英奇女子也。《秋窗隨筆》：牡丹開并蒂者自昔有之。唐高宗宴羣臣賞牡丹賦詩，上官昭容云：「勢如連璧友，心似嗅蘭人。」明皇時沈香亭前木芍藥盛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間，香艷各異。《唐音癸籤・詁箋五》：余觀唐人牡丹入詩，不但中、晚，即初、盛概有。歐公不知何故謂篇什爲少。此花移植於武后，賦句於婉兒，譜清平調於太眞。有此三名雌爲之破天荒，雖矢音不多，已占盡一代風流矣。寧待「買栽」「看到」等語出，始云盛哉！鄭樵謂芍藥見於《風》、《雅》，最古，牡丹晚出，依芍藥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藥，

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以爲名。而爲唐人所重，貴游競趨，至今彌甚，遂使芍藥爲洛譜衰宗矣。

傳記

碑志

張說《昭容上官氏碑銘》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乃生靈媛，祚我聖君。精微其道，煥炳其文。三光錯行，昭容綱紀。百揆繁會，昭容條理。外圖邦政，內諮天子。憂在進賢，思求多士。忠孝心感，天焉報之。吉凶有數，邱焉禱之。如彼九日，羿焉暴之。如彼三良，秦焉悼之。漢宮選才，班氏其特。楚史書霸，樊姝之力。或穆齊公，叙其明德。嗟爾彤管，是鑒是則。

傳狀

《舊唐書·后妃傳上·中宗上官昭容》 中宗上官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也。父庭芝，與儀同被誅，婉兒時在襁褓，隨母配入掖庭。及長，有文詞，明習吏事。則天時，婉兒忤旨當誅，則天惜其才不殺，但黥其面而已。自聖曆已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中宗即位，又令專掌制命，深被信任。尋拜爲昭容，封其母鄭氏爲沛國夫人。婉兒既與武三思淫亂，每下制敕，多因事推尊武氏而排抑皇家。節愍太子深惡之，及舉兵，至肅章門，扣閤索婉兒。婉兒大言曰：「觀其此意，即當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帝與后遂激怒，幷將婉兒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俄而事定。婉兒常勸廣置昭文學士，盛引當朝詞學之臣，數賜遊宴，賦詩唱和。婉兒每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數首並作，辭甚綺麗，時人咸諷誦之。婉兒又通於吏部侍郎崔湜，引知政事。湜嘗充使開商山新路，功未半而中宗崩，婉兒草遺制，曲叙其功而加褒賞。及韋庶人敗，婉兒亦斬於旗下。玄宗令收其詩筆，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張說爲之序。初，婉兒在孕時，其母夢人遺己大秤，占者曰：「當生貴子，而秉國權衡。」既生女，聞者嗤其無效，及婉兒專秉內政，果如占者之言。

紀事

《唐詩紀事·上官昭容》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昭容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進，唯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彫朽質，羞睹豫章材』，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陟健舉。」沈乃伏，不敢復爭。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上官昭容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 《上官昭容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上官昭容集》二十卷。

藝文

呂温《上官昭容書樓歌》 貞元十四年，友人崔仁亮於東都買得《研神記》一卷，有昭容列名書縫處。因用感歎而作是歌。漢家婕妤唐昭容，工詩能賦千載同。自言才藝是天眞，不服丈夫勝婦人。歌闌舞罷閑無事，縱恣優游弄文字。玉樓寶架中天居，緘奇祕異萬卷餘。水精編帙綠鈿軸，雲母搗紙黃金書。風吹花露清旭時，綺窗高挂紅綃帷。香囊盛煙繡結絡，翠羽拂案青琉璃。吟披嘯卷紛無已，皎皎淵機破研理。詞縈彩翰紫鸞迴，思耿寥天碧雲起。碧雲起，心悠哉，境深轉苦坐自摧。金梯珠履聲一斷，瑤階日夜生青苔。青苔祕空關，曾比羣玉山。神仙杳何許，遺逸滿人間。君不見洛陽南市

賣書肆，有人買得《研神記》。紙上香多蠹不成，昭容題處猶分明，令人惆悵難爲情。

陳維崧《鈔唐人七言律竟輒題數斷句梓尾》　沈宋才高擅景龍，詩成評騭費昭容。流蘇七寶殊端麗，閉置車中愁殺儂。

雜録

《唐語林・夙慧》　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孫也。儀之得罪，婦鄭氏墳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文士。」鄭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視之，云：「秤量天下，豈是汝耶？」口中啞啞如應曰「是」。

《太平廣記》卷二七一引《景龍文館記》　唐上官昭容【略】襁中遇家禍，入掖庭。年十四，聰達敏識，才華無比。天后聞而試之，援筆立成，皆如宿搆。自通天後，建（逮）景龍前，恆掌宸翰，其軍國謀猷，殺生大柄，多其決。至若幽求英雋，鬱興詞藻，國有好文之士，朝希不學之臣，二十年間，野無遺逸，此其力也。而晚年頗外通朋黨，輕弄權勢，朝廷畏之矣。玄宗平難，被誅。

《全唐詩話・上官昭容》　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略】中宗立，進拜昭容。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衆篇並作，而采麗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詞，大抵浮靡，然皆有可觀，昭容力也。韋后之敗，斬閾下。

張嘉貞

《奉和聖製送張説赴朔方軍》　《唐詩解》卷四六：此美燕公能勝邊任，而首歸功天子也。言天錫我宗盟，使以夏卿而任都督，正爲君才堪將相，爲當代之人豪也。想其至邊，就山川而布陣，借艸木以爲兵，先兵合而防胡，候月明而設備，所以籌邊者密矣。然君之謀雖足以獲魄，而實以安民爲急，故于赴戰之時，且緩兵休士，但專任韜略於閫外，以平定雲中而已。夫我與君本同感天子之恩，而義氣所激，每思奮不顧身，乃於離別之際，悵然消魂者，祇以雙旌漸遠，邊馬悲鳴故也。君庶其早定朔方，復還輦轂，我當出郊相迎，如送別時耳。嘉貞與説同姓，故稱宗盟云。

《舊唐書・張嘉貞傳》　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弱冠應五經舉，拜平鄉尉，坐事免歸鄉里。長安中，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薦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己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略】與語大悦，擢拜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歷秦州都督、并州長史，爲政嚴肅，甚爲人吏所畏。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上聞其善政，數加賞慰。【略】上嘉其友愛，特改嘉祐爲忻州刺史。時突厥九姓新來内附，散居太原以北，嘉貞奏請置軍以鎮之，於是始於并州置天兵軍，以嘉貞爲使。六年春，嘉貞又入朝。俄有告其在軍奢僭及贓賄者，御史大夫王晙因而劾奏之，按驗無狀，上將加告者反坐之罪。嘉貞奏曰：「昔者天子聽政於上，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而後天子斟酌焉。今反坐此輩，是塞言者之路，則天下之事無由上達。特望免此罪，以廣謗誦之道。」從之，遂令減死，自是帝以嘉貞爲忠。嘉貞又嘗奏曰：「今志力方壯，是效命之秋，更三數年，即衰老無能爲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憚。」上以其明辯，尤重之。八年春，宋璟、蘇頲罷知政事，擢嘉貞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數月，加銀青光祿大夫，遷中書令。嘉貞斷決敏速，善於敷奏，然性強躁自用，頗爲時論所譏。【略】初，嘉貞爲兵部員外郎，時張説爲侍郎。及是，説位在嘉貞下，既無所推讓，説頗不平，因以此言激怒嘉貞，由是與説不叶。上又以嘉貞弟嘉祐爲金吾將軍，兄弟并居將相之位，甚爲時人之所畏憚。十一年，上幸太原行在所，嘉祐贓汙事發，張説勸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因出爲幽州刺史，説遂代爲中書令。嘉貞惋恨，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二員，何相迫之甚也！」明年，復拜戶部尚書，兼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敕嘉貞就中書省與宰相會宴，嘉貞既恨張説擠己，因攘袂勃罵，源乾曜、王晙共和解之。明年，坐與王守一交往，左轉台州刺史。復代盧從愿爲工部尚書、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累封河東侯。將行，上自賦詩，詔百僚於上東門外餞之。至州，於恆嶽廟中立頌，嘉貞自爲其文，乃書於石，其碑用白石爲之，素質黑文，甚爲奇麗。先是，嶽祠爲遠近祈賽，

有錢數百萬，嘉貞自以爲頌文之功，納其數萬。十七年，嘉貞以疾請就醫東都，制從之。至都，目瞑無所見，上令醫人內直郎田休裕、郎將呂弘泰馳傳往省療之。其秋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恭肅。嘉貞雖久歷清要，然不立田園。及在定州，所親有勸植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沒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皆歎伏。【略】史臣曰：【略】張嘉貞雖不立田園，奈急於勢利，朋比近習，杖姜皎、伾先，非中立之士也。

《**唐詩紀事・張嘉貞**》　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嘉靖，侍御史崔訓，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爲中書令。

《**大唐新語・舉賢**》　張嘉貞落魄有大志，亦不自異，亦不下人。自平鄉尉免歸鄉里，布衣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張循憲以御史出，還次蒲州驛。循憲方復命，使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好客乎？」驛吏白以嘉貞。循憲召與相見，咨以其事積時疑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又命表，又出意外。他日，則天以問循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己官讓之。則天曰：「卿能舉賢，美矣。朕豈可無一官自進賢耶？」乃召見內殿，隔簾與語。嘉貞儀貌甚偉，神彩俊傑，則天甚異之。因奏曰：「臣生於草萊，目不睹闕廷之事。陛下過聽，引至天庭，此萬代之一遇。然咫尺之間，若披雲霧，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曰：「善。」遽命掖簾。翌日，拜監察御史。開元初，拜中書舍人，遷幷州長史，天平軍節度使。有告其反者，鞫之無狀。玄宗將罪告事者，嘉貞諫曰：「准法，告事不實，雖有反坐，此則不然。天下無虞，重兵利器，皆委邊將。若告事者一不當，隨而罪之，臣恐握兵者生心，爲他日之患。且臣備陛下腹心，不宜爲臣以絕言事之路。」玄宗大悅，許以衡軸處之。嘉貞因曰：「臣聞時難得而易失，及其過也，雖聖賢不能爲時。昔馬周起徒步謁聖主，血氣方盛，太宗用之盡其才，纔五十而終。向用稍晚，則無及也。今臣幸少壯，陛下不以臣不肖，雅宜及時用之。他日衰老，何能爲也！」玄宗曰：「卿第往太原，行當召卿。」卒用之爲相。在職尚簡易，善疏決。論者稱之。

《**容齋隨筆・張嘉貞**》　唐張嘉貞爲幷州長史、天兵軍使，明皇欲相之，而忘其名，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爲相，夜閱大臣表疏，得嘉貞所獻，遂相之。議者謂明皇欲大用人，而鹵莽若是，非得嘉貞表疏，則誤相齊丘矣。予考其事大爲不然。按開元八年，嘉貞爲相，而齊丘以天寶八載始爲朔方節度，相去三十年，安得如上所云者？又是時明皇臨御未久，方厲精爲治，不應置相而不審其名位，蓋鄭處誨所著《明皇雜錄》妄載其事，史家誤采之也。《資治通鑑》棄不取云。

裴　潾

論　述

《**奉和聖製龍池篇**》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一，寫無池而忽然有池。二，寫小池而浸成大池。三，寫皇帝於斯發祥。四，寫皇帝尅日受命，炳玄符，鏡鴻業，義吐光芒，辭成廉鍔，此爲一代之偉製也。五、六，又加寫皇帝龍飛已後，此池與邸，亦既接銀漢，連紫微矣，而其休氣內亭，榮光外暢，猶然未散有如此者。然則勒功喬嶽，鑄鼎荊山，經道緯德，通天凝化，其爲靈瑞又可限乎。

傳　記

《**舊唐書・裴潾傳**》　裴潾，絳州聞喜人也。世爲著姓。【略】潾色養劬勞，十數年不求仕進。父卒後，應大禮舉，拜陳留主簿，累遷監察御史。時吏部侍郎崔湜、鄭愔坐贓爲御史李尚隱所劾，潾同鞫其獄。安樂公主及上官昭容阿黨湜等，潾竟執正奏其罪，甚爲當時所稱。三遷中書舍人。太極元年，

睿宗爲金仙、玉眞公主造觀及寺等，時屬春旱，興役不止。崔上疏諫。【略】疏奏不報。尋轉兵部侍郎，以銓敍平允，特授一子爲太子通事舍人。開元五年，遷吏部侍郎，典選數年，多所特拔。再轉黃門侍郎，代韋抗爲御史大夫。崔早與張說特相友善，時說在相位，數稱薦之。崔又善於敷奏，上亦嘉重焉。由是擢拜吏部尚書，尋轉太子賓客。崔家世儉約，既久居清要，頗飾妓妾，後庭有綺羅之賞，由是爲時論所譏。二十四年卒，年七十餘，贈禮部尚書，謚曰懿。

張説

論述

綜論

李隆基《贈張説太師詔》　宏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樂，贊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允釐，既往而千載遺範。台衡軒鼎，垂繡藻於當今；徽策寵章，播芳蕤於後葉。故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上柱國、燕國公張説，辰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沖粹，妙有釋其至賾。挹而莫測，仰之彌高。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辭鼓天下之動。昔侍春誦，綢繆歲華。含春容之聲，叩而盡應；蘊泉源之智，啓而斯沃。授命興國，則天衢以通；濟用和民，則朝政惟允。司鈞總六官之紀，端揆爲萬方之式。方宏風緯俗，返本於上古之初；而邁德振仁，不臻於中壽之福。于嗟不愍，既喪斯文，宣室餘談，泠然在耳；玉殿遺草，宛留其蹟。言念忠賢，良深震悼。

王昌齡《駁太常燕國公張説謚議》　議曰：謚者，德之表，行之迹，將以激勵風俗，檢束名教，固無虛譽，是尊實錄。《準張説罷相制》云：不肅細微之人，頗乖周愼之旨。又《致仕制》云：行虧半古，防闕周身，未免瓜李之嫌，而喧衆多之口。且玉之有瑕，尚可磨也；人之斯玷，焉可逭焉。謚曰文貞，何成沮勸。請下太常，更據行事定議。謹議。

《大唐新語・匡贊》　（張説）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思精，老而益壯，尤工大手筆，善用所長，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

皇甫湜《諭業》　當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自燕公已降，試爲子論之。燕公之文，如樑木柅枝，締構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燮陰陽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

顧陶《唐詩類選序》　爰有律體，祖尚清巧，以切語對爲工，以絕聲病爲能，則有沈、宋、燕公、九齡【略】之流，實繁其數，皆妙於新韻，播名當時，亦可謂守章句之範，不失其正者矣。

方逢辰《雁蕩林霽山詩集序》　唐人謂張燕公守岳陽而詩益悽惋，蓋得江山助也。

《唐才子傳・張説》　説敦氣節，重然諾。爲文精壯，長於碑誌。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詩法特妙。晚謫岳陽，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之助。

劉因《叙學》　至於李唐，其文可學矣。【略】張燕公之高壯。

《四溟詩話》卷四　孔文谷曰：「【略】着色成文，吹氣從律，則燕公、曲江高矣，美矣，擅其宗矣。」

徐獻忠《唐詩品》　燕公精藻逼人，敷華當世，文堪作棟，調亦含宮。於綺麗鮮錯之中，有神悰獨運之美。故時體稍變，適其旨趣。自岳州而後，聲鬯益隆，華要並存，清輝四遠。時稱燕、許手筆，何慚何惑！唯古風凋委，差謝前流，綜理遺篇，僅有《雜興》一首，可窺曹、謝。珪璋未合，良有餘恨。

高叔嗣《刻二張詩集序》　夫詩之作，豈不緣情哉！余讀二公（指張説、張九齡）詩，方其登臺衡，執鼎鉉，抽筆蘭室，雍容應制，詞何澤也！及臨荆南，履岳牧，懷人寄言，託物寫心，又何悽也！夫士抱器丁年，曷嘗不欲感會雲龍，道佐明主，建不朽之業，垂非常之譽乎？而時謬不然，遠迹江海之滸，放意魚鳥之區，事與願違，心以迹孤，況逢按劍之怒，方同竊鈇之疑，知讒不免，欲語從誰？是以憂來無端，咸宣於詩爾。

胡直《唐詩律選序》　七言律如張燕公云「空山寂歷道心生，虛谷迢遙野鳥聲」，【略】五言律如張燕公云「山城豐日暇，閉戶見天心。忽有南風至，吹君堂上琴」，【略】如此語其幽懷忠抱，雖千載猶能感動。

屠隆《**唐詩類苑（卓明卿輯）序**》　燕公流播，其詩悽惋。

《**詩藪內編・近體上・五言**》　二張五言律，大概相似。於沈、宋、陳、杜景物藻繪中，稍加以情致，劑以清空。學者間參，則無冗雜之嫌，有雋永之味。然氣像便覺少隘，骨體便覺稍卑。品望之雌，職此故耶？

又　燕國如《岳州燕別》、《深度驛》、《還端州》，始興如《初秋憶弟》、《旅宿淮陽》、《豫章南還》等作，皆沖遠有味。而格調嚴整，未離沈、宋諸公，至浩然乃縱橫自得。

《**唐音癸籤・評彙一**》　張燕公（說）詩率意多拙，但生態不癡。律體變沈、宋典整前則，開高、岑清矯後規。

又《**談叢一**》　燕公絃業且未論如何，得士子一聯，手題政事堂賞借，今宰相有此勝韻否？

《**唐詩歸**》**卷四**：　鍾惺云：燕公大手筆，奇變精出，不墮作家氣，由其胸中無宿物。今之大家，如都門肆中，通套禮物，事事見成，事事不中用，憑來憑去，終非我有，祇見不情耳。

《**詩源辯體**》**卷一四**　張說五言律，才藻雖不及沈、宋，而聲氣猶有可取。至如「西楚菜萸節」一篇，則宛似少陵。排律尚多有失黏者。七言律氣格蒼莽，不足爲法。《偃松篇》本五韻，《品彙》刪末二句，遂入律詩耳。

錢謙益《**唐詩英華序**》　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後，詩章悽惋，傳得江山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略】以燕公系初唐也，溯岳陽唱和之作，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

《**詩辯坻**》**卷三**　垂拱諸賢，張道濟骨力稍弱，詞采亦薄，拙處襲正始之瑕，流處啓大曆之調。

《**載酒園詩話又編・張說**》　燕公中年淹繫江潭，曲江晚亦淪落荆楚，其詩皆多哀傷憔悴。然燕公惟切歸闕之思，曲江已安止足之分，恬競自別。言發于衷，作者亦不自知也。

又　燕公熱中躁進人也，然亦有見道之言，如「息心觀有欲，棄智返無名」，是大解人語。

又　鉅麗之詞，切核始妙。《過寧王宅應制》曰「帝堯敦族禮，王季友兄心」，眞爲極筆。王有讓位之美，斯言深切其事，非汎常桐葉、棣華應酬語也。若岐、薛諸王宅，便那借不得矣。又《王濬墓應制》曰「有策擒吳豎，無言讓范宣」，兩語功過昭然，無忝詩史。

《**唐詩觀瀾集**》**卷九**　燕公五排，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時於堅壁中作渾脫舞。後人竭力效之，終不可至。

《**石洲詩話**》**卷一**　張燕公「秋風樹不靜，君子嘆何深」，即杜之「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所本也，「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即「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所本也。杜於唐初前哲，大都攬其菁英，不獨原本家學。

《**三唐詩品**》**卷一**　其源出於謝玄暉，而詞取排麗，深容蒼態，自謝古人。惟古音璆然，有六朝遺則。名並燕、許，不獨出廷碩一頭，遷謫後，詞益以悽惋，人謂得江山之助，良不虛言。

《**詩學淵源**》**卷八**　詩以七言爲勝。初尚宮體，謫岳州後，頗爲比興，感物寫懷，已入盛唐，蘇頲不及也。

分　論

《**唐封泰山樂章・豫和六首**》**四**　《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一：上四頌「泰山」之功，下四封「泰山」而祝其錫福於民也。

《**唐享太廟樂章・永和三首**》**二**　《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一：首二言樂音之和，中四言神之來格，末二言「饗太廟」而獲「福」也。

《**四月十三日詔宴寧王亭子賦得好字**》　《唐詩歸》卷四：「花嫌春去早」，鍾惺云：「花嫌」二字情深。

《**送王光庭**》　《升菴詩話・詩句用意》：張說《送客》詩曰：「同居洛陽陌，經日嬾相求。及爾江湖去，念別思悠悠。」又一首云：「常時好閒獨，朋舊少相過。及爾宣風去，方嗟別日多。」二首一意。《唐詩歸》卷四：譚元春云：眞淡光明，非復濁氣。鍾惺云：亦可入律。「同居洛陽陌，經日懶相求」，鍾惺云：常情。

《**代書答姜七崔九**》　《唐詩歸》卷四：「雖殊兩地榮，幸共三春好」，譚元春云：大胸中。「花殊鳥飛處」，譚元春云：巧得樸。鍾惺云：細心。

《**代書寄吉十一**》　《唐詩歸》卷四：「一雁雪上飛」，鍾惺云：一幅好畫。「口銜離別字，遠寄當歸草」，鍾惺云：景中字字是情。「憶鄉乘羽翮，慕侶盈懷抱」，譚元春云：「憶鄉」、「慕侶」并急，不見交遊，不緩於骨肉矣。

《蜀路二首》一　《唐詩歸》卷四：「葉落蒼江岸，鴻飛白露天」，鍾惺云：律中標新之句。「秋風殊未然」，鍾惺云：落句語似未落。妙！妙！

《再使蜀道》　《唐詩鏡》卷七：起結稍有古色。

《湓湖山寺》　《唐詩歸》卷四：鍾惺云：單詠畫壁又是一格。又云：一首絕妙《少年行》。「成敗身自受，傍人那嘆息」，鍾惺云：寫出丈夫如見面貌。

《岳陽石門墨山二山相連有禪堂觀天下絕境》　《唐詩鏡》卷七：語氣多芬。「草共林一色，雲與峰萬變」，的是唐語。「境華巖壑選」一語，最佳。第「華」字不老。「騎來雲氣迎」，絕未見佳。「人去鳥聲戀」，庶有餘趣。《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草共林一色，雲與峰萬變」，清警。

《聞雨》　《唐詩歸》卷四：「念我勞造化，從來五十年」，鍾惺云：止足人語。「閑居草木侍」，譚元春云：「侍」字說活了。鍾惺云：善處離索。「聲眞不世識」，譚元春云：奧氣。

《山夜聞鐘》　《唐詩歸》卷四：鍾惺云：鐘聲宏遠，不比琴笛之類。說得幽靜，皆從山夜生出，妙！妙！「聽之如可見，尋之定無像」，譚元春云：耳根靈通。鍾惺云：觀音微理。

《冬日見牧牛人擔青草歸》　《升菴詩話・張說詩》：江總《折楊柳》云：「塞北寒膠坼，江南楊柳結。不悟倡園花，遙同葱嶺雪。春心既駘蕩，春樹聊攀折。共此依依情，無奈年年別。」唐張說詩亦云：「塞上綿應坼，江南草可結。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微變數字，不妨雙美。《唐詩歸》卷四：「日月無他照，山川何頓別」，鍾惺云：好眼界。「苟齊兩地心，天問將安說」，譚元春云：忘了牧人擔草，胸中別有本事。

《雜詩四首》二　《唐詩歸》卷四：譚元春云：眞古詩，覺古人雜詩，未必靜細如此。鍾惺云：唐人古詩，勝魏晉者甚多，今人耳目自不能出時之外耳。「銜花未能去」，鍾惺云：五字說得婉孌。「剖珠貴分明」，鍾惺云：三字深。《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周珽曰：思則九曲明珠，局則連環交媾。「剖珠」、「琢玉」二語，世人未易能者。《唐詩評選》卷二：興比分明。

《和張監遊終南》　《唐詩歸》卷四：「及此語雲峰」，鍾惺云：「語」字幻妙！

《鄴都引》　《唐詩訓解》卷二：蘇曰：操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即此意。《增定唐詩正聲》卷四：郭云：無甚深意，却自悲感。《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一五：周珽曰：創業之始，聲勢極其雄盛；改世之日，眺聽不勝蕭條。夫開國承統，何代無之？撫鄴都而想見其奸雄之處。即老瞞有知，亦應有弒奪之悔矣。此詩從羣雄爭逐、壯士詞人，說到貴臣蛾眉同歸灰塵，思致豈不深沉？似笑似悲，似詈似弔耶！《唐詩解》卷一一：鄴者，操所都也。想其創業之始，羣雄竝馳，彼獨能奄有中原者，以才兼文武，而英俊爲之用耳。是以都邑漸廣，桑榆蓊鬱，民物盛矣。至於今城闕爲墟，人代盡易，唯有明月爲西園故物，可勝慨乎！又見鄴傍高塚，想貴臣宮妾，亦皆灰滅。況銅臺爲歌舞之地，而但聞悲風蕭條之聲，能不令人愁嘆乎！《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聲調漸響，去王楊盧駱體遠矣。「草創」二字，居然史筆。「晝攜壯士」二句，叙得簡老。《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古凡例》：張燕公《鄴都引》：「晝攜壯士破堅陣，夜接詞人賦華屋。」王、岑而下，均不能爲此言。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晝攜壯士破堅陣，夜接詞人賦華屋」，太宗足以當之，我亦能之而未肯爲，曾胡皆未逮也。又：「城郭爲墟人代改，但有西園明月在」，不及分香事，亦欲避熟。

《遥同蔡起居偃松篇》　《唐詩訓解》卷五：純是比體。有勉策意。《唐詩鏡》卷七：清而未老，「去後」二語，作律爲妥。《唐詩解》卷三九：此詠松而借以美起居也。言京都喬木雖繁，而孤松特秀，其高逼天，又與闕庭相接，至於沾露拂雲，而其被澤深矣。能不效流膏楨榦之用，以答天子乎！本言蔡以逸羣之材，而爲近侍，既蒙恩寵，則宜盡忠於君也。

《奉和聖制登驪山矚眺應制》　《唐詩歸》卷四：「嚴壑清音暮」，鍾惺云：「暮」字說清音幻。《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之詩，有清和純粹可誦而可法者，如【略】張說《奉和聖製登驪山矚眺應制》。

《恩制賜食於麗正殿書院宴賦得林字》　《唐詩訓解》卷三：頷聯從「書院」來，頸聯見「賜宴」意，末非應制體。《唐詩鏡》卷七：渾厚稱題，結意非體。《唐詩解》卷三二：此美玄宗之好文也。夫既立書院，而又開宴，其間以誦《詩》、講《易》，眞以六藝爲囿矣。因言己才不稱，而竊和羹之重，復得侍宴而叨醉酒之恩，所以竭情于詩者，以天子知音也。詩盛開元，有以也夫。《唐詩箋注》卷一：「圖書」、「翰墨」，切「書院」。「誦詩」、「講易」，切侍宴時事。「位竊和羹」，按本傳，玄宗時，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恩叨醉酒」，即指賜宴。末句切應制。

《幽州夜飲》　《唐詩訓解》卷三：本非樂意，而殊無愁語。《唐詩歸》卷四：「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鍾惺云：倒說恩遇。妙！妙！遠臣不可不知此語。《唐詩廣選》：蔣仲舒曰：顯淺處最圓活。《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八：周敬曰：三、四深妙，結句雄厚。《唐詩評選》卷三：一氣順淨。《唐詩解》卷三二：此有不樂居邊意。言因夜雨而命酒高堂，足自適也。然不能忘遲暮之心已，又舞劍吹笳，極軍中之樂。而曰不作邊將，安知天子寵遇乎，自寬之詞也。《唐詩廣選》卷三：蔣仲舒曰：顯淺處最員活。《唐律消夏錄》卷二：邊塞之地，遲暮之年，風雨之夜，如此苦境，強說恩遇，其心僞矣。「正有」、「能忘」、「宜」字、「重」字、「不作」、「誰知」，只在虛字上用力。要說是恩遇，却究竟拗不過「邊塞」、「遲暮」、「風雨」六字。詩可以觀，豈不信哉！《唐詩成法》卷一：一、二景中有情，故四得插入。五、六寫其雄壯，正見悲涼，與一、二對看。結與四對看，自知用意所在。《而庵說唐詩》卷一三：說上說下，總是一個不樂幽州。世稱燕公詩爲大手筆，吾嫌其尖利。此詩畢竟非忠厚和平之什，不免狹小漢家矣。《說詩晬語》卷上：收束或放開一步，或宕出遠神，或本位收住。張燕公：「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就夜飲收住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此種結，後惟老杜有之。遠臣宜作是想。《古唐詩合解》卷七：前解寫幽州夜飲，後解因夜飲而自傷身在邊城也。「涼風吹夜雨，蕭瑟動寒林。」從幽州夜起。公時爲幽州都督，幽州地寒，何況是夜。又且涼風吹雨，分外凄冷。其蕭瑟之況，搖動寒林。心中有無限感慨。「正有高堂宴飲，暫忘此遲暮之感也。是雖飲亦不成歡。「軍中宜劍舞，塞上重笳音。」此以邊城事作轉。言軍中宜於劍舞，非劍則不相宜。塞上重於笳音，非塞則笳亦不重耳。「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此以感恩作反結。言舞劍聞笳，邊城將纔有此境。我如不作邊城將，當此苦況，誰知昔日在朝恩遇之深。總因心中不樂幽州，故以昔時恩遇，反形出邊城今日之苦也。《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二：陳德公先生曰：前如一氣直筆，五、六稍一頓，結以渾厚語意振之，遂不淡率。又評：滿腔蕭瑟之感。五、六「劍舞」、「笳音」，亦見止此或堪自遣耳。結故徵言邊城不若內臣之恩遇，章法最有開拓。《唐詩近體》卷一：結法後唯老杜有之。邊將宜作是想。《五七言今體詩鈔》卷一：託意深婉。《葛原詩說》卷一：唐人佳句，二聯爲多，起次之，結句又次之，可見結之難工也。其法有於結句見詩意者，有點明題字者，有放開一步，或宕出遠神，或就本位收住者，有寓意者，有補繳者。張說「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就題上「夜飲」作收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格調？曰：如張燕公之【略】《幽州夜飲》。

《鳳閣尋勝地》　《唐詩箋注》卷一：「西掖」即鳳閣。次句是「尋」字。「開軒」一聯寫勝地之景。下半首說宴遊之樂，風情俱佳。

《廣州蕭都督人朝過岳州宴餞得冬字》　《四溟詩話》卷一：此律詩用古韻也。

《送岳州李十從軍桂州》　《唐詩歸》卷四：「其人美且才」，鍾惺云：風流。「故舊十年來」，鍾惺云：此「來」字落得雅。

《南中別蔣五岑向青州》　《近體秋陽》卷一：直是信口而道，略無文致。此從五言漢古而來。詩必不可實，然而必不可不眞，職此故也。（「無聲」句）無一字不天然材用，而自是工迴，擊節聳心動人。（末句）眞絕，浩絕。詩情筆致，亦似忽忽欲飛去。《唐詩快》卷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四十字可抵文通一賦。

《南中別王陵成崇》　《唐詩歸》卷四：鍾惺云：生硬有致。

《嶺南送使》　《唐詩歸》卷四：鍾惺云：說不出，卻妙在平平淺淺說來。

《幽州別陰長河行先》　《唐詩歸》卷四：「影移聲復間」，鍾惺云：五字寫別事入細。

《南中贈高六戩》　《唐詩歸》卷四：「丹誠由義盡」，鍾惺云：句沈重。「鳥墜炎洲氣」，鍾惺云：「墜」、「氣」妙！

《和尹懋秋夜游湓湖》　《唐詩歸》卷四：「既近復能幽」，譚元春云：可知近者難於幽。「雁飛江月冷，猿嘯野秋風」，鍾惺云：幽境熟調。《唐詩鏡》卷七：第四句得景。《唐詩評選》卷三：五、六自佳，然正賴一結，騰頓詣入，不爾且泱瀁湊泊矣。燕公所乏者風韻，率以直勇自任，于詩理幾成背道，幸猶存此許珍重之作，不與李巨山同爲巨靈掌，要不能過十首以上。他如「東壁圖書府，握手與君別」一輩詩，直風雅之商君。《載酒園詩話又編・張說》：「雁飛江月冷，猿嘯野秋風」，人人稱之。然「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已先爲上官儀道過。王武子琉璃匕中自多甘脆，何必效石家韭

濟蠶哉！余故不取。

《和魏僕射還鄉》　《唐詩歸》卷四：「秋風樹不靜」，鍾惺云：「樹不靜」即搖意，而語言較妙。「君子嘆何深」，鍾惺云：氣老而深。譚元春云：尤老在「君子」二字，鮑公亦有「最傷君子憂思情」句。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三張詩均有遠韵高格。

《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　《唐詩訓解》卷三：叙有次第。《唐詩歸》卷四：「往來皆此路，生死不同歸」，鍾惺云：苦調。《唐詩鏡》卷七：三、四纏綿悽然，五、六老氣，結更可傷。凡人到眞處，閒言巧語，自不暇及。《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八：周珽曰：地是人非，生死異路，情悲語咽，令人讀不能終篇。《唐詩評選》卷三：悲情止宜如此。又：「人代」本「人世」，唐人避諱語。《唐詩解》卷三二：按道濟嘗貶岳州，過此驛而與高六分別。及召還，而高已死，故作是詩。言睹分江之館，念及故人，對此落日而凄然也。因憶別時推食解衣以相周旋，今地是人非，而死生異路，不復同歸，良可痛也。《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七：一意環旋，深情凄婉。《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燕公嘗貶岳州，與高遇而旋別。及召還而高已辭世，念及解衣推食情事悽然。今地是人非，死生異路，不勝悼嘆也。《唐律消夏錄》卷二：氣慘情傷，聲淚俱下，字字從心坎中說出，非口頭悲悼者比也。《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二：陳德公先生曰：五、六如是率句，結韻承以漸莽之筆，遂覺一片淋漓，蒼莽不盡。又評：得此一結，並使五、六不覺爲率。且三、四追溯從前，情緒款摯，插入五、六，倍足黯傷，非可藉爲口實。《詩境淺說乙編》：「相逢傳旅食，臨別換征衣」，張燕公貶岳州，道遇高六，班荆話舊。此二句言高之推食解衣，深情若是。迨燕公還朝，高已謝世。其末句云：「往來皆此路，生死不同歸。」令人增馬策州門之感。

《四月一日過江赴荆州》　《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二：陳德公先生曰：起四有得意處，結亦極見意興，同挾飛舞。五、六現成警偉，伯玉不能辨之。又評：前半刻劃四月一日，人第知三、四爲佳，不知有首句「春色盡」，則「夏雲」乃非突然；抑有二句「客始回」，則過江非同浪入。五、六皆過江來所見，結又緊承「荆門」、「郢路」，隨地感觸，一氣貫注，律細乃爾。

《深渡驛》　《優古堂詩話・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張說有《深渡驛》詩云：「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杜子美用其意，見於《客夜篇》云：「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唐詩鏡》卷七：三、四語氣清高，非追琢可擬。《唐詩選勝直解・五言律詩》：題面無「宿」字。首二句補夜宿之意。以下俱從首句生出，見古驛之荒涼也。「洞」，深也。月色侵戶，江聲到枕，而又聞猿嘯，見螢飛，種種動人離愁，心緒寧不搖落而生憂思乎！《唐詩成法》卷一：「懸」、「聽」二字猶有痕跡，而杜之「捲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遠矣。《唐詩箋注》卷一：上六句何嘗不是寫離憂，結語却以「他鄉對搖落」句鈎勒，覺離憂意在言外。似通首皆言搖落。意分兩層，妙。《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二：陳德公先生曰：高警不浮，唐人正調，絕未容易。「洞」、「高」二字於「懸」、「聽」有情，知非泛著。通首重「秋」字，故有第七。前六莫非感觸，結二繳束，「幷」字最有力。又評：五、六出句更勝，着「響」字是字法，若近人便着「嘯」字矣。「寒巖」、「古驛」皆現成字，「寒」與「猿響」有情，「古」與「螢飛」有情，疊字亦極不苟。《小清華園詩談》卷下：詩之天然成韻者，如【略】張燕公之「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

《奉和聖製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唐詩鏡》卷七：三、四濃鬱。《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前解，寫至尊非玩物華，後解，寫羣臣實窺聖德。一，言別館在上苑之東，其芳菲則誠有之也。二，言飛花落御筵之上，其澹蕩乃已無多也。三、四，因言然則今日車駕之來，豈曰捨棄萬幾，而徒尋覓餘春，夫亦仰思天河之正近，則宜何以挹注汪濊，俯思雨露之可通，則宜何以霑濡品物。惟夏諺固云：「吾皇不游，吾何以休。」斯固非無事而空行也。五六，言皇情既有如此之勤，則皇澤果有如此之及，因而遍指殿鶯蹊蝶，以徵丕冒之衆多也。既醉心和樂妙。醉則和，和則樂，樂則人盡人性，物盡物性，人物和同，了無隔礙。嗚呼！自非造化，其又孰能當此者乎。《唐詩選勝直解・七言律詩》：「別館」，指望春宮，遊幸之地也。「上苑」，天子之囿，遊觀之處也。「芳菲」、「澹蕩」，皆春日之景。渭水出隴西，至華陰入河，帝城臨之，故曰「天河靜」。終南山在南，宮闕對之，故曰「雨露通」。鶯聲百囀若流，蝶色飛舞若亂，對此佳景，更叨宴飲，歌《既醉》之詩，而心和樂，此恩無處不遍。正見一人悅豫，而普天率土受和煦之恩也。《古唐詩合解》卷九：前解寫望春宮，後解寫春日幸，與前作（蘇頲作）略同。但此首於第二句即點春幸意，故合句一直接上。「別館」，從宮起。「芳菲」，點春。「上苑東」，在御園之東。「飛花澹蕩」，從飛花以見春光之澹蕩，應「芳菲」

「御筵紅」，「御筵」起「幸」字，「紅」字跟「飛」字。「城」，長安斗城也。「臨渭水」，城在渭水之上。「天河」，以渭水比河，尊君也。「靜」，此字內見威嚴肅穆。「闕」，宮闕也。「對南山」，終南山也。「雨露」，以君恩比天之雨露。「通」，此字內見恩澤流通。「遶殿流鶯」，「遶」字與「流」字應，「流」字與「幾」字應。「凡幾樹」，鶯必遶樹，鶯多而樹亦多，以比承今之人忙雜。「當蹊亂蝶」，蹊，路也。亂蝶，蝶多則亂不成對。「許多蕤」，【略】「許多」與「亂」字應。亂蝶，比扈從之人衆多。「春園」，合上鶯蝶。「既醉」，應上「御筵」。「心和樂」，對此山水鶯花，如何不樂。「共識皇恩」，凡從遊者如鶯蝶等皆是，「共」字應下「同」字。「造化同」，君恩造化如春光之動物，以收春日巡幸之意。

《奉和聖製春日出苑應制》　《唐詩評選》卷四：燕公詩多湊泊，此爲自出心目。學燕公而不得此，且爲方干、羅隱有餘。又：「天保定」、「日重光」，未免兒嬉。《網師園唐詩箋注》卷十：（三、四句）雅典。

《三月三日詔宴定昆池宮莊賦得筵字》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一，寫莊池；二，寫游宴；三，忽折筆言此莊此池，非不久聞，然而自省生平曾不敢過，四，仍攏筆言今月今日若不奉敕，雖復再更年月，亦未必來。看他特地分別平陽佳麗地，上已盛明年，自明今此從游，臣自樂盛明之上已，我不賞平陽之佳麗也。《唐書》：安樂公主嘗請昆明爲私沼，帝告以先帝未嘗許人。公主怒，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此五六，正目懾此池之延袤數里，因而諷言：若非扈從至尊，我則何爲而至斯也。嗚呼！不惡而嚴，可以覘先生之忠謇有若斯矣。

《湓湖山寺》　《唐詩直解》卷五：五、六寫景妙，結亦深。《唐詩訓解》卷五：從境中畫出景來，善描寫。《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不因寂歷不生道心，然而寂歷非道心也。不因迢遙不傳鳥聲，然而迢遙無鳥聲也。龐居士曰：「但願空諸所有」，是「寂歷道心生」義也。「愼勿實諸所無」，是「迢遙野鳥聲」義也。三四，「從來」妙，「豈是」妙。僧問玄沙：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玄沙答僧：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僧問玄沙：是從來塵外賞義也？玄沙答僧：是豈是世中情義也。（空山寂歷，是人今坐處。虛谷迢遙，是鳥聲來處。三四承之，猶言鳥聲從來塵外賞，鳥聲豈是世中情也。然則鳥聲寂歷道心生，又不待言也。）東嶺千重，妙在一「出」字。「出」之爲言，不勞瞻眺也。南湖一片，妙在一「明」字。「明」之爲言，無煩窺覷也。此本寫寺中現景，然實試思今日面前，除卻千里東嶺，一片南湖以外，眞又有何物。巢由同此意，「意」字妙。所謂簪纓從來塵外賞，簪纓豈是世中情也。嗚呼！微矣。《唐詩解》卷三九：此說謫宦之時遊山寺而賦也。言空山寂寞，頓生慕道之心；野鳥聲聞，皆吾空中眞景。蓋禪室香臺，原自超然塵外；而東嶺南湖，尤種種奇絕。因言若使巢由解此，則逍遙人世，何在非空，蘿薜簪纓，一切皆幻，當不以彼易此也。然說方遷謫而猶戀簪纓，豈眞悟道者耶！《龍性堂詩話初集》：張說《湓湖山寺》結句：「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讀者認「若使」二字作反結詞，愈解愈晦。蓋此承上文種種出塵幽致，若是可使巢、由同此意趣，故不將蘿薜易簪纓也。此「使」字與《中庸》「使天下之人」「使」字同解，亦與李頎《送魏萬》結句略同，莫以長安行樂之地，致令歲月蹉跎也。二語殊妙，俱不費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巢由當指「終南捷徑」一輩人，不然，豈有輕視天下者而不能忘情于簪纓耶？諸家解說未穩。《古唐詩合解》卷九：前解寫山寺之山與寺，現前描摹。後解寫山寺外之山與湖，虛空著色。「道心生」三字，起下一聯最重。「空山寂歷」，山空故寂寞。「道心生」，慕道之心，從空寂之所而生。寫山寺。「虛谷超遙」，山空則谷亦虛，超然塵外。「野鳥聲」，空虛山谷，只聞野鳥之聲，無非眞境。「禪室」，以此山谷而安禪室。「從來」，此二字因湓湖山寺而見，從來禪室俱然。「雲外賞」，超出於雲霞之外，而爲人嘆賞。「香臺」，佛寺也。「豈是世中情」，佛已出世，則此佛地豈是世中凡情人可到。「雲開東嶺千重出」，此句寫山寺外之山，出於雲中者千重。「樹裏南湖一片明」，此句寫山寺外之湖，明於樹裏者一片。合兩句看，雲裏山光，林中水色，何等幽勝。幷空谷鳥聲，幾成極樂國矣。「若使巢由同此意」，「同此意」直承「道心生」以下境界。巢父、許由，堯時隱士，因上聯描寫山寺之勝已極，故用虛法結。「不將蘿薜易簪纓」，「不將」與「若使」應。蘿薜，隱士之飾。簪纓，朝士之服。以蘿薜勝於簪纓，故不易也。此極形山寺之幽。《唐詩箋注》卷四：道心因寂歷而生，鳥聲以虛谷而傳，二語已有絕塵物外景色。故下接「禪室」二語。三聯補寫湖山，眞如一幅圖畫。落句言巢由有意逃名，若使同此欣賞，亦決不以蘿薜易簪纓也。《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〇：（五、六句）宏麗。《昭昧詹言》卷一五：姚云：「此燕公在岳

州詩，所謂得江山之助者。」一二句山。三四句寺。五六句湓湖景。收託意，正得山水之樂，不以遷謫自痛。姚云：「其意實憾，其詞反夸。本於小謝『我行雖紆組，兼得窮迴谿』。」愚謂古人似此意句甚多，不止此也。此詩全在五六句振起，不特篇章，即作意亦在此句得力。

《幽州新歲作》　《唐詩廣選》卷四：次聯接得流走。《唐詩直解》卷五：前半眞切，不厭其淺。上壽近俗，但君王不得不爾。《唐詩訓解》卷五：首四句氣格好。結句有思君意，又得慶新歲意。《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四一：周敬曰：風神氣韻，爲盛唐立準。周珽曰：南多梅，北多雪，風氣既殊；昨荆南，今薊北，人事莫定。宦遊感此，得不愴然！況當新歲之候，戍歌燎火，京城邊鎮，景象頓別耶？通篇淡雅超脱，結以新歲，用上壽語恰當，且志切慕君，不失風雅正體。《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一二，梅似雪，是梅；雪如梅，是雪。此寫荆南薊北地氣不同也。又去歲荆南，是荆南，不是長安；今年薊北，是薊北，又不是長安。此寫去歲今年人事不同也。三四，「共嗟」妙。只是一二之兩上半句。「且喜」妙，只是一二之兩下半句也。筆態扶疏磊落，讀之，疑其非復韵語。五，寫身在幽州，通夕不寐。因爲心在京城，通夕不忘也。《唐詩解》卷三九：此因歲序之改有感而賦。言往歲以遷職而留荆南，今以總戎而居薊北，南多梅，北多雪，風氣之異也。昨荆南，今薊北，人之事無定也。獨年華去來，不失其常度耳。況戍歌起邊塞之愁，而燎火想京師之樂，是以遠望長安之日，而思欲獻壽於君側也。《唐詩選勝直解・七言律詩》：此以「梅」、「雪」興起，且貼題「新歲」意。「荆南」，屬荆州府，地暖，故梅似雪之多。「薊北」，屬順天府，即幽州，地寒，故雪如梅之白。今居兩地而感時物之不同也。人事無定，頂上二句言。年華復來，指新歲言。因感「戍歌」，而遙想京城燈燭之盛，不得躬逢慶賀，以杯酒上壽耳。雖遠不忘君之意也。《古唐詩合解》卷九：前解因在幽州而感時序之變，後解因在幽州而想京城之樂，且不忘君也。「去歲荆南」，先爲岳州刺史。「梅似雪」，南方多梅。「今年薊北」，即幽州也。「雪如梅」，北方多雪，「雪」「梅」二字交互生趣。「共知人事何嘗定」，合兩年觀之，故曰「共知」，昨南今北，此人事之無定也。「且喜年華去復來」，上句中有感慨，此用「且」字轉出「喜」字。年華去來，承「去歲」、「今年」。「邊鎮」，幽州爲邊鎮。「戍歌」，守邊戰士之歌。「連日」，非一日也。「動」，此聲一動，頓起邊愁。「京城」，唐時京城在開封府。「燎火」，庭燎，大燭也，朝內有之。「徹明」，自五更達天明。「開」，天明不用燎也，此想京城之樂。「遙遙西向長安日」，從邊鎮而至長安，甚爲杳遠，故向西而望之。望日者，望君也。「願上南山壽一杯」，長安有南山，未知何日得上酒於君，而祝南山之壽也。《唐詩箋注》卷四：去歲今年，人事不常，年華復至，有慨乎其言之。蓋說從罷相之後也。「戍歌日動」，「燎火徹明」，皆新歲光景。望長安，思獻壽，懷恩冀幸俱有。荆南，蓋張罷相後曾爲岳州刺史也。《近體秋陽》卷五：常調爾，顧但見其老，而不嫌其俗，以其氣清語眞也。《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超然？【略】七言則張燕公（說）之「去歲荆南梅似雪，今年薊北雪如梅」。《昭昧詹言》卷一五：起句襯一筆。次句點本題，而以梅雪爲興象，乃不枯質。三四忽將首二句兜裹成一氣，而情詞流轉極圓美，誦之愜心不厭。五六實寫幽州新歲，題中正位。收切新歲，頌聖得體，親切不膚。古人詩文，只是恰好如題便無事，不節外生枝，爲客氣溢語。

《奉和聖製途經華岳應制》　《批點唐詩正聲》卷一三：讀此詩，如空中清磬，韻越可想。《唐詩直解》卷四：三、四切「途經」，妙矣，猶恨下句說不出。《唐詩訓解》卷四：華嶽景易搆，直是途經華嶽，語難得。工在三、四句。「處」字未堅，「情」字亦嫩。《唐詩鏡》卷七：清映如洗。《唐詩解》卷四六：華爲皇都之鎮，而中峰之高造天，於是鑾輿過之，親睹仙掌削成之狀，斯固軒轅、漢武所遊幸，而與仙人期會之處也。今曩時之廟，與青林而共古；新立之碑，亦見綠苔生於字間矣。帝之此行，方有事於泰山，故言羣臣雖願封岱，然回駕之日亦當勒銘於此，以紀來遊之意云。《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末言封禪泰山後當勒銘於華山也。時說勸帝東封泰山，故云。《唐詩觀瀾集》卷九：（首二句）筆如岳立。《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一：陳德公曰：簡琢之篇，翻得五、六突兀見警拔。七、八、九、十承以成章，結更出一緒，是「途經」之意。

《奉和聖製暇日與兄弟同遊興慶宮作應制》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運題有法，立言得體。《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七：「巢鳳新成闕，龍飛舊躍泉」，下寫帝兄弟舊遊之宮。「禁籞氛埃隔，平臺景物連」，言王邸環列。

《奉和聖製送王晙巡邊應制》　《唐詩鏡》卷七：語選而出，如李陵步卒五千，尊俎雍容，有折衝萬里之勢。結意諄復，大佳。

《將赴朔方軍應制》　《唐詩歸》卷四：「禮樂逢明主，韜鈐用老臣」，鍾惺云：出將入相人語。「膽猶忠作伴」，鍾惺云：「伴」字寫出孤忠。「心故道爲鄰」，鍾惺云：無此二語不爲大將。「連年大軍後，不日小康辰」，譚元春云：好雨境。

《奉和聖製潼關口號應制》　《唐詩向榮集》卷一：五絕篇幅既狹，必從大處着想，才能包括，此一定之法也。

《醉中作》　《中山詩話》：古人多歌舞飲酒，唐太宗每舞，屬羣臣。長沙王亦小舉袖，曰：「國小不足以回旋。」張燕公詩云：「醉後懽更好，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總成詩。」【略】今時舞者必欲曲盡奇妙，又恥效樂工藝，益不復如古人常舞矣。古人重歌詩，自隋以前，南北舊曲頗似古，如《公莫舞丁督護》，亦自簡澹。唐來是等曲又不復入聽矣。

《蜀道後期》　《唐詩正聲》卷一八：吳逸一評：詩意巧妙，非百鍊不能，又似不用意而得者。《唐詩廣選》卷六：「爭」字、「預」字，見得題中「後」字出，一字豈可輕下。《唐詩訓解》卷六：言外意。《增訂評注唐詩正聲》卷一〇：宛宛說出，「後」字靈甚。《唐詩歸》卷四：「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鍾惺云：歸咎秋風，妙！妙！譚元春云：責秋風負義，靈妙！《唐詩摘抄》卷二：「後期」者，不果前所期也。此何干秋風，而怨其不相待？「詩有別趣，而不關理」，即此之謂。《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四七：周敬曰：想頭遠異。《載酒園詩話又編・張說》：燕公大雅之才，雖軒昂不受羈絏，終帶聲希味澹之致。惟「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未免與利齒兒競慧，特其氣渾，固不類中晚。《唐詩解》卷二一：題曰《蜀道後期》，蓋自蜀赴洛也。言我勤王之心，每與日月爭先而預於程期者，何秋風之不我待而先至洛乎！《而庵說唐詩》卷七：此燕公自蜀赴洛陽後期而作也。「客心爭日月」，「爭」字奇絕。余久客於外，深知此字之確。日月去得迅速，而客心急於欲歸，若不可待，是與日月爭也。「來往預期程」，夫初出門便預計歸之日子，途中來往時屈指云何日到何處，到得某日，可以到其處矣。今後期，則爭不過日月，却又不肯甘服，特地去尋一秋風來，又似曾與相約者，乃怨其失約，云：何不待我一待，而竟先至洛陽城，使我獨後期也？人知其借秋風作解嘲，而不知其將秋風來按捺日月。若曰：我雖爭不過汝，汝又何曾先得過秋風也！「爭」字固奇，「不相待」更奇。總看來，只是「蜀道後期」四個字耳。《唐詩選勝直解・五言絕句》：日月相催甚速，而客心更速，是與日之「千峰出浪險，萬木抱烟深」。

《聞雨》　《唐詩歸》卷四：「斷猿知屢別，嘶雁覺虛弾」，譚元春云：好雨境。

《奉和聖製潼關口號應制》　《唐詩向榮集》卷一：五絕篇幅既狹，必從大處着想，才能包括，此一定之法也。

《醉中作》　《中山詩話》：古人多歌舞飲酒，唐太宗每舞，屬羣臣。長沙王亦小舉袖，曰：「國小不足以回旋。」張燕公詩云：「醉後懽更好，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總成詩。」【略】今時舞者必欲曲盡奇妙，又恥效樂工藝，益不復如古人常舞矣。古人重歌詩，自隋以前，南北舊曲頗似古，如《公莫舞丁督護》，亦自簡澹。唐來是等曲又不復入聽矣。

《蜀道後期》　《唐詩正聲》卷一八：吳逸一評：詩意巧妙，非百鍊不能，又似不用意而得者。《唐詩廣選》卷六：「爭」字、「預」字，見得題中「後」字出，一字豈可輕下。《唐詩訓解》卷六：言外意。《增訂評注唐詩正聲》卷一〇：宛宛說出，「後」字靈甚。《唐詩歸》卷四：「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鍾惺云：歸咎秋風，妙！妙！譚元春云：責秋風負義，靈妙！《唐詩摘抄》卷二：「後期」者，不果前所期也。此何干秋風，而怨其不相待？「詩有別趣，而不關理」，即此之謂。《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四七：周敬曰：想頭遠異。《載酒園詩話又編・張說》：燕公大雅之才，雖軒昂不受羈絏，終帶聲希味澹之致。惟「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未免與利齒兒競慧，特其氣渾，固不類中晚。《唐詩解》卷二一：題曰《蜀道後期》，蓋自蜀赴洛也。言我勤王之心，每與日月爭先而預於程期者，何秋風之不我待而先至洛乎！《而庵說唐詩》卷七：此燕公自蜀赴洛陽後期而作也。「客心爭日月」，「爭」字奇絕。余久客於外，深知此字之確。日月去得迅速，而客心急於欲歸，若不可待，是與日月爭也。「來往預期程」，夫初出門便預計歸之日子，途中來往時屈指云何日到何處，到得某日，可以到其處矣。今後期，則爭不過日月，却又不肯甘服，特地去尋一秋風來，又似曾與相約者，乃怨其失約，云：何不待我一待，而竟先至洛陽城，使我獨後期也？人知其借秋風作解嘲，而不知其將秋風來按捺日月。若曰：我雖爭不過汝，汝又何曾先得過秋風也！「爭」字固奇，「不相待」更奇。總看來，只是「蜀道後期」四個字耳。《唐詩選勝直解・五言絕句》：日月相催甚速，而客心更速，是與日

《將赴朔方軍應制》　《唐詩歸》卷四：「禮樂逢明主，韜鈐用老臣」，鍾惺云：出將入相人語。「膽猶忠作伴」，鍾惺云：「伴」字寫出孤忠。「心故道爲鄰」，鍾惺云：無此二語不爲大將。「連年大軍後，不日小康辰」，譚元春云：對法妙！《唐詩鏡》卷七：一起四語得體，「膽猶」二語，當屬佳句。「漢保河南地」以下，意欠精陡。《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三七：通篇以老法引奇情，規矩步中自有掀髯慷慨之氣。吳山民曰：次句「用」字決於自任，若改作「屬」字，意便溫厚。次聯歸美於上，始於上聯有照應。《唐詩觀瀾集》卷九：起筆蒼凝端重，一氣渾成。叙述無痕，結更堅蒼。骨脉堅凝，氣體雄厚，此工部先鞭也。《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七：「恭憑神武策，遠靜鬼方人」，歸美得體。「供帳榮恩餞，山川喜詔巡。天文日月麗，朝賦管絃新」，正叙將赴時蒙恩之盛。「幼志傳三略，衰材謝六鈞」，下因受任自省。「漢保河南地，胡清塞北塵」，此下以立功自期。「劍舞輕離別，歌酣忘苦辛。從來思博望，許國不謀身」，收轉到「將赴」，神旺理完。

《寄許八》　《唐詩歸》卷四：鍾惺云：清粲。「年來人更老，花髮意先衰」，鍾惺云：感慨風致。

《岳州宴姚紹之并序》　《唐詩鏡》卷七：佳麗之章。

《游洞庭湖》　《唐詩鏡》卷七：「江寒」二語稚。《唐詩解》卷四六：題云泛洞庭，詩中次語便及仙嶠，蓋泛河之後，只登湘山耳。昧晦之時，山色莫辨，既曉而望，則河色分矣。彼氛氳氣蒸者，非仙嶠耶？浮舟於渚以尋之，是即海中蓬萊也。江寒則凝，與天一色，日靜無波，水皆成文。於是倚樹而坐，與猿相狎，循沙而行，與鷺同遊。因緣源而見班竹之密，網徑而睹綠蘿之繁。窅穴傳聲，遙林含馥，山居之美如此，舊傳雙童捧藥，云能長生，我欲取以獻君。蓋是時燕公坐貶入楚，借言於藥，以見不忘魏闕之意。

《巴丘春作》　《唐詩歸》卷四：「日出洞庭水」，鍾惺云：佳景。「卉木共紛華」，譚元春云：「紛華」字如此用，妙！「湖陰窺魑魅」，譚元春云：危語。

《岳州夜坐》　《唐詩歸》卷四：鍾惺云：寂靜中慧心妙語。又云：讀此，知大手筆非癡重之謂。「獨歌還太息，幽感見餘聲」，譚元春云：夜坐愁人，清人往往有此。「五十知天命，吾其達此生」，譚元春云：大菩薩！又云：清老之極。

《別湟湖》　《小清華園詩談》卷下：韻之自然與句湊者，【略】張燕公

月爭也。預計程途往往不及，故後期也。身未至洛而心先往，安得如秋風之疾速乎！言外生情，景中寫意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以秋風先到，形出己之後期，巧心濬發。《唐詩箋注》卷七：「爭」字妙，是「不相待」三字之魂。下半托出「爭」字意，而客心倍覺縈紆。《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四：烘托入妙。《唐詩偶評》卷五：首二言己不肯後期，作反跌之勢；三、四落到後期意，卻只從對面托醒，絕不使一直筆，體格奇而肌理細，的是老手。

《耗磨日飲二首》　《升菴集》卷七五《耗磨日》：正月十六日謂之耗磨日。張說《耗磨日飲詩》云：「耗磨傳茲日，縱橫道未宜。但令不忌醉，翻是樂無爲。」又曰：「上月今朝減，流傳耗磨辰。但今不事事，同醉俗中人。」此日必飲酒，官司不令開庫而已。《唐音癸籤・詁箋一》：張說有《耗日飲酒》詩：「耗磨傳茲日。」又云：「流傳耗磨辰。」俗謂正月十六日爲耗磨日，是日官司不開倉庫，故說詩有「還將不事事」語。

《傷妓人董氏四首》二　《唐詩快》卷三：生則有形有色，死則唯魂影耳，安得不傷。

《十五日夜御前口號踏歌詞二首》　《唐詩選勝直解・七言絕句》：言恩賜放燈，與民同樂也。【略】龍珠、鬬雞、蓮花，皆燈類也。「萬歲春」，祝頌之詞。

《蘇摩遮》　《升菴詩話・張說蘇摩遮》：「臘月凝寒積帝臺，齊歌急鼓送寒來。油囊取得天河水，上壽將添萬歲杯。」《蘇摩遮》，當時曲名，宋詞作《蘇幕遮》。說詩凡四首，第一首云：「《摩遮》本出海西胡，瑠璃寶眼紫髯須。」以此考之，即今之《舞回回》也。

《三月三日定昆池奉和蕭令得潭字韵》　《唐音癸籤・詁箋一》：張說三月三日詩：「暮春三月日重三。」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則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也。

《送梁六自洞庭山作》　《唐詩訓解》卷七：詩中但言「悠悠」，而「別」意自見。美人秋水之思，當是別後意耳。《唐詩鏡》卷七：後二語托興，兼寓別情。《唐詩解》卷二五：梁六事無考，疑歸隱於洞庭者，故以仙期之，意謂此中形勝，乃仙者所居。今自巴陵而望，所見者山水，而知神仙絕不與世人相接。君倘去而羽化，則不復與我相通矣，徒使此心隨湖水而無極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比洞庭爲神仙窟宅，然身不至，惟送人之心與湖水俱遠耳。《古唐詩合解》卷五：「巴陵一望洞庭秋」，巴陵郡，今岳州府，臨湖，故一望而滿目皆秋矣。「日見孤峰水上浮。」此承「望」字。孤峰浮於水上者，君山也。「聞道神仙不可接」，此中形勝，疑是神仙居之，然嘗聞說神仙渺茫，難以居趾相接，以比梁六此去飄若神仙也。「心隨湖水共悠悠」，此與「不可接」合。湖水既悠悠，而心復與之俱遠，不言送別，而送別之神情透露。《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五：（末句）不着一字。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三：此等易涉空腔，初興時乃爲高格。《詩境淺說續編》：首句言送梁六之地，次句孤峰浮水，指君山而言。後二句言，洞庭乃龍女神靈之地，仙蹤已渺，惟餘湖水悠悠。與崔顥之「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意境相似。格調雖高，於送友無涉。張爲初唐能手，當不作此寬泛之詩。蓋友誼有深淺，詩意殆因洞庭秋望而作，兼及送友。猶李白《渡荊門送別》詩，全首皆言荊江風景，惟末句始言送別。此詩言烟波浩渺中，神仙既不可接，客帆亦天際迢遙，末句之悠悠凝望，即送別之心也。

《進白烏賦》　李隆基《答張說進白烏賦詔》：又覽所進，放言體物，詞藻瀏亮，尋繹研味，披翫無厭。所謂文苑菁華，詞場警策也。

《廣州都督宋公遺愛碑頌》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古質有鼎彝之色，頌辭跌蕩岸異，迥非恆徑。

《故開府儀同三司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詳整鉅麗。叙功紀行，皆舉其大，故要而不煩。

《西岳太華山碑》　《居易錄》卷一七：張說《西岳碑》云：「西岳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如此，則與吾濟華不注山同音義。故華山有平去二讀。

傳記

碑志

張九齡《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贈太師張公遺愛碑頌并序》

大唐有天下一百十三年，開元十有八載，龍集庚午，冬十二月戊申，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四。嗚呼哀哉！皇帝悼焉，素服舉哀，廢朝三日。乃下制贈太師，蓋師傅之舊恩，禮有加也。詔葬先遠，喪事有日，又特賜御詞，表章琬琰。公義有忘身之勇，忠爲社稷之衛。文武可憲之政，公侯作扞之勳，皆已昭昭於天文，雖與日月爭光可矣。公諱說，字道濟，范陽方城人。晉司空壯武公之裔孫，周通道館學士諱弋府君之曾孫，慶州都督諱恪府君之孫，贈丹州刺史刑部尚書諱驚府君之季子。自上世積慶，及公而祥發。神明所府，道德爲樞，生以寧濟，幼而休祥。鷹揚虎視，英偉磊落。越在諸生之中，已有絕雲霓之望矣。初天后稱制，舉郡國賢良，公時大知名，拔乎其萃者也。起家太子校書，迄於左丞相，官政四十有一，而人臣之位極矣。尚書，國之理本，公悉更之。中書，朝之樞密，公亟掌之。休聲與偕，升降數四。守正而見逐者一，遇坎而左遷者二，其餘總戎于外，爲國作藩，所平除者，惟幽、幷秉節鉞而已。至若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書令，唐興已來，朝佐莫比。蓋聖賢之運有會，師臣之道欲行，人雖求多，我每餘地。馨香之發，敷聞自久，宜其翊戴聖后，師範百寮，功烈過於如神，德聲出於咸一，此固與版築崛起，屠釣作合之類，亦云異也。公志玄遠，而性高亮。未嘗自異，會節乃有立；何所不可，體道以爲宗。既定國於一言，亦保身之大雅。其於經理世務，雜以軍國，決事如流，應物如響，紛綸輻輳，其猶指掌。及夫先聖微旨，稽古未傳，缺文必補，墜禮咸甄。與經籍爲笙簧，於朝廷爲粉澤，固不可詳而載也。始公之從事，實以懿文，而風雅陵夷，已數百年矣。時多吏議，擯落文人。庸引雕蟲，沮我勝氣，丘明有恥，子雲不爲。乃未知宗匠所作，王霸盡在。及公大用，激昂後來，天將以公爲木鐸矣。斯文豈喪，而今也則亡。嗚呼！克生以輔時，而臣道不究；致用以利物，而人將安仰！上撫牀以念往，下輟相而哀至，復見之於公焉。太常議行，謚曰文貞。二十年秋八月甲申，遷窆於萬安山之陽，燕國夫人元氏祔焉。夫人故尚書右丞相武陵公懷愼之女也。動爲柔範，皆可師訓。及公之貴，連姻帝室，雖處榮盛，若非在己。內執謙下，外睦親疏，古之賢明，未始兼有。開元十九年三月壬戌薨於東都康俗里第，享年六十四。長子均，中書舍人。次曰垍，駙馬都尉、衛尉卿。季曰椒，符寶郎。泣血在疚，皆我之有後也。嗚呼！元堂永閟，何事春秋，幽篆斯在，亦云不朽而已。銘曰：天有密命，滋液百寶。時無大賢，誰與明道。我公允叶，我德孔昭。翰飛戾天，羽儀清朝。功遂身謝，名由實美。言而有立，古無不死。南山之下，詔葬於茲。後之與歸，惟我太師。

傳狀

《舊唐書·張說傳》 張說字道濟，其先范陽人，代居河東，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陽。弱冠應詔舉，對策乙第，授太子校書，累轉右補闕，預修《三教珠英》。久視年，則天幸三陽宮，自夏涉秋，不時還都，說上疏諫。【略】疏奏不省。長安初，修《三教珠英》畢，遷右史、內供奉，兼知考功貢舉事，擢拜鳳閣舍人。時麟臺監張易之與其弟昌宗構陷御史大夫魏元忠，稱其謀反，引說令證其事。說至御前，揚言元忠實不反，此是易之誣構耳。元忠由是免誅，說坐忤旨配流欽州。在嶺外歲餘。中宗即位，召拜兵部員外郎，累轉工部侍郎。景龍中，丁母憂去職，起復授黃門侍郎，累表固辭，言甚切至，優詔方許之。是時風教頹紊，多以起復爲榮，而說固節懇辭，竟終其喪制，大爲識者所稱。服終，復爲工部侍郎，俄拜兵部侍郎，加弘文館學士。睿宗即位，遷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景雲元年秋，譙王重福於東都構逆而死，留守捕繫枝黨數百人，考訊結構之狀，經時不決。睿宗令說往按其獄，一宿捕獲重福謀主張靈均、鄭愔等，盡得其情狀，自餘枉被繫禁者，一切釋放。睿宗勞之曰：「知卿按此獄，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豈能如此？」玄宗在東宮，說與國子司業褚無量俱爲侍讀，深見親敬。明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是歲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者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左右相顧莫能對，說進曰：「此是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覦路絕，災難不生。」睿宗大悅，即日下制皇太子監國。明年，又制皇太子即帝位。俄而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等爲宰相，以說爲不附己，轉爲尚書左丞，罷知政事，仍令往東都留司。說既知太平等陰懷異計，乃因使獻佩刀於玄宗，請先事討之，玄宗深嘉納焉。及至忠等伏誅，徵拜中書令，封燕國公，賜實封二百戶。其冬，改易官名，拜紫微令。【略】俄而爲姚崇所構，出爲相州刺史，仍充河北道按察使。俄又坐事左轉岳州刺史，仍停所食實封三百戶，遷右羽林將軍，兼

檢校幽州都督。開元七年，檢校幷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天兵軍大使，攝御史大夫，兼修國史，仍賞史本隨軍修撰。【略】九年四月，胡賊康待賓率衆反，據長泉縣，自稱葉護，攻陷蘭池等六州。詔王晙率兵討之，仍令說相知經略。【略】其年，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依舊修國史。明年，又敕說爲朔方軍節度大使，往巡五城，處置兵馬。【略】是歲，玄宗將還京，而便幸幷州，說進言曰：「太原是國家王業所起，陛下行幸，振威耀武，幷建碑紀德，以申永思之意。若便入京，路由河東，有漢武脽上后土之祀，此禮久闕，歷代莫能行之。願陛下紹斯墜典，以爲三農祈穀，此誠萬姓之福也。」上從其言。及祀后土禮畢，說代張嘉貞爲中書令。夏四月，玄宗親爲詔曰：「動惟直道，累聞獻替之誠；言則不諛，自得謀猷之體。政令必俟其增損，圖書又藉其刊削，才望兼著，理合褒升。考中上。」說又首建封禪之議。十三年，受詔與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紹等撰東封儀注。舊儀不便者，說多所裁正，語在《禮志》。玄宗尋召說及禮官學士等賜宴於集仙殿，謂說曰：「今與卿等賢才同宴於此，宜改名爲集賢殿。」因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授說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及將東封，授說爲右丞相兼中書令，源乾曜爲左丞相兼侍中，蓋勒成岱宗，以明宰相佐成王化也。說又撰《封禪壇頌》以紀聖德。初，源乾曜本意不欲封禪，而說固贊其事，由是頗不相平。及登山，說引所親攝供奉官及主事等從升，加階超入五品，其餘官多不得上。又行從兵士，惟加勳，不得賜物，由是頗爲內外所怨。先是，御史中丞宇文融獻策，請括天下逃戶及籍外剩田，置十道勸農使，分往檢察；說嫌其擾人不便，數建議違之。及東封還，融又密奏分吏部置十銓，融與禮部尚書蘇頲等分掌選事。融等每有奏請，皆爲說所抑，由是銓綜失敘。融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李林甫奏彈說引術士夜解及受贓等狀，敕宰臣源乾曜、刑部尚書韋抗、大理少卿胡珪、御史大夫崔隱甫就尚書省鞫問。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割耳稱冤。時中書主事張觀、左衛長史范堯臣並依倚說勢，詐假納賂，又私度僧王慶則往來與說占卜吉凶，爲隱甫等所鞫伏罪。說經兩宿，玄宗使中官高力士視之，迴奏：「說坐於草上，於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罰憂懼之甚。」玄宗憫之。力士奏曰：「說曾爲侍讀，又於國有功。」玄宗然其奏，由是停兼中書令，觀及慶則決杖而死，連坐遷貶者十餘人。隱甫及融等恐說復用爲己患，又密奏毀之。明年，詔說致仕，仍令在家修史。初，說爲相時，玄宗意欲討吐蕃，說密奏許其通和，以息邊境，玄宗不從。及瓜州失守，王君㚟死，說因獲㚟州鬬羊，上表獻之，以申諷諭。【略】玄宗深悟其意，賜絹及雜綵一千匹。十七年，復拜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尋代源乾曜爲尚書左丞相。視事之日，上敕所司供帳，設音樂，內出酒食，御製詩一篇以敘其事。尋以修謁陵儀注功，加開府儀同三司。時長子垍尚寧親公主，拜駙馬都尉，又特授說兄慶王傅光爲銀青光祿大夫。當時榮寵，莫與爲比。十八年，遇疾，玄宗每日令中使問疾，幷手寫藥方賜之。十二月薨，時年六十四。上憯惻久之，遽於光順門舉哀，因罷十九年元正朝會。【略】始玄宗在東宮，說已蒙禮遇，及太平用事，儲位頗危，說獨排其黨，請太子監國，深謀密畫，竟清內難，遂爲開元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詞人，咸諷誦之。尤長於碑文、墓誌，當代無能及者。喜延納後進，善用己長，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當承平歲久，志在粉飾盛時。其封泰山，祠脽上，謁五陵，開集賢，修太宗之政，皆說爲倡首。而又敦氣義，重然諾，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時中書舍人徐堅自負文學，常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嘗謂朝列曰：「此輩於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之。說曰：「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池臺，或玩聲色，今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正圖書，詳延學者。今麗正書院，天子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細，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玄宗知之，由是薄堅。說既遭訕鑠，罷知政事，專集賢文史之任，每軍國大事，帝遣中使先訪其可否。說嘗自製其父《贈丹州刺史驍碑文》，玄宗聞之而御書其碑額賜之，曰「嗚呼，積善之墓」。有文集三十卷。太常謚議曰「文貞」，左司郎中陽伯成駁議，以爲不稱，工部侍郎張九齡立議，請依太常爲定，紛綸未決。玄宗爲說自製神道碑文，御筆賜謚曰文貞，由是方定。【略】史臣曰：【略】郭代公、張燕公解逢掖而登將壇，驅貔虎之師，斷獫戎之臂，暨居衡軸，克致隆平，可謂武緯文經，惟申與甫已。惜乎均、垍務速，失節賊廷。自武德已來，稱賢相者，房、杜、姚、宋四公，皆遭無賴子弟汙圮先業，非獨燕國之不幸也。

《**唐才子傳・張説**》　說字道濟，洛陽人。垂拱四年，舉學綜古今科，中第三等。考策曰，封進，授太子校書。令曰：「張說文思清新，藝能優贍，給事中

門對策，已居高科之首；銀榜效官，宜申一命之秩。」後累遷鳳閣舍人。睿宗時，兵部侍郎平章事。開元十八年，終左丞相燕國公。【略】今有集三十卷行於世。

紀事

《唐詩紀事・張説》 明皇封泰山迴，過金橋，御路縈轉，一望旌纛綿數十里。上曰：張説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徑五百里，陝右上黨，至于太原。（見后土碑。）眞才子也。召吳道子、韋無忝、陳閎同製金橋圖。

又《張九齡》 明皇送張説巡朔方，賜詩云：「命將綏邊服，雄圖出廟堂。」説應制詩，有「從來思博望，許國不謀身」之句。張嘉貞云：「山川看是陣，草木想爲兵。」盧從愿云：「佇聞歌《杕杜》，凱入繫名王。」徐知仁云：「由來詞翰首，今見勒燕然。」皆取制勝之義。獨九齡詩云：「宗臣事有征，廟算在休兵。天與三台座，人當萬里城。朔南方偃革，河右誓揚旌。」又曰：「威風六郡勇，計日五戎平。山甫歸應疾，留侯功復成。」大抵取旋師偃武之義。宋璟詩云：「以智泉寧竭，其徐海自清。」亦有深意也。

又《陰行先》 張燕公説至湘，有《九日登高》詩云：「西楚茱萸節，南淮戲馬臺。寧知洹水上，復有菊花盃。亭帳憑高出，親遊自遠來。短歌將急景，同使興情催。」行先和云：「重陽初啓節，無射正飛灰。寂寞風蟬至，連翩雙雁來。山棠紅葉下，岸菊紫花開。今日桓公座，多愧孟嘉才。」

《雲仙雜記・文享媚香無忝》 張説攜麗正文章謁友生，時正行宮中媚香，號化樓臺，友生焚以待説。説出文置香上曰：「吾文享是香無忝。」

《珊瑚鈎詩話》卷三 張燕公遭姚元之奏，明皇怒曰：「卿與御史共按其事。」急呼中丞李林甫，以詔付之。林甫曰：「説多智謀，是必困之，處于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曰：「公必不忍，即説害林甫。」以詔付餘御史。中路以墜馬告。初，説旬月前有門下生竊寵婢，將置之法。生呼曰：「公無緩急用人乎？見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何靳于一婢邪？」説奇其語，釋之，且付以婢。生去，杳不聞問。忽一日，直詣説，有憂色，曰：「感公之恩，欲報久矣。今聞公爲姚相所讒，禍且至，願得公平生所寶以免難。」公歷指數之。曰：「未也。」又凝思良久，忽曰：「近有以雞林夜明簾爲獻者。」生曰：「足矣。」因請手札數行，懇求于九公主，且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恩，始終其惠，乃反以讒見怒邪？」明日，公主謁上，具奏之。上感動，敕高力士就御史臺宣所按事並罷，書生亦不復見。昔留侯致白璧以謝項仇，孟嘗獻狐裘以脫秦難，蔡昭愛佩刀無辜見留，虞叔捐圭則庶幾免罪，張説之事近之。若書生者，不護小行，而能排難解紛，殆俠士之流乎？亦聰明疏通，善知人矣。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張説《今上實錄》二十卷。説與唐穎撰，次玄宗開元初事。

又《藝文志三》 張説《洪崖先生傳》一卷。張氳先生，唐初人。

又 《初學記》三十卷，張説類集要事以教諸王，徐堅、韋述、余欽、施敬本、張烜、李鋭、孫季良等分撰。

又《藝文志四》 《張説集》二十卷。

《崇文總目》卷四 《洪崖先生傳》一卷，張説撰。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 《張説集》三卷，闕。輝按：《新唐志》、《宋志》三十卷。

又 張説、王涇撰《唐郊祀樂章譜》二卷。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四 《鑑龍圖記》一卷。原釋：張説記開元揚州鑄鏡祥異。

又 《事對》十卷。原釋：題唐燕公撰。采經史屬辭比事，間作詩語集之，凡一百十四門，意出於張説。

《通志・藝文略》 《張説集》三十卷。《燕公外集》一卷。

《遂初堂書目》 《張説集》。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張説集》 三十卷。

《直齋書録解題・別集類上》 《張燕公集》三十卷。

又卷七 《梁四公記》一卷，唐張説撰。按：《館閣書目》稱梁載言纂。

《唐志》作盧詵，注云：一作梁載言。《郡齋書目》云：載言得之臨淄田通。又云：別本題張說，或爲盧詵。今按此書卷末所云田通事跡，信然。而首題張說，不可曉也。其所記多誕妄，而四公名姓尤怪異無稽，不足深辨。載言，上元二年進士也。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八》　《張燕公集》三十卷。

《宋史・藝文志五》　張說《五代新說》二卷。

又《藝文志七》　《張說集》三十卷。

又　《外集》二卷。

《唐才子傳・張說》　有集三十卷，行於世。

《文淵閣書目》卷九　《張說之文集》，一部四冊，殘缺塾本六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說集》三十卷。

又　《燕公外集》一卷。

伍德《張說之文集記》　《唐燕國公集》二十五卷，蓋吳元年手自抄錄，以備一覽者也。初以勝國兵燹之變，遺書散逸，僅存其集於敝篋中，猶多魚魯。復輟耕力以正之，遂爲完物，亟欲梓之，而力不果，吾後世子孫，有能新之以續有唐之文獻者乎？唐去今千餘年，其相業隨世消長而文獨存，然則世之所恃以爲不朽計者文焉，爾雖與天壤俱敝可也。燕公之文，豈曰雕龍，如劉勰者爲哉，若夫公之淳德茂烈，曲江公志文盡之矣，予何言哉。

《百川書志》卷一四　《張說詩》二卷，中書令燕國公洛陽張說道濟著，即文貞公也。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張燕公集》三十卷，說。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張說《燕公詩》二卷。

《脉望館書目・唐人文集》　《張說之集》四本。

又　《張燕公集》二本，即張說之。

《趙定宇書目》　《張說之集》四本。又二本。

又　宋板大字《張燕公集》。

《絳雲樓書目》卷三　宋板《張燕公道濟集》三十卷。

《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録彙編》卷六　張說《燕公集》二十卷。

《季滄葦書目》　唐《張燕公說文集》二十五卷。四本鈔，又一部六本鈔。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張說文集》二十卷，二本，鈔。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二・張燕公集》　二十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唐張說撰。【略】《唐書・藝文志》載其集三十卷，今所傳本止二十五卷，然自宋以後諸家著錄竝同，則其五卷之佚久矣。集中《元處士碣銘》稱，序爲處士子將作少監行沖撰，而《唐書・行沖傳》乃不載其爲此官。《爲留守奏慶山醴泉表》稱，萬年縣令鄭國忠狀，六月十四日縣界霸陵鄉有慶山，見醴泉出，而《唐書・武后傳》載此事乃作新豐縣，皆與史傳頗有異同。然說在當時，必無訛誤，知《唐書》之疏舛多矣！此書所以貴舊本也。集首永樂七年伍德《記》一篇，稱兵燹之後，散佚僅存，錄而藏之。至嘉靖間，其子孫始爲梓行，而訛舛特甚。又參考本傳及《文粹》、《文苑英華》諸書，其文不載於集者尚多，今旁加搜輯，於集外得頌一首、箴一首、表十八首、疏二首、狀六首、策三首、批答一首、序十一首、啓一首、書二首、露布一首、碑四首、墓誌九首、行狀一首，凡六十一首，皆依類補入，而原集目次錯互者，亦詮次更定，仍釐爲二十五卷，庶幾復成完本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卷一五　《張燕公集》二十五卷。唐張說撰。其集《唐志》作三十卷，宋以來諸家著錄，則皆二十五卷，與今本同。考《文苑英華》及《唐文粹》所載詩文，此集未收者，尚六十一篇。蓋撰錄二書之時，其五卷尚未佚也。今並依類補入，使成完本，而二十五卷之數，則仍其舊焉。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一　《張燕公集》二十五卷，聚珍版本，董覺軒舊藏，唐張說撰。卷首有「六一山房董氏珍藏之印」朱文方印，「鄞六一山房珍藏書畫印」朱文方印。

《稽瑞樓書目》　《張說之集》二十五卷，舊刻六冊。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張燕公集》二十五卷，唐張說撰，一明伍德刊本，一聚珍板本。

又　十二卷附《千秋金鑑錄》五卷，張世緯刊本。

《平津館鑒藏記》卷二　《張說之文集》二十五卷。前有永樂七年伍德序，後有「嘉靖丁酉冬十月朔旦椒郡伍氏龍池草堂家藏本校刊」廿二字，又張九齡撰《燕國公墓誌銘幷序》一篇。《新唐書・藝文志》、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集本三十卷，此本止廿五卷。《四庫全書》蒐輯《唐文

粹》、《文苑英華》諸書所藏在此集之外者，得頌箴表疏等六十一首，足證此本缺佚尚多。每葉廿行，行廿字。收藏有「落花三徑雨，鳴鳥半牀書」朱文方印、「驚水浪仙書籍之印」白文方印。

《鐵圍藏書題識》卷七　《張說之文集》十卷，影宋鈔本。此碧鳳坊顧氏所藏書也。相傳顧氏書雖殘鱗片甲，無一不精，宋刻固不待言，即影宋本亦無弗精絕者。世傳二十五卷，不可得見，此本雖十卷，尚有缺失，然較舊鈔，已無可比擬，矧明刻耶。愛日精廬主人聞此書題殘宋刻，欲購之，予曰：非也，乃影宋本耳，亦視如宋刻珍之，可謂知所好惡取舍矣。

《蕘圃藏書題識續錄》卷三　《張說之文集》二十五卷，明鈔本。歲入己巳，諸事擾心，舉向日聚書之樂，委諸度外，即自問亦不知何以若是之落寞也？頃偶從胥門書坊見插架有鈔《張說之文集》，籤取視之，乃舊鈔者。攜歸，與明刻對勘，實多是正，可謂新年極得意事，或天將誘予，無廢故業乎？命工重裝，俾唐人文集又添一善本云。二月九日春分節後，復翁黃丕烈。

《思適齋集》卷一五　《張燕公集跋》：丙戌。右秦敦夫太史藏本，所見《燕公集》以此爲最佳。第十卷末葉義門以下脫，今就他本補之，恰得三葉，蓋其行款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字。宋槧唐集類如是計有多家，此及《李翰林》、《駱丞》皆其一耳。予前別校正燕公文十五卷，又從汪孟慈得茶花吟坊抄本多出五卷，又益以《英華》、《文粹》所載若干篇合此，庶爲全集，粗可寫定，唯惜無好事有力者刊以行世也。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九　《張說之文集》二十五卷，明刻本，唐張說撰。前有墓誌銘，張九齡撰。

又　《張說之文集》殘本十卷，影寫宋刊本，唐張說撰。卷首《喜雨賦》二首，一題御製，一題應制明刻本，刪去御製、應製等字。卷五《醉中作》明刻本有題無詩。卷六《廣州蕭都督入朝過岳州晏餞》，後缺一頁（計詩七首，題一行）。錢牧翁從宋本抄補，上方有毛扆題識，云此一葉，世行本皆缺，牧翁先生從宋本手抄補入，後之讀此書者，勿易視之。

《結一廬書目》卷四　《張說之文集》三十卷，唐張說撰。舊鈔本。朱笥河藏書。

《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鈔本·集部》　《張燕公集》二十五卷，舊鈔本。

《雲間韓氏藏書目·集部》　《張說之集》八卷，明刊本，士禮居舊藏。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　《張燕公集》二十五卷，唐張說撰。明嘉靖丁酉伍氏龍池草堂刻本，明有與《曲江集》合刻本，單詩賦，聚珍本，閩覆本，顧千里家有《張燕公集》三十卷，鈔本，係由朱竹君家宋刻本轉抄，劉燕庭藏宋刻《唐三十家文集》，如二張、權載之、《會昌一品集》等，皆足本，係劉公勘藏書，並有元翰林國史院官書長印。

《天一閣見存書目》卷四　《二張詩集》□卷，缺。存《張燕公》卷一二。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張說之集》八卷，明活字本，何元錫藏書。【略】《文集》三十卷，明刊《文集》僅二十五卷，載張九齡撰墓志銘。此本八卷，前有賦五篇，後分體詩共三百首，與《文集》前編詩四卷首數無大出入，當從宋時單刊詩本重刻也。有夢花館藏書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九　《張說之文集》十卷，影鈔宋殘本，唐張說撰。存詩集十卷，舊爲碧鳳坊顧氏藏書，從之傳錄，足訂明刻本之誤。如卷首《喜雨賦》二首，一題御製，一題應制，明刻無之，是誤以御製爲自作矣。又卷五《醉中作》五言絕句一首，有目無詩；卷六《廣州蕭都督入朝過岳州晏餞詩》一首，下闕一葉，凡詩八首，此本皆全。

又　《張說之文集》二十五卷，明刊本。明初椒郡伍德手自錄本，作記屬子孫付刻，至嘉靖間，其後裔刻之。序後有「嘉靖丁酉冬十月朔旦，椒郡伍氏龍池草堂家藏本校刊」一行。有項篤壽序、伍德跋。

《宋元本書目行格表》卷下　宋本《張燕公集》，行廿字。澗蘋曰：宋槧唐集行款多如是。（《思適齋集》）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五〇　《張燕公集》二十五卷，唐張說撰。聚珍本。凡詩五卷，文二十卷。《唐志》三十卷，宋本與今本同，明本不足。此本採《文苑英華》及《唐文粹》所載，補入六十一篇，遂成完書。燕公之文，典麗宏贍，與蘇頲並稱燕許大手筆，集中碑志極多，凡十一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八　《張說之文集》二十五卷，明刊本，唐張說撰。前有墓誌銘，張九齡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張燕公集》二十五卷，唐張說撰。其集《唐志》作三十卷，宋以來諸家著錄皆二十五卷，與今本同。明嘉靖丁

酉伍氏龍池草堂校刊本。又有明高叔嗣刊，與《曲江集》合刊本，各二卷，不全。聚珍板本，多文六十一篇。顧千里家有三十卷鈔本，係由朱竹君家宋刊本轉鈔。劉燕庭有宋刊《唐三十家文集》，如二張、權載之、《會昌一品集》等皆足本，係劉公㤅藏書，並有元翰林國史院官書長印。【續錄】宋蜀本三十卷，十一行二十字。劉燕庭藏元刊二十五卷本。明鈔本二十五卷，有彭芸楣跋。光緒乙巳朱氏所刊，即據此本，在滬變生處。曾見江建霞藏元刊本二十六卷，十一行，二十字。字體方整，疑從宋本出，缺一至四卷。張有影宋鈔三十卷本，校明本有異同。明嘉靖癸孫刊本。明嘉靖丙申湛甘泉序，翻成化本二十卷，偶有脫誤。汪孟慈藏汞花吟舫鈔本，多出五卷。閩覆聚珍本。江西刊本。《四部叢刊》本，題《張說之文集》。

《舊山樓書目・戊》　《張燕公集》，唐張說撰，丁硃筆注。四本。

又《書目・庚》　宋刊《張燕公文集》，八本。

孫毓修《張說之集補・識》　《張說之集補》：《燕公集》依明伍氏龍池草堂刊本景印，既又從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汪小米校本補闕拾遺，是正良多。按：汪氏跋稱從士禮居黃氏景宋鈔本，校抄手極精，洵稱善本云云。惜止存卷一至十，非全帙也。

《北京文奎堂書莊目錄・集部》　《張燕公集》，唐張說。內聚珍版本。竹紙。四本。

《東海藏書樓書目・武英殿聚珍版書》　《張燕公集》二十五卷，唐張說。

《適園藏書志》卷一〇　《張說之集》二十五卷，舊鈔本，唐張說撰。【略】文集三十卷，明刊止二十五卷，載張九齡撰墓志銘，此即從刊本鈔出。

《四庫目略》　《張燕公集》二十五卷，唐張說撰。明嘉靖丁酉伍氏龍池草堂校刊本；明高叔嗣刊與《曲江集》合刊本，不全，聚珍本，多文六十一篇，顧千里家有三十卷鈔本，係由朱竹君家宋刊本轉鈔，劉燕亭有宋刊《唐三十家文集》，如二張、權載之、《會昌一品集》等，皆足本，係劉公㤅藏書，並有元翰林國史院官書長印，閩覆本，江西刊本。按：說文典麗宏贍，朝廷大作多出其手。其集《唐志》作三十卷，宋以唐諸家著錄，則皆二十五卷，今本亦作二十五卷，將並《文苑英華》及《唐文粹》所載詩文六十一篇，依類補入，較爲完善。

《粹芳閣珍藏善本書目・集部》　《二張詩集》：唐韶州張九齡《曲江集》二卷，唐雒陽張說《張燕公集》二卷。明嘉靖白棉紙精刊初印本，有莫友芝圖書印。四冊。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別集一・張燕公集》　二十五卷。集首永樂七年伍德記一篇，稱兵燹之後，散佚僅存，錄而藏之。至嘉靖間，其子孫始爲梓行，而訛舛特甚。張氏《藏書志》有影寫宋刊《張說之文集》殘本十卷，云：「卷首《喜雨賦》二首，一題御製，一題應制，明刻本刪去御製、應制等字，卷五《醉中作》，明刻本有題無詩，卷六《廣州蕭都督入朝過岳州宴餞》，後缺一頁，計詩七首，題一行，錢牧翁從宋本鈔補。」瞿氏《目錄》略同，惟所缺一頁，謂凡詩八首，疑誤。其以刪去御製等字，謂誤以御製爲自作，語頗明瞭。顧廣圻《思適齋集》是書跋云：「右秦敦夫藏本，所見《燕公集》，以此爲最佳，余前別校正《燕公文》十五卷，又從汪孟慈得汞花吟舫鈔本，多出五卷，又益以《英華》、《文粹》所載若干篇，合此庶爲全集，粗可寫定，惜無好事者刊以行世。」玉縉案：顧校本未知與此釐定本何如？其本或尚在天壤間，錄之以待訪。

《崇雅堂書錄》卷一一　《張說之集》二十五卷《補遺》五卷，唐張說撰。光緒乙巳仁和朱氏結一廬重刻伍氏龍池草堂本。四庫著錄。

《書目答問補正》卷四　《張燕公集》二十五卷，唐張說。聚珍版輯補本，福本。【補】《文集》十五卷補遺五卷。仁和朱氏《結一廬叢書》本，《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刻本，附汪小米校記。

《揚州吳氏測海樓藏書目錄》卷五　《曲江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千秋金鑑錄》五卷，唐張九齡。明刊本，白紙。八本一函，洋二十五元。

《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二　《張說之文集》三十卷，唐張說撰。舊寫本，十二行二十一字，每卷目錄連接正文。鈐有「大興朱氏竹君藏書印」、「朱錫庚印」、「汪喜孫印」、「孟慈」、「星伯曾觀」等印。按：《唐書・藝文志》載《張說集》三十卷，宋以後諸家著錄幷同。然世傳各本僅二十五卷，均出自明嘉靖龍池伍氏刊本。《四庫》及結一廬朱氏二本，雖極力採輯，然不見宋刊，舊觀終不可復。舊傳朱竹君家曾藏宋刊三十卷本，行款與權載之、司空表聖諸集同，號爲蜀本。後歸劉燕庭，今已不可踪迹矣。此三十卷鈔本爲邢君贊亭新得諸臨清徐氏者，行款與蜀本同，鈐有朱竹君印，其爲朱氏檄

花吟舫據家藏宋本傳錄者斷然無可致疑。數百年來，上自秘府下自藏家窮搜竭想而不可得者，一旦見之，驚喜過望。行當取與諸本對勘，補其缺佚，正前人之謬失，使唐人鉅集缺而復完，亦快事也。（甲戌二月見）

又　《張說之文集》二十五卷，唐張說撰。明嘉靖十六年伍氏龍池草堂刊本。手校底本。有錢穀跋：「此集差訛太多，乃隆池朱筆增改，尙欲借酉室手抄內閣本一校，俾爲完好也。穀記。」

又　《張說之文集》二十五卷，唐張說撰。明嘉靖十六年伍氏龍池草堂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前永樂七年伍德記，又小字一板，記後有「嘉靖丁酉冬十月朔旦椒郡伍氏龍池草堂家藏本校刊」一行。每卷目列文前。後附張九齡撰墓誌。清汪遠孫據影宋鈔本校一至十卷，補鈔闕文三葉。有跋錄後：「是書明伍氏龍池草堂刊本訛文脫簡至不可讀，何夢華元錫從吳門士禮居黃氏假得影宋鈔本，惜止十卷，第十卷內又缺三葉，然鈔手極精，又有名人補錄一葉，洵善本也，破三日功留校一過歸之，遠孫記。」鈐有「毛晉私印」（朱）、「汲古主人」（朱）、「毛扆之印」、「西河」（朱）、「汪魚亭藏閱書」（朱）、「振綺堂兵燹後收藏書」（朱）。（余藏。丙辰）

又　《張說之文集》二十五卷，唐張說撰。明寫本，十行二十字。有黃丕烈跋，錄後：「歲入己巳，諸事擾心，舉向日聚書之興委諸度外，即自問亦不知何以若是之落寞也。頃偶從胥門書坊見插架有鈔張說之集，籤取視之，乃舊鈔者，攜歸與明刻對勘，寔多是正，可謂新年極得意事，或天將誘余無廢故業乎？命工重裝，俾唐人集部又添一善本云。二月九日春分節後，復翁黃丕烈。」鈐有「汪閬源藏」、「于氏小謨觴館」、「于昌進鑒藏」諸印。（見于蟫隱廬。戊午）

又　《張說之文集》二十五卷，唐張說撰。清寫本，十行二十字。有校跋錄後：「光緒十有七年歲次辛卯春二月十有三日借同里姚君海槎藏黃蕘圃手校舊鈔本鈔校，至三月十八日寫畢。遂菴記于快閣聊堪棲止之室。」鈐「壽康手校」印。又錄黃丕烈跋。文見前條，不錄。首冊鈐有「汪士鍾藏」白文長印，「雲間姚氏」朱文方印，「孟浦藏書」白文方印，是書經兩人收藏，展轉歸同里姚氏矣。（文友堂取閱，校過還之。丁巳）

又　《張說之文集》二十五卷，唐張說撰。舊寫本，十行二十字。鈐有「甲戌進士」、「拂水山樵」朱文二印。按：此本後有永樂七年伍德記一篇，贊庭疑爲嘉靖本所從出，然以余審之，此書行格與嘉靖龍池伍氏本正同，其紙墨楷法亦清初時風氣，當即從龍池本鈔出，蓋龍池本亦極罕覯也。余藏有龍池本，爲毛斧季舊籍，汪小米遠孫手鈔缺葉訂入，《四部叢刊》所補佚詩十二首即據此傳出者也。藏園附記。考朱氏結一廬刻此集時，曾得見是帙校勘，並摹兩印於卷首，則洵爲朱刻祖本矣。藏園又記。（刑贊亭藏書，甲戌二月見）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一　影宋本《張說之文集》跋：唐《張燕公集》今世通行之本皆爲二十五卷，其刊刻傳世最古者，推明嘉靖丁酉椒郡伍氏龍池草堂本。前有永樂七年員隱老人伍德跋，謂吳元年手自鈔錄，以備一覽，正其魚魯，遂爲完書，亟欲梓之而力不果。是知此集自宋以來，迄於明中葉，未嘗覆梓也。伍氏刻本流傳頗稀，余壬子歲在南中曾收得一帙，爲毛斧季、汪魚亭舊藏，號爲珍祕，然展卷一觀，訛謬盈幅，且文字奪漏孔多。幸此本經汪小米校正，補詩九首。如：卷五之《醉中作》五絕。卷六之《岳州別姚司馬制許歸侍》、《岳州送李十從軍》、《岳州別均》、《送敬丞》、《送杜丞詩》、《幽州別陰長河》、《幽州送隨軍入秦》，皆五律。卷七之《酬崔光祿冬日述懷贈答》五言排律。并序，皆伍本所遺，而卷五《城南亭作》、《從方秀川同宿》二詩佚句奪行尙所不計。汪氏手校所據爲影宋本，其原出於士禮居，然祇存卷一至十，莫由窺全豹也。鐵琴銅劍樓瞿氏藏影鈔十卷，其存卷亦與汪校同，蓋出於碧雞坊顏氏，與蕘圃所得正同源耳。余考《唐書・藝文志》載《張說集》三十卷，宋以後諸家著錄并同。今伍刻僅得二十五卷，則宋刊全帙絕迹於天壤間久矣。乾隆時修《四庫全書》，詔徵天下圖籍，獻之館閣。顧於燕公文集，求所佚五卷，渺不可得，而伍本又多訛舛。乃參考本傳及《文粹》、《文苑英華》諸書，其文不載於集者，得六十一首，依類補入，仍釐爲二十五卷，付武英殿聚珍版刊行，百年以來推爲善本。近時仁和朱氏得彭文勤所藏明鈔本二十卷，又假吳仲懌藏本後五卷，補成全壁，授諸梓人。繆藝風親任讐校，頗爲精審，又采輯佚文，以意排比，分爲五卷，題曰《補遺》，以合古來三十卷之數，用力可云勤至。然不見宋刊，舊觀終不可復也。舊傳朱竹君家曾藏宋刊三十卷本，後自椒花吟舫散出，爲劉燕庭所得，其行款與權文公、孫可之、皇甫持正、司空表聖等集同，號爲蜀本。邇來劉氏遺書不守，權、孫諸集先後流入肆間，表聖《一鳴集》爲余所獲，獨燕公集乃不可

踪跡，常引爲大憾。昨歲新春，蓮池同學舊侶集於南宮邢君詹亭家，酒罷，出新收書籍見示，適有《張說之文集》舊寫本三帙，開函展誦，驚喜過望，蓋即數百年來上自祕府，下至藏家，窮搜渴望，懸金購求而不獲之三十卷眞本也。各卷詩文次第與伍氏、朱氏二本無異，惟最末五卷與朱氏《補遺》目錄對核，則文字出入，大相逕庭矣。通計卷二十六墓誌銘六首，卷二十七表十首，卷二十八序十四首，卷二十九制誥七首，卷三十雜著二十七首。朱本有而宋本無者，凡二十六首；宋本有而朱本無者，二十三首。然其中如《元昌元年對詞》標「文苑策」，朱本只載對策，而策問三道乃佚之；如《謝恩表》、《陳情表》、《進渾儀表》、《謝賜碑額表》，朱氏雖有表文，而批答乃佚之；《勸學啓》後有答令，朱本亦不載。在朱本拾遺補闕，爲功雖勤，然從千百年後綴緝叢殘，而欲期與原本脗合無間，亦戛戛乎其難矣。余既取朱本對勘一過，其闕佚各文則錄附後方。茲將文目臚列於左，期與海內方聞之士共證之。按晁氏《郡齋讀書志》言，「說爲文精壯，長於碑志，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常典集賢圖書之任」。「論撰國史，晚謫岳州，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陳氏《直齋書錄解題》云：說「與蘇頲號燕許大手筆」，「二人名相，而以文擅天下，盛矣哉！」兩家皆載其集爲三十卷。余少時嗜儷體文字，誦公集，喜其瑰瑋駿麗，而瀕氣流轉，神采昌王，與唐初四子務爲綺麗，排比疊架者，迥不相侔，實魁然爲蓋代之才，宜其有「大手筆」之稱。獨惜其遺集流傳，乃非全帙。憶昔年得汪氏校本，喜其校訂精當，常取編摩，惟所存祇詩十卷。嗣於南方見明鈔，爲黃蕘翁舊藏，又取朱本勘校一通，卷第既與常本相同，而佳勝亦寥寥可數。旋於況夔笙許見明鈔二十卷本，爲知聖道齋物，即朱氏校刻之底本也。近年吳侍郎遺書出，獲見竹紙明鈔本，鈐有「拂水山樵」印，亦朱氏當時所假校者，然亦祇二十五卷耳。不謂未及匝月，於無意中幸獲此原書古本，數十年夢寐尋求者，一旦竟觸於手而寓於目，精忱所致，冥漠潛通，余於此書因緣爲不淺矣。原本竹紙，烏絲闌，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各卷有目，接連本文。鈐有「大興朱氏竹君藏書之印」、「朱錫庚印」、「汪喜孫印」、「孟慈」、「星伯曾觀」諸印。是此本爲椒花吟舫據家藏宋本錄出，斷然無可致疑。且以鈐印推之，曾入汪孟慈家，大興徐氏亦曾經眼，且或由星伯家而歸臨清徐司業家，詹亭則得之司業壻史吉甫太史者也。至宋本何時歸諸劉氏，其後復入誰何之家，則消息渺然，存亡殆不可知。猶幸錄此副本，迢遙百載，脫水火兵戈之劫，爲千鈞一髮之延，使吾輩得以摩挲玩誦，發前人之所未見。昔繆藝風前輩爲朱子涵校刊此集，附記言顧千里先得燕公文十五卷，又得椒花吟舫鈔本，增益五卷。顧氏單校唐文，除去詩五卷，後又補足五卷，世間自有此二十卷傳本，初非缺佚。嗟乎！以藝風之博識之聞，徒以搜訪既窮，遂轉以二十卷者爲足本，設使得觀此帙，當皇然知其誤解。然則吾輩雖不獲觀宋刻，而得茲副本，既足正前人之謬失，且使先唐之鉅集久缺而復完，其欣慰宜如何耶！乙亥五月望日，游黃山、台、蕩回，粗理筆硯，校畢全書，因詳誌始末於後。藏園老人書。茲將影宋本後五卷目錄列後，其文字爲輯本所遺者注於下方。卷第二十六。墓誌銘：節敏太子妃墓銘、鄭夫人墓誌銘、燕郡夫人墓誌銘、鄧國夫人墓銘、張夫人墓誌銘、張氏女墓誌銘。卷第二十七。表：諫幸三陽宮表、諫潑胡表、論災異表、幷州論兵邊事表、陳情表（批答四行）、舉人表（朱刻無）、進像表、進渾儀表（批答五行）、進鬬羊表、勸學啓（答令四行）。卷第二十八。序：大衍歷序、中宗上官昭容集序、孔補闕集序、洛州張司馬集序，尋花柳宴序、會友序、餞侍郎神都留守序、送工部尚書赴定州序、送田郎滅胡序（朱刻無）、和戎篇送桓侍郎序（朱刻無）、送廣武令岑羲序（朱刻無）、送嚴少府赴萬安詩序（朱刻無）、送毛明府詩序（朱刻無）、送張先生還姑射山序（朱刻無）。卷第二十九。制誥：對文苑科制策（朱刻無策問三道）、習樂議（朱刻無）、漢祖五等論（朱刻無）、卿士誥（朱刻無）、政書三章（朱刻無）、上帝善兵不陣章（朱刻無）、修五嶽四瀆章（朱刻無）。卷第三十。雜著：幽州論邊事論、與褚先生書（朱刻無）、與鳳閣舍人書（朱刻無）、與鄭駙馬書（朱刻無）、與魏安州書（朱刻無）、與營州都督弟書（朱刻無）、與度門禪衆書（朱刻無）、爲申平冀州賊等露布、神兵軍大總管功狀、試洛州進士策問四首（朱刻無）、試將門子弟策問三道（朱刻無）、試沉謀祕算舉人策問三道（朱刻無）、獻壽表（朱刻無）、讓中書侍郎表、讓平章事表、讓兵部尚書平章事表、讓右丞相表（朱刻無）、讓右丞相表（朱刻無）、讓右丞相表、荆州謝上表、岳州謝上表、謝賜碑額表（制答）謝公主出降期表（朱刻無）、謝恩表（幷答制）、謝問表、謝賜藥表、謝修史表。前跋屬稿甫竟，忽憶及昨歲曾假得周君叔弢所藏《張說之文集》一帙，因開篋檢晾。其書亦正三十卷，爲東武李氏研錄山房校寫本，竹紙，藍格，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字，楮墨精雅，爽心悅目。

取後五卷與朱竹君家影宋本對勘，各卷篇第正復相符。惟朱鈔原本經舊人校過，凡題目及文字咸據《全唐文》標舉異同，粘有校簽；李氏鈔本則采其校語，錄於本文下。始知李氏固曾親見朱氏影本，從而傳錄，且併其校語而取之也。末有《補遺》一卷，則盡取《全唐文》中佚文附入，凡得三十四首，視結一廬輯補者又增十首。是此集流傳於今世者，當以東武李氏所錄爲最足、最精之本矣。天下之事，後起者往往突過前人。李氏校錄之勤，其有功於燕公者至鉅，余閣置案頭，幾於失之交臂。余校閱既終，爰特著其說於此，用以誌余粗疏之過，且正告當世，倘有傳刻燕公遺集者，庶知所取擇焉。藏園附志。

《**善本書所見錄**》卷四　《張說之集》二十五卷，黑格，字似明人書。十行，二十字。有汪士鍾藏（白長方）、于氏小謨觴館（朱長印直行）、于昌進鑒藏（白長方）。黃蕘圃曾藏，有跋：歲入己巳，諸事攖心，舉向日聚書之興，委諸度外，即自問亦不知何以若是之落寞也。頃偶從胥門書坊，見插架有抄本《張說之文集》，籤取視之，乃舊抄者。攜歸，與明刻對勘，實多是正，可謂新年極得意事。或天將誘予無廢故業乎？命工重裝，俾唐人集部又添一善本云。二月九日春分節後，復翁黃丕烈。

又　《張說之文集》二十五卷，前有永樂七年伍德序，序後有嘉靖丁酉冬十月朔日椒郡伍氏龍池草堂家藏本校刊，小字一行，白口。

藝文

張九齡《祭張燕公文》　維年月朔日，族子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某，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敢昭告於燕國公之靈。惟公應有期之運，降不世之英，坦高軌以明道，謹大節而立誠。懸鏡待人，虛舟濟物，妙用無數，精心惟一。明末朕而先睹，聽有餘而每黜，猶豹變而成文，嘗鳳鳴而中律。故能羽翼聖后，丹青元化。陳皋陶之謨謀，盡仲山之夙夜。道因慮於文武，業惟永於王霸。綢繆恩渥，荏苒代謝。國重元輔，門承下嫁。實大我之宗盟，與人君之姻婭。天蓋福善，地益華宗，赫赫爲尹，巖巖比崇。不享黃髮，如何元穹。既道長而運短，豈祥降而惠終。人亡令則，國失良相，學墮司南，文殞宗匠。惟國華之見奪，何天道之弗諒！追惟小子，夙荷深期，一顧增價，二紀及茲。非駑駘之足數，蓋枝葉以見貽。洎剖符於外臺，承徵琴於舊館。屢行號而身贖，空匍匐而心斷。跡既拘於彝憲，情未展於哀款。朝章猥及，傳名斯入。想德輝而不見，望仁里而徒泣。樹所嘆而猶存，人具瞻而永戢。盡總帳之今感，哀烏衣之往集。庶羞雖薄，冀享厥誠。尊靈斯降，是嘉平生。已矣萬古，纏綿五情。追悲緒於離筵，結巨恨於幽明。伏惟尚饗。

孫逖《唐故幽州都督河北節度使燕國文貞張公遺愛頌并序》　有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贈太師、燕國文貞公諱說，字道濟，張氏，聖文神武皇帝佐命之臣也。開元六祀，宅於幽朔。及公既歿，御撰豐碑。以爲用公於是邦，當革弊之舉，訊彼故老，徵於前事，有以見聖人之情見於辭矣。夫渤碣之北，有山戎焉。乍臣乍驕，或息或縱。鎮之以大府，府有都督；威之以大軍，軍有節度。二者之任，萬邦之屏。彌縫其闕，必有宗臣。曩者天冊之初，王尚書不反命，則我天后以納言狄公領之。先天之際，孫將軍不振旅，則我睿宗以太尉宋公爲之。洎陘口之役，薛公小衄。後數稔，傷痍未平，易置諸將，少有稱者。則我皇帝注意於文貞公。社稷之固，生民之傑，伊昔徇節，未嘗顧身。面折二豎，辯邪正於君側，首謀四凶，決安危於天下。勇於義，力於忠，雖有賁育，不能奪已。自受命處此，聲振殊俗，終公之代，不敢近邊。聖人金城，其在是矣。先是公之未至也，軍實耗斁，邊儲匱少，帑藏乏中人之產，革車無百駟之羣，將欲豐之，不其難也！公問以謠俗，因而化之，命礦人採銅於黃山，使興鼓鑄之利；命杼人斬木於燕岳，使通林麓之財；命圉人市駿於兩蕃，使頒貿馬之政；命廩人搜粟於塞下，使循平糴之法。物有其官，官贍其事，如川之至，以莫不增。一年而財用肅給，二年而蓄聚饒羨。軍聲武備，百倍於往時矣。猶以爲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既庶且富，人可用也。於是塹山澤，起亭障，塞雞鳴之阨，守阜陵之衝，遮大夏之路，距盧龍之口，延袤千里，橫絕一方，以順天地之心，且爲華夷之限。命下之日，修塞之後，人到於今賴焉。夫戎狄遠卻，暴禁矣。貨食滋至，財豐矣。封守以固，人安矣。師徒不勞，兵戢矣。武有七德，我其四焉。坐致必勝之道，以銷未形之患，是公之深計遠慮所致也。初公之大用，實以詞宗。雖亟持國鈞，而未執兵柄。及台揆中廢，荊衡外牧，上將復內用，因以爲將。惟幽都克愼厥始，惟大原克和厥中，惟朔方克成厥終，三駕而時靡有

爭，繇是復踐中樞之任矣。文武爲憲，斯之謂歟！喬嶽告成，遂登仲虺之相；金華念舊，仍遵尚父之師。高朗令終，固其宜也。昔周有張仲，是稱孝友；漢有留侯，見推籌畫。太守飛聲於朔野，司空邁績於西晉。及公之貴，世德其昌。光於祖考，則慶州都督刑部尚書追孝於前烈；友于兄弟，則國子祭酒懷州刺史致美於當代；施於祚胤，則兵部侍郎駙馬都尉纘戎於後葉。人臣尊寵，舉集其門。豈伊朱輪之盛，方繼緇衣之好。辯其譜系，范陽之大族也；叙其封略，燕國之名都也；徵其政理，幽州之良牧也；美數多矣。斯人之德，與夫班伯之榮故郡，買臣之驚守邸，蓋不侔矣。薊縣父老某乙等，感之所致，久而益思，遠訴不才，追書盛德。徽音已隔，空悲梁木之歌；碑頌獨存，應墮峴山之淚。仍係辭曰：聖出賢睹，爲師爲輔。大國宗文，殊方畏武。帝謂幽朔，人思鎮撫。受命再瞻，聿來茲土。謀猷既壯，闕漏咸補。守固邦寧，財豐人聚。四牡既駕，三邊無侮。又何與之？元衮及黼。范陽宗邑，燕垂守宇。德被塞翁，恩深召父。琢彼遺愛，傳於終古。貞石不騫，薊丘之下。

劉因《張燕公讀書堂》　陰壁下寒泉，陽崖隱深洞。想像張幽州，當年此絃誦。遐情納方寸，灝露驚宵夢。既有眞積功，豈無致時用。不然起絕學，猶當垂後統，濟濟唐開元，儒臣相伯仲。文雖數燕許，名不幷姚宋。遂令百世下，烟霞抱餘痛。尋幽縱步貪，懷古清歌送。緬思白鹿翁，眼中見連棟。茲山有道氣，會遇或天縱。聊以永今朝，白雲不可種。

雜録

王泠然《論薦書》　將仕郎守太子校書郎王泠然謹再拜上書相國燕公閣下。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則僕所以有意上書於公，爲日久矣。所恨公初爲相，而僕始總角，公再爲相，僕方志學。及僕預鄉舉，公在官於巴邱，及僕參常調，而公統軍於沙朔，今公復爲相，隨駕在秦，僕適效官，分司在洛，竟未識賈誼之面，執相如之手，則堯舜禹湯之正道，稷契夔龍之要務，焉得與相公論之乎！昔者公之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用之乎！今公貴稱當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未富貴有文章之士，不知公何以用之！公一登甲科，三至宰相，是因文章之得用，於今亦三十年。後進之士，公勿謂其無人。何者？長安令裴耀卿，於開元五年掌天下舉，擢僕高第，以才相知。今尚書右丞王邱，於開元九年掌天下選，授僕清資，以智見許。然二君者，若無明鑒，寧處要津？是僕亦有文章，思公見也。亦未富貴，思公用也。此非自媒自衒，恐不道不知。有唐以來，無數才子，至於崔融、李嶠、宋之問、沈佺期、富嘉（謀）〔謨〕、徐彦伯、杜審言、陳子昂者，與公連飛幷驅，更唱迭和。此數公者，眞可謂五百年挺生矣。天喪斯文，凋零向盡，唯相公日新厥德，長守富貴，甚善，甚善！是知天贊明主而福相公。當此之時，亦宜應天之庥，報主之寵，彌縫其闕，匡救其災。若尸祿備員，則焉用彼相矣！僕聞位稱燮理者，則道合陰陽；四時不忒，則百姓無怨。豈有冬初不雪，春盡不雨，麥苗繼日而青死，桑葉未秋而黃落，蠢蠢迷愚，嗷嗷愁怨，而相公溫服甲第，飽食廟堂！僕則天地之一生人，亦同人而怨相公也！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言人君欲賢者而不用，徒張此意。厥災荒，云大旱也。陰陽不雨。」復曰：「師出過時，茲謂曠，其旱不生。」夫天道遠，人道邇，僕多言者也，安知天道？請以人事言之。主上開張翰林，引納才子，公以傲物而富貴驕人，爲相以來，竟不能進一善，拔一賢。漢高祖云：「當今之賢士，豈獨異於古人乎？」有而不知，是彰相公之暗；知而不用，是彰相公之短。故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雲纔積而便散，雨垂落而復收，此欲德不用之詔也。仍聞六胡爲孽，日寇邊陲，邦家連兵，來往塞下，巴西諸將，必不出師，過時之咎也。四郊之多壘，卿大夫之辱也。不知廟堂肉食者何以謀之？相公在外十餘年，而復相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今人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天則不雨，公將若之何？昨五月有恩，百官受賜，公官既大，物亦多有，金銀器及錦衣等，聞公受之，面有喜色。今歲大旱，黎人阻飢，公何不固辭金銀，請賑倉廩？懷寶衣錦，於相公安乎？百姓餓欲死，公何不舉賢自代，讓位請歸？公三爲相，而天下之人，皆以公爲亢極矣。夫物極則反，人盛必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老子曰：「功成名遂，則身退，天之道也。」今公富貴功成，文章命遂，唯身未退耳。相公昔在南中，自爲《岳陽集》，有《送別》詩云：「誰念三十里，江潭一老翁。」則知廣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寬，賈誼非流竄不能作賦以自安。公當此時，思欲生入京華，歸老田里，脱身瘴癘，其可得乎？今則不然，忘往日之栖遲，貪暮年之富貴，

僕恐前途更失，後悔難追。主上以相公爲賢，使佐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明君之舉，豈曰能賢！僕見相公事方急，不可默諸桃李，公聞人之言或中，猶可收以桑榆。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相公《五君詠》曰：「凄涼丞相府，餘慶在元成。」蘇公一聞此詩，移相公於荆府。積漸至相，由蘇得也。今蘇屈益部，公坐廟堂，投木報瓊，義將安在！亦可舉蘇以自代，然後爲朔方之行。抑又聞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報國之重，莫若進賢。去年赦書云：「草澤卑位之間，恐遺賢俊。宜令兵部即作牒目，徵名奏聞。」而吏部起請云：「試日等第全下者，舉主量加貶削。」條目一行，僕知天下父不舉子，兄不舉弟。向者百司諸州長官，皆無才能之輩，并是全軀保妻子之徒，一入朝廷即恐出，暫居州郡即思改，豈有輕爲薦舉，以取貶削。今聞天下尚有四百人應舉，相公豈與四百人盡及第乎？既有第差，由此百司諸州長官懼貶削而不舉者多矣。僕竊謂今之得舉者，不以親，則以勢；不以賄，則以交。未必能鳴鼓四科，而裹糧三道。其不得舉者，無媒無黨，有行有才，處卑位之間，仄陋之下，吞聲飲氣，何足算哉！何乃天子令有司舉之，而相公令有司拒之，則所謂「欲德不用，徒張此意」，事與京房《易傳》同。故天以大旱相試也。去年所舉縣令，吏部一例與官，舉若得人，天何不雨？賢俊之舉，楚既失之，縣令之舉，齊亦未得。夫有賢明宰相，尚不能變理陰陽，而令庸下宰君，豈能輯熙風化？相公必欲選良宰，莫若舉前倉部員外郎吳太元爲洛陽令，必欲舉御史中丞，莫若舉襄州刺史吳靳，清輦轂之路，非太元不可，任臺閣之風，非吳靳不可。僕非吳靳親友，但以知其賢明。相公有而不知，知而不用，亦其過深矣。抑又聞之，昔閔子騫爲政，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凡校書正字，一例不得入畿，相公曾爲此職，見貞觀以來故事。今吏部侍郎楊滔，目不識字，心不好賢，蕪穢我清司，改張我舊貫。去年冬奏請，自今已後，官無內外，一例不得入畿。即知正字校書，不如十鄉縣尉。明經進士，不如三衛出身。相公復此改張，甄別安在！古人有坐釣登相，立籌封侯，今僕無尚父之謀，薛公之策，徒以仕於書苑，生於學門，小道逢時，大言祈相，僕也幸甚幸甚！去冬有詩贈公愛子協律，其詩有句云：「官微思倚玉，文淺怯投珠。」《呂氏春秋》云：「嘗一臠之肉，知一鼎之味。」請公且看此十字，則知僕曾吟五言，則亦更有舊文，願垂作者，如公之用人，蓋已多矣。僕之思用，其來久矣。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雖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此書上論不雨，陰陽乖度；中願相公進賢爲務；下論僕身求用之路。事繁而言不典，理切而語多忤，其善也必爲執事所哂，其惡也必爲執事所怒，儻哂既怒罷方解，則僕當持舊文章而再拜來也。

《大唐新語・識量》　張說拜集賢學士，於院廳讌會，舉酒，說推讓不肯先飲，謂諸學士曰：「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爲前後。說聞高宗朝修史學士有十八九人，時長孫太尉以元舅之尊，不肯先飲，其守九品官者亦不許在後，乃取十九杯一時舉飲。長安中，說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高卑懸隔，至於行立前後，不以品秩爲限也。」遂命數杯一時同飲，時議深賞之。

又《文章》　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天御雒陽城南門，親自臨試。張說對策爲天下第一。則天以近古以來未有甲科，乃屈爲第二等。其警句曰：「昔三監叛常，有司既糾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計之以寬。」拜太子校書。仍令寫策本於尚書省，頒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國得賢之美。

又　玄宗朝，張說爲麗正殿學士，常獻詩曰：「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諷詩關國體，講《易》見天心。」玄宗深佳賞之，優詔答曰：「得所進詩，甚爲佳妙。風雅之道，斯焉可觀。并據才能，略爲贊述，具如別紙，宜各領之。」玄宗自於彩箋上八分書說贊曰：「德重和鼎，功逾濟川。詞林秀發，翰苑光鮮。」其徐堅已下，并有贊述，文多不盡載。

《明皇雜録》卷下　張說之謫岳州也，常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辨才略，互相排擯。蘇頲方當大用，而張說與瓌相善，張因爲《五君詠》，致書，封其詩以遺頲，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齎書至頲門下。會積陰累旬，近暮弔客至，多說先公僚舊，頲因覽詩，嗚咽流涕，悲不自勝。翌日，乃上封，大陳說忠貞謇諤，嘗勤勞王室，亦人望所屬，不宜淪滯於遐方。上乃降璽書勞問，俄而遷荆州長史。由是陸象先、韋嗣立、張廷珪、賈曾皆以讜逐歲久，因加甄收。頲常以說父之執友，事之甚謹；而說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

《封氏聞見記・穎悟》　開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數年之間遍通五經。上書自舉，并云：「一遍能誦千言。」敕赴中書考試，張燕公問曰：「學士能一遍誦千言，能十遍誦萬言乎？」對曰：「未曾自試。」燕公遂出一

書，非人間所見也，謂之曰：「可十遍誦之。」敬忠依命，危坐而讀，每遍畫地以記。讀七遍，起曰：「此已誦得。」燕公曰：「可滿十遍。」敬忠曰：「若十遍，即是十遍誦得，今七遍已誦得，何要滿十？」燕公執本臨試，觀覽不暇，而敬忠誦之已畢，不差一字，見者莫不嘆羨。即日聞奏。【略】。

愛新覺羅・弘曆《偶觀張説李泌賦方圓動静因以五經義旨演繹成辭》 方若大地，圓若高天，動若坤闢，静若乾專。（右《易》）方若湯武，圓若堯舜，動若於變，静若哲濬。（右《書》）方若國風，圓若雅頌，動若物感，静若古諷。（右《詩》）方若禮立，圓若樂隨，動若安民，静若儼思。（右《禮記》）方若抑霸，圓若尊王，動若無違，静若有常。（右《春秋》）

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張説之爲小人而不至大謬，賴有良朋。雖相業文學，彬彬可觀。《全唐詩話》載其作《上官昭容文集序》，居然搦管，恬不知耻。非邪媚之一斑邪？

王熊

韋嗣立《奉和張岳州王潭州别詩二首并序》 予昔忝省閣，與岳州張使君説、潭州王都督熊同官聯事。後承朝譴，各自東西。張公與王都督别詩二首，情頗殷切，余覽以嘆，因遥申和云。茂先王佐才，作牧楚江限。登樓正欲賦，復遇仲宣來。黄鵠飛將遠，雕龍文爲開。寧知昔聯事，聽曲有餘哀。昔時陪二賢，纓冕會神仙。一去馳江海，相逢共播遷。無因千里駕，忽睹《四愁篇》。覽諷歡何已，歡終徒愴然。

拓本《大唐故中大夫行定州鼓城縣令王君（玄起）墓誌銘并序》 越景龍三年十月二日葬于洪池原。【略】有子庫部郎中熊等，崩心浩泣，銜恤永思。

又《大唐故王府君夫人故贊皇郡太君趙郡李氏墓誌銘并序》 而子熊等，少傾乾蔭，長沐閨慈，教漸於斷機，器成於琢玉。熊歷官駕部員外郎，庫部郎中，洛陽縣令，申、郢、光、潭四州刺史。

《唐詩紀事・王熊》 熊自潭州至岳陽，張燕公宴别，贈詩二章云：「絲管清且哀，一曲傾一盃。氣將然諾重，心向友朋開。古木無生意，寒雲若死灰。贈君芳杜草，爲植建章臺。」（其一）「縉紳連省閣，溝水遽西東。然諾心猶在，容華歲不同。孤城臨楚塞，遠樹入秦宮。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其二）熊答云：「長沙辭舊國，洞庭逢故人。蕙蘭敦久要，披霧轉相親。歲月方嗟老，江山不惜春。忽聞《黄鶴曲》，更作白頭新。」（其一）「平生共風月，倏忽間山川。不期交淡水，暫得款忘年。興逸方罷釣，帆開欲解船。離心若危旆，朝夕爲君懸。」（其二）

《朝野僉載》卷二 王熊爲澤州都督，府法曹斷掠糧賊，惟各決杖一百。通判，熊曰：「總掠幾人？」法曹曰：「掠七人。」熊曰：「掠七人，合決七百。法曹曲斷，府司科罪。」時人哂之。前尹正義爲都督公平，後熊來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癩。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沫。見錢滿面喜，無錢從頭喝。嘗逢餓夜叉，百姓不可活。」

李景伯

《舊唐書・李景伯傳》 景伯，景龍中爲給事中，又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爲《回波辭》。衆皆爲諂佞之辭，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曰：「回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誼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悦，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眞諫官也。」景雲中，累遷右散騎常侍，尋以老疾致仕。開元中卒。

《隋唐嘉話》卷下 景龍中，中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并唱下兵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起唱曰：「回波爾時酒卮，兵兒志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誼譁竊恐非宜。」於是乃罷坐。

李行言

《舊唐書・儒學傳下・郭山惲》 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時中宗數引

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嘗令各效伎藝，以爲笑樂。工部尚書張錫爲《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麞》，左金吾衛將軍杜元琰誦《婆羅門呪》，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

《**唐詩紀事・李行言**》　行言，隴西人。兼文學幹事，《函谷關》詩爲時所許。中宗時，爲給事中。能唱《步虛歌》，帝七月七日御兩儀殿會宴，帝命爲之。行言於御前長跪，作《三洞道士音詞歌》數曲，貌偉聲暢，上頻嘆美。

尹懋

《**秋夜陪張丞相趙侍御游湟湖**》　《唐詩歸》卷六：「風秋樹色雜」，鍾惺云：「風秋」二字有景。「湟湖凡幾灣」，譚元春云：「凡幾」二字用得虛而老。

《**唐詩紀事・尹懋**》　懋，開元時張燕公岳州從事也。官補闕。

趙氏

《**擬古**》**一**　《名媛詩歸》卷九：清適自喜，正以平靜爲古。擬古中有慷慨深奧一流，卻似此和正，亦不失爲溫純之質也。「鬱蒸夏將半，暑氣扇飛閣。驟雨滿空來，當軒捲羅幙」，入口亦覺涼氣颯然。「度雲開夕霽」，「度雲」二字有昇眺清遠、勢盡川陸之意。「宇宙何清廓，明月流素光。輕風換炎鑠，孤鸞傷對影」，「傷對影」便幻，若止說「傷影」便直。「寶瑟悲別鶴，君子去不還。搖心欲何託」，「搖」字搖妙，泛泛無所適從也。若心用「遙遠」，「遙」字便惡俗極矣。

又二　《名媛詩歸》卷九：「金菊延清霜，玉壺多美酒。良人獨不歸，芳菲豈常有」，只如此冷冷說去，已覺時月之易邁。「不惜芳菲歇」，更一轉亦不必深，咏歎中使人自失。「但傷別離久，含情罷斟酌」，「罷斟酌」猶着「含情」二字，妙。

又三　《名媛詩歸》卷九：「霽雪舒長野，寒雲伴秋谷」，妙處不在「伴」字，在「秋谷」兩字，味其幽漠之況，眞覺天空雲冷，凝然而遠，栗然而肅。「嚴風振枯條，啼猿抱冰木」，「抱」字哀慘，悚動觀聽。「所歎游宦子，少小荷天祿。前程未云至」，三字亦在傷心時忖度中出。「悽愴對車僕」，行路中歷歷自知之語。「歲寒成詠歌」，勞人歌嘯，慷慨成聲。放着「歲寒」二字，便有難堪情事。

趙彦昭

論述

《**奉和送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自來和親，無此冠冕。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唐詩評選》卷四：三四象意霏微，不於名言取似。

傳記

《**舊唐書・趙彦昭傳**》　趙彦昭者，甘州張掖人也。父武孟，初以馳騁佃獵爲事。嘗獲肥鮮以遺母，母泣曰：「汝不讀書而佃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官至右臺侍御史，撰《河西人物志》十卷。彦昭少以文辭知名。中宗時，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充修文館學士。景龍四年，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中宗命彦昭爲使，彦昭以既充外使，恐失其寵，殊不悅。司農卿趙履溫私謂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彦昭曰：「計將安出？」履

溫因爲陰託安樂公主密奏留之，中宗乃遣左驍衛大將軍楊矩代彦昭而往。睿宗時，出爲涼州都督，爲政清嚴，將士已下皆動足股慄。又爲宋州刺史，入爲吏部侍郎，又爲刑部尚書、關內道持節巡邊使、檢校左御史臺大夫。彦昭素與郭元振、張説友善，及蕭至忠等伏誅，元振、説等稱彦昭先嘗密圖其事，乃以功遷刑部尚書，封耿國公，賜實封一百戶。殿中侍御史郭震奏：「彦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託爲諸姑，潛相影援。既因提挈，乃踐台階。驅車造門，著婦人之服，攜妻就謁，申猶子之情。于時南憲直臣，劾以霜憲，暫加微貶，旋登寵秩。同惡相濟，一至於此。乾坤交泰，宇宙再清，不加貶削，法將安措？請付紫微黄門，準法處分。」俄而姚崇入相，甚惡彦昭之爲人，由是累貶江州別駕，卒。

《唐詩紀事・趙彦昭》　彦昭，字奐然，甘州人。少豪邁，風骨秀爽。

著録

《宋史・藝文志七》　《趙彦昭詩》一卷。

藝文

張説《五君詠・趙耿公彦昭》　耿公山嶽秀，才傑心亦妙。鷙鳥峻標立，良玉扣清調。協贊休明啓，恩華日月照。何意瑤臺雲，風吹落江徼。湘流下潯陽，灑淚一投弔。

張宣明

《大唐新語・文章》　張宣明有膽氣，富詞翰，嘗山行見孤松，賞玩久之，乃賦詩曰：「孤松鬱山椒，肅爽凌平霄。既挺千丈幹，亦生百尺條。青青恒一色，落落非一朝。大庭今已搆，惜哉無人招。寒霜十二月，枝葉獨不凋。」鳳閣舍人梁載言賞之曰：「文之氣質，不減於長松也。」宣明爲郭振判官，使至三姓咽麵，因賦詩曰：「昔聞班家子，筆硯忽然投。一朝撫長劍，萬里入荒陬。豈不厭艱險，只思清國仇。山川去何歲，霜露幾逢秋。玉塞已遐廓，鐵關方阻修。東都日窅窅，西海此悠悠。卒使功名建，長封萬里侯。」時人稱爲絕唱。

張泓

《閨怨》　《唐詩鏡》卷七：情感無限。《唐詩箋注》卷八：離別經年，征人無定。感授衣之將屆，悲欲寄之無方。音信難憑，怨思何極！

獨孤及《唐故河南府法曹參軍張公（從師）墓表》　初，公祖損之，隋大業中進士甲科，位至侍御史、尚書水部郎。損之生烈考泓（泫），以碩學麗藻，名動京師。亦舉進士，自監察御史爲會稽令。文雅之慶，施於後昆，故擢秀才而衣繡衣者，及公三葉，君子以爲榮。

《大唐新語・勸勵》　張泓自左拾遺左授許州司戶，有侍佐自相毆競者，泓曰：「禮宗賢尚齒者，重耆德也。奈何耆舊而有喧競，此牧宰之政不行耳。泓主司戶，忝參其議。」乃舉罰刺史已下俸，行鄉飲之禮，競者慚謝而退。風俗爲之改焉。

許景先

論述

蘇頲《授許景先左補闕等制》　奉議郎行揚州大都督府兵曹參軍事許景

先，詞含風雅，有公直之量。

《**大唐新語・文章**》（徐）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張）說曰：「【略】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

《**舊唐書・文苑傳中・許景先**》自開元初，景先與中書舍人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嘗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嶄絕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亦一時之秀也。」

《**新唐書・許景先傳**》神龍初，東都造服慈閣，景先獻賦，李迥秀見其文，畏歎曰：「是宜付太史！」【略】舉手筆俊拔、茂才異等連中。

《**折柳篇**》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芳樹朝催玉管新，春風夜染羅衣薄」，忽出麗句。

《**大像閣賦**》《舊唐書・文苑傳中・許景先》：神龍初，東都起聖善寺報慈閣。景先詣闕獻《大像閣賦》，詞甚美麗。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中・許景先**》許景先，常州義興人，後徙家洛陽。少舉進士，授夏陽尉。【略】擢拜左拾遺。累遷給事中。開元初，每年賜射，節級賜物，屬年儉，甚費府庫。景先奏曰：【略】自是乃停賜射之禮。俄轉中書舍人。【略】十年夏，伊、汝泛溢，漂損居人廬舍，溺死者甚衆。景先言於侍中源乾曜曰：「災眚所降，必資修德以禳之，《左傳》所載『降服出次』，即其事也。誠宜發德音，遣大臣存問，憂人罪己，以答天譴。明公位存輔弼，當發明大體，以啓沃明主，不可緘默也。」乾曜然其言，遽以聞奏，乃下詔遣戶部尚書陸象先往賑給窮乏。十三年，玄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在得人，景先首中其選，自吏部侍郎出爲虢州刺史。後轉岐州，入拜吏部侍郎，卒。

藝文

張說《相州前池別許鄭二判官景先神力》數步圓塘水，雙鴻戢羽儀。一飛喬木上，一返故林垂。澹泊含秋景，虛明抱夜規。無因留絕翰，雲海意差池。

雜録

《**隋唐嘉話**》**卷下**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公以下射，中鹿賜爲第一，院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年秋，舍人許景先以爲徒耗國賦而無益於事，罷之，其禮至今遂絕。

徐堅

論述

張說《右侍郎集賢院學士徐公挽詞二首》才美臨淄北，名高淮海東。羽儀三省遍，漁獵五車通。玉殿孤新榜，珠英落舊叢。徒懸一寶劍，何處訪徐公。又：歎息書林友，才華天下選。並賦三陽宮，集詩集賢殿。具物衣如在，咄嗟長不見。既哀薤露詞，豈忘平生眷。

傳記

碑志

張九齡《大唐故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贈太子少保東海徐文公神道碑銘并序》夫物之所宗也，莫善乎德行；道之以明也，莫先乎文學。

人倫以具體爲難，世業以濟美爲貴。有能兼之者，其東海公乎！公諱堅，字元固，其先東海郯人。永嘉之後，仕業南國，因家吳興焉。隋氏平陳，徙族入雍，今爲馮翊也。原其伯翳平水土，實佐文命；偃王行仁義，大啓徐方。因國保姓，克昌厥後。逮乎漢魏，間出仁賢。十二代祖晉江州刺史順德簡侯寧，至五代祖梁直閤將軍慈源侯整。整生陳始安太守綜，綜生隋延州臨眞令方貴，方貴生唐果州刺史孝德，孝德生唐西臺舍人贈禮部尚書齊聃。出入六朝，載祀數百，文武冠冕，存歿光靈；訓子克家，謀孫必復；賢風儒行，世有其人。公即尚書府君之元子也。生而濬發，默識經藝，粵自童齔，則善文言。時先府君爲沛王侍讀，公之岐嶷，聲振平臺。王聞而延佇，與之談議，授簡能賦，博奕惟賢，門客府寮，深所厭服。奄遭不造，十四而孤。祖母金城郡君姜太夫人，念其聰異，誨以志學。公遂刻勉，詣心精微，磅礴九流，激昂三變。景倩幼露，實賴慇孫。令伯大成，抑由祖母。上元中，遭姜太夫人喪，哀幾滅性，制則從禮，有感斯絕，無聲常淚。服闋，州辟秀才，其年登科。解巾補汾州參軍事。部送邊糈，至於定襄。軍使王本立，素重公才，署爲管記。書奏謀算，悉以咨之。坐耀鋒鋩，未嘗肯縠。尋而換雲陽尉、萬年主簿，親累出爲楊府功曹。振鱗將搏，載躍京轂。垂翼遠逝，有聲東南。俄遷太子文學，時祕閣羣籍，大抵訛謬。有敕召學士詳定，公實在焉。爲之刊緝，卷盈二萬。時輩絕倒，服其博達。尋與李嶠等撰《三教珠英》。書成奏御，拜司封員外。尋加朝散大夫，即拜郎中。稍遷給事中。以公代及文史，詞不失舊，雖居瑣闥，尚比纏牽，遂除中書舍人。君子曰：「舜之官人也」。二年，敕公修《則天聖后實錄》。及文集等絕筆，中宗嘉之。璽書敦慰，賜爵慈源縣子。賚物五百段，旌良史也。遷刑部侍郎，加秩銀青光祿大夫，轉禮部侍郎兼判戶部。公久踐朝廷，累登省閣，舊章必練，即事無疑，雅不煩文，深得大體，雲臺高議，以此歸之。進封縣伯，食邑五百戶，兼昭文館學士。受詔與天竺僧菩提流志譯《寶積經》，及柳冲等同修《姓氏系錄》，三教寶眞，萬族有倫，亟見成矣。太平公主內秉國權，駙馬武攸暨外收人望，命公至第，拒而不行，惡夫佞也。景雲初，今上夷亂，主巽東朝，宮相四員，時難其選。二以宰臣兼領，一則天子故人，任良兩宮，實在公矣。遂除右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修史如故。進爵東海郡公，食邑二千戶。遷右散騎常侍，以本官兼黃門侍郎，尋而即眞。祿賜同三品，爵崇五等。道茂兩宮，利君謀身，舉代皆譽。又以刪定格令，承恩進爵二等。公請迴授叔父齊莊，帝用懷之，遂封齊莊爲長城縣子。天下義士，莫不激昂焉。侍中岑羲，公之姻婭，與其聯事，深自危懼，求典閒司，以遠祗悔，遂改太子詹事。迨羲禍敗，地絕嫌疑。先是不交定王，及此不昵岑氏，見炎莫附，思患預防，信達人也。復以親累出爲絳州，歷永、蘄、棣、衢四郡，山川分位，楚夏異齊，公政不易宜，教以因俗，德化歸厚，人共由之。開元中，會同京師，遷祕書監。無何，轉國子祭酒。皇帝稽古崇訓，開堂集儒，以公才學元長，命登首席。遂令集賢殿修撰，又除右常侍，以公爲學士。副丞相燕公知院事，綢繆顧問，日月獻納，恩渥尤及，少有其比。上將柴於岱宗，詔公草其儀注，定禋祀之位，廣配類之儀，博文約禮，或沿或革，言出而人伏，事立而天從，時議遠矣。及禮畢，承恩特加光祿大夫。時置十銓，公在分掌，程不愆素，且無遺才。公既贊相謨，猶從容諷議，大鍾必諫，溫樹不言，啓沃盡規，實致君於堯舜；死生有命，空比德於老彭。享年若干，以開元十七年龍集己巳五月丁酉薨於長安頒政里之私第。聖人震悼，君子稱嗟。翌日，有詔褒贈太子少保，贈物若干段，粟若干石，特遣中使內侍伊鳳祥弔祭。而別賜布帛若干端匹，俾鴻臚少卿元復監護葬事。官給鼓吹儀仗，太常考行曰文。君子曰：「仁而愛人，敏而好學，家有榮業，紹其弓冶，國有大事，修其典章，謚之曰文，不亦宜乎！」其年冬甲子，與夫人故南陽郡夫人合葬於萬年縣之少陵原先塋，禮也。公寬裕有禮，溫良能斷；智出於象外，樞得其環中。行之積也厚，名之立也大，故起自黃綬，累踐赤墀。五省推高，連州得最，事將時并，位與才偕，莫之夭閼也。至於升堂入室，探微睹奧，動有禮樂之運，言有雅頌之聲。是惟無作，作則萬物和而八音備矣。蓋嘗注《史記》，修《晉書》，續《文選》、《大隱傳》，及有文集三十卷，皆資於故實，博於遺訓，古今通變，河漢共高。或藏名山，或升天府；亹亹然各得其所。嗚呼！文仲歿而其言立，子產終而遺愛存，公則備焉。宜受嗟穀，保艾厥後，代代守之。有子曰峻、嶠、嵬等，才以雅著，孝以特聞。學茂高曾之科旨，詞雄祖考之風格。備歷清貫，皆立能名。三賢德聲，方賈氏無愧；累葉儒訓，與班門孰多。咸瞿瞿如，皇皇如，昊天不追，終身積痛。求舊撰實，勒諸墳道。僕從述者之後，敬而伸之。乃爲銘曰：舜命益虞，疇功帝俞。偃行文教，代集通儒。光華鼎閱，出入秦吳。門多長者，君其最乎！（其一）曾是好學，果行洵美。日就

鱗成，風積鵬起。黃綬覆簪，朱門方軌。官籍正人，朝稱良史。（其二）三入承明，五遷外郡。道有出處，心齊喜慍。帝思啓沃，國尚師訓。屢獻箴規，偏承顧問。（其三）居常有異，博而無惑。綿蕝孫通，銓衡叔則。爲龜爲鏡，立言立德，胡不慭遺，左右王國。（其四）悼興冕旒，哀結衣簪。官供羽仗，士惜人琴。已矣終古，平生德音。松枝掛劍，碑字生金。（其五）

傳狀

《**舊唐書・徐堅傳**》徐堅，西臺舍人齊聃子也。少好學，偏覽經史，性寬厚長者。進士舉，累授太子文學。聖曆中，車駕在三陽宮，御史大夫楊再思、太子左庶子王方慶爲東都留守，引堅爲判官，表奏專以委之。方慶善《三禮》之學，每有疑滯，常就堅質問，堅必能徵舊說，訓釋詳明，方慶深善之。又賞其文章典實，常稱曰：「常綸誥之選也。」再思亦曰：「此鳳閣舍人樣，如此才識，走避不得。」堅又與給事中徐彥伯、定王府倉曹劉知幾、右補闕張說同修《三教珠英》。時麟臺監張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嶠總領其事，廣引文詞之士，日夕談論，賦詩聚會，歷年未能下筆。堅獨與說構意撰錄，以《文思博要》爲本，更加《姓氏》、《親族》二部，漸有條流。諸人依堅等規制，俄而書成，遷司封員外郎。則天又令堅刪改《唐史》，會則天遜位而止。神龍初，再遷給事中。時雍州人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不臣之跡，反爲三思所陷，中宗即令殺之。時方盛夏，堅上表曰：「月將誣構良善，故違制命，準其情狀，誠合嚴誅。但今朱夏在辰，天道生長，即從明戮，有乖時令。謹按《月令》：『夏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陛下誕膺靈命，中興聖圖，將弘羲、軒之風，以光史策之美，豈可非時行戮，致傷和氣哉！君舉必書，將何以訓？伏願詳依國典，許至秋分，則知恤刑之規，冠於千載，哀矜之惠，洽乎四海。」中宗納堅所奏，遂令決杖，配流嶺表。睿宗即位，堅自刑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拜左散騎常侍，俄轉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李知古請兵以擊姚州西貳河蠻，既降附，又請築城，重征稅之。堅以蠻夷生梗，可以羈縻屬之，未得同華夏之制，勞師涉遠，所損不補所獲，獨建議以爲不便。睿宗不從，令知古發劍南兵往築城，將以列置州縣。知古因是欲誅其豪傑，沒子女以爲奴婢。蠻衆恐懼，乃殺知古，相率反叛，役徒奔潰，姚、巂路由是歷年不通。堅妻即侍中岑羲之妹，堅以與羲近親，固辭機密，乃轉太子詹事，謂人曰：「非敢求高，蓋避難也。」及羲誅，堅竟免深累。出爲絳州刺史，五轉復入爲祕書監。開元十三年，再遷左散騎常侍。其年，玄宗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爲學士，副張說知院事，累封東海郡公。以修東封儀注及從升太山之功，特加光祿大夫。堅多識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等，凡七入書府，時論美之。十七年卒，年七十餘。上深悼惜之，遣中使就家弔，內出絹布以賻之，贈太子少保，謚曰文。堅長姑爲太宗充容，次姑爲高宗婕妤，幷有文藻。堅父子以詞學著聞，議者方之漢世班氏。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徐堅注《史記》一百三十卷。

又　徐堅《晉書》一百一十卷。

又　徐堅《大隱傳》三卷。

又《**藝文志四**》《徐堅集》三十卷。

又　徐堅《文府》二十卷。開元中，詔張說括《文選》外文章，乃命堅與賀知章、趙冬曦分討，會詔促之，堅乃先集詩賦二韻爲《文府》上之。餘不能就而罷。

吳　兢

蘇頲《授吳兢諫議大夫制》朝議大夫前行尚書水部郎中兼修國史上柱國長垣縣開國男吳兢，雅思周密，素風清曠。著書微婉，東觀是稱。起草閑達，南宮所重。宜列諫臣之位，復膺良史之才。

《舊唐書・吳兢傳》吳兢，汴州浚儀人也。勵志勤學，博通經史。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朱敬則深器重之，及居相輔，薦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館，修國史。累月，拜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遷右補闕，與韋承

慶、崔融、劉子玄撰《則天實錄》成，轉起居郎。俄遷水部郎中，丁憂還鄉里。開元三年服闋，抗疏言曰：「臣修史已成數十卷，自停職還家，匪忘紙札，乞終餘功。」乃拜諫議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館學士，歷衛尉少卿、左庶子。居職殆三十年，叙事簡要，人用稱之。末年傷於太簡。《國史》未成，十七年，出爲荆州司馬，制許以史稿自隨。中書令蕭嵩監修國史，奏取兢所撰《國史》，得六十五卷。累遷台、洪、饒、蘄四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遷相州長史，封襄垣縣子。天寶初改官名，爲鄴郡太守，入爲恆王傅。兢嘗以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繁雜，乃别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又傷疏略。兢雖衰耗，猶希史職，而行步傴僂，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天寶八年，卒於家，時年八十餘。兢卒後，其子進兢所撰《唐史》八十餘卷，事多紕繆，不逮於壯年。兢家聚書頗多，嘗目録其卷第，號《吳氏西齋書目》。

《新唐書・藝文志一》　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一卷。

《崇文總目》卷三　《開元平》一卷。侗按：《唐志・小説家類》有陳鴻《開元升平源》一卷，當即此書。陳詩庭云：《書録解題・雜史類》又有吳兢《開元昇平源》一卷，云叙姚崇十事，疑與鴻書異。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一　原釋：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二卷。按：《唐志》一卷。

又　《樂府解題》一卷。按：《書録解題》云：「《館閣書目》又自有吳兢《題解》，及别出《古樂府》十卷《解題》一卷，未可考也。《宋志》作《樂府解題》。」

《郡齋讀書志・樂類・〈古樂府〉十卷并〈樂府古題要解二卷〉》　右唐吳兢纂。雜采漢魏以來古樂府辭，凡十卷。又於傳記洎諸家文集中采樂府所起本義，以釋解古題云。

《宋史・藝文志一》　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二卷。

《全唐詩未備書目》　《吳學士詩集》，名兢。

《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存目・樂府古題要解》　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舊本題唐吳兢撰。兢有《貞觀政要》，已著録。考《崇文總目》載《古樂府古題要解》共十二卷，晁公武《讀書志》稱兢纂採漢魏以來古樂府詞凡十卷，又於傳記及諸家文集中採樂府所起本義，以釋解古題。觀《崇文總目》，稱二書共十二卷，而《讀書志》稱《古樂府》十卷，則所餘二卷爲《樂府古題要解》矣，卷數與今本相合。《崇文總目》又載《樂府解題》，稱「不著撰人名氏，與吳兢所撰《樂府古題》頗同。以《江南曲》爲首，其後所解差異。」此本爲毛晉《津逮祕書》所刊，後有晉跋，稱今人以兢所撰與《樂府解題》混爲一書，又稱太原郭氏諸叙中，輒引《樂府解題》，不及《古題要解》。今考郭茂倩《樂府詩集》所引《樂府解題》，自漢鐃歌《上之回》篇始，乃明題吳兢之名，則混爲一書，已不始於近代。然茂倩所引，其文則與此書全同，不過偶刪一二句，或增入樂府本詞一二句，不應互相勦襲至此。疑兢書久佚，好事者因《崇文總目》有《樂府解題》與吳兢所撰樂府頗同語，因捃拾郭茂倩所引樂府解題，僞爲兢書，而不知王堯臣等所謂與樂府頗同者，乃指其解説古題體例相近，非謂其文全同。觀下文即云「以《江南曲》爲首，其後所解差異」，是二書不同之明證，安有兩家之書如出一口者乎？且樂府自樂府，雜詩自雜詩，卷末乃載及建除諸體，併及於字謎之類，其爲捃拾以足兩卷之數，灼然可知矣。晉跋稱是書凡三本，一得之廣山楊氏、一得之錫山顧氏，最後乃得一元版，然則是書爲元人所贋造也。

《抱經樓藏書志》卷六二　《樂府古題要解》二卷，鈔本，唐史臣吳兢撰。自序曰：樂府之興，肇於漢魏，歷代文士，篇詠實繁，或不都於本章，便斷題取義。贈夫利涉，則述《公無度河》；慶彼載誕，乃引《烏生八九子》。賦《雉斑》者，但美繡頸錦臆；謌《天馬》者，唯叙驕馳亂踢。類皆若兹，不可勝載，遞相祖習（一作襲），積用爲常，欲令後生何以取正？余頃因涉閱傳記，用諸家文集，每有所得，輒疏記之。歲月積深，以成卷軸。向編次之，目爲《古題要解》云爾。漢武帝時，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蓋樂府之所肇也。自漢迄唐，作者焱起雲合，從未有彙成一編者。惟唐史臣吳兢，纂采漢魏以來古樂府詞，分爲十卷，惜乎不傳！傳者僅《古題要解》二卷，于傳記及諸文集中，采其命名緣起，令後人知所祖習，又有《樂府解題》，不著撰人名氏，與吳兢所撰差異，今人混爲一書，謬矣！但太原郭氏諸叙中，輒引《樂府解題》，不及《古題要解》，不知何故。余家藏是書凡三本，一得之虞山楊氏，一得之錫山顧氏。二氏素稱藏書家，不意施朱傳墨，較訂數遍，其間脱簡訛字，尚多于几上凝塵。既得元版，頗善，但《會吟行》俱誤作

《吳吟行》。按：「會」謂會稽，謝靈運詩「咸共聆會吟」，故云其致，與《吳趨行》同也。如《採薇操》亦曰：晨遊高舉琴曲，注中引吳兢云云，茲集中不載，豈逸文尚多耶？海隅毛晉識。

《百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二 《樂府古題要解》二卷，明抄本，唐史臣吳兢撰。柳氏手跋曰：正德乙亥七月二十二日，錄訖唐史臣吳（諱見前）《樂府古題要解》一小帙，值區區感寒受鬱，亦樂於抄寫，以詩寄興云：「偶病不粒食，抄書二十番。娛生無此癖，守死亦爲冤。把筆頭欹帽，衣緜酒罷樽。時名付流水，此外復何言？」布衣柳僉謹誌。孫氏手跋曰：唐吳兢所撰《樂府古題要解》二卷，本附古樂府詞十卷以行，故《崇文總目》稱爲十二卷。此天一閣藏本，爲正德時布衣柳僉手錄。檢毛晉刻《津逮秘書》中有此跋，稱凡三本，一得之廣山楊氏，一得之錫山顏氏，最後乃得一元版，則此本，明人依元版手錄者也。五松居士記。案：此書《四庫》不收，附存其目。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樂府古題要解》一本，吳兢。綿紙精鈔，五錢。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一卷，鈔。

《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録彙編》卷七 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二卷。

《文瑞樓藏書目録》卷一二 《樂府古題要解》二卷，唐吳兢編次。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樂府古題要解》二卷，唐吳兢撰。

武平一

論述

《詩藪内編・近體中・七言》 唐應制諸首拔詩，宋之問三作外，餘皆未愜人意。如武平一「黃鶯未向林中囀，紅蕊先從殿裏開」，【略】率凡語耳，而横被嗟賞。

《奉和立春内出綵花樹應制》 《唐詩鏡》卷六：三、四氣格不老。《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一，言帝方出迎；二，言春方未至；三四，一捺一撬，言花信全無，而花枝忽現。不惟全讀四句是絕妙章法，試單讀一句（黃鶯句），亦絕妙手法也。五六，言春風徐徐，春水與與，百花消息，胡能催促。七八，言然而聖人先天，天弗敢違，霞觴未終，麗景已至，此又必然之理也。《景龍文館紀》云：是日中宗手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悦紅蕊之先開，訝黃鶯之未囀，循環吟咏，賞嘆兼懷。今更賜花一枝，以彰其美。所賜學士花，并令插在頭上。後所賜者，平一左右交插，因舞蹈拜謝。時崔日用乘酣飲，欲奪平一所賜花，上於簾下見之，謂平一曰：日用何爲奪卿花？平一跪奏曰：讀書萬卷，從日用滿口虛張，賜花一枝，學平一終身不獲。上及侍臣大笑，更賜酒一杯，時人嘆美。《唐詩評選》卷四：「曲水含苔」，謂水中苔影也。寫景入妙。後人能爲此巧語，都無巧心，那得不推景龍作者？《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〇：（三、四句）不黏不脱。

《奉和正旦賜宰臣柏葉應制》 《唐詩選勝直解・五言絕句》：此武在朝與賜柏葉而和之也。

傳記

《新唐書・武平一傳》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工文辭。武后時，畏禍不敢與事，隱嵩山脩浮圖法，屢詔不應。中宗復位，平一居母喪，迫召爲起居舍人，丐終制，不見聽。景龍二年，兼脩文館直學士。時天子暗柔不君，韋后烝亂，外戚盛。平一重斥語，即自請抑母黨，上言：「去歲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聞災不妄生，上見下應，信如景響。《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侯，朱輪華轂，過許、史、梁、鄧遠甚。恩崇者議積，位厚者霽速，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時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王室多難，先聖從權，故臣家以宗子竊祿疏封。今上聖復辟，宜退守園廬，乃再假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僭陽，河、洛汎溢。昔王族驕盈，梅福上書；竇氏專縱，丁鴻進諫。且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

噍類。願思抑損之宜，長遠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親。」帝慰勉，不許。遷考功員外郎。于時，太平、安樂公主各立黨相根毀，親貴離閒，帝患之，欲令敦和，以訪平一。因上書曰：「病之在四體者，跡分而易逐；居心腹者，候遽而難治。刑政乖舛，四支疾也。親權猜間，心腹患也。《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是知親族以輯睦爲義也。自頃權貴猜防，外和內離，怨結姻婭，疑生骨肉。邀榮之徒，詭獻忠款；膏脣之伍，苟輸讒計。脅肩邸第之中，噤頤媚宦之側。故過從絕，猜嫌構，親愛乖，黨與生。積霜成冰，禍不可既。願悉召近親貴人，會宴內殿，告以輯睦，申以恩勤，斥姦人，塞讒路。若猶未已，則捨近圖遠，抑慈示嚴，惟陛下之命。」帝美其忠切，卒不用。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它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湜、張說素知平一該習，勸令酬詰，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士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爲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闔坐大笑。後宴兩儀殿，帝命后兄光祿少卿嬰監酒，嬰滑稽敏給，詔學士嘲之，嬰能抗數人。酒酣，胡人襪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淺穢，因倨肆，欲奪司農少卿宋廷瑜賜魚。平一上書諫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聲形于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施于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生』。昔齊衰，有《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趨數驚僻，皆亡國之音。夫禮慊而不進即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流僻，崇肅雍，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況兩儀、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比大饗羣臣，不容以倡優媟狎虧汙邦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廷可也。」不納。玄宗立，貶蘇州參軍，徙金壇令。平一見寵中宗，時雖宴豫，嘗因詩頌規誡，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謫。既謫而名不衰。開元末，卒。

紀事

《唐詩紀事・武平一》　正月八日立春，內出綵花賜近臣，應制云：「鑾輅青旂下帝臺，東郊上苑望春來。黃鶯未解林間囀，紅蕊先從殿裏開。畫閣條風初變柳，銀塘曲水半含苔。欣逢睿藻光詔律，更促霞觴畏景催。」是日中宗手敕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蕊之先開，訝黃鶯之未囀，循環吟咀，賞歎兼懷。今更賜花一枝，以彰其美。」所賜學士花，并令插在頭上，後所賜者，平一左右交插。因舞蹈拜謝。時崔日用乘酣飲，欲奪平一所賜花。上於簾下見之，謂平一曰：「日用何爲奪卿花？」平一跪奏曰：「讀書萬卷，從日用滿口虛張，賜花一枝，學平一終身不獲。」上及侍臣大笑，因更賜酒一盃，當時嘆美。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武平一《景龍文館記》十卷。

《崇文總目》卷二　《景龍文館記》十卷，武平一撰。繹按：《玉海》引《崇文目》同，《書錄解題》、《通考》並八卷，《通志略》題李嶠、宗楚客等二十四學士撰。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二　《景龍文館記》十卷。原釋：武平一撰。景龍二年，詔修文館置大學士、學士、直學士凡二十四員，得李嶠、宗楚客輩。每遊宴，必賦詩賡唱，是書成紀錄，爲七卷，又別載學士二十九人傳，爲三卷。按：《書錄解題》作八卷，武甄平一撰。云：今闕二卷。甄，平一名也。

《遂初堂書目》　《武平一集》。

《直齋書録解題・傳記類》　《景龍文館記》八卷，唐修文館學士武甄平一撰。中宗初置學士以後館中雜事，及諸學士應制、倡和篇什雜文之屬。亦頗記中宗君臣宴褻無度，以及暴崩。其後三卷，爲諸學士傳。今闕二卷。

平一，以字行。

《**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二**》《景龍文館記》八卷。

《**宋史・藝文志七**》《武平一詩》一卷。

又《**藝文志二**》武平一《景龍文館記》十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武平一詩》一卷，金壇令武甄以字行著，凡九首。

《**絳雲樓書目**》**卷三**《武后集》附武平一、三思。

《**嘉業堂鈔校本目録**》**卷四**《三武詩集》三卷，唐武平一、三思、元衡著。明光澤堂抄本，一冊。天一閣舊藏。

《**脉望館書目・唐人文集**》《三武集》一本。

《**天一閣見存書目**》**卷四**《唐三武詩》三卷，全。不著編輯者名氏。武平一、武三思、武元衡。

藝文

張説《**送考功武員外學士使嵩山署舍利塔**》懷玉泉，戀仁者。寂滅眞心不可見，空留影塔嵩巖下，寶王四海轉千輪，金曇百粒送分身。山中二月娑羅會，虛唄遙遙愁思人。我念過去微塵劫，與子禪門同正法。雖在神仙蘭省間，常持清淨蓮花葉。來亦好，去亦好，了觀車行馬不移，當見菩提離煩惱。

徐彦伯

論述

楊炯《**庭菊賦序**》崔融、徐彦伯、劉知柔、石抱忠以文章顯。

傳記

《**舊唐書・徐彦伯傳**》景龍三年，中宗親拜南郊，彦伯作《南郊賦》以獻，辭甚典美。【略】自晚年屬文，好爲強澀之體，頗爲後進所效焉。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

《**新唐書・徐彦伯傳**》時司戶韋嘉善判，司士李亘工書，而彦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絕」。【略】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彦伯、李嶠居首。

《**唐詩紀事・徐彦伯**》彦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鵷閣，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岳，竹馬爲篠驂，月兔爲魄兔。進士效之，謂之「徐澀體」。

沈德潛《**唐詩觀瀾集序**》予嘗憾唐人選唐詩如令狐楚之《御覽集》，奉勑纂進，而應制之作所輯寥寥。芮挺章之《國秀集》，若李嶠、杜審言、徐彦伯、張九齡諸公，皆制作大手，亦僅録數章。今得是編，可以補前人之闕略。

《**三唐詩品**》**卷一**其源出於沈休文，古體亦託傅咸遺詠，錯采鏤金，端然可寶。《唐書》稱其典縟，可謂知言。雖謝風雅之清塵，亦修文之嚆矢也。

《**芳樹**》《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一：此寫閨怨。上四追昔時觀聚之情，下四言今日獨居之苦。「藁砧」，夫也，「刀頭」，環也。此長短句八句三韵。

《**孤燭歎**》《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八：周珽曰：以「切切」、「微微」出題，便不勝淒咽。次寫孤燭景況可悲。三即燭下情思難釋。至不語背燭而眠，一種無聊態衷，祇自知耳。通篇不作憤懣語，而令人自見，與「虛牖風驚夢，空牀月厭人」同得悲調之妙。

《**樞機論**》《全唐文紀事》卷五八：徐彦伯《樞機論》曰：「中庸鏤其心，左階銘其骨。」【略】鴻墀謹案：閻若璩云：「鏤心」即服膺。彦伯澀體，「芻狗」爲「卉人」，「竹馬」爲「篠驂」，大抵如是。

聖曆中累除給事中。時王公卿士多以言語不愼密爲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所陷，彦伯乃著《樞機論》以誡于代。【略】神龍元年，遷太常少卿，兼修國史，以預修《則天實錄》成，封高平縣子，賜物五百段。未幾，出爲衛州刺史，以善政聞，璽書勞勉。俄轉蒲州刺史，入爲工部侍郎，尋除衛尉卿，兼昭文館學士。【略】景雲初，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太子賓客，仍兼昭文館學士。先天元年，以疾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彦伯事寡嫂甚謹，撫諸姪同於己子。

《新唐書・徐彦伯傳》　名洪，以字顯。七歲能爲文。結廬太行山下。【略】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彦伯、李嶠居首。

著録

《舊唐書・經籍志下》　《徐彦伯前集》十卷，《後集》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徐彦伯前集》十卷，《後集》十卷。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二　徐彦伯撰《修文要錄》一卷，闕。

《通志・藝文略》　《徐彦伯前後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徐彦伯前後集》二十卷。

雜録

《隋唐嘉話》卷下　徐彦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既文士，不悦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耳。」

蘇頲

論述

綜論

韓休《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右丞相許國文憲公蘇頲文集序》　《易》有四象，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化成也。《詩》有六義，有《大雅》焉，有《小雅》焉，所以陳國風而美王政也。文之時用，其肇於兹。自《長發》禘殷，正考述其典，在《坰》頌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繼作，風流彌繁。「黄竹」、「白雲」，垂芳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情性之微，含《風》《騷》之旨，吟咏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申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采。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藻暢襟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於管絃，以告其成功，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轢轢前古，昭彰後葉，曠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生矣。公四代相門，十卿崇構，海域挹其軒冕，縉紳推其軌儀。夫其導源錫允之慶，克家屏宗之美，論道布政之典，推誠立節之效，並已勒於豐碑，紀在良史，此則略而不言焉。公神秀穎發，自然生知。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卧吟諷，未嘗暫輟。至於八九歲，則有若大成焉。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十七遊太學，對策甲科，振麟溟渤，濯羽弱泉，海内重林宗之名，朝廷藉賈生之譽矣。時吏部侍郎馬載名知人，見公歎曰：「蘇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因選集時屬糊名考判，公與宋璟俱入殊等，由是天下益稱焉。公任御史時，兩臺有送別四韻詩四十餘首，試令公誦之一遍，倒覆之，遂不錯一字，其敏悟也如此。公任起居郎，屬考功員外郎闕，時中書令李嶠執筆曰：「考功郎非蘇君

莫可。」遂拜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特制授修文館學士。遷中書舍人，專知制誥，僉議允歸，制命敕書，皆出自公手。筆不停綴，思無所讓。及是見君，深所歎伏焉。今上嘗謂公曰：「朕每見卿文章，與諸人尤異，當令後代作法，豈惟獨稱朕心。」及東封，詔公撰《朝覲壇頌》，加金紫光祿大夫，與一子官，賞能也。公性與道合，神無滯用，惟深也，總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賾幽微之數。至若枸戈考篆，魯鼎看銘，書有亡篋，文稱墜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達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陽秋以昭之，如太嶽之覽羣山，若滄溟之朝百谷者矣。至乃緒發而宮商應，言形而《雅》《頌》興，爽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爲之宰匠。嘗亦紀秦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燕然之石，繁絃間發，縟采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惟排終拉賈、駕王超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泉湧，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學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歟？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循途未及，閱川行謝。雖洞簫爲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禪草遺忠，空留茂陵之下。思盛烈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歎。曲池無處，舊館寂寥，感知己以悼恩，懷舊德而何極！豈峴山之上，長留墮淚之詞；延閣之中，不紀藏書之錄。謹撰緝文誥，成一家之言，凡四十卷，列之如左。請藏於祕府，以示來裔。

權德輿《唐故通議大夫梓州諸軍事梓州刺史上柱國權公（若訥）文集序》 公自布衣時，與許國蘇公友善，自彭原上計至京師，而許國當軸，道舊歡甚，歌詩祖餞。或諗公加敬異數，且以爲孟晉之機。公曰：交道舊矣，豈遷於物。若然者，是薄蘇公也，所不忍爲，處之如初，禮不暫屈。其持操前定，皆此類也。知陳伯玉於下輩，卒成大名。

皇甫湜《諭業》 許公之文，如應鐘鼙鼓，笙簧鎛磬，崇牙樹羽，考以宮縣，可以奉明神，享宗廟。

李德裕《文章論》 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唯蘇廷碩叙事之外，自爲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蘇頲許公集二十卷》 頲幼敏悟，一覽五千言，輒覆誦。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李德裕謂近世詔誥，唯頲叙事外爲文章。

《藝苑卮言》卷四 許之應制七言，宏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

徐獻忠《唐詩品》 許公天命英標，夙年妙悟，遭時豐豫，大啓菁華。凡宴賞覽遊，靡不應制。雖君臣道合，儕輩同聲，足以成其令節，而祥麟威鳳，世所罕睹，盛時氣候，亦可想見之爾。或曰：「綺麗太勝，音節太緩，許公安得而辭焉？」予解之曰：「詩有六義，頌聲獨揚，非渾厚不足以莊其體，非藻麗不足以華其節，視之鬱積感思之言，其尚異矣。識者謂許公有宮調，其殆此乎？」

《詩源辯體》卷一四 蘇頲七言律，較雲卿雖甚流暢，而整栗雄偉弗如。至如「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山光積翠遙疑逼，水態含青近若空」，亦初唐佳句也。

蔡世遠《桐城張公焚餘草序》 詩與人並重者，蘇廷碩、張曲江也。

《唐詩觀瀾集》卷一二 蘇公詩氣味深醇，骨力高峻，想其落紙時總不使一直筆，故能字字飛動，而無傷於渾雅。

《三唐詩品》卷一 其源出於謝朓，故清俊有餘，偶遇佳題，亦能蒼遠。惟應制諸篇，詞浮於質，自復成章，但爲臺閣之體。至如桃花溫樹，諷諫清言，乃亦破端爲俊。

分論

《立春日侍宴内出剪綵花應制》 《唐詩歸》卷四：「裁成識天意，萬物與化同」，鍾惺云：大文章。譚元春云：剪綵題，好手自不說得無趣，難得如此消息元化。

《奉和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制得時字》 《二老堂詩話・蘇頲九日侍宴應制詩》：余編校《文苑英華》，如詩中數字異同，固不足怪。至蘇頲《九日侍宴應制得時字韻詩》，《頲集》與《英華》略同，首句「嘉會宜長日」，而

《歲時雜詠》作「幷數登高日」。第二句「高游順動時」，《雜詠》作「延齡命賞時」。第三句「曉光雲半洗」，《雜詠》作「宸遊天上轉」。第四句「晴色雨餘滋」，《雜詠》作「秋物雨來滋」。第五句「降鶴因韶德」，《雜詠》作「承仙馭」。第六句「吹花入御詞」，《雜詠》作「睿詞」。後一聯云「願陪陽數節，億萬九秋期」，《雜詠》作「微臣復何幸，長得奉恩私」。竊意《雜詠》乃傳書錄當時之本，其後編集八句，皆有改定，《文苑》因從之耳。杜甫云：「新詩改罷自長吟。」信乎不厭琱琢也。《唐詩鏡》卷七：三、四多姿。《唐詩觀瀾集》卷六：「曉光」一聯當合讀，着一「洗」字、「滋」字，自是時雨初晴，仰觀俯察，清和潤澤。鍊字到脫化處，能使光景一新。

《奉和聖製登驪山高頂寓目應制》　《唐風懷》卷三：南邨曰：高華自不必言，更有一種雋越之氣出人意表。應制似此，何等清貴。《唐詩成法》卷一：「入」字好，若作「滿」，便熟腐可笑。《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三：前半警亮，第四尤傑。五六「連」、「入」二字，法渾然而實作意。童子範曰：落句似是平調，然恰與登眺有情，「小橫汾」亦非強綴可比。

《春晚送瑕丘田少府還任因寄洛中鏡上人》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別時花欲盡，歸處酒應春」，多讀此等句，自然筆不沾泥。

《興州出行》　《唐詩歸》卷四：「危途曉未分」，鍾惺云：五字曉景妙理。「吟猿更使聞」，鍾惺云：「使」字怨甚！一字之妙，說得猿事不舊。

《邊秋薄暮》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八：周珽曰：首二句見邊秋，中四句見薄暮。「邊風」二語情景妙合，「思」、「慘」二眼可悲。「浦暗」二語喻籌邊共事之臣，相時勢輒多退避。收句用意悽楚，秉憂國之責者，可玩戎機爲輕小，不思順時一奮其志哉！「況乃」二字有味。

《曉發方憲驛》　《唐詩鏡》卷七：三、四寫景，落手輕快。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唐詩訓解》卷五：「山門」指南莊，纔是主家。《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一，是太平公主南莊。二，是初春。三四，是幸。此皆唐初律詩，前解之最精整者。交天仗，言車駕既到主門，則帶刀捉仗之士，皆即交過承應，散去東西廊下也。敞御筵，言公主預聞臨幸，則恭設香花，出門遠迎也。寫「幸」字甚詳。五六，「逢」，言今朝初逢，「見」，言今朝初見。寫南莊一一景物，皆爲目所未經。又加「往往」「時時」者，寫此目所未經之景物，今在南莊，乃至應接不暇，則公主之豪富，可想見也。《唐詩解》卷三九：首述公主卜築之地，次紀天子來游之時，頷聯借鳳樓、鵲橋指公主所起之第宅，且言天子來燕于此也。項聯因叙景而見泉石之奇，末則自喜從遊，若乘槎於霄漢也。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升菴詩話・桃花詩》：唐自貞觀至景龍，詩人之作，盡是應制。命題既同，體製復一，其綺繪有餘，而微乏韻度，獨蘇頲「東望望春春可憐」一篇，迥出羣英矣。《詩藪內編・近體中・七言》：國朝一名公云：「蘇頲之『飛花落觴』，豈不如羅隱之『天地同力』？岑參之『柳拂旗露』，豈不如韋莊之『萬古坤靈』？」是固大言虛喝之鍼砭。然「飛花落觴」之前，即「下見南山」、「平臨北斗」之句也，「柳拂旗露」之前，即「曉鐘萬戶」、「仙仗千官」之句也。如四語者，亦可難以前說乎？且蘇詩非前有「南山」、「北斗」，則「飛花落觴」何殊六代？岑詩非前有「萬戶曉鐘」，則「柳拂旗露」曷異初唐？李獻吉云：「闊大者半必細。」二詩妙處正阿堵中，豈可獨舉一隅耶？然此亦就二詩論耳，如欲以弱調爲七言，則斷斷未諭也。《唐詩訓解》卷五：「望望春春」，妙。「下」、「盡」、「平」、「懸」四字，遂盡高峻，不見形跡。「偏」、「故」二字有情。《唐詩廣選》卷四：應制諸篇當以此爲第一，吾喜其不涉應制中綺麗語。《批選唐詩》卷二：情境聲華俱佳。《唐詩鏡》卷七：三、四寫景，平淡無奇。五、六粧造多方，無情無色。詩須意象入手，然後布景生情，此何容強作！《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四一：周敬曰：初唐聲律雄渾厚麗，此如芙蓉赤精，發鍔光瑩。應制諸篇，當以此爲第一。《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七字中，凡下二「望」字，二「春」字。此比沈《龍池》，卻是又一樣疊字法，想來唐人每欲以此爲能也。「更逢晴日」四字妙。亦只是尋常欣快，寫來卻異樣踴躍。三四，下見南山，平臨北斗，則正承此更逢晴日也。言是日無遐不覽，無微不盡。聖人睹物，大明中天，其氣象有如此者，皆是是日晴日之爲也。（三四，下見南山，平臨北斗，正緊承二之更逢晴日，以極寫「望春宮」之「望」字。乃見俗儒舊解，俱欲作「高」字釋。夫高即與詩有何涉乎？）後解，則只寫「宸游對此」四字也。細草不必承迴輦，而此必寫偏承迴輦；飛花不必落舞觴，而此必寫故落舞觴者，此非細草新花，必欲媚茲一人，正是天容茂對，實許羣情畢達也。如此，則天既愛物，物敢違天。鳥雜管絃，眞至誠能盡物性，可以贊化育矣。《唐詩評選》卷四：每得佳起，極難承受。步步拶出，步

步生色，眞擒生手也。《唐詩解》卷三九：此春遊扈從之詩。宮名望春，而春色方麗，正天子游幸之時。於是由宮中而望，則南山之色盡□目中；自城上而觀，則北斗之形若出其下，以見宮之高，城之峻，周覽靡所不遍也。自其景之近而小者言之，則細草如知鳳輦之臨，飛花欲傍舞觴而落，宸遊于此，可謂至歡矣。而禽鳥和鳴，雜于絃管，是王者澤及庶物，而草木鳥獸若□，以樂其樂也。《而庵說唐詩》卷一六：「七言律，初唐最稱工麗，余於許公此作，贊歎不絕，不以其詞之工麗，而以其用意之細也。《唐詩選勝直解・七言律詩》：大抵應制詩，俱用賦體作起。首聯即以望春宮入題，春氣發生於東，故曰「東望」。「可憐」，是惜之之意。柳先春而舒金，晴日含烟，正見政事之暇，宜及時行樂。宮中所見南山，城上所臨北斗，此二句寫未幸之景。輦之所迴，細草承之。觴之所列，飛花落之。二句極平常事，着「偏承」字，「故落」字，便覺有情致。此寫既幸之景也。末二句將還宮之時，而有鳥聲與管絃相和，更不寂寞。通篇雅韻翩翩，總見春和佳麗處。《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次聯）寫高峻意，語特渾成。《唐詩箋注》卷四：首句從望春着筆，起得飄逸。次言大地春色宜人。三、四寫望春宮之高。五、六仍就春日點綴。「偏」字、「故」字尖新。一結收到宸遊，末又補寫景色，蕩漾有情。此亦畫家皴染法也。《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一：「東望望春」，開口幾嫌其直，妙在接出「春可憐」三字，遂生無限情趣。「更逢晴日」一接又妙。「下見南山」、「平臨北斗」，皆是是日晴日之謂也。不然，一望模糊，亦安得無遐不徹如此。此遠景也。再寫近景：「細草」、「飛花」，有何知識？而「偏承迴輦」、「故落舞觴」，亦若曲盡其情，以媚茲一人者。此其思致之曲，字句之工，固已妙不容言矣。而尤妙在「鳥弄歌聲」，明明與「細草」、「飛花」同一情景，先生偏不肯就寫，偏留在第八句作拖筆，乃先於此處橫插一筆，曰：「宸遊對此歡無極」，將文勢一束，以作步驟。恐非神明於章法之外者，正未易窺其涯涘也。《唐詩觀瀾集》卷一二：「東望望春春可憐」，無端起，巧妙雄逸。（次聯）「下見」、「平臨」，妙在「盡」字、「懸」字點化得妙。結得俊。《古唐詩合解》卷九：前解寫望春宮，望春而先之以望望春宮。後解寫幸。「東望」，先望後幸。「望春」，宮在東。「春可憐」，「可憐」因望中來，下俱承此。「更逢晴日」，喜出望外。「柳含烟」，從望中寫最易見者，惟晴故「含烟」，惟晴故望遠。「宮」，補「宮」字。「中下見」，宮高故「下見」「南山盡」，「見」承「望」，「南」承「東」。「城上平臨」，宮近城，故「平臨」。「北斗懸」，斗在地上若空懸者。斗，斗城也。此句以「臨」承「望」，以「北」承「東」。「細草」，宮中之草自細。「偏承」，草意偏若偏君寵者。「迴輦處」，路曲故輦迴，且路曲故有細草。「飛花」，「飛」字應「落」字。「故落」，故意落在君前。「舞觴前」，「舞」字應「飛」字，此二句轉出下「歡無極」。「宸遊」，點題「幸」字。「對此」，借指山城花草。「歡無極」，總結望中「可憐」。「鳥弄歌聲」，將鳥來陪花草，「歌聲」一層，「鳥弄」一層。「雜管絃」，「管絃」應「歌聲」一層，「雜管絃」應「弄歌聲」一層。帝幸笙歌嘈雜，舞觴流麗，俱於句應出，而此「歡無極」之意乃足也。《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〇：（三、四句）狀得高壯出。《小清華園詩談》卷下：結句貴有味外之味，絃外之音。【略】言樂則有蘇許公之「宸遊對此歡無極，鳥弄歌聲雜管絃。」《昭昧詹言》卷一五：起實破「望春」名義與事，奇。三四實寫望春之景，奇警切實。五六帶說「幸」字。收頌美。歸愚所謂有頌無規也。

《侍宴安樂公主山莊應制》　《唐詩訓解》卷五：三、四不及沈佺期，五、六過之。《唐詩解》卷三九：此言屬車始出，而主家闢戶以待。次聯復叙途中之景，既至而見其一水一木，皆非人間所有，於是作樂以宴天子。而主及駙馬，咸侍酒於前，若雙鳳之來儀也。《網師園唐詩箋注》卷十：（三、四句）寫遠。（五、六句）寫高。《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一：「駸駸」，疾行貌。「歷城池」，知非咫尺可到。接句言公主此時當已盡開其所有之樓臺以遲鸞駕矣。「露灑」一聯，猶是中途迤邐而行光景。「當軒」、「遶徑」，則天子已到，或坐或行，從新賞玩。「半落天河」，言水有來源，所謂「傳聲一注濕青雲」也。「全低月樹」，言桂猶初植，所謂「惜花留得礙人枝」也。其園亭之勝，誠有不能更僕數者。於是而鈞天作、綺筵開矣。蕭郎玉女，捧觴上壽，如雙鳳之來儀。天子顧之，喜而後可知也。

《興慶池侍宴應制》　《唐詩鏡》卷七：三、四苦摸，五、六硬寫。《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興慶池侍宴，必在樓船之中，此前解則先寫未下樓船之前也。言天子身爲萬乘之主，宗廟社稷所繫，故出必稱警，入必稱蹕，蹕步之近，必駕和鸞。侍史載筆，動則紀之，無他，亦以千金之子，猶不垂堂，況在至尊，自非率爾也。今也，迴步輦，出行宮曰：朕且欲至池上。三

四，因雙寫山光水態，猶言：如此積翠遙臨，含青近漾，亦足可以奉怡聖情矣。言外便有不必更下樓船之意也。此直視俯窺，則是已泛樓船之中也。「天河垂象」外，言池之前浦，蒼茫無極也。「京室畫圖中」，言池之中流，倒映無底也。既蒼茫以無極，復倒映而無底，然則鼓枻揚舲，誠然有足樂者，無何樂不可極，自古爲戒，於是皇情纔動，天風應之。此眞爲先生保傅之格言，而非徒近體之選聲也。《唐詩評選》卷四：巧不傷雅。即象外，即圜中，應制中唯此擅場。《網師園唐詩箋注》卷十：（五、六句）瑰宏是作者所擅場。

《廣達樓下夜侍酺宴應制》　《唐詩鏡》卷七：三、四語屬興味。

《龍池樂章》　《唐詩評選》卷四：用事俶儻。

《扈從鄠杜間奉呈刑部尚書舅崔黃門馬常侍》　《唐詩鏡》卷七：三、四風味清美，五、六絕無意致。《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扈從鄠杜間，出手便寫其地。舊是長楊，已早有仰邀三公，同來草賦之意。三，「看皆異」，此是寫賦心。四，「畫不成」，此是寫賦手。不得淺淺謂此六字，祇是寫他雲山竹樹而已。五，言屬車之人，無不對景動容。六，言今上天子，方亦露冕眷注。然則此行所歷，眞不可不早來應詔，速撰麗賦也。《唐詩評選》卷四：寓目警心，景外設景。《唐詩觀瀾集》卷一三：（次聯）渾雅之極，似不着力，而氣格高甚。（頸聯）分應前一聯。

《春晚紫微省直寄內》　《唐詩鏡》卷七：無他奇氣，覺芳潤。《唐詩評選》卷四：艷詩能雅。晉宋之餘，不侵宮體。《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一：此詩首句誇直省之清華，是一篇之總。第二句管下文二句。「花間燕子」，「竹下鸂鶒」，皆從日長無事中得，深領其閒適之趣。第五句，緊照第二句，言今則與向來迥別矣，而又管下三句。因己之「通宵承紫誥」，念妻之「落晚愛紅妝」，於是而慰其「不慣」、「別離」，囑其「莫誤卿卿」也。其時內難初平，書詔填委，公則以太常少卿仍知制誥，故引周澤事以謔其妻耳。

《寒食宴于中舍別駕兄弟宅》　《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一：一、二是寒食日到于宅，用事能化。三、四承二，分疏兄弟官職，巧不傷雅。五、六承一，點綴寒食風光，鮮而有致。七、八勉以孝養。此席想爲獻壽而設也。

《奉和聖製幸望春宮送朔方大總管張仁亶》　《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一：蘇頲「北風吹早雁，日日渡河飛，【略】皆起句之妙，可以爲法者。

《奉和聖製途次舊居應制》　《唐詩歸》卷四：「出潛離隱際，小往大來初」，鍾惺云：經語風雅。《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語語是帝王舊居，點化經言，冠冕正大。

《奉和聖製至長春宮登樓觀稼穡之作》　《唐詩歸》卷四：「帝跡奚其遠，皇符之所崇」，鍾惺云：虛詞典重。「變蕪稗稻實，流惡水泉通」，鍾惺云：秀。

《餞趙尚書攝御史大夫赴朔方軍》　《詩學纂聞・律詩通韻》：律詩亦有通韻，自唐已然，而在東、冬、魚、虞爲尤多。【略】蘇頲《出塞》五律乃微韻，次聯用「麾」字，則支韻也。《隨園詩話》卷一二：余祝彭尚書壽詩，「七虞」內誤用「餘」字，意欲改之。後考唐人律詩，通韻極多，因而中止。劉長卿《登思禪寺》五律，「東」韻也，而用「松」字。杜少陵《崔氏東山草堂》七律，「眞」韻也，而用「芹」字。蘇頲《出塞》五律，「微」韻也，而用「麾」字。明皇《餞王晙巡邊》長律，「魚」韻也，而用「符」字。李義山屬對最工，而押韻頗寬，如「東、冬」「肅、肴」之類，律詩中竟時時通用。唐人不以爲嫌也。

《曉發興州入陳平路》　《唐詩歸》卷四：鍾惺云：其實法老。不知者以爲中唐。譚元春云：健細，全無膚清之累。「魚貫梁緣馬，猿奔樹息人」，譚元春云：寫景細。鍾惺云：遊記中妙語。《唐詩鏡》卷七：「魚貫」二語，是琢玉手。

《同餞陽將軍兼源州都督御史中丞》　《唐詩訓解》卷四：中出「朔風」一句，虛中生景。《唐詩直解》卷四：「搖」、「思」二字稍練，「旗」、「冠」二語牽合。《唐詩鏡》卷七：三、四語極擔當。《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三七：李夢陽曰：博識宏襟，雄才雅調，具見此作。顧璘曰：決非俗物可及。蔣一梅曰：「朔風」「邊月」二句，千錘百鍊，才有此語。周珽曰：有衆岫扛雲，夜海產日之妙。《而庵說唐詩》卷二一：（「將禮」以下四句）此四句看去乃題中所當有，若論律當從簡，則又可以無。此之所謂排入者也。「及此御溝花」，指花而言，五字如畫。《唐詩解》卷四六：楊將軍以都督兼中丞，出鎮原州，舉朝送之，故云同餞也。原州西接龜沙，最爲要害，朝廷擇將以鎮之，乃楊君志同古人，足當一面。帝於是設壇具禮，以寵其行。而出帥之軍容亦壯，縱使風月凄其，笳鼓振動，終難搖我之旌旗，犯我之危冠矣。唐時遣將，一歲而代，故言勞旋之日，亦當及此溝花，愼無久滯邊庭也。《載酒園詩話又編・蘇頲》：「旗合【略】」，不惟得諷勵體，兼兩切其職，

隱然有陳力就列之義。此眞綸綍之才，安得不推爲「大手筆」？《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後漢張奐字然明，桓靈間三爲大將，正身潔己，威化大行。結用《出車》詩末章意。《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一：陳德公曰：通首穩亮，結更波秀。

《御箭連中雙兔》　《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七：「三驅仍百步，一發遂雙連」，典切。

《奉和聖製過潼津關》　《唐詩觀瀾集》卷一四：針對原唱，用事恰合。

《汾上驚秋》　《唐詩訓解》卷六：首二渾寫汾上秋，三、四寫驚秋，第三作宕往之勢，第四逆折而上，句法最遒勁。又：感在秋，愁心觸之耳。《唐詩歸》卷四：「北風吹白雲，萬里度河汾。心緒逢搖落，秋聲不可聞」，譚元春云：是律詩發端即妙，是絕句即索然。亦有律詩作絕即妙，恨多後四句者，不可不察也。鍾惺云：譚此語妙解確論，作詩者於此着眼，長進多少格力。《唐詩廣選》卷六：胡元瑞曰：「不可聞」三字自佳。《唐詩直解》卷六：語簡而委婉，無限深情。《唐詩解》卷二一：風吹白雲，初秋之候，蓋因汾上而用漢武語也。遂言我心緒適逢搖落，安可復聞此秋聲乎！時蓋失意居此耳。《刪訂唐詩解》卷一一：急起急收而含蘊不盡，五絕之最勝者。《唐詩選勝直解・五言絕句》：此寓河汾而忽經秋，因寫其心緒搖亂，聞秋聲而愈增感嘆耳。《唐詩箋注》卷七：是秋聲搖落，却偏言心緒搖落，相爲感觸寫照，秋聲愈有情矣。但只以「逢」字、「不可聞」字，含之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詩法易簡錄》卷一三：首句寫景，便已含起可驚之意。次句加以「萬里」二字，又早爲「驚」字通氣，「心緒」句正寫所以驚秋之故。前三句無一字說到「驚」，卻無一字不爲「驚」字追神取魄，所以末句只點出「秋」字，而意已無不曲包。絃外之音，實有音在；味外之味，實有味在。所謂含蓄者，固貴其不露，尤貴其能包括也。《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一：初秋而渡汾水，失意居此，安可復聞「秋聲」乎！《唐詩近體》卷二：起句飄然。《詩境淺說續編》：一年容易，又聽秋風，便有一種蕭寥之感。生宋玉之悲，作歐陽之賦，良有以也。劉禹錫《秋風引》云：「秋風入庭樹，孤客最先聞。」蓋客裏秋聲，尤易悵觸。故此詩言心緒搖落，秋聲更不可聞也。起二句，筆殊挺健。

《夜宴安樂公主新宅》　《升菴詩話・蘇頲公主宅夜宴》：「車如流水馬如龍，仙史高臺十二重。天上初移衡漢匹，可憐歌舞夜相從。」初唐絕句多爲對偶所累，成半律詩，此首獨脫灑可誦。

《開元三年處分朝集使敕》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誠勵則嚴，注望彌切，足以令人勗勉。

《諫鑾駕親征表》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據瀝款誠，不煩雕飾，而自然精彩，唐文之絕無俳偶者。

傳記

《舊唐書・蘇頲傳》　瓌子頲，少有俊才，一覽千言。弱冠舉進士，授烏程尉，累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詔頲按覆來俊臣等舊獄，頲皆申明其枉，由此雪冤者甚衆。神龍中，累遷給事中，加修文館學士，俄拜中書舍人。尋而頲父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掌樞密，時以爲榮。機事填委，文誥皆出頲手，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湧泉，嶠所不及也。」俄遷太常少卿。景雲中，瓌薨，詔頲起復爲工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頲抗表固辭，辭理懇切，詔許其終制。服闋就職，襲父爵許國公。玄宗謂宰臣曰：「有從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玄宗曰：「蘇頲可中書侍郎，仍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頲始也。頲入謝，玄宗曰：「常欲用卿，每有好官闕，即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之故人，卒無言者，朕爲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歿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時李乂爲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他日，上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讓之。卿所製文誥，可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撰』，朕要留中披覽。」其禮遇如此。玄宗欲於靖陵建碑，頲諫曰：「帝王及后，無神道碑，且事不師古，動皆不法。若靖陵獨建，陛下祖宗之陵皆須追造。」玄宗從其言而止。開元四年，遷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與侍中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應對，則頲爲之助，相得甚悅。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若獻可替否，磬盡臣節，斷割吏事，至公無私，即頲過其父也。」八年，除禮部尚書，罷政事，俄知益州

大都督府長史事。前司馬皇甫恂破庫物織新樣錦以進，頲一切罷之。或謂頲曰：「公今在遠，豈得忤聖意？」頲曰：「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豈以遠近間易忠臣節也！」竟奏罷之。嶺州蠻酋苴院私與吐蕃連謀，將爲內寇。頲獲其間諜，將士咸請出兵討之，頲不從，乃作書幷間諜以送苴院，苴院慚悔，竟不敢入寇。十三年，從駕東封，玄宗令頲撰朝覲碑文。俄又知吏部選事。頲性廉儉，所得俸祿，盡推與諸弟，或散之親族，家無餘資。十五年卒，年五十八。初，優贈之制未出，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臣伏見貞觀、永徽之時，每有公卿大臣薨卒，皆輟朝舉哀，所以成終始之恩，厚君臣之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列於史冊，以示將來。昔智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蒯一言，方始感悟。《春秋》載其盛烈，禮經以爲美談，今古舊事，昭然可睹。臣伏見故禮部尚書蘇頲，累葉輔弼，代傳忠清。頲又伏事軒陛，二十餘載，入參謀猷，出總藩牧。誠績斯著，操履無虧，天不憖遺，奄違聖代。伏願陛下思帷蓋之舊，念股肱之親，修先朝之盛典，鑒晉平之遠跡，爲之輟朝舉哀，以明同體之義。使歿者荷德於泉壤，存者盡節於周行，凡百卿士，孰不幸甚。臣官忝記事，君舉必書，敢申舊典，上黷宸扆，希降恩貸，俯垂詳擇。」即日於洛城南門舉哀，輟朝兩日，贈尚書右丞相，謚曰文憲。及葬日，玄宗遊咸宜宮，將出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中路還宮。頲弟詵、冰、乂。【略】史臣曰：【略】頲唯公是相，以儉承家，李嶠許之湧泉，宋璟稱其過父。艱難之際，節操不回，善始令終，先後無愧。贊曰：善人君子，懷忠秉正。盡富文章，咸推諫諍。豈愧明廷，無慚重柄。子子孫孫，演承餘慶。

紀事

《開元天寶遺事・遊蓋飄青雲》 長安春時，盛於游賞，園林樹木無閑地，故學士蘇頲《應制》云：「飛埃結紅霧，游蓋飄青雲。」帝覽之嘉賞焉。遂以御花親插頲之巾上，時人榮之。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蘇頲集》三十卷。

《通志・藝文略》 《蘇頲集》三十卷。

《遂初堂書目》 《蘇頲集》。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蘇頲許公集二十卷》 右唐蘇頲廷石也。【略】韓休爲序，集本四十六卷，今亡其半矣。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八》 《蘇許公集》二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 《蘇頲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蘇頲集》三十卷。

《百川書志》卷一四 《蘇頲詩》二卷。

又 《蘇許公集》三卷，許國公雍州蘇頲著。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蘇頲詩》一卷。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蘇許公集》二十卷，唐蘇頲。

《脉望館書目・唐人詩集》 《蘇許公詩》一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蘇許公詩集》三卷，明翻宋本，劉蓉峰藏書。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 《壠上記》一卷，唐蘇頲撰。

藝文

張説《右丞相蘇公挽歌二首》 王宰丹青化，春卿禮樂才。緇衣傳舊職，華袞贈新哀。路泣墓官送，山嘶駟馬迴。佳辰無白日，賓閣有青苔。又：門歌出野田，冠帶寢窮泉。萬事皆身外，平生尚目前。西垣紫泥綍，東岳白雲篇。自惜同聲處，從今遂絶弦。

雜　録

《**朝野僉載**》**卷四**　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頲方在，乃試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樹，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悽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駭嘆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大唐新語・舉賢**》　玄宗謂宰臣曰：「從工部侍郎有得中書侍郎者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蘇頲可除中書侍郎，仍令移入政事院，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頲始也。及入謝，固辭。上曰：「朕常欲用卿，每有一好官缺，即望諸宰臣論及，此皆卿之故人，遂無薦者，朕嘗爲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歿後，朕每思無出卿者。」俄而弟詵爲給事中，頲上表陳讓。上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者乎？」頲曰：「晉大夫祁奚是也。」上曰：「若然，朕自用蘇詵，何得屢言？近日即父子猶同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他日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時謂之蘇李，朕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謝之。卿所制文誥，朕自識之。自今以後，進書皆須別錄一本，云臣某撰，朕便留篋中也。」至今爲故事。

《**松窗雜録**》　上初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惠利之性特異常者，因暇日以金飾之，示於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頲初入相，每以忠讓勵上，因前進曰：「書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願陛下深以爲誡。」

又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年，上迎撫於赭袍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曰：「爾日憶所通書，可奏爲吾者言之。」頲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失其名）亦進曰：「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明皇雜録**》**卷上**　蘇頲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雖記覽如神，而父瓌訓厲至嚴，常令衣青布襦伏於牀下，出其脛受榎楚。及壯，而文學該博，冠於一時。性疏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內難，將欲草制書，甚難其人，顧謂瓌曰：「誰可爲詔？試爲思之。」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甚敏捷，可備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來。至時宿醒未解，粗備拜舞。嘗醉嘔殿下，命中人扶卧於御前，玄宗親爲舉衾以覆之。既醒，授簡筆立成，才藻縱横，詞理典贍。玄宗大喜，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耶？」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用矣。韋嗣立拜中書令，瓌署官告，頲爲之辭，薛稷書，時人謂之三絕。頲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瓌，命頲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瓌與東明觀道士周彥雲素相往來，周時欲爲師建立碑碣，謂瓌曰：「成某志不過煩相君諸子：五郎文，六郎書，七郎致石。」瓌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瓌子頲第五，詵第六，冰第七，詵善八分書。

《**開天傳信記**》　蘇瓌初未知頲，常處頲於馬廄中，與傭僕雜作。一日，有客詣瓌，候於廳所。頲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曰：「指頭十挺墨，耳朵兩張匙。」客心異之。久而瓌出，與客淹留。客笑語之餘，因詠其詩，并言形貌，問：「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若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稍親之。適有人獻瓌兔，懸於廊廡間。瓌乃召頲詠之，立呈詩曰：「兔子死闌殫，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瓌大驚奇，驟加禮敬。頲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上平內難，一夕間制詔絡繹，無非頲出，代稱小許公也。

《**開元天寶遺事・撤去燈燭**》　蘇頲與李乂對掌文誥，玄宗顧念之深也。八月十五夜，於禁中直宿，諸學士玩月，備文酒之宴。時長天無雲，月色如晝，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使撤去。

又《**吹火照書**》　蘇頲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又患無燈燭，常於馬廄竈中，旋吹火光照書誦焉。其苦學如此，後至相位。

《**太平廣記**》**卷一二一引**《**廣異記**》　唐尚書蘇頲少時，有人相之云：「當至尚書，位終二品。」後至尚書三品，病亟，呼巫覡視之。巫云：「公命盡，不可復起。」頲因復論相者之言。巫云：「公初實然，由作桂府時殺二人，今此二人地下訴公，所司減二年壽，以此不至二品。」頲夙滋桂州，有二吏訴縣令，頲爲令殺吏。乃嗟歎久之，而死。

又卷二〇一引《**譚賓録**》　蘇頲少聰俊，一覽千言。景龍二年六月二日，初定內難，准頲爲中書舍人，在太極後閣。時頲尚年少，初當劇任，文詔塡

委，動以萬計，時或憂其不濟，而頲手操口對，無毫釐差失。主書韓禮、譚子陽轉書詔草，屢謂頲曰：「乞公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中書令李嶠見之，歎曰：「舍人思若湧泉，嶠等所不及也。」

又卷四二五引《廣異記》　唐蘇頲始爲烏程尉，暇日曾與同寮汎舟，沿溪，醉後諷詠，因至道磯寺。寺前是霅溪最深處，此水深不可測，中有蛟螭，代爲人患。頲乘醉步行，還自駱駝橋，遇橋壞，墮水，直至潭底。水中有令人扶尚書出，遂冉冉至水上，頲遂得濟。

《太平御覽》卷四一四引《朝野僉載》　蘇頲爲中書舍人，父右僕射瓌卒，頲哀毀過禮。有敕起復，頲表固辭不起。上使黃門侍郎李日知就宅喻旨，終坐無言，乃奏曰：「臣見瘠病羸疫，殆不勝哀。臣不忍言，恐其殞絕。」上惻然，不之逼也。故時人語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朱彝尊《開元太山銘跋》　禮部尚書蘇頲撰《朝覲壇頌》，【略】碑銘典雅，或是燕許手筆。

崔湜

論述

綜論

《太平廣記》卷四九四引《翰林盛事》　唐崔湜弱冠進士登科，不十年掌貢舉，遷兵部，父楨亦嘗爲禮部，至是父子累日同省爲侍郎。後三登宰輔，年始三十六。崔之初執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詞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自吟：「春遊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時爲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

《戴酒園詩話又編・崔湜》　初唐應制，千口一聲，惟崔澄瀾力自振拔，與崔、李較，文翎錦翰中，一搏霄翮也。

《帶經堂詩話・記載門六・破邪類一二》　唐中宗時，羣臣多應制賦詩，如崔湜、鄭愔、宋之問輩，皆人頭畜鳴。張柬之等五王，皆死此三人之手。蓋將以擁戴武三思，危唐社稷，與宗楚客厥罪維均。乃鴟梟之音，亦溷風雅。每觀唐詩至此，未嘗不髮指也。

分論

《冀北春望》　《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目送白雲還」，悠然。

《大漠行》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南山木葉飛下地，北海蓬根亂上天」，橫恣。

《奉和送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　《唐詩歸》卷四：鍾惺云：如此醜事，何勞羣臣作詩應制？唐時君臣廉耻意氣盡矣！每讀之氣塞。沈佺期、崔湜二詩，粗能回護。中寓傷諷，得詩人之意，然終不如勿作耳。詩之爲用至此，亦不幸矣！「懷戎前策備」，鍾惺云：三字有諷。「尚孩中念切，方遠御慈留」，鍾惺云：二語有爲天子不能庇一女意。「顧乏謀臣用，仍勞聖主憂」，鍾惺云：引咎得體，反諷得深。

《幸白鹿觀應制》　《石洲詩話》卷一：崔侍郎湜《白鹿觀》詩「捧藥芝童下，焚香桂女留」，即杜《金華觀》詩「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所本也。「芝童」、「桂女」、「仙人」、「玉女」，皆以仙靈之類爲辭，不必確有所指。近時解杜者，頗穿鑿可笑。

《幸梨園亭觀打毬應制》　《唐詩鏡》卷六：氣色青翠可愛。

《婕妤怨》　《唐詩歸》卷四：「新妝視鏡中」，鍾惺云：「視」字有意。「嬌愛已秋風」，鍾惺云：「已」字感甚。「年年後庭樹，榮落在深宮」，鍾惺云：結似開而切。《歷代詩發》卷一三：如泣如訴。《唐詩矩・五言律詩一集》：起二聯緊緊呼應。「容華尚春日，嬌愛已秋風」，所謂美女不敝席也，愛憎倚仗之問，讀之使人生感。詠婕妤未有不用團扇事者，此只以「秋風」二字影之，好手。結謂年年同後庭樹，自榮自落於深宮之中，君王曾不之見也。言外找不見意，謂之意餘言外。

《酬杜麟臺春思》　《唐詩鏡》卷六：五、六新穎，是少年得意之句。

《唐都尉山池》　《唐詩鏡》卷六：鮮綻。《唐詩箋注》卷一：通首寫景皆清艷。次聯「翻」字、「撥」字妙。「金子」句未詳。

《秦州薛都督挽詞》　《唐詩鏡》卷六：三、四種情極切，不作泛常。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一寫春日，只用「澹蕩」二字，二寫車駕，只用「逍遙」二字，便見此幸不是賞玩物華。三四欲寫臺榭，先寫山河，言天子自有本所應望者，特望其本所應望，而臺榭亦遂參差於望中也。看他重寫眺望，輕帶參差，唐初人早自用字精妙如此。人只賞後來某大家某名家用字精妙，豈知其皆出於唐初人哉？五六，又寫是日不陳錦繡，不奏管絃，唯是飛花囀鳥，娛適皇情。因言此雖成周之宴，豈更過哉！率土之民，解慍阜財，其在今日之一望矣，其在今日之一望矣！

《襄陽早秋寄岑侍郎》　《唐詩歸》卷四：「時來矜早達」，譚元春云：說得少年驕貴人冰冷。「體道徒推理，防身終昧微」，鍾惺云：反己之言，亦道盡聰明人病痛。「故人金華省，肅穆秉天機」，鍾惺云：似古詩。《載酒園詩話又編・崔湜》：「時來矜早達，事往覺前非」，悔悟時語，可謂名言。襄州還，行復不悛，令人有盆成括之歎。

《贈蘇少府赴任江南余時還京》　《唐詩歸》卷四：鍾惺云：怡適不輕。「達士自安卑」，譚元春云：格言可銘。「攬泣固無趣，銜杯空爾爲」，鍾惺云：直而有氣。

《喜入長安》　《唐詩歸》卷四：「風光不惜年」，鍾惺云：「惜」字着「風光」上，妙！「賴逢征客盡，歸在落花前」，鍾惺云：情深。又云：「賴逢」二語，非獨喜之也，有怨惜意。

傳記

《舊唐書・崔湜傳》　湜少以文辭知名，舉進士，累轉左補闕，預修《三教珠英》，遷殿中侍御史。神龍初，轉考功員外郎。時桓彥範、敬暉等既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湜爲耳目，使伺其動靜。俄而中宗疏忌功臣，於三思恩寵漸厚，湜乃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尋遷中書舍人。及桓、敬等徙于嶺外，湜又說三思盡宜殺之，以絕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表兄周利貞先爲桓、敬等所惡，自侍御史出嘉州司馬，湜乃舉充此行。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三思引利貞爲御史中丞。湜，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挹爲禮部，父子同爲南省副貳，有唐已來未有也。時昭容上官氏屢出外宅，湜託附之。由是中宗遇湜甚厚，俄拜吏部侍郎，尋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知選事，銓綜失序，爲御史李尚隱所劾，愔坐配流嶺表，湜左轉爲江州司馬。上官昭容密與安樂公主曲爲申理，中宗乃以愔爲江州司馬，授湜襄州刺史。未幾，入爲尚書左丞。韋庶人臨朝，復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爲華州刺史，俄又拜太子詹事。初，湜景龍中獻策開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陸之運，役徒數萬，死者十三四。仍嚴鋤舊道，禁行旅，所開新路以通，竟爲夏潦衝突，崩壓不通。至是追論湜開山路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俄爲太平公主所引，復遷中書門下三品。先天元年，拜中書令，與劉幽求爭權不協，陷幽求徙于嶺表，仍促廣州都督周利貞以逗留殺之，不果而止。時挹以年老，累除戶部尚書致仕。挹性貪冒，受人請託，數以公事干湜，湜多違拒不從，大爲時論所嗤。玄宗在東宮，數幸其第，恩意甚密。湜既私附太平公主，時人咸爲之懼，門客陳振鷺獻《海鷗賦》以諷之，湜雖稱善而心實不悅。及帝將誅蕭至忠等，召將託爲腹心，湜弟滌謂湜曰：「主上若有所問，不得有所隱也。」湜不從，及見帝，對問失旨。至忠等既誅，湜坐徙嶺外。時新興王晉亦連坐伏誅，臨刑歎曰：「本謀此事，出自崔湜，今我就死而湜得生，何冤濫也！」俄而所司奏宮人元氏款稱與湜曾密謀進酖，乃追湜賜死。初，湜與張說有隙，說時爲中書令，議者以爲說構陷之。時湜與尚書右丞盧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冀寬宥。」因遲留不速進。行至荆州，夢於講堂照鏡，曰：「鏡者明象，吾當爲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由，對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爲『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時年四十三。湜美姿儀，早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峭幷有文翰，居清要，每宴私之際，自比東晉王導、謝安之家。謂人曰：「吾之一門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也。」是故進趣不已，而不以令終。【略】史臣曰：【略】崔湜之德，去祖逾遠，謂勢可恃，謂進無傷，及位極人臣，而心無止足。覽《海鷗賦》，知而不誡，及荆州之夢，人知不免。《易》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紀事

《**唐詩紀事・崔湜**》　湜，仁師之孫。弟澄、液，從兄涖，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門戶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湜執政時年三十六，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三**》　《道藏音義目錄》一百一十三卷，崔湜、薛稷、沈佺期、道士史崇玄等撰。

又　《三教珠英目》十三卷，張昌宗、李嶠、崔湜【略】等撰。開元初改爲《海内珠英》，武后所改字並復舊。

《**遂初堂書目**》　《崔湜集》。

《**宋史・藝文志七**》　《崔湜詩》一卷。

雜録

《**朝野僉載**》**卷一**　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贓污狼藉。引銓有選人繫百錢於靴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時崔湜亦爲吏部侍郎掌選，有銓人引過，分疏云：「某能翹關負米。」湜曰：「君壯，何不兵部選？」答曰：「外邊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存】。」

又卷三　右丞盧藏用、中書令崔湜，太平黨，被流嶺南。至荆州，湜夜夢講坐下聽法而照鏡，問善占夢張猷。謂盧右丞曰：「崔令公大惡夢。坐下聽講，法從上來也；鏡字，金旁竟也。其竟於今日乎！」尋有御史陸遺勉齎敕令湜自盡。

又卷四　唐崔湜爲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父挾子威，咸受囑求，贓污狼藉。父挹爲司業，受選人錢，湜不之知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爲不與官？」湜曰：「所親爲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即遭憂。」湜大慚。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賜一顆，湜以瓜遺妾，不及其父，朝野譏之。時崔、岑、鄭愔並爲吏部，京中謠曰：「岑羲獠子後，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接，莫賀咄最渾。」

又卷五　崔湜諂事張易之與韋庶人。及韋氏誅，附太平，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美，與二女並進儲闈，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或有人牓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艷婦於春宮。」

《**隋唐嘉話**》**卷下**　崔湜之爲中書令，河東公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常呼爲「張底」。後曾商量數事，意皆出人右，湜驚美久之，謂同官曰：「知無？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湜死十餘載，河東公竟爲中書焉。

崔日用

論述

蘇頲《**授崔日用黄門侍郎制**》　果行育德，修辭立誠。【略】書讀萬卷，文窮四始。

崔祐甫《**齊昭公崔府君集序**》　天以日月經緯爲文，地以邱陵山川爲文，剛柔雜也。其施於人也，鐘磬笙竽文其樂，九章三贊文其禮，典謨詠歌文其言，國之大臣，業參政本，發揮皇王之道，必由於文。故虞有皐陶洎益稷以嘉言啓迪，舜禹以降，伊、傅、周、召，訓、命、策、誥，並時而興。秦之李斯，著事而僻。自兹厥後，蜀丞相孔明有《出師表》，晉司空茂先有《鷦鷯賦》，皆輔臣之文也。財成陶冶，於是見焉。我族叔父齊昭公諱日用，佐命中朝，光照千里。玉山雲海，迥然昭曠，德宇道源，深入其極。弱冠鄉貢

進士擢第，周歷臺署，振耀雄名。玄宗之在臨淄邸也，公常遭逢於路，先幾洞鑒，式瞻異表，還避而拜，契合雲龍。及唐元夷內難，參謀輔翊，天推大寶，事協經綸，入爲將相，燮諧戡靜，道應元臣，其大才明識如是。公薨五十載，嗣孫起居舍人儒，以文事主便蕃禁闥，追懷前烈，思有以發揚垂裕，奉昭公之文集以請焉。伏覽碑、頌、誌、論、章、表、贊、序，凡五十餘首，詩幾三百篇，卓爾孤標，氣高調遠。若雅琴度曲，衆音無味，則我遠祖長岑濟北雕龍之美，昭公能續承矣。公嗣子宗之，學通古訓，詞高典冊，才氣聲華，邁時獨步。仕於開元中爲起居郎，再爲尚書禮部員外郎，遷本司郎中，時文國禮。十年三月，終於右司郎中，年位不充，海內歎息。儒即右司之子，有瓊瑩之質，鸞鳳之章，國家之寶也。重名清貫，三代於茲，昭公之後其大矣。祐甫先君左僕射與昭公道藝敦睦，故贈答詩云：「棣華襲韡萼，桂樹連芳根。」又「接閑共懷鉛，齊年俱賁玉。」祐甫之生也後，不及昭公之當代。儒曰：「叔父當代叙。」故叙焉。

傳記

《**舊唐書·崔日用傳**》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其先自博陵徙家焉。進士舉，初爲芮城尉。大足元年，則天幸長安，路次陝州。宗楚客時爲刺史，日用支供頓事，廣求珍味，稱楚客之命，偏饋從官。楚客知而大加賞歎，盛稱薦之，由是擢爲新豐尉。無幾，拜監察御史。神龍中，祕書監鄭普思納女後宮，潛謀左道，日用遽奏劾之。普思方承恩，中宗不之省，日用廷爭懇至，詞甚抗直，普思竟伏其罪。時宗楚客、武三思、武延秀等遞爲朋黨，日用潛皆附之，驟遷兵部侍郎兼修文館學士。中宗暴崩，韋庶人稱制，日用恐禍及己。知玄宗將圖義舉，乃因沙門普潤、道士王暐密詣藩邸，深自結納，潛謀翼戴。玄宗嘗謂曰：「今謀此舉，直爲親，不爲身。」日用曰：「此乃孝感動天，事必克捷。望速發，出其不意，若少遲延，或恐生變。」及討平韋氏，其夜，令權知雍州長史事。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食實封二百戶。爲相月餘，與中書侍郎薛稷不協，於中書忿競，由是轉雍州長史，停知政事。尋出爲揚州長史，歷婺、汴二州刺史、兗州都督、荆州長史。因入奏事，言：「太平公主謀逆有期，陛下往在宮府，欲有討捕，猶是子道臣道，須用謀用力。今既光臨大寶，但須下一制，誰敢不從？忽姦宄得志，則禍亂不小。」上曰：「誠如此，直恐驚動太上皇，卿宜更思之。」日用曰：「臣聞天子孝與庶人孝全別。庶人孝，謹身節用，承順顏色；天子孝，安國家，定社稷。今若逆黨竊發，即大業都棄，豈得成天子之孝乎！伏請先定北軍，次收逆黨，即不驚動太上皇。」玄宗從其議。及討蕭至忠、竇懷貞之際，又令權檢校雍州長史，加實封通前滿四百戶。尋拜吏部尚書。日用嘗採《毛詩·大雅》、《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因上生日表上之，以申規諷，并述告成之事。手詔答曰：「夫詩者，動天地，感鬼神，厚於人，美於教矣。朕志之所尚，思與之齊，庶乎採詩之官，補朕之闕。且古者封禪，升中告成，朕以菲德，未明于至道。竦然以聽，頗壯相如之詞；惕然載懷，復慚夷吾之語。卿洽聞殫見，溫故知新，逮此發揮，益彰忠懇。豈非討蓬山之籍，心不忘於起予；因蘭殿之祥，言固深於啓沃。朕循環覽諷，用慰于懷。今賜卿衣裳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之信也。」尋出爲常州刺史，削實封三百戶，轉汝州刺史。開元七年，差降口賦，特下敕曰：「唐元之際，逆黨搆凶，崔日用當時潛論其事，及于戡翦，實預元謀，而所食之封，後以例減。功既居多，特宜準初食之封，與二百戶。」十年，轉幷州大都督長史。尋卒，時年五十，贈吏部尚書，謚曰昭。後又贈荆州大都督，子宗之襲。日用才辯過人，見事敏速，每朝廷有事，轉禍爲福，以取富貴。及先天已後，復求入相，竟亦不遂。常謂人曰：「吾一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重專守始謀。每一念之，不覺芒刺在於背也。」【略】史臣曰：崔日用附會三思，以取高位，預討韋氏，遂握重權。自言「吾一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專守始謀」，信矣。與夫守死善道者，不可同年而語也。

紀事

《**唐詩紀事·崔日用**》 日用爲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須有特恩，亦因宴命羣臣撰詞。日用曰：「臺中鼠子直須諳，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燈脂污張五，還來囓帶報韓三。莫浪語，直王相，大家必若賜金龜，賣卻貓兒相

報賞。」中宗亦以金魚賜之。

又　上宴日，日用起舞，自歌云：「東館總是鵷鸞，南臺自多杞梓。日用讀書萬卷，何忍不蒙學士？墨制簾下出來，微臣眼看喜死。」其日以日用兼修文館學士，制曰：「日用書窮萬卷，學富三冬。」日用舞蹈拜謝。日用，滑州人。中宗時，武三思、宗楚客權寵交扇，日用多所結納。才辯絕人，能乘機反覆取富貴。韋氏平，遂爲相。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云。」明皇時，日用猶被寵眷，帝賦詩宴遊，多預酬唱。《送張說巡邊應制》云：「吉日四黃馬，宣王六月兵。擬清鷄鹿塞，先指朔方城。」日用有才辯，惟是姦佞耳。中宗時，《七日應制》云：「曲江苔色冰前液，上苑梅香雪裏嬌。」亦佳語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崔日用《姓苑略》一卷。

雜録

《太平廣記》卷四三九引《廣異記》　開元中，崔日用爲汝州刺史，宅舊凶，世無居者。日用既至，修理洒掃，處之不疑。其夕，日用堂中明燭獨坐，半夜後，有烏衣數十人自門入，至坐階下，或有跛者、眇者。日用問：「君輩悉爲何鬼？來此恐人。」其跛者自陳云：「某等罪業，悉爲豬身，爲所放散在諸寺，號長生豬。然素不樂此生受諸穢惡，求死不得，恆欲於人申說，人見悉皆恐懼。今屬相公爲郡，相投轉此身耳。」日用謂之曰：「審若是，殊不爲難。」俱拜謝而去。翌日，寮佐來見日用，莫不驚其無恙也。衙畢，使奴取諸寺長生豬，既至，或跛或眇，不殊前見也。歎異久之。令司法爲作名，乃殺而賣其肉，爲造經像，收骨葬之。他日又來謝恩，皆作少年狀。云：「不遇相公，猶十年處於穢惡，無以上報，今有寶劍一雙，各值千金，可以除辟不祥，消彌凶厲也。」置劍床前，再拜而去。日用問：「我當何官？」答云：「兩日內爲太原尹。」更問：「得宰相否？」默而不對。

韓休

蘇頲《授韓休起居郎制》　朝議郎左補闕內供奉判尚書主爵員外郎韓休，理識清暢，襟靈夷雅。探學精微，屬詞婉麗。甲科對策，嘗副求賢；左史記言，用觀書法。

《大唐新語・文章》　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略】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熟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

《舊唐書・韓休傳》　韓休，京兆長安人。伯父大敏，則天初爲鳳閣舍人。時梁州都督李行褒爲部人誣告，云有逆謀，則天令大敏就州推究。或謂大敏曰：「行褒諸李近屬，太后意欲除之，忽若失旨，禍將不細，不可不爲身謀也。」大敏曰：「豈有求身之安而陷人非罪！」竟奏雪之。則天俄又命御史重覆，遂構成其罪，大敏坐推反失情，與知反不告同罪，賜死于家。父大智，官至洛州司功。休早有詞學，初應制舉，累授桃林丞。又舉賢良，玄宗時在春宮，親問國政，休對策與校書郎趙冬曦並爲乙第，擢授左補闕。尋判主爵員外郎，歷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兼知制誥，出爲虢州刺史。時虢州以地在兩京之間，駕在京及東都，並爲近州，常被支稅草以納閑廄。休奏請均配餘州，中書令張說駁之曰：「若獨免虢州，即當移向他郡，牧守欲爲私惠，國體固不可依。」又下符不許之。休復將執奏，僚吏曰：「更奏必忤執政之意。」休曰：「爲刺史不能救百姓之弊，何以爲政！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歲餘，以母艱去職，固陳誠乞終禮，制許之。服闋，除工部侍郎，仍知制誥，遷尚書右丞。開元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卒，上令蕭嵩舉朝賢以代光庭者，嵩盛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性方直，不務進趨，及拜，甚允當時之望。俄有萬年尉李美玉得罪，上特令流之嶺外，休進曰：「美玉卑位，所犯又非巨害，今朝廷有大姦，尚不能去，豈得捨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依恃恩寵，所在貪冒，

第宅輿馬，僭擬過縱。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上初不許之，休固爭曰：「美玉微細猶不容，伯獻巨猾豈得不問！陛下若不出伯獻，臣即不敢奉詔流美玉。」上以其切直，從之。初，蕭嵩以休柔和易制，故薦引之。休既知政事，多折正嵩，遂與休不叶。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是，仁者之勇也。」其年夏，加銀青光祿大夫。十二月，轉工部尚書，罷知政事。二十四年，遷太子少師，封宜陽子。二十七年病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忠。寶應元年，重贈太子太師。

《**唐詩紀事・韓休**》　休知制誥，蕭嵩薦與同秉政，帝重之。

《**新唐書・藝文志四**》　《朝英集》三卷。開元中張孝嵩出塞，張九齡、韓休、崔沔、王翰、胡皓、賀知章所選送行歌詩。

《**容齋五筆・號州兩刺史**》　唐韓休爲虢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廄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它州，此守臣爲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盧杞爲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入，逾年拜相。案兩人皆以虢州守臣言公家事，而休見疑於名相，杞受知於猜主，遇合有命，信哉。

崔沔

論述

李華《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宣於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皐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而士君子恥之。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歿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返，《六經》之道遯矣。論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寖以微矣。文顧行，行顧文，此其與於古歟？帝唐文行大臣太子賓客、贈禮部尚書、博陵孝公崔氏，諱沔，字若沖，安平公暐之少子也。世爲德表，門爲上族。振發純英，滋漸名訓。大包淑和，高厲遐清。行先乎孝，藝裕乎文。資孝可以股肱王室，揆文可以弼成邦教。進士登第，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召見拜校書郎。歷陸渾主簿，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左補闕。以公嫉邪忿佞，除殿中侍御史。文端武淑，遷起居舍人。學該典禮，拜尚書祠部員外郎。議事惟允，遷給事中。立言成訓，改中書舍人。辭乞就養，授虞部郎中。節高天下，擢御史中丞。剛亦不吐，降著作郎。道冠儒林，遷祕書少監。動爲人範，除左庶子。宜均大政，拜中書侍郎。望尊地逼，出爲魏州刺史。人惟求舊，入爲左散騎常侍、貳東宮居守、集賢院學士、祕書監、太子賓客、兼懷州刺史。罷州復職副守，薨於位。時開元二十四年冬仲月旬有七日，春秋六十七。贈禮部尚書。海內冠帶，涕哀宗師。公爲御史，緩轡誡之囚，持國屬之罪。爲給事中，拒貴倖怙恩之詔，削大臣忤旨之刑。爲中丞，數發太倉，減上林禽鳥之給，以賑艱食，陝東之人，仆而復起。宦官犯法，執以按劾，權寵屏息，朝章大行。權貢舉時，得陸尚書景融、來揚州瑱、宋上黨遙、宋兵部鼎等，僉爲國器。在中書，詔命之出，上考天時，下從人心，異於斯者，必替其否。在魏州，屬雨水敗稼，乃弛禁便人，先行後聞，活者萬計。公自爲常侍賓客，恆任介正，德播天下而不容於朝，置之散地，竟孤其道，時乎？初，公與元兄御史渾齊名。弱冠遊京師，縉紳儒學之士，皆曰崔氏伯仲，必至台司。既而御史君夭沒，公終於副守，則向之所屬，適爲人慟。悲哉！公之侍疾也，孝達於神祇；居憂也，哀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蔬終身。慈不貸姦，貞不肆直，道勝而齊物，德全而及人。博厚崇高，篤實有耀，儁於古烈，蓋魯衛之君子歟！在魏州，車駕東巡關外諸侯，公爲上第，由是分掌選署，仕進之族知勸焉。親友鄰里，饑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裘，烝嘗之奠，待公而後具。故祿廩雖厚，家未嘗足。開元中，天下富穰，車服過制，公菲飲食，卑宮室，濯衣澣冠，俾人瞻我而化，其不化者，亦慙乎心矣。見天下之善如不及，從而佐之，見天下之不善如探湯，從而誨之。則卒蹈於中庸，翻然於不迪，已過半

矣。中朝議政或疑，羣謀未允，公援《六經》，伸百氏，覆於時事，事舉其中，天下莫不諷誦焉。文集經亂離多散逸，今其存者二十九卷。長子成甫，進士擢第，校書郎，陝縣尉，知名當時，不幸早世。嗣子祐甫，《論譔先志》一卷，爲第三十卷，傳祖禰之美，合於禮經。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叙，治亂之源備矣。豈唯化物諧聲，爲文章而已乎！奉詔修《道德經疏》，藏於三閣，行乎天下。反魏晉之浮誕，合立言於世教，其於道也至乎哉！祐甫純孝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明發不寐，泣次遺文。以華北州鄰壤，婚姻之舊，嘗趨公門，備閱家編。祐甫代華爲校書郎，華以是味公之道也熟。詞則不敏，有古之直焉。

傳記

碑志

《有唐通議大夫守太子賓客贈尚書左僕射崔公墓誌》　初，孝公之薨也，以開元廿九年十二月廿九日權窆于邙山，故人北海太守江夏李邕爲誌曰：觀夫君子者以和爲量，至人者與一爲徒，正氣漫於四支，淳德封於百行，豈曾子之問，避席以知，金人之銘，緘口乃愼。且柔進後動，巽止後居，上下淡而克交，中正順而偕應，則無繩自直，不戒有孚，泯乎大方，叶於全朴者，其惟我崔公歟？公諱沔，字若沖，博陵安平人也。其先出自炎帝之子伯夷，至太公表於東海，厥嗣食采於崔城，因而氏焉。至若南山黃公，濟北子玉，或秉節傲帝，或銘座律人，風烈前修，光太後嗣者也。曾祖諱弘峻府君，隋銀青光祿大夫、趙王長史；祖諱儼府君，皇朝益州洛陽令；考諱曒府君，朝散大夫、汝州長史、安平縣開國男，贈衛尉少卿，並人倫高標，名教華蓋，雅杖憲矩，洊臻德名。公稚無童心，少有大觀，見素抱朴，知雄守雌，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每向晦藏密，參寥聚精，儲心清魂，謂羲皇之代，收視玄覽，讀聖人之書。借如孝移於君，仁勇於義，朋思有未言之信，昆弟有言不入境，無私而照，故廣不窮涯，所以好謀而成，舉必弘化，臨事而斷，理無變觀。務劇而自足於閑，物競而獨安於靜，其有爲也，四時運而無窮，有守也，言形而可復。所以順動以悅，流謙而光，明莫人非，幽罔鬼怨者此爾。古人曰：丈夫處其厚，君子蹈其常，不然，曷以寬服於人，柔制於物，盛德可以鎮薄俗，雅言可以軌後昆。豈徒懿乎文，典于學，射策科甲，蒞政跡尤，隨手之能，道形始於無作，易御之妙，神用契於無間。且夫遊上林者，不華於纖草。觀巨壑者，豈壯於餘波。今欲一名出徒，一事異等，叙尋常之紀，際深廣之端，則恐脩短不侔，巨細相混，存其遠者，實所庶乎，略其小焉，故可知矣。非夫歷官之次，即寥之辰，誠足稱多，未敢聞命。公廿四，鄉貢進士擢第，其年封中嶽，詔牧伯舉賢良，公與兄故監察御史諱渾雙名居右，敕拜麟臺校書郎。滿歲，補洛州陸渾主簿。宅汝州府君憂，外除，擢左補闕。無何，拜殿中侍御史，復換起居舍人，桑祠部員外郎，擢給事中。居數月，轉中書舍人，辭官請侍，優制改虞部郎中，仍都留司，因攝御史中丞，尋即眞，充都畿按察使。時宰反聽，屈著作郎。既而悟焉，累月，檢校祕書少監，遽而正授。前後奉詔再判大理，又知禮部侍郎，恩加朝散大夫，遷左庶子。丁內艱殄私。制徵中書侍郎。一歲，河朔無年，特詔公魏州刺史。皇上有事泰山，觀大禮，加朝議大夫。因上計，分掌吏部選事。未幾，入爲左散騎常侍兼判國子祭酒。始東都副留守，復秘書監。上籍田，東都留守，冊太子賓客兼懷州刺史。俄而去兼，加通議大夫。終東都副留守。時春秋六十有七。嗚呼！以開元廿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居守之內館。門下省居守以聞，聖上哀悼，追贈禮部尚書，賵以粟帛。太常考行，謚曰孝。註老子《道德經》，文集三十卷。嘗以公碩行多才如彼，清資盛業如此，雖蒼生有望，而明神或欺，三旌未躋，百齡不極，紫綬加於黃壤，陰室啓於玄冬，斯幷志士興悲，大雅流歎，首公者爲國，軌物者在人，職此感多，念茲體大，豈眇小罷市，握齱輟歌而已哉！公位事則高，家節以約，幣其衣服，糲其鼎方，雖道際於尊，而儉逼於下。頃以依於佛，濟於仁，厚祿半於檀那，上農偏於周急，故貲用四壁，人不堪憂，而詩書一牀，獨以爲泰。及撤瑟初艱，蓋棺他日，聚族之費，崇福之餘，薄葬不足以送終，遠日不足以集事，長子同州馮翊縣尉成甫、嗣子祐甫等，並至性本天，彝訓過禮，恙極於侍，哀極於追，柴毀失容，梗淚成血。邕十三同學，廿同遊，晝連榻於蓬山，夕比燭於書幌，直則爲友，道則爲師，一剛一柔，厥跡頗異。好文好義，職允攸同。情以久

深，心以知盡。今哭位淄水，殮日伊川，懸棺惠顧而應留，吊馬悲鳴而不及，信運斤質死，豈搦管思存。其詞曰：塞默玄造，蒼茫大鑪，道兮而逝，德兮而孤。周仁不祐，濟義不扶，年罔極壽，位弗登樞，憲矩安仰，名教誰模，四始殆喪，百禮將蕪，已矣已矣，天乎天乎！附記：孝公長子成甫，服闋，授陝縣尉，以事貶黜。乾元初，卒于江介。成甫之長子伯良，仕至殿中侍御史。次子仲德，仕至太子通事舍人。少子叔賢，不仕。並早卒。今有伯良之子詹、彥，並未仕。仲德之子，未名。孝公之嗣子祐甫，仕爲朝散大夫權知中書舍人事賜紫金魚袋。永泰中，天子有事南郊，旌寵舊德，是以有僕射之贈。越以大曆十三年歲次戊午四月丁丑朔八日甲申，嗣子祐甫奉孝公之櫬遷于邙山之平樂原，以夫人太原郡太夫人王氏祔焉，禮也。

傳狀

《舊唐書·孝友傳·崔沔》　崔沔，京兆長安人，周隴州刺史士約玄孫也。自博陵徙關中，世爲著姓。父暟，庫部員外郎、汝州長史。沔淳謹，口無二言，事親至孝，博學有文詞。初應制舉，對策高第。俄被落第者所援，則天令所司重試，沔所對策，又工於前，爲天下第一，由是大知名。再轉陸渾主簿，秩滿調遷，吏部侍郎岑羲深賞重之，謂人曰：「此今之郗詵也。」特表薦擢爲左補闕，累遷祠部員外郎。沔爲人舒緩，訥於造次，當官正色，未嘗撓沮。睿宗時，徵拜中書舍人。時沔母老疾在東都，沔不忍捨之，固請閒官，以申侍養，由是改爲虞部郎中。無何，檢校御史中丞。時監察御史宋宣遠，恃盧懷慎之親，頗犯法，沔舉劾之。又姚崇之子光祿少卿彝，留司東都，頗通賓客，廣納賄賂，沔又將按驗其事。姚、盧時在政事，遽薦沔有史才，轉爲著作郎，其實去權也。開元七年，爲太子左庶子。母卒，哀毀逾禮，常於廬前受吊，賓客未嘗至於靈座之室，謂人曰：「平生非至親者，未嘗升堂入謁，豈可以存亡而變其禮也。」中書令張說數稱薦之。服闋，拜中書侍郎。或謂沔曰：「今之中書，皆是宰相承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無事也。」沔曰：「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方爲濟理。豈可俛默偷安，而爲懷祿士也！」自是每有制敕及曹事，沔多所異同，張說頗不悅焉。尋出爲魏州刺史，奏課第一，徵還朝廷，分掌吏部十銓事。以清直，歷祕書監、太子賓客。二十四年，制令禮官議加籩豆之數及服制之紀。太常卿韋縚奏請加宗廟之簋，每坐籩豆各十二。外祖服請加至大功九月，舅服加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服請加至袒免。時又令百官詳議可否。沔建議曰：【略】時職方郎中韋述、戶部郎中楊伯成、禮部員外郎楊冲昌、監門兵曹劉秩等，亦建議與沔相符。俄又令中書門下參詳爲定。於是宗廟之典，籩豆每座各加至六，親姨舅爲小功，舅母加緦麻，堂姨至袒免，餘依舊定，乃下制施行焉。沔既善《禮經》，朝廷每有疑議，皆取決焉。二十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

紀事

顏真卿《通議大夫守太子賓客東都副留守雲騎尉贈尚書左僕射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銘記》　公諱沔，字若沖，博陵安平人。其先出於齊太公之後，自亭伯三世文宗，祕書監六（闕一字）派別。叔軌、季則，俱死王事；神謙、神通，並高循績。子彭、宏度，以武幹稱。景雋、巨倫，以文行著。繼方面者累代，列史傳者十人。奕葉相承，恆爲鼎族。曾祖宏峻，隋銀青光祿大夫趙王長史。祖儼，皇朝益州雒縣令。父暟，年未四十，爲庫部員外郎，因擇能吏爲壽安令，又充江西道廉察使，徙醴泉，遂歷四邑，盤桓不進，以剛正也。累至朝散大夫汝州長史，封安平縣男，贈衛尉少卿。公即安平之次子也。全德天至，成人玉立。蓋聖代之寶臣，華宗之孝子，文章之哲匠，禮樂之祖師。既不可以一名，又何能以悉數。年二十四，舉鄉貢進士，考功郎李迥秀器異之曰：「王佐才也。」遂擢高第。其年舉賢良方正，對策萬數，公獨居第一。而兄渾亦在甲科。典試官梁載言、陳子昂歎曰：「雖公孫鼂鄒不及也。」召見前殿，拜麟臺校書郎。繇是名蓋天下，御史張思敬以德行薦。久之，以資授陸渾主簿。平陽王敬暉、宏度外之交，略上官之禮。丁府君憂。服除，太夫人勉起之，以所試超邁，擢拜左補闕。遷殿中侍御史，奉敕按竊金者，公得其情，許之不死，竟得減論。諸王或恃貴不遵法度，舉而按之，其不吐茹也如此。尋遷起居舍人，當扈從，以親老抗疏乞退，薦瑯琊王邱、太原郭潾、渤海封希顏等自代，睿宗嘉之，特許留司，以遂其孝養。遷祠部員外郎，

倖僧有請度人者，公拒不奉詔。遷給事中，大理卿韓思復用法小差，權臣致劾，公特寬之。遷中書舍人，省改紫微，其官仍舊。又固辭以親老，除虞部郎中。開元初攝御史中丞，或訟吏曹之不平，公與崔泰之銜命詳理，多所收拔。俄而即眞，兼都畿按察使。歲或不稔，公請發粟賑貸之，賴全活者以萬數。內謁者霍元忠有罪，公執之以聞，玄宗使以璽書勞之。公之澄清中外也，以畿縣令長陸景融、劉體微、盧暉有異政，丞尉宋遙、皇甫翼、陳希烈、宋鼎、蕭隱之、范冬芬、楊愼餘、劉日正、高昌寓，州掾李璜、裴曠等，並以清白吏疏而薦之。二十二年，置十道採訪使，公所舉六人在焉。執事子有不法者，公舉之不回。移著作郎，尋遷祕書少監、修圖書使，尋判大理卿、禮部侍郎。公既職司典禮，乃刪寫疏論數百卷，以備闕遺。特加朝散大夫，遷左庶子。丁太夫人憂。徵拜中書侍郎，出爲魏州刺史。乃肇移元城，徙置新市，吏人便之。乙丑歲，玄宗東封，知頓使奏課第一，賜絹二百匹。嶽下觀禮，獻《慶雲頌》，又賜絹一百匹。明年入朝，分掌十銓，公與王邱爲選人所歌曰：「沔人澄明澈底清，邱山介直連天峻。」時人韙之。還州，以理有異績，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朝服表薦，璽書寵慰。無何，徵拜左散騎常侍。上以六宮親蠶絲賜近臣，公獻《御絲賦》。又侍讌別殿，賦《端午詩》，屢蒙錫以縑帛綵羅，兼判國子祭酒，俄充東都副留守。十七年，有事陵廟，追贈安平公及太君曰安平夫人。駕還，罷留守。二十年春，奉敕撰《龍門公宴詩序》，賜絹百匹。延入集賢院，修《老子道德經疏》，行於天下。二十一年遷祕書監，修撰如故。屬耕藉田，爲居守，賜絹百匹。遷太子賓客，出兼懷州刺史。二十四年罷州，又以本官充東都副留守，累加通議大夫。二十七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寢疾薨於位，春秋六十有七。玄宗震悼，贈禮部尚書。葬日量借手力幔幙，故吏前監察御史博陵崔頌爲公行狀云。公德充符契，精貫人極，孝愛聞於天下，制作垂於無窮。執太夫人之喪，徒跣吐血，以身爲糞土。況乎含宏內恕，夷坦外名，德至矣乎！今之達者，若以富貴崇德，行藏養高，則老萊闕於榮親，黔婁褊於謀道，又加於古人矣。故養則致其樂，喪則過乎哀，以兄姊之戚亞其親，甥姪之慈甚其子。至於藥砭備物，溫清異宜，手胝杵臼之間，身辱薪爨之伍，汲汲然矣。每至宗廟心齋，嚴恭祀事，明發不寐，翌日餘悲，故聲氣感人者深，儀形化人者遠。躬踐五德，退讓於恭儉溫良，行張四維，加信於仁義禮智。而老驥伏櫪，以鮑驍不忘；白鳩巢檐，以家瑞終黔，則非殊倫絕輩，擬議乎萬一矣。太常博士裴總議曰：「公醇一誕靈，文明含粹，蹈元和以爲天性，籍間氣以爲人師。前後歷官，或拜而不至，或至而不留，瘠形瞽目，誓尊孝養，可不謂孝乎！」遂謚曰孝公。凡所著文集二十九卷，並嗣子祐甫《論次先志》一卷，爲三十卷。吏部員外郎趙郡李華爲集序云：「公之侍親也，孝達乎神祇。居憂也，哀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荼終身。親交鄰里，饑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裘，烝嘗之奠，待公而具。故祿廩雖厚，而未常足也。傳祖禰之美，合於禮經。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序，理亂之源備矣。祐甫純行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亡賢數載如此。初太夫人患目，公傾家求醫，或曰：「療之必愈，恐壽不得延。」太夫人及公悲恨而罷。自是竭力奉養，不脫冠帶者僅三十年。每至良辰美景，勝引佳遊，必扶侍左右，笑言陳說。親朋往來，莫知太夫人之有苦也。公年官雖高，至於食果蔬菜，與子姪躬自植藝溉灌，以申馨潔。烝終喪，雖見孩稚者，必設位束帶，盡哀以禮之。公與江夏李邕友善，爲校書郎時，引邕館於祕閣之下，讀書者累年，邕由是才名益盛。邕與尚書席建侯嘗過公，怪乘馬癭羸，曰：「何不於廳前自觀餧飼？忽然致殞，何以更之？」公唯而不易。他日，二公又以爲言。公良久則曰：「每欲發言，恐涉有疑於廝養者，所以沈吟自媿。」二公退而謂人曰：「每想崔公此言，使人慚恧如醉。」延和、太極之間，公既留司東都，遂鬻所乘馬，就故人監察御史張泓子深河南府崇政坊買宅以製居，建宗廟於西南，維先太夫人安平郡夫人堂在宅之中。儉而不陋，淨而不華，六十餘年，樑棟如故。堂東嫂盧夫人所居，堂之東北，鄭氏李氏姊歸寧所居，堂之北五步之外，建瓦堂三間以居之。雜用舊椽，不崇壇，無赭堊。累歷清要，所得祿秩，但奉烝嘗，資嫂姊，給孤幼，營甥姪婚姻而已。朝服衣馬，一皆取其下者。唯祭器祭服稱禮焉。其室竟不修。烝夫人太原郡太夫人王氏捐牀帳之後，公徙居他室，或在賓館，而無常所。爲常侍時，著《陋室銘》以自廣。天寶末，子孫灑掃，貯書籍劍履而已。逆胡再陷洛陽，屋遂崩圮，唯檐下廢井存焉。長子成甫，倜儻有才名，進士、校書郎，早卒。祐甫能荷先業，以進士高第，累登臺省，至吏部郎中，充永平軍節度使尚書李公勉行軍司馬、兼侍御史中丞。永懷先德，明發不寐，恐茂烈烟淪，罔垂後裔，乃刻《陋室銘》於井北遺址之前，以抒所志。某夙仰名教，實欽孝公之盛德，晚聯臺閣，竊慕中丞之衆賢。又能好

我不遺，見託論譔，採風猷而莫窮萬一，涉泉海而豈究津涯，操筆強名，退增戰悚。時則大曆十一年青龍景辰孟夏之月也。

崔祐甫《齊昭公崔府君集序》 祐甫先君左僕射與昭公道藝敦睦，故贈答詩云：「棣華襲韡萼，桂樹連芳根。」又，「接閈共懷鉛，齊年俱賁玉。」

《唐詩紀事・崔沔》 沔，字善冲，有才章，舉賢良方正第一，最受知於張說。儉約自持，嘗作《陋室銘》以見志云。

雜録

《唐語林・德行》 開元、天寶之間，傳家法者：崔沔之家學，崔均之家法。

崔液

《踏歌詞二首》 《唐詩評選》卷二：在唐人艷詩中已極深厚，足知初唐六代，非張籍孟郊一黨，昌黎門下客，所得以衰字目之。《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一：寫「夜」中之歡樂。「金臺」，燈燭臺也。此五言六句一韻，短古風。

《上元夜六首》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五一：楊慎曰：液之六首，上元詩之絕唱。《唐詩箋注》卷八：張衡渾天儀，以玉虬吐漏入兩壺。「鐵關」，皇家禁門，皆以鐵葉包裹。「且莫催」，「徹明開」，謂金吾不禁也。

《舊唐書・崔仁師傳附崔液》 液尤工五言之作，湜常歎伏之曰：「海子，我家之龜也。」海子即液小名，官至殿中侍御史，坐兄配流，逃匿於鄠州人胡履虛之家。作《幽征賦》以見意，辭甚典麗。遇赦還，道病卒。友人裴耀卿纂其遺文爲集十卷。

《大唐新語・文章》 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遊戚屬，及下隸工賈，無不夜遊。車馬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惟中書侍郎蘇味道、吏部員外郎利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爲絕唱。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貞曰：「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熳唯愁曉，周旋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正可憐。鴛鵲樓前新月滿，鳳凰臺上寶燈燃。」文多不盡載。

《新唐書・藝文志四》 《崔液集》十卷，裴耀卿纂。

《通志・藝文略》 《崔液集》十卷，裴耀卿纂。

《國史經籍志》卷五 《崔液集》十卷，裴耀卿纂。

呂太一

梁肅《外王父贈秘書少監東平呂公神道表銘》 太一歷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右庶子。

《舊唐書・魏知古傳》 知古初爲黃門侍郎，表薦洹水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略】，後咸累居清要，時論以爲有知人之鑒。

又《張嘉貞傳》 時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嘉貞所引，位列清要，常在嘉貞門下共議朝政，時人爲之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

《大唐新語・文章》 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眞，因詠院中竹葉以寄意焉。其詩曰：「濯濯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同列張沈和之曰：「聞君庭竹詠，幽意歲寒多。歎息爲冠小，良工將奈何。」後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牆宇悉豎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報曰：「眷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豎籬插棘。」省中賞其俊拔。

袁恕己

《咏屏風》　《唐詩歸》卷四：「鳥驚疑欲曙」，鍾惺云：浮動。

《舊唐書・袁恕己傳》　袁恕己，滄州東光人也。長安中，歷遷司刑少卿，兼知相王府司馬事。敬暉等將誅張易之兄弟，恕己預其謀議，又從相王統率南衙兵仗，以備非常。及事定，加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戶。將作少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用，中興初，恕己恐其更啓遊娛侈靡之端，言於中宗曰：「務廉致位九卿，積有歲年，苦言嘉謀，無足可紀。每宮室營構，必務其侈，若不斥之，何以廣昭聖德？」由是左授務廉陵州刺史。恕己俄擢拜中書令，仍加特進，封南陽郡王，罷知政事。則天崩，遺制加實封滿七百戶。後與敬暉等累遭貶黜，流于環州。尋爲周利貞所逼，飲野葛汁數升，恕己常服黃金，飲毒發，憤悶，以手掘地，取土而食，爪甲殆盡，竟不死，乃擊殺之。建中初，贈太子太傅。

蕭嵩

《奉和聖製送張説上集賢學士賜宴》　《唐詩歸》卷四：「帝曰簡才能，旌賢在股肱」，譚元春云：去典謨不遠。「禮樂道逾弘」，鍾惺云：是贈文章宰相話頭，他處移用不得。「恩筵過所望，聖澤實超恆」，鍾惺云：「恆」字生得妙。又云：此二語及起句，告張說以任大恩深之意，即吉甫作誦之旨，君臣朋友之道溢於言外。

《舊唐書・蕭嵩傳》　蕭嵩，貞觀初左僕射、宋國公瑀之曾姪孫。祖鈞，中書舍人，有名於時。嵩美鬚髯，儀形偉麗。初，娶會稽賀晦女，與吳郡陸象先爲僚婿。象先時爲洛陽尉，宰相子，門望甚高；嵩尚未入仕。宣州人夏榮稱有相術，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位高而有壽。」時人未之許。神龍元年，嵩調補洺州參軍。尋而侍中、扶陽王桓彥範出爲洺州刺史，見之推重，待以殊禮。景雲元年，爲醴泉尉。時陸象先已爲中書侍郎，引爲監察御史。及象先知政事，嵩又驟遷殿中侍御史。開元初，爲中書舍人，與崔琳、王丘、齊澣同列，皆以嵩寡學術，未異之，而紫微令姚崇許其致遠，眷之特深。歷宋州刺史，三遷爲尚書左丞、兵部侍郎。十五年，涼州刺史、河西節度王君㚟恃衆每歲攻擊吐蕃。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城，執刺史田元獻及君㚟父壽，盡取城中軍資及倉糧，仍毀其城而去。又攻玉門軍及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嬰城固守，賊遂引退。無何，君㚟又爲迴紇諸部殺之於鞏筆驛，河、隴震駭。玄宗以君㚟勇將無謀，果及於難，擇堪邊任者，乃以嵩爲兵部尚書、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嵩乃請以裴寬、郭虛己、牛仙客在其幕下，又請以建康軍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爲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又加嵩銀青光祿大夫。時悉諾邏恭祿威名甚振，嵩乃縱反間於吐蕃，言其與中國潛通，贊普遂召而誅之。明年秋，吐蕃大下，悉末朗復率衆攻瓜州，守珪出兵擊走之。隴右節度使、鄯州都督張志亮引兵至青海西南渴波谷，與吐蕃接戰，大破之。八月，嵩又遣副將杜賓客率弩手四千人，與吐蕃戰于祁連城下，自晨至暮，散而復合，賊徒大潰，臨陣斬其副將一人，散走山谷，哭聲四合。露布至，玄宗大悅，乃加嵩同中書門下三品，恩顧莫比。十七年，授宇文融、裴光庭宰相，又加嵩兼中書令。自十四年燕國公張說罷中書令後，缺此位四年，而嵩居之。常帶河西節度，遙領之。加集賢殿學士、知院事，兼修國史，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覲拜席，玄宗呼爲親家母，禮儀甚盛。尋又進封徐國公。二十一年二月，侍中裴光庭卒。光庭與嵩同位數年，情頗不協，及是，玄宗遣嵩擇相，嵩以右丞韓休長者，舉之。及休入相，嵩舉事，休峭直，輒不相假，互於玄宗前論曲直，因讓位。玄宗眷嵩厚，乃許嵩授尚書右丞相，令罷相，以休爲工部尚書。尋又以嵩子華爲給事中。二十四年，拜太子太師。及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遺中官牛仙童，貶爲括州刺史，嵩嘗賄仙童，李林甫發之，貶青州刺史。尋又追拜太子太師，嵩又請老。嵩性好服餌，及罷相，於林園植藥，合鍊自適。華時爲工部侍郎，衡以主婿三品，嵩曙然就養十餘年，家財豐贍，衣冠榮之。天寶八年薨，年八十餘，贈開府儀同三司。[illegible]史臣曰：[illegible]

虞之勛，眞致遠之器。

《新唐書・藝文志二》　蕭嵩《開元禮義鏡》一百卷。

《明皇雜錄》卷下　玄宗嘗器重蘇頲，欲倚以爲相，禮遇顧問，與群臣特異。欲命相前一日，上祕密不欲令左右知，迨夜將艾，乃令草詔，訪於侍臣曰：「外廷值宿誰？」遂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即以頲姓名授嵩，令草制書。既成，其詞曰：「國之瓌寶。」上尋讀三四，謂嵩曰：「頲，瓌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爲刊削之。」上仍命撤帳中屏風與嵩，嵩慚懼流汗，筆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抒思移時，必當精密，不覺前席以觀。唯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嵩既退，上擲其草於地曰：「虛有其表耳。」（嵩長大多髯，上故有是名）左右失笑。上聞，遽起掩其口，曰：「嵩雖才藝非長，人臣之貴，亦無與比，前言戲耳。」其默識神覽，皆此類也。

張旭

論述

《升庵詩話・張旭詩》　張旭以能書名，世人罕見其詩。近日吳中人有收其《春草帖》一詩，陸子淵爲余誦之，所謂「春草青青萬里餘，邊城落日見離居。情知塞上三年別，不寄雲間一紙書」，可謂絕唱。余又見崔鴻臚所藏有旭書石刻三詩，其一《桃花磯》云：「隱隱飛橋隔野烟，石磯西畔問漁船。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青溪何處邊。」其二《山行留客》云：「山光物態弄春暉，莫爲輕陰便擬歸。縱使晴明無雨色，入雲深處亦沾衣。」其三《春遊値雨》云：「欲尋軒檻列清樽，江上烟雲向晚昏。須倩東風吹散雨，明朝卻待入華園。」字畫奇怪，擺雲捩風，而詩亦清逸可愛，好事者模爲四首懸之。《春草》一首眞蹟，藏江南人家。

《唐詩歸》卷一三　鍾惺云：張顚詩不多見，皆細潤有致。乃知顚者不是粗人，粗人顚不得。

《唐詩摘抄》卷四　長史不以詩名，然三絕恬雅秀潤，盛唐高手無以過也。高適贈張詩云：「世上謾相識，此翁殊不然」，又「白髮老閑事，青雲在目前」，必高閑靜退之士。今觀數詩，其襟次可想矣。

《桃花谿》　《唐詩歸》卷一三：鍾惺云：境深，語不須深。《彙編唐詩十集》辛集：唐云：閑雅有致，初不見淺。《唐詩解》卷二七：此因泛溪欲尋桃源所在，見漁船而問之，落句問漁者之詞也。「飛橋」，架木爲之。「石磯」，坐以釣魚平石也。「飛橋」着「隱隱」二字，便映得野烟意起。「石磯」着「漁船」二字，便接得「桃花」二句。起曰「盡日」，曰「何處」，殊有不解之故。按太白《山中問答》詩「別有天地」四字，正是「何處邊」一問轉語。迷離得妙。

《山行留客》　《唐詩歸》卷一三：譚元春曰：極有趣諳練語。《唐詩摘抄》卷四：「入雲深處亦沾衣」，非熟識遊趣者不能道。《詩境淺說續編》：詩就山居所見，舉以告客。若謂君勿訝雲氣濛濛，天陰欲雨，急欲下山，此間縱晴霽，亦雲氣沾衣。長日與烟雲爲伴，非關山雨欲來。城市中人，所稀見也。凡游名山者，每遇雲起，咫尺外不辨途徑。襟袖盡濕，知此詩寫山景之確。

《柳》　《唐賢清雅集》卷三：寄意如此深婉，誰謂此君顚？

傳記

《新唐書・文藝傳中・李白》　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顚。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眞卿云。

李邕

論述

綜論

皇甫湜《**諭業**》　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白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貙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

《**舊唐書・文苑傳中・李邕**》　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爲自古屬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有文集七十卷。其《張韓公行狀》、《洪州放生池碑》、《批韋巨源諡議》，文士推重之。

《**新唐書・文藝傳中・李邕**》　（李）嶠爲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略】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

《**石林詩話**》**卷上**　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爲盡善。然此語不可爲不知者言也。

張養浩《**牧庵姚文公文集序**》　嘗謂唐三百年，其文爲世所珍者，李邕、韓愈二人。

《**詩藪外編・唐下**》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是樂府本色語，李邕以爲小兒輕薄，豈六朝諸人製作全未過目耶？唐以詩詞取士，乃有此輩，可發一笑。晚近紛紛競述其語，尤可笑也。

《**昭昧詹言**》**卷一**　昔人論李北海《六公詩》，以爲莊麗警拔，感憤而作，氣激於中，而橫發於外。今此詩不傳於世。吾以爲如杜公《八哀・嚴武》、《李邕》二篇，以此意求之，亦可得其概也。

分論

《**銅雀妓**》　《唐詩歸》卷四：鍾惺云：斬截說得掃興，可爲永戒，知從方正人口中出。「且令生者悲」，鍾惺云：絕情語。「擾擾多俗情，投跡互相師」，鍾惺云：此語寫俗情，妙！妙！「直節豈感激？荒淫乃悽其」，譚元春云：正理。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唐詩訓解》卷五：與小許公作難爲兄弟。《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此爲從幸公主山莊，故以乘槎犯漢爲起。然因「傳聞」「復見」一落，手法既寬，便不檢括，竟於結句，再用其語，此固是其通長。前後二解，欲作大開大闔。然讀者則須細玩其前解仍是前解，後解仍是後解，幷不因起結只用一語，遂混作中四句詩也。又：前解只是寫舊所不信，今乃驚見。三四，猶言織女橋邊，烏鵲眞起，仙人樓上，鳳凰果飛。諷言車駕之下幸公主，洵爲異聞也。後解，歌扇舞衣，更無少諱。甚至直寫出風飄水濺，見是日不論何色人等並得縱心寓目，故結句特下一「犯」字，再加一「同」字，諷言此係陛下閨門，未宜舉朝盡隨也。又：前解，寫車駕果幸山莊。後解，寫羣臣盡見公主。《唐詩解》卷三九：此從幸主第，而以織女事爲比。故言第宅幽深，隔若霄漢，所謂支機石者，徒得之傳聞耳。今因乘輿來遊，而果見有此鵲橋鳳樓之勝，既又歌舞宴賞其間，眞不減乘槎之遊矣。《唐詩選勝直解・七言律詩》：此作前後比體，中用賦體。首句言漢張騫尋河源。【略】以天仙比公主，故用「傳聞」。帝駕來幸，「出紫微」也。「織女」渡河，「烏鵲」塡橋，七夕事也。「鳳凰飛」，秦女弄玉事也。春風「入座」，歌聲從扇底出也。瀑布飛空，與「舞衣」相映也。皆形容南莊之景。末句言我得從侍主第，亦如「乘槎」「犯斗牛」而歸，以張騫事前後作起結。《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初唐應制，多諛美之詞，況當武后中宗朝，又天下穢濁時也。衆手雷同，初無頌不忘規之意，故不能多錄，取鐵中錚錚者幾章，以備一體。《全唐詩話續編・李邕》：《和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云：「織女橋邊烏鵲起，仙人樓上鳳皇飛。」李于鱗稱此一聯與小

許公作難爲兄弟。

《**六公篇**》《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劉賓客》：《隱居詩話》云：杜甫善評詩，其【略】又稱李邕《六公篇》，恨不見之。仇兆鰲《杜詩詳註》卷一六《八哀詩》：趙明誠《金石錄》：唐《六公詩》，李邕撰，胡履靈書。初讀《八哀詩》，恨不見其詩。晚得石本，其文詞高古，眞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爲一章，狄丞相別爲一章。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中・李邕**》 李邕，廣陵江都人。【略】邕少知名。長安初，內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爲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階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吾子名位尙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爲造次如是？」邕曰：「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以稱也？」及中宗即位，以妖人鄭普思爲祕書監，邕上書諫曰：【略】疏奏不納。以與張柬之善，出爲南和令，又貶富州司戶。唐隆元年，玄宗清內難，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改戶部員外郎，又貶崖州舍城丞。開元三年，擢爲戶部郎中。邕素與黃門侍郎張廷珪友善，時姜皎用事，與廷珪謀引邕爲憲官。事洩，中書令姚崇嫉邕險躁，因而搆成其罪，左遷括州司馬。後徵爲陳州刺史。十三年，玄宗車駕東封回，邕於汴州謁見，累獻詞賦，甚稱上旨。由是頗自矜衒，自云當居相位。張說爲中書令，甚惡之。俄而陳州贓汙事發，下獄鞫訊，罪當死，許州人孔璋上書救邕。【略】疏奏，邕已會減死，貶爲欽州遵化縣尉，璋亦配流嶺南而死。邕後於嶺南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又累轉括、淄、滑三州刺史，上計京師。邕素負美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剝落在外。人間素有聲稱，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爲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爲人陰中，竟不得進。天寶初，爲汲郡、北海二太守。邕性豪侈，不拘細行，所在縱求財貨，馳獵自恣。五載，姦贓事發。又嘗與左驍衛兵曹柳勣馬一匹，及勣下獄，吉溫令勣引邕議及休咎，厚相賂遺，詞狀連引，敕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馳往就郡決殺之，時年七十餘。

《**新唐書・文藝傳中・李邕**》 李邕字泰和，【略】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祕書」。嶠曰：「祕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

紀事

《**唐詩紀事・李邕**》 先是邕、王翃、王琚皆耆艾，補外久，書疏尺題有讁謫留落之句，林甫故陰議除之。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李邕《狄仁傑傳》三卷。

又《**藝文志三**》 李邕《金谷園記》一卷。

又《**藝文志四**》 《李邕集》七十卷。

《**崇文總目**》**卷二** 《狄仁傑集》三卷，李邕撰。繹按：《宋志》作《狄梁公家傳》。

《**中興館閣書目輯考**》**卷三** 原釋：《金谷園記》一卷，唐中散大夫李邕撰，採傳記小說歲時雜事。按：《書錄解題》云：中散大夫，唐文散階，本傳不載，不知《書目》別有所據，唐世不應有兩李邕也。

《**通志・藝文略**》 《李邕集》七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時令類**》 《金谷園記》一卷，題李邕撰。《館閣書目》云：「唐中散大夫。」按：邕字泰和，江都人，至北海太守，世號李北海。

其父善，注《文選》者也。中散大夫，唐文散階，本傳不載，不知《書目》別何所據？唐世不應有兩李邕也。

又《傳記類》　《狄梁公家傳》三卷，唐海州刺史江都李邕泰和撰。

《宋史・藝文志二》　李邕《狄梁公家傳》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邕集》七十卷。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李邕文集》。

《世善堂藏書目録》卷下　《李北海集》二十卷，邕。

《讀書敏求記》卷四　《梁公九諫》一卷　賜書樓藏舊鈔本與《唐書》互有異同，存之以備參考可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二・李北海集》　六卷附錄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唐李邕撰。邕事蹟具《唐書》本傳。邕文集本七十卷，《宋志》已不著錄。此本爲明無錫曹荃所刊，前有荃序，稱紹和徵君刻唐人集，初得《北海集》，而余論之。不言爲何人所編，大抵皆採摭《文苑英華》諸書，裒而成帙，非原本矣。史稱邕長於碑頌，前後所製凡數百首，今惟賦五首、詩四首、表十四首、疏狀各一首、碑文八首、銘記各一首、神道碑五首、墓誌銘一首，蓋已十不存一。《舊唐書》稱其《韓公行狀》、《洪州放生池碑》、《批韋巨源諡議》爲當時文士所重。李白《東海有勇婦》一篇稱：「北海李使君，飛章奏天庭。」杜甫《八哀詩》稱：「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趙明誠《金石錄》亦稱：「唐六公詠，文詞高古。」今皆不見此集中，殊可惜也。劉克莊《後村詩話》譏其爲葉法善祖作碑，貽千載之笑，然唐時名儒碩士，爲緇黃隸筆，不以爲嫌，不似兩宋諸儒視二教如敵國，此當尚論其世，固不容執後而議前。且克莊與眞德秀游，德秀《西山集》中，琳宮梵剎之文，不可枚舉，克莊曾無一詞，而獨刻責於邕，是尤門戶之見，不足服邕之心矣。卷末附錄載新舊《唐書》邕本傳及贈送諸作，而別載《文苑英華》所錄邕賀赦表六篇，題曰糾繆，謂考其事在代宗、德宗、憲宗時，邕不及見，其論次頗爲精審。然考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曰：賀赦表六首，類表以爲李吉甫作，而《文苑》以爲李邕。案：邕天寶初卒，而六表乃在代宗、德宗、憲宗時，況《文苑》於三百五十九卷重出一表，題曰李吉甫。又第二表末云「謹遣衙前虞候王國清奉表陳賀以聞」，正與吉甫《郴州謝上表》末語同，則非邕作也云云，是宋人已經考證，編是集者用其說而諱所自來，亦可謂攘人之善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卷一五　《李北海集》六卷附錄一卷，唐李邕撰。凡賦五篇，詩四篇，雜文三十二篇，蓋後人裒輯之本，視原集七十卷已十不存一。卷末附錄新、舊《唐書》本傳，及贈答詩，而別載賀赦表六篇，題曰糾謬，蓋皆李吉甫作，《文苑英華》誤題邕名，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嘗釐正之，故不以入集云。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　《李北海集》六卷附錄一卷，唐李邕撰。明無錫曹荃校刻，崇禎庚辰刻，《乾坤正氣集》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李北海集》六卷，明刊本。唐廣陵李邕泰和著，明梁谿曹荃元宰定。邕事蹟具《唐書》本傳，《文集》七十卷，《宋志》已不著錄。此曹元宰摭拾零奇，編爲六卷，前爲荃序，有「烟波漁父」一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卷一五　《李北海集》六卷　附錄一卷，唐李邕撰。蓋後人裒輯之本，視原集七十卷已十不存一。崇禎庚辰刊本。明無錫曹荃校刊本。〔續錄〕乾坤正氣集本。湖北先正遺書本。

《文奎堂書目・集部》　《李北海集》五卷，唐李邕。影印《全唐文》本。竹紙，二本。

《四庫目略》　《李北海集》六卷附集一卷，唐李邕撰。明無錫曹荃校刊本，崇禎庚辰刊本，《乾坤正氣集》本。按：邕文集本七十卷，《宋志》已不著錄。此本爲明曹荃所刊，大抵採摭《文苑英華》諸書，裒而成帙。凡賦五篇，詩四篇，雜文三十二篇，視原集十不存一，卷末附錄新舊《唐書》本傳及贈答詩，而別載賀赦表六篇。

《崇雅堂書録》卷一一　《李北海集》六卷附錄一卷，唐李邕撰。《乾坤正氣集》本。《湖北先正遺書》本五卷。四庫著錄。

《書目答問補正》卷四　《李北海集》六卷附錄一卷，唐李邕。明崇禎庚辰刻本。〔補〕道光間潘錫恩刻《乾坤正氣集》本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別集一》　《李北海集》六卷附錄一卷。邕事蹟具《唐書》本傳。盧弼《四庫湖北先正遺書札記》云：「案《大清一統志》，『唐李邕，江都人，嘗遷居江夏，杜甫詩稱爲「江夏李邕」，今縣有李邕宅。』」

藝文

李隆基《送李邕之任滑臺》詩　漢家重東郡，宛彼白馬津。黎庶既蕃殖，臨之勞近臣。遠別初首路，今行方及春。課成應第一，良牧爾當仁。

杜甫《八哀詩・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眄睞已皆虛，跋踄曾不泥。向來映當時，豈獨勸後世。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衆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皋唳。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太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忠貞負冤恨，宮闕深旒綴。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日斜鵩鳥入，魂斷蒼梧帝。榮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庭竹，夙擁文侯篲。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嚏。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然，鍵捷歘不閉。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眞作，咨嗟玉山桂。鍾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遞。坡陁青州血，蕪沒汶陽瘵。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子孫存如線，舊客舟凝滯。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

雜録

《唐摭言・氣義》　李北海年十七，攜三百縑就納國色，偶遇人啓護，傾囊救之。

《唐語林》卷五《補遺》　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李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事，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

《南部新書》甲　李邕自滑州上計也，京洛阡陌聚觀，以爲古人。蓋邕負美名，頻被貶斥，剝落在外也。

《太平廣記》卷二〇一引《譚賓録》　李邕自刺史入計京師，邕素負才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剝落在外。人間素有聲稱，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看，以爲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爲人陰中，竟不得進改。天寶初，爲汲郡、北海太守。性豪侈，不拘細行，馳獵縱逸。後柳勣下獄，吉溫令勣引邕議及休咎，厚相賂遺，詞狀連引，敕初順之，羅希奭馳往，就郡決殺之。邕早擅才名，尤長碑記，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送，亦至鉅萬，自古黷文獲財，未有如邕者。

又卷二四三引《紀聞》　唐江夏李邕之爲海州也，日本國使至海州，凡五百人，載國信，有十船，珍貨數百萬。邕見之，舍於館，厚給所須，禁其出入。夜中，盡取所載而沉其船。既明，諷所館人白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國船盡漂失，不知所在。」於是以其事奏之，敕下邕，令造船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日本使至其國。邕既具舟及水工，使者未發，水工辭邕。邕曰：「日本路遙，海中風浪，安能卻返，前路任汝便宜從事。」送人喜，行數日，知其無備，夜盡殺之。遂歸。邕又好客，養亡命數百人，所在攻劫，事露則殺之。後竟不得其死，且坐其酷濫也。

齊澣

蘇頲《授齊澣紫微舍人制》　朝議郎守給事中内供奉齊澣，運心孤邁，懷器獨立，屬詞每窮其雅實，臨事益表其甄明。故能早負聲猷，備經推擇。左曹駁議，常接於雙遊；右掖司言，佇光於五字。

《長門怨》　《唐詩鏡》卷八：小小結作不乏韻趣，猶愈於刻意生情者。

《舊唐書・文苑傳中・齊澣》　齊澣，定州義豐人。少以詞學稱。弱冠

以制科登第，釋褐蒲州司法參軍。景雲二年，中書令姚崇用爲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當時以爲稱職。開元中，崇復用爲給事中，遷中書舍人。論駁書詔，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誥爲準的，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並重之。祕書監馬懷素、右常侍元行冲受詔編次四庫羣書，乃奏澣爲編修使，改祕書少監。尋丁憂免。十二年，出爲汴州刺史。河南，汴爲雄郡，自江、淮達于河、洛，舟車輻輳，人庶浩繁。前後牧守，多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皆以清嚴爲治，民吏歌之。中書令張說擇左右丞之才，舉懷州刺史王丘爲左丞，以澣爲右丞。李元紘、杜暹爲相，以開府、廣平公宋璟爲吏部尚書，又用戶部侍郎蘇晉與澣爲吏部侍郎，當時以爲高選。時開府王毛仲寵幸用事，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爲姻親，故北門官見毛仲奏請，無不之允，皆受毛仲之惠，進退隨其指使。澣惡之，乘間論之曰：「福順典兵馬，與毛仲婚姻，小人寵極則姦生，若不預圖，恐後爲患，惟陛下思之。況腹心之委，何必毛仲，而高力士小心謹愼，又是閹官，便於禁中驅使。臣雖過言，庶裨萬一。臣聞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惟聖慮密之。」玄宗嘉其誠，諭之曰：「卿且出。朕知卿忠義，徐俟其宜。」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爲興州別駕，澣與察善，出城餞之，因語禁中諫語。察性譸諸，遽以澣語奏之。玄宗怒，令中書門下鞫問。又召澣於內殿，謂之曰：「卿向朕道『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而疑朕不密，而翻告麻察，是何密耶？麻察輕險無行，常遊太平之門，此日之事，卿豈不知耶？」澣免冠頓首謝罪，乃貶高州良德丞。又貶察爲潯州皇化尉。澣數年量移常州刺史。二十五年，遷潤州刺史，充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潤州北界隔吳江，至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爲風濤之所漂損。澣乃移其漕路，於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腳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收其課，迄今利濟焉。數年，復爲汴州刺史。淮、汴水運路，自虹縣至臨淮一百五十里，水流迅急，舊用牛曳竹索上下，流急難制。澣乃奏自虹縣下開河三十餘里，入于清河，百餘里出清水，又開河至淮陰縣北岸入淮，免淮流湍險之害。久之，新河水復迅急，又多僵石，漕運難澀，行旅弊之。澣因高力士中助，連爲兩道採訪使，遂興開漕之利，以中人主意，復勾剝貨財，賂遺中貴，物議薄之。又納劉戒之女爲妾，凌其正室，專制家政。李林甫惡之，遣人掎摭其失。會澣判官犯贓，澣連坐，遂廢歸田里。天寶初，起爲員外少詹事，留司東都。時絳州刺史嚴挺之爲林甫所搆，除員外少詹事，留司東都。與澣皆朝廷舊德，既廢居家巷，每園林行樂，則杖屨相過，談讌終日。林甫聞而患之，欲離其勢。五年，用澣爲平陽太守。卒於郡。肅宗即位，爲林甫所陷者皆得雪，澣受褒贈。

《**唐詩紀事・齊澣**》　澣，字洗心，定州人。開元間，與蘇晉、蘇頲、賈曾、韓休、許景先、孫逖典詔誥，爲代言最。杜暹當國，表宋璟爲吏部尚書，澣及蘇晉爲侍郎，世謂臺選。嘗稱陳希烈、苗晉卿之才，後皆大顯。

《**太平廣記**》**卷四六七引**《**廣異記**》　唐開元中，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徐城險急，奏開十八里河，達於清水。其河隨州縣分掘，亳州眞源縣丞崔延禕糺其縣徒，開數千步，中得龍堂。初開謂是虛穴，然狀如新築，淨潔周廣，北壁下有五色蟄龍，長一丈餘。鯉魚五六枚，各長尺。有靈龜兩頭，長一尺二寸，眸長九分。禕以白開河御史鄔元昌，狀上齊澣，澣命移龍入淮，放龜入汴。禕移龍及魚二百餘里，至淮岸，有魚數百萬首，跳躍赴龍，水爲之沸。龍入淮噴水，雲霧杳冥，遂不復見。初將移之也，御史員錫拔其一鬚。元昌遺人送龜至宋，遇水泊，暫放龜水中。水濶數尺，深不過五寸，遂失大龜所在。涸水求之，亦不獲，空致小龜焉。

李適之

論　述

《**罷相作**》　《升菴詩話・避賢》：杜詩「銜盃樂聖稱避賢」，用李適之「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句也。今本作「世賢」，非。「更取楸花媚遠天」，今本作「椒花」，非。椒花色綠，與葉無辨，不可言媚。《唐詩廣選》卷六：敖子發曰：此詩良有風刺。蔣仲舒曰：雀羅之感，發得含蓄。《唐詩歸》卷六：鍾惺云：寫得厚道，亦難爲人。《詩辯坻》卷三：李適之《罷相作》，敖子發以爲不如錢起《暮春歸故山草堂》。不知李詩朴直，錢詩便巧，

李出錢上自遠，子發未審格耳。《唐詩解》卷二二：不以罷相爲戚，故盃酒以自適。然賓客之來恐不能不減於平時也。此詩本無深怨。以林甫之忿，後人遂以爲怒鄰罵坐。若翟公書門，又將何如！《唐詩箋注》卷七：避賢，引退以避賢路也。大意寫世態暄涼，意致深婉。

傳記

《舊唐書・李適之傳》 李適之，一名昌，恆山王承乾之孫也。父象，官至懷州別駕。適之，神龍初起家拜左衛郎將。開元中，累遷通州刺史，以強幹見稱。時給事中韓朝宗爲按察使，特表薦之，擢拜秦州都督。俄轉陝州刺史，入爲河南尹。適之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便之。歲餘，拜御史大夫。開元二十七年，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節度事。適之以祖得罪見廢，父又遭則天所黜，葬禮有闕，上疏請歸葬昭陵之闕內。於是下詔追贈承乾爲恆山愍王，象爲越州都督、邠國公，伯父厥及亡兄數人並有褒贈。數喪同至京師，葬禮甚盛，仍刊石於墳所。俄拜刑部尚書。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相，累封清和縣公。與李林甫爭權不叶，適之性疏，爲其陰中。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採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適之心善其言，他日從容奏之。玄宗大悅，顧問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然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穿鑿，臣故不敢上言。」帝以爲愛己，薄適之言疏。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刑部尚書韋堅、戶部尚書裴寬、京兆尹韓朝宗，悉與適之善，林甫皆中傷之，構成其罪，相繼放逐。適之懼不自安，求爲散職。五載，罷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竟坐與韋堅等相善，貶宜春太守。後御史羅希奭奉使殺韋堅、盧幼臨、裴敦復、李邕等於貶所，州縣且聞希奭到，無不惶駭。希奭過宜春郡，適之聞其來，仰藥而死。【略】史臣曰：【略】適之臨下雖簡，在公克勤，惜乎不得其死也！

紀事

《本事詩・怨憤》 開元末，宰相李適之疏直坦夷，時譽甚美。李林甫惡之，排誣罷免。朝客來，雖知無罪，謁問甚稀。適之意憤，日飲醇酣，且爲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李林甫愈怒，終遂不免。

《唐詩紀事・李適之》 常山愍王孫，天寶初，代牛仙客爲左相。適之未罷相也，朝退，每邀賓戚談諧賦詩，曾賦云：「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過。年今將半百，不樂復如何？」後爲林甫所譖罷，乃爲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適之入仕，不歷丞簿，便爲別駕。不歷兩畿官，便爲京兆尹。不歷御史及中丞，便爲大夫。不歷兩省給舍，便爲宰相。不歷刺史，便爲節度使，然不得其死。

藝文

杜甫《飲中八仙歌》 【略】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略】

雜録

《明皇雜録》卷上 李適之既貴且豪，常列鼎於前，以具膳羞。一旦庭中鼎躍出相鬥，家僮告適之，乃往其所，酌酒自誓，而鬥亦不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適之罷知政事，拜太子少保，時人知其禍未止也。俄爲李林甫所陷，貶宜春太守。適之男霅，爲衛尉少卿，亦貶巴陵郡別駕。適之至州，不旬日而終，時人以林甫迫殺之。霅乃迎喪至都，李林甫怒猶未已，令人誣

告於河南府，杖殺之。

張易之

《舊唐書・張易之傳》　易之、昌宗皆粗能屬文，如應詔和詩，則宋之問、閻朝隱爲之代作。

《泛舟侍宴應制》　《唐詩鏡》卷三：三、四麗色天成。

《舊唐書・張行成傳附張易之》　行成族孫易之、昌宗。易之父希臧，雍州司戶。易之初以門蔭，累遷爲尚乘奉御，年二十餘，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詞。則天臨朝，通天二年，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既而昌宗啓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鍊。」即令召見，甚悅。由是兄弟俱侍宮中，皆傅粉施朱，衣錦繡服，俱承辟陽之寵。俄以昌宗爲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爲司衛少卿。賜第一區、物五百段、奴婢駝馬等。信宿，加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閣，同京官朔望朝參。仍贈希臧襄州刺史，母韋氏阿臧封太夫人，使尚宮至宅問訊，仍詔尚書李迥秀私侍阿臧。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宗晉卿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俄加昌宗左散騎常侍。聖曆二年，置控鶴府官員，以易之爲控鶴監內供奉，餘官如故。久視元年，改控鶴府爲奉宸府，又以易之爲奉宸令，引辭人閻朝隱、薛稷、員半千並爲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則令嘲戲公卿以爲笑樂。若內殿曲宴，則二張、諸武侍坐，樗蒱笑謔，賜與無算。時諛佞者奏云，昌宗是王子晉後身。乃令被羽衣，吹簫，乘木鶴，奏樂於庭，如子晉乘空。辭人皆賦詩以美之，崔融爲其絕唱，其句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天后令選美少年爲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慾之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以昌宗醜聲聞于外，欲以美事掩其迹，乃詔昌宗撰《三教珠英》於內。乃引文學之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說、宋之問、崔湜、富嘉謨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加昌宗司僕卿，封鄴國公，易之爲麟臺監，封恆國公，各實封三百戶。俄改昌宗爲春官侍郎。【略】則天春秋高，政事多委易之兄弟。中宗爲皇太子，太子男邵王重潤及女弟永泰郡主竊言二張專政。易之訴於則天，付太子自鞫問處置，太子並自縊殺之。又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奏二張之罪，易之懼不自安，乃誣奏元忠與司禮丞高戩云：「天子老矣，當挾太子爲耐久朋。」則天曰：「汝何以知之？」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爲證。」翌日，則天召元忠及說廷詰之，皆妄。則天尚以二張之故，逐元忠爲高要尉，張說長流欽州。長安二年，易之贓賂事發，爲御史臺所劾下獄，兄司府少卿昌儀、司禮少卿同休皆貶黜。及則天卧疾長生院，宰臣希得進見，唯易之兄弟侍側，恐禍變及己，乃引用朋黨，陰爲之備。人有牓其事于路，左臺御史中丞宋璟請按之。則天陽許，尋敕宋璟使幽州按都督屈突仲翔，令司禮卿崔神慶鞫之。神慶希旨，雪昌宗兄弟。神龍元年正月，則天病甚。是月二十日，宰臣崔玄暐、張柬之等起羽林兵迎太子，至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並梟首於天津橋南。則天遜居上陽宮。易之兄昌期，歷岐、汝二州刺史，所在苛猛暴橫，是日亦同梟首。朝官房融、崔神慶、崔融、李嶠、宋之問、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等皆坐二張竄逐，凡數十人。

《朝野僉載》卷一　天后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大盛也。

《隋唐嘉話》卷下　張易之、昌宗初入朝，官位尚卑，諂附者乃呼爲五郎、六郎，自後因以成俗。

又　張昌宗之貴也，武三思謂之王子晉後身，爲詩以贈之。詩至今猶傳。

蘇晉

《過賈六》　《唐詩歸》卷五：「主人病且閑」，鍾惺云：「閑」字是病中受用。譚元春云：「且」字妙，不閑則病苦矣。

《舊唐書・蘇晉傳》　晉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祕書少監王紹宗見而賞歎曰：「此後來王粲也。」

又　弱冠舉進士，又應大禮舉，皆居上第。先天中，累遷中書舍人，兼崇文館學士。玄宗監國，每有制命，皆令晉及賈曾爲之。晉亦數進讜言，深見嘉納。俄出爲泗州刺史，以父老乞辭職歸侍，許之。父卒後，歷戶部侍郎，襲爵河內郡公。開元十四年，遷吏部侍郎。時開府宋璟兼尚書事，晉及齊澣遞於京都知選事，既糊名考判，晉獨多賞拔，甚得當時之譽。俄而侍中裴光庭知尚書事，每過官應批退者，但對衆披簿，以朱筆點頭而已。晉遂榜選院云：「門下點頭者，更引注擬。」光庭以爲侮己，甚不悅，遂出爲汝州刺史。三遷魏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入爲太子左庶子。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九。初，晉與洛陽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友善，循之等並以學業著名。循之，則天時上書忤旨被誅。仲之，神龍中謀殺武三思，爲友人宋之愻所發，下獄死。晉厚撫仲之子漸，有如己子，教之書記，爲營婚宦。及晉卒，漸制猶子之服，時人甚以此稱之。

杜甫《飲中八仙歌》　【略】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略】

薛令之

《新唐書・隱逸傳・賀知章》　肅宗爲太子，知章遷賓客，授祕書監，而左補闕薛令之兼侍讀。時東宮官積年不遷，令之書壁，望禮之薄，帝見，復題「聽自安者」。令之即棄官，徒步歸鄉里。【略】令之，長谿人。肅宗亦以舊恩召，而令之已前卒。

《太平廣記》卷四九四引《閩川名士傳》　神龍二年，閩長溪人薛令之登第。開元中，爲東宮侍讀。時宮僚閒淡，以詩自悼，書于壁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上闌干。飣餖匙難綰，羹稀箸多寬。只可謀朝夕，何由度歲寒？」上因幸東宮，見焉，索筆續之曰：「啄木嘴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引疾東歸。肅宗即位，詔徵之，已卒。

《隨園詩話》卷一五　今動以「苜宿」、「廣文」稱校官。余按非也。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淡，薛令之爲左庶子，以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上闌干。」蓋是東宮詹事等官，非今之學博也。說見宋林洪《山家清供》。

李元紘

蘇頲《授李元紘度支員外郎制》　清眞不雜，恬雅自居。部劇著於祠曹，養能傳於宰邑。

《綠墀怨》　《唐詩鏡》卷八：綺羅輕媚。

《舊唐書・李元紘傳》　李元紘，其先滑州人，世居京兆之萬年。本姓丙氏。曾祖粲，隋大業中屯衛大將軍。屬關中賊起，煬帝令粲往京城以西二十四郡逐捕盜賊，粲撫循士衆，甚得其心。及義旗入關，粲率其衆歸附，拜宗正卿，封應國公，賜姓李氏。高祖與之有舊，特蒙恩禮，遷爲左監門大將軍，以年老特令乘馬於宮中檢校。年八十餘卒，謚曰明。祖寬，高宗時爲太常卿，別封隴西郡公。父道廣，則天時爲汴州刺史。時屬突厥及契丹寇陷河北，兼發河南諸州兵募，百姓騷擾，道廣寬猛折衷，稱爲善政，存心慰撫，汴州獨不逃散。尋入爲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累封金城縣侯。卒，贈秦州都督，謚曰成。元紘少謹厚。初爲涇州司兵，累遷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紘遂斷還僧寺。竇懷貞爲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斷，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竟執正不撓，懷貞不能奪之。俄轉好畤令，遷潤州司馬，所歷咸有聲績。開元初，三遷萬年縣令，賦役平允，不嚴而理。俄擢爲京兆尹，尋有詔令元紘疏決三輔。諸王公權要之家，皆緣渠立磑，以害水田，元紘令吏人一切毀之，百姓大獲其利。又歷工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十三年，戶部侍郎楊瑒、白知愼坐支度失所，皆出爲刺史。上令宰臣及公卿已下精擇堪爲戶部者，多有薦元紘者，將授以戶部尚書，時執政以其資淺，

未宜超授，加中大夫，拜戶部侍郎。元紘因條奏人間利害及時政得失以奏之，上大悅，因賜衣一副、絹二百匹。明年，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頃之，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清水男。元紘性清儉，既知政事，稍抑奔競之路，務進者頗憚之。時初廢京司職田，議者請於關輔置屯，以實倉廩。元紘建議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墾，發閑人以耕棄地，省餽運以實軍糧，於是乎有屯田，其爲益多矣。今百官所退職田，散在諸縣，不可聚也，百姓所有私田，皆力自耕墾，不可取也。若置屯田，即須公私相換，徵發丁夫，徵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置屯，古所未有，得不補失，或恐未可。」其議遂止。先是，左庶子吳兢舊任史官，撰《唐書》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其書未成，以丁憂罷職。至是，上疏請終其功，有詔特令就集賢院修成其書。及張說致仕，又令在家修史。元紘奏曰：「國史者，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褒貶，千載稱之，前賢所難，事匪容易。今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撰錄，遂令國之大典，散在數處。且太宗別置史館，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祕其事也。望勒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錄，則典冊有憑，舊章不墜矣。」從之，乃詔說及吳兢並就史館修撰。元紘在政事累年，不改第宅，僕馬弊劣，未曾改飾，所得封物，皆散之親族。右丞相宋璟嘗嘉歎之，每謂人曰：「李侍郎引宋遙之美才，黜劉晃之貪冒，貴爲國相，家無儲積。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也！」後與杜暹多所異同，情遂不叶，至有相執奏者，上不悅，由是罷知政事，出爲曹州刺史，以疾去官。久之，拜戶部尚書，仍聽致仕。二十一年疾瘳，起爲太子詹事，旬日而卒，贈太子少傅，謚曰文忠。

閭丘均

《**升庵詩話・閭邱均**》　成都閭邱均，在唐初與杜審言齊名。杜子美贈其孫閭邱師詩云：「鳳藏丹霄莫，龍去白水渾。」蓋稱均之文也。均亦曾至雲南，有《刺史王仁求碑文》、《襲王墓碑文》，皆均筆也。《襲墓碑》，洛陽賈餘絢書。予修《雲南志》，以均與餘絢入《流寓志》中。

《**臨水亭**》　《唐詩歸》卷四：「清朗悟心術」，鍾惺云：着此語，身分。「風爲青春好」，鍾惺云：說得有風情。

《**舊唐書・文苑傳中・陳子昂**》　子昂卒後，益州成都人閭丘均，亦以文章著稱。景龍中，爲安樂公主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而公主被誅，均坐貶爲循州司倉，卒。有集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閭丘均集》三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閭丘均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　《閭邱鈞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閭邱鈞集》二十卷。

《**初盛唐詩紀**》**卷五〇**　閭丘均【略】有集十卷。

邵炅

《**大唐新語・諧謔**》　玄宗初即位，邵景（炅）、蕭嵩、韋鏗，並以殿中昇殿行事。既而景、嵩俱加朝散，鏗獨不霑。景、嵩二人多鬚，對立於庭。鏗嘲之曰：「二雙鬍子着緋袍，一箇鬚多一鼻高。相對廳前揉早立，自言身品世間毛。」舉朝以爲歡笑。後睿宗御承天門，百僚備列，鏗忽風眩而倒。鏗既肥短，景意酬其前嘲，乃詠之曰：【略】時人無不諷詠。

《**朝野僉載**》**卷六**　開元四年，尚書考功院廳前一雙桐樹，忽然枯死。旬日，考功員外郎邵某卒。

《**太平廣記**》**卷二五五引《御史臺記**》　唐邵景（炅），安陽人，擢第授汾陰尉，累轉歙州司倉，遷至右臺監察考功員外。

鄭愔

論述

綜論

《**龍性堂詩話續集**》 唐人排律，初推沈、宋，而宋妙於沈者，以逸勝也。【略】武后時有鄭愔者，其人不必言，此體卻工，似爲杜公開山。

《**帶經堂詩話・紀載門六・破邪類**》 唐中宗時，羣臣多應制賦詩，如崔湜、鄭愔、宋之問輩，皆人頭畜鳴。張柬之等五王，皆死此三人之手。蓋將以擁戴武三思，危唐社稷，與宗楚客厥罪維均。乃鴟梟之音，亦溷風雅。每觀唐詩至此，未嘗不髮指也。

分論

《**侍宴長寧公主東莊應制**》《唐音癸籤・詁箋六》：《長寧公主東莊》詩：「公門襲漢環，主第稱秦玉。」主嫁弘農楊愼交，用先世太尉公事，今本環爲瓌，誤。

《**奉和幸上官昭容院獻詩四首**》二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十五莫知月，三千桃紀年」，工對。

又三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善頌。

《**銅雀妓**》 《韻語陽秋》卷一九：銅雀伎，古人賦詠多矣。鄭愔云：「舞餘依帳泣，歌罷向陵看。」【略】皆佳句也。

《**秋閨**》 《唐詩鏡》卷六：言之黯黯。《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三：首二破題。中四寫景，寓仳離之意。末二託「月」以自傷。

《**人日重宴大明宮恩賜綵縷人勝應制**》 《唐詩鏡》卷六：語亦清峙。五、六意境苦弱。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 《唐詩鏡》卷六：三、四步驟迴合，景色粲然在目。《唐詩評選》卷四：超忽入律，七言本調，可稱國色，亦有天香。《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一：一是幸，二是望春宮，皆朱城宮在城外也。三承一，四承二。五六是「春日」，命意選詞，亦濃亦淡。七、八頗得感恩圖報意。言不副實，惜哉！

《**奉和幸三會寺應制**》 《唐詩歸》卷四：「造書臣頡往」，鍾惺云：句法新。譚元春云：「臣頡」字，人不知用。「觀跡帝羲來」，鍾惺云：新而典。《唐詩鏡》卷六：意象密匝。

《**塞外三首**》一 《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七：「海暗雲無葉，山春雪作花」，警句。

又三 《唐詩解》卷四六：此奉使滯邊，傷秋暮也。言當陽烏南飛之夜，而陰山之寒已甚，彼漢家征戍，歲滯樓蘭而不返，疇能堪此寒苦耶！於是備述邊庭之景，因言居海外而歸書莫達，處天涯而旅鬢易凋，危苦極矣。況值此秋暮，而使事未已，其奈節旄將盡乎！《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知子卿奉使之忠，而品偏穢濁，言之不足定人也。

《**哭郎著作**》 《唐詩鏡》卷六：三、四是驚心語，實寫正自有味。

《**咏黃鸝兒**》 《唐詩解》卷二一：此以新鶯喻己之求仕也。言將飛之鶯，非借力於高風，不能遷木，以比求售之士，必假譽於左右，乃能登庸。宜其詔二張、媚三思也。詩言志，信哉！

《**桑條歌**》 《唐詩紀事・鄭愔》：唐永徽以來唱《桑條歌》云：桑條韋也，女時韋也。神龍時逆韋應之。愔作《桑條樂詞》十首以進，擢吏侍。

傳記

《**大唐新語・諛佞**》 鄭愔者，滄州人，來俊臣羅織文狀，皆愔草定。張易之兄弟薦爲殿中侍御史。易之敗，黜爲宜州司戶。既而歸。武三思用事，將害桓、敬等，愔揣知其情，求謁三思。三思見之，愔先哭甚哀，既而大笑。

三思怪問其故，對曰：「前哭甚哀者，弔大王國破家亡也。後大笑者，賀大王得愔也。柬之等五人，爲上所忌，日夜爲計，非剪除不足以快其意，大王豈不知之？今據將相之權，有過人之智，廢則天兵不血刃，易於反掌。今料大王之勢，孰與則天？大王不去五王，身有累卵之危，此愔所以寒心也。」三思大悅，引與登樓，謀陷五王而殺之，皆崔湜、鄭愔之謀也。累遷吏部侍郎，賣官爲務，後與譙王重福搆逆而死。

《**舊唐書・韋巨源傳**》時有驍衛將軍迦葉志忠、太常少卿鄭愔、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補闕趙延禧等，或相諷諭，或上表章，謬說符祥，朋黨取媚，識者嗟憤。

又《**五行志**》永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女時韋也》樂。及神龍中，韋后用事，鄭愔作《桑條歌》十篇上之。

又《**外戚傳・武崇訓**》長安中，尚安樂郡主。【略】（武）三思又令宰臣李嶠、蘇味道，詞人沈佺期、宋之問、徐彦伯、【略】鄭愔等賦《花燭行》以美之。

紀事

《**唐詩紀事・鄭愔**》愔，字文靖，年十七，進士擢第。神龍中爲中書舍人，與崔日用、趙履溫、李愧等託武三思，權熏炙中外，天下語曰：「崔、冉、鄭，亂時政。」（冉，祖雍也。）或曰：初附來俊臣，俊臣誅，附易之，易之誅，託韋庶人，後附譙王，卒被戮。

雜録

《**朝野僉載**》**卷四** 唐鄭愔曾罵選人爲癡漢，選人曰：「僕是吳癡，漢即是公。」愔令詠癡，吳人曰：「榆兒復榆婦，造屋兼造車。十七八九夜，還書復借書。」愔本姓鄭，改姓鄭，時人號爲「鄭鄭」。

又卷五 吏部侍郎鄭愔，初託附來俊臣。俊臣誅，即託張易之。易之被戮，託韋庶人。後附譙王，竟被斬。

郭利貞

《**上元**》《唐詩評選》卷三：如鶯初啼，如花未放，所謂一年春好處，正在此。

《**新唐書・蔣欽緒傳**》性孤潔自守，唯與賈曾、郭利貞相友云。

《**大唐新語・文章**》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遊戚屬，及下隸工賈，無不夜遊。車馬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惟中書侍郎蘇味道、吏部員外郎利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爲絕唱。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貞曰：「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熳唯愁曉，周旋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正可憐。鳩鵲樓前新月滿，鳳凰臺上寶燈燃。」文多不盡載。

賀朝

《**南山**》《唐詩歸》卷六：「巖巖石帆影，如得海風便」，鍾惺云：「石帆」已非眞矣，又從「石帆」上生出「海風」，便幻想，然貴不入魔。

《**孤興**》《唐詩歸》卷六：「玉顔晴移春」，鍾惺云：「晴」字着色。「江瑟語幽獨」，鍾惺云：情語入微。「再三情未申」，譚元春云：字字靈響。

《**舊唐書・文苑傳中・賀知章**》先是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

又《于休烈傳》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爲文詞之友，齊名一時。

《唐音癸籤・談叢五》賀朝、萬齊融。賀、萬，姓也。《舊唐書》以賀名朝萬，而分齊融爲姓名，誤。今從梁肅《越州開元寺碑》、李華《潤州鶴林寺碑》改正。

萬齊融

《贈別江頭》《唐詩歸》卷六：「東南飛鳥處，言是故鄉天」，譚元春云：妙在無指實。「計程頻破月，數別屢開年」，鍾惺云：入俗妙語！

《舊唐書・文苑傳中・賀知章》先是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略】齊融崑山令。

《唐詩紀事・萬齊融》梁肅作《越州開元寺僧曇一碑銘》云：「師與賀賓客知章、李北海邕、褚諫議庭誨、涇陽令萬齊融爲儒釋之遊，莫逆之友。」李華爲《潤州鶴林寺徑山大師碑銘》云：「菩薩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澣、故刑部尚書張均、故潤州刺史徐嶠、故涇陽令萬齊融，道流人望，莫盛於此」。以二銘觀之，齊融蓋開元以來江南樂道之士也。于休烈傳云：「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齊名。齊融止於崑山令，越州人也。」

邢巨

《舊唐書・文苑傳中・賀知章》先是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略】巨，監察御史。

《唐會要・制科舉》先天二年，【略】手筆俊拔超越流輩科，杜昱、張子漸、【略】邢巨及第。

趙冬曦

《陪燕公游湟湖上寺》《唐詩鏡》卷七：語氣清朗。

拓本《趙冬曦墓誌》府君諱冬曦，字仲慶（？），博陵鼓城人也。昔秦既滅趙，遷王族于隴外，遂居天水。及魏下曲陽，公崇實啓斯土，子孫家焉。五世祖諱達，高祖諱約，皆以秀才舉。曾祖諱協，祖諱寶苻，考諱不器，皆以進士擢。文雅之盛，奕世重暉，以至府君，克濟其美。清文麗藻，發自齠年，洪筆大名，振於弱冠。中復探玄象罔，精意老釋，脫落囂埃，周流山澤。道以攝心，蒙以養正，吐故納新，澄禪入定。成物造端，吟詠情性，而未嘗以世務爲心也。或曰：全其道，含其光，懷其寶，迷其邦，獨善乃可，用大則未也。由是始起，強爲著書，覈王政之得失，陳理體之終始，凡十七篇。景龍中，河南黜陟使盧懷慎覽而欽嘆，持表上聞，天子嘉爲虛己，詳問執政者，黨同妒異，遠賞文辭而已。奏以進士試，對策甲科。是歲，調集有司，即授校書郎，旌異等也。慈州刺史倪若水，舉文藻絕倫，對策上中第，除右拾遺，遷監察御史。以他事聯及，放于岳州。歲滿恩召，家艱停私。服闋，重拜本官，兼掌國史。轉殿中侍御史，集賢院學士，遷考功員外郎，中書舍人，大僕少卿。以親累，貶合州刺史，歷眉、濮、亳、許、宋等州刺史，弘農、滎陽、華陰等郡大（太）守。夫忠以爲心，奉上誠矣，正以行己，御下威矣。是以入侍一紀，出牧九邦，人無閒言，政有成績。復入爲國子祭酒。縱容朝請，樂天知命，泊如也。春秋七十有四，天寶九載二月丁亥薨背於西京善和里第。夫人隴西牛氏，父容，曹州長史。明詩習禮，立言邁德，恭修蘋藻，躬事組紃。春秋三十有二，開元六年岳州之還也，在路遇疾，七月癸巳薨背於襄州，以輔殯於州郭東郊。繼夫人同郡崔氏，父惟珍，莫州司功參軍，翟翟有光，閨門增奐，鴈鳩均養，姻族稱仁。春秋廿有九，開元廿年正月辛酉薨背於合州，亦以輔殯於西京南原。粵天寶十載四月甲申安厝於浮戲山之南麓，夫人牛氏、崔氏祔焉。合葬非古，取周公制焉，禮也。繼室同祔，

自潘尼始焉。禮中□有禮也。□死亡無日，匍匐墓次，銘而書之，永旌幽隧。其辭曰：於穆昭考，含和降生。罕人文囿，幽探道精。先翔後集，用晦而明。退不爲□，進殊近名。黜非吾辱，貴豈吾榮。能舒能卷，時止時行。德被人世，神遊太清。烏虖小子，銜恤煢煢。哀哀母氏，生我勞止。藐爾未識，孑然無恃。想望倚門，纏綿陟屺，實賴繼德，親人如己。風樹不停，永懷何已！大室巖巖天地中，左連浮戲□山雄。長崗蜿蟺且崇，前朝後從胥會同。天穴人謀啓壽宮，衆靈扶護始與終，永安窀穸引無窮。

《**新唐書・儒學傳下・趙冬曦**》　趙冬曦，定州鼓城人。進士擢第，歷左拾遺。神龍初，上書曰：「古律條目千餘。隋時姦臣侮法，著律曰：『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廢條目數百。自是輕重沿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使賈誼見之，慟哭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穽。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其以准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爲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當時稱是。開元初，遷監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還復官，與秘書少監賀知章、校書郎孫季良、大理評事咸廣業入集賢院脩撰。是時，將仕郎王嗣琳、四門助教范仙廈爲校勘，翰林供奉呂向、東方顒爲校理。未幾，冬曦知史官事，遷考功員外郎。踰年，與季良、廣業、知章、呂向皆爲直學士。冬曦俄遷中書舍人內供奉，以國子祭酒卒。冬曦性放達，不屑世事。

《**新唐書・藝文志四**》　《趙冬曦集》，卷亡。

又《**藝文志三**》　趙冬曦《王政》三卷，景龍二年上。

張敬忠

論述

《**邊詞**》　《唐詩絕句類選》卷二：人多說邊境之苦，而此詩想到長安，

思更深苦。《唐詩訓解》卷七：說得苦寒出。又曰：通篇皆模寫「春色遲」三字，以見邊地之苦寒。《唐詩歸》卷四：鍾惺云：祇叙時物，許多感情。《三百篇・草蟲》等詩之法也。譚元春云：風土詩。《唐詩鏡》卷七：自可斷腸。《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五一：周敬曰：彼此相形，專以意勝，說得出。《唐詩摘抄》卷四：情在景中，只一意，用「今」、「舊」二字，翻作兩層，只說邊地苦寒，而征人之不堪自見。《而庵說唐詩》卷十：此詩不用深巧，只將「春色遲」三字寫大意，而邊地之苦自見，尚不失盛唐步武。《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不須用意。《唐詩箋注》卷八：二月無楊，春深冰泮然，則尚何花事之可言。邊城苦寒，卻分兩層形容。首二句是先言氣候之異於長安。曰「舊來」，曰「即今」兩層，卻以上層托出下層。《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五：深情含蓄。《詩境淺說續編》：凡作邊詞者，每言塞外春遲，而各人詩筆不同。此詩言時已二月，而柳條未洩春光，迨長河冰解，長安已處處飛花，極言氣候之不齊，語頗質直。若王之渙詩：「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推爲絕調，傳遍旗亭。吳兆騫詩：「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爲《秋笳集》中第一。此二詩皆言絕域春寒，情詞並美，突過前人。然張詩自有初唐質樸之氣。

傳記

《**新唐書・張仁愿傳附張敬忠**》　張敬忠自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開元七年拜平盧節度使。

紀事

《**大唐新語・諧謔**》　王上客自負其才，意在前行員外。俄除膳部員外，既乖本志，頗懷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意嫌兵使，專心取考功。誰知腳蹭蹬，幾落省牆東。」膳部在省東北隅，故有此詠。

賈曾

論述

《奉和春日出苑矚目應令》　《唐詩訓解》卷五：起語典切。中二聯先用景，後用事。《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君子立言，與臣則依於忠，與子則依於孝，因事納勸，無微不到。如此詩，鼎鼎爲唐初人妙筆，須知幷不因其晴光草樹，佳氣樓臺，寶光燭天，金聲擲地也。直要曉得當時太子明明只是出苑游春，他卻斗地先於起句，侃侃寫作「問安迴」三字，只因此三字寫起在上，便自令他晴光草樹、佳氣樓臺等字，字字中間俱帶有當今皇帝，萬壽無疆氣色。此眞《三百篇》中雅頌之音，未易一二爲後來詩客道也。此五六，又寫尊師傅，集賢英。須知不是再勉太子，只圖引起自己留滯東周耳。唐人律詩，後解體如此。《唐詩解》卷三九：此召拜舍人時作。言太子于問寢之暇，乘春出遊，而時景之麗如此。當時侍從之臣，已有若商山四皓者，而太子求賢若渴，又徵鄴下之才用之，故我方留滯東周，而特賜詩以召，是以應令而來京師也。以我留滯之臣，而拔擢無遺，則太子之好士，又非漢魏儲王等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三：題本出苑，而起句先說問安，發端正大。《古唐詩合解》卷九：太子之命曰令，「矚目」，猶寓目也。又：前解寫太子出苑矚目，與賓客同遊。後解寫太子求賢，而臣獨嗟於留滯。「博望開」三字先伏後解之根矣。「銅龍」，太子門樓有銅龍。「曉闢」，早開此門去朝至尊。「問安迴」，問安，用文王朝王季事。問安已迴，開遊春之端。此句便有身分。「金輅」，乘此輅。「春遊」，始出苑。「博望開」，漢戾太子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以廣聞見，今亦猶是也。「渭水晴光」，於水光見晴明。「搖」，貼光字。「草樹」，草與樹俱搖蕩於波光。「終南佳氣」，於山氣見其佳。「入」，貼「氣」字。「樓臺」，樓與臺俱浸淫乎山氣，此山水俱出苑所矚目，而與賓客所同遊者。「招賢」，因太子招賢，轉出「臣獨留滯」二句。「已從」，已有人從太子。「商山老」，從太子者非平人，乃商山四老等也。商山四皓，從漢惠於東宮。「託乘」，託，付也，從太子之車者，出《楚辭》。「還徵」，「還」字與「已」字應，言已有人矣，還要徵求賢才也。「鄴下才」，鄴下乃曹操都，多文學，與太子曹丕遊。「臣在東周獨留滯」，《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獨」字正與「已從」、「還徵」合。「忻逢睿藻」，帝制作曰「睿藻」，是時太子賜詩於曾，召爲舍人，故云。「日邊來」，出《晉書》，言帝都也。《網師園唐詩箋注》卷十：（三、四句）闊壯。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中・賈曾》　賈曾，河南洛陽人也。【略】曾少知名。景雲中，爲吏部員外郎。玄宗在東宮，盛擇宮僚，拜曾爲太子舍人。時太子頻遣使訪召女樂，命宮臣就率更署閱樂，多奏女妓。曾啓諫。【略】太子手令答曰：「比嘗聞公正直，信亦不虛。寡人近日頗尋典籍，至於政化，偏所留心，女樂之徒，亦擬禁斷。公之所言，雅符本意。」俄特授曾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乃拜諫議大夫、知制誥。明年，有事於南郊，有司立議，唯祭昊天上帝，而不設皇地祇之位。曾奏議「請於南郊方丘，設皇地祇及從祀等坐，則禮惟稽古，義得緣情。」睿宗令宰相及禮官詳議，竟依曾所奏。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曾又固辭，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爲蘇賈。曾後坐事，貶洋州刺史。開元六年，玄宗念舊，特恩甄叙，繼歷慶、鄭等州刺史，入拜光祿少卿，遷禮部侍郎。十五年卒。

張九齡

論述

綜論

《大唐新語・文章》　（張）說曰：「【略】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

柳宗元《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略】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其亦甚矣。

司空圖《題柳柳州集後序》　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

顧陶《唐詩類選序》　爰有律體，祖尚清巧，以切語對爲工，以絕聲病爲能，則有沈、宋、燕公、九齡【略】之流，實繁其數，皆妙於新韻，播名當時，亦可謂守章句之範，不失其正者矣。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上・曲江集》　九齡風度蘊藉，幼善屬文，玄宗朝知制誥，雅爲帝知。爲相謇謇，有大臣節。及貶荆州，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徐堅論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柳宗元以九齡兼攻詩文，但不能究其極爾。

郝經《原古録序》　張九齡【略】則挺特瑰偉，神明博達，剛大諒直，閎肆尊顯，佐王經世，撥亂反正，以爲事業。

孫緒《無用閑談》　張九齡嘗語人曰：「學者須是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端湧若耶溪，量既幷包，文乃浩翰。」則孟之前，已有此説矣。

《四溟詩話》卷四　孔文谷曰：「【略】着色成文，吹氣從律，則燕公、曲江高矣，美矣，擅其宗矣。」

徐獻忠《唐詩品》　曲江藻思翩翩，體裁疏秀，深綜古意，通於遠調。上追漢魏而下開盛唐，雖風神稍劣而詞旨冲融，其源蓋出於古之平調曲也。自餘諸子，馳志高雅，則峭徑挺出，游泳時波，則蘼蕪莫剪，安能少望其風哉？近體諸作，綺密閒澹，復持格力，可謂備其衆美。雖與初唐作者駢肩而出，更後諸名家，亦皆丈人行也，而況節義相先，稱古之遺直者耶！

屠隆《唐詩類苑（卓明卿撰）序》　曲江方偉，其詩峭嚴。

《詩藪内編・近體上・五言》　初唐沈、宋外，蘇、李諸子，未見大篇。獨曲江諸作，含清拔於綺繪之中，寓神俊於莊嚴之内，如《度蒲關》、《登太行》、《和許給事》、《酬趙侍御》等作，同時燕、許稱大手，皆莫及也。

又《外編・宋》　七言律，壯者必麗，淡者必弱。唐孟襄陽、張曲江，【略】皆以淡爲宗，故力皆屈於七言。

《删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　曲江公詩雅正沉鬱，言多造道，體合風騷，五言直追漢魏深厚處。

《唐音癸籤・評彙一》　張曲江（九齡）五言以興寄爲主，而結體簡貴，選言清冷，如玉磬含風，晶盤盛露，故當於塵外置賞。

《唐詩鏡》卷八　張曲江五言古詩，秀骨清襟，言多衷愫，知其爲孤高之士，自開唐至此一人。

《詩源辯體》卷一四　張九齡五言古，平韻者多雜用律體。《感遇》十三首體雖近古，而辭多不達，去子昂遠甚。五言律才藻遠讓沈、宋，故入録者僅稱平淡。胡元瑞謂「子壽首創清淡之派」，非也。

周日燦《曲江張文獻公集元序》　公之相業，載在史冊者班班可考，不僅以其詩若文。即以文論，而詔誥之文典以則，奏對之文莊以肅，碑頌之文詳以贍，書答之文婉以摯，此則文之大概也。即以詩論，而郊廟之詩粹以穆，應制之詩宏以麗，賦詠之詩遠以澹，酬贈之詩深以篤，此則詩之大概也。

錢曦益《唐詩英華序》　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皆所謂初[illegible]

【略】曲江自荊州已後，同調諷詠，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

《詩辯坻》卷三　張子壽忠謇之士，陳詩諷主，動合典則，質直有餘，微傷雅致，不徒窘于邊幅也。

《戴酒園詩話又編・張九齡》　初唐人專務鋪叙，讀之常令人悶悶，惟閨闈、戎馬、山川、花鳥之辭，時有善者。求其雅人深致，實可興觀，惟陳拾遺、張曲江兩公耳。《感遇》詩世所共知，余尤喜其《答蔡毋學士》曰：「旬雨不愆期，由來自若時。爾無言郡政，吾豈欲天欺！」肯道此語，生平寧復作昧心事。又《與弟遊家園》曰：「善積家方慶，恩深國未酬。」豈徒媒利梯榮之念不入胸中，即托明哲以自全，亦豈其志哉！詩有廉頑立懦，起人于百世之下者，此類是也。

《圍爐詩話》卷二　張曲江五古勝于燕公。晚唐人詩之得理者，不下于曲江，而措詞太遠。

《小瀛草堂雜論詩》　張曲江（九齡）詩如銅鐵千年，古光秀出。

《劍溪説詩》卷上　曲江公詩雅正冲澹，可想見其風度。「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觀曲江公集，益歎老杜評泊之妙。

屈大均《嶺南倡和集序》　昔張曲江公爲有唐人物第一，詩亦冠絕。玄宗嘗稱爲文場元帥，謂朕終身師之，不能得其一二。而公爲人虛公樂善，往往推重詩人。爲荊州時，辟孟浩然置幕府，又嘗寄羅衣一事與太白，故太白有答公寄羅衣及五月五日見贈詩。而王摩詰有「悵望深荆門，終身思舊恩」之句，浩然則有《陪公遊讌》諸篇。三子者，皆唐詩人之傑，他公卿鮮知羅致，獨公至誠悦服，與之交好。嗟夫！唐之興亡，大抵繫於詩人。少陵云：「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蓋謂曲江公也。若夫太白者，以身救汾陽，使汾陽奮起行間，大成再造之業。曲江之知太白，以太白能知汾陽，而不徒以其詩之美。噫嘻，豈非詩人之盛事乎哉！張紫閣先生觀察嶺南，下車即枉駕沙亭，訪予三閭書院。公生長關中曲江之上，門生屬吏亦往往稱曲江公。若廣州，則公之荆州也。【略】粤詩自曲江、白沙以來，於今爲盛。曲江以人，白沙以天。

《帶經堂詩話・綜論門一・品藻類》　嘗戲論唐人詩，【略】張九齡典午名士語。

《唐詩觀瀾集》卷八《奉和早登太行山》　曲江長律，鳴鸞佩瓊，萬象咳吐，與明皇詩賡歌倡答，如律呂之相應，可謂一德一心。

又卷二一　詠物之作本六義，賦體兼以比興，【略】唐初太宗尤多此體，臣下效之，至開、寶極盛。然爲此體者，每患搪典敷詞，儷同類對，而眞氣不屬，貽譏刻楮。至張曲江始含神託諷，意味深長。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　唐初五言古，漸趨於律，風格未遒。陳正字起衰而詩品始正，張曲江繼續而詩品乃醇。

《説詩晬語》卷上　隋煬帝艷情篇什，同符后主，而邊塞諸作，鏗然獨異，剗極將復之候也。楊素幽思健筆，詞氣清蒼，後此射洪陳子昂、曲江張九齡，起衰中立，此爲勝、廣云。

又　唐顯慶、龍朔間，承陳、隋之遺，幾無五言古詩矣。陳伯玉力掃俳優，仰追曩哲，讀《感遇》等章，何啻黄初、正始間也？張曲江、李供奉繼起，風裁各異，原本阮公。唐體中能復古者，以三家爲最。

又　長律所尚，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切，段落分明，而其要在開闔相生，不露鋪叙轉折過接之迹，使語排而忘其爲排，斯能事矣。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江，並皆佳妙。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二・曲江集》　九齡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稱開元賢相。而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許諸人下。《新唐書・文藝傳》載徐堅之言，謂其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今觀其《感遇》諸作，神味超軼，可與陳子昂方駕。文筆宏博典實，有垂紳正笏氣象，亦具見大雅之遺。堅局於當時風氣，以富艷求之，不足以爲定論。至所撰制草，明白切當，多得王言之體。本傳稱爲祕書少監時，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命九齡爲之。被詔輒成，因遷工部侍郎知制誥。今檢集中，有《渤海王大武藝書》，當即其時所作。而其他詔命，亦多可與史傳相參考。如集中有《敕奚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歸誠王李歸國書》，而核之《唐書・外國傳》，所載奚事，自開元以後，僅有李大酺、魯蘇、李詩延、寵婆固諸酋長名，而不及歸國，知記載有所脱漏，是尤可以補史之闕矣。

《石洲詩話》卷一　曲江公委婉深秀，遠出燕、許諸公之上，阮、陳而後，實推一人，不得以初唐論。

又　明順德薛岡生序南海陳喬生詩，謂「粤中自孫典籍以降，代有哲匠，未改曲江流風，庶幾才術化爲性情，無愧作者」。然有明一代，嶺南作者雖

衆，而性情才氣，自成一格，謂其仰企曲江則可，謂曲江僅開粵中流風則不然也。曲江在唐初，渾然復古，不得以方隅論。

又　自初唐至開、寶諸公，非無古調。但諸家既自爲體段，而紹古之作，遂特自成家，如射洪、曲江是也。

又卷四　唐詩妙境在虛處，宋詩妙境在實處。初唐之高者，如陳射洪、張曲江，皆開啓盛唐者也。

《靜居緒言》　張燕公謂「曲江詩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微狹邊幅」，意似有不足。然曲江爲伯玉之殿，時輩不足當其毫末。少陵云：「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自成一家則，未缺隻字警。」要爲定論。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　張曲江襟情高邁，有遺世獨立之意，《感遇》諸詩，與子昂稱岱、華矣。

《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三　輕幽別趣，曲江本色。

《石園詩話》卷一　張曲江《登郡城南樓》，【略】《登高安南樓言懷》，【略】《臨泛東湖》，【略】《詠燕》，【略】審用舍，明進退，是何等懷抱？何等識力？彼「良金美玉，無施不可」者，未知有此種議論否？

《昭昧詹言》卷一　張曲江以風雅之道，興寄爲上，故一篇一咏，莫非興寄，此意是矣。然僻者爲之，則又入於空泛，捕風捉影，似是而非。夫六義，風、雅、頌、賦、比、興兼之，奈何獨主風與興二端乎？大約天下義理及古今載籍文字，惟變所適，無所不備，但用各有當耳。不能觀其會通，而偏提一端，即爲病痛。知味者鮮，所以末流多歧也。

《詩比興箋》卷三　曲江以姚、宋之相業，兼燕、許之文章，詩人遭遇，於斯爲盛。所謂不平之鳴，有託之作，宜若無有焉。此《雜詩》、《感遇》諸篇，所以櫝重千秋，珠還合浦也。今觀集中自應制、酬酢諸什外，類皆去國以後，澤畔之行吟，湘纍之忠愛。特以象超聲色之表，神出古異之餘，有德之言，知味者希焉。故知金鑑之錄，蚤賡明良，羽扇之賦，晚託騷怨。螮蛴十里之聲，鴟鴞三年之訴，《詩》三百篇，洵仁聖賢人發憤之所爲作矣。要之，射洪嗣響阮公，振李、杜之先聲；曲江淵源彭澤，啓王、韋之雅操。先正明清，端推二妙。至於意匠心聲，導情輔性，則必以尚論逆志爲其歸。

《白華山人詩説》卷一　初唐五古，始張曲江、陳伯玉二家。【略】曲江詩包孕深厚，發舒神變，學古而古爲我用，毫不爲古所拘。

又　赤堇氏云：「讀張曲江詩，要在字句外追其神味。」又云：「曲江詩若蜘蛛之放游絲，一氣傾吐，隨風卷舒，自然成態。初視之若絕不經營，再三讀之，仍若絕不經營。天工言化，其庶幾乎？」

《峴傭説詩》　唐初五言古，猶沿六朝綺靡之習，唯陳子昂、張九齡直接漢魏，骨峻神竦，思深力遒，復古之功大矣。

《藝概・詩概》　唐初四子沿陳、隋之舊，故雖才力迥絕，不免致人異議。陳射洪、張曲江獨能超出一格，爲李、杜開先。人文所肇，豈天運使然耶？

《越縵堂讀書記・文學・詩文別集》　（陳子昂）《感遇》二十四首，章法雜糅，詞煩意複，尤多拙率之病。緣其中無所見，理解不足，徒以氣體，稍近漢、魏。旋得張曲江起而和之，唐音由此而振，遂爲後之論詩家正宗者所不能廢。

王闓運《湘綺樓論唐詩》　陳子昂、張九齡，以公幹之體，自攄懷抱，李白所宗也。

又　陳、張《感遇》諸作，用單筆而運以理境，乃學嗣宗《詠懷》。所不及者，於開合處見之。其極勁作者，似公幹《泛東流水》三詩耳。

《三唐詩品》卷一　其源出於鮑明遠、江文通，次叙連章，見鋪排之迹。《感遇》諸篇，猶爲高調。情詞芬惻，清亮音多，骨格未及拾遺，每以豐傑傷幹。至如漢上游女，遙嶺古馨，清江白雲，蔚發明秀，哀梨爽口，不必與橄欖同功，若斯之類，亦其獨至也。

《詩學淵源》卷八　九齡與子昂當初盛之際，承徐、庾之後，時方以綺麗相尚，二子獨以復古自任，横制頹波，始歸雅正，李、杜以下，咸推宗之。其古詩出入漢魏兩晉，雖時有變化，而機杼不異。子昂《感遇》三十首全祖嗣宗，九齡十二首情契屈子，傷時憂國，借物喻懷，風人之旨，復肇於斯。洗綺靡之餘習，開盛唐之先路，渾雅高古，陳隋以還，惟兹二人而已。

分論

《登郡城南樓》　《載酒園詩話・謝榛詩家直説》：張九齡「謬忝爲邦寄，多慙理人術」，不如韋應物「邑有流亡愧俸錢」。信如所云，詩只作一句耶？

文人得心應手，偶爾寫懷，簡者非縮兩句爲一句，煩者非演一句爲兩句也。承接處各有氣脈，一篇自有大旨，那得如此苛斷！

《歲初巡屬縣登高安南樓言懷》　《唐詩歸》卷五：鍾惺云：唐人五言古，惟張曲江有漢魏意脈。不使人摸索其字形音響，而遽知其爲漢魏，我以爲眞漢魏也。「江氣偏宜早，林英粲已繁。餘滋含宿霽，衆妍在朝暾」，鍾惺云：精於寫景，說得有元氣。「春及但生思」，鍾惺云：五字中有許多物事。「時哉無與言」，鍾惺云：遠。譚元春云：此處肯住便是陶詩。「不才叨過舉」以下八句，鍾惺云：多此一番作官盡職話頭，必不得已，寧說在前。作結拖沓，甚礙詩氣。《唐詩鏡》卷八：端然雅韻。《唐詩評選》卷二：佳句如積，而秀雅之度不喪，乃所貴於長篇。看他「日盡有餘意」、「春及但生思」二暗轉，赤鯉乘薄霧即與飛去，視弱魚聞鳴榔，驚竄入火，度越遠矣。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子壽專於學古，與陳伯玉自創一派者不同。又：以空澹得遠意。

《秋晚登樓望南江人始興郡路》　《唐詩歸》卷五：鍾惺云：命題不肯不古。「潦收沙衍出」，鍾惺云：五字寫盡秋晚。「滔滔不自辨」，譚元春云：五字深。《唐詩鏡》卷八：淘鍊欲輕，遂令風骨不見。

《登古陽雲臺》　《唐詩歸》卷五：「色荒神女至」，鍾惺云：五字單翻宋玉《高唐》案，敗盡風流文士之興！譚元春云：至理確論，提醒夢中愚人。《詩比興箋》卷三：此與下《樊妃墓》篇，皆在荆州一時所作。蓋慨武惠妃之詞也。公拒武惠妃傾東宮援壽王之謀，而林甫潛輸諛媚。於是內外萋斐，遂不安位而去。故首云：「駕言遣憂思，乘興求相似。」明寄託也。「方此全盛時，豈無嬋娟子。」思得賢淑以佐其君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方此全盛時，豈無嬋娟子！色荒神女至，魂蕩宮觀啓」，正論。

《郡舍南有園畦雜樹聊以永日》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卻步園畦裏，追吾野逸心」，質直無裝點，自然老到。又：必須用字面點染。

《臨泛東湖》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理語不迂。

《晨坐齋中偶而成咏》　《唐詩鏡》卷八：有小謝風味。《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寒露潔秋空，遙山紛在矚」，起勢振拔。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字密氣疏，亦唐人獨勝。

《咏史》　《詩比興箋》卷三：此章專刺林甫之媚嫉也。首六句言其變亂白黑，以似是而非之言眩惑主聽也。《史記》：范睢從王稽入秦，道遇穰侯，乃匿車中。既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而見事遲，嚮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此必悔之。」於是下車走。行十餘步，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范睢後說昭王，卒逐穰侯而奪其相位。此以喻己之見事遲，而爲林甫之陰揣所陷也。蘇生，蘇秦也。滄溟無所不納，小水不容魚鼈，喻君子以大度受欺。小人苛察，不容一物，睚眦不合，則陰擠死排，終身仇之而後已。欲望以古人釋憾用賢之風，豈可得哉。

《龍門旬宴得月字韵》　《唐詩歸》卷五：「花迎妙妓至，鳥避仙舟發」，鍾惺云：曲江方正，作此情艷語，正是方正人眞處，與假人不同。

《雜詩五首》　《詩比興箋》卷三：前十二章（按：指《感遇十二首》）愛君戀國之思，此五章守正疾邪之志。

又一　《唐詩鏡》卷八：睠睠無已。沈德潛《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喻小人在朝，而君子應善藏也。《昭昧詹言》卷七：收句言賢者在下。《詩比興箋》卷三：自言其守道自愚也。曰「亦胡爲」，曰「不自覆」，曰「欲何施」，曰「地復迴」，曰「風屢吹」，曰「安得知」，皆自憫自怪之詞。《楚辭》：「不撫壯而棄穢兮，胡不改乎此度。予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學劉公幹。

又二　《昭昧詹言》卷七：起句言附驥。「寒暑」句亦謂人摧之。「悠悠」句忽轉入正意自廣。世無孔、孟，吾何從！《詩比興箋》卷三：前四語況他人，後四語自述。小人之託於人主，猶蘿蔦之託於高林。盤據深固，惟恐受侵。彼蓋懲蘭蕙之易摧，故甘從葵藿之苟全也。雖然，寒暑回薄，無往不復。大威將至，不可以爲巧。何如守正順命者之無往不復哉！公嘗獻《白羽賦》云：「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云：「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又三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欲以精誠達君而無路可通也。二章皆比體。《昭昧詹言》卷七：不遇將空懷抱，言之不信。《詩比興箋》卷三：《文選》注引《韓詩內傳》云：「飢者歌食，勞者歌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洛神賦》：「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以通辭。」

又四　《詩比興箋》卷三：鮑照《贈故人詩》曰：「雙劍將離別，先在匣中鳴。烟雨交將夕，從此遂分形。雌沉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

楚關有崇扃。一爲天地別，豈直恨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幷。」章末用此。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輕妙。

又五　《詩比興箋》卷三：此與首章同旨。「木直石堅」四句，即所謂儒生何固窮也。「纖纖良田草」四句，即所謂道家貴至柔也。「物類」二句，言物各有本性，誰能邪曲以通他人之情乎？「生性」二句，言受命苟不得天，縱有馨香，亦何能中人之意也！（古人香臭通用，《易》曰「其臭如蘭」是也。中，猶中程之中。）此詩正言若反，公有《在郡秋懷》詩云：「蘭艾苟不分，安用馨香爲。」又《登荆州城樓》詩云：「直似王陵戇，非如寧武愚。」皆同斯旨。

《感遇十二首》　《批選唐詩》卷一：托興婉切，曠達可風。《古詩歸》卷七：鍾惺云：予嘗謂陳子昂、張九齡《感遇》詩格韻興味有遠出《詠懷》上者，此語不可告千古瞶人，請即質之阮公。《唐詩歸》卷五：鍾惺云：感遇詩，正字氣運蘊含，曲江精神秀出。正字深奇，曲江淹密，各有至處，皆出前人之上。蓋五言古詩之本源，唐人先用全力付之，而諸體從此分焉。彼謂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本之則無。不知更以何者而看唐人諸體也？《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周珽曰：曲江《感遇》諸詩，言言歷落，字字玄微，《十九首》之後無此陸離精致。《唐風定》卷一上：透骨語出之和平。《薑齋詩話》卷下：《大雅》中理語造極精微，除是周公道得，漢以下無人能嗣其響。陳正字、張曲江始倡《感遇》之作，雖所詣不深，而本地風光，駘宕人性情，以引名教之樂者，風雅源流，於斯不昧矣。朱子和陳、張之作，亦曠世而一遇。《詩筏》：若張曲江《感遇》，則語語本色，絕無門面矣，而一種孤勁秀澹之致，對之令人意消。蓋詩品也，而人品係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感遇》詩，正字古奥，曲江蘊藉，本原同出嗣宗，而精神面目各別，所以千古。《詩比興箋》卷三：此及《雜詩》、《詠史》等篇，皆罷相謫荆州長史後作也。本傳稱其以直道見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在郡數載，益修忠悃。又徐浩作碑銘，稱其「學究精義，文參微旨，或有興託，或有諷諫，後之作者所鑽仰焉。」知此者可與讀《感遇》諸詩。《養一齋詩話》卷一：唐之復古者，始於張曲江，大於李太白，子昂與曲江先後不遠。子昂《感遇》之詩，按之無實理，曲江《感遇》之詩，皆性情之中也。安得以復古之功歸子昂哉！《藝概・詩概》：曲江之《感遇》出於《騷》，射洪之《感遇》出於《莊》，纏綿超曠，各有獨至。

又一　《唐音癸籤・詁箋五》：張九齡詩：「蘭蕊春威蕤，桂花秋皎潔。」段成式云：桂花三月生，黄而不白。曲江云「桂花秋皎潔」，妄矣。按圖經：桂有三種，菌桂、牡桂及單名桂。賓、宜、韶、欽諸州，種類亦各不同。有三月、四月生花，全類茱萸者。亦有八、九月生花者，今東南桂皆然。其花色黄白之外，亦有丹者。成式安得據所見，遂謂曲江爲妄乎！《唐詩歸》卷五：譚元春云：冰鐵老人見透世故，乃有此感。鍾惺云：平平至理，非透悟不能寫出。《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周敬曰：曲江公詩雅正沉鬱，言多造道，體合風騷，五古直追漢魏深厚處。《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想見君子立品，即昌黎「不采而佩，于蘭何傷」意。《古唐詩合解》卷一：此寄志幽棲，無用世之意也。言蘭葉則盛于春，桂花則榮于秋，物性順時。欣欣自有生意，彼何求于人，亦自爾爲佳節耳。安所望于林棲者之聞風而相悦乎？故知草木亦有本心，不以無人而不芳。美人即不折取，未嘗不高其佳節也。楚辭多以美人比君，「坐」字内有一種高貴意。《昭昧詹言》卷七：言物各有時，人能識此意，則安命樂天。興而比收，所謂「運命唯所遇」。《詩比興箋》卷三：君子自修之初志也。《楚辭》：「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予情其信芳。」韓愈《猗蘭操》：「不采而佩，於蘭何傷。」士不爲遇主而修行，故亦不因捐廢而隕穫。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有萬物得所之意。

又二　《唐詩歸》卷五：譚元春云：古甚！秀甚！「持此謝高鳥，因之傳遠情」，鍾惺云：正所謂獨居深念。《唐詩解》卷一：此曲江罷相之後，心不忘君而作也。言我罷官而歸齋居獨宿，洗清積慮者，正欲持此心以謝高鳥，使之傳情于君，然終不能達也，則我日夕所懷特空意耳。彼世人誰能感此至精乎？況飛沉之理，本是隔絕，未有處幽隱而能納忠于君者，則此心雖惓惓，而終無以慰吾之誠也。高鳥傳情，本非實事，蓋託言以見思君之切耳。《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與前《雜詩》第二首意同，託言見思君之誠也。《古唐詩合解》卷一：此寫思君之情也。曲江罷相而歸，獨卧林下，居然爲幽人矣。因將積滯之慮，一洗孤清，欲持此心，因高鳥而傳情于君。又恐不達，則旦夕但懷空意，人誰感我之精誠乎？彼飛者沉者，理自相隔。幽居朝廟，勢不相侔。我既無由傳情于君，又從何而慰我思君之誠乎？又：鍾伯敬曰：

《感遇詩》，正字氣韻蘊含，曲江精神秀出。正字深奇，曲江淹密。各有至處，皆出前人之上。《昭昧詹言》卷七：湛思至道，以謝盛名之人，彼豈知吾。然此本不謀，何能望彼知，以慰吾心。起四句賦。「持此謝高鳥」，賢達者也。《詩比興箋》卷三：「幽林歸獨卧」，謂郡齋閒居之時。下篇屢有「懷鄉」「思歸」語，知此時未還里也。洗慮孤清，明臣心如止水。持謝高鳥，寄媒勞於鳩皇。此意終虛，精感誰應。飛者詎知沉者之情，何以自慰哉！「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此之謂也。

又三　《唐詩歸》卷五：「吾心安得知」，鍾惺云：亦可住。《唐詩解》卷一：此刺羣小得志也。言魚必趨淵，鳥必擇木，其常性也。今蜉蝣之羽而亦鼓鼓，何哉？以比人情雖樂歸朝廷，而小人不當，妨賢者路。因言物生必化，我之感歎蜉蝣奚爲若此！蓋非以爾之命促而興嗟，爲爾沉溺浮榮，醉生夢死，使本來之理日就微滅，而不自知耳。夫以滅絕神理之人，而使之執政，時事可知矣。故我徒爲楊朱之泣路，而終無補于朝廷也。《昭昧詹言》卷七：起二句，以喻樂道。「嗟爾蜉蝣羽」，指逐世味者。「有生」句承「何爲」言。收言利與善之閒也。《詩比興箋》卷三：君子小人，取舍異趨。物各有性，不可強焉。魚游鳥棲，各適高深之樂，蜉蝣旦夕，曾無寧息之時。孰非大造之化生，胡爲感氣之殊絕。吾安知神理之所由哉！公與林甫、仙客，其始相背異趨，後遂好惡殊性。「朱泣路歧」，非以此乎。

又四　《批點唐音》卷一五：微露氣骨。《唐詩訓解》卷一：君子恬退，自與據位者異。《唐詩鏡》卷八：氣格稜稜，初唐絕色。《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唐汝詢曰：筋骨雖露，典重可法。楊慎曰：佳處與子昂敵。《唐詩評選》卷二：「矯矯」下六句皆代鴻言，「美服」二句反賦作比，層折雖多，終不贅下論斷語。詩惟能淨，斯以入化。《唐詩選勝直解・五言古詩》：通篇皆以鴻自比。言孤鴻水鳥自海上而來，顧池潢而不敢下，但邪視雙翠鳥，巢於三珠樹，得其所矣。然高踞於珍木之頂，得無有挾金丸而彈之者乎？誠危之也。試看鮮美之服，每爲人指。高明之家，神瞰其室。今惟與人無爭，高蹈遠引，遊冥冥之中，彼弋者雖有網羅，能張之耶！蓋以李林甫、牛仙客比雙鳥，居高位而忘危也。《唐詩解》卷一：此託爲孤鴻之詞自比也。言鴻自海上而來，畏池潢而不敢顧，此時已見雙翠鳥巢於三珠樹矣，蓋指林甫、仙客據三公位也。因言此木之巔，衆所屬目，其能免于彈射乎！彼服之美者，尚憂爲人所指，而高明則逼近神惡，況此珠樹而可爭棲乎哉！我惟遊于冥冥之中，使弋人無慕而已。蓋言恬于隱退，無爭于朝，彼二人者，又曷爲而忌我哉！此與《海燕》之詩同意。《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本揚子語。篡，取也。改篡爲慕，應曲江始。「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千秋炯戒。《古唐詩合解》卷一：是時牛李在朝，九齡罷相，故託爲孤鴻之詞以自比。言鴻志高舉，孤飛無侶，自海上而來，過池潢而不敢顧，畏之也。潢，積水池也。側見，不忍正視也。雙翠鳥巢于珠樹，比二小人踞美位，指李林甫牛仙客也。翠鳥產南粵，三珠樹在厭火國北，生赤水上，其樹如柏，葉皆爲珠，此珍奇之木，而翠鳥棲于其巔，能無懼金丸彈射乎？彼美服者，尚憂人指，高明之處，逼近神惡，是高而必危，理之自然。我如鴻飛遊于冥漠之中，則弋人何所慕而取我，以比見機恬退，不爲奸人所忌，庶可自全也。《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釋者以「慕」字爲「篡」字之訛，竊謂竟作「慕」字於義較順，豈必其藍本《法言》耶！《小清華園詩談》卷上：何謂語要含蓄，義要分明？曰：張曲江（九齡）之「孤鴻海上來【略】」是也。《昭昧詹言》卷七：比而賦。《詩比興箋》卷三：公被謫後有《詠燕詩》云：「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即此旨也。「孤鴻」，自喻。「雙翠鳥」，喻林甫、仙客。患得則營珠樹之巢，患失則懷金丸之懼。顧忌愈多，用心良苦矣。千人所指，無病而死。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我苟無所戀，何患人圖哉！揚雄《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篡，取也。《後漢書・逸民傳》注：「宋衷曰：篡，一作慕。」又《法言》注云：「篡，故書作『慕』。」

又五　《唐詩歸》卷五：「衾枕即鄉縣」，鍾惺云：一劫黃粱，五字道盡。《昭昧詹言》卷七：「化蝶」二句，冥契無待。《詩比興箋》卷三：身在江湖之上，神游魏闕之下。孰謂君門萬里，不邇若咫尺哉！「形骸非我親」，身非己有也。「衾枕即鄉縣」，寢食不忘也。實因殉國之忠，幾忘是身是蝶。豈有寵利之慕，臨淵羨魚哉！譬聞海上仙山，不覺神變，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矣。

又六　《唐詩歸》卷五：譚元春云：悠然！穆然！「衆情累外物，恕己忘內修」，鍾惺云：道盡病痛。《唐詩評選》卷二：情理各至，文以不窮。又：末二句說歸己身上去，則凌雜無賓主，不但褊淺。又：漢光武稱其臣善于恕

己，朱子力辨其不識好惡，乃曲江已先之矣，孰謂唐人不知道？《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衆情累物外，恕己忘內脩。」學道人每坐此病。《昭昧詹言》卷七：「燕雀感昏旦」，言衆庶。《詩比興箋》卷三：歎時無遠慮，必有近憂也。燕雀所知者，旦夕朋侶之情。鴻鵠遠志者，豈徒稻粱之謂。在上不知微賤之疾苦，則嫠緯益廑王室之殷憂矣。所以然者，衆人累於外役，則利令智昏，哲士中無私係，則情恆遠照也。

又七　《唐詩歸》卷五：鍾惺云：感慨蘊藉，妙於立言。譚元春云：就小物說大道理，古人往往如此。「此木豈無陰」，鍾惺云：言外不盡。《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衆人不知，徒取目前之色，足以悅人而已。《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徒言樹桃李，此木豈無陰」，愚者昧所趍，託言之可傷。《昭昧詹言》卷七：本屈子、鮑照。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不爲風氣所移，自是大臣。又：傷任用之不專也。

又九　《唐詩歸》卷五：鍾惺云：擬《古詩十九首》，若如此作，便妙合無痕。陸機諸人那得有此。《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周珽曰：思沉湛而調清和，正始之音。《昭昧詹言》卷七：收二句，黃、農之思。

又一〇　《唐詩鏡》卷八：仿佛阮公體。《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一：周珽曰：名言深識，微參世變，不僅作長鯨怒鯢貌。《唐詩評選》：一氣但在情上託筆，翔折不離。俗筆爲之，必於「漢上有遊女」下作數句妝點。又：題是《感遇》，以此詩爲思君者，大妄。不能令俗眼迷其所云，不可作古詩，尤不可作《感遇》詩。《唐詩解》卷一：此亦思君而作也。明皇晚年荒於遊宴，故以漢女爲比，因傷己爲逐臣而不得親也。於是欲寄書于飛鳥，又恐其杳冥不見，徒耿耿懷思耳。復以幽蘭比己之芳潔，而惜年歲之晚暮，欲就白雲以歸卧，則又不能恝然忘君，所以太息流連而不能自已也。嗚呼，曲江可謂忠矣！三黜而惓惓焉，其風騷之遺韻邪！《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言欲就白雲歸卧，則又不能恝然於君，所以長太息也。首句游女指君，猶《楚辭・思美人》意。《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白雲在南山，日暮長太息」，有不能恝然歸隱意。《昭昧詹言》卷七：「冥冥愁不見」句，申言前旨，不見而將老死。《詩比興箋》卷三：二章（指其九、其十）皆臨風懷蹇修之旨。公嘗有詩序云：「忝官二十年，盡在內職。及任爲郡，常積戀。」因賦詩曰：「江流去朝宗，晝夜茲不舍。仲尼在川上，子牟存闕下。聖達有由然，孰是無心者。愛禮誰爲羊，戀主吾猶馬。感初時不載，思奮翼無假。閑宇常自閉，沈心何用寫。攬衣步前庭，登陣臨曠野。白水生迢遞，清風寄瀟灑。願言采芳澤，終朝不盈把。」以賦證比，忠愛宛然。

又一一　《唐詩歸》卷五：「但欲附高鳥，安敢攀飛龍」，譚元春云：安卑語正合風雅。「歸來扣寂寞」，譚元春云：「扣寂」與「憩寂」皆妙，一以內，一以外。鍾惺云：子昂詩「幽居觀元化」等意皆藏「扣寂寞」三字中。《唐詩鏡》卷八：言之慨然。《唐詩評選》卷二：古無其微致，唐無其和婉，知道人作詩自（原缺）目既不覩矣，而必憑之，豈非眞有所得？釋氏「言語道斷，心行路絕」之言，徒孟浪爾。《昭昧詹言》卷七：收句終然思之。《詩比興箋》卷三：此與前第二章同旨，而意更切。願附高鳥，遺飛音於天門，豈敢攀龍，希光寵於雲路。君子行道，非求位也。《楚辭》：「命靈氛爲予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即「人願天豈從」之謂也。

又一二　《詩比興箋》卷三：末乃絕望而自寬之詞。昔日芳蕤，曾棲朝鳳。今茲寒木，徒悲暮蟬。運謝既然，人事亦爾。言念及此，尚望桑榆之收，其可待乎？已矣往矣，非吾事矣。可以赴吾遐舉之夙期矣。不然，何以渺渺天涯，遲遲軒車，至今曾不我顧哉！子輿出晝，尼山望魯，千載此情，彷彿遇之。

《彭蠡湖上》　《唐詩歸》卷五：譚元春云：漢魏深厚處，其力乃能到此。「一水雲際飛」，鍾惺云：寫盡幻遠，若俗筆則曰「一雲水際飛」矣。「且知皆自然，高下無相恤」，鍾惺云：二語深廣有至理。極奇莫如造化，妙在皆出自然，使人相習。不然，即日月風霆，聞且見者皆驚怪反走矣。《唐詩評選》卷二：雅。又：「一水雲際飛」，寫瀑布已至。下篇（指《入廬山仰觀瀑布水》）雖工，反不逮此五字結句，方是詩家名理。

《入廬山仰望瀑布水》　《唐詩歸》卷五：譚元春云：清景相逼，心目恍惚，不知其故。自然有參合玄冥之妙。「不知幾時歲，但見無昏曉」，鍾惺云：不是廬山瀑布，不須用此等許大關係語。《唐詩評選》卷二：瀑布詩刻畫極易入俗，夫安得此良善。又：「昔聞」以下六句，引勢命意，俱有雅量。五言古詩之必其量，七言歌行之必其氣，非是則必不貴也。《唐詩解》卷三二：泉自天半而落，飛灑乎雜樹重雲之間，狀若虹霓，聲若風雨，眞奇觀也。豈非山靈之秀、空水混合之處乎！

《郢城西北有大古冢數十觀其封域多是楚時諸王而年代久遠不復可識唯直西有樊妃冢因後人爲植松柏故行路盡知之》《唐詩歸》卷五：鍾惺云：可見作人要好。「萍藻生南澗」以下八句，鍾惺云：叙事轉折，筆有力。「先王亦莫尋」，鍾惺云：着此五字始妙。《詩比興箋》卷三：上章末云：「蔓草今如積，朝雲爲誰起？」此章云：「惟傳賢媛隴，猶結後人心。」彼此相形，知爲一時感事所作。《列女傳》：「楚莊王好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聽朝罷晏，姬問其故，王曰：『與賢臣虞邱子語也。』姬笑曰：『虞邱子相楚十一年，未嘗進賢退不肖，可以爲賢乎？』於是虞邱子進孫叔敖，三年而楚霸。」《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此詩蓋感武惠妃之事。不然，荆楚古蹟如林，何獨寄慨樊姬耶？

《荆州作二首》一《唐詩歸》卷五：譚元春云：此詩以虛字虛句，乃能造古。鍾惺云：氣樸而健。「先達志其大，求意不約文」，鍾惺云：大力頭。「微誠夙所尚，細故不足云」，譚元春云：無沾滯。

《在郡秋懷二首》一《唐詩鏡》卷八：懷抱、風骨俱佳。《詩比興箋》卷三：公有《荆州作》一首云：「進士苟非黨，免相安得羣。衆口金可鑠，孤心絲共棼。」即此「身退毀亦隨」之旨也。公薦周子諒爲御史，子諒劾牛仙客，語援讖書被罪，公亦坐貶。故《荆州詩》云云。蓋當時以此毀公。王閻運手批《唐詩選》卷一：（末二句）言人不能分蘭艾，以不能辨馨香也。

又二《詩比興箋》卷三：《荆州作》次首云：「胡爲復惕息，傷鳥畏虛彈。」即此「恐致寇」、「如臨深」之旨也。此二章本無煩箋解，取之以見公去位守郡後心事。亦以賦證比耳。

《叙懷二首》一《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言志同不妨道路各異，道行貧賤亦樂也。

《題畫山水障》《唐詩鏡》卷八：語有眞際。

《奉和聖製送李尚書入蜀》《唐詩歸》卷五：鍾惺云：質勁之氣，下筆宛宛不澀。

《奉和聖製途次陝州作》《唐詩箋注》卷一：陝州，古三晉地界，連兩京，以黄河爲限，故以「川原」、「襟帶」言之。「關塞通」，因行次而遠及之。結句言從陝州將至洛陽，光景當更不同。洛陽居天下之中，故曰「麗天中」。詩極宏壯。四十字中，因陝州而旁及多少地名，鑪錘亦妙。

《和崔黄門寓直夜聽蟬之作》《唐詩歸》卷五：「思深秋欲近，聲靜夜相宜」，鍾惺云：寫得夜蟬有品，居然蟲中高士！又云：用「思深」二字尤微。

《三月三日申王園亭宴集》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有詩雖佳而不免有病，初學不可不知者，如【略】張九齡《三月三日申王園亭宴集》之中二聯之類，皆失黏。唐初詩律未嚴，是以諸家之作，時有出入，雖非病而亦不得不以爲病。

《和王司馬折梅寄京邑昆弟》《瀛奎律髓》卷二〇：方回評：曲江公身爲一代正人，而詩亦字字清切云。又：紀昀評：於題目亦細切，然無意味。《唐詩箋注》卷一：憶昔同嬉，今成離別。北風搖落，迴思牽情。「林惜」一聯，謂又值芬榮，感春來之甚早，愁花去之日遲，欲共之心終歸未遂。落句因王寄折梅，幷感棣華，見他人尚爾，我安得不念同懷耶！

《晚霽登王六東閣》《近體秋陽》卷一：中四句迢遞放曠，颯沓生情。七句雖獨跟一「情」字，而兩聯興味，却盡入此。五言中絶不覺有偏承獨頂之累，此亦終唐之世所僅見者也。

《蘇侍郎紫微庭各賦一物得芍藥》《唐詩鏡》卷八：調當。芍藥無香，即言香無害。詩以風味爲佳，不以事實爲貴。《唐詩箋注》卷一：「仙禁」，即紫微庭。「微芳」句謂己之賦得昔桐君採藥於桐廬山。「桐君籙」，想即其道書也。「鄭國詩」，即《溱洧》篇。芍藥根入藥，「非直愛華滋」，言不當徒賞其芬芳也。似有寓意。

《和黄門盧侍御詠竹》《唐詩鏡》卷八：此亦佳詠，苦無餘韻，病在太切耳。

《答陳拾遺贈竹簪》《唐詩歸》卷五：譚元春云：不甚拘題，然動不得一字。「遺我龍種節，非無玳瑁簪」，鍾惺云：倒得有力，有情，有味。

《在洪州答蔡毋學士》《唐詩歸》卷五：「爾無言郡政，吾豈欲天欺」，鍾惺云：方正之言。說得獻諛人心死。

《園中時蔬盡皆鋤理唯秋蘭數本委而不顧彼雖一物有足悲者遂賦二章》《唐詩歸》卷五：譚元春云：此老每妙於製題。鍾惺云：似少陵詠物諸作。「幸得不鋤去，孤苗守舊根」，譚元春云：開口感深。「無心羨旨蓄，豈欲近

名園」，鍾惺云：說出秋蘭守識。

《林亭寓言》《唐詩歸》卷五：「遇物使情多」，鍾惺云：比「鄉心遇物悲」更妙。

《餞陳學士還江南同用徵字》《唐詩歸》卷五：「別前林鳥息」，鍾惺云：靜想。「風土鄉情接，雲山客念憑」，譚元春云：「接」字、「憑」字俱有力。《唐詩鏡》卷八：三、四溫其如玉，大足雅音。指顧景色，佳絕。

《通化門外送別》《唐詩歸》卷五：鍾惺云：慘淡動人。「情與故人歸」，鍾惺云：情歸，妙，妙。

《初發道中寄遠》《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雅淡有味。又：紀昀評：此在當時爲雅咏，在後世輾轉相摹，已爲習調。但當學其氣韻，不可復襲其意思。讀盛唐詩，須知此理，方不墜入空腔。又：許印芳評：此論甚精，明七子學盛唐而成爲僞體，正坐不知此理耳。又：查慎行評：七、八兩句，曲江風度可想。又：紀昀評：首句按題，次句又進一步，三句旁托一筆，四句合到本位。措詞生動，變盡從前排解矣。又：許印芳評：「朝昏」意複「日夜」。

《自湘水南行》《唐詩歸》卷五：譚元春云：有序有情，不獨描寫逼眞。「暝色生前浦，清暉發近山」，鍾惺云：景中有情。

《初入湘中有喜》《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此以還鄉漸近爲喜。張丞相，曲江人也。又：紀昀評：此無佳處。《唐詩歸》卷五：「聞猿亦罷愁」，鍾惺云：「罷愁」，「罷」字翻「聞猿」案，然妙不在「罷」字，而在「亦」字活故也。《唐律消夏錄》卷二：蓋追想前日別家之愁，以形容今日歸家之喜也。不但寫「喜」字得神，連前日「愁」字神理亦夾寫出來，此等筆力，殊難臆度。《唐詩成法》卷一：前半寫行人將次到家一段快活情景，後半翻說楓岸橘洲，昔日曾從此過，何得竟如夢裏？蓋追想前日別家之愁，以形容今日歸家之喜也。《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三：陳德公先生曰：是喜得歸意況。三、四有鼓舞之致。五、六省力逸句，又以直注結語不住也。結氣緣此亦得厚足。又評：筆筆馳驟，一氣折旋，輕淺中卻饒森旺，與「寒瘦」家相去何啻莛楹！楊芝三曰：起二得初入情緒。

《耒陽溪夜行》《精選唐詩分類評釋繩尺》卷三：賦景清幽。

《江上》《唐詩歸》卷五：「盡日餘無見，爲心那不愁」，譚元春云：骨髓清言。

《自彭蠡湖初入江》《唐詩歸》卷五：「上來羣噪鳥，中去獨行舟」，鍾惺云：寫得孤迥。

《赴使瀟峽》《近體秋陽》卷一：「歸翼」以鳥言，「去心」以人言，六字工巧天然，至令人不覺主客對待之累。「聯」字更奇峻。末聯雖總頂前六句，而情實緊跟頸聯，言不能比歸翼於夕鳥，徒傷去心於秋猿，借猿鳥實相攄去歸虛情耳，收結警急矯舉。《唐詩箋注》卷一：「兩嶔」，兩山峽道處也。「百丈水」、「萬重林」，極寫其幽深。百丈，挽舟索也。「聯歸翼」，有孤寂之意。「斷去心」，悲去路之難。結語因離思而并感時序。

《湖口望廬山瀑布泉》《唐詩歸》卷五：「日照虹蜺似」，鍾惺云：「似」字幻甚！眞甚！「天清風雨聞」，鍾惺云：惟望瀑布，故「聞」字用得妙！若觀瀑，則境近矣，又何必說「聞」字？譚元春云：瀑布詩此是絕唱矣，進此一想，則有可知不可言之妙！《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八：蔣一梅曰：摹揣最肖物。周珽曰：結「空水」二字更奇，令人另豁眼縫。《唐詩成法》卷一：太白「秋風吹不斷，江月照還明」，自是仙筆，全無痕迹。曲江「天清」句雄渾，又「共氤氳」三字傳神。《唐詩評選》卷三：曲江自古詩好手，近體大有食梅衣葛之苦。唯此較鄭重，他不足紀也。又：「空水」句不以色取瀑布，自然瀑布。《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任華《愛太白瀑布詩》，係「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二語，此詩正足相敵。《唐詩箋注》卷一：匡廬瀑布，天下奇觀。此詩寫狀自好。中四句極刻劃，第三聯尤妙。《古唐詩合解》卷七：前解描寫瀑布之落，後解則狀其神秀也。「萬丈紅泉落，迢迢半紫氛。」起句寫瀑布之遠，切望字。萬丈之泉，如在天半，故迢迢而望之，半皆紫氛。紫氛，天氣也。謝靈運賦：「託丹砂於紅泉。」有丹砂處，則有紅泉。「奔流下雜樹，灑落出重雲。」承上紅泉之落，飛灑乎雲樹之間，而見其從高而落也。「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聞。」此寫瀑布之狀。日照之，則虹霓相似。天清本無風雨，而如聞風雨之聲也。「靈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氳。」此以山靈故水秀爲合。言瀑布之奇如此，祇以山靈之秀，得此空水澄鮮，共含元氣之混濛而已。氤氳，天地混元之氣也。《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三：陳德公先生曰：通首生動有氣勢，結鬆率，然不忍刊。又評：「洪」一作「紅」，可與「紫」字相映。然廬山瀑布作「洪」，乃當從

「萬丈」生，「迢迢」字從「洪」字生，「紫」字取假對亦得。「似」、「聞」二字俱峭，「奔飛」、「灑落」亦乃排縱。《詩境淺說乙編》：「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聞」，詩詠廬山瀑布，以健筆寫奇景，有聲有色，如在雲屏九疊之前，與太白之「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同極工妙。張在日中觀瀑，故言日光與水氣相射發，五色宣明，如長虹之懸空際。李詩在月下觀之，故言皓月與銀練之光，渾成一白，盪入空明。二詩皆用「風」字，張詩狀瀑聲之壯，雖當晴霽，若風雨破空而來。李詩狀瀑勢之勁，雖浩浩長風，仍凌虛直瀉。誦此二詩，知「一條界破青山色」七字，未足盡瀑布之奇也。

《湞陽峽》　《唐音癸籤・談叢一》　曲江公《湞陽峽》詩：「惜此生遐遠，誰知造化心。」讀此欲笑柳子厚一篇《小石城山記》，蚤被此老縮入十箇字中矣。柳嘗謂燕公文勝詩，曲江詩勝文，見采掇素嚮云。《唐詩歸》卷五：「水閣先秋冷」，鍾惺云：「閣」字盡秋水之神。「惜此生遐遠，誰知造化心」，鍾惺云：結得深。《唐詩箋注》卷一：峽中景色幽異。「水閣」二句，最爲奇警。三聯寫狀亦工。「生遐遠」，謂家住曲江，若不到此，安知造化之奇。

《使至廣州》　《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此爲嶺南黜陟使時詩，所謂衣錦者也。三、四工，布衣仕至王朝，人才衆多，江湖之雙鳧乘雁也。駟馬而歸，不亦榮乎。張雖丞相，亦驕矣。又：馮舒評：「雙鳧」恐不如此解。又：紀昀評：亦未見工。又：馮班評：一團元氣。又：陸貽典評：元氣渾淪。又：紀昀評：此詩無可採處，一結尤不成語。

《春江晚景》　《唐詩箋注》卷一：寫景只在首二句。三、四卻用虛筆。征行逢此，自覺春思渺然。賞心自得，莫可言傳。只寫情而景在其中。落句再補寫春江景色，而「渺然」意自見。「春心」一作「鄉心」，與通首絕無關會。

《初發曲江溪中》　《瀛奎律髓》卷二九：方回評：後六句無一字黏帶景物，謂之似韋蘇州，非頂門鉅眼不識也。又：馮舒評：曲江大手，豈以似韋爲重？曲江先於韋，如何反謂似韋？不惟不知曲江，亦不知蘇州也。盲論可惡。又：紀昀評：韋詩佳處不在不言景物。此種皆謬爲大言，適形其陋。六句殊不成語。《唐詩歸》卷五：鍾惺云：一篇祇如一句，然氣奧而不輕淺。又云：調已高，岑矣，然深厚些。「正爾可佳處，胡爲無賞心」，譚元春云：筆墨未乾。鍾惺云：如此才是渾。《甚原詩說》卷一：詩腸之曲，如【略】張九齡「自匪常行邁，誰能知此音」，本憚行邁，反說曲江溪中溪水松石之音，足以怡人。

《旅宿淮陽亭口號》　《唐詩鏡》卷八：氣格獨饒。《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八：吳山民曰：通篇清秀，誦之悠然。郭濬曰：三、四流水較弱，「暗草」句妙。徐充曰：末聯「誰」字、「自」字自相呼喚。周珽曰：因羈旅淮陽，自傷寡匹，有序有情，氣爽調宛，與孫逖《淮陰夜宿》詩相似。《唐詩解》卷三二：此因羈旅傷寡儔也。荒亭獨夜，旅思難堪。彼桂水故園，隔若星漢，霜華雁影，雜見空亭，秋氣深矣。斯時也，吟興雖發，誰與晤對，惟勞者自歌其事而已。《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故鄉臨韶州之桂水，旅中念及，眇若天河。此種活對，度人無限金針。

《望月懷遠》　《增定評注唐詩正聲》卷六：郭云：清渾不著，又不佻薄，較杜審言《望月》更有餘味。《唐詩歸》卷五：鍾惺云：虛者難於厚，此及上作（指《初發曲江溪中》）得之，渾是一片元氣，莫作清鬆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鍾惺云：情無限。「滅燭憐月滿」，鍾惺云：深於看月。《唐詩鏡》卷八：起結圓滿。五、六語有姿態，幾爲躑躅仿徨。《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八：通篇全以骨力勝，即「滅燭」、「光滿」四字，已盡月之神。【略】用一「憐」字，便含下結意，可思不可言。《唐詩成法》卷一：「共」字逗起「情人」，「怨」字逗起「相思」。五、六亦是人月合寫，而「憐」、「覺」、「滋」、「滿」大有痕迹。七、八仍是說月，說相思，不能超脫，不過捱次說出而已，較射洪、必簡去天淵矣。《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至語。《唐詩箋注》卷一：首二句領得妙。「情人」一聯，先就遠人懷念言之。少陵「今夜鄜州月」詩同此筆墨。「滅燭」一聯，切自己說，跟「相思」二字轉。落句言如此夜月，不能持贈，故欲與夢爲期耳。

《秋夕望月》　《唐詩歸》卷五：「所思如夢裏，相望在庭中」，鍾惺云：含情遠近，可思不可言。《唐律消夏錄》卷二：結語稍淺，然亦再深不得矣。此詩止就此閒摹寫，又有如許景象，可見詩無定局，亦無常法，止要想得進去，說得出來，則局法無不隨之也。

《詠燕》　《本事詩・怨憤》：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學精識深器之。林甫嫉之若讎，曲江度其巧譎，慮終不免，爲《海燕》詩以致意。

【略】亦終退斥。《精選唐詩分類評釋繩尺》卷三：通篇沉重，結語忠恕。竟用免襯，可謂善賦矣。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前二句喻林甫，結二句又怕林甫。人以「泥滓」爲自喻，非也，不得對林甫自賤。

《故刑部李尚書荆谷山集會》　《唐詩歸》卷五：「嘗聞繼老聃，身退道彌耽」，譚元春云：起妙！鍾惺云：妙在似作文起法。「山光紛向夕」，鍾惺云：妙於看景。

《庭梅詠》　《瀛奎律髓》卷二〇：方回評：此見曲江集第五卷。詳味詩思，蓋爲李林甫所陷。先罷相，又坐舉周子諒爲御史，貶荆州長史，此荆州詩也。先有《戲題春意》云：「一作江南守，江林三四春。」在《玉泉寺古塚》詩後，然則詩豈無爲而徒作者哉？以置少陵之前可也。子壽未相之前，嘗爲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所至詩必佳，洪州詩有云：「有趣逢樵客，忘懷狎野禽。」《巡屬縣》云：「途中卻郡掾，林下招村民。」妙甚。又：紀昀評：曲江詩惟摘此四句，以近山林語耳。僻見不化如是！又：馮班評：如此寄託，比「江西派」諸公詠物詩何如？又：紀昀評：純是寓意。又：許印芳評：「那」，平聲。《唐詩歸》卷五：譚元春云：梅詩如此，無聲無臭矣。「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膚不可言。鍾惺云：難於不作清態。「孤榮亦自危」，譚元春云：「危」字妙！以下接「危」字說到底。「聲香雖尚爾」，鍾惺云：「聲香」二字合用有情。《載酒園詩話・詩歸》：《詩歸》曰：「梅詩如此，無聲無臭矣。『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膚不可言。」余觀此詩，字字危慄，起結皆自占地步，正是寄托之詞，亦猶《咏燕》，特稍深耳。若只作梅花詩看，更謂梅花詩必當如此作，豈惟作者之意河漢，詩道亦隔萬重。《唐律消夏錄》卷二：二詩想係曲江罷相後作，其慨世嗟生、憂讒畏譏之念，見於言表。既不詭隨以求免，又不訐直以攖患，生平學問得力處，亦自然露出。《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鍾、譚矯七子之弊，《詩歸》一選，專取寒瘦生澀，遂至零星不成章法，甚者以誤字爲奇妙。如張曲江《詠梅詩》：「聲香今尚爾，飄蕩復誰知？」「聲香」誤作「聲香」，乃云生得妙，豈不可笑。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孤榮亦自危」，此已膽落矣，何不早去。

《初秋憶金坳兩弟》　《唐詩歸》卷五：「一葉感何深」，鍾惺云：「一葉」字如此用，覺寥落。《歷代詩發》卷一三：字字沉鬱。

《秋懷》　《唐詩鏡》卷八：三、四巧而雅。

《奉和聖製早發三鄉山行》　《唐詩歸》卷五：譚元春云：應制詩，孤高不得。即作冠冕語，亦非如此不可。「羽衛森森西嚮秦，山川歷歷在清晨」，鍾惺云：妙語清出，在七言律尤難！「晴雲稍卷寒巖樹」，鍾惺云：景在「稍」字，輕而有力。《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看他寫山川，只用「歷歷」二字，看他寫山川歷歷，只用「在清晨」二字。唐初人應制詩，從來人人罵其板重，又豈悟其有如是之俊爽耶？三四，晴雲稍卷，宿雨微銷，此只謂是寫清晨異樣好手，初并不覺山川歷歷，亦已向筆墨不到之處，早自從中如畫也。後解，連上轉筆，言所以晨光歷歷者，只爲宿雨快晴也。所以宿雨快晴者，只爲聖德合天也。所以聖德合天者，只爲羣賢盡起。無有遺滯也。然則聖德之合，已無容頌，而靈符之應，實爲可欣。既仰承帝命之如響，當益思帝心之簡在。今日如此大山大川，定有伏龍伏鳳，正不可不更加意也。《唐詩觀瀾集》卷一二：「晴雲」、「宿雨」，承「清晨」來，寫「早」；「寒巖」、「御路」，承「山川」來，寫「發」；大家心細乃爾，氣體尤極高渾。《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一：首句寫「發」，只「森森」二字，何等嚴整。次句寫「早」，只「歷歷」二字，何等清華。三、四句承「在清晨」來。「晴雲」、「夙雨」，「稍卷」、「微收」，描寫情景，皆是輕輕着筆，秀媚異常，非可幾而及也。五、六句，一低一昂，贊頌有體，不落色相。七、八句，一頓一宕，規諷自然，不露痕跡。亦是輕輕着筆，秀媚異常，非可幾而及也。只此一詩，可以想見曲江風度。

《奉和聖製早渡蒲津關》　《批點唐詩正聲》卷一三：氣象混灝，典重奇怪，無不兼有。《唐詩直解》卷四：典重矣，又能清拔，可睹此公風度。經語作結，終有餘飣氣。《唐詩訓解》卷四：五、六句與前三、四句競爽而較典。《唐詩鏡》卷八：清偉。《唐詩解》卷四六：關本武侯泛舟之處，明皇還都而經此，故以軒轅擬之。而樹之發，雲之開，若有待而然矣。於是黃龍負舟，以護天子之渡。萬衆望氣，而知眞人之來。日月亦當會此河津，風雷且爲天仗所役也。帝之東遊，所歷之關殆遍，今西歸而趨，陪者萬國，正以四字和平，股肱之郡，靡不歌咏元首康哉者，固宜享此樂也。《而庵說唐詩》卷二一：玄宗聖製從「關」字起，此作以「津」字起，絕不於題面上瑣瑣。

【略】唐賢作十二句排律詩，中間四句都閑閑對仗。子壽此作，中四句何等

氣力，使前後二解愈加精彩。可見中四句最爲得力。【略】請以人譬之：起是頭，合是足，承是左手，轉是右手，中四句是腹心。腹心無疾，則面目榮澤，四肢強健。《唐詩觀瀾集》卷八：（「河津」二句）健筆凌雲。（末二句）借季布事歸到尚書，融會得體。《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七：「龍負王舟渡，人占仙氣來」，新警。

《奉和聖製同二相南出崔鼠谷》　《唐詩鏡》卷八：語饒佳麗。

《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赴朔方》　《唐音癸籤・詁箋六》：張九齡《和御製送張說赴朔方》詩：「爲奏薰琴倡，仍題瑤劍名。」薰倡故爲帝言，然考是時實炎月。題劍用漢肅宗賜尚書韓稜等寶劍事，時說正官尚書。其精切如此。《唐詩直解》卷四：起得臺閣氣象。同時明皇、盧從愿、張嘉貞俱有詩，無此沉着。篇中「休兵」字，最有深意。一結雍容。《唐詩訓解》卷四：立意迥異，不以戰勝爲功。老臣忠君慮遠之意，溢於言表。一篇純作。《唐詩鏡》卷八：三、四典雅瑋麗，五、六「朔南」後惜不警。排律貴在嚴整，初唐惟沈宋爲佳。九齡以流利行之，便爲損格。《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三七：唐汝詢曰：何等臺閣氣！「軫皇情」三字下得好。「聞風六郡伏」，勇健勝下句。結用事如此方好。《唐詩評選》卷三：從始至末，只是一致。就中從容開合，全不見筆墨痕迹。鍾嶸論詩寶一平字，正謂此也。亂石排空，奔濤拍岸，自當呼天索救，不得復有吟咏。又：只如「山川勤遠略，原隰軫皇情」，自非眞詩人，那得如許婉淨？又：結語如乳燕翔於珠箔，風華自賞，即此可想曲江風度。《唐詩選勝直解・五言排律》：此篇全是賦體。「宗臣」，與宗社同休戚之臣。上伐下曰「征」。凡出將定謀，皆告之於廟，故曰「廟算」。「三台」，文昌星中左右也。「萬里城」，言說一人足當萬里長城也。「河右」，指朔方。「山川」、「原隰」，指所經之地。帝既賜以詩，又賜以劍，「六郡」之士，「五戎」之兵，不日奏平矣。仲山甫、張子房，足比媲於張公。而歌鐘之賜，枕席之安，可計日而定矣。使臣受命，歌四牡以勞之。漢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每諫諍，上納用之。見帝，曳葛屨，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唐詩解》卷四六：「說爲都督，曲江送之。言宗臣非無征伐，然廟算則在于休兵，天子因處以高位，使統邊城之任。當偃革之時，而揚旌設備防患於先也，於是厚其賜，盛其禮以遣之。蓋天子方勤遠略，以蕩滌山川，使臣當軫皇情，以周覽原隰，君臣一體，既如薰琴之和矣，帝復題寶劍之名以賜將，使六郡之士聞風而勇，五戎之屬計日而平，山甫遄歸，留侯功就，歌鐘之賞賚有期，枕席之行師無阻，然四牡果何時而入乎？當念吾君之望爾也。《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漢書》：「何、參位冠羣臣，爲一代之宗臣。」宗猶尊也。《唐詩觀瀾集》卷八：無一字無下落，精金百鍊，繞指成柔。（「廟算在休兵」）一詩主意。（「天與三台座」）切「尚書」，（「人當萬里城」）切「朔方節度」。（「山川勤遠畧，原隰軫皇情」）轉入「御製」。（「爲奏薰琴唱」四句）寫聖製送行，仍切「尚書」、切「赴朔方」。（「留侯功復成」）切「張」。（末二句）以奉和意結到「望歸」，仍不脫「尚書」。《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七：（首二句）得體。（三、四句）莊重。（末二句）收束好。《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二：陳德公曰：平調中有警語，在此家便爲工琢。「原隰」句引起下四語是章法處。

《和許給事中直夜簡諸公》　《唐詩訓解》卷四：不拘不滯，唐律之高者。《唐詩評選》卷三：全不沿染燕許粗豪，足紹《風》《雅》。《唐詩解》卷四六：此言禁中森嚴，夜景清絕，我於他日聞此終宵更直者，乃生平所欽慕之人。蓋其聲華既重於朝，而勤勞復盡臣節，偶乘興登閣，飛揚禁林，則以詩寄我，我非知詩而好爲和篇，正猶聞樂而竊抃，然不草率而必極情思者，以君乃知音之士耳。

《酬趙二侍御使西軍贈兩省舊寮之作》　《唐詩廣選》卷五：（「顧己」句）《選》詩多用此二字。《唐詩直解》卷四：中數聯用意亦渾。《唐詩訓解》卷四：轉折走對，勢如輕舟順風，快哉！《唐詩鏡》卷八：體氣遒緊。《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三七：周珽曰：高華極矣，却無一字落闖闔、「衣冠」習氣，初唐妙品。《唐詩解》卷四六：御史主石室，乍起將兵，故云先鳴。言此石室先鳴之人，乃我所同待制金門者也。君每操刀思割，急於勛名，今果持斧稱雄乎！想應敵而兵起，至邊虜且退走矣。既涉邊庭之景，則以詩寄舊寮，是兼金之信也。覽君詩意，復不安於秣馬，必清蒲海而後已。此聲已滿於柏臺間，顧我雖爲華省臣，獨喜君之出將，蓋明時期於報國，我無所報效，唯願乞身而退耳。豈明皇晚年肆意爭代，曲江不樂居朝歟？《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一二：「氣清」二句夾詠工秀。「顧己」字是曲江體。

《送趙都護赴安西》　《唐詩歸》卷五：「車同渤海單」，鍾惺云：此韻本平，「單」字卻押得險，其實又穩。險字不能押穩，皆由才短。「義無中國

費，情必遠人安」，譚元春云：老臣心腸，老臣計策。「他日文兼武，而今栗且寬」，譚元春云：流麗經史語。

《高齋閑望言懷》　《唐詩歸》卷五：「風物動歸思，烟林生遠愁」，鍾惺云：淡秀。

《同綦毋學士月夜聞雁》　《邪庵重訂李于鱗唐詩選》卷四：黃爾調曰：詠物詩必胸中實有一段至理深情，觸景生憐，聞聲知感，方有關切，此詩可法。《唐詩歸》卷五：鍾惺云：亦不用實，字字淒切，字字深遠。老杜詠物諸作，得此法之妙。又云：深情妙理，觸物爲言。「棲宿豈無意」，譚元春云：先說得有知了，妙，妙。「長途未及半」，鍾惺云：「未及半」三字淒甚。「聯翩俱不定，憐爾越鄉心」，譚元春云：眞是哀淡。鍾惺云：「俱不定」，「俱」字帶人在內，同病相憐也，才說得有情。

《洪州西山祈雨是日輒應因賦詩言事》　《唐詩歸》卷五：鍾惺云：排律中帶些古詩，非初盛唐高手不能。意脈厚遠，本難於輕透者，然與其隔一層鬱而不快，反不如輕透之作。欲免此病，須着心看此等作。譚元春云：排律至此，入神入妙。「遲明申藻薦」，鍾惺云：「藻薦」字新。「遲明申藻薦，先夕旅巖扉。獨宿雲峰下，蕭條人吏稀」，鍾惺云：叙事不板不滯。「幽抱自中微」，譚元春云：祈雨詩只似幽居詩，妙！此法可與知者言。鍾惺云：自起句至此，讀者皆以爲古詩。「義濟亦吾道，誠存爲物祈」，譚元春云：實際。「靈心倏已應，甘液幸而飛」，譚元春云：前輩亦輕妙如此。鍾惺云：不從起處讀至此，不知古人長律之妙。亦有全不用事者。彼謂一虛者必一實，爽然自廢矣。

《與弟游家園》　《唐詩鏡》卷八：「園果」句有味。「善積家方慶，恩深國未酬」，讀之幾起。

《郡內閑齋》　《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張曲江詩有韋蘇州滋味，三、四、五、六俱高爽沉着，而句句婉美也。又：馮舒評：曲江相玄宗，韋尚爲三衛，何得反云有韋滋味？又：馮班評：曲江名反在左司下耶？又：陸貽典評：曲江詩遠過左司，名亦在韋上。又：紀昀評：此詩諧婉。又：許印芳評：律體而含古意，風格自高，惟聯數畸零，不可爲式。又：「郡」字複。《唐詩品彙・五言排律・正始中》：劉云：高爽沉着而句句婉美，韋蘇州可得此風味。《唐風懷》卷五：孫曰：大約以冲淡勝，然須得次聯點注，乃不寂寥。次聯法亦自薛玄卿「珠網」、「燕泥」句來。《唐詩歸》卷五：鍾惺云：清而不輕。「檐風落鳥毳，窗葉掛蟲絲」，鍾惺云：偏細。晚唐佳處反有似此者。

《西江夜行》　《唐詩歸》卷五：鍾惺云：清深。「念歸林葉換」，鍾惺云：靜思。

《南還湘水言懷》　《瀛奎律髓》卷六：方回評：似韋蘇州。又：馮舒評：反云似韋，猶高、曾之似雲祁也。又：紀昀評：此詩猶帶初體。

《自始興溪夜上赴嶺》　《唐詩歸》卷五：鍾惺云：幽細。「征途屢及此，初服已非然」，鍾惺云：山水之緣，古今共難。「溪行綠筱邊」，鍾惺云：堪盡。「歸鳥息人前」，鍾惺云：靜觀。「深林風緒結」，鍾惺云：「風緒」奇矣，「結」字尤奇。《小清華園詩談》卷下：詩之天然成韻者，【略】張曲江之「去舟乘月後，歸鳥息人前」。

《奉和聖製經函谷關作》　《唐詩向榮集》卷一：與《潼關》詩意相同，寫出四海爲家氣象，可謂善於頌聖。

《登荆州城望江二首》一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與「大江流日夜」同感。

《賦得自君之出矣》　《唐詩歸》卷五：鍾惺云：此題古今作者，畢竟此首第一。「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鍾惺云：從「滿」字生出「減」字，妙想。《詩筏》：「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張曲江詩也。「滿」字、「減」字纖而無痕，殊近樂府，此題第一首詩也。曲江方正，能作是語，何怪廣平之賦梅花耶！《而庵說唐詩》卷七：「自」字是從前數起之詞，「矣」字是臨了煞着之詞。自君一出，便已矣，卻似泥牛入瀣永無消息者。君未出時，日勤機杼，事君子而不廢女工，寧有殘機不理之事！明月臨窗，機聲軋軋，日裏未完之機，於夜間了之，時以爲常。自君出後，遂不復理。云「不理」，非眞不理也，其意蓋欲引起「思」字也。思君甚切，致無暇料理女工。何其用筆之妙也。「思君如滿月」，思則無處不到。忽然及着「滿月」，「滿」者，言望君念頭足足有一百二十分。然月必無常滿之理，而妾終無暫歇之思。初意滿月滿到底，孰知每夜看月，一夜減於一夜。照妾之清輝，漸至不見便了，思君之心終無了期。自無月時想到滿月，又從滿月時想至無月。一年三百六十夜，無夜非滿月，計月滿之候止得十二夜。然妾不因清輝漸減而不思也。妾不忘夫，猶臣不忘君，子壽先生眞純臣也。

與義府《詠烏》詩互看，其心術之邪正自見。《載酒園詩話又編・張九齡》：「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辛弘智亦曰：「自君之出矣，梁塵靜不飛。思君如滿月，夜夜減容輝。」後二句只差一字，實兩意也。張之「思君如滿月」，直指君說，「夜夜減清輝」，言恩情日衰，猶月之漸昏。辛詩止是爲郎憔悴耳，意卻淺。（黃白山評：「二詩只一意，何得以一字不同，遂分兩解！」）《唐詩選勝直解・五言絕句》：「不復理殘機」，即「停梭憶遠人」之意也。月滿漸虧，以比織女容華漸減也。此子壽以織婦自比，身不在朝，心猶戀闕。爲李林甫排黜，寧不爲國而焦勞乎！《唐詩解》卷二一：不理殘機，見心緒之已亂。思如滿月，見容華之日凋。《增訂唐詩摘抄》卷六：長短句，上二下八，惟其思之甚，至於如滿月減清輝，所以殘機之不復理也。本自一氣，不必分次句爲心緒之已亂，末句爲容華之日凋。《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巧思全在「滿」字生出。《古唐詩合解》卷四：「自君之出矣」，「自」字前先有一層景況。自從君一出，卻便已矣。「不復理殘機」，君未出時，日勤機織，常于月夜理日間未盡之殘機，今不復能矣。蓋以思君念切，沒心緒去料理女工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上句正爲「思」字作引，故直接「思君」二字。「如」字冒下七字，思君到十分去處，便如滿月到十分。然月滿必虧，人愁必瘦。月既滿，一夜一夜漸減其清輝，便照見妾之清輝也日漸消減，而妾之思君終無了日，不因清輝漸減而不思也。此以閨情比臣子之思君，亦猶是耳。《詩法易簡錄》卷一三：詩題原本六朝，而特出巧思，亦得《子夜》諸曲之妙。若直言消減容光，便平直少味，借滿月以寫之，新穎絕倫。其思路之巧，全在一「滿」字。《唐詩偶評》卷五：首就題直起，二用撇筆，跌出「思」字來。三、四引喻入情，作意在一「滿」字。《詩比興箋》卷三：知《感遇》十二詩，則知此詩矣。後人無病效顰，能無媿乎！《詩境淺說續編》：曲江乃唐時賢相，玄宗若用其言，安有漁陽之變。此詩殆爲李林甫所讒，罷相後而作。借閨怨以寓忠愛之思。已過三五良宵，此後清輝夜夜，有缺無盈，見明良遇合，更無餘望。較「衣帶日以緩」，「思君令人老」等句，語婉而意尤悲。

《照鏡見白髮》　《增定評注唐詩正聲》卷一〇：周云：「誰知」二字，無限哀感。《唐詩廣選》卷六：下字自活。《精選唐詩分類評釋繩尺》卷一：子壽以直道黜，故云然。《唐詩鏡》卷八：抱志年徂，自爲悲咤，不若王處仲詠老驥詩，擊唾壺盡裂，爲是發揚蹈頓。《唐詩選勝直解・五言絕句》：士得志，如步青雲之上。蹉跎白髮，功名未達也。形不自見，對鏡而見，顧影自相憐也。罷相而歸，不能致君澤民，良可嘆息。《唐詩解》卷二一：此曲江罷相之後，慨功業不遂而作也。志在青雲，蓋有伯仲伊呂意。蹉跎白首，非樹勳時也。至是而不爲君所惜，唯形影相憐而已。吁，開元之衰，始此也夫。《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曲江抱伯仲伊呂之志，而令其蹉跎以老，唐室所以衰也。中藏得任用匪人之意。《唐詩箋注》卷七：蹉跎白髮，對影自憐，悲哉此言！不堪多讀。《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一：此罷相後慨功業未就也。

《送韋城李少府》　《唐詩解》卷三二：送子而值暮春，花雖殘而鳥尚可聽，能不盡此離樽乎！若別酒既盡，君出青門，予還白馬，邈乎不相及也。然相知無遠，萬里猶鄰，弗以離別爲念可也。

《荔枝賦》　舒元輿《牡丹賦序》：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嘗與焉。【略】近代文士，爲歌詩以詠其形容，未有能賦之者。余獨賦之，以極其美。或曰：「子常以丈夫功業自許，今則肆情於一花，無乃猶有兒女之心乎？」余應之曰：「吾子獨不見張荊州之爲人乎？斯人信丈夫也！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亦不出一果耳，與牡丹何異哉！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如，吾賦牡丹何傷焉。」或者不能對而退，余遂賦以示之。《韻語陽秋》卷一六：《後漢・和帝紀》言南海舊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阻險，死者堆路。故東坡詩云：「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阬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而張九齡作《荔枝賦》序云：「南海郡荔枝壯甚瓌詭，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有知者，惟舍人劉侯知之，作賦以誇大，以爲甘旨之極。」則是九齡乃創見也。議者謂楊妃酷好，安知非九齡有以啓之。鮑防《雜感詩》云：「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雁飛不到桂陽嶺，馬走皆從林邑山。」則當時征求之急，亦可見矣。《癸辛雜識後集・荔枝梅花賦》：唐舒元輿《牡丹賦序》，【略】皮日休《桃花賦序》，【略】二序意同。《梅花賦》人皆知之，《荔枝賦》則人未有用之者，何耶？《升菴集》卷七九《傍挺側生》：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故張九齡賦荔枝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子美絕句云：「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諱荔枝爲側生，雖本之左思，張九齡，然

以時事不欲直道也。黃山谷《題楊妃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則特好奇耳。何文煥《歷代詩話考察》：張曲江爲《荔枝賦》，葛公謂楊妃之嗜，或公啓之。按《三百五篇》，詠禽獸、果木、池臺、服玩、美色、音聲，不一而足，皆末世荒淫之媒邪？《全唐文紀事・體物》：左太冲賦云：「邛竹緣嶺，困桂臨厓。旁挺龍目，側生荔支。」曲江賦全反其語，故曰：「雲煙沃若，孔翠於斯。靈根所盤，不高不卑。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玉海》：宋隆興九年，御書《荔枝賦》，賜閤門舍人張延年。

《進白羽扇賦》　李隆基《答張九齡進白羽扇賦批》：朕頃賜扇，聊以滌暑，卿立賦之，且見情素，詞高理妙，朕詳之久矣。然佳彼勁翮，方資利用，與夫棄捐篋笥，義不當也。

《開元二十一年處分十道朝集使敕》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語勁而氣彌舒，詞腴而旨益切，可識九齡風度矣。

《請重守令慎選舉疏》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唐時重京秩而輕外任特甚，故九齡極言之，至語人材，以清議名節爲重，則古今之通義也。

《上姚令公書》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昔人論唐諸臣，謂姚崇尚通，此可謂藥石之箴矣。

傳記

碑志

徐浩《唐尚書右丞相中書令張公神道碑》　有唐既受命，在太宗時，有若梁公房、鄭公魏、衛公李，格于皇天。在高宗時，有若梁公狄，格于上帝。在中宗時，有若平陽王敬、漢陽王張、扶陽王桓、南陽王袁、博陵王崔，光復宗社。在玄宗時，有若梁公姚、廣平公宋、燕公，始興公二張，中興王業。夫以天柱將傾，大盜方起，一振綱目，再闡皇猷，始興公爲之。公諱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其先范陽方城人。軒轅建國，弦弧受氏。良位爲帝師，華才稱王佐，或相韓五葉，或佐漢七貂，代有大賢，時稱盛族。四代祖諱守禮，隋鍾離郡塗山令。曾祖諱君政，皇朝韶州別駕，終於官舍，因爲土著姓。大父諱子胄，越州剡縣令。列考諱宏愈，新州索盧丞，贈太常卿、廣州都督。皆蘊德葆光，力行未舉。地積高而成嶽，雲久蓄而作霖，是生我公，蔚爲人傑。弱不好弄，七歲能文。居太常府君憂，柴毀骨立。家庭甘樹，數株連理。王公方慶出牧廣州，時年十三，上書路左。燕公過嶺，一見文章，並深提拂，厚爲禮敬。弱冠鄉試進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揚，一舉高第。時有下等，謗議上聞。中書令李公當代詞宗，詔令重試，再拔其萃。擢秘書省校書郎。應道侔伊呂科對策第二等，遷左拾遺。封章直言，不協時宰，方屬辭病，拂衣告歸。太夫人在堂，承順左右，孝養之至，閭里化焉。始興北嶺，峭險巉絕，大庾南谷，坦然平易。公乃獻狀，詔委開通。曾不浹時，行可方軌。特拜左補闕，尋除禮部、司勛二員外郎，加朝散大夫，超中書舍人，封曲江縣男，轉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庭闈在遠，表請罷官，改洪州都督。徙桂州都督，攝御史中丞，嶺南按察兼選補使。黜免貪吏，引伸正人，任良登能，亮賢勞事，澤被膏雨，令行祥風。屬燕公薨落，斯文將喪，擢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時屬朋黨，頗相排抵，窮棲歲餘，深不得意。渤海王武藝違我王命，思絕其詞，中書奏章，不愜上意，命公改作，授筆立成。上甚嘉焉，即拜尚書工部侍郎兼知制誥。扈從北巡，便祠后土，命公撰赦，對御爲文，凡十三紙，初無藁草。上曰：「比以卿爲儒學之士，不知有王佐之才，今日得卿，當以經術濟朕。」累乞歸養，上深勉焉。遷公弟九皋、九章官近州里，伏臘賜告，給驛歸寧。遷中書侍郎。丁內憂，中使慰問，賜絹三百匹。奔喪南歸，祔葬先塋，毀無圖生，嗌不容粒。白雀黃犬，號噪庭塋，素鳩紫芝，巢植廬隴，孝之至者，將有感乎！既卒哭，復遣中使起公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口敕敦諭，不許爲辭。聞命號咷，使者逼迫，及至闕下，懇請終喪。手詔曰：「不有至孝，誰能盡忠！墨縗之義不行，蒼生之望安在！朕以非常用賢，曷云常禮哀訴！即宜斷表，賜甲第一區，御馬一匹。」尋遷中書令、集賢學士知院事，修國史。初公作相也，奏差擇元戎，皆取良吏，不許入奏，寵賞戰功，減諸軍兵，省年支賜。諛臣讒議，事竟不行。明年，公奏籍田躬耕禮節，加金紫光祿大夫，進封始興伯。每天長節，公卿皆進衣服，公上《千秋金鑑錄》五卷，述帝王興衰，以爲鑒戒。公直氣鯁詞，有死無貳，彰善癉惡，見義不回。范陽節度潁王漾奏前太子索甲二千領，上極震

怒，謂其不臣。顧問於公，公曰：「子弄父兵，罪當笞！況元良國本，豈可動搖！」上因涕泣，遂寢其奏。武貴妃離間儲君，將立其子，使中謁者私於公曰：「若有廢也，必將興焉！」公遂叱之曰：「宮闈之言，何得輒出！」御史大夫李公尚隱、太府卿裴伷先不禮中官，皆忤上旨，必在殊責，公全庇焉。幽州節度張守珪緣降兩番，斬屈突干，將拜侍中，涼州節度牛仙客以省軍用，將拜尚書，並觸鱗固爭，竟不奉詔。平盧將安祿山入朝奏事，見於廟堂，以爲必亂中原，固請誅戮。上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此何足言！」無何用兵，爲虜所敗，張守珪請按軍令，留中不行，公諫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子行令，亦斬宮嬪。守珪所奏非虛，祿山不當免死。」再三懇請，上竟不從。邊將蓋嘉運等上策，密發將士，襲平西戎，公以爲不可妄舉，結後代讎，非皇王之化也，上又不納。及羯胡亂常，犬戎逆命，玄宗追嘆曰：「自公歿後，不復聞忠讜言。」發中使至韶州弔祭。其先見之明，有如此者。學究精義，文參微旨，或有興託，或存諷諫，後之作者，所宗仰焉。上表論事，事多機密，人皆削藁，人莫得知。常以致君堯舜，齊衡管樂，行之在我，何必古人。由是去循資格，置採訪使，收拔幽滯，引進直言，野無遺賢，朝無闕政，百揆時序，庶工允釐。同儕見嫉，內寵潛搆，罷公爲尚書右丞相，初不介意，居之坦然。執憲者素公所用，劾奏權臣，多冠得罪，借以爲累，貶荊州長史。公三歲爲相，萬邦底寧。而善惡太分，背憎者衆，虞機密發，投杼生疑，百犬吠聲，衆狙皆怒。每讀韓非《孤憤》，涕泣沾襟。開元二十八年春，請拜掃南歸，五月七日，遘疾薨於韶州曲江之私第，享年六十三。皇上震悼，贈荊州大都督，有司謚行曰文獻公。粵來歲孟冬，葬於洪義里武臨原，近於先塋，禮也。夫人桂陽郡夫人譚氏，循州司馬府君誨之子也。淑愼宜家，齊莊刑國，環珮有節，纂組皆功，幼作女儀，長爲內則。太夫人樂在南國，不欲北轅，克勤奉養，深得婦禮。至德二年十月六日終於私第，春秋七十有七。晝哭闔門，日月綿遠，同塋異穴，卜兆從宜。公仲弟九皋，宋、襄、廣三州刺史，採訪節度經略等使，殿中監。季弟九章，溫、吉、曹等州刺史，鴻臚卿。腰金拖紫，三虎爲榮，立德行政，二馮推美。嗣子拯，居喪以孝聞，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受僞官，及收復兩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太子右贊善大夫。孫藏器，河南府壽安尉，永保先業，克秉義方。姪殿中侍御史抗，文吏雅才，清公賢操，以兄拯早世，姪藏器幼孤，未建豐碑，乃刊樂石，用展猶子之慕，庶揚世父之美。浩義深知己，眷以文章，禮接同人，惠兼甥舅，薄技效德，無愧其詞。銘曰：鳳生丹穴，鵬翥南溟。天垂粹氣，地發精靈。傑生我公，揚於王庭。甫稱降神，說表騎星。學究經術，文高宗匠。再掌司言，爰立作相。忠義柱石，謀猷帷帳。王綱允釐，帝采惟亮。退居右揆，出守南荊。玄鶴弭翼，青蠅營營。不瞑猶視，雖歿如生。昭昭令名，千古作程。

傳狀

《**舊唐書・張九齡傳**》　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因家于始興，今爲曲江人。父弘愈，以九齡貴，贈廣州刺史。九齡幼聰敏，善屬文。年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登進士第，應舉登乙第，拜校書郎。玄宗在東宮，舉天下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策高第，遷右拾遺。時帝未行親郊之禮，九齡上疏。【略】九齡以才鑒見推，當時吏部試拔萃選人及應舉者，咸令九齡與右拾遺趙冬曦考其等第，前後數四，每稱平允。開元十年，三遷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中書令，與九齡同姓，叙爲昭穆，尤親重之，常謂人曰：「後來詞人稱首也。」九齡既欣知己，亦依附焉。十一年，拜中書舍人。十三年，車駕東巡，行封禪之禮。說自定侍從升中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己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初，令九齡草詔，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爲先，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譏謗起矣。今登封霈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唯令公審籌之，無貽後悔也。」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竟不從。及制出，內外甚咎於說。時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知田戶之事，每有所奏，說多建議違之，融亦以此不平於說。九齡復勸說爲備，說又不從其言。無幾，說果爲融所劾，罷知政事，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尋出爲冀州刺史。九齡以母老在鄉，而河北道里遼遠，上疏固請換江南一州，望得數承母音耗，優制許之，改爲洪州都督。俄轉桂州都督，仍充嶺南道按察使。上又以其弟九章、九皋爲嶺南道刺史，令歲時伏臘，皆得寧覲。初，張說知集賢院事，常薦九齡堪爲學士，以備顧問。說卒後，上

思其言，召拜九齡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再遷中書侍郎。常密有陳奏，多見納用。尋丁母喪歸鄉里。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復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遷中書令，兼修國史。時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衂，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藩。二十三年，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始興縣伯。李林甫自無學術，以九齡文行爲上所知，心頗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九齡屢言不可，帝不悅。二十四年，遷尚書右丞相，罷知政事。後宰執每薦引公卿，上必問：「風度得如九齡否？」故事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體羸，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之設，自九齡始也。初，九齡爲相，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至是，子諒以妄陳休咎，上親加詰問，令於朝堂決殺之。九齡坐引非其人，左遷荆州大都督府長史。俄請歸拜墓，因遇疾卒，年六十八，贈荆州大都督，謚曰文獻。九齡在相位時，建議復置十道採訪使，又敎河南數州水種稻，以廣屯田。議置屯田，費功無利，竟不能就，罷之。性頗躁急，動輒忿詈，議者以此少之。【略】九齡爲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僚上壽，多獻珍異，唯九齡進《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又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幹，而交道終始不渝，甚爲當時之所稱。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覺，下詔褒贈，曰：「正大廈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榮名，歿乃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實存乎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其社稷，先覺合於蓍策，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進三台之位。可贈司徒，仍遣使就韶州致祭。」有集二十卷。【略】史臣曰：【略】九齡文學政事，咸有所稱，一時之選也。

紀事

《明皇雜錄》卷下　張九齡在相位，有謇諤匪躬之誠。玄宗既在位年深，稍怠庶政，每見帝，無不極言得失。李林甫時方同列，聞帝意，陰欲中之。時欲加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因稱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請見，屢陳九齡頗懷誹謗。於時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又爲《歸燕》詩以貽林甫。【略】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齡洎裴耀卿罷免之日，自中書至月華門，將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遜，林甫處其中，抑揚自得。觀者竊謂一雕挾兩兔。俄而詔張、裴爲左右僕射，罷知政事。林甫視其詔，大怒曰：「猶爲左右丞相耶？」二人趨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以下視之，不覺股栗。

《唐詩紀事・張九齡》　中書舍人姚子顏狀其行曰：公所得俸祿，悉歸鄉園，先得賜物，上表進納，其清約如此。常賦詩曰：清節往來苦，壯容離別衰。有以見公之情也。公以風雅之道，興寄爲主，一句一詠，莫非興寄，時皆諷誦焉。

《容齋隨筆・張九齡作牛公碑》　張九齡爲相，明皇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執不可，曰：「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擢自胥史，目不知書，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因是遂罷相。觀九齡集中，有《贈涇州刺史牛公碑》，蓋仙客之父，譽之甚至，云：「福善莫大於有後，仙客爲國之良，用商君耕戰之國，修充國羌胡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捍長城，主恩前席。」正稱其在涼州時，與所諫止尚書事，亦才一年，然則與仙客非有夙嫌，特爲公家忠計耳。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張九齡事迹》一卷。

又《藝文志三》　張九齡《千秋金鏡錄》五卷。

又《藝文志四》　《張九齡集》二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　《張九齡集》二十卷。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二　張九齡撰《珠鈔》一卷。

《通志・藝文略》　《張九齡集》二十卷。

《遂初堂書目》　《張曲江集》。

《郡齋讀書志・譜牒類・姓源韻譜一卷》　右唐張九齡撰，依《春秋正典》、《柳氏萬姓錄》、《世本圖》，捃摭諸書，纂爲此譜，分四聲，以便尋閱。

又《別集類上・曲江集二十卷》【略】集後有姚子彥所撰《行狀》，呂溫撰《眞贊》，鄭宗珍撰《謚議》，徐浩撰《墓碑》，及《贈司徒敕》詞。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八》　張九齡《曲江集》二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　《張九齡集》二十卷。

又《藝文志八》　《張曲江雜編》一卷。集者並不知名。

《文淵閣書目》卷九　《張曲江文集》，一部五冊，闕。

又　《張曲江文集》，一部四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九齡集》二十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曲江集》，韶州刻。

《百川書志》卷七　《千秋金鑑錄》二卷附《祠堂題詠》一卷，唐光祿大夫中書令始興文獻公張九齡表上玄宗，凡五篇。

又卷一二　張子壽《曲江集》。始興文獻公九齡也。詩二百九，文二百一十六。

又卷一四　《張九齡詩》二卷，丞相文獻公韶州張子壽也。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張九齡《曲江集》六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　《張曲江集》二十卷，九齡。

《脉望館書目・唐人文集》　《張曲江集》二本，甲。又二本，乙。

又　《張子壽集》一本，缺一之十卷。

《趙定宇書目》　《曲江集》一本。

丘濬《曲江集序》　予生公六百餘年之後，慕公之爲人，童稚時嘗得韶郡所刻《金鑑錄》，讀之，灼知其僞，有志求公全集刻梓以行世。自來京師，遊太學，入官翰林，每遇藏書家輒訪求之，竟不可得，蓋餘二十年矣。歲己丑，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羣書中，手自鈔錄，僅成帙。聞先妣太宜人喪，因攜南歸，期免喪後，自備梓刻之。道韶，適友人五羊塗君暲倅郡，偶語及之，太守毘陵蘇君韡，謂公此集乃韶之文獻，請留刻郡齋。嗟乎！公之相業，世孰不知，其文則不盡知也。矧是集藏館閣中，舉世無由而見，苟非爲鄉後進者表而出之，天下後世，安知其終不泯泯也哉！

《絳雲樓書目》卷三　宋板張子壽《曲江集》二十八冊，二十卷。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張曲江集》十二卷。

《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彙編》卷六　《張曲江集》十二卷。

《季滄葦書目》　唐《張曲江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二・曲江集》　二十卷，廣東巡撫採進本，唐張九齡撰。九齡事蹟具《唐書》本傳。徐浩作《九齡墓碑》，稱其學究精義，文參微旨，而不及其文集卷數。唐、宋二史《藝文志》俱載有《九齡文集》二十卷，其後流播稍稀，惟明《文淵閣書目》有《曲江文集》一部四冊，又一部五冊，而外間多未之睹。成化間，邱濬始從內閣錄出，韶州知府蘇韡爲刊行之，其卷目與《唐志》相合，蓋猶宋以來之舊本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曲江集》二十卷，唐張九齡撰。其書首尾完具，猶唐以來之舊本，蓋文淵閣所藏宋槧，邱濬錄傳於外也。九齡以忠亮負重望，而文章高雅，亦不減燕、許。《唐書・文藝傳》載徐堅之言，謂其如輕練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殆局於風氣，以富豔求之歟？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一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明成化刊本，唐張九齡撰。邱濬重刊序，成化九年。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六　張九齡《曲江集》十二卷。韶州曲江人。登進士第，累遷中書令，知政事。卒謚文獻。

《稽瑞樓書目》　《張曲江集》二十卷，舊刻，二冊。

顧廣圻《張曲江集跋》　明黑口板，疑即成化九年丘瓊山所刊，分廿卷，與《新唐志》及《宋志》合，或館閣本，爲宋槧也。此萬曆四十一年時韶州刻，書估謂之祠堂本者是也。併作十二卷，甚謬，姑就之一校，除分卷外，未得言全復舊觀，不識宋槧尚在天地間否耳？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九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二十卷，明成化刊本，唐張九齡撰。邱濬重刊序，成化九年。

《奕慶藏書樓書目》卷四　《張曲江文集》十二卷。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　《曲江集》二十卷，唐張九齡撰。明成化九年邱濬刻本最善。萬曆甲申間南韶巡按王民順校刻本十二卷附錄一卷，明刻二張本僅詩賦二卷，雍正中張氏裔孫世緯等重刻十二卷本附《千秋金鑑錄》五卷，又一本題《張文獻集》十二卷，又有題《張子壽集》。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二十卷，明嘉

靖刊本，陳仲魚藏書。右唐右丞相謚文獻曲江張九齡子壽著。九齡事蹟具《唐書》本傳，唐宋二史《藝文志》俱載其集，二十卷。晁氏題《曲江集》，末有姚子彥《行狀》、呂溫《眞讚》、鄭宗珍《謚議》、徐浩《墓碑》，及《贈司徒敕》、元祐中鄧開序文，今皆失之。此本前爲成化九年瓊臺邱濬序，稱予生公六百餘年之後，童稚時嘗得韶郡所刊《金鑑錄》，讀之，灼知其僞，求公全集二十餘年，竟不可得。歲乙丑，始得鈔錄於館閣羣書中。期自備梓，道韶，適涂君障倅郡，偶語及之，太守毘陵蘇君轡、同知莆田方君新，謂此集乃韶之文獻，請留刻郡齋。後嘉靖十五年丙申，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以韶本授水部郎中新會鄧君一新文憲，於徽庠翻梓之，置於新泉新舍，而爲之序。按：序文不載，《甘泉集》中有陳仲魚印記。

又　《張子壽文集》二十卷，明刊本。張九齡，字子壽。此本大題在第一行下題《曲江集》三字，前列二十卷目錄，每卷前又有篇目，後接正文。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口上黑記白文字數。前無序，後有廣東韶州知府普安蔣思孝跋云：歲甲申，金谿如水王公持憲茲土，謀諸孝，洎二守秦君應驄、曲江令張君履祥刻焉。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九　《張曲江集》二十卷，明刊本，唐張九齡撰。明成化間邱文莊公得館閣藏本，手自鈔錄，屬韶郡太守江陰蘇韓刻之。案：陳氏《書錄》云：元祐中有鄧開刻本，後附姚子彥所作《行狀》、徐浩《神道碑》、鄭宗珍《議謚文獻狀》，此本無之，殆所謂蜀本是也。有文莊序、蘇韓跋。舊爲飛鴻堂汪氏藏書，卷首有「新安汪氏」、「啓淑信印」二朱記。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〇五　《曲江集》十二卷附《千秋金鑑錄》五卷《附錄》一卷，唐張九齡。雍正十年後裔張世鋼校刊，知韶州府事袁安昱序。此本出於邱本，有邱濬序。文莊得文淵閣所藏宋槧，錄傳於外。成化九年，韶守蘇韓刻之郡庠。序文十四篇，猶是明刻陋習，悉宜刪去。前有小像並唐文宗制。嘉靖甲辰，岳惟喬得之，因模一本遺守祠孫，知畫者謂爲吳道子眞跡，道子與公同時。像右有中書省印，上有阜陵題贊。此刻亦模入《金鑑錄》，的是僞撰，不知何人附入。附錄爲誥命碑銘。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八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明成化刊本，唐張九齡撰。邱濬重刊序，成化九年。

又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明萬曆刊本，唐張九齡撰。王民□序，萬曆十二年。楊起元序，萬曆十二年。柳希點序，萬曆二十七年。王循學後序，萬曆庚子。蔣杰序，萬曆戊戌。

《藝風藏書記》卷六　《曲江張文獻先生文集》十二卷，題後學謝正蒙編，萬曆甲申楊起元刻本，前有自序。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曲江集》二十卷，唐張九齡撰。明成化九年邱濬刊本，題《張子壽文集》。又一本，作《張文獻集》十二卷。又萬曆十二年南韶巡按王氏刊本十二卷附錄一卷。雍正中張氏裔孫世緯等重刊本十二卷，附《千秋金鑑錄》五卷。《千秋金鑑錄》，後人僞作，《存目》力斥之。〔續錄〕清順治中刊十二卷本。《四部叢刊》本。

《木樨軒藏書書錄》卷四　《張九齡集》六卷，唐張九齡撰。明銅活字印本。明活字本，與《太宗集》裝訂一式而收藏印記割去，當亦是千墨弇所藏。

《文奎堂書目・集部》　《張曲江全集》十二卷，唐張九齡。抄本。白紙。六本。

又　《張曲江全集》十二卷，明萬曆年刊。白紙。四本。

又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十二卷附錄一卷，雍正年刊。竹紙七本。又一部六本。

又　《張曲江集》二卷，明嘉靖刊二張集本。棉紙。二本。

又　《張曲江全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千秋金鑑錄》五卷，光緒年刊。白紙。六本。

《適園藏書志》卷一五　《曲江集》二卷《燕公集》二卷，明刻本。明嘉靖丁酉高叔嗣刻本。叔嗣序：收藏有曹溶朱文小印，「安樂堂藏書記」朱文、「明善堂覽書畫記」朱文兩長方印。高氏手跋曰：亳州薛考功君采，嘗以《曲江集》舊本借余，因次其詩，手定各從其類，加冠二賦，倩人錄出別存之。嘉靖甲申，蘇門山人題於吏部稽勳官舍。

《四庫目略》　《曲江集》二十卷，唐張九齡撰。明成化九年邱濬刊本，題《張子壽文集》。又一本，作《張文獻集》十二卷。萬曆十二年南韶巡按王氏刊本，十二卷附錄一卷。清雍正中張氏裔孫世緯等重刊本，十二卷，附《千秋金鑑錄》五卷。《千秋金鑑錄》，後人僞作，《存目》力斥之。清順治中刊

十二卷本。此本首尾完，具係邱濬從明文淵閣錄出，其卷目與《唐志》相合，蓋猶宋以來之舊本。九齡忠亮負重望，文章亦宏博典實。

《**受古書店舊書目錄・集部**》《曲江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千秋金鑑錄》五卷，雍正間精刊。六本。

《**粹芬閣珍藏善本書目・集部**》《二張詩集》：唐韶州張九齡《曲江集》二卷，唐雒陽張說《張燕公集》二卷。明嘉靖白棉紙精刊初印本，有莫友芝圖書印，四冊。

又《張曲江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唐張九齡著。明天啓精刊初印本，有蔣西圃藏書印、王氏信芳閣藏書印。

《**學海樓藏書總目錄・集部**》《曲江文集》十二卷，唐張九齡撰。重刊明本。六冊。

《**崇雅堂書錄**》**卷一一**《曲江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唐張九齡撰。雍正甲寅張世綱刻本，鵬雲校過。四庫著錄二十卷。

又《曲江集》十二卷附錄七種十四卷，唐張九齡撰。光緒庚寅張曉如校刻本。

《**書目答問補正**》**卷四**《曲江集》二十卷，唐張九齡。通行祠堂本。〔補〕《四部叢刊》影印明邱濬刻本二十卷，附錄一卷。

《**鄦范氏天一閣書目內編・劫餘書目第四**》《張曲江燕公合集》□卷，明高叔嗣編。明嘉靖丁酉刻本。存《曲江集》二卷，唐張九齡撰。水漬蟲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別集一**》《曲江集》二十卷。成化間，邱濬始從內閣錄出，韶州知府蘇韡爲刊行之。其卷目與《唐志》相合，蓋猶宋以來之舊本也。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一云：「近時粵中所刻《曲江公集》頗未精校，即如開卷載蘇子瞻一詩，其詞之俚不知出誰附會。其《金鑒錄》之僞，則阮亭《皇華紀聞》已辨之。」吳氏《繡谷亭薰習錄》云：「晁氏題《曲江集》二十卷，末有姚子彥《行狀》、呂溫《眞讚》、鄭宗珍《謚議》、徐浩《墓碑》及《贈司徒敕》，今惟浩碑與敕存，餘則幷元祐中鄧開序亦失之，益以歷官制，蓋錄之《文苑英華》，《內閣書目》亦題二十卷，豈舊本猶在耶？」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一**明本《張曲江詩集》跋：題「尚書右丞相文獻公韶州張九齡子壽撰」。明嘉靖刊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分卷爲二，卷一頌、贊、賦、四言詩、五古，卷二五絕、五律、七律、五排、雜言。按：《曲江集》二十卷，唐、宋《藝文志》均載之，明成化時丘瓊山始從館閣鈔出，付韶州太守蘇韡刻之。嘉靖十五年湛若水又以韶本翻刻於徽庠。余舊獲一嘉靖本，爲袁又愷所藏。此二卷本，祇載韻文及詩，與張說之同刻，號《二張集》，前後無序跋，不審爲何人所彙梓也。卷首鈐有「如皋縣學尊經閣藏書」朱文木記。辛巳十月下澣，藏園老人識於企驎軒。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張子壽文集》二十四卷，唐張九齡撰。明成化刊本，十一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雙闌。前序缺，每卷標題下題「曲江集」三字，各卷目錄下接本文，版心陰文記字數。按：此與武溪集同時所刊，乃丘瓊山刻於廣東者，嘉靖本從此出，然已改易行款矣。（陶蘭泉藏書。庚申）

又《**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唐張九齡撰。明嘉靖刊本，十行二十字，板心下方記刊工人名。前成化九年丘濬序。每卷目列文前。清袁廷檮鈔補缺葉。後有徐康識語二行：「明成化年邱瓊山鈔館閣本重刻，舊藏袁氏五硯樓中，有鈔補，皆壽皆先生筆。徐康。」鈐有「五硯樓」（朱）、「從古齋」（朱）、「廷檮之印」（朱）、「五硯樓袁氏收藏金石圖書印」（朱）、「袁又愷氏」（朱回文）。據《八千卷樓書目》，此本乃嘉靖十五年新會鄧一新刻於徽庠新泉新舍。友人保山吳慈培又爲鈔補缺葉二張，故人遺迹，可寶也。沅叔。（余藏。丙辰）

又《**張曲江詩集**》二卷，唐張九齡撰。明嘉靖刊二張集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卷一頌、贊、賦、四言、五古，卷二五絕、五律、七絕、五排、雜言。鈐有「如皋縣儒學尊經閣藏書」朱文木記。（余藏）

《**著硯樓書跋**》明成化本《張曲江集》。《曲江集》，以明成化九年邱濬刊二十卷本爲最古，成化以前未見傳本。明《文淵閣書目》著錄《曲江文集》二部，亦未著明何刻。據成化本邱濬序云「從館閣羣書中手自鈔錄」，疑所據當是掇拾而成，或未見專集也。後萬曆王氏刊十二卷本，未知所據何自。清雍正中張氏裔孫世緯等重刊十二卷本，後附《千秋金鑑錄》五卷。《金鑑錄》一書，前人已灼知其僞，張氏後人不加省察，貿付重雕，則其本之不足重，抑可見矣。近年涵芬樓影印《四部叢刊》，所據亦成化之本，蓋舍是莫屬矣。予所藏成化本，有鄉先輩張學安先生藏印，與涵芬樓影印本同出一源，惜尾缺數葉。此本字體結構，已開嘉、隆氣息，十年前得諸賈人之手，破碎

殘醫，不能觸手，爰付重裝，存諸篋衍，經亂未失，滬寓展讀，恍親舊覿矣。

藝文

杜甫《八哀詩・故右僕射相國曲江張公九齡》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潁。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黽。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骨驚畏曩哲，鬢變負人境。雖蒙換蟬冠，右地恧多幸。敢忘二疏歸，痛迫蘇耽井。紫綬映暮年，荊州謝所領。庾公興不淺，黃霸鎮每靜。賓客引調同，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綺麗玄暉擁，牋誄任昉騁。自我一家則，未闕隻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

皎然《讀曲江集》　相公乃天啓，人文佐生成。立程正頹靡，繹思何縱橫。春杼弄綢綺，陽林敷玉英。飄然飛動姿，邈矣高簡情。後輩驚失步，前脩敢爭衡。始欣耳目遠，再使機慮清。體正力已全，理精識何妙。昔年歌陽春，徒推郢中調。今朝聽鸞鳳，豈獨蘇門嘯。帝命鎮雄州，待濟據上流。才兼荊衡秀，氣助瀟湘秋。逸蕩子山匹，經奇文暢儔。沈吟未終卷，變態紛難數。耀耳代明璫，襲衣同芳杜。愔愔聞玉磬，寤寐在靈府。

吕温《張荊州畫讚并序》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有唐之鯁亮臣也。開元二十年後，玄宗春秋高矣，以太平自致，頗易天下。綜覈稍怠，推納寖廣，君子小人，摩肩於朝，直聲遂寢，邪氣始勝，中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生人爲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秉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諫，大必諍，攀帝檻，歷天階，犯雷霆之威，不霽不止。日月之蝕，爲公卻明。虎而冠者，不敢猛視。羣賢倚賴，天下仰息，凜乎千載之望矣。不虞天將啓幽薊之禍，俾姦臣負乘，以速致戎，詐成讒勝，聖不能保，褫我公衮，窴於侯服。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既塞而誠彌堅，憂而不怨，終老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通，在泰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久憒荒政，樂與羣下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否極之變。姚宋坐而乘之，舉爲時要，動中上急，天光照身，宇宙在手，勢若舟楫相得，當洪流而鼓迅風，崇朝萬里不足怪也。開元末，天子倦於勤而安其安，高視穆清，霈然大滿，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荊州起而扶之，舉爲時害，動咈上欲，日與讒黨抗衡於交戟之中，勢若微陽戰陰，衝密雲而吐丹氣，歘耀而滅，又何難乎！所痛者，逢一時，事一聖，踐其跡，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有成有不成，況乎差池草茅，沈落光耀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曹溪沙門靈澈，雖脫離世務，而猶好正直，得其圖像，因以示予，覩而感之，乃作讚曰：唐有棟臣，往矣其邈。世傳遺像，以覺後學。德容恢異，天骨峻擢。波澄東溟，日照太嶽。具瞻崇崇，起敬起忠。貌與神會，凜然生風。氣蘊逆鱗，色形匪躬。當時曲直，如在胸中。鯤鱗初脫，激海以化。羊角中顛，摩天而下。無喜無慍，亦如此畫。嗚呼爲臣，儆爾夙夜。

解縉《過曲江謁張九齡祠》　停舟曲江滸，弔古謁遺祠。偉哉始興公，遺澤芬在斯。堂傾風雨萃，碑斷苔蘚滋。芳春奠行旅，落日歸文貍。唐宮甘無事，衡鑑良獨持。弼諧展嘉猷，讜論非詭隨。雖雖朝陽鳳，粲粲補袞絲。側聞卧病沒，九廟烟塵飛。

李昌祺《曲江拜張文獻公祠》　嶺海號多士，開先始興公。大名照宇宙，信史書勳庸。遂令曲江重，媲美中州崇。精誠日星貫，俎豆春秋隆。緬懷廊廟上，蹇蹇王臣躬。

楊慎《補杜子美哀張九齡詩》　相國生南紀，蔚爲曲江彦。山接韶音峰，秀鍾重華甸。風雅既葳蕤，聲名籲葱倩。登庸伊呂科，敷奏姚宋羨。珠澤隨侯雙，玉林郤詵片。九重集神仙，咫尺生顧盼。陸謝擅緣情，沈范采餘絢。九遷帝獨奇，三臺師錫薦。補袞綴宗彝。用藥必瞑眩，防乎貴未然。介焉斷幾見，狐媚蕩主心。狼子紆皇眷，金鏡倏垢塵。玉弩驚晴霽，蓼斐偃月堂。棄捐秋風扇，罷動漁陽鼙。蟲飛太極箭，朱鸞奔咸京。青騾乘蜀傳，棧閣雨淋鈴。宛洛颺迴縣，蜚雁愁仰霄，昆蹄怯升甗。噬臍漫天泣，回腸嶺南奠。精已箕尾騎，魂猶螭頭戀。絕綫國步危，規瑱忠言賤。青史篆崢嶸，翠珉藤趺蔓。誰珍徐孺碑，彫蟲但黃絹。

陳獻章《讀張曲江撰徐聘君墓碣》　杜陵烟艇曾來否，相國銘章今在亡。千古我能生感激，一碑誰可借輝光。江波自映蒲輪返，原草還沾絮酒香。事

異鑿壞終遠去，鴻冥天闊道□常。

王守仁《**擬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録表**》　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具官臣張九齡上言：恭遇千秋聖節，謹以所撰《千秋金鑑録》進呈者。臣九齡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古訓有獲，□憲無愆，自昔致治之明君，莫不師資於往典，故武王有洪範之訪，而高宗起舊學之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乃武乃文，好問好察，赤龍感唐堯之瑞，白魚兆周武之興，是以誕應五百載之昌期，而能起紹億萬年之大統。時維八月，節屆千秋，凡茲鼎軸之臣，皆有寶鏡之獻，祝頌所寓，恭敬是將。臣九齡學本面牆，忠存自牖，竊謂群臣所獻，雖近正冠之喻，揆諸事君以禮，尚虧懋德之規。顧瓌奇之珍，則尚方所自有，而珠玉是寶，雖諸侯以爲殃。仰窺文皇以人爲鑑之謨，竊取伏羲制器尚象之義，覃思古昔，效法丹書，粗述廢興，謬名金鑑。蓋搜尋舊史，無非金石之言，而採掇前聞，頗費陶鎔之力。躬鉛槧以實録，敢粉飾乎虛文，鼓鑄堯舜之模，鑪冶商周之範，考是非之迹，莫遁妍媸，觀興替所由，眞如形影。彼六經之道，夫豈不明，而諸子之談，亦寧無見？顧恐萬幾之弗暇，願攬一得而少裨。雖未能如賈山之至言，或亦可方陸生之新語。善可循而惡可戒，情狀具在目前，亂有始而治有原，儀刑視諸掌上。公私具燭，光涵陽德之精，幽隱畢陳，寒照陰邪之膽。蓋華封之祝，未罄於三，而魏徵所亡，聊獻其一。若陛下能自得師，或亦可近取諸此，視遠亦維明矣。反觀無不瞭然，誠使不蔽於私，自當明見萬里，終能益磨以義，固將洞察纖毫。維茲昧爽所需，用爲緝熙之助。伏願時賜披閱，無使遂掩塵埃。宜監於殷，勵周宣之明發。顧諟天命，效成湯之日新。永惟丕顯之昭昭，庶識微衷之耿耿。月臨日照，帝德運於光天。嶽峙川流，聖壽同於厚地。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述《千秋金鑑録》隨表上進以聞。

文徵明《**張曲江遺像贊**》　張公豐儀醞藉，意氣崢嶸，文章爾雅，志節公清。郊祀之疏，早已占其卓識。金鏡之録，益以見其忠貞。

朱彝尊《**謁張曲江祠**》　峻坂盤神樹，陰崖鑿鬼工。芳塵羽扇冷，春燕玉堂空。不覩關門險，誰開造化功。經過遺像肅，千載嶺雲東。

趙執信《**曲江詠文獻公**》　覽古江仍曲，懷公我欲愁。無心應避隼，作扇不禁秋。汗竹迷金鑑，琴泉咽寢丘。憑誰問風度，山鬼競搔頭。

又《**張曲江祠**》　丞相祠前古木齊，舊開關路俯丹梯。君王底事憂南越，不遣經營劍閣西。

張之洞《**張九齡**》　辭達風清兩義均，輕縑大練濟時臣。微之浮豔荆公險，敢告衡文薦士人。

雜録

《**大唐新語・匡贊**》　張九齡，開元中爲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送就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穢貊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曰：「祿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誤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齡之先覺，詔曰：「正大廈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雄名，歿則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實存於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岳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蓍龜。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贈司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開元天寶遺事・精神頓生**》　明皇每朝政有闕，則虛懷納諫，大開士路。早朝百辟趨班，帝見張九齡風威秀整，異於衆僚，謂左右曰：「朕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

又《**□案**》　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所不察。每有公事赴本司行勘，胥吏輩未敢訊劾，先取則於九齡。囚於前面分曲直，口撰案卷，囚無輕重，咸樂其罪。時人謂之「張公口案」。

《**容齋續筆・唐制舉科目**》　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爾，其實與諸科等也。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經邦治國、材可經國、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藻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呂策問殊平平，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循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鑒。」次及「越騎佽飛，皆出畿甸，欲均井田於要服，遵丘賦於革車」，并安人重穀，編戶農桑

之事，殊不及爲天下國家之要道。則其所以待伊呂者亦狹矣。九齡於神龍二年中材堪經邦科，本傳不書，計亦此類耳。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杜少陵六》《八哀張九齡》詩：「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張九齡家傳》：「九齡初生，母夢九鶴從天而下」，恐少陵用此事。

陳維崧《嘉定侯掌亭先生誄》《青棠集》：張九齡送芋與蕭炅，書稱蹲鴟，炅不學，答曰：「損惠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

王灣

論述

綜論

《河嶽英靈集・王灣》灣詞翰早著，爲天下所稱最者，不過一二。遊吳中，作《江南意》詩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詩人以來，少有此句。張燕公手題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爲楷式。又《揚衣篇》云：「月華照杵空隨妾，風響傳砧不到君。」所有衆製，咸類若斯。非張、蔡之未曾見也，覺顏、謝之彌遠乎。

《石洲詩話》卷一王尉灣詩句，張燕公手題政事堂。殷璠謂「詩人已來，少有此句」。至其《終南山》一篇，亦自超偉，非復唐初諸公平迤之製。

《近體秋陽》卷二灣詩精思俊氣，如極秀邁人，雖布襪芒鞵，必剪製不同，迥出塵外。每讀一作，使人志意繇說，肘腋騫然，未可以一時盛名諸君漫爲匹儗者也。

分論

《奉使登終南山》《唐詩歸》卷六：「常愛南山遊，因而盡原隰」，鍾惺云：有意無意，妙得「遊」理。「數朝」四句，鍾惺云：細。「倚巖」四句，鍾惺云：入異境，逢異人，是遊山第一快事，四句寫出。「潭深鳥空立」，鍾惺云：「立」字寫出山境。「漸平逢車騎」，鍾惺云：五字是遊記中轉語、結語，然妙在是詩不是文。「榮進何妄執」，譚元春云：可止。鍾惺云：自首至尾，一篇遊山記。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造句妍麗。

《奉和賀監林月清酌》《近體秋陽》卷二：（「搖花」句）此疏「清酌」，瑣細而風流，妍婉而浩落，兩法相背，而二美相兼，妙。

《次北固山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半山老人二》：《冷齋夜話》云：「荆公言：前輩詩『風定花猶落』，靜中見動意，『鳥鳴山更幽』，動中見靜意。山谷云：『此老論詩，不失解經旨趣，亦可怪耳。』唐人詩有曰『海日生殘夜，江春入暮年』者，置早意於殘晚中。又曰『驚蟬移別樹，翻雀墮閑庭』者，置靜意於喧動中。東坡作《眉子研詩》：『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卻月爭新奇，遊人指點小鸞處，中有漁陽胡馬嘶。』用此微意也。」《瀛奎律髓》卷一〇：方回評：唐人芮挺章天寶三載編次《國秀集》，《唐書・藝文志》、宋《崇文總目》中無之。元祐三年戊辰劉景文得之蠹古書者，以傳曾彥和，曾以傳之賀方回，題云《次北固山下作》，於王灣下注曰：洛陽尉。而天寶十一載殷璠編次《河岳英靈集》取灣詩八首，此爲第六，題曰《江南意》，詩亦不同，前四句曰：「南國多新意，東行伺早天。潮平兩岸失，風正一帆懸。」世之所稱「海日」、「江春」一聯同外，尾句不同，曰：「從來觀氣象，惟向此中偏。」似不若《國秀》之渾全，兼殷璠語亦不成文理、可笑云。又：馮舒評：「失」字別致。又：馮班評：方君云「前四句曰」云云，應從此。又：何義門評：方說「不若《國秀》之渾全」，非是。又：紀昀評：二句最拙。「闊」一作「失」，然「失」字有斧鑿痕，唐人不甚用此種字，歸愚主之，未是。又：馮班評：腹聯絕唱。北固山絕唱。又：查慎行評：大曆以後無此等氣格矣。又：何義門評：不惟名句，而亦治象。武、韋繼亂，忽睹開元之政，四海皆目明氣蘇也。又：紀昀評：五、六全是鍛煉工夫。《唐詩直解》卷三：

皇甫子循曰：王灣《北固》之作，燕公揭以表署，才聞兩語，已歎服於羣衆。【略】美豈在多哉！中聯眞奇秀而不朽。《唐詩歸》卷六：「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鍾惺云：眞奇秀。譚元春云：不朽。《唐詩訓解》卷三：三、四工而易擬，五、六淡而難求。又曰：此泊舟北固而叙江中之景，因風氣之異而起故國之思也。《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九：徐充曰：此篇寫景寓懷，風韻灑落，佳作也。《詩源辯體》卷一三：古人爲詩不憚改削，故多可傳。【略】嘗觀唐人諸選，字有不同，句有增損，正由前後竄削不一故耳。【略】《國秀集》載王灣《次北固山下作》。【略】《河嶽英靈集》首二句作「南國多新意，東行伺早天」，第三句作「潮平兩岸失」，末二句作「從來觀氣象，惟向此中偏」，題曰《江南意》。其工拙更爲霄壤。若謂後人竄易，豈至幷其題而易之耶？《唐詩鏡》卷九：王灣此詩，世賞已久，余閱之了無佳處。「潮平」二語，俚氣殊甚。「海日生殘夜」，略有景色。「江春入舊年」，此溷語耳。余且問舊年景象何似？今下此語，將謂意入感慨，語病突矣。且一切物色，何處不可云入舊年？此非一套語耶！張說手題此詩，示爲楷式，緣說平生詩好華美，一見此作，便謂雅澹，其實非也。《唐風定》卷一三：高奇與日月常新，非羣倣可得。《唐詩評選》卷三：的是江南風景，非特語似，抑亦神肖。又：此詩見《全唐詩話》，其傳舊矣。《品彙》據別本作「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鴈洛陽邊。」不但蹇拙，失作者風旨，且路由青山，舟行綠水，是舟車兩發，背道交馳矣。北固，江間一卷石耳，安所得青山外之有路邪？頷腹二聯取景和美，了無客路之感。「鄉書」、「歸鴈」，其來無端。「洛陽邊」三字，湊泊趁韻，此必俗筆妄爲改竄，竊取少陵「戎馬關山」、崔顥「日暮孤舟」之意，割裂補綴而成。乃不知杜詩「吳楚」「乾坤」之句，早成悲響，崔作「歷歷」「萋萋」之語，已寓遠懷。其上有金者，其下有玉；其上有酒者，其下有食，故曰八風從律而不姦。今使以「河洲」、「黃鳥」起棄婦之怨，「谷雍」、「下泉」興好逑之樂，人項鳥膺，亦積驚之府矣。自當仍存原璧。捐其粮莠，庶使依永和聲，羣分類聚爾。《載酒園詩話・疑誤》：王灣《北固山下》曰：「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或作「兩岸失」，非是。凡波浪洶湧，則隔岸不見，波平岸始出耳。「闊」字正與「平」字相應，猶「懸」字與「正」字相應。若使斜風，則帆欹側不似懸矣。《唐詩選勝直解・五言律詩》：「客路」，是目中所見。「行舟」，則身在舟中矣。「潮平」、「風正」，江行快事也。日行地中，轉東則五更雞唱，是生於殘夜也。江上逢春，則立春在臘月，是入舊年也。雁足傳書，鄉書可達，自慰之也。《唐詩解》卷三七：此泊舟北固，而叙江中之景，因風氣之異，而起故園之思也。海上之日未旦而生，江南之春方冬而動，則與洛中異矣。故欲因歸鴈而附以書。《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〇：「兩岸失」，言潮平而不見兩岸也。別本作「兩岸闊」，少味。江中日早，客冬立春，本尋常意，一經錘鍊，便成奇絕。與少陵「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一種筆墨。五六語張燕公手書進士堂，以示楷式。《說詩晬語》卷下：詩不可不造句。江中日早，殘冬立春，亦尋常意思，而王灣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經錘鍊，便成警絕，宜張曲江懸以示人。《唐詩從繩》（不分卷）：五六以「殘夜」反挑「早」字，以「舊年」反挑「新」字，名正意反挑法，亦奇秀不可言。「何處達」，言無處達也。洛陽正在邛雁邊，鄉書却從何處達，深見思鄉之情，順看即不然。此唐人句調，粗心人未易識也。《唐詩箋注》卷一：「潮平」一聯，寫得宏闊，非復尋常筆墨。至「海日」二句，更非思擬所及。日出則曉矣，偏說「殘夜」。春到歲除矣，却說「舊年」。而確不可易。總妙在「生」字、「入」字上落想。鍊句奇甚。玩此一聯，更多傷感情思，故有落二句。「歸雁洛陽邊」，望其故鄉也。《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七：「潮平兩岸失」，「失」字鍊。《峴傭說詩》：「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倒裝法也。《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卷三：陳德公先生曰：【略】蓋是侵曉行舟，復值歲前春旦，字字工刻，作語故極婉琢，足以膾炙一時。又評：五六「殘夜」、「舊年」，字法作意不必言，著「海」、「江」二字更爲增致。《養一齋詩話》卷八：殷璠《河嶽英靈集》選王灣《江南意》云：「南國多新意，東行伺早天。潮平兩岸失，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從來觀氣象，惟向此中偏。」芮挺章《國秀集》選王灣《次北固山下》云：「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殷、芮皆唐人，何所傳各異如此？愚按「兩岸闊」「闊」字，不如「失」字之雋，而首尾四句，當以芮選爲正，殷選首尾詞意，殊欠老成。沈歸愚《別裁》亦主芮氏，而「失」字獨從殷氏，未免任意取攜。王新城刪纂殷、芮選本，不加考訂，至《三昧集》，乃從芮氏，但注曰「一本作《江南意》」云云

而已。

《**觀搗箏**》《唐詩歸》卷六：（前四句）王稚欽詩本此，只覺古人深厚。「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鍾惺云：結得無意而深。《彙編唐詩十集》壬集一三：唐云：字字鍊，字字響，切而不滯，緩而有情，堪於樂譜中壓卷。《唐詩矩・五言律詩二集》：全篇直叙格。三四承一二，五六又承三四，七八又承五六，銜尾而下，章法極緊。閱「柱促語分明」五字，便宛然玉房素手刺刺對彈。絃不能語，分明似語。詩不能畫美人，亦分明從紙上出一美人矣。艷而清，便非俗艷。

傳記

《**新唐書・馬懷素傳**》行沖知麗正院，又奏紹伯、利徵、【略】（王）灣、【略】入校麗正書。【略】灣，洛陽尉。

《**唐詩紀事・王灣**》灣，登先天進士第，開元初，爲滎陽主簿。馬懷素欲校正羣籍，灣在選中，各部撰次。後爲洛陽尉。

《**唐才子傳・王灣**》灣，開元元年常無名榜進士，與學士綦毋潛契切。詞翰早著，爲天下所稱。往來吳、楚間，多有著述。【略】曾奉使登終南山，有賦，志趣高遠，識者不能棄焉。

裴耀卿

王維《**裴僕射齊州遺愛碑**》夫爲政以德，必世而後仁。齊人以刑，苟免而無恥。則刑禁者難久，百年安可勝殘！德化者效遲，三載如何考績？刑以助德，猛以濟寬，期月政成，成而不朽者，惟公能之。公名耀卿，字燭之，河東聞喜人也。益爲帝虞，實相帝舜。非子其胄，而邑諸裴。在漢者爲水衡，在魏者守代郡。十三代祖徽，魏益、豫、雍、兗、徐五州刺史，蘭陵武公。源於大賢，派以俊德，世濟其美，不隕其名矣。曾祖正，隋散騎常侍、長平郡贊理。祖昚，皇朝洛南、南鄭二縣令，著族斯茂，衣冠未敢爭雄。繼世皆賢，英彦無出其右。故有常侍、縣君，遞輝迭映。父守眞，太常博士判駕部、夏官員外、今上楚王府諮議參軍、邠寧二州刺史，贈晉、兗、沂三州刺史。文儒之宗伯，禮樂之本源，藉業雖曰承家，復始由乎種德。再典大郡，二爲仙郎，舉十大夫，是則是斁，且年不及壽，而位未稱德。朝多其能，歿而獨贈。公則晉州之第三子也。語而能文，有識便知。爲兒則量過黃髮，未仕而心在蒼生。伯達試經，炎子應詔，古之人也，我不後之。八歲神童舉，試《毛詩》、《尚書》、《論語》及第，解褐補祕書省校書郎，歷睿宗安國相王府典籤。東觀載筆，班固名香；西園賦詠，劉楨氣逸。轉國子主簿、檢校詹事府丞。學識宜在儒林，風度雅膺儲宋，河南府士曹參軍、考功員外郎。公府屈廊廟之才，曹無留事；仙郎明黜陟之法，野無遺賢。右司、兵部二郎中，長安縣令。其在含香，一臺推妙；以之製錦，四海是儀。公之斷獄也，必原情以定罪，不阿意以侮法。是以小失天旨，出爲此州刺史。公推善於國，不稱無罪；思利於人，志其屈己。戮豪右以懲惡，一至無刑；旌孝弟以勸善，洪惟見德。然後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行之一年，郡乃大理。襁負而至，何憂乎蕩析之人，路不拾遺，何畏乎穿窬之盜。既富之矣，汲黯奚取於開倉；使無訟乎，仲由何施其折獄！居無何，詔封東嶽，關東列郡，頗當馳道，至於犧牲玉帛，資糧屝屨，其或不供，爲有司所劾，因而厚斂，非天子之意，豐省之度，多不得中，故二千石有不能受事於宰旅者矣。季孫請魯視邾滕，濤塗恐師出陳鄭，抑爲是也，公盡事君之心，且曰從人之欲。萬斯箱之粟，兹乃如京；百執事之人，於我乎館。四封之境，二爲帝庭；一郡之賦，再粒天下。士卒林會，馬牛谷量，皆投足獲安，端拱取給。無虞燥溼，不畏寇盜。草莽之中，用能便其體；羈紲之外，無所勞其力。天朝中貴，持權用事，厚爲之禮，則生我羽毛；小不如意，則成是貝錦。公享有常牢，覩無私幣，冒貨賄者，我以爲仇；淫芻蕘者，吾所能禦。至於急宣中旨，暴征庶物，或命嘉蔬，先春當薦，錫貢珍果，非土所生，舉是一隅，其徒千計，皆曾不旋踵，若取諸懷，又不知其備預之所以然也。謂饋牢竭矣，而家有餘糧。謂疲勞甚矣，而人有餘力。豈非積年之儲，用之有度；終身之逸，使之有時。不然，班貢藝事，輕重以列，我視子男之國，而倍公侯之征，今日之事，我爲上也。大駕還都，分遣中丞蔣欽緒、御史劉日政、宋珣等巡

按，皆嘉公之能，奏課第一，公未受賞，朝而歸藩。天災流行，河水決溢，蝗蟲避境，雖馬棱之化能然，洪水滔天，固帝堯之時且爾。高岸萃以雲斷，平郊豁其地裂，噴薄雷吼，沖融天迴，百姓巢居，主客有其家室，五稼波殄，沼毛荒於畎畝，公急人之虞，分帝之憂，御衣假寐，對案輟食，不候駕而星邁，不入門而雨行，議隄防也。至則平板幹，具餱糧，揆形略趾，量功命日。而赤岸成谷，白濤亘山，雖有呂梁之人，盡下淇園之竹，無能爲也。乃有壞防之餘，衝波且盡，僅在而危同累卵，將墜而間不容髮，公暴露其上，爲人請命。風伯屏氣以遷迹，陽侯整波而退舍。又王尊至誠，未足加也。然後下密楗，搴長茭，土簣雲積，金鎚電散，公親巡而撫之，慰而勉之。千夫畢飯，始就飲食，一人未息，不歸蘧廬。惰者發憤以躡勤，懦者自強以齊壯。成之不日，金隄峨峨，下截重泉，上可方軌，北河迴其竹箭，東郡鬱爲桑田。先是朝廷除公宣州刺史。公惜九仞之垂成，恐衆心之或怠，懷絲綸之詔，密金玉之音，率負薪而益勤，親執扑而彌勵。既成，乃發書示之，皆捨畚攀轅，廢歌成泣，淚洏濟袂，澤陰魯郊，哀哀號呼，不崇朝而達四境。噫！公之視人也如子，人之去公也如父。宜其升聞於天，司我五教。公之富人也以簡，簡則不擾，而人得肆其業。非富歟？公之愛吏也以嚴，嚴則畏威，而吏不陷於罪。非愛歟？是其大旨也。至若沛郡謂爲神明，淮陽謝其清淨，尊經於學校，魯風載儒，加信於兒童，齊人不詐。明閒視聽，其察姦也無全，曉習文法，於決事乎何有？六義之製，文在於斯，五車之書，學半於我。其爲身計，保乎忠貞，將爲孫謀，貽以清白。熊軾之貴，子弟夷於平人，龍門則高，賓客不遺下士。非禮不動，出言有章。語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其是之謂乎？維也不才，嘗備官屬，公之行事，豈不然乎？維實知之，維能言之。況夫婦男女，思我遺愛者，吟詠成風。耆艾人吏，願頌清德者，道路如市。則王褒所講，奚斯之頌，美政盛德，綴詞之士，固未嘗闕如也。維敢拒之哉！頌曰：童子何知兮公邁成人，大不必佳兮公德日新，天生德於公兮遺此下民。天子命我兮守茲東郡，人調公以謫去兮不能致訓，公曾不私己兮政聲益振。惟歲十月兮帝封岱宗，千乘萬騎兮行幸山東。小郡之賦兮再粒萬邦，豐不盈儉不陋兮公之舉也得中。河爲不道兮離常流以痡毒，不用一牲兮不沈一玉，身當中流兮馮夷感而避賢，敕陽侯兮使卻走夫洪漣。板築既具兮薪又屬，庶人欣以就役兮高岸崛起於深谷，人降邱宅土兮桑田鬱以載綠。行無五馬兮食不載味，惠恤鰥寡兮威讐黠吏。公之德兮曾無與二，人思遺愛兮淚淫淫，歲久不衰兮至今。性與天道吾不得聞兮，誌其小者近者兮已是過人之德音。

《舊唐書・裴耀卿傳》　裴耀卿，贈戶部尚書守眞子也。少聰敏，數歲解屬文，童子舉。弱冠拜祕書正字，俄補相王府典籤。時睿宗在藩，甚重之，令與掾丘悅、文學韋利器更直府中，以備顧問，府中稱爲學直。及睿宗升極，拜國子主簿。開元初，累遷長安令。長安舊有配戶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儲蓄之家，預給其直，遂無姦儁之弊，公私甚以爲便。在職二年，寬猛得中，及去官，縣人甚思詠之。十三年，爲濟州刺史。其年，車駕東巡，州當大路，道里綿長，而戶口寡弱，耀卿躬自條理，科配得所。時大駕所歷凡十餘州，耀卿稱爲知頓之最。又歷宣、冀二州刺史，皆有善政，入爲戶部侍郎。二十年，禮部尚書、信安王禕受詔討契丹，詔以耀卿爲副。俄又令耀卿賚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就部落以給之。耀卿謂人曰：「夷虜貪殘，見利忘義，今賚持財帛，深入寇境，不可不爲備也。」乃令先期而往，分道互進，一朝而給付幷畢。時突厥及室韋果勒兵邀險，謀劫襲之，比至而耀卿已還。其冬，遷京兆尹。明年秋，霖雨害稼，京城穀貴。上將幸東都，獨召耀卿問救人之術，耀卿對曰。【略】上深然其言。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語在《食貨志》。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腳錢三十萬貫。或說耀卿請進所省腳錢，以明功利。耀卿曰：「此蓋公卿盈縮之利耳，不可以之求寵也。」乃奏充所司和市、和糴等錢。明年，遷侍中。二十四年，拜尚書左丞相，罷知政事，累封趙城侯。時夷州刺史楊濬犯贓處死，詔令杖六十，配流古州。耀卿上疏諫。【略】俄而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立功還，詔加河西、隴右兩節度使，仍令經略吐蕃。嘉運既承恩寵，日夕酣宴，不時赴軍。耀卿密上疏曰：「伏見蓋嘉運立功破賊，更委兩軍，以勇果之才，承戰勝之勢，吐蕃小醜，不足殲夷。然臣近日與其同班，觀其舉措，精勁勇烈，誠則有餘，言氣矜誇，恐難成事。莫敖狃於蒲騷之役，舉趾稍高，《春秋》書之爲懲誡。恐其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入秋防邊，日月稍逼，接對人吏，須識其宜。今將撫邊軍，未言發日，若臨事始去，人吏未識，雖決在一時，恐將非制勝萬全之道。況兵未訓練，不知禮法，人未懷惠，士未同心，求其忘性命於一時，憚嚴刑於少選，縱威逼而進，因而立功，恐非師出以律，久長之義。又萬人性命，決在將軍，不得已而行之，鑿凶門而即路。今酣宴

朝夕，優渥有餘，亦恐非愛人憂國之意，不可不察。若不可迴換，即望速遣進途，仍乞聖恩，勗以嚴命。」疏奏，上乃促嘉運赴軍，竟以無功而還。天寶元年，改爲尚書右僕射，尋轉左僕射。一歲薨，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謚曰文獻。

《唐詩紀事・裴耀卿》　耀卿爲宣州刺史日，張九齡經當塗界，以詩寄之。又有《江上使風》詩寄耀卿云：「江路與天連，風帆何淼然。遙林浪出沒，孤舫鳥聯翩。常自千鈞重，深思萬事捐。報恩非徇祿，還逐賈人船。」耀卿和當塗詩云：「茂先實王佐，仲舉信時英。氣睹衝天發，人將下榻迎。珪符肅有命，江國遠徂征。九派期方越，千鈞或可輕。高帆出風迴，孤嶼入雲平。遄邁嗟于役，離憂空自情。飾簪陪早歲，接壤廁專城。曠別心彌軫，宏規義轉傾。徒然恨饑渴，況乃諷瑤瓊。」再酬《使風見示》云：「茲地五湖鄰，艱哉萬里人！驚飆翻是託，危浪亦相因。宣室才華子，金閨諷議臣。承明有三入，去去速歸輪。」

《唐國史補》卷上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時在東都。因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稹山、張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待冬中。」是時李林甫初拜相，竊知上意，及班旅退，佯爲蹇步。上問：「何故腳疾？」對曰：「臣非腳疾，願獨奏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焉用擇時？假有妨于刈穫，則獨可蠲免沿路租稅。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說。自此駕至長安，不復東矣。旬日，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焉。

崔翹

孫逖《授崔翹等諸州刺史制》　門下：中散大夫前使持節滑州諸軍事守滑州刺史上柱國崔翹等，詞學爲門，貞廉作吏。竝久從官序，能效公心。禮及既祥，皆聞於俯就，才有所適，宜在於分官。可依前件。

又《授崔翹尚書右丞制》　門下：司會之府，尤重於紀綱，舉能而官，必愼於名器。大中大夫守河南郡太守本道採訪處置使上柱國崔翹，文儒纘業忠（闕六字）爲徇公之節。歷官滋久，更事亦多。南省缺員，中朝選舊。宜取才於攬轡，更馳名於握管。可守尚書右丞，散官如故。

王丘《授崔翹中書舍人制》　門下：朝議大夫守給事中崔翹，學行自中，方直形外，明而能晦，簡不違謙。始方蔚於文章，終激揚於吏道。駮議既久，要密遞遷。宜自珥貂之司，俾參鳴鳳之掖。可守中書舍人，散官如故。

《送友人使夷陵》　《唐詩鏡》卷七：五、六入雅。

《鄭郎中山亭》　《唐詩鏡》卷七：語氣亦雅。

《銅雀臺》　《唐詩鏡》卷七：意不正當。

曲石藏拓片《李暐墓誌銘》　時諫議大夫李麟【略】奏公爲判官【略】，皇華之選，時論攸歸。復命除本寺丞。東都留守、禮部尚書崔翹，又奏爲判官。【略】天寶十三載十二月十三日終於京兆府咸寧縣□政里之私第。春秋五十有八。

《舊唐書・崔融傳》　二子：禹錫、翹，開元中，相次爲中書舍人。

又《崔慎由傳》　曾祖翹，位終禮部尚書、東都留守。

《新唐書・崔融傳》　六子，其聞者禹錫、翹。【略】翹，禮部尚書，贈荆州大都督，謚曰成。

《唐語林》卷八《補遺》　春官氏每歲選升進士三十人，以備將相之任，【略】神龍元年以來，累爲主司者：房光庭再，太極元年、開元之年，【略】已前並考功員外郎。姚奕再：開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始命春官小宗伯主之。崔翹三，開元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

席豫

《舊唐書・文苑傳中・席豫》　席豫，襄陽人，湖州刺史固七世孫，徙家河南。豫進士及第。開元中，累官至考功員外郎，典舉得士，爲時所稱。三遷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相次掌制誥，皆有能名。轉戶部侍郎，充江南東道巡撫使，兼鄭州刺史。入爲吏部侍郎，玄宗謂之曰：「卿以前爲考功，職事修舉，故有此授。」豫典選六年，復有令譽。天寶初，

改尚書左丞。尋檢校禮部尚書，封襄陽縣子。玄宗幸溫泉宮，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爲工，手制褒美曰：「覽卿所進，實詩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也。」豫與弟晉，俱以詞藻見稱，而豫性尤謹，雖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況巨耶！」七載，卒于位，時年六十九。疾篤，謂其子曰：「吾亡三日斂，斂日即葬，勿更久留，貽公私之煩。家無餘財，可賣所居，聊備葬禮。」人嘉其達。贈江陵大都督，謚曰文。

《**唐詩紀事・席豫**》豫，字建侯。年十六，舉手筆俊拔科，中之。後爲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名相甲乙，當時號爲席公。帝嘗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曰：詩人之冠冕也。

《**隨園詩話**》**卷五**　席豫一生不作草書，而薦安祿山公正無私。

顏元孫

顏真卿《**朝議大夫守華州刺史上柱國贈祕書監顏君神道碑銘**》聰銳絕倫，工詞賦章奏，有史才，明吏事。年十歲時，叔父吏部郎中敬仲任益府法曹，長史李孝逸聞君少俊，請與相見，座中試《安石榴賦》，君默綴少頃，郎中愕而從之。君授翰立就，不加點竄，孝逸大驚。【略】省試《九河銘》、《高松賦》，故事：舉人就試，朝官畢集，考功郎劉奇乃先標榜君曰：「銘賦二首，既麗且新，時務五條，詞高理贍。」

《**元和姓纂・刪韻**》瑯琊江都顏氏：顯甫生元孫、惟貞。元孫，滁州刺史。生杲卿，常山太守，贈太保、司徒、忠節公。

《**舊唐書・忠義傳下・顏杲卿**》父元孫，垂拱初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劉奇榜其詞策，文瑰俊拔，多士聳觀。歷官長安尉、太子舍人、亳州刺史卒。

《**新唐書・忠義傳中・顏杲卿**》父元孫，有名垂拱間，爲濠州刺史。

《**新唐書・藝文志四**》《顏元孫集》三十卷。

《**通志・藝文略**》《顏元孫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顏元孫集》三十卷。

梁　獻

《**王昭君**》《唐詩歸》卷五：「君恩不可再，妾命在和親」，鍾惺云：慘慟。讀不得。又云：似安命語，其實怨命。《唐詩鏡》卷八：「妾命在和親」，語溫而痛。《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安命語，實深于怨。唐人詠昭君者，多纖巧恬俗，此作故爲雅音。若少陵「羣山萬壑赴荊門」，筆如游龍，不可方物矣。

邢象玉

論　述

《**古意**》《升菴詩話・邢象玉古意》此詩脫洒而含古意。《唐詩評選》卷二：清直中自有留惜，所以必非元次山一流所隸。

傳　記

《**升菴詩話・邢象玉古意**》象玉，初唐人，與王無功爲友。

王翰

論述

綜論

《大唐新語・文章》　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略】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略】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

《唐才子傳・王翰》　翰工詩，多壯麗之詞。文士祖詠、杜華等，嘗與遊從。華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遷。吾今欲卜居，使汝與王翰爲鄰，足矣。」其才名如此。

《詩藪内編・古體下・七言》　王翰《蛾眉怨》、《長城行》，亦自愴楚，宜爲子美所重。

分論

《飲馬長城窟行》　《唐詩廣選》卷二：蔣仲舒曰：此題作者多，而各自一格調。《圍爐詩話》卷二：王翰《古長城吟》，只取後四句，可作一絕句。《昭昧詹言》卷一三：先說漢之勝胡，次說秦之非計，所謂殷鑒不遠也。言婉託於古昔，而本題兩層俱到，與陳孔璋作並駕。

《子夜春歌》　《詩藪外編・唐下》：初唐律，有全作齊、梁者，王翰「春氣滿林香」是也。中唐律，有全作齊、梁者，劉方平「新歲芳梅樹」是也。《唐詩歸》卷五：鍾惺云：急調不輕。《唐詩箋注》卷一：首聯傷春，次聯怨別。「淮南」，望夫之曲。「塞北」，征戍之場。末二句言當及時行樂，收應起聯意。

《凉州詞》　《唐詩直解》卷七：悲慨在「醉卧」二字。《藝苑卮言》卷四：「葡萄美酒」一絕，便是無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爾。《唐詩訓解》卷七：語意遠，乃得隽永。《唐詩歸》卷五：譚元春云：惟其不易「回」，所以終日「醉卧」。《唐詩鏡》卷八：跌落。《唐詩解》卷二五：此爲戍客豪飲之詞。言注美酒於玉盃之中，既將飲矣，而適有琵琶以侑觴，可不稱快乎！於是語其同儕者曰：君無笑我之狂，觀古來戰士，生還者幾人，而可不飲耶？《增訂唐詩摘抄》卷八：詩意在末句，而以飲酒引之，沉痛語也。若以豪飲解之，則人人所知，非古人之意。《而庵説唐詩》卷十：此詩妙絕，無人不知，若非細細尋其金針，其妙亦不可得而見。【略】先論頓挫，「葡萄美酒」一頓，「夜光杯」一頓，「欲飲」一頓，「琵琶馬上催」一頓，「醉卧沙場」一頓，「君莫笑」一頓，凡六頓，「古來征戰幾人回」則方挫去。夫頓處皆截，挫處皆連，頓多挫少，唐人得意乃在此。《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九：故作豪飲之詞，然悲感已極。楊仲弘論絕句，以第三句爲主，而第四句發之。盛唐多與此合。《古唐詩合解》卷五：凡絕句不用對偶，俱是截起結法。「葡萄美酒」，大宛富人，藏葡萄酒，故曰美酒。而必曰葡萄者，以其出自凉州也。且言美酒而殽饌之豐可見。此四字起爲一頓。「夜光杯」，夜光是白玉之精，此言酒器。以夜光杯之美，而其他器皿可見。三字又爲一頓。此起句見如此盛筵，不可不醉飲，而見催起身者之不堪也。「欲飲」，又一頓，言主將尚未飲，而將士環立以待起身。「琵琶馬上催」，將士不敢催促主將，只將琵琶在馬上撩撥，以代將士之催。此又一頓。「醉卧沙場」，此特大爲跌頓，說箇盡情虚張之局，以取勢而逼出末句也。夫欲飲而琵琶已催，豈是盡興之時而至於醉，且大醉而卧沙場，若想到末句，則醉卧沙場殊未爲醜也。「君莫笑」，主將潦倒，麾下定笑，今勸將士且莫笑我「醉卧」，却是有箇不必笑的緣故。「古來征戰幾人回」，此便是「君莫笑」之故也。夫古來征戰之處，白骨如麻，生還者能有幾人？諸將士想到這箇去處，方知「醉卧沙場」未爲過也。已上六頓，此句爲挫。須知此詩頓挫之妙。《唐詩箋注》卷八：琵琶，邊塞之樂。「欲飲琵琶馬上催」，言戀此而不欲捨。然沙場豈醉卧之鄉，征戰鮮生還之日，凄然心事，正欲借醉卧而忘，而又不得悲哉！《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一五：

（後二句）悲咽。《詩法易簡錄》卷一四：意甚沉痛，而措語含蓄，斯爲絕句正宗。【略】「君莫笑」三字喝起末句，最有力。《峴傭說詩》：作悲傷語讀便淺，作諧謔語讀便妙，在學人領悟。《詩境淺說續編》：詩言強胡壓境，杖策從軍，判決生死之鋒，懸於頂上，何不及時爲樂。檀柱撥伊涼之調，玉杯盛琥珀之光，拚取今宵沈醉，君莫笑其放浪形骸，戰場高卧，但觀白草縈骨，黃沙斂魂，能玉關生入者，古來有幾人耶？唐人出塞詩，如歸馬營空，春閨夢斷，已滿紙哀音，此於百死中，姑縱片時之樂，語尤沈痛。

《**春日思歸**》《唐詩歸》卷五：「年光誤客轉思家」，鍾惺云：「誤客」，妙！妙！《詩境淺說續編》：詩言客中春色，已杏柳爭妍，而虧誤年光，欲歸不得。遙想若耶溪畔，當有攀芳女伴，向綠波春水，爭蕩輕舟，綺緒鄉愁，一時並集矣。明人詩：「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綠到揚州第幾橋。」同是春日懷歸，同於第三句以「不知」作疑問之詞，而風致夷猶，較王詩尤爲擅勝。唐初詩與後賢相較，此類甚多，時代文質之分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王涯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王涯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王涯集》十卷。

藝文

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中・王涯**》王涯，并州晉陽人。少豪蕩不羈，登進士第，日以捕酒爲事。并州長史張嘉貞奇其才，禮接甚厚，涯感之，撰樂詞以叙情，於席上自唱自舞，神氣豪邁。張說鎮并州，禮涯益至。會說復知政事，以涯爲祕書正字，擢拜通事舍人，遷駕部員外。歷多名馬，家有妓樂。涯發言立意，自比王侯，頤指儕類，人多嫉之。說既罷相，出涯爲汝州長史，改仙州別駕。至郡，日聚英豪，從禽擊鼓，恣爲歡賞，文士祖詠、杜華常在座，於是貶道州司馬，卒。有文集十卷。

《**唐才子傳・王翰**》翰，字子羽，并州人。景雲元年，盧逸下進士及第。又舉直言極諫，又舉超拔羣類科。少豪蕩，恃才不羈，喜縱酒，歷多名馬，家蓄妓樂。翰發言立意，自比王侯，日聚英傑，縱禽擊鼓爲歡。【略】太史公恨古布衣之俠，湮沒無聞，以其義出存亡生死之間，而不伐其德。千金駟馬，纔啻草芥。信哉，名不虛立也。觀王翰之氣，其若人之儔乎！

常理

《**古別離**》《唐詩歸》卷五：鍾惺云：字字艷，字字幽，字字澹，字字深。有閨房之情，無脂粉之氣。「蠨蛸網清曙」，譚元春云：幻。「小膽空房怯」，譚元春云：不忍。鍾惺云：五字體恤，非老於溫柔鄉，不能道。說至此，婦人心死矣。「長眉滿鏡愁」，鍾惺云：鏡中眉常語耳，以「長」字生出「滿」字，無限深情。「不用遠封侯」，鍾惺云：比「悔教夫婿」語，蘊藉多矣。

《**妾薄命**》《唐詩歸》卷五：「鳥銜櫻桃花，此時刺繡閑」，鍾惺云：欲絕矣，不言情，覺言情者尚淺。譚元春云：不可言，不可想。「妾怕愁中畫」，鍾惺云：幽魂自語，有情無聲。

韋述

論述

《舊唐書・韋述傳》　元行沖，景駿之姑子，爲時大儒，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書齋，忘寢與食。行沖異之，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探賾奧旨，如遇師資。又試以綴文，操牘便就。行沖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也。」

《奉和聖製送張説上集賢學士賜宴》　《詳注圈點詩學全書》卷二：唐集賢院，本名「集仙」，玄宗命改之。首二從「集賢」説入。次聯頌「張」。三聯寫「聖製」兼「賜宴」。四聯、五聯，俱照寫「集賢院」。末以「奉和聖製」作結。

《晚渡伊水》　《唐詩歸》卷五：「是時春向深」，鍾惺云：按得甚老。「烟霧猶辨家」，鍾惺云：妙景深情。「光陰逝不借，超然慕疇昔」，鍾惺云：感慨。「遠遊亦何爲？歸來存竹帛」，鍾惺云：説得寂寂。

《春日山莊》　《唐詩歸》卷五：「浦淨漁舟遠，花飛樵路香」，譚元春云：好景！「自然成野趣，都使俗忘情」，鍾惺云：結得膚甚。

《廣陵送別宋員外佐越鄭舍人還京》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八：周珽曰：高峭跌宕。《近體秋陽》卷一：氣清法老。送別莊雅，亡逾此作者。

傳記

《舊唐書・韋述傳》　韋述，司農卿弘機曾孫也。父景駿，房州刺史。述少聰敏，篤志文學。家有書二千卷，述爲兒童時，記覽皆徧，人駭異之。景龍中，景駿爲肥鄉令，述從父至任。【略】舉進士，西入關，時述甚少，儀形眇少。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韋學士童年有何事業？」述對曰：「性好著書。述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終篇。至如詞策，仰待明試。」之問曰：「本求異才，果得遷、固。」是歲登科。開元五年，爲櫟陽尉。祕書監馬懷素受詔編次圖書，乃奏用左散騎常侍元行沖、左庶子齊澣、祕書少監王珣、衛尉少卿吳兢幷述等二十六人，同於祕閣詳錄四部書。懷素尋卒，行沖代掌其事，五年而成，其總目二百卷。述好譜學，祕閣中見常侍柳沖先撰《姓族系錄》二百卷，述於分課之外手自抄錄，暮則懷歸。如是周歲，寫錄皆畢，百氏源流，轉益詳悉。乃於《柳錄》之中，別撰成《開元譜》二十卷。其篤志忘倦，皆此類也。轉右補闕，中書令張説專集賢院事，引述爲直學士，遷起居舍人。説重詞學之士，述與張九齡、許景先、袁暉、趙冬曦、孫逖、王翰常遊其門。趙冬曦兄冬日，弟和璧，居貞、安貞、頤貞等六人，述弟迪、逭、迥、迟、巡亦六人，並詞學登科。説曰：「趙、韋昆季，今之杞梓也。」十八年，兼知史官事，轉屯田員外郎，職方吏部二郎中，學士、知史官事如故。及張九齡爲中書令，即集賢之同職，裴耀卿爲侍中，即述之舅，皆相推重，語必移晷。二十七年，轉國子司業，停知史事。俄而復兼史職，充集賢學士。天寶初，歷左右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九載，兼充禮儀使。其載遷尚書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述在書府四十年，居史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國史自令狐德棻至於吳兢，雖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補遺續闕，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幷《史例》一卷，事簡而記詳，雅有良史之才，蘭陵蕭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述早以儒術進，當代宗仰，而純厚長者，澹於勢利，道之同者，無問貴賤，皆禮接之。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鉛槧，雖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晉已來草隸眞跡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及祿山之亂，兩京陷賊，玄宗幸蜀，述抱《國史》藏於南山，經籍資產，焚剽殆盡。述亦陷於賊庭，授僞官。至德二年，收兩京，三司議罪，流於渝州，爲刺史薛舒困辱，不食而卒。其甥蕭直爲太尉李光弼判官，廣德二年，直因入奏言事稱旨，乃上疏理述於蒼黃之際，能存《國史》，致聖朝大典，得無遺逸，以功補過，合霑恩宥。乃贈右散騎常侍。議者云自唐已來，氏族之盛，無踰於韋氏。其孝友詞學，承慶、嗣立爲最；明於音律，則萬石爲最；達於禮儀，則叔夏爲最；史才博識，以述爲最。

所撰《唐職儀》三十卷、《高宗實錄》三十卷、《御史臺記》十卷、《兩京新記》五卷，凡著書二百餘卷，皆行於代。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 韋述《唐春秋》三十卷。

又 韋述《高宗實錄》三十卷。

又 韋述《御史臺記》十卷。

又 《集賢注記》三卷。

又 韋述《東封記》一卷。

又 韋述《集賢書目》一卷。

又 韋述《開元譜》二十卷。

又 韋述《兩京新記》五卷。

《宋史・藝文志二》 韋述《集賢注記》二卷。

《郡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五 《兩京新記》一卷，唐韋述撰。原本五卷，見《宋史・藝文志》，此一卷，在原書爲第三卷。所載坊寺觀園祠宇東西南北，比次頗詳。在日本《佚存叢書》中，阮氏以進呈。

雜録

《唐國史補》卷上 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爲史官。述卒後，所著書有未畢者，多芳與續之成軸也。

七歲女子

《送兄》 《增訂評注唐詩正聲》卷一〇：郭云：何物女子，有此典雅！

唐文學部一・韋　述　七歲女子　王　琚

《名媛詩歸》卷九：幽情歷亂，黯黯難言。偶舉所見言之，正使離緒難平。何以七歲女子便情深意激了爾，惜其姓名不傳也。「所嗟人異鴈」，「嗟」字上着一「所」字，詠得深。《唐詩鏡》卷八：有陳隋風。《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四七：雲起，遺別後之思。葉飛，重別時之感。人異雁歸，愴別情之莫訴。語切送兄，意純氣老。《唐詩解》卷二四：雲起，遺別後之思；葉飛，重別時之感。《唐詩選勝直解・五言絕句》：前二句興，後二句比體也。雲山縹渺，遠隔離情，黃葉正飛，秋懷歷亂，送別之時之景也。雁行前後有序，以比兄弟相隨。今兄行而不能共往，爲可歎也。《唐詩箋注》卷七：上二句景中有情，下二句情中有景，淺而眞。《詩法易簡録》卷一三：首二句寫別時之景，三、四句送兄而自傷不得同歸也。借雁作比，便覺意味深長。風格老成，居然作手，奇女子也。《唐詩偶評》卷五：首二寫送兄，情景雙融，此中便有雁在。三、四由送而歸，借雁生情，於兄尤切。《唐詩眞趣》：自然中饒風骨。《彙纂詩法度鍼》卷二九：出口甚婉，女郎聲情無疑。

《唐詩紀事・如意中女子》 如意中女子，年九歲能吟詩，則天試之，皆應聲而就。其兄辭去，則天令作詩送兄，遂賦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稀。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飛。」

《類説》卷二七引《唐宋遺史》 如意中，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令賦《送別兄弟》。

王　琚

《游湟湖上亭》 《唐詩歸》卷四：「烟上摘初英」，鍾惺云：「烟上」奇，偶然眞境。

《舊唐書・王琚傳》 王琚，懷州河内人也。叔父隱客，則天朝爲鳳閣侍郎。琚少孤而聰敏，有才略，好玄象合鍊之學。神龍初，年二十餘，嘗謁駙馬王同皎，同皎甚器之，益歡洽。言及剌武三思事，琚義而許之，與周璟、張仲之爲忘年之友。及同皎敗，琚恐爲吏所捕，變姓名詣於江都，傭書於富商家，主人後悟其非傭者，以女嫁之，資給其財。經四五年，睿宗登極，琚具

白主人，厚資其行裝，乃至長安。遇玄宗爲太子監國，爲太平公主所忌，思立孱弱，以竊威權，太子憂危。沙門普潤先與玄宗筮，克清內難，加三品，食實封，常入太子宮。琚見之，說以天時人事，歷然可觀。普潤白玄宗，玄宗異之。及琚於吏部選補諸暨主簿，於東宮過謝，及殿，而行徐視高，中官曰：「殿下在簾下。」琚曰：「在外只聞有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有大功於社稷，大孝於君親，何得有此聲？」玄宗遽召見之，琚曰：「頃韋庶人智識淺短，親行弒逆，人心盡搖，思立李氏，殿下誅之爲易。今社稷已安，太平則天之女，凶狡無比，專思立功，朝之大臣，多爲其用。主上以元妹之愛，能忍其過。賤臣淺識，爲殿下深憂。」玄宗命之同榻而坐。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有違犯，不言憂患轉深，爲臣爲子，計無所出。」琚曰：「天子之孝，貴於安宗廟，定萬人。徵之於昔，蓋主，漢帝之長姊，帝幼，蓋主共養帝於宮中，後與上官桀、燕王謀害大司馬霍光，不議及君上，漢主恐危劉氏，以大義去之。況殿下功格天地，位尊儲貳。太平雖姑，臣妾也，何敢議之！今劉幽求、張說、郭元振一二大臣，心輔殿下。太平之黨，必有移奪安危之計，不可立談。」玄宗又曰：「公有何小藝，可隱跡與寡人遊處？」琚曰：「飛丹鍊藥，談諧嘲詠，堪與優人比肩。」玄宗益喜，與之爲友，恨相知晚，呼爲王十一。翌日，奏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學士，日與諸王及姜皎等侍奉焉，獨琚常預秘計。踰月，又拜太子舍人，尋又兼諫議大夫、內供奉，又贈其父故下邽丞仲友楚州刺史。先天元年七月，玄宗居尊位，在武德殿。八月，擢拜中書侍郎。時劉幽求、張暐並流於嶺外，琚見事迫，請早爲之計。二年七月三日，琚與岐王範、薛王業、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並預誅逆，以鐵騎至承天門。時睿宗聞鼓譟聲，召郭元振升承天樓，宣詔下關，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頃間，琚等從玄宗至樓上，誅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常元楷、李慈、李猷等。睿宗遜居百福殿。十日，拜琚銀青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封趙國公，食實封五百戶，皎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封楚國公，實封五百戶，令問銀青光祿大夫、殿中監、宋國公，實封三百戶，毛仲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檢校閑廄兼知監牧使、霍國公，實封五百戶；守一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員外置同正員，進封晉國公，實封五百戶。琚、皎、令問並固讓尚書、殿中監，不上。十八日，琚、皎依舊官各加實封二百戶，通前七百戶。累日，玄宗讌於內殿，賜功臣金銀器皿各一床、雜綵各一千匹、絹一千匹，列於庭，讌慰終夕，載之而歸。琚轉見恩顧，每延入閣中，迄夜方出。歸休之日，中官至第召之。中宮亦使尚宮就琚宅問訊琚母，時果珍味賚之，助其甘旨。琚在帷幄之側，常參聞大政，時人謂之「內宰相」，無有比者。又贈其父魏州刺史。或有上說於玄宗曰：「彼王琚、麻嗣宗譎詭縱橫之士，可與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術之士。」玄宗乃疏之。十一月，令御史大夫持節巡天兵以北諸軍。十二月，改年號爲開元，又改官名，與蘇頲同爲紫微侍郎。二年二月迴，未及京，便除澤州刺史，削封。歷衡、郴、滑、虢、沔、夔、許、潤九州刺史，又復其封。二十年，丁母憂。二十二年，起復右庶子，兼嵩州刺史，又改同、蒲、通、鄧、蔡五州刺史。天寶後，又爲廣平、鄴郡二太守。性豪侈，著勳中朝，又食實封，典十五州，常受饋遺，下檐帳設，皆數千貫。玄宗念舊，常優容之。侍兒二十人，皆居寶帳。家累三百餘口，作造不遵於法式。雖居州伯，與佐官、胥吏、酋豪連榻飲謔，或樗蒱、藏鉤以爲樂。每移一州，車馬塡路，數里不絕。攜妓從禽，恣爲歡賞，垂四十年矣。時李邕、王琚與琚皆年齒尊高，久在外郡，書疏尺題來往，有「謫謫留落」之句。右相林甫以琚等負材使氣，陰議除之。五載正月，琚果爲林甫構成其罪，貶琚江華郡員外司馬，削階封。至任未幾，林甫使羅希奭重按之。希奭排馬牒至，琚懼，仰藥，竟不能死；及希奭至，遂自縊而卒。死非其罪，人用憐之。寶應元年，贈太子少保。

《唐詩紀事・王琚》　琚以預誅太平公主之功，眷委特異，進戶部尚書，豫大政事，時號內宰相。羣臣不能無望，遂讒于帝，帝疏之。歷九刺史，故詩多感激之詞。時燕公亦以罪謫守岳陽，故送琚賦詩，亦有「湘東股肱守，心與帝鄉期，舟楫中路蹇，風波復來思」之語。

又　琚自荆湖入朝，至岳陽，張說有《送王十一及趙公入朝之作》云：「昔濫貂蟬長，同承雨露霏。今參魚鼈守，望美洞庭歸。浦樹懸秋影，江雲繞落暉。離魂似征帆，常往帝鄉飛。」琚以詩奉別云：「五載朝天子，三湘逢舊寮。扁舟方轂棹，清論遂終朝。遠樹煙間沒，長江地際遙。帝城馳夢想，歸帆滿風颺。」（趙公，冬曦也。）

《新唐書・藝文志三》　王琚《射經》一卷。

《朝野僉載》卷六　郴州刺史王琚刻木爲獺，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爲轉關，以石縋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則銜魚，

石發則浮出矣。

《**開天傳信記**》　上於藩邸時，每遊戲城南韋、杜之間。因逐狡兔，意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人，饑倦甚，休息於封部大樹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家貧，止於村妻、一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驢拔蒜，備饌，酒肉霑需。帝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諮議合意，益親善焉。及韋氏專制，上憂甚，獨密言於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納琚之謀，戡定禍難。累拜爲中書侍郎。實預配享焉。

包融

論述

梁肅《**祕書監包府君（佶）集序**》　烈考集賢院學士大理司直贈祕書監諱融，實以文藻盛名，揚於開元中。

《**吟窗雜録**》**卷二四引**《**丹陽集**》　融詩青（《初盛唐詩紀》作「情」）幽語奇，頗多剪刻。

《**登翅頭山題儼公石壁**》　《唐詩歸》卷六：「青爲洞庭山，白是太湖水」，譚元春云：口齒伶俐。「蒼茫遠郊樹，倏忽不相似」，譚元春云：看得心細。鍾惺云：好畫家心眼。「萬象以區別，森然共盈尺」，鍾惺云：處此住了盡妙，爲題壁一段添却許多不緊語。

《**阮公嘯臺**》　《唐詩歸》卷六：「靜然荒榛間，久之若有悟」，鍾惺云：雨雪荒榛，靜者皆是悟頭，躁濁者不知。

《**酬忠公林亭**》　《唐詩歸》卷六：「人迹乍及戶」，鍾惺云：「乍」字妙甚！想出門庭蕭寂眞光景。

《**送國子張主簿**》　《唐詩歸》卷六：「湖岸纜初解，鶯啼別離處」，鍾惺云：寫得妙。「遙見舟中人，時時一回顧」，鍾惺云：說所送之人回顧情便深。「春夢隨我心」，鍾惺云：幻。

《**和崔會稽詠王兵曹廳前湧泉勢成中字**》　《唐詩鏡》卷九：穩。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中・賀知章**》　先是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略】融遇張九齡，引爲懷州司戶、集賢直學士。數子人間往往傳其文，獨知章最貴。

《**舊唐書・于休烈傳**》　休烈至性貞慤，機鑒敏悟。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爲文詞之友，齊名一時。

紀事

《**唐詩紀事・包融**》　融，潤州延陵人。歷大理司直。二子何、佶齊名，世稱二包。孟浩然《宴包二融宅》詩曰：「閑居枕清洛，左右接大野。門庭無雜賓，車轍多長者。是時方盛夏，風物自瀟灑。五月休沐歸，相攜竹林下。開襟成歡趣，對酌不能罷。煙暝棲鳥還，余將歸白社。」

《**唐才子傳・包融**》　融，延陵人。開元間，仕歷大理司直，與參軍殷遙、孟浩然交厚。工爲詩。二子何、佶，縱聲雅道，齊名當時，號「三包」。有詩一卷，行世。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包融詩》一卷。注：潤州延陵人。歷大理司直。二子何、佶齊名，世稱「二包」。何，字幼嗣，大曆起居舍人。融與儲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餘杭尉丁仙芝、縣氏主簿蔡隱丘、監察御史蔡希周、

渭南尉蔡希寂、處士張彥雄張潮、校書郎張暈、吏部常選周瑀、長洲尉談戴，句容有忠王府倉曹參軍殷遙、硤石主簿樊光、橫陽主簿沈如筠，江寧有右拾遺孫處玄、處士徐延壽，丹徒有江都主簿馬挺、武進尉申堂構，十八人皆有詩名。殷璠彙次其詩，爲《丹陽集》者。

韋鏗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四上》南皮公房韋氏　鏗，考功郎中。

《大唐新語・諧謔》　玄宗初即位，邵景、蕭嵩、韋鏗，並以殿中昇殿行事。既而景、嵩俱加朝散，鏗獨不霑。景、嵩二人多鬚，對立於庭。鏗嘲之曰：【略】舉朝以爲歡笑。後睿宗御承天門，百僚備列，鏗忽風眩而倒。鏗既肥短，景意酬其前嘲，乃詠之曰：「飄風忽起團欒迴，倒地還如着腳搥。昨夜殿上空行事，直爲元非五品才。」時人無不諷詠。

宇文融

《舊唐書・宇文融傳》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禮部尚書平昌公弼之玄孫也。【略】融，開元初累轉富平主簿，明辯有吏幹，源乾曜、孟溫相次爲京兆尹，皆厚禮之，俄拜監察御史。時天下戶口逃亡，免役多僞濫，朝廷深以爲患。融乃陳便宜，奏請檢察僞濫，搜括逃戶。玄宗納其言，因令融充使推勾。無幾，獲僞濫及諸免役甚衆，特加朝散大夫，再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於是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檢括田疇，招攜戶口。其新附客戶，則免其六年賦調，但輕稅入官。議者頗以爲擾人不便，陽翟尉皇甫憬上疏。【略】左拾遺楊相如上書，咸陳括客爲不便。上方委任融，侍中源乾曜及中書舍人陸堅皆贊成其事，乃貶憬爲盈川尉。於是諸道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融旨意，務於獲多，皆虛張其數，亦有以實戶爲客者。歲終徵得客戶錢數百萬，融由是擢拜御史中丞。言事者猶稱括客損居人，上令集百僚於尚書省議。公卿已下懼融勢，皆雷同不敢有異詞，唯戶部侍郎楊瑒獨建議以括客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無幾，瑒出爲外職。融乃馳傳巡歷天下，事無大小，先牒上勸農使而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而後決斷。融之所至，必招集老幼宣上恩命，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淚稱父母者。融使還具奏，乃下制。【略】中書令張說素惡融之爲人，又患其權重，融之所奏，多建議爭之。融揣其意，先事圖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詞，不可不備也。」說曰：「此狗鼠輩，焉能爲事！」融尋兼戶部侍郎。從東封還，又密陳意見，分吏部爲十銓典選事，所奏又爲說所抑。融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連名劾說，廷奏其狀，說由是罷知政事。融恐說復用爲己患，數譖毀之。上惡其朋黨，尋出融爲魏州刺史。俄轉汴州刺史，又上表請用《禹貢》九河舊道，開稻田以利人，幷迴易陸運本錢，官收其利。雖興役不息，而事多不就。十六年，復入爲鴻臚卿，兼戶部侍郎。明年，拜黃門侍郎，與裴光庭並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既居相位，欲以天下爲己任，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庶令海內無事矣。」於是薦宋璟爲右丞相，裴耀卿爲戶部侍郎，許景先爲工部侍郎，甚允朝廷之望。然性躁急多言，又引賓客故人，晨夕飲謔，由是爲時論所譏。時禮部尚書、信安王禕爲朔方節度使，殿中侍御史李宙劾之，驛召將下獄。禕既申訴得理，融坐阿黨李宙，出爲汝州刺史，在相凡百日而罷。裴光庭時兼御史大夫，又彈融交遊朋黨及男受贓等事，貶昭州平樂尉。在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舉奏融在汴州迴造船腳，隱沒鉅萬，給事中馮紹烈又深文案其事實，融於是配流巖州。地既瘴毒，憂悴發疾，遂詣廣府，將停留未還。都督耿仁忠謂融曰：「明公負朝廷深譴，以至於此，更欲故犯嚴命，淹留他境，仁忠見累，誠所甘心，亦恐朝廷知明公在此，必不相容也。」融遽還，卒于路。上聞之，思其舊功，贈台州刺史。

《唐詩紀事・宇文融》　融爲張說所惡，欲先事中傷說。張九齡謂說曰：「融辯給多詐，公不可忽。」說曰：「狗鼠何能！」其後乃與崔隱甫廷劾說受賕事，帝詔說致仕而出。融詩有「誓將同竭力，相與效塵涓」之語，欣附說之辭也。融安輯戶口，明皇賜詩，張說奉和云：「聖德臨天下，勞情遍九圍。念茲人去本，蓬轉將何依。外避征戍數，內傷親黨稀。嗟不逢明盛，胡能照

隱微。柏臺簡行李，蘭殿錫朝衣。別曲動秋風，恩令生春輝。使出四海安，詔下萬心歸。怍無夔龍佐，徒歌《鴻雁》飛。」

張說《奉宇文黃門融酒》 聖德垂甘露，天章下大風。又乘黃閣賞，願作黑頭公。

《明皇雜錄》卷下 玄宗命宇文融爲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己者必加誣譖，密奏以爲盧從愿廣置田園，有地數百頃。帝素器重，亦倚爲相者數矣。而又族望宦婚，鼎盛於一時，故帝亦重言其罪，但目從愿爲多田翁。從愿少家相州，應明經，常從五舉，制策三等，授夏縣尉。自前明經至吏部侍郎才十年，自吏部員外至侍郎只七個月。

王丘

論述

蘇頲《授王丘紫微舍人制》 通直郎紫微舍人內供奉王丘，思會風雅，文成典謨。介獨爲操，直方□□□□近其華望，自宏□□青瑣事密黃綾。頃頒歲年，籍甚聲聽。俾宏詞禁之美，宜正掖垣之秩。

又《授王丘主爵郎中等制》 宣議郎守尚書考功員外郎王丘，學思文華，精而典麗。

《詠史》 《升菴詩話·王邱東山詩》：此詩清新俊逸，太白之先鞭也。《唐詩評選》卷二：始終只說太傅，引伸出入，富而不溢。

《奉和聖製答張說扈從南出雀鼠谷之作》 《韻語陽秋》卷一三：扈從明皇南出雀鼠谷，張說作詩，和章甚衆，皆不若王丘之作爲工。如「花縟前茅仗，霜嚴後殿戈。戍雲開晉嶺，江雁入汾河。北土分堯俗，南風動舜歌」之句，末有及之者。唐朝推燕許，而王丘不以詩名，觀燕許之作，慚於丘多矣。至王光庭云：「寒隨汾谷盡，春逐晉郊來。」而趙多曦復云：「寒依汾谷去，春入晉郊來。」更相剽竊如此，又不足論也。《升菴詩話·王邱東山詩》：王邱，初唐人，《雀鼠谷應制》詩出沈宋上。《唐詩鏡》卷七：語色清綺。

傳記

《舊唐書·王丘傳》 王丘，光祿卿同皎從兄子也。父同晊，左庶子。丘年十一，童子舉擢第，時類皆以誦經爲課，丘獨以屬文見擢，由是知名。弱冠，又應制舉，拜奉禮郎。丘神氣清古，而志行修潔，尤善詞賦，族人左庶子方慶及御史大夫魏元忠皆稱薦之。長安中，自偃師主簿擢第，拜監察御史。開元初，累遷考功員外郎。先是，考功舉人，請託大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丘一切覈其實材，登科者僅滿百人。議者以爲自則天已後凡數十年，無如丘者，其後席豫、嚴挺之爲其次焉。三遷紫微舍人，以知制誥之勤，加朝散大夫，再轉吏部侍郎。典選累年，甚稱平允，擢用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泠然，皆稱一時之秀。俄換尚書左丞。十一年，拜黃門侍郎。其年，山東旱儉，朝議選朝臣爲刺史以撫貧民，制曰：「昔咎繇與禹言曰：『在知人，在安人。』此皆念存邦本，光于帝載，乾乾夕惕，無忘一日。而長吏或不稱，蒼生或未寧，深思循良，以矯過弊，仍重諸侯之選，故自朝廷始之。」於是以丘爲懷州刺史，又以中書侍郎崔沔等數人皆爲山東諸州刺史。至任，皆無可稱，唯丘在職清嚴，人吏甚畏慕之。俄又分知吏部選事，入爲尚書左丞，丁父憂去職，服闋，拜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病卒，中書令蕭嵩與丘有舊，將薦丘知政事，丘知而固辭，且盛推尚書右丞韓休，嵩因而奏之。及休作相，遂薦丘代崔琳爲御史大夫。丘既訥於言詞，敷奏多不稱旨。俄轉太子賓客，襲父爵宿預男，尋以疾拜禮部尚書，仍聽致仕。丘雖歷要職，固守清儉，未嘗受人饋遺，第宅輿馬，稱爲敝陋。致仕之後，藥餌殆將不給。上聞而嘉歎，下制曰：「王丘夙負良材，累升茂秩，比緣疾疹，假以優閒。聞其家道屢空，醫藥靡給，久此從宦，遂無餘資。持操若斯，古人何遠！且優賢之義，方冊所先，周急之宜，沮勸攸在。其俸祿一事已上，並宜全給，式表殊常之澤，用旌貞白之吏。」天寶二年卒，贈荊州大都督。

《新唐書·王丘傳》 丘十一擢童子科，它童皆專經，而獨屬文，繇是

知名。及冠，舉制科中第，授奉禮郎。氣象清古，行脩絜，於詞賦尤高。

《**唐詩紀事・王丘**》《摭言》：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攜壺逐勝，憩於逆旅。會風雨暴至，有紫衣翁領二僮避雨於此，穎士頗侮之。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始知爲丘也。明日，造門謝罪。丘引至廡下，坐而責之。復曰：子負名傲忽，其止於一第乎？果終于揚州工曹。

李如璧

《**明月**》《詩辯坻》卷三：李如璧《明月篇》，用四「可憐」，參差掩映，通章篇法調法，俱復新妙。

顔真卿《有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璟）神道碑銘》 狂豎權梁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敕公按覆。如京兆司録李如璧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公以婚姻假借，天下大同，至於京城，其例尤衆。知情即是同反，無罪不合論辜。凶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

《**舊唐書・崔日知傳**》累遷京兆尹。坐贓，爲御史李如璧所劾，左遷歙縣丞。

蔡孚

《**打毬篇**》《升菴詩話・蔡孚打毬篇》：七言排律，唐人亦不多見。初唐有此首及謝偃《新曲》、崔融《從軍行》，可謂絕倡。《唐詩評選》卷一：矜氣中自有樸氣，故知齊梁雖靡于漢晉，而生理自固。開元以降，雕琢苛細，靡乃已甚。降及元和，剝削一無生氣，況生理邪！俗論不以爲然，總牽臂入鬼録。《陔餘叢考・五七排律》：此又七排濫觴也。

《**唐音癸籤・談叢三**》開元帝製《春雪》、《春臺望》等詩，舍人蔡孚

稱美，請示百僚，編國史。孚撰《傒松篇》，帝亦令羣臣盡和之。

張説《遥同蔡起居傒松篇》 清都衆木總榮芬，傳道孤松最出羣。名接天庭長景色，氣連宮闕借氛氳。懸池的的停華露，傒蓋重重拂瑞雲。不借流膏助仙鼎，願將楨幹捧明君。莫比冥靈楚南樹，朽老江邊代不聞。

徐晶《同蔡孚五亭詠》 章奏中京罷，雲泉別業歸。拂琴鋪野席，牽柳挂朝衣。翡翠巢書幌，鴛鴦立釣磯。幽栖可憐處，春事滿林扉。

又《蔡起居山亭》 文史歸休日，棲閒卧草亭。薔薇一架紫，石竹數重青。垂露和仙藥，燒香誦道經。莫將山水弄，持與世人聽。

《**朝野僉載**》**卷四** 唐兵部尚書姚元崇長大行急，魏光乘目爲「趕蛇鸛鵲」。【略】目拾遺蔡孚「小州醫博士詐諳藥性」。

徐安貞

論　述

《**送丹陽採訪**》《唐詩歸》卷五：「願言除疾苦，天子聽謳謠」，譚元春云：身分過人。鍾惺云：飄逸之調，結得鄭重。

《**聞鄰家理箏**》《唐詩歸》卷五：譚元春云：妙，妙。比《聞箏》較趣。鍾惺云：此題作七言律甚難，讀溫、李諸律，便知其本事甚大，風骨不凡。「愁人倚月思無端」，鍾惺云：「倚月」妙！「不如眠去夢中看」，鍾惺云：末七字寫出鄰家理箏之神，「眠」、「夢」奇矣，忽下一「看」字尤奇！《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寫聞箏，看他一二只是閑閑出手，不惟恰似不咏聞箏，乃至恰似不欲作詩者。已而三，忽閑閑寫出聞箏。已而四，又閑閑添出趙女。試想唐初人有如此輕秀之章，并非唐末人之所得而方軌也。此五六，曲成調急，是寫所聞之箏；青蛾玉指，是寫理箏之人。試思前解不添趙女，即此時何處得有此解？然而某又特欲細看其中間之「虚憶」字，「遥憐」字，便是七八「不如眠去」之文情生起。欲學唐人律詩後解，即如此等妙篇，其

可不刳心也哉！《古唐詩合解》卷九：「理」字文深。又：前解寫聞箏，而先叙聞箏之由；後解將「聞」字力描癡想，而以「聽」字陪結。聞出意外，聽屬有心。「北斗橫天」，先看星是五更時分。「夜欲闌」，以斗橫，故知是夜將殘矣。「愁人」，惟「愁」，故不睡而有所聞。「倚月」，又看月，月低落如可倚。「思無端」，起是對格。思，愁人思也。無端，沒緒頭也。「忽聞」，「忽」字妙，從沒頭緒中，但見斗橫月落，何意突聞妙聲乎！「畫閣」，裝此二字於秦箏上，是聲所從出處。「秦箏」，箏爲秦聲。「逸」，箏聲飄逸，愁思忽醒。「知是」，聞後徐想而知。「鄰家」，又近卻又遠。「趙女」，燕趙有佳人，借以對秦箏。「彈」，此是流走對法，「彈」字煞前解，轉後解。「曲成」，是所彈之曲成不易成。「虛憶」，憑虛而想，只聞不見。「青蛾斂」，誰見他雙眉斂促。「調急」，彈得急了。「遙憐」，恐彈壞了玉指，故「遙憐」，是「聞」字。「玉指寒」，「寒」字映帶「夜闌」。「銀鑰重關」，聞之不已，乃想到見，而此畫閣，乃是重重關閉者。「聽」，聞箏住乃去聽開門。「未闢」，門未開如何得見，好虛想。「不如」，於是心上打算有此二字。「眠去」，先本要眠，爲箏聲而醒，今眞個去眠。「夢中」，眠必有夢。「看」，夢必看見彈箏人，然夜欲闌矣，夢將不成，殊悔此一「聞」也。《唐詩箋注》卷四：此詩頷聯妙。中四句好在「忽聞」等數虛字寫狀得活，結語似無意味。《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一：玩首聯一似與題絕無交涉者，殊不知正欲襯起題面，使來路處有情有緒也。而後乃用「忽聞」一振，點出「秦箏」。用「知是」一落，添出「趙女」。筆飛墨舞，並非尋章摘句之人所可得而方軌也。於是「曲成」、「調急」，承「秦箏」來。「青蛾」、「玉指」，承「趙女」來。此聯只是平寫所聞之箏，及理箏之人，而中間便先插「虛憶」、「遙憐」等字，以生起下邊「不如眠去」之文之情，眞是寫得花落水流，令人目不給賞。《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有詩雖佳而不免有病，初學不可不知者【略】。若徐安貞《聞鄰家理箏》之中二聯，【略】皆失黏，斯則眞所謂病也。

傳記

《舊唐書・文苑傳中・徐安貞》 徐安貞者，信安龍丘人。尤善五言詩。嘗應制舉，一歲三擢甲科，人士稱之。開元中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每屬文及作手詔，多命安貞視草，甚承恩顧。累遷中書侍郎。天寶初卒。

《新唐書・儒學傳下・徐安貞》 徐楚璧，【略】在中書省久，是時李林甫用事，或言計議多所參助。後更名安貞。

紀事

《唐詩紀事・徐安貞》 或云安貞天寶後，以林甫之故，避罪衡山岳寺。李北海遊岳，識之，因戲曰：「峴山思駐馬，漢水憶迴舟。暮雨衣猶濕，春風帆正開。抑能記否？」因同載北歸。至長沙，謂守者曰：「瀟湘逢故人，若幽谷之睹太陽。不然，委頓巖穴矣。」

《唐會要・修撰》 （開元）十九年二月，禮部員外郎徐安貞等撰《文府》二十卷上之。

徐安期

《催妝》 《唐詩歸》卷五：鍾惺云：此首，人決不以爲初唐。「留着雙眉待畫人」，譚元春云：畫眉事濫矣，此又用得甚新。

胡皓

蘇頲《授胡皓著作郎制》 朝議大夫檢校祕書丞兼昭文館學士上柱國胡皓，屬文用思，知名最久。才清調遠，寓興皆新。

《元和姓纂・模韻》 洛陽胡氏：秘書少監胡皓，稱洛陽人。

《唐詩紀事・胡皓》 開元中，張孝嵩出塞，張九齡、韓休、崔沔、王

翰、皓、賀知章所撰送行詩，號《朝英集》。

《新唐書・藝文志四》《朝英集》三卷，開元中張孝嵩出塞，張九齡、【略】胡皓、賀知章所撰送行歌詩。

宋善威

《朝野僉載》卷六　瀛州饒陽人宋善威曾任一縣尉，嘗晝坐，忽然取鞋衫笏走出門，迎接拜伏引入。諸人不見，但聞語聲。威命酒饌樂飲，仍作詩曰：「月落三株樹，日映九重天。良夜歡宴罷，暫別庚申年。」後威果至庚申年卒。

袁暉

《長門怨》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一：「誰使恩情深，今來反相誤」，抉出恩怨本原，使人不敢言愛。

《正尹閨情》　《唐詩歸》卷五：「曉魂憐別夢」，鍾惺云：幽。

《奉和聖製答張説扈從南出雀鼠谷之作》　《唐詩解》卷四六：此言天子經魏地，而警蹕以行，登山出谷，披拂花柳，眞不減漢武橫汾之興。於是説復作頌，天子加恩褒美之，爲答其詩也。我乃小臣，無能賡和，但瞻日月之明，延首以詠康哉耳！

《新唐書・魏知古傳》　所薦洹水令呂太一、【略】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顔、伊闕尉陳希烈，後皆有聞於時。

《唐詩紀事・袁暉》　魏知古薦爲左補闕。開元中，馬懷素欲校正羣籍，暉自邢州司戶參軍預焉。

石惠泰

《朝野僉載》卷二　岐王府參軍石惠恭（泰）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曰：「御史非長任，參軍不久居。待君遷轉後，此職還到余。」因競放牒往來，全交爲之判十餘紙以報，乃假手於拾遺張九齡。

張謂

論述

《百子池》　《唐詩歸》卷四：譚元春云：美人詩不在艷語，而在艷情。如此詩則情、語俱艷矣。語艷，亦非雕鑿濃詞也。「宮女厭鏡笑窺池」，鍾惺云：「厭」字妙矣，接一「笑」字尤靈。「身前影後不相見，無數容華空自知」，鍾惺云：自賞自惜，盡此二語。《唐詩評選》卷一：乃有吞吐。

《岐王席上詠美人》　《唐詩歸》卷四：「玉杯寒意少，金屋夜情多」，鍾惺云：「寒」有「意」，「夜」有「情」，非解人不知。「平陽莫漫妒，喚出不如他」，譚元春云：要妒者自然心死。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尾聯）令人意消。

《九日》　《唐詩歸》卷四：鍾惺云：字字流，字字艷，人亦不以爲初唐七言律。又云：此與下作流麗不傷眞氣，更難於莊整者。譚元春云：無贅響，無飾語，律言至此聖矣，當以爲法。「秋天林下不知春，一種佳遊事也均」，譚元春云：昭明謂《蘭亭序》「天朗氣清」似秋天語，遂不收之，此十四字可洗其陋。鍾惺云：此「均」字落韻之妙，人不能知。「絳葉從朝飛着夜，黃花開日未成旬」，鍾惺云：看他對法之妙！《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

評林》卷四一：周敬曰：謂詩古拙樸厚，另一機局。《唐詩評選》卷四：吟此如春日初晴，韶風裝袂。《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一：「秋天林下」，故綴以「不知春」三字，專爲第二句伏案。三、四「絳葉」、「黃花」，以秋較春，似不多讓，正所謂「佳遊事也均」也。然妙在欲用「開日未成句」巧貼「九日」，却借「從朝飛着夜」作假對，靈心慧口，人所難及。五、六寫歸途光景，宛然如畫。末帶少感，見流光之疾，而人生蹤跡靡常，不能無念也。

《延平門高齋亭子應岐王教》 《唐詩歸》卷四：鍾惺云：似張謂，人以爲錢、劉，不知此種詩非初盛唐人決不能爲。試取中唐以後最有情致者讀之，身分自見。「昨夜葡萄初上架，今朝楊柳半垂堤」，譚元春云：祇當說話。「片片仙雲來渡水」，鍾惺云：云「渡水」妙！實有此境。「請語東風催後騎」，鍾惺云：妙！「並將歌舞向前溪」，譚元春云：好富貴人遊山行徑。《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花源藥嶼，即高齋亭子。翠幕紗窗，則高齋亭子中間之最深曲處也。其對法，花源與藥嶼對，翠幕與紗窗對，謂之當句字對。至於足此二句而一云鳳城西，一云鶯亂啼。鳳城西，是紀其地在延平門外。鶯亂啼，是紀其時在深春。已更不復求對。然而試細尋之，即「鳳」、「鶯」二字卻又成對。此又謂之手便錯對也。此皆唐初人熟精律體，放膽成文，非已後小家所得漫擬已。三四，承鶯亂啼，只寫得「昨夜」「今朝」四字，并非寫上架之葡萄，垂堤之楊柳，須知仿此。上解，葡萄楊柳，只是承鶯亂啼，紀其時在深春。此「仙雲」、「燕子」，則即七句「請語」之「東風」也。言仙雲既是渡水，燕子又必銜泥，然則後騎徐來，正應覿面相值，欲勞乘便寄語，併催一發前來。此即杜必簡《寄語洛城風日》一樣文法，而不解者誤謂其寫景，眞所謂無縫鐵椎者也。《唐詩評選》卷四：氣自清適。又：腹聯近佻，要不爲法律所困，七言之宗風未隕也。此道在玄宗時爲張道濟抹盡，賴此留之。

《九日宴》 《唐詩訓解》卷七：怨而不怒。《唐詩歸》卷四：「歸來得問茱萸女，今日登高醉幾人」，鍾惺云：問得感慨。《唐詩解》卷三十：「颯颯」、「鱗鱗」，愁慘之景。時謂不與宴，歸問插萸之女如此。

紀事

《唐詩紀事・張謂》 謂，登景龍進士第。岐王範好儒士，與閻朝隱、劉廷琦、鄭繇等飲酒賦詩。駙馬都尉裴虛己善讖緯，坐私與範游，徙嶺南，廷琦貶雅州司戶，謂山莊丞，然明皇於範無間也。

高紹

蘇頲《授慕容珣吏部郎中等制》 正議大夫、行商州刺史、上柱國、申國公高紹，羽儀鵷鷺，符采珪璋，詣理愈見於昭明，屬詞每聞於警拔。九流綜覈，五等封建，式副爲郎之美，宜用選衆之求。【略】紹可行尚書主爵郎中，散官勳封各如故。主者施行。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一下》高氏 宗儉字士廉，相太宗。（其曾孫）紹，考功郎中。

《嘉定鎮江志》卷一五 高紹，開元七年自長安令左遷潤州長史，爲《季子碑陰記》、《重修吳季子廟記》。

孫季良

《舊唐書・儒學傳下・孫季良》 孫季良者，河南偃師人也，一名翌。開元中，爲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撰《正聲詩集》三卷，行於代。

《唐詩紀事・孫（翃）〔翌〕》 張曲江在洪州，有《郡南江上別孫侍御》詩云：「雲障天涯盡，川途海縣窮。何言此地僻，忽與故人同。身負邦君弩，情紆御史驄。王程我安駐，離思逐秋風。」翃時以監察御史奉使洪州，

【略】。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四》　孫季良《正聲集》三卷。
《通志・藝文略》　《正聲集》三卷，唐孫季良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正聲集》三卷，唐孫季良集。

盧僎

論述

《上幸皇太子新院應制》　《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一七：禹之傳子，即是傳賢，故云君臣。

《南樓望》　《唐詩正聲》卷一八：吳逸一評：純雅眞切，是初唐第一義。《唐詩廣選》卷六：語簡而委婉，無限深情。《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四七：周敬曰：語簡而情意深宛。李夢陽曰：悲慨有味。蔣一梅曰：只末句五字，有許多委曲。《唐詩選勝直解・五言絕句》：夫身既去國，而所見又非鄉人，其爲傷心，當何如也。《唐詩箋注》卷七：遠別傷春，上二句已覺黯然，下却又一層感年華，歎人事，低徊欲絕。《詩境淺說續編》：人當客途況瘁，已切鄉思。及登樓四望，雲山新異，更驚身在他鄉。故作者爲之詠歎。猶之太白登高樓而吟暝色春愁，少陵坐江樓而賦楓林秋興。所謂斷腸烟柳，莫倚危闌也。

傳記

《新唐書・儒學傳下・盧僎》　盧僎，吏部尚書從愿三從父也。自聞喜尉爲學士，終吏部員外郎。

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三》　《盧公家範》一卷，盧僎。
《徐氏紅雨樓書目》卷四　《盧僎詩》一卷。

劉元叔

《妾薄命》　《唐詩歸》卷五：譚元春云：艷詩疏暢成篇者，易於入套，此作不然。「陽春白日照空暖，紫燕銜花向庭滿」，鍾惺云：每用熱鬧語寫出幽怨。「莫道紅顏燕地少，家家還似洛陽城」，鍾惺云：妒得蘊藉。「每憐容貌宛如神，如何薄命不如人」，鍾惺云：滿腹是妒。「待君朝夕燕山至，好作明年楊柳春」，鍾惺云：眞悲，眞怨，過時之感，語深不覺。又云：與「明年春色倍還人」似同意，然彼語快，此語悲。

王泠然

《唐才子傳・王泠然》　工文賦詩，氣質豪爽，當言無所回忌，乃卓犖奇才，濟世之器。

《唐故右威衛兵曹參軍王府君墓誌銘序》　公諱泠然，字仲清，太原人也。昔周靈王太子晉御六龍之駕，遊九天之上，世人旌其道化，以王子之後，因爲氏焉，公則其後裔也。若乃弈葉連華，軒冕繼軌，則詳乎舊史，故此略而不書。公之父曰義諶，皇博州清平縣主簿。主簿之父曰行儉，皇宋州碭山縣令。公則清平之仲子也。學爲儒宗，文爲詞伯。七歲見稱於鄉黨，廿則賓於王庭。以秀才擢第，授東宮校書郎，滿秩，移右威衛兵曹參軍。其調補也，

皆登甲科選，天下以爲美談。所著篇什，到今稱之，洛陽猶爲之紙貴。而祿不家食，行必先人，方冀濟川，胡寧逝水。以開元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不祿於位，享年卅有三。夫人河東裴氏，諱溥，字湛露，皇鄂王文學修謹之女也。坤儀降靈，巽象成德，女儀淑愼，婦則柔嘉。內以孝聞，外流貞譽。昊天不惠，早喪哲夫，矢兮栢舟，終年蓬首。以天寶元年正月十九日寢疾，終於都恭安里之私第，春秋卅有九。越以其月之晦，合葬于邙山平樂之原，禮也。息女曰仙官，女於安定皇甫濬，次女曰仙葩，並孝因天性，色養無違，病則致憂，九月不脫簪帶，喪過於禮，七日不入水漿。哀感行人，痛深陟屺。余忝夫人之私也，敢忘景行，恭而爲銘，詞曰：斌斌夫子，實爲髦士，有才無命，去其上齒。抑抑夫人，儀範六親，享年不永，何負於神！哀哀孤女，恃怙無所，胡然不天，禍罹於汝。靡靡北邙，埋此貞良，人世已矣，刊石傳芳。

《舊唐書・王丘傳》 開元初，累遷考功員外郎。【略】再轉吏部侍郎。典選累年，甚稱平允，擢用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鎬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泠然，皆稱一時茂秀。

《唐才子傳・王泠然》 泠然，山東人。開元五年裴耀卿下進士，授將仕郎，守太子校書郎。【略】惜其不大顯而終。有集今傳。

《唐摭言・恚恨》 王泠然《與御史高昌宇書》【略】。論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又曰：「求己，不責於人。」君子振跡發身，咸覬善地。反之於己，何得喪之不常，望之於人，則愛憎之競作。王泠然之負氣，推命何疏；魏丞相之復仇，尤人太過。陵轢險詖，二子得之。【略】後之學者，得不以爲炯戒哉！

符子珪

《芳樹》 《唐詩歸》卷五：「小葉風吹長」，鍾惺云：細媚。「遂令穠李兒，折取簪花鈿」，鍾惺云：無深意，直以事佳成趣。

釋具《大忍寺門樓碑》 唐開元十有八年，【略】別駕符公子珪。

宋鼎

《酬故人還山》 《唐詩鏡》卷八：淺色如碧。

孫逖《授宋鼎尚書右丞等制》 通議大夫、尚書刑部侍郎、借紫金魚袋宋鼎，【略】可守尚書右丞，【略】散官如故。

李華《贈禮部尚書孝公崔沔集序》 權貢舉時，得陸尚書景融、來揚州瑱、宋上黨遙、宋兵部鼎等，僉爲國器。

《唐詩紀事・宋鼎》 鼎，明皇時刺襄州。

孫逖

論述

綜論

顏真卿《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序》 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庸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志，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爲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掎摭疵瑕，沈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爲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垍申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其集，齎以詣公，託知己之分，

其爲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奬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第者一十六人，授校書郎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志表疏制誥，不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絳、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爲二十卷，列之於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眞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之奬擢。見命爲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也。至若世系閥閱，蓋存之別傳，此不復云。

《**舊唐書・文苑傳中・孫逖**》　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爲《土火爐賦》，逖握翰即成，詞理典贍。日用驚之駭然，遂爲忘年之交，以是價譽益重。【略】黃門侍郎李嶠出鎮太原，辟爲從事。嶠在鎮，與蒲州刺史李尚隱遊於伯樂川，逖爲之記，文士盛稱之。

又　逖掌誥八年，制敕所出，爲時流歎服。議者以爲自開元已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爲王言之最。逖尤善思，文理精練，加之謙退不伐，人多稱之。

《**唐才子傳・孫逖**》　善詩，古調今格，悉其所長。

分論

《**葛山潭**》　《唐詩歸》卷五：「涼哉草木腓」，譚元春云：冰冷。鍾惺云：氣寒，非語寒也。

《**丹陽行**》　《唐詩鏡》卷八：多壯麗語。《網師園唐詩箋注》卷四：即長安之盛以見丹陽之衰，用筆絕妙。

《**山陰縣西樓**》　《唐詩廣選》卷二：（「山月」句）工致甚，然音調落律矣。《唐詩訓解》卷二：雖不安素位，語却流麗可愛。《唐詩解》卷一一：此逖宦遊山陰不得志而思洛也。意謂此樓景物清幽，人必疑我樂居於此。誰知春色雖好，而非予心所嘉。故一見此地之垂楊，輒憶洛中之柳陌。蓋志在要津，非江山雲月所能留也。《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一五：唐陳彝曰：「山月」、「江雲」二句，能述此景，便非俗吏。唐孟莊曰：後四句即所謂「客里春光不奈看」。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七：「山月夜從公署出」，奇語，人不覺。

《**夜宿浙江**》　《唐詩歸》卷五：「烟水茫茫多苦辛」，鍾惺云：用「苦辛」說烟水，妙甚！

《**春日留別**》　《唐詩歸》卷五：「春路逶迤花柳前」，鍾惺云：祇「花柳前」三字，別景不堪矣。「孤舟晚泊就人烟」，鍾惺云：寫盡泊舟，「就」字尤妙！「越國山川看漸無」，鍾惺云：下句之「可憐愁思」，又從「看漸無」三字生出。《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五：志初唐入盛之漸。

《**奉和四月三日上陽水窗賜宴應制得春字**》　《唐詩鏡》卷八：三、四和厚。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氣和先作雨，恩厚別成春」，即景佳句。

《**奉和御製登鴛鴦樓即目應制**》　《唐詩鏡》卷八：孫詩每見饒格少韻。

《**送越州裴參軍充使人京**》　《唐詩評選》卷三：刻畫至此，極矣。過此則粉黛一爲塵土。又：徑字拗。《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八：徐用吾曰：情聯悲苦，景聯有意，結句含情更遠。周珽曰：三四愁末安，五六川徑寒，末句見入京。《網師園唐詩箋注》卷七：（三、四句）自寫。（五、六句）道中景。（末二句）寫裴。

《**送李補闕攝御史充河西節度判官**》　《載酒園詩話又編・孫逖》：古人餞別，如《烝民》、《韓奕》，皆因事贈言，辭不安發。陳子昂《送崔著作融從梁王東征》曰「王師非樂戰，之子愼佳兵」，爲驥武之時言也。孫逖《送李補闕充河西節度判官》曰「西戎雖獻款，上策恥和親」，爲忘戰之時言也。唐詩送人之塞下者多矣，惟此二篇，緩私情，急公義，深合古意。

《**送李給事歸徐州覲省**》　《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八：楊愼曰：平暢。吳山民曰：首句點給事，次句點歸省，三四又總說題，結語典意活。

《**尋龍湍**》　《升菴詩話》卷八《孫逖詩》：「漁父歌金洞，江妃舞翠房。」最爲秀句，今本作「漁火」，非。

《**宿雲門寺閣**》　《唐詩訓解》卷三：多寫高意。《唐詩解》卷三二：幽花，物之嘉也。千嶂五湖，眺之迥也。壁餘鴻雁，寺之古也。窗宿斗牛，閣之高也。因閣之高而疑與天路相近，故思夢與雲遊耳。《唐詩鏡》卷八：意象高迥，三、四簡鍊。《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卷二八：周明翊曰：次

句縹渺，三四遠興，妙。謝榛曰：「懸燈」二語，與右丞「窗中三楚盡，林外九江平」總描寫高意，立意造句皆同。李東陽曰：情興高逸，與《登蔣山開善寺》詩可以並觀，又和《崔司馬遊雲門寺》一首并律。《唐詩評選》卷三：刻鍊深奇，束結完好。雖於人爲膾炙，而知味者不百一也。又：三四爲高閣夕景，曲寫三毛。「畫壁餘鴻鴈」，拾景入神。又：疑者未夢，不必夢也，而因以生夢語。雖玄寥，自有來去，無來去而玄寥者，爲狂而已。《唐詩選勝直解・五言律詩》：東山，在上虞縣西。象外，萬象之外，極言遠也。春日氣靄如烟，故曰「浮」。燈懸則千山皆炤，幔卷則五湖滌迴。鴻雁飛如畫於壁，斗牛近疑列於窗。宿此閣者疑天路可登，白雲可駕。句句見山閣之高。此題此作，可稱絕唱。《唐詩摘抄》卷一：寫景欲闊大，初唐景語無出三、四二句之上。【略】通篇形容寺閣之高，却不露「高」字，筆意可想。《唐詩從繩》（不分卷）：此尾聯進步格。中二聯分承「象外幽」說。結更進一步，便有呼吸通帝座之意。中二聯寫景分遠近。前六句足見寺閣之高，乃夢也，直與白雲爲侶，更疑天路從此可升，至高更何如。《重訂唐詩別裁集》卷九：「千嶂夕」、「五湖秋」承「象外幽」言之，五言寺之古，六言閣之高。《古唐詩合解》卷七：前解寫宿閣，後解因閣之高而以雲路貼雲門寺。「香閣東山下，烟花象外幽。」起句寫閣。東山在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烟花繞寺，在意象之外，故見其幽。「縣燈千嶂夕，卷幔五湖秋。」此以宿閣承。懸燈而知千嶂之夕，卷幔而眺五湖之秋，言宿處高而所見自遠也。「畫壁餘鴻雁，紗窗宿斗牛。」以閣之高古爲轉。畫壁僅餘鴻雁之影，寺古，則壁古也。從紗窗中以望牛斗，若依宿於此者，閣高而牛斗低也。「更疑天路近，夢與白雲遊。」合上云，閣高若此，更疑天路之相近，而夢中當與雲遊耳。「夢」、「雲」結「宿」字。南齊褚伯玉從白雲遊。《全唐詩話續編・孫逖》：寺在浙紹之雲門山，晉王獻之居此，逖宦遊所經，又有《山陰縣西樓》一首。《小清華園詩談》卷下：唐人之詩，有清和純粹可誦而可法者，如【略】孫逖之【略】《宿雲門寺》。

《同和詠樓前海石榴二首》一　王闓運手批《唐詩選》卷三：「傳君妓樓好，初落海榴花」，恰到好處。

《和上巳連寒食有懷京洛》　《唐詩鏡》卷八：氣韻流暢。三、四出題亦有家數。

《和左司張員外自洛使入京中路先赴長安逢立春日贈韋侍御等諸公》　《唐詩鏡》卷八：「迎待」二字，意境不老。後四語似覺堆垛。局面正。《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卷四一：田藝蘅曰：題妙，婉曲可法。周敬曰：矯然流麗。蔣一葵曰：長題不難得境，難于氣貫。此詩得之。第「雲間」、「山上」、「河邊」、「林下」、「府中」、「署里」、「東閣」、「西征」，大犯。《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卷一：如此絡索題，看唐人大筆，乃全不以爲意。看他四句中，如忽見數雁，更逢一花，淑氣迎草，輕風待梅，一意只寫立春，更不分心別顧。而其間如「雲間」句，卻是寫洛回；「山上」句，卻是寫中路；「河邊」句，卻是寫長安，「林下」句，卻是寫韋侍御及諸公。凡題中所有，乃更無所不有，此眞超然大筆也。前解盡將如此絡索題，中間無有不寫，獨餘「贈」字、「和」字，留俟後解定奪。而此後解，乃更不止定奪「贈」字、「和」字，偏有本事直挑動「及諸公」三字。言張員外自贈韋侍御，卻要孫先生與他代和，豈不遭侍御笑云：我府中自有諸公，何勞牀頭人與我捉刀耶？眞寫盡知己倡和之樂也。頗有先生深嫌其間「上」、「邊」、「下」、「中」、「裏」等字，賤狗徒知咬橛耳！《唐詩解》卷三七：此和張員外而美其才也。首以雁歸喻使者之還，以花開見立春之節。次以芳草落梅寫春初之景。「秋憲府」，指韋所居。因張投以詩，故云「高唱入」。「春卿署」，逖以自謂。因己以詩報張，故云「和歌來」也。疑是時丞相在長安，而張方往謁，故言東閣乃招賢之地，而君之才藻，不減古人，何憂不見重耶。《唐詩選勝直解・七言律詩》：此作用花鳥起興，即卸入「逢立春」題面，生動。季冬之月，雁北向，「一花開」，將春而花先發也。「淑氣」乘春而芳草萌芽，「輕風」扇和而梅花未落，四句俱寫途中。及赴長安逢立春日，以足上半題面。後四句寫和張及贈韋之意。言侍御之府中，張公已有詩入，稱高唱矣；而張員外之署中，余亦得以小詩聊奉和焉。則張公奉使而歸，以新詩遍呈諸公東閣之地，不允稱西征作賦之才如潘安仁者乎？「秋憲府」，指韋侍御。「春卿署」，指張員外。末二句即以美張公，收轉題面。題情委曲，詩意周匝。《唐詩選注》卷四：此詩《唐詩選》批「雲間」句喻使還，「花開」句說立春，次聯寫春初之景，「秋憲」句指韋，因張投以詩，故云。是矣。但「春卿」句指逖自謂，非。蓋謂張、韋與諸公先屬和也，故下接「共言」。而「河邊」二句並見張之先赴長安，非專主景色，寫照有情。「東閣招賢」，言其至京中必

有所遇。落句蓋以「西征作賦才」比之也。《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卷一：如此落索題，才人下筆，殊不爲難。前四句一意，只寫立春。後四句一意，只寫贈答。竟似全不分心別顧者，而不知其包舉全題，固已略無遺漏也。何則？「數雁迴」，「一花開」，「淑氣迎芳」，「輕風待落」，春也。乃云「忽見」，非自□所見乎？云「更逢」，非中路所逢乎？云「河邊」，非已到長安乎？云「林下」，非指侍御及諸公乎？至於「高唱入」、「和歌來」一聯，已盡了員外、侍御及諸公贈答之案。乃末復宕開一筆，云贈者自贈，答者自答，何勞孫先生更爲牀頭捉刀人耶！并題首之一「和」字亦不肯放過，此是何等眼力！何等手法！學詩者其可不細心體認乎！吳景旭《歷代詩話》卷八〇：其起句云：「忽覩雲間數雁迴，更逢山上一花開。」第一句見使還，第二句見立春也。頷聯云：「河邊淑氣迎芳草，林下輕風待落梅。」承第二句立春而言也。頸聯上句云「秋憲府中高唱入」，言張之以詩贈韋也。下句云「春卿署裏和歌來」，自言以此詩和張也。結句云：「共言東閣招賢地，自有西征作賦才。」乃贊美張公耳。【略】極完整，卻又極貫串。凡作長題而有數事者，皆於此等詩細求之，則首尾部位自然勻美，而何有凌雜之患哉。

《和崔司馬登稱心山寺》　《唐詩鏡》卷八：疏疏朗朗，第未得鍊。

《江行有懷》　《唐詩歸》卷五：譚元春云：秀潔而流通。「夕夢識江妃」，譚元春云：「識」字說出鬼神。《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卷三七：蔣一葵曰：是親歷語，大有襯貼。徐中行曰：結處落落，言有盡而意無窮。周珽曰：前六句即江行之景，後六句寫有懷之思，排律至孫逖工深雋永。此與《送趙都護》之作自然合節，爲盛唐立準。《唐詩評選》卷三：合化無迹者謂之靈，通遠得意者謂之靈，如逖五言，乃可以靈許之。

《山行遇雨》　《唐詩歸》卷五：「暗山唯覺電，窮海但生雲」，譚元春云：十字竦栗。「涉澗猜行潦」，譚元春云：句深細。

《同洛陽李少府觀永樂公主入蕃》　《唐詩歸》卷五：鍾惺云：羞事。勉強說得好，其實傷情。《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卷四七：蔣一梅曰：見景生情。周啓琦曰：亦好想頭。《唐詩解》卷二一：以天上之美人，入無花草之地，良亦苦矣，彼公主果能使龍塞生春乎？痛惜之意，見於言外。《唐詩選勝直解・五言絕句》：邊地多寒，故無鶯聲花色。公主下嫁，如美人自天而降，塞外始有春色也。《唐詩箋注》卷七：寫公主之艷正以見入蕃之慘，用意入微。《唐詩向榮集》卷三：得機得勢。

《玄宗皇帝幸蜀西至劍門》　《古唐詩合解》卷七：前解言劍閣之險，後解言行道之險，而結到尚德，乃駐蹕題詩之意也。「劍閣橫雲峻，鑾輿出狩回。」明皇自蜀還京，道經劍閣而作，因言劍閣之峻，而帝駕從此回也。《水經注》：「小劍至大劍二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橫雲峻，極言高也。「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承上劍閣，言翠屏壁立，有千仞之連。丹嶂雲橫，想五丁之鑿何其險也。五丁，蜀王令以開道者。「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以行路之景作轉。灌木，叢木也。木多，則旗縈繞而爲之轉。山高，則仙雲拂馬而來迎。「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此以張孟陽《劍閣銘》意爲合。言劍閣固屬險道，而乘時應運之人，方在尚德而不恃險，故見孟陽之銘，而嗟嘆其才也。此時肅宗已恢復京師，故曰乘時。《晉書》：「張載字孟陽，博學有文章，省父，道經劍閣，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益州刺史張敏，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於劍閣。」

傳記

《新唐書・文藝傳中・孫逖》　孫逖，博州武水人。【略】逖幼有文，屬思警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歎，遂與定交。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開元十年，又舉賢良方正。玄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戶部郎中蘇晉等第其文異等，擢左拾遺。張說命子均、垍往拜之。李邕負才，自陳州入計，哀其文示逖。李暠鎮太原，表置幕府。以起居舍人入爲集賢院脩撰。時海內少事，帝賜羣臣十日一燕，宰相蕭嵩會百官賦《天成》、《玄澤》、《維南有山》、《楊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木》等詩八篇，繼《雅》、《頌》體，使逖序所以然。改考功員外郎，取顏眞卿、李華、蕭穎士、趙驊等，皆海內有名士。俄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且八十，猶爲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父喪闋，復拜舍人。開元間，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典詔誥，爲代言最，而逖尤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居職八年，判刑部侍郎，以病風乞解，徙

太子左庶子，遂綿廢累年，徙少詹事。上元中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

紀事

《唐詩紀事・孫逖》 逖，河南人。年十五，崔齊公日用試《土火爐賦》，援翰立成。甫冠，三擢甲科。吏侍王丘試《竹簾賦》，降階約拜，待以殊禮。其典誥也，宰相張九齡倚摭疵瑕，沉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除庶子，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張說命二子施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錄其集，詣公託知己之分。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也。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四》 《孫逖集》二十卷。

《通志・藝文略》 《孫逖集》二十卷。

《宋史・藝文志七》 《孫逖集》二十卷。

《初盛唐詩紀》卷五八 孫逖【略】有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孫逖集》二十卷。

藝文

梁陟《送孫舍人歸湘州》 盛才傾世重，清論滿朝歸。作隼他年計（一作繫），爲鴛此日飛。比肩移（一作趨）日近，抗首出郊畿。爲報清漳水，分明照錦衣。

馮繼聰《論唐詩絶句・孫逖》 掌誥多年孫博州，少時作賦列前頭。山長木落何猶警，寫盡淮陰一色秋。